第二百八十三章 世人诸仙皆为子

　　紫阙山中，德道门下治乐、治常、治生三人正说及十一帝子前番驱逐七帝子一事。

　　十一帝子最早是贬斥下界的，以往既不招募妖卒，也没有神人供奉，可谓十分之不起眼，但没想到一朝奋起，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如此强盛，这却是引得德道注意，因为十一帝子此刻已然对二帝子有了足够威胁，其所要正视的对手，却又是多了一个。

　　治常道：“我听闻近来有不少炼气士前去投靠十一帝子，表面看去，这位殿下乃是仗了此辈之势，不过又传来消息，说是宴律国中，有离忘山修士随行出入，看来这十一帝子背后当是得了离忘山支持，不然哪会窜起的这般快。”

　　治生神情警惕起来，道：“那却能不可小视了。”

　　有太上站在背后，那便不是平常手段可以压下了。

　　治乐则是摆手道：“不必要如此着紧，当下全道才是我需对付的，离忘山背后只站着一位太上，至多现下强撑不败，但却并不能撬动大局。”

　　治常道：“可若离忘山是入了全道呢？”

　　治乐先是不言，随后缓缓言道：“那便是大敌了。”

　　治生道：“师兄，既然难以确认，不妨派遣人手，先离忘山下山修士悉数除去。”

　　治乐摇头道：“不妥，要是若离忘山当真与全道勾连，我若出手，不过提先引动道脉之争，现在帝位未定，还不宜如此做，而若这两家还不曾有往来，这般反而会逼迫其等联手。”

　　治生一思，道：“左右皆是不成，那师兄之意是？”

　　治乐抚须静思片刻，道：“我去拜见祖师，求一封劝书，允其一些好处，其若再是回绝，那也不必多言，设法革除就是。”

　　治生道：“要是离忘山就此应下，这样会否太过便宜其等了？”

　　治乐回道：“我等只提建言，这里得失，自有祖师考量。”

　　治生、治常听此一言，俱是打个稽首，口中称是。

　　治乐当即动身前往上宫，朝德道三位太上禀明此间之事，过去不久，就有一名道人出得紫阙，往离忘山而来，到了门前，并不入山，但这回却在门前等候回书。

　　张衍待门下递来书信，打开看过，失笑一下，这里间仍是老调重弹，不过招纳那一套，倒是这一回许诺比上回多了些，言称不管他之前如何，只要愿意转头攻袭全道，过后论功，若是出力甚大，或可允他入得全道，并一起得享天庭正奉。

　　他一挥袖，书信如光散去。

　　此间所言，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

　　何谓功大，何谓功小，还是由德道之人定夺，要是真听信了此言，与全道翻脸，等到全道败北，那两位太上或许无事，而他则必是被会排挤出这方现世的。

　　他心意一转，当下拟得一封书信，此中之言，不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随后命人送下山去。

　　那使者得书后，对山巅一揖，便往紫阙山回返。

　　张衍早是知道，十一帝子现在一鸣惊人，且其国中还出现了离忘山门下，这定然是会引起德道注意的。

　　只这一位帝子终归是要走到前台的，这个时候忍住不出手，坐等他人分出胜负，固然是好，可胜者不单只是看实力，还要看人心气数，胜者只要不倒，并源源不断得到支持，那便会愈发强盛，等到大势一成，恰如天穹倾覆，那将挡无可挡，所以此刻必须站出来，与之展开争夺。

　　德道在得到他回书后，那么一定是会对宴律国下手的，唯有挺了过去，才有未来可言。

　　不过早在十一帝子出动之前，他就另行做了一个安排，也是做好了应对之法。

　　而紫鹊山中，治乐回来宫中，就在那里耐心等候。

　　许久之后，听得有清音一响，治岳睁目言道：“是祖师传诏！”

　　三人站了起来，向东面行揖。

　　等有一会儿，便见一名童子到来，手中托有一枚青玉如意，放声言道：“祖师传谕，离忘山不纳我言，如何行事，你等自处之。”

　　治乐躬身一拜，道：“谨遵命。”

　　这时再听一声清音，那童子收起如意，脚下祥云一托，已然转身离去了。

　　治乐直起身来，摇头叹道：“离忘山既然不愿回头，那便是我德道绊脚石，只好将之搬开了。”他对治常、治生二人言道：“离忘山太上自有三位祖师应付，我等只要将其门人弟子拿下便可，十一帝子处有多少离忘山真仙，两位师弟可曾查得清楚？”

　　治生道：“方才我已是问过，只明面之上，十一帝子身旁共有三位真仙护持，道号分别为乘光、移光、秀光。”

　　“三人么……”治乐抚须一思，若是全道，只听道号，他便大约能推断出道行几何，可他对离忘山并不熟悉，实难明白这三人的份量。

　　他作法算了一算，顿时查得冥冥中一丝联系，立知乘光就是先前扫平二帝子麾下众妖之人。

　　只是知道这些并无太多用处，因为妖魔之辈在他们眼中委实太过弱小，只要稍有一些道行的修士，都可轻松做到那日之事，所以仅得这些，还是难以判断。

　　他道：“这般看来，此辈或在我之下，也或我等相当。”

　　治常道：“预敌从宽，小心对付就是。”他出主意道：“治功师弟擅长望气辨法，可叫他走上一回，当可知晓此辈底细！”

　　治乐一想，道：“只好如此了。”

　　紫阙山中，除了治乐三人之外，还有不少平辈，只是这些人通常不理会俗事罢了。似治功道人，便一直在洞府中修持。

　　他是个极怕麻烦之人，可是在得了治乐等人传命后，却是无法推脱，好在不过走上一回，不是与人搏杀，他勉强可以接受，出山之后，只须臾间，就到了宴律国前。

　　当下施法望气，但是运功许久，只见上面盖有一团浑浊云气，什么东西望得清楚，猜测是被人作法或是什么法宝遮蔽去了。他不禁有些为难，这个时候，若想要看个清楚，那当要潜入国中。

　　可他却感觉到，自己不可入内，否则必难出来。

　　他犹豫了一下，却是转身离去了。

　　他十分相信自身感应，无功而返不过是被责骂一顿，可若犯险，就有可能丢了性命了，他自诩修道不易，是绝不会做此犯险之事的。

　　就在其人离去不久，移光、乘光、秀光三人出现在了宴律国天穹之上。

　　秀光道：“师兄为何不令我将之留下？”

　　移光道：“此人未曾入得十一帝子封国一步，上去杀他，不占道理，左右他也未曾看得去什么，就由得其去吧。”

　　乘光冷声道：“师兄，两边既然已为敌手，那还讲究什么，能杀的一个便是一个，将来还少些麻烦。”

　　移光笑道：“师弟，既是两家道脉之争，那便不是争一时之胜，而当要考虑长远，此人放在紫阙山中可谓无足轻重，我若上去动手，那是逼其与我为难，只会让全道占了便宜去。”

　　乘光道：“要是真打上门来呢？”

　　移光道：“那自是要倾力回击，坐以待毙非我所为，不过祖师自有安排，相信德道下来还无暇来寻我麻烦。”

　　大周西伤道。

　　纨光心中忽有所感，算了一算，便走出修道所在，往赢匡所在过来，门前侍从见是他，也未阻拦，任由他往里去。

　　赢匡此刻正在观摩天符，见他到来，将此物收起，道：“纨光道长可是有事？”

　　纨光直接开口道：“有一事需左御中去为。”

　　赢匡道也是知道，既然要太上支持自己，那么必然要在某些方面听从对方吩咐，这是避免不了得，他也没想着完全能够自主，便道：“请言。”

　　纨光道：“请左御中派遣人手，往攻二帝子昊崛。”

　　赢匡并没有问原因，只是沉声道：“道长当知，赢某要如此做，那便是与其背后德道对上了。”

　　纨光道：“若有太上门下到来，我登自会出面料理，不会叫左御中为难。”

　　赢匡再问道：“可要是太上亲至呢？”

　　他毕竟是做过左御中之人，心中是清楚的，在帝位之争还未水落石出之前，太上是绝然不会出面的，至多只是派遣弟子下山护持辅佐，因为要是帝位因太上相争而定，那道脉就彻底凌驾在了天庭之上了，因为某种原因存在，所以诸位太上不会主动跨过这条界限的。

　　可他非是帝子，叛出天庭后，说白了只是一个乱臣贼子，太上要是出手将他拿下，天庭恐怕只会乐见如此。

　　纨光肃声回道：“太上出手，涉及太大，贫道难做言诺，不过若真见此事，你可将天符放我离忘山中，等到时机成熟，贫道自会送至你弟子手中，由他继传此物，承你未尽之业。”

　　赢匡心里明白，自己要诛灭神人，乃至推翻天庭，那是必会与德道交恶的，所以自反下天庭之后，他就不把自己性命当回事了，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弟子铺好道路。纨光之言，就是给了他一个承诺，会继续扶持他弟子。

　　既如此，他也没有什么不放心了，当即应下道：“好，那便如此办，我明日就遣人攻打杏泰洲！”

第二百八十四章 小策轻用阻万钧

　　赢匡虽然应下了要对二帝子封地下手，可他也不会就这么直接撞上去，而是先派得一些人前往里那里，设法说服一些为二帝子效命的炼气士为自己内应。

　　二帝子初至封地时，曾四处围剿封地之上的修道人，愿意听从管束的，都是并入麾下，不愿意听从的，则仗着嫪天母所赐金印，攻破山门后，屠绝上下。

　　这些炼气士大多数是被胁迫着签下了法契，现在只能听从二帝子命令，但是后者待他们如同奴婢，动辄喝骂责罚，只是碍于法契，除非不要性命，否则也难以反抗，所以表面上还是诺诺听命，可私下里早已是恨其入骨。

　　现在赢匡找上门来，却是言及可以替他们解决这个麻烦。

　　那些法契俱是德道门下所立，若是单单化解，必会被其等察知，但他有天符在手，只要把立誓之人名姓写于其上，那么应誓之力一旦发作，就可由天符承受。

　　那些炼气士听得可以如此，也是大为振奋，要是真能摆脱法契，那么天下之大，又有何处去不得，故是大部分表示愿做内应。

　　不过还有一些人顾忌德道，不敢相叛。好在赢匡也不要求太多，言明其等若不愿意，只要立下誓言，不泄露此事，倒也不会为难他们。

　　紫阙山中定下驱逐十一帝子的计议之后，就发了一封书信到了杏泰洲中。

　　负责扶持二帝子的道人名唤长和，此人接了山门传书后，立刻就找上了二帝子昊崛。并道明了门中意思。

　　昊崛却对此等举动很是不解，道：“先去攻打十一弟？这是为何？”

　　他从来没把这位十一弟放在眼里过，就算七帝子的封地被其驱逐出局，他也没有觉得这位十一弟有任何威胁，他的目标始终是同样得了太上支持三帝子。

　　且便不考虑这些，宴律国也着实太过遥远了，就算腾云驾雾过去，这里一个来回，足够其他兄弟打到自己封地上来了。

　　既没有威胁，打过去又没好处。那为何要如此做？

　　长和肃声道：“殿下，门中已然证实，那位十一殿下，很可能已是得了离忘山的帮衬。”

　　昊崛先是诧异，随后恍然，大笑道：“我道他怎忽然了得起来了，原来是这个缘由，”他露出不屑之色，“孤家原本还想，他竟能驱逐七弟，尚算有些本事，原来仍是靠了外来助力。”

　　长和不由愕然，他也不知这一位哪来这般傲气，今朝其能坐在这里，还不是一样靠了他们德道？为何偏偏十一帝子得了太上支持，反而让其看不起了呢？

　　他弄不明这位帝子到底是如何想的，暗自摇了摇头，决定不去追究，只是劝言道：“十一殿下不同以往，背后毕竟站着一位太上，殿下不可小视，要及早驱逐啊。”

　　昊崛道：“照这么说，孤家那三弟也当着急才是，那不如等他出面，那样我等不就能捡上一个便宜了？”

　　长和认真道：“这正是贫道要与殿下说的，离忘山或许与全道已有所勾连，我等不能同时面对两个对手，只有趁现下，先将弱小一方剔除，方好回头与三殿下相争。”

　　昊崛一听，也是稍稍紧张起来，不过他仍是不情愿，而且他怀疑对方是要自己允许，才故意如此言，所以摆手道：“这只是道长猜测，也未必是真，要非是如此，岂不是平白让我那三弟做了渔翁？这是万万不成的。”

　　长和见他坚持不肯，叹了一声，只能放弃游说，道：“此事乃是治乐师伯所定，贫道无法不听，殿下若是以为不妥，可去紫阙山言说。”

　　昊崛神色微变，经过上回之事，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也离不开德道的，勉强道：“原来三位道长所定，那孤家怎会反对，长和道长且去施为便是。”

　　长和心下摇头，他本想好言好语，奈何这一位只能强逼，无法与之说理，早知是这般，又何必费这么多口舌，他打个稽首，道：“我将与治泉师伯去往那处，若是顺利，那么一夜可回，只是等离去后，殿下不要冒失出战，只要守好封地便可，待在阵禁之中便可。”

　　昊崛道：“就如道长所言。”

　　长和自昊崛处出来后，立刻来至一座庙观之内，对座上道人一揖，道：“师叔，师侄已与二殿下说妥了。”

　　治泉道人言：“好，你去招呼同门过来，我等这便启行。”

　　长和奉命而去，不久之后，共是来了五名道人。

　　治泉看过去，这些人不是他弟子就是后辈，但修道年月与他仿佛，所以不提辈分的话，实则修为道行都是与他相近，他道：“二殿下这里不容有失，你等可都布置妥了？”

　　一名道人言：“回师叔，禁阵都已排布好了，便是全道来犯，也能挡住一二时辰，我等还来得及赶回。”

　　治泉嗯了一声，既然已是安排妥当，那也不用耽搁了，他正准备起身，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侍从自外匆匆入内，他眉头一耸，道：“何事？”

　　那侍从赶忙一揖，道：“回禀几位道长，南营之中妖卒生乱，二殿下请一位道长前去威慑治平。”

　　治泉冷哼了一声，道：“彼辈终归禽兽。”

　　这些妖卒从来没有约束，隔三岔五就会整出一些事端来，二帝子毫无办法，是以每次都需依靠他们方能压下。

　　他拿捏法诀，作法一观，果然见得南向一处大营之中，妖卒正相互厮斗，与以往无甚两样，被派遣盯着的此辈兵卒都是不见了影踪，不用想也知道下场如何了。

　　他当即点了身边两名修为尚可的弟子，道：“你等前去平乱，速去速回。”

　　两名弟子打个道躬，领命而去。

　　治泉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而且这两名弟子做此等事也非是一次两次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了结。

　　可是过去许久，那喧闹声非但没有平压下去，反而越闹越大。

　　他再是一观，发现居然无法看透，明显是有人遮蔽所致。

　　“不好！”

　　他立时便反应过来，心意一转，已是来至上空，发现这里所有妖卒四散一空，只有先前派来的两名弟子还在此间，只是此刻囟门之上都符纸镇压，动弹不得。

　　他不由面色一沉，降下身形，一拂袖，去了符纸，道：“怎么回事？”

　　那两名弟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到了这里之后，见红光一闪，就失去了知觉。

　　治泉不由拧眉，他双目光芒一起，方才所历景物顿时返照眼前，这才知悉了一切，原来这里作乱之人非是妖卒，而是那些炼气士。

　　他不由有些吃惊，这些炼气士可都是签下了法契，靠他们自身绝然是解不开的，那么背后一定有人相助，而且能耐不小，至少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再是设法推算了一下，那些炼气士下落也是被遮蔽了去。

　　他意识到这是有敌人在暗中窥伺，不禁警惕了起来，意识一转，回了庙观之中，他立刻将此事上禀，请求派遣来更多人手。

　　但是紫阙山却是回绝了这个要求，并要他自己处置好手尾。

　　这是因为德道和全道派因为彼此提防，所以派遣下界的弟子的数目总是大致相当，要是一方忽然加遣人手，另一方为防被动，那也会增派弟子，以防被对方压过，可要是引得更多门人前来，全道那便反易生出误会，一个不好，就会提前引动两家对抗。

　　治泉得了山门回言，也是感到无奈，二帝子封地这里不能不加以理会，毕竟这里更为重要，所以原来准备对付十一帝子的计议只能暂时搁置了。

　　此后时日内，在赢匡暗中主持之下，杏泰洲中多处妖卒营地中接连生出变乱，这使得治泉更是不敢擅离。

　　二帝子昊崛本来就不想治泉去攻打宴律国，现在有了这个借口，更是消极，下来接连半载无所作为。

　　而十一帝子那处，则是趁着这个时候再次出手，又是将一名帝子封地攻破，再加上被三帝子也是同样在做这等事，到了这等时候，已经先后有八名帝子被从帝位之争中驱逐了出去，如今只有大帝子昊起、二帝子昊崛、三帝子昊昌，十一帝子昊还能留在这盘棋局之中。

　　大帝子身份特殊，其人要是能坐上帝位，就无有这么多事了，所以无有意外的话，昊崛、昊昌以及昊能这三人，未来有一个当是能够登上帝位。

　　此三位，每一人背后都站着太上道祖，只不过碍于某种原因，三家力量虽可介入，但也不可能事事代为，所以几位帝子终究还是靠自身实力来决定胜负。

　　这个时候，张衍得了一封全道送来的书信，却是那两位太上邀他前去论法。

　　他明白，论法是假，这当是其等要与自己继续上回未尽之言，还有一个，就是商议如何对付德道。

　　他唤来殿下弟子，道：“我受全道两位道友之邀，前往论道，你等守好山门。”嘱咐过后，他一摆衣袖，就已出离忘山，往约定之地而去。

第二百八十五章 执正方可得造化

　　张衍出得离忘山，心意一转，已是来至一方难作名状之地，这里徜徉有一座云台金府，正是全道此回所定论道之所在。

　　此回聚首，之所以不放在全道山门之中，这里缘由恐怕是不想让德道察知他们彼此有所牵连，但此事实际上是瞒不了多久的。

　　是故他以为，这里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还是全道二人从未把他当做过自己人，只是为了对付德道，才不得不算在己方阵中，等到共同目标一除，那肯定不会再对他如先前一般客气了。

　　他也不在意这等小节，左右德道被驱逐出去后，他同样也会着手对付此辈，只要在此之前双方目标一致，那就无碍。

　　此时宫门一开，他摆袖入至里间。

　　两面道人坐于此中，见到他到来，齐是站起稽首，道：“道友有礼。”

　　张衍目光看去，右侧所坐那一位，便是先前前来拜访离忘山的那名道人，而另一位则是居于左侧，看去双方并无高低之分。

　　两名道人虽然都是仙风道骨之貌，可在他眼里，却是面目身形皆是模糊，并不如何清晰。

　　此是因为这二人只是正身入至此世的一缕意识所化，外人不知底细，而他在这等同辈看来，因所见有缺，故才这般。

　　不过其等正身未到之前，他也不必去管那真正根底如何，此刻也是还得一礼。

　　左侧那道人言：“还请道友入座。”

　　张衍微笑点首，到了前方一个蒲团之上坐定。

　　三人皆为太上，故是也省却了客套之言，左侧那道人直接开口道：“诸帝子相争经年，局势至此，已然分明，今请得道友来此，是为相商合力与德道相争一事。”

　　张衍道：“两位道友可有对策？”

　　那道人继言道：“德道势大，又多我一人，故过往争斗，都压我一头，现我两家携手，才是堪堪抵敌。”

　　左侧那道人则言：“按那定约，此回帝位之争，若是我全道胜出，则我入正殿，德道入偏殿，只此辈执那物已久，心神驰游，已不知去到哪里，若我此次不胜，一旦其天外正身顾来，我等定会被逐出此世，唯有请道友出得全力，那才方有几许胜望。”

　　张衍心下一动，他却是从这番话语中听出来了一些东西，好似此辈手中只要执掌有那物，就有极大可能借此唤得自家正身关注过来。

　　要是这样，那要尽早将德道推翻下去才是。

　　只是因为两家早有定约，德道就算这次败北，那也不过从正教之位上退了下来，供奉挪至那偏殿，而不是被真正驱逐出去，正位之争显然还要继续下去。

　　这十分不符合他的意愿，所以一旦击败此辈之后，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将之彻底扫除干净，随后才能再转过头来对付全道。

　　他口中道：“贫道自会全力相助。”

　　左侧那道人言：“驱逐德道之后，道友只要尊我全道之名，那当与我并列于天庭正殿之上。”

　　张衍微微颌首，他已是明白这二人的意思了。

　　即便全道真在这一次争斗中成为正教，可当德道退下去之后，还是会设法再争此位的，那么只他们二人想要守住，还是有些困难的，唯有再加上他方才可能挡住。

　　但这并不是说，十一帝子与三帝子继位之事就无需再争了，因为这很可能就涉及到那物执掌之权。

　　不管全道还是德道，一脉道传之间或许早是有过定约。可他却是不同，从未与此辈正身打过交道，甚至眼前还要竭力避免与之照面，所以他要是得不到此物，那么就算被人尊奉至正殿之上，那也毫无用处，故这里他是绝然不会放弃的。

　　不过关于这帝位到底该为谁人所得，此回谁也没有去提。因为这个事情不必眼前就做决定，大可等德道被掀翻之后才予商量，而且德道若是不除，那么谈这些暂时也无用处，反还坏了和气。

　　杏泰洲中，由于遭受赢匡反复搅扰，是以近段时日来，可谓四方不宁。

　　二帝子昊崛起初还不以为意，认为这只是小患而已，可后来却渐渐感觉出不对，这其实是一桩大麻烦，因为这导致他只能坐困于自家封地之上，而无法放心大胆去攻袭他人，而其他兄弟，譬如三帝子这个时候若来攻他，那难保后院不稳。

　　这一日，长和经通禀后，来到昊崛居处内，待见了其人之面，便道：“殿下委托贫道之事已是查到了。”

　　昊崛精神一振，急切问道：“道长快快说来，到底是何人谋我！”

　　长和回道：“此事该是原天庭左御中赢匡暗中所为。”

　　昊崛一惊，道：“左御中？”左御中原本乃是天帝亲信，他即便是帝子，以往在此人面前也不敢摆架子，两人过往可以说并无有什么过节，是以他不解问道：“他为何要来对付孤家？”

　　长和道：“或许是受了其余几位殿下拉拢，也或许是受了谁人蛊惑。”

　　昊崛暗中骂了一声，烦躁道：“这又该如何应付？”

　　他或会看不起其他兄弟，可却不敢小觑这位威严刚毅的左御中，更不用说，这一位现在手中还持有天符。

　　此物当初由太上祭炼出来，就是为了彰显天帝威权的，可以说，掌威天符之人，自身之能已不下于天帝了。现在就是诸星君率部众前去讨伐，恐怕也一样对付不了。

　　而且天符因果牵扯太大，要是用的太多，御主自无什么好下场，可天庭和诸天世宇一样会受此牵连，所以不到必要，谁也不愿上去招惹。

　　他看了看长和，问道：“几位太上可否出手收回此物？”

　　长和摇头道：“太上将天符交托给天帝之时，就有言在先，不管此物未来居于何人之手，都不会再作过问。”

　　昊崛一怔，道：“还有这等事？”

　　长和点头。

　　赢匡之所以能窃得天符，这里就是因为有德道暗中推动，所以其人最早下界之时，德道还是有不少办法取回来的，但是天帝迟迟不肯立下帝位继承人选，德道也就任由其去。

　　可现在过去这么长久，想必赢匡早就将此中各种用途早已摸熟了，就算是治乐三人一同出手，也不见得能把其如何。

　　况且真要这么做了，其人抵挡不住，也是可以仗着天符逃遁的，一样拿不住他。

　　昊崛心中憋闷，道：“那又该如何是好？莫非任由此人这般搅扰下去不成？”

　　长和考虑下来，道：“二殿下勿慌，对付这等人物，不可力敌，只能智取，其余帝子可以给予的，二帝子不也可给，还要给出更多，不妨封他一个名头，并答应登上帝位后可赦免其罪，或还可令此人为我所用，至不济，也能让他安生一些。”

　　昊崛一听，觉得有些道理，道：“左御中若能为孤家所用，便免他罪责又如何？不过天符乃我天家之物，定然是要还回来的……”

　　长和赶忙道：“殿下现下还是勿提此事为好，不然反会不美。”

　　昊崛不满哼了一声，但他也知这建议是正确的，当即找了一个亲信过来，吩咐其代自己拟书一封，并送去大周国内。

　　赢匡一直在留神杏泰洲中一举一动，这封书信送出没有多久就到了他手中，凭此中内容不难看出，对方已知道这些事是他所为。

　　但这也是迟早之事，故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待看下来之后，他思考片刻命人请了纨光过来，并将书信交给后者览阅，并道：“纨光道长，你看如何？”

　　纨光放下书信，笑道：“既然这位二帝子诚心相邀，左御中不妨答应，只是此中关节需得把握好。”

　　赢匡登时明白了他用意，这是要他假意应下，他点头道：“我知晓了。”

　　他当即提起笔来，顷刻挥就一封书信，此上意思大约为自己愿意投效，只是先前投靠过来的炼气士二帝子不得再有追究。写完之后，他递去纨光处，道：“道长请过目。”

　　纨光也不客气，拿来看过，点头道：“便就如此送出吧。”

　　未几日，昊崛就得了这封回书，见得赢匡言及愿意投效，不由心中大喜，他是十分清楚天符厉害的，有这么一个人帮衬自己，夺取帝位的胜望就大了。

　　至于那些炼气士么，他本来就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中，大可以答应。

　　于是得意洋洋把长和唤来，炫耀此事，长和却是提醒道：“殿下，此人不好约束，千万要小心。”

　　现在他们手中，还没有什么法誓可以约束持有天赋的赢匡，所以要提防其人假意投靠，但是现在见昊崛在兴头上，不好直接道明，只能委婉劝言。

　　昊崛看他模样，似笑非笑道：“道长放心，孤家虽期望这位真心投效，可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轻信此人，就请道长代孤家走上一回，去探一探其人之底，并请他出力攻打我那三弟，也不用如何，前些时日在孤家封地之上所为事再来一遍就是，期间一应所费，皆可由孤家承担。”

　　长和打个稽首，道：“殿下英明，贫道这便动身前往，便此人别有所谋，也可借此一窥其人底细。”

第二百八十六章 气移法动俱擎天

　　长和受二帝子昊崛之托，去到大周境内，本以为还需要设法做一番交涉才能达成目的，可没想到，却很是顺利就见得赢匡之面，一番商谈下来，他便试着提出请对方投效二帝子之意。

　　赢匡道：“道长当是知晓，我与贵方原先也是交好，二帝子也的确是帝位之选，先前所为，也是受人之托。既然道长前来劝说，赢某也不能不识抬举，愿意归顺。”

　　长和道：“却不知那是谁人？”

　　赢匡笑笑，道：“请恕赢某不能明言。”

　　长和见他不肯说，也不强逼，又道：“既然左御中愿意投效殿下，那么这里有一桩事交托，乃是出来时殿下亲自吩咐的。”

　　赢匡道：“道长请说。”

　　长和道：“左御中把用在殿下封地上的手段，再在十一帝子处用上一遍。”

　　他本以为对方会推脱一番，或者再索要一些好处，可出乎意料的是，赢匡却是满口答应下来，并言：“赢某虽愿投效二帝子，可眼下还寸功未立，既然要我往攻十一帝子所在，那我便以此进身之阶吧。”

　　长和听到他这么说，表面很是满意，可心里却是并不十分相信，他找一个借口留下来，实际上盯着其一举一动，对方会否按他所为而做不重要，关键令其无法再去二帝子那里找麻烦。

　　赢匡也由得其去，他若真要做什么，凭着手中天符，只是一个德道弟子还阻不住他。

　　一晃之间，半月过去。

　　长和见他始终没有动静，便来提醒道：“左御中莫非忘了此前言诺？”

　　赢匡稳稳言道：“道长稍安勿躁，十一帝子与二帝子不同，麾下没有任何妖卒，且上下皆有弥水一脉龙种把持，规矩严密，御人有道，不易找寻破绽，这才几日过去，能见得什么？还请耐心等待一段时日。”

　　长和不信其言，但事实也确实这般，他一时也找不出什么破绽，不过他此番质问，也不是真是为了此事，而是观看其人态度，要是几次下来，仍不见成效，说明投靠是假，也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日了。

　　张衍在与全道两名太上定下合攻大计后，就回得离忘山，下来便安排多名弟子下界，俱是前往十一帝子处。

　　与此同时，全道也是派遣门人去往入三帝子阵中。

　　德道那里始终盯着全道，一见其等动作，立时警惕起来，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三家争胜之时，为了不致被动，同样也是派遣了不少门人去往二帝子处。

　　宴律国中，十一帝子见自己这里又来得不少离忘山修道人，很是高兴，移光于此时建言道：“二帝子封地前番被赢匡反复搅扰，正是虚弱疲敝之时，防备亦是松懈，帝子不妨此刻挥戈直进，趁势拿下一城！”

　　昊能想了一想，问道：“我既是与三兄联手，那此回可要通传于他？”

　　移光道：“我虽与全道结盟，可帝子与你那位兄长却非如此，帝子可是明白？”

　　昊能若有所思，点头道：“道长之意，我已清楚。”

　　移光道：“既是帝子心里已是清楚，那通传一声也无妨，不过这位三帝子未必会如期而至。”

　　昊能道：“我省得。”

　　当天夜里，他召集府中包括解英在内的众多亲信，商议攻打杏泰洲之事。

　　杏泰洲大体分作六郡，其中四郡皆是膏腴之地，乃是下界神人聚集最多之所在，其余两郡相对贫瘠，人口也是稀少，其中侯原郡尤多山泽林地。

　　这里飞禽走兽着实不少，很是方便筹措血食，所以二帝子将招募得来的妖卒大多都是摆放在此地，并沿着郡界边沿立下四个大营，先前赢匡袭扰之地，也多是落在此间。

　　昊能与解英等人商量下来，决定先打这里，因为妖卒无有规矩可言，在那些炼气士几乎被赢匡招揽一空的情形下，夜袭几乎不会失手。而且一旦占下此处，二帝子要想再把妖卒聚集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商议稳妥之后，为了速战速决，不让二帝子察觉，宴律国准备了半日，聚集起五万兵卒，并集中百多名炼气士，由昊能亲自率领，乘风驾云，一夜之间跨渡数界，悍然杀入侯原郡中。

　　如先前预料一般，此间妖卒对突入而来的进攻几乎没有任何防备，顿时就被打溃了，在拿下一座大营后，又接连攻打其余地界，只是一夜之间，就将四个大营都是拿下。

　　二帝子那里得了消息后不是没有想过支援，可奈何昊能提前派遣不少炼气士挡在那里，没有办法顺利过去，待至天明，见下面已然分出胜负，再坚持也无意义，也就退去了。

　　二帝子闻得此事，惊怒无比，同时还有一丝莫名慌张，几个救援不利之人都是被他用嫪天母赐下的法宝斩了，同时赶忙命人请得治泉过来相商。

　　治泉已是知晓此事，不慌不忙道：“殿下勿恼，待我施法一试。”

　　昊崛心中微定，道：“有劳道长了。”

　　治泉心中一起意，这一念之间，天中顿时风云变色，汇成一股狂风暴雨，往侯原郡压去。

　　昊能此刻正站在原来营地之中，并在一个隆起地表的小丘之上设下行宫，他远远望见这些厚重乌云连天而来，深吸了一口气，吩咐下面人道：“快请移光道长来此。”

　　移光不久之后到来，见得天象骤变，笑道：“此小道尔。”他轻轻一口气吹去，霎时一股清气直上重霄，顿时云开雨歇，又化晴空万里。

　　昊能心下一松，拱手道：“纨光道长，多谢了。”

　　纨光笑道：“不必谢我，此是你等帝位之争，非我道法之争，十一帝子你在此处，对面却不敢用什么厉害神通，至多弄些搬运山川，和运转些风雨的小道罢了，他若再来，自有我接住，不过若帝子败下阵来，我却也救不了你。”

　　昊能点头表示明白，道：“只拜请道长挡住那些神通便好，余下自是交由我来应对。”

　　治泉发现自己道术被破，算了一算，冷声道：“果然有离忘山之人。”

　　昊崛紧张问道：“道长可能胜过？”

　　治泉摇头道：“此间关节却非在于此，如今是你兄弟二人争帝位，我纵有道法，也不好使得太过，其人躲在营中，我难以伤得他。”

　　昊崛道；“那该如何是好？”

　　实则他手下也有不少能人，本不该事事来问德道中人，不过这些人大多是嫪天母所遣，还兼有督导之责，每次但凡他稍有放纵，这些人就会禀告回去，嫪天母便会来书训斥。

　　久而久之，他便越发对此辈不满，便有难处，也不想问及其等，反而找德道商量次数多一些，因为这些修道人从来不会管他到底做什么。

　　此等情形，德道却是乐意见到。

　　治泉笑了一笑，道：“十一帝子若是躲在宴律国，一时半刻拿他无法，可他却不自量力来此，实是自投罗网，此却正好成全二殿下啊。”

　　昊崛很是惊讶，道：“哦？道长莫非有什么主意不成？”

　　治泉道：“十一帝子能跨界而来，靠得是那些炼气士施法腾云之术，可只要能除去这些人，其便就再也回不去了，而退路一失，兵无战心，则其必败无疑，殿下就可在此除去一个对手。”

　　昊崛疑问道：“可道长方才作法，不是说无法拿捏此辈么？”

　　治泉道：“那只是涉及帝位之争，我不好在此间施力。但我可以切磋道法之由，下书约那离忘山修士一战。此人一去，下面那些炼气士也不难对付了。”

　　昊崛想了一想，道：“可他若是不从，又该如何？”

　　治泉呵呵一笑，抚须道：“贫道自有妙法，殿下不必多问了。”

　　他此次打算以利诱之，同为太上门下，什么修道之物都是不缺的，所以不能用这等东西，但他可以与对方来一场赌斗，输者则必须离开此处。

　　他是这里道行最为高深之人，若是因赌斗失败而退走，那么十一帝子那边将占据极大优势，所以对方多半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而他若失败，那也不碍，这里还有不少后辈与他道法挨近便他离去，整体实力上也无多少损失。

　　回去之后，他便派遣一名使者将战书送入了十一帝子营中。

　　昊能听闻此事，再次请移光来至近前，问道：“道长可是要前去赴约么？”

　　移光笑道：“既有战书到来，自是要去得，否则岂不显得我畏惧于他？其若宣扬，却与士气不利。”

　　昊能担忧道：“道长可有把握？”

　　移光道：“帝子放心，贫道此战，无论胜败，都与大局无碍，帝子亦不用管我，该是如何做，仍旧如何做便好。”他意味深长道：“需知现在可不是我一家对付二帝子，而是两家合攻，是以哪怕僵持无有进展，亦不怕等不到机会。”

　　明泰洲内，三帝子昊昌高居正位，其人唇上颌下都是蓄着浓密短须，神容沉稳，举止有度，身上极具帝皇之相。现下他正与一众下属商议是否立刻兵发杏泰洲，与十一帝子合力夹攻三帝子。

　　只是这提议一出，下面却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现在不宜轻动，其等意思是等到十一帝子与二帝子两败俱伤，然后再施力一击，帝位就十拿九稳了。

　　昊昌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决定驰援，倒不是他在乎什么道义，而是因为十一帝子若迟迟见他不至，那大可退去，那可就错过一个大好机会了。因此他力排众议道：“诸位不必再言，我那位二兄方才是大敌，此次约定合攻杏泰洲，我亦不当失约！诸位立刻调集人手，随我前往施援！”

第二百八十七章 百川流聚争神秀

　　到了第二日，移光便欲去治泉斗战之约，昊能亲至营台之上相送，郑重道：“道长一定要小心。”

　　移光笑道：“多谢帝子了，此去恐要些时日才能回返，帝子不必等候，一些事宜我已与两位同门交代过，若遇难处，可问他们。”

　　昊能重重点头。

　　移光打个稽首，道：“贫道走了，帝子请回吧。”他一纵身，已是脚踏祥云，往天外纵去。

　　昊能往上一观，只片刻间就消失不见。

　　乘光这时忽然言道：“治泉已然到了。”众人不由看去，看什么都未望到，过有一会儿，他又言：“师兄已是与此人动上手了。”

　　昊能看着天中，见风和丽日，一派晴朗，讶道：“怎看去无有任何动静？”

　　乘光言道：“师兄与那治泉都是道行高深，若在此地相争，天宇亦是翻覆，故而此回是去到了天地之外。”

　　昊能点头道：“但愿移光道长能平安归来。”

　　乘光道：“帝子放心就是，师兄纵不能胜，亦不会败。”

　　昊能身后这时有一个侍官上来，道：“殿下可要等移光道长分出胜负之后再行进兵？”

　　昊能一摆手，道：“不必，既然移光道长说过了，不碍大局，那就不必去管，按照此前定计行事便好。”

　　由于二帝子麾下妖卒机会都被他打散了，剩下兵卒虽还有一些，可不过只堪守持，根本无力出来与他交战，所以这个时候正当挥军直进。

　　不过侯原郡乃是需得牢牢占住，要是没有一处稳固驻地，想要从容腾云而去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是他们退路所在，不能有失，他将两名亲信放在这里看守，另还请得秀光一并留此护持。

　　安排好一切后，他率四万余士卒和百余名炼气士，往杏泰洲要地陈台郡杀去。

　　他麾下有不少龙种水族，所以此回是借渡水川，沿河而进，一路之上，可见水下蛟龙盘旋，浪头托起全军，顺流疾驰，顶上云雾翻腾，两岸之人只见大片浓雾自上游而来，里间传出阵阵金戈铁马、洪潮奔涌之声，但只须臾之间，就又去到数十里外了。

　　这条都河由西而来，向东蜿蜒行进，并陈台郡治水城门中穿过，若是一切顺利，他们便可借水遁之力一气杀入城中，但是军阵到此之后，却是停了下来。

　　那是因为有炼气士发现此城门之外设有九曲盘蛇大阵，若一头撞上去，不是被困在其内，就是会被导引去了别处。

　　这里有几个选择，要么就由此突破，或者自别处城门攻打，不过那里肯定也有相似禁阵守御，要么就是绕城别走，直趋杏泰洲真正要害之地，二帝子居处羽华宫。

　　昊能站在潮头之上观望一阵，又请了众人过来商议片刻，觉得破阵并不困难，而且水中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于是决定就从此处打开缺口。

　　大周朝西伤道境内，长和听到杏泰洲正被十一帝子率军攻打之后，此刻势处不利，马上来找赢匡，急道：“十一帝子正攻打杏泰洲，现下宴律国内定然空虚，左御中正可搅扰后方，迫其回兵！”

　　赢匡道：“道长莫非不想我往杏泰洲助帝子一臂之力么？”

　　长和急道：“攻其必救方是上策。”

　　赢匡道：“也好，那赢某便听从道长之言，这便前往宴律国。”

　　他不欲表露太多实力，故此安排下面之人后，只带了数十炼气士，就遁空而去。

　　到了天穹上方，有人问道：“左御中，可是去往宴律国么？”

　　赢匡冷笑一声，道：“去什么宴律国，我等朝杏泰洲去。”

　　二帝子乃是德道及天帝天母最为属意之人，最有可能承继天帝之位，所以他无论怎么也要将其除去，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会错过。

　　至于要瞒过长和，却是简单，只要拿天符稍作遮掩便可。

　　同一时刻，张衍在离忘山中也是心有所觉，顿时知悉了赢匡目的。他笑了一笑，心意一转，却也是作法遮蔽天机，虽这般做德道迟早也会察觉，但却可以稍作迟缓，等到其反应过来时，赢匡应该已是到得杏泰洲了多时了。

　　长和看着赢匡遁去，心头一松，本来他是跟着一同前往，但是考虑此举有监视之嫌，怕引起后者不满，往常倒是无碍，现在倒是不宜如此，故是坐留此间未动。

　　只是不久之后，他又是收到了一个极为不好的消息。

　　“什么，三帝子率众攻打杏泰洲？”

　　长和顿时变色，三帝子的威胁可比十一帝子大的多，后者不过是一时之患而已，而前者才是帝位真正有力竞逐者。

　　他现在不由有些后悔，假设方才不是劝说赢匡前往十一帝子所在，而是令其袭扰三帝子封地，那或许就能解此危局了。

　　想到两家围攻杏泰洲，恐怕仅二帝子手中这些力量还不一定抵挡的住，他也无心思再留在此地，当即起得遁法，往来处回返。

　　两日之后，陈台城破，十一帝子占了此地，不但是有了一稳固落脚之处，而且再不虞后方有失，下来他可以选择任意一地攻袭。

　　二帝子昊崛闻讯，还来得及发怒，却又听闻三帝子昊昌正往杏泰洲杀来，不由又惊又惧，他不知这两家到底是早就商量好的，还是临时起意，可他也感觉此刻大事不妙，而且现在手边能够运用的妖卒都是派遣至前方，准备夺回陈台，手边几乎已是无人可用，哪还有余力再去应付另一家？

　　现在治泉与移光斗战还未有回来，他赶忙把剩下所有还在宫中德道炼气士请来，道：“我那三弟引众来犯，很快要到孤家封地之上了，到时将成两家合攻之局，道长可否去书紫阙山，请得更多真仙前来助战？”

　　底下有一名道人站了出来，道：“殿下，山门已知此间情状，这几日间，当有不少同门到来。”

　　昊崛一喜，可还未等他高兴起来，那道人又言：“可抵挡兵卒之流，不该我道门之人出面，否则天帝必不见容，殿下若以此而胜，也未必再能登临帝位。”

　　事实三帝子既来，那肯定做好了完全准备，随行肯定有不少全道门人，他们就算真是出手，也不可能奈何其等，反而要担心自己会不会对方所针对，唯有等到同门到来，那才方有胜算。

　　昊崛一听，顿时有些不满，道：“那眼下又该如何是好？”

　　那道人道：“守好宫城便可。”

　　昊崛并不满意这个回答，哼了一声，拂袖而去，回到宫中之后，一名亲信过来献策道：“殿下，其实洲中还有充裕兵力，足可应付两家合攻。”

　　昊崛一怔，道：“哪里来的兵力？”

　　那亲信言道：“殿下莫非忘了洲中还有不少族人不成？天母当日说定帝上把殿下分封到此，便有这么一层用意在内，殿下实已立在不败之地！”

　　昊崛想了一想，顿时反应了过来，他那些族人实际上就是封地中那些神人，其等虽是不居神位，可为卫护自身，都是蓄养有不小数目的私卒的，甚至还有早已养熟的妖卒，若是此刻召集起来，顷刻间就聚集成一支大军，那么抵挡两家围攻也就容易许多了。

　　可他随即又有些犹豫，虽他对于大势没什么明确认知，但是对本族之事却是知之甚详，他之所以可能坐稳这里位置，就是因为靠了神人供奉，可他同时也要庇佑此辈。

　　现在非但未曾做到，反而要征调其等私产，此辈肯定也是有所抵触的，甚至可能会状告到天帝天母那处，这不利于他将来统御此地。

　　亲信也是懂这个道理，低声道：“殿下，先把眼前难关应付过去再说，可先承诺其等，一应损失可事后再补还其等。”

　　昊崛烦躁道：“可我哪来财货补偿？”

　　亲信道：“等殿下登上了天帝之位，莫非还怕还不出来么？眼下危急时刻，可问天母借用一些，相信不会不给。”

　　昊崛听了，精神一振，的确，若能击败两家，那他就差不多是下任天帝了，区区小利又何须在意？

　　有了对策后，他立刻照此施为。

　　因他言诺所有亏欠，事后都会倍数偿还，所以众多神人倒也没有什么不满，就算这位二帝子到时还不出，他们也可去向嫪天母讨要。所以宫台之下很快又汇聚起了一支大军。

　　他立刻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抵御三帝子昊昌，一路则是挡住昊能咄咄逼人的攻势。

　　这时那亲信又是献策，道：“此战在殿下封地之上，若久拖下去，于殿下不利，不过三帝子和十一帝子都是远道而来，一应耗用，乃我十倍，且国内空虚，只要稍加搅扰，就可逼其回去。”

　　昊崛道：“现下孤家只堪守御，又如何做得此事？”

　　那亲信道：“殿下可派一使者出外游说封地之外的族人，只要许诺下足够好处，令其做得此事便好。”

　　昊崛一听，觉得十分有理。虽然非是自己封地之上的族人不能调用，可若其主动愿意为他效命，那谁也说不得什么了。他忖道：“关键时刻，还是自家人靠得住，这些德道修士，毕竟与我非是同心，不可太过指望他们。”

第二百八十八章 取夺天疆在此时

　　就在十一帝子攻下陈台城的时候，赢匡已是一众炼气士到了杏泰洲天穹上方。他此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诛杀二帝子昊崛。

　　这既是先天纨光拜托，又是他自身目的所在，因为二帝子不但是天帝天母之子，更与德道联系紧密，只要将其杀死，那么帝位之争一定会出现更多变数，有利于下面之人行事。

　　只是他也知道，如此作为定然会引来天庭震怒，一定是会派遣神将星君过来讨伐他的。

　　但他早已打定主意，只要天符还在自己手上，那么此辈来多少便杀多少，尽可能在天符离开自己之前削弱天庭实力，为自己弟子日后接替自己削平道路。

　　而且现在还是诸帝子争位之时，若是布置妥当，那极可能动摇天庭根基。

　　这时时候，一名炼气士自远处过来，到了近前，停下打一个稽首，道：“左御中，宫禁那里守御森严，在下只能远远观望，此刻那二帝子身边至少有两名德道真仙护持，就算封地被攻下，其等恐怕也能护持其退走。”

　　赢匡琢磨了一下，发现很是棘手，他倒不是畏惧二人，而是无法于一瞬之间杀死两人，这样也就无法阻止其等带着二帝子走脱，除非能把这两人引开。

　　可惜的是，这一次纨光并没有跟来，否则倒是可以请其相助。

　　他心下暗忖道：“眼下只能继续等待了，只要这两人被全道或离忘山之人拖住，那么便就有机会了。”

　　杏泰洲之东，这刻烟尘蔽日，尘头之上托有十余万军卒，昊昌正站于一驾蛟车之上，顶上罗盖垂遮，左右站着得皆是心腹侍从。

　　此次他是率众从杏泰洲东面杀来，首先盯上的，乃是六郡之一的香兰郡，只是在他这里却是遭遇到了顽强抵抗，是以一上来并不十分顺利。

　　可他表面看去并不着急，反而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

　　这时有一名侍从乘云而来，禀告道：“如殿下所料，二帝子果然征调族人走卒抵挡，此辈比妖魔更是厉害，前方一时难下。”

　　昊昌和颜悦色道：“辛苦了，你与族人都是劳累许久，且先下去休息吧。”他又关照下人，赏赐了一些好物下去。

　　那侍从感激异常，道：“多谢殿下体恤。”

　　昊昌挥退此人后，眼神变得深远起来，他这次来，不仅是要驱逐二帝子，还要设法削弱其部众势力。

　　杏泰洲上这些神人，大多却是嫪天母的族人，此辈是个大麻烦，若能除去一些，将来登临帝位后可少得许多阻碍。

　　而且他还有一个担忧，就算他这位兄长失败了，被他驱逐出了封地，可嫪天母却很有可能再将其捧上来。

　　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分封各帝子下界乃是天帝的主意，嫪天母从未开口说过半句，且只要德道不放弃他这位二兄，那就还有可能死灰复燃。

　　最好办法，莫过于直接了结这位兄长的性命。

　　可这等事，绝对不能由他来出手，因为他要继承帝位，就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污点在身，最好是栽在他人或是那位十一弟身上，那样就两全其美了。

　　正思索时，天中忽然起得轰鸣之声，既如雷震，又是擂鼓，不由看了上去，隐隐约约可见得数个道人立在上面，身周围有无数雷电环绕。

　　下面有人惊呼道：“是德道真仙。”

　　与周围之人明显流露出来的惧意相比，昊昌却很是镇定，他转过首来，向着身边两名道人道：“要请两位道长出手了。”

　　两名道人皆是回得一礼，其中一人道：“理当由我为之。”言毕，就腾空跃去天穹之中，与来人战在一处。

　　这两名道人虽尽量把敌手往外带去，可上空还是不断有火雨流焰飘落下来，不过都被阵中冒出来的一层气光挡下，没有一道落在众人头上。

　　昊昌似乎一点不担心胜负，不再往上多看一眼，吩咐下面之人继续攻城。

　　二帝子昊崛有了神人提供的兵卒，勉强能够应付了两边攻势，可这般也仅仅只能守御，要想反击几乎无望，他也是为此焦虑不已。

　　三帝子所猛攻香兰郡的多是沼泽洼地，生民不多，乃是神人豢养蟾蛇之妖用作炼药的地界，说来只比侯原郡稍好一些，可其位置却极为紧要，若此间一下，便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通向杏泰洲腹心之地的口子，三帝子与十一子手中之刀就可一左一右插向他的两肋，那时局面将凶险到无以复加。

　　他为此不得不找来先前献策的那名亲信，道：“你不是言派遣使者他去，说服他处族人攻打两家封地么？为什么到得现在还无有动静？”

　　那亲信苦笑道：“小人接连派遣次人手，可都无音讯传回，这定然是被人截杀在了半途，小人也无办法，殿下不若请得那些真仙相送？”

　　实则只是将消息送去外间不难，就算这里道路走不通，也可先传往天庭，再由那里之人送去。可关键是要说动那些神人，必先许诺下足够好处，那就需是昊崛是身边人前往才好，而且书信上还需加盖有昊崛的帝子印，两样哪怕缺少一样，都是难以取得其等信任。

　　昊崛气闷无比，挥挥手，让其下去了，他拿出一枚法符看了看，此是德道交由他的，危机之时，可凭此遁走，不过就算这次他真被从封地中驱逐了出去，却也未见得就输了，他暗自咬牙道：“该是孤家得，谁也休想夺走！”

　　紫阙山内，气氛一片凝重。

　　治乐三人坐于殿上，神情俱是肃穆。

　　因为他们方才得报，赢匡竟是出现在了杏泰洲，而且何时过去的，他们竟是一无所知。

　　治乐皱眉道：“此人到底想要做什么？”

　　赢匡心中真正所谋，除了对纨光说过外，此前从来没有暴露出来过。最早其人乃是天庭仙官，天帝近侍，所以也不可能有人窥看其心中隐秘，叛下界后，他一切心思都用天符遮掩，三位太上言诺过不再沾碰此物，下面之人自无从也晓其具体思量为何。

　　三人此刻本能感觉有些不妥，此人此回要是针对他人那还好说，要是同样是对着二帝子而去的，那就大事不妙了，有天符在握，他们上去也未见得讨得了好。

　　而一旦这位帝子出事，他们势必要再另外选择，所有谋划全都要推翻重来，这可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定下来。

　　治乐沉声道：“不可容得赢匡此人再在下界这般随意妄为了，当禀明祖师，收缴此人手中天符，并将其拘押回去，由得天庭管束起来。”

　　治乐、治常二人都是赞同。

　　就在商量之时，忽听得清音响起，三人神情一凛，都是站立起来，便见天中有一名童子捧诏在上，大声道：“治常、治生，太上有诏在此，命你们二人速速往援杏泰洲，护住二帝子性命。”

　　治常、治生都是拜揖道：“谨遵祖师法旨。”

　　那童子手中一抖，就有一道金芒落下。道：“祖师有言，若遇赢匡，可将物放出，当可助你二人降敌。”

　　治常忙是伸手接下，口中则是拜谢一声。

　　待再起身时，那童子已然离去。

　　治乐道：“既然祖师传谕，那便请两位师弟启程前往杏泰洲坐镇，务必要维护住二帝子，只要其人不亡，那就还有办法挽回危局。”

　　治生神情凝重道：“当要做最坏打算，赢匡、全道、还有那离忘山，要是合谋来算我，我等此次便是出尽全力，也未必能抵挡得住。”

　　治常也是沉声道：“封地若被夺去，纵然保住二殿下性命，日后登位也是难了。”

　　治乐摇头道：“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二殿下除了杏泰洲，还有一块封地在外，到时去到那里就是。”

　　治常反应过来，道：“嫪天母？”

　　治乐点了点头，二帝子不但有天帝所封封地，嫪天母其实也暗中给了其一块，这虽然对其余帝子不公平，可谁叫其是天帝天母之子呢，天生便是压得其余兄弟一头，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所以这里就算失败，也并不会完全失去角逐帝位的资格，顶多退到那里重整旗鼓。

　　所以这里保住其性命就是重中之重了，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治常与治生听得如此，也便稍稍放心，二人与治乐别过，出得山门之后，心意一转，顷刻间就来至杏泰洲上。

　　昊崛得闻两人到来，大喜过望，亲自迎了出来，他躬身一拜，道：“两位道长终是来了，半个时辰之前，香兰郡已被孤家那三弟攻下，其随时可至城下，杏泰洲危矣！还往两位道长救孤！”

　　治常还得一礼，道：“殿下勿忧，”他拿出一张符箓，道：“殿下可将此符挂在宫门之上，当可护得宫城安稳。”

　　昊崛如同捞得救命稻草，急急吩咐下人去办，随后用大礼请得两人入殿。

　　赢匡此刻在外，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不由皱起眉头，正在这时，忽感天符一跳，回首望去，但见三名道人道袍飘飘，踏光而来，却是纨光、易光、定光三人。

　　他心下一动，迎上前去，道：“诸位道长怎来了？”

　　纨光笑了笑，道：“治常、治生二人乃是紫阙山修成上乘功果的真仙，其既来护持杏泰洲，我等又岂能不来？稍候此辈自有我与两位同门拖住，左御中若要做什么，且放心去做便是。”

第二百八十九章 混淆天机执胜子

　　张衍在离忘山中坐看尘世一切变幻，此时见得包括离忘山在内的三家都是入场，诸棋子皆已落至盘上，明了此一局若是应付的好，便可提前定下胜机。

　　他心意一起，便将天机与此相关的一应天机显兆都是遮掩了去。

　　而几乎同一时刻，察觉天中有伟力与己应合，知晓是全道那两名太上出手了。如此德道想凭天机谋算，找出生路的可能已然不大了。

　　他目光往杏泰洲落去，这便看十一帝子和三帝子能否抓住这个难得良机了。

　　二帝子一去，德道少却一枚重要棋子，但作为天庭承认的正教，虽未必见得就此被崩塌，不过接下来的局面，无疑就将开阔许多。

　　天机起得变化，紫阙山中也是有所察知，不用去想，也知唯有离忘山和全道能做到这等事，甚至可能是两家合谋。

　　德道三位太上也是感到了其中凶险，而弟子性命无疑最为紧要，为了确保其人能应付过去这次危机，三人又是遣得数名治字辈的弟子下山为其护持。

　　可是同样，全道也有准备，亦是往下界增添人手。

　　不过双方也是到此为止，并没有再有进一步的动作，因为双方都是知晓，再这除了使得对峙的弟子数目更多外，实际上并没无法真正改变什么。

　　过去全道乃是不及德道，只能被压住一头，现在多了离忘山，却又是有所不同，顶多双方互相牵制而已。

　　关键还是要看诸帝子之间的成败。

　　此刻杏泰洲中，十一帝子占据陈台城之后，便就牢牢钉在了这里。

　　二帝子虽征调了神人私卒后兵力上已算得上是充裕，但奈何十一帝子这里有乘光、秀光这等真仙坐镇，根本无法撼动，连续几次反攻无果之后，又见三帝子占了香兰郡，怕悬兵在外，反而为两家所趁，只能选择把兵力收缩至宫城之内，期望能守住这最后一处地界。

　　二帝子见前方无了阻挡，并不贪功，也没有去攻打其余三郡，只是各自派遣了几名炼气士与数千人到了必经隘口上守御，随后率领大部顺利进兵至杏泰洲洲治小承阳宫下。

　　这个时候，仿佛与他配合默契，三帝子昊昌同样引兵而至，两方呈一东一西分别停驻，将承阳宫夹在中间。现下两家彼此心照不宣，在没有解决二帝子之前不会有任何冲突。

　　这却是给二帝子昊崛带来了莫大压力，尽管有德道真仙劝慰，声言便是遭遇危险，也可带他离去，可其心中却仍是惊惧难平。

　　好在他还是懂得克制，明白这个时候自己最能依靠的只有身边这些人了，非但没有任何斥责责罚，反而将大笔财帛散了下去，用作奖赏，城内局面也是因为他这等举动安稳了许多。这也使得德道包括治常在内的几名真仙对他高看了一眼。

　　而此刻宫城之外，十一帝子昊能正站在悬空高台之上眺望城内，可是他发现，无论自己怎么观望，所能看到得都只是城墙那一面，仿佛随着他视线抬高这座小承阳宫也会一起生出相应变化。

　　有下属对其言道：“殿下，小承阳宫乃是一座坚城，最早乃是天母派遣天庭工匠所筑，别有神妙，后来那些天母族人为供奉天母，又在外围扩筑，听闻当年为此事曾征调三千炼气士，又请得一位德道真仙作法，其中每一块砖瓦之内都有法力加持，殿下眼前所见，便是那时所造，而原来那座宫禁则当是二帝子居处。”

　　昊能点点头，为了有个明确认识，他当即命几名炼气士作法试了一下，结果让他大为惊叹，无论雷霆劈打，还是山洪奔流，甚或地火冲涌，这座宫城都是巍然不动。

　　这座宫城不仅仅其自身牢固，还有与德道法力相契，尤其当其中有德道真仙坐镇的时候，与之气机相应，整个城池将会变得更为坚稳。尤其是二帝子随身还带有嫪天母所赐宝印，可以镇压削弱道法神通，想要攻破，实则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

　　而另一边，三帝子昊昌这里，也是面对着同样难题，诸道：“先前来时，诸位道长言已有破城之法，而今可令孤家一观否？”

　　有炼气士回道：“回禀殿下，就算那城池修筑的再是稳固，也耐不住我等水磨功夫，不过我等作法时，全道真仙定会出来阻碍，那般可能会使战局拖延，故贫道建眼，殿下不如与十一帝子那里打声招呼，两家一同行事，那便将容易许多了。”

　　昊昌考虑了一下，摆手道：“不必了，我等这处可先动手，以十一弟以往性情，他断然是不会坐视的。”

　　这时有一名心腹凑了上来，低声道：“殿下，十一殿下若当真是不动呢？”

　　昊昌淡声道：“那却更好，我若驱逐了二兄，凭此声望，那帝位当非我莫属，我倒要谢谢这位十一弟了。”

　　他身旁一直站有一名道人，此是全道门下真仙，道号殷名，此刻其人站了出来，稽首道：“三殿下，且容贫道上前破城。”

　　昊昌神色一肃，起手一拱，郑重道：“有劳道长。”

　　殷名道一声无妨，便起指凭空描摹，片刻之后，就有一卷诏符生出，他招呼过来一名弟子，道：“把此符送去天中。”

　　那弟子脚下蹬云，持诏上天，将此张开，对着下面一晃，登时有一轮光华照耀下来。

　　但在就在这个时候，小承阳宫上忽有一道灵光如烟，骤然升起，当中跳出一枚法符，绽放出一道如练白气，将那金光挡住。

　　两边对峙片刻，忽自西边射出一道犀利剑光，拦腰斩在那灵光烟气之上，那法符顿时一晃，似有几分不稳。

　　上面那弟子一见，精神一振，驱驭法力，催动那金光趁势压进。

　　那灵烟法符两边进逼之下，却是承受不住，被渐渐压了下去。

　　此刻宫禁之内，治常皱起眉头，两边合力夹攻，果然不好应付，他招呼了一声，道：“请师弟助我。”

　　治生应有一声，两人同时举动法力，霎时那灵烟又是往上抬升了几分，可是仅仅只是强项了数息之间，两边也各是加力，显然又多了几人出手，他们顿时又有些承受不住。

　　治常考虑了片刻，道：“师弟，撤手吧。”

　　治生有些诧异，但也没有坚持，撤了法力回来。

　　那法符无了两人支持，顿时消减下去，一直被压到城头之上，维持最后一点灵光不去，但这也是耗用整个城池的根基，坚持时间越长，对小承阳宫损伤越大。

　　治生不解道：“方才又有两位师弟到了，师兄为何不招呼他们一同出力？”

　　治常神情沉重道：“离忘山与全道两家联手，我辈纵使相抗，也不过是不胜不败，长时下去，不是了局。”

　　治生道：“杏泰洲乃是二殿下地界，十一帝子和三帝子都是远道而来，拖延下去，岂不对我有利？”

　　治常摇头道：“不然，二帝子处莫看还有些底子，可能拿出的都已拿出来了，反观十一帝子和三帝子处，却是尚有余力可挖，拖延长久，反而于我不利。”

　　治生道：“那师兄以为该如何做？”

　　治常沉声道：“此地看似坚固无可摧，已实则已成死地，与其被逼撤走，还不如及早跳了出去。”

　　治生想了想，也是点头。

　　两人达成一致后，立刻命人将二帝子请来。

　　治常将不得不离去的理由一说，劝道：“时机紧迫，殿下万勿迟疑，请随我等速离，那样尚可保全实力，待整理收拾，回头再争便是。”

　　昊崛面色几度变幻，他本以为能够靠着坚城坚持下去，可没想到治常两人要他离去，尽管心中十分不舍得这里，可知道离了德道什么也做不成，咬了咬牙，郑重一礼，道：“拜托两位了。”

　　治常见昊崛这么快就下了决断，也是满意，道：“此次脱去之人不当过多，殿下只带心腹便好，那些征调来的兵卒可先散了去，如此十一帝子和二帝子再无借口为难他们，日后还可再做征召。”

　　昊崛立刻应下，随即别过二人，下去安排。

　　因为调和各方利益不是片刻之事，尤其是需得安抚那些神人，毕竟将来还有用到的地方，所以足足经过了七日夜的安排，他才把一切安排妥当。

　　这个时候，小承阳宫已是呈现出不支之状，不管再是如何坚固，在众多散仙乃至真仙的法力消磨之下，禁持之力被一层层剥去，显然再用不了多久就被会攻破。

　　昊崛见此，也是庆幸自己及早做出了决定，否则即便他自己能走掉，也只能扔下一众心腹，那样的话，就算退到了另一个封地上，若无嫪天母伸手帮衬，那恐怕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他带着手下之人来至治常等人处，道：“诸位道长，孤家已是准备好了，不知何时动身？”

　　治常算了一算，却见与前些时日一般，天机依旧混沌，便放弃了此举，道：“既然殿下已是准备了，那我等这刻便走。”

　　他心意一起，顺时将昊崛等人卷入一道气光之内，随后与在此地的一众德道修士同时一举法力，轰然一声，就出得小承阳宫。本来凭他能耐，瞬时之间就可带着众人挪至别处，可这时试了一下，却是被一股无形力量阻挡了下来，知此当是被法宝笼盖住天地。

　　治常对此有过预料，倒是镇定，正要驾光遁出这片地界时，却见前方两道清芒一闪，就有两名道人拦在了前面。其中一人笑道：“众位道友这般急切，不知要往何处去？”

第二百九十章 青穹如盖难脱去

　　治常神情一凝，他认得这二人乃是全道门下殷名、心名二人。这两个无论法力道行，皆可与他同辈相论，若是在此与其等纠缠，等离忘山之人一上来，那想要护送二帝子走脱便就难了，于是心中一唤，当即有两名治字辈道人明白了他意思，越众而出，与殷名、心名二人遥遥对峙。

　　治常道一声：“走。”他一振袖，乘起风云，载一行人迅速离去。

　　在行有一段路后，忽见前方剑光一闪，而后一名背负双剑的道人踏破虚空，现于众人之前，其人身上气势凌厉，尤其是那一双目光极其锐利，与之稍有对视，就觉心神刺疼，好似有一柄利剑正斩劈过来。

　　治常并不认识此人，但也能猜到对方来处，道：“离忘山门下？”

　　那道人打个稽首，自报名号道：“离忘山持剑，乘光！”

　　这个时候，又一名治字辈修士主动站了出来，道：“师兄与二殿下速走，由我挡住此人便好。”

　　治常道：“师弟小心。”

　　那修士道：“师兄放心就是。”

　　治常一点头，治字辈的同门就算打不过对方也能走脱，性命当是无忧，所以他并不担心，法力一转，再度卷动风云，往外遁走。

　　只是前路显然不平，又未走得多远，遁光之中，又有人杀了出来阻截，他不可能停下来对敌，所以只能将手边之人一个个派遣了出去阻敌，如此既一层层拦截下来，护持之人已是越来越少。

　　治常神情渐凝，这等事他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因为从道理上说，只要不曾出了上面那法宝的笼罩范围，那么就没有哪一处地界是安全的，他现在可做得，只能是在限制极大的情形勉强推算，设法朝着对自身最为有利的地方遁行。

　　在又是甩开几次阻截后，一同出行之人已然剩下无有几个了，便连治生也是在方才留下来阻敌了。

　　这时他忽然感觉气机流畅了几分，心中一动，这是将要脱出法宝束缚之地征兆，只要加把劲闯了出去，那就是天高海阔，可得任意纵横了。

　　正在这时，忽见一道宏大清光落下，自里出来一个年轻道人，向他们一众打个稽首，口中言道：“离忘山持剑，纨光。”

　　治常心下一沉，他看了一下，现在能够挡住此人的，恐怕也只有自己了，好在此行之中还有几名后辈功行尚可，至少能与治泉相当，由其继续护送二帝子，还是可以放心的。

　　他语气严厉道：“长灵、长和，长良，你三人护得二殿下往封地去。若是有所差失，也不用回来见我了。”

　　身后三名道人都是凛然称是，随后匆匆遁走。

　　纨光淡然看着，站着未去阻止。

　　治常转回过来，肃容道：“且与道友天外一会。”

　　纨光一点头。随即两人身影一虚，霎时已出得尘世，遁去天外。

　　长灵、长和等人循着治常方才指引的前路遁驰，未有过久，包括昊崛在内一众人等只觉浑身一轻，好似挪开了一层重压，而面前天光大放，阴霾尽去，显是已然脱出了法宝笼罩范围。

　　有侍从惊喜道：“殿下，终是闯出出来了。”

　　昊崛也是激动，不过他未曾吭声，因为他能感觉到，冥冥似有一双目光在盯着自己。

　　至于长灵等三人，神情之中却仍是一片紧张，他们知道这里还未曾脱离危险，不敢迟疑，试着一转法力，然而有此举动，却感到一股强横力量强行罩落身上，竟然使得他们无法展动立时遁走。

　　三人转头朝一处看去，便见一个头戴獬豸冠，长须及胸的中年文士踏空而来，长灵失色道：“左御中赢匡？”

　　他们万万没想到，连全道和离忘山都是应付过去了，此人却是要与他们来为难。此人手持天符，若是运用得当，不但不在治生等人，或还犹有过之。

　　长和走了出来，神情凝重道：“左御中还请让开去路。”

　　赢匡看了看三人，道：“留下二帝子，赢某放你等归去。”

　　昊崛顿时慌张了起来，他对赢匡之畏惧尤甚那些兄弟，道：“几位道长……”

　　长和道：“殿下放心，我等既是奉命护持于你，自不会弃你而去。”他有抬头看去，沉声道：“左御中这般作为，莫非不怕我紫阙山问罪于你？”

　　赢匡面无表情道：“不必搬紫阙山来压我，赢某既然到此，就不会在乎这些，你等若不愿离去，那就只好由赢某自己来动手了！”

　　此刻下方，十一帝子昊能营中，有人禀告道：“殿下，三帝子遣人来问，殿下是要与他一同进城，还是在另作商议？”

　　昊崛走之前，就已是散去了所有征调来的兵卒，而其一离开，整座小承阳宫等若一座宫城，而接下来，就是要定明此城归属了。

　　这时有一名老者站了出来，提议道：“殿下，小承阳宫乃是杏泰洲洲治，一洲之精华尽在其内，此乃是王业之基，殿下若能占得，则声势倍增，天下向往。”

　　昊崛考虑了一下，道：“让三兄进城便好，我便不去了。”

　　那老者一听大急，劝说道：“殿下，这里不可退让，更不是讲兄友弟恭之时啊！”

　　昊崛摇头道：“非我退让，小承阳宫不同别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接手的，徒然去抢，那也不过是惹来一堆麻烦而已。”

　　乃是嫪天母神人聚集之地，可谓极是烫手。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引来很多变数，况且现在也不是与他这位三兄放对的时候。

　　那老者继续劝道：“殿下，臣下知道殿下之顾虑，可为王者当有并吞天下之气魄，岂能因区区阻碍而畏难不前！”

　　昊崛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不过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而且有些东西他也不便与下面之人明言，这些人不知情由，自然也会得出相反结论。他只好道：“不必再言，我意已决。不过三兄要我让出，也当令他拿出些好处来。”

　　那老者见状，只好长叹退下。

　　大约半个多时辰之后，三帝子昊昌这里便就得了消息。

　　“十一帝子使者方才到来，说此回所用钱粮财帛甚多，若是殿下愿意给些偿补，那十一帝子愿意退让，由得殿下独占小承阳宫。”

　　昊昌道：“哦？他真是如此说的？”

　　底下一名心腹大喜不已，站出来一个躬身，道：“恭喜殿下，这天庭之主合该殿下来坐！”

　　昊昌看了看他，道：“何以见得？”

　　那心腹道：“那十一帝子贪小利而舍大义，此刻不想着天地间人心人望，反而盯在那区区小利之上，毫无人君格局，那又如何和殿下去争！”

　　昊昌心下微喜，可表面却是不动声色，道：“既然我那十一弟想要这些，那就给他便是了。”

　　那心腹道：“不错，殿下，不但要给，还要多给，并让天下人都是看到。”

　　昊昌这里动作很快，谕令下达之后，立便有使者将对面所需之物都是送来，并且还加倍给予。

　　昊崛拿到这些之后，所有东西一概不留，竟然全数就赏赐下去，这使得军众自上到下都是欢腾一片。

　　那老者却是苦笑，摇头叹道：“三帝子用心叵测啊，这般一来，天下人皆知此事，殿下除非背弃道义，否则再也不好与之相争此处了。”

　　昊崛见此间事已了，待把所有安排妥当，便就准备撤走。底下人问道：“殿下，可是要回兵宴律国么？”

　　昊崛道：“陈台城乃是我辛苦打下来的，既然小承阳宫给了三兄，那这处又怎能平白让出？”

　　那个提出建言的老者唉声叹气，舍弃了小承阳宫，十一帝子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但却偏偏把无关大局之地看得如此之重，实在是舍本逐末。

　　三帝子昊昌见得十一帝子依言退走，没有半丝犹豫，心中感到一阵舒畅，随后他听得退兵至陈台城便就不动了，似不舍得丢弃所有成果，他听到后，没有动怒，反是思忖道：“看来这位十一弟器局也仅只这般了，我本来还把他当做对手，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不过他还没有与十一帝子马上争斗的打算，这是因为二帝子未亡，他们共同敌人未去，不宜动手，再则，就算有了结果，可以设法让全道再与离忘山做一次商议，要是能谈妥，那么也就不必再动兵戈了。

　　当日间，昊昌便在众人簇拥之下入主小承阳宫，待把此间控制起来后，他把手下一名心腹找来，但却一言不发。

　　那心腹却是心领神会，道：“殿下，属下已知该如何做了。”

　　昊昌不置可否，站起身来，转头就走。

　　心腹恭送他出去之后，直起身来，找来侍首，道：“我等攻城之时，宫内神人曾聚兵助战，如今殿下来此，谁知其等是否会生出异心？带人给我尽数诛灭。”

　　侍首怔然道：“内相，二帝子在离去前已是散去了私卒，况且现下多数人已表示愿意听从三帝子之命……”

　　那心腹打断他话头，恨恨道：“是真心归附还是伺机而动，现还难辨，况且此辈居然还不愿缴纳供奉，分明还是忠于二帝子。我等绝不能留在祸患！你可明白？”

　　侍首顿时感觉背后都是冷汗，他知道自己一旦做出此事，那嫪天母问罪下来，必是难逃劫数，可现在实际无有拒绝可能，他一咬牙，道：“是，属下遵令！”

第二百九十一章 挥开尘烟落星劫

　　侍首接下此事后，也不再多想其余，立刻回去调集人手。

　　他原本还怕察觉神人察觉，因为此辈算得上是嫪天母族众，但凡遇到什么危险，天庭之上都会提前显现警兆，令他们得以躲避。

　　可是这一次，他发现此辈对于自己近在咫尺的举动竟然毫无所觉，心中猜测这可能是二帝子已然有了布置。

　　实则这并非是二帝子的缘故，而是因为现在正有张衍与全道两位太上一同遮蔽天机，致使天人两界混昧不明，现在便连德道三位太上也无法准确推算出什么来，更遑论天帝天母了。

　　侍首在安排好一切后，不敢耽搁太久，立时就在当夜发动。

　　那些神人做梦也未曾想到，三帝子居然会对他们动手。尽管他们有私卒护卫，可是分散四方，难以抱团，所以根本抵挡二帝子手下那些妖卒，再加上侍首这里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炼气士相助，此辈毫无反抗之力，一夜之间，宫城内外所有神人都被斩尽杀绝，无有一个遗漏。

　　昊昌虽是拿下了小承阳宫，可当夜却是留宿在城外大帐之内，他一直未曾安睡，而是跽坐于案后，不言不动，唯有两目精芒闪动。

　　他在等待城内消息。

　　到了辰时初刻，帐外有声道：“殿下？”

　　昊昌沉声道：“进来。”

　　帐帘一掀，那心腹走了进来，压低声音道：“殿下，成了。”

　　昊昌没有立刻回应，只是呼吸稍稍重了几分，不过很快又恢复平常，平静道：“将所有昨夜入城妖卒全数诛杀，一个不留。”

　　那亲信躬身道：“是！”

　　昊昌这时微微一顿，又加了一句，道：“好生善待其罗侍首族人。”

　　那亲信点了点头，再是一揖，就退下去了。

　　账内光华一闪，一名道人走了出来，其站在那里言道：“殿下所为，嫪天母必将问罪。”

　　昊昌冷笑道：“便孤家不做此事，她也不会容我登上帝位，我昊氏之事，何须他嫪氏过问？”

　　这些神人才是嫪氏根基，这些年来仗着嫪天母之势，几能与昊氏相抗衡，而这么好的削弱机会他怎么可能不抓住？

　　他相信就算天帝知晓自己所为后，也一定是会默许的。

　　何况便是嫪天母追查下来，也大可推在那些“不听号令”的妖卒身上，可以说查无实证。

　　再则说了，何况全道为了扶持他等位，一定是会替他挡住来自嫪天母的压力的，所以他也是有恃无恐。

　　他侧了侧身，道：“我那二兄如何了？”

　　那道人言：“诸位师兄正在阻截之中，殿下耐心静候就是。”

　　昊昌道：“孤家已然等了这许多年，只这几日自然是等得起的。”

　　此刻那天云之中，赢匡见长和等人不愿退走，当即起意念一转，有一枚金光四射的符箓自身飞起，悬于高空，上方光芒照落下来，霎时染遍青穹。

　　长灵、长和、长灵三人正要施展法力，可被那光华一照，顿觉身下一浮，好似有股大力要将他们排挤出这方天地，知晓这是天符之能，只要自己稍有放松，那立刻会被送到别处去，连忙鼓荡全身法力相抗，可那力量异常强横，且连绵不断，他们虽未被送走，可也是在那里动弹不得。

　　赢匡制住了这三名德道修士，正要朝二帝子动手，忽然一皱眉，往一旁看去，却见紫气隐隐，一名老道出现在那里，正是紫阙山治乐道人。

　　其人方才忽然一阵心神不宁，怀疑这里出了变故，可又天机难辨，为保稳妥，所以不等太上传谕，便于瞬时之间转挪过来，他见得此刻情形，也是心中庆幸，要是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他看了一赢匡，沉声道：“左御中做得太过了。”

　　赢匡不做任何言语回应，只是漠然站在那里。

　　治乐摇了摇头，对二帝子道：“殿下，此人由我对付，你且护住自身。”

　　昊崛连忙退开到一旁，随后取了一枚法印出来，祭在天顶之上，此物乃嫪天母所赐，些能压制修道人的神通法力，先前攻打四方炼气士就是靠了此物，可在天符面前，他不知能起多大作用。

　　此刻他不是不想趁机逃走，可此刻身边再无任何护持之人，一人出去，万一碰上一个全道真仙，那定然会被对方捉去。

　　治乐方才说话时暗中试了一试，发现无法解开长和等人身上束缚，这也就无法护送二帝子离去，所以唯一办法，就只能直接针对赢匡这位天符御主了。

　　此刻他神情凝肃，因为他也没有十分把握对付天符。

　　此物最初祭炼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制约天下炼气士，对他天然有克制之力，此刻只能期望对方还未把此物运使到纯熟如意的地步。

　　赢匡这时看了一眼上空，悠悠道：“治乐道长想拖到天上伸手，那是无有可能了。”

　　他出来之时，就知晓全道和离忘山在牵制德道，而在未出结果之前，这等举动是不会停下的，所以他有的是时间与对方周旋。

　　治乐见他站立不动，可猛然间，却觉一股滔天威压下来，身躯顿时变得沉重无比。

　　身为德道中人，对天符略有所知，知晓此物固然能克制任何神通道术，可天符御主在对抗之时，一旦灵思稍慢，或者对战机的把握欠缺，那么就会失之于呆板僵硬，他若是能不断变化手段，那么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回避的，那时就会出现击败对手的机会。

　　这时天符一转，就有一道仙箓照落下来。

　　治乐于一瞬间接连变化了十数种神通，可他很快发现，这般做全无用处，那仙箓竟然直接侵压到法身之中，似一切应对都是无用，心下不由大吃了一惊，显然对手运使此物已然到了一个极为高深的层次。

　　赢匡这时平静道：“治泉道长，请回吧。”此言发出之时，那天符之上一连五个仙箓永远消失不见。

　　治乐道：“你……”他只来得及说上一个字，整个人就从天地之中消失不见，包括长和等三人亦是一同送走，不知被转挪去了何处。

　　赢匡一转头，看向二帝子昊崛，没有与其多说一句废话，顶上天符一转，一道浩然力量劈落下来，正中其身。

　　二帝子昊崛一个趔趄，身躯之外爆发出一团光亮，这却因为其身上有天帝免诏，再加上顶上符印相护，才得以不死，可这仅仅只能挡得一二下而已，他惊慌无比，喊道：“左御中为何要害孤家？你若放了孤家，孤家定可让母后赦免你罪责！”

　　赢匡漠然看着，天符接连转动，片刻之后，那天上法印先是爆散，随后昊崛身上光亮也是黯淡下去，当最后一丝余芒消散，整个人就被一道虹光穿透而过。

　　昊崛呆呆站立了片刻，眼神之中还保留着不信与惊惧，片刻之后，轰隆一声，他身躯一下爆开，其气如繁盛烟火，在天穹中大片漫开，随后全数化为灰烬，洒落去人间万土。

　　赢匡望着这一幕，久久不言。

　　清光一晃，纨光出现在了旁侧不远处。

　　赢匡缓缓道：“纨光道长，赢某斩杀帝子，天庭定然会派遣星君前来拿我。若是不慎失手，我那弟子就拜托离忘山代为照拂了。”

　　纨光道：“贫道会将他们二人接至离忘山中修行，左御中无需为此担忧。”

　　赢匡点点头，不再说话。

　　过去十来呼吸，他忽然抬头，目注长空道：“来了。”

　　只听天穹深处传来隆隆震响，天日骤然变得黯淡无光起来，随即漫天星光竟是一颗颗亮起，而后万千星光往下射落！

　　纨光一望而知，此是诸天星君下界！

　　天庭兵事，俱是执掌在这些星君手中，也是天庭最为强大的武力依凭，只要天帝谕旨一下，除却太上所在，诸宇之内任何炼气士宗派都能轻易平灭，完全不是那些地上妖卒可比。

　　赢匡沉声道：“道长，你我就此别过了。”言毕，他一耸身，已是挺身迎上！

　　离忘山中，张衍见二帝子身死，便收了法力回来，这时他心下忽然有感，心思一动，已是再次来至那处位于无名之地的宫阙之中，待他走入其间时，全道两位太上也是到来，待相互见礼之后，三人依旧是落座于前次席位之上。

　　左前那名道人言道：“二帝子一亡，德道少去一枚要子，然紫阙山不会就此收手，定会再觅人选，我当坏其所谋。”

　　张衍道：“两位道友以为，德道当会选择谁人？”

　　右侧那道人言：“无非是两人，大帝子，以及十四帝子。”

　　实则大帝子方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只是其人厌恶外道，又同样对昊氏、嫪氏族人不喜，所以是绝无可能登位的，只是因为其特殊身份，所以也没人去理会其人，几乎所有帝子在争逐时都当其不存在。

　　而十四帝子，无疑是天帝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选择，若是通过争斗出来的帝子并不符合其期愿，那么这一位帝子就有可能成为最后赢家。

　　张衍一思，十四帝子被养在天帝身侧，谁人也无法对其什么，这里天帝意愿最是重要，是全道与离忘山这一次占了胜局，两家联手，已有资格与全道相争，所以下来大可以对其施加压力，设法逼其让步！

第二百九十二章 心入离忘转天轮

　　张衍与全道两名太上达成共识之后，当即以三人名义共拟一书，随后便将之送去了天庭之中，此便是要那天帝于当下做出一个选择。

　　这等举动，看去待这一位天人帝君并不如何客气，可实际上这才是诸位太上的惯常态度。

　　就算德道那几位，对待其人也是采取压迫威逼的手段，尊重其意愿的情形不是无有，但却很少。

　　说到底，他们几人身为太上道祖，若非为了那件物事，谁又会把一名神人放在眼中？哪怕是这一位得了天地钟爱，那也是一般。

　　不过三人也是知道，由于德道之前乃是正教，所以影响还在，天帝绝不敢贸然答应，唯有等到他们取得更多优势，方能让其再做让步。

　　是以这场帝子之争下来若还不见明显结果，那么双方很可能会做过一场，以定输赢。

　　治乐被天符挪走之后，就被困在了一处不知名的地界之中，不过他那时就知道二帝子必然无救，也就没有再转挪回去，而是一得脱困，便就回了紫阙山。

　　所有德道真仙在得知二帝子身死后，都是有所感应，其等本来还在与离忘山及全道门下斗战，可既然人已不在，那自也无有了纠缠必要，故都是默默退去了。

　　此时治常、治生二人也是先后回来，虽然身上并无任何损伤，可气氛却是一片沉凝。

　　治乐沉声道：“二帝子身亡，我紫阙山要维持正教之位，那必得再择选一名帝子了。”

　　治常道：“七帝子可用。”

　　七弟子本就是他们所做得另一个选择，既然二帝子不在，那么只有其是合适人选了。

　　然而治生却是并不同意，摇头道：“七帝子在下界争斗之中已然给排挤出去，纵然我等愿意选他，天帝也未必会认，于道理之上，我等也很难站住脚。”

　　治常想了一下，除了七帝子之外，其余帝子都不合适，他皱眉道：“那莫非要重选大帝子不成？可其对我尤为敌视，如之奈何？”

　　治乐这时道：“还有一个人选，”他抬起头，看了看两人，“十四帝子！”

　　治常、治生两人对视了一眼。

　　治常神情认真道：“师兄，这十四帝子乃是天帝最后归选，其是绝不会让这名帝子轻易投入哪一家的。”

　　治乐沉声道：“那便禀明祖师，设法让天帝定下此事！”

　　天地之外，飘荡无数残肢断躯以及碎裂的兵刃宝器，此与那些残破不堪的宫城飞舟一道，几乎铺满了整个虚空。

　　赢匡独自一人飘荡在此，只是此刻，其双目紧闭，好若失去了意识。

　　下一刻，他眼帘一开，精芒泛起，随后一股无形之力发散出来，把飘游在近侧的残物都是排荡了出去，再缓缓站直了身躯。

　　自到虚空之后，他便与前来捉拿自己的诸天星君血战了一场，然而这一战下来，除了稍稍脱力之外，他竟然是毫发无伤。

　　天符之威，远远超出了他自身所想，诸天星君尽数被打碎了身躯。

　　不过此辈乃是星精所化。平日只是寄托在一具大如山岳的巨躯之内，而只要星光不灭，其便不会消亡。

　　赢匡在被驱逐下界后，就被夺了仙籍，此刻至多只能算半个修道人，所以只要天庭愿意，又肯不计代价的话，大可以将星君源源不断派遣过来，那么是有一定可能将他生生耗死的。

　　他方才稍作休息，已是恢复了一些气力，往外一看，远空那些星光又是再度亮起，想来下一波攻势即将到来，于是振作精神，静静在此等待。

　　然而令他诧异的是，那剧盛星光就在将要迸发出来那一刻，却是忽然一滞，渐渐黯淡了下去。

　　他皱了皱眉，如无意外，当是天庭放弃了这次征讨。不禁心下一思，天庭此刻退去，从表面看，极可能是忌惮他驾驭天符过多，导致天地之间因果变乱，天人不宁。

　　可他深心之中却以为，恐怕不止是这个原故。

　　星君也不是全无破绽，只要将寄托虚空的天星之精抹去，那么星君也就不复存在了，方才他曾一度生出直接冲入虚空，消杀此辈的念头，事实若是此辈再来，他就准备付诸行动了。

　　恐怕正是因为一念生出，天庭有所察觉，才令其等短时内不敢再来找他麻烦。

　　他在天帝身边待过一段长久时日，十分了解这一位的想法，按理说这个时候自己已然气虚，应该一鼓作气，将他彻底杀灭才是，随着他对天符的掌握愈加如意，下一次可不见得有这么容易了。而天帝没有这么做，一定就是有什么顾忌，最大可能，就是近日恐怕有用诸天星君的地方，不想让此辈遭遇到太大损失。

　　他考虑许久，既然天庭放弃，那自己正好留下此身，还能去做更多事，于是转身一遁，又往人间回返。

　　而另一边，十一帝子昊能把占下的杏泰洲之地交给了一名亲信打理，自己就回了宴律国中。

　　他此行最大收获，就是将杏泰洲大半炼气士都是收拢到了麾下。

　　三帝子虽是占据了一座小承阳宫，聚敛了大量财帛，甚至他听闻，由于宫城之中神人皆被诛杀，此辈所有一切，也都是落入到了这位三兄的手中，恐怕凭着这些搜刮得来的资财，轻轻松松就可召集起百万妖卒。

　　可是他却是认为，这些炼气士才是自己将来最为重要的助力。

　　尤其在这一次斗战之后，他意识到在全道、德道两家相持不，又不能将太大力量倾注到下界的情形下，此辈更能起到鼎定乾坤的作用。

　　在他国内积压下来诸事稍作处置之后，便亲自来到移光修炼所在，并道：“移光道长，我意图去离忘山拜见太上，不知可否？”

　　在回来之时，曾有一名炼气士提议，让他尽量去离忘山走一回，因为此战之后，任谁都知他是与离忘山站在一处的，可他此刻还未正式宣明态度，而这等事绝然不可久拖。

　　他听了之后，也是深以为然，这才提出此事。

　　移光笑道：“这却容易，帝子稍待，待我问过祖师。”

　　他当即立起身来，命下面摆开香案，焚烧祷祝，过有片刻，顿感一阵意念传到了脑海之中，拜了三拜，便起身转过，道：“帝子，祖师允你一见。”

　　昊能心下一松，对其深深一揖，道：“多谢道长了，不知何时可去参拜太上？”

　　移光笑道：“这几日帝子若是方便，即可前往。”

　　昊能郑重点头，道：“晚辈回去稍作准备，便随道长上山。”

　　移光见他口称晚辈，深深看了他了一眼，点了点头。

　　昊能对此行无比重视，回去之后，立刻焚香沐浴，又命人准备好了诸多供奉，虽太上不需要这些东西，可是必要的姿态却是要做出的。

　　次日，他再是来到移光处，后者起袖一卷，便带起飞遁而起。

　　昊能只觉恍惚之间，已是落在了一座仙山之上，前方矗立有一座道宫，一些道人正在宫前空地之上修持炼法，并无人往他们这里多看一眼。

　　移光道：“帝子可在这里等候片刻，我入殿禀告祖师。”

　　昊能忙道：“有劳道长了。”

　　等不多时，一名道童走了出来，用清脆声音道：“可是十一帝子？祖师唤你入殿。”

　　昊能拱了拱手，便跟随道童往里去，到了大殿之上，见是两旁侍立有一个个出尘飘逸的道人，而移光则是站在右侧首位，再往上去，乃是一个高台法座，上面端坐着一名身着玄袍的年轻道人，只是明明轮廓清晰无比，可映入脑海之后，就怎么也照不出具体面目来。

　　他身为天帝之子，也是知晓太上超脱于天地外，不是自己所能窥望的，忙是一低头，恭恭敬敬上前一拜，道：“天君第十一子昊能，拜见太上道祖！”

　　张衍颌首道：“十一帝子且请免礼。”

　　昊能大声道：“晚辈得离忘山之助，封国国势渐盛，而诸位兄长只贪私利，无一人顾虑生民，晚辈有心一平天地，御主诸宇，只是不知道该是如何做，还请太上道祖示下。”

　　在这里不惧天帝得知，也不用遮掩心中真正想法，在被天帝第一个贬斥下界时，他便知道，自己若是不去争取，那么等到其他兄弟登位，不但自家命运难以掌握，连跟随自己之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走上一步，就是有进无退了。

　　张衍往下看来，道：“帝子登位之后，可愿供奉我离忘山？”

　　昊能闻言，重重一拜，肃然道：“能若登上帝位，必奉离忘山为正教。我之子嗣，当奉离忘山真仙为师，今起此誓，永不背言！”

　　张衍微微点首，道：“若我要你驱德道、逐全道，你可愿意否？”

　　昊能一怔，顿时意识到离忘山想做何事，心下也是惊震，只是考虑片刻，他认为现在自己已是与离忘山绑在一处，而且离忘山要做什么他也阻止不了，于是索性不去想这么多，道：“弟子愿意！”

　　张衍笑言道：“你既自称弟子，那我当以离忘山门下视之。”此时便见有一道灵光射下，落入到昊能怀中，他低头看一看，却是一枚光华灿灿的小印，知此定是异宝，于是小心收好。

　　张衍又道：“你现为帝子，山中不宜久驻，且先下山去吧，日后行事，自有助你之人。”

第二百九十三章 取道唯一皆欲得

　　张衍此回有了十一帝子表态，那么他所谋划之事就已是行在了正路之上。下来他已不必太过考虑天庭的态度。

　　天帝若是不愿好好按照先前其自家定下的规矩来，那么他与全道两位太上自也不会与之好说话，大不了换一个人上承继帝位。

　　就看这位天君如何回应了。

　　移光受命护送昊能下山，一路回转至宴律国，随后把秀光、乘光两人唤来，嘱咐道：“十一帝子身边当有人护持，自此刻起，两位师弟一刻也不能擅离。”

　　秀光、乘光两人都是肃声应是。

　　移光取出两件法宝递于二人，道：“这是祖师赐下法宝，关键之时，乃以维护安危帝子为第一要务。”在交代过后，他对昊能道：“帝子，贫道要离开些许时日，帝子若有所求，凡事都可问我两位师弟。”

　　昊能道：“不知道长欲去何处？”

　　移光笑道：“此去乃为帝子谋一个安稳。”

　　二帝子已亡，三帝子便是下一个对手，现在宴律国虽与那边没有什么冲突，但等到德道被驱逐之后，那定然是要分个胜负输赢的。

　　三帝子手握百万妖卒，又有全道在后，优势也是不小，就算宴律国这边炼气士众多，要对付起来也不容易，所以还需寻到更多助力。

　　杏泰洲中，某处大帐之内，黾王参吉和蛟王胡朝两名妖王正在此饮酒畅谈。

　　两名妖王原本说定各投一家，两头下注，可现在二帝子已是败北，而由于十一帝子不收妖卒，所以他们只能全数跟随在了三帝子麾下。

　　不过他们以为这个选择也不错。杏泰洲一战，三帝子昊昌占得小承阳宫，占得了最大好处，轻轻松松便可养卒百万，反观另一位，除了占下几个无足轻重之地外，那便无所作为，所以怎么看来，三帝子都比十一帝子更有可能登上帝位，那时他们也可跟着一起鸡犬升天了。

　　现在两人合流之下，暗暗收取了不少堪用妖将过来，再加上下面牵连支使的兵卒，百万之众里，倒是有四成掌握在他们手中，并且还凝成了一股，如果他们起了叛心，那么立时可叫这支大军崩解。

　　三帝子并不知晓此事，可他就算知道，也不会来理会这些小动作。因为在他眼里，妖卒就如抹布一般，随用随弃，只要有资财在手，没了可以再招募，没什么可惜的，他也从来未指望过妖魔之辈的忠诚。

　　而且现要论对手的话，也只剩下十一帝子一人了，后者手中十分缺财帛的，就算把这百万妖卒都是扔给十一帝子，其也豢养不起，那还要担心什么。

　　就在两名妖王推杯换盏之时，忽然帐帘无风自动，自外进来一名道人，其笑呵呵站在那里，道：“两位好兴致，不若请贫道饮一杯如何？”

　　参吉、胡朝两人在见到这名道人的时候都是一僵，手中酒杯也是不由自主掉落下来，随后都是滚落在地，一个叩头，大呼道：“拜见真仙！”

　　移光道：“哦？尔等见过贫道？”

　　蛟王胡朝回道：“三殿下曾发下离忘山诸位仙长的画影图形，要我等小心，若是预见，也好早早躲开，故是记得。”

　　移光一笑，道：“这个三帝子，倒是有心了。”

　　蛟王胡朝小心抬头，道：“仙长此来，可是有事要我等效命？”

　　莫看他们现在统御万兵，可这些在真仙面前当真算不了什么，随意一个道术，就可夺去他们性命，故是一上来就做出一副配合模样。

　　移光一叹，道：“唉，贫道周游世宇，尚缺得几乘脚力，甚是犯难……”

　　两人听到此言，“吾愿为之”这四字差点就脱口而出。

　　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要称国作主，可就算立国一方，也还是屈居于天庭之下，若是什么时候天庭看他们碍眼，那么一道谕旨下来，就可令他们所筹谋的一切都是烟消云散。

　　可要是与太上有了牵扯，那就大不一样了。天庭又如何？星君又如何？

　　坐骑听着是屈辱，可这才是亲近之人，不似那些只是名义上的依附之辈。

　　以前他们是找不到往上爬的门路，要是有，那钻破头也要往里挤，现在出现眼前，又哪有不赶紧抓住的道理。

　　黾王参吉眼巴巴看来，道：“仙长，看我二人可是合适否？”

　　移光看了看他们，嗯了一声，点了点头，道：“倒是勉强凑合了。”

　　两人都是大喜，立刻一拜，“小的拜见主上。”

　　移光道：“都起来吧。”

　　两人连称不敢，仍是趴伏那里，移光见状，也是由得他们如此。

　　蛟王胡朝小心问道：“小的是这便跟随主上回山，还是去往别处？”

　　移光道：“贫道这里尚还有事要你二人去为，暂且你等就留在此地，随时听候传命就是了。”

　　两人不敢多问什么，不过心中都是明白，这一位背后山门支持的是十一帝子，那么留在三帝子这里多半是做内应了。以往遇到这等事他们可能还要想上一想，现在跟了太上门下，就算三帝子又能拿他们如何？

　　移光点头道：“那你等就此处等着，待我谕令就是。”

　　两人连忙叩首应下。

　　移光再是随意嘱咐了几句，就离了此地。

　　他这次只是来此落个闲子，要是三帝子日后依仗这些妖卒来攻，那么利用这二人，顷刻间就可叫其兵卒土崩瓦解，就算重新招募，也要些时日，有这段空余，那足够做许多事了。

　　离了此地，他掐指算了算，就心意一动，就落在了一片仙云缭绕的雄峻群山之中。

　　当年离忘山曾将一些灵禽走兽驱了下去，毕竟此辈是在太上门前听过道的，很快就成了气候，现在就是在此落脚，这枚棋子也是到了该动用之时了。

　　他这一出现，就有数十道遁光过来，纷纷化作人形，在那里叩拜不已，口称仙长。

　　移光道：“今有一事要尔等去做。”

　　其中一名灵禽所化的老者恭恭敬敬道：“仙长尽管吩咐。”

　　移光道：“尔等仔细听着，若三帝子昊昌日后下诏谕招募妖魔，你等可前去投靠，不过我料他这次定然谨慎，或许会令你等签下符书法契，这些符箓赐予你等，到时可以替过。”

　　说话之间，他一抖袖，就是数十点灵光飞下，没入各人躯体之内。

　　那老者大声道：“仙长放心，我等本是离忘山人氏，这等吩咐，定会设法办妥。”

　　移光缓缓点头，道：“若是用心，自会给尔等一场造化。”

　　离忘山中，一名修士正自天外遁来。

　　其人前回得张衍吩咐前往天庭，与全道同往一同向天帝施压，直到昨日，他才得了准确答复，这便回转了山门。

　　遁光一落地，他就往道宫而来，稍作通禀，就被唤入殿中，待见了张衍，躬身一揖，道：“拜见祖师，天君那处已有回言。”

　　张衍道：“昊氏说了些什么？”

　　那修士回道：“天君言，既然诸帝子未曾分得胜负，那他此刻也不宜开口。”

　　张衍笑道：“这位天帝倒是会推脱。”

　　其言下之意，就是十一帝子和三帝子还未分出胜负，所以他也无法下得决断。

　　道理是不错，可这其实是要挑动他与全道之间先分出个胜负。

　　只是在德道未曾真正退出之前，他与全道都不会做此事。

　　况且天帝在这等情形下仍是模糊应对，不愿明确表态，遑论离忘山与全道相争之后了。

　　张衍再问得几句，就令这名修士退下了。

　　他之前与两位太上早就有过议定，这位天帝若是半载后还不肯定下帝位承继之人，那就出手将这位废去，不过到时德道是一定会出头阻拦的。

　　他目光微闪一下，这也正是他所期望的，先攻灭德道，再回头对付全道，待把这些炼神伟力驱逐之去，自己就可功成完满了。

　　紫阙山中，治乐三人也正商量那帝位之事。

　　治乐言道：“祖师传诏，同意我等之言，可扶持十四帝子为帝。”

　　现在德道乃是正教，只要他们所扶持的帝子不是靠向全道或是离忘山，那么其一旦登位，通常都会延续先前帝君的规矩，特别是天帝退位并不是身死，而只是退去养天殿中修持，所习道法一样是德道所予，到时换了位置，更可能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只是这么做，就是打算推翻自己定下诸弟子争位的言诺了，全道在得知此事后，一定不会再做退让，多半会与他们做过一场的。

　　治常道：“大不了与全道再做一争便是，只是二帝子之事绝然不能重演。”

　　治生道：“我会亲自去往天庭，在其身边回护。”顿了顿，他又对治乐道：“师兄，赢匡此人危害甚大，不可任其胡为，必得拿下。”

　　治乐摇头道：“祖师曾有言在前，天符交托天庭之后，便不沾此物因果，只凭我等还无法拿他，不过天庭之中还有诸天星君在，凭他一人之力，也打不进去，怕就怕其与全道合谋，那就难以对付了。”

　　治常想了想，道：“既是这样，可先稳住此人。”他低声说了几句，治乐听后，缓缓点头，道：“也是个办法，那便先这般安排吧。”

第二百九十四章 诸因终聚见大争

　　赢匡回至凡间之后，并没有回到原来居处，而是选择在大周极西之地一处荒无人烟的雪原之上落脚。

　　上回诸天星君虽是退去，可难保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他并没有与两名弟子再做任何联系。从此刻起，他会割裂过往一切，凭自己一人之力应付天庭围剿。

　　这一日，他正盘膝坐于原野之上，默默调息。

　　忽然，天中有一道灵光坠下，所落方向，正是他身处之地。

　　他睁眼看去，却并没有起身，因为对方气机平和，没有一丝杀机。

　　那灵光须臾坠地，却没有发出任何动静，待是散开，自里现出一名身着交领深衣，头不施冠的皓首老者，其人慈眉善目，貌相和蔼，对他笑呵呵一拱手，道：“左御中一向可好？”

　　赢匡见得来者，意外道：“敞星官？”

　　这名敞星官原本是一个散仙，入了天庭之后也只是得授了一个闲职，不过其人长袖善舞，又能说会道，名声颇好，乃是天庭宴饮之会上的常客，与昊、嫪两氏的仙官关系都是颇好。

　　敞星官笑道：“正是小老儿。”

　　赢匡心思一转，道：“天庭遣你来做说客么？”

　　他原先身为左御中，对天庭的作派很是熟悉，此人到来，那无疑是透露出了天庭想与他和缓的信号，联想到上回诸天星君忽然退去，他猜测一定是天庭遇到什么麻烦了，不然不会做出这等妥协之事。

　　敞星官苦笑道：“左御中高看小老儿了，尊驾心志坚毅，非常人能比，小老二这嘴皮子到了左御中这里，怕是摆弄不了。”

　　他知道面前这位可不是好糊弄之人，若是拐弯抹角，心中反而不喜，那还不如直接说出来，于是直接道明来意：“此次在下受天帝之命，前来劝和，若是左御中愿意就此罢手，不再与天庭为难，那么先前一切错失俱可不再追究，”他语重心长道：“左御中，陛下什么脾性你也是知晓，这次待你可是格外优容了。”

　　赢匡淡淡道：“哦？便见诛杀帝子之过也可既往不咎么？”

　　敞星官重重点头道：“自是如此。”

　　赢匡看了看远处，道：“天家无情，以当今帝上之心性，下此诏旨赢某是一点也不觉出奇，只是嫪天母亲子被诛，莫非也肯放过赢某么？”

　　天庭之主乃是昊氏，可嫪氏也同样重要，其也代表天庭一部分意志，要是这位不依不饶，那天帝敕书，还真未见得就能当作护身符。

　　敞星官道：“左御中若还不放心，这里还有一物。”他伸手一托，拿出一张法符。

　　赢匡见到此物，不由神情微变，沉声道：“太上赦诏？”

　　敞星官道：“此是，此乃德道太上所发赦诏，只要左御中答应就此置身事外，今后不再介入帝位之争，那么即可将此物拿去。”

　　赢匡稍作思索，忽然抬起头，两目精光闪闪，直视敞星官道：“帝上准备立十四帝子为继立之人？”

　　敞星官神色一僵，随即咳了一声，连连摇头道：“此非小老儿所能过问。”

　　赢匡也没再有多问，但从对方有意露出的反应来看，他知道自己应是猜对了。

　　十四帝子他也是见过的，聪慧之处胜过诸帝子，最得天帝喜爱，先前曾传言，说十一帝子为天帝看重，他那时为天帝近侍，却知道事实并非是这么一回，那不过天帝故意在人前显露的表象而已，其目的是为了保全十四帝子而已。

　　可以说，十一帝子后来被诸多帝子和仙官所针，甚至被贬斥下界，实际上都是替十四帝子代为受过了，而其自身当时还不知晓。

　　有了这个一个认知，他也是理清了头绪，该是因为他先前诛杀二帝子之举，看去是要与天家作对，天帝为免他再对这一位帝子下手，所以现一步来稳住他。

　　想到这里，他便一伸手，将这符诏拿了过来。

　　敞星官见他收下，心下一松，笑呵呵道：“有德道赦诏在，左御中该是放心了吧？”

　　持此赦诏之人，可免过往一切罪责，天庭不得再做追究，不过此人再不可为仙官，连族人亦在此列，不过赢匡已然反出天庭，身边从来没有族人，所以也不在乎这些了。

　　赢匡不置可否，谁说持了这符诏就不能继续与天庭作对？

　　他可不是迂腐之人，推崇的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对方主动送上来门，那也没有不用的道理，正好还可以麻痹对手。

　　敞星官可不管他怎么做，总之他此回差事已是做成了，此后再有什么事也与他无关，所以打个道揖，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就离去了。

　　赢匡则是心下寻思起来，道：“这般看来，帝上当是早就下定决心选十四帝子为下任帝君，先前诸帝子争位当乃是有意让这些帝子自行消耗实力，好为这一位铺平道路。”

　　他冷笑几声，这主意是打得不错，可是自己既然要推翻天庭，诛尽天下神人，又怎么会令其如意？

　　宴律国内，十一帝子这等时候收到了天庭传来的一道谕旨，却是宣他入朝觐见，他在得道这谕旨之后，以为是要定下帝位承继了，初时很是激动，可再是一想，却发现有些不对。

　　深思之后，他把命人把已是回转国中的移光请来，并向他请教此事。

　　移光听罢，却是坚决言道：“此乃是天帝之谋，帝子若去，必无幸理，绝然不可前往！”

　　昊能听了，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

　　天帝此时唤他前往，必定不安什么好心思。现在他在下界，还有离忘山门下庇佑，当可无事，要是回了天庭，那可由不得自己了，天帝随便找个借口就可将他拿下，到时还谈什么承继帝位？

　　可他随即皱眉，道：“可若是不去……”

　　移光接言道：“帝子是不怕若是不去，则天帝可以此借口，视帝子与三帝子都是弃了登位之机，或者干脆宣明帝子不敬帝上，夺去帝子尊号？”

　　昊能道：“正是！不知道道长可有办法化解？”

　　移光道：“此乃阳谋，不管帝子去与不去，都是回避不了。不过帝子也不必为此忧虑，天帝若不愿遵守其规，那我离忘山自也不再会与他客气，他这天君之位，也坐不了多久了。”

　　这等时候，三帝子昊昌那里也是同样收到了一道谕旨，不过他也是一眼看穿了这里情由，却是与十一帝子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只是与他们判断有差的是，天帝并没有斥责他们的举动，似乎此事就这么波澜不惊的过去了。

　　一晃之间，就是半载转过。

　　道宫之中，张衍本在坐持，忽然之间，他心中起得一丝感应，立知天庭那处已是有了结果，这时有童子来报，说是纨光求见，他道：“唤他进来。”

　　纨光入得殿来，躬身一拜，道：“祖师，方才天帝有谕旨传下，说是已立十四帝子为下任帝位承继之人，同时又颁谕，因三帝子与十一帝子不听帝命，故是革除名号仙籍，贬为凡民，永不得赦。”

　　张衍颌首言道：“我已是知晓了，我料天帝还别有布置，十一帝子那处需多做防备，你可稍加留意。”

　　纨光认真道：“弟子记下了。”再是一拜，便就退下了。

　　张衍淡笑一下，看来天帝最终还是选择了德道，不过他对这个结果也不意外，天帝要么倒向他们，要么倒向德道，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德道的好处是其等本为正教，天庭与之相处日久，彼此熟悉，而下任帝子上台后，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出改变。相反全道要是成为正教，许多东西都需推翻重来，不利于新帝坐稳帝位，恐怕天帝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才做出了这般决定。

　　不过这样一来，全道也不会再依照过往规矩行事，当会如他期望那样，亲身上阵与德道一争了。

　　正在思索时，忽得感应，微微一笑，心意一转，已是无名天宫之中，见全道两位太上已是先一步到来，与其等见过礼后，就落座下来。

　　左首那道人言：“天帝立十四帝子为太子，其当是尊奉德道之心已定，再无转圜余地。然天机之变，非是昊氏可以妄测，我当与德道做过一场，以定正教之位。”

　　右首那道人看向张衍，言：“未知道友如何考量？”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此世诸因变动，终是按照意愿而转，他也是看向二人，正声道：“贫道既与两位为盟，自当与两位一同正此名位。”

　　杏泰洲中，三帝子昊昌也是得知了天帝选择十四帝子为继位之人的消息，他面色阴沉，恨恨道：“出言无信，岂为帝君？”

　　殷名在旁道：“天帝既有过失，再坐此位之上已是不妥，我全道自会扶持殿下登极，殿下无需为此多虑。”

　　昊昌压下心中恼恨，又恢复至平时沉稳模样，只还是有些不放心，试着问道：“道长，可有把握？”也难怪他有此一问，德道向来压全道一头，要不然也不会成为正教了。

　　殷名道：“殿下勿忧，前次未曾争过德道，乃是因为其有三位太上坐镇，此回我有离忘山为盟，也算是旗鼓相当，纵不能全取天璧，也可分而治之，总可保殿下一个帝位。”

第二百九十五章 神光不照难惊世

　　张衍与全道两位定下计议后，为宣明己方才是正教，于是着门下拟立诏旨，此中历数天帝及昊、嫪二氏之过失。

　　而就在这封诏旨发出后不久，三人都是生出感应，当即明白，自己于天庭偏殿之中的供奉已被撤去了。

　　显然天帝在得知此事后，已知无法缓和彼此关系，故是彻底倒向了德道那边。

　　对此三人都是漠然以对，偏殿供奉不过是做个样子罢了，只是天庭敬畏太上，不敢不如此做，现在既然撕破脸皮，也不用指望天庭能安忍以对了。

　　不过只要能扶持自己所看重的帝子承继帝位，将己道立为正教，那么将来自然可得列正殿，所以这也只是一件小事罢了，不必如何在意。

　　要更易帝位，就要先推翻德道。

　　至于十四帝子，对他们来说根本无足轻重，在这场有三方太上参与的博弈中，甚至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将来自可交由新帝去解决。

　　右侧那位道人这时凭空一指，当即有一道金符生出，随后飘飘落下，他作势一请，对张衍言道：“约斗符书在此，还请道友过目，看此中有无不妥。”

　　张衍目光一落，须臾看了下来，全道二人还没有亲自下场的打算，只是准备安排门人弟子前去与德道比斗，胜者为尊，败者退去。

　　如此选择，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太上一旦动手，很可能导致宙宇崩灭，诸天俱消，若是不想重造现世，那彼此间就要竭力回避斗战。

　　他抬起头来，问了一句，道：“若是德道三位不接这场约斗，又该如何？”

　　全道两名太上沉默下去，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要是德道不接此战，那事情将会变得麻烦无比。固然他们可以派遣座下门下人攻上天庭，但德道却是可以将之迁入紫阙山中，真要到这一步，那除非他们二人亲自动手，否则是无法攻破那处的。

　　关键仙庭这处，还有他们想要得到的物事，帝印不拿到手中，不得天地众生认可，便是另立天庭，也无用处。

　　左侧那道人言：“道友可是有什么办法？”

　　张衍目光变得锐利起来，道：“现下非是讲道理之时，当是直上紫阙，一整乾坤，贫道有一宝，可定现世，若是两位道友以为可以，贫道当是祭出，到时再与德道决逐胜负，便无此虑。”

　　全道二名太上都是沉吟不语，若有这等宝物，便不去管此中玄异，也至少可以承受数位太上合力，只是他们同时也是想到，此宝既可用来守御，但是否可以用来攻袭呢？而且要是当真有此威能的话，他们二人也未必能够抵挡。

　　需知他们与张衍现在虽是友盟，可实际上只是因为有共同敌手才不得不站在一起，而一旦驱逐德道，那就又是对手了。故而对此也是怀有一丝警惕。

　　张衍所言这宝物，这实则是借托太一金珠之壳，由他自身法力维系，只要祭了出去，那么就能隔绝内外，下来自己出手只要不是太过，就不虞对方正身发现。

　　可要是全由得他自己来做此事，可能一上来就会惊动此辈正身，而若能得到全道这二人赞同，那么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是这其自身所允许的，所以就不会因此泄露了天机。

　　左首那太上考虑许久之后，又与另一位私下商议了一会儿，才言道：“还是先下斗书去往德道，若其不纳，再行道友之策不迟。”

　　张衍微微一笑，道：“就依两位道友之言。”

　　他料定德道是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掀翻下来，到了最后二人无计可施之时，还是会回到自己这个路数上来的。

　　全道二人得他附和后，当即拟斗书一封，再起法力送去紫阙山中。

　　过去不久，就有一封回书飞至。

　　左首那道人将书拿过，打开一看，道：“对面言说，愿与我约斗三场，而后再言其余。”

　　张衍淡笑一下，德道尽管答应，可对这里面胜负划定为何，却是提也不提，看得出其等并无什么诚意，不过是想暂时拖延罢了。只是两位全道太上显然不这么想，且似是认为此战也无需离忘山来插手，当即就派遣三名弟子下山，往赴此约。

　　紫阙山中，此时约战之事已然为治乐等人所知，因为此一战并不牵扯太上，所以依旧按照前例，由得他们三人议定。

　　三人此刻都很是笃定，前番他们与离忘山还有全道门下较量过一番，从道行法力上比较，彼此相差有限，两家联合虽隐隐超过他们一线，可也未曾到超过他们的地步，说得上是势均力敌，所以这一场争斗最大可能就是难分胜负。

　　而且以太上门下，只要争斗起来，三年五载分不出胜负也是平常事，或许拖个几十上百载也是可以，到那时候，情势又将不同，可因为才是德道眼下正教，所以定然对他们更为有利。

　　治乐道：“全道也不可小觑，为打消其等贪妄，此一战便由我与两位师弟一同上前应付吧。”

　　治生、治常皆道可以。

　　治乐这时又道：“全道、离忘山现下之所以能与我德道争名，还是因为手握两名帝子，假使可以除去，其便再无大义可以依托。”

　　治常道：“昊昌、昊能二人都在全道与离忘两家护持之下，要取他们性命，非是易事。”

　　治乐道：“总要一试。”

　　治生想了一想，道：“或许可以令赢匡动手？”

　　治乐一听，心下一动，道：“师弟是如何考量的，不妨说来一听。”

　　治生道：“赢匡前回之所以诛杀二帝子，那并非仇视我德道，更非痛恨昊、嫪两氏，我以为其人当是痛恨神人主御天下，故才行此不臣之事。”

　　治乐缓缓点首，“有理。”

　　治生继续言道：“此人既然仇视昊氏，或可用他一用，要能鼓动其去诛杀昊昌、昊能二人，那就能省却许多力气了，而且此人手持天符，终归是个麻烦，就算此人失手，被离忘山或全道除去，那也是一桩好事。”

　　治乐思虑片刻，同意下来，“下来我等三人还要应付全道来人，此等事就由治泉师弟去为便好，能成就成，不成也无大碍。”

　　与此同时，纨光得张衍之命，也是来到了宴律国中，这一回他却是携来了离忘山一间宝物，请来了十一帝子后，就将此物取出，往地下一掷，登时便为做一间洞府，他指着此处道：“帝子，你下来便留宿于此，若无大事，万不可出来。”

　　昊能讶道：“道长，何须如此？”

　　纨光肃然道：“十一帝子与那三帝子如今都是有天庭罪状在身，难保天庭不会以此为借口讨伐，德道亦有可能对你对手，帝子唯有留在此间，方能避过。”

　　其实星君若来，有他们这些人在此，倒是不惧，可昊能身为帝子，毕竟与天帝有血脉牵连，难保天庭没有什么秘法可以算计到其身上。

　　唯有使之躲入到这化外洞府之中，方是万无一失。

　　昊能也知这个时候甚为关键，他自己之事，也早已非是一人之事了，故也没有多做坚持，依从众人之言，入了此中躲避。

　　纨光见他入内，心中一定，现在就算有德道之人来犯，也无需担忧了。

　　就在此刻，他忽然感得心中一动，意识到这是有人在呼唤自己，稍作推算，便知此人身份，当即心意一转，已是转挪至那处所在。

　　举目观去，就见赢匡站在不远处，便道：“左御中呼唤贫道，可是有事么？”

　　赢匡沉声道：“打搅道长了，赢某下来可能去往天庭走一回，只是缺少遮掩之物，不知道长这里可有？”

　　他这些时日思考下来，觉得星君不但是自己的威胁，而且也是天庭的武力依凭，假设能够先一步动手，说不定能够一下重创此辈。

　　先前他没往这方面去想，那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能够胜过诸天星君，可自上回大战一场后，却是觉得自己未必不能做到这件事。

　　只是去往虚空，自身行迹很难隐藏，动用天符倒是可以，但此物与天庭牵连颇深，到时说不准天帝就会有所感应，所以想从离忘山这里求到帮助。

　　纨光了解到他目的后，沉吟一下，道：“贫道这里倒是正有一物。”他自袖中取出了一枚青叶，递了出来。

　　这是他前次探查卷隆宫时遮掩身形所用，本待事了之后交了上去，可张衍却是让他留在身侧，现在却正好给予赢匡。

　　赢匡接过，郑重收了起来。

　　纨光这时想了想，又是拿出一物，道：“前次见左御中与诸天星君交手，虽天符强横，可却后力不继，难以久战，贫道今便再给尊驾一物。”他手一翻，托出一只三角香炉，道：“此是胚元炉，有再化生元精机之能，有此可物维护根本，想来左御中可以用到。”

　　赢匡神情一动，伸手一拿，毫不客气收了下来，他试着往里灌入法力，顿觉有一股生机顺势蔓延入自己身躯之中，一下就变得精神奕奕起来，当即赞叹道：“好宝贝。”随即他看向纨光，拱了拱手，“赢某在此谢过了，只是此去，未必有机会将此物交还道长了。”

　　纨光摆摆手，道：“此物便赠予左御中了，尊驾也不必言谢，”他毫不讳言道：“尊驾若是事成，对我辈亦有好处，便祝尊驾此去如愿了。”

第二百九十六章 天意未胜人定算

　　纨光别过赢匡，便就转回了宴律国，而后便选择驻留在此。

　　十一帝子安危最为重要，即便他先前留了那护持洞府下来，也要有所防备，若是其人被害去了性命，那么此前山门所有布置都会尽付流水。

　　为防备天庭可能到来的讨伐，他与诸多同门一道，在宴律国四周设布禁制大阵。

　　除了此间之事外，每隔一段时日，他还会出来讲道。这里目的主要为了提升十一帝子麾下炼气士的道行，以便将来驱用。

　　不少闲居外洲的散仙闻听此事，自觉机会难得，也是一同过来听道。到了最后，甚至连一些效命于三帝子炼气士也悄悄过来聆听宣讲。

　　纨光对此倒也没有阻止，说来两家名义上还是友盟，不必要去阻止，而且这些人听了他讲授的道法，日后不见得会偏向他这一路，可无形之中却是结下了因果，说不准某一日便会用到。

　　如此过去百余天后，某一日正讲道之时，他忽生感应，往天中看去，却是见得两道清光遁去天外，他认得那两人一个是全道合名，一个是德道治生，料想是两方约斗开始了。

　　得张衍告知，他也明白这般约斗实际并无法决定双方胜败，故也是没什么兴趣多看，正待收神回来，就在这时，骤然间天光一黯，随即诸天星辰都是明亮起来。

　　他神情一凝，道：“星君下界？”

　　果然如他猜想一样，转瞬之间，便见无数流星自天坠下，浩浩荡荡，直朝人间落来。

　　若无意外，这当是天庭准备动手了。

　　不过此些星光没有一个是对着宴律国过来的，而是直奔杏泰洲而去，看去天庭把三帝子看得更为重要。

　　纨光没有因此疏忽，谁知天庭会否来个声东击西，故是立刻将一众同门找了过来，令其分别驻守阵位，以应不测。

　　而杏泰洲这里，三帝子昊昌见无数星光朝着这里过来，他表面看着沉稳平静，可身躯却是在微微颤抖，终究天庭星君威势太盛，他就算有全道真仙护持，也不可能完全消弭心中惊惧。

　　而且现在全道有三名能手正在紫阙山中与德道斗法，天帝明显是趁着这个空隙前来捉拿于他。

　　他吸了口气，回首看去站在身后的道人，道：“润名道长？你看如何？”

　　润名道人云淡风轻道：“殿下不必担忧，所谓星君，不过星精所化，只能够对付那些寻常妖魔和下界炼气士而已，连贫道布下的阵禁未必过得去，殿下若觉不妥，可以躲入殿后阵眼之中。”

　　昊昌却没有听从此见，他认为自己乃是众人心气之所在，便是心中再如何畏惧，也不能轻易后退，况且这润名道人虽然孤傲了一些，可是道行却是了得，他对其人的判断还是放心的。

　　那些星光堪堪就要砸落下来之时，润名道人淡淡一甩拂尘，就见小承阳宫上方有一圈气光腾起，霎时云烟飞绕，将所有星流冲涌强行遏制了下来，可见外间天摇地晃，山岳崩塌，尘烟滚滚，可在宫城之内，却是一片安宁，便连一丝半毫震颤也是感觉不到。

　　这时昊昌才有闲暇去顾看别处，却见所有星君都是冲着他这里而来，宴律国那边却是半点动静也无，知道这一回他是替这位十一弟挡了劫难，不由哼了一声。

　　阵外那茫茫星光散开，而后一个个遮天蔽日，身躯庞大如山岳的神将出现在了天穹之上，其等手中俱是持拿兵刃，其中一个身着金甲，最为更大的神将一步跨出，两手合举金锤，待抬至高处，猛然抡下！

　　轰！

　　这一次，小承阳宫也是晃动了起来。

　　润名有些意外，道：“有些门道。”他双目有光泛起，盯去片刻，忖道：“原来如此，是得了德道法符加持么？”他转过头去，对三帝子言道：“此次有德道插手其中，不过贫道仍是可以应付，为免等下分心难顾，还请殿下暂退。”

　　昊昌这次没有再坚持，方才那位星君的惊天一击，纵然未曾打破禁障，却也是令他神魂为之震颤，他拱了拱手，道一声“拜托道长”，便转身往内宫之中退去。

　　而宴律国这里，纨光没有一丝一毫放松警惕，要是那些星君进袭不顺，转而来攻打宴律国也是有可能的。

　　就在此时，他感觉到一丝不谐，好似本来完满的事物多了一丝瑕疵，但是具体却又察觉不到在哪里，心思一转，纵身而起，沿着大阵走有一圈，就在某处阵位之上，他忽然停下，朝着那里吹去一口清气，顿时有一缕虹光飞起，只是未得及远，就被清气追上，霎时消融于无。

　　纨光冷笑一声，他方才也是看清楚了，那物乃是一座神像。这应该是之前在宴律国中的守御仙官埋下的，此前没有察觉，恐怕是德道暗中做了什么手脚，准备对付十一帝子而用的，好在大阵转动之后，就被逼得显露出来，倒算是无意之中去除一个隐患。

　　星君下界，动静不小，此刻远在大周境内的赢匡也是感觉到了。

　　他将天符祭出，顿时照见到了此刻杏泰洲中景象，通过观察下来，他发现此回至少有大半星君下界，眼中不由有精芒泛动。

　　这个时候若去杀去虚空之中，极可能打天庭一个出其不意，甚至重创这些星君。

　　他并没有妄动，而是于心中盘算了一下，认为这些星君方是出来，要是退回去也是容易，真要动手，最好等到其余全道真仙战至激烈之时。

　　故是他沉住气，在那里调理气息，等待机会。

　　数天之后，他见得双方斗战渐趋激烈，一时难以分开，便不再迟疑，一个纵跃，上去虚空，同时以将那从纨光处得来的青叶祭出，遮掩去了自身行藏。

　　果然，飞遁之中，并无一人发现他的行迹。

　　而借助天符之力，只一瞬间，便入至虚空至深处。此间有亿万星光映于虚空天壁之上，每一枚都显无量之光，此乃天地阳显之兆，自诸有以来便就存在，哪怕道行稍浅之人到得这里，瞬间就会被星光吞没。

　　他有天符在身，自是无惧于这些，心意一起，一张金符自背后浮出，悬于头顶上方，随着他不停催动，就有一轮轮晕光在里泛动。

　　然而就在这等时候，他心中一阵不安，还未来得及查看，忽见一只大手自虚空探出，向着他抓拿下来，五指修长白皙，宛若美玉雕琢。

　　“德道太上？”

　　赢匡大惊，不过再是一看，发现那当是太上留在这里的布置，心下顿时恍然醒悟过来，德道太上虽言不去干涉天符，可若是他自己主动撞上来的，那当不算违诺，许是太上料定他必来此地，所以提先一步将此手段设布在此。

　　他此刻脑海之中于一瞬间转过了千百个念头。

　　德道太上这等布置，明明自己只要稍作推断就可判断出来，可事先根本不曾往这里想过，这应是灵台受了蒙蔽。

　　天符本是出自德道太上之手，所以德道很可能早就埋有这等手段在内。

　　既是如此，天帝是否知晓此事？他如此顺利盗得天符下界，是否与此有所关联？

　　可便是想明白了这些，他也化解不了眼前危局。

　　面对太上威能，纵然有天符在手，他也毫无反抗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玉手落下。

　　眼见他就要被拿捏住时，那浮在身前青叶之上，陡然绽放出了一道五色光华，将那大手托住，随后两相撞得一下，好似风拂轻烟，各自消弭而去。

　　同一时刻，赢匡发现自己又能重新动弹了，那青叶飘飘而下，重又落入手中，明白这次乃是离忘山太上相助，才得以脱此一劫，便对着离忘山方向重重一拜。

　　无名道宫之内，张衍把顾去赢匡处的目光收了回来，此刻他正应全道二名太上之请，在此等候与德道约斗分出胜负。

　　左侧那道人忽然道：“道友方才与德道道友过了一招？”

　　张衍微笑道：“不过小试手段罢了。”

　　那道人点点头，不再多问。

　　张衍再是往虚空看去，眼下这两名正在斗战的弟子实力很是相近，一时半刻分不出胜负，便开口言道：“此一战结果，当在十载之后，若后两场斗战俱是这般，那便要时延三十载，假使十四帝子于此间登位，只消数年之间就可安定天下，此名一正，则再想推翻便就不易了。”

　　右侧那道人沉声道：“我等断不会容其如此。”

　　张衍淡笑一下，不置可否。在他想来，若他们不亲身下场，这一战完全无有必要，全道取胜又如何？不过占得一些胜势而已，想以此来压迫德道让步那是绝无可能。

　　同样，假使是全道战败，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就此退出。

　　情势到此，两家都到了必须要掀翻对方的程度才能成为赢家，可是彼此之间还是太过克制，迟迟不肯走出那最后一步。

　　之所如此，恐怕不是两方有什么他不曾知道的定约，那就是双方还未走出原来争斗的桎梏。

　　不过等到此战结束，双方都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到那时候，要想缓和，也绝无任何可能了。

第二百九十七章 天法再难拘世尘

　　杏泰洲中，润名为免屏障被打破，遂命一众投靠三帝子的炼气士出外与众多下凡星君缠斗。

　　这些星君个个躯体坚牢，还有天庭打造的甲胄兵器在身，若非功行达得一定境地，神通法术上去，很难撼动其身，因此打得很是吃力。

　　此刻场中，一名散仙闪身避开一名星君的锤砸，正要施展法力将之迫退，却见一片阴影横扫过来，却是另一名星君横剑斩来，且上面有一股吸附之力，令他根本无从遁逃，顿时面色惨白，自认再无幸理。

　　可就在这个时候，这名星君忽然身躯一斜，双目之中神官黯淡下去，随后好似山岳倾倒一般，重重砸落在地，轰隆一声，摔了个粉碎。

　　那散仙逃得一劫，不及欣喜，急急遁去天中，定了定心神，往下一看，却是大吃了一惊。

　　却见那些围在宫城四方的巨躯伴随着一阵阵隆隆震响，一座座崩塌下来，看去好若群峦倒伏，但令他不解不是，这些星君此时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攻袭。

　　这时一道道遁光飞上天穹，却是那些炼气士发现这等异状，也是脱离站圈，其等俱是惊奇无比地看着这一幕。

　　润名道人见状，心头一动，掐诀一算，发现显兆却是应在天符之上，登便就知晓了缘由，这些星君是因为生机源头被人灭去，才致如此。

　　他望了一眼，场上尽管有不少星君被灭，可实际上剩下的这些仍是数目庞大，不过在出现这等事后，此辈顿时流露出了退意。

　　这是自然的，自己性命源头正被人攻袭，他们又怎有心继续耗在此处？

　　润名冷笑一声，当即传信四方，着己方所有修士一同杀出，令其等务必要将这些星君拖住。

　　得他谕令后，小承阳宫这一方立刻改迎战为缠战，要是这些星君要敢就这么不顾一切折返，那么能够顺利回返的也不会有几个。

　　润名见此事大有可为，心中又有了一个主意，他找来一名弟子，关照道：“你现往宴律国去，邀离忘山道友一同剿杀天庭星君，速去！”说话之间，他将一枚信符塞入那弟子手中，随后一振法力，就将其转挪去了宴律国。

　　而这时宴律国中，纨光那因为那神像之事，怕德道还埋有什么手笔，故是亲自四处巡视，看哪里是否还有疏漏。正飞遁之时，他忽见阵禁之外来了一名道人，望其气机，却是全道门下，不知此刻为何到了这里，他转了转念，就遣了一名弟子出问话。

　　那弟子很快折返回来，道：“师伯，那人自称是全道真仙润名门下，此是奉这位道长之命，邀我合击天庭星君，”他双手一送，递上一名信符，“此人信物在此。”

　　纨光拿来一观，稍作推算，确认此人的确是全道门下，他心下一转念，认为合击星君之事倒是值得一为。

　　要是放在以往，因为天庭乃是天地主宰，离忘山多少还会给其一点颜面，可现在既然双方已是准备摆开阵仗放对了，那也就不用去在意这些了，更不用说，此辈对十一帝子也有莫大威胁，若是消杀一些，未来当可减少妨碍。

　　而天庭若无了这些武力倚仗，将来也好对付的多。于是道：“你去告诉此人，言我知晓此事了，既是两家合盟，我自不会令道友独自对敌。”

　　全道那弟子得此准确回言，打个稽首，便就离去了。

　　纨光稍作安排，便挑选了弟子随他一同遁光出外，施一个遁挪之术，只瞬息间，就到了小承阳宫之外。

　　润光见他到来，纵身上来相迎，因是敌手未去，故是两人见过礼后，稍作交谈，便就分开剿杀天庭星君。

　　在两家通力合作之下，这次下凡侵袭杏泰洲的星君顿感承受不住，再加上此辈忧虑根本，无心恋战，只得舍弃一部分下来断后，余者匆匆回遁虚空。

　　这留下这一部很快就被杀灭干净，表面看去此辈损失并不大，因为只要星精不灭，那么回去之后再换具躯壳就好，可是这些外物却是需要天庭重作打造的，因此其等便能解决根本受袭的危机，短时之内，也没有足够人手派遣出来找寻两名帝子的麻烦了。

　　同一时刻，虚空深处。

　　赢匡借用天符之力不断消杀星辰之精，而每打灭一个，就等于彻底杀死一名星君。

　　天上星辰何止亿万，可谓无穷无尽，可统御星部的星君却是有数的，尤其那些寄托意识的本元星精更不是简简单单便可以诞出的，若被毁去，那么在一段较为长久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过来的，所以他这等举动很快引动留驻此地的星君显化，并试图上前阻止。

　　可惜的是，面对天符，这些星君即便上前，也是被符力崩灭，根本无法对他如何。

　　而前次他与星君相斗，还有气力不济的情形，现在有了纨光所赠送宝炉，稍觉疲惫，只要转动此物，立时气力尽复，若是无人阻碍，他可以一直无休止的斗战下去。

　　此刻天庭之中，天帝在得闻此事之后，却是异常震怒，此等举动，只是他对此没有太多办法，连忙遣人去紫阙山，请德道之人前来相助。

　　治乐得了天帝求情之后，不由考虑了起来。

　　站在紫阙山的角度，天庭若少去诸天星君，那将更为依赖德道，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可是若无星君守御，天庭就无法牧御世宇，昊氏也就无法坐稳天帝之位，德道正教之位也就同样没有了意义，这个事必须出面帮衬，于是立刻派遣手中可以派遣的同辈，前往剿杀赢匡。

　　未有多久，德道众真的身影就出现在了虚空深处。

　　赢匡见得德道之人出现，神情一凝，知道自己该是退了。

　　许是天符乃德道太上亲手祭炼的缘故，对这些真仙作用有限，至多只能转挪出去而已，并不能对其如何，而且每用得一次，就会少得一个仙箓，与其硬拼，不是明智之举。即便真能伤得此辈，把事情闹大，不准太上当真会出手，故是他没有迟疑，当即转动天符，遁回凡间。

　　德道之人事先得过吩咐，只要将赢匡驱赶便就了事，其余不必多管，所以见他离去，也就没有追赶。

　　赢匡回了原来居住，并没有就此蛰伏，而是开始思考起了下一步。

　　尽管这一次并没有尽灭星君，可却着实重创了天庭，尤其是对天庭威权造成了极大打击。

　　星君可是天庭镇压诸天世宇的倚仗，也是靠了此辈，诸界神人才能得享下界供奉，而无人敢有违抗，此辈若是出了问题，那么下界统治很快就会不稳。

　　不过天庭积威尤在，恐怕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观望，并无人敢起身推翻神人，所以他设法要点燃这第一把火。

　　他放出符书，将所有暗中招揽得来的炼气士唤道一处，言道：“现在昊氏有两名帝子拥众在外，不听号命，天庭却奈何其不得，而昊氏如今与几位太上起得龃龉，就算现在有德道相助，可也是无暇他顾，这正是我辈振作奋起之时。”

　　他仔细交代了一番后，就令这些人分头行事，随后自己准备动手屠戮大周境内的神人。

　　这同样也是一个试探，做得此事后，要是天庭反应激烈，再度派遣星君下凡，那么说明还有余力外顾，他会再继续等待一段时日，要是天庭当做未曾看见，那么他就会设法掀起更大声势。

　　在接下来数月中，他游走大周各处，毫不留情的下手诛杀神人，或许是因为星君受创过重，也或许是忌惮他手中天符的缘故，这一次不见天庭有任何动静。

　　见到此景，那些事先被他派遣出去的人手也是逐个开始了动作，尽管起初声势尚还不大，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若天庭不及时加以遏制，那定会蔓延出去，直至无法收拾。

　　直至数月之后，天庭终是做出了反应，天帝颁发谕旨，着诸天炼气士护持神人，剿杀不臣之人，凡有建功，则可得天庭授官，得享供奉。

　　长久以来，天帝一直在设法遏制诸天炼气士，可现在没有力量剿灭赢匡，又不想过于依赖德道，只得将这个口子放开，尽管这会造成另一个恶果，可也不可否认为，眼下却得救得一时之急，的确有不少散仙得闻此事后，下得山来，卖力诛杀赢匡麾下之人，以换取天庭官俸。

　　这两方拼杀对抗，再加上神人纷纷招募妖卒护持自己性命，一时间，四方乱起，诸天不宁。

　　时日轮转，三十载过去。

　　诸天世宇内的战乱没有任何平息之兆，随着神人不断杀死，天庭对下界的掌制之力也是越来越弱。

　　此刻虚天之外，治乐打个稽首，朝对面一个道人言道：“尚名道友，承让了。”

　　那个道人回得一礼，默默退去了。

　　全道与德道三场斗战已毕，出乎意料的是，提出约斗全道一方反而是战败那一方，且是无一人得胜。

　　不过因先前双方各怀心思，并没有说好定下胜负之后该是如何，所以全道是绝不会承认就此失败的。

　　张衍见此，目光微闪了一下，比之全道取胜，他其实更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因为这意味着全道除了接受他的提议外，再没有什么更好的退路可言了，于是他看向二人，出声言道：“先前贫道建言，两位道友何不再作思量？”

第二百九十八章 神威迫来荡世潮

　　张衍说出此语后，全道两名太上俱是静默不言。

　　他们都是知道，直接与德道斗法一场，此法的确最为直接有效，可是心里隐隐感觉到有所不妥，似自己一旦同意，局势就将彻底脱离了自身把握，而那张衍口中的宝物威能也是引得他们极是警惕忌惮。

　　再一个，约战皆输，可见德道之势强，谁又能保证他们与张衍联手，就一定可以胜过德道？

　　过有一会儿，左侧那名太上才出声言道：“若是此前，我以为道友之言甚有道理，可现在情势更易，还有一法可夺天权。”

　　右侧那道人也是开口道：“正是，我等门下比斗虽败，可未必不能从他处赢了回来。”

　　张衍立时明白了这二人的意思，这是看到自星君被重创后，这三十年来诸界动荡，天庭势衰，所以准备利用下界帝子反夺权柄。

　　要说这么做成功可能也是有的，不过他并不看好。尽管诸天星君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可天庭还有众多仙官和不少受得敕封的散仙，仍是足以平定乱局。

　　他知晓这二人应是感应到了什么，所以迟迟不愿采纳他的建言，不过他已是有了一个计较，现在正在布置之中，等到发动起来，不管是全道还是德道都不得不走上最后这一条路。

　　他言道：“既然两位道友以为如此可行，那便姑且一试，只是十一帝子治下不过一国之地，就不入此争了。”

　　全道二人相互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此事。

　　两人知道这是张衍隐晦表示不赞同也不看好的他们的举动，可无关系，十一帝子势力的确不大，少了其人也无关紧要，而且弃了这个机会，将来真能攻打下天庭的话，这位帝子也没有能力再去争夺帝位了，对他们而言乃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且两家毕竟是友盟，就算不介入此局之中，德道也要有部分力量用于防备，这样就不可能来全力对付他们，所以离忘山即便不出手，也一样能起到牵制的作用。

　　张衍见事情定下，自己也不必留此，当即辞过二人，转回离忘山去了。

　　两人在他离去之后。便就拟一道谕旨，令人送去下界。

　　杏泰洲，小承阳宫。

　　昊昌自前回迫退星君后，声威大涨，这几十年来，前来投奔和求他托庇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尤其一些手握重权的天庭仙官也是与他暗通款曲，天庭之中甚至出现了废十四帝子，立三帝子的呼声。

　　据闻十四帝子接连出了几个错处，被人参了数次，看去地位有些不稳，故而这段时日他也是踌躇满志，认为重回天庭的时日不远了。

　　这日润名忽然找了过来，郑重道：“殿下，祖师有诏传下。”

　　昊昌一听是全道太上传言，神情一紧，赶忙言道：“太上说了些什么？”

　　润名并没有直接说出，只是低语了几句。

　　昊昌似是受了惊吓，他睁大眼，看向润名，颤声道：“果真要如此做么？”

　　润名道：“治世宇，称帝尊，莫非不是殿下所愿么？”

　　昊昌平复了一下心境，迟疑道：“可近日父皇似有立孤之意……”

　　润名冷笑道：“此不过用以麻痹殿下罢了，莫非殿下连此也是看不出来了么？贫道敢言，等到局势稍稳，十四帝子必会登位，到时殿下便再无机会了。”

　　昊昌吸了口气，沉声道：“中庭势大，孤家该是如何做？”

　　润名朝上空一指，道：“天星黯淡，诸宇不宁，此乃良机！”

　　昊昌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见得满天天星黯淡了许多，而且变得稀缺不全，要知亘古以来天上星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现在却是缺失零落，显然大不及前，的确是攻上天庭的大好时机。只是身为帝子，他十分清楚天庭的底蕴，故还是有所担忧，道：“可朝中就算没有星君助战，所拥之势远胜于我，此事还是难为。”

　　润名道人这时道：“殿下若能说动一人，则此事十拿九稳。”

　　昊昌请教道：“不知道长说得谁人？”

　　润名道：“原天庭左御中，赢匡。”

　　“赢匡？”

　　昊昌神色动了动，他此前就知道了，三十年前之所以能一战击退星君，根本原因是因为此人杀入虚空深处，到处打灭星辰之精所致。而以他现在的实力，若再有手持天符之人为自己效命，那的确有胜过天庭的希望，他问道：“此人可信否？”

　　润名回道：“赢匡此人当然不可信，且其人似对神人颇含敌意，但这却无妨，只要此人与我眼前利益一致，那就可以设法拉拢过来，等到胜过天庭，再想办法对付便好。”

　　昊昌想了一想，也是认为可以一试。

　　昊氏神人只听天帝之命，现在与他毫无关系，若不归顺，那即是敌人，至于嫪氏神人，他却巴不得赢匡能将之斩尽杀绝。等到将来统御世宇，只要有全道在后扶持，再把诸天星君掌握在手，那自身地位就牢不可破了。

　　只是想到这里，他忽然生出一个想法，忍不住道：“道长，若是能把天符取拿过来……”

　　润名摇头道：“殿下不必做此思量，除了太上出手，否则谁也拿不到手，反而平白得罪其人。”

　　昊昌见他否定，这才死了心，皱眉道：“倒是奇怪，这般东西，赢匡是如何盗取下界的呢？”

　　润名冷笑道：“若非德道从中弄诡，赢匡岂能这般容易得手？”他看了一眼昊昌，又言：“殿下真要用到此物，等到我教得了供奉，大可请两位祖师再祭炼一张。”

　　昊昌一听，不由大喜，便以他城府，也是略显激动道：“果真可以么？”

　　润名道：“自是可以，天帝自当有天符以彰威权，说来你父失却此物，早已是名为不正了。”

　　昊昌连连点头，道：“好，孤家这就派遣使者去说服左御中。”

　　半日之后，就有一名使者自小承阳宫出来，往大周境内而去。

　　赢匡并没有掩饰自己行踪，所以使者未多久就找到了他居住，在外通禀，报上身份之后，也未得刁难，很快便被引了进去，使者与赢匡也算是旧识，见面之后，稍作寒暄，就道明了自己来意。

　　赢匡道：“哦？三帝子欲招揽赢某？”

　　那使者道：“是，殿下说了，左御中所求者不外是驱逐神人，推翻天庭，现下与殿下目的一致，为何不携手起来？”

　　赢匡并没有回答道：“使者远道而来，可先下休歇。”

　　使者知他需要权衡考虑，一揖之后，就退下去了。

　　赢匡拿出一张符信出来，往外一送，祭去天穹，随后便静静等候。

　　不过几息之后，外间有声息到来，帐帘无风自动，纨光自外踱步进来，打个稽首道：“左御中邀贫道至此，可是遇得什么难处了？”

　　赢匡起身还得一礼，沉声道：“方才三帝子来人招揽于我，道长以为赢某可以应否？”

　　他可不是迂腐之人，要是能借助三帝子之力削弱天庭实力，他是毫不介意与之联手的，只是上回纨光借宝，他也是承情，而且自家最为看重的弟子也是庇托于与离忘山门下，所以此事无论如何想，都必须需交代一下。

　　纨光笑道：“既是三帝子诚心相邀，左御中何不前去相助？”

　　赢匡目光投来，道：“道长莫非不怕三帝子当真推翻天庭，坐上帝位么？”

　　纨光笑一声，道：“他若是如此容易就被人推了上去，那将来也不难将之拽下。”

　　赢匡若有所思，他送走纨光之后，就将那使者再次请来，言称自己答应了三帝子的招揽，只同时也是提出了许多苛刻要求，使者在来之前显然已得了关照，对所有条件都是当场应下，并邀他一同前去拟立契书。

　　赢匡对此也是满意，不管未来如何，至少现在两方联手当无问题，于是当日便就启程，与使者一并前往杏泰洲。

　　张衍回至离忘山后，就一直在演算天机，也看到了全道下来一切作为。

　　他冷哂一声，此辈约斗输了，就想从另一边找回来，这二人无非是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甚至此辈有可能认为，这一次之后，德道还能相容，还能等到下一次帝位更易时再找机会。

　　他心下思忖道：“既然这般，那我就设法逼其一把，令此辈不得不为。”

　　他所考虑的方法，乃是由自己正身顾注此界，并造成一种一名德道太上的正身即将关注过来的假象。

　　假设真要是发生了这等事，那么全道二人将之无可抵御，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一缕意识罢了，决不可能是正身对手。是以全道为怕天庭所掌握的物事被德道得去，肯定不会在妥协下去，而是会不顾一切的出手争夺。

　　同样，德道肯定也一定全力守住此物，一旦双方太上亲身下场，那便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说来在他早前就有这个打算，只是那时候还并不了解两家气机路数，怕一个不慎，反被此辈察觉到此中真相，那就弄巧成拙了。而现在，他通过长久观摩此辈气机之后，差不多已是知悉其中变化，这才有此把握做得此事。

　　此刻随他意念一动，整个现世顿时生出了某些莫名动荡。

　　就在这一刻，不拘是全道还是德道太上，都是感觉到有一股浩大威能降下，那等感觉，分明是他们之中某一位正身即将落顾此世！

第二百九十九章 应兆争法破定局

　　全道两名太上察觉到有己方之外的伟力将至，俱是感觉不妙。

　　左座那道人言：“此应验不在未来，不在过去，当是某位道友正身将顾落此间无疑，等其到来，那物定会被拿了去。”

　　右座道人沉思片刻，才道：“尚不知是哪一位正身到此，会否是离忘山那位？”

　　左座那道人摇头言：“气机不类，当非是离忘山那位，而是德道中人。”

　　在他看来，太上之中任何一位正身顾落过来，其余人都没有抵抗之能，所以没必要做任何改换遮掩。

　　可事实上张衍恰恰是为了防备他们正身关注，妨碍自身大计，这才做了此等谋划，只是其等不知其中真正情由，故是得出了错误论断。

　　右座那道人叹道：“此回与紫阙山之争，已是难以回避。”

　　他们此前一直在避免与德道正面交锋，除了实力上的考量，也是因为如张衍判断的一般，认为现下还有余地，此局还有赢的希望，便是输了，也能再等下一局，远没到亲身下场的时候，可谁料想情势变化得这般快，眨眼间就逼得他们不得不决死一搏。

　　左座那道人言：“只我二人，与紫阙山较量，尚还势弱一筹，仍需请得离忘山那位到此，才有几许胜望。”

　　右座道人缓缓点首。德道以往能压过他们，就是因为多过他们一人，因为自知正面难胜，才一直追逐迂回之策，而现在情形，要想取胜，就不得不依靠张衍。

　　离忘山内，张衍将伟力迫入现世之后，就静坐在那里等待，他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二位就会找上门来。

　　果然，不过半日过去，天中有阵阵玄音响起，更有祥云遍地而来。

　　他抬首一望，却是全道两位太上联袂来至离忘山中，于是微微一笑，起身来至道宫之外，所过之地，一时玄光遍洒，清气氤氲，瑞霭升腾。

　　他在门前打个稽首，道：“两位道友有礼了。”

　　全道二人亦是郑重回礼。此回他们一道登门拜访张衍，一来是显示郑重，二来既是要亲身下场一争，那也不必再遮遮掩掩了，寻那无名之处商议了。同时向德道宣扬，三人已是站在了一处。

　　见礼过后，张衍请了两人到了道宫之内安坐，这次除了换他坐了主位，这二位仍是按以往会面之时的座次落座下来。

　　左首那位太上言道：“想必道友也是感应到了世外变故？”

　　张衍微微颌首。

　　右首太上道：“此当是德道某位道友正身将至，若是顾落现世之中，则我诸多努力皆为空有，现唯有与之一战了，不知道友可愿相助于我？”

　　张衍没有立刻应下，而是道：“贫道这里有一问，不知取拿到那物之后，两位待如何处置？”

　　他这是问二人，待胜过德道后，那件物事究竟该如何分配。

　　这事本是可以拿到击败德道之后再说，可是他不过一人，全道却是两个，要是二人取到此物之后不再来理会他，那却是空忙一场。

　　尽管他正身到此后，这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可他此刻必须提出这个要求，或者说表明出这等态度，若是不言，只反会惹得这两人起疑。

　　全道这两人显然来此之前已是商量过此事，左首那太上当即言道：“我二人曾有定约，那物事轮而执拿，只道友方入我盟之中，碍于先前定约，无法给予道友，然下回见得，却可由道友取拿，而我二人也将鼎力相助。”

　　右首那道人也是接言道：“而此后到了我等取拿此物之际，道友也将尽力助我。”

　　张衍听明白了，这东西似不止一个，所以两人本来约好是轮番拿取。

　　这也与他最开始的预料相符，炼神太上可造无穷现世，此等物事看去很是稀少，但也当不止落于一处。因为这一次物事归属似已说定，不能给他，自己要取得，只能等到下一次了。

　　他考虑片刻，道：“既是这样，此回贫道当助两位逐退德道。”

　　全道两名太上相视点首。尽管张衍没有赞同对那物处置，或许是另有看法，可只要答应了助他们驱逐德道，那么余事可再做商量，况且他们乃是两人，根本不惧张衍一个，所以也不怕其提出什么过分要求。

　　左首那道人手中如意一摆，当即落下一份契书，道：“既如此，那我等就在此立约以定。”

　　张衍目光落去，见那上面只是提及驱逐德道，其他一概没有多言，也是合他心意，微微一笑，伸指在上一点，留下一个金印，算是应下了此事。

　　全道二人见此，也是放下心来，随后同样起指，在此上点落。

　　实则到了炼神之境，法契约束之力已然极小，束缚彼此的也只剩下利益了。

　　但除非是彻底放弃取拿那件物事，那么彼此之间总是要抱团的，而利益联系有时候其实更为牢固。

　　左首那道人这时道：“我若与全道动手，难免崩灭现世，道友上回曾言，手中有一件宝物，可以护持诸世万界？”

　　张衍颌首道：“正是。”

　　右首那道人言：“不知可方便容我等一观？”

　　张衍知道两人还是不放心，生怕自己弄什么手段，笑了一笑，道：“有何不可？”他心意一动，太一金珠便被唤了出来，悬于上方。

　　全道两人凝神观望，但却除了看出这宝珠乃是先天所生外，其余什么都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宝物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只不过是出自布须天的先天至宝，现又经过张衍祭炼之后，能够承载他正身伟力而已，两人当然是看不出什么来。

　　见无有什么异常，全道人这才稍稍放下心思，但这并等于两人就此失了警惕，因为心中那股不妥之感仍是挥之不去，假设张衍在祭用此宝之后有任何变故出现，他们都会第一时刻上去阻止。

　　张衍道：“不知两位道友准备何时动手？”

　　左首那道人言：“我二人大张旗鼓来见道友，此刻德道那几位必是万分警惕，可令三帝子攻伐天庭，让其等以为我等仍是把期望寄托于此，而待其有所松懈时，再与之相争不迟，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对此有所疑问，再是详细问过，才是知晓，原来德道全道之间彼此有所密议，若有某一方有正身将要顾落至现世之中，那另一方绝然不可打灭现世，因为要是人人都这般做的话，那么到头来谁也别想得到那物事，这也难怪先前两家都是维持着斗而不破的格局。

　　可现在有了他手中这枚宝珠，却可使得现世稳固，不会因双方斗战而崩灭，那自然不需要遵照此诺了。

　　但德道却是不知道此事的，所以只要他们不是第一时间动手，那么其等势必会以为自家已是胜券在握，随着时间推移，很有可能会疏却防备，到时以有备算无备，把握当会大上许多。

　　张衍考虑了一下，既然两人已是决定与德道太上一战，那么稍微推迟下也无大碍，于是道：“如此也可，那便以一载为期，如何？”

　　全道人稍作交流，其中一人便回道：“便依道友之言！”

　　此刻下界，三帝子昊昌得了赢匡承诺，大喜过望，立刻打出旗号，聚拢诸界散仙妖卒，准备攻上天庭，夺取帝位，一时间也是声威大振。

　　而他正在准备之时，某一日，忽然自来了一名散仙，递上一枚信物，并要求面见于他。

　　昊昌在看过信物后，心下犹疑不定，最终还是命人将之请了进来。

　　那散仙入到里间，一个拱手，道：“小人见过三殿下。”

　　昊昌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道：“说吧，天母遣你来此，是为何事？”

　　那散仙好整以暇道：“殿下何必如此不客气，说到底，你与天母彼此都是一家。”

　　昊昌冷冷道：“我昊氏与嫪氏可非一家。”

　　那散仙语含深意道：“即便非是一家，也可成得一家，殿下以为呢？”

　　昊昌心中一动，他立时想到了某种可能，心中于一刹那间转过无数念头，口中则道：“此是何意？”

　　那散仙没有直接回答，只对天拱了拱手，道：“殿下当要知晓，十四帝子为帝承之选，非但是殿下不满，天母对此也是同样不满，奈何帝上心意已定，也违逆不得。”

　　昊昌故作平静道：“那又如何？”

　　那散仙上前一步，低声道：“天母愿收殿下为子，这般一来，嫪氏族人不也是亲族了么？殿下若是答应，有天母相助，扫荡天庭当是容易。”

　　昊昌冷冷看着此人，可后者却是与他坦然对视，许久之后，他才道：“那天母为何不收十四帝子为子？何必舍近取远？”

　　那散仙无奈一叹，道：“此是因为天帝不愿，奈何？殿下身为昊氏之人，当知这里原由。”

　　昊昌想了一想，不由点头。

　　昊氏、嫪氏虽是相互扶持，一同支撑起了天庭，可彼此同样也在相互对抗，帝子继位，必当调和好两方利益，本来以二帝子的身份，继承帝位的话可以完满胜任，可其人身死，再想找这个人就不简单了，或者说两边都不放心，那么天帝为了继替之人的帝位稳固，也就只能选择打压嫪氏这一条路可走了。

　　而昊昌则不同，虽也是昊氏帝子，可实际上早与天帝和背后族人反目，要是下来得了嫪天母支持而登位，那么双方都可寻到彼此需要的东西，与此中利益相比，之前屠戮嫪氏族人的举动完全可以忽略过去。

　　想到这里，他神色一缓，道：“使者可先退下，且容孤家思量一二，再作回言。”

第三百章 一朝心起乱天序

　　昊昌将那名使者送了下去，就转入后殿。

　　润名道人此刻正坐于此间。

　　昊昌可是惜命的很，若没有其人在此护持，他绝不会自己一个人去见嫪天母的使者。故是一开始就请得这一位在此坐镇，这时他上前一礼，道：“方才那使者之言，道长以为怎样？”

　　润名神情平淡道：“只要对殿下承继帝位有利，又肯奉我全道为正教，贫道以为都是无碍。”

　　他不在乎天庭权力到底在谁手中，只要到时坐上帝位那人愿意奉全道为正教便就可以。

　　说穿了，全道只是需要一个名分，要于此无碍，那么他懒得去过问其余。

　　昊昌见他不反对，心下也是欢喜，拱了拱手，兴冲冲回至前殿，又找来几名亲信商议此事，一番对言之后，此辈都是认为可行。

　　昊氏、嫪氏共同执掌天庭权柄，所以嫪天母手中着实握有一股不小力量，若是两方联合起来，嫪天母虽不见得过来帮衬于他，可只要这一部分力量被约束住，不来与他们为难，那么攻伐天庭的阻力就将大大减少。

　　昊昌心中有了定计后，却并没有急着去找那使者，而是将之晾在了那里。

　　这位散仙倒也不急，每日除了修持，就是饮宴赏玩，好似全然不把自己此行之事放在心上。

　　直到月余时日过去，他才又被唤到宫中，见了三帝子面，当即问道：“三殿下可是想清楚了么？”

　　昊昌看着他道：“使者似一点也不急切。”

　　那散仙呵呵笑道：“我虽奉天母之命而来，可并未得了必要功成的谕令，那又何必着急？再则殿下这里走不通，小人自也可去到别处。”

　　昊昌道：“哦？除孤家之外，莫非还有其余人选么？”

　　那散仙道：“自是有的，譬如宴律国中的十一帝子。”

　　昊昌一皱眉，虽是昊能的势力远远不如他，可嫪天母若认其为子，还真有可能代替自己，毕竟诸帝子之争中，除了他之外，也就这位十一弟没有被驱逐出局。

　　好在对方先来到他这里，并且被晾了这么不久还不曾离去，显然对他更是看好。

　　这刻他也不准备再绕弯子了，直接道：“孤家思虑过后，同意使者之言，愿尊天母为母后。”

　　那散仙一听，也是神情一振，道：“那便请帝子取一件信物来，小人可回去向天母复命。”

　　昊昌示意了一下，自有侍从捧了一枚玉佩奉上，他道：“此是孤家随身玉佩，乃是当年帝上亲赐，天母当是知晓。”

　　那散仙接了此物后，拱手道：“那便请殿下稍作等候，小人最迟三五天便能将天母回言带到。”

　　昊昌道：“辛苦使者了，孤家便不送了。”

　　那散仙回返天庭，果然，不过几日之后，就又是折回，并呈上了一份嫪天母亲笔书写的秘旨。

　　昊昌观阅之后，对那散仙也是和颜悦色起来，道：“使者往来可曾引得谁人注意？”

　　那散仙道：“殿下放心，我与天母平日并无交集，所以无谁知晓小人乃是天母之人。”

　　昊昌道：“那除了这份手书，天母可还有什么交代？”

　　那散仙道：“天母欲与殿下见过一面。”

　　昊昌点点头，待见过面后，双方都可以安心，不过现如今他与嫪天母一举一动都是被人盯着，所以不可能亲身到场，也不必要如此，只需用法符召得化影相见便可。

　　两人约定时日后，使者正要告退，昊昌却忽然想起一事，道：“孤家那十四弟如何了？”

　　那散仙道：“现在每日跟随在帝上近侧，帝上对这位殿下很是在意，近来亲自训教不说，如今一些奏本也已是由得这位殿下的批阅了。”

　　昊昌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嫉恨，他自小就努力效仿天帝言行举止，半是崇慕，半是为了能得其看重，可是谁料想天帝对他却是视而不见，反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的幼弟如此溺爱。

　　他冷笑一声，等到杀上天庭之后，自能证明天帝当初是做出了错误选择。

　　他与使者攀谈了一会儿，就定下了会面之期。

　　又数日后，到了约期，昊昌得借润名道人神通之助，意识一个恍惚，发现自己却是沉浸到了一处四面云涌之处，根本分辨不清这是何地。

　　等不多时，就见霞光阵阵，金花飞舞，而是便见一名凤冠霞帔，端容盛装的貌美女子立在那里，其狭长凤目流转之间，却是睥睨生威，令人不敢逼视。

　　昊昌见了她面，竟是不自觉流露出敬畏之色，躬身一拜，道：“拜见天母。”

　　嫪天母朱唇一启，道：“三帝下还是如此称呼么？”

　　昊昌顿了一下，再是一拜，道：“是，儿臣拜见母后。”

　　嫪天母唔了一声，起手作势一托，道：“我儿免礼。”同时她又微微侧首，隔着化影之地，往某处望有一一眼。

　　润名道人目光正好与之对上，虽是隔着无数界空，可他感觉到嫪天母却是看到了自己，不过他神情不变，就算化影之身相见，可难保没有什么东西可影响到昊昌，故是他必须旁盯着。

　　嫪天母收回目光，又看向三帝子，道：“你既然认为我为母，我亦当为你点明一事。”

　　昊昌态度恭谨道：“不知何事，请母后训教。”

　　嫪天母道：“此事却是关乎我儿性命，我儿需知晓，帝上既与你们既是骨肉至亲，同样也是昊氏族主，故而他有一桩本事，只要他愿意施为，可令任何昊氏血裔亡故，我儿若是反上天庭，却是需对此有所提防。”

　　昊昌一听大惊，道：“竟有这等事？”随即又以怀疑目光望去，道：“母后，果真如此么？”

　　他怀疑是有道理的。要是天帝真有这等本事，那么随时随地可以取了他性命去，那又何必非要令天君前来征讨？更何况他如今明着打出旗号要扫荡天庭，反意已彰，也未见天帝拿他如何。

　　嫪天母道：“我并未诓你，你不曾有事，或许是帝上另有考量，也或许是因某事所限，尚还无法做到。”

　　昊昌寻思片刻，问道：“此等事当极为隐秘，母后又是如何知晓的？”

　　嫪天母淡然自若道：“我是嫪氏族主，也是有这等本事的。”

　　昊昌神情微微一变，这等事非常好验证，随意找一个嫪氏族人便就可以，嫪天母犯不着拿这等事来骗他，他躬身一拜，道：“多谢母后提醒。”

　　嫪天母玉手轻挥，道：“无碍，吾儿小心为上便可，等你率众到天庭上时，我嫪氏自会替你引路开道。”

　　昊昌再是一拜，道：“只儿臣这里还有一事，母后当知，扶托儿臣之人乃是全道真仙，等儿臣登位，当要奉全道为正教，不知母后意下如何？”

　　嫪天母淡淡道：“谁为正教，都是天家之事，吾儿继位之后，自己拿主意便是了。”

　　昊昌松了一口气，这件事谈妥，那么两者之间便再无什么妨碍了。

　　趁这个机会，他向嫪天母请教了许多天庭布置，而后者似是当真对他推心置腹，可谓知无不言。他心下也是大是振奋，有了这些，攻伐天庭的胜算大大增加。

　　待再无什么话要问后，他便与嫪天母拜别，随后意识退回到了身躯之中，此时他也顾不上其他，直接找上润名道人，问道：“道长，天母言帝上有决断族人性命之法，不知是真是假？”

　　润名道人开始也是心中一惊，可后来却是认为，要是有这样事情，祖师没有道理不知道，若是不提，那当是无关紧要。故他言道：“帝子不必为此担忧，有太上护持，何人又能得伤了你？漫说殿下现下无事，便是殿下当真亡了，也一样能救了回来。”

　　不过话是如此说，但一个人在世印痕只有一个，若是被杀死，就算被唤了回来，也不是原来那人了，此言只是为了令昊昌安心。

　　昊昌一听，果是心定许多，现在全道唯有他才能坐上正教之位，想来怎么也不会让他出事的，于是不再记挂此事，回至殿中后，立刻召集众人商议攻伐天庭一事。

　　因是润名道人曾提醒他天数有变，要他尽早发动，故是他此回动作极快，不过半月时日，就把诸事安排稳妥。

　　此一回由赢匡往虚空深处去，负责牵制诸天星君。而他自己这边，则由一众全道真仙相助，率领亿万妖卒，以及万余炼气士，冲破界河，浩浩荡荡往天庭所在杀来。

　　天庭之外本有神山大岳及天河环绕，平常都有仙官神将镇守，外间更有星君逡巡，本来是牢不可破，可是这一次，昊昌军阵至外，竟然无人阻挡，甚至一些地界上，还有嫪氏族人暗中撤去人手，放开关门，由得他长驱直入。

　　这一路之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阻碍，许多险关要隘居然就这么放他轻易过去了，顺利进军的同时，他对嫪天母的势力也是心惊不已。

　　不过他现在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了，只是几日之间，大军就到天界碑前，而过了此处，前方就是天庭正殿，应元宝殿所在了。

第三百零一章 天路崎岖信手平

　　昊昌立在经纶御台上观望过去，见应元宝殿矗立于云海之中，气象森严，高峻庄肃，天上虹光闪烁，随清气洒散下来时，檐角朱台，广脊高阙皆在笼在一片耀目金光之中。

　　按照天庭规矩，帝子平日不得宣召，无事不得来至正殿，所以他也甚少来得这里。

　　可他也是知道，这座宝殿尽管看似距离他们不远，可事实上想要达得那里，却绝不是什么简单之事。

　　此殿同时存三物之中，一是藏于天星映光之下，二是超脱世宇之上，三是落驻在“浑乙”腹内。

　　诸天星光遍洒万界，而天庭就存在于每一道星光中，若要强攻，首要一步，就是要将这些星光遮掩或是打灭，使之从中脱离出来。

　　而超脱世宇之上，则是指天庭不存在于任何一处界域中，且时时在变幻，不得接引，难寻正门。

　　至于那“浑乙”，乃是传说之中的一只怪物，从无形体，也从无人见过，更无人知晓在哪里，可天庭确确实实是存在其腹中。

　　这头怪物只听天帝号令，若不得其谕旨，就算寻到宝殿之上，所经历的也俱是化影幻光，哪怕推翻了天帝，转过出来，此中所历诸事皆会化为虚妄，就好若一切从未发生过。

　　这三处只要有一处不得解决，那他们就不可能达到扫荡天庭的目的。

　　可就算过了这三处，也非是结束，宝宫之外还有德道真仙设布的大阵，阵中通常悬挂有太上亲手祭炼的天符，好在此物已被窃走，无有先前那么难对付了。

　　昊昌看着就立在身边的润名道人，请教道：“道长，我等已是到此，下来该是如何做？”

　　润名道人事先曾告诉他自有办法可破这三重障碍，只是未免天机泄露，所以不便多言，现下到了这里，就没有那么多忌讳了。

　　润名道人言：“殿下稍安，且看贫道手段。”

　　他从袖中取一面幡旗在手，一抖之上，便就迎风展开，随手往天中一祭，就将此物乘风而上，直入天穹，随后张扬铺开，只是几个呼吸之间，白昼就化黑夜，漫天星光已是被遮掩了去。

　　他道：“若是星君发现这里变故，那么势必会设法闯破幡旗，强渡星光进来，若是为数众多，那么贫道是遮掩不住的，好在那里现在应有左御中在应付，暂还无需担忧，殿下只需尽快过去另两处布置便可。”

　　昊昌道：“那要快些寻到天殿所在了。”

　　润名道人这时伸手一指，云烟自平地升起，就有一架古朴飞车现于众人面前，车前站有一个铜人，其手抬起，平平向前，指向某处。

　　他作势一请，道：“殿下请上车驾。”

　　昊昌打量了车驾一眼，就登踏上去，方才站稳，就见车前铜人一转，手指却是往某处移去，通过车驾，他能隐隐感觉到那里似有什么，心下一动，道：“道长，莫非……”

　　润名道人点头道：“殿下身上有帝气，又与天帝乃是血脉至亲，由此为指引，就可找到正路，只是此车需得殿下亲自驾驭，不得有任何一人代替施为，否则气机一乱，必会失去方位。”

　　昊昌道一声好，随即又言：“可那浑乙那关又该如何过去？”

　　润名道人言：“有祖师在，殿下无需忧虑于此，只管行走，自然可以达到的天殿所在。”

　　要想单纯凭借昊昌手中这些力量扫荡天庭，那是绝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帝子与天帝之间的较量，同样也是几位太上之间的较量。

　　此刻离忘山中，张衍与全道两位太上正留意着昊昌这里一举一动。

　　左座那位全道太上这时言道：“浑乙乃是天地气运所化现，与天庭一体共存，我当以法力迫其开口。”

　　右座那道人言：“稍候作法，德道必来阻碍，只我二人恐难成事，这里还要请道友出手。”

　　张衍微笑一下，道：“此是小事。”

　　全道二人得他回应之后，便就施展法力，迫使这头怪物开口，放开去路，如同他们所料，德道三位太上立时有了反应，同样转运法力阻碍他们。

　　张衍知道全道以二敌三，要想挡住所有法力显然不能，故是这部分阻力需要他自己来克服，实际上全道二人也是借此来观他手段如何。

　　由于他正身顾落现世，法力远胜这些太上，所以这于他而言并非什么难事，这时意念一动，好如一股洪流冲入浑水之中，轻而易举就将那阻碍自己的法力荡开，并压迫得浑乙不得不将天庭所在显露出来。

　　而另一边，赢匡再度来到了虚空深处，对于任何可以削弱天庭的机会他都不会错过，有三帝子在那里牵制天庭和德道真仙，他这里可以放心与诸天星君再战一场。

　　可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却是忽然所觉，转身一看，却见有一名道人站在那里，他皱眉道：“治乐道长？”

　　治乐打个稽首，道：“左御中，尊驾若是肯此刻退出，我可不来为难你。”

　　赢匡摇摇头，道：“我与道长也非是第一次交手，莫非前次动手结果，道长已然忘记了么？”

　　治乐却道：“那左御中可曾记得，你已是领了德道敕诏？”

　　赢匡一副平静神情，道：“那又如何？只是一张敕诏罢了，该用则用，不当用时，那便是一纸废文。”

　　治乐叹道：“左御中既然执迷不悟，那我也只好亲自将你拿下了。”说话之间，他拿一个法诀，登时有一道虹光凭空飞起，绕转一圈，顿将赢匡困锁住了，似连天符护持也都毫无作用。

　　这问题实际出在了那张敕诏之上，德道给出此物的同时，可是在此上下了手段，要是有收下敕诏，却又不愿遵从之人，不拘符诏是否带在身上，一旦因果已立，便就可以作法拿捏。

　　治乐本来以为此事十拿九稳，可是这个时候，赢匡身上却是有灵光腾起如火，虹光锁链顿被烧灼殆尽，其人再是一挣，最后一点余烬也是消散在了虚空之中，他不禁拧起眉头，道：“原来左御中早有准备了。”

　　赢匡却是沉默不言，他早便猜到敕诏之上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在来之前就请离忘山赐了一道护符，用以防备，没想到当真用上了。

　　治乐怒道：“便无符诏，一样可以阻你于此。”

　　话音一落，就见遁光闪过，随后治常、治生等人自虚空之中踏步而出，三人各站一个方位，将赢匡围在当中。

　　治乐传声道：“两位师弟，三帝子已然杀到了应元宝殿之前，我等需尽快将此人拿下，再赶回去往援那处。”

　　治常、治乐二人齐声应是。

　　赢匡神情变得凝重了许多，与三位德道真仙对阵，丝毫没有赢下的可能，此刻最为明智的做法就直接转身离去，相信对方确认他离开后，也不会继续来追赶。

　　可他考虑了一下，却是决定留在这里与三人周旋。若能把德道这三名真仙拖在那里，那无疑天庭那处将受到的压力将是更大。

　　要是天帝被掀翻下去，换了三帝子上台，那是更好，而这一位无论是治世之能还是声威都远不足以和原来天帝相比，诸天万界必会不稳，那时对付起神人来将更是容易。

　　想到这里，他一催天符，团团清气就朝着三人涌去。

　　昊昌驾车前行，只是出去一段路后，他见铜人之手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忽而上下乱指，不由皱眉道：“道长，这里指落不明，到底该往何处去？”

　　润名道人言：“铜人指向哪里，殿下便转去何处，不必去管前路，身后之人，跟上车驾就是了。”

　　昊昌一想，顿时心下恍然，天庭所在，本就是时时不定，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天帝之故，正在回避他们，所以才会出现这等情形，他不再多想，随着那指引方向，不断驾驭飞车，身后军众也是认准那车上那大纛，跟着行进。

　　那些炼气士还好说，得了供奉，就会做到该做之事，那亿万妖卒可是散漫无比，就算有妖将无人管束，也绝然不会这么令行禁止，好在有德道真仙事先作法，此辈此刻都是变得浑浑噩噩，只会跟随命令行事，不到地界，是不会清醒过来的。

　　在行走了不知多久之后，似是过去了什么屏障一般。

　　昊昌只觉浑身一震，同时舒了一口气，道：“我等已是入了浑乙腹中。”

　　不但是他，身旁所有人虽未曾看见这头怪物，但此刻却清楚无比的明白自己已然进入其腹内。

　　就在这时，面前一片云雾散开，前方出现一条金玉铺砌的大道，尽头处一直延伸到一座巍峨宫殿之前。

　　润名道人言：“殿下，我等已到应元宝殿之前，那外间阵禁自有我等应付，请殿下下令吧。”

　　昊昌吐出一口气，压下心中激动，随后目视前方，缓缓抬起手来，再是重重一握！

　　随着他这个动作，车驾两旁一排排旌旗竖立起来，轰隆一声，身后无数妖卒爆发出震天嘶吼，腾起团团妖风黑云，如浪潮一般向着那些宽广无尽的宫殿群落冲去。

第三百零二章 天规有常束心缰

　　应元宝殿之上的大阵如水波一般层层荡开，就在那被驱开的地界，显露出一条条真正去路来，无数妖卒往里汹涌而入，时不时也可见得，一些被挤到旁处妖卒接触到阵禁边缘，一下便卷入进去，顷刻就被绞成碎末。

　　润名道人此刻与身后四名同门站在一处，施展法力压迫宝殿周围的大阵。因为少了天符之故，所以配合其转运的阵势并没有剩下多少威能，故是他们并没有用惯常路数去破解，而直接采取正面对抗的方式。

　　这般闯阵，由于有些地方不能及时破开，入阵妖卒无疑会死伤惨重，但他们不在乎这些，妖魔之辈，可谓要多少有多少，等到等三帝子登上帝位，那么也就用不着此辈了，现在死伤一些，便当是提前扫除这些天地间的秽毒了。

　　应元宝殿有乃是由上千余座宫殿群落组成，每一处殿宇楼台除却大阵之外，也是各有戍卒及仙官神将守御，并非是内里全无防备，那些妖卒冲入进来后，立时与此辈撞在了一处，各色灵光飞虹乃至雾烟腾起，隆隆震动之声此起彼伏。

　　宝殿之前，一名金甲神将站在高阙之上，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声响，眉宇间却是隐隐带有一丝不安，他问道：“符令可是发出了？”

　　身旁亲随回道：“回禀殿守，早是发出了。”

　　那神将看了看上空，焦躁道：“那众位星君怎还不前来相援？”

　　亲随低声道：“或许是被阻碍了，三帝子既来攻打天殿，一定是会设法阻挡诸位星君的？”

　　神将重重一拳锤在栏杆之上，那用仙家手段祭炼的望阙都是震动了一下，他神情沉重道：“不能指望众位星君了，你速去把诸位德道天师请来。”

　　天庭天师共有六位，其中有五位是德道中人，只有新近被拜封天师的玉函仙人是全道中人，其等平时受天庭供奉，代表两家道脉一同调和诸天，本来与天庭并无从属关系，天帝也号令不动其等，不过神将相信只要德道不愿把正教之位拱手让出，那么一定会现身维护的。

　　昊昌在后方看着妖卒层层推进，一路上攻破无数宫阙，心中很是振奋，陡然间，却见前方不少本被排挤开来的大阵骤然合拢，将攻入此间的妖魔霎时间分隔成几块，便连诸殿正门之前，也有一道气障凭空抬起。本来源源不绝涌入进去的冲势受阻，好若浪潮一头撞在了礁石之上，他不由神色一沉，道：“这是如何一回事？”

　　润名道人言道：“无妨，此是德道天师出面了，早在我等预料之中，这几人不过是晚辈而已，道法尚不精熟，就由贫道来应付便可。”

　　他取出拂尘，往臂弯一搭，运法片刻，只是一指，那堪堪合拢的阵禁再度被拨分开来，背后那几股法力与对他对撞几次，都是受创败去。

　　没了这等阻碍之后。此后进攻一下变得顺畅起来，毕竟三帝子这里除了妖卒之外，还有万余名招募来的炼气士，其中还有颇多散仙，实力很是不俗，而反观天庭这边，少了星君护持，只凭着一些宫阙禁卫和德道修士，根本也无法阻止攻势，只能逐步往后退去。

　　昊昌这边军阵经过百余日推进，最前方的妖卒终于到了应元宝殿正殿之前，可就在其踏上殿前空地的那一刻，忽然天空之中传出一声雷霆叱音，那个妖卒顿时化作飞灰而去，与之一同化为虚无的，还有身后数以百万计的妖魔及上百名炼气士，便见一名身着德道袍服的道人出现了天穹之中，正是全道真仙治泉。

　　殷名道人在后方见得此人，运法四面观去，见治乐等人皆不在此处，独独治泉一人在此，就知此辈多半是被赢匡拖住了，他心意一动，瞬时来至那处，与其对面而立，打个稽首，道：“道友，凭你一人是阻不住我辈的，何不让开去路，免伤两家和气。”

　　治泉拧眉道：“你全道前次败阵，为何不遵约言，反来进犯天庭？”

　　殷名道人正色言：“道友说错了，天庭之争乃是昊氏家事，我辈乃是应三殿下之请而来，又何来违约之言？”

　　治泉知道想凭言语不可能让对方退去，甚至连拖延时间也休想做到，于是沉声道：“那也不用多言，尊驾有何本事，尽管使出来好了。”

　　殷名道人道一声“请”，两人瞬时便斗了在一处。

　　而润名道人见此，当即拿一个法诀，两人斗战所在顿被遮掩了去，余波再无法冲击下方，他回过身来，对着昊昌道：“殿下，可往前去了，前路阻碍，自有我辈遮挡。”

　　昊昌点了一下首，驱动车驾，整个仪仗缓缓前移，通过那由诸多妖卒开辟出来的道路往应元宝殿前行，这一路之上并不安稳，时不时有德道真仙出现拦截，可是都被全道之人挡了下来，因治乐等三人与赢匡相斗尚未回来，是故全道这一边应付的很是从容。

　　未有多久，昊昌车驾到了正殿阶下，看着大殿上方应元二字匾额，心下一阵激动，侧首道：“还请道长随孤家入殿。”

　　润名道人打个稽首，道：“贫道自当跟随。”

　　昊昌整理了一下冠服，踏阶而行，至平台，入殿门，往里而行，润名道人则是不言不语伴在一旁。

　　接连穿过三座前殿后，两人终是来至大殿之上，昊昌一脚跨入进去，抬头看去，不由身躯微微一震。

　　昊氏天帝此正坐于宝座之上，头戴延板帝冕，五色珠旒垂挂，簪系赤璎，黈纩充耳，身着天德教化袍，上显日月星辰，山岳流水，腰围乾坤，足履星汉，其面目不清，如庙堂神像，威严庄肃，看去好像等在那里许久了，他见昊昌进来，缓声道：“吾儿来了。”

　　昊昌神情微僵，以往面见天帝时，其人冷漠渺远，不近人情，说是父子其实更似君臣，而今朝似与以往所见，却是大有不同，却是多了几分亲近之感，反令他感觉有些不适。

　　他吸了口气，来此之前他本是准备了许多话，然而到了这里，发现这些皆是多余，径直走到玉陛之前，躬身一拜，道：“儿臣恭请请帝上逊位！”

　　天帝缓缓道：“吾儿既想要帝位，那便拿去好了。”

　　昊昌一怔，猛地抬头，不可思议地看去，他未料想到天帝居然这般好说话，不由疑心对方是否在玩弄什么花招，眼神也露出了警惕之色。

　　天帝似看出他疑问，拍了拍帝座，叹道：“吾儿只看到了帝位好处，却看不到其中拘束，身为诸天帝君，既受天地气数所钟，也受天地气数所制。”

　　昊昌不解道：“此是何意？”

　　天帝感叹道：“自登此位后，寡人一言一行皆受天地规矩束缚，从无法随自家心意行事，每日只有片刻可顺由己心，说是天帝，实则不过是一具天地气数左右的傀儡罢了。”

　　昊昌听了，不由吃了一惊。再问了几句，方是明白，昊氏神人成就天帝，那么便会被泯灭一切自身情感，且是被强迫如此。

　　天帝自登位后，一直在与此抗争，但每日也唯有些许时候才能占据上风，而这得以自主的片刻间，其才会依照自身意愿下达一些谕令，所以有些时候看起来行事有些前后矛盾。

　　不但如此，每一个坐上天帝之位的人行事都会一模一样，似一个模子塑造出来，既不出格，亦不会平庸。

　　不过天地有变，天序衰退，反而对天帝的制束之力会下降，若非如此，其今天也说不了这许多话。

　　天帝感慨道：“你私心欲念太重，实则并不适合帝位，是以寡人之前不愿选你。”

　　昊昌心中有些惶惑，听得此言，脱口道：“那十四弟又是如何一回事？”

　　天帝叹一声，道：“你十四弟原来虽是聪颖，可是百年前不慎受了一场变故，早已无心无智，正是适合坐上此位。”

　　昊昌心中一震，无心无智不是什么大病，以天庭和德道手段，当能治好，可却不去这么做，莫非有人有意阻止？还是有其他什么缘故？

　　天帝目光这时落了下来，道：“明了这些，吾儿还愿意登上帝位么？”

　　昊昌咬了咬牙道：“自是要的。”

　　谁知天帝所言是真是假，况且他到了这里，已然没有退路了，不但是那些与他有所勾连的仙官神将，就算全道绝然也不允许他如此。

　　天帝见他心意甚坚，也不再多言，取出了一枚方印，摆在了案上，道：“天帝玺印在此，吾儿若要，自来取之。”

　　昊昌看过去，死死盯着那方大印，身形却迟迟不动，可事到临头，他居然生出一丝惶恐。

　　润名道人这时在旁提醒道：“殿下，还请上前接掌帝位。”

　　昊昌挣扎道：“不该召集众臣诸仙，以正名号么？”

　　润名道人言道：“诸位太上与昊氏有约，掌印玺者为帝，何须臣下置喙！”他再是加重了一些语气，道：“还请殿下上前取印！”

　　昊昌努力平复了一下心绪，一步步走了上去，到了案前，望着那大印，呼吸却是急促了起来，喃喃道：“诸天奉帝昆，万界称正尊！此该我得也！”他伸手出去，一把将印玺抓住！

第三百零三章 机谋用尽动一战

　　昊昌一把将印玺拿到手中，只觉浑身一震，闻得耳畔传来一阵阵钟磬之声，同时有一股金光盘上身躯，身上袍服有一瞬之间便化作了天帝服章。

　　他此刻心意一动，笼罩在应元宝殿之上的大阵顿时收了去，只是还未等他高兴起来，那金光却又是消退下去，浑身服饰又是恢复了原来模样。

　　他一皱眉，转而看向天帝，沉声道：“父皇，这是何故？”

　　天帝神情如常道：“吾儿虽是得了印玺，但却声名未正，需由寡人昭告诸界，宣言退位，正承正继，方是帝君。”

　　昊昌迫不及待道：“那便请父皇早日颁发诏旨。”

　　天帝道：“此需拣以祭祀之日，匆忙就礼，不合礼制。”他抬头看向殿上悬挂章表，问道：“晷星官，吾儿何日登位合适？”

　　话音一落，顿见那里金光一闪，顿时有一名鸟喙人脸的星官站了出来，回禀道：“回帝上，最近天运应兆之日是在下月初三，那时帝子继位最是合适。”

　　天帝道：“吾儿意下如何？”

　　昊昌一皱眉，到下月初三还有十八日，这么长久，很可能会有什么变故，但他并没有反对，身为帝子，这里他是明白的，天庭行事，一切自有礼规法度，若是不遵从这些，不但得不到诸天仙官星君认可，反会给人以名位不正之感，最后受损的还是自己。

　　他没有马上应下，而是看向润名道人，“道长以为怎样？”

　　润名道人也是明白这里面道理的，打个稽首道：“天庭之事，全当由殿下自家作主，贫道不会来过问。”

　　昊昌沉吟一下，道：“那便定在此日吧。”就在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事，问道：“父皇，母后曾言，说是你能随时取昊氏弟子的性命？不知是也不是？”

　　到了这个时候，他已不怕将自己认嫪天母为母的事情暴露出来了，而且他要登位，也离不开后者的帮衬，迟早也是会被天帝知晓的。

　　天帝对此似并全不在意，言道：“是嫪姬说与你听的？此非虚言，但莫说为父不会来害你，就算真是有心，你有全道护持，也伤你不得。”

　　昊昌道：“父皇说自身受制于天地，那母后是否也是如此？”

　　天帝摇头道：“她不掌天地乾坤，自不受此制约，但除了天庭内事及统御嫪氏族人，她也无有多少权柄，但你若登位，她却能助你抚平天庭内事。”

　　昊昌想了一想，声音放低了一点，道：“儿臣还有一问，等儿臣成了帝上之后，也当是昊氏之主了，是否……”

　　天帝深深看了他一眼，才道：“吾儿若为昊氏族主，自也有这等本事，但为父劝你善待兄弟族人，莫要开此恶例，”说到这里，他似也失了说话兴趣，“为父知你不喜听人说教，便不在此多言了，望你好自为之吧。”

　　言毕，他正要离去，然而这个时候，润名道人却上前一步，打个稽首，道：“帝尊且慢。”

　　天帝站住脚，客气问道：“道长还有何事？”

　　润名道人言：“帝子未曾继位之前，帝尊需得有人护持，若有乱臣贼子妄为，也非我等所愿见得。”

　　现在这个时候，天帝的态度可谓极是重要，要是有人故意来取其性命，那三帝子未必见得再能成功登位。尤其是天帝无了印玺护身，更易为人所趁。

　　天帝听他此言，也并没有拒绝，应下道：“也好，那就劳烦道长了。”

　　润名道人于心中默念了一声，不旋踵，外间进来两名名字辈的同门，到了天帝面前，行有一礼，便就站到了其身侧。天帝面上毫无不悦之色，反而道：“有劳两位道长。”

　　两名道人俱是打个稽首，就跟随者天帝离去。

　　昊昌则是来至殿上帝座之前，他本想立刻坐了上去，可却感觉到这间隐隐在排斥自己，强行为之，可能会生出不妥，于是最后只能起掌在座脊之上拍了一拍。

　　润名道人看他一眼，道：“殿下似有忧虑？”

　　昊昌道：“道长，孤家继位，或许会臣下会有人反对。”

　　润名道人笑道：“有我全道在，天帝为正殿下之名，又有嫪天母在后扶持，还有何人敢于反对殿下？”

　　昊昌点头道：“或许是孤家多虑了。”随即他似想起来什么，道：“险些忘了，孤家此刻当去拜见母后。”

　　润名道人言：“此是应当，殿下当尽快前往，借嫪天母之手理平内外。”

　　离忘山内，全道两名太上一直在留意天庭之中变化，观看到此，两人都是点头，认为进行到这一步，三帝子登位之事当再无大碍了。

　　左首那道人言道：“三帝子已得天帝之印，下来只需待天帝颁诏，明告诸天，便可继位，等到那时，当能去德道之名，尊我全道为正教了。”

　　右侧那道人也是点头，朝着张衍道：“若是德道退去，也可免去一场争逐，只是日后，还要仰仗道友帮衬。”

　　他们自认此回用得是正经手段，等到全道为正教之后，按照约定，就算德道那一位正身此刻顾落过来，也不好再出手夺取。

　　只需他们也需想办法维护住自身正教之位不变，才不会被再次夺去，这里面张衍作用就极是重要，因为有他站在这里，全道才能在面对德道三人时不落下风。

　　张衍这时淡笑一下，道：“道友所言，未必见得。”

　　右侧那道人言道：“道友似有不同之见？”

　　张衍道：“要真如两位道友所料，那自然是好，可德道会如何思量，现下还难做揣测。”

　　左侧那道人沉声道：“道友是言，德道不愿遵约而行？”

　　张衍道：“德道会如何行事，贫道也难下断论，究竟如何，拭目以待便可。”

　　由于他所营造出来的假象，德道当是认为自己即将取得那物事了，可明明已是成功在即，他们又怎会容许全道在这个关头把此物反夺过去？

　　更何况，现在三帝子只是取了印玺，还没有被嫪天母及诸天仙神所尊奉，更没有宣昭诸天，仍是有许多手段搅乱了此事。

　　其实就算三帝子真是登位，在外人看来，由于其位乃是攻伐天庭，强夺而来的，所以这算得上是谋逆之举，其余帝子大可以此为借口讨伐于他，如此一来，德道就可以帝位未定为由，将事情长久拖延下去。

　　全道二人也明白张衍的意思，但这一切仍是取决于德道的态度。

　　两人对视一眼，要是到此一步，德道仍是不肯退让，那也无甚好言，唯有动手以定胜负了。

　　转眼数日过去，天帝颁发诏旨，将帝位传于三帝子昊昌，并命使令传谕诸天，明告万界，并邀各天仙人观礼。

　　可是到了继位之日，除了全道一脉的仙人俱是到来外，天庭半数仙官神将却拒不奉诏，诸天星主更是一个也未曾前来参拜。

　　与此同时，还在下界的几个帝子认为昊昌乃是谋逆篡位，纷纷举众相叛，此辈背后自是都有德道支持，所以这回掀起的声势也颇是浩大。

　　尽管有诸多阻碍，可昊昌仍是在嫪天母帮衬之下勉强坐上了帝位，只是此位他坐得并不安稳。

　　尤其是诸天星君，其本是天庭最为仰仗的武力，照理说此辈从来不会管帝位为谁人。帝印在谁人手中，此辈就会听从谁人之命，如今这反应却很是古怪。

　　只是昊昌现下还来不及去处置此辈，他尚记得自己座下之位是如何来的，所以在成得新帝之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要将德道供奉撤下，并奉全道为正教。

　　但传谕至祭殿之内，看守此间的弟子却是丝毫不作理会。

　　因为祭殿供奉得乃是太上之位，自有太上法力护持，如不得太上允准，外人休想入殿一步，更不用说将之挪走了，所以此事便拖了下来。

　　全道两人知晓此事之后，立刻修书一封，送去紫阙山中，却是要德道三人遵照约言，尽快把牌位挪去偏殿，到了此时，他们措辞仍是客气，不想做撕破脸皮之事。

　　可事与愿违，数日之后，两人收得一封回书，上面所言，却是暗指昊昌得位不正，不过是一伪帝，其之诏言，德道难做尊奉。

　　右首那道人看罢之后，沉默片刻，叹道：“我等只是想彼此有言在先，终究可以坐下商议，未曾想德道如此不要脸面，那就怪不得我等了。”

　　左座那道人对张衍打个稽首，道：“今事至此，已无需再言，还请道友祭宝，维定现世，稍候再请道友与我一同共讨德道之人。”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知道事机已成。就在全道这名太上出口邀他之时，他便已被认其等视作同道，这等时候再是出手，就不会惊动两家道脉背后正身了，他回得一礼，道：“两位道友且请稍待。”

　　他心意一动，随一道光华闪过，太一金珠已是立在诸天万界之中，这一刹那，整个现世就被笼罩了在此宝封禁之下，同时一股浩大法力密布万界万空，随后他把袍袖轻轻一抖，自座上站起，言道：“两位道友，而今当去领教德道高明了。”

第三百零四章 廓清诸神还本源

　　太一金珠这一凌驾于诸界之上，德道三位太上立刻察觉到了一丝不妥，纷纷起心意推算其来处。

　　这三名太上，分别以“德明”、“德昭”、“德彰”为那入世道号，也即此间意识寄托之名号。但正如全道两名道人唤己名为“全传”、“全余”一般，此也仅仅是此世之中的一个代称罢了，与正身并无实际关联，如此称谓，在诸多现世之中也是各有不同。

　　而这推算一番下来，三人发现，此间源头却是指向离忘山，而那应兆，却是落在全道二人身上。

　　三人之中，此刻居于殿左，以少年形貌示人的乃是德彰，其寻思片刻，道：“这当是全道所为，不知其等要做何事？”

　　于他对面端坐的乃是德昭，其人看去是一个四旬年纪的中年道人，这时接言道：“莫非是得见我去书拒言，故而向我示威不成？”

　　德彰好笑道：“此举又有何用，除非其等准备亲身下场，与我论个胜负？”

　　德昭想了一想，摇头道：“我观那宝物，看去虽是有些玄异，可也仅止如此而已，并无法伤得我辈半分，想要凭此与我斗战，全道当不会如此不智。”

　　就在两人谈论之际，一直坐在主位之上，持坐不言的德明这时眼皮一抬，开口道：“有客登门，两位道友不妨随我一同出外相迎。”

　　紫阙山前，道宫之外，德道诸多修道之人正在谈玄论法，其等忽闻听得山外有阵阵仙音传入耳中，不由寻觅来处，却觉那声飘飘渺渺，难知根由，再过片刻，便见天外清气荡涌，金光铺地而来，其中有三位道人各摆法驾而至，经行之处，瑞霭条条，祥云纷呈。

　　有修行有成的真仙脸色一变，惊呼道：“全道太上？”

　　为帝位之事，德道与全道之间，有颇多争斗，而德道门人口中，自然对全道极尽贬讽之能事，可这刻太上一至，却是不由心生惶恐。

　　有思绪尚是清楚的意识到出得大事了，急忙道：“全道太上到来，定有变故，速去禀告祖师！”

　　这时就听得山中磬钟一响，紫阙山巅有祥光照落下来，德道三人自里迎了出来，稽首为礼道：“不知三位道友前来，有失迎迓，还请里面说话。”

　　在外见过礼后，张衍与全道二人随其等入至道宫之中，各分宾主而坐，德彰先是言道：“三位道友来我紫阙山，可是为了那天帝之位一事么？”

　　全传沉声言道：“三位道友，三帝子昊昌，沉稳坚毅，宽忍纳言，更兼有御众之能，乃是人君上上之选，今得正位，本欲奉我全道为正宗，贵山为何迟迟不肯退去？这是否有违我两家先前定约？”

　　德昭则言道：“几位道友，我等前番书信之中已然言明，那三帝子得位不正，不过一伪帝耳，又岂能代天牧民？其之谕旨，当然也是作不得数的。”

　　全传则道：“三帝子继位，乃由前任天帝禅让，哪来什么得位不正之说？三帝子后又拜嫪天母为母，如此内外皆可得治，诸位既已输我，该当履行前诺才是。”

　　德昭辨道：“本未了局，又何来输赢之说？”

　　全传把袖一拂，道：“既然三位道友不愿说理，那便只有做过一场了。”

　　德道三人都听得出来其中那警告意味，但却都是丝毫不为所动。

　　德明漠然道：“三位当知，现世之中不宜动手，否则那物无人可得。”

　　德昭亦是劝言道：“几位道友今日若乱我谋划，来日我等亦可坏你布置，此非意气之争，该当是慎重为好。”

　　现在他们之间争斗，不过维持在意识之争，就算搬弄一些手段，也无碍大局，可是要真动起手来，崩裂现世，那结果就是双方谁也得不到此物，如此便是坏了正身之约了。所以他们不认为全道会如此做，现下也仅仅是威胁而已，目的就是逼迫他们让步，那他们又岂会答应？

　　全传却是站了起来，道：“三位执意如此，那也无甚可言了。”

　　德道三人都是感觉到了不妥，观对面之意，当真是要与亲身下场与他们斗战。

　　德明看出不对，也是站了起来，沉声言道：“道友慎重。”

　　全传打个稽首，道：“话已说尽，稍候领教高明了。”

　　此一语道出后，德道三人只觉殿内清光晃动了一下，全道二人与张衍俱是不见，不由都是神色微凝。

　　张衍三人此刻俱已来至高处，全传只是拿起拂尘轻轻一扫，紫阙山本来清光缭绕，祥云环裹，可这一刻，却光灿顿消，生出由实转虚之势，而外间山川河流一个个化去不见，而一些本来落驻在那里的弟子门人也是同时消失无踪，此便好若一幅图画之上景物正被逐渐抹去，唯有留下一片空白。

　　德明见此一幕，沉声道：“既然是全道弃诺在先，那我辈也无有不还手的道理，如今唯有奉陪到底了。”他当即拿一个法诀，整个紫阙山化消之势顿被定住，重又变得真实起来。

　　只是两边伟力这一碰撞，余波所及之地，天地晃动，似有破碎崩塌之兆。

　　全道二人见此，都是担心双方之力当真震破现世。全传不由道：“张道友？”

　　张衍目光顿时变得深邃了几分，把心意一转，将法力将灌入太一金珠之中，霎时有金光笼罩下来，双方法力如同碰上天壁，都被限制在了紫阙山内外，再无法往别处去。

　　德道三人一见，这才知晓全道是有备而来。

　　最早太一金珠祭出之时，因两家还并未当真交手，张衍还曾运使自身法力，所以三人看去，以为太一金珠也不过是一个寻常法宝，所以并未有把此看在眼里，可这个时候，却是才惊觉过来，这分明宝物能够镇定现世，也难怪全道敢于悍然动手。

　　全道两人却是精神大振，因为张衍果然未曾虚言，将五人法力都是遮笼在内。

　　可是他们又很快发现一丝不妥，周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凝滞下来，他们此时都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此刻已是跳出至现世之外，与此间再无任何勾连。

　　这实是因为在张衍法力遮护之下，五人法力再无法对现世造成一丝一毫影响，既无法影响，那么就等若现世一切与完全他们分隔开来了。

　　而太上本跳出诸有，与现世只有一缕意识勾连，而意识被斩断，自也就无处着落了。因现在这些完全是操诸于张衍之手，要是不让他们回去，他们或许就无法回去了。

　　全传皱眉道：“道友是否做得过了？”

　　张衍淡笑一下，没有回答。做到这等地步，他已经完全将这座现世用自己法力遮绝，此刻他无论再对全道抑或德道之人施展什么手段，都不会再惊动其等正身了。

　　全传没有等到他回言，知是不对，欲待解脱出去，然而却感觉整个现世都被笼在了一股绝强伟力之下，似是某一位太上正身已至，而那气机又恰好与张衍相合，他猛然惊觉过来，一转首，看向张衍道：“原来这一切皆为道友所谋。”

　　张衍负手而立，淡声道：“贫道不欲为难两位，两位且自行退去吧。”

　　全道两人明白，以现下意识所化之身，完全不可能与张衍正身相抗衡，对方念转之间，就可将他们驱逐出去，现下让他们自行退走，不过是在同辈份上，给他们留些颜面罢了。

　　全余打个稽首，叹道：“道友棋高一招，今朝是我等输了，待来日再与道友一论高下。”

　　张衍不为所动，等到把除自己之外的所有炼神伟力驱逐出去，他就能把功行演化完满，那便将于此辈正身同列，那时对方若要前来论道，却也无任欢迎。

　　全道二人言罢之后，身躯顿时渐渐黯淡下去，最后如轻烟一般，消散于天地之间。

　　张衍确认二人在此世之中再无半分痕迹，便把目光落下，看向紫阙山中德道三人，道：“三位道友又如何说？”

　　德道似也知此时无法与他抗衡，三人之中，有两人默默打个稽首，身形都是渐渐散去，显也是将这一缕意识自行化去了，然而唯有一人静静站在那里不动。

　　张衍一挑眉，他能感应到，这一位似与自己曾有某些牵连，现下不肯主动退走，恐怕是想借他之手了断，那么正身若得此一线玄机，将来好再来寻到他麻烦。他哂笑一声，挥袖一抖，在无边伟力压迫之下，对方身影如泡影一般破碎。

　　这刻现世之中，全、德两道太上的意识已然尽数消解，所有外来炼神伟力都是被他驱逐出去，唯得他一人留驻于此。

　　到此一步，按照原来计较，他该当是跨出那一步，完满自身自行了。

　　不过他却能感觉到，要是自己如此做了，或许那几位太上争夺的物事便会就此消去，所以要先一步将之拿到，才好行后续之事。

　　意念一转，已是回到离忘山中。随后把纨光唤来，道：“全道、德道两家太上已为我逐出此世，你等可扶持十一帝子夺取帝位，并令其奉我离忘山为正教！”

第三百零五章 天奉离忘取正道

　　张衍此时若是愿意，那么只要稍展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够改换世上所有生灵的思欲念想，而没了全、德两家太上，自也无人能够来阻止他。

　　只是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如是想要得到那件物事，那么就不宜过多干涉天庭争端，这也是以往太上从不插手帝位具体争斗的缘故。所以此回他只是将事情交代下去，令门下自去为之。

　　如今现世诸宇之内只有他一人称唤太上，过去未来皆在观注之中，莫说这次不会失败，就算真有意外，也能再次来过。

　　纨光得了授命之后，立至宴律国中。

　　十一帝子此前听从劝告，一直按兵不动，坐观昊昌登上帝位。而至如今，其也未如其余帝子一般声言讨伐后者，只是等待真正时机到来。

　　纨光到后，与他一番详谈下来，不几日，宴律国也是举起征讨大旗。

　　新帝昊昌闻听此事之后，却是又惊又怒。他很清楚知道十一帝子背后乃是离忘山，其与全道乃是友盟，也是因此，成了天帝后，他还一度想着拉拢十一帝子。

　　而昊能这时若反，那说明离忘山背后那位太上默许了此事，若是这一位与德道走到了一处，那他就很难坐稳帝位了。

　　为此他赶忙将润名道人请来，请教事机。

　　两家太上尽管被逐，可其等道门弟子仍是存在于此世之中，只是太上向来少在人前出现，故是诸天万界表面上看去仍未曾生出什么变动，两脉门下对此还是丝毫不知，所以润名道人同样不明白这其中缘由为何。

　　他只宽慰昊昌，道：“殿下安心，如今你乃是天帝，麾下有亿万妖卒，万余炼气之士，就算无有诸天星君，也足堪镇压诸界，那些帝子纵是联手来攻，亦当不惧，至于此事，前日祖师与离忘山那位太上拜访一同紫阙山，或许是其中有什么变故，容我一问祖师便知。”

　　润名道人立刻回去焚香礼拜，可是却不得任何回应，只得告知昊昌，让其再做等待。

　　而宴律国中，十一帝子在离忘山修士相助之下，又招揽来不少炼气士及散仙，短短时日内势力暴增，在稍作筹备之后，就效仿昊昌先前所为，举兵杀上天庭。

　　十一帝子麾下从来不用妖魔，故而兵卒不多，这一回勉强能及百万。不过其阵中修行之人着实不少，甚至超过已然登位的新帝昊昌，因为天庭新近征调的兵卒多是下界平叛去了，所以这一路之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阻挡，只几日之间，就已是杀到了应元宝殿之前，如此继续下去，诸天之上看来又要换得一位新帝了。

　　昊昌也未料到十一帝子进兵如此之快，见情势危急，又将润名道人请来，问道：“道长，此该如何是好？你前次说让寡人等候，可为何这许多时日仍不见结果？”

　　润名道人为宽他心，只得言道：“贫道问过了，祖师当在与德道斗法，无暇顾及于此，不过殿下放心，有我全道相助，天庭当不致有失。”

　　昊昌道：“可恨诸天星君不为寡人所用，不然何至于此？”

　　润名道人皱了下眉，诸天星君确实是个大麻烦，不久之前他才弄明白，之所以此辈到了此刻仍不愿尊奉新帝号令，那是因为治乐等人前次以阻截赢匡为条件，要求在诸天未曾真正安定之前其等不得为昊昌效命。

　　实际上只是一个约定，是无法束缚此辈的，其中真正原因，乃是诸天星君看到全道迟迟未能成就正教，故是并不看好昊昌，正好就以此借口坐视不理，反正无论哪一个帝子做上那位置，最后都是离不开他们的。

　　昊昌见十一帝子已是攻至天庭门前，再顾不得其余事，将前去平定诸帝子的军卒全数调回，本来他还仗着人多势众，准备一股作气将对方击溃，可双方一交战，由于十一帝子这边炼气士众多，乃是天庭数倍，神通道术如泼雨一般下来，因此只是稍一接战，就落得一场大败。

　　昊昌得报之后，明白正面对战已无希望，下来只好仗着应元宝殿重又布置的阵禁，将所有兵卒收缩回来守御，但这些阵禁在离忘山真仙法力镇压之下并没有能起到太大作用，一座接着一座被攻打下来，而殿中守卫一日日往后退守，看去也没有几天可以支撑了。

　　润名道人此时也是心中沉重，他曾试图施展法力威压对面，可结果都被离忘山真仙挡了下来，自知再如此下去坚守不多久，再次祭拜祖师，可仍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好发下书信，将所有全道同辈过来，甚至连原本准备防备德道作祟的布置也是顾不上了。

　　而德道门下由于不知自家祖师早被驱逐了出去，故是这等时候，还以为是全道与离忘山之间反目，乐得作壁上观，只待两败俱伤之后，再命自家扶持的帝子上去一举拿下双方。

　　纨光见全道真仙尽数到来之后，局势略显胶着，为尽快攻破天庭，他便就将事情交托给几名同门，自己则下界来得寻赢匡。

　　赢匡见他到来，问道：“道长是来收我天符么？”

　　纨光笑着摇头，道：“天符乃是德道太上所炼，我离忘不取，待得十一帝子登位之后，祖师自会再行祭炼一张。”

　　赢匡道：“那道长来此何事？”

　　纨光道：“十一帝率众打上天庭，而今战事僵持，需得左御中出手。”说到这里，他加了一句，“我离忘山可允你将手中天符传给弟子，若是有意，等十一帝子登位之后，也可封他一个名位。”

　　赢匡没有立刻答应，只是问道：“十一帝子登位之后，神人如何处置？”

　　纨光一笑，从袖中取了一封书信，道：“此是十一帝子亲笔所书，左御中可拿去一观。”

　　赢匡拿来看过，过去半晌，他将这书信郑重收好，起身一个拱手，道：“待赢某稍作交代。便就与道长同往。”

　　而同一时刻，十一帝子昊能正在账内招待一位嫪天母派来的使者。

　　那使者先是递上一封诏书，随后道：“天庭向来是昊氏主乾坤，嫪氏主伦常，殿下若是愿意应下天母条件，天母可助殿登上帝位。”

　　昊能待看了下来，抬头道：“天母乃是父皇帝后，我可尊其为母，但也请天母答应我一事。”

　　使者道：“殿下请言。”

　　昊能道：“既是我昊氏主乾坤，那么嫪氏族人，待我继位之后，不再得享供奉。”

　　“这……”使者有些为难。

　　昊能道：“我知使者难以作主，你可将我之言转告天母便可，若应便再来此，若不应日后无需再见。”

　　使者也无甚好说，道：“小人必将殿下之话带到。”

　　他一揖之后，便就离去。但仅半日之后，其却又回转，并言：“天母欲与殿下对面一谈。”

　　得了昊能允准之后，他拿出一张画卷展开，嫪天母形貌便被映照出来。

　　昊能见了，正容一礼，道：“见过天母。”

　　嫪天母轻轻颌首，道：“殿下免礼，我问上一来，我若不愿收束嫪氏弟子，殿下又将如何？”

　　昊能断然言道：“那我继位之后，当下令迁徙此辈，如若不遵，自有天条约束！”

　　嫪天母道：“殿下莫非不怕惹得诸天非议么？”

　　所谓诸天非议，就是如同昊昌所面临的局面一样，纵然登位，也有许多人反对，导致帝位不稳。

　　若是之前，昊昌的确不敢这般做，他现下已知后，德道、全道两家太上已被离忘山那位太上驱逐了，那又何须再顾忌此辈？于是正声言道：“我秉正道而行，又有何惧？”

　　嫪天母看他片刻，轻叹道：“诸帝子中，唯你最是肖似帝上，我为嫪氏族主，不会去做有损族人之事，殿下该是如何做，便如何做吧。”一语说完，她身影便就缓缓散了去。

　　到了第二日，昊能这边继续发动攻势，这一回，由于有赢匡手持天符相助，全道真仙再也无法抵挡，见大势已去，此辈也不再纠缠，俱是遁光离去。

　　昊昌没了全道扶持，自是被迫退位。

　　两月之后，十一帝子登上帝位，当即颁旨，奉请离忘一脉为正教，不过这时德道又是故技重施，拒不肯退。

　　然而这一回却是与前番不同，由于太上已被逐去，伟力自也不存，故是宣召之人当即将闯入殿中，将德道三位太上的牌位强行挪走，并将偏殿也是撤去，从此无有两殿之分，只供奉张衍一人。

　　就在离忘山被奉为正教的那一刻，张衍心中一动，他能清晰感应到，在这现世之中现出了一件玄异物事，其并非是如同炼神伟力一般自外而来，也非是在自己造世之时一同生出，而似是一直在那里，只是他不曾有所发现。

　　他朝此物观注片刻，于心下默默推算许久，察觉到其与自己先前某个猜想很是相符，不由点首道：“原来这般。”他伸手出去，把手腕一翻，霎时间，那物已然落于掌心之中！

第三百零六章 莫道青天无始终，造化门中神常存

　　张衍看着掌中，那一物乃是无形无状，他能知其有，却不见其在。

　　但是随着目光观注，其却是渐渐变得明亮起来，最后变成了一枚宛若星辰般灿烂的宝核。

　　这实则并非是此物原来模样，而是他单独赋予了一个外显之形。

　　他本来便能感应到此物，看去不必要如此做，之所这般，却是因为他知道，这东西乃是那些炼神大能所欲谋取之物。等到他功行完满，那么势必将与这些同辈相争。

　　他以己度人，假设自己在找寻这东西，那么一定会设法做出种种阻碍的，到时感应或许会因此受到搅扰，就未必再能顺利得。有了这层易象之变，相对来说，就不易遭人蒙蔽了。

　　随着他继续观望，周围一切变得虚幻起来，而后他便见自己忽然站在了一处无数现世交汇的所在。

　　并且非是他一人在此，而是有数名道人立在这里，只是个个面目模糊，难辨真貌。

　　见他到来，其中有一名道人转过身，打个稽首道：“道友来了。”

　　张衍神色自若，回有一礼。

　　那道人打过招呼后，便就移步开了。

　　张衍看了过去，这些道人俱是在那里交谈着什么，而其所谈论的对象，却是一个状若星辰的所在。

　　他看到此物时，不禁一挑眉，因为不难够辨认出来，此物当与自己手中那枚宝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是这时看去尚还完满无比，很可能就是那源头所在。

　　现在他除了能感觉到此物外，却还不知道其有何用，可只从眼前景象看来，已足以说明其大不简单了。

　　这时其中一名道人言：“几位道友以为可行，那便就如此吧。”

　　另几名道人商议了一下，俱是点头。

　　先前与张衍打过招呼那道人则是回过头来，对他言道：“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目芒微动，未作言语。

　　那道人见他不答，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而是走了上去，与那物越来越是挨近。

　　张衍目光盯着，他能感觉到，下来或当有什么大事发生。

　　这个时候，好似一个恍惚，所有东西都是变得不甚清晰起来，模模糊糊之中，那道人似是对那物施加了什么手段，而下一刻，那璀璨之光骤然破碎开来，随后化变无数，如星辰一般消失在众多现世之中。

　　而那些道人身形似受波及，也是一个个消去，仿若一场大劫突然爆发。

　　张衍静静看着这一幕，他心中明白，无论这些道人到底要做何事，可显然到了最后，并未能够成功，反而造成这等事先不曾料到的后果。

　　他见这里尽化虚无，再也见不到什么了，便欲离去，可此刻却是发现，虽大部分人都是消失，可仍有一个道人留了下来，倒并非是先前打招呼那个，而是另外一人。

　　他心下一转念，这一位方才站得极远，仿佛刻意与那物保持了距离。

　　那道人见他看来，语含深意道：“道友，你我终是照面了。”

　　张衍此前虽未与之见过，但其这一开口，却是通过冥冥中那一丝因果牵连，立时明了了对方的身份，从双方交际来看，倒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位旧识，他颌首道：“原来是周道友，不想在这里得见尊驾。”

　　那道人举目四顾，看着那无数现世，感慨言道：“此场变乱，乃是我辈之失，然有失便就有得，天授道果，我必求之，道友手中那物若是能予我，以往因果，尽可释去，道友以为可否？”

　　张衍淡笑一下，负袖而言道：“道友若要那物，可自来取之，贫道自当恭候大驾。”

　　那道人深深看他一眼，未再多言，转身踱步离去，随后如先前那些道人一般，渐渐消去不见。

　　张衍心意一动，周围景象骤然破碎，又是回得原来所在，手中那物，仍是好端端的存在着。

　　方才他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说是过去发生之事，但又不仅仅是如此，他自成就炼神之后，凡所经历之事，那就一定是真实的。

　　换句话言，假设这些是过往所现，那么只要他见到了，那么过往之中也就有了他的存在，而不会再是一个旁观之人。

　　而他所见到得那些道人，也同样会在那等时候感受到他。

　　他把目光移下，再次落到那物之上。

　　从那些道人前后言行之中，不难推断出来，此物很可能涉及到更高层次的玄妙，只是这想起那粉碎一幕，很可能这只是一个残片。

　　他思及先前德道、全道之争，看来这些大能应该是在无数个现世之内寻觅争夺此物，那么自己对此也要加以留意了。

　　而对于这到底是什么，缘何会导致后面如同劫数一般的景象，这里前因后果他虽不知，倒也有了一些浅显猜测。

　　照理说，既为炼神，那么他在见得那番景象的同时，应该可以知悉所有。之所以未能如此，据他推断，一来很可能是自身还未达成完满的缘故，二来或许是有人刻意遮掩。而随着自身道行逐渐提升，那物碎片再多寻得一些入手，想必对内情的了解也会逐渐详实起来。

　　念及此处，他将此物收了起来。

　　不管这东西如何玄异，他现在还无法用上，倒是那名道人的威胁已然近在眼前。

　　现在他虽功行未满，可却不怕对方前来相扰自己，因为这个现世乃是由他造出，最早衍生出来时，他专注于内，所有外来伟力才有侵染入内的机会，而当他法力充斥了整个现世之后，就再难撼动半分了。

　　而现下万事俱备，当是完满功行，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了。

　　他把神气凝定，将法力一展，霎时之间，就与现世之外的正身勾连到了一处。

　　那本是盘膝坐于虚寂之中的正身骤然睁开眼目，而后便见那开辟出来的现世交融汇聚到了无数存在或已消亡的现世之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诸空见我，我见诸空。

　　此一生出，既成无量！

　　他此回炼去同辈之伟力，并自一个现世之中超脱出来，这一刻，即已成就无穷之变。

　　每一名炼神大能的法力俱是无穷无尽，看去再也难分高下，但实际非是如此，彼此之间也是有强弱之分的，通常这里有两个来处，一是在踏入此境中，与诸多同辈比量相争之后，方会显出，也即是他此前所得法力。

　　而另一个来处，就是取决于自身本来根底，也即是那道生之一。

　　在他方才造得那现世长河时，法力相对那些炼神同辈，只能说是势均力敌，这是因为他原先之过往乃至现世已然一同远去，犹如不存，所以这部分实际上是缺失，也即是不完满。

　　而现在功行已成，把这一切都是找了回来，那过往之积累，自然也就还报至身上，如那火燃薪堆，推动他法力功行不断往上升腾。

　　炼神大能之间，伟力彼此碰撞对抗，有人强，则必有人弱，有人进，则必有人退。

　　他逐渐察觉到，随着自身法力提升，所波及出去的伟力也是渐渐盖过了那些眼下可以感应到的同辈，将其等逐步排挤了出去，并还在持续侵压之中。

　　他抬眼望落众世之中，看着那万物诸有恒常之变，心思一转，于口中吟道：“会炼诸空渡世人，名称太上大道尊。莫道青天无始终，造化门中神常存！”

　　静立片刻，他转而又把意念驻落进那片现世之中。

　　现在他已是知晓，神人乃至天庭都是那由自己手中那物落入现世之后，进而衍生而出的，而只要藉由此辈追溯而上，就能找反过来寻到此物。

　　德道乃至全道之所以守持天庭，并与之定下约言，这是在于这个原因。

　　只是当他在离忘山上往外观望时，与天庭有关的一切皆是消失而去，仿佛从来不存在，这是因为那残片已被他取得，其之根由失去，与其相关的一切，自是不在。

　　其等实际并非是当真化为虚无了，那物之间碎片彼此也是有牵扯的，当他再度寻到那物碎片存在的地界时，仍是能够见得此辈存在。

　　而这般推断下来，手中握有此物碎片越多，所占优势也便越大，夺取的机会也就更大。

　　想到这里，他试着往别处现世中找寻了一下，并没有再发现任何一枚相似碎片，显见此物绝不是那么容易见得的。

　　于是他停下此举，开始溯着那扩张法力而去，试图寻到同辈。

　　可不久之后，他却是发现，这些同辈存在于高渺遥远所在，似生非死，似死非生，且无有一人对他做出回应。

　　他心下一思，猜测这或许适才所见得那一场变故所致。

　　倒是唯有一人，固然现在还未曾与他法力碰撞，可在他感应之中却是越来越见清晰，好似即将到来，这应该就要来取他手中之物的那一位了。

　　在那物破碎时，看去其人受得影响相对较弱，而又与他本就有因果牵扯，所以才能寻了过来。

　　他思考了一下，现下随时可以将原来自己出身的现世照显出来，可因为这一位道人即将到来，那便唯有先行放下，但先应付了此人之后，再回头处置此事！

第三百零七章 挪天变机寻终由

　　张衍立于虚寂之中，静静等待敌手到来。

　　这里没有了过去未来，也就没有距离远近，按理说对方意动之下，便瞬息可至。

　　但是炼神大能之间彼此法力映照，那便就会生出种种限碍，这既是对方给他的制约，同样也是他给予对方的束缚。

　　是以炼神大能虽然超脱出了现世，但在相互碰撞之时，各种枷锁便会纷至沓来。

　　在等候之时，他也是陷入了深思之中。

　　这位周祖师过来找寻他，其人借口是为了他手中那物碎片。

　　至于以往那份因果，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至少到了炼神这一层次，现世之中的一切不过是意念碰撞，为此大动干戈，毫无必要。

　　可仅仅为了此物一枚碎片，就值得和一位同辈相冲突么？

　　从全道、德道来看，此人当是一些同辈定下过约言，现在来找他，或许是以为他不在此约定之内，又是方成炼神，所以可以拿捏于他？

　　他微微摇头，否了此念。

　　其真正目的，应该是朝着他背后那方现世而来！

　　当年九洲所在，汇聚了诸多大派，太冥祖师自不必去说，这一位周老祖却俨然为炼神之尊，那么可以想见，其余几大派祖师或也当有此修为，不然不可能位在同列。

　　而九洲之地能得这许多大能顾落，甚至传下门派，那一定是有其独特之处的。

　　他结合先前所见，还有以往之事，心中已是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猜测。

　　其目的当是落在布须天上！

　　布须天应该就是那物破散之后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其中留存下来最为完整的一部，这不单是其他现世之中见不到类似存在，还因为他手中残片与之隐隐有着某种牵连。

　　而布须天当年倾天之变，可能也与此有关。

　　要真是如他所推断那般，那这有着布须天存在的现世便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所在了，甚至里面可能涉及到了更高境界，这也难怪这位周祖师如此迫不及待就寻了过来。

　　他感应了一下，此人目前尚未到来，便就持定神机，细细参悟境中妙道。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他感觉法力之中碰撞前所未有的激烈，知是对方已至，于是抬首看去，便见一名道人推开法力阻碍，自虚暗之中缓缓踏出，并对他打一个稽首，道：“张道友，有礼了。”

　　张衍把袖一振，随后回得一礼，道：“周道友，贫道恭候多时了。”

　　周道人此刻看去并没有立刻动手的意思，而是看他一眼，笑道：“今我来意，道友想必已是知晓了？”

　　张衍微微点首，道：“略有猜测。”

　　周道人感叹道：“当年诸位道友合取道果，本以为当能得见无上妙法，然则未能功成，以至被反受其害，而今诸位道友虽非永寂，却亦距此不远。”

　　说着，他语含诚恳之声，对张衍又是一礼，道：“道友自那方现世超脱出来，唯你有意，方可回去此中，而今只要你打开门户，令我辈再去其内参悟，吾之所悟，当与道友共参。”

　　张衍光看落注在他面上，道：“哦？这么说周道友今来，并非是自己一人之意了？”

　　周道人道：“然也，此回我便是受几位所托而来，还望道友可以给个方便，除我之外，那几位也是一般承情。”

　　张衍心中一转念，从此前接触来看，对方落身在德道阵中，那么另两位炼神大能也当是存在的，不过他却以为事实未必如对方所言那般。

　　说什么受人所托，这应该只是给他压力而已，真实情形，很可能其瞒着那些同道一人独自来至此。

　　否则的话，又何须说这么多？三人齐至，逼他展开那方现世之门岂不更是容易？

　　当然，这般做不见得定能压倒他，但显然比一人来此胜算更大。

　　他是断然不会让开门户的，并非是他将这方现世视为己物，而是炼神之彼此争斗对抗，虽称道友，实为对手。

　　要是他放了对方入内，等其实力有所增加后，那就会谋求更多，或许反过头来就会对付他，那时恐怕连手中残片都未必能够保全。

　　他淡声回言道：“道友此求，恕贫道难以应允。”

　　周道人见他神情坚决，显然不可能以言语相动，摇头道：“道友既执意如此，那便只好由我自家来拿了。”

　　脚下一踏，转过虚空，身影已然不见，不过其法力仍是留存此地，并且开始如涨潮一般汹涌高涨，往他挤压而来。

　　张衍也未有被动应付，亦是催动法力，当面迎上。这恰如两边海潮涌动碰撞，由于双方法力皆为无穷无尽，所以都是源源不断而来。

　　实际方才他们说话之间，法力对抗就一直未曾停下，只是那时候还留有一定余地，现在俱是放开了束缚。

　　张衍把目光投向周道人消失之地。炼神之争，最坏结果就是被对方迫入永寂之中，不过他以为除了最初踏入炼神，法力不曾完满那阶段最容易遭人驱逐外，余下时候当是很难做到此事。

　　除非是一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以绝强法力将对手压垮，甚至令其开辟现世的能力也未有，并持续消磨，那么或可能做到此事。

　　当然，这里不排除还一些特殊手段。

　　所以他也想看看，周道人此回到底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自己。

　　两边在与在几番冲突之后，因他法力更为强盛，却是逐渐取得了优势。只是这等时候，对方法力骤然一变，不但是将颓势生生遏止，并且还反推了回来。

　　张衍心下微动，对方法力并没有真正高过他，甚至可以说还弱上些许，却能够做到此事，一定用了什么了得手段。因炼神法力在对抗时亦是彼此交融，所以有些事是无法隐瞒的，至少最为表层之事是不可能掩盖下去的，所以他只是目注片刻，便就了然其中因由。

　　他自身法力可谓纯粹无比，可这般也是缺少了变化，对方法力最初在与他交锋时其实也是如此，可现下却是产生了某种根本上的改换，竟是生生提升上去一个层次，这样一来，哪怕对方法力本是偏弱，可因为质胜一筹，反而更显强势。

　　当然，他在知晓了这些，也同样可以设法加以改换，这并不困难，只消心意一动，便可做到。可对手肯定也会应他之变而变，那么下来就会陷入这另一层面的争斗之中。

　　而这等比较，则是由双方道行决定的。

　　道行愈深，则运用越是精妙，所以两名炼神大能若是斗战，若只比较法力上下，并不能直接决定高下，还需观其道行。

　　有人明明法力强于对手，但却被对手逼退，这看似毫无道理，但从道行高低来判别，却又是最为平常不过。

　　故而炼神之争，既是看双方强弱，也是看双方能给予对手的限制有多少。要是只仗着法力深厚一味强逐，最多也只是另对方退去，并不动把其如何，可通过深湛道行所演绎出来的精微妙法，甚至可以动摇同辈之根本。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当一方法力强到一定程度时，那么另一方再如何变化，只要不是双方道行差距太大，那么也至多占据一定优势，并无法以此击败对手。

　　现下周道人便遇到了这等情形，张衍方成炼神，道行显然并不及他，可法力强横，且同样也能相应做出变化，现在通过持续斗战逐渐领悟到了更多玄妙，所以在经历了最开始的被动局面后，又转而渐渐强势起来。

　　周道人在发现这一点，便就果断收手。

　　因为他知道无法凭借此压倒张衍，而那么再这么下去，后者反能通过斗战得到更多，到了最后，或许自己反是被压迫的那一个，尽管他认为自己手中还有其余手段未出，但不必要全数暴露出来，反正自己已是达到了一部分目的。

　　他伸手一点，便见一朵金光隐隐的莲花飞出，将张衍法力托住，随后自虚黯之处走了出来，打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成全了。”

　　说话之间，轰隆一声，便见一方现世展开，随后那莲花一闪，便就被遮去不见。

　　张衍目光微微闪动了下，此回双方法力碰撞交融，他从中知悉了周道人的道法运用之妙，可以说是收获不小，可对方也从他这里得到了一些东西，譬如与原来那方现世的因果牵连。

　　周道人成就炼神已久，虽是正面法力比拼上无法压倒他，但在于其余手段运用之上，却是更为精熟。其实际并不需要完全由他打开那现世门户，只需借用这些因果，并用道法加以演算，退去元初一点，再造一个现世出来，那么就很可能通过这方现世从另一个方向上找寻到布须天的线索。

　　这般现世，与他原来所经历的一切可能有着七八成以上的相似之处，可是因为他已是跳出现世乃至过去未来，任何人无法在过往之中找寻到他，所以在那其中已是无有他的存在。

　　可以想象，当九洲之上，玉霄、溟沧两派最后决战之时，他将不再存在，而玉霄派反可能得到强援，到了最后，极有可能是玉霄取胜，这将导致往后所有的结果都是不同。

　　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周道人有意推动之下，玉霄派很可能会改变原来作法，进而窥见到布须天，并入至其中。

　　张衍思索了一下，自己所经历的过往一切是无法改变的，这一个现世不过是周道人另行开辟的，可若无人加以阻止，对方固然一次不见得可以成功，可其一定会一次次加以尝试，并逐渐接近，直至真正找到那所在，所以无论如何，他也要将此事坏去！

第三百零八章 定拿源真锁乾坤

　　周道人感应着那方开辟出来的现世缓缓展开，不禁微微摇头，显是对此有些不满意。

　　若是没有张衍的阻碍，那么他可以一瞬间造出万千现世来，要是顺利的话，那么片刻之间就能找到布须天的所在了。

　　可是由于现在两人法力激烈拼撞，就算借助了宝莲相助，他也无法随意施为，只能勉强造出这一道现世，还迟迟无法见得结果，这便平添了许多变数。

　　如果可以回避对手去做得此事，那是最好不过。可惜的是，他功行还未到得这般境地，在当前情形下，因为两人彼此早已是知晓了对方，任何一方哪怕退去，只要一旦牵涉到与对方相关之事，那么另一方立刻会生出感应，所以当面做此事与背后做去为并无什么明显区别。

　　好在他仗着道行高深，算是抢了一步先手，下来只要维持好场中局面，并设法长久拖延下去，那么终是可以找到布须天所在的。

　　张衍此刻也是看到了对手的难处，周道人虽是将那方现世隐藏了下去，可现下当还没有完全演化完毕，他还有足够时间去找寻，但他没有去急着去做此事，而是趁机凝神观注，把自身法力层次再度往上拨升！

　　先前道行比拼之时，因为周道人先行改换，又早是精熟此道，所以他纵然是随后跟上，可仍是差了一步，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下来只能勉强保持自身不失，可局面上始终被压过一头。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道人才有机会从容抽身，出去开辟现世。

　　不过此人做此动作后，显然不可能再同时兼顾场中，所以他立时便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下便扭转了原先劣势。

　　只是再想更进一步，将对方法力压垮，却是有些困难了，因为对方还有那先前祭了出来的宝莲相助，看得出此非是一件凡物，不定和那破碎之物也有几分牵扯，不但守得很是稳妥，可隐隐有一种吞陷法力之能。

　　好在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助力，此刻心意一动，但见金光一闪，推开虚寂，太一金珠却是飞驰出来。

　　此宝若单独使用，那么无法对炼神大能造成什么威胁，但是与他法力相配合却又不同了，且他方才学会了提拔法力之术，那么同样也可以施加于太一金珠之上，而此物之力，本也是无穷无尽，现在他力量与之相叠，所迸发出来威能将更是强横。

　　轰！

　　太一金珠裹挟无量之力，狠狠砸在了那宝莲之上，周道人原本稳固异常的法力之海顿被轰裂开来，精心维持的坚壁霎时间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他心下一惊，忙起心意一转，将那裂隙弥合起来，同时目光一瞥，见得那一抹金光，不禁略显惊讶，道：“先天至宝？”

　　随即惋惜一叹，他看得出来，此宝当是自布须天中孕育而出的，本来也是有因果可寻，可惜的是，这宝物浑元完满，无漏无垢，除却祭主之外不会沾任何外物不说，更是难以从中摄拿气机，除非将之夺了过来，否则其上根本无法找寻到什么有用线索。

　　张衍目光一闪，尽管那破口又很快遮掩了去，可那一线之间，已足够他发现了那现世所在了，他立时分出一缕意识，往那现世之中侵入，通常只要稍加扰乱，就可坏去所有演进变动。

　　可神意方才入内，是还未等到真正掀起风浪，半途之中却是被一股几是不相上下的意识截住，如此两相僵持，再不能去做得其余事。

　　他立刻意识到，周道人十分老道，入至此方现世之中，居然没有做得任何事，而是一直在此间等着他，这恐怕就是为了防备万一，不令他干涉其中。

　　他心下一思，这等情形必须尽快改变，因为这是周道人所开辟出来的现世，可谓占据主场之利，此人尽管其没有刻意去推动，可此方现世也会按其所期望的方向演进，待得衍化到尽头，那其就有可能达成所愿。

　　而这等时候，要想破局，那除非能在这现世之中找到一个自己属意之人，坏去周道人在此间的种种布置。

　　此人必须与他因果联系紧密，因为勾连越深，便越能承载他之意愿。

　　这般来看，他自家几个弟子是最为合适的，尤其是大弟子刘雁依，天生资质上乘，又是溟沧派出身，再得他指点的话，那定能阻碍对手。

　　可这里有一点需得注意，这现世之争，不能单单只是考虑眼前，还需思量之后。

　　若是这个现世不成功，那么周道人一定会开辟下一个现世，继续找寻那布须天所在，并且其会吸取上一次教训，将承载他意愿之人设法抹去，截断这一线因果，所以等到下一个现世，那世上很可能就不会再有刘雁依出现。

　　当然，他这回可以继续寻找其余弟子，但是周道人也可以一次又一次将他这些弟子一个个消抹而去，直到他没有可以顺遂心意的寄托之人。

　　虽道理上来说，哪怕随意选择一个修士，也可能在他支应之下坏去对方的布置。

　　但需顾虑到一事，现世演化越往后拖，周道人就越是会接近布须天，而且这等优势会随着累积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他无论破坏现世多少次，到了最后，对方仍是可能达到目的，也即是在现世争斗之上他即便全是取胜，然而大局之上却极可能输给对方。

　　他把这些考虑下后，认为这里其实还有一线玄机。

　　现世之中实则还有一人，不但可以为他所寄托，并且不怕对方消抹。

　　那便是他之前身！

　　实则他己身意识自诞生那刻起，便与前身割裂开来了，作为他的那一面已然超脱出去，而作为前身的一面仍是存在。

　　所以这十分近似的现世开辟之后，他可以肯定，那前身依旧是存在的。

　　因为是他此身是从前身之上开始延续的，所以那前身既是另一人，同时又是他自己，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前身便成为了漏去天机之外的那一人，周道人亦因此难以观望到其之存在，而因为找寻不到，故是即便到了下一个现世中，也无法将之抹了去。

　　念及此处，他立刻转动心意，循着那一丝因果牵连，将那一缕意识寄托上去。

　　他也无需这前身达到自己如今这等高度，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消设法坏周道人通向布须天的可能，那便就足够了。

　　不久之后，这一个现世就演进到了尽头，如他所愿，此中并没有给予对方任何机会。

　　周道人不以为意，当下运使法力，又再度开辟出一个现世来，可这一次仍是未得成功，可他没有露出任何失望之色，继续施为，因为他认为只要自己继续下去，终是能够收获胜果。

　　然而不久之后，他便发现不对了，无论自己怎样开辟现世，都是在某一个阶段遭遇失败，而这里找不到源头何在，在多次之后，他终是能够确定，张衍恐怕是找了制约他的手段，偏偏他还没有办法去分心察看，毕竟张衍给他的压力也不是摆设，稍不留神就会被压垮。

　　在又是试过几回之后，他自知此次已然失去找到布须天机缘了，便不再去开辟现世，并把法力往后一撤，表现出收手罢战之意。

　　张衍就明白凭眼下手段也不可能把对方如何，再斗下去也无意义，还不如见好就收，所以也是将法力徐徐平复下来。

　　周道人深深看他一眼，道：“道友技高一筹，我今无法遂愿，然则道友也未必是胜了。你若不肯放开门户，将不单是我，知悉此事之人，将来也必会一个个前来寻你。”

　　言罢，他打个稽首，一摆袖，便踏步离去了，很快身影便没入了虚寂之中。

　　张衍明白其人的意思，周道人若感觉一个人无法逼迫他打开那门户，那么下回再来，很可能就会与德道中人联手，一起过来找寻他的麻烦，甚至全道之人也会找上门来。

　　要是放在之前，他一定会趁对方还没找上门之前，就主动找上门去，分头把威胁消灭，可是炼神之辈几乎没有杀死的可能，而且察觉到用意后，可能会引来更多敌手，那么如此做就不妥当了。

　　除此外，有一个法子应付，那就是找寻友盟。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全道，不过那现世中所发生之事其等并不知晓，就算知晓了，因为那只是一个意识争斗，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只是若寻得此辈，假设周道人将布须天的消息透露出来，那么其等一定会要求他设法打开门户，或者干脆下手抢夺。

　　若是这样，其实还有办法解决，可最紧要的是，他并不知晓全道与德道之间的定约到底为何，若是比他想象中还要合作紧密，那么贸然找上门去绝不可取的。

　　舍此之外，他其实两个选择，一是看能否寻到太冥祖师，他毕竟出身溟沧派，双方天然便站在同一阵营之中。

　　这里并不是没有线索，在他开辟的那一方现世中，有一方势力疑似与太冥祖师有几分牵连，只是他之前一直未曾前去打搅。

　　现下倒是可以找上门去。

　　还有一个办法，既然诸多炼神大能都在追逐布须天，那就说明此中定然隐藏玄机。那他可以先回去原来所在，入得布须天之中寻觅机缘，要是能在此辈赶来之前有重要收获，不定便无惧此辈了。

　　他深思下来，决定先去找寻那方势力，若是没有结果，那便再做后一个选择。

第三百零九章 世外山庐有遗泽

　　张衍把心意一动，一缕意识已是沉去那自家开辟的现世之中。

　　此世情形，还是一如以往。唯一区别，是现在天庭已然不存，而所有与之有着直接牵连的炼气士，还有那些在天庭担任仙官的散仙，也是一同不见。

　　对此世之人来说，天庭已是与人间隔开，再是不复得见。

　　此事有利有弊。

　　无了天庭，凡间王朝头上无人再来管束，而神人不在，也就无需行那供奉，但是也不会有星君再来镇压诸天妖魔，更不会去勒束炼气士及众多散仙。

　　休看此辈被天庭长久打压，可若头上少了管束，那必会向凡间伸手索要修道外物，并填上天庭离开之后的空白，可因为诸多炼气士并非同出一家，所以此世未来诸天万界必将会演绎出不同进程。

　　此世之上，现在唯一可能超然世外的，就是太上门下了，不单是离忘山，还有那德道与全道之人，只是后者若是不见到自家太上出现后，那是绝然不敢再出来的。

　　当然。张衍若是愿意把那物碎片再次归入此世，那么不但天庭还可以再度照显出来，诸天秩序也会回到原本模样，不过他自是不会如此做得，否则一旦现世崩灭，此物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

　　此刻他略作感应，已是察觉到那一处疑似与太冥祖师有所牵连的所在，这一家势力远在诸天偏远角落之中，实力比较其他宗门尚算不弱，前次诸帝子相争，几乎牵涉到了大半有炼气士存驻的世宇，可其却是冷眼旁观，未曾出来搅风搅雨，或许其早已预见到了可能的后果，所以没有牵涉进去。

　　他当下把纨光寻来，交代了一番，令其去此方势力走上一回。

　　纨光奉命之后，便就下得离忘山，穿渡界河，不多久，就到了滚灵大天所在。

　　这方天地灵机不盛不衰，只是寻常，散仙倒也有不少，并没有什么大宗派，天庭对此地关注极小，只是他此刻望来，因为没有了天庭镇压，除了凡人居住的城邑和聚集地外，野外到处都是妖魔鬼怪。

　　只这些与他并无关系，这刻稍作感应，就找到了张衍交代的那方所在，心意一转，已是瞬时到的地界之上，自上望下乃是一片迷雾，便他看不出清楚，应该是有大阵遮掩。

　　再是看了几眼，发现有一个出路却是可以直通内里，这应该是此间主人有意留下的通路，他考虑了一下，既来寻访，自不能硬闯，便就落身下来，来到一处山壁之前，这里有一个挂满藤枝的缝隙，随他往前走去，那藤蔓自然而然分开两边。

　　这洞穴之中的道路蜿蜒曲折，在其中走了千余步后，两边明珠亮起，脚下之路也是变得平坦笔直起来，许久之后，有光亮生出，知是到了出口，踏了出去，眼前一敞，前方是一个河滩平原，北面背靠苍翠大山，不少农夫正在此间耕作，看着不像修道所在，而是一处世外桃源。

　　纨光目光看去，落在那青山之上，见有两股灵光随着冲霄而起，就知那里是正主所在，鉴于四处都是禁制，又是在他人山门之中，他便没有腾云飞遁，而是信步而行。

　　田间农人见到有陌生道人到此，都很是惊异，纷纷停下动作看来，有一名老农放下锄头，擦了擦汗水，在道边一拜，问道：“道长可是自山外而来么？”

　　纨光停下脚步，道：“正是。”

　　老农感叹道：“自外间天乱以来，已是很少有外人到此了。”

　　纨光道：“先前常有来至此处么？”

　　老农道：“两位山主有不少友人，以往时不时带一些后辈弟子来此饮宴，只是这几十年，除了一位常来此的道长，余下人却是见不到了。”

　　纨光点了点头，与之别过后，就往山上走去。沿着一条花溪行进，在转弯处见到一个瀑布，瀑前池潭边有一方大石，有两名道人坐在正在那里弈棋，看去很是入神，似并不察觉身边之人到来。

　　那旁处还有一侍立那里的童儿，见他到来，正要开口提醒，纨光却是冲他摆了摆手，那童儿也是机灵，对他一礼，就未再出声，但是拿起铜壶到了一杯香茶，自石上下来，敬奉到他面前，道：“客人请用。”

　　纨光接过后，对他一点头，那童儿对他一揖，就恭敬退去。

　　这一局棋两名道人下了半月有余，才堪堪见得收尾。

　　纨光倒是不急，此来之前，张衍有过关照，到此乃是寻一缘法，不拘用去多少时日，只要随心而行便可。

　　这时其中一名玉面赤须的道人持子冥思苦想许久，终是不得破解眼前局面之法，哈哈一笑，将子掷回石盒之中，以洪亮声音道：“是游芦道友赢了。”

　　游芦道人一笑，伸手向下一指，道：“泉莱道友这白微石所筑棋子，该是输给我了吧？”

　　赤须道人很是肉疼，唉了一声，似不忍再看，别过首去，挥手驱赶一般道：“拿去，拿去。”

　　游芦道人喜笑颜开，把袖一带，就把正盘棋子收了进来，这时他才发现站立着纨光，道：“泉莱道友，你这里有客登门了。”

　　泉莱道人忙是起身，下得石来，冲纨光一礼，言道：“怠慢了，怠慢了，道友勿怪。”

　　纨光回的一礼，笑道：“无碍。”

　　他知晓这两人倒是真不曾察觉到自己到来，当然也不是说这两人全无防备，这里四处都是禁阵，而且若是心怀恶意之人在此，怕也是早早便被惊动了。

　　双方见过礼后。泉莱道人好奇问道：“不知道友自何而来，在哪处仙山修行？”

　　纨光道：“贫道在离忘山修持。”

　　“哦？”

　　两人都是露出惊讶之色，那游芦道人郑重一礼，道：“原来是太上门下？失敬了！”

　　泉莱道人则是疑惑道：“仙长怎到小道修行之地来？”

　　要是之前天庭之战时，他还担心离忘山会把自己拉出去与人斗战，可天下早定，天庭消失，天人可谓断绝往来，自当不会再有这等事了。

　　游芦道人这时插言道：“此处不是待客之地，道友不妨请仙长入殿再言。”

　　泉莱道人歉然道：“对对，是我不是了。”

　　纨光不以为意，这泉莱道人显然是不拘小节之人，这等人反而更好说话，礼节之上稍许缺失，着实算不上什么大事。

　　泉莱道人当下请了纨光往山巅来，纨光上来时，见这里一片平坦，一路上来，修筑有不少宫观，至少有千余名炼气士在此修道，个个修为都是不俗，显见此家传承有序，功法亦属上乘。

　　三人到了宫观之内，在一间敞开半壁的大殿内坐下，此间转首一望，就可见外景物，纨光看去，却是看到了一片海潮，不禁点了点头，道：“不知道友宗派为何名？”

　　泉莱道人忙道：“不敢称派，小道自祖师那辈起，虽是传承道法，但从未有开山立户之举。”

　　纨光道：“这是为何？”

　　泉莱道人言：“祖师曾言，自家出身于一个大派，不得尊长允许，不敢妄立门户，故是后辈亦是如此延续下来。”

　　纨光道：“那外间大阵甚是了得，寻常手段难为。可是贵方祖师所为？”

　　泉莱道人大笑起来，道：“那却是在下恩师所布。”

　　纨光道：“未知贵方祖师可还在么？”

　　泉莱道人摇头道：“早是仙游而去。”说到这里，他忽然怔了一下，好似记起了什么，猛然捋了两下胡须，再盯着纨光看了几眼，站起道：“道长请随我来。”说着，脚步匆匆往前走去。

　　纨光没有说话，而是跟了上去。

　　那游芦道人想了想，却是没有挪步，只是在此端坐不动。

　　泉莱道人走在前方，到了一座石壁之前，把袖一拂，那上方腾起一片光雾，随后对纨光招呼了一声，便踏步往里去。

　　纨光进来之后，打量了一眼，看得出来这原本当是一处修炼所在，不过当久已无人到此了。

　　泉莱道人这时对着上方一招手，便从顶璧之上落下一物，他往纨光面前一递，急急道：“道长请一观此物。”

　　纨光拿来一看，见此是一枚玉盘，上面刻着一条条经络纹理，但是法力灌入其中，却是如泥牛入海，毫无半分反应，可已是说明此物不简单了，于是于心中默唤祖师之名。

　　张衍此时已得感应，那玉盘印刻有一篇寻常心法，但不难辨别出来，当溟沧派当是同出于一源，他不由肯定了自己判断，当即传了口诀过去。

　　纨光聆听过后，便照此法诀一转，却见那玉盘之上有光气现出，同时有水浪翻滚之声，竟然显露出一个舆图来。

　　泉莱道人见此，却是露出激动之色，道：“便是此物，便是此物！”

　　纨光道：“却不知此为何物？”

　　泉莱道人平复下心绪，道：“仙长有所不知，祖师当年离去之前，曾言日后若有人上门，若有问及师门来历，就可将此物交给来人观看，若得有缘人解开，便可寻到去往宗门的舆图，只是自祖师走后，从来没有人能看出什么玄异来，小道方才也是差点忘了此事。”

　　纨光听罢，知是这玉盘极是重要，想了一想，打个稽首，道：“若是道友方便，可否与贫道一同，往离忘山一行？”

第三百一十章 盘中过影天上留

　　泉莱道人一怔，道：“这，仙长……为何要去离忘山？”他望了望那玉盘，“莫非此物有什么不妥么？”

　　纨光道：“非是如此，只是此物别有玄妙，此舆图贫道也是难解，或是祖师能看出些许端倪，欲带了过去给祖师一观，不知道友可是愿意么？”

　　泉莱道人也是急切想寻得自家宗门所在，而且太上也不可能来贪图自己的东西，当下道：“好好，当就劳烦道友了，待小道稍作安排，便与仙长同往。”

　　找寻了另一位唤作泉岸的同门，将此事说了，将山中事宜拜托于此人，随后便跟随着纨光往离忘山来。

　　纨光作法挪遁，只是片刻之间，两人就到了地界之上，下了遁光，就往山上来，泉莱道人这时忍不住问道：“仙长，莫非此物与离忘山有所牵连么？”

　　纨光道：“此事我亦不明，等道友见了祖师，便就知晓了。”

　　泉莱连连点头，道：“好好。”

　　此刻他心中有着些许激动，太上道祖，万劫不沾，永寿无穷，在他想来，修道至此，可谓完满了，而诸天炼气士，除了太上门下真仙，还从未听说谁有幸见过一面。

　　两人来至山巅之上，道宫门前通禀过后，就有童子唤他们入内。

　　泉莱道人亦步亦趋跟着纨光到了恢阔大殿之上，一抬头，便见一玄袍道人端坐玉台，在清气玄光映托之下，背后隐隐有五色神芒轮转，根本无法看清楚，知此便是太上道祖了，忙是上前一拜，道：“小道泉莱，见过太上。”

　　张衍笑言道：“泉莱山主不必拘礼，你之事我已知晓，今朝之所以来请你来此，却是因为贵方祖师或许与我有些渊源。”

　　泉莱虽闻听此事，顿时怔住，他从未想过自家祖师还与太上能扯上关系，心中既是惊喜，又是惶恐，道：“这，这，小道……”过去半晌，他才像是醒悟过来一般，一拍脑袋，将手中玉盘一举，道：“太上，小道祖师所传玉盘在此，请太上一观。”

　　张衍微微颌首，他把目光落下，那物便缓缓飘至他面前，凝神看了片刻，他本是意观望此物过去，然而入目所见，却是一片浑暗，不由心下一动。

　　随即伸指出去，在上一点，上方便有一层层晕光照开，在稍作察看之后，可以确定，这东西虽非什么先天至宝，可来历当是大不简单，其早已是超脱出了现世阻碍不说，并且可如炼神大能一般，将自身映照入诸多现世之中，所以他眼前所见，只是有如炼神意识一般的存在，换句话言，乃是一个照影。

　　此物真正原身，当还在虚寂之中。

　　此回映照在他所开辟的现世之中，应该是受了某种吸引。

　　从他自身感应还有泉莱道人的功法上来看，这玉盘的确和太冥祖师有关。

　　只是此间有个疑问，此物究竟是太冥祖师有意留下的，还是仅仅是因为因果牵连的缘故，才被吸引到此的？

　　他仔细思索了一下，认为还是后者的可能大些。

　　因为这东西除了炼神大能，谁也难以见得真正面目，而且太冥祖师就算要留给后辈弟子什么，似也没有必要如此做，可以选择的手段当是更多，似当日指引他去找寻玄石，那至少有指出方向，而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更像是偶尔流落在外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可能有什么他未曾预料的到情况。

　　转念到这里，他不由得想及那残片照显出来的景象，这会否与此有关？

　　至于泉莱道人口中那位祖师，很可能是太冥祖师座下某位门人弟子，所以才会持有此物照影。

　　于是他往泉莱道人望去，试着观望其过去，看能否找出什么线索。

　　假如其背后有炼神大能，或者牵涉到功行高过他之人，那么如此做绝然看不到多少东西。

　　这就如他人如要观望他门下弟子的话，那么与他牵连越深之人，便越是难以窥望，要是寻常弟子，仍是望见一些断断续续的景象，甚至探究深了，反会惊动于他。

　　但若是此举惊动了太冥祖师，那却是最好，却也省了许多事。

　　他很快看到了其人恩师，并收其入门那一幕，随后又是其人恩师拜入门中的景象，由此又一代代往上追溯，当中所有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历历在目。

　　不久之后，他就看到了最初道法传承之时，便见一个少年叩首而拜，其面前站着一个道人虚影，而其脚下，则是摆放着一个与他手中一模一样的玉盘。

　　张衍看到这里，微微点头，已然理清了此中脉络。

　　实际上，泉莱这位祖师并不真正存在，准确而言，是并不存在于这个现世之内，而是另一个现世之人。

　　其人当原本持有玉盘，偶尔触动了此物之上的一丝玄异，得以将自己的神意寄托在了此物之中，而因为玉盘同时存在于诸多现世之中，所以在他开辟这个现世的时候，因为因果牵连，有一个照影映入此间，而这神意或许因为巧合，也被一并带入进来。

　　这缕神意就由此，在这里传下了这一脉道统。

　　只其毕竟只是神意而已，道行也是有限，所以也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落了在何方，只知这玉盘是关键，故是才在上面传下一幅舆图，并留下了一些嘱咐，期望有朝一日，后辈弟子能有幸撞见与自家师门有所渊源之人，并借此机会找寻到自己。

　　张衍这时心下一动，一缕意识化变而出，已是走到了那道人虚影之前，对其问道：“未知尊驾是何人门下？”

　　那道人虚影只是茫然看了他一眼，却是没有任何言语。

　　张衍不禁摇首，这神意承载有限，再加上背后可能牵扯到祖师，他也难以看出更多东西了，于是收了意识回来，任得这过往消散。

　　他再是看了一眼身前玉盘，上面舆图对他来说并无什么用，只要找到原来那道人所存在的现世，就不难找到那宗门所在。然而最后是仅仅只能寻到这个宗门，还是就此能寻到太冥祖师，这就难以言说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线索，他思考了一下，对玉台之下正等候在那里的泉莱道人言道：“泉莱山主欲要寻到原来宗派，怕是难以如愿了。”

　　泉莱道人一惊，道：“这是为何，莫非……”

　　张衍道：“非是那宗门有什么变故，而是此中别有玄奇，以你功行道行，尚难以见得山门所在。”

　　泉莱道人不由有些气沮，他以为当是自己修为不到家，故是山门尚还无法接纳，可他也知，自己修行到如今，已然没有什么上进可能了，拜谒宗门祖师之愿，恐是此生是无法达成了。

　　他踌躇片刻，忽然伏身在地，大礼一拜，道：“可否请太上将小道祖师名讳与宗门之名告知，小道即便无法寻到宗门，也可向后辈弟子道明传承源流，将来祖师堂上，也可有个供奉。”

　　张衍微微颌首，这要求并不过分，且他借得对方玉盘观望，也当有所还报，便道：“你且耐心等候，待我有所查证之后，自会告知于你。”

　　泉莱道人闻言，再是重重一拜：“多谢太上。”

　　张衍这时不再语言，纨光知机，走至泉莱道人身侧，道：“泉莱道友，祖师稍候恐要作法，我等且先行退下。”

　　泉莱道人口中称是，起身一揖，就与纨光退下去了。

　　张衍待二人离去之后，借着这手中玉盘，试着找寻其原本所在。

　　在那正身眼中，一瞬之间，晃过了无数起起落落的现世，过去许久之后，靠着此物照影牵连，便渐渐察觉到了那正主所在。

　　只是到得快要找到之时，他却是一挑眉，由于外间诸多炼神伟力搅扰，那玉盘竟然又是从感应之中脱离而去。

　　要是想强行拿住，倒也不是不可，以他法力，只消排挤开这些伟力便可。可这么一来，如那周道人，一定是会察觉到他的动作，甚至可能会留意到他所要找寻的东西，要是抢在他之前拿到，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此事只能徐徐图之了。

　　此中一个需得注意，周道人虽是前次退走，可其一定不会放弃进入布须天的机会，只不知什么时候会再度找来，若是此事拖得太过长久，也是不妥。

　　张衍考虑了一下，由得正身继续搜寻那玉盘下来，自己则是将拿物碎片取了出来，并把心神转入其中。

　　就在这一刻，一个恍惚之间，他发现自身好似沉入一处空空荡荡，无我无人之所在，但还未得细细体悟，一瞬之后，却又是回至原来。下来即便试着再是往里探查，也至多重复先前感应，不会再有什么多余变化了。

　　他点了点头，明白之所以如此，那应该是因为此物仅只是一枚残片，所以自己难以从中感悟到更多。

　　而似周道人，由于早是在找寻此物，可能手中着实握有不少，其乃是德道中人，彼此联手，说不定就是为了相互之间可以共同参悟此物，那么这里收获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不定只是差得一个契机，就能窥望到那更为高深的境地，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令其找到布须天之所在。

第三百一十一章 欲代天心化人意

　　虚寂深处，曜汉老祖正在盘膝坐于芦台，定神演法，默算玄机。

　　这等时候，周围忽有阵阵法力波荡，而后清光洒来，将虚黯破开，有两名道人蓦然出现在了芦台之上，此时除却三人所在之地呈现祥光瑞气，便是那混沌之中如潮水涨落一般的现世长河。

　　曜汉老祖站了起来，打个稽首，道：“玉漏道友，羽丘道友，两位有礼了。”

　　张衍若是在此，便能从气机之上认出，这玉漏、羽丘二人，便是那德道另外两位太上。

　　不过那德道之名，乃是入得现世之中所称，三人同辈之间招呼，仍是用那本来道号，现世之中那些奉尊之号，却是从来不提。就如曜汉老祖，当日那玉霄派周祖师是其一缕意识所化，张衍称其为周道友，也只是点明其身份而已，而非是其真为此姓。

　　待各是见过礼后，那羽丘道人笑言道：“曜汉道友今唤我等，可是又寻到那造化残片了？”

　　三人彼此之间虽是友盟，可除了找寻到造化残片后，彼此交换参悟外，并不如何往来。

　　曜汉老祖言道：“是与此有关，不过我今回所见，却非是一般造化残片可比。”

　　玉漏道人言：“愿闻其详。”

　　曜汉老祖下来便将事情大约说了一番，其中又将他与张衍因果略略提及些许，并道：“而今所存造化残片，再也无过那布须天，我若能拿至手中，当可大助我功行修为。”

　　羽丘道人呵呵一笑，他自能看出，曜汉老祖开始明显是想一人拿下这布须天，只是受了挫折，才来找寻他们二人，不过他也不去说穿此事，三人彼此虽有过约定，可谁人先得残片，当就有谁人参悟，他人若需参详，就需拿相等物事来换，其若当能拿到手中，那也是其本事。

　　他道：“那不知曜汉道友要如何做？”

　　曜汉老祖言：“其毕竟只有一人，也无有任何帮手，我三人合力，当可降伏此人，逼其打开门户，任我拿取布须。”

　　羽丘道人摇头道：“不妥，不妥。”他显然不赞同用争斗方式解决问题，“曜汉道友，我等还有对手在外，岂能凭空树敌？贫道以为，强压之举，能不为便不为。”

　　曜汉老祖劝言道：“两位道友，我三人联手，胜算极大，踌躇不前，只会白白错失机缘。”

　　玉漏道人此时出声道：“胜算的确有不少，可听曜汉道友所言，那位张道人也并不好对付，要想压服此人，非经长久消磨不可，先不提那二位总是盯着我辈，周道友莫非忘了那一位么？”说着，他往虚寂深处指了指。

　　曜汉老祖神情微凝，半晌，才缓缓言道：“可谁也不知这位到底是否存在。”

　　玉漏道人沉声道：“可你我都不会凭空生出那等感应，若是这一位果然存在，那我等需得尽可能避免争斗，不给其以任何可乘之机。”

　　曜汉老祖言道：“我若不去取拿布须天，则必有他人去取，两位既以为不可用强，那又该如何得之？”

　　羽丘道人言道：“不妨与之好生商议如何？若是我等接纳这一位过来，那布须天不就入我囊中了么？”

　　曜汉老祖否道：“此法无有可能成功。”

　　羽丘道人言道：“为何？如此做，我等可与他交换残片参悟，那位张道友自家也能得了好处，更可免去一场争斗何乐而不为？”

　　曜汉老祖淡淡道：“其人未必信我。”

　　羽丘、玉漏二人一听此言，立时便明白过来这里关节。

　　似下境修士，还要受那誓言约束，然而到了炼神层次，就无甚东西可以束缚了，只能靠言诺维系，可前提是双方需有彼此信任的根基在。曜汉老祖与张衍本有因果，而且不久之前才斗战了一场，又哪里可能让对方相信他们是怀有善意而来？

　　羽丘道人深深看了看曜汉老祖一眼，他认为这位不会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先前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有意绝了这一条路，若说此是为了以往因果，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现世中意识之争罢了，对他们而言，毫无纠缠必要，所以这里面一定是另有原委。

　　玉漏道人这时言道：“若是曜汉道友早前察觉到那张道人时，便与我二人言说此事，那么合我三人之力，或能压下此人，可到现下，强压之法，已不可取了，我若无法把那张道人打入永寂，与他越是争斗，他便会越是得益，这般做反是让他得了便宜。”

　　炼神大能彼此法力对抗之时，那同样也是在交融之中，张衍虽成炼神，可有许多手段尚未得以精通，这需得与同辈斗战论道方能得见，故是曜汉老祖与他斗战一场，便就明了了不少变化，所以玉漏道人认为强夺不可取，若是成功那还好说，要是不成，那反而成全了对方。

　　羽丘道人赞同道：“正是，且那两位若是趁我争斗之时出手，那我等非但讨不了好不说，还有可能便宜了其等。好在那张道人终归是要入得那布须天的，等他打开门户之时，我等便有机会了。”

　　曜汉老祖言：“那似并无什么用处，张道人若打开那现世门户，自身法力定会遍布其内，到时无人可以侵入进去。”

　　他们要想把法力意识映照入现世之中，那么只有在现世未曾演化完全之前方才容易做到。要是完全展开，而且已被某位炼神同辈的法力所侵染，那么外人是很难攻入进去的，至多能有些微影响，可是这等举动毫无意义，因为很快就会被对方扫除干净。

　　这就如张衍为破炼神境关，最初所开辟出来的那个现世一般，开始有德道、全道之辈乃至那玉盘映照进来，可当他尽逐外力之后，就再不惧外法入侵了。

　　有那布须天天存在的现世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张衍若是不放开法力遮护，那无人可以把意识沉入进去。

　　羽丘道人言：“曜汉道友此前曾用因果牵连，意图推演出布须天所在？”

　　曜汉老祖言：“张道人似别有妙法，无论我演化多少现世，都在半途断折，无力为继，偏偏寻不出因由所在。”

　　羽丘道人笑言道：“道友为寻正果，行的是盗取天机之事，可盗却不如用请。”

　　曜汉老祖言：“哦？不知道友有何高见？”

　　羽丘道人道人摊开手掌，却见里面飘出一株苍翠叶苗，上面生长出诸多枝桠，可以看出此时一个现世，只是此刻未经任何演化。

　　“曜汉道友先前曾言，与那张道人斗战时，从那里照见得来不少因果，那么我等可以用此因果运转这片现世，并合力以神思指向那道果所在，如此长久之后，两世真伪界限便将愈加模糊，等到机会一到，我等便可取此世而代之，最后就可寻得布须天所在了！”

　　炼神大能若是认定现世朝某一未来变化，那若无足够外力干涉，此世必就会朝此方向演变。

　　他此言之意，就是将曜汉老祖从张衍处借来因果再造一个现世出来，随后三人将法力寄托于一处，并于心中认定他们所造现世最终一定会演化成通向布须天的所在，最后若是成功，那么就有很大机会取代张衍身后那片现世，不过这里前提，是要挡住所有外来伟力干扰。

　　其余人不提，张衍察觉之后，那是一定会出手的，但他们三人对抗一人，还是占据优势的。

　　玉漏道人缓缓点头，道：“此法倒可，还不必与那张道人正面冲突，就算外来之力干涉，我等也随时可以抽身应对。”

　　实际这里面仍是有许多漏子可钻的，不过世上从来没有完满无缺之事，破绽是一定会有的，他们只要见招拆招，及时加以弥补便好，所以到时就看各自手段怎样了。

　　羽丘道人看向曜汉老祖，道：“曜汉道友如何以为？”

　　曜汉老祖沉吟片刻，最后点了下首。

　　他心下其实更偏向于用强硬手段解决，可既然二人属意这等办法，那么他也只好同意。

　　他看了那树苗一眼，道：“那张道人颇有些手段，我等要做此事，便需专心应对其人，需得让那几位那等时候不来找我才好。”

　　羽丘道人道：“可以如此，我等与其交换些许造化残片，那几位若是得去，下来只会用心参悟，不会理会外事，这样便可稳住此辈了。”

　　曜汉老祖否道：“如此不妥，要是我主动去为，反会引发此辈怀疑。”

　　羽丘道人言：“曜汉道友可有主意？”

　　曜汉老祖看向二人，道：“不如这般，将我等前次寻来那造化残片与此辈交换，这样就算明知我等有所谋划，也只会先行参悟，不会再来搅扰。”

　　羽丘、玉漏二人听得此言，都是在那里沉思不言。

　　曜汉老祖口中所言那造化残片，是他们前次费了不少功夫方才到手的，连他们自己也未曾参悟通透，若是拿出去交换，的确能令那几人安稳许久，可将来想要取回可就拿了，不过要是真能得来布须天，那此物就算舍去也是十分值得。

　　玉漏道人思考下来同意道：“唯有如此才能安抚住那几位，贫道以为可行。”

　　羽丘道人也是点头，道：“便就如此！”

第三百一十二章 转见因果不许人

　　曜汉老祖等三人商议过后，为避免意外，便一同前往拜访那几位同辈。

　　正如他们先前判断的一般，对方虽是知晓他们定在做得什么谋划，可先前一直求之不得造化残片近在眼前，这等机会是无论怎样也不好错过的，故是将此收下，并言诺日后拿相等之物来换。

　　待做完此事，曜汉老祖言道：“如此当可稳住此辈一段时日了，只是此回必得成功，不然这里亏失甚难弥补回来。”

　　玉漏道人沉声道：“我三人合力，若这般还无法从张道人手中夺来布须天，那合该得不了此物。”

　　羽丘道人倒是一副洒脱模样，笑道：“尽力而为就是。”说话之间，他把手掌一摊，那树苗自手心飘出，落在三人之中，这时他言道：“曜汉道友，却需劳烦你动手了。”

　　曜汉老祖袍袖一拂，那树苗之上顿时多了几分生气，好似从原本无始无终的状态之中觉醒过来，这却是将原来因果牵连入内。

　　只片刻间，就见树苗缓缓坚定的生长起来。

　　所有现世从开辟到演化完全，若无炼神同辈法力侵扰，那么只需一瞬，而这等侵扰，不仅是有外来之力，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侵压，这是定然存在的，就算友盟也无法避免，除非功行能更高一层，传闻到了那等境地中，可遁藏于虚寂之中，不会受得任何同辈法力侵袭。

　　而另一边，张衍此刻正在神游虚宇，追弥因果，试着找寻那玉盘下落，而几乎就在三人作法那一瞬，他便察觉到了不妥。

　　由于彼此法力对抗，再加上此事与他的因果牵扯，所以曜汉老祖三人所为自是瞒不过他的，事实三人也未指望可以绕过他，故是早就做好了一切防备手段。

　　他于心下稍作推演，立时就知晓了过去来由。

　　并且可以判断出来，要是这次被此辈成功做得此事，那就能够以假作真，将自己背后那片现世替代了去，这般此辈就能轻易找到布须天所在了。

　　他当下把心意一动，浩大法力掀举，恰如高叠浪潮，往三人所在侵压过去。

　　曜汉老祖三人顿感压力陡增，虽然他们认为自身占据优势，但也难以确定对方会如何思量，现下他们要尽量避免争斗，可要是张衍寻上门来，却非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这并非是说畏惧对方，而是下意识要回避麻烦，因为一旦动起来手，只会给他人觊觎机会。

　　张衍法力冲撞上去，就觉有三股伟力挡在那里，要想消磨下去，不知要用去多久，显然这般并非上策，好在他只是做一个试探，并未指望真能以此压倒对面。

　　他心下一思，对面此刻无疑是做好了一切防备，就算自己真的打上门去也不见得能改变什么，那就只能从对方那开辟出来的现世入手了，看能否从根源之上坏去此事。

　　于是先往虚寂深处望去，登时见得一株生机勃勃的树苗，刹那间便将之内外看得清清楚楚，了解到了其中所有变化。

　　曜汉老祖为了模糊真伪界限，所以整个现世演进与他背后那现世有着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因为没有他的存在，所以很多地方还是有一些不同。

　　不过对方并不是要造一个完全相同的现世出来，而是为了找寻到布须天，并以通向此处为最终目的，所以一切运转自然而然会朝此演化，哪怕原本没有一个打破界限之人，这时候也会因为三人之意愿而化变出一个来。

　　只是最坏的情况还不是在这里，他能预见到，若要被此辈成功，不但是布须天有失去可能，就算原来现世的一切，里面所有生灵或是物事，都会被此辈所造的现世所替代，原来一些人还是存在，然而另一些人便会消失，而就算存在的那些人，也不见得是原来那个了。

　　他眼神顿时幽深了几分，就算不是为了保住布须天，也要设法阻止此事。

　　方才已是试过，从正面干涉是不可行的，三人法力合在一处，无疑犹如一面坚壁，那是守御最为牢固的地方，一头撞上去，非但无法突破，反会落入对方事先准备好的路数之中，所以只能是迂回行进。

　　他默默推算之下发现，这里面虽有不少破绽，但是被此辈尽可能遮蔽了去，并且做好了防备的后手，即便被钻了漏子，也能及时掩盖。

　　不过就算再如何设防，这里仍是留下了几个可以突破的地方。

　　三人开辟现世，借用的乃是他背后之因果，这是此辈无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一切终归要有一个方向，要没有这些作为牵扯，那最后是绝然不可能寻到布须天的。

　　可也是因为有这些，也就留下了他可以干涉的门户。

　　此辈因为要尽可能利用原来因果，所以只能从大方向上加以引导，并不可能亲身参与进去，所以关键还在于此方现世之中那个承载他们愿望寄托之人，若是能将这人除去，或者将修道之路断去，那么就可以阻止此世演化。

　　这人必然是站在玉霄阵营之中的。并不是因为曜汉老祖三人只能这样做，而是因为只有才是最容易达成目的，假设选择了其余人，万一受了外来伟力蛊惑，就不见得再能受自己控制。

　　即是如此，他也可以影响一些本是根底非凡的人物，令其去阻挡此人。

　　只是有个问题，他自己意识投入进去的话，一定会被对方联手驱逐，这不像是上次只面对曜汉老祖一人，而是有三人在那处，且又是此辈主场，就算能够借此僵持下去，也未见得有余力去阻止此辈演化现世。

　　他思索了一下，其实这里可以找人替自己分担压力。

　　因为此方现世方才开辟的缘故，所以全道二人的意识一定也同样会投入此中，虽说上回现世之中这两人被他驱赶了出去，但因为太一金珠遮蔽的缘故，两人正身并不知晓具体情由，不过就算知道了，那也不过无数现世之中的一场输赢罢了，对他们来说也不值一哂。

　　如是能拉拢到这二人，与自己一同对抗曜汉祖师那边三人，那么阻碍此辈当是有更多胜算。

　　转念到这里，他当即把意识沉入去那方现世之中，随后他便感觉到有三股强横伟力过来，要将他驱逐出去，不过这显然也不是片刻间就能做到的。

　　他心念一转，起意承托住这股力量，寻觅片刻，就在一处无名虚妄之地找到了一处道宫，行至此间，便见两名道人坐于殿中，便就打一个稽首，道：“两位道友有礼。”

　　通常炼神大能于每一个现世之中意识照影都是有所不同，除非每回都是正身主动投来，方有可能是一般模样。

　　两人道人俱是回得一礼，左边那道人言：“这位道友此来何为？”

　　张衍道：“两位当知，此世当由那三位合力所开辟，可其等为何要如此施为，两位可是明白？”

　　右边那道人言：“听道友言语，当是知晓内情了？”

　　张衍颌首道：“那三位在试着找寻一物。”

　　左首那道人言：“造化残片？”

　　张衍却是笑了一笑，并没有回答。

　　然而虽他没有亲口承认此事，那两名道人却显然是如此认为的，并且心中也有意谋夺，于是两人稍作商量后，左首那道人便言：“我二人如今正在参悟一枚残片，无暇把太多法力顾及到此，不过此物的确不能让玉漏之辈轻易寻到，我等愿意相助道友一臂之力。”

　　张衍颌首道：“这般多谢两位了。”

　　两人当即振发法力，将曜汉等三人的压迫之力分担了过去一些。

　　张衍见此事谈过，便就把神意回转到了正身之上，不过他并不认为如此就可放心。把所有希望放在这两人身上显然是不可取的，此辈既然可以为一时之好处与他联手，那也可能为了某些缘故放弃此事，终究还是要依靠自己。

　　他把袍袖一抖，太一金珠便被祭出，随后破开重重阻碍，猛然砸入到了那现世之中！

　　此物本就是自布须天内孕育而出先天至宝，而曜汉老祖等人在千方百计找寻布须天的同时，也就等于认可了此物可以入至其现世之中，所以对此丝毫没有防备。

　　但闻轰隆一声，霎时动摇天地根基，整个现世顿被捣乱了过去未来，曜汉老祖三人反应及时，只瞬息间，就又将此理顺，可是经此一为，显然有更多破漏之处显露了出来。

　　张衍趁此时机，牵动了此中一缕因果，落其一人身上，并准备由其去阻止承托曜汉祖师三人意愿之人。

　　冥泉宗，一座屿陆正在幽泉之上飘游，一名长发披散的道人猛然惊醒过来，他方才入定之时，不知为何，陷入了一片似梦非梦的状态之中。而在此中，他见了自己日后与人斗法，最终却会死在一名唤作周治的玉霄派弟子手中，而且那场景竟是清晰无比，深印于脑海之中。

　　正在他深思之时，听得人唤道：“风师兄，宇文真人有请。”

　　那道人站了起来，平静道：“知晓了，回告宇文师兄一声，我这便前去。”

第三百一十三章 难知来去算无量

　　张衍看着现世之中种种变化，暗中算定机缘，寻找一个个可以坏去布置的因果之人。

　　只是他虽选中一人，可由于对方意愿寄托之下，那所应运而生之人也极不简单，未必可以达成目的，所以他准备一次不成的话，那就再行挑选一个。

　　只是这等人物，必须是人中英杰，或是有莫大机缘，或是凌越于诸多同辈之上，方能与之相争。

　　因那因果之故，对方照见之世与他原来那世宇有极大相似，而若论对这中诸事的熟悉，其等决计比不上他。

　　炼神大能可以于瞬息间看遍过去未来，这本来非是什么问题，可是为了通向布须天，曜汉老祖三人势必不能把每一个未来都是算定，只能任由此世自行运转，这就所谓留下一线天机，若是一切未来皆是早早定下，那就不会再有布须天出现了。

　　而他这次之所以没有选择动用前身，这是因为前次乃是对付曜汉老祖一人，其人全副精力都是用来对付他，只有少许去开辟现世，能维持已是不易，只能把握住一个大方向，不可能去时时关注现世之中具体发生了何事，可这次不同，有三人在此，足可看到那现世之中种种。

　　他的前身与自身因果牵连，所以无法被同辈观望到，也是同样，由于对方无法观望到，那么其观望同时，这前身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若是此辈不再观注，这前身还是会出现的，可只是这般存在，那无疑作用已然无有原来那般大了。

　　三人虽不知道曜汉祖师前次失败的缘由到底何在，可也明白自己只要时刻盯着。那么就算有什么纰漏，也能及时堵上，所以这里是没有机会的。

　　他第一个能到的乃是陆革，不过由于魔藏主人之故，此世之中自是无法映照出此物，便是他可以假拟此术，其也非是上好人选，故是选定了风海洋。

　　曜汉老祖言道：“方才被那金珠捣乱，那张道人手段多半已是趁隙潜入进去，如若不能找了出来，就会成为我辈选定之人的阻碍。”

　　他可以确定，张衍定然也是准备利用某位因果牵连之人出来阻止他们，只是现在并不知道究竟是谁人。

　　虽到时其人必会跳出来对付他们选定之人，可等到出现时再动手已是稍嫌晚了，要是能提前杀死，就能抹除这一威胁了。

　　羽丘道人也是叹道：“我本来想自造世之初落子，经此一招，却是难为了。”

　　他本是想从现世方才演变开始便就开始布置，只是如此做牵扯更多，窃取来的因果却少，所以只能小心维系，然而被太一金珠这一撞，过去未来被搅乱，也完全打乱了他的谋划，很多机会都是莫名失去。

　　由于为了模糊真伪，这回乃是借用了那一株树苗为凭，所以这个现世不可能再毁去重来，现在只能随着现世演进，不断杀那绝阻碍之人。

　　玉漏道人沉声言道：“不管那张道人做了什么谋划，只要将其落入世中的意识驱逐，那就我等谋算一时失机，也无法阻挡那大势。”

　　羽丘道人言道：“只那两位也是插手此中了。”

　　玉漏道人点头道：“早已料到，设法驱逐，断其根由便是了。”

　　那两人虽是接了他们交换残片，但实际上从没有答应不来干涉他们之事。他们也从未要求其等允诺什么，因为知晓这并没有什么用处。

　　好在他们之前就想到了这节，这才拿残片分了此辈之心，所以现在不可能如他们一般全力倾顾，他们认为合力之下当能驱赶出去，而失去了这些，不管是张衍那两位同辈，剩下所有手段自然都无以为继了。

　　三人拿定主意，当下一同运法，准备将张衍和那两名太上法力驱赶出去。

　　他们本以为事不难，然而令他们吃惊的，这般侵压过去，竟是将对面三人同样以法力托住，而其中张衍出得其中绝大部分力，这说明其人法力层次在那一战之后，又有所提升。

　　另外两位为参悟残片，固然无法全力倾注，可毕竟还是多了些许帮衬，可偏偏就是这微不可察的一丝助力，居然就将他们给挡下来了。

　　曜汉老祖推算了一下，最终他们胜算仍是居多，但问题是对面长久拖延下去，那般多出了太多变数，最为麻烦的事，就是随着双方交锋越来越多，张衍的从他们这里得到的也将更多，尽管没有直接交锋来得交融更深，可一样会给他们带来更多阻碍。

　　曜汉老祖言道：“这般拖延不是道理，需得早些可解决才是。”

　　玉漏道人与羽丘道人都是同意此言，可法力之间的碰撞，乃是双方实力最为根本体现，不存在任何取巧之处，所以他们一时也找不到太好办法。

　　就在寻思对策之时，忽然三人察觉到一丝不妥，蓦然发现，此刻居然又有一股意念映照进来，但是稍瞬即逝，根本不知这是真正退去了，还是潜伏在了此中。

　　最令三人感到不妥的是，他们竟无法辨识出这意念来自于何人。

　　玉漏道人连忙起意推算，可却是丝毫不得结果。

　　曜汉老祖皱眉道：“此可能是当年某位道友残留意识，我等辨认不出也属平常。”

　　当年九洲之事牵扯太多，他也不愿多言。他甚至怀疑方才太一金珠如此轻易就搅乱了整个过去未来，这里面或许就有此等原因在。

　　羽丘道人出声言：“两位，会否那一位？”

　　曜汉老祖摇头道：“多虑了，若真是那一位，可不会让我等察觉。”

　　张衍此刻也是察觉到了这等异变，推断这当是又有一位同辈的意识映照进来，不过这是曜汉祖师等人演化出来的现世，若有外来影响，也当是其等担忧之事，且外力越多，对此辈的负担越重，他反而乐见如此。

　　目光再度移至现世之上，在他眼中看来，这里仍是一株树苗，只是现在在拔升成长，等到演化完毕，那结果便就出现了。

　　方才太一金珠轰入此中，堪堪动摇了根基，只是很快又被对面三人稳住，他心下不禁思忖起来，若是从这里面找到办法，那便能将整个现世轰塌了去。即便这很难做到，可不碍自己做出一副威胁模样，牵扯其等一部心力，如此做还有另一个用处，就是可将对方暗藏的手段提前逼了出来。

　　他敢肯定，三人手中多半是握有什么宝物的，只是一直隐藏不发罢了，若能提前引动，就能打乱此辈步骤。

　　想到这里，他心意一动，太一金珠又是祭了出来，但是隐隐欲吐，将落不落。

　　曜汉老祖三人顿时感觉到了威胁，方才这宝珠之威，他们也是见识到了，不可能视其为无物。

　　曜汉老祖言：“到了如今，唯有动用法宝了。”

　　羽丘道人点首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他们二人的确还藏有法宝在身，但这其实不是用来对付张衍的，而是为了防备他人所用，需知三人敌手，不止是被他们用造化残片暂且稳住的那二位，也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威胁。

　　尤其是方才那突然出现又消失的气机，更是令他们心中存有一丝疑虑。

　　若是此刻全数拿了出来，被对方见到，那便等若少去一个暗藏杀招，况且这些法宝都是护身之用，两边现下是以现世为交锋，并不是直接面对面斗战，所以就算摆了出来，对战局影响也是不大。

　　曜汉老祖将袖袍一抖，一朵金莲飞出，就飘再虚寂之中，若是太一金珠再是落下，其就会上前遮挡。

　　果然，此宝一出，三人压力一轻，法力运使也是圆转起来。

　　张衍见状，也能猜到些许情由，因现下两边相持，谁也无法压倒对面，故是他目光一转，又投注到那现世之中。

　　冥泉宗中，风海洋自那日定中观看到未来后，除了知悉未来自己会被周治杀死，脑海里还多了许多东西，有些是未来片段，有些则是修行之法，不过这些并未超出他理解范畴，所以他仍是对那些未来景象保持怀疑。

　　灵门之中有不少手段，可以改换心智，保不准是何人暗算自己。

　　而唯一能证明此事的，就是那些未来还未发生之事。

　　同时他还从各个渠道探听玉霄派秘闻，然而却从来没过关于周治的消息传回，仿佛此人从来不曾存在。

　　可是哪怕是玉霄派一个寻常无比的周氏弟子，以冥泉宗的眼线，也一样可以找出来，现在却无影无踪，要么是当真世上无有此人，要么就是被隐藏起来了。

　　下来时日内，他没有贸然动作，行事仍是一如平常。

　　直至两年之后，他亲自去了几个定中所见到得景物探究，发现所得结果无与他脑海的忆识相符，这才当真信了此事。

　　在那些未来片段之中，他隐隐还看到，玉霄派有一个极为惊人的谋划，而其中关键，竟是落在那个名唤周治的玉霄弟子身上。

　　因再一载后便是十六派斗剑，他认为此人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一定会出现在斗剑法会之上的，到时当可见得此人，只要将之斩杀，就可阻碍此谋。想明白这些后，他便继续用心潜修。

第三百一十四章 皆纵心神夺法缘

　　张衍看着现世之中诸多因果之人一举一动，他并没有做什么干涉，此中争斗，不是一次二次可以决出胜负的，风海洋若是无法阻止对方，那么还有其他人可以选择。

　　同样，那周治有曜汉老祖等人遮护，便是失败，只要不亡，恐亦能卷土重来。

　　若是此人被成功斩杀，此辈若是不肯放弃，仍有可能再运转一个应愿之人出来，但这样做了之后，找寻到布须天可能虽还是存在，但已是变得渺茫无比，所以只要了结此人，差不多就等若赢下此战了。

　　世事变动已是渐渐到了十六派斗剑前夕，在诸人刻意回避未来的情形下，现下谁都不知晓事情会如何，不过也是因此，天机才能得活。

　　从因果牵连上看，这对来说落子而言，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台阶，只要能够过去，后面就很是平顺了，可要是不成，势必平添更多障碍，是以曜汉老祖三人同样也是异常关注。

　　此刻现世之中，随着诸派斗剑愈发临近，风海洋终是打听到了周治的下落，因为斗剑法会之上终归是会现身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隐瞒也没有必要了，只是对于其人，不管是玄门同辈，还是灵门眼下，都是了解的不多，似乎其人是忽然冒出来的。

　　风海洋在经过反复受某，又做了诸多安排之后，便做出了一个决定，准备在斗战之前直接找上了周治，并将之斩杀。

　　因为他认为到十六派斗剑之时，周治准备将更是充分，也将更难对付，现在却是不同，若能直接斩杀，不但斗剑之时少去一个对手，未来因果也能一并解决。

　　在张衍背后那个现世之中，虽并没有周治此人，但风海洋却是早早在斗剑之前就杀死了少清派班少明，替冥泉宗提前剪除了一个强横对手，而其这一次的举动，尽管目的不同，可却是出人意料的相似。

　　周治此人因受曜汉老祖之人愿力寄托，所以称得上是生而知之，但是不管如何了得，尽管资质悟性，乃至道行功法都是远远凌驾于同辈之上，可因为天机所限，其也并非非人，斗战经验同样不可能不经切磋而来，故是玉霄派定下人选后，便开始四处拜访各派同道。

　　如此做一是为积累名声，二就是设法了解弟子手段，以做到知己知彼。

　　这便给了风海洋的机会，在周治一日出访之际，主动上前下得约书战贴。

　　半路截杀是行不通的，其非是少清弟子，向来独来独往，又不惧与人交锋，不说其背后有门中长老护持，就算无人，同辈之间交手，也不是一时半刻可分胜负的，那足够援救之人赶来了。唯有这般光明正大下得战书，才能令其无法回避，要是退缩，那么这段时日积累下来的名声必然丧尽，玉霄派再如何，也不会派遣一个有畏怯避战嫌弃的弟子前去斗剑。

　　风海洋这一番谋划果然逼得周治不得不停下应战，只是因为双方谁都不愿在斗剑之前将自己手段暴露了出去，是以将斗战之地约在了一处无人荒原之上。

　　只是因为双方皆门中长老在背后护持，所以要想了结对方性命的话，这几乎是一件很难做到之事。

　　羽丘道人言：“这人是否便是那张道人选定之人？”

　　曜汉老祖沉吟一下，道：“甚是难言。”

　　冥泉宗乃是陵幽祖师所开创，不过这一位行事颇是神秘，除了那当日九洲化身之外，他却是从未见过这一位，甚至那造化之精破碎时，也未曾见得其人。故是牵涉到其所立宗派的人或物事时，便很难断言是否与之有关。且他通过截取来的因果知晓，九洲这段时日正处于道消魔长之中，此是天机使然，灵门之中偶尔出得一两个俊杰，倒也不是太过突兀。

　　玉漏道人言：“是与不是，无关紧要，看着便是了。”

　　就算知道他们也不可能出手前去干涉，只能纯凭周治自己去解决此事，要是这样还被对面斩杀，那只能说是他们与布须天暂无缘法。

　　风海洋为了对付周治，暗中准备了几个杀招，然而斗战之中，却是发现找不到太好机会出手，不仅仅是对方的确如传说中一般了得，还有那背后看顾之人始终不曾放松警惕，就算勉强用出，也不过是提前暴露了自己手段。

　　周治这处同样也是如此，不过他不似风海洋，虽也有趁势将这对手杀死的心思，可在发现机会不打的情形下，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一场斗战前后五天，最后却是以平局分手，双方谁都未达成目的。

　　因下一个关键之处还未曾到来，曜汉老祖等人再度把注意力放在僵持战局之上。

　　羽丘道人言道：“此刻张道人所以还能与我对峙，还是因为有那两位在背后帮衬，要是能叫这二位退去，其人也就独木难支了。”

　　玉漏道人言道：“恐是那两位不愿。”

　　羽丘道人一笑，道：“可以试一试。”

　　玉漏道人言：“道友莫非还有办法可说动其人？”

　　羽丘道人言：“两位道友可还记得我等上回于定中推算出的那一处么？”

　　玉漏道人言：“此事尚难确定，且是一个不好，可能于我不利。”

　　羽丘道人言：“利与不利皆看能否为我所用，不妨将此事道于他们得知，若有碍，则将与我一凭承担，若无碍，或也可打动这二位。”他看向二人，“便是这二位不退，我等也不损折什么。”

　　曜汉老祖与玉漏道人商议片刻，便同意下来。

　　羽丘道人当即以驱使那意识化身来至两人道宫门前，并打个稽首，道：“两位道友可在否？”

　　张衍化身此刻也在此地，他笑了一笑，自蒲团之上立起，道：“两位既有事，那贫道就先行回避了。”说着，迈出出去，转瞬不见。

　　那两名道人并不请羽丘入内，左首那人道：“道友若有事，便请直言。”

　　羽丘道人笑道：“我来意两位当明，不知两位可否退出此争？”

　　两名道人皆是面无表情。

　　羽丘道人貌似诚恳道：“不瞒两位，我等开辟此世，却是想从那位张道友身上谋夺一物，我等若是取来，愿意与两位一同参详。”

　　两名道人却是根本不信此事，两家本来乃是敌对，现在明显是想过来分化他们，越是这样他们越是要留在这里，对敌不利即是对己有利。

　　除非对方拿出足够令他们心动的东西，并且确定可以得到，那才有可能退让。

　　羽丘道人见两人不为所动，便低声说了几句晦涩不明之语，随后笑了一笑，打个稽首，便就离去了。

　　待他离去，左首那道人言：“当真如此么？”

　　右首那道人思量片刻，道：“不过是要我让开罢了，若有这等好事，早便自己前去了，何必告知我辈？”

　　左侧那道人也是道：“道友此言与我之意相合，此中定有古怪，不去理会就是。”随即一指外间，道：“道友以为此一局谁输谁赢？”

　　右首道人言：“那张道人能斗到现下仍是不输，已然很是了得了，若有我二人正身相助，当有胜算，只是此回，其人当是难敌众势了。”

　　左侧那道人言：“道友以为此人可以为我同道否？”

　　右首道人深思片刻，道：“若是让玉漏等人捡去了便宜，倒也不好。”他顿了下，又言：“不妨待此战之后再论，若是这位张道友愿与我同享大利，那我也不吝相助与他。”

　　两人一致认定，张衍终究是一人，势单力孤，就算眼前支持一时，可长久下去仍是无法占据优势，这一战多半会战败。

　　不过炼神之间输赢不过只看一场胜负，你在无法把对方彻底压垮的情形下，只有有机会，对手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的。所以他们认为，还不如趁此机会，设法将张衍拉拢过来。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他们见曜汉老祖三人如此大费周章，也是对张衍手中之物颇感兴趣，也是有意一窥究竟。

　　而另一边，张衍也是认为，虽两边暂且势均力敌，可长久下去并不妥当，因为只要有一方实力稍振，就可压倒另一边，曜汉老祖那边乃是三人，无论手段还是机会，都是远远大于他这一边，故是他必须有一个关键时刻可以反制对方的手段。

　　此刻他虽是通过隔空交手又观摩到了一些变化，可是能够直接用到斗战之中却是十分有限，而且对面也很是谨慎，守御的异常坚稳，不给他任何机会。

　　好在舍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突破口。

　　前次曜汉老祖与他相争时，明明法力弱于他，可是却将他优势化解，这是因为将后者设法提升了法力层次缘故，而现在两边旗鼓相当，并不是对方没有变化，而是因为他吸取了前次教训，没有让对方抢占先机罢了。

　　此刻双方法力变化都称得上是一般无二，但只要有一方稍稍占据上风，就有可能使得胜负天平为之倾斜，而他在这里却还藏有一个后手未动。

　　他心下忖道：“若到必要之时，不妨试一下那手段，便不能胜，也能压其一头。”

第三百一十五章 弃去生死决胜机

　　张衍在与曜汉老祖斗战过后，便曾有过尝试，自己在残玉之内推算，并不会受任何外来法力侵扰。

　　也即是说，当对方进行一个变化之时，他却可以于此推算出更下一步乃至更多变化，而后再于外间施展出来，那么法力就不止提升一个层次那么简单，在顷刻之间，就可占据胜势了。

　　从表面看去，似乎只要他在残玉之中不停推演，法力层次似就能无限拔高上去，可实际非是如此。

　　因为在现实对拼之中，哪怕你有本事演绎无穷之机变，亦不可能凭空跃去最高处，法力需得如迈步梯阶一般，一层层往上提升。

　　这里不单有炼神修士之间法力对抗牵制的缘故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法力之变转终归是看自身道行的，你道行到哪一步，才决定你法力能提升到哪一层次，是有其限碍所在的。

　　只是得残玉之助后，他不必在与同辈对抗之中再费心力推演，这样每每提升，就能快过对方一步，如此几回下来，就能积攒下来不少优势。

　　不过曜汉老祖等三人毕竟在现阶段道行比他更为高深，所以一旦出手，必须要抢在对方把法力化演到那更高层次之前将其击败，要是一时手软，被其拖延到最后，那便难言胜败了。

　　此等手段也算上是他一个杀招了，然而他此刻却并不准备动用，因为他认为日后说不定还会遇到险恶的情形，到那时候施展出来方才最好，而在当下，还未到那最为危急之时，要是在现世之中的落子就可阻挡住那应愿而生之人，那也不必要暴露出来。

　　在那现世之中，他化身重又回到那无名道宫之中，与两名道人见过礼后，仍是坐定蒲团之上。

　　左首那道人言：“道友不问方才对面之来意么？”

　　张衍微微一笑，道：“不外来劝说两位退出此争，若是两位答应，想也不会在此，故是无需多问。”

　　那道人不禁点头。他话锋一转，道：“我等观道友，以一人之力对敌此辈，纵是一时不落下风，可也难以久持，不知道友可有心与我结约否？”

　　右首那道人此刻也是看了过来。

　　张衍心下一思，这两人显然是利用面前局面来给他压力，想迫使他与之结盟。

　　在最初时候，这二人似并无此意，这应该是在见到他力敌曜汉老祖三人之后，才认为他值得拉拢。

　　从表面利弊上考虑，这本来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可他在与这二人真正打过交道之后，却是能感觉到，这两人与他定盟只是次要，主要还是冲着他背后那布须天而来。只是越是了解到布须天，越是感觉到此物不简单，暴露出来非是好事。

　　且另外一个，在他感应之中，与之结盟并不最好选择，而再继续等待下去，却似能有玄机出现，故是他言道：“两位好意，贫道心领，只贫道暂还无意与人约盟。”

　　两名道人听他婉拒，倒也没有什么不高兴，这一次他们只不过是试探一下罢了，不答应也无有关系，对于这一场争斗，他们判断张衍终归势弱，等到遇到危难之时，那么就是对方来求他们了，到时便可趁势提出更多要求。

　　那现世之中，时河流转，很快到了十六派斗剑之时，各派英杰在先于承源峡外较量，再入星石比斗。

　　张衍注意到，因为这是映照之世，所以纵然没有他在其中，诸多情形也与原来所历大不相同，这说明曜汉老祖所牵扯的因果远没有他最初想象那么深。

　　他认为这恐怕不仅是自己法力与此辈对抗的原由在，很有可能是曜汉老祖在有意在回避什么。

　　这里不用去多想也知何故，当年九洲之上四大派，溟沧、少清、玉霄、冥泉等派都是各有来历，先不说能不能完完全全照显出来，就算可以，恐怕也会牵扯到背后之人，不是说曜汉老祖定然畏惧其余几位，而是牵涉大能的手笔越多，越是会生出更多变数。

　　这时他目光微动，此刻那星石之中，玄灵两家经过一番苦斗之后，风海洋却是与周治再度撞上了。

　　这一战两人身后都是没了门中长老护持，再加上现下十六派弟子除了战死当场的，都是陆续退了出去，所以星石之内再没了其余人等，双方再无任何顾忌，神通杀招频频使出。

　　两人称得上是势均力敌，十余天后，风海洋稍胜一筹，周治见是不敌，但其却是借助了符诏从容退走，并没有如何损伤。

　　曜汉老祖三人见此，也是皱眉，他们也没有想到，周治最后居然会失败，且并非是输在神通手段上，而是斗战经验比之对手稍微欠缺了一些，可就是这一线之差，便就决定了胜负。

　　张衍看到这等结果，微微颌首，虽风海洋未能杀死周治，可是夺了钧阳精气，也便坏去其一桩机缘。

　　他因为当年亲身入过星石斗战，所以认识比曜汉老祖三人更是深刻，表面看去，是周治斗战之能弱于对方。

　　可实际上不是如此，风海洋因预见到了自己败亡，所以此回是抱着决死之心而来，在此这一斩之前，其事先将所有可以退走的法宝及宝物都是舍弃了，甚至还做好了与敌偕亡的打算。

　　周治在斗战之时，也是看出了风海洋宁愿将自己拖死在这里也不会退缩的意志，他自认为还有着远大前程，不必在这里与对手死磕，故而才在最后关头退了去。

　　所以这非是他不如对手，而是因为心中不曾存在那必死之心。

　　张衍知道，周治看去只是错过了一个钧阳精气，可修道之路，尤其是早先阶段，一步先，则步步先，此番落后，那么以后只能设法从别处找回更多。但最为上乘的修道外物终归只有那么多，别人本就比你胜过一筹，先又夺去了你之机缘，想要再行赶上，却又哪又那么容易。

　　况且今朝退让，那么下一次遇到同样关头，你是否又要退让？那心志之上输了，方才是真正输了。

　　转念到此处，他也是暗暗提高了警惕，对方这里失机，那么一定会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找了回来，下来对抗很可能会更是激烈。

　　另一边，羽丘道人一叹，道：“两位道友，这应愿之人败此一战，可还继续下去么？”

　　曜汉老祖沉声道：“虽是败战，可性命却是保住了，那便还有机会，一时之输赢又算什么？”

　　玉漏道人也言：“只是一场失利罢了，那愿力寄托之人只要保全下来，我等便还有机会，不必太过计较。”

　　曜汉道人又言：“现世之争能赢固然是好，输了也不用太过计较，我若能把那张道人压服，此中胜负自是由我而定！”

　　玉漏道人沉声道：“那两位道友至今无有动静，想来是不愿退出了。”

　　曜汉老祖道：“终究不能指望外人，我等还是需动用自家手段。”

　　羽丘道人看向他，道：“道友之意，莫非是想……”

　　曜汉老祖道：“我正是此意。”

　　羽丘道人皱眉道：“这等手段用在那张道人身上，会否太过？”

　　他们的确藏有后手迟迟未动。

　　炼神修士之间斗战不单单是法力对抗，还有道行之变，毕竟拥有无量法力，从道理上任何变化都是可以做出。

　　他们就一同推演出了一个杀招，便是各自从自身上截取一丝法力，因为一即无量，所以只消时时意注其上，并蓄势以待，长久之后，其中便积累有了惊人规模，此若在与同辈斗战时一旦爆发出来，就可成为制胜关键。

　　只是想维系这么庞大的法力，自身耗用其实会更多，所以这三股力量平常是相互消磨的，并且还需要一件法宝加以维系，方能不崩。这可以说是花了他们偌大心血，本来是准备留着对付对面那二人的，要是用在这里，无论是羽丘还是玉漏道人，都是觉得未到那等时候。

　　曜汉老祖道：“若能败了那张道人，得来布须天，莫非还比不上这等损折么？”

　　羽丘道人言：“道友当是知晓，那二人也是一定藏有后手，我辈手段在这里用了，将来对上，就难以拿捏其等了。”

　　曜汉老祖一抖袖，道：“这些与布须天相较，俱可让道一边。”

　　玉漏道人也言：“眼前尚未到不可收拾之时。”

　　曜汉老祖道：“等到那时，便就晚了。”

　　羽丘、玉漏二人见他坚持如此，于是仔细推演了一会儿，发现在暴露手段的情形下，虽也有些被动，可也并不会被那两位压倒，也便就同意下来。

　　三人意见一合，也就不再拖延，当即把法力一合，霎时间，一件明光灿灿的宝物便自虚寂之中显现而出。

　　炼神大能若是察觉危机，心中能提前有所感应，这边一发动，无名道宫之中那两位道人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左首那道人心下一阵推算，不由为之动容，“原来还暗藏有这一手。”

　　他自问这等杀招要是在斗战之时用出，就算自己提前知晓，也没有办法应付，不由感叹道：“不想张道人却是逼出了此辈杀招，也不知其人能否挡住？”

　　右首那道人摇了摇头，语气淡淡道：“此等手段，便我二人骤然遭遇，也无办法，那张道人此回败局已定。”

第三百一十六章 内外寻道皆真法

　　张衍此刻也是预感到了一股危机，顿便猜到，对面当是看到现世之中失利，故是此刻要想从这里扳回局面，即将将要动用的一定是什么厉害杀招，此不可与先前所遇等同视之。一个应对不好，恐就会落败。

　　他心下一阵推算，此刻唯一办法，唯有抢在此辈前面出手，只要将之一举压制下去，那么就无法发挥出此般手段出来了。

　　当下也不再遮掩，立于残玉之中算定法力之变，而后转去现世，霎时之间，法力变化猛然拔高数层，一时形成绝大优势，好似猛潮破开堤坝，前方原本厚实无比的坚壁顿被破开，而后向着后方轰然倾泻过去！

　　曜汉老祖若要发动，需得解开那宝物束缚，三人必须合力将之驭动，方能将这股无量伟力宣泄出去，所以此间会有一瞬间的迟滞，也就好如发力之前需得蓄力，因为此力太过强猛，对手就算察觉到了也没有办法抵挡，故而这一点缺陷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三人不曾想到，也就是这么一点瑕疵，却是导致被张衍抢先了一步，只觉霎时间，一股前所未有的强横压力当头压至，先前构筑的法力屏护层层崩塌不说，连整个现世都是禁不住动摇起来。

　　羽丘道人神情一变，道：“不好，快快收手！”

　　现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未来得及将那积蓄的力量发挥出来，正是将吐未吐之时，若是一个驾驭不住，那可未必会宣泄向对手，反而更有可能伤及他们自身，可祭出来容易，收回去便就难了，现在又有张衍法力侵压，那现世所化树苗也是晃动不已，看去随时可能折断。

　　玉漏道人见状，立刻一挥袖，便就一柄莹白宝勺飞出，顿将那本来焕发出明光的宝物堪堪镇压住了，口中道：“此处交由我来处置，两位那里先行挡住那张道人法力侵袭。”

　　羽丘道人亦是掐一法诀，背后白气如烟，朦朦胧胧之中，似有一只活物出来，其睁着一只眼瞳，只是往下看了一眼，将原本将要崩塌的现世稳住，那树苗也是不再晃动。

　　曜汉老祖则是尽量将手中宝莲祭动，将那汹涌而来的法力挡住，然而他一个面对那倾压过来的滔天威能，却也是难以承受，一时节节败退。

　　张衍得势不饶人，太一金珠随意一动，轰然落去现世之中，反复轰击三人遮护，本来双方各占一边的局势，现在明显是他这里占据绝大胜势，对面三人力量一时间被压到了极限，若不是靠着宝物勉强支撑，那现世还能得以堪堪维持住，此战已然是输了。

　　无名道宫之中两人正盯着直看，他们本是准备等到张衍失机之时出手接应，不过是并未是单纯为了救援，而是想图谋后者身后那布须天。

　　他们现下还不知此为何物，但是值得曜汉老祖三人这般兴师动众，不惜将杀招也是揭露出来，那么残片价值肯定还在他们先前所想之上。

　　可是哪里想得到，不过顷刻之间，局面就已是翻转过来，看去曜汉老祖三人已是险险被打崩了，现在尽管还勉强维持，可若外人从旁相助，失败几已成为定局。

　　二人细想一下，要是他们此刻摆在曜汉老祖等三人相同位置上，恐怕也一样讨不了好。

　　左首那道人很是吃惊道：“不想张道人居然还有这等手段！”

　　右座那道人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道：“也不知其人用了什么手段，我等此前竟然丝毫不得察知。”

　　左座那道人也是皱眉，炼神大能相争，对方厉害手段还未用了出来前，通常都能提前察觉，而道行高深一方甚至容易推算出道行较弱之人的底细。

　　但是这一次，他们事先非但什么都未曾感到，此刻想要看个久经，却也是什么推算不出来，好似那是一片空白，故是他们二人认为要么这里手段恐怕超出自身了悟，要么就是张衍有更为高明的遮蔽办法，实则这是因为张衍发动之前，所有谋算皆在残玉之内，这才毫无先兆。

　　左座那道人叹了一声，道：“道友，我等此番只能示好了。”

　　右座道人也是点头。这等人物要是执意与他们为难，那绝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幸好他们先前一直与之好言相对，非但不曾与之结怨，还有所帮衬，也算是结了一个缘法。

　　羽丘道人那株树苗原本勃发之势已然停滞，不由一叹，这是因为他们法力被张衍侵压排挤，以至于没有余力再来推动现世了，虽然现世长河一旦开辟，哪怕没有他们刻意施为，也一样会自行演化，可少了他们意愿倾注，最后就难以再寻得布须天了，那所做一切，就变得无有意义了。

　　他言道：“一子错，满盘输，再斗下去已无意义，我等还是退去吧。”

　　玉漏道人沉声道：“看来我等当真与那布须天无缘。”他看向曜汉老祖，道：“道友以为如何？”

　　曜汉老祖道：“不过一时之成败而已，羽丘道友，此回失手，然则我等未来若有机会，还可用取此法。”他显然不曾彻底死死，等到寻觅合适良机，还想再行演化。

　　羽丘道人自是明白他的意思，言道：“道友安心，贫道有数。”他拿一个法诀，那树苗一晃，霎时整个现世崩消瓦解，此宝又还回原来将生未生之状，随后一摇之下，便就飞入他袖中不见。

　　三人这边计议一定，就各把法力徐徐撤下，透露出不再对抗之意，下来便往远端退避。

　　张衍见此，知是对方此番已然承认失败，无意与他再争，他想了一想，要想一举逼得此辈入去永寂，显然眼下还不可能做到，所以他没有再去追迫，也便收手回来。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便揭过此事了，等到日后道行修持有成，自会寻其等一叙过往。

　　正思索时，忽有所觉，转目一望，却见一个道人正含笑站在那里，此刻见他观来，就冲他遥遥打个稽首。他心下一动，回有一礼，道：“道友何来？”

　　那道人笑道：“道友称呼我为簪元便是。我与那玉漏三人非是一路。”

　　张衍了然，方才对面三人在造世之时，他便感应到有一人伟力入至现世之中，应该便是眼前这一位了，他道：“道友入我两家争局之中，却不知意欲何求？”

　　簪元道人坦然道：“自然是有事相托，想到道友这里来卖个情面。本是待在道友抵挡不住时出手相助，只是未想，道友自家便了结了此事。”

　　张衍适才曾感应到冥冥一线玄机，便疑似落在此人身上，便道：“不知道友欲为何事？”

　　簪元道人笑言道：“这里贫道却需先问上一句，道友之道，此后是向己求，还是向外求？”

　　张衍与曜汉老祖等人一战，此刻已是能隐约把握到一些东西，但还有一些因为道行所限，仍是隔着一层，听此人说及，便道：“向己求如何，向外求又如何？”

　　簪元道人言：“若向己求，便是精诚道行，悟参玄机，若向外求，便是求诸造化，以筑完身。似方才与玉漏、羽丘乃至那曜汉，俱是外求之人。”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又言：“此辈四处搜罗造化残片，并以此参修渡功，我曾试寻此法，发现世间至理皆在此中，此路的确可行，只是自造化之精破碎后，却还从未见有人能走通过。或许唯有将残片重再聚齐，方有此望，可这又何其之难也。”

　　张衍心下一思，造化之精当便是那完满之物了。他虽见得当日景象，可却不知，此物之破碎，是因为之前有人走通了此路，还是因为有人试图走此路才致如此。

　　簪元道人这时接言道：“我观道友那宝物，也是来历不凡，可是与那造化之精有关么？”

　　张衍对此并无什么遮掩，道：“不错，此宝本是自造化之精残片之中孕生出的。”

　　簪元道人点首道：“似玉漏之辈，其手中宝物乃是采得造化之精残片，再用自身法力观注而成，如道友手中这般先天成就的，却是少之又少了。”

　　张衍对此颇有些兴趣，便追问下去，才是知晓，多数炼神大能手中之宝物，都是造化之精有关，要么直接用其残片祭炼而成，要么得其精华，先天孕生。

　　前者采集到残片之后可以不停祭炼其中，那么法宝威能也会越来越大，后者只能靠驭主自行观注，方可提升其能。

　　对比下来，两边可谓各有优劣，似那些祭炼出来的宝物只要你舍得投入残片，那么可以拔升一个相当强横的高度，可此物通常是拿来参悟的，倒没有哪个大能舍得全数用来祭炼。而先天孕生之宝，就无需去追逐这些，但缺点是驭主自身道行若是不足，这宝物自也强不到哪里去。

　　张衍想到这里，却是有些明白对方所言求己外求之分了，他看了过去，道：“听道友一席话，想必尊驾便是那求己之人了？”

　　簪元道人点头道：“然也，”他抬头目视过来，盯着张衍道：“只是此法甚难，道友当真要听？”

　　张衍笑了一笑，道：“却要请教。”

第三百一十七章 心秉神真方正道

　　簪元道人看了张衍片刻，才收回目光，他沉默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道：“求己之道，乃在于斩灭自身，向死而生。”

　　张衍听他此言，心神微动，感觉似是打开了什么关窍一般，一时之间，有无数感悟自心头涌出，但仍是隐隐有一层隔膜，与那真道堪堪有所碰触及，却始终未能突破。

　　簪元道人却是很快道出其中真由，“所谓斩灭自身，便在于杀灭那一点顽真。而所谓顽真，便是存世之印，大道之痕，你我乃至世上万物，概莫如是。”

　　“世上生灵之痕，生死不觉，浑冥不醒，唯常唯在，与天地同存。若是不得超脱，恰如我等脚下世之长河，挥手即去，招手即来，轮转生灭皆由我心使之，而眼眸开阖之间，即刻演化万千。”

　　张衍缓缓点首，有存便有道，有道便有常，有常便有化，有化便有生，现世之中天地兴衰，乃至生死转灭，即成未来过去，这又何尝不是那天地之顽真？

　　簪元道人此刻继续言说，“世上万物之痕，驻道恒常，不长不消，我辈炼神之顽真，神存不灭，外劫难磨，自成灵性，你成其亦成，你变其亦变，然则超脱诸世之后，便难再并合一处矣。”

　　张衍立明其意。他本来顽真就是自己驻世之痕，可是在他跳出现世之后，这驻世之痕自也便无有了，但因为炼神大能本身却还存在，所以此痕实际上并未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延续着。

　　然而两边这一变化，等若相互错过，这终会给彼此带来阻碍。

　　这犹如原来两根并行之线，即是唯一又分阴阳，原本你即是我，我即是你，既不交集，又在一处，可他炼神之后，阴阳顿分，只这些许偏差，导致双方皆生偏移，终有一日，将会交汇。那时就将会产生剧烈碰撞。

　　他思忖片刻，道：“贫道观参道法之时，并未觉察有此变化，道友这里可有说道？”

　　簪元道人言：“道友现下无所觉，那是因为修为未曾修持到那一步，然则随道友修为增进，迟早是需面对的，可若道友不慕大道，那也自无此虑。”

　　张衍顿时了然，这就如同炼神大能破境之后远离自身现世一般，但是一个是远，一个近，随着自己功行逐渐提升，那么就会离那顽真越来越近，最后终是见得。除非自己不再去追求大道，不再增进道行，那么自然就不会遇到这等危险了。

　　想到这里，他又问道：“听道友之言，若不过此关，道行终将受阻，那外求之辈，又是如何过去？”

　　簪元道人言：“若是外求，只观造化之精，由大道明己身，则可绕去解真之关，再一步步化解顽真，待得法理通明，自便消去此灾，可若镇压不利，顽真骤变，则一切俱消。”

　　张衍不由思索起来，按照簪元道人的说法，外求之人，实际上也没有将顽真这个难关消去，而是暂且选择绕行，先去追慕大道至理，待有所领悟之后，再回头一点点化解顽真，但是这等作法，也不是万分稳妥，等于过那险山危崖，一步走错，就会失足坠落。

　　求己之人，其实是一气将此关隘斩断，那么未来修道就没了这等阻碍，后来就是一片坦途。

　　从他本意而言，却是愿意将麻烦解决在最前面，因为顽真你若不早些降伏，那便是留下一个修行之上的破绽，便你自己可以降伏，也可能会被对手所利用。

　　他问道：“贫道若欲行那求己之道，不知道友可有建言？”

　　簪元道人露出笑容，道：“道友当知，一旦行上此道，那就无可再退。”

　　张衍笑了一笑，道：“言在道友，取道在我。”

　　簪元道人顿有片刻，才道：“因那顽真便是你自身，故而你所会神通道法，他皆会得，你心中所思，他亦明了，到那道行有成一日，其便会自你神中而生，自来寻你，想要杀去，可谓极难，故当慎之。”

　　张衍一听，便就有数，这顽真实际就是他自己，其中唯一差别，或许就是他手中掌握着法宝，而顽真自是没有，也即是说，顽真只是他自己，而没有任何外物傍身。

　　可这里仍有问题，因为两者本为一体，宝物能他能用得，那么顽真一样可以用得。

　　除非那宝物并没有被他运使如意，可因为顽真是从神中自生，法宝若不能藏纳入神，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在神中照显出来，所以这等优势未必见得有用。

　　他想了一想，问道：“若那解真之关不曾过去，又将如何？”

　　簪元道人默然片刻，才沉声道：“若未曾过去，你仍是你，却又非是你。”

　　这话说得不明不白，张衍却是能够听懂，炼神是不会消亡，至多只会永寂，可是斩杀顽真若是失败，就会被顽真所替代，也即是说，你在外的那一面死了，但作为本我的那一面仍是存在。

　　这看去没什么不同，可里面实际是有区别的，这就好如现世生灵转过一世般，前世之我已亡，只有今世之我还在，但对前世之我来说，我已不是我了。

　　更令人心悸的是，因为真我没变，所以对于那些相识之人来说，根本看不出你已然被替代了。

　　簪元道人沉声道：“这还非是最为险恶之事，若两相纠缠，不分胜败，则再不复见。”

　　若炼神之辈既没有杀灭自身顽真，也没有被顽真所替代，那么也或许就会自此消失不见。因为顽真与自我本是一体，从法力到道行都没有区别，双方通常难见高下，再加上炼神大能法力无穷无尽，这一纠缠，很可能会是永久，此就等若永寂，其实这等情形，反而是最容易见到的。

　　簪元道人见张衍正在思索，沉吟一下，提醒道：“道友若行那求己之道，那却是需提防那外求之人，勿要将自己行那求己之事泄露出去。”

　　张衍听得此言，微微一讶，随即似想到了什么，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

　　簪元道人道：“道友可是觉得，内求之人，与外求之人并无冲突，我既不去夺那造化之精残片，你自也不必来寻我？”

　　张衍看了过去，道：“此中想来别有内情。”

　　簪元道人叹一声，道：“道友当明，有些同辈所走之路，与我不同，行事难免有所偏颇，此辈认为，追寻己道，只需专注自身便可，什么外物都不需去管，只是生灵生于现世中时，有人有我，有天地虚空，哪怕跳出现世长河，亦有虚寂同道，若只问自己，那就是除我之外，一切皆不紧要，再进一步，便是除我之外，诸有皆敌。”

　　张衍了点下首，方才已是想到了这些。为什么会像簪元道人所说那样？那是因为有些求己之辈，认为我不来妨碍你，我就可以追求大道，可是如何让你不来妨碍我？外人可不会因为你不去招惹他，他便不来的，更何况炼神之间彼此对抗乃是必然之事。

　　所以他唯一能做得，就是将所有能影响到自己的人都是设法逐入永寂之中，那就一切清净了，然后再去追逐大道，就无阻碍了。

　　由于此辈有了无比明确的目标，又杀去了自身执迷，道心反而更为纯粹，道行精进很可能还胜过同道一筹。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做是错的，并会理所当然把这看成自己修行之路的一部分，甚至连同样行求己之道的同辈不见得会放过，所以此辈是实际极为危险的。

　　而站在外求之辈的立场来看，你既求己，谁又知道你是否会做此想？那还不如早早掐灭源头为好。他不禁问道：“而今可有这般人物？”

　　簪元道人慢慢点了下头，确认此般人物的存在，只是既不说此人称呼，亦不说其在何处。他看向张衍，道：“听得这些之后，道友还有意行那求己之道么？”

　　张衍淡然一笑，道：“我辈修行之人，只怕前方无路，又岂惧大道危途？”

　　簪元道人神情微震，目注他片刻，感慨道：“道友之言，乃正论也！”

　　张衍这时目光投去，再次发问：“道友将这些道与贫道知晓，却不知欲求何事？”

　　簪元道人言：“我欲求道友之事，现在还不到时机，不方便言说，待到合适之时，自会道明。”说着，他打个稽首，言：“今日幸与道友一晤，就此别过，待来日再叙。”

　　言毕，他一摆袍袖，法力缓缓远去，很快变得若有若无，随后竟是消失不见，也不知是靠了法宝，还是自身道行之故。

　　张衍待此人离去，也是思索起来，从簪元的话中可以得出，而今炼神大能之中，似是以此划分阵营，彼此关系也并不和睦。

　　簪元道人今次不道明来意，说不得是在等待他选择那求己之道。

　　可在他看来，什么外求求己，不过是人为刻意划分的界限而已，他在求己之时，同样也不妨他去参悟那造化之精残片，内外之别，不过道理显化不同而已，舍一不取，却是平白舍弃一道，现下既存其法，那自有其理，俱是问通理明，那才方是大道正途！

第三百一十八章 宝光护得开世门

　　张衍正在那里思忖之际，忽然察觉到有两股很是微弱法力波荡正往自己这处而来，转目过去，却是与他联手对敌的那两名道人找了过来。

　　他心下一转念，方才簪元道人寻来时，应是用了某种手段遮断了彼此法力感应，除了自己之外，怕是没有其他任何人见到其来过。

　　这等运使方法甚为高妙，看去似还能长久运使，以他现在道行，尚还无法尽解其中之妙。

　　他将自身法力收敛了一些，片刻之后，两名道人便到了他面前，因为其等被曜汉老祖三人设计拖住了，所以此刻到得他面前的并非是正身，而只是一个虚影。

　　两人与他见过礼后，立在左侧那道人言道：“我等正身正在参悟那造化之精，一时难以离开，无法亲身至此，还望道友勿怪。”

　　张衍知晓此事，便道一声“无碍”。

　　右侧那道人言：“今来找寻道友，是见道友挫败玉漏等人，功行高深，欲想与道友讨一个人情。”

　　张衍道：“如何说？”

　　左侧那道人言：“道友日后若再遇得玉漏三人到此，只需知会我等一声，我二人自会前来相助，而我等若遇此辈，也想请得道友相助，不知道友以为如何？”

　　左侧那道人接言到：“自然，此非盟言，真若遇事，去与不去，全凭道友自家意愿。”

　　在张衍击退曜汉老祖三人之后，他们二人已经是放弃了从张衍这里找寻造化之精的想法，转而想与他结好。

　　这番言语也未弄什么花巧，而是将所有一切都是摆在了明面上，也算是开诚布公了。

　　张衍一思，明白此事只是口头约定，非是定盟，所以当这两人真与曜汉三人对抗时，他未见得定然要去相助，自然，他若遇事，这二位也不见得一定会来，不过这总算是双方给彼此留下了一个可以往来的门户。

　　他认为这倒是可以，不管两人目的如何，这一次也算是帮了自己的忙，他理当还一个人情，便道：“如此也可。”

　　左侧那道人这时手掌一翻，托出一枚灿光闪闪之物，却是一枚造化之精残片，口中言道：“道友这里想必持有此物，我二人愿与换以参研，不知可否？”

　　张衍略略一思，也便同意下来，他本也是有意一探其余残片究竟有何不同，既然对方愿换，那是求之不得，一抖袖，便把身边那残片送去对面，并将对方手中那枚拿了过来。

　　由于两人只是虚影到此，故他也不怕其等弄诡，心神往里一转，感觉又是沉入那空空荡荡的所在，与前回所见有些相同，但又有一些崭新领悟。

　　只是片刻，他似莫名之间明白了一些道理，再是一察，发现自己道行竟是凭空有些长进。

　　他心下微讶，这般看来，显然造化之精残片积蓄的越多，则道行提升越快。

　　不过这些并非自己精修得来，只是将大道之理映照己身，也就是说，自己未必真能明了大道法理，只是让自身相当于成为了承载大道的一部分。

　　可也正是如此，才能暂且绕开顽真。等到自身真正穷通其中道理，顽真方会跟了上来，只因为比顽真抢先一步，所以在此之前就有机会将之化解。

　　但也能想见，这等做法，必须随时随地保持自身道行在精进之中，一旦停滞不前，那顽真就随时可能会自神中映现，与你纠缠一处。

　　他心下不由思忖起来，这外求之道固然道行增进极快，可弊端也是不小，需得不断寻求造化残片，若不小心让顽真赶上，那就会被拖入险恶局面之中了。

　　单纯以此求道，并不为他所取。

　　与他这边相同，那两名道人将他递去残片只观片刻，便就之又送了回来。

　　张衍把袖一卷，将之收入进去，他并不怕对方动什么手脚，其等近在咫尺，就在他法力包裹之内，一举一动都无法瞒过他。

　　右侧那道人言：“道友手中若还有造化残片，愿意交换参详，我等随时恭候。”

　　张衍颌首点头。

　　两人此番如愿，也是满意。

　　他们认为，等到未来两边联手多了，相互可以信任，那么未必不能用这等方式从张衍这里交换得来其背后造化之精，这却是远胜过与之拼杀争斗。

　　再说几句后，两人便就告辞。临别之时，左侧那道人忽然言道：“我观道友，法力虽盛，然道行未满，这里却要奉劝一言，此世之上，唯有寻得造化之残精，方是参道之正法，万勿去寻那独存之术。”说完，两人都是一个稽首，身影便就消去不见。

　　张衍目光微闪，方才其人所言，指得就应该是求己之法了。

　　从簪元道人的话来看，此辈外求，反视求己为外道，但是他从来不偏信谁人言语，簪元道人虽一开始现身出来，便言本要于助他，可实际上这只是其一面之词，此人到底如何想的，谁也不知晓，或许只是单纯来卖个情面，或许就是为了将他引上求己之道。

　　虽是说许多关节与他听，可实际上这些放在炼神大能之中，并不算十分隐秘的消息，随着与同辈交融对抗增多，便是不来告诉他，那也迟早是会知道这些的。

　　他对外求求己两道都无偏见，但是顽真乃是道行提升上去的一障碍，不能留存下来，必须要一气杀灭。

　　以往过去此关之人都是消失或是藏匿不见，那么要想讨教经验也无可能，只能依靠自己去解决了。

　　索性距离到此一关，还有一段路要走，他还有足够空余来寻思对策，似如那布须天中，就定是藏有许多玄异。而现在敌众已退，他看去已是可以展开门户，回得原来那方现世之中。

　　可他念头方是转起，却是心中有感，不由往某处投去一眼，立时能够确定，那曜汉老祖因仍是在窥伺自己这边，像是在等他展开这一方现世。

　　他心下有数，此辈尽管败退，不过这场争斗其实没有真正结束，因为羽丘道人手中那株树苗仍在，因果仍存，只要找到机会，说不定还演化出来，故是不能放松警惕。

　　这么说来，倒是需得做些许掩饰了，否则难知其等会否又要弄出什么手段来。

　　他考虑片刻，在无有外来之力相助的情形下，只能由自己设法遮蔽了。

　　好在他也不是没有办法，方才在与斗战之中，他见识到了此辈手中法宝之威，譬如羽丘道人手中那树苗，能收能放，若是有这么一件宝物，想来也护住那现世也更为稳妥。

　　现在如是有一件遮护法宝，那么就不难挡住此辈觊觎目光。

　　太一金珠善于攻伐，对此却是无能为力，所以只能由自己重再祭炼一件。

　　他目光移下，看着手中那一枚造化之精碎片，此物用来参悟显然不足，除非还能找到更多，但是用来祭炼法宝却是刚好。

　　按簪元道人说法，就算炼神大能用造化残片祭炼法宝，除非必要，通常一至两枚便已足够。

　　这番话应该无错，他在与曜汉老祖三人斗法之时，也明确感觉到，对方法宝并未比太一金珠高去多少，显然也没有投入太多。

　　此刻心意一动，在他观注之下，这碎片好若合拢花苞，光华竟是缓缓收束起来，又不断往内收缩塌陷，最后渐渐凝聚了一枚水滴状的晶莹宝玉。

　　顷刻之间，已是将之化为一件宝物。

　　只是做到这一步，他却是发现，这残片并未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世上，心中不由一动，看着那已然变作法宝的玉水滴，忖道：“这么说来，此物莫非可以再还转回来？”

　　但转念一想，这里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否则曜汉老祖等人大可以将手中碎片祭炼进去，将来要参悟时再还回原来面目，其等不这么做，一定是认为留在手中参悟比此等作法更好。

　　他认为自己现在还不必要去深究这些，于是心意一动，于一瞬间，展开万千现世，每一个都与原来那布须天所在相仿，随后一抖袖，将那晶莹宝玉投掷下去，恍惚之间，这些现世好似遮上了一层遮挡，俱都变得模糊起来。

　　他见已是排布稳妥，不由点了点头。

　　炼神同辈之间法力一直在彼此对抗，有了这宝物挡在前面，对方法力即便强压过来，他也可以及时应对，而且遇到难以抵挡之人，也能提前将现世隐去，不叫他人寻得。

　　此时此刻，曜汉老祖正在看着张衍这里举动，他判断后者哪怕只是为了那布须天，也定是会打开那门户的，可见到此景，却是拧眉，这些现世数目繁多，模糊异常，且每一个看去都是一般无二，想要在不惊动张衍的情形下找到那正门所在，那就只能一个个前去相试了。

　　羽丘道人摇头言道：“那张道人这手段，堵上了所有疏漏，我等除非再次正面压上，否则难入其门。”

　　曜汉老祖沉声道：“前次是我等小觑了他，待我辈把宝物炼成，下次再往，当不会再给他这等机会。”

第三百一十九章 言出天地臣生死

　　曜汉老祖三人败退之后，认为此回之所以吃亏，一是在于张衍突出奇招，令他们猝不及防；二是在于自己三人法宝都是守御，除了自身法力之外，竟无一进取手段。故是初时进展不利后，便只能与张衍对耗，那时但凡有一件攻伐利器，也就不至于如此被动了。

　　所以他们此次准备不惜代价，匀几枚造化之精残片出来，祭炼一件填补短板的攻伐之宝。

　　羽丘道人见玉漏道人在那里一直不言不语，似在沉思之中，便问道：“道友可是想到了什么？”

　　玉漏道人抬头看来，沉声道：“张道人方才似与人会面了。”

　　羽丘道人言：“我亦瞧见了，该是那二位了，也对，此辈若是当真与那张道人联手起来，却也麻烦，不过以我所料，这二人未必当真愿与那张道人合盟，其虽不知布须天所在，也无非也是觊觎此物，而张道人也是个不简单的，未必当真会信这二人。”

　　曜汉老祖言：“其等要有合盟之意，那之前与我相斗之时便早已走到一处了，那张道人绝不会在击退我等之后再去屈从那二人。”

　　羽丘道人言：“要是这两边斗起来，倒也能省我一番力气。”

　　可惜他知道这是多半无有可能，这两方无论哪边，在明知有外敌在外的时候，恐都不会妄启争端。

　　玉漏道人沉声道：“非说此事，而是那张道人在会此二人之前，还与另一人到了那处。”

　　他在三人之中道行略略偏高一些，故是簪元道人到来，其能模模糊糊感应到一些，但又不能十分确定。

　　“另一人？”

　　羽丘道人与曜汉老祖微觉诧异，只是玉漏道人绝不会无的放矢，心下思索了一下，他们不约而同想起在造立现世之时，似有一股外来之力映照进入现世之中，只是后来却不知所踪，现在看来，说不得就是玉漏感应到那一人。

　　只从其能够遮掩自身法力上来看，这人当是大不简单，要是这里用的是法宝，那还好说，可要是纯凭自身本事，那么道行很可能在他们之上了。

　　更关键的是，他们还不知道此人的用意何在。

　　张衍是一个人还好说，他们还有机会取胜，可要与一个功行不弱的同辈联手，那机会就愈发渺茫了。

　　曜汉老祖神情沉凝道：“其人到底是何来历？”

　　羽丘道人演决推算片刻，摇头道：“根脚不明，却是难以推算得出。”

　　曜汉老祖思忖片刻，忽然道：“许是那存己之辈。”

　　羽丘道人一思，道：“倒确有此等可能，我观那张道人固然法力强猛，可道行未修，当还未定立那行上求道之法，若按那外道所为，倒极有可能来拉拢其人，只是那人气机我等谁也不识，这就难以判断了。”

　　玉漏道人言道：“若是那张道人真去走那求己之路，反是好事，似布须天，也非其所必求了，而斩灭顽真之举，更是一道难关，其若与之彼此纠缠争逐，就此消失无踪，那也无需我前去动手了。”

　　在他们看来，所谓求己，就是认定自己定能成就大道，乃是托愿之术，道理上的确是可行的，可这里面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阻碍，要是无路可走，倒是值得一试，可明明有大道之门在前，还去走这等路，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羽丘道人却是莫名心悸，叹道：“只是其若未曾过去，恐怕就多了几分事端了。”

　　玉漏道人也是点头。

　　顽真若是替代原身，其实也同样等于过了解真一关，只不过被破灭的却是正身，但是认知性情可能会反复来去，这等人是最难捉摸的，极可能会为了求己之道，做出那等斩灭一切外道的选择。而张衍本也手段不俗，要是功行再进一层，那是更难对付了。

　　且因为他们此前与之已是有了过节，那么多半是会被盯上的，虽说他们三人也不见得会惧怕，可接下来恐怕就永无宁日了。

　　曜汉老祖这时道：“两位道友，现下这些也只是猜测罢了，实情未必如此，我等仍是按照先前步骤行事，那张道人真要入那求己之道，那也非是短时可成，待我法宝炼成之后，立时便找上门去，如是顺利，或可将之迫入永寂，那么也就无需再为此忧虑了。”

　　羽丘道人想了一想，道：“道友所言是极，那张道人要是真入了求己之道，还得了此道之人相助，那我等不妨通传那两位，想必他们二人也不愿见得此等人物存于近侧。”

　　簪元道人与张衍道别离去后，便逐渐与之法力远离，随后近乎脱离，此时前面现出一个现世，其余所见现世犹如长河，奔流而行，生灭闪现，而此一处却是宛如琥珀，凝滞不动。

　　他一晃身之间，就没入其中。

　　而他竟非以意念沉入，居然可以以正身至内。

　　这里天地两分，唯有阴阳二色，就在两气之中，端坐着一个头梳道髻，难观岁寿的道人，道袍铺陈下来，缓缓波动之间，竟似与天地合化一处。

　　簪元道人上来一个稽首，道：“见过道友。”

　　那道人并不起身，在座上言道：“道友有礼。”

　　簪元道人不以为意，道：“贫道得道友嘱咐，已是前往探查过了。”

　　那道人言：“如何？”

　　簪元道人言：“此回露面那位道友，背后定是藏有一枚较为齐整的造化之精，而且这位法力强横，纵是道行未修，也能力敌玉漏三人，并败而胜之，若是入我阵中，那我大计有望。”

　　那道人言：“如此，一定要设法把这位道友设法拉拢过来。”

　　簪元道人言：“我已是把两道利弊说与其知，便看他如何择选了，不过观其之意，似对求己之道甚为关注，想来不久之后，当就是我道中人了。”

　　那道人这时似有所感，稍作推算，摇头道：“未必见得。”

　　簪元道人一怔，关切问道：“道友可是算到什么了？”

　　那道人言：“我亦不知，这里恐有反复。”

　　簪元道人不由皱眉，道：“要是这般，看来我还需走上一回。”

　　那道人点首道：“此人便不入我道，也无关紧要，可是那造化之精残片却是关键，我有感应，那一位不久之后，很可能会显身出来，我等要抓紧时机了。”

　　簪元道人一惊，道：“不是说那位便是存在，也远还不到现身之时么？”

　　那道人言：“以往是如此，只是造化之精牵连极大，若是那位道友身后所藏如我猜想一般，那便会徒增无穷变数，那位得此应兆，终究是会出来的。”

　　张衍在排布好一切后，又是推算感应了许久，在确认并无任何人窥伺之后，就意念一动，便就那来时现世缓缓展开，随即意识往里沉去，然而此时他却有一种感觉，若是自己去往那布须天中，似是可以直接以正身入内，且其中有一股力量，似是亟待他攫取。

　　但他仔细一想，却未有如此做。

　　造化之精中藏有诸多玄异，在未曾参悟通透之间，他绝不会轻易去动。

　　片刻之间，已是落身在了清寰宫内，因为虚寂超脱于现世之外，又与现世无有妨碍，故此时仍是落于原来破境那一刻，好似并未离去一般，诸天之内，除却多了他这一位太上坐镇，其余并无任何变动。

　　这时他伸手一拿，却已是将一枚竹简取到了手中，这便是那当日指引前路的知世简，只是现下看来，其却是残缺不全，腐朽不堪，好似一口气吹去，就会散碎如灰。

　　他望有片刻，目光幽深了几分。

　　传闻这枚宝剑之意识早已是超脱而去，他现在看来，此传言似有误，其的确不在这片现世之中，但却似是被人强摄而去的。

　　因为他此刻所见并非其之照影，而是印世之痕，换言之，也就是其顽真尚在，但望之却是残破缺损，非其自为，而是外力所为，故才如此。

　　可到底谁有人做得此事呢？

　　当初九洲那几位祖师，应该是有此本事的，或许是其中某一位，毕竟此宝也是布须天中孕育而出的。

　　不过他能感觉到，出手之人目的当非是这么简单，因为看这玉简残破不堪的模样，倒非是要利用，而像是纯粹是要坏去此物。

　　这般做得目的，就十分值得玩味了。

　　知世简对炼神大能来说用处不大，可对下境修士而言，却是一件天生至宝，因为其不说指明，但至少指出了通向炼神之路，若不得观望此物，那几乎无人可登炼神之门。

　　他手腕一翻，将此收了起来，于心下一唤。

　　景游此时正等候殿外，未曾多想，听得相唤，立转回殿中，见得张衍坐于玉台之上，怔了一怔，道：“老爷不是……”在他感觉之中，距离自己方才被张衍关照过，不过是过去片刻而已，只是他反应也快，念头一转，下意识问道：“老爷回来了？”

　　张衍微一颌首。

　　景游身躯一震，匍匐在地，大声道：“小的恭贺老爷炼道功成。”

　　张衍微微一笑，道：“你在我身旁侍候多年，为此疏漏修行，日后难免受那生死之困，今便赐你一场造化，允你享那永寿之德。”

　　此言一出，好似天地屈从，景游顿觉自身一轻，好像从什么枷锁之中脱离出来，心中有明悟，知是自己离了生死之缚，顿时大喜过望，重重一拜，颤声道：“小人拜谢老爷恩赏。”

第三百二十章 神门开渡敌自来

　　张衍待景游叩首完毕，便道：“你去把万阙道友唤来。”

　　万阙道人自与张衍等人立过法契之后，就得以将自身精气寄托入布须天中，不过其毕竟有真阳之能，为免此人出外作乱，是以其精神化身仍是一直被拘束清寰宫偏殿之内。

　　他本以为张衍当已是闭关破境了，故是此刻听得相唤，不禁有些诧异，但也并未多问什么，等到了殿上，打一个道揖，道：“不知道友还有何事问询？”

　　张衍道：“已无需再问。”

　　万阙道人一怔，以为张衍已是放弃了攀渡上境，这一刻，他略觉失望，同时又是松了一口气，道：“如此也好，如此也好。”

　　可是在说出此言之后，他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抬头往座上看去，却是微微一个恍惚，明明张衍就是坐在那里，可他却好似看到了当日攀登上境之时所见的诸般大道异象，他先是怔然，随即露出难以置信之色：“莫非，莫非道友……终是踏出那一步了？”

　　张衍微笑颌首。

　　万阙道人得他承认，一时也是震撼难言。他是当真试过破境，知晓这里何其之难，当时他仅仅只是因为不敢前往，退缩下来，就失去了正身，后来甚至都不敢太过深入去探究，实话言，他对张衍登攀上境并不看好，不然也不会提出给自己补设后路了，但没想到……

　　他躬下身躯，对着座上一拜，低声道：“殿主既已得道，那唤小道来，又为何事？”

　　张衍笑言道：“当日道友为自保，曾与贫道立契定约，将精气寄入布须天，贫道也允了你，只是而今，我需用布须天完一桩功果，道友不适合再立其中，需得退去，不知你可愿意？”

　　万阙道人想了一想，当日他执意立下此约，是怕张衍渡去上境后连累自身不存，可后者既然回来，那么此事继续下去也无必要了，况且他虽不知上境大能有什么本事，可想来要拿捏自己当也容易的很，绝不可能是一纸契定就可以束缚的，当下言道：“小道这便退出。”

　　言说到此，便见当日那份契书飞出，凭空化为虚无。

　　只是做得此事之后，他身影竟是变得虚幻了一些。

　　他现在仅是一缕精气所化，平常情形下，至多维系千百载，若寄布须天中，那还能借此世之力稍作延长，现在脱离出来，自是打回原形了。

　　张衍见此，微笑一下，道：“道友既愿退去，我当也予以偿补。”说话之间，就有一道金光凭空洒落下来，将之罩中。

　　万阙道人不由得露出不可思议之色，他张开双手看了看，似有些不信，这一刻，他竟然恢复了正身，还再不是那精气显化残躯，连真阳修士之身都一言重复，这等无上伟力，令他深深为之震撼，不由弯身下去，重礼一拜，道：“多谢殿主恩赐！”

　　张衍微微颌首，道：“道友免礼，此是你该得。”

　　他今回给万阙道人这场造化，倒也不完全是为了其自愿撤去精气一事，而是他毕竟是从其手中得了知世简，后来在破境之时才少走了许多弯路，从这里看，其终归也是有功的，这回算是顺便给其一个还报。

　　万阙道人直起身来，抬首看向座上，认真道：“殿主，小道有一事相问，不知可否？”

　　张衍道：“道友请言。”

　　万阙道人踌躇片刻，道：“敢问殿主，不知那上境，到底是何风光？”

　　张衍笑了一笑，回道：“诸空见我，我见诸空。”

　　万阙道人听了，似有所悟，又对着座上重重一拜，道：“今聆道音，已无憾矣。”

　　张衍道：“万阙道友原来亦是我人道元尊，今复身躯，当佑护人道，可回去重拾部宿，再辟新天。”

　　万阙道人郑重回道：“谨遵法旨。”

　　他见张衍不再说话，知是无有交代了，再是对座上一礼，就告退下去了。

　　张衍则是把目光投去布须天，这一处掌握手中，别的不去提，每一纪历都会孕育一件先天至宝，那么哪怕什么都不做，都能凭空获得诸般好处，不过也要能守住才是。

　　现在人道有他镇压，内部危机消弭，但是外部危机却至。

　　如今他打开了布须天门户，想必也会如曜汉老祖所言一般，引得虚寂之中一些炼神同辈到来，这些俱是需要他去面对，不过要是能抢在此辈之前参悟出一些妙道，对付起来就有许多把握了。

　　景游在送得万阙道人下去后，就又回得殿上，问道：“老爷，可要小人把诸位真人请来么？”

　　张衍否道：“此事不急。”

　　他回来之事终究是会有个交代的，不过此刻尚还不到时机，因为他能感觉到有一股沉重压力即将到来，这是外敌觊觎的征兆，表明下来必定不会平静。

　　现在进入布须天参详才是最紧要的，其余诸事可暂且放下。

　　除此外，他还需抓紧时机做一个布置。

　　曜汉老祖此前造得那现世很可能还会重新展开，他入布须参悟之后，未必有暇去阻止，故是他准备再造一个现世长河，利用那些因果牵连，以此将之混淆了去，使其分辨不出哪个是正因，哪个是后果。

　　就如同原本清河流被外来河流所融，想要分清楚可就十分不易了，当然，以曜汉老祖三人之力，努力一些，未必不能分理清楚，不过那个时候，他差不多也能有所收获了。

　　正待他准备如此做时，忽然感应之中有外来法力接近，于是神意一转，又回到正身之上，便见那簪元道人远远到来，他心下一忖，这位当日走得很是果决，应该是等他做出选择，现下又至，想来遇到什么事了，口中则道：“道友今又何来？”

　　簪元道人到了近处，对他一礼，道：“今有一事报于道友知晓，只此之前，却要先问上一句，不知道友对那行道之法，可有属意之选了？”

　　张衍笑了笑，道：“若行大道，则必存求己之法。”这话乃是实言，他对求己并不排斥，因为这也是大道一部，不过他对求外也并不像对方一味排斥，但这些没必要去和对方说及。

　　簪元道人一听，却是欣慰言道：“道友果然是我辈中人。”

　　张衍只是淡笑一下。

　　簪元道人这时神容一正，道：“如此，我便与道友明言了，道友方才开得背后现世门户，可曾感应到有凶危将至？”

　　张衍点首，道：“不错，确有此兆。”

　　簪元道人叹道：“道友还记得此前有言，求己之道中，曾有人意欲尽灭外道么？”

　　张衍一挑眉，道：“莫非此兆与此人有关么？”

　　簪元道人叹道：“正是，这一位便是认定，唯有杀灭一切外物，自身方可成道，以往但凡有较为完全的造化之精残片出现，其都会出面抢夺，其人道行高深不说，所寻到的残片，都被其祭炼成了手中法宝，故是远远非一人所能抵挡，道友这里当是已被其窥探到了，下来恐无宁日。”

　　张衍可以理解此人如此做得目的，外求之人就是靠参悟造化之精提升道行，似布须天这么大的造化之精残片，这一位自然不允许落入那些外求之辈手中。

　　簪元道人见思索不语，便道：“我此来除了示警，便是欲问，道友是否需要相助？”

　　张衍心下一转念，对方主动相援和他开口相请是不同的，前者是其人自愿所为，后者则是要欠下人情因果，他笑了一笑，打个稽首，道：“多谢道友示警，贫道若需相助，定然不会与道友客气。”

　　簪元道人点了点头，道：“如此，道友需我相助，只需相唤一声便可。”随即又郑重提醒道：“若是那大敌到来，道友难以抵挡，宁可将那现世抛去，也不可让此人得了去。”

　　张衍笑道：“贫道理会的。”

　　簪元道人再道一声小心，打一个稽首，便就如来时一般离去了。

　　张衍看他远去，却是目光一闪，他能感觉到此人所言有许多不实之处，或者说只是掺杂了一部分实话，背后事情定是没有那么简单的，炼神大能之间没有太多秘密可言，他只要做好自己布划便可，一些事情日后终将见得分晓，思定之后，他心意一落，往布须天中沉浸进去。

　　而此刻另一端，曜汉老祖忽然有感，言道：“那张道人法力方才有异，多半是入去布须天了，我等不能再等了，此人参悟越久，功行越长，我辈机会越小，且现下看去外间仍有觊觎之人，我等必须抢在此辈前面，方能夺下那处。”

　　羽丘道人却有些犹豫，因为他方才也是察觉到似将有一股强横伟力到来，源头也是直指那布须天，他道：“那张道人也不好相与的，我等未必能胜，何不等他人先去，待争斗激烈时，我等再去抢夺？”

　　玉漏道人这时沉声道：“我方才推算了一下，那伟力之上似带有莫大凶危，我若不出手，那便再无机会了，还是如曜汉道友所言，先行出手为好，我便是不能抢夺来布须天，也可搅乱那张道人参悟那造化所在！”

第三百二十一章 观道不失当持心

　　张衍由得自身意识在现世之中行事，正身则是在虚寂静之中荡开法力，顷刻间又演化出一处与此方现世近似之所在，且此处更是接近曜汉老祖所开辟的那方现世。

　　那一世演绎变化终止在十六派斗剑之后，所以此前过往务求造得一般无二，而之后变化暂可不做演绎，如此对方再做这等打算时，方可有机会与之混淆一处。

　　在专心排布好这些之后，他法力一展，将此世与那万千现世置于一处，这般便可最大限度做到真伪难辨。

　　他望了一眼虚寂深处，可以感应到曜汉老祖三人已是蠢蠢欲动，看去可能稍候便就杀至，但也可能会坐等簪元道人所言那一位出手，而后再来捡便宜。

　　他也不去管此辈到底如何选择，只管做好一应防备。

　　而他那一缕意识在沉入布须天后，只觉一幕幕虚幻景物自眼前飘过，知是与此间有关的过往未来，只是大多模糊不清。

　　他拿定心神，对此视若不见。

　　炼神大能存于虚寂之中，本无始无终，不过意识一旦沉入现世之中，那这里自然就有了过去未来之分。

　　尽管炼神修士可以去到现世长河任意一个时段之中，但此等举动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现世如何演变，等到长河流尽，这一切自然便就消弭了。

　　要是觉得何处不满，想要改换，那就选定需要弯折之所在，由此再辟出一条现世长河就是了，日后奔流之势自会按此意愿而去。

　　可这些放在这方现世中却是行不通的，因为此处乃是勾连布须天之所在，不论是跃去未来，或者投落过往，都难保自己不会失去布须天。

　　更何况这里极可能还有一些大能设布的手段，试着窥看很可能会反陷其中，所以他没有去理会，只管意念往深处沉去。

　　不久之后，他便察觉自身浑浑荡荡，仿若诸有已空，而与此同时，则有无数大道至理映照入身。

　　这时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自己只要如此继续下去，那么最终就能窥看到真正的大道之门，成就那无上妙境。

　　他并没有被此念所左右，仍旧维持着灵台清明，待感觉自我将失之时，便把心神一转，自里退了出来。在持坐片刻之后，方才睁开眼眸，心中忖道：“此中有大造化，亦有大凶险。”

　　这布须天中固然蕴藏有大道之妙，可实际上你道行有多少，方能承载多少。

　　那先前得来那两枚残片，因为其中所藏妙理不丰，所以他轻轻松松便可将映照入身大道法门全数化解，此就好若品茶饮水，润己舒心；可方才悟道，却仿若投入汪洋之中，若是贪多，只会将自己溺死。

　　他思索片刻，在将方才或许的大道妙理彻底领悟之前，自己已是不适合再沉入其中参悟，要是一旦被那大道所掩，哪怕自己是炼神大能，也极可能迷失去了自我，到时或许会合身布须天，成为其中一部，那外间则再无他的存在了。

　　不过经过方才那一遭，他发现自己道行再是有所精进。

　　这也是预料中事，可就在此时，却是出现了一个意外，在道行略微提升的同时，原本隐隐约约之中感应到的那方玉盘，这刻竟然变得异常清晰起来。

　　他目光一闪，却是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当即起神意往那里追寻过去，并用法力将之牵引住了，片刻之后，手中便已是多了一只玉盘。

　　此并非照影，而是那正物！

　　可他看有一眼，却是一挑眉，这上面竟是缺了一角，若不是天生残缺，那么本来效用便将大打折扣。

　　可不管如何，此物很可能与太冥祖师有所牵扯，其落去之照影，很可能就有这位祖师的线索，于是神意一转，循着此物观去无数现世之中。

　　在寻觅良久之后，目光最后落定一个现世之中，这极可能就是那泉莱道人祖师所居之地，看得出来，这处原来因是有外来伟力侵染，所以迟迟未曾崩塌，可距离走到那尽头也是不远了，也就是说，用不了多久，随着这方现世长河消弭，内中诸天也将一同寂灭。

　　他当即起得一缕意识往里渡入进去，便见自己落在了一片残破地陆之上，浑霾一片，而天幕半边昏暗，半边微光，那里红白斑点交织，更有甚者，已是漆黑寂暗一片，好似在那里吞陷万物，这实是灵机绝尽，诸星坠落，由生至死之象。

　　他本想试着一观过去，但因为那股伟力所阻，所以看去模模糊糊，而此此力与已这方现世混合一片，若是强行为之，很可能致其提前崩灭。

　　他于瞬息之间，就那将未曾破散的诸天世宇观望一圈下来，但却没有找到什么有用之物，便又自里退出。

　　下来他又检视了玉盘所照其余现世，多数毫无价值。此时他差不多已能确定，那位于太冥祖师相关弟子身处之地，很可能就在缺失那一角所指之地，所以暂且是无法寻到了。

　　好在他对此并不执着，能找到固然是好，找不到也是无碍，至少这玉盘是拿到了手中，这应该也是一件宝物，等弄明白此中之妙，不定还能有所大用。

　　簪元道人自拜别张衍之后，又再度回到了那方凝滞现世之中，那坐于阴阳两气之中的道人见他回来，道：“道友此去试探如何？”

　　簪元道人回道：“那位张道友十分谨慎，虽是开得那方门户，可我在那里盘恒片刻，半点痕迹也不曾显露出来，看来早有防备了。”

　　那道人叹道：“纵然做得再是妥当，若是外敌齐至，也未见得可以抵挡。”他往一边看去，“如我所料不差，玉漏等辈已然忍耐不住，很可能会再举法力，与之一争。”

　　簪元道人神情一肃，道：“那我等可要前去帮衬？”

　　那道人略作思量，道：“不急，这位张道友现下当还能应付，待其扛不住时我等再出手不迟。”

　　簪元道人一思，道：“可如此那张道人就未必与我交心了。”

　　危机关头出手固然是好，也能赢下一个人情，可这等作法实在太过功利了，他认为就算帮了张衍，后者因为人情之故，可能会设法还报，可决计不会把你视作亲近之人，这便很不利于他们后续谋划了，毕竟他不但想得到那一处造化之精所在，同时也很想把张衍拉拢过来。

　　那道人摇头道：“如此安排非是为了讨人情，而是为了防备即将到来之人。”

　　簪元道人拧眉道：“是啊，这位不太好对付，但还难知其何时到来。”

　　那道人言：“等着就是了，实则要是这位张道友真能凭自家行解决此事，那反是好事，我等也不必过早露面了。”

　　曜汉老祖三人在议妥之后，再无迟疑，准备再度出手夺取布须天。

　　为此一事，他们已是投入许多心力，甚至造化之精残片也是用出去了不少，似借给那二位的残片到现在仍未讨回，而且也不太可能讨得回来了，是故此事必须做成，而且必须抢在他人得手之前，否则就成了为人前驱了。

　　因为上次失败之故，所以他们这次显得更为小心。

　　曜汉老祖察看片刻，见随张衍法力扩展，竟然浮腾出万千现世。

　　他知晓布须天门户必定在其中某一个现世之内，可是凭他眼力，也是难以看出到底哪一处方才是自己目标所在，只有模模糊糊一片，明白张衍已是做好了万全准备。

　　他道：“两位道友，其人早已布置好了，正坐待我上门，我若这般前去，却是正中其下怀。”

　　羽丘道人言：“道友可有对策？”

　　曜汉老祖道：“不妨再造现世，如能引其来攻，我等便可以逸待劳，若其不动，那我辈没了他搅扰，化因果推演，仍是有机会找到那布须天所在。”

　　羽丘道人考虑一下，道：“如此倒也妥当。”他当即一摊手掌，将那树苗再度祭出，霎时之间，那一方现世又是展开。

　　只是此世前次被迫结束，若是继续往前推进，则需要攫取更多因果，曜汉老祖三人本拟法力冲撞纠缠几次，再作演算，就不难得来这些。然而这一次施为，却是并不怎么顺利，努力许久，也无有什么收获，这无疑是张衍将他们推算之用一一化解了。

　　三人都是神情一沉，他们没想到，张衍上次还仅仅只能凭借法力压制他们，这才过去没有多久，就有这等本事了，这说明对方道行有了充足长进。

　　羽丘道人言：“此法既不可为，那便只主动进取了。”

　　曜汉老祖拿一个法诀，道：“待我再试寻那门户所在。”

　　玉漏道人却是道：“不必如此，我观其人，乃是用了法宝做以遮蔽，那也不必与他在此耗磨，不如直接以我祭炼之宝破开此障，自能显露真相。”

　　曜汉、羽丘二人一想，都是道：“便如道友之言。”

　　玉漏道人袍袖一挥，霎时之间，清光流溢，就有一枚玉锥模样的法宝飞出，直往那万千现世落来。

第三百二十二章 当立道门守玄极

　　张衍在曜汉老祖三人未曾到来之前，便已是从法力波荡之中提先有所感应了。

　　炼神之间对抗，要么双方道行相距太大，一方防备不及之下，可能有所疏忽，否则就没有受人突袭一说，比拼的只是各自手段法力。

　　便算来敌斩灭了顽真，也不可能做到毫无动静，就如簪元道人告诫他之前，他便已是感觉到那一股庞大压力了。

　　此刻他见对面一件法宝落来，立时掀起法力，试图将之阻挡下来，然而此物却很是犀利，他先前布置在外用作遮蔽的宝光竟如薄纸一般被撕开，直直就往里面突入进来。

　　他不由凝注其上，这宝物前次斗战未有见到，那么应该是曜汉三人上次败退之后回去祭炼的，不然那时早就拿出来了，不会掩藏到现在，这无疑就是专以用来对付他的。

　　这样一来，他便需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压力，一方面是曜汉三人的法力侵压，另一方面就是这法宝了，若是同时应对，显然不妥，唯有逐个击破，方能制敌。

　　他心思一定，也没有什么犹豫，当即于残玉之中稍作推演，算定数重法力之变，而后意映于外，骤然爆发出来，霎时之间，汹涌法力如狂涛而起。

　　曜汉老祖三人有了上一次教训，已是有了准备，知道张衍法力发动之时很可能毫无先兆，故这一次没有被打个措手不及。

　　可是同样，张衍道行比起上回来说更为高深，法力层次转变更高，所以他们即便有了防备，在那强横压迫之下也只能勉强维持不败，而先前侵压出去的法力不但无法往前进取，反而有往后倒退之势。

　　张衍将三人压住，一时得以空出手来，准备专心对付那飞腾过来的法宝。

　　他心意一动，太一金珠已然随之而起，化金光一道，朝着那法宝来处，悍然撞去！

　　轰！

　　两件法宝迎头撞在一起，可那玉锥只是稍稍一滞，去势却是丝毫未变。

　　张衍见太一金珠一击无功，便继续催动，令其再度撞了上去，下来片刻之间，双方接连撞了有数十次，然而那玉锥却似无法撼动一般，尽管来势被稍稍阻遏，可仍是坚定不移往里突入。

　　他目注其上，知晓这一击绝不可避，必须设法将之挡住，不然若被其贯穿入后面现世之中，很可能就会被对面三人发现那真正有布须天存在的现世，于是频频催动太一金珠，虽难令那法宝当真不动，可却使其如陷泥潭，举步维艰。

　　此时曜汉老祖三人也是感觉到了法宝受阻。他们这次杀来，求得是速胜，因怕拖延下去，会被别人占去便宜，所以没有再藏匿手段，连忙各起心意，将各自手中守御法宝祭出，把张衍侵压过来的法力托住一部分，随后将余下所有力量施加于那法宝之上，推动其往深处去。

　　三人偏用守御，现在有此一宝，斗战之能提升何止一点，虽是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但要能就此博取到布须天，那就没有什么可惜了。

　　张衍见那玉锥一疾，太一金珠已是再难阻挡，目光一闪，那本来遮住诸多现世的晶玉水滴忽然凭空化现，挡在了那去路之上，但这只是稍遏其势，仍是穿透而过，随后眨眼就到了他面前，若此宝被落中，虽不会把如何，但定会搅乱他的法力，以至此刻优势都是失去。

　　他目光一闪，没有躲避，反而是一指伸出，点在那法宝之上，霎时两边对抗法力都是层层荡开，而下一刻，那玉锥竟被震偏了出去。

　　此宝一气投来，接连杀破几重障碍，深入到了腹心之地，不可谓不强横，可这里同样也是最为挨近于他，是故也是法力最为强盛之所在，其无疑迎面撞在了那至坚一点之上。

　　那玉锥进攻失利，忽然消失，却又是被曜汉老祖三人召了回去，他们知晓这一次攻袭已无机会，不过这法宝是可以反复凿击的，一次不成，那可寻找机会再投一次。

　　而且方才全力进攻也不是全无收获，正是在玉锥破击之下，他们才得以突入张衍法力波荡深处，从而窥看其背后诸多现世。

　　曜汉老祖此刻稍稍一算，道：“此刻仍无法确定，还需再观。”

　　他本是以为，那通向布须天的现世就算被藏匿起来了，可因为这方现世长河定然尚处在演化之中，尚还未尽，只要寻到此类所在，凭那因果牵连，当能鉴别出真正门户所在。

　　可他方才一观，居然找到了数处疑似之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可能是张衍提前用了布置，且因为如此，他怀疑自己所看到的那些，也未见得是真正目标。

　　玉漏道人言道：“无妨，那便再试一回便是。”他将袍袖一挥，再度将那玉锥投入进去。

　　张衍与这法宝交手过一次后，已是大略知晓其底细，故是这回应付很是从容，与上次相同，他先行以太一金珠削弱其势，待得此宝深入之后，再以法力将之驱逐出去。

　　只是接下来，三人却是反复发动此宝。他心下知晓，此辈如此做，是为了查探那布须天所在。不过同样，随着他接触这法宝次数增多，也能渐渐摸清楚其中脉络，若是不停以此相攻，那么等待演算清楚之后，就不难将之镇压下去。就看谁人能先一步达成目的了。

　　正在推算之时，感觉法力之中又有些微动荡，这是另有人在往他这里挨近。

　　可他却不为所动，继续应付眼前。

　　既然他能感觉到，那么曜汉老祖三人应该也同样有所感应，要是这回来人与此辈乃是一道，或是另有帮手，那么三人根本不必抢先到此，一齐出手对付他便是。

　　而若非是，那么其与曜汉老祖三人的目的就有了冲突，所以此人这时出现，其等定然比他更为着急。

　　玉漏三人在接连试探十数次之后，再经过诸般演算，终是认准了一处现世，认为这极很可能就是那通向布须天的门户了，尽管此刻在张衍法力阻挡下难以闯入进去，可是他们却是能照此借取来更多因果。

　　曜汉老祖心中，却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他虽未能看出不妥，可总感觉此回行事太过顺利，或许还应再慎重一些，他正待言语之时，玉漏道人忽然言：“两位道友，又有人到此了。”

　　羽丘道人出声道：“曜汉道友，不可再等了，请速速出手。”

　　曜汉老祖也是同样感应到了外间有一道强横伟力正在靠近，显是来人不简单，知是再也耽搁不得，当下一指点在那株树苗之上，将因果送入进去，可是旋即他神情一变，道：“不好，此中因果混乱，中了那张道人的算计了。”

　　他本拟施法驱逐其中混淆进来因果杂乱因果，可正如清浊两水相融，却是越搅越浑，知是不可继续下去，当即立断收住此势，不再往下演化。

　　玉漏道人此刻也看出问题所在，他沉稳言道：“不妨事，我有这法宝在手，只要攫夺因果过来，不过再重开一世罢了。”于是心意一转，那玉锥再度往前方疾射而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旁处有一个白气隐隐的漏斗凭空显现出来，恰好堵在了此宝行进前方，只是在那里一转，那玉锥就凭空消失不见了。

　　曜汉老祖三人面色陡变，他们这回能上来就抢占先机，关键就在于这个法宝，可是没想到竟然被人收走了。

　　他们循着气机转头望去，却见此时虚寂之中，有一名青衣道人静静站在了那里，谁也不知其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此人把目光落在三人身上，似在思索什么，但又似有些不能确定。

　　羽丘道人站了出来，打个稽首道：“不知尊驾何人，为何要与我辈为难？”

　　青衣道人却是根本不去理会他，目光移动，看向曜汉老祖，道：“我认得尊驾，但我不认得这二人。”说着，指了指玉漏道人与羽丘道人，这番话说得毫不客气。

　　曜汉老祖皱眉道：“我与道友似也未曾打过交道。”

　　青衣道人神情平静，自顾自言道：“我不管道友有何谋划，此回只要退去便好，我也不来与你等为难。”

　　曜汉老祖略显凝重道：“两位道友以为，我等合力，对付此人可有胜算？”

　　玉漏道人言：“此人法宝厉害，道行更是胜我一筹，此刻若战，难以胜他。此刻外间当还人在另行窥望，当与此人是敌非友，故才不愿与我冲突。不若暂作退让，且看其有何举动，再定计议不迟。”

　　羽丘道人也言：“玉漏道友说得是，我等只为那张道人背后布须天而来，既然此刻事机难为，那退上一步，也无不可。”

　　三人商量下来后，没有坚持，打个稽首，就此退开一边。

　　青衣道人见三人并不愿离去，也不在意，他转身过来，看去张衍所在之地，打一个稽首，道：“这位道友有礼，今回到此，乃一事与尊驾相商，可否容我一言？”

　　张衍心下微动，他一振袍袖，将法力徐徐分开，随后回得一礼，道：“还请道友近前说话。”

第三百二十三章 造化精玉引众窥

　　凝滞现世之中，簪元道人见得那位青衣道人出现，不由神色一凛，道：“道友，那一位已是来了。”随后他见得那青衣道人又将曜汉老祖三人法宝收了去，不由皱眉道：“也不知其人要做何事。”

　　坐于那处的道人言：“且看他如何。”

　　只说话间，两人又见那青衣道人斥退曜汉老祖等人，随即被张衍请了过去。

　　簪元道人皱起眉头，他似乎没料到那青衣道人会如此做，深思片刻，回转头道：“道友，我以为当阻止二人说话。”

　　那道人沉吟一下，道：“不妥，那张道人现还不信过我，若是贸然阻止，其必更疑，我听道友言语，那位张道友心志坚定，极有主意之人，当不会被言语轻易所左右，便由得其去说好了。”

　　簪元道人有些担忧道：“只是在这里坐观不为，总是失之于被动。”

　　那道人却仍是稳得住，道：“莫急，再等等。”

　　张衍看那青衣道人行步虚空，渐渐来到近前，便问道：“道友如何称呼？”

　　青衣道人言道：“我以往名讳，唤作苍青圣，而今斩去一名，诸人皆以青圣称之。”

　　张衍一挑眉，道：“原来是青圣道友。”

　　炼神境界，法力交融碰撞乃是常理，越是挨近，则越是争斗激烈，不过其人与那簪元道人一般，身上法力波荡极微，若不是道行到了一定境地，就是身上藏有遮掩法宝。

　　只是从气机上看，先前给予他沉重压力的当就是这一位，所以他以为当是前者的可能大一些。

　　簪元道人虽把此人说得十分危险，不过他并不当真全信。

　　倒不是此人到现下为止尚算客气的缘故，而是他从不以这些表面举动来判断对手。这一位要是行事当真那么疯狂，那么其余炼神大能非要联合起来将其剪灭不可，又哪里敢大模大样出现在这里？

　　正在他转念之时，那青圣道人开口道：“簪元该是来找过道友了？”

　　张衍对此倒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道：“不错。”

　　青圣平静言道：“那其人定是说过我是那求己之人，视外物为累赘，要将一切诸有斩尽杀绝了。”

　　张衍笑了笑，没有回答。

　　青圣却是毫不讳言道：“其实簪元也未曾言错，我确有此等思量，但我亦知，事有可为，有不可为，以一己之力敌众势，那也太过愚蠢了。”

　　张衍心中以为然，他能感觉到，这人除自己之外，视所有人都是可以斩灭的外物，之所以没有那么做，那只是因为此刻还没有那个本事罢了，故只能暂且隐忍。

　　对方这些话就是告诉他，纵然其的确有此想法，可至少目前没有与他为敌的打算。

　　青圣又道：“我方才言说，是有一事来与道友商量。”

　　张衍倒是很想听听对方想说什么，他抬手做一个相请手势，道：“道友请言。”

　　青圣抬头看向周围那万千现世，道：“若无差错，道友背后当是有一处造化精蕴所在？”

　　张衍点首道：“的确有此等所在。”

　　这事是藏不住的，曜汉老祖三人既然已寻到门前，那么明眼人一望便知晓其等是为何事，何况若不曾感应到什么，这青圣道人也不会找上门来。

　　青圣道：“这一处天生造化之地，能有诸多妙用，我观道友，曾以造化之精残片炼宝，想来当能明白，此物若是积蓄足够，足可令人托庇其中。”

　　张衍心下微微一动，在自己意识沉入布须天时，就有感觉，似此处能正身直接入驻。而布须天对他而言，如汪洋一片，难以揣度深浅，根本不是外力可以撼动的，若是布置妥当，又有一定手段，此间倒的确能用以托庇。

　　而对方此言，也是令他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此处若是利用的好，或者能成为自身极大助力。

　　他念头转过，道：“莫非道友想用此托庇何人么？”

　　青圣承认道：“我将来当会遇得一难，唯有寻到如道友背后这一处造化精蕴所在，方能避了过去，我也不要道友之物，只要到时容我一避便可。”

　　张衍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青圣见张衍不曾回言，便道：“自然，空口无凭，我辈也不受约言拘束，我不会让道友平白使力，道友若是同意，我可将外间所能寻到的造化之精残片都是取来，全数送给了道友，以还此人情。”

　　张衍笑了一笑，道：“贫道若是走那求己之路，这些岂不无用？”

　　青圣道：“求己之道虽不用外求，可并非是说全然不用外物了，我若无法宝，又怎能与诸多同道相争？又岂能收去曜汉等人之法宝？何况连那虚寂亦是外物，我又如何摆脱得去，未至那最后一步之前，仍旧是需用到外物的，便有差别，也无非是侧重不同罢了。”

　　张衍看着他道：“贫道若用，自家自会去取，不会假手他人。”

　　青圣见他拒绝，不禁有些意外，看了看他，眼神变得犀利了几分，道：“道友莫非不惧我来强取么？”

　　张衍神色自若，对方若能强取，又何必在此赘言？

　　那布须天所在现世他能寻了出来，便亦能遮掩了去，虽说这般做很一定可能导致日后自己再也找不到此处，可若真是无法保全，那么他也是下得了决断的。

　　他目光迎了上去，道：“贫道亦是在想，那造化精蕴所在既能托庇同辈，那么当也能用以囚禁才是，若是把道友今朝留在此处，那么就可以了结此事，不要再待到日后了。”

　　青圣现身之后，一直云淡风轻，似一直尽在掌中，可听得此言，神情却是微凝。

　　虽然他自恃道行胜过张衍一筹，可从法力上看，却不见得必然能压过后者，要知他所站之地可是张衍法力聚集最为强盛之所，那据优势更大。

　　若只是这些，倒还可以应付，可此刻外间还有人正盯着他。

　　他敢肯定，只要自己这边与张衍一动手，此辈说不定就会上来与他为难，那么把他镇压入造化精蕴所在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虽说外间此刻还有玉漏道人等三人，可因为他收了其等法宝去，所以此辈绝然会乐见此事。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言道：“既然道友觉得不妥，那么此事也不急在一时，我自当将造化残片送来，道友到时当明我诚意，今次便先告辞了。”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既来，却又何必急着离去？再则，贫道还有一事想要请教。”

　　方才那一刻，他的确有留下对方，并将之设法困入布须天的心思。可再是一想，就算能做到，也不见得未来定可安稳了。

　　如曜汉老祖所言，只要有布须天在，那么一定会有更多人寻找过来的。

　　而有此辈在外，假设其真是去四处抢夺造化之精碎片，那么自己这里倒是可以赢得更多提升道行的时间，故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至于现下出言，乃是心中有一疑问。

　　青圣停下脚步，道：“道友客气了，若我知晓，定会言明。”

　　张衍道：“方才道友到来时，曾言识得那位曜汉道友，而他似并不认得道友，不知此是何故？”

　　青圣点头道：“原来是为此事，求己之道，在于破解顽真，过去解真这一关之后，自是有舍有得，我以为，他人见我可舍，我见他人当得。”

　　张衍心中一转念，已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按照青圣之言，其破去顽真之后，便就舍去了曜汉老祖对自身的部分识忆，因为他道行高于后者，所以其人便变得不认得他了。

　　这应该不是青圣刻意针对某一人，而是因为他那求己之法，视所有人为敌，故此竭力使得所有同辈忽视自身。

　　而道行与之相近，或是相当之人想来应该是不受此影响的，若是其人存在可以就此变得无人知晓，那簪元道人也就不会有上门来提醒之举了。

　　他点首道：“多谢道友释疑。”

　　青圣看了看他，道：“只是那曜汉道人身上另有玄异，道友下来也需小心了，需知欲得那造化精蕴之地者，并非只有我辈。”

　　张衍目光闪动一下，道：“哦？道友可否明言？”

　　青圣沉吟了一下，道：“当年造化之精崩裂之时，除了那些碎片散落在无数现世之中，亦有不少自行化成异宝，而今流荡在虚寂之中，但有不少天生得了大造化，又与我辈神气交融，得以显化人身，此辈虽无开辟现世之能，可因为根底深厚，本事不在我辈之下，称得上是真正造化之宝，我辈若能降伏一件，同辈之间斗战，便不能制敌，也可立于不败之地。但亦有一些，则始终与我为敌，因为其等唯有依靠造化残片，才可提升道行，故是每有此类物事现出，若被其察觉，那必会来抢夺。”

　　说到这里，他道：“我与此辈曾打过交道，仗着一身道行，未曾被占得多少便宜，但是方才，我观那曜汉道人身上，却有类似气机存在，故其人若不是与之有所牵扯，那也必然有曾有过接触，道友需得小心了。”

第三百二十四章 心明道正方是诚

　　张衍倒是未想到曜汉老祖背后可能还有这等牵扯，那么其来攻伐自己，到底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与青圣所言那造化宝灵有关，这就有些难以分辨了。

　　这看似无甚区别，可是在对方屡屡无法得逞的情况下，却是有一定可能将此辈引了出来的。

　　他点首道：“这却要多谢道友提醒了。”

　　青圣道：“道友也不必谢我，在我未曾如愿之前，自也不愿道友所据造化精蕴被他人夺去。”

　　张衍笑了一笑，道：“想取此物者众多，不过包括道友在内，至今尚无人可以如愿。”

　　青圣盯着他看有片刻，道：“那便好，只愿道友能够守好，我待事成之后，自会再来找寻道友。”

　　他顿了一顿，一挥袖，一枚青色玉符飞了出来，“此是我信物，道友将来若遇为难事，或是改了主意，用得此物，我得感应，自会到来。”

　　说着，他打个稽首，就遁身离去。

　　张衍这一次没有任何阻拦，把法力浪潮分开，任得其往外去。

　　青圣自张衍漩流之中出来，方要离去，却见羽丘道人上来一个稽首，道：“道友留步。”

　　青圣脚步一顿，道：“何事？”

　　羽丘道人言：“道友方才为阻我两方争斗，将我等法宝收取了去，现即事毕，可否将之还于我等？”

　　青圣瞥他一眼，道：“我居于苍青定世中，诸位若要取回此宝，可往此处来，我随时恭候。”

　　羽丘道人倒也不恼，笑道：“好，既然道友相邀，有暇当来搅扰。”

　　青圣没有再理会他，一抖袖，身上清光一转，就往虚寂深处遁走。

　　他与张衍言说会收缴造化之精残片，这的确是他真实想法，为了避开未来那危难，他也不得不如此做，虽羽丘道人这里就有不少残片，可他并不准备对其等动手，因为他很是忌惮那些造化宝灵，私下猜测此辈可能在布置什么，在目前情形下，他们还不想与其等起得冲突，故是暂且放过了。

　　羽丘道人见其身形渐渐远腾，很快就远离诸人法力波荡，直至再也无法感应，就转了回来，将与青圣所言之语重复了一遍，叹道：“此人乃是定世之人，看来那宝物是要不回来了。”

　　凡是立得定世修士，道行都是高到了一定境界，他推断青圣极可能已是过去了解真之关，这就不是他们眼前可以对付的了。

　　玉漏道人言：“只是没有那法宝，就无法胜过那张道人。”

　　曜汉老祖不由皱眉，失去宝物虽也严重，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这次不成，他们还可以再想其他办法，但是从青圣表明出来的态度看，两边或有什么勾连，张衍若是得了帮衬，他们就很难再有机会了。

　　羽丘道人言：“此次看来也无机会了，不如先行退走。”

　　玉漏道人以为然，侧过头道：“曜汉道友如何说？”

　　曜汉老祖叹道：“只能如此了。”

　　此次非是他们不用心，可这等突然之变却是难以防备，这也非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了，但好在炼神永寿，通常一时之败，并不能说明什么，倒是付出代价太大，收获太小，却是令他们很是痛惜。

　　三人议定，就各自遁身离去。

　　曜汉老祖临走之前，回转头去，看着后面万千现世，心中忽然有种预感，自己这次一退，恐怕日后再无机会夺取布须天了。

　　张衍目注着三人退走，知晓今次之事已是过去，此辈法宝被收走，在没有找到对付自己的办法前，当是不会再回来了，而感应之中，也再无其他危难，自己当是可以安稳一段时日了。

　　只是听了青圣一席话，他也是明白，就算成就炼神之后，自身拥有无尽伟力，也面临的危难却不见得少了。

　　可他觉得，此并非坏事。

　　纵观这些“危难”，无不因为是同辈之间为争道途而生，他曾与簪元有言，身为修道之人，不惧危难，只恐大道无门，正如炼神法力相互交融对抗一般，修士之间彼此争斗，这也同样是在求道的一部分，是不可能避免的。

　　如青圣一般只求己道之人，也一样无法免去这些，因为你若不争，那便只能坐等他人来寻你。

　　唯有使得自身凌驾于诸多同辈之上，才能保得自身安稳，而唯有自身道行法力更高，才能做到这些，这两方面其实相互推动的，所有人在此逼迫之下，都是被动或是主动的向着最终大道前行。

　　只是这里也由此衍生出来一个问题，也是他成就此境之后一直在思考的。

　　虚寂之中映照出来的现世可谓无数，那么从这里看来，炼神也当就有无数了。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从他自身经历来推断，那些没有造化之精残片沾染的现世，是根本不可能存有这等人物。

　　而且造化之精残片未到一定程度，恐也无法承载炼神伟力，这就如浅水之潭无法浮沉龙鱼一般，便你能长成，你也只能被固束其中，不得离去。

　　唯有像布须天这等存在，才能超脱世外。

　　而此类所在应该是少之又少，只看曜汉老祖等人所为，就足以证明了。

　　再一个，他也试着观望现世，搜寻过那造化之精残片，但没有任何收获，故是推断，甚至可能会主动避开炼神大能，并不想找到就能找到的，另外他推断有一些残片或许受崩灭之时的伟力影响，到现下还未曾出现。

　　而反过来，诸多同辈一直在找寻造化之精所在，凡是见得，必是收取了去，所以这就进一步减少了炼神大能出现的可能了。

　　正在他思索之时，远空清光射来，同时法力阵阵荡起，分明又有同辈到来，他抬头看去，笑道：“贫道便知道友将至。”

　　簪元道人上来一礼，道：“叨扰道友了，只是青圣其人，与我素来敌对，故欲一问其来意。”

　　张衍道：“此人与道友所言，却是有些许不同。”

　　簪元道人沉声问道：“那道友可是以为，我前日之言有失偏颇？”

　　张衍笑了笑，道：“倒也非是如此，贫道清楚，此人有斩灭诸有外物之心，只是暂无此力罢了，若是其见我好欺，那多半是会立时下手的，只是这回心有顾忌，才未曾与我立即翻脸。”

　　簪元道人看了看他，道：“道友可是与此人定下约言了？”

　　张衍摇头一笑，道：“我未曾应允过任何事，不过世事变幻，今日之友，或许便是明日之敌，而今日为敌，明日或亦可为友。”

　　簪元道人听得此言，若有所思，叹道：“大道难求，一人独行，不及众人同往。”

　　张衍道：“正是道理，贫道以为，错非早有因果难解，那敌我之辨无需分得那般清楚。”

　　簪元道人此刻已是明白了张衍的真正态度，其不会特意偏向谁人，对所有未曾交恶之人都是视同一般，他心下一思，此事也不见得是坏事，虽他暂且无法让张衍站到自己这边来，可也不用担心其被他人拉拢过去。于是点头道：“多谢道友坦承相告，那我也不打扰道友清修了，这便告辞。”

　　张衍这时道：“道友且慢。”

　　簪元道人言：“道友可还有事？”

　　张衍道：“那造化宝灵之事，道友可是知晓么？”

　　簪元道人忽然沉默下去，半晌才道：“此事是青圣告知道友？”

　　张衍一笑，道：“若有为难之处，便当贫道未问。”

　　簪元道人斟酌了一下，道：“此事我不便置喙，只有一言，便是造化宝灵，也不见得定然会与道友敌对。”

　　张衍看其片刻，点了点首。

　　簪元道人打个稽首，道一声告辞，便也是离去了。

　　张衍一思，恐怕其人背后也与造化宝灵有些瓜葛，青圣道人恐怕是知晓了这些，才有意道明这些事，好令他对此辈有所顾忌。不过只要不来与他为敌，他也不用去管对方是什么身份。

　　他把心神一转，意识再度沉浸入布须天内。

　　与青圣一席话，他也是收获不小，明白了布须天是可以托庇之所在。

　　这样的话，要是能够利用起来，并且主驭此间，自己便就有了一个可以背靠依托的地界，届时也就不必太过忌惮外间大敌了。

　　簪元道人拜别张衍后，又是回到那处凝滞现世之中，待见得那名道人，就将这回两人谈话说有一遍。

　　那道人叹道：“说来我等前面从未相助过这位张道友，不过是几次示警而已，这些说来也是小事，其这般言语倒也无可厚非，就怕其在青圣蛊惑之下视我为敌。”

　　簪元道人缓缓道：“或许我等一开始便就做错了。”

　　那道人看向他，道：“道友何意？”

　　簪元道人沉声道：“我以为，我当将所有谋划都是道与这位张道友知晓。”他见那道人沉思不语，继续言道：“先前我等一直想着施恩于人，再行那拉拢之事，可我以为，此事还是以诚示人为好，那位张道友同意也好，回绝也罢，总之让其知晓，我等并非敌对，面对共同大敌，反还可以成为彼此臂助。”

　　那道人想了许久，终是点头道：“或许道友此法是对的，以往是我太过谨慎了，只眼下这位道友也未必信我，还是待有机会再分说此事为好。”

第三百二十五章 两法皆用立道心

　　张衍意识再次入至布须天内，这次就不止是为了参悟玄妙，提升道行了，也是为了找出如何主驭这处地界的办法，唯有如此才能抗衡来自外间的大敌。

　　只是他沉浸许久，与上回一般，感觉自己面对的乃是一片混沌汪洋，心念意识可以浮沉来去，但是想要将这些纳为己用，却是无法做到，总是显得虚荡不着力。

　　他自成就真阳之后，大多事都是念转即生，意去即成，倒是许久不曾有这等感觉了。

　　在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仍是摸不着头绪，他知晓这些不是办法，便自里缓缓退了出来，并思量起来。

　　就如他观望入布须天深处，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借用布须天伟力一般，他认为这里肯定是有一个关键之所在的，只要掌握了此处，就能主驭整个布须天。

　　可方才他意念徜徉许久，并往深处探寻，却始终没有寻到，甚至自身也感受到了一定压力。

　　以这等情形看来，这应该是自己修为尚且不够，虽是能够沉入进来，但距离寻到那物，还是有所欠缺。

　　那要做得此事，看来首先需得提升自身道行了。

　　若是没有别的途径，那么唯有设法找到更多的造化之精残片或是在求己之道上下功夫，好在布须天与众不同，本身就是那造化精蕴所在，故只要守住此地，自然就做成此事，可谓两不耽搁。

　　于是如先前所为一般，用心参悟玄妙，令种种大道至理映照己身，但他并不敢沉浸太深，稍有不对，便立刻自里退出，纯化理清所得，而后再度重复此举。

　　随着他用心修持，道行也是节节攀升，但是经他感应推算下来，这般距离自己掌制布须天还相差极远，固然布须天深处没有过去未来之分，可是神思退出后，用来明悟大道至理却是需要耗费功夫的，眼前虽是安稳，可却不代表不会有麻烦到来，多耽误一刻，那就会给那些找寻布须天的外敌多一分机会。

　　他思忖道：“莫非真要以正身进入，方能得享大利么？”

　　这是一个极大诱惑，若是正身入内，待得下回出来，或许就足以对抗所有同辈了。

　　可他心中对此却是警惕万分，因为正身入内，稍有差错，不及将大道至理及时运化感悟，那么自身就会被动融入其中，那时就将再无自己了，而且他总感觉这里还有什么不妥之处。

　　想了一想，他决定暂停参修，而是先行推演，看还有什么疏忽的地方。

　　在用心推演许久之后，他终是发现问题何在。

　　若是正身进入，得布须天庇护同时，同样也受布须天制束，首先一个，进出就并不是什么容易之事。

　　以往在凡蜕之时，破开天地之障入去界内，总要延缓数载乃至数十载，现在面对布须天，进来出去也需面对如此情况，尽管在此间参悟不会有过去未来，可待到想要出来时，则会因此而耽搁，最重要的，要是不及赶了出来，那就会彻底迷失此间了。

　　不过他也想到，青圣敢于开口，说自己需入其中躲避，那么或许过去解真这一关之人能够不受此累。但亦有可能是他身上法宝能得以庇护自身。

　　思索到这里，他心道：“看来唯有先试着渡过解真之关，待再看能否以正身入去此间一窥端倪了。”

　　只是这里问题又回到了前面，仅仅依靠参悟造化精蕴之所还是太慢了，所以他认为，这里只能同时那兼顾那求己之道，方能在最短时间内提升道行。

　　他当即分出一缕意识，开始观注己身。

　　求己之法，就是托愿自身，期向大道。

　　但这也并不是凭空而为，若是找不到准方向，不得要领，就算能提升道行，提升也是微乎其微，而唯有找对了道路，方能寻此攀升。

　　若有一比，那么前者就如同是将自身力量漫无目的的分散出去，便有无边之能，收获也是甚少。而后者就是力聚一处，并明确往一个方向走去，那么自是很快能见得成效。

　　但是同样，因为求己之道阻碍都是来自自身，若是你认准道途之后，要是修行不够坚定，那日后很可能就会频频遇到神关心障，一旦无法过去，生出质疑之心，那么道行法力很可能就会再也不得提升。

　　所以这等修行，也不能急功近利，需得量力而力，时时辨明自身，方能扶正大道。

　　这也难怪簪元道人乃至曜汉老祖等辈都是在外求求己两道之中取一而用，而不是兼修，这不单单是因为两条道路表面看去方向不同，也是为了避免在修行时生出更多变数。

　　不过他认为，执着单一道途，这本身就是一种畏避，是其等先有了道心之执，才有了后来道途之险，而非是倒转过来。

　　只要立正道心，那就可以避免这些。

　　譬如青圣，其道心便是斩灭一切外物，唯一独道。

　　曜汉等人乃是外求，那么道心就是重拾造化之精，重开大道之门。

　　而他所取之路与两者都是不同，那么自身道心又该为何？

　　他不由想到了当年入得洞天时，为开创出一门无需外物之法，此法门实际也可算得上是求己了，但就算无需修道外物，人活天地之间，也少不了衣食外用，是以舍弃外物也不是绝对的，只是以此摆脱了某一方面的桎梏，求得了更好出路，而从根本上说，只要不曾超脱，就无太大不同。

　　他心中此一念生出，思绪骤然理顺，顿感前方清澈明朗了几分。

　　有己既有存，有外既有道，自己之道心，当就是道用诸常，彼己浑然。

　　道心这一立起，就有了明确道路可行，前方也没了疑惑。

　　他没有再犹豫，当下以此凭，开始注观自身，从另一方向上开始提升道行。

　　就在他修持之时，门下弟子魏子宏此刻正往玄渊天而来。

　　张衍在言明自身寻访上境之前，曾在世间留有一具分身，所以在众弟子看来，其虽是去求取上境了，可感觉之中，却好似并未真正离开。

　　诸弟子若无事，通常不会前来搅扰，只是不久之前，山海界包括溟沧派在内的几个宗派，忽生一些难以预断的异象，几派上层至今难有定论。

　　好在有张衍这位真阳大能坐镇在上，可以求问，于是请托魏子宏前来问询此事。

　　不久之后，魏子宏来至清寰宫大殿之前，遁光一落，见景游站在那里，便上前一拱手，道：“景师兄，不知恩师可在？”

　　景游笑道：“老爷知晓魏上真要来，特意命小人在等相候。”

　　魏子宏道：“劳烦景师兄了。”

　　只是这时，他忽然察觉到，景游身上气机似与以往大有不同，好似并非这天地之中一员，他也没有去深入多想，景游作为自家恩师近侍，想来总能得到一些好处的。

　　他踏步入得殿内，到了里间，见张衍端坐玉台之上，上前一拜，道：“弟子拜见恩师。”

　　张衍笑道：“免礼，徒儿今日为何事而来。”

　　魏子宏躬身一揖，道：“回禀恩师，弟子此来除却向恩师请益道法外，还有一事，前日溟沧、少清、冥泉三派供奉飞升真人及掌门的牌位都是不约而同有所晃动，只是诸位掌门及长老经过推算，都难知其中原委，故此托弟子前来一问，为何会有如此异象。”

　　张衍听罢，若有所思，本来诸世一切运转，都不可能瞒过他，尤其是这等变动。但之前为应对曜汉老祖等人的进攻，他为了确保因果不被窃取过多，所以刻意隔断了与现世的牵连，没有多去查问，实际现世中若非有宗门同道乃至弟子门人，他也不会关心太多。

　　而现在听闻此事，他心中有感，这说不定是因为自己参悟布须天才引发某些变动，心中推算了一下，前方却是模模糊糊一片。

　　他思索了一下，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诸位祖师乃至难以测度的魔藏主人，当日应该是在九洲之上做了什么布置，其中很可能涉及到了布须天，只是从他现在的角度去看，当不止意识灌入现世那么简单。

　　而这几位大能也不会无缘无故做这些安排，若是缘法不到，最好不要主动去动，否则恐怕引动什么不妥变化。

　　他道：“此事我知道了，你待回去之后，可告知各派主持之人，此事无碍，叫他们放心就是。”

　　魏子宏道了声是，正事说过，随后他又请教起道法之上的疑问来。

　　师徒问对有半月之后，他心中疑惑尽解，这才告退出来。

　　只是可待出来之后，却是忽然发现，自己恩师以之前所见相比却是有些不同，气机之上更为渺然莫测，可偏偏自己在当时竟然毫无所觉。

　　他立定脚步，忍不住问道：“景师兄，恩师莫非已是……”

　　景游看着他，点了点头，低声道：“老爷已是回来了，只是现下有碍，现还不及明告此事，上真一人知晓便好。”

　　魏子宏心中一震，他深吸了一口气，回首看向道宫，他没有想到，自家恩师竟然走到了这一步，既又惊喜，又觉振奋，同时他心中也是有一股沉重之感，能令恩师这等修为之人也需慎重对待的，想来不是什么简单之事。他对着景游拱了拱手，就遁去下界了。

第三百二十六章 宝灵双神锁阴阳

　　张衍在魏子宏退下之后，意识一转，回到正身之上，他发现就在方才那一刻，正身手中玉盘似有些许异动，但是再作察看，却怎么也无有动静了。

　　他猜测这很可能与那些异象有些关联。

　　他思索了一下，既然已决定眼前不去理会此事，那也不必再去深入探查，现在莫说看不到里间缘由何在，就算有了结果，自己也不一定有能力去解决。

　　目前修行对他来说才是最为重要，这些疑问大可等到以后只要有了足够道行法力，再去一探究竟。

　　如今他两道兼求，神意分用，道行提升已然快过以往甚多，只这已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极致了，想要再快些，却已是不可能了。

　　现在他自身法力道行每时每刻都在进步之中，自踏入道途以来，已是许久未曾感受到这等情形了。

　　可虽是不断深入布须天，但此间却是深广无尽，好似永远无法找到那片紧要所在。

　　对此他还是极有耐心的，这处造化精蕴就在自己手中，只要设法将此维护住，并按部就班修持下去，终是能够达成目的的。

　　至于外敌到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在他每时每刻都在进步之中，此辈来得越晚，那应付起来就越是从容。

　　随着他全身心投入进去，渐渐摒外存内，法力层次也是在此过程中悄然拔升变化。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某一刻中，他感得有一股熟悉法力到来，便从深沉坐定之中觉醒过来，睁目一看，却见来人乃是簪元道人，后者对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又来叨扰了。”

　　张衍笑了一笑，振袖起身，还得一礼。

　　这一位反复寻他，如无意外，当也是为了自己身后那布须天，不过其人比之曜汉老祖等辈，却是讲理许多，并不用那等强硬方式，而是一直在试图施恩图报，虽说也是怀有目的，可毕竟自打交道开始，他从来不曾吃亏，反而隐隐从其处得益不少，所以也不吝好言招呼。

　　簪元道人言：“道友当日曾问，我寻道友到底是为何事。”

　　张衍笑了一笑，道：“哦？道友终肯明言了？”

　　他始终不曾表明要与对方站到一处去，本以为对方在没有准确答复后，还不会与他将事情说透，没想到这次居然主动提及了。

　　只是他以为，对方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如此做，要么是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原来态度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遇到什么难处，迫切需要的他的帮衬。

　　簪元道人对他再一个稽首，道：“在下欲请道友去见得一人，不知道友可是愿意？”

　　张衍不由来了些兴趣，簪元道人背后那人恐怕就是关键所在了，他道：“既是道友诚意相请，贫道当前去一会。”

　　簪元道人面上一喜，道：“只是如今道友正身恐无法去往此地，需得虚身前往，”因怕张衍误会，他又加了一句，“非我刻意如此，而是那处所在乃是一处定世，以道友眼下道行，尚难收束法力，恐是难以入内。”

　　张衍听他这么说，却是更感兴趣了。

　　他为参悟功果，对付外敌，需得尽快提升自身实力，本也无意离开这里，当下神意一转，分出一道虚影分身出来，便随簪元道人而去。

　　虚身在渐渐远离他自身法力波荡后，不知过去多久，前方已是陡然一空，往常所能感受到得诸多炼神伟力也是变得微乎其微起来，他心中明白，这应该是对方将之遮挡去了。

　　簪元道人这时示意道：“道友请看，这便是我等去处了。”

　　张衍随他所指看了过去，便见那里有一处凝滞现世，望来宛若琥珀，没有过去未来之分，应当就是其人口中定世了，对此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因为炼神法力交融也难免会令他得悉更多东西，只是未曾正式接触过，还难知其中玄妙，此回倒是正好顺便观摩一番。

　　簪元道人见他凝望此间，便解释道：“道友，这等定世，唯有修道人破开顽真，方能开辟。我辈居于此中，法力不及于外，不至交融碰撞，外人便难察我辈所在，可为那托庇之所在。”

　　张衍微微点首。

　　他现下已知簪元道人为何说正身不好前往此间。虚寂之中，在炼神法力彼此对抗之下才有了那远近之分，仅凭借自己，永无法去到自身法力不及之地。

　　而似这等所在，因为对方法力完全遮绝，并藏在极深之处，这意味着哪怕有人指引情形下，他也无法凭自身之力到得那里，想必唯有同样破开顽真之人，才能找到彼此。

　　不过他也知晓，此刻看到的也仅仅只是表面，这里间肯定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东西。

　　他问道：“似如此等地界，不知虚寂之中有多少？”

　　簪元道人摇头道：“此却难知了，虚寂之中，有无并非一定，道友得功行到了，当能明白，不过道友放心，这定世之所在，通常除却交好之人，外人是难以挨近的。”

　　张衍一听，不由心下失笑，却是想到了上次青圣与他拜别后，羽丘道人上来讨要宝物，其言可来苍青定世去寻他，按照簪元的说法，这显然就是打定主意不肯归还了。

　　但要说此等地界便就外人难近，那也不见得。

　　青圣应该也能开辟这等所在，可是其仍是认为需用布须天才能托庇自身，可见定世并不是毫无缺陷，至少在面对其口中的“危难”时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簪元道人这时对着那现世一揖，道：“道友，客人已至。”

　　少顷，听得里间有声传来，道：“在下因故难以出来迎客，还要劳烦道友请尊客入内一叙。”

　　簪元道人道一声好，他作势一请，道：“道友请随我来。”说着，当先往里迈步。

　　张衍一摆袖，随后跟了上去，随后便见这方定世从静化动，仿佛流淌起来一般，有波荡涟漪泛出，他见此景，心中不禁又有所思量，现世若有动，便即有了生死消长，所谓定世，当也不是一成不变，这既是缺陷，同时也是给自己留下一条生路，不然一旦有外力摧毁此间，躲藏其中之人恐就一同消亡不见了。

　　在他思索之间，眼前一晃，却已是入到了这现世之中，见此处单调无比，无有生灵万物，天地分作黑白两色，有一名宽袍道人坐在阴阳两气之中。

　　簪元道人言：“这一位乃是神常道友。”

　　那道人看去温和有礼，对着张衍遥遥一个施礼，并道：“道友有礼，请恕在下无法起身。”

　　簪元道人解释道：“神常道友因功法之故，正身固束在此，非是慢待道友。”

　　张衍能够看出，这一位似是将自身封镇在了此间，那身上道袍似就是一件宝物，他还得一礼，道：“无碍。”

　　神常道人张开两袖，道：“道友可是奇怪在下何以如此？”

　　张衍笑了一笑，道：“确有几分疑惑。”

　　神常道人指了指自己，道：“道友当是见得在下这身道袍，此本是在下原身。”

　　张衍一听，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心中顿时有数，这一位当就是青圣口中的造化宝灵了，不过只要对方不来与他为敌，他也不在乎其出身如何，况且对方看去是有求于自己，故是神色如常。

　　神常道人说出此言后，见张衍并未流露出任何敌意，一如方才见面时一般，不由放松了一些，知道后面的话可以继续说下去了。

　　他叹道：“在下当年斩除顽真之后，本以为已过此关，奈何未曾算计到，我本身实则有两个意识，原来彼此谁也不知对方存在，可顽真一失，便就互有感应，只是对于道途认识，互相却有不同之见，其偏激无比，视同道为敌，所幸那时正由我占据主身，故是将自身封镇起来，以免遭自身受其牵连。”

　　张衍听得此言，才是明白原来先天宝灵也是一样存有顽真，不过一想也确实是这样，就算是造化精蕴所生宝灵，在显化之前也同样是先有了存世之痕，而在交融蜕变之后，自当又是不同。

　　神常道人这情形，确实是个大麻烦。

　　两个单独意识，偏偏道念又是不同，不解决此事，那恐怕是什么事也做不了。

　　他道：“那两位道友邀贫道来此，莫非是与有关么？”

　　神常道人言：“正是。”

　　簪元道人在旁道：“神常道友与那一位现下交替主持身躯，本来两边相持不下，只是那一位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其主正身之时，所拥道行竟是高过神常道友一头，虽眼前不显，可长此下去，迟早难再镇压。而神常道友用过许多办法，都无法解决此事，后来发现，除非道行能大大提升一步，推算到此变缘由，方有可能再占上风。”

　　神常道人摇头道：“这还不是最为麻烦的，那一位驻身时，还在找寻其余造化宝灵，虽现下还无结果，可这般下去，迟早会被其人得逞。”

　　簪元道人这时对张衍郑重一礼，道：“现下唯有道友手中那造化精蕴，方能解救神常道友了。”

第三百二十七章 天生造化随心道

　　张衍听着两人之言，并没有立刻给出回应，而是在那里思索此中关节。

　　神常道人意识两分，身躯唯一，按理来说，无论哪个占据上风，法力道行本来应该是一样的，现在出现的这等情况，恐怕是其本来是异宝显化有关。

　　虽他还不明其中缘由何在，可要是人身修士，绝不至于如此，修道途中定会发现此事，不是先前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早已做好了妥帖布置。

　　这般看来，造化宝灵尽管得天独厚，可也只是受了造化之精遗泽罢了，在道行修持上未必比得过那些正经修炼上来的修道人。

　　不过要是如其所言，另一个意识已然连通了外人，这倒是个大问题。

　　现在神常道人已经知道了他手中有造化精蕴之地，那么另一个意识应该也是知晓了，要是不解决此事，那么最坏情形下，他除了要应付由那恶识占据身躯神常道人外，恐还需面对那被招呼过来的另一个显化宝灵。

　　从表面上看，现在最好办法，就是设法助其压过另一边的意识，那么就能顺利解决此事了。就算有外敌来，也是由其人先顶了上去。

　　可他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值得思量的地方了。

　　神常见他不回答，猜测他是在权衡这里得失，神情诚恳地说道：“在下知晓，此事令道友为难了，在下并不是要吞夺那方造化精蕴所在，只要能借助一时便好。”说到这里，他又言：“我得道显化之后，这宝身已然蜕下，道友若愿助我解决此事，我愿将此双手奉上，以为谢礼。”

　　张衍不置可否，按照青圣的说法，造化之宝只要得了一件，对敌同辈就可立于不败之地，既然其这么说，那很可能是连斩却顽真的同辈都能抵挡，可他也能够听出来，其等对此也并无确切把握，只是想姑且一试。

　　但意识之事，是最难弄清楚的。

　　假设眼前这一位的意识其实已是被另一边的意识制约住了，现在只是拿言来欺他，那该如何？

　　当然，这也有可能其自家也不知晓，可这里问题将更是严重。

　　现在其道行比不过另一个意识，那得了造化精蕴，会否也助另一个意识一起提升道行？

　　这里种种，都使得变数太多，他可没有兴趣将东西奉上之后，还造出一个大敌来，哪怕对方拿出一件至宝也是一样，甚至对方要做手脚的话，那连至宝本身都是不可信的。

　　簪元道人见他久久不言，道：“不知道友是如何思量的？”

　　神常道人则又道：“道友不必有所顾忌，那造化精蕴毕竟是道友之物，若是不愿，我等绝然不会强逼。”

　　张衍正声道：“恕贫道直言，此事只凭言语，实难以证明两人所言为真。”

　　神常道人听此言，并无不悦，反而道：“道友说得是，慎重以待，此是应该。不该急于下定论，那么道友以为，该如何辨别此事呢？”

　　张衍看向二人，道：“贫道欲见得另一位，不知可否？”

　　“这……”神常道人犹豫了一下，“倒无不可，只是……”

　　簪元道人在旁言道：“道友，那两股意识交替，无有固时，神常道友也不知什么时候那一位会出来，且那位每出来一次，实力便增长一分……”

　　张衍看向神常，道：“那这位下一回出来，会压倒道友么？”

　　神常认真考虑了一下，道：“虽是其每回都有精进，但在下眼前尚还能镇压得住，只是道友若要见，恐要等待许久了。”

　　他也知道，区区几句言语是没有办法取信张衍的，唯有见到事实方有可能，不过他也不可能主动让那意识占据，因为那意识忽然道行增长了许多，这使得他驭主正身时，必需尽可能提升道行，以免被落下太多，这样才能镇压住这里，不被其脱身出来。

　　张衍对其另一个意识很感兴趣，很想看看其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是否又如他心中猜测的那般，他道：“无妨，贫道乃是虚身到此，可以在此相候。”

　　神常道人见他愿意等待，便对簪元道人一个稽首，道：“还需道友在外防备，我与张道友在此便可。”

　　簪元道人也是打个稽首，道：“那我便先行离此了。”随后身影一暗，渐渐不见。

　　张衍感觉到，原本这个定世有一股沉闷压抑之感，可随着簪元道人离去，却是又轻松起来，他当即明白了，另一个炼神同辈在此中，是会对定世会产生压迫之力的，并无法停留太久。

　　神常道人这时一点指，凭空生出一座殿宇，张衍身前也是出现一个莲花玉座，道：“方才只顾言语，却是怠慢了，还请道友坐下说话。”

　　张衍摆袖坐下，便在此与之谈法论道。

　　神常道人宝灵显化，这一番言谈下来，他却是从其口中得知了不少关于此辈的秘闻，此回到此，便不提其余，这个收获也是足够了。

　　难知过去多久之后，神常道人忽然郑重言道：“其快来了，道友稍候定要小心，若他要出来，开口许下什么言诺，道友万不可受他言语蛊惑。”

　　张衍感觉其气机正在衰落下来，知他所言不虚，道：“道友放心就是，贫道绝然不会任意妄为。”

　　神常道人缓缓把头低了下去。

　　张衍等有一会儿，发现其气机陡然有所不同，再看去时，一个恍惚之间，发现其已是变作了一个七八岁模样的童子，只是其已然被另一个意识替代了。不过这身形变化，由心而使，只在一念之间，他只需辨准气机，就知其实谁人，外相如何，并不重要。

　　那神常童子目光天真澄澈，他极为好奇地看了他两眼，道：“你是兄长请来对付我的么？”

　　张衍仔细分辨了一下，神常道人的确换了一个意识，若是之前内敛忧愁，有君子之风，那这一位给他的感觉却是天真活泼，犹如稚子。而且其一开口，便称呼神常道人未兄长也很有意思，看来两个意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笑了一笑，道：“贫道是被请来此处不假，但还未曾答应要对付谁人。”

　　神常童子恍然道：“是这样啊？”随着他站了起来，张开小短臂，带着期盼道：“那么你能助我从此间出去么？”

　　张衍留意到，神常童子居然能站立起来，道行之上的确比神常道人高出了不少，这才能摆脱些许束缚，他笑了一笑，道：“我虽非应下任何事，可也是你兄长请来的客人，却又为何要帮你脱困？”

　　神常童子露出苦恼之色，似是在想怎样才能说服他。

　　张衍没有等他开口，又是言道：“贫道有些好奇，你与兄长该是同时修道，为何你道行更高一筹？”

　　本来他想自己观察其中玄妙，然而接触了这一位之后，他觉得自己直接开口动问的话，对方很可能会直接告诉他答案。

　　果然，神常童子得了他这一说，好似受了夸赞一般，昂起脑袋道：“那是因为我行得乃是正道。”

　　张衍又问：“何为正道？”

　　神常童子奇怪道：“正道便是正道呀。”

　　张衍思索片刻，虽对方这一句话看去等若没有说，可他却是隐有所悟，造化宝灵与寻常修士不同，作为得入世便俱被莫大伟力的物事，此辈应该是天生就有道可循，就是所谓“正道”了，而神常道人所做出的选择，恐怕是与此相悖。

　　神常童子只是秉持本心而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若是以论道方式与之交谈，应该是得不出什么了，他并没有纠缠于此，而是指向了正题，道：“道友若能脱身，不知想要做些什么？”

　　神常童子不假思索道：“自是凭心而为。”

　　张衍这一次听到得回答仍是不包含任何实际，可他却能懂其中的意思。

　　只凭本心行事无错，可若不知约束，就是随心所欲了，要是法力道行高深之人如此行事，那对人对己，都是一场劫难了，偏偏神常童子并不认为这是错的，反而认为如此方才是对的。

　　他又道：“听闻你将唤了一名同道过来帮助自己，贫道便是不出手，想必道友也有机会脱困。”

　　神常童子咬着手指道：“可我唤他来，非是来助我脱困的。”

　　张衍笑道：“哦？道友既非是为此，那唤得这一位到来，却又是为何呢？”

　　神常童子认真道：“唤得他来，当然是为了吃掉他啊，这样我方能增长道行，这样就能早一些脱困了。”

　　张衍目芒微微闪动了一下，虽是短短一句话，却是暴露出来不少内容，神常童子能通过吞夺其他异宝来增长道行，只不知这是其独有的本事，还是造化宝灵都是如此。

　　还有一个，神常的两个意识应该是互相之间并不了解，神常道人恐怕只能模模糊糊感觉到另一个意识的意图，而并不明白其真正想法。

　　而神常童子的道行之所以能够高出另一个意识一头，说不定是先前已经得到了什么好处，甚至有可能，其已然吞夺了某个宝灵！

第三百二十八章 不若恃静自为法

　　张衍念头连转之下，忽然想到，因为一体双意之故，神常道人所知之事，神常童子或许也是知晓，有些事前者会有所讳言，可面前这一位却就无所顾忌了，他倒是可以借机问一些事。想到这里，他便道：“我与簪元道友与言谈之中，察觉他暗怀忧惧，似是危劫随时可至，不知道友可知缘由何在？”

　　神常童子好奇道：“兄长没有与你说过这些么？”

　　张衍笑道：“神常道友结识未久，所谈论者，俱是道法妙理，却不曾说及这些事。”

　　神常童子得意道：“我知道，我知道。”

　　张衍见他昂着头，一副快来问我的模样，不由有些失笑，的确是心性纯真，可也是因为这样，若任其出去，方才是最可怕的。他道：“却要请教了。”

　　神常童子小脸认真道：“那是因为虚寂之中有一位还不曾存在之人，其人若出，便会危及诸有同道，我辈若无与之相抗之人，那么就会被他侵害灭去，坠入永寂之中，只虚寂之中若无变数，那么这一位就未必会显身，簪元道友之所以忧虑，那是因为变数已显，此人出现的可能大大增加了。”

　　张衍若有所思，所谓还不曾存在之人，其实说得并非是未来，而是这一位是必然出现的，并且其已然为诸多同道所知晓，只是未到机缘，故还不曾出现在人前，至于那变数，很有可能就是指他背后的布须天，因为这方造化精蕴所在很是独特，便连当年太冥祖师都曾留下手笔。

　　当然这只是他的推断，或许还有一些他不曾知晓的东西，这便无需去多问了，是这样也好，不是这样也罢，只要其人还未出现，就是仍有足够余地去做准备。

　　他又问：“若道友道行有成之后，将会如何对待你那兄长呢？”

　　神常童子露出疑惑之色，道：“若我功成，兄长自将和我一同行步正道，还需如何么？”

　　张衍登时了然，对方虽然意识有了自我和兄弟之分，可对两者合同一体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对，或许在其看来，吞掉神常道人便就使得其与自身行在一处就行了，而对方是否有独立意识其实并不重要。

　　他不由考虑起来，要是任由神常童子脱困那绝然不可行的，但是彻底压过神常童子也不见得定是好事。

　　可以看得出来，此事神常道人自身也无多少把握，所以两个意识混融合一之后，也未必见得定然其主驭身躯，要到最后反而是神常童子的意识占据了上风，那便很是不妥了。

　　目前唯有维持现状，两者之间达成平衡，方才是最好的。

　　神常童子见他久久不言，往前挪了一点，仰着头，睁大双眼好奇瞪着他。

　　张衍见他如此，笑了一笑，道：“不知道友召唤的那一位是何等样人。”

　　神常童子又是咬起了手指，唔了一声，道：“长得有点像长兄。”

　　张衍心念一转，这话之意，应该非是指那人长得像神常道人，而是说双方都是造化宝灵所化，所以本质上相近，甚至也有可能和神常道人一样本为顺从本来，一样行得是求己只道。他再是问道：“那不知这位何时到来？”

　　神常童子摇头道：“我亦不知，我只是呼唤，他来与不来，却无法左右。”

　　张衍道：“既然这位迟迟不来，道友莫非未曾想过换得一人么？”

　　神常童子小脸皱了起来，露出苦恼之色，道：“寻不到合适之人。”

　　张衍再是问过几句，才是明白，神常童子所能找寻到的，只是法力道行抵于自己之人，这样也方便自己吞夺，可换个角度看，能被唤来之人天然是最为合适的，若是道行过高，想来也难以应付。

　　神常童子这时忽然一撇嘴，道：“兄长要出来了。”说着，他乖乖坐了下来，两只小手抱住了膝盖。

　　过得片刻，其身上气机又发生了些许变动，随着一道气光闪过，顷刻间再度化回了原先的神常道人的模样，只是其却是露出疲惫之色，他抬首看向张衍道：“道友可是见过那位了？”

　　张衍颌首道：“已然见了，道友可还好？”

　　他能看得出来，神常道人能够这么快取代了神常童子，应该是强行调用了事先布置好的封镇之力，这其实是自己对抗自己，不然以其无尽法力，绝不致这般。

　　神常道人把气机理顺，站了起来，稽首道：“有劳道友挂碍，只是一些小手段，稍许动用，并无大碍。”随后他抬起头，带着些许期切道：“道友既是见过那一位，当知在下所言无虚，不知此刻可愿意相助在下么？”

　　张衍沉吟一下，才道：“贫道以为，尊驾原先所想，却并不是一个上好选择。”

　　神常道人一怔，但却没有着恼，而是抬手一礼，认真请教道：“敢问道友，这是为何？”

　　他之前论道时，便就发现，张衍虽然道行不及他，可因为一身本事是自身修炼得来，而非得了天授，所以对于道法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比他更为深刻透彻，故是对其意见不敢不重视。

　　张衍将自身考虑的些许关节说了出来，并且表明，除了意识不明这个最大问题外，还有就是难以确定神常道人参悟布须天时，会否带动神常童子一并提升道行。

　　神常道人长长叹了一声，这些他之前其实也有过考虑，只是他与簪元道人商量下来，认为神常童子道行增长极快，而随着优势积累扩大，他终有一日是会镇压不住的，这威胁近在眼前，所以他不得不冒险一试，不过在听张衍之言后，好像另有解决办法。

　　他试着问道：“那么道友以为该是如何？”

　　张衍道：“贫道以为，道友该当维持眼下，以两边都不压过为好。”

　　神常道人神情沉重道：“非在下不想如此，只是那一位已然道行高于我，我若不及时想些办法，再这么下去，恐将无力相抗。”

　　张衍微微一笑，道：“贫道以为，道友其实是过虑了，那一位道行绝然不会无缘无故抬升，贫道与之接触下来，认为其此前当是吞夺了一个先天宝灵，才致如此。现下仍在提升之中，应该是这一次余泽未尽罢了，等到耗尽，再不给其吞夺机会，当不会再有这等情形出现。”

　　神常道人似有些意外，随后他似想到什么，拿决推算了起来，过去片刻，他叹道：“原来如此，这里却是我疏忽了。”

　　他解释了一下，张衍才知，造化之精破碎后，也不是所有宝灵都能显化出来，事实上大部分都未成孕生出来，只是一个宝胎，其便成了那些显化宝灵食粮。

　　神常道人早年前也曾得了一个，只是他不走此道，所以只是之封镇在了某处，想来就是这一个被神常童子吞掉了，之所以其没有未曾往那处去想，那是因为他另行道途之后，唯恐自己不自觉走上老路，所以自行掩盖去了关于这等事的识忆。可现在得了张衍提醒，这些却又自本心之中浮现了上来。

　　他叹道：“也是在下大意了，方才给了其机会，若其真是由此脱困，却是罪莫大焉。”

　　张衍道：“道友为阻得那一位出来，不惜自困正身，又何罪之有？现下道友只需待得那一位道行不再增进，便可渡过此关了。”

　　神常道人苦笑道：“只是在下却怕无法捱到那时。”

　　张衍道：“道友一人镇压不住，那为何不找人相助？”

　　神常道人为难道：“这却极难做到，我辈求己，只能自求，外人相助，法力便是过来，也可能会互相冲撞，便如簪元道友，也无法在我定世之中久留，不然也不会让那一位有吞夺宝胎的机会。”

　　张衍微微一笑，道：“既然贫道说得此言，自然有解决之法。”他把手掌打开，于心中一唤，须臾，一枚金光灿灿的宝珠虚影已是凭空浮现了出来。

　　“此是太一金珠，乃是自造化精蕴之地孕生而出，说来与道友同出一源，但却俱无边伟力，更能承载外来之力，贫道可将此物借于道友一用，无论道友用于镇压还是借力施为，都是可以。”

　　神常道人顿时露出惊喜之色，道：“这宝物我亦见道友斗战之时使过，竟不知也是造化蕴生。”

　　张衍笑了笑，太一金珠意识早被他抹去了，又为他气机所染，除非是与他对面交战之人，不然很难辨认其中路数，只会以为是寻常造化残片所炼。

　　他一振袖，将金珠虚影撤了去，此只是一个照影而已，不得神常道人允准，他此刻一个虚影，还无法将此宝唤入进来。

　　神常道人此刻轻松了许多，若有此物协助自己镇压，那的确又可坚持许久了。寻常造化残片所炼之宝便给了他也无用，而太一金珠不同，从根本上说，与他其实并无不同，却是能给他添得极大助力。

　　张衍道：“现下唯一一个变数，就是那一位所呼唤的同道了，此刻还难知是敌是友，也不知其是否会一人到来，为稳妥起见，道友还需早做打算。”

第三百二十九章 纵然天碎犹可合

　　张衍以为，要是来人只是一个，那还是很好办的，要来得是两个乃至更多，那就不那么容易应付了。

　　神常童子吞掉的宝胎也就算了，后者本身也没有什么意识，可那些宝灵显化之人，除非如同神常童子那样心思纯真的，哪有人会在不明情形的前提下轻易送上门来？

　　正常想法，怎么样也是会招来几个帮手相助的。

　　且对方说不定也有吞夺神常童子的念头。

　　神常道人是知道此事严重性的，也是如此，之前才会不惜冒险，试着去压过另一个意识，他踌躇了一下，道：“若是来人势大，未知此道友可愿相助？”

　　张衍没有半分犹豫，当即回言道：“贫道自当相助。”

　　为保全布须天，他也同样需要友盟。

　　现在他差不多已知神常与簪元二人的目的，这与自己并不冲突，那正好可以联手。

　　要是他袖手旁观，导致神常道人失败或者意识被夺，那由于布须天的缘故，最后肯定还是会牵扯到他身上的，所以帮助神常也即等于是帮助自己。

　　神常道人闻言欣喜万分，抬手为礼，道：“多谢道友了。”他想了想，郑重道：“此事不小，在下需得把簪元道友找来一同商议。”

　　张衍自无异议。

　　神常道人当即将神意传出，过得一会儿，簪元道人重又回得此间，不过这一回因无需带人前来，未免与神常道人法力冲撞，所以同样也化变出一个虚影到此。

　　待现身两人所在之地，他朝神常道人问道：“不知道友之事如何了？”

　　神常道人将事情略微交代了一下。

　　簪元道人听罢，不由叹息一声，张衍建言的确很有用，可这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留下那个意识终究是个隐患。

　　张衍看出他想法，笑道：“两位道友不必为此担忧，此事终是能找到解决之法的，至少眼前不必行那冒险一搏之事了。”

　　在他看来，只要使得外间不再有先天宝灵被神常童子吞夺，那就等于截住了源头，下来神常道人只保持道行涨落，不去主动去破坏平衡，那么这平衡之势就可以无限期维持下去。

　　簪元道人缓缓道：“道友说得也是有理，护住当前，此事唯有留待以后再寻办法了。”

　　张衍见他仍是不能释怀，考虑了一下，道：“若是委实除不掉那一位，那也不必想着定要除去，可待神常道友道行压过其一头后，试着将那一位的意识分剥出来。”

　　簪元道人不由神情一动，道：“道友是言，为那一位寻一具躯体？”

　　张衍点首道：“既不能共存，那便两分，听神常道友言说，虚寂之中，尚有不少流落在外造化宝胎，可以寻来一具，作为寄托之用。”

　　当然，这个前提是神常道人的道行能胜过神常童子，不然是谁被分离出去便就难说了。

　　神常道人思索良久，发现此路是十分可行的，而且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他叹道：“若到最后还寻不到解决之法，那么唯有如此做了。”

　　簪元道人也是点头，无论如何，这总算是有个退路了。

　　神常道人这时对着打一个道揖，歉然道：“这回得道友提醒，总算不得犯下大错，本该将此宝立刻奉上，怎奈在下还需此物帮衬，好镇压那一位，暂无法交予道友，还望道友见谅。”

　　张衍洒然一笑，道：“贫道并未解决道友之事，道友又何须如此做，来日若当真了结可此事，道友若再要相赠，那贫道也不会回绝。”

　　他这回看似什么都未得，还将太一金珠借了出去，可实际上只是那一场论道就获益不少，而且太一金珠乃是先天至宝，因为没了意识，要想提升，除了反复祭炼，就是不断与外力抗衡，现下等若借助神常道人之手行此事，严格来说，还是他占便宜了。

　　神常道人言道：“现在紧要之事，就是如张道友所言，设法阻挡那一位所唤之人到来。”

　　簪元道人低声道：“怕是人已是来了。”

　　神常道人神情一凝，道：“道友可是有所发现？”

　　簪元道人言：“方才我在外守御，却察觉有一股法力窥探，当就是其人了，只是被我逐回了去。”

　　神常道人言：“若是能被道友驱逐，那其人法力当在道友之下。”

　　簪元道人沉声道：“若是就此退去，不敢再来，那是最好不过。”

　　张衍摇了摇头，他认为此事决不能寄托于敌方如何考量之上。

　　这里也不能说簪元道人说得没有道理，对方可能抱着试探之意来此，而在见到这边明显有所防备，换了是他，若无绝对把握，也不会冒着与同辈争斗的风险来做事，毕竟虚寂除了这里，也不是没有显化宝灵了，可只要对方纠合同道来犯的可能存在，那就绝不能疏忽大意。

　　神常道人沉吟了一下，道：“本来还有一事，想晚些时候再与张道友商量，只现在这等情形，恐是不得不提先言明了。”

　　张衍道：“道友有话，尽管明言就是。”

　　神常道人言：“不知道友可曾有感，虚寂之中，当会出现一名侵灭诸有同道之人？”

　　张衍笑了一笑，道：“此事贫道方才与一位攀谈之时，恰好蒙其告知此事。”

　　照理说，他与神常童子谈论过此事后，自身对此当也该有所感应才是，可奇怪的是，他并不能感受到其人存在，也不知是道行未满还是有另有缘故。

　　神常道人沉声道：“道友既是明了，那在下也不必赘言了，此人虽还未曾显身，可下来诸多同道之间必不会再如先前一般平静了。”

　　张衍点了点头，他能理解神常道人之言。

　　先前不知那人之存在，他对有些事看的并不透彻，而在明了情由后，却是能将之理顺。

　　因为有这么一个危机随时可能到来，所以炼神修士为了避免自己被其人侵害，一定会各自想方设法增进道行，提升自己的实力。

　　先前曜汉老祖等人几次三番来抢夺布须天，一方面应该是出于其自身本来就觊觎此物，另一方面，恐怕就是受得此等逼迫，所以怎么也不肯放弃。

　　再如那些显化宝灵，很可能会加快互相吞夺，神常童子能轻易引来同辈窥觊，难言不是有此原因在内。

　　而且可以预期，下来同辈之间的争斗只会更多，不会减少。

　　神常道人继续道：“就算我三人合力，在这等浪潮之下，也不见得定能保全自身。故是在下思谋了一个办法，要是能做成，说不定可以避过这此难。”

　　张衍道：“不知道友欲为何事？”

　　神常道人郑重言道：“我欲并合天下造化残缺，设法将之重聚一处，哪怕无法搜罗所有，也要聚半于手，这般就能与那人抗衡了。”

　　张衍一挑眉，神常道人乃是求己之人，就算现在改换道途也没用了，所以寻来造化残片，恐怕也不是用来参悟的，而当是另有用途。

　　果然，簪元道人在旁替其解释道：“道友莫要误会，神常道友寻求造化残片，非为拿此精研道法，而是为借用此物铺出一条活路。”

　　张衍想到布须天能以托庇之用，便道：“莫非想以此造就一方不受侵害之所在？”

　　神常道人重重点头道：“正是为此。”

　　簪元道人也道：“那得来所有造化残片，我等因不外求，未免遗落，望能寄托于道友背后那造化精蕴所在之中，只是不知那危机何时到来，若是到时未能全功，不知可否容我二人入内托庇？”

　　张衍闻言，认真思量了一下，这二位所提之事，与青圣之求其实有些类同，只是布须天所在那方现世之中，有同道师门还有门人弟子，在能够真正主驭此方造化精蕴之地前，他是不会容许任何同辈入得此间的，他道：“贫道现下无法应允二位，待缘法到了，会有一个明确回言。”

　　神常道人言：“无妨，搜罗造化残片，也绝非易为，我等还不知能否做到，此事容后再谈，也是不迟。”

　　三人在此谈论之时，却有一个身披琉璃灿衣之人站在虚寂之中，正遥望着神常道人所造定世，其人浑身法力被牢牢收束在身躯之中，无有一丝一毫遗漏在外，其飘拂道袍里间空空荡荡，好似不存一物，唯有那一双眼目辉光熠熠，明亮无比，看去如星辰一般真实存在。

　　这时其人耳畔听得有声道：“道友便是被此中之人唤来的么？”

　　灿衣道人道：“正是，其人气机有碍，当是自身正受得某种固束。”

　　那声音道：“会否是有同道故意诱你来此？”

　　灿衣道人言：“我也曾考虑过此事，只是方才稍稍泄露出些许法力，就被另一人阻挡回来，若是陷阱，该不会做出这等事，故我推断，其应该是被人封镇在此，这等机会可是不多。”

　　那声音道：“既能挡了回来，法力道行当在道友之上了。”

　　灿衣道人言：“故我需道友相助。”

　　那声音道：“我现下无法脱身，道友可随我法力指引，前去寻一位同道，此人以往曾受过我人情，当能相助于你。”

第三百三十章 神去不定道难在

　　定世之中，神常道人之谋虽未得到张衍明确回应，可总算后者也不曾一口回绝。他为了尽可能坐实此事，便把手一托，霎时有一枚灿光在掌心之中亮起，他道：“这一枚造化残片，便先寄放在道友处了。”

　　张衍考虑了一下，袍袖一拂，将之收了过来，道：“贫道可先为道友收纳，缘法若至，当能遂道友之愿，若无缘法，自会还了回来。”

　　现在他一边修持求自之道，一边观望布须天妙道，道行精进极快，只是这一枚残片，倒并不看在眼中，这残片待他带回至正身处后，便会放置入布须天中，到时只要守好门户，就不怕他人夺去。

　　神常道人见他收了此物，神情一松，打个稽首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张衍道：“两位欲寻造化残片，那势必与同道有所冲突，不知可有什么详细谋划？”

　　簪元道人言：“神常道友未能摆脱那一位纠缠前，我等并不准备与人为难，造化之精残片除却同道手中所持之外，虚寂之中还是留有不少，先从此间找寻为好。”

　　张衍颌首，现在的确不宜与同道冲突，不过造化之精残片十分难寻，落在现世之中的那些，若无炼神伟力侵入，那通常是一闪即没，要是不曾拿了出来，那么等到现世长河崩灭，其便也随之一同消失。

　　虽这等东西是不会真正消亡的，终究是再会出现的，可那时却不知会落在哪里了，故是能否寻到，那完全是靠个人机缘运气了。

　　神常道人这时道：“我知一处定世所在，本乃是我所交好的一位同道所立，造化之精崩灭之后，其人与那些同道一般，都是不见了下落，难言是否已是入得永寂之中，只在那时，我却见得有一道造化灵光落入其中，其中当有残片留存，以往我无意去搅扰此地，现下当是去取了出来。”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声，道：“只是如此做，极有可能导致此处崩灭，很是对不住这位道友了。”

　　簪元道人宽慰他道：“道友，危劫将来，就算我等不动，那一处所在也有可能被人盯上，这样还不如我等早早将造化残片取出。”

　　神常道人点点头，看向张衍，道：“只是这里，还要劳烦道友。”

　　张衍道：“不知需贫道做何事？”

　　神常道人言：“那定世无主，我等可用自外闯入，若一切顺利，只待开得门户之后，再用法力瞬息侵占，便可将那造化之精取出，可在下疑虑的是，那位道友说不定会留下什么布置，万一引动外人察觉，恐怕会凭空增添出更多变数。望请道友与簪元道友一同前往，将残片取出。”

　　张衍理解他的顾虑，万一行事不密，被其余炼神同道察觉到了，在现在这个情形下，那多半会引发一场剧烈争斗，而这恰恰是他们此刻极需回避的。

　　他考虑了一下，那虽是定世，可若只是意识入内，当并无什么不妥，故他道：“此事贫道应下了。”

　　神常道人正要称谢，只忽然之间，他眉头一皱。

　　张衍眯了眯眼，他方才感觉到一丝莫名感应，但是很快又是不见，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出现在这个时候，却很可能与那定世有关。

　　簪元道人神情微凝，他道：“此疑似危兆。”

　　张衍思索一下，否道：“未见得是危兆，况且真是与这定世有关，那也终归是避不开的。”

　　神常道人赞同他的意见，道：“张道友说得是，这感应模糊，既难知指向何处，一味回避，无有用处，我等不必被此吓阻，还是按照原先计议为好。”

　　三人商议定后，为免太多变数，决定立刻行事。

　　神常道人伸手一指，面前铺出一道灵光，道：“两位沿循此处，当能找到那处定世。”

　　张衍一摆袖，举步走了上去，只觉自身往下一沉，再抬头时，就发现眼前多了一处凝滞现世，不过比之神常道人那处所在，却是显得黯淡无光。

　　簪元道人这时出现在了他身旁，同样看着那处定世道：“道友，应该便是这里了，只是此处无人坐镇，门户若开，稍有不慎，恐就会因此崩塌，稍候我等需得小心些了。”

　　张衍道一声好。

　　簪元道人目注其上，稍过片刻，便见原本凝固不动的定世如流水一般泛起涟漪，这般一动，也就等于打开了门户。可原本浑一恒常之物有了变动，那现世长河也便流淌起来，自此便有了盛衰涨落，如无人阻止，那么距离消亡也是不远了。

　　两人意念俱于瞬息之间投入进去，瞬息化变出两个分身，并联手将法力展开，试图侵占住此世，一旦功成，只要此间有造化残片，那就能够将其带走。

　　只是就在这等时候，两人却感觉法力有碍，这是另有外力阻碍他们，这应该是定世打开门户后，另有炼神伟力映照过来，继而在此间也是化成了一个分身。

　　但他们是两人在此，只要对方不是正身顾落此间，那就不难将之压倒。

　　在两人联手之下，未过多久，就将那缕意识排挤了出去。

　　此刻簪元道人稍一感应，就伸手一拿，片刻之后，手掌就多了一枚灿灿光团，却是顺利寻到了这枚造化残片，他将此递去张衍面前，道：“拜托道友了。”

　　张衍接了过来，却发现这枚残片比以往所见略微有所不同，好似更是澄澈，心思一转，便就明白过来，现在那些造化之精残片不知经历了多少现世消亡，而这一枚，按照神常道人所言，当是在造化之精崩灭之后就落于此处，再没有在其余现世之中浮沉漂游过，最是纯粹不过了。

　　在得了此物后，两人就意识不再逗留，自里退了出来，随后便见那处定世逐渐黯淡，很快消散在了虚寂之中。

　　簪元道人见状，不由一叹，道：“看来这位道友看来果然不在了。”

　　只要炼神修士在虚寂之中，那么似这等定世之中一定是有其意识存在的，那么还能设法维持，可现在不存，那么其人多半是入得永寂了。

　　张衍在此静静看着，没有言语，要是当日造化之精得以参悟，这定世主人想来能得到莫大好处，只是最后未曾达到成目的罢了，其既然做得此事，那么也当早便考虑到此等后果了。

　　他见此事已了，就暂与簪元道人别过，将意识转回到正身之上，同时也将两枚残片带了回来，并一抖袖，将之投入了布须天中。

　　而另一处，曜汉老祖等三人同样也在做着搜罗造化残片之事。

　　忽然之间，其等感觉到一股玄异气机到来，紧随其后，乃是一股不法力波荡往他们这里挨近过来。

　　羽丘道人警惕言道：“有外人到此。”

　　曜汉老祖道：“两位勿惊，来者当无恶意，最先那道气机，乃是我一熟识之人，许是有什么事需我帮衬，才引得这一位到此。”

　　玉漏道人沉声道：“观那气机，此人乃是宝灵显化。”

　　只要炼神修士彼此法力一对撞，有许多事便就无法隐瞒了，他立刻看出了对方底细。

　　羽丘道人皱眉道：“曜汉道友。造化宝灵与可我非是一路。”

　　曜汉老祖道：“待见过此人再言。”口中如此说，他也没有放松戒备，凝望着法力波荡来处。

　　片刻之后，三人便见一名灿衣道人出现于在了面前，并冲他们打一个稽首，道：“在下乙涵。”他看向曜汉老祖，“想必这位就是曜汉道友了，道友曾欠某位道友一个人情，不知可是记得。”

　　曜汉老祖还得一礼，道：“自是记得。”

　　乙涵道人言：“那便请道友随我一同前去一处，不论成败，这人情便算还了。”

　　曜汉老祖却是站着不动，问道：“不知何事？”到了炼神境中，什么誓言约束都是无用，人情虽是欠下，可他也不见得一定要还。

　　乙涵道人言：“我有一同道被困于一处定世之中，需去助他解脱出来。那里恰好有一人看守，我难以胜他，故想请道友相助。”

　　曜汉老祖仍是没有回应，而是看向玉漏道人，道：“道友如何看？”

　　玉漏道人掐诀推算一算，皱眉道：“此事牵连似与那张道人有关，道友行事需得慎重了。”

　　曜汉老祖神情一沉，思索片刻，他打个稽首，道：“恕我无法相助道友，亦劝道友莫要前去了。”

　　乙涵道人奇道：“这是为何？”

　　曜汉老祖道：“此中牵涉到我等一个对手，其人道行虽是不及我等，可法力却是强横无比，我三人几次与他交手，都未讨过便宜。此事极可能牵扯到其人，便我去了，怕也无用。”

　　乙涵道人不由露出惊讶之色，要真是这样，他倒要好生考虑了一下。

　　曜汉老祖这时又道：“且其也非是一人，有一位自称来自苍青定世的道人与之似定下了什么约言，此人法力道行皆在我等之上，前次将我等法宝都是收去了，要是招惹到此人，我等自问无法抵挡。”

　　“苍青定世？”

　　乙涵道人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道：“青圣么？”他朝曜汉老祖言道：“多谢道友告知，不过此事我势在必得，待我备妥之后，稍候会再来找寻道友，万望那时勿再推脱！”

第三百三十一章 忽生机变破世门

　　羽丘道人看着乙涵走离去，琢磨了一下，道：“此人看来心意未改，若下次再是找寻过来，道友当真要前去相助么？”

　　曜汉老祖摆手道：“若是只寻那张道人麻烦，却还好说，现在却牵扯到宝灵争斗，那我又何必掺和其中？”

　　那人情之事，他也是准备还的，不过事情也分大小，要是对自身并无多大益处，反还可能牵扯到更多麻烦，那他是绝然不会做的。

　　羽丘道人赞同道：“此乃明智之为。”

　　他们三人说得上是同进同退，要是曜汉老祖卷入了此中，那么他们二人同样也逃不过。

　　前次青圣轻易就将他们法宝收了去，要是这回又有此人出面，他们自认为不是其人对手。

　　玉漏道人言：“这自称乙涵之人看去极有把握，造化宝灵总有些莫测手段，就让其与那张道人先相斗一番，我等再择机而动便好。”

　　张衍将两枚造化之精残片掷入布须天后，就把大袖一挥，一道金光射去，却是把太一金珠送去了簪元道人所在之地。

　　神常道人身处于定世之中无法离开，而在无人引路的情况下，他法力暂还无法挨近那处，所以现下只能由簪元道人代传给其人了。

　　此时他想到先前那莫名感应，直到取得造化残片，后面并没有任何事发生，可他并没有因此忽略过去，能显兆于心，不会是那么简单的，即便没有出现在眼下，下来也一定会有事发生。

　　所幸现在他道行现在提升极快，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为强横，应兆来得越晚，他便越是有能力去应对。

　　他当下把心思摆正，继续入得布须天参悟道法。

　　只是这一次，意识方才沉入进去，就觉有大道至理映照到身躯之内，立时这当是那两枚造化残片所致。

　　这却令他有些讶异，本来这两物摆放在这里，他自也不会白白浪费了，只是一二枚对他现下并无什么太大用处，故是准备待得日后数目多了后再一同处置，可没想到，现下竟是主动融入意识。

　　如无意外，这当是布须天所引动的。

　　这两枚残片与布须天比起来，好若小舟行之于汪洋，沉入此间之后，只能顺波逐流，故在他意识搅动布须天时，其也是被一同卷入进来。

　　他考虑了一下，这虽非什么坏事，可布须天中任何变化最好在自己掌驭之中。好在无论是布须天还是那造化残片，只要自己意识不予接纳，大道妙理自不会映照过来，所以日后只要心中有数，就不会再出现相似情形了。

　　正在思量之时，他忽见摆在身旁的玉盘又有灵光溢出，但仅仅是闪烁了一下之后，便又黯去。

　　这显兆是比上回更是明显，可察看了一下，仍然不曾看出什么结果来。

　　见是如此，他也没有多去理会，此物总归是在自己身边，便有什么玄妙藏在其中，接触时日长了，自会逐渐显露出来。

　　苍青定世之中，青圣正在察看诸世，找寻可能有造化残片的存在现世。

　　此事也并无什么巧妙可言，全凭自身机运，其实似他这等大能，若把心神全数投入其中找寻，那么时日一久，总是会有所收获的。

　　不过现在他有此耐心，也是因为那位存在还未出现，要是危机到来，那一定不会再坐在这里，而是出去下手抢夺了。

　　只是那个时候，便是他不去找寻别人，别人也一样会来找他的。

　　就在他意念在万千现世中游荡之时，忽然之间，却一股法力波荡冲入进来，此虽无法影响到他，可却令他无法清晰察看到每个现世的变化。

　　这分明是有人在干扰于他，他不由面露冷色，推算了一下，哼了一声，当即心意一起，一道化身已然出现在了虚寂之中，顺着那法力寻去，很快来到一个灿衣道人面前，其人对他打个稽首，道：“道友终是来了。”

　　青圣面色不愉道：“乙涵，你到底想做何事？我现下无心搭理尔辈，但你若是偏要与我为难，我却也不会让你好过。”

　　乙涵道人言：“道友不必着恼，我此来只为确认一事，若与道友无关，便会离去，再不会前来搅扰。”

　　青圣也不想当真与之闹翻，冷冷道：“何事？”

　　乙涵道人言：“尊驾可是认得一位张道人？”

　　青圣道人一听此言，盯着他看了两眼，道：“怎么，你要对付此人么？”

　　乙涵道人言：“我与此人并无过节，只是近日寻到一个被封镇拘束的同道，我欲解脱他出来，有道友推算到，这位张道人可能与此事有碍。”

　　青圣道人一转念，冷声道：“这人与无甚交情，无论你等要做何事，皆与我无关，此后也不要拿这等事来烦我，再若见得你来相扰，我必不客气。”

　　乙涵道人看向他道：“好，但愿道友不来插手，告辞了。”他打一个稽首，身影一晃，便就消散了。

　　青圣道人也是心意一转，把化身退了回去，思量此事是否可为自己所利用。

　　他先前之所以不采用强硬手段抢夺布须天，一是顾忌当时张衍还有帮手，二来就却是怕张衍宁可合闭布须天门户也不让他入内。

　　而张衍若是与他人相争，若只是小事，他自不会伸手去帮，不过要是那方造化精蕴之地有被夺去可能，那他自不会容许此事发生。

　　至于答应乙涵道人不去插手之言，他则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与对方本来就是敌对，随口几句话自然也不会作数。

　　乙涵道人与青圣别过之后，随后却是出现在了神常道人所化定世之外。

　　此回他乃是一人前来，并没有去拉拢曜汉老祖三人，因为他已是看出此辈无心帮衬自己，若是强行逼迫，那反可能撕破面皮。

　　就算无人相助，此来他也是作了充足准备的。

　　他乃宝灵显化，天生便拥有一件造化之宝，除此外他还向交好同道又是借来了一件，以两件造化法宝之利，他自信当能与敌一战，要是不成，那可再另想办法。

　　此时他并没有直接上前动手的意思，而是在暗暗观察这方定世，试图找寻出一个合适的切入契机。

　　神常道人在拿到张衍送过来的太一金珠之后，借此宝之助使得这封镇之力再是牢固了几分，这般就算另一个意识道行高于他，也无法挣脱出去了。

　　好在过去不久，他就放心下来。

　　另一个意识道行虽仍在持续增进之中，可已是远远不及先前那般势头，并且在渐退渐缓之中，若照这般下去，那么迟早有一日是会停滞不前的。

　　他思忖道：“看来张道友判断的不错，那一位道行猛进，应该是吞夺了那宝胎所致，现下已是余势将竭。”

　　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外求之人，道行提升几乎必须依靠造化之精，而他行得求己之道，只要注愿之身，道行就能增进，而另一个意识停滞不前，他却能够缓步抬升，照这般下去，用不了多久，他自身道行就能反居其上了。

　　一如他所料，原本因为神常童子道行较高，是以占据身躯的时日较长，他只能动用封镇之力设法拉平，而随着他的道行增进，情况却是逐渐反了过来。

　　簪元道人现下负责为他护法，只要神常童子出现，便会过来坐镇，见此情形，也是心安了许多。

　　只是在两个意识交替有数十次后，簪元道人再度到来时，却是神情微变，他见神常童子正站在那里，正仰着首，一瞬不瞬看着虚寂。

　　他心头微沉，按理说明明没有到时候，可是这一位居然却是出现了，难知是否出了什么变故，他试着问道：“道友在看什么？”

　　神常童子咬着手指，盯着上方道：“那人已是来了。”

　　簪元道人皱眉道：“什么人？”

　　神常童子道：“就是我上次所唤那人。”

　　簪元道人不由一惊，要是真如神常童子所言，那外敌已到门前，而他直到此刻，也没有丝毫感觉，那对方一定是用什么办法遮蔽了。

　　他立刻拿一个法诀，这是神常道人留下的后手，他可以借用封镇之力，将神常童子的意识压制下去，那么神常道人的意识自是可以转出来了，这般他就可以放手对敌。

　　可是他如此施为过后，却蓦然发现，此举根本无用，神常童子仍是好端端的站在那里，心下顿觉不妙。

　　还未等他再想办法之时，外间一道赤芒射来，正正落在定世之上，顿时将此间强行撕裂出了一个入口，而后一股磅礴法力就往里侵入进来！

　　张衍正在定持之中，可忽然察觉到外间有异，在感应之中，簪元道人的法力忽然发生了剧烈动荡，这毫无疑问与人交上了手，当即睁开双眼，转目望去。却见一名灿衣道人冲至那神常道人那方定世之前，簪元道人正在与之对峙，其手中持有一个金铃，只是一晃，后者法力就虚弱几分。明明簪元道人法力道行更高，可在此物影响之下，却是不停被削弱，看去已是坚持不了许久了。

第三百三十二章 宝吞无量清心杯

　　张衍先前曾答应过神常道人，替其在自身被封镇之时挡住那外来人的侵扰，现在遇到此事，他当然不会坐视。

　　他把目光移到那灿衣道人身上，要无意外的话，这人应该就是前回过来窥探，后来被簪元道人法力所迫退那一位了。

　　而这一回其敢于单独杀至，却看不到有任何帮手，那应该是有所倚仗的。

　　他凝视那金铃片刻，见其表面有一层薄烟也似的氤氲气光萦绕围裹，似每时每刻会从自家感应之中滑脱出去，这无疑是一件造化至宝了。

　　从气机上判别，其人应该就是宝灵显化，上次来时，这宝物若是自身一体共生所化，那么多半也是应该带在身上的，当时却不见其拿出来运使出，那么不是那时没有把握，就是此刻还有更为了得的手段暗藏未出。

　　他转念到这里，心意一转，便分化出一道虚影，直直照入了那定世之中。

　　他道行由于还未过解真之关，本来是无法到得这里的，可是太一金珠被神常道人所借用，并拿其作为此间封镇之力，是以彼此间便就有了牵扯，这等若给他指明了方向，这才能够寻了过来。

　　不过能到得此地的，也仅只是虚影罢了，由于彼此间的法力对抗排斥，正身仍还是无法直接渡入进来的。

　　本来他想来此见一见神常道人，商议一下局势，可是一到这里，却是讶然发现，如今占据身躯的，竟然非是正念，而是那神常童子。

　　他心思一转，往外看了一眼，这一位应该是见得有宝灵自外而来，所以转而显化出来。

　　如果依此推断，那么神常道人以往得以顺利压制另一个意识，恐怕并不似其所想一般仅仅依靠道行，而是神常童子自身也愿意退去。

　　他曾思考过两个意识如何共存，在他理解之中，当有一个意识显化出来时，另一个意识也并非毫无所觉，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勾连外部，要不然前回神常道人也无法借用封镇之力强行转出了。

　　可其现在却没有一丝一毫动用封镇之力的意思，好似彻底没了踪迹，这不是其意念已然陷入了浑沉之中，就是被强压得完全无法调用外部力量了。

　　这般情形，很可能是由于神常童子的意识更为纯粹，当其心中浮现出一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时，那就根本容不下其余任何心思杂念，包括神常道人的意念也同样被压制了。

　　想到这里，他又看了一下那封禁，发现此刻由于无人主持，那禁制之力正在被一点点化去，显然神常童子正在试着自里突破。

　　不过待深入察看过后，他却是放心了。

　　现在这里除了神常道人自身那件宝衣之外，还有太一金珠镇压在上面，且还是落在关节之处，两相叠加之下，力量可谓倍增，就算神常道人自己，相信在无有外人帮衬的情形下，也无法冲了出来，这应该是其怕出得意外才布置的手段，没想到果真起到了作用。

　　他目光一转，对着神常童子言道：“道友是出不去的。”

　　神常童子一指外间，道：“可是那人可以进来啊。”

　　张衍笑道：“有簪元道友在，他怕是也难以进来，来人虽有一件造化至宝，可不见得能胜过他。”

　　神常童子大声道：“可不止一个。”他把两只拳头高举过头，认真道：“有两个！”

　　张衍一挑眉，宝灵之间的感应外人难以知晓，而那人本来就是神常童子召唤过来的，其说来人身上两件造化至宝，那么恐怕当真如此，这也说明了此人为何敢一人到此。

　　簪元道人与来人斗战到现在，他也是看出了一些端倪。

　　那金铃若是能接连晃动，恐怕簪元道人早就败退下去了，但其过得片刻才晃动一下，这应该是无法自如驾驭此宝的缘故，这无疑说明，此物并非是其自身拿手法宝。

　　而簪元道人尽管居于下风，可始终没有出声求援，说明心中有底，可能还在布设什么手段。

　　他想了一想，却是没有贸然加入战圈。

　　此刻场中，簪元道人在对手步步进逼之下，完全处于守势。

　　这却不能怪他不尽力，每当他法力有超迈对手的趋势时，对方那金铃一晃，就能让他一番努力尽数白费，好在他自身实力实际高过对方不少，所以法力就算被退还回来，也能立作推演，把层次再度拔高几分，堪堪维持住场面。

　　这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炼神之争，要纯以法力对抗，那么彼此所化变提升的法力层次就足以决定强弱了。

　　现在他做此事时频频被阻挠，这等若是在原地踏步，而对手身上法力却是在一层层抬升之中，现在高下还不十分明显，可等到差距进一步拉大，那么对方就可借此优势一举将他压垮。

　　他知道在先有条件下无法阻止此事，不过他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由于道行限制，对手的法力层次是不可能一气拔高，只能慢慢推至自身可以达及的巅峰，然后再一气爆发出来，这意味着对方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办法再去顾忌其余，只要能够挡了下来，再趁势反击，那就能利用对手法宝驾驭生疏的漏洞，将主动权重新抢了回来。

　　要做道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法宝。

　　他虽是求己之人，可为护道，同样也是祭炼有此物的，不过从交手到现在，却是一直隐忍不发，为得就是等一个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

　　乙涵道人此刻进攻十分顺利，他本来以为自己到来后至少也当面对两人，可现在斗战到现下，却仍是不见有人来援，不禁有些诧异，只是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危机，转了转念，决定快些将眼前之人拿下为好，那便再有人来，也好对付许多，于是心念一动，以加快了法力推演。

　　很快，法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这一刻，他没有丝毫迟疑，起意一推，鼓起所有力量，向着对手压了过去！

　　簪元道人见状，把袖一抖，却见一个白色玉人飞了出来，面目精致，五官俱全，顶上系有发髻，身上着有道袍，看去与他几分相似。

　　那法力上来，那玉人只是一震，身上出现了细密裂痕，可转瞬之间，又是弥合完整。

　　乙涵一皱眉，本来指望能将对方一鼓作气压倒，没想到却是被挡住了，他哼了一声，心意一动，那金铃骤然一晃，那玉人一震，竟是渐渐化为虚幻，竟是有退还为造化残片的迹象。

　　簪元道人却根本不去管这些，趁着玉人将全副压力都是吸引住，立刻起意一算，仗着自己道行深后，法力猛然增进，竟于这瞬息间跃至与乙涵道人近乎相持的层次之上。

　　乙涵道人见方才争取来的优势全数不在，场面几乎又是回到了最先交战之时，心中不由多了几分烦躁。

　　如他这等造化宝灵可不似修道人，是先杀杂念妄思，再一步步修持求得道果的，而是天生就有莫大伟力，故心绪往往易变易动。

　　便在他心境动荡一刹那，忽然有感觉到有一股强横法力骤然袭来，这股法力本就在存在于虚寂之中，可竟然猛然拔高，事先竟无半点征兆，可也是令他心中一震。

　　好在他此来本是准备面对数个对手，故是心中一直留有一丝警惕，现在也不曾慌了手脚，意念一动，身上有一道璀璨亮光闪过，却是浮起一只晶玉玲珑的宝杯，只是一晃，所有法力都是消没无踪，好若方才并未曾出现过一般。

　　簪元道人察觉这等变化，知晓是张衍在背后出手，他精神一振，虽自己未曾求援，可后者主动出手，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而且这一次出手也是恰到好处，将对方暗藏的另一件至宝一下就逼了出来，他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立刻大举压上。

　　乙涵道人连忙将那金铃晃动，将攻来法力削弱几分，虽仗着法宝，他也未有落在下风，甚至可以说给他一点时间，仍是可再居上风，可被这么一压制，心气受挫，争斗时却再不复方才那等汹汹之势。

　　张衍方才只是遥御法力，并没有真正露面，不过经此一着，他不难看出，那只玉杯应该就是对方先天一体而成的法宝，居然可以将袭来法力都是吞没，若不解决此物，即便他加入战圈也是无用。

　　他思索了一下，准备试一个此前一直未曾动用过的手段。

　　他在真阳境中时，本来是能够借用布须天伟力的，只是那仅仅是在现世之内，在成就炼神之后，许是从现世之中超脱而出的缘故，两者之间便就有了隔阂，无法再行利用了。

　　他本来以为，或许要等自己主驭布须天时，方能再做到这一点。

　　可之前随着不断沉入布须天深处参悟，他发现自己不必做到一步，就能借用一部分力量，布须天乃是造化之精，哪怕只能借得少许，也是一股绝大伟力。

　　念转至此，他当即把心神沉入进去，意识一动，已是将一股浩浩力量引动出来。

第三百三十三章 不见道全功难满

　　张衍方才撞上去的法力虽被那玉杯收去，可就是这么一次接触，他差不多已是看出了此物的优劣短长。

　　照理说，此宝有如此威能，那么乙涵道人一早取出，岂不早就将簪元道人压下了？可若无他出手的话，其人说不定会一直会藏到最后。

　　这是真正原因，恐怕是此宝同一时刻只能应付一人法力。

　　这是极有可能的，否则方才其将袭来法力化去时，大可便连簪元道人法力也是一起化去，其此前不动，应该就是为了留着应付意外状况的。

　　既有此等缺陷，那么只需针对这一点下手，就不难破敌了。

　　这些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此时布须天伟力随着心意牵引之下，越聚越厚，当感觉心意承载已到极致之时，便就往乙涵道人那边推了过去。

　　而为防备这番努力被那宝杯轻易化解，他同时又将自己法力鼓动起来，并力压上！

　　乙涵道人这时正在设法从簪元道人处一点点找回优势，可他也未曾忽略方才那袭向自己的法力，而此刻忽感有两股伟力分别袭来，不由神色一变，以为对方又来一人。

　　这其中一道已然见识过了，正是方才与他有过冲撞之人，可另一道伟力却是分辨不出来历，可却给他一种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之势，甚至还有一种难以言述力量在内，心中竟是没来由生出一种回归本来的恐惧之感，他本能有种感觉，自己绝然不可以让这股力量袭中。

　　他连忙把金铃一晃，先是将簪元道人那边的攻势逐退些许，又起心意一引，将全身法力调动，与布须天伟力撞在一起，同时祭出玉杯，将与张衍送来的法力全数收入进去。

　　簪元道人见此，没有再执着于抬升法力，而是立刻抓住机会一气撞了上来。因为乙涵道人应付张衍这里攻势已是竭尽所能，对于他这边攻势却是再无法阻挡，故是他此回进手竟是顺利无比，法力浪潮轰然撞中其人！

　　乙涵道人身上那件灿衣骤然一闪，却于瞬息之间，将那涌上来的外力消磨去了大半。

　　他身上这件道袍非是宝灵所蜕，而是以造化残片祭炼而成，平时用来束缚自身法力，危急之时，亦可抵挡同辈法力侵害，现下得亏此物，方才捱了过去，可尽管如此，他受此冲撞，也是气机一虚。

　　炼神修士扩展出去的法力要是被压迫到了极点，并被敌手持续压迫，那便很难再鼓荡外扬，仅仅只能维持自身不堕，甚至转挪外移都是不能，这就等若失去了所有。

　　可这还不是最为严重的，要是连此也保留不住，那么就会陷入永寂，不过这等情形是少见的。

　　他现在虽未到这一步，可情况也很是不妙了。

　　在意识到对手比预计之中的还有厉害许多，哪还不知自己一个人可能应付不了，可要这么退去，他却也是不甘心，当即意识一转，一道虚影已是分了出去，并于瞬息间来至曜汉老祖等人修持所在。

　　曜汉老祖三人察觉到他又一次找上门来，倒是没有回避不见，俱是稽首见礼。

　　乙涵道人沉声道：“前次我来时已是道明情由，现下我正与此辈相争，诸位所言那张道人似也在其中，我一人难以胜过，望几位可以出手相助，事后我必有谢礼。”

　　曜汉老祖却是叹道：“怕是无法如道友所愿了，那处乃是定世，道友所言之事，我辈能有所感，却无所见，可见法力远不及此人，怕是到不了那处。”

　　乙涵道人顿时有些不悦，之前他还不愿意逼迫曜汉等人，那是因为他自认不找其等也有办法对敌，可是一场争斗下来，却是一头撞在了坚壁之上，故哪里会再容得此辈拒绝，道：“我有一位同道气机指引，亦可借于你等，那便不难到得那里，况且此番斗战，诸位也不必入那定世之中，也不必有诸多顾忌。”

　　玉漏道人呵呵一笑，道：“道友太过为难我等了，自前回与人相争之后，我等自觉道法不足，正在祭炼法宝，参悟妙理，怕是离开不得，还请道友见谅。”

　　乙涵道人一皱眉，这等再明显不过的推脱之言，他又怎会看不出来，想了一想，自以为到了原因，耐住性子道：“若是三位顾忌青圣，那大可不必，此人已是答应过我，不会插手此间之事。”

　　曜汉老祖不置可否，连他自己都不信言诺之事，推己及人，那更不会相信他人，况且青圣就算不插手，他此刻过去帮忙，也只能是还人情而已，得不了太大好处，反会惹来更多敌对之人，虽也一定程度上结好了乙涵，可对方乃是宝灵，以后是不可能走到一路的。

　　乙涵道人见自己扔出条件，对方也无有回应意思，知道是绝然不帮忙了，冷冷看了几人一眼，再也未说什么话，虚影一晃，就散去了。

　　羽丘道人叹一声，道：“此回怕是得罪此人了。”

　　曜汉老祖道：“无妨，我与这位并无交情，便是回绝也不会如何，况且与我有因果那一位，就算真要与我翻脸，那也是在把人情讨回之后了。”

　　乙涵道人这边在虚身未能得到结果后，知晓此回行事已失败。

　　而就在方才说话之间，他这里又是被迫挨得双方数轮攻势，浑身法力已被削弱到了最底层，现在他若不及时撤走，甚至可能被对手强行镇压于此。

　　虽是不见得能把他如何，可若是对手不放开法力压迫，他就只能一直被拘束在这里，再无法做得任何事，这是他决计不能忍受的。

　　将金铃和玉杯同时祭出，将拥上来的法力稍稍缓解，随后拿一个法诀，自有一道气机前来接引，只是一瞬，化光一闪，其就连同法宝，一并抽身遁离。

　　张衍看着其离去，心中隐有所思。

　　方才攻击此人之时，对方用那玉杯吞化他法力，可是对付布须天伟力时，却是未有如此施为，而是直接用法力冲撞。

　　这看去倒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的法力是在残玉之中经过推演后再行放了出来的，所以显得更为强盛，而布须天此番引出的力量则相对较弱。

　　可是他总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若是一次还好，可接连数次皆是如此，那足以说明对方不想令布须天伟力与其自身那造化之宝接触。

　　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在没有见到真实结果之前还不好判断，不过在那一位存在即将到来的威胁之下，其人想必不会轻易放弃，下来应该还有机会接触。

　　这时他略生感应，却见簪元道人身影浮现出来，并对他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伸手相援。”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不必言谢，贫道本就答应过神常道友，既是外敌至此，自当帮衬。”

　　两人在说了几句后，因不知神常道人此刻如何了，就各化虚身，入至那定世之中。

　　此刻神常童子已然退去不见，神常道人意识又一次主驾正身，见两人到得面前，他打个稽首，歉然言道：“未想此次疏忽，竟险些让那来人得手，实是在下之过也。”

　　簪元道人忙道：“这如何是道友的过错呢？那意识之事，委实难以预料，再说也亏得道友谨慎，才令那一位未能让脱离出来。”

　　神常道人忧心道：“那一位出来时，我竟浑然无知，好似完全失却了自我，此事若不设法压制，下回恐怕还会有类似情形出现。”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若为此担忧，那大可不必。”

　　神常道人十分重视的他的意见，郑重道：“道友可有教我？”

　　张衍道：“道友言重了，道友无非是怕意识被那一位夺去，可那一位要真能做到此等事，那又何必召唤外人到此？至于此回被侵占正身，以贫道方才所见，不过是那一位道心更为纯澈而已，道友若是对自身道途坚定不移，毫无动摇，那么自是不会再受此困扰。”

　　神常道人沉默片刻，才叹道：“道友一语中的。”随后他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张衍知道他在寻思解决之法，也不去相扰，与簪元道人打声招呼，就把虚身散了，意识重又回到正身之上。随后他也是思考起了一事。

　　到了炼神境后，由于炼神修士不死不灭，这也导致了他无论击败对手多少次，对方下一次总能再度杀了回来，便是得胜，也只是一时之胜，并不能把敌手真正如何。

　　除非能够以绝大力量，将对手现世交融隔开，彻底将之压入永寂之中。

　　他认为自己若能主驭布须天，并能够借用其中绝大部分力量，那说不定就可以解决此事。

　　可现在他距离这一步还相当遥远，便以他此刻修为，也感觉布须天犹如那汪洋大海，深不可测，漂泊其上尚不见彼端，遑论掀动大潮了。

　　他再是一思，既然不能将敌手逐入永寂，那只能设法将其拘束起来了，也无需太过长远，只要能捱到自己道行过去解真那一关，那就已然算是成功了。

第三百三十四章 渡法合人可常在

　　张衍这番考量，并非凭空得来，在他驾驭布须天伟力去对付乙涵道人之时，就觉得不该只把此当做法力一般来宣泄。

　　这等力量自成一体，又合抱作一团，若是得以分隔出去，待落入现世之中，久历生灭之下，很可能会化作为一块单独的造化残片，是故只要驾驭得宜，就能用来困禁敌手。

　　不过有一点需得注意，若是他人进来，接触布须天久了，说不定也能利用此处伟力。

　　譬如先前那青圣道人，其人要想入得此间，寻求托庇应该是真的，只是他认为其人肯定也有探寻此地的目的。

　　越是这样，越是不能让此辈如愿。

　　他现在虽能少许借用布须天伟力，可这不过只是牵引之法，只需心意转动便可，想完全控制，便就不能了，除非以他自身法力用来承托起那股力量。

　　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要是这般做，就变成了他与布须天伟力的对抗，可要是借用的伟力过小，那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转念到这里，他开始考虑是否用那法宝来帮衬。

　　只要祭炼出一件可以承载布须天伟力的法宝，再以心意指引，并用之困人，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也相对简单。

　　虽说这般做会导致每困住一人，就需得一件法宝，也就是付出一枚造化碎片，可炼神大能之中现在与他敌对的也就几人而已，从现有条件来说，倒是非常可行。

　　这个想法很快被他否定了，因为他有一种感觉，自己无需用此，就能找到办法。

　　为何布须天伟力能被心意所引动？此中道理随着他深入参悟妙理，略微有些了解，但并未能完全通透，不过可暂把布须天看作一个放大的心海，心意动，则海波生，但因为相对布须天来说他自身太过弱小，所以只能搅动些许，好比石子入海，总有水花飞溅。

　　修士越能沉浸到布须天深处，道行便越深，所能生出的波浪也就越大，可这里不是没有底限的，譬如他现阶段还不能把正身沉入其中，因为那样很可能会被布须天浑化为一。

　　可要是反过来，他取出其中一部分伟力，并将之化为契合自己之力，那是否就可以以此为凭，进而牵引出更多力量？

　　这一念生出，他当即调运起少许一部分布须天伟力，并将自身气机渡入其中。

　　通常炼神修士心愿所指，那么事机一定会朝此演化，若是不成，就说明有诸多外力干涉。从道理上说，只要将这部分阻挡都是克服，那么就不难达成目的了。

　　此刻在他用心施为之下，这部伟力却是慢慢发生了变化，逐渐偏向于他的气机。

　　只是这等变化十分微小，过程也十分缓慢。要想得成功之时，那不知要用去多久，指望于此，还不如指望道行修持有成。

　　不过他却并未因此而失望，这只是为验证他自身想法，现下证明可行，他才好继续下去。

　　于是心神一沉，却是入至残玉之中，推演如何排斥那些不利于自身的外力。

　　在经过反复推演之后，其中绝大部分阻碍他都寻到了解决之法，但有一部分却始终存在。这许是布须天自身之印痕，也或许不到真正主驭布须天时，无法过去这一关。不过即便抛开此节不过，只用其余，对他来说也是足够了。

　　他心神自里退了出来，开始试着化合这部分伟力。

　　此回进展顺利，这些力量在逐渐向着他期愿的方向变化着，也即是说，在他完成之后，就可以真正获得一股由自身意愿所驾驭的布须天伟力了。

　　而用这股力量，他可以去撬动更多伟力。

　　只是他也明白，由于并非真正完满，此中缺陷仍是存在的，要是与敌对阵，一旦用出，就需得时时刻刻加以留意，并起得一部分法力镇压，若长久不去拘束管这部分力量，其就会退还布须天，重归原来。

　　虽他法力无穷无尽，可需考虑有其余炼神修士的法力时时在与他碰撞交融，可以说法力便是他自身之外屏，外屏一失，就只能任人宰割了，法力波荡扩张的越是庞大，就越能护法自身。

　　好在适当退缩一些，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更何况，如这只是为困住一名能对手的话，那这等付出完全是值得的。

　　且是这部分缺陷，在他想来，也是可以想办法避免的。

　　他大可以法宝为寄托，在他法力退去之时，代替自己管束住这部分伟力，且如此做，只需一件法宝总摄便就足够了，远比之前用一次祭炼一件来得好。

　　只是眼下，他手中已无造化残片了，虽有两枚在此，那是神常道人寄放在此的，算不得是他的东西，既然他还未决定放开布须天，那么也绝然不会去动用此物的。

　　好在此事可放到以后来解决，待先把这小部分布须天伟力化同，并在斗战中试过之后，再去考虑这些也不晚。

　　下来时日中，他边是修持，边是试着驾驭布须天伟力。

　　不知不觉间，已然过去许久。

　　放是在现世之中，或许已然过去千万载，只他若不是把意识转入现世之中，那么这对于他就没有实质意义，有的只是无数现世不断生灭，还有同道之间法力的起落对抗。

　　这番平静，终是被一股外来法力波荡打破了。

　　他心中有感，不由睁开眼目，却见簪元道人虚影来至外间，并朝他打个稽首，道：“道友有礼。”

　　张衍起身回得一礼，他笑了一笑，道：“道友此来，可是神常道友那处有了什么决断？”

　　他感应之中，太一金珠镇压之地并没有任何法力冲撞，应该不是有外敌到来，那簪元此刻过来找寻他，多半就是为了对付另一股意识了。

　　簪元道人叹一声，道：“让道友猜中了。神常道友认为，还是用道友之法，尽快两分意识为好。”

　　张衍道：“如此看来，道友当已是寻到承载所用宝胎了？”

　　簪元道人道：“正是。”

　　宝胎乃是未成之宝，只对造化宝灵有用，不似造化残片那么引人瞩目，所以想要寻找，其实更为容易。不过他仍是用了长久方才寻到一个。

　　他又是一个稽首，道：“只是此中还需道友帮衬，可否请道友移步一叙？”

　　张衍颌首点头，也是分出一道虚影，随簪元道人再度去至那定世之中。

　　这回一入此间，他便发现所见景物与上回大有不同，本来这里阴阳两气相持，可现下却是两气来回动荡，彼退我进，彼进我退，预示着此世之主道心之不平。

　　神常道人见张衍到来，便郑重与他见礼，而后道：“又是劳动道友了，在下委实惭愧，自道友走后，无论如何思量，都觉自身道心不及那一位纯粹，若其下回出来，依旧不能阻止的话，恐局面将是败坏。”

　　张衍看他一眼，见他表面虽是平静，可眉目之中却隐含忧愁，怕正是由于如此，才导致这定世这般动荡。

　　其实以他看来，此事大可不必这般着急，在断绝了外来宝胎进入的可能后，神常道人的道行只会越来越高，现在优势是在他们这一边。

　　且每回与敌交手，他都能从中获益，从中得到更多东西，这不见得纯粹是坏事。

　　但他也能理解的神常道人的做法，有这么一个随时可能夺取自己身躯意识存在，以往无有办法也就算了，现在既是有了办法，那怎么样也要设法根除了。

　　而且其心执不去，恐连定世也将维持不住，等到封镇也是化去，那说什么也是无用了，这般看来，造化宝灵的弱点比想象之中还要大。

　　他思忖片刻，道：“道友之意，贫道已是明白，只是道友需得考虑清楚，若是那一位得了全身，也未必一定是好事。”

　　神常童子出来，将又是一个麻烦。

　　正身可以说既是重要，又不重要。

　　说重要，是因即便炼神大能，唯得有正身存驻，方才算得上是一个独立个体，才能立足虚寂，与诸般现世牵引相照，与诸多同辈交融对抗，不至于坠入永寂之中。

　　说不重要，是因为造化宝灵本身就是蜕去宝壳，化灵而出，并得有自身之意识，而只要意识，在无有束缚的情况下，那么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度塑造出来。

　　神常童子得了正身，那么凭借着纯粹道心，其道行法力很快就可以高过神常道人，到时很可能会四处找寻宝灵吞夺，走其所言那“正道”。

　　神常道人叹道：“这也无有办法之事，便不说那一位，上回外敌来袭，我等虽是避过了，可此辈当不会轻易放弃，只观那法宝，其人背后当还有帮手，我等不见得次次能避过。”

　　簪元道人也道：“今请得道友来此，就是为了此事，只要神常道友将那一位意识分隔入宝胎之中，那我与道友合力将之镇压，也就不用惧怕其出来生乱了。”

　　神常道人点头道：“不错，这事若能解决，在下便能解脱出来，也可放心出去找寻那造化残片了。”

　　张衍心下忖量片刻，却是想到了一个主意，念头这一浮出，他决定试上一试，便道：“不知两位可否容贫道再与那一位见得一面？”

第三百三十五章 一身划道演双神

　　神常道人听张衍之言，略觉诧异，不过他也没有多问，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下来。

　　簪元道人则道：“我去外间守御。”说着打一个稽首，身影便就淡去。

　　他此回来得乃是虚身，正身仍在是定世之外，只是他猜测张衍可能要说及一些隐秘之事，就借口回避一下。

　　神常道人这时对张衍告歉一声，道：“道友请且稍待片刻。”

　　经历上回之事后，他已对封禁格外上心，几乎每过片刻就会检视一二，在把神通童子交换出来之前，他先要确保此间没有一丝一毫疏漏。

　　待查看过后，他终是放下心来，把身躯坐镇，就放空心神。

　　两个意识彼此相替，若有一方陷入平寂，另一方自然而然就会过来抢占，是故只片刻后，其身上便就气光弥漫，待散去时，神常童子已是显现出来。

　　张衍负袖而立，对其言道：“前次道友唤来之人已被迫退，不知道友现如今还有何打算？”

　　神常童子小脸认真道：“他还会再来的。”

　　张衍笑道：“可便再来，也一样会被挡在外间，贫道虽不知神常道友之能，可能想及，便是真被外人撞破封锁进来，他也一定有手段可以阻止，道友怕是难以如愿。”

　　神常童子嗯唔一声，脑袋耷拉下去，看去情绪有些低落。

　　张衍微笑一下，道：“道友可知，你那兄长而今正准备两分意识，将你先移出正身，而后再将你封镇于此，这般道友便再无出路可言了。”

　　他说到这里，见神常童子小脸上露出些许害怕之色，知晓自己说中了关节，便话锋一转，道：“只贫道有一个办法，道友若愿遵行，我可说服你兄长免行此事，甚至可放你自由来去。”

　　将神常童子封镇起来，眼前看去是解决了一个麻烦，可这并不见得就能一劳永逸。因为神常道人便能够解脱出来，也仍要用两件法宝摆在这里镇压，这并不算结束，还需时时警惕封禁，以免一不小心，令神常童子跑了出来。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上次那灿衣道人并不会因为神常童子被封镇起来而放弃打算，肯定会再来打这边主意的。

　　需知前次其人到来时可说得上无声无息，只是因为神常童子提前出来，让簪元道人发现了异样，这才导致了其行踪泄露。

　　要是下回没有神常童子示警，可不见得能发现其人到来，这是非常被动的。

　　在他看来，神常童子心思纯粹，道行又深，与神常道人本是同源共生，彼此先天便就亲近，那又何必非要敌对？

　　假若能说服其认同己方，并加入进来，那己方在少却一个祸患的同时，等若又增添了一个极大战力。

　　此举能成与否很难言说，可无论如何也是值得一试的。

　　此刻他目光下落，见神常童子听了这番说辞后，却是眼巴巴看着自己，不由一笑，道：“道友待得了正身之后，却不得与你兄长为难，道友可能做到？”

　　神常童子嗯嗯点头。

　　张衍又道：“凡事有可为，有不可为，似如日后若欲吞夺宝灵，则定需与我等商量，若我等不许，则不可去，你若能应下，则贫道可以说服你兄长不将你困束起来。”

　　神常童子似有些委屈，低头道：“知道了。”

　　张衍微微点头，神常童子心性纯真，并不会虚言伪饰，其若答应，那便真是应下了。

　　不过他也不会将这等事只寄托在几句话上。

　　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做，那是因为他炼化了一部分布须天伟力之后，已染拥有镇压神常童子的实力，哪怕其以后真是反悔，也有把握将之拿下。

　　他这时一思，问道：“近日可有宝灵来找寻道友？”

　　神常童子摇头道：“不曾。”

　　张衍一转念，既然神常童子不曾有感，那么前次逐走那一位应该还没有动静，便道：“那且让你兄长出来，贫道好将此事与他道明。”

　　神常童子应了一声，就抱膝坐下，随身上气光涌现，气机便逐渐退去。

　　过得片刻，神常道人再一次主驭身躯，整个人恢复了原来样貌，他起头来，问道：“道友可是见过那一位了？不知这回说了什么？”

　　张衍道：“正要与道友言说，此事非小，不如先将簪元道友请了回来再言。”

　　神常道人道声好，当下招呼了一声，不一会儿，簪元道人就又是回到了此间，他也能猜到张衍见神常童子，定然是为了下来意念两分之事。

　　张衍看向二人道：“两位，若只言道行，那一位却在我等三人之上，可心性却是极为单纯，并一向视神常道友为兄长，贫道方才细观之，哪怕上回相阻外来宝灵，其也无有任何怨恨，故贫道以为，若将其封镇起来，委实太过可惜，而若能管束好了，绝然可成为一大助力。”

　　神常道人叹道：“道友之言，在下也是想过，只是无有约束、却怕其有所反复。”

　　簪元道人也道：“神常道友说得是，我辈难用誓言，若是放了出来，却偏又与我作对，那就难以收拾了。”

　　张衍笑了一下，道：“两位放心，贫道自有手段降他，待那一位出来，可令其先跟随在贫道身旁，当可无虞。”

　　神常一怔，他低头想了想，随后道：“道友之言，在下自是信得过，只那一位与我道途不同，这……”

　　张衍摇头道：“道念之分，也未必就要分个你死我活，既有大敌在外，那我等亦可寻理同存。”

　　彼此划分道途，那也要看是什么时候，要是那一位侵灭诸有的存在到来，那么而今这些炼神大能，肯定也会联手对敌，不会去分什么求己外求，现在他们需要做得是尽可能寻到更多的友盟，而非是自行划分出更多敌人。

　　簪元道人心下一思，如今他们既要找寻造化残片，又要防备外来之人窥觊，受到牵制的地方实在太多，要真如张衍所言，能拉拢到神常童子过来，那可就大大弥补不足了。想到这里，他心中也倾向于此，口中则试着问道：“张道友，如此条件，那一位可能答应么？”

　　张衍道：“贫道方才与那位一番言谈，已然将之说服，待神常道友两分意识之后，只要不将其封镇起来，其便愿意听我约束。”

　　神常道人想了一会儿，也是点头道：“若得如此，那自是极好。”

　　簪元道人言：“事不宜迟，道友不妨早些将那一位意识分隔出来。”

　　神常道人道了声好，打个稽首道：“那就劳烦两位护法了。”

　　簪元道人回得一礼，道：“道友放心就是。”

　　神常道人盘膝坐定，随后自袖中则是取了一物出来，摆在了面前。

　　张衍看了过去，见此物形似一个葫芦，表面有莹莹光泽，但给人以未曾长成之感，本来是天生造化之物，但其中却是缺少了一点灵性，以至有所残缺。

　　神常道人默坐片刻后，就起得指来，对着自己身躯一剖，霎时间，其便化作了两团气光，一团留在原地，而另一团则是往那宝胎飘去，须臾没入其中。

　　与此同时，虚寂深处，乙涵道人正凝神吞吐一清光缭绕的宝珠，忽然心有所觉，往某个地界望有一眼，忖道：“这般感应，莫非是那唤我宝灵有了什么变故不成？”

　　他本有心一探究竟，可前次吃了一个大亏后，他对张衍等人很是忌惮，尤其是那布须天伟力，更令他觉得不安。

　　在不曾得到更多手段之前，就算有机会出现，他也不敢再独自前往。

　　恨恨望了几眼后，他收拾心神，再度吞吐起那宝珠来。

　　而定世之中，神常道人身形很快恢复了原来模样，只是毕竟分割出了自己一部分意识，气机望去虚弱了几分。

　　而那团气光自入宝胎之后，其上便开始流淌出一圈圈灵光，随后整个被光华淹没，几息之后，方才隐没下去，待所有光华褪尽，便见神常童子立在了那里，并对着神常道人一揖，道：“兄长安好。”

　　神常道人一叹，他能感觉到此番分割意识很是顺利，究其原因是神常童子没有任何抗拒之心，显然是当真愿意听从他们吩咐了，他叮嘱道：“你既显化于外，那也是享得造化之德了，记得日后不可任性妄为。”

　　神常童子嗯了一声，挺起胸膛，大声道：“记住啦。”

　　神常道人看了看四周，感慨道：“这禁阵也当不必存在了。”他一拂袖，整个天地顿时化开，黑白两色齐皆退去，显现众人面前的，乃是山河颜色，锦绣天地。

　　张衍见那太一金珠跃然飞出，盘旋虚空，心意一引，其便已是飞入袖中。

　　神常道人这时站了起来，他把手一托，便见手臂之上多了一件道袍，他对张衍言道：“在下先前曾言，道友若相助我解脱，则愿将以宝相赠，今当完此言诺，道友请收去。”

　　张衍心思一转，没有推拒，伸手将之接了过来，多一件先天至宝傍身，与人斗战的胜算也大些，现在他与神常道人站在一处，他增强实力对其等而言同样也是好事。他道：“此事既了，贫道便先告辞，若是事，道友可来相唤。”

　　神常道人正容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慢走。”

　　张衍则是看向神通童子，道：“道友请随贫道来。”神常童子乖乖上前拉住了他袖袍一角，他微一点首，心意一转，便带其离了此处。

第三百三十六章 洗气冲神布须意

　　张衍待意识转过，便就回至正身之上。

　　神常童子得他气机牵引，也是一并至此，其身形一定，便瞪大眼睛看向四周。

　　他自有意识之后，就一直被封镇在定世之内，虽意识交替之时能感应外间，可还是第一次来至虚寂之中。

　　这里实际虚茫茫一片，除了无数现世如星辰闪烁一般生灭起伏，炼神法力碰撞交织之外，也就没什么可看了，可他仍然显得兴高采烈。

　　张衍摇头一笑，这位的确是稚子心性，便对其关照道：“道友方才得了正身，可先此在此恢复法力道行，待身识完满之后，再言其他。”

　　布须天作为那关键所在，他是不会放得神通童子入内的，只会将之限制在自身法力波荡深处，就是有什么变动，他也能第一时刻做出反应。

　　神常童子嗯了一声，便就坐下了来，几息之后，其身外竟是缓缓生出数根枝条，下方那根很快撑起一朵硕大莲叶，内有露珠来回滚动，而行至上方的，则生出一叶盖下，犹如搭起芦蓬。

　　张衍微讶，因为炼神之间无时无刻不在法力对抗，除非开辟定世，虚寂之中变化出来的一切都只会增加自身负担，通常不会有人去如此做。

　　然而神常童子这莲叶并不是自身所化，而是从未曾完全融合的宝胎之上抽发而出的，这显是两者相融之后使得此物得了滋养。

　　从那莲叶上看，方才所见那宝胎，实则非是葫芦，而应该是藕节，只是未曾长成，故而看去有些类似罢了。

　　这么说来，或许此物本来当不止这么一点，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破碎了，被簪元道人寻到的只是其中某一部分。

　　不知为何，他觉得此物有些不简单。

　　他心下一思，神常童子能感受到外间宝胎及宝灵等物，那说不定也能感受到其他破碎的宝胎在哪里。

　　想到这里，转目一望，却见神常童子此刻在荷叶上抱膝而坐，似已是陷入了睡梦之中。

　　他明白，神常两分意识之后，本来一人变作两人，虽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可实际每一个个体都是被削弱了法力道行，需得一段时间才能补养了回来。

　　此刻神常童子就是在恢复之中，同样，神常道人那里也应该是如此，这段时间要是有敌人杀至，仍只有依靠他与簪元道人抵挡了。

　　他稍作感应，心中无有明显显兆，那么近时当无有什么动静，于是一振衣袖，将那那道袍托了出来。

　　此本来是神常道人之物，可从道理上说，自其蜕化下来后，便就与此物再没有直接关系了，但凡有一点牵连，那就算不得超脱。

　　可他并没有因此省去查验，仔细端详片刻，意念入内转有一圈，在将其中气息理顺之后，又于心神之中试着推演了一遍，看其中有无什么不妥。

　　他相信神常道人只要不是目光短浅，那就不会在上面做手脚。只是现在不同以往，炼神修士在没有誓言束缚下，什么事都要小心为上。

　　更何况，此物是要用在斗战之上的，有时候决定输赢的，很可能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故他不会容许任何可能的隐患存在。

　　且在他看来，此刻自己虽与神常道人站在一处，可那是在有外部威胁下的结援，而日后会发生什么事，谁也难说，炼神之间的敌友转变有时候是毫无预兆的，所以多些谨慎总是有必要的。

　　在反复看过之后，他将其中所有残留气机都是驱逐的干干净净，随后心意一动，便牵引一部分布须天伟力过来。

　　他犹记得，当日乙涵道人几番避免其手中的造化至宝与这伟力直接对抗，只是不明其为何如此，现在既得相同之物，却是要试着一窥其中究竟了。

　　那伟力过来，灌入这宝衣之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并没有什么异样情形出现。

　　他稍作思忖，想到了一个可能，当下将此物稍作祭炼，待成为此宝御主之后，再度驱驭伟力入内。

　　这回却是有了发现，这伟力过处，将他所留下的气机印痕居然犹如遭受浪潮冲刷一般，正在逐渐淡去，只片刻后，就又成为了一件无主之物。

　　他再是推算一下，心中已是了然。

　　布须天伟力对造化宝灵具有涤荡之能，似是容不得其中有任何杂质。

　　不过灿衣道人当时之所以惧怕这伟力，却不是这个原因。

　　要是宝物经过了修士反复祭炼，那气机印痕是绝不会轻易被抹去的，可正是因为如此，反倒对其造成了威胁。

　　其人本身乃是宝灵所化，所以甚怕那布须天伟力沿着那气机印痕，进而侵入到自身意识中来。

　　这对此人并无法造成什么直接伤害，可是却能消夺他对诸般现世的感应，要是被削夺太过，那就有可能坠入永寂之中。

　　当然，真要到那一步，其可以提先斩断牵连，便可阻止这等事发生，但斗战之中，又哪有人敢去亲身施法？

　　在明了这些后，张衍知晓自己手中又多了一个对付此辈的杀招，要是那灿衣道人再敢来，倒是可以一试手段了。

　　有了这伟力冲刷，他再无什么疑虑，将法力意识灌入那道袍之中，许久之后，这袍服化作光点散开，最后聚拢在正身之上，望去却是金光闪烁，他心意一动，顿便化作玄色。

　　再是稍作检视，发现此中妙用颇多，自己只要愿意，那么自是可以将法力收束起来，不叫他人发现。

　　不过他是不会如此做得，现在没过解真之关，不曾开辟定世，法力屏护是必须存在的。

　　在将其中所有都是理清后，他见再无什么需要多看，便就定坐下来，意识很快就沉入布须天中。

　　在那一位存在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之下，如今一众炼神修士都在设法提升自己实力，此等情形下，所有人其实都被逼迫着前进，因为稍有懈怠，或许用不着等到那位存在到来，就会被其余同辈先一步上来对付，他也同样如此，需得尽可能抓紧时间提升道行。

　　此刻虚寂某处，乙涵道人在经过长久努力后，口中吞吐的宝珠终是越发细小，到了最后，终于化去不见，一道莹莹蓝光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整个人都是沐浴在氤氲清气之中。

　　待这些异象退去，他感觉自身实力更进一层，不由精神大振。

　　这时又生出去往那处定世的念头，于是试着一感，却是发现有些不对。

　　在他感应之中，那唤他前去的宝灵似是脱离了封禁，已是不在原来那处了。

　　心中不由暗想：“莫非前次我到来之后，那班人疏于防备，竟是使这一位逃脱出来了么？”

　　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个可能很大。

　　“要是这样，倒是方便我行事。”

　　他千方百计找寻神常童子，可不是为了解救其人，而就是为了将其吞夺了。

　　前次虽是他感应到神常童子道行比自己更高一筹，可他身上有两件造化至宝，在无外人插手的前提下，他自认为能轻易将对方拿下。只是结果不如人意，还未到得那宝灵面前，就被镇守之人击退回来了。

　　此刻他功行大进，心中就又是有了心思。

　　正在盘算之时，忽感有一道气机过来，不由露出惊喜之色，心意一转，顺着那气机而去，须臾之间，落入一处定世之中，只这里除一面水镜外，再无他物。

　　他往前一个迈步，身躯就缓缓沉入其中，少顷，落到了一处洞府之中，上方坐着一名玉貌绛脣的女道人，身着深紫道袍，双手拿决，摆于膝上。

　　他打个稽首，喜道：“未想道友出关了。”

　　女道人以空灵语声言道：“此次炼化‘沥谛’，我功行更高一层，这里还要多谢道友前次相助。”

　　乙涵道人言：“道友见外了。”

　　女道人眸光望来，道：“观道友模样，那封镇宝灵可是未能夺来么？”

　　乙涵道人哼了一声，语带怨气的将此回情形大致讲述了一遍，最后将失败原因归结到曜汉老祖头上，“我听道友之言，去找了那曜汉道人，然而两番上门，并还许诺下好处，可此人居然不愿相助，累我单人独往，才未曾得手，我以为，那曜汉别有居心，定是不愿道友之人情了。”

　　女道人淡淡道：“曜汉此人心思甚多，他当是料定自己人情未还之前我不会与他翻脸，故才不理道友，只此人尚还有用，现在莫去理会。”她又略作一思，“你方才言，其中有一守御之人的法力，可令你生出畏惧之心？”

　　乙涵道人露出忌惮之色，“正是，我只觉那法力之中蕴含有莫名伟力，令我心惊胆战，为免意外，未敢令法宝与之碰撞。”

　　女道人眸中略显异色，抬起手来，掐指推算了片刻，道：“道友所言那等法力，我竟未能有丝毫感应，这与我之前一桩推断有关，许该去看上一看。”

　　乙涵道人精神一振，喜道：“莫非道友愿意助我出手夺拿那宝灵么？”

　　女道人淡声道：“那一位到来之前，我是不愿平白树敌的，待我见过那守御之人，若合我愿，自可放去，若不合我愿，那夺了他的功果便是。”

第三百三十七章 观神可知本来心

　　虚寂之中，那荷叶动了一动，随后打了开来，神常童子张开两只小手，舒展身躯，随后揉了揉眼睛，看向四下，只过去一会儿，他便露出苦恼之色，道：“饿了。”

　　张衍本在定持，此刻也是留意到他醒来。

　　造化宝灵虽得天造化，可也限于出身，要想增进道行，只能依靠不断掠夺同类。所以行事方式其实很简单，吞夺同类，而后炼化，下来再重复这一过程。

　　只此辈道行提升，并无法一步登天，这个炼消过程很是漫长，距离神常童子上次吞夺那宝胎已是过去了许久，其当已是完全炼化了，所以本能开始找寻下一个目标。

　　对此他不会去刻意阻拦，不过何时去做此事，又该如何去做，这必须由他来决定，不得任其恣意妄为。

　　他道：“道友可能感受到上次来人在何处么？”

　　神常童子嗯了一声，仰头道：“那人就要来了。”

　　张衍目光陡然幽深起来，方才他心中同样也是有了一些感应，再结合神常童子所言，那答案已经很是明确了，下来一场斗战或许不可避免。

　　只是不知，对方在经历过一次失败后，这回会来得几人。

　　那灿衣道人当也是宝灵出身，要是此回能将之镇压下来，那大可以交给神常童子处置。

　　至于神常童子道行提升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压过他，这却根本不必担心，他有布须天为依托，道行提升将是更快，届时所能利用的布须天伟力也将更多。

　　思索到这里，他却是想及一事，道：“道友此刻当已是法力复还完满，不知可能开辟定世么？”

　　神常童子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张衍一挑眉，再问了几句，才知神常童子并不是不能如此做，而是很不情愿这么做。

　　其只有在定世之外感应才能更为灵锐，而且其意识一生出就落在定世之内，后来一直被封镇在那里，所以对其来说，这是束缚，而非护持。

　　他倒也不太在意此事，神常童子不用定世最好，他也省去了许多布置。否则按照一般情形，他入至定世还需得其允准，一个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躲去不见。

　　他道：“若那人再来，贫道可与你合力将之擒下，那宝灵可为道友之资粮。”

　　神常童子两眼一亮，嗯嗯点头。

　　正说话之间，张衍忽然感到有一阵阵法力波荡传来，从其气机上看，应是那灿衣道人无疑，此举当是在试着查看他的底细。

　　因为炼神修士法力一旦开始对抗，彼此一些情况便会有意无意泄露给对方，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好在对手在试图了解他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会知晓一些关于对手的事机。这里区别，只在于道行较高的那一人能获取更多。

　　不过他不会任由对方施为，心意一动，那水滴宝玉已被祭起，将自身乃至诸多现世稍作遮蔽。

　　他未过解真之关，不可能完全遮绝，但是却可稍作混淆，让对方难以窥见真实。

　　那法力主人在察觉到自己已是得不到太多东西后，就渐渐淡去，最后几近不见。

　　张衍明白对方不会平白做这番努力，如无意外，当是很快就会到来了。

　　而另一边，乙涵道人收回自身法力后，确定张衍这里只有一人，顿时有些蠢蠢欲动，对着那女道人言道：“道友，对面只得一人，而那宝灵正在其看护之下，正是大好机会。”

　　女道人用心推算了一下，却是得了诸多不同结果，她思索了一下，道：“这里变数不少，不可大意，这般，你去曜汉等人处，要其如此做……”当下以神意传言过去。

　　乙涵道人一怔，他并没有忘记上回之事，忿忿道：“曜汉之辈，恐怕不会轻易答应？”

　　女道人淡言道：“道友照此行事便好。”

　　乙涵道人没奈何，当下把心意一转，循着曜汉等人法力寻去，须臾之间，就已到了后者所在。

　　曜汉老祖等人在他到来之前已生感应，此刻都是执礼相迎。

　　乙涵道人随意回得一礼，道：“几位，我已将上回之事告知了朝萤道友……”说到这里，他故意停下了下来，并目露冷色，盯着曜汉老祖等人直看。

　　他一上来就做出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就是对曜汉老祖加以威慑，可是结果发现，其人却是神情平静，似是半点也不畏惧。

　　曜汉老祖并非强作镇定，乙涵道人背后那位要把他们如何，那就根本不必来说这些话。

　　何况他们又不是宝灵，彼此没有进行冲突的理由，要是对方能他们一举逐入永寂也就罢了，可既然没这个本事，那再掀起敌对就不是智者所为了。

　　他打个稽首，道：“却要请教，朝萤道友如何言？还是为上回那宝灵一事么？”

　　乙涵道人见他如此平静，哼了一声，道：“不错，此次朝萤道友将与我一同动手，也望几位能予出力。”

　　曜汉老祖道：“可是要我等与两位合攻那处定世么？”

　　乙涵道人言道：“非是，那宝灵已是解脱出来，去到了另一处，并由一人看守，只是我等推断下来，此人若是遇袭，那定世守御之人或会前往救援，这回也不要你等如何做，只要作出一副攻打之势，将那定世守御之人牵制在原处便好。”

　　曜汉老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道：“那此回之事，是道友所请，还是朝萤道友之意？”

　　乙涵道人冷笑几声，道：“此是我私下所求，是否出力，全看诸位道友自愿了。”

　　曜汉老祖打个稽首，道：“我等应下了，只望道友不会让我等平白出力。”

　　乙涵道人一怔，没想到他竟会这么爽快就应下，轻哼了一声，道：“只愿道友届时莫要忘了自己所言。”他一挥袖，便就转身遁离。

　　羽丘道人有些不解道：“曜汉道友，既是这乙涵所请既与那人无关？你又为何答应？”

　　曜汉老祖道：“这次不同，前次之事，看得出来只对其一人有利，而这一回，显是朝萤道友属意于此，我再推脱，就是不给她脸面了。”

　　玉漏道人稍作推算，再试着感应了一下法力波荡，十分肯定道：“乙涵此次找上之人，当是那张道人！”

　　羽丘道人叹道：“那张道人手段颇多，我看他们未必能够如愿。”

　　曜汉老祖深沉一笑，道：“那岂不是正好？如此布须天隐秘方才得以隐藏，还能让其等代我将张道人所藏手段都是逼迫出来。”

　　张衍在经过那法力对抗后，就一直在那里静静等待，浑浑荡荡过去许久，某一刻，他忽然睁开双眼，道：“来了。”

　　神常童子此刻正站在他身旁，咬着手指，一脸期盼地看着虚寂深处。

　　未有多久，便见虚寂之中有荧光点点，便见一名玉貌绛唇的女道人手持琉璃如意，踩着如絮祥云而来，上次那灿衣道人则是伴在身侧。

　　待到了近前，女道人对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安好，朝萤在此见礼了。”

　　张衍回得一礼，尽管对方语气温和，可是那阵阵压迫过来的法力却是满是侵略性，他颌首道：“原来是朝萤道友，贫道与道友似无交情，却不知来此何事？”

　　朝萤看了一眼神常童子，道：“却是为这位道友而来。”

　　尽管她眼神柔和，可眸光深处那股侵夺之意却怎么也掩盖不了。

　　造化宝灵之中，似神常童子一般心思纯粹实际非常之稀少，这便导致他们很难感应到同类存在，所以找寻同类便如修道人搜寻寻造化残片一般困难。

　　而神常童子上次却能轻松找到乙涵道人，并呼唤后者前往，这等本事对她来说尤为重要，而只要将之吞夺了，那她也能拥有同等手段了。

　　神常童子没有理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乙涵道人。

　　张衍笑了笑，道：“据贫道所知，神常道友似与两位并无关系。”

　　乙涵道人这时站了出来，大声道：“怎能说无有关系？先前我便听了这名道友求援，得知其被封禁在某处定世之中，方才过来寻他，望能助他解脱出来，结果却被那守御之人击退，而尊驾虽未露面，可我也知阻我之人却有尊驾在内，前番算是我鲁莽了，而今次前来，却是想与尊驾商量一下，这位神常道友与我乃是同类，望能放了他。”

　　张衍从容道：“神常道友愿意去哪里，乃是他自家之事，”他看向神常童子，道：“道友可愿随他们同去么？”

　　神常童子使劲摇头。

　　乙涵道人冷笑一声，对神常童子道：“这位神常道友，你莫要被这位所欺，他原先将你封镇起来，现下却放了你出来，我不知缘由，可不外是想利用道友之能，你万不可上当。我等与你本是同出一源，你若到我这里来，想如何行事便如何行事，绝不会有人……”

　　只是他说到这里，朝萤这时却是一伸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乙涵道人诧异道：“道友，你这是……”

　　朝萤道：“这位神常道友心思纯澈，你我用意是瞒不过他的，不必多费唇舌了，”她又看向张衍，凝声道：“我等要想如愿，还是要在此与这位一论道法。”

第三百三十八章 危空之下必争法

　　乙涵道人见神常童子心思纯真，本想以言语说服，好让其主动投奔过来，然而朝萤此言，却是打消了他的念头。

　　好在动手也符和他期愿，这次他们是有备而来，事先已是落好了棋子，身上又各自携有造化之宝，而对面两人中，他判断张道人至多与自己道行相仿，只要防备好上回那莫名伟力便好，而神常童子一观而知是未曾经历过斗战的，怎么看也是稳胜之局。

　　张衍察觉到对面即将动手，转过头来对神常童子言道：“那一位既然是道友请来的，就交由道友了，只是道友身上并无宝物傍身，需要小心了。”

　　神常童子应了一声，声音中透出一股高兴。

　　张衍在得了神常道人赠送道袍还有炼化布须天伟力后，攻守两端皆是齐备，他自认以一敌二当也是可以，只是现在对手的底细尚未完全明朗，也不知道是否当真只有两人。

　　不过乙涵道人实是一个薄弱点，上次交过手后，其有什么手段差不多已是暴露出来，过去这许久，当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最多身上再多得一件造化至宝。

　　而神常童子既能把此人唤来，那么在其认知之中，应该是可以拿下对手的。退一步言，就算有什么纰漏，他也能及时出手加以弥补。

　　在交代过后，他没有等对方动手，就振发法力，往朝萤压去。

　　朝萤微吃一惊，没想到张衍毫不犹豫便就动手。她一见那法力去处，立时明白了此中意图，可心思一转，却也没有去强行阻挠，因为这也正合她意愿。

　　她认为张衍才是真正大敌，若将其除去，神常童子就极好拿捏了，思定下来，她便传言道：“此人由我解决，道友只需替我遮挡住另一位便可。”

　　乙涵道人信心十足，回应道：“交给我便是。”

　　而就在他们这里动手之际，簪元道人那边也是有所察觉了，他稍稍一辨，就知缘由。他有心施援，可神常道人这里还需要人护法，一时不禁有些犹豫。

　　神常道人可不比神常童子道行高深，且又是其主动分隔意识之人，实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他也吃不准对方的真正目的是哪里，要是那边只是虚晃一下，而实际针对的是定世这边呢？

　　神常道人此刻也有所感，他见簪元道人迟迟不动，也是看出了此中顾忌，便出声道：“道友可去张道友处相援，我这里并无妨碍。何况来袭之人亦是宝灵出身，我那兄弟要是被此辈擒去炼化，那道行势必将会变得更高，那么下来当就会过来寻我了。”

　　簪元道人听他如此说，便就打个稽首，道：“道友千万小心。”

　　他把虚身留在此地，意识一转，就回得正身之上，正要赶去相援之时，忽觉一股气机落下，随后有三道法力被其牵引而来，须臾之间，就有三名道人落在他身前。

　　簪元道人神情一凝，看了过去，认出曜汉老祖三人，他冷声道：“诸位想做什么？”

　　曜汉老祖上来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我辈此回乃是受人之托来此，并不愿与道友相争，若是道友愿在此处不动，那于我彼此皆是好事。”

　　簪元道人皱眉不已，就算他能斗败三人，也不可能将其等拿下，且便是为了神常道人考虑，他此刻也无法轻易离去了。

　　而同样道理，对面需要把他牵制在这里，他也需要把这三人拖住在此地，不能让其去干扰张衍那处。

　　曜汉老祖三人见他果然没有动手，心中也是微微放松，毕竟他们道行法力不如簪元，若是其人一味与他们为难，就算能拦下，也是吃力不讨好，能得以在此对峙那是最好不过了。

　　朝萤眸光一转，四面八方层层涌来的法力顿时被她挡住，只是令她稍觉意外的是，张衍法力丝毫不弱于她不说，还隐隐压过一头。

　　不过法力比拼不是这么容易分出胜负的，她仗着道行高深，开始抬升法力。

　　张衍此时道行已不是当日可比，此刻哪怕不用残玉推演，也不难跟上对方步调，况且对方乃是宝灵，就算道行比他更高，却也未见得有他这般转运如意。

　　只是他此刻并不想在法力之上一下压倒对面，暂时占得上风并无法击败对手的，就算当真做到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对方下次还能再卷土重来，故他现在需要找寻的是一个彻底镇压对手的机会。

　　他心中所拟定的策略，是尽量保持相持，对方此来肯定没想空着手回去，在久攻无果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忍不住将后手逐一用出。

　　待他把这些大致了解之后，那时再设法针对反击，将是把握更大。

　　当然，他也不能做得太过，让对方一眼看出意图，故是场面上也需有来有往。

　　他这时稍稍留意了一下神常童子这边，见两人同样是陷入了法力碰撞之中。

　　乙涵道人明显不敌，却是将那金铃祭了出来，不停摇晃，退还攻来法力，可毕竟道行相差较大，在不曾祭出其余法宝的时候，一时却也无力反攻。

　　张衍心念一转，观乙涵道人的作派，似并不急于求胜，只是负责牵制，这无疑是在等他这里分出胜负，而后再决定进退，这称不上什么奇谋，可算得上十分稳当。

　　既是这里没有什么变故，他倒是可以全力与对手相搏了。于是心意一起，引动太一金珠，一道金光霎时荡起，朝着朝萤打去。

　　朝萤见太一金珠过来，却是不慌不忙，将手中琉璃如意一摆，却是将太一金珠敌住，可在这激撞之下，这如意却是片片碎裂，然而她不以为意，手腕轻轻一拨，法力转过，无数碎片一合，又是恢复原来模样。

　　张衍目光微闪，太一金珠本来一念转过，可接连轰击，往往可令对手疲于防备，至少也可令其手忙脚乱一阵，但此次轰入进去后，由于受如意牵制，却似陷入了泥泞之中，攻势一时无法连贯，失去了以往优势。

　　不过他也是看出，那物虽能抵消任何外力，便被毁去，也能瞬间复原，可是其不是造化至宝，只是用寻常造化残片祭炼而成的，根底上并不能与他太一金珠相比，一次两次可以，数十或是上百次碰撞，他却不信能遮护下来，便是可以，对方也需付出相当代价。

　　想到这里，他心念一转，将此宝唤了回来，随后再次砸下。

　　朝萤则仍是以方才手段应付，她此刻看去虽是绰有余裕，可心下还是极为小心的，听了乙涵道人所言，她对那莫名伟力尤为上心，现在虽不见张衍用出，可料定对方在设法掩藏，本来她准备徐徐压迫，就不难将此逼了出来，但此刻发觉对手攻势凌厉，这般下去，很难营造出压力，心下思忖了一下，准备改换策略。

　　她转眸看去，开口道：“道友如此坚持，莫非以为青圣道友会前来相援？他得我赠送一物，已是允诺，不会前来插手此间之事了。”

　　张衍一听，心下失笑一下，对方在先前法力对抗之中当是知晓了不少事，不过其等似乎弄错了一事，他与青圣道人尽管有过一面之缘，可也仅止于此，并没有与其人有过任何定约，也从来未曾指望过其人，这番言语对他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这位怕是之前与玉造化宝灵较量较多，而很少与修道人有冲突，否则其该是知晓，似他们这些一路修持上来修道人，心境完满，莫说无有这等事，就算真有，他也根本不会被言语所撼动，此是多此一举。

　　朝萤并不知晓只是一句话就让张衍看出这么多东西来，只是察觉到张衍心绪无有丝毫波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她是个谨慎之人，本来准备顺势发动的攻势立刻暂时按住，准备另外再寻机会。

　　然而在那太一金珠反复轰击之下，那琉璃如意在每一次破碎后，虽还能聚合起来，可是却越来越是乏力了，这么下去，或许有崩坏可能。

　　此宝她祭炼许久，不想轻易折损在这里，于是收入袖中重新蕴养。

　　只是少了此物牵制，太一金珠攻势一下变得凌厉起来。

　　她认识到以眼前手段很难打开局面，就没有再做遮藏，反手骈指，朝发髻处一指一引，就有一道银光飞射而出。

　　张衍见此，目光微闪了一下，他身上宝袍还未被对方得知，若是不顾这一击，以残玉抬升法力，将其压下，那是否能够趁势一举将此人封禁？

　　可再是一想，却是放下了这个心思。

　　并非是他心中有什么警兆，而是从对方斗战举动上来看，这是个极为谨慎之人，也可以称之为保守，似这般人，绝不会忽略自身守御，甚至会把此摆在第一位，不准其身上有遁离守御之物，一击不中，反还可能暴露自己杀招，故还是决定以小心守御。

　　他一甩袖，那晶玉水滴霎时化开，将自身围裹起来，可那银芒却是别有玄妙，此刻一闪一跳，竟是跃过这一层屏障，骤然冲至他面前！

第三百三十九章 双生同根畏无量

　　张衍见那银刺连破屏障而入，视阻碍如无物，不由双目微眯。

　　他能感觉出来，这一根银刺当属造化至宝无疑。

　　他那晶玉水滴乃是以造化残片祭炼而成，根底上与对方手中琉璃如意本也相同，抵挡不住此物倒也在意料之中。

　　他在得赠那件道袍之前，身边并无宝灵蜕下的造化至宝，可却有先天成就的太一金珠，此物发则必至，当中其实并没有过程，只是炼神大能有屏护法力在外，这也等若是自身一部分，所以当此宝轰入那法力之中后，也就被阻碍了，这便会给对手应对暇。

　　而眼前这银刺则是不同，发出之后，需得遥遥飞驰而来，可无论是法力还是法宝都无法挡住，故这里定有别样玄机。

　　他没有轻举妄动，当下察辨气机，起意推算，很快便就知晓了这里究竟。

　　这宝物若是飞向某一人，那么此人必须在此宝到来之前推算出其中所蕴藏的气机变化，而若不做此事，则必定会被射中，无有逃脱可能。

　　其中玄妙便在于此宝问意于先天之中，你若不曾做得推算，那便等若承认此物可以伤得自己。

　　面对此物，全看修道人道行如何，要是修行不足，或者疏忽此事，那么一定无法躲过，纵然这非是攻伐至宝，可也无有多少人能生生承受。

　　在了解到这些后，他快速推算了其中气机变化，而就在算定的这一瞬间，此物一晃，竟是霎时消没于虚寂之中。

　　他知晓，此宝并不是真的消失无踪了，只要那御主还在，那么会一直纠缠下去，时不时跳跃出来威胁对手，而每一次见到，他都要设法推算出算其中气机变化，否则就依旧会被其刺中。

　　可是与敌对抗，需要不停抬升法力，这里也是需要修士时时推算的，若是被此物牵制，那么一个疏忽，就很会可能会跟不上对手变化，进而导致败战。

　　他思索了一下，却是没有去多加理会。

　　若是没有应付之法，或许会被此物拿捏住，然后处处受制，可他有残玉为凭，就算再是纠缠不去，也是不惧，且若布须天伟力祭出，相信也能将之迫退，故而不用将此放在心上。

　　朝萤以往用此宝来对付那些宝灵显化的同类可谓百试百灵，因为显化宝灵就算道行足够，可心性之上却有极大缺陷，所以很容易就能被她压制。

　　就算在此宝纠缠下能支撑得一时，战局长久拖延下去，也会逐渐露出破绽，下来很是容易便就能够得手了。

　　她对此本怀有极大信心，可是随着斗战逐步进行下去，却是发现张衍全然不似以往对手，应对起来竟无比从容，银刺纵然时时飞出，可每一次都会被其轻松化解，不仅这样，其法力变化也是没有半点被影响到，始终不曾被她甩下。

　　再是过得许久，她见仍是不能得手，竟是些心浮气躁起来。

　　自道行有成以来，她与人斗战向来无往而不利，可这次虽未分出胜负，心中却总觉得自己这次恐怕无法如愿了，想到这里，攻势不知不觉变得急切起来。

　　张衍目光微闪，斗战到现在，他一直按照自己定计进行着，耐心等待出手机会，现下他敏锐感觉到，对手法力波荡微微有些起伏不定，不似先前那般坚稳，这分明就是心乱了。这些宝灵的心境却是比他所料想的还更为容易产生波荡，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

　　他斗战经验丰富，知道当一个人在想着达成某一目的，却迟迟无法做到时，那多半会忍不住加快攻势，以期能够尽快破局。而在如此做还无法建功时，那将会更为操切，极易搅扰了自家事先拿定的打算。

　　似如曜汉老祖等人，就算道行法力不足，也绝不可能露出这等破绽，要想击败此辈，只能依靠自身斗战之能，强便是强，弱便是弱，没有什么漏洞可钻，可眼前敌人，由于心境不稳，却是显得强弱不定，这对他来说却是好事，这般可以抓到的机会无疑更多。

　　朝萤这里连连催发法力压上，然而效用却是不大，场上仍与先前一般，似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法取得更多进展，她渐渐有些按捺不住了。

　　只是过往斗战的经历提醒她，越是这等时候，越不可肆意妄为，否则将更是难以获胜，靠着这一丝冷静维系，她尽量克制着自己，并开始寻思，自己是否该放弃张衍这里，转而以神常童子为目标，从那里打开缺口。

　　生出了这个念头后，她下来便开始暗暗留意。

　　可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她每当法力稍有退缩之时，张衍法力就会立刻压上来，要是敢抽身退走，就算自己无碍，可也不可能去做其他事了。

　　双方在这般较量下再是缠斗了许久，战局仍是不温不火，一如那初战之时，且似能一直这么延续下去。

　　朝萤蹙眉不已，现在她已能确定，自己要是不用出杀招，那么在无有外来之力影响的情形下，并无法拿对手怎样。

　　因为此刻忍耐已是达到了极限，所以她不再留手，将长袖一动，便自里飞出无数细碎花瓣，只是并不朝着张衍而去，而是散落在四下。

　　张衍很快便感受了此物威能，那花瓣只要一与他法力碰触，很快就会融汇进去，只是一瞬间，他感觉自身好似法力增添了许多负担，变化一下迟滞了许多。

　　炼神之间法力碰撞交融，但只要未过解真之关，无法主动掩藏，那就回避不得，这法宝却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而那些花瓣看去无穷无尽，也就是说，这等情形会逐渐加深加重。若不解决，那么恐怕会到彻底无法承担的地步。

　　他立时明了，这却又是一个需要推算解决的麻烦。

　　他发现对方接连祭出的宝物本质上都算不得太过犀利，可用来配合斗战却是效用极好，道行稍有不足之人，恐就对付不过去了，好在他并不在此列，相反推演变化恰恰是他所擅长的，当下心中一起意，立时找寻到了关节所在，法力一震，这些花瓣便从中被一瓣瓣排斥了出来。

　　朝萤这一发动，并没有就此停下，起三指自袖中捏出一枚碟翅环，手指一弹，须臾间，其便化如活物，振翅翩翩，在四周飞舞起来。

　　只是片刻之后，其就化为灰烬，然后自虚无之中诞生出一只米粒大小的虫豸，渐渐由幼及长，随后吐丝成茧，没有多久，就又破茧而出，在绕圈几圈后，再度化灰消去，继续重复这般过程。

　　这乃是与她一体同生而出的至宝，唤名“附蝶子”，自蜕化下来后，她又用心祭炼过，算得上是自身最为得意之物。

　　此物在经历过一次生死转灭后，就算走过了一个轮回，而在走过九次之后，就能变化出一个与她一般模样，甚至道法如一的分身来，那时场上就等若有了两个自己，虽此持续不会有多久，可也足够击败对手了。

　　要阻止这东西也是不难，只要在长成之前以法力镇压，就可以抑制其变化。

　　然而对这里虚实她却丝毫没有加以掩饰的意思，因为这本就是她用来给对手增添压力的。

　　对手若是不去理会，那么等到法宝九转功成，场上就多了一个强横敌手，可要是分心顾去，那却未必能应付另外两件法宝的合力围剿了。

　　张衍稍作察辨，就已明了其中变化，但他心中仍是镇定，因为这并未超过他所能应付的极限。

　　只是朝萤手中宝物却是一件一件出来，却也令他感叹不已，不管这一位实力如何，只这副身家很是不菲，需知前次他与曜汉老祖等人相斗之时，三人从头到尾只是各自动用了一件法宝而已。

　　而且他能看得出来，朝萤身上当还有护身宝物，所以此次便不是为了试招，也无论如何要将之拿下，这般不但能去除一个大敌，所缴获来的法宝还能试着退还为造化残片。

　　他转念下来，到了这个时候，自己也当该是露出一点手段了，否则此人见他到了现在仍能从容应付，说不定会因忌惮而退去，那他便难以如愿了。

　　上回乙涵道人遭受布须天伟力与他法力侵攻，吃了一个大亏，此事一定是与朝萤说过的，所以这时候他在步步紧逼之下用出此法也是理所当然了。

　　思定下来，他心意一引，布须天伟力便被发动出来。

　　朝萤在听乙涵道人讲述过后，便一直等着这等伟力出现，然而此刻感受到时，却是心中警兆骤起，本能不想令那两件先天至宝与之相会，她很想试上一试此等伟力到底有何玄异，可最后还屈从于自身感应，神意一牵，将那银刺和附蝶子都是往自己法力深处挪来。

　　张衍这时目光却是变得锐利了起来，本来朝萤只需小心将法宝逐一撤回便可，可这时却将两件同时拿回，此却是一下将他身上的压力解除了，虽这本也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可这明显就是对方应对失措，露出了一个极大破绽，这般机会，他又怎会错过？当下法力一振，趁其退去，却是猛然压上！

第三百四十章 镇压诸宝灵非神

　　张衍在压上这一瞬间，已是于残玉之中做好了推演，法力于顷刻之间抬升起来，一下就将朝萤的法力盖了过去，与此同时，本来就在场上的布须天伟力也是猛然涨高！

　　眼下是难得的大好时机，通常与同辈交手，这般破绽可不易得。

　　他也不必等到朝萤将所有手段都是暴露出来，斗到这般境地，对面所能留下的也无非就是护持之宝了。就算真还有什么厉害手段，待掌握了主动之势后，他也可以见招拆招。

　　朝萤在方才撤回法宝之时，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可是方才布须天伟力一出，那股惊悸之感却令她不得不做出如此回应，身为宝灵，有些本能无法克服，就算再来一次，恐怕还会不自觉做此选择。

　　只是一次疏忽，原本均势立被打破，形式也是变得恶劣起来。

　　她正面撑起得法力在骤然增加的压力下不断垮塌缩减。而此刻逡巡在外的太一金珠又一次打落下来，她不得已举起手中琉璃如意上去一迎。

　　两相一撞，却是手中一空，无数碎片飞溅出来。

　　方才两下法力僵持之时，太一金珠并没有停止轰击，在频频抵挡之下，此宝本已有些抵受不住了，这一次破碎，好若最后一根稻草压下，她几番心意牵动，那些飘散在四周的碎片好若在泥沼之中挪动，迟迟不能弥合。

　　而太一金珠却不会停下，没了阻碍，一时金光乱闪，接二连三地打落下来。

　　她无奈之下，只能依靠自身法力稍稍阻延其势。

　　可此刻不比方才，她在最为重要的法力比拼之上已是不占优势了，每一次轰击无不是落在她身上，幸得身上也是一件宝衣护持，勉强能抵御一二，可也是被打得身躯震颤，气机浮动。

　　这还不是最难应付的，那四面八方涌来的法力使得那扩张在外的法力屏护在不断被挤压，要不是还有那片片飞舞的花瓣在那里稍作牵制，恐怕这败落速度将是更快。

　　任谁都是一望便明，这般下去，很快就会被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

　　乙涵道人这时也是留意这里情况，他却是大吃一惊，朝萤陷入如此窘迫的境地，在以往与人对敌时是从来没有过的，心中也是有些慌张起来。

　　他法力道行本来就如不神常童子，此回只是负责牵制罢了，现在心头一乱，立刻影响到了场中，上前用作对撼的法力不由得弱了几分，所幸他还有金铃可以退还法力，倒也不至于被立时击垮。

　　朝萤在张衍凌厉无比攻势之下，只是短短片刻，感觉愈发艰难起来，由于她不敢令造化至宝与布须天伟力碰撞，手段运使尚就有些局促了。

　　她盘旋了一下，自己还剩下一二手段，可是用出来未必可以翻盘，不由得生出了一丝退意。

　　只要能够离开，那么下次还有机会。

　　张衍目光一闪，他几乎是立刻感受到了这位对手的斗志产生了动摇，这等时候他自不会有丝毫手段，心意一引，再次加大了攻势。

　　不过在发动同时，他仍是暗怀警惕。

　　现在对面虽是处于劣势，可只是萌发退意，而没有任何慌张，这足以说明应该有什么脱身招数未曾用了出来。

　　他在考虑是否现在就发动布须天伟力，只心中转了下念，却并没有如此做。

　　现在他已是完全控制住了场中局面，其人纵出手段，也一样可以应付。而其若已是技穷，那却是最好，等到他将其人压制到最为符合自己心意的境地，布须伟力一出，那必然就可以将之镇压。

　　局势向着莫测方向滑落，朝萤却迟迟不见动作。

　　她不是真的失去了反抗之能，有一个手段用出来，自认为当是可以脱困。

　　只是这般做代价不小，所以她一直下不了决断，可此刻心中危兆越来越是浓烈，她明白自己已是无法再拖延下去了，起两指一点，盈盈光华一闪，却是凭空飞出一只玉杯，只是杯口一转，张衍袭来法力俱是被吞了进去。

　　这本是乙涵道人之物，只是为了对付张衍，所以拿来放在了自己，现在果然建功。

　　随后她又将那收了回来的银刺打了出去，此是为挡住太一金珠，好使自身法力能得以解脱出来。

　　可没想到，两下这一碰撞，就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了那上面裹挟着的布须天伟力，她只感觉自身附着在法宝上的意识烙印如同遭受了一阵冲刷，虽并未与她脱离牵连，可也是变得沉重迟滞起来。

　　尤为厉害的是，那股力量居然跟着侵入到她心神之中，顿时感觉自身根本在被不停消磨，不由心下骇然。

　　张衍本来一直在等待合适机会，见她似有一个恍惚，再也没有迟疑，浑身气机一涨，却是将那炼化过的布须天伟力猛地放了出来。

　　朝萤此时心神一颤，却是感受到一股莫大危机降下，似是自己再不使出手段，那就无法走脱了，她心思急转，“先脱离此处，等过后有了机会，再来找此人讨回今日之欠。”

　　当即拿捏一个法诀，霎时间，她竟是凭空消失不见，等再出现时，已是来到了乙涵道人的位置之上，而乙涵道人却是来到了她本来所在之处。

　　两人竟是彼此对换了一次方位！

　　朝萤这等手段，最初目的只是想在斗战遇到阻碍时出其不意将神常童子拿下，因为只要捉到了后者，他们此来目的就基本达成了，是否击败张衍也就无关紧要了。

　　可现在是无有可能做到了，所以纯粹只能是用来脱身了。

　　此番倒也不是完全坑害乙涵道人，她明白自己这么一转挪，张衍一定是会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边来的，这样乙涵道人在有准备的情形下还有逃脱可能。

　　当然，如的确有必要，她也不惜如此做。

　　因为她将乙涵道人留在身边，本就不仅仅是要一个帮手，更是想要一个危急时刻可以用来替自己的受过的对象。

　　张衍没有去管乙涵道人，此人被那布须天伟力困压，已然没有办法脱逃了。

　　他目光一转，发现朝萤虽是侥幸跳出了战圈，可在法力密布之下转挪，也不是没有代价，几乎舍弃了自身所有法力屏护，所以这刻乃是其最为虚弱之时，心思转动之间，太一金珠飞驰上去，轰然一下，却是正中其身！

　　朝萤只觉一阵眩晕，浑身气机剧烈浮荡，而在此宝连续轰击之下，她心神震颤，法力根本无法张扬开去，只片刻之后，就觉一股浑然无名之力围了上来，感觉自己好似往无边涡旋之中沉去，不由心中一凛，咬牙一点指，就见那枚“附蝶子”一转，疏忽遁空离去。

　　这个时候，她抬头恨恨望了张衍一眼，整个人好若泡影一般，忽地消失无踪了。

　　张衍见此一幕，不由微讶，他稍作思索，又于心中推算了一下，差不多猜出了其脱身办法。

　　其人当是用消杀自身，同时寄托法宝的方法逃过了这一劫。

　　说是消杀自身，不过炼神早已脱离生死，是无有灭亡可能的，只是若隔断一切与现世牵连，那就等于从虚寂之中消失，所以就不见了此人。

　　这般做其实极可能会陷入永寂，然而其有一件一体同生的造化至宝在，那多半有手段以此为依托，而后再度还转回来，否则做得此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衍想了一想，那蝶子若是漂游在外，肯定会惧怕其余宝灵寻到，所以此物极可能回去那定世之中。

　　他尚未到解真之关，去不到这等地界，但是有人却是可以做到，便转过首来，对神常童子言道：“道友可能感受到那蝶子遁去所在？”

　　神常童子咬着指头想了一想，点头道：“能！”

　　张衍微微颌首，道：“那就劳烦道友为贫道指明其人去处。”

　　如此大敌，他绝然不可放过，否则后患无穷。

　　至于乙涵道人，现在已被他用布须天伟力困住了，这虽牵扯了他一部分法力，可等让神常童子把其吞夺了，就可以解脱出来了。

　　此刻另一边，曜汉老祖在与簪元道人对峙同时，却也有留意战局变动，在察觉到朝萤消失，乙涵道人被困禁起来后，三人都是心中大震。

　　这二人战败，他们知晓自己在这里已是无有意义了，互相对视一眼，一语不发，便抽身遁走。此时此刻，他们心中也是有些不安，生怕在张衍解决了此事之后，联合簪元道人来找自己麻烦。

　　簪元道人看着他们离去，没有上前追击，而是心意一转，瞬时来至张衍近侧，打个稽首，道：“方才有人拦阻，故未能到来，还望道友见谅。”

　　张衍还有一礼，笑道：“道友说哪里话，若非道友牵制住那三人，贫道这里也无法这般轻易击败来人。”他望了望那乙涵道人，道：“贫道还要去追索败逃之人，此间便劳烦道友看顾了。”

　　簪元道人沉声道：“这里有我，道友放心前去便是。”

　　张衍一点头，脚下一踏，便顺着神常童子所指引气机而去，过去片刻，就见一处定世出现在了眼前。

第三百四十一章 破开顽世收宝丸

　　张衍打量了一下，这定世宛如固晶，僵滞一块，全无活色。

　　他见识过神常道人所在之地，看去有如琥珀，纵然常恒不动，可内里却是多了几分灵性。

　　两者同是宝灵出生，差别如此之大，这该是彼此所求之道不同的缘故了。

　　他心下一思，朝萤乃是外求之人，其能过去解真关，照理说对道法之领悟当是远迈同辈了，可在与此人斗法之时，却并没有给予他半分这等感觉，所以这里应该别有缘由。

　　他猜测这或许与那双生蝶子有关。

　　这定世对外人而言不存在什么门户，所以此刻需得他强行破入其中。

　　他心意一动，金光一闪，太一金珠已然轰了过去，顿时在定世之上撞出一圈圈涟漪。

　　朝萤此刻看去当还没有还复过来，所以抵御力量极其微弱。但也不排除对方故意示弱，好引了他进去的可能，因为御主定世之中斗战能力无疑会放大到最大。

　　然而他心中并无丝毫警兆，说明这等可能较小。

　　对方消杀自身，也不可能不付出丝毫代价，不然早便用出来了。

　　更何况，对方现在只剩下一人了。

　　而他还有两位友盟在外，就算陷在里面，也不是没有援手，到时内外夹击，一样可以将此世打破。

　　在太一金珠祭出之后，他同时又以意念法力压了上去消磨，如此不断侵蚀之下，这方定世终是缓缓裂开了一条隙口。

　　定世本来是恒常不动，才能永久存驻，但在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若是不得御主法力维持，那么就会得以如时河流淌，逐渐走向衰亡。

　　张衍见已有缺口可入，便没有再等待下去，正身未动，意念一起，就化一道虚影往里遁入。

　　这般做不是为了防备敌人，而是唯恐亲身下去，自身法力与那定世对抗，会进一步加快此世崩裂，若是导致逃脱至此的法宝重又脱离出去，那再也找寻起来将会更是麻烦。

　　虚身一个恍惚间，就到了定世之中。

　　他放目看去，这里只有一片一成不变的荒芜平原，但没有丝毫砂砾尘埃，而天中更没有日月星辰，风气烟云，只有一片澄澈净空，整个看去，犹如一副凝固画面，虽是看去有了着色，可却太过死板。

　　他试着感应推算了一下，发现那蝶子果然是落到了这里，只此刻他意念一到那蝶子之上，此物仿佛受了惊吓一般，慌忙躲去远处。

　　又往别处一观，见方才朝萤携带的法宝，多也是随之一同遁回此间，此刻俱是散落在四周，并无人前去收拾。除此之外，还有几枚零散的造化残片。

　　不过现在只有那蝶子才是最为重要。朝萤意识无疑正附着其上，在还没有重新显化出来之前，需及早将之拿到才。

　　此物虽在躲避他，可这是无用之举，在无有御主的情形下，其甚至连这方定世都出不去，根本躲不过他的追索。

　　他心下一动，身影一闪，下一刻，已然出现在那物面前，只是探手一捉，就轻易将之拿住。

　　此上面顿时传来一股惊慌失措之意，这是其上寄托之念，也就是凭此，朝萤方才能得以还回原来，只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代价的，不然其不会在斗法之时迟迟不用。

　　现在只消将此物炼化了去，那么这宝灵就再也无法回到虚寂之中，只能堕入永寂。

　　这时此宝之上又传来了一股屈服意念，夹杂着些许哀求，似在求他手下留情。

　　张衍不为所动，炼神无誓，其现在许诺，不过是求取脱身，若是真放了出来，那其肯定又是另一副脸面了，他绝不会容许这么这等隐患存在。

　　思索了一下，他袍袖一挥，将所有游荡在此的宝物乃至造化残片都是卷了进来，而后遁出定世，倏忽之间，便与正身相合，复还为一。

　　他摊开手掌，目光往那蝶子之上一落，霎时有一团清光如火焰一般跳跃起来。

　　在他注视之下，其如蜡水一般缓缓消融，与此同时，那上面残留下来的一些意念也是化作许多画面，不断跳跃出来，只是随着此物缓缓融去，也是渐渐消散，最后化为无有。

　　他一抖袖，自此以后，再无朝萤此人。

　　不过这并不是表明其人已死，炼神大能已无生死之分，只是少了寄托之物后，便就被逐入永寂之中，再也无法回得虚寂中来。

　　此时此刻，那定世也是冰消瓦解，走向崩灭，只是片刻，便就彻底不见。

　　他这时忽有所感，目光一转，往某处望了一眼，淡笑一下，脚下一挪，就往来处回返。

　　青圣道人伫立在自家定世之中，自从朝萤找上门去开始，他就一直在此观战。

　　先前他的确收了朝萤一件东西，不过他并无遵守言诺的意思。

　　按照他原来打算，张衍多半是敌不过朝萤与乙涵道人联手的，那么他就可在最为关键的时候出现，然而要求以放开布须天为代价救下其人，这般就能提前达成自己目的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一战败退之人居然是朝萤，而看此模样，其竟好像是失陷于永寂之中了。

　　而他方才得张衍目光一望，却是心头一跳，知晓是后者察觉到了自己的注视。

　　他不由低头深思起来。

　　原来他的确有借着托庇借口图谋布须天的打算，可现在却不这么想了。

　　今次一战，不难看出张衍道法精深，手段高明，现如今又有几名盟友互为帮衬，可以说已然成势，摆弄这些小动作已是丝毫无有意义了，唯有与之结好，方是上策。

　　他不由庆幸自己原来并没有与之撕破脸，还留着一扇可以彼此沟通的门户。

　　只是这里还有一个关节需解。此回不管他是如何打算的，到底是没有出手相助，若是没有朝萤那句话还罢了，可既然把他牵扯了进来，倒是需得上门解释一二。

　　张衍转瞬回得原来所在，簪元道人迎了上来，关切问道：“道友，如何了？”

　　张衍回言道：“道友放心，那人寄托之物被贫道毁去，已是入得永寂之中，再无后患之虞。”

　　簪元道人松了一口气，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他方才可是看见了，朝萤手中法宝极多，要是下回再来，麻烦可是真是不小。

　　张衍这时朝神常童子看去，后者一边咬着手指，一边正盯着被布须天伟力围困的乙涵道人，只是有布须天伟力阻碍，所以无法入内。

　　他心下一转念，乙涵道人若被神常童子吞去还好，要是朝萤也被其吞去，那道行不知道会提升到何等地步，所幸其人已灭，再也不必为此多想了。

　　他对神常童子言道：“这人就交由道友处置了，随你如何行事，有贫道在此，此力不会阻你。”

　　神常童子嗯嗯点头。

　　乙涵听得此言，顿时惊惧不已，大呼道：“尊驾可否放过在下，先前我在朝萤门下听命，也是碍于其威势，迫不得已，若肯放我，我亦可由尊驾驱使。”

　　张衍负手而立，没有去理会他。

　　神常童子缓缓向其挨近，所过之处，布须天伟力并无任何阻碍，乙涵道人却是始终动弹不得，只是神情之中的惧色越来越浓，不过双目深处亦是有一丝被逼到绝路的狰狞。

　　神常童子很快到得其面前，张开小手，也见其做什么动作，就见对面乙涵道人化作一团灵光飞入其身上。

　　宝灵被同类吞夺之后，其从宝胎之上带了出来的本元精气俱会丧失，与诸般现世牵连完全断绝，到得那时，无疑会被投入永寂了。若没有什么大造化，当永远无法出现在诸多同辈面前了。

　　神常童子这时摇晃了一下，打了个哈欠，身上又是浮现出几荷叶，其便在叶面之上侧躺了下来，身躯略微蜷缩，看去陷入了深眠之中。

　　张衍可以察觉到，此刻其身躯之内，正有两股气机在剧烈碰撞，虽说是此回是神常童子主动吞夺乙涵道人，可这同样也是一场斗争，能否够成功，又能做到何等地步，这就看其本事了。

　　在看到了朝萤残留在法宝上的意识后，他也是了解到，宝灵每一次吞夺同类，都要经历一回考验历练，这对道心亦是一种磨练。假设能够完满过去，那么道行法力都会大增，可若有瑕疵，收获就会减少，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被本要吞夺的同类反吞。

　　当然，这等情况不太容易出现，一般来说，主动吞夺的一方肯定是实力压倒了另一方，想要以蛇吞象，那除非是有外人相助。

　　他此回虽是帮助了神常童子，可是后者本来道行就高过乙涵，故是这等可能倒是不大。

　　簪元道人这时言道：“神常道友那里还有敝人守持，既然道友这里无事，那敝人也便告辞了。”

　　张衍颌首道：“多谢道友此番赶来帮衬。”

　　簪元道人道声惭愧，打个稽首，便就告辞离去。

　　张衍目送其遁去，因为神常童子这里难说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出来，所以他没有多去关注，立有片刻，一抖袖，就将萤留下来的东西尽数放了出来。

第三百四十二章 昔日奇玄照世丹

　　张衍目光一扫，飘荡在眼前的物事并不多，其中有两件灵光冲顶，清气团笼，一望便知超脱于其余宝物之上。

　　最为显眼那个，便是朝萤用来吞夺法力的宝杯，而视线之中，还有一物宝光亦是不弱，就是乙涵道人先前所用金铃，其人被吞神常童子夺后，这件也无人去取，任由其飘荡在了虚寂之中。

　　这两件东西都属造化至宝，那金铃看得出与乙涵道人乃是一体同生，而宝杯与二人气机都是有异，若无意外，当是从其他宝灵身上抢夺来的。

　　这两物都是用作守御，若非这次他有布须天伟力克制，还真不见得可以将朝萤二人拿下。

　　任何一名炼神修士有这两件法宝在手，战力都可大大提升，但与同辈放对或许是够了，可在那位即将到来的存在面前，恐怕仍是用处不大，至多抵挡的时间长久一点而已。故是对此也不必太过看重，关键还在于布须天上，若能主驭此地，那么就可托庇其中了。

　　他一挥袖，将这两件至宝收了起来。

　　场中剩下法宝，如银簪、花瓣，如意之流，当都是朝萤用造化残片祭炼而成，除此外，还有一并从定世之中卷来的三枚造化残片。

　　在朝萤身上应该还携有一些东西，只是随其消亡，也是一同被带走了，此刻当也是一样堕入永寂了。

　　他想了一想，一伸手，先将那花瓣拿来，见此物润泽红艳，瓣肚饱满，美轮美奂，不过这东西并不合他意，而且迟滞法力之能对他来说毫无用处，有此功夫，还不如多加几分法力上去，故是手指一搓，顷刻间，此物就化散开来，随着光华绽放，重又还回为一枚造化残片。

　　这法宝虽也是不俗，可并不是如同太一金珠那般在造化精蕴之地先天孕生而出的，再加上没有御主意识乃至法力寄托，所以对他来说十分脆弱，轻易就可处置了。

　　只是他发现，退还回来的残片，似是比之原来该有的少缺了一些。

　　心下一转念，已知其故。

　　自那场大破灭后，造化之精虽是散碎无数，但总体上应该不增不减，所以少去的一部分其实不是真正消失了，而是回到了诸多现世之中。

　　他摇了摇头，难怪不见有同道去做此事，少去的一部不管如何变化，那终归是与自己无关了，且很可能会被其他同道寻去，所以这般做极有可能是便宜了别人，与此如此，那宁可放着不动。

　　他倒是不在乎这些，不管什么东西，能为自己所用才好，如不合用，那放在手中也是毫无意义。

　　之前他便设想祭炼一件法宝，用以代替自己驾驭那炼合过的布须天伟力，只是苦于没有造化残片，现在手中得了这些，倒是那可以放手施为了。

　　只一枚残片或许弱了一些，无法承载，不过再加上一片便当足够了。

　　他看向那柄如意，这东西同样不合自身心意，只能用来守御不说，每回破碎，还需再重新聚拢，用在对敌之时，更要分神驾驭，哪怕是方才那花瓣都比其有用得多。

　　故是他未曾犹豫，上去一个弹指，这如意顿于瞬息之间破碎开来，这次未再聚拢，而是化为无数晶莹光点，疏忽间又汇聚到他手中，并化作一团，细细一辨，同样是少缺了一些。

　　他也不在意，两块残片合在一处，已足够自己炼宝之用了。

　　神情一凝，意识倾注其上。

　　不久之后，两枚残片就渐渐化为了两半对合的龙环玉璧。再把心意一起，把那些炼化过的布须天伟力引了过来，将之送入了那玉璧之中。

　　这伟力一入其中，便被这法宝本身固束牵引住了，并无一丝一毫泄于外间。

　　他点了点头，如此待斗战之时再放了出来，便可克敌制胜。

　　这方祭炼好的龙形玉璧，再加上此回收获得来的宝物，攻守两端足称完备，此刻他不由想到了曜汉老祖等人，考虑是否干脆杀上门去，将此辈一举剪灭，也省得日后再生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端来。

　　只是转念到这里，感应之中却是陡然浮现出一丝危兆。

　　他一挑眉，心下微奇。

　　现在他法力道行虽没有提升多少，但是所掌握的手段却比之前大大提升了，若是对上曜汉老祖三人，不至于那时候能够打个有来有往，现在却是反而难以敌过。

　　当下试着推算了一下，发现却是混沌一片，没有任何结果。

　　他寻思片刻，心中猜测很可能是此辈背后还牵连到什么厉害人物。

　　不过他本来也只是动个念头而已，并不见得现下非要拿此辈如何。毕竟其等不比朝萤，所能带来得威胁并没有那么大，既是此刻动手有麻烦，那先可放在一边，等到自己能够主驭布须天，有了可以依托之地，再去找其等麻烦不迟。

　　思虑一定，他便抛开这些，把意识沉入布须天内，继续参悟大道妙理。

　　而就在他方才起意之间，曜汉老祖等人心中都是浮现出了一丝危兆，神情都是一凛。

　　玉漏道人推算了一下，而后抬头看向二人，沉声道：“此当与那张道人有关。”

　　羽丘道人猜测道：“莫非是那张道人上次见我阻人救他，故是准备寻我报复不成？”

　　此言一出，三人对望了一眼，发现这是极有可能的。

　　玉漏道人声音沉重道：“若其寻来，我等恐抵御不住。”

　　他们此前可是将整个斗战过程看在了眼里，张衍能正面击败朝萤二人，想来也不难击败他们三个。且令他们更为忌惮的是，张衍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是能将乙涵道人困住。

　　若是此等手段也能用来镇压他们，那便令人十分惊怖了。

　　虽他们非是宝灵，并不怕被人吞夺，可若被困住，那就主动全失，只能任人施为了。

　　羽丘道人叹气道：“那张道人如今手段更胜以往，其人已是这般难以应付，现在他又结好了几名同道，若到时一齐杀至，我等又拿什么去阻挡？”

　　玉漏道人摇头道：“要只是这几人也还罢了，大不了不与他们纠缠，就怕全道那两位也会来落井下石。”

　　曜汉老祖神情有些阴沉。

　　乙涵道人前次寻过来时还答应给予他们好处，可是结果连其自身都是填了进去，所谓好处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反而他们这些原本未曾动手之人来承担后果。

　　固然他们与张衍本就是对手，可是此辈若不是败亡的如此之快，张衍哪里会先来找他们？

　　他开口道：“玉漏道友，你可能确定那朝萤已是不在了么？”

　　玉漏道人沉吟一下，道：“我推算之中，并未再发觉此人气机，其人最后乃是亦寄托之术消亡自身，此法若是运用不好，一旦寄托之物被人毁去，便再难转了回来，不过亦有可能此刻仍在飘荡之中。”

　　羽丘道人一叹，不管是哪个可能，看去现下都无法替他们挡在前面了。

　　曜汉老祖沉思许久，道：“两位其实不用畏惧，莫非忘了我等先前找寻之所在？只要我等能躲入其中，当是不怕那张道人再来寻我。”

　　羽丘道人迟疑道：“可那本是有主所在，我等上去占据，怕有不妥。”

　　曜汉老祖劝说道：“自造化之精破碎后，那一位早是不见了，极可能是堕入永寂之中了。先前我等怕担此人因果，故是一直压着未动，现在是为避难，不可再顾及这些了。”

　　玉漏道人点首道：“有理。”

　　这处本就是他们为躲避那位存在而选择的托庇之地，只是因为一些原因迟迟未动。而后来有了布须天的线索，就将之放下了，现在夺取布须天的路数既已行不通，危险又迫在眉睫，那还不如就躲去了那里。

　　羽丘道人见两人都是赞同，也便不再反对。

　　三人在商量好后，就立刻开始了动作。

　　因先前许多地方不曾探明，所以便知道那处所在，他们也没有立刻找寻过去，现下只能根据以往搜集来的线索一点点往前推算。

　　而在此过程中，却并没有受得任何阻碍，这足以说明那物主人已是不在，故是没有办法影响到他们。

　　在察觉到这些后，不由都是放下心来。

　　在付出了一番苦功之后，三人终是寻到了那处所在。

　　三人未有耽搁，心思一转，已是来到了一物面前。

　　此物呈长圆形状，如同一面镜湖，难知其几许大，且无论他们观察，都只能看到正对自己的那一面，此就犹如虚寂多了一个缺口。

　　玉漏道人沉声道：“便是这里了。”

　　曜汉老祖道：“昔日那位，连定世也不去开辟，便就是凭借着此物挡住不少了外敌，我等借此避过那张道人当不是问题，若再妥善经营，当也可躲过那一位了。”

　　羽丘道人一感，虽自己心中没有危兆，可总觉得不妥，道：“以往无人来此寻过么？”

　　曜汉老祖道：“此物既然还在这里，说明便算有寻到之人，也不曾得了去。”

　　既然寻到此间，那也没有退缩的道理，三人相互看了看，就一齐往那形如镜面的一处行去，很快没入其中。

　　可就在三人入内的那一刻，那镜湖另一面，缓缓冒了出来一个道人身影，其人往后望了一眼，深沉一笑，只是一晃，就化去不见了。

第三百四十三章 兆见顽真法自生

　　张衍一缕意识在布须天内沉浸游转，每每把握分寸，察觉要迷失自我之时，又及时抽身退出。

　　只是他也发现，随着道行提升，自己所能沉浸其中的时间也是越来越久，这说明正身已能承载更多的大道妙理。

　　可尽管如此，布须天之深广，他仍是如以前一般难以测度。

　　这次在斗败朝萤之后，他又往里掷入了三枚造化残片，再加上之前所有，也是凑到了一掌之数，可此就如砂砾入汪洋，对整个布须天来说，好似根本没有半分影响。

　　由于无有外敌相扰，一直无事，他得以长久参悟，渐渐他出外定坐的次数也是愈发减少，偶尔才见其意识退出来一次。

　　然而就在他再一次感应到自己到达承载极限时，方把意识转过，却发现并没有退回到正身之上，而是站在了一处形似虚寂的所在。

　　他忽然心有所觉，抬首看去，却见前方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看去似是有一名道人正背对着自己走动着，而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模样，分明就是自己！

　　但再欲看看得仔细些时，那人似有所感，顿了一顿，却没有回头，反而是加快脚步离去了。

　　他眼神变得幽深了几分，心中波澜不起，显然对此情形已是有所预料。

　　一个恍惚间，场景破碎，他发现自己回到了正身之上，心下一转念，暗忖道：“方才那人，当是顽真无疑！”

　　当下试着算推算了一下，发现自己闭关后，已是过去了许久，以炼神彼此间法力对抗来看，若放在现世之中，这一场参悟恐怕用去了亿万载数，也难就要临近此关了，只这比他本来所想来得快了一些。

　　休看这一点点差别，到了他这个境界，若不超出自己能为之事，那么一切都可算定，现在出现了偏差，那么一定是什么地方未曾算到，有所疏漏了。

　　他思索片刻，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自己所求之道与同道有所不同的缘故。

　　就在这时，忽然察觉外间有所动静，不由往一边看去。

　　见那处荷叶分开，神常童子似已是醒了过来，只此刻似睡意未去，趴在荷叶之上不肯起来。

　　他心思一转，从此处看来，这一场争斗已然分出胜负，这一位不出意外成了最后赢家，但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一团精气还并没有完全化为其自身所有。

　　这也实属平常，便前次神常童子偷偷吞下的宝胎，也是用了许久才真正消纳干净。看其半梦半醒的样子，这次还不知要用多少时候才能得竟全功。

　　这般对他反是好事，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当会很是安分。

　　他收回目光，意念外顾，目光闪动了一下。此前他就感觉到四周似有些不对，只是没有干涉到自身，所以没有多加理会，现在再是察看下来，已是能够确定，曜汉老祖三人的法力已然不见了影踪，而且竟是一丝一毫都感觉不到。

　　这般情况极为异常。

　　就算三人之中有人破了解真之关，躲入了那定世之中，也不可能三人一齐躲入进去，因为定世容接纳外来之人，那么彼此法力一定是会互相冲撞的，如簪元道人就尽量避免自己正身进入神常道人那定世之中。

　　他不由得想到先前思及三人时，心中浮现的那个警兆，莫非此辈当真与哪位厉害同辈有什么牵扯？所以得其托庇了？或者说也是找到了一处类似布须天之地，进而躲入其中？

　　他思索片刻，不管是什么，这当在自己现在拥有的能力之外，深究无益，还不如把心思多放在修持之上，只要自身道行变得更强，那什么事都有办法解决。

　　而且解真之关近在眼前，又有疏漏之处不曾解决，当需得好好筹谋一下了。

　　修士斩杀顽真，就等若是与另一个自己相斗，他自己所会一切，顽真也自拥有。而且因为顽真来时，是自神中映照而出的，所以未曾祭炼纯熟的法宝不在神意之中，便就无法动用，而祭炼纯熟的法宝其也一并握有驾驭之权，故对其实则并无多少用处。

　　他之顽真更是不同。因为他既是求己，又是外求，按理说道行有可能走在顽真前面，所以到时出现的情形，很可能是他自身道行比顽真高出些许。

　　但也有另一个可能，那就是顽真道行比他高出些许。

　　之所以有此情形，那是因为他所行之路比上述两者都要广阔许多，而要取得多少就需付出多少，顽真自也同样会变得水涨船高。

　　正如他明明还未到解真之关前，就已是可以见得顽真，说不定就是此等预兆映现。故是哪怕有一丝这等可能出现，他也要设法做好防备。

　　要知正身顽真之间，神通手段可谓一般无二，那么功行这一线之差，也许就决定了那最终成败。

　　此时他有种感觉，当自己真正过去这一关，以往有一些不解疑惑之处或许就能够有个答案了。

　　他思忖了一下，现在不是自己一人独行，藉此关口，倒是可以去同道处问询一番，说不定可从旁借鉴到一些有用的道理。

　　想到这里，当下分出一道虚影，寻着簪元道人的气机而来。

　　簪元道人没有开辟定世，其正身栖居在一间形如精舍的残破法器之中，他感得张衍到访，自里迎出，打个稽首，笑道：“原来道友登门，快请进来一叙。”

　　张衍还了一礼，随他到了里间，打量了一下四周，便在后者相请之下落坐下来。

　　簪元道人叹道：“这处只是昔年我成道之前所用法宝，说来那现世之中，也唯有这一物带了出来，不忍舍弃，这才留下了。”

　　张衍也是感叹，通常炼神所出身的现世终有崩灭一日，不过有块有慢而已，唯有他背后这方现世，因为牵连到布须天这方造化精蕴之地，所以一直长久存驻。

　　簪元道人与他交言几句，便问道：“我观道友一直在修持之中，不知今日何来？”

　　张衍道：“贫道近来见得那顽真之变，自忖当过那解真之关，想及道友已过此关，故来请教一二。”

　　簪元道人讶道：“道友已到那一步了？”随即又一想，点首道：“也该是到了。”

　　若能过去顽真，能收敛法力，开辟定世，修士就算是有了一定自保之能。

　　不过这一关虽是极难，可视之为险途，但若从境界划分来说，其实仍在那一重境中，唯有过去之后，外求之辈有了足够资粮，方有机会进入二重境。传闻到了此境之中，修士会生出更多变化来，可到底如何，他未到此等地步，也一样不清楚。

　　他沉吟了一下，叹道：“道友若问我如何过去此关，我只能言，当日能以闯过也是十分之侥幸，现在回想，还觉得再来一回，多半会被阻碍在此。”他起指一点，指端就有一团灵光生成，并朝前送来，“我所失所得，皆在其中。”

　　张衍目光看去，这一团灵光就此映照入身，霎时得到了种种体悟，只是里面涉及得诸多斗法手段，却是没有显示出来，对此他是十分理解的，换作他也一样会有所遮掩，这里收获已是超出了他预计了。

　　他抬手一礼，道：“多谢道友了。”

　　簪元道人摇摇头，道：“每人道途不同，我这些也未必能帮到道友多少，”说着，他又给出了一个建议，“如今神常道友已然恢复本来，道友可去他那里走一回，或能得见更多。”

　　张衍微微点头，再次道谢之后，就与簪元道人别过，随其气机指引，来到了神常道人那定世之前，方才到得这里，就见门户一开，里面有一道灵光出来接引。

　　他踏步上去，须臾就落在了那定世之中。

　　举目一扫，上回离去时，这里已是大变模样，现在更是不同，山水壮阔，诸星齐备，除却无有生灵，与寻常现世倒也无有什么不同。

　　神常道人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稽首言道：“在下自还复之后，本还想先来拜访道友，只是见道友正在修持之中，恐有相扰，故是打消了心思，此次道友登门，当要多留些时候。”

　　张衍还了一礼，道一声叨扰。

　　不过他发现，神常道人此刻与上回所见大有不同，少了几分沉闷郁结，多了几分开朗洒脱，当是两分意识之后，其解决了自身一个麻烦，所以连带心境也是提升了不少。

　　神常道人下来将张衍迎到自己修道所在的法塔之上，双方分宾主落座。

　　张衍与他寒暄几句，便道：“贫道来意，道友想必已是知晓。”

　　神常道人点了点头，他笑道：“解真之关，凶险万分，每一人都是不同，但这里面实则也是取巧之法的，在下当时便是仗着此法侥幸过关。”

　　张衍微讶道：“哦？却要请教。”

　　神常心境虽然不如他，可毕竟得有天授，有些事却是生而知之，这却是其人长处了。

　　神常道人朝着自己指了指，笑道：“道友需知，法有长消，心亦有长消，顽真虽由神出，可终究是映照我身而来，”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此中就可做得文章了。”

第三百四十四章 道法心执自有别

　　张衍听得此言，稍作思索，立便理解了神常道人的话语中意。

　　修士本身的气机法力并不是恒常不动的，真正情形，是好若浪潮一般起伏往来的。

　　不仅是自我如此，还有与同辈之间的法力对抗，亦是会引发起落涨退，只是水面之上的波澜并不能使得汪洋深处发生动荡罢了。

　　而神常道人所说得人心，其实就是指人心变化。

　　炼神修士心思与法力实为一体，心神若死，则法力不在，那么修士与陷入永寂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反过来，法力愈盛，也就代表着心识愈强。

　　心思若活，法力自然就分了沉消高涨，不可能一成不变。

　　想到这里，他思路已是打开，道：“道友所言文章，是否是取己身气息低落之时，由得那顽真照神而出？如此可便可压其一头？”

　　神常道人笑了起来，道：“正是如此啊，只是如何把握，顽真又当于何时出来，这一点尤其要拿捏理顺了，不然反会伤了自身。”

　　说着他又感慨道：“道友知晓，我乃宝灵显化，天生神通，未经历练，心境比之道友尤显不稳，可在过解真关时，却反是因此得了好处。”

　　张衍了然，因为神常心境不稳，起落不定，法力也是因此时高时低，而顽真出来时，映照的只是当时那一刻，可要是那时自我恰恰身处法力最为低弱之时，那么下来就会遇到一个法力弱微逊色于自己的顽真。

　　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差别，两者手段神通相同，那么一线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哪怕争斗漫漫无期，可终归是能看到胜望的，不会无有止境的争斗下去。

　　了解这些，他也是明白了，此法纵然凶险，可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线天机可供登攀的。

　　不过知道是一回事，如何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按照神常道人所言，顽真什么时候从神中照出，这一点根本无法做出充足预计，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其能够成功，实际其实还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在内的，而一旦顽真应在你法力升腾之时，那就没有丝毫胜望了，所以这般作法，失败的可能其实一样不小。

　　他心中思忖着，假设那顽真映照出来一刻，自己可以将之把握住呢？

　　念及此处，心中却是有了一个模糊想法，他抬手一礼，道：“此番多谢道友解惑。”

　　神常道人赶忙还了一礼，道：“道友言重，在下不过先行一步而已，不敢托大，只是顽真之关，实非小事，准备越是充足越好，在下以为，道友可再去青圣那里走一趟，兴许还能得些获益。”

　　“哦？”

　　张衍立时反应过来，道：“青圣来过道友这里？可是为前次之事么？”

　　神常道人赞叹道：“道友心思通明，正是如此。”

　　张衍明白了，前番朝萤找上门来时，青圣道人不曾出来相助，反而与朝萤二人有勾结之嫌，其一定是唯恐自己彻底关上入至布须天的大门，所以想设法表示歉意，只是正逢他闭关，故是找到了神常道人这边。

　　神常道人见他思索，还以为他是有所顾忌，道：“道友可是怕被此人知晓自身功行进境？此却无碍，而今在下法力全复，再有簪元道友在，其绝然不敢妄动。”

　　张衍笑了一笑，道：“贫道非是为此担忧，其人既托言道友，当是暂无其他心思。”

　　神常道人言道：“道友能如此想便好，即临解真之关，那能否过去才是最为重要，若能得其过关领悟，那余下皆可暂时抛开不论。”

　　张衍点头，他倒不为此担心，从青圣行为来看，此人是个重实利之人，要真能有手段压服他，那根本不会来好言好语，现在既然放出和解信号，那就表明其人并不打算动用武力。

　　神常道人这时神情郑重了几分，道：“而今平心求己之辈，已然愈发稀少了，万望道友千万慎重。”

　　张衍知道他怕自己被顽真取代，少了一个求己同道，故是出于善意提醒他小心为上，他也领这份情，笑道：“贫道心中有数，多谢道友提醒了。”

　　因已是问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他便与神常道人辞别，虚影一晃，便就出了定世，随后伸手一招，就有一枚青色玉符落在手里。

　　此是青圣上回所留，用此可以唤得其人前来。

　　他只是法力一激，玉符之上霎时一道芒光扬起，洋洋铺开，少顷，青圣身影就自里显现出来，看他一眼，便打一个稽首，道：“原来是道友出关了。”

　　张衍笑了一笑，还得一礼，道：“今番贫道有一疑问，神常道友言说，或能从道友这里获取答案，故是启符惊动道友，还望勿怪。”

　　青圣一听，似是察觉到了什么，不由打量了他一眼，尽管后者只是虚影在前，他却也是察觉到了几分端倪，爽快言道：“哪里话来，道友若有事，我知无不言。”

　　张衍直言道：“贫道而今即将到那解真一关，而在贫道所识得的同道之中，唯有道友功行至深，或能知晓其中玄妙。”

　　青圣神情略略郑重了一些，道：“不敢，前回道友遭人围攻，我未能前来相助，是我之过失，既然道友问及此事，贫道可以言明，权作前回补欠。”

　　说来张衍要是功行更进一层，对他图谋布须天的计划很是不利，不过此回他若拒绝，那怕再也无法入得布须天中寻求托庇了，所以也没有选择。

　　再则，现在张衍是能够与人商量的，可要是换了顽真上来，谁知道会否与他存有一般心思？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尤其重要，张衍在他面前毫不讳言此事，说明心中底气十足，说不定早是有了过关把握，只是为求稳妥，所以再来他这里一问，既然如此，那也不必枉作恶人，做个顺水人情就是。

　　他沉吟了一下，语声略显深沉，道：“道友问我如何过那顽真之关，其实这一句却是说错了。”

　　张衍微讶道：“却不知错在何处？”

　　青圣目光望来，道：“我实则并未过得那顽真之关，说来我才是道友口中之顽真。”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看了青圣一眼，道：“竟是如此？那却要请教，不知道友当初是如何胜过正识的？”

　　对方竟是替代了正身的顽真，这的确有些出人意料，可顽真与正身本是一样，不管谁胜谁负，胜者之所以能胜，这里面总是有原因的。

　　青圣盯着他道：“道友莫非不惧么？”

　　张衍失笑道：“我与原来那位青圣道友并不识得，道友行事也自有规矩，并非疯狂之辈，贫道又何来畏惧？”

　　青圣沉声道：“我非此意，而是指道友莫非不怕听了我之道论后，反被那顽真所趁么？”

　　张衍洒然一笑，道：“言在道友，听则在我！我若过不去此关，那是缘法不至，是心境不满，是修行不足，绝不会是因为听了道友之言，何况顽真若是替我，那只能言其更胜于我，顽真非我，却仍是我，便是他胜了，那又有何惧？”

　　青圣听他此言，不由点头道：“道友心中自有格局，是我多此一问了。”他稍稍一顿，道：“既然道友愿听，那我也是不吝告知。”

　　张衍道：“当闻其详。”

　　青圣沉声道：“我能胜过正身，说来别无什么机巧，一句话可言，那便是我道胜过他道！”

　　张衍略一琢磨，道：“道友之道，无论顽真自我，岂不是都是求己么？”

　　青圣正声道：“我之求己，却与他之求己不同，他心境不稳，对求己之道尚存疑惑，哪及我心之纯粹。两下相较，他自是弱我一筹。”

　　张衍听到这里，又有所悟，同时又想到一事，问道：“道友既是顽真，那么得以现身，是早有识意觉醒在前，还是生出那一刻前方才觉悟自我？”

　　他这是问到了顽真最为关键隐秘的地方了，青圣沉默许久，才道：“道友此问，我却无法回答，我只知正身一切，我亦知晓。”

　　张衍若有所思，又问一句，道：“既然如此，道友又如何知道，自己必是那顽真呢？而非是正身斩灭顽真后使得神思为之改换？”

　　青圣理所当然道：“这便是我与正身之差别了，若是正识，或许受得此扰，可我求道之心甚坚，一切挂碍我如不见，自不会有此迷惑。”

　　张衍点点头，青圣道心的确纯粹，认准道途后，就不会有丝毫动摇，所以迷茫自疑对他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可说我认定如此，那便就是如此，不是如此也是如此。虽这其人之道，可对他也不乏借鉴之用，他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如实相告。”

　　青圣还有一礼，道：“我近来已是寻得一枚造化残片，等道友过去此关之后，当登门造访。”

　　张衍不再多言，意识一转，回得正身之上，随后深思起来，神常道人是从心境入手，青圣之言，却比神常道人更进一步，直接是从道法之上入手，这等情形，像两人顽真一个是由心而生，一个则是映道显化，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动，感觉自己似是隐隐捕捉了一个关窍。

第三百四十五章 我自行道无旁碍

　　张衍想到的是，这两人顽真所出，皆是落在自身修行之中最为不稳的地方，此绝非偶然，因为只有自身最为薄弱的环节才最易被顽真突破的。

　　他由此也是想到，顽真对修道人来言应该不仅是一个劫关，或许也当是一个弥补自身缺漏的过程。

　　似如求己之辈，因为观注自身，由心意愿力推动道行，这过程之中自然而然会使自身应合大道，顽真之变，也是应此而来。

　　这非是修士修行上的障碍，实际修士是自家所求。

　　如那些不求上进，或是设法压住自身道行之人，则永不会遇得此关。

　　而自己弱处又是落在哪里？

　　相对同辈来说，他心境法力上可谓都无破绽，但世上无有完满之物，所以定然是有短板可寻的。

　　他稍作思忖，想到了一点。

　　不管是神常道人还是青圣，抑或是那朝萤，这几人都是在求己外求两道之中取一而行。

　　唯有他是两道同求，或者说无所谓道分两面。

　　他不知此前是否有人行过此道，但是现在，显然只有他一人这般修持。

　　由于无有同道道法可以借鉴，所以统合之中一定是有瑕疵的，这需要他在前行之时不断推演完善。

　　可放到这里，这明显就是一处短板了，故而这顽真很可能是从自身道法中来，且可能会碰上更为复杂的情况。

　　他对此并不后悔，因为这条路一旦被他走通，那么将是比任何一个同辈走得更远。

　　把这些考虑下来后，他大致理顺了此事，心中也是有了一个清晰思路。

　　下来只需按部就班抬升道行，再慢慢推演其中变化，待顽真到来之后，设法将之斩杀便是了。

　　心思一定，他又把意识沉入布须天中。

　　不知定持多久之后，眼见着功行即将到那真关之前，他心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丝警兆，立将心神退出，睁眼看去。

　　却见前方不知何时来了一名身着灰色道袍道人，看去浑身破破烂烂，面上没有五官，只是白面一张，身躯更是虚实难分，好似有一半映在虚寂之中。

　　他目光微闪，对方到此没有引动任何法力波荡不说，事先也没有任何征兆，足见功行高超，尤其厉害的是，此人往这里一站，外间倾压过来的诸多法力就不存在了，看去似被其排挤了出去。

　　他一振衣袖，立起身来，言道：“不知尊驾何人？来此何事？”

　　无面道人没有说话，只是传了一道意识过来，道：“望尊驾能够停下修持，不过那解真之关。”

　　张衍一挑眉，自己功行到何等地步，功行若是高深之人，倒是能从法力波荡之中当能察觉到，譬如他面见青圣时，后者就对他的来意有所察觉。可是看此人样子，倒似在此之前就知道此事了，若是这般，或许其人早就在关注他了。

　　他看了过去，道：“尊驾既要贫道如此做，那可否一说原由？”

　　无面道人沉默片刻，才传意过来道：“尊驾当知那侵害诸有之人。”

　　张衍微微点头。

　　无面道人继言道：“修士功行越高，此人出现的可能便越大，你若功成，那极有可能引动这一位存在提早到来，故需你不再修持，也好保全诸多同道。”

　　张衍听了，不由失笑道：“据贫道所知，这虚寂之中，功行胜我之人，不止一个，道友若是认为功行越高越是有碍，那么为何不去找他人，却是反过来找寻贫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无面道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道：“只问尊驾是否愿意停下？”

　　张衍目光微冷，若按照其人所言，自己修行增进，就会引动这一位存在到来，可他若不尽量提升道行，以期尽早主驭布须天，那么等到这一位存在真正显化出来时，自己将是毫无反抗之力。

　　无面道人之要求，是以他之利益成全其人之利。

　　更何况，这一位若是能说个原由究竟出来，那么他或许有所考虑，从中寻出一个妥善办法，不定还能借此看到一丝大道玄机，可现在只是一句话就要让他停下，那是绝然不可能的。

　　他目光看去，淡声道：“尊驾之言，请恕贫道无法答应。”

　　无面道人言道：“尊驾若是不愿，那我只好出手阻你。”

　　张衍淡笑一下，道：“贫道在此恭候。”

　　无面道人却是没有选择动手，而是身躯缓缓飘散不见。

　　张衍看着那身影消失之地，目光微凝，知道这不是此人避战，而是斗战已然开始了。

　　此人手段极为高明，就在到来之后，就已是把他对外感应全数遮绝，再也察觉不到其余同辈法力，直到眼下仍是如此，似整个虚寂之中只剩下自己一人。

　　这很可能还不是单独遮绝他一个，似神常道人等辈，肯定也同样无法感应到他，否则一定是会前来相援的。

　　不管是朝萤还是青圣，都未曾表现出过这等神通，这足以说明此人道行极高，恐怕超脱了自己以往所见过的任何一名同辈。

　　此人现在并未对他出手，这非在等他回心转意，而是避免与他正面相斗。

　　他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参悟解真之关，那么其人必然就会过来搅扰，这摆明了就是不让让他专注于修持。

　　最为险恶的是，由于遮绝了法力感应，他现在不知其人所在，故是连主动出战都难以做到。

　　其实他若是在与顽真相斗时受得外扰，并因此导致失败，这并无法阻住他功行提升，因为无论是他胜还是那顽真得胜，都一样会过去此关。

　　此人之所以这般做，目的是让他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没有哪个修士愿意自身被顽真所替。

　　也是因此，其人才事先显身出来，为得就是给予他压力，否则大可在他斩杀顽真之时出手。

　　他仔细思索下来，这人的确抓到了关节所在，除非他现在就能躲入布须天中，否则无法全然不顾其人威胁。

　　但是有一点此人恐怕没有料到。

　　过去顽真，虽有万般凶险，可放在他身上却未必如此。

　　他有一个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便是有残玉在手，在有了具体方向之后，可以事先进行推演，一次不成演化两次，两次不成演化三次，直至推演出一个可以顺利斩杀的步骤来。

　　不过这一回要是没有与神常、簪元，乃至青圣等人论道，他也无法这么快就寻到正路。可若是他自身道法领悟不深，那么就算得晓这些，也一样没有多大用处，两者都是不可或缺。

　　等到推演出可行之路来，那么只要心思持定，不受外扰，那么无面道人再出来没有什么用处了，除非其人愿意与他正面斗战，现在他坐拥布须天伟力，又有几件造化至宝在手，对于此倒是丝毫不惧。

　　他当即坐定下来，心意一沉，就已是入至残玉之中。

　　在虚寂难见之处，无面道人正看着张衍一举一动，却没有出来相扰，因为在他感应之中，张衍气机十分平稳，这说明并未在参悟功法，只是单纯定坐而已，唯有等到张衍有窥破解真之关的迹象，他才会有所动作。

　　张衍在残玉之中反复推算，难知过去多久后，心神才自里退出。

　　此刻他目中却流露出了一丝奇异光芒。

　　他已然是找到了过去解真之关的方法，于他眼下境界而言，只要找准了一次，那么就能完全重新演绎出来，并可做到分毫不差。

　　只是方才推演之中，他却发现自己所需面对的顽真并非一个，而竟是两个！自然，这并非是同时出现，而是在斩杀一个之后，方才会遇到另一个。

　　只是令他不解的是，顽真乃是驻世之痕所化，照理说当只有一个，那么第二个又是自何而来？

　　他思索了一下，忖道：“莫非这是前身之故？”

　　这是极有可能的，但他以为，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来源于力道之躯！

　　因为顽真由两个驻世之痕变化而出，那么就是说他自身眼下存在有两个短板，一个来自道法，这点并无疑问，还有一个，那极可能就落在了力道上。

　　只到底是否是这样，现在还无法证实，恐怕唯有等到力道功行达到这一步，方才有可能知晓真实。

　　不过得了此法，他心中已有定算，只是眼下却需试探一下，看自己如此做时方才会作出反应。

　　于是他心思一沉，试着参悟功行。

　　初时并没有什么动静，可随着他逐渐深入，却忽然感觉有一股磅礴法力自外袭来，他心下清楚，以对方本事，完全可以做到无声无息，可偏偏动静弄得这般之大，那就是为了搅扰自己。

　　他当即做出回应，法力向外一张，同时太一金珠骤然飞出，轰入对方法力之中，然而只是稍一接触，尚还未能分出强弱，对方法力却是消失无踪，好似他之力量落在了空处。

　　他收了法力回来，继续做出一副参悟模样，可那法力很快又来，于是再度停下。

　　下来每每开始不久，其人必然前来相扰，总之不叫他安稳定持。

　　在试过多次之后，他心下已是有数，只要自己把握好时机，足可在此人未能得以发动之前将顽真斩杀，而待此关一过，那么就是收拾此人的时候了！

第三百四十六章 斩破顽真两重天

　　张衍在那人法力再一次退去后，知晓其人隐遁到再次出击之中，当是会有一段间隔，若是按此推断，那么在此之前，他将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利用。

　　只是这也不排除对方是故意露出这等破绽，好等他落入进来。

　　所以他在斩杀顽真之前，该做得准备仍是该做。

　　在稍作筹备之后，他心神便就专注于内。

　　而这么一动，身上气机立时变得幽深起来。

　　无面道人马上察觉到了不妥，法力自虚无之中轰然涌出，可方至张衍身侧，就见他身上光华连闪，那宝杯与金铃同时跃出，那袭来法力不是退还回去，就是被吞夺入内。

　　然而那法力在一个停顿之后，居然就视两件法宝如无物，径自越了过去，直接往他身上压来。

　　张衍见到这一幕，心中不由一动，隐隐感觉到了什么，只现下斩杀顽真才是紧要，还不是理会这些的时候，而且不管那法力如何了得，方才终究是被迟滞了一下，这便给了他一线机会。

　　换了别人，在这等威胁之下，哪还敢再去斩杀顽真？可他经过反复推演，已知此中变化，只这一瞬安稳，对他来说已然足够了。

　　当即把意识遁去布须天中，浑浑荡荡之中，随着道行推进，终有一刻，忽觉神意之中一个恍惚，一个与他一般无二的身影蓦然映现出来。

　　见此景象，他知是缘法已至。

　　由于事先准备稳妥，这顽真无论是道法还是法力都是低落于他，故是此刻用不着任何花巧，只需直接以全部法力撞了上去便可！

　　霎时间，两股法力在此神意之中悍然相撞！

　　顽真所拥有的手段毕竟与他相同，现在便是处落下风，却也是章法齐备，丝毫不乱，并还隐隐含有反击之势。

　　可他占据了这一线优势，随着战局推进，那就可将此一点点积累起来，直至可以无限放大，除非当中出了差错才有可能被翻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莫说在残玉之中已是有过无数次推演，便是不曾，也不会出现这等疏忽。

　　可就算如此，他此番取胜也是不易。

　　在与顽真缠斗了不知多少万载后，他终是将之成功斩杀。

　　不过他并没有从神意之中退去，仍是凝神以待。

　　只是片刻之后，又是一个顽真显现出来。

　　这个顽真便不是他事先能以完全算定的，此神之显，更是以他此刻神中气机为映照，可以说是与他现下状态别无二致。

　　这里他无法在法力道法之上并不占据优势，但有一点是顽真所不具备的，因为通过推演，他准确知晓顽真什么时候出来，所以上一来就可以抢占先机。

　　两个手段神通相同之人相争，那么占据先机必然是可以占得上风的，只要能将此等形势一直设法维持下去，那么胜敌之望绝然不会小了。

　　这等方法，实则就是簪元道人斩杀顽真之法。

　　只是其人并不知道顽真什么时候出来，所以一直在神意之中排荡法力。

　　此法看去简单，但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行此举受不得任何外扰，万一有敌来袭，等再一次沉入神意中时，说不定顽真已在那里等着你了。所幸簪元道人那时有神常道人护法，故是无碍，也是因此，两人才成为可以相互托付的友盟，不过这里仍是有极大运气成分在内。

　　张衍这回则是通过推算得知，尤其是从斩杀第一个顽真开始，直到结束，所有过程不能与推算之中有丝毫不同，不然就会导致结果不一样，好在这一切都按照他事先布划进行着。

　　这一回双方纠缠更长，彼此法力都是无穷无尽，到了最后，到底用去多久已然无法计数，张衍靠着先手优势，最终将这一个顽真也是斩灭。

　　此间一定，他心神立便自里退了出来。

　　神意之中无论斗法多少长远，放到外间也只是一瞬，可就是这一瞬，便已是另一番天地！

　　此时此刻，对方袭来法力方才到得面前，他目光泛起利芒，心意一转，周身法力轰然动荡，便大举迎上！

　　在无面道人感应之中。张衍气机猛然高涨，无论道行法力，都是大大抬升了一截，正是因为斩杀了顽真之后，弥补了自身缺漏，才会有此变化。

　　他一感气机，顿便知晓，张衍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已然过去解真之关，今番来此，他就是为阻止此事，可现在张衍既已功成，那么再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法力一转，如落潮一般消没退去。

　　张衍见此，法力一转，眼目之中有清光乍现，霎时照亮虚寂，此时他与方才已是大为不同，感应之中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这时注意一观之下，便就见得一团虚影，他自是不会客气，心意一转，太一金珠轰然打落。

　　无面道人受此一击，身外法力立起波荡，也被迫从虚隐之中退了出来，可是当太一金珠再度砸落时，此宝居然从其身上穿了过去。

　　张衍方才见过其人这等段手段后，知晓法宝恐怕对其无用，不过他心中早有数，这回打出太一金珠，只为牵制其人，并非未了克敌，现下见此，立刻动用了后手，心意一动，布须天伟力立被引动，轰然覆压而来！

　　无面道人本想就此隐没而去，可是这一次却没有能够躲避了去，布须天伟力一下，居然无法将排开，顿被困入其中。其人有些意外，但也知晓自己是逃不掉了，索性不去挣扎，抬头看张衍一眼，道：“尊驾过去此关，那人用不了多久便将到来，你又拿何去阻？”

　　张衍淡笑一声，负袖言道：“此人若来，安知是他灭我，而非是我灭他？”此言一出，身后玄气飘扬，随后源源不断的伟力汹涌而上。

　　他在过去解真之关，感觉驾驭布须天伟力更是容易了，面前这无面道人虽不是宝灵，无法吞夺，但他可以将其人困压在此，不令其解脱出去。

　　只是这个时候，他却发现了一丝异样。

　　那无面道人在布须天伟力侵压之下，身形渐渐黯淡破散，法力在一点点消失，最后整个人徐徐飘散而去，只留下一张破裂面具飘荡在那里。

　　张衍目光变得幽深了几分，他伸手一拿，将那面具拿了过来，看有片刻，便就能够断定，对方并非是真正的修道人，而应该是某个大能将自身执念寄托在了此物之上，其能显化，并能与他放对，当是借助了这东西。

　　或许此物也与自造化之精有关，现被布须天伟力一浸，再加上阻止自己之事已然失败，执念不存，也是就此消散了。

　　无面道人这一败落，周围法力波荡再度清晰起来。

　　张衍将那面具收起，转目一见，见神常童子仍是在那里，不过正在酣睡之中，似对方才之事毫无所觉。

　　几个呼吸之后，却有两道熟悉法力传来，随后神常道人和簪元道人俱是现身出来。

　　簪元道人看了看四下，打个稽首道：“道友方才见得你法力被遮断片刻，不知是何缘由？”

　　张衍回道：“贫道方才修行之际，有一人前来相扰，两位所感，便是其人所为。”他将方才之事简略说了下。

　　神常道人神情凝肃，道：“要如道友这般说，此人只是一缕执念到此，那很可能功行比我等俱要高明。”

　　簪元道人沉吟一下，道：“此人非是正身寻来，这或许是有所限碍，也或许其人已入永寂，只有这么一个执念留在虚寂之中。”

　　神常道人似是想到了什么，寻思一阵，方才抬头道：“那人说张道友法力精进之后会引动那位存在，或许并非针对道友一人，而是此人所执道念与我辈不同。”

　　张衍道：“这如何说？”

　　神常道人言：“曾有人以为，那一位存在乃是由于我辈功行提升，并指向大道，触碰无名，方才将之引动出来，而若是所有炼神维持眼下，道行功行不再变动，那么此人也就不会出现了，”他此时顿了一顿，道：“我观道友气机有异，是否已是过了解真之关了？”

　　张衍点首道：“与诸位一番交谈之后，贫道心有所得，才得以过去此关。”

　　神常道人尽管已是猜到，可还是忍不住心下一震，因为张衍分明就是在外敌威逼之下斩杀顽真的，这等能耐，着实令人惊叹。

　　他稍稍平定了一下心绪，才道：“也难怪那人寻来，以道友之能，不定当真能寻觅到那大道之门，这般在其等眼中，就极易引动那位存在到来了。”

　　张衍心下摇头，按照他的想法，遇到大敌，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就算躲避，也是为了暂时保全自己，长远还是以消灭敌手为目的，现在此辈居然认为唯有克制自身功行才能避过大敌，且自己如此做还罢了，偏还仗着功行阻碍同道之路，当是他所见过最为顽固保守的修道人了。

　　神常道人提醒道：“道友千万不能大意，此辈不达目的不会罢休，这回虽是执念寄托被道友击散，可未必不会再有人到来。”

　　张衍也是点头，现在他过了解真之关，下来就可开辟定世，遮去自身法力，如此对方就是想找他没有那么容易了，况且在定世之中，他守御之能将会更胜以往，便那人正身找了过来，也不见得能拿他如何了。

第三百四十七章 神存定世不入寂

　　神常、簪元二人在此与张衍谈论了一会儿，认为还需防备此人再来，只是此人有遮绝法力之能，这就等于断绝了他们彼此联手的可能。

　　要是此人还有执念寄托在虚寂之中，下一次来找得不是张衍，而是他们二人，那却未必能够抵挡的住。故是需要一个办法，便不能打破这等拘束，也不能没有任何反击之能。

　　张衍考虑了一下，却是有了一个主意，他手掌一摊开，牵出两缕自身祭炼过的布须天伟力，分别化作两枚玉符，道：“两位可将此物携于身侧，若此人再来，贫道便可借此相助二位。”

　　神常、簪元二人身上只要带着这东西，那么他就可由此追索到两人存身所在，而并不需要感应两者气机法力了，便是来敌作法隔绝也没有用处了。

　　而有了此物，其人下一次要是继续派遣执念分身到此，那休想能拿他们如何。

　　因为此等分身寄托之宝通常都会与造化之精有关，若不属此类，通常没有办法承载炼神大能意识的，可在方才斗战中已被证明，单独这等物事轻易就可被布须天伟力克制。

　　唯一需担心的，是对方正身前来。

　　不过布须天伟力本身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哪怕只有这一缕伟力在两人身边，就能以此牵引来更多，只是这里仍是需要他亲自施为。

　　神常、簪元二人不知此是何物，可见张衍没有解释，他们也就没有追问，各是将玉珠收了下来。因见这里已是无事，两人谢过之后，便就出言告辞。

　　神常道人却比簪元道人稍稍滞后了一步，待后者先是离去后，他回头转头道：“道友，在下方才于心中推算了一次，那一位存在的确有稍稍提早的迹象，可见那无面道人的说法也并非全是乱言，道友千万莫要大意。”言毕，他打一个稽首，便就遁身离去。

　　张衍眼神幽深，他心中清楚，那无面道人所言自不可能是胡言乱语，因为在其认定此事之后，此事就已然具备了某种真实，更何况，现在神常道人等人心中对此也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信，至少没有完全否定。

　　这就导致了哪怕本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一个又一个炼士大能陆续相信，那么便会慢慢转向真实，而这反过来又会推动此事。

　　就如他现在，先前无法察觉到那一位存在，可现在却是模模糊糊有所感应了。

　　这很可能不仅仅是他功行提升的缘故，而是同道皆是如此认为之后，使得这说法进一步变为了事实。

　　除非他有办法扭转所有同辈的认知，才可能改变这等局面，可若有这等能耐，那也不用顾忌此人了。

　　他仔细想下来，眼下按照无面道人的说法，功行越高，越易引动那位存在，那么最为合情理情况，应该就是那存在不会允许有功行高过自己之人出现，不然其再出来也就没有意义了。而当有某位修士的道行逐渐接近那个存在时，或许就是其出来之时了。

　　可不管如何，既无法阻止此人到来，那就只能选择面对，退缩保守是绝然不对的，这是将选择权主动送给了对手。

　　正思索时，他感得有阵阵法力波荡传至，知晓又有客人来了。

　　抬目一看，便见两名道人联袂而来，正是那全道二人。

　　这两人本在参悟大道，只是忽然察觉到张衍法力有淡去藏匿的迹象，立时意识到这是过去顽真之兆。二人此刻同样遭受那一位存在的威胁，在得知布须天的存在后，也极想托庇入中，可看张衍这般情形，下来分明就是要开辟定世了，此刻若不见上一面，待得功成，那就很难再找到他了，故是急忙找寻了过来。

　　立于左侧那道人上来打个稽首，言道：“却要恭贺道友过去解真之关。”以往他们面对张衍时十分矜持，现在后者道行却要高过他们，态度却是为之一变。

　　张衍笑了一笑，还有一礼，随后道：“两位此回来寻贫道，却不知是为何事？”

　　右侧那道人沉默一下，坦言道：“我等也不瞒道友，因受那一位存在威胁，一直在找寻退路，只是至今未曾寻到这等地界，后来从别处隐约得知，道友这里似有可以托庇之所在，此回来见道友，便想问上一句，若那位到来，可否放我等也是入内躲避？”

　　左首那道人言：“若是道友应允，我等可将手中造化残片俱是交托道友。”

　　张衍心下一思，对于造化残片他倒是并不如何在意，不过将来终究是要与那位存在对上的，那么友盟自是越多越好，只这里前提，是他能主驭布须天，在没有达成这个目的之前，他是不会放人进来的。于是道：“贫道现下还无法答应两位，但若到时机到来，自会给两位一个准确回言。”

　　两人一听，心下一喜，张衍此时法力更在他们之上，便是回绝，他们也无可奈何，能有这么一句话已是不错了，当下稽首称谢。

　　张衍此刻想起一事，见两人在此，却正好一问，道：“两位可知，那曜汉等几人去了何处？”

　　左手那道人言道：“我等亦是疑惑，本来一直盯着此辈，可却是骤然不见了影踪，私下揣测，其等当是去往了某地，只是暂且推算不出，不是有道行高深的同道庇佑，那就是躲入了什么界地之中。”

　　张衍点点头，这与他心中猜测相符，口中则道：“贫道这里尚还有事，便就不留二位了。”

　　两人见此，也是知趣，当下稽首告辞离去。

　　张衍送走二人，把心神一按，便就坐定下来。

　　在过去解真之关后，他不但彻底消去驻世之痕，也是弥补了现今存在的短板。只是随着他功行提升，就会出现新的缺漏，这是永远也无法补全的，可也是这样，道行才能有所进境。此中最大收获，还是他法力道行都是大为提升，这才是他能够开辟定世的倚仗。

　　他心意一转，本来张扬在外的法力缓缓收敛，而所有与自己对抗的法力渐渐变得微弱起来。这并不是说这些法力不再往此处来了，而是在他意志之下使其永无法触及自己，也即是言，他收聚之势超过了同辈扩张之势。

　　这是斩杀顽真之前无法做到的，因为这本身就需要更为强横的法力，也只有如此，方才能摆脱诸多同辈，进而成全自我。

　　因为避开了诸多法力的牵扯，许久之后，他自身法力似乎已然从虚寂之中消去不见了。

　　当然，这并不是真正消失，若是那样，那就与诸般现世隔绝，彻底陷入永寂之中了，他此刻只是无限接近于此，而法力退去越深，与诸多同辈相隔越远，所开辟的定世越是让人无法寻到。

　　只是这里同样是有凶险的，要是稍不注意，就很可能陷入进去，导致再也无法回至虚寂之中。

　　张衍对此已是做过推演，心中早是有数，随着不断深入下去，他在感应得自身已到极限之时，神意一顿，霎时停驻在此，与此同时，一个如玉茧一般的定世猛然张开，内中清光蒙蒙，须臾便演化出天地宇宙，日月星辰。

　　他稍稍一感，发现只要身在此中，那么自身就只与此世牵连，而其他现世俱是失去了感应，这就保证了自己既不入永寂，又不与其余同辈对抗，就好像身处在了两者间隙之中。

　　这也难怪外人很难找寻到他人定世所在，因为只要他这御主不曾出去，那么等于同辈来说，他就是不存在的。

　　可这终究是有痕迹的，似如那位存在若是到来，那就一定可以找到定世所在，否则开辟定世的炼神大能也就不必这么急切找寻托庇之地了，唯有尽快主驭布须，方能真正保得稳妥。

　　这时他稍一沉吟，一探手，却是将那面具再度拿了出来，却是想着凭着那微弱牵连，试着找寻那无面道人来处。

　　先前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还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现在定世已然开辟，便其人再来，也是不惧了。

　　他神意一起，便跟随着那缕因果牵连，溯源而去，不久之后，他便看到了一处所在。

　　那是一处镜湖，不知大有几许，看着像是凭空嵌在虚寂之中，可无论怎么看，也只能看到其中对着自己的一面，而无法得见背面。

　　到此之后，所有因果牵扯全数断绝，源头无疑就在这里。

　　他现在可以确认，此人的确不在虚寂之中，否则他也无法这般顺利找到这里。

　　此刻他试着探查了一下，可发现无论是法力还是气机都无法窥探内中情形。心中一思，认为这当也是一个类似托庇之地的所在。无面道人虽会阻止其他人道行增进，但不见得此人一定会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当也会找寻退路的，很可能就是这里了。

　　在深深看了这里一眼后，他意识就退回到了正身之中，随后目光往自身背后那现世望去，顷刻间，一缕意识便已往玄渊天沉落而去。

第三百四十八章 道音传世万空清

　　张衍这意识沉落到清寰宫内，心中便就是察觉到了一丝异样，仿佛这个天地之中有什么东西与现世并不相容，这就好像一粒尘埃落在无暇白璧之上。

　　他不由循此看去，忽然发现那好像是几处在现世之内却又不同于现世的所在，可随着他观注到那里，此处却又倏忽隐去，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再怎么找寻也是不见踪迹。

　　这等情形他倒是有几分熟悉，就好像那玄石不受外力倾注，只要稍有意念追寻，就会自行躲避。

　　他中寻思了一下，莫非这就是那真正浑天之所在么？

　　这是有可能的，以往无法寻觅，恐怕是因为道行尚弱。

　　他先前曾有所猜测，门中历代祖师很可能就是飞升去了此间，心中一想到此事，他不由也是来了些兴趣，当即拿捏法诀，试着推算了一下。

　　以往他无论怎么查探，这里都是空白一片，可这一回却是有了收获。

　　过去不久，他便见得，其中有一处地界若隐若现，大约也就是两三年内，其会与自身所在的现世有一个交汇，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得以被他这般轻易感知到。

　　到了那时，只要有一大能修士设法破开关门，就可寻机而入。

　　他不由精神一振，随着继续下推演，却发现此事实际上极有可能是会错过的。

　　因为未来有无穷变数，若是有外力影响，或是布须天有什么变动，导致玄石提前出世，就会使此偏离他现下推演，那么那这一处地界就不会再出现了。

　　偏偏他还不能去主动参与其中，否则演化就会被搅乱，所以这里只能选择顺其自然。

　　他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也不必去强求，既然道行增进就能有所见，那么等到自己主驭布须天后，想来当就可以窥见此中玄异了。

　　于是把心思一收，看向现世诸天。

　　原来为了防备被曜汉老祖等人牵扯到因果，并以此寻到布须天，所以他便是道功已成，除了寥寥几人外，却并不曾与师门乃至门下弟子言说此事。现在莫说这三人已是失踪不见，便是还在，他凭借一身功行与手中法宝也不难压住此辈，所以已是再无威胁。

　　而今他拒敌于世门之外，又斩却自身顽真，正当宣昭道法，气布天地，明告现世众生，诸常诸有当以我御，万空万界当由我主！

　　这一念起来，清寰宫中顿有磬钟大响，悠远浑厚之声霎时传遍诸天万界，举凡世上生灵，无不有闻。

　　无人告知他们，却自然而然知晓发生了何事，诸空之中有一位大能已然超脱万世之上。

　　随着那钟磬之声一阵阵而来，却是化作了一缕飘渺道音，而此时闻得之人，都是感觉似有无穷妙理跃入自身神魂深处，不知不觉便沉浸进去。

　　他们没来由的明白，此是太上道祖因为身出于这方世界，生感造化之德，而今摘得道果，便以此还赐众生。

　　然而大道之门，终究还可看缘法。

　　无缘之人纵然听得，也是转瞬忘却，事后追觅，却再不得其门而入，有缘之人则是激动惊栗不已，生出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感。

　　此刻余寰诸天之内，旦易、乙道人乃至傅青名等人都是不约听得这大道章法。

　　在万阙道人另辟一天时，他们对张衍道行已然有所猜测，只是这结果实在太过惊人，仍是不敢相信，现在无疑能够确定此事。

　　旦易感受着那传递下来的大道妙法，只却感觉这里面玄妙委实难以穷尽，前面还好说，可是随着深入下去，很快他也感觉难以听得明白了。

　　不过他很快发现，自己竟是可以借此妙道，继而推演前路道途。

　　见得如此，他立刻试着推算起来，看自身是否有望成道。

　　可这一番算了下来，结果却是自身功行有缺，特别法力之上尤其薄弱，根本无力打破顽世，遑论无法推开那扇门户了。

　　虽早猜到是这般，可在明确知晓自身无望之后，他也是遗憾一叹，而心思一绝，耳畔便再无有了任何声响。

　　傅青名与乙道人二人此刻也是在那里仔细聆听这渺渺之声，不过两人因为一个再无心攀登上境，一个早断绝了大道之念，反倒没有这些烦恼，只是一味沉浸于大道之理中，好在这些都是由张衍有意传扬出来，故是如何听也不会迷失其中，至多事后将之忘却。

　　溟沧派，上极殿中。

　　齐云天负手站在殿台之上，听着宏大磬钟之声，仿若得闻道音，久久不动，半晌，他感叹道：“渡真殿主证得上境，乃我溟沧派之大幸，掌门师祖不在，我当亲去拜贺，我不在时，瀛岳你替我留意师门之事，若有难决之事，可待我回来再言。”

　　侍立在他身后乃是门下大弟子关瀛岳，其躬身一拜，言道：“弟子恭领法旨。”

　　还真观，无边雷池之中。张蓁本在定持，忽然听得此声，明眸睁开，看去天中，别人只闻道音，她却从中听得一股亲切之感，不由轻轻一叹，既是欣喜又是惊叹，“兄长终是走到了那一步，不过以兄长之心胸气魄，这却也不难想到。”

　　张衍此刻则坐于大殿之中深思，他以钟磬之声演化道音，等若是给了诸天万界的生人一场点化，炼神大能亲以施为，此辈所得好处当是不可计量。

　　诸天之中，不知多少生灵得了缘法，未来有了入道可能。而已然开始修持之人，修道前路也是为之一阔。

　　此等举动他先前并没有经过思量，而是心中忽然有感，认为如此做对自己有利，故是顺手为之。

　　然而回头细想，却不知此般作为应在何处。

　　因为看起来，无论世上生灵如何演化，都对他无有妨碍。甚至这方现世若不是连通布须天，等到时河流尽，恐怕就会彻底消散了。

　　那么这或许仍是与布须天有观？

　　他见眼下一时寻不到答案，也就不去追究。

　　三天之后，那钟磬之声终是缓缓弱去，渐至不闻。

　　景游入殿来禀，道：“老爷，几位上真前来拜贺，正在殿外等候。”

　　张衍道：“唤他们进来。”

　　不一会儿，刘雁依、魏子宏、元景清等已是斩去凡身的弟子来至大殿之上，他们见自家恩师坐于玉台之上，顶上有玄云腾起，盖如穹霄，身后五色光辉映透寰宇，渺渺难见气形，俱是上来一拜，道：“弟子拜见恩师，恭贺恩师功入上境，道主太上。”

　　张衍微微一笑，便唤了他们起身。

　　由于虚寂之中种种变动，几与现世无碍，所以尽管他已是斩破顽真，可此世之中实际并未过去多久，是以诸弟子功行增进不大，但毕竟是他门下亲传，所以几人先前与闻道音，却是各有领悟。

　　他各是提点几句，心意一动，便见几枚法符飘下，落入下面弟子手中，道：“为师虽见登境，可大道无涯，需时时警惕自审，此是为师所炼，若遇危急之事，借此物可遁去一处庇佑所在。”

　　三名弟子得了此物，都是拜谢师恩，便将之收好。

　　张衍看向刘雁依，道：“为师已是算过，百载之内，采薇、采婷当有入道缘法，你身为师门下大弟子，当稍以留意。”

　　刘雁依盈盈一拜，道：“弟子记下了，届时会亲去接引两位师妹，回得恩师座下。”

　　张衍又对魏子宏和元景清二人各是宽勉几句，并准其留在清寰宫中修持，随后便先令他们退下了。

　　到了第二日，旦易三人都是前来拜贺。以往他们都是神意传言，可现在张衍道成，却是不可如此了，为示郑重，都是亲身前来。

　　虽他们无法登攀大道，可对上境是风光也是心慕不已，待入殿拜贺过后，都是忍不住问及那炼神之事。

　　张衍微微一笑，道：“不入此境，难知其理，可贫道便是在此开口明言，妙释诸般法门，却也无法入得诸位之耳。”

　　三人都是若有所思。

　　旦易这时问道：“敢问清寰宫主，可曾见得同道么？”

　　张衍笑了一笑，却是摇头不言。

　　并非他不愿告知，而此世之人只要知晓了某一位太上名号，那么其意识分身就有可能从其等神中显化出来。

　　要是如神常、簪元那等友盟还好说，可要是曜汉老祖乃至青圣等辈，那等若是纵敌入内了。

　　他虽没有明言，可以旦易功行，却不难感觉到这一点，知是问了不该问之事，忙是打个稽首，歉然道：“是在下冒失了。”

　　张衍一笑，道一声无碍。

　　三人唯恐打扰他修行，故也未有在此久留，很快就告辞离去。

　　下来时日内，齐云天还有各大派掌门皆是陆续前来拜贺，待一切平息，已是半载之后。

　　张衍意识并不曾离去，而是坐定于清寰宫中，他是在等待那一处所在到来，在感应之中，其与此方现世已然愈发挨近了。

　　如此等有两载，忽然天宇之外有动静传至，此便好似星辰坠落世间，他从定中醒来，稍作推算，目光一闪，伸指一点，霎时间，便有一扇门户在眼前缓缓打开。

第三百四十九章 风光不透浑世关

　　张衍试着意念往那门户之中顾落，却发现没法看到里间情形，这无疑就是同辈手段了。

　　现在虽他已是贯通了两界，可在感应之中，对面那个界域与布须天之间好若有一根细线牵引，要是稍不留神，难保又会消失不见，所以他就没有在外盘恒过多，意识一动，就化一道虚影分身入去其中。

　　身一至内，入目所见，却是一团团飘渺云雾，动静无常，聚散无形，而除此之外，却是别无他物。

　　他感应了一下，这个天地尤为奇异，化合无形，仿佛一切都在变动之中，可若仔细去看，还是有一定迹象可寻的，随着他深入注视，渐渐辨识出一个形状来。

　　见到此景，他已然有了一个猜测，略一沉吟，伸出手去，就将面前云雾拔开。

　　这云雾也非比一般，内有乾坤内藏，要是有现世生灵在不知情的状况被卷入此中，那么只会在此物之中轮转，以为内中世界方才是此间真正景象，就算真阳修士在，也未必能够的分辨的出来。

　　不过他乃是杀灭顽真的炼神修士，自然一眼便就窥破了。

　　没了这些阻碍，此世很快显露出了里间真容。

　　他面前好似展开一副色泽绚烂的画卷，无数飘渺云岳浮于半空之中，七彩花瓣飞舞腾空，虹桥飞驾，白瀑飞沫，仙音绕耳，风风韵韵，烟纱也似的薄雾之中，一条条长龙在里间出入遨游，正在那里嬉戏玩乐。

　　他目光扫过，这里虽也有其余生灵，但毫无疑问，这些龙种才是此间之主。

　　就在这时，他感受到了一股异样气机，抬头望去重天之上，目光不断往里深入，很快就看见了悬浮在那里的一只晶玉龙睛。

　　只是一眼，他便知晓了这东西的作用，这是用来隔绝大能推算观望的。

　　当然，他若强行施为，也是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可对方既然将此物摆在这里，那已是表明了自身并不喜欢被外人窥探，而他来此只是探访，并不准备做那恶客，自然也就不必要如此做了。

　　这时那浮岳之中，有两条稍有道行的大龙似察觉到了他的到来，在云中一转，各是变化为了人身，一个乃是挺拔男子，金袍高冠，貌相堂堂，另一个清秀少女之貌，葛麻之衣着身，不施粉黛，看去甚是朴素。

　　两人有些不安地来到张衍跟前，躬身一拜，礼敬道：“不知是哪一位道祖到此？我等失迎，望乞道祖恕罪。”

　　张衍看他们一眼，笑道：“你等能猜到贫道身份，道行也是不浅了，不知这一处地界如何称呼，你们又是哪一位同道门下了？”

　　那男子赶忙道：“回这位道祖之言，此处无有称呼，这里生灵，生来只知天地，我辈皆是祖圣子嗣。”说到这里，他有些为难了，“至于祖圣之名，我等后辈也是不知。”

　　“祖圣么？”

　　张衍沉吟一下，能被称为祖圣的，那当是某一族类的血脉源头了，而龙种之中有这等称呼之人，无疑就是龙祖了。

　　他曾有过判断，诸天龙种，当有一个共有源头，只是一直未能证实，也不知是否就是这一位。

　　他问道：“未知贵祖今又何在？”

　　那男子回道：“祖圣早不在此处，离去久矣。我等这些小辈，也是从未见过，只是每有长辈到了大限，就会被祖圣接引而去。”

　　张衍听到这个，兴趣不由多了几分。

　　他到来此地，本是看是否能找寻师门那些飞升前去的先辈，只是未想，此间乃是龙种之地，却与他之前所想不太一样。

　　但他也没觉得如何失望，因为当他意识回来现世之中，曾隐隐感觉到了几处浑天，这里面还不排除他未曾看到的，过去溟沧派飞升之人很可能就落在其中某一处。

　　而且这处地界与那几处可谓十分相似，那彼此间说不定是有什么关联的。

　　现在言说，居然还可被接引离去，那无疑就多了一个可以探寻的去处。

　　他道：“除了贫道之外，不知这里可有外客到访么？”

　　那男子摇头道：“自那些长辈被接引而去后，我二人已是此间最为年长，而我等自有识忆以来，就从未见过有外人到此，倒是早前曾有一位先辈说过要出外访友，也不知他是如何出去的，只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未见过其影踪了。”

　　或许是这二人也没什么心机，也或许是知晓他炼神大能的威能，对他几乎是有问必答，也没有什么隐瞒。

　　张衍听了，稍作思忖，这里可以看做是一处寄生在布须天中的现世，照理说不到炼神之境，想要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要说龙祖有此功行，他是相信的，可听这二人言语，离去的当只是寻常一名先辈而已，那么应该是有什么办法去到别地，譬如借助什么宝物，或者等那两界交汇之时，去到布须天中。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浑天之间自有牵连，或许能够借此去到别处所在。

　　这时站在那男子身旁少女轻声道：“我等识见浅陋，道祖若有什么疑问，不妨去问世祖，他老人见或可回答。”

　　那男子也似想起了什么，道：“对对，世祖当都是知晓。”

　　张衍望天中看有一眼，道：“两位所言世祖，可是这天地之龙么？”

　　少女道：“正是，世祖乃是祖圣之子，此方天地就是世祖化身。”

　　张衍微微点头，他方才已是看出，这方天地本身就是一条大龙身躯所化，那高悬龙睛便是其眼目，只是寻常人怕是望不见，也无法与之对言。

　　他道：“多谢两位告知。”

　　言毕，意识一转，霎时来至一头大龙面前，后者本在沉睡之中，此刻感得气机近前，忽而惊醒过来，眨眼间，一缕云气变化出一个布衣长须的中年道人，稽首道：“请恕在下无礼，不知这位太上到此。”

　　张衍从其言语之中就可看出，这一位的确是有见识的，道：“此却无碍，不知道友如何称呼？”

　　中年道人连呼不敢，道：“太上面前，安敢僭称同道？太上称呼在下守壤便是。”

　　张衍笑道：“贫道听闻尊驾出身不凡，想来能知许多事？”

　　守壤迟疑一下，小心翼翼道：“不知太上想问什么？”

　　张衍微微一顿，道：“不知尊驾可曾听过太冥祖师之名？”

　　守壤想了一想，摇头道：“回禀太上，在下不曾听闻这一名号。”

　　张衍目光微闪，他现在照见真由，此人所言虽然不是虚言，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在说及祖师之名时，守壤某一段识忆竟是莫名不见，这说明其先前当是知道一些些事，至少也是听闻过的，只是在他问及此事之后，却又将此忘却了。

　　这般看来，恐怕凡是涉及到他这等层次的问题，此人恐都无法回答，那么再继续下去，也是问不出什么来了。

　　他点头道：“原来尊驾也是不知，此番打扰了。”

　　守壤慌忙道：“不敢，太上言重，”他稍稍一个迟疑，“在下方才忽然想起，我父离去时曾有言，将来若有外客到此，问及在下不明之事，可请留下，等机缘一到，自有交代。”

　　张衍一思，这应该非是那位龙祖算到他会来此，而是知晓来此之人会问及何事，由此可以想及，这处浑天乃至其余类似之地，肯定是牵扯到了什么重要事机。

　　这里与现世的门户虽是贯通，可等他离去后，就会再度断开牵连，所以等他下次再要到此，那不知要等到何时了，要是这意识留在这里，或能得晓答案。

　　可他并不准备如此做。

　　虚寂之中尚还因为道念不同纷争不停，更何况现在他并不知这位龙祖底细，今次他只是来此试着探询，没有必要与之牵连太深。

　　而且他先前已是推算过了，大约在百年之后，当有另一个浑天与现世相接，大可等到那时，再往那处一观。

　　他与守壤道一声告辞，摆了摆袖，就自这处浑天之内退了出来。

　　虚身才一自里回来，便见那门户轰然合闭，再是一感，那处所在已然无踪，分明是离了布须天而去。

　　他心思一转，这处界域本身非是定世，照理转瞬即逝，可其却能在离开布须天后长存下来，要么就是设置下来他尚不曾知晓的手段，要么就在离开布须天后，又去到了其余类似布须天的所在，要是以此为推断，那就十分有意思了。

　　只是受此启发，他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个念头，自己是否也能造出这一方地界来？

　　他思索一番下来，认为虽无法做到完全一样，但是类似所在，却是可以做到的，只需在定世与布须天之间升起一方形如浑天之所在，在两世之间往来而行，就可成为一个绝好避劫之地，若有朝一日，现世受外来大能侵压，门人弟子乃至同道宗门也可躲入其中。

　　这非是他思虑过甚，而是那位有倾灭诸有之能的存在到底有何本事谁也不知，其就算无法直接进入布须天，可侵入这方现世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故是他有必要提前做好布划。

第三百五十章 化变界天收旧容

　　张衍有了这想法后，先是推算了一下，随即便决定予以实施。

　　意识一转，先是入得那定世之中。

　　他是修道人出身，神常、朝萤那等宝灵因从未曾经历过人世，所以自身定世乃是沉闷僵死的模样，而他这里却与寻常现世并无两样，这里亦有山川秀国，亦有草木禽兽，不过此间生灵与别处不同的是，俱是淡去了生死，自生出那一刻起便就被定在了那一瞬。

　　他随手截了一道气机而来，旋即又取来一丝布须天之伟力，起得法力，令之相合相融，而后心意一托，霎时举得一方天域出来，此可在两世之间往来游移，可谓既与布须合，又与布须离，与那浑天所在已是有些类同了。

　　做得此事后，他又伸出手来，对着自己成就炼神之时所开辟的那方现世一点，霎时开得一扇两界门户出来。

　　这处现世因时时刻刻受他法力维系，倒还没有崩消瓦解，可没有与布须天这等造化精蕴之地相连，终究是要走向消亡的。

　　此中纨光等侍剑弟子，总算也是曾是他座下门人，且在三家争世之时立下了不少功劳，若令其随同现世消亡，却也待其不公，故他准备接引其等入至此中，只要此世不灭，便可得享福泽。

　　纨光等人本来正在离忘山中修道，只觉天中一股宏大意念传下，当即明了自己需做何事，他与其余侍剑弟子一道，与离忘山中门人弟子交代了一声，便往天中遁走，少顷，便见得一座界门在前，方有渡去的念头升起，就觉一个恍惚，已然来到了另一方天地内。

　　张衍见他们入至其中，再传一道法谕下去，令其在此间开辟洞府，便不再多看，神意又回至清寰宫中，随后试着推算，看此世在外力侵压之下会否暴露出来。

　　正演算之时，景游入殿来报道：“老爷，张上真来访。”

　　张衍点首言道：“唤她进来就是。”

　　少歇，张蓁入得大殿，对着座上万福一礼，道：“兄长安好，小妹恭祝兄长功成上境。”

　　张衍起手虚虚一托，笑言道：“小妹不必多礼，且坐下说话吧。”

　　张蓁手抚袍袖，在旁落座下来。

　　两兄妹先是叙过别情，随后张蓁轻声道：“小妹这里有一事告知兄长，当年九洲大小诸派随兄长去至山海界，小妹前不久以因果之法推演，意外见得有不少人乃是二兄后人，便从中择一弟子，收入了门下，兄长可有什么要交代么？”

　　张衍笑了一笑，道：“为兄并无交代，由小妹看着处置就了。”他看了张蓁一眼，问道：“我观小妹，似有心事？”

　　张蓁也未隐瞒，轻轻点首道：“瞒不过兄长。”

　　她老师庞芸襄在转生之前，曾反复叮嘱，要她设法她光大师门。

　　她可以说是做到了，但也可说没做到。

　　她如今道行已然胜过祖师，在她苦心经营之下，如今还真观俨然已是大派格局，当说是除了四大派之外，最为强盛的门派之一了。

　　可是同样，四大派，却也比以往更是兴盛了。

　　这便是底蕴之差距，譬如湖海与汪洋之比，同样机会之下，大派所得却是更多。

　　其中最令她最放不下的，还是还真观之中至今为止，只她一人达到了凡蜕层次，且底下那些后辈弟子，无有一个有成就此境之望，若是宗门未来顿步于此，那么只会与四大派相距越来越远，且随着时间推移，其余门派也终究是会赶上来的。

　　张衍能够看出她心中所虑，笑道：“还真观之差，不外是功法罢了，小妹若是有意，为兄可赠一门功法与你。”

　　张蓁认真道：“小妹明白，这对兄长来说只是随手而为之事，小妹并不矫情，若能得兄长相助，那自是极好，可小妹也知，凡事有因，必有落果，上次已是承了兄长之情，还不知何时能还，兄长早是跳出世间，与此并无妨碍，可小妹需为宗门着想，况且还真观若修了外功，那也不是还真观了，故只能多谢兄长好意了。”

　　张衍欣然点首道：“你能明此理，却是道悟已深，那诸派之盛，也非凭空得来，乃是得享前人遗泽，而今还真之盛，远胜往昔，你早已超迈前人，又何必气沮？等你功行再进，便可得以永寿，只要为兄尚在，就可庇佑得这方天地生灵安稳，你只需持道而行，道心不移，那终能有所见。”

　　张蓁一思，离席而起，对座上一福，道：“小妹多谢兄长指点。”

　　昆始洲陆，刘雁依坐于洞府之内，正默察玄机。

　　自得了张衍吩咐后，正自留意汪采薇、汪采婷两位师妹的转世之身。

　　实际之前便无嘱托，她对这两位同门师妹也时不时加以留心，只是无有入道资质，徒然入门，也并无好处，故是需等待一个合适缘法。

　　汪氏姐妹二人最早落生在九城之中，可是转了这么多世下来，早已不在此间了。

　　两人本来为姐妹，又是同在一个师长门下修道，先天之中自有因果之引，虽是诸世轮转之中亦有分开，可每回不是比邻，就是亲眷，总是不曾彻底断开牵扯。

　　而这一世，两人又成了姐妹，落生在了傅国公卿之家蔚氏之中，唤名蔚婉、蔚娇。

　　傅国前身便是柎部，后为告智氏之恩，方才改柎为傅，而国主便以傅为姓。

　　这一日，国都适逢挽篮节，国中无论公卿贵戚，还是百姓下民，只要是青年男女，都至城郭之外踏青游玩。

　　国中公卿贵戚自与小民不同，出行排开大车帷帐，一路遍洒清水花瓣，天上地下俱有异士卫护，出城之后，先是祭拜应曦神君，随后来至环池大湖之前，驻帐下来，观舞赏乐，饮宴欢歌。

　　国主二公子傅坎正坐于临时搭建的筑台之上，时不时对仆卿对而相饮，这时他听得一声欢声笑语，目光过去，却一下被吸引住了，只见七八个女子走了过来，里间有两个少女长得肤如脂玉，明眸皓齿，格外光彩照人，竟是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人，不由愣住，连酒杯倾斜，沾湿了衣袖都不自觉。

　　他忍不住问道：“那是何家女子？”

　　旁边侍仆低声道：“公子，那便是蔚氏姐妹了。”

　　“那便是蔚氏姐妹？”

　　傅坎露出惊容，他早前听说过蔚氏女子的美名，不过公卿之间互相吹嘘乃是常有之事，他也从没有放在心上过，现在一见，只觉过往那些言语尚不足以形容两姐妹美貌之万一，不由赞叹道：“未想到我傅国之中竟有如此颜色，足堪称国之双璧也。”

　　那仆从怂恿道：“据传那蔚氏姐妹父母都是不在，是由其姨母抚养长大，只是其姨母近日改嫁银公，有意先将这对姐妹嫁了，公子若是有意……”

　　他话没说完，旁边一声传来大喝，“荒谬！”只见一个中年卿士愤而站起，指着他言道：“你欲害公子乎？”

　　那侍仆不由愕然，道：“荒公何以如此言？”

　　荒公对着傅坎一揖，正声道：“两女美貌，名传国中不说，便昭原亦有闻，卿可纳，仆可纳，独公子不可纳！大公子闻知此事，必使人传言四方，公子便逃不过一个好美色之名！那国主百年之后，又岂会选一逐色之人为君？”

　　傅坎一惊，低头想了一想，道：“荒公说得是，”他遗憾一叹，“此事还是作罢吧。”

　　荒公见他颇有不舍之意，皱了皱眉，上前一步，低声道：“公子观两女美貌，可在属下看来，这两女实乃是祸乱之源，若留了下来，有祸国之虞，还不如送了去昭原。”

　　“这……”傅坎的确有些不舍，他是想成了国君再纳二姐妹，可是听了此言，也不好不回应，他闭上双目，好一会儿，才又睁开，冷静道：“此事就交由荒公布置吧。”

　　是蔚氏姐妹根本不知自家命运被人随意一言就定下了，尽管身在公卿之家，没了依傍之人，却是毫无自主之能。

　　过得几月，国主传诏，送姐妹二人远嫁昭原弥国。令旨一下，几乎是一刻不停，就有千名国卒及异士护送两姐妹上路。

　　大车之中，蔚婉正捧着一卷帛书，借着案上明珠之光，看着入神。

　　蔚娇凑了过来，好奇道：“姐姐是在看道册么？”

　　蔚婉掩上书卷，叹道：“哪是什么道册，小妹你也知智老除了传我那吐纳之术，其余不令我等多观，这里不过涉及一本仙神列传罢了。”

　　两年前，她们姐妹二人曾有幸跟随过智氏修行，不过智氏虽对她们姐妹另眼看待，但并不许她们唤自己师长，且也并不传她们任何道术，反而传了一门练气之法。

　　她们坚持修持下来，感觉气力渐增，可是除了这些也没有别的了，别说没有那些奇人异士驱虎飞天之能，更别说天上仙神了。

　　蔚娇靠近车窗，掀起帘角，看着外面乘禽骑首的异士，无限向往道：“要是当年学了道术，也就不用随波逐流了，可似彼辈一般，遨游天际，罗带乘风了。”

　　蔚婉道：“我总是觉的，智老不叫什么我们姐妹学这些，总是有用意的。”

　　蔚娇一噘嘴，道：“智老说不定也老糊涂了呢。”

　　蔚婉认真道：“万不可如此说。”

　　蔚娇吐了吐舌头，道：“知道啦。”

　　蔚婉叹道：“我等就算跑了出去，可天下之大，又能往何处去呢？”

　　蔚娇坐回了软榻，手撑其上，两只小腿前后轻轻晃着，若有所思道：“这就是智老所言尘世之缚了吧，以往不觉，这等感受，真是使人无法欢喜得起来。”

　　这在此时，却听得外间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轻笑道：“既不欢喜，那何不打破囚笼出来，随我纵意逍遥，岂不快哉？”

第三百五十一章 尘浊洗去方称道

　　“谁在那里！”

　　蔚娇讶然上前，她掀帘看去，却见外面空空，离得最近的护卫都在十步开外，没有一个人靠近车驾。左看右看又不见人影，正奇怪时，却听得声音从左近传来，“在此，在此。”

　　她寻声看去，惊奇发现，自己肩头上竟站着一个一指长短的小人，眉眼含笑，唇红齿白，锦袍玉带，模样看着很是精致。不由睁大秀眸，好奇道：“哪里来的小人？”

　　蔚婉则是露出警惕之色，道：“阁下是何人？为何无故到我姐妹车厢中来？”

　　莫看她们年纪尚小，不过十三四岁，可身在公卿之家，也是见惯了奇人异事的，这小人虽是身躯看去不大，可从声音和形貌上来看，分明就是一个年轻男子，不由得让她心生戒备。

　　那小人从袖中拿出一柄折扇，打开扇了扇，意态闲然道：“我名解忧，两位卿女心中可有忧愁？只消说了出来，我便可为你等化去烦恼。”

　　蔚娇看着有趣，悄悄拿手去捉他。

　　那小人哎了一声，道：“慢来慢来。”他一个跳跃，避过了捉拿，就落在了旁侧案几之上。

　　蔚婉却是愈发觉得此人不简单，拉着蔚娇退后两步，盯着他道：“阁下到底想做什么？”

　　那小人一脸无辜道：“为何问我做什么，若不是两位相唤，我又怎会过来呢？”

　　蔚娇背着手，俯身看了看他，在凑近了一点之后，忽然伸出手指去点他，却是被那小人一下避过，冲着她直摇头，蔚娇抿嘴一笑，道：“好啦，你说你能解人忧愁，那你说说看，有什么本事？”

　　那小人往笔架上面一跳，斜倚着坐了下来，摇着折扇，摇头晃脑道：“我能上天摘星，亦能下海擒鲸，能断吉凶祸福，能听万里之音，各种神仙手段，数不胜数，此间却无法一一详述也。”

　　蔚娇轻哼了一声，道：“我却不信。”她明眸一转，道：“不妨你露一手给我们姐妹看看？”

　　那小人把折扇啪的一合，道：“可以。”他持拿扇柄对着案上一指，“两位且看这香炉。”

　　他所指之物乃是一只金铜银丝云童炉，形制精美，表面用银似镶嵌，有着细腻生动的花鸟鱼虫纹图，檀香烟丝袅袅而出，去到三尺时，有环团抱起，呈现一朵云芝模样，是一件难得宝物，乃上是她们此次去昭原的陪赠。

　　蔚氏姐妹看到，随着这小人口中念叨几句，那香炉上面的一只雀鸟忽然活了过来，自上面一跃而下，在案上啾啾鸣叫两声，随后闯开窗帘，扑棱棱振翅飞去。

　　蔚娇先是惊奇，再是看着雀鸟去往远空，神情之中露出向往羡慕之色。

　　那小人挺起胸膛，得意道：“如何？”

　　蔚娇回过神来，问道：“你这等本事，可能教我们姐妹么？”

　　“这个么……”小人哈哈一笑，道：“也不是不可以，两位若是愿意随我同去，这些小术我自可传授。”

　　蔚娇正要开口，蔚婉却不待她说完，就将其拽回来了一点，退后好几步，她放低声音道：“妹妹你莫信他之言。这人来历不明，你怎可冒然跟随。”

　　蔚娇嬉笑一声，低声道：“我没信他，只是看着好玩罢了，若能学来小人这身本事，就没人看得住我们啦。姐姐莫非就不心动么？”

　　蔚婉摇首，坚定道：“旁门道术，不是正路，不学也罢。这里出去了，也是荒原，没有我等容身之所，何况姨母曾说，人心比世道更是险恶，此人不明不白找上来，却始终不肯说自己来历，多半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可上当。”

　　蔚娇暗笑自家姐姐胆子太小，不过她也不没有争辩，她眨眨眼道：“姐姐莫急，容小妹再试他一试。”她又走了上前，道：“你这小人，说带我出去，可是外面那许多护卫，又怎么绕过他们呢？”

　　那小人傲然道：“我既然进的来，就可出得去，两位不是要学我本事么？”他自袖中取拿了一只大碗出来，摆在了两人面前，内中盛着满满一碗水，望去极为清澈，还有一枚碧绿茶叶漂浮。

　　“只要两位饮下此灵茶，就可变得与我一般大小。”他再是撮唇吹了一声口哨，就见那方才那飞了出去的鸟儿又再飞了回来。

　　他得意用折扇一点，“稍候我再点化几头这炉中化出的鸟儿，就可乘雀而飞，就此无拘无束了。”

　　蔚娇看了一眼那又被唤了回来的鸟儿，不知为何，却有些不开心，低声道：“原来，你也不得自在啊。”

　　蔚婉这时坐了回去，平静道：“阁下若是这样做，怕是我等还是出不去的。”

　　那小人诧异道：“为何？”

　　蔚婉道：“阁下能进来是本事，可我若出去，车顶之上有啼胜鸟暗立，我等一出车驾，便会发声鸣叫。”

　　那小人却道：“这也容易。”他又拿出两个手剪的纸人出来，只是一抖，便落在地上，请可变作两个与蔚氏姐妹一般无的人出来，只是神情略有些呆板，但若不是熟悉细看之人，倒也没什么破绽。

　　蔚婉这时低声道：“妹妹，这人是有备而来，分明就是冲着我姐妹二人来的。”

　　蔚娇也是点头。

　　那小人见两人迟疑，似笑非笑道：“怎么，莫非两位不愿么？”

　　蔚娇偏头一想，问道：“饮下了你这水，可还能再变了回来么？”

　　那小人哈哈一笑，道：“自是能够，不过做小人又有什么不好？”他自兜里摸了一粒花籽出来，“你看这枚种籽，我只消吃上一枚就抵得一餐，而寻常一枚果实，更可供我一月之食，荒原之中那等凶禽猛兽，因嫌我个小，也是看不上我，既不必为生计奔波劳苦，又无外敌大害侵扰，可比你们在人世间挣扎逍遥多了。”

　　蔚娇道：“你容我与姐姐商量下。”

　　那小人道：“那我便等着了。”

　　蔚娇轻声道：“姐姐，这人在说谎，你看如何？”

　　蔚婉道：“不管如何，那水是定然不能喝的。”

　　蔚娇道：“就怕我等现在不跟他走，他也有办法将我等捉了出去……”

　　蔚婉道：“我来用言语稳住他，妹妹你去拉动金铃，让护卫对付此人。”

　　那小人这时一叹，道：“本来你等喝下此水，大家还能好言相对，何必非要我动粗呢？真是大煞风景。”

　　他把折扇一摇，一股黑风出来，两姐妹身躯一晃，就都是软倒在了榻上。再是一拿法诀，两碗清水飞起，化烟自耳内钻入，随后两人便变得与他一般大小，一跺脚，就有白烟升起，托着三人外往飞遁。

　　就在他出去那一刻，车驾顶上有嘹亮鸟鸣之声传来，护卫立便惊觉，纷纷围拢过来。

　　那小人也是面露紧张，不敢多留，抓拿起一把金沙，往外一扔，霎时化作无尽风沙，遮瞒诸人视线，自己则是趁机往外遁走。

　　傅国孤悬于荒原之中，国中异人术士可是相当了得，并还掌有神君所赐法器，本来他以为自己要费一番劲才能走脱，可没想到，这次居然走得十分顺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惊喜之下，也未多想，用了十来日，径自飞回自己老巢，却是落在了一处在山壁上开凿出来狭小洞府中。

　　数日之后，蔚氏姐妹接连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处陌生所在，面前一只青铜大鼎，那小人正在那里看着炉火，自己身上则被细绳捆缚着。

　　蔚娇却是一点也不害怕，问道：“这是什么地界？”

　　那小人惊讶看她一眼，“醒来倒快，不过这样正好。”

　　他嘿嘿一笑，道：“你姐妹二人天生灵秀，又修炼了道传正功，乃是清净之体，正可做我这炉丹药的药引，先前你们姐妹在国中我不好下手，不想你们国中蠢才居然把你们两个修道种子送去他国，正好便宜了我，待我成就道体，自会记得你们的好处。”

　　蔚娇看了看炉火，道：“我姐妹二人曾在智老门下求学，你若敢害我们，智老不会放过你。”

　　“傅国智伯？”

　　小人吃了一惊，脸上神情数变，他也未想到姐妹二人有这等来历，不由露出挣扎之色，可旋即又是变得狰狞起来，“智伯又如何！荒陆如此之大，待我炼了你二人，去寻个妖王投靠，他又怎寻得到我！”

　　这时炉膛中发出空空之声，小人兴奋起来，在炉边一边跳舞，一边拍掌，嘴中念唱古怪歌调，两姐妹身躯不由自主浮起，便缓缓往那炉中移去。

　　蔚娇不由失色，她挣扎了几下，发现无济于事，气咻咻道：“姐姐，我等这次可能逃不了，我，我宁死也不愿被精怪吃了。”

　　蔚婉黯然道：“智老曾说，我所修持的道功若得精进，可开神异，若我们姐妹平时勤勉一些，或许今日就可得脱此难了。”

　　蔚娇眼眸都红了，道：“姐姐，要是有机会逃出生天，小妹今后一定勤修苦练。”

　　那小人听了大笑，正要开口讥讽，却见洞窟之外有声传来，“两位师姐既有此愿，那小弟又怎能不加以成全。”

　　小人一惊，往外看去，道：“什么人？”

　　但见洞窟之外有一道清烟涌入，随即进来一头威武雄峻的白玉狮子，其背上坐着一名剑眉英目的年轻道人，他自狮子身上下来，却不去看那小人一眼，对两姐妹打个稽首，道：“两位师姐安好，师弟这里有礼了。”

第三百五十二章 入尘百世归山门

　　这年轻道人一进来，便有一股柔和法力漫出，蔚氏姐妹本来飞向大鼎的身形立被止住，随后被缓缓放了下来。

　　那小人被坏了法仪，一时头脑发胀，怒火冲心，大骂道：“哪里来的野道，敢来坏我好事？”

　　年轻道人撇了一眼，嗤笑道：“不过一个山中精灵，也敢在我面前喧哗。”

　　说话之间，他一挥袖，那小人如遭狂风席卷，顿时滚了出去，便被一股法力镇压在下，四肢摊开在那里动弹不得，口中也不能言语，只剩下眼珠子在那里乱转。

　　蔚氏姐妹身上绳索这时一下掉落下来，她们惊魂初定，整理了一下心绪，往那道人看去，奇怪是的，之前明明从未见过此人，可此刻却给她们一股熟悉亲近之感。

　　蔚婉上来几步，万福一礼，感激言道：“多谢这位道长出手搭救，不知道长如何称呼？”

　　年轻道人笑道：“师姐不必客气，我此生之名唤作岑骁。”

　　蔚婉想了一想，道：“道长怕是弄错了，我们姐妹二人乃是傅国蔚公之女，平生没有出过远门，恐非是道长口中所言师姐。”

　　岑骁一笑，道：“两位师姐不必疑虑，你们只是还未曾醒觉前生识忆，故现下恐还不认得小弟。”

　　他前身傅抱星，当年在东胜洲时，自小便长在汪氏姐妹羽翼之下，与两姐妹最是亲近不过，故是这一回得了刘雁依关照，特地前来接应蔚氏姐妹重归师门。

　　只是贸然接应，对两人其实并不见得是好事。

　　转生弟子入门，不仅要有道缘，还同样要有道心。

　　蔚氏姐妹在觉醒前身忆识之前，乃是以此生为主，便是被点醒之后，也不可能全然否定这一世经历，而这一阶段，偏偏又是极为重要的筑基之时，这里涉及到修士之后能在道途上行走多远。

　　二姐妹这一世是出生公卿之家，锦衣玉食惯了，甚少见得苦楚，所以这里需得有一个心境磨练。

　　本来他奉刘雁依之命，会适当加以安排，可没想到两姐妹却是引来妖魔觊觎，倒是免去了一番刻意。

　　在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危后，二人道心就等若经历过了一次打磨，十分利于之后修持。

　　“前生识忆？”

　　蔚娇惊讶道：“道长是说，你与我姐妹二人前身乃是同门？”

　　岑骁道：“正是。”

　　两姐妹对视一眼，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可她们虽第一次见得岑骁，可莫名对他十分信任，心下都愿意相信他所言之语。

　　蔚娇心性活泼，很快接受了这个说法，她好奇问道：“岑道长，那妖魔说要我姐妹二人是清净之体，可用来炼药，这又是如何一回事？”

　　岑骁道：“这是因为两位师姐修炼的乃是上乘道功，对妖魔来说的确是大补之药，故才引来了此辈觊觎。”

　　现在昆始洲陆因为人道兴盛，道法也渐渐复兴，妖魔之辈也是学去了不少，开始讲究起修炼定持。但此辈大多天生根器不足，除非能寻得修行上乘功法的修道人炼化成丹，方能补足这些，而似蔚氏姐妹这样只懂修炼，却无护道法术之人，对它们来说就上好宝药了。

　　蔚婉道：“岑道长是否弄错了，我们姐妹不过修持了一些吐纳之术。”

　　岑骁笑道：“两位师姐之法当是得智氏传授吧？”

　　蔚婉不禁点头，讶道：“道长是怎么知晓的？”

　　岑骁道：“当年智氏曾受过恩师照拂，见得两位师姐，算见因果，为了报答这份人情，故才授了这一门正传道功下来，这也是玄门之间常有之事。”

　　说到这里，他稍稍一顿，“两位师姐现在不明小弟之言也不打紧，只要随小弟回去山中修道，待前识尽复，便就能了然一切。自然，若两位师姐不愿，小弟也可护卫两位回得尘世之中。”

　　蔚婉想了一想，按照岑骁所言，自身能被妖魔当作补药，那么就算去到了昭原，却也不见得能过安稳日子、况且除去这些，她们也不过是无有神通法术的柔弱少女，自身命运只能交托他人。

　　她看过不少神怪异志，深心中也是向外那些飞天遁地的仙家人物，心中极愿意跟随岑骁一同走，但她性子沉稳，没有立刻做出决定，轻声问道：“妹妹你看如何？”

　　蔚娇经历过一次生死危机，明白了自身弱小，她是再不想受人摆布了，立刻道：“姐姐，去了昭原又能做什么？寄人篱下不说，还可能被当货物一般赠来赠去，还不如跟着岑道长回去修道，便是每日餐风饮露，小妹也是认了。”

　　岑骁不由失笑，“两位师姐放心，便是回了山门，却也不至于餐风饮露，不过师姐说得是，只要在这世间，不曾超脱出去，那不是被妖吃，便是被人吃，这便是尘世之缚了。”

　　两姐妹听了，俱是若有所思。

　　岑骁看向那小人，一招手，将之拿至掌中，再是往其眉心一点，霎时化作一个眉眼俱全的木偶，道：“这山精小弟便不代为处置了，是杀是放，两位师姐看着办就是了。”说着，就将此人往前一递。

　　蔚娇胆大的很，一把接了过来，在小人鼻子上狠狠揪了一下，哼了一声，道：“我要把它带回去好好教训教训。”

　　岑骁道：“两位师姐请随我来。”他左手一牵白玉狮子，转身就往外走。

　　蔚氏姐妹跟随他走出了洞府，顿便发现，外间天地竟是变得无比广大，仿佛一切放大了数十倍。

　　岑骁自袖中拿了两枚丹药出来，道：“两位师姐中了那山精的异形散，变得与其一般大小，只消可服下此药，就可变回来模样了。”

　　姐妹二人分别取了一粒，以袖遮面，将药丸服了下去，便觉神思一个恍惚，发现自己正站在崖边，再出去两步，就是万丈深渊了，不觉都是一阵心神摇荡。可两人毕竟是修持了两载道功的，尽管乍见此景，脸色发白，可脚下却如生根一样牢牢钉在了那里。

　　岑骁看着暗暗点头，道：“两位师姐且上我这坐骑背上来。”

　　蔚氏姐妹一看，见这白玉狮子此刻竟是脚下踏云，悬在半空。

　　蔚娇胆子大的很，二话不说就上来几步，一把抓住白玉狮子鬓毛，还未发力，只觉一股力量一托，就侧坐到了宽阔脊背之上，她用手拍了拍，招呼道：“姐姐快来。”

　　蔚婉轻轻点头，她谨慎几步上来，一捉那鬓毛，就觉身躯一虚，便发现自己与蔚娇坐到了一处。

　　岑骁道：“两位师姐坐稳了。”他脚下一踏，霎时腾云而起，白玉狮子也是驮着两人，展翼跟上。

　　蔚氏姐妹起先还有些紧张，可等发现在狮背之上自有一股气机托着，不怕坠了下去，便就放松下来，二人看着下方水河流淌，宛若在大地之上切割出一条条曲折白线，座座山形却有如揉皱绢帛，而数之不尽的草木则如厚厚绿茸铺满视界，这等前所未见的模样，令她们感受新奇的同时，也是暗暗欣羡这等乘风飞遁，遨游天宇的本事。

　　飞遁有半日后，却见天中出现一座悬空法坛，悬鼓挂钟，森严宏大。

　　岑骁解释道：“此是九洲各派设下的转挪阵坛，凭此我等可去往白芒山水府。”

　　那阵坛上面的值守道人见得是岑骁过来，忙不迭撤开法坛禁制，由得他进来。

　　岑骁冲其点点头道：“有劳这位道友了。”

　　那道人却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道：“不敢，不敢。”

　　蔚婉看到这一幕，心中道：“看来这位岑道长在仙家之中，也是极有身份之人。”

　　随着诸天修士来到昆始洲陆之上开辟洞府，传授道法，人道诸国也是渐渐了解了一些关于修道人的情形，但除了四大造世元尊之外，真正熟悉的，也只是一些与诸国接触较多的修士，其余则不甚了了。

　　这时法坛之上倏尔腾起一道光幕，白玉狮子自里一穿而过，在两姐妹眼中，四周景物顿然一变，一处清澈大湖出现在眼前，再一看，此湖是立在山巅之上，周围白雪皑皑，湖上有鹭鸟盘旋，时不时发出鸣叫之声。

　　岑骁道：“这里便是白芒山了。”

　　蔚婉问道：“岑道长，不知贵师姐是何等样人？”

　　岑骁笑道：“这我却不便言说，只恩师座下，以大师姐功行最高，门中诸事，也是由大师姐来主持。”

　　说话之间，白玉狮子已是到了水湖之上，却是并未停下，而是一头扎下，两姐妹先是觉得耳畔声息俱寂，随后眼前霍然一开，诸般声息又是一起回来，而自身却是到了一座宽敞水府之中，壁上嵌有灿灿明珠，处处有玲珑石柱支撑。

　　岑骁拉着白玉狮子落至地上，道：“两位师姐先且随小弟去祭拜恩师，再去拜见大师姐。”

　　这时走过来一名鹅黄色罗裙的女弟子，对着他万福一礼，道：“岑师叔，还有两位师叔，请随弟子来。”

　　岑骁道：“有劳师侄了。”

　　女弟子道：“不敢当的。”

　　这女弟子在前引路，随着阵门转挪，不一会儿就来至一座宏伟大殿之前，便止步不行，肃立一边。

　　岑骁则是招呼一声，就带着蔚氏姐妹入内，一到里间，但见正上方供奉着一座牌位，上书“浑天无始玄元幽寰太上道君”。

　　蔚婉一向性子沉静，可见得这方牌位，不禁颤声道：“岑道长，莫非道长口中的师长，乃是四大造世元尊之一的玄元道尊么？”

　　岑骁笑道：“此是外人称呼，恩师乃是太上道祖，此世之元尊，乃是恩师无数化身之一。”他走上上前，便对着供案叩首一拜，随后道：“两位师姐，见得师长牌位，还不上前拜见？”

第三百五十三章 方知玄心本在怀

　　浑天无始乃是对超脱于世间之外炼神大能的称呼，而张衍原来敬称之中还有“大衍”二字，只是门下弟子为避讳他名号，故是在供奉之时略去。

　　蔚氏姐妹委实没想到，岑骁口中恩师来头居然这么大，浑浑噩噩祭拜过后，就在那女弟子安排下，在一处宏敞无比的精舍之中宿住下来。

　　直到过去许久，两人都是没有回过神来。

　　忽然，蔚娇一把抓住自家姐姐的胳膊，使劲摇晃着，兴奋道：“姐姐，姐姐，我们老师是玄元道尊。”

　　蔚婉被她晃得无法坐稳，嗔怪地看她一眼，随即她容色一端，郑重纠正道：“是太上道祖，妹妹不可说错了。”

　　蔚娇嗯嗯点头，道：“知道啦。”

　　蔚婉手按心口，舒出一口气，她虽这么说，可心中总觉的有些不托底，甚至有些患得患失起来，生怕这只是一场虚幻。

　　太上道祖是如何一种境界，她并不怎么清楚，也没这等概念，可玄元道尊她却是知晓的。

　　人道诸国神话传言之中，四大造世元尊乃是诸天之始，万事万物皆为四人联手开辟，是世间一切道传之祖源，高居于天外天上，不与世人相接，就连天上神帝，也只代这四位掌理天地，这对她们来说，委实太过渺远了。

　　可现在居然告诉她，自己前世老师便是其中一位元尊，需知平常那些修道人已是让她觉得高不可攀，何况道尊？这实是让她有些不敢相信。

　　两人在这里胡思乱想着，心绪久久无法平静，却听得外面传开声响，“两位师叔可在？”

　　蔚婉顿时回神，自软榻上站起，理了理妆容衣衫，道：“进来。”

　　门帘掀起，却是先前见过的那位女弟子走了进来，对二人一个万福，道：“两位师叔有礼。”随后她闪开身躯，便有八名侍女端着锦盘走了进来，上面摆着几套衣裳和梳妆所用的奁箱，还有琉璃壶杯及不少零散物事。

　　蔚娇在那衣物抚摸了一下，发现光滑细腻，无有任何缝线针脚，远远不是傅国织工可比，不由啧啧称奇。

　　那女弟子道：“此是珊霓蚕衣，衣衫颜色乃是此蚕吐七彩之丝天然织就，一体浑成，可御水火刀兵。”说着，她又捧起了一对环佩，举动磕碰之间，发出清脆声响，“此一对环碟可镇定心神，辟易邪魔，要是两位师叔再遇上山精邪怪，也就不用畏惧了。”

　　将此放下之后，她指着最末一个锦盘，“这里有乾坤香囊两个，可收容万物，内有宝符三叠，各有妙用，两位师叔有什么贴身之物，都可收容其中，不必再另行摆放了。”

　　蔚婉看了过来，见每一件东西都称得上是宝物，但她也是知晓，既入仙门，想来这些东西都是平常，她看向女弟子，问道：“未知这位女仙如何称呼？”

　　女弟子后退一步，微微一福，道：“不敢当两位师叔如此称呼，弟子名唤乔菁，不过是老师座下一个记名弟子。”

　　蔚婉略作斟酌，道：“乔菁道长，我姐妹方入此地，诸事不明，却需向你请教。”

　　乔菁道：“不敢，师叔若有疑，但问无妨。”

　　蔚婉走上前，轻轻拉着她坐了下来，便打听起白芒水府之中诸般事宜来。

　　乔菁耐心解答，没有多久，蔚婉就弄清楚了这里诸般称谓，府中上下关系，乃至修行境界。

　　乔菁见时候已是不早，站起道：“天色已晚，就不打搅两位师叔休息了，壁后有藏书，两位师叔可任意观览。”

　　蔚婉也是起身，歉然道：“也好，乔菁道长也需修持，今日被我打搅了这许久，真是对不住了。”

　　乔菁连称无碍，待她告辞之后，有两名侍女走了上来，轻声道：“尊客可要沐浴么？”

　　蔚氏姐妹早是修炼成了清净之体，称得上是玉骨冰肌，身不染尘，不过被妖魔擒捉后，身上衣衫却是磨坏了一些边角，这终须换过才是，于是跟随着侍女来至后室一方地火温泉之内做了一番洗漱，再是小憩一会儿，待出来后，只觉疲乏尽去，又是恢复了原来神采。

　　蔚娇却是未曾忘了那个山精，找了几根小针，狠狠扎在那小人身上，将之摆在了一个龛座上，随后对其做了一个鬼脸。

　　蔚婉对自家妹妹这般举动哭笑不得，她轻轻摇了摇头，迈步移去，绕过一个屏风，走入一处琉璃玉壁镶嵌的甬道内，见得两面有五彩斑斓的鱼儿来回游曳，心下惊叹，驻足片刻，才过了此处，便来至一侧书室之中，当即闻到一股淡淡檀香之气，头脑顿时为之一清。

　　她眼眸看去，见这里笔架长案布设齐全，底下软锦铺陈，造型古拙的书架之上摆着一捆捆玉简，角落有明珠灯架，照得光彩堂堂。

　　她走前几步，在案前跪坐下来，将最近一捆玉简拿到了眼前，缓缓打开，却发现这一卷讲述如何搬运物什的道术，心中不觉讶然。

　　她眸光一转，这里玉简摆得很是随意，说明一点都不贵重，那么此间玉简所记载的东西想来都是类似了，心下忖道：“不愧是道祖门下，随意一间书房摆放出了这么多秘法道术。”

　　把眼前这个细细看了下来，她试着照着上面所述一拿法诀，只觉自身气息一动，案上之物顿然晃动了一下，远处帷帘飘拂起来，随即她就觉得一阵胸闷气喘，好似一下抽光了全身力气。

　　她与蔚娇不过修行了两年，根底虽是打下，可还远远不到修炼玄门道术的时候，至少要入了炼气之境才好，强行修炼，只是事倍功半。

　　她是知道分寸的，看出不妥，就没有继续，立刻重又将之合上，不再多看。去了蒲团之上吐纳调息了一阵，就回得卧处，上榻安眠了。

　　一夜过去，两姐妹清晨醒来，稍作洗漱，对镜梳妆之后，自有侍女送上丹药清茶以及灵枣蜜丸。

　　蔚婉捻起一枚丹丸和水服下，顿觉一股清凉入腹，头脑也是为之一醒，稍稍一些的饥饿感也是消去。

　　蔚娇也是同样服下一枚，可却是唉了一声。

　　蔚婉奇怪道：“妹妹为何叹气？”

　　蔚娇道：“小妹是想，以后只服丹丸，是不是就吃不到那些珍馐美味了。”

　　蔚婉没好气瞪了她一眼，随即她语重心长道：“水谷精微只为后天之用，难免污浊，哪及服食天地灵机。妹妹以后是修行中人了，要克制己欲，莫要贪玩享乐。”

　　蔚娇最怕她说教，抱住她胳膊，靠着她半边身子摇了摇，道：“好啦好啦，我都听姐姐的就是。”

　　这时有侍女上来道：“岑道长来了。”

　　蔚婉忙道：“快请进来。”

　　不一会儿，岑骁走了进来，抬手一礼，道：“两位师姐，此间住得可好？”

　　蔚婉万福回礼，道：“多谢岑道长挂怀，昨夜我姐妹二人安歇得甚好。”

　　岑骁笑道：“两位师姐若是方便，便随小弟前去拜见大师姐吧。”

　　蔚婉点首称好，再是认真叮嘱了蔚娇几句，并交代了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便就随岑骁出去。

　　三人经过几处转挪之阵，便就来至一处洞府之内。

　　两姐妹走入进去，抬头一看，便见一身着素白道袍的女子坐于池潭之边，长发以银环相束，眸光清洌如水。

　　不知为什么，两姐妹在见到她第一眼，心中就生出一股敬畏之感，这其中偏偏又夹杂着一股亲近。

　　岑骁上前一礼，道：“见过师姐。”

　　蔚氏姐妹也是跟着上前一个万福，皆道：“见过刘上真。”

　　她们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昨天与乔菁一番后，她们已是明白，刘雁依乃是道祖亲传，太上座下大弟子，便与天上神帝也是平辈论交，抛开前世缘法不谈，双方身份可是天差地别。

　　刘雁依温声言道：“两位师妹坐下说话吧。”

　　蔚氏姐妹谢过，就在客席之上坐下。

　　岑骁则是告罪一声，退了出去。

　　刘雁依下来问了不少话，大多是蔚氏姐妹以往在傅国之事，随着交谈，两姐妹也是渐渐放松下来，只是与面对岑骁时不同，便以蔚娇的跳脱，也不敢在这位大师姐面前随意开口。

　　刘雁依看出两人不自在，心中忆这两姐妹以往之事，也是露出一丝笑意，她柔声言道：“两位师妹昔日所用之物，师姐都给你们好生收着，等两位师妹回复前身识忆后，便可去取了回来。”

　　两姐妹不知为何，心中竟是没来由的一阵心绪涌动。蔚婉起身一拜，道：“师妹，谢过师姐。”此时坐那里的蔚娇也是眼眸微微泛红。

　　刘雁依轻轻一叹，起手一托，道：“师妹快些起来。”

　　待蔚婉回得座上，她看向二姐妹，道：“乔菁当已是与两位师妹说了修行之事，你们可在这里先行住下，待得开脉之后，师姐便带你们去往拜见恩师。”

　　蔚婉在座上欠身道：“全凭师姐作主。”

　　刘雁依再是勉励几句，就由得她们下去了，她又把乔菁唤来，道：“两位师妹方才回来，有许多修行之上疑难，你要多多帮衬，若有什么不明，可直接来问我。”

　　乔菁道：“弟子明白了。”

　　下来一段时日内，蔚氏姐妹就开始了正经修持。

　　因为有了先前一番生死经历，她们又见到白芒山水府弟子无论功行高低，无不是在那里勤修苦练，这却无形中令她们认识到，身为修道人，唯有功行道行才是根本。

　　昆始洲陆上本是灵机丰沛，白芒山中又是灵机汇聚之地，兼之修道外物又是不缺，两人在此用心了一年之间，俱是顺利相继破关开脉，而到了这一步，她们都是知晓，若无意外，下来便该前去玄渊天拜见自家老师玄元道祖了。

第三百五十四章 一梦神回忆前生

　　半月之后，蔚氏姐妹功行逐渐稳固，在继续修持同时，两人试着开始学习一些道术。

　　毕竟那山精给她们的印象太过深刻，所以迫不及待想要一些防身本事。

　　乔菁在见到之后，却委婉建议她们不必如此做。理由是二人现在根本不会有与人争斗的机会。真要遇敌，就算身上法符都要有用的多，而等到她们前身识忆完全恢复过来后，以往所学都能记起，那时若还有选择修习，有了前身所留下的经验，那也是相对容易许多。

　　蔚氏姐妹现在对自己的身份还不能十分适应，抛开乔菁师侄的身份不谈，只知道后者功行道行却是远远高过了她们，所以对这个提议十分重视，立刻就停了下来。

　　乔菁见此，又陆续提出了不少十分有用的建议，显得十分用心。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她只是一个记名弟子，可若照拂之事做得好，等蔚氏姐妹觉醒前世忆识，若能念着她的好处，只要在刘雁依面上稍微提上一句，那自己说不定就能成为入门弟子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就在蔚氏姐妹已是逐渐适应眼前修道生活时，乔菁得了传谕过来，道：“两位师叔，恩师命我前来寻二位过去。”

　　二人随着乔菁出来居所，转挪几次后，便又来到水府之中，见刘雁依坐在那处，便上来见过。

　　刘雁依先是问了两人功行进境，又稍稍提点了几句，末了道：“两位师妹当也知晓我唤你们来此的用意，这番你们开脉破关，已然算是入道了，你们下去之后可小作准备，三日之后，我自当带你们前去拜见恩师。”

　　蔚氏姐妹认真应下，随后便告辞出来。

　　三日一晃而过，两姐妹早做好了准备，辰时便就动身，随乔菁乘动转挪之阵，来至水府之外。

　　两人眸光投去，见刘雁依白衣飘飘，立在湖畔岸侧，忙是上前见礼。

　　刘雁依道：“两位师妹来了，去往玄渊天遁破界天，我已唤得一位道友前来接引，你们稍等片刻便是。”

　　玄渊天高居于穹宇之外，重天间隙之中还有元罡肆虐，蔚氏姐妹修为浅薄，还无法承受起这等侵夺，故需借力乘渡。

　　自然，以刘雁依的法力，只消一个转挪，就可带人去到了玄渊天中，但因此回是两姐妹转生之后第一次前去拜见师长，故需稍显郑重一些。

　　况且穿渡界天本身，对两姐妹这等初入道途的修士来说其实也有一定好处。

　　等了没有多久，便见天云之中虚虚浮现出了一个庞大轮廓，几乎将整个天穹都是占据，可又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但是很快，那虚影逐渐变得真实起来，形躯也是在渐渐化小，到了最后，一头十丈大小的玉鲲出现了上空，缓缓落至湖上，并发出很是清脆的少女声音道：“赢苋见过刘上真。”

　　刘雁依点头为礼道：“道友有礼。”

　　蔚娇好奇看着，她还是第一见能开口人言的异类，傅国之内虽也有类人生灵，可多是征战后捉来的奴隶。至于妖魔之流，国中有智氏及应曦神君坐镇，几乎没有敢于靠近的，所以她以往只是听闻过，却从没有见过。至于白芒水府之中，刘雁依门下却是不收异类，侍女都是人身。

　　赢苋这时摇晃了一下身躯，道：“请诸位道友上来吧，我送你们去往玄渊天。”说话间，身躯之中就照出一道灵光，铺到了一行人面前。

　　蔚氏姐妹见刘雁依当先踏步上去，便是随后跟上，只觉神思一晃，就到了一处宽敞空间之内，可偏偏在此还能望到外间。

　　乔菁这回也是一同跟来，她道：“两位师叔，这里大鲲躯体之内，这里另成一界，我辈在坐卧行走都是无碍。”说来她此次也是沾了蔚氏姐妹的光，不然她一个并非嫡传的三代弟子，要想去玄渊天，那除非能修持到洞天之境了。

　　玉鲲赢苋这时头尾一摆，轰隆一声，已是破开天关，遁至重天之外。

　　蔚娇小声见外间虚荡荡，日月星辰，地陆山川都是不见，问道：“乔道长，这是到了哪里？”

　　乔菁道：“回师叔，祖师与几位元尊为免一些厉害异类去到外间生乱，所以曾排列诸天，此回若是按部就班去往玄渊天，则共是有三十六重天宇要穿行。”

　　蔚婉问道：“这些界天都与昆始洲陆一般么？”

　　乔菁道：“我昆始洲陆乃是造化汇集之地，其余地界皆是远远不及，不过传闻每一重天之内也都有生灵存驻。”

　　蔚娇踮着脚朝四周看了看，道：“可什么也看不见呀。”

　　这时忽有一道灵光过来，落至三人面前，在那里悬浮不动。

　　三人一看，此却是一面精致小镜。

　　乔菁伸手一搭，便知何物，往两人处一递，道：“此是恩师所赐灵镜，可以凭此察看下界。”

　　蔚娇掌在手里，看了两眼后，就对着外间一照。

　　霎时间，镜中便出现了此界之中山川地理，乃至诸方景物，这时她忽然照见了一头方才生下不久的幼小麋鹿，正在那里呦呦直叫，不由眼前一亮，心中忍不住要想看清楚一些，心思这才一动，那小鹿不但变得纤毫毕现，而且连声息也是清晰可闻。

　　再是一转念，却是入到了汪洋深处，到处都是稀奇古怪的异类，不止如此，随她驾驭愈发娴熟，发现此物小可观微尘，大可罗天地。

　　这些皆是她们二人平常所见不到的，却是大大开阔了眼界。

　　本来她们虽是入了道门，可心态还未扭转过来，此时在天地之外照见大千，却有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万物之感。

　　直到这个时候，她们才真正感觉到自己与以往不同了，修道人自当超脱尘俗，长生久驻，不受天地束缚，一念及此，两人道心都在不知不觉之间圆融了一些。

　　这时蔚娇忽然见到有不少修道人穿梭地陆之上，到处追剿斩杀妖魔，好问道：“乔道长，这是哪里？为何这么多仙家弟子？”

　　乔菁看有一眼，道：“回禀师叔，这里是乱浊天，昆始洲陆之中一些喜欢侵扰人道的妖魔被斩杀后，其后裔都是被贬斥流放至此，诸天各派时常会派遣弟子来此历练，并采一些筋骨角皮回去炼宝炼丹，师侄以前也曾来过这里。”

　　昆始洲陆上妖魔个个强横无比，以往也只有洞天修士能够随意往来走动，可这样也需小心避过一些凶横大怪。不过随着天上神君和诸天修道人不断清剿，至少人道诸国周围，早已是没有凶妖大魔存在了，有些早被杀绝了种，而此辈大多数子嗣后裔都被送到了这里。

　　蔚娇借着镜子，看着一个个异类凶横狰狞的模样，与以往图册上所见大为不同，眼眸睁大道：“原来这些就是凶妖大魔。”

　　乔菁在旁道：“两位师叔等功行修持上来，不定也会到此地来，此次机会难得，不妨多多察看一番。”

　　蔚娇听到此言，也是认真起来，不再抱着玩闹心思，仔仔细细看此界情况大致看有一遍。

　　随着一座座界天过去，不知多久之后，两姐妹只觉身周围有灵光泛起，一个恍惚间，发现自己已不在玉鲲身躯内，而是站在了一排排清气云流之上，同时耳畔有声音传来道：“玄渊天已至，赢苋就送诸位到此了。”

　　刘雁依道：“有劳道友了。”

　　她一拂袖，前方云气荡开，便露出一座宏伟道宫出来，脚下浮现出一排玉阶，直通前方殿台。只是在云雾之中若断若续。她眸光转过，看向蔚氏姐妹，“两位师妹随我来。”说着，当先迈步前行。

　　蔚娇这时小声道：“你说老师长什么样子？”

　　蔚婉道：“妹妹，不可私下妄议师长。”

　　蔚娇嗯了一声，乖乖收声，她也是看得出来，自己姐姐此刻紧紧捏着袖子，分明也是紧张万分，不比自己差得多少。不过她心中还隐隐有一分期待急迫。

　　在玉阶之上行走许久后，三人来到有一道道金虹云光映照的道宫之前，抬头望去，见匾额之上有“清寰宫”三字。

　　景游站早已在门前笑呵呵相迎了，他打一个道躬，道：“见过刘上真。”又对蔚氏姐妹一揖。“见过两位蔚娘子，老爷正在殿中，可以前去拜见。”

　　蔚氏姐妹不由看向刘雁依，后者轻轻点首，道：“两位师妹进去吧。”

　　两姐妹收拾了一下起伏不平心绪，就往道宫中去，不久便来至一处大殿之上，见一名玄袍道人坐于蒲团之上，周围异象纷现，顶上玄气冲霄。

　　在见到此景的这一刻，两姐妹都是身躯一震，呆呆站在了那里。眼前似有无数熟悉而陌生的景象飘过，同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张衍笑了一笑，道：“徒儿，还不醒来。”

　　随着他一语说出，两姐妹好似从一个深长的梦中醒来，过往忆识一幕幕浮现上来。

　　蔚娇眸中泪光盈盈，哽咽道：“师父，师父，采婷终又是见到你了。”说着，慢慢伏下身来，深深一拜。

　　蔚婉也是眼眸泛红，缓缓拜下，道：“采薇拜见恩师。”

　　张衍轻轻一叹，自蒲团上站起，亲手将她们搀扶起来，温声道：“千多载师徒情谊，为师今日见你们得以回归座下，心中也很是高兴。”

第三百五十五章 有情终归渡法缘

　　汪氏姐妹二人岁数比岑骁觉醒前忆时大了不少，心智早熟，而且此时已然入道，更曾以超脱心态去看待天地万物，故只顷刻之间，就回复了本来。

　　汪采婷抹着眼泪，边哭边笑道：“师父请恕采婷失状，只是见到恩师，太过欢喜了。”

　　张衍笑了一笑，温声道：“无碍，为师亦是欢喜。”

　　汪采薇尽量使得自己在自家老师面前保持仪容，不过秀眸中仍是泛红，道：“是采薇无用，不能为恩师分忧不说，还劳动恩师挂怀。”

　　张衍微笑摇头道：“你们是我徒儿，为师又岂会放下记挂。”

　　汪采薇这时又是一拜，道：“还未恭祝恩师超脱世外，得享上道。”

　　汪采婷也是一同拜下，道：“弟子恭贺恩师。”

　　张衍颌首点头，受了她们一礼，他回了座上，便问起两姐妹些此生经历。

　　以他法力，只需意念一动，立知所有过去未来，但他并没有将此用在自己弟子身上，而是选择亲口问询。

　　汪氏姐妹一一认真回答，而在此过程中，更多前身忆识也是一点一滴被重新拾起，与原本属于此世的自身被融到了一起。

　　她们虽然现在年纪不算大，可毕竟前生有着千多载的经历，故是很快就成为了最为主要的部分。

　　师徒三人在宫中对言有半日，汪氏姐妹才告退出来。

　　不过她们现在并不用急着离去，张衍准许她们留在玄渊天中修行一段时日，若是有什么修道疑难，随时都可来问。

　　汪氏姐妹知道这是难得机会，都是十分珍惜。

　　现在她们修为虽是不高，可前身且是修倒了元婴之境的，那时无法再往上走，也自是会去追寻不同道路，故而心中也有不少疑问，虽然此世未必再用得到，可再不济，也至少可以开阔眼界。

　　当两姐妹出了道宫大门时，却见刘雁依和岑骁此刻都是站在那里，看去正在等候她们出来，心中微微感动，上前一个万福，道：“见过大师姐，傅师弟有礼。”

　　刘雁依玉容带笑道：“恭喜两位师妹回复本来。”

　　岑骁则是抬手一礼，笑着道：“小弟这里也是恭贺两位师姐了。”

　　汪采婷看着他，抿嘴一笑，道：“师弟，这回可是有劳你啦，要不然我与你薇师姐可要被那山精炼药吃了，师姐欠你一个人情。”

　　岑骁看着这熟悉音容，恍惚了一下，感觉又是回到了东胜洲那时，他道：“记得前生少时在东胜洲时，最爱吃师姐做得蜜糕，现在虽是修道许久，可还能回想起那时滋味。”

　　汪采婷怔了一怔，声音放柔道：“师弟喜欢，师姐当亲手再做一份给你。”

　　岑骁笑道：“好，那师弟就等着了。”

　　以他在的修为，自是不需要再吃那些东西了，也早无有了尘世间口腹之欲，可这是师姐弟之间的情谊，不能用简单吃食来衡量的。

　　汪采薇在旁静静看着两人说话，唇角微露笑意。

　　此刻外间天清舒朗，碧蓝穹空之下，无尽云涛起伏，不禁使人心境无限放远，似有放下一切之感。

　　站立许久之后，汪采薇收神回来，朝刘雁依问道：“师姐，不知二师兄如何了？”

　　刘雁依道：“仍在闭关坐持之中。”

　　汪采薇轻轻点头。

　　汪采婷也注目过来，她与田坤前世既是夫妇，又是同门，不过这也仅只是上一世之事，今世自不会再讲这个了。修道人中，唯有师徒同门情谊最高，师徒之间，不是父子胜过父子。

　　刘雁依道：“两位师妹原来东西，现都寄放在了昭幽水府原来你们的洞府之中，只是禁制每过十二载就会有所改换，外面还有守府灵兽看护，稍候我可命一名弟子随两位师妹一同去取。”

　　汪采薇敛衽一礼，道：“多谢师姐了。”

　　刘雁依道：“自家师姐妹，不必说这些。”

　　汪采薇沉吟一下，道：“师姐那弟子乔菁，待人有礼，也是能做事的，不如就让她随我们一同前去可好？”

　　刘雁依轻轻颌首道：“能被两位师妹看重，这是她的福气。”她看向乔菁，“你自今日起，就跟随在两位师叔身侧，两位师叔的吩咐，就如同为师吩咐。”

　　乔菁屈膝一礼，道：“弟子遵令。”

　　刘雁依这时伸出白皙手腕，拿出了一枚精巧牌符，递给汪氏姐妹，道：“此物乃是恩师所赐，同门皆有，借用此物，便可由山海界径直去往昆始洲陆，两位师妹且收好了。”

　　汪采薇小心接下，道：“多谢师姐。”

　　同门几人在此各叙别情，直到道宫之中磬钟响起，才各自道别。

　　汪氏姐妹在景游安排之下在偏殿宿下，只是此刻，她们还有几件事要做。

　　修士若转生之后再次入道，那么今生因果也是需要设法还了的，譬如父母之恩就是最需要还报的，便是侍奉到寿尽也是该有之举。

　　比如之前田坤拜师，就将母亲接到山门里。

　　不过两姐妹情况却有不同，蔚公夫妇早殁，她们是由姨母抚养长大的，可虽是如此，但实际彼此见面次数其实也不多，感情也是不深。

　　这是因为她们姨母只不过是借用这个名义，将她们此生父亲蔚公的资财收了去，好供自己挥霍。所幸她也没有苛待两姐妹，衣食用度无一有缺，当然，这些本来就是蔚氏原来家财。

　　两姐妹现在入道，自也不会再想着再要回来这些东西，而且不管如何说，姨母总算是庇佑了她们，仅凭两个弱女子，是不可能守住这家财的，所以这个情分也是要领的。

　　她们商量了一下，就写下一张文契，拜托乔菁送去傅国。算是正式将这些财货全都转赠送了给了姨母，如此便算两不相欠了。

　　在几位元尊设布之下，如今诸天之内皆有界门转渡，再加地陆还之上挪遁阵坛，所以过了没有多久，乔菁就回来复命。

　　事情算是如愿达成，只是当中少许有了些波折。

　　她们姨母在见到乔菁时，就快意识到两姐妹可能是拜入了哪个仙家门下，故是并不想割断这份联系，好在乔菁看穿了其想法，设法断了其念想，没有留下任何手尾。

　　汪氏姐妹顺利了得这份因果，自此再无牵挂。

　　她们此回在玄渊天中共是停留了三载，因忆识尽复的缘故，以往所有修道经验也是一并回来，功行可谓是突飞猛进。

　　这日，两姐妹在做过功课之后，汪采婷言道：“姐姐，幸得此生根基打得牢固，再有上乘功法，我们姐妹日后功行，当能再往前上去一步。”

　　汪采薇也是同意此见。

　　她们前生因为资质根底不足，便有上乘法门也修持不得，这成为阻碍她们上进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就是她们修道之时，九洲灵机早已是开始了衰退，各种修炼外物奇缺，唯有如刘雁依、魏子宏、元景清这等资质出众的人物方可能更进一步，甚至一个不好，也要被阻于道途之上。

　　而她们今生却是生在昆始洲陆这方灵机无限之地，兼且各种修道外物齐全，再加前世之得，很是有望进入洞天之境的。

　　不过再往更高一层去，就要看机缘了，也唯有过了这一关，才有可能得享永寿，要不然仍有转世重修的可能。

　　现在她们一门心思想奔着斩却凡身而去，纵然有师长在上，可以点开前生忆识，可此事她们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又是一月之后，两姐妹自认在此停住已久，叨扰师长过甚，而且诸多疑问也有了答案，此刻已可下界修行了，有了决定之后，便就入宫与自家老师拜别。

　　张衍温和叮嘱几句后，就放她们离去了。

　　上得玄渊天需乘渡玉鲲，可下界却不必这么麻烦，殿前有转挪大阵，心意所指，就可去得任意一界。

　　汪氏姐妹与乔菁借助大阵，须臾就来得位于山海界的昭幽水府之前。

　　以往她们两人所居住的洞府现在仍是保留着，并没有人敢去妄自占据。

　　不过因为诸天往来方便的缘故，现在昭幽天池所居住的大多是功行浅弱的后辈弟子了，稍有一些修为的都是自家出去开辟洞府了。

　　两姐妹并不喜欢与一众后辈待在一起，因这样于人于己都不方便，故是取回了东西之后，就借用了刘雁依所给牌符，遁回了昆始洲陆。

　　现在她们忆识虽是找回，可功行还未回复，不可能去到洲陆深处开辟洞府，所在只是在人道势力涵盖范围之内寻了一处秀丽山峦，并祭出张衍赐给她们的云龙精魄在此搬运水土，开凿山壁，不久就在云山之巅建立了一座精丽宫观，权作眼下修持之地。

　　岑骁闻听此事，便带着自己几名弟子前来登门造访，在此一连盘恒了月余时间，期间却是为两姐妹设布好了诸多阵禁，又将自己洞府之中奇花灵木移栽过来了不少。

　　这一日，师姐弟三人正在谈法论道，却听得天中有阵阵龙吟之声传来，同时天光陡然明暗了一次，岑骁站起道：“两位师姐，当是魏师兄和元师弟来了。”

第三百五十六章 脉传正流享恩泽

　　汪氏姐妹见得是同门到来，便和岑骁自宫观之内出来相迎。

　　到了外间，便见有墨云滚滚而来，内中显出一驾华丽龙车，前方有十六条墨龙在前牵引，后面则有十数座云筏跟随，上站千多名侍从。

　　少顷，便见这龙车缓缓降落在了山前，魏子宏与元景清二人一同下了车驾，行了过来。

　　到了宫门之前，魏子宏上来郑重一礼，道：“两位师姐安好。”

　　元景清也是打一个稽首。

　　汪氏姐妹万福回礼，道：“魏师弟有礼，元师弟有礼。”

　　待几人各是见过礼后，汪采薇道：“两位师弟远来是客，还请里面安坐。”

　　魏、元二人随汪氏姐妹进入得正堂，各安其位坐下，稍过片刻，就有侍女过来奉上清茶。

　　魏子宏这时看了看四周，笑道：“两位师姐新立洞府，门下恐怕少听用之人，师弟此次带了千多名侍从来，以方便师姐使唤。”

　　他瑶阴门下有不少妖修，不过他知道汪氏姐妹甚少驱用妖魔之辈，所以今次带来的侍婢俱是人身。

　　彼此都是同门，只是一些侍从，倒也没什么好客气的，汪采薇点首道：“那便多谢师弟了。”

　　汪采薇嘱咐了一声，乔菁走了出去，没有多久，就将众多侍女带来进来，并很快安置了下去。

　　先前汪氏姐妹虽也从白芒山水府带来了数十名侍婢，但是为了日后方便，这座宫观一开始便起得甚大，区区数十人显然不可能全数照应得过来的，很多地界都是空空荡荡，现在多了千多人出来，却是能平添不少生气。

　　魏子宏笑道：“方才那位师侄似是大师姐弟子？”

　　汪采薇道：“我姐妹未复识忆之前，这位乔师侄对我等多有照拂，她性情也是不差，而我等弟子都已是不在，近前无人，故是问师姐要了过来。”

　　她们姐妹以往也收了不少弟子，可哪怕成就最高的，也是止步于元婴，现在也一样在转生之中，她们自家功行未复，却还无法寻了回来。至于再往下三代弟子，却是隔了一层了，她们不会再去过问。

　　元景清此刻拿出一只玉匣，摆在案上，道：“此是小弟游历昆始洲陆时采集得来的上好宝材，还有一些宗门这些年来的敬献，小弟一时用不上，想来师姐这里当是有用的。”

　　汪采婷欣然接下，道：“那就谢过师弟了。”

　　她们取回的香囊之中有不少以往使用过的法宝，不过大多数都是化丹之后所用，早前所用都多数转赠给门下弟子了。除却那些上好宝材，宗门所予的这些正好弥补眼前不足。

　　虽说在人道疆域之内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这点宝物在禁制大阵面前也是微不足道，可也不能因此省略了这些，因为你修道前路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哪怕多一分助力都是好的。

　　当然，她们真要用到，也是不难得来，只是同门之间相赠，却不能如此衡量，况且上好宝材都是元景清亲手采来，这里意义自然又是不同。

　　寒暄几句后，同门之间各是说及别后之事，说到感怀之处，一时都是唏嘘不已。

　　魏子宏感慨道：“当年在昭幽天池之时，我同门九人在恩师门下一同修行问道，何等逍遥快意，可惜而今再是不复以往光景了。”

　　元景清道：“只要诸位同门都有向道之心，能问天理，那么便是远隔万界，也如在近前眼前。”

　　汪采薇轻轻点首道：“元师弟说得是，若我们都能得攀上境，想来恩师也是欢喜的。”

　　岑骁道：“而今二师兄和五师兄都在闭关之中，唯愿他们可以顺利渡过关门。”

　　魏子宏这时不禁想到了韩佐成，叹道：“韩师弟如今尚在转生，也不知何时方能归来。”

　　几位师兄弟中，他与韩佐成的交情算是不错，韩佐成本来资质尚可，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了上进之心，这才耽误了自身，与汪氏姐妹努力过后无望却是大为不同。

　　元景清道：“韩师兄的后辈却是不差，其中一个子嗣已然修至洞天之境，还有一个孙辈前番曾在恩师座下做了一番大事，算是俊才。”

　　几人正说话间，却听得外间传来一声呼啸之音，这分明是有玄门中人遁空到此，只是修为并不高。

　　汪采薇关照道：“乔师侄，劳烦你出去一观，是哪一位同道至此。”

　　乔菁领命去了，到了门外，却见那里站着一名俊朗挺拔的年轻修士，身上气机颇正，一望而知是玄门正宗，她万福一礼，问道：“这位道友自何处来？”

　　那年轻修士认真回礼，道：“在下归灵派弟子乐冲，掌门恩师听闻两位师伯回归山门，本当前来相贺，只现在恩师正在闭关之中，无法亲至，故是命弟子送来呈上贺礼。”

　　乔菁是知道归灵派的，此派虽非是东华洲玄门宗派，可也是九洲诸派之一，尤其如今掌门，传闻自小就在祖师座下修道，几可以视作自家人，她道：“那道兄请在此相候，待我去禀明两位师叔。”

　　乐冲拱手道：“有劳。”

　　乔菁当即回宫禀告，汪采薇闻听，道：“原来是审师弟前来相贺，唤那位师侄进来吧。”

　　乐冲不一会儿就被唤到堂上。

　　他进来之后，往座上一看，却是心头一震。

　　他能被审峒派来此地，眼力自是不差，一眼便认出了魏子宏和元景清二人。这两位都是斩去了凡身的上真，他自忖平日一个都难见到，没想在此居然一下见到两个，而其余几位虽道行未复，可也俱是道祖亲传，将来想是都能登临上境的，想到这里，心中顿时多了许多敬畏，俯身一礼，道：“弟子乐冲，见过诸位师叔师伯。”

　　汪采薇道一声免礼，便问了几句审峒近况，乐冲都是一一作答，随后他拿出一只锦盒来，道：“此是恩师关照弟子带来的贺礼。”

　　汪采薇点了下头，便命人收下来了，道：“回去之后，待我多谢审师弟。”

　　乐冲道一声好。

　　汪采薇再问了几句，就着乔菁将他请了下去。

　　乔菁回来之后，问道：“师叔，底下人已是准备妥帖了，是否可以摆宴了？”

　　汪采薇道：“好，你去布置便是。”

　　不多时，就有一盘盘珍奇异果摆了上来，这些无不是昆始洲陆上独有之物，乃是刘雁依原来白芒山水府所栽种的，见汪氏姐妹别立洞府，便赠送了不少过来，这些东西就算斩去凡身的修士食用了，也有些许好处。

　　饮宴到了近晚时分，眼见金乌西坠，这时却又有客人前来造访，说是自溟沧派而来。

　　汪采薇道：“既是同门，那便请进来一见。”

　　少顷，一名仪表不凡的中年道人上得殿来，对着座上几人施礼道：“在下冉过之，乃是宗门派遣在昭原的镇守，见过两位上真，见过几位同门。”

　　汪采薇起来回得一礼，客气道：“冉真人有礼，不知来此可有指教？”

　　冉过之道：“宗门紫光院闻听两位转生入道，甚是喜悦，特命冉某送来两位谱牒印信还有袍服佩戴诸物，并恭贺两位回归宗门。”

　　张衍溟沧派渡真殿主的身份仍在，所以汪氏姐妹转生回来后，依旧是溟沧派弟子。

　　通常来说，溟沧派这等大派门下弟子若得转生，那么一定会主动寻到紫光院，接下前世谱牒印凭，以正此世名声。

　　需知有溟沧派弟子这么一重身份在，可以得享的利益有很多，而且在诸天之中都可任意行走。

　　可汪氏姐妹却是不同，身为道祖亲传弟子，对这些却是不甚在意，反过来是紫光院要紧着她们快些正名。

　　汪采薇将谱牒取来，翻看了一遍，见上面还有自己前生亲笔书写的字迹，不由回忆了那时一幕，她起手轻抚，轻叹了一声，抬头道：“冉真人亲自送来此物，我姐妹不能失了礼数，还请入座一叙。”

　　冉过之却是推辞，他看得出这是玄元门下同门宴饮，他这个外人在此没得惹人生厌，送了谱牒，宗门交托之事已毕，也不必再多留了，当即告辞离去。

　　不过下来时日内，汪氏姐妹也没想到，有许多与自己前身只是有过一点交情的同道纷纷登门造访，就算不方便到来的，也是托得弟子门人送来贺礼，似乎都想着趁着两姐妹功行尚浅之时与她们加深关系，一时前来拜会之人络绎不绝。

　　可尽管如此，汪氏姐妹却并没有感觉自家清修被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乔菁设法挡下了。

　　两姐妹觉得乔菁十分得力，且其人并非侍婢，而是师侄，所以不能不加以厚抚，在商量下来后，两人便就将乔菁唤来，并递给了她一封书信。

　　汪采薇微笑道：“乔师侄，这是师姐给你的书信，你拿去看过吧。”

　　乔菁拿来一看，顿时泛起无尽喜悦。此是刘雁依亲笔所书，其上言，只要她在汪氏姐妹门下做事用心，待见到这封书信的时候，她便是璇霄门下正式弟子了。

　　她顿时激动的难以自持，要知溟沧派中，凡是记名弟子，都是不入谱牒的，所以并不能算是玄元一脉，而现在成了正传弟子后，那出去就可称自己为玄元道祖门下，这意味着将来便是转生，也可受得师长接引，汪氏姐妹转生回来是如何模样，她可都是看在眼里。

　　她吸了一口气，俯身下来，重重一拜，真心实意道：“多谢两位师叔成全，若是将来修行有成，必不敢忘今日之恩。”

第三百五十七章 未落乾坤倾世意

　　清寰宫中，张衍意念沉浸在布须天中，诸多大道之理不停映照过来。

　　他过去便就发觉，当有分身在此世之时，自己再去参悟，却是更易领会玄妙。这恐怕是因为这方现世与布须天相连有关。

　　或许此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可他现在还未能得以窥见。

　　正定持间，心中忽起感应，推算了一下，已知端倪，忖道：“原来还有这一重变化，却是不得不防。”

　　他当即唤得景游进来，道：“你持我法贴，去把四位道友都是请来此地。”

　　景游道：“小的这就去。”

　　未过多久，旦易、乙道人，傅青名、万阙道人等四人都是收了张衍传书。

　　若再平时，纵遇事机，那也只消神意传言便可，可现在这般郑重，这必是有要事了。四人在判断出这一点后，在收到法贴那一刻，都是立时放下身边之事，往清寰宫而来。

　　须臾，四人就穿渡界天，落身在清寰宫前，随后便被请入大殿之中。

　　张衍待与四人见过礼后，便一展袖，道：“还请诸位道友坐下说话。”

　　四人称谢一声，就各是坐下。

　　旦易问道：“不知清寰宫主请我等至此，是为何事？”

　　张衍道：“此中具体缘由，涉及世外一位大能，不好言说，只能告知诸位道友，贫道方才得有感应，因这一位大能之故，此方现世之中或会有生灵受其意识映照，继而为其所用，若到那时，其人极可能借此侵入我辈所在之地，故当设法蔽绝此事。”

　　他方才之感应，乃是那一位传闻之中侵灭诸有的存在所致。

　　并不是这一位真正到来了，而只是有先兆应发。

　　本来现世之中有他法力弥布，除非这位能够杀到他面前，再将他击败，否则也是不可能侵入进来的。

　　可是其人道行功行当是已至极为高深之境，这回却是能够绕过他法力，直接感染现世之中生灵，而这些生灵一旦受其蛊惑，再对那一位加以祭拜，就有可能会牵引其人意识过来。

　　此回若不是他恰好意识沉浸在现世之中，却也未必能够感应得到。

　　当然，其余炼神大能可能也并不在乎这些，因为其等背后现世对他们来说早是可有可无了，哪怕消亡也无所谓。

　　不过他这里却是不同，不但有门人弟子，且还连同布须天，甚至由于布须天的缘故，他这里可能会受得更多关注。

　　在他还没有完全主驭布须天之前，若被那存在盯上，那想要抵挡是极其困难的，所以要尽量加以回避。

　　其实本来以他功行，一念就可令众生不再受外力摆布。

　　可问题在于，那位存在功行高过他，炼神之间本是气机法力相引对抗，他越是要设法排斥这一位，就越是有可能把其吸引过来。所以反不如此交托给下面之人去施为。

　　四人神情都是一下变得无比严肃起来，连张衍这等炼神大能都需要提前防备，可见事机极不小。

　　万阙道人思索一下，问道：“在下这里有一疑问，若是清寰宫主不成太上，此事会否发生？”

　　傅青名一皱眉，道：“道友如此言语恐是不对，傅某虽未至上境，可也知晓，这等存在若是施为，那是不能以世间因果道理去衡量的。”

　　万阙道人打一个稽首，诚恳道：“在下岂敢如此以为？只是对此中之事有所困惑，故是请教清寰宫主。”

　　他到不是责怪张衍带来这等事，毕竟没有张衍，他也不可能重聚法身，而是当真对此有所疑问，忍不住想要弄清楚。

　　张衍笑了一笑，道：“万阙道友所言，若是用在寻常现世之中，却也不无道理，可我等所处之世因有布须天存驻，所以又有不同。”

　　那位侵灭诸位的存在若是显化，那么第一个对付的肯定是诸多炼神同辈，所以炼神修士对其感应也是最深。

　　而此世因为有他存在，所以必然会将之引了过来，若只说及这些，那么万阙道人所说因果是对的，的确是因他之故，才会发生此事。

　　可这里若是寻常现世，那么他实际上不用去考虑这些。

　　因为无论他是否关注，这现世都是会自然消亡的，那一位存在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无论在世间搅动起多少风浪，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可身处这方现世因为勾连布须天，情形就有些特殊了。

　　只要布须天还在，此世便就不会消亡，那就由此衍生出了更多可能。

　　且布须天天生乃是造化精蕴所在，哪怕没有他在此，也一样是会吸引这一位到来的。从这一点上看，有他在此坐镇，反而可以护住这方现世。

　　四人听了他解释，都是点头，虽并不明白世外之变因何而起，但却是清楚了，正因为是有了布须天的存在，这才使得此方现世天地格外不同。

　　旦易打个稽首，道：“上境之争，我等难明所以，需得如何做，还请清寰宫主示下。”

　　张衍道：“此人意识映照何时会至，无法查证推算得来，但我等可制约根源，不令膜拜未名之事出现，世间凡有之举，俱需留神。”

　　旦易想了想，道：“昆始洲陆上，此事可交由肇恒去为，其为神主，淫祀恶祭乃是其主理之事。还有诸天各派之中也当下得严令，非天地，非宗门、非师长，非先人皆不可祭。”

　　傅青名沉吟道：“肇恒管束人道当是无碍，然则清寰宫主所言涉及所有世间生灵，妖魔凶怪，乃至虚空之兽，恐怕都在其列，此辈却是极难制束。”

　　万阙道人淡淡道：“若是诸位认可，那将之俱都抹去便好。”

　　张衍摆了摆手，道：“不必如此，将除人种之外的生灵俱都杀灭乃是下策，固然我等可改换诸天规矩，可此举无疑自乱阵脚，也不符造化之理，众生之中以人性灵最足，最有可能入道，那意识若是过来，首先就是攀附于此，其次方是异类修士，至于那些连人身都无法修成的，可以不去理会。”

　　众人都是点头，这般一来，范围就小了很多，虽他们一念扫过，就可看遍诸天万界，可是涉及上境修士之事，谁又能言必然可以看破呢？还是尽可能从源头上加以掐灭为最好。

　　乙道人则言道：“万界之中，有不少宝物真灵受得供奉，至今还有游荡在外的，只是先前并不碍我，所以任得其去，并未加以管束，而今乙某当去收拿，并绝其祭拜。”

　　万阙道人言：“我并无宗门弟子，自当神游诸世，监察此事，以断绝根由。”

　　张衍颌首道：“那此事就交托诸位道友了。”

　　事情交代完毕，旦易等人都是先后告辞离去，但唯独万阙道人留在了最后。

　　张衍道：“道友可是有话要言？”

　　万阙道人言道：“在下思及清寰宫主之言，却是想到一个办法，不知可否可行。”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如有主意，不妨明言。”

　　万阙道人言：“记得清寰宫主成就之后，曾以道音宣告诸界，在下以为，清寰宫主不妨每隔一段时日便开坛讲道，以道理正心意，这般施为后，纵然外邪进来，也难以生成什么气候了。”

　　张衍考虑了一下，应该说这个建议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炼神之间既是牵连又是对抗，若是生灵长久听闻他之大道，这样就会那就会自然而然蔽绝其余太上倾顾。

　　此中玄妙，非是万阙道人这等曾经一窥上境之人是想不到的。

　　但这里仍旧是有所不妥，这样做实际就是把生灵祭祀膜拜之人换成了自己，本来也是无碍，但从更为广远的角度来看，这事情实际上是他与那位存在彼此功行的较量，若是那位存在暗中改换膜拜对象，悄无声息的使自己意识种入进来，那就弄巧成拙了。

　　他道：“道友之言，贫道会加以考虑。”

　　万阙道人起身打个稽首，就告退出去了。

　　数日后，山海界，地渊深处。

　　宇文洪阳正在丹室之中温养法宝，外间弟子之声传来，道：“恩师，玄渊天方才有使者送来了一封书信，说务必呈送恩师观览。”

　　宇文洪阳一挥袖，开了丹室门户，道：“拿来我看。”

　　那弟子手托一封书信，恭恭敬敬送至面前，再是拜了一拜，就退了出去。

　　宇文洪阳打开一看，神情之中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深思良久，神意遁入莫名，片刻之后，薛定缘亦是到来，稽首道：“宇文掌门有礼。”

　　宇文洪阳道：“薛掌门有礼，想来薛掌门当是也是收到玄渊天传书了？”

　　薛定缘道：“收到了。此事不小，又是清寰宫主亲自关照，那下来需得着紧此事了。”

　　宇文洪阳道：“薛掌门可有主意？”

　　薛定缘笑道：“说来有一人做此事十分合适，宇文掌门不妨请得这位出手，我等就可少却许多烦恼了。”

　　宇文洪阳稍作思忖，道：“司马长老么？”随即他点了点头，道：“司马长老确实合适，稍微我会请出面主理此事。”

　　天魔算不得是生灵，而且用在监察之事上，那当真是十分方便。只要司马权愿意，那无数魔头足可看牢所有灵门弟子，但凡有所异动，都可以第一时刻发现。至于玄门那边，应该是不会用灵门这套的，所以他也不必去多言了。

第三百五十八章 邪祟原生至阳中

　　一月之后，九洲诸派先后收得太上诏旨，其上言明，要他们设法禁绝各界淫祀恶祭。

　　除了各大派掌门稍许了解此中内情，其余人等并不明白为何要如此做，于是纷纷打听起来。

　　可传言虽多，真正可信的却是极少。

　　但不管如何，此是太上道祖所传法旨，且上面还有如今四位元尊签谕，可见事机绝然不小，故是无人敢有怠慢，纷纷命门下弟子彻查，凡自家地界上有此等举动，俱是一律查禁。

　　而余寰诸天这里，清剿淫祀恶祭则可直接酬以善功，是以余寰修士俱是十分卖力。

　　甚至有不少修士为了获取更多善功，暗中传播祭祀之法，而后自己再去清剿，所幸此事并不为善功薄所承认，这些人在尝试无果后才将之放弃了。

　　现世有诸天万界，凡有灵机所在，几乎都有修道人存驻，做起此事莱说相对做起来很是容易，但有一个地方很是麻烦，那便是布须天。

　　布须天广远无边，内中有无数大小界空，有些地界修道人根本未曾去过，这就只能靠大能推算，先对那些异动所在下手了。

　　山海界，瑶阴总坛。

　　魏子宏这里也是收到了传书。他身为张衍弟子，本身又是斩去凡身的上真，自是有资格知晓此事始末的，正因为知道此事的严重性，所以他也是极为上心。

　　这等事瑶阴派中其实很是不少，因有他门下弟子有一些异类土著出身，有各自的忌讳习俗，除了祭拜先祖的，还有祭拜伯白、伯玄的。

　　这些尚还好说，祭祀先祖不在禁绝之列，而伯白、伯玄乃是山海日月大神，非是没有根底的，供奉一下也是无妨。

　　可是山海界传闻之中稀奇古怪的神鬼尤其多，定然不会缺乏祭拜之人。以往这些事情他无意理会，只要弟子都是遵守宗门规矩便可，可现在不同了，自家恩师亲下诏旨，他绝不能让自己这里成为犯禁之地。

　　在考虑过后，他就把一名亲近弟子唤了过来，道：“为师记得，门中有不少弟子有膜拜祭祀之风俗？”

　　那弟子不屑道：“回禀恩师，此辈生来愚昧，不知敬拜天地师长，反而去祭拜那些妖魔邪怪，不诚于道，更不诚于己，压根不类修道人。”

　　魏子宏道：“而今你师祖传谕，禁绝一切淫祀恶祭，今后门中此风断不可长，现就由你去处置此事，为师不管其他地界如何，但我瑶阴门绝不能再有此类事。”

　　那弟子听得是师祖传谕，不由露出敬畏慎重之色，大声回道：“师尊放心，弟子定然办得妥当，不会叫恩师失望。”

　　他躬身一拜，正要走开，魏子宏却又喊住，道：“你两位师叔方才回转山门，道行未复，手下合用之人也委实太少，你派遣几名得力之人去往玉羽峰听用。”

　　那弟子道：“弟子回去之后便就安排。”

　　那弟子做事极快，不过两三日后，就来报言，说瑶阴派总坛所统摄地界之内俱是安排妥当，并且此后弟子之间将会互相监察，若是正祭，需得报于宗门方可为，而若私祭，一经查证便废除功行，开革出门。

　　魏子宏对此也是有所预料，这些地界就在他这个掌门眼皮底下，有什么情况立刻可以做出回应，无人敢于阳奉阴违，所以行事顺利是十分正常的，况且只要秉持道心的修道人，那眼中只有道途，很少会有人去用祭拜求取力量。

　　他心中担心的，却是那些分坛所在。

　　而今瑶阴派在昆始洲陆之内乃至其余界空都有小宗分坛，这些地方他都是直接交由弟子打理的，控制力难免弱了一些，最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果然，随着分坛消息陆陆续续报了上来，情况果然不如总坛那般顺利，而且大多是应在了那些山鬼身上。

　　当年九洲诸派攻打下西空绝域之后，山鬼部族绝大部分都是投降了，因为此辈数目极多，又天生就有神通，所以修道人征伐其余界天时，就喜欢带上此辈，一方面是消耗山鬼数目，一方面用其清剿土著凶怪妖物。而在分坛建立之后，还可用其当充作苦力。

　　不过这样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几乎每个地界都有此辈存在。

　　而下面传上来的消息，就是在禁绝淫祀恶祭后，竟是先后有三个分坛的山鬼尽皆叛门而去了。

　　魏子宏心中诧异，山鬼若是只祭拜鬼祖，这算是祭拜祖先，还没有必要闹到叛门的地步，现在三个分坛同时做出此等举动，背后牵涉绝然不是那么简单的，当即就把那弟子喊了过来详问。

　　那弟子回道：“早前那些山鬼确实祭拜鬼祖，不过其等随着我辈征伐诸界，眼界渐渐开阔，知晓鬼祖确然已亡，故是暗中另起祭祀，弟子也是去彻查之时，才知此事，此辈祭拜的乃一名为‘横专’的古怪生灵，据说只要诚心祭奉，便有莫名神通得获。”

　　魏子宏神情严肃起来，此辈今日可以祭拜未名之物，那么以后说不定也会祭拜那一位存在，而为了祭奉对象而叛门，那说明在此辈心中，那此赐予神通之人比宗门更是重要。

　　他试着推算了一下，发现竟不能推算出那“横专”为何物，说明这一位层次至少与他相当。

　　他心念一转，那些分坛所在之地，灵机虽有，但并不足以支撑大妖魔怪，所以这位只能是外来的，有此判断之后，再是作法推算，立便确认了其来处，此乃是一头虚空生灵。

　　他考虑片刻，肃然道：“你立刻着人捉拿叛逃弟子，日后凡我瑶阴界下，皆不得再祭拜鬼祖。”

　　那弟子兴奋道：“是！”

　　瑶阴派中异类妖修与人身修士皆有，可是双方关系却并不十分融洽，都在试图争夺宗门资源和上进之路。

　　而一旦这个谕令下去，他相信肯定会引起很多反弹，但这又有什么关系？难得找到打压异类修士的机会，他是一定会想办法抓住的。

　　魏子宏在令这个弟子退下后，心中转念，现在这些事虽是发生在自己地界之上，可“横专”的信徒却未必只有这些，说不定还有隐藏在其余分坛中未曾现身的。不过要解决也是简单，只要将这虚空生灵斩杀了，那么源头一断，便有余孽未除，也掀不起风浪来了。

　　只这里有一桩麻烦，虚空之中没有远近，亦没有过去未来，并无法斗法，这等虚空生灵若不侵入某一个界空之中，是很难拿他们如何的。

　　他思忖了一下，换了别人或许为难，可他太上道祖亲传弟子，却不难解决此事。

　　当即起身来至后殿，对着案上牌位一拜，过去没有多久，就觉前方有灵光闪现，抬头一看，却见一道符诏出现在了供案之上。

　　他躬身一拜，道：“多谢恩师赐法。”

　　上前将符诏收好，转至正殿，就将所有长老与得力弟子都是寻来，并关照道：“我去往天外一行，门中之事暂时交由你等处置。”

　　诸长老及弟子都是恭声领命。

　　魏子宏交代过后，心意一动，化一道灵光冲起，轰然遁破界天，霎时之间，已然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他神意一转，便循着那一缕算定的源头而去。

　　似乎是过去许久，又似过去一瞬，就见前方浮现出一头虚空生灵，其看去仿佛由一条无数星光聚合的晶莹游蛇，但却长着一个男女莫辨的人面，五官眉发俱全。

　　这怪物见到他寻来，非但丝毫不惧，反而眸中还露出戏谑之色，显然认为魏子宏纵然找到自己，却也并不能拿它如何。

　　魏子宏见此，不觉笑了一声，道：“不过一头虚空生灵，安知道法之能。”他一抖袖，就将那符诏抛了出来。

　　此符一出，霎时就变化为一处界天，这虚空生灵不由自主就往里投入进去。

　　魏子宏把袖往后一甩，就遁入其中。

　　那虚空生灵此刻在里左冲右突，却根本无法破界而出，显是被封绝在了这里，顿时露出畏惧惶恐之色。

　　魏子宏进来之后，眉心之中神目骤然睁开，一道灵光射去，顿将其笼罩其中。此僚没有了虚空作为屏护，那自身实力几何忽略不计。只是过去三四息，便彻底化散不见了。

　　魏子宏神目一闭，立在原地推算了一下，却是眉头一皱。

　　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解决，那些获取神通的山鬼仍能施展这等本事，这说明此怪并非真正源头，当还有大能凌驾于其上。

　　他顿感棘手，连先前推算都未曾察觉到这一位，那说明这位大能道行神通远远胜过自己，这就非是他所能解决的了，当即拿出一枚玉简，心中默诵几句，就将此往外一送，任其化灵光遁去。

　　张衍此刻正在清寰宫中修持，心中忽生感应，伸手出去，凭空拿来一枚玉简，只是意念一转，就知晓了前后因果，稍作推算，发现那源头所在，竟是指向了源自布须天深处。

　　布须天中至今还藏有许多隐秘，连他也无法全然知晓，出现这般情况也是不奇。

　　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反认为此是好事。因为此间玄妙暴露的越多，那就说明他越是接近真正关键，想要主驭布须天，此后这类事机恐怕不会变少，而只会出现得更多。

第三百五十九章 根由不定寻未明

　　张衍思忖下来，不管往后如何，眼前既然有了明确线索，那就要设法摘去这个变数。

　　只是布须天可谓界空无数，纵然辨明了其中大致去向，一时之间也无法准确推断出其真正所在之地，除非他反复推算，穷究到底。

　　可越是深究，越可能使得更多东西跑出来，有些或许是与此根本无关的，说不定也会因此一同浮至面上。他并不怕这些麻烦，但这里也需要加以控制，不能令其一下冒了出来太多。

　　现在较为妥当的方法，就是派遣门人弟子去往可能供奉这位存在的界天，再循此找去，当就能找到其所在。

　　而且低辈弟子由于道行不高，通常只要不去做无关之事，那也触动不了更高层次的东西。

　　他转念至此，把袖一挥，一道灵光就往昆始洲陆飞落下来。

　　白芒山水府之中，刘雁依此刻正在查看下面报了上来的呈书。

　　自上回得了张衍手诏之后，她毫不犹豫下手整肃昭幽天池与白芒山水府。

　　好在玄元一脉弟子自不必去祭拜什么神怪，要祭拜也是祭拜自家祖师，毕竟祖师可比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厉害许多了，故是此事异常顺利。

　　她将呈书看罢，摆放到了一边，默默打坐了修持了一会儿，就在这时，却有灵光在水池之中映现出来，慢慢凝聚成为一枚贝叶形状。

　　“是恩师传书。”

　　她心下一动，伸手拿了过来，眸中有灵光闪灭了一下，就把此中所有内容映到了意念之中。

　　沉吟片刻之后，指尖拂过水池，飞溅水珠落下，如琴筝拨弦，发出叮咚清越之声，远远传了出去。

　　不一会儿，在水府之中修行的七名门人俱是到来座前，并躬身行礼，口中道：“拜见府主。”

　　刘雁依道：“而今有一位大能藏身于布须天深处，其谋或不利于我，故恩师传法旨下来，命我派遣弟子去往各处未明界天，设法找出此人线索。”

　　有一门人问道：“不知府主要用多少弟子？修为可有定限？”

　　刘雁依道：“只需低辈弟子便可，数目越多越好。”

　　那门人与旁侧几人相互看了看，神情轻松了几分。

　　他们本还以为这等事要派遣自己弟子出去，因为此事前路难明，若是有个闪失，他们也是心疼，可若只是召聚寻常弟子，这就容易许多了。

　　不提白芒山水府，而今昭幽天池弟子众多，以往局限修道人的除了上乘功法就是修道外物了，现在山海界诸物丰沛，而玄元门下功行自是不缺的，没了这等限制，哪怕一口气派遣出万多人都是可以。

　　七人退下去后，就各自分头行事。

　　一日之后，山海界昭幽天池忽然磬钟大鸣，凡在府中修持的弟子，闻听之后，俱是陆续赶至天池法坛之下。

　　法坛前方留有大一片空地，平时可容数万人听道，其中更有千余石台矗立，唯有功行高深或辈位在上方可端坐。

　　这时一名身着月白道袍，举止潇洒恣意，卓尔不群的道人走到了场中，径直在前方一座石台之上坐了下来，随后从袖中拿出了一只酒壶，时不时仰脖一饮。

　　此人名唤越神庐，乃是羽人出身，原本是景游收养的弟子。

　　早在三百年前，景游自觉寿数将近，就将之收在了门下，准备在自己转生之后代替自己继续做张衍随侍。

　　只是后来他被张衍得赐永寿，自不必再如此做。不过他也没亏待越神庐，送得其下来在昭幽天池之中修道，且身份班次俱是等同于昭幽门下三代弟子。

　　越神庐目光一瞥，却见得一名身着儒衫年轻男子过来，他拍了拍座下，道：“吴兄弟，何不来此一坐？”

　　那年轻男子步子一顿，道：“这……石台乃是尊长所坐，我若上去，似不合适。”

　　越神庐豪气言道：“只一个石台，何须计较这些多？何况是为兄让你上来的，便有事，也是为兄担着。”

　　那年轻男子迟疑一下，还是走了上来，在旁侧榻上坐了下来。

　　越神庐看了他几眼，道：“上次与吴兄弟一会，却是在十载之前了，可看去你修为并无丝毫进展。”

　　吴尚秋摇了摇头，道：“我如今只想着逍遥渡日了。”

　　他而今将近三旬，十年前入了炼气之境，可此刻仍是在一重境中打转，且始终没有丝毫进展，在外物功法都是不缺的情形下，这只能是资质所限了。

　　他自觉也没了指望，故是索性寄情于山水，享受人间风光了。

　　越神庐嘿了一声，倒也没有看不起的意思，毕竟每个人选择不同，只要自己觉得走对便可了，管他人如何想？他享他的长寿，我自我的逍遥，各不相干。

　　吴尚秋看了看法坛之上，道：“也不知今日唤我来做何事？”

　　越神庐一口气将酒壶喝光，站起身来，一拍他肩膀，道：“换个地方说话。”

　　吴尚秋稍有犹疑，还是点了下头。

　　越神庐身上玄光一放，就带着两人飞纵上天，并在水府之巅停了下来。

　　吴尚秋道：“道兄可是知晓些什么？”

　　越神庐道：“此回之事乃是道祖吩咐下来的，要我玄元门下弟子各自去往未明界天探询，为兄觉得，吴兄弟你不妨前去一试。”

　　吴尚秋苦笑道：“我一个无用之人，又能如何？”

　　越神庐摇头道：“此事不在于修为，哪怕炼气境亦可为之，但是好处却有不少。”

　　吴尚秋叹道：“小弟此刻已是绝了念想，只想好好享这人间之福。”

　　越神庐笑道：“纵要享福，可也要有寿数才好，吴兄弟不过是炼气之境，就算在这山海界灵机丰沛之地，寿也不过两百，你又能享得多少逍遥？依为兄之间，你还不如去往那些界天之中，只要事成，回来赐些丹药，增寿一二百岁，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得还能助你筑炼玄光，那享个四五百载之福，也未必不能。”

　　吴尚秋听这么一动，不觉有些心动，毕竟他只是看不到希望，故是麻痹自己，不愿去多想，他能开脉破关，多少是有几分道心的，而且若是能活得寿长一些，谁又不愿意呢？

　　他有些不确定道：“果真可以么？”

　　越神庐哈哈一笑，用力拍了拍肩膀，道：“吴兄弟放心就是，你以为门中唤得这许多弟子来是为什么？今回与你同行的，至少也有数千之众，若是太过凶险，又岂会做得此事？莫非不要这些弟子性命了？再说我等祖师乃是太上道祖，就算有所失，有祖师在上，也不用怕吃亏。”

　　吴尚秋一想，觉得有理，不管是宗门还是昭幽天池，做事都自有章法，不会任意让弟子去送死，既然这样，那还不如试上一试。他点头道：“好，我听道兄的！”

　　数日之后，所有愿意前往未明界天的弟子名册都是送到了刘雁依手中，她翻看了下来，见其数一共三千七百二十七人，不过除了寥寥几名功行深厚之人外，大多数是无有什么成就之望的弟子。

　　这也是自然的，此次表面上的酬偿乃是增寿还有晋功之用的秘药丹丸，对于本就修行有望之人，自然不会太过在乎这些东西。不过每个人都是同门亲友，自身不要，不代表亲友不需要，所以还是有几名俊才愿意加入其中。

　　她看过之后，便把名册一合，对着站在阶下的一名白发长老言道：“就安排这些弟子前往，全长老，此事就由你来安排。”

　　全长老一个躬身，表示明白，他退出去后，就将这三千余弟子都是唤到了一处，并道：“你等此去探访未明，任何情形都需及时报于门中知晓，若那界中有祭神之举，则尤其要注意，若是立得大功，门中可将此一界天地封敕下来，宣诏立碑，为你永镇之地。”

　　众弟子本来甚是平静，可当听到这句话，不由得一个个露出激动兴奋之色，敕封一界，这是何等好处？自己等若就是此间宰主了，哪怕这处天地这没有什么灵机，也可以用来安排亲人族众，世代富贵享之不尽。

　　吴尚秋此刻亦在众人之中，他同样激动不已，同时也是听出来了，门中对此事的确异常重视，不然不会连这等好处都是拿了出来。

　　全长老把众人神情收在眼底，也是颇为满意，他示意一下，就有两名弟子抬上来一只半人高下玉匣，摆至台前后，便命人将上面红帛掀去，打了开来，却是露出来一枚枚晶玉珠子。他一拂袖，随罡风一卷，这些珠子便化作灵光飞散下来，准确无比地落至每一人面前。

　　吴尚秋看了看四周，见很多同门都是拿起打量，也是好奇拿至面前，顿感一股清气融入了自身意识之中，瞬间便明了该如何运使此物。

　　全长老这时道：“此是一枚遁界珠，兼具两界仪晷与通天晷之用，你等可携在身旁，”说到这里，他声音郑重了许多，“你等破入未明界天之后，绝不可让此物离身，否则布须天深广，若不得此物，祖师也未必可以找到你等，切记切记。”

第三百六十章 天关破渡问千界

　　破去他界非是小事，全长老交代了最重要的几条，要诸弟子牢记下来，随后就将此回可能用到的护身法宝、补气丹丸、阵旗、飞舟等等物事各自分发下来。

　　因为此回是门中统筹行事，故这些物事都是由昭幽天池承担。山海界物产丰盛，现在这些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不过之后你是拿去交换还是送给同门，这就与门中无关了，性命是自己的，你若是不在乎，那他人自也不会来在乎。

　　众弟子此刻都是露出欢喜之色，尽管虽还未正式去往未明界天，还不知道能否立功，可只是这些东西便就不吃亏了。

　　全长老再说了几句，就将该是交代的已经交代完了，就一挥袖，就见天中有一道灵光降下，随即现出一尊金铜经纬线丝环绕的玉球，其大若高岳，半悬于空中，周围并有瑰丽云霞衬托，隐约有一处处界天之外的景象自里浮现出来。

　　他道：“此物名唤浑通万界仪，乃是祖师所赐，尔等便是借得此物之力遁去诸多未明界天之中。”他看向下方，“尔等稍事准备，最迟后日，便需到此，届时便用此送渡去往彼方。”

　　底下有弟子大声道：“可否现下前往？”

　　全长老寻声看去，问道：“你叫何名？”

　　那弟子并不胆怯，大声道：“弟子郝文通。”

　　全长老点点头，对旁侧一名侍从弟子道：“给弟子郝文通加上一功，待回来之后一并论赏。”

　　郝文通喜上眉梢，躬身一拜，道：“谢长老。”

　　全长老抚须道：“不必谢我，先行之人，宗门自会给予好处。”

　　越神庐此刻正和吴尚秋站在一处，他道：“吴兄弟，早去为好，还能白得一功。”

　　吴尚秋想了想，道：“越道兄说的是。”

　　越神庐问道：“吴兄弟，你可有什么要向为兄交代的？”

　　吴尚秋摇头道：“家中自有兄弟照应，也无有什么可挂虑的。”

　　越神庐一拱手，道：“那便祝吴兄弟一路顺风了，待你回来后，我二人再把酒言欢。”

　　吴尚秋郑重抬手还了一礼，就迈步往那浑通万界仪走去。

　　本来他心中对去往未明界天还略微有些不安，但在看到周围一个个同门带着兴奋之情往里走入，也似受得感染，稍稍定心下来，暗自道：“我乃昭幽弟子，玄元一脉，道祖门下，却又有何惧之！”

　　深吸一口气之后，就一步迈入那瑰丽云霞之中，霎时，他便感觉自身被一股无比耀目的光亮所包裹，好似融化到了其中，随即便是一阵恍惚，所有感知都是淡去不觉，恍若又回得母胎之中，在好似过了极其长远一段时间后，就猛然清醒了过来。

　　只是这时，他却感觉一阵汹涌热浪传来，皮肤上隐隐传来了灼痛之感，把眼睁开一看，不由得神色一僵。

　　他发现自己此刻竟然是立在一处庞大无比的地火坑穴边缘，周围浓烟滚滚，遮天蔽日，连天地都看不清楚，而火口下方火浆翻滚，并不停往上涌动，看去好像就有一股力量要冲了出来。

　　穿渡界空，落在哪里是没有定数的，不过似上境修士，自然不会被这些小事所困扰，毕竟其自身就能崩山毁陆，覆灭界天之能，区区地火又算得了什么？

　　可这对吴尚秋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他急忙一引法诀，一驾飞舟顿被唤了出来，当即跃身其上，牌符一晃，驭舟腾空飞转，试图闯了出去。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只听得一声轰隆巨响，一股惊人气浪带着灼热烟气和无数石块冲腾而起，飞舟一下就被掀得在空中翻滚了起来。

　　吴尚秋脸上全是汗水，拼命往里飞舟灌入法力，试图将之稳住，可是这个时候，还有无数飞溅散的石子火浆不断冲击着舟身，尽管外间有禁阵回护，可终究还是需法力维系的，他现在一个炼气修士，也是经不起多少折腾，勉力维持禁制冲出火口范围，终是在内气堪堪枯竭之前闯了出去。

　　可这个时候，他已是驾驭不住飞舟了，看着自己正往地面坠去，此刻也是顾不得其他，颤抖着手掏出补气丹丸，准备吞下，可方才如此做时，感觉身躯一个剧烈颠簸，好像又撞上了什么，丹丸脱手飞去，随后一阵天旋地转，一阵震动之后，眼前一黑，便陷入昏沉之中。

　　半睡半醒之前，他隐隐察觉到，好似有人将自己从飞舟之中抬了出去，只是自身气力一空，又有伤在身，很快又没了知觉。

　　待他再度醒来后，只觉眼前光线略觉刺目，微微眯眼，双睛之中似有氤氲气雾闪过，立便适应了过来，随后缓缓坐起。

　　先是抬起胳膊，看了看自己，见身上穿着一似葛布织就的短衫，下身则干脆是一条围扣的长布，下方坐着的是并非床榻，而是数层垫子，看去是芦草之类的东西编织而成。

　　随后又打量了下四周，这里当是一间由竹木筑起的阁楼，因为两旁顶上都开着支窗，故而光线明亮，角落里放着瓮坛等物，几步之前摆着一个打磨光滑的弯枝挂架，换下来的衣物摆在那里，看上去已被清洗了一遍。

　　他起得身来，将原来衣物又是换上，随后一摸乾坤袖囊取来，发现遁界珠仍在里间，不由松了一口气。

　　只要此物还在，就不至于与宗门断了联系。

　　之前为了逃离火口，他什么也未曾顾得上，此刻试着吐纳了几次，发现这里灵机很是平常，这说明此间纵有修道人，顶层成就也不会有多高，而存在膜拜祭仪的可能也相对小了些。

　　因为供奉祭拜通常只会在灵机强盛的地界，而灵机低弱感应愈弱，也愈发没有价值。

　　这并不是说灵机低弱之地供奉便就不存在，而是布须天既有无数界天，那有的是上好之处可选，又何必去选择这等所在呢？

　　想到这里，他心情放松下来，再是调息一阵，精神恢复了一些，就迈步来到支窗边上，顿感一阵阵微风拂来，甚是温暖和煦。

　　窗外乃是一片湖泊，有荷叶散布在四方，湖波粼粼，金光闪烁，有不少鱼儿在里跳跃，只见有十来只仅堪一人坐下的红漆小舟在里荷花之间徜徉来去，上面坐着有几个窈窕身影，一边唱着歌，一边在采着什么，时不时还夹杂着一声声欢声笑语。

　　吴尚秋默默一察，从自身五脏运转情况来看，若以山海界时日推算，仅仅只是过去了三四日左右，照理说，有那等火口所在之地，附近不可能呈现出这一幅水乡景象，而那等自然造化之力一旦迸发，周围地界也不可能如此安宁。不过这毕竟是另一个界天，说不定有什么奇异变化他不知道。

　　正想着的时候，听得下方传来刻意放得轻柔的脚步声，随后竹帘一掀，一名身姿纤细的俏丽少女端着一只木盆走了进来，其系着一根粗长辫子，身上一样穿着葛布衣衫，肤色微黑，脸上有着劳作过后的红润，额上汗津津的，着见他醒来，露出惊喜之色，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语。

　　吴尚秋默不作声。

　　那少女见他没什么反应，想了一想，将木盆放下，随后去了角落里捧了一只瓦罐过来，将封盖去了，半跪着端给了他。

　　吴尚秋见里面乃是盛放的白糊糊的一团东西，还插着一根木勺，知晓是吃食，想了一想，接了过来，试着吃了一口，顿觉一股凉沁沁的感觉漫延心肺，居然很是舒适，顿便知道这东西洗去肺里火烟的作用，这本来需要他运功排斥，现在有此物便就不必要了，当即不用人催，一口一口都是吃下，随后对那少女点了点头。

　　在他食用时，那少女就在那里一眨不眨看着他，见他望过来，面上浮起一团红晕，低头拿起木盆中的厚巾，稍稍搓了几把，在吴尚秋脸面上轻柔擦拭了几下，再将他换下来的衣物收拾起来，一甩辫子，就端着木盆掀帘出去了。

　　吴尚秋见她出去，不由思考起来，现在初至此界，不宜露出太多不同的地方来，而且他那是自天坠下，伤势不小，现在还未痊愈，看去那少女对自己没有恶意，那么不妨在这里住上几日，看看情况，再定下一步行止。

　　下来两日内，少女此后每天都会上来给他端水送饭，不过除了这少女外，竹屋之中还住着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应是此女兄长，当日就该是那此人把他背来此地的。

　　过去两天，吴尚秋已然学会了此间大致用语，实际若是听到的言语更多，他还能掌握得更快。

　　这时他听得楼下声音道：“阿铃，那位先生可曾说了什么么？”

　　少女清脆的声音响起道：“没呢，先生一直不曾开口。”

　　“阿铃，你说先生是从哪来的呢？居然能凶煞之地活着出来。”

　　“先生能从凶煞之地出来，还穿着那么好看的衣服，我猜一定是金宫里的掌祀。”

　　“金宫掌祀？”年轻人声音带着喜意，“要真是这样，求他帮帮忙，我们白菱荡里煞怪就再也不能害人了。”

　　吴尚秋听到这里，精神一下紧绷起来，凶煞之地，金宫掌祀，莫非与那一位大能有关？

　　不过他也知道，任何界空只要没有修道人，那么都有祭拜，关键看供奉对象是谁，并不见得一定是自己所要探询的对象。

　　他深心之中本来只念着平平安安完成宗门交代的任务，却十分不想真就在这里查出什么东西来，心下暗叹一声，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三百六十一章 初闻煞绝疑鬼神

　　几日下来，吴尚秋算是与两兄妹互相熟悉了。

　　这两兄妹俱无姓，一人唤“铃”，一人叫“敢”，外间大湖叫作白菱荡，周围分布着大小八个村寨，此间名为清苇寨，寨民大多以编织草垫，打鱼捕禽为生，整个寨子大约有七百余人。

　　至于金宫祀师之类的问题，他一个也未多问，这些事情不能急于打探，不然反会坏事，而且能被这对兄妹知晓，当也不是什么隐秘，时间久了，自能了解。

　　只是不管如何，这回是得蒙这对兄妹相救了，那必须还报此恩。

　　他盘算是否可给这对兄妹一些好处，这里最简单的就是改善一下衣食用度，或者赠些好物，但又不能太过，需知人心贪婪，要是这对兄妹忽然有了好东西，没得遭人觊觎不说，反还会引来更多麻烦。

　　这等寨乡所在，几乎人人都是沾亲带故的，一人知晓，也就等于全村知晓了，根本藏不住隐秘，若到时反害了这兄妹二人，就有违他本意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不急，可等再观察一下再行计较。

　　吴尚秋身子一日比一日好转，其实他头一天运转内气，已是差不多痊愈，但为了不太过惊人，所以才没有显露出来，可尽管如此，那也是叫人很是吃惊了，要知阿敢是看着他从天坠下的，一般人早就摔死了。好在这对兄妹认定他是非常人，现在见他好转的如此之快，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又是几日过去，天气渐渐炎热起来，兄妹二人出去的劳作的时日越来越短，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中编织草苇，而这等时候，竹楼里却是迎来了一位访客。

　　其乃是一位五旬老者，尽管衣着简单质朴，可打理的很是干净，看得出发须进行过精心修饰，头上还佩戴遮阳大巾，上面绣着淡金云纹，当是有一定身份之人。

　　兄妹二人对他很是尊敬，尊称其为钱老。

　　吴尚秋在见到此人第一眼时，就确定其人是冲着自己来的，不过这倒没什么，接下来他免不了是要与这里之人接触的。

　　钱老略带审视地看了他一眼，拿了一个礼，道：“这位可是吴先生么？”

　　吴尚秋没有贸然举礼，只是点头道：“钱老安好。”

　　钱老却是露出了几分惊讶之色，又是看他一眼，道：“吴先生当真好本事啊。”

　　吴尚秋故作不解道：“钱老说得是什么本事？”

　　钱老摸着胡须道：“先生当是一个外乡人，可在这短短数天内，却能学会我等这里的土语，连老朽听着，都像是一个老乡民，这又怎么不是本事？”

　　两兄妹在旁也是连连点头，在钱老没点出来之前，他们也只是惊讶一下，没有多想，可现在却觉得当真是了不起。

　　吴尚秋淡笑了一下，他虽是在门中无望上进，可那要看和谁比，他能入道，那本身就是万里挑一，昭幽此次出来三千余弟子，每一个可都有过目不忘之能。

　　钱老不经意问道：“不知先生从何处来啊？”

　　吴尚秋知道怎么编造身份都不见得没有破绽，便索性道：“我身份不便言说，但不会对诸位不利。”

　　钱老抚须点头道：“这老朽是信的，吴先生被发现时，乃是落在凶煞之地边缘，先生却能安然避过，定是非凡之人，老朽也就不多问了。”

　　吴尚秋听到及凶煞之地，便问道：“何谓凶煞之地？”

　　钱老有些诧异，显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问题。

　　吴尚秋又加了一句，这次神情更为认真，道：“何谓凶煞之地？”

　　同样一句话，分两次问出来，意义已是变得完全不同，钱老觉恍然，觉得这一位所提出来的问题，当是涉及到更深层次了，他也是郑重起来，仔细思索了一下，才缓缓道：“凶煞之气来源不可考，但应当不是愚夫愚妇口中的怪鬼栖身之地，可既在天地之中，那自有天理存在的，老朽智拙，难窥其貌，只有一语浅见，‘人间正气若得缺，便有恶气妄滋溢’。”

　　吴尚秋想及那日遭遇，顿从他这句话中推断了出了一些东西，稍事沉默，才道：“无相形声属本来，却道世间人心易。”

　　钱老怔了一怔，这句话分明是与他意见不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谈，也不必要为此争执，因为这东西本就一人一见解，至今就无人说得明白。

　　两兄妹却是听不明白两人说什么了，但却都是露出了钦佩之色，在他们的印象中，能说听不懂的话也是很厉害的一桩本事，干脆不去多想，只是在旁边端茶递水。

　　吴尚秋与钱老在此畅谈了许久，虽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倾听，可偶尔点评两句，却每每都说到了关节上，惹得钱老赞叹不已。

　　不知不觉间，钱老在此留了两个多时辰，因天色不早，又有些精力不济，故是约好了改日再来拜访，就告辞离去了。

　　吴尚秋回到了阁楼上，却是思索起来。

　　通过与钱老的交流，他现在已是明白了，所谓“凶煞之地”，就是类同海市蜃楼一般的东西，但其却是真实的，而在每个地方都是存在着，有些会不断蔓延，有些会莫名其妙消失，隔一段时间又再会出现，似如他所经历的那一处，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回想了一下，山海界内从来没有这类相似的东西，照理说此界灵机不算强弱，即便往低弱中算也是可以，应该不存在这种东西才对。

　　他现在担忧的是，有这等地界存在，世间人难免就会去信奉鬼神，这样不但使得他查证祭祀更为困难，而且不可确定的变数也增多了。

　　他想了下来，觉得还是自己去亲身去查看一下才好，于是下楼找来阿敢，提出要去那凶煞之地走一圈。

　　阿敢道：“先生，那里什么都不剩下了。”

　　吴尚秋道：“我知道。”又叹一声，“去看一看，只为心安。”

　　阿敢不知道他意思，但看看吴尚秋，猜测他或许有同伴失陷在了里面，心里顿时升起一股同情，便道：“那明日我便带先生再去一趟。”

　　到了第二日天日方升，阿敢背上草药篓，带上遮阳斗笠，就与吴尚秋一同，乘船往西沿河而去。

　　在每回凶煞迸发之时，周围总会出现一些世间少见的草药，过后又会隐去，不过寻常人早就远远躲开了，根本不敢靠近，阿敢却是个大胆之人，只要凶煞之地一现，就去附近采药，也就是那时，他才发现了吴尚秋，凝将其背了回来。

　　船只走了一个时辰，两人下了舟船，又走出两三里路，就来到了那原来火口之地。

　　两人来至一处小土岗上，阿敢指着前面道：“先生，就是这里了。”

　　吴尚秋看去，他之前的火口坑穴就已经消失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片平原沼泽，芦苇荡中，并还有白鹭振翅飞掠，完全想象不到之前是另一番模样。

　　他扫视了一眼，此来一为看一看这里情形，二来是为找寻那飞舟。此刻暗暗掐诀，试着找寻飞舟所在，然而却是半分感应也无，不由一皱眉，要是此物失落在了凶煞之地还好说，可若被有势力的土著得了去……

　　他正待再深入探查，却忽然见得，远处有十来个穿着青色衣衫的人，正在往这片沼泽之中打入一根根桩子，便问道：“那是谁人？”

　　阿敢露出些许畏惧之色，道：“先生，是柳怀山庄的人，他们是在镇煞，若是镇住煞气，那么几年之内就不会再有凶煞冒出来了。”

　　吴尚秋眉头更紧，他与钱老对谈过后，也是知晓这班人的，有凶煞之地，就有镇煞之人，此辈在各地建立了一个个山庄，平常专门对付从凶煞之气跑了出来的非人鬼物，据传就是有此辈在，恶煞才没有蔓延全天下，他现在担心，飞舟落入了此辈手中。

　　这时柳怀山庄之人似也发现了他们，对着二人指指点点，并有几人朝他们这里走了过来，阿敢一慌，道：“先生，是不是该走了。”

　　吴尚秋镇定道：“莫急，一切有我应付。”

　　现在掉头就走，那岂不是明说自己有问题？阿敢可是这里附近寨民，柳怀山庄这等势力，要想找了其出来，绝不会太难，况且他也想接触一下这些疑似有神通之力的土著，故是站在那里不动。

　　柳怀山庄那几人似是身影飘忽了一下，明明隔着很远，可没几个呼吸来至近前，随后走了出来一个领头之人，其将所戴着的笠帽之下，露出一双翦水秋瞳，下方则是遮着面纱，却是一个女子。她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你们是何人？”

　　吴尚秋来此世之后，身份一直是个问题，不过因为预料到今后会与土著势力打交道，那里与钱老谈过后，也想好了一个说辞，“吴某乃是一路过此地的狩廉。”

　　所谓“狩廉”，与各处山庄类似，都是处理凶煞鬼怪之人，不过通常是单人独往行事，以收取一些报酬为生，但有时也接受山庄雇使。

　　听他这么一说，女子身后几人都是露出轻蔑之色。不过这也是吴尚秋要想的结果，这等身份对方既不会对他太过重视，也不至完全没得打交道。

　　那女子漂亮眸子在他身上转了一圈，道：“既是狩廉，那便随我来。”说着，转身就往方才来处走去。

　　吴尚秋深吸了一口气，知晓这女子该是对他起了些疑心，下来要是拿不出像样手段来，恐怕就有麻烦了。不过这也是他打入此世的第一步，要是做好了，说不定就能在此世立足稳当了。

第三百六十二章 别开怀抱动机生

　　吴尚秋对阿敢道：“敢兄弟可以先行回去。”

　　阿敢却是摇头，道：“我跟着先生。”

　　吴尚秋一想，道：“也好，稍候敢兄弟随在我身边，不要到处走动，见了什么也不要惊慌，我保你无恙。”

　　阿敢连连点头，道：“我信先生的。”

　　走在前面的两名柳怀山庄地回头看了看，虽没作声，可那眼神分明就是在催促。

　　吴尚秋脚下迈步，跟了上去。

　　那女子行走甚快，须臾来到了一处亩许大的洼地之前，这下方有个一井口大小的水潭，浓浊乌黑，远远就有一股恶气飘出，咕嘟嘟泛着泡沫，有几名柳怀山庄之人也是忍不住退后掩鼻，那女子恍若未闻，她唤道：“柳句。”

　　当下有一个颇是壮实的汉子走了出来，沉声道：“大姑娘？”

　　那女子道：“捉一头出来。”

　　柳句道一声是，将背后那一根黏杆解了下来，此杆上面有一个黏盘，还似涂抹了什么东西，双手抓着，直直往下送入进去，不多时，手中一沉，他便猛然喝了一声，腰上一发力，就拉了一个“小人”上来。

　　再仔细一看，这分明就是一个鬼怪模样，头如常人大小，可身躯仅半尺高，瘦骨嶙峋，獠牙外突，眼神凶暴，此刻正不停发出叫人心烦的尖叫，只是其被那黏住了头皮，只能在那里挣扎不已。

　　柳怀山庄之人个个都是神情平常，显是见惯了这些东西的。阿敢也是瞪大眼睛看着，他本是胆大的，有这么多人在旁，那更是不怕了。

　　这时那叫柳句的一拍一拿，松开黏杆，双手一搓，那鬼怪就像皱纸一样被揉了起来，下来其拿出一竹签箱，将往里一塞，就收好放在了一旁。

　　那女子侧过首，对着吴尚秋道：“黏鬼杆已是用过一次，此辈不会再上当，尊驾既是廉狩，想来是对付这些鬼物的行家，就请尊驾把下面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是收了，柳怀山庄不会吝啬报酬。”

　　吴尚秋方才看柳句出手，里面带着几许灵机运使，心下稍定，既然这样，他用灵机内气就不会被视作异类了。

　　他感应了一下，下面大概还有十二头这类东西。

　　山海界上阴魂鬼物虽有，可若是不曾祭炼，那么对修道人毫无威胁，这东西也未超出这等范畴，要解决这东西倒是不难，关键是用什么手段不至于太过显眼。

　　他抬头看了看，见柳怀山庄之人此刻都是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沉吟了一下，伸手入袖，片刻之后，就拿了一把粉末出来。

　　此本来是一沓符纸，在袖中时就被他化成了这般，这是为了不让这些人看出原来样子。

　　他虽不明凶煞之地的原委，但却不碍他看出此地是被恶浊之气侵染的，只要涤荡干净，那就能逼得里面的所谓“婴鬼”自己跳了出来，不必费力气去找寻。

　　他走到那恶池边上，把手掌摊开，稍稍一侧，窸窸窣窣的符灰就洒入进去，随后出现了令人诧异的一幕，只是顷刻间，那水潭就由黑转白，好似里面的污浊都被一下洗干净了。

　　那女子眸光动了动，显然从未见过这等手段，神情不由得认真了许多。

　　这时有人突然喊了一声，道：“有动静了。”

　　那水池咕嘟嘟一阵翻动，猛然炸开一朵水花，随后便见一只只婴鬼争先恐后自里窜了出来，好似水潭里间有什么令它们畏惧的东西，只一出来，这些东西便冲着四周之人发出尖利叫声，随后就冲了上来。

　　吴尚秋站得最近，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他眼中，这些婴鬼的动作奇慢无比，不慌不忙伸指一点，点在头面之上，其中一头婴鬼一声未吭，噗通一声栽倒下来。

　　柳怀山庄的人也不是不乱，他们不是对付不了这些婴鬼，而是难以一下抓干净，现在此辈出来，却是方便动手了，纷纷出招，不一会儿，所有婴鬼都是被抓拿了起来。

　　那女子走到吴尚秋面前，明亮眸子在他脸上转了一圈，道：“多谢先生了。”

　　吴尚秋道：“不过小事。”

　　那女子一抬手，就有一名下人双手捧着一个玉板过来，上面摆着五枚刀形币金。

　　吴尚秋面色平静地收了下来。

　　那女子道：“凶煞之地余毒不小，下来恐怕还有劳动先生的地方。”

　　吴尚秋道：“我近日便住在附近苇寨之中，贵方若有什么事，可来寻我。”

　　见再没什么事，他招呼了阿敢一声，就往来路回走。

　　阿敢十分兴奋地跟上，他这辈子没见过这等场面，回去可是有的吹嘘了。

　　柳怀山庄一行人看着二人远去。

　　柳句道：“大姑娘，这个人不简单，方才属下仔细看了，那婴鬼浑身恶气已是被烧灼干净了，只留下一具皮囊。”

　　那女子道：“你可见能认出是什么源于哪一脉么？”

　　柳句努力回想了一下，道：“恕属下见识浅陋，看不出是其人哪个路数。”见女子沉默不语，他道：“可要属下去查一查？”

　　那女子道：“不必了，八山七水百传流，九路十道天下分，举世脉流何其之多，又哪里能尽数知道？此人既然有手段，又在这里附近住下，那下来打交道的地方想来不少，用不着去窥探他人阴私，日子久了，自然什么都能看明白了。”

　　柳句道：“还是大姑娘做事稳当，在二姑娘手下当差可从来不讲究。”

　　那女子看了看他，摇头道：“我也就拿个主意罢了，二妹的心思多，你们也多担待些。”

　　柳句却道：“大姑娘宽厚待人，我等还是情愿跟着大姑娘的。”

　　那女子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道：“先把这里事处置好吧，若是不能快些把这片凶煞之地余毒清理了，那说什么都没用。”

　　吴尚秋回去之后，不去管逢人便吹嘘的阿敢，自顾自回到了阁楼之上，现在他有了此世财物，按理已是可以搬了出去，可他仍是喜欢待在此间。

　　他心中暗忖道：“看来那飞舟并没有被柳怀山庄的得去，那应该被带到凶煞之地中去了。”

　　若是这样，他也可以接受。

　　他自拿着遁界珠出来看了看，这方界天看去水不浅，自己是否联络山门，请得更多同门过来相助？可再一想，眼前看来自己还能应付，而且叫了人过来就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了，还是待查清楚之后再说。

　　想到这里，他将此物又收了起来。

　　而后在那里吐纳打坐，竟然隐隐有破关之兆，倒是令他十分诧异。

　　他早是炼化一十二道清浊之气，最差最后一步相融相会，在山上灵机外物不缺时，总是无法迈了过去，反倒是到了这等灵机贫弱之地却有进益，实是让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细思一下，自入此界后，眼前虽看去太平，可实则是如履薄冰，在此等处境压迫之下，才得以逼出了自身的潜力。不由感叹道：“难怪那些师门长辈总把历练二字挂在嘴边，原来确实有用。”

　　既然晋升有望，他也不会耽搁，立时站起身来，与阿敢兄妹打声招呼，就出得门去，出去二十里地，找了一处僻静所在，就从袖囊中拿出一幢可容一人盘坐的芦蓬，此物没什么大用，但可以遮去破关之时异象。

　　他在周围稍作布置，又插上了阵旗，入内之后，在此打坐了一夜，却是顺利突破到了明气二重境中。

　　再出来时，看着这方天地，却是底气一足。

　　他所修炼的功法也是昭幽正传，现在突破入二重境中，已是能够腾身飞遁了，现在哪怕无有飞舟，也能来去自如，可以说是又多了一个护法保命的手段。

　　见此刻已是天明，他就返回了苇寨。

　　过得几日后，柳句又是找上门来，这一次仍是为那凶煞之地。

　　吴尚秋正要与多做接触，故是没有推辞，欣然应下。然而随其到那里一看，却没想到几日不来，那沼泽之上恶气冲天，竟是有泛滥滋溢的迹象，好似这凶煞之地又再是浮现了出来，而且他隐隐可以看见周围有无数稀奇古怪的鬼怪。

　　那女子看他到来，道：“先生来了。”

　　吴尚秋却能从她平静语气之中听出一丝焦虑，学着做了一礼，道：“不知有什么吴某可以帮得上忙的？”

　　那女子望着前方道：“两月之内，我若能将此处煞气镇压下去，将来柳怀我说了算，我知先生是有本事的，还望你能全力助我，若可成，我必不会薄待了先生。”

　　吴尚秋盘算了一下，他没去问失败了如何，却本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便回道：“吴某愿意相助。”

　　那女子看他片刻，认真道：“好，下来两月，就要仰仗先生了。”

　　山海界，昭幽天池之中。

　　浑通万界仪旋转不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一道盈盈光华射出，并化聚为一道符书，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侍婢上前，将此符书拿下，送呈到全长老跟前。他把这封符书拿来看过后，就来刘雁依分身处，并禀告道：“府主，当日所遣三千余弟子，多数人已是有了回报，并无什么特异发现，只至今还有两百余人仍无音讯，且其中有一十九处……已是与浑通万界仪失去了牵连。”

第三百六十三章 拾道不勤心难诚

　　刘雁依稍作考虑，道：“那无了牵连的地界，仍需继续派遣弟子前往，至于尚无音讯的，可先缓上一缓，看有无传书回来再定。”

　　全长老领命退去。

　　刘雁依则是惋惜一叹。

　　与万界浑天仪失了牵连，就那意味着派遣过去的弟子很可能遗失了遁界珠，也有可能是此物被土著得了去。

　　可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已是出了问题。再次派遣人去，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那些弟子不见得再能救了回来。

　　因为同在布须天之下，遁界珠若入去一方界天，那么彼方时日流转当会与这里持平，可要是失去了牵连，那么谁也不知再入那方界天时，到底已是过去了多少年了。

　　现在更应该的关注，是那些还未有消息传回来的界天，因为之前回报都无问题，那么这些地界方才可能存在着真正线索，不然不会迟迟没有回报，就看下来有无结果了。

　　吴尚秋来到凶煞之地后，用时两月，助柳怀山庄众人扫平了一切。

　　在柳怀山庄看来棘手无比的问题，在他眼中无非就是清浊之气不曾调和所致，只要梳理地气，并将更多清气调用过来，那么被镇压下去的地方就不会再出现反复，可以说任何一个昭幽弟子到此，都有这等手段。

　　当然，大范围是如此，一些细小地方仍需分开对待。

　　那位柳姑娘在表示对他信任后，就从来不多问什么，由得他去做，只是在后面默默配合。

　　柳怀山庄之人看向他的目光从开始的审视，再到吃惊，而到了最后，就只剩下了彻彻底底的佩服了。

　　吴尚秋在扫除这些煞气时，很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暗暗感激门中那些传法师长，正是以往所学到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道法，才令他每回都能正确轻易找到问题症结。

　　与此同时，他心中有一种别样情绪生了出来，具体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仿佛整个人找到了更为明确的路，这是以往在山门之中所得不到的。

　　有些时候他也不由得寻思，自己是否走上了岔道？

　　“吴先生看去似有心事？”

　　吴尚秋一抬头，见是那位柳姑娘走到了近前，他摇摇头，道：“无事。”

　　两月相处下来，彼此也算熟悉了，他也是知道这位柳姑娘的事。

　　柳怀山庄这任庄主病重，而这位柳姑娘与其另一个族妹都有资格继承此位，为了选定更为合适之人，故是那庄主定下，由得二人各去完成一个考验，并以两月为期，谁做得好，谁就是下任庄主，而这处凶煞之地就是其需清理所在。

　　柳姑娘道：“这次要多谢吴先生了。”

　　此间凶煞虽然不是太过浓浊，但在蔓延开来后，范围委实太大了。在缺少人手和镇煞器物的情况下，要想在两月之内清理干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她实则是中了自己那位族妹的算计，本来已然是放弃了，可没想到这次却是得了吴尚秋的相助，居然轻易就将此事解决了。

　　吴尚秋道：“小事一桩，不值一道，我既有除煞之能，贵庄又给予了不菲报酬，又怎能不尽心尽力呢？”

　　柳姑娘明亮的秀眸注视着他面庞，道：“我观先生，似并不把那些财货放在心上。”

　　吴尚秋心头一跳，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主动岔开话题道：“不知姑娘那位族妹，所经历之考验，是否较之这里轻松？”

　　柳姑娘看向远处，道：“以我对的二妹了解，她是不会留下这等口实的，她那里当也不见得比我简单，但她只需提前知道该如何对付，早些做好准备，并不难过关。”

　　说到这里，她又转首过来，道：“我名秋华，可以知道先生的名字么？”

　　吴尚秋略显迟疑道：“吴尚秋。”

　　本来若无有通天大能，他不该将自己本名说出，因为有很多手段可以循着名字将他拿下，可不知为什么，他这个有时候却不想隐瞒。

　　只是这里有个尴尬之处，对方名中有个秋字，他这名字倒显得有另一重意味了。

　　柳秋华一怔，随即露在外面的白皙颈脖微微泛红，嗔怪地看了一眼，吴尚秋心中不由微泛涟漪，忍不住多打量了她几眼。

　　柳秋华躲开他目光，道：“不知道吴先生的脉传师长是哪一位，能教出吴先生这等人，当是大贤了，当真想见上一见。”

　　吴尚秋叹了一声，道：“吴某在师门之中并不入流，老师也对我很是失望，故是此才出来闯荡。”

　　“怎会？”

　　柳秋华有些意外，不解道：“以吴先生的年岁本事，就算自己立庄户都是足够了，哪怕那些薪主门下，都不见得能教出先生这般人物。”

　　吴尚秋道：“或许吧。”

　　柳秋华秀眸看了过来，轻声道：“既然先生暂无去处，那不如和我一同回去？”

　　吴尚秋沉默一会儿，要是在两个月前，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正是他的目的，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本能生出一股躲避之念，柳秋华的轻柔语声也是令他有些心烦意乱，不由语气生硬道：“还是不了。”

　　等他再看去时，柳秋华已是离开了，心中却是没来由有些失落。

　　因为这里凶煞都已解决，所以他也是准备离开了，在此之前，柳怀山庄之人遵照约定，给了他一笔丰厚报酬。

　　他没有再去与柳秋华告别，而是径直了回了苇寨。

　　出于一种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他没有再换得地方居住，不过却运用手段将宿住的阁楼扩展改换了些许。

　　下来一连数日，他都是闭门不出，只是吐纳调息。

　　这一天，他站在阁楼上，看着外面瓢泼大雨，感受沁凉湿意，将那遁界珠拿出看了看，心中几次生出了联络山门想法，但每一次都被不知名的理由压下，最后他还是将此物放回到了袖中。

　　这时他听得下面阿铃声音响起道：“先生，有人找你。”

　　吴尚秋感应了一下气机，已知谁人，道：“劳烦姑娘把客人带上来。”

　　不多时，一个头戴斗笠，身着蓑衣之人来到了阁楼之上，并做了一个礼，道：“见过吴先生。”

　　吴尚秋道：“柳句，你怎么来了？”

　　柳句道：“姑娘有难，无人可以相托，只能来找先生了。”说话之间，他把身上蓑衣脱了，却见其左胸处插着一把小刀，看着直没至柄。

　　吕尚秋方才并没有发现这个，皱眉道：“你这是……”

　　柳句面色不变，道：“无事，激命之术罢了。我只是来告诉先生一件事。”

　　吴尚秋仔细看了看，才发现他性命堪忧，这般下去，若不做理会，恐也坚持不了多久了，他点头道：“说吧。”

　　柳句道：“二姑娘果决毒辣，明面赢不了，就下了暗手，大姑娘和我都没有想到，方才庄子里……”

　　吴尚秋挥手打断他的话头，道：“你所余时间不多，还是拣紧要的说。”

　　柳句自怀里拿出一张地图，摆在案上，指着以朱笔勾画出那个地方道：“先生只需去这里，救出大姑娘就成了。”

　　吴尚秋只看一眼，就把这图记下了，他抛下一枚丹药，道：“服下这个，能不能活，全看天意。”

　　随后他推开阁楼门户，往前一踏，倏尔之间，就已是劈开风雨，纵空飞去。

　　柳句见此，露出惊震之色，飞掠腾空，那可是大宗才有的手段，连柳怀山庄的老庄主都做不到，随即他咧嘴一笑，这位吴先生竟有这等本事，他可以放心了。

　　抓起案上丹药，直接吞了下去，随即头脑一沉，便直接昏睡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好似已是过去了许久，他方睁开眼睛，便见到柳秋华站在旁边，忙是设法坐起，激动道：“大姑娘，你脱困了。事情如何了？”

　　柳秋华此刻已是将面纱解了，露出姣好容颜，她道：“无事了。”

　　旁边走过来一个婢女，将柳句按了回去，让他小心躺好，道：“柳句，你该叫庄主了。”

　　柳句身躯微微一震，后道：“是吴先生？”

　　柳秋华轻轻点头。

　　柳句郑重道：“大姑娘，这等人物，你要一定留住他。”

　　柳秋华道：“柳句，你伤势未复，好好休养。”

　　她转身出去，走到了外间，见吴尚秋站在栏杆边上，看着前方大湖，不知在想什么，她走上去与其并肩而立，道：“吴先生要走了么？”

　　吴尚秋这一次攻入柳怀山庄，救了出柳秋华，他也是了解到了一些秘闻，这个山庄里并没有他想要找的东西。

　　而阿敢、阿铃两兄妹所说得金宫，祀师之流，则是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东西，仅从山庄的记载来看，从来就没人见过这东西。

　　按理说，这里已经没有停留的必要了，可以去别处找寻了，可他试着说服自己，这时留下来，并以此为据点，仍是可以接触到更多东西的，不必要去四处打探，反而有了这个身份后会更是方便。至于深心之中究竟有几分是出自这个想法，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

　　他道：“吴某暂时会留在此地。”

　　柳秋华没有说什么，可似乎情绪一下好了很多，露出美好笑颜，道：“继任庄主后，要去灵明山泽拜祭，吴先生可否陪我一同去？”

　　吴尚秋精神一下又绷紧了起来，现在他对祭祀之类已是变得十分敏感了，而且他隐隐感觉，这是个触摸到此界真正玄异的机会，吸了口气，道：“吴某愿同姑娘前往。”

第三百六十四章 暗藏珠光抛前尘

　　山海界中，一晃过去十载。

　　洞府之内，刘雁依正自翻览全长老近日呈报上来的符书，除了那些失去联系的所在，大部分界天此刻都是有了回报。

　　现在唯有三处，既没有断去牵连，也没有任何音讯传回。

　　对修道人来说，十载只是短暂一瞬，既然信重弟子，那门中就不会去进行太多干涉。

　　不过这里也不排除弟子被别人控制，并令其不作回应的可能，所以若是长久之后不得回应的话，门中仍是会再度派遣人手前往查证的。

　　全长老在下言道：“府主，去往未明界天的弟子已有千多人转了回来，其等功行多多少少都有进益，可见此举对弟子乃是一个上好磨练，不如将来就将之引为惯例，既能汰弱存强，又能做好太上嘱咐之事。”

　　刘雁依稍作思索，这对那些本就进境无望的弟子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出路，轻轻颌首道：“此事可以一试，但切记此事只能自愿，不可强求。”

　　全长老当即应下。

　　这时有弟子入门来报：“府主，元上真来了。”

　　刘雁依放下符书，道：“快请。”

　　全长老连忙告退下去。

　　少顷，元景清走入进来，打个稽首道：“见过大师姐。”

　　刘雁依请了他坐下，道：“九师弟，今有一事请你出面去做。”

　　元景清道：“请师姐吩咐。”

　　刘雁依道：“师姐奉恩师之谕，查探未明，而今多数界天已有定准，大多已归我辖制之下，只是有五处地界尚有大妖肆虐，不是下面弟子可以应付的，我需在此主持局面，抽不开身，就要劳动师弟前往平靖了。”

　　这五处地界因为灵机高盛，所以孕育出的大妖几是达到了凡蜕层次，洞天修士亦不能镇压，除非有凡蜕修士前往，这些地界对昭幽天池来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只要拿了下来，就可以作为传道之地了。而一旦有了道法传承，便是有淫祀邪祭，也可清理出去，不会再蔓延开来。

　　元景清应下道：“师门之事，我自当出力，这便可以前往。”

　　刘雁依叮嘱道：“师弟，你也千万要小心了。”

　　元景清点了下头，见刘雁依再没有其他交代，便告退出来，心意一个转挪，已来到了那浑通万界仪摆放之地，一名长老正在这里看守，见他到来，连忙立起，打个躬道：“见过元上真。”

　　元景清点了下头，然而后走到万界仪之前，只是一扫，便知那五处界天所在，他看准了其中一处，随后心意一转，就已然破开界空，直接往其中一处遁入其中。

　　皑皑白雪密布的山原之巅，吴尚秋站在一柱高大的石化松木之前，正出神看着苍穹。

　　不知不觉，已是过去了十载，这些年来，他经历不少事，整个人也是改变了许多，此刻他眼中已是没有初来那等迷茫，只有些许惭愧歉疚。

　　半晌之后，他似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伸手出来，向下一按，一道光华冲下，霎时化开厚雪冰层，还有那下面冻得堪比金石的坚土，在深入十余丈后，光华褪去，露出了一个巴掌宽的深深洞穴。

　　他伸手入袖，将装在玉匣之中的遁界珠拿了出来，略一迟疑之后，就松开手，任由其坠落下去。

　　他看着此物下落，目光复杂了几分，随后一甩袖，原本泥土又是填充回去。

　　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重新掩盖，除了他之外，不会再有人知道这里埋藏着这等东西。

　　他定定看了一会儿，心中想着，自己只是一个不甚重要的弟子，只要不作回应，想必时间一长，门中就不会再想起自己这个人了吧？

　　过去许久，他见下方表面已是看不到什么明显痕迹了，叹了一声，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他转过身，就往着山下走去。

　　柳秋华站在那里，两只手正搂着两个粉妆玉琢。穿着厚实毡帽冬衣的孩童。

　　她带担忧地看着上方，在见吴尚秋身影浮现在眼帘之中时，心情微松，牵着一对儿女，上来道：“夫君。”

　　吴尚秋露出笑容，道：“无事了。”在把遁界珠藏好之后，他好似卸下了什么重担，至少表面看去是如此。

　　柳秋华认真道：“有什么事，妾身会同夫君一同担待的。”

　　吴尚秋点点头，这时觉得腿上一动，目光看去，见自家儿子小手拉着他下裳，正眼巴巴看着自己，他露出笑容，弯下腰，将他抱了起来，另一个女孩儿却是急了，伸出手道：“我也要阿爹抱，我也要阿爹抱。”

　　吴尚秋哈哈一笑，“好，都抱，都抱。”他手一抄，将女儿也是抱起。随即他转过身，朝向方才下来的那座雪山，对着一对儿女郑重道：“中儿、楠儿，你们仔细看好这一处，切莫忘了，记住了么？”

　　一对儿女都是认真道：“记住了。”

　　吴尚秋再是望了一眼这里，就带着妻小回了一处占地广大的庄园之内，此是柳怀山庄几年前在此置办下来的，为得是从这里方便种植采集一些只能在雪原上生长的奇花，如今有上千名仆役在此忙碌。

　　夫妇两人到了住宅，柳句上来行礼，道：“庄主，先生。”

　　吴尚秋解开大氅，自有婢女接了去，道：“可是有事？”

　　柳句道：“慕寒山庄的人听闻先生和庄主都来了，非要设宴招待，不知此事该是如何回？”

　　柳秋华道：“夫君，慕寒山庄与我有柳怀曾有过联姻，弟子在外行走，也颇多他们照顾，夫君不妨见上一见。”

　　吴尚秋笑道：“既然盛情难却，那便去上一回，不过我看他们是有事相求啊。”

　　柳秋华柔柔一笑，道：“那也是夫君的本事。”

　　吴尚秋笑了一声，这十年之中，由于他不停与和凶煞之物交手，却是接连打破关障，利用门中带了出来的玄种，已是成功修炼到了玄光之境。

　　柳怀山庄也在他与柳秋华的努力之下，从偏居一隅的小势力，现已然成功跻身到了上层势力之中。

　　由于他对清剿凶煞之地颇有心得，并且成功改良了原来的破煞镇煞之术，还引入了阵法之学，使得煞气蔓延大大减少，尤其他没有敝帚自珍，还将这套法门传播了出来，使得天下可以被人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再加上这十年来气候十分暖和，各地收成也是极好，可以说是上是天下安泰。

　　看着这般景象，他心中也有一股成就感，这是以往在门中从来无法得到的。

　　他此前也曾想过，自己将这里情形回报山门之后，是否可以得赐这一界，可是此间没有查出任何有关那位大能的线索，这意味着论比下来，功劳只是寻常，那么此后宗门必会过来传授道法。而玄门传道，虽秉持温和理念，却可能会摧枯拉朽的破坏现有的一切。

　　他眼前已然习惯的所有东西都会变得再也不同，也是因此，他将那遁界珠掩埋了起来，希望这等事便是来临，也能往后再拖得更为长久一些。

　　“夫君？”

　　吴尚秋听得唤声，回过神来，见柳秋华正望着自己，他笑了一笑，道：“忽然想到一事，入神了。”

　　柳秋华没有多问，只是嗯了一声。

　　因为慕寒山庄相邀，故是夫妇二人稍作洗漱，将儿女托给柳句照看，乘坐马车出了庄园，只是走未多远，忽然天空一黯，便见远空一枚道天火从天斜坠，直落地表，随后泛出一片通红。

　　柳秋华神情一凝，道：“夫君，看去又是一处凶煞之地出世了。”

　　吴尚秋心中却觉得有几分不安，这些年来他见过的凶煞也是不少，谷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都是见过，可俱是起于地表，却从未碰到过从天穹应发的，他沉声道：“那处离我等不远，我等就不去慕寒山庄了，先过去看一看，若是可以，就尽早将之料理了。”

　　柳秋华深以为然，道：“夫君说得是。”

　　两人决定之后，就下了马车，准备飞遁前去，可方才到了外间，路口却有一个乞丐从地上跳了起来，远远指着吴尚秋大叫大嚷道：“违逆天意，必遭恶果，违逆天意，必遭恶果！”

　　山庄仆从见了，立刻上前将这乞丐驱赶走了，可其叫嚷之声仍在不停传来。

　　柳秋华有些担忧地看着吴尚秋，道：“夫君……”她知道吴尚秋这些心中一直藏着事，有些时候会变得十分敏感，故此刻甚怕他受此语影响。

　　吴尚秋神情如常，道：“你放心，几句疯癫言语为夫还不会放在心上。”

　　他看得出这乞丐不是有心人派来的，只是纯粹在那里胡言乱言，所以并没有被动摇心神，尽管他现在割裂了以往，可在昭幽天池那些修持却不是作假的，根本不会三言两语就唬住。

　　就算有什么灾劫，也不可能是仅仅因为是他的缘故，用不着去强行自寻烦恼，该如何做就如何做，顺应本心就是了。

　　他把功法一运，玄光晃出，卷起柳秋华，飞腾而起，未有多时，就跨过了数百里地界，来到了那天火坠落之地，见下方红彤彤一片，倒是都是漆黑之中泛火星焦土，但是偏偏感觉不到半分煞气，似乎这真的只是天火降下，没有任何奇异之处。

　　他方才松了口气，可忽然感觉哪里有些不对，细想一下，将玄光一卷，猛然把身躯拔起，去到更高处，这时再往下看，却是心神一震。

　　那焦黑沙土起伏勾勒出来的轮廓，分明是一张露着诡异笑容的鬼脸！

第三百六十五章 人心难测天地意

　　昭幽天池之内，全长老沉着脸站在通万界仪之前，对着一名弟子问道：“什么时候的事？”

　　方才他得了禀告，说是有两处不曾得有回应的界天忽然消失无踪，竟连浑通万界仪上都找不到那两处所在了，现在他查看过后，发现果是如此。

　　那名弟子回道：“弟子一直在此值守，见得异状，就立刻就来禀告了。”

　　全长老觉得此事不能小视，立刻前去往刘雁依处说明情况。

　　刘雁依得报后，推算了一下，并没有得出结果，思量片刻之后，便就出了水府，直往玄渊天而来。

　　到了清寰宫门前，稍作通禀，就被唤了进去，入至殿内，她依礼参见自家老师，而后报上了此事。

　　张衍微微一笑，道：“此事为师知晓了，暂且不必去寻，稍后自可见得分晓。”

　　天幕昏沉，大雨倾盆。

　　吴尚秋在庄园高楼处看着外间，那日浮现出来的鬼面仍在眼前徘徊，当第一眼见到此景后，他还待再看时，却发现下方只有一片焦土，其余什么都没有，仿佛那只是一场错觉。尤其是他还问了当时与他在一处的柳秋华，后者表示什么都没有看见，这令他很是心神不宁。

　　不过他眼下也无心去想这些了，自那日回得柳怀山庄后，天中便一直下着瓢泼大雨，到了如今已是下了三十来天了，不知多少农田屋舍被大水淹没。

　　要不是柳怀山庄周围有他布置下的阵法，又是地势较高，恐怕这时候也成了一片泽国了。

　　可是这雨势若是不停，百姓死绝，那时就算山庄保住，又有什么用呢？

　　他叹了一声，自己可以克制凶煞鬼怪，但对这等造化自然之力却是束手无策。

　　柳秋华这时走了进来，看他模样，劝说道：“夫君不必怪责自己，此乃天意，非人力可挽。”

　　吴尚秋没有作声，他是没有办法，可要是门中洞天真人在此，抚平这一切想必也是不难，说到底，还是自身功行不足，功行足够，自可叫天意顺人心。

　　柳句声音在外面响起道：“先生，庄主，临平、金壶两庄传来口信，说是他们已是找到了止雨之法。”

　　吴尚秋一怔，与柳秋华对视一眼，道：“进来说话。”

　　柳句入到里间，行了一个仪礼。

　　柳秋华道：“到底如何一回事？”

　　柳句道：“两位庄主传来口信，说是我等只需开坛祭拜天地，就能免去灾祸。”

　　柳秋华蹙眉道：“两庄说笑不成？”

　　吴尚秋则是眼神一凝，祭拜一词出来，顿时触动了他敏感神经，他道：“这消息如何来的？”

　　柳句道：“此最早是从大义庄传来的，说是一伙乡民被困山头，本是已无幸理，可后来有一个巫人带头祭拜天地，没想到一日之后，雨势渐歇，再几日，水势退去，那处现在已是云收雨歇了。”

　　柳秋华道：“可能确定么？”

　　柳句道：“传口信来时，说是两位庄主已然在准备了，有没有结果，稍候一问便可知。”

　　柳秋华转过头道：“夫君，我等这里是否也可试上一试？”在她想来，不过设坛祭拜天地，纵然无有用，试得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

　　吴尚秋却是皱眉，心中觉得很是不对劲。

　　哪有这么巧合之事？方才天降大雨，就有可以退雨的祭祀出现？他不禁又想起了那张鬼脸。

　　可他也没有立刻否定，要是事情与自己猜测的不同呢？想了想，便道：“此事古怪，待我亲去看过再谈！”

　　他也没有耽搁，交代过后，立便驾光遁空而去。

　　这一去，足足两天之后他方才回返，不过神情却是比去时好看了许多。

　　祭拜天地一事，的确有人带头，不过那非是什么巫人所为，而是一群自称来自金宫的祀师，其是当真在祭拜天地，而非是他想象之中的神鬼。

　　崇天地之事便是山海九洲也是存在，并不在查禁之列。当然，上苍天地可不会因你一祭拜而停下，他看得清楚，金宫之人实际用得是一种高明法器，这才止住了大雨，也不知其等是如何祭炼出来，不过并未超脱出运使灵机的窠臼。

　　而那些金宫祀师在做完此事后便就退走了，似乎此番出来只是为解决大雨一事，不过也是如此，他才没有去把遁界珠重新取出来了。

　　柳秋华上来关切问道：“夫君，如何了？”

　　吴尚秋摇摇头，道：“我需得闭关几日，夫人帮我看着，莫让人打扰于我。”说完，他就躲入了内室之中。

　　柳秋华只能耐心等候。这一等，又是三天过去，这期间陆续传来各庄祭祀之后大雨顿下的消息，她心下也是焦急，柳怀山庄周围土地本就是水泽众多，现在又是泛滥出来，每过一天就有许多人死去。

　　好在这等时候，吴尚秋终是出关了，他道：“祭祀之法不可用，可能有莫名隐患，我这几日想到了一个办法。”

　　金宫之法他不想用，尽管可以解决问题，可那日鬼怪之面仍是在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并且涉及祭祀之事，纵然看着没有问题，他也不想去尝试。

　　修士都有呼风唤雨之能，他现在是玄光修士，面对整个天下他没办法，可要是能保证一地不失，却是可以做到的。

　　最初不那么做，是因为他这一动手的话，那就太过显眼了，而且别处若不解决，至多几天又要变回本来模样，那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他必须等。

　　现在时机到了。

　　他当即吩咐手下人设布法坛，并在周围布下大阵，随后登坛作法，调运灵机，只是一天之后，就云破天清，道道金光重回大地。

　　做完此事后，他也是心情微松。

　　因为金宫祀师早就退去的缘故，所以即便柳怀山庄解决了此事，旁人也只会以为是祭拜了鬼神的缘故，不会想到其它。

　　只是经此一事，是他十年来的努力已是毁于一旦。

　　但是心中并没有感到灰心丧气，他有信心，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不但能天下尽复旧观，且还能做得比原来更好。

　　可他不知道，自那日天火过后，世道虽还是原来那个世道，可是有些地方却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且还有一个更大危机正在袭来。

　　半月之后，随着各地祭祀天地，大雨陆续停歇，大水也是退去。

　　只是这等时候，却不知从何处传了出来一个流言，说此非是天灾，实乃是天煞，不过并不是镇煞之人不力，而是有人做了有违天意之事，才引得上天震怒。

　　吴尚秋虽也有所耳闻，可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一日夜间，他正打坐之时，忽然发觉外间气机有异，仔细一辨之下，发现山庄周围竟是有不下百余股气机，心头顿时升起一股强烈不安，他立刻出得关来。

　　柳句匆匆赶来，道：“先生，方才十余位庄主到了我等庄上……”

　　柳秋华这时也是披衣出来，道：“夫君？”

　　吴尚秋沉声道：“来者不善，夫人看好中儿和楠儿，外面有我。”走了一步，他脚下一顿，“夫人还记得我赠予你的那件法器么？”

　　柳秋华意识到了什么，道：“记得。”

　　吴尚秋道：“若见不对，不要犹豫。”

　　柳秋华神情认真道：“夫君放心，后面有我。”

　　吴尚秋点点头，随后大步走了出去，径直来到了大堂之上，却发现此间已是坐满了人。

　　来者不单单有以往交好的一众庄主，还有几名煞力强横的大宗，不觉皱了一下眉，这几人除了不能飞遁，斗战之能与他却是相差仿佛，当然，这是在他不动用法宝的情形下。

　　一名灰衣宝冠，腰系玉带的老者站了出来，起手一礼，道：“吴先生，冒然登门，还望未曾打搅。”

　　吴尚秋看了看众人，道：“来都来了，说什么打搅，却不知诸位此番连夜上得我柳怀山庄，是为了何事？”

　　那老者沉吟一下，道：“事情终须要挑明的，老朽也就不绕弯子了，吴先生也知，今次大雨能够退去，实是金宫祀师带来了祭祀天地之法，只是其等离去曾言，这次大降大灾，实乃是因为有人妄动天机之故。”

　　吴尚秋听得又是这等言论，皱眉道：“先不说此言对错，此又与吴某何干？”

　　老者目光灼灼地看着他，道：“那我等却要问先生一句，你这次是如何解决天煞的？”

　　吴尚秋心中微震，面上则是不变道：“自是祭拜天地，诸位未见我柳怀山庄也是筑了一座祭坛么？”

　　座下有一白衫文士冷笑道：“恐怕未必吧？”他站了起来，“我等已是问过金宫祀师，他们却言，从来没有到柳怀山庄这里作过法。”

　　吴尚秋心中一叹，知是瞒不过去了，这次众人上门，无疑是有金宫在后推动的，他抬起头来，平静道：“吴某的确用了其余办法。”

　　听他承认，下面之人都是一阵骚动，白衫文士用手一指他，厉声道：“吴尚秋，你明明有办法，却为何不拿了出来？反而坐视天下百姓受苦？”

　　吴尚秋对此的确无法解释清楚，他道：“我有我的苦衷。何况这场大雨使得天下受灾，对我并无半分好处，我若可以解决此事，那早便拿出来了。”

　　“好处？”

　　白衫文士再是呵呵冷笑一声，道：“那我且问你，你出身何处，又是哪里人氏？”

　　此语言一出，所有人目光刷的一下，都是集中到了吴尚秋身上。

第三百六十六章 前影留痕显身藏

　　“我等查问过过往所有脉传，但是从来没有吴尚秋你这一门家数，却要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白衫文士紧盯着吴尚秋双目，一步步朝前走上来，气势咄咄逼人。

　　吴尚秋虽然假托镇煞人之名，可他还是与此世之人不一样的，既能飞遁，又能调运灵机，还能布阵禁，施展出来的手段神通都是远远胜过土著。

　　尽管有人怀疑过他来历，可是由于他带来了不少好处，所以没人会去追究这些，也没有什么必要，可天煞之后，流言四起，他就显得特异起来了。

　　吴尚秋心中再寻思如何了结今日之事。

　　这些人围堵上门来，那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只他是天外来人这一点是绝对不能认下的，不然永远无法辩解清楚了，于是道：“吴某曾说过，早前一直随先师在深山修持，故是所学与寻常家数不同。”

　　世上确实有许多镇煞人在深山修持，这是因为不仅仅是人群聚集之地有凶煞出现，人迹罕至之处也是同样有的，这是怎么也是查不过来的。

　　白衫文士却是一副早知你会如此说的表情，冷笑几声，他一挥手，道：“抬上来。”

　　不一会儿，就见四个仆从抬着一艘两丈有余的大舟到得堂上。

　　吴尚秋在看到这东西的一刻，不由眼神一凝，那分明就是十年前他遗失在外的飞舟，没想到却是落到了此辈手里。

　　白衫文士问道：“吴尚秋，你可认得此物？”

　　吴尚秋沉默不言。

　　白衫文士嘿嘿一笑，道：“你不承认，那也没关系，”他再一招手，“把那人带上来。”

　　不多时，堂外就推了一个身躯壮实的人进来，看打扮只是一个寨民。

　　其人陡然见得这许多人，不由有些茫然，但在见得吴尚秋也在堂上时，却是眼前一亮，放松了许多，行了一礼，道：“见过先生，不知找阿敢何事？”

　　吴尚秋不由心下一沉。

　　白衫文士看他几眼，走了上去，下巴一抬，道：“你便是阿敢？”

　　阿敢道：“是小人。”

　　白衫文士靠近了一点，指着吴尚秋道：“你曾对乡人说，当日在这舟内发现了吴先生，才把他背了回来的？”

　　阿敢最爱吹嘘，在吴尚秋声名起来之后，他逢人便说，当日是自己背着吴尚秋回来的，可是他并非蠢人，发现眼前情况不对，期期艾艾道：“我，我不知……”

　　吴尚秋叹了一声，道：“他只是一个寨民，诸位又何苦为难他呢？当日吴某的确是蒙他相救，但这又如何，此不过一件法器罢了。”

　　“法器？”一个陌生声音出现在堂下。

　　众人望去，便见一名身着金袍，手拿长竹杖，带着模糊五官面具之人走了进来，见是他到来，众人都是露出恭敬之色，执礼道：“见过祀师。”

　　那金宫祀师径直走到吴尚秋面前，上下看了看他，便伸手一指，道：“没错了，你便那是那邪魔。天煞就是因你而来！”

　　在世间传闻中，煞气就是邪魔引来的。不过至今邪魔长的都是稀奇古怪，狰狞凶恶的，还从来没有与人相似的。

　　堂上众人在来前已是听到类似言语，不过还是将信将疑，可现在指正之人乃是方才平息天煞的金宫祀师，这就让人不得不信了。

　　阿敢这时大呼道：“我不信，先生是好人！不是邪魔！”

　　祀师哼了一声，一杖挥出，打在阿敢身上，后者一个趔趄，顿时吐血倒在地上。

　　吴尚秋皱眉道：“身为祀师，残害一个毫无神通的平民，这便是你的本事么？”

　　那祀师冷声道：“此人为你这邪魔分辨，就是罪责一桩！”

　　那灰衣宝冠的老者看不过去了，道：“祀师，这人只是愚昧小民，也难怪被邪魔蒙蔽，便连我等都是被骗过了，何况是他？”他挥了挥手，道：“抬下去，莫让他死了，等擒下这邪魔后，在天下人面前对质后，再一起处置了。”

　　吴尚秋知道今回无法善了，他看向众人道：“你等究竟要如何？”

　　灰衣老者走了上来，叹道：“吴先生，天煞之事，终需有一人出来堵住悠悠之口，若是你愿站了出来，承认是你所为，我等可保你子嗣无虞。”

　　其实他与许多人并不信那等天煞是一个人能够掀起的，要真是这样，吴尚秋还会站在这里等着他们来质问？

　　只是过去凶煞之地一出，几乎都是伴随着各种灾祸，所以镇煞同样是镇灾，这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并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言论，长久以来被天下各处所奉行。

　　可方才过去的天灾他们却没法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就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出来顶罪，毫无疑问，吴尚秋就是那个被拿出牺牲之人。

　　其实以其今时今日的地位，本还不至于如此，奈何有金宫祀师指认，那就只能是他了。

　　吴尚秋皱眉不言。

　　灰衣老者也没有逼他，他是知道吴尚秋的本事的，要是能凭言语让他束手就擒，乃是最好结果。

　　只是就在此刻，却听得远处一声大响，众人神色一紧，却不知发生了何事。

　　白衫文士感觉不对，问道：“怎么回事？”

　　少时，有人来报道：“是柳秋华，她带着一对儿女乘着一道红芒走脱了。”

　　白衫文士听了，暗骂了一声，他道：“没关系，只要吴尚秋还在这里就是了。”

　　吴尚秋此时松了一口气，柳秋华与他这么多年夫妻下来，显然知晓他的心意，知道当断则断的道理，这个时候走掉是最好的，要是顾忌庄中之人，那到最后谁都走不了。

　　没了后顾之忧，他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当下心意一动，一道玄光已是裹住身躯，随后往上遁行。

　　然而正在此刻，却是见祀师手一张，掌心之中画着一个眼瞳，对着他一晃，吴尚秋顿觉一股束缚之力上身，好似被什么牵引住了，难以去至高处。

　　白衫文士在下冷嘲道：“吴尚秋，你以为我等知道你会飞遁之后会不作应对么？今日你是逃脱不去的！”

　　吴尚秋不作理会，这话不过是用来打击他斗志的，要是此辈真有本事，上来直接把他拿不成了？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

　　不过既然无法立刻飞遁出去，那么再停留在天中就是一个靶子了，故是他立刻又落身下来，随后猛然将玄光洒开。

　　这时堂上之人也是纷纷动手，可无论什么手段，打在玄光之上都是无用。

　　吴尚秋虽常常飞遁来去，可这玄光之威就是从来没在人前展露过，外人根本不知他有这等本事。

　　祀师大呼道：“此是邪魔邪术！”

　　正在他试图拿什么东西出来时，却见面前荡漾起一片刺目金光，一下感觉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众人也是生怕吃亏，纷纷往后退去。

　　待光芒消散，再看去时，却发现吴尚秋却是站在了那飞舟之上，并道：“你等最不应该做得事，就是将这飞舟又拿到了我面前。”

　　白衫文士一惊，道：“不好！快阻住他！”

　　可这个时候，已然是晚了，那飞舟之上轰然一震，便已是撞破屋宇，腾空飞去了，留下一众人等面面相觑。

　　吴尚秋手持牌符，坐在飞舟之内，却发现转运有些滞涩。

　　这是因为白衫文士等人也是想到了飞舟可能会被他利用，所以做了一些破坏。不过那也只是一些外间禁制而已，除非将整个飞舟都是拆了，否则炼入内部的禁制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被坏去的，只是飞遁当是无碍。

　　数日之后，他落在了一处荒僻山谷之中，并在早一步到此的妻小汇合。

　　早在十年前，他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布置，开辟出了数处可以居住的洞府，好为关键时候的退路，没想到现在果然用上了。

　　柳秋华忧心忡忡道：“夫君，我等下来该是如何？”

　　吴尚秋道：“先在此暂居下来，容后再作打算。”

　　他想得是在此慢慢修炼道法，提升修为，顺便在暗中观察那金宫是否有可疑之举，若是无有，那他干脆就在此隐居下来，等功行长进之后，若能修持到化丹之境，那么再回去世间不迟。

　　他虽在此十载，可修道人的思考方式仍是保持着，一时挫折不算什么，十载二十载也不用在意，只要有足够修为，那么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

　　为了防止自己行踪泄露，他又到山外布置了一圈阵法，并在山脚四方埋下了阵旗，这才回得洞府。

　　只是他想得虽好，可不过是半月之后，就觉阵禁一阵阵波荡，分明是有人在强攻大阵，显然是金宫之人用什么办法找到了他们行踪。

　　吴尚秋用法器照看了一下，却发现来得比上回更多，并还有多了几名同样打扮的金宫祀师，看去不是他眼下能够对付的。

　　他叹了一口气，既然自己已然让步了，就这样下去不好么？非要逼他走到那一步么？

　　他想了一想，便把一对儿女找了过来，道：“中儿、楠儿，你们可还记得阿爹要你们记住的那个地方么？”

　　中儿用力点头道：“阿爹，我记得。”

　　楠儿也道：“阿爹，我也记得。”

　　吴尚秋将驾驭飞舟的牌符塞到他们手里，郑重道：“稍候阿爹和娘亲会把那些人引开，你们去到那处，将阿爹埋在那里的一件东西拿了出来。”

第三百六十七章 重拾珠光卷人间

　　吴尚秋摸出两枚玉佩，佩戴在自家儿女衣带之上，并传音交待了几句，随后唿哨一声，便见一只雪白小狸跑了出来，到了眼前，便跪坐在那里，看着极通灵性。

　　他郑重道：“此雪狸名唤银盏，只要到了那处，它会带着你们找到阿爹交代的那东西。”

　　柳秋华若与儿女在一起，那么目标太大，而这两枚遁行玉佩也只能带动凡人，所以分开行事是眼下最好办法了。

　　两个孩童毕竟不是寻常人出身，并没有任何哭闹，都道：“孩儿听阿爹的话。”

　　吴尚秋对着那白狸低语了几声，后者点点头，随后向前一窜，出去八九步，就回过头来对着两个孩童啾啾直叫。

　　吴尚秋抚摸了一下一对儿女的脑袋，道：“跟着银盏去便是了。”两个小儿嗯了一声，都是十分听话，跟着雪狸而去。

　　柳秋华方才在旁一直默默无声地看着，这时才露出忧心神色，道：“夫君……”

　　吴尚秋冲她一摆手，道：“不用担心中儿、楠儿，我给他们的玉佩，自可以去到安稳地界。”

　　说到这里，他却是一叹，道：“我以往做了一件错事，不过我本是愿意继续错下去的，可为了夫人与中儿、楠儿的安危，我却不能再如此了。”

　　柳秋华眸中忧色不退，道：“夫君无论做得任何事，妾身都愿意奉从，只是中儿、楠儿，他们年纪还那么小，万一我们不在，又有谁来照拂他们？”

　　吴尚秋安慰她道：“夫人放心，若是一切顺利，中儿、楠儿此去可以找到为夫师门中人，当可受得妥善照拂。”

　　柳秋华听了，顿时放心许多，吴尚秋本事不小，想来师门中人也是如此，照拂两个小儿当无问题，不过她仍有一丝疑虑，道：“如此做，金宫若是不肯罢休，会否给夫君师门带来什么麻烦？”

　　金宫一直是传闻之中的存在，现在陡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且一出手就平定了天灾，她这等世代相传的镇煞人，深心之中自然对其充满敬畏。

　　吴尚秋呵了一声，道：“该担心的是金宫之人。”

　　他看了看外间，道：“为夫也不知大阵能坚持多久，不过金宫之人既能找到这里，当有非常手段，夫人与我同来，我等合力再做一些准备。”

　　山谷之外，那位金宫祀师正站在高处打量着周围山形，而从各地山庄到来之人此刻都围绕在他身边。

　　白衫文士凑了上来，道：“大祀，吴尚秋在那里布下了阵禁，我等人手一时突入不进去。”他恨恨道：“吴尚秋虽也教会了我等不少布阵手段，可眼下这个从未见过，显是他留了一手。”

　　那灰衣老者道：“阵禁只是小事，吴尚秋有飞遁之能，又夺回了那飞舟，就怕破开阵势之后，其人又如上回一样走脱了。”

　　金宫祀师眼中露出一丝贪婪之色，就连金宫之人也少有可以飞遁的，吴尚秋所表现出来的本事很不寻常，他暗下决心，等到将之擒捉了，一定将这些手段逼问出来。

　　他道：“我岂会不防备着这一手，”他伸手往上一指，“你等且看那里。”

　　众人随他所指方向望去，见天穹之上盘旋着一群飞鸟，眼神好的人便可发现，在每一只飞鸟肚腹之下都是绘有一只眼瞳，这明显就是用来克制飞遁之能的。

　　那老者捋着胡须，道：“吴尚秋前回已是见识了祀师这等本事，稍候若是被他见得，或许会设法捕杀飞鸟。”

　　金宫祀师撇他一眼，道：“我岂回想不到这一点，这不过是一个诱饵罢了。”

　　老者一怔，道：“原来如此，还是祀师高明。”

　　金宫祀师冷言道：“吴尚秋若是现在就走，那还有几分逃脱希望，其在此停留的时间越长，我等准备就越是充足，到时他想走也走不了了。”

　　这回来得金宫祀师可不止他一个，只是以他为首罢了，现在都在外间布置手段，等着稍候一起发动。

　　吴尚秋此刻也是望见了天中飞鸟，不过外面之人并不知道，他有阵器反照，山外所有动静都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此刻他分明望见，在更远处的云雾之中盘旋有一只只风筝，上面描绘着相似图形，所以这明显是个陷阱。

　　现在阵禁未开，他还不准备哦破围，所以此刻出手没有意义，只是抓紧时间在洞府之中刻画禁制，好在此辈攻入进来之后继续拖延其等步伐。

　　半日之后，他心中忽然没来由得一阵惊悸，知道肯定有哪里不对，沉吟一下，便拿起法器往外照去，就见东南西北四角之上有一道无形烟气冲起，但看不出到底是作何用，而且过去许久，都没有任何动静传出。

　　他想了一想，决定暂不去管，继续在那里加固禁制。

　　又是半日过去，天色已是黯淡下来，他终是完成了眼前布置，可心中不安之感却是越来越浓。柳秋华这时走了过来，蹙眉道：“夫君，好重的煞气，这附近曾有过凶煞之地么？”

　　“煞气？”

　　吴尚秋神情一凛，隐隐约约想到了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脚下忽然震动起来，随即就有无数煞气涌了上来，便见周围除了禁制排布的石壁，所有一切都崩塌消逝。

　　他此刻已知是到底出了何事，对方不知用什么手段，竟是将这片地界化为了凶煞之地。

　　他所布置下来的阵禁再如何也需沟通地脉灵机，并借其力抵御外来攻袭，而这一处凶煞之地凭空在此浮现出来，连整个地界都是被改换了，那么这一切自然也是不复存在了。

　　这一刻，他想到了许多。

　　这天下凶煞之地无疑是和金宫有极大牵连。金宫表面上避世，可实际上应该一直在注意着人间一举一动。

　　他这些年来平定了无数凶煞，且还弄出了诸多镇煞手段，再这么下去，想来用不着多久，其就对人间再无太大危害了，也难怪此辈如此敌视于他，这是因为他破坏了某一种暗藏在世间的规矩。

　　现在外面没了阵禁阻隔，凶煞之地能挡住寻常人，可却挡不住金宫及诸多镇煞人，所以只能选择直面对手了。

　　而在外间，金宫祀师目光闪烁了一下，随后一指，大呼道：“诸位且看，这里居然是一处凶煞之地，那吴尚秋分明是邪魔无疑！”

　　众人也是惊震不已，先前有些人对金宫指责吴尚秋颇不以为然，认为其只是受了无妄之灾，只是金宫势大，他们也只能从众，可现在见到这一幕，却又由不得他们不信。

　　试问不是邪魔，又怎会躲藏在凶煞之地中？

　　白衫文士也是站出一步，大声道：“此僚幸亏被祀师识破，不然世间将受到更大祸害！”

　　灰衣老者只是叹气。

　　这个时候，忽见一艘飞舟腾空而起，而后一道光华闪过，天中飞鸟如雨而落。

　　金宫祀师精神一振，他有特殊手段，可以肯定吴尚秋夫妇此刻都在飞舟之上，道：“诸位，那邪魔就在飞舟之上，莫让他们跑了！”

　　随他这一声招呼，就有缕缕金光往上飞腾，直往那飞舟冲去。

　　而谁也未曾发现，此刻地底之下，有两道遁光正飞快远离此间。

　　数日后，一处雪山之上，两道遁光托着中儿、楠儿自地下飞出，随后化散开来，两名小儿顿时摔下，不过下方是厚实雪堆，所以他们都是无事。

　　白光一闪，却是银盏窜了出来，冲着两人啾啾叫了一声。

　　中儿、楠儿擦了一下脸，自地上爬了起来，便稳稳踩在了雪上，迈开小腿，互相牵着手，跟着这白狸往前走。

　　他们脚下穿得是山庄所炼小靴，可在雪原沼泽之上行走，并不会陷入其中，只是毕竟人小力弱，走了许久就气喘吁吁，好在有事先准备好的丹丸，服下便不再感到饥渴。

　　在漫天风雪中不知走了多久后，两小儿便望见一株参天大松，中儿拍掌欢呼道：“阿妹，阿爹说得地方就是这里了。”楠儿站在他边上，看着高大树木，嗯嗯点头。

　　那小白狸叫了两声，就跳跃起来，随后就往雪地之下一扎，只是那个地方很快又被落雪掩盖了。

　　两小焦急等了许久，便见那处地方有雪堆逐渐隆起，随后噗的一声，就见那小白狸自里跃了出来，嘴上衔着一枚玉珠，它将珠子放下，浑身一抖，就将身上沾雪洒开。

　　中儿欢叫一声，急着跑上前去，弯腰将那珠子抓起，再是按照吴尚秋的交待，将之举起，口中念动一句短促法咒。

　　那法咒才是念出口，他只觉的手心之中一热，那玉珠不由得掉落下来，而后便见其上射出一道灵光，直冲穹宇，霎时照耀半边天空，连日月之光也是被盖了下去，周围群山也是震动不已。

　　他们并不知晓，这般情况，是因为自遁入此界之人法力强横无匹，引动了其中所存纳的所有法力，故才现出了这等异状。

　　见到这般动静，两个小儿也是有些害怕，不由得往后退，那小白狸也是感受到了什么，窜到了他们身后躲了起来。

　　少顷，便见那冲天灵光之中，有一个宽袍大袖的人影浮隐隐现而出，随即一脚跨了出来。

第三百六十八章 自横天波起神芒

　　光幕之中，一个身着黑色大氅的道人自里走了出来，两袖飘飘，其人剑眉英目，面相看去甚是年轻，可自有一股端肃威仪，不由得让人心生敬畏。

　　两个孩童忍不住退了几步，小白狸也是躲在他们背后瑟瑟发抖。

　　那道人出来之后，那几乎遮住穹宇的光华仿若鲸吞倒卷，在他背后徐徐收敛，其目光转过，落在了中儿、楠儿身上，见是两个稚龄孩童，神情稍稍温和了一些，道：“怎是你们两个小儿在此？吴尚秋又在何处？”

　　中儿壮着胆子说道：“吴尚秋是我阿爹，你是阿爹的朋友么？他被坏人围住了。”

　　“哦？”

　　那道人往远空看去，双目中有神光隐动，于一刹那间便看到了极遥之处，口中冷声道：“我溟沧弟子，生死岂容他人定夺？”

　　他看向两个孩童道：“我去寻你等父母，你们在这里等着就是了。”一拂袖，霎时布下一个阵势，将两人护住，随后转身迈开一步，身影霎时消失不见。

　　而另一边，一驾残破飞舟摇摇晃晃行在天穹之中。

　　吴尚秋扶住舟舷，神色略显疲惫。自从山谷之中，已被一众人等追逐了数日夜，期间不断与人激斗，几乎一刻不曾停歇。

　　他本来还不想多做杀戮，但是几番追逐下来，发现自己却是留不得手了，因为你不如此做，对手反而会更是胆大。

　　这时飞舟猛地一晃，并发出细微碎裂之声，他知此舟在连番受损之下已是不堪重负了。

　　而无有了这飞舟做遮掩，自身若还在天中飞驰，那定被金宫秘法克制，需得趁着其还未曾坠落之前，寻个地界降下。

　　他道：“夫人小心了。”说话之间，就把手中牌符一晃，就忽忽向下，不过十来呼吸，飞舟就着落地面，轰隆一声，顿时断裂开来，他身上发出微薄玄光，只是一卷，就将自身与柳秋华一并带了出来。

　　待脚踏实地后，他自袖中取了一个丹瓶出来，去了瓶塞，服了一枚丹丸下去，填补了一下气机亏空。

　　他是修道人，只要内气不尽，再有丹丸支撑，那么就能继续斗战下去，哪怕不眠不休也是不要紧。不过柳秋华这时却是神容憔悴，她固然拥有一些秘术，可本质上仍是一个凡人，这几日夜斗战，却是有些支撑不住了，此时靠着玄光，虚弱言道：“夫君先走吧，若无妾身拖累，恐怕夫君早就走脱了。”

　　吴尚秋看出她的心思，沉声道：“莫说这等傻话，中儿、楠儿只要找到了那东西，那我师门中人必会赶来，到时就可解眼前危局了。”他心中则是想着：“我此回违师门之命，恐怕难得宽宥，可你们无罪，必须保重此身，好好活了下去。”

　　他又拿出一枚丹丸，道：“服下去。”

　　柳秋华却是咬唇摇头，她知道这些丹丸的珍贵，多一粒便多得一条性命，努力发声道：“还是夫君留着用吧，不用给妾身这无用之人。”

　　吴尚秋知她不会接受，就算强逼也是不成，暗叹了一声，想了一想，将一枚护身法符拿了出来，借搀扶之际，暗暗放入她香囊之中，随后揽着她往前方密林中疾步而去。

　　柳秋华见到那密林，顿时一急，提醒道：“夫君，那不是个好去处。”

　　吴尚秋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对方见他入了林，很可能会放火逼他们出来，口中道：“夫人放心，那些人不会放火的，为夫也不怕他们如此做。”

　　金宫行事尽管暗地里阴私鬼祟，可表面上还是要点脸皮的，不会太过肆无忌惮，这一把火放起来，可是连忙几个山头，不知要有多少生灵遭殃。

　　何况真个有火，他也不惧，凭着宝衣和护身法符就能抵挡，勉强可以撑个几天，到时门中若有人来，那么这个局就破了。

　　此时此刻，金宫祭师正带着众人一直乘动飞鸟跟在后面，眼见得那一点飞舟远远坠下，晃动之间，人影似又入了密林，冷笑道：“以为躲入林中，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么？”

　　他那了一个白瓮出来，举着一晃，嘴中念念有词，就有一缕白烟冲起，少时，远远几个方向之上也同样有白烟升起，各自汇聚成几个似字非字的图案，只是一望，就明白了彼此心意。

　　他冷笑几声，朝着后面振臂大呼道：“诸位，吴尚秋没了飞舟，已是走不远了，我等且将这片密林围住，再慢慢搜索，不难将之擒下。”

　　后面众人顿时一齐应喝。

　　吴尚秋在林中急奔，就算不曾飞遁，他速度也是不慢，可这个时候，脚下却是一滞，低头一看，却见是一只头皮枯干的煞鬼从地底冒了出来，正用嘴咬着他的下摆，望着他的眼神诡异异常，他一皱眉，玄光一转，就将之化为灰烬。

　　这明显是金宫所为，只是他有些不解，这里明明没有凶煞之地，也未见得任何煞气，此辈为何能够驱动煞鬼阻截？莫非其等可以凭空唤了出来不成？

　　一念转到这里，他不由得一个激灵，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吸了口气，要是这样，自己再逃也是无用了，因为越是逃跑，越是会有煞气鬼妖冒了出来阻碍于他，反是耗损气机，那还不如停了下来一战，还能拖延几分时间。

　　柳秋华见他停了下来，紧张道：“夫君？”

　　吴尚秋道：“我无事，不必再跑了，我等就在此养精蓄锐，等着此辈到来，夫人再休息片刻，稍候随为夫一同迎敌。”

　　柳秋华听得此言，脸上绽出一丝笑容，道一声好，从玄光遮护中出来，盘坐在地，用吴尚秋教给她的方法吐纳调息，以求尽快回复实力。

　　金宫祀师带着众人赶到时，见吴尚秋背靠着一株大木立在那里，浑身有金光笼护，上方还悬着一枚形如重锥的飞夺，目光不由一凝，此物飞动来去，只一磕，就可叫人筋断骨裂，他此前已是见识过了，可这东西越是厉害，他心中贪意越足，上前一步，喝道：“吴尚秋，飞舟已坏，天上有我金宫秘法制锁，你今日怎么样也是逃脱不得，何不放下法器，乖乖束手？”

　　吴尚秋看他一眼，道：“何必多言，动手便是。”

　　以往他总觉得有一层迷障遮住自己灵台，现在临近生死关头，却反而神思清明起来。

　　金宫祀师正要唤动众人上前，可这时却察觉到，后面众人居然都是瑟缩不前。

　　这是必然的，先前一番斗战，诸人伤亡也是不小，吴尚秋明显现在困兽犹斗，正是最危险的时候，保不齐就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他人，既如此，谁还愿意上去搏命？

　　金宫祀师见状，知道这个时候需得激励人心，大声道：“谁人擒下吴尚秋，可入我金宫为祀师！”

　　此言一出，在场之人先是一怔，随后心头猛然火热起来。

　　金宫的威势他们也是见到了，宫中还掌握着许多秘术，传闻镇煞之术就是从金宫之中流传出来的，要是能入得其中，那就是一步登天了。

　　登时有人大喝一声，就忍不住动了手。

　　有人这一带头，后面立时纷纷跟着一齐出手，诸多奇光异彩朝着吴尚秋招呼过去。

　　吴尚秋自也不会只挨打不还手，亦是祭动玄光飞夺与众人展开对攻。

　　他身上穿着宗门赏赐的道袍，无论什么秘法凶兵落在身上，都是无法破开，可这是需要自身内气支撑的，一旦耗磨干净，那么就是殒命之时。

　　这一场斗战大约持续了半日，期间有许多镇煞人毙命在此，可在金宫祀师催促调运之下，仍有人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吴尚秋尽管始终占据上风，可随着最后一枚丹丸吞服下去，他知道自己差不多已是走到尽头了，不由望去远空，“也不知中儿、楠儿到了那里没有，可惜阿爹看不到你们长大成人了。”

　　再是半个是多时辰后，他内息告罄，仍是没有等到任何转机，知是求生无望了，他长叹一声，放弃了反抗，将柳秋华揽在怀中，道：“不想我们夫妇葬身在此，是为夫对不起你。”

　　柳秋华则是抚上他背，轻声道：“妾身无怨。”

　　吴尚秋哈哈一笑，身上最后一丝玄光熄灭下去，随后坦然看着那百十道光向着自己冲来。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时，忽然一股浩瀚如汪洋的气机降下，而后周围一切忽然静止下来，所有人包括那金宫祀师在内，都是保持着那一刻的动作眼神，世上诸般颜彩似是陡然褪去，仿佛只余下了黑白二色。

　　随后他便见一个身着黑袍的道人正徐徐踏步过来，随其经行之处，所有人或物都是一个个破碎开来，再是化至无有，此便好似大日煌煌，一切阴霾鬼祟在照耀之下，都是冰消瓦解。

　　柳秋华此刻也是发现了异状，回首一望，却是瞪大眼眸，捂嘴看着这一切。

　　少顷，那道人来到了两人面前站定，沉声道：“吴尚秋，你之回禀却是迟了。”

　　吴尚秋颤声道：“元上真？”他没有想到，门中竟然派了一位上真过来，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涕泣叩首道：“弟子吴尚秋，拜见上真。”

　　柳秋华也是跟着跪了下来，她现在也是看出，自家夫君的师门绝不像自己先前想的那么简单，这等煌煌威能，说是天威也不为过。

　　吴尚秋连连叩首道：“弟子有罪，却还劳动师门相救，羞惭之至，无地自容，望师门责罚。”

　　元景清道：“你之事容后再言，自有宗门评断，你且在此等着，我去去就回。”

　　吴尚秋问道：“不知上真去哪里？”

　　元景清平静道：“自是去踏平金宫了。”

　　吴尚秋一怔。

　　元景清淡声道：“就算你犯了什么错处，也是我溟沧派门下，自有门规戒律去约束，而此辈却是无故害我门中弟子，我又岂能相容？”

第三百六十九章 煞冲鬼神转灵通

　　元景清离了吴尚秋夫妇二人，循着金宫祀师留下的那一线牵连，望见一座金灿灿的宫宇徜徉飘渡在世间深处，其不在四方，不在阴阳，而是在此方天地一处间隙之中。

　　能立此间所在之人即便未曾修炼到一定曾觌，也是得了天地之眷顾。

　　此刻金宫之中，有十来个祀师正紧盯着世间。

　　在他们眼中，吴尚秋此刻在无数镇煞之人的围攻下被碾成肉泥，而柳秋华则自尽而死，只是未免邪魔留存，又被人用烈炎化去，夫妻二人最后都是尸骨无存。

　　事实在元景清到来的那一刻，他们所见到的都只是心中想看到的，并且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景象，但并非是真正事实，只是他们自己不得而知罢了。

　　诸位祀师见到这等结果，尽管脸上冰冷，但眼眸都是流露中满意之色。

　　一人恨恨道：“此人终是被除去了，这等坏我乾坤不合的祸害绝不能留在世间！”

　　“说得不错，这吴尚秋夫妇着实是异数，乱我布划，唯有除去了他们，我金宫才能更好维护世间。”

　　忽然有人插了一句，“这吴尚秋身上有不少秘密，不然不可能弄出那些我等也无从知晓的手段来，可惜随此人一死，再也不得而知了。”

　　一名祀师神情阴冷道：“此人还有一对儿女留下，或许可以从其等身上找出一些有用东西。”

　　众祀师听得此言，纷纷表示赞同。

　　元景清这时已是入得金宫，并从众人身边走过，然而在场诸人却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他，甚至走过之人会自行从他经行之处绕开，且还对此反常举动毫不自知。

　　这是自然的，身为斩去凡身的大能，除非他自身愿意，否则层次境界不及之人是望不见他的。

　　他听着此间之人的言语，再结合自身推算，已是差不多理清楚线索，明了了前后因由。

　　这方天地的凶煞与世间恰好是处在阴与阳的对立之上，阳面就是整个世间，而面阴就是所有凶煞。平常时候这两者相融在一起，同居于一个天地之中，但彼此都无法望见对方。

　　可是天地是不会一成不变的，有些时候阴阳相撞相激，那个时候，就会使得煞气溢出，并出现在阳世之中，这也是凶煞之地和那些煞鬼的来源。

　　金宫从立成那一天起，便一直在维持阴阳之间的平衡。

　　阳气若强，那就让凶煞之气浮出，尽力抵消阳盛，若阴气一方积蓄太多，就尽量削减凶煞。

　　只是吴尚秋的出现，却大大加强了阳世一面。

　　十年之间，他就将那些较大的破口一一堵住。还不止如此，他带来了阵法之道，每一处凶煞之地肆虐过后，都会被设阵镇压，再也无法蔓延出来，照此下去，只要给他足够时间，那么凶煞就很可能彻底绝迹人间了。

　　若是到那一步，阴阳两极将不再平衡，天地势必会出现更大变化，或许这会导致阴阳两面由此分隔开来。

　　这或许对世人来说是好事，但对金宫来说就是坏消息了。

　　而且这些年来金宫之内渐渐有了不同声音，认为世间不该仅仅是阴阳相立，而应该一方盛，一方弱，然后再相互轮转交替。

　　这等言论近来占据了上风，因为做了这等事，他们不再是被动维持之人，而是自此掌握了世间运转的权柄，从原来侍奉天地的仆从一改而成为天地的主人。

　　但是前提是这一切必定由他们来决定，而不是由吴尚秋这个世间之人来做成这等事，是以后者成了他们必须拔除的眼中钉。

　　元景清在了解这些之后，却是认为，这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他到得此地后，就能察觉到这方天地与自己之间有着一层隔阂，阻碍着他的感应，无法深入探查，故可以断定这里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时他脚步一顿，目光凝定在某一物之上。

　　“就是这里了。”

　　那里摆放着一个供台，不过却是藏在金宫深处，就在各个故去祀师的牌位之后，其实际上与金宫的先辈一同享受着香火祭祀，虽然没有明面上的供奉，但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所有人，使得他们有意无意间朝着其所暗示的方向行事。

　　这股力量追及根由，或许十分强大，可仅是出现在此间的，其实并不如何厉害，否则其就可以直接改换所有人的心神，用不着再做蛊惑。

　　元景清冷然望着此物，既然自己到了这里，那就不妨顺手除去。

　　只是他刚刚才有这一点念想生出，那牌位似就得了感应，上方黄芒一闪，一个鬼神头颅就自里冒了出来，用凶狠目光死死盯着他。

　　元景清对此丝毫不为所动，上去一指点在了牌位之上，轰隆一声，整个金宫狠狠一震，那个鬼神头颅发出凄厉嘶鸣，好像在不断挣扎之中。

　　元景清此时也是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在抵挡着自己法力的侵入，他心意一引，身上气机顿时宣涌起来，将对面抵抗彻底化解压下，那牌位也是崩散成了一蓬粉末。

　　“谁人在那里？”

　　似是两边交撞照见了真实，金宫之人得以望见了元景清的身影，然而很多人在看见他的那一瞬，就在无声无息之间化成了灰烬。

　　若自身无有足够威能，却去直视伟力，便是这等下场！甚至不用元景清亲自出手，其等便就神魂俱灭了。

　　然而金宫之中有一些人尽管层次不高，但却并没有第一时间消逝，只是生机寿数被不断削去，并在那里惊恐高声道：“何人，你是何人？”

　　还有一些心思活络的察觉到了不妙，出声哀求。

　　元景清目光转去，他看得清楚，这些人正是那些虔心祭拜了那鬼神的金宫祀师，身上沾染了一些此僚伟力，故是没有就此亡故。

　　他没有与之说话的心思，一枚飞梭身后光华之中飞出，只是一照，金光在这座宏大宫宇之中一闪，霎时透照内外，宫内所有人不管功行高低，是何来历，都是在一刹那间化作飞灰。

　　他似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本不去多看，袍袖拂动之间，一步步自出了宫阙，而在他身后，整座金宫崩塌下来。

　　这座存世不知多少年，本来或许还当继续存在下去的庞大势力此刻彻底宣告了消亡。

　　吴尚秋夫妇等了没有多久，就见元景清身影再度出现在了眼帘之中，神情目光都没有与离开时并没有什么太多变化，好似方才只是随意在附近走了一圈。

　　吴尚秋试着问道：“上真？”

　　元景清淡声道：“世上已再无金宫。”

　　吴尚秋心头重重一跳，这便是挥手之间，就可倾覆一界的凡蜕上真，便连逼得他身陷绝境的金宫也无从抵挡，此刻他深切得感受到了上真大能之威。

　　柳秋华方才已是从吴尚秋处得知了后者来历，此刻知道了这个消息，感觉如坠梦中。

　　身为此界镇煞人，金宫已是存在于传说之中，世人之对其敬畏是难以想象，可就算如此存在，也是转眼间就灭亡在了自己丈夫师门来人的手中。甚至听吴尚秋言说，这一位还不是门中功行第一，只是诸多大能之一，而在其等背后，还有一位立于诸法之上的祖师，对此她已是难以想象了。

　　元景清道：“吴尚秋，此间事情告一段落，你可随我回去复命了。”

　　吴尚秋道一声是，随即跪了下来，道：“弟子乃是罪人，可还有一对儿女在此，望上真能允许弟子安排好再走。”

　　元景清道：“你现在还是溟沧弟子，如何处置家小，究竟是带走还是留下，是你自家之事，我不会多做过问。”

　　吴尚秋精神一振，哪还听不出这里意思，这是准他将家人一同带上，叩首道：“多谢上真，多谢上真。”

　　元景清这时起袖一拂，两人只觉身外天地忽然一变，从密林之间来到雪原高山之上，还没来得及惊叹，却听得耳畔传来两声呼喊。

　　“阿爹，阿妈！”

　　吴尚秋夫妇转头看去，惊喜道：“中儿、楠儿。”

　　两个孩童和一头小白狸本来乖乖在此等着，在见到元景清带着二人出现后，便欢叫着跑了过来。

　　吴尚秋夫妇各自将儿女一把抱起，心中满是喜悦，从柳怀山庄逃出来时，他们已是做好了最坏打算，并没有想到眼下能分毫无损的重聚，深心之中既有庆幸，又对师门和元景清充满了感激。

　　元景清在旁静静看着。

　　实际在他看来，吴尚秋并没有犯下多大过错，其人没有及时把消息回报给山门，并不是因为自身对门派不诚，而是灵识被蒙蔽，心志也被扭转了。

　　且这种扭转不是强行的，而是顺着你心中的弱处去的，别说一个低辈弟子，哪怕到了元婴一流，都无从防备。

　　好在门中派遣弟子过来，早就有所料算，一些弟子被蒙蔽或是扭转心志是免不了的，且这事本身也就说明了问题。

　　弟子若是不得没回报，那处地界必然有不妥之处。

　　过去发生的一切，就是印证了这些。

　　不过事情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因为方才他本来准备直接追溯到那位鬼神身上，可提前感觉到了一丝危险，故才没有去如此做。

　　他思忖道：“这件事，唯有回去之后禀告恩师了。”

第三百七十章 远途归山得造化

　　元景清因此方天地之事已是了结，便带了吴尚秋及其妻儿五人折返回了山海界。

　　因他需去刘雁依那处回报，此后还需往玄渊天走一回，故是给了吴尚秋一驾飞舟，令其自行回去安顿家小，并关照其定处下来后不要胡乱走动，等着全长老召询便可。

　　吴尚秋应了下来，待元景清走后，就驱动飞舟往原先洞府行来。

　　他此刻乘坐的这飞舟乃是元景清往昔所用，乃是宝阳院修士精心祭炼而成，便是放在溟沧派中，除了那些真传弟子，也少有人可用得上，许多人一见，还以为是门中来了哪位长老，纷纷避道一边，以示恭敬。

　　吴尚秋见了，神情不禁有些不自然，这个时候他只能选择不出来，以免彼此见面更是尴尬，行过一段之后，他忙不迭撤了飞舟顶上遮蔽，免得引来更多误会。

　　柳秋华见了，抿嘴一笑，促狭道：“夫君方才好威风呢。”

　　吴尚秋自嘲道：“夫人莫要取笑了，为夫也算是‘狐假虎威’了一回。”

　　昭幽天池而今可不仅仅是一座天柱天池，周围还有无数湖泊山峰围绕，除却在外修行的不算，至少有十余万弟子在此常居，每一人都占有一座洞府，哪怕低辈弟子亦是如此。

　　由于宗门之内地域太过广大，故是溟沧派内平常往来用得最多的就是分布各处的转挪法坛，其次就是飞舟云筏了。

　　吴尚秋身为昭幽门下低辈弟子，先前居于一座偏僻山峰之上，现在他成了玄光境，飞遁来去无碍，原本倒是可以换得一处天上飞峰作为洞府，不过他以为自己定然是要问罪的，就算性命可保，恐怕此生也无修道之望了，是以早没了这等想法。

　　不过为了不使家人担忧，他表面上却是没有流露出任何异状，还一直宽慰柳秋华，叫她不用为自己担心。

　　吴尚秋为怕自己以后陪伴家人的机会不多，故是在路上特意绕了一个大圈，好叫妻小好好看看周围风光。

　　一路行来，楠儿搂着母亲颈脖，怯怯望着四周。

　　中儿则是不知从哪里搬来了几只高凳，叠了起来站在上面，扒着琉璃舟舷，大胆无比的探出头，看着外间四周新奇景物。

　　那些悬浮在空中飞峰悬宫，以及青天之上翩翩翱翔的仙鹤飞禽，无不是吸引着他，每每看见一群过去，便拍着手掌，发出一声欢呼。

　　柳秋华此时也是看得目眩神迷，惊叹无比。

　　听了吴尚秋先前解释，她知道眼前所见仅仅只是宗门沧海一粟，并算不得什么。是以她与两个小儿不同，此刻除了期盼，内心之中更多得还是深深敬畏。

　　此时天空之中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阵欢闹之声，中儿好奇看去，就见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孩童正骑乘在几只羽毛艳丽的鹦鸟之上，时而俯冲掠空，时而绕旋飞舞，正在几处山峰飞瀑的间隙之中追逐玩闹，他不由露出羡慕向往之色，指着那里，回头道：“阿爹，中儿可以要一个大鸟么？”

　　吴尚秋摸了摸他脑袋，笑道：“中儿既然要，阿爹回去给你弄一个就是了。”

　　他看得出来，那几个孩童应该是碧羽轩韩门子弟，这等上好骑禽自己可弄不到手，不过他前往未明界天之前曾得有一笔赐赏，弄一个寻常一些的灵禽倒是不难。

　　中儿不由大声欢呼起来，脑袋上趴着的小白狸也是叫了几声。

　　此时一名长须道人乘风踏云而过，见得这艘飞舟，不由露出惊疑之色，他见得中儿在那里欢呼，想了一想，抖袖一甩，就有一道灵光飞来。

　　那小白狸抖抖耳朵，一个纵跃，就将灵光叼在嘴里，放在吴尚秋脚边。

　　吴尚秋拿起一看，却见一只袖囊，不过上面那嬉鲤纹饰，却是适合孩童佩戴，其上法力未去，分明是方才改过的，忙是一揖，道：“长老这是何意？”

　　那道人则是笑道：“替我向元上真问个好。”说完摆袖而去。

　　吴尚秋知是被误会了，只能遥遥一拜，“谢过长老赐宝了，若见得元上真，必会把话带到。”

　　柳秋华道：“夫君，你方才忘了问这位道长名姓了。”

　　吴尚秋道：“无事，若是再得见元上真，只要说及此事，上真自能知晓这位是何人。”

　　柳秋华略显惊讶，道：“照夫君如此说，这位元上真当是有前知后知之能了？”

　　吴尚秋摇头道：“非是如此简单，为夫境界不高，也不清楚其中缘由，稍候可给夫人找一本道册来一观，夫人想来当能有所明了。”

　　用了半日后，吴尚秋回得自家洞府，尽管他以往只是一名炼气修士，可身边亦是有仆奴侍婢的，有些是宗门划给他的，有些则是他上山前从家中带来的。

　　这些人见得主家回来，都是欣喜万分，柳秋华自然接过主母职责，待与其等一一见过后，就逐个做了安排。

　　此时有同门闻得吴尚秋回来，不停过来问候，得知他已是在他界娶妻生子，又各是补上贺礼，这一通招呼下来，却已是入夜时分了。

　　不过在送走众人之后，府中却又迎来了一名访客，其人头戴逍遥巾，一身宽松道袍，手持一柄羽扇，行止潇洒不羁。

　　吴尚秋见得来人，惊喜道：“越道兄，你怎来了？”

　　越神庐拿羽扇指了指他，笑道：“吴兄弟，以你我之交情，你既回来，我又怎可不来？”

　　吴尚秋忙是将他请了进来，并将柳秋华和一对儿女叫了出来拜见。

　　越神庐笑道：“吴兄弟这对儿女看着很是灵秀，要不来做我徒儿吧？”

　　吴尚秋喜道：“求之不得啊，来，中儿，楠儿，快跪下拜师。”

　　他可是知道的，越神庐道行不高，可实际算得上是三代弟子，身份背景都是远在寻常弟子之上。他不求儿女能够长生超脱，那太过遥远，只要在门中有个遮庇，能够安稳渡过一生就好。

　　越神庐本来只是开个玩笑，这时见他真是要拜，却是正经起来，道一声“慢”，拿羽扇托住中儿，正色道：“吴兄弟看得起我，越某受了，不过我这等修为，要说传课授徒，那是误人弟子，不过既然说到此事，我可为你儿举荐一个好师父。”

　　吴尚秋道：“道兄过谦了，着实过谦了。”

　　他是知晓的，越神庐修炼的慢，那是因为其是羽人，本是寿长无比，故是修持之路比寻常人来得长，却并不是资质问题。

　　越神庐哈哈一笑，道：“我有多少斤两自家清楚，吴兄弟就莫要抬举我了，”他拿羽扇晃了晃，“你我相交莫逆，我便送你儿女一场造化。”

　　他凑近了一点，道：“你可知晓，不久之前，祖师座下两位弟子恢复识忆，已是重归山门了？”

　　吴尚秋心下一动，道：“是说两位汪长老么？这消息前段时候传扬颇广，小弟自是知道。”

　　越神庐道：“两位师伯方才回归山门，修为还未恢复本来，座下也无有什么得力之人，你这两个小儿经历非比一般，我可设法送到这两位师伯门下。”

　　吴尚秋惊喜万分，忍不住道：“道兄，果真有机会么？”

　　要是能拜在这两位门下，那他子女可就是正经道祖徒孙了，辈位不知比他高到哪里去。

　　越神庐笑道：“你放心就是，我若求师父从中说和，此事十拿九稳。至不济也是个记名弟子。”

　　吴尚秋忙道：“小弟哪敢奢求，哪怕是记名弟子，也是好的。”太上座下弟子也就九人，哪怕是能在这九位座下做记名弟子，也是得了莫大造化了。

　　越神庐是想到就做之人，笑了一声，起身道：“现在不知有多少人挤破头皮要拜到我那两位师伯门下，此事我需及早前去运作，这杯酒就等我回来之后，吴兄弟再请我喝吧。”说着，拱了拱手，就洒然而去了。

　　而另一边，元景清回来后，先是到了刘雁依府中说明了此回经过，而后与她别过，遁身来至玄渊天中，到了道宫之前，稍作通禀，就被唤到了大殿之上，见了张衍，上前拜见，将情况复述了一遍。

　　张衍微笑言道：“徒儿此回所见鬼神，虽非其之本来，但既已得见其一，那么下来再寻得一处留痕，就能让其无处遁形。”

　　他已是能够推算出来，元景清所撞见的那位存在将自身力量分散开来，或大或小，化在不同界空之中，如此每一处祭拜的地界都有其存驻，可又每一处都是不在，只要不曾将所有祭拜的地界都找了出来，就无法真正找到它。

　　不过身为炼神大能，他自有非常手段，只需再找到一处有其祭祀的所在，哪怕就算有伟力遮掩，也一样可以推算出其所在。

　　元景清一想，道：“弟子出来之时，大师姐曾言，还有一处未明界空至今无有消息传回，恩师，弟子思之，会否有线索就落在此间呢？”

　　张衍微微一笑，道：“这一处界关并未失绝，半载之后，当便是可以见得结果了。”

第三百七十一章 宁入凡尘不从仙

　　昆始洲陆。

　　道观大堂之上，汪采薇正在细读一封书信，待得看罢，她放了下来，道：“妹妹，景师弟来书，说是将一对儿女推荐到我等门下做弟子。”

　　汪采婷不在乎道：“既然景师弟的推荐，想来根脚无差，那就收下好啦。”

　　汪采薇螓首轻点，道：“既是景师弟的情面，不能推却了，可将这对小儿女领来一观，若是可堪造就，那我们收了。”

　　景游虽非她们同门，可却胜似同门，以往对她们姐妹也颇多照应，而且一直拿捏得准分寸，这次推荐也只是让她们考校，还并没有说一定要收下。

　　只是收徒弟一事，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尤其师徒之因果很是重要，要是资质太差，那么无论从弟子还是师长都不是什么好事。

　　有了决定后，汪采薇便命亲随去将人接来。

　　只是数日后，两个小儿就被带到了面前。

　　汪采薇看了一下，中儿、楠儿长得都很是灵秀，根骨也是不差，心中就有些喜欢。

　　景游那书信之中，说明了这两名小儿年纪不大，却挽救了父母危局，这次又穿渡界空而来，这在同龄之人中已是少有的经历了。

　　汪采婷似乎很是钟意楠儿，问了几句下来，发现这小女孩知礼乖巧，又很是懂事，她自己虽然跳脱性子，可却偏偏喜欢这等弟子，道：“姐姐，那楠儿看着颇合我心意，就交给妹妹做弟子吧？”

　　汪采薇笑道：“既是妹妹看中，那就如此吧。”

　　她考虑了一下，看向中儿，道：“你是中儿吧，我门下如今不便收男弟子，不过你兄妹既是一同来的，那你也可先在我这处修持，一应功法外药皆与我门下弟子等同，等你功行有所长进后，可以选择留下，亦可另择明师，你看如何？”

　　中儿此时还是孩童心思，他更想拜一个类似元景清那样威风的师父，便道：“好啊。”

　　汪采薇见是说定，就找了亲随过来，令其将此事回告景游和两小儿的父母。

　　吴尚秋闻得此事时，已是半月之后了，他对此也是喜不自胜。

　　尽管只有楠儿成功拜在汪氏姐妹门下，可中儿同样也是留了下来，将来还有得选择，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奢望的了。

　　就在他收得消息的次日，有弟子来到他处，言称全长老召询，让其速去。

　　吴尚秋劝慰过柳秋华后，就心中惴惴来至洞府之中，见全长老正坐在万界仪前，忙是上前拜见。

　　全长老沉声道：“吴尚秋，你之事我已从上真那里知晓了，你被迷了心志，按理说这不是你的过错，可你毕竟耽搁了时日，若是你上来便无有妄心，那也不会出现这等差错。”

　　吴尚秋垂首道：“是，弟子的确犯了大错，任凭门中处置，绝不敢有怨言。”

　　全长老看他一眼，缓缓点头道：“今回之事，所幸你最后幡然醒悟，算是功过相抵，这次不追究于你了，回去好生修习吧。”

　　吴尚秋先是一怔，随后大喜，躬身一拜，道：“多谢长老宽赦。”

　　他从洞府之中退了出来，这些天他一直为此事担忧，现在解脱出来，只觉浑身一阵轻松，望了望外间广阔天穹，当即玄光一展，遁身离去。

　　此时洞府中全长老仍是看着浑天万界仪，心下暗道：“吴尚秋这一回来，还有最后一处界天不见显出，按照元上真带回来的消息，恐还要等上半载，方能见到那处所在了。”

　　未明界天，一处大邑之内。

　　一名貌相俊美，身着紫色轻裘的年轻公子迈步在冬日街头，他在一家茶楼之前停下，伙计将厚帘掀开，顿时一股暖烘烘的热气涌了出来，“詹公子来了，还请楼上雅间坐。”

　　詹公子一点头，踩着朱漆楼梯，上了三层临窗雅间，解了裘衣坐下，稍候，伙计将一杯清茶还有几碟干果蜜饯送到了案上，随后一躬，道：“小的就在门口候着，公子有事，可随时招呼小的。”

　　詹公子随手扔出去一串铜钱，伙计接在怀里，道一声“谢公子赏”，就欢喜退了出去。

　　詹公子揭开茶盖，立时一股清香冒出，他品了一口，赞了一声，他望着街上人来人往，自觉一股舒适惬意，自语道：“不知不觉，到此也是七载了。”

　　他乃是昭幽弟子詹信平，与其余同门不同，当年上山修道，非为寻仙，更非为长生，而是为了能找到亡妻转世之身。

　　上山之时，他已是二十余岁了，照理修道无望，可没想到他也是异数，这等年齿，居然被他成功开脉得成，在一众弟子之中也是少见了。

　　这也是山海界灵机封丰盛，外药上好的缘故，这要放在原来九洲，那是绝然不可能出现的，除非转而去走力道一途，不过成就不会如何高就是了。

　　只是后来他求问了一位长老，才知因布须天诸天牵连的缘故，他亡妻转世恐怕已是不在山海界中，除非是凡蜕上真愿意出手推算，否则怕是找不到了。

　　得知这些后，他也是心灰意懒，再无修道之心，这一次听闻未明界空，他就没想着立功，而是抱着避世的念头来的。

　　没想到此世颇合他意，因为灵机不上不下，看去也没有什么飞天遁地的大能，自忖凭着原先手段，也足够行走了。

　　于是他借用修道人的手段，很快聚敛了不少财货，在这大邑之中买了一处宅院，又在城外置地收租，每天只是悠闲度日，观看书册，闲时小酌，再与几名结交的宦门子弟谈诗作赋，听乐赏曲，过得很是惬意。

　　如果可以，他宁愿这么居住下去，只是知道山门终将是派人要来的，那时有那么多同门凌驾他头上，可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故是某有一日，他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之下，将遁界珠扔下了大河，任由其随水流飘去了。

　　此时他摇了摇头，从回忆之中脱出，这时再往下方瞥去，本来随意一看，可却不由怔住。

　　他见一英武女子腰上悬剑，从街上骑马而过，若是一般女子，他也不会放在眼中，可是此女却与他亡妻相貌很是相像，忍不住站了起来，目光追着那身影而去，只是那女子很快消失在街角。

　　他此刻再也无心喝茶，匆匆回了家中，而后托人前去打听，这才知道那是城外大户李茂然的女儿，名唤李云英。

　　他长思之后，便托了人上门求亲。

　　李茂然只是一个大户而已，并不是官宦之家，他自信在重财之下，对方当不难答应。

　　只是没想到，隔了几日，李茂然竟然亲自登门，歉然告诉他这门亲事难成。

　　詹信平诧异问起缘故，才知李茂然这位女儿早在七岁时就被一仙人相中，并带上山中传授了仙法，今次是回来探望父母的，就是詹信平见到那日就已然回山了。

　　李茂然表示，詹信平若是愿意，自己将自己另一名女儿嫁于他。

　　詹信平虽有些失望，但对此倒也是理解，仙凡两隔，这些事绝不是能李茂然做主的，在打听清楚那座仙山何在后，他便好言令其回去。

　　在坐了一晚后，便将宅院交给一亲信打理，自己则是稍作准备，朝着那名唤当阳山的仙山而去。

　　行程有半月之后，来至此山地域之中，发现外面有山林围护，隐含阵势，若是寻常人，很难入到其中，可他本就是修士，自是拦不住他。

　　用不了多久，就寻到了山中。

　　并在此见到了一个正在汲水的麻衣人，那人见到他，有些奇异，问道：“这位公子自何而来？”

　　詹信平打量了其一眼，说来也是他来到此界之后，第一次接触此界修行之人，他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用意，而是道：“听闻这里有仙人居住，故此前来求仙。”

　　麻衣人好心劝说道：“公子之年龄，已不合修道。恐是山中修持之人不愿接纳。”

　　詹信平道：“无妨，尊驾可能引我拜见？”

　　麻衣人见他不死心，想了一想，便给了他一个木符，道：“公子凭此上山即可。”

　　詹信平接了过来，谢过此人，此后上山果然没有遭到阻拦，并顺利见到了一位主事宿老，后者也是表示，他年齿太大，难以修行。

　　这难不倒他，当即送了一瓶自山门带来的丹药上去。

　　那宿老在见得这丹丸后，动容不已，深思之后，便将他认作自身亲眷，收了他下来，算是入了当阳门庭。

　　詹信平由此住了下来。

　　随后他便发现这里同门很是友善，彼此又没有相互竞逐的风气，颇合他的心意。

　　要是放在山海界中，因为低辈弟子也承担着驱逐异类的职责，所以时时有师长同门砥砺切磋，还有督检每日查验功课，三日一考，五日一校，好似拿鞭子在后面抽他，却是不得不往前行，而在这里就好上许多，无人来问你如何，每日就是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在两月之后，他才见得李云英，越看越是觉得这是自己亡妻转世，只是接触几次过后，发现其一心问道，并无尘心，便设法将自己所学到的一些粗浅吐纳之术教给了她。

　　李云英果然是欢喜，并时不时来请教他修行之上的疑难，一来二去两人便就熟识了。

　　詹信平很有耐心，没有贸然提出什么，在上山得来的三年之后，尘世间生出了战乱，他抢先一步，设法将李云英的将家人全数接到了山中，后者终是被他打动，和他结成了道侣。

　　只是山下动荡越来越多，并隐隐传来消息，说是世间兴起了一个教派，膜拜一尊名唤天圣的鬼神。

　　詹信平隐隐察觉到，这教派或可能与宗门交代给自己的任务有关。

　　可他认为这些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自己连遁界珠都是扔了，且就算尘世再乱，也惹不到这个世外仙山中来，他只需过好自己的神仙日子便可。

　　只是有些事一旦发生，就会如人心期冀的那样停顿下来。只是三年之后，就有成百上千鬼神之舟乘着阴云出现在了当阳山外。

第三百七十二章 长歌一曲问世情，只斩凡身不斩心

　　烟火纷飞，草木枯焦。

　　当阳山这座昔日风光秀丽的飘渺仙山已是化为了一片焦土，整个山头都是被夷为平地。

　　当日成千上万鬼神之舟到来，无数阴火鬼雷焚烧轰击群山，当阳门仗之以干城的八百飞天剑从毫无抵挡之力，转瞬间就败亡殆尽。

　　荒山之中，詹信平神色阴沉，深一脚低一脚踩在泥沼之中。

　　他此刻内气早已是用尽了，而为了躲避后面追索之人，是故专以挑拣那些荒山野径行走。

　　偌大一个当阳门此刻已然破灭，李云英因为在当阳门中修持较高，属于门中三大护剑使者之一，外敌侵来时，自是需得上去抵御，他也无法相劝，至今仍是生死不明。

　　他是仗着溟沧派渡界之前所赐下的法器法舟，才得以脱身出来的。

　　此时此刻，他不由暗恼自己修为太低，不然事情何以至此？至少可强行带着李云英一起走脱。

　　他方来此界之时，还在明气二重境中晃荡，只是到了这里之后，因为没有了上进之心，反而懈怠了许多，功行比之初来时却是不进反退。

　　行走许久后，他见得前方有一个枝蔓遮掩起来的山洞，眼前一亮，不由脚下加快，走入了里间。

　　他初入界后，虽自认在这方天地内可以任意往来，可出于某种考量，仍是特意在此留下了一处可以作为退路的洞窟，并将一些重要东西摆放在了这里。

　　入内之后，他合上洞门，一弹指，镶嵌在壁上的明珠顿时亮了起来，走了几步，吞下一枚丹丸，就在一个厚实蒲团上坐了下来吐纳调息。

　　待缓过气来后，他口中念了几句法咒，半晌，一只鲮鲤探头探脑，从地下冒出，见得是他，便一下跳了出来，讨好的在他身边打转。

　　由于碧羽轩是溟沧下宗的缘故，故是昭幽天池几乎每个渡去未明界天的弟子都带有一至两头生灵，而这鲮鲤就是他带来的。

　　他冷然问道：“下方已打通了么？”

　　鲮鲤连连晃尾。

　　詹信平松了一口气，这洞底下直通大海，只是没有合适通路，现在既已通畅，哪怕天圣教人追来，自己也不是没地方可跑逃。

　　在打坐一夜之后，他起身从金铜架上拿下了一枚鸟卵，运使内气往里灌入。

　　不一会儿，蛋壳破裂，就是一只雏鸟自里出来，在那里发出稚嫩叫声。

　　他拿了几枚秘制丹丸喂了下去，只是几个时辰下来，其就长成了一只毫不起眼的雀鸟。

　　此鸟名为函听，同样也是他从宗门之中带来的，此可用来代替修士探听消息，以往用不着，现在却不得不拿了出来。

　　将此鸟放了出去后，他就在洞穴之中小心等候。

　　大约过去半个月，随着一阵拍打翅膀的声响，那鸟儿却是转了回来。

　　詹信平从其身上取了一滴血液吞服下去，这期间此鸟所见所闻都是在脑海之中浮现出来。

　　许久，他睁开眼帘，精神略略振作了一点。

　　原来此次遭受劫难的并非一家，许多宗派都是被打破了，而此次攻打当阳派的人当中，就有不少原先是各派战力出众之人，只是不知为何，现在都是死心塌地跟着天圣教。

　　詹信平想了想，照这么看，李云英很可能也被擒捉了去，并不一定必然战死。只是凭他功行，想要将之救了出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且无论是那些飞舟还是阴火鬼雷，这都不像此方界天土著可以弄了出来的，他怀疑天圣教很可能是从天外而来。

　　“凭我之力，根本无法与天圣教相抗衡，除非有宗门相助……”

　　想到这里，他不禁犹豫了一下。

　　他是故意抛却遁界珠，实是有负宗门之托，而师门之人若至，那他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只是他有种感觉，天圣教的势力一定会越来越大，到时他恐怕只能躲在这等洞窟之中苟延残喘，不敢露头出去，一不小心，恐怕就会没了性命。

　　他心下暗道：“还是先把遁界珠寻回，用与不用，往后再说。”

　　盘算许久后，他一纵身，就往那鲮鲤开辟的地穴遁入进去，只是一夜之后，就在一条大河边上冒出头来。

　　此是这片地陆之上最大一条河流，也是当年他抛落遁界珠的所在。

　　只是要在此找到此物实是异常困难，毕竟谁也不知，那东西过了这么年，到底落到了哪里。

　　可他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边是找寻，边是躲避天圣教追杀了。

　　这一找，就是七年过去。

　　他在这大河之上来回找了三遍，又走遍了所有支流，最后寻到了汪洋之上，仍是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因为这已是自身唯一的退路和倚仗了，且他也不是纯粹撞运气，每寻过一地，他就会在那里布置上一枚亲自描绘的法符，只要有灵机相近之物经过，就会使得符纸发生变化，等到再是查验之时，就能有所发现了。

　　又是两年后，他在检查某一张符纸时，意外发现一张符卷曲了起来，心中顿时振奋起来，将附近符纸都是查寻过后，发现那物却是一路朝着上游而去，那方向，却是通向天圣教一处分坛。

　　他心中虽有顾忌，可此时也顾不上这许多了，便就跟在后面，一路追寻而去。

　　山海界，蓬远派，惊辰殿。

　　姜峥从深长定坐之中醒来，他睁开双目，看向殿中，见周围物事与他闭关之前并无任何变动。

　　他往右侧殿壁之上看去，那里挂着一幅幅图画。最前一幅乃是单慧真的侧像，画图之中，她宫装云鬟，一手高举玉珠，螓首微扬，脚下踏芝云，罗带轻飘扬，姿态窈窕，美轮美奂。

　　他记得这是两人结为道侣后自己为其所作，然而一晃眼间，后者已是转过数十世了。

　　目光挪开，又往左侧殿壁看去，那里是一副横展三丈的大图，占满了整个宫壁，描绘的乃是九洲之时山川地陆，将整个九洲地理形胜都是囊括了进去，他犹记得当年落笔之时，胸中满腔情怀，喷薄而出。

　　目光再移，将其余图画一一看过，那里不是昔年亲信弟子自呈画像，就是他亲手所绘九洲美景，看到这些，过往一幕幕经历不由映现眼前。

　　他修道三千载，着实留下了太多痕迹，是有些只存于识忆之中，而有些则是这般留存下来。

　　他又静坐了一会儿后，便唤了一声，半晌，宫门缓缓推开，进来一名弟子，躬身一礼，道：“真人？”

　　姜峥问道：“我闭关已久，如今门中可好？”

　　那弟子见姜峥身外并无异象，显然这一次并没有功成破关，心下微沉，不过旋即镇定了下来，道：“回禀真人，门中一切安好。”

　　姜峥点头道：“如此便好，你去把门中长老都是请来。”

　　那弟子本来还想说什么，见姜峥似不欲多言，也就没有再提，低头道一声是，躬身一礼，就退了出去。

　　未有多久，几名长老俱是带着凝重神情步入大殿，半个时辰后，又各是出来，可谁人都未说姜峥此番唤得他们到底是为事。

　　这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只是一日间，门中上下就差不多都是知道了此事，一时人心惶惶，各式各样的言论都是冒了出来。

　　“姜真人闭关这许久，这次出关却没有功成，寿数又早已是到了，这次把诸位长老都是唤了过去，怕是在交代身后之事了。”

　　“真人这一去，我蓬远派再无坐镇之人，又怎与周围门派相比较？怕是此辈再也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

　　“真人就算转世，也有太上道祖接引，来生也可点开识忆，算不得什么，可我等与上宗的情分可就断了啊。真人也是，为何不留下一个亲传弟子呢？”

　　“为何这般说？真人对我蓬远也是仁至义尽了，这些年来不知受了多少累，此次真人倘若无法过关，数千载修为尽化乌有，也着实是可惜了。”

　　姜峥此刻虽在殿中，可这些话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一时只感觉人世冷暖，尽在心中。

　　他摇头一笑，道：“世间几多风华雨，清风一来只余音。”

　　他转身来至供堂之上，对着张衍牌位拜了几拜，恭声道：“弟子参悟道法，正值关节，出关也未能去敬拜恩师，还请恩师恕罪。”

　　待拜过之后，他回得原处，重坐于蒲团之上，过不许久，身上就有金色火焰腾腾燃起，由足而起，自下而上，漫过头顶，随后整个人就于瞬息之间化为虚无，然而晃眼之间，却又现于原处，只这时看去，已是再非本来，这一刹那间，他竟已是斩去了凡躯，塑就了法身！

　　修士一入凡蜕，因是气机圆融完满，本该是悄无声息，无有任何动静传出才是，然而这一次，门中众修却见宫中有一道金火射出，勾连天地，似天与人相合，这等异象哪怕远在别洲都是可以望见。

　　姜峥稍稍抬头，透过宫门，望去那晨曦冒浮之处，笑有一声，口中吟声道：“昔闻上法曾授命，才得天火炼真金，长歌一曲问世情，只斩凡身不斩心！”

　　吟罢，只一挥袖，殿前诸物如历万世，一瞬间尽化朽尘，随即仰首往天穹望看去，须臾，一道光虹就破开天穹，已是循着那天人之火，破界而去了！

第三百七十三章 浊尘拭去步天门

　　詹信平照着那符纸所指出的去向，一路追觅而去，最后在一处浅滩之上寻到了一条已然半死的大鱼。

　　他心中一动，手指一划，就将大鱼剖开，随后不顾那鲜血淋漓，伸手一掏，就将一枚鸡子大小的东西取了出来，又拿了巾帕小心擦拭了几下，猩血一去，里面便露出了玉润光泽之色，迎光一照，却正是自己所要找寻的遁界珠。

　　他哈哈大笑了起来，几近十年辛苦，自己终是找回了这东西。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用上，而是清理干净之后，将之小心放到了袖囊中。

　　要知道宗门之人一来，他纵然不被拿去性命，也肯定将有重惩，所以不到无路可走，他不想就这么动用。

　　假使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找回李云英，那就用不了这东西了。

　　目前来说，有得此物在身，只是多了一个倚仗。

　　寻回遁界珠后，他借水流遁回原来所居洞穴之中，此后就居于此间，并将“函听”时不时放了出去查探外面情形，自己却是并不敢露头太多。

　　这么多年来，天圣教也是已然占得天下九分，并不断打压异己，此中对于以前剿灭的宗派余孽尤为上心，他生怕自己也在其列。

　　只是这等时候，他竟是忽然得到了李云英的消息。

　　他心中一时感觉有些不对，事情哪里会这么巧？自己这么多年苦求无果，现在他一找到遁界珠，就忽然冒出来了？

　　但是他承认，哪怕这里可能有古怪，自己也不得不设法查探个清楚。

　　下来时日内，他多番查探印证，最终探听到，当阳门遇袭当日，李云英果是负创被捉，一直不肯屈服，天圣教中一位坛主看重她的才能，故是希望她回心转意，就将其囚禁在毒蝗山一处石府之内，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派人前去劝说，不过李云英态度甚坚，至今还没有结果。

　　他心下暗自着急，在他看来，李云英何必吃这等眼前亏，先降了就是，不管以后有什么打算，那也需先保全自己再说得上，若是性命不在，这些坚持又有何用？

　　可不管如何，既然知道了其下落，那总是要去救的。

　　在周密谋划了一番后，于一月之后，他暗暗来到了毒蝗山中，或许是因为近十年来这里没有遭受过任何意外，故他很是顺利便潜入其中，并成功找到了囚禁李云英的那间石室。

　　不过他没有贸然进去解救，而是动用了宗门之中带来的一张法符，此符化作一缕青烟，入至石室之内，随即变化成了他的模样，抬眼一看，见李云英却是被锁在一根石桩之上，心绪一阵波荡，可方待上前，却忽然发现不对，一下止住了脚步。

　　此女虽和李云英长得很像，堪称一模一样，但他可以肯定不是其本人。

　　那女子这时缓缓抬头，展露出一丝笑颜，道：“你是姐夫吧？”

　　詹信平听其称呼，不由眼瞳一凝，道：“李露华？”

　　当年他接李云英家人接上山，其并小妹不在其中，说是拜入了其他山门之中，直到后来天圣教攻山，他也一直未曾见过，疑似早就亡了，没想到今日在此得见，而且这后面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令他心头直往下沉。

　　他沉声问道：“云英在哪里？”

　　李露华叹道：“姐姐早是已死了。”

　　詹信平心头一颤，随即咬牙道：“那你在此，莫非只是为了诱我到此么？”

　　李露华无奈道：“露华也没有办法，大祭算过，姐夫是世间一个变数，若不及早除了，却是有碍我天圣教传法。”

　　詹信平一听此言，就知不好，任由得那化身在内，自己则是立刻往外遁走。

　　李露华似知晓他已不在，叹气道：“姐夫既然到了，又如何走得脱？”

　　布须天内，姜峥遁破界天，一路来至玄渊天上，待到了道宫门前，景游已是站在那里迎候，躬身一礼，道：“恭贺姜上真了功成，快请入殿，老爷在殿中等你。”

　　姜峥拱拱手，道：“劳动景师弟了。”随后迈步入了宫门。

　　到了大殿之上，见张衍端坐玉台，玄气盖身，气冲穹宇，背后五色光华晕透诸界，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激动，上前恭恭敬敬一个伏拜，道：“弟子姜峥，拜见恩师，拜贺恩师道成上法。”

　　张衍朗笑一声，道：“徒儿不用多礼，到为师座前来。”

　　姜峥道一声是，起得身来，到了座前站定。

　　张衍看他片刻，点首道：“你未曾让为师失望，甚好。”

　　姜峥执礼道：“弟子闭关之前，只是尽力而为，未曾去想及太多，所幸未曾有负师恩。”

　　张衍微微一笑，道：“尽力便是尽心，多少人修道，便是少了这两字，若说他人功果，道心不过三四，你之道心，实可占七分矣。”

　　姜峥道：“只若时没有恩师施法，山海界几度灵机大盛，弟子或许没有今日。”

　　张衍一摆手，道：“你或许自觉资质不及同门，可成就了就是成就了，不用去想本来如何，此刻便是要问，也是那大道前路，而非过往之途。”

　　姜峥隐有所悟，俯身一拜，道：“多谢恩师教诲。”

　　张衍待又问过几句话，就道：“你此番出关正是时候，为师这处正有一事，就交由你去了断。”

　　姜峥忙道：“请恩师吩咐。”

　　张衍将未明界天之事一说，又道：“此事当落在半载之后，此前你可在玄渊天中坐观，亦可去得他处修持，修行之中若遇疑难不明，可随时来为师这处请教。”

　　姜峥做事向来不失谨慎，想了一想，问道：“恩师，若照元师弟前次感应，或有大能潜伏在后，或有什么谋算，以弟子修为，恐难应付，弟子不怕前去，只是怕误了恩师大事。”

　　张衍笑道：“无妨，有一位道友将会随你同去。”说话之间，大殿之中隐隐有半蛇半龟之象闪过，随后一缕水波兴起，入得姜峥袖中，他道：“若有事，这位道友自能会出来相助。”

　　姜峥认出这是神兽玄武所化，顿时放心了许多，躬身道：“弟子领命。”

　　张衍再稍许交代了一些事，就令他退下了。

　　姜峥出来之后，意念一转，重又回得山海界中，却是先行前往昭幽天池拜望大师姐刘雁依，从此间出来后，他又去魏子宏瑶阴山那里走了一圈，在那里宿住了几日后，而后便来至昆始洲陆之上。

　　他知晓汪氏姐妹现下都已是转生回来，而这次自己功成出关，于情于理，都当前去拜访。在认准方向之后，他心意一转，就已是到了一处宏广道院之外。

　　守门人见他无声无息出现在门外，猜出来人当是上境修士，立刻上前一礼，恭敬道：“不知这位尊客自何处来？”

　　姜峥客气言道：“劳烦通禀两位师姐，就说姜峥前来拜望。”

　　守门人立刻命人前去禀报。

　　汪氏姐妹此刻正在殿上查阅道册，闻听是姜峥前来，汪采薇欣喜道：“原来五师弟来了，妹妹快随我一同出外相迎。”

　　两姐妹到了门前，见一年轻修士站在门前，见了她们出来，便一拱手，道：“两位师姐有礼。”

　　两姐妹俱是万福回礼。

　　汪采薇看姜峥清光遍体，果是道功已成，也是为他高兴，道：“五师弟，几日前就听闻你已破关，却要恭贺了。”

　　姜峥执礼道：“多谢两位师姐。”

　　在门前寒暄一阵后，两姐妹就将姜峥请入殿中，并关照下人摆上饮宴招待。

　　汪采薇又叫过一人，道：“去告知岑师弟一声，姜师弟在我观中，请他过来一叙。”

　　下人当即领命去了。

　　三人在堂上坐定，就各是说起别后之事，又忆及往日在九洲之时修道旧事，俱是感慨万千。

　　汪采薇道：“五师弟此番出关，是准备在老师座前修持，还是回得蓬远派中？”

　　姜峥道：“小弟准备在昆始洲陆上立一洞府。”

　　他此次出来，就不再回蓬远派了。

　　他在蓬远派中三千年，护佑了此派三千年，也算是情至意尽。而在斩去凡身之前，他将自己修行至凡蜕的一应心得全数留了下来，算是正式了断了这一份因果。

　　蓬远派诸长老虽是不舍，可也知双方缘法已尽。姜峥身为溟沧弟子，不可能永驻此间，终归是要返回自己山门的。

　　不过缘法虽了，彼此情谊仍在，毕竟蓬远派现在不少人也算得上是他后辈，这扇门户并未关上。而他临去之前，那一道通天彻地的天火，更是向四方各洲表示出了照拂之意，相信以后纵是蓬远派遇得什么事，别人也当会给他几分情面。

　　汪采薇秀眸转过，道：“开辟洞府非是小事，师弟门下可有弟子跟随？”

　　姜峥摇头，他虽教过不少弟子，但那都是算在蓬远门下，其等供奉的也是荆仓老祖，而非张衍和太冥祖师，至于他自己，现在却是一个亲传弟子也无。

　　汪采薇道：“我给师弟推荐一人如何？”

　　姜峥笑道：“两位师姐推荐，那必然是好的。”

　　汪采薇关照一声，就令人把中儿带了上来，并将之过去经历一说。

　　姜峥听罢，也是点头，他座下本无弟子，收这么一个孩童倒也合适，至少心性一关是过得去的，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中儿道：“我叫吴乾中。”

　　姜峥温和言道：“你可愿拜我为师么？”

　　中儿在道院里这么多天，已不是初来时什么都不懂了，只听堂上言语，就知姜峥与那日见到的元上真乃至汪氏姐妹都是道祖门下，他年纪还小，不懂道祖代表了什么，只是知道自己妹妹拜在汪氏姐妹门下，那么自己身为哥哥，也不能被比了下去，当即跪下，对着姜峥端端正正一个叩首，道：“弟子拜见老师。”

第三百七十四章 心恨无常祭人间

　　姜峥在汪氏姐妹处盘恒数天，期间又与岑骁照过面，而后便带着中儿告辞出来，准备在洲陆之上找寻一处合适之地辟建洞府。

　　因他不急着赶路，中儿现下又无飞遁之能，故索性拿了一驾云筏出来载渡而行。

　　中儿站在筏首，双手扶着头上的小白狸，瞪大眼睛看着四周，他虽不是第一飞遁了，可昆始洲陆之上有别于人道诸国的蛮荒景象仍是给了他十足的新奇感。

　　忽然间，一个阴影自头顶之上掠过，他不由一吓，扭头一望，目光捕捉一头火冠翠羽，似蛇似鸟的东西，但很快消失在重云之中。

　　他好奇问道：“师父，那是什么东西？好大一头啊。”

　　姜峥道：“那应是龙雀鸟，通常身不过十丈，若是龙雀王，可有百丈之长，那才算是大了，这些禽鸟固然外表华丽，可却智低蠢笨，少有开得灵智的。”

　　当然，要是真是得了灵智，那就不敢从他头顶上飞过了，不过他自也不会去和一头禽鸟计较什么。

　　中儿向往道：“老师，中儿什么时候能像鸟儿一样飞？”

　　姜峥笑了起来，道：“待你开脉后，老师赠你一件法器，当就能飞驰了。”

　　中儿道：“中儿知道，中儿现在已是在习练吐纳了，可两位师伯说只要三年五载才能开脉，实在太久了。”

　　姜峥道：“你两位师伯说得不错，不过三年五载还是短了，你且不可急躁，需知此是根基，必要打牢，便如鸟儿双翼，丰健有力方可能振翅高远，翱游穹宇。”

　　中儿大声道：“是，师父，中儿记住啦。”他顶上小白狸也是一起点头。

　　姜峥一笑，他这时目光转过，却忽然注意到，远处有一处地界格外有些不同，便朝那处看去，发现此是一座毗邻湖泽的土城，里面所居生灵，居然都是人道子民，他讶道：“这里竟有人道部落么？”

　　据他所知，人道大部分生民都聚集在昭原之上，剩下唯一在外的就是傅国，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处，这里距离昭原何止万里，荒原上如此之多的凶怪巨兽，飞天遁地的都有，以双方几乎是没有可能往来，可这些人又是如何到得这里的呢？

　　他想了一想，就催动云筏，往那处靠了过去。

　　方到那城池上方，他便见一个柳眉朱唇，古服淡妆的女子凭空出现在了筏首，并对着他盈盈一礼，道：“小女子见过上真。”

　　姜峥看他一眼，客气道：“这位女君可是本此地神祇么？”

　　女子道：“正是，得此地生民爱敬，唤小女子一声‘芦长君’。”

　　姜峥道：“这些人道生民是从何处而来，又怎会居住在此？”

　　芦长君轻叹了一声，稍作解释，姜峥这才了解到这些人的来历。

　　当年昭原之上人道诸国乱战，有不少诸侯国败亡之后，其贵戚臣隶便被流放出了人道疆域，其中一支就慢慢迁徙到了这里。

　　按理说是荒陆之上到处都是大兽凶怪，难以到达此间，可当时恰逢诸天修道人下界，四处开辟洞府不说，还到处捕杀各类凶怪异类用以祭炼法器丹药，又有神祇开辟道场，凡有生人之地，只要有供奉，都可得以庇佑，所以其等顽强生存了下来。

　　可毕竟蛮荒地陆之上生存艰难，这些人至今也不过万余之数。

　　姜峥可以想象这里的不易，感叹道：“女君是有功的。”

　　芦长君以袖遮面，似有泣声道：“小女子在此安民御凶，不知岁数，且位卑职低，难达天听，神君久无诏来，或已忘却，今得上真一句赞语，已是无悔了。”

　　姜峥道：“女君莫忧，我回去之后，必会向几位元尊言明此事，女君有功于人道，当不致埋没于此。”

　　芦长君对他一拜，道：“小女子谢过上真，不过可否请上真不向上禀告？”

　　姜峥奇道：“这又是为何？”

　　芦长君低声道：“小女子在此已久，这里一草一木，俱是熟悉，最初到此不过数百人，繁衍至今，却有上万，这里每一人都好若我子女，不忍离弃，况若新君到来，未必再如我一般爱护他们。”

　　姜峥肃然起敬，点首道：“神君高义。”他稍稍一思，道：“神君不必为此担忧，这里当是有两全之法的。”

　　再是说了几句，他就芦长君别过，随后俯瞰山川片刻，就在距离此城不远处一处雄峰耸立大山之上落下，心意一动，一道金火凭空生腾起，霎时化融出了一个洞府。

　　他道：“中儿，我们师徒日后就在那处山中修行，顺便还可护持这些生民。”

　　中儿迷茫道：“师父，不是有那位长君姐姐护佑么？”

　　姜峥摇头道：“这些生民没有人传道，只能依靠神祇，终归不是自身的本事，万一日后神祇不在，或是心思不正，那其等连自保之力也是没有。”

　　中儿嗯了一声，抬起小脸道：“中儿知道，阿爹说过，那些天上神祇脾气很坏，师父一定是怕他们使坏。”

　　姜峥不由笑了起来，摸了摸他脑袋，道：“这话也不能算错，那些神祇若为生民谋利，确也值得尊敬，可若其视生民之利不利己，那就是其等不对了，那么生民自也不用敬他，而到那时，生民手中唯得有力，才可宣明己意，我辈传道，便是给予其力。”

　　中儿再是想了想，问道：“师父，那要是得了力的生民，就不会对自家生民不利了么？”

　　姜峥欣慰道：“你能想到这个关节，足见聪颖，世上若是只有此辈，确会如此，可此地尚有神灵，那么两者便各有顾忌，就不至于做得太过，不过世事变化，非是如此简单，这些你现下无需去弄明白，我予其力，只是使其等能得以自主罢了，究竟如何去用，就全看这些生民自身了，我辈终究超脱世外，不用去干涉太多。”

　　中儿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姜峥一笑，不再说这些。

　　他与其余同门不同，少时一直在人间游历，故是才有这番思量，要是换了其余修道人到此，纵是见得生民有难，更多情况下只会冷漠旁观，稍好一些的或会随性出手，可也不会去太过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凡人之寿不过短短百年，可能一个晃神过去，眼前这些人就都是化为尘土了，那又何必去多做顾看？

　　姜峥在开辟了这处洞府后，就在此驻足下来，此后时日内，边是带着中儿在此修持，边是在等待之中，只要万界仪上有消息传来，他立刻便会赶了过去。

　　未明界天，毒蝗山中。

　　詹信平在知晓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之后，就匆忙往外遁走。

　　其实他也明白，圣天教费了这么大周折请他进来，那么一定是做好了周密布置，可他还是不甘心，若不试上一试，谁又知道结果怎样？

　　然而出去没有多远，他就发现不对。

　　他来时前半段倚仗秘法，后半段靠得是鲮鲤挖掘出来的甬道，这明明只是一个出入方向，可他现下感觉自己却像是在绕弯。

　　他冷笑一声，暗道：“这等小术，休想阻我。”

　　心中念了一句破障法咒，手指在眼上一抹，登时看破虚幻，不管外面是不是有布置，一头冲了出去，不是他不小心，而是稍迟一点，可能自己就真的出不去了。

　　方至外间，就一张有金光闪烁的大网兜头罩了下来。

　　他怒喝一声，身上飞出一枚自门中带来的剑符，绕空一转，一连串铮铮声响，这韧金织成的大网竟是被他一气斩断，只是剑符回来后，略略黯淡了一下，明显耗用了不少，不过随着他往里灌入内气，复又明亮起来。

　　他又及时吞服了一枚丹丸下去，气机一长，继续往外冲闯。

　　此时外间山头之上，有十数人站在那里，正望着这里情形。

　　这些人个个衣着精致华美，只是自鼻以下，都是戴着半边面具。而一名头戴遮面长冠的男子站在众人中间，看去当是众人首领。

　　这时此人出声道：“是此人么？”

　　身旁一人回道：“回禀使者，大祭所说之人该就是这人了。”

　　那使者用怀疑语声道：“这人真能颠覆我圣天教？这回不过稍设小局，就引得其上当，看来也不过如此啊。”

　　身旁那人道：“那是此人不知我要寻他，若是他知晓自家之重要，或就不会来了。”

　　有人出声奉承道：“我圣教得天眷顾，乃是天圣之嗣，区区一个小变数，又怎能对抗天意呢？”

　　只是他方才说出此言，就见詹信平身上飞了出来一面铜镜，对着外间一照，本来布置在四周的法器陷阱，乃至迷障阻碍，都如烈阳融雪，顷刻化开，眼见其可闯了出去了。

　　众人见此，神情不由一变。

　　那使者看去半点不急，反而露出十分感兴趣的神色，道：“此人看着有些本事，那法器倒是从未见过，稍候捉了过来，把那东西带给我看过。”

　　有人忍不住道：“使者，我等布置已坏，此人怕要脱身了。”

　　使者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道：“无碍，他既然到了这里，就走不了。”

　　詹信平本来见前方没了阻挡，心中大喜，就拿出了飞舟，准备乘乱遁出，可没想到，出去没有多远，就仿佛撞在一层无形壁障之上，飞舟也是被固束在了半空。

　　他心中一惊，仔细一看，身上冷汗都出来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周围所有地脉都被重新梳理过了，并隐隐结合成了一体，这与以往见到的那些护山大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到了这一步，他自知是无路可走了，看了看四周，喘了几口气，随即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悲凉不甘，随即恨声言道：“这是你等逼我的！”

　　他一抬袖，将遁界珠拿了出来，并往天上一举。

　　那些天圣教之人，本来听到他惨笑之声，都有一种捉弄猎物的快感，可是在他拿出遁界珠的那一刻，包括使者那在内，所有人都生出了一种不好预感，只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见那一道光虹自那珠上冲霄而起，黑夜化作白昼，只是片刻后，一股乾坤为之震荡的伟力就已落至世间！

第三百七十五章 万心溯流净世焰

　　圣天教使者和一众人等在感觉那宏伟力量到来时，就知道事情要糟。

　　只是这变故来得太快，那气机一出，天地诸物都开始震动，在此等情形下，他们纵有想法，也难以做出选择。

　　就见那灵光大幕之中先是浮现出一个人影，随后缓缓由虚变实，最后走了出来一长身大袖，身形挺拔的年轻男子，只从面目看去，还不到三旬年纪，然其眼眸深处，却有着一股看透世事万物的沉淀。

　　圣天使者一见到此人，深心之中没来由地生出一股恐惧之感。

　　他们万万没想到，詹信平居然还藏着这么一个手段，看去竟是请动了某一位身具无上伟力的大能到来。

　　圣天教中也有类似法门，可以将鬼神之影请入世间斗战，但也不曾引来过如此强横的存在，现在他只能指望詹信平与之并不相识，或者来人根本不屑理会他们。

　　詹信平虽从未见过姜峥，可总算有些见识，知道就算洞天真人可未见得有这等声势，上前一跪，高呼道：“溟沧弟子詹信平，拜见上真。”

　　姜峥望了过来，道：“弟子詹信平，万界仪与你失了联络，这是何故？”

　　詹信平不敢说是自己私心作祟，低头道：“弟子当年在探查敌踪之时，不小心失落了此物，后来一直在苦苦寻觅，直到近日方才找到，实在愧对师门。”

　　姜峥看他一眼，对此却是不置一词。他看得出来詹信平言语不尽不实，不过就算要处置，也是门里之事，他现在并不主持门中俗务，自是不用去多言，且不管如何，既然自己到了这里，那么这名弟子总是要带回去的。

　　他道：“起来吧。”

　　詹信平道了声是，老老实实站了起来。

　　姜峥目光扫过，将周围那些天圣教众看在眼底，伸手一指，道：“这些人你可识得？”

　　詹信平恨声道：“回禀上真，此辈自称天圣教众，教中时常祭拜鬼神，与师门所叮嘱弟子找寻之事或有牵扯，弟子今次亲来这里查探，就是想要弄明情形再报于门中知晓，不曾想一个不慎，被此辈围住，不得已才提前通传宗门。”说到这里，他又提高声音道：“此辈甚为狡猾，上真莫要让他们逃脱了。”

　　姜峥从容道：“此辈是逃不了的。”

　　詹信平一怔，他看向四周，却吃惊发现，周围似有一层模模糊糊的气障遮掩，而再往外看，所有物事好似都是凝固不动，仿若两者已不在一个天地之中，不禁一惊，暗暗惊叹上真大能的手段。

　　姜峥道：“你在此等着。”

　　他脚下一挪，已是来到了那使者和一众天圣教众身前。

　　那使者忽然见得到姜峥站到了己身近处，顿感背脊发冷，浑身颤栗不已。

　　姜峥对这些外人自不会再如对门中弟子那般客气，当下试着一算其等所有过往，然而方才如此施为，却发现有一股股外力相阻，难以继续下去。

　　不出所料，这背后有大能存在。

　　不过他虽不能溯及到此辈背后那位大能身上，可此些人自身之秘却是藏不住的，只要将所有线索拼凑起来，当就能知晓大致情形了。

　　那使者这时鼓足胆气，挤出声音道：“我等乃天圣教徒，尊驾，尊驾还望看在天圣面上……”

　　姜峥不去理会，他以往所修习的惊辰秘术乃是主杀伐之术，不过那只是前人之法，在他成就凡蜕之后，由于贯通道理，已然应心而变，又是衍生出了种种妙用，可以说与原来功法相比，已完全是另一个路数了。

　　他看着这名使者，眼眸缓缓亮起，先是一道极光出现，随后现出一点灼热真火，刹那间，就映照入在场所有人眼目之中。

　　这一点星火，先是在此辈心头燃起，一瞬之后，就成了燎原之势，在一个个天圣教众心神之中跳跃传递，与此同时，无数画面也自他面前闪过。

　　数万里之外大契山，乃是天圣教总坛所在。

　　这里建于高山之上，整座城完全是以坚石垒砌而成，上下分作九十六层，有拔地通天之势。

　　此是天圣教攻下了人间大部分宗派后，驱使此辈利用异力神通，再动用百万民夫才得以修筑而成。

　　此城恢宏壮伟，只要站在度国国疆之上，那么无论哪一处观去，都可见得那一道通天玄影，堪称是人间奇绝。

　　圣天教大祭此刻站在天楼之巅，正虔心膜拜一只金球，此物时不时有晃动闪烁一下，好似在做出什么回应。

　　然而就在他再度下拜之时，忽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眼耳口鼻之中有金色火光喷出，而后在身后一干亲近侍从的目光之中化作了一堆灰烬。

　　此刻不仅是他，那些居于天圣城中的虔心信众也是同样如此，一个个行走在路上之人，忽然浑身有火光冒起，只是一瞬，就化作烟气，只余衣服落下。

　　度朝京都，金殿之上，方才十二岁的小皇帝坐在皇座之上，却是战战兢兢，十分害怕地看着坐在身前不远处的圣天教圣使者。

　　现在他身边臣子不是屈从于天圣教，就是成了此教之人，哪怕身边侍从，也都是成了教中信徒，他自身早已成了傀儡摆设，每日到朝堂之上做个样子而已，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还能坐多久。

　　朝官在下宣讲完奏本后，本该轮到皇帝说话，小皇帝却是不敢开口，望去圣天教圣使处，道：“圣，圣使还有什么要说的么？”

　　圣使哼了一声，站了起来，往下看去，凡是被他盯到之人，都是不由自主低下头去，他露出满意之色，正要开口之时，可忽然间，身上有火光冒出，轰然一声，就整个化为了乌有。

　　而这一幕，不只出现在这两处，也是同样在地陆四方上演。

　　举天之下，凡是当真崇奉所谓天圣之人，俱是于同一时刻化为飞灰烧去。圣天教积蓄了不知多少年营造出来庞大势力在一夕之内就烟消云散了！

　　姜峥静静站在原处，每有一名天圣教徒被火焚去，其识忆就会被他看到，当当所有信徒亡去，他也是大致理清了这里线索。

　　五百年前，前朝焦国太祖为修建一镇国皇陵，将风水选定在了有一色黑石绵延，且是寸草不生的大契山上，下来便在那里大兴土木，凿石开山。

　　然而某一日山壁塌裂，显露出来一个十丈隙口，本来以为是天生地穴，可后来才发现，这里古怪异常，凡是入内之人便再无一个出来。

　　当时负责修建皇陵的正尉统领当即调来一营精锐选锋，持坚盾硬甲，再有一队异士一同前往探查，然而此些人最后结果却是全无音讯。

　　焦国太祖闻知此事后，便请了一名卜师推算，卦词是“不利国”，于是命人将之封闭，并禁绝所有记载。

　　数百年过去，焦朝覆灭，度朝新立，由于书册经卷遗失，再加上人为遮掩之故，早已无人再知晓此事，而冥冥中似乎有一股力量推动，这一代国君，却又把此间定选为了皇陵所在。

　　这次掘开之后，却是同样遇到了数百年前那等怪事。

　　只是度朝皇帝这一次格外坚决，下令弄清楚此事，前后派遣了不知多少人进去，并且悬以重赏，召集举天下能人异士入内探查，最终有十余人自里活着出来，并从中带了出来三卷秘典。

　　这里间记载了诸多祭用秘术乃至神通之法，还有一张天圣图画，玄异的是，不消你去做什么，只需对其膜拜，就能获得不可思议之力，只是这秘典在被收入进宫墙之前，就在半途之中遗失了，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又流落到了一小国国主手中，也就是而今天圣教之源头。

　　这国主通过膜拜“天圣”获得了一身神通，又照着密卷所示，打造出了种种强大法器，在积蓄有数十载后，才骤然发动，侵国占陆，攻打宗派，此中无人可以抵挡，而今除了一些偏远所在，几乎都是囊括在了天圣教下。

　　可任其如何势大，在此世之中终究是由其上限所在的，姜峥只是稍施手段，甚至没有太过刻意针对，其便于顷刻之间覆灭了。

　　姜峥看完这些之后，发现面前绝大多数人俱当场化为飞灰，可却仍有一个人活了下来，显然其口中说着崇敬天圣，其实心中半点不信，故才未亡。

　　不过此人终究是天圣教徒，而且一同参与了捕杀溟沧弟子，他是不可能容其留下的，眸中火光只是一闪，此人便霎时化作虚无。

　　可他在准备离开之时，却发现那使者身躯灰烬之处却是留下一卷东西，心下一思，居然在其人识忆之中未曾找到，转了下念，一催法力，其便缓缓打了开来，上面却是露出了一幅图画，居中乃是一神人，骑乘在一牛首虎身的凶怪之上，周围有诸多天女相伴。

　　姜峥很是谨慎，知道这画像可能涉及背后那一位，所以没有强行去看，然而他不去追溯，却不等于对方不主动找上来，方才欲走，却是动作一顿，却见不知何时，脚下所踩之地尽化焦土，并微微隆起，聚集成一张带着古怪笑容的鬼神之面，而自己却正好站在了那鬼面大口之上！

第三百七十六章 万心溯流净世焰

　　姜峥忽然感觉到，自己正在不停往下深陷。

　　这不是单纯的向下，而是那鬼口正在往上，或者说在紧随着他的变动。

　　身为凡蜕修士，他适才一察觉到不对，就已经在试图离开这里，可无论提气飞遁，或是挪转变化，都无法改变那鬼神之面与自己逐渐挨近的结果。

　　很快，那大口就漫过他了脚踝，并向着上方逐渐蔓延而来。

　　而那些被覆盖的地方却是再也无法感受到，恍若去到了另一个界空之中。

　　好在他在斩去凡躯后，哪怕法身破碎，只要自身根果不失，那么就不会有碍。只是他也不想任由这个情形继续下去，又接连施展了几个秘法。

　　可这并没有用处，其便如同附骨之疽，完全无法将之甩脱。

　　他一皱眉，双目之中金光一闪，身上骤然燃起了一道金火，这是入得凡蜕之后新近领悟出来的杀招，可以自身法身为引，由内而外焚烧一切，只要对手还在试图攻击他，那么一定会一同受到牵连。

　　虽他自己也会受得一些损伤，不过有着紫清大药为凭，转瞬就可恢复过来，并不用担心会伤及根本。

　　此火一起，那附着上来的鬼面初时没有什么，可只是过得片刻，其就如融蜡一般，不断流淌下来，有被化消而去的趋势，那蔓延势头自也是被止住了。

　　可这个时候，姜峥又发现了不对，他感觉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似愿沉浸在其中不再动弹。

　　半晌，他仿若觉醒过来般，猛地一抬眼，却是发现，那鬼面居然紧紧贴在自己眼前，与他仅就一息之隔，那诡异目光正盯着自己！

　　他不由目光一凝。

　　而一个晃神间，那鬼神之面忽是消失，感应再次回到了身上，所有一切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

　　他神色顿时凝重了几分，这并非是什么幻象，而是他自身心神即将遭受侵袭的预兆。

　　有危险到来时，并不见得每一个凡蜕修士都会有这等显兆，只是他道心尤坚，甚至渡去最后一关时也多半倚仗于此，这反过来使得他对此更为看重，这才会出现这等神异。

　　他未敢疏忽，当即紧守心神。

　　方才如此做时，就感觉一股猛力袭来，这就好似一柄重锤轰然敲打在神魂之上，不禁身躯一震，好在他已是准备，所以生生承受住了。

　　他十分清楚，那“天圣”实力如何不好判断，但肯定在自己之上，要是当真正身过来，自己显是无法抵挡的，可仅仅只是这些泄出的力量，却不见得能拿他如何。

　　那鬼神之面见未能拿下他，发出一声怒啸，随后整个天地都是颠倒晃动起来，显然是要使出更为厉害的手段了。

　　可就在此时，姜峥身后却是浮现出了一半蛇半龟之象，两首扬起，冲天一声咆哮，轰隆一声，就将整个鬼神之面都是震散。

　　姜峥双目睁开，发现自己仍是好端端地站在原处，脚下一切如最初所见一般，并没有见得任何异现，而幅画卷则依旧掉落在那里，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

　　方才那一切，似只是虚幻罢了。

　　不过他在张衍座前对谈过后，已是明白，到了上境修士那里，虚幻真实其实并不是界限分明的。

　　再看了眼这片天地，原本他总觉得自己与此世之间有着一丝隔阂，就好像周围蒙着一层厚纱，可现在却是清澈了许多，这显然是那鬼神之面被击溃的缘故。

　　他一挪脚步，来至詹信平身前，道：“这里事情暂已了却，你且随我一同回去。”

　　詹信平犹豫了一下，欲言又止。

　　姜峥留意到此，道：“你还有何事？”

　　詹信平叹了一声，道：“弟子在此世有一妻室，名唤李云英，只是十载之前在对敌天圣教前失踪了，也不知此时如何了。”

　　他跪了下来，面上露出恳求之色，叩首道：“望上真能够帮弟子一算，云英她到底如何了，哪怕不能一同回去，只要能知晓个结果便好。”

　　姜峥点了点头，不管詹信平是否有罪，至少现在还是溟沧弟子，这个要求也并不过分，当即起意一算，片刻后，他摇头道：“你那位妻室，早在数年前就已是不在了。”

　　詹信平神情一阵黯然。

　　姜峥道：“不过你那妻室神魂却是被拘束了起来，你若是愿意，我可将之拿来，一并带回山海，由你护送前去转生。”

　　詹信平一听，连连叩首道：“愿意，愿意，弟子恳请上真出手相救。”

　　姜峥神意一转，下一刻，就有一只贴着符纸，外裹锁链的坛子就凭空送至其人面前，道：“你妻室神魂就在其中，你好生收着吧。”

　　詹信平伸出手去，缓缓接住，他沉默一会儿，抬头道：“上真，弟子方才说了虚言……”

　　姜峥却是阻住他说话，道：“这些话你可回去之后和主理此事的长老言说。”

　　詹信平低头道：“是。”

　　姜峥一转法力，便借遁界珠之引，带了其人遁界而出，霎时回至山海界内。

　　詹信平只觉一恍惚，再看周围景物，发现却已是回到了昭幽天池之前，心中先是一阵轻松，随后而来的却是无尽惶恐。

　　这时前方忽一道灵光现出，闪跃至两人身前，随即光虹一散，全长老自里踏出，对着姜峥一个稽首，道：“姜上真有礼。”

　　姜峥点首回礼，并道：“全长老，你遣去的这名弟子我已是找回，现就交还给你了，那界中之事，你问询于他便好，我这里还有一封书信，就劳烦你代我转交大师姐。”

　　全长老接了过来，郑重道：“全某定会送到。”

　　姜峥点点头，摆袖转身，就往玄渊天遁去。

　　全长老看向詹信平，面无表情道：“你随我来。”

　　詹信平跟在后面，待入了昭幽天池，便被安排在了一间石室之内。

　　等了有半个时辰，有一名侍从到来，又将他带到了一处洞厅之内。

　　全长老正坐于此间，他沉声道：“詹信平，你之事我已查清，此回你固然是受了外力影响，方才做出了那有违宗门之举，可若不是你本心不正，视宗门谕令为儿戏，又怎会如此？自今日起，门中夺去你溟沧弟子之位，废绝法力，族人后裔逐出九城，百年之内不得拜入玄门。”

　　詹信平听了之后，顿时身躯佝偻起来，面上一片死灰，缓缓伏倒在了地上。

　　说是不能拜入玄门，实是灵门也不会收，特别是溟沧派开革出来的弟子，那更是如此了，至少山海界内，没有哪个宗门会为了区区一个弟子去冒得罪溟沧派的风险的。

　　而当今之世，纵然外物不缺。可凡俗中人想寻得入道之门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似如溟沧派，弟子多从九城择选，偶尔自外带来的弟子，也是资质出众，或者本身就有缘法的，被驱逐出九城，就等于没了上进之路。

　　虽百年看去很短，可任何一个宗门若是查到你祖上有被开革之经历，那多半是不会接纳的，实际上这就等若是断绝他族人后裔修炼之途了，这却比处置受罚者本身更是严厉。

　　全长老望他一眼，挥袖道：“带了下去。”

　　当即有两名弟子上前，将已是手足瘫软的詹信平拖了下去。

　　另一边，姜峥已是来到清寰宫前，在门前通禀一声，就被唤了进去，待见到了张衍，就将此回情形讲述了一遍，并从袖中将那幅画卷拿了出来，准备往上递去。

　　哪知他方才如此做时，那画卷忽然一抖，随即就化散成了一堆灰屑，飘散在了大殿之上。

　　张衍淡笑了一下，下一刻，就见那些灰烬重又聚起，竟于霎时之间，又是还复本来。

　　背后那一位天圣显然是不敢与他照面，所以自弃而去，然而此举无有任何用处，身为太上道祖，他若是想见，那么必然可以见得，哪怕你自行绝弃也没有用处。

　　他将那画卷拿了上来，目光一注，便自行打开，霎时便望见了那天圣画像，可这幅画卷却是抖动起来，并自里发出一声声惨嚎，只是几个呼吸之后，就停了下来，而那画卷，已是变成了一片空白。

　　姜峥问道：“恩师？”

　　张衍言淡声道：“此不过只是一个喽啰罢了，为师已是随手抹了。”

　　那自号天圣的鬼神在祭拜礼序之上并非最高，只能算一个个头较大的走卒，他本是可以一气寻到背后那位正主身上，不过在那最后关头，却是一丝天机扰动，导致失去了感应。

　　他也不以为意，随着那两处未明界天被发现，他只要稍费功夫，循着那源头上去，就不难找到其人头上。

　　今次之事，虽然稍稍耽搁了一些，可总体而言，却是很是顺利的，这般快就找寻到了线索根由，就好像背后一股力量在相助他一般。

　　实则他在观望天机后，便隐隐猜测到，这恐怕是布须天本身也似感受到了外在威胁，所以在应和自己行事，将诸天存在的外物，或者将与他不对付的“异力”驱逐出去。

　　这等情况，说明他距离掌驭整个布须天不远了。

　　当然，布须天本身不存在善恶，也无好恶，只是因为他现在势大，所以才偏向于他，假设是敌对一方力量强过他，那么他就会成为那被驱逐的一员了。

　　从这般看，那些鬼神也是不得已才跳了出来，半是被迫，半是无奈，因为这个时候不动，等到他彻底驾驭了布须天，其等就只能选择等死了。

　　而那位存在应该也比他想象之中更是厉害，所以连布须天都受到了影响。

　　他心下一转念，思忖道：“这般看来，接下来必须加快主驭布须天的步伐了。”

第三百七十七章 清流正气夺天机

　　张衍于心中算了一下，若单纯只是计较布须天内情形，以他眼下之力，本来只要继续把这份优势保持下去。那当就可以无虞了。

　　只是耐不住这里还有外力激引，虽那位存在的真正力量无法渗透进来，但其却可以改换天机，就如方才，明明可以一下算到正主头上，可结果却需多费一番周折。

　　而随着那位存在的到来越来越近，难保不会引动更多，毕竟布须天本身伟力无限，从道理上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般内外夹击之下，难说不会被翻盘过来，所以没到最后抵定大局，都是不能大意的，下来他必须加紧剿灭与自己不对付的异力。

　　说来那些浑天也是半是游离，半是寄托于布须天上，等到他主驭布须天那一日，不定就能看到其中诸多隐秘了。

　　就在他推演之时，却是忽然发现，未来百年之内，门下弟子都会陆续回归座下，这等情形其实并不是巧合，而是大难来临之前的应发。

　　令他警惕的是，若不是自己意念一直停留在布须天，这很可能会疏忽过去。

　　因有这等应兆，他在令姜峥退下去后，便立刻开始推算那一位正主所在。

　　不久之后，他目光便透过重重界障，看到了一团无法名状的光雾。

　　这就是那位真正被称作“天圣”的存在，此僚拥有等同于真阳修士的威能，不过是这份伟力不是落在现在，而是处于未来。

　　此物乃是天地灵精所化，若得玄石，则有很大机会成就真阳，而在那一位存在意识映照进来后，其未来之影就被激引了出来，并逐渐向布须天万界传递自身伟力，使得万事万物倾向于自己。

　　由于寻常人乃至下境修士力量与之差距过大，所以虚幻与真实在其眼中并没有任何隔阂，其自是伟力无限，而张衍眼中，这的一切只是泡影而已，所以在被他看到那一刻，其所有未来就俱是化去不见了，仍旧是还归为一团最为原始的力量之源，随后又在他在目注之下缓缓消失不见。

　　张衍摇了摇头，毕竟是强行照映未来，这股力量是实际极为虚幻的，要是真正真阳大能，尽管也会被他轻易抹去，可那本该属于自己的也绝不会失去。

　　实际炼神大能若肯出力提拔，把门人弟子推至真阳之境也不是不可以，可若是被提拔生灵本身层次太低，靠自身之能是维系不住这股力量的，很快就会自行崩塌，除非有大能愿意时时出力维系。可真阳也好，凡蜕也罢，对于炼神大能来说都是一般，所以没有哪一位会去做这等事。

　　张衍在清除了这个作乱源头之后，只觉得布须天伟力更是向自己这里靠近了一些，且能清晰感应到一些异力所在，此回正好一鼓作气设法扫荡干净，于是心意一转，就推动自身无尽法力，向那些所在传递而去！

　　岁月更易，虚虚一晃，昆始洲陆上就是二十载过去。

　　昭原柏国境内，夹山山脚下有一处三百余人居住村寨，一处寻常农户家中，一名壮实汉子正在屋门外焦急地走来步去，里面传来一阵阵痛苦声音，还伴随着产婆呼喝。

　　过去许久，声息终是停了下来，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间，一阵嘹亮啼哭之声传了出来，随即一股浓烈喜悦在他心头炸开，“儿子，一定是个儿子！”

　　只是他此刻并不知道的是，这声啼哭几乎村落所有人都是听到了。而且这一刻，村内禽畜都是变得安静无比，没有一个敢于发声，同时有一只只五彩斑斓的鸟儿飞来，落在他家屋宇之上，在那里轻轻梳理羽毛。

　　有村民见得这等异象，立刻去报给了村长。村长听闻，大笑道：“这是吉兆啊，看来常大郎家这小儿生就不凡啊。”

　　昆始洲陆之地，因为灵机无限，哪怕寻常生民之中，新生孩童之中也每每多有神异显化，这位村长虽未见过，可也是听说过不少。

　　譬如邻村就有一个小儿，生下来时就力大无穷，不论什么东西，到了手上轻易就可捏碎，五岁时就能力搏狮虎，甚至寻常一点的凶怪都能对付，如今已是被一位国中公卿接走了。

　　想到自己村中也是有了这等上天眷顾之人，他也很是高兴，道：“走，去看看。”

　　夹村本是一个小村，什么事都瞒不住，村民本就好奇，村长这一动，也都是挤了过来看热闹。

　　常大郎闻听村长到来，慌忙出来相迎。

　　村长口上恭喜了几声，就跨进了院落，方才进来，就见外面跑了进来一群松鼠，常大郎方想驱赶，可没想到，那些松鼠却是半立而起，对着人连连作揖。

　　村长心中一动，却是将他拦下了来，下来一幕却是令众人惊奇不已，却见这些松鼠一只只将口中咬着的松果放下，随后又出去再送得一枚进来，在其等努力之下，很快院子里堆满了一堆。

　　村长大笑起来，指着道：“常大郎，这是给你家的贺礼啊，看来你这小儿可不是凡人。”

　　常大郎摸了下后脑勺，露出憨厚笑容。

　　这时上空忽然传来扑棱棱振翅之声，村民循声看去，却见两只如半黑半白，尾羽如丝带的雀鸟立在屋檐之上，有眼尖地立刻欢喜喊了出来，“天燕，是天燕！”

　　天燕个头不大，可却是一种善鸟，吉鸟。若是居于民宅之上，那么就可回护此一家人平安，甚至小儿遇险，也会发声鸣叫。且此鸟专吃毒虫及一些田野之中的草虫，所以受益者不单单是一家，而是整个村寨。也难怪村民们这般欢喜。

　　村长呵呵笑着，他没想到常大郎这儿子才是出生，就给村里带来好处了，这时他忽然有感，往角落中看去，却是见到一只似猫似犬之物安静蹲坐在那里，浑身青色，看着小巧玲珑，眼神很是灵动，他浑身一震，失声道：“青獴？”

　　青獴能捕食蛇鼠，且有辟邪镇宅之能，有其在此，凶灵鬼物都是不能挨近，故此物在偏远之地都是被当作家神来拜的。

　　村长此刻已不仅仅是吃惊了，而是内心震动了，一个异象还好说，多个同时出现，就说明常大郎这儿子是大大的不凡啊，他看着被产婆抱了出来的婴孩，感叹道：“你这小儿，了不得，了不得。”

　　他应常大郎之请，当场给这小儿取名为载，并下得断语道：“莫看你儿子现在才出生，可说不得我等将来都要仰仗于他。”

　　晃眼之间，四载过去。

　　常载此刻已是四岁，但他已是有七八岁小孩的个头了，心智也是成长得很快，随着他逐渐成长起来，却是生出更多异象来，只要走到河边，就会有鱼群跟随，有时还会自己跳到岸上，任他捕拿，而睡在野地之中，有鸟类衔大叶过来为他遮盖，更有山中虎狼捕捉小兽过来给他充饥。

　　只是这时天下异人着实不少，村民见得多了，久而久之，也是习惯了，若是没什么意外，可能他会长到成年之后方才会出得村寨，出外闯荡。

　　直到有一日，村中祭拜夹山山神，常载跟随着父母叩拜，可一拜下来，却是神龛晃动，险些崩裂。

　　当天夜里，夹山山神托梦，说有贵人在村中，受不起他大礼。

　　山神虽未明言是何人，可村民差不多都能猜到是哪一个。

　　村长特意为此来到常大郎家中，并道：“常家大郎，你这小儿，天生有异像，留在村子里却是可惜了。”

　　常大郎是个老实农户，没什么见识，山神托梦，他也猜到是自家小子，有些不知所措，问道：“那老村长说该如何？”

　　村长道：“载儿身怀异力，不妨送去仙宫做捧盏童子。”

　　仙宫实际上是乃是人道各国诸侯所立，因为诸天神明不会参与诸侯内争，此辈又迫切追求神通大法，所以最后把目光放在了那些修道人身上。

　　更确切点说，是散修身上。

　　由于昆始洲陆灵机无尽，外物不竭，且随着诸多异类被剿灭，修士可以涉足的地界越来越多，故是以往最为落魄的散修如今也是开始兴盛起来。

　　散修不似大派有自己人种，所以弟子只能去往异类部族或者人道诸国来找寻。

　　仙府就是这等情形下立起的，诸侯国将自身国疆之内天生生具异象孩童搜罗到一起，教授文字礼仪，等着修道人前来挑选。

　　若是有童子被修道人选去，不但会结下一分人情，也能收得一份厚礼，便是到了年齿的，不曾被选去的小儿，因为身具异力，将来也可以为国效力。

　　那些散修对此也很满意，本来他们需要自己四处游历，找寻合适传法之人，那完全是撞运气，可现在这许多小儿集中在一起，总能找到与自己投缘的，省去了亲去找寻的时间。

　　当然，想入仙府，有需有人举荐，不是随随便便可入的，村长也没这个能耐，这次找上门来，却是因为夹山山神托梦，愿做举荐之人，他才敢提出此事。

　　常大郎虽然老实，可也知道这机会难得，尽管心中不舍，可还是道：“老村长，我答应了，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老村长笑道：“无需你做什么，只你这小儿再是不凡，也才四岁，路上不平，我年纪大了，筋骨已衰，无力跋涉，却需你亲自送去国都了。”随即他拍了拍常大郎肩膀，道：“你父子若是日后发达，可莫要忘了我们这一村人啊。”

第三百七十八章 本来一脉自有缘

　　常大郎准备了一日，就带着常载上路了。

　　本来村长是想将自己家的驴子借给两父子做脚力，不过常大郎怕路上遇着什么野兽，万一驴子被吃了，到时自己却是赔不起，也就没有要。

　　本来这一次他是为了照应儿子，可结果反是他从儿子这里得了许多好处。

　　父子两人出门不远，就有两匹野马过来甘当坐骑，就算没有马鞍缰笼，也是走得稳稳当当。

　　柏国大多数人口都是集中在王都，其余地界以零散村寨居多，夹山村又是其中较为偏远村寨，所以走出去大半日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好在每过百里，都会见得一些亭哨烽燧，让人知晓这还是在柏国国疆之地。

　　只是此刻已是秋初，而这里又不是严密布防之地，所以原来烽燧中的士卒多已是卸甲而回，本该轮戍的士卒仍是未到。

　　父子二人晚上便宿住在此，有常载在此，哪怕夜晚不举火，也根本不用怕野兽来袭。

　　第一夜的时候常大郎发现外间有野狼脚印，还紧张了一会儿，只是常载告诉他这些野狼是来保护自己的，这才放心下来，这几年他对自己儿子的本事可是相信的很。

　　到了白日，两人则根本不用认路，任得马匹自行就是，不单走得顺当，且还绕开了一些有凶怪邪祟盘踞的险恶之地，至于吃的东西更是不缺，只要远处有树林，就会有猴群过来奉献果实，有时甚至还会捎带上一葫芦猴儿酒。这么一来，本来艰难行程一下变得舒坦起来。

　　因为绕开了所有凶险，所以父子两人多走了一些弯路，直到半个月后，才来到了柏国国都种城。

　　仙宫很是好找，就在城郊青田苑中，此处辟地广大，面朝湖泊，背靠食丘，时有仙鹤来此盘旋。

　　常大郎寻到了仙宫守卫，就将举荐之书递上。

　　此书乃是夹山山神所给，比公卿王侯推举还要好用，虽其只是一个山神，可也算得上是神明，故是当地奉官不敢刁难，很是顺利就将常载送到了仙宫之内，并在名册之中添上了一笔，至于国中册碟可容后补上。

　　常大郎此回出来，村长说过会照应他家里，让他放心在此照看常载，他也是怕自己儿子年纪小受人欺负，不过几天下来后，却发现是自己多虑了，常载每日吃穿用度都有仙宫提供，且仙宫之人对身有异力之力的孩童都是客客气气，根本没有人敢做出格之事。

　　而他出来这么久，也是想念家里，而此刻正好有烽燧戍卒要往夹山去，于是一同结伴回返了。

　　很快四个多月过去。

　　常载坐在一处废宫的石阶之上，晒着入冬时的暖和阳光，惬意无比地啃着一块硕大面饼，他肩膀上站着一只铁翎雄鹰，比之前些时日，他看着又是长大了许多，已有十来岁的样子了。

　　这么多天下来，已是适应了这里生活，凡能进到仙宫的童子，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天生具有异力的，但还有少数乃是公卿子弟，这些人放到这里，一来自也是希望能够被修道人看中，二来是与常载这些小童打好关系，未来就可以用他们来帮衬自己。

　　常载从小到大，从来不缺肉食，可村寨里可从来没有这等精细面饼，平时所吃都是豆子和粟米，所以他一下就喜欢上了，每日总要吃上几块。

　　这时远远听得有声音道：“哈哈，常载，我就知道你又躲在这里吃饼子！”

　　发声之人是一个壮实小孩，面容虽是稚嫩，可是个头却比成人高出半截，此人名叫袁岱，自小是被一人熊养大的，铜筋铁骨，力大无穷，仙宫之中也有不少气力大的，可与他一比却是差得远了。

　　袁岱身旁站着一个干净好看的少年，青布衣衫，腰悬玉佩，自身打理的干干净净，其名叫柏栋，乃是柏王二子，生下来有红光异香环绕，更有看穿人心之能，不过坏就坏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柏王一系，还是上下公卿，都是不喜欢他。

　　哪怕是父母，也不愿孩儿随时随地见到自己的心思，底下人更不用说，若有一个随时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的国主在上面，那他们还怎么做臣子？

　　故是在臣僚怂恿之下，柏王干脆把他送到仙宫里来，要是能被哪个散修看中接去修道，那却是两全其美。

　　这两人平日在仙宫中无有几个朋友，但却与常载甚是投缘。

　　袁岱上来一把抓住常载，兴奋言道：“别吃了，快走，快走，听闻宫中有仙人来了，这回赶过去，说不定就能被选中了，要是迟了可就晚了。”

　　柏栋慢悠悠道：“不急，不急，还没到时辰，现在只我们知道消息，等管事找齐人，怕要个把时辰了。”

　　袁岱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可不管这么多，拽着两人兴冲冲赶到宫中空地前赶。

　　果然如柏栋所料，三人到来时，得到消息的人还不多，不过零零散散二三十人，还多是王室及公卿弟子。在这其中，最显眼的是一个名唤柏图的英武少年，其乃是柏王侄儿，柏栋的堂兄，其人十分长于射术。不过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可用空弦伤人，也即是说，哪怕没有箭，只要有张弓，就能凭空射死人。

　　这还不算，据传柏图曾在宫中试过，一日内不吃不喝可连发千箭，箭箭可洞穿城墙，这就很了不得了，哪怕一些方才入道的修道人也没他这般本事。

　　且有些人认为，恐怕其所具备的本事还不止表现出来的这么多。

　　只是当他看到柏栋进来时，却微微有些不自然，还不着痕迹的拉开了一些距离，显是生怕柏栋看到自己在想什么。

　　不单是他，几乎所有知道柏栋本事的人都是如此，常载三人所站之地很快空出了一大圈，不过三人却都是一幅习惯模样，袁岱和柏栋都不用说，而常载自身气力在这里虽不显眼，可他肩上那只铁翎玄鹰却是可以生撕虎豹的。

　　大约大半个时辰后，仙宫之中的百多名孩童少年陆陆续续都是到齐了。

　　再等了片刻，走了出来三名道人，互相谦让了一番后，一人先是迈步出来，看了看这些孩童，却并没有立刻做出选择，而是向身旁管事问道：“不知管事可有推荐？”

　　管事欠身一礼，递了上来了一本金册，恭敬道：“仙长，都在这里了。”

　　那道人拿来翻看了一下，已是有数，将之递给两个同道，就问道：“哪个是柏图？”

　　柏图一听，立刻站了出来，躬身道：“上仙，弟子就是。”

　　那道人看了看他，面露喜色，道：“甚好，甚好，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柏图资质不差，以往他以为自己定会被人选中，可每回有修道人来，虽会出言夸赞他，却没有一人收他，后来才知，修道人不止看资质，同样也看缘法。

　　这实际上是散修才有的弊端，其因为自身所修炼的功法很是单一，若是不合自身功法的弟子，那么收了去也没多少用处，反而还浪费外物。

　　柏图这时听得有人愿意收他，心中大喜，道：“弟子愿意。”

　　那道人笑道：“好，你站到我身后来。”

　　柏图道了一声是，到了其人身后规规矩矩站好。

　　那道人看去已然很是满意了，对着两名同道言道：“我收到这个弟子足矣，下来就看两位道兄了。”

　　底下众小儿听了，既是羡慕又是失望，按照惯例，每回到来的仙人通常只会收一到两名弟子，不会再有多了，现在站在这里百多人，也就五六人可能有机会，现在一上来就少去一个，他们也是不由得紧张。

　　此刻另一名灰袍散修出来，看过之后，却是将柏栋选了去，而看去其人也无心思再选一个，而最后一名中年散修则是将袁岱和另一个强壮孩童选了去，随后看着就要离去。

　　袁岱见他们两个都被选去了，独独常载不在，不由有些着急，用手一指，道：“师父，常载他也是很厉害的。”

　　那中年散修以为他不舍这些伙伴，抚了抚他头，语重心长道：“徒儿，你以后便知道，仙尘两隔，你这些伙伴与我辈终究是不同的。”

　　而那名道人则是看了常载一眼，不禁咦了一声。他发现常载根骨居然极好，惹得他也有些心动，忍不住想召在门下，固然这小孩与自己功法不合，可要弟子资质着实上乘，那么些许缺陷也就不算得什么了，可是再看几眼，发现其身上似有一团迷雾，怎么也看不透，想了一想，道：“可惜，可惜了。”

　　那中年散修奇道：“道兄看到什么了？”

　　那道人摇摇头，传声道：“着实看不透，可能是个有来头的，不是我等的缘法啊。”

　　两名散修一听，心头一凛，不再多问。

　　世上有一些根骨上好之人本身是修道人转生，这就不是他们可以去横插一手的了，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们错判，但他们身为散修，最重要的就是避开与宗派的冲突，以往修道外物少缺时没办法，什么都要争，弟子要争，外物要争，现在昆始洲陆上外物应有尽有，弟子也是大把可选，那又何必去做这等事呢？

　　三人不再多言，下来各自带着弟子离去。

　　宫中孩童见是这次已无了机会，也各是散去。

　　常载一个人走出了仙宫，心中有些失落，并不是因为没被选中，而是两个好朋友离开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那铁翎玄鹰似乎感受到了主人低落心情，用脑袋过来挨擦着，似在安慰他。

　　他心情不由稍好了一点，走着走着，却是发现自己来到之前那废宫，便坐在了石阶上，拿出半张还没吃完的面饼小口小口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忽感有眼前一黯，抬头一看，却见一名沉毅威严，凤目长须的中年道人站在了自己面前，他忙是收好面饼，站了起来，用仙宫所授的礼数一揖，道：“道长有礼。”

　　那中年道人看他几眼，却是郑重还了一礼，道：“多年不见，道友有礼了。”

第三百七十九章 欲渡玄法先磨心

　　常载印象之中，这些仙人大多数都是眼高于顶，现在面前这一位却对他如此客气，顿时令他有些不知所措。

　　那中年道人叹道：“前世相交莫逆，今世特来一望。”

　　常载不懂他说什么，只是感觉这道人十分亲近，想到仙宫之事，仰着小脸，两只小拳头紧握着，有些期盼地问道：“道长是来收我做弟子么？”

　　中年道人叹道：“我岂敢教授道友，不过这里有一门法诀，乃是道友师长当年所传，今便再转给了道友。”他伸手在常载眉心上一点，后者便发现脑海中多了些什么，并且陷入了半睡半醒之中。

　　常载再度清醒过来时，却发现天色不知何时已然变黑了，而那道人已是不见了影踪，仙宫每日进出都有规矩，再不去回去恐要误了时辰了，哎呀一声，忙是往回赶。

　　审峒站在那里，看着常载身影渐渐远去，这才转过身来，对着一处无人所在打个稽首，道：“魏掌门有礼了。”

　　魏子宏袍袖飘摆，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还有一礼，道：“审掌门，你也来了。”

　　审峒道：“我与韩道友当年格外投缘，此次他再度转生，却是有望入道，只是其中有些波折，故来相护，不过想来是审某多事了。”

　　魏子宏笑道：“哪里话来，审掌门当年也曾在恩师门下修道，又与韩师弟是至交好友，说来也算是自家人了，况且道友身为一派掌门，却还亲自前来护持，魏某还要谢你一声。”

　　审峒沉声道：“魏掌门，审某以为，韩道友本来资质也是不差，是他少了一分持道之心，今世重来，若不先带了回去，而是令他经历一番尘世历练，说不定对他反是好事，”顿了一顿，他又言：“说来审某非是昭幽门下之人，这些冒失言语，还望魏掌门不要见怪。”

　　魏子宏感慨道：“审掌门能说这番话，足见情谊，魏某又哪会见怪。”

　　实际他这次虽是奉张衍之命到来，但却并不是要将这位师弟的转世之身接回，而是在此稍加看顾，不令其失却性命，这里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就是要用凡尘诸事打磨其心，这才不至于重蹈前世覆辙。

　　柏国都城种城之中，柏国国主做了一个梦，他听得类似女子轻笑的声音传来，却不是自己熟悉的任何一人，心中有些奇怪，左右一望，发现身边没有侍卫，呼喊几声，也没有人来，就拿着弓箭跟着那声音过去。

　　不一会儿，来到了后苑之中，却见花草丛之中，有一头怪模怪样，似鹿似牛的怪物在那里嬉戏，并肆意啃食周围的奇花异草。

　　他一见之下，不由大怒，抄起弓箭就射。

　　那怪物一个跳跃，却是躲了过去，这时他这方才发现，此兽背上还站着一个小人，并拿起弹弓对着他一射，霎时正中他额头。

　　柏王啊呀一声，一个激灵坐起身来，却发现这原来只是一场梦，然而他觉得额头上疼痛不已，立刻唤人拿铜镜来照，却发现那里一个红斑。

　　他也是惊疑不定，当即摆驾前往神庙祭拜，然而神君却没有丝毫回应，这更是令他不安，不得已找了许多祭官过来解梦。

　　有祭官以为，是上天对国主的警示，国主做了对臣民和上天不敬之事，不过这只是小过，所以派了神使过来入梦警醒。

　　又有祭官言，说这是有小人坏国，需得君主审察自身，亲贤民而远小人。

　　但亦有祭官认为，有异兽生后苑，此是国疆添物的吉兆，大可不必为此烦恼。

　　总之是众说纷纷，却没有一个可令柏王满意的。

　　这时有人过来出了一个主意，道：“君上，种下所设仙宫之中，有一孩童名唤‘移甘’，能辨吉凶，解梦境，不如请他来一见。”

　　柏王听到后，立刻命人把这个小童找来，并问起此事。

　　移甘开始还是瑟瑟缩缩，可是当问起解梦之事后，他却是双眸变作玄色，眼瞳隐去，好似陡然变作了一个人，用深沉嘶哑的语气言道：“此物名唤朝鸣鹿，又叫食梦兽。专以富贵之人的梦境为食，待其饱腹之后，自会退去，无有什么妨碍，可若是有人对它不敬，或者试图伤害此兽，那么其就梦境食完后，便会开始吞食人之识忆，那么此人将再不记得身边任何一人乃至自己名姓。”

　　柏王听了不由大惊，他可是拿弓去射的，分明已是得罪了这头异兽，急忙问道：“可有办法可解？”

　　移甘道：“君上乃是王侯，梦境丰沛，大约要三十日左右才能食完，只要能在三十日内将这朝鸣鹿找到，或是杀死，或是请逐去，那么就可无恙。”

　　柏王再问道：“那可否请神君护佑？”

　　移甘道：“朝鸣鹿本是海外一位上仙所豢养的异兽，神君怕是无法管束。”

　　柏王也是恍然，难怪当日去庙宇祭拜，不得回应，他道：“那莫非要请仙人相助么？”

　　移甘道：“君上可记得那朝鸣鹿背上小人么？”

　　柏王道：“自是记得。”他下意识摸了摸额头，说来他就是被那小人弹弓打伤的。

　　移甘道：“那小人骑于鹿背，便是上天暗示君上，用其就可降伏异兽，但若用不好，那么亦可能对君上不利。”

　　柏王皱着眉头，“小人？小人？”他再是一想，这移甘不就是“小人”么？便道：“你可能降伏梦兽？”

　　移甘摇头道：“我不能，有人能。”

　　“那是谁人？”

　　移甘道：“那人名叫常载。”

　　柏王未听过这个名字，看了下左右，仙宫管事上来道：“这也是宫中捧盏童子，这小儿平时有驱兽驭禽之能，很是有名。”

　　“驱兽驭禽？那也能御使食梦兽了？”

　　柏王神情一沉，当即下令道：“传孤王令，将此小儿带了过来，并命其将那食梦兽找了出来，若成，则孤有重赏，若不成，则坠石沉江，全族贬为罪奴。”

　　两个时辰之后，常载就被带至王殿之外。

　　仙宫管事先是安慰了他一阵，随后道：“常载，如是你能找了出来那头异兽，君上自有重赏，若是找不到，可要拿你和你父母问罪！”

　　常载心有畏惧，不得不依令行事。

　　他有一桩本事，只要在脑海之中存想某一种飞禽走兽，那么哪怕从未见过，也能将其唤了过来。

　　过不许久，听得一声鸣叫，却见那食梦兽身影已是浮现于脑海之中，知道已是找到了正主，正待要将其唤了出来时，却见这异兽在那里留泪不止。

　　他有些好奇，便以心念相问，顿便知道了此中前因后果，不由心生不忍，可要是他一个人的事，那么也就将之放了，但父母也要受到牵连，他却不能不这么做，这时他忽然想了一个主意，便找了那仙宫管事，提出了一个要求。

　　仙宫管事不置可否，叫他在原处等着，随后便来到柏王驾前，道：“君上，那小儿已是找到了那朝鸣鹿，说是自己可以将之唤了出来，只是他恳请君上将这异兽放了，他可说服此兽退去。”

　　柏王很是不满，不悦道：“区区一个捧盏童子，也敢与孤家讲条件？”

　　仙宫管事道：“君上，臣下以为可以如此……”他凑上来小声说了几句。

　　柏王道：“甚好，就如此办。”

　　仙宫管事回得常载处，道：“君上已是应允了，只要你让这头食梦兽在国主出现面前，并跪伏认错，答应日后再也不来，就放了它回去。”

　　常载听了很是高兴，把眼闭起，过了一会儿，再睁开时，那食梦兽已是凭空出现了面前。

　　仙宫管事心下吃惊，面上却不动声色道：“你随我来。”

　　常载跟着他入了王殿。

　　柏王看向朝鸣鹿，道：“你愿认错否？”

　　朝鸣鹿发出了一声鸣叫，随后四蹄跪伏了下来。

　　柏王恍若没有看见，再问：“你愿认错否？”

　　常载刚想要说朝鸣鹿没法开口，但被仙宫管事上前一拦。

　　柏王这时已是问过了第三遍，阶下当即有臣子出来道：“这畜生拒不认错，恳请君上下谕，将之宰杀了。”

　　柏王面无表情道：“准。”

　　大殿之内有散修所布禁制，根本不怕这朝鸣鹿再逃走，当即有侍从上前，乱钺齐下，将这异兽劈死当场。

　　常载万万没想到是这个后果，一下愣在了那里，随即愤怒起来，仿佛感受到他心意，肩上铁翎玄鹰一下飞起，然而还没等它到了高处，却有一箭如电射来，霎时将它身躯穿透，哀嚎一声掉下来。

　　而台阶之上，一个金甲侍卫面无表情放下弓箭。

　　常载毕竟还是个孩童，见状哇的一声，冲上前去，满脸泪水将玄鹰捧起，发现曾经有力翅膀变得虚弱无比。

　　仙宫管事问道：“君上，这小儿如何处置？”

　　柏王犹豫了一下，道：“先关起来吧。”

　　他虽是不喜常载，但不知道自己日后是否还会遇到这等事，那到时说不定这小儿还有用。

　　常载立刻被侍从带了下去，并囚禁在了一间狭小石室中，他抹着眼泪，抱着膝坐在那里，时不时抽噎一下，小脸上满是悔恨。

　　良久之后，他听到一声叹息，却发现白日所见的中年道人却是又站在了眼前，一下站了起来，擦去涕泪，道：“道长？你怎么在这里？”

　　审峒看着他道：“你可知今次之事，自己错在何处么？”

　　常载想了想，低头道：“我不该信管事和君上的话。”

　　审峒沉声道：“不对，你错在你只是一个捧盏童子，却偏去与君王讲道理。”他缓缓而言，仿佛想将这番话印刻入常载心中，“这世上是先有力，而后才有理，你一个稚龄小儿，无权无势，便是欺你，你又能如何？假设你是一国之主，背后有百万臣民，那柏王当会慎重对待你之言语，若你是天上神君或者入道之人，那柏王就不敢违逆你之意愿！说到底，还是因为你自身无力！若得力，则可一言动天地，一语惊鬼神！”

第三百八十章 改易旧数使求真

　　常载听完这番言语，只觉有一股气机在胸腔之中激荡，似乎要冲了出来，他道：“道长，我该怎么做？”

　　审峒道：“道友好生修习那篇心法，自能有所得。”

　　他所传的乃是《一气清经》，天下玄门弟子在开脉之前大多用此法修炼，哪怕溟沧派亦不例外。表面上看着粗浅，但用来入道却是最好，张衍就算到了而今境界，也没有对此做过改动。

　　常载小脸认真道：“我听道长的。”

　　审峒看着他，缓缓点头，道：“道友需记得，修道便是修心，若你无进取之心，那再是修持也是无用，这里虽是囚室，但却能摒绝外扰，以静道友之心，而道友功成之日，就是出去之时。”

　　他在交代好后，便如来时一般，倏尔消失不见了。

　　常载在他走后，便在囚室之中试着吐纳修行，他资质毕竟不俗，不过一天下来，就渐渐有了气感。

　　只是他比审峒想象之中还要刻苦。尽管他不是很懂审峒那番话，但却是明白了一道理，那朝鸣鹿就像是他自己，柏王今天能杀了鹿，那么明天说不定就能杀了他，这给了他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和迫切需要力量的念头。

　　审峒自王殿之中出来，脚下一转，就来至那废宫之中。

　　魏子宏正站在此地，他道：“道友这般做，却是偏离了韩师弟本性了。”

　　审峒沉声道：“与其让韩道友再转一世，那还不如就让他这一世得以成就，魏掌门不曾出来阻我，想必也是持相同之见了。”

　　魏子宏看了看他，点了点头，道：“审掌门说得不错，而今诸位同门陆续返回恩师座下，我身为师兄，自是不想再看到韩师弟再于尘世泥潭之中翻滚。”

　　实际常载所遇之事，本来就是他这一世应该受到的磨砺，不过到底是选择屈从还是反起抗争，这却没有定数，或许其会选择前一种，也或许会是后一种。

　　不过审峒说了那些话后，却是迫使其奋起抗争了。

　　但这却是他希望看到的。

　　那日他在清寰宫张衍座前问对时，曾隐隐察觉到，自家老师似一直在做着某种准备，按照以往情形来看，这无疑说明是有大敌将至，他猜测下来整个布须天也未见得安稳，故是希望自己到时能相助到师长乃至各个同门。

　　他曾推算过，韩佐成若是这一世入道，那么是极有希望成就上境的，可要是一旦错过，或是因为自身道心之故不曾向上争取，那不知要轮转到多少世后才有机会，至少他是无法推算出来了，作为师兄，他也不想看到这等结果，故是也想设法推上一把。

　　柏王在下令将常载关起来后，并没有说要怎么处置，不过他很快就将此事抛在了脑后。只是一个仙宫童子，并不值得他去想。

　　倏忽之间，六载时日转过。

　　这一日，柏王正在批示简牍，有侍从匆匆而来，禀告道：“君上，柏图、柏栋两位公子回来了。”

　　柏王神情一紧，问道：“是如何回来的？”

　　侍从道：“君上，听闻是修行有成，两位仙师放了两位公子回来探望亲眷。”

　　柏王听了大喜，对于宗派而言，国君也好，平民也罢，都是一样，你入了门就是弟子，和凡间有无牵连都不在他们眼中。可是散修不同，因为通常道行不高，要有一国在背后支撑，帮助自己搜罗外物，提供侍奉，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下来用来修行，所以其也会投桃报李，对此国加以照拂，彼此之间相互取利。

　　柏王最希望的是就是宗室子弟可以拜入修道人门下，并通过其等来影响背后师门，可惜一直以来都未能得以如愿。

　　以往有不少被收去修行的，但是过了几年，就又被驱退了回来，说是无法过得脉关，入不得仙途，只能回来做一个凡人，虽然这些人本事也有一些，可终究无法和真正修道人相比，否则的话，那如朝鸣鹿之事，他就可以请一位散修过来出面解决了。

　　而现在这情形，分明就是一个大好消息。

　　他高兴之下，把手中之笔一掷，道：“我柏国之兴就在眼前啊。”他想了想，道：“把柏图唤到兰苑，孤家有话要问他。”

　　侍从道：“那王上，二公子那里？”

　　柏王一皱眉，道：“让他好生待着，就不用来见孤家了，不过他若要什么东西，也不要短缺了。”

　　这个儿子能看透人心，想来现在应该更是厉害了，那还是莫要照面的好。

　　柏栋回来之后，就在原来居处宿下，不久，就有宫侍前来传诏赐赏，他收下了赏赐后，便问道：“敢问侍从，我何时可以前去拜见父王？”

　　宫侍为难道：“王上说难得回来一回，让公子好生安歇，若有什么少缺，只需关照一声，都可给公子备齐。”

　　柏栋呵了一声，道：“看来父王还是不欲见我啊。”

　　宫侍苦笑道：“公子，王上也是有苦衷的。”

　　柏栋叹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就不去讨人嫌了。”他想了想，道：“对了，侍长可知仙宫之中一名叫常载的？”

　　宫侍神情微微一变，低头道：“小的这却不知了。”

　　柏栋也是随口一问，王殿与仙宫本就是互不相干，一名宫中侍从又怎么去知道仙宫之事呢？

　　他挥手道：“侍长请回吧。”

　　宫侍如释重负，拜了一拜，就退下去了，不过回去之后，他立刻将托人把这个消息暗中送到了仙宫管事处。

　　柏栋在居处休息一晚之后，第二天就去仙宫之中找人，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常载早是在六年前他们离去不久后就回乡了，他又问了常载家乡何处，想试着找寻，可翻来翻去，都找不到籍册旧卷，只是这个时候，却有一名仙宫侍从到来，暗中来告诉了他所有实情。

　　柏栋听过之后，却是愤怒无比，他当真是把常载当作好友的，没想到常载明明帮了柏王，却还受到如此不公对待，他道：“我要去面见父王，让他把常载放了出来！”

　　仙宫侍从失色道：“公子，公子，王上不欲见你啊，不服王命，可是重罪。”他来报知此事，是为了搭上柏栋这个未来仙人，可不想看见他还未功成便先败亡。

　　柏栋冷笑道：“那就让父王来斩我脑袋好了。”

　　他现在可是修道人，柏王绝不能把他如何，至多使得原先父子关系更为恶劣罢了，不过他也无所谓这些，自他自四岁之后，就再未见过这位父王一面了。

　　审峒此刻正站在宫中，看着柏栋满是怒色地往外走，两旁尽管有不少侍卫，但却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他。

　　从常载命数来看，其本来就有这一劫，而最后化解，就落在柏栋手中。再下来，便是随其出外，从而找到自身机缘。

　　不过若是按照原来命数走，却未必能达到魏子宏与他的期愿，所以他这里就必要设法干预了。

　　常载便要出去，也需达到一定功行，而现在正处在紧要关头，只要再有个一段时日，待出来之后，就可直接试着开脉了，这就将比原来命数更快一步，不过这般做，无疑会使常载遭受更多磨难，不过这也正是审峒的目的。在他看来，不如此不足以将其今世道心打磨圆润。

　　柏栋走到外间，忽然见得有一名年轻修士站在那里，惊讶道：“师兄，你怎么来了？”

　　那年轻修士上来一把抓住他，就拖着他往外走，道：“师弟，恩师开了一炉丹药，你我二人可是都了福缘了，快速速随我回去，错过时辰可便不好了。”

　　柏栋一惊，道：“师兄，可是……”

　　“没什么可是……”

　　那年轻修士打断了他，正色道：“师弟，为兄奉劝你一句，凡俗中事不必看得太重了，试问百年之后，你又能识得几人？又有几人可与你为友呢？”

　　柏栋迟疑一下，道：“师兄，你说得我都知晓，可小弟若不去做此事，心中不安，”不待年轻修士开口，他叹道：“小弟只是留封书信下来，不管成与不成，只想略尽人事。”

　　年轻修士想了一想，放开手，道：“师弟速去，为兄在此等你。”

　　半个时辰之后，柏王收到了柏栋递交上来的呈书，看过之后，他恼怒道：“本王做事，何须你这小儿来过问？”他沉着脸唤来侍从，道：“那常载小儿如何了？”

　　侍从怔了一会儿，才想起柏王问得是何人，忙道：“回禀王上，那常载小儿这几年一直囚禁在石室之中，不曾放出来过，王上可要见么？”

　　柏王有心取其性命，可又怕儿子当真与他翻脸。

　　柏图此时在旁，一撇那呈书，差不多已是猜到了因由，不由心下一动，他是知道常载本事的，对自己师门或许有些用处，便道：“王上若是不喜这常载，何不让小侄把他带了去？”

　　柏王皱眉道：“你这是？”

　　柏图笑道：“老师近日要做一桩事，正好缺一驭兽之人，既然这常载擅长此道，不如就交由小侄，也算是尽其所长，就算栋弟将来回来，也不会再怨怪到君上身上了。”

　　柏王一听，虽是觉得留着常载不妥，可这既是柏图所提，又涉及背后那位仙长，他也不好回绝，道：“就依你之言。”

第三百八十一章 诚道当可解困束

　　柏图此番回来看望族亲，距离回转还有段时日，故此还不急着去把常载放出来。

　　在停留了月余时日后，他终是准备启程，这才交代底下之人去把常载带了出来。

　　石府之中，常载盘膝坐在那里，尽管他现在才十岁出头，可此刻看去，已然是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郎了。

　　此刻他正在每日吐纳之中，不过近段时日，他感觉气息渐满，好似到了一个瓶颈无法突破。

　　在这里一待六年，与世隔绝，倒是把耐心磨练了出来，此刻遇到难关不觉苦恼，反还跃跃欲试，因此照此前经验，一旦突破过去，功行就将会有一个极大进展。

　　就在准备设法攻克此关时，眼前人影一晃，审峒再是出现在了眼前。

　　常载立刻站了起来，高兴道：“道长，你来了，我这里正有一个疑问请教。”

　　审峒却道：“你这几日不必修行了。”

　　常载吓了一跳，道：“道长，这是为何？”

　　审峒道：“你功行渐满，已可开脉，再过几日，就可以出去了。”

　　在他推动之下，韩佐成已是走上了另一条路，但将来怎么走下去，还是看他自己了。

　　“开脉？”常载先是一阵迷茫，随即露出惊喜之色道：“我可以出去了？”

　　审峒先是解释了一下何谓开脉，随后道：“来接你之人稍候便会来，你等着就是了。”

　　常载听得他确认，忍不住在原地蹦了一下，这六年来审峒来过多次，主要是指点他修行之上的难题，并还送来许多增长见闻学识的书册，只是从来没提过救他出去，现在听到此事，差点忍不住要欢呼出声，毕竟任谁也不愿整日待在暗无天日的地方。

　　审峒将一根发髻束带递来，道：“此物你拿着，里面有你一切出去之后可以用到之物，待到要用时，只需拿了下来，以内气灌入便可。”

　　常载接了过来，拉了一拉，就把头发抓住，随意一束。

　　审峒道：“你此刻气机完满，若是出去，定会给人发现不对，我会替你略作掩饰。”说着，他口中开始念诵一篇法诀。

　　常载开始还认真听着，可是过去片刻，就觉得异常困顿，昏昏欲睡，待到最后，终于坚持不住，躺了下来呼呼大睡起来。

　　待得清醒过来时，发现光芒有些刺眼，身下则有些颠簸，只是眼睑上似贴着什么舒适清凉东西，十分舒服，稍稍眨眼，就适应了几分，用手往脑后摸了下，见那束带还在，放下心来。

　　他坐起身，朝四下一打量，却是发现自己躺在一辆宽敞车厢之上，不远处则坐着一名正在打盹的侍女，这时察觉到动静，她一抬头，见他醒来，喜道：“郎君醒了？”

　　常载还未说什么，侍女就又转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就捧了一碗香喷喷的热粥进来。

　　修士在不曾开脉前，后天水谷之精仍是异常重要，常载被囚禁时，柏王没关照怎么处置他，下面之人也不想将他饿死，可也别指望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多是难以下咽的粗粝谷糠，除此外，就是审峒时常给他的苦涩丹丸，现在望见那黄灿灿的浓稠米粥，里面还夹杂着细细切碎的肉丁，一股肉香直往鼻端里钻去，不觉咽了口唾沫。

　　侍女轻笑一声，道：“郎君在石室囚禁六载，身体虚弱，且先慢用些肉粥，补养身体。”随后他将这碗放了下来，“郎君请慢用。”就福身退了出去。

　　常载一见她出去，迫不及待端起碗来，拿着瓷勺呼噜噜吃了起来，一碗吃尽，他却更是饥饿了，本还想再添几碗，可唤了那侍女进来后，其坚决不让，说是他身体尚虚，上来不可多食。

　　他也是无奈，好在六载囚禁时光，忍耐力着实强了不少，强压下那股饥饿感，打听道：“这是去哪里？”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常郎君。”伴随着此声响起，一名唇上蓄须的年轻人掀帘走了进来，并道：“常郎君，可还认得我否？”

　　常载看了看他，道：“柏公子？”

　　柏图哈哈一笑，道：“是我。”

　　他挥了挥手，令那侍女退了出去，随后一撩袍袖，在常载面前坐了下来，“你忤了王上之意，又在殿上纵鹰为恶，本来王上要是将你囚禁一生的，不过此次本公子回来看望族亲，听闻此事后，怜你本事，故在王上面前求情，这才将放了你出来。”

　　常载讶道：“这么说来，是柏公子救了我？”

　　柏图道：“正是，不过本公子救你却也不图你谢，只要你替我做一件事便可。”

　　“何事？”

　　柏图笑了笑，道：“不急，待面见老师之后再谈。”又看了看他，道：“我观你身体虚弱，便传你一套呼吸法门，你修习之后，自是能知道好处。”他从袖中取了一本册子出来，摆在上面，用手指敲了敲，随后就起身出去了。

　　常载拿起一看，却是撇了撇嘴，这是一篇炼气之术，但与一气清经比起来却是差远了，他看了几眼，就扔在一边了。

　　他摸了摸束带，灌了一丝内气过去，感觉自己能看到另一个不在眼前的所在，稍稍检视了一下，发现这里收纳着一应开脉所用的外药，只是自己要寻个机会，就能开脉破关，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车马在行走一月后，在一处高峰之前停下，随后常载跟随着柏图登山而行，来至一处门前栽种雪松的道观之前。

　　柏图先是入内，过得许久，他才被唤了进去，却是见到了当年来仙宫选徒的那名道人，他这些天了解了不少事，知晓这一位息怡道人就是柏图老师了。

　　息怡道人上下看他几眼，见其虽然被囚禁了几年，可却精神尚可，没有一点颓废之状，除了皮肤略显苍白外，倒也是眉清目秀，颌首道：“你这少年郎倒是一表人才，柏图未看错人。”

　　常载道：“多谢道长夸赞。”

　　息怡道人呵呵一笑，道：“柏图说你擅长御使飞禽走兽，那你可能使唤蛟鳞雀么？”

　　常载道：“回禀仙长，只要近处有蛟鳞雀，小子就能做到此事。”

　　息怡道人道：“若我要你用此禽鸟攻袭胶牛群，你可能做到？”

　　常载想了想，道：“这等雀鸟桀骜，若是这样，恐怕需小子亲自骑乘御使，最好还是晚上。”

　　柏图在旁忽然插言问道：“为何要晚上？”

　　息怡道人摆了摆手，道：“晚上胶牛目力弱，无法望见太多同伴，胆气不壮，更易受到惊吓，此议是对的。”

　　柏图躬身道：“老师英明。”

　　息怡道人对着常载抱以温和言语道：“近来我需对付一群胶牛，你若做好了此事，我自会带你入得道门。”

　　常载低下头去，道：“谢谢道长。”

　　息怡道人点头道：“下去吧。”

　　常载当下一揖，就跟着一名道童退了下去，一路上却是沉默不语。

　　他年纪还小，没有经历过世事，但是在被柏王骗了一回后，却是对谁也不敢轻易相信，且在读过审峒给他的各种史书典故后，更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孩童了。

　　在仙宫之中他就知道，这些仙长大多只有两个弟子，不可能再多了，现在这个许诺其实是空口白话，其实他也不在乎这个，而是害怕这背后的东西。

　　明明只需要一点小利就可让他效命，这位仙长却用这等根本无法实现的许诺，显然是根本未去考虑过兑现，这一番细思下来，他却有些不寒而栗。

　　他不由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逃离此处！

　　下来数月，息怡道人一直没来找过他，仿佛忘了此事，直至某一日夜晚，他正打坐之时，忽然有道童前来相唤。

　　他知道事情终是来了，稍稍平复了一下紧张心绪，就稍作收拾了一下，跟着那道童出来，一路来至道观前方，见息怡道人与柏图还有另一个少年站在一驾飞舟之上，正要上前行礼，息怡道人摆摆手，道：“时间紧迫，就不必拘礼了，快些上来吧。”

　　常载快步到了飞舟之上。

　　飞舟立时腾起，往天中腾起，不过他也曾经乘鹰飞驰过，倒不曾露出慌张之色。

　　一路上息怡道人并不开口说话，是以诸人皆是默不作声，气氛很是压抑，常载一个人被囚禁了六载，早已耐得住寂寞，此刻倒无任何不适。

　　飞驰一个时辰后，飞舟缓缓停下。

　　息怡道人这时睁开眼，带着些许威严望来，道：“常载，你附近就有蛟鳞雀，你可试着唤来。”

　　常载道了声是，他于心中一唤，不多时，就听得振翅声响，一头身长丈许的斑羽雀鸟飞了过来，并在飞舟四周转着圈。

　　息怡道人点点头，道：“不差，你果有本事。”

　　常载道：“仙长过誉。”

　　息怡道人指了指远处一处朦胧山谷，道：“那胶牛群就在下方，你且下去将他们驱逐开，那便是大功一件。”

　　常载道：“是，仙长。”

　　息怡道人放缓语气，道：“我先前承诺，仍是作数，去吧！”

　　常载上了船舷，往外一跃，就跳到了那大雀背上，大雀却是十分顺从，再转了一圈后，就往那山谷方向飞去。

　　息怡道人见他远去，回过头来对两名弟子道：“那灵乳千年才得一出，等拿到手，你们未来就有望跻身上境了。”

　　柏图和那少年都是躬身道：“多谢恩师提携。”

　　息怡道人又道：“只是此物能重塑人身根基，提升我辈修道人资质，不知多少散修觊觎，故此事万不能泄露出去，待那小儿驱开胶牛群，你们知道该如何做，图儿，望你不要顾念以往交情。”

　　柏图冷静道：“老师放心，弟子知道轻重。”

　　他与常载虽算是旧识，可为了自己的道途，那也只能选择对不起了。

　　何况常载又不是修道人，不过区区一个凡民而已，终究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而用一个凡民的性命来成全自己，不管是站在王侯公子的立场上，还是修道人的立场上，他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百八十二章 危关自取化良用

　　常载乘动蛟鳞雀在胶牛群上空盘旋了一阵，看去似在找寻出击时机，可他此刻心中却是紧张无比。

　　近日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这里有东西很是关键，息怡道人并不想让他带着秘密回去，故是他一直想找机会逃走。

　　现在远离了那师徒三人，他知道时机来了。

　　只是息怡道人现在一定正在看着他，而且乘着身下这头蛟鳞雀脱逃的话，那也太过明显了，恐怕一有动作，立刻就会被发现。

　　他不知道息怡道人是什么修为，但想来追上他应该不难。

　　所幸他早在数月前就知道自己今日要干什么，所以设法召来了很多可以用做骑乘的禽鸟，此刻一直远远跟随在后面，等候着他的召唤。

　　下方那些胶牛群终于察觉到了天空中盘旋的蛟鳞雀，天敌的出现，顿时令它们惊慌起来，开始隆隆跑动起来。

　　常载当即驾驭雀鸟向下俯冲，与此同时，一头灵禽受得他召唤，立刻振翅赶来，他一个纵跃，就到了其背上，并令那蛟鳞雀继续在此追逐那些胶牛，自己则是对身下灵禽一个催促，借着烟尘烟雾，就往远处飞驰而走。

　　息怡道人远远见了那牛群乱了起来，知道事情成了，便是以他的深沉，也是道了一声好。对常载他倒是没想太多，这里周围可是荒原，常载离了他们那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可他毕竟是个感觉敏锐之人，等有一会儿，迟迟不见常载回来，不由皱起了眉头。

　　灵乳之事万万不能泄露出去的，虽然这个可能很小，因为常载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可是其他修士也不蠢，一旦有人通过常载知晓了这里大致情况，恐怕立刻就会想到他们在此做什么了。

　　就算想不到，只要起了疑心，他们这里也就永无宁日了。

　　他沉着脸道：“柏图，飞舟给你，去把常载找到，见面不用多言，立刻将他杀了。”

　　柏图一怔，也与息怡道人一般想法，常载能去哪里？而且其又不知道他们要取其性命，也没有逃的理由啊，不过他知道人是自己找来的，要是出了问题也是找到自己头上，咬了咬牙，道：“是，师父。”

　　他上前几步，翻身上了飞舟，拿起牌符一晃，就腾空而起。

　　他往远处张望了一下，因为方才东西两面都没有见得动静，唯有北面被烟尘遮蔽，所以常载要逃的话，也只会经由此处，相信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追赶，一定就能找到其人，当即一摇牌符，向着那里寻去。

　　常载的确正在向北飞遁，他还不敢腾跃太高，只是贴地飞掠，因为担心息怡道人追了上来，所以十分小心，一路上接连换了数头飞禽坐骑，最后在一个洞穴前落了下来，这是原本坐下这头禽鸟栖身之所在，就在悬崖之上，不过下面道路曲折，可直通地底深处。

　　这地方其实到处都是这等地下岩穴，他也是利用飞鸟在周围探看了数月，才发现了这等所在。

　　一到里面，他立刻往下跑去，复杂曲折的地下甬道路反给他带来无比安全的感觉，不过他也知道对方要真是找过来，凭这些恐怕是挡不住的。

　　到了较深地界之后，到处都是流淌的地下河道，他寻到了一处狭窄无水的凹洞，努力挤了进去。随后解下发束带，从里翻找出了一枚匿身符，往自己身上一贴，身上气机顿时消没下去。

　　实际那束带里面还有一套阵旗，不过他一个未曾开脉的人根本没法用，现再只能用这等方法了。

　　柏图在天空上方不断盘旋，来回搜寻，只是没有见到任何踪迹，心里越来越是烦躁。

　　常载只是离开不久，他绝不相信这点时间能去到多远，肯定是找了什么地方躲藏起来了，可他偏偏就是找不到。

　　到了天明时分，他一脸灰败地回到了原来所在，垂首道：“师父，弟子无能，没有找到常载下落，求师父责罚。”

　　息怡道人这时已是趁势拿到了灵乳，不过出了这等事，先前的好心情已是荡然无存，他哼了一声，道：“我责罚你作甚，若是这小儿找不回来，消息一旦泄露，将有数不清的同道来找寻我们，那么我师徒三人都是没命。”

　　柏图和另一名少年听了这话，都是脸色发白。

　　息怡道人略一沉思，“这小儿早有准备，是我看轻他了，不过他定然走不远，多半是藏匿在了什么地方，待我作法推算，找寻他下落。”

　　他当即起了一卦，只是方才欲想算清楚常载下落时，却是神色一变。

　　他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对方所在，若是强行为之，那么代价将大到难以想象。

　　这等情况，意味着常载已然是个修道人了，所以无法进行推算。

　　这结果让他又惊又怒，他知道柏图传给过常载一门吐纳之术，但这门法诀粗浅的很，这么点时间也根本练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的，那无疑是常载到得他们身边之前就已然步入道途了。

　　究竟是谁传他的道法？此人又在何处？是否自己所做之事都被看到了？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诱饵？

　　总算他并没有自乱方寸，冷静思考之下，认为常载先前被一直关在宫中，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那时学到了什么，或许是那石室中有什么，也或许宫中隐藏着什么高人，因为柏图找到常载也是临时起意，这不像是事先安排好的。

　　想到这里，他镇定了许多，要找到一个人的下落，就算不能推算，也还有其他手段。他吩咐身旁少年道：“去，找几条骆犬过来。”

　　少年应了一声，不一会儿，就带了几头脑袋极大，耳朵往下耷拉，鼻头扁平的小犬过来。

　　这等灵犬能辨人气息，且翻山越水如履平地，只要记住一人气息，就永远不会忘，常载自己的衣物虽已是被他全部收走了，不过居处仍有气味存在。这是避免不了的，修士除非到了开脉之后，有意收束，才可能全无痕迹。

　　少年牵着骆犬在常载居住过的地界转了一圈，这几条灵犬耸了耸鼻子，再是犬吠几声，就一下窜了出去。

　　柏图和那少年一见大喜，立刻跟了上来。

　　常载在地底躺着，一直在想自己有无留下破绽。

　　可他总觉得自己好像有地方忽略了，但又想不到具体是什么。毕竟他年纪小，受限于见识，能做到这一步已然不差了，终归不可能面面俱到。

　　思来想去，他觉得息怡道人没有这么容易放弃，现在一定还在四处搜寻自己，那么就还不能离开这里，现在既然还有时间，那还不如就在这里先行开脉。

　　这是极其危险的选择，修士开脉之时若被敌人撞上，那无疑是送命之举，可他已是顾不上这个了，对方要是真的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地，那么凭借他现在的程度也抵抗不了，所以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他想到就做，坐起身来，就将束带之中的开脉外药都是取了出来。

　　审峒早已告诉他到了这一步该如何施为，现在当前功行已满，只要按部就班做下去就可以了。

　　柏图和那少年追了出来后，为了防止常载当真走脱，由那少年在天空乘飞舟逡巡，柏图自己则在地面找寻。

　　只是上面一直没有什么发现，所幸这些骆犬一直朝着某一处方向追去，半途就未曾停下过，说明并没有脱离目标。

　　不久之后，所有骆犬在一处悬崖之前停下，并冲着上方一处穴洞狂吠不已。

　　柏图给自己贴了一张轻身符，登攀上去，很快来到了那洞穴之中，他往地下看了几眼，发现这里有一个个浅浅足迹，并向着深处延伸出去，不禁喜道：“找到了。”

　　那些骆犬这时也是一并窜了进来，随后连声吠叫，朝着其中一条甬道追了下去，柏图见了，连忙跟上。

　　而另一边，息怡道人这时却是在反思，自己做事一向小心，怎会出现这等破绽？实际上他只要提前在那常载身上留下一个手段，那根本不用再去事后补上这个漏洞。

　　虽然此举有以大欺小之嫌，可涉及到这等生死攸关事，又哪里需去计较这些？

　　“不对，不对啊。”

　　随着深入思量，他方才想起这小儿自己以前似是见过的，而且疑似其身后还是有因果的，所以当时没有去碰，可是之前一见，自己却居然丝毫没有记起来那一幕，也没有想到是同一个人，这对于修道人来说，这等事按理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那究竟是因何如此？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不由脸色一变。

　　他往外看了一眼，不管事情是否如自己猜测的那样，留在这里肯定是不妥的，必须设法离开。

　　现下已然拿了灵乳，有得此物在手，便再换个弟子也是无妨，要是柏图二人无事，那日后自能再找了回来。

　　念转至此，他当即一个纵身，遁空离去了。

　　柏图跟着那几头骆犬而行，哪怕再是复杂的地下通路对他来说也是形容虚设，很快就到了一处宽敞的地下洞厅之内，而在对面石台之上，常载正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他顿时欣喜若狂，喝道：“常载！我终于找到你了，看你还能往哪里逃！”

　　常载这刻也是看到了他，自原地站了起来，道：“看来我猜得不错，你师徒真想取我性命啊。”他又看了看又那几条骆犬，道：“只是你带了这几条小狗进来，不是给我增添帮手么？”

　　柏图神情一变，感觉有些不妙，下一刻，身前那几头骆犬竟是一转头，齐齐向他咬了过来。

第三百八十三章 今生可渡有缘身

　　柏图见那几头骆犬上来，不由惊慌避让，所幸他已非常人，动作也是极快，只是身上衣袍被撕烂开来，见到这一幕，他也是冷汗直冒，这灵犬看着身躯不大，可却是能撕烂金石的，要是被咬上一口，那手脚定是不全。

　　就算他已是入了道途，可还是未曾开脉，至多气力比常人大许多，对付几头灵犬也没有什么胜算，特别是还有常载在上什面，难说这四周会否还有什么东西。

　　对了，常载！

　　他想到这里，立时反应过来，这几头灵犬本是自家豢养，不过是被常载蛊惑了，只要解决了其人，那么危机也是迎刃而解。

　　他疾退几步，自怀中抓出一把符箓洒了出去，那几头骆犬顿时身躯一滞，好似被什么东西缚住了，行动之间变得缓慢了不少。

　　这些符箓都是束身符，乃是平时用来对付山中的凶怪野妖的，此符威能不大，仅能将目标困住八九个呼吸，但好在他只要这片刻就已足够。

　　趁着这空隙，他又从怀中拿出数物，在掌中攥了一攥，便抖手一掷，就有数道白光奔着台上而去！

　　他身为散修弟子，身上可没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器，息怡道人仅有几件法宝也是请人祭炼的，这还用了不少积蓄，自不会多余到交给弟子，这不过是稍加祭炼过的飞蝗石，但以他此刻千斤之力打了出去，也足可裂石碎金。

　　常载站在那里没动，那飞蝗石上来，在离他还有丈许之地时就仿佛撞上了一层无形屏障，咔嚓一声，碎裂开来，哗啦啦散了一地。

　　现在他已然成功开脉，先前就在周围布置下了阵旗，自是不怕这些东西。

　　柏图见是飞石无功，不由大惊，随即忽然想到一事，眼中浮出惊惶与不信之色，“莫非你已开脉不成？”

　　常载对此没什么好隐瞒的，道：“不错。”

　　柏图本来还把常载视作为凡人，随时可以取其性命的小人物，哪知道转瞬就凌驾到了自己头上，这让他着实接受不能，只是再怎么不能接受，这也已然是事实了。

　　他打了哆嗦，转头就跑，要是等到那几头骆犬挣脱出来，恐怕就走不掉了。

　　他已是盘算好了，等出去之后找到自己师父，再回头对付常载不迟，后者纵然开脉，也不可能是自己师徒三人的对手。

　　只是来时容易，去时却难，他发现自己跑了半天，却怎么也走不出去。

　　尽管进来时是跟着骆犬的，可他总算也是修道之人，走过的路绝然不会忘，现下这等情况却是让他心中发慌，可是他此刻拿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跑。

　　常载看着柏图在距离自己不远处兜来转去，却始终没有出去多远，心中松了一口气，暗道：“这阵势果然是有用的。”

　　此时等着柏图慢慢耗用完力气才是最好，但是他不确定息怡道人会否到来，所以只能尽快解决了。

　　他在束带之上一摸，拿了一张金箭符出来，他同样没有任何法器，只能靠此伤敌。

　　实际阵旗是有此能耐的，不过他方才上手，也没有多少内气可以掌御，能布置开来已算不差了，用以攻敌却是不用想了。

　　他将符纸对准柏图所在，往外一扔，正中其背后，柏图哎呀一声，往前一跌，这时那些骆犬也是摆脱束缚，上来各是咬中他四肢，顿时令其失去了逃跑之力。

　　柏图大惊失色，高呼道：“饶我，常载，是我救了你出来的，若不是我，你还在囚室之内受苦！”

　　常载拧眉道：“可也是你，方才要取我性命！”

　　柏图辩解道：“我也不想如此，可我是奉师命拿你，师命难违啊！况且我并未当真取了你性命，你只要放了我，我还可说服师父不再为难你。”

　　常载犹豫了一下，随即坚定起来，道：“我若留你，便是犯蠢，对不住了。”

　　他将一张夺神符拿了出来，对准柏图一照，过有几个呼吸，从上面射出一道灵光，就将其神魂从身躯之中拽了出去。也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通常未曾开脉之人，对此符几乎无可抵挡，柏图头一耷拉，那没了生息的躯体就无力趴伏在了地上。

　　常载怔怔站了片刻，过了一会儿，他猛然记得柏图在外间还有一个同门，便用心唤得一只雀鸟出外查探。

　　然而那少年却是个机灵之人，见柏图久久不出，却并没有下来找寻，却是转头走了。

　　此人不入阵中，常载可没本事把他如何，因为害怕息怡道人追上来，所以当即出得地穴，乘飞鸟撤走，同时派遣几只灵禽在后面飞转，要是有动静，就立刻下去布阵躲藏，不过一连过去十数天，始终不见息怡道人过来，他这才稍稍放下心思。

　　只是他现在却是一阵迷茫，离了柏国，自己该是往哪里去呢？

　　他本想回得夹山，可是一想，要是把息怡道人引了去，那恐怕就连累父母了。

　　不过审峒早是说过，他父母那里自有其照应，那么不去反是无事，只是这几年不见，心里也是十分想念，最后想了想，唤了一只禽鸟过来，执笔写了一封书信，用纸卷儿绑在鸟腿上，叫其送了回去。

　　他看着这鸟儿远去，转过身来，就带着那几只骆犬，朝着茫茫群山走去。

　　眨眼又是六年过去。

　　一座面向湖泽的石崖之上，横着开辟出来一排洞窟，外面是一条狭长石台，以一排朱漆栏杆相护。居中石室之中，常载穿着一身葛袍，坐在其中。

　　前几日他已是入得玄光之境，浑身气机勃发，故是远远望去，身上笼罩着一层光晕。

　　审峒给他的束带之中只有开脉之药，所以这几年来，他所用一切修道外物都是自己寻得或是从一些散修那里交换来的。

　　不止如此，便是他身上所穿，日常所用，也是自己亲手编织打造的，当然，他有灵禽走兽为辅，又有修为在身，自不会像寻常人那么辛苦。

　　“常道友可在？”

　　随着外间传来一个声音，进来一名圆脸短眉的修士，看着就是一幅精明之相，见了常载之面，他惊讶之色溢于言表，拱手道：“啊呀呀，原来常道友入了玄光之境，恭喜恭喜。”

　　常载却是没好气道：“知为道友，你这模样也是太过虚假了。”

　　知为嘿嘿一笑，毫无被揭穿的尴尬，道：“哪里哪里，却不知在下要那件羽衣可曾好了？”

　　常载道：“道友所要之物，早已备好。”

　　他伸手一拿，就自束带之中取了一件赤翎羽衣出来，此物作赤红之色，下缀青蓝晕色流苏，华美鲜艳，还有御火避水之能，此物是他以数十只灵禽相助编缀而成，很是费了一番功夫。

　　知为将羽衣拿来，揉捏了几下，感觉十分坚韧，不禁欢喜道：“有了这东西，雉娘娘定然满意，我就可从她处求得一头珍禽做护法了。”欢喜了半天，他一拍脑袋，自袖中拿了一物出来，“我在崖上用了百多天才采集到得万余银巢丝。”

　　常载忙是接过，也是大喜，心道：“有了此物，这两日就可着手祭炼护身法宝了。”

　　他虽到了玄光境，可直到现在，也没有护身法器，故一直想着自己祭炼一件，其余物事已是备妥，却是就缺这些银丝，现在总算凑齐了。

　　他这些年因为息怡道人之故，一直不敢回去家中，只能书信往来，而等到法器一成，那就再也无需畏惧此人了，还有柏王囚禁了自己六年，这笔账也该好好算一算了。

　　待把知为送走，他便封闭洞府，布好了阵旗，迫不及待就回了内室之中着手祭炼。

　　两月之后，听得洞府之中一阵清鸣，而后一道玄光冲起，就往柏国方向飞遁而去了。

　　玄渊天，清寰宫。

　　大殿之上，魏子宏正在向自家老师禀告常载近况，末了他道：“恩师，韩师弟此世心志甚坚，我与审师弟特意给他留了一个大敌，却是迫得他功行精进甚快，弟子以为，如今韩师弟这副样子倒是难得的求道种子，不妨待他功行大成，有缘斩去凡身之后再点开识忆。”

　　与汪氏姐妹不同，韩佐成前世是在师门及同门督促之下方才修持到元婴境界，自身并无什么求道之心，只想着安稳渡日。

　　而这一世，其在入道之前就吃了不少苦头，求上进的心思却是强烈多了。

　　魏子宏担心的是，要是现在回复了前世记忆，说不定就会故态复萌。

　　张衍笑着摇头，道：“你等所盼者，无非是想佐成变成你等所期愿之人，可却未曾想过，若是如此，他便不是他自家了，为师身为师长，固然愿看到你等个个有所成，可若佐成仍只愿安享一生，那也无甚不妥，有为师在此，总不会断了这份师徒情谊。”

　　魏子宏一个躬身，道：“恩师，这却是弟子想得差了。”

　　张衍笑道：“你一片爱护同门之心，为师又岂能不明？为师也不是不知变通之人，我辈修道人根基尤其重要，前世佐成方入道途，便已气沮，到了后面，纵然他自己有心振作，也是无力登攀了，故是今次令你下界，助得他一助，待得他功行渐成之后，你再将带他到为师面前来便好。”

第三百八十四章 存得天理舒心意

　　张衍待魏子宏告退后，就从座上立起，来至宫台之上，负袖而立，看着那如云聚云散般的诸天万界。

　　炼神大能观望现世时，眼中所看到的，那当真就是一幅画卷，且来来去去总是那些变化，也难怪此辈不太把现世放在心上，因为相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便非虚幻，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他曾经想过，如世上若人人能够修道，人人可得长生，人人得享上境，那自是好的，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算外物无尽，每一人也有自身资质高低之分。

　　身为太上，他有能力将所有人一并强行提拔上来，可这就如小池塘里挤进去了无数真龙，即便诸世不曾崩亡，也是死水一潭。

　　世之妙道，就在于一个变字，若是人人一般，那便无有变化，也就无从进取了。

　　他目光转过，再往布须天中看去。

　　自前次那天圣除去之后，这几十年下来，因为那位存在气机激引，后面又有许多异变出现，不过都被他设法一一解决了。

　　现在仍有最后一点异力未曾料理干净。

　　他先前曾派遣弟子下去搜寻，都是未能探访到其所在，这就仿佛本来在那里由此物，但是随着被人寻上门去，便就又转到了别处。

　　他反复推算，发现这些异力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威胁，而布须天有不少大能停驻过，这些很可能是前贤有意或是无意间留下痕迹。

　　若是这样，除非他功行法力临驾在所有前人之上，否则是难以彻底扫除干净的。

　　不过他要主驭布须天的话，实际未必要全占，只要以大势裹小势便可，虽这般可能有些手尾，可在无法得竟全功的情形下已是最好选择了，到时就算那些大能回来，也不可能从他手中再拿走主驭权柄了。

　　昆始洲陆。

　　常载行到了柏国境内，先是回了一趟家中，与自家父母见过了面。

　　他离开家中时，只能一个稚子，现在却已是一个身材高大，挺拔俊秀的年轻人了。常大郎夫妇见他，初时还不敢相认，后来见果是自家儿子，不禁惊喜万分。

　　常载发现，十多年未见，自己父母并不见老态，仍是身体康健，后来问过，才知是有人每月送来丹丸，托词是他带来的，只是常大郎是鲁直汉子，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也从来没在书信中提起过。

　　常载暗道：“这定是道长照拂，我若再见得他，定要好生相谢。”

　　见过父母之后，他终是放心许多，下来他在夹村居住了月余时日，也并没有见到息怡道人找来。

　　实际上此人这些多年不曾前来找麻烦，到得此地的可能已是很小了，不过为了防止意外，还是在此间留下了两头飞禽，万一遇得危机，也可以载得父母飞离此间。

　　再是几日后，他便决定动身去往柏都，六年囚禁，终归要讨个说法。

　　临行之前，他特意留下了不少金珠铜器，这分给夹山乡邻的，毕竟这些年他不在村中，常大郎夫妇也是多靠了这些乡亲帮衬，这不能不加以还报。

　　他一路乘灵禽而行，一日后，就远远就望见了种城。

　　到了这里，他不由记起了审峒当日他自己所说之言，先有力而后才能讲理。

　　那是否只要有了力，就可以不讲理了呢？

　　他心下本能否了这一点，因为他感觉自己今日可以这般做，那么明日他人也可以对自己这般做。

　　如此说来，讲道理看去为了使弱不被强欺，因为这看去对卑弱之人更有好处。

　　但是再转念一想，发现不对，只指望他人自己去守规矩，讲道理，那是笑话了，除非头上有一个凌驾于诸有之上的强力来维系这一切。

　　而当上面无无有这等力量时，那么通常情形下，只有实力相近之人因为彼此顾忌，才会讲究这些，这几年来他所经历的一切无不印证了这个道理。

　　他暗道：“道长说得不错，现在我有力，我就可以过来讲理！”

　　正思索之间，忽然见前方有一道神光浮荡，拦住了他的去路，而后一名玉面金袍，身躯巨大的神祇浮现在了眼前，其目光下落，肃然言道：“尊驾自何而来？”

　　常载发现这位神君威能不小，至少自己没有把握抗衡，心下猜测这当是柏国的护国神祇了，便道：“我来此处，是有一桩私事要了。”

　　那神君道：“可有凭信？”

　　常载一怔，道：“什么凭信？”

　　那神君见他不知，也便解释了一下，原来只要是修道人，若是想要入到人道诸国都城之中，那么都要在当地守御神祇这里留下名姓居处，乃至根脚师传，你若不肯，也不强求，但是也不允许你进来。

　　这般做得目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修士仗着修为去凡间国度之中搅风搅雨。

　　当然，这些最主要的就是针对散修，大宗大派的弟子都是有根脚的，大多行事都很讲究规矩，与这些诸侯国有利益瓜葛可谓相当少。

　　常载皱眉道：“我本是柏国中人，莫非也需如此么？”

　　他倒不怕留下名姓，但是如今柏王身边也不是没有护卫，尽管柏图死了，可其与息怡道人之间的牵扯也未必断了，说不定还会更为紧密。

　　他要是此刻报上名姓，被他们提前知晓了，那事情可能会多一番波折。

　　那神君道：“尊驾既是柏国出身，那么留下名姓师承又有什么不可呢，况且这是神主定下的规矩，断不能坏。”

　　常载想了一想，却是转身离去了。

　　那神君冷冷看着他背影，也没有阻拦，只要修士不入都城，他也不会来追着缠问。

　　常载在种城之外寻了一处荒丘落下，他思考了一下，有神君在上面，显然自己是没有潜入进去的机会的，但他其实也有办法，柏王不可能永远待在城中，尤其是每年秋猎春耕，作为一国之君是必然要出面的。

　　还有一月后就是秋猎，自己等下去就是了。

　　几年散修当了下来，尽管这里只是临时落脚之处，他仍是仔细布下了一套阵旗。

　　他此刻也没想到，这个举动令自己躲过了一个危局。

　　子夜时分，他正在打坐之时，心头忽然涌了上来一阵危机感，不由站了起来，却见有三名衣着打扮不同的道人正站在外间，而立在中间的，正是息怡道人，他不由心头一紧，再左右看了看，发现旁边二人，却是自己当年在仙宫之中见到的另外二名修士。

　　他也是很快反应过来，道：“是那神君告诉你等我在此处的？”

　　息怡道人却是笑了一笑，道：“常载，你错就错在取了我那弟子的性命，他是柏王的侄儿，有这等干系在，护国神君又怎么会放你入城，坐看你杀了柏王不成。”

　　常载摇头道：“我没打算杀他。”

　　息怡道人点头道：“这我却是信的，虽然他囚你六载，可并不是生死之仇，但护国神君却不会如此想，有你在此，他又岂得安心？”

　　常载之前对这些神祇缺乏了解，总以为此辈都是站在持正立场上的，现在看来却不是如此，其等也是同样怀有私心的，这一个疏忽，就导致了自己被人发现了行踪，他暗暗牢记下了这个教训。

　　息怡道人当初怀疑自己被人当做了棋子，故是当时就弃了洞府逃走，后来还惶惶不安了一阵，尽管这几年下来没有人来找过他，可终究怕有万一，故是始终在躲避常载。

　　不过这一次却是不同，他奉柏王之命而来，却得了一个大义名分，就算常载背后有什么人，也自有神君出面维护，同时心里未尝没有借助神祇之手将常载身后之人一并掀翻的念头。

　　常载看向三人，到了玄光境后，他也差不多弄清楚息怡道人修为与自己相仿佛，不过对付一个人还好说，同时面对三个，却是没什么太大把握了，好在这一次他做了最坏打算，当即于暗中一阵呼喊，天空之上就有振翅之声传来，不由心头一松，这两头禽鸟能耐可丝毫不在他之下。

　　哪知这个时候，有一道光幕抬起，顿将那两头飞来的神骏拦阻在外。

　　息怡道人淡淡言道：“你以为我等知道你有驾驭异兽之能而不做准备么？此是国都之内，只要神君不允，就无法唤来任何异兽飞禽。”

　　常载捏紧了拳头，这两头先前召唤过，神君之前没有出来阻止过，偏偏现下在他发动之时出手，就很明显就是在刻意针对自己。

　　他默然片刻，忽然叹了一声。

　　息怡道人言道：“怎么，你是知道自己没有胜算了么？”

　　常载平静道：“非是如此，我只是叹息柏王明明可以不死，可现在做出此举，却是自取灭亡，而这位神君明明可以置身事外，可现在却是自己跳了进来，这又是何苦呢？”

　　息怡道人却是失笑，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虚张声势不成？”

　　常载不再与他多言，手中一拿法诀，底下阵旗一晃，霎时将自己与息怡道人三人都是笼罩进来，这可不是六载之前了，他摆弄此物已是十分娴熟。

　　“阵旗？”

　　息怡道人大惊，他没想到身上竟然有这等东西，阵旗也分等次，可眼前所见幻景乃至四面八方蔓延过来的阵气，足以说明这是上品了，只要周围地脉灵机不绝，就可以一直运转下去，他意识到不好，这局面绝不是他们能应付的。急忙放出法器护身，同时高呼道：“烦请神君救护！”

　　那隐藏在暗中的神君见得此景，也是意外，正要出手之时，却忽然发现面前多了一个黑袍道人，其人看了过来，并对他言：“我师弟说得不错，此事本与你无关，又何必自己跳了出来？”说着，一指点出。

　　神君顿时感觉一股沛然难御的莫大威能压过来，不由惊恐万分，高声道：“乃我神主座下……”他话音未落，整个人轰然爆成了无数散碎星屑。

　　魏子宏收回手来，看着那点点星光，淡淡道：“我管你是何人，你既提起神主，那稍候我就上得神庭，叫他给我一个交代了。”

第三百八十五章 明转天心重宇出

　　息怡道人三人没有了神君护持，又哪里能敌过阵旗压迫？面对着层层叠叠上来攻击的阵气，他们用尽手段也遮护不住，很快淹没在了袭来狂潮之中。

　　散修交手便是这般，你若有一个超出寻常之外的厉害手段，那么对手通常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只这一下便可决定胜负了。

　　常载见三人渐渐没了气机，可还是不放心，又祭出法器，上去来回轰击了几次，确认对方已是有死无生，这才将阵势徐徐撤了。

　　他也是抹了一把冷汗，今次可真是凶险，差一点就被对方算计了。

　　这也给他提了一个醒，任谁都不能小看，尤其是这些散修，其能存身到现在，自也其本事的，自己在没有真正压倒一切力量前，还需谨慎为上。

　　他抬手对着前方一礼，诚心道谢道：“多谢道长施手相援，这一次若不是道长，小可定然无法脱身了，多半要把性命交代在此了。”

　　六年之中，尽管审峒没有再次出现，可魏子宏之前却是露过几面的，于功行之上对他有过很多指点，要不然他进境也不会这般快。

　　方才危急时刻，魏子宏便就传音于他，叫他尽管出手，至于上面神君，自有其出面应付。

　　也是如此，他才敢放心大胆与息怡道人三人放对。

　　魏子宏笑了一笑，道：“不必谢我，我早便说过，你前世与我乃是同门师兄弟，我自当遮护于你。”

　　实际要不是他与审峒在后面推了一把，按常载此世之际遇，也不会在这个时段遇上如此凶险之事，而这等无解之局，却不是靠个人之力可以挽回的，他必然是会出面的。

　　这也是散修的无奈，大派弟子总有压箱底的手段，有些还是上境修士所给，关键时刻便杀不了敌手，也总是可以逃得性命的，可散修哪来这些傍身？便算家底厚些，也不会超出自身层次太多，就如息怡道人等人一般，有几分手段，可也仅止于此了。

　　常载这时道：“道长请稍等片刻。”

　　他来至息怡道人尸身旁，三人看去此刻已是不成样子了，可虽是对头，此辈终归是修道人，纵然身死，也不该就这般暴尸于外，该是将之掩埋了。

　　只他忽然想到，这两个修士，当分别是袁岱和柏栋的师父，自己杀了他们二人的师父，也不知日后碰上，该是如何面对。

　　他沉默片刻，一翻手，玄光一卷，就将两人掩埋入了地下。

　　魏子宏来到他身旁，道：“既然是他们欲要亡你，那么你反手夺其性命，也无有什么不妥，你不必未此挂怀。”

　　常载嗯了一声，他抬头道：“魏道长，你说你是小可前世师兄，那审道长呢？”

　　魏子宏笑道：“审道友没和你说过么？他是你前世好友，见你深陷凡尘，故来渡你。”

　　常载对自己前世很是好奇，若是可以，他真是很想问问是自己怎样一个人，最后到底如何了。

　　魏子宏似看出了他的心思，道：“师弟待回门之后，终归是能拾回前世识忆的，”随即他把话题转开，“此间事了，师弟下来又有什么打算？”

　　常载想了一想，道：“以前害怕息怡道人寻事，所以不敢回得家中，怕是牵累到父母家人，往后该是回去敬份孝心了。”

　　魏子宏道：“散修修行不易，你不妨随带上父母，到我山门中来修行，如此有同道彼此互相帮衬不说，修炼起来也更是容易一些。”

　　常载眼前一亮，道：“道长，我可以将父母一同带去么？”

　　魏子宏笑道：“我宗门之中，族亲皆可前去居住，还有灵丹妙药调养身体，却比居宿在外好上许多。”

　　常载一听也是，虽然夹山地处偏远，可终归受柏国管束，村民不仅要缴纳税赋，每年还需服徭役，日子过得很是辛苦，一下不小心可能还会遭受凶怪异类的侵害，可要是到了宗门之内，就不用再担心这事了，便道：“我愿随道长前去。不过……”他顿了下，“还有那柏王之事，我需去了断此事。”

　　魏子宏点首道：“不错，柏王既要除你，那么你还报回去也是理所应当。”

　　常载打个躬，道：“道长，我去去就回。”他纵身一跃，乘光遁去。

　　魏子宏见他走了，便看向天穹之中，道：“出来吧。”

　　天穹如幕布晃动了一下，随后自里出来一个神人，对着他一拜，恭敬道：“魏上真，神主已是知晓这里之事，此回乃是神庭治下不严，还望上真不要见怪。”

　　魏子宏道：“你只带来这一句话么？”

　　那神人慌忙道：“自然不是，长青神暗怀似欲，违犯天条，其一脉神祇皆已是打入天牢，还有，此是主上托小神转交给上真同门的。”

　　他将一只华美玉匣拿出，躬身下一拜，双手呈上，“主上说自己犯了过失，会亲去太上及几位元尊请罪。”

　　他此刻心中暗怪长青神君今次惹出这一桩事来，其自以为所做一切都在规矩之内，事后没人说他得不是。可却不知，规矩乃是人定，且最重要的是，规矩之上更规矩，若是别人，招惹了也就招惹了，可是这一回偏偏撞在了道祖门下，那就算神形俱灭也是自己惹来的，没有人敢去为其出头。

　　魏子宏伸手将玉匣拿了过来，道：“既如此，你去吧。”

　　这玉匣里面的确有不少好物，不过他并不在乎，作为一派掌门，岂又缺少这些东西，此刻收了下来，只是表示此事到此为止。

　　种城之内，王殿之上现在已是慌乱一片，因为一刻之前，供奉在大殿之上的神牌忽然碎裂，连神君像也是随之轰然倒塌，再也不得任何回应。

　　不止如此，虽然国都内外还有山神河神，可这个时候却仿佛一齐消失不见，没有一个露头。

　　柏王也是惊惶，护国神君若是不在，那么柏国对修道人和凶怪异类就再无制束之力了，他连忙亲自登坛，祈告上天。

　　然而这等时候，忽有一道光虹过来，正好落在柏王背上，其人一晃，顷刻之间，神魂已是被拖拽了出去，顿时声息一消，直挺挺栽倒在那里。

　　底下侍从本来还未发现，可是过了许久一会儿，见台上面没有了动静，唤了几声也没反应，便有宫侍上前察看，随即一声凄厉声音响起，“王上崩了！”

　　而这等时候，常载已是回去接了父母，并与魏子宏一道，乘坐云筏往瑶阴派在昆始洲陆的驻地而来。

　　两日后，大筏来到了一座风云漫卷的浮天岛屿之上，立刻有长老自里应了出来，躬身道：“拜见掌门。”

　　魏子宏点点头，挥手令他们退下，便带着常载往里去。

　　常载好奇打量四周，发现这里好多妖修，心下惊奇，据他所知，很多宗派都不会收纳异类的。

　　魏子宏笑道：“我瑶阴门下妖修异类不少，师弟若不喜与他们打交道，可单独安排一处修行洞府。”

　　常载倒无什么不适，毕竟他也经常与飞禽走兽打交道，不过这不是说他对这些异类便就友善了，荒原之中对他造成最大威胁的，同样也是这些东西。

　　毕竟他可没本事驾驭那些灵智已开的妖魔，对于超出自身境界层次太多的异类，若是给自己带来威胁，他认为还是尽早除去比较好。

　　云筏不久之后在一座飞峰之上停下。

　　魏子宏道：“师弟，自此之后，这里便是你修行所在了，峰上千余侍从随你调用，你先在此住下，待得机会合适之时，我再带你去面见恩师。”

　　玄渊天，清寰宫。

　　张衍正于台上推演，距离上一次自龙界出来后，他算定百年之内将又有一个浑天出现，可是随着距离其到来越来越是临近，还有对布须天的掌制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似是可以主动跨了过去，不必在此坐等。

　　在算定确实可行后，他心意一转，意识已是往里沉落进去。

　　只是一瞬之间，他便出现一处异天之内，然而感应之中，却是有些许偏差，再是一查，却是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去到的那处地界。

　　他心下一思，如无意外，这很可能是那处界天自行回避了。

　　不过这既然来了，这处终归也是一处浑天所在，那便顺势一看好了。

　　他查看了一下，这里灵机虽然兴旺，可却是在持续衰落之中，这是浑天与布须天有离有合，现在这一处正往布须天而去，还未真正落于其上，待得两者相合那时，才会恢复原来，所以说浑天是寄于布须天之上，若是与布须天无有交汇，那么这些地界也不会存在长远了。

　　他试着观望此方天地过去，却发现其与龙界一般，同样有一层阻碍。

　　而这里可以称得上是荒芜一片，除了灵机山水之外，可谓什么生灵都没有。

　　由于还无法看清过往，故是并不清楚，究竟是此界已然是荒废了，还是与布须天相汇才会显现出来。

　　他心下一思，这么看起来，按照正路，除非自己愿意在这里继续等下去才会有所收获了，不过这里当还有另一个选择，去问对这个天地本身。

　　就如那龙界本是一头大龙所化，这里同样也不简单。

　　他目光微微一闪，霎时间，眼中整个天地骤然发生了变化，变作了一个非异非玄之物，看去就像是一个胃囊在那里缓缓蠕动着。

第三百八十六章 混始相形非天合

　　张衍看着那东西，感觉其好似能运化世上诸物。

　　以往他也是见过这等相似生灵的，可此怪层次明显远远凌驾其上，并且看去正在沉睡之中。

　　只是随他注视，那大囊便缓缓苏醒过来，而后化现出一个高大男子，上来拱手一礼，道：“见过这位太上。”

　　张衍道：“你如何称呼？”

　　那男子道：“小人名乃‘羫肫’，本乃是大鳟之腹。”

　　张衍在其说及“大鳟”之名时，霎时间，关于此物的一应底细便就从心中流淌而过。

　　“大鳟”乃是混沌某一相形的具显，其形似一鱼，无手有足，天生就能吞食存世之物，每成长一分，那就意味着诸有之中有一部化为了虚无。后来有一位前贤大能为阻止此势，就将之杀死，并分拆为数个部分，各是化作一座浑天，这样不但能对其加以利用，还可以布须天无尽伟力约束于它。

　　张衍道：“此间天地可有人存驻？”

　　羫肫不好意思道：“回禀太上，小人亦不知，许是有人，许是无人。”

　　张衍目光在他身上打量了片刻，微微点首。

　　他已是明白了，这是那位前贤留在其人身上的手段，若是似他这等境界的人物到来，那么此怪就会苏醒过来，而若是他退去，就会再度陷入沉睡，期间并不知晓任何事。

　　羫肫这时一揖，道：“那分离大鳟身躯的前贤曾是说过，若我再度醒来，那么大鳟神意便也当随之觉醒，我等就有重聚一处的可能，唯有小人所见之人才可解决此事，而今太上在前，还请太上怜悯，相助小人这一把，只要过去此关，小人今后任凭差遣。”

　　若不是那位前贤大能将大鳟分开，他也不可能诞生了出来，从这般来说，但他也不希望被归并回去，那意味着他自己也就不存在了。

　　张衍不禁深思起来，从那位先贤遗落下来的痕迹看，其当是和他处在同一层次之中，那应该无法推算到他是如何行事的，甚至无从知晓他会到来此处。

　　之所以对羫肫如此吩咐，那恐怕是因为唯有炼神大能可以阻止大鳟重合一处。

　　本来大鳟是不是重合，与他并无妨碍，也对他毫无威胁，当年那位大能可以将之分开，他也一样不难做到。

　　可需考虑到的是，前段时日因为那位存在的气机激引，导致布须天内出现了许多异变，若是这东西也是同样受得其影响，那结果便就不同了，足可给他造成极大麻烦。

　　现在他已是在统御布须天的最后关头，绝不允许出现这等意外。

　　他此刻心中已是隐有所悟，自己这一次进入这处浑天恐怕并非无由，而是布须天与他相应和，方才落至此间，为得就是排除这一个隐患。

　　他推算了一下，大鳟重合一种必然趋势，其被分开，那就有重新聚合的一日。

　　也即是说，这个过程其实一直在持续之中，只是被那位大能以手段延缓了而已，就算将此处浑天打灭也无法阻止，因为大鳟如果少了其他部分，那么只要还有一点残余不灭，那就仍可将却缺漏的地方自行补全。从这方面来说，假设杀灭了眼前羫肫，那反而是帮了它。

　　所以要么就是一气将大鳟整个残存神意杀死，要么就是以自身法力持续定压，无限延缓其弥合之势，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那个存在现下还未来到，就已然引发了许多麻烦，等到真正显现出来时，还不知会是如何，所以采取延缓之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张衍思考了一下，当年那大能将这大鳟分作头、腹、足、颈、尾这五个部分，想要将神意一气镇灭，那就得将另几处存在都是找了出来，只是有个问题，在那些浑天未曾挨近布须天时，他也未见得能准确到得那里。

　　好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办法，羫肫乃是大鳟之腹，在彼此趋近之时，与其余部分实则是有牵连了，甚至彼此相通，所以只要循此小心找去，应该可将余下所在一一找了出来。

　　但这个事情不能由他来做，因为他自身层次太高，当年那位前贤可以将此怪一分为五，他也一样可以做到，那其余部分就算与羫肫一般想法，出于本能畏惧，也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更何况此辈还未必定然齐心。

　　故是需要找五个与他自身密切相关，并且与这意识化身有因果牵连之人，派其等先至羫肫之处，再去到大鳟其余残部之内，一旦落至那处，他就可循此将那大鳟神意找出镇灭。

　　他一转念，这般看起来，唯有自己门下弟子最是合适了。

　　本来不是门下之人也是可以，但是这关乎到他主驭布须天的谋划，所派去之人必须与自家一脉，要是换了他派之人前来，那么或许会因此自牵连到自家祖师身上，或者将其祖师之力或是其他不知名的伟力接引过来，那就给他造成妨碍了。

　　当然，若是从溟沧派出人选也是一个选择，可问题现在太冥祖师不知在何处，也从来没有回应，那还不如由他自己主导，至少他此刻已是成功了大半，只要将此事解决了，也就近乎主驭布须天了。

　　现在在他门下，刘雁依、魏子宏、姜峥、元景清四人皆是斩去了凡身，不过还是缺得一人。

　　二弟子田坤倒是有望成就，只是此刻还在闭关。

　　他知道，这名弟子尽管长久以来未有动静，这不是遇上难关，而是因其为太过求稳之故，却不知这临门一脚，要有舍弃一切之决心，等其什么时候窥破这一层，那什么时候就能得以成就了。

　　他思定下来，觉得此事可以等上一等，待得这名弟子出关之后，再开始着手布置。

　　清凤峪。

　　此间是碧羽轩在昆始洲陆的驻地。

　　掌门韩孝德而今把门中事务交给了门下长老，自己则大部分时日都是在此修行。

　　前几日，他听闻自己亲父韩佐成转世之身已然重新入道，心中也是略感复杂。

　　对于修道人而言，割舍不断的唯有师徒关系，这是因为修士转生之后大多只有师徒之间才会互相照拂，互相照应数世乃至数十世。

　　当然，若是修士宗派只有一家一姓，那么自会接引转生之人再度落入自家宗族之中，宗族自会照应一切，就不见得会是固定师承了。

　　可不管哪种情形，此一世了结，那么彼此关系便就不存了。

　　韩孝德只是韩佐成之子，而与现在的常载并无瓜葛，哪怕后者拾得前世识忆也是如此。

　　不过韩佐成昔年留了下来不少东西，这仍是属于常载的，既然正主回来了，他就不该再留在手中了。

　　他当即唤来了一名亲信族人，将一只袖囊交给了他，道：“这些是我父往年所留，现在他已转生，你去一趟瑶阴派驻地，把这些给他送了过去吧。”

　　那族人躬身称是，便带上了袖囊往瑶阴派过来。

　　常载这些天内飞峰之上修行，却是感觉到了宗门的好处，身在此间，再也不必担心外间凶怪会侵袭上门，也不提防同道之间互相算计。

　　但除了修炼，他也不是当真无事，譬如需得负责为瑶阴派豢养灵禽走兽。

　　对此他倒没觉得不妥，虽然魏子宏言与他前世乃是师兄弟，可那毕竟是前世了，今生他还未曾归门，那就不能如此看待，所以他也不愿承受太多人情，能为瑶阴派做得一些事也十分情愿。

　　只是每当他试着打听魏子宏与自己前世师长是谁时，周围人都是绝口不言，不过他总算弄清楚了魏子宏乃是一位斩去凡身的大能，故是大胆猜测这位师长很可能某一位元尊。

　　这日他结束功课，正准备去往灵苑，却被告知一名道人前来拜访，他好奇之下，就将此人请了进来。

　　那道人进来，行过一礼，就将手中之物递上，道：“小道奉族长之命，特将此物送到尊驾手中。”

　　常载奇道：“贵族长是谁？这又是何物？为何要送给我？”

　　那道人言：“小道不便多言，不过这些东西乃是尊驾前世所用，今次也算是物归原主。”

　　“是我前世之物么？”

　　常载不由吃惊，在瑶阴派中，他倒不怕对方欺骗自己，将袖囊接了过来，拱手道：“多谢道长了。”

　　那道人没再多说什么，打个稽首，便就提出告辞。

　　常载本来想多问一些关于自己前世之事，可见那道人不想多说，也只好放其离去了。

　　他屏退下人，回到里间，试着将那袖囊打开，却发现这里面足有数层，其中唯有一层是他可以打开的，便将此中之物都是拿了出来，不由眼前一亮。

　　这里面有几件明气、玄光境可用的法宝，还有丹丸密卷乃至护身袍服。虽说瑶阴派中也有这等物事，若是想要，也是不难，可那到底是借了魏子宏的光，而用自己前世之物就不必顾忌那么多了。

　　此时他留意到了一只金蛟木雕，每一枚鳞片都是精雕细琢，可谓栩栩如生，不知为何，那么多东西之中，偏偏觉得此物最为重要。

　　他将那物拿了起来，仔细看了看，却发现里面隐隐有呼吸之声，好像沉睡着什么生灵，心底还升起一股熟悉亲近之感。他在一股莫名感觉推动之下，伸手在那金蛟脊背之上一按，霎时眼前就有一道金光映照出来。

第三百八十七章 洗去心垢抛旧身，天人自此无殊途

　　敖通自沉睡中醒来，抖动了一下身躯，发出一声哈哈大笑，道：“老敖我又回来了！我，我……”

　　他忽然发现上边有人正看着自己，不觉身形一僵，过了一会儿，便狠狠瞪了回去，若是忽略他仅有半尺大小的身躯，倒还是有几分气势的。

　　常载也是愣愣看着这条袖珍小蛟。

　　两人边眼瞪小眼看了有一会儿，常载小心翼翼问道：“这位道友如何称呼？”

　　敖通摆了摆尾，竖起上身，做出一副挺胸昂首的模样，道：“我名敖通，你能引我醒来，那当是我那好友……嗯，转世之身了？”

　　常载有点不太确定，道：“应该是小可吧。”他又加了一句，“道友存身之地，乃是一位不知名姓的道长送来的，说是他物归原主。”

　　敖通撇了撇嘴，道：“就是你。”

　　常载尽管从未听过敖通这个名字，可对着条小蛟莫名有些亲近，好似认识了许久，他好奇问道：“敖通道友，你可是金蛟么，可为何这般……这般细小？”

　　敖通咳了一声，故作淡然道：“没什么，睡得久了，自然就小了一些，岂不闻我辈蛟龙，能大能小，能藏能隐，擅长诸多变化么？”

　　蛟类虽也寿数长远，可却是远远不及真龙。

　　当年韩佐成与他交情深厚，故曾亲去清羽门拜访陶真宏，为敖通讨来了一门眠功，可化假死为修行，将来韩佐成若得转生回来，并再度得以入道。就可将他一并唤醒。

　　不过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得了寿数，便就失了原来威能，但是有了这一门修行之法，未来未必不可化成真龙，所以这里得失也是难以一下说得清楚。

　　常载哦了一声，他心下想到，听闻龙类擅长变化，蛟龙虽稍差一等，说不定也有这等神通，想必是自己见识少了，有些大惊小怪了。

　　敖通这时一跃，到了笔架之上攀住，左右一顾，问道：“你此世唤得何名，这里又是何处？”

　　常载回道：“小可常载，这里是瑶阴派。”

　　敖通一转念，道：“那就是魏掌门的地界了，甚好，甚好。”

　　他神情放松了许多。他现在可没有多少法力，最怕的就是常载在无有遮护的地方将他唤醒，那么遭遇什么意外也挡不住。

　　可听闻是在瑶阴派驻地之中，他就放心许多了。

　　常载好奇问道：“道友与我前世可是旧识？”

　　敖通得意道：“那是自然，那时你对我言听计从，许多本事还是从我这里学去的，你前身与老敖我虽是朋友，可也有半师半友之谊。”

　　常载肃然起敬，拱了拱手道：“这么说来，敖前辈也算是小可半个老师了？”

　　“呃？老师？”

　　敖通吓了一个跳，心虚地左右看了看，咽了口唾沫，道：“这个称呼可当不得……”

　　他心里嘀咕，“冒认师长，这要是叫老爷知道了，老敖这小身板可承受不住……”

　　常载道：“敖前辈，能否说说，我前世……是何等样人？”

　　敖通一愣，道：“没人与你说过？”

　　常载摇头道：“都是不肯多言。”

　　敖通眼珠子一转，道：“过去之事就过去了吧，道友何必执着呢，你前世再如何，与今世又何干？”

　　常载叹气道：“可等我恢复识忆，想必也就能记起往事了，又怎么会不相干呢，想来我前世定然不怎么讨人欢喜，也从未做过什么令人称道之事，或是犯了什么错处，否则不会一个个避讳提起。”

　　敖通吹须瞪眼道：“那等事大可等来到之时再去想，况且你前世若是当真不好，我老敖又岂会交你这个朋友？那岂不是说我老敖也不是好人了么？”

　　常载一怔，想了一想，随后也是笑了起来，道：“说得是，是小可执着了，现下事情未至，又何必为此烦恼，等到醒觉识忆时再去想这些好了。”

　　他又对敖通一揖，道：“以后功行之上还要请敖前辈多多指教了。”

　　敖通不解道：“怎么，魏掌门不肯教授你么？”

　　常载摇头道：“魏掌门毕竟是一派掌门，况且我还未曾觉醒识忆，不好一直去麻烦他。”虽然魏子宏也交代过，若他不在，可问任何一个门下长老，可他与那些长老更是隔了一层，也不愿意去多去打扰。

　　敖通可不敢胡乱指点，自己修持之法与常载修行法门可不是一回事，他想了想，问道：“如今外界是何情形？”

　　自韩佐成转生之后，他就渐渐入了沉眠，还不知外间发生了什么事。

　　常载方才入门，所知也是极其有限，仅限于知晓周围有哪些门派，上宗乃是溟沧派，至于其余事，他不甚了了，也关心不过来，故只将自己知晓的事情略微说了说。

　　敖通感觉之中，外界与似与自己沉眠之时变化不大，不过他知晓定然是有不同的，便道：“可有身份牌符，老敖我出去转得一圈，说不得还可给你找个指教之人。”

　　常载想了一想，道：“小可牌符无法给敖前辈，倒是山上侍从牌符有不少，就只怕委屈了前辈，前辈若愿等等，小可再去问门中长老要得一枚来的。”

　　敖通无所谓道：“无妨，拿来就是。”有牌符只是为了出去方便，等他见得魏子宏，什么样的牌符拿不到？

　　常载道：“前辈稍等。”转身出去，过了一会儿，就拿了一枚牌符出来。

　　敖通张口一吞，偌大一面牌符就被他收了去，并道：“你等老敖我好消息就是了。”说着，身化一溜金光，已是遁去无踪。

　　昭幽天池，涵墨洞府之中。

　　田坤沉坐在蒲团之上，自闭关以来挥散出来的气机竟是聚集成一座墨玉山，将他包笼罩其中。

　　他功行早是到了最后一关，只需找寻到自身根果，就能蜕去凡身。

　　可是他总觉得如此行去，难以保得自身稳妥，故是每回意欲发动之前，都是设法推算，力求万无一失。

　　可他发现，自己并无法做到堵住所有疏漏，总有一些顾之不及的地方，故是这一步迟迟不曾迈了出去。

　　这正如张衍所推断的一般，他并非功行不济，而是委实太过求稳了，总想着自身前行过去，便立可功成，可这一关，通常却需修道人舍尽一切，以大无畏之心斩断凡身，而后才能一气登临上境。

　　似如姜峥，敢于抛开所有，心与道合，故能入得上境。

　　但这又不能说田坤做得不对，他自己也是隐隐约约察觉到了这个关节，可是你若没有舍绝一切之道心，强行过关，那反会受此拖累。

　　他所修习的功法最早是坤灵造化功，入了洞天之后，又转修坤玉微尘功，此功法本就先是立足于自身不失，而后再去求得其余，且在修行过程之中，功法与心性也会相互影响，使得彼此契合，所以现下他也是在同自己较劲，唯有过得这心关，才有可能有功成之望。

　　他反复思量，自己该是如何过去。

　　想要过关，就得舍弃所有，可此刻因功行固束，他难以真正使得心意畅达，这就十分矛盾了。

　　若是功行无法攀至上境，那么等寿数一尽，就是化为尘埃，只能转头重来。

　　溟沧派五功三经皆是太冥祖师所留，照理说皆是斩却凡身的，绝不会到了这里反把弟子阻住的，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有解决之法的。

　　可惜溟沧派之中，过去从没有凭借这门功法破界飞升的，所以也无从借鉴。

　　在过去长久摸索中，他试过诸多方法，皆是发现无法解决眼前难题。

　　所幸他可以肯定，这门功法一定是有路可走的，只是自己仍是没有真正发现。

　　他已是在考虑，自己是否要暂时停下，再出外翻阅一些典籍，可若无法一鼓作气，那么在此关门前退缩了，心气一失，恐怕下一回更是难以如愿。

　　思索之间，他一抬头，看到外间裹着自己的那一层层坚玉，却没有如何在意，尽管修行之时守存于内，可外间变化，也是一样了然，便举手一敲，可出乎意料的是，此玉居然未被撼动分毫，同时有一股奇异感觉自心头升起。

　　他不由一怔，再细细体察片刻，忽然一点灵光浮上脑海，不禁一声大笑，道：“原来门道明明在此，我却是一直视而不见！”

　　这坚玉乃是他自身气机所化，可因为功法缘故，再加上这长久以来不知不觉间的炼化，早就与他化合为一体，并成为了他最为坚实的屏护。

　　他若是心关不正，强行去寻根果，那一旦找不得，那定会反过来受到侵压，但因有此物在，却可由其来承受，于他自身却是可以无损。

　　换句话言，这门功法哪怕他一次跨不过去，也可用此坚玉代替自己承受劫数，那么下来还可再试一次。

　　当然，从道理上说，再寻根果的话，成功的希望却是变得更小了，比前一次还要困难数倍，不过成与不成是另一回事了，至少可让他无妨无碍踏出这一步。

　　而且在得知有此物做后盾后，他就有了退路，心关之阻也是随之化去，再也构不成什么妨碍了。

　　这实际可以算得上是一枚磨心石，若是他不顺应功法，强行去渡，那么周围坚石未必能能如眼下之坚稳，很可能就护不住他，唯有到了这等关头，积蓄足够，这般既是应和功法，又是合乎心境，无形中成就了两全。

　　他因心思放开，眼下已再无什么挂碍，便不再迟疑，当即放开所有，把心神一纵，求慕道法而去！下一瞬，轰然一声，周围玉山骤然化为无数细小烟尘，然而却未波及到外间一分一毫，甚至与洞府近在咫尺的虫蚁草木，都未曾有任何惊动。

　　在滚滚微尘之中，只听得一个声音传出道：“两世持存含灵珠，万般磨炼后人书，洗去心垢抛旧身，天人自此无殊途！”

　　随声音落下，有一道浑厚黄芒在里一长一敛，将一应散尘都是收去，便见一个道人自里走了出来，其人望了望天穹，霎时化为一道清光，就往玄渊天遁行而去了。

第三百八十八章 循界夺因原当主

　　张衍在田坤还未成就之前，心中已是有所感应，他略一沉吟，发去一道符诏，却是令四名弟子都是上得清寰宫来。

　　不多时，随着清光腾霄，刘雁依、姜峥、魏子宏、元景清等弟子都是来至殿上，到了座前，俱是行礼道：“弟子拜见恩师。”

　　张衍颌首言道：“免礼，田坤即当功成，你等且在此等候。”

　　底下几名弟子听闻这个消息，互相看了看，不觉欣喜。

　　田坤沉寂时日太过长久了，眼看着寿数将至尽头，各人也是有些担忧，此回功成，都是为他高兴。

　　等不许久，景游入殿来报，道：“老爷，田上真来了。”

　　张衍道：“唤他进来。”

　　少顷，田坤迈步来至殿上，到了阶前，上来一拜，沉声道：“弟子见过恩师，拜贺恩师功成上法。”

　　他闭关许久，对外间之事知晓不多，不过到了大殿门前，却是得景游告知，自家老师已然是超脱此世，当以“太上”称呼了，心下震动之余，也是精神振奋。

　　张衍欣慰言道：“你此番能有所成，却是及时参悟到了最后一关的窍要，未曾负了平生修行。”

　　田坤再是一躬，道：“弟子惭愧，有劳恩师挂怀。”

　　刘雁依这时微笑言道：“恭喜师弟了。”

　　姜峥、魏子宏、元景清等人都是上来一礼，道：“恭贺师兄功成。”

　　田坤各自一一还礼。

　　他成道之时固然喜悦，可一时宣泄，此刻便已是平复下来，重回往日之沉稳。

　　玄元门下，自此有五名弟子先后成就凡蜕。

　　若是放在以往九洲之时，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因山海界灵机丰沛，再加上张衍几番施展神通，使得层次愈发高涨，修道人成就功行，相对容易许多。

　　但是同样，心性一关仍是阻挡了不少人，故而现在后辈之中能以成就却是不多，反而以往参与九洲大战，并随溟沧、少清两派一同渡来山海的上境修士往往能突破原来所限，这许多年来破境之人多是出自这些人。

　　张衍此刻也觉欣慰，他身为太上道祖，门下弟子有这般成就，看去似并不值如何惊叹，然而他却知道，除了功法点拨，乃至外药齐备之外，他并没有给弟子额外提拔法力，其等今日之所成，如无自家努力，那是不可能到得此般地步的。

　　玄元门下先后有弟子斩破凡身，也算是实力雄健，不过就整个山海界来说，毕竟积蓄时日仍短，如今中上层的实力，排开顶尖层次的大能不说，仍还无法和余寰诸天这等兴盛百万年的地界相比，想要追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魏子宏道：“二师兄，你却不知，在你出关之前，几位师姐师弟也是转生回来了，待得他们也是功成回来，我昭幽门下，又可回复往日模样了。”

　　“几位师弟师妹也是回来了么？”

　　田坤心中略觉感叹，修道无岁月，他一场闭关，世事却有了诸多变化，可同门之间的情谊却并没有因此而淡去。

　　他心下暗道：“我这做师兄的，往日对他们照拂却是不多，此番功成出关，过后也该是看望他们一回。”

　　刘雁依猜到自家老师唤得他们五人齐至此间，应该是有紧要事机吩咐的，当不仅仅是因为田坤功成，故与几位同门稍作叙言后，就对座上一拜，道：“恩师唤弟子与几位师弟前来，可是有事交代么？”

　　张衍微微点首，道：“而今为师有一事需你们去做。”

　　刘雁依正容道：“但请恩师吩咐。”

　　张衍心意一引，殿上有灵光泼洒开来，里间便却有重重景物转过，他却是以此将浑天来历及那大鳟之影显于诸弟子眼前，他道：“这大鳟有吞夺存有之能，有前贤大能见此，便将其分作五部，各是开辟为一处浑天，眼下却已呈弥合之势。若在平时，自不必理会，只此物一旦重活，则可能有天外伟力激引，妨碍为师一桩大计，故需得将其复还神意提先灭去。只是受当日那位大能伟力所碍，为师若是寻去，无法做到全无踪迹，那大鳟残部必会竭力回避，而由你等前往，则就不会惊动此僚。”

　　刘雁依神情认真道：“弟子明白了，只去了那处又该如何行事，还请恩师示下。”

　　张衍道：“你等到得那处界天后，只要落至其中，护住自身便好，不必做得多余之事，为师籍由因果牵引，就可除此隐患。”顿了一顿，又言：“由于你等功行不一，加之五部残躯各是不同，为师为避免干涉，故你等步入其中会有先后，待得你等悉数着落之后，为师方才会运法，而先到之人需得守住自身，以免被外力所侵，此需牢记。”

　　他再是详细交代了一些必须牢记的事宜，就一振衣袖，在殿上拨开一道光幕，“你等可往此中行去。”

　　五名弟子对自家老师一拜，就往光幕之中步去，须臾之间，就来到了那羫肫所在之地。

　　张衍为防离了羫肫，就再无法寻到此地，故是先前意识一直沉浸在此，并不曾离去，待弟子都是到来，他关照道：“姜峥在此镇守，其余人可按方才所言，各自去其余浑天。”

　　刘雁依等弟子各是领命，稍作感应，便就籍由此间找寻到了其余所在，过去片刻，便一个个自原处消失不见。

　　张衍见其等皆已循那路径离开，便对独自留下的姜峥道：“若是为师在这里，那羫肫不会陷入沉眠，大鳟神意便不会现出，故稍候为师当会离去，此间仍是由你看顾，我弟子之中，你道心尤坚，这里交给你，为师最为放心。”

　　姜峥言道：“弟子必不负恩师重托。”

　　张衍稍作叮嘱之后，身影就徐徐淡去，过有一会儿，就彻底不见了。

　　姜峥对着他消失之处一揖，就盘膝坐下，在此凝神以待。

　　刘雁依心随意转，感觉之中，只是一晃，便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更为陌生的地界之中。

　　她伸出纤指，法力一转，指尖之上就凝聚出一滴清水，而后化为一面平镜，俄而，内中便就映照出些许景物来。

　　此是北冥真水秘法中的鉴真之术，由此可照见天地世间，直观本来，不为那些外物所惑。她此刻望见，这里整个天地竟是一个硕大头颅，应该就是恩师所言大鳟之首了，心中不由赞叹造化之奇，乾坤之伟。

　　不过虽是见到此物，由于两者间层次毕竟存在差距，她实际上是无法与之接触的，于是将法诀撤去，任由水镜就破散开来。

　　抬眸看去，面前不远处是一座宏伟宫观，却破败不堪，早前是有人居宿过的，现在当已是没有人踪了。

　　她起意一感，不单是这里，整个界天，除了她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修道人存在了，甚至生灵也只剩下一些草木了。

　　她拾阶上行，经由空无一人的前殿主殿，最后来至一处顶璧塌了有一半后殿之中，但见有星光照下，这里摆放几面牌位，只是上面字迹早已是模糊不堪，难以辨清了。

　　她运转法力，试着推及此间过去，却有一层伟力所阻，无法做到此事，也便作罢，再是顾看片刻，见在最高处的供案之下，却摆有几根玉简，也是此间唯一完好之物。

　　她伸手一拿，凭空摄来，意识入内一转，却见上庙记述着牌位主人的生平，但也有不少残缺，可从记载上大致可以看出，这人当是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的，但最后载录，却是说其人乃是寿尽而亡。

　　她心下微凛，似此等人物，早是寿至无穷，却如凡人一般亡故，这无疑当与大鳟之颅有关了。

　　然而就在此处，忽然发现面前景物一变，她讶然发现自己竟是落在自家凌波小界之中，而一感身上气机，却是又回到了斩灭凡身之前。

　　她并未因此慌乱，对于此等情况，事先听张衍有过交代，那大鳟之颅此刻无疑还在沉睡之中，只对可能会对自己机造成危害之人会自发排斥。

　　她此刻应该是陷入其神意之中了，若要出去，则不能存心对抗，否则因为两方差距，来自此界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故只能顺从其意而行，设法不令自身被夺，待得各位同门都是去到该去之地，那自然就可从此脱身。

　　她当下持决而坐，谨守心神。

　　那股伟力此刻不断侵压，却是催促快些往前破境。

　　她有种感觉，若是此关过不去，那么自己所将面对的不是消亡，而是功行倒退，若是接着失败下去，那就会退还成为一个凡人，等从神意之中出来，此或许就会由虚幻变作现实。

　　因为根基牢固，她渡去上境并非侥幸，眼下不过是重演当日之事，所以不曾迟疑，心思一转之间，就踏过了这扇门户，重又恢复了修为。

　　可才是过去此关，只是一瞬之后，发现又是回到了方才模样。

　　她一蹙眉，需知修士修行，每当在往上境攀升时，那既靠自身，也靠一定运数，所以若从头再来，未必能见得还能安然渡过，再渡一次，她有信心过去，可能过一次两次，却未必能过百次千次，若是此间无限往复，那么终归是有一次失败的。

　　她不由想到那牌位主人，说不准也是因此而亡，那么这里若不想一个办法，说不定是难以坚持到最后的。

第三百八十九章 明对玄神正己身

　　刘雁依思考下来，却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留意到，在自己破境之后，那股神意不会立刻将她复还回去，而是会有一个不长不短的间隙，那就是自身可以利用的机会了。

　　她现在已然临近二重境，随时随地可以步入此关，那么在重新入得一重境之后，自己若并不停留，而是直接向着二重境迈去，那是否可以避免倒退回去？

　　要能顺利渡去，就算之后被倒退回来，那也是重回一重境，对于自身并没有太大损失。

　　最为紧要的是，通常大境突破才是最凶险的，尤其是洞天去往凡蜕，斩却凡身，了结因果，修士自此跃入一个崭新天地之中。而若是同一境界之中的提升，就算失败，所受损伤相对也很是甚小。

　　此法若是可行，那么就是将化坏处为好处了，她能提先领悟到二重境中的种种变化，甚至有可能在转出来时当真成就这等功行。

　　想到这里，她便把心思拿定，随着再一次破开境关，就毫不迟疑往下一重迈进。

　　果如她所预料，只要自己在试图往上境而去，那么没有任何外力来相阻，更没有因此重回以往。

　　可同样，要是破关不成，想必也会引发在现世之中一般的后果。

　　凡蜕修士进入二重境并不困难，只要功行积蓄足够，外药不缺，自身若再无什么地方要打磨，那么短时就可迈入，故这一关并没有对她造成多少阻碍，只是觉得这扇门户轻轻松松便就推开了。

　　可不等体验良久，那神意再度催促她继续前行。

　　但是三重境乃是斩去过去未来之身，乃是最为困难的一关，凭借她此刻修为底蕴，是不足以跨了过去的，她也未曾去如此做，过有一会儿，便任由那股力量把自己拖拽回去。

　　瞬息之间，她发现自己重又进入了凡蜕一重境中，只是这已在料中，不禁唇角微露笑意，只要维持住这一关，那么就有了进退余地，不至于一次被打落凡尘了。

　　田坤所去之地，乃是大鳟之颈。

　　他循着那一线感应，往里沉浸而去。

　　按照张衍事先所交代，假若一切顺利，那么转瞬即可到得那处，不过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还有一种情可能，就是始终去不到那里，在半路上却遇到了意外。

　　现在他便遇到了后一种情况。

　　他发现自己反复在一个虚虚荡荡的地界之中来回走动，却怎么也无法到达真正该去之地。

　　他并无法确定这里是否有过去未来，自己到底走了多少长远。

　　他犹是记得张衍说过，唯有等到所有弟子达到目的地后，方会开始动作，而之前所遇到的压力，则唯有自己去承担。

　　可问题是现在他不单单是一个人，更肩负着同门性命，若是长久不能去到浑天之内，那很可能会拖累同门，或许还会导致自家老师谋划不成。

　　所幸他十分沉得住气，在突破凡蜕时，哪怕将将到了寿尽，也没有半点冒进，所以这个时候仍没有任何急躁，心里在暗暗思考，究竟怎样才能从这里脱身，并寻到那真正去处。

　　他自家老师乃是太上道祖，绝不会错算玄机，自己既然能被派来此处，那么一定是有办法破解这一关的，只是眼下没有找对正路。

　　他至今为止，自己是循着那气机而去的，可若是换个方向，往回退走呢？

　　当下试了一试，发现并无法做到，显然是不能用简单的进退之法来破解的，不过他也没指望于此，只是尝试了一下。

　　那么是否是自己已然到了这处浑天之内，只是自身感应出了差错呢？

　　他用张衍所赐法诀细细辨别了一下，发现也不是如此，自己的确还未到得那处所在。

　　在接二连三否定了一个个想法后，他认为既然在外找不到办法，那么不妨自内而求，于是他又把思路转到了自身上来。

　　进入凡蜕之后，要说与以往最大不同，那就是神意之用。

　　这神意之中无论转过多少时候，对于外间而言都是一瞬，那么他大可以设法从中推算出一条正确道路来。

　　只如此做需要耗费自身本元，好在来时他就携有不少紫清大药，再则他方才破境，可谓气意勃发，正处上升势头之中，不虞有缺。

　　随他持续推算，元气一丝一缕减少，只是他却没有在意，对此仍是坚定不移。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他身上大药已然用尽，身上元气也是渐尽，可尽管到了此刻，他也没有任何迟疑停顿，好像认准一条路之后，便一定要走到底，不见结果誓不回头。

　　就在那最后关头，神意之中轰然一震，周围莫名地界轰然破碎，他发现自己已是站在了一处界天之中，且身上元气法力尽复不说，还隐隐拔高了一层。

　　他不由心神一定，此番经历，已是印证他方才心中所想，这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当然，若无有那纯粹唯一之信念，稍有犹疑，却是过不得此关的，现在既已渡去，那当是无事了，所剩下的，就在此耐心静候最后结果了。

　　姜峥在张衍离去后，就一直坐在那里。然而忽然间，他感觉一丝不对，抬眼一看，却是发现面前站着一人，其与自己一般无二，且古怪的是，感应之中，其人就是自己，若说是他照影也不为过。

　　那人走了过来，到了他面前，道：“你不必疑虑，正如你所见，我便是你，你便是我，这里乃是大鳟之腹，有运化诸有之能，故是才显出这些来。”

　　姜峥不为所动，道：“这又与我何干？”

　　那人道：“可若我告诉你，实则那个才是你，这里已经不是你了呢？”

　　姜峥转首看去，却见又是一个自己坐在那里，心中微微一凛。

　　而就在他这一顾之间，却见四面八方，不知出现了多少与他一模一样的人出来，都是在盘膝坐在那里，而每一个似都是真实存在的。

　　此情此景，却是令人为之悚然。

　　那人意味深长道：“你所执着之真，未必是真，你所见之虚，也未必是虚，稍候被接应而去的，恐怕只会是我辈之中一个，但却未必是你，届时你只会因此而散，你可是甘愿么？”

　　姜峥沉默一会儿，道：“你又何必与我说这些，恩师提携我入的道门，此生大恩难报，若我当真乃是虚身，那么自有真身代我前去还报师恩，既得如此，纵我非我，亦无憾矣！”

　　这个时候，所有姜峥都是齐声言道：“说得不错，纵我非我，亦无憾矣！”

　　这一语说出，倏忽之间，那一个个人影恍若泡影一般，齐齐消失不见，唯独姜峥一个还坐在那里。只他却是讶然发现，自己所坐之地，却并非是本来落脚之处了，似乎已分辨不出，方才散去的到底是真己还是虚己，对此他却是毫不在意的一笑，仍是稳稳坐在那里。

　　清寰宫内，张衍虽早是自浑天之中出来，可凭借着这意识化身与自己弟子那一丝因果牵连，却是看着五名弟子的一举一动，也对他们所遇到的难关一清二楚。

　　若是其等能凭借自身之能过去，那固然是好，可若不能，那么危险之时，他自会进入神意之中相助。

　　虽然这般做很有可能会惊动大鳟神意，导致事情生出一些变数，不过两边比较起来，显然门下弟子性命更为重要，他现在是未雨绸缪，不可能因为未曾变化之事而放弃眼前。

　　所幸门下五名弟子皆是未曾让他失望，在目注之中，一一入到了界天之中，并先后抵御住了浑天侵袭，到此一步，大功已成。

　　因五处浑天被他寻到，他立时得以避开了那位前贤遗留伟力的阻碍，直接望到了那大鳟那一缕神意之上。

　　炼神大能所见即为真实，只要被他看到，那么就等于看到了其本身，当即意念一转，就将其摄了出来，须臾之间，便见一条形似大鱼，有尾为足的物事落在了面前，尽管其身躯无限广大，可在他面前仍是微小，这是根本力量上的差别，单纯意义上的大小对彼此早是无用了。

　　张衍撇了一眼，那大鳟神意此刻在他面前，却是战战兢兢，瑟瑟发抖，他不去多言，只是轻轻一挥袖，其就如烟云一般散去了。

　　做得此事后，他又起心意一唤，殿中灵光一荡，五名弟子重又回到了清寰宫中。

　　与其等与进入之时相比，却是各自有了些许变化，显然得了不同程度的好处。其中以刘雁依尤甚，赫然已是入得二重境中，只是连她自己也分辨不出，这究竟是在神意之中突破的，还是在真实之中。

　　张衍看出她心中所思，微笑言道：“徒儿，你所见是真，那便是真，不必执着，能顺利破境，本就是你的缘法。”

　　刘雁依对自家老师之言自是无比信服，心中块垒顿消，屈膝一礼，道：“多谢恩师指点。”

　　张衍看向其余弟子，道：“你等此回各是得了好处，可在偏殿稍作修持，若有不明，可再来师这处请教。”

　　五名弟子躬身称是，便皆是退去偏殿。

　　张衍这时感受了一下，大鳟神意一去，等若五处浑天都在他执掌之中，布须天残余异力又是消除了许多，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执掌此方造化精蕴之地了。

第三百九十章 清荡百世凭心意

　　张衍正在殿内默算玄机，景游入殿来报道：“老爷，神主肇恒前来拜望。”

　　张衍道：“唤他进来。”

　　不一会儿，一位头戴冠冕，身着星辰日月服章的俊伟男子走入殿来，双手捧起，对着座上躬身一拜，道：“小神肇恒，拜见太上。”

　　张衍微微点首，道：“神主不必多礼，可入座说话。”

　　肇恒欠身道：“太上面前，哪有小神座次。”

　　张衍道：“神主此来为何？”

　　肇恒再是一拜，道：“前些时日小神座下长青守疆神君为一己私利，险些害了太上门人，乃是小神勒束不严之故，此行特来太上面前请罪。”

　　张衍笑了一笑，道：“原来是此事，神主秉持天地正道而行，行事自有规理，是否过错，如何评判，不用我来过问，你只需记得，大树有枯枝，时时勤修剪便是。”

　　肇恒肃声道：“是，小神定当惕厉自省，不致再有类同之事。”

　　张衍微一颌首，便不再说话了。

　　肇恒躬身一拜，就自殿中退出。

　　到了外间，他心下一松。

　　身为神主，他一言之下，亿万神祇莫不俯首，可方才清寰宫中，却是战战凛凛，张衍虽没有疾言厉色，也未有责罚于他，可可却一股总有一股无形压力压在心头。

　　这也平常，纵然他在外身份再高，可在太上道祖面前，也与常人无甚区别。

　　他叹了一声，除了清寰宫，下来还要再去往几位元尊之处一行，以免有不敬之嫌，他不忘景游道一声别，就化一光虹遁去了。

　　张衍在殿内坐有许久之后，忽起心意一唤，须臾，殿内光华一晃，有五个人影先后出现在阶下，其等齐皆对着玉台之上一拜，口中言道：“拜见太上。”

　　包括羫肫在内的大鳟五部浑天所化神意，随他相召，现下皆已到此。

　　大鳟被除，那位前贤大能所定下制束自也就消失了，剩下这五部神意先后醒了过来，他们此刻都是得了自由之身，再不用担心会被吞并归一了。

　　张衍目光落至五人身上，道：“稍候待你等落至布须后，就无需离去了，日后无我诏令，你等也不得妄动，可是明白？”

　　五人都知自己被看到了根脚，这位炼神太上若要对付自己，那是绝然走不掉的，那还不如表现的恭顺一些，故皆是垂首应是。

　　张衍微微点头，一挥袖道：“去吧。”

　　五人再是一拜，便各是退去，待意识归位之后，便遵照张衍吩咐行事。

　　在其等主动配合之下，无有多久之后，这五处浑天皆是入得布须大天之中。

　　张衍见此，就祭动伟力笼罩下来，促使此辈身躯与布须天化合为一体，从今往后，此辈只能算是布须天中一处寻常界天，再也不得随意离去了。

　　做完此事后，他只觉布须天中好似去了什么阻碍，顿感一阵清明空澈，显然撤去了五处浑天，将前人伟力搬去，更是利于他对布须天的掌制。

　　与此同时，有许多天地在眼前浮现出来，其犹如星星点点，点缀在布须天上，同时又游离其外。

　　他望有一眼，若有所思。

　　严格算起来，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浑天”。

　　布须天乃是造化精蕴之地，这造化精气亦有阴阳分属，有虚凝之分，阳气所显，便是现下所看到的布须大天，而阴气绝大部分却不知哪里去了，也寻之不到，只有极微少的部分形成了浑天。

　　他以往以为，只要是浑天，那应该都是前贤大能作法开辟，或是被其伟力所侵染的，可现在看来，却并非全然如此，这里同样也有一些无主之地。

　　之所以先前不曾注意到，反而是因为没有大能伟力在其中，这就犹如水滴混入汪洋，太过微小，使人容易忽略，现在却是得以清晰见到了。

　　他转了转念，心思便向其中一处投去。

　　转瞬之间，他就出现在了这一处“浑天”之内，却见这里天蓝水碧，颜色绚烂，大地之上花瓣铺垫，大木丰茂，叶瓣苍翠欲滴，煦风吹来，一阵摇晃，发出娱耳潮声，更兼熏香浓烈，怡人心神。

　　张衍感应了一下，这秀丽风光不止眼前独有，而是举世皆然。他去过诸多界空，只从表面相色来看，此间也是极其少有的华美所在，仿佛人世间所有美好都被寄托在了此间。

　　若无意外，这里当就是前人笔录记载之中的凡心欲界了。

　　布须天人道三纪历，传闻之中，受人心期愿，因此在诸天之中映现出一方心界。此界之中，有一切符合人心美好愿属之物，凡人若至此间，可得长生不老，能享诸乐相色，而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处恶界，所有人心深处的丑陋恶思都能在那里寻到。

　　只是在他看来，凡人本身无有神通伟力，想要单凭愿力生出这等地界，那显然是不可能的，真正情况是先有了此处界天，而后再受了思欲心念感染，方才成就了眼下之景。

　　这里还有相似之例，山海界上那伯白、伯玄二神，若原本就无有真阳精气在那里，任凭你再是膜拜，也不可能化聚成真正神明。

　　而越是这等所在，越是有能被外力所侵染利用。

　　此前那一位存在还未到来，只是气机激引，就已是出了许多麻烦，但总算还未曾波及到这些浑天之上，可要是这些地界同样受得影响，那还不知要惹出多少麻烦来，所以为了不给自己造成阻碍，必须趁早解决，要么往里布入自身法力，要么就此将之消解。

　　他思考了一下，心意一起，整个天地骤然破碎，化为一枚宝玉落于掌心。毕竟是人心所寄，就这么毁去却也可惜，他准备回去之后合于布须天上，消了浑天之属，再交给肇恒处置。

　　他一摆袖，脚下再是一迈，却是又来到了一处无主浑天之中。

　　不过这里没有大能伟力存驻，却是并不代表无有生灵来过。

　　他一眼便就望见，有一具大鲲骨骸落在天地之中，甚至在逐渐与整个天化同为一体。

　　虚空生灵本是自虚空之中诞生，最后又寂灭于虚空之中，照理说没有这些尸骸残留，所以这大鲲应该是到了这里之后，寻不到出去之路，受这处天地本身所限，才变成了这等模样。

　　而同样，这处界天本来也当是空无一物，受了这大鲲气机所染，才与之渐渐融汇。

　　张衍推算了一下，这头大鲲虽非祖鲲，而关系却是不远，应是祖鲲子嗣，因为一个十分偶然的缘故，才来到了这里，当中并没有任何额外之力推动。

　　这里于他毫无用处，不过对下面弟子而言，却并非全无好处。

　　他当即拿一个法诀，这处浑天在他伟力驱运之下，也是与那大鳟五部所化界天一般，结束了游离之势，融入了布须天之中，自此再也不得脱去。再一弹指，一道令符落去清寰宫中，下来意识一分，身形一散，分别往所有无主浑天投去。

　　偏殿之中，刘雁依正在修持，见有符令到来，拿来看过，立刻唤人把四名师弟都是请来。

　　魏子宏道：“师姐唤我等前来，可是恩师有什么交代？”

　　刘雁依道：“几位师弟随我去得一处地界，一观便知。”

　　她持拿符令，默转法力，霎时有界门洞开，她当先行去，田坤、姜峥、魏子宏、元景清等四人也是循此而过，齐齐来到一处陌生地界内。

　　魏子宏一辨，扬眉道：“这里莫非是鲲界么？”

　　刘雁依道：“师弟说这里是鲲界也并无不妥，这里甚是奇异，只要我等以心愿为塑，就可凭空生诞而与自身最为契合的一头大鲲来。”

　　魏子宏颇感兴趣，试着起心观想，过有一会儿，却见虚空之中有一头大鲲出来，不过只是一臂大小，在他身边游来荡去，显得甚是亲昵，时不时还拿脑袋拱他一下，他笑道：“有趣。”

　　姜峥感应了一下那大鲲气机，讶然发现，竟然不在他们之下，显然与他们自身契合并非虚言，他道：“此处有大用。”

　　刘雁依道：“恩师方才传诏，往后这一处界天就交由我等执掌，诸位师弟若无异议，往后弟子门人得建大功，或是修炼到凡蜕之境，便可以此为赏。”

　　张衍不去管弟子如何处置那鲲界，他那些分化意识投去之后，很快就将所有未曾遭受大能侵染的无主浑天都是扫荡一空。

　　只他很清楚，只要布须天还有阴气尚存，就会逐渐有新的浑天生成，只眼下不使成为自己的妨碍便好，而待达成目的后，再如何变化也是不用在意了。

　　现下在他感应之中，布须天外还有数处浑天隐现不定，可以肯定，这些都是有大能伟力存寄的所在，所以他暂时无法入内，除非等到其与布须天相接之时，方才能寻到门户。

　　实则就算这些地界存在，由于他此刻大势已成，已然是挡不住他主驭布须天了，只不过此中若有伟力阻碍，或许会使此般时日有所延缓。

　　他细算下来，距离最近浑天到来，也不过是二三十载之事了。

第三百九十一章 山外海山拓见闻

　　昆始洲陆，一转十载过去。

　　瑶阴派经卷洞窟之中，常载坐在案几之前，正迎着顶上明珠光华翻看前人留下的修行笔录，时不时还拿笔起来在圭板之上写下一些感悟。

　　正入神之际，忽有一名侍从进来，小声道：“常峰主，掌门派人来请。”

　　常载放下经卷，道：“好，我马上就去。”

　　他收拾了一下，就出得经窟，直接乘动法舟来至门中最高宫台之上，通禀稍作，就步入那宏伟宫室之内。

　　魏子宏正站在一副舆图之前，见他进来，冲他招了招手，笑道：“师弟，到我这边来。”

　　常载上前行了一礼，好奇看向那舆图，道：“魏掌门，这是什么图画？”

　　魏子宏道：“这是我与你几位师兄师姐准备献给恩师道成之贺礼，名唤‘万界幽虚通天图’，里面可容纳我辈已知所有天地及风物方志，你面前的，乃我负责绘摩的一部，”他转首过来，笑道“师弟身为恩师门下弟子，等未来识忆回复之后，也当担起其中一部分。”

　　常载一听，不禁仔细看了那舆图几眼，可过有一会儿，却觉得一阵头晕眼花，忍不住后退两步。

　　魏子宏一笑，拍了拍他肩膀，道：“师弟现在修为不足，无需勉强，等你将来功行境界上去了，再来做此事不迟，此图是要我等诸位同门一同完成的，不必急在一时。”

　　说过这些后，他话锋一转，道：“师弟，你还未曾去过山海界吧？”

　　常载眼前一亮，他出生在昆始洲陆，入了瑶阴派修持之后，才是知道上宗和昭幽天池都在山海界内，可还从未曾有机会去过，渡界而行对他也有着莫大吸引力，他道：“魏掌门可是准许小可去他界一游么？”

　　现在穿界而行，借助的是大能布下的界门，哪怕修士修为未曾到得洞天之境，亦能借此往来自如。

　　魏子宏哈哈一笑，道：“总是在门中修行，也是不妥，今次山海界海外三派弟子斗法比量，我正有事去往山海界一行，顺便就带你去见识一二。”顿了下，又言：“日后我玄元门下，上宗大比，甚或门内比斗，师弟你都需多看，这般才能取长补短，增广见闻。”

　　常载觉得有理，连连点头。

　　他是知道的，一味闭门修行很是枯燥，只需坐在那里，就能闷头做一件事的人可谓稀少，多与同辈切磋往来，互相砥砺，才是正确路数。

　　就在这时，外面忽有一只大头小身的大鲲游了进来，身下乘托着一团白云，到了魏子宏身边游来荡去，看着甚是欢快。

　　常载见了，不觉十分好奇，道：“魏掌门，这是何物？”

　　魏子宏笑道：“此是大鲲，乃是一种虚空生灵，你若日后功行精进，有所成就，那为兄也可带你去一处地界，选得一头来。”

　　大鲲乃是虚空生灵，哪怕幼生，也至少是洞天往上这等层次，可不是常载这等境界能够驱驭的，便是大鲲愿意跟随，对其修行也没有什么好处，故现下是不会给的。

　　常载有些纳闷，他也不是蠢人，自能听明白魏子宏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他好生修持，可他自问最近也没有松懈啊，甚至到了瑶阴派十年，还从没出去认真游逛过。

　　魏子宏令那大鲲自去一边玩耍，就对常载道：“师弟随我来。”

　　他带着常载来至宫观后殿，这里就设有一座界门，一挥袖，开的两界门户，他就行步进去。

　　常载连忙跟上，只觉眼前一花，发现自己就来到了一处高台之上，周围根根白石殿柱，支撑起一座宏伟穹顶，正面开阔无比，可看到下方一望无际的碧蓝海水，一线白浪正在潮湿滩沙之上时而前进，时而后退。

　　魏子宏挥袖放出了一驾双蛟拖拽的飞车来，道：“此间风光不差，师弟可上得飞车再看。”

　　常载随他上了蛟车，坐于车厢之上看着四处景物，他长久居于门中，此刻见得天高海阔之景，不觉心胸一畅。

　　大约半个时辰，蛟车在跨过一转挪法阵后，两人便就落到了一处岛洲之上。

　　今次举行比斗的海外三派，乃是崇越真观，延重观，渡尘宗这三派，三家自迁至北海六洲后，面对海上异类，一直是同进同退，门中弟子也是常常与妖魔凶怪斗战，斗战之能自也是不弱。

　　此次比斗乃是低辈弟子之间的较量，不过由于年年来得一次，每回都会吸引得诸多同道带着弟子前来观摩，所以到了如今，已不单单是三派之事了，算得上是一场海外盛会。

　　“咦，那是什么人？”

　　常载一眼注意到有不少修士气机非是人身，有许多还是修为高深的异类。

　　魏子宏道：“那是南罗百洲之人。”

　　常载恍然点头，自九洲修士占据山海界之后，南罗百洲是唯一还有妖祖坐镇的洲界了，也难怪有这许多异类，他道：“玄门比斗，还令这些异类前来观摩，看来海外三派并无门户之见。”

　　魏子宏道：“这是自然的，延重观前掌门李岫弥便是水中生灵化龙成道，又哪里会看不起异类妖修。”

　　他自袖中取出一枚法符，道：“斗法比量还有几日，师弟可随意走动，我去拜访几个旧友，这面牌符留着给你护身。”

　　常载接过放好后，一抬头，却发现魏子宏身影已是消失不见，他转过身来，望人声喧闹处看去，此时天晴风好，暖风习习，海上有一条宽阔木桥，如珍珠串联一般连通了数十个岛洲，上面可容纳数辆马车并行，尽头处乃是一座巍巍耸立的通海大山，而海上每一处关节，都竖立有一座座百丈高的望海大阁，底下有大鲸在那里时不时翻腾跃动，看去气势恢宏。

　　他见着除了那些驾车而过的宗门弟子，尚有不少散修结伴行走在海桥而上，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他也是一笑，就沿着这海桥往那处海阁而去。

　　只是还没走几步，旁处传来喂的一声，他一怔，转头一看，却是一个双颊饱满丰润，竖着双丫髻，身着襦裙的少女站在那里，双眸圆溜溜的好似会说话，只是那身量比常人稍嫌矮了一些，其脚下则踩着氤氲云雾，好似锦绣芝云一团，看着美轮美奂。

　　那少女好奇道：“这位小哥，刚才看着你跟着魏掌门一同来，你可是他门下弟子么？”

　　常载心下一惊，魏子宏到来时无有人注意到，偏偏这一位能见，他立知对方不是常人，不敢欺瞒，想了想，道：“也算不得是……”

　　那少女唔了一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随后点点头，看去是猜到了他来历，道：“我姓杨，呐，既然遇到就是有缘，这是送你的。”她一抬腕，就抛了过来一张符箓。

　　常载在瑶阴门久了，自也是有见识的，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拒绝，便有什么，也可回去问了魏子宏再做计较，是以一点也未拖泥带水，爽快接过，拱手道：“多谢前辈了。”

　　少女对他态度很满意，摆手道：“遇到魏掌门，待我向他问个好。”

　　常载还未及应下，那少女就化一阵清风不见了，再看四周，过往之人却一个也没留意到方才之事，他嘀咕了一句，“一个个都走得这般洒脱么？”

　　他没再纠结此事，继续沿着木桥前行。

　　此时周围之人也是陆续多了起来，耳畔忽听得有人招呼道：“这位道友，我辈散修要过去到海阁，需过几个三派立下关隘，何不与我等同行？”

　　常载一看，见招呼之人乃是一年轻修士，正对他露出礼貌笑容。其身旁聚集着十来名同道，男女皆有，还有一些少年人夹杂其中。他想了想，自己应该也算是散修吧？而且他此回出来就是结交同道，增长见识的，故也没有拒绝，一拱手，笑道：“那就叨扰诸位了。”

　　那群年轻人见他答应，都很是高兴，便请了他过来，双方互道了姓名，彼此都是年轻人，修为差距也是不大，很快便就熟络了。

　　常载现在才知，这群人本也并不相识，只是多是散修，所以聚拢到了一处互相帮衬，这也如今散修的常态，令他颇感新奇的是，其中有几人竟然不是山海界出身，却是来自余界天。

　　招呼年轻修士名唤方自如，其人很是健谈，他道：“诸位可知，为何这次海外三派的比斗之盛远胜以往任何一次？”

　　有人接道：“为何？”

　　方自如神秘兮兮道：“我却是听闻，崇越真观二十年前找到了门中一位洞天真人的转世之身，听闻这一次也会参与大比。”

　　“洞天真人？转世之身？”

　　这群少年人顿时露出惊叹之色，以他们修为，平常能够接触到的修士，最高也就是元婴修士了，这已是高不可攀，似洞天真人，因有崩天毁陆之能，平常只是坐镇宗门，少有出现，故在散修眼中，也是仅限于存在于传闻之中，至于再往上去，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知道还有大能在上，并不清楚究竟是如何一回事了。

　　有一人面露向往之色道：“也不知我等何时才能修到这等境界。”

　　众人不觉想起一步步修行上去的艰难，既有期待，也感压力重重，还有人则在畅想几十上百年后，自己站在这里又会如何，不过他们俱是年轻人，都是充满朝气，很快就把这些烦恼抛在脑后了。

　　常载则是心下一动，忖道：“二十年前，怎么说来，这一位年纪也是不大，说不定与我相仿佛。”他想到这里，顿时生出一股跃跃欲试之心，他修炼这么久，心中也想着找厉害同辈切磋一番，看看自己与他们究竟有着多少差距，如是洞天真人转世之身，想来是一个极好对手。

第三百九十二章 身关易行心生障

　　方自如这一行人说说笑笑往前行去，常载身处其中，一路听着他们说些修道界中的“传闻秘辛”，也是津津有味。

　　其等所说传闻有些在瑶阴派中是详实记载，并非是其等口中所言的那般，不过他怎么觉的，反而听着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更是有趣呢？

　　不久之后，众人就到了三派第一个设下的关隘之前。

　　不过这些障碍都不是真正用来阻人的，此就如同凡间灯谜一般，只是增加一些乐趣，或者令一些自认有实力修士与同辈之间小小较量一番，不用彼此针锋相对，也免得伤了和气。

　　要是你不愿意由此而关，大可飞遁过去，也没人会来阻拦于你，不过人人都在下面，你却遁走，那分明就是承认自己不能过关，难免会遭人看轻。

　　此来观摩斗法盛会的以低辈弟子为多数，年岁哪怕放在寻常人都是不大，自然都不肯做这等丢脸面之事。

　　常载看了看，这里所出题目，大多数是考验功行还运转法力之能，倒也没什么难的，不论是宗门弟子还是散修，只要你根底不是太差，花些时间，都能过去。

　　只是有些则需数人齐心，比如有一关乃是拦海石，一人是撞不开的，需得几人同时发力才能破关。这里结伴同行自然好过，单来独往之辈就只能耽搁些许，另行找人合力施为了。

　　方自如因为早前参加过三派斗法盛会，心中有数，故是他们这一行人轻松连过数关，来到一处廊屋之内，出了这里，再过去就是通海大山，这等时候，每人得了三派执事递来的一枚玉牌，正面有三派篆文符章，背面是龙纹绕云图，龙身鳞须俱全，看着颇是精致。

　　方自如关照众人道：“诸位万勿把此物弄丢了，我等非是宗门弟子，又无长辈带领，全凭此物才能入得大海山观摩那斗法比量，而待此场盛会一了，还有另一面玉盘赐下，这两物相合，里间就会现出一篇法门，若是有机缘的，不定能得一篇上乘法诀。”

　　众人一听此物这般重要，并且可能还有法诀在内，都是惊呼一声，十分郑重小心地收好。

　　散修现在最缺的倒不是修道外物了，而是功法要诀，这些东西可不是能随意到手的。

　　常载也是将此收好，虽他不需法诀，可此物显是一个凭证，却是不能遗失了。

　　下来他跟着众人往前行，顺利到了廊屋之外的海滩之上，这时一抬头，不觉呼吸一滞。

　　站在这里，他才觉得那通海大山之宏伟，上连天隙，下驻海壑，那巨大青影仿佛随时会朝他所之地倾倒过来。

　　忽然眼前一花，只觉山中有成片白点飘荡过来，仔细一些，却见是成群仙鹤到来，个个都有丈许之大，并在众人面前翩跹落下。

　　当即有修士翻身坐了上去，那大鹤一声长唳，就振翅腾起。

　　方自如也道：“诸位，这仙鹤会带我去往山壁之内，我等就在山中再会了。”

　　常载眼见一个个都是乘鹤飞去，也是走向了一头仙鹤，只是他感觉其格外有灵性，不是到了面前，没有立刻翻身上去，而是拱了拱手，客气道了一句，道：“有劳道友了。”

　　那仙鹤注视他片刻，传出一个温和女声，道：“尊客请上座。”

　　常载也不觉奇怪，瑶阴派中就经常用这些灵禽往来，似这等开了灵智也是不少，他上得鹤背，便觉身下一轻，随后拔地升空，往那通海大山而去。

　　仙鹤如箭飞掠，大约一个多时辰之后，方才接近了那大山，并到了一处自山壁外挑出的平台之上落下，那仙鹤道：“尊客往里走就是了，里间自有侍从接引。”

　　常载道了声谢，见山壁上开辟出一个开阔甬道，两边都石人捧灯，脚下铺设玉石大砖，十分平整，他走入进去，只是一刻之后，就过去石壁，来到一处山谷之中，此是山中之山，亿万明珠如星辰照下，耀及诸角，恍见晴日，阁楼宫观沿山壁凿建，如阶而攀，层层而上。

　　这时他袖中牌符一亮，却是自行飞出，而后悬在一处楼台之上一动不动。

　　他当即飞纵而上，到得其中，发现是一处足可容十余人的宽敞阁室，内处有玉珠帘石屏风相隔，案榻席座，盘盏漆器，皆是描摹有鱼鸟花枝，无不精丽华美。

　　阁中早有侍女等候，见他进来，上来一福，道：“尊客，可要换一套摆设么？”

　　“换摆设？”常载一问，才知此回来观法之人来自不同地界，有些可能是异类，有些则有不同癖好，若对此间所用不满意，大可撤了换过。

　　他瑶阴派中虽也是用度不愁，可却从来没这么讲究过，便摆了摆手，道：“不必了，你们都下去吧。”

　　侍女欠身道：“尊客有事唤我等便好。”说着，就一起告退出去。

　　常载先去那地火暖池中沐浴了一番，出来后在那舒适软榻之上坐下，只觉阁内几盆鲜艳花卉香气盈鼻，熏人欲醉，心里却是暗暗心惊，感觉此处十分消磨意志，要是长久沉醉此中，自己还能剩下几分修道之心？

　　他一想到这里，顿时坐不住了，起得身来，照着阁楼之后的一条通道而行，沿着廊桥过一条栈道，再穿一帘瀑布，过去之后，眼界顿时大为开阔，这里是一个无比广阔的洞厅，看去似是整座通海大山都被凿空了，内壁却是形成一层层盘旋而上的环壁，无论你身处哪一个位置，都可将洞厅中央发生的一切事看得清清楚楚。

　　他暗暗点头，看去这里就应当是斗法观台了，也只有如此广阔的地界才能容纳可飞天遁地的修士比斗了，要是逼仄地界，难以往来纵驰不说，一些手段也施展不开。

　　此刻还未斗法，这里也并没什么好看的，正要离去，这时忽然听得一声悦耳声响，循声一看，却见几个年轻男女在那里席地而坐，身前摆着酒杯盘盏，而一头梳飞仙髻女子正在那里拨弄箜篌，那音声如珠玉滚盘，滴水落涧。

　　他不懂音律，静静听了一会儿，便就转身回去了。

　　此间人尚稀少，他未曾打招呼，那些人却是留意到他。

　　“观那位同道气度不凡，与我等境界也是相当，也不知是否是此回前来与我等比斗的？”

　　有人猜测道：“不会是哪个大派弟子吧？”

　　“哈哈，道兄怕是走眼了，此人是从土戌位出入的，应该只是散修罢了。”

　　那人不服气道：“那又如何？散修之中不乏出类拔萃之事，尤其我等功行尚浅，若不仰仗师门所赐法宝，只凭功行可不见得能胜过杰出之士。”

　　有人不在意道：“管他如何，平日清修辛苦，难得这般盛会，抓紧享乐才是。”

　　众人皆是拍掌称是，过有一会儿，妙音又是响起。

　　常载把四周转了一圈下来，到了傍晚时分，才是转了回去，却正好撞见方自如等人，由于几人牌符乃是一起得来的，所以居处彼此挨着。

　　方自如见他一派悠闲模样，有些发懵，道：“常道兄莫非早就到了，你路上未曾遇得阻碍么？”

　　原来诸人上来时可并不顺利，同样遇得关隘，到处是阻人藤蔓不说，还有些微元磁之力，难作飞遁，只得自己寻路攀越上来，因路上还有迷阵相扰，虽不算什么危险，可仍是费了好一阵劲才到了此间，可以说得上甚是狼狈。

　　众人在得知常载居然什么事都未曾遇上也是吃惊羡慕，最后只能归咎于他运气好了。

　　常载心中明白，应该是那仙鹤接引直接把自己带上来了，这才绕开了那些屏障。

　　此刻已是晚宴之时，方自如出言邀他同饮。

　　常载也没有拒绝，来至饮宴所在，方才坐下，只听得轻鼓一响，一盏盏宝莲瓷盆随云气飘来，落至花瓣流淌的溪水之中，再至众人台座之前徘徊，只是这些宝莲瓷盆未曾打开之前，谁也不知里面盛放的是什么珍馐美味。

　　这时有人一伸手，拿了一碗上来，方才打开，就有阵阵香味溢出，往里一看，却是一碗浓稠香粥，谷粒粒粒饱满晶莹，散发玉色光泽，上面还有一丝丝热气氤氲散开，未曾食用，就能感觉到其中的软糯香滑。

　　方自如眼前放光，道：“费道兄好运气啊，这可是英谷穗实，有补气增功之效，听闻此谷乃是太昊派几位元婴长老亲手栽种的，好似每年也不过得也不过百来缸，除了自己门下弟子食用，流传到外间的更是少了。”

　　众人一听，顿时羡慕无比，也是自去取了一只莲花盘上来，纷纷将之打开，看是否一样有惊喜。

　　说来有些修士玄光之境已然可以辟谷，不过这些可不单单是美味，服食还有莫大好处，自然人人趋之若鹜。

　　足足一个多时辰，众人才兴尽罢宴散去。

　　常载离宴之后，却是没有回得宿出，而是去了外间石台上打坐了一夜。

　　距离正式比斗还有半月时日，下来一连十余天，他都是如此渡过。

　　这一日，他用功回来，却见魏子宏坐于蒲团之上，讶道：“魏掌门？”赶忙上前一礼。

　　魏子宏笑道：“这几日住下来如何？”

　　常载摇头道：“这里多是尽情享乐之人，不像我辈修道所在。”

　　魏子宏看他一会儿，笑道：“师弟能如此想，却是过得这一关了。”

　　常载一怔，随即反应过来，“莫非……这也是一关？”

　　魏子宏淡笑道：“我辈修行，不进则退，若是被这些声色之娱消磨了道心，耽于逸乐，那只会越来越习惯于此，进而荒疏了功行。”

　　常载一想，却是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虽然对此有所警惕，可近两天功课却是不如先前那么勤勉了，有些敷衍了事，这也是周围所有人都是这般悠闲疏懒，所以他才跟着有所松懈了。

　　魏子宏感叹道：“师弟，海上多风浪，你等这些时日所见诸物，无不在三派修士遮护之下，其等靠得什么？靠得乃是自身神通法力！若无这些，眼前一切，不过沙垒之塔，一推便倒。”他看着常载道：“想必你已是明白了，下来几日，好好观摩比斗吧。”言毕，他站了起来，就往外走去。

　　常载也是跟着站起，随手两手抬起相合，对着魏子宏离去身影深深一揖，“多谢师兄。”

第三百九十三章 过去磨砺一慧生

　　几日之后，通海大山之中斗法盛会开启，并一连比斗了月余时日。

　　不过这仅仅只是开始。这场斗法大会至少要持续一年以上，只会长不会短。且说是三派比斗，可实际上与会之人远远不是三派，最先开始入场的都是一些远到而来的散修或是小宗修士，此辈到此，一是出自磨砺自身的目的，二就是想从三派手中得来许多事先允诺的好处。

　　这些时日来，常载几乎每一场同辈比斗都不曾错过，看了下来，只觉获益不少，特别是一些各路修士层出不穷的手段，也是让他大开眼界。

　　他以前修行，只限在某一地界，接触的同道其实并不多，不知世上竟还有这么多功法道术。

　　他感觉自己以往有些小看这些同辈散修了，毕竟此辈为了获取修道外物，有很多时候必须与异类乃至同道争杀，不提道法修为，只论斗战经验的话，可是十分丰富的。

　　为此他每回看罢回来之后，就与方自如等人互相讨论比划，设想如果自己在场中，面对对手这般出手又该如何应对。

　　方自如等人虽也是散修出身，可若不动用法宝，单纯说及斗法之能，可却不见得比他弱多少，甚至在短时内还可能强过他，但若长久拖延的，至少他认识的这些人中没一个可以耗得过他。

　　这么说是因为他毕竟修炼的是玄门上乘功法，虽然现在他还不是溟沧派真传弟子，也未立下大功，不能修习五功三经，可所习功法同样也不是散修功法可比，只是入了瑶阴派后，他更注重的是修行，斗战之能自然有些偏弱。

　　他猜测魏子宏让自己来此，就是好叫自己知晓这里的短板。

　　“再有月余就有三派弟子下场，我辈若要与他们一较高下，那就需在这等时候露脸了，常道友可有兴趣？”

　　方自如这几天也是摩拳擦掌，准备下场了，要是能斗败三派弟子，那本该三派弟子获得的奖赏就可归他所有了。

　　常载想了想，道：“也好，看了这么多天，小弟也是欲一试身手。”

　　方自如哈哈大笑，拍了拍他，转过身道：“还有哪位同道愿意一起试试。”

　　来到这里之人，没有几个人愿意空手而归，一个个都是出声应合。

　　方自如便就将众人名姓修为及大概出身拟定成册，并递了上去，不过半日，就有三派执事送来了斗法牌符，不过依着牌符所定次序，他们想要下场，还要再等上十多天。

　　常载也是不急，晚些下场，所遇到得对手当是水准更高。

　　第二日，众人依旧早早来至观台之上。

　　本来以为当又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回比斗却是前所未有的短暂。

　　对阵双方之中，一方还未来得及出手，而另一方身上忽然腾起一道剑光，只是一闪之间，对面便就败了。

　　常载暗暗吃惊，方才斗战，他根本未曾看得清楚，此刻看去，才见卓立场中的乃是一名身着锦蓝长袍的少年，身边有一道光虹环绕飞纵。

　　“莫非……这是飞剑？”

　　他瑶阴派时，门中典籍内曾有数次提及飞剑之术，印象也很是深刻，只是能掌此术之人皆需独特禀赋，少有人会，没想到今日居然见到了。

　　在他猜想之时，那少年人获胜之后却没有离去，而是直接选择继续与人较量。然而第二个对手也没能坚持多久，一个照面就败下阵来。

　　随后又有第三、第四个对手上去，然而却是同样为他所败。至于再往后之人，最好也不过坚持了数个呼吸而已，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那少年剑势一开，显然就无法收手，那人最后却是被斩去了小半身躯，虽有丹药可以活了下来，可若不能治好，那么就休想再往上攀登了。

　　方自如神情有些发僵，道：“这……这又该如何胜？”

　　他以往只听说过飞剑厉害，却没见识过，现在却是意识到自己掌握的手段几乎没有可以应付的，尤其紧要的，下来他若下场，无疑会和此人对上。

　　其他人也是一般模样，看他飞剑绕旋飞驰，都是脸色发白。

　　散修之间比斗可别指望有上境修士来看顾，主持评罚之人也未必比他们高明多少，有些时候见得危险，根本不会出手，只是这里有禁阵维护，一有人受重创就会被转挪了出去，不至弄出性命罢了。

　　常载也是在想对策，那飞剑往来纵横，飞掠如电，没有上好法宝根本挡不住，且你就算有手段，其若飞遁，你也追之不及，反而只露出一个破绽，就会被其抓住。

　　他感觉自己除了固守，似乎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不对！

　　他一转念，自己还有驾驭灵禽走兽之能，若是准备妥当，倒也不是没有机会，且这也严格来说都是他的力量，没有什么不可以用的。

　　这时有人出声道：“这人不会是少清弟子吧？”

　　然而此语一出，却有一名高瘦修士冷嘲道：“别以为有飞剑在手就是少清派弟子，这人不过是有些御剑天赋，且稍微得了一点流传在外剑诀传授，若是少清弟子在此，尔等根本看不见其出手。”

　　出声之人也是哑然，少清派可是玄门大派，其弟子若至，三派同辈恐怕不会有人是对手。

　　常载这时忽然转身往外走。

　　方自如问道：“道兄哪里去？”

　　常载并不回头，挥了挥手，道：“飞剑不好对付，去准备些许手段。”

　　他来到通海大山之外，用了数天时间，寻了几种灵禽，并将其等用前生所用的伏兽圈收好，心中这时才有了些底，这才转了回来。

　　这时金光一闪，敖通现在他肩头，不屑道：“你何必弄这些无用之物，老敖我若出面，就凭那小子的飞剑，可伤不了你。”

　　常载笑道：“敖兄法力太高，小弟若请你出来，却是胜之不武了，”他有些好奇，“听敖兄语气，以往见过擅用飞剑之人了？”

　　敖通哈哈一笑，“那是，要说飞剑，以往老爷那手段才叫……”他说到一半，似想到什么，咳了一声，“说了你也不懂，老敖我去打个盹，莫来扰我。”说着，如来时一般，便就不见了。

　　常载见它话说一半，撇了撇嘴，径直回去居住，就等着与那御剑少年一战了。

　　只他本是以为，那少年正式比斗之前当再无敌手，可没想到，还未等到与之对上，这少年就败在了一名貌相柔弱的女子手中。

　　让众人根本想不到的是，那柔弱女子只是祭了一张法符出来，白光一闪，那飞剑就被收去不见了，而没了飞剑，那少年一身本事去了大半，下来几个回合就被击败了。

　　方自如等人都是目瞪口呆，没想到这名看似强横的对手就这么轻易被击败了。

　　常载眼力较高，却是看出，那少年落败，其实是未曾把剑丸祭炼到与心相合的地步，所以就被轻巧封镇了，这也是其少了正传功法的缘故，若是少清弟子当面，是不可能有这等破绽的。

　　他看了看那女子，忖道：“看那路数，倒是广源派的路数，这位也不简单啊，”他心下感叹。“同辈之中，俊秀人杰何其多也。”

　　十余日后，却是轮到他们这一行人出战了。

　　方自如先是下场，好在他遇到的对手实力一般，缠斗半日，摸清了对方路数，寻到了一个破绽，便就轻松获胜。

　　下来又是几个同行之人下场，也是有胜有负。

　　不久之后，就轮到常载，他一纵身，就遁光来至场中，往前望去，发现自己对手乃是一个神采出众的年轻人，其人对他一拱手，道：“在下临清观蒋允，这位道兄如何称呼？观道兄神气出众，当也是宗门弟子吧？”

　　常载犹豫了一下，他也不知自己当是归属于哪个门派，蒋允却是以为他不便明言，这是很正常的，有些人单纯不想透露自家身份，有些则是因为有仇家，怕遇到麻烦，他笑道：“道友放心，我等说话，外人不会知晓。”

　　常载观看了这么多天斗法，当然也是知道此事，他想了一想，道：“在下常载，是自瑶阴派而来。”

　　“瑶阴派弟子么？”

　　蒋允神色一凝，瑶阴派可是正经玄门大派，溟沧派下宗，祖师是飞升真人不说，门中如今也是有上真坐镇的，虽然他身为低辈弟子并不知道魏子宏乃是太上门下，可只是凡蜕大能名头就足以令他心生敬仰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常载非是异类，要是换了一个瑶阴门下的妖修在此，至多他也就是不热不冷打几声招呼罢了。

　　他一拱手，道：“道友请了。”

　　常载也是还了一礼，道了一声请。

　　蒋允心忖常载实力在自己之上，也就没有客气，当先动手，常载也是祭起玄光迎上，两人当即站在了一起。

　　临清观同样也是自九洲渡来，和大派无法比，可在小宗之中，也是颇有名声，只是限于底蕴，蒋允所修习的功法与常载一比，却是差得远了。

　　两人开始还打得有来有往，渐渐其就难以为继，数个时辰之后，就出言认输，不过此人甚是豁达，非但不见沮丧，还邀他过后一同饮酒。

　　常载也是爽快应下。

　　下来一月内，常载几乎每日都要下场与人比斗，自我感觉增益不少，因为次次完胜对手，看去整个人也是多了一股锋锐之气。

　　不过再是几日后，当他再一次下场时，却惊讶发现，自己这一回所遇到的对手，却是那名击败御剑少年的柔弱女子！

第三百九十四章 胜负未必是得失

　　通海大山一处观台之上，两名老道人正站在那里观战。

　　此二人一人姓王，一人姓蓝，皆是崇越真观门下。

　　王长老看着下方那柔弱女子，道：“那位同道当是广源派门下吧？”

　　蓝长老道：“递上来谱册中没有注明，看前面封禁剑丸的路数，的确是广源派正传。”

　　王长老摇头道：“年轻气盛啊，每年就这些宗门弟子最易惹出事，万一在此出个好歹，到时还需我等登门，给其长辈一个交代。”

　　蓝长老笑道：“这里有禁阵护持，不怕什么，何况广源派的手段，这些散修怕也没几个能胜过她。”

　　王长老一抚胡须，叹道：“但愿如此吧，不然还要我等来料理手尾。”

　　此刻场中，那柔弱女子看了看常载，对他一个万福，道：“道友安好，敢问如何称呼？”

　　常载拱手回了一礼，道：“在下常载，自瑶阴而来，敢问道友可是广源门下么？”

　　那柔弱女子微觉讶然，打量了一下他，随后展颜一笑，道：“原来是瑶阴派的师兄，小妹嬴姝，稍候要领教师兄高明了。”

　　常载有种感觉，对方好似听得自己自瑶阴派而来，态度就变得好了一些，而且似乎对方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等柔弱，他道：“师妹那日我比斗看了，手段了得，那位御剑同道那么厉害，却被你一个回合便就拿下了。”

　　嬴姝轻轻一笑，道：“承蒙师兄夸赞，小妹可不会因此留手。”她往后退了几步，起指夹得一枚符箓在手，道：“常师兄，请。”

　　常载也是神色一正。

　　他本来是把那位御剑少年视作大敌的，不过在看到嬴姝最终获胜之后，自然也不会全无准备。

　　尤其广源派的路数并不什么秘术，瑶阴派中就有不少记载，他还详细看过。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子宏曾亲笔在上面有过批注，他认为能让凡蜕修士关注的东西，那一定相当了得的，却不想今天派上用场了。

　　广源派最为重要的功法乃是《符囊书》，其中分为持、斗、生、真、炼五门，个个都有妙用，不过嬴姝这等玄光修士，不可能完全掌握五门之法，能涉猎两门便就不错了。

　　其先前曾用出类似禁拿飞剑之法，那应该持门之中的禁法，而持门通常只是用来守御封镇，所以其应该还兼修一门用于正面相斗的手段，如无意外，那应该就是斗门了。

　　而斗门之中现阶段最厉害的手段……

　　他不由望向嬴姝两指之间所夹的那枚符箓，下一刻，他便觉眼前一花，那一道符光竟是已然飞至！

　　他反应也是不慢，袖中灵光一闪，就有一片羽毛飞了出来，将之格住。

　　那光华遇到阻挡，当即一转，试图绕开，可那羽毛却是趁此一晃，霎时化为百数十枚，围绕在了常载周身上下，那光华几次绕行，都被挡住，没法突破这层屏障。

　　常载松了一口气，他之前与同辈斗法，并没有动用任何法器，只是纯粹以法力与其较量，好用以磨练自己。现在对付这等宗派弟子，却是丝毫不敢托大，第一时间就将宝物祭了出来。

　　此物可是他亲手采集宝材，请动瑶阴派一位长老祭炼的，若不是魏子宏特意关照，他可没这么大脸面请动其人，效用也是出奇的好，现下只需稍稍付出一点内气，就将自身护住了。

　　此刻他听得外间铮铮之响，而且声音十分密集，他也是听得有些头皮发麻，这无疑就是广源派的秘传剑符了，此物在某种程度上当真能与飞剑相媲美。

　　只是令他疑惑的是，记载之上，此物本来至多用得一次两次，现在却是缠战不退，且威能也比传说中小了许多，看起来是经过某种改换了。

　　他感觉这般下去极不妥当，因为自己被压制在这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手作为，反而对方则可以从容做出选择。

　　是要现在就动用灵禽还击么？

　　他想了一想，认为不妥，这已算得上是自己杀招了，一开始就拿了出来，万一对方还有什么厉害手段，那肯定就无从应付了。

　　剑符这东西，不管怎么变化，终究还是属于消耗之物，不然与飞剑还有什么区别？所以坚持下去，一定就可以将符上附着的力量耗尽。

　　考虑下来后，他就索性稳住不动。

　　嬴姝反复以剑符逼迫，见常载守得异常稳当，赞叹了一声，道：“师兄好耐心，不过师兄是在等小妹剑符之力耗尽吧，只是师兄怕是要失望了。”

　　说到这里，她自佩戴的香囊上一抹，却又是拿了一张剑符出来，并冲着常载眨眨眼。

　　常载不由眼皮一跳，他没想到嬴姝居然还有第二张剑符，其实两张剑符他也勉强可以应付，可这般情况，对方要是有第三张，第四张又如何？

　　他想到这里，也是有点心慌，想着是不是要将灵禽放了出来。

　　可是再一转念，审峒曾告诉过他，要是你没有十足把握，又对敌人了解不够多，那么最忌讳就是胡思乱想，因为你无法保证你所做之事是否正确，随意出手，那就是只能撞运气。

　　所以最好办法，就是尽量护住自己，随后再观察找寻机会。

　　当然，这里前提是要有办法做到护御自己，否则还不如一上来就搏命，故他决定，就在此与对方卯上了。

　　只要这法器守持的住，自己就不动。

　　他就不信自己法器这般孱弱，还比不上那几枚剑符。

　　就算法宝被破开，大不了自己乘灵禽遁开，再与之比拼消耗，看谁能撑到最后。

　　赢姝见常载仍是不为所动，不由露出无奈之色，她居然将剑符重又收了起来，道：“师兄，这一局以打和算如何？”

　　常载一怔，道：“这是为何？”

　　赢姝唉了一声，道：“这剑符小妹本来就带了没几张，要是全用在师兄这里，小妹后面斗法可就无计可施了。”

　　常载难得遇到这么一个对手，本来不想就这么仓促结束，可对方既然连自身手段都告诉他到了，要再纠缠下去，反倒显得自己小气了。且他自认也没有绝对把握能胜过嬴姝，在遇上三派弟子之前，两人互相避开，也不失是一个办法，想了一想，便道：“也好，有机会再与赢师妹交手吧。”

　　嬴姝喜孜孜一笑，道：“多谢师兄啦。”她一个万福，就抽身往观台飞去了。

　　常载也是回了原处，方自如上来重重一拍他肩膀，笑道：“常道兄，那女子一看就是宗门弟子，没想到你居然与她战和，好，好啊。”

　　常载见他一幅你捡了大便宜的样子，只能含糊道：“侥幸，侥幸。”

　　只是他却不知，此刻观台之上的王长老与蓝长老却是长出了一口气，以他们的眼光，自不难从常载的功法和法器之上看出他同样也是宗门弟子。

　　一个弟子走了过来，道：“两位长老，那常载递册在此。”

　　蓝长老拿来翻了翻，就扔到了一边，这上面果然没有什么详细记录。

　　王长老道：“那年轻人所用功法，有几分像是清羽门的路数，但又有几分像是瑶阴派的路数。”

　　蓝长老叹了一声，这两派都是有凡蜕上真坐镇的，门下弟子好好不在门中待着，却来比斗，却是给他们惹麻烦，看来下来要看顾好了，别出得什么意外才好。

　　这时两人心有所感，转头一看，见一名年轻女子走了过来，其身着玉色羽裳，五官精雅，形如美玉雕琢，只是神情怯怯，看到谁都是一幅害怕模样。

　　王长老诧异道：“宣娥，你怎么来了？”

　　宣娥怯怯一礼，低着头，用如蚊蚋一般的声音道：“长老来让过来观摩同道比斗。”

　　王长老道：“好好，此次有不少什么俊杰，宣娥你可要好好观摩。”

　　宣娥低低嗯了一声，再是一个万福，就到前方观台去了。

　　王长老摇摇头，道：“真人转世之身什么都好，资质也是高绝，就是这胆子太小了一点。”

　　蓝长老倒是无所谓，道：“只要真人能恢复前世修为，胆子小些也无碍。至于那些更厉害的大敌，自有几位元尊和太上去应付。”

　　常载比斗结束，就回了居处，一入门，就见魏子宏站在那里，心中一喜，上来一拜，道：“魏掌门。”

　　他虽然口上如此称呼，可魏子宏多次帮衬他，也是十分感激，尽管还未恢复识忆，可心里已是把其真正当作自己师兄了。

　　魏子宏笑道：“你这几日斗战我都是看了，算是不差。”

　　常载有些不好意思，道：“可方才我却是未能胜过对手。”

　　魏子宏笑道：“那嬴姝功行比你高出一头，真要比下去，就算你有几头灵禽暗藏在手，也很难有胜望，不过她要赢你也是不易，能以平手而论，却是一个好结果。”

　　常载心里一跳，暗自庆幸方才没有拿大，他忍不住道：“魏掌门，那小可下回若再碰到这位赢师妹，该是如何应付？”

　　魏子宏一笑，走了几步，在榻上坐下，道：“你今次之所以束手束脚，是因为你尚未曾习得功法之中攻伐道术，往日只靠玄光迎战，压制一些散修自是容易，可一遇到真正敌手就难免应付吃力了。”

　　常载一想，发现果是如此，正传道法，玄光一出，足以应付许多道术，可对上同样是宗门出身的修士，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魏子宏自袖中抽出一枚玉简，摆在案上，道：“此中记载有三门道术，与你所习功法乃是出自一脉，先前不给你，是怕你分心，现在你可拿去修习了，以你根底，相信半月之内，当可有所小成。”

第三百九十五章 漏的一线天机缺

　　散修所传功法，大多功是功、法是法，两者之间是分开的，所以一旦要修习道术，耗用时日也是漫长。

　　但是玄门上乘功法不同，自身就有相应的道术衍生，你只要功行完备，基础就已是在了那里，道术修行起来也是十分容易。

　　常载现在就是如此，三门道术，放在散修身上，想要粗通，恐怕十载二十载都是不止，哪怕与自身十分契合，数载时日也是免不了的，可他修持起来十分快速，几乎每日都能感到自身进展，与魏子宏所预估的一般，短短半月时间，就已是有所小成。

　　虽他还未与人正式交过手，可自忖斗战之力比之前增加了不止一倍。

　　最为主要的，是他有了攻袭手段，似被人逼着打的情况再不会出现了，如再遇上嬴姝，他就可反过来展开对攻，要是对方没有像样法宝，那就能直接分出胜负了。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本来他对敌之时，只需祭出玄光便可，一战斗战下来，几乎没什么损折，可现在若用道术，恐怕消耗不会小。

　　此刻他一抬手，对面一块丈许高的岩石顿于无声无息间坍塌了下去，并化作了无数滚落在的细小石砾。

　　他长舒了一口气，这等手段自己差不多可以连用二十余次，故是对战时也需慎重选择时机策略，还不到可以随意挥霍的时候。

　　室内金光一闪，敖通转了出来，趴在他肩膀上，道：“咦，你学了道术了？”

　　常载道：“方才学得未久，只是耗用也是不小。”

　　敖通很是无所谓道：“这却容易，大不了多备些丹丸就是了，有些上好丹丸，只需一枚下去，就足够你支撑半日了，便是全力施展，一刻半刻也总是可以的。”

　　常载一听，眼睛睁大，要是如此，只要有足够丹丸，那岂不是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他迟疑道：“这般……似乎是有些欺负人了？”

　　敖通打个哈欠，不以为然道：“那又如何？你修炼的乃是上乘玄门功法，那些散修岂能与你相比，那便不是欺负人了么？你出身资质天生比别人高上一等，却去与他们较量，莫非不是欺负人了？你身上有元婴长老祭炼的法器，莫非不是欺负人了么？”

　　常载一想，也确实如此，可又觉得哪里不对。

　　敖通嘿嘿一笑，道：“你也不必想太多，大宗弟子修炼的功法岂不更胜于你？其等手中握有的丹丸法器更是压你一头，有朝一日，你若与他们对上，莫非他们还会跟你讲规矩不成？这世上本就无十分公允之事，你能用到，那是你自家本事，眼前这还只是比斗，你能有所选择，可要是到了生死之战，你还去讲究手段不成？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时有一个声音响起道：“道理不差，不过只靠丹丸和法器可成不了大器。”

　　常载转头一看，却见一个长髯道人走了进来，“审道长？”他惊喜站起，上来一礼，“道长怎么来了？”

　　审峒打量了他几眼，道：“不差，道友有几分气势了，我归灵派中近日亦有弟子来此比斗，正巧顺路去拜访一位道友，故来此一行。”

　　常载眼前一亮，道：“不知道长门下那位师兄如何称呼？”

　　审峒道：“他已有化丹修为了，等你功行再进一层，倒可与他较量一番。”

　　常载不觉有些遗憾，此回三派比斗可不止明气、玄光修士之战，亦有化丹修士的比斗，不过那是在通海大山上层，并且不是他们可以看到的，所以这回还真不一定能见到。

　　敖通见两人说话，有些无聊，说了两句话，又觉困意上来，就又回去安睡了。

　　常载这时侧身一让，道：“道长快请坐。”

　　审峒沉声道：“我只是路过罢了，稍候还要有事，这里却要提醒道友一句，外物内功虽都是自身之力，但外物只是手段，自身修为才是根本，何重何轻，你需有数。”

　　说完之后，他便转身离去了。

　　常载却是寻思起来，海外三派地处偏远，而此间一场低辈修士的斗法，竟是有大能被接二连三吸引到此，他总感觉事情似是没有那么简单，不过这些事也不是他现在能关心的，于是又命侍从换了几块坚岩过来，继续习练道术。

　　他觉得敖通说得有些道理，可他比斗是为了提升自己，要是只一味依靠外物取胜，那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毕竟不是当真生死相搏，故是心下决定，只要下来对手不动用超出自身的手段，他就只以自身本来手段应付。

　　下来几天内，常载接连下场，每回斗战都是轻易取胜，到了后来，那些对手见得是他，都是干脆认输，同样遭遇这等对待的，也包括嬴姝还有一个看不出来历的年轻道人。

　　又是十余日后，三派弟子终是下场比斗。

　　常载也是见到了那位疑似洞天真人的转世之身，对方是一个看去怯弱怕人的女子，每回出手都是点到即止，从不下得狠手。

　　不过他却不敢小看这一位，至今为止，还没人能逼其用出真正手段，崇越真观传闻之中可与飞剑对决的离元阴阳飞刀也从未见其使用过。

　　正在他盘算自己若与这位撞上该是如何应对时，嬴姝却是寻上门来。

　　常载请了她坐下，并命侍从峰上清茶，笑道：“赢师妹上得我这处来，可不单单是为讨杯茶水喝吧？”

　　嬴姝没有拐弯抹角，道：“小妹遇到一个难题，过几日或许会和那位宣娥师姐一战，可小妹并无十足把握，是以来师兄这里讨一个人情。”

　　常载一怔，道：“赢师妹或许高看我了，连我也不见得能胜那位宣师姐，又哪能相助师妹？”

　　嬴姝却是笑一声，道：“师兄小过看自己了，据小妹观察，师兄似是擅长御使灵禽走兽？”

　　常载当真是惊讶了，看了看她，倒也没有否认，问道：“师妹是如何看出来的？”

　　他自问参加比斗以来，没有调用过任何一头灵禽走兽，也没有将伏兽圈用出过，嬴姝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嬴姝得意一笑，略带几分俏皮道：“那头载承师兄上山的仙鹤，师兄可还记的？”

　　常载心下一动，差不多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了。

　　嬴姝道：“小妹很是奇怪，同样是由那仙鹤驮载上来的，为何他人都是遇到了阻碍，偏偏师兄顺利过关，小妹便去问了那位鹤道友，只是几枚丹药便就问出了大概，小妹后又请教了门中长辈，说是师兄功法有清羽门的路数在内，故而猜测师兄许有安抚灵禽之能。”

　　常载赞叹道：“师妹当真心细如发。”

　　他对嬴姝不禁有些佩服了，自己至多只是针对对手手段做出防备，可哪里像嬴姝这么认真，居然连这个细节都发现了。

　　不过这也是他没有怎么把胜负放在心上的缘故，只是想着与不同道友较量切磋而已。

　　嬴姝则不同，表面看去柔弱，可骨子里有一股要强性子，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尤其难得的，她还懂得进退，譬如上次两人交锋，知道没胜算，就果断采取了迂回之法，结果证明这对两人都有好处。

　　嬴姝看着他道：“那么师兄可是答应么？”

　　常载一摆手，道：“人情便罢了，师妹却是让我知晓了一处漏洞，这便足以抵过了，师妹你要什么样的灵禽？”

　　嬴姝惊讶道：“哦？师兄都能找来么？”

　　常载自信道：“只要不是跃过为兄道行太多，又是这里附近本就有的飞禽走兽，抑或海中水族，我都能寻来降伏。”

　　嬴姝顿时意识到，这位师兄所拥有的本事似乎比她想象的还要厉害，她偏头道：“师兄这么说，不怕小妹知道你的手段么？”

　　常载只是一笑，几日前他或许还把这个看得很重，但在与敖通还有审峒那一番对话后，他此刻目光却是看得更远，或者说已是不把眼前胜负放在心上了。

　　一场两场不涉及生死的比斗什么也决定不了，修为才是根本。

　　且随着他法力功精进，掌握的手段会越来越多，就算被人得知了些许本事又如何？更何况灵禽这东西，还要看什么人用，在他手里与在别人手里，那是截然不同的。

　　嬴姝见他不答，也便不去追问，认真道：“小妹要一头铁羽大雁雀。”

　　常载心里有些奇怪，这等灵禽其实除了自身毛羽厚重，守御之能稍强一些，几乎就没有什么长处了，要是宣娥会使离元飞刀，那也不可能挡得住。

　　他一时倒是看不出嬴姝目的何在，可也没有多想，反正过两日想必就能见到其用途了。口中则应下道：“这却容易，这灵禽这山中便有，师妹明日来我这里，当能见到。”

　　审峒离开之后，就来到了一处峰岳之巅。

　　魏子宏正负手站在这里，目光灼灼看着下方。

　　审峒上来道：“魏掌门可是有所发现么？”

　　魏子宏道：“有一人疑似此僚，但还不能确定。”

　　审峒道：“那便等着吧，此人混入三派之中，定有所图，最后终能见到。”

　　他们这次往这里来，的确不是单纯为了比斗，山海界随着灵机几度提升，修道人固然得了好处，可异类妖魔同样也是水涨船高。

　　尤其是这几十年来，不单有不少大妖异类突飞猛进，天外还时时有虚空生灵破界而来，不过多数都被伯白、伯玄两尊神明灭杀了。

　　只是一年前，不知为何，天机出现了一丝偏漏，却有一个漏网之鱼落于东面深海之中，只是此前一直没有动静，伯白、伯玄只是对外守御，不好插手山海界内事，故是这件事只能九洲诸派来做。

　　可后来发现，这一位极有可能变化成了人身，潜伏在了北海六洲之内，甚至很可能冒认了三派之中某一名弟子，为了不惊动此僚，玄灵大派的上真都是不动，今次便拜托喜欢四处访友问道的魏子宏和审峒前来处置此事。

第三百九十六章 异力应显斥外主

　　魏子宏看有一会儿，道：“此僚现在是延重观门下，直接抓拿起来，同道脸面上不太好看，先与其门中长老打个招呼吧。”

　　他身为凡蜕上真，在处置界外妖物之时，本来无需在意下面修士的想法，只是延重观以往在对抗玉霄派时出了大力，连掌门李岫弥也因此身死，有这点情分在，当是给予其一定尊重。

　　审峒自也知道这里因由，故也没有反对。

　　两人身影骤然自原处不见，再出现时，已是落在了通海大山延重观驻地之前。

　　延重观留在此间的两名元婴长老忽然得了感应，便匆匆迎了出来，在外一揖，道：“两位上真有礼了，不知两位上真到此，失礼之处，还乞恕罪。”

　　两名凡蜕真人一同到来，他们也是心中惴惴，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事。

　　魏子宏稍一点首，算是还礼，道：“魏某与审掌门到此，是有一事与两位商量。”

　　其中一名高姓长老连忙一个侧身，作势相请，道：“还请两位上真入内上座。”

　　魏子宏与审峒也不客气，随其入了内庭。

　　到了里间坐定，就有侍从上来奉茶，魏子宏品了一下，便就放下。

　　高长老有数，一挥手，将所有侍从婢女屏退，小心翼翼道：“魏掌门所言之事是……”

　　魏子宏直言道：“一年之间，有一妖魔自天外而来，因一变故，其逃脱了日月二神阻截，后落于北海六洲之中，为怕其生事，故是诸派道友便委请我与审掌门到此查问。”

　　审峒沉声道：“此番斗法之人中，贵派有一人疑似此僚。”

　　高长老闻听大吃一惊，顿时坐不住了，道：“敢问上真，不知是哪一人？”

　　能令凡蜕修士出动的妖魔，是什么层次无需赘言，得知此等妖魔竟是在自家门派之中蛰藏，他心里也是紧张万分。

　　魏子宏意念一转，当即就有一个少年人的身影在两名长老脑海之中浮现出来。

　　两名长老一见此人，却是面面相觑，同时露出迟疑之色。

　　另一名贺姓长老艰涩开口道：“两位上真，此事……恐怕弄错了吧？”

　　魏子宏一扬眉，目光看了过来，道：“贺长老何出此言？”

　　贺长老在他目光注视之下，顿感压力倍增，硬着头皮道：“不瞒两位上真，这位洛英乃是我前掌门转世之身。”

　　高长老站了起来，对着两人一揖，道：“这名弟子我等已是验看过了，这事绝无虚假。”

　　修道人若是转生，那么其直传弟子，无形之中会有因果感应，而且这等转世之身便不入道，通常每一世也都会专人看顾，并且留下记载，直至某一世适合入道，再接入门中，可以说一直处在宗门眼皮之下，一般来说，是不会弄错的。

　　魏子宏道：“哦？是李真人转世之身么？此前倒是一直未曾听闻。”

　　高长老一揖，苦涩道：“我延重观势小，前掌门转世之身尤其重要，故是一直对外隐瞒消息。”

　　李岫弥转世之身延重观事先不曾透露，是因为延重观在三派之中实力最弱，而且又以妖修居多，仇视之人很是有不少，着实怕被有心人盯上，难以护持周全，故才这般做。

　　审峒沉声道：“到底是与不是，把此人唤来一看便知。”

　　两位长老对视一眼，凡蜕真人的要求，他们也是无从拒绝，何况他们纵然有信心，但若真是出了问题，也是承担不起，吃亏的还是延重观自身。

　　贺长老走到一边，招呼了一名弟子入内，关照道：“去把洛英叫来，若他问什么，你不必多言。”

　　那弟子也是机灵，低声道：“弟子明白。”

　　贺长老道：“去吧。”他回了座中，道：“两位上真，他稍候便至。”

　　过了一会儿，外面脚步声响起，就有一名少年走了进来，其人皮肤白皙，两眸有神，额上佩着锦黄抹带，间中镶嵌明玉，秀拔出众，姿仪翩翩，相貌当真极好。

　　其人上来一礼，道：“见过两位长老。”

　　高长老忙道：“这是两位上真，你快来见过。”

　　“上真？”洛英神情之中不由露出一丝惊震，只是看得出他定性不错，强抑下来，上来肃容一礼，道：“拜见两位上真。”

　　魏子宏饶有兴趣看着他，道：“你就如此过来，不怕被人揭穿么？”

　　洛英一怔，犹疑道：“上真此言，恕弟子不明。”

　　魏子宏笑道：“虽然你掩饰的很好，可异类便是异类，但在我等面前就不必做这等无用之事了。”

　　落英更是迷惑，道：“弟子不知上真所言之意，若有什么地方不慎做错，还请上真示下，若是弟子之过，甘愿领罚。”

　　魏子宏不理他之言，道：“你若真把自己识忆遮去，全然瞒过自己，倒也是一桩本事，可舍不得姓名，却还敢过来，该说是你自大还是自傲呢。”

　　落英表现的更是不解，他把求助目光投向两位长老。

　　高长老道：“这，两位上真，是否当真弄错了？”

　　魏子宏道：“你说这是李真人转世之身？”

　　高长老犹豫了一下，道：“以在下浅薄眼力看来，当是不错的。”

　　魏子宏笑道：“我这几日见得一人，应该说那一位才是李真人转世之身。”

　　“什么？”

　　两名长老当真吃惊了。

　　高长老赶紧问道：“不知魏掌门说得是哪一位？”

　　魏子宏道：“便是那三名入得比斗的散修之一，其人名唤郑疆，只要把此人找来稍作查验，两位长老当知谁真谁假了。”

　　洛英本来还是脸上还是委屈愤然之色，可现在一听此事，不禁一叹，这些表情俱是敛去不见，脸容一垮，叹道：“原来你们果真知道了，不必查了，”他向魏子宏、审峒二人，承认道：“我就是两位所欲找寻的异类。”随此言一出，他身上气机陡然高涨起来。

　　在魏子宏与审峒二人眼中，其整个人再不是眼前这幅样子，而是一条晶莹璀璨，如星光聚合的长蛇，分明就是一头虚空生灵，不过其气机还未待高涨举扬，就主动又收敛了下去，显然其只是表明了自己身份，却并不敢在这里放肆。

　　高、贺两位长老虽是心中有所准备，可还是心中震动。

　　高长老惊怒无比，指着他道：“你，你是如何绕过那上面禁制的？”

　　凡蜕层次的妖魔骗过他们不难，可问题是，连李岫弥昔日留下的东西中有清羽门掌门所下禁制，后来这位斩去凡身，不忘又来禁束了一番，那些东西一旦被外人拿去，定会产生冲突，从而被延重观发现，可问题这过程中没有任何意外，这也是他们最为不解的地方。

　　洛英道：“那上面禁制我若强破，的确会惊动你们，可我有一本事，可取他人因果为己用……”他小心看了魏子宏一眼，“而那人，应该就是这位上真所言那郑疆了。”

　　“原来那位才是前掌门转世之身，我等差点犯了大错！”

　　高长老愤恨不已地看着洛英，心中也是一阵后怕，要是此事真被瞒了过去，难以想象今后延重观是什么下场。

　　魏子宏饶有兴趣看着洛英，道：“你为何不出手反抗？”

　　洛英苦笑道：“在下此前之所以躲藏起来，就是害怕被诸位找了出来，我知此界胜我之人不少，反抗是无丝毫胜算的，况我入界以来，未曾伤过一人性命，若不动手，还有几分活命希望，动了手，那是一定有死无生。”

　　魏子宏这时一抖袖，抛出一枚黑色丹丸，淡声道：“既你识趣，那便吞了下去，跟我走吧。”

　　洛英挣扎了一下，还是把丹丸拿了过来，吞服了下去，霎时他身上气机削减至无，整个人也如失去了精气神一般，显得萎靡不振，此刻是真真正正没有反抗之力了。

　　魏子宏再一卷袖，就将之收了进来，并道：“两位长老，此事已了，我等便就告辞了。”

　　两名长老忙是躬身一揖，道：“恭送两位上真。”

　　待两人再抬头时，发现两人已是不见。

　　高长老这时神情一变，道：“快，贺长老，快去把前掌门转世之身接来，若是他在比斗中失了手，我等就是万死莫赎了！”

　　玄渊天，清寰宫大殿之上，张衍身上光芒万丈，可若仔细看，那一丝一缕光气已不局限于这片天地，而是扩散出去，望着布须天每一个角落延伸。

　　这代表着用不了时日，至多几年时间，布须天就可落入他掌制之中。

　　只是他也能感觉到，随着这最后时刻逐渐逼近，布须天中最后一点异力也开始翻腾起来了。

　　这是最后的挣扎与反扑了，故是现在在不同界天之中，多多少少都是引发生了一些事端。

　　魏子宏与审峒前去查访之事，严格来说就是如此。

　　那头虚空生灵只是本能驱向那些灵机丰沛之地，本来按照正常因果，应当是被伯白、伯玄二人所击毙，可布须天异力之变，导致天机有缺，这才将之漏了进来。

　　可以说这个时段各种意外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些事并不用他来出面，他已起神意告知旦易几人，只要其等与各界宗派小心戒备，当就不难解决。

　　现在唯一麻烦的，是他发现那处浑天也是愈发接近了，似乎会提先与布须天相接。

　　他忽然有种感觉，若是自己不在此处浑天到来之前完成主驭布须天之事，那么此事说不定就会因这处所在出现什么变故。

　　他心下一思，出于慎重考虑，这显兆显是不能忽略，故是神意一转，猛然加快了掌制布须天的步骤。

第三百九十七章 驭主布须合天意

　　虚寂之中，神常道人本在定世之内参悟道法，可倏忽之间，胸中泛起一阵心悸，感觉不妥之下，他立刻推算，但却是落处空空，茫无头绪。

　　这时外间虚影一晃，却是簪元道人到来。其人上来一礼，神情凝重道：“道友可是察觉到了？”

　　神常道人点了下首，他眉宇之中不禁露出一丝忧虑。

　　那感觉开始还不明显，可现却是愈演愈烈，并且令人心头压抑无比，似有一种大难临头之感。

　　簪元道人犹豫了一下，道：“这等情况，道友以为，会否是那一位存在即将到来？”

　　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事，可是却最符合眼下的推论。

　　神常道人叹道：“这却难以知悉了，这般异动，想来玄元道友那里也当有感应，现在只看他那处托庇之地是否已然排布妥当，若是我等不能栖身于内，那位到来的话，那也只好舍身一战了。”

　　簪元道人默默点头，张衍自向他们讨教了过得解真关的心得之后，就入了闭关之中，后来他门再也感应不到其之所在，他猜测应当是后者开辟了定世才致如此，不定此刻还沉浸修持之中，所以他们现在除了等待，却是什么事也做不了。

　　苍青定世之中，青圣道人面色严肃异常，他同样感受到了不妥，不过他道行比神常人只高不低，所以能够肯定，此事绝然与那位存在有关，其还未曾到来，就已是让他知晓自己绝然无法与之抗衡。

　　他暗自思忖，按理说虚寂之中一切如常，这位存在远不到来的时候，现在却出现了这等情况，莫非是有什么变故即将出现了？

　　转念到这里，他心下一动，“莫非是与那位道友背后的造化精蕴之地有关么？”

　　要真是这样，或许是一个好消息。

　　只是令他感到有些棘手的是，他原本准备再凑一些造化之精残片送去张衍处，便是与之攀不上交情，也可以利相动，可现在明显已是来不及做这等事了。

　　他如今只能设法加以留神，只要张衍法力气机出现，就立刻赶了过去，看能否得其允准，托庇那方所在了。

　　现世之中，随着张衍气机意识不断沉浸蔓延，整个布须天都是隐隐震动起来。

　　此时各处界天内，无数异类都开始有所悸动。

　　不止如此，诸天之内，以往封禁之地，明明很是稳固的地方，却是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丝疏漏，致使里面被囚禁的凶怪妖魔都是跑了出来。

　　还有一些人则是莫名其妙消失不见，其中尤其以昆始洲陆神祇居多，而其中大部是派遣到地陆之上的山水之神。

　　关键是其中还有一些镇国神祇。人道诸国一旦没有了神祇守御，光是凭借诸侯国自身实力不见得能抵挡住那些荒原之上的凶怪，是故诸国一时间也是乱了起来，纵然还有神祇镇守的诸侯国，生怕自己也遭遇到了类似情况，纷纷宰杀牲畜异类，以此祭拜上苍，祈求平安。

　　除此外，还有虚空生灵乃至大妖魔怪开始疯狂往各处界天冲来，灵机越是丰沛所在，受到得冲击便越多。

　　好在各宗各派早前得了告诫，早已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天机混淆，一日数变，总有一些天外异类会漏过布防，或者诡奇无比的发生了某种异变，导致界内不宁。

　　似山海界中，就有一头妖魔越界之时被几名凡蜕修士围杀，本来已是崩亡了，可其身躯竟是崩散成无数血肉，落去山海各处，使得无数妖魔得了其好处，只是半载之后，就有不少从深山乃至汪洋之中爬了出来，并与占据灵山福地的修道人不断发生冲突。

　　这等事大派还能应付裕如，一些小派及散修却是难以抵挡了，不是受到的损失极大，就是被踏平覆灭，甚至还有一些早已建好的转挪法阵被摧毁，许多地界因此断绝了往来。

　　此中也有人抱怨，若是山海界外那阵禁还在，当不至有这等事了。

　　实际上，当年阵禁那是在山海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用来抵御外敌的，每日不知要用多少灵机阵法维持，还需上境修士时时坐镇，这显然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何况此回是因为天机变幻出了缺漏所致，就算大阵在那里，也一样会出得问题。

　　这等因布须天异力宣泄而引起的纷乱大约持续有数载左右，才逐渐安定下来，这主要是修道人如今势大，加之还有四位造世元尊之上，足以镇压各处异类，不过诸天现世之中，仍有余波不曾平息，并且过得一年半载，就会再爆发一次，但总体而言，此势已是被压制下来。

　　张衍这里，他已是能察觉到，随着异力宣涌而出，自己前方阻碍已是尽去，那股无边伟力正在他缓缓相融，明明意识沉浸到了布须天极深之处，本来当是浑噩不明，而现下却感觉越来越是清晰，这说明他与这方精蕴之地已是愈发契合。

　　而随此过程，他之神思也是不断往布须天各个角落延伸，纵然此间无边无际，无法忖量，可因那伟力应和，却是越来越接近那根本之地。

　　不知过去多久，他眼前忽然浮现出了一团光亮，立便知晓，此是布须天真正源心所在。

　　此一物或许本来并不存在，可炼神大能，见虚即见实，虚实无定属，此刻既然他见得，那便说明他之意识已是能将之观想出来了，且他能在布须天中做到此事，那么此物理所应当便就存在了。

　　到这一步，他没有丝毫犹豫，意识转过，当即上去与之一合！

　　下一刻，他猛然睁开了眼睛，眸光之中倒映诸宇诸空，片刻后，微微垂下眼帘，望去布须天各处，见得各处纷乱，便起得袖来，只是信手一抚，那些残存异力俱被驱散而去，一切又回归正位。

　　到了此刻，他已是真正掌握了这处造化精蕴之地，再也无惧那世外威胁了。

　　他默坐片刻，心神一转，意识已然回到正身之上。

　　这时他忽感到一股沉滞压力包裹住了自己，好似虚寂之中有什么要将自己吞没进去。

　　他目光微闪一下，在现世之中，他一直在与那位存在做着变相交锋，所以很快就判断出这等异象与其有关，不过现在他已然成势，随时可避入布须天中，哪怕其人现在就出现面前，也不能拿他如何了，只是他曾应过神常等人，助其避过此难，既然虚寂之中有所变动，那自也该将其等接引过来。

　　他一转目，见神常童子躺在那硕大莲叶之上，仍在酣睡之中，淡笑了一下，一弹指，一道灵光打在那叶片之上，那叶中露珠顿时来回晃荡，他言道：“道友，当可醒来了。”

　　神常童子揉着眼睛，从荷叶上站了起来。

　　张衍道：“天外有变，道友不可再留在此地，可到我身后这方造化精蕴之地中躲避。”

　　随他说话，身后亿万生灭现世之中，有一点灵光骤然聚盛，同时有无限灵机自里透出。

　　神常童子显然也意识到了什么，小脸认真的对他打一个道躬，就往那里走入进去。

　　此时有两股法力逐渐挨近，正是神常，簪元两人到来。

　　二人到了近前，上来一礼，方想说什么，张衍却一摆手，道：“两位道友，而今外间动静异常，请先入得那托庇所在，待得安稳之后，再与两位详谈。”

　　神常、簪元二人相互看了看，对他深深一揖，就往布须天中遁入。

　　张衍待两人入内后，便看向另一处，道：“道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

　　青圣道人转了出来，打个稽首，坦荡道：“道友有礼了，今次厚颜来此，想来道友也知在下目的。”他将手一翻，托出一物，“我这处还有一枚造化之精残片，愿奉送道友。”

　　他现在能够倚仗就是手中一枚造化之精残片，这东西十分不好寻找，且他不确认此物能否打动张衍。

　　张衍与青圣本来谈不上什么交情，不过要其也并没有对他做过什么不利之事，反而在过顽真一关时还将自身所见告知了他，虽然这是其之补欠，可总算消除了以往隔阂，且不谈这些，为了对抗那位存在，目前他一人恐还不够，能多得一人也是好的。

　　他伸手一请，道：“道友请。”

　　青圣心下一松，肃容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我容后必有补报。”一礼之后，他也是朝着布须天遁入进去。

　　张衍这时却感又有法力到来，举目一望，却见全道二人身影出来在了那里。

　　其中一人对着郑重一礼，道：“那一位法力远胜我等，又不见容同道，道友曾言，若到时机到来，自会给我等一个准确回言，还望道友能看在以往几分情面之上容我躲避一二。”

　　张衍心下一转念，这两人显然与他不是一路，以往作为只为谋求更多好处，只是同样缘由，要对抗那位存在显然需要更多人手，且他有自信制住此辈，也不怕他们翻起浪花，便笑了一笑，道：“两位道友不必惊慌，入内躲避便好。”

　　全道二人大喜，只是其等神情之中方才露出笑容，下一刻，竟是在张衍面前忽然消失不见了。

　　张衍目光一凝，这情况极是突兀，炼神之间彼此法力碰撞，就算离开，也不可能半点不显痕迹不留，就在此时，他忽然所觉，抬头往虚寂深处看去，仿佛能感觉到，那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可转瞬之后，又是不见。

　　他两眸顿时变得深邃了几分，负袖站立片刻，一摆袖，就转身踏入了布须天中。

第九卷 穹霄万古执道主

第一章 神入无妄守天初

　　张衍一步踏入布须天内，之前他只是意识化身盘踞此间，现在则以正身方式进入，却是立刻感受到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

　　他只觉自身一个念转下去，随意就可调动周围无边伟力，仿佛一切尽在掌中。

　　在这里，无有哪个同辈可以与他相争，而外间之人，除非有一气攻灭这方造化精蕴之地的本事，否则唯有得他承认，方能入到此中。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布须天才能成为庇佑之所在。

　　不过这里并非一切都是完满了。

　　哪怕是成就了此方造化精蕴之地的主宰，他也并没有办法窥见到这里面全部隐秘，只是可以调动此中绝大部分力量而已。

　　且因为功行所限，他掌制此间的手段稍显粗糙，再加上以往大能留下的后手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单从道理上说，还是有人可以跟他争夺主驭之权的，只是这等可能甚小罢了，因为现在若有人欲在这里与他为难，他并不需直接与之对抗，只要调用布须天伟力，就可轻松镇压或是驱逐出去。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布须天阴气大部他始终未曾找到，所以这精蕴之地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此方所在并不是全无漏洞，而是有许多罅隙存在的，外力或许便可凭此侵入进来。可是同样，只要他这主驭之人加以留意，并时时拂拭，小患虽有，却也不至于造成什么太大危害。

　　此时他心意一转，便来到了神常与青圣等人面前。

　　这几人入了布须天后都是没有随意动作，显然他们十分清楚，这里谁是主，谁是客。

　　神常、簪元二人见他到来，俱是上来一礼，神常童子也是跟在后面跟着一揖。

　　神常道人郑重致谢道：“此回能躲入此间，当真要多谢道友了。”

　　张衍微微一笑，道：“两位道友以往也是助得贫道甚多，不必这般客气。”

　　青圣道人这时上来几步，先是一个稽首，再将先前那一枚造化残片捧上，道：“此是在下先前允诺赠予道友之物，还望道友收下。”

　　他与神常、簪元不同，与张衍本来无甚交情，故是只能以此方式隐晦表示自己附从之意。

　　张衍此刻有了整个布须天，倒是不在意一两枚残片，但他若不收下，想来对方定然不安，他笑了一笑，目光一落，此物便化一道灵光投入身躯之中。

　　青圣道人顿时神情稍松，心中则是在盘算下来该是如何维系彼此关系。

　　张衍目光一转，见几人似并不知道方才外间发生何事，便道：“方才诸位进来之后，銮方、秉空两位道友也是寻上门来，亦是想入此间寻得托庇。”

　　神常道人等人没有说话，他们此刻没有见到这二人，心中猜测或许是张衍未曾让其等进来，只是眼下告诉他们这等事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莫非想以此告诫他们，要让他们认清楚这里谁主谁从？

　　张衍看着面前诸人，缓缓言道：“那两位道友与贫道虽无交情，但好歹有几分往来，再则对抗那一位存在，只靠我等，力量还是稍显薄弱，故是有意接纳那二位入内，怎奈两位还未等入至此间，便是无端消失不见了，此中贫道并未感觉到半分异状，疑似那位存在所为。”

　　他将方才发生之事一说，几人听了下来，心中都感一阵惊悚。

　　青圣道人心惊同时又觉庆幸，在进来此处之前，他已能感觉到那一股压抑之感已是浓烈到无以复加，若是晚上一步，说不定自己就是那两人的下场了。

　　簪元道人语声沉重道：“这么说来，这一位存在果真显身了么？”

　　张衍微微点首道：“以此情形看来是如此，到底如何，贫道会设法再做探看。”

　　神常道人一思，道：“那两位道友毕竟修为不弱，就算那一位功行奇高，也不至于就这般被其轻易逐灭，很可能是被其伟力暂时镇压了。”

　　青圣摇头道：“就算如神常道友你所言，可若不得脱困，堕入永寂也是迟早之事。”

　　炼神修士不死不灭，只有可能被逐入永寂之中。但若一方实力足够强大，举自身之能自始至终压着你，那么与这结果也没什么太大分别了，毕竟炼神大能俱是伟力无限，只要愿意，便可永持下去。

　　青圣道人这时看向张衍，神色严肃道：“玄元道友，那一位若存于外，我等终是难有宁日，其便是眼下无法进来，可一定也会想方设法破入进来，我等也需设法反制，不然太过被动。”

　　他这话半是出于自己意愿，半是出于现实考量，虽然现在他得了托庇，免去了一场危难，可其实是寄人篱下，身为炼神太上，求得是超脱自在，自不愿一直这般躲避下去。

　　簪元道人想了一想，也道：“青圣道友所言不无道理，存身于托庇之地中固然好，可那一位定会想方设法突入此间，我辈也不能只是单纯守御。”

　　张衍思索了一下，虽然这等事眼下不太可能发生，可世事无绝对，未雨绸缪是正确的，且反制也是必须的，他也不想一直被困束在此。

　　况且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迫使他们必须做出反应，那一位显身出来便是为了侵灭诸有，所以每少得一名炼神修士，其力量便会壮大一分，假设这全道那二人果真是被其困压住了，哪怕便是为了不使对方伟力增长，也需设法助其等脱困，便是由他来了结，也不能落入其手中。

　　只是现在他们对其还一无所知，双方功行也是相差较大，所以绝然不可冒失。

　　转念到此，他言道：“这布须天广大无边，诸位道友方来此地，可选得一处停驻，待安排好后，我等再做一次详谈。”

　　神常道人打个稽首，道：“如此，那便搅扰道友了。”他回身与簪元道人商量几句，就分头离去。

　　青圣道人心念一转，在他想来，这话中之意，其实就是让他们不去胡乱游逛，只驻留于一地。他对此倒并无什么意见，外客至主人之处，自然只能客随主便，换了他这是这片地界的主宰，也同样会如此做，故同样一个稽首，道一声打搅，就摆袖离开，自去寻觅驻所了。

　　神常童子咬着手指，低头想了片刻，才仰起头道：“这里便挺好的。”

　　张衍笑了一笑，道：“既然如此，道友便留在此间好了。”

　　神常嗯嗯一点头，却见身后一根莲枝冒出，化作一片大叶，随即就在上面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沉睡了过去。

　　张衍站在原处等有一会儿，在他感应之中，神常、簪元、青圣等人各是在一处界天之中存驻下来，随即气机便在那里定住，此就好如无边无际的汪洋之中冒出了数处浮岛。

　　而其等这一停下，身后就有现世伴随衍生出来。之所以如此，也是受那位存在所迫之故。因其人有侵灭诸有之能，一旦虚寂之中所有现世都是不存，那么他们只要出了布须天，哪怕不与人争，也会陷入永寂，故在此留下一处长存不灭的现世是必须的。

　　张衍此前布置了一层遮护，使得此辈并无法见到昆始洲陆，也无法察觉到其余诸天存在。

　　当然，从道理上说，下境之人乃是现世变转对于炼神修士来说委实太过微小，根本不值得去倾顾注意力，哪怕是见得诸天修道士，恐怕也不会放在心上。

　　可正是因为如此，方才需要隔开，以免不经意间就受了侵害。

　　此时他见暂且已是无事，便心意一转，一道意识分出，再度投去玄渊天中。

　　在那位存在还未到来之前，气机激引已是使得布须天内出了不少变乱，现在其疑似已然现身，再加上布须天还存在不少漏洞，很可能会被其伟力侵入，导致再掀起什么风浪来，所以他还需要做一些必要的防备。

　　他将还在清寰宫驻持的弟子唤来交代了一番，又向四名元尊及诸天各派传递法谕，要其持身谨守，以御外敌。

　　除此外，还有两件事十分重要。

　　一是继续提升修为。主驭布须天，不单单是制辖此处，同时也是一问道过程，只是他方才占据这里，好处还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唯有随他功行再涨，方可得见。唯一遗憾，却是由于他与一众炼神修士正身避入了此间，虚寂之转与布须天演变已然尽同，所以并不比那位存在占据多少优势。

　　再一件事，欲发力于外，那便需巩固根本，内部不靖，就无法力聚一处。

　　这里首先就是梳理布须天内部，要设法寻到那不知所踪的阴气，补全漏洞，还有便是设法将那若即若离的浑天都是融入布须中。

　　前者现在尚无头绪，倒是后一个可以先行设法解决。

　　他当即望去那一方浑天所在。在他主驭布须天之前，此处急骤而来，好似要与他相争一般，可这刻来势反而有所减缓，不过从眼前来看，也是即将到来了。

　　他在宫中耐心等有两载之后，那浑天终是落下，就在其与布须天相接那一刻，他把心意一引，那扇连通门户便在面前轰然洞开！

　　他幽深目光对着里间望有片刻，便一振衣袖，缓缓站起，举步往里迈入进去。

第二章 浑疆莫渡转无常

　　天净空清，平波如镜。

　　群鸟鸣声由远及近，再逐渐远去。

　　舟船之上，一名老翁身着蓑衣，垂钓于大江之上，而他身旁，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童正蹲在那里，睁大眼看着。

　　老翁忽感杆上一沉，知是有鱼上钩，忙是一使力，那小童也是上来帮忙，在小舟一阵晃荡之后，却是将一条白肚银鳞的大鱼钓了上来。

　　老翁将鱼把钩解去放入鱼篓，再摸了摸小童脑袋，眯着眼道：“好孙儿，好孙儿。”

　　小童这时一指远处，好奇道：“阿爷，那是什么？”

　　老翁回身一看，却见远方竟然现出一擎苍山影，那朦胧的青灰色几乎占据了半壁天穹，可明明方才却并没有见到。

　　他没有太过惊奇，反是浑浊双目之中露出了回忆之色，唏嘘言道：“此乃仙山也，过去就是仙人所在之地了，阿爷我年轻时与同乡来此打鱼，曾有幸见过几回。”

　　就在这时，原本尚算平静的江水竟是翻起波浪，水花不断跳荡，好似沸腾了起来，那小童仿佛又听了到了什么，抬头看天，满是天真道：“阿爷，好多大鸟。”

　　老翁一怔，抬头往上看去，见一道道气浪滚过天空，传出隆隆震响，直往那仙山所在方向而去，他脸色一变，一把抱住孩童，护在怀里。

　　这等情况他以往也是见过，传闻是仙人过路，势大时会引起大风大浪，甚至雷霆暴雨，只是极其难得，可这一次，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不过短短片刻间，就有几波声响过去，引得大江之水晃荡不已。

　　待一切安静下来后，这老翁也不敢再待在这里，急急摇橹离去。

　　而此时天中那些过路气浪，却是齐齐朝着对面那片仙山之中。其中一道穿过如薄纱一般的遮雾，眼前骤然一阵明亮，却见无数飞岳飘荡散落，万千宫阙矗立此间，大日照耀之下，琉璃瓦上泛荡着片片金光，天河瀑布，凭空留飘环绕上下四方，那飞溅出来的玉珠晶水，洒散出道道璀璨虹桥。

　　那气浪这时一散，露出数名道人来，其中一个吩咐了一声，就独自一人落下，来到了一处金宫之前，在殿前通禀之后，就被人引到了一处大塔台中，此中负手立着一名长身玉立，矫矫不群的年轻道人，其不敢看其背后变化万端的异象，低头上前一拜，恭声道：“见过渺玉道尊。”

　　渺玉道尊目光看来，道：“四处浑域，数百宗脉源流，你是第一到来的。”

　　那修士正声道：“既是道尊传谕，我景凉一脉岂敢拖延。”

　　渺玉道尊语声和缓几分道：“都是同门，不必太过讲究礼数，先下去等候吧。”

　　那修士躬身一拜，自有侍从上来引其出去。

　　自此人离去后，渺玉道尊下来又接连接见了十余个自其余浑域到来的门派宗长，待短时无人再来，他两眸微动，身上走出一道虚影，只是几步之后，就来至一处莫可测度的所在，这里唯有一幢玉宫漂游。

　　他缓步来至阶上，问道：“师兄可在？”

　　玉宫大门之上浮现出一个女子，屈膝一礼，道：“回禀道尊，罗湛道尊正在弥殿之内祭拜祖师，请道尊稍候。”

　　渺玉道尊听得提及祖师，神色一肃，道：“那我便在此等候好了。”

　　许久之后，见玉关一启，金柱声动，自里走出来一名黑发长须的中年道人，清华满身，气仪恢廓，只是背后似有一无形涡旋，吞没一切气光声色。

　　渺玉道尊上来一礼，道：“见过师兄，”随后问道：“不知老师可有回应？”

　　罗湛道尊摇头叹息道：“仍与此前一般，不得回应。”他一抚须，语声果断道：“既是这样，那便仍是按照老师离去之前的谕令行事，力求比中不出得任何差错。”

　　渺玉道尊神情略凝道：“离空之劫仍是要来么？”

　　罗湛道尊道：“师弟不必忧心，按照上谕所言，只待我等那位师弟到来，统御混域，遥驭诸方造化之所，便可大事无忧。”

　　渺玉道尊点了点头，从上谕来看，这位师弟乃是祖师所收末徒，是唯一可能成就炼神之人，若得其来，以其之能，那么诸般危难想来皆可化解。

　　罗湛道尊这时问道：“陈稷梁可是到了么？他溟沧背后之世尤其重要，涉及那造化之所，却是少不得他们。”

　　渺玉道尊言道：“其所居浑域非是上流，到我这里总会耽搁一些。”

　　罗湛道尊唔了一声。

　　渺玉道尊道：“师兄，彼辈功行浅弱，在诸脉之间只可算是末流，来与不来，实无所谓。”

　　罗湛道尊道：“尽管如此言，往日也就是随他们去了，可其等浑域勾连之所在，恰是关系到上谕交代，少得他们却是不成。”

　　渺玉道尊道：“那我稍候便派人前去催促。”

　　罗湛道尊道：“不必如此，上谕之事，其等不敢违命，在此等候就是了。”

　　高穹大山之上，又一道气浪滚过，落下来后，露出一个清气盈身的老道，其眼眸之中，充满意趣，身后则是跟着一个看来十七八岁的青年道人。

　　只是二人方来至金阙之前，清光一闪，有一个魁梧道人现身那里，负手上下看了老道一眼，略带讽意道：“陈稷梁，怎么，今次还是你来么？你溟沧一脉莫非无人，每次只叫你这个侍奉童子到来？”

　　陈稷梁听得此言，却也不恼，呵呵笑道：“原来大潍上真，老朽拙手笨脚，承蒙祖师不曾嫌弃，做得一任掌门，可并无多少建树，现下做个跑腿的，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大潍道人见他言语中涉及祖师，哼了一声，不敢再多言，怕犯了忌讳，况且陈稷梁尽管不是祖师弟子，可从辈位上讲，却是远在他前，足可与上面道尊同列，也不好做得太过，狠狠瞪了一眼，就拂袖离去了。

　　青年道人以神意言道：“师伯，这位大潍掌门好歹也是一位上真人，怎么言行不似一位修道之士？”

　　陈稷梁道：“不然，他洋洪一脉最是讲究直舒性情，若不这样，才是奇怪，你看他往日不言，只是在心里压着呢，现在眼见我溟沧一脉很快将再无用处了，自是忍不住要宣泄出来。”

　　青年道人言：“果真要遵那上谕行事么？可师伯也不是说，从未听祖师说过此事，况且便真有那上谕，那也是给他清沉一脉，又与我溟沧何干？”

　　陈稷梁摇摇头，带着青年道人往殿中临时宿处行去，半途中时不时会撞到一些同道，皆是相互稽首道礼，只是他能感觉到，随着那件事即将到来，众人对自己态度的明显发生了变化。

　　青年道人也同样是发现了，他愤恨道：“可惜我溟沧一脉缺少玄石，难以跨过那一关，至今没有真阳道尊，否则此辈焉会这般无礼！”

　　当年太冥祖师所立每一浑域之中，都有一支或数支脉流传下，再加上祖师弟子所传，足有数百之多，不过真正祖师直传，也不过十余，只是现在皆以三大正宗为首。

　　实则要论出身，溟沧派也是正流，背后同样独占一片浑域，奈何至今为止，门中也不曾出得一名真阳道尊，以至于无法说得上话，甚至还因为这个缘故隐隐被一些宗脉所排挤。

　　陈稷梁入到宫中不久，就有一名传谕之人到来，其言：“陈上真，渺玉道尊知你来了，请你过去一叙。”

　　陈稷梁神情一肃，道：“老道这便前去，尊使容我先与师侄交代几句。”

　　他走到一边，对那青年道人关照道：“乔师侄，今时不同往日，寂常道尊不在，渺玉道尊与罗湛道尊本就不待见我等，不定会找借口寻我错处，你若遇事，切记忍耐，便会有委屈，等我回来再言。”

　　那青年道人抬手一拱，郑重回言道：“师伯放心，师侄知晓轻重。”

　　陈稷梁拍了拍他，就跟着那传谕之人而去，少顷，两人来到金宫之内，见渺玉道尊坐于高台之上，上来一个稽首，道：“道尊有礼了。”

　　渺玉道尊看了下来，道：“陈稷梁，你可知唤你来是为何事么？”

　　哪怕面对小辈，因是同脉，他通常也不会直呼其名，不过陈陈稷梁虽也做过溟沧一脉掌门，但在他看来仍只是祖师身边一个童子罢了，并无法和他们这些直传弟子相比，故是言语之中并不客气。

　　陈稷梁却是毫不在意，道：“老道不明，还请道尊明示。”

　　渺玉道尊道：“你也当知上谕之事，再过不久，你溟沧背后浑域便将连通那方造化之地，此是祖师所传诸脉当得托庇之所，于我辈大用，故需得你配合行事。”

　　陈稷梁微微俯身，叹息道：“道尊也知，我溟沧自五代掌门之后，至今不见再有后人飞升，那祖师所予接引符诏也是灵光黯去，显是那背后之世，已然灵机绝灭，诸法皆尽，怕早是无有传承了，再无法连通上下了。”

　　渺玉道尊面无表情道：“我岂不知此事，只你等终归是那方界地飞升上域的，只要你等还在，循此因果而去，终究可以找到那造化之地的，你做不到无有关系，我等自会代劳。”

　　陈稷梁心头微微一沉，正要再说什么，渺玉道尊却不再予他开口机会，一挥袖，道：“好了，就如此定了，你且回去等候消息便是了。”

第三章 冥空难成两全法

　　陈稷梁自金宫之中走了出来，他早是知道，两位道尊一直盯着溟沧一脉背后所涉及的那方造化之地，只是以往还有常寂道尊回护，且又未到迫切时刻，故是一直未曾强逼。

　　而这一回，看来是这两位不准备再等下去了。

　　那上谕之事，他也是所知有限，可若真是祖师上谕，你为何不拿了出来宣读？若是名正言顺，那么他们自会遵从。

　　或许正如乔师侄所言，便有这上谕，那也是给清沉一脉，并不是用来管束他们的。

　　那这分明就借用祖师之名来侵吞溟沧之利！

　　要真是这样，很可能连浑域和背后之世都会被侵占得去，那溟沧一脉就再也不得自主，只能沦落到和那些小宗一样，变相屈附人下了。

　　这是他绝然不可接受的。

　　他心下一叹，溟沧一脉修士此刻弱于人，从来并非功行不济之故，只是缺少玄石，难以渡过那个门槛。这是没有办法之事，哪怕现在上面这三位道尊，若是没有此物，一样也不可能有今日之成就。

　　只是从祖师过往所留之秘简来看，下界之世中的确是有一枚玄石存在的，他们已是从中差不多推算了其大致所在，可问题是，他们现下并无法出得浑天半步。

　　浑天与他们来得那方世时而分开，时而挨近，唯有待得两界连通之日，他们这样才有可能回得原来所在。

　　可溟沧不过数代之传，从他飞升到现在为止，浑域一直在与造化之地挨近，直到现在都还未能到达，现下眼看将要门户开启了，却不想这个时候却被两位道尊盯上了。

　　他纵然心里担忧，可面上却是什么都看不出来，回去路上，安然与相识之人打招呼，回到了临时宿处，那青年道人上来一礼，道：“师伯。”

　　陈稷梁问道：“我离开之后，可曾有什么事？”

　　青年道人言道：“并无人到来过。”

　　陈稷梁一抚须，道：“以往交情好的那几家也不曾来过？”

　　青年道人回道：“不曾。”

　　陈稷梁道：“你替我守住宫门，我有话与你师说道。”

　　青年道人躬身一礼，“是，师伯。”

　　陈稷梁将一枚圆环袖中拿出，法力往里一灌。

　　光芒之中，浮现出一个模模糊糊的道人身影，见了陈稷梁，道：“陈师兄，我那两位师兄可曾为难你？”

　　陈稷梁叹道：“若只为难我倒也罢了，这次言明要我助其拿得那造化之地。”

　　那道人看去丝毫不曾慌张，仍是语声平稳，道：“这么说来，他们这是下定决心了。”

　　陈稷梁沉重点头。

　　那道人言：“还未到山穷水尽之时，洵岳师兄以往曾留下一道法符，若是遇到麻烦，可寻他出面，我本是不欲太过麻烦他，可这个时候，为了宗门之事，我却是不得不请动他了。”

　　陈稷梁道：“师弟既能唤动寂常道尊，那此事还可稍作缓和，只是……”

　　那道人言：“只是此法只能拖延一时，若那离空之劫为真，那么我这两位师兄终归还会继续打我溟沧派主意的，是故我等还需自己想办法，待此次两界连通之后，我会亲自下界一回，希望能寻到那玄石。”

　　陈稷梁叹道：“难啊，就是能拖延两界连通之后，师弟寻到玄石，也不是匆忙之间可以成就，况且两位道尊恐也不会给我等这个机会。”

　　那道人坚定言道：“哪怕还有半分可能，都要一试。”

　　陈稷梁一想，点头道：“也好，而今不知下界宗门如何了，师弟可顺便前去一看。”

　　那道人言：“往日就听清纲言说，他有一位弟子气魄格局，能德禀赋胜他百倍，其若统御宗门，必能光大溟沧，我若无法成就，此物寻到了，也还可交托于他，不使我溟沧一脉在我辈手中没落。”

　　此刻相隔不远的道宫之中，大潍真人魁梧身躯坐在石椅之上，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一名弟子行步见来，他抬头看去，沉声问道：“如何？”

　　那弟子一个俯身，道：“师父，那陈老道出来时倒是不露声色，看不出什么来，可弟子却是打听过了，两位道尊已是令他配合上谕行事，如此看来，其等所在那一处浑域必会被夺。”

　　大潍真人精神大振，道：“好。”他站了起来，走了两步，笑道：“好啊。往日他溟沧派仗着独占一片浑域显得处处高我一头，等到无了根脚，看其等还能如往日这般神气否。”

　　他倒不是觊觎那处浑域，他十分清楚，就算此处真被夺走，也没自己的份，只是单纯看不惯溟沧派而已。

　　如今百数宗门，有些是太冥祖师弟子所传，有些则是祖师正传，可不管什么脉流，若是没有道尊坐镇，那么几乎都是寻得三大正宗攀附了，洋洪派而今就是如此。

　　可溟沧派这一脉自始至终却是立身极正，从来不曾屈附于哪个大宗，并且还独自占着一处莫大浑域。

　　这就让大潍真人很不服气了，本来大家都无真阳在上，早早就应该和光同尘，为何偏偏你能例外？

　　若是别派，就算心里和你不对路，或者暗中不忿，可也都面上维持和气，可洋洪派却需直舒性情，越是顺由本心，越是功行畅达，故他从来不掩饰对溟沧派的不喜。

　　他重又坐回石椅之上，冷笑道：“有两位道尊在上排布，想来再过得几日，我等就可去溟沧派那片浑域作客了。”

　　而另一边，渺玉道尊来至玉宫之中，见得罗湛道尊，言道：“师兄，我已是见过陈稷梁了，把该说之话已是与他说了。”

　　罗湛道尊点了点头。溟沧派对待他们从来不卑不亢，也不像其他宗脉一般唯他们号令是从，可纵然如此，他却起不了反感之心，反而佩服他们志气，平时反会给予一些尊重，只这般做是否会引来他派对溟沧更多敌视，他就管不了了。

　　可不管如何，唯有出得真阳道尊，才有话语权柄，所以他根本没去问陈稷梁是否答应了此事，因为在这里面，溟沧派的态度根本不重要。

　　他沉声道：“那元中子终归也是我等师弟，面上不要让他太过难堪，若是得以顺利占下了那方造化之所，那浑域也可给他留着。”

　　“你二人还记得那是自家同门么？”

　　随着此声传出，两人蓦然发现，一名长身玉立的道人立在台阶之前。

　　罗湛道尊连忙站起，恭敬一礼，道：“师兄，你出关了？”

　　洵岳道人平静言道：“我若不出关，你们准备如何？算计同门么？”

　　渺玉道尊忙是分辨道：“师兄，你错怪我等了，我等是尊照老师的令谕行事，况且我等并不是出于私念，也是为了祖师所传宗脉着想，那离空之劫若不得那方造化之地，是遮护不住的。”

　　洵岳道人看了看他，道：“上谕之中只说造化之地可为托庇，又何曾说少了那一处就避不过，莫非我等背后之地就不是造化之地么？”

　　渺玉道尊言道：“可是师兄，从上谕来看，我等背后那所在，是比不过那一处的。”

　　洵岳道人言道：“若是如此，那不妨请元中子师弟到此，将上谕道于他知，他若邀我避劫，我等自可欣然前往，他若不提，那我等自寻办法，没得做这等丢却脸面之事。”

　　渺玉道尊立时不言，现在他们能借着上谕这个借口威挟溟沧，可要是给了看过了，又岂会乖乖顺从他们安排？纵然可以强压，可这就做得太过难看了。

　　洵岳道人见他们都是不再开口，语气稍缓道：“两位师弟，那片浑域及背后之物乃是老师留给溟沧一脉的机缘，也是元中子师弟的机缘，你我身为师兄，不去遮护，反去觊觎师弟之物，这岂能说得过去？此事不可为，你等再好好思量。”说着，身影一晃，倏尔消失。

　　渺玉道尊转头看来，道：“师兄？”

　　罗湛道尊却是沉默不言。

　　渺玉道尊道：“洵岳师兄只是一个化身到来，他还在关门之中，我等若此时……”

　　罗湛道尊摇头，语带无奈道：“可师兄既然已经开口了，又岂能驳他脸面？我等师兄弟间若起了争执，反倒让人看了笑话，便先如此吧。”

　　尽管洵岳这一次只是化身到来，可已是表明了态度，若是他们三人意见不合，下面之人也是无所适从。

　　就在此时，宫门之上有一个女子身影显现出来，万福一礼，道：“道尊，法坛之上有动静了。”

　　渺玉道尊一听，似是想起了什么，道：“师兄，莫不是……”

　　罗湛道人伸手阻止他说下去，道：“我去看看，师弟你在此等我。”

　　渺玉道尊道一声好。

　　罗湛道尊身影一晃，便转挪不见，直到过去许久之后，才是转了回来，只是面上神情已与之前大不一样，他放缓语声道：“师弟，祖师那位末徒有消息了。”

　　渺玉道尊略觉惊喜，道：“哦？什么消息？”

　　罗湛道尊面露笑容，道：“我等这位小师弟在不久之前已然成就炼神道果，只是现在还在闭关之中，他方才传意于为兄，只待为兄这方浑域与他所在相接，就可跨空而来，若得他至，那理所当然执掌造化诸天，想必洵岳师兄到时也是无话可说了。”

第四章 道称玄澈映紫袍

　　太冥祖师所传下的这些脉流道传，包括一些弟子开辟的宗派，大多居于四大浑域之内，每一处浑域都与一处现世相接，故是包括溟沧在内的四大宗脉，其实各自来源于不同现世之中。

　　只是浑域之间因太冥祖师伟力得以彼此往来，这既护持住了他们，却也同样使得他们无法出得此间。

　　其实通常情形下也不必要如此，浑天亦是广大无边，灵机无穷无尽，又无外扰，表面看来，自不用再问及他处了。

　　但是这里毕竟不是那等真正造化之地，尽管修道人寻常修行所用外药齐备，可是通向上境的外药却是有缺。

　　好在浑域也并非全然闭塞，等到与现世相接那一日，自能与他界连通往来。

　　罗湛、渺玉两人在那日得到消息之后，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一晃过去十余日，两人感应之中，自己周围这片天地猛然延展开来，好似一瞬之间扩大了千百倍，哪还不知，这一方浑域门户终于与背后之世相连了。

　　两人心意一转，下一刻，来到了一座占地广阔的法坛之前，可以望见，此处上，已然撑起了一道悬空光幕。

　　他们不似溟沧派，此前曾经有过与背后现世往来的经历，故是早早修建好了这座法坛，每到两界连通之日，这一座门户自会开启。

　　本来那光幕张开之后，便只会维持原状，可现在却是越来越亮，且是里面有丝丝气机溢出，搅动了浑天之中的风云，而上面些光华不知为何，此刻也如扭曲了一般。

　　两人已然意识到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虽面上看去一如平常，仍是稳稳站着，似乎再是如何激烈的变化也是动摇不了心境，可眼底深处，却分明流露出一丝丝惊叹敬畏。

　　片刻之后，那气光猛然向内一个塌陷，看去形成了一个涡漩，一道夺目光虹仿佛凭空生出，生生降临到了法坛之上，并向四面八方铺洒开来。

　　待光华徐徐散开，便见一个身着紫袍，外貌看去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年道人立在那里，其长眉飞扬，眸带华彩，衣纹之上有波涛日月，玄空地陆，然而一眼望去，这些却并非纹饰，而都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仿佛诸般界宇都是伴随在身。

　　罗湛、渺玉二人在感应到此人气机后，不觉一滞，连心神也为之战栗，此是对高上伟力的先天敬畏。

　　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上境的压力，自成就真阳之境以来，二人从未觉得自己如此虚弱过，仿佛在此人面前，自身渺小无比，犹如那蚁虫一般，一时竟是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那气机似是被对方收敛了起来，终是消失不见，二人方才从那重压之下脱了出来，便齐齐上前一礼，道：“见过这位太上。”

　　那少年道人望了下来，道：“两位师兄客气了，都是同门，不用这等大礼。”

　　罗湛、渺玉二人都能感觉到，对方言语虽是客气，可实际却有一股漠然疏离之感，且对于他们称呼也没有任何纠正之意。

　　这也平常，他们除了有同门这层身份外，其实彼此之间并无什么情谊，不过有此也是足够了，按照上谕中言，对方自会带他们避过那离空之劫。

　　罗湛道尊再是一礼，道：“请太上赐告道名，我等好宣谕诸脉知晓。”

　　太上若至一处，若其愿意，那么那方生灵自便能知晓其名号，并祭礼膜拜，但是浑天不同，因为这里太冥祖师塑就，有其伟力留下，故是他人伟力无法随意张扬，便如此间三位真阳修士，本有使诸物利己之能，可在这里，却无法使得任何一人遵从他们自身意愿。

　　那年轻道人言道：“我道名玄澈，两位师兄且记下了。”

　　罗湛、渺玉二人再是一礼。

　　玄澈道人并没有互叙同门情谊的意思，直接问道：“那造化之地准备的如何了？”

　　渺玉道尊言道：“那处地界一直在老师门下一脉宗派手中，如今我等已是和其等打过招呼了，当不会坏得太上大计。”

　　玄澈道人道：“此是师谕，非我个人计较，此次离空之劫，关碍重大，唯有造化之地方可庇佑，不但关系两位师兄，更是关系到老师所传诸般脉流承继，不容有失，相信两位师兄自能安排妥当。”

　　罗湛道尊道：“太上放心，不会出得差错。”

　　玄澈道人道一声好，他目光一扫，道：“我记得还有一位洵岳师兄，他在何处？为何不来见我？”

　　渺玉道尊回道：“洵岳师兄正在闭关之中，难以来迎候太上，太上若要见，我等可去把洵岳师兄请来。”

　　罗湛道尊微一皱眉，但也没有说什么。

　　玄澈道人把袖一个震拂，面无表情道：“那便让他好好闭关吧，无需去唤了，毕竟功行要紧。”

　　罗湛道尊心里一叹，打个稽首，道：“太上，老师所传诸脉宗流如今都在此间，有几人乃皆是我等同门师兄弟，太上可要一见？”

　　玄澈道人看了看他，漠然道：“也好。”

　　罗湛、渺玉二人就退了出来，同时传谕给诸脉宗主，言称祖师一位弟子成就炼神之境，而今已是来至这方浑域之中，上谕所指离空之劫当是不难化解，要其等前来拜见。

　　陈稷梁也是很快闻听了此事，心中一沉，本来有洵岳真人出面缓颊，他以为此事可以往后拖延了，溟沧门中还有时间做好安排。

　　可万万没想到，竟是有炼神太上到来，他虽不知这等大能有多大本事，可却清楚在那等莫大伟力之前，一切心思谋算都是无用。

　　此次就算连洵岳真人也是一样帮不了他们了。

　　不过此事终究还需告知门中一声，他把那银环拿出，再次催动，然后却发现无论灌入多少法力，都是不见反应，顿便知晓这定是两位道尊遮掩去了天机，这显然已是不准备给溟沧任何机会了。

　　这时那青年道人走了进来，道：“师伯，大潍上真求见。”

　　陈稷梁呵了一声，道：“他这是来看我溟沧笑话的啊。”

　　青年道人言：“那弟子把他请走。”

　　陈稷梁摆手道：“不必，你去把请进来吧，不管他人如何，我辈自当行持正道。”

　　不一会儿，大潍上真走了进来，道：“陈稷梁，太上驾到，你怎还不前去拜见？”

　　陈稷梁诧异道：“大潍上真莫非不知，我一个侍奉祖师的小童出身，又怎能与诸位混迹一处，这岂非污了太上耳目？”

　　大潍真人哼了一声，道：“算你识趣，不过太上一到，你溟沧一脉恐怕已是到此为止了吧？”

　　陈稷梁却不动气，抚须道：“世事之变，上境大能亦不能尽知，谁知又会如何呢。”

　　大潍真人冷笑一声，他认为陈稷梁不过嘴硬而已，暗道：“待得来日，我看你还能这般硬气。”

　　溟空浑域，此是溟沧派历代飞升真人所居之地，可以看见，此间景物与九洲之时太冥祖师亲手布置的宗门格局十分相像。

　　三代掌门元中子正盘膝一座天宫之上，凝神看着眼前一方玄晷，据他此前推算，至多还有两三日时间，这片浑域就会与之那片造化所在相接，到时他就可借得那两界门户去到那地界之上。

　　如今域外一直没有动静，看来是洵岳出面起了作用，可他心里却有一丝不好预兆，但又不知源自于哪里。

　　他神情肃然，思忖道：“看来得提前行事了。”

　　现在溟空浑域虽然还没有完全与那方造化之地相接，可他有一驾祖师所传渡舟在手，凭借此物，在两界真正连通之前，可以提前越渡门户，到得那处所在。

　　只是这般做却是有极大凶险的，因为此舟本是用于危急时刻的，若是一个不妥，他自身就会迷失虚界之中，那或许就会永远沉沦其中，可是为了溟沧一脉不致受人摆布，这个险他却是必须冒，且他借用法力推算，察觉溟沧派前路之中，却有一线勃勃生机，当是极大成功可能。

　　有了决定之后，他一挥袖，留下了一封书信，上面言明了自己去处，之所以不交代，却是防备罗湛、渺玉二人，唯恐其等有所感应。

　　他一举袖，正要将飞舟召来，可这个时候，动作却是一顿，转首看去，却见一个黑发长须的道人站在那里，便打一个稽首，道：“不知师兄登门，师弟这里有礼了。”

　　罗湛道尊沉声道：“师弟你要去哪里？”

　　元中子轻叹一声，道：“师兄何必明知故问。”

　　罗湛道尊走前几步，道：“师弟，方才老师那位末徒自天外到来，”他顿了顿，加重语气道：“我等这位小师弟惊才绝艳，已然成就了炼神道果。”

　　元中子神情平静，点点头道：“两位师兄向来重视洵岳师兄之言，不如此，师兄又岂会亲至？如此看来，我溟沧派一脉已是别无选择了。”

　　罗湛道尊看了看他，道：“师弟你能明白便好，那方造化之地关碍重大，对老师所传诸流百脉都是有利，你溟沧将此处交托出来，诸多同门自会承你人情，等小师弟到来，为兄也不要你溟沧如何，稍候只要在一旁坐看便是，望你等好自为之，那我等还可不失同门情谊。”

　　说完这些之后，他整个人便做片片光点，消散不见了。

　　元中子看了看，发现自己是被困在了这里，无法出去了。他默想了片刻，走到案边，目光落在形似龙渊大泽的池潭之上，忖道：“我溟沧派一脉生机既然不在我这处，那又该落在何方呢？”

第五章 穹隆天破问道来

　　元中子所居殿阁之外，几名清沉派弟子正等候在外，他们见罗湛道尊踩着清光瑞云，自里走了出来，便上来一拜，道：“道尊。”

　　罗湛道尊目光下落，看了一眼溟沧一脉驻地，道：“去吧。”

　　那几名弟子一揖，立刻飞遁去了各个方向，随后将一张张法诏展开，大声宣读道：“道尊有谕，太上不日巡访溟空浑域，所有溟沧派弟子各安其位，不得宣召，不可擅立山门半步，以免冲撞法驾。”

　　道尊谕令一下，言出法随。

　　这里除却溟沧一脉飞升到此的凡蜕真人，还有浑域之内后来拜入师门的弟子，其中也有功行高深，甚至斩去凡身的大修士，但此刻一听到这谕令，顿觉自己再无法去得别处，活动地域都是被限制在了自身洞府之内。

　　有一些长老试图转动禁制，好挪遁出去，但却发现毫无作用，休说洞府禁制，就是溟沧一脉用于护持山门的大阵，对于真阳大能来说也是等同虚设，一念之间就可全数化去。

　　溟沧派自在这片浑域之中立足以来，被人这般欺上头来却是头一回，然而对方却是一名真阳道尊，法力绝然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不止如此，并且背后还牵涉到太上道祖，门中功行深厚的修士都是知晓厉害，只能沉默不言，而一些弟子心中悲愤不已，但是他们却无力反抗。

　　罗湛道尊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原本他们需要溟沧派这一脉人，尤其是那几位飞升上界的凡蜕修士，这样才能循由因果，找到其等背后一方造化之地。

　　可现在既有玄澈道人这等炼神大能，自是不必这般做了，有无溟沧派这些人都是不重要了。

　　现在他只要这些人不出来碍事就好，终究是一脉同传，做得太过也是不妥。

　　他心意一转，就带着几名弟子回了清沉浑域。

　　他令那些弟子自行散去，自己则往金宫而来，渺玉道尊此刻正在金宫阶前，见他回来，上来一礼，问道：“师兄，如何了？”

　　罗湛道尊道：“元中子师弟被我禁在居处，直到事情了结，都不会再来妨碍我等。”

　　渺玉道尊道：“这般便好，我等这般做，也为了其等着想，免得一个冲动，触怒了太上，到时他们自会明白我等这番好意的。”

　　罗湛道尊看他一眼，没有接话。

　　不管如何，他们一直以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溟沧这一脉手中所掌握的造化之地抢夺过来，冠冕堂皇之语对外可以宣扬，可两人在这里，究竟怎么一回事彼此都是心知肚明，这般说就没有必要了。

　　他道：“太上可在？”

　　渺玉道尊言道：“还在金宫之中，我与师兄一同前去面见。”

　　罗湛道尊唔了一声，便与渺玉道尊一道，往宫中而来，到了殿上，两人执礼道：“见过太上。”

　　玄澈道人在金宫之内待了数日，几乎见过了所有太冥祖师传下的脉流道传，见得二人，就道：“两位师兄来得正好，我正要寻你。”

　　罗湛道尊道：“太上可是有什么交代？”

　　玄澈道人言道：“为应付离空之劫，我需连通所有造化之地，而不单是溟空浑域这一处，两位师兄需把那浑域之印拿出来交予我。”

　　每一个掌驭浑域的宗脉都有一枚浑域之印，也是其得占此方天地凭证，罗湛、渺玉二人各自身为浑域之主，自然都是执掌有一枚域印。

　　渺玉道尊闻言，顿时皱眉，道：“敢问太上，此回不是只要溟空浑域之印便够了么？”

　　玄澈道人神情淡淡道：“离空之劫哪里会这般简单，每一处造化之地都是一条后路，想必那上谕之言两位师兄当也是看过了，里面说什么两位师兄当也是清楚。”

　　渺玉道尊还想说什么，罗湛道尊却是抢先一步，道：“既然对太上有用，那我等一定会交了出来。”

　　玄澈道人言道：“那便尽快吧。”

　　罗湛、渺玉二人一礼之后，便就退了出来。

　　渺玉道尊一至外间，便道：“师兄，这……”

　　罗湛道尊道：“我知道师弟你想说什么，不过太上说得有理，按照上谕所言，他本来就当执掌诸般浑域及造化之地，问我讨要印信也是合情合理，况且太上高高在上，哪会与我们争什么，不过是一枚印信而已，便是没了又如何，莫非你怕他抢了你这掌门之位不成？”

　　渺玉道尊也知既然这位小师弟开了口，那么自己就不可能违逆了，他纵然心下不满，却也不好表露出来，而且这番话也算勉强说服了他，他道：“我等可拿出印信，可洵岳师兄那边如何？他是定然不肯拿了出来的。”

　　罗湛道尊想了想，叹道：“我去与他说吧，太上之能，我辈是绝然无法抵御的，就算坚持也是无用，想来洵岳师兄也当明白这个道理。”

　　罗湛道尊当即去往洵岳道尊闭关之地，却是当天将后者说服，到了第二日，两人携三枚印信来至殿上，道：“我等三脉浑域印信都在此地，还有一枚印信，现在溟沧一脉手中，太上可要我等前去取了过来？”

　　玄澈道人稍作注视，那印信就被他收起，他道：“不必了，下来我正好去往溟空浑域，继而掌制那方造化之地，此去顺路拿了便是。”

　　罗湛道尊道：“太上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前往？”

　　玄澈道人言道：“事不宜迟，我已是推算过，再有一二日，溟空浑域就当与造化之地相接，明日赶去，那却正好接手此间。”

　　每个浑域具体什么时候与背后那方造化之地相连，通常只有浑域之主才是确切知晓，但对炼神大能来说，却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到了第二日，玄澈道人带领罗湛、渺玉二名道尊，还有各脉宗主掌门，便往溟空浑域而来，而陈稷梁作为溟沧一脉之人，这回却也被一同带上了。

　　四大浑域之间，本都有域门存在，要是一处浑域之中有真阳修士在此，那么就可合闭此门，就算炼神太上，也未必可以一下找到，不过溟沧一脉中没有人成就此境，故是他们往来根本不受丝毫阻碍。

　　玄澈道人到了这方浑域中后，心意挪转之间，已是带着众人来至溟沧一脉山门驻地上方，他一眼便看到一个法坛，这无疑是溟沧派先前修筑的，准备在两界连通之时穿渡界门而用的，他道：“你等且在此等着。”

　　身后众人都是躬礼称是。

　　玄澈道人落身下来，溟沧一脉所选得这处选址正好，所以他也不准备改换，两界相接，门户并不会天然贯通，仍是需大能修士以法力推开。

　　他走了上去，默算了一下，与他先前推算的一致，此刻正是时候，他意念往上一凝，在众人瞩目之下，法坛上先是一点灵光闪烁起来，而后水波荡漾一般，一道悬空光幕倏尔撑起，霎时波及半边天穹，那耀眼无比的气芒令后方众人所处之地都是黯淡下来。

　　溟沧派内一些功行高深的修士虽没能亲眼目睹，可却都能够感觉到那两界门户已开启，不觉都是心头直往下沉，有些性情刚直的长老咬着牙不断以法力一遍遍冲撞封禁，试着打破拘束，可是此举没有任何用处，那封镇如那日到来的真阳道尊一般，无可撼动，难以动摇。

　　陈稷梁在后方看到这一幕，他心中无比沉重，把双目闭起，不再去看，只是重重叹了一声，在炼神伟力之前，委实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看来他们溟沧一脉被抢夺根基已成定局。

　　然而这时，站在两界门户之前的玄澈道人却是露出一丝诧异，因为方才显现出来的门户并非是他打开的，就在他方才运转法力之时，其就自行洞开了，这分明就是有人自那一边过来。

　　他神情平静下来，这里是溟沧一脉所在，不定又是哪一个人飞升上来了，这也无碍，正好方便他贯通两界，进而去到那处造化之地。

　　然而此时，那门户之中这时却忽有五色光华透显出来。

　　包括罗湛、渺玉两位真阳修士在内，仅仅只是看到了光华一眼，就觉意识仿佛就凝固了，而气机、法力，心神所有一切是无从转动。

　　玄澈道人这时也是神色微变，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妥，立刻伸手一拿，试图合上这道关门。

　　轰！

　　那扇门户在他法力之下才堪堪有所变化时，却是被一股无边伟力生生撑住了！

　　与此同时，一股浩然无尽伟力随之到来，仅仅只是碰撞的余波只是滚荡出去，就令整个浑域为之震动，不止如此，四大浑域及背后诸天万界都是晃荡起来，这如天劫一般的场景令在场所有人都是惊惧恐慌，几疑是那离空之劫提前到来。

　　玄澈道人神情一变，远远倒退出去，如临大敌看着那道光虹。

　　仿佛过去了万千年，那无尽灵光大幕之中，一名身着玄袍的年轻道人缓缓踏步出来，袍袖飘扬之间，无边玄气漫荡，向外衍生扩张，只是站在那里，似乎整个界天都是为其所遮掩了。

　　罗湛、渺玉两位道尊一见此人，分明感受到了与见到玄澈道人第一眼时的感觉，但是对方伟力远比那时更为宏烈浩大，若说那个时候他们还能有所感觉，现在却是连情绪感应乃至对外物的分辨都是不存在了，这个时候，那剩下的唯一一缕意识，仅仅只是知道自己还存在于这个世上。

　　玄澈道人惊惧发现，自己面对此人，竟无法看出任何一点东西，自身法力无论涌了多少过去，都似没入无底深渊，不见回应，他凝重无比地言道：“尊驾何人？”

　　那年轻道人看他一眼，再往周围看去，霎时之间，此间一切过去未来变化都是尽收眼底，并从此辈身上得悉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一切。

　　他负袖立在法坛之上，背后玄气腾霄，淡声道：“溟沧派……”

　　轰隆隆！亘古不变的浑域之中竟是响起了滚滚雷鸣，令所有人心神为之震颤。

　　“渡真殿主……”

　　那雷声余音远去，唯有他声音还在天穹中回荡。

　　“张衍。”

第六章 玄声一震显正宗

　　张衍一言落下，那霹雳惊雷再度响起，伴随着隆声震鸣重重轰落在众人心头之上。

　　溟沧派？

　　渡真殿主？

　　溟沧一脉中居然还有这般伟力滔天的大能？

　　在场所有人都觉一阵心神战栗，惶恐不安，不止是出于对那浩大伟力的畏惧，也是因为他们发现，无意之中自己竟是卷入了上境大能的争斗之中。

　　陈稷梁不觉怔然，对方自称溟沧派来人，自己却不认识，那无疑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

　　可什么时候下界来人法力这般强横了？看那模样，连玄澈道人这位炼神太上也是不得不选择先行退避，那当也是一位太上无疑，既如此，那根本不必冒认身份。

　　五代掌门秦清纲正盘膝坐在内室之中，不由睁开眼睛，他方才也是听到了那声音，并感受到了那股伟力，且其一出现，玄澈道人本来无处不在的气机生生被压了下去，仿若已是不存在了，他往外望去，发现那里只有一团渺然莫测的玄气，什么都是难以看清。

　　“渡真殿主？”

　　他喃喃念了几声，当即以神意传言道：“卓师弟，这一位……你可是识得么？”

　　半晌，卓御冥才回言道：“若当真是那人，确是我溟沧派之人，但非是师兄门下后辈。”

　　秦清纲不在意这一点，正声道：“只要是我溟沧派中人便就足够了，这般法力，我溟沧一脉今日之危当可避去。”

　　此刻场中，玄澈道人忌惮无比地看着张衍，从方才接触来判断，无疑后者法力是强过他的，不止如此，因为双方法力不得交融碰撞，他一点也无法窥看出对方来路及功行深浅，自他成就炼神以来，还从未见过这等事。

　　至于张衍所表身份，他倒是没有怀疑，身为炼神大能，自没有必要去遮掩身份，那么一定是真的了。

　　本来若是一切顺利的话，他此刻当已是入到那方造化之地，并且试着主驭此间了，可没想到居然另有炼神大能过来横插一手。

　　不过对方既是自称溟沧门下，那不管是何身份，从辈位上来说，一定是低于自己的，现在既然无法以力强压，那就不妨跟其讲道理规矩。

　　他挺直身躯，提声言道：“你既是溟沧派之人，还能成就这般伟力，想必与下界那方造化之地有所牵连，我乃……”

　　张衍淡然看他一眼，对其就是一拂袖。

　　轰！

　　“你……”

　　玄澈道人话还没有说话，身影轰然破碎，随后就被彻底淹没在了无边玄气之中。

　　张衍神情平淡，只是如同做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事实也是如此，他借助布须天造化之力得以正身到此，而对方不过一个沉入现世的意识化身，双方身份并不对等。其若想与他说话，要么下次设法自己亲身到来，要么就等着他有暇时找上门去，现在根本不必要对其多作理会。

　　在场诸脉宗主看见这一幕，不觉面露骇惧之色，他们并不晓得炼神修士的能力变化，只是看到张衍仅仅拂袖之间，就将玄澈道人荡去不见，生死不知，不觉都是心惶胆颤。

　　虽是此次他们并没有直接对溟沧一脉如何，可却是随着玄澈道人一同到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参与了此事的，现在连玄澈道人都被打灭，那他们这些人又该是什么下场？

　　有些人有心为自己申言辩解，可偏偏在那伟力盖压之下，导致身躯法力遭受禁锢，无法动弹半分，纵然思维尚能稍稍转动，也说不出半分话来。

　　罗湛、渺玉二人眼睁睁看着玄澈道人被张衍一袖荡灭，这等冲击强烈无比，令他们身心俱震，尽管他们知道炼神之士不会这么容易消亡，可不管结果如何，这名自称溟沧派渡真殿主的修士，无疑法力远胜玄澈道人。

　　张衍袍袖飘荡，背腾玄气，从法坛之上一步步走了下来。

　　罗湛道尊忽然感觉自己身躯稍稍放松了一些，知是对稍稍收敛了气机，俯身一礼，勉强开口道：“这位太上，那一位玄澈太上乃是祖师弟子……”

　　张衍看他一眼，淡声道：“那又如何？”

　　前后因由他方才已是从别处看得清楚，若是那玄澈道人依足礼数前来溟空浑域拜访，那么他可以给些礼遇，可既然是恶客，又意识化身到此，那又何须给其脸面。

　　说其是太冥祖师弟子，莫非三代掌门元中子便不是了么？这些同门又是如何对待其人的？

　　罗湛道尊听得此言，心中却是生出一丝恐惧来，太上道祖若是和你讲理，那么自是可以按照规矩来，但若不合你讲理，那么所有一切只能依凭对方心情行事了。

　　渺玉道尊看着不好，立时以意传言至陈稷梁处，道：“陈师弟，既然这位自称溟沧派之人，想必与你也是有些渊源，我等也是按遵照上谕，今次在太上带领之下行事，也是由不得自主，还望你看在同门分上，能将此事与这位太上明言。”

　　陈稷梁却是闭上眼睛，只当未曾听见。休看老道平时一副谦冲圆滑的模样，可也是有脾气的，他不知道太上威能，可却知道对方若要下手，那么这里一个人都跑不掉，所以根本不用多言，干脆晾着此辈好了，更况且，他也不认为凭着自己脸面就能说服一位太上。

　　罗湛道尊强笑道：“我等随玄澈太上到此，是为了找到造化之地，应对离空之劫，好为百脉诸流寻到之地，现在既有太上在这里，我等在此想来也是无用，这便……告退了。”

　　张衍淡声道：“虽是同脉，可我溟沧派之事，还轮不到尔等前来言说，你等现下可以回去，但此番事不会如此了解，终需给我溟沧一个交代。”

　　话音一落，天中又是滚过一声雷鸣。

　　轰！

　　此刻场中，除却陈稷梁还站在那外，所有不属于溟沧一脉的人都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洋洪派驻地之中，大潍真人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待得清醒过来后，再看周围，发现自己好端端地坐在洞府之中，竟不知是如何回来的。

　　他脸色变得难看无比，心下也是又惊又惧。

　　居然是太上道祖？

　　溟沧派为何会有这等人物？既有这等人物，那你为何不早些说出来？

　　他感觉自己先前对着陈稷梁冷嘲之举简直就是在人前献丑，当时有多少畅快，现在就觉有多少难堪。

　　现在他感觉好似一口气被堵在了那里，憋闷无比，却又无力发泄，只能生生忍着，说不上对功行妨碍，可定会令他修持之时有所不顺。

　　他恼怒站起，无意中一撇日晷，却是心头一震。

　　那上面所刻显的日子有些不对，那是昨日，而非是今日。

　　“莫非日晷坏了不成？”

　　他检视了一下，却没有发现此物有损，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不安，立刻把弟子唤来问了时日，却发现对方回应也是如日晷所显一般，不觉更是惶恐，问道：“你可知我方才去了何处？”

　　那弟子迷惑道：“师父自昨日拜见两位道尊，就一直在此闭关，没有出去过啊。”

　　大潍真人怒喝道：“胡说，我明明是前日前去见得两位道尊，今早又追随太上前往溟空浑域的，你怎能不知？”

　　那弟子不知该说什么，唯唯诺诺。

　　大潍真人挥手让这弟子退了下去，随后起得法力探查门中所有弟子识忆，却是惊恐发现，不只是时日不对，所有弟子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玄澈太上之名，可这事明明早已通传四域了。

　　这等感觉，仿佛刚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幻。

　　他立刻又与其他掌门以神意言语，却发现除了两位道尊没有回应外，所有宗门的情形与他这边如出一辙，所有人都已是回到了自身居处，但除了他们这些亲身前往溟空浑域的修士，再没有人记得玄澈道人，识忆更是只停留在昨日，好似有一天已是平白消失了。

　　大潍真人只感到心头一阵阵发寒，现在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识忆有没有改动过，这一切究竟是真的，还是这一切只是上境大能强加给他们的？

　　大殿之中，三代掌门元中子见得周围禁制已解，便自里行了出来，五代掌门秦清纲同样也是出了洞府，两人到天穹之上，与陈稷梁站在了一处。

　　张衍郑重打个稽首，道：“几位祖师有礼。”

　　元中子一讶，他略略一思，抬起袖来，正容回礼道：“渡真殿主有礼。”陈稷梁与秦清纲也是同样回礼，“渡真殿主有礼。”

　　元中子道：“敢问渡真殿主，如今下界是何情形？”

　　张衍微微一笑，随他意念转动，就有一幕幕景象映入了几名前代掌门神意之中。

　　从溟沧派联手少清迎战包括玉霄在内的九洲诸派，再到大胜敌众后举派破界飞升；从山海界鏖战妖祖，合玄灵两方之力平定四方四域，再到九洲诸真合力迎战孔赢，等等诸多经历都是在这几位面前显然出来。

　　只是这些景象都是较为模糊，只能使人大致知晓是如何一回事，因为这其中并没有张衍，身为炼神，他早已没有了过去未来，下境修士便是想看也看不到。

　　元中子等人见得这些，也是感慨喟叹不已，而今溟沧派无疑比以往更为强盛，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想，但这其中也无疑经历诸多艰难坎坷，一些凶险之处，几乎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张衍这时道：“既是几位祖师在此，那此物当需交予几位处置。”说话之间，他一拂袖，就是三枚玉印飞出，悬浮在了几位前代掌门面前。

　　陈稷梁看了看，惊讶道：“这是……那三处浑域的印信？”

第七章 造化藏神避离空

　　张衍手中这三枚印信，是他震散玄澈道人的意识化身之后，从其处得来的。

　　若是太冥祖师后辈弟子持拿此物，便可得祖师留下的伟力庇佑，指引持拿符诏的弟子从下界飞升到此，并得各脉所承认，可以说，有了这东西，方可名正言顺地占据一方浑域。

　　陈稷梁看到这几枚印信，有些意外。他原以为玄澈道人只是冲着溟沧派手中掌有的印信而来的，却没想到，连三大浑域手中的印信也被其事先收走了，看来其所要做得事比想象中更大。

　　他喃喃道：“那位玄澈太上到底想要做什么？”

　　张衍道：“说及此事，却要提到此辈所言那离空之劫了，这其实乃是域外一场变故，因为涉及一位大能，不便说与几位祖师知晓。但此劫若至，如无托庇之地，则连炼神修士都是无法幸免，而四域背后，当都是牵扯到一处造化之所，故玄澈目的，极可能是吞并这些造化之所，并将之浑而合一。”

　　元中子问道：“渡真殿主此行，莫非也是与此有关？”

　　张衍道：“此行与此确然有一些牵扯，而今我溟沧派及各派道友皆是避入造化之地中，暂且得以托庇，然则世上无有绝然稳妥之事，故我只能尽量弥补漏洞。”

　　陈稷梁道：“老道我与清沉派几番交涉，那罗湛道尊一直宣言，其是奉手中一份祖师上谕行事，以往其也是以此来拿捏我溟沧一脉的，只是上谕之中究竟是何内容，祖师又是如何言说，其从来不曾道与我等知晓。”

　　张衍道：“此事我已清楚，那的确是祖师之谕，然则只是祖师给清沉派所留，上面言说造化之地可以避过离空之劫，并言及四域背后皆有一处天地可做躲避，届时或会有一名弟子成就炼神，若大劫来时感觉无可抵挡，则可拜托其人相助。除此之外，此谕与我溟沧并无直接关联，只是罗湛、渺玉二人觉得一处造化之地不甚稳妥，而我溟沧一脉背后那方所在位居四世之首，且又无有足力守御，这才用此借口侵夺。”

　　元中子等几名溟沧前任掌门各是深思起来，连张衍这等炼神大能都要设法避开离空之劫，显然此劫极其厉害，祖师留下四处浑域，很可能就是准备了四条退路，这样万一敌人破开一处，也不至于脉传全数断绝。

　　玄澈道人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但其仍是这般做了，显然已是将自身之利益置于百脉之上了。

　　陈稷梁道：“敢问渡真殿主，那玄澈太上而今如何了？”

　　张衍道：“此回其人只是来了一具化身罢了，其正身当还在域外，其若再至，若仍不改原来初衷，那我自会出面应付。”

　　元中子点了下首，其实百脉之间若有不公，本来还可祭拜祖师，但是许久以前，祖师就没有回应了，若非如此，那两位道尊想来也不会打侵吞溟沧一脉根基的主意。

　　罗湛道尊和渺玉道尊被从溟空浑域驱逐出来后，在了解到莫名其妙被抹去了一日，不由心中胆寒。

　　玄澈道人在时，他们只是知其伟力无可抵挡，可具体怎么限于道行，无法看得明白，现在却是能够感觉到，以炼神太上的手段，似能行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之事。

　　两人连忙碰头商量对策。

　　渺玉道尊以神意传言道：“师兄，既然无法力敌，莫如先设法合闭域门……”

　　罗湛道尊否定道：“莫说这等话了，以太上之能，莫非不知你在做什么么？就算你合闭了域门又有何用，根本不必来找你，只需改换了你识忆，让你自行开启门户便是。”

　　渺玉道尊听他说起这个，也是一阵惊悚，若真是这样，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了，他道：“师兄说得是，是小弟说差了。”

　　罗湛道尊言道：“这位太上既然要我等给一个交代，那就只有登门致歉，请求溟沧一脉宽宥了，此事宜早为好，若是拖得久了，惹得那太上不满，还不知会是如何。”

　　他认为张衍既然没有当场拿他们如何，那只要诚心恳求，想必也不会有什么事，毕竟他们也没有对溟沧一脉下得狠手，关键下来是如何应对离空之劫，他们便不为自己考虑，也需要为门下弟子考虑，现在没有了玄澈道人，那么只能依靠溟沧派这位太上了。

　　渺玉道尊道：“既然致歉，那总要赔礼，溟沧派一脉除了玄石，什么都是不缺，我等也拿不出来这等东西，还能有什么可以表我诚心的？”

　　罗湛道尊道：“唯一一样，便是将我等背后那造化之地献了上去。”

　　渺玉道尊皱眉道：“师兄真要如此做？”

　　他以己度人，溟沧派经此一事，未必还会顾忌他们死活，万一大劫到来，那就没有退路了。

　　罗湛道尊还是能看清局面，冷静道：“印信都已被玄澈太上收去，我早已是不得自主，还不如将此献了上去，玄澈太上再来，也与我无关，由得两位太上去斗法吧。”

　　渺玉道尊一想，除此外的确没有任何可想的办法了，这也是眼下唯一出路了，他道：“不如先将洵岳师兄请了出来，他与溟沧派交情甚好，若有他求情，说不定此事可以设法挽回。”

　　罗湛道尊道：“好，此事由我来办。”

　　洵岳道人当天被请了出来，在知道详情之后，他考虑了一下，道：“此事我会与两位师弟一同前往，力求那位太上宽赦此事，但两位师弟需知，太上究竟如何想，我亦无能左右，只能尽力而为。”

　　说来他立场其实并不偏向于溟沧，而是认为同门之间不应该互相针对算计，各脉流传之间当尽力维持太冥祖师留传下来的格局。只是他也惭愧自己先前无力阻止二人侵夺溟空浑域，故是愿意一同登门告罪。

　　到了第二日，洵岳、罗湛、渺玉三位道尊亲自前往溟空浑域请罪，其等为示诚心，乘法舟而来，一路之上也没有遮掩行藏，所以此事很快便传遍四大浑域。

　　溟沧派门下弟子得知此事后，都是一阵心潮澎湃，以往溟沧一脉因为没有真阳修士，还单独占据一片浑域，与诸脉往来时，颇被针对排挤，现在却是声威一振，颇有扬眉吐气之感。

　　元中子则是寻来陈稷梁，道：“三派道尊登门，渡真殿主言称不再过问此事，师兄以为该如何处置？”

　　陈稷梁想了一想，道：“济源派那印信可当是还了回去，清沉、浮漓两派的印信可以留在手中一段时日。”

　　他认为有张衍这等太上大能在此，有无这此印在手其实无有区别，而且他们并不用去贪图他派之地，否则与罗湛、渺玉等人所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两派今次欺上门来却不能不加以计较，否则其等还以为溟沧派好欺，故是可代为保管一段时日，究竟多久，就看往后如何了。

　　张衍这时行走在溟沧一脉驻地之中，不过心意转动之间，却是在观望各处浑域及其背后那方现世，但是除了两处地界能清晰望见外，清沉派背后那一处却是模糊无比，那应该就是玄澈道人正身所在之地。

　　他在遇到玄澈道人之时就想过，对方虽是炼神修士，可他以前从未见过，也未有感觉到其法力存在，要么就是被境界更高之人的法力所遮蔽，要么就是一直躲藏在类似定世或是布须天这般造化之地中，否则一旦那位侵灭诸有的存在到来后，也就无从躲避了。

　　只是那一处究竟是只有其一人，还是还有其他同辈停驻其中，却还不得知晓。

　　且当年九洲四大派，溟沧派飞升所在既是存在，那么少清、玉霄、乃至冥泉宗等派一定是也有其去处的，说不定谁也是躲藏在相似所在。

　　还有当年从九洲飞升出去的凡蜕真人并不止三大派之人，现在也并不知晓去了何处。

　　以他法力，便是此辈亡在无尽虚空之中，也一样可以追溯到那等过程，可事实上他没有见到一点痕迹，那足以说明其等出了九洲之后，也都是有了去处。

　　要对抗那位存在，尤其是现在需得尽量把全道二人救了出来，仅凭他们五人还不够，当是人手越多越好，若是能找到那些祖师或是更多同道下落，那或许就可联手起来做得此事。

　　此刻与清沉浑域相合相接的那方造化之地中，一处洞府之内，玄澈道人正在此持坐修行，只是忽然间，他感到自己意识化身骤然消去不见，不觉愕然，随即神色一凛，忖道：“莫非是有同道插手了？”

　　除了炼神同辈，不可能有人威胁到他的意识化身，只是浑域之内有太冥祖师伟力留存，故是方才并没有任何消息传了回来，不然他至少可以知道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仿佛是察觉他从定坐中醒来，忽然有一个冷漠声音响起，道：“玄澈道友，事情如何了，你可曾寻到那一处造化精蕴之地了？”

　　玄澈道人沉默片刻，才回道：“我那化身方才无端消逝，看来了遇到了些许意外，道友且再稍等。”

　　那声音道：“玄澈道友，莫要忘了你曾答应我等什么。”

　　玄澈道人站了起来，冷冷道：“我自然不曾忘了，此事我自会设法查探清楚，给道友一个交代。”

第八章 法传上乘当为主

　　张衍原本打算，是将这一处浑域融入布须天之内，尽可能消除自己主驭此间的漏洞。

　　只是到此之后，看到溟空浑域却是连通其余三域，却是暂且搁置了这个打算。

　　因为一旦如此做了，溟空浑域就将彻底与其余浑域隔绝，再不会有所连通了。

　　休说外间有那一位存在，就算现在他还能出得布须天，想在茫茫虚寂之中再度找到这几处，也不是什么容易之事。

　　不过既然每一座浑域背后都是牵连有一处造化之地，那么就说明此间至少能有玄石生诞出来，而更进一步，甚至有成就炼神之可能。

　　从罗湛道尊所知来看，玄澈道人方成炼神未久，只这般看来，其能有所成就，应是借助背后造化之地，当然，前提是此人没有遇到了什么额外机缘。

　　余下那两方界域，假设与这方造化之地相差不大，那么从道理上说，也有出得炼神的可能。

　　不过通常来说，一方造化精蕴所在，也至多出得一个炼神，且成就此事，全看机缘造化，要不然这两处也不会至今无有动静了。

　　他心念一转，决定先去往其中一处所在作以察看。

　　不过浑域本是游离在造化之地外，唯有等待两界相接才能去到那里。

　　他心下推算一下，四域之地与下界相接似有一定顺序，清沉先至，而后溟沧，再是浮漓及济源，在过一段时间后，又会逐渐相离。

　　清沉派那处就是玄澈道人所居之地，在理顺浑域之事前他不准备主动与其照面，所以率先排除。

　　下来只有浮漓、济源两处。

　　而浮漓派门户开启就在一日之后。

　　其实以他法力，完全可以在两界未曾完全相接之前直接撞入进去，可想及虚寂之中的那一双眼睛，觉得还是尽量收敛动作为上，要是不小心引动那位存在注意，那就不好了。

　　在等待有一日后，两界如他推算一般挨近相接，他当即分出一缕意识，往那方天地投去。

　　一入至其中，他立刻起意扫视四周。

　　此处虽称得上是浮漓派下界，可却是诸派林立，浮漓派在此虽也称得上是大派，但却并非占据主导地位。

　　这里原因是自从渺玉成就真阳之后，为了避免上谕之中所提到的离空之劫，于是传谕，下界凡是修至洞天之境的修士，立刻用符诏到浑域中来，而不得在下界多做停留。

　　这等事在九洲是做不成的，九洲天地关门格外坚牢，除非修到凡蜕之境，不然休想出去天外半步。

　　其实浑域本是寄住在造化之地上，造化之地若是被离空之劫所波及，那么浮漓浑域同样也是跑不了，不过浮漓派仍是有退路的，因为四大浑域相通，所以其等大可以去到其他浑域躲避。

　　这般看来，渺玉、罗湛两人应该早就开始打溟沧一脉的主意了。

　　张衍在转了一圈下来后，就把意识沉浸入这方天地深处，确认这地界的确一方造化精蕴所在，只是如先前所知的一般，此处远远比不上布须天，或许罗湛、渺玉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动起了占据同脉地界的心思。

　　他收敛气机，往现世之外看去，发现那里正有一股威压正笼罩其上，却是不难辨认出来，这正是那一位存在的法力余波所致，尽管这位现在还未曾把这处定为目标，可这里终究没有主驭之人，一旦那位存在把意识投注过来，立刻可将此夺了过去，成为增添其实力的筹码。

　　只是这里短时内是出不得炼神修士的，所以不可能有主驭之人，若是如此，为了避免此事，那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而为之了。

　　可要是全凭他自身之力，恐还有不少难处，好在现在有布须天伟力为后盾，要做得此事倒也不难。

　　他忖道：“倒是需得与三派之人谈上一谈了。”

　　洵岳、罗湛、渺玉三名道尊穿界渡空，在路上行有多日，才是到了溟空浑域之中。

　　在溟沧一脉山门之前俯身告罪，为示诚心，罗湛、渺玉二人还把百脉诸派掌门请来做了一个见证，不管是否心中如此想，至少姿态做足了。

　　彼此同脉，不好不给情面，终究此事溟沧派也无一人受得损害，元中子当场言称此事揭过，以后不再追究，门下弟子以后出去，也不许再提及此事，否则以不敬尊长论处，并且还将济源派那一枚印信还了回去。

　　罗湛、渺玉以为玄澈消失后，连那印信被一并带走了，可没想到此物最后却是落入了溟沧手中。

　　不过细想下来，他们发现这对自己来说反是好事，因为玄澈道人若是再来，也不会来找他们了，只会直接找持有印信的溟沧派了，至少用不着再卷入炼神太上的争斗之中了。

　　请罪过后，三人准备就此告退，这时却来了一名道童，言道：“三位道尊，太上有请。”

　　洵岳道人言道：“既然太上相邀，我等当去拜谒。”

　　洵岳三人随那道童来至一处殿宇之中，见张衍端坐蒲团，身后玄气腾空，到了天穹之上，还有煌煌五色气光，遮天蔽地，其明明坐在这里，可给人无处不在之感。

　　洵岳道人功行在三人之中最高，跟随太冥祖师修道的时日也是最久，见识也是在另外两位之上，明白修士到了这一步，已不是任何天地可以拘束的了，随时可以抽身离去，不提对方身份，只这一身功行便就值得敬畏。

　　他当即一礼，道：“太上有礼。”

　　罗湛、渺玉二人也是俯身一礼。

　　张衍却是站起还了一礼，道：“几位有礼了，”他摆开袍袖，作势一请，“还请坐下言说吧。”

　　洵岳道人本就与溟沧一方和睦，当得他一礼，至于罗湛、渺玉这两位，原来虽有龃龉，可现在双方既已是和解了，那就再不必再以此前目光视之了，毕竟这两位也是太冥祖师亲传弟子，当给予一定脸面。

　　三人对视一眼，各是坐了下来。

　　张衍一摆袖，亦是坐了下来，道：“贫道方才已是看过，各位所居浑域之后都有一处造化之地，此地牵扯甚大，不可放任不顾。”

　　罗湛道尊接言道：“太上若是有用，尽管取去，按照祖师上谕所言，本当有一位太上助我等避过离空之劫。”

　　渺玉道尊也道：“正是，太上修为远胜玄澈，想来做此事更是合适。”

　　张衍笑道：“非是我有用，我也不是要占据你等所在，而是此界存在，既能用以佑护，却亦有可能把那灾劫引来。”

　　洵岳道人问道：“太上所言，当是指那离空之劫了，可是此地既能庇佑我辈，却又为何会引来灾劫？”

　　张衍道：“这造化之地若需庇佑生灵，则当需有一炼神修士坐镇，不然就是一无主之地，离空之劫乃是有一位威能莫测的存在所引动，其若是发现这几处，那么随时可以过来侵占，非但不能为我所用，反是徒然给其增添力量。”

　　渺玉道人听到这里，一抬头，拱手言道：“太上恕我斗胆问上一句，既然如太上所言这般，那玄澈太上所为，岂不是正路么？”

　　张衍淡笑一下，道：“若当真能做到浑一四域造化之所，倒也的确算得上是好事，可惜的是，以我观之，这位玄澈虽有此心，却无此能。”

　　这四处造化精蕴之中，布须天最是难以主驭，他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自身成就所用玄石本来就是从此间孕育出来的，而且本来身处现世就与布须天相连，双方可谓契合无比。

　　玄澈道人乃是另一世之人，想要做到不是没可能，但是付出将比他更多，更别说浑一造化之地了，恐怕还不等到其成功，那一位侵灭诸有的存在就已然杀来了。

　　当然，若是玄澈道人背后非是一人，还有其他同辈相助，那么各人分镇一处，倒是有一定机会做成此事，其实他以为，以其目的来看，这个可能反而是最大的。

　　因为这里涉及太多炼神伟力，对于下境之人而言无法说得太过详细，所以他只是对三人大致解释了一下，还顺便说了自己猜测。

　　洵岳等人听到了这些，顿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离空之劫且不去说，要是玄澈背后还有其他人，那绝然不可能是祖师门下，四域以往再是如何相争，也是同脉同传，要是有外人掺和进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起身郑重一礼，言道：“我等无力对抗上境大能，若真是如此，那便一切拜托太上了。”

　　玄澈道人站在法坛之前，神情沉沉。

　　本来上下两界未曾相通之前，罗湛道人便就与之有所联系，然而现在无论他怎么呼唤，都不见有任何回应。

　　要么就是其不在宗门之内，要么就是不愿或不敢回应。

　　现在他急于弄清楚那浑域之内到底发生何事，他不是张衍那等主驭了布须天之人，正身无法往来，只能继续派遣分身前往查探。

　　不过只要他分身入得界域，小心观望一下，就能知悉一切，除非那消杀意识化身的对手一直等在那里。

　　要是这样，就说明这处浑域很可能已被人先行占据了，那就是最为麻烦的一种情况。

　　他把意识一引，霎时一道化身走了出来，穿过两界之门，再度往清沉浑域而来。

第九章 脉传同源道非同

　　玄澈道人的意识化身在清沉浑域之中再一次显化出来。

　　他来时做好了最坏打算，但是预想之中的攻袭并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心了一些。这证明消灭他化身之人并不是冲着他来的，很可能只是因为某个原因起了冲突，而只要能对面交流，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最少也能对对手加以了解，而不是现在这般一无所知。

　　他一扫整个浑域，发现清沉派之主罗湛道尊也不在此间，而当意识往其余浑域延伸过去时，却是被一股力量所阻挡。

　　这是太冥祖师所留下的伟力。

　　当然，玄澈道人之所以受到阻碍，那是因为到来此地的只是一个意识化身，其若真身能够过来，那还是可以越过这股力量，从而达成自身目的的。

　　这不是说祖师留下的伟力弱小，而是因为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浑域本身就会先被压垮，为了不致如此，注定了这股伟力只能是有限度的存在。

　　玄澈道人当即意识一转，自清沉浑域之中出来，准备往别处浑域探查，只是这个时候，他在浮漓浑域之内感受到了一股气机，这说明对方曾来过此地。

　　尽管还未曾照面，但那背后所蕴藏的强横力量已是让他格外心惊，于是直接将自身法力迎了上去，这是准备试探一下对手，同时也是想从这等法力对撞之中设法了解到那一边的大致情况。

　　然而情况超出了他的预计，他方才如此做时，下一刻，整个身躯就轰然破碎。

　　洞府之中，玄澈道人正身正在等候消息，忽然他一皱眉头，因为自身意识化身居然又一次崩散了，不过这一次，因为有残余意识传回，他总算探查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他了解到，对方的伟力尤其强横，方才那等结果，实际并非是对方反击，而是因为双方差距过大，以至于法力碰撞未曾形成交融对抗，而是直接将他化身击垮了。

　　对方十分像是以正身渡入进来，究竟怎么做到的他不知道，但明白自己无法办成相同之事，强行施为，只会使得浑域远离自身或者再无法接触到。

　　力量上的差距，也就意味着双方不可能对等说话，哪怕换作是他自己，假设双方之间没有交情，他不会有心思去和一个同辈的意识分身交流。

　　只是他想了下来，却决定继续派遣分身前往。

　　这回不是前去试探的，而是邀请对方前来自己这里一叙，若是对方有顾忌，正身不愿前来，那么只需双方都以意识化身交流便可。

　　但要是对方拒绝交流，这是最为糟糕的情况，他还没想好该是如何做，现在只能先看第一步能否达成了。

　　思虑到此，他心意一转，又是一个意识化身走了出来，并再度向着清沉浑域之内走入进去。

　　张衍一缕意识正沉浸于浮漓派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中，他此是准备如同主驭布须天一般，将此处也是纳入掌中。

　　但要是这个时候那一位存在忽然侵入进来，那么他就会立刻放弃此地，以免对方循此找到其余浑域及背后造化之地。

　　至于是否要将四处造化之地归并合一，他却是暂时无有此打算。

　　四域格局无疑是太冥祖师安排的，这里说不定有什么深意，所以他不打算去破坏这里面的格局，就算三处地界都是为他所主驭，也只会分开执掌，而不是将之混合到一处。

　　若是单单出于对紧迫时局的考虑，他本来可以让神常道人等人过来相助，甚至将这几处分别交托给其等掌管，但问题是这里所有宗派都是太冥祖师所传，他能插手其中，是因为他本就溟沧派正传，做此事可谓名正言顺，可要是引外人到此，那就极不妥当了，这应该设法避免。

　　而且炼神之间并没有法契可以约束，所以彼此信任是有限的，若是不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么很难保证事情会朝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需知在绝强伟力之下，有时候连炼神大能自己也无法做出确切保证。

　　此刻他意识不断沉浸入这方造化之地的深处，有过一次炼合布须天的经验，对此他已有不少心得，进展还算顺利，阻碍当然也有，因为他自身非是这方现世之人，所以无法完满契合，好在他背靠着布须天，自身力量足够大，以大凌小，终是能够做到此事的。

　　不知多久之后，他心中忽然生出一丝感应，沉吟了一下，身躯之上就走了出一个化身，并往外行去。

　　玄澈道人这一次并没有再去试图以法力接触张衍，而是老老实实往浮漓浑域而来，入了此地之后，他言道：“玄澈到此事相商，还请道友现身一见。”

　　不多时，他便发现自身感应之中忽然多出了一个空洞，而后便见一名身着玄袍的年轻道人背映五光，脚踏玄气而来，气机敛如无底之渊，无从探究。

　　他心下一凛，来者无疑也是一具意识化身，可所表现出来的伟力却仍然在他之上，把袖一抬，打一个稽首，道：“这位道友有礼了。”

　　张衍也是抬袖还得一礼。

　　玄澈道人言道：“今次冒昧请道友出来，乃为请教一事，道友为何要坏我分身？”

　　他曾试图从浑域修士身上了解事情经过，但不是其等不知道，就是被一股莫名力量挡下，为了避免遭受到上次同样的结果，他果断收手回来，并选择此刻当面质问。

　　张衍道：“尊驾得了清沉浑域背后的造化之地尚且不足，还欲侵夺他派乃至我溟沧一脉造化之地，此举太过，贫道方才出手阻止，此便是原由。”

　　玄澈道人意外道：“道友是出身自溟沧一脉？”

　　他心中暗感棘手，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本来若是外间之人，他有大义名分在手，真要争斗起来，哪怕自己无法敌过对方，也能以此名义设法将请来帮手，可对方同样也是太冥祖师传法后辈，他就不能用此方法了。

　　只是这几处造化之地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仅是用来避过离空之劫的，还关系到某一个承诺，他不可能放弃，于是言道：“祖师当年曾晓谕于我，要我全力相助四域宗派避过离空之劫，前番分身到此，便是为此，”顿了一顿，他加重语气，道：“我只是遵照祖师之谕行事，道友出手阻拦，似有违祖师之言。”

　　张衍淡笑一下，道：“可那上谕之中，并未有言要浑合诸般造化之地，当年四域之分乃是祖师定下，若没有祖师谕令，那贫道维护也是正理。”

　　玄澈道人皱了皱眉，他一抬手，将一物拿了出来，托在掌中，道：“凭信在此。”

　　张衍看有一眼，那是一枚玉符，凡是太冥祖师门下亲传弟子，都是拥有此物，元中子、洵岳、罗湛、渺玉等人身上都有这么一枚信物。

　　他笑了一笑，道：“尊驾此物，这只能证明你的确为祖师门下亲传，却无从证明收拢归并造化之地乃是祖师之言，做不得数。”

　　玄澈道人皱眉道：“如此还是不够么？上谕之中本就令我助诸派避过大劫，尊驾当是明白，若无那溟空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仅凭其余三处未必能挡住离空之劫。”

　　张衍正声道：“贫道乃是溟沧门下，自不会坐看同脉同道受此大劫，到时当会出力维护，尊驾大可不必为此忧心。”

　　玄澈道人深深看他一眼，张衍如此说，就是将他最大的借口无形中给化解了，知道今次已是无法谈下去了，他不再多言，打个稽首，便转身离去了。

　　张衍目光微微一闪，要是果然如他猜测的一样，背后还有人，那么下来一定会使出手段了。

　　不过他正身在此，却是丝毫不惧，眼下最大的敌人，还是来源于外。

　　念至此处，他忽生出一丝感应，发现那一位的气机有些微变动，似是时强时弱，而此前却并非这般，心头不由一动。

　　那一位存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全力寻觅造化精蕴，并设法将之侵夺吞没，以此壮大自身力量，便是暂时没有找到这里，那么一定也会寻到别处。

　　所以这期间应该是其力量的上升期，而且很容易就应该能感应出来。

　　他可不认为镇压全道二人就能拖住其全部实力，只从其轻轻松松就阻挡了那二人进入布须天就可看出此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这等情况，却是让他有了一个推测。

　　既然太冥祖师和他乃至一众同辈预计到离空之劫，那么没有理由不做后手，必然有所准备，寻找可用于托庇的造化精蕴之地是其一，挺身而出，主动消灭危劫，也是其一。

　　现在其实力不得增长，并且出现了气机波动，很可能是有人出面阻止。

　　要是这样，是否可以尝试着联络上其人？

　　他思考了一下，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真要有人能和那一位存在对抗，那么道行显然也是高明无比，纵然并不是完全收敛了自身法力气机，让人无从感应，也不是他人可以随意寻到的。

　　他目光陡然变得幽深了几分，若是与那位存在对抗的这一方能够胜出，那固然是最好，可要是失败，以至于被镇入永寂之中，那就是最为糟糕的局面了。不但可以与之对抗大能少去一个，那一位在侵灭诸有的道路上又将会大大跨进一步。

第十章 不因外劫畏天途

　　张衍深思下来，既然那一位存在暂时脱不了身，那么自己是否可以利用这个空隙做一些事呢？

　　比如设法将全道二人救了出来。

　　再比如正身出得布须天，把意识沉落入浮漓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中，那么在虚寂之中，只需一瞬之间，就可将此方所在纳入掌中。

　　只是尽管想到了这些，可实际做起来还有一些难题需得解决。

　　因为其余四位同辈现在也同样在布须天中，所以他正身是不可能离开布须天的，否则失了他的压制，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出了布须天，也未必就能顺利找到浮漓浑域所寄托的那方现世，至于直接选择从这处造化之地遁至虚寂的做法，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此地与布须天虽然同属破散开来的造化之精，可既然分开了，那么就已然是两个不同的地界，在没有完全将之炼合前，他是没有办法做到以正身的方式进入的。

　　他思索了一番之后，认为这里虽然有种种困难，但不是没可能做到，就像去解救全道二人时，大可把神常四人一同唤上。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浑域之内先是无事，己方后路能保得安稳。

　　要是现世之内时时刻刻有人在旁窥伺，那么他是不可能不顾一切转而出去面对那一位存在的。

　　所以不管怎样，要想主动出击，就必须先解决玄澈道人那里的麻烦，这里不设法处置了，那么他将做不了任何事。

　　只他并不准备主动去找寻其人，清沉天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乃是对方主场，那里情形到底如何现还不明，冒失上去绝然不是个好选择，与其如此，还不如坐等其人上门。

　　不过他相信自己不会等得太久，因为清沉浑域与那造化之地的相接是有时限的，等到一段时间过去，两界又会重新分开，玄澈道人若不在此之前找了过来，就只等待下一次机会，那将不知道是多久之后了。

　　若其人不惧那一位存在找上门来，倒是可以试着等下去，他也是乐于见此。

　　可要是这段时候虚寂之中那一位存在就已经解决了对手，令他下来再无机会出手，那就是天意了，非是他不愿去为，而是力所难及。

　　另一边，玄澈道人意识化身已是回到正身之上，瞬息间便了然了所有，他知道单凭自己已是无有办法解决此事了，就把头抬起，道：“壬都道友可在？”

　　不一会儿，有一声音浮现出来，道：“道友寻我？可是那里之事解决了？”

　　玄澈道人道：“遇上了一些麻烦。”

　　那声音不悦道：“道友可是曾答应过我等的……”

　　玄澈道人截住那声音话头，道：“的确如此，我也尽力去做了承诺之事，此行未能如愿，这也非是我所想看到的，道友若还欲完成先前所原，那么现在该想的是如何解决此事，而不是责问于我。”

　　那声音沉寂下去一会儿，再又响起道：“究竟是什么麻烦？”

　　玄澈道人言道：“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炼神同道。”

　　那个声音倒未显得有多少意外，显然在玄澈化身无端消失后已是有了一定猜测，其道：“看来也有人盯上了那方造化精蕴之地，我会派遣分身与道友一同前去解决此事。”

　　玄澈道人言道：“若是如此就可轻易解决，那我也不会说是麻烦了，”他加重语气道：“以我与之接触看来，那坏我谋划之人可以正身渡入浑域之内。”

　　那声音主人久久不说话，其本来以为玄澈道人是故意推脱拿捏，想争取到更多东西，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虽然他们之中已然有人炼合了眼下这处造化之地，不过此力不足以庇佑所有人不说，更无法相助他们任何一人以正身方式进入浑域。

　　而意识化身用于对付下境之人那是足够了，可当面对同辈正身之时，却毫无威胁而言。

　　半晌之后，其言道：“此人功行如何？”

　　玄澈道人回道：“在我之上，我亦无法探查到其根底，十有八九已是过了解真之关，是否更高，无从揣测。”

　　这时眼前气机忽然一晃，有一个面容苍古的老道走了出来，其人神情严肃地问道：“玄澈道友，莫非就不能试着说服此人么？”

　　比起选择争斗，他更想用温和方式来解决此事。

　　这非是他们不敢与人相争，而是在面对一个炼神同辈的时候，选择直接冲突是最不明智的，因为你就算能把对手击败，也没法彻底将之灭杀，最后带来的可能只是更多的麻烦。

　　玄澈道人摇头道：“其人是不可能让出那方造化之地的。”

　　老道言道：“为何？”

　　玄澈道人道：“因为此人出身宗派，也是祖师当年所传一脉。”

　　老者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若那造化之地本来只是一件无主之物，当有外力或是本来与此有牵扯的人物介入时，那么对方或许会选择妥协退让，可其既然能名正言顺将造化之地占为己有，又怎会同意与他人分享？就像玄澈道人自己，若不是因为某个原因，也不可能答应他们染指此间。

　　他很是不满道：“道友不是说，你祖师后辈之中，不可能再有人成就炼神了么？”

　　玄澈道人皱眉道：“我当初也是如此认为的，因为祖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位，甚至未曾言及后辈之中还有人会有此成就，祖师当年所关照之事，也全是交托于我的，又哪里想得到会有这等变数？”

　　那老道沉声道：“要对抗其人，那便只能祭炼法器，助我正身入内了。”

　　玄澈道人一思，如是用造化之精残片的确可以祭炼出这等法器，相助他们约束自身法力，并进入浑域乃至造化之地中，只是他却想到了其中一个缺陷。

　　“祭炼这等法宝，需要不少时候，我等未必等得及。”

　　要是寻常宝物，那么一瞬之间就可祭炼出来，而这等东西却是不同，需要他们投注入更多精力与时日。

　　若是在此期间，那一位存在找了过来，或是两界关门合闭，那就算祭炼出来，也无有什么用处了。

　　那老道言道：“我方才已是察看过了，虚寂之中很是平静，那位存在短时之内不会找上我等，所以道友尽可放心。”说到此间，他又加了一句，“况且祭炼此物也用不了多久。”

　　玄澈道人立时反应过来，道：“道友准备借用那造化之力祭炼法器？”

　　那老道言道：“不错，单纯以我等之力祭炼，的确太过缓慢了，可我等现下拥有一方造化之地，大可调用其力完成此事。”

　　玄澈道人想了一想，的确可以如此做，虽这般祭炼出来的法器不是那么完满，甚至无法维系长远，但他们眼下倒也不必追求这些，他道：“那需快些了，那两界关门可不会等待你我太久。”

　　那老道没有言语，其身躯宛如虚影，又如来时那般消去不见了。

　　三日之后，那老道重又转了回来。

　　玄澈道人见到其人时，不由得眼神一凝，其人再非以往那般以化身显于他面前，而是正身到此，并且身外法力都是收束起来，他道：“看来道友已是炼成那法宝了。”

　　那老道一挥衣袖，就有一道灵光投来。

　　玄澈道人见得那是一枚灵珠，意念一转，其便收入了身躯之中，默默运持片刻，道：“只我二人行事？”

　　那老道淡淡言道：“只我二人莫非还不够么？我等此去，只是要让那一位知晓，我等亦可以正身到其面前，就算他修为高于我等，也不敢冒着脱离浑域之险与我动手。”

　　玄澈道人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

　　炼神正身一旦在浑域之中相斗，那么双方都会离浑域而远去，回到虚寂之中。

　　此等后果放在平日固然无妨，可要知道，现在虚寂之中可是有那一位存在的，恐怕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现在自身法力感应之中的炼神修士。

　　所以他们过去，只是要让对方知道，自己这边有可引发这般后果的能力就好。

　　由于距离两界分离已然不远，两人没有在此做太多耽搁，稍作商量，便一同沉入到清沉浑域之内。

　　到了此间之后，两人也未停留，直接往溟空浑域而来。

　　张衍正身此刻正坐于天穹云台之上，感得二人气机到来，便抬眼看去，见玄澈道人与一名老道联袂到来，他一眼便就看出，二人此回俱是以正身到此。

　　玄澈道人上得前来，稽首一礼，言道：“道友有礼了，今次到来，仍是为上回之事。”他语声稍显郑重，道：“我知道友已是占夺了溟空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既然尊驾已是得了此地，那我等也不与你争抢，只要尊驾愿意我等拿去另外几处造化之地，那我等之间就可免去一场冲突。”

　　他们本来想法，是侵占三处浑域背后的造化之地后，再借三处之力，炼合布须天，现在有张衍挡在前面，无法达成此愿，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张衍看向玄澈道人，淡声道：“祖师给尊驾之谕，乃是借用造化之地回护脉传道统，而今尊驾却欲与我私分此地，此举，请恕贫道无法答应。”

第十一章 造化遮身本心易

　　玄澈道人见张衍回绝，神情微微有些不好，但转瞬又是恢复如常。

　　他道：“这岂是私分？我便是有那几方造化之地在手，又哪里会不顾同门后辈？有祖师上谕在，但凡祖师脉传，我定然都会回护安稳，不使他们有失。”

　　张衍却是道：“尊驾现下说得这些，却是让人无从信服，你今日与外人合谋窃夺之所在，正是祖师所传，而非是你私有，你偏偏要将之让予他人，有如此作为在前，安知他日会否置外人之利于我同脉利益之上？”

　　玄澈道人听他如此说，心中更是不悦，可口中还是辩解道：“尊驾岂会不知，现在有离空之劫在前，以我一人之力又哪能抵御？多得几位同道相助，再有更多胜算，如此也能更快炼合造化之地，若得将来能将这些地界聚合一处，那便不用再畏惧此劫了，也能更好庇佑诸宗同脉。”

　　那老道也道：“尊驾这般说，可却没有道理了，我辈俱是炼神，与下境之人本无交集，此辈再如何，也不会来侵占我等之利，庇佑其等不过一桩小事，惠而不费，又何必去做那等恶人？平白得罪了两位上头那位祖师？”

　　张衍哂笑一声，炼神修士的确不会去和下境修士计较，也不会去在意其等死活，要是其等得了造化之地，有玄澈道人在旁说上几句话，或许当真会那些宗脉得以托庇其中。

　　可这番话看似说得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却有意避开了一事，那就是造化之地本来就是太冥祖师留给自己门人后辈的，与此辈又有何干？

　　换言之，百脉诸宗才是那些造化之地的主人。

　　现在主人未曾开口言语什么，外来之人在抢占了此地后反说我可遮护你等，这是什么道理？

　　当然，世间之事，未必都是可以讲理的，归根到底，还是看谁人力强，谁人力弱，要是四大浑域这边没有与之对等的炼神大能，那你再说这些也是无用。

　　不过现在既然有他在这里，此辈却是休想如愿。

　　他不去理会那老道，只是看向玄澈道人，道：“贫道请问一句，清沉浑域背后那处造化之地，可还在尊驾手中么？”

　　玄澈道人皱了下眉头，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张衍道：“若不是，尊驾连背后那一处造化之地都是回护不住，反而落入他人手中，你又何言庇佑宗脉？”

　　玄澈道人顿时沉默不语。

　　张衍看这模样，当即明白了，主驭那方造化之地之人的确不是玄澈道人，从这般看来，也难怪其人立在外人那一边，因为如果他不肯配合，那么恐怕立刻会被驱赶出来。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玄澈道人占据这一处本来应该是得了太冥祖师安排，现在却偏偏落在了他人手里，却不知其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那老道见张衍态度坚决，始终不肯相让，声音微冷道：“看来道友是不愿退让了，既然言语说不通，那我等只好与你以力相论了。”

　　张衍听出他言语之中的威胁之意，淡笑一下，道：“也好，既然尊驾要动手，那便干脆在此一论高下。”他话音一起，身上原本收敛至无的法力骤然扩展开来，霎时与两人法力撞在了一处。

　　那老道顿时大惊，他没想到张衍一言不合，就立刻动起手来，莫非对方当真不怕落入虚寂之中后被那一位存在找上门来么？

　　若是可以，他其实也不想选择动手，方才他也是想以此令张衍有所顾忌，可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他也顾不上其他了，当即意动心转，将自身法力迎上。

　　还未等双方法力碰撞在一处，周围浑域忽然消失淡去，随即双方都是发现，己身在不自觉中往虚寂之中跃去。

　　这却是因为浑域无法与他们庞大伟力相容，故是两者于瞬息间脱离开来。

　　玄澈道人和那老道一见己身落入虚寂之中，立刻全力戒备，神情也是变得凝重无比。现在虚寂之中，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那一位存在，若是发现其找了过来，他们就会立刻放弃此事，试着遁回庇护自身的造化之地。

　　张衍在自身放出法力的那一刻，就已然分出数道意识，去往神常道人四人所在。

　　他对布须天无比重视，若此间只是他一人，那还好说，可现在里面还有诸多同道及弟子门人，却是不得不谨慎一些，既然他已是自里出来，那就不会再让神常道人那四人留在此间了，故是准备将其等都是唤了出来。

　　神常道人等人自入布须天后，一直在此用功修持，此刻见他化身到来，都是忙是起身致礼。

　　张衍将自己推断大致一说，并请四人来虚寂之中为他掠阵，四人却是不敢不从，尽管他们畏惧虚寂之中那一位存在，可张衍乃是布须天驭主，现在是好言好语与他们相商，可若是他们回绝此事，那么张衍随意可以将他们从布须天内驱逐出来，那时下场不问可知。

　　神常道人此刻出言道：“那位玄澈道人很大可能还有帮手在外，若是我等出得此地，会否有外人趁虚而入？”

　　他说这番话倒不是不想出去，而是的确有此担心，毕竟布须天已是他们现下唯一容身之地了，他也不得不为此考虑。

　　张衍道：“道友说得是，不过此事贫道已是慎重思量过，早是有了防备，此举当是无碍。”

　　他不难看出，玄澈道人等人这回是借了法器之助，才能以正身方式遁入到浑域之内的。

　　这短短时日内，能祭炼出两件相同法器已然是极快了，正常情形下，不会再有多了，就算有人往布须天中来，也至多只是一个分身，他同样也有意识化身留在那里坐镇，所以并无法对布须天造成太多威胁。

　　再一个，因为外部威胁，清沉派背后造化之地也不可能无人看护，肯定要留下一人守御的，那人很可能就是那主驭之人，否则那一位侵灭诸有的存在一旦过来，就可轻易将此地夺走。

　　神常道人见他早有防备，再无疑虑，便自布须天内遁了出来，青圣等人亦是先后行去。

　　四人到了虚寂之中，发现果如张衍之言，那一位存在气机有起伏波荡，这明显是在与人交手，并且法力碰撞激烈才会引发这等情况。

　　他们也是惊奇无比，居然还有人在那一位到来时不但不去躲避，反还敢于主动上前应战的，同时也都放心下来，至少大敌未除，其人没心思来理会他们。

　　张衍此刻也是能清晰感觉到，那一位存在之外，还有一股凌厉无匹的气机在与之交缠碰撞，只是明明不曾见到那是何人，却偏偏给他一股熟悉之感，不禁若有所思。

　　而另一边，玄澈道人与那老道本来见得那一位存在似被什么人拖住了，还以为可以与张衍论个胜负，可没想到，只是转瞬之间，后者背后就多了四名炼神同辈，两人都是神情一变。

　　玄澈道人冷笑一声，道：“尊驾说我引外人至此，不想自己也是如此，却不知何来脸面说我？”

　　张衍淡声道：“尊驾说错了，今次之事，乃是你我门内之事，贫道绝然不会假手于外人，便与你二位相争，贫道也不会请得这几位相助。”

　　说到这里，他目光投向向玄澈道人，“贫道从无将祖师留下之地让于外人的打算，这几位不过是为避劫难，庇托在贫道这里，不似尊驾，却将这等地界都是让与旁人。”

　　玄澈道人却是不信，张衍口中是如此说，可真要动起手，谁知另外几人会否主动出来帮衬？

　　那老道暗中传言道：“道友，对面有五人，此战已是有输无赢，此次未曾夺取到造化之地，确然不是道友过错，我等回去再想办法就是，现在还先离了此处，莫要惊动那一位才好。”

　　他们最怕的还是这里斗战动静引起那一位存在的注意，要是自己遁回去时被其见到，那么那方用以托庇的造化之地就会被其发现，一旦盯上了，那下来可就难捱了。

　　张衍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今次是一个难得机会，正好那一位存在已被拖住，自己索性先拿下这二人，再集合诸人之力，看是否能将全道二人解救出来。

　　他淡声道：“玄澈道友，你背后那一处造化之地既然让与了外人，那便与你再无关联，贫道却要设法拿了回来，不过你若愿意与此辈撇开关系，贫道这里也可庇佑于你。”

　　玄澈道人望他一眼，道：“尊驾不必说这等言语，我岂会背弃友盟。”

　　张衍心中一转念，按理说，彼此身为同脉，他这里比外人更是值得信任，然而玄澈道人看去似乎毫无站到他这边来的打算。

　　炼神之间又无言诺约束，对方要当真看重这些，也不会不把祖师所留下的布置放在心上了，所以应该有什么页数原因，使得其不得不跟随这些人外人。

　　他只是看在祖师情面之上，给对方最后一个机会罢了，既然不愿，那也怪不得他了。

　　当即心意一转，一股无边伟力已然压了上去，并在瞬息之间将法力推上数个层次，不但如此，他同时还将布须天伟力调运起来，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二人镇压下去！

第十二章 气转镇神内乾坤

　　张衍方才就已是看得清楚，那老道与玄澈二人的实力皆未曾过得解真之关，是以根本不用他人插手，只凭自己实力就可以拾掇二人。

　　虽他无法杀死炼神同辈，但却可以祭动布须天之伟力将之镇压在内。

　　若是此事顺利，将来又有机会把清沉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一并收拢回来的话，那么就算将这二人放了出来也是无妨碍了，毕竟要应对离空之劫，能多几人还是有用的，到时其等若不愿意附从，那么直接将之驱逐入虚寂之内，由得那一位存在去了结其等即可。

　　玄澈与那老道因为骤入虚寂，一直在严加戒备，此刻骤感张衍法力压来，二人也是忙不迭举动法力，同时推动其中变化，于瞬息间将之抬升上去。

　　两人本以为在己方合力之下，只要另外四人不曾插手，那么纵然张衍胜过他们一筹，也是不难挡住，下来只要有一线机会，就可遁回现世之中，再不用在此纠缠。

　　二人盘算得是不差，可却仍然低估了张衍的实力，这猛然冲撞之下，最外层法力竟是一触即溃，层层崩塌，那股浩大伟力一下冲入他们内圈中来。

　　那老道脸色都变了，以神意传言道：“玄澈道友，此人法门怎与你所言截然不同？法力又如此强横？莫非道友那位老师藏了一手不成？”

　　玄澈道人哼了一声，通常炼神修士之间通过法力碰撞，总能察看到彼此气机，并能看到对方一些路数，可修士过了解真关，则可以对自身加以收敛，以至于他无从知晓张衍底细，尽管这样对方也不了解他，可要是法力高过对方还好，法力较之对方为弱，那就十分吃亏了。

　　好在四大浑域各脉宗派虽然所传功法各不相同，可他到了浑域之内后，也是试着看过了溟沧一脉功法，稍加推演，也能知晓练到高深境地之后是何模样，自认为有法应对。

　　可现在张衍那路数却是与溟沧派功法全然不同，根本找不到其中变化破绽，这却令他最大的优势都是失去了。

　　在这般纯粹法力的比拼中，两人很快败下阵来，只剩下最后一圈法力回护，若是再寻不出办法，那么或许再过片刻，就会被张衍一举压下了。

　　那老道看出不好，再不敢犹疑，心中急唤法器相助，但见其身上光亮一闪，一只光华湛湛的金铜盘簋飞了出来，上面有金纹万道，如同波浪翻涌，法力撞在上面，这些纹路便就一阵荡漾起伏，层层化开，不止如此，多数倾压上来的伟力竟还朝着来处反涌了回去。

　　张衍目芒闪动了一下，他立时看出，这法宝玄异非常，守中带攻，化消攻势不说，还能借敌之力加以反攻。

　　不过他对此倒是有所准备，既然这二人身旁有造化残片可用来祭炼法器，那么一定是有宝物随身的，尤其是对方掌握了一方造化之地，那说不定还有造化至宝蕴生其中。

　　现在一观此物，果然不出所料。

　　对方不是朝萤、乙涵那等宝灵，就算他调用布须天伟力压了上去，也至多晃动此宝，不会对宝主造成什么太大影响，不能指望以此伟力克敌。

　　不过方才只是一次对撞，他便立时看出了这法宝的长短所在。

　　其虽可反推敌势，但在发动之时，只可反制一力，然而现在他是布须天伟力乃至自身法力一同调动，所以这二人尽管成功挡下这一波攻势，却仍是受了他牵制，无法遁行回去。

　　明了了这些，他心中已是有数，再度将布须天伟力调运起来，往此辈所在强压上去，同时心意一动，金光闪耀之间，却是将那太一金珠打了出来。

　　布须天伟力一落，就被那盘簋挡了下来，此宝也是了得，激震出道道金纹，仍是将二人牢牢护住，并且又一次将袭来之力又反推回去。

　　张衍对这涌来的金波却是视而不见，就在将要靠近他正身之时，有一只玉杯凭空浮现出来，杯口一转，那所有袭来力量都被吞没进去，有此宝护持，他便将法力源源不断送了出去，根本不怕被遭受对方反制，反而因为这等对抗，那盘簋却是无从抵挡太一金珠了。

　　玄澈道人与那老者急欲遁回栖身之地，本来祭出那盘簋后，就准备借此物牵制之际，就寻机遁去了，可越是如此，越是找不到机会。

　　他们无论手中法宝与所能调用的力量远都不及张衍，能守住一面却守不住另一面，此刻忽然一股危兆闪心头，顿知不妙。

　　少顷，只觉一股宏大力量轰落在了身上，不由浑身一震，僵在了那里。

　　太一金珠打出之后，完全没有过程，乃是直接着落在他们法力之上的，并且到来之后，又会持续不断轰击，这却是令他们更加难以摆脱。

　　若不是二人身上皆有造化残片祭炼的护身法宝，恐怕此刻已是彻底失去还手之力了。

　　张衍见战局进行到此，明白自己已是控制住了局势，下来只需稳扎稳打，就不难将二人拿下。

　　实则这二人若不是心无斗志，总想着先行撤走，而是敢于和他放对，纵然改变不了结果，可他想做到这一步还无有那么容易，而现在，此辈就算想反抗也无可能了。

　　片刻之后，他法力在接连抬升之下，已与这二人拉开了一个极大差距，见得时机已至，就心意一引，将之全数压下。

　　玄澈二人就算有宝物抵挡，可在连续逼迫之下早已是不堪重负，这刻被此股绝强伟力一压，周身法力及护持终是彻底溃散，再无任何反抗之能。

　　可就在此时，一股法力凭空生出，看那势头，似是想将二人接引回去。

　　张衍感觉此力之中还夹杂着一股极似布须天伟力的力量，立刻反应过来，这应该是那位主驭了清沉天背后那方造化之地的修士出手了，显然是其人见得战局已到关键之时，认为他已然手段尽出，故才拣了这个时候切入战局。

　　此人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发动之时毫无半分预兆，若是换了他人在此或许会被其所得逞，但他久经斗战，在这虚寂之中又需时时警惕那一位存在，所以就算到了这等时候，也还不曾忘了对外防备。

　　此刻心中一起意，顿有一枚金铃一晃，那股袭来之力顿时由强转弱，达到内圈之时，已然不剩下什么，被他以布须天之力上去轻轻一撞，便就化解了。

　　可对方显然不想就这么放弃，忽然之间，周围一切仿佛顿止下来，而后一个模糊化影凝聚了出来。

　　张衍目光看了过去，见那是一个不辨面目形貌的道人，其人冲他打了一个稽首，诚恳言道：“道友有礼了，今次是我等冒犯了，道友可否放过这两位道友？若得他们回来，我定会约束他们，绝不会再来相扰，况且离空之劫到来，我辈委实不宜在这等时候先斗了起来。”

　　张衍看得出来，眼前出现之人，乃是以伟力所化虚影，想必其正身仍然躲藏在造化之地中。

　　他心下一哂，对其所言之语却是丝毫不信。

　　炼神之间若是互相熟识，那么承诺还算有些分量，可要是本来就是分属敌对，那么所下之诺根本不可信，哪怕转头就扔也很是寻常的。

　　况且此辈之所以谋划四域背后造化之地，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避过那一位存在，有这等威胁存在，绝非是其等说自己不愿意就当真不愿的。

　　现在他已是到了最后一步，若是放过这二人，那他今次所为也就没有意义了，下次再想寻到这等机会，那是绝无可能了。

　　他当即回言道：“你等寄居之地，本应是贫道门中祖师留予玄澈的，他与你等走到一处，那想来自有其理由，你等若是安然居之不动，贫道自也不会来多作过问，可你等却欲占求更多，此断无和解之可能，今日贫道拿下这二人，改日还会亲自登门造访。”

　　说完之后，他一挥袖，那道人身影就轰然破碎。

　　他们彼此是以意识传言，看去是交谈许久，可实际只是一瞬过去，此刻他目光往前方一落，无边伟力落下，玄澈与那老道便一齐消失不见，却是将两人一气镇压入了布须天内。

　　此后若无他这驭主首肯，或者布须天破散，那其等永无法从中出来了。

　　神常等四人都是看到了这一幕，不由心中凛然，不单是张衍轻易将两名同辈拿下，也是因为布须天那莫测伟力，这两者结合一处，方才若是换作他们上去，想来也是同样无力阻挡。

　　张衍将二人镇压之后，就转而往虚寂深处望去，此番斗战看来并未引起那一位存在的关注，或者说其人还无暇关注到这里，不过这正符合他的心意，趁着这等时候，他可以做得更多事。

　　首先是分神四顾，试图找寻那几处造化之地所在。

　　想在茫茫虚寂乃至无数生灭现世之中把这几处找了出来委实很是困难，连那一位存在不见得能做到。

　　倒是因为先前与玄澈二人法力碰撞，却是可以先试着找到清沉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这样即便浑域与此地的两界门户合闭，也一样可以找上门去。尽管此地已得驭主，难以自外攻破，但就如他背后布须天一般，若是此中还有疏漏未曾弥补，那说不定还能寻到机会。

第十三章 斩尽外道散天数

　　张衍意念一转，准备将场中两人所留下气机摄拿过来，直接找到清沉那处所在。

　　可是方才如此做时，却是发现二人所留下的大部分气机都是被人拭去或者刻意改动了，要是循此而往，那最后定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毫无疑问，这是方才那道人所为了。

　　看来其这次到来，目的不仅是为了来挽救玄澈二人，也是为了防备自己藏身之地被他们找了出来，所以反手就将两人气机尽数抹去了。

　　此人这次到来，大半是借用了某种法器显化，同时又用了一部分造化之力，可却偏偏没有自身任何气机留下，可谓飘渺无踪。

　　张衍冷哂一声，其人自以为做得很干净，可实际只要当真出现过，就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尤其是此人动用的那一部分造化之力，对于他人来说，或许这般伟力十分不好降伏，也很是难以寻到头绪，可于他这等对造化伟力十分熟悉之人的而言，却不见得有什么用。

　　当然，他若只是指望这些，也不见得定然可以寻到这方造化之地下落，还是有可能被其人遮掩过去的。

　　所以早在两人出来之前，他就已是在推算其等背后所在了，就算现在无了眼前这些线索，也不过是再多费一些功夫而已，也无有什么妨碍。

　　再是稍作推算之后，他双目之中闪现出一阵光芒，并往一处看去，顿时见到了一方所在。

　　其与浮漓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有些相似，还略微强盛一些，但比之布须天仍是相差甚远。

　　他能感觉到，在自己往里看时，有人也在望向自己，应该那道人也是察觉到他的注视了，不过其并没有因此现身出来，而是蛰伏不动，显是不想暴露出自身太多东西。

　　他心中一思，从这般看来，其人当还未曾过了解真之关，不然的话，就不用顾忌法力波荡出来，从而让人察觉底细了。

　　但也不排除是其故意如此做。

　　在未曾真正见到其人之面前，他不会妄下定论。

　　既已是找到此地，他便不再多看了，因为现在他还无法拿这方造化之地如何。

　　所幸造化之地被人炼合之后，那主驭之权也并非不可被夺，只是十分困难而已，既看主驭之人功行，也看此中会否有所疏漏未曾弥补。

　　他心下有一层考量，此处乃是太冥祖师留下的，那么一定会有祖师气机留存。

　　譬如布须天内就有这般气机，就连他也不能抹除。

　　对方并非是太冥祖师后辈，只要道行修为未曾超过太冥祖师法力，那么一定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便是可以利用的地方了。

　　这里并不是今次他的主要的目标，可待日后再来谋取。

　　若是可以，他想此次将其余两处造化之地也是找了出来。

　　那等无主之地，只要他意念能够沉入其中，那么自身在虚寂之中时，就可瞬时将此地化为自家掌制之所在，如此就有三处造化之地可为自己所掌有，不但可以庇佑诸脉同宗，也能从中借用得更多力量。

　　在意念转顾之间，他已是将浮漓浑域背后那处造化之地寻到，因为那里间还有他一个意识化身留驻，所以哪怕现在两界关门已是合闭，也是一下便就找到了。

　　他意识在里间转过亿万载岁月，然而外间只是一瞬，就将这一处彻底纳入执掌之中。

　　再是得了一处造化之地，他心下一定，此行至少已不会空手而归，而济源浑域那处，就有些困难了，因为两界还未到挨近时日，若是这回寻不到，那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分出一缕意识前去推算找寻，他把主要注意力又是拉回到眼前来，现在重点却是如何解救出全道二人。

　　他对神常等四人言道：“而今那一位与人纠缠，无力顾忌外间，方才我等斗法，都未曾引起其人注目，机会实是难得，而今我等不妨试着找出銮方、秉空两人道友所在，若是能将这二位解救出来，那既可削减那一位实力，也可为我辈增添对抗其人的人手。”

　　神常等四人此刻都是神情异常凝重，他们不是担心找不到这二人，而是想着万一寻到，那说不定就会与那一位存在直接对上。需知全道那二人就算法力道行不及他们，可也没有根本上的差距，就是这般，当时却也是被轻易镇压，而若换了他们，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出言反对，一是他们如今托庇在张衍门下；二来他们都对而今局势有着清晰认知，知道现在这等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一味缩在布须天中，那是最为消极的做法。

　　青圣道人对此尤其赞同，且他更是激进，提议道：“那一位每时每刻都在侵灭现世诸有，实力也是不断增长，现在既有机会，当设法把那二位道友救了出来，如此既可消夺其气焰，也可助长我等实力，且其被另一位道友拖住，说明两人实力相差不大，我若此时插手进去，说不定还有机会将之镇压起来，那样此劫就可解去了。”

　　神常道人却无有这般乐观，他道：“不管如何，先看能否把两位救了出来，余者可过后再谈，且对上那人，诸位还需尽量小心为上。”

　　张衍道：“诸位道友不必太过担心，贫道与那位存在虽未见过面，但却见识过其人手段，虽是高深莫测，却也不是无可阻挡，便是这一位存在抽手出来对付我等，贫道也自会调用布须天伟力助得诸位躲入布须天中，只要诸位自家小心一些，便就无碍。”

　　这里在场之人都是入过布须天的，对于他们而言，此方所在并不是落在某一处，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身侧，只消得他同意，那么意念一转就可躲了回去，除非他们在未曾察觉到异状之前就被拿下。

　　四人都是点头，张衍这般说，他们便放心许多，当下各自试着感应起銮方、秉空二人的下落来。

　　虚寂之中无所谓远近，炼神之间法力碰撞，有些是现在能够望见的，而有些则是早已寻之不到的，然则不管是否已堕入永寂，总有些许残痕存留，只是十分微弱而已。

　　而他们每一个与此全道二人以往都是有过接触，现在随着那往日法力之痕溯源而去，倒也非是全然没有头绪。

　　张衍也是用心推算，在他想来，那一位存在不会刻意遮掩这些，因为没有必要如此，其人想必很乐于见到他们脱离布须天，主动寻了过来。

　　若是那一位直接以法力困压这二人，那么找到之后，解救出来的希望较大，可若是二人被困入类似造化之地的所在，那他们就无能力为了，只能略尽人事罢了。

　　五人合力推算下来，很快就有了结果，寻到了全道二人所在，但却感到双方之间宛如隔着一道无形屏障，阻挡他们法力探入进去。

　　这不仅仅是双方法力强弱不等，还有境界之上的差别，只是一线就是天渊之别，只要是力量有所不及，那么他们就永无法接触到对面。

　　张衍目光微闪，假若他调用布须天伟力及自身法力，倒是有可能推开这扇门户的，可是才升起这个念头时，心中却是莫名多了一丝危兆，好似这般做有所不妥，这立时引起了他的警惕。

　　虽是只需一步，就可达成此回出来的目的，可他在冷静考虑下来后，却是放弃了这个想法，言道：“诸位，既然无法打通此处，那我等便回返就是，只要布须天这方托庇之地仍是存在，我等就还有机会。”

　　神常等四人见此，也是知晓事不可为，若能就此退走，那自然是好的，毕竟那一位的威胁时时刻刻存在着。

　　张衍心意一起，正要带着诸人折返布须天，却是若有所觉，回头一望，见得一名道人背对着他站在那里，不由眼眸一凝，他明明可以望见对方，却无法感应到其存在。

　　就在这个时候，自虚无之中骤然耀闪出一道剑光，霎时劈开混沌，方才他们无从过去的屏障乍然碎裂，但见两道法力激荡开来，那銮方、秉空竟是一下自里脱困出来。

　　与此同时，一股无比压抑的伟力猛然生出，似要将他们都是围裹其中。

　　那道人只是背对着众人遥遥起指一划，袍袖飘荡之间，一股宏大浩渺剑光倏尔纵起，顿将之撕裂开来，只是那剑光与周围伟力交织碰撞，恰似天机撞裂，那轰鸣剑音竟是传入诸人心神之中。

　　那道人不曾转过身来，只是道：“道友可救其离去，速走。”

　　张衍目光微闪，没有犹豫，一挥袍袖，当即将全道二人乃至四人都是护送布须天中，此时耳畔却听得有声似自无边遥远之地传来，“剑从心起诛戮绝，斩尽外道散天数！”随即便见一点形似剑丸的灵光忽然浮现于神意之中，他心下一动，当即将之拢入莫名，就在入得布须天前，再是一望，方才剑光乃至伟力皆已不见，可那虚寂之中，仍有一道剑痕宛然。

第十四章 内外界成唯余瑕

　　张衍感应得那两股波荡不止的气机还在碰撞之中，心中知晓，这一场斗战并未完全结束，还在持续之中，因是涉及层次较高，所以自己无从感应罢了。

　　只是他认为那一位前辈恐怕赢面不高，因为其若能稳胜那位存在，那么就不会试图将全道二人解救出来了，大可等到驱逐了那位存在之后再做得此事，或者干脆不去理会。

　　现在助得他们一把，他心下猜测，其人不定是想设法壮大自己这边的势力，往后若有人积累到足够实力后，好再过去相助，一同将那一位存在击退。

　　不过不管其人是否是这个意思，都的的确确是帮他们争取到了时日。

　　但哪怕是两个实力相等之人斗战，一丝一毫疏忽都有可能引发失败，那位道人此次为了相助他们，肯定是付出了不小代价，或者说原本持续许久的斗战，会因此而缩短，不过他若是能够在双方斗战结束之前达到插手战局的层次，那说不定真能起到莫大作用。

　　想到这里，他没有再去多看，举步一踏，已是沉入了布须天中。

　　此刻先一步回来诸人都是等候在了那里。

　　全道二人亦是如此，他们见得张衍回来，忙是上来郑重一礼，口中道：“多谢道友了，若非道友，我等此回定是无有幸理。”随后二人又对神常等人一礼，“还要多谢几位道友此番救了我等出来。”

　　张衍道：“两位若要谢，那便谢那位同道便是，若非其人，我等也无法助两位自那里脱困出来。”

　　全道二人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人道：“这一位来历，我等似是知晓……”

　　张衍对于那位是何身份，心中已是有了较为准确的猜测，他一摆手，道：“既然那位道友不曾显露真身，那也不必详究，诸位心中有数就好，不必说了出来。”

　　众人都是点首。

　　炼神之间彼此各有忌讳，他们能够感觉到，那一位自始至终不肯转过身来，只是以背影示人，并非是不肯面对他们，而是一旦如此做，或许就会有什么对他们不利或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不明白具体情形之前，最好也不要提及这些。

　　神常道人长叹一声，道：“以往只知晓那一位存在了得，却未想到如此厉害，我等在其面前，几若婴孩，毫无还手之能。”

　　众人皆是不语，此一回接触，可谓叫他们直接认识到了彼此差距。

　　当那压抑无比的伟力浮现出来时，诸人皆是感觉自身根本无力抵挡，甚至转动意识都是异常困难，似连遁行回去都是无法做到，若不是那名道人剑斩混沌，别说救了两人出来，能够自保就已是不错了。

　　实则有张衍在旁，便有危险，也能及时送了诸人回去，并不会当真陷在外间，可对方实力之强，仍是让他们至今心有余悸。

　　青圣道人神情深沉，那位仗剑横空的同道法力高明无比，他自认远远不如，可便是这等人物，也无法胜过那位存在，且现在还有这道人与那位存在纠缠，可若是这位败北，那后者可就彻底无人制束了，实力必会比先前更为强盛，到时他们又该如何敌对？莫非就当真缩在这里不成？

　　张衍道：“诸位若不想束手待毙，那么终归要设法对敌那一位的，布须天固然能庇托一时，可随着其人法力渐增，却不见得能永是如此。”

　　青圣道人出声言道：“道友说得是，今次能把两位道友解救了出来，已是一挫敌势，待有机会，仍要设法阻止其成事，总之不可令其人轻松吞灭诸有。”

　　张衍微微颌首，众人之中，青圣道人心思最是摸不透，且其行得乃是内求之道，最终目的也是与那位存在相仿，可同样，在其等达成目的之前，那位存在就是其道途之上的最大障碍，所以目前与他的目标仍属一致。

　　他转向全道二人道：“贫道此前就曾答应两位入得这方庇托之地，今朝便完此承诺，两位可在此间择一处驻留下来，未来对敌那一位，还需两位出力。”

　　“哪里，道友言重了，一切都听从道友安排，若需用到我等，必当附从。”

　　全道二人连忙回应，尽管方才张衍说这次他们得以脱困与其无关，可是他们心里却是明白的，要不是这一回张衍带人前来相救，他们怎么可能被那位救了出来？且就算能出来，不能入得托庇之地也是一样走脱不了，这个人情他们却是暗暗记在了心里。

　　张衍并不准备将所有人都是安置在布须天内，而是欲将其等分开，他与神常道人还有神常童子商谈了一会儿，便将二人安排在了浮漓浑域那方造化之地中。

　　那一处由于比布须天而言相对弱小，而且两人都是心思不多，并不会对此处有所贪图，但是世事难料，有些东西并非是绝对的，可有他意识化身在那里，只要一有此等意图出现，那么立时就会将之反手镇压下去。

　　至于余下人，则仍是留下不动。要是未来得以占住济源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他也会安排进去一些人，只要把布须天拿捏在手，就不怕出得什么意外。

　　将所有安排好后，他便与众人分别，随后意识一转，来至一方虚荡地界之中。

　　玄澈道人及那老道被他拿入布须天后，就被镇压在此。

　　二人在此既是无法修持，也无法接触到外间任何一物，只能勉强撑起法力，维持自身不堕。

　　张衍看向二人，到了这一步，只要他愿意，那么徐徐施为，迟早有一日可以断绝一切现世牵联，将其等逼入永寂之中，不过考虑到玄澈道人毕竟是太冥祖师弟子，他不便如此做，而另一人，可能还有些用处，故是先摆在此间。

　　二人此刻见得他到来，都是面色不善，可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不言不语。

　　张衍道：“两位便在此处好生待着，贫道若得了结天外威胁，便是两位解脱之日，只若两位愿意出力对抗离空之劫，贫道也可酌情思量，提先放了两位出去。”

　　要是两人愿意一齐出力对付那位存在，他倒是可以将他们放了出来。

　　尽管炼神诺言做不得数，可是到了虚寂之中可就由不得他们自家了。

　　那老道很是不甘，冷笑几声，道：“胜负未分，那造化之地当还在我等那位同道手中，尊驾此言岂非过早？”

　　张衍淡声言道：“高下胜负，那是我与那位道友之事，现还轮不到尊驾来品评，若我见得那位同道，自会请他来此与两位一聚。”

　　言毕，他摆袖而去。

　　他这一去，两人顿觉自己被一股伟力困压，过不许久，只觉意识也是一阵昏沉。

　　既然是镇压，张衍自然是不会令其等好过，而且布须天不是全无漏洞，要是给太多思考推算的机会，那未必不能给他们寻到一定脱身机会，所以他加大了倾压之力，令他们只能施展全力对抗，一刻无法停休，在这等情形下，此辈便再无法去做多余之事了，可以免去许多麻烦。

　　张衍离了那处所在之后，就回得清寰宫中，并在蒲团之上端坐下来，随后神意一转，顿时将那名道人留给他的那件物事照显了出来。

　　那是一枚形似剑丸之物，看去光亮无比，不含丝毫杂质，且似乎能摒绝任何外力沾染，只是上去一感，就觉诸法皆寂，伟力顿绝，一阵虚荡空落，很是难以探得其中究竟。

　　他试着查看了一遍后，明白恐怕凭自己眼前修为还无法真正明了此物之用，要是凭借布须天伟力说不定可强行推进，可他心中推算下来，知晓这般做并不恰当。

　　思忖下来，觉得还是要待道行有所长进之后再来勘明此物。

　　神意一转，将此物隐去，起意推算了一下，发现随着三处浑域先后与造化之地挨近分离，最后一处济源浑域即将与背后那方造化之地相连，两界关门随时可能打开。

　　这里他也是势在必得，只是想要将此处如浮漓浑域那等造化之地一般收入囊中，除非要再度入到虚寂之中。

　　他们这次出去，是得了那一位道人相助，所以那位存在没有能把他们如何，可要是再度出去，那就十分难言了，被盯上的话，未必还能顺利脱身。

　　他考虑片刻，若是时机拿捏准确，其实未必不能做到这等事，只是在此之前，还是先是把意识化身沉入到那方造化之地才是正经。

　　想到这里，他目光微闪。

　　此次又一座两界门户出现，清沉浑域背后那位道人不知会做何等选择，因为其人若没有什么惊天机缘，就只能驻留在那方造化之地内不敢出来，还要担心被那一位存在发现或是被他打上门去。

　　总体而言，是处在绝对劣势之中。

　　对方应该明白，只是维持目前局面是绝然赢不了的，迟早有一日那地界是会被他拿回来的。

　　可若是其先一步将济源界夺取到手，那么将大大改观眼前局势，甚至勉强能有与他对抗的本钱了，要如此做，一具化身显然是不够的，除非是正身前来。

　　张衍淡笑一下，此回自己就在这里等着对方，就看其人来不来了，要是能将此人同样镇压入布须天内，那么整个四域都将得以理顺，到时自己就可专注修行了。

第十五章 源水波浪存遗宫

　　张衍在布须天中持坐，不知不觉之间，已然过去了许久。

　　某一时刻之中，他心中生出一缕感应。

　　睁目看去，清沉浑域背后那门户已是在逐渐合闭，而济源浑域与背后那方界域却是挨近，稍候只需起得法力一推，就能打开那扇两界关门。

　　他没有犹豫，当即意念一引，就有灵光显于面前。

　　不过他只是分出一缕意念往里去，正身却仍是停在外间，他想看上一看，清沉浑域那名道人是否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击。

　　要是直到关门合闭，其还不至，那便作罢，只能等到往后再去收拾其人。

　　只是令他有些意外的是，当那意识化身进去之后未有多久，居然发现了一座与鲲府极为相仿的宫阙。

　　太冥祖师当初分出四处浑域，各是寄在四处造化之上，每一处都是有一名直传弟子占据，最为理想的情形，那就是每一名弟子都掌握一处造化之地，并各自有所成就。

　　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炼神即看天资也看机缘，成就极难，要不然太冥祖师最后也不会将上谕交托给玄澈道人了。

　　济源浑域这处造化之地，本来应该是祖师留给洵岳道人的，其人乃是四名弟子之中跟随太冥祖师最为久远之人，而在原来四大浑域之内，功行又是最高，故是罗湛、渺玉二人对他意见也极为看重。

　　张衍在浮漓浑域那方造化之地中，不曾见到太冥祖师有任何物事留下，但在这里，却就很难说了，这处宫阙不定就是祖师所传。

　　正在他想深入探查的时候，却心下一动，转目看去，见有一道光芒自清沉浑域而来，并铺洒入济源浑域之内，而后倏尔一聚，一名霞衣罩身的道人已是现身而出。

　　此人面目五官都笼藏在一层光雾之中，连气机也是模糊不清，叫人难以分辨根脚来历。

　　张衍一见其人这般做，心下猜测，此人或许是以往名声不小，与不少同辈认识，不然不必要做此遮掩，自然，还有一种较为小可能，就是其人本来功法就是如此。

　　其人这次显然做好了与他相争的准备，所以同样以正身到此，这里应该是调用了不少造化伟力，又加上了一部分法器相助才得以做到，毕竟其人背后那一处造化之地终究是无法与布须天比拟的，要不然此辈也不会千方百计想着夺取此地了。

　　只是令他微觉意外的是，从感应上来看，此人竟已是过了解真关了，却不知是上次正好是在过关之时，还是早就过去了，只是先前故意示敌以弱。

　　双方站在那里互相试探许久，那道人才先是开口道：“敢问尊驾，未知我那两位道友如何了？”

　　张衍笑道：“这两位尚在贫道这里，道友若是担忧，何不亲身前往探望？”

　　那道人道：“道友说笑了，我不敢去你那处，正如你不敢来我这边一般。”

　　张衍笑了一笑，现在前往对方主场，他的确没有必胜把握，再怎么说，对方也是主驭一方造化之地，比之同样过得此关的同辈更是厉害许多。

　　不过他上回所言登门造访并非是虚言，这等事迟早是会做的。

　　待得浮漓、济源两处造化之地都能为自己所用之后，那么也就攒够优势了，只要拥有足够力量，甚至不必等待关门开启，也可以试着强行突入对方所在之地。

　　他倒不希望那等时候虚寂中那一位存在先发现了此地，那就意味此一处造化之地行将不保，唯有能够拿入手中的造化之地足够多，那么才有对抗其人的本钱。

　　他此时问了一句，道：“不知尊驾如何称呼？”

　　那道人言道：“我不想欺瞒道友，道号现下不便言说，倒是成道之前倒有一名号，叫作‘参霄’。”

　　张衍听他如此言，更是肯定自己方才判断，他道：“参霄道友若能退出那方造化之地，并将之归还于我辈手中，贫道可以作主，予你一方地界栖身。”

　　参霄道人呵了一声，道：“那不过是寄居人下罢了，从此只能听从尊驾摆布，倒是尊驾不妨考虑我之提议，不过我可退让一步，不求那三处造化之地，只要道友允我两处，那我便可和道友结为友盟，自此同进共退，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看其一眼，淡声道：“贫道早已说过，此乃是祖师所传，绝然不会任其落至外人之手。”

　　参霄道人意味深长地言道：“道友这般说，那是不知道我出身，实则我取此地，也算得上是名正言顺。”

　　张衍一挑眉，炼神修士很少有人会冒认师传来历，因为这也冒充不来。

　　他并不知晓玄澈道人那方造化之地到底是如何落在此辈手中的，如果其人所言为真，那么或许就有这等原因在内。

　　只是有一点，他先前直斥此辈为外人，其等也从来不曾否认。

　　既然可以名正言顺，那又何必用其余身份？岂不是多此一举？

　　所以要说双方或许有些渊源，但关系绝不可能太深。不过既然说到这里，他也不介意问上一句，道：“那么敢问尊驾与我辈渊源为何？”

　　那道人只是笑了一下，似没有揭开谜底的打算。

　　张衍也不在意，只道：“尊驾既不愿直言，那我等之间也无话好说，便以法力定输赢。”他一语说完，便就荡开浩瀚法力，向着对方压了过去。

　　他认为与同辈相斗，最好方式就是以法力直接碰撞，若是自身实力胜过对方，那么上来就可占据胜势。

　　参霄道人也不示弱，其人似也想称量一下张衍真正的底蕴深浅，亦是将法力张扬起来，以强猛之势涌了上来。

　　两人法力一撞，却又是重演了张衍上次对敌玄澈二人时的景象，参霄道人外层法力接连崩塌溃散，如同退潮一般被逼退了回去。

　　张衍见此，自不会客气，继续推动法力，虽他不认为一次就可压倒对手，可既得优势，自不会不加以利用。只是这等时候，却感觉力量无法完全着落，甚至有一部分落去不知所踪。

　　参霄道人法力说不上弱，甚至远比玄澈道人和那老道来得厉害，可要做到这等事，靠自身是不行的，唯一可能，就是借用造化之地寄托去一部分力量。

　　其人显然对那方造化之地的掌驭已到了一个极深境地之中，想要压垮此人，除非能一气摧垮这等地界，可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张衍虽是布须天之主，却并非是布须天本身，若能完完全全调用其中所有力量，莫说对付眼前此人，恐怕连那位侵灭诸有的存在也无需畏惧了。

　　他心中忖道：“看来要夺取那片造化之地，要么仍是选择原来三域合一之法，要么就是从内部设法了。”

　　参霄道人虽是化去了绝强攻势，可也并未能扳回劣势，同样道理，他只能倚仗造化之力护御自身，却没有办法做出反击，按理说这般斗下去毫无胜算，可其仍在那里坚持。

　　张衍不难察觉出对方并没有强烈斗志，只是在拖延时间，随着斗战时间越来越长，许多可能也随之被他排除，对方能够运用的后招他大致也能猜到一些。

　　两人斗战许久，那济源界受得两人法力震荡，似有脱离造化之地的趋势，两界关门也是有渐渐合闭之象。

　　就在这个时候，参霄道人气机猛然暴涨了一劫，这一次，其看去已不顾自身守御，借用了所能调动绝大部分造化伟力向着张衍涌来。

　　张衍明白，对方若要有所行动，那么就是现在了，不过他也不能完全忽视这股力量，谨慎将法力迎上，将其人攻势化解，随后法力反涌，将已然来不及调用造化伟力向着参霄道人一举反压下去，顿将其人困在其中。

　　到了这个地步，通常此人已是无法走脱了，但他知晓，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对方绝不可能把自身置于死地之中。

　　果然，参霄道人在里发声言道：“道友果然高明，今次来意已成，就不陪道友在此耗磨了。”

　　话音一落，一圈晶环飞出，只是一闪，其人竟是直接从法力团团围困之中消失不见，只留下那个晶环飘落于原地。

　　张衍目光微闪，这情形与当日朝萤消没法身的做法却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往两界门户看去，这里已然完全合闭，不过方才对方应该是把自己意识化身送入进去了。

　　他一招手，将那晶环拿了过来，稍作探查，发现这法宝有些意思，若无差错，此物应该一正一副，灵机在两宝之间来回走动，正环留在造化之地中，副环为御主随身所携带，当灵机转入正环中时，不管御主离去多远，都会在第一时刻之内将携带副环之人带了回去。

　　只是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为对抗他法力，副环便会代替御主留在此处，看来参霄道人为此也是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任由半个法器落在他这里。

　　可是正身较量落于下风，其人凭何认为化身之争就一定就能胜出？他心下一转念，从其先前言语来看，莫非是知道那处宫阙玄妙不成？

　　他淡笑一下，将晶环收了起来，既然能料到其人所为，他自也有所准备，就看其人到底如何做了。

第十六章 玄宫传章随有缘

　　张衍正身回得清寰宫中，依旧如往常一般，运持起那内外同求之法。

　　下来无论是炼合四处造化之地，还是对抗那一位存在，都需要他拥有比眼下更为强横的实力，那没有什么比进入二重境中更有成算了。

　　虽说修士过了解真关后，已是过去了攀登二重关的最难关隘，可要到得此般境界也不是一蹴而就，仍需有许多用功之处，目前而言，他只能靠着自身缓慢积蓄了，这就如同他之前在布须天中参悟一般。

　　他将那参霄道人留下的晶环拿了出来，意念一动，霎时将之退还成了一枚造化残片。

　　外求之道，便需参悟此物，以大道映照自身，虽他拥有整个布须天，现在还有了浮漓造化之地，这东西看去对他作用已然十分微小，可滴水可以成河，聚沙亦能成塔，哪怕其微乎其微，也终归是能起到增进之用的。

　　只是看着手中之物，他却是想到了一个问题，造化残片可不是那么好寻的，青圣、神常等人长久寻觅下来，最后得来也不过区区几枚而已，可见其中不易。

　　而在参霄等人身上，其人却是毫不犹豫拿此祭炼成了看去只能运使一次的法器，这般情况，说明其手中掌握的残片可能并不在少数。

　　如果是长久积累下来的那还好说，可若是从别处夺来或是干脆承继了他人之遗存，那事情就很是复杂了。

　　他不由得想及那名老道即便被困，仍是口吐狂言，很是不服气，要么就是参霄道人的确是有一些手段的，要么就是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倚仗。

　　结合先前此人言语来看，此辈身上一定有着不少秘密。

　　只是现在两界关门已是合闭，下来之事如何，在不曾找到这造化之地真正落处之前，他也无从知晓。最顺利的情况，就是自己意识化身成功将此处炼合，那么持拿三界造化之地在手，可顺理成章将最后一处收拢过来，若是受得干扰，以至不成，那么唯有等待下一次两界关门开启再行施法了。

　　济源浑域所寄造化之地内，张衍意识化身察觉到两界关门合闭之前，参霄道人意识化身也是在此出现，不过其在入了此地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寻他邀斗，而是很快匿去不见。

　　其人应该是知道自身实力有所不如，所以避免与他交战。

　　不过他以为，此人若是实力无法提高，那么此般做法对于掌驭这方造化之地可谓毫无帮助，因为当他们彼此意识沉入造化之地深处后，那一定会产生冲突的，到时他一样能找到对方所在。

　　除非其目的不是在此，或是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其人，并能够以此来胜过他。

　　这里恐怕就涉及到这处造化之地内的隐秘了，参霄道人能够知晓这些，除却其自身所言那难以解释清楚的渊源，更有可能是从玄澈道人处得来的，而且这个可能更大。

　　张衍想过这些后，把心意一转，下一刻，就来到了一处形似鲲府的宫阙之前。

　　参霄道人所图谋之物，说不定就是此处。

　　这座宫阙玄异非常，他虽能望到，可却无法感应到其之所在，好像这一处地界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引起了他的兴趣。

　　经过推算之后，发现这座宫阙与此间土著息息相关。

　　灵机孕育之地，就有生灵诞出，而造化之地灵机无限，自也无有例外。

　　这里土著生灵亦有道传宗流，这处宫阙平日由此辈联手守御，看牢门户，每过一载开启一次，而唯有做出莫大功德的修士才可进入此中。

　　由于其等与这座宫阙有着莫名牵连，所以这些人一旦不存，那么此宫也再也无法进入了。

　　所以他要想进去，也唯有等到那个时候。

　　现在距离下次开启约莫还有大半载，他本是可以通过改换这些土著识忆的方式进入此间，不过细思了下来，却没有如此做，而是决定等待。

　　很快半年过去，又是一群修士拥到了大殿之前，在祭拜过后，其中就有一人走出，往宫阙行去，方才到得殿阶前，那殿门便就轰然开启。

　　张衍看有一眼，一摆袖，也是举步而入，在场之人，按理说都无法感应到他的存在，然而他却忽有所感，往一处看去，见那里站着一个童子，眼眸黑白分明，见他目光望来，却是露出惊喜之色，端端正正对着他一个道揖，道：“敢问这位太上，可是洵岳师兄么？”

　　张衍此时已然看得清楚，这小童身上无有过去未来，似是被刻意遮掩了，不过其本身也不是生人，而是阵灵显化，但既然说出洵岳二字，无疑与太冥祖师有关，他道：“我非洵岳道尊，不过与他乃是同门。”

　　那道童道：“原来这位太上也是祖师门下，太上到此，想也是为了这宫阙而来，”他侧身一礼，“此宫一年开合一回，还请太上入内。”

　　张衍摆袖而行，很快到了殿内，打量了一下，见殿壁之上不满玄异图案，那名先行进来的土著修士正坐在那里面壁参悟，不过其人自是感觉不到他们二人的存在。

　　他也没有多去顾看，随那小童继续往里走，很快过了正殿，不久之后，来到一座厚重殿壁之前。

　　道童道：“过去这里，便是内宫所在了。”

　　张衍问道：“此间有何物？”

　　道童摇头道：“小童也是不知，小童只是负责看守，从未入过里间，太上要想进去，则需拿出信物。”

　　张衍微微点头，他此来也是做好了些许准备，一是携带来了渡真殿主副印，还有一个则是从洵岳道人处借来的掌门副印，有此物者，在外间就等同于济源派掌门亲至。

　　他一直认为，济源浑域背后这处造化之地与济源派渊源极深，若有洵岳道人这枚印信在身，那说不定有助于自己行事，这里说不定就要动用此物。

　　他心意一起，就有一枚玉印便飞了出来，不过此刻祭了出来的，并非是济源掌门副印，而是溟沧派渡真殿主那枚印信。

　　他决定先以此物试上一试，看能否就此打开关门，若是不可行，到时再用换得那济源掌门副印便好。

　　那印信凭空转了一圈之后，忽然一顿，自上绽放出一道灵光，落在那殿壁之上，过去片刻，其上仿若融化一般，露出一扇可供出入的门户来。

　　张衍一挑眉，这般看来，祖师对待后辈态度并没有明显偏向，很可能是一视同仁，谁人找到这里，便是谁人的机缘，他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摆放的是什么。

　　童子见门户开启，却是欢喜，探头看了看，道：“师兄请进。”

　　张衍走到里间，发现这里空空落落，唯有正中立有一座龛台，上面似置有一物，他并没有立刻上去取拿，而是感应了一下，道：“这里便是尽头么？”

　　道童道：“正是，太上若还要想取拿什么，那需去得另一处宫阙了。”

　　张衍道：“哦？还有另一处所在么？”

　　道童道：“正是，宫阙共是有两座，一座在水上，由小童掌管，就是这一座，名唤‘逐阳’，一座在水下，名唤‘魁阴’，由我一位兄弟掌管，只是那处宫阙需得有祖师所遗信物方才可见，不然不会显现出来。”

　　张衍目光微闪，还有另一处宫阙倒是有些意外，这么看来，参霄道人来此目的，不定就是与此有关，他想到这里，心意一动，龛台之上灵光一荡，那物就飞落下来。

　　此刻另一边，参霄道人意识化身却是寻到了一道大瀑布前，他自袖中取了一枚玉佩出来，高高举起，随后对着这水帘连拜三拜，待他再礼毕之后，却发现自己已是身处于一处宽广宫殿之中。

　　他面上露出喜色，掐诀一拿，便有一个小童出来，其人对他一拜，道：“可是玄澈师兄？”

　　参霄道人一挥袖，那一枚玉佩飞出，落至小童跟前，口中道：“玄澈道友暂且来不了了，你速待我前去后殿。”

　　道童唯唯诺诺，不敢违抗，带着他来至后殿之前，那玉佩此时飞起一晃，就有一扇门户打了开来。

　　参霄道人行至里间，目光顿时落在那龛台之中摆放之物上。

　　其实占据这一处造化之地并非是他真正目的，实际却是为了此物而来。

　　这东西是什么法宝，不能用来斗战，亦不能用作护御，对于对抗那位存在看上去也无有什么帮助，可从而今局面来看，却可称得上是无上至宝。

　　此物可以协助修士感应造化精蕴，确定来说，修士可以凭其寻到更多造化之地。

　　其实他很清楚，就算有了这东西，也不见得做这等事就十分容易了，因为现世变化不定，造化之地在游移转挪，至多是把原先渺茫的可能稍微提升些许而已，可就算这样，也是不错了，如果无法夺到这处造化之地，那他凭此或许就能凭此找寻到一个出路。

　　他冲着上方伸手一招一，龛台之上那物便就飞射下来，落在手中，可他还未来得及高兴，却是神情一沉，再来回翻了几翻，面上却是露出一丝惊怒之色，压抑着声音道：“为何只有半边？”

第十七章 存神助意顺心关

　　张衍看着手中法器，眸光格外深远。

　　因是这处造化之地本来可能是留给洵岳道尊的，所以他本来推测，太冥祖师许是留传下来什么指引成就炼神的机缘。

　　若是如此，对他来说虽没有什么用处，可在得来之后，却是可以转回去交给洵岳道人，若是能多得一位同脉同道，他自十分乐意见到。

　　不过就算有了这等东西，对方想要步入上境，也是难之又难，只能看其自身运数了。

　　但要是这里找到的是什么炼神修士运用的厉害法宝，倒也不枉来此一回，现在为了对抗那一位，任何可以增添助力的东西都不嫌少，哪怕是效用十分微弱，何况现在这里还有参霄道人意识化身在此，便是他自己无用，也不能让此人得了去。

　　可他观察了下来，却发现先前猜测都是不对。

　　这是一个类似长轴的物事，只是在那上端之处有一个类似榫卯的缺口，显然这里所见，还并非此物全部。

　　尽管只有一部分，可他凭借自身感应，仍旧能够推断出这东西的用途是用来相助修士找寻造化之地的，不过到底能起多少作用，他对此却是报以谨慎态度。

　　只是还有一部分在哪里？

　　他抬起头来，逐阳宫内除了此物，再没有任何多余之物了，那么这另一半，或许就有可能在道童所言的另一座宫阙之中。

　　他沉吟片刻，将这东西收起，随后再问了道童几句话。

　　可以确认，在其所知晓的地界之内，除此两座宫阙，再无任何祖师遗存之物。

　　他心思一转，霎时间，这里无数土著生灵的识忆乃至诸天变化都是映照入心神之中，不过正如道童所言，再没有什么值得探究的地方了。

　　他联想到参霄道人那遮遮掩掩的举动，差不多已是能够确定，此人就是奔着那魁阴宫而去的，其目的说不定便是为了那只长轴。

　　虽然他没有信物，无法去到那里，可参霄道人要是发现自己所拿的东西只是其中一部分，应该也能猜到另一半就在这座宫阙之内。

　　那除非其放弃，否则一定是会过来寻找的，这般自己只需等着其人到来便可。

　　思考到这里，他令那看守童子自行退去，随后便在殿中盘膝坐下，意识一转，就沉入这方造化之地深处。

　　不管是不是如他猜测一样，参霄想要将所得东西带了出去，一定要等到两界关门再度开启才可。

　　可他若能在此之前将此地掌握入手，那么不但可以将两界重新沟通起来，也随时可将对方那分身灭杀。

　　在进来这处造化之地后，他就察觉这里有一股额外伟力存在，不难辨认出来，这是太冥祖师所留下的，试图主驭此地之人，若与这股力量无法契合，那么就会感到无处不在的阻碍。

　　相反，要是顺其而动，不定就是事半功倍。

　　他心意一引，那枚洵岳道人所予的掌门副印已是被祭了出来。

　　此物一出，悬空一顿，立有光芒洒下，照落在他神意之中。

　　霎时间，他只觉内外一阵通透，方才与此世的那一丝隔阂已然消去，神意法力如同玉珠滚盘，运转之间无不顺畅。

　　这时他目光一落，却是模模糊糊看到了造化之地那处“源根”所在。

　　他心中顿有明悟，看来这里的确是留给洵岳道人的机缘，因为不管是在布须天还是在浮漓浑域背后的造化之地中，祖师都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独独在这里留下了阵灵看守并明确提及了弟子名讳。

　　或许玄澈道人也可以算是一个，可后者不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遵照祖师的交代去做。

　　不过这般作为，应该不是祖师格外偏爱洵岳这名弟子，他认为真正缘由，应该是祖师做好了其余几处造化之地都是落入他人手中的准备，一旦出现这等结果的话，那么这一处就可被门人迅速掌握，成为庇佑后辈弟子的最后所在。

　　在祖师这股伟力助力之下，他现在可以直接望到那根本所在，只需要设法将之融入自身便可，炼合之速不知道快了多少，或许几载之间就可完全掌握此处，要是那个时候参霄道人还不曾现身，那么只有被他拿下一途了。

　　魁阴宫阙之内，参霄道人在殿内转了一圈，确定手中这法器的确只有半边在此。

　　他也是想到了，另外一半一定是在另一座宫阙中。

　　可他并不敢现在过去，因为他十分清楚，那偌大一处地界，张衍没有理由不注意到，现在一定已经先自己一步占住那里了，说不定已然得到那法器另一半了。

　　考虑到这些，他很快冷静下来，一望手中，手中长轴立时消失不见，却是将之收入了神意之中。

　　尽管这只是半个，但也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他不信张衍在见到此物功用之后会不动心，现在他只需躲藏到两界关门再次开启，就可借由神意将此物送了回去，到时就能提出交换或者其他什么条件。

　　实则若是他正身在此，那绝对是不会做出这等妥协想法的，一定是会孤注一掷，直接试图上前夺取。

　　照理说来，炼神修士意识化身与正身便不完全一致，也是十分相近，可因为他自身功法缘故，导致化身考虑的方式与正身并不完全一致。

　　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他只要正身尚在，并且意识相通，那么就可以将之扭转到自己认可的正路之上，可偏偏两界关门合闭，彼此断绝牵连，就只能任由化身自作主张了。

　　参霄这意识化身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两界关门再度开启，可是仅仅在等了数载之后，却悚然发现周围有阵阵压力传来，似在排斥于他，这等情形，分明是告诉他，这方造化之地即将为某一人所主宰。

　　他顿时有些惊疑不定，忖道：“怎会如此之快？”

　　尽管他知道任由张衍在这里行事，而自己不去阻止的话，那么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可这至少也当有万千载，没有道理在这区区数载之间就见得分晓。

　　他忽然想起来一个可能，除非是对方和他一样掌握有某种信物，且这个可能极大。

　　他神情沉了下来，若是这般，那他此刻必须前去阻止，不然的话，等到张衍成为此地御主，不但他跑不掉，连那半边法器也无法送出去了。

　　想到这里，霞光一闪，他已是离了魁阴宫，来至逐阳宫前，并往里走入，并一直来到后殿之上。

　　张衍一直坐在这里，感觉到他到来，便振袖站了起来，缓缓转过身来，面对其人道：“道友终是来了，贫道已是等你许久了。”

　　参霄道人看了看他，沉声道：“我方才来此时，见得必须经由此间土著之手，外人才可入这里，尊驾为何不把这里生灵都是杀尽？那么我也到不来你这处，更无法阻止于你。”

　　张衍淡笑一下，道：“无论尊驾是否到此，都无碍大局，贫道又何必做这等无关紧要之事。”

　　太冥祖师把宫禁牵连到这些土著生灵身上，或许当时只是随意布置，不过作为后辈，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他也没必要去破坏，再则，炼神修士斗战起来，可不是什么小动静，而在这处宫阙中交手，便不会波及外间了。

　　参霄道人哼了一声，现在每过去一刻，张衍就对这造化之地的掌握深入一分，他不敢再耽搁下去，身上霞光纷散，汹涌法力狂涌而出。

　　张衍卓立不动，祭动法力迎上，轰然一声，整个宫阙晃动了一下，可所有伟力都被拘束在此，未曾撼此世半分。

　　参霄道人几乎一上来就落到了下风，他感觉对面过来的重压之中，不仅有张衍自身法力，还夹杂着这方造化之地的伟力，这说明对方已能有限度的调用此间力量了。

　　他立刻知道，自己已是没有取胜可能了，失败是迟早之事，但他并没有被逼到绝路上的窘迫，反而语带威胁道：“尊驾可曾想过，我若此刻将神意法力散出这方所在，不定可让那位存在察觉这里，那样纵然我无法占据此处，可尊驾也一样无法得到。”

　　张衍神情丝毫未变，淡声道：“尊驾但可一试。”

　　的确，要是现在虚寂那一位存在感应到此处，因为这方地界尚是无主，那真有一定可能被其所吞灭。

　　不过这并不意味他无法阻止，对方现在尽管还有一点余力，想要将法力乃至神意传递于现世之外，也要看他答不答应。

　　更何况，他笃定其人一定不敢这么做。

　　因为这等意识化身乃是其正身主动凝聚，而非是法力波荡入界化成的，所以一旦入到现世，固然会使得那一位存在注意到这里，可那更容易牵连到正身所在，进而暴露出其自己。

　　参霄道人果然心存顾忌，没敢如此做，几个呼吸之后，在重重压迫之下，其法力逐渐耗尽，在最后一刻，其人忽然大笑起来，道：“尊驾莫以为这便赢了，我若得不到，你也休想得到。”

　　说完之后，其整个身影轰然破散，入至此世之中的所有痕迹都在一瞬之间被消抹干净。

　　张衍看着其消失之地，却是若有所思，此刻他感应之中，并没有见得参霄遗落下任何事物，结合那最后言语，显然是此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将此物藏匿起来了。

第十八章 轻收三域归囊中

　　张衍思量了一下，他倒是不介意这些东西的得失，说来只要不让参霄道人拿了去就好，其不管将那半件法器放去了何处，终究是在这片造化之地中，待他掌驭此方所在之后，再来试着找寻好了，现在不必去管。

　　他把心思一定，意识便沉浸入此世深处。

　　因是在太冥祖师伟力相助之下早早见到了那“源心”，所以仅只是数月，他就彻底炼合了这方所在，整个造化之地都是为他所掌制吗，只是太冥祖师的伟力并没有完全化去。

　　这也平常，布须天内就有不少外来异力存驻，至今也未能拭去，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此间御主。

　　现下倒是可以设法找寻那半枚法器了。

　　他意识一展，瞬间把造化诸界都是看遍，包括那座深藏不显的魁阴宫阙也没有漏过，只是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之物。

　　虽没有找到，但他能肯定，参霄道人必然是借助了祖师伟力将其隐藏了，否则无有可能现在都找寻不到，想到此间道童所言那开启禁宫的信物，他心中已是有数。

　　其人恐怕并不知道，在这个界域之中，若是借用太冥祖师之伟力，那么洵岳道人的印信方才占据主要地位，就算其从玄澈道人处得来什么东西，也一样无用。

　　他把大袖一展，再度祭出那济源掌门印信，并意注其上。

　　只是片刻之后，心中就已有所感应，便把神意一转，霎时遁入莫名之中。

　　一到此间，便见有数个东西飘荡来去，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一枚玉佩。他只看了一眼，便从形制上认出这是某一同脉的信物，参霄道人意识化身溃散之前，当就是以这枚玉佩为指引，隐藏下这些东西。

　　飘荡在此的第二件东西乃是一根颓败枝叶，并非是造化残片所炼，也不是什么法宝，上面围绕着一层盈盈脂光，阻碍着外力深入。

　　张衍能感觉到，这东西很是脆弱，强行窥看，甚至辨查过去未来，恐怕都会使其崩散，也不知为何参霄道人把这东西放在了这里，按理说来得此间，带件法器也比带得此物来得好。

　　他考虑了一下，这东西既然无有什么威胁，那就暂不用去多管。

　　他把目光落到最后一件东西上，那却是半根长轴，与他手中那物一般无二，显然就那另一半法器了。

　　看过之后，心下一转，就带着这几件东西，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他伸手过去，将那枚玉佩持拿起来，却是发现，凭此能感应到那魁阴宫所在，并随时可以凭此遁入进去。

　　他沉思了一下，这玉佩说不定牵扯到清沉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下来或许有用，于是先将其收了起来。

　　随后看向那半根长轴，心思一转，在他这处的那半根也是凭空浮现，当这两物摆在一起后，立便相互牵引，并同时放出一道灵光，只瞬息之间，就得复完全。

　　此时再看去，已不再是一根长轴，而是一对并列的玉轴，像是一卷合而对拢的画图。

　　他稍作感应，发现单纯以法力催动，已难以驾驭此物，于是伸手出来，持住左右，将之缓缓分开，霎时间，他只觉神意一张，犹如置身虚寂之中，可见无数现世在里生现闪灭，顿便明白，这东西可以相助自身望见而今虚寂之中一切变化，根本不用自身意识或是正身出得现世。

　　这般看来，此物对找寻造化之地的确很是有用，可以在找寻过程中避开那一位存在，至于在找到之后如何拿到手，那是另一回事了，可以容后再行设法。

　　他神意又在那演化出来的虚寂之中逡巡了一下，发现正这如先前所料那样，此物虽能够相助修士感应造化之地，但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绝不能过度指望此物，只是机会比原来更大，那终归是好的。

　　他一拂袖，将这三件东西都是收了起来，随后心念一转，两界关门轰然开启，意识已是回到了正身之内。

　　清寰宫中，张衍睁开眼目，四处造化之地，现已有三处掌握在他手中，他本以为就算自己可以做到这一步，那也是许久之后了，未曾想这般顺利。

　　此刻他能感觉到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涌了上来，这是因为他所行道途之中兼有外求之道，只要拥有造化精蕴，那么在参悟通彻之后，自身修为就可不断增长。

　　随着看到大道之理更多，他也是隐隐约约看到了通向二重境的一些玄妙，不由心神微动，也难怪身边这些同道并无一个能行至此境之中，因为此境纯靠修炼虽是可以直接攀上去，但过程将会格外漫长，唯有得见这些，方有机会先一步迈入进去。

　　这些玄妙并非只有他可以看到，修士过了解真关后，在长久持坐之中，机缘若至，那么某一时刻中就会感悟到这些，或许有人初过关隘便就有所察觉，也或许久久无法得见，纯看自身运数，而他现在，却完全是因为汇聚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于一瞬间打破天数，方才得以望见一线玄机。

　　只是造化之地极是难寻，对走外求之道的修士来说，彼此所争夺的无外乎就是这些东西，他此刻得到一些，那么其余同道必然就会少去一些。

　　这无形之中就有了矛盾，因为进境最快那人，无疑就是挡了众人的道途了。

　　好在现在并不用去考虑这些，有那一位存在在上面，外求之人便是想修行都无从去做，所以在击败这位之前，这些矛盾都可以被掩盖下来。

　　所以这场大劫，对一些人而言，反而可以说得上是机缘了。

　　他想了一想，现在还剩下清沉浑域背后那一处不在掌握之中，以自己所能调运的造化伟力来看，就算清沉造化之地的那方两界关门被参霄道人牢牢把持，因为四域相通的缘故，他也一样能凭借此刻所具备的莫大伟力强行推开那扇门户，并直接杀到其此人门前。

　　他并不忙着去，尽管与参霄道人做了几回对手，可他仍是不怎么了解这名对手，且毕竟要在对方主场斗战，还需得多做一番准备。

　　念至此处，他心思一转，就来至那镇压玄澈道人与那老道的无名地界之中。

　　玄澈道人自上次张衍离去后，就在全力对抗身边无处不在的压力，只是此刻，他忽觉身上一轻，终是回过神来，抬眼一看，却见得是张衍在前，眼神不由一凝。

　　张衍意念一引，将那玉佩引了出来，任其飘悬在那里，问道：“这可是道友之物么？”

　　玄澈道人见此，神情顿时有了变化，他道：“莫非那处造化之地已是被尊驾夺取到手了？”随即他又道：“不对，若是这样，尊驾也不必来见我了。”

　　“看来此物果然是参霄从尊驾手中得来的。”张衍将这玉佩收了起来，道：“贫道有些疑问想问尊驾，你若不愿回答，也是可以。”

　　玄澈道人沉默了一会儿，才道：“尊驾想问什么？”

　　张衍道：“先问一事，为何那信物会在参霄手中？”

　　玄澈道人叹了一声，道：“当年我按照老师安排行事，若是一切顺利，当可有所成就，可是修行之中，却遇得一些难关，迟迟无法入得上境，那时却是得了参霄相助，解了我心中疑惑，方才得以入至境中，如此我便欠下了他一分人情。”

　　张衍道：“其人不会无缘无故来相助于你。”

　　玄澈道人平静道：“我亦是知晓，离空之劫近在眼前，他亦是想要托庇入一方造化之地中罢了，若不是我这处有老师伟力庇佑，他无法进来，又岂会与我客气？定是先闯了进来将此夺去了，只是我得以成就，终究是承了此人之情，再考虑到以一人之力无法敌过那位存在，故才与他们联手。”

　　张衍看着他道：“即便如此，那么也应该是以尊驾为主，为何反是参霄成了那主驭之人？”

　　玄澈道人言道：“这是因为参霄道友在我等之中道行最高，有其主驭此间，对抗那一位存在当更是容易。”说到这里，他打个稽首，“事机便是如此，能告诉尊驾的，我都已是说了，有些涉及参霄道友隐秘，恕我现下无法言语。”

　　张衍看其一眼，没有再多问，重又将玄澈道人镇压下去，转身回了大殿。

　　其人所言之语半真半假，并且遮遮掩掩，关于参霄是怎样与其勾连上的，这人究竟是什么来历背景，与祖师到底有何渊源，都是避而不谈，他听了下来，反而能肯定真相远不是其所说这般简单。

　　好在他也没有指望此人能说实话，不过哪怕这些都是假话，他也能从中得出一些有用东西，方便自身了解这名敌手。

　　霞宫之中，参霄道人正身坐于长虹之上，借造化之地观摩大道妙理，只是他没来由得感觉到一股不安，推算了一下，却是不得结果，但因那一位存在法力波荡不止，显是仍未解决对手，所以他能够肯定，这凶险非是来自虚寂之中，他立刻想到了自己意识化身那里，神情不由凝重了起来。

　　假设此回行事失败，济源浑域背后那造化之地一定是会落到张衍手中，他能想象得到，其人下一步，一定是冲着己身所在而来，而这一次，若他无有应对办法，以至于再度失机的话，那就再无退路可言了。

第十九章 数来全功唯一域

　　张衍看向虚寂深处，现在有了三处造化之地在手，他已然拥有了更多底气。

　　现在虚寂中那场斗战仍在持续之中，可那位存在的气机波荡比之前平稳了不少，迹象虽不是十分明显，可有了此般趋势出现，说明另一边已往落败方向滑去了，要按照先前所考虑的那般上前助战，那下来就需得尽量加快动作了。

　　他想了想，要想成功夺回最后一处造化之地，最是稳妥的办法，就是修持到二重境中，这是以绝对实力降伏对手，可以保证其中不出现任何意外。

　　但他也知，自己尽管已是悟见关窍，成就此境无疑是比其他同辈来得快上许多，可也无法确定到底要用去多少时候，虚寂之中那场斗战则随时可能结束，要是拖延太久，很可能到时无法赶上。

　　那位存在取得胜利，消化战果之后，一定是会过来针对布须天的，毕竟此间早已是暴露出来了，到得那时，他恐怕只能全力应付此人侵袭，根本无暇去收复那处了。

　　所以在经过反复思量后，他决定不作拖延，尽快去往清沉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将此处夺取回来。

　　从双方法力和所能调用的伟力来看，他现下无疑是超过对手的，可此去之地终究是参霄道人主场，其将占据极大优势，所以这一场斗战绝对不会轻松。

　　因为此回需是正身前往与参霄道人交手，纵然不是去往虚寂，可也不知要离开布须天多久，所以在此之前，他仍是要把后方再梳理一遍。

　　他当即传意，将簪元与青圣二人请来，在与其等一番详谈之后，就将二人请去了那济源造化之地驻留。

　　这般做是为了防备此辈心生异念，万一有所举动，也可方便镇压。

　　而簪元、青圣二人本不是一路，倒是可以相互牵制。

　　这二人也未曾抗拒，显然他们也知这是必然之理，在与他拜别之后，就分别落去那处所在。

　　张衍见此，不觉点首。如此一来，所有托庇入界的炼神修士都是被他分开安置，且因为两界关门之故，不得他这御主允许，相互之间很是难以串联，便是生了事端，他一念之间就可调用伟力将之镇压下去。

　　他一抬手，将那枚从参霄化身处得来的玉佩拿了出来，看了一眼后，目光变得深邃起来。

　　此物本来是玄澈道人所有，按理说去到参霄那方造化之地后，就可以凭此调用祖师留存那处的伟力，应该可以更为顺利的占据那处。

　　可他此行并没有动用的打算，此物虽是在意识化身争斗中被他夺取到手的，看起来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可他仍是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疑问就是出在玄澈道人身上，若说其当时主动让出主驭造化之地，可能是情势所迫，可连祖师所传信物都是让了出去，这就很是说不通了。

　　想到这里，他抖袖一甩，却是将之同样镇压入布须天深处。

　　随后又是取了两枚造化残片出来，顺手祭炼了两件法器，再查看一番，见已无有疏漏，便就摆开法力，自清寰宫行出，往清沉浑域而来。

　　这一次他并没有遮掩气机，法力涌动之下，使得四大浑域都是震荡不已。

　　浑域之中三名道尊虽无法望见张衍正身所在，也知必然是太上法驾出行，方才会引动这般动静。

　　渺玉道尊神意传言道：“太上所去之地乃是清沉浑域，两位师兄，莫非太上这就要去夺取那方造化之地了么？”

　　罗湛道尊道：“想是如此了。”

　　洵岳道尊言道：“太上不久前来我处借拿济源掌门之印，说是收纳济源下界之用，昨日印信已然归来，想来此处已定，那么诸域之中，也就最后一处还遗落在外了。”

　　罗湛道尊道：“这本就是祖师容我藏身之所，要能及时收回，那是最好，想来避过离空之劫便就不难了。”

　　至于太上之间争端，他们就无从评判了。

　　罗湛与渺玉二人虽是之前被张衍打压了一番，可到底知晓，在玄澈道人去后，现在占据清沉造化之地的非是同脉，若是那外人胜出，那么绝然不会对他们客气，所以心中只能寄希望张衍此行能够功成回返。

　　张衍行至清沉浑域之内，仰首一看，原本造化之地已然远去，两界关门早已合闭。

　　他心意一转，起得法力一推，面前便就敞开了一重门户。

　　这个过程很是顺利，参霄身为对面造化之地的御主，却并没有出手阻拦于他。

　　张衍不由暗暗点头，如此看来，自己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他若等到功行更深之时到此，对上此人无疑占据绝对优势，可是对方也一定会拼命抗拒他入界，虽然最后必定是可以闯入进去的，可到时不知要在此消磨多少功夫。

　　而现在，双方表面看去功行差距并不十分大，他即便能借用三界造化伟力，可在参霄主场之中并无法完全驾驭自如，其人实则也有将他镇压的机会，应当也是这个缘故，其人才没有在此多做阻碍。

　　他此刻意识一动，穿过关门，往对面落去，忽然间，只觉自身好像陷入了一方沉滞所在，周围重压重重涌来，一下平添了无数负担，知晓这是因为进入了对方主驭之地，所以这里所有造化伟力都在与他对抗。

　　而他所能调用的造化伟力无形中却是被削弱了许多，不过与他炼合的三处界域一般，太冥祖师伟力仍是存于此间，显然参霄也没有办法将之完全化去。

　　他稍作感应，已然察觉到对手所在，心意一转，就已是挪至那处，抬眼一望，见参霄道人此刻端坐于云穹上方，其人身披琉光神心宝衣，头戴彩璃散莲冠，周外祥云围绕，背后霞光道道，其自主驭此地之后，有诸天祭称之为：“寰一洗清澄，外道炼入虹”，故是被此间造化生灵尊奉为“虹祖”。

　　他见张衍到此，便站起身来，打个一个稽首，道：“道友来了，我已等你许久。”

　　他这回敢于让张衍进来，也是做了深思熟虑的，毕竟他占据地利，后者想要调用力量，却是隔了一层，并不能占得多少便宜。

　　并且他还有一个后手未曾动用，自认为也有一定赢面。

　　其实他也是畏惧张衍迟迟不至，张衍占据三处造化之地，无疑功行之上比他精进更快，来得越晚，他获胜机会便就越小，所以尽管前次几番失机，却也是不得不行此一搏。

　　张衍在外立定，抬袖起来，还得一礼。

　　参霄道人罢礼之后，缓声道：“我当初到此，乃是得玄澈道友相邀，后得他信重，又将信物交托，得以占得此地，却不知道友此来伐我，是用何名义？”

　　张衍正声道：“当年祖师赐予玄澈令谕，是要他道成之后照拂同门，而非是要他将辖下之界给予外人，此举乃是私相授受，而其人成就之后，非见护持一宗一派，反而侵夺同门所有，贫道今来，便是要代替祖师乃至诸脉宗门收回此地。”

　　参霄道人深沉一笑，道：“道友恐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等头上那位祖师固然了得，可这些浑域还不一样是他从他人手中窃夺而来的？这般论下来，我占据此地乃是理所应当。”

　　张衍神情淡然，根本不去与他争论。

　　现在这里皆是太冥祖师伟力，可以称得上是最大明证。而且参霄再如何狡辩，其也是通过玄澈道人才得了此地，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要说祖师从他人手中得来此物，这其实也是有可能的，毕竟造化之地本来就是无主，只要被人发现，难免会引发纷争。

　　不过你要说及这些，那首先要身份辈位乃至修为法力与太冥祖师对等才是，你连自己力量都不曾达及这个层次，那么谈这个可谓毫无意义。

　　参霄道人也知道不可能凭借这些就驳倒张衍，便是拿出什么证据来，对方不认一样无用，提及此事，不过也是让自己能占据一个大义名分，好方便下来行事。

　　他语气稍缓，道：“道友，其实你我之间，何必这般剑拔弩张，有那一位在外，你我在这里相争，不过便宜了其人，你若要此处，我大可将这造化之地让了出来。”

　　张衍目光微闪，他看其一眼，道：“道友有何条件。”

　　要是对方愿降，或者以缓和方式解决，他倒也不是不可考虑，虽然这般会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可强行压服，同样也不见得可以完满解决一切事端，的确如其所言，对付那一位存在才是大事，若其条件不算过分，那他不欲计较太甚。

　　参霄道人道：“这造化之地可以归道友所有，但道友需将此处借我驻留一段时日，我仍为此地之主，待得下次两界关门再开，到时我愿拱手相让，如此可免去一场争端。”

　　张衍考虑了一下，参霄道人这里应该有什么目的，放在平常时候，他也不惧，可现在他就是要赶在那位存在脱身之前尽快上得一层境界，要做到这等事，唯有将四域造化之地纳入掌中才行，这注定他无法答应，于是回应道：“道友之请，请恕贫道无法应允。”

第二十章 乾坤易势混天力

　　参霄道人被一语回绝，不由叹了一口气，道：“我方才之言，是为消弭两家纷争，好一同戮力对外，共抗大敌，奈何诚心实意，道友却是不允，看来唯有你我斗法方可解决此事。”

　　张衍目光微闪，对方言语之中，却是把开启战端的罪过推到他头上来，虽他不知为何此人总是计较这些，可既然是对手所想，他自不会令其如愿。便言道：“尊驾说笑了，贫道回绝你之提议，却非是定要与你一战，而是这方造化之地本为我有，连道友都说只是借居，我今不借，又何谈执意起争？”

　　参霄道人轻轻叹了一声，也看不出是真心还是假意，他打一个稽首，道：“我既不得容身之所，那么唯有奋力相争，稍候若有得罪，还请道友勿怪。”

　　张衍还了一礼，随后淡声道：“言语这许久，想来尊驾布置已成，贫道今次就领教高明了。”

　　他自能看得出来，自己入界之后，其人在布置着什么，所以用言语相拖延。不过他没有阻止的打算，因为其人主场在此，便不与他说话，也同样可以运用其他方法做成此事。况且他也不是没有收获，趁着方才这段空暇，他已是对这方造化之地彻底推演感应了一番，心中对此间已是略微有数。

　　参霄道人不再多言，把袖一挥，整个造化之地中都响起了隆隆声响，云穹之上就有无尽霞光洒落下来，随之相伴而来的，还有那浩浩荡荡的法力大潮。

　　张衍心念转动，霎时身后玄气一长，搅动无穷玄机，有霹雳惊雷在诸界回荡，顿将那霞光一举托住。

　　往常与人斗战，他法力一出，同辈之中难有可挡他锋芒之人，几乎当场就会被他迫退，便是有片刻相持，用不了多久，也会试图避开锋芒，不与他作正面相争。

　　然而这一次，两人面上看去却是势均力敌。

　　这非是参霄道人自身法力足以与他相抗，而是两人此刻身处在由其人主驭的造化之地中。

　　张衍虽也有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可以借用，可自身法力随心而生，随意而使，造化伟力却不是这般，在参霄地界之内，势必需由外而来，无法凭空生出，经由这一层隔阂，效用便大大减弱，等同于纯以他自身力量对敌，所以才出现了此般局面，好在他来时就对此有所预料，并不觉得有甚意外。

　　参霄道人不久之前曾变化分身救援玄澈二人，也是把张衍与二人斗战的过程看在眼里，其中他最为忌惮的就是张衍那强横法力，现在他这一挡下，顿时心中一定，自认有几分胜算了，口中发声道：“道友做了一件错事，你若是晚至，我今难敌，可迫切来此，却是予我机会。”

　　张衍只是笑了一笑，不去争辩这些，要不是他此刻到来，对方又哪里可能这么轻易出来与他交手？再则，就算是他现在法力无法轻易压倒对手，却实际上仍是胜过其人的，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现在还看不出什么优势来，可对他这等长于斗战的人来说，只要持续交手，就不难积小势为大势，积小胜为大胜。

　　两人法力各是冲撞了数十次，看去汹涌激烈，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拿出什么手段来，因为双方仍是在试探之中。

　　炼神修士之间一旦进行法力对抗，就很难遮掩太多东西，这般比拼下来，就大致可判断出各自深浅，只是过了解真关的修士，却是可以对某些地方加以掩饰，所以要想真正了解对手底细，还需要在下来斗战之中继续试探推演。

　　参霄道人尽管天时地利占尽，可此刻却是仍然小心翼翼，不断查看张衍路数，反复琢磨该如何克制对手。他不得不如此谨慎，因为这里是他唯一寄托之地，万一败战，可就真的没有退路了，除非遁去虚寂之中，可是那一位存在可未见得会放过他。

　　张衍对参霄道人的了解同样也是不多，休看之前与意识化身有过交战，可他并不认为凭这些就能看出正身路数来。

　　最早那化身不过是寄托伟力而成，没有自身任何印痕，而后那具意识化身是奔着那找寻法器而去的，可以看出并非是要与他争夺造化之地，其人只要小心一些，那绝然不会泄露出自身太多东西，所以要是以此为参照，那一定会出现错误判断。

　　对于一个堪称陌生的对手，又落在对方地界之上，他自是先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

　　而在试探许久之后，两人终是开始显现出一些手段来，参霄道人当先祭出一件形似星日的法器，环绕周身，光所到处，可推开外来法力，攻袭守御都是兼顾。

　　张衍也没有客气，来此之前，他随手祭炼了两件法器，就是为了用于现在，伸指一点，一缕清气垂下，金光照来，纷纷化散，清气所过之处，将非己异力都是荡开，且处处皆有，令人难知玄机。

　　两名太上正身于此斗战，这次可非是意识化身，再加参霄道人频频调用此间造化伟力相助，两者法力碰撞之间，不知引发多少界域崩塌。

　　这般持续下去，势必会重炼此间万界诸天，导致无数生灵死绝。

　　这些生灵大多数是往日供奉参霄的诸界修士，更有他在此开辟现世所收的门人弟子，他身为此地之主宰，要想护持，也是简单，只需分出一部分力稍稍维护便好。

　　可是现在与张衍争斗，表面看去虽还从容，可事实上每一分力量都要计较使用，哪里还舍得去做出这些事？所以干脆置之不理。况且身为炼神太上，即便所有界域都是崩塌，生灵都是消亡，只要等他打赢了这一战，那么一念之间，就可再重塑回来。

　　随着两人斗战逐渐激烈起来，整个界域终是陷入了一片混沌，除了彼此伟力交融碰撞，再也分不出过去未来。

　　张衍一路修道过来，经历过诸多斗战，与炼神同辈交手也不是一次两次，很是善于捕捉战机和推演战局，称得上是经验丰富，所以两边看去仍是你来我往，可不经意间，胜势却是开始逐渐向这处倾斜过来。

　　参霄道人本以为自己法力敌住对方，此次就有了胜算，可下来随着战局演化，却发现自己每一次算计都有疏漏，总有一种处处受制，难以舒张之感。

　　虽说每一次出手都在心意之中经过了无数次推算，照理说不可能出得纰漏，可当这些真正落至场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面对同辈，你更是不可能将对手每个步骤都是推算出来，这里高低上下取决于以往斗战经验与修士本来手段。

　　他意识这般下去，一旦某个环节上应对不妥，那恐怕就会被逼落下风，然后如玄澈、任都二人一般被张衍所击败，这处造化之地也将拱手让出。

　　想到这里，他也是心中惊悸，不待真正落到那一步，就一抖袖，将一只大小相叠的圆螺掷了出来。

　　张衍只觉眼前一黯，身外天地忽然转变，本来抬眼所见，都是一片虚荡无际，可现在身处之地却是分隔出无数道曲折弯绕的边界，且每时每刻都在扭曲变动之中。

　　他心下一思，不知什么法宝，竟然一下就将自己收入进来，通常来说，没有哪个法宝可以将炼神修士一气困入进去，哪怕造化至宝也无法做到，所以这一定是事先布置在周围的，并与这方天地相连，而他只要进入了这里，也就等于进入了这法器之中。

　　他感应了一下，此刻要想出去无非两个办法，一是以自身法力打破屏障，直接冲出，二是顺应这里规矩，找出那出入所在。

　　因是这法器与这造化之地伟力相连，强行闯出很难做到，故他有了判断之后，就于心下推算，找寻出去之路。

　　参霄道人中止战局，阻断了张衍胜势，不由得缓过一口气来，不过此战并未结束，所有他也于心中推演，想要设法祭炼出一件可用于眼前的合适法器来。

　　可思来想去，却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帮得上自己。当即意念一化，干脆祭炼出了一件纯是用于推算的法器，想以相助自己找出胜机，可借此反复推演下来，却发现自己好像并不能把张衍如何，不禁心下一沉。

　　按照他原先所想，此一战之后，把张衍镇压在此，而后再试着收服那三域，完成之前玄澈未曾做到之事。

　　可他也考虑过万一不成的可能，所以还留有一招后手。

　　他身为此间驭主，只要愿意，可设法把外来之人驱逐出去，只是张衍不同，背后也有造化伟力相应，纯靠自己法力与调用而来的力量，未必能够成功，故他又祭炼了一个配合辅助的法器。

　　此时他一招手，将那法器拿了出来，随后盯着下方，只等张衍一出来，就将之驱逐了出去，至于往后，只要这片造化之地不失，终归可以再想其他办法的。

　　张衍在那螺宫之中待得没有多久，就推算出来这里出入之法，他起法力一震，周围困障纷纷崩塌，显露出原来天地，可恰在这个时候，却忽感一股无处不在的强猛力量拥挤上来，似要将他一气推挤出这方造化之地。

第二十一章 散去神气定域心

　　张衍自己身为三处造化之地的御主，心中自是十分清楚，若是御主要将外来之人驱逐出去，那后者是很难抵抗的。

　　通常来说，造化之地纵然在御主手中，可其也无法全然调动起全部力量来，可有一种情况却是例外，那就是在排斥外来之物时。

　　因为此举合乎整个天地的意愿，御主一旦要如此做时，就会得到造化之地最大程度的呼应。

　　不过他今朝既然来到这里，当然也是早早考虑到了这一节。

　　否则被轻易赶了出去，岂不是白来了一场？

　　造化伟力很难抗衡，可却并非绝然不能，看要被驱赶的对象到底是谁，倘若你有强横力量在身，自是可以强行驻留。

　　不过这般消磨其实对于外来之人终究是不利的，因为双方力量越是碰撞，其越是有可能被向外排挤，还不能因此而放松，因为你若不往外走，那就会被向内推去，稍有疏忽，反而可能会被镇压入造化之地深处，到时连撤走都是不能。

　　他来此前，曾设想过几个应对办法，其一就是从内部撬动这方造化精蕴之地。

　　或许是因为如今存在的造化之地都有被外来大能占据过的原因，内中残留下来不少异力，若是被后来之人加以巧妙利用的话，那就有些许可能导致天地易主。

　　就拿布须天来说，张衍虽是御主，可因内中异力存在，就是不稳定的因由，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人钻了漏子，他先前采取手段将那些炼神同道分开安置，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眼下这处造化之地中残留有不少太冥祖师的伟力，这就是他可以借用的地方。

　　他心中一起意，溟沧派渡真殿主之印已是飞腾了出来，既然济源造化之地中可以以此沟通太冥祖师之力，那么这里应该也是可以。

　　本来玄澈道人那枚玉佩当是最好，可他怀疑此物有古怪，故是舍弃不用。

　　果然，此印一出，放出道道灵光，待洒落下来后，整个造化之地内顿起异动。

　　张衍此时顿感身上压力一轻，知晓是印信起了作用。

　　此举并非是借用祖师力量对抗造化伟力，而是坏去此刻那浑然合一之相，使之无法一同应和御主，其所可以调用的力量就由全变缺，威能将会大大减弱。

　　参霄道人马上察觉到了这等变化，他神情之中浮出几许冷笑，一副早知你会如此做的模样。

　　既是占据了此间地界，他又怎么会对遍布此地的太冥祖师伟力视而不见？早就考虑过这等力量被人利用起来的可能。

　　他一抖袖，却是将一枚玉佩祭出，此与意识化身先前携去的那枚几乎一般模样，到了天中一定，原本那些搅动起来的伟力顿被安抚下去。

　　先前被张衍缴获的其实只是副佩，而正佩却是在他这里。

　　他派遣出意识化身时，也是预想到了副佩失落的可能，这其实是他故意留下的一个破绽，张衍今日若取出的是那枚副佩，那么这伟力不但可以立时平复下去，还可以阳制阴，在瞬息之间就把其送了出去。令他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张衍并没有祭出此物，也不知是没有得到，还是不曾带来。

　　张衍此刻也是瞧见了那枚玉佩，不由双目一眯，这东西果是有问题的，所幸他没有倚仗于此，只是眼下无法再搅动此间异力，周围原本消退下去的力量又一次到来。

　　不过他还不至于束手无策。他也曾经想过，万一借力不成又该如何，故是此刻还留有一个后手。当即把大袖一挥，一只玉杯飞去天穹之中，杯口一翻，顿将不少参霄道人的法力吞没进去，稍稍缓减外间重压，只是在造化伟力的冲击之下其也是晃动不已，好在他只要有这等缓冲便好，心意聚引之下，一道金光旋即纵出，却是将那太一金珠祭了出来，只此物并没有对着参霄道人而去，而是直接落入这方造化之地深处。

　　此乃是造化至宝，有那震荡诸天，倒乱乾坤之力。

　　若只单论法宝本身，发挥不出多少力量来，就如当年太一道人，就算拥有一身伟力，所能调用的也是极其有限，可现在不同，张衍却是将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全数灌入此珠之内，而后再行推动，霎时间，此宝就迸发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绝强力量来！

　　轰！

　　整个造化之地都是因此动荡起来。

　　参霄道人身躯一震，神情一变，只感觉本来驾驭自如的伟力一下变得无比混乱。

　　这等冲撞之力自有造化之地去承受，对他影响其实不大，只要定下心思，慢慢梳理，便可以稳了下来，可前提是没有对手在旁，现在既要驱逐敌人，又要安抚此处，顿时让他左支右绌。

　　张衍在掷出太一金珠之后，随着整座造化之地被搅动，感觉身上束缚又再度退了下去。他看出此举极是有用，继续使力催发，在连连撞击之下，此宝所能发挥的力量愈发宏大，这是因为那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本来受阻在外，而现在这一处地界被金珠撼动，变得混乱起来，故是外力更是容易渗透进来。

　　这般下去，只要他愿意，不定可以压服整座造化之地，甚至直接反客为主。

　　可他心念一转，却是按捺下了这个心思，且还稍稍收住了势头。

　　这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步，这处地界将会彻底陷入混乱，甚至无法再庇佑他们，唯有他成为御主才可能有所平复，可在此之前，那一位存在却极有可能趁虚而入。

　　好在眼前这般局面已是足够了，因为乾坤正序被彻底捣乱，世间气机都是变得混淆无比，参霄道人无法理顺脉络，调用不起足够力量，自无法将他驱逐至外。

　　参霄道人见张衍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将局面反转过来，心中大为震动，他急急拿一个法诀，便有一张如同天穹的大罩生出，往下盖压而来。

　　这是他一直暗藏未动的法宝，且是从此界之中孕育出的造化至宝。

　　从道理上说，每一个造化之地中都有可能孕育出这等宝物，但真正情况却不是这样，唯有造化精蕴凝聚到一定层次方会如此。

　　似如布须天那等所在，每一个纪历都会有一件先天至宝孕育出来。

　　而此间所在，虽次于布须天，可却高于济源、浮漓二界，是以更易孕育出至宝，不止如此，若修士在此修行，窥看上境的机缘将是更多。

　　太冥祖师当年指点玄澈落在这处，若无意外，后者便可以将此宝得去，可以说，这法宝本来是留给玄澈道人的，可其人却不曾看住，最后反而是落到了参霄手上。

　　张衍这时只觉顶上一黯，这一瞬间，外间所有感应都被隔绝，与那宝杯的联系都是断去，且这个感觉还在逐渐加深之中，唯有太一金珠还在心意之中，顿便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造化至宝，他心思数转，参霄道人无疑是想逼他调回太一金珠助战，好令其有喘息之机。

　　要是这天罩已被对方祭炼的圆纯如一，他宁可用自身法力承托，也绝然不会轻易收回太一金珠，可此刻他能看出，不知什么原因，这法宝与参霄之间的气机并不合契，这便无需去忌惮太多。

　　考虑过这些后，他起心意一召，金珠已然凿落在此宝之上，顿时露出了一线生机，随后心神一转，就已脱身在外，再是毫不犹豫将法力荡开，向着参霄压去，同时驭起太一金珠，继续轰击此世。

　　参霄道人愈发感觉控制不住局面了，因为现在在太一金珠肆虐之下，他无从借力，只能用自身法力抵挡，单纯法力比拼，他又怎么是张衍对手？连连败退之下，法力也是溃散开来，看去落败已是不远。

　　张衍却没有放松，反是一直在留意参霄举动，方才从那螺宫之中解脱出来时，他就已是看明白了一件事，参霄道人急着将自己赶出这里，说明其自身没有多少底气。

　　此人表面看去强横，实则内里虚弱无比。

　　只是却需防备其将法力神意散去虚寂之中，毕竟其人意识分身曾以此为威胁，要是虚寂之中没有那一位，那么驱赶了事就好。

　　而现在要是不拦着，那就会引得那一位注意，而这里没了主驭之人，他可无法保住这里，所以仅仅击败此人是不够的，需得设法将其镇压起来。

　　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再加无人干扰于他的话，那他就可以试着炼合此间。

　　参霄道人此刻的确有逃出此方造化之地，去往虚寂之中的打算，可是落在张衍手中，至多只会遭受困束镇压，要是被那一位存在盯上，那就是陷入了永寂了，所以终究未曾如此做，只是他不甘认输，仍是在那里死撑。

　　张衍见时机已是差不多了，起意一引，太一金珠猛然轰落在参霄身上，其身躯一震，法力已是彻底溃散，而后被一股浩渺法力上去一卷，顿感一阵天旋地转，意识就陷入了昏沉之中。

　　张衍顺利将参霄道人压了下去，此来目的已然达到，不过此刻他仍未放松，反而神情一肃，往一处地方看去，就在那里，有一个即将到来的麻烦需要立刻解决。

第二十二章 化灭气形斥宇外

　　张衍心中明白，方才斗战仍是太过激烈了一些，导致这处造化之地失去了原来浑然一体之势，使得外间法力气机都是因此渗透进来。

　　尤其此中还夹杂着不少过往炼神修士的法力气机，放在此前，全道、德道之人的法力波荡最是活跃，可如今虚寂之中，那一位存在侵压诸有，此辈法力方才落入进来，就被尽数排斥而出，只余下这一股最为强盛的力量蛮横闯了进来。

　　其人之正身还在与那位对手斗战之中，并没有主动侵入，可这些气机法力在入界之后，却也是凝聚出来一个化身。

　　这尽管只是一个化身，可必须及时镇灭，否则极很可能会引得那正身顾注。

　　此时他目光落处，便见一个模糊人影浮现出来，方一入此，就不断侵夺着周围一切，灵机伟力乃至诸有万物都在其中，而其靠着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壮大着，并且那身影越来越是清晰，但诡异的是，仍是给人以无法看清之感。

　　造化之地本应该是伟力无限，张衍却明显能感觉到，在这具气机化身吞夺之下，竟是朝着消亡方向滑落而去，若放置不理的话，这片地域最后很可能会化为乌有。

　　张衍冷静转念，此刻用太一金珠攻杀此僚当是最好，相信顷刻间就可镇灭，但是这处造化之地之前动荡太过，现在已是不合适再祭动此宝了。

　　于是他心中一起意，顿便推动法力大潮，向其压了过去。

　　那个气机化身似是根本没有把这等攻势放在心上，站在原处一动不动，下一刻，所有法力从其身上直接透了过来，没有半分落及实质，仿若撞上的只是一重虚影。

　　张衍一挑眉，炼神修士视虚即为真，以他法力，哪怕当真虚幻在前，也是一样可以撞碎，现在这一幕，不由令他想起了当初遇见的那位无面道人。

　　他犹记得，其人也有藏隐身躯，不触外法之能，后来他单独动用了造化伟力，方才将其逼迫了出来。

　　这般来看，要想驱散这具气机化身，也需用同样手段。

　　想到这里，当即心意一转，调运三界造化之力，朝其倾压下来。

　　只是此僚受此狂潮冲击，却似风拂湖面，皱起波纹一般晃动了一阵，随即竟又复得平稳，且其也没有因此分神理会这些，显然吞夺造化精蕴对其的吸引更大。

　　不过先前涌上造化伟力只是出自济源、浮漓二处，随后到来的却是布须天伟力，这一次，却是好若大潮涌来，这气机化身在此冲击之下，只是支撑了片刻，就如泡影一般破碎了，再没有一丝残痕留下。

　　按理说都是造化伟力，为何偏偏布须天之力能以克制，而其余造化之力却是不成？

　　张衍认为，这里原因，很可能是布须天聚集的造化精蕴最为丰盈，而其余地界就有所不及了。

　　这也即是说，造化伟力虽可克制其人化身，但必须力量达到一定层次，否则并不能将其如何。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消息，莫看现在布须天伟力能够对付此僚，但将来可就说不定了，因为那一位存在的法力修为也是在一直在提升之中的。

　　当然，他这回所调动的造化伟力并不是全部，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毕竟他还未曾主驭脚下这处造化之地，动用的所有力量全是自外而来，入界之时，先是被此世抵消去了一大半，剩下到此的已是不多。

　　他不知虚寂之中那位存在是何等境界，但窥一斑可知全貌，哪怕只是一个化身，都如此难以对付，可见其之厉害。

　　所以躲在布须天里也的确不安稳，若想守住，要么就是自身拥有绝强实力，可以与那位存在抗衡，要么就是找寻到更多造化精蕴之地，而后将之炼入布须天中。

　　不过这是以后需要考虑的事，现在四域格局尚还无需改变。

　　不止是因为此是祖师留下来的布置，还有许多内部之事他也未曾理顺，就拿布须天这一界来说，他连其中异力尚还未能驱逐干净，距离调用此间所有伟力还有一段差距，而将别处造化之地强行并合起来的话，眼下掌握不好不说，还徒然留下更多破绽和外来异力。

　　所以此事需得往后放，待得进入二重境中后再来安排不迟。

　　他心中推算了下，那一位存在的气机化身是被镇灭了，可这事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此方造化之地还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外力随时有可能会再度到来。

　　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此抚平下来，才能堵上这些疏漏。

　　他此刻能够感应到，被那气机化身侵吞夺去的造化伟力乃至灵机都没有再还回来，而是凭空消失了。

　　照这般看，那位存在气机化身所去到的地方，造化伟力注定被吞灭不说，恐怕连造化残片也不会有留下，更别说那些寻常现世，难怪说其是侵灭诸有。

　　他心下不由深思起来，那一位存在的气机化身可谓无数，要是这么下去，虚寂之中迟早空无一物，造化之精恐怕也不会在现世之中转挪了，最后免不了是被全部侵吞的下场，到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一样没法躲过。

　　这等过程中，那一位存在的实力一定是会不断壮大的，所以任由事机这般发展的话，他就算境界能在短时内提升上去，也未必赶上其人。

　　“必须设法阻止其人！”

　　阻止同时，其实也是给自己争取时间。

　　他很清楚，既有大能此刻挑战那位存在，那么说不定这些事也有人出面阻拦，可不管那些大能是如何做得，他却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

　　这件事靠他一个人可无法做成，好在还有那些托庇在布须天内的炼神同道，到时却是可以派上用场。

　　这些也可容后考量，现在还得把眼前之事处置好了。

　　他法力一转，就将此世御主参霄道人转挪去了布须天内，随后镇压入极深之处，若无意外，此人凭自己之力已是无法翻身了。

　　随后坐镇云穹之上，起得自身法力梳理气机。

　　经过他一番努力之后，很快将这座造化之地抚平下来，外间气机不复再入。

　　而再下来，就是慢慢炼合此间了。

　　他意念一引，眼前便多出了零零碎碎数件物事，这些东西全都是参霄道人留下来的。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一枚玉佩，按说有了此物可以更好炼合此间伟力，可他觉得此事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还是尽量不要动用这东西为好，于是将之先收了起来。

　　而那些造化残片祭炼的法器，都是被他重又退还回去，唯有那枚天罩，因是造化至宝，仍是孤零零飘在那里。

　　张衍判断，参霄道人没能将此物炼合由心，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其与此宝并不相契。

　　他能将太一金珠运使自如，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布须天成道的，力量源头彼此相近，故此祭炼起来没有花费太多功夫。

　　参霄道人应该是在别处得道，故与此宝缘法不足，这才难以运使自如。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此宝原主未亡，只是暂时寄托在参霄道人手中，这样其人自是无法将此宝威能发挥到最大了，虽这等事无法验证，可他偏偏感觉应是如此。

　　若是这样，那原主人无疑就是玄澈了。

　　可其人身怀造化至宝，却为何自己不用，反而交给参霄道人？这里面恐怕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他摇了摇头，到底如何，现在不必穷究了，无论是玄澈还是参霄，都是阶下之囚，再有什么算计，也是无用了。

　　留了一具化身在此炼合造化之地后，他便心意一转，回至清寰宫中。

　　在玉台上坐定下来后，就一弹指，霎时有道道金光飞去，落向各个炼神大能驻留之地。

　　不一会儿，而今居于各处造化之地中的炼神大能不敢怠慢，俱是将一具化身派了过来。

　　按理他们本来应该是正身到此，不过张衍不允许他们正身随意挪动，而符令之中未曾言明这一点，便只好守住原来规矩。

　　张衍待得众人到来，与之见过礼后，就请了其等落座，随后道：“贫道今日已是将本宗最后一处失落于外的造化之地收回，想来不久之后当可炼合，只是贫道思之，自我等退至此间后，再无气机法力传诸于现世之外，这等若将这些地界都是拱手让出，任由那位存在肆虐，贫道认为，不可再如此下去了。”

　　众人闻言，都是考虑起来，他们也能够明白那位存在带来的威胁，可却没有妥善办法去应对。

　　青圣道人对此十分赞同，他早就不想只是待在界中而什么都做不了了，当即出声应道：“道友说得是，其人将诸有万物化作自身资粮，不定在我等言语之时，其便又得壮大几分，要是不去想办法遏制，下来哪有可能再与其抗衡？”

　　神常道人打个稽首，道：“不知道友需我等怎样做？”

　　张衍看着诸人，道：“我等不可坐视其人坐大，诚如青圣道友之言，当设法阻挡其人侵夺诸有，纵不能将此人入去现世的分身化念俱是消夺，也要遏制其势。”

第二十三章 意气合炼争外世

　　清寰宫中，在座炼神修士听得张衍如此说，又想到他今日把所有人都是唤到这里，就猜测他或许已是有了具体谋划，相互看了看，簪元道人打个稽首，出言道：“道友可是已有对策？”

　　张衍微微点头，道：“诸位自正身撤至此间之后，外间残留法力无从管束，也难再对那位存在造成威胁，诚为可惜，故是贫道思及一法，可再行利用起来。”

　　炼神修士哪怕是陷入永寂，法力也不会自行消亡，只是会在同辈消磨之中逐渐衰落，直至微弱至难以察觉，即便这样，也终归是有残痕留下的，何况众人都还不曾达到这般地步，只要他们能再度去往虚寂，则又可使之强盛起来，并与那位法力气机展开对抗，这样多多少少也可达到牵制的目的。

　　簪元道人再是问道：“那具体又该如何为之？”

　　张衍道：“贫道可与诸位合炼一件法器，存气其内，再以造化伟力相助诸位显托身形于外，这般可就播扬法力于虚寂之中，便是不小心遇得那位，也不过损失区区一具化身而已，而造化伟力无尽，到时不过再重塑一具罢了。”

　　其实这等方法之前参霄道人也是用过。当日其为了援救玄澈、壬都二人，又不想正身暴露在虚寂之中，就用了这代借之法塑造分身。

　　所以他也准备动用这等方式，不过他却不必完全照搬。

　　参霄道人那化身不但借用了造化伟力，还拿了一枚造化残片祭炼出来的法器相助，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固束其形，好与他进行斗战，可要是不追求这些，仅仅只是把神意法力播展出去，那就无所谓了，只要有造化伟力实则便就足够了。

　　众人想了一想，都是同意下来，反正用不着他们亲自上去搏战，还能阻止那位存在侵吞诸有，他们自然是乐见如此。

　　张衍这时目光环顾，道：“还有一事，那一位法力太高，凭我等对抗，还是不易，故贫道欲在虚寂之中，尽量找寻到更多友盟，诸位也需多多加以留意。”

　　神常道人沉吟一下，道：“可是道友，自造化之精破散之后，有些同道早已消失无踪，不知去了哪里，纵然还有法力残痕，可大致也是入了永寂了。”

　　张衍摇头道：“若都是如此，那如今对抗那位存在的大德又是从何而来？可见还有道友在外，与其被那位逐个攻袭，还不如早些寻到彼此，好联手对敌。”

　　他猜测大破灭之后，有些大能的确入了虚寂，还有些许是被困在了某处，但终究是可以解脱出来的，且虚寂之中应该有其他造化之地庇托着一些同辈，就像曜汉老祖等人，后来没有再见得其等，他绝不信这几人会束手待毙，一定也是找到地方躲藏起来了。

　　神常道人低头想了一想，言道：“如此，我等神意去至虚寂中时可稍加留意。”

　　簪元道人沉吟一下，道：“茫茫虚寂，那些同道也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加之还有那位法力搅扰，这要找寻起来，可就难了。”

　　青圣道人却是冷声道：“这终究比不去找寻来得好。”

　　全道二人则都是点头赞同，他们自认为与众人关系较远，还欠了张衍人情，当前还说不上话，所以只要是张衍推动之事，他们目前选择都是跟从。

　　张衍笑了一笑，道：“诸位道友莫急，贫道这里有一物可用以相助。”

　　他一抖袖，就将那自济源造化之地得来的法器摆了出来，此物被云霄承托，缓缓送至阶下，随后自天顶上空降下两只大手，各持左右之轴，将之缓缓打开，顷刻之间，就有一重重灵光自里透出，整个大殿一下变得虚荡起来。

　　众人望了过去，就见里间无数生灭现世，此中大道变化，俱是展现眼前，不由都是露出惊讶之色。

　　簪元道人神情略显激动，指着道：“道友，此间所见，莫非是虚寂不成？”

　　张衍点首言道：“正是，此物乃是贫道师长所留，可用来找寻虚寂之中造化精蕴之地，贫道以为，外间若还有同道，那也必是躲藏在这等地界之中。”

　　他曾是想过，祖师留下这个东西，会否不仅是为了找寻造化之地，也是想后人凭此来找到自己？

　　不过这终究只是一个猜想罢了，这东西与他以往所见过的太冥祖师传下的符诏和法器都是不同，这上面并留下任何法力气，是再纯粹不过的一件法器。

　　众人仔细看过后，也是明白了这宝物的妙用，哪怕他们现在坐在这里，也能凭此感应到虚寂之中一切变化，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必去至外间，只要躲在各自造化之地中，就能感应推算出自己所需要找寻的东西了，而在确认用不着自己亲身与那位存在对抗后，他们也是不由得心中一松。

　　张衍身为布须天及两处造化之地的御主，想要如何做，他们也只能是顺从，但要能得安稳，那谁又愿意去冒险呢？

　　不过他们也能看出，此宝的作用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在找寻造化之地上顶多稍有助益，可不管如何，有了此物，虚寂之中一切变化至少无法瞒过他们了。

　　神常道人在看罢之后，感叹道：“不曾想道友身边还有这等法器，如此局面却是清晰许多。”

　　张衍微微一笑，道：“有得此物，想来诸位道友当不再疑我之言，而今我当先与众位道友合炼法器，再往虚寂行那后续事宜。”

　　众人纷纷赞同，当下一起心意，各是分出一缕法力落至场中。

　　张衍则是一弹指，一枚造化残片飞了出来，在他意念推动之下霎时化为一只大玉晷，灵光微闪之间，就将诸人法力气机都是收拢进来。

　　此乃合炼之宝，因有各人气机藏纳其中，在场每一人到时都可运使。

　　青圣道人看向张衍处，道：“道友，此物既成，不妨一试？”

　　张衍颌首点头。

　　众人各起意念，往里一注，霎时间，就各自有一道分身在里显化出来，再互相顾看一眼，就一个个自原处消失，俱是遁出现世，去到虚寂之中。

　　众人塑造此身所用的造化伟力实际上是张衍寄托在法器之中的，他们自己并没有直接调驭之能，唯有通过这件法器才能加以御使，也是因为隔了一层，他们并无法直接窥看到造化伟力真正变化。

　　簪元道人只觉意识一晃，就发现自己出了布须天，身上法力顿便张扬起来，同一时刻，也是察觉到了其余的同道的法力与自己交融碰撞，这等熟悉景象，不禁令他心中赞叹道：“造化伟力果然玄异无穷。”

　　感叹一会儿之后，他知道此刻不是想这些的时候，那位存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注意到此，当下起得感应，找寻起可能存在的造化精蕴之地来。

　　不过这等地界完全是浑然一体，称得上是外感不入，错非你当真盯着不放，否则很是容易就会忽略过去，所以这完全就是看运数机缘了，他也不做太多指望，而今出来主要之事，就是设法进入那些有造化残片存驻的地界，阻止此物被那一位存在的化身继续侵吞。

　　可即便是这等地界，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其通常如光华流闪，瞬显瞬没，有如现世生灭一般，唯有法力波荡与之契合那一刻，气机才可透入进去，而在有结果之前，他自己也是不得而知。

　　在气机入世之后，便会显化出一具化身，若有同道也是寻得，那么按照以往规矩，彼此之间将会有一场比斗，最终胜出一方持有残片，并交由正身掌管。

　　只是现在情形，有一那位存在，自然再不会跟你讲这些，而且即便所有人联起手来，恐怕也无法与其对抗。

　　不过他们做不到，并不等于张衍做不到。因为有那法晷存在，诸人彼此气意相同，但凡见得那位存在化身出现，则都可由他直接调用布须天伟力负责清理。

　　除非那位存在正身顾落其中，可其现在正被那位大能缠住，并无法做得这等事，所以可以放心大胆施为。

　　此时大殿之中，青圣道人这时忽然指向某一处所在，沉声道：“不妨往此处一试。”

　　簪元道人吃惊道：“道友这般快就寻到了？”

　　众人也是惊讶望来。

　　青圣道人摇头道：“哪有这般容易，那一处我曾有所感应，本待细察，奈何恰逢那一位存在入世，就与诸位一同入得布须天中了，只是这一处至今犹存，却又非是造化之地，却是有些古怪。”

　　张衍略一思索，道：“道友既有感应，贫道当去一观。”他心中实则有了一些猜测，而且判断那一位存在十有八九也是在那里有化身显化，那他正好前去剿除。

　　他如此做其实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炼神修士彼此接触越多，越能了解对方隐秘，虽说过了解真关的修士能加以遮掩，不过也不会是全部，至少有一些底细是会泄露出来的，而消杀那个存在的化身越多，他越能从其身上窥看更多上境玄妙。

　　当即意念往那里一注，霎时之间，一具法力化身已是往里步入进去。

第二十四章 心若敢为自无畏

　　张衍这一回去到那现世之中，却是以伟力化身直接前往。

　　这是因为要对付那位存在的话，仅仅依靠渗透进去的意识化身尚不足以应付，而伟力化身与正身意识相通，万一失机，他也能知晓里间情形，不至于被人刻意遮蔽。

　　而就在他分身入去此界的同时，托庇于他门中的所有炼神修士都是将自身法力引动起来，不停与虚寂之中那位存在的法力发生碰撞。

　　就算其人法力强横无匹，在这许多人的刻意阻碍之下，此刻也是被生生削减了许多，毕竟其正身还有对手没有解决，这些小节暂且是顾不上的。

　　神常等人开始还警惕其人会来打灭他们，可等了许久也没有发生这等事，显然这一位也是看出众人身躯皆是以造化伟力塑就，就算打散了也没什么用处，还平白让其分心，所以干脆不过来理会了，而如此，却是使得众人信心更足。

　　只是在这等碰撞对抗的过程中，众人却是渐渐从其身上看到许多以往还不曾触及的玄妙，一时之间，不由得都是被吸引住了。

　　可越想深入窥看，却越是无法看清，这是因为彼此层次有着显著差距，又没有直接与之交手，故是隔着一层。

　　青圣道人对自身道途最为执着，率先发现不对，出言提醒道：“诸位莫再顾看此人道法，还是以消削此人法力为上，不要耽搁了正事。”

　　众人得他一语，纷纷醒觉过来，同时也是悚然一惊。

　　毫无疑问，这等情形一定是那位存有意引导的，好使得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沉陷进去，后面不定还有什么手段在等着，甚至还可能被因此被牵连到正身之上。若他们只是一二人单独行事，还真有可能迷失其中，所幸现在他们彼此气意相通，一人不对，同行之人立可察觉，却是不致中此算计。

　　神常道人心有余悸道：“道友提醒的好，诸位，便我等非是正身出来，对敌这一位，也不是万无一失，万万不能因此松懈。”

　　众人都是点头称是，并向青圣道人稽首称谢。

　　张衍法力分身此刻已是到了那方现世之中，不过落身在此之后，他便感受到了两股宏大法力在此冲涌推挤，其碰撞之烈，好似随时能将他这具分身碾碎。

　　他稍稍一转意，使得更多伟力灌入进来，将自身稳固住，这才往那交战双方看去。其中一个正是那位存在，而另一个，果然如他猜测那样，乃是上次帮衬过他们的那名道人，只不过此刻两人都是法力化身显于此间，无论身形面目，都是模糊无比，无法看得清楚。

　　由于双方缠战不休，这里万界诸空都已崩塌了，就如他与参霄道人斗战一般，早是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而外间那些法力波荡过来，立刻就被排挤出去，根本没有容身之处。

　　他没有立刻加入战局，而是设法感受了一下，这里的确是有造化残片存在的，只是比以往所见，那造化之精更显纯粹浩大，也难怪那道人要亲自出手阻拦了，要是被那位存在得去，其实力势必又会壮大不少。

　　既是如此，那么要尽快将那一位化身消杀了。

　　念头方才转到这里，那名道人的声音却在耳畔响起道：“道友来了，如此我可离开此处了。”

　　张衍却不意外，正声言道：“此处交给贫道便好。”他意念一引，造化伟力倾天而下，立刻轰压在那位存在的化身之上，顿使其身影一阵晃动。

　　那道人得此相助，一道剑芒飞转，立将对面化身斩碎，随后对他一点头，消去不见，走得毫不拖泥带水。

　　张衍心中明白，这道人之所以急着离去，那是因为其乃是法力化身到此，若得以转回到正身，那么可以增加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

　　只是其人现在连这一点些微法力化身都要抽调回去使用，足可见战局到了何等激烈的程度，但这也证明他现在所做一切是正确的。

　　其人离开也是无妨，他本来就是准备一人对付那位存在，并未指望他人。说来那位道人倒是着实信得过他，丝毫不怕他被那位存在所杀灭。

　　就在那道人走后不久，外间那一位存在又有法力到来，霎时再度凝聚出一具化身，其一出现，顿有一股猛恶法力朝着张衍所在之处涌来。

　　张衍继续引动造化伟力固束身躯，那位道人不在，所有压力现在无疑只能是由他来承担。

　　这可不同于前次所见那个意识化身，而是其人真正一缕法力所化，尽管很是微小，也绝然不能小觑，幸好造化伟力对其尤为克制，在这等狂猛冲击之中，他仍能稳稳守住。

　　随着调遣来的伟力越来越多，他开始尝试反攻，只是这个化身尤为顽固，尽管在此般浪潮冲击之下晃动不已，仍是没有散去，不同于在造化之地中，其人法力却是持续不断由外侵入进来，哪怕如方才一样将其打灭，也一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衍也是知晓这个道理，所以此举也仅仅是为了牵制此僚，只要能趁隙将此间造化残片取了去，那么就算其人法力继续到来，也无法得到太多东西了。

　　说来那名道人法力修为远远高于他，却没能做到这般事，那只是因为其人并没有造化伟力伴身罢了，也不知是背后没有造化之地还是同样寄托于别处。

　　过得许久之后，在造化伟力倾压之下，已被逼得无法动弹，局势渐渐平稳。

　　张衍见其此刻已无力对自己进行干扰，立刻抓住这个时机，便把心神落去，直落此界深处，不一会儿，就感应得那造化残片的所在，再起心意一引，过得片刻，一道光亮没入他神意之中。

　　这时心中忽生感应，觉得有一股森寒恶意盯来，一抬头，便见虚寂之中，看到一双目光往他这里看过来。

　　他亦是回望过去，这不是他第一次直面对方注视了，若是对方愿意过来与他过招，那是最好，他现在不过一个化身，要能拖住对方法力分顾，哪怕只是片刻也是好的。

　　但其人却并没有如此做，片刻之后，那目光就是退去了。

　　而就在这一刹那，整个现世也是轰然崩塌。

　　张衍意识一转，回得正身之中，他摊开手掌，那里已是多了一枚造化残片。

　　在座之人一见，都是大为振奋，要说他们开始对此回举动存有一丝疑虑，可这等结果却是表明此举大有可为，就算失败，也能给那位存在造成足够麻烦，从而达到牵制的目的。

　　神常道人微显惊讶道：“此物似精蕴丰盈，已可比拟寻常造化藏纳之所了。”

　　张衍不由点头，要不然也不会引得那两位相争了。

　　簪元道人言道：“哦？那不知道友是否可以用此再度演化出一方造化之地来？”

　　此言一出，在座之人都是来了兴趣。

　　造化残片和造化之地一样可以用来参悟大道妙理，只是他们之前也从来没有见到如此精蕴丰足的，这也难怪那处界域始终不曾化消，而是常驻那处，此物恐怕已不能称之为残片了。

　　他们现在可是寄人篱下，要是下来也能寻得类似残片在手，说不定自己也可以借此托庇其中。

　　张衍认真思索一下，摇头道：“眼下尚不必如此做。”

　　这枚残片距离真正蜕变，还相差较远，要想做到，倒也不是不能，需得有更多残片投入其内以使其壮大。

　　只是这个做法有颇多斟酌之处，先是造化残片极不易找寻，他们这些人以往持有在手的合在一处，也并没有多少，其中还有不少是祭炼过法器之后又退还回去的造化残片，这些并无法用在此处，因为这就好如原来清澈之水被污浊混淆了，要想还至最初，也不是不能，但却需修士付出更多代价，他们现在显然是不会去做这等事的，这般一来，可以用到的残片却是更少了。

　　且事情就算成了，也不过是多一个造化之地罢了，他现在也不缺这等地界。

　　青圣道人这时道：“我亦以为不必把心思放在这里，唯有全力对抗那位才是正理，如今我等这里多得一枚造化残片，便意味着那一位手中少得一枚，下来也当尽可能找寻有残片存驻之所在，要能每一处都令其无法得手，那方才是最好。”

　　神常道人谨慎言道：“今回之事顺利，乃是那位正身无暇顾及我等，可往后未必会如此容易了，其人说不定会施以反制之法。”

　　青圣道人沉声道：“我等是以造化伟力之身出行，自身就算被他打散也无关系，只要本心持正，不入迷途，他又能奈我何？”

　　簪元道人抚须道：“还是多一些小心为好。”

　　张衍笑了一笑，道：“贫道倒是希望此人来找寻我等麻烦，如此就可以分其心力。”

　　只要那一位存在进不了庇护众人的造化之地，那么他们也损失不了什么东西，他的目的就在于阻碍其人，若是真的引得这一位存在把注意力放到布须天这边来，那他却是求之不得。

第二十五章 由来长袖举精火

　　清寰宫正殿之上，张衍正身凝神定持，自上回与那位存在的法力分身斗了一场之后，他也是隐隐然窥见不少道法玄妙。

　　这可不同于众人仅只是法力波荡碰撞，而是直接与其分身厮杀得来的，故是所见很是清晰。

　　虽对于那位存在正身而言，他能看见的只是此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可正是因为彼此境界修为上的差距，反而令他感觉收获极大。

　　不仅如此，他也是模模糊糊看到了一些事，对那位存在的来历有了一个大致推测。

　　而要真是如他所想那样，要解决此人的难度比他想象的还要更高，近乎不可能完成。

　　但万物天机都有一线变化，所以一定是能找到办法的，现在无法见到，只是因为他道行不够深，境界不够高，假使能入得二重境中，想来不难窥见更多。

　　他在这里修持，分身则在殿上主持，不知不觉间，已是过去许久。

　　众人自从伟力化身显化之后，不断出入虚寂，与那位存在进行对抗。

　　只是造化残片果是难寻，自那次得手之后，下来竟是再也未能见得一枚。

　　至于造化之地，那更是没有任何线索。

　　不过想来也是，这等地界又岂是能轻易寻到的，倒是在众人不断干扰之下，那位存在波荡出来的法力不断被消削瓦解，并还逐渐形成了一种围堵之势。尽管这只是表面上风光，那位存在一旦回神过来，反手就可以将这一切打破，可至少不同于此前，只见回避，而不敢站出来对敌了。

　　神常道人言道：“我等作为，若有同道在外，必能看见，便我不去寻他们，他们也可以来寻我。”

　　众人都是点头赞同，这些时日来他们与那位存在反复对抗，若有同道在外，想来一定也是看在眼里，相比较之下，让对方主动来找寻他们，可比他们去寻找别人容易许多了。

　　只是直到现在不见任何动静，他们认为，恐怕一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表现出与那位存在相抗衡的实力，只能算是边角之争，决定不了大局，所以此辈都是躲藏不动，若观后续发展，他们能稳住局面，并在那位存在重压之下坚持下去，那么或许会与过来联络，要是他们随后就被倾覆，那自也没有登门的必要了。

　　还有一个，就是想与他们联系，而没有能力，生怕一露出动静，就被那位存在发现，反而暴露自身。

　　按照这般看法，那么便有人主动上门造访，那也当是许久之后，于是众人与张衍商议过后，干脆先不去想这些事，只是专心对付眼前。

　　只是天机变化，往往出人预料，就在他们不再求及此事时，却是有人找了过来。

　　虚寂之中，簪元道人伟力化身正与那位存在法力对抗，此时忽有所感，转首一望，就见一道光亮突兀照来，好似虚夜之中骤然亮起一盏明火。

　　他心中一凛，旋即稍稍放松，因为此刻过来气机与那一位存在截然不同，便问询道：“是哪一位道友到此？”

　　那亮光徐徐淡了下去，自里出现一个薄纱遮身，披帛绕臂，只留出美好眉眼的窈窕女子，冲着他盈盈一礼，道：“道友安好，尘姝这里有礼了。”

　　簪元道人打量了她片刻，还了一礼，随即问道：“道友莫非是宝灵所化？”

　　那女子听他这么问，似有些不悦，蹙眉道：“莫非到了这个时候，道友还执着于出身之见么？”

　　簪元道人摇头道：“我无此意，我有交好道友亦是造化宝灵成道，只是有些好奇道友来历，故是问上一言罢了。”

　　那女子这才释然，她斟酌了一下，道：“我也无甚来历，正如道友所见，只是得了造化精气的遗泽，胎成灵显，这才成道，只是以往有人欲捉我，故我暗中躲藏了起来，后来这几人气机再也不见，本以为已是无事，哪里料到，竟又遇得那一位显化入世，一直躲藏至今，可是我那处并不安稳，因见得诸位与其人对抗，显然背后有托庇之地，故来投奔。”她说到这里，稍又加了一句，“若是道友不愿，我这便离去，决不再来相扰。”

　　簪元道人沉吟一下，道：“请恕贫道问上一句，不知道友先前躲藏在哪里？”

　　那女子却是露出为难之色。

　　簪元道人见她如此，沉声道：“看来是我失言了。”

　　那女子忙道：“我并非不愿说，只是冒然出口，怕会被那位察觉到，我观道友这里，该是还有不少同道在，可否容我上门拜见？若至安稳所在，我自会把这些言明。”

　　簪元道人点了点头，他此间谈话，众人自然都是听得，在神意之中与张衍交流片刻，得了后者允准，便道：“如此，道友便请随我来。”

　　当即意念一落，就往一处所在落去。

　　尘姝也是循着他特意留下的气机，同样遁落进来。

　　簪元道人在前引路，道：“道友，请往这处来。”

　　尘姝在后跟着，一个转挪之下，就来到了一座宏伟宫阙之前。这里非是布须天，而是济源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此座宫阙便是逐阳宫。

　　张衍自不会轻易放根脚不明之人进入布须天中，尤其是布须天内还有不少异力在其中，若是被人引动，徒然增加麻烦。要是只他一个人守御布须，倒也不惧，可还有诸多同辈在此，那他就要慎重行事了，因为他清楚知道，在没有盟定约束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给人以犯错的机会，否则原来哪怕没有这个想法，说不定也会因此而另起心思。

　　而逐阳宫乃是太冥祖师所留，而现在他早是主驭此间，外人入了此地，不得他允许，便就难以出去了，可以最大限度防止意外发生。

　　此刻众人化身也都是到来，一个个都是在了殿中高台之上立定。

　　稍事片刻，簪元道人便带着尘姝走了进来。

　　尘姝望座上看去，同时一辨气机，发现如今在虚寂之中对抗那位存在的同道都是在这里了，而张衍坐于正位之上，分明就是主事之人了，她定了定神，上来万福一礼，道：“尘姝见过诸位道友。”

　　张衍看得出来，这女子此身只是一朵灵火显化，并有些许造化精气加持，本身没有什么力量，比之寻常炼神修士的意识分身还要不如，要不是现在虚寂之中有着他们这些人与那一位存在进行对抗，使那法力波荡已被削减了不少的话，恐怕简简单单一个冲荡，其便就粉碎了，现在能到来这里，若无特殊情况，那只能说是运气了。

　　他在座上一弹指，便就一股气机冲下。

　　尘姝只觉身躯一沉，随即一股造化伟力涌上身来，将自己护持住，原本隐隐欲散的身形顿便稳固了，不觉一阵惊喜。

　　此次到得虚寂之中，她也是勉力而为，这具身躯实则维持不了许久，这既是自身能力所限，也是害怕被那位存在发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消散了，而现在得此帮衬，却再无这等隐患了，于是再度一礼，道：“多谢道友助我。”

　　张衍微微点头，道：“尘姝道友找寻我等，不知是为何事？”

　　尘姝微觉羞赧，道：“我欲寻一处托庇之地，见诸位敢与那位存在斗法，猜想一定背后有藏身所在，故是前来求援，”说到这里，她神情又认真几分，“若能得了遮护，我也愿意与诸位道友一同出力。”

　　神常道人开口道：“那不知先前道友躲藏在何处？”

　　尘姝道：“我亦有一处造化精蕴之地用以躲避，这才不曾被那位侵夺了去。”

　　神常道人一怔，道：“道友既有此处，为何又求我等托庇？”

　　众人也是不解，要说尘姝今次是找上门来联手的，他们倒是能够接受，可其明明有造化之地在身后，却偏偏寻来求托庇，这就有些奇怪了。

　　尘姝叹气道：“我所托庇的造化精蕴之地有着许多古怪，在内停伫其中一段时日后，就会被驱赶出来，也不知到底是什么缘由，而今我正身虽在其中，可不知什么时候又会被逐出此地，那时恐就会被那位察觉，这才不得不来向诸位同道来请求托庇。”

　　张衍思索一下，道：“此事非一言可定，道友可先去偏殿静候，我等需稍作商议。”

　　尘姝也是知趣，万福一礼，就随着阵灵童子退去偏殿。

　　张衍看向座中众人，道：“诸位如何看？”

　　簪元道人言道：“此人与神常道友一般，也是先天宝灵所化，并非人身修士得道，若被吞夺，恐怕会使得那位存在实力更增，我以为当快些做出决断。”

　　青圣道人言道：“仍需斟酌。”

　　全道二人如以往一般没有意见，至于神常道人，因为自己也是宝灵显化的缘故，为了避嫌，却是一声不发。

　　张衍目光转过，投向在那里打着哈欠，小脸困顿的神常童子，笑了一笑，问道：“道友觉得此事如何？”

　　神常童子小脸使劲摇着，道：“不好，不好。”只是究竟什么不好，他也没有说得清楚，总之就是不好。

　　张衍却是若有所思，最后抬起首来，道：“此事贫道已是有数，稍候我会亲自前往探查，诸位仍是专注对敌那一位，不必为此分心。”

第二十六章 迷尘殊界觅存关

　　张衍道出此言后，众人大多都是散去，唯独簪元道人走了几步之后，想了一想，却是驻足留步，并打个稽首，试着问道：“道友是否觉得有甚不妥？”

　　这尘姝乃是他带来的，他觉得自己还是需当过问一句。

　　张衍淡笑一下，道：“尘姝来此虽是合情合理，可总有些许巧合之处。”

　　他自不会因为尘姝随意一句话便就轻易相信了，尤其这等时候，应该加倍小心，事情到底如何，还需再做求证。

　　簪元道人沉吟片刻，道：“道友是觉得尘姝来历可疑？或是此人与那位……”

　　张衍一笑，摆了摆手，道：“此还不至于，那位存在往后会如此谁也不知，现在可不会对我辈有任何手软，况且其真要想对付我等，那直接打灭分身便好，着实不必需要如此做。”

　　那位存在侵吞诸有，天然站在所有修道人的对立面上，若是见得尘姝这等造化宝灵，那还不如直接吞夺，增加自己实力来的好。

　　说白了，他们要肯定自己的作用，但也不必对自己太过高看，现在他们对那位存在造成的搅扰虽有，却还远不到其特意分神对付的地步，更无须拐弯抹角来弄这等玄虚。

　　簪元道人也是听出来了，他想了一想，觉得也是如此，通常只有面对实力近似的对手时才可能去考虑用这等迂回手段，以他们现在的份量，还不值得那一位这般对待。此事若只是涉及尘姝，而与那位不相干的话，想来张衍应付起来当是不难，用不着自己再多操心了。

　　他当即不再多言，打个稽首，道：“那在下便告退了。”

　　张衍颌首道：“道友自去便是。”

　　待簪元下去之后，他也是深思起来。

　　从尘姝身上所携带的些许造化精气来判断，其的确是出自某处造化之地，可是那精气十分微薄，难以从中看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既然当真有一处造化之地，那一定是要想办法搞清楚那里情况的。

　　要是那里并无御主，尘姝要是一旦被从那里驱赶了出来，其生死先不必去说，若因此暴露了那处所在，那就平白送给那位做资粮了。

　　其若实力这个时候陡然增强，那会导致一系列不好结果。譬如那道人被短时之内击败，那位存在就极可能把注意力投落到布须天这里，纵然他们能够躲避不出，可先前所布置的所有谋划肯定无法维持下去了，且将陷入无比被动之中。

　　他在心中权衡了一番后，对阵灵童子道：“去把那位道友请来。”

　　尘姝去至偏殿后，就坐在那里等候消息，只是她神情却是显得焦虑无比，身为宝灵，她却不似一路修炼上来的修道人一般能够持住自身心性。

　　她唯恐这些同道不答应自己托庇之求，那么她就只能在原来地界之中等死。

　　同时也在担忧，自己到来这段时间内正身就会被从那造化之地中驱赶出去，那时说什么也没用了。

　　在这煎熬之中等了许久，阵灵童子来到她面前，道：“这位太上，殿主请你前去说话。”

　　尘姝站了起来，道：“我这便随你去。”

　　她明白此事当是要有结果了，随童子来到了正殿之上，见这里只余张衍一人，便上去一礼。

　　张衍抬起大袖，作势一请，道：“道友请入座，贫道这里还有几句话要问。”

　　尘姝见他态度客气，心中稍定，称谢一声，就到了旁侧位上坐下，略显小心问道：“不知道友要问何事？”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莫要有疑虑，道友正身当还在那方造化之地中，想要托庇入我辈界域之内，贫道需要明白那内中情形如何，而后再寻一个妥善之法。”

　　尘姝惊喜道：“贵方是愿意托庇于我了？”

　　张衍语声放缓，道：“有道友愿意到我这处来，我等自不会推拒，眼下那位肆虐虚寂，我等正需更多道友一同对抗，但也希望道友能将自身所知详细道明，切勿妄言。”

　　哪怕其身上果然有问题，接纳过来之后只要不入布须天，那便无碍，可以将其就安置在这处宫阙之中，或者干脆就移去魁阴宫中，那就可以最大限度杜绝一切隐患。

　　若是真心求助，在现今局面之下，能得一处托庇之地已然不错，想来其也不会奢求其余。

　　尘姝听他如此说，心弦稍松，她想了一想，道：“说及那处，我也知晓不多，我在界域中时，浑浑噩噩，不知己存，好似无了意识，只有感应到危兆到来，才会转而清醒，并忆及本来，这次也是因为那位存在的危迫，恰好见得诸位在外，才急急派遣了分身出来。”

　　张衍沉思了一下，不难分辨出来，对方所说并非虚言，而且他是知道的，只要是造化宝灵，都难免会有一些缺陷，无论是性情还是根本上都是如此。

　　不过其本来就分属造化之宝，倒也可以理解，只是一步登天，相对人身修士就少了诸多打磨，所以修行途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关隘和危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显现出来，就如神常道人，就是在解真关上遇到了麻烦，若非此后解决了，那还不知道最后会如何，得天福泽同时，却也易遭天妒。

　　他道：“道友所在那处地界看起来颇有几分奇特，这般贫道只能亲去探查，与道友正身见面一晤了，现还请道友将那处造化所在告知贫道。”

　　尘姝问道：“道友不需我指引前往么？”

　　张衍道：“道友还是留在这处较为稳妥，毕竟往来虚寂，极可能被那位存在发现，何况道友在此，便过后有什么变故，我等也可随时问询。”

　　尘姝一想，的确是这个道理，便道一声好，她一点指，一缕气机游荡出来，道：“道友，凭此可以去到那里，”她迟疑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道：“就是能否请道友尽快前往。”

　　张衍看了看她，道：“贫道知晓，道友唯恐正身被那处造化之地驱赶出来，你不必着急，贫道稍候就会去往那方所在。”

　　他还有一句话未说，要是他未曾赶及那里，尘姝就已是被驱赶了出来，并被那位存在所发现，那就是天数如此了。

　　尘姝心头一松，万福一礼，略显感激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张衍点了点头，道：“道友便在此宿住便好，在未有结果之前，还望道友勿要随意走动。”

　　尘姝连忙应下，现在她是有求于人，而且还只是一个分身，当然不会随意放肆。

　　张衍交代好这些后，就把意识一转，回到正身之上。

　　因为所去之地乃是造化之地，仍是派遣造化伟力化身前往并不妥当，一个不小心，或许就会被那位存在发现。最好是用意识法身显化入世的方式。

　　当然，这里一切前提是那里乃是无主之地。

　　可要那里真是有了御主，其实这反是好事，意味着有一定可能寻到一方盟友。

　　现在他这里并不缺少造化之地，清沉浑域背后那座尚还未曾炼化，再多一个，却也未必能维护得住。

　　他心意一转，两只灵光所化大手凭空落下，将案上那只长轴展开，顿将此刻虚寂景象现于眼前，他凝注其上，并照着从尘姝身上得来的气机寻觅感应。

　　只那轴卷之上仍是空无一物，他并没有挪开目光，仍是持续观望，要是这么就找寻到这处所在，那里恐怕早被那位存在发觉了。

　　许久之后，他隐隐察觉到了什么，先是有些微感应升起，随后这等感觉愈发强烈起来，他陡然望见一处无尽光亮之地，但是其闪烁不定，似随时可能自视界逃脱出去。

　　这一刻，他也是瞧清楚了，这果然是一处造化之地，尤其那寄托于其上的现世几近不灭，更可以确定这一点。

　　既然找到了所在，他自不会坐观不动，若是耽搁过久，说不定就会错过了，那时又要重新找寻。于是心意一动，一具伟力化身在虚寂之中显现出来，感得那处所在，法力波荡而去，并由尘姝气机牵引，只是一阵碰撞之间，一缕气机就已是遁入进去。

　　张衍目光微闪，虽是化身入内，可如此却无法确认其中有无御主，所以也不排除对方是故意放他进去的。

　　因为他正身不在虚寂之中，所以里间到底怎样，唯有等到意识化身出来才是知晓了，假设失落其中，那么第一时刻也会有所感应，到时可再做出应对。

　　那一缕气机进入那方造化之地后，霎时化变出一具意识分身来。

　　张衍这分身稍作感应，发现周围一切都是模糊异常，混沌一片，与以往所见到的显化诸天万界的造化之地截然不同，其中只有寥寥几处有着清晰感应。

　　不止如此，这里还没有任何炼神同辈的法力波荡，却是令他有些讶异。

　　从尘姝那具分身上看，其人并没有过了解真关，显然无力收敛自身法力，要么其正身已然不在这里，要么就是有独特法门遮掩了。

　　他心下一思，决定先往那几处尚存于感应之中的地界一行，看这里能否找到什么有用线索。

第二十七章 同根难生同心意

　　张衍沉入那处界域之中，目光一扫，却是讶异发现，这里表面看去与寻常界天相差无几，可居然没有任何人种存在，凡是成道之人，无不是异类精怪。

　　所谓“清气化人，浊气生妖”，哪怕是灵机微弱乃至近乎无有之地，只要是经由天地自行演化的，那么这两者都是会出现的，便有差别，也只是因为各自灵机盛衰不同。

　　可此间偏偏无人，却只有妖物异类留下，这等情形要说没有大能在后推动，那是绝然不可能的。

　　此刻在他感应之中，这方天地过去未来都被遮蔽，并无法看到那源头之上，这又是一个有同辈在此的明证。

　　再是环顾一圈，此世之中，有六处气机最为强盛之人，应该是这里修为最高的几人了。

　　此辈能修至如此高的境界，不会无缘无故，或多或少都应该与这位炼神同道有些许牵连，可能就是其后辈弟子，那可以试着从其等身上找寻。

　　于是心意一转，就来至其中一人面前。

　　此是一个白衣文士，此刻正在一处凉亭之中自斟自饮，时不时又捧起一卷道经诵读几声，忽然见到张衍到来，先是一阵愕然，随即似是想起了什么，露出激动惊喜之色，忙不迭站了起来，恭敬一拜，道：“见过这位太上，这位太上可是因为……”

　　说及此处，却似是想了到什么，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周围，没有继续说下去。

　　张衍见此人一眼就能辨别出他身份，知道自己当是找对人了，他目光投去，见其表面上有一层残缺不全的遮掩，虽无法一眼望见根底，但也能看出，此人极像是某个法宝真灵成道，不过却又有些似非而非，他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而是收回目光，道：“你方才想说什么？”

　　白衣文士似怕惊动什么人一般，小心翼翼问道：“太上可是因为那……”他用手朝某处指了指，“因为那盏灯火才来此处的？”

　　张衍知他所言之人应该就是尘姝，因为后者就是灵火显化之身，只是令他微觉意外的是，尘姝好歹也是一位炼神大能，而此人言语之中对其却丝毫无有敬意，其态度反倒像谈论一位同道。

　　照理来说，便是彼此分属敌对双方，下境之人也不敢如此轻慢一位大能，何况事情看来还非是这样。

　　他道：“我确已与她见过，也是应她之邀来此，听你之言，莫非与这位有什么渊源？”

　　白衣文士感觉这语声从心神之中响起，顿便放心了许多，同时无端振奋起来，忙也以心意回言道：“自是有的，因为正是我等出力，她才得有今日。”

　　张衍一挑眉，道：“哦？你口中这位乃是炼神修士，你等又有何能相助？”

　　白衣文士似本想说什么，可是最终没能说出来，支支吾吾道：“这里面自有缘由的……”

　　张衍看他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道：“你既与这位道友认识，那么可知她正身修行之地何在？我自去寻她一谈。”

　　白衣文士神情一变，道：“正身？什么正身？我不知晓……”

　　张衍目光微闪，心中有了一些猜测，没有再与此人说话，意识一动，下一刻，他已是出现在了另一处。

　　一块礁石之上，站着一名以藻草为衣的中年男子，须发拖曳至下方海水之中，周围是一群半人半鱼的鲛人孩童，一个个围在那里听他讲道。

　　中年男子这时察觉到了什么，一转眼，见张衍负袖站在海面之上，却是神情微变，低头想了想，就挥退这些孩童，站起身，冲着他恭恭敬敬一拜，道：“小人汤累，见过这位太上。”

　　张衍道：“你与那桃亭中人气机相仿，可是同门么？”

　　汤累哦了一声，故作轻松道：“太上所言之人，想来是白颛道友了？肯定又是他在那里颠三倒四的说话了，他这人就是那个性子，整日把臆想之事当成真实来言，回头自己便就忘了，”说着，他再是一拜，“太上若需知晓什么，尽管来问小人，小人知无不言。”

　　张衍淡淡看了其一眼，道：“不必了，我还是自己来看为好。”

　　这一瞬之间，他化身同时出现在了十余处不同地界之上，那里所在之人的气机法力都与那白衣文士以及眼前这中年男子十分相近。

　　当他将这些人都是纳入感应之中，这时再行看去，就又有不同发现。

　　这些人其实本来就是分属一体，只是被某一种伟力强行分开了，现在一同望去，便如破碎之物重聚完整，方才显现出来本来面目。

　　可到了这一步，他仍是感觉此辈身上有太多雕琢痕迹，这里所见，还不是最终真实。

　　他沉吟一下，其等过去未来虽被遮挡，可他若要强行观望，倒也不是不能。

　　通常而言，这些下境修士身上是看不出什么有用东西来的，所以炼神修士便要找寻什么线索，一般不会这么做，且一做得此事，也会惊动其等背后同道，有以大欺小之嫌不说，还平白与人结怨。

　　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他能清楚感觉到，只要自己剥去这一层遮掩，就能知晓这里隐秘，甚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接触到背后那一位。

　　转念到这里后，他没有迟疑，当即一运法力，就将重重迷雾拨开，只片刻间，此辈底细终是呈现眼前。

　　映入他眼中的，乃是一蓬照彻天地的火焰，无源无根，不见来去，火亮之时则万物生机生发，天地转明，火黯之时则沉寂衰败，诸空入黯，分明就是一件造化之宝。

　　从那火焰时时刻刻散发出来的气机之上，他也是知晓了此宝之名讳。

　　夕梁。

　　其便是此间那位炼神大能，也是此界之御主，其一直将自己藏于造化之地深处，故是他先前无从感应其之所在。

　　只是他也是见得，这一位在修行过程之中应该是出了某些问题，而今正陷于昏睡之中，对外间可谓疏于防备，便连他入到此地，也是毫无所觉。

　　身为过了解真关的修士，张衍功行本是高过此人一筹，又同样是造化之地的御主，故是此刻看了下来后，立刻就明白了此人症结何在。

　　这位夕梁也是在试图过去解真关，因其本乃阴阳之火，天生就存有两面，所以在修持之中也就呈现了两面之性。

　　无论是尘姝、还是那白颛，汤累，再或是其他十余人，其实都是自其身上诞生分化出来的。

　　这位每一次醒来，就会将这些分散出来的宝灵都是吞下，以求完一，而等得它下一次沉睡，这些宝灵又会再一次生出，散化无常，如此循环往复。

　　这其实就是吞食自身，这些宝灵既是其之资粮，又是其之造物。

　　说来这也是另一种“求己外求”并行兼顾之法，其以造化之地为依托，在不断吞夺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参悟大道至理，待得最后明悟自身，那么就过得这一关了。

　　可其与神常道人过去解真关时所遇到的麻烦十分类似，本来每一次被吞下去后，这些宝灵的上次忆识就会被一同化去，但许是功行有瑕的缘故，在那反复循环之下，久而久之，这些宝灵自己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深深为此感到恐惧，因为有了自主意识之后，自是不希望自身再被消亡，而夕梁一旦功行完满，他们就再也不复存在了，于是开始找寻摆脱之法。

　　可惜他们各自分化之后，力量也是分散开来，并且与那一蓬宝火已是脱离，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不过终究是有办法，他们自身不行，却可设法找一个可以做到此事的人出来，于是在夕梁每一次陷入沉睡后，各人合力将力量全数送到火中孕养，长久之后，自上面就再度孕生出一个意识来，成为单独一人，此人便是尘姝。

　　众人寄期望于尘姝身上，希望她能找寻到解决之法，只要其能脱离正身，那么他们也就有可能解脱出来。

　　尘姝诞生出来不久，她也没兴趣和那些下境之人交谈，也没有看穿遮掩迷雾之能，所以并不知晓这些事。她所谓被驱赶出来，实际上是自己本能躲避危险，因为夕梁醒来后一旦发现她，就会将她吞下，而当夕梁沉睡，她便里所当然把其身躯视作自己正身，这实际上也不能完全算错，因为夕梁已然失去了自身该有的意识，不到功行完满，是不会停下这个循环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出一源。

　　尘姝本来要在许久之后才会发现自己真正处境，可是因为那位存在的威胁，害怕再度被驱逐之后，就会遭受吞夺，这才做出了出外求援的举动。

　　张衍靠着观望此辈根底，再加上自己推断，此时差不多还原出了整个事机。

　　他考虑了一下，他此回到这里，本是为了找到尘姝正身，并一探此地虚实，可没想到真实情况会如此。

　　夕梁功行到此，实际已是出了岔子，别说过去解真关，连维护这座造化之地都是无法做到，再照这么下去，这里一定是会被那位存在发现的，进而被其所夺走！

第二十八章 深寂不予唯渡行

　　张衍考虑了一下，其实他本来无所谓谁为御主，尘姝也好，夕梁也罢，都是可以，只要其人愿意与他联手对付那一位存在便好，至于功行修持这等事，那是其人自家之事，也与他无有关系。

　　可现在这等情况，他想不插手也是不行了，否则最大得利人只会是虚寂之中那位存在。

　　现在的选择，要么是帮助夕梁解决这个麻烦，助其过得解真之关，要么就是设法扶持尘姝，使其彻底取代这一位。

　　这里他倾向于后者。

　　他并不清楚夕梁是什么性情，而尘姝他却是见过了，其人性情并不强势，并且看得出来也无有太多追求，最重要的，其人还是主动向他们求助的，那么出手可谓师出有名，日后无疑可以继续相处下去。

　　要是夕梁的话，若是得知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将其打灭的，除非其是一个极为豁达之人，否则肯定是会有心结存在的，那便不利于今后联手了。

　　只是要做得此事，难度也是极高。

　　要知道现在操御正身的仍是夕梁，尘姝顶多只能算是从正身之上衍生出来的一个分识，彼此并不对等，这点从尘姝不得不在清醒时主动逃避就可见到。

　　两者若是争夺，尘姝除非能得到他们相助，否则没有丝毫赢面，但张衍现在仅只是一个分身在此，就算计议再如何周全，也没有办法推动此事，除非是正身能够到来。

　　可正身若至虚寂之中，那么就需先过得那位存在那一关。

　　且就算能够成功避过那一位的阻拦，入至这处造化之地内，还有极大可能会惊醒正在沉睡之中的夕梁，想要当中不露出一点痕迹，那很不易为。

　　可便是再难，也当需设法解决。

　　张衍这气机化身一转，就从这方现世之中遁出，随即之前所见一切立便为伟力化身所知，意念一转之间，已是回到了清寰宫正殿之上。

　　他在座上稍作思索，就关照景游道：“你持我符诏，去把诸位同道请来。”

　　景游应命而去。

　　过不多时，各人来自殿上，先是问礼，随后各自坐定。

　　张衍言道：“方才贫道派遣一具分身出外，前往尘姝道友所言那一处造化之地探查了一遍。”

　　簪元道人问道：“不知那里是何情形？”

　　张衍将自己化身所见的一切道来与诸人知晓，并道：“而今我需得在夕梁与尘姝之间取一人，方有可能使那处造化之地不失，诸位道友若有建言，可说来一听。”

　　众人听罢，先是惊讶，随后都是琢磨起来。

　　神常道人沉吟道：“此间最难之处，便是我等无法轻易到达那方造化之地，甚是难以干涉。”

　　众人点头不已，此事就在于虚寂难行，若是他们正身可以悄无声息到达那里，那么剩下无论要做什么事都是简单了，可偏就是这一点牢牢挡在了他们前面。

　　青圣道人出声道：“窃以为最好办法，就是告知尘姝原委，送其回去，由得她自去与那夕梁相争，如此我既不用插手，也能完满解决此事，就算尘姝输了，也是无碍，想那夕梁一人在那里，定也是畏惧那一位存在，到时不依靠我等，他又能如何？”

　　张衍本来也曾想过如此做，实际就算夕梁与他们结盟，也是一样无碍，可依照现在情形来看，没有外力干涉，凭着夕梁自己可未必能够清醒过来。

　　就算尘姝被吞，只要那些灵火宝胎仍是在那里，其中分散出来的十余个宝灵可不会放弃抗争，一定是会再想办法的，说不定会再度设法孕生一个宝灵意识出来。

　　而最是糟糕的情况，就是两者间的暗斗还未分出胜负之前，就已然被那一位存在发现了这处造化之地。到时身为御主的夕梁无力守御，那岂不是白白将此处送了出去么？

　　这件事上他们绝不能贪图侥幸，比起那位存在，他们本来就显弱势，要还放弃本来有可能得到东西，那是自弃机缘，故是该拿到手的就一定要拿到手。

　　全道二人本来一直不曾说话，这一回，彼此商量了一下后，那銮方道人打一个稽首，道：“诸位道友，不管用何办法，我等以为，现在情形是先阻止夕梁醒来。”

　　众人一听，都是深以为然，听张衍先前描述，他们已然明白，这一位实际已然陷入了意识僵滞之中，不到破关是绝然不会恢复本来识忆的，所以其也不会去主动维护造化之地。

　　最麻烦的是，就算其从沉睡之中醒来，也同样不会有所区别，而若醒来后，迟迟不再陷入沉睡，那他们想要干涉也无从进行，除非选择与之正面相搏，莫说现在无法做到，就算可以，却也有违他们初衷。

　　张衍问道：“两位道友可是有什么办法。”

　　銮方道：“我等修有一道笼心之咒，诵念之下，可助同道修持，只是闻听此法之人，则会陷入深定之中，若无恶念触及，便不会出定。”

　　秉空接言道：“这咒法不必正身念诵，现在有法力化身在外，我等只需一个意识化身入内，当就能做得此事了。”

　　众人各是问了他们几句，认为此法甚好。

　　这里最妙的是，若有恶念针对夕梁，其也是有一定可能醒来的，可偏偏咒法实际对其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而解真之关不过，实际是根底出了岔子，这绝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咒法可以轻易解决的，所以也不怕夕梁会因此受益。

　　秉空这时又加了一句，道：“我等化身去到那里，还可时刻盯着，若有什么异动，也可随时报于诸位知晓。”

　　张衍当机立断道：“事不宜迟，此事就交托给两位了。”他一点指，就有两道气机渡下，“两位可凭此寻到那里。”

　　銮方、秉空二人当即接下，打个稽首，道：“我等这便前往。”

　　两人自殿中退了出来，就把意念转至位于虚寂之中的伟力化身上，气机波荡之间，就已是感应到了那方所在。

　　张衍所予气机比尘姝不知强了多少，他们无需刻意找寻，循此而去，立便找到了那一处所在，再随着法力渗透入内，两人意念化身就已是在那方造化之地中凝聚出来。

　　到了这里，他们仍是按照张衍指引，感应得那一蓬无处不在的灵火。

　　他们不必见得夕梁正身，只需在此诵读法咒，其人只要觉得对自己有好处，那么自便能够听到。

　　且为了避免夕梁感应到恶意后警醒过来，两人化身所知有限，只知自己是当真来相助其人的，这般就不会触及其心中警兆了。

　　而此刻布须天大殿中，却是气氛稍松。

　　需知有些事不是不能解决，只是太过紧迫，所以短时内能拿出的办法并不多，而全道二人若是这件事处置好了，他们就有余裕好好思量一番了。

　　青圣道人于心中推算了一番，抬头道：“实则若要正身前往，也未必不能，但却需一个诱饵。”

　　张衍一思，道：“道友是说此刻被镇压在布须天中的玄澈、参霄等人？”

　　青圣道人言道：“不错，我等要动手之前，只要将其等驱赶了出去，那么一定会引来那位存在的追逐，这时我辈就能趁势潜入那处了。”

　　张衍目芒微动，这个方法有一定成功的可能，但是太过激进了，若有其余稳妥方法，他并不想如此做。

　　玄澈等人现在是镇压在那里，可将来未必不能驱使此辈对抗那位存在。

　　最重要的是，那位存在又不是听他们指使的木偶，到底攻击谁人，其有自身判断，不见得会顺应他们心意不说，还极可能暴露了那处所在，是以他对这建言不置可否。

　　神常道人想了一想，道：“稍候可否容我与尘姝道友说上几句，或许可对她有所助益。”

　　他也是造化宝灵出身，又与神常童子对峙过许久，自认对这方面也有些许见解，若是能了解到更多，或许也能想出一些办法。

　　张衍笑了一笑，道：“自是可以。”

　　下来他见诸人再无什么话说，就让其等先行散去了。

　　簪元道人临走之前，却是道：“道友，在下以为，既然有那銮方、秉空二位道友以法咒安抚，那此事不如先拖着，等道友何时有把握之后，再去收拾不迟。”

　　张衍思索一下，簪元道人的意思是可先暂时放下此事，待他功行到了二重境后，准备带领诸人去往虚寂之中一搏的时候再顺带处置。

　　若放长远来看，这样的确是把握大些，可天机变化极快，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功成，要是那个时候虚寂之中已经分出胜负，那做起此事来反而更是困难。

　　他微微点头道：“多谢道友提醒，贫道自会慎重思量。”

　　簪元道人打个稽首，就是离去了。

　　张衍却是站在殿中不动，他自也有一个想法，就是不通过虚寂，直接入到那处造化之地中。

　　这是有可能办到的，就如祖师流传下来的四处浑域，便是来自四处不同地界，但浑域之间却又彼此相通。

　　假设他能在那处造化之地上开辟出一处浑域，并寄落其上，然后设法使得此域与四域相勾连，那么就能直接到得那里了，要是能做到，眼前一切麻烦都可顺利解决。

　　只是祖师能办到，未必他也能办到，可他认为，若是借得祖师伟力过来，却不见得完全不能，不妨先试上一试。

　　可若这样做，恐怕要动用那两枚玄澈道人留下来的玉佩了。

第二十九章 同心之外道求异

　　张衍仔细思量，现在他用意识分身在那处造化之地开辟一处浑域倒也不难，关键是浑域之间如何沟通相连。

　　他犹自记得，当时降伏参霄道人之时，其人曾经说过，那清沉浑域是太冥祖师从他人手中劫夺来的。

　　事实不见得是如此，他也不必去追究，不过结合此间种种迹象，却是可以由此推断，这四处地界应该是在祖师占据下来之后才贯通门户的。

　　当年祖师所施手段不知为何，但若是能留下些许痕迹，说不定可以照法施为。

　　念及此处，他心意一转之间，已是来到溟空浑域之中，随后持定端坐，用心演算，看能否找出此中玄妙。

　　这一番施为下来，也稍许有些收获，但同时也是发现，这里面应该涉及到了更高层次的法力变化，不是短时之内可以参悟通透的。

　　要是他只是靠着自身之力，或许很难推开这扇门户，可现在四域之中还有祖师伟力存在，却又有所不同，既然他能借祖师之力炼合造化之地，那么以此贯通别世浑域，也未见得不能做到。

　　想到这里，他没有再等待下去，而是意念来至位于虚寂之中的伟力化身之上，把法力一张，一具意识化身再度在夕梁所在造化之地显现出来。

　　此刻他这化身目光一落，见銮方、秉空二人的化身正在此念诵法咒，不过此咒似并不是只针对夕梁一人，在咒文影响之下，界中有道行的生灵无不是拂去尘念，定心参悟。

　　他并没有前去搅扰二人，而是伸手往虚空中一点，只是霎时之间，那里就生出一处偌大浑域来。

　　先前他已是看过，现在发现，四处浑域表面看来俱是一般无二，实际大为不一样，这是因为寄落造化之地的不同而造成的。

　　所以问题关键并不在浑域本身，不必要去刻意追求，只需与这方造化之地契合便好。

　　此方浑域随他意念指引，霎时与造化之地挨近，并有两界门户洞开。

　　他想了一想，就将自己那枚副印送入了其中。

　　而下来一步，就是试着调用祖师遗留下来的伟力了。

　　他意识回到正身之上，起袖在案上一拂，霎时之间，从参霄道人处得来的两枚玉佩顿便出现在了那里。

　　他之前与参霄道人争斗时，之所以没有动用此物，是认为这玉佩之上可能还有什么布置，会干涉到自身掌驭清沉造化之地。

　　而在镇压了此人之后，那更是无有用到之处，也就没有再拿出来看过。

　　只是现下一思，玄澈道人之前将所有好处都让与参霄的用意至今难明。

　　他绝不相信其人是因为偿还人情才这般做的，那么剩下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玄澈道人自己想做什么不方便做，所以想借用参霄道人之手来完成，并且最后其还可能有一定把握把好处重再拿了回来。

　　若是如此，这两枚玉佩很可能就起着其中最为关键的作用。

　　此人虽与参霄道人现在都是被镇压在布须天深处，可谓什么也做不了，可不能忘了，玄澈道人当日应该很得祖师看重，这从特意交给其一处造化之地还有一封谕令就可看出来了。

　　假设这里牵扯到祖师留下的某种布置，那就要格外小心了。要是万一还有什么难以控制的变故发生，以致惊动了那位存在，那就是难以收场了，所以哪怕清沉造化之地是祖师伟力弥布最广一处，他也不准备去往那里施为，至少在他没有成为此地御主之前，是不会做此选择的。

　　所以他此回所选地界，乃是济源浑域背后那方造化之地。

　　他往那处望有一眼，霎时正身已然身处此间，随后便将那两枚玉佩祭了出来，一瞬间，他只觉这里所有祖师伟力都是被调运起来，随后便以之前推演之法，以此试着沟通两处浑域。

　　然而用功许多，却是始终无法达成此目的，前方好像总是有一层屏障阻挡在那里。

　　他却是神情不变，这本也在料想之中，祖师所留伟力如无法直接做成此事，那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以此过程进行演化推算，看自己究竟缺失的是哪一部分，若能针对补齐，那么还是有可能做成的。

　　在长久推算之后，他忽然感觉到了什么，一挥袖，两只灵光大手显出，将那长轴打开，望了过去，发现在他催动之下，这两处地界在虚寂之中有交融之势，可偏偏无法完成最后一步，仿佛这里还缺少了某个关键物事。

　　他眯了眯眼，此刻在祖师伟力加持之下，他却是能够分辨出来，这长轴实则并没有完全得复完整，上面原来还缺了一部分。

　　而若得来这一部分，才有可能做到他欲为之事。

　　只是这遗落在外的东西究竟又在何处？

　　试着再往下推演，却就毫无头绪了。

　　他猜测玄澈道人很可能知道些什么，说不定此物就与其谋划有关，可要是这个判断为真，那么就涉及到此人最为重要的谋划了。

　　他目光不由得幽深了几分，看来需得再找其好好谈上一谈了，他一卷袖，将那长轴和那两枚玉佩收了回来，转身就回了清寰宫。

　　而此刻偏殿之中，神常道人也是找上了尘姝。

　　此回他不仅仅是为了相助其人找到解决夕梁的办法，也还有一点私心。

　　他发现近来青圣道人和銮方、秉空二人走得很近，隐隐有行到一处的感觉。

　　全道二人自入布须天后，一直少言寡语，以往更是只知附和，可今番却是主动提出了建言，这表明二人已是不愿再保持沉默了。

　　众人虽都是托庇在张衍门下，可也知独木难支的道理，彼此结援方才能存身更久。

　　他与簪元道人最为交好，神常童子与他也是同出一脉，可他还记得，就是这个口口声声如此称呼他之人同时也在想如何吞了他，而且神常童子本身没有什么心机，所以不能视作亲近之人。

　　这般一对比，他们这里其实只有两人，与青圣那边一比，就显得势弱了。

　　可要能再拉拢一个过来，至少表面上还能形成均势了。

　　而尘姝乃是造化宝灵化身，与他本来就是亲近，要做到此事想来当是不难。

　　他在与尘姝见面过后，就把张衍探查得来的情形告知于她，此中关于其自身来历的，也未有隐瞒。

　　尘姝知晓了真相，先是不信，随后有些惶恐，最后是大感不安，哪怕她只是一个分身，也是炼神层次，按说也是能够存驻下去的，可是她也明白，若是自己无用，那这些道友又何必留着自己？

　　除非是从夕梁处把正身抢了过来，可她一想到此事，心里却又没有半分把握。

　　神常道人言道：“其实道友也是运气颇好，你此身实则算不得分身，而只是一个分识，若是在虚寂之中被打灭，那道友便不复存在了，所幸平安到得这里，只要不曾堕入寂灭，那么便有望夺回正身。”

　　尘姝想到这些，也是一阵后怕，她有些不安道：“敢问道友，我下来该如何做？”

　　神常道人言道：“诸位道友已是在商量解决此事，不过道友也是知道，虚寂之中有那一位阻挡，我等出力有限，终究还是要靠道友自家的。”

　　尘姝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迟迟下不了决心，小声道：“道友可否容我再作思量。”

　　神常道人点点头，道：“此是大事，道友是该好好思量清楚。”

　　他也是能理解尘姝这刻的犹豫，要是人身修士，一路修行过来，经历过的生死难关着实不少，该到做出抉择的时候，那可是十分果断的，绝不会这般拖泥带水，可他们宝灵化身得了先天造化的同时，也是少了心性磨砺这一关，性情反而表现的与凡人相近。

　　他站了起来，打个稽首，道：“那贫道便告辞了。”

　　说着转身离去，只是他方才走到殿门口，尘姝却似忽然想通了什么，唤住他道：“道友稍等，”她站了起来，万福一礼，“道友，我便愿为，也不知该如何去为，不知道友可否教我？”

　　神常道人缓缓道：“道友与夕梁现在相差甚远，但亦不是不能拉近，说来不外就是‘宏壮自身’四字。”

　　其实他十分想引导尘姝走上求己之道，可后者现在不过是一具分身，不可能走行此道，那么就只能是外求了，而且是目前最适合其人的一条道路。

　　宝灵外求，说来也是简单，就是吞夺其余宝灵或者宝胎，只是这个事情一人无法做到，还需众人一同配合。

　　他将这等法门详细告知于尘姝，这才告辞出来，随后又回到正殿之上，将自己方才所为道明，并言道：“唯有，尘姝对上夕梁才有胜算。”

　　张衍点了点头，道：“贫道回告知诸位道友。”

　　不过这里宝灵就不用多想了，那些已然成道之辈，便是找到了，也该是联手的对象，而是互相攻伐，所以只能找寻那些残缺宝胎了，只是这里却需劳动神常童子了，毕竟其人对此等物事感应尤为敏锐。

　　想到这里，他摇头一笑，神常童子当时却是连称不好，或许就是应在了这里，不过这般做起来仍是嫌慢了，要想尽快拿下那处造化之地，还需尝试下能否打通浑域。

　　待神常道人退下去后，他意念一沉，就往布须天深处而去。

第三十章 愿起此身破重劫

　　张衍须臾之间，就已是沉浸入布须天深处。

　　参霄、壬都、玄澈三人现在都是被镇压在此，其等每时每刻都在对抗布须天那无尽伟力，根本无暇转念他顾，除非他这御主主动撤去，或者遇到什么意外变故，否则这般情况只会一直这么持续下去，直至永寂。

　　他此时心意一收，将那横亘在此辈身上的伟力缓缓挪开。

　　玄澈道人忽觉身上压力松了几分，他知是张衍到了，往上方望去，看着那玄气滕霄，背映五光的身影，冷然道：“尊驾又来此处做什么？”

　　张衍淡笑一下，把袖袍一挥，将那两枚玉佩和那长轴一并祭了出来，任其飘荡在外。

　　玄澈道人见得参霄同样被镇压在此的时候，就知道这两样东西定然全都是落在张衍手中了，只是此刻见后者特意拿出，不禁皱眉道：“尊驾这是何意？”

　　张衍看向他道：“贫道近日行功运法之间，发现这轴卷之中当还缺少一物牵引，尊驾想来是知晓在何处的。”

　　玄澈道人只是哼了一声。

　　张衍目光在那玉佩之上一转，又看向玄澈，道：“尊驾将此信物乃至造化之地都是交托参霄保管，贫道思之，我辈之间本无誓言约束，尊驾却如此信重此人，想来也是留有后手了。”

　　玄澈道人道：“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

　　张衍微微点头，道：“确实，你被镇压在此，便再有什么谋划，想也无从施展，可如今我等正为对抗离空之劫，若有法宝可助我对抗那一位存在，那贫道却不能漏过。”

　　玄澈道人呵了一声，道：“那是尊驾之事，与我又有何干，我在布须天中，自也不用去担心这些。”

　　张衍道：“布须天现在确然可以挡住那一位，可未来不见得可以，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到得那等时候，尊驾也难脱入寂之劫。”

　　玄澈道人眼帘一垂，不言不语，一副随你怎样言说，我都不愿配合的模样。

　　张衍看着他道：“尊驾可曾想过出去否？”

　　玄澈道人心下一动。

　　张衍继言道：“你若愿意说出此事，贫道可与你定一个囚压时限，届时不管外间有何变故，都可放了你出去。”

　　玄澈道人听到这话，不由认真思索起来。

　　炼神修士无所谓时日长短，若是张衍当真肯定个约期放他出去，那当然是好。

　　可是他以己度人，却是并不信任张衍，炼神修士又无誓言可以束缚，就算对祖师发誓也无用，要是张衍从他这里了解到那物真正下落后，还把自己继续镇压在这里，那他根本无可奈何。

　　张衍淡声道：“尊驾当知，你守着此物也是毫无用处，你便现在不言，贫道迟早也是能知晓的，而贫道早是过了解真之关，待得过后功行再上一层，这些对贫道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了，你若现下说了出来，定下约期，届时当会给你一个自由之身，你若不说，也无需指望未来能得解脱。”

　　他能感觉到，等自己修为到了二重境，当便也有能力贯通浑域，不过一旦入得此境，他一定是会带着众人前往虚寂相助那名道人的，所以那等时候，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价值也是不大了，在此之前，为了避免布须天中生出问题，他一定是会对三人有一个处断的。

　　玄澈道人自也能听出张衍的意思，他冷声道：“我若不从，尊驾是准备将我驱逐至虚寂之中了？”

　　张衍淡笑一下，道：“毕竟是同脉中人，尊驾也是祖师弟子，贫道不会将你驱逐出去，不过为免尊驾坏事，最后说不得只好迫使尊驾入至永寂了，想来祖师知晓之后，也不会怪罪。”

　　玄澈道人心中一惊，要是被单单驱逐到虚寂之中，仗着那件物事，实际上他还有一定可能脱身，所以他并不很是畏惧这一点，甚至还巴不得对方如此做。

　　可要是对方打算凭着造化之力将他镇压至永寂之中，那他就毫无希望了。

　　需知布须天伟力现在已是让他倾尽全力应付，但这不是说张衍不能再施加更多压力，要是后者下定决心处置他，那是绝然支撑不住的。

　　他抬眼看去，道：“我乃祖师亲传弟子，你是何位辈，安敢如此处置于我？”

　　张衍淡笑一下，道：“虽是同脉，可彼此却不同宗，你违背祖师谕令，我如何不能待祖师罚过？何况我师长不立辈序，又身为溟沧派渡真殿主，算来只需敬本门掌门及祖师便好，自可以行得此事。”

　　玄澈道人神情微变，他一听便明，张衍师长不立辈序，那就是其人虽是宗门正传，但溯及师承，除了祖师，谁也管不到其头上，这样他根本不可能用辈位名分去拿捏了。

　　他不禁默思起来。

　　张衍没有催促，只要对方还能正确判断局势，就当知眼下该作何择选。

　　许久之后，玄澈道人终是做出了决断，他抬起头来，道：“我可告知尊驾此事，不过那物除我之外，外人难以执拿，便尊驾身为同宗，也不例外。”

　　张衍道：“尊驾可先告知我此物何在，若有必要，我自会将尊驾请了出来。”

　　玄澈道人略略一想，点了点头，他念动了一段秘咒，随后道：“凭此可见得此物，此中真假，尊驾想来自能分辨。”

　　张衍虽从未听过这段秘咒，但在与闻之后，却是自然而然知晓这是真实无错的。

　　玄澈道人言道：“还望尊驾能遵守信诺。”

　　张衍颌首道：“若真能见得那物，自会来给道友一个交代。”他心意一转，袍袖飘荡之间，无尽伟力压下，将其人又重新镇压了下去。

　　而后心意一转，回得了清寰宫中。待坐定下来，就将那长轴摊开，随后心中默念秘咒，过得片刻，这上方绽放出一道灵光，他忽觉心神一空，好似跳出了诸有之外，发现有一道长河飘荡在神意之中，只是自身难以挨近，顿知这便当是自己所要找寻的东西。

　　他心下一思，玄澈被镇压之后，身上应该再没有任何法器存在了，其人说只有自己能取拿此物，或许是其认为祖师伟力只认其人，可他不这么认为，就像渡真殿主副印一样可以调用造化之地中的祖师伟力一般，或许其人持那两枚玉佩在手，权柄可在他之上，可现在已被镇压，根本不可能插手到这其中。

　　就在他如此思量之时，那渡真殿主正印忽然跃入神意之中，随后微微发出一道灵光，只是瞬时之间，他便发现自己站在了那河畔之上。

　　他凝神望去，发现河水激荡之间，溟沧派种种秘法此间都可见得，甚至通向炼神之法在隐约之间也是流淌而过。

　　不止如此，这里完全是由祖师伟力凝聚而成，浑浑渺渺，茫茫荡荡。

　　他把两袖抬起，对这长河一礼，随后伸出手来，捧起一掌水，再挥袖向下一洒，仿佛诸有失去了阻碍一般，此水竟是直接渗透入他开辟出来的那方浑域之中。

　　随后再观，只见此处与那四处浑域一般，已然遍布太冥祖师伟力，而下来他只需回去之后设法推动，就不难将这些浑域贯通起来。

　　他也没想到，此事如此轻易就解决了。

　　实际细细一想，这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因为太冥祖师所留下的伟力明显层次更高，所以才能做到这等事，若是这整条长河可为他所用，他甚至敢于直接与那位存在放对。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神意之中似是少了些什么，稍作推算，不由明白过来，此条长河虽是看去无尽，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却都是有数的，并无法肆无忌惮的取拿，用一点便少上一点，等到用尽之时，恐怕就来不得此处了，显然用此对抗那位存在是不可能了。

　　不过他也不觉遗憾，等到修炼二重境之后，来与不来都是无碍了。

　　倒是这里映照出了溟沧派秘法，想来别派同脉到此，也同样能见得本门功诀，将来却是可以留给有望攀行大道的同道一览。

　　他以为，太冥祖师留下这处地界，应该也是未雨绸缪。

　　如果祖师是从同辈手中占得那些造化之地的，那么别人也可能夺去，而有了这么一个后手，就算这些地界遭人窃夺，关键时刻后人可以借用这些伟力再拿了回来。

　　想来这件事情，祖师应当是交托给玄澈这个最有可能成就炼神的弟子来做的，可其人最后却是将那玉佩和造化之地转交给了参霄道人。

　　他以往不知其人这般做的目的，可凭着这些线索，却也不难推断出一个大概。

　　玄澈道人很可能是不愿应对离空之劫，也或许是畏惧那位存在，所以想借用他人之力来为自己挡灾，所以就把参霄等人引入进来。

　　而参霄虽是成为清沉造化之地的御主，自以为占了大利，可殊不知，其从头到尾都在玄澈算计之中，只要后者愿意，那么随时随地可借用祖师伟力，将造化之地的权柄重新夺还了回来。

　　张衍摇了摇头，玄澈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统合四域，并用祖师遗泽与那位存在对抗，可其最后偏偏是做出了这等下下之选，只是每一人自有每一人的道途，抛开宗门立场，也不能说其定然做错了。

　　他看向虚寂深处，眸中光华凛凛，其人既然不愿担此重托，那么下来就由他来完此劫数！

第三十一章 同心除异换同身

　　张衍自神意之中退出来后，就把袖一卷，将案上玉佩和那长轴都是收起，随后再次来到济源造化之地内，他将渡真殿主之印祭出，就调用此间祖师伟力，试着勾连两处浑域。

　　这一次果是顺利无比，再不曾碰到之前那层阻碍，轻轻一推，两界门户便已洞开。

　　这意味着他正身随时可以直落到那处浑域之中，并可由之沉入那方造化之地。

　　不过也只有他这位布须天御主方可这般做，换了稍逊一筹的造化之地御主是做不到这等事的。

　　他查验了一番，见此中并无疏漏，就把景游唤来，关照道：“去把神常道友和尘姝道友都是请到此间。”

　　景游应命下去传诏。

　　过不多时，尘姝先是到了，只是她心中却是有些忐忑不安，在知晓自身真相后，她很怕这里同道放弃自己，到了阶下，她对着座上万福一礼，道：“不知道友寻妾身何事？”

　　张衍道：“道友可先去旁处安坐，稍候待神常道友到了，再与你分说。”

　　尘姝听得神常道人要来，心中稍定，因为两人都是宝灵出身，加之上次又传了她法门，心中对其较为信任，称谢一声，就去了下方坐好。

　　过去一会儿，神常道人分身亦是到来，待见过礼，也是落座下来。

　　张衍对其二人道：“贫道已是寻得避过虚寂中那一位，并渡去那方造化之地的办法。”

　　神常道人一听，精神略振，要是能够避开那一位，那么绝大多数事情都可解决了。

　　张衍看向尘姝，道：“下来就需看道友自身了，你若愿意，贫道这便可以送你回去那处，并助你夺回正身。”

　　尘姝听了此言，又惊又喜，她虽得了神常道人传授，可现在还没有任何宝胎补益，实力仍是先前那般，所以她对自己很不信任，她低声道：“妾身只恐法力微薄，难以胜得那夕梁。”

　　神常道人在旁劝言道：“道友不必为此忧心，既然玄元道友可以去到那界域之中，那自可伸手相助，这等识意之争，心意持正尤为重要，你越是畏惧，则越是势弱，但只要心中执念不失，就不难压倒对手了。”

　　尘姝听还是有一些不安，道：“可是论起执念，那夕梁甚至为此陷入执迷，那岂不是胜我百倍？”

　　张衍在座上言道：“道友所言，忽略了一事，要是那夕梁神智清明，我等要想如此施为，那自是极难，可道友需知，夕梁现下心漏神缺，难以对世事分辨明断，这等时候乃是其守御最为薄弱之时，而在你入内侵略其意识时，贫道亦会自外压迫，令其无法专注内顾，故是道友机会丝毫也不小。”

　　尘姝却是垂下首来，久久不言。

　　张衍清楚，尘姝之所以由于犹豫，那是因为其人觉得躲在这里并一直这么下去似也不错，要是她当真没有退路，那么就不会再去想这些了，只能奋身而上，不过这也无需他去提醒，对方自己应该也能想清楚。

　　神常道人这时试着点了尘姝一句，道：“道友，有那一位压在上面，我若不奋起抗争，那就会被其吞夺，此事人人逃脱不得，道友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若此回能夺回正身，大可得以自主，那也无需寄人篱下，卑身侍奉了。”

　　尘姝一咬唇，终是下定了决心，抬头道：“尘姝听凭两位道友作主。”

　　张衍微微点头，道：“此事不必拖延，越早解决越好，二位随我过来。”他一挥袖，殿中已是敞开一座门户，随后便离了席座，迈步往里去。

　　神常道人与尘姝也是自座上起身，跟着他往此门中穿渡过来，两人只觉神意一晃，略略失神片刻，就已立身在了一片茫荡界域内，此时眼前再是一晃，周围景物再转，却是径直出现了一片洲陆之上。

　　銮方、秉空二人分身正在此诵念法咒，察觉到三人到此，不知发生了何事，忙是分神过来拜见，并向张衍问道：“道友来此，可是有什么关照？”

　　张衍道：“下来之事，便交由贫道与神常道友处置便好，两位道友可在旁看顾。”

　　銮方、秉空二人一听，自也无有异议，对三人打一个稽首，就退到了一边。

　　张衍往此地深处看去，只见原本那一蓬安卧不动的灵火陡然高涨起来，须臾之间，似整个造化之地都是陷入了一片火光之中。

　　自入得此间后，不管他如何收敛法力，所能带来的压迫感都是太强了，夕梁已然是从沉睡之中惊醒过来，不过这也无法避免，只要他们抱有恶意，那么其人终究是会被惊动的。

　　他一弹指，一股造化伟力直接送至尘姝身上，助她稳固身躯，并道：“有我等为后盾，道友大可放手施为。”

　　尘姝只觉自身气机在伟力加持之下强盛了不少，不由多了几分信心，对四人万福一礼，就往那明火中行去，霎时之间，其人已是消失不见，却是渡入了夕梁那识意之中。

　　夕梁在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将所有宝灵化身都是吞了下去，随后本能调用起这里所有造化之力，向张衍席卷而来，试图将他压迫出去。

　　张衍神情从容，即刻调用造化伟力护持，轻易就驻留此间，不只这般，还将神常等人一同护持住。

　　这名对手连解真关都未曾过去，还因为功行原因陷入岔道之中，比起参霄道人都差得甚远，对他毫无威胁可言，要是他亲身下场，那不难在短时之内将其拿下。

　　可两人都是正身在此，要是争斗起来，法力对撞之间，势必搅乱这方造化之地。

　　他犹是记得，上回清沉浑域陷入混沌乱象之后，那位存在的气机化身也是随之侵入进来，那次是侥幸躲过去了，可是这回却就不一定了，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等事发生，而让尘姝去夺取正身，完全是神意之间斗战，就不致引发太多动静。

　　其实就算他当真占据下来这处地界，也不是什么好选择。

　　这里并不曾被祖师事先布置过，要想成为御主，只能凭借他自身之力炼合，不知要用去多少时候不说，还冒着时刻会被那位存在侵掠的风险。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由尘姝成为此间御主无疑是最好选择，而其孤身一人，要想对抗那位存在，最后只能是依靠他们。

　　神常道人叹道：“现下只望尘姝道友能过去这一关了。”

　　张衍眸光深邃，他此时只是维持自身与神常等人不被驱逐，这样既能给夕梁增添压力，又不致使其感到有性命之忧，尽量把双方对抗维持在不那么激烈的程度，若是尘姝那边进展顺利，那么他就可以试着加大施压，实则两者之间若是配合好了，是不难将夕梁拿下的。

　　不过要是尘姝此次失败，那他就只好亲自上阵了，有什么漏洞只能容后再想办法弥补了。

　　过不多时，那蓬灵火剧烈晃腾不已，带动着这方造化之地也震动起来。

　　张衍一见，立时施加伟力上去，将这等动静压制下去，努力维持此间安稳。

　　神常道人望着下方，凝神道：“到底如何了？”

　　张衍看向造化之地深处，意识之战对外间之人来说不会持续许久，方才他感觉属于夕梁的那一份气机正在逐渐下降，若无意外，现在差不多应该已是分出胜负了。

　　再过片刻，便见那铺满整个造化之地的灵火忽然一敛，收束为一簇火，晃动片刻，就有一个窈窕人影浮现而出，随着火焰纷纷避让，便见尘姝一袭莲红火衣，自里走了出来，只是其此刻神情气势，却是一改先前怯弱犹豫之态，眸光顾盼之间满溢自信。

　　她来至四人面前，万福一礼，道：“多谢几位道友相助，妾身方才得以夺回这具正身。”

　　张衍望其一眼，已是知其此刻状态，这回应该说是成功了，但也并不完全，夕梁应该是感应到由尘姝主御正身方有更大机会渡过解真之关，其在此执念推动之下，根本并没有自我，故是主动把身躯渡让给了尘姝，也难怪整个过程如此顺利，这却是事前无法料算到的。

　　只是尘姝因此之故，也难免沾染了一点本来属于夕梁本身的东西，只眼下来看，这终归是一件好事，至少属于尘姝的那部分仍是占据大半。

　　张衍道：“既然道友已然成事，那贫道与几位道友便就告辞了。”

　　尘姝秀眸看来，道：“妾身这里还有些许手尾要处理，待理顺之后，当会来拜见诸位道友。”

　　张衍微一颌首，意识一转，已是带着三人分身由寄落此间的浑域转回布须天中，并由得其人各是散去。

　　这件事了结，不用再担心那处造化之地被那位存在夺去，现在他可转而理顺自己内部之事。

　　自从得见那道太冥祖师留下的伟力长河之后，他就在考虑，是否当借用祖师伟力，把清沉浑域直接纳入指掌之中，先成就四域之御主。

　　再多一处造化之地，这无疑更有助于他功行精进，只是祖师伟力有数，用去一点便少一点，需知这甚至是可以用来对抗那位存在的，要是那名道人看去有任何不支情况出现，那他随时可以调用祖师伟力上去施援。

　　而这两条路，一个稍微保守，一个略显激进，就看自己如何选择了。

第三十二章 量过心关先问法

　　张衍慎重考虑下来，还是决定先行把清沉造化之地纳入掌中为好。

　　祖师之力固然了得，可终究不是属于己身之物，且用去便就无有，可以视之为台阶，但绝不能作为倚仗。

　　而只要他能攀升至二重境中，哪怕这些伟力都是舍去也不打紧，他一样可以入得虚寂与那位一战。

　　有了这层决断之后，他当即心意一转，就来至清沉造化之地中。坐定下来，便借祖师伟力观望入这方界域深处。

　　在此力相助之下，只是霎时之间，他便见得那“源心”所在，起意念一引，就将之合炼入身。

　　此间造化之力顿时翻滚起来，但只是过得片刻，却又是平复下来。

　　张衍眸光亮起，一闪之间，天地之间骤暗骤白，恍若乾坤转灭，而后身上玄气层层涌出，霎时铺满了整个造化之地。

　　此时此刻，这方所在已然为他所有。

　　至此，太冥祖师留下的四域造化之地都是被他纳入掌中。

　　与此同时，他能感觉无穷大道之理映照入己身之中，与以往所得相互印证，随着对那玄理的感悟加深，修为也是不知不觉间往上层层增进。

　　许久之后，这个上升势头方才止住。

　　他能感觉到，自己距离那二重境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是求己外求两法兼顾，因现在四域在手，外求之法堆积已然足够，现下差的就只有己身之积蓄了，这里主要是一些关窍和对上境的认知。

　　这一层境界与往所行之路截然不同，唯得自身对此完全有所认知，才可真正踏入进去。

　　也即是说，你若是认知不明，或者有所偏差，那有可能去到的就是另一条岔路。不过他这里有祖师所传那伟力长河，至少还有前人之法可做参鉴。

　　他稍作思索，又往布须天某处看去。

　　此间余下浑域还没有与布须天挨近，不过随着他自身功行略长，却能感觉到其隐隐与布须天异力相合，只是时机未到，还不能望见此中内情。

　　好在现在内部已然是理顺，就算有那些异力存在，暂时再不会出得什么问题了，下来当可全力以赴，争取早日到得二重境之中。

　　在此之前，倒需先把一些琐事处理好了。

　　他意念一动，又是回到了清寰宫中，在位上座定，一弹指，一道灵光去往布须天深处。

　　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之前对玄澈道人的承诺，却是派遣了一个化身去往其人那里。

　　过得片刻，那化身就已是转了回来，已然是与玄澈道人定下了一个约期，并言明到了时候自会放了其人出来。

　　这约期定得较为长久，到那个时候，他绝然已是步入二重境中，不过对于炼神修士而言，只要有定期存在，那么终究是可以解脱的，故是玄澈道人对此也并无异议。

　　此事处置好后，他往布须天空落所在意念一注，霎时那里升起一处界天，并有宫阙自里浮出。

　　现下因为众人伟力化身在虚寂之中与那位法力波荡对抗，但凡遇得什么大事，众人要寻他商议，都是往清寰宫中来，如此也是不便，故他索性在布须天内再是开辟一天，作为众人集议之所。

　　此地须臾之间便建立完全，他摆袖步入里间，起意一转，霎时布下了诸般禁制，再随手点化出一个阵灵来。

　　那阵灵一晃，走了出来一个英姿挺拔的少年，拜揖道：“见过老爷。”

　　张衍颌首道：“今后此间就交由你打理，你现下持我符诏，去把三位道尊都是请到此地。”

　　那少年应下，便在殿前碑上领得一张符诏，分出三道化身，分别往济源、清沉、浮漓三处投去。

　　未有多久，洵岳、罗湛、渺玉三人都是到来，入得大殿之中，齐齐打一个道揖。洵岳道人道：“太上召我等来此，可是又有宣谕？”

　　张衍在座上还得一礼，并道：“贫道已是炼合四处造化之地，不过并不会长久占据此间，待得驱逐那位存在，或是诸位道友宗门之中有人成就炼神之境，那贫道自当奉还。”

　　洵岳道人却是摇头道：“当年祖师之谕，本就是要一位后辈弟子统御四域，那位玄澈太上既然无法承担此责，那么理应由太上来行此事。”

　　张衍洒然一笑，道：“这等事尚还久远，不必眼下辨出一个结果来，便留待以后吧，今次请得四位来，乃是因为祖师曾留下一处地界，可助后辈弟子提升功行修为，并开释疑难，贫道思之，此事诸位理当知悉，若是有意，贫道可以现下送得诸位前往此处一观。”

　　为了对抗那位存在，他现在尽量拉拢更多同道，但是这等人要是出自同脉同宗，那便更好了。

　　只是要成炼神没有那么简单，完全是看天数机缘，不过但凡有一丝希望，都不能轻易放弃，再说祖师留下那处伟力长河，本也是给后辈弟子看的，所以不管能成与否，这里面终归是有洵岳等人的机缘在。

　　洵岳道人听得有祖师遗泽落在外间，忙道：“既是祖师所留之地，我等师兄弟自当前去拜谒。”

　　张衍道：“既如此，我便送几位道友一程。”

　　那里毕竟是祖师伟力长河，凭其等自身想要过去，那需先感应祭拜，这里颇要费不少功夫，说不定长久时日都不会有结果，故他索性帮衬一把，于是把意念一转，就带着三人到了那方伟力长河之上。

　　三人只一见面前这道滔滔长河，就觉无数法门至理纷至沓来，涌入己身之中，顿时头晕眼花，好似有浪潮不断冲刷心坝，不由大惊，一时不敢多看什么，只是端坐下来，守正心序，以免陷入其中。

　　许久之后，三人才是心神方才稳定。

　　张衍道：“此间伟力对每一人而言都是有数，诸位可酌情自取，现下若是太过贪求，未来便难以来至此间。”

　　洵岳打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提醒。”

　　张衍对其一个点首，就一人往那长河之内步去，只是一晃，他整个人已是没入其中，随即意注那道潮水，这一次想要探查的，却是有关那二重境的玄妙。

　　随着那波浪在身外旋转，就有一重重妙理显现出来。

　　只是与此同时，他可以支取的长河伟力也是在飞速消耗着。

　　在足足有大半伟力消散之后，他就从中退了出来。

　　他所拥伟力还剩下些许，照理还能继续下去，并且还能看到更多。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了，毕竟他所修太玄真功虽也是由九数真经推演而出的，可毕竟与太冥祖师所传已非一路了，所以祖师道法只能参鉴，未必真是适合自己，也不必将之奉为圭臬，能取则取，而该是抛却的则一定会抛却，自己之路还当自己去走。

　　他见此间已没有自己所需之物了，就留得洵岳三人在此，自己则是心意一转，回得那处宫阙之内。

　　这时那阵灵少年上来一拜，道：“老爷，尘姝太上前来拜访。”

　　张衍颌首道：“让她进来便好，你再去把诸位道友请来。”

　　随他谕令传递下去，各个炼神同道的分身已是浮现在大殿之上。

　　少顷，尘姝也是走了进来，与先前不同，她神情仪态已是变得落落大方，她看向大殿之内，就对着诸人万福一礼，道：“妾身此番承诸位道友援手了。”

　　这一回虽是夕梁主动将正身渡让给她的，可若是背后没有张衍出力，那夕梁就直接将她吞了，也就没有这一重因果了。

　　而且她也十分清楚，现在自己虽成一方造化之地御主，可那一位存在若是摆脱对手，一定会攻袭类似所在，她也一样在其目标之中。

　　比之这里多名同道来说，她那里可是孤悬在外的，无人可为助力，要是那位刻意来针对她，却是独木难支，故现浑域之间的通路必须保全，万一她持守不住，还可设法请援，或者干脆借此躲入到布须天中。

　　神常道人和气问道：“道友接下来有何打算？”

　　尘姝这时把姿态放得极低，再是一礼，道：“愿同诸位道友一起切磋道法，只是亲身所修之法，离不开造化宝胎，这里还需要众位多多帮衬。”

　　她意识这一改，等若洗练了自身，原本夕梁是求己外求兼顾并行，这样解真之关尤其难过，可她得了夕梁少许意识之后，却是不敢再行此道，决定独行外求之道，但是这个法门需要找寻宝胎，她自己比之旁人并没有多少优势，反而这里有不少同道可以请托，只要其等在找寻造化残片的同时稍加留意就可，这远比她一个人找寻来得好。

　　众人也是点头，他们自也无反对之意，尘姝背后至少也有一处造化之地，多此一人，便可就多得一条退路，交好总比得罪好，反正这等事也是顺手为之。

　　张衍在座上言道：“道友既在此同参道法，那么我辈与那一位对敌之际，也望道友能出得一份力。”

　　尘姝把容色一正，提声回应道：“此也是理所应当，若有此一日，当与诸位同心对敌！”

第三十三章 期功成就唯一着

　　尘姝一语说完，又是郑重对着座上一礼，道：“只是妾身还有一请，未知可能得道友允许否？”

　　张衍道“道友可以说来一听。”

　　尘姝道：“妾身那分身若是入得虚寂，不知可否从道友这处借力？”

　　既然需在此与众人一同出力对抗那位存在，那她自也需凝聚出一具伟力化身，才能去到那虚寂之中。

　　她身为造化之地御主，本来不需要张衍给予自身造化伟力，可是这样却很容易暴露自身藏身所在，倒不似布须天，那位存在早便知晓此处了，也就无所谓这些了，所以还不如老老实实借用张衍治下的造化伟力。尽管这样会使得她更依赖这里，可这也会使得双方联系更为紧密，好处多于坏处。

　　张衍颌首道：“此只小事，自可如道友之愿，稍候去我辈合炼法器之内渡入气机便可。”

　　尘姝意愿达成，连忙称谢。

　　张衍一望左右，问诸人可还有事，座下皆言无事，便就令众人各自散去了。

　　尘姝离了大殿，便与神常道人同行，欲去寻那法器，这时却听身后唤了一声，却见是銮方、秉空二人行来，便道：“两位道友可有见教？”

　　銮方道：“我二人正有一事欲与道友商议。”

　　神常道人见此，便道：“我在前殿等候道友。”说着，便先行离去了。

　　尘姝道一声好，转过身来，看着二人道：“不知两位道友欲言何事？”

　　銮方打一个稽首，道：“不知尘姝道友可否允我等入你界中参悟道法？”

　　他与秉空行得乃是外求之法，此法通常需借造化之精观摩其中大道至理，方能提升修为，以往乃是借助造化之精，不过若能沉浸入造化之地中，那是更好，只是以往从没有机会，虽说现在居于此等地界之中，可他们寄人篱下，张衍这御主不主动提及，他们却是不敢有此想法。

　　而现在既然尘姝这里有一处造化之地，自然便就起了心思。

　　尘姝微微蹙眉，听了神常道人阐明修行之法，她也是明白此辈求得是什么，若是不损及自身，她也乐得给个情面，可此辈若在造化之地停驻长久，并借此参悟，那么便会使得此间有所缩减，虽她不用此地修行，可这里却是她的遮护之地，却是不能出得任何纰漏的，于是回应道：“此处因涉及妾身道业，请恕妾身无法应下。”

　　銮方虽被回绝，却并不恼怒，道：“道友误会了，我二人并无侵占之意，若是寻得宝胎，愿意与道友做一次交换，稍作参悟，便就离去，并不久驻。”

　　尘姝道：“此事且容妾身思量。”

　　銮方笑道：“理该如此，今次叨扰道友了。”

　　尘姝万福一礼，与两人告歉一声，就挪遁离去，到了前殿之上，神常道人见她神情有异，道：“不知那两位道友找寻道友是为何事？”

　　尘姝将事情一说，神常道人略一沉吟，道：“贫道以为，若是那两位真是寻得宝胎，道友不妨应下。”

　　尘姝顿时露出些微不悦之色，道：“莫非道友要劝妾身退让么？”

　　神常道人摇摇头道：“道友那处造化之地虽可遮护己身，可远比不过我等所在这布须天，若是遭受那位攻袭，哪怕不曾有缺，也很难守御下来，若得些许减损就能换来功行精进，却也是合算之举。”

　　尘姝认真思考片刻，道：“道友说得有理。”

　　神常道人欣然道：“道友能明白就好，如此双方各自得利，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对抗那一位，只要能做到此事，其余大可先行放下。”

　　张衍待众人离开之后，意识就转回清寰宫中，坐关几日后，心中忽起感应，就起意一引，将洵岳三人自那处伟力长河之中挪了出来。

　　三人到了外间，就对座上一礼，道“多谢太上伸手帮衬。”

　　张衍道：“三位掌门想来此回收获不少。”

　　洵岳道人感叹道：“确然得有不少，只不知何时才能再到此地了。”

　　他们此回看到的东西已是足够多，再待下去也无意义，其实他也明白，要是无法修炼到炼神境中，那么今后也不必再来了，这些已是足够他们参悟了。

　　三人再次谢过之后，便就告辞离去。

　　张衍稍作思索，现下内外皆已无事，下来便该是全力以赴，争取早日到那二重境了。

　　此前通过祖师那伟力长河，他也是窥见了不少关于二重境的隐秘，但那只是涉及最为表面一层，没有真正深入下去。

　　这里并非是他不能深入观望，而是因为这些早已是烙上了太冥祖师的印痕，看得越多，越会受其影响，那就极可能偏离自己的道路，故而在观望长河之时，体会的只是到了二重境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神通伟力，而非是简单描摹祖师伟力对此境界的阐述。

　　而在入此境中后到底如何，完全在于他自身。

　　他现下对此实际已然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并且根基稳固，表面积蓄看去也足够了，所以他若自认一切顺利的话，就能试着凭此步入二重境中。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渡去，因为在登关过程之中，修士自身感应尤为重要，若是他觉得自身完满无缺，那么登攀上去，十有八九是可得功成的，可要是感到自身仍有不足，那便就极大可能不成。

　　此刻他一番自我审视下来，却发现那认知之中仍是有些许欠缺，稍作思虑，便就试着问对己身。

　　而这一番问对下来，发现自身所给出的答案，却是这里能必须达到“无可增、无可减，无失虑，无有疑”，方能在入到此境之后不显缺漏，否则只是那自我之疑就可拖累功行修为，还会给对手留下足够的破绽。

　　可他再行推算了一番，却发现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诸有之内没有什么是没有破绽的，若是当真没有了这些，那也就失了变化，更没了上进之门，尤其他现在不可能穷通此境之后的所有变化，又哪里去提前堵住所有道途之上的破绽？

　　故而若真是到得那等境界之中，破绽是必然存在的，就算那些前贤大能也是一样，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设法使破绽可以及时弥补。

　　思索到这里，他心中闪过一道灵光。

　　这里最好办法，就是在进入此境之后，仍是保持自身不断进步，如此就算存有破绽，也会被一直甩在身后，那也即是做到了补全与变化两相兼顾。

　　这些念头在心意之中流淌而过，霎时觉得前方霍然开朗。

　　不过尽管已是解决了大半问题，却也由此发现，那感应之中仍还是有着一丝拖累，再是问过己身，发现却是对那上境玄理之悟欠缺了一些。

　　既然心中有此感应，那便需设法解决。

　　他心思一转，现在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上境的玄妙，那就只能从那位存在身上想办法了。

　　虽在先前对抗之中，他着实从对方身上看到不少东西，可那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若是一个不慎，分身被打灭，那么非但自己所得甚少，还会因此泄露出去更多底细。

　　他不禁深思起来，自己若是能与那位存在正身进行一次对抗，并功成身退，那么通过这一次法力碰撞交汇，那么想必所需知知悉的一切都能见到了。

　　可遗憾的是，他正身是不可能去到虚寂之中的，要是只以伟力化身前往，那又显得有所不足，恐怕还未到得其人面前，就会被那法力波荡震散了。

　　不过除此外，还有一个办法。

　　那便是将祖师伟力长河之中自己所能调取的所有力量全数搬了出来，并携此出外直面其人，那么既能在法力交融之中了解到更多，同时也能相援那名道人。

　　想到这里，他眸光微微闪动了几下，认为这当是可行之法。

　　现在那些祖师伟力，对他而言已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了，且自己当真入得二重境，那更是无需这些，还不如就用在当下。

　　有了这番决断之后，他神意一转，直接来至那方伟力长河之上，对此处行有一礼，而后把袖一卷，轰然之间，那长河骤然飞卷而起，如同破开一个坝口，就往造化之地中流泻下去。

　　此水到了那里，在他意念引动之下，霎时凝聚成为一个分身，随后再引动造化伟力往上凝聚，那气机层层上升，不多时，竟已然是跃过了正身，并还在持续高涨之中。

　　此刻再观，发现身畔已然空无一物，再无那伟力长河的踪影，不过这只是因为他把自己所能取用的那一份伟力拿走了，若是洵岳等人再是来至此间，却仍是能够见到的。

　　他从神意中退了出来，对那分身言道：“有劳道友了。”

　　那分身一笑，道：“你我本是一体，何谈有劳，此行正好全我功果。”

　　张衍微微点头，这时面前忽然清光大放，这一具以太冥祖师伟力以及布须天伟力共同塑造出来的分身骤然不见，待他转目看去时，发现其已然是越渡至虚寂之中，并劈开双方法力波荡，朝着那争斗所在行去！

第三十四章 往来过去皆落意，神横诸世气倾天

　　张衍这分身愈是靠近那法力激撞之地，前方阻力便就越大，他需得不断以身上伟力开辟前路，方能继续往那处行去。

　　祖师伟力无限，他也不怕消耗，不过因为他非是法力正主，只是暂时借用得来的，所以此力每时每刻都在消失之中，并无法持续长远。

　　换言之，这力量不管他是否用来与敌人对抗，都是在不断减少之中，到了最后，总归是会全数不见的，所以他必须在这些力量完全消失之前找到那位存在，并与之直接交上手，而不是任其消耗在这里。

　　他心下判断，此刻之所以迟迟徘徊在外，而没能得以见到正主，或许就是因为自己力量层次上差了一些，故是难以突破那最后一层隔阂。

　　就在这个时候，前方有一道剑光乍起，好似阴霾之中闪过一道雷光，霎时劈开前路，周围所有阻碍一齐消失不见。

　　他心下微动，知晓是那位道人出力接引，当下也没有迟疑，只是一步之间，就已是入到了那方斗战之地中，抬眼一望，见那道人站在那里，仍是背对着他，并没有转过身来。

　　其人之正面，什么都不存在，唯有那一团无处不在的恶意和吞没一切的阴暗，凡那里所触及的现世，再没有生灭转动，再没有诸般法力碰撞，一切都是直接消失不见。

　　而其人之背面，则是空空荡荡，绝大部分恶意都是被削减削弱，两者之间可谓界限分明，这所有倾压过来的力量，好似都被其人以一己之力阻挡下来了。

　　张衍可以见到，那股伟力在不断膨胀之中，这不仅仅是表现在力量上，而且同样能在神意之中见得。

　　也即是言，只要你见到了，除了对抗，就无有可能逃去，且到了最后，恐怕连修士感应都无法触及此力，更别说上去阻挡了，只会被其所淹没。

　　实际此力一展现出来，本来直接就会走向结果，之所以他现在还能见到，那是因为有那道人阻挡之故。所以这些还只是受到抑制之后的力量，那位存在所拥有的伟力，远比想象中还要强横得多。

　　张衍为应对此力倾压，当即把神意一转，顿有无边伟力生出，并直接依托在布须天之上，那股恶意袭来，犹如撞击在一层坚固壁垒之上，无法侵进半分。

　　那道人背对着他言道：“这里先交给道友了。”一言说出，那股吞没一切的阴暗再也没了遮挡，瞬息跨过拦阻，向前倾涌而来。

　　张衍猜出他要做什么，方才其人替他撕开阻挡，显然是在斗战之中有所失机，若要再继续斗战下去，那需得一个调整喘息的机会，而这里留下来的空隙就将由他来填补，唯有托住这股力量，才可使得诸世不受侵害。

　　不过这也正是他此行所求，也唯有这般他才能看到足够多的东西，以补全自身所缺。

　　当下把袖一展，指尖一划，就把一道滔滔长河引了出来，那势头也是无穷无尽，这完全是由祖师伟力所化，所有表象皆是心神所照，或者说是扭转了彼此心神认知。

　　此河一卷，直接与那恶意冲撞在了一起，奔潮翻涌，后浪推动前浪，生生不息而来，竟是完完全全托住了这股力量，使之无法再侵夺更多。

　　与此同时，有不少东西往他心神脑海之中侵入进来，这就像初次望见祖师那道伟力长河一般。

　　法力碰撞交融，立便使他得到了对方身上所具备的玄秘，同样，对方那里也是一样见到许多，不过他这分身是以布须天造化伟力和祖师伟力凝聚，对方并无法直接看到他正身。

　　这时一个幽深空洞的语声传来：“太冥……”

　　张衍顿便感觉到，虚寂深处有一双眼睛陡然转了过来，若说先前那股惊人恶意只是波及到自己身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那道人接住了，而现在就是全数投到了他身上。

　　他先前曾两次与之直面相对，现在自也无所畏惧。

　　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尽量为了那道人分担压力，若对方只盯着他那是最好，便是这分身被打散也无妨，反而他能借此看到更多。

　　那长河奔流在不断抵消磨散，力量没有减少多少，但却在飞快远离他。

　　这毕竟不是他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真正与之达到对等层次，对方并不能直接消杀这些伟力，但却可以搅乱他驾驭之力，使得这些不再归属于他。

　　这般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去对这道长河的驾驭。

　　这般情况，本也在他预想之中，其实仅只方才那等交锋，他此行已然是达成目的了，更何况，他又并非一人在此。

　　那名道人这时已是调整过来，其气机顿长，原本被压迫下去的法力波荡再度高涨起来，一下变得无比醒目。

　　张衍心中清楚，尽管其人得以缓过这一口气，但这并无法改变此战最后结果，好在这无疑是将战局再度延长了，就算仍是败局，却也是有了更多机会。

　　那道人不难察觉到他这里无法再支持长远，当即起指一点，一道绵延无穷的剑光横过虚寂，顿将那股恶意阴暗之势斩断开来。

　　张衍却并没有因此罢手，现在趁着这身躯还没有真正消散，他还可再多做一些验证，意念推动之下，长河奔浪循着那剑光破开的缺口一路冲奔而下，往那股恶意源头所在追寻而去。

　　但是在半途之上，却是遭遇到了极大阻力，随后那开启门户骤然关合，所有一切感应顿时失去。

　　他目光微闪，没有能真正去到那处，略微可惜，好在该为之事已然做成，下来只需耗到这具分身结束便可。

　　有了他加入战圈，却是替那道人分担了不少，一时战局竟是趋向于持平，不过这只是暂时情况，等他退走，一切又会回归本来。

　　双方在不知交战多久之后，张衍感觉到祖师伟力随着不断消退，此刻已然变得无比低弱了，知最后时刻到来，便就一抬袖，对那道人打一个稽首，道：“贫道若得功成，自会再来相助道友。”

　　言毕，整个分身轰然破碎，连那造化伟力也是一同崩解。

　　同一时刻，张衍意识回到了正身之上，靠着布须天阻隔，将神意之中那顺着侵略过来的恶意挡在了外面。

　　不过这只是压制，并无法消除，下一次他再出去，仍会冒了出来，这也是直面那位存在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没了祖师伟力借托，他也不会轻易出去，且只要修为到了，自然可化解了去。

　　方才对抗之中，他收获着实不菲，只要全数吸纳，就不难把最后一块短板补齐，只是所见到的这些其实有不少是虚假乃至扭曲的，就如他过了解真关后，别人从他这里看去的也并非全然是真实的，这就要自行分辨了。

　　但哪怕只是虚假之理，也必然是由那真正玄理衍生出来的，不然根本不足以让人去信，待得去伪存真之后，就能得到自身想要得到的。

　　他把心神一凝，就入定持坐，推演问己，照见未明，并将所见玄妙与布须天映照入身的大道至理相互印证。

　　许久之后，那认知终是完全筑立起来。

　　此刻他尽管还未入到二重境中，可却提前知晓了此中一切，就仿佛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次。

　　认知之构筑，分为“有见”和“未见”。

　　己身通明谓之有，己身不感谓之无。

　　他认为这里法门，当是先用自身之“有见”筑功悟果，待得到达那境界之中后，回过头来再去解化自身之“未见”，这就如外求之人过解真关乃是功成之后再行处理一般。

　　只是这样一来，表面看去就似永无功法成就之日了，因为你一直在成就之路上，并没有真正达到。

　　可这实际上就是最为正确的道路，哪怕不是，他自身有了这等明确感应，那自然而然也是正确的了，就算放在他人身上非是如此，对他而言就是正路。

　　在明悉了这些之后，他已是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

　　当下把心神一退，与诸法诸有断开，整个人似是往虚寂退去，但因为他神意还有牵连布须天，所以并不会真正步入其中，唯在此，才可见到那境关间隙之所在。

　　这里若是无有造化伟力相助，那就需将自身伟力先寄托出来一部分，或是落在造化残片之上，或是某件造化至宝之上，最次也当有同辈相助，要这些都是没有，那就只能拜托分身了，这也是最为凶险之法。

　　好在他为数处造化之地的御主，自不用担心这些。

　　霎时之间，他感觉自己已是退至那寂暗之前，距离真正入寂，也只是一步之遥，便在这个时候，神意之中有一片无尽光明升起，就好像见得那造化之地源心也似。

　　他知晓这便是自家所求之果，当即放开心神拘束，任由那光明照入身来，轰然之间，本已挨近的寂暗退去无边之远，仿佛在刻意避开他。

　　他缓缓睁开双目，眸中幽光泛动，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

　　他抬首往向虚寂，把袖荡开，滚滚玄气之中，有声言道：“避绝万劫心在前，虚空常渡化未先，往来过去皆落意，神横诸世气倾天！”

第三十五章 混蒙虚黯终当开

　　张衍在功行入至二重境之后，当即仔细感受了一遍。

　　因为此境是出于自身认知而有所成就的，故是早在入到此境之前，他就已是知晓这里所有变化了，区别只是当时尚不能运用而已。

　　若说修士入了炼神境后，可称之为“诸空见我，我见诸空”，那么在过去解真关后，修士所追逐的便是“我见则见，我空则空”。

　　这里面最为了得的本事，就是能避过同辈法力，落去其本来之所。

　　当日他欲过解真关之时，曾有那无面道人出来阻止。

　　他原先一直不曾明白，其人究竟是如何遁入虚无之中，又是如何绕过他法力，进而直接欺身到他跟前的。

　　待到筑立此境认知，调和了“未见”“有见”，他方才明白这里真正道理，其正是运用了此等手段，直接避过了他的法力。

　　所幸其人当时不过一个寄托分身到来，并不能够完全发挥自身实力，不然的话，他想要挡住也没那么容易。

　　而现在若是再是对上其人，他也能以相同手段加以回应了，断不会再陷入那等窘境之中。

　　除此外，炼神二重境与以往任何境界都是不同，并不是你有了此等修为就是一劳永逸了，还需得不断解化自身未见未知。

　　其实修士只要不曾穷通大道，那么终究是有未知未见的，且功行越是上去，越是如此，这般你就永远在解决问题，并在追寻大道的路途之上。

　　凭此来看，要想再往上走似就无有可能了，也不知该如何做，才能达到那可能存在的三重境中。

　　不过他之功行，乃是参鉴了祖师留法还有那位存在的法力痕迹，又以造化伟力相互印证，方才立成，因为每一个修士的道路都不一样，所以倒也不见得人人都如他一般。

　　这般来看，若是现在能再找到一名达到二重境的修士与自己交流那是最好。可惜的是，放眼望去，茫茫虚寂之中，目前能够找到的，恐怕也只有那名道人了。

　　到达二重境之人都是能够蔽绝自身，隔见诸有。

　　这也即是说，他若功行一起，则可以避过一切自身不愿见之人，其人也无法干涉到他身前诸事。

　　要是这么持续下去，直至有关自己的一切印痕都会淡消而去，直至彻底不显于人前，唯有自家意愿再起，方才能再度显化。

　　只这般看来，达到此境之人，即便没有造化之地存身，那么用此办法，似也能避过那一位存在的侵害，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虚寂之中很少见到二重境关的修士。

　　张衍想了一想，若是此辈当真无法显身倒也罢了，可要是以为如此就能避过那一位存在的侵袭，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

　　那位存在的法力一直在提升之中，若无人出来阻止，待其侵吞诸有，那么迟早能攀升到令诸人躲无可躲的境界之中，想要置身事外，那是不可能的。

　　何况就算此辈真能避过，等到那时，只余你一人，外间一切乃至同道诸有都是不存，那么与入得永寂之中又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人寻不到造化之地，只能躲藏不出，等待机会，或者是被什么牵绊住了，以至难以显化。

　　要是后者还好说，要是前者，那么此辈坐视那位道人一人出力，自己却不敢出来，那无疑是目光短浅之举。

　　张衍抬起头来，往虚寂之中望去，现在双方法力波荡起伏不定，恰恰说明战局很是激烈，显然那名道人得了他相助之后稍稍扳回了一点劣势，看来应能够支撑够久，他在正式出外相助前，尚还有余暇做一些布置。

　　转念到这里，不由想及当初其留下的那枚形似剑丸之物，以前功行未至之时无法接触，现在破开境关，当能是一窥其中究竟了。

　　当下神意一转，入至莫名之中。

　　然而此刻一观，却发现那剑丸已非先前所见，而是一道横亘在前，不见头尾，无比长远的剑光。

　　待他深入感应之时，发现其乃是由无数细小剑光汇聚而成，往来穿梭，交织纵横，无论他如何往细微之处观去，所映照出来的都是这般模样。

　　与此同时，无数妙理随着剑光来回，纷纷涌入他神意之中。

　　他明白，这是对方在与他交流道法，通过显现出来的这些，自那里向他阐述自家剑中之理，乃至剑中之道。

　　他虽也擅长飞剑，不过只是将此视作护道手段，并不专注于此，而对方所展，分明是唯剑唯一，将此一道推演到了极致上乘的地步。

　　此刻用心看了下来，也是感慨不已，深觉有所收获。

　　只是每一人道途都是不同，差一点都是南辕北辙，所以他并不会因此而去效仿，现在他与其人已是站在同一高度之上，已可用对等态度去看待。

　　观有一番之后，他心中自也有一番道理生出，略一沉吟，同样伸手一划，也是一道剑芒落下，只是须臾之间，就激应起无数剑光回应，顿时又有所得。

　　在此一番论道下来后，他发现虽可凭此见到许多，但对方道法根源却是丝毫没有表现出来，明白这并不是能够随意显露的，不过以此为鉴，当也能用来印证自身。

　　除了道法之外，此中还有不少诀窍手段，尤其其中有一门炼剑之法，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成就炼神之后，就很少用到飞剑了，那是因为清鸿剑丸再如何了得，也是于现世之中炼就，用在炼神交锋之中便就稍显势弱了。

　　或许他凭借自身法力催动，可以逞威一时，但是所能带来的助力却不如先前那般大了，面对那些功行不及他之人，倒也无妨，可要是对上那位存在，恐怕须臾间就会被其破去。

　　倒是以造化残片可以炼就一枚剑丸，但是他能感觉到，这般祭炼出来的，并非是自己所需要的，甚至还未见得有清鸿剑丸来得顺手。

　　可在这法门之中，却有讲究如何利用造化之地养炼飞剑的。

　　这里玄妙，是在于修士以自身意念观想造化之地，最好此处地界从未有造化至宝孕生过，然后每时每刻都以意念灌注，其本质上就是令那本该生出的造化至宝往剑丸方向偏转。

　　造化至宝全凭天地自身孕养，居然还能加以引导干涉，先前倒是从未见过，这里面自然还有不少诀窍的，他看了下来，也是赞叹不已。

　　不过这里需倾尽一处造化之地潜力方能炼就，且若行错，最后蕴化出来的只会是无用之物。

　　他想了一想，此事其实极为困难，虽他有布须天，每一纪历都会孕养出一件造化至宝，可要等到下一纪历，那却还是太过长远，现下他是布须天御主，若是功行足够，倒是可以试着从未来摄拿，可这般做就钉死了未来变数，在诸般异力未曾清理干净的前提下，并不是十分合适，所以决定将此事暂且放下，可待先把眼前之事理顺再说。

　　转念到这里，就从神意之中退出，随后想是否要立刻前去援助那一位道人。

　　此事绝然不宜拖延太过长久，不过真正行动之前还需再做一些准备，因为若是此次无法将那位存在压制甚或击退的话，这场斗争有一定可能会纠缠下去，到时未必是想退就退的。

　　只是为免布须天这里出得意外，必然要带所有人一同前往，镇压在里间的三人也需有一个妥当处置。

　　所以这事情需当好好筹谋一番。

　　考虑下来后，他当即来至那集议大殿之后，随后令阵灵发出符诏，召得众人前来共议。

　　不一会儿，随着一阵阵灵光，所有人都是到了大殿之上，连尘姝也是遣得一具分身到此。

　　待得双方礼毕，就各是落座。

　　张衍言道：“今番请诸位来此，是因贫道已入二重境中，下来该当出外相援那位同道了。”

　　众人不觉心头一震，这既是吃惊于张衍竟是功行大进，又是忧惧即将与那位存在交锋，尽管知晓不主动出击到时自己也逃不了，可当要真正面对，心中仍是难免惶惶。

　　簪元道人神情凝重道：“不知道友准备何时动手？”

　　张衍道：“此事很是重要，想来诸位道友也需做足准备，故是贫道并不准备立刻动手。”

　　众人听到此言，心下不禁稍松。

　　张衍此时又言：“只是贫道若与诸位出外援助那位同道，那么布须天便就无人守御了，诸位以为，那玄澈、参霄，还有那壬都等人，该当如何处置？”

　　神常道人道：“在下以为，这几人都是道友亲手擒捉，这里也当由道友来拿主意。”

　　青圣道人却是发声言道：“我这里有一问，不知道友此时可否将其等打入永寂之中？”

　　张衍看他一眼，微微颌首。

　　众人心下微惊，张衍既是有手段将那三人镇压入永寂，那想来也不难这般对付他们，尽管知晓张衍不会这么做，在那位存在被击败之前也没必要如此，可望向他的目光之中仍是多出了一丝惧意。

　　青圣面现冷色，道：“那道友不妨将此辈解决了，这般待我等出外斗战之时，后路就可保得安稳了。”

第三十六章 气正功高聚众心

　　张衍听了青圣道人之言，却是不置可否，他下来又是问过其余人，此辈都是一副听凭他安排的样子，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于是他言道：“贫道思之，此辈终究有些能耐，只是这般镇入永寂也太过可惜，若是愿意出力，也可令其等与我同去虚寂。”

　　在许久之前，他也的确有将参霄、壬都等人料理干净的意思，也算彻底绝了后患。

　　不过现在考虑下来，在自己进入二重境后，这几人现在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威胁了，也不怕其等翻动什么风浪，利用他们来对付那位存在方是最好。

　　只是此事若不提先言语一声，直接将这几人摆了出来，恐会让众人有所疑虑，这便不利于下来斗战了。此刻提点上一句，众人心中当可有数。

　　果然，他这番话一出，除了青圣道人不作言语外，余下之人都是一片附和之声，毕竟多得几人分担压力总是好的，至于张衍能够镇压住这几人他们并不担心，以后者之法力，相信自不难处置好。

　　张衍道：“此战事关重大，诸位有甚提议，皆可说来。”

　　神常道人想了一想，谨慎言道：“道友现下功行大进，想来是不惧于那一位，只是我等法力大为不及，若是去到，怕是难以抵挡，不知道友可有办法助我？”

　　他这话算是说出了众人心思，而今他们每一人分身都是在外对抗，更能感觉到那一位的厉害之处，无不是认为，要是纯靠自身之力，看去并不能给那位带来什么威胁，反而自己可能难以保全。

　　座下全道二人对此体会甚深，他们当初意图遁入布须天托庇前曾被那一位存在拿住，至今还是记得，那无处不在的恶意涌上来时，根本没有办法化解，只能眼睁睁被困入进去，后来若非张衍率众来救，定会被生生压迫入永寂之中，那等经历，他们绝不想再重来一遍了。

　　銮方打一个稽首，道：“那位存在的法力极是厉害，我与秉空道友当初曾试图对抗，然则并无用处，我等并不畏战，只恐到时反成拖累。”

　　张衍看向众人，道：“诸位不必为此担忧，若至虚寂之中，届时贫道自会以法力遮护，便遇危险，也会将诸位及时送回造化之地，不致遇得危难。”

　　其实众人就算被那位存在法力困压，一时也不会有事，他仍可以如那名道人一般，将他们救了出来。需知以他现在修为，与那位存在并没有拉开绝对差距，只是将来便就说不定了，所以现在正是出击之时。

　　众人心头微松，他们之所以畏惧那一位存在，不过是怕被其人迫入永寂之中，现在既能有限度的解决此事，那这威胁就大大降低了。

　　张衍再是交代几句，便道：“诸位可先行回去准备，待得时机一至，贫道自会召聚诸位讨伐其人。”

　　众人一礼之后，便各是退走。

　　张衍这时目光一转，见尘姝却是留在那里未走，便问道：“道友可是有事？”

　　尘姝万福一礼，道：“道友方才说，遮护诸位道友，可是妾身本不在道友造化之地，到时又该如何自处？”

　　她与众人不同，并不驻留在四域造化之地内，同时又是一方造化之地御主，到时只能依靠自身了，有诸多同道做掩护，又有张衍在前，她想要回到本来所在倒是不难，可自己藏身之处无疑也就暴露了。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不必担忧，届时贫道可予你一道法符，危急关头，可护持道友退去布须天中，这般你便可无虑了。”

　　尘姝终是放心，揖礼称谢道：“多谢道友了。”

　　张衍微一点头，待其退下，心意一转，来至镇压玄澈等人的所在，把袖一挥，就将压在上面的伟力搬开。

　　参霄、壬都只觉身上一轻，所有困压都是脱去，都是一怔，随即抬首往上望去，见张衍负袖立在那里，周身笼光罩气，气势巍然。

　　二人都是惊疑不定，不知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们难以看出张衍此刻功行如何，可却不难察觉到他气机比以往更显幽深，偏又似存非存，给他们带来一股心悸之感。

　　玄澈道人好似猜到了什么，在那里默然不言。

　　张衍目光投下，道：“贫道已是决定与出外与那位一战，在此之前，不会再把诸位留在此间。”

　　玄澈道人一皱眉，抬首道：“尊驾别忘了答应过我什么。”

　　张衍颌首道：“我与尊驾有约言在先，自不会毁诺，届时尊驾也需与贫道去往虚寂。”

　　参霄道人沉声道：“那不知尊驾准备如何处置我二人？”

　　张衍正声道：“只要两位愿意随贫道一同讨伐那一位，自可带上两位。”

　　壬都却是冷笑道：“可我等一旦到了虚寂之中，尊驾若是袖手不管，那我等岂不是就要被迫入永寂之中？”

　　张衍淡声道：“贫道若要做得此事，却也无需多此一举，只需将两位驱逐出此间便好，现下既来相商，便是看重几位之能，”他看着三人道：“我等之间以往纵是敌对，可又怎能与那一位威胁相比？”

　　在他看来，纯把这三人当做诱饵，那完全是浪费了，其实哪怕这几人不在他这边，便为了自己能够存身，即便没有他在后面推动，也一样会去对抗那位存在的，区别只是被动和主动罢了，所以留着他们反而作用更大。

　　壬都想了一想，忽然言道：“那若是我等这一次击退那位，尊驾可能放我等出去么？”

　　张衍淡笑一下，道：“若真能做到，你等也算是有功，贫道可以允诺，放了你等出去。不过若要居于贫道治下，则需遵守贫道规矩，若是无法击退，也可与你等定一个约期，待得过去，就解了你等束缚。”

　　参霄道人考虑了一下，张衍此回讨伐那一位，应该是有一定把握的，自己随同他去，总比镇压在这里来得好，何况他能看得出来，若自己不答应，张衍说不得会设法处置了自己，于是问道：“不知何时动手？”

　　张衍道：“便在近日，两位可在此稍作准备。”顿了一顿，他又言，“这一战非是为了贫道，而是你等自家，若是那位倾灭诸有，可不会将诸位如此轻松放过。”

　　言毕，身影一晃，便就消失不见。

　　参霄道人此时发现，那造化伟力没有再度镇压上来，不过心下一感，想要去到外间却仍是困难，总有一层阻碍挡在那里，不由心惊于张衍对布须天伟力的控制。

　　壬都却是冷声道：“说什么准备，我等现在法宝及造化残片都被其人收缴了，又拿什么与那位去争？”

　　参霄道人摇头道：“面对那一位存在，有无法宝护身都是一般，只要这位能履行约言便已足够了。”他看向一语不发的玄澈道人，道：“道友，不知这位又是何时与你做得约言？”

　　玄澈道人瞥了两人一眼，先前的确存在利用两人的心思，现在筹谋失败，再没有心思来应付两人，淡淡道：“前路扑朔，难知如何，我等便各自顾好自家吧。”

　　说完，便不再理会两人，端坐那里，默运功果起来。

　　壬都以神意传言道：“玄澈此人，有事隐瞒。”

　　参霄道人稍作思忖，道：“现下且不去管他，待出了虚寂，再留神盯着他便是。”

　　张衍回了清寰宫内，又是随手祭炼了两件法宝，并收入了袖中，不过在正式发动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

　　他抬手将那一面得自无面道人的残破面具拿了出来，并细细感应了一下，当时因功行所限，只是能追寻因果，现在却不难从中捉摄那一缕微弱气机，顺其所在观去，目光再是落到了那一处镜湖之上。

　　先前在击退无面道人之后，他曾特意观望到这里，所有因果牵连到此都是断绝，认为这当也是一处同道用以遮护藏身的地界。

　　此刻再看，却是见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之处，不止如此，那一缕气机与几处微弱法力痕迹相互呼应，顺其观去，发现都是一面面飘荡在不同现世之内的残破面具，并随着现世生灭出入转挪。

　　如无意外，这些当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因有法力寄托其上，不定只要感应得某件事发生，就会再度演化出一具法力分身来。

　　他思索了一下，按照当日那无面道人所言，其人阻止他过去那解真关，是为了不使那一位存在被引动入世，而现在既然那位存在已是显身，这般看起来，其人已没有再度出来阻拦他的必要了。

　　可这件事不能单纯这样去看。

　　其人到底是如何思量的，因为缺少更多线索，根本难以看得清楚，他只知道，其人曾对他表现出来相当大的敌意，并还出手阻他道途，所以只要其人还有能力出来干扰自己，那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等威胁就必须提前拔除，以免届时妨碍于他。

　　想到这里，他当即意念转动，又一具伟力化身在虚寂之中生出，并循着那一丝微弱气机，向着那些残破面具所在寻觅而去。

第三十七章 除绝异机发道心

　　张衍伟力化身尽管在虚寂行走，可却没有受得丝毫阻碍，因为炼神二重修士，蔽绝自身法力很是容易，还可寻找对手法力根由所在，故是轻而易举就避开了那位存在的法力波荡，直接往目标所在之地落去。

　　无面道人就算功行不及现在那位持剑道者，境界也至少相当，现在明明是镇压那位存在的好时机，法力寄托在此，却也不见其出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与他非是一路人。

　　须臾之间，他就来到了那法力波荡所在，放眼看去，就见一只缺去一角的面具正在虚寂之中飘荡着。

　　望有一眼之后，正要摄拿过来时，这面具似有所感，骤然一转，忽然化变出一个虚荡不实的身影来，却正是上回见过的那无面道人。

　　其人似也没想到张衍会寻到这里来，沉声言道：“尊驾来此作甚，莫非把那一位引了出来还不肯罢休么？”

　　张衍看着其人道：“贫道如今要率众讨伐那一位，看尊驾行止，先前当也与那一位存在分属敌对，那如今又打算作何选择？”

　　无面道人沉声道：“那一位是无可能被镇压驱逐的，只可能延缓显化，可你不听我言，过去解真之关，终是将其引了出来，现下再做补救，已然是迟了，这一位只要开始侵吞诸有，便就无可阻挡，若尊驾以为凭如今功行就能胜过，那不过是妄想罢了。”

　　张衍淡声道：“贫道之所为，即便无法镇压，也可延阻其侵害诸有，总好过连阻挡都是不敢之人。”

　　他现在也略微猜到了那一位存在的来历，要真是这样，的确很难镇压下去。但也如他所言，大可把战局设法拖延下去，阻止其侵吞诸有就是不使其实力扩张，而且他自身修为也是可以增进的，现在他已是拥有了出面阻碍其人的手段，谁又能说将来不能力压此僚？

　　无面道人却是不以为然，道：“结果仍是一般，皆是毫无意义之举。”

　　张衍冷哂道：“是否有意义，现下却还轮不到尊驾来评价，而是虚寂之中那位敢于站出来直面其人的道友，遇难则避，遇险则退，等到那位存在果真倾覆诸有，那尊驾是否准备束手待毙呢？还是说有着什么手段可以反制，只是不到最后，不愿使了出来？”

　　无面道人却是沉默下来，也不知是其仅一具分身在此，不知道这些，还是根本不愿意明言。

　　张衍也不去追问，直接言道：“尊驾既不愿意和我一同对敌，那贫道便只好请你远离此间了。”说到这里，抬起袖来，伸指朝着其人一点。

　　无面道人立时做出了反应，身上法力层层荡开，试图排挤外力，同时自身变得虚淡无比，似要隐遁而去，然而下一刻，其身影一僵，躯体之上生出片片裂纹，随后顷刻间崩散瓦解，重新只剩下了那只面具留在那里。

　　张衍上次对付此人着实花费了不小力气，甚至还祭出了太一金珠方才最后取胜，而这一次，法力直落其人根本所在，而一个寄托法器，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住？此物一坏，其上驻留的法力自也是存不住了。

　　这个时候，他觉得脑海之中多出了一些东西。

　　那无面道人虽非是正身在此，可因为放对对抗之时法力交融，他同样也是从其那里看到了一些玄理变化，这却也是可以用来补全自身的未见未知。

　　他一卷袖，将那残破面具收了进来，就去往另一处法力停驻的所在。

　　他方才到达，那面具之上同样有法力分身显化而出，他在以相近手段将之剿杀后，将这一面留下的面具也是收了起来，而后再是奔向下一处。

　　在连续剿灭四处所在之后，出现在了最后一只面具之前，然而此物似是察觉到了危险到来，故是一晃之间，却是往某处所在遁走。

　　张衍目光一扫，见其却是往那镜湖投去，他自不会容其这么简单脱去，此来就是尽量清剿可能干涉自己的外力，哪怕只是漏过一个，也便不算全功，意念往上一落，这面具瞬息间便被顿住，上面法力未几显化就被挥散一空，旋即被他摄拿过来，亦是被收入了袖中。

　　这时他转目看去那方镜湖所在，先前他也是注意到了，无论自己去到哪里，只要循着那微弱法力而去，那么一瞥之间，总能见到此处存在，说明那无面道人的法力与此处地界是有牵连的，这应该也是一处托庇之地，不定其人此刻就躲藏在那里。

　　那在毁去了这些面具后，其人还会再从里间送出相同之物？

　　他认为这个可能极小。

　　这些面具无不是在离空之劫未曾发生前就已是被摆在外间的，原主之所以如此做，无非是害怕那位存在，正身不敢露面，故只能分身代替自己行事。

　　所以此僚要是有胆量出来，那却是好事，那一位存在可不会管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出现在虚寂之中的修士，都是其人要对付的对象。

　　只现在还不是深入探究这处所在的时候，既然这些能够妨碍自己的东西已是不在，那么下来该是汇集力量对付那一位存在了，他一转身，身影就已是没入虚无之中。

　　布须天内，尘姝正在神常道人居处讨教功行。

　　也是运气，近些时候众人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宝胎，尘姝将之炼合入身，功行隐隐增加了不少，她虽没有神常童子那等找寻宝胎之能，可是也不像后者那般，消炼宝胎之时会无比嗜睡，仍是与平常无甚区别。

　　可尘姝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她道：“功行依靠宝胎便能提升，可妾身总是感觉自身心境起伏不定，很是不利于斗战，不知道友可有教我？”

　　神常道人沉吟一下，把手一端，顷刻在面前现出两杯灵茶，道：“道友不妨一饮。”

　　尘姝望有一眼，就拿了起来。

　　神常道人这时道：“道友，不妨以人身品之，再以人心感之。”

　　尘姝一怔，轻轻点头，随即心意一转，这才饮了下去，顿觉浑身一阵清凉通透，她现在可不同于以往，也是在一瞬间想到了什么。

　　神常道人言道：“道友问我心境之事，可有一个办法，或能有用。”

　　尘姝神态端正道：“不知是什么办法？”

　　神常道人道：“我辈宝灵成道，从未经历过道途磨砺，道友可封绝自身识忆，起一意入世轮转，在人世间游走过一回后，自能有所得。”

　　尘姝想了一想，不解道：“纵历大千，可于我而言，不过浮光掠影，又有何用呢？”

　　炼神修士超脱诸世之外，现世一切转变生灭无度，在他们看来终究只是虚幻，只要有此认知，哪怕你入世经历再多，回来之后也未必能有所感悟。

　　神常道人笑道：“道友方才可是饮了那杯茶了？”

　　尘姝回味方才感觉，若有所悟。

　　神常道人继续道：“只要你视己为人，那便是人，有时放下身段，也别有一番风光。”

　　他这就是要尘姝完完全全把自己融入世宇游历之内，不再视己为超脱现世的大能，这里的确有一个心关屏障阻拦在前方，可若连这也是过不去，那又何谈降伏心境？

　　尘姝认真思索许久，道：“妾身愿意一试，只是万千现世，又该去往何处？”

　　神常道人道：“玄元道友随时可能唤我等去往虚寂，这里现世与造化之地沟通所在长驻不衰，非是好去处，道友可去到过往现世之中，只需一瞬便可转回，当就不致误事。”

　　而另一边，青圣道人此刻正与全道二人聚集一处，也是在商议下来该如何对付那位存在。

　　全道二人是与那位存在有过直接碰撞经历的，青圣道人认为这十分重要，若说其余人只是因为张衍在上面推动，所以不得已才出外与那位交手，他是当真想要将那位存在驱逐乃至镇压的，可以说除张衍之外对此事最为积极之人，故是他必须设法弄清楚那一位的手段，哪怕只是表面浅显的一部分，也比什么都不知晓来得好。

　　銮方心有余悸道：“这位法力似有天生吞夺之能，我辈法力迎上前去，丝毫不能阻挡，反还被其吞去。”

　　秉空道：“偏偏我等初时还无法察觉，当是感应也被其扭转引偏了，这方是最为可怕之处，若不是我等自身多少还有些根底，可支撑不到诸位道友前来相救。”

　　青圣道人神情凝重，这里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极难应付，特别是后者，连感应都是扭转，那他们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局面，只是现在不知道能做到何等地步，否则的话他们人数虽多，可并不见得能占多少优势。

　　不过再一想，不久之前，张衍分身似曾出外与那位存在斗过一场，这里情况应当清楚，想来当是会做好防备的，所以这方面不必去多想，只要自己尽量小心就好。

　　他思量过后，道：“此回玄元道友和那一位持剑道友当是会分担去大部压力，我等所需做的，恐怕就是尽量压迫削减其人法力，到时我需两位全力支援，若此回能从那位存在身上观望到大道玄理，并使功行能得以长进，则我必有后报。”

　　全道二人都是点头称好。

　　就在这个时候，忽有一道灵光符诏飞来。青圣道人拿来看到，便站了起来，道：“玄元道友召我等前去，看来是时候出外讨伐那一位了。”

第三十八章 举动玄机击恶潮

　　青圣道人与全道二人未敢耽搁，心意一转，瞬息间来至大殿之上。只是过得片刻，神常道人、神常童子，簪元道人及尘姝等人也俱是到来。

　　两边相互见礼之后，青圣道人目光一移，看向尘姝面上，后者此刻精神气意与先前有些许不同，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蜕变，这可不是吞了一个宝胎能够做到的，应该是心境之上有了突破。

　　不过只是一眼他便不再多看了，再如何，其人所为也不过是外求之道，在他看来乃是歧路，唯有求己方是正道，而所有求己之辈，都是他未来对手，等到功行上去，都要设法扫除了。

　　众人等有十来呼吸，忽觉气意摇晃，好像置身那翻动乾坤的气浪之中，忙是安稳心意，随后便见高台之上浩荡玄气凭空涌动出来，一名玄袍大袖的年轻道人出现在了那里。

　　众人一见，忙是见礼。

　　张衍微微点头，在回得一礼之后，便一挥袖，自身伟力展布之间，就将布须天某处禁制撤去。

　　少顷，有三股伟力从未知之处浮出，参霄、壬都、玄澈三人已是被挪到了大殿之上，三人此时看去都是神情自若，一点看不出曾遭禁囚的模样。

　　青圣冷笑一声，就不再注意。

　　神常、簪元等人都是眼帘低垂，根本未去多望。

　　尘姝却是好奇打量了几下，她加入较晚，不曾与这三人打过交道，只是听说过三人曾被张衍镇压，但此刻看了下来，却发现无一人功行弱于她，甚至参霄道人更是远在自己之上，不觉再看了看张衍，心中更添敬畏。

　　张衍立身台上，把目光落下，缓声言道：“那一位存在自显化之后，便侵夺诸有，吞纳造化精蕴，实为我辈之大敌，若此时退避，不设法加以遏制，待得万有化尽，那终将躲无可躲，今次当趁其人功果未成，与诸位一同出外讨伐。”

　　众人知晓此事势在必行，都是回应道：“愿随道友前往。”

　　实则每一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存有疑虑，可他们都是清楚，张衍的做法是正确的，不管是从长远还是眼下考虑，这都是最为有利的选择。

　　张衍此刻心意一引，一具分身走了出来，转瞬间落至清寰宫中，并在此坐定下来。

　　这是他准备在离去之后，留在此处用来看顾的分身。

　　布须天无疑是最为紧要的，所有人靠了此处才能得以托庇，就算此次未能达成目的，只要此处还在，也便仍有退路。

　　只是他这御主离去，有可能被人趁隙而入，必须提前布置好。

　　这里倒不是提防那位存在，他虽不在布须天，可依旧可以调用此间伟力，想从外间侵入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存在于布须天内的那些异力却由不得他不重视。

　　这些异力现在依旧无法完全清除，因为那位存在若被拖住，势必也没有余暇顾及其他地方，所以这个时候若有人出来打布须天的主意，虽还不至于将此地夺了去，可是内部一乱，他想平安将人送了回去，那就不见得能顺利做到了。

　　且布须天牵连的现世之中还有那些师门同道乃至后辈弟子，他们是无法抵挡炼神大能的侵袭的，为了避免这等状况发生，他除了这具分身，将那两枚玉佩也是留了下来，关键时刻，可以调用祖师伟力相助。但有外敌引动异力，不求能将之平复，只要能稍加阻碍一下，他就可以及时抽身回来处理内患。

　　虽然这些事不见得当真会发生，可做好防备终归是没有错的。

　　他对着众人再是郑重交代一些紧要之事后，就仰首往虚寂望去，身上气机猛然高涨起来，仿佛无有止境一般提升着，衣袍飘荡之间，背后五色光华轮转，而后一步跨出，已是自布须天内走了出去。

　　青圣道人毫不迟疑，当即跟了上去，全道二人则是紧随其后，神常道人等人亦是不慢，几乎同时跟了上来。

　　张衍一来到虚寂之内，就觉那一股无边恶意笼罩而下，并且对面目光也是盯了过来，这却不同于之前只是派遣化身在此，而是以正身直面那一位，他心意一起，霎时周围玄气翻腾，弥布虚寂之中，将过来法力波荡俱是遮挡了下来。

　　与此同时，在他身后，一道道伟力遁破现世，接二连三出现在了虚寂之中！

　　十余炼神大能一齐现身，气势何等惊人，哪怕是那位存在的法力波荡也是被排挤出去，根本无法挨近，这些人彼此之间法力碰撞交融，无数现世如星辰闪烁般生灭不定，自那位存在显身之后，诸世皆黯的气象登时为之一改。

　　众人本来畏惧那位存在，那是因为力量对比上远远不及，自觉没有什么胜算，不过他们只是站在自身角度去衡量，可现在众人站在一处，这股集合起来的力量竟是前所未有的宏大强盛，不仅如此，张衍一人站在前方就挡住了绝大部分攻势，他们登时发现，此战未必没有胜望。

　　这个时候，那位存在显然也是感应到了这里变数，十余炼神大能，就算九成以上之人都不及他功行高明，却也足够给他带来威胁了，更何况，还有张衍和那名道人足以牵制住他，于是其气机一顿，往后退去，这却自其显化以来，却是第一次呈现出收缩之势。

　　众人见此，信心更增，不过没有一人贸然出击，因为他们都清楚自己分量，若没有张衍伟力护持，一旦对方法力倾压上来，恐怕就会如全道二人上次一般，被轻易镇入虚黯之中。

　　张衍知道，要是能把众人力量全数调用起来，今回将那一位存在驱逐或是镇压还真是有可能的，只是这位来历存疑，要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便是这一次能够做到此事，过去不久，仍是有可能再度现身的，不过现在不必考虑太远，真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应付就是。

　　虚寂深处，那名道人微微侧首，上回他得张衍支援之后，原本已是遭受对方压制的局面又是被扳转了回来，此刻他感应到张衍等人到来，却是稍稍后退一步，随即大袖一划，剑光倏尔一长！

　　众人眼前忽然晃过了一缕光华，所有人都是感应到一股莫大危险降临下来，尽管知晓这不是针对自己而来，可仍觉一阵惊悸。

　　随着虚寂之中那一道剑光落下，如同划出一道天人之界，这一次却不是破分彼此，而是直接斩在了那一片虚黯之中，可以说是在那位存在的伟力深处撕开了一个莫大缺口。

　　张衍目光一闪，看来是那位道人见得强援到来，所以不再留手，转而全力进攻了。其人出手果断无比不说，战机把握的可谓恰到好处，恰是那位存在收缩伟力的那一刻。

　　既然如此，他自也不当辜负此人心意，当即心意一引，金光顿闪，太一金珠猛然轰落进去，顿将那一片恶意阴暗搅散了一大片。

　　这枚造化至宝最是适合用在这等场所，反正周围都是对方伟力，无论落在哪里都是合适。

　　青圣道人等人见到，不待吩咐，也是跟着一齐出手，设法继续扩大战果。

　　随着众人伟力落下，那一片本来被阴黯浑恶伟力布满的虚寂，也是显得支离破碎起来。

　　张衍仍是谨慎观望着那寂黯深处，虽是搅乱了那一股力量，可那里恶意并没有因此减弱半分，可见对方方才后撤只是为了更好进攻，下来就要提防对方的手段了。

　　果如他所料，正在众人法力激涌，高歌猛进之时，却忽觉自身一空，推去的法力纷纷着落在了虚荡所在之中，并被不断吞消瓦解。同时神意之中亦是察觉到有无穷恶意涌来，因为早得张衍提醒在先，所以都是未曾慌张。

　　张衍看出这是对方用庞大法力搅乱所有人的感应神意，因为境界差距，此刻除了他与那名道人之外，恐怕余下之人都会受得影响。

　　他可以阻挡那位存在的法力，但却没有办法驱逐其对众人的神意侵染。不过他既然敢于带领众人出来，自是早就做好准备的，当即心念一引，也是冲入到众人神意之中，却是将其等感应扭偏到自己这一边来，这般众人只要跟着自己指引行事，那么即便无法做出正确感应也无妨了。

　　那位存在察觉到神意之中的冲击对众人似不起作用后，立刻又改换了手段，众人只觉一个恍惚，就见张衍与那道人都是消失不见，唯独他们留在那里面对那股恶意倾压，不由一惊，好在他们仍是记得张衍出来之时的交代，知道这是如何一回事，都没有因此慌乱，都是谨守自身，不再进袭，只等结果出现。

　　张衍见众人都是消失不见，双目微眯，对此情况他早有预计，到了炼神二重，就有蔽绝伟力之能，只有道行仿佛之辈才能见到彼此，也就是说，现在除了他与那名道人，其余人根本见不到他们，因为其等都是被排斥了出去。

　　好在他也清楚，如此作为也是需要分出一部分法力推动的，这般也等若分薄了对方的力量，只要神常、青圣等人能坚持下去，那么对两边都是有利。

　　他一摆袖，上前一步，与那道人站在一处，看向那浑恶虚黯所在，道：“而今只余我与道友了。”

　　那道人则是宏声言道：“有我与道友，便已足够！”

第三十九章 另有异神引歧念

　　那名道人一语说完，见那滔天恶意有再度泛滥之势，便骈指一划，袖袍振荡之间，剑光横过，浑黯再裂。

　　张衍则是把大袖一抬，身后玄气滚滚翻涌，此中伴随有霹雳神雷震动不止，这神雷乃是他心之所发，神意所现，非以往那些神通可比，现下有剑光在前开道，再加上太一金珠反复轰击，这一落下，所取得的战果却是极大，那恶意伟力不断雷光轰击之下瓦解消融。

　　不过他心里清楚，这一战现在不过才刚刚开始。

　　要想战胜这位对手，必须由他与那名道人合力压制其力量，并一直把这份优势保持下去，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试着将其人驱逐或者镇压下去。

　　这当中必须维系足够强大的压迫之力，且容不得半点错漏，一旦对面从这等局面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将陷入被动了。

　　在二人反复攻袭之下，那片浑黯始终没能恢复到最初强盛的时刻，可是同样，对面伟力似乎也存在着一条无法看见的底限，无论他们怎样使力，都无法将迫至这限碍之下。

　　张衍意识到，这应该是那位存在本身所具备的伟力威能，也是其难以对付的原因所在，但这不说其人便没有缺陷了。

　　随着双方彼此交手，他也是渐渐摸清楚了对面路数，这一位并不讲究斗战法门，完全是利用那深不见底的伟力来与他们比拼对撼。

　　这也没有什么不对，要是他也达到了这等力量层次，那也不必要去弄什么巧妙，直接以力破局便好，可偏偏这等手段在遇上那位道人后却并无法显出什么优势来。

　　这一位剑法犀利，往往一斩之下，任你什么手段都是斩碎，除非纯粹力量能够一气压倒他，否则短时内是拿其没有办法的，只能像堆沙积塔一般，把力量一点点挤压上去，直至将其压入绝寂之中，可现在有他插手进来，想做到此事却是变得更为困难了。他如今只要与这位同道相互配合好，就不会给对面骤然翻盘的机会。

　　此刻场中，那位存在在两人凌厉进势之下稍作退缩之后，便又发动起一股反击。

　　张衍只觉一股阴暗寒意涌至，仿若要把他推入至绝寂之中，凡与之沾染的伟力，都与自身脱离而去，再不受得御使，此力由外向内蔓延而至，似要将他正身一并拖入进去。

　　由于这一位的特殊之处，并不依靠任何法器法宝，但是同样，其自身伟力荡出，便就拥有着各种神通威能。

　　此时他并没有将那玉杯和金铃祭出化解这些法力，这是因为这两件法宝不是太一金珠，并没有和自身混融合一，现在贸然祭了出来，只会被对方吞夺了去，进而化为自身所有，可以这么说，除了少数法宝之外，其余造化之地孕生出来的物事，都在其吞夺之列。

　　他把心神一转，立定不动，随即玄气之中有五色光华腾起，只是一转之间，这股力量就莫名落去不见。

　　他之根本，还是自行推演出来的太玄真功，若说那些玄气乃是外扬法力所化，那么五行真光便是那真正法力神通了。

　　而那名道人那处，其面对这股力量，只是把剑光一横，竟是丝毫不做避让，迎着对面法力最盛之处斩了上去，所过之处，浑暗伟力俱皆粉碎。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他发现那股伟力方才其实是在刻意针对自己，涌向那名道人那里的反而并不多，所以轻易就被斩破。

　　若无意外，这应该是对方想迫使他蔽绝法力。

　　要知道他一旦如此做，虽可避让开这股伟力侵袭，可同样也会从此战之中退了出去，虽随后可以立刻回来，可这一瞬之间，足够其人做许多事了，例如对神常、青圣等人加以压制，将他们彻底逐出此战。

　　显然那一位也是察觉到现在他这里才是关键，唯有将他先行击败，才能继续对付那道人。

　　他心中冷哂一声，既然把自己当做突破口，那自己接着便是，本来那位道人就是长于攻势，现在正好由他承担重压，好令这名同道得以解脱出来。

　　那名道人显然也看出了此事，也是毫不客气，索性将阻截那位法力之事完全交托给了他，自己则是放手进攻。

　　张衍此刻直面法力重压，登时便觉得，有无数玄理飞快自眼前掠过，上回他只是分身到此，而这回正身到来，现在法力之间的碰撞却让他看到了更多东西。

　　而这并不是没有好处的，随着不断解化未见未知，他自身道行也是在斗战之中不停提升着，这般下去，或许能追赶上这位存在。

　　只是他这时感觉到，那一位存在的法力修为此刻也是在提升之中，这应当不是从他们身上对抗得来的，因为对方伟力是高过他们二人的，能有这般景象出现，应该是从别处得了补益。

　　他心念一转，就知道这是出自何处了。

　　尽管他们二人挡住了这位存在大半伟力，可其法力波荡却是无处不在，无时无刻都有现世被其倾灭，甚至可能有造化残片被其寻到，只这些就足够成为其资粮了。

　　若不将此加以切断，那么下来斗战将比想象之中更为艰难。

　　这里不可能指望青圣、簪元等辈，因为他们现在已是在倾尽全力应付了，再分神出去只会被各个击破，所以只能由他分出一部分法力过去阻挡了。

　　此刻另一边，众人因为被排挤出去，无法参与到那斗战之中，只能各自对抗那法力波荡。

　　尘姝对抗着无处不在的恶意，心中忽然想到，若是那位存在于这场斗战之中获胜，那么他们这些人又将会如何？

　　她以神意传言道：“神常道友，也不知现在如何了？”

　　神常道人言道：“此事无碍，若是玄元道友不敌此人，我等也不可能安稳在此，就算不妥，也有布须天为退路。”

　　尘姝心中稍安，只是下一刻，她却蓦然一惊。

　　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响起道：“我若是你，这等时候就不会放心。”

　　尘姝惊疑不定，道：“夕梁？”

　　那声音回道：“正是我。”

　　尘姝奇怪道：“你不是早已不在了么？”

　　那声音道：“你便是我，我便是你，我从来都是在这里，又怎会不见呢？”

　　尘姝想了一想，却是警惕起来，道：“你想做什么？”

　　那声音道：“你不必将我视作敌手，你我已是融为一体，我又怎会对你不利？我只是提醒你，莫要对此事太过乐观。”

　　尘姝心中一紧道：“你是说玄元道友会败？”

　　那声音道：“那位会否失败我无从知晓，只是此战无论输赢，你恐怕都难逃一场大难。”

　　尘姝蹙眉道：“你到底何意？”

　　那声音道：“你可曾想过，你现在悬身在外，那处造化之地无人主持，若是那玄元道人任由你被那位存在侵害，那么回头就可将此处收了去。”

　　尘姝神道：“此言无有道理，玄元道友胜我法力极多，他若要夺取此地，那么先前根本不必要助我。”

　　那声音冷笑道：“那是因为当时有那位存在威胁在外，他不敢弄出太大动静，故才留着你，而现在他法力更高，此刻又在虚寂之中，只要将你除去，那么随时可以将那造化之地炼合为自家所有。”

　　尘姝这时忽然道：“你不是夕梁。”她说话之时冷静无比，好像方才的惊惶一下消失不见了。

　　夕梁沉默了片刻，才道：“我如何不是夕梁？”

　　尘姝神情认真道：“你先前说得对，我便是夕梁，夕梁便是我，但你却不是，你若是他，便该知道，若是玄元道友真要拿去这方造化之地，我却情愿奉上，因为那位存在若是强攻此处，只我一人，也是守不住的。”

　　她这一语说出，却发现夕梁顿便没有了声音，而后她一恍惚，又能感觉到其余之人存在。

　　只是她心中也是格外警惕起来，刚才之事，以往她或者会以为这是自己的问题，可是在经历了心境磨练之后，十分清楚自己本我何在，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弄诡，想到这里，心中陡然一惊，莫非是那位存在么？

　　神常道人察觉到她这里气机异常，问道：“道友如何了？”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实情，只道：“方才似有人试图左右妾身心意，这会否是那位存在所为？”

　　神常道人道：“那位似无必要如此做，从玄元道友往日所言之语来看，我等敌手也未必见得只有那位存在一人，道友自家小心为上。”

　　提醒过后，他想了一想，觉得此事必须加以重视，于是试着将一缕神意寄托到张衍护持众人的法力之上，指望此事能为后者所察觉。

　　张衍在入二重境后，道行修为更增，几乎在神常道人寄托同时，他便生出感应，当即起意推算了一番，登便知晓了事原委。

　　他思考了一下，从表面看，那位存在只要解决了神常等人，就可把一部分用来牵制此辈的法力释放出来，这很可能这么做得，可这里行事风格，却并不像是那位存在所为。

　　一念及此，他眸光陡然幽深了几分，若不是这一位，那需得提防还有他人插手入战局之中了。

第四十章 气聚一剑展神芒

　　张衍心中不禁思量，那位究竟是何身份。

　　现下他与那位存在正是争斗之中，若是另外有人插手进来，却是多了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

　　表面看起来，那位存在有倾灭诸有之能，乃是所有生灵乃至神通大能的敌手，就算畏惧其人，不敢出面对抗，也不致暗地里出手相助。

　　可人心繁复，世事也从来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分辨清楚的，或许有人认为可以利用这位存在达成什么目的，也或许有人不想看到这位现下就被他们驱逐或是镇压。

　　这里猜测并非全无根据，在这一位到来之前，诸多同道都是预见到了这场劫数，除了那些消极守御之辈，大部分人肯定会为此做好应对的，要是他今日举动与此辈布置有碍，那就有可能出现这等事。

　　要是被其人得逞，那神常、青圣等人很可能会被一个个击破，因为有他伟力护持，不至于被一网打尽，可那位存在就可将本被牵制在此的法力解脱出来，继而倾压到他与那名道人身上。

　　不止如此，这人用心十分险恶。

　　其人并不怕自身踪迹被他所知晓，因为这样反而可以使得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用作防备，无法全部用来对付那位存在。

　　所以其不管是否做成事，都是达到了目的。

　　他冷哂一声，若想从这里来做文章，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经历过无面道人一事之后，他就未曾忽略来自别处的威胁，若不是如此，他此刻用于进袭的神通威能绝不止眼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

　　那名道人似是察觉到了什么，言道：“道友何故分心？”

　　张衍没有隐瞒，如实相告道：“有鬼祟之辈，暗中乱我同道之心，看去意图搅乱此战。”

　　那道人宏声道：“莫去理会，任他千百算计，我自一剑斩之就好。”

　　张衍微微点首，现在当面之敌才是最为重要，只要将那位存在击退，那什么阴谋鬼祟都是无用，那暗中躲藏之人目前看来只能通过神意鼓动，应当是畏惧那位存在，故是还不敢显露真身。

　　要只是神意搅扰，他先前已经有过嘱咐，只要众人自身不乱，那么就没有破绽可寻，便有万一，他这也不是没有后手。

　　玄澈道人正在那里应付法力波荡，心中忽有声音响起，道：“道友可是甘心么？”

　　他一拧眉，道：“谁人在此言语？”

　　那声音道：“道友本是太冥祖师座下弟子，本该执掌门户，御主造化之地，可现在却被他人压得无法抬头，连那造化之地也被人夺了去，试问你果真甘心么？”

　　玄澈道人淡声道：“你想说什么？”

　　那声音道：“那一位存在又岂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照敝人之言，不妨此刻趁着诸人无法抽身，遁回造化之地，将此处重做执掌，那玄元道人也将拿你毫无办法，待得这班人败退下来，就只能依托于道友门下，如此仍不失一方造化主宰。”

　　玄澈道人皱眉道：“你是何人？从何处知晓来这些事？”

　　那声音道：“道友莫问我是何人，只需思量我之言语可有道理。”

　　玄澈道人嗤笑道：“藏头露尾之辈，也配与我言语？我要做什么，岂用你来教我？”

　　他心意一起，直接将此异状从神意之中抹了去。

　　至于对方所言之语，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这不是他没动过这样的念头，而是他心知肚明，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做到这等事。

　　他开始能有把握将造化之地从参霄道人手中夺回，那是因为他能调用祖师伟力，可张衍同样是太冥祖师后辈，其既然做了御主，那自己就不可能做到此事了。

　　当然，若是张衍败北，或是被那一位存在所镇压，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至少在没有出现这等事之前他是不会去冒这个头的。

　　与此同时，参霄道人神意之中亦是有人发声蛊惑，他淡笑了一下，没有当一回事。虽然张衍不在，以他功行最高，可他也明白，后者不可能不提防他们，一定是做好安排了，就算造化之地当真换了御主，也不可能轮到他。

　　现在后撤，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等张衍事后回来，反要拿他立威，至于其人回不来，他根本没想过此事，有造化伟力护身，再不济也有退路，不可能落到那般地步。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什么，起神意问壬都一句，却是想提醒其人，要是有人引诱，千万不要犯糊涂。

　　可是问了下来，发现壬都那里并没有受得丝毫侵扰，不由失笑一下，显然是那弄诡之人并没有把壬都放在眼里，不认为其可成事，所以根本没有在其身上花费功夫，不过其他人却不见得了。

　　他心思略一转，便起神意将此间异状告知了神常、青圣二人，这里倒非是他出于好意，而是纯粹出于自保，要此时刻意隐瞒不说，张衍知晓之后，未见得不会寻个借口再找他麻烦，那还不如显得坦荡一些。

　　张衍自将法力洒布出去后，果然很快将那一位存在的法力升腾之势遏阻了几分，不过因为其人始终有那无法击穿的底限在，所以无论他们取得怎样战果，都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其人，只要等到其回过气来，依旧可以设法翻盘，故战局慢慢陷入了僵持之中。

　　这里无疑是看谁能先找寻到那突破之处了。若是那位存在能够绕过他的法力遮挡，找寻到造化残片，那其神通威能将会因此而上涨。只是作为拦截之人，永远处于被动一方，短时内看去没什么，这若维持长久，终归是有可能失手的。

　　张衍沉思一下，言道：“这般下去，很难将此人击败，若是可以，我等当寻一办法破局。”

　　那道人略一沉吟，道：“我有一剑，可断其根本，令其沉消绝堕，只是需得道友为我稍作遮掩，而随后克敌机会也只有一瞬，道友若是赞同，我当挥此一剑。”

　　张衍听其言语，就觉有一股剑意穿入神意之中，只是略略一观，立便明白了此中玄妙，此一剑确如那位道人所言，威能非凡，哪怕是那位存在，若被此剑斩中了，那么短时间内也再无可能振作声势。

　　而这里威能，全看剑主愿意付出多少代价，若是那名道人愿自入永寂，将己身托此一剑之中，那威力将大到不可思议，而那道人的意思，若当真需如此做，其必将毫不犹豫祭出这一剑。

　　张衍思忖一下，这个办法太过激进，要是今次面对的只是一名神通广大的同道，那这个方法是可以一试的，可那位存在却是不能拿常理来推断的，孤注一掷不是什么好选择。

　　其实哪怕他们这次抗争不利，没能把这位存在驱逐或是镇压，可只要还能把眼前局面维持住，那么他们就还有机会，要是这名道人不在，那他一人要想挡住那位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现在可还有外人窥觊，若是不顾一切施展手段，若不能取胜，那到最后，恐怕己方所有人都会一起搭了进去，这是不足取的。

　　想到这里，他道：“贫道以为，此法暂不可为。”

　　那道人言道：“我自明白道友之意。”

　　张衍目光一转，扫了一眼那片浑黯，道：“虽无法从此处着手，但凭道友方才之剑意，我亦推演出一剑，可设法斩杀其吞没现世之力。”

　　纵然无法将那位存在彻底破散，但并不等于无法进行削减，现在他法力分布四方阻碍那位存在吞没现世，可这终究被动，而现下在见过那位道人的剑法之后，他认为却是可以用此阻碍其能。

　　那道人评价道：“此举得不偿失。”

　　那位存在吞纳现世之力虽是不少，可放在斗战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不管张衍如何推演，要斩出这一剑，付出代价却未必小了，再则，其并没有合适剑器在手，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极为有限。

　　张衍笑了一笑，道：“这一剑不求当真能成，但是剑气一下，气意纠缠不去，不难看清其法力运转行走，这般不难可阻其法力侵夺现世了。”

　　现在最麻烦的是，这位存在的法力波荡哪怕去到有造化残片存在的地界，他若不进行推算，那也无从得知，可这剑法若成，就可清晰得见了。

　　那道人感叹道：“吾剑若得‘杀’，则汝剑当为‘化’。”

　　张衍听他言语，似是说及了“杀剑”、“化剑”之分，但其实这只是各自偏重不同，因为修为到了他们这等境地，不同的只是道，而非是具体的功法了。

　　他心念一转，自己这里所用剑器绝不能用造化残片来化演，这样只会被对方所吞夺，唯有清鸿剑丸方是合适，只是此剑现在难以承受他这一身伟力，这就需用造化伟力稍加护持了。

　　于是拿得一部分造化伟力过来，当即灌入至这枚剑丸之中，待得蓄积足够，便就起指一点，一道剑光奔行而去，倏尔化作万千星点，便斩入那方浑黯之中！

第四十一章 心传炼法破缘定

　　张衍这一剑斩落上去，就觉自身撞上了一股厚实壁障，知晓这是那位存在在他祭剑之时已是提先有了感应，故是法力自行起来反抗。

　　可是这没有用处，这剑中道理取自那位道人，可谓玄妙非常，而且他根本不追求此中威能，纯粹只是为了方便下来窥看其法力分布，对面迎击越是激烈，越是遂他心意。

　　那无数剑光与那些法力碰撞起来，再纷纷沾染其上，片刻之间，他就觉其人法力转动之妙无不尽显眼前。

　　见已是达成目的，他心意一召，一点灵光落回他神意之中，却是那清鸿剑丸已然转了回来。

　　此刻他看有一眼，见那剑丸之上出现了不少裂痕，看去似随时可能碎裂，现在只是靠着一丝造化伟力堪堪维持着，知道这是因为其根底终究浅了一些，承受不住双方伟力冲撞，方才这一斩终究还是勉强了一些。

　　此剑当日在他身边立下无数战果，到了如今，却已是跟不上他脚步了。所幸先前已是得了炼剑之法，不会就此雪藏，仍有再振神威的一日。

　　转念到这里，神意一转，将之藏纳好了，准备待此事告个段落之后，回去再行蕴养。

　　下来局势发展，证明他这一剑终究还是建功了，那位存在的法力波荡无论要去吞夺哪一处，都是事先为他所洞悉，并不断在半途之中剿杀拦阻。

　　而没有了吞夺外力加以补充，其人法力膨胀之势渐渐缓慢下来，反而张衍这边，却是因为两边碰撞交融，反而得以有所长进，双方差距却是逐渐在缩小之中，这使得场中情势一下大为改观。

　　张衍认为，若照这么下去，就算不能驱逐镇压这一位存在，下来再要应付起来也将从容许多，可他也没有因此而放松了警惕，他可不认为对方就这么一点手段了。

　　就在这等时候，他感应到对面法力生出某种异样，似有滞落某一处现世的可能，顿时警觉起来。

　　这等情形，意味着那里可能会有造化残片存驻，甚或还有可能是一方造化之地。

　　要是此等物事被那位存在吞夺下去，其势必法力暴涨，那么他们先前一番努力又将白费了，所以绝然不可以让其顺利得到，他当即把法力转过，往上迎去，意图将之阻拦下来。

　　在他意念驱驭之下，这两边法力霎时冲撞到了一起，不过那余下法力波荡仍是往那处现世渗透而去。

　　不过这却无碍，他最怕的是对方在他毫无所觉之下将那处造化残片取走，而只要他保证自己法力也同样往那里落去，那便就无事，到时俱有正身顾落，就看各自入世显化之身的手段了。

　　可惜这时不能唤得那名道人前来相助，其人法力独特，专持唯一，除非必要，在全力对抗敌手之时并不会散布出来一丝一毫，现在有他在此拦阻，自不会再来凑这个热闹。

　　他法力波荡一入界中，立刻就显化出一具法力分身来，稍稍一感，蓦然发现这一次造化残片看去不亚于上次所寻觅到的造化之精，这是极其少见的，这般就绝不能让其人得手，否则实力必将再度壮大许多。

　　只是这时，他却觉这界域另有一股法力存落，稍作推算，认为这处地界应该是曾经被某位同道顾落过，但是不知为何，其却并没有将那造化残片取走。

　　不过其人似没有对抗那位存在的意愿，故此事仍需他来为之，下一刻，他已是感应到那位存在所在，心意一转，已是到了其人面前，就见一身形模糊的道人站在那里。

　　他分身有几次与这位对抗的经历，现在修为又不弱得对方多少，因此丝毫无惧，便毫不客气把自身法力倾压上去，霎时与其人碰撞在了一处。

　　而在法力过后，他又祭动布须天造化伟力汹涌压上，那位存在遮挡不住，身影一阵阵虚淡，只是有正身法力源源不绝自虚寂而来，一时没有散去，不过其人终究也做不了其他事了。

　　两人这边碰撞，现世却是遭受侵害，无数界域破碎，不过这个时候，那本来旁观之人忽然出手，一股伟力升腾而起，将几处仅剩界空稍加护持。

　　张衍稍稍一辨，发现其人也仅只是一具分身而已，且自身暮气沉沉，这等模样，极似正身已入永寂之中。

　　虽不知其为何放任那残片在此，不过这东西只要在这里，那终究不是了局。

　　于是变化出一个意念分身，登时出现在那人面前，双眸一抬，却是见得一个枯干瘦小，宛如一截枯木桩的老道人蜷缩着身躯坐在那里，便打一个稽首，道：“叨扰道友了。”

　　那老道有气无力地抬起眼皮，稍稍抬手，还了一礼。

　　张衍看了一眼远处，道：“道友当也知道此时入世之人为谁，其人为夺造化残片而来，想必道友也应该清楚。”

　　那老道人眼中微有精芒浮出，道：“那么道友来此又是为了什么？莫不是只是为了阻拦那一位么？”

　　张衍微微一笑，道：“贫道不需要此物，若是道友可以将这造化残片带了走，那是最好，贫道自会拖住那一位。”

　　那老道人摇头道：“此物自有缘主，老道只是在此看守，不会将之取走。”

　　张衍认真问道：“设若贫道无法阻碍那一位，那么道友可能守住此处么？”

　　要是这位有把握守住，那么他不去理会这枚造化残片也是可以的。

　　那老道实话实说道：“那一位存在伟力高强，我却是挡不住的，不过到时大不了散去这方现世，任得此物转落去其余现世之内。”

　　张衍沉吟一下，道：“那不妨如此，贫道那里有一方造化之地，可以庇佑同辈，道友不妨带上这枚造化残片，到贫道那里暂居，等到那一位存在被驱逐或是镇压之后，道友再去寻那有缘之人，如此可好？”

　　那道人摇头道：“道友所言看去诚挚，可我却无法相信道友，恕老道我不识抬举了。”

　　张衍一挑眉，他拥有四御造化之地，现在已是不太看重造化残片这东西了，要在平常，也不是非要拿到手不可，可此回他若不去将这一枚残片取走，这里之事将是没完没了。

　　这一位的确可以散去现世，可残片不出现在这里，就会出现在别处，可此事充满着无穷变数，下次他可不见得再能顺利找到此物了。

　　既然无法说通，那么他唯有用自己之法了。

　　他道：“既然如此，那贫道只好得罪了。”

　　那老道人呵呵笑了一声，嘲弄道：“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出手抢夺，不过尊驾与那位存在正是争斗之中，怕是分不出多少力到我这处。”

　　张衍却没有再去与他多言，淡然看他一眼，便转身离去。

　　那老道一怔，不过既然张衍不来与他动手，他也乐得如此，只是护住几处界域，便不管其他。

　　张衍此时传意于正身之上，只一瞬间，清鸿剑丸就自凭空飞来，并往这方现世之中投入进去。

　　那老道既然不允许他拿取此物，甚至连其自身都不去动，那一定是守着某种规矩，既然如此，那他这就将剑丸祭入此间，令这枚残片成为巩固其根本的资粮，待日后再放入布须天中孕养。

　　随着他运转那祭炼法门，残片之中的造化之精被徐徐剥离出来，并汇入到清鸿剑丸之中，不一会儿，一股隐隐清光透过现世，渗透入虚寂之中，一时似介于两者之中。

　　那道人这时发现了他之作为，顿时又惊又怒，他哪里能够想到，张衍根本不去直接拿取残片，就可引动其中那造化之精，他本能想要出去阻止，可这时却是想到了什么，神情数变之后，又是颓然坐下。

　　气机一晃，张衍意识化身再度出现于其人眼前，负袖言道：“今朝只是局势使然，贫道不得不如此施为，贫道手中还有一枚残片，不亚于道友身后这枚，道友他日若是见得那位有缘人，不妨带他前来寻我。”说话之间，身前浮出一面似若金箔的牌符，落在了其人身前。

　　那老道叹了一声，摇头道：“方才是老道执着了，其实老道也是知道，是守不住此处的，不必再去找什么有缘人了，既然残片今朝被道友所用，那么道友就该是那有缘人了，老道我也该当解脱了。”

　　他站起身来，打一个稽首，身躯竟是缓缓消散而去。

　　张衍微觉意外，结合他话语再稍作推算，不觉了然。这名老道应该是正身入寂之前令其在此等那有缘人，且是那正身似有所布置，等到有缘人一到，这具分身便会消亡而去，因是知晓这个缘故，所以其永远不想让所谓的有缘人出现，说是在这里守御，其实也是怀有一片私心。

　　随着那造化之精被剑丸所吞夺，这片现世对那位存在自也无有了任何吸引力，法力不再往此送渡，而那法力化身在没有后援支撑之下，也是在张衍造化伟力攻袭之下彻底消散了。

　　张衍正身这时有所感应，只是一招手，清鸿剑丸便已是落入掌中，原来密布其上的裂纹已是消失不见，唯有一道造化精气所化的深湛清光在其上隐隐流转。

第四十二章 分断神元锁天机

　　那名道人察觉到张衍手中剑丸，言道：“道友之剑，可否与我一观？”

　　张衍知他必有指点，便一弹指，将清鸿剑丸渡送过去。

　　那道人仍是不转身过来，侧身而望，言道：“以我观之，此剑不必深藏神意，道友现下就可祭用。”

　　张衍微讶，道：“我观道友之法，似把剑丸祭炼到这般程度尚还有许多不足，还要投入造化之地中反复蕴养，方可拿了出来御使。”

　　那道人言道：“确然如此，此剑根基已筑，要想通神入意，不外乎继续养炼，然则每一人运炼之法都是不同，道友之剑，未必要沉浸入造化之地中，道友背后拥有数处这等地界，能够调集诸多伟力，资粮已是足够，可在斗战之中利用那位法力打磨剑锋，此是难得机会，莫要错过了。”

　　张衍听罢，若有所思，他于心中推演了一番，认为此事的确可行，不过难度也是不小，稍微一个疏忽，剑丸就有可能在斗战之中破碎，那时此剑就再也无法还复回来了，就算起意溯回，也不是原来那一枚了。不过比起按部就班的长久养炼，这般在斗战之中打磨，的确是最合他的心意。

　　只是若想对敌，纵有剑器在手，也仍需有与之相匹配的剑法。

　　以往那些剑法不过现世之术，用在这里毫无用处，故他需得再自行推演出一套法门来，想到便做，他当即神意一起，霎时于此中轮转亿万载数，胸中已是有所得。

　　不拘是剑法还是剑器，不管推演如何完满，只要未经斗战，终究是有疏漏的，此刻正好借得对面之力加以印证。

　　当下将造化伟力灌入清鸿剑丸之中，随后把袖一挥，那剑丸受得他法力推动，就往那无尽浑黯之中一落，到了里间，如入泥沼，初时没有什么反应，过得片刻，就有五色真光绽放开来，那光华所及，阴霾皆失，浊去清生，仿若那一团厚幕被生生撕扯开来。

　　他之剑法，乃是配合自身功行而转，并非是以剑为主宰，只是居于次要之位，发挥功用的仍只是自身功法，只是以剑器为载承罢了，如此两者相互配合，功法运转更为自如，剑锋也更是犀利。

　　这个时候，那股无边恶意一阵蠕动，却是又将这斩穿出来的空缺填补，不止如此，随着一股排斥之力生出，却是将清鸿剑丸驱逐了出来。

　　张衍不以为意，现在这剑丸毕竟还未筑炼完全，根基还很是浅弱，如那位道人所言，仍需继续打磨，故是现在也不指望克敌，只要能在这场斗战之中存续下去，便不枉他费一番心思。

　　分得一神在此看顾后，他又把主要心思转到正面斗战上来。

　　这一次造化残片虽未被对方得去，可却并不等若自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位存在仍是可以四处找寻此等物事，所以他需得每次都是将其挡住，方才可以阻断其吞夺之举。

　　那名道人现在只管进袭，所以守御一方主要由他来承担，只是他在屡屡阻断对方侵夺现世之后，那位存在却是不断对他施加重压。

　　但这并不能将他撼动半分，因他除了自身法力外，还有造化伟力为后盾，对方是怎么也无法将他一气拿下的，若能做到这一步，那也不会僵持到现在了。

　　要是那位存在愿意一直这么对峙下去，他也乐意奉陪，现在战局对他这一边有利，越是平稳，那么变数越少，等到他道行修为追了上来，那就可以联手那名道人试着强行镇压此僚了。

　　可那一位存在反复倾压下来，发现张衍这里守得异常稳固，也是知晓难以从这里打开缺口，下来便再也不在他这里花费力气了，不仅如此，反而由得他们法力肆虐，这是因为张衍与那道人现在只能搅乱其法力，而没有办法将之彻底击破，故是维系与否都是一般结果。

　　其人这里撤手，却是把压力倾加到了青圣等人身上，此辈可非是张衍，所得造化伟力极其有限，这一被明显针对，立刻就感觉承受不住，忙是寄托神意，设法将这里情况告知张衍。

　　张衍在得了感应之后，心中稍作推算，登时也是知晓了此刻情势，实则众人此刻远不必这般惊慌，因为那位存在的伟力一直被他们击溃，实际并无法将太多法力调运出去，只是由于被法力蔽绝，众人却不明究里，就怕久拖下去，再生出什么变数来，所以这里需得再想一个办法。

　　正在他思索之时，那道人这时言道：“机会到了。”

　　张衍心中一动，道：“不知道友所言机会为何？”

　　那道人言道：“我有一法，可使力将那位存在法力斩下一部，而后令其单独孕生，如此这位存在以后便不再是一人了。”

　　张衍听得此言，目芒闪动了一下，他于心中稍作推算，不由点首，假如真是能够做到，那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既然无法将你镇压驱逐，那就干脆将你分化。

　　而且这里好处是，在那位存在被分化之后，那每一人自是都会生出不同性情，因为两人谁都可以吞了对方，所以彼此同心合意的可能性极小，反而互相争斗可能较大。

　　这等方法既不用彻底毁去对方，同时又可令其自行内斗，可谓巧妙无比，而且也是最为实际的办法，想来这就当是这名道人最初的打算了。

　　他再是考虑了下，抬头道：“此事十分值得一为，只是我若这般做，对其威胁自是不小，只怕他提前会生出感应，并加以回避，不知道友准备如何解决此事？”

　　现在他们虽是在神意之中言语，还未付诸行动，可是这一念起来，那位存在就该有所反应了。

　　那道人言道：“为防备其人感应，我先前就已将此意埋下，唯有到了真正时机出现，方会在心头重现，现在其法力气机皆至低谷，我先前计较已可发动。”

　　张衍问道：“道友具体准备如何做？”

　　那道人言道：“此法需得蓄势，本来我一人尚还勉强，或有许多风险，但有道友在此，却有许多把握了。”

　　张衍微微点头，这里无非要他从旁辅助牵制，这正是他现在在做之事。

　　那名道人继言道：“若依眼前局势，我当挥出三剑，第一剑锁断天机，第二剑斩断其神，第三剑后意先至，如此可以了断此局。”说话之间，他将剑意播出，任由张衍观看。

　　张衍观摩下来，此中妙理不觉让他大为赞叹，且这三剑连同一体，一剑都不可或缺，便颌首道：“我当全力配合道友做得此事。”

　　那道人交代完后，不再做多余赘言，十分干脆的将剑一横，一道剑光倏尔长出。

　　张衍清楚，自己此刻不但要承担守御，还要设法进攻。

　　只是如此，神常、青圣那里难免压力更大，要是此辈先是支撑不住，那他们这里也未必可以做成此事。

　　他把众人带来之时，只是为分担自己一部分压力，事先倒未想到，此辈居然还能起到这般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这个时候，他也不准备再留手了，心意一引，独留布须天造化伟力不动，将另外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完全调运出来，直接落入那股浑黯之间。

　　只要这边给足压力，那位存在在察觉到威胁后，定然不会再无视他们举动。

　　果然，这一次对方没有不再理会他们，那伟力再一次涌动起来，无边恶意亦是紧紧包裹住了二人。

　　那名道人不去理会这些，只是积蓄剑势，许久之后，身上骤然有明光浮动，随后见其一剑挥出！这一刻，周围现世生灭仿若凝定，天机霎时被断！

　　张衍这时一思，一振袖，同样也是祭出一剑。

　　那道人那一剑的目的，是为避免那位存在因警兆而及时作出反应，同时也是防备有外人生乱，而他这一剑则是编织出一缕虚幻天机，不需要能骗过那一位存在，只要将其迷惑片刻便好。

　　那道人一剑斩过之后，身上气势陡涨，却是毫不停歇继续挥出第二剑！

　　这一剑却是无声无息，落下来之后，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还并没有等到他挥出第三剑，那位存在已是有了感应，那无边压力疯狂涌来。

　　张衍知晓，自此刻起，那一位存在定然全力提防，不会再给他们任何机会了。然则关键还在于第三剑上，不过这一剑却是防不住的。

　　此剑乃是“心方动，则剑已回”，也就是果在因前，这是对手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的。

　　因为彼此都是炼神大能，在双方法力冲撞之下，如果单纯用出这一剑，那威能其实极为有限，所以这一剑的目的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了把第二剑留下的威能引发出来。

　　但如果不斩出这一剑，那么第二剑的结果永远不会出现。

　　张衍在看过那剑意之后，心中十分清楚，那名道人现在之所以迟迟不加以引动，应该是想将对面气机更是削弱一层后再行发动，这般最后分斩出来的可能就不止一个了，也有可能是两个，而其等被分神越多，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就越小，对诸有的侵害自也会相应减弱了。

第四十三章 浑黯逐去天未晓

　　方才天机被斩，纵然只有一瞬，可再加上张衍刻意混淆，却是使得那一位存在再也无法推算出真正威胁何在。不过其人却不难感应到有一股莫大凶险正悬在头顶，随时可能掉落下来。

　　不过在这位看来，这等威胁终归是源自这些与自己敌对的人身上，所以只要将此辈镇压了，自也就能化解眼前危机，故是原本已是如惊涛一般的法力又是骤然拔高了一截。

　　张衍背后玄气滚荡，五色气光轮转不停，更是源源不断把造化伟力调运出来，对抗无处不在的法力冲击。

　　那一位存在虽意图压下二人，可先前被自己所抛弃的局面不是仓促之间能找了回来的，故是非但没能达成目的，反而在那名道人剑光纵横决荡之下溃退不已，力量始终无法聚合到一处。

　　张衍则是正好趁彼此法力冲撞之机，反复打磨清鸿剑丸，他知道这样的机会日后绝然不多了，要是自家回去蕴养，那还不知要用去多少功夫，哪及眼前，等于借对方之手祭炼。

　　不过此法也只有他可用，此中需得维持造化伟力不绝，方才不会有问题，而身为四处造化之地的御主，自是用不着担心这一点。

　　他们这里在剧烈碰撞之时，神常、青圣等人忽然觉得压力骤减，本来已是临近崩塌的守御居然又是稳固了下来。

　　簪元道人稍作推算，道：“这必是玄元道友那处听到我等呼应，故是将那位重压担负过去了。”

　　青圣道人则是默作感应，道：“不止如此，诸位莫非没有发现，此人气机比之方才，已是大为不同么？”

　　众人纷纷点头，从斗战开始，那一位存在的气机便一直在上扬之中，可是不久之前，却已然是趋于平稳了，只不过方才众人被压迫甚紧，便是察觉到了这一点，也没有心思多想，现在一察，却是不难看来，这一位一定是被遏制了，故而才会出现这等景象。

　　想到这里，不觉都是精神大振。

　　神常道人此时不忘提醒道：“玄元道友那处看去应是占得上风了，只我等也当小心了，万不能让这上好局面在我辈这里崩塌了去。”

　　众人都是应声称是。

　　壬都道人心中此时惊异不止，他以神意传言至参霄道人处，道：“道友，那位存在果是被制压了么？”

　　参霄道人思索了一下，道：“未到最后，委实难料，若是真能镇压了这一位，对我等来说也是好事，只可惜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壬都道：“不知道友是指什么？”

　　参霄道人呵了一下，道：“那一位背后所涉及之事太过复杂，我便当日窥看天机，也不敢太过深入去看，你我还是莫要去知晓太多，设法远离为好，眼下其人需我做什么那就做什么，不必有太多心思了。”

　　壬都似是想到了什么，神情也是谨慎了一些，便就没有再问。

　　张衍御使清鸿剑丸在那浑黯之中来回涤荡，随着剑法也是愈加完善，承载在其上的法力也是愈发圆融自如，经过两边法力反复琢磨下来，这剑丸之炼唯缺最后一点火候便可彻底功成。

　　那名道人见此，第三剑仍是按下不使，由得他在这里继续祭炼。这倒不仅仅是为了成全张衍，而是清鸿剑丸一成，那所造成的杀伤力也再不是之前可比，届时再和他一同出手，则必可予那位以重创，于己于人，都有好用。

　　在不知过去多久之后，张衍只觉气机一震，感觉某一种蜕变正在发生，当即心意一召，只是霎时间，清鸿剑丸便跃至身旁。

　　在这一刻，仿佛诸物运转都是顿止。

　　他抬目看去，见一团剑丸悬浮在那里，周身焕发着流光溢彩，一点细微至极的五色晶莹则凝聚正中。

　　此剑现下不单单出现在他面前，同时也在神意之中浮现出来，不止如此，甚至他留在四域中的数个分身处亦同样见得，而每一处所见，皆可以说是剑丸本身，这是因为此物经祭炼之后，同样超脱了现世拘束，气机又是相互应和，只要心意一顾，自会浮现身侧。

　　而此剑吸收了造化之精，也可以称得上是造化之宝了，无论是他法力灌入还是造化伟力经行其中，都是可以轻松承载下来，只与太一金珠这等造化至宝相比，仍是有些差距，不过此物仍可继续蕴养，从道理上说，只要他功行修为未到尽头，那么此物也可以继续提升上去，上限却是比寻常造化至宝高得多。

　　他一弹指，其上生出一股铮铮剑鸣，激昂振奋，使得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澎湃斗志，骈指一点，这一枚剑丸化为无数光痕，霎时跃入那方浑黯。

　　那名道人见此，知他已是把剑炼成，当下不再等待，把袖一荡，便将那最后一剑挥出，只见一道细细流光瞬间没入前方恶气之中。

　　然而这等时候，却无端有一股力量掺和入内，也不知是从何而来，竟是迫使这一剑稍稍被引偏了一些，并未能达至完满。

　　不过这一剑终究是落下了，那第二剑所留下的威能顿被引动出来，那位存在原本是由一神统御，现在却是被一下斩劈开来，那一片弥布虚寂的恶意伟力轰然崩解！

　　那几个分神似相互各持敌视之意，各自收拢去了一部分伟力，便就先后退去不见，一时间，所有恶意浑霾消失的干干净净，虚寂之内顿时为之一空，再不复之前诸有崩塌之景象。

　　那道人看着虚寂深处，道：“虽逆天数，可终究还是棋差一招，不得完满。”他虽如此言，可语声很是平静，听来也未有多少遗憾。

　　张衍适才看得十分清楚，被那不知来历的力量干预了一下之后，那位存在虽被分开，却是被分化成一强二弱三个，而非是力量对等的三人，这般结果可是大不一样，不过终归还是将那位存在迫退了。

　　他笑了一笑，道：“能有如此结果，已然是不错了。”他略略一思，道：“方才那股力量，可是……”

　　那道人言道：“道友既然已是想到了，那便不必再提，留待日后再解决就是。”

　　张衍微微点头，他此行率众驰援，本想着能够将那位存在拖住已是不错，而现在这局面，实则已是超出他原先预计了。

　　虽说那位存在只是暂且退去，且那被斩杀出来的最强之身仍是保留着那名存在的大部分力量，纵然现在不敌他们联手，可那倾夺诸有之能还是依旧存在的，可不管如何，现在他们终是可以缓上一口气了，待到回去消化这一战的成果，他功行还能有所增进。

　　因为那一位存在伟力消失，神常、青圣等人也是不再被蔽绝在外，身形也是再度浮现出来。他们在察觉到那位存在消失不见后，也是惊叹不已，望向张衍的目光之中，不觉多出了一丝敬服。

　　说实话，在出来之前，众人尽管表面斗志昂扬，可心中对此实际并不看好，只想着斗上一场，拖延那位存在吞夺诸有之势，就退了回去守御，可哪里能想到，今次竟是真将这一位驱逐了？

　　现在危机解除不说，而且每一人都从那里对抗之中看到了许多东西，求己外求虽是两条路，但道法之理却是相通的，算得上是皆有所得。

　　张衍回过身来，正要与众人说话时，忽然有所觉，转目望去，却见一个道人迈步过来，他也是认得，正是那曜汉真人，不觉眸光微动。

　　曜汉真人几步之间，就到了两人面前，打一个稽首，随后目光看向那持剑道人，道：“道友，又见面了。”

　　那名道人言道：“我识得那人，并非是汝。”

　　曜汉真人笑道：“皆我而已。”他顿了一下，又言：“那位存在今虽被两位逐去，可终有回来一日，我寻觅得一托庇之地，道友何不来我这里暂居，闲时也可一论道法？”

　　那道人当场回绝道：“不必了，我只喜一人清静。”言罢，他对张衍点了下头，身形一转，便已是遁去无踪，却是走得无比利落。

　　曜汉真人也不介意，他目光一转之间，见参霄、玄澈、壬都三人与在此众人格格不入，立知此辈与张衍不是一路人，或许只是为了对抗那位存在才走到一处，便道：“我那托庇之地，却也不弱于玄元道友那处布须天多少，几位道友若是有意，不妨到我这处来。”

　　随后他哦了一声，看向张衍，道：“不知道友可是愿意？”

　　张衍淡声道：“贫道先前曾允诺过这几位，要是此回驱逐或者镇压那位存在，便可放了他们离去，现在虽未全功，可也算是将这位驱赶走了，这几位若是愿意离去，贫道不会拦阻。”

　　玄澈、参霄等人都是颇有心机，不甘受人御使之辈，曜汉真人要是愿意收纳过去，那是最好。

　　至于将这三人镇入永寂，丝毫无此必要，就算他先前不曾有所言诺，只要那位存在还在，那这几人终也是对抗那一位的一员，放了出去总比镇压来的好。就算将来他与之敌对也无需畏惧，当日他已是能够将此辈抓下，现在功行修为更高，那更是不难做到此事。

第四十四章 声非寂绝波未平

　　参霄道人见曜汉相邀，心中也是有些意动。

　　就算回去之后，他因此番功劳还回了自由身，可张衍方才击退那位存在，声威正盛不说，法力也必然因此再提升一截，他已然不可能再去打造化之地的主意了，那与其在后者门下伏低做小，那还不如换一个地界，那不定还有什么机会。

　　只是若要做成此事，他一个人是不成的，于是看向玄澈道人，道：“道友如何说？”

　　玄澈道人细想一下，下来要还是躲在布须天中，那是永无出头之日，而且他身为太冥祖师亲传弟子，那是绝不可能屈从张衍的，四域造化之地有主，他也不可能再抢夺回来，去得外间，或许也是一个选择。

　　他其实也存着与参霄道人一样的心思，且因为他还有太冥祖师伟力可以调用，只要条件允许，骤然发难，是的确有可能反客为主的。

　　现在唯一顾虑是，那处托庇之地是否当真如对方所言，可以与布须天相比较？要只是一处寻常造化之地，却还不值得他这般付出。

　　曜汉道人看出两人所想，笑道：“两位尽管放心，我方才所言，并无丝毫虚语，纵然外间斗战激烈，身后那处托庇之地也未曾受得丝毫波及。”

　　参霄道人与玄澈道人神意对言了几句，便是确定下来，道：“那好，我与壬都道友愿意随道友而去。”

　　玄澈道人也是点头道：“我亦同往，”说着，他抬手一礼，“到时还需道友多多照应了。”

　　曜汉道人客气还了一礼，道：“哪里哪里，能得两位到我那里，我与域中道友都是无任欢迎。”

　　在与两人交代过后，他转过身来，对张衍打个稽首，神情稍正，道：“我有一言受人请托，有几句话要对道友言说。”

　　张衍知他今回突然现身，当不会只是为了这几人而来，便道：“尊驾请言。”

　　曜汉道人道：“道友此次将那一位存在逐退，并使得神元三分，这固然是有功，可实际上仍无法阻止其侵夺诸有之势，只是使其往后延缓，这个道理道友想来不难明白。”

　　张衍道：“贫道也略微猜到了这一位来历，本也未曾指望能将其如何，不过我既能逐退那位存在一次，往后不见得不可再做得一次。”

　　曜汉道人点头道：“若是道友，确有可能做得此事，那位同道托告知道友一声，望道友就此收手，今后若真要阻止这一位，那不妨修行到此为止，不要再去追觅更上一层境界了，否则这只会令那一位更快恢复元气。”

　　张衍冷哂一声，道：“道友可回言于他，贫道修持与他何干，若他觉得不妥，大可亲自来寻贫道理论。”

　　他方才看得十分清楚，曜汉道人同样是从那处镜湖之中走出来的，其口中所言那位道友极有可能就是那无面道人，就算不是，也当与之有关。

　　此辈之保守他之前领教过了，其不敢去阻止那位存在，却偏要让他百般退让，说来也不过是畏强欺弱罢了。

　　若他也有随时倾灭此辈的能耐，此辈又何敢多言半句？

　　曜汉真人呵呵一笑，道：“我此行只是负责把话带到，这位道友之言，也非我之意，不过我有一言要请教道友，对于那一位存在化出的两具分身，道友又是如何思量的？”

　　张衍看他一眼，淡笑道：“哦？不知道友有何想法？”

　　曜汉道人言道：“不瞒道友，就在我方才出得托庇之地时，其中一具化身却是向我等请求托庇，只是被我等回绝了。”

　　张衍思考了一下，道：“贫道亦不会如此做。”

　　那位存在剩下的最强一具化身可称得上是“元身”了，比之原来，实力的确是削弱了不少，其肯定是要将被分斩出去的分身吞夺回来的，如此才能重新回至巅峰，若是他的想法，这两个分身不但不能上去镇压，还要设法相助一把，令其等躲避元身追索。

　　可是要说让其托庇入布须天中，那也是绝然不行的。

　　他倒不是怕那位存在的元主之神找来，凭对方现在能耐，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算那位道人不在，他也敢出去与之放对，只是其分身再是如何，同样也拥有吞夺诸有之能，一样是诸有诸灵的威胁，要是放了进来，那就是开门揖盗了。

　　曜汉道人道一声好，但又问了一句，“那若有人如此做呢？”

　　张衍目光微闪，但凡拥有造化之地之人，相信应当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可有些事不是自家认为不会发生便不会发生的，他道：“自当设法劝说，若是劝说不成，那也只好出手阻止了。”

　　曜汉道人深沉一笑，道：“望道友记得今日之言。”

　　张衍这时道：“我观道友，方才似是从那方镜湖之中出来的？”

　　曜汉真人笑了一笑，道：“道友若有闲暇，不妨上门一叙，让我一尽地主之谊。”

　　张衍看他一眼，道：“有暇自当前来拜访。”

　　曜汉道人道一声好，随后打个稽首，道：“那便与道友拜别了。”

　　说完之后，他便带着参霄三人离去了，只是一晃，身影就没入了那镜湖之中。

　　张衍看着那方地界，心中转过几个念头，稍候才转身过来，问道：“那一位而今退走，诸位下来待往何处去？”

　　神常道人打个稽首，道：“我等恐怕还要叨扰道友一阵。”

　　青圣道人没有犹豫，道：“只要那位存在不曾彻底斩除，那我等便只能托庇于道友这处了。”

　　余下诸人不觉都是点头。

　　虽说那位已被逐退，虚寂之中看来没什么危险，可那只是暂且退走罢了，并不是当真被镇压了，那元身仍是保留着那名存在的绝大部分力量，纵然现在不敌他们联手，可那倾夺诸有之能还是依旧存在的。

　　再则，今次驱逐此人亦有他们一份，要是离开托庇之地，万一被其等找上门来，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而在造化之地内修行便不同了，既可后顾无忧，又有同道可以切磋论道，不知比在虚寂之中好上多少倍。

　　张衍见此，笑了一笑，便转动造化伟力，带着众人往布须天中回返，须臾之间，便落回那方聚议大殿之内，在稍作交代后，就由得众人自去，他留得一具分身在此看顾，正身则是准备回去消化此次战果。

　　全道二人离了大殿后，就回了自家驻地，待坐定下来，銮方冷笑道：“曜汉之辈，先前坐观不动，不曾出来对抗那位存在，现在却是冒了出来。”

　　秉空道：“由得他去，只要寻得造化残片后，其不来碍我就是。”

　　銮方道：“这却不可能，之前慑于那位存在威能，此辈不敢做得此事，现在可没那么多顾虑。”

　　他感到不满的是，他们跟随张衍辛辛苦苦打退了那位存在，现在却反倒让曜汉这等不曾出力之辈捡了便宜去。

　　秉空道：“道友可是顾虑参霄等人？”

　　銮方道：“正是如此，曜汉等人本就胜我一筹，现在又得了这三人相助，要是再与我相争，我二人又怎斗得过此辈？”

　　秉空略作沉吟，道：“我等也不是没有援手，若得青圣道友相助，也不惧他。”

　　銮方道：“我以为，若得玄元道友相助，此辈又岂敢与我相争？便是不成，也可邀得神常道友他们过来相助。”

　　秉空摇头道：“此事却要舍去不少情面，现下有尘姝道友那处造化之地，我等不妨多多寻觅宝胎，这般所获好处更大，也不必与他们次次相争。”

　　銮方道：“宝胎是要寻，可造化残片也不能放过，否则岂非显得我等可欺？”

　　秉空想了一想，终是道：“也好，稍候我等一同，到几位道友处走上一回。”

　　与此同时，尘姝却是邀得神常、簪元等人分身到她造化之地内作客，自她去往人世中走过之后，时不时去转过一圈，每次回来后，都是以人身品茶，以调和心境，现下也是同样以自身调蕴茶水奉客。

　　神常品味过后，笑道：“道友心境却是比以往稳固许多了。”

　　尘姝称谢一声，因对抗那位存在时见得不少玄理，自己因道行之故，难以分辨清楚，便向两人请教，神常、簪元二人也是耐心作答，同时也是相互印证。

　　一番论道下来，尘姝不觉大有收获，她忽然想起一事，道：“妾身有一事请教，玄元道友放那参霄等人离去，会否对我这处不利？”

　　神常道人道：“道友可是也有意离去么？”

　　尘姝摇头道：“与诸位同道一起修持方才最好。”

　　要找寻宝胎，凭他自己一人可是不成，与众人一道，找起来却更是容易。何况即便没有了那一位存在侵吞诸有，也不见得就没人觊觎她身后这方造化之地了，还是庇托在张衍门下为好，至少不怕有人前来招惹了。

　　神常道人笑道：“那就无碍了，由得他们去也好，彼辈心思深重，留在界内也非是什么好事，纵然他们知晓道友所在，可往后只要搜寻宝胎时小心一些，便当无事。”

第四十五章 道从明心奉元石

　　张衍回得清寰宫中后，就在玉台之上坐定，此次一场斗战，着实得来不少东西，只是有些乃是那位存在刻意扭曲的，需得自行剥离出去，剩下那些，方才对他有用。

　　这些只要理解领悟，就能化为己有，并成为功行提升的资粮。

　　把这些在神意之中转有一圈后，他的气机缓缓升腾，这意味着他解化了更多未见未知。

　　他把此中大部分都是理顺清楚，最后剩下那些，眼下尚还无法拿捏准确，大可留待以后再行解决。

　　可是大道无穷，你每当推开一扇门户，自以为贯通道理之后，却发现背后又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所以说，只要未曾寻到道之极尽，三重境看去几乎就是一个无法触及的境界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真没有办法，在消化了斗战所得之后，他此刻已是有了一个想法，现下因为条件有缺，暂还无法达成，只能留待往后再慢慢设法了。

　　他抬头望去，却是发现，自己功行到此一步之后，似乎渡去那些浑域已然不是什么难事了。

　　尤其是其中一处，似与那位持剑道人气机有所牵连，或许就是其人留在此中的布置，现下若要寻了过去，却也很是容易。

　　他算了一算，用不了多久，这一处浑域便会挨近布须天，自己强行闯入，难免会造成动荡，而且也无此必要，以那位道人的品性来看，除了自身之道，并不在乎其他东西，所以这一处倒是无碍，等到与布须天相接后，使其融入进来便可。

　　可其余几处稍微有些麻烦。

　　他感觉冥冥中与某些伟力有所牵连，要是自己去到那里，或者强行闯入，那一定会引发什么事端，于此他倒不惧，只是那位存在方才被逐，有些事可以先缓上一缓，等到时机到来，这些异力迟早是要一一抹除的。

　　思定之后，他暂且撇开此事，下来便把从那道人处得来祭剑之法重新推演了一番，并自己整理出了一套法门。

　　原先那祭剑养剑之法都是以一处造化之地来推断的，可现在他治下足足有四处造化之地，甚至必要时，向尘姝借得她那处造化之地一用也未尝不可。

　　有这么多造化之地在手，他认为养剑蕴剑之法根本不必要这么保守。

　　他一抖袖，就将清鸿剑丸投入至布须天中，若是能照他所想，成功将下个纪历造化至宝的精气成功夺来，那等到清鸿剑丸成就那一日，质器当就不再会弱于太一金珠。

　　另一处造化之地内，尘姝与神常、簪元二人一番论道下来后，发现还是有一些难题怎么也无法解透其中道理，这就是功行之限了。

　　簪元道人叹道：“或许只有玄元道友能为我等开释。”

　　尘姝道：“那只有有机会才能请教了。”

　　神常道人这时道：“今次在尘姝道友这里也是叨扰过久，我等也该当告别了。”

　　尘姝道：“两位且慢。”她把纤手一抹，就将两枚玄玉托出，分别摆放在了两人面前，并道：“这次承蒙两位道友解惑，无以为谢，这两样东西就赠了两位道友吧。”

　　神常道人看有一眼，有些意外道：“周还元玉？”

　　簪元道人看了看，也是略微惊异，道：“的确是周还元玉。”他看向尘姝，“现世之中修道人若是得了此物，若得机缘，便可有一场大造化，道友当真要把此物赠送给我等么？”

　　尘姝摆了摆手，无所谓道：“此物对妾身无用，两位道友若是欢喜，那是最好。”

　　这两枚玄石一枚是从界中寻得的，她也不知这是界中原本就有的，还是夕梁从别处得来的，识忆之中并没有看到此物来历，显然夕梁也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而另一枚，则是新近孕生出来的。

　　她是造化宝灵出身，界域之中的宝物只要不是达到她自身层次的，那都没有兴趣，要不是这阶段她常常去人世磨练心境，知道此物还是有一些价值的，那根本就不会留意到。

　　神常道人思考了一下，道：“尘姝道友，贫道以为，你不妨将此进献给了玄元道友。”

　　尘姝怔了一下，不解道：“为何？以玄元道友之修为，莫非还会对这等东西感兴趣不成？”

　　神常道人笑道：“此物唯一之用，便是助下境修士入至真阳之境，可我二人本来就没有弟子，收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而玄元道友便就不同了，有布须天在，那背后现世一直存驻不灭，可以想见，其门人后辈，甚或同道当还都在，不定其中就有人用得上此物，道友还不如拿此去做个人情，便是不成，也可以此为借口向玄元道友讨教一番道法。”

　　尘姝秀眸一亮，要真是能在张衍那里卖一个好，那无疑对自己有莫大好处，道：“那妾身就遵从两位言语了。”她又道：“只是今次解惑之情，改日妾身会再登门拜谢。”

　　神常笑道：“道友何必如此见外，我等也是一样从你这里得了不少好处，只是彼此请益，又何必言谢呢。”

　　尘姝却还是坚持，在把神常、簪元二人送走之后，她再稍作安排，便就遣出一具分身过得浑域门户，来到布须天内，随后就往那座议事大殿而来。

　　到了殿门之前，恰好见得銮方、秉空二人自里出来，当即万福见过。

　　銮方、秉空二人对她也很是客气，俱是稽首回礼。銮方还出声言道：“不想在此见得尘姝道友，未知道友何时方便，我等正有一事，想要与道友商议一二。”

　　尘姝想到毕竟还要靠二人找寻宝胎，倒是需得与他们打好关系，便道：“妾身现下正有事请教玄元道友，稍候当是有暇。”

　　銮方露出笑意，道：“那便就此说定了，我等容后再谈。”

　　尘姝与两人别过，就往殿里去，到了大殿之内，她对着座上万福一礼，道：“见过道友。”

　　张衍在座上回有一礼，随后请她入得座中，随后道：“道友今日来此，可是有事？”

　　尘姝道：“妾身有一些道法疑问，想要请教玄元道友。”

　　张衍一挑眉，他如今功成二重境，这些同道来请教他倒不是什么奇怪事，只是尘姝之道乃是外求，纵是看到不少大道至理，若是没有那么急迫的话，也无需来特意求教自己。他心思一转，顿知这应该只是一个托词，其人今次到来，想是另外有事。

　　他笑了一笑，道：“道友有话明言就好。”

　　尘姝略觉赧然，道：“妾身界中有两枚周还元玉，因妾身自家不传宗门，不纳弟子，放在妾身那里也是明珠蒙尘，故是想献给道友。”

　　“周还元玉么……”

　　张衍微讶，倒没想到尘姝竟是会送来这等东西，这个倒是意外之喜了。

　　山海界，有修士明明功行到了，却始终无法得以上进，就是因为缺少了此物，他们遇到了与在九洲之时一样的窘境，那就是非是自身天资不够，而是受得外物所限。

　　可元玉诞生偏偏又是极为苛刻的，就算在布须天中，也需得搅动因果，才能有可能使得此物入世。而如三域造化之地，至今每一处也仅只出得一枚罢了，也不知将来是否还有可能再孕生出来。可就算再有出现，那也是清沉、浮漓、济源这三派的机缘，他也不会前去妄取。

　　而这次却有两枚元玉送到面前，若是运数好，说不定可助两人入至真阳境中，虽这般境界修士于他而言也算不得什么，可他背后现世因布须天之故永驻不灭，故这便拥有了无限可能。

　　他道：“道友有心了，这两物，贫道便收下了。”

　　尘姝心下一喜，只用两个对自己无用之物就能换来张衍的人情，那无疑是十分值得的，口中道：“道友不嫌妾身礼轻便好。”

　　张衍微微一笑，道：“既然道友方才问起道法，那贫道也不致让你空走一回。”他一弹指，一枚金叶符旋飘而下，落至尘姝面前，“道友可拿了回去观摩，必能有所得。”

　　尘姝谢过，接了过来，她心意往里一转，讶然发现先前苦求难解之理，竟在这里都能找到解答，不觉暗暗佩服，她因急着观摩其中玄妙，便道：“多谢道友赠法，妾身这便告退了。”

　　张衍微一点头，就令阵灵代自己送了她出去。

　　随后他目光看向那两枚元玉，稍作思忖，已是定好了此物归属，因是唯有斩却过去未来之身的修士可用得此物，所以可得之人也就那几人。

　　这其中一枚当可交给少清派，毕竟当初人劫一战，少清、溟沧两派联手方能斗败诸派，而后来到山海界，也是两派凡蜕修士共同打开的局面。便抛开这些不谈，那位疑似少清祖师之人先前还曾与他并肩对敌，不但赠了他祭剑之法，还助他成就清鸿剑丸，不管如何，这个人情当是要还。

　　还有一枚，他也是有了安排。

　　在思量稳妥之后，他把袖一拂，那两枚周还元玉倏尔不见，须臾之间就出现在了坐镇山海界的分身手中。

第四十六章 天机泄波涌灵潮

　　山海界，渡真殿内。

　　张衍留在此间的分身睁开双目，看着案几上两枚周还元玉，略一思忖，起指一点，其外就被一层光气包裹。

　　此物通常难以以法力约束，不过在他这等炼神大能手中，自无有这等困难。

　　他此时心意一动，便见灵光一晃，山河童子便显化出来，躬身一拜，道：“小的见过老爷。”

　　张衍关照道：“你持我信物，送去上极、昼空二殿，亲自送至齐副殿主和霍殿主手中，待他们看过后再回来。”

　　玄石可任由他来做主，愿意交给谁，无人敢于置喙什么，不过身为溟沧派渡真殿主，这等事还是需要通传门中一声的。因为山海界内假如因此多得一位真阳大能，那必然会引发诸派格局的变化，而今秦掌门闭关不出，那么另外两殿殿主当是有权知晓此事。

　　山河童子道一声，就领了两张符诏而去。

　　张衍看向剩下的一枚玄石，这一枚他准备交给大弟子刘雁依。

　　若说前一枚元玉乃是出于公，那么这一枚则是出于私。

　　身为人师，照拂自己门下弟子也是理所应当。

　　实际那几名溟沧派前任掌门也是较为合适，可是一来无论给哪一位都是厚此薄彼，二来这是尘姝进献给他的，算得上是私有之物，给了自己徒儿，那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尽管刘雁依还未修炼到三重境中，不过这也是迟早之事，所以先行留着就是了。

　　未有多久，山河童子就折返回来，并禀告道：“老爷，两位殿主都是知晓了。”

　　张衍道：“你再拿我手书，往少清派走一回，邀岳掌门出来一叙。”

　　山河童子接过手书，便化一道灵光遁去。

　　张衍默坐片刻之后，只是心意一起，一缕意识化身已是来至西空绝域外的乱磁天堑之上，挥袖之间，便造出一座灵峰大台来，随后端坐下来。

　　过不许久，就见前方清光洒来，随即，少清掌门岳轩霄自里行步出来，打一个稽首，道：“张殿主有礼了。”

　　张衍起身回得一礼，道：“岳掌门有礼了。”他侧身一请，露出身后蒲团案几，笑道：“岳掌门，不妨坐下一叙。”

　　两人皆到席中坐定，下一刻，峰上裂开一口，碎石簌簌，而后掉落两只宛然天成的玉杯下来，落在案几之上，而后风云滚来，天降甘霖，汇入其中，顷刻间凝聚为两杯雾气腾腾的灵茶。

　　岳轩霄赞道：“造化既自然，玄心本天成，道友功行，着实非我辈所能揣测。”

　　张衍摇头道：“不过先行一步罢了。”

　　岳轩霄笑道：“看来今日张殿主邀岳某出来，当是涉及吾辈修行了。”

　　张衍也是一笑，道：“岳掌门见微知著，今请岳掌门前来一晤，乃是恰好得了一枚周还元玉，想及我溟沧、少清两家情谊，此物该当交托于贵派。”

　　说着，他把袖一拂，案几之上就出现了一枚气光围裹的悬空玉石。

　　“周还元玉？”

　　岳轩霄也是动容。

　　虽说布须天中只需搅动因果，玄石就能入世，而后诸派就有机会得去，可这事本没有定数，诸派能做得只能是等待。

　　可没想到，今次此物却是送上门来。

　　可他没有立刻应下，而是容色一正，肃然言道：“敢问道友，此物是道友私下赠予岳某，还是贵派交托给我少清派的？”

　　假设此回赠送元玉，乃是整个溟沧派高层的意思，那要是收了下来，就意味着少清派欠溟沧派一个大人情。

　　他身为少清派掌门，他可以欠同道人情，可绝不会让宗门欠了他派情面，少清自立派以来，从来没有过这等事，自也不能在他手中破例。

　　张衍微微一笑，道：“这元玉乃是一位同道进献上来的，故此回算是贫道私下相赠，与敝派无关。”

　　岳轩霄点点头，这回未再多言，直接将玄石收了起来，并朝张衍郑重一礼，道：“谢过张殿主了。”

　　周还元玉的重要自不必去说，此物不单单能助他本人成就上境，对整个宗门来说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少清派根底并不比溟沧派弱得多少，向来也自认为不输当世任何一派，但却被挡在了周还元玉这一关上。

　　任凭你门内修士天资再好，没有此物，你就不可能入至真阳之境，你明明知晓大道门关就在那里，可你偏偏就无法过去。

　　现下留给众弟子的，只是一个可以望见的上限，而到了这里似就没有前路了。

　　照理来说，此事大可以隐瞒下去，但少清派并没有如此，反而将这些告知了门中每一个有意攀登大道的修士。

　　有些人在知道往上行去，很可能会碰触到一个顶点后，虽不至于消沉，可难免就此失了锐气，可有些则是坚定不移，认为自己只要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得了永寿，那么不管玄石多少载才出现一次，可只要等了下去，终究是有机会的。

　　岳轩霄现下得了玄石，他有自信过此关隘，而少清门中只要有一人成功，那说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就可以此砥砺后辈不断奋进。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不必谢我，我两家自九洲以来便一直携手对敌，本来若不是那位道友相赠，下一枚玄石若得现世，寻到之后也该当是给予贵派的。”

　　岳轩霄摇头道：“那还不知多久之后，我等虽是永寿，可门下之人却非是人人如此，有许多长老弟子故去之前只望能见得宗门出一位真阳大修，现在能让他们有所期望，也是好的。”

　　张衍微微点头，他自也能理解少清派弟子这种希望宗门强盛的心思，少清是多少年来都与溟沧派并列为大派，虽现在别派也是拿溟沧与少清等同而论，可实际上由于他的存在，溟沧派已是远远凌驾在少清之上了，这着实激得不少少清弟子都是拼命追赶。

　　不过这在他看来反是好事，溟沧派一家独大，长久下去，难免会使得弟子矜骄自大，有足够分量的宗派在后面追逐磨砺，只要两派上层拿捏好分寸，那么对彼此都有益处。

　　岳轩霄沉吟一下，道：“岳某今得此枚元玉，回去便会闭关，昆始洲陆下回若再得此物入世，那我少清当是退出争夺。”

　　张衍点了点头，溟沧、少清两派都不去争此物，对诸派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一桩好事，他道：“那岳掌门以为，若再得元玉现世，哪一派道友较为合适？”

　　这次机缘既然是少清派主动让出来的，理当由少清派来决定归属了。

　　岳轩霄略作思忖，便道：“此无需由我来定，再过数载，就是诸派斗剑，可由除我两派之外的胜者拿去，如此最为公允。”

　　张衍笑了一笑，岳轩霄此议一出，诸派相信定要为此挣破头皮了，不过他对此也并不反对，山海界现在灵机丰沛，再兼昆始洲陆外物无尽，九洲诸派之势纵然远超以往，可也是少了一分奋进拼斗之心，若以此物为赏，这一潭平波相信一定会被搅得沸腾起来。

　　正事已了，再言语几句之后，他便与岳轩霄道别。至于那位疑似少清祖师之人，他并没有与之说及，其人既然不现身，那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他不必去多事。

　　心意一转，他又回到了渡真殿中，待坐定下来，他心中微微一动，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立刻推算了一下，却是发现未来竟有不少天机因果着落在了山海界内，且不仅仅是山海界，诸天万界都有灵机大兴之兆。

　　他感觉有异，当即凝神默算，霎时心意跳出此方现世，立于高处俯察，不一会儿，待眼目再度睁开时，眸中却是幽光隐隐。

　　方才他看过一遍后，发现不止是眼前这处现世，就算那三域造化之地，乃至尘姝背后那处现世也同样出现了这般情形。

　　若是推而广之，或许凡是寄托于造化之地的现世现下都是如此。

　　这事情看起来就很不寻常了。

　　他心下思忖道：“莫非是诸有被吞夺之后的气机应发？”

　　这是有可能的，先前无数现世和不少造化之精被那位存在吞夺，甚至不少炼神修士残存在虚寂之中的法力痕迹都是被这位排挤扫荡，现在其人这一去，必然又会牵动诸有，导致此事发生。

　　可他总是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于是再是往下推算，然而这一次，却是发现在灵机大兴之后，天机却是一片晦涩，什么也看不出来。

　　万事万物，除了超脱现世的炼神大能之外，通常都是有涨落盛衰，而这大兴之后，却不显衰退，反而混沌难明，这绝然是有问题的，唯有大能插手其中方可能出现这等情况。

　　可到底谁人有这么大的手笔？

　　正在他推算之时，一名面目模糊的道人正站在虚寂之中，而那阵阵法力波荡正往无数现世扩展而去，当来到布须天时，却是被一股伟力轻易化去，虽无法侵入进来，可正如那一位存在未曾现世之前就引得气机异动一般，不知不觉之中，天机也是有了一丝变数出来。

第四十七章 气动兆始举微尘

　　张衍连续推算多次，差不多已能确定先前判断，此次大兴虽本有天数运转在内，可却也是被某些人人为推动了一把，只他现在还思忖不出这般做的目的何在，只隐隐能感觉到这应该与那位存在退避而去一事有关。

　　从上次无面道人那等举动来看，自己与那持剑道人所为，很可能与有些人意愿不符，若是这样，其不定会因此做一些小动作。

　　他思考下来，认为这虽然非是正战比斗，可同样是一场博弈，只是双方不照面了，这也一样考验手段。既然诸世即将迎来大兴，那自己索性顺水推舟，他不会去阻拦此事，难道他还怕诸世之内出得更多上境修士不成？炼神修士本就是希望同道越多越好，这般自己才能得了道法长进，既然此回天机偏向此事，那么他也顺应一回，就算有人想做什么，到时他自会看情形再做决断。

　　山海界内，西空绝域，鹤徊洲，昂星派。

　　此派是一个百年内方才崛起的宗门，乃是由十余个散修还有数个被排挤出门的玄门修士所立。

　　山海界广袤无边，西空绝域本是妖魔异类无数，可是自少清在惊穹山立派后，反复扫荡剿杀，导致大妖大怪被清理一空，余下一些也多是躲藏起来，不敢太过露头，故有不少其余洲域待不下去的旁门修士到这里来建立山门。

　　少清派可不管你是什么宗派，只要愿意打击异类妖魔，就可允你在此立派，故是这些门派所习功法虽非上流，可但凡能存驻下来，那么斗战之能都是不弱。

　　昂星派这几十年来靠着吸纳吞并，再加上宗门恰好是在一处灵机格外丰盈的连环谷地之内，下方还暗藏有一处奇大无比的灵泉地窟，门中一连出了十余位元婴修士，俨然是西南旁门盛宗。

　　到了这般地步，要是宗门之内再出得一名洞天修士，便极可能跻身大派之列了。

　　宗门一处山壁石室之内，化丹弟子江名堂自定中出来，却是紧皱眉头，昨日他修行门中一门功法，此若修成，便能在睡梦之中知晓自己缺漏长短，从而进行弥补，这也是昂星派最为有价值的一门秘法，虽然他们不比玄门弟子能修上乘功法，可却能以此补上自己的缺点，使得道行不落后大派同辈太多。

　　可今日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不止看到了自身缺漏，脑海里还莫名其妙多了许多东西，里面不但有所有不曾知晓的宗门秘传和功法诀窍，不止如此，数百年后的一切都在脑海之中映现出来，虽有很多地方他都忘了，可比较重要的却还记得，这令他着实感到心惊胆战。

　　这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还是有人要对宗门做什么？故意让他看到这些？

　　假设是假，会这等手段之人应该功行手段不低，似不必需要来算计自己一个不过初入化丹境的后辈，可有些事对于大能修士真不见得需要理由，或许兴之所至，随意为之也是可以的。

　　当然，他若直接去找大派求证，那也不是不可行。

　　现在各派之间交流频繁，哪怕小派弟子七拐八绕，也能扯上大派的关系，更何况昂星派一向以少清下宗自居，以他在门中的地位，要求一解，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可他并不敢做这等事，要真是涉及到什么了得大能，那除非真有上境修士时时庇佑，否则绝然不落不了好。

　　而且他还存有一个心思，万一这些都是自己参悟功行时偶尔得来的机缘呢？要是说了出去，光是知晓所有宗门功法一事就难以善了了。

　　正在他思来想去的时候，听得门外有声音道：“师兄可在么？”

　　江名堂一惊，舒了一口气，定了定神，道：“是安师弟么，快请进来说话。”

　　帘幕一掀，门外有光芒照入，一名年轻修士走入进来，拱了拱手，道：“师兄昨日修持的如何？”

　　江名堂叹气道：“未能如愿。”

　　那年轻修士安慰他道：“本门功法本就词简意深，领悟较难，师兄多试几次，想来就能有所得。”

　　江名堂随口应了一声，他很清楚，昂星派功法说是词简意深，实际上就是因为功法粗疏，只谈个大概，不能把道理全都说通，只能靠弟子自身悟性。

　　不过昂星功法本就是现任掌门与几位长老将玄门一部分功法与旁门之术结合起来推演而成的，而为了与其余门派相争，则不得不剑走偏锋，也是因此，走火的可能也是极大的，他疑心自己也是遭遇了这等事，只是运气较好，反而让他看到了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他问道：“师弟你如此早来是为何事？”

　　年轻修士一拍手，道：“差点忘了正事，方才上宗有消息传出，说是这两三载内，就有诸派斗法盛会，叫我宗好好准备。”

　　江名堂心中一跳，这便来了，这是他在梦境之中经历的第一件事。他还知晓，其实此次不止山海界斗剑，还要与余寰诸天乃至其余界天的修士比斗，规模可谓前所未有之大。

　　只是比斗这等事，至多只涉及到元婴层次，似洞天修士，都是能破开天地关，穿渡虚宇的一方大能，功行到此，已可称得上是天人之别了，其等自不会来参与这等事。

　　年轻修士还在那兴致勃勃地说着，“师兄功行，在宗门同辈之中至少能列入前三，此回当去，若是我昂星派能在斗法盛会上占得一席，师兄将来说不定还有机会跟随大派弟子去往昆始洲陆，听说那里可是灵机无穷，外物无尽，要在此地修行，功行提升必然极快。”

　　江名堂失笑道：“昆始洲陆妖魔也同样了得，似我辈旁门弟子，去到那里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修行。”

　　年轻修士哈哈一笑，道：“师兄又口不应心了，若有机会，师兄又岂会不去？”

　　江名堂顿时无言，要真能去往昆始洲陆，他当然不会去顾忌这些，要睡梦中一切为真，那他的确有机会去往此处，不过梦中最后因为有人作梗还是未能去成。

　　他心中一叹，这名师弟可不似他一下看到了数百年之后，可没想到，想法却比他更为大胆。他却感觉自己知道的太多，反而胆气因此变弱了。

　　就在说话之间，门外有一个少年到来，恭声道：“两位师兄，师父相唤。”

　　年轻修士兴奋道：“师兄，师父一定是为了斗法之事唤我等。”

　　江名堂道：“好，我这就与你一起去。”

　　两人师父乃是门中长老眠真人，其人对弟子随和，也没有什么拘束，把两人叫来交代了几句后，就让他们出来了。

　　此回的确是为了斗法一事，不过宗门也未曾强逼，只是让他们自作选择，显然门中高层也是知道，昂星派能与寻常宗门较量一番，但却是比不上玄门大派的，故是也不奢求门下弟子如何，就当是去开阔一下眼界了。

　　江名堂回来坐了整整一日，在反复想过之后，他还是决定前往。

　　不管脑海中那些东西是否大能所为，既然到了自己身上，那自己已然逃不掉了，那还不如顺其而行，若所见一切是真，那自是一切皆好，若是虚幻一场，那全当是自己臆想了，至于更为复杂的情况，他没再去想，也更不敢去想了。

　　他回忆了一下，或许是因为功行不精的缘故，梦中细节多是忘却，只大致记得自己此次运气很好，击败了不少同辈对手，又得了一位大能随口指点，也是靠了这分关系，后来着实得了不少好处。

　　此回若去，他认为自己若任意作为，不见得就能比睡梦中做得更好，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去改变太多，以免失去了原来运气。

　　在能保住这些之后，那再设法多求一些。

　　斗法之事虽在几载之间，可现在却已是要准备起来了，尤其宗门需尽可能在此之前把弟子功行再设法往上推一推，故是下来时日内，凡是答应斗法的弟子，修行所用丹丸秘药皆由宗门负担，并还赐下许多秘法功诀。

　　江名堂正好拿此印证自己梦中所见，在看下来后，心中也是微微有些激动，不管那些未来变化究竟如何，至少他看到的那些功法秘诀的确是真的。

　　随后他却颇感惋惜，因为他现在不需要这些了，梦中的数百年中，他成功修持到了元婴境界，为了后辈弟子，曾经寻得了不少上乘功法，虽别的东西很多记不清了，可这里内容却是牢牢记住了。

　　既然有正宗法门可循，那根本不必走这等激进的旁门之路。

　　他按照梦中功法记载，小心修持，如此一晃两载过去，修为虽是没有太大长进，可是原本缺漏之处却被他堵上，根基比以往更是稳固了。

　　到了这时，也有了确定消息传来，诸派斗法之会就在两载之后。

　　昂星派对此事极为重视，为此足足派出了五名元婴长老，带着包括江名堂在内的三十余名化丹弟子和百多名玄光弟子，乘上飞舟，往西南最高峰昙兰山而来，准备在此与诸多西空绝域的旁门诸派汇合，再一同前往此回斗法之所在。

第四十八章 隐知玄秘因由乱

　　数日之后，昂星派一行人到得昙兰山上，并在下来一月之中，陆续与十多个旁门宗派修士相汇合。

　　西空绝域的旁门自然不止这么些，上千没有，数百总是有的，不过有资格参与斗法盛会的宗派大多数都是到了，还有一些不是相距极遥，就是地处偏僻，无法赶来，只能自行前往了。

　　十来天后，诸派聚齐，便就再度启程。

　　众人此回并没有借由转挪大阵，因为诸派前往比斗路上也要顺手清剿妖魔异类，顺便给一些经验不足的弟子提前练练手。

　　如今修道人占据的地界虽多，可除了有洞天真人坐镇的大派，小宗小派也只能囊括山门周围一圈，管不到太远之地，荒原野地之中的妖魔异类数目依旧不少。

　　江名堂乘坐在飞舟之中，此时却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往远处观望。

　　他在梦中曾是见得，这路途中有一位元婴修士带着弟子前来投奔，其自称散修，也是去参与斗法盛会的，诸派长老因见其功行高深，气机又正，故是带了其人一起上路。

　　可他知道，此人其实是还真观的一名长老，因为旁门中人往往做事无有顾忌，还往往与邪祟魔头沾边，所以还真观受得各大派所托，派遣弟子门人出外巡查，力求在比斗之前尽量杜绝此事。

　　江名堂认为，还真观可是有凡蜕上真坐镇的，想要摆弄其门下可没那么容易，所以若是这一位果然出现，那么梦中之事八成就是真的了。

　　而在忐忑与期待之中等了几日后，他果是见得这一位出现，而且无论是现身时辰，还是身形样貌及所用借口，都是与梦中一般无二。

　　到了此时，他也彻底放松下来，好似卸下了什么负担，开始想着怎么利用此事来为自己谋利。

　　本来他并没有想着现在去接触这一位，因为害怕一不小心改换了梦中记忆的未来。可现在想了想，只要谨慎些，应该不会对不知多少万里之外斗法盛会产生影响。

　　他仔细想了下来，觉得有一处可以做一做文章。

　　这位化名刘半岸的还真观长老擅长制炼镇魔符签，威力奇宏，这可不单单是能用来对付魔头的，用在同辈身上也一样有用，假设能和他门下弟子攀上交情，不定可以用宝药换得一些来，那说不定自己在斗法盛会上能比梦中做得更好。

　　打定主意后，他便开始了动作。因为提前知晓这位长老门下弟子的性情爱好，所以在做了一番周密安排后，不过几日之间，就与其人熟络了起来。

　　而在此后行程内，两人屡屡合作，剿杀妖魔异类。江名堂在睡梦之中得来的经验见识这时却是派上了用场，尽管功行略差，可他对敌之时，每每切中要害，并能找准敌人破绽，曾数度解救那一位还真观弟子于危难之中，令后者甚为感激，直把他视作了知己好友。

　　江名堂最初用心的确很是功利，可却觉得这一位豪气大度，也的确是可交之人，所以到了后来，倒是逐渐淡忘了本来心思，再也未提那符签此事。

　　诸派即便有飞舟相助，也是在途中行走了足足一年有余，方才到得西空绝域边缘。

　　不过到了这里，已是可用转挪大阵了，不然是过不去乱磁天堑的，且无论是东荒地陆还是北天寒渊，也都无需他们去扫荡异类。

　　那名还真观弟子这时找上了江名堂，道：“江道友，到此我等当就分开了，我需与随老师向门中一位长老复命。”

　　接触一年多来，他早已不再对江名堂隐瞒自己身份，况且到了这里，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

　　江名堂郑重一拱手，道：“望能在斗法盛会上见得许道兄。”

　　许性修士哈哈一笑，抬手还了一礼，道：“好，我等便说定了。”他随后扔过来一个符囊，道：“一点小物什，道友或许有用。”

　　江名堂看也不看，就收入了袖中，再是一拱手，就目送其遁光离去。随后转回身，便随同师门之人上了那转挪法坛，只是一瞬之间，就觉得周围天地倏尔一变，却已是到了另一处地界之上。

　　这时有一名昂星长老指着上方言道：“诸位请看，那就是补天阵图所在了。”

　　江名堂抬头看去，见云中有一座座华伟宫阙，宛如天城，却是与梦中所见不觉重合起来。

　　听闻这阵图本是各大派聚议之所，只是考虑此次斗法除了山海各派之外，还有不少天外宗派到来，所以特意将这处拿了出来，作为诸派驻留所在。

　　便在这时，忽见有密密麻麻背生双翼的蛟龙越渡天穹，朝那处飞去，看去蔚为壮观。

　　旁处有弟子惊呼道：“是罗隆殿之人，不想他们也来了，要胜此派弟子可是不易。”

　　要说旁门宗派，整个山海界最为强盛只有两家。

　　一个是东荒一位仰慕气道的大玄士所立的百成观，还有一个，乃是南罗百洲的妖修所立罗隆殿，不过门中功行高深的都是习练力道的异类妖修。

　　有弟子羡慕言道：“听闻这些大派在补天宫中都有单独驻地，也不知我昂星宗何时也能忝列一席。”

　　江名堂心中无来由多了一股豪情，道：“会有这么一日的，此次斗法盛会，就要叫诸派同道知晓我昂星派的名头！”

　　溟沧派，浮游天宫，上极殿。

　　齐云天正听着弟子关瀛岳的禀报，近来有不少天外修士入界，除了一些有来历背景的大修士，好多人并不知晓来自何处，而溟沧派作为山海界内势力最盛的宗派，自有回护监察之责。

　　虽多数外来修士慑于溟沧派威名，都是遵照界中规矩行事，可总有一些不识好歹之人，遇到这些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都是立时镇压下去。

　　山海界虽无渡觉修士，可却有伯白、伯玄二君在上，真阳之下，无人可以抵挡，几番下来，也就没有人再跳出来了。

　　齐云天待听闻禀报之后，就令关瀛岳退下去，只是过了片刻，见其站着未动，他道：“还有什么事？”

　　关瀛岳一个躬身，道：“师父，弟子听得门中有言，多位真人在坐观之时，发现近来灵机有异，不过倒不像是减衰，而似有抬升之势。”

　　齐云天道：“那你认为如何？”

　　关瀛岳道：“这气机现在还只是酝酿未发，只是愈来愈是兴盛，这本是好事，但此前却没有半点先兆，很是有异，弟子与几位界外道友交通了一番，发现不止是我山海界，其他界天也都是如此，许是这里别有蹊跷。”

　　齐云天道：“此事为师知晓了，你不必去管这些，只要抓住这时机修持就可，不管气机未来如何变化，自有宗门遮挡。”

　　关瀛岳听了此言，恭声称是，没再继续说下去，他明白自家师长这句话的意思，溟沧派只要这方世宇之中有那一位在上面坐镇，那就不怕出得任何漏子。

　　还真观中，紫枝山前，张蓁带着两名门中长老正招呼一位来自青碧宫同道。

　　此人名唤朝海，亦是一位凡蜕修士，此来亦是带着弟子前来论法比斗，顺便在山海界中游历，到了灌云洲后，便先来拜访这里地主还真观。

　　朝海道人感叹道：“山海界果是一处好地界，这灵机丰盛之处，比我青华天都是不弱。”心中则是暗暗道：“得太上眷顾之地，果是不同，这灵机何止不弱，都快比得上昆始洲陆了。”

　　张蓁主持还真观门庭之后，还未曾去过他界，道：“青华天听闻也是元尊治所，只是遗憾未能一睹胜景。”

　　朝海真人笑了起来，道：“青华天实则无甚好言，整肃严谨，枯燥无味，说起来，贫道出来之前，倒是闻得一桩趣事。”

　　张蓁道：“长老说是趣事，想来值得一闻。”

　　朝海真人道：“某日间，有一名寻常散修言称，自己乃是某一位大能转世，并还寻到了那位大能所在宗门之中。”

　　张蓁心思一转，修士要开得前身识忆，那至少要有真阳手段，不过自觉识忆之事也不见得定然未有，这大多都是修士转生之前所做布置，且也算不上真正觉醒，只是另以手段灌输进去而已。

　　不过她没有立刻下判断，朝海真人既然将此事拿了出来说，那么真实情况应当没有那么简单。

　　朝海真人继续说道：“可是有趣的是，这位大能转世之身，早早就被弟子接入了门中。”

　　他说到这里，在此作陪的两名长老也是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那宗门觉得此事大有古怪，很是重视，当即派遣人手过来查证，发现那位大能弟子并无弄错，那位大能转世之身的确早已到了山门之中。”

　　朝海真人嘿了一声，“到了这里事情看去已是水落石出，可偏偏那散修对这位大能昔年所做之事如数家珍，而且其中有些明显是阴私之事，唯有当事人才是知晓，连那位大能弟子也并不清楚。尤其是知晓种种修炼功法乃至秘诀，连至亲心腹都无从得知，这绝非是一个冒认之人可以说得出来的。”

　　张蓁略作思忖，随后那清亮眸光望了过来，道：“此事贵方可有论断？”

　　朝海道人当年曾有幸见过张衍一面，此刻看着张蓁与之极为相似的眉眼，心头不自觉一跳，定了定神，才道：“暂无结果。”

　　张蓁秀眸一转，道：“道友今次特意在我面前说及此事，想来是要借我之口，将此事送到我兄长那处，而且此事当是不止一桩，未知我说的对也不对？”

第四十九章 乘风举势饮天露

　　朝海真人被一语道破心中所谋，却并没有多少尴尬，反是呵呵一笑，在座上打一个揖礼，道：“贫道些许心思，瞒不过道友，见笑了。”

　　那处界域在发现这件事之后，当时就报了上来，青碧宫对此也是极是重视，但是宫中渡觉修士百般推算，却并没有办法找出真正原因，而且这背后还有一股极大阻力干扰，在发现此事不简单后，便又将此报到了宫主傅青名那里。

　　可没想到，事情到了这里便就此中断了，宫中上层并没有宣告此中因由为何。

　　朝海真人本能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曾试着打听过，可无论是持殿长老和秘殿长老，对此都是保持缄默，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恰好他此回带领弟子前往山海界，因为偶尔听闻过张蓁身份背景，于是特意游历到了灌云洲，并在席上说出此事，想看看能否从这里找到结果。

　　张蓁眸光转过，露出一丝浅笑，道：“真人游历到此，我却寻你说了许多话，却是待客不周了，灌云洲中有一处大光山，风景绝胜，亦是修道上好地界，道友若是不嫌，可在那里先行落驻。”

　　朝海真人笑着站起来，道：“在下是客，任凭地主安排。”

　　张蓁道：“宋长老，你代我送一送真人。”

　　宋长老乃是一容貌姣好的中年美妇，闻言立起身来，用温静语声道：“真人随妾身来。”

　　待朝海真人告辞出去，另一名王姓长老站起身来，打一个稽首，道：“掌门真人，这位上真身为元尊门下，此事他本可请示自家门中，可却偏来掌门真人这里来找消息，这极可能是其私下所为。”

　　张蓁微微点首，她不难看出，朝海此举，应该是出于某种个人目的，不过她对此事也有几分兴趣，这几日她闭关之时，总感觉灵机异于往常，莫名感觉这两件事似有联系。

　　她启唇言道：“我不在意此人抱有何等打算，我还真观将来若想在余寰诸天立足，这位朝海上真却是能够帮得上忙的。”

　　她身为一门宗长，首先所想的就是传播自家道统。

　　现在不少宗门都在昆始洲陆立派，还真观亦是如此。不过她心中格局气魄不小，却是想着把还真观道统传至诸天万界。

　　而现在若能在青华天中留一个交情，未来总有用的着的地方。

　　王长老连声称是，他心中也是佩服张蓁。

　　还真观原本飞渡至山海界后，势力格局只能勉强算是中流，并且因为功法所限，本来没有多少上进余地了。可在张蓁手中不断改善局面，如今渐渐已是跻身上流，并且还有继续发扬光大之势。

　　虽然这里也有张蓁是那一位胞妹的缘故，可是他觉得便无有这些，以这位掌门真人远胜历代先辈的资质禀赋，只靠其自身，也一样能开辟出一方天地。

　　张蓁在令王长老退后，就回了伏魔殿中，挥退左右，转入偏殿，并行至一座灵光玉璧之前。

　　她把法力往里灌入，须臾，就见玉壁之上灵光微漾，而后便见张衍身影从中显现出来，她万福一礼，道：“小妹拜见兄长。”

　　张衍笑道：“小妹不必多礼，你今次欲询之事，为兄已是知晓，此回之事，是某位大能伟力应发，波荡世宇，诸般怪异皆是由此而起，只是内中关节涉及非小，却不好与你明言了。”

　　张蓁道：“敢问兄长，此辈于我辈可有妨碍？”

　　张衍微微一笑，道：“未来天机显兆，乃是诸界大兴之势，需知明见因果也是一种机缘，修士只要心中持正，便无大碍。”

　　从道理上说，修士只要修为还在炼神之下，那么伟力激引之前都没有抵抗之力，不过毕竟不是对方主动针对，所以境界越高之人，功法越是正宗，就越能守住自身，所以现下只是旁门左道还有散修受此影响最甚，不过只要此辈便是见了天机，只要懂得进退，便不失为好事。

　　张蓁若有所思，再是一礼，道：“多谢兄长解惑。”

　　张衍笑道：“你我兄妹之间，不必说这些，往后若有疑难，可随时寻我。”

　　张蓁抿嘴一笑，道：“小妹定然不会客气。”

　　兄妹二人再说了几句话后，张衍身影便从玉璧之中渐渐散去。

　　张蓁在则是在那里沉思，她方才留意到，张衍说得是诸界大兴，而非单指灵机，这就是说，下来诸天之势将是对修道人极为有利，而自己若能把握好这次机会，不定就能提前斩却过去未来之身。

　　想到这里，她稍加吩咐了几句，就入观定坐去了。

　　一晃数月过去，补天阵图之中不知到来了多少宗派，且都是自天外而来，大能修士也着实是来了不少，而这一日，忽有一道白虹飞来。

　　许多人都是望见了这等壮阔恢宏气象，不难猜出又是一位洞天真人到此，有熟识山海界诸派功法之人一望，觉得这位功行有些偏向溟沧派的路数，但只观气机，却又不识得是哪一位，不过没人当做是溟沧派门下，因为这般人物可不会来这里。

　　那虹光到得下方，忽然一收，华英翎自里走了出来，自他身后气光之中，也是陆陆续续走了出来不少修士，这是跟随他来此的亦童界修士，亦是参与此番斗法盛会的。

　　诸弟子一察此间灵机，不觉惊叹不已。

　　“果然是上界气象，只这灵机就不是我界可比。”

　　“竟不想如此多同道在此，哪里似我等界中荒僻，出外游历，一年半载，连个寻常修道人都见不到。”

　　这时有待客道人乘云上来，问道：“请教是哪一派同道到此？”

　　华英翎沉吟一下，道：“我乃涵渊门下修道人。”

　　“涵渊门？”

　　待客道人先是一怔，随即脸色微变，变得恭敬无比，道：“院舍已是安排妥当，还请真人随小道来。”

　　华英翎思忖道：“老师转世之身再次入道，我既身为弟子，此次来山海界，该当前去拜见了。”

　　当年张衍让他拜在傅抱星门下，虽这只是名义上的师徒，可师徒缘法还是摆在了那里，既已是转生归来，那他自也不能失了礼数。

　　而在阵图某处阁楼之上，江名堂看着华英翎随着待客道人离去，暗暗道：“这位果然来了。”

　　他可是知道的，这一位表面上看去只是他界大能，可实际上背景却是极不简单，传闻与溟沧派某位大能渊源不浅。

　　只是到底是哪一位大能，忆识每想到这里就是一片空白，随后头痛欲裂，本来记得的东西也会忘记不少，所以他也不敢往此处多想了。

　　而在梦中，正是他在比斗之中被这一位所赏识，并还指点了几句，才得以有了一番际遇。

　　可惜的是，后来有人从中作梗，没能成功攀交，无端错过了一次机会，现在这等事还未曾发生，那自己当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了。

　　华英翎这时方到下榻之地，这时脚步却是微微一顿。

　　旁侧待客道人关切问道：“真人？”

　　华英翎摇摇头道：“无事。”

　　他方才无端觉得，似有一事与自己有关，于是起意推算了一下，发现似与某一人有些缘法，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

　　此番比斗，机运无数，抱有善意者有之，恶意者亦有之，此中涉及因果颇多，用千头万绪来说也不为过，要想事事理清是不可能的，反而徒增烦恼，所以只要不是涉及自身凶险之事，那就不必去多加理会了，想到这里，继续随那道人往宿住之处走去。

　　江名堂正在那里考虑之时，一名年轻修士跑了过来，愤愤道：“师兄，方才史师兄败给了罗隆殿一名弟子，其居然敢欺我昂星派无人，师兄你功行高超，一定要去好好教训教训此人。”

　　正式斗法盛会还未开始，不过诸派弟子聚集在此，彼此之间也难免会有所切磋，昂星派弟子本是好斗，几乎每次斗法都有他们的身影。

　　江名堂道：“万师兄呢？他怎不动手？”

　　年轻修士撇了撇嘴，道：“师兄也不是不知万师兄的脾气，没有十成把握他哪敢下场。”

　　江名堂想了一想，暗道：“倒正是时候。”

　　华英翎正巧在这里，若是让他看到了，那当是会注意到，看不到也就当是为师门提振名声，也没什么损失，到了比斗盛会之时，还有机会。

　　其实就算华英翎与他没有交集，现在他也不见得会感觉失去太多，毕竟多了数百年的见识，可以寻到的机会着实不少。

　　他道：“我这就与师弟同往。”

　　随那年轻修士到了比斗之地，与那名罗隆殿的弟子相互通名道礼之后，他便与之动起了手。

　　他有着远超同辈的经验见识，根基又远比寻常昂星派修士来得稳固，很是轻易就拿下了这一场。而下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半月之内，一连击败十余位同道，着实替昂星派长了一回名声，派中长老高兴不已，赐了不少好物给他。

　　江名堂知道，与那一位的青睐相比，这些东西当真算不得什么，所以仍是耐心等下去，而在又是比斗了二十来天后，终是给他等到了机会。

第五十章 缘落周天本无定

　　江名堂这一日的对手自称来自天外潭素门，然而他却知道，这一位其实是亦童界修士，乃是那位华真人带来的弟子。

　　所以与这位交手，只要胜出，或者继续与此人的同门师兄弟交手，并且战而胜之，那么一定是可以引起这位洞天真人的注意的。

　　某处高台之上，华英翎负手站在那里，正在看着场中斗法，他对江名堂在斗战之中的表现也是报以欣赏之色。

　　他认为这个年轻修士不差，根底原本不固，成就有限，可却被其自身想办法弥补了一些，未来上进之路却是更为宽阔了。

　　看到这里，他就知自家缘法定然就应在这名弟子身上，而且奇妙的是，他能感觉到其人对此竟也是清楚的，这就十分有意思了。

　　他对身旁侍立的童儿吩咐了一句，后者打个躬，就往斗法所在之地来。

　　江名堂此次仍是毫无悬念的击败对手，待得退下来后，见得一名童子来至面前，施礼道：“这位江师兄，我家真人请你过去一叙。”

　　江名堂一怔，他在梦中也是见过这名道童的，知道其是华英翎身边的童子，却没想到事情会这般顺利，他忍住心中激动，道：“自是有暇，还请这位师弟引路。”

　　童子道：“那师兄请随小童来。”

　　江名堂随其而行，来至一处法坛之上，见华英翎站在那里，浑身气机收敛，忙是低下头来，上前一礼。然而等他行礼完毕，却听到了一句让他心头大跳的话。

　　“你知我会找你？”

　　他顿时浑身僵住，迟迟没有直起身来。

　　华英翎道：“抬起头来。”

　　江名堂缓缓竖直身躯，对上的却是一对含笑打趣的目光，没来由心头一松。

　　华英翎笑道：“你不必紧张，不管你知道了些什么，那都是你自家缘法，我不会对你一个后辈弟子如何，只是以后莫对境界高于你之人妄自揣测，遇上脾性不好的，打杀了你也无处问理。”

　　江名堂忙是再一躬身，诚心道：“多谢真人教诲。”随即忍不住问，“既是真人知晚辈打算，那又为何……”

　　华英翎笑道：“我赏识你是我自家之事，与其余无碍。”

　　江名堂心中有些明白了，对方只管按照自己心意行事，他究竟是如何想的，对这位洞天真人来说乃是无所谓之事，因为双方差距委实太大，大到后者根本不必来理会这些。

　　华英翎道：“我这几日看了你昂星派的功法路数，也算有可取之处，可在立基之上却略有欠缺，只你与同门却又不同，显是你自行加以弥补了，做得尚算不差，剩下些许瑕疵也没有贸然纠正，显是在等待更好机缘。”

　　江名堂只觉冷汗涔涔，现在感觉到，贸然与上境大能接触绝不是什么好选择，现在是遇到一个抱有善念的，要是怀疑恶意，那真是难知后果。

　　不过这也不怪他，洞天真人毕竟是一方大能，除了斗法盛会，平时又哪里见得到，就算梦中，他也没与这等人物打过多少交道。

　　华英翎拿了一枚玉符给他，“你是个可造之材，此中一道功法拿去参悟，可解你此刻疑难，有甚不懂，再来问我就是。”

　　江名堂舒了口气，接过那玉符，道：“谢过真人提携。”他一揖之后，倒退几步，转身下了法坛。

　　不远之处，有一团光华散开，自里走了出来一名持拿拂尘的道人，他道：“华真人看去格外赏识这些旁门小宗的弟子。”

　　华英翎冲他一点头，道：“原来是端奇道友。华某以为，不管是旁门亦或散修，人人无有不同，其等比之我辈，也只是差了一个机会罢了，我见这江名堂颇有可取之处，便给他一个机会。”

　　端奇真人笑笑不言，他修道这么多年来，凡是资质当真是好的，那早被大门大派选走了，哪里有这么多的天资纵横之人遗落在外？此辈与大派弟子相比，天生就差了一截。

　　华英翎知他在想什么，可他当年却是被张衍改换过资质的，所以有时机缘当真高过一切，可这里前提还有自身心性，否则为何不看中旁人，偏要来看中你呢。

　　他愿意指点，并不为自己，也不是为了宗门，单纯就是愿意给这些有意上进的小宗弟子一个机会。

　　端奇真人看向远处，站在这补天阵图之上，并无法从此处看到山海界地理形胜，甚至连自己站在哪一处都不知晓，外面好像被一层壁障包裹。

　　他道：“华道友，你说山海界这些道友为何要蔽绝我等感应呢？”

　　华英翎道：“只是怕扰动外间灵机吧，我辈许多人气机浑在一处，稍一泄出，难免震荡地陆。”

　　端奇真人不由嘿然，道：“未必尽然。”

　　他发现入了阵图之后，想要出去却是不能了，这应该是上境大能设布的手段，但是所有人都是识趣，没有一个去刻意说破。

　　他心中暗道：“如此布置，恐怕是这里便有什么事，哪怕是洞天修士之间的斗法，也不令外间受到波及吧。”

　　江名堂回去之后，入了密室坐定，就将玉符往眉心之上一贴，霎时有一道道精妙法诀落入脑海之中。

　　他看罢之后，精神振奋不少。

　　这里面只有一篇功法，不是什么秘法，但却可以助他真正将根基打稳牢固，只这一点，就已不虚此行了。

　　十余日后，他精神奕奕出得关来，正想着是否要去华英翎那里致谢，这时门中一位弟子却来寻他，说是快至斗法地界了，几位长老正在召集众弟子，正找他前去回合。

　　以往斗法都是各大派轮流做东主，不过这一次，因为涉及其余界天的修士，可以说整个山海界都算得上是东主，所以并不放在界内，而是将之放在一处浑天青空之中，本来低辈弟子出入此地不易，但是有大能插手，自不相同，这般即便有什么激烈斗战，也影响不到外间。

　　江名堂稍作收拾，就与那名弟子来到了一处开阔天台之上，环视一圈，昂星派此来所有弟子都是到此，而可以望见，远处一座座天台之上，此刻也是站满了各派修士，只是阵图周围仍被云雾包裹，难见端倪。

　　恐怕是因近日他风头正盛，方才到来此间，就在众人羡慕目光之中，被一位长老直接唤到了身侧。

　　就在这时，所有人只觉身躯一晃，这似乎非是补天阵图震动，而是自身神魂受了些许影响。

　　待得回过神来后，便觉一阵和煦清风拂过，随后笼罩前方的迷雾渐渐分开，便见周围大地辽远，高岳入云，然而山水天地皆是鲜明夺目，明明是壮阔之景，却如染彩墨，满溢着无边绚烂之色。

　　诸人稍作吐纳，便觉清澈灵机漫漫而来，浸润经络肺腑，一时无比舒畅。

　　或许是因为刚刚调理完根基的缘故，江名堂稍作调息之后，发现自己功行竟然因此上涨了一些，不由倍觉欣喜。

　　补天阵图到此仍不停留，往天中一处青濛濛的悬空大岳行去，众人都是目注其上，如无意外，应该是那比斗所在了。

　　这时一群绚烂羽鸟飞过，领头的乃是一头身形硕大的双首凤尾，上面站着一名褐衣修士，发髻随意结束，有潇洒不羁之态，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便不再关注，转眼消失在了那座天岳之前。

　　有人好奇问道：“不知那是哪个宗派的修士？”

　　当即有一位长老抚须言道：“豢养异类乃至灵禽走兽的宗派不少，最出名的莫过于清羽门和碧羽轩，这两家还有一些渊源，但从宗派格局和掌门修为来看，清羽门当属首位，不过碧羽轩乃是溟沧派下宗，所以也不容小觑。”

　　说到这里，他看了眼众弟子，沉声道：“斗法盛会之上，不指望你等能胜过大派弟子，只要不太过丢脸便就可以了。”

　　尽管知道这是长老有意如此说，可是引得诸多弟子心中不服不忿，他们可不认为自己会比那些同道差了。

　　有人喊道：“那些宗派的弟子说得多少厉害，也没什么了不起，江师兄这些时日不知胜了多少。”

　　江名堂摇头道：“师弟说错了，有些人败于我是生怕杀招被人窥见，有些人则是不愿与我相斗，莫要小看天下人，哪怕小宗亦有俊杰。”

　　那名长老见他如此说，不觉露出赏识欣慰的目光，道：“你能看清此事，当真不错。”

　　那座浮岳看着已近，实则极远，再是行程数日，方才逐渐到了那里，这刻满目之间只有那座高山，却已是看不到前方天地了，这是时候，山体之上豁然生出一方漩流，将整个阵图都是吞吸进去。

　　浮岳某处云窟之中，碧羽轩掌门韩孝德正立在那里，眼望远方，似在等待什么人。

　　这时脚步声传来，自外走进来一名手足颀长，健朗俊拔的年轻修士，与一般修道人装束不同，其人长发垂束，袖口略窄，袍服贴身，愈发显得身形健硕高长，其人一拱手，道：“可是韩掌门？在下清羽门杨延真。”

　　韩孝德转过身来，打量了对方一眼，稽首为礼，道：“杨真人有礼了。”

　　杨延真双手背后，朗声道：“韩掌门，那身有玄异之人差不多已是快要到了，诸位上真既是下了谕令，那我等当不能走脱了其人。”

　　韩孝德道：“韩某方才得了消息，此人与一位洞天同道交好，那人疑似是涵渊门下，碍于关节，若是此人出面阻挠，韩某不便与之动手。”

　　“哦，竟是涵渊门下么？”

　　杨延真有些诧异，随即自信一笑，道：“无有关系，若是韩掌门顾忌情面，那便由我出手便好了。”

第五十一章 念生诸相收玄异

　　各派修士到来后，便在执事道人安排下各自在天岳之内选定了居所。

　　江名堂尽管只是一名弟子，却也被分得了一处单独洞府，不过路上却听得一些同门在那里抱怨，说明明是诸派斗法盛会，却为何如此轻慢他们，即便那些小派之间的比斗之会，一应所需齐全不说，所居也是大宅香室，高楼殿阁，哪里像此处，不过一个冷寂洞窟。

　　有些弟子听得这些话，也是嚷嚷起来。

　　那带了他们到此的执事道人却是毫不着恼，反是告知诸人，这里山岳之中另有华美大宅，若是不愿住这里，大可去那里居住，不过却要收灵贝丹丸。

　　山海界物产丰盛，此次到来的宗派都是到了一定层次的，自不会把区区一点灵贝外药放在眼里，况且此次比斗时日可是不短，没人愿意长久居宿在那等形如苦修的洞窟之中，故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推拒了此地。

　　江名堂却是不准备如此做，从梦中经历来看，他也是住不惯这等地界，所以最后与同门待在了一处。不过现下有所不同，自得了华英翎所赠的功法之后，再结合梦中见识，他对道法有了不少心得领会，有意静心修持一段时日。只是现在他受关注太多，长辈同门时不时要来寻他，也是不胜其扰，而这洞窟看去却是十分僻静，正好符合他的意愿。

　　他与一众同门在外分别，随后在执事道人指点之下，很快寻到了自己居住，在门口稍一张望，见这里果是一个简陋洞府，除了一个蒲团，什么布置陈设都是没有，看起来那些大派的确对他们十分不重视，没有一点照拂的心思。

　　不过他倒没觉得这是受了委屈了，在接触了华英翎这等上境修士后，他心中很是明白，无论是自己，还是整个宗派，对于大派来说当真是什么都算不上，要不是此次勉强算得上是客人，恐怕连这等暂居之地都不见得有吧。

　　思索之间，他已是往里走去，可方才跨入进去，就听背后轰隆一声，却是石门自行合闭了，他试了一试，发现自己再也不得出去，看去形如囚禁一般。

　　这不知是怕他们乱走，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大派若要针对他们，可不用这么麻烦。

　　他径直来到蒲团之上端坐下来，正待准备入定，却似发现了什么，他抬头一看，便见那里镶嵌着一枚晶玉，正散发着湛蓝光华，只是因为所处位置是凹入进去的，所以方才未曾看见。

　　他看了几眼后，心中陡得一动，气机上行，在接触到此物之后，不觉一个恍惚，好像脑海之中多出了一些东西。

　　他想了一想，试着伸出手去，起意凝注其上，片刻后，便见那晶玉之上射下一道湛蓝光华，手中同时现出一只茶盏虚影，旋即缓缓凝实，一股茶水香气自里飘散出来。

　　他试着啜了一口，一股清香满颊，恰如甘泉自头顶淋下，一时通透舒畅无比。

　　“这，这竟然真是百花茶？”

　　他不由震惊非常。

　　百花茶乃是他在梦中成就元婴境之后，在一位同道贺宴之上品尝到的上品灵茶，据闻是从昆始洲陆上采摘而来的珍稀之物，有提升功行法力之妙，山海界中根本寻不到。

　　他忙是试着运化了一下，发现自身法力竟是随着那一股清气推动，往上缓缓提升。

　　“居然真的有用？”

　　他更是吃惊了，再看了看那名晶玉，伸手对着旁处一抹，随着蓝芒过去，顿时那里出现了玉榻案几，锦绣帐幔，再是对着角落一点，蓝芒照下，一只大鼎凭空浮现。

　　在又是试了几次之后，他终是能够确定，借助这枚不知名的晶玉，自己就能做到转虚为实，幻化出你现下所能想象出来一应物事，不过必须是自己有幸见过或是有着较为明显认知的东西，譬如他听说过紫清灵机，知道这是好物，但是从未见过，就无法显化出来。

　　难怪这洞窟根本不用任何布置，你想要什么自己去思量便是了，这比之那些小派的布置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这时他心中有些明白那些大派的用意了，此物本就是机缘，你若未曾发现，或是不愿居住在此，那是你自家缘法不足，怨不得别人。

　　他搜检了一下梦中记忆，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后来也没听说过有这等事传出来，那不是未曾发生过此事，那就是得了好处之人未曾对外宣扬。

　　他又看了手中的灵茶一眼，一口气全数饮尽，随后把杯一举，随着蓝芒晃动，那里又被灌满。

　　此情此景，以他沉稳，此刻也免不了激动起来，虽然此物多饮之后，这茶水效用会陆续下降，可这等好物，人生又得几次品味？

　　所以他当即不管不顾畅饮了起来，每一次饮下，又会运转法力，在大概二十来杯之后，感觉提升已是微乎其微了。

　　他想了一想，便又试着变幻出更多好物出来。

　　他比那些同辈弟子多了数百年的阅历，眼界可是开阔非常，所能利用的机会也是更多，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彼此的收获。

　　只是在长久如此施为之后，他忽然感觉浑身很是乏力，明明法力升腾，可却异常疲劳，那蓝光也是断断续续，很难再接引下来，便就猜测，此物或许与自己精神意识有关。怕因此损伤了自己根基，所幸在发现不对后，他就立刻停了下来，不再贪求，反正今日收获已是足够多了。

　　于是收拾心神，继续参悟功法。

　　不知闭关多久后，听得隆隆声响，睁目一看，却是洞门开启，他算了一算，不知不觉间，闭关已有十二日了。

　　再往上看有一眼，发现那晶玉已是不见了踪影，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不觉微微有些遗憾，不过终究已是得了好处的，要为此耿耿于怀反是陷入执迷，所以他很快放下了这些，并自里走了出来。

　　他先是去了宗门那处转有一圈，发现一切安稳，如今距离盛会已是没有多少时日了，诸派弟子之间已是免去了切磋，现下皆在养精蓄锐。

　　至于那晶玉之事，他本在想是否要对门中长老言明，但是方才动得此念，却感觉被一股莫名力量所阻，似乎只要说了出来，就有不好之事发生，顿便熄了这个心思。

　　见此间无事，而他功行之上还有些许未解之处，便就往华英翎居处而来。

　　在半路之上，却是见得对面过来一名道人，认得对方亦是一名洞天真人，最近与华英翎走得很近，忙是一欠身，揖礼道：“真人有礼了。”

　　端奇真人看着他，目光之中有几分奇异之色，但随即一闪即没，笑道：“你可是来找华道友的？”

　　江名堂没想到这位会主动与自己说话，忙道：“正是。”

　　端奇真人似若无意道：“你这几日可是在石窟之中闭关么？”

　　江名堂一顿，低头道了声是。

　　端奇道人却没有再问什么，而是道：“你功行尚浅，要去华真人居处恐是难行，还是跟我来吧，我带你前去那处。”

　　江名堂忙道：“多谢真人。”

　　端奇真人笑了一笑，就带着他往华英翎居处而来，一路之上虽有执事道人，可其等皆当江名堂是端奇真人亲随弟子，所以没有任何人出面阻拦。

　　不久之后，两人到了一处云峰之上，华英翎已是等候在那里，对着端奇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端奇还有一礼，正待开口说什么的时候，忽然往一处方向看去。华英翎也是同样转首望向那里。

　　稍事片刻，便见两个身影出现在了那里，身上气机宏大澎湃，无疑也是具备洞天修为。

　　华英翎打一个稽首，道：“两位道友何来？”

　　两人皆是还有一礼，左侧那道人自报身份，“贫道碧羽轩韩孝德。”

　　右侧那修士则是拱拱手，道：“在下杨延真，清羽门下修道。”

　　华英翎道：“原来是碧羽轩韩掌门还有清羽门杨真人，失礼了。”

　　杨延真道：“要说失礼的，当是我辈，我与韩掌门今次来此，是为得一桩紧要事机，稍候恐会得罪真人。”

　　华英翎看出二人来者不善，便道：“却要请教。”

　　杨延真先是撇了江名堂一眼，随后再是看向华英翎，道：“华真人身旁有一人身具玄异，我辈需得将之拿下，还望华真人莫要阻拦。”

　　江名堂听得此言，不禁脸色一白。

　　华英翎眉头一皱。

　　端奇真人这时不动声色上来一步，与他站在了一处。

　　华英翎回望二人，道：“两位能否言明，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

　　韩孝德沉声道：“此事乃是诸位上真共定，我二人亦不曾清楚，华真人若是有疑问，事后可去问询，想来这对华真人而言，也非是什么难事。”

　　杨延真目光盯上来，道：“不知华真人是何回答？”

　　华英翎叹一声，一抖袖，却是分出一道法力，将江名堂护住，随后身影一晃，便从此间遁了出去。

　　端奇道人摇摇头，也是往外遁走。

　　韩孝德面无表情一挥袖，待见一枚令符飞出，整个峰上立有无数禁制飞扬起来，将端奇道人围住，其人身形顿被阻挡在了那里。

　　杨延真露出几分戏谑之色，望着端奇真人道：“今回既然找上了你，你以为可以就此走脱么？”

第五十二章 烦因丛生乱界宁

　　华英翎带着江名堂到了外间，就在一处浮空天台之上立定不动。

　　江名堂惊魂未定，他这时才反应过来，原来方才那两位根本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想想也是，他不过区区一个化丹修士，何必要出动两名洞天真人？这分明就是针对同辈的布置。

　　若要解决他，那何其之简单，随便那一位洞天真人往昂星派内下得一封书谕，宗门一定会乖乖将他制住交了上去，根本不用如此麻烦。

　　而华英翎就算欣赏他，也不可能特意为他出头，方才所为，当只是顺手带了他出来，不致受得此战波及罢了。

　　他搜寻了一下梦中记忆，发现从来没有端奇真人这么一人。

　　奇怪的是，之前他从来没想到这般做过。

　　故是猜测，对方很可能与他一般，也窥见了未来之事，或许因为其修为更高，所以自己未能在梦中见得其身影。这也同样提醒了他，梦中所见，也有一定局限所在。

　　过不许久，但见远处峰上光华绽开，清气排荡，杨延真和韩孝德就从里间走了出来，端奇真人却是不见影踪，想是已被二人擒捉了起来。

　　两人再是来至华英翎面前，韩孝德对着他打一个稽首，道：“此回行事自有因由在此，有得罪之处，还望道友勿怪。”

　　华英翎回了一礼，道：“韩掌门不必如此言，既然是诸位上真之安排，想来此中自有道理。”

　　实际他与端奇真人也不过是稍微说得来一些，还谈不上交情有多好。但他也不会为撇清此事而刻意贬斥其人。

　　现在想想，对方一个余寰诸天修士，却是直接跑来与他攀交，目的性很强，应该是想借助他的身份用来遮掩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这里面具体事机如何他还不甚清楚，可他不难感觉到近来灵机有异，再结合杨延真二人方才所言之语，认为此两件事或许有所牵连，心下思忖道：“或许该往门中去封书信问上一问了。”

　　杨延真拱手道：“我等已是捉得此人，这便告辞了，还望真人能对此事守口如瓶。”

　　华英翎点头道：“自然。”

　　杨延真这时撇了一眼江名堂，他自也能看出，这弟子身上也有点古怪，但是上面没关照，他就没必要去多事，而且一名化丹修士，也不怕弄出什么事端来，真要有什么，也无需他这个洞天修士来出面，交给底下元婴修士就可处置了。

　　他与韩孝德再是一礼，就一同遁空离去了。

　　华英翎回过头来，对江名堂道：“你今次来找我，可是功行之上又有疑难？”

　　江名堂低头道：“是。”

　　华英翎看了看他，语声平和道：“我观你心绪不宁，今日不合论法，你可先行回去，待收定心神之后，再来寻我。”

　　江名堂感激称谢，告辞出来，便回得自家居处。

　　他之所以心中不宁，其实是怕那些大能当真找上自己，那么什么志气抱负都是无用了。

　　不过现在看下来，既然没人对他如何，那就是没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所以暂且用不着担心这些。

　　只是经受了这一次惊吓，他心中求道之念不仅未被击垮，反而更是迫切了，因为没有实力，那就只能任人宰割，便拥有数百年的记忆又是如何？

　　况且也仅仅只是数百年经历而已，那些修炼到洞天境界的修士，哪个没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修为？

　　他暗暗提醒自己，下来行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万万不能行差踏错，梦中机缘能不碰就碰，免得重蹈端奇真人的覆辙，反正只是眼前这些收获，对他来说也已是足够多了。

　　华英翎在江名堂离开之后，就回得峰上居处，亲笔写了一封书信送往张蝉修炼洞府，在万阙星流之中两人曾一同对抗敌手，算是结下了交情，而后者作为自家祖师的亲信，想来应该也是知晓些什么的。

　　不过半日之后，他就收到了张蝉回书，这才大概了解了情由。

　　近来灵机异常，又因为某种天机变化，使得世上因果颠乱，有些人便因此窥见了一线天数变化。

　　这些变化未必真是存在，但确然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此辈得见之后，就能避开劫数或者寻得不少机缘。

　　看到这里，他不禁想到了江名堂，这名晚辈身上忽然得以从同辈之中脱颖而出，或许就是因为如此。

　　再是往下看去，发现这里面实际远远不止一种情况，譬如另一种，则是修士受到天机感染，自己身躯之内多出了另一人的意识。

　　而这是最需要严加盯防的，因为此辈受侵严重的话，当自身意识被完全压制后，那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

　　通常一名修士若是在山门中修炼成长，自然会与同门师长结下情谊，出门在外，靠宗门庇佑，同时也会主动维护宗门。

　　可是在完全变为另一人之后，那就不能再把其当做自家人看待了，因为其人某一个想法变化，说不定就有可能给宗门带来严重危害，而且功行愈高之人则破坏愈大。

　　那端奇就是这般情况，此人原本乃是鉴治天一个宗门的长老，可某一日间，却是忽然出手，将另外两名宗门长老杀死，并将宗门之内的宝物窃走，至于门中数万弟子，更是被他随手之间化作飞灰。

　　此人入至山海界内，恐怕不止是为了避开余寰诸天之人，也有可能是冲着更多机缘而来。

　　只是其自家也不知道，这等恶念及过去却是瞒不过伯玄、伯白两位神君，只是其身为洞天修士，有崩山毁陆之能，现在正值斗法盛会，为了不使山海界遭受太多破坏，所以才在其到了天岳之内再行动手。

　　华英翎待把书信看完之后，发现这里面并未言及是否有凡蜕真人生出这等变化，究竟是未曾发生，还是这些人把自己深藏起来了，现在都无法确定。

　　他深皱眉头，要是凡蜕真人都受此侵扰，那是极为可怕的，所能造成的破坏不是一点半点，所幸还有自家师祖在上坐镇，应该不至有事。

　　几日之后，广源派山门弥钧山外，杨妙笙悬于半天之上，她竖着双丫髻，身着湖水绿襦裙，整个人深陷在一团锦绣云雾之中，时不时翻来滚去，手中则是拿着一截柳枝甩来甩去，一副颇感无聊的模样。

　　天穹忽然一黯，随即听得有鹤唳之声，她咦了一声，露出了几分精神，踩云而起，往天中望去，便见一个年轻道人走了进来，先开始看不真切，气机也是一片模糊，倒是逐渐走到近处，身影容貌渐渐清晰起来，气机也是同样变得明朗。

　　杨妙笙眸光一亮，万福一礼，道：“方道友来了，有礼了。”

　　方心岸回得一礼，道：“道友久等了，方某奉恩师之命到此，与道友一同缉拿那人。”

　　杨妙笙把手中柳条一扔，两眸睁大，略带兴奋道：“这就动手嘛？”

　　方心岸看她一眼，道：“杨道友斗志勃发，却是与先前同道所言有些不同。”

　　杨妙笙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她其实不喜与人争斗，平常也是游山玩水，观摩蚀文，感悟大道玄妙，从来不管宗门之事，可是这次是被人带着一起去欺负人，那就另当别论啦。

　　她咳了一声，生硬转开话题，“不知道这一次要对付的是哪一位啊？”

　　方心岸道：“道友莫非未曾详细看那书信么？”

　　杨妙笙眼也不眨道：“书信上就几句话，没说那人身份。”

　　实际当时她在参看一枚蚀文残简，随意扫了眼书信就扔到一边去了，至于另一封密柬，等她想起来后再去寻找，发现早已是自行化去了。

　　方心岸也未去计较这些，道：“这次索拿之人名叫于万宗，与今日韩掌门与杨真人捉拿的端奇一般，亦是来自余寰诸天，其人手中覆灭过不下百余宗派，现下方入山海界中，只是看去此人并无参与斗法盛会之意，这便只能靠我辈出手捉拿了。”

　　说到这里，他似生感应，侧目望向远处。

　　远处天穹之中，杨延真身影出现在了那里，随即一晃之间，就到了两人身前，他一拱手，道：“两位道友，诸位上真命我前来，助两位一同对付那于万宗。”顿了下，他又言：“杨某知道，以两位真人的手段，对付那于万宗也是不难，还望两位真人不要怨杨某多事。”

　　杨妙笙哪会怪罪，欢喜都来不及，如此她又可少出许多力气了，咳一声，做出正经模样道：“上真安排，想来自有上真的道理。”

　　方心岸同样不会介意，他与于万宗又无冤无仇，到此纯粹是受了师门长辈交托，有人相助，那何乐而不为，便道：“无碍，多得一人，把握更大一些。”

　　三人商量了一下，却并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各自端坐下来。

　　这是因为似于万宗这等人，身上自有玄异，不但知晓一些未来之事，甚至还能提前规避凶险危难，所以他们需得等待上真推算，再在接得符诏之后，方好行事。

　　在等有半天之后，便见天穹骤破，而后一道灵光落下。

　　方心岸把灵光拿入手中，看有一眼之后，收入袖中，道：“需得快些解决此僚了，还有两日就是斗法盛会，那边似有更为棘手之事，诸位上真要我等把此人擒捉之后，便尽快赶了回去。”

第五十三章 天算有缺人心补

　　布须天清寰宫内，张衍此刻除了解化未见未知，以此提升功行之外，便一直根据虚寂之中的法力波荡，试着推算其根源所在。

　　若真能寻到，那么就可以设法平息眼下乱象。

　　只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结果。

　　对方或许是法力更胜于他，也或许是更善于隐藏，更可能是两者兼备。

　　其实现下诸界之内的种种异变，他若有意，那么一瞬之间就可理平，可他却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若亲自插手，那么就是去主动承接因果了。

　　本来这些事端也不是那伟力主人刻意针对，这些只是其余波引发的变乱，可他若掺和入内，就变成了两相对抗，那无事也有变作有事了，不定对方就有这等用意在内，所以他宁可让界内之人自行设法，这样反是更容易平息下去。

　　且这般做也不是没有好处，现下诸派都在布须天昆始洲陆之内立驻了，可以说彼此已勾连到了一处，是以这般因果搅动之下，则更容易出现那周还元玉。

　　不过他也会看好那最后屏障，要是真有真阳修士受得侵扰，难以辨清自身，那么到时再出手维护不迟。

　　余寰诸天之内，鼓柱小天。一处石环禁制之内，围坐着十余名修士。

　　所有人气机都是晦涩不明，身形更是只有依稀轮廓可辨，看得出来只是映照至此的分身化影。

　　而在石环最为中间之处，则是坐有三人，显是在这些人中地位最高。

　　坐于地位之上那人发声言道：“道友真要如此做么？此事还需三思，在我看来，山海界之事可以有更多办法解决，我余寰诸天百万载沉淀，岂是此辈现在能够赶上的？”

　　居于人位之上那人亦是附和，道：“然也，山海界也是有真阳大能看顾的，若是惹来这一位出手，我辈不是自家前去寻死么？我等既明天机变化，那么只管坐等下去，待得机缘出来，提前抢占便好，做这等事还是太过冒险了。”

　　天位座上之人轻描淡写道：“两位不必为此疑虑，此次出手能成则成，便不成也不至被人留了下来，届时自有人会来接引我等。”

　　听她此言，不止是地位、人位之上二人，其余诸人目光之中皆是露出吃惊之色。

　　“能助我从真阳元尊手下逃脱，那么也只可能是真阳元尊，莫非是……”

　　天位座上之人言道：“诸位既已猜到，那心中有数就是，不要对外提及，以免被青碧宫那一位感应到。”

　　地位之上那人一想，道：“若是这般，倒是能试上一试。我等渡去山海界时，想来也不至像先前那几人一般被那两名神君发现了。”

　　天位之人道：“道友错了，我等入山海界可无人相助，只能依靠自家。”

　　那地位之人诧异道：“只靠自己，那又如何避过那两位看守界天的神君？”

　　天位之人道：“那两位实际只是某位真阳打能亡去之后的气机所化，并不当真是元尊。”她拿出一物示意，“此是上尊所赐，去往山海界之人时，只要携又此物，那么就不虞被其等窥破。”

　　人位之上那人笑一声，道：“既有如此宝物，那我等又何吝走上一回？”

　　天位之人环视一圈，道：“诸位以为呢？”

　　众人纷纷表示愿意同往。

　　天位之人一挥袖，道：“既如此，诸位就回去准备吧。”

　　众人起身，打一个稽首，须臾之间，身形皆是化去不见。

　　待所有人都是离去之后，那天位之人深长叹息了一声，从原处站了起来。

　　在她所看到的未来之中，山海界诸派兴盛无比，并持续向诸天万界扩张，现下余寰诸天所有道统，除了青碧宫以及几个和山海界有所牵连的宗派，都是渐渐消失不见，其中还包括她自家宗门，最可恨的是，青碧宫对此不仅没有阻止，反还在后推了一把。

　　而此回山海界诸派斗法，所参与弟子无疑是最为精华下一代所在，若能一举重创，那么就能缓解或者阻碍此事。

　　只是对于自己这个想法，她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诸派兴亡与她有什么关系？宗门灭亡又如何？山海界诸派便是兴起，也终究还是人道修士，似她这等修为之人一样可受到礼遇，自己莫名其妙去做这等事干什么，且就算做成了，莫非山海界那位元尊就会放过自己么？

　　这似乎太过玩笑了一些……

　　唔？

　　方才自己想到哪里了？

　　此时她如忽然清醒过来一般，回望一圈，蹙眉道：“我这具分身为何会在此处？”

　　但细想之下，却是什么回忆不起来，最后无奈摇了摇头，身影一晃，同样也是遁去无踪。

　　东荒地陆之外，无边幂海之上，于万宗站在天穹之中，却是一脸疲惫，他看着飘荡在四面八方的符箓，神情之中满是愤恨。

　　这等符阵简直比阵盘还是难缠，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并在持续收缩之下，他要想不被镇压，只能拼命施展法力，顶住这股压力。

　　可这般做法力却是耗折更快，除非能够一口气闯了出去，原先他是有这个机会的，可是在将要动作的时候，却偏偏犹豫了。照他修为和精力，本不该如此，所以事后反省，发现应该是自己心神被什么手段干扰了，故是猜测，这恐怕是围攻自己的三人之中，有山海界灵宗修士，此辈有类似魔头般直入人心神魂之能，这才令他中了算计。

　　他不由暗恨自己大意，原本以为得了天机眷顾之后，未来任何变化都在自己所知之中，哪怕危险也能提前妥靠，可这一次遭受围攻时，事先却并无有任何预兆，这一定是有上境大能插手其中了，也只有这些人能做到这等事。

　　杨妙笙在外操持符阵，尽管面上看去还很严肃，可内心深处却是开心异常。

　　这一座符阵是她观摩蚀文推演出来的，算得上是得意之作，只是原本但凡新的符阵专研出来，为了验证其威能，都必须先寻找同道试手。

　　可是同道之间碍于情面，不可能尽情施展，而且她也不好意思老是麻烦别人。

　　而现在则不一样，运转符阵之时，还有两个实力强横的同道在一旁压制，完全不用担心对方会突破出来，她可以尽情施展手段，还能时时对疏漏地方加以调整弥补，使其愈发趋于完满。

　　这简直比得她上一人钻研数十年了。

　　她还希望对方能坚持的久一些，这样她可以验证更多想法，这么一想，这也是蛮不错的嘛。

　　于万宗明白，在这般消磨之下，自己也撑不了多久，今回被擒捉的结局已定，故是他没有再挣扎，任凭那些符箓落了下来，一枚枚钻入了身躯之中，随即法力一失，便从天中坠下。

　　方心岸一挥袖，一道气虹飞出，将之拽住。

　　杨妙笙见此，嘀咕道：“明明还有不少气力的……”

　　于万宗此时露出一丝冷笑，看向三人，道：“尔等莫非以为捉拿了我，事情便结束了么？此回窥见天机之人，远非我一个！”

　　方心岸无所谓道：“来得一个，解决一个便是了。”

　　杨延真嘲弄道：“道友与他说这么多做什么，他已经是被擒拿之人，此后之事再如何，也与他无关。”

　　杨妙笙却是眼眸一亮，没有结束？她问道：“和你一般的人还多么？”

　　于万宗冷笑一声，道：“数不胜数。”

　　杨妙笙更是高兴了，要不是还有两名同道在场，她真想上去拍下肩，说一句真是太好了！

　　方心岸抛出一团云光，将于万宗收入进去，随后道：“此事即成，我等当是回去了，天岳那处，还有事等着我等。”

　　三人同时拿出随身法符，心意一转之间，便已挪遁至天岳之上，方才自光虹之中走出，就见一名留着美髯的中年道人站在那里。

　　三人都是认得，上前一礼，道：“审掌门有礼。”

　　审峒回得一礼，道：“三位道友既是回来，想已是捉到那于万宗了。”

　　方心岸道：“正要送到天岳正殿之中复命。”

　　审峒点点头，沉声道：“此辈身具异相，若是不乱搅天数，只是寻着机缘补益，倒也可由得他们去，可神思陷入执迷，只是一味遵从此道而行，已算不得是修道人了。”

　　方心岸道：“此辈可能也是无奈为之。”

　　杨延真表示赞同，道：“方道友看得准。”

　　有些人其实也是身不由己，譬如说，有人看到的未来之中，自己最后是被人杀死的，那么除了当真心性坚无可摧之人，无论是谁，都一定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个结果的，绝不可能不受影响。

　　再一个，未来那动手杀你之人，假如就在你身边，你该作何反应，其人若是你师长，若是你弟子，或者干脆就是最为亲近之人，你又会如何对待他们？

　　下境弟子还无所谓，因为就算翻腾起来，也造不成太多破坏，可要是那些上境修士就不一样了。

　　特别是余寰诸天，大小界天众多，修士无数，最有可能出得问题的就是那里了，平时此辈便是到来，数目也是稀少，便是有事也不难管束，可现在斗法大会，却是不可能把所有人都阻挡在外。

　　方心岸这时打一个稽首，道：“诸位上真想已是等待许久，我等需先去复命，就不与审掌门多言了。”

　　审峒面无表情道：“此刻天岳之中另有不妥之处，审某在此等候诸位，就是为了此人，三位道友可将人交由审某，由我送去那处。”

　　方心岸神情一凛，看了他几眼，缓缓道：“不了，既然是诸位上真交给我等之事，那也当有始有终才是，审掌门说是也不是？”

第五十四章 混因乱果一处生

　　天岳平台之上，杨延真和杨妙笙这时也是看出不对来，两人看向审峒的目光之中，都是露出警惕之色。

　　对方身为凡蜕上真，居然到这里特意等着他们，而区区几步路，居然还要求把人交由其带走，这里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对劲。

　　莫非这一位……

　　两人心中不由都是紧张起来，现在虽是有诸多玄异出现，可据他们所知，最多也只是涉及到洞天真人，凡蜕上真之中，还未曾听说有人受了蛊惑。

　　若是面前这一位如他们猜测的那般，那就是最为糟糕的情况了。

　　他们十分清楚达到这个层次的修士拥有何等威能，要是此刻真对他们出手，那是怎么也不抵挡不住的，就算天岳之中还有其余凡蜕真人存驻，现在恐怕也来不及出手相救。

　　杨妙笙心中有些慌，嘟哝道：“这下不好玩了……”

　　杨延真则是暗叫大意，要是回到天岳之前，就将事先承接的符诏拿出，那就不会有这么一回事了。

　　方心岸则是紧紧凝视着对方，要真是最为糟糕的情况，就算彼此修为天差地别，他也不会坐以待毙。

　　审峒沉默了片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其却是没有继续坚持，只是沉声道：“也好，既是几位道友要亲自把人送去，审某也便不多事了。”

　　他一拂袖，转身而走，身影逐渐在远离之中消失淡去。

　　杨延真、杨妙笙二人不由心情一松。

　　方心岸则是提醒道：“两位，情形有些不对，现下不是松懈之时，当先快些回去复命。”

　　三人迅速前行，由于这里处处设布有禁阵所制，已是无法遁空而行，所以越是深入内圈，守御越是森严，三人凭借着手中牌符，一路畅通无阻，最后来至一处巍峨殿阁之前。

　　守门童子见他们到来，忙是一揖，道：“三位真人有礼，魏上真交代过，三位若至，不必等候，直接进去见他就是。”

　　三人见此也不耽搁，先后步入殿阁，到了内庭之中，就见魏子宏站在那里，然而目光一移，却都是心中一紧，审峒竟是面无表情正站在那里。

　　方心岸上来一礼，道：“魏掌门。”

　　魏子宏笑一声，道：“三位道友免礼，于万宗可是已是拿到了？”

　　方心岸一抖袖，一团云光现出大殿之上，可见其中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影轮廓。

　　魏子宏扫有一眼，道：“阵灵何在？”

　　随他开口，便有两个金光闪烁的人影出现在了上方，齐声道：“敬候上真吩咐。”

　　魏子宏道：“把此人押了下去，好生看管，勿要缺损了什么，待斗法盛会后，再一同处置。”

　　两个人影上来一拽那云光，将之拖拽下去，霎时殿内光芒一阵摇晃，随即一切又恢复平静。

　　魏子宏重又看向三人，笑道：“三位道友辛苦了，此功魏某自会载录下来，最后呈送至各位道友及恩师处观览。”

　　到了这等时候，三人本来当是告退了，然而方心岸却是站着未动，他看向审峒，道：“方某要问上一句，方才审掌门问我要人，究竟是出于自家意愿，还是受了魏掌门之托？”

　　审峒道：“不知方真人说得是什么时候，不过审某方才一直在此与魏道友商量事宜，未曾有片刻离开。”

　　魏子宏问道：“如何一回事？”

　　杨延真自旁走了上来，将方才外间之事一说。

　　“也就是说，三位在天台处见到了审道友？”

　　魏子宏眼神一凝，一挥衣袖，霎时有一道宛如水镜的光华绽开，里间就现出一幕景象来，恰是三人到此之时，然而那光芒之中，三人来至天台之后，却是未曾停留片刻，而是径直来到了这里，途中并没有遇得任何人。

　　杨延真一怔，皱眉道：“这，我等明明……”

　　魏子宏略一沉吟，道：“三位与于万宗相斗多久？当中可曾遇到什么古怪之事？”

　　方心岸道：“不过大半日罢了，以我等识见，未曾察觉到任何不妥。”

　　魏子宏点点头，并没有对此再说什么，只道：“三位奔波一回，想是法力有所耗损，可先下去休息，此事魏某自会给诸位一个交代。”

　　三人见此，也就不再多留，一礼之后，便告辞出来。

　　到了外间，杨延真道：“方道友，方才之事……”

　　方心岸摇摇头，道：“方某以为，下来我等待在这里便是了，不要再出外走动，免得再生什么异状。”

　　杨延真深以为然，这事透着古怪，方才他们所见到底是幻象，还是当真是审峒弄的手段，他现在无法弄清楚，且看魏子宏的态度，似乎他们三人自家身上也或许有什么问题未曾得知，下来还是待在这里为好。

　　这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袖口被拽，讶然看去，发现是杨妙笙所为，哭笑不得道：“杨道友，你这……”

　　杨妙笙身量较矮，只能仰头看着杨延真，她眨眨眼，道：“呐，既然等下无事，可否请道友助我印证一个符阵呢？”

　　杨延真有种感觉，好像直接答应下来不是什么好选择，只是适才并肩对敌，他也却不过情面，点头道：“也好。”

　　杨妙笙这时又加了一句，“放心啦，不会麻烦道友太久的……”

　　杨延真看了看她，叹了口气，道：“无碍，反正暂且也是无事。”

　　天岳之上，各大派驻行之地早已安排妥帖，其中以溟沧，少清两派位次最高，接下来则是冥泉、还真、血魄、平都、元蜃、清羽、广源、骊山等等九洲到来的大小宗派，而后才是轮到东荒百国、心蝶部、南罗百洲等山海界土著。

　　至于诸多天外宗派，则是位在对面，并不与山海界各派同列。

　　距离真正比斗来临还有一天，现在这些席座还是空无一人，实际就算到了斗法之日，最开始也只是低辈修士的比斗，所以上境修士也不会尽数到来。

　　鲁知培此刻无比愣怔地站在此间，迷茫道：“这是何处？”

　　他试探吐纳了一下，随即神情大惊，“这灵机……怎得如此充溢？宗门禁地恐怕都是大大不如。”

　　他虽没有去过宗门禁地，可也能感觉到，这里灵机之兴，定是远远超出，并且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不止如此，他自身修为也是比原来提升了一大截，可随后他便发现了不对劲，起指对着眉心一点，下一刻，神魂仿佛跃出身体之外，从而看到了现在的自己。

　　这是一个与原先自己完全不同的人。

　　怎么回事？

　　他顿时有些慌神，就在这时，远处有几名修士匆匆走过，那服饰与他身上穿着十分相似。这般看着，既是有些陌生，又有些眼熟。

　　他立时想到了什么，在身上摸索了一阵，将自家印信及宗派牌符取了出来，印信之上刻着“姚汝宾”之名，而牌符则是显出瑶阴二字。

　　“瑶阴派？”

　　鲁知培睁大了眼。

　　瑶阴派乃是万界诸天十二仙派之一，自己居然成了瑶阴弟子了？那岂不是……

　　不对！他现在需得先弄清楚，这里到底是哪里，自己具体又是什么身份，不然稍有不慎，被同门看出破绽，恐怕没什么好下场。

　　他赶忙感应了一下，察觉到两个较为孱弱的气机所在，便走了过去，很快寻到了两名执事道人，对方见他身上袍服，知是瑶阴修士，对他甚是恭敬。

　　他赶忙旁侧敲击地探问了几句，或许是因为他此刻身份，没有人怀疑什么，不久之后，他就搞明白了情况。

　　山海界斗法盛会？

　　在知晓此事之后，他呆呆怔在了那里。

　　他所知晓的十二大仙派，大约有九个是发源于山海界中，此地灵机兴盛无比，远不是外间那些只是具备微薄灵机的界天可比。

　　只有那些门中英锐，才有资格到此参修拜谒，而一界之中，有此际遇的，至多也不过百多人。

　　而为了这百多名额，各派之间往往挣破头皮。

　　关键还不在于此，山海界最后一次斗法盛会，据他所知，那是在九万年前……

　　自己居然到了九万年前？

　　知道真正情况之后，他又是惶恐，又是激动，这分明就是莫大机缘。可是随即，他脸色却是一白，山海界过去曾有过多次斗法大会，但有一次却格外不同，也就是他记得最清楚那一次，因为此番斗法盛会出了一桩极大变故，这才引发了后来一系列事端。

　　他心中顿时紧张了起来，会不会就是这一次？

　　那两名被他问话的执事道人见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有些不知究里，其中一人关切问道：“这位道兄，你可是有什么事么？”

　　鲁知培回神了过来，勉强一笑，道：“无事，多谢两位道友，在下还有事去处理，就不打扰两位了。”

　　别过二人，他走到了一个僻静角落，拼命回想了许久，而后又借助转挪法阵去各派驻地转了一圈，最后神情难看无比地走了出来。

　　此刻他已能确定，记忆中的那场变故，当真就是落在这一回。

　　后来的那些事有些当只是传闻，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除了当时亲历之人，恐怕谁都难以说得清楚了。

　　但有一件事是一定的，那就是此回比斗之中，下境弟子死伤惨重，连大能都败亡了不少，以他此刻的化丹修为，放在灵机衰退的九万年后，也可以说是一方大豪了，可是放在眼下，不比一只随处可以踩死的蚂蚁好多少。

　　若是可以，他宁愿远远躲开，可是他清楚自己虽是一个寻常弟子，凭自己根本不可能从这方满是禁制的天岳之中走了出去。所以为了自救，他必需得设法阻止此事。

　　他苦苦思索下来，想到了一个办法。

　　“对了，我乃瑶阴弟子，记得这件事发生时，瑶阴派掌门魏子宏也在此地，我若是借口要事求见，说不定还有几分希望见到这位。”

　　在他记忆之中，九万年后仍是这一位执掌瑶阴，其也是少数在这场变故之中毫发无伤之人，可是便真能见到，怎么让这位取信也是一个问题，可现在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先试着走这一条路了。

第五十五章 盛光只落未明时

　　鲁知培寻思好后，正要设法找寻同门，可是方才要动身，却又是站住了脚。

　　他忽然想到，自己到底以什么借口说这些事？

　　难道说是自己一梦醒来，得了九万年后的识忆？

　　要知这场变故之中，似就有不少人是神魂受了侵染的，万一把他当做了这等人，那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迟疑起来。

　　其实若是随便找个借口，待见到掌门魏子宏后再交代出真正情况来，倒也不是不可以，相信以这一位的修为见识当能看出他所言真假与否，可怕就怕还没见到这位掌门之前，就先被人拦下来了。

　　这是十分可能的，尤其是现在他一个同门都不认识，落在那些长老眼里可谓十分可疑，要是被囚禁十天半月，耽搁了时候，那可是连跑的地方都没有，那就不是去自救，而是去寻死了。

　　这时一名修士过来，见他站着不动，有些奇怪地问道：“姚师弟，你在这里作甚？师叔关照之事你可是做完了么？”

　　鲁知培一个激灵，回神过来，赶紧道：“还未曾做完。”

　　那修士好心道：“那你要快些了，后日开始，各派真人，上真就要陆续到此，要是耽误了事情，你要吃挂落了。”

　　鲁知培低头道：“是，师兄。”

　　那修士觉得他今天有点奇怪，不过瑶阴派弟子众多，他与鲁知培以前也不怎么熟悉，不过是凑巧路过提醒了一句，所以也没多想，而且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鲁知培松了一口气，可是经此一事，他愈发不敢去找宗门上层了。

　　可是不走这条路又该如何做？

　　思来想去后，他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办法。

　　方才与那两名执事道人言谈之时，他从其等口中知晓自己在此是充当执仪的，在整个斗法盛会期间负责各派弟子的用度及修炼所需，乃至操持迎送往来种种事宜。

　　这个身份最为方便的是可以接触到各派弟子。

　　据他所知，这场变故之后，除了一些上境修士，也有不少低辈弟子存身下来，这些人很多都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大能上修，而且现在修为都是不高，只要在事发之时和这些人在一起，那么活下来机会当是不小。

　　现在唯一问题是到底该找哪几人。

　　因为身份原因，他势必不可能和这些人时刻待在一起，必须要在变故发生之前接触。

　　在反复搜寻脑海中的记忆后，他心中有了几个人选。

　　首选乃是还真观一名正传弟子，还真观亦是日后十二仙派之一，此次掌门张蓁亦会亲至，在变故中着实护住了不少人，只要他能与这位正传弟子攀上交情，并在事发时待在一处，那么关键时刻就可一同得受庇佑。

　　而下一个选择，就是少清派两名弟子，虽这二人现在皆只是化丹修士，可是未来却俱是上真人。

　　其实这二位是最好接近的，因为少清弟子从不回避同辈挑战，所以你只要主动出言邀战，那么对方定会欣然应从，不会计较你是为了扬名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

　　最后一个选择，就是与蓬远派某个弟子交好，随便哪个都是可以，只要能够在事发前躲到其驻地之中便可。

　　蓬远派虽只是一个二流宗派，可不知什么缘故，此次与会之人，从上至下，居然一个未损，因为保住了元气，在九万年后虽不曾位列十二仙派，但也可称得上是大派了。

　　可这等事他也仅仅是听到了传闻，真假实在难以判断，所以他把这个选择摆在了最后。

　　理清楚这些后，他感觉轻松了不少，至少自己还有好几个退路。

　　下来半日之内，他不动声色的从周围执事道人口中套到了附近几个同门的名姓，并设法与其等接触了片刻，倒是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到得第二日，他正点检库藏中的丹丸秘药之时，却见一道灵光朝自己飞了过来，立刻将之拿在手中，还未来得及反应，就觉一股意念钻入脑海之中，却是门中长老告知他有大派宗长法驾到来，唤他暂且放下手中之事，一同前去相迎。

　　他马上把事情交给执事道人，自己则是一路来至汇合之处，并随一名仙风道骨，袍袖飘飘的道人穿过转挪法阵，直接来到了天岳边沿。

　　看着周围云海，他叹了一口气，这里虽是看去只需几步就可出外，可实际上放眼所及，都在禁制范围之内，想一个人走脱是没可能的。

　　稍过片刻，便见云穹一分，一座千丈塔阁跨越云海而来，此塔阁下方有锦绣云团承托，檐角之上飘摇着玉烟白雾，并有金鼓之乐及诵唱之声传来。

　　“平都教么？”

　　鲁知培仔细一想，关于此派他所知甚少，除却知晓其亦是日后大派之外，就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记忆了，所以也就放下心思，欣赏着这日后难得一见的壮阔景象。

　　平都教掌门倪天平站在塔阁最上层，看着前方濛濛天岳，只是神情深沉，眉关轻合，好像怀有什么心事。

　　背后有一名心腹长老上得塔阁来，躬身道：“掌门……”

　　倪天平头也不回道：“何事？”

　　那长老道：“回掌门，彼辈又有些不安分了，正四处挑惹弟子门下。”

　　倪天平道：“由得他们去，无需回应，大比之前，莫要让外人看了笑话。”

　　那长老道：“是，弟子会尽量安抚门下。”

　　倪天平道：“蔡长老，暂且只能委屈你了，此事终究是要解决的，不然我平都教纵得一时风光，日后也未必再能与诸派并列了。”

　　蔡长老愤然道：“掌门真人之言，方是正论，可有些人偏偏不明大势。”

　　平都教之法，完全仰赖于藏相灵塔，而成也灵塔，败也灵塔，由于塔中法灵有数，这意味着门中可以有所成就的修士便只有这许多，并且真正能臻至凡蜕上境的，也只有一人而已。

　　现在各大门派在丰沛灵机及无数修道外物相助之下，实力都是大大提升，可以预见，未来势力必将愈发强盛。可平都教要是只抱着藏相灵塔不放，那么上限只能是到此为止了，没有任何潜力可言了。

　　所以倪天平自接掌门户之后，就另起炉灶，逐渐将弟子根本功法与灵塔剥离开来，只把诸多法灵当做神通手段来用，而不是性命依托。

　　只是门中那些依托法灵的长老却是一直在阻挠此事，所以门中如今隐隐形成了两派。

　　倪天平叹道：“先人得此灵塔，不过借以用术，而非传法，此本就非我平都之用，可数千载下来，却是主次颠倒，岂不悲哉？”

　　蔡长老道：“所幸还有掌门真人在，我平都教还有望摆脱这等桎梏。”

　　倪天平摇摇头，其实此事布置其实从上两代掌门就开始了。戚宏禅在位时就认为只是依靠藏相灵塔必会拖累宗门，可其虽有心如此做，但直到其故去之前条件仍还不成熟。而宗门到了伍威毅手中时，其秉承此志，才逐渐将一批脱离灵塔的弟子培养起来，这其中也包括他在内。

　　只是现在占据法灵的修士在派中仍是势力最大一方，因为实力成长也是较快，若不是他身为掌门，有着大义名分，那根本压制不住他们。

　　当初伍威毅不是收他做弟子，而是代师收徒，为得就是能在辈位之上拿捏住这些人。

　　那守旧派中，有一位长老功行与他极为相近，现在就看，究竟谁能先一步斩去凡身了。

　　假设他先一步，那么日后平都教自可逐渐摆脱对法灵的依赖，诸事如他所想一般进行下去。可若是那位长老先行成就，那么先后三代掌门的努力很可能就会因此付诸东流。

　　这次斗法盛会其实也延续着这等较量，哪一边表现更好，便更能争夺到中下层弟子的人心。

　　只是他来到这里，却并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心中隐隐感觉到，这场大比之中，似有自身去往上境的机缘在此。

　　这时平都教众忽听得有悠扬乐声传来，稍事片刻，又有阵阵馨香袭来。

　　倪天平朝乐声来处望去，见瑰丽霞光之下，有无数七彩花瓣飞舞，每一片都是模样精致华美，香阵之中，有一架万丈云筏驰来，周沿围以彩束蝶结，云缠铃铛，清音悦人，风拂裙裾，环佩玲玲。

　　一个英姿勃勃，身着道袍的高髻女子站在筏台之上，身后侍女持宝扇香炉，玉瓶银盏，其后更有挎蓝拿灯的百花使者。此女也是看到了倪天平的法驾，远远一个稽首，道：“倪掌门。”

　　倪天平认得这是骊山派掌门云素菡，便在塔阁之上还有一礼，道：“云掌门。”

　　云素菡看他几眼，道：“道友机缘将至，或许不久之后，当能到贵派门上拜贺了。”

　　倪天平谦言道：“是非成败，全看运数。”

　　云素菡却道：“不然，门中弟子可讲缘法，可讲运数，而我等俱为一派尊长，只能成，不许败，进则天地开阔，退则万劫不复。”

　　她语声坚定，任谁也能听出其中蕴藏着一股不容退却之念。

　　倪天平想及骊山派方入山海界时，只能排名诸大派最末，连一个洞天真人都是未有，只能凭借以往与诸派的交情勉强延续，随时可能沦落至二流去，可现在终究是挺过来了，云素菡如今已是成就凡蜕，骊山派一跃成为大派，反倒凌驾在平都教之上了。

　　想到这里，心中也是暗下决心，看来面对此次机缘，当要是全力去寻，万不能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思了。

第五十六章 变机在人寻荫佑

　　骊山、平都两派法驾很快来至天岳外沿，正在广台上等候的执仪道人便就带着一众弟子上前相迎。

　　而在此时，远处天边有晚霞铺染而下，火里裹金，半天映红。

　　众人都是修道人，一瞥之下，却是发现了一丝异状，只见一股赤红血色在霞光之中浮动，可仅仅持续几个呼吸之后，便倏尔散去，让人几疑这是自己错觉。

　　场中几个道行高深的道人却并没有挪开目光，稍候片刻，便见霞云一分，一幢大玉法坛悬天而来，并向着天岳方向缓缓挪进。

　　一名老道转过首来，对着身边一名同门言道：“血魄宗苏掌门的法驾也是到了，我这里还有两位掌门要招呼，这一位就劳烦师弟代我前去相迎了。”

　　那名道人答应下来，唤有一声，包括鲁知培在内的数十名弟子便随其穿渡阵门，来到天岳另一处广台之上。

　　未有多久，大玉法坛得天岳禁制相送，来至广台之上，并顿落下来。

　　玉坛禁光一开，自里走出来一名身着赤墨烟袍，肤色如玉，清秀俊美的少年道人，正是血魄宗掌门苏慕卿，其虽是灵门中人，可身周围却是仙音飘飘，灵光道道，非但没有半分烟火血腥之气，反是仙家气象十足。

　　鲁知培看着这位显身，心中却是隐隐泛起几分激动。

　　九万年之后，这一位与先前那两位掌门，都只是存于传闻之中了，以他身份根本接触不到这等人物，不想现在却是近在眼前。

　　那领头道人待得血魄宗一行人俱是下了法坛，便上前行礼，交言几句，便作势一请，血魄宗众修便就随他穿渡阵门，往此间宗门驻地而去。

　　鲁知培正要跟了上去，这时一位郑姓同门走了过来，将他拦下，道：“姚师兄，师叔需接迎苏掌门，暂不得脱身，方才收得文书，下来当还有几家小宗到来，师叔关照，就由你来迎接安置了。”

　　鲁知培知晓这具身躯原主人缘只能算是一般，不过做事却是任劳任怨，偏巧这回到来的弟子与他都是不熟，故都是有意无意的将不少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交给他做。

　　他却是巴不得离这些同门远一些，免得被看出什么破绽，而且能与往来宗派接触，也正是他眼下所求，便道：“师弟放心，这处就交给我好了。”

　　郑姓同门笑了一笑，道：“那就劳烦师兄了，我知师兄好酒，方才师叔给了小弟一坛苏掌门相赠的灵酒，改日当请师兄痛饮。”

　　鲁知培倒不指望这些，自己能渡过这一劫就不错了，不敢再奢求其余了，但在知晓自己居然好酒之后，面上却需做出一副欣喜模样，以求不让对面看出破绽。

　　过去无有多久，天色逐渐黯淡下来，天岳之上有无数萤灯浮起，一时处处明光闪烁，与横跨天穹的星河交相辉映。

　　虽是入了夜，可仍是有大小宗门陆续到来，鲁知培因为事先准备充分，又有经验丰富的执事时时帮衬，倒也未曾出得任何纰漏。

　　而到了天明时分，他所要等待的蓬远派也是到了。

　　他虽在此往来迎送了一夜，可身为修道人，却并不觉得劳累，反而在知晓此派到来后，精神振作了几分。

　　不过此时，门中那位一夜未见的师叔却是带着众弟子出现了。

　　与诸多大派相比，蓬远派现在可谓毫不起眼，可终究出身九洲，还与瑶阴一般同为溟沧派下宗，故是这位执事长老不得不亲自出面相迎。

　　只是迎候大派可以结交到不少俊秀同辈，他们这些负责送迎往来之人还能得到不少好物，众人自是十分乐意的，而似蓬远这等小派就拿不出这般手笔了。所以在将蓬远派众修送至驻地后，就没有几个愿意再来理会了。

　　也不用怪这些弟子势利，此辈多数都是冲着外物赐赏，还有修道资粮方才来此做执仪的，若无好处，他们宁愿躲在门中修道。

　　鲁知培见此，却是暗暗高兴，众人不在，他正好可与蓬远派攀些交情，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条退路，要是别的地方走不通，那这里就是救命稻草了。

　　只是与蓬远派弟子相处不到半日下来，他却觉得整个宗门上下都透着一股暮气，与其他宗派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大为不同，心中暗忖，难怪九万年后蓬远虽名列大派，却也只是末流。同时也是奇怪，似这般门派是怎么躲过这场变故的？会不会是传闻并是非真？

　　想到这里，他却有些坐不住了，正要寻个借口离开时，一个声音却是响起道：“师兄，原来你在此处，可让小弟好找！”

　　鲁知培一看，正是那位郑姓同门，便道：“师弟怎又来此？”

　　郑姓同门一脸歉意道：“师兄，小弟此来，却是又有事要劳烦你了。”

　　鲁知培却道：“师弟那里话来，有什么事你尽管言语。”

　　郑姓同门感激无比地言道：“方才来了两个散修，乃是自余寰诸天而来，明明没有宗门，偏生架子倒是大得很，一来就问东问西，还伸手讨要了不少好物去，只是远来是客，我等身为东主，倒也不好慢待了，只是师叔那处又唤小弟过去做事，委实这里照拂不来，只好恳请师兄替我一回了。”

　　“余寰诸天？散修？”

　　鲁知培心中一紧，他有心推辞，可那郑姓同门根本不给他回绝机会，说完之后，立刻将牌符往他手中一塞，就匆匆离去了。

　　鲁知培也没办法，只能唤来了十余个侍从婢女，而后转动牌符，启了阵门，待一脚踏了过去，却发现自己到了一座洞窟门前，这是一处极为偏僻的角落，冷冷清清，往来过去都是没有什么人，应该是自己同门刻意将此辈安排在这里的。

　　他稳了稳心神，来至门前，轻叩门上玉关，道：“两位道友，在下乃是此间执仪，两位若有什么少缺？可与在下言说。”

　　稍事片刻，一股冷到骨子里的声音自里传出道：“无事扰动尊驾，我师兄弟二人还有功课要做，尊驾自去便是。”

　　鲁知培心下稍松，据他所知，此次变故与余寰诸天修士脱不了干系，说不定里面这人后来就曾参与其中，能不照面还是不照面的好。

　　当下就带人离了此处，随后回得一众同门议事所在，却见这里空空荡荡，不由诧异，找了执事过来一问，才知是东荒百国之人到了，由于此辈来自于各个诸侯国，所以抽调了不少人手前去接迎。

　　他想了一想，东荒百国当就是九万年后的东荒派了，不过其等早是抛弃了现在的玄士路数。专修气道了，这些人与南罗百洲的妖修一样不需要太多关注，因为在这场变故之中，这两家的弟子死伤最为惨重，所以不用多作理会。

　　很快又是两天过去，还真观、清羽门、元蜃门等派也是先后到来。

　　鲁知培见此，便有心去找寻那位还真观正传弟子，想与之事先攀个交情，只是这几家俱是大派，自有同门上前打理事宜，却是轮不到他。

　　正想着如何凑上前去，却不想一个机会摆在了面前。

　　他偶尔得知，还真观有一名弟子十分难说话，对什么事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几名与他打交道的执仪都是受不了其人脾气，偏生此人在还真观中地位颇高，据闻还是门中英锐，又不好不做理会。

　　在听到此事后，鲁知培心中一震，认为这一位很可能就是自己所需找寻之人，于是主动请缨。

　　执事长老见他如此，却是深感欣慰，和颜悦色道：“师侄到此之后，所作所为我俱是看在眼里，你虽未得了什么好处，可我山门也不能亏待你这等勤勉做事的弟子，回去之后，我自会给你记上一功。”

　　鲁知培露出一副感激之色，道：“多谢师叔。”

　　他得了牌符之后，就过了阵门，来至又一处洞府门前，此时就听得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道：“你们这是什么茶？叶瓣灵润不足不说，连冲茶之水都非天霖，这里执仪执事就是这般做事的么？”

　　他连忙走了进去。却见一名袍服齐整的道人坐于榻上，金冠束发，唇红齿白，清颜俊貌，底下一名执事道人在那里赔笑，两边奴婢和侍从则都是不敢抬头。

　　鲁知培上前一礼，道：“道友莫怪，若有不周之处，在下这边先行赔礼了。”

　　那年轻道人斜眼过来，道：“你又是何人？”不待鲁知培开口，他就一摆袖，“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定然不是好人，出去！不要来与我说话。”

　　鲁知培这才知晓为何前面几位同门受不了此人了，他吸了口气，正色道：“道友为何如此说，我本天岳执仪，现下更是总揽此间俗务，过问此事乃在下职责所在，并非是为了巴结道友。”

　　那年轻道人嗤了一声，道：“休来骗我，前面那几个执仪都不愿在我这里久留，偏偏你却要凑上来，一看就是别有目的，我最讨厌你这样的人了。”

　　鲁知培听他言语，尽管面上不为所动，可心中却是忿忿，更恼火的是，对方偏偏说得对，他的确是怀有目的而来。

　　下来他再试着缓和气氛，但是没有用处，他们随便做什么都会被对方挑出错处来，而且都说得有道理，并不是无的放矢，仿佛此人有洞彻真由之能一般。

　　半日之后，他也是承受不住，只得狼狈退出，可想起那年轻道人一脸嫌弃的嘴脸，心中也是抑郁万分，叹道：“罢了，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只能从少清那里想办法了，少清派乃数一数二的大宗，可谓规礼森严，想来门下弟子当不至于是这般脾气了。”

第五十七章 气照盛天只未觉

　　魏子宏站于天岳大殿之内，望着殿中那一团弥漫开来的光亮。

　　这光芒映照之中，将天岳每一处楼阁殿宇，每一处池台水榭，乃至每一处偏僻角落都是显现出来，且因众修气机强弱不同，所呈异象也是各有差异。

　　功高者晦涩玄盛，功平者稀若薄雾。

　　由于现下山海界各派修士和天外到来的修士都是聚拢在一处，所以不难从中看出，尽管上境修士的数目仍是以外界修士占优，可纯粹以功行修为而论，同辈之中较为强盛之人，却多是落在山海界这一边。

　　这等情况在低辈修士之中尤为明显，所以山海各派相比他界宗派，眼下差得也仅只是积累底蕴罢了，若给山海修士足够时间，那么未来大兴可期。

　　只越是看下去，他越是能感觉到纷争将起。

　　以往修道人彼此之间争夺得都是修道外物，可在外物不缺之后，那要争夺的，那便是道统传续了。

　　实际这场争斗，早在诸天万界可以相互通达往来之后便就开始显露端倪了，若眼界不够高，恐还无法意识到一点。且目前来看，在同等层次之中，还没有哪一家或者哪一界天的道法必然压过其余界天，所以这等矛盾尚不突出。可若是再往后去，随着山海界修士逐渐强盛起来，那可能就会出现较多碰撞了。

　　他目光一移，到了边缘角落，那里居住的乃是天外到来的一些散修，照理说，此辈法力气机应该是不及宗门修士的，可事实却非是如此，不少人气机居然能与大派掌门相比较。

　　本来这些人住的零零落落，分散无比，本是看不出什么来，可是现在落在这光幕显化之中，却是一目了然。

　　他呵了一声，哪里可能有这般多的散修修炼到这般境地，还偏偏都来到这里，这些人中，原本定有不少是宗门修士出身，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身份来此罢了，毕竟余寰诸天大小界天甚多，上境修士更是比比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便就很查证其根脚了。

　　这时审峒自殿外走了进来，来他身旁站定，沉声道：“前番道友托我查探之事，已是有了些许线索。”

　　魏子宏知他说的是方心岸三人撞见其身影一事，便转过身来，道：“不知缘由为何？”

　　审峒言道：“因为天机因果颠倒之故，自有气机乱走于过来未来之中，如有大能见到，便可用我气机行事，所以当日那三位道友所见，可以说是我，亦可说不是我。”

　　魏子宏沉思片刻，这里若是人为，那能做到这等事之人可不简单，至少他难以为之，所以这背后主使，功行至少也是在他之上。

　　他神情不由凝肃了几分，要是这样，当不可等闲视之，试想一下，若是他自家气机受人干涉挪动，并去做得什么事，恐怕下面弟子根本没有分辨之能。

　　这里好消息是，只是一缕气机并不可能具备原主的能力，一旦发现，他就轻易可以消去，可坏消息是，哪怕凡蜕上真一缕气机，也同样可以杀灭所有下境修士。

　　好在什么事情就不怕不知道。在明了原委后。

　　当也可以有计划的进行针对，尽量杜绝此事，即便不成，也要把有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他道：“现在各派道友在此，若是有人以此生事，极难分辨，故是要锁住气机，不使为他人所用。”

　　审峒道：“可要请示太上？”

　　魏子宏摇头道：“世上任何事都瞒不了恩师，但此回恩师到现下没有开口，想必自有道理在内，我等做好自家之事便可，若是什么都要仰仗恩师他老人家，那还要我等作甚？”

　　审峒沉声道：“斗法盛会已启，如只靠我等，恐怕还未等拿出真正办法，已是被人钻了漏子，可以从外间想办法。”

　　魏子宏来了兴趣，道：“审道友有何办法？”

　　审峒道：“青碧宫通行善功，只要以善功为赏，当很快寻到解决之道。”

　　魏子宏一想，点了点头，此法颇是可行，这些年来，为了方便在余寰诸天行事，山海界修士自也积累了不少善功，现在正要用在此间。

　　他笑道：“这次暗怀诡心之人，有不少是来自余寰诸天，这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审峒道：“而今但凡有些修为的玄异之人，都是被我等找了出来了，但至多只及洞天，再往上就无从查证了，还有便是下境修士之中当也有一些漏网小鱼。”

　　魏子宏摆手道：“那些下境修士便不用去管了，其等所见到的事极少，能为有限，这便算他们自家机缘吧。”

　　在与那些身具玄异的修士接触过后，他也是看出来了，天机因果虽然变乱，导致有一些人得了好处，可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东西与他修为和潜力有关。

　　洞天修士以下，不管你是何等修为，最多只是能看到数百年之后罢了，只要此辈不去做过激犯蠢之事，那么他自是可以允许其存在。

　　审峒对这些弟子也没有要清肃的意思，方才只是附带提上一句，现下自无异见。

　　魏子宏继言道：“只那些得见未来异象的上境修士，却是不可放任，还有那些天外来人，也需令其知晓，我山海各派自也不可轻辱。”他看向审峒，道：“道友且随我来。”

　　说完，把袖一拂，面前轰然开得一处阵门，他跨步往里而行，审峒随后跟了进来，左右一看，见此间乃是一个广大洞府，两边各是竖立着不少通灵玉璧。

　　魏子宏行至中间站定，弹指之间，就有数道灵光飞至两边玉璧之上。

　　左手边三面玉璧之上，各有灵光闪烁，随后分别有三道人影自里浮现出来。

　　审峒看了过去，虽是身影模糊，可却不难认出三人身份。

　　溟沧派昼空殿殿主霍轩。

　　溟沧派渡真殿左殿主宁冲玄。

　　溟沧派上极殿护法吕钧阳。

　　几乎与此同时，右侧玉璧之上亦是有三道灵光泛起，少清派清辰子、冉秀书，荀怀英三人身影亦是先后浮出，少清化剑、极剑、杀剑三脉剑传，而今三人却是各自代表了其中一脉。

　　其中清辰子更是下一任掌门之选，地位尤其之高，只不过与溟沧派不同，秦掌门在闭关之后将宗门权柄完全交托给了齐云天，孟真人只是从旁辅佐。

　　而岳轩霄不久之前闭关后，仍是由弟子婴春秋代为统摄宗门诸事。只是绝大多数少清派弟子对于俗务本来就不愿多作理会，所以如此做实际是不令清辰子分心，好令其更专注于修行之上。

　　魏子宏见得六人，当即肃容一礼，道：“各位上真有礼。”

　　六人身影也都是还得一礼。

　　魏子宏待礼毕之后，便道：“各位上真，魏某这几日已是查证清楚，天外有敌欲趁我山海斗法之际，入我界中生事。”

　　荀怀英目光之中有锐芒升起，道：“敌自何来？”

　　魏子宏回道：“多是出自余寰诸天。”顿了一顿，又言，“这背后似有妖魔插手。”

　　冉秀书恍然道：“原来是有妖魔插手，难怪难怪。”

　　本来他很是疑惑，余寰诸天做这等事似毫无必要，也是莫名其妙的很，便是成了，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可有妖魔在背后的话，那就能找到合理解释了，人道宗派相互攻伐，无论哪一方胜败，对妖修而言都可算是好事。

　　他一转念，道：“听闻此次大比之中有不少妖魔异类，说来此辈需得严加盯看了。”

　　魏子宏建言道：“魏某听闻，还真观而今之法能辨真由，知根本，不妨可请张掌门过来一问，或有办法。”

　　霍轩当即赞同道：“可以一试。”

　　宁冲玄道：“宁某无有异议。”

　　清辰子沉声道：“那便请还真观张掌门到此，共谋此事。”

　　同一时刻，半界之内，正有一座摩天宫台正停留此间，宫台主人乃是一名貌相寻常的中年道人，其看着一名匆匆奔至台下的弟子问道：“如何了？何时能够过去关门？”

　　那弟子道：“师伯见谅，不想出入山海界关门倒比先前严厉许多了，所以还要劳烦师伯再等上一等。”

　　随即他有些担忧道：“会否是山海界那边已是察觉到了什么？”

　　道人漫不经心道：“这倒无妨，山海界根基浅薄，连渡觉修士都不曾有一个，如此之大事，此辈不可能无有感应，有所提防也实属平常，若还是一副风平浪静的模样，反倒是欲盖弥彰。只不管如何，斗法盛会是不可能停下的，”随即他淡笑一声，“此回我等以绝对之势压来，他纵是有心，也难以抵挡。”

　　那弟子却是犹豫了一下，道：“师伯，弟子听闻山海界背后亦有元尊，若是这一位插手呢？”

　　那中年道人意味深长道：“你以为我等为何敢做此事，又为何敢于在此言说？元尊大能若是有意察看，除却同辈，任谁一言一行都在其感应之中，那么我辈恐怕还未做成此事就被拿下了，现在既然无事，那就说明这一位被干扰或是被什么拖住了，所以你尽可告知我那位师弟，让他快些带人到此，若是晚了，所得好处，我自不会留给他多少。”

第五十八章 恍心偏意不自知

　　中年道人在此等了不知多久，那弟子终是来报，道：“师伯，到我等过关之时了，只是山海界那处修士却要查问上几句话，不知……”

　　中年道人言道：“让他上来便是。”

　　那弟子道了一声是，不一会儿，上来一名执事道人，不卑不亢一礼，言道：“山海界修道人澈明见过上真，在下忝为此间执事，宗门有交代，凡过两界关门者，皆需查问来历，还望上真勿怪。”

　　中年道人道：“尔等想知晓什么？”

　　执事道人言：“敢问上真名讳，又在何处界天，哪家宗门修行？”

　　中年道人眯着眼，道：“击石天，阙垣宗，连季山。”

　　那道人自袖中拿一本册子出来，执笔在上写下，而后往前一递，道：“连上真有礼，还请上真用印。”

　　连季山坐着不动，便见一枚印信飞出，灵光往那册薄之上一落，就已落上印痕。

　　他知道自己留下这痕迹，想要找自己根基就可凭籍此物，但他却是不惧，因为天机早被遮蔽，山海界之人却是什么都别想看了出来。

　　执事道人收起簿册，打个稽首，道：“让上真久候了，我等这便放开两界关门。”这时他又提醒了一句，道：“有句话不得不言，我山海界自有两位神君看守门户，可以推算过去未来，洞彻人心鬼蜮，先前有不少怀有恶念之人被消杀在关门之外，故是上真门下若有这等弟子，还请勿让其过得关门，以免性命受损，伤了彼此和气。”

　　连季山望其一眼，道：“我此来乃是做客，贵方着实多虑了。”

　　他心中冷笑，别人不知道山海界那两位元尊的底细，他又岂会不知？这两人实际就是故去真阳一缕气机所化，要是真有如此本事，那先他一步入内同道岂不早就没了性命了？

　　执事道人不再说什么，再是一礼，就告辞离去。

　　不久之后，这座摩天宫台缓缓挪动，很快过去两界关门。

　　连季山这时一感，发现上下并无一人弟子受损，自身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不由一笑，这时他放眼看去，望着身下这方天地，“这便是山海界么？”

　　只是这一看下来，却是深深为此间丰沛灵机感到吃惊。

　　余寰诸天十二大天，他都曾待过一段时日，可似灵机这般浓烈之地，他却是从来未曾遇到过，就连青华天也远远比不上。

　　修士要在这里修持，不知能得了多少好处。

　　他不由暗想：“若是此地能为我所用……”

　　这时那弟子言道：“师伯，我等后面再无人入界，似又被拦阻下来了。”

　　连季山一转目，果见身后并无任何人进来。他玩味一笑，此次过来之前，诸人已是借用法器把此行凶危乃至大势演化推算过了，而每一次推算结果，都是趋向他们这边最后胜出，所以不管山海界做什么反应，都没有用处。

　　在此间执事带领之下，摩天宫台来至天岳之上落下，随后中年道人便带着一众弟子来至此间驻地，待在此安顿下来，他挥退门下，便把神意一转，霎时遁入莫名。

　　不一会儿，便见一个头束荷叶巾的潇洒道人出现在面前，便冲其打一个稽首，道：“方罗道友，有礼了。”

　　方罗真人还有一礼，笑呵呵道：“我到此已久，却迟迟不见有诸位道友身影，连道友这一来，我这心思却是落地了。”

　　连季山道：“方道友何必有此顾虑，各位道友到时自有他法入内，道友先到此一步，想必已将山海虚实探查清楚，可否与连某道个分明？”

　　方罗嘿了一声，道：“以往我以为此次攻伐山海不过只是小题大做，现在看来，却有几分道理。”

　　连季山道：“哦？道友可是见到什么了？”

　　方罗道：“道友方才来此，当能见到此间灵机远胜余寰诸天。”

　　连季山道：“不错，此界灵机鼎盛，我亦是从未见过。”

　　方罗道：“修道人在此修行，又焉能不强？若是百万载后，我余寰诸天定被其压下一头。”

　　连季山却没放在心上，灵机再强还能强过昆始洲陆去不成？若觉得自家几天比不过他人，那大可把宗门挪到昆始洲陆去。况且余寰诸天众修又不是死人，在看到这等变化后难道会不做出改变么？要真是这样，被人越过那也是合该如此。

　　他到此只是为了某人承诺给他的好处和图谋一些山海界内的好物，其他一切俱不关心。

　　方罗见他神情淡淡，知其无心听这些，于是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道：“这山海界中最为了得的，便是溟沧、少清这两派，听闻当年这山海界，便是这两派带领其余宗派一同夺下的，尤其是溟沧派，似那一位元尊就是出自此派之中。”

　　“元尊么？”

　　连季山也是神情一凛，虽是元尊自有元尊去应付，可他也不敢不敬。只是想到这里，他忽然一惊，自己今次参与山海界一事，那不就是得罪其人了么？那自己事后岂能落得了好？而且这么多道友，莫非都没想到这一点么？

　　可他这等心思方才生出，就有另一股莫名念头升起，便立刻又将这些顾虑抛到脑后了。

　　他目中露出几分杀机，道：“这么说来，只要重创这两派弟子，那么我等此行目的便算达到了？”

　　方罗点头道：“也可以如此说。”

　　连季山道：“这两派之人现在何处？”

　　方罗道：“此辈到现在仍未现身，当也是在布置什么，不过斗法盛会即启，其等终究是会出现的，这倒不用担心，现下我这里布置差不多已成，就看道友那边如何了。”

　　此刻天岳之内，江名堂正与一名对手比斗，他窥准一个破绽，把丹煞一放，对手身上最后一道守御光华终被攻破，随即急起一道灵光，正中其人身躯，顿将其打落下去。

　　他见是已是胜了对手，便也遁去场外，只是他落地之后，不由微微晃动一下，显然法力耗损甚巨。

　　不同于之前比斗，他现下撞见的都是各派杰出弟子，法器丹药都是不缺，而在对手有法器护身的时候，那意味着他必须设法破开缺口才能攻击到其人，这就使得斗战格外漫长，哪怕临阵经验丰富之人也不见得能占多大优势，只要法力差距不是太大，那多半都会陷入消耗对拼之中。

　　好在比斗自是有规矩，所携丹药有数，所以不可能迁延太过长久，可即便这样，也是异常吃力，就如方才，他把对方身上丹药耗尽，才找到机会击败了其人。

　　这时门中长老走了过来，并递给了他一枚鸽卵大小的鲜红丹药，他当即接过服用了，坐下调息片刻，又是恢复了精神。

　　门中长老问温声道：“如何，今日可还能再比么？”

　　江名堂吸了口气，道：“无碍，弟子还能再斗一场。”

　　虽然斗法盛会只是开始了两日，可是却异常激烈，有不少宗派因为场场皆输，已然无有资格再继续下去。昂星派稍好一些，可也仅此而已，门中弟子能够露脸的着实不多，要想继续在斗法盛会上待下去，那这里必须得靠他撑住场面了。

　　他可不止是为了这个，就算昂星派当真出局，也不可能离开此地，而他若一直胜下去的话，就可以轻易获得与大派弟子对面交言的机会，只是到现下为止，溟沧、少清两派仍是未至，自也无从见到欲图接触之人。

　　在他记忆中，大概十来日后，这两派方才出现，心中暗道：“只望不要出了什么岔子才好。”

　　天岳禁阵阵枢之内，张蓁受得两派上真请托，用了两日在此设布下了一个仪台，并将从门内带来的一件法器摆在其上，随她心意转动，一道道雷光闪过，在隆隆之声中，此物便缓缓沉落入阵势之中。

　　魏子宏道：“师叔，如何了？”

　　张蓁道：“我这法器埋下，我之感应能增广数倍，天岳之中只要有异样气机现出，就立可过去消杀。只是有三缕气机逃窜在外，不在天机之内，应该是被人用手段刻意隐藏起来了。”

　　魏子宏问道：“不知师叔可能算出，那是谁人气机么？”

　　张蓁稍作沉吟，随后轻轻摇首，道：“阵势方立，尚还难知，待运转数日之后，或能得见一二，只是对面在察觉气机被逐之后，定会反手相制，故魏掌门还需做好后手准备，不可完全寄托于此。”

　　魏子宏不由点头，这时他心中忽有感应，便一点指，在面前洞开一道阵门，片刻之后，审峒自里走了出来，先对着两人一礼，随后对魏子宏言道：“适才又有一位余寰诸天的上真人，可其过去禁光后，气机却是有异，此人极可能是一名渡觉修士，只是遮掩了修为，但是两位神君却未有任何言语传来。”

　　魏子宏想了一想，再抬首望至天穹之上，道：“两位神君久不做回应，不是被牵制住了就是出了异状，不然此辈没这个胆子入界，看来下来我等只能依靠自家之力了。”

第五十九章 御敌当在天门外

　　山海地陆之外，漂浮着一艘天舟，这是张衍昔日用无羁木炼就的斗胜天舟，此物能遁跃大千，落去无名，不存于任何一地之中。

　　只他在成就炼神之后，已是用不到此物，就将此留在了山海界内，交托给宗门运使，只是因为功行之故，现下尚无人能驾驭此物，而能到得此间的，至少也需斩却过去未来之身之人，所以溟沧派索性将此间当作了密议之地，凡是有大事需要商量，就可到得此地，这般等若跳出因果之外，就算真阳元尊都无从察觉。

　　此时此刻，天舟上骤起滔滔大浪之声，伴随着一道清光闪过，孟至德已是出现在了舟中大台之上，而他立在那里只是片刻，便见前方亿万点星光洒落下来，而后汇聚出一个人影，正是少清长老婴春秋。

　　孟至德打一个稽首，道：“婴道友，有礼了。”

　　婴春秋正容还有一礼，道：“孟道友有礼。”

　　两位见过礼之后，就在天舟玉座之上各自盘膝坐下。

　　孟至德道：“婴道友想必已是知晓，此次斗法盛会有天外修士前来坏我山海诸派。”

　　婴春秋道：“我此前亦是有所察知，本拟推算，发现此辈早已把天机混淆，看来所谋不小，未知贵派渡真殿主如何说？”

　　孟至德道：“渡真殿主于此不发一言。”

　　婴春秋沉吟起来，张衍乃是炼神大能，其既然不提此事，想必自有深意，这就非是他现在所能揣测的了。

　　孟至德道：“此来同辈甚多，其中不乏渡觉上修，故我辈也必得出面了。”

　　婴春秋亦是点头。

　　若是平常之事，无需他们露面，只是余寰诸天修为法力高明之人比比皆是，此回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到来，他们这些功行最高的长老自也不能坐视了。

　　孟至德道：“伯白、伯玄两位神君而今被法力蔽绝，与我无法通言，已是难以依靠，此番危难，唯有靠我山海自家渡过。”

　　婴春秋道：“贵派待如何应对？”

　　孟真人道：“若在山海界中斗了起来，损失太大，故最好御敌于界门之外。”

　　婴春秋道：“确该如此。”

　　即便将天岳安置在了浑天青空之内，可诸多凡蜕真人要是斗了起来，难保此间不会崩塌，此处虽是自成一界，可也是寄托在山海地陆之上，若是地陆亦被震动，那如今这大好局面必将受损。

　　现在两界关门出入虽比之前不知严格了多少，可这实际作用不大，面对有心人，就算把天地关门合闭也没有什么用处。

　　若能将外敌这么轻易阻住，那此次进犯也就太过儿戏了，对方一定是有办法瞬息之间破入界中的，绝不致会被拖延到数十载后。

　　所以还不如直接将战场挪到山海界外。

　　若不提张衍这位太上，只以山海界现在实力与余寰诸天对抗，那自是难敌，可此回到来之人，不过是余寰诸天其中一小部分，却还是能够应付的，毕竟九洲诸派现下实力大进，早非先前面对孔赢之时了。

　　转眼又是七日过去，天岳之上，溟沧、少清两派终到来，只是两派弟子却是安坐驻地之内，并没有参与斗战。

　　对此诸派弟子也并不觉得奇怪，毕竟谁都知晓，这两派正传弟子无不是压过同辈一头，若是此时下场，那么他派弟子是很难抵挡的，此时不出现，实在对他们更为有利。

　　此时少清派驻居之内，冉秀书坐于台上，一本正经道：“雪颜，你是我这一脉之中最为出色弟子，此次斗法，你一定要给我争气啊，我就指着你给我长脸面了。”

　　台下站着一名美貌少女，头梳双环髻，佩以菱花玉胜，身着玄青罗衫，外罩散珠千结披帛，广袖之上饰以殷色襕边，身下则是百裥曳地裙，她认真听着冉秀书言语，随后肃然称是。

　　冉秀书满意点头，道：“不错，你在我门下年轻一辈之中最为出色，我极剑一脉，就要靠你来发扬光大了。”

　　那少女沉默片刻，才道：“弟子虽在诸位极剑师长门下修行，可学得却是杀剑。”

　　冉秀书唔了一声，随即一摆袖，道：“杀剑便杀剑吧，比起胜败，此些不过小节，你若赢了，只要莫忘了宣扬你是我冉秀书的弟子便是了。”

　　攸宁在旁忍不住道：“师父，雪颜是徒儿的弟子。”

　　冉秀书无所谓道：“都一样，都一样。”

　　攸宁嘀咕道：“怎么能一样呢。”

　　冉秀书这时一挥袖道：“好了，我话已说完，你等自去吧。”

　　攸宁无奈，只好万福一礼，带着弟子岳雪颜自里退了出来。

　　岳雪颜见自家师父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出言安慰道：“师父，师祖方才训斥，非是对师父不满，更非是要亲自指教徒儿，只是为了显示一下师道威严罢了，师父不必放在心上。”

　　攸宁一听，眼眸睁大道：“真的么？”她似松了一口气，“这样为师就放心了，徒儿你是不知道，你师祖神通功行是高，可他教出来的弟子最后都不怎么样。”

　　岳雪颜默默望了自家师父一眼，没有再说话。

　　而此刻另一边，江名堂在少清驻地殿门之前站定下来。

　　在得知少清派到来后，他就一直想寻了过来，只是先前一直代表师门斗战，今日以疲累为借口，方才得以抽空来此。

　　这是诸派驻地之中唯一不设任何禁制防备的地界，甚至连看守之人都是没有。因为少清派弟子从来不惧外敌进犯，你若赶来，那尽管来此，我却是求之不得。

　　他迈步走入门中，到了前殿之上，扫了一眼，正要再往里去，却听得近处有一个声音响起，道：“道友欲寻何人，或许在下可以相助一二。”

　　江名堂愕然停住脚步，转首看去，这才发现，不过数步之远外，站着一名温润如玉的年轻修士，其身着对襟襜褕，外披紫云攒星氅，身姿也称得上是俊朗挺拔，他想了一想，自己实际方才是看到对方的，可不知为何，偏偏就是忽略了去，直到此刻对方开口才醒过神来，忙是一礼，道：“未见道兄在此，恕罪恕罪。”

　　那年轻修士温和一笑，道：“无碍。”

　　他是知道的，尽管自己貌相不算差，可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平平无奇之感，再加上所修化剑之法偏向遁隐变化，是以站在那里，极易让旁人忽略，对此他早是已习惯了。

　　江名堂这时道：“在下昂星派江名堂，这回来得贵派驻所，是听说这里有一名唤作李函霄的道友剑术不凡，故是与他一见高下。”

　　从梦中记忆之中来看，这次少清派出了不少惊才绝艳之辈，其中尤以岳雪颜与李函霄这二人最是出挑，且后来都是成就不凡，这两人都可以以挑战名义接触，只是岳雪颜与派外弟子交手，向来不留情面，他万一输了，很可能被斩杀当场，这就不是去求救，而是去寻死了。至于李函霄，却可称得上是一个好人，其便与派外之人切磋，也很少下得杀手，比较起来，这位更是容易打交道。

　　那年轻修士看了看他，拱手道：“原来江道友是特意来找寻在下的，失礼了。”

　　江名堂一怔，吃惊道：“你……道友就是李函霄？”

　　李函霄笑道：“道友若是找少清李函霄，而非其余同名之人，那便是在下了。”

　　江名堂努力呼吸一次，神色一肃，道：“不知道友是否愿意赐教？”

　　李函霄也是容色一正，道：“我少清弟子，从不拒绝同辈邀战。”他侧身一步，起手一引，道：“道友请。”

　　江名堂一拱手，便随其来至少清驻所之内的比斗之地中。他知和少清修士丝毫用不着客气，所以到了这里，他道一声“得罪”，就率先出手，浑身丹煞奔涌，朝着对方压去，然而只见对面剑光一闪，就将丹煞撕开，而后面前一花，就见数十道剑光朝着自己射来。

　　他不由一惊，同时察觉到身上护身法宝竟是震颤不已，而身上法力也是如同正与对方不停碰撞一般，怎么也合聚不到一处，不过一二呼吸之后，那法宝一声哀鸣，灵光一黯，就自掉落下来，随即那数十道虹光一聚，一道白蒙蒙的剑光已落至鼻尖之前。

　　他不由怔在了那里，尽管知道自己必然会败给对方，可也未想到两边差距居然会这般大，一时也是有些懊丧，叹道：“我输了。”

　　李函霄看着他道：“江道友不必气馁，李某以往也不是未曾与派外同道比较过，这些同道往往无法借住我一剑，道友却需我以分光化剑之法相攻，比起旁人，你已算是不差了。”

　　江名堂苦笑一声，这位李道友倒也说得实在，他一拱手，道：“江某有些许疑问，不知可否向请教一二？”

　　李函霄看了看他，道：“我知道友今次，当不是为了比斗而来。”

　　江名堂一惊，道：“李道兄看出来了？”

　　李函霄起意一召，将剑丸唤回，道：“这里不是说话之地，道友随我来。”言毕，他一转身，便往不远处一座楼阁中走去。

第六十章 机算天变不由人

　　江名堂跟随李函霄来至旁侧殿阁之上，他发现这里地势极高，由此观去，各派斗法情形可谓一目了然，而少清弟子驻居在此，即便足不出户，想也不难看到各派之间的比斗。

　　李函霄此刻来到了主位之上，伸手作势道：“坐。”

　　江名堂称谢一声，在其人对面坐下。

　　李函霄也是落座下来，吩咐了一声，自有阵灵把茶水奉上，他道：“此处有禁制布置，不怕外人察觉，江道兄有什么话都可明言。”

　　江名堂稍作斟酌，便正色道：“在下稍候所言，或许有些惊世骇俗，但绝非胡言乱语，还望道友届时能听在下说完。”

　　李函霄也是露出认真之色，道：“道友请讲。”

　　江名堂缓缓道：“江某门中有一门神通，能于梦见真，从而查遗补漏，前些时日江某做了一梦，梦中经历数百年修行，直至元婴修士……”

　　说到这里，他暗暗望了李函霄一眼，见对方神情一如方才，没有任何取笑之意，这才放下心来，继续道：“更为奇异的是，后来江某种种经历，无不证明梦中所见俱为真实……”

　　此刻他顿了一顿，忍不住道：“李道兄好似并不惊讶？”

　　李函霄略作沉吟，才道：“道兄所历，虽是玄奇，但也是有可能的，尤其是道友门中功法独特，若不是上境大能所为，那就是得天眷顾，这才有了这等缘法。”

　　江名堂连连点头道：“江某亦是如此以为。”

　　李函霄看了过来，道：“只这些本是道兄私事，现下却来说与李某知晓，可见是见到了什么关隘极大之事，嗯，或许牵连到了此次大比？”

　　江名堂不禁露出佩服之色，谁言少清弟子不通世情，这一位只听三言两语差不多就看出他此来目的了。

　　他道：“不瞒道友，本来江某以为，能靠着这等天降运法多获得一些好处，然则到了这里之后，许多曾经忘却的梦中细节又是被记了起来，其中一桩，却是见得天岳之上血火连天，不知哪里外敌侵入此间，恰好我那时被李道兄所救，这才逃得一命。”

　　他在遇到华英翎这些人后，发现其等似都能看出一些什么来，所以原来打算低调行事，能不出头便不出头，可是这两日中，他又做了不少梦，却不是看到更远未来，而是“回忆”起了不少细节，知道了这场大比之中，有一场意外变乱发生，着实波及了不少人。

　　在得悉此事后，他很为宗门担忧，很想将真实情况说了出来，可他毕竟人微言轻，就算如此做，想必也很难取信于人。

　　本来他是准备将这些道与华英翎知晓的，毕竟这一位对他有指点之恩，更是值得信任不说，且由其出面，想来一切都能安排妥当。

　　可惜的是，在他欲图登门拜访之时，对方却已是宣称闭关了，直到现在都无法见得一面，眼见变故随时可能发生，也只好先寻到这里来了，毕竟李函霄在梦里记忆中救了他一次，是值得信重之人。

　　李函霄考虑了一下，道：“既然江道友蒙我所救，想来我等当时应该是在大比之中？”

　　江名堂道：“不错。”

　　李函霄道：“当时李某用了什么剑法？”

　　江名堂摇头道：“当时未曾比成功，方才欲要动手，变故便发生了。”

　　李函霄又问：“那可记得李某当时是何穿着？”

　　江名堂一怔，皱眉细想了一下，又看了看李函霄，道：“与眼下不同，道友当时所穿，应是一件玄金纹边道袍。”

　　李函霄神情微动，他一拱手，道：“道友可否先留此处，李某去去就来。”

　　江名堂也是一拱手，道：“好，江某在此等着道友。”

　　而少清驻地另一侧，鲁知培却是神色愉悦地走了出来，方才他以讨教为名，向那两位后世留名的少清弟子分别请教了一番，虽然结果是大败，可也勉强算是攀上了交情，下来待变故发生之前，他只需找个借口躲到这里，并跟着这两位撤走，想来就不难避过这场劫数了。

　　与此同时，天岳之中，连季山坐于自家宗门法座之上，正看着下方比斗。

　　余寰诸天修士这几日也是开始陆续下场，双方算是有输有赢。不过他也是发现，山海界中修士，哪怕只是散修小宗，也能和余寰诸天一些大宗派的弟子打个有来有往，特别是山海界修士往往法力精绝，更胜余寰修士一筹。

　　这里非是功法缘故，而纯粹是山海界修士久沐丰盛灵机，所以才得如此。

　　他看得出来，现在情形虽还过得去，可要是等到山海界大派弟子出场，恐怕余寰修士就很难再维持这般局面了。

　　正寻思间，他忽然心有所感，神意一转，落去莫名，却是见得方罗真人站在此地，便问道：“道友何事唤我？”

　　方罗呵呵一笑，道：“只是请教一事，我听得溟沧、少清两派弟子已至，不知道友那处准备什么时候发动？在下这处也好一同呼应。”

　　连季山摇头道：“我等目标乃是这两派英锐，若是庸才，杀之何用？现下此辈既还未露面，具体情形难知，还需等待下去，待时机一至，自会通传道友。”

　　方罗道：“原是这般缘故，那在下便等候道友的消息了。”他一礼之后，便就退去。

　　连季山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脸色却是有些阴郁。

　　方才他嘴上如此说，可实际上是因为将消息送出之后，他背后之人出于谨慎，又是推算了一次，却发现这一回居然凭空多了许多变数，为免出得意外，便令他继续安待时机。只是至此之后，他每天问话，对面都没有任何回音，他不知这是何故，所以现下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远处一道遁光过来，在台阶之下落定，一名弟子现出身影来，揖礼道：“师父，下来斗法，当是轮到我阙垣宗弟子出战了。”

　　连季山沉思片刻，就算现在无法动作，那不妨先在这场斗战之中，光明正大的剿杀山海界后辈英锐，便唤了一声，道：“连信！”

　　“弟子在！”

　　座下诸弟子之中走了出来一名修士，望来似三旬年齿，浑身上下没有什么显眼之处，只是神情格外平静。

　　连季山道：“此战就由你上前，记住，只许胜，不许败，”顿了一下，“该如何做，想必你也是清楚。”

　　连信一个躬身，道：“弟子记得。”

　　连季山道：“好，你去吧。”

　　连信当即驾起一缕丹煞，下至一座法坛之上，一名执事道人正等在此地，见他到来，先拿他名号牌符查验了一番，随后便挥袖开了一扇阵门。

　　连信无有丝毫迟疑，跨步进去，待出来之后，发现自己身处于半天之中，两边有不少浮空飞峰，而前面光芒一闪，也是出来一个赤衣修士，其人冲他一礼，道：“南罗百洲，长胜岛，顾承文。”

　　连信把手一抬，沉声道：“余寰诸天，阙垣宗，连信。”

　　两人报过名姓后，便就各自退开，对峙片刻之后，便就不约而同动上了手，顾承文这边算是中规中矩，护身法宝先行祭出，而后以法力神通试探对手虚实，接下来视情况再找寻机会。

　　连信却没有如此做，他甚至没有放出护身法宝，只是一招手，一道丹煞遥遥而来，直落在顾承文身周围，只是一会儿，后者护身法器似受了莫大重创一般，灵光以肉身可见的速度黯淡下来。

　　顾承文纵然失了护身法器，可也不代表他没了斗战之力，但法宝骤然被破，难免也是心神慌乱，露出了一个极大破绽，连信一见，果断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道威能惊人的青芒，霎时就将其人半个身躯炸裂，血肉纷飞之中，朝下载倒下去，还未落到底下，就有灵光飞来，只是一闪，便将其挪去不见。

　　诸派大比，非是生死较量，自是不容许攻杀性命，但是比斗之中要是限碍太多，也是不容易发挥真正实力，所以关键时刻，自有看护之人出手相救。

　　连信也没打算将对手杀死，他所要做的，就是设法毁坏对手的根基，这样既不用杀敌性命，还能顺势打击压山海弟子的心气。

　　场中遁光一闪，先前那一名执事道人出现在那里，其对连信道：“尊驾可要继续么？”

　　连信道：“方才那位道友手段实属平常，连某也未曾折损多少法力，愿再领教山海界各派道友高明。”

　　他这等态度落在山海各派眼中，自是引来不少不满，顿时又有一位弟子上前与他斗法，可没想到，同样没能支撑多久，就被击败。

　　随后又有不少人上前邀战，然而这一番比斗下来，竟然无一人能胜他，且最后结果无不是宝毁人伤，而且败者说得上是格外惨烈，不是缺手断脚，就是被轰半个身躯。

　　需知修道人在未曾斩却凡身之前肉身乃是渡世之筏，轻易损伤不得，断肢纵然能重续了回来，也是十分可能损及根本的，于修道很是不利，宗门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定然不会再着重培养这些弟子了，所以这些弟子未来道途无疑将变得十分渺茫。

　　尽管如此，却也未曾吓住各派修士，纷纷派遣弟子上去交手。

　　可是连信之实力，委实超乎想象，其一连赢了三天，击败不下二十余名对手，一时风头无两，或许知晓小宗弟子不是其对手，所以到了第四天，终是有大派弟子下场了。

第六十一章 剑虹落渊平嚣音

　　场中阵门洞开，随即自里出来一道金青烟煞，待散去后，那里却是站着一名双目如电，身壮肩宽的中年修士，他朝着连信一拱手，自报名号道：“平都教门下，朱陌。”

　　连信既来比斗，对于山海界大派也是稍微有些了解，知道平都教也是此间大派之一，脸容虽无什么变化，可从眼神之中却不难看出，此刻也是多了几分认真，但其言语依旧不多，只是道一声：“请。”

　　这时平都教众所驻法坛之上，掌门倪天平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而站在他身旁的蔡长老却是隐带怒意，道：“掌门，这朱陌居然不得掌门允准，私自下场，对尊长毫无敬畏，似此等弟子，便再有天资，也绝不能留在门中！”

　　倪天平平静道：“先看着吧。”

　　朱陌实际是守旧派弟子，此次下场未经他授意，的确是自行其是，不过有什么事可容后再谈，毕竟这名弟子现在头上顶着的仍是平都教的名头。

　　蔡长老看向连信，道：“方才我察看过此人功行，其最为擅长的就是解化法宝之能，其他地方便不如何突出了。”

　　倪天平则道：“这人可惜了，浑身上下几乎无有缺点，在同辈之中也算杰出，可惜被人引偏了道途，那传授他法门之人，不过使用他为刀剑，而非当他是弟子。”

　　连信在与他人对战之中，曾几次三番将对手护身法宝化去，说明其所修炼神通法门就是用来克制法宝的，这能力看去了得，可说来也是不奇，这等手段山海界也是不缺，譬如归灵派功法之中就有这般法门。

　　但一般没有什么人会专门往这条路上去走，因为你在功行尚低的时候或许面对灵器、玄器时能够大占便宜，可一旦修炼到了上层境界，你又拿什么去克制真器？

　　需知就真器本身而言，就相当于一位洞天真人了，因此这条路十分狭窄，当你走上去时就已能看见尽头了。

　　虽说大部分人都无法修行到洞天这一层次，可即便是再不思进取之人，对此也是抱有念想的，在有得选择的情况下，却不会主动去走这条道路。

　　连信此刻面对平都教弟子，也是谨慎了不少，不再像之前那般随意，一抬手，却是把自己护身法宝也是祭了出来。

　　朱陌只是化丹修为，还驾驭不了太过厉害的法灵，不过这些年中，守旧派虽是抱着法灵不放，可实际随着藏相灵塔寻回宝珠之后，法灵威能也是比在九洲之时大大提升了一截，此刻正好借此机会让世人知晓平都教的厉害。

　　从内心而言，他对倪天平的说辞很是认可，但无奈他已是请了法灵在身，享受了好处，那就不可能再舍弃此物了，更不能让守旧派就此被打压下去。而这一场斗战若能取胜，连倪天平也不得不给他以奖赏，便是输了，也自有长老会出面保他，受些苦是免不了的，可只要守旧派一直存在下去，将来反而能得到更大好处。

　　此刻他见对面一动，也是立刻做出回应，两人丹煞先是碰到了一处，滚滚煞气如烟翻滚，在场中互相推挤，但是谁都没有能压过对面。下来又不约而同使动神通，想由此打开一个缺口。

　　厚重烟云很快遮去了一大块天穹，里间有隆隆声响传出，显是双方交手不停，时不时有飞峰被余波扫中，导致大块山石崩裂下来。

　　低辈弟子难以看清楚里间情形，不过之前上去的修士在连信面前少有坚持数个回合的，这时却见到一个似与之势均力敌的对手，不由振奋了许多。

　　倪天平看了一会儿，道：“这两人功行修为乃至法力都是相差不大，只那连信心性冷漠，斗战经验也是丰富，朱陌绝不是其对手，他若是小心一些，倒还有希望全身而退。”

　　蔡长老也不好多说什么，虽然极度不喜守旧派，可毕竟还是门下弟子，若是败了，也丢的是平都教的脸面。

　　江名堂一人独坐殿阁之内，他却是在努力回忆之中，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随着时间推移自己会忘却的越来越多，只能是使劲记住那些关键之处。

　　这时他听得耳边有声响起道：“江道友？”

　　他不由一惊，抬首一看，见一名年轻道人就站在自己对面不远处，道：“是……李道友？你何时回来的？”

　　李函霄微笑道：“李某方至。”他其实来了有一会儿了，但是对方对他一直视而不见，这才出言相唤。

　　江名堂一拱手，歉然道：“江某方才想到一些事，有些入神了，失礼了。”

　　李函霄道：“无碍。”随即语声一正，“江道友，你可是记得有哪些人在此变故之中受损，又有哪些人完好？”

　　从江名堂梦中记忆来看，在变故发生之后，那些受得损伤之处，还有因此身亡的弟子，那多半是驻地遭受了敌袭，那些地方就是需重点戒备的。

　　虽其所见未来也未必一定是真，甚至也不排除是此回来袭之人故意安排的，不过这些他们自会设法查证，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江名堂道：“我梦中记忆有些模糊，只能说个大概了。”

　　李函霄道：“道友能想及多少，便就说多少，我记得道友这几日才又记起了不少东西，再过几日，或许还能看到更多。”

　　江名堂道：“那江某先回宗门，若记起什么以往不曾见到的，当会立刻来告知道友。”

　　李函霄笑道：“道友先不必回去了，我门中长老自会给贵派去书说明情形，只不知你自家可是愿意？”

　　江名堂没有犹豫，躬身一礼，道：“一切听凭上宗安排。”

　　昂星派本来就是少清派名义上的下宗，只是少清派上层也没把这个下宗怎么放在心上，平常也不怎么往来，现在有需要用到的地方，那自是会把上宗身份拣了起来。

　　李函霄这时忽然往外一转目，江名堂也是随他目光望去，却见场中两人正在斗法，只是两者所展现出来的斗战之能远远超出之前所见，他问道：“李道友，那一位可是平都教的道友？”

　　李函霄道：“应该是了。”他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道：“这位道友怕是不敌他的对手。”

　　果然，场中虽依旧在周旋着，可朱陌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好在他也察觉到了情形不太好，找了一个机会，就跳出了战圈，打一个稽首，就躲入身后阵门之中，算是主动认输了。

　　他算是第一个能够从连信手中完好退走之人，只是自其退去后，场中一时再无人敢于上前。

　　李函霄看着下方，眼中生出了几分危险光芒，身上也是气机隐动，似是有意出手，然而这个时候，却见一道剑光自自家驻地中飞起，直接落去那处斗法所在，他一见之下，身上气机又是收敛起来。

　　连信站在场中许久，见一直无人上来，正要离去，忽然眼前一花，却见一道纯白剑光闪过，霎时之间，场中便多了一名头梳飞仙髻，身着玄清罗衫的少女。

　　连信神情稍显凝重，那一道剑光到来时杀机隐隐，仿若利刃加颈，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威胁，试着问道：“少清弟子？”

　　少女神情中带着一股冷漠疏离，用清冷声音道：“少清弟子，岳雪颜。”

　　连信本来平静的心绪却是一下兴奋起来，他此来目的便是为了对付这些山海界大派弟子，便将自己所有护身宝物，哪怕先前不曾用过的都是一气放了出来，并道：“好，正要领教！”

　　岳雪颜微一抬首，眸光刺来，这一刹那，一道惊电也似的剑光在半天之中闪过。

　　连信只觉一股惊栗之感从脊背之上升了起来，他狂吼一声，将全身法力灌入护身宝物之中！随后世上一切都仿若变得无比缓慢起来，他先是外围的护身法宝被劈成了两半，紧跟着身上两枚玉佩接连碎裂，两层气光如泡影破散，再是护身法袍如薄纸一般被轻切开来，最后方才瞥到那一道光华没入自己额头。

　　他怔了一怔，过得片刻，整个人倏尔化作两半，便自天中坠下。

　　天中剑光一闪，就见那一枚纯白剑丸又是回到了岳雪颜身侧，在身边来去飞绕不止，神情不见一丝变动。

　　连季山看见这一幕，不由眯了眯眼，只是一剑就将连信杀死，这当真不简单，他身边余下那些化丹弟子纵然有几人手段仍在连信之上，可却没有一人能做到此事。

　　这名少清弟子的功行虽在他这里不够看，可需知其眼下还只是化丹境界，要是修为提升至元婴、洞天，乃至凡蜕境界之中时，又会如何呢？

　　想想也是令人心惊。

　　而且这般弟子定然不止一个，更别说，实力还在少清之上的溟沧派了。

　　他忽然有些明白方罗等人为何如此忌惮山海界了。

　　现在山海界这些宗派占据了远远胜过余寰诸天的灵机之地，要是再给其等足够时日，那往后看去，一定会压倒余寰诸天，成为万界之正流。

　　这时他心中忽生感应，眼神闪烁了一下，却是因为感应到了一丝气机变化，这分明是仪晷之上有消息传来了，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或许就是外间那些同道准备让他动手了。

第六十二章 诛邪当在气动先

　　连季山在有所察觉后，表面上不动声色，心识却是转到了此刻位于摩天宫台的一具分身之上。

　　这分身立时来至宫台最深处，挥袖开得一扇禁门，便入到一处坚牢无比的洞室之内。

　　这里除了摆放着两座仪晷之外，其余任何物事都是不存。

　　由于仪晷无法放入乾坤囊中，不能随身携带，故他只能将之摆在这里，并在周围布下了禁制，连门下弟子也不能接近，要是有外气往里侵入，则两座仪晷立刻会被毁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分身此时走上前去，伸手按在了那仪晷之上，霎时间，面前一阵灵光闪动，过去片刻，便有一股意识印入他脑海之内。

　　如他所料一般，这次消息的确是外间那些同道传来，其等让他看准时机，先在山海界内部动手，尽量搅乱此界，好方便他们侵入进来，而具体发动时机，则让他自家把握。

　　只是看了下来，这里面却有一个消息让他眉头大皱。

　　因为上次推算发现此事多了些许变数，所以下来又接连推算了数次，可所得结果仍是相同，但众人却不能再等下去了，因为此事变化显示，越是往后拖延，局势变数也就越多，唯有趁早动手，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这推算结果其实并没有能解决问题，只是众人不想拖延下去，从而冒更多风险。

　　这却让他颇不满意，因为这分明就是让他成为那承担风险之人。

　　需知他现在落在山海界内，所要承担的压力自然也是最大，纵然他认为自己实力凌驾于山海诸派修士之上，可毕竟是山海各派占据地利，便是法力修为不及他，却也能利用各种禁阵及法宝相助，或许一个不小心，他就可能就会败亡在此。

　　要知他与那些“同道”不过是利益结合，要是这里一旦行事不利，那些人说不定会舍弃他，虽是可能性较小，可他身在敌阵之中，不得不先为自己考虑。

　　深思之后，神意一转，便与方罗勾连上了。

　　方罗问道：“道友现在唤我，可是天外有消息了？”

　　连季山道：“不错，诸位道友已是传话于我，要我择机发动，道友以为何时稳妥？”

　　方罗想了一想，道：“少清弟子虽已露面，但只一人而已，那溟沧派门下更是未有现身，若我立刻动手，却是稍显匆忙了，当要再等上一等。”

　　在明确知晓众人决定动手时，他反倒不急了。且也如他所言，溟沧派弟子一直未曾露面，这才是山海界中根底最深，英锐弟子最多的门派，要是此回对此派没能造成任何打击，那此行就不完满。

　　连季山道：“连某亦是如此思量，不过我可继续派遣弟子下场，逼迫其门下弟子出来与我交手。”

　　再与方罗说了几句话后，他就自神意之中退出，意识重又回到场中。

　　方才连信当场被斩，负责看顾这一战的执事道人上来解释，说是由于岳雪颜出剑太快，所以自己不及阻拦，不过到底是来不及救，还是故意不救，这便难以说清了。

　　连季山自不会把区区一个化丹弟子放在心上，考虑了一下，道：“旻逢，安戈。”

　　“弟子在。”

　　随声音响起，两名模样精悍的弟子站了出来。

　　连季山道：“你们下场，若是再碰上那少清弟子，可以设法避开。”

　　那两名躬身应命，脚下丹煞一涌，已是裹着身躯去往场中了。

　　鼓柱小天，石环之内，天地人三位之上，上次三道身影再次坐在了那里。

　　地位之上那人道：“消息已是送出，等连道友动起手来，我辈便可视情形而定。”

　　人位之上那人叹道：“只如此做，万一有事，却是有些对不起连道友。”

　　按照他们原来打算，是要连季山在内部先行发动，待吸引了山海界各派注意力之后，他们同时在外围进行突破。

　　可由于推算之中那个多出来的变数，他们为怕出现什么意外，只能放弃这个想法，决定先让连季山一试，要是其人行事顺利，那自是不用犹豫，可要是由此发现有什么东西超出他们应付范围，那便可另做布置。

　　天位之上那人开口道：“连季山私心甚重，与我并非一条心，他也未必会照我等言语行事，不过没有关系，山海界修士已是发现了些许端倪，我等可再放些消息出去，这般就可逼他动手，他要能逃了出来那是最好，逃不出来那只能怪自家运气不好了。”

　　天岳内圈殿阁之内，魏子宏负手站在那里，一瞬不瞬看着各方气机变化。

　　他这些天一直在留意这些余寰修士的动作，或许界外还有更多上境修士盯着山海界，不过这些自有诸派上层去操心，他只需管好界内之事，并尽量使之不在自己手中出得纰漏。

　　此时殿中阵门一开，审峒自里步出，并对他打一个稽首。

　　魏子宏回身过来，问道：“审道友，如何了？”

　　审峒道：“从那江名堂报上来的消息看，他梦中记忆损折最为严重所在，无不是挨近余寰修士的地界，而查看下来，此辈多是出自连季山与另外几名天外修士的门下。”

　　魏子宏点头道：“此与我等推断大致相同。”他不由感叹，“天机变数果然玄异莫测，同辈之间难见过去未来之变，可反而这些人能以见到。”

　　审峒道：“我已是按照道友吩咐，将阵门布置好了，一旦有变，立刻可将附近弟子转挪了出去。”

　　魏子宏点了下首，他也知道，这只是以备万一，未来变化不定，哪怕只是一个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导致结果不同，但是来犯之敌的身份却不会应此而改，所以只要结合那梦境，算准此辈可能会使出的手段，那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审峒这时又问：“下来如何做？”

　　魏子宏冷声道：“自然是将这几人拿下了。”

　　他哪里会等这几人发作之后再动手，只会抢先一步将这些可疑目标控制起来。

　　至于如此做是否有违道义，在诸派英锐弟子性命受到威胁的情形下，那根本不用去考虑这些。

　　要是此辈束手就擒，那么待大比过后，他自会放其离去，并赔礼致歉，可要是你反抗，那就证明你心中有鬼，宁可先处置了，也总比放任你在外面不管来得好。

　　魏子宏对着审峒一拱手，道：“此回入界之人不多，只要诸位上真能够挡下天外进犯，那么就无有妨碍，但也需提防万一，稍候我会在此主持天岳大阵，外间之事就拜托道友了。”

　　审峒沉声道：“交给审某便好。”他打一个稽首，再度开启阵门，自里退了出去。

　　魏子宏再次望向那个光幕，他心中还有一个不放心，就是那最后一道变乱气机隐藏的十分之深，始终没能找了出来，虽是从张蓁那里知晓，按照眼下进展，再有几日就有可能找了出来，不过他已是不可能再等待下去了。不过只要将那几个主谋之人制住，那么就算有那气机在外，也可以腾出来慢慢收拾。

　　连季山在派了那两名弟子下去后，便无心再看比斗，准备回得摩天宫台之中，这时忽觉灵机有异，他转目看去，见那里阵门大开，走了出来一名长髯道人。

　　他问道：“来得是哪一位道友？”

　　审峒打一个稽首，道：“山海修道士审峒，见过连上真，天岳之上有几位道友想请连上真过去一叙，不知上真可是方便么？”

　　连季山看了看他，道：“还是不必了。”

　　在说话之间，他就将分身与正身相互交换，立时回得摩天宫台之内。

　　虽他自认法力胜过在场所有人，可现在感应之中总觉有一丝险兆，故是毫不犹豫如此施为。

　　审峒道：“既然连上真不愿，那此事便罢。”他一礼之后，就此退走。

　　连季山一皱眉，“莫非是自己想错了么？”

　　他带着一众弟子回转了摩天宫台，便起神意与方罗那边稍作勾连，发现没有什么异常，再是一想，审峒此回到来，却并没有说出来意，但看起来，却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弟子被斩一事，对方有意向自己致歉。

　　他呵了一声，虽把无所谓此事，可等事机发动，自己自能千百倍找了回来。

　　到了第二日，因为他仍是没有完全放心，故这次只派遣出了一分身去往观台，正身仍是留在摩天宫台之内，有此物在，他不但可以护持自身，一身法力也能发挥出更大威能。

　　就在他以为布置妥当时，忽觉气机一阵变动，往外一望，却发现自己居然已是不在天岳之上，而是到了另一片地界之中，而且看来外间浑然一片，竟不知此间到底落在何处。

　　他神情一变，知道不对，一挥袖，立将整个禁制完全荡开，再起意推算，可天机却一片混沌，不由皱眉，这分明是被同辈遮去了，可山海界中并没有任何渡觉修士……

　　转念到这里，他忽然想到一点，“莫非是以善功相请么？”

　　这是可能的，余寰诸天由于有善功存在，加之现下昆始洲陆上拥有无穷外物，故是一些散修之中的杰出之辈，也有机会修炼到上境。

　　就在此时，他又所感，循着异样方向看去，却见有三名道人出现在了那里，不由一惊，因为这三人，他却俱是认得，而每一人功行都不在他之下，而现在竟是齐至此间，这分明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不由冷笑一声，道：“好一招瞒天过海，你等本可置身事外，现在却偏要挤了进来，可便能阻我，莫非还能挡住天外诸位同道不成？”

第六十三章 障思执迷惑灵台

　　场中这三名道人，分别是玄洪天天主何仙隐，澹波宗掌门通广道人以及汨泽宗掌门郭举赢。

　　这三人虽然不是山海修士，可都能算得上溟沧派同脉，此次也被邀请到了山海界内观法，只是出于某种考量，他们行踪却是被山海界修士有意隐瞒了下来。

　　连季山及他背后那些人是知道这几派与溟沧派之间似有几分渊源的，所以事先也曾注意过这三家，可是最后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故也是渐渐放松了警惕。

　　郭举赢道：“连道友，若你不急着动手，那不妨出来一谈。”

　　连季山考虑了一下，心意一转，一具化影分身自摩天宫台之中穿渡出来，道：“郭掌门想说何事？”

　　郭举赢道：“连道友，不管你事先作了何等谋划，而今已然暴露人前，那不妨就此罢手，待大比之后，我等可向山海界修士讨个情面，放了你归去。”

　　连季山冷笑几声，道：“看来三位是拿定连某了，不过三位莫非以为，此回之事就只有连某一人么？”他看向三人，“我劝三位不妨早些退去，我可当没有见过你等，不然等山海之事一了，恐怕几位背后宗门也难免会受得牵连。”

　　何仙隐淡淡道：“尊驾想得太多了，就算无有我三人在此，你等也无可能对山海界如何。”

　　连季山心思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这一瞬间，脑海也是清醒了几分。

　　既然山海界各派此回准备如此充分，那此回与其等对上似非什么好选择，而且他辛辛苦苦一场，不过就是为了灭杀一些后辈弟子，这不仅不值，也十分可笑。

　　且自己此刻就算放手，等再见到那些同道，也大可推说是不敌三人联手，如此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然而就在他想明白这些，准备就此收手之时，忽然又有一个杂念自心底升了上来，立时把这些清醒思虑又冲了个一干二净，脸上再度浮出狠戾之色，当下起神意勾连罗处，准备让其立刻动手，然而神意落去，却没有任何回应。

　　他神情一变，这等情形，要么神意就是被功行更高之人相扰，要么就是自己与方罗与已然不在一处界天之中了。

　　他再是试着一看周围，这才觉得这里气机有几分似曾相识，道：“这里是浑天青空？”

　　郭举赢道：“不错，不过此间是另一处浑天青空，而非天岳所在了。”

　　连季山先前想过山海界修士会用天岳禁制来困压自己，可没想到，现下居然将他挪到了另一处浑天青空之中，他沉着脸道：“你等是如何把我挪到此处来的？”

　　要是山海界中有转挪之法直接能将他送到界外，那倒是有些麻烦了，如此就算他击败三人，再次入界，怕仍会遭遇到相同结果。

　　通广道人开口道：“这是山海界道友所为，我等并不知晓此中原因。”

　　实际上，浑天青空之间通过一些手段是可以彼此往来的，而这片浑天青空早是被山海各派上真转挪到了一处半界之中，就是为了用来应付一些危机。

　　连季山冷嘲道：“就算你等能把我围堵在此，可山海界中还有我几名同道，却不知那几位你们又当如何应付？”

　　他认为哪怕自己无法以神意交通方罗，后者也一定会来试图联系他的。而其人在发现他无法回应时，那一定不难猜出他出了事。而此回山海界能够请来的渡觉修士应该都在这里了，那山海界又拿什么去应付方罗等人？

　　何仙隐淡淡道：“此事与我等无关，我等只管捉拿道友。”

　　通广道人言道：“道友若是愿意现下退出，自也可消弭一场纷争。”

　　连季山对此不屑一顾，他来回看了三人几眼，道：“既然三位有把握，那便试上一试吧！”

　　说到这里，他这具分身骤然散去，意识回到了正身之内。

　　他身下这座摩天宫台大致相当于一个镇宗大阵，说得上是攻守皆能，不仅如此，此物在他操持之下，还有遁破界空之能，也是这般，他才敢于独自一人深入到地界之中，而现在既不在山海界，他却是顾虑更少，要是情势当真危急，大不了找个机会破空飞去。

　　郭举赢见宫台之上禁制灵光闪烁起来，便对着何仙隐道：“何天主，既然这一位执迷不悟，那我等也无需和他客气了。”

　　何仙隐未再多言，自袖中拿了一枚小印出来，往天上就是一祭。

　　这处地界是山海界各派早就布置好的，自然也少不了禁制大阵，不然也不会将连季山送至此间，现下一经转动，无数禁力直接压向了那摩天宫台，而后便直接引动禁制之间的碰撞对抗，一时也看不出来哪一边更具优势。

　　不过浑天青空背后另有依托，有源源不断的灵机送渡进来，而摩天宫台就不同了，只能依靠连季山自身法力维持，所以长久比拼下去，一定是后者吃亏。

　　连季山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有想到浑天青空之中还有这般厉害的禁阵，现在在彼此禁力挤压抵消之下，他法力飞快耗损，纵然他身为渡觉修士，法力充沛，可这般下去，终归是会耗尽的。

　　在察觉到自己没有什么胜算后，他就想着破界遁走，而后再找机会回来，只是上面禁力持续不断，再加上三人在旁盯着，成功可能十分微小，所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下去，等到天外那些同道杀入山海界中，那么他就有机会了。

　　此刻山海界中，方罗正在法坛之上观看弟子比斗，不过他与连季山不同，对于底层次比斗无有任何兴趣，只是着重留意山海各大派元婴层次的英锐，这些人差不多乃是同辈之中功行最好的一批人，未来各派洞天真人说不定就出自这些人，机缘好的，甚至还有可能成就凡蜕。

　　而以山海界的功法和丰盛灵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在考虑，若将这些弟子俱是设法除去了，那么必可让山海各派元气大损。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执念是哪里来的，又为何如此之深，可就觉得这是自己必须要做之事。

　　正在他又看完一场比斗之后，心中忽然涌起了一股不安，他立起神意试着勾连连季山，然而对面却是空空荡荡，似是其人已是离开了这片界天。

　　“这是如何一回事？”

　　他立刻唤来一名机灵弟子，吩咐了几声，并道：“记住，只要看一眼便好，不必太过着紧，也无需多问什么。”

　　那弟子不一会儿就转了回来，并道：“弟子看过了，连上真与门下俱在，看去无有什么异状，而摩天宫台也仍是留在原处。”

　　方罗颌首道：“好了，你下去吧。”

　　挥退弟子后，他心中却是翻腾起来，连季山神意无法勾连，那么其正身绝然不在此间，可其绝无可能正身出游，而把摩天宫台扔下的，所以其人一定是出事了。

　　可连季山要真是出了问题，那自己究竟是按住不动，还是继续按照先前谋划行事？

　　山海界之人能于无声无息间将一位道行与他相差无几的修士制服，那么说不定也能同样方法来对付自己，那再按照原定谋划行事似乎不是什么好主意了。

　　他正考虑之间，弟子来报道：“有一位山海界上真说有事找寻老师。”

　　方罗念头转了转，呵呵一笑，道：“有道友到来，岂能拒之门外，快快有请。”

　　未过多久，审峒来至法坛之上，对其打一个稽首，报了自家名姓，而后道：“天岳之中有几位上真听闻方罗真人道法了得，故是想请道友过去一论道法，也不知道友是否有暇？”

　　方罗哈哈一笑，连连摆手道：“取笑了，取笑了，这几天来观摩各派道法，都是精深奥妙，区区这微末道行，岂敢在诸位同道面前献丑，还是作罢吧。”

　　审峒也未勉强，道：“如此，打搅了。”

　　方罗道：“哪里哪里，还望诸位道友莫怪才是。”

　　待审峒退走后，他面色却是沉了下来，知晓自己毫无疑问已是被盯上了。

　　可他却有一处不解，对方为什么不像对付连季山那般对付自己呢？

　　转念到这里，他忽然心中一动，想到了一个可能。

　　山海界尽管没有渡觉修士，可斩去过去未来之身的人还是有几位的，而且此辈法力明显高于同辈，要是这些人联手起来，再借助阵禁法宝，当是能够对抗渡觉修士的。

　　很可能正是因为此辈此刻正在对付连季山，故是抽不出力量来对付他，而又怕他此刻发动，所以故意来接触他，为得就是让他有所忌惮，不敢妄动。

　　虽他觉得这般想法极有可能是真相，却猜测毕竟是猜测，说不定真实情况与此截然相反。

　　可安坐不动却是太过被动了，他再是寻思了许久，终是有了一个办法。

　　此回潜入进来的同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人，他可以让此辈先行动手，并借此试探山海界此刻底细。假设这二人被轻易压下，那么他就要想办法离开了，而要是无法压下去，那么山海各派就是外强中干，那么自己便再也无需顾忌，不妨上前与那两名同道一同掀翻此方天岳！

第六十四章 愿观本来筑心台

　　魏子宏凝视着光团，神情微显凝肃。

　　审峒此番作为，乃是得他授意，为得就是打草惊蛇，这样方能逼得这些人提前发动。

　　如此做不但可以乱了对方步骤，还有可能把那些正在天外窥觊山海界的大敌一同引了过来。

　　现在各派上真早已是布置好了战场，就等此辈钻了进来。

　　就算此辈不来也是无妨，口袋既已布下，那么随时随地可以发动。

　　方罗在完全考虑好后，便不再犹豫，神意一转，落入莫名之中，稍待片刻，就有两名道人出现在他面前。

　　方罗言道：“英道友、陈道友，此间修士似已察觉到了什么，故是不能再等下去了，便请两位即刻动手，我会在背后留神禁制敌手，助二位一臂之力，不知两位可有不同之见？”

　　英姓道人言道：“道友一明一暗，布置甚是妥当。”

　　陈姓道人却是问道：“连道友何在？”

　　方罗直言道：“连道友似是露了行踪，我现下亦不知其所在，然以他功行，不会这么轻易被山海修士拿下，不定还会牵制住山海界一部分力量。”

　　陈姓道人点了点头。

　　方罗见二人再无异议，再是嘱咐几句，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随后传了一道念头出去。

　　这一瞬间，天岳之上一些余寰修士脑海之中同时响起一个声音，“稍候若见有变，你等立刻四散开来，伺机斩杀山海界修士，尤其是那些门中英锐，更是不可放过。”

　　这些修士听罢此言，都是做好了准备，同时目光四移，暗中找寻合适下手的目标。

　　同一时刻，陈姓道人在天岳之外现出身来，其身影模糊，看去只是一具分身，其到了上空之后，面无表情地朝下掷去一物。

　　此物到了下方，灵光大散，顷刻间化为一个罗网大罩，越展越广，最后竟是将整个天岳都是囊括其中。

　　这法器无法用作守御攻袭，但只要还是存在，那任何人都无法从此中转挪出去。

　　为了山海界修士反应过来后破解此物，他又取出一只玉碟，里间薄薄一层莹光，如水一般晃荡着，他拿小指一挑，顿时有几滴洒落出来，一到外间，就化无数光点，但很快彼此融合扩张，在天岳与大罩之间又形成了一层光膜。

　　做完这些事后，他显得放心了许多，盘膝坐下，不再理会其余。

　　而天岳某处飞天宫阙之中，英姓道人自神意之中退出后，眼中却是露出了一道森冷光芒。

　　他拿了一个法诀，身上法力顿时张开，可同时便感到一股阻力，他露出一个预料之中的神情，道：“果然有所准备。”

　　不过他并不想给山海界修士与自己正面交手的机会，自袖中拿出一只银色香炉，摆在了地上，而后起法力徐徐催动。

　　少许时候，里间就有烟气腾出，往外蔓延，并越化越广。

　　此物配合他神通，能够绕过所有法阵禁制，直接在修士心中生出种种幻境，若是不能克服这些，那么立时会摧残神智，变成受他控制的一具傀儡。而且对抗此物，不在于功行，只在于修士自身心境，从道理上说，哪怕凡蜕修士，若被此气沾染，只要没能抗过，都是逃不过这等下场。

　　随着那白雾规模逐渐扩大，各派修士也纷纷留意到了这等异象，而在察觉到情形不对后，场中比斗都是不知不觉停了下来。

　　有一名道人跃身空中，伸手打出一灵光，没入浓雾之中，须臾，他灵光又是转了回来，看去没有什么异状，然而其人直挺挺的站在那里不动，下一刻，其却是从天中掉落下来，看去生死不知。

　　有人喝道：“此雾有古怪，诸位快退。”

　　各派弟子立刻往自家门派驻地分散，而有些靠近薄雾较近的修士，也并没有被笼罩进去，一扇扇阵门在前方敞开，相助其等离去。

　　魏子宏在殿阁之中看见了这一幕，不由精神一振，知晓对方被逼动手了。他推算了一下，不难知晓此雾之能，若是无人阻止的话，那么只需要三至五日，这个薄雾就可将整个天岳包括了进去。

　　虽然天岳此刻被笼罩起来，不过浑天青空可以随时将人挪到另一片青空之中，所以并不用为此担心。

　　现在之所以不令其退走，那是因为他还记得有一缕气机未曾搜检出来，对方应该还有耳目潜藏在众人之中，这里情况应该会随时报于天外之人知晓。

　　所以各派弟子乃是作为一个饵钩留在此地，当然，毕竟这些弟子俱是山海俊秀，他不会当真任由其等葬送在这里，要是遇到真正危险，自会立刻送走，现在就看天外那些人到底来不来了。

　　鲁知培因为担心变乱袭来，所以这些天来仗着执仪的身份，时不时便来少清驻地附近走上一圈。他在见到远处有弥天大雾腾起，反应却是比谁都快，立时便躲入了驻地。

　　此刻他看着外间那滚滚白雾不断扩张，倒不如何担心，跟少清弟子在一处，对方撤走之时，那么也一定会带上他的。

　　心中暗暗庆幸，幸亏自己见机的快。

　　而在这时，却见有一道灵光过来。

　　他认出是宗门符信，漫不经心拿了过来，然而打开一看，神情却是一僵。

　　这符书之中却是告知他，所有执仪弟子都已是被转挪去了安稳地界，问他为何不至。

　　他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照这么看，哪怕他什么都不做，都会将他们挪转至安全地界？那他辛辛苦苦冲到少清驻地又是为得什么？

　　随即他又安慰自己，所谓安全地界不见得安全，就算去了那里也不见得能避开危险，自己还是跟着少清弟子更是安全。

　　只是下来情形却是令他感到不对，随着那些薄雾越来越近，这些少清弟子似并无离去的打算。

　　他忍不住向一名熟悉的少清弟子问道：“敢问郭道友，贵派不知何时离开此间？”

　　那郭姓弟子道：“我等并无离去打算。”

　　鲁知培眼睛一下瞪大，脖子上青筋暴起，急急道：“为何不走？怎能不走？”

　　郭姓弟子理所当然道：“我少清弟子，遇敌从不退避。”

　　鲁知培按捺住烦躁心绪，压低声音道：“我知贵派弟子遇敌不退。可外间那气雾乃是上境修士所为，那又何必硬拼？”

　　郭姓弟子正色道：“道友错了，这气雾同样是我辈大敌，只是此次……”他指了指自己心头，“敌不在外，而在于心。”

　　他若是遇上修为远远高过自己的修士，那自然也不会在这里等死，可是方才门中长老已是解释过了，这气雾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损伤，而是会在你心中营造出诸多幻境乃至对手，要是过不去，登时神智丧灭，身死道消，可要过去，则心境必将得以高上一层，故是他决定留下。

　　鲁知培听了解释，方才明白这里门道，少清弟子敢这么做不奇怪，可他却没有把握过去此关，登时露出绝望之色，无比后悔自己先前举动。

　　郭姓弟子淡淡道：“道友不愿在此，后殿有一阵门，可送你至我派驻地之下，可暂时保得你一时。”

　　鲁知培一听，如同捞到救命稻草，胡乱拱了拱手，就飞快朝着后面奔去。

　　而另一边，李函霄看着那白雾渐渐涌了过来，问道：“江道友，听你说来，李某最后避过了此劫？”

　　江名堂苦笑道：“李道友，只是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已与梦中大为不同了，我亦不知尊驾是否还能安然渡过。”

　　李函霄点头道：“我听冉师叔祖曾言，未来变化无穷，从无定数，”他朝后示意一下，“我这阁中有一方转挪之阵，只可过得一人，道友可以用此离开此地。”

　　江名堂一怔，随候他似在思考什么，良久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道：“我愿留在此地。”

　　李函霄看了看他，道：“道友不必如此做，李某本就不打算离去。”

　　江名堂却是摇头，咬牙道：“在那梦中，江某仅是修炼到元婴境界，说明江某未来仅止于此，可江某却是不甘心，那还不如借此机会一试，着能否突破制束。”

　　他感觉自己就算将梦中所有机缘都是得到，也不过是比原先稍有长进，仍是迈不过那关键一关去，与其如此，还不如在此一搏。

　　李函霄点点头，既然江名堂自己做出的选择，他也不会阻拦，他稍作感应，却是发现，此回来此残玉斗法的同门没有一人离去，都是选择留了下来直面这一关，不由一笑，盘膝坐了下来，静静等待。

　　许久之后，那烟雾蔓延上来，并将整个少清驻地吞没了进去。

　　天岳平都教驻地之中，平都教掌门倪天平看着雾气过来，心中有感，叹道：“原来机缘在此。”

　　他唤了一声，“蔡长老。”

　　蔡长老一个躬身，道：“掌门请吩咐。”

　　倪天平道：“你带着众弟子退下，躲去事先安排的藏身之地，记着，勿要让我平都门下有损。”

　　蔡长老抬起头来，道：“那掌门真人呢？”

　　倪天平平静道：“我留在此处。”

　　蔡长老大惊，急道：“掌门真人，这……”

　　倪天平看向前方，道：“蔡长老不必多言，此回乃我机缘，过此一关，便有望斩却凡身。”

　　蔡长老更急，道：“可是这般做太过凶险了，以掌门真人功行，哪怕不去冒这等险，自也能水到渠成，而我平都若是少了掌门，却难有崛起之望……”

　　倪天平摇头道：“我便亡了还有葛长老，他亦是天纵奇才，我平都教仍不至于没落，若是按部就班修行，我却未必能比得过他，此险不得不冒。”

　　蔡长老还待再劝，但是倪天平此回决心已定，他也没有办法，因见那白雾越来越近，他只得带着众弟子先行退去了。

　　倪天平则是静静看着那薄雾过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不一会儿，整个人就被掩盖了进去，再是无法看见了。

第六十五章 拨动异思争道名

　　此来参与斗法的弟子不乏心性坚定之辈，在陆续得知迷雾之用后，有不少人都是决定留下来。

　　不止是他们，一些站在境关门口的上境修士，同样做出了此等选择。

　　故是迷雾蔓延开来后，着实笼罩进去了不少人。

　　但有一些根基浅弱的宗派却是不允许门下弟子如此做，他们通常要数十上百年才可能培养出一个俊才，承担宗门兴盛之望，当然不愿白白扔在这里。

　　迷雾扩张很快，不过半天时间，就将周沿各处广台乃至主要露天地界都是笼盖在内了，天岳之顶看去白茫茫一片，只不过暂时还无法侵入到内里。

　　英姓道人在察觉到这等情形后，嗤笑一声，之所以他的迷雾还有这等试炼心境的作用，这其实也是他刻意如此布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弟子自家愿意留了下来，若是过关，是真有可能功行更高一层的。

　　可对他而言，哪怕少数俊才能够留存下来，可亡于这迷雾之中的人肯定更多，这便已然达到他的目的了。

　　他不知什么时候会过来阻止自己，所以不去看收获，只是加大力气继续催发。

　　方罗自二人发动之后，就拿了一个神通，躲藏起来。

　　这神通并非只落于某一处，而是在不同地界保持数目众多的气机，法身则是在其中不停穿梭游走。

　　这样就算在敌方禁阵之内，也无法找到他真正藏匿所在。

　　从方才至现在，他一直在看着天岳之中山海各派的反应，却发现各派应对尚算及时，而且至今为止，在他可察觉的范围内，除了愿意自陷险地的，没有一人因此横死，这说明山海各派是早有准备的。

　　只是他却没有看见有足够分量的人出现，甚至一个斩得过去未来之身的人也无有，这却让他犹疑不定起来。

　　说不定他先前猜得不错，连季山虽是不见，可的确是牵制住了诸多山海各派的上层，现在面对这等危机根本抽不出手来。

　　这个推断不禁让他蠢蠢欲动起来，想着是否要立刻动手，可旋即又是将这股冲动压下。

　　现在还不是时候，说不定山海界那边故意如此，好把他引了出来一起收拾，故还需再等上一等。

　　很快又是三天过去，看去整个天岳都被雾气所包裹了，而外面禁制也被化去了许多，不过要想渗透入天岳内部，却不是一时半刻之事。

　　魏子宏在将诸弟子挪去天岳深处后，就一直站在殿阁之内，时刻留意着局势变化，他同样是保持不动，任由那对方施为。

　　他主要目的，是为显示出山海各派抵御无力，好引动天外之人到来。不过现在迟迟未见动静，对方应该是还在观察之中。

　　他猜测让此辈这般不放心，应该是那方罗没有现身的缘故，因而使得此辈有所疑虑。

　　所以需先想办法把此人逼了出来。

　　“自变故开始后，此人气机就消失无踪了，好在并不是没有办法。”

　　他一拂袖，身侧又是现出一团光亮，内中却是何仙隐三人与连季山斗战的场景，借着禁阵之助，三人牢牢压制住了此人，再若持续下去，没有什么变数的话，那差不多只要两天左右就能见得结果了。

　　他笑了一笑，这般却是正好，一拂袖，却是将那半界稍稍开得一隙，送渡进去更多灵机，同时又遮掩了一下三人气机，旋即就将关门合闭。

　　就在同一时刻，方罗神情不由一动，方才虽只是泄露出来了一丝气机，可他立时有所察觉，从那气机中他感应到连季山正和其余人斗法，不过情势似乎不太妙，而且对手是谁也难以判明，可是他能感觉到，连季山坚持不了多久了，要是山海修士等到料理完其人之后再动手，他这里机会可就更小了。

　　转念到这里，他又权衡了一下利弊，没有再迟疑下去，当即现身出来，到了天顶上方，把气机一放，一股绝强法力随之汹涌而出，并朝着下方天岳倾覆下来。

　　鼓柱小天之内，地位之上那人忽然一睁目，道：“方罗动手了，只是那连季山仍旧不知所踪，情形甚难判断。”

　　人位之上那人考虑了一下，现在要是动，看去隐隐埋藏着巨大风险，可若不动，很可能本来是有机会，却有可能因此而错过。他看向天位之上，道：“道友如何说？”

　　此时不仅是石环禁制内圈之人，还是外圈之人，都是看了过来。

　　天位之上那女道人却没有立刻给出回答，而是在思考之中，半晌，她道：“诸位，世上无有万无一失之事，这次有变数，难保下回无有，山海界实力终究只有这些，所谓变数，只要不是真阳元尊插手，纵然有麻烦，以我等功行，想来也是可以克服。且今次机会再好不过，要是留给山海界足够时日，其修士功行，必将更胜当下。”

　　地位之上那人立刻附从道：“道友说得不错，山海界灵机兴盛，胜我太多，现在不找个机会将他们势头压下去，那么将来就难说了。”

　　人位上那人叹道：“从此次观摩情形来看，山海不只是灵机胜我，功法亦是如此，两者相辅相成，长久下去，此界之士，必成诸天道法之正流，除非我辈宗门亦有上法灵泽，否则长此下去，终究会逐渐势弱，此等局面，着实堪忧。”

　　到了他们这境界，看得不止是眼前，还有万千载，乃至亿万载后。

　　随着山海界逐渐强势，其修道法门必会逐渐散播出来，而其他宗派在与之比较之中必会居于弱势。

　　需知修道宗派，通常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更何况山海界还有真阳元尊在上，短时内没有什么，可是万千载，乃至亿万载后呢？他们只要自身不曾超脱或者宗门中没有这等大能，那么终究是会被压下一头的。

　　而自家宗门一旦走下坡路，那就意味着即便自己转生回来，成就也未必能高过前生，反而可能会越来越低，要是宗门道统因此断绝或是干脆被他派吞并，那再想返归道途几乎就是不可能之事了。

　　所以这里不止是宗门之利，更是涉及个人私利。

　　在他们看来，唯有所有大派都是相互对等的势力，保证齐头并进，那才能相安无事。

　　势力有可能增长上去的，那就要设法打压，以保持彼此均势。

　　可事实上这是无有可能做到的，只是这个想法不仅是来源于自己，更有某种力量在背后将之诱发出来，让他们觉得眼下若不如此做，那么必定对自己极其不利。

　　那女道人言道：“既然两位道友都是赞同，那就不必再等下去了，我等这便动手。”

　　因为这里众人早就做好了发动准备，故是她语声一落，石环之上自有光亮闪动，随其纷纷破碎，就有一此物自地下缓缓抬升而起。

　　此物似本存于虚无之中，但随后却是渐渐转为凝实，其模样似若一条大鱼，由额到脊有一排眼目，凶戾异常，腹底有爪有蹼，身躯之上隐隐显现出活物才有的筋骨脉络。

　　此物名为恶尤，同样也是一种虚空生灵，生性凶恶，且是独来独往，并不似大鲲多数是族居，其最能啃噬灵机，只要给其足够时日，哪怕将一界灵机吞去也不是什么难事。

　　他们选择这等虚空生灵作为载承，其目的就是要在攻袭山海各派的同时，顺便吞夺此间日益兴盛的灵机。

　　随着这头凶怪不断上升，这处小天之内的灵机不断被吸入其身躯之内，周围地陆山岳开始崩塌沉陷，并向着天地四方蔓延。而当其撞破界空，遁去虚空元海之中后，此间已然是化作了一片残破不堪的死寂界域。

　　山海界半界之内，大鲲赢妫静静等在那里。

　　溟沧派孟至德、沈柏霜；少清派婴春秋、乐羲容；冥泉宗宇文洪阳，元蜃门薛定缘，这六人俱是站在鲲背之上，凝望着虚空深处。

　　山海界中，斩去过去未来之身的修士除却秦、岳两位掌门，现下都是在此了。

　　忽然之间，众人心头都是生出一丝感应。

　　婴春秋稍作推算，道：“天机隐动，偏恶而生，此辈当是来了。”

　　孟至德沉声道：“来了便好，没有耗费我等这一番布置。”

　　他们现在所在半界乃是天地壁障最为薄弱所在，只要破入界中，那么一定是会经过此间的。

　　从别处走不是不可能，可他们也能提前有所感觉，并先一步等在那里，所以对方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毕竟这里是他们主场，占据了地利之势。

　　不过对方不知有几名渡觉修士，但实力应该是远强于山海界这一边，就算他们这些人可以和渡觉一劫修士纠缠，对阵交锋实属下策，所以他们在一开始就没有上去正面相拼的打算。

　　山海界背后尽管有张衍这位太上，可其本人也是说过，世外亦有大敌，所以各大派上层从来没有因此放松过警惕，要是哪一日有外敌来攻，张衍恰好被对手拖住，山海界修士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

　　故是这些年来，诸派除了安排各种万一情形下的退路，还有就是准备了应付大敌的各种手段，只是之前从未有人来犯，而这一次，却终是能够用上了。

　　正在说话之间，众人心头一震，却是感到有一股暴虐气机蛮横无比往半界之内挤入进来，与此同时，又有十余股强大气机自感应之中逐一浮现了出来！

第六十六章 化归浑宇回先天

　　孟至德、婴春秋等人看了过去，只见一头形若大鱼的凶怪出现眼前，那股凶戾之气就是自其身上散播出来的。

　　山海界各派这些年来往来穿渡各界，自不难认出这是一头“恶尤”，对方驭此凶怪到此，目的可谓昭然若揭。

　　凶怪背上站着十多名修士，为首三人笼罩在一团光亮之中，身影样貌分辨不清，具体修为也无法判别，但从气机上看，无疑都是渡觉修士。

　　至于身后那十余人，有一二人与他们功行相仿，而大多数却还远有不及，可无一例外，俱是斩却凡身之辈。

　　六人看过之后，就略了过去，这些人中最为危险的还属那三位渡觉修士，也唯有这三人能给他们带来足够威胁。若是这三人不在，只对付其余十人，实则并不如何困难。

　　这处半界十分坚固，其上设布了无数禁制，算得上是山海界外一道屏障，哪怕没有伯白、伯玄二人，也能将绝大多数试图侵入界中的虚空生灵灭杀在此。

　　事实上，这两名神君只有在面对一些格外凶悍的虚空生灵时才出现，对于那些层次不高的，只会交由山海界修士自行面对。

　　但这一层阻碍，在面对渡觉修士时毫无疑问形同虚设。

　　孟至德沉声道：“敌踪已现，诸位，我等便按先前计议行事。”

　　其余五位上真都是稽首言是。

　　孟至德手中托出一物，在出来一瞬间，好似一切物事都被吞没进去，便是此刻他拿在手中，能感觉到那里有物存在，但却无法望见。

　　此是溟沧派镇派之宝虚元玄洞。

　　面对三名渡觉修士，还不知对方到底成就了几劫功行，与之硬拼显然是很不明智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定并不与对方比拼正面，而是利用这镇派法宝来摧垮对手。

　　可以说，这一回所有谋划都是围绕着此宝而定。

　　当初在动用此宝与敌交战时，因为修为所限，至多也不过解开二层封印，而如今因为功行不同，所以再无这等限碍，此刻已然是解开了三层封印。

　　一旦引动其威，可将一界之地化为虚无。

　　由于此宝威能过于宏大，连御主也未必能够保全，所以持宝之人正身必得在发动之前及时撤出。

　　孟真人当即化出一道法力分身，由其持拿那镇派之宝，随后对大鲲赢妫道：“赢真人，有劳你送我等离开此处。”

　　赢妫闷闷回应一声，其把头尾一摆，顿时消失不见，瞬息间便带着众人从这半界之中撤了出去。

　　那女道人见六人齐齐退走，却是以为山海界这几人见得自己这里势大，发觉无力抗衡，所以不敢与他们交手。她目光一转，便望到了真人那具分身，可方才看有一眼，心中却是没来由升起一股悚然之感。

　　她不由一惊，虽不知那是什么缘故，可却十分相信自身感应，立起神意传言道：“速速离开此处。”

　　可便是渡觉修士，想要在瞬息之内离开这一界，也是无有可能办到的。

　　下一刻，这一行人便觉自己似被一股莫名力量攫住，自身连同外间天地都是陷入了停顿凝滞。

　　在女道人和另外两名渡觉修士的神意之中，不管是自己身躯还是身周围的清气灵光，都仿佛变作了最为华美的琉璃雕像，一动不动立在那里，而后从身外光华到身上衣角，都是同时均匀碎裂开来，由残片化为细屑，再由细屑化为虚无，最后彻底归入寂暗。

　　孟至德此刻与其余五位上真已是退至山海界内，他心意一动，虚元玄洞已然是转回至身畔。

　　这镇派至宝可吞化一界，在此般威能之下，只要不能跳脱去了界外，那么就一并被囊括其内，任你如何挪转根果都无用处。

　　可以说，此行来人，也唯有那三名渡觉修士可以避过此等威能，因为修士只要渡过一劫，那么除了驻世法身之外，在天外天中还另有法身，渡去几劫，便会存有几具，且一具比一具来得法力宏大，哪怕驻世法身被毁，也还可再降下一具来。

　　好在这里也不是没有缺点可以利用，因为你便是再降下法身，也同样也只会落在原处。

　　虽是半界被毁，可不难再重塑一处出来。

　　但因此界其实也是寄托于山海界之上的，所以此辈有落于山海界内的机会，故是这般做未必能保证万无一失，这里就需要同时营造出诸多半界，而此等界天的数目越多，则越能减少其侵入本界的可能。

　　这等事只靠他们六人是不够的，好在此前也是早有安排。

　　孟至德稍作感应，在察觉到此回来犯之敌的气机都是暂时消亡不见后，就对大鲲赢妫言道：“赢真人，劳你再费心一回。”

　　大鲲赢妫稚嫩声音在各人心中响起，道：“我来，我来。”它身上气机一放，便将此间六人与山海界中其余凡蜕修士的气机都是并合到了一处。

　　孟真人见此，就又向所有人传去了一道意念。

　　溟沧派渡真殿内，左殿主宁冲玄负手站于一处高耸兀立的玄岩之上，在他身外，无数气机如狂风暴雨一般围绕在身侧，隐隐可见其中有无数极微极细的剑光飞舞，此间如同一个大涡旋，将界中灵机不断牵引入内，而后再是吞没不见，除其自身之外，无人知晓这些灵机到底去了哪里。

　　此刻他似感觉到了什么，心意一转，只是一瞬之间，所有狂暴气机顿被抚平下来，化作和风细雨，小界之中的天地万物也是变得清朗明澈起来。

　　他仰天望去，少时，一道气光自身上冲天而起。

　　翼空洲，清羽门。

　　凤鸣峡中连天虹，跨飞桥，华光道道，彩芒纷呈。

　　清羽掌门陶真宏正端坐天羽之上讲道，在他四面，有清瀑流淌，泊泊之声中，氤氲气雾在半天中聚成灵云，好若华盖，身旁天鹤盘旋，鸣声阵阵。

　　下方通达外海的龙池之中，一头头龙鲸在汪洋之中恣意起伏，无数灵禽时而停居其宽厚身躯之上，时而成群结队从其顶上飞掠而过。

　　随着他声音回响于清旷天宇之中，亦有诸多玄妙异景因此显现出来，坐于两崖之上听道的弟子无不是心神沉浸其中。

　　而在这时，他若有所觉，微微点头，便一摆拂尘，一枚清羽飘飘而上，不旋踵，就已是没入天际，不知所踪了。

　　紫英洲晓微湖上，掌门云素菡正身正漫步于烂漫花丛之中，似在思索着什么，忽然心有所感，一抬头，暗道：“开始了么？”

　　她随手从旁处抽出一截花枝，意注其上，须臾之间，随着一股香气散发，已是有一朵鲜花自上盛放开来，她把此花往天中轻轻一送，就任其飘飞而去。

　　天岳之中，魏子宏也同样是收到了孟真人传念，他道：“此辈已是入彀，时机已至，该是我等出力了。”

　　他走前几步，起法力往阵禁中枢灌入进去，少顷，天岳之上便有重重叠叠的禁阵灵光显现出来，霎时将原本围堵在外的光膜冲开一处处缺口，天岳之内的凡蜕修士感受到此等变化，立时将自身气机由此送渡了出去。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山海四方四域，各派未曾到来的凡蜕修士也都是有了反应，一股股法力气机皆是冲去天外！

　　孟至德、婴春秋等六人在感应得这些气机之后，立起意念指引，令其等于山海界间隙所在开辟出了一方方界域。

　　一时之间，这些界域好似浮动在山海界表面的气泡一般，成为阻挡在本界前的屏障。

　　不过就算这样，仍不能说是高枕无忧，因为对方足有三个渡觉修士，只要其中有一人法力漏至山海界中，其人就可以侵入进去，并将另外两人也是接引入内，要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那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所以必须将这漏洞补上，万万不能给对手半点机会。

　　可除非能算定对手未来，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想看到同辈之未来，需得付出无数神意法力，并需再设法斩灭那所有未来，方才能把握住那唯一可能，可这等代价在场之人却无一承担得起。

　　好在他们也无需如此做。

　　婴春秋此时把袖一摆，将太卓玄清剑横与眼前，此剑能照见那一线未来，以他如今修为，祭动此剑根本之时，根本无需耗费太多法力，一旦发现对方气机有落去山海界的迹象，就可提前将之斩断。

　　只是在做好一切布置好后，众人却发现对方迟迟不见有法身落下，显是此辈也是忌惮虚元玄洞，不敢随意落下。

　　他们也是不急，要是对方长久不把法身落至世间，那么就会迷失在虚界之内，再无法在人前显化，这般等若将之杀灭，所以拖延下去，明显对他们是有利的。

　　天外天中，女道人在发现自身驻世之身一瞬间就被打灭之后，也是惊怒不已，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何物，可也是分外忌惮，在不知道这等手段山海界还能动用几次的情况下，她不敢轻易降下法身。

　　于是遁入莫名，起神意推算了一下，可是耗费了不少法力下来，可没有办法能够完满解决此般困境。

　　或许将气机渡入山海界之中是一个办法，因为对方不可能连自家修炼地界一并毁去。

　　可她算来算去，发现这里纵有破绽，对方未必没有办法提前堵上。

　　渡觉修士虽然法力高于凡蜕三重境修士，可从根本上而言，与后者仍是处于同一层次之中，并未超脱其上，虽是可以找出一定漏洞，但想要算定所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便只能靠自身昀殊了。

　　只她也不可能在此停驻太久，这里终究不是没有机会，于是心意一转，那一劫法身便自落去世间。

第六十七章 荡洗浊秽复界清

　　婴春秋一直在界中持剑以待，就在那女道人方才欲动，还未曾落下来时，他却是先自有了感应。

　　当即凭剑观照，所有气机落处尽现眼中。

　　他立将太卓玄清剑祭动，这一剑斩落下来，顿将那一缕未来可能渗透入山海界的气机斩断，断绝了这一个变数。

　　而与此同时，身上法力也是去得不少，但这与纯粹用己身法力推算对手相比，耗用却是天差地别，况且他还有紫清大药用以补益，足可保证无有一丝一毫气机漏了过去。

　　女道人方才身在天外天时，虽可以起神意与同辈交言，可他们并不知道世间到底是何情况，所以也无法做出准确推算，只是在落去那一瞬间，感觉自身好似少去了什么。

　　她不及分辨，已然落在了一处界域之中，立知这里仍然只在半界之内，唯有突破这一层屏障，才能入到山海界中。

　　她为避免方才那等情况再现，明白自己绝然不能留在一地，决定立刻转挪出去。

　　然而她却并不知晓，孟至德在大鲲赢妫相助之下，早是化出分身，同时渡入每一个开辟出来的界空之中，故是不论她落在哪里，结局都是一样。

　　就在她方才试图破界出去时，那股令人战栗的感觉又一次袭来，先是天地止顿，然后万物破碎开来，旋即眼前一黯。

　　下一瞬，意识又一次回到了天外天中，而此次却是寄入了二劫法身之上，这说明她那一劫法身也是永远被毁去了。

　　女道人顿时惊怒无比，同时又有些惶恐。

　　她不过是渡过二劫，在接连被毁去两具法身之后，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具，要是此身也是消亡，那么她就被彻底杀死了。

　　她不知道山海界之人到底掌握了什么法宝，可在那物面前，连转挪神意也是无用，这令她空有一身庞大法力，却是毫无用武之地。

　　这刻已是进退两难，若再是降下法身，却是惧怕再遭同样下场，可若不去，无疑会渐渐迷失于虚界，无法再入世间。

　　她想了一想，当即神意转入莫名，见得那两名道人，言道：“两位道友，方才我法身落去，却又是被山海界之人用相同手段灭去，事先推算之中，天机之中曾出现一丝变数，想来这就是对面所操持的宝物了，这回是我低估了对手，倒是连累两位了。”

　　其中一人道：“道友不必说这些，此番攻袭山海，乃我三人一同所做决定，现下唯有同舟共济，才能共渡难关。”

　　另一人道：“舒道友说得不错，尽快破局才是正理，道友两次与那物照面，不知可有对策么？”

　　他们在不受异念蛊惑之时还是十分清醒的，知道现在事情到了眼下，互相推诿埋怨对解决事情毫无帮助，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解决眼前难题。

　　女道人言道：“方才渡入下去时，感应到开辟出了不少界域阻我去路，其等是想以此阻拦我进入山海界中，可不管手中到底掌握何物，绝无可能做到每一处界域同时运使，故是我需与两位一同落去，这般对方就无可能同时对付我等三人了。”

　　两人都是沉默不言。

　　他们都是清楚，就算女道人推断为真，他们只要降落世间，那么三人一定有一人是会被对方针对的。

　　只是他们俱是渡觉一劫修士，驻世法身被毁，只剩下最后一具法身，要是被那物卷入，那就是神形俱灭了。

　　可似乎前进还有一丝生机，躲在这里那是必无幸理。

　　尽管知道这个道理，可毕竟事涉生死，两人也是迟迟无法做出决定。

　　女道人继续说道：“我三人下去，只要有一人闯入山海界中，那么山海界修士就不可能再动用此物。”

　　其中一人道：“事到如今，道友还是想着对付山海界之人么？”

　　女道人知道他们心气已沮，就算三人都是能够完好无恙的突破入山海界中，恐怕想得也是如何离去，而不是留下与山海界修士拼杀。

　　她道：“当然非是如此，诸位想必与我一般，在来此之前都将一缕神魂留在了洞府之中，我等可以做一个约定，无论谁人出去，都要设法送渡不曾脱身的道友转生，并护其入道，不论转过几世，都需庇佑其至再度斩去凡身为止。”

　　两人稍作沉思，这几乎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故都没有太多犹豫，当场同意下来。

　　在意见统一之后，三人当场就立下约誓。随后再是稍作商量，就把意念一转，将最后一具法身落去世间。

　　山海界内，婴春秋一直把神意停留在太卓玄清剑上，可忽然之间，他神情却是凝肃了起来。

　　这一次他看到有三股气机渗透入山海界中，说明对方将会是三人齐至，他一引法力，接连挥出数剑，将之杀灭，到此还是不停，又借剑看到三人落处，这几个动作下来，他耗损也是极大，便与众人招呼了一声，当即盘膝坐下，化用大药，以此尽快回复法力。

　　片刻之后，有三道金光从天而降，分别去往不同界域，由于虚元玄洞只能一次扫荡一界，故是只能一个个料理，而那名女道人无疑是重中之重，而另外二人则需稍加阻延，这等情况六人早在神意之中便就商量好了对策，在感得其等落处后，沈柏霜、乐羲容、宇文洪阳、薛定缘四人便分作两路，遁去另外两名道人所在。

　　而在此刻，孟至德留在某一界域之中的分身感应得那女道人到来，心意一转，虚元玄洞已然浮于身侧，而下一刻，整个天地当即被此物吞没进去，直至化为虚无。

　　而另一边，其中一名道人身躯方才出现，就见一道剑光疾劈而来，他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危险预兆，他能感觉到，自己若挨此一斩，那必无幸理，故是不敢有丝毫迟疑，赶忙转挪根果避去。

　　本拟可以暂缓一口气。然而那剑光却是在身侧来去不停，不但如此，还感觉到另有一股气机隐隐罩定在自己身上，无奈之下，冒着暴露根果之危，不停转挪，以求避过。

　　可这样一来，他却是被生生拖在了此间，某一刻，他忽然发现两名对手气机发生了极大变化，似从极盛骤然落至最低，这分明是正身已是不在此处，只留分身犹存。

　　他顿时恍悟过来，暗道不好，然而不得他抽身退走，整个界天已是被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卷入了进去，随后所有一切都是沉入一片黑暗之中。

　　孟真人在解决了此人之后，就将意识投入到了最后一处交手之地中，随即将虚元玄洞接引过来，并道：“两位道友，可以退去了。”

　　宇文洪阳、薛定缘二人当即勾连上了大鲲神意，借其法力之助，登时挪转了出来。

　　场中那最后一名余寰道人才是把法身降落下来，便陷入了薛定缘所营造的蜃境之中，尽管没有多久就被他所识破，并从中闯了出来，可随后却是陷入了冥泉之水的围困之中，同样也没能从此方界域之中闯了出去。

　　孟至德在二人退走之后，把法力一引，又一次将玄洞引发，整座界天毫无悬念的崩塌了，连带那道人也是一同埋葬其中。

　　他意识再度回到正身之上，沉声道：“来犯之敌已是尽诛，唯有连季山等辈仍是未除，未免变故。需得尽快了结。”

　　诸人深以为然。

　　六人再是商量了一下，为防还有人敌来袭，孟至德、婴春秋、乐羲容、沈柏霜四人决定暂留下来，并请得宇文洪阳与薛定缘二人回去剿灭此刻还在后方作乱的连季山等人。

　　宇文洪阳和薛定缘受得请托，立刻就往那处浑天青空而来。

　　连季山在三人及禁阵围攻之下，摩天宫台此刻早已是崩塌，甚至驻世法身也被打灭，此刻已然降下了一劫法身在做最后挣扎。

　　何仙隐三人则是极有耐心的将其围在其中，不断借助阵法消耗其法力神意，不给其任何拼命机会，此刻就算没有人干涉，大概一二天内，他们也能将其收拾了。

　　宇文洪阳与薛定缘一到，先是与三人打了声招呼，随后一并加入了斗战。

　　连季山此刻所拥有的法力远高于在场所有人，但是在禁阵压力之下，他并没有办法将所有力量用到正面，颓势已是明显无比，现在又有两人掺和进来，他立时抵受不住，忍不住再度转挪根果。

　　何仙隐等人早是算定他根果所在，这刻见他再度祭动，哪会跟他客气，三人法力同时发动，他们虽是分属不同宗派，可是功法源头却同是来自于太冥祖师，故是无比契合，但见无边水潮从虚空之中生出，自上下四方围拢而来，再往中间一合，连季山就被淹没了进去。

　　薛定缘可以感觉到，自法力水潮合拢那一刻，此人气机便已不存在了，显然已被三人消杀，他打一个稽首，道：“多谢三位了。”

　　郭举赢道：“哪里，贵方界中当还有大敌，我等既来此，也该有始有终，当与诸位道友一同荡平此辈。”

　　薛定缘心中明白，这三人现在如此积极，可不仅是对方口中说得那个原因，而是因为要让方罗等人走脱，可能就会怨恨他们坏了其等之事，所以想将此辈彻底杀灭，这样回去之后就再无后顾之忧了。他颌首言道：“那就劳烦三位了。”

第六十八章 气落半天执妄消

　　方罗在现身之初，本以为凭着自己这边三人合力，不难剥去天岳外围禁制，而一旦冲入驻地内圈，那么其中各派精锐弟子就只能任由他们宰割了。

　　只是在他参与入进攻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禁阵坚牢异常，而且重重叠叠，打散一层又是一层，并且后面明显还有多名凡蜕修士在以法力支撑。

　　他乃是渡觉修士，若是在心无旁骛的情形下，只要给他十日左右，就可破开这些阻碍，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早在动手之前，他就确定连季山坚持不了几日了。

　　等到收拾好其人的山海修士转回，他哪还有什么机会去分心对付天岳？

　　他心中忖道：“终归还是急切了一些。”

　　不过他倒不后悔，因为他自认要是继续等在那里不出手，那么天外那些同道肯定只会保持观望，而现在说不定其等已是往他这里过来了。

　　他这番想法也并没有错误，甚至推断也算是基本正确，唯一失算的，就是没到女道人一行人根本没能够侵入界中，在界天之外就已是折戟沉沙了。

　　而由于他与此辈之间一向是通过连季山传递消息的，所以对此情况仍是一无所知。

　　不过他感应之中，仍是隐隐有些不安预感，于是起得神意推算了一下，却发现天机扑朔一片，什么都看不出来，这更是让他感觉不妙。

　　心下寻思下来，认为当先寻一个退路了，便将法力分出一部，留了一个分身在原处，自己则是转运功行，躲去一边，要是情形不对，那么就立刻破界遁走，只要到了虚空之内，那任谁都阻拦不住他了。

　　他本以为至少还要一二日后才能见得分晓，可事机发展却是出于意料，才是半天过去，就见穹宇之上天壁一开，五道人影出现在了那里，而后数道目光略过了那道分身，直接往他身上投来。

　　方罗心中咯噔一下，他立时认出其中何仙隐三人，这几人出现在这里，还是从界外而来，这本已是说明了一些问题。而现在被这几人盯住，想要破界离去那已然是无法做到了。

　　天中五人这时缓缓遁身下来。

　　到了方罗近处，薛定缘走了出来，对其打一个稽首，道：“这位道友，你等外间援手已然覆灭，现如今只剩下你等三人，已是做不了什么事了，还是束手就擒吧。”

　　方罗犹豫了一下，他倒不是怕对方诓骗自己，而是这一停手，自己生死就只能任由对方决定了。

　　郭举赢冷笑道：“两位道友何必与此人多谈，只他们三人岂能与我辈相争，不妨直接拿下。”

　　正如薛定缘先前所想，他既然动了手，那就不会让此回入略山海界的余寰修士回去，尽管知晓三人就算放弃了抵抗，山海界各派也不会轻易将之放过，可要是能将其等打杀在这里，那岂不是更好？

　　薛定缘以神意传言道：“几位稍安勿躁，这几人便是愿意束手，我等亦可保证，不会再让其等回得余寰诸天。”

　　这里虽说是在浑天青空之内，并且还有一件从未动用过的护持法宝，可这么多上境修士斗战，不见得能万无一失，若能兵不血刃将此辈拿下，那无疑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郭举赢得他保证，点了下首，便不再说话了。

　　方罗念头数转，此次他虽然没能亲手杀死哪怕一个山海界修士，可在那片迷雾笼罩之下，他能肯定因己方而死的山海修士当是不少，其中肯定不乏大派弟子，他不认为山海界修道人会因此放过自己。

　　更何况，他现在也不是没有谈判的资格。

　　他抬头看来，道：“要是贵方肯放开界空，放我等离去，我等绝不在此停留，亦可将事先布落下来的手段尽数撤走，贵方要是不愿，那也只好在此与诸位决个胜败了。”

　　薛定缘摇头道：“方罗道友，你等已是毫无胜算。”

　　方罗故作轻松道：“虽是如此，可我两边若是争斗起来，就怕山海界承担不起这等损失。”

　　薛定缘淡声道：“好话已是说尽，既是不愿，那各凭手段了。”

　　方罗一怔，他没想到山海界这边态度如此坚决，他本以为能讲些条件，现在看来是无有可能了。

　　宇文洪阳见已是无法用言语劝服对方，冷然一扬袖，轰然一声，一道昏黄河流在身外旋绕展开，随此物一出，似是诸物变得晦涩沉滞起来。

　　方罗一望见此水，顿觉一股昏沉涌上脑海，心思意识逐渐模糊，这般用不了多久，就会坠入无知无觉之中，好在他斗战经验也不少，立刻转挪根果，从这等状态之中摆脱了出来，又及时将自身法力放开，与那已是轰然袭来的水流挡下，同时心中呼喊英、陈二人上来助战。

　　同一时刻，魏子宏在殿阁之中只觉整个天岳震动了一下，随即这等动静越来越大，脚下所站的这处殿宇更是晃动不止，好像随时就要崩裂一般，知道是两边交上了手。

　　可他依旧维持着镇定，现在天岳禁阵各处阵眼有各位凡蜕上真负责镇压，只要此处没有被彻底破开，那便无需担心。

　　而且因为外围乃是浑天青空，所有法力余波都是可以送渡到其余浑天青空之内的，且也不必要将两边碰撞时所激发的力量全部封堵在内，只要起得削弱作用便好，就算泄露出去一些，以山海界表面这几千年修筑的禁制也足以承受得住。

　　只是两日之后，他就感到那数股激烈沸腾的灵机平息下来，他迈步来至外间，负手往上空望去，道：“事了矣。”

　　山海界半界之内，孟至德对再度回到此间的何仙隐三人打一个稽首，道：“此番多谢三位援手了。”

　　郭举赢笑道：“孟道友言重，同脉有难，我等岂能不伸手相助，况且贵派掌有祖师所传之物，便无我等，此辈也难以撼动山海界。”

　　通广道人摇头道：“也不知此辈哪里来的执念，非要与山海界过不去。”

　　孟至德沉声道：“诸天万界灵机大兴，天机却是因此变乱，有许多人难免心生执意妄念，下来这等事当不会绝迹。”

　　郭举赢也是点头，他打一个稽首，道：“来敌虽退，贵方想来还有不少事机处置，我等就不在此相扰了。”

　　孟至德道：“也好，现下不便待客，改日当登门致谢。”

　　两边客气了一番，何仙隐等三人就遁身破界而去。

　　孟真人看了一眼身后，此回来敌虽除，可山海界这边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每一个所开辟出来的界域其实都是从山海界中借取而来的，虚元玄洞一旦运使，都是将一界之地彻底化为虚无，等若是将其彻底抹去了，所以对界天根本也有一些损伤。

　　不过这总比在山海界直接交手来得好上许多。更何况，秦、岳两位掌门现在都在尝试突破境关，只要有一位能够成功，入至真阳境中，那么这些都是不难弥补回来的。

　　天岳之上，此时雾气已是散去，可以看见一个个修道人盘膝坐于原地，但是其中大多数已然断绝了气息。

　　各派长老此刻见得这番场景，纷纷开始出来找寻自家沉浸在迷雾之中的弟子，然而结果却是让人痛惜不止，虽最后也不是没有侥幸过关的，但真正能挺过去的，却是少之又少。

　　看到这般景象，起初有意借此磨练自身，却被门中长老阻止的弟子都是暗暗庆幸，这等心关，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厉害许多。

　　少清驻地之内，李函霄忽然睁眼，只是整个人精神气象与方才已是截然不同，好似身上蜕下了一层旧衣。

　　他这时转过头来，看向盘膝坐在那里的一个人影，道：“江道友？”

　　江名堂却是没有回声，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已然没有了气机。

　　李函霄轻叹了一声，他感应了一下，此次来参与斗剑的少清弟子有不少，但是现在仍是保有生机的，却只剩下了一半。

　　少清派弟子本就稀少，此来斗剑的有不少更是门中俊秀，这等损失不可谓不大，但是得以存身下来之人，包括他在内，将来无疑可以取得更高成就。

　　鲁知培惊魂未定的从少清驻地之下的禁阵内走了出来，成功苟活了下来，他本想上去感谢一下那名少清郭姓弟子，顺便维系一下交情，可结果却没有见到其人。

　　他打听了一下，却是吃惊发现，这一位最终没能过关，生机已是在那片迷雾之中耗尽了，然而在他记忆之中，这一位最终却是渡过难关的，一时之间，心中生出了不少疑虑。

　　他明明记得，这位日后成就不小，念至此间，他不由怀疑自己所见到底是否真实了，可再是一想，若自己所知只是虚幻，那么也不可能凭空知晓这一位的名字，或许是后世以讹传讹，也或许是转世重修之后再借用了原来名姓，毕竟他也是只是听人传言，并没有当真见过这一位。

　　这么一想，他不由定下心来，随即又隐隐生出了几分兴奋，这番危机已是过去，下来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

第六十九章 战罢山海动诸天

　　虚空深处，白微、邓章二人把女道人一行人的覆灭过程都是看在眼里。

　　邓章冷声道：“此辈终究不能成事，枉费我等给其等添了不少助力。”

　　白微笑道：“便是不成，也是引得人道之间自相残杀，我等也无折损。”

　　邓章面无表情，他虽也是人身修士出身，可自走上无情道后，就不再也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了。

　　白微这时一叹，道：“对比那张道人、旦易、傅青名等辈，我等现在只能做这些小动作了，顺便等待天时变动了。”

　　他认为现在人道气数太盛，在这一纪历之中，几乎难以取胜，就算他们二人直接下场，那也只会把自己搭了进去。那还不如趁着这天机变乱之际，挑动人道自家争斗，在下一纪历到来之前尽量削弱人道实力。

　　他此次最怕这等小动作会惹来张衍出手，故是先前一直小心翼翼，至多只是利用法力蔽去伯白、伯玄二人感应。

　　他暗自琢磨了一下，这一次张衍、傅青名等人未曾出手，显然这尚未达到其等容忍底线，那么下一次行事时只要不曾越了过去，想来当也无事。

　　天岳之上，蔡长老匆匆出了藏身之地，借助阵门很快来至几日前与倪天平别过所在，他抬目往那一处高台看去，却见倪天平仍是站在那里，只是身上似无任何气机，不由心中一惊。

　　他到了近前，躬身一拜，小声道了一句，“掌门真人？”

　　只是等了片刻，倪天平却无任何回应，他神情微变，上前几步，加重语声，试着再道：“掌门真人？”

　　见倪天平仍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他心头直往下沉，像是做了什么决定，道一声“冒犯”，上前几步，搭上倪天平后背，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只是轻轻一碰，其身躯就好似尘末泡影一般散开了。

　　蔡长老大惊，倒退了两步，就在这时，却有声音在耳畔响起道：“蔡长老。”

　　蔡长老回头一看，见倪天平好端端地站在那里，正含笑看着他。他怔了一怔，随即激动起来，“掌门真人？方才那是……”

　　倪天平道：“你方才所见，不过是我往日旧身。”

　　蔡长老一听之下，先是愣住，随即反应过来，面上满是惊喜之色，颤声道：“掌门去得旧身，那莫不是说……”

　　倪天平颌首点头道：“凡身一去，根果既得，此回还要多谢那一位余寰道友，不然我若想入此境中，却还需数百载参修。”

　　蔡长老得了明确回言，却是喜不自禁，躬身一拜，道：“恭贺掌门功成上法。”

　　自家掌门这一成就凡蜕，平都教终是有了力可擎天之人，大派之称也算是名副其实了。

　　尤其是本来教中有新旧两派之争，现在掌门有此修为，那不用与守旧派继续纠缠了，任谁在绝对实力和大义名分面前都无力反抗，宗门终是不必在老路上再走下去了。

　　虽说那位葛长老天资其实也是极高，说不定未来也能有此般成就，可是要等到那时候，还不知要多久，而在这段空余时间内，倪天平早是把宗门上下理顺了，其人想要翻盘那是绝无可能了。

　　他这时想了一想，道：“掌门功成，是不是要知会各大门派掌门一声？”

　　倪天平一摆手，道：“暂不必做此事，我出来已久，该是回去了。”

　　蔡长老顿时明白，掌门此回不想借助各派威势，要直接以己身之力解决教内之事，正色道：“是，属下这就回去召集门下弟子。”

　　倪天平摇头道：“此番我会单独回返，蔡长老还是带着门下弟子留在此地，斗法盛会尚未结束，我平都教弟子难得有机会与诸派弟子比斗一场，我等何必夺了他们的机会。”

　　天岳之上虽是经历了这一番冲击，可实际上真正死于这场攻袭之中的却是一个也没有，所以各派上层并没有因为此事而终止斗法，今番比斗仍是会继续下去。

　　蔡长老俯身一礼，正容道：“是，属下定会照拂好门下弟子。”

　　倪天平点点头，便留了一具化影分身在此，自己则是心意一转，已然遁去无踪。

　　宇文洪阳与薛定缘二人在与何仙隐三人解决了方罗等人之后，因为不确定是否还有外敌来犯，所以又是回到了半界之中驻守。

　　六人一直在此驻守一二日之后，忽然发现两股沉闷声响在心神之中响起，却是伯白、伯玄两位神君再度与他们神意牵连上了。

　　这两位一现身，无疑说明此次大敌已退。

　　孟至德起神意问了几句，这两位却言，之前无端沉睡了过去，也不知是如何一回事，料必是有真阳大能在背后做手脚。

　　不过这一点不用担心，有张衍这一位太上道祖在上，若当真有山海界各派无法应付的大能出现，一定也不会坐视，或许事情也根本到不了这般地步。

　　既然两位神君在上，那么已不必在此保留太多人手，故是六人商量下来，决定每人在此轮守三百载，若将来还有人斩却过去未来之身，那亦当需来此驻守，并以此永为定例。

　　不过此事虽是过去，但余波却远未平息。

　　此次参与斗法盛会的，不但有山海界各派，也有天外修士，这一场斗战碰撞如此激烈，又涉及不少上境修士，那自然是遮掩不住的，且山海界各派也无意隐瞒，故而无有多久，诸天万界俱是陆续知晓了此事。

　　余寰诸天的修士在得知此事后，却是格外吃惊。

　　在他们看来，尽管山海界有一位真阳元尊坐镇，可界中并无任何一名渡觉修士，所以给其等感觉，便是若无这位元尊，山海界并无法与他们任何一天相抗衡。

　　然而这一次山海界修士表现出来的战力，却是大大出人意料，由不得他们不正视。

　　要知此次侵袭之人，除了六名渡觉修士，还有十余名凡蜕修士，这已是一股极其强横的力量了。

　　可以说，余寰十九大天，真正能够抵抗这等势力侵袭的，也没有几家，本来这次侵犯山海，若是那位元尊不曾出手，那么当是毫无悬念，结果这主动进犯一方却是全数覆灭，竟连一人也未能逃了出来；而与之相对应的，山海界之中据说无有一人因此番斗战受得损伤，两者一比，可谓高下立判。

　　青华天，青碧宫正殿之内，彭长老坐于上首，下位坐着关隆兆、凤览二人。

　　彭长老沉思道：“这次袭击山海界之人多是我余寰修士，我青碧宫当遣使前往，对山海同道告歉一声。”

　　余寰各天虽是互不统属，青碧宫也只要你界内行那善功之法就不来管你，可名义上诸天仍是以青碧宫为首，故此次之事虽与他们无关，可既然所有入掠之人都是余寰修士，那总要打一声招呼的，这般两家脸面上也过得去。

　　凤览道：“稍候不妨由我亲自往山海界走一回。”

　　彭长老点点头，看向关隆兆，道：“关长老可曾查证此辈身份？”

　　关隆兆自袖中取出一枚玉碟，道：“此辈身份名姓，背景来历，俱在其中。”

　　彭长老接来看过，不觉皱眉，此辈竟是来自于不同界天，乃至不同门派，甚至还有几人是邪派中人，从过往行迹来看，彼此之间根本无有任何交情，此次居然能够一同联手对敌，着实让人费解。

　　不过联想到此辈敢于去攻袭一个有真阳元尊坐镇的地界，细思下来，这背后也一定是有元尊支持的，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也只有真阳元尊之力，才能将这么多不同派别之人聚到一处。

　　他想了一想，收好玉碟，道：“那件事查的如何了？”

　　关隆兆神情严肃道：“近日又有两名弟子宣称见得未来变化，其中一人说能见至千年之后，而另一人与前番看押起来的散修相同，言称是某位上境修士转世，随着天机变乱，我疑此等人物会越来越多。”

　　凤览嘿了一声，道：“这还只是我等发现，不知还有多少人明明见到了许多，却对此秘而不宣。”

　　彭长老哼了一声，沉声道：“传命下去，着各界驻守盯牢各天天主，若有异动，需及时上禀。”

　　此次进袭山海之人，是否受得天机之扰尚待确认，可若连渡觉修士都会如此，那难说余寰诸天之内是否有天主受得蛊惑。一界天主若是出得什么变故，那么界天之内的善功之法就可能会受得极大影响，这是他们绝不能容许的。

　　张衍坐于清寰宫中，山海界中前后情形，诸天万界各派人心变化，乃至后来白微、邓章等人一言一动，这所有一切，都是一无遗漏显于他感应之中。

　　这回他放任这两人行事，并不插手干预，就是要借此辈之手搅动因果。

　　由于如今诸天各派都在昆始洲陆之上立足，并且与本宗往来频繁，此间可以说已被纳入了诸天万界之中，所以引动玄石之因果已不再单单局限于此了。

　　当然，现世终究只是现世，不过是寄驻于布须天之上的，故而玄石若现，最后仍只会出现在昆始洲陆，而不会落在别处。

　　他暗自推算了一下，玄石已是隐隐有入世之兆，但距离真正现世，当还需一段时日。

　　不过现世之内诸般变化，对他而言终究只是小事。

　　他一抬头，目光望去虚空深处，随着一直以来的不停推算，他此刻已是隐隐约约捕捉到那股搅动诸天气机源头所在了。

第七十章 衰盛涨落涉天数

　　张衍在察觉这源头后，发现其气机晦涩异常，连对方到底是人还是先天宝灵都无法从中辨明，要想看个清楚，要么继续推算，要么就是直接寻了过去。

　　他寻思了一下，却并没有如此做。

　　因为他在接触到那气机后，发现此中无有恶意，也没有具体偏向，这说明对方并不是冲着他而来的，可他要是主动上前，却反可能与对方直接起得冲突。

　　在未曾了解到此僚目的之前，他并不打算出面干涉，虽然那法力波荡直接导致诸世灵机大兴，可这与他意愿并不相悖，反而心中乐见。

　　但这不代表他会因此放下戒备，对方现在是助长灵机，可谁知以后会是如何？

　　好在大略知晓了那源头所在后，下来只需小心提防就好，对方一旦有什么对布须天不利举动，他随时可以加以应对。

　　他收回目光，没有再去多管，转而入至定中，继续调运功行，参悟大道妙理。

　　倏忽一转之间，就是十载过去。

　　山海界中比斗盛会此时仍在进行之中，之前那一战非但未曾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反还引得天外更多宗门携得弟子前来比斗，故是盛会范围现在也是越来越广，看去数载之内还无法结束。

　　不过天机变乱也并未停止，由于怀疑那女道人那一行人是受了此等影响才会去侵袭有元尊坐镇的界天，所以诸天各派现在只要发现得了天机缘法之人，多是采取看管起来的手段，免得此辈出来搅乱局面。而这其中，也不是没有上境修士受此搅扰，心中生出异思的，但在没有上境大能推动的情形下，此辈头脑还算比较清醒，至少眼下都能保持隐忍不动，故这些年来，大体局面还算得安稳。

　　张衍尽管在清寰天中闭关，可这些人心中所见所思却都在他眼底之下，但只要不是真阳大能受得此等影响，他便不会多加理会。

　　这一日，他正运转功行之时，心中忽起感应，抬眼看去，见虚寂之中有一枚灵光玉符浮现，分明是某位老熟人以法力所化。

　　他心念一转，当下起意一唤，此物便已落到面前，再是观注片刻，心中已是了然。

　　此物乃是曜汉老祖送来的，其言是承了那镜湖之主之托，邀他前往那里一叙，说是有一桩大事需与他商量。

　　张衍稍作思索，曜汉老祖前次离去之时，曾对他出言相请，他其实也有意一探那里虚实，只是此后为调运功行，所以一直不曾动身，而这回对方又是郑重来书，倒是可以顺便去那里一行。

　　只是其口中所谓大事，他猜测这或许与眼下那诸界灵机大兴有关。

　　至于对方请得他入那庇佑之地，这里面会否有什么阴诡算计，这倒是不得不防。似如他为布须天之主，要是外人进来，随时可以镇压在此，曜汉老祖背后之人当也是造化之地御主，在自家界天之中，当也不难做到此事，所以他此回不会动以正身，只会遣得一具分身前往。

　　这样要担心的只会是对方，因为他若到了那里，要是有什么高明手段，大可以在对方那处留下一缕气机，这般未来两边若起斗战，就会起到一定作用，不过今番既是受邀而往，他自不会去做得这等事。

　　在思索停当之后，他当下化出一具分身，自布须天内出来。

　　上次因为找寻那残破面具之故，他早早感应到了那方镜湖所在，想要去到那里也是不难，但这回身为客人，就不必如此了。

　　他将那枚玉符取了出来，只是一祭，霎时之间，就有一道气机劈开前路，他一摆袖，当下顺此而往，只是一瞬之间，就来到了那面镜湖之前。

　　此地主人显也是感应得他到来，镜湖面上一阵涟漪波动，曜汉老祖自里走了出来，对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张衍也是抬手回有一礼，他看了对方一眼，随着功行精进，他此刻也是能感觉到其人身上有几许异常。

　　从那位持剑道人所说言语中可以推断出，面前这位曜汉老祖不见得就是其本人，或只是与本人有所牵连，也或许只是其正身一部，其人如此做，恐怕不单单是为了自身修行，当也有其他目的在内。

　　曜汉老祖这时稍一侧身，客气言道：“道友请。”

　　张衍一点头，随他往镜湖之中走入进去，只觉自身仿佛沉浸入一团温水之中，感应也是模糊一片，在好似过去许久之后，这一异样之感方才消逝不见，猜测这是对方故意设布的障碍，好使他无法察觉此间真正虚实。

　　随着感应逐渐恢复，他知自己已是到了界中，稍稍辨察了一下，便发现这里与寻常造化之地大有不同，如无意外，应该是利用了某个造化至宝与造化精气相互融汇而成。

　　这造化至宝与这方造化之地同源而生，照理能至这一步，已是可以超脱出来，却不知什么缘故，最后却是落得这副局面。

　　曜汉老祖当时曾暗示此处不弱于布须天，那是夸大其词了，但这处地界本身根底倒是不错，在他见过的造化之地中，除却布须天，的确没有哪一处比得了此间了，且因为与至宝相合，门户也足够坚稳。

　　不久之后，两人来至一处台座之前。

　　那主位之上，坐着一名带有半边面具的道人，然而那面具一面却是眼目灵活，反而露出真容那一面却是口鼻僵死。

　　在其之下，所座之人大多数都是他熟人。

　　左边乃是羽丘、玉漏二人，其上还有一个座次空着，那当是曜汉老祖之位，而在其等对面，则是投奔到此的参霄、玄澈、壬都三人。

　　那为首道人此刻见他到来，便自座上缓缓站起，其余五人也是一同起身。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指着那道人言道：“张道友，座上这一位，便是此间镜湖之主了，我等也是得他护佑，方能躲避那位侵吞之势。”

　　那道人对他打一个稽首，道：“贫道季庄，见过道友了。”

　　张衍淡笑了一下，抬手还得一礼，道：“原来是季庄道友，有礼了。”

　　站在此人面前，他不难分辨出来，前次欲阻他成就的无面道人，便应当是其人气机所化。当然，气机化身与正身不能等同而论，可也是代表了那背后正主意愿的。

　　不过他今天是来作客的，就算有什么过节，也可以放在以后再论。

　　曜汉老祖道：“其余道友，想必俱是识得，我便不再多言了。”

　　季庄道人一展袖，道：“道友请入座。”

　　张衍一点头，到了客位之上坐定，众人也是陆续回得座中。

　　季庄道人看了过来，缓声道：“我与道友有些许冲突在前，不过我如此做非是出于我本意，而是为了大局考量，不得不如此尔，道友若是知晓此中真正原委，想来也当能理解我之作为。”

　　张衍一挑眉，道：“哦？那却要请教了。”

　　季庄道人看着他道：“道友可知那位存在真正来历么？”

　　张衍略一沉吟，道：“贫道与之有过正面交手，私下猜测，其人入世，或许是因为某种执思意念所寄。”

　　季庄道人不由点头，道：“道友看得极准，”他顿了一顿，“道友当也知晓，诸位大德当日为寻上境之秘，导致造化之精破碎，才形成而今这般局面。”

　　张衍微微点首，这些他在成就炼神之时便已是看到了。

　　季庄道人继续说道：“可道友怕是不知，这些大德虽被造化之精破碎所牵连，一个个似是陷入了永寂，可在此之前，此辈却是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寄一意于虚寂之中，以求未来能以解脱出来。”

　　张衍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道：“所以说，那一位之所以存在，实则是那些大能意念寄托之故。”

　　季庄道人颌首道：“正是如此，不止这般，我辈之中，只要有人功行突飞猛进，超迈于同辈之上，那便会引得这一位入世显化，只是造化之精破碎，天道缺裂，并非无有代价，这些大德自是需以身代偿，可其等若是想要回来，那这些因果便会转落在我辈乃至亿万现世之上，所以那一位存在才会侵吞诸有，要是无人阻碍，待得他把诸有吞尽，那么这些大德便又可显身而出了。”

　　张衍眯了眯眼，道：“故是道友先前所留气机之所以出面阻我，便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季庄道人点头承认道：“我并非是针对道友，而是为了不令那一位存在过早现身，便那人不是道友，我亦一样设法阻止。”

　　张衍听到这里，心中若有所思，这里有些事与他之前猜测相互印证，的确是能对得上了，不过他并不会完全相信此人所言，事实到底如何，还需日后继续求证。他抬目看去，道：“那么道友今日请贫道来此，是否又是为了此事呢？”

　　想要让他停下功行，那是绝然不可能的，想来对方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除非以力压服，可现在镜湖虽然实力不弱，但却并不具备压服布须天这一方的能耐，当日连那位存在都无法闯入布须天中，此辈更是不用多想了。

第七十一章 搬弄人念代天意

　　季庄道人默然片刻，才缓缓言道：“我非是要再次阻碍道友，便如此做也无有任何用处了，自道友将那位存在击退，且是神元三分之后，道友便已是从那位的因果牵连之中摆脱出来了。”

　　本来张衍在诸多同辈之中功行进境最快，所以那一位存在的显化将会由他来引动，正是因为如此，季庄道人才会设法阻止，而现在张衍可以说已是击败了那位存在，遏制了其侵吞诸有之势，实际上已是打破了这层牵连，所以继续阻止他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

　　那位存在若再想继续下去，那就只能从他人身上想办法了。

　　季庄道人神色严肃无比地说道：“道友虽是自身得以解脱，可只要诸位大德的执念寄托未曾褪去，那么这一位便永远无法打散，现下其固然神元三分，可终究是还会再度复起的，除非你功行能高过各位大德，否则任谁也无法阻止。”

　　说到这里，他语声加重，“若只是如此，倒还罢了，而今我等却是发现，那些大德可能还排布有后手，但也或许是有人希望这些大德回来，故是在暗中推动此势。”

　　张衍心念一转，道：“道友是说，眼下那诸界灵机大兴一事么？”

　　季庄道人言道：“正是此事，”他看向张衍的目光有些复杂，“道友这边因果牵扯一绝，那么那一位存在为了能够复还回来，这等因果必定会落在他人身上，其很可能会从下境修士之中扶持一人出来，推动其入至炼神境中，又或者干脆从我辈之中再择选一人，由其牵动天机，而除尊驾与那一位道友之外，余下所有人可谓都在其中。”

　　曜汉老祖这时也是开口道：“诸界灵机大兴，道友莫以为这是好事，那法力波荡遍及亿万现世，终究会有一人合其选择的，现在我等便在找寻那源头下落，好阻止之事。”

　　季庄道人继续言道：“若我辈之中再有人修炼到那二重境中，那么很可能推动那一位再度神元合一，道友前番努力或许可能会尽数白费。”

　　张衍却对此不置可否，道：“那贫道这里却是有一问，若当真有人能修持到诸位大德那般境地呢？”

　　季庄道人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我知道友之意，不过那一位存在只要恢复过来，那么以其侵吞诸有之势，是无人可以与他比较功行精进的。”

　　张衍笑着一摇头，道：“那么诸位今次邀贫道来此，到底要如何做呢？”

　　季庄道人言道：“道友想是已经明白了，只要我辈之中有人功行有所长进，那都有可能导致这一位回来，所以我以为，我两家必须联起手来，压制所有同辈修为，而似如那些先天宝灵显化之人，若有显迹，亦当设法杀灭。”末了他又加了一句，“自然，道友早是斩开因果，自不在此列之中。”

　　张衍这时朝周围看有一圈下来，道：“贫道这里却有一疑问。”

　　季庄道人道：“道友请说。”

　　张衍道：“既知那一位存在的危害，诸位为何不联手对敌？需知其人也并不如何可怕，贫道上回与诸位道友合力便就将之打压了下去，而我两家若是联手，便是那一位再度复还，也不难将再度挫败。”

　　季庄道人连连摇头，道：“道友之言，我等不是未曾想过，但如此做并无法根绝此事，且我等只要败得一次，那么此前所做一切都将变得毫无用处。”

　　他乃是最为惜身保命之人，怎肯去冒这等险？

　　事实直到现在，他对张衍能做到这等事仍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一位存在在他眼中根本是无法被击败的，不然他也不至于连正身也不敢出来，只是放得一缕气机在外专以压制同道了。

　　曜汉老祖插言道：“除了这件事，我等还有一事不可忘了。”他稍稍一顿，见张衍看了过来，便说了下去，“那便是断绝现世所有生灵之道途！”

　　季庄道人点头赞同道：“不错，现世生灵眼前虽无法威胁我等，可我等若是不再攀登功行，那么那位存在一定是会从其余生灵身上着手。”

　　只要他们这些炼神大能愿意联起手来，那么不难阻断天道，令亿万现世再也无人可以成就上境，哪怕有所疏忽的地方，也可以立刻将之掐灭。

　　他看向张衍，道：“此事若得做成，则我辈便可高枕无忧了，道友日后之修行，也不再会有任何搅扰，不知道友可是愿与我等共行此事？”

　　张衍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陷入了深思之中。

　　大德回来与否他并不在乎，其实有功行更为高深的大能出现，那在法力交融碰撞之下，他或许还能解化更多未见未知，也能窥看到更多上境之秘。

　　可要是照季庄所言，如此要付出吞尽诸有的代价，那他定是要设法阻止的。

　　需知那一位存在可不会因为他脱离了因果牵扯而放过他，不将他杀死，自也算不得是侵吞诸有，只是季庄之言到底有几分可信尚还有待确定，他回去之后，自会设法再行求证。

　　至于断绝功行一事，他并不赞同，因为这等作法等若以断绝他人之路为代价，来换得自家一时之安稳；诚然，如季庄所言，他在摆脱因果之后，依旧可以修行，并不受此限制，可对方岂会这么好心？他有一种感觉，去往上境之路一定也有某种关隘存在，在见不到上境人物的前提下，很可能自己就无法迈了过去。

　　在转过这些念头之后，他淡声道：“此事贫道一人无法决定，需得回去与诸位同道商议，过后当会再给诸位一个答复。”

　　季庄道人点点头，道：“无碍，道友可回去慢慢考虑。”他看出张衍有离去之意，因知其只是一个分身到此，所以也没有挽留，转首对曜汉老祖言道：“曜汉道友，劳你代我送一送玄元道友。”

　　曜汉老祖上来一步，道：“道友请。”

　　张衍一礼之后，便离了台座，往外而来，这时忽感有曜汉老祖这处神意传至，目光微闪一下，便接纳了过来。

　　曜汉老祖见他放任自己神意过去，便呵呵一笑，以神意传言道：“我方才见道友似并不赞同此事，其实我对此事亦是持不同之见，如此作为实则阻塞了我辈道途，但我栖身于此，寄人篱下，着实不好拂了季庄这位镜主之意。”

　　张衍看了曜汉老祖一眼，看来这一位当真不怎么安分，对季庄那御主之位似是有什么想法，他并不准备插手此间之事，季庄不是那么好相与的，虽是接触不多，也能发现这位把自家性命看得极为重要，肯定不会让界内轻易生乱。

　　两人一路再也无话，很快便出得这方镜湖。

　　在出来之时，张衍又是感觉到与入至此间后的一般感觉，所有感应都是消失不见，仿佛过得许久之后，身上一轻，好若窒息之人重回水面之上，却是自镜湖之中走了出来。

　　曜汉老祖这时打一个稽首，道：“我便送道友到得此间了。”

　　张衍微微点首，道：“劳烦道友相送了。”

　　曜汉老祖正要离去，忽然想到什么，又是顿住，他深沉一笑，道：“我与道友也算打了不少交道，今次却想问一句，若是贵派祖师想要借得那一位存在回来，道友又该如何呢？”

　　张衍笑了一笑，功行到了他这般地步，也是可以察觉到，祖师也未必所有事都能算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成就炼神之事便不在太冥祖师原本布划之中。

　　从过去种种情由来看，祖师真正属意的其实是玄澈道人。

　　祖师虽是给了每一脉修士一定机会，可至多也只是攀登入真阳之境，可要说成就炼神，那几乎是没有可能。可他最后非但超脱了出来，反还取代了玄澈成为布须天之御主，这已是与祖师原本期愿不相符合了。

　　不过祖师到底是如何想的，他现在也无需去弄得明白，因为他根本见不到，妄自猜测也没有任何意义，若是有朝一日，他功行也能到得那般境地，届时有甚不解，自会当面去问。

　　待曜汉老祖走后，他心意一转，瞬时已是到得布须天外，随后往此下一沉，意识便已是回得正身之上。

　　在了解到此行所有之后，他也是深思起来。

　　季庄道人所言之事他无法判断真假，要知同一件事，换一个角度来说，那或许就会变得截然不同，所以他也无法由此作出决定。

　　但有一个人或许可以为他解惑。

　　此人便是那一位疑似少清祖师的持剑道人，从其第一个出来阻止那一位存在就可以看出，其一定是知晓些许情由的。

　　当日离去之时虽没有留下日后交通之法，可是赠予他的那一团剑光却仍是留在手中，却是可以借此联络其人。

　　思定之后，他当下又一道分身出来，到得虚寂之中，就将那一道剑芒激引而出。

　　过去没有多久，他心中忽然有所感应，举目看去，便见一道剑光凭空映现，虚寂之中恍若星海一般闪灭起伏的现世俱是往后退避，随后身后便传来一个声音道：“道友寻我何事？”

第七十二章 寻由本来非一气

　　曜汉老祖转回镜湖，不久又回到了那台座之上，向那季庄道人打一个稽首，道：“那张道人已是回去了。”

　　季庄道人言道：“曜汉道友看这一位可能同意我辈之见？”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我仍是先前之语，这一位锐意进取，是绝然不可能答应我等条件的。”

　　季庄道人看了看其余人，道：“诸位意思呢？”不待众人开口，他看向玄澈、参霄二人，“两位与那位张道人也是打过交道的，若有不同见解，何不也说上一说？”

　　参霄、玄澈二人自到此之后，就很少开口，因为他们早是看出来，虽然季庄道人表面谦和大度，可实际上外宽内忌，容不得不同声音，所以上次商量邀请张衍之时，他们便一直是冷眼旁观。

　　二人心中明白，这人不是要听他们意见，而是看他们态度如何，哪怕这仅只是表面上的，否则何必现在来问？早前商量的时候就可以找上他们了，所以越是遮掩，反而越会引起其人疑忌，现在只需照实言说便可。

　　参霄道人笑了一笑，先是开口道：“我以为此举对那张道人并无多少好处，反还要他压服那些托庇在布须天中的同道，他似不必要如此。”

　　季庄道人道：“哦，只他一人能以修行，难道不是好处么？”

　　参霄道人言道：“可他用不着与道友做约，亦可以继续修行，似不必多此一举。”

　　玄澈道人这时沉声言道：“其余事我并不知晓，只知那张道人背后是有宗派门人的，他绝无可能断绝宗门传继之路。”

　　季庄道人唔了一声，倒没有什么不高兴，反而和颜悦色道：“两位之言，也有几分道理。”

　　他看向曜汉老祖，“曜汉道友，若这位果然不同意，那我等仍按原先计议行事。”

　　虚寂之中，张衍转过身来，见那位持剑道人正背对着自己站在那里。其人一直不正面示人，这里原因他本是能够猜到一些，在听得季庄道人一些话后，心中更是有了一个不太明朗的答案。

　　不过今天他不是为追究此事而来。

　　他道：“贫道今次找寻道友，是有一事想要求证。”虽与这位只是接触过几次，可他却是清楚，和这位说话无需弯弯绕绕，有什么直接动问便是了。

　　持剑道人道：“但说无妨。”

　　张衍道：“不久之前，贫道受一位道友之请去其门上作客，只是其后来所言之语，却是令贫道有几分疑惑。”他下来便将季庄所言，挑了些紧要的部分说了一说，又言：“贫道问一声道友，其人所言，到底有多少可信？”

　　持剑道人听罢，并没有说及那些事，而是道：“道友当是见过那曜汉了？”

　　张衍点首道：“不久之前方才见过。”

　　持剑道人道：“我与其照面之时，曾言其人并非我所识得之人，而我有一句话未曾说，我亦非是当日之我了。”

　　张衍心中微微一动。

　　持剑道人道：“造化之精破散之时发生何事，我原先或许知晓，可现在已是割舍开了这些，不然也无法站在此处，除非是当时亲历之人回到此间，不然无法知悉真相。那位季庄道友言说那一位存在是大德神意寄托，还说需倾吞诸为此代偿，此事的确为真，不然我也不必出来阻他，不过这未见得定然是所有大德之念，需知每一人心思俱是不同，各位大德更是道法不一，又怎可能合于一处？”

　　张衍听到这里，不觉眼前一敞，有些疑惑也是随之解开，这么看来，那一位存在之所以显化，或许是其中某一位大德所为，当然也可能不止一人，但绝然非是全部。

　　说来也是，就拿太冥祖师来看，其既然安排了玄澈成就炼神，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让其被那一位存在侵吞了去，否则这便是自相矛盾了。

　　不过那一位的威胁也是真正存在的，季庄道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要如此做，其手段终归是针对那一位而来。

　　他想了一想，道：“季庄有言，若是使得诸多同道不再追逐上境，并夺去亿万现世生灵大道之缘，便可使得那一位存在再无法恢复实力，道友以为，此事当真可行否？”

　　持剑道人对此却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态度，道：“这却无关紧要，若是诸位认为压制修为便可令那一位难再引动因果，那便如此做好了。”

　　张衍见他态度如此随意，微微一讶，可随即一转念，也是能够理解其人想法了。

　　恐怕在这位看来，此事没有多谈必要，因为季庄就算做成这等事，也是无可能永久持续下去。

　　因为季庄等人并无法算到每一分天数运转，稍有差池，就会功亏一篑。

　　这其实并不见得就比主动出击，打压那一位存在来的更好，只不过季庄道人本人偏向于保守，出于惜身目的，不愿意与那一位存在打生打死，所以才竭力做此选择。

　　况且大德的布置又岂是这么容易破解的？就算当真推行下去，恐怕也不过是缓济一时，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无论如何做，大势都是无可改变。

　　要说季庄是看不到这一点么？

　　这却未必见得。

　　只是其选择的是对自己有利却又不必冒险的那一条路，而并不是说此法一定比主动打压那一位的策略更为高明。

　　想明白这些后，他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解惑。”

　　持剑道人对他一点头，不再多言，剑光一转，整个人霎时已是没入虚寂，再也寻之不见。

　　张衍看着其人离去，这一位虽疑似少清祖师，可确如对方自家所言，其并不是这位祖师全部，不然在他说出压制诸世生灵道途之时，不会对少清弟子不闻不问。

　　虽言上境大能，对现世之事宛若观画，可其当年传下道统，又在布须天内设布浑天，当也不会没有任何目的。

　　他心意一转，下一刻，意识又是回到了正身之上。

　　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现在他思索的是，若是自己否决了季庄等人提议，此辈又会如何做？

　　至少有一个办法可以达成这个目的，那就是掀动斗战。

　　虽说炼神修士可以在斗战之中提升自己，并且随着法力对抗知晓更多大道妙理，但是想要在斗战之中直接跨越一个境关，那希望可谓十分渺茫，便是敢于这么做，对方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当初他过解真关时，若是季庄来的不是气机化身，而是正身的话，那几是无可能成就。

　　当然，前提是对方能攻入布须天中。

　　不过他觉得，除此之外，对方说不定还有什么其他手段，现在无法得见，这只有见招拆招了。

　　他思考下来，准备拿出此事，与神常、青圣这些托庇在布须天的同辈作一番商议，看一看其等是何意思。

　　身为御主，他固然可以不去问过其他人的意见，来个独断专行，可因他并未封堵自内出去布须天的门户，所以这等事实际是瞒不住的，说不定季庄等人还能借助法力波荡把消息传递至众人处，与其如此，还不如现在放开来说，那么哪怕有人有不同意见，他也能提前知悉。

　　当下心意一起，一道化身已是到了聚议大殿之内，随后令阵灵往各个炼神大能所在送去符书。

　　送信出去未有多久，神常道人、神常童子，簪元，青圣、尘姝、銮方、秉空等人俱是到了，在与张衍见过礼后，便就各自在殿中安坐下来。

　　张衍与众人稍稍寒暄几句，就将此回召集诸人来此的用意说出，同时把季庄道人所言原封不动复述了一遍。

　　簪元这时听罢，先是站了起来，对张衍打一个稽首，正容言道：“多谢道友将此告知我等。”

　　他可是不难看出，这等事要是做成，对张衍其实是十分有利的。

　　由于炼神大能之间无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所以想要达成此事，那只能靠季庄道人和张衍这两位御主的手段维系，而这两位一旦联手，不但外部再没了威胁，还可以帮衬对方弹压内部，从此可以一直凌驾于众人之上，而张衍却是选择将此说了出来，分明是准备将选择权交予众人，这令他十分感佩。

　　青圣道人冷声道：“此辈惧怕那位存在，不思如何击败，却反而想着压制同道，以求自身之苟且，此辈比之那些胆怯之辈更是令人生厌。”

　　神常道人沉思一下，道：“我若不应，不知会是如何？”

　　张衍微微一笑，道：“其等唯一能做之事，便是因此来伐我，不过诸位在布须天中，自无需为此担忧。”

　　青圣道人哼了一声，道：“又何曾惧他？”

　　神常道人沉声言道：“若是来攻，我等与道友同心合力，共抗此辈。”

　　簪元道人想了一想，道：“这等拘束同辈修为之举，若无了玄元道友同意，恐怕他连自家界内之人都未必能够压制住，我以为该当回绝。”

　　銮方、秉空二人也是附和称是。

　　尘姝才刚刚尝到了一点修行的甜头，哪里肯现在就停下，也是出声道：“妾身亦是愿意与诸位道友同进共退。”

　　张衍点了点头，道：“既然诸位俱不认同此事，那此事便是如此定下。”说完，他一拂袖，一道灵光飞起，霎时化作玉符，随那气机牵引，便往镜湖落去。

第七十三章 剑星入界从心起

　　张衍将那书信送了出去之后，本以为过一段时日对面才会有结果，或者干脆不会再有回音。

　　不过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过去没有多久，虚寂之中就有法力波荡传来，对方回书已然落至布须天外。

　　他将玉符取来眼前，打开一看，却是季庄道人回书，其人言称既然张衍不同意，那么此事不妨先放在一边，以后再慢慢商量，随后其话锋一转，说是眼下有一桩事却也很是紧要，就是那位使得诸界灵机大兴之人。

　　其言若是放任此人不管，恐怕其不止会做眼前这些事，要是主动去帮助那位存在，使之神元合一，那么事情就将更为麻烦，所以邀请他一同找寻此人下落，随后再除去。

　　张衍却是不难看出，季庄道人的目的实则还是为了遏制界内修士的修为，以避免那一位存在还复回来，只是兴发灵机的这一位却不在此中，若是任其在那里修持，那么他们即便压制住所有同辈也是无用。

　　其实虚寂之中不定还有躲藏起来的同辈，按照季庄道人原本的打算，应该是和他联手后，一起去打压剿灭这些人。

　　只是这等不敢面对强敌，反去欺凌弱小之事，却不为他所取。

　　他考虑了一下，在上回感应到那兴动灵机的那一位时，他便知此人不存善恶，恐怕并非想象之中的同辈修士，倒像是某个先天宝灵成就，但也或许可能是其他什么来历，说其会去帮助那一位存在，可能性却是不大。其真要做此事的话，那也不放着那一位存在不理会，反而去做兴发灵机之事了。

　　而现在其人兴发灵机的举动一时半刻也不想要收手的样子，他认为就算有办法可以阻止，现在也不必急着去做，等什么时候当真停下来了，那再动手不迟。

　　但要季庄那边之人要想做什么，他也无从阻止，于是与在殿上诸人再商议了片刻，便当场回了一封书信，言称自己暂时无暇理会此事。

　　殿上众人见此事暂了，便就各是出言告退。

　　张衍待得众人离去，意识回得清寰宫中，他想了一想，那兴发灵机之人若真是配合那一位寄托执念的大德行事。那就算前去追剿，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他其实并不排斥见到那些上境大德，不过该有的戒备当还需有，需知那位存在可能只是其中某一位意念寄托罢了，很难想象这等人物会强到何等地步，若是眼前便就重返回来，且露出恶意，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对抗，那一位存在不能破入布须天内，可上境大德不见得不能。

　　他想到这里，决定尽快清除布须天内可以清除的异力，若能做到，那么布须天守御之能也将大大提升。

　　在功行未到二重境之前，他能感觉到这些异力存在，却并无法接触到，更别说拿其如何，可现在随着功行提升，感觉自己不难与其中较为弱小的对抗。

　　而只要能够与之碰撞，那么他就可以将之逐渐排斥出去，而这毕竟都是昔日大能所留，所以在这其中，他或许也能从中看到更多大道玄理。

　　就在他坐观之中，不知不觉间，又是三载过去。

　　某一日，他忽然心中一阵莫名感应，就从定中出来，往某一处看去，那里一座浑界即将与布须天挨近，或许不久之后，就将到来。

　　若是判断无错的话，这一处应该就是以往少清几名前贤飞升之地了，浑天既然到来，那势必是要去一探究竟的。

　　不过少清派乃是盟友，若是前往此处，最好还是唤上一名少清的同道同行。

　　而他这里也需派遣一位弟子前去，且至少也需入了凡蜕之境。

　　他略作思索，大弟子刘雁依最是合适，本身也修习剑丸，实力也是足够，不过正是如此，反而不宜遣其而往，因为他知道少清在岳掌门执掌之前有另一派，其视所有派外持剑之人皆为外道，虽那界中未必人人都是如此，可明知这一点，那自也不必要主动去引发冲突，毕竟两派交情在这里。

　　他把景游唤了进来，吩咐道：“去把田坤寻来。”

　　未有多久，田坤便就来至殿中，躬身一揖，道：“弟子拜见恩师。”

　　张衍言道：“而今天外有一处浑天降下，为师需你前往一行，只此处疑似少清派前人飞升之地，故为师当会寻得少清同道与你一同前往，你回去之后，可以先行准备一二。”

　　田坤打一个躬，道：“弟子遵令。”

　　山海界天岳之中，比斗仍在进行之中，随着天外各派到来，如今斗法似是已经演变为山海界弟子与天外同辈之间的较量。

　　岳雪颜站在一处飞峰之上，剑丸在身旁绕飞不停。

　　经历过那迷雾心关，再加上这十数年来的比斗，她心性已是打磨得无比圆融，原本那一枚纯白剑丸已是变得如琉璃一般纯粹，其中有一抹灵动剑识在与自己相互呼应。

　　如今斗法场上她场场皆胜，未逢敌手，到了后来，许多对手几乎一见她面便就认输。

　　其实不止是她一人，几乎其他在迷雾之中存活下来的少清弟子，都是活跃在比斗盛会之上，几乎无人在同辈斗战中有过败绩。

　　对他们来说，天天可以与人比斗，且还能领略各派不同手段，对决更多强手，的确是如同盛会一般，有不少宗门之内的同门甚至对此无比羡慕。

　　同辈之中唯一可以称作对手的，那便是溟沧派那些同辈了，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对上，倒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上层之间把两者刻意错开的，唯有到了盛会末期，方才有可能对上。

　　岳雪颜也很是期待那一日，而随她心念之中泛起斗志，那剑丸发出一声清越剑鸣。

　　一道白练自远空飞渡而来，霎时到了面前，却是一名少清弟子，对她一礼，道：“师姐，师祖在寻你，好像要关照什么事。”

　　岳雪颜称谢一声，法力一转，霎时遁剑而起，化一道流光飞去。

　　飞峰离少清驻地也是不远，没有多少时候，她便转了回来，待入至殿内后，见几名门中元婴长老也是在此，而冉秀书则是站在阶上，便就上前拜见。

　　冉秀书看她几眼，颇是满意道：“雪雁，你这十年来做得不错，嗯，虽然你所学乃是杀剑，但终归是我冉秀书门下，也算是给我长脸了。”

　　攸宁在旁嘀咕了一句什么。

　　岳雪颜轻叹一声，自家师祖每过一段时日，就会把她和几位同门轮番唤过来勉励一番，以显示一下自己存在，并且乐此不疲，这些年来她已经是习惯了。

　　冉秀书道：“我少清飞剑斩杀之术如今诸天有闻，这也有你一份功劳在内，今便赐你一缕钧阳精气。”

　　说着，伸指一探，一道光华入下。

　　几名元婴长老一阵惊讶，钧阳精气用处自是极大，甚至可以用来攀升洞天，只是岳雪颜现在连元婴都未修成，现在给予这等奖赏，是否太早了？这东西留在身上怕是只会引来他人觊觎。

　　攸宁抬头道：“这，师父……”

　　冉秀书一摆手，道：“为师乐意给，你就不必说了。”

　　攸宁撇了撇嘴，小声道：“我当初立功也没给过我。”

　　冉秀书看向岳雪颜，悠悠言道：“这东西虽好，也可能会惹得许多人前来抢夺，你要是不愿收，可以还了回来。”

　　岳雪颜毫不犹豫道：“多谢师祖下赐，弟子自信当能护住。”

　　冉秀书笑了笑，他此前已是收到门中传书，要他与溟沧派同道一同前往疑似门中前辈飞升之所在，因为要提前离开，所以将原本留待最后的奖赏提前发了，见已是交代完了，他把心意一转，便在众人眼中跃空挪遁而去。

　　下一刻，他来至天穹之中，却见一名神容沉稳的年轻道人已等在了那里，便打一个稽首，道：“田道友有礼了。”

　　田坤回有一礼，道：“冉道友可是准备稳妥了？”

　　冉秀书一点头，很是潇洒的一负袖，道：“可以启程了。”

　　田坤自袖中取出一张玉符，往外一送，面前霎时有灵光张开，他道：“此是恩师以法力开辟出来的两界门户，由此可以去到……”语声一顿，他发现自己话还没有说完，冉秀书已经走进去了，于是默默跟了上去。

　　一穿过那处阵门，见冉秀书正飘身半空之中打量这方天地，他也看了一下四周，眼前景物与寻常界天倒无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灵机之兴盛，大可与山海界一比。

　　只是感应下来，发现这里与想象中的世外仙府有些不同，地陆之上处处有城邑聚落，多数还是凡人，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似有强盛气机，但试图去找寻时，却又感受不到了。

　　冉秀书道：“田道友，如此看来，若有大能修士，那许是藏身在界中之界内，现在一时寻觅不得，我等不妨先往四处走访一二，看能不能找寻到些许线索。”

　　田坤沉声道：“道友觉得可行便好。”

　　冉秀书稍作推算，眼前微亮，道：“有些意思，道友随我来。”当下一个转挪，已是往一处遁去。

第七十四章 意气若在界未空

　　田坤见冉秀书遁去，也是循着气机一个遁转，瞬息之间，就来到一处平原之上，由高处俯视下去，可见远处有一座约莫百来万人的都邑。

　　而他们正下方，乃是城都郊野的一处宽阔平地，一条湍流甚急的浅河旁，有数十辆华贵马车停留在此，车驾上铺设着毛毯锦缎，另有帐篷支架，柴堆火盘架设在那里，疑似凡间贵人出来踏青郊游。

　　此时有一个白须老者，手中持拿一柄法剑，正在那里演练剑法，一剑一招，都是极有章法。

　　大约二十来个衣着鲜亮的孩童正在那里认真看着，手中还持有木剑效仿，而仆奴侍卫之流则是远远避开，不敢靠近。

　　冉秀书自言自语道：“这路数，唔，许是某位同门的游戏之举。”

　　这老者明明只是一个凡人。但是对剑法的感悟却远迈自身所限，且隐隐有一股仙家气象，且与少清派的路数有几分相似。

　　少清派中其实亦是有法剑运使之法的，甚至类似法宝也有不少，只不过通常这般人少有到得上乘境界的。

　　田坤这时观望过去，发现这老者神气冲天，渺渺升入天穹不可窥知之所，其神魂虽属自身，言行举止也是无比自然，可实际上却是一个牵线木偶，其一生经历乃至性情喜好都是被人提前安排好了的，自己并无法逾矩半步。

　　简单来说，其就好像是一枚棋子，只能在棋局允许的规矩之下行事，但永远不可能超脱到棋盘之外，偏还自己不得而知。

　　他粗粗一览，就见有不少类似气机，在远处还有更多，却不明白此间上境修士为何要如此做。

　　冉秀书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只是他有些奇怪，因为若是按照少清派的行事风格，那是绝然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凡人身上的，所以这处地界恐怕不单单是历代上真飞升之地那么简单。

　　这些凡人过去未来实际上是背后大能所编织，所以也看不出什么有用东西来，不过那些神气既然牵连上修，那却是留下了些许线索了。

　　冉秀书干脆便循着这些气机而去，很快便在这方天地之中找到了一处界门，二话不说，就往里走了进去。

　　田坤本来还待劝他先探查一番，见状也只好随后跟上，不过他也知晓，少清派一些修士对凶险危兆有着过人感应，或许冉秀书就是这等人？

　　两人过去那处界门后，见这里风光迤逦，山色青涂，霞光映秀，面前一座矮山，筑有一处道观，观门龛罩之下，有一个道童蜷缩在那里。

　　冉秀书走了上去，道：“你可是这里看守童儿？”

　　那道童抹了抹眼，一骨碌爬了起来，端端正正一礼，道：“两位仙长有礼，小童正是这里看守。”

　　冉秀书道：“这是何地？此观又唤何名？”

　　道童道：“这里是犀月山蒲皇观。”这时他一转身，伸手一指，道：“两位仙长，敝观观主来了。”

　　冉秀书二人方才就察觉有人过来，此刻一望，就见一个芒鞋布衣的道人走了出来，其人上来一礼，道：“两位上真有礼了，不知两位自何处来，可有什么用得着小道的？”

　　冉秀书颇有兴致道：“哦？莫非贵方这里如我等这般往来之人有不少？”

　　那观主模棱两可道：“不少，却也不多。”

　　冉秀书道：“我等本是为访问前辈到此，你等这处地界之中可有运使飞剑的上真大能么？”

　　那观主目光闪烁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丝笑容，道：“两位是说原本居于仙山之中的剑仙吧？”

　　冉秀书讶道：“原本？莫非已是不在了么？”

　　那观主垂下目光，道：“小道对此知晓不多，只是听闻数千载前，居宿在仙山之中的一众剑仙为寻觅上法，将此处地界赠予了我辈，随后便通过一座两界门户去到了另外天地之中，只是至今也未曾回来。”

　　冉秀书倒是没有什么遗憾之色，问道：“那不知这几位离去之前可有物事留下，这几位终究这是我前辈，现下既是人已不在，那需寻一个物件凭证，日后宗门问起，也好有个交代。”

　　那观主道：“贫道修行时日不长，并未见过那几位剑仙，对此却是不甚清楚了。”

　　冉秀书道：“不如这般，我那些宗门前辈即便离了此地，可当年那些居处洞府应该还在，观主可否带我等前去一转？”

　　那观主似是十分为难，道：“这等事，贫道需请示这里几位上修。”

　　冉秀书道：“无碍，观主尽管回去请示，我便在此等着就是了。”

　　那观主迟疑了一下，道：“两位仙长若不嫌弃敝观，那不妨在此宿下，小道这便回去上禀。”随后他又招呼了那道童一声，要其把观中的灵果仙茶摆了出来招待二人，自己则是告辞离去。

　　冉秀书见田坤一直站在旁边不发一言，便道：“道友有什么看法？”

　　田坤道：“全凭冉道友作主。”

　　他今日到来，只是作为一个见证，冉秀书到底要做什么，他并不会干涉，除非是遇到了什么涉及生死的危险。

　　冉秀书嘿了一声，他道：“索性也是无事，道友不妨说说自己见解。”

　　田坤见他坚持，沉吟一下，道：“道友非要田某说，那田某便说一点浅见。”

　　冉秀书道：“请讲。”

　　田坤道：“方才那位道友看去礼数周到，实则对我等暗含排斥警惕之心，尤其是在听到我等打听几位少清前辈之后更是如此，这里当有隐情在内，下来或许会找借口推脱道友之请，不会让我等轻易如愿。”

　　冉秀书笑道：“若是那般，我二人便自去寻来，今回之事，总算有些意思了。”

　　而就在那位观主把二人到来之事报上去后，莫名之地中，就有几人神意聚到了一处。

　　有一人道：“葫上真，下界又有剑仙到此了，我早是说过，那些剑仙既是从他处飞升而来，那么只要宗门不灭，一定还会有人到此的，届时无论如何也是会把这处地界讨还回去的，这里我等是占不住的。”

　　有人冷笑道：“讨还回去？我等原本所在灵机尽失，飘荡许久，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一界栖身所在，那些剑修自家一走了之，而我等现在苦心经营了数千载，随意来一人就想讨回去，哪有这般便宜！”

　　先前那人讥讽道：“当年那些剑仙的手段我等可是见识过的，听道友口气，莫非要亲自出手镇压这两位不成？”

　　后来出言之人道：“未曾斗过，又怎知不成？”

　　待两人又争辨了几句，那被称作葫上真之人终是开口了，其人沉声道：“这次虽是来了两位剑仙，可我等也不是当年那些修为低弱之辈了，其若当自己为客，那我等就好生招呼，再早些送他们走便是。”

　　有人出声问道：“若是这两位非要留在此地呢？”

　　葫上真道：“那说不得只好动些手段了，这里终究已是我辈地界，现下灵机又比先前兴盛许多，我敢言诸天之中，似这等宝地定也不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交托出去。”

　　冉秀书与田坤二人在观中只是等有了半日，两人就感有一股神意传来。

　　冉秀书与田坤稍作商议，便将之接纳过来，而后一同遁入莫名，却见一个陌生修士已是站在那里，其人冲着他们躬身一礼，道：“两位道友有礼。”

　　两人还过一礼，冉秀书道：“这位道友怎么称呼？”

　　那修士却似不怎么愿意说出名姓，叹道：“俗名不提也罢，敢问两位道友，可当真是那几位剑仙后辈么？”

　　冉秀书意念一转，就有剑光映现，尽管这是在神意之中，可不难将自身手段展露出来。

　　那修士一见，忙是道：“果然是那几位剑仙后人，在下先前曾受得一位剑仙恩惠，所以有一桩要事告知两位道友。”

　　冉秀书道：“何事？”

　　那修士郑重言道：“此间之人，恐怕要对两位道友不利。”

　　冉秀书没有丝毫惧意，反而兴趣大增，道：“理由何在？”

　　那修士叹了一声，道：“我辈本是外界到此之人，后被界中几位剑仙收留下来，后来这几位不知为何要出去天外，就把这处界域交给了我等看管，初时我辈也甚是用心，把这处照拂得甚是得当，可后来那出入门户自行关闭，我辈之中有几人认为，那几位剑仙再也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将此处视作为自家道场，只是现在两位到此，他们却又两位怕将此地讨要了回去。”

　　冉秀书笑了笑，道：“却要问一句，不知当年那几位前辈可有东西留下？”

　　那修士道：“那几处洞府至今仍有禁制留存，我等也未曾进去过，或许有物事落下，不过现在外间俱被禁制封藏，两位道友恐无法挨近。”

　　冉秀书点头道：“却要多谢道友告知此事了。”

　　那修士低下头去，道：“惭愧，道友不责怪我等便好。”

　　冉秀书再是问了一些话后，那人便就退去了，他自家也是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随后一抚掌，笑着道：“此事甚妙。”

　　田坤不解道：“妙在何处？”

　　冉秀书精神振奋道：“原本以为今次只是来认几名前辈，客套一番，两边再往来拜见，这样也颇是无趣，可没想到却是这样一番光景，我倒是希望此辈能强项到底，如此我少清上下举剑来伐，岂不痛快！”

第七十五章 剑虹当映旧界中

　　犀月山这些修道人只是琢磨着如何尽早把冉秀书、田坤二人送走，也不想与他们对战。

　　虽说在此辈眼中，两人飞升到此之后，就再无可能与背后宗门联络了，称得上是势单力孤，可他们对飞剑之术的厉害却是十分清楚，如果二人不曾表现出来敌意，那他们自也不会先行动手。

　　到了第二日，此辈派来了一名迟姓修士，其同样也是凡蜕修为，只是从显露出来的气机上看，却是远远逊色于二人。

　　其人似也能判断出自己与二人有些差距，故态度表现的有些谦卑，在见过礼后，他十分遗憾道：“听闻两位在找寻那几位剑仙的洞府？这恐怕无法如愿了。”

　　冉秀书却没有什么不高兴，反而一副我看你们能编出何等理由来的模样，道：“哦？这是为何？”

　　迟姓修士在他戏谑目光之下微微低头，口中则叹道：“那几处洞府本来漂游在天穹之上，我等也未曾去过，只是在那几位剑仙离去之后，也就不见了影踪，我等也不知到底在何方。”

　　这话自然非是真实情况，当年那几位可不止一处洞府，漂游在天穹上几处是果真不见的，疑似跟随其等一同离去了，但地陆之上却还留有几处。

　　他们这些人都洞府也不是没有想法，曾试图进去找寻过修剑秘法，只是此中俱留有一股剑气，到现在为止，他们对此都没有办法。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这里面到底留下来了什么东西，要是有什么可以再度打开两界门户的办法，那却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所以就在昨日，众人在外面立起了一重又一重禁阵，算是把此处彻底封藏起来了。

　　冉秀书也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随意问道：“我在此感应得不少修士出入天地关门，这些同道莫非是从其他地界而来么？”

　　迟姓修士对此倒无隐瞒，在他们看来，这里本就是那几位剑仙地界，门中定然是有记载的，现在不过是试探自己，要是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那分明就是直接说自己有问题了。

　　他道：“正是，此界之中有不少两界门户，时不时也有界外修士到此。”

　　冉秀书道：“那当年我那几位前辈也是由此去往其余界域的么？”

　　迟姓修士赶忙道：“非是这样，在下所言之门户本来便是存于此间的，自我入界后，很少有过增减，而那几位剑仙所去之地，那里本是没有门户的，只是后来这几位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又是凭空打开了一座，在这几位离去之后，这关门也就自己合闭了，我等也是不知如何才能再度开启。”

　　冉秀书暗自思忖了一下，又好奇问道：“我等来时，曾见贵方气机与凡人相接，却要请教，这到底是作何用处的？”

　　迟姓修士道：“哦，道友所见，那是我辈所下世棋。”说到这个，他却是兴致起来，“来来，我来说与两位知晓，在下可是此中能手。”

　　他又详细介绍了一些，这些棋子之中有武子，有文子，有将子，有帝子，还有其余百工及隐士之子，各位上境修士都是拿此辈凡人为棋互相对抗，一局棋能绵延数百载，涉及多个王朝兴衰。

　　冉秀书不解道：“这又有何意思？”

　　迟姓修士却是道：“此乐趣也，此正如凡间之弈棋，不过以凡人为棋子，天地为棋盘，世事变化，俱在其中，”这时他又说了句，“这也非是我辈所创，传闻这也是自某一位大能手中传出的。”

　　冉秀书对此嗤之以鼻，操弄几个凡人在那里斗来斗去，他实在看不出来这里乐趣何在。

　　在他心中，追逐大道妙理，举剑与对手拼杀，那方是无上乐趣，而每过一次境关，每战胜一名敌手，那种成就之感可谓无以言喻，故是对这等做法着实看不上眼。

　　田坤在旁看着，也并没有说什么，修行本来就是求的超脱，自家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外人或许觉得不屑，可只要自家觉得好，那便可以了。

　　修士之间也有以下棋为乐的，正如其所言，这其实是将棋子换成了凡人。

　　只是他不喜这等举动，因为棋子是死物，凡人乃是生灵。可他也不会因此出声反对，毕竟这也不是溟沧派地界。

　　冉秀书不耐看这些，便道：“道友可否带我等去往那几处天地关门所在瞧上一瞧？”

　　迟姓修士见两人对此不感兴趣，却是十分遗憾，不过他尚还记得正事，连连点头，道：“自是可以，两位请随我来。”

　　在他带领之下，冉秀书与田坤二人来至一道宏大光幕之前，周沿逐渐融入虚空之中，可以见得，这里本来是悬空而立，只是后来人在下方修筑了足有千里方圆的法坛广台，看去十分之宏伟壮观。

　　迟姓修士道：“这一处门户较为安稳，对面也不知有多少界域通往这里，不过每一处灵机比之我等这里却是差得太远，故是有他界修士到此，通常都不会离去了，能到此的，都是洞天一流，人数其实也是不多。”

　　冉秀书望有一眼，这处天地关门能够一直立在此处，这却不似凡蜕修士能够拥有的手段，或是上境修士所为，但也可能是祖师开辟的。

　　他道：“较为安稳？也即是言，这里还有不稳之地？”

　　迟姓修士道：“正是，这些关门大约有十余座，有些长久峙立于此，有些则每过一段时日便会消失，再过去一段时日复又再开的，似这类门户数目也是不少。”

　　冉秀书道：“道友可否带我去那处一观？”

　　迟姓修士自无不可，当即又带了两人遁行至另一处天地关门前，并指着言道：“这一处关门每逢三百年便会消失，又三百年再是浮出，现如今停驻在此已有两百余年，许是用不了多久便会散去。”

　　这里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这界域尽管出得去，却未见得还能回来。他之前有过同道进去探查过，但后来就再也没了结果，而他们因为没有胆量再至对面，所以至今无法确认其人生死。

　　下来冉秀书又在其人带领之下去到其余关门一一看过了，只是过后二人就似再没了什么兴趣，随即祭出一驾飞舟，说是四处游览一番，就无需迟姓修士相陪了。

　　迟姓修士也不勉强，与二人告别之后，就回得自家洞府之内，随即神意一转，遁入莫名，片刻之后，葫上真身影在此浮现出来，其问道：“迟道友，情形如何了？”

　　迟姓修士沉吟一下，道：“以我观之，这两位似没有定要找到自家先辈洞府的意愿，反而对界外界天更感兴趣，几乎所有两界关门都是转了一圈。”

　　葫上真精神稍振，道：“要真是这般，却是一个好消息。”

　　迟姓修士道：“这里还有一事，我今日看了下来，这两人之中，其中一个乃是剑修无疑，只是另一人，我以为却是非是这等出身。”

　　葫上真念头飞快转动起来，他们最惧怕的其实是飞剑之术，可要是只有一名剑修，那是否可以……

　　他想了想，还是把这个心思压下了。

　　另一人既能与剑修走在一处，想来本事也是不小，现在这二人既是有可能离去，那也不必去多生事端。

　　飞舟之上，冉秀书看着四周壮丽景色，言道：“今日我以剑丸游走天地，感觉有数股剑气埋藏此间，但被重重禁阵围困，而我少清修士洞府，从来不用任何禁制，任何危机到前，剑器自会生出感应，故是此举应该是此辈所为。”

　　田坤道：“道友欲如何做？”

　　冉秀书道：“这里地界探看的也是差不多了，我待先回去山海界回禀此事，再由得山门定夺。”

　　他猜测那些前辈下落线索，恐怕只有在那些洞府之内才能找到答案。不过他对这些事其实并不热衷，那几位本就是飞升之士，若能见得，固然是好，见不到也无关紧要，反而是这里之人竟然窃据少清飞升之地，这却让他迫不及待想将这个消息带回去。

　　田坤对此自无意见，当下就拿了法符出来一展，瞬息之间，顿有一道灵光展开，两人所乘飞舟随即穿入其中。

　　两人只觉眼前恍惚了一下，随即身外景物一变，却又回到了山海界内，因需各自禀告门中尊长，所以两人就在此揖礼道别。

　　冉秀书离了飞舟之后，就遁破天地，往半界而来。

　　为防备天外再有修士侵入界中，故是此刻婴春秋仍还是在此处镇守，门中诸事则由清辰子代为主持，事实若非这样，这回也该是后者前往，而非是轮到冉秀书了。

　　冉秀书寻着气机而来，很快来到婴春秋台座之前，在上前与自家老师见过礼后，便将此行经过详细道出。

　　婴春秋听罢，思考许久，便沉声道：“我少清派上下人数不多，如今在昆始洲陆之上又有驻地，外物灵机都是不缺，这等地界实则多一处少一处也无关紧要。”

　　顿了一下，他却是加重了语气，“只是这处地界极可能是祖师所传，可能还有祖师所留之物，却不好轻易抛却了。徒儿你持我玉符回至山门召集各位上真，只要能将此处取回，准你等便宜行事。”

第七十六章 踏虚鸿飞剑犹在

　　冉秀书、田坤二人气机忽然消失不见，犀月山中修士立时有所察觉。

　　葫上真反应过来后，也是惊疑不定。立时命人四处找寻，可是搜遍天地，也是不见两人下落。

　　他又找了迟姓修士过来反复问过，却也难以确定其等到底去了何处。

　　底下有人认为，从这两人一至此间就在设法打听天地关门，或许是这方天地还隐藏着一处不为他们所知的关门，这两人就是由此遁走了。

　　可这并无法安定众人之心，这二人是真的走了？还是暂且离开？即便走了，会否有办法将离去的那几位剑仙找回来？这些都难以知晓。

　　这其中只有一人心中暗自忖道：“这两位许是听了我建言，早早离开此处了，这样也好，我等存身地界能以保留下去，也不必与他们起得冲突了。”

　　葫上真不知此事，与众人讨论下来，现在只能期望冉秀书二人是果真离开了这里，并且一去不回头。

　　只是他胸中仍是有一股排遣不去的压抑之感，故仍是传令下去，将所有阵法禁制运转起来，严加戒备，以防最坏情况。

　　这些阵法乃是当初为了对抗飞剑而设，可究竟能起到几分作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确定，所以只是暂且有个安慰。

　　田坤在与冉秀书分别之后，就遁破天地，直接往清寰宫而来，待入殿行礼过后，就将此行所见禀告自家老师知晓。

　　张衍听罢，笑了一笑，道：“你仍执为师符诏在手，少清同道稍候若要去往那里，可由你开启门户，此后便无需多管了。”

　　田坤躬身称是，再是一礼，便就退下。

　　张衍心中一起意，霎时观遍现世，却没有见得这几名少清前辈的下落，可见其等已是不在此世之内了。

　　太冥祖师当初所安排的四域之地，同样也不在一处，所以这几位或许也是去到其余造化之地中了，可要是此举非是少清祖师所安排，那么他们也有可能闯到不曾寄托造化之地的现世之中，要是这样，那几乎是无可能再寻到了。

　　不过这终究是少清之事，他不会去多加插手，他只要确定这处浑天之内没有足够大的疏漏可被外人利用，那便无碍。

　　在这处浑天之后，余下那些浑天当也会陆续降下，他会先将其中容易驱逐的异力先行化消，至于那些难以解决的，可暂时不理，但有异动，再设法应对就是。

　　他又往虚寂之中望去，凭借那些法力波荡，却是不难判断出季庄道人已是派遣出几人去追索那兴发灵机的源头所在了，应该是推算到了那准确位置，只是诸世灵机仍是维持着原来不疾不徐的上涨之势，说明此辈远还未到如愿之时。

　　冉秀书持有婴春秋符诏离开半界，回至山门之中，他先是来见清辰子，将事情经过一说，并将婴春秋赐下的符诏呈上。

　　清辰子当机立断道：“祖师所传之地不容外人窃据，当需拿回。”他对身旁弟子吩咐了一声，“去把荀师弟寻来。”

　　不一会儿，一股凛凛剑气在殿外浮动，荀怀英自外走了进来，打个稽首，道：“见过两位师兄。”

　　冉秀书与他见过礼后，将事情又是简略说了一遍。

　　清辰子沉声道：“此事既被我等知晓，那当快些解决，我师兄弟三人这便启程，将这处地界夺拿回来。”

　　冉秀书道：“不知可要告知乐真人？”

　　清辰子冷静道：“此事不必惊动乐真人，若是婴长老那处有事，还需乐真人支援，况且门中也不能无人坐镇，只我三人便好。”

　　他心中十分清楚，要是乐真人去到那里，那无论事情怎样，到最后恐怕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一界之人被斩尽杀绝，而那处天地究竟能保留下来多少也是难知。

　　婴春秋那符诏，其实就是让他们三人去处置此事。

　　荀怀英道：“按冉师兄描述情形，我三人便就足够了，若能得遇强敌，却也是我辈所愿。”

　　三人主意一定，便就联袂出了西空绝域，先往溟沧派方向而来，因为那处浑天只是与布须天挨近，还未曾真正相接，所以欲去那处仍需有张衍法力相助。

　　当然，若是还在九洲之上，自也无需如此，只要借用祖师所留符诏就可去到那里了。

　　只是出去未远，却见一道浑黄光芒落下，田坤出现在三人面前，他打一个稽首，道：“我奉恩师之命，在此等候诸位，特为贵派开得两界门户。”

　　清辰子还有一礼，道：“多谢贵派相助。”

　　田坤抬手将符诏一祭，当即一道灵光大幕展开。

　　清辰子三人谢过之后，就毫不迟疑穿渡入内，只是一个晃神之间，就已置身另一处界天之内。

　　清辰子心意一动，却见那灵光又化还为一道符诏，飘飞至他面前，不由点了点首，把袖一卷，收了进来，随后起意稍作感应，已是察觉到那剑气合鸣之所在，便道：“我等先去找寻那几位先辈留下的洞府，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待理清此间之事后，再去找这些人不迟。”

　　虽然直接杀尽界中那些窃据之辈的做法最为干脆利落，可他身为掌门后继，做事却不会这么直来直去，也不会因为冉秀书是他师弟而偏听其人之言。

　　在少清三脉剑传之中，极剑一脉中人最是跳脱随性，行事做派最为潇洒不羁；而杀剑一脉中人则是弃绝诸扰，唯剑唯一；唯独修习化剑之人心思最为深沉复杂，所以通常少清宗门权柄都是由得他们这一脉来掌制，事实证明，此脉之人的确能担负起重责。

　　现在清辰子既出此言，冉秀书和荀怀英皆无异议。故是没有去管此地修道人，而是直往那剑气所在遁行而去。

　　由于目标再为明确不过，是故只是须臾之间，三人就已是到得地头，却发现有一重重阵法将那藏匿剑气之所在团团围困。

　　不过这一处是葫上真等人在冉秀书到来之后方才立起的，非是用于攻袭守御，而是用于封藏，所以并无有多少阻碍之力。

　　清辰子稍作推算，已知此中虚实，便道：“荀师弟，你来斩开此处。”

　　荀怀英上前几步，目注着前方大阵，起指一点，霎时剑光一闪，天地明灭一次，再看去时，见整个大阵已被劈斩开来，不止是其中灵机尽数泯灭，在那剑痕过去之地，诸物泯灭，也不再有任何物事存在。

　　冉秀书叹道：“荀师弟这剑法又是厉害了几分，”转而他暗自庆幸，“幸好此回不曾唤得乐师叔前来。”

　　那大阵一去，那本来遮蔽在内的剑气一下清晰起来，三人所持剑丸都是隐隐产生了某种共鸣。

　　清辰子道：“我等进去再言。”

　　三人只是一闪，就进入了那一处大殿之中，却见有三缕剑气正悬于顶上，一道锐利无匹，一道变化无穷，一道闪若流光。

　　其仿若自生了灵性一般在四处游转，只是仿佛受得什么拘束，无法从这处大殿之内转了出去。

　　而随着三人目光看去，顿有无数画面在眼前飘过。

　　他们发现，这却是那位前辈留在此地的剑法感悟，三道剑气分别代表一脉剑传。

　　不过三人看了下来，却是没有尽数接纳。因为他们皆是认为，修行乃是自家之事，前人之悟乃是前人所有，可以参鉴，但是不必太过崇信，就算其中有一些他们无法看懂的地方，也深信在自己功行积累之下，最终不难悟得此中妙理。

　　这剑气之中不但有修行感悟，还交代了此间少清修士的去向。

　　这些少清前辈在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后，却再也找寻不到上境之路，故是按照祖师留传下来的一封符书，去往他处找寻突破境关的机缘。

　　清辰子这时却是神情逐渐严肃起来，因为他从这些消息中不难看出，这几位前辈当初是有弟子留下的，而且为数不少。

　　这些人到底去了何处？

　　若说犀月山杀死了这些修士，这还不至于，因为从此辈行事风格来，其等还不敢把事情做绝。

　　不管如何，这些终归是少清一脉弟子，需从这些犀月山修士口中问了出来。

　　需知早在九洲之时，少清门下正式弟子不过百余人，现在到了山海界后，因为外物不缺，故是人数已然扩展了十倍有余，但也之是将近二千人而已，虽个个都可称得上是英锐，可仍是太过稀少，而此界弟子若能找了回来，不定能壮大山门。

　　三人在此查看先辈洞府，殊不知他们的到来已经是引起了犀月山一众修士的惶恐。

　　而更令此辈不安的是，从他们所知道的情形来看，少清弟子一旦飞升至此，那就与背后宗门再无有任何牵连了，可现在来看，事实却非是如此。

　　有人慌张道：“此次共是来了三位剑仙，且他们似已发现我等封藏起来的剑仙遗府了，葫上真，我等该是如何做？”

　　葫上真尚是镇定道：“不必慌张，这三位还未向我挥剑，我又何必自乱阵脚？待我等先问过此番来意，再做定夺。”他叫过过一名交好同门，关照道：“赖上真，你在此掌握阵枢，我亲去与这几位一会。”

第七十七章 舍取天地凭我愿

　　葫上真把事情关照好后，拒绝他人跟随，独自一人往清辰子三人所在之地过来，少顷就到了禁阵之外，只是在见到那一抹剑痕之时，心头不由跳了一下，这是自那些剑仙离去数千载后，他再一次见到这等飞剑斩杀的威能。

　　等有片刻，便觉三道凛冽气机自那处宫禁之中往外出来，因怕对方直接动手，所以不及看到人影，就冲里间打一个稽首，道：“三位道友有礼。”

　　清辰子见他气机格外雄浑，肃然还了一礼，道：“尊驾莫非是此地主事之人？”

　　葫上真道：“在下葫刍，乃是犀月山山主，不知三位为何无故入我封禁之地中？”

　　冉秀书笑一声，道：“尊驾怕是说错了，此地乃是我少清地界，欲去欲来，随我自由，与你等有何相干？”

　　葫上真皱眉道：“诸位或许与此地旧主有不少渊源，可当年那些剑仙离去之前，已然将此处交给我等打理，这处已是我辈地界了。”

　　清辰子沉声道：“这等话便无需多说了，你我都清楚这是如何一回事。”

　　冉秀书道：“尊驾若是以为不妥，那么不妨唤上同道，与我等在剑下论一个对错是非。”

　　葫上真不由一滞，对方看去不准备讲道理，那便有些难办了，只是他现在的确不想与几人起得冲突，好在没有直接选择对手，那似还有言语可以转圜的余地。

　　他神情也凝重了几分，道：“过去之事暂可不言，那么在下就直言相问了，几位此回到来意欲如何？”

　　清辰子道：“我方才在洞府之内观览了前人记述，知晓离去那几位前辈曾在这方天地之内留有不少后辈弟子，不知这些人今在何处？”

　　葫上真沉默片刻，才道：“尊驾所言那些弟子早已不在此间了。”

　　清辰子听得此言，面上不见任何表情，但目光之中却隐约多了几分寒意。

　　葫上真连忙再是言道：“尊驾莫要误会，贵派这些弟子只是去到别处修行了，三位若再去找寻，当还可以见到。”说着，他又加了一句，“这绝非我等所为，乃是贵派弟子自行选择离去的。”

　　当年犀月山接手了此界之后，因也不知道这几位剑仙什么时候还会回来，而且整个地界也非是由他们一家独掌，实则是连同另外几家一同照看的，所以初时他们还算尽职尽责，努力为这几位留下的弟子提供修道外物。

　　可是随着这几位剑仙久久无有消息之后，他们却是起了异样心思了。

　　这等时候，犀月山实力渐起，将其余几家或是吞并，或是驱赶离去，最后开始明里暗里针对那些少清弟子。

　　由于当时所有成就凡蜕的剑仙都是离去，所以余下少清弟子的功行俱是堪称浅弱，而且人数也是不多，在看出此辈心思有异后，便按照门中早前安排，通过界门去到别处界域去了。

　　数千年中，也有少清独自试图回来探查界中情形，只是犀月山却一直在设法阻挡，不令其回来，但其等却对其他界域的修士放开门户。

　　这般做其实就是为了将这一处地界从里到外洗去前主遗痕，然后将此真正变作犀月山的地界。

　　冉秀书问道：“那些同门是往何处去的？”

　　葫上真道：“这些在下却还记得，几位道友若要前往探望，我等可以派遣弟子代为引路。”

　　他倒是希望清辰子等人直接去到那些地界找寻，他们现在正把持着界门，此辈出去不难，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清辰子沉声道：“那些同门我等自会前去找寻，只是你犀月山一脉，本是奉我门中前辈之命在此看管界天，可现下所行所为，已与那几位前辈交代相悖，理当严加惩戒，但念在你等看守多年，也算有些苦劳，以往之事，我等可不予追究，今次我少清决定收回这处地界，你等不许再在此地多留，三日之内，便需从此方天地之内迁走。”

　　葫上真先是一怔，似有些不敢相信，随即神情慢慢冷了下来，道：“原来贵方进回到此，是来抢夺我辈地界的。”

　　清辰子面无表情道：“何谈抢夺，此间本就是我少清地界。”

　　葫上真神情微变，有心争辩，可现在只他一人在此，便是撕破脸皮也是自己吃亏，于是尽量压住心中情绪，沉声道：“却不知阁下要我等去往何处？”

　　清辰子道：“两界关门甚多，天外界域也是数不胜数，又有何处不可往？”

　　葫上真沉默半晌，道：“我难以为此事作主，需将此消息带回去，再与几位道友商议。”

　　清辰子道：“予你等半日时间，届时无有回音，我等自会仗剑来取。”

　　葫上真未再说话，打个稽首，匆匆往回赶去。

　　待他回到驻地山中，将所有同辈唤到了一处，便将方才与清辰子等人的对话复述了一遍，并道：“诸位同道，我等根基便是这处界天，这也是我辈好不容易才取拿到手的，若是交托出去，我等就无有存身之地了！”

　　他本以为有人支持，可先前竭力要求针对少清修士之人却是闭口不言，而其余人则是明确表示反对。

　　这里原因其实也是简单，尽管数千年过去，他们仍是对那几位剑仙的剑法忌惮非常，而他们也不是真的没有了退路，故是不情愿与之直接冲突。

　　葫上真见此深感失望，可他一人也没奈何，只得顺从诸人之意，与三人再做一次谈判。

　　于是第二日，他再是寻到三人面前，并言：“三位道友，我等不奢望占据此地，只求有一地栖身，算是借用贵地，等到找到合适所在，便离开此处。”

　　冉秀书道：“何须如此麻烦，外间合适地界却是有的是，现如今灵机大兴，你等随意去找寻一处，都不会比此间差得多少。”

　　葫上真对此却是根本不信，他们是经历过灵机衰弱的，对这等事印象深刻，灵机这等东西，从来都有定数，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多了出来？还许多界域一同如此？

　　况且那些低辈弟子或许只要稍许灵机就可修行，可他们却是需要紫清灵机的，寻常地界灵机不足，那根本凝聚不了此物。

　　葫上真道：“尊驾何必拿这等借口来诓骗我等？若是这个条件不允，那么我等再退一步，可否容我在此停驻百年？等时候一到，必然离去。”

　　只要有这段时日作为缓冲，就能搜罗到足用的紫清灵机，再设法祭炼为大药，那么去到别处也勉强可以支撑下去了。

　　清辰子考虑了一下，否道：“百年太多，便以三载为限。”

　　葫上真神情一变，道：“三载委实太短，可能再多宽限些许时日？”

　　清辰子看他一眼，道：“尊驾可以回去了，贵方还有两日时间做决定。”

　　葫上真能够看出来，对方断然不会对此再有所让步了，他也是无奈，打一个稽首后，便就再度离去了。

　　冉秀书笑了一声，道：“此辈看来不太甘愿。”

　　清辰子沉声道：“后日无有回音传来，我等便替宗门将此处界天清剿干净。”

　　三人重又回了那几位前辈洞府之中观摩剑法，至于葫上真与其背后那些同道是否同意退走，他们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若是不从，那正好借用此辈来磨砺剑锋。

　　又是一日之后，三人忽然感到又一股气机正在往此挨近。

　　清辰子道：“谁人在外？”

　　外面有声道：“在下姓顾，曾向贵方通传过消息，不知上回那位道友可还记得在下？”

　　冉秀书一听其声，便道：“师兄，这该是上回于神意之中向我道明此间情形的那一人。”

　　清辰子道：“顾道友进来说话吧。”

　　不一会儿，自外进来一名修士，与冉秀书在神意之中所见形貌无甚差别，其人进来之后，对三人深施一礼，道：“见过三位道友。”

　　清辰子道：“顾道友来此何事。”

　　顾姓修士叹一声，道：“昨日所提条件委实太过苛刻，有道友托在下前来问上一句，若是他们愿意听从贵方号令，并为贵方驱使，那是否可以留在此界之中？”

　　清辰子看向他道：“你当初告知冉师弟的那些话，实则并未道出所有真相，之所以这般做，实则半是想让冉师弟与田道友知难而退，早些离开此地，半是你怕这边同道难以与我争锋，所以想故意给出一个人情。”

　　顾姓修士没想到自己心思被对方一眼看破，他没有否认，苦笑道：“正是如此。”

　　清辰子道：“我辈不需要你等效命，但不管如何，你之前所为终究是提醒了冉师弟，算是有功，故是你和你门下弟子可留在此地，而其余人便无需再提了。”

　　顾姓修士想了半天，屈身一礼，道：“那就多谢三位上真了，不敢打扰三位修持，在下就此告辞了。”言毕，他就此退去。

　　荀怀英这时看向此人离去方向，开口道：“看来此辈是准备与我动手了。”

　　冉秀书也是点头，若是这些人同意安住三年便就迁走，那根本不必来多此一举，这位顾姓修士无疑是来找退路了，有了他们承诺，无论哪边胜出，其人无疑都可保证自身不失。

　　三人没有再多说什么，俱把剑丸唤出，放至身侧护法，随后就入至定中。

　　很快一夜过去。

　　清辰子出得定坐，看了一眼天色，道：“时辰已至，两位师弟且随我一同扫荡此界！”

第七十八章 极胜流光化夺常

　　犀月山这一边，经过几日争吵与商议，最后却是无法接受只准他们驻留三载的条件，故是决定与清辰子三人一战。

　　葫上真等人知道暗中突袭这等事对剑修毫无用处，甚至对方要走他们都无力阻拦，所以这一场斗战只能在自家地界守御，于是命人把界中所有禁阵都是转动起来，只等清辰子三人来攻。

　　法坛之上，葫上真身居主位，底下是其余同门，而他身边不远处，则是坐着一名面上笑意吟吟的锦衣道人，此时他稍稍侧身，对着其人一个稽首，道：“此番要多谢鹿道友相助了。”

　　那锦衣道人拂尘一摆，回得一礼，呵呵笑道：“我等本是近邻，贵方有难，又岂能不闻不问。”

　　这鹿道人乃是三百多年前漂游至此的一位上真，犀月山修士一直想将其驱赶走了，可其人却颇有本事，几回都能找借口留下，这次却是以准许对方长居在此为代价，换得其人相助。

　　不过显然，座中有不少人不满意这等安排，甚至有人起神意传言道：“葫上真，此人不可信！”

　　葫上真回道：“我也未指望其人能如何，现在那三名剑修咄咄逼人，我也难知能否取胜，此辈纵然无用，能在此壮壮声势也是好的。”

　　在安抚下众人未久，他就觉三道凌厉气机往自己这里过来，心中不由一凛，道：“来了。”

　　须臾之间，就见三道笼罩在剑光之中的人影出现在了阵前。

　　葫上真及一众道人俱是神情凝重起来。

　　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把那几位剑仙当作假想敌对抗，并还从后者遗留在外的典籍之中想方设法了解剑修的神通手段，冉秀书、田坤二人看到的世棋最早其实非是用来取乐的，而是用来协助推算剑法演化的。

　　可以说，这方天地之内大到禁阵布置，小到秘法神通，都是用来针对剑修的，只是犀月山修士仍是不能安心，因为之前这些东西从未有过验证的机会，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能起得几分作用。

　　清辰子看着下方，立起心意祭得一道剑光出来，只是一照，就把大阵转挪虚实尽数映入其中，他稍作推算，道：“此方大阵已与天地根脉合至一处，若是正面强攻，破阵之时就是整个地陆沉陷之日。”

　　这等阵势不可能是短短几日间可以布置得出来的，至少也需数百上千年的经营，才能将所有地气灵机牵连到一处。所以此辈早前针对的对象应该不是他们，而当是那几位飞升至此的前辈。

　　可要是以为他们这么简单就会被挡住，那却也把少清剑法看得太轻了。

　　他看向荀怀英，道：“荀师弟，为兄会以剑芒照出此中灵机脉络，由你来斩开大阵。”

　　荀怀英点了点首，过去片刻，就觉清辰子神意传来，当即接纳过来，少顷，他便上前一步，骈指而起，对着下方就是一斩。

　　葫上真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方，看三人到底会如何选择。

　　你等不是要这片地界么？

　　现在大阵一旦破碎，那么所受伤害就将由脚下地陆来承担，到时候谁都别想得到。

　　就在这时，他忽觉眼前有一道剑光斩落下来，而后只觉整个大阵晃动了一下，便就现出了崩解之兆。

　　众人脸色大变，莫非这几名剑修根本就不在意这方天地么？

　　葫上真稍作感应，却是发现不对，明明大阵与地陆气机都是牵连，可是此刻受得损伤的却只是大阵本身，若不是他事先确定过阵禁布置绝没有问题，那却是怀疑有人事先将这等牵连断绝了。

　　荀怀英看着下方，犀月山修士固然是将地陆灵机与大阵牵扯在了一起，可那只是此辈如此以为而已，得了清辰子所探查到的虚实脉络，此刻在他眼中，阵法是阵法，灵机是灵机，天地是天地，三者从来就不是一体的，他祭出之剑，无论如何劈斩，都只会是着落在大阵之上，与别处却是毫无妨碍。

　　而在他剑斩之下，下方整个大阵开始层层崩塌，所有用于构筑的法坛峰岳都是变得灵光黯淡，只片刻间，原本完整阵势就变得千疮百孔起来。

　　那鹿道人见到这般景象，忽然自座上站起，对葫上真歉然一揖，道：“道友，这般对手，恕我无能为力，唯有先行告退了。”

　　葫上真冷冷看着他道：“道友与我站在一处，莫非以为那几位剑修还会放过你么？”

　　鹿道人笑道：“鹿某现在就离开此间，却不以为这几位会舍弃诸位而来追我。”

　　葫上真盯着他道：“尊驾莫非不怕我等把你留下么？”

　　哪知鹿道人无有丝毫惧意，笃定言道：“不会，诸位能分得清主次，不会舍当面之敌不顾，再则，我以为诸位现在该畏惧的是我出手助那几位，来一个里外夹攻！”

　　众人脸色一变。

　　鹿道人嘿嘿一笑，把拂尘一摆，就大摇大摆往外走去。

　　果然，在场之人没有一个人上去阻拦，只能阴沉着脸目送其人从大阵破碎之处向外遁走，只是此人可以离开，他们却是无处可去。

　　不过并没有一人提出撤走。因为他们都清楚，要是之前答应那些剑修还好说，可现在既决定结阵与之相抗，那对方就绝不可能再放过他们了。

　　就在此时，犀月山众修只觉周围轰然一震，而后有天光映照进来，往天看去，却发现原本偌大一个阵势已然消失不存了。

　　众人不敢怠慢，急忙转运功行，试图抵挡接下来可能到来的攻击，然而下一刻，包括葫上真在内，所有人身躯都是凌空爆开！

　　这时布置在最为里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的大阵忽然腾升起来，将众人围裹在内，于是诸人法身又是重新聚合起来。

　　等回过神来之后，众人根本不清楚方才发生了什么，便转入神意之中观望推算，这才见得，方才有一剑斩入此间，只是令人惊悸的是，可这一剑自何处而来，他们根本不曾有所察觉。

　　葫上真凭借那气机，看到了冉秀书身上，他可以确认，方才那一剑就是此人所为，可方才在他感应之中，其人明明立在原处动也未动。

　　结合之前所知，他顿时明白，那是因为这一剑太过迅快，超过了他们自身感应，甚至超过了这方天地运转，所以唯在这一剑斩落之后，他们才能确认其已发生。

　　他沉声道：“诸位不必猜测了，此是极剑之法，凭我之能，无备之下却是无从闪避，不过诸位只要时时提防其人，就不会被其再轻易得逞了。”

　　此等剑法早是超脱了意念，所以修士只要稍加疏忽，或者注意力不再放在剑主身上，那么就会被再度斩中。

　　众人听他此言，都是心头大凛，连忙对冉秀书加以留意，以免重蹈覆辙。

　　然而就在此时，眼前光华一闪，又是一道剑芒自外掠过，众人身外这一座护持法阵也是随之被破开，而后一仰首，便见三道人影悬于天中。

　　一名修士顿时忍耐不住，引动神通法力，化出一团灰雾，往冉秀书那处当头罩下，因为从方才情形看来，后者无疑威胁最大，当要先行除去。

　　他这一出手，众人也是纷纷跟上，其中有大半攻势倒同样是冲着冉秀书而去的。

　　冉秀书面对众人围攻，却是不闪不避，可是所有法宝、乃至法力神通一到他身前，却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好似被转挪了去了别处一般。

　　这是因为他人看去虽在这里，可这实际不过只是一个照影而已，真正法身却一直随着飞剑游遁而走，从来不曾停下来过。

　　这些到来的攻势实际是循着他气机而去的，因为始终在追及他的去路之上，所以既没有落空，也不会再出现在诸人眼前，应该说已是被剑气引入了另一个天地间隙之中，只要他不曾停下，那么便会一直在那里飘荡。

　　葫上真是知晓的，极剑之术修炼到了一定境地之后，便可以远远威慑敌手，叫其无一刻放松，而自身几乎没有破绽，这是最为叫人麻烦头疼的对手，眼前这位，无疑就是这般人物，于是起神意传言道：“诸位无需攻袭此人，只要小心戒备，铲除了另外二人，再回来对付此人便好。”

　　可还未等他们再去选择对手，就见清辰子所站那处忽然绽开无数剑光，一时之间，仿若无数星辰落下。

　　众人都是神情大变，连忙祭起法力宝物遮挡，可自身气机待那剑光一触，便就发现了不对，这天地之中，只有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而旁边所有人都是不见了。

　　清辰子此刻所用乃是化剑妙法，每一个被他剑光照及之人都会与旁人分隔开来，想要摆脱出去，除非能凭借法力一气破开，或者干脆能看到剑法之中的诸般玄妙，可能做到这两点之人，也就不必在乎与同道分开了。

　　犀月山修士见此，都是不约而同采取了守御，不但是因为面前威胁，他们还不曾忘了冉秀书在一旁盯着，说不定稍有疏忽，对面就是一剑斩来，这等情形下，根本无人敢主动出击，只能先尽量保证自身不失。

第七十九章 尘霾散去剑光起

　　荀怀英方才一直在外没有动手，此时见犀月山众修俱已是被清辰子以剑光分隔开来，目光往下落去，就已找上了其中一人，同时起意一催，就有一道剑光斩落。

　　这名修士身上护御法宝并未能起到什么作用，在被剑光触及那一瞬，一声哀鸣，便被剖裂开来，随即那剑光丝毫不停，直往他法身所在劈来。

　　其人也是大恐，他知晓这等飞剑迅捷无伦，若是自己法身一如之前一般被斩开，那么根本没有再度复原的机会，只会被后续连绵不断的剑光不断消夺，直至精气法力耗尽而亡，于是急忙转挪根果，避去了这一击。

　　可随即却是发现，自己法力气机居然无端少去许多，感觉不对之下，他急起神意推算，很快就弄清楚此中原委，原来此等剑法别有玄妙，他在感应得这一剑的同时，实际上就已是被这一剑波及了，而每一剑出现，都会削去他身上一部分生机精气。

　　他神情顿时变得很是难看，若是自身法力精气俱被斩尽，那又何谈转挪根果？

　　实际上少清杀剑一脉修士能够消夺除己身之外的一切物事，对敌同辈之时根本不用去刻意推算根果，直接挥剑而上便是，而若是剑主修为足够高，那么只需一剑，就可泯灭对手生机。

　　这名修士心中明白，此刻若是任由荀怀英施展，那么自己下来肯定是有死无生，于是在神意之中反复推算，设法找寻应对之法。

　　可是在耗用了诸多神意之后，他却发现除了选择主动进攻，几乎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于是一咬牙，将身上所携带的针对飞剑的诸多法器一气打出，随后将自身法力全数压上。

　　这无疑是孤注一掷的作法，但他也没有选择，因为他没有办法阻止对面飞剑斩杀，那么与其在下来斗战中被慢慢削夺法力，那还不如现在用上，那不定还有一丝机会压制住对手。

　　荀怀英把飞剑一激，霎时分化出来百余道剑光，往其人所在倾泻而去，所过途中，那些攻袭过来的法器法力俱被斩灭，而后一路再无阻碍，直接从对方身上斩掠过去，只这一瞬，那修士法力精气俱被消夺，而随着其人最后一缕生机消逝，只闻轰隆一声震动，一个虚空旋洞凭空生出，将所有一切都被吞没进去。

　　荀怀英看着下方，在清辰子、冉秀书二人的配合威慑之下，他连剑中神通都没有动用，只用最为寻常的手段就将此人斩杀了，而接下来，只需如法炮制，将这些人一个个清除干净便好。

　　当下法力一转，便往下一人寻去。

　　犀月山一众修士因受剑光所照，不见旁人，可是彼此间神意却是无法阻隔，其等明此刻不难感觉己方少得一人。

　　这距离他们被隔开只是过去短短片刻，却就已有一人败亡，众人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恐慌之感，担心对方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实际上方才那些针对剑仙的阵禁布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已是让他们斗志受挫了，此刻也不是没有人试图逃跑，但是每每欲动，就觉一股危险之感袭来，无疑是被冉秀书盯着，不得不又放弃此念。

　　荀怀英寻到第二人后，没用多少时候就是将此人解决了，此时目光一转，在那顾姓修士身上停留片刻，就自掠过，直接往第三人所在奔去，待找到其人，祭剑斩落下来后，结果也是毫无悬念。

　　葫上真在察觉到同门气机一个一个消失，心头也是直往下沉。

　　本来以为凭借阵法和这数千年来准备的神通道法就可与这些剑修周旋，哪想到这些布置根本不堪一击，早知如此，还不如就此撤走，或还能保住几千年中积攒起来的家底。

　　他知道自己今次怎么样也不可能胜过对方了，此刻不求取胜，只要能逃脱出去便好。

　　他心中暗暗转念，“看来只能凭借那件东西了。”

　　抬起来，把袖一抖，却是将一团灰雾洒了出来，时不时可见一缕缕细小的琉璃彩光在里翻滚。

　　这东西实际大有来历，当年那几位剑仙仍在此界中时，常有妖魔自天地关门之外侵入进来，不过少有能对这些剑修造成威胁的，唯有一次，有一群无形妖物跨界过来与其等交锋，其身躯能张开一团奇异薄雾，不但令人心神顿滞，还有遏制飞剑之能，那几位剑仙用了不少力气才将那妖物祖君斩杀。

　　他对此可谓记忆深刻，所以在占据此界之后，就命人穿过界门，并设法找寻到了这等妖物，并成功从此等妖物身上祭炼出了类似雾气。

　　只是这等妖物十分稀少，所以搜集不易，他手中也是不多，只能勉强够自己使用，否则早便做到人手皆有了。

　　这东西一祭了出来，只是须臾间，就将他整个人都是笼罩进去。

　　清辰子只见下方一团灰蒙蒙的雾气张开，立起剑光一照，然而所见却是一片晦暗，似是被什么物事遮挡了。

　　冉秀书咦了一声，面上露出一丝兴趣，他本来是盯着葫上真的，可在那灰雾遮挡之下，对方在感应之中竟是变得模糊一片，并还有从中脱离的趋势。

　　荀怀英没有去管这些，尽管先前斩落下去的剑芒都是没入在了那雾气之中，再也不见任何回应，可在他眼中，世上没有什么物事是不能斩开的，一剑不够便是两剑，两剑不够就三剑，乃至千剑万剑！他心意一动，剑丸顿化无数剑光，往下落去，而在此如潮如海的穿射之下，那灰色雾团显也无法抵抗，眼见着被一丝丝消磨而去。

　　葫上真此时则是躲在气雾之内朝着远处遁走，他发现这手段固然是给对手带来了一点麻烦，可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如其所愿一般起到压制对手的作用，要是不能及时走脱，那么说不定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只是可惜，这等东西对他同样也有影响，在被围裹其中时，并无法挪遁虚空，否则他只要摆脱冉秀书极剑威慑，也就不难脱身了。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雾气比想象中褪去的还要快，不过只是几个呼吸，就从原本浓郁一团变得稀薄无比，而在最后一层气雾被剥去后，无数剑光从他身上一穿而过，他不由一个恍惚，怔怔立在那里。

　　而在此时，那道阻隔他与周围同道的剑气似是收去不见，他缓缓把目光转过，见此刻唯有自己与那顾姓修士还立在场中，后者见他看来，便稽首一礼，道：“葫上真。”

　　葫上真盯着其人看了半晌，不难猜出其人还安稳站在此处的原因，便沉声问道：“为何如此？”

　　顾姓修士抬眼看来，神情之中没有丝毫惭愧，道：“葫道友莫非忘了么，我本不是犀月山修士，只是受你等强挟，这才被你等将宗门吞并了去，顾某并未忘记原先出身。”

　　葫上真道：“可我犀月山待你着实不薄，你修道所用之物也皆是我犀月山给予你的。”

　　顾姓修士摇头道：“是故我也未曾落井下石。”

　　葫上真一拂袖，把脸侧过，道：“你这等反复之人，莫要再出现在葫某面前！”

　　顾姓修士看了看他，点了点头，他正要退下时，却是身影一顿，又加了一句，“那些外物就不用提了，此间本是那些剑仙所有，道友不过是慷他人之慨，我便要谢，也当谢此地主人。”说完之后，他打一个稽首，就远远退去了。

　　葫上真冷笑几声，抬首往天穹之上望有片刻，便闭上了双目，片刻之后，轰隆一声，他整个身躯崩散开来，随即天地之间便有一个玄洞生出，将之吞没进去。

　　清辰子见众敌俱亡，心意一转，将漫天剑光收入进来。

　　此时他感觉天地关门一阵灵机波动，就往那里看了过去，只见一名锦衣道人自外步入界内，一个晃身便就来到三人面前，对三人恭敬一礼，道：“在下翅尚宗鹿敢见过三位道友。”

　　冉秀书看了看他，奇道：“尊驾方才既是走了，又回来做什么？”

　　他适才看得清楚，在阵法破开之后，此人就已出阵遁走，并且很快通过一处天地关门离开了此地，因其气机与犀月山修士截然不同，所以他也就没有阻拦，没想到其人又回到了己方面前。

　　鹿道人诚恳言道：“鹿某与犀月山那些修士并非一路人，先前在此，也不过是想求得一块栖身之地罢了，现下之所以回来，是鹿某这里许有贵方所需要的消息。”

　　清辰子道：“尊驾可是知道些什么？”

　　鹿道人道：“鹿某曾听葫刍有言，贵方正在找寻那些流落在外的弟子？对此鹿某或能帮衬一二。”

　　清辰子看了看他，道：“尊驾知晓那些弟子下落？”

　　鹿上真笑道：“正是，我门下弟子走过不少地界，倒是与贵派流落在外的弟子打过一些交道，故是知道其等下落。”

　　清辰子沉声道：“鹿道友想要什么？”

　　鹿道人再是一揖，道：“我与门下弟子是数百年前自外漂泊至此的，这里灵机丰盈，乃是难得宝地，可否容我等在贵派地界暂居些许时日。”

第八十章 寂中夺真取元机

　　冉秀书看着鹿道人，奇道：“尊驾何必非要在此处留下，而今诸界灵机大兴，荒芜之象尽消，又有何处不可去？”

　　鹿道人微微一怔，随即若有所思道：“当真是如此么？”

　　冉秀书先前也曾对葫刍说过相似之话，他本以为对方是有意敷衍，只是方才到得界外后，他感应了一下周外灵机，发现界外灵机好像也的确如与此界一般在往上升腾，似乎此言不虚。不过他仍是坚持原意，一个躬身，道：“那些地界灵机固然盛起，可眼下终究还不如贵地。”

　　清辰子道：“容你百年。”

　　鹿道人很识时务，没再多做纠缠，道：“多谢道友了。”

　　清辰子这时取出一枚玉符，弹指送至其人处，道：“此是我门中信物，联络那些同门之事就交给尊驾了。”

　　鹿道人连忙接下收好，并道：“鹿某已是派遣弟子前往找寻贵派门人了，只是那地界较远，需得些许时日，若是顺利，两三月当有消息传回，”说到这里，他又道：“犀月山那些后辈下落，贵方可需知晓么？”

　　葫刍等人也是想过自己可能会输，所以在交手之前，将门下正传弟子都是送到了界外，这般自己身死之后，也不至于被道统灭绝。

　　清辰子道：“这些无关紧要。”

　　他对犀月山那些后辈弟子毫无兴趣，或许他人会担心留下祸患，可他们少清派却是丝毫不惧，甚至十分希望此辈能早些恢复实力，那时又可有一名敌手了。

　　鹿道人见再没什么话可说，就此告退离去。

　　顾姓修士方才一直在旁看着，这时走了上来，小心道：“几位道友……”

　　清辰子看着他道：“先前允诺道友之事，依旧不改。”

　　顾姓修士松了一口气，他不敢再多言，打一个稽首，也是遁光离去。

　　冉秀书道：“师兄，这里已是扫荡干净，我等可要回返山门么？”

　　此界灵机不差，可也不过与山海界仿佛，现在敌手俱灭，已然是空荡荡一片，没有什么好多做驻留的，想来留下一具分身在此也足可看顾了。

　　清辰子起意稍作推算，沉声道：“先不能走，犀月山这些人一亡，此界气机有变，而那些两界关门始终连通界外，我感近日必有妖魔到此，唯有剿杀一场过后，方能安心离去。”

　　冉秀书琢磨了一下，道：“这般看来，这两界关门许是祖师特意开辟在此，用以磨练后辈的，唔，界外情形不明，不如我与荀师弟先去查探一番，师兄身份不同，不容有失，不妨在此坐镇。”

　　清辰子点头应下，尽管他也对界关对面有些兴趣，可他绝不会把个人意愿凌驾在宗门利益之上。

　　事情商量好后，冉秀书、荀怀英二人很快穿渡界门而去，清辰子则是回了那几位前辈的洞府之中。他虽一人驻留在此，可化剑一脉修士，哪怕只是一个，也可当万千人来看待，他分出无数剑光洒落在这方天地之中，此后不管哪里有动静，都无法瞒过他感应。

　　差不多过去两月之后，鹿道人先是回转过来，其第一时间找到清辰子座前，待致礼之后，便道：“我门下已是寻得贵派门人原来驻地所在，只是到了那里，却发现人早已是离去了，”他拿出来一物，“我门下只寻到了此物。”

　　清辰子拿了过来，此是一枚剑丸，不过上面没有半分灵性，像是方才祭炼出来未久，通常少清弟子剑丸里面都会藏有一些有用线索，但是他没有从里面看到任何东西，他神情不变问道：“那驻地里间情形如何？”

　　鹿道人道：“那方驻地不像是遭受过侵袭的，道友那些同门看去走得并不匆忙。”

　　清辰子沉思一下，问道：“先前道友曾派遣弟子与我那些同门接触过？”

　　鹿道人回道：“正是。”

　　清辰子道：“我知晓了，继续找。”

　　鹿道人似想说什么，可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说出口，再是一揖，就此告退下去。

　　清辰子看向那一枚剑丸，他有种感觉，这些同门弟子好像并不想见到他们，所以其余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却只留下了此物在那里。

　　可若是唤此辈入门，就能使少清一脉壮大的话，那么此辈想法就丝毫不重要了。

　　他想要他们回来，那就必须回来。

　　虚寂之中，参霄、壬都二人鼓动自身法力，正试图找寻那兴发灵机的源头所在，在长久努力之下，现在二人已是逐渐接近正主了。

　　可到此一步，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法再往前去了。

　　因为在感应之中，前方固是源头所在，可那气机同时又无处不在，若是坚持循此而去，只怕一不小心就会去到别处。

　　如此一来，却又要花费极大力气自外重新挤入进来，故是眼下只能维持一个不进不退的局面。

　　壬都道人言道：“道友，此处无法过去，看来季庄道友交代之事是无法做成了。”

　　参霄道人试着探去法力深处，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有一人站在那里，那气机给他感觉并非是修行同道，而更类似于先天至宝，可又有些似是而非。

　　他思索了一下，言道：“既是无法前行，那便在此动手吧，能收得多少便收得多少，若是季庄道友不满意，那叫他另行遣人至此好了。”

　　壬都道人点点头，他心意一动，一只青皮葫芦便出现在了手中，随后将此物往外一祭，令其飘悬上方，而那些与他们对抗交融的法力波荡一阵扭动，便有一丝一缕白气自里被抽了出来，被那葫芦缓缓吸入进去。

　　季庄道人让他们到这里来，并非单纯是为了阻碍这一位，而是交代过，若是无法挨近正主，那么便用这宝物汲吸其法力气机，待带了回去之后推算一番，看能否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壬都道人看了一下，那葫芦在吸收了那白气之后，底沿下方却是渐渐由青色转为淡金之色，目前看去尚是浅浅一层，到灌满显然还要用上许久，他想了一想，便道：“那季庄要我辈功行固锁，道友当真甘愿么？”

　　参霄道人却是无所谓的一笑，道：“道友何必为此烦恼，只要那张道人未曾答应，那么季庄一人就不可能做成此事，更何况，这镜主之位其人又能端坐多久呢？”

　　壬都道人自不难听懂他话中的意思，包括他们在内，而今镜湖之中所有炼神修士都是自外而来，目的不外只是为寻一托庇之地，并没有谁人当真信服季庄，只是摄于其为此方镜湖之御主，所以不得不受其辖制。

　　而招揽他们到此的曜汉老祖却是心思深沉之辈，其虽无明确举动，可也能看出，季庄对其也有几分忌惮，说不准什么时候两者之间就会爆发一场冲突。

　　许久之后，那只葫芦终于完全变作了金色，壬都道人心思一转，就将之放入了神意之中，道：“道友，此事已了，我等当可回去了。”

　　参霄道人却道：“慢来，此番出来机会难得，我等不妨作法搜寻一番，看能否找到造化之地，要是寻得，那么我需将之炼化，便自成一方御主，那就再无需看季庄脸色了。”

　　壬都道人叹道：“道友想法不差，可这等地界着实难寻。”

　　造化之地先前他们也不是没有试图找过，可连造化残片都是难觅，更别说此等地界了。

　　参霄道人正要再劝，可忽然之间，他脸色一变，却是感到自己被一股无边恶意正在倾压过来，哪还不知晓自己是被那一位存在盯上了。

　　虽说其早是神元三分，可要对付他们仍是轻而易举，好在两人出来之时就曾提防此事，故而眼下这身躯不过是一具分身而已，便是舍了也无妨碍。

　　参霄道人暗叹了一声，可惜这一位找来太快，让他原来打算俱是落空了，好在下次还有机会，因知与之对抗也是无用之举，故是没有做任何抵挡，任由那股压力倾压上来，霎时间，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与此同时，镜湖之内，参霄、壬都二人正身轻轻一颤，随即睁开眼目，却是从定坐之中醒了过来，随后心意一转，便已出现在一处高台之上。

　　季庄道人坐于上位，见两人到此，和颜悦色道：“不知两位此行收获如何？”

　　壬都道人伸手一摊，便自神意之中将那葫芦取了出来，随后往上一送，道：“那兴发灵机之人功行高深，我辈只是分身前往，却是难以挨近，半途之中更是遇上了那一位存在，只能舍身而回，不过那气机却是取拿回来了，也算不辱使命。”

　　季庄道人看了那漂浮在前的葫芦一眼，和气一笑，道：“有劳两位了。”

　　壬都道人言道：“那若无事，我等便告退了。”

　　季庄道人点了点头。

　　参霄、壬都二人打个稽首，旋即身影淡去不见。

　　季庄道人则是将那葫芦拿过，随后轻轻一吸，一缕缕白气却是汇入到他身躯之中，而虚寂之中，那平滑镜湖表面却是露出一只眼眸，转动了一下，很快就又恢复了原来模样。

第八十一章 镜光映神推天门

　　季庄道人自座上站起，此时看去，他与先前感觉有些不一样了，明明功行未有丝毫增进，可身上气机却是明显拔高了一层。

　　他一挥袖，界内禁制涌动起来，将台座围拢其中，再无一人可以窥看到此。

　　随后他一步步走至最高处，双手一合，对着上方深深一揖。

　　少顷，原本空无一物之处一阵晃动，浮现出来一面玉镜，而后自里映照出一个人影，只是看去十分稀薄。

　　他这时走前几步，随着身形往前挨近，那上面人影已是逐渐清晰起来，而看那面孔，赫然便是他自己，只是镜中之人始终站在那里未动，一直是面无表情看着他。

　　季庄到了近前，再是一拜，道：“今得一缕精气供奉，道友已是归来有望，我下来当继续找寻那物下落，以期尽早做成此事。”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似是在倾听什么，过去片刻，才道：“是，虚寂茫茫，凭我之力想寻觅到那物，确实极难，我这里却是有一个办法，那一位存在对此物应当是有所感应的，其现下神元三分，堪称虚弱，我若能寻到一个分神回来，并庇佑其不被吞去，或能利用其寻到此物，而先前我或许惧他进来之后捣乱现世，反客为主，可现在有道友在此，却是再无此惧矣。”

　　这时他语声又是一顿，隔有一会儿，神情变得郑重起来，沉声道：“是，我也知不可让世间同道修为再有增进，亦不可再有人成就炼神，可这里有颇多阻碍，一时半刻难以做成，只能是尽力而为。”

　　许那人影缓缓消退，玉镜也是一蓬烟雾一般消散了去。

　　季庄道人退后几步，暗暗想道“那张道人功行了得，又占据布须天这等所在，我也无有克制他之法，现在实不宜与他起得冲突，但事情又不得不为。”

　　他思来想去，终似是拿定了什么主意，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他一挥袖，将周围禁制撤了，立刻着人去请曜汉老祖，待后者到来之后，他交代了一番，并郑重一礼，道：“此事就拜托道友了。”

　　曜汉老祖还礼道：“此事紧要，我这便前往。”

　　布须天清寰宫中，张衍正在定坐之中，只是某一刻，他双目之中忽现寒芒，方才那一瞬间，他却是察觉到那一位存在的气机又是出现了。

　　自上次他与那位持剑道人将这位存在神元三分之后，其人便就此销声匿迹了，本以为其当吞并了另两具分身之后才会出现，却没想到，此刻又是再度现身了。

　　他推算了一下，发现这回这位存在之所以出手，表面看来因为参霄、壬都二人在外游荡，可他却是觉得，这里应该另有缘故，因为在此之前，这二人明显已是在虚寂之中存驻长久了。

　　既是如此，那位存在为何不早些出手？应该是这二人做了什么事，才引动这一位存在现身。

　　他思考下来，认为这十有八九与那兴发灵机的源头有关，于是化得一具分身出来，转眼之间便就出得虚寂，往事发之地而去。

　　现在他并不畏惧那位存在，只不过布须天内须臾离不开他，所以只能分身出游，不过与参霄、壬都二人不同，他法力功行更高，瞬时间就来到了法力波荡深处。

　　到了这里之后，却没有再往前去，因为他心中有感，自己若是再往里深入，一定就会惊动这一位，他现在还没有与之敌对的打算。

　　他站定不动，凝目往里看去，顿见一个人影出现在那里，然而随他深入观望，却是又见得另一番模样，那源心之处，似一朵莲花悬浮在那里，虽只是一瞬，可却看得很是清晰。

　　那东西不是先天至宝，又不是法器，可给他的感觉却是颇为玄异，心中不由微微一动，正待设法再看得真切一些，心中忽起感应，转首看去，却见曜汉老祖来到布须天前，知道必是有事，他是不会让此人入至此方天地之中的，于是心意一起，就已是出现在其人面前，道：“道友何来？”

　　曜汉老祖见他现身，稽首言道：“道友有礼，我此行是奉季庄道友之命到此，有一要事想找道友商议。”

　　张衍还得一礼，道：“可是上回所议之事？”

　　曜汉道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深沉一笑，道：“记得前次击退那位存在之后，我曾问过道友一言，若是有人有意遮护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并试图将之引入界中，道友会是如何做？”

　　张衍目光微闪，道：“季庄道友莫非有此意？”

　　曜汉道人言道：“我正是为季庄道友前来传话的，季庄道友有言，道友若不能限制诸位同道功行，只能尽量延缓其合并之势，那么他便只好将那位存在的分神接纳入界，以此杜绝这等事发生。”

　　张衍思索了一下，季庄应该是知晓这此中轻重的，若不是以此来要挟，那么就是自恃有克制那一位存在的手段。

　　只是这等事他不能放任不管，那一位存在毕竟是他与那持剑道人一同击退的，若是季庄道人果真有手段克制，那必须要说个清楚，便是确实可行，他也需派遣人手时时盯着，以免出现意外变故。

　　可要是其不愿，那么他肯定是要出面阻止的。

　　他道：“贫道之意，季庄道友若执意如此做，贫道却是希望其能将压制那位的神通手段道个清楚明白，这般贫道不但可以放心，也好给当日一同逐退那位存在的道友一个交代。”

　　曜汉道人道：“我会将道友之言原封不动告知季庄道友，可他若是不愿呢？”

　　张衍淡笑一下，道：“这等事若当真发生，道友自能知晓贫道会如何做。”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打一个稽首之后，身影一晃，就此遁去无踪了。

　　曜汉老祖很快又回转至镜湖之内，待见了季庄道人，就将张衍所提要求一说，季庄道人没有什么表示，只道：“此回辛苦道友了。”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道友言重，不过说上几句话，不费得什么力气。”

　　季庄道人待其离开后，却是凝起了眉头。

　　张衍要他将如何制住那位存在的要求说出，可他却并不想答应，因为一旦道出真正缘由，或许那时候不止是张衍，其余人也会一同反对他。

　　所以在真正成事之前，这是无有可能透露的。

　　可此事又势在必行，因为凭他自己要想找到那东西，那几乎没有可能。

　　他暗思道：“曜汉、参霄、玄澈等辈皆不可信，此事唯有我亲力亲为了，如今我有镜湖托庇，张道人也管不到我头上，而等大事一成，我原来所提条件，他不答应亦得答应了。”

　　这里最难之处，是他若去找寻将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张衍说不定就会出手阻拦，若不是此事无法隐瞒，他根本不会去与后者商量。他心下道：“我不去找寻那位存在，但却可让那位存在自己寻我，这般就可避过此辈感应了，只是该如何引其到来呢？”

　　张衍在曜汉老祖离去后，没有再去往法力波荡源头察看，而是意识一转，回到正身之上。

　　先前他曾有所感应，察觉到不久之后，将有事发生。

　　本来以为会是此辈与那兴发灵机之人起得冲突，可现在看来，此事当是落在这里了。

　　他忖道：“看来自此刻开始，需得随时留意那里动静，但凡有找寻那一位存在的举动，就得设法阻止。”

　　否则此辈一旦将那一存在的分神接纳入镜湖之内，其又没有手段将之压制，那么事机就将变得不可挽回了。

　　正在考虑之时，他若有所觉，往少清派那一处浑天望去。

　　之前他并无法通过此间两界关门望到对面，这应该是少清祖师遮掩所致，出于礼数，他也没有强行窥看，可方才感觉，随着关门之中有人来回出入之后，那背后景象却是显现了出来，那里虽无造化之地，可却是有一枚残片。

　　少清地界之中那枚造化残片应当是归属于少清派的，不过便不提镜湖那些修士在找寻此物，那一位存在纵然停下侵吞诸有的动作，可也绝不会放过这等造化之精，此物放在此间不取，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被其等盯上了。

　　他稍作思忖，便心意一转，一缕意识已是落入那处界天之中。

　　若是这里有少清祖师意识化身存驻，那么他便退了出来，可若没有，那么他之意识可护持住那里，这般可最大程度保证此物不失。

　　做完此事后，他心下转起了念头，当日九洲之上四大派，或许每一位祖师都给自己后辈弟子安排了类似地界。

　　如今溟沧、少清两派浑天已是陆续现身，那疑似玉霄、冥泉派的两处浑天却是还未落下，冥泉宗那一处且不去说，至于玉霄派那处……

　　他心思一转，若说现下曜汉老祖并非其人全部，那么其很可能也不知道这些地界到底在哪里，否则当初也不必托庇在镜湖之内了，直接寻到那处造化所在，就可自成一方御主了。

　　他推算了一下，待少清派这处浑天过去之后，用不了数十载，下一处浑天就将到来，到时就可见得分晓了。

第八十二章 神元未至异思起

　　张衍将自身一缕意识送出去后，发现有造化之精残片存驻的那方天地内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大能意识化身落至此间。包括少清祖师化身亦是同样不存。

　　对此结果他也并不觉太过意外，因为这很是符合少清派的做派，让后辈弟子随时随地身处于危难局面之中，更方便磨练道心功行。

　　而浑天之内开着多处两界关门，显然也是出于这等目的布置的。

　　甚至他怀疑当年这位祖师在九洲之上立下少清派，恐怕也是为了让门人后辈能找到相同层次的对手，而不是出于什么其他目的。

　　其实这般长久下来，宗门甚是难以发展壮大，可是同样，能够在这等险恶环境下存身下来的修士，即便不是个个英锐，斗战之力自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他私下猜想，或许这位少清祖师也是期望后辈之中能有一人成就炼神，跳脱出现世之外，如此即可相互扶持，也能互为对手。

　　他意识在少清浑天对面的那些界天中又是转了一圈，见再无什么值得关注之后，便收回了心思，随即忆起先前在兴发灵机源头所在看到的一道莲花之影。

　　炼神修士之间因为法力互相交融碰撞，除了一些涉及根本的隐秘会被刻意遮掩外，寻常之事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桩事物若得一人知晓，那么功行相近的同道同样也会知道。

　　然而此刻他却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于这莲花虚影的线索，那要么是不值一提之物，要么就是此物已然超过了他自身层次，如是后者，那么恐怕唯有更高境界之人才知悉其秘，他既然从未与这等人物见过，那自也无从去得知。

　　只是在见到那一物的一瞬间，他却是不由想起太冥祖师留下的莲花盏，虽此物论及层次，至多只在真阳那一境界之中，可祖师将之凝塑成这般模样，或许也是有意无意在暗喻着什么。

　　要是真是如此，那么或许此物涉及之事远远超乎原来所想。

　　正在思索之时，他感得一缕法力波荡到来，目光转过，便见一道灵光玉符落在布须天外。

　　心意一使，取拿到了身前，发现却是季庄道人的回书。

　　打开一看，里间言称，由于此事涉及到自身修行之秘，所以并无法将克制那位存在分神的手段透露出来，不过既然张衍不赞同，考虑到大局，那么他会暂止此事，待得合适时机再来与他商量。

　　张衍淡笑一下，却是并不信季庄之言，因为他能感觉到，这一次与上回不同，季庄道人对待此事十分坚决，肯定是会付诸行动的，不会因为他人不同意而放弃，这封书信不外乎是为安他之心。

　　不过这等事，只要其人有所动作，他定然是会第一时间察觉的，下来只需要一直盯着，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防范。

　　他当下分出一缕意念监察此处，便把心神一收，沉入定坐之中。

　　一转之间，界内又是过去了十载。

　　某一日，一道灵光自下界而来，飞至清寰宫前，便漂浮不动。

　　景游上前取来，发现这是溟沧派送来的，便立刻往殿内而来，随后迈步玉阶，来至法台之上，双手呈上道：“老爷，门中送来的书信。”

　　张衍目光一落，这书信飞起，落于案上，在他面前摊开，此中提及山海比斗盛会已然收场。

　　这场同辈论法，毫无疑问是山海界修士技高一筹，虽是这里的确有一些主场之利，可这也仅是占据了少许一点优势而已，那些败落下去的他界修道人自能分辨出来，就算在他处斗法，他们胜算一样不高。

　　这一战比斗下来，山海界修士如今也是威名远扬，各派在见识过外界修士手段之后，也有心去往诸天各处布设下宗，以光大宗门，广传道法，而溟沧派中同样有此打算，因为现如今随着灵机继续升腾，诸界之中妖魔逐渐增多，很多地界上的修道人已是有些应付不来，故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衍而今功至太上，自不用理会这些俗务，不过他终究还是渡真殿主，按例这等事还是需他用印方能作数，尤其因为去往他界之人功行不能太低，所以门中这回调用之人，还涉及到了他门下几名弟子，那更是需征询他的意见。

　　他往现世之中看有一眼，霎时之间，现世诸事，无不了然。

　　实际现在各派麻烦还不止这些，窥知天机之人虽是逐渐销声匿迹了，可实际上不是这些人变少了，而是此辈更懂得隐藏了。因为捉拿窥见天机之人这件事，本身已是成了天机一部，有些人在见到未来自己下场之后，自是知道应该遮掩，而不是随便将自己看到的东西泄露出去，而白微、邓章二人更是在那里搅风搅雨，整日谋划如何利用这一点挑拨人道内斗。

　　可无论是山海诸派扩张，还是这些妖魔在背后兴风作浪，他都不会插手，也不会出言点醒，因为世上诸方势力愈是这般做搅动因果，玄石愈是容易入世。

　　他在来书之上用过印后，就起袖一拂，将之又送了回去。

　　镜湖之内，季庄道人坐于台座上一动不动。

　　这几年来，他为降低张衍警惕之心，表面看去没有什么举动，可实际上一直在暗中放出法力波荡，四处找寻那一位存在的分神。

　　自这一位存在神元三分之后，余下两个分神就一直不敢露头出来，这是因为害怕被那元主之神吞去，但为了改变这等境况，一定会试图壮大自身，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吞夺造化之精残片或者入驻造化之地了。

　　可这两物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寻的，所以他推断下来，现在这二具分神应该是在无数现世之中穿渡往来，边是躲避元主之神的追索，边是找寻资粮。

　　现世在炼神伟力之下不断生灭，有一定手段之人若是刻意隐藏，很难找到下落，这些时日来他搜寻无果，已是知晓这个办法不可用。

　　“看来只能如我之前所想一般，设法令其自己来投了，而要引其注意，就需做得一饵。”

　　他决定用造化之精残片引其前来，至于会否可能将元神之主一并吸引过来，这他倒是不惧，因为在他想来，有布须天那边看着，若是那一位存在现身，那么张衍一定是会出面阻止的。

　　而两个分神只要现身，他也无需做什么，只要把自己愿意庇佑其等的消息送了出去，过后便可等待其自行上门了。

　　只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瞒过底下之人，尽管他不难压制住此辈，可涉及到那一位存在，必然是要打一声招呼的，不然说不得到时候就要出什么漏子。

　　决定下来后，他便命人将曜汉、参霄等人请来，待人齐至之后，他将自己欲为之事大略一说，最后道：“不知诸位对此有何意见？”

　　曜汉老祖早是知晓此事的，他笑道：“道友之为，也是为了诸位道友考量，那张道人既不愿意让布须天中同道固锁功行，那么道友以此法勒束那位存在也无可厚非。”

　　参霄道人也道：“道友做法无错，我辈谁也不愿被那位侵吞了去。”

　　季庄道人问了下来，结果却是个个对此赞同，但他心中却是微微皱眉，这些人若是当场反对，那倒是好对付，可一个个都是不动声色，分明都是暗地里各有打算，他已是感到后续事情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不过不管此些人私底下到底如何想，此事必须要做，只要眼下不来妨碍到他便好。

　　他道：“既是诸位无有不同之见，那么此事便这般定下了，稍候我行此事时，若是布须天那里过来阻碍，愿诸位到时能出力相助。”

　　众人纷纷表态，到时一定与他同进共退。

　　季庄道人把此事交代完后，就让众人各自散去了。

　　壬都道人回去之后，心下越想越是感觉不妥，便起神意寻上了参霄道人，并言道：“季庄居然要将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引入镜湖之中，道友以为，这当真可能做成么？”

　　参霄道人意味深长道：“我以为当是有几分把握，季庄可不会蠢到将自己这处地界送入那位存在口中，但前提却是如他所言一般。”

　　他认为季庄道人虽说与诸人提前打过了招呼，可方才在场诸人当都能看得出来，这件事应该并不是其人真正目的，只是用此掩盖另一件事罢了，但没人清楚其人到底要做什么。

　　现在众人还要庇佑于镜湖之中，即便提出异议也是无用，反而可能给其单独针对，所以当时无人反对。

　　可要知那一位存在毕竟是侵吞诸有的，哪怕其分神到来，对他们也有极大威胁，要是季庄无法弹压住，那么事情就不会像今日这般平和了。

　　壬都道人想了一想，问道：“道友说，那日收取之物，会否和此事有关？”

　　参霄道人道：“许是有些牵扯，只是我难知里间玄虚，季庄敢于将此事泄露给我等知晓，想必也不怕我等能从中看出什么来。”

　　正在两人这里说话之间，忽然一股神意过来，参霄道人稍稍一感，就知来人乃是曜汉老祖，他目光闪烁了一下，这人果然来找自己了，当下神意一转，就放了其人进来。

第八十三章 运法遥斗转天柄

　　季庄道人在和众人打过招呼之后，就没有再去理会了，尽管知道其等一定会在背后阴私谋划些什么，但只要牢牢掌握住镜湖，短时内就不用担心什么，而等到事机做成，就不用在意此辈态度了。

　　他在台座之上坐定，就将一枚造化之精残片取拿了出来。

　　要将那位存在的分神引来，却也不能做得太过刻意，所以这枚残片当是要由其寻得，而不能是他自己送上门去，且放至外间后，还不能让布须天发现此物具体所在。

　　在推算了一阵之后，他就将这枚造化之精残片往虚寂之中一掷，并将之推落入一处现世之中。

　　与此同时，他也是将自身法力撑开，将周外诸人散播出来的法力气机排挤了出去。

　　这般做动静虽大了一些，可既有可能惊动那一位存在，又能遮掩自身，布须天那边就算知晓他在做什么，也无法知晓此物落在何处。

　　做完之后，他便坐等那位存在的分神到来。

　　张衍自知悉其谋划后，就一直不曾放松戒备，此刻感到有法力波荡传出，哪还不知是其忍不住动手了。

　　这般大的法力波荡，分明是想以此掩盖去那背后真正动作。

　　可哪怕不去特意揭开那层遮掩，他差不多也能推断出对方此刻所用的办法，无非是以造化之精残片之类的物事引动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前来，而后再设法将之引入镜湖之中。

　　季庄自以为做得十分巧妙，可其并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件太冥祖师遗留下来的法器，要想凭空找寻造化之精残片，或许仍是十分困难，可在知悉些许线索的前提下，找寻到此物的可能却是大大增加了。

　　张衍心意一动，便有一件形似画轴之物飘落下来，随后自天顶上空降下两只大手，各持左右之轴，缓缓将之分开，便有灵光自里透出，将虚寂及诸世生灭尽显于眼前。

　　他目光落去，用心推算，过去没有多久，已然是寻到了那造化残片所在，当即神思顾落那处，随着法力波荡侵去，一具意识化身已然在此方现世之中显身出来。

　　季庄道人意识化身正隐遁于此，心中忽然察觉到有一股法力侵入进来，顿时暗叫不好。

　　他在此本是为等待那位存在分神过来，随后将自己意思告诉其人，所以留了一个出入门户在那里，可怎么也没想到，张衍居然先一步找上门来了。

　　他沉声道：“道友来此做甚？”

　　张衍看着他道：“贫道此来，是要问一问道友，何故将造化之精残片置于这方现世之中？”

　　季庄道人面无表情道：“此不过是为修行而已，乃我自家之事，需知此间可不是布须天，道友无端跑来质问，是否太过不讲道理？”

　　张衍笑了一笑，也不点破，道：“道友不会不知，有造化之精残片在此，那用不了多久就会将那位存在引来，这残片若被吞去，只会凭空壮其威能，日后更是难以对付，这般贫道又怎可视而不见。”

　　季庄道人道：“道友过虑了，我既为了修持，那自然不会任由此落至那位存在手中。”

　　张衍摇头道：“此事涉及到诸位同道安危及诸有之存亡，道友一人之言，分量尚且不够，贫道此回既至，自是不会让道友继续下去，还望道友能够明辨大局，就此收手为好。”

　　季庄道人皱了下眉，冷声道：“那我若不从，道友莫非要与我动手不成？”

　　张衍淡声道：“若是道友执意如此，那贫道说不得也只好动一番手段了，不过道友放心，稍候我便是灭去你这具分身，也不会吞夺这枚造化残片，只要道友下来不再做那相同之事，那自会将此物归还于你。”

　　季庄道人沉默一会儿，他也是看出，现在已是没有缓和余地了，唯有将张衍这意识化身消杀，然后全力守御此间，不令其再度入内了，心中主意一定，他当即掀动法力，猛然朝着张衍这具意识化身倾压过来！

　　一瞬之后，布须天内。

　　张衍目光微微一闪，方才界内之事发生之事已入脑海之中，而他一摊开手，那里已是多了一枚造化之精残片。

　　不过他也清楚，季庄道人手中应该不止一枚残片，只是在吃了这一次亏后，想必其人也不会再继续尝试此举了。

　　镜湖之内，季庄道人端坐在台座之上的身躯微微一颤，他这时也是感到了意识化身破散，造化之精残片被夺，神色顿时有些不太好看。

　　他倒不是太在意残片之事，正如张衍所想，此物他手中自是不止一枚。

　　只是他不明白，张衍到底是用什么手段寻到自己头上的？

　　这里原因要是不曾弄清楚，便是再多残片投到外间，恐怕也只会被张衍取了去。

　　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只能再另想办法了。

　　他思索良久，发现自己如果只是单纯把残片放在外间，那么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有可能被张衍提先一步阻截下来。

　　这般看来，他只能亲自出马了。

　　他又是拿了一枚残片出来，心意落去，转瞬之间就将之化为一件用于遮掩自身的法器，随后又再是化出一具分身，便就遁入虚寂之中。

　　这造化残片所化法器既能为他遮掩气机，又可随时将之还化为残片，只要那一位存在的分神找上门来，那么他大可将残片赠给对方，以此表达自己诚意。

　　当然，这里也有可能是那位神元之主先是找来，可这没有关系，只要提前一步将这残片收入神意之中，就不怕此物失去，大不了过后再派遣出来一具分身就是了。

　　这般结果，最多只是被那位存在顺着气机找到自己那方镜湖所在而已，现在他并不怕此处暴露出去，因为哪怕在那一位全盛之时，想攻入此间也不是容易之事，现在神元三分，那更是别想做到此事了。

　　最关键的是，现在他只是分身在外游荡，随身携带只是护身法器而已，那张衍就没有道理来阻拦他了。

　　张衍知晓季庄不会就此放弃，此刻见其又有动作，也是丝毫不出意料，当即转望过去，却发现这一回此人居然亲自出外，而且气机似有若无，被什么遮挡了，若不推算，很难感应到具体下落。

　　他心思一转，已然猜到对方想要如何做了。

　　他现在的确没有理由去限制其人动作，但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对方分身既能去得虚寂之中，他分身同样也能去得，只要在旁看住其人就是了。

　　不过这里问题是，一旦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出现，即便他上去阻截，也无有任何用处了，因为那时候季庄道人只要传递一个念头过去，便算是达成一半目的了，事后只需等着对方主动找来就是了。

　　张衍淡笑一下，此人虽是算盘打得好，可却仍是算错了一件事。

　　他把心意一动，同样也是派遣一具分身遁去虚寂，旋即调运布须天伟力入身，再把法力一再抬升，虚寂之中属于他的法力波荡顿时一下高涨起来。

　　那一位存在自被神元三分后就撤走了，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开他与那位持剑道人的锋芒，现在他身处虚寂之内，这一位存在的实力未曾恢复，或者说在两个分神未曾吞夺回来之前，几乎无有可能再在他面前出现。

　　因为这位当也是明白，若其神元再被斩散，即便仍是能够还复回来，那也不知要推延到多久之后了。

　　季庄道人正身在察觉张衍如此施为后，顿时明白后者如此做的用意，脸色不由难看了几分。

　　他皱眉沉思了许久，一挥袖，再度将周围禁制开启，随即起身来到高处，对着台座之上一拜，须臾，一面玉镜凭空浮现，里间映照出来一个与他一般模样的人影。

　　他躬身下拜，道：“道友，我而今遇得困境，不得已再次叨扰道友，为找寻到那位存在的分神所在，只能请道友代为推算一二了。”

　　那镜子之影仍是一动不动，但季庄道人却似听到了什么，神情之中露出了然之色，连连点头，最后他再是一揖，道：“我知晓了，多谢道友解惑。”

　　季庄道人抬起头来后，发现那身影已是如烟雾一般散去了，他神情微凝，这一次镜中这一位现身之后，上回所得精气也已消耗的大半，剩下些许勉强可以留着用来制压那一位存在的分神，下来想要再度唤出，除非他能寻到那物事，所以接下来，他暂时已无法从这里得到什么太大帮助了。

　　他意念一转之下，又是化出一具分身，仍是往虚寂中去。

　　因为那位存在的分神在诸多生灭现世之中跳跃来去，所以这回推算出来的也仅仅是其人去过的地界，不过他可以按此线索追去，便是无法追寻到其之所在，只要能找那股残留下来的法力气机，那到时只需取得造化残片出来，并融入现世之内，就可引出其意识化身，而他一旦见得其面，那么目的也就达成了，至于张衍，此回就算还能追在他后面，那终归也是慢他一步的。

第八十四章 诸世落法断执思

　　张衍见到季庄道人又是遣得一具分身至外，知道其还是不肯放弃，眼下又另行出招了，他此刻既无法攻入镜湖之中，那么也只好见招破招，遏阻其人妄动了。

　　他心下稍作推算，发现这次季庄道人出来的分身上并没有携带造化之精残片，可这并不是说就无需去管了，要知其另一具分身之上的法器完全可以退还回去，再利用神意送至这边来的。

　　他能感觉到季庄这一次行动与前两次不同，是抱有极大目的性的，看去似是已然知道那一位存在的分神落在哪里了。

　　假设真是如此，只用寻常手段的话，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是阻拦不及的。

　　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其分身直接灭杀。

　　这般做虽是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一来两家现在至少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睦，二来季庄道人应该还有什么手段暗藏着，只是碍于什么未曾使出，现在撕破脸皮，只会使其彻底抛开顾忌。

　　不过要当真无可阻拦，他也不介意如此做，只是眼前还没到那一步。

　　他心中一起意，清鸿剑丸一振，霎时灵光乍显，下一刻，已然遁去虚寂之中，追逐着季庄道人而去，不止如此，凡其人气机所至，皆有剑光布落。

　　当初此剑未成之前，便已是可以观照出那一位存在的法力波荡，如今剑器成就，做此事更无多少困难。

　　这剑光一路跟随着季庄道人，只要一有外来气机出现，便会立刻上前斩灭。

　　要知道在那位存在看来，季庄道人可是敌对之人，这般情势之下，只会以为是来追击自己的，又哪里会再主动显身出来。

　　季庄道人这时也是察觉到张衍的法力气机已然跟了过来，但他没有停下，更没有试图回身阻挡，如此作法除了耗费法力之外，几乎没有用处，现下他自以为在寻到那位存在的法力波荡后就能抢先一步达成自己目的，张衍无论如何也是赶不及阻止的，所以干脆对此置之不理。

　　依照那镜中之人的指引，他很快发现了那法力波荡所在，当即将那法器退还为造化之精残片，传递入神意之中，同时开辟现世，准备把对方法力气机接引进来。

　　然而那意识化身还未等化聚出来，一道剑光横掠虚寂，霎时将此气机斩断。

　　季庄道人开辟的现世自然不止一处，可同一时刻，凡被那法力波荡牵涉到的万千现世俱被无数剑芒斩碎。

　　他神色变了变，没想到张衍这一次居然还能赶在自己前面，不止如此，那分神残留下来的法力波荡正被张衍剑气扫荡，眼见就要被清理干净，他赶忙拿了一只紫皮葫芦出来，并自外捉拿了一缕气机过来放入其中，虽未见得有什么用，可这回总不至于空手而回。

　　见事不可为，生怕造化之精残片再被夺去，他这次没有强撑，直接将两具分身都是化散，随后便将意识回到了正身之上。

　　他深皱眉头，知道此事已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眼下所能想到的办法几乎都被对方阻断，若想正面突破围堵，不先解决张衍，那恐怕永远无法做成此事。

　　但正如张衍不可能攻打入镜湖一般，他也同样没办法对布须天如何，何况真打了起来，自己这边也未必是对手，这也是他先前一直在表面上有所克制的原因之一。

　　现在看下来，急切之间已是难以做到此事，现在只能以自身法力波荡在虚寂之中搜寻造化之精残片或是造化之地，然后看能否在找寻此等物事的撞见那一位存在的分神了。

　　这等事全看自身缘法，但是同样，也没有人可以阻拦他。

　　他方才虽是在退走之前收摄了那位存在分神遗留下来的一缕气机，可通常唯有正面交手之时索拿方才用，散落在外的气机用处就并不大了。譬如那些入去永寂的同辈同样也有气机留下，但你不可能凭此找到他们，而仍是活跃在虚寂中的修士，事先就会有所感应，除非是自家愿意，否则根本不会让追寻之人得逞。

　　可是他若是在寻得造化之精的时候将这缕气机放了出来，那说不定就会引动对方感应，令其人主动找来，希望虽有些渺茫，但总还是有一丝可能的。

　　只是方才一连串动作，使得彼此关系渐趋紧张，他也是唯恐现在再继续施为，张衍会直接与他翻脸，所以决定暂时停手，等到局势稍见缓和之后，再打这番主意不迟。

　　参霄道人等人虽在镜湖之内，可方才两人争斗都是看在眼中，而结果无疑是季庄道人大败亏输，他先是露出一丝嘲弄表情，而后又露出几许忌惮之色。

　　不难看出，季庄道人在此战之中其实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就算换他上去也未见得能做得更好，可依旧是被张衍处处克制，就算两者境界相当，可也不难看出在斗战之中其人在后面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壬都道人言道：“也不知季庄这次败退回来，又会如何做？”

　　参霄道人道：“其实季庄此回失败，界内反可得以安稳。”

　　壬都道人不觉点头，此人执意将分神引来，明着没人反对，暗地里他敢说无人赞同，要是真把那位存在分神接来，到时镜湖之中恐怕要人人自危了，现在其谋划不成，于众人而言那反是好事。

　　他略一犹疑，便试着问道：“方才那曜汉来此，到底与道友说了些什么？”

　　参霄道人道：“此刻事机未定，他又岂会明言什么？此人可不会留下这等把柄的，方才不过来说一些遮遮掩掩之话，留下些许暗示罢了。”

　　其实他有一个未曾明说，曜汉老祖隐隐透露出来，为了不让那一位存在分神进入造化之地，其似与张衍定下过什么约议。

　　他难以确定此事真假，但姑且算此事为真，那么要是界内修士全数联手起来对付季庄，而张道人同时又自外袭来，内外夹击之下，还真有可能使得镜湖易主。

　　可是他虽认为季庄这个镜湖之主不见得能坐稳，可总是觉其人背后隐藏着什么，尤其是不久之前采摄那气机一事，到底目的何在，到现在他都还没能够看透，故是打定主意，不管镜湖之内起得什么纷争，他都不准备参与进去。

　　就算曜汉老祖真是成了御主，也一样需要他们来对抗布须天，所以他不需要为此担心太过，只要在旁静观局势变幻就好。

　　张衍见季庄道人终是退去，也就将分身和清辰剑丸都是撤回。他知道对方并不会因此停下，不过倘若再执意这般做，他便不会再这般客气了，出来一具分身便会斩得一具。

　　只是略觉意外的是，季庄道人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做出类似举动，反倒像是彻底沉寂下去了。

　　见得此景，他便把心思一定，又入至定坐之中。

　　现在他一缕意识随时都在那里盯着，不管其人欲如何做，他都会及时有所察觉。

　　就在他坐观有十载之后，双目倏尔睁开。

　　就在方才那一刻，他感觉到季庄道人在虚寂之内的法力波荡却是比以往强烈了许多，并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是明显。

　　稍作察看，已是知晓了对方的打算，不过若不欲两家翻脸，其人想要达到自身目的，这却也是唯一选择了。

　　这等做法等于是主动放弃了接触那一位存在分神的打算，只是期望在搜寻造化之精的同时撞上其人，因为这里全是凭借自身运数机缘，所以他也便无从阻止。

　　除非他能将其人堵在镜湖内，不令其人法力波荡有一丝一毫泄露出来。

　　实际以他法力，的确是可以做这到等事的，但他并不可能永远这般封锁下去，因为那一位存在一旦还复回来，并开始侵吞诸有，那么他一定是要上前阻止的，而且这需要把他自身大半法力投入进去，这便无法进行修持了。

　　季庄道人若是这般坚持下去，其实是有机会做成此事的，因为炼神无所谓生死，所以只要其拿定主意不变，那么迟早是会给他撞中一次的。

　　想要阻止，除非能够打破镜湖，将其镇压起来或者逼入永寂之中，则可一劳永逸。

　　他此时不由想及曜汉老祖提议，后者所透露出来的用意，分明就是取而代之，做那镜湖之主。

　　与曜汉联手，确也有机会将季庄道人掀翻下去，可是认真思考下来，认为这并非是什么好选择。

　　曜汉老祖隐藏极深，其人或有更大图谋。

　　至少季庄道人想法目的他现下已然十分清楚了，可要换了曜汉老祖上去，那事机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收拾。

　　此法不用，剩下也就只能加快功行修持了，要是他自身实力足够强横，那也不必去考虑这些东西了。

　　他在入至二重境后，就在不停解化未见未知，想要攀升到更高层次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不过他还有一条道途可以走。

　　一直以来，他的修行之法都是气、力双修，现在既是在气道之上无法看到前路，那却不妨尝试一下力道之路。要是力道之身可再上得一重境地，不说实力大增，起码对敌手段可以多得些许出来。

第八十五章 筑气举身入境门

　　力道之法再上一层，便是八重境关，相当于气道炼神这一层次，这等超脱之法门，若要修行，同样讲究天数缘法。

　　修士若不在乎这些，虽说也未见得不能通向上境，可修行之中必会平白多出许多妨碍，或是自外而来，也或是因由己生。

　　张衍这般境界之人，言行举止自合道法妙理，他这时觉得自己可以试着迈入此境，那就说明眼下正是时候。

　　在他成就炼神之后，早已超脱于现世之外，而力道之身因为仍受现世拘束，故仍是镇守在正反天地门关之前。

　　在一干真阳眼中，这一位神秘莫测的赤周魔主从来不曾现身过，而且守住两界关门显然也是必需的，所以他们自也不会前去招惹，而同为魔主的迟尧等辈，对他也是颇为忌惮，轻易不会前来接触。

　　这时他目光一转，朝那反天地中望去。

　　以他今时今日眼光来看，此间已是没有什么玄妙可言了。

　　归根到底，反天地仍是寄托于布须天上的，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同，昆始洲陆乃至诸天万界都可归属于正天地，俱是寄托于阳面之上，而反天地则是寄托于阴面之上。

　　可他早已看过，现在布须天绝大部分阴气都是消失不见了，也不知去了哪里，所以这反天地只与其中少许一些相融。

　　而此中存在的莫名之物实则与布须天阴面伟力有关，其并非是阴面伟力本身，而是那伟力气机波荡所化。

　　可即便如此，也是大不简单了，当初他只是借用了些许，便就借此成就了力道七重之身，相信再往上去，就必须找寻到那阴面伟力不可。

　　念至此间，他便着顺着这股气机追觅过去。

　　然而这一番找寻下来，却是没有结果，如此前所见一般，阴面伟力似只有眼下这么一点，其中大部分则完全不见影踪。

　　他心下一思，便调运自身伟力用以观望，但很快发现做亦不可行。

　　他稍作推算，便明白关键之处还在于那些沉浸在布须天中的异力，这些不彻底清除，阴阳难以混融一体，他就无法见全伟力。

　　只是昔日几派祖师留下的气机算是异力，还有赤陆主人留下的气机也是异力，凭他现在之能，尚还无法将这些气机驱逐了去。

　　这般就有些矛盾了，不除异力，难窥其门，而不入此门，眼下却也难消异力。

　　他思考了一下，魔藏主人既然留下了这门修行之法，无论其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能到此就阻断道路，这里恐怕不能用气道之法去探究，或许唯有以力道之身去找寻这些，才能见得其中真正神妙。

　　想到这里，他当即分出一缕意识，沉落入那力道法身之中，同时他将其与正身之间的联系斩断，以免自身气道伟力掺杂入此。

　　正反天地关门之前，力道之身霎时睁开了双目，并感受着源源不断的莫名之物涌入自己身躯之中，将他功行持续往上提升。

　　以他如今眼光来看，这样下去纵然法力能够无限增长，可永远也无法超脱出现世之外。

　　单纯以力道修行来说，这莫名之物其实只不过是他通向更高层次的台阶而已，而非是那根本所在，而他若能凭此接触到布须天阴面那一侧的伟力，那或许就能看到晋升八重境关的法门了。

　　当即他盘膝一坐，意识往反天地深处沉去，周围一切都是静凝下来，他只是保持着一神不失，放纵自己意识在里飘荡，而不去刻意指引。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他在无尽浑黯之中忽然见得一点幽光，心中不由一动，就往那里投入进去。

　　下一刻，他这具力道之身倏尔消失不见。

　　天魔幽界之中，迟尧，嫮素、恒景三人正自修持，自与人道妥协之后，他们一直躲在此间，并称只会参与争夺周还元玉，除此外不再牵涉与人道有关之事，这时却是忽然察觉到莫名之物狂涌而来，连带着他们自家功行也是节节上升。

　　三人一惊，立时往反天地中望去，却是发现那里空空荡荡，原本矗立在那里的身形已然不见了影踪。

　　恒景惊异道：“这……赤周魔主何处去了？”

　　这位赤周魔主可谓天地间第一魔主，而且常年镇守在天地门关之前，使得正反天地之间不至于冲撞太过。自他们入世之后，就从来未见其挪动过，并以为会一直这般持续下去，而此刻居然不见了影踪，他们顿时意识到，似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了。

　　这个时候，三人心中也有些慌乱。

　　他们一直认为，人道一直不曾将他们斩尽杀绝，很可能也是忌惮这位魔主，所以这一位即便不曾与他们对抗过人道，只要立在那里，那便是一个倚仗，若是不在，人道对他们未必会再如现下这般客气了。

　　迟尧紧紧盯着反天地中不放，方才那一瞬间，似是感觉到了什么，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心中转念道：“到底去了哪里？”

　　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另一事引开了，因为屏障失却后，正反天地之间自然生出了一股冲撞之力，内中本来沉寂在内的三个魔主意识忽然发生了变化，竟是先后觉醒了过来，并随着莫名之物的倾泻，一个个来到了正天地内，并参照三人法力气机，立时就得了驻世之身，随后气机一转，俱往三人所在之地而来。

　　迟尧等人也是有感，目光望去，见前方有三个人影现出，最前面乃是一名意气风发的少年人，对三人打一个稽首，道：“灵壅见过三位道友。”

　　少年右侧，站着一名孤高峻冷的男子，其人淡淡一拱手，道：“挚悒。”

　　最后那人，却是一个妖媚女子，一理鬓发，对着前方万福一礼，微笑言道：“奴家简童，三位道友有礼了。”

　　迟尧等人亦是还了一礼。

　　灵壅大声道：“诸位，我六人脱出元天，入得世间，是上天令我道兴盛，三位此后再不必在人道面前委曲求全了。”

　　身为魔主，他一出反天地，自然就从迟尧三人身上得悉了此前发生之事。

　　迟尧对此却是不感兴趣，反应平淡道：“那又如何？当年无情道众尚在时，莫非我等实力便弱么，还不是被人道一一击败，若不是我等见机及时，怕也是同样下场。”

　　灵壅却是信心十足道：“那无情道众，乃至妖魔之辈与三位本非一心，与人斗战不相互算计牵扯便已不错，又能用出多少手段来？而我等却是同出一源，同心同意，合力之下，远胜此辈！”

　　迟尧摇头道：“三位方才入世，不知人道大修之能，尤其是那一位张道人，连太一道人都被其镇压了，没有先天至宝，又如何与他们相抗？”

　　灵壅虽明了过往，对大多数人和事物都是了然，可唯独张衍那里的消息却是模模糊糊，仿佛这个人并不存在一样，现在迟尧提到，他也感觉这里似有什么不对，皱了皱眉，没有再往下想，只是道：“那先天至宝固然厉害，可我等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说到这里，他神秘一笑，道：“三位可仔细感应。”

　　“嗯？”

　　迟尧心头一震，因为两界壁障被破开，先后已是有六个魔主意识被劫力消磨而去，但此时再看，发现并没有彻底散失，而是在两界冲撞之下凝聚到了一处，并似要引动什么东西出来。

　　“这是……”

　　灵壅略显一丝得意，道：“这宝物乃是反天地中精华所聚，应六位魔主执思而来，等到时机一至，生诞出来，那么足可与那太一金珠相匹敌！”

　　正天地内三纪历下有三件先天至宝生出，而反天地中却从无这等法宝生诞出来过，这一来是因为凡有精蕴，皆是化为魔主，二来此间沉凝如一，除却莫名之物，再也容不下其余。

　　两界关门这一放开，反天地内受得搅动，自是会生出诸多变化，不过宝物生出如此之快，却是因为六位魔主消亡，源精牵引之下应发而生，故而也可以说这宝物是得这六位祭献才得以现世的。

　　恒景这时已是有些心动，可似忽然想到什么，惋惜一叹，道：“只是不知赤周魔主去了何处，要能令这位魔主与我联手，再加上这件宝物，便与人道相争，我等也是无惧。”

　　挚悒魔主这时开口言道：“我方才醒来之时，见赤周魔主似所感悟，跃遁入一方不明所在，应该是找寻机缘去了。”

　　恒景精神大振，道：“若是这般，倒是好事，只是不知，赤周魔主何时能功成出来。”

　　迟尧思索一下，沉声道：“这些可稍候再论，当下有一事很是紧要，天地关门之前没了赤周魔主守御，任由两界之力冲撞，那于我根本有损，当设法约束。”

　　正反天地之间无了遮挡，对他们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是莫名之物不绝，实力会有一个明显增长，可坏处是反天地受得太多正天地的气机影响，莫名之物很可能再不会如原先那般纯粹了。

　　灵壅一抬下巴，道：“这也非只是我等之事，相信人道那边也是一样着急，等他们寻了过来，我正好见识一下那几位，看其等有无几位道友口中说得那般厉害。”

第八十六章 舍去前法循己道

　　灵壅等人本以为正反两界屏障不在，灵机互相冲撞，对诸天万界影响甚大，那么人道肯定是坐不住的，过不多久，当就会来找上他们，或是质问，或是寻求解决之法，到时候他就可借此机见识一下人道诸修，看其等是否当真如过往所见之中那般厉害。

　　可结果却是大大出人意料，他们等了许久，人道那边是一直不见有所反应，似对此事视而不见。

　　恒景诧异道：“人道莫非不怕莫名之物侵入界中，引动诸天万界灵机变化么？”

　　灵壅此时面色却是不太好看，同时又有些不可思议，从他看到的那些过往来看，人道向来都是着紧自家地界，对他们也是防备甚深，没有理由不来理会。

　　其余魔主也是心中疑惑，若非见得诸天万界尚算平稳，他们几是怀疑人道之中出了什么变故。

　　迟尧稍作思索，缓声言道：“人道不至，或许是要与我等比拼耐心，只是若僵持下去，对两家都没有好处，可人道家底雄厚，经得起消磨，而我辈却是耗不起，故我以为需得立时竖立屏障，以免受损太过。”

　　恒景道：“可本就是两界之事，为何只有我等出头？”

　　嫮素在旁淡淡道：“若我不欲解决，反而主动去寻人道，那好似显得我等无法解决此事，那便低其一头了。”

　　迟尧看向灵壅处，道：“道友以为呢？”

　　灵壅其实想继续等下去，看双方谁耐心更足，只是方才判断错误，他也不好再说出反对意见，只好勉强同意道：“便先如此吧。”

　　挚悒、简童二人对此事俱是不发一语，他们不难看出，灵壅其实是想趁此机会与迟尧争夺主事之位。

　　他们倒不在乎谁主谁次，谁人更为正确，更能带领众人获利，他们就跟随谁人。只是灵壅第一回合交锋却是明显受挫，故是无形之中，他们却是向迟尧那处偏去了一点。

　　两界壁障失去，正反天地互相冲撞，诸天万界灵机生出变化，如此大的动静，白微、邓章二人自也是第一时间有所察觉，两人迅速交流了一下，认为此次又有三位魔主现身，对他们来说乃是一个极好消息。

　　现如今人道势盛无比，幽界那边一下多出了三位魔主，人道那处不可能不加以注意，这般他们这里的压力就可分担过去些许了。

　　白微沉思一下，道：“此辈要是有什么想法，那一定会来找寻我等的。”

　　邓章冷声道：“实则就算多得几人，也不过是使局面稍有改观罢了，尚还比不得我三家全盛之时，道友无需太过指望，现下还是以挑动人道内斗为上，等到人道纪历过去，再找寻机会更为妥当。”

　　白微也是点头认可此言，他心中则是叹息，若是当年太一道人能够早些出力，而不是思虑太多，说不定早就灭亡人道了，他们几家哪会沦落到今时这般窘迫的地步？

　　张衍此刻已是沉寂到了无知无觉之中，但这只是单纯对这具力道身躯而言，他自身意识却是不曾被拘束住。

　　尽管此回投入进来的意识只有一缕，可终究已是达到了炼神层次。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向外张扬，反而极尽收敛之能事，这是因为意识终究超脱身躯太多，要是用力太过，很可能会遭遇到先前那等情况，被布须天伟力从此中排斥出来，甚至他自家身躯说不定会因为承受不住而崩散。

　　他十分清楚，自己现在身处于两重境关之间的间隙之中，因为他正在向下一关迈进，而现下又未曾达到目标，所以对于现世而言，他是存于在与不在之间的。

　　这里若是能一鼓作气冲了过去，那便能直上力道八重境关，自此超脱出去，于世而言便就不存，可若不曾成就，则这具身躯就会迷失在此，再也无法出去，虽仍属世间，可也等若不存。

　　他先前认为，自己只要寻到门径，很快就能接触到更多布须天阴面伟力，并借此补完自身，现在情势发展确实如他所想，随着他向下一重境关攀登前行，不停有阴面伟力传续过来。

　　与此同时，也有一道玄异莫测的功法妙诀也是渐渐从脑海之中涌了出来，好似这些妙法天生烙印在身躯之中一般，只是靠着这些阴面伟力方才将之逐步唤醒，并随他稳步向前，浮现出来的也是越来越多。

　　只是此间之路也非是一路平坦，如同他当初渡去炼神之境一般，这里着实有不少关隘险阻，若是对功法领悟判断失差，那就可能再也无法跨过。

　　好在他如今已是站在了更高层次，由上往下俯视，故是这些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而每过一关，他所能得到的伟力补纳也便越多，身躯也更是强盛一分，在他看来，实际这就是推动自己不断汲取阴气伟力的过程，等到把所有法门都是寻得，所有难关都是过去之后，那差不多就是他成就之时了。

　　以他今时眼光来看，这里面有不少瑕疵，也不知是魔藏主人无意之中的疏漏，还是故意留了下来的。

　　这其中有些觉得不必要的关卡，他就索性直接绕了过去，当然也只有对此中法门有着十分明晰的判断方可如此做，要不是如他一般拥有气道炼神修为，那只有老老实实循此路径而行。

　　而随着伟力灌身，他法门也是逐渐得全，终究来至了尽头之处，现下他只消再往前跨去一步，就能去到“明道参神契”第八重境中了。

　　然而到得此处之后，他却是停了下来。

　　他能感觉到，若是照着那魔藏主人原本备好的功法，那未必是适合自己之路，且他也不想按照他人安排的路数走下去。

　　虽说魔藏主人在他进入七重力道之身后对他颇有扶持之意，可他并不清楚其真正目的是什么，不可能做到完全信任，所以照搬其法是不可行的。

　　先前他是境界不到，无从选择，而现在则不一样，在成就炼神之后，却是不难看懂这里间诸多道理，他完全可以试着打破原来窠臼，走出一条不同于先前的道途来，这条路不但可以摆脱前路影响，而且还能更为契合自身。

　　不过他也能感觉到，自己那不曾迈去的最后一步，里面实际蕴藏着极多玄妙，而不走这一步则无法见得，但他已是不在乎这些了，有力道七重身躯为根基，再加上之前所见，对他已是足够，下面大可以残玉来加以印证。

　　想到这里，他意念一转，却是从中退了出来。

　　也就是他早成炼神，能把这里玄妙都是看透，所以能轻松做到这一点，若是先前按着魔藏主人的路数一步不改，那么到了终点之前是休想再退了出去的。

　　这时他又把神意一展，将这一段忆识全数收纳，准备待与正身相合之后再将其一并抹去，以绝此后患。

　　正待他准备着手推演法门之时，转目一瞥，却是发现那三个本来沉寂在反天地内的魔主意识竟是觉醒过来，且已然进入正天地内与迟尧三人汇合到了一处。

　　他看了一眼，便不再关心此事。

　　以人道如今实力，别说多出三个魔主，哪怕那些被劫力消磨而去的魔主意识一并觉醒过来，此辈也一样不是对手。

　　倒是幽界这般实力大增，再加上新近觉醒的魔主并未经历过与人道诸修大战，很可能会惹出一些事端来。

　　要放在以往，为了使其不再壮大，他必然是要将之打压下去的，可到了如今这个境界，自是不再会去关注这等小事。

　　在他看来，有了此辈之后，一定会有更多魔道修士诞生出来，人道众修便就有了一个对手可以磨砺，再则，这些人还可替他搅动因果，从而引动玄石入世，所以这实际上却是一桩好事。

　　然而转念到这里，却是忽然心中一动，似有所觉。

　　他转首望某处看了过去，却见这反天地内，正有一个宝胎在里翻滚酝酿，并似在飞快成就之中。

　　他立刻辨别出来，这件宝物乃是反天地内精华所蕴，一旦生诞出来，只表面看去，或许并不逊色太一金珠多少。可实际上，此宝只能与那不曾被人御使之前的金珠一较高下，这是因为其根底着实欠缺了一些。

　　太一金珠这等先天至宝，乃是布须天造化伟力孕生而成。

　　可这宝胎却不曾受得阴面伟力直接灌溉，而是只得其气机波荡蕴养，这里高下差距十分明显，就算最后真正得成，无有炼神层次的伟力，根本无法带至世外，可以说只是一件凡尘之宝。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补救。

　　他思索了一下，若是能将布须天阴面伟力引过来一部分，由此筑成宝胎，并助其成就，那么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了，说不定当真可成得一件与太一金珠相近的至宝。

　　只他现在还调动不来太多阴面伟力，恐怕唯有成就力道八重境关之后，再来理会这里了。

　　于是他把心思收回，并将自身气机蔽绝，随后坐定下来，把心神一沉，就入至残玉之中。

第八十七章 人间非我世，此去问全一

　　张衍这一番推演下来，却是看到了诸多前路，每一个结果看去都是一样，但其实彼此之间却是有着些微不同的。

　　他没有在这里过多纠缠，现在他只要找出最为合适自己的法门便好，而不必去选那看似最为完满的。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这条路还并未曾达到尽头，而修持本身便是补缺之法，正如他现在不停解化未见未知一般，此刻之完满也只是眼前这般认为而已，不待真正明了大道，那便定然是有缺漏的，可待日后可慢慢补全。

　　方才在寻求上境之中，他尽管并没有踏出最后一步，可此刻在推演之后，却是不难从中看到，自己不管是用哪一个法门，在走过去时，都将抛却以往一切，并以布须天阴面伟力为根底重筑体躯。

　　只是这具力道之身，在过去修行参神契时，曾有不少印痕留下，也是因为如此，方才向前迈行之际，才会有功法要诀不断从脑海之中冒了出来，不过这些在最后蜕变之时，这些都将消失不见。

　　而魔藏主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能就这么轻松将他放过，所以他推断下来，若按原来法诀，在走过最后一步时，魔藏主人一定会再度故技重施，在他身躯之中刻入法门或是什么其他物事，一旦他借此成就，那么除非毁弃此身，否则就再也无法摆脱了。

　　事实上，若是纯粹以力道之法晋升，到现在他已经是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抗了，所幸他是气、力双修，且现在是气道之路先一步成就炼神，所以这里许多东西在他眼里却是不难解决。

　　现在不靠参神契，凭他推演出来的法门一样可以成就，如此一来，过往这些残留就可彻底抛却了。

　　这里唯一可能有的变数，就是魔藏主人是否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

　　可正如那些大德一般，若是其自己能够出面，那又何必设布下这些布置呢？故是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

　　不过从那几位祖师所留下的布置来看，他们不仅是会在布须天内留下了一些东西，在别处现世中可能同样也会留有后手。

　　若是他这里不成，说不定有其余地界将会有人替补上来。

　　这里倒是无需去多想，在过去这一关后，就摆脱了原来所有束缚，魔藏主人就算再有手段，也牵连不到他头上了。

　　主意拿定之后，他将自身推演出来的那一法门转运起来，随即整个力道之身又是再一次消失不见，而他适才出现在外只是一瞬而已，故是并未有被任何人所看到。

　　由于法门是自己所造，所以前行顺畅无比，很快就来到了那最后一步关门之前，这里却是遭遇到了一股阻力。

　　虽然法门不同，可最终仍是需用阴面伟力的，这里唯有魔藏主人留下的关口可通向伟力所在。只要不是按照其功法运使，那么这一道关门就不会打开，也就无法一气接引到足够多的阴面伟力。

　　这些他在推算中已是见得，故而早有准备。

　　魔藏主人虽是神通广大，可其并非是布须天御主，不可能调用布须天伟力守御，至多是借用些许，所以这里阻力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强大。

　　现在既然已是有一个缺口在此，那么他哪怕不去打破，也同样可以从中汲取到自身所需的伟力，但这里仍是需要力道之身，气道伟力若是顾落过来，反而会遭遇到强大抵抗。

　　他停顿在了这关门之前，自里将一丝一缕的阴面伟力吸纳过来，逐渐增强自己，同时又将原来旧身一点一滴化去。

　　这里没有时日长短，没有过去未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落于莫名之地。

　　随着他身躯重又筑起，终有一刻，他感觉那关口似若消亡一般，再也无法成为自身阻隔，于是用力一吸！

　　轰！

　　现世与虚寂的屏障骤被打破，眼前一切都是变得虚幻不定起来，如同是一幅飘渺画图，随时可能散去。

　　他明白，这一刻，自己已然是力身塑成，正式踏入了力道八重境关之中。

　　“天崩渡界璧，陆碎神不移，”他负手而立，一抬首，“人间非我世，此去问全一！”

　　随此一语说出，他神思一展，一瞬间去到高处，观望到成就炼神之时曾经见到的一幕，无数现世如星辰生灭不定。

　　他仔细感受了一下，炼神修士之间彼此法力交融对抗，然而这具力道之身却并未有任何法力波荡往外扩散，而是凝聚似一，永恒常在。

　　炼神唯有修炼到二重境中，那么才可以遮掩自己气机，力道之身却是无需如此做，一入此境便就如此。

　　只是这般要明了更多大道至理，或许唯有与对手交锋方可得到了，且这还是单方面的，也即是说，一旦动起手来，他能从对手身上看到诸多道理乃至对方不曾藏纳起来的所知所想，但是对手却无法从他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所以他若是单独想凭借此身窥望上境，那就得不停去与同辈斗战。

　　好在他同样也是炼神大能，自不需要如此做，只是由此也可看见，这两条路虽然起始不一，但最后恐怕是殊途同归的。

　　在感受许久之后，他又意念一转，将力道之身与气道法身合二为一，此刻他感觉忽有一种焕然新生之感。

　　通常气道修士在修行过程中一早便舍弃了外身，可他并不是如此，从来都是气、力并行，所以两者之间从来都是一体，而力道身躯一直遗落在外，就等于自身一直是少了一部分，现在却终是得以完全了。

　　两边这神意一连，他首先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将先前那一段藏纳起来的忆识抹去。

　　当然，这般做并非是自己自此不知道这一段经历，而只是从一个亲历之人变作旁观之人。

　　此时他一抬袖，骈起双指，便对着虚处轻轻一划，霎时间，虚寂之中似就被撕开一道口子，久久方才褪去。

　　他也不知那破空之后是何处，可却是不难明白，若是将人迫入此间，那与送其入至永寂也没什么两样了。

　　气力双身一合，也即是布须天阴、阳两面伟力相合，自比原来单一之力更具威能。

　　不过这并非是说就此能与大德对抗了，至多拉近一些距离，需知境界之上的差别往往能压倒一切变化，只是拥有此能，或许能试着闯入有御主守御的造化之地中了。

　　这时他一转目，看到那件正在孕生的法宝之上，那宝胎沉浸在内，此刻眼见就要成型。

　　不过此刻因为阴面伟力被他带了出来不少，并朝宝胎之内涌入进去，之前那些波荡气机根本与之对抗不得，很快就被排斥了出去。

　　在不知收纳了多少阴面伟力之后，这宝胎仿佛褪去了一层旧衣，有灵光自里生出，眼见着便就要出世了。

　　与此同时，有一股灵性逐渐从中生诞出来，若是不去管，那么就会生出一个太一道人一般的意识来。

　　张衍有意取拿这件法宝，自是不会给自己留下太多麻烦，随手就将之抹去了，而后等有片刻，待其灵光隐退，便招手拿了过来，见这是一枚深色晶玉，似圆似方，稍稍一运法力，就有大股阴面伟力涌动出来。

　　他神意入内一转，已是知悉此物玄妙，不过要想发挥出真正功用，还需将之稍许祭炼一番。

　　此时目光一撇，却见那些被排挤出来的阴气波荡并没有散了去，而是在旁又是还化成了另一个宝胎，并且还有一丝阴面伟力被围裹在了其中。

　　反天地中注定会有这一件宝物出现，而那晶玉落入他手中后，自然已是超脱出外，所以剩下这些阴气波荡便顺天意继续凝聚为一件宝物。

　　他这次没有再去动，任由其落在此间，一摆袖，就回去清寰宫了。

　　昆始洲陆之外，旦易、乙道人、傅青名、万阙道人等人正围坐于一处，看着迟尧等六位魔主正在那里重筑两界壁障。

　　旦易道：“果然如万阙道友所言，此辈见我等不至，自会修补两界关门。”

　　他方才在察觉到又有魔主入世后，就打算立刻动身，前往那里与六人商议将此处弥合起来，但是万阙道人却是不同意这一点。

　　他认为这些魔主就是在主动等待他们上门，要是太过迫切，反而容易遭其拿捏，那还不如等下去，若说损失，无疑是对面更多，此辈一定是会先忍不住的，用不着他们过多插手，现在结果出来，果然如其所料。

　　乙道人则是道：“乙某早是说过，不必对此辈有多少看重，多几个魔主又如何？若其老实待着，就任得其去，若是跳窜出来，那再收拾不迟。”

　　人道现在有底气说这句话，无情道众、先天妖魔，乃至这些域外天魔，身上一件道宝都没有，就算多了三位魔主，也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扭转实力对比。

　　傅青名这时看了看，道：“此辈虽起屏障，但看去并不坚牢。”

　　两界壁障可不是那么容易修筑起来的，虽然需要用什么宝材可自己观想出来，可在两界之力冲刷之下未必能坚持多久，时不时就需重做修补。

　　除非哪一位魔主愿意如原来张衍那力道之身长久镇守在此，尽管这样也能得到好处，可没有谁人愿意定坐在此不动，所以人道这边料定，为了寻到更好宝材，一定会来找寻他们的，顺带也会过来一试他们的态度。

　　乙道人冷笑一声，道：“那便等着此辈来寻我等好了。”

第八十八章 功成通天有道传

　　张衍转回清寰宫中，在殿首玉台之上盘膝坐下。

　　因为力道功法已然被他重新改换过了，所以自此刻开始，已再非是原来的“明道参神契”了，或许此刻应该改换一个称名了。

　　念至此间，他却是想到，而今修行力道法门之人，很少能达到凡蜕这一层次的，即便有，那也是仗着先天禀赋，多数以异类居多，人身修士几乎没有。至于再往上的真阳层次，从他所察觉到的现世之中，除他之外，没有一个能得以成就。

　　这条道途十分不易，这里面有力道使用外药比气道更多的缘故，可更多还是功法天生有所欠缺，没有真正上进之路。

　　修士想要自行开辟前路，那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亿万现世之中不乏俊杰之才试图这般做，可大多数人都是倒在了半路之上，余下一些也都是放弃了，几乎没有例外。

　　所以这条路唯有自上而下方能推动，而今次他功至上境，实则已是把这条路走通了。

　　他这时忽然想到，力道之身无有法力波荡至外，也有可能是因为虚寂之中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力道修士。

　　假设有不少同道在此，那或许就是另一番气象了。

　　现在他还难以知晓是否真是如此，但却可以设法加以证实。

　　他心意一动，朝着虚寂之中一拳打出，霎时间，一股雄浑浩大的法力波荡被他轰入亿万现世之中，并同时将力道之传送了出去。

　　这里所传递的非是法诀本身，而是大道玄理，使现世之中的生灵从此可以迈上此途，而再非是绝路。

　　至于具体功法，诸世生灵可在长久岁月之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推演衍化，这些就无需他去具体插手了。

　　他很是期待，过后会有人能够功成上来，与他互称一声道友。

　　他又回望布须天现世，这里也同样有了大道之传，但对于自己门下，那就不必再去费时费力推演了，他可直接授予这些后辈弟子。

　　不过他自身所用法门并不适合他人，思索一下，瞬时便又演化出一门法诀。

　　稍加思索了一下，便起指一点，登时有一本金册出现面前，其上有四字浮现，他再是一拂袖，灵光一散，便各自朝着门下弟子所在飞去。

　　他再是想了一想，又再立下了截然不同的两门力道功诀，将之分别送去了金阁与渡真殿中。

　　做完此事后，他往外看去，季庄道人法力波荡继续在扩张之中，显然其仍是在找寻造化精蕴，以期撞到那一位存在的分神。

　　在成就力道八重境后，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此事，可无疑增加了不少应对此事的手段。

　　假设季庄真是接引了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入界，那么他就要试图攻打镜湖了，以往这是无可能做到之事，可在气、力双身相合之下却是变得有了些许可能，到时他自外而攻，而曜汉老祖等辈若是起来作反，那么就有将季庄道人掀翻下来的机会。

　　虽然他不愿意看到曜汉老祖上台，可显然那一位存在带来的危害更大一些，不过这一步若不到实在无法可想之时，他并不想去走。

　　这时他把法力一撑，却是同样去找寻那造化精蕴所在，有着太冥祖师留下的法器，他找寻到这等物事的可能无疑比对方更大。

　　且不久之后，又将有两处浑天降下，若是其中有造化之地或者造化之精残片，只要不被外人得去，那么季庄找到此等地界的可能无形中将变得更小。

　　镜湖之内，季庄道人忽然觉得心绪不宁，生出这等感应，分明就是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了。

　　可他现在蜷缩在此，外来威胁几可以忽略不计。

　　莫非预兆是来自于界内那几名同道么？他想了一想，却是摇头。

　　他知道界中这几人都是各有心思，试问哪一个炼神修士愿意屈居他人之下，受得他人摆布的？换了他自己也是不愿的，所以此辈一定会生出取代他的念头，但这与能否做到是两回事，在他自己不出错漏的情形下，暂时没人可以威胁到他御主的地位。

　　这里他也不是没考虑过镜湖遭受内外夹攻的可能，可除非所有人都起来反对他，可现在虽给了那些同辈很大压力，但并没有突破底限，所以可能性极其微小。

　　但这或许也未必是涉及自身安危之事，说不定他找寻那一位分神之事将会受得阻碍。

　　在想了许久之后，他心中愈发确定是如此，这里说不定是布须天寻到了什么阻遏他的办法，他必须及时设法解决此事。

　　他不由得沉思起来，现在只他一人似还不够，需得有人与他一同找寻。

　　布须天那边虽也能这般做，可不可能将所有造化之精残片乃至造化之地都是找了出来，他只要确保他们这里找到机会变得更大就可以了，哪怕只要寻到一枚残片，他就可用那取摄入手的气机试着引动那位分神过来。

　　只是所有人一起发力这不利于他控制，寻思良久，就命人去将玄澈、参霄二人请来。

　　待二人到来后，他见过礼后，便请得二人入座，这才说明原因，“今请两位来此，是要拜托两位与我一同找寻那造化精蕴。”

　　玄澈、参霄二人也不难猜出这位的目的，他们都可算是识时务之人，既然是御主拜托之事，于是都是当场应承下来，很快，三人法力波荡先后在虚寂之中传递出来。

　　张衍在感觉到这里变动后，却没有什么意外，他早是猜到对方可能会如此反应了，不过其人只请了两人出来相助，足以说明对庇托在他门下的人十分不信任。

　　他一挥袖，发了数道符书下去，却是请得布须天一众炼神同道一起放出法力，找寻那造化精蕴。

　　此举逼迫季庄道人不得不动用所有人，当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时候，找寻到目标的机会无疑是变大了，可是同样，变数也是增多了，若其中有人寻到造化之地，此人有很大可能不会告知其人，而是会想办法自己占夺了去。

　　当然，他这里同样面临这等问题，不过布须天不限制任何人往来，且即便出去之人占据了一处造化之地，凭其一人也未见得能守住，最后多半仍是会走上联手布须天的道路。

　　两界关门之前，迟尧等六位魔主联手起来，终是重新筑起了一道壁障。

　　迟尧道：“这屏障只能暂缓两边天地冲撞，难说能支撑多久，要想不被牵扯在此，需向人道求助，允我从昆始洲陆之中采摄宝材。”

　　灵壅朝反天地内看了看，道：“再等等，等这件宝物孕生出来，我等再去，那般也有底气与人道交言了。”

　　众人也是看了过去，也是感觉到这件法宝比之方才更是强大了一些，并且气机喷薄欲出，很显然离入世已是不远了。

　　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待这宝物凝成，到底该是由谁人来执掌？

　　沉默了一会儿，恒景先是开口道：“迟尧魔主一直是我辈之中功行最深之人，且与人道对抗许久，此宝该是由他来执掌。”

　　灵壅撇了一眼旁侧，见挚悒和简童二人都不言语，便言道：“迟尧魔主虽是几次三番与人道争斗，可最后结果恐怕不见得如何好，要不也不会被逼迫在幽界之中了。”

　　恒景分辨道：“道友可以看一看无情道众与先天妖魔是何下场，我等现在还保全在此，并非侥幸，而这些都是靠了迟尧道友的运筹帷幄了。”

　　灵壅却是露出嘲讽之色，道：“不尽然吧，人道之所以放过诸位，的确是迟尧道友退得及时，可在在下看来，这里恐怕还有赤周魔主的缘故在内。”

　　他看着迟尧三人，“若不是人道忌惮赤周魔主，可未必会那么好说话。”

　　恒景顿时没有话了，其实他心中也是这么认为的。

　　灵壅环视众人，继续说道：“若是赤周魔主愿意出来执掌此宝，那没有比他更为合适之人了，可惜这位魔主不知去向，这法宝不可置之不理，只能由我六人来执掌，既然迟尧魔主先前未曾得势，那何不让在下得一次机会？”

　　迟尧本来一直没开口，听到这里，却是决定要争上一争了。

　　他倒不是不舍得此宝，但是谁拿此宝谁无疑就是主事之人，灵壅此人太过激进，又不曾和人道交手过，事情万万不能交到其手中，不然可能会把所有人都牵扯进去，他道：“赤周魔主不在，那么对人道少却一个威慑，我等是不涨反弱，我却要问一问，准备如何与人道相争？”

　　灵壅似是成竹在胸，道：“白微、邓章两位道友一直在与人道对抗，他们想必比我等更是了解此事，在下之意，不妨寻访到这两位，先是听一听这两位之建言，而后再做定夺。”

　　他也知道，自己先急吼吼的动手，这些同道没有几个会信任，而且不可能有胜算，而找上白微、邓章二人就不一样了，要说对抗人道的经验，这两位无疑更多，这么比较下来，迟尧原来所具备的优势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就在几人辨谈之际，反天地中一阵涌动，大股莫名之物被那孕育之中的宝胎吞入进去，而后幽光一闪，一件宝物已是脱去坚壳，跳脱出来。

第八十九章 只待天开气动时

　　灵壅见这宝物已然诞生，连忙起法力一拿，试图将此先是取到手里，这样也就省却任何言语之上的争论了。

　　可他法力过去，那宝物却是一闪，轻巧避开了，随后朝着下方一头扎下，看去就要往反天地深处遁落。

　　在场几位魔主皆是看出，这是此宝生出意识了，不愿意为他们所掌制。而此物乃是反天地孕化生成，要是叫其遁行回去，那除非其愿意自己现身，便很难再寻出来了。

　　迟尧起神意传言道：“诸位设法将它拿住。”

　　现在谁人执掌了这法宝，谁人就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可他认为，哪怕是其他人得了，也好过灵壅得去。

　　他这一开口，简童、挚悒二人还在犹疑未动，恒景、嫮素二人却是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出手捉摄。

　　灵壅冷嘲一声，蛮横挤开两人法力，再度向那法宝抓去，这回成功将之扣住，然而就在这时，迟尧法力也是到了。

　　两人一使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法宝居然自此一分为二，一半仍是留在了灵壅手中，一半却是到了迟尧那里。

　　迟尧虽然惊讶，可此物一到手里，就稍稍一运法力，将里间分过来的那股意识灭去。

　　灵壅这时一观，发现法宝乃是一面玉牌，自己所持恰好是其中一半，道：“迟尧魔主，这法宝两分，对我等并无好处。”

　　迟尧将自己手中那一片玉牌收起，平淡言道：“我却以为这正是合适。”

　　灵壅看他几眼，也知自己拿不回来了，道：“也好，在迟尧魔主手中，也比在外人手中好。”他将手中那半片法宝意识也是抹了去，随后收了起来，道：“既然此宝已成，我等已是可以前往人道那处索取宝材了，道友以为如何？”

　　迟尧考虑了一下，点头道：“现下正是时候。”

　　两人都是同意此事，其余人自也不会反对，意见一致之后，六人便离开此间，往布须天而来。

　　瑶阴派孤勺山偏殿之内，魏子宏在看完那卷力道密册之后，便在考虑如何传法一事。

　　老实说，这门法诀放在他这里最为有用，因为瑶阴派弟子众多，且绝大部分资质都是不高。

　　在瑶阴派中，门中弟子即便在修道上成就不高，也能去打理俗务，你若是做事勤勉，那么你亡故之后，自有门中接引你归来，这一世不成，下一世也还是可以的。

　　现在瑶阴派之所以兴旺无比，也正得益于这条规矩，只要整个宗门还是存在，那你便有成道之可能。

　　可在气道上走不通的，未见得在力道上走不通。

　　魏子宏自己身为凡蜕修士，十分明白，能到的自己这一层次力道修士几乎从来没有存在过。

　　虽有些异类妖魔或许可以与凡蜕修士一战，可其并不是凭借自身修炼上来的，都是靠着天生威能，这也是此辈所能达到的顶点了，不可能再往前去了，就算给了他们元玉，也不知该如何运炼，可这法门却是可做到以卑弱之身一路修持到开天辟地的程度。

　　他不由感叹了一下，除却渺不可测的法道，气、力两道虽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可实际上，力道修行前半段还能与气道较量一下，到了后端，却是被气道全面牢牢压住，没有半点相争可能，可现在有了这本功法之后，两法并立的格局或许当真会实现。

　　他看了一眼手中密册，方才神意交言了一下，知道其余几名同门也是得到了相同之物，虽然自家老师只是将此物交到他们手里，没有特意说明要如何做，可他们之中没有人能修行力道，故是此中意思，分明就是要他们在后辈之中广传此法。

　　对此他是十分积极的，当即命人找来了门中两位长老，询问了一下有哪些弟子求道之心坚定，但却碍于资质迟迟没有进展的。

　　那些本就是出类拔萃的弟子不在选择之列，这次机会主要给那些本来在气道之上无甚天赋的人身弟子，若是能在力道之路上有所建树，那也是宗门之幸。

　　两名长老商量了一下，便将名册呈递上来，并言里间或有遗漏，过后会再有补充上来。

　　魏子宏稍稍看过，就将金册前半段示于二人得知，随后道：“这些弟子若是愿意，今后可转修这等法门。”

　　其中一名长老将前半段功法看过后，大为惊叹，道：“这等力道功法，若有足够外药，大概二三十载内就可将一名适合此道的弟子推入三转境地之中，这便相当于化丹修士了，若是传播下去，可大大提升宗门低辈弟子的能为。”

　　另一名长老也是点头，以往力道法门很是粗糙，不似气道法门那般讲究，每一重大境之中还有另有小境分划，而这门功法，却有一条道路与气道类似，每一转皆作三重分列，可以一步步修行上来，不至于偏差太大。

　　他试着问道：“不知掌门之法是从何而来？”

　　魏子宏道：“此乃我恩师所授。”

　　“原来是元尊所授之法，难怪了。”两名长老俱是露出敬畏之色。

　　这时最先开口的那名长老犹豫了一下，试着问道：“掌门，门中那些异类弟子若是问起……”

　　魏子宏直截了当道：“这法门眼下只适合人身弟子，异类弟子暂不在考虑之列。”

　　通常情形下，他对异类弟子是一视同仁的，可首先是此辈没有威胁到人道，只是像涉及到这等足以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功法时，他一定是不会放任的。

　　尤其自家老师还是溟沧派渡真殿殿主，溟沧派是从来不收异类为弟子的，故是只有将其等排斥在外了。

　　浮游天宫，金阁之内，沈柏霜将手中这一卷力道法门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了一遍，看罢之后，也是感慨不已。

　　这密录之中不仅有功法本身，里面还附带有不少注释，将修行之中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似他这等境界的修士，哪怕不去修行力道，都能从中获益不少。

　　甚至此中还讲述了力道修士若得元玉，则同样可以以此达到真阳层次，甚至再往上去，还隐隐能看见更高道路。

　　他知道这对修士有何等吸引力，一些天资出众的修士，若是在见得这等功法时，甚至有可能放弃以往功行而转修此道。

　　他慎重考虑过后，便将那注疏与功法分了开来，随后来至唯有阁主和掌门方可来到的秘阁之内。

　　这里有一幢法龛，共是分有三层，最上一层摆放的乃是溟沧派根本之法五功三经，并且俱是太冥祖师所传手书。

　　而第二层，则是历代掌门与渡真、昼空两殿殿主所留的功法秘术及自身感悟；再往下，则是门中历代长老自己所推演出来的较为上乘的神通道法。

　　他将这门力道功法郑重摆到了第二层上，且位在最前。

　　至于那注疏，他则是将之单独放到了另一处秘龛之内，并锁以重重禁制，随后又在旁处写下一行字：“此间注疏，初入洞天者不可观。”

　　季庄道人见布须天内有数股法力波荡传出，神情也是微变，显然此间所有人已是一齐出手，与自己争抢造化精蕴。

　　他也是想过把所有人都是鼓动起来，可他却不敢这么做，监察两个人尚好，当中便是有人寻到了造化之地，也总要正身达得那里才可占据，而他身为御主，只要发现一点端倪，便就可以加以压制，可要是任由镜湖之内所有人都这般行事，那他根本无法兼顾过来。

　　所以他干脆忍耐不动，只要有一丝希望，他就有可能做成此事，哪怕为此迁延再久也没有关系。

　　张衍见自己做出反制后，镜湖那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回应，仍是维持着原来局面。

　　此无疑是季庄不想唤动更多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这个做法算得上很是正确，既然我已是压不过你，那就干脆不来与你争，反正最后结果也不见得相差多少，无非是延长了争斗之期，这对炼神修士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考虑了一下，下来之事，就看天数机运了，自己只要考虑好真到那一步又该是如何应对便好。

　　思忖之间，他心中有感，抬头一观，便见布须天外有一枚灵符飘荡在那里，取来一观，这却是曜汉老祖送来的。

　　此中言及，张衍若想阻止季庄道人行事，那么唯有趁现在动手，说是只要张衍带领众人来攻打镜湖，设法给予季庄道人足够压力，那么这时候他便能鼓动镜湖之内的同道一同行事，将其人推翻。

　　他思考了一下，却是认为曜汉老祖之言不可信，其人不过是想借此机会让他出面挑头，而后从中取利罢了，若是见机不对，其人一定是第一个退缩。

　　关键是他也没有取拿下镜湖的把握，否则倒也不介意如此做，只消事后再阻止曜汉老祖坐上御主之位便可。

　　这时他往某处看有几眼，用不了多久，又将会有一座浑天降下，这一处当是玉霄派飞升之人所去的浑天了，不知在这里能否寻到一些关于曜汉老祖的线索，若是能从中判明其人真正意图，那却是方便他下来行事了。

第九十章 诸星银流乘盛光

　　迟尧、灵壅等六人须臾就来至布须天外，按照规矩，不得邀请，不可擅入，不过这一次情形特殊，故是人道这一边很快放得其等入内。

　　白微、邓章二人看着六人前往人道疆域，却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上前联络的意思。

　　现在他们只有二人，就算主动去与之攀交，恐怕也只会屈居下位，所以现在找去不是什么好主意。

　　而等到此辈在人道那里吃过亏后，一定是会再回来寻他们的，到时就方便说话了。

　　六名魔主入界之后，便就有气机过来相引，众人顺其而去，须臾之间，就见一座大殿浮现眼前。

　　迟尧观去，见人道四位元尊俱是站在殿前相迎，只是其中并无张衍，心中不觉有些奇怪，但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见得万阙道人时却是皱了下眉，之前并没有见过这一位，他猜测可能是人道得了玄石之后新近破境的元尊。

　　双方通名见礼之后，这才分宾主落座下来。

　　迟尧看了灵壅一眼，见其现在并无说话意思，便先是开口道：“我等今来此地，是因为赤周魔主寻访上境去了，其人不在，无人再镇守那天地屏障，故我等需用外物填补回护，只是如今宝材不足，而此间之事非是关系我等一家，也关系诸天万界，故来贵方这处相商。”

　　旦易道：“这确为我两家之事，宝材之事我等可以给予，需得多少，贵方交代一声，稍候我等自会命人送来。”

　　灵壅这时忽然开口道：“且慢，在下这里有一言，那关门受两界天地冲撞，修筑之时也难免修修补补，这些宝材若是每一次都来贵方这里商量，却也太过麻烦了。”

　　乙道人冷眼瞅来，道：“那么道友是何意思呢？”

　　灵壅道：“不知可否容我等进去自行找寻，当然，诸位道友可以放心，我等可以立誓，绝不会去找寻与此不相关之物。”

　　迟尧在旁没有插口，虽说与灵壅彼此有些矛盾，可在人道面前，他们自是一体，此刻大可由得灵壅去试探，便是失败了，折损的也不是他的威望。

　　在场人道元尊都是知晓，这些域外天魔说是只将这些宝材拿去修筑天地关门，可其等未必见得会如此做，多半是会将之挑选一部分出来设法筑炼道宝。

　　之前人道能压着这些异类魔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人都拥有一件道器，要是其等也拥有此物，那么差距无疑会缩小许多。

　　傅青名淡声道：“诸位不入布须天，乃是此前定约，诸位若觉不妥，可与我等约时再战，不定到时就可名正言顺入主布须天，那也不必再为这些忧烦了。”

　　灵壅道：“诸位说笑了，我等并无此意，既有规矩在前，那我等自不入内，不如就由我等门下弟子去往昆始洲陆代为采摄如何？”

　　当初人道众修因需此辈搅动因果，对其等弟子入界其实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可以说是放任，现在灵壅明确提出，分明就是要讨取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旦易与众人神意交言了一会儿，便道：“昆始洲陆之上如今诸派林立，又有异类凶怪，诸位道友门下若入此间，却要小心一些，如若行差踏错，却是无人回护。”

　　灵壅自然听得明白，这是告知他们要懂得进退，否则即便采摄了宝材，也未必能带得出来，不过他对此已是很满足了，至少名义之上人道不再阻挡他们门人进入昆始洲陆。

　　关键是他现在门下没有合适弟子，那么下来派遣出去的必定都是迟尧、恒景、嫮素的弟子，若是无法把宝材带来了回来，这就非是他的错处了。

　　恒霄浑天，熠华台上，辉辉赫赫，云屏莹光，润阶玉璧；穹寒星暖，银汉传炤。

　　五名上真端坐于此，一个个气显恢宏，身后皆映灿烂星河。

　　这处浑天之内的上修，俱是从下界飞升至此，而所有宗派论起源头，皆可追溯到曜汉祖师身上。

　　因所有修士皆是一脉所传，故凡是到此之人，皆是并合为一个大派，并以浑天之称为宗派之名，着实称得上是繁盛显荣。

　　曜汉祖师当年开界之后，曾在此留下了不少界门，于是恒霄派借此门户不断向外扩张，因除本界修士之外，外人不得允许，难以自这界外入内，所以其等最初时候根本是毫无顾忌，哪怕一些实力强大的敌人也敢出去招惹。

　　凭借宗门强盛实力，开始也的确顺风顺水，直到碰上了一个极为难缠的势力才被生生遏阻下来。

　　这个名唤神赫宗的宗门也不知是哪位大能所传道统，神通功法俱是强横异常，从照面至今，已是足足与他们对抗了五千余载。

　　在争斗之初，恒霄宗一度落在下风，只是仗着身后有不少下界，后劲十足，再加上界门不止一处，还能从别处得以补益，所以还能咬牙撑下去。

　　最为重要的是，神赫宗虽然每次都能将他们击败，甚至几次三番重创他们，可因为难以攻打到恒霄浑天中来，所以始终拿他们没有办法。

　　而这些年来，恒霄浑天由于根本稳固，实力越战越强，反观神赫宗愈发衰落了。

　　不久之前，恒霄派终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在宗主带领之下，出动几乎所有门中上层，并在神赫宗一名内应的帮衬之下，经过一场艰险斗战，终是将对方掌门困死在一处荒界之中。

　　这一战后，神赫宗失却掌门不说，就连镇派至宝也无人再能运使，恒霄派则是趁势打上神赫宗山门，一日之前，又有传书到来，说是已然截住此宗残部，便连那镇派宝物也是落到了他们手中。

　　这个消息被确定之后，派中之人自上到下无不是欣喜若狂，凡在门中的弟子俱在大肆庆贺。

　　居于左首上位的熠皓道人看着下方欢呼景象，也是抚须感慨道：“五千余载，我等终是将这一个老对手打垮了。”

　　其余几人也是唏嘘不已，不过他们对此结果也并不意外，因为界门存在，他们在与神赫宗产生碰撞之时就是知晓，迟早有一日能胜过对手的，只是时间有所长短罢了。

　　此刻与皓熠道人对面而坐之人，名唤周僩瑟，其人当年乃是玉霄派修士，在斩却凡身之后，便从九洲飞升至此。他也感叹道：“想想当日神赫宗神阳道人何等厉害，我等数人围攻也拿他无可奈何，只能狼狈退走。”

　　身后侍立的亲近子侄却是不服气道：“那不过是其人仰仗镇派神器罢了，要是无有此物，又怎是几位上真的对手。”

　　周僩瑟笑了一笑，道：“能用法宝胜人也是自家本事么，要讲究这些，我等几人围攻于他，那先是不讲道义了。”

　　他这番言语可以说是毫不讳避，那弟子顿时低下头去，不敢接话了。

　　周僩瑟这时目光往下手一撇，坐在那里两人，乃是他同门周尹正与吴佑泰，这两人见他目光到来，却是对他点了点头。

　　周尹正这时对座上打一个稽首，道：“皓熠道友，神赫宗残部被我覆灭已成定局，皓熠道友，我等可以一理下界之事了。”

　　熠皓道人讶然道：“下界之事？”

　　周尹正道：“玉霄派这数千年来，未再有一名同道飞升上来，许是九洲之中生出了什么变化，故是我等意欲一探究竟。”

　　熠皓道人一皱眉，玉霄派所在九洲，虽也是一处下界，可是这些年征伐得来的界域更多，即便飞升上来一人，实力增加没多少不说，反而可能因为地位问题分了他们权柄，所以他对此并不热衷。

　　可玉霄周氏毕竟是祖师分身当年所留后裔，既然在殿上提出此事，他倒也不好直接否了，他道：“可是诸位身后并无界门，又如何确认此事呢？”

　　吴佑泰这时开口道：“不久之前，我等经过推算，知晓这几日之内两界门关有连通之象，我等可用祖师所留玉符牵引门关，而后待门关一开，我等再送渡一件法器过去一观，便可知晓端倪。”

　　熠皓道人这时蓦然发现，自九洲飞升上来的修士今朝居然都在场，而掌门因为与神阳道人一战，至今仍是在闭门休养，而其余几位上真则还在外间攻打神赫宗残部，现下还未曾回转，按照门中规矩，他便是与另一位道友出言反对，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他也是心下恍然，难怪玉霄这一脉之人先前放弃了扫灭神赫宗残部的机会，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

　　他寻思片刻，道：“既然三位道友已是定下此事，那便试着一观吧。”

　　周僩瑟三人得他同意，俱是站起打一个稽首，便一同离了此地，由于以玉符牵引下界只有这两日有机会，故是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行事了。

　　回得行宫之后，周僩瑟郑重言道：“我稍候便就施法祭符，两位道友请替我看好门关，前次机会已然错过，这次不容有失。”

　　周尹正和吴佑泰打个稽首，退了出去。

　　周僩瑟转过身来，将一枚玉符取了出来，可不知为何，深心之中忽然涌起一丝不安，不由思忖道：“莫非有什么不妥？”

　　随即他摇了摇头，以玉霄派的实力还有那门中镇派至宝，只这数千载下来，又会出得什么事呢？哪怕少清、溟沧两派合力来攻，也是无惧！

　　于是心神一定，就将玉符往浑天之上一祭！

第九十一章 界启剑光映星传

　　那玉符飞起，霎时融入天地之中，虽然已是无法望见，可周僩瑟凭着那一丝感应，却知此符已是牵引住了界门。

　　他心神稍定，下来等到时机一至，这座天地关门自可掀开一隙，那就可以搞清楚如今九洲之中到底是何情况了。

　　他自殿内缓缓步出，见周尹正、吴佑泰二人目光看了过来，便道：“玉符已祭，只待两界关门开启了。”

　　沉默片刻，他忽然问道：“下界之事，两位道友以为到底是何缘故？”

　　周尹正、吴佑泰二人对视一眼，三人曾数次议过此事，也有过一些猜测，却不知周僩瑟此刻为何又要提及。

　　周尹正道：“我等以往曾言，九洲之地灵机渐匮，恐怕也是这等缘故，才使得无有人再能飞升上来。”

　　吴佑泰也是道：“只有这个缘故了，九洲外敌难入，除了灵机之事，委实想不出其他。”

　　他们到了浑天之后，才知外界天地洞天真人就可飞升他界，独是九洲天地界障坚厚，除了凡蜕真人难以出外，可是同样，外间之人怕也是难入此中，更何况随着灵机日散，对外也没有多少吸引力。

　　周僩瑟点点头，方才那股不安之感始终萦绕心头，难以彻底除去，心中不由忖道：“只愿今回事机无有波折才好。”

　　他们要设法开启界门可不是为了下界宗门着想，也不想探究这数千年来为何没有人飞升上来的真相，之所以对九洲还是这般关切，那是因为他们想试着能否从这里找到周还元玉的下落。

　　他们一致认为，祖师不会无缘无故留下这枚玉符，从他们接触到的同脉宗派来看，对方门中从来没有留下过这等物事，甚至连镇派之宝也不存在。

　　而祖师却这般看重九洲这方传承，这里一定是有独特缘故的，故是他们怀疑，在九洲界外不定就能找到关于元玉的线索。

　　浑天之内灵机无穷无尽，恒霄派却还四处扩张，其实就是为了找寻周还元玉。

　　只是恒霄一干上层乃是来自数个不同宗派修士的结合，所以对外他们利益是一致的，但从内部来说却非是如此。

　　周僩瑟三人自是不愿意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利益，再说这东西若真是在九洲下界，那本来就该归他们所有。

　　其实上回他们也有一次打开关门的机会，只是那时候正处在与神赫派争斗激烈之时，故是他提出之议被众修直接否了，因为太过迫切反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他们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但这一次却不容错过了，否则下次不知还要等上多久。

　　熠皓道人回了自家行宫，周僩瑟三人不久之前的行事作派，将本来得知神赫宗覆灭的喜悦冲淡了不少。

　　这时有下人来报道：“炳彰上真求见。”

　　熠皓道人道：“有请。”

　　片刻之后，炳彰道人到了里间，他与熠皓极是熟悉，故行礼落座后，便直言道：“道友如何看待方才之事？”

　　熠皓道人抚须片刻，道：“我并无所见，道友可是看出什么来了？”

　　炳彰道人目光闪烁了一下，凑近了一点，道：“那三位如此重视此事，说不得有什么不想为我所知的内情。”

　　熠皓道人摇头道：“不管什么原由，眼下这时候着实是个好时机，宗主不在不说，其余道友也俱在外间，其等作为，只是为了找寻原来宗门同道，又不违反宗门规矩，我又用何言语阻碍。”

　　炳彰道人意味深长看他一眼，道：“道友当真觉得是为了原本宗派同道么？我却以为，可能是下界有什么必得之物，所以才是这般关切。”

　　熠皓道人显也知晓他指得是什么，道：“要是如道友所想，又该如何呢？”

　　炳彰道人道：“宗主虽是闭关休养，可若是涉及到那一物，相信也不会安坐不动。”

　　熠皓道人言道：“未曾确定之事，惊扰宗主，是否不妥？”

　　炳彰道人却是大包大揽道：“道友只需在旁坐看便可，若有不妥，此事过错全由我来承担便是。”

　　他可不怕出错，现在恒霄派外间又无大敌，就算事情不是如他想得那般，搅扰宗主休养，也顶多被斥责几句，也不会当真拿他如何，可要是被他算准，那便是大功一件了。

　　他见熠皓道人没有再说什么，显然是默许了，于是打一个稽首，便就兴冲冲离去了。

　　布须天清寰宫中，张衍在默坐之际，心中升起一股感应，知是那一处浑天已然挨近，便把伟力探去。

　　上两回时，浑天挨近布须天，他都是不待其真正落下，便主动以法力过去牵引，并打开关门，而此次却是感到上面有一丝抗拒之力。

　　这等气机似是熟悉又似陌生，与那曜汉老祖看去同出一源。

　　这无疑是曜汉老祖亲手所布，且很可能非是眼前这位曜汉老祖，当是其得以完全之时。

　　他思忖了一下，若要想强行破入，也不难做到，但难保那股伟力在察觉到有外力侵入时直接将这处浑天覆灭了去，以此断绝背后牵连。

　　不过他不难看到，再等上几载，即便没有他上前插手动作，那里也会掀开一线关门，到时就可派遣门下进入探查。

　　想到此处，他心中起意一召，大殿之中便有一道灵光大幕升起，稍候片刻，便见纨光、秀光、移光、易光、乘光、定光等六名持剑弟子来至殿中，稽首道：“弟子拜见祖师。”

　　这六人乃是他当日成就炼神之时所收，虽算不得弟子，可也是座下门人，皆是他当初以自身伟力提升上来的，每一个都可当得凡蜕三重境修士，因为非是正经修炼上来的，所以成不得大道，修为也无可能再有进展，所以在开辟定世之后，就将其等留在了此间。

　　不过修为不能长进，并不是说法力不能提升，身为太上门下，纵是不入渡觉，同样可以凭着修持之功不断抬升法力，只是永无可能超脱罢了。

　　张衍心意一转，一道法符自上方飘飘落下，停在六人面前，并关照道：“你等持拿此符，寻其上气机而去，当可寻得一处两界关门，到时随法符指引，自便知晓该行何事。”

　　纨光等六人接过法符，躬身应命下来，对座上再是拜了一拜，便退至殿外，随后各起剑光，跟随那法符指引，来至一处法坛之上停驻下来，只等时机到来。

　　周僩瑟三人在行宫之中默默等待着，为了不让熠皓等人期间过来搅扰，在外间还布下了困阻用的禁制阵法。

　　这一等，便是十年过去。

　　这一日，周僩瑟只觉那玉符微微一动，随即一股感应入得心神之中，顿从定中出来，他沉声道：“两位道友，关门将启。”

　　周尹正和吴佑泰二人往台上看去，便见那里有一点灵光闪烁，只是几个呼吸之后，便见一抹闪电也似的关门横展开来，两人立刻将法力运转其上，设法将这座门户撑住。

　　周僩瑟很是谨慎，并没有直接穿渡过去，而是直接将事先准备好的仪晷送渡入内，并道：“稍候我等便可知晓情由了。”

　　只是过有片刻，他却皱起眉头，感应之中，这仪晷并未能够回去九洲，而是落入了虚空元海之中，而凭这仪晷本身却是根本无法寻到九洲所在。

　　周尹正也是见到了这般情况，他建言道：“不若我等派遣一具分身前往。”

　　周僩瑟没有说话，此时他心中那股不安之感愈来愈盛，他沉声道：“合上关门！”

　　周尹正、吴佑泰俱是一怔，不过二人皆是相信他的判断，于是同时撤去法力，任由那门关合上。

　　周僩瑟发现，心中那感觉并没有因此消退，正在想缘由之时，忽觉行宫外间的禁阵层层分开，而后殿门轰然开启，便见有三名道人走了进来，最前方那人面目不太清晰，乃由一片星光凝成，分明是一具分身，而左右则是跟着熠皓、炳彰二人。

　　周僩瑟三人俱是神色一变，连忙起身，稽首行礼道：“宗主既要来此，何不遣人通传一声，我等好出去相迎。”

　　那宗主负手言道：“本待如此，只方才感得有界门开启，担心三位道友出得什么变故，故才先一步进来，现在见三位道友安然如故，便也能放心了。”

　　周僩瑟道：“那只是我等在寻访下界同道。”

　　那宗主道：“可曾找到么？”

　　周僩瑟摇头道：“却是不曾，可能我等功行不够，送去法器只是徜徉虚空元海之内，无法寻得彼方。”

　　那宗主道：“这如何可以，算来下界同道与我等也是同脉，不妨打开界门，由本宗相助几位一寻如何？”

　　周僩瑟有心拒绝，可知晓对方眼下只是起得疑心，要是不从，反会不妥，反正对面只是虚空元海，便是宗主也一样不可能发现什么，于是对着周尹正、吴佑泰两人一点头，两人见他同意，便重又转运功法，那关门又徐徐打开。

　　可就在此时，那宗主却似感觉到了什么，神情一变，喝道：“合上！”

　　就在他言语之时，那关门却似不受抑制般骤然大开，而后便见几名背负长剑的道人自里缓步而出。

第九十二章 斗心何曾趋太平

　　纨光等六人身上气机锋锐，法力深湛如渊，看去便不是好相与的，恒霄宗一行人顿时如临大敌。

　　恒霄宗主沉着脸，方才关门打开未久，他便察觉到有数股力量自外渗透进来，初时第一个念头，那是周僩瑟这一脉之中又有人飞升上来了。可随即发现，其气机并不是玉霄这一脉的路数，这才知晓不对，可未曾想，这时合闭关门已然是晚了。

　　他不难看出来人实力异常强横，自祖师立得此处浑天以来，从来没有外来之人入到界中之事，没想到今日却是开了先例，他起神意传言道：“周道友，你可能合上门关么？”

　　周僩瑟道：“这关门本非我等可以开启，乃是以祖师所赐玉符定住，只是现下被另一股异力所扰，已是感应不到那玉符所在了，需得花费些时候找寻。”

　　恒霄宗主道：“需用多久？”

　　周僩瑟道：“着实难言，只能尽力而为。”

　　恒霄宗主一听，就知此事很是麻烦了，他也是当机立断，立刻以神意传言，要求在外收拾残局的同门立刻携带神赫宗镇派之宝回来，余下都不用去管了。同时又言：“这几人许与你们来自一处界天，你等在此设法稳住这几人，我令分身在外布置阵法，以免变故。”

　　周僩瑟道一声知晓，上前一步，打一个稽首，道：“诸位从何处来？”

　　纨光回得一礼，道：“贫道纨光，身后所站，皆是我同门，乃是自离忘山而来，今番我等奉祖师之命到此探查此处界天详情。”

　　周僩瑟并没有听说过离忘山之名，不过诸天万界之中未曾听闻过的界天可谓数不胜数，他也没有多去想，正容言道：“此乃我恒霄宗地界，诸位不告自来，是否不妥？”

　　纨光淡声道：“诸位怕是弄错了，这处浑天不过寄托在布须大天之上，也仅只是一个寄客而已，只是以往两界分离，不相往来罢了，而今两界挨近，关门已启，我等自当要查问一个清楚明白。”

　　恒霄宗主根本不信此言，且就算对方说得是真的，他也不能承认，不过恒霄宗这几千年来一直对外征伐，深知世上本没有道理可言，唯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只是纨光等人个个都是断去了过去未来，抛开斗战之能不提，从功行上说，却是与他们处在同一阶层之中。

　　更不用说，其背后还有一位祖师，从表面上判断，其背后宗门实力明显是胜过他们的。所以这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敌，但是还可挽救，只要设法将这六人驱逐或是镇压起来，而后再想法毁去关门，相信就可解决这次危机。

　　周僩瑟则是道：“且先不论诸位身份，诸位到得此地，究竟想要知晓什么？”

　　纨光仍是一副平淡模样，道：“我等要想弄明白的，贵方这里有几处天地关门，又各是通向何处。”

　　移光笑道：“贵方放心，我等并非是来侵夺诸位地界的，待把这些事弄清楚之后，自会离开此处。”

　　众人一怔，对方要是问起他们门中有多少修士，实力几何，恐还要斟酌一二，可是问及界关如何，却有些不知用意，莫非当真只是冲着这等事而来的？还是暂且只想稳住他们？

　　恒霄宗主道：“我乃是此地宗主，界门之关虽也事涉根本，不过关于此中数目，倒也不是什么隐秘，大约有十余界关。”

　　纨光缓声道：“贵方所言，我等不知真假，需得亲自察看，才能回去有个交代。”

　　恒霄宗主也没有回绝，且他还需要拖延时间，便道：“我虽是宗主，此事也无法做主，当容我与同道商议一番？”

　　纨光没有任何反对之意，道：“贵方自可去商议，我等可在此相候，只希望贵方莫要让我等等候太久。”

　　恒霄宗主打一个稽首，便带着众人退出殿外，不过为怕此地失人看顾后，纨光等人会四处随意走动，所以也没有离开多远，只是退至近侧一处偏殿之中。

　　恒霄宗主起神意言道：“周道友如何看？”

　　周僩瑟对着恒霄宗主一礼，道：“周某先要向宗主请个罪，以往不曾开得门户之时，不曾有外来人到来此地，若我不曾起意寻觅下界同宗，怕就无有今日之事了。”

　　恒霄宗主却是一摆手，道：“此事几位道友并无过错，若非我要执意开启关门，也招惹不来此辈，这件事到此为止，现下形势紧迫，诸位且先议一议，如何除灭这六人。”

　　恒霄宗对外征战许久，在他脑海里，从来没有用和缓手段解决问题的念头，且在他看来，对方多半也不怀什么好意，根本不信只是查看界关这么简单，换了他们到了陌生地界，在没有探明情形后，也不会选择立刻动手。

　　周僩瑟就怕门中将此事罪过推在他们头上，现在见其接过此事，也便放心下来，他想了一想，道：“周某方才思虑过，此辈当无有主动开启界关之能，不然早便飞升上来了，合闭关门的确可以解决此事。”

　　恒霄宗主道：“那便需请道友尽快了。”

　　周僩瑟道：“此辈不可能事先知悉界门开启，故是今次应该也是无意之中撞入进来的。”

　　皓熠道人心下一动，当即接话道：“所以此辈方才见面之时就把背后祖师抬出，这会否只是虚张声势？说不定其等门中就只他们六人而已。”

　　周僩瑟道：“只是有此可能，但假设此辈背后另有大能，那么此刻一定是会设法联络宗门的，所以我等若要动手，需得趁早行事，倒也不必非要等到关门合闭。”

　　炳彰目光转动了一下，道：“宗主，我以为，其等既然要求查看那界门，那不妨让他们前往。”

　　恒霄宗主道：“你又有何主意？”

　　炳彰撇了一眼周僩瑟，道：“按照周道友所言，此辈一定不放心界门，所以便是前去查看，也是会留下人手看顾此地的，这般我等就可将之分化开来，然后便可分别对付了。”

　　周尹正道：“此辈法力高强，我等需得合力对付，方有胜算，殿内有禁制，无有宗主符令外人难以出入，如是行事顺利，我等可先将前去查看界门的几人杀死，回头再料理殿中之人。”

　　恒霄宗主点头道：“便就如此。”

　　他们与神赫宗争斗了五千余载，往往机会偏差一点就是一场大败，故是遇事并不会迁延不决，现在三言两语之间便就将事机定夺了下来。

　　这时有弟子过来禀告道：“宗主，班上真、魏上真已是回转山门了，现下正在正殿之外等候。”

　　恒霄宗主精神大振，道：“神赫派镇派法宝可是带回来了？”

　　那弟子回道：“两位上真说是已然带回。”

　　恒霄宗主道了声好，立刻往外行去，边走边言道：“叫他们立刻将东西拿来于我，”又对这处几人关照道：“就劳烦几位将此间事机与那两位道友说清楚了。”

　　众人俱是打一个稽首。

　　恒霄宗主出得行功，身形一晃，就化光飞去。

　　只是一日之后，周尹正就来至行宫之内，道：“宗主与诸长老已是同意几位前往探查，诸位是一同前去还是只遣几位前往？”

　　纨光关照了一声，道：“易光、你与两位师弟在此看守界门。”又对秀光、移光二人道：“两位师弟随我来。”

　　周尹正见他们选择分开行事，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一松，他侧身一步，道：“三位道友随我来。”

　　纨光三人随他出得行宫，并跟在其身后遁空而行。

　　周尹正这时不经意的问了一句，“未知几位道友可曾听说过九洲么？”

　　纨光淡声回道：“不曾。”

　　他们并非九洲修士，自入道后便一直在离忘山内修行，可以说与九洲诸派修士乃是两个现世之人，所以从未听过说此名。

　　移光这时似感受到了什么，往方才出来的行宫处望了几眼，玩味一笑，神意传言道：“师兄，这些人怕是别有心思啊。”

　　纨光无所谓道：“随其等如何，我等与他先说道理，若是说不通，那再考虑其余。”

　　他们来此是为了探看有无张衍所关照的那等地界，并非是为了侵夺此界，他们自身并不热衷争斗，若是可以用言语解决，那自是最好，可要是对方不愿配合，那就别怪他们动用手段了。

　　未过多久，纨光等人见前方出得一座连天接地的拱形长虹，望去十分壮观。

　　周尹正道：“那边便是我等这里最大一处界门所在了，宗主说了，诸位如是有意过去一探，也是可以。”

　　从这界关过去之后，若无他们允准，那就无法再回来了，他们认为，要是可以直接送得这些人离开，他们也就不必要亲自动手了。

　　移光道：“不必了，只要看上一眼便好。”

　　他们只需到界门之前转上一圈，那身上所携玉符自可探得明白对面情形，等到把这里所有界门都是查清楚，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回转了。

　　片刻之后，四人落在了界门之前，然而方才未行几步，周尹正却是脚步一顿，几乎同一时刻，周围一道道光幕腾起，恒霄宗主带着门下一众修士自灵光之中一个个现身出来，并将三人围在其中。

第九十三章 灵光不动法难沾

　　纨光看了一下四周，却是没有流露出丝毫意外之色，移光、秀光二人也是镇定如常。

　　恒霄宗主仍是分身到来，他出前一步，言道：“列位无故来我界天之内，还妄言查看，恕我等不能容忍，只我恒霄派也非是不讲道理，那界门毕竟是我等开启，诸位到此，或许只是一个意外，此刻如是愿意退走，那可免除一场干戈。”

　　纨光等人毕竟功行极高，还不知道拥有什么手段，争斗起来哪怕胜了也必有损伤，关键是还没有什么好处，要是能用威吓的方式将他们逐退，那是眼下最好结果了。

　　纨光没有多说什么，心意一动，背后法剑已离鞘飞出，于穹宇之中划出一道青青光亮，映照半天。

　　秀光、移光二人也没有半句废话，两声清鸣，同样将法剑祭出。

　　恒霄宗主见此，也没有再做任何劝说的打算，往后一撤，十分果断地道：“动手！”

　　这次他几乎将所有宗门长老都是调动到了这里，而行宫那边只是以禁阵压制，决定先集中宗门之力解决眼前三人，而后再掉头过去对付行宫那处。

　　随他这一令下来，天穹一黯，霎时璀璨星光，绝宇蔽空，华芒如织，炫火惊驰，挥袖影动之间，道道流光飞逝。

　　对抗神赫宗这许多年，因为对方宗主神阳道人乃是渡觉修士，法力实在太过高强，所以他们往往需以多对一方能撑住，自是有一套联手对敌的路数。

　　且这是在恒霄宗门内，虽然因为以往没有外敌可以入内，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禁阵了，转挪护持之阵总是有的，虽说无法用来攻袭，可有危险，也能进去躲避，所以对上纨光这些外来之人他们自认有着极大的优势，哪怕只是靠着消磨法力，也当能击败敌手。

　　这里一动手，因为神意传递并无阻隔，所以尚在行宫之中的易光三人自也立时知晓了外间变故。

　　乘光言道：“我等可要过去接应么？”

　　易光稍作思索，道：“先不必动，这里界门最是关键，那里不必担心，以几位师兄之能已是足以对付了。”

　　张衍虽然给了他们玉符，可是界门若是再度关上，他们自身能够被玉符带回，可因为曜汉老祖的伟力笼罩此间，却不见得再能轻易进来，所以他们这里无疑更为重要。

　　纨光看着漫天星流袭来，面上全无波动，心意一使，但听得一声轻轻碎玉之声，而后他与移光、秀光二人身上便被一层荧光包裹。

　　这等光华在天中璀璨光虹映照之下，却是毫不起眼，但这些流光到得他们身上时，却是直接穿渡而去，一点也没有停留，仿佛他们只是一层虚影。

　　恒霄宗一行人立时看出，这是其等祭动根果回避了，这倒是正中他们下怀。

　　本来按照他们的安排，就是以绝对优势法力形成正面压迫，逼得纨光等人不得不使出根果。

　　而恒霄宗自有一门推算之法，可以在数次之间就算准根果所在，这法门在与神赫宗掌门神阳道人的最后一战之中起到了莫大作用，今天同样也是准备如此做，待得推算到纨光三人的根果落处以后，那就可任由他们施为了。

　　可是他们很快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这番推算下来，居然是空空落落，没有能找到一星半点对方根果的痕迹，在接连试了数次后，也都是一般结果。

　　纨光三人却是不管这些，因为时时有根果回避，丝毫无需在意恒霄宗的攻势，所以三人放弃一切守御，且并没有分散开来，而是三人合攻对方一人，一时间，他们这里反而形成了以多打少之势。

　　被三人攻袭之人乃是炳彰道人，其人一时狼狈无比，尽管他的神通法力也算得上高明，可是也从来没对上过无惧攻袭的对手。

　　纨光等人手中法剑也是相当锋锐的法宝，每一剑斩下，都能剥去其护身法宝之上的一层灵光，三人轮番劈斩下，此宝仅仅只坚持了十来呼吸，就彻底粉碎了，这令炳彰道人不得不祭动根果，闪身躲入到身后护持禁阵之中。

　　纨光见其人退入阵中，也没有再去追，阵法或许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但却有一定可能将他们困住，于是立刻找上了另一人。

　　这次被找上之人乃是一名唤作班楚的恒霄上真，其人方才从神赫宗地界上被唤回，此刻同样也是难敌三人联手，不过他已是知道无法正面硬抗，所以不待护身法宝被斩破灵光，就退去阵内。

　　纨光等人同样没有追究，剑光一转，又是冲向下一人。

　　恒霄宗主见得不对，这般下去，在场之人再多也难对此辈造成什么威胁，寻思了一下，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推演法诀之上，便立刻关照道：“不必用门中法诀，只用寻常推算之法再算一次。”

　　众人当即应命，然而这回试了下来，仍是没有触摸到半分，这证实了不是他们法诀无用，而是根本无法对对方的根果进行推算。

　　众人心中都觉得有些不妙，这意味着自己这一边拿对方毫无办法，而对方却可肆无忌惮对他们发动攻势。

　　炳彰退出阵中后，因为没了护身法宝，一时不敢出来，他抽隙仔细看了片刻，神意传言道：“宗主，且看此辈身上那一层宝光，或许此辈就是倚仗于此。”

　　恒霄宗主此刻只是分身落在场中，正身却是仍在行宫之中，这一方面是为了休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遇到意外状况也有余力能够应对。

　　听得炳彰之言，他正身遥观而来，见纨光三人身上有一层微弱光华流转不停，他此前从未见过类似之物，既不像法宝也不是什么神通道法，根节应该就是出在这里，若不剥除这一层，怕就难以对付纨光三人。

　　可即便知晓问题所在，却仍是难以寻到克制之法，方才短短片刻之间，他们几乎什么手段都试过了，却都是无法碰触到对手半分。

　　他心下一思，却是庆幸令班、魏二人将神赫派那件镇派法宝带了回来，此物却或许能够解决眼前难题。

　　这件法宝只要愿意付出自身一部分法力或是神魂，几乎就可破除任何他所能望见的物事。

　　神阳道人当年持有此物之时，哪怕是受得围攻也是不惧，每当其应付不了时，便自斩法身，以此坏去敌手的法宝法器。

　　因其是渡觉修士，就算法身被毁，只要天外天中还有法力存驻，等到降下一劫法身之后，过不了多久又能修持回来，所以十分难以对付，后来恒霄宗也是得了内应传告消息，趁其不曾将此物带在身上时方才将之困死。

　　此物昨日方才带至门中，恒霄宗主到手之后也只是粗粗祭炼了一番，尚不能运使如意，不过眼下只要运使起来便就可以，关键是究竟要付出多少，若是不够，没有用处，若是太多，则是把自己搭了进去。

　　他思索下来，决定将自身九成以上法力都是灌入其中，虽说这般做后，下来就没有了斗战之能，可若不破除这一层荧光，即便他亲自上去，表现也并不比其余人来得好。心中拿定主意后，他便一挥袖，就将一件形似阵盘的法器祭至天上，此物徐徐一旋，他便觉自身绝大部分法力被一下抽去。

　　与此同时，双方斗战所在，一道灵芒从天射下，照在纨光等人身上，那荧光微微泛起波澜，就在恒霄派众人以为可以将之破去时，那道灵芒却是缓缓消散，底下荧光很快又是恢复了平静。

　　恒霄宗主见此，知晓机会已逝，这法宝需要法力达到一定层次后才可运使，可门中除他之外，再也无人可以动用。

　　他想及方才那荧光泛起波澜那一幕，若有所思，稍候神色一定，关照道：“这三人现下难以对付，不过我已寻得一丝头绪，诸位可自界门退走，等随后有了办法之后，我等再招呼众友盟一同来对付这六人。”

　　恒霄宗这些人也是十分干脆，听到这等招呼之后，纷纷祭动自身根果，避开剑光袭杀，撤至护持禁阵之中，随后自别处界门退出了恒霄浑天。

　　他们也知这只是暂时的，身为恒霄宗之人，随时随地可以再度回来这处浑天之中，反而纨光等人要是敢追了过来，那就回不来这里了。

　　纨光三人见恒霄宗一行人俱是退去，那也是毫不客气，祭剑而起，不一会儿，就将周围阵势斩开，但却发现所有人都是不见。

　　互相商量了一下，便化开分身各自搜寻，最后发现其等气机消失于一处天地界关门前，无疑是从此处遁走了。

　　倒是这处浑天之内还留有不少恒霄宗低辈弟子，不过他们只要确认这里没有同辈过来干扰就好，张衍关照之事无疑才是最为紧要的，这些弟子连看见他们都是不能，丝毫没有理会的必要。

　　纨光令易光三人继续看守界门，各自往不同界门飞驰过去，很快就将这处浑天之内所有天地界关都是看过了一遍，而在经过其中一处界门时，那玉符却是一动。

　　纨光一见，望着前方这一道通天彻地的灵虹，道：“这里对面许有祖师所欲找寻之地，如此看来，我等却不好轻易离开了。”

第九十四章 伟力摩天藏隐关

　　移光看了眼面前那座界门，本想具体查探一下对面情形，可法力这一靠了上去，却发现被一道莫名力量被阻，并无法送渡出去。

　　他心意一转，自袖囊之中唤出一枚玉佩，起手在上一点，随后一挥袖，一道灵光便已是穿过界门，可他发现，只是瞬息之间，此物与他就断去了牵连，无法再召了回来，他道：“师兄，看来我等若也是过去，怕就回不来此处了。”

　　秀光则是在旁言道：“恒霄宗之人走得如此干脆，还把低辈弟子都是扔在了这里，那么一定是会想着再回来的，此一战还未曾结束。”

　　纨光沉声道：“现在这对面既然有祖师欲寻之地，那么我等就需继续守在此地，等祖师有谕令到来后再言其余。”顿了一顿，他又言：“我等虽有祖师赐宝，却也不可大意。”

　　移光等人都是点头。

　　张衍这回赐给他们的护身法宝虽是可以避绝对方推算，但是层次也并未提升太多，不然定会与曜汉老祖留在恒霄浑天之内的伟力产生对抗，到时要么是六人被驱赶出来，要么就是此宝破碎。

　　所以此物暂且只是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上，敌手若是手段足够高明，还是有一定可能将之击破的。

　　三人说有一会话后，就意念一转，重又回得出来之地，并与易光三人汇合。

　　现在这座两界关门最为紧要，不能让恒霄派之人回来合闭，所以纨光六人其余什么事都是不管，只是守在此间，顺便又将行宫及周围禁阵都是夷平，以保证没有任何妨碍。

　　清寰宫中，张衍通过纨光等人，对恒霄浑天之内的具体情形已是了然，恒霄派之人去到何处，是何态度他并不在意，此回派遣纨光六人前去，是看那里能否寻到有关造化之精残片乃至造化之地的线索。

　　而方才纨光等人站在界门之前玉符跃动的那一刻，他这里立时便生出了感应。

　　不过试着查看了一下之后，却是发现对面那座疑似埋藏有造化精蕴的地界现下遮掩在一片迷雾之中，好像被人特意封禁了起来。

　　不过他能肯定，那里伟力甚宏，即便只是存有造化之精残片，与寻常造化之地相差也是不大，不然玉符是不会有这等反应的。

　　见到这里，他不由思索了起来，恒霄派举派上下俱是凡蜕修士，没有一名入得真阳之境的，事先也从来没有寻到过周还元玉，要么是那处地界积淀不够，不足以诞生此物，要么就是曜汉老祖并没有让后辈得知这一处所在。

　　甚至连现在活跃在虚寂之中的那位曜汉老祖恐怕都不知晓此地，否则遇到那一位存在侵袭时，其人根本用不着躲入镜湖之中，只要进入此间，就可成为一方御主。

　　他目光微微一闪，这般看来，这处地界当是很不简单，不然没必要如此深藏。

　　现在若命纨光将玉符掷向界门对面，那不定可以在虚寂之中察觉到这一片所在，可为了入到恒霄浑天中，玉符之上所携带的只是极其微弱的法力，过去之后恐怕无法察觉到什么，除非附着上去更多法力，可那样只会被曜汉老祖伟力排斥。

　　他稍作思考，既然这条路没法走通，那么唯有先将恒霄浑天占据下来了，把其定在布须天上，然后他再设法把这此间异力全数清除，随后就不难顺着这里界门寻到对面了。

　　清除布须天中那些大能伟力，放在之前是无法做到的，不过在气、力两道相合之后，他却是可以做到了，不敢说全数移除，可表面存在的这些却是不难清理了。

　　此前他见过不少浑天，然而这一处是戒备最为森严的。曜汉老祖的伟力几乎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之中，若是使力太过，这一处浑天可能不待他占据便先自崩解了，所以要做到此事，只能循序渐进，这样至少需要数载时日。

　　于是心念一转，向纨光等人递了一个意识过去，随后祭动伟力，缓缓往恒霄浑天之内侵入进去，开始试着消磨此中异力。

　　恒霄宗一行人出得那处界门之后，便就在一处下宗之内停留下来。

　　恒霄宗主一人坐于密室之内，他在回忆方才斗战之时的景象，尽管他在动用神赫宗镇派之宝后也没能将纨光等人身上那层荧光破去，可他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层屏障在此宝灵芒照耀之下仍是起了些许波澜的，这说明这宝物的确有用，只是自己付出的法力仍是不够。

　　这在短时内没法可想，除非他愿意付出更多。

　　还有就是入至渡觉境中，那么也就可以像神阳道人一般无所顾忌了。

　　这个决定不好下，他还指望能寻到典籍之中所记载的周还元玉，使自己修为能更上一层，要是入至渡觉之中，那么这条路无疑便就斩断了，永无可能再成就大道。

　　他寻思许久，尽管这件事自己做不了，但却可以安排他人来做，当下起心意一唤。

　　少顷，炳彰道人走了进来，见礼之后，便道：“宗主有何吩咐？”

　　恒霄宗主道：“我思忖下来，此前之败，乃是自身法力不足，若有一位渡觉修士替我运使此宝，当能破开那一层遮挡。”

　　炳彰道人言道：“不知宗主欲用何人来执掌此宝？”

　　恒霄宗主道：“霞间宗掌门何通如何？”

　　炳彰道人一听，就知这位宗主早便考虑好了，因为他们此刻就在霞间宗地界之上，他道：“何掌门功行修为都是合适，只是将法宝交托给他，万一他别有心思……”

　　恒霄宗主道：“可试着让他立下誓言。”

　　炳彰道人一转念，若能让何通立下誓言那是最好，霞间宗终究是恒霄下宗，这事还是可能做成的，他目光转了转，打个稽首道：“宗主，在下可试着说服何掌门。”

　　未有多久，霞间宗掌门何通便被唤至殿外，恒霄宗一下来了这许多人，他并不清楚此辈这回是被迫逃离了自家界域，还以为是要拿自己宗门开刀，也是有些心惊胆战，可他自忖也无力反抗，只能期望事情不是如自己想得那般。

　　这时他见炳彰道人自里走出，便打了一个招呼，道：“炳彰道友，许久不见了。”

　　炳彰道人笑了一笑，还礼言道：“何掌门，想必尊驾一直想问今回我等到来贵方地界上的目的。”

　　何通道：“下宗之人，本不敢问上宗用意，只是何某心中却有一些疑惑。”

　　炳彰道人便起神意，将自己目的说了一遍，当然，其中没有明说他们是被驱赶出来的，只假言说下界飞升上来的几个修士不服统御，故是作反生乱，只是因为其窃拿了祖师一件宝物，所以现在奈何他们不得，这便需要何通相助了。

　　说完之后，他就将神赫宗那件镇派之宝拿了出来，道：“这件法宝需得有人运使，只是我门中修士为追求更高境界，无人愿意入得渡觉之境，那么此宝放在我处也无用处，故想拜托道友成就渡觉，执掌此宝，当然，此举非是强迫，道友不愿，那也无妨，我可再去他派找寻合适之人。”

　　何通权衡下来，成就渡觉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他能斩得过去未来之身也是运气了，未来只要紫清灵机不缺，就能得享永寿，至于再往上走，连恒霄、神赫这两家修士也没一个能做到，更何况是他。

　　而若能平白得一宝物在手，地位比之过去将是大大不同，恒霄宗未来必将借重于他，有了这些考量之后，他道：“既然上宗如此看重何某，那在下愿意受此拜托。”

　　何通退去之后，立刻加紧修行，因他本来修行年岁及功行修为都是足够，所以跨了过去也是容易，不过半载之间，就已是成就渡觉，随后又用两载时日将那神赫宗镇派之宝祭炼纯熟。

　　恒霄宗主一直在留意此事，见他已是准备稳妥，便不再等待，将之与另外几派的友盟的同辈一同唤上，一同来至界门之前。

　　何通望着面前这座天地关门，心思也是十分复杂，这处所在未得恒霄宗主允许，外人不可入内，他虽身为下宗掌门，可却从未去过上宗地界。

　　炳彰道人这时走了过来，道：“稍候就要仰仗何掌门了。”

　　何通忙是言道：“不敢不敢，只有一事需与几位道友言明，在下祭炼下来，却是发现，此宝若用过一次后，则短时之内再无法使用，故是稍候机会怕只有一次。”

　　这件镇派之宝每使过一次之后，便会损折许多，不过其会自行补养回来，只是当中视情形不同，会有一至数年的间隔。

　　炳彰道人笑了笑，道：“道友到时只需全力而为就好。”

　　这件事他们当然清楚，当初恒霄派正是利用了这一个机会，才得以将神阳道人困住。不过若是不能一次破除那层荧光遮挡，那么再多几次也是无用。

　　说话之间，就见界门那处有一道光幕撑起，炳彰道人看有一眼，便道：“道友，随我来吧。”

　　何通应一声，定了定心神，便跟随恒霄宗众人往浑天之内走去。

第九十五章 欲断天关落神魂

　　界门那里一起动静，纨光六人立有察觉，立时凝聚目光看了过去，却是发现恒霄宗此次来人共是十一个，除却原来恒霄宗八人之外，另外还有三人，应该是此辈从他处找来的帮手。

　　且还不止这般，六人此刻心中俱是浮起了一丝危险预兆，显然恒霄宗修士今次回来，当是做足了准备的，不定有能力威胁到他们。

　　不过他们也并不只是依靠那护身宝物取胜，就算没了此物，以他们师兄弟之间的配合，对付恒霄宗一众人等也仍是拥有不小胜算。

　　恒霄宗主入界之后，稍稍一感，发现纨光等人仍是六人，心中稍松，他最怕的是对方将背后宗门之人找了过来，这样就未必能够敌过此辈了。

　　只是这等时候，他也是发现，恒霄浑天似与以往有些不太一样了，可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却又无法说了出来。

　　现下他也无暇深究，转首对何通言道：“何掌门，稍候待我等与此辈缠战之时，也无需你做什么，只消设法坏了其等身上护身法宝便可。”

　　何通打一个稽首，郑重道：“何某有数，定竭尽全力，不负上宗托付。”

　　恒霄宗主看向周僩瑟，道：“道友稍候可能合闭门关？”

　　周僩瑟感应片刻，摇头道：“尚未能感到那玉符所在，需当再试。”

　　恒霄宗主道：“那便按照先前策议，趁此辈不备将我等合炼的法器投入进去，封绝此门，哪怕这一次未能全灭此辈，也可断了此辈来路。”

　　周僩瑟道了声是，其实他明白，有祖师玉符和对方不知来历的手段，自己这边不见得可以坏去界关，而且这般做便是当真可成，那祖师所传玉符也不见得可以拿回来了，所以他内心之中并不愿意看到这等事，只是形势如此，也不得不为了。

　　十一人穿空挪遁，很快逼近至界门之前。

　　纨光等人围坐在阵门之前，此刻见得其等到来，一个个站了起来。

　　炳彰道人出言讥讽道：“记得几位只是言称为探查界门，这几载当是看得清楚，却又为何不曾退去。”

　　纨光淡声道：“你与我讲道理，我便与你讲道理，你既与我动刀剑，那我等自当以刀剑还之。”

　　恒霄宗主不耐烦做言语之争，传声道：“说这些无用，按计议行事。”

　　他一声令下，众人当即一分，大半迎上六人，其余则祭起法力往阵门方向横推过去，不过方才到得那里，就觉前方景物一阵阵扭曲晃动，这分明是有守御阵禁布置在此。

　　炳彰道人一看，言道：“扰动灵脉，设法强攻。”

　　这里本就是恒霄宗的地界，对于这里地脉灵机的分布他们一清二楚，只要断绝灵机，那禁制就是无源之水。

　　纨光没有理会攻袭禁制之人，心意一转，听得一声碎玉之响，身上就有荧光泛起，随后六人同时出剑，都是对着其中一人而去，其余人等都是不作理会。

　　他们这一次盯上的乃是皓熠道人，其人哪怕面对三人围攻都是狼狈，更何况一次应付六人，经上一次一战后，他身上虽又是重新打造了护身法器，可终究不及之前温养多年的可比，只是呼吸之间就被斩破，见状他连忙祭动根果回避。

　　可是纨光六人法剑轮番斩下，当中几无间隙，他就必须时刻不停祭用根果，一时被逼在了原处，甚至连遁挪出去也是不能。

　　往常他还能依靠攻敌必救来解围，可纨光六人根本不惧任何攻势，那便是救无可救了，而现在他背后也没有阵法可以托庇，只能设法往界关门前退去。

　　恒霄宗主见情势危急，他又无从施援，忙道：“何掌门，请你速速操持宝物，破除其等身上护持。”

　　何通方才见得双方对话，就知道此事不是炳彰道人说的什么内乱，而是恒霄派遭受外来之人侵略，被从自家界域之中驱赶了出来。他此时心里觉得有些不太妙，可是之前就已是立下契书，现在后悔已是来不及了，他暗叹了一下，忖道：“只能寄期望恒霄派此回能胜了。”

　　他这具法身付出之后，之后一劫法身落下，那还是会出现在原地，若是恒霄宗败退，那他无疑就会遭受围攻了。当然，他也可以选择立刻降下法身上前相助，可他不准备掺和此战，这也是恒霄宗起初所默许的。

　　他心意一起，往后退去，待到的后方安稳之地，将法宝往天上一祭，片刻之后，身影渐渐化为虚无，却是将整个法身都是祭献了出去。

　　与此同时，那法宝一晃，天穹之上凭空降下一道灵芒，纨光六人被这光华一照，其等身上荧光顿有阵阵涟漪翻动起来，好若波浪流动，这情形比之前一回更为剧烈。

　　纨光等人却是对此视而不见，继续围攻皓熠道人，虽然那一层荧光将破欲破，可好像仍是有什么地方差了一点，始终没有被散去，再是过去一会儿，反而那灵芒在缓缓消退之中。

　　恒霄宗主在那灵芒降下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盯着，可现在见此景象，不由神色大变，这分明是此宝无法奏功。

　　其实要是在三年之前，何通以牺牲一具法身为代价，那么当是可以攻破纨光六人身上这护身法宝的。

　　可是三年下来，情形又有不同，这三年之中张衍不断消磨此间曜汉老祖留下的伟力，此长彼消之下，自是使得那护身法宝的所可容纳的伟力多了不少，威能也自提升了上去。

　　皓熠道人这时却是有些承受不住了，而在不停祭动根果之后，根果落处终是被纨光等人推算了出来。他顿时心中升起一股莫大恐惧，知晓不对，连忙不顾一切施展转挪手段，整个人顿时从原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其人已是出现在了一处界门之前，不过此时身后并无人来追杀他。

　　他脸上无有丝毫逃出生天的喜悦，面无表情看着界门方向，一步步走过去，只是十余步后，身躯轰然爆开。

　　天地间凭空生出一玄洞，将残存气机与周围与其相关的一切物事都是吞了进去。

　　恒霄宗主神色大变，知道不能指望攻破护持了，那么现在唯有攻破禁制，打坏界门了，他传言道：“诸位不必管这六人，随我攻打界门。”

　　周僩瑟等人对于皓熠道人身亡也是心惊不已，可也知道，这个时候宗主的策略是最为正确的，只要能破坏了这界门，这六人就算再厉害，也是在此进退不得，而他们则可退去，慢慢找寻破坏那护身宝物的办法，而只要没了这一层阻碍，相信日后总有办法击杀这六人。

　　由于地脉灵机被众人设法搅乱，界门之外的禁阵很快就被攻破，但恒霄宗一行人随即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层屏障，看去却是由阵盘布置的，可到此一步，他们已是无法停下，只能继续突破。

　　纨光等人对此依旧不予理会，转而向着炳彰道人杀去，后者却是极为警醒，早在皓熠道人被斩之前就已暗暗转运法力，此刻一见果然冲着自己而来，立刻一转法力，霎时挪遁出去。

　　他已是打定主意，若是追来，自己直接穿渡界门去得浑天之外，就算事后宗门责罚，也好过被人斩杀在此。

　　纨光等人也没有追赶，直接转而冲向距离己方最近的那名魏姓上真，后者前次未与六人斗战，身上护身法宝尚是完好，故是坚持了片刻，不过待得法宝破碎，同样也是意图撤走。

　　然而方才意念一动，却仿佛撞在了一层气机罗网之上，天地也仿若也是被封堵起来，并未能够成功挪移出去。

　　这是纨光六人一同施展的神通法门，可以将人困住一瞬，发动之时并无任何先兆，方才炳彰道人逃遁过快，根本不待他们剑法招呼上来便就走脱了，所以并未来得及施展，现在却是给他们抓到了这个机会。

　　魏姓上真心中一沉，知道下一刻对面攻势必将到来，赶忙祭动根果，可在这如狂风骤雨一般的攻势下，只能依靠根果回避，根本无力挪转出去。

　　恒霄宗主也是见到了这一幕，但是他也无力阻止，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轰开阵盘，解决这座界门，断绝纨光等人后路，若能做成，付出一二人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只是十来呼吸之后，魏姓上真根果在频频祭用之下也是被纨光等人找到了落处，随着数道剑光斩落下来，其法身登时扯碎。

　　又将一名恒霄宗修士被斩杀当场后，纨光六人没有丝毫停顿，剑光齐齐一转，冲着那名班姓上真杀了过去。

　　他们挥剑对象并非胡乱选择，而是先挑力弱者下手，至于那些一望而知不是恒霄派修士的那几人则是放在一边没有理会。

　　他们没指望能一次杀死所有恒霄修士，但是却知道，一旦没有充足实力保持威慑，那么所谓友盟下宗都不见得会再敬服于你。

　　而恒霄宗这边，在恒霄宗主不断催促之下，此刻终是将阵盘杀破，其人见前方再没有任何阻挡了，立刻就将那众人合炼的法器取出，随后一挥袖，就朝着那方天地界关之中掷入进去！

第九十六章 气合霄天难封绝

　　天地门关乃是两界出入所在，既不在天地之中，亦不在天地之外，可以说这是超脱于寻常凡蜕修士能为之上的东西。

　　所以想要破坏此处，直接攻袭是无有用处的，因为无论什么道法神通轰击上去，都无可能触碰到界门，除非其中所勾连的一处天地崩塌而去，那么界门自也不存在了。

　　但这并不是说凡蜕层次的修士就对此没有办法了，因为界门终究只是死物，并且对外来之力是不做设防的。

　　恒霄宗现在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宗门典籍之上所记载的封堵之法，此是以一件法器横亘在关门之中，如此使得无人可以出去，也无人可以进来，换一种说法，此也可称作为补天之术。

　　恒霄宗主在把手中法器投掷出去后，并没有多去确认结果如何，而是直接喝了一声，“退！”

　　等出得浑天之后，他稍候只需派遣一具分身到此，自能知晓此物是否建功，现在最为主要之事则是设法保住己方修士的性命。

　　这个时候，天穹之中有一道宏大光柱落下，却是何通躲在天外天中的一劫法身降落下来。

　　其驻世法身被祭献了出去，就等若于与外间断了牵连，除非有人主动传言，所幸恒霄宗主并不想放弃他，毕竟其人待把驻世法身重新运炼回来后，还能继续驾驭神赫派那件镇派之宝。

　　只是光幕落下之时声势太过浩大，纨光等人注意力自是被吸引过去。

　　恒霄宗主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指望何通能够及时脱身了，他起神意吩咐了几句，恒霄宗一行人便分别往不同界关穿渡撤走。

　　何通这一落下，立刻化出数个分身，同时祭动根果，往来处界门遁走，他终究是渡觉修士，法力胜过凡蜕三重境修士一筹，不似前两人一样被剑光逼杀在原处，还是得以成功逃脱了出去。

　　纨光等人见此辈俱是退走，便就收起法剑，回得界门之前查看。

　　在见得那件法器后，他们也是看出了恒霄宗封堵天地门关的做法。

　　通常来说，因为这东西落在两界关门之内，故是从一处天地之内发动的攻袭是触及不到此物，而在对面界天之中也是同样如此，要想挪除十分不易。

　　不过他们俱是神色如常，显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穿渡回去的打算，也没指望有人前来支援，且还要在这里坚持数年时间，而等到自家祖师把存于这处浑天之内的伟力都是解化干净，那么有无这座界门都是无所谓了。

　　移光笑道：“此次斩得恒霄宗两人，想来其等便是再来，也在数年之后，到那时此地恐怕早是被祖师法力占据了。”

　　纨光道：“不管其等如何，我等守好这里就是。”

　　恒霄宗主带着几人渡过界门之后，放了一座大法舟出来，而后就乘此往界中一处下宗所在遁行而去。

　　恒霄宗自立宗之后，便一直在四处扩张，数千年来征伐不知多少界域，下宗也是众多，其中不乏实力强大的宗门，有些更是他们设法扶持起来的，似如这一处“灿英观”就是如此。

　　不过这些宗门分布在不同界关背后，而为了下一次能召集到足够多的人来帮衬，所以这回他不得不令宗门之人分散撤走，分头召集这些下宗修士。

　　炳彰道人这时言道：“宗主可曾发现，方才我等再度进入浑域之后，与原来所见似有些不同了。”

　　恒霄宗主沉声道：“我亦是见到了，这等演变似是对那六人极为有利，对我不利，若非这等变化，先前何掌门恐怕已是坏去他们身上护持了。”

　　炳彰道人提醒道：“宗主，此辈也不知在用什么手段侵夺我等界域，或许拖延得越久，越是不利于我等……”

　　恒霄宗主眉头打结，这无疑是说，随着这等变化加深，那处浑天将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对方，看来留给他们准备的时间不多了。

　　他看了一眼周围，目光在何通和另两名前来助战的下宗修士面上转过，道：“去到灿英观还需一段路程，几位道友先退下吧。”

　　众人一礼之后，便就各自退了下去。

　　恒霄宗主盘膝坐下，现在不止是浑天有异，恒霄宗还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亡故之人很难再有替继。

　　现在恒霄宗中所有修士都是斩却过去未来身的，实力不可不可谓不强，可却并没有一个凡蜕一二重境的修士。

　　这是因为恒霄宗与神赫宗对抗数千载，其中有几战十分惨烈，境界稍弱一些的修士都是亡殁了。这也意味着他身边这些人死一个就少一个。

　　虽然可以从下界继续找寻下宗修士，可是纨光等人只是诛杀恒霄派之人的恶果已经出现了，没有足够强大的威慑力，就难以使得此辈真正卖力，虽然因为立下了契定的缘故，下宗修士无法违抗他们的命令，可在斗战之中，主动积极的参与和消极避战却完全是两回事。

　　这时他忽有所觉，却是那炳彰道人又转了回来，他道：“道友还有何事？”

　　炳彰道人打一个稽首，言道：“宗主可曾发现，除了最早时候，周僩瑟三人并未被那外来六人攻袭过，一直游离在斗战之中，若是这六人与周僩瑟等人……”

　　恒霄宗主抬手阻止他说下去，道：“若是这六人是周道友唤上来的，那玉霄一脉早就与那六人一同夹攻我等了，这等事今后不必提及。”

　　炳彰道人言道：“我也非是此意，周道友三人自不会与外来之人勾结，只是玉霄一脉既无人亡在这六人之下，可以算得上是无有冤仇，而其等实际又是来自一地，若是达成妥协也是有可能的。”

　　恒霄宗主眼神动了动，他身为宗主又岂会没有考虑过这一层，所以命诸人分开行动之前，特意将周僩瑟这个玉霄一脉的领头人唤在自己身边，为得就是防备另外二人做出什么事来。

　　他却没有对此表态，只道：“道友下去吧。”

　　炳彰道人没有再多言，打个稽首，就退了下去。

　　恒霄宗主这时心意一动，催使事先留下的分身又是入至恒霄浑天之内，只是一感，便知两界关门已是被那合炼法器封堵上了，不由心中稍安，这般那六人背后宗门就无可能再遣人前来了，他们不是没有机会。

　　同一时刻，周尹正和吴佑泰二人正乘坐法舟前往恒霄宗另一处下宗驻地。

　　两人一路上都是沉默不言，待快要到得那下宗之前，周尹正忽然开口道：“道友可曾感觉到，那六人最开始时候或许并不是要强占我辈地界。”

　　吴佑泰平常话虽不多，可是心思却颇是敏锐，他笑了笑，道：“道友想说什么，这里可无有外人。”

　　周尹正稍稍抬了抬头，看向远处，道：“说来我与那外来六人本无矛盾，何必定要死战？此次封堵住界关，宗主该当利用这等机会设法与之和谈才是，而不是想着再战，万一不成，那我恒霄宗难免有覆亡之危，你我性命也是难保。”

　　恒霄宗不是一个宗门，而是一个同脉源流的修士的联合，彼此能够牵连起来，就是由于出自同一个祖师，而在外物不缺的前提下彼此合作的好处远大于互相攻伐，但并不是互相之间就是亲密无间了，实际上矛盾也是不少。

　　就如这一次，实际上周僩瑟三人是想瞒着宗门找到周还元玉，而后来恒霄宗主闯入进来，又强行打开关门，也同样是对他们不信任的表现。

　　吴佑泰听出了他的意思，道：“道友之意，是与那些人谈和么？若是之前还有几分希望，可我等两度败战，其等可未必会理会我辈。”

　　周尹正道：“不试上一试又哪里知道。”

　　吴佑泰一思，道：“我知道友仍在想着如何攀登上法，实则我亦是不愿放弃，祖师留下玉符不会是没有用意的，那里说不定就有周还元玉。只是道友可曾想过，假设这六人背后宗门不下于我恒霄派，又到底是来找寻什么呢？”

　　周尹正道：“道友是说，其等那处也无法找到元玉，所以到我等这里来搜寻？”

　　这是很有可能之事，也是一让人较为绝望的推断。

　　不过他随即又想到一个可能，“或许那元玉本就在我等眼皮底下，只是我等未曾寻到，而此辈有了确切线索，故是前来找寻？”

　　两人不由对视了一眼，越想越觉得这猜测可能逼近了真相。因为纨光等人到来后，最初提出的要求就是查探界门，而后来之所没什么动作，或许是遭遇到了与他们一般的困境，故是停留下来继续找寻。

　　吴佑泰叹一声，道：“可便是这里推算属实，我等也是无能为力。”

　　除非将此事交代给恒霄宗一行人知晓，可这样做与他们并无半点好处，就算能夺来元玉，最后也只会落到宗主手中。

　　周尹正沉思半天，道：“下回若与那六人再战，我等未必能存身下来，不妨先与其等接触一番，试试口风，再看下一步如何走。”

第九十七章 胜卷浑天拾秘藏

　　张衍再又是运法半载之后，已是将曜汉老祖留下的伟力渐次化去。

　　这片浑天已然在向他这边偏转，再有一年左右就可全数化尽，到时便能看清楚那处被封藏起来的界天了。

　　而这等时候，纨光六人也是感觉到自家祖师伟力弥散此间，他们本就是靠张衍以法力提升上来的，现下受此气机笼罩，却是如鱼得水，就算恒霄宗一行人再是回来，无有那护身法宝，一样可以轻松击败此辈。

　　正在坐等之时，六人忽然察觉到界门之外有一分身入界。

　　这些时日来，恒霄宗那边修士时不时就会派遣分身到此，而其等一入界中，这里情形自然而然会被其正身知晓，就算斩杀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多数时候，除非来人太过肆无忌惮，否则他们是不做理会的。

　　只是这一回，这具分身却是直奔他们这里而来，须臾之间，就出现在了众人视界之内。

　　乘光手指微动，正要祭剑斩杀。

　　移光却是伸手一阻，道：“师弟慢来，只一具分身，必不是来交手的，且看他想做什么。”

　　吴佑泰分身到来六人前方，打个稽首，道：“诸位有礼。”

　　纨光等人还有一礼，但却没有说话，只是等着他下文。

　　吴佑泰不以为意，沉声道：“在下此来，是想与诸位相商一事，此前却要问上一句，诸位到得这处界域之内，究竟是为了占据此地，还是为了其余事？”

　　移光笑了一笑，道：“我等本无意占据此地，若贵方不是敌意太重，或许事情不会到如此地步。”

　　吴佑泰点点头，没有对此多说什么，不管事情起因如何，现在对面势强，想如何说都是可以，他今日到来，也非为纠缠此事，他缓缓道：“前两次斗战，我等已是见识到贵方的厉害，若是我三人就此退出，贵方可否不再追究？”

　　移光道：“你三人？”

　　吴佑泰道：“在下与周僩瑟、周尹正两位道友本是同出一派，与另外几位非是一路。”

　　秀光奇怪道：“你等不是一派中人么？”

　　吴佑泰回答道：“我恒霄宗本也算不上一个宗门，只是脉传源头出自一个祖师罢了。”

　　他将恒霄宗大概情形一说，纨光六人也是听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松散派盟，若合则有利，自是聚在一处，现在发现于己无利，此辈就想着分开了。

　　纨光这才知晓恒霄派内情况，不过其等自愿分化，他们也是乐见，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将对方斩尽杀绝的打算，要是恒霄宗从此再也不来，自也懒得去多加理会。

　　纨光沉声道：“三位心意我已知之，听道友之言，恒霄宗主仍是在策划再次回返，其等下回若至，希望无有三位身影。”

　　吴佑泰得他言诺，稍稍放心，道：“自当如此。”

　　虽然这等事情不立契定随时可以推翻，可他相信对方的目的当只是为了找寻周还元玉，只要找到了此物，对别处想来是没有兴趣的。

　　某处界天之中，恒霄宗主坐在云顶之上，望着那界门方向，神情异常严肃，清光一闪，炳彰道人来至身旁，道：“宗主唤我，可是有事交代？”

　　恒霄宗主沉声道：“而今我分身去往那里，越来越感天地变异剧烈，再不动手已是不成了，不然祖师留给我等的界域怕再也难以保全。”

　　炳彰道人言道：“只那层护身法宝难破，宗主可是有办法了。”

　　恒霄宗主淡淡道：“何掌门若是愿意牺牲所有法身，那么此事仍有可为。”

　　炳彰道人顿时明白了这里的意思，何通上次因为只是祭献了一个驻世法身，所以没有能够建功，可是其若是愿意将驻世法身和一劫法身一同祭献了，那么所激发出来的威能自是比前番更强。

　　如此做何通自家可能并不愿意，可是没有用，这等事是不会因其意愿而改变的，在他们将神赫派镇派之宝交给其人运使的那一刻，就注定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现在顺从他们的意愿，那么神魂还能回去转生，若不同意，那便是对抗上宗，不但自己性命难以保全，宗门甚至会因此覆亡。

　　恒霄宗主道：“这件事就交给道友来办了。”

　　炳彰道人应下了，只是忽然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

　　恒霄宗主道：“你想说何事？”

　　炳彰道人言道：“在下是想，若是事情不可为，可否和谈？”

　　恒霄宗主思索一下，和谈只是手段，要是和谈能争取来机会，日后再设法将恒霄浑天夺取回来就是了，可是他判断形势下来，却是认为等到真正成了那六人的地界，那此辈背后宗派定会派遣更多人来此，甚至他怀疑，届时那界门也将不再任由他们穿渡，那么他们就永无机会收复此地了。

　　他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道：“人手可是齐备？”

　　炳彰道人也是知趣，不再提及和谈之事，回答道：“灿英观两位同道已然答应与我同行，班道友那里也是顺利。”

　　恒霄宗主点点头，有定誓在前，他不怕这些下宗修士不答应，就看到时能出得多少力了。他又问道：“周道友、吴道友那里莫非没有消息传来么？”

　　炳彰道人低声言道：“除了早前回来过一次，说是事情顺利，就不曾再有消息到来了，我几度派遣分身前去，都是没有结果。”

　　恒霄宗主神情一沉，半载时间，无论如何也该把事情办妥了，一直没有消息，看来周尹正二人是不准备再和恒霄宗站在一处了。

　　恒霄宗主一思，冷声道：“愚蠢。”

　　现在这个时候，不和他们紧紧站在一起，反而去指望敌手仁慈，那不是愚蠢是什么？

　　不过所站角度不同，看待问题自也不同，现在他是宗主，只有恒霄宗存在才能确保自身利益，自是竭力维护这些，而对周尹正等人来言，恒霄宗这艘破船既然快要沉了，那又何必死抱着不放，就算和宗门站在一起，到时候交手他们可未必能活到最后。

　　恒霄宗主这时想到了一事，沉声问道：“周僩瑟何在？”

　　炳彰道人反应过来，道：“一直在闭关之中，好似许久未有出现了……在下这便前去一看。”

　　恒霄宗主一挥袖，道：“不用去管他了，这三人向来同进共退，此刻当已是离开了。”

　　炳彰道人言道：“在下一直盯着界门，那边没有动静，说明周僩瑟当是未曾离开这片天地，我等当可设法将之追捕回来的。”

　　恒霄宗主沉声道：“此事暂且放下，夺回浑天才是当前紧要之事。”

　　他并不想将此事闹大，要是那些下宗修士知晓，连他们自家宗门中人都不看好这一战，那此辈恐怕更无心气可言了。

　　考虑了一下，他又言：“你可告知那些下宗道友，说我可以应允，今朝只要夺回浑天，那么其等门中但凡斩去凡身之人，皆可入得浑天修持，诸派遇得任何事，都可避入浑天之内，由我保得其等宗门延续。”

　　炳彰道人依言而去。

　　不过数日之后，恒霄宗主便带着召集起来的人手，乘法舟穿渡界门，准备再次与纨光等六人一战。

　　周僩瑟看着众人所乘法舟入至那界门之内，心下一叹，周尹正、吴佑泰二人在与纨光六人达成合议之后，就设法将此消息告知了他。

　　他同样也不看好这一战，他功行比之恒霄宗主也是相差不远，自不难感觉到浑天之中的变化，猜测背后或许有更高层次的修士插手，这绝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

　　浑天固然重要，可要为注定失败之事拼却性命，那却是不值，故是他也没有多少犹豫，当时便躲了起来，只留下一具分身在那里闭关。

　　从以往两次交手来看，不管胜败，应该很快就能分出胜负，他只需在此等候就是了。

　　只是这一等，就是半月过去，不见任何动静。

　　心中也是诧异，有心派遣一具分身前往探查，却又怕引发纨光六人的误会，想了一想，决定继续等下去。

　　又是一月之后，那界门之上灵光闪动，而后便见周尹正、吴佑泰二人自里穿渡而出。

　　周僩瑟一见此，心中已是隐隐猜到了此战结果，便就迎了上去，待彼此见礼后，他道：“如何？”

　　周尹正道：“这一战恒霄宗仍是败了，宗主与炳彰逃脱，余者皆被斩杀。”

　　周僩瑟讶道：“怎会如此？”

　　按照他的想法，恒霄宗主应该一上来就会逼迫何通祭献法身，若是不成，那么便会立刻退去，如此败亡一二位是可能的，但大部分人应该无碍。

　　吴佑泰摇头道：“这一次那六位并未便祭动那法宝，只是靠着自身之能与宗主他们斗战，因此战局才这般惨烈。”

　　周僩瑟叹道：“原是这般。”

　　既是那六人不用护身之宝，恒霄宗主一定是会不惜一切抓住这个机会的，就算明知是陷阱也会踩下去，可未想最后仍是败北，可这反而说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周尹正道：“而今此界已被那六人背后占据，我等不得其允准，不得入内，不过道友所在这片界域，恐怕下来未必安稳。”

　　周僩瑟本来还想问这是为何，可待看到二人目光后，心头一震，道：“莫非……那元玉线索就落在这处么？”

第九十八章 身化神出见心传

　　周僩瑟等人自是也没有放弃对元玉的追索，只是之前始终无法找到，在被逼出了浑天之后，这个想法就只能暂且搁置了，甚至认为自身永无这等缘法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等心思渐渐熄灭的时候，与元玉有关的线索却是又一次出现在了面前。

　　他心思动了几下，道：“元玉之事，还是要看缘法。”他顿了一下，又言：“两位道友可曾把祖师玉符带了回来？”

　　周尹正道：“我等正要与道友说此事。”

　　吴佑泰道：“那六位占据了浑天之后，两界关门就算被堵也是无用了，那里迟早是要被贯通的，玉符留在那里也无甚用处了，我等本是意欲取下此物，只是一直寻不到机会，现在唯有请道友与我一行，寻个借口将此符取拿回来，不定还能得了祖师的缘法。”

　　他们一直认为，祖师玉符就是打开秘藏，得到元玉的关键，只是之前他们找不到任何门路，可是现在，却有人来为他们指明了去处。他们心中也是清楚，凭现在手中的力量，是不可能与纨光六人相争的，可尽管如此，心中仍是存有万一之念。

　　周尹正低声道：“或许，那玉符便是祖师的安排，以往只是时机未至，所以我等无法见得？”

　　周僩瑟心中自然也希望是如此，可这等事并无实证，委实不好这样认定。

　　求道之人，绝不能为了获取某件物事而千方百计去找寻对自己有利的理由，那样反会失了正道，被执念所左右。

　　周尹正所言，也只是有这么一丝可能，便推断是真，事机之变化也往往是不确定的，绝不能抱以侥幸。

　　他道：“不管如何，先将玉符取拿回来再说。”

　　周尹正和吴佑泰二人都是点头。

　　周僩瑟稍作安排，就随周尹正、吴佑泰二人往恒霄浑天而来，而在穿渡界门那一刻，只觉一个恍惚，并有一似滞涩之感，这却是之前穿渡从来不曾碰到过的。

　　待气机一定，便知已入界中。他抬眼观去，虽是离开未有多久，眼前景物却也没有多少变化，但这里却给了他一种陌生之感，往日在此，如在家中，因为祖师所留伟力与他们气机相合，而现在，这里气机与他们格格不入不说，还隐隐对他们有一股排斥之感。

　　三人很快来至原来自家行宫所在，这里被纨光六人夷平之后也没有什么较大改动，只是在界门周围简单设布了一个护持阵法。

　　周僩瑟留意到，那件用作封堵界门的法器已然不在，这般情况，定然是这关门已被这六人背后势力所掌制，所以轻易就可挪去此物。

　　三人在法坛之下站定，过去不久，移光自里走了出来，笑呵呵对他们打一个稽首，道：“三位道友有礼了。”

　　周尹正道：“今朝我三人到此，是为一问前番定约可还作数？”

　　移光很是爽快地言道：“既然诸位未曾随众攻袭我等，算是遵守前诺，我等也自遵守言诺，日后不会来寻贵方麻烦。”随即他又是一笑，“诸位放心，我等也不会来侵犯贵方界域，便是去到，也会提前与诸位打招呼，而诸位今后若要来此，日后只需事先递书，若得允准，便可随意往来。”

　　周僩瑟三人一听，这等条件对他们这些败退之人来说已算不错，他们不可能要求更多，于是称谢一声。

　　移光道：“若无有什么事，那便如此定下了。”

　　周僩瑟这时道：“道友稍待，在下这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移光笑呵呵道：“道友请言。”

　　周僩瑟缓声道：“我等当初为寻下界道友，曾借用祖师玉符开得两界门关，以我观之，这两界门关已定，那不知可否允我等将祖师玉符取回？这毕竟祖师之物，身为后辈弟子，实不敢遗落在外。”

　　这等事只要他们动手那定然是瞒不了的，还不如光明正大说出来，而且取回祖师留传之物，也是合情合理。

　　“原来是这等事。”

　　移光稍作考虑，随后一笑，道：“既然是贵派之物，我等也不会强占，尊驾稍候拿了回去就是了。”

　　周僩瑟打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了。”

　　移光道：“除了这座关门之外，余下之地不禁诸位往来，诸位想要留得久一些也是可以，贫道尚有事，便先不奉陪了。”

　　说完，他打一个稽首，便施施然离去了。

　　周僩瑟本以为这事纵然能成，也当会有几个来回，可倒没想到对方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再是一想，方才移光考虑那一瞬间，想必已是与其门中之人商量过了，虽不清楚对方如此款待的原因，但终究是一件好事。

　　他目视门关，心中便就起意感应。

　　前两回到此，因为身处斗战之中，所以他不敢把心神全力放到此间，也就没能及时收取此物，现在没了外来之力干扰，这次却是很快感应到了那玉符所在，召引片刻之后，心中微微一动，伸手一托，玉符便已是出现在了那里。他望了一眼那两界关门，见其与先前别无二致，显然自有伟力支撑，不觉轻叹一声，小心将此物收了起来。

　　周尹正道：“道友，既已是拿回玉符，是否这便离去？”

　　周僩瑟想了一想，抚须道：“不必这般急切，既然其等允我长久留驻在此，那就不妨再上看一看。”

　　周尹正、吴佑泰二人亦是不曾反对。

　　三人这一停留，就是半载，然而他们却是能感觉到，祖师伟力已是愈发微弱，看去再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彻底消失不存。

　　他们深刻意识到，这背后或许有一位神通法力不下祖师的大能在使力，到得那时，恐怕此界时时刻刻会笼罩在那一位法力之下，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三人心中也自是不安，不敢再在此地待了下去，匆匆收拾了一下，便就穿渡界门，离了此处。

　　只是三人方才回了原来界天之内，却见对面有一物飞来，随即化出一个道人身影，对他们打一个稽首，道：“三位道友终是回来了，却是让我一阵好等。”

　　周僩瑟三人一见此人，神情微变，来人赫然是炳彰道人，不过随即发现，其人仅是一分身而已，心中不由猜测，面前所见，应当是其人事先留在此处的一缕分身。

　　周僩瑟道：“原来是炳彰道友，不知道友等候我等有何事？”

　　炳彰道人笑言道：“宗主想见诸位一面。”

　　周僩瑟沉声道：“那方界门虽不禁我往来，可是我等行事也不好太过肆无忌惮，再说我辈已再非是恒霄宗之人，这一面也就不用见了吧。”

　　炳彰道人笑道：“诸位放心，宗主就在此界之内，并不用穿渡界门，徒令三位为难。”

　　“哦？”

　　周僩瑟三人一听此言，顿时有些惊疑不定，据他们所知，这位宗主早是败退去另一处界天之中了，其又是如何瞒过纨光等人来到这里的？

　　炳彰道人道：“到了如今，有一事也不瞒诸位道友了，宗主所修行法门乃是祖师秘传，诸位以往所见宗主之身，不过是宗主分身罢了，而一具分身有损，另一具分身才会醒来，并且知悉一些以往从不知晓之事，而今宗主忆起一些东西来，却需与三位一做商议，不知三位可否赏个脸面？”

　　周僩瑟稍作思索，道：“我等现在虽再非是恒霄宗中之人，可终归还是同门一场，既然宗主有请，那我等便去见上一面。”

　　炳彰道人言道：“那便请三位道友随我来。”说话之间，一个挪遁，便自不见。

　　周僩瑟三人跟随他留下的气机遁去，不久就来至一处悬舟之上，只一抬头，就见恒霄宗主正好端端站在那里，三人不禁眼瞳微凝，若炳彰所言为真，那么此刻对面仍当是一具分身，可无论他们如何看，其人都是正身在此。

　　恒霄宗主负手望了三人一眼，道：“我此身醒来，却是无端知晓了一些东西，”他看了看三人，深沉一笑，道：“祖师留给三位的玉符，想来不止是为了指点三位打开下界门户，而是方便寻到那周还元玉吧？”

　　清寰宫中，张衍坐定玉台，他此刻已然把恒霄浑天之中曜汉祖师的伟力解化去了九成，还差一点就能彻底将此界化为己有，而这等时候，他已是可以清楚观望到那些界门背后了。

　　恒霄浑天中这十余处界关，每一处都是通向一个现世。其中大多数之所以得以长存不衰，实是借用了布须天伟力，这里面曜汉老祖的手段起了莫大作用。

　　其中唯有一处很是特别，那里现世不曾借助布须天丝毫伟力，这等情况足以说明这里当有一处造化之地或是造化之精残片存在。

　　只那解开封藏之门却是所在落在某一处未来之中，若是按照正常途径，非有曜汉老祖后辈找到这里才能开得关门。

　　他身为炼神大能，自是不必如此做，而是同样准备以自身伟力化解，不过这里不可太过急切，要是一气撞开，或许会有什么意外变化，只需如之前一般一点点侵夺便可。

　　他于心中稍作推算，差不多对抗两三载之日，自己就可得见其中真容了。

第九十九章 暗渡玄界一力开

　　恒霄宗主一语道出玉符之用，周僩瑟只是稍稍吃惊了一下，旋即就平静下来。

　　这件事其实是早有脉络的，他们可以推断出来，这位一样也是可以，只是其人先前不曾往这个方向关注过罢了，想来也是事败之后才得以想通。他道：“或许此物有此用，但我等也不能确定。”

　　恒霄宗主一点头，道：“既是这样，那可否给我一观？”

　　周僩瑟没有多少迟疑道：“自是可以。”他意念一起，将玉符拿出，便往对面送去。

　　这东西乃是玉霄这一脉独有，没有他们三人允许，别人拿去无用，只要没有远在他自身之上的伟力搅扰，那随时可以召了回来，所以不怕其人夺了去。

　　恒霄宗主得了玉符入手，闭目细细一感，随后睁开双眼，目光大亮道：“果然，此物有一股指引之意，能引我等去往一处所在，相信那里定是埋藏有周还元玉。”

　　周僩瑟叹声道：“便有又如何？现在已是无有指望了，那六位到此，也极可能是为了找寻元玉，我辈怀疑，他们早就发现了元玉落处何在，此刻也是盯上了那落处，就算能得此玉符指引，却也无法与那六位相争。”

　　恒霄宗主一笑，道：“我自是知晓这个道理，所以没有打算和那六位硬拼。”

　　周僩瑟略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要是其人之前也是这般想法，那很可能就不会和纨光等六人死拼到底了。

　　不过随即想到，对面这位的意识与前一具分身已是截然不同，已是完全可以看做另外一个人了。

　　恒霄宗主道：“那六人若是已然确定了元玉所在，那么下一步一定是会前去取了出来，只是不同的是，他们无有玉符指引，必然有许多波折，”说到这里，他将玉符拿在手中示意了一下，“而我用此玉符，却可先其等一步进去，并拿到此物！”

　　周僩瑟沉默片刻，道：“此恕我不敢苟同。”

　　恒霄宗主道：“哦？这是为何？若是三位怕我与你等争抢，那大可不用担心，我等都是同脉修士，元玉无论入谁人之手都是无关紧要，我亦不是非要取得，只要不被那些外人夺去便好。”

　　周僩瑟摇头道：“非是这个缘故，宗主莫非察觉不到，那六人背后有一位大能，且可驱逐祖师伟力，能为或许不在祖师之下，这是两位大能之争，我等牵扯进去，恐怕立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周尹正这时也是开口道：“况且就算得了元玉，也未必能带了走，那一位大能若是出手截拿，便是得了又有何用？”

　　“原来诸位是担心此事。”

　　恒霄宗主笑了一声，他看着周僩瑟三人，语声之中带有一丝深意道：“几位道友只是想着那六位背后大能势大，可为何不曾想过，既然祖师留下此物，又怎知他老人家没有留下后手呢？”

　　周僩瑟听出他话中有话，心头一震，惊疑不定地看着恒霄宗主，“莫非……”

　　可他再是一想，这只是其人自家之言罢了，委实难以确定真假，只他心中也的确是暗含有一丝希望的。

　　他考虑片刻，又与周尹正、吴佑泰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道：“我等与那六位有约在先，不便违背，玉符可借与宗主使用，但我等不会插手此事。”

　　恒霄宗主看了他一眼，什么不能违诺，脱离恒霄宗难道就不违诺了么？只是眼前这三人现在难以确定最后谁会成为赢家，所以不敢参与此事罢了。

　　而且三人是吃准了便是他拿得元玉，并得以登攀上境，也不会对其等如何，而他输了，也可轻易撇干净干系。

　　不过这些都不要紧，他就是为了玉符而来，这东西到手，三人自己愿意放弃，那么反而比原来预计的结果更好。

　　他将玉符收了起来，道：“也好，自此刻起，此事与诸位再无关系。”

　　周僩瑟打一个稽首，道：“那便祝道友能得以功成了，告辞。”言毕，星光闪烁之间，三人身影便即消失不见。

　　炳彰道人方才一直不曾开口，此刻见三人离去，便道：“宗主，这三位与我非是一心，又是累我败北的罪魁祸首，待宗主功成之后，却不能轻易放过了。”

　　恒霄宗主摆了摆手，道：“终究是一脉同源，又将玉符交托给了我，那先前之事就揭过不提了，不过其等既然不认自己是恒霄宗之人，那等我夺回浑天之后，自不会再让其等入内。”

　　张衍正在解化曜汉老祖伟力之时，心中忽是有感，感觉事情本来当是一切顺利，可现下却是无端多出了一丝变数。

　　他于心中推算了一下，如无意外，这应该曜汉老祖残留下来的伟力感觉到有外力侵略过来，故是自发做出了某种应对。

　　他淡笑一下，曜汉老祖所封藏的这一处界域或许本来是另有安排的，可是被他插手进来后，想来当是破坏了其原来谋划。

　　由于其人正身不在这里，这不过只是一丝单纯伟力作怪罢了，两者之间差距极大，与他对抗的机会几乎没有，反而他倒可以顺势而为，借其伟力自身之力开得封禁，那或许用时还未必有原来估计的那般长久。

　　恒霄宗主自得玉符之后，就入至持定之中，只是深心之中遵循着那将玉符指引。

　　只要那隐藏起来的门户一打开，他便立刻会潜入进去，设法拿到可能存在的元玉。

　　之所以他敢于如此做，那是因为他此身也只是一具分身罢了，就算被毁了，也自有另一具分身接替，而现在知悉的一切自会被那分身所得知，至于他究竟还有多少分身，那正身又在何处，却是连他自家也是不知。

　　在不知沉浸多久之后，他忽然感觉到那玉符一动，那股指引之感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自身神意也是接触到了一股庞然伟力，祖师伟力对他来说最为熟悉不过，当下没有丝毫犹豫，心意一动，就顺着往里潜入进去。

　　张衍此时目光一转，霎时看到了那玉符之上。

　　恒霄宗主此人并不在他观察之中，但是这玉符之上所沾染的伟力却如夜中萤火一般醒目。

　　其所过处，应该就是那封禁最为薄弱之处了，他毫不犹豫加大法力由此往里突破，霎时间，这伟力浑然一体之势顿被打破。张衍原本并不想弄出太大动静，以免被曜汉老祖察觉，所以并未曾做出正面强闯的举动，而现在这股伟力既已溃散，那他就不必再有丝毫客气了，当即起力一压，那本被瓦解开来伟力如风卷残云一般被扫荡干净，随即他意识一转，就往此界最里层侵入进去。

　　恒霄宗主入至界中，登时失去了所有感应，不知多久之后，猛然醒觉了过来。

　　却见自己立在一处殿观之内，前方星台之上坐着一名道人，他望了过去，不觉浑身一震，立时拜服下来，惶恐道：“玉宸宗弟子原崇吾拜见祖师。”

　　那道人看了一眼天穹，似乎发现了什么，随即一指点来。

　　恒霄宗主眼睁睁看着那一指点在了自己眉心之上，而后便感觉有无数东西涌入了脑海及神意之中。

　　他惊喜发现，这里面蕴含有无数上乘功法，并包括如何攀升大道，急急看去，然而还未等到他清晰见到这些，身躯如承受不住一般忽然爆开，与此同时，其留在外间的诸多分身同时崩散，最后连同那正身一起化为虚无，再也不复存在。

　　那道人摇了摇头，伸回了手，道：“你既无能承此缘法，却是不该来此。”再望了一眼天穹后，整个人就消去不见了，只留下一座空空荡荡的现世。

　　张衍随着目光顾落至此，却也是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那道人应该是曜汉老祖留在此地的意念化身，只是最后其自行消杀而去，显然是不想让他看到太多东西。

　　他没有继续追究，将此略过，往界中看去，发现这里仅是存有一枚造化精蕴较多的造化残片而已，还并无法成为一方造化之地。

　　他眯了眯眼，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只是这么一处寻常地界，有何必要封藏起来？

　　他略一思索，心中想到一个可能，莫非封藏之地不止一处，而自己眼前所见仅只是放在明面之上的？

　　这虽然只是他的猜想，可也不是没有办法加以验证。

　　他稍稍一握拳，往下一挥，轰然一拳砸落在这片现世之中！

　　假设此中无有任何古怪，那么这一片现世自是会随之崩毁，可若其中另有异处，那么自是会暴露出来。

　　随着他这股伟力侵袭下来，无数界天随之粉碎，那依附在那造化残片之上的界域虽是受得冲撞，可还是勉强维持了下去，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处地方却是岿然不动。

　　张衍目光微闪了一下，这是一处形若玄洞的地界，哪怕他已是望见了，可仍是无法感应到半分。

　　果然这一处才是曜汉老祖真正要隐藏的地方，至于那造化残片，不过是用来障人眼目的。他起指一划，那类似玄洞之地顿被破开！

第一百章 天虚举明一神失

　　张衍一指划开，宛如雷霆骤现，内中爆发出一团光亮，封藏此间的现世由此显露出来。他目光落去，发现这里果然是一处造化之地，而先前那一座以造化残片生成的现世不过是用来掩盖此处的。

　　曜汉老祖将此封藏起来，想来是想待得合适时机再行开启，不过其人当也不曾想到，居然有人能将布须天阴阳两面伟力炼合一体，生生以力破局，找寻到了这里。

　　随着张衍法力往里侵去，霎时间一具意识化身已然入至此中，意识一转之下，已是将整个现世都是看遍，然而并未在此发现曜汉老祖意识化身，要么是未曾留下，要么就是如方才一般自斩而去了。

　　他私下以为，这一位若得以完全，那么或许当也是位在大德之列，此刻不得一见，倒也是有些遗憾，不然当能从其身上窥看到一些上境玄妙。

　　从玉霄一脉手中那一枚玉符来看，这位曜汉老祖之所以留下此物，应该是特意为自己后辈弟子指明方向的，得有此物指引，就可去到布须天中找寻元玉，待得成就真阳，最后再到得此地来。

　　因为这里早被封藏了起来，且内外皆被其伟力所填补，所以期间根本不怕有同道能够发现，若是一切顺利，那么就有可能成就炼神，进而成为这一方造化之地的御主。

　　张衍理顺了这些脉络之后，心中也便没有了疑惑，其实曜汉老祖布置可谓十分周密，并也没有留下什么错漏，甚至为了防备同辈寻到这里，还留下了造化残片用以误导。

　　可其显然也不能算尽天机，没曾料到他找寻到了这里，所以存留下来的伟力为了原来布划不被破坏，自发起得变动，提前引导恒霄宗主来到这里，这无非是想传继给其什么，只是最终未能成功。

　　这处界天或许是因为封藏之故，里间不存在任何生灵，仍是天地未分，混沌一片，自然也不存在周还元玉了。

　　不过他认为，以此地精蕴之丰，只要有生灵诞出，吞吸灵机，互相争斗，并以此搅动因果，却是有极大可能将此物牵引入世。

　　而当先需为之事，就是把这一处造化之地纳入掌中。

　　他把意识一转，正身霎时脱出现世，来至虚寂之中，因为没有外来之力干扰，只是一瞬之间，就将这一处造化之地炼合，化为自身所有，随即神意展开，诸天万界由此延展开来，无数生灵于此诞生出来。

　　只是可惜，周还元玉与他伟力相冲，他关注越多，越有可能不出现，所以只能任由其自行孕育了。

　　恒霄宗某一下宗山门之内，周僩瑟正在翻阅从恒霄浑天之内带出来的典籍，这些原本是属于其他宗脉的，然而随着几派宗脉覆亡，他却找寻回来了一部分，只是其中大部却是被炳彰道人得去了。

　　此刻他忽生感应，抬头一看，却见面前一阵灵光浮动，而后一枚玉符便出现在了那里。

　　他不禁有些诧异，没想到此物居然这般快就回来了，这么说来，这位宗主要么已是找到了元玉，要么就是失败了。

　　可若对方功成，无疑定会将他唤去，所以失败可能无疑最大。

　　他不由叹了一声，同时心中又暗暗庆幸，要是自己与其人行在一处，那说不定此时也一样是被拖扯进去了。

　　镜湖之中，曜汉老祖正在持坐之中，忽然心中一阵空落，好像有什么很是重要的东西失去了。

　　他眉头一皱，连忙试着推算，可是发觉这里却是一团迷雾，看去好像是有同辈伟力遮掩的痕迹在内。

　　他凝神想了许多，虽有了诸般猜测，可是都无法确认，于是不再去多想，可就在这个时候，心中又有所感，忙是推算了一下，笑道：“有趣，未想有此变化，下来可是有好戏看了。”

　　张衍这一边，他才是将那一处造化之地炼合，就感觉虚寂生出了某种变化，那一位存在的气机方才一闪即逝，且是比以往暴涨了许多。

　　他心下稍作推算，如无意外，应是那两个逃遁在外的分神被其夺还回去了一个，那么现在仍是存于外间的分神当只剩下一具了，要是这一具也是被夺，那么这位又将恢复原来气势，重演吞夺诸有之能。

　　不过眼下事情还未到得这般地步，就算真是被其神元合一，他自是会再度上前阻止。倒是镜湖那边想来会因此有所反应，这里需要多多加以留意了。

　　他把心神一收，重又入至定中。

　　在坐观有一载之后，他忽然睁目，往布须天现世之中看去。

　　这里诸天万界先前经过了诸般事端，又是余寰诸天入掠，又是正反天地破碎，紧跟着又诞出了三位魔主，在这一系列因果搅动之下，又一枚周还元玉很快就要显化入世了。

　　他能感觉到整个现世之中有一道玄异气机正在凝就，于是试着把意念顾去，但却觉那一股力量正在回避自己，若是强行追摄，却是可能导致其退缩回去，失笑一下，便就将意识收了回来，任由其自行蕴发。

　　许久之后，他目光微微一闪，探手一捉，便将一团灵光持拿入手，待光华散去，就见一枚玄石浮现掌中。

　　此物入世之后，以往还需那有缘之人牵引才会显化，不过他身为炼神大能，布须天御主，自不会再受此约束。

　　目光在其上停留有片刻之后，便就一挥袖，将此送入山海界内，便见一道灵光直奔地渊而去。

　　这一次诸天斗法盛会，最后元婴境修士斗战，胜出之人乃是一名少清弟子，故是周还元玉当是给予少清派。

　　实则这等结果早在张衍赠予岳轩霄元玉之时便已是预见到了，故他当时便言若不得尘姝相赠，那下一枚玄石现世，也当是给予少清派的。

　　不过岳轩霄因是已然得有一枚，故才提议比斗。

　　这一次化丹境修士斗战，取胜者乃是溟沧派弟子，而玄光及明气境界之争，胜者皆为冥泉宗门下，故是三派上真早便议定下来，若得元玉显出，当是交由冥泉宗处置。

　　冥泉宗掌门宇文洪阳此刻正沉浸冥河之中参悟道法，然而睁目一看，却见一枚玄石浮现在自家面前，登便知晓此为何物，他站起身来，对着天穹之上打一个稽首，当场写就一封书信，随后挥袖之间，就将之送去天外。

　　既是得有此物，他当闭关寻访上境，可一旦如此做，便就无法驻守半界了。

　　虽这件事其实在三派定下元玉归属之时便已有了妥善安排，但在正式闭关之前，自也需打一声招呼。

　　幽界之内，六位魔主坐于高台之上，而在台下，一名弟子则是躬身将一只大瓮捧过头顶，道：“弟子此番所采宝材俱在此处。”

　　嫮素素手一召，拿来身前，稍作检视，便启唇道：“比上次多了些许。”

　　迟尧沉声道：“做得不差，下去吧。”

　　那弟子再冲台上拜了一拜，就恭敬退去了。

　　恒景将那些宝材拿来看过，叹道：“仍是少了，若要祭炼合用宝物，还不知要积攒多少时日。”

　　迟尧平静言道：“总比没有来得好，有人道阻碍，现如今不必去奢望太多。”

　　自前次与人道元尊商议过后，他们这边就几次三番派遣弟子前往昆始洲陆找寻合用宝材。

　　这般做表面上说是为了筑炼两界屏障，可实际上却是为了能寻到足够祭炼道宝的宝材，以图将来与人道相抗衡。

　　只是所派遣下去的弟子却经常会遇得意外，不是受得异类凶怪的袭击，就是与昆始洲陆的神祇起得冲突，所以少有能将宝材成功带出来的，纵是当真成功，所得也仅是堪堪够填补两界屏障，多余出来的可谓少之又少。

　　六人也是心知肚明，这就是人道为了遏制他们，所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至少现在他们还是偶尔能得到些许珍惜宝材的，长久坚持下去，或能达成所愿。

　　迟尧这时往某处看了一眼，与此同时，灵壅这时也似注意到了什么，侧耳倾听片刻，啧啧几声道：“周还元玉么？无有我辈与先天妖魔插手，此物却又是落到人道手中了。”

　　其余几位魔主稍作感应，也是或先或后知晓了此事。

　　迟尧道：“若是我等能得有此物，后辈弟子之中有人功行修持到家，那么便可以借此得成魔主之位，便不交给弟子，我若得之，一旦遇得变故，也能早些自反天地中醒觉过来，不至于沉寂过久。”

　　原本他们若是亡故，那么自又会在反天地内重新生出，称得上是不死不灭，不过正反天地对撞之后，两界灵质互相掺杂，虽此能为仍在，可难知会沉寂多久，又到底会损失些什么，有了元玉，就可避免此事。

　　灵壅却道：“道友错了，若是得了此物，我等却不该自己留着，而是该转赠给白微、邓章那二位。”

　　他看向迟尧和其余魔主，自信言道：“不拘是先天妖魔还是无情道众，只要得有元玉，那么其等已然败亡的同道就有机会重新复生回来，若其等得我这人情，那么不但对抗人道的势力可得增加，且日后也可由我主导大局了。”

第一百零一章 往空可觅前贤踪

　　灵壅这一语说完，其余几位魔主不管立场如何，却都是暗暗点头，认为这等做法值得一试。

　　将元玉给予先天妖魔或是无情道众，表面看去是牺牲了他们的利益，可目光放长远看，实际对他们更为有利。

　　迟尧沉声道：“道友之言诚然有理，可我若不得元玉，那这一切也不过是空谈罢了。”

　　灵壅一摆手，满不在乎道：“这却是可以想办法，如今人道之中诸派比斗，胜者得享元玉，我以为这当是会成为惯例，日后元玉之争当会沿用此法。”

　　他朝外点了一点，“那我等大可试着加入进去，这般就可光明正大与人道相争了。”

　　恒景道：“灵壅魔主想得是不差，可人道对我之事百般阻挠，我等便欲斗法，也不见得会同意。”

　　灵壅嘿然一笑，道：“未必，能光明正大相争总好过阴谋鬼祟，我等不妨再拉上先天妖魔与无情道众，这般对人道有益无害，其等多半是会同意的。”

　　挚悒魔主这时出声道：“我以为这个办法确实不错，输便是输，赢便是赢，人道若是连此也不敢答应，那我等也无需畏惧他们了。”

　　迟尧魔主道：“确实可行，如能找来先天妖魔和无情道众，那确然能再加上几分可能。”

　　灵壅看了一眼左右，笑道：“此事便由我为之。”

　　迟尧不由看了过来，此事若是不成，同样也是折损声望，白微、邓章两人未必看不出这里的用意，所以不见得会同意，不过不管怎样，这的确值得一试。

　　他想了一下，郑重道：“此事甚大，足可决定我辈兴衰，当年我曾去书，言明与那两家断绝往来，如今既又重作勾连，当由我登门致歉，我此行与灵壅魔主同往。”

　　灵壅微觉意外，随后容色一正，对他拱了拱手。

　　两人决定下来后，便先往那两家所在致书，得了准确回言之后，这才往这两家所在之地行来。

　　邓章、白微二人此刻已是开辟了一座界域等在了那里，本来以为域外天魔增添三位魔主，正是势盛之时，或会忍不住与人道过招一番，等吃了亏之后才会找上他们，没想到如此之快就寻上门来了。

　　少时，便见天穹一裂，幽光浮动之间，便见二名道装打扮之人飘然而至，气机十分之晦涩，好若不在此世之中。其等一落台上，便稽首为礼。

　　邓章、白微二人也是施礼相迎。

　　彼此寒暄几句之后，迟尧便言道：“前次迫于人道之威，我不得已与诸位断绝牵连，今次特来致歉。”

　　白微言道：“道友言重了，那时早是大势已去，道友退却，乃是明智之举，若我身处道友当时之位，也会做出选择。”

　　邓章在旁没有开口，他心中清楚，要想对抗人道，他们三家必须联手，不可能舍弃其中任何一方，今天既然接纳对方到此，那就已是表明了联手意愿了，无论过往怎样，都是没有必要再去提了。

　　灵壅等迟尧致过歉后，便就道：“今回来次，是有一事，于我三家都是有利，故来此拜访两位道友。”下来他没有做什么遮掩，就将此行来意说出。

　　白微考虑一会儿，道：“派遣弟子斗法么，若是人道答应此事，倒是可以为之，邓道友以为如何？”

　　邓章这时沉声道：“邓某认为，此事可行。”

　　现在他们才是弱势一方，而能够在相对公平的规矩下参与争夺元玉，那怎么也是值得一试，要知之前他们根本没有这等机会。

　　身为无情道众，不在乎什么脸面尊卑，只要确实能有利于自己，他自是不会拒绝。

　　白微也是点头，他也是看出域外天魔欲为主导的目的，这却无碍，因为此事终究缺不得他们，且从力量对比来看，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主事之人。

　　先前他们最怕域外天魔在力量陡增之后又去硬撼人道，那么无论怎样也是不能被牵扯进去的，现在看来此辈尚算清醒，那么联手也就没有问题了，只是有一事他觉得必须说清楚。

　　他认真道：“天道运转，自有定数，人道有三纪历昌盛，故我先前所为，悉数落败，如今已是过去两纪历，还有一纪历未曾渡去，在此之前，还望诸位莫要生出掀翻人道之念。”

　　这是他与邓章的共识，在这最后一纪历之中，他并不准备做什么，只要默默积蓄力量便好。

　　灵壅一笑，以轻松口气言道：“几位道友放心，我等并无此意。”

　　白微道：“那眼前之事，便是与人道相商了。”

　　灵壅提议道：“人道那元石方才入世，正合我等说及此事，不如这便动身。”

　　白微与邓章神意稍作交流，便道：“那我与邓道友这就与两位同往。”

　　张衍送下元石后，就往现世之中撇有一眼，因为曜汉老祖那等遮掩手段，所以他不敢确定是否还有其他界天藏匿在布须天中。

　　便是可以力相试，却也无法用到布须天中来，这等若是以自身之力轰击自己，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过现在定合一处浑天就可少得一处隐患。

　　他又往布须天之外望去，不久之后，将又有一处浑天到来，若无差错，当就是冥泉宗那方浑天了。正转念到这里时，阵灵在殿阶之下化身出来，躬身一拜，道：“老爷，宇文掌门来访。”

　　张衍微微一笑，道：“也该是来了，有请。”

　　宇文洪阳走入殿中，打个稽首，道：“张殿主有礼。”

　　张衍还得一礼，作势朝旁一引，道：“宇文掌门请坐。”

　　宇文洪阳称谢一声，坐了下来，“方才我得拿元玉，本欲闭关，却是忽感一事，似与我冥泉有关，故来张殿主这处问询。”

　　张衍微微一笑，道：“确然有一事，与贵派有关，前些时日，我溟沧派寻到历代祖师飞升之所在，而今已然是可以去得彼方，寻访先人了。而今贵派那处飞升界天亦将显化，届时宇文掌门若由此去，或可见得历代飞升前贤。”

　　宇文洪阳一讶，感慨道：“当日师祖飞升，我曾问言可还有再会之日，师祖只言需看缘法，曾以为再无相见之日，没想到今朝果然还有机会。”说着，对张衍郑重一礼，“这里却要谢过张殿主了。”

　　张衍一笑，道：“宇文掌门莫要谢我，贫道欲并合浑天，使之不再与我诸界分离，这便需与宇文掌门打一声招呼，只是道友既得元玉，却不可错过缘法，当需早些闭关，而此界若得浮显，则可遣得一人代为前去。”

　　溟沧是他出身之宗门，故他才派遣分身前往，玉霄派可称敌手，故是派遣纨光六人，而冥泉宗，现下乃是友盟，只要其中没有妨碍到九洲的事机存在，他也不会去做太多干涉。不过这浑天背后若有造化之地，且又无主的话，他也不会放任不理，当先收了过来，若是有机会见得陵幽祖师，他自会还了回去。

　　宇文洪阳知道张衍劝说及早闭关，那定然是有道理的，于是放下亲自前往的心思，考虑了一下，便道：“如此，我会让司马长老代为一行。”

　　张衍微微点首，司马权倒是一个合适人选，如今其修成玄阴天魔，分身无数不说，只要阴气灵机不绝，称得上不死不灭，况且其人曾数次奉他之命行事，便有什么话也方便交代。

　　宇文洪阳见张衍没有反对之意，便即定下此事，在又交谈几句后，就告辞离开，很快折返门中，在把一切事宜都是交代清楚后，便就封门闭关了。

　　张衍则是把注意力转回虚寂之中，他料定季庄道人必会做出反应，一如他心中预见，未过多久，布须天外就又有一道灵符飘动。

　　他心意一使，接引至跟前，果然是其人送来的，此中言称，那一位存在分神现在只剩下一个，情况已是十分危急，不能再这般不作干涉，若是能将剩下那一具分神引来抓取并镇压起来，可以使那位存在于下来极长一段时日内再也不得复还。

　　张衍知晓自己无论如何反对，此人也不会放弃此念，不过自身仍需表明态度，免得令其生出侥幸之念，当即起指一点，化出一道灵符，再是一挥袖，便送去了镜湖。

　　那一位若再是成就，他自会拔剑斩之，可若让其入至造化之地，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侵夺造化精蕴，甚至整个造化之地都会被夺，反而是成全那一位，所以他是绝不会容许的。

　　镜湖之中，季庄道人很快收得回书，看过之后，就面无表情将之毁去，他方才不过试探一下，见张衍态度毫无松动，也就不再去管了。

　　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如何应对眼前之事。

　　他本来以为只要慢慢找寻造化精蕴，哪怕机会渺茫一些，也终究是有成功指望的，可哪里知晓局面会变得如此之快，几乎一眨眼间，那位存在就寻回了一具分神，而要是接下来另一具分神也被夺回，那自己谋算便有可能落空。

　　他迟疑了许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这里唯有再设法多唤得几位道友一同搜寻那造化精蕴了，纵有隐患，可我多加堤防就是了。”

第一百零二章 不循人心机变起

　　张衍回得书信之后未久，就察觉到镜湖那处又有三股气机波荡传出。

　　他分辨了一下源头，原先那里只有玄澈、参霄二人推动法力，而这一次，却是又多了壬都、羽丘、玉漏这三个，仍是把曜汉老祖排斥在外。

　　显然季庄道人因为那一位存在夺回一具分神的缘故，已是决定放弃原来稳妥的做法，转而采取冒进手段。

　　只是鼓动更多人来找寻造化之精，这等选择未必就比原来更好，因为这必然要投入更多精力用来防备自己人。

　　正在他留意之时，布须天外有一道人影浮现出来，不由看了过去，却见来人乃是曜汉老祖，不过非是正身分身到来，而只是一缕意念化影。

　　曜汉老祖打一个稽首，道：“如今季庄正全力兼顾界内之事，防备那些同道找到造化精蕴之地而不告知其知晓。只是这般一来，人心难安不说，更是无力制束诸位道友，玄元道友若是于此刻出手，我再由内部发动，当能断其所为。”

　　其人说完这些，便自行消失不见了，显然其人并不指望张衍能以回言。

　　张衍目光微闪，过去镜湖来言，多是以书信传递消息，并且还要在季庄道人允许之下，可现在却敢直接出现在这里，显然是季庄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找寻造化之精上了，已无暇来顾及此事了，而这些也正是曜汉老祖想要传递的意思。

　　他一挥袖，将曜汉老祖留下的些许气机涤荡一空，随后思索起来，现在季庄道人已然有内部不稳之象，看上去只需他发动众人压向镜湖，就能逼得季庄不得不收力回来。

　　可心中感应告诉他，这并不是什么好选择，甚至反有可能使得事情去往更为糟糕的一面，故而这等办法并不可取。

　　虽说参霄、玄澈等辈便是找到了造化精蕴，也不见得一定交给季庄，反有可能自家利用起来，可事情总有万一，所以不去攻打镜湖的话，那么只能从此辈身上下手了。

　　放在以往，以他法力，便是可以击败这五人，却可也无法压制住其等法力波荡。

　　可现在却有所不同。近来随着气、力双身越发合契，彼此能够相互推动，引得功行愈发精进，感应之能比此前更胜一筹，他有把握在此辈发现造化之精那一刹那，就抢在季庄道人之前插手进去，这般此辈就无以成事了。

　　不过他并不认为如此就可一劳永逸了，事机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无有什么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尤其他心中那有大事将要发生的预感并没有因此消退，所以他唯有做好准备，以应付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

　　造化之精非是那么好寻的，很快三载过去，不管是布须天这边还是镜湖那处都是没有任何收获，期间张衍收得旦易等人来书，说是域外天魔、先天妖魔、还有无情道众这三家见得斗法盛会之后，也是想派遣弟子前来与人道论法，以此争夺周还元玉，问他意思如何，他则是回书告之，言称此事自己不来过问，由得其等自决便好。

　　镜湖之中，季庄道人默坐高台，任由法力波荡在虚寂之中徘徊，找寻造化之精落处，虚静之中，却听得一声莫名呼喊。

　　“你等可是在寻我？”

　　季庄道人猛一睁目，便看到一个面目瘦削的道人站在那里，一眼便就看出了对方身份，没有想到，其却是主动找上门来了，他不知对方是如何知晓自己意图的，不过如此也好，他也不必再大费周章了。

　　唯一可惜的是，面前这身影是对方分出气机所化，他并无法凭此找寻到对方落处。

　　他沉声道：“正是。”

　　那道人看着他道：“寻我何事？”

　　季庄道人诚恳言道：“我需要寻一物，凭我自身之力难以为之，需得尊驾相助，方有可能，故想请尊驾入我镜湖之中，如此既可躲过那一位追索，又可助我找寻那物，岂不两全其美？”

　　那道人许久不言，好一会儿之后，才道：“如何证明此言为真？”

　　季庄道人道：“尊驾当知，你若亡故，或者被那一位吞去，与我更是不利，我等无论如何也会护得尊驾稳妥。”

　　那道人冷笑道：“可是你等却也可以将我镇压起来。”

　　季庄道人一皱眉，那一位存在只是意念寄托，但是从来不曾与他们交言，其也不需要这些，只需吞夺诸有就好，而这一具分神却不是如此，显然随自身意念诞生，举止已是有些偏向于寻常修士了。

　　他起意一召，将上次采摄来的气机取了出来，并展于其人面前，道：“我特意追索过两位气机留痕，若不是为此，又何须去费这等功夫？”

　　那道人问道：“你到底想要找寻何物？”

　　季庄道人言道：“此为一件重要之物，唯有尊驾到来，我方才可以言说。”

　　分神看他片刻，道：“我却不信你。”说完，其一转身，就已是消失无踪。

　　季庄道人一皱眉头，旋即又松开，他并没有失望，因为他能看得出来，其人虽口中说不信，可实际上却已是有求得托庇之意了，若无此念，其根本不必来此与他照面。

　　本来两个分神存在，可以互相分担压力，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肯定是躲不了多久的，最好选择就是躲入造化之地中，这样不但有可能夺取到造化之精，还可以躲避元主之神的追捕。

　　只是现在看去其人还没有被逼到最后绝境，他相信等到其走投无路之时，一定是会再度找过来的。

　　倏忽一转，又是两载过去。

　　这一日，司马权借符诏指引来至玄渊天中，很快就被引入殿中，待见得张衍，便稽首一礼，言道：“见过张殿主。”

　　张衍颌首为礼道：“司马道友不必多礼，宇文掌门当已是与你说过，今回你冥泉宗飞升界天显化，当由你前去一访，只是那一边虽是贵派上界，可未必一切安然，道友需得留神了。”

　　司马权道：“司马此行已是得了掌门授使，赐下符印，必要之时，可代掌门全权行使。”

　　张衍微微点首，意念一转，便有一张金符飘下，道：“道友凭此金符，自可开得那两界关门。”

　　司马权接住金符，稽首称谢一声，便就告辞离去。

　　待来至一处僻静之地，他便将金符一抛，霎时间，面前展开一道灵光大幕，只是方才接近那两界门关，却是莫名感觉一阵心悸，不由神色一沉，设法推算一下，可只感得一片混沌。

　　他思忖良久，却在门前盘膝坐下，少时，便从身上走了出来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身影，就往那界门之中走入进去。

　　穿渡过去时，司马权只觉一阵恍惚，猛然醒了过来，却发现自己立在一家客栈之前，一盏黯淡无光的灯笼在屋檐下方轻轻晃动着。

　　此刻他感觉身躯沉重无比，抬手抬足察看了一下，却是心下微惊。

　　他自修得天魔之后，就抛弃了肉身，自身可谓无形无质，便是显化出来，也是他有意为之，然而此刻，却是又还变为了血肉之躯，并且身上竟是感觉不到丝毫法力。

　　莫非此是幻境么？

　　从道理上说，世上任何幻境对天魔起到的效用都是微乎其微，因为天魔本是浊气侵入人心思欲之中化形显出，自身并非生灵，除非是遇到薛定缘营造出来的那等蜃境，由于其已然自演天地，故只要你有自我认知，便会被其所左右。

　　不过考虑到这里毕竟是冥泉宗上界，这或许是陵幽祖师留下的手段，那么自身被左右也在情理之中。

　　他一摸袖口，打开一看，此次所携带的东西有些尚在，有些却是不见了，此时感觉到了些许口渴之意，这等感觉，自成道以来，他却是再也不曾遇过了。

　　他往客栈之内望了一眼，昏暗灯火之下，可见里间桌椅齐全，但此刻空空荡荡无有一人，只有老旧门板被风吹过时传来的嘎吱声，再是回头一看，这客栈竟然立在一处荒僻山岗上，周围只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枯木荒草，影影憧憧，阴森古怪，看不见半分人气。

　　他考虑了一下，走入其中，寻到一处客房，推门进去，就在床榻之上盘膝坐下，只是一会儿过去，他就发现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察看了一下，发现自己的识忆感应正在飞快衰退之中，这应该是受得这具身躯的影响。

　　他默然一算，所有方才所见之景都是浮现于脑海之中，小至一沙一尘，大至山岗木石，无不显现出来，然而此中有不少正在变得模糊，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照这么下去，那用不了多久，他从神从形都将彻底还变为一个普通人，而后甚至可能会忘记自己身份，乃至来到此处的目的。

　　将宇文洪阳给他的掌门符印取了出来，他将之稍稍抬高起来，可这东西这刻看去只是一个单纯金印，上方没有任何玄异。

　　想了一想，把符印放了回去，随即拿了一只带着诡异笑脸的面具出来，传闻这是当年陵幽祖师所传之物，他略微迟疑了一下，就将之往脸上一戴。

第一百零三章 炼去神冗入幽冥

　　黑夜之中，无声的闪电划过，瞬息间照亮了客舍，司马权猛然惊醒过来，他猛喘了几口气，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居然睡了过去。

　　他揉了揉眉心，昨晚最后到底发生了何事，他已是记不得了。

　　突然之间，一阵十分强烈的口渴之意涌了上来，他从榻上坐了起来，木桌之上点着一盏油灯，如豆灯光十分微弱，余下灯油也是不多，旁边放着一只缺口茶盏，他几乎想都没想，就伸手去拿，然而这时，手指却似触碰到了什么东西，一张黄纸轻轻飘落了下来。

　　他一怔，弯身拾了起来，凑着灯光看去，见上面用朱砂写着几行字迹，几个顿笔处犹如血渍，看着十分刺眼。

　　“一日笔录，勿饮水。”

　　“二日笔录，勿离客栈。”

　　“三日笔录，勿要取下面具。”

　　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喝水？不得离开这间客栈？

　　面具？什么面具？

　　他摸了摸脸颊，触手之间只是粗糙皮肤，那里并没有戴什么东西。

　　只是晃了晃那黄纸，他又是疑惑起来，这字迹分明就是自己所写，从笔录上看，自己应该已是在这里待了三天了，可他记忆尚还停留在昨晚到来的那一刻。

　　他顿时有些不确定，这真是自己写的？

　　念头一转到这里，他忽然皱起了眉头，自己是谁？又到这里来做什么？

　　好像已经记不起来了。

　　他拼命思索了许久，只觉有什么东西就在那里，但自己偏偏没有办法抓住，感觉十分憋闷，不自觉伸手将水壶拿起晃了晃，可以感觉到那里面只有浅浅一口水。

　　他舔了舔干裂嘴唇，想到那纸张之上所写，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放了下来，只是感到屋舍内十分憋闷，于是他离开床榻，起来把支窗撑开。

　　又是一道无声霹雳划过，将窗外照得一片雪亮，他随意瞥了一眼，可却是眼瞳一凝，远处一根树干之上，吊着一个飘来荡去的身影，那疑似是一个人，可见那长长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面庞。

　　然而等他再想看清楚一些时，外间一切又是落入黑暗之中。

　　他无端紧张起来，不由得吸了几口气，却是连自己也不曾发现，这等反应越来越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而再非是原来那个天魔了。

　　放下支窗，将木梢插紧，往后坐回了床榻，然在这时，身躯却是微微一僵。

　　他感觉床榻之上还有一个人，现在就躺在自己的身后。

　　他缓缓把身躯转过，然而就在转回头的那一刻，那盏油灯挣扎跳动了几次，终于走到了尽头，忽的一下熄灭了，客舍之内陡地变得漆黑不见五指。

　　他没有出声，慢慢伸出去手，试着摸索了一下，那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仿佛被扼住的喉咙一下松开，他长出了一口气，伸手在木桌上抓拿两下，很快摸到了那茶盏，再也不顾那黄纸上的提醒，拿过来将里面仅余的一点水一口喝下，直倒得连一点水滴都没有，才将之扣在了一边。

　　一股深沉无比的疲惫之感涌上来，急不可待的想要睡了过去。

　　脑海之中仅存的一点灵性告诉他，万万不能陷入沉睡，不然一定会再失去什么东西，甚至可能永远沉沦下去。

　　他判断出来，这一切根源，应该都是来源于这具身躯，若是能从中跳脱出来，就能解脱桎梏……

　　然而他方才升起这个念头，却有一股莫大恐惧传来，告诉他，若是就这般了结肉身，那么他自己也会因此死去，甚至这一切很可能会牵连到别的什么地方。

　　至于那是什么，只隐隐感觉与自己有关系，但并无法回忆起来了。

　　他努力克服下的惶恐之感，没有再去理会身上的疲惫饥渴，而是盘膝坐下，循着那一丝灵光，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在这般不眠不醒，不吃不喝之下，他的身躯日渐枯干，但一点灵光始终不灭，肉身的消损，却反而使得他意念逐渐活泼起来。

　　不知过去多久，他耳旁有声音呢喃响起道：“不绝世情，不得性灵；不舍血肉，不入幽冥。”

　　两界关门之前，司马权久久不得回应，本来准备再度派遣分身前往，然而这个时候，他似察觉到了什么，却是站了起来，就往里走了进去。

　　下一刻，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四面皆为幽暗环笼的地界之中，身前不远处，有一名黄袍道人背对着他坐在那里，同时一个幽深飘渺的声音传来，“你方才所历，乃是你人性之存，唯有消磨而去，方能成那真正玄阴之魔，你为何不愿？”

　　司马权能够理解此言意思，可他虽是玄阴天魔之身，可却是修行冥泉宗典籍而成，并非天生魔头，本质上仍是一个修士，所以并不能真正发挥玄阴天魔的力量，当然，他也是有自身优势所在的，可若消绝人性，那么无疑可以发挥出比以往更为强横的神通威能来。

　　只是他思量了一下，却是坚决言道：“弃绝人心，非我所愿，生而为人，自当为人。”

　　这里所谓人，说得并非是驻世身躯，而是自我之认知，只要他认同生为人的身份，那么任凭法身如何变化，都算不上是魔头。因为神通变化往往穷究根本，所以一念不同，所衍生出来的道法神意自也不同。

　　那背对着他的黄袍道人没有再说话，站了起来，往幽暗深处走去，脚步看去不快，但却是飞速远去，很快没入了寂暗之中，再也不见。

　　司马权站了起来，周围景物都是破碎开来，仍旧是站在那一家客栈之前，伸手上去，在脸上摸索了一下，却是将那一个面具取了下来，霎时之间，那股虚弱之感便迅速离他远去，一些原本已是淡去的意识也是清晰浮现出来。

　　他已不再是血肉之身，浑身上下充斥着毁天灭地的磅礴法力。

　　面具仍是带着诡异古怪的笑容，直到现在，他仍是无法弄清楚，到底自己是一入此间就已是戴上了此物，还是后来在幻境之中戴上的。

　　他默默一察，发现自己莫名领悟了一个神通，或许也不该如此说，而当说这本来就应该是他所具备的能为手段，只是因为道法不全不得施展，而现在经历了这一回波折，似被人点化一般引了出来。

　　这门神通不但可以给自己乃至无数魔头重塑血肉，也同样能在对敌之时配合心思欲念，让对手变还为血肉之身，并使其自认为是一个凡人，就如方才他所经历的那等似幻非幻的场景一般，如此便有滔天功行也不再懂得施展，只能落于红尘之中不断被消磨意识神气，直至败亡。

　　此刻他已是明白过来，方才那道人并非是要劝自己彻底蜕变为魔头，而只是给自己一个选择机会，或是弃人为魔，或是炼魔为人，而他则做出了后一个选择。

　　他一张大袖，往前走去，又一次入到这客栈之内，然而内中景象已是大不同，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条滚滚冥河，不知来处，难见尽头。

　　他看了一眼之后，却是没有犹豫，往里踏入，轰然一声，他整个人就被那浑浊幽深的河水卷入进去，而后随着奔腾流势一路去往那未知所在。

　　清寰宫中，张衍往两界关门处望有一眼，方才那一瞬，他感觉到了一股晦涩伟力，这十有八九是陵幽祖师所留，而里面具体情形，可等司马权回来之后再行过问。

　　转念过后，他收摄心神，继续盯着虚寂之中的动静，难知许久之后，心中升起一股感应，望向某一处。

　　找寻造化之精，除非你功行达到大德那般层次，否则便是有法器相助，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自身机运罢了。

　　而这一次，却是壬都道人率先有所发现，寻到了一枚造化残片，虽是极其微小的一枚，但季庄却有可能借此见得那一位存在的分神，故是他没有丝毫迟疑，当即握拳而起，随后一拳轰落！

　　壬都道人此刻已然感应到造化精蕴所在，但是他没有立刻动手摄拿，因为他深心之中并不想将此物交给季庄道人，而是想自己吞了下来，他相信若是其余人见得，也一样会像他一般做。

　　可要是做得太过急切，很可能被季庄察觉，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并努力使得自身气机收束，不令这里情形泄露出去，可就在此时，一股沛然莫御的法力凶横无匹的冲撞上来，随后所有感应都被冲散，仿佛平静的湖波被一股洪水冲奔进来，霎时就被搅得混乱起来。

　　壬都道人顿时失去了对那残片的感应，只是双方法力碰撞之下，他自也察觉到了那是张衍所为，他深知后者厉害，丝毫没有对抗的意愿，立刻选择了退避。

　　季庄道人自也能看到这里发生之事，不由深皱眉头，他不知道壬都道人本有意昧下这枚残片，只是看到张衍能提前一步截下己方之人感应到的残片，他难以确认这是壬都道人功行较弱的缘故还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要是后者，那么眼前之事就无可能再推行下去了。

　　正感觉事棘手之时，他若有所觉，往外望去，却那面目瘦削的道人又一次出现在了那里，心中不由一动，缓声道：“道友又是来此，可是改注意了么？”

　　那道人沉声言道：“你到底要找何物？”

　　季庄道人感觉到了其人背后的迫切，心中笃定了几分，道：“此物暂不可说，但尊驾确能助我，只要入我境中，我定能护得尊驾周全。”

第一百零四章 虚神不封入镜门

　　季庄道人说完这番话，见那道人不言，知其已是意动，于是起得身来，趁势言道：“那一位存在如今已是夺回一具分神，比之以往势更雄盛，道友如何是他对手？说不定就现在就在哪里结网以待，道友若不趁早打算，恐一不小心被会那位吞夺回去，那得到时，却是悔之晚矣。”

　　那道人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一晃身，便就消去不见。

　　季庄道人见他离去，立刻推算了一下，发现虽无结果，但也没有不好预兆，心中一定，这时有一缕熟悉神意传至，便就接纳过来。

　　这缕神意主人乃是壬都道人，其人遁入莫名之后，便打一个稽首，道：“方才在下感得一枚造化残片所在，只是还未曾寻入手中，便被那元玄道人出手搅乱了，便连那造化残片也被玄元道人夺去了。”

　　季庄道人找寻造化之精本是为了能吸引到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到来，现在其人两度找上门来，看去极有可能会来投奔镜湖，那么造化精蕴能否寻到意义也是不大了，便好言安抚道：“这我却是看在眼中，并非道友过错，道友可继续找寻，我会想法压制其人。”

　　壬都道人知道季庄把此事看得极重，此来也只是为了能有个交代，见他丝毫不予追究，不觉有些诧异，他不知其人是如何思量的，可在他看来却是好事，一礼之后，便就退走了。

　　季庄道人待其离去后，心中一转念，发现自己疏忽了一事。

　　若是他对此事全然不做反应，恐怕张衍会看出点东西什么来，尤其是他接连两次与那位存在的分神有过接触，虽只是气机化身，但说不得会引起其人感应。

　　思来想去，决意要求曜汉老祖也是一起加入搜寻造化之精的行列，要是其人做什么小动作，将发现的造化之精吞没为自己所有，那多半会被张衍所发现，并加以阻拦，这只会引起两者之间的矛盾，于他却是无损。

　　他想到这里，便一挥袖，送了一道邀书出去。

　　曜汉老祖很快收得这封邀书，见其中之言，却是令他一同运转法力找寻那造化之精，不禁微感诧异，季庄道人之前一直在防备自己，现在居然要他出手了？

　　是因为方才造化残片被张衍所夺，所以不得不让他加入进来？

　　他目光闪烁不定，事情绝然没那么简单，可季庄道人名义上虽言邀请，可实际上根本不容违逆，所以在未曾翻脸之前这等事他必须为之，于是把书信放下，心意一动，就将自身法力波荡放开。

　　季庄道人没再去管其他事，只是盯着虚寂之中，他有预感那分神用不了多久就会到来。

　　果然，等了不到半载，那道人气机又一次浮现眼前。

　　季庄道人冲其打一个稽首，正声道：“道友可是想清楚了么？”

　　那道人沉默一会儿，才道：“我并不信你，若不是先前你期愿强烈，以至为我所感应，我也不会到得此处。”

　　季庄道人不觉恍然，先前一直不清楚，这一位为何能知道自己正在找寻其人，原来是这个缘故，道：“道友放心，我先前并非虚语。”

　　那道人面无表情道：“愿是如此吧。”

　　其实他到此刻仍是不信季庄，可他想得很清楚，季庄便是镇压骗他入内，并镇压起来，也绝对不会把他如何，反而会尽量相助他免被元主之神吞取。

　　季庄道人这时似想到什么，道：“道友若要来此，需得小心一些，那玄元道人正执意反对此事，若是被这一位发现，恐有变数。”

　　之前张衍对付壬都道人时所激荡出来的伟力令他有一股心悸之感，生怕此事也会遭其妨碍，这才出言提醒了一句。

　　那道人难得露出谨慎之色，道：“我知道此人，却是要小心一些。”

　　他自身就是被张衍与那一位持剑道人合力斩出的，连元主之神未曾恢复之前都不敢与这两人对面相争，他自也不敢。

　　他看着季庄道：“为免出得变故，我当先将一缕气机安落于你界中，到我法身来时，需借尊驾神意一用，并由此潜入，不知尊驾可是愿意？”

　　司马权入得那一条滚滚浪潮后，便随之漂游而去。

　　此水之中满溢浊气，他身落其中，自身法力无折无损，外间也无日月盈缺，故是具体难以分辨到底过去了多久，唯有心中划数以计，差不多十二万九千六百数后，感觉身外生出了某种异样变化，水流竟是缓缓降落下来，他整个身躯也是从中显露出来。

　　而他面前，一面可以称得上是无边无际的玉璧横在那里，其上雕满了无数浮刻，从山川地陆，到鸟兽花草，应有尽有。

　　他感应了一下，发现这里也不像是到了尽头，身下流水到此不见收势，仍旧冲涌向前，到了那面墙壁上之后好似化作虚无，径直穿透了过去。

　　他往前踏水而行，不一会儿，便听着无数声音传来，却见那些玉璧之上所浮刻的鸟兽鱼虫居然一个个在来游窜来去，并有凿浪之音及振翅之声传出，只是这些石刻雕琢的并不精细，只是简单粗犷的线条勾勒，看去委实诡异无比。

　　看有一会儿见极远处有一艘石刻舟船缓缓过来，上面看去站着一个道装模样的人，随着底下一条条简单曲线构成的波浪被分开，终是来到了近前。

　　司马权一见，那人只有侧面，只是衣服宽大，头竖道髻，由于只有半边身子，故是只有一只眼睛对着他，其人侧着身一个道揖，发出如生人一般的醇厚之声，道：“快上舟来，快上舟来。”

　　司马权还得一礼，问道：“舟去何处？”

　　那人道：“既入幽水，莫问去处，上我之舟，便得逍遥。”说话之间，头颅上下僵硬的摇晃一下，显出一股得意之感。

　　司马权看了一眼那面大玉璧，这里无数生灵在里看似生机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然则在他看来却是无趣枯燥，毫无逍遥之意可言。

　　他道：“我与诸位却是不同。”

　　那人头上圈点出来的眼珠一移，不解道：“有何不同？还不是与我一般模样。”

　　司马权听他如此言，若有所思，他道：“我这处景物与尊驾所见怕有不同，尊驾何不下舟一看，或有不同风光。”

　　那人把手伸出，连连摆动，道：“不可，不可，冥水非我居处也。”

　　司马权正色道：“尊驾之所也非我当往之地。”

　　那人叹了一声，似是惋惜他错过了什么一般，随后一摆大袖，又是沿着线条海浪悠悠退去。就在其人退去不久，那面大玉璧也是悄然隐去不见，好若方才并未出现在这里过。

　　司马权则是任由脚下之水升腾上来，又一次将他没过，带着继续往前冲奔，不久之后，水流再度退下。

　　此刻现于面前的，乃是一个难以望见轮廓的硕大琉璃金壶，只是倒着立在那里，汹涌河水有一部分往壶口倒灌进去，壶上有无数金线纹路，如枝叶蔓藤一般缠绕着，都是扣着一个个镶嵌着金箔玉片的无头小人，所有小人都是在那里拍手跳舞，但却没有丝毫声息传出。

　　他只是凝望有片刻，那琉璃金壶轰然一震，化变成无数细小无比的琉璃玉砂，自上倾泻而下，铺洒在了脚下这片浊河之上，形成一岸滩。

　　琉璃之中，有一名头插玉簪的道者坐在那里，其人面目清俊，神态安然，只是身上不见半分生人气机，其人这时一睁眼，笑着对司马权言道：“道友来了，不妨到前坐下说话。”

　　司马权走到前面，正容一礼，道：“冥泉门下司马权见过道友，”随后端坐下来，拱手道：“敢问道友称谓？”

　　那道人笑道：“我乃琉空客，乃是祖师座前侍奉，奉祖师之命镇守这片浑域，道友今来此地，我也是可得以解脱了。”

　　司马权再看他几眼，心中不禁有了一个猜测，他在张衍手下做过不少事，见识也多，这人应该就是那盏琉璃金壶所化，乃是一个法宝真灵，只是以他法力，还无法看出对方达得哪一个层次。

　　他道：“道友为何如此说？”

　　琉空客一笑，伸手道：“道友可否把身上符印予我一观？”

　　司马权伸手入袖，将那宇文洪阳赐下的掌门符印拿了出来，递给了对方。

　　琉空客拿了看过，点了点头，道：“有此符印，便能证明你乃祖师所传冥泉一脉弟子，祖师当年传下三脉，皆是落在不同天域，而你冥泉宗中第一个落此之人，按照祖师交代，此处当是归由你等执掌。”

　　司马权微微诧异，道：“据司马所知，我冥泉宗亦有前辈先人朝此飞升而来，莫非他们都不在此处么？”

　　琉空客笑道：“其等持祖师符诏而来，自有去处，并未在此驻留。”

　　司马权道：“那司马欲拜访前辈，不知又该往哪里去寻？”

　　琉空客打个稽首，道：“我亦不知，待贵派执掌此界之后，或能知晓答案。”

第一百零五章 外借神意入造化

　　司马权听得琉空客的解释，略作思索，道：“我此来得本派掌门授下符印，持此印者，有如掌门亲临，却要请教道友，不知该如何做，方能执掌此界？”

　　琉空客笑道：“道友虽持符印，可这仍是不够。”

　　司马权疑惑问道：“不知还缺少何物？”

　　琉空客道：“你所修行功法非是冥泉掌门亲传，无法用在此处，故是道友尚做不得此事。”

　　司马权顿便明白，非是冥泉掌门，任谁到来这里也是无用，不禁觉得有些遗憾，看来这浑天怕是现在无力占据了。

　　他又问道：“听道友言说，祖师还有两脉传承，不知现在何处？”

　　琉空客道：“我只是一个看守，祖师后人弟子落在何方，并不知晓，就如道友到此，我亦不知你来处。”

　　司马权见问不出什么来，就说起另外一事，道：“司马临来之前，还受得一位太上所托，着我询问一事。”

　　“太上？”

　　琉空客不由露出吃惊之色，道：“贵派地界之上竟有这等大能么？”他神情变得认真了几分，“不知那位需问何事？”

　　司马权道：“太上之言晦涩玄妙，司马功行浅薄，无以转述，请道友一观此物。”一抬袖，将那金符拿了出来。

　　琉空客只是看有一眼，便觉一股庞然伟力霎时笼罩下来，顿时惊得不敢动弹，随即有一股意念传递到自身意识之中，待那股力量退去后，他仍是心有余悸，想了一想，小心回道：“据我所知，那位太上所言那等地界好似的确存有，不过我亦不知在何处，祖师曾有言，后辈弟子若有机缘，自能去到那里。”

　　司马权点了点头，将金符收好道：“司马明白，回去当如实回禀太上。”

　　琉空客见他不再说及背后那位太上，也是一阵轻松，道：“这幽河乃是祖师所留，此中蕴藏有诸多玄妙，我亦难以尽知，且是无有尽头，道友不妨在此多停留些时日，顺河漂游，看能否撞到什么机缘。”

　　只是他并无久留之意，这里浊气灵机虽是几无穷尽，可山海界也是不差。至于那些缘法，只是之前所得还化凡尘之手段就足够他深研，再多得什么也无意义，况且听琉空客语中之意，要是祖师其他两脉后人到此，那么这一处浑天就有可能会归于其等执掌。

　　要是普通一处地界，他倒也不会在乎，现在九洲诸派到处扩张，冥泉宗同样如此，所占天地不知有多少。可这一处却是格外不同，非但是祖师所留，飞升前人也是由此才能去到别处，所以他们必须执掌此处，方能找到那些前贤，或许还能由此寻到更为上乘的法门。

　　更何况，这里还有莫大好处。

　　他是见识过真阳修士的，猜测这位琉空客一定是一件道宝，或许唯有占据下此界，才能得其效命。

　　虽然宇文洪阳已是闭关，不知多少年才会出来，其亲传弟子还未有人修至凡蜕境中，可他却能试着请动其分身来此。

　　要想成就真阳，本来一丝一毫法力都不能泄露在外，就如秦墨白、岳轩霄二人，闭关之后，并无一具分身乃至法力气机在外，不过冥泉宗道法不同，分身不但众多，且收了回来也不会增加法力，所以宇文洪阳就是闭关，也还留有一具在外，用以应对万一。

　　于是他言道：“太上和门中都在等司马回去复命，却是不便在此多留了。”

　　琉空客试着又挽留几下，可见其执意如此，也就不再多说，自下方拾起一粒琉璃，又拿一瓷杯，将底下长河之水舀了一杯上来，将那琉璃掷了进去，随即将这玉杯递了过来，道：“道友既要离去，那不妨将这两物带了回去，日后自有妙用。”

　　司马权未有推辞，接了过来收好，打一个稽首，便告辞出来，出了浑天，就先是借着金符之力，往清寰宫而来。

　　镜湖之上，那道人正静静等着季庄道人回言。

　　借用神意相渡乃是极度危险之事，尤其是他这等拥有吞夺诸有之能的存在，只要顺利去到他人神意之中，那么瞬息之间就可将之吞夺入身。

　　炼神大能纵然不会因此亡故，却也会被逼入永寂之中。

　　可要渡入镜湖之中，这也是最为稳妥的办法，这样可以绕开任何外来阻力，除非插手之人能在那一瞬间发现此事，并且还有外力打破镜湖，同时将季庄迫入永寂之中，否则任谁也无可能做到此事，就算那一位存在全盛之时也无此能耐。

　　季庄道人听得要借用神意，却是连半点犹豫也没有，以一副极是诚恳的姿态言道：“尊驾若觉得此等办法好用，那就用此法了，到时只需传言一声，便可由我神意渡来。”

　　那道人不禁有些意外，此言的确有着试探之意，可也没想到季庄答应得如此爽快，深深看了其人一眼，身影徐徐淡去，仍是没有留下什么言语便就离开了。

　　季庄道人却是知道事情差不多已是成了，尤其他将意以神意渡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拒绝的诱饵，是将决定权交到了对方手上，站在那名道人的角度上，哪怕当真不愿入得镜湖，也大可将他吞夺了。

　　这一回他没有等待多久，忽觉有外来神意到来，那气机满是侵略意味，他却不惊反喜，立刻放开神意，任由其渡入进来。

　　莫名之地中，那名道人再次现出身来，道：“元主追我甚紧，我已无退路，只能入你地界躲避，若其追来，我不会助你与之对抗。”

　　季庄道人言道：“道友放心便是，你无需出面，我镜湖也可维持安稳。”

　　他清楚的很，那一位存在在没有恢复实力之前，并不敢贸然攻打镜湖，否则必遭那位持剑道人与张衍的合力阻击，所以这番言语可谓信心十足。

　　那道人见他答应，身躯倏尔化散，瞬息间融入进季庄神意之中。

　　季庄道人微微一滞，通常来说，若是这个时候那位存在对他做什么，那他也无力反抗，可是他敢于如此，倒并不是完全信任对方，而是有这么做的底气在，有镜中之人的护持，他不怕这个分神能对自己如何。可他也不希望事情走到这一步，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打算，幸好这一位并没有如此做。

　　神意一转之间，那道人凭空出现在了大殿之内，其人一荡袍袖，自顾自在殿内转了一圈，目光闪烁道：“这便是造化之地么？”

　　那一位存在曾经吞夺过不少造化之精及无数现世，可真正造化之地却从来不曾吞夺过。

　　若是他能够将这一处夺取过来，并转化为自身资粮，那么实力必定会得以极大增加，或许不会比元主之神来得差，或许还有机会将之反吞。

　　想到这里，心中也是蠢蠢欲动，可旋即他又将此压下。

　　这个想法固然极具诱惑力，可他若真要这么做，方才就会试着侵占季庄神意了，而不是直接进来了。

　　这里并不是他没有把握，而是他不可能顷刻之间就将整个造化之地吞下，镜湖之中还有其他炼神修士存在，现在他的实力并不比这些人强得多少，此辈联起手来，仍是有能力将他镇压起来的。

　　在看有一会儿，忽然发现，自己感应虽无遮挡，可周围分明有着一圈禁制存在，自己并无法从此间出去，便冷声问道：“这是何意？”

　　季庄道人道：“道友切勿误会，诸位同道并不赞同我接引道友入得镜湖之内，故此间屏障是为隔绝其等感应，以免不测。”

　　这件事他是瞒着曜汉等人做的，若是周围不做隔绝，立会被这些人知晓，要是这些人一起起来反对此事，纵然他是御主也讨不了好，关键还有张衍在外，更是令他不敢冒险。

　　那道人道：“你瞒不了多久。”

　　季庄道人点点头，虽这分神入内做得隐秘，没人察觉，可是那些同辈对于不利于自己之事自是会心生感应的，故此事迟早是会被发现的，但他以为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等到事情做完再被发现，那么这分神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到时再做处断不迟，他口中道：“只要道友好生配合，还是能遮掩下去的。”

　　那道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道：“你寻我到来此处，到底是要找寻何物？”

　　这是他第三次问及此事了。

　　季庄道人想了一想，伸手一托，便见一团金光徐徐绽开，可见其中有一朵宝莲的虚影。

　　“这是……”

　　那道人凝神看有片刻，总感觉这东西很是有些熟悉，但偏偏又难以说出具体来由，“你便是要我找寻此物么？”

　　季庄道人正容道：“正是。”

　　那道人想了一想，道：“我会试着一寻，却不能断言定能寻到此物。”

　　季庄道人打一个稽首，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他相信其人在找寻过程中定会慢慢想起此物的，等到那时，哪怕不去提醒，其也一定是会努力找寻的，因为此物对其人也是极为有用，甚至得了这东西后，可以不用再畏惧那元主之神了。

第一百零六章 元源术起摘天果

　　就在季庄道人把那分神接引入镜湖之中的那一刻，托庇在镜湖之中的这些炼神修士都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似乎有一股强烈危险之感浮现在身侧，但这感应却是时有时无，令他们难作判断。

　　曜汉老祖在季庄要求自己找寻造化之精后就存有疑心，只是难以揣测出其人真实用意，现在感应倏忽生出，立便有了想法，猜测此事一定与其有关。

　　他试着推算了一下，却发现天机混昧，不得要领。

　　他怀疑此间之事应是与那位分神有关，他倒未曾猜到这一位已然入到镜湖之中。只是认为季庄道人或许已是与之有过接触了。

　　实际只要两者之间有了接触，那么距离入界也是不远了，因为那分神现在时时面临元主之神的追索，若是发现一方用以托庇的地界，哪怕很可能被镇压起来，其也一样会选择投入进去的。

　　曜汉老祖寻思许久，其实他乐意见到季庄道人如此做，这样他便可以将界内其余人一同鼓动起来，并设法取代其人。

　　可季庄毕竟是造化之地御主，在镜湖之中天然占有极大优势，在张衍不曾动手的前提下，他也没有办法做得什么事。

　　暗自思忖道：“暂且唯有等下去了。”

　　他相信张衍对此一定也是会有所感应的，就算这一次不动，只要季庄道人继续在此条路上走下去，那么两者之间终究是会爆发冲突的。

　　清寰宫中，张衍忽然睁开眼帘，心中那一股悸然之感愈来愈强烈了，他看向镜湖，问题一定出在这处。

　　他想到一个可能，或许此刻季庄已是将那那位存在的分神接引入了镜湖之中，若是如此，这事已是没有办法阻拦。

　　这里最坏结果是那分神将造化之地吞去，而后回头与元主之神对战，进而出现一个更为强横的存在。

　　对此他倒是做好了准备，现下气、力双身俱成，就算那一位存在再是出现，不外上前与之一战，况且到的那时，他也不会是孤军奋战，那位持剑道人必会出现，取胜把握当也不小。

　　但是季庄到底有什么打算现下还是捉摸不透，其人言称将那分神请入镜湖之中镇压起来，是为了拖延那一位存在复还，这很明显只是一个借口，其背后无疑是有更大图谋。

　　殿上灵光一闪，阵灵化身而出，躬身禀告道：“老爷，司马上真回来了，可要唤他来此么？”

　　张衍颌首道：“请他入殿说话。”

　　不多时，司马权来至大殿之内，稽首道：“见过张殿主。”

　　张衍点首回礼，笑道：“司马道友此行如何？”

　　寻常地界，他意念着落，自能明了一切，只是冥泉宗这一处上界，与恒霄浑天一般，同样有陵幽祖师伟力遮蔽，他若不刻意探查，却也无从知晓里间具体情况。

　　司马权当即将此行经过略作交代，并道：“看守此界的那位同道回言，太上所寻之地亦不知是否存有，只是祖师曾言，有缘者自可去到那里。”

　　张衍听得这句话，稍作推算，却也是碰到一片迷雾，就知这处浑天之后，当是也有一处造化之精藏匿，而陵幽祖师对此应已是有了妥善安排，既然如此，那他不必前去插手了。

　　不过造化之地他可不去理会，但此处浑天则需定合在布须天上，包括其中伟力也必须化解，不然这会妨碍他统御布须天。

　　司马权道：“按照那位看护道友所言，无论祖师哪一脉亲传弟子到此，都可将此界拿去执掌，故是司马随后需回得宗门一趟，将掌门分身请出，看能否做成此事。”

　　张衍微微点头，冥泉宗是九洲宗派，由得此派占据浑天当然是最好，陵幽祖师另外两脉弟子虽此前不曾到过浑天，可现在灵机大兴，使得以往诸多不可能之事变化为可能，这里他倒是可以帮衬冥泉宗一把，便道：“我交给道友的那一枚金符可在？”

　　司马权连忙取出，道：“法符在此。”

　　张衍伸指一点，金符之上有光华闪烁了一下，他道：“可将此符交予宇文掌门。”

　　司马权忙是称谢了一声，将金符收起，一个拜揖，道：“司马便先告辞了。”

　　张衍颌首，道：“道友请便。”

　　就在司马权离去之后未久，神常、青圣等人却是纷纷有神意传来，其等一样感应到了某种不妥，便来他这处问询，他逐一回言，言及此事当与季庄道人所谋之事有关，只是现在究竟事机怎样还无从判别，他们能做之事也是不多，唯有先行等待。

　　镜湖之中，那道人在季庄道人离去后，越是寻思，越是感觉此物熟悉，并且感觉到这东西甚至能补上自己缺漏的一部分。

　　他知道自己在找寻到那物之后，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到时季庄道人很可能就会翻脸将他镇压起来，可同时也在想，一旦得到此物，那么无疑自身将会实力大增，那说不定能把这处造化之地及季庄道人一起吞下。

　　到得那时，元主之神也不见得再是自身对手了，自己可以反过来将之化入己身。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意念凝注于虚寂之中，开始认真搜索起来。

　　他与修士不同，若是自身法力举扬出去，那必会吞夺万物，但他气机却是可以在任意地界遨游，且不会被人察觉，他先前与季庄道人几次交通便是如此。

　　这里唯一能发现他痕迹的，也就只有元主之神了，只现在按照季庄道人所言，其现在未必敢于现身，所以暂时可以忽略。

　　季庄道人离开大殿，来至那处至高法坛之上，对着上方一拜，少顷，虚空之中浮现出来一面玉镜，内中有他形貌显现出来，只是漠然望来，没有丝毫表情。

　　他打一个稽首，道：“我已是将那一位存在分神请入我镜湖之中，大事已是成了一半，只等寻到那物，道友当就可以回来。只是如今我身边无人应和，反而多是心怀不轨之辈，我着实怕当中有什么难以应付之事……”

　　说到这里，他似听到了什么，露出专注之色，过了好长一会儿，才点头道：“情形若是急迫，也唯有一试此法了。”

　　那镜中之人身影逐渐黯淡下去，大镜也是转眼化入虚无之中。

　　季庄道人则是立在台上默默思索。镜中之人建议他使用一门唤作“元源之术”的道法，这门只要施术之人有极大把握把事做成，那么便可绕过一切难关，直接获取结果，最厉害的是，此法是可直接作用到炼神同辈身上的。

　　简而言之，那要分神得以运使此法，只要是一切顺利，那么瞬息之间就可知悉那物下落。

　　只是这里有诸多苛刻条件，一是此法只可用得一次，万一不成，永无可能再用；二是施术之人需对结果有近乎十足的把握，不然最后什么都无法得到不说，连自身都有可能会生出某种难以预计的变化，甚至有极小可能会主动步入虚寂。

　　这法门他先前也是知晓一些的，若非这种种限碍，那他早是以此法找寻那分神了。

　　只是让他犹豫的，却是这里面另一个要求，就是运用此法，需利用造化伟力推动。

　　现在局面还在他控制之中，可要是主动给那分神渡送造化之力，他唯恐事情会失去控制。

　　照理他现在用不着如此急切，可此事一旦拖长，变数也会随之增长，不说布须天那边给他带来的极大压力，就是镜湖之中，其余人一旦知晓这里真实情况，恐怕立刻就要反乱起来。

　　在权衡许久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心意一转，再度来至大殿之内。

　　那道人见他到来，只是瞥了一眼，却没有怎么理会，仍是观望虚寂，搜寻那物所在。

　　季庄道人上来打个稽首，道：“我有一事与道友商议。”

　　那道人言道：“何事？”

　　季庄道人言道：“我知一门道法，可助道友尽快找到那物。”

　　那道人动作一顿，抬头道：“什么办法？”

　　季庄道人当即以神意传言，将那元源之术演示与其知晓。

　　那道人听闻需得借用造化伟力相助，顿觉对自己十分有用，但心中也是有几分怀疑，道：“此法如此有用，想来必有其所限？”

　　季庄道人道：“诚如道友所言，此法有利有弊，故是适合用在危机关头。”

　　那道人马上明白了其人的意思，这就告诉他，镜湖没出问题之前他可以慢慢找寻，但要是出了问题，那么使此道法，运气好的话，就可立刻达成目的。

　　他冷笑一声，道：“何必等到那等时候？”

　　季庄道人惊异看来，道：“道友之意是……”

　　那道人言道：“既有这等道法，那又何必拖延下去，我自认定能找寻到此物，用这道法正是合适。”

　　在入得镜湖之中后，他也是暗自推算观察了一阵，差不多也是了解了此间情况。确如季庄所言，镜湖之中大部分人都与其意见相左，是以他认为自己行踪恐怕没有办法隐瞒多久，到时季庄道人显是会被诸多同辈群起围攻的，那他这里同样也不会安稳，与其匆匆行事，那还不如及早动手。

　　他目光盯向季庄道人，毫不客气道：“尊驾请立刻将那造化伟力借与我一使！”

第一百零七章 虚芒潜沉夺造化

　　季庄道人心中盘算了一下，这件事能快些解决的话，也是有利于他的。尽管将造化伟力借出少许有些风险，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防备，最主要的是，对方显然未曾看出那“元源之术”的真正玄妙。

　　他道：“稍等片刻，调用造化伟力动静太大，我需通传诸位同道一声，免得生出什么误会来，反而不利于我等行事。”

　　那道人看他一眼，知道他为防备自己，需得准备布置后路，道：“那便快一些吧。”

　　季庄道人冲其打一个稽首，便传言于众人，言称稍候要动用一门道法，需会借用造化伟力，叫众人各安其位就好，而在这等时候，又派遣分身去法座之上与镜中之人见了一面，这才收神回来，笑道：“道友且做准备，我这便将造化伟力渡送于你。”

　　那道人冷声道：“这些赘言就不必多说了。”

　　季庄道人没有在乎他的态度，一转意念，顿将造化伟力引来，并往那道人神意之中送渡过去。

　　那道人一感到伟力入身，目中顿时光芒大亮。

　　他现在有一股想要将这些力量吞夺为己有的冲动，不过如此做也没有太大意义，至多也只是提升些微力量而已。况且他也知道，季庄现在只要意念一动，就可将这等伟力断绝，而若能找到那物的话，整个镜湖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资粮，故是强行将这等贪欲忍了下去，转而开始推动那“元源之术”。

　　季庄道人调用造化伟力，这本来就是御主自家之事，可无缘无故如此做，特别还是在诸人心中有了不妥感应之后，却是格外惹人怀疑。

　　壬都道人第一个忍耐不住，他起得神意，与参霄道人言道：“道友，却不知那季庄要做什么？会否可能对我等不利？”

　　参霄道人这时也是难作判断，季庄毕竟是御主，要是真对他们做什么不利之事，恐怕连逃都逃不了，虽这等可能极小，可防万一，仍是不能大意，他稍稍一想，起神意去到玄澈道人那处，道：“道友可是方便言语？”

　　玄澈道人回言道：“道友欲言何事？”

　　参霄道人言道：“道友何必明知故问，那季庄忽然调用造化伟力，说是要动用一门道法，可谁知其目的如何？若无有什么那是最好，可真要有什么……呵呵，道友不妨与我等联手，不求能做何事，只求一个自保便好。”

　　玄澈道人对先前那等感应同样是心存疑虑，参霄这要求并不过分，从眼前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他道：“贫道同意道友之见。”

　　而除了他们这里，曜汉老祖那处同样也是暗中做好了准备，但他不认为是要对界中之人下手，而是推断可能与那分神有了接触，下来就要将其接引入界，为怕张衍过来相扰甚至攻打镜湖所以提先做好一些防备。

　　“元源之术”一旦完成，那么一瞬之间就可获取到施术者想要之物，可此术本身运转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里需得有足够多的造化伟力灌入，且一经开始，就无法停下，不然失败不说，自身本来所需承担的后果一点也不会由此减少。

　　那道人深入此法之后，便感觉自身一沉，仿若又从造化之地中，坠入了虚寂之中。在他感应之中，本来所有物事都是混淆一体的，就好比是一只大染缸，可谓驳杂不堪。

　　可此刻呈现在他面前的，却是条理分明，层次丰富的诸有万物。

　　只是一晃之间，无数现世乃至炼神修士的法力波荡都是开始往下消退，唯有少许物事尚是清晰存在着，这等情形，就好似潮流退去，河底砂石暴露出来一般，可他由此也是发现，这里未曾见过的东西远比他原来所认为的还要多，只是以往倾夺诸有之时都是一气吞没，所以并不会去加以区别。

　　随着功法继续推进，这些物事被一层层剥离出去，而他自身意念，也是在逐渐去向那物最终之所在。

　　只是感觉之中，这过程比他想象的还要漫长。

　　开始他还有心去瞧那些被层层剥离而去物事，可他毕竟非是修士，只需吞夺诸有就可使能为提升，根本用不着参悟大道妙理，故是很快就对这些失去了兴趣，只是小心维持道法，等待着那最后结果出现。

　　他只觉眼前事物剥离越来越疾，越来越快，到了后来，此势终于有所减缓，好似一切都是停滞，连他也难以分辨出来，究竟是所看到的东西超越了自身层次，再也难以观察，还是确然顿止了下来。

　　而就在这等时候，忽然有一点金光浮现，向着周外绽放无穷琉璃之色。

　　他精神大振，死死盯着那里。

　　很快，一朵莲花虚影映入到他神意之中。

　　这时他已然看得十分清楚，此物似静似动，似旋似止，莲瓣数目根本难以分得清楚。

　　“果然是此物！”

　　在见到这东西的那一刻，他便莫名知晓了其来历。

　　此物可唤作“造化宝莲”，当年诸位大德各是持有一朵，但无人知晓这东西是如何来的，或许那些大德有了此物才得以成为大德，也或许此便是大德本身。

　　而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就有宝莲散落于虚寂之中，现在尚难以确认这些宝莲就是那些大德原先所持，还是重又孕生出来的。

　　可不管如何，只要夺得了此物，那么季庄等辈反掌之间就可压下，就算其能借用造化伟力也一样不会是他对手。

　　最重要的是，得了这宝莲之力后，就再也无需畏惧元主之神了。

　　他试着将意识攀附上去，可是旋即发现，自己并不能做到这等事，心下一转念，便是明白，自己现下当只是单纯看到了此物，实际上彼此仍是相互隔开，就如同凡人看到画中奇物一般，只能赏观，却无法将之取了出来一般。

　　这里原因应该是元源之术还没有推动结束，这里仍是需要更多造化伟力，便对季庄道人言道：“我需更多伟力。”

　　季庄道人深深看他一眼，再是默默一运，便就调用更多伟力上来，送渡给其运使。

　　那道人得了源源不断而来的伟力支撑，渐渐能感觉自己与那物的隔阂正在消失，但他却是变得十分小心，他能感觉到，拿取这宝莲的机会只得一次，若是错过，自己便永无可能再到得这里了。

　　待得那层阻碍彻底消失之后，他毫不犹豫将自身意识附和上去，却是准备将之夺为己有。

　　而将此物交给季庄道人，他却是从来未曾想过。

　　此举也不算违反之前诺言，他答应过季庄，只是负责将此物找到，至于之后如何，却是从来没有过任何约定。

　　只是他方才将自身意念往宝莲之上挨去，就蓦然觉察到了不对，他发现自己竟然在与那宝莲逐渐远离，这是因为那本来送渡给他的造化伟力正在减弱，立时意识到，或许季庄道人察觉到了他的举动。

　　且他发现，自己并没有从此中彻底退了出去，这时若有所觉，猛一转身，却见季庄道人竟是出现在了自身背后。

　　季庄人淡笑道：“知晓为何我拜托道友找寻此物，而未曾拜托你将之取拿出来么？此是因我只需你指明此宝落处便可，下来之事，当可由我自家来为。”说话之间，他已是向那宝莲飘去。

　　那道人眼睁睁看着其人身影没入到那宝莲之中，下一刻，只觉无边伟力涌来，再是轰然一震，恍惚之间，已是被从神意之中强行逐了出来。

　　他双目一厉，身上法力一起，只是还未等他再有什么动作，大殿之内无数禁制忽然涌动裹来，就将他生生压下，正待再动，却是动作一顿，对面季庄道人同样也是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此刻正似笑非笑望着他，随后一托手掌，其上却已是多了一盏金莲，并叹道：“若是道友方才能不生贪念，不定我下来能好生招待道友，也不必如此互为敌视了。”

　　那道人哼了一声，虽是此事未成成功，心中有些不甘，可季庄道人又能将他如何？

　　他只是那一位存在的分神而已，若是因此消亡，也不会归入永寂，只会再度归回元主之神，所以最差结果也不过是将他镇压起来罢了。

　　季庄道人在望有那宝莲片刻之后，就一甩袖，霎时间，周围场景立生变化。

　　那道人蓦然发现，自己已是被从大殿之中移了出来，来至一座法座之上，周围空空荡荡，无物驻存。

　　季庄道人这时一步步上得最高处，并对着法座上端一拜，便见前方烟雾聚来，自虚无中浮现出一面玉镜，片刻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影似自极远处走到近前，神情冷漠无比，其形貌看去却是与他一模一样。

　　季庄道人恭敬道：“道友，那造化宝莲已是寻到。”他将宝莲往上一托，对着玉镜再是一拜，并道：“恭请道友归来。”

　　那镜中季庄望了一眼那宝莲，便见此物忽忽飘起，没入玉镜之内，随即其往前一个迈步，竟已是从玉镜中走了出来！

第一百零八章 治平衡世不使缺

　　那镜中之人步出来之后，季庄道人也是走了上去，两人身上同时亮起一道白光，而后在那道人目光之中倏尔合为一人。

　　那道人看见这一幕，既惊且异，试着辨别了一下那气机，发现渊深无匹，并与他识忆之中所知晓的大德之象极为相似，想到这里，不禁心头大震，连面色也是变了。

　　可下一刻，他却发现了不对。

　　他现在虽只是一具分神，可该有的认知一样也是不缺，作为大德之寄托，他也是清楚大德之能的，在造化之精破碎后，昔日大德要想回得虚寂可谓千难万难，譬如他背后那元主之神，在完满之时，就需灭尽诸有，偿还原来补欠，这才能使得背后那一位大德归来。

　　而造化宝莲固然厉害，可他却不信凭季庄先前所表现出来的本事便能全取到手，所以事情绝无可能这般简单，或许这位的确是大德显化入世，但眼前归来的应当只是其一部分力量。

　　季庄道人没有理会他，而是抬袖一托，将那造化宝莲再度取出，随后他起手在上轻抚一下，便见光华绽开，整个镜湖之中顿被一层金光流气笼罩，但只一瞬之后，光华就又消散，随后这造化之地内似又多了某种莫测变化。

　　那道人这时忍不住道：“你究竟何人？”

　　季庄道人淡然看他一眼，不曾说话，将手中宝莲朝他一晃，霎时间，一道金光自上放出，并照落过来。

　　那道人忽觉不对，只觉自己身躯变得虚虚荡荡，看去好似要从世上消失一般，他顿时惊怒不已，以为是要将自己直接打灭，便大声道：“若我不存，你莫非不怕元主之神复还回来么？”

　　季庄道人只是面无表情站在那里。

　　过有一会儿，那道人却又发现，对方并不是要将他杀灭，而似用了某一种道术，使他此刻介于虚无与存有之间，与所见诸物之间凭空多了一层隔阂，这等感觉，就似在神意之中初见宝莲一般，只能观望却不能挨近。

　　季庄道人再是一指，轰隆一声，那道人整个沉陷入法座之下，疏忽没了踪影。

　　做完此事之后，他就将那宝莲收了起来，脚下一迈，已是从法座之上离开，来至大殿之内，身上法力只是向外一张，殿内就有异声大音响起，犹如磬钟敲响，悠悠传荡出去。

　　张衍站在聚议大殿之内，负袖看着虚寂之中。

　　就在方才那造化宝莲照在那道人身上的一瞬间，他便有了一种强烈感应，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必然已是入到镜湖之中。

　　除非他自己能够攻入镜湖之内，否则这事终究是阻止不了的。

　　可就算能将镜湖打破，反会带来更多难以预测的后果，譬如那一位存在趁势而来，再如季庄暗藏的后手，又或者曜汉老祖的谋划，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之前他只是尽量拖延，并先行壮大自己实力，尽力做好此事到来的准备。

　　他心念一转，已是来至那聚议大殿之内，对真灵吩咐道：“你持我符诏，去把诸位道友请来。”

　　未有多久，青圣、神常、神常童子、簪元、尘姝、銮方、秉空等人都是来到了大殿之上，除却神常童子之外，个个都是神情严肃。

　　他们方才都是感觉到了布须天外产生莫大异动，并且这一次明确知晓是落在镜湖那处，如今布须天与此辈亦友亦敌，在对付那一位存在的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可前提是季庄道人不曾越线，否则后果难料，不定还会因此引动两家之战。

　　众人在见得张衍之后，先是互相问礼，随后各安其座。

　　张衍道：“今请诸位道友来此，是为那镜湖之中莫名变动，那季庄道人一直便以镇压那位存在分神为借口，想将之引入造化之地内，故贫道几回都是出手相阻，只是如今看来，其人或已是得逞此事。”

　　神常道人神情微变，心怀忧虑道：“我等先前感应到些许不妥，莫非是那分神脱离镇压，反乱起来了？”

　　青圣道人冷笑不已。而其余人也是心中沉沉。

　　谁都清楚将那一位存在引入造化之地的危险，万一其吞夺了这方造化之地，那么必将实力大增，关键是这一位分神就算得了这等好处，也一样不是那一位存在的对手，所以最后其实是壮大了那位存在的实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又要与这一位交锋了，且这次许将是比上回所见更为强横。

　　张衍却是摆了摆手，道：“如今情形，应该非是如此。”

　　要是出现分神脱离镇压的情况，那么眼下这镜湖绝然不会似表面看去这么平静，因为双方不管是对抗还是吞夺，那造化伟力一定是会被调用起来的，他身为一方御主，却并没有察觉到这等动静，局势应仍在季庄控制之中。

　　且不论这些，那一位存在一直在追索被斩分神，若察觉到这里变动乃是分神得利，一定是会第一时刻赶过来的，可现在未见其至，也足以证明这是镜湖内部之变，两相印证之下，当就是季庄道人长久以来的谋划成功了。

　　他将自己推断一说，众人想过之后，也是纷纷点头。

　　簪元道人皱眉沉思，道：“这位季庄道友为把那分神引来，可谓费尽心思，我却不信他当真是为了此事，这背后肯定另有图谋，只是难猜其到底要想做何事。”

　　张衍略一思索，道：“此刻也不必妄测，只消等候下去，相信便能知晓情由了。”

　　曜汉老祖等人此刻忽然闻得异声响起，立刻便知这是季庄道人在召他们所有人上殿议事。

　　诸人也是察觉到了方才镜湖之中的变动，心中也是惊异，吃不准到底发生了何事，所以相互之间提醒了几句，这才联袂往往议事所在而来。

　　众人到了正殿之上，随后便见季庄道人坐于法座之上，身后有一轮白茫茫的光华，看去像是一面玉镜，但仔细看时，却是虚虚荡荡，似有若无。

　　曜汉老祖眼睛眯了起来。

　　炼神修士之间并非凭借相貌观人，而是法力气机，此刻看去，季庄与原来相比，却是有些似是而非。

　　不仅是他，在场众人也是同样有这等感觉。

　　他们能够看得出来，或许座上这一位已不是原来那人了，此间定然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变化，再联想到之前这位一直想把那位存在的分神请入界中，心中不由多了几分怀疑，俱是暗暗提高了警惕。

　　季庄道人却言道：“诸位道友且请安坐。”

　　众人互相看了看，都是依次坐下。

　　季庄道人语声平缓道：“诸位莫要疑虑，方才我动以道术，是为觉悟本来，而今功成，却已是自寂中归返，故才气机有所变化。”

　　“自寂中归返？”

　　在座之人自不难理解此语，又忍不住向季庄看去，莫非这一位原来乃是大德化身不成？一时之间，却是有些难以相信。

　　季庄道人则继续言道：“今请诸位来此，却是因为我昔日一位道友寄意于外，意图倾灭诸有以求解脱，然诸有万物，自循其道，不可因利己而妄动，当年造化之精破灭已是一错，岂可再犯？故我便舍了往日情面，也当断其归途！”

　　众人都是心头一凛，听这一位言语，果然不再是他们之前所见那位季庄了，而好似是某一位大德借托归返。

　　可虽是生出了这等念头，他们心中仍有疑惑未释，大德若归，那诸有诸常一定会被惊动，而方才所感虽是令他们心悸，可远还未至那等地步。

　　参霄道人在座上打一个稽首，问道：“那不知道友欲要如何做？那一位存在上回虽被分斩神元，可其若躲避不出，我等也寻之不见，不久之前，其已是吞夺回了一具分神，另一具虽仍是逃遁在外，但看去却也逍遥不了多久，等到还复回来，怕诸有万世仍将为其所侵害。”

　　季庄道人言道：“此事我之前已是道明，只要诸位止步于此，不再过问上法，现世生灵不再攀求大道，那么则可使那一位永不复现。”

　　说到这里，他一挥袖，众人便见远处升起一座台座，那里面囚禁有一名道人，由于气机独特，所以立便认出，这是那一位存在的分神，这一下所有人都是露出惊容。

　　季庄道人言道：“诸位稍安勿躁，此人被我施术镇压在此，已是与现世诸有分离，莫说他无可能再脱身出来，便是这封禁被解，只要我道法未曾消磨化尽，便无可能被元主之神吞夺回去。”

　　他看向座下，身后光华似又亮起，声音贯入所有人心神之中，沉声问道：“现下只问，诸位是否愿遵从我之建言？”

　　众人感此威势，顿时心中凛凛。

　　曜汉老祖自入座之后，便一直望着季庄道人，这时一笑，建言道：“只我断绝，怕是不妥，如道友以往所言，这必得布须天同道一并赞同方是可行。”

　　季庄道人点头言道：“曜汉道友所言甚是，此事亦是涉及布须天诸位道友，该当一并唤来商议此事，那便劳烦道友前去相请了。”

第一百零九章 邀来论法争世机

　　曜汉老祖出得镜湖，循气而来，须臾就到了布须天之前，打个稽首，道：“道友可在，我奉镜主之谕前来传言。”

　　张衍一直留意镜湖一切动静，此刻见得其人到来，笑了一笑，对座上其余人言道：“终是来了。”

　　他心意一转，放得一缕分身至外，还礼道：“季庄道友又有何言？”

　　曜汉老祖道：“却是有关那一位存在之事，季庄道友似已有了解决之法，便使我来邀得道友与布须天众位道友前去一叙。”

　　张衍淡笑一下，道：“季庄道友此前说是请得那一位存在分神入界，并镇压起来，如此可阻其复还，先前异象频出，今又遣道友来此，看来此事已是做成了。”

　　曜汉老祖道：“季庄道友做事向来独断专行，我等不过是托庇于他门下而已，岂得自专？更何况……”言及此处，他呵呵一笑，道：“季庄道友恐怕再非之前的季庄道友了，其言称已然觉悟自我，身从寂中归来，俨然大德作派，他要如何做，自是一言可断，根本无需照拂我辈情面。”

　　张衍目光微闪了一下，若是曜汉老祖这话为真，那么先前预感就可得以解释了，假设季庄本为大德，其一切作为，想必就是如那一位存在背后的那位大德一般，很可能是想将自己力量再度牵引回来。

　　不过其应当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以大德之能，根本无需来请他们前去商量，直接以力压平一切就是了。

　　其实从心底而言，他是乐意见到上境修士的，因为如此一来，他或许可以从其等身上借鉴到攀升之门，而不是一直走在解化未见未知的道途之上。待这些念头转过，他便开口道：“那便请道友稍等片刻，待我与一众道友略作商量，再予回言。”

　　曜汉老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请便。”

　　张衍意识转回到正身之上，便告知众人曜汉老祖此回乃是受季庄道人之托前来相请。

　　神常道人言道：“道友以为我等该是如何？”

　　张衍道：“方才曜汉说了不少，只是到底情况如何，不应听其一人之言，唯有过去那处才是知晓，既然季庄明言请得我等前往，那诸位不妨随我同去。”

　　青圣、神常等人都是点头，皆道：“愿随道友一行。”

　　议定之后，众人意念一动，皆是化出一具分身，出得布须天。

　　张衍因为气、力双身已合，所以此刻这分身却是与其余炼神修士大为不同，只是若非他愿意，旁人却是无法看出真正玄秘，只会以为是他运使道法加以遮掩了。

　　曜汉老祖见得众人现身，打一个稽首，道：“诸位道友请随我来。”

　　随即带领众人循气机而去，很快到了镜湖之外。

　　曜汉老祖往下一落，张衍也是摆袖而下，众人同样跟来，却觉一个恍惚，发现自己感应似被夺去一般。

　　仿佛过去许久之后，众人方才醒觉过来，不过他们虽只是分身到来，可一入此间，却也引动了些许法力波荡。

　　照理来说，炼神修士彼此交融对抗，都能得悉一些东西，可现在却是发现了不同之处。

　　这里好似有一股力量护持住了镜湖修士，使得自身法力过去，只是接触到空空荡荡的一片，什么东西都未能反照入身，反而自身有许多本欲遮藏的东西都是不经意间泄露出去，所幸他们只是分身，就算这些都是为人所知，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张衍同样察觉到了这等异样，他不动声色，一运力道之身，将一应玄妙显化都是封藏起来，不致被人窥见。

　　曜汉老祖却是对这一切视若不见，他在前引路，招呼布须天一行人前行，不一会儿，就来至一座大殿之外，无需通禀，众人就直接被请入进去。

　　张衍当先行走，来至大殿之上，一抬眼目，便见季庄道人坐于主位，他默默一感，却见其身若顽金，法力空空荡荡，并无一丝一毫可为自身所借鉴。

　　神常、青圣等人此前并未见过季庄，只是感觉其人气机与寻常炼神修士大为不同，极是深湛难测，且其人背后，似有一团莫名白光，仔细看时，却又难以看清。

　　季庄道人目光移到张衍身上，却发现难以看透后者身上那一层遮掩，神情略微有了些变化，他自座上站起，打一个稽首，言：“玄元道友有礼了。”

　　张衍笑了一笑，还得一礼，看向座上道：“不知此刻该是如何称呼尊驾？”

　　众人都是露出了留神之色，虽然这只是短短一问，可却是点在了关节之上。

　　他们都是知道，此刻季庄道人身上已是有了大德寄托，只是未曾弄明白，现在自己所面对的，究竟仍是那季庄本人，还是那归来之大德。

　　季庄道人沉默一下，才道：“道友现下还是唤我季庄便可。”

　　众人听他仍是沿用季庄之名，心中莫名一松，说明这位意识仍是占据主导，毕竟大德委实太过渺远难测，也不知会有什么手段，他们谁都不想真正面对。

　　张衍目光微动，除开面前这一位，他道行功行可谓高过周围任何一人，却是能够从这言语之中听出更多，实际季庄道人仍是季庄，只是融合了那大德伟力入体，可也如他所料，这并不得以完全，那么其人所求，下一步或许就是渴求伟力圆满了。

　　季庄道人这时作势一请，道：“诸位道友远来，还请落座说话。”

　　张衍谢过，就在其人对面落座下来，而布须天之人，也是纷纷入得他身后客位。

　　季庄道人先是伸手一指，道：“道友且看那处。”

　　张衍随他指向看去，见那里有一方台座，而底下镇压着一个虚浮不定的身影。

　　当初那持剑道人分斩那一位存在神元之时，他就在近前，故是一眼认出，这便是其中一具分神，此僚现下正被一种特殊手段所禁，无法脱身出来。

　　季庄道人言道：“不久之前，我已将这分神擒下，镇压在此，又以道法拘束，如此其当不致再被那神主吞去了。”说着，他又叹道：“我先前曾数次去书道友处，说是可将这一位分神镇压，奈何道友却是不信，还数次阻我行事，如今当可证我当时所言不虚了。”

　　张衍淡笑一下，道：“道友既能觉悟自身，拥大德之能，那又为何不早早明言？”

　　季庄道人叹了一声，道：“非我不愿言，实我所行之事，有逆反天数之嫌，故是怕说出之后，又引动莫测变化，到时可能再也无法归来。”

　　张衍道：“道友今既得复伟力，又出手封镇此僚，想来对那一位之事已是有了妥善安排。”

　　季庄道人言道：“这便是今日请玄元道友与布须天诸位道友来此的缘故了。”

　　张衍微一点头，道：“道友请言。”

　　季庄道人言道：“自那一位道友寄意于外之后，其意念便开始侵吞诸有之事，我自认乃是护道之人，原本造化之精崩毁，已是我等过错，现在不能再坐视其坏得万事万物，故我仍需行先前之策。”

　　他看了看左右，最后又望向张衍，道：“唯有我辈折道断法，方可不使那位道友回来。”

　　张衍一挑眉，以往季庄道人曾暗示那一位存在乃是诸多大德意念所寄，后来他找得那持剑道人，推断做得此事当是只有一位，现在听其言语，倒是明确此事了。

　　青圣道人这时哼了一声。

　　季庄道人立时留意到了，望了过去，道：“这位道友有何言？”

　　青圣道人于座上发声道：“道友如此作为，岂不是要断我修行之路？”

　　季庄道人摇头道：“非是这般，若不是有凶险在前，我又何必强行来管诸位修行呢？而与被迫入永寂之中相比，长驻衡虚岂不是一个上好选择？”

　　青圣道人言道：“道友却不曾说，玄元道友曾击败那一位，并有分斩神元之举，为何不想着以力降伏，而是步步退缩？”

　　季庄道人道：“此话我亦说过，能得一次胜，不能次次胜，纵被分斩神元，其势亦在上升，此等资粮，就在诸位身上，就在亿万现世之中，终有一日，其会超迈我等之上，乃至阻无可阻。”

　　神常道人见青圣开口，沉吟一下，在座上打一个稽首，道：“可否容在下说一言。”

　　季庄道人客气言道：“今请诸位道友来此，便为商议，有话尽可直言。”

　　神常道人称谢一声，道：“在下有一问，道友既悟自我，料想神通法力已远在我辈之上，莫非以道友之能，也无法阻止那一位么？”

　　季庄道人摇头道：“我如今只是回得一部分法力，并不完全，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避免诸有遭劫，且那一位道友当年所留手段可不止这些，这里唯有斩断源头才是上策，更何况……”说到这里，他环顾在座之人，“说一句难听之言，我虽有回护诸有之心，并也愿意为此竭尽所能，可若那位道友当真回来，实则与我妨碍也是不大，反而于诸位有损，故是这里还是需得诸位出力自救。”

第一百一十章 造化宝莲阻天途

　　众人听得季庄道人这番言语，都是心中一震。

　　季庄这分明就是告诉他们，要是不想诸有崩毁，唯有他们自家出力维护，不用太过指望其人，且若是其人见事情实在不可为，那么也不会死命阻拦，或许会放任那一位行事。

　　张衍淡笑一下，他却不认为如此，季庄这番话半真半假，其人千方百计回得此间，又把他们一同唤来商量，这般郑重其事，哪可能说弃就弃？

　　况且此中目的也不会像是其人所言一般是为了护持诸有，当是另有所图。

　　簪元道人在座下想了一想，向着季庄道人打个稽首，神色严肃道：“在下只问一句，若我等按道友所言，确然能阻住那位归来么？”

　　季庄道人也是神色一正，道：“天机变数，便是大德也不能尽数看透，否则也不会有造化之精破灭一事，不过诸位若按我意行事，只要我在一日，便可确保那寄托神意无法再做那倾灭诸有之事。”

　　簪元默默点头，又是一礼，便不再言语了。

　　季庄道人这时看向张衍，等着后者回复。

　　他自己身为御主，十分清楚，只要张衍这位布须天御主开口答应，那么其余人意见根本无关紧要。

　　玄澈、参霄等人也是望了过来，其实他们心中也同样不赞同此事，但托庇在镜湖之中，他们也是明哲保身，不可能直言反对，可要是张衍不答应，那么此事自便无法做成了，且压力也都能被张衍扛了过去。

　　张衍考虑了一下，他很明白，若是当真不愿按照季庄道人建言行事，那么下来两家多半是会掀起一场斗战。

　　对此他倒是无惧，正如此前所想，对方毕竟并非真正大德，还没有到力压一切的地步。

　　只是他有种感应，直接开战，并非最好选择，这里恐怕有极大妨碍，且这妨碍当并非来自季庄本身，而是来自于他处。

　　他深思了一会儿，又再试着加以推算了一下，心中已是有了计较。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做出决断，而是决定先问一问诸人意见，毕竟他曾正面击败那一位存在，与之因果已断，并不受这等做法的拘束，真正受损之人其实托庇于布须天的这些同道。

　　当下一转神意，遁入莫名。

　　下一刻，托庇布须天之下的诸修也是一个个出现在此。

　　张衍待人齐全，便道：“诸位如何看待此事？”

　　青圣道人先自言道：“道友，万万不可应下此事，季庄既然自承奈何不得那一位，手段也不过如此，那又何必理会其人言语？大不了一战罢了。”

　　簪元道人连连摇头，道：“道友此言差矣。大德之能，非我所能妄断，季庄其人底细不明，再又有那一位存在时刻在外觊觎，局面复杂繁复，镜湖之人都还未曾说什么，我等又岂能轻易言战？”

　　青圣道人看了一眼周围，见其他人都不开口，冷笑道：“诸位以为我是意气用事不成，我方才暗中查看，镜湖之中那些同道对此也颇是不满，可见人心并不在季庄那一方，若能说动他们投向我等，合我众人之力，未必就怕了其人。”

　　銮方出言附和道：“道友之言不无道理，其他人且不说，那曜汉心思深沉，我曾与之打过数次交道，我敢言其必有所谋，只是现下无人挑头，不敢跳出来罢了，若我与季庄斗战起来，其必暗中呼应。”

　　神常道人在那里深思许久，这时缓缓道：“诸位道友，我以为此事可以答应。”

　　青圣道人盯着他道：“道友也是逐求大道之人，莫非见敌势大，心中起怯，就想就此弃了道途么？”

　　神常道人言道：“非是如此，而是另有考量。”

　　他看向诸人，道：“诸位听我一言，天机常转，又岂能恒固不移？其人亲口承认难以算尽天机，若想就此隔断诸位道业，永无革变，那是绝无可能之事，我等眼下实则不必与他冲突，大可应下，而后耐心等待，必有乾坤易数之日。”

　　张衍微微颌首，他与那持剑道人交谈时，对方同样也是这般认为，季庄道人想要永远维持如其口中所言的那般格局，那是绝无可能的。

　　想来季庄也不可能不知这个道理，所以他猜测，应该是其想做得什么，只是不希望这等时候有另一个大德进来搅局，这才对此事如此上心，而待其目的达成，肯定会将此抛却一边。

　　簪元道人这时也是开口赞同，道：“虽不知那季庄道人有何等能耐，可是我若起争，胜负先是不说，反是给了那位存在机会，倒不如权且应允，待天变再动，再说在座诸位，皆是永恒常在，无生无死，当真就差这些时候么？”

　　尘姝也道：“奴家以为，那位自称大德，又请我们来此，怎么也该是有倚仗在手的，不管是争是和，都要小心。”

　　张衍把首转向另一边，看向一直在那里咬着指头的神常童子，笑了一笑，道：“道友如何看？”

　　神常童子连连摇头道：“无用，无用。”

　　众人都是面面相觑，不知他所言之无用究竟是争斗无用还是言和无用。

　　张衍略一思索，随后微微一笑，显然是听明白神常童子的意思了。

　　青圣道人冷嗤一声，看向道：“道友如何说？”

　　张衍看向诸人道：“贫道其实有心与之一战，此人自称大德，那么或能他从身上窥见上乘道法，那于我乃至于诸位都不无好处，且銮方道友说得也是不错，曜汉那人，数次传书于我，要我与他一同谋夺镜湖，是故季庄之下人心不定也当属实。”

　　言及此处，他略略一顿，又道：“尘姝道友方才言其人身上或有倚仗，这倒非是妄言，我亦有此感，后又做了一番推算，我疑就是不答应此事，恐怕也阻止不了季庄封绝诸位道途之举。”

　　众人都是一惊，尘姝所言他们可以不放在心上，可是张衍无疑在他们之中功行最高，且又是数处造化之地的御主，其若有感，那当是十分可信的。

　　张衍又言：“诸位稍安，究竟是战是和，待我与季庄交谈一番再言。”

　　众人打一个稽首，皆道：“全凭道友作主。”

　　张衍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目光望向座上。

　　方才众人各抒己见，并把多数可能引动之事都是提到了，可却并没有涉及另一个问题。

　　季庄道人现在既要炼神修士停下修持，同时也要求现世之中诸多生灵不再攀求大道。或者在这些同辈眼中，现世生灭不过一瞬，那里面生灵念动即有，念去即无，自是不用放在眼中，可他身为布须天御主，又有宗门及诸多后辈门人，岂有弃而不顾之理？自需为其等讨一个交代！

　　季庄道人这时也是看来，不过其并没有说话，而是将自身神意渡来。

　　张衍有感，知晓他是要与自己单独对言，当即心念一转，将自身神意迎上。两人也是遁入莫名之地。

　　季庄道人问道：“道友之意如何？”

　　张衍负袖言道：“道友当是知道，我辈所求，不外大道而已，恐无有几人愿意如此委曲求全，道友若无什么手段，那我两家之间无可避免将有一争。”

　　季庄道人略作沉默，随后一抬袖，却见他将一朵宝莲托了出来，便在这莫名之地内，也无法掩下其上金光。

　　张衍目光微闪，在这莫名之中，神意互相交融，立时知晓了此为何物，且更能看清楚其中所含威能，他道：“原来道友据有此物。”

　　季庄道人言道：“我有这造化宝莲在手，不管道友是否同意，我只需催动其力，定能使事机顺我心意，便道友法力再高，也无从阻碍。”

　　张衍知他说得是实言，从他方才所见所知来看，这造化宝莲哪怕不用在斗战之中，只消发动起来，便能轻而易举阻人道途，所以季庄道人这番话并非夸言，其人的确是能做到这等事。

　　只炼神修士若是自家不肯放弃，仍是追求上境，并一直与之较劲的话，那么其却也需分出一部分力量进行对抗。

　　故他判断，其人应该还想利用这宝莲做什么事，所以并不想自己力量被平白牵扯在此。

　　他考虑了一下，既然对方亮出此宝，现在与之争斗已是没有什么意义了，若是没有与之对等的宝物，他并无法遏制其所为。

　　他道：“既然道友有此物，贫道自会向诸位道友说明情由。”

　　季庄道人此时神情一缓，他方才不在殿上拿出造化宝莲，而是私下示予张衍观看，就是不想让后者认为自己有逼迫之意，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将事情弄巧成拙。

　　正如张衍所料，他下来拿此物有大用，并不想将气力白白耗费在此事之上，能以平和手段解决，那方是最好。

　　他道：“那我与道友便如此约定了。”

　　张衍摇了摇头，道：“道友莫非忘了，还有一事需做解决。”

　　季庄道人哦了一声，看了看他，道：“道友请讲。”

　　张衍目光迎上，道：“道友欲为之事，不止涉及诸多同道，还有那断绝现世道法之论，此又该如何说？”

第一百一十一章 封固道法绝上境

　　季庄道人不禁有些意外，望了张衍一眼，看去似乎是没想到张衍竟是在乎这等事，他沉吟一下，道：“不知道友对此有何建言？”

　　张衍眼眸深处幽芒隐动，旋又消去，自他气、力双身合一之后，感应之能远超以往，能轻易窥见到以往不可知之处。方才却是敏锐感觉到，季庄道人表面看去对此事并不在意，可实际却很是着紧此事。

　　他立刻盘算起来，莫非这才是其人真正目的不成？

　　他不禁想到，当年太冥、鸿翮、曜汉、陵幽四位祖师皆是在九洲之上留下了道统，从后来所留下的浑天来看，这几位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推动后人攀登上境，再用其力与己牵引，继而重返归来。

　　当然，前提是这四位祖师都是受了造化之精破碎牵连，到底事情是不是这样，舍季庄不提，真正大德他一个也未曾见过，所以无法下得定论。但假设这一点为真，那么季庄是否想借此机会顺势断绝所有大德归来之路呢？

　　这是很有可能的，假设其人还有意造化之精，那么一人独享总好过众人分享。

　　只是无论季庄这名大德究竟还剩下多少力量，其人看待诸物的目光无疑是站在更高处的，而未曾到此层次之人则难以看到全部，所以此事他唯有先按照自身想法来为，于是他道：“若是道友要阻断诸世生灵道途，贫道恐是难以答应。”

　　季庄道人问道：“这是为何？”

　　张衍道：“我为布须天御主，此方造化之地有现世附着其上，可谓常存不灭，我有不少后辈弟子驻落此间，废其等道法之举，非我所愿见得。”

　　季庄道人点头道：“原是这个原因，是我思虑不周了。”

　　这等事也只有造化之地御主才有，通常现世无得攀附，在所有炼神修士眼中都是一瞬即灭，而攀附在造化之地上的现世则是不同，造化之地不亡，那么现世自可一直长存下去。

　　他考虑了一下，道：“也罢，百步之行已九十，不妨给道友一个情面，而今布须天中那些个修道之人可从此列之中划去，只是此后不得再入炼神之境，只是过后之人，不得再追循前人道法，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念头数转，从如今布须天来看，不管旦易、傅青名还是乙道人，亦或是万阙，因为本身根底所限，都是没有入得炼神之境的指望，所以这一条限制对他们实际没有什么意义。

　　而山海诸派之中，连真阳元尊也无有一个，更遑论炼神太上了，说不定等到他找寻到对抗造化宝莲的方法时，连真阳之境都还没人成就。

　　不过重点不是在这里，现在他更能肯定，季庄的确很是重视此事，那不得追寻前人道法那一说更是十分值得玩味。

　　何为前人道法？

　　从大处讲，气道才是前人道法，力道也勉强可算，而法道则不在此列，因为这一脉路数只是道理上存在此等可能，成就者从道而行，不尊前人。

　　而从小处讲，我若再造一门法门，但与前人之法全然不同，想必也是不在此列了，他感觉季庄名义之上是看他脸面退让，实际上就是想在这里面做文章。

　　他今次若不提此事，其自是想要如何摆弄便如何摆弄，根本不会来解释这些。

　　不过关于那后人之路，他也同样有一番想法。

　　念转至此，他道：“那此事道友准备如何施为？”

　　季庄道人言道：“现世无数，生灭不定，我辈纵然超脱其上，可也难以处处兼顾，我当以造化宝莲渡之，此中只需道友不做妨碍便好。”

　　张衍微微点头，看得出来，这与遏制诸人修持是一个道理，要是其人做此事时有炼神大能与之作对，那么就算可以做成，也会被牵扯到一部分力量，而其为避免这等事，所以才会这般好说话。

　　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只要有足够力量牵扯住其人，是可以阻碍此事的。

　　季庄道人这时打一个稽首，道：“我这里有一事，也需拜托道友。虚寂之中定有躲藏起来的造化宝灵，此辈或会与我对抗，若其四处躲避，或是意图托庇入布须天中时，望道友能够将之拒之门外。”

　　张衍淡声道：“这等未明之事，言之过早，若届时当真遇到，可再另行商议。”

　　季庄道人看他一眼，却是没有继续纠缠此事，道：“今我与道友定规矩，来日若得利，当与道友同享，不过我知口说无凭……”他伸手一摘，自造化宝莲之上摘下一片莲瓣，往前渡送过来，“我以此为凭信，若不遵诺，此宝便难得完全了。”

　　张衍略一思索，什么难得完全，他是根本不信的，季庄绝不会将这么大的把柄送到他手里，如此做不过为安他之心罢了，此物一定是有办法收回去的。

　　想必其人自己心中明白，空口约定不过一纸空文，随时是可以推翻的，所以以此物来让他不作反悔。

　　等到将来事情一成，那定然不会再遵从这些了。

　　其实他同样也不准备遵守此约，他不知道季庄究竟要做什么，做成此事又需得多久，可定然不会有利于他。所以尽快要在其人成事之前找寻到能与之对抗的物事。而在此之前，可以暂时不动，于是一摆袖，就将那莲瓣收入进来。

　　季庄道人见他收下此物，心中一定，他打个稽首，身躯便是消散不见，却已是遁出莫名之地。

　　张衍却没有自神意之中退出，而是起意相召，把神常、簪元等人再度唤入进来，随后便将季庄道人坐拥造化宝莲一事告知诸人，末了他言：“以贫道看来，其实诸位也不必将此事看得太重，因为我若想要破局，那么随时可以翻脸动手，此中关键在于造化宝莲，若无有对抗之物，那么便与其人搏战，也无必胜把握，可先设法找寻对抗之法，若得缘法，再与之一争不迟，不知诸位道友是何意思？”

　　季庄道人说是会用造化宝莲遏制住众修上进之路，可其实对托庇在布须天的这些炼神修士来说，影响远没有那么大。

　　不说渺不可测的三重上境，就算想攀升入二重境，都没有那么容易。就算是他，当初也是借助了祖师伟力还有与那一位存在的斗战机缘方过此关门。

　　众人若能轻易过去这一境关，早便踏过去了，也不会等到现在了。所以眼下就算斩断机缘，实际与先前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有人这时都是思索起来，没想到季庄手中还有造化宝莲这等东西。此宝究竟有何威能，现在谁人都不清楚，仅从季庄先前透露出来的些许手段来看，已是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定然还不是全部，在没有搞清楚之前，贸然动手显然是不合适的。

　　銮方、秉空二人对视一眼，当先表明态度，道：“我等无有异议，无论是战是和，都听道友安排。”

　　他们看得很清楚，要是没有张衍在前面顶着，季庄道人又岂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今朝也不可能这般来好好问询了，只会直接将他们压服，看曜汉等人而今模样，就知远没有他们在布须天内那般舒坦。

　　神常道人言道：“造化宝莲如此了得，我争之无用，那不妨如我等此前所议，先应下此事，再静待时机。”

　　簪元道人也沉声道：“玄元道友与神常道友所说都是正言，既战之无益，那就退而观望。”

　　青圣道人还是有心一战的，但他也明白，除非能打破镜湖，将季庄一气压入永寂之中，并夺到造化宝莲，否则并无可能阻止此事，这眼下显然无法做到，故索性不再言语。

　　尘姝、神常童子二人仍是先前态度，不认为此刻挑起争端是好事。

　　张衍见众人都表示退后一步，便颌首道：“那此事便先如此定下，回去布须天后，贫道自会找寻对抗造化宝莲之法。”

　　他神意一转，他便自里退出，目光看向季庄道人处，抬手一礼，道：“既已定约，想来此间已是无事，便先行告辞了。”

　　季庄道人把该说之事都是说清楚了，也就没有挽留，打一个稽首，道：“诸位道友走好，恕不远送了。”

　　两旁座上，曜汉老祖不动声色。

　　玄澈、参霄等人心中隐隐有几分失望，他们也不甘心被宝莲束缚，确实希望张衍能够带着布须天众修与季庄开战，那么他们可以看情势再作判别，可惜最终结果非是如他们所想一般，看去倒好像是张衍与季庄达成了什么不为他们所知的约议。

　　张衍带着一行人出得镜湖，瞬息之间便回得布须天，意识也是回得正身之上。他思索了一下，却没有将那一片莲瓣自神意之中取出，而是遁入莫名，在此观望此物，片刻之后，却是发现一件极有意思之事。他若是愿意，完全可以借此物推演出与手持宝莲的季庄道人两相斗战的过程。

　　几次下来，由于他气、力双修，浑身几无破绽，对方并无法拿他如何，可有造化宝莲护持，他也同样难以对此人造成太大威胁，不过需要知道，这仅是一枚花瓣所显现出来的威能，那真正宝莲之威恐怕并不止眼前所见，所以要与之对抗，必得另寻他法！

第一百一十二章 为护长生仙凡隔

　　张衍思忖了一下，这一片莲瓣之所以能用以推演，应该是季庄故意为之，大概也是知晓约定并无大用，所以想以此来绊住他的手脚。

　　某种意义上，也算得上是阳谋了，若他未能在推演中胜过此人，那自也不必去谈相争之事了。

　　他自神意之中退出，随后一转首，往那灵机兴发源头看去。

　　从这位行止来看，应该是和那一位存在有着某种默契，但是季庄道人一旦阻绝众修士前路，又斩断道法的话，那么世上将再无人可入炼神，兴发灵机也会变得再无任何用处，届时不知这位又会作何反应？而那一位存在想必也不会坐视这等情况发生。

　　不过季庄道人既然推行此事，应该也是把这些考虑在内了。

　　他稍作推算，知道用不了多久季庄道人就会发动造化宝莲，便先以意念传告旦易等四人，言及天机将变，要设法维护住正序不变，随后一转念间，便有一股宏大意识传下。

　　这一刻，所有布须天内修道有成的生灵都是感觉得一股意念入得自身心神之中。

　　几乎是一瞬之间，他们便就明白，由于天数变化，不久之后，便将断天路，绝人间，往后之人，再也无法凭籍道法求得长生超脱了。

　　而诸多上境修士得知此事后，都是心忧不已。因为天路一断，那么此生若是修持不成，想再转世修行的话，那么就无有可能做到了。

　　可纵然亿万之众入得道门，真正能得享长生的又有多少？

　　这般一来，随着时间推移，诸世修道之人只会越来越少，直至寥寥无几，唯有斩却过去未来之身，乃至超迈此境的修士，方能常驻世间。

　　而修道宗门无疑也将就此败落，哪怕是大派上宗，也不过是坚持稍久一些罢了。

　　诸派在反应过来后，纷纷派遣门人弟子出去，试图趁着这场变故未曾到来之前招募到更多门人弟子。尽管这般做法无法从根本扭转局面，可终究能把倾颓之势稍作延缓，不至于过快崩塌。

　　殿中灵光一闪，阵灵现身出来，对着座上一拜，言道：“老爷，傅上尊到了，说是有事拜见老爷。”

　　张衍颌首道：“请傅道友进来说话。”

　　阵灵立时闪身到外，道：“傅上尊，老爷请你进去。”

　　傅青名点了点头，往大殿之内走去，现下他心中也是颇为沉重。余寰诸天比起山海界更为繁盛，修行之人更多。

　　现在道法一绝，不至于会引发多大变乱，虽然青碧宫可将这些理顺，可眼下诸天盛景定然将会逐渐走向衰败。

　　便不说这些，他身为道神，是寄托于善功法度之上的，要是连道法都是不存，那他自身也就难以维系下去了。

　　关键不止是余寰诸天，凡他所知的界域，都是如此情形，这令他连退路都找寻不到，所以不得不到张衍这里来请教一个办法。

　　傅青名很快行到殿上，见得张衍，便打一个稽首，道：“见过道友。”

　　张衍颌首为礼，道：“我知道友来意。”

　　他伸指一点，一道清光如水泄下，傅青名被这光华一照，只觉浑身一震，蓦然发现，在这一刹那间，自己竟是由原来道神之身，还复成了生前所炼法身。

　　这时方是深深体会到炼神太上的莫测伟力，满是感激一个拜揖，郑重道：“多谢道友助我回复本来。”

　　张衍摇头道：“这只是小事罢了。”

　　现世一切对于炼神大能都是太过脆弱，想要如何摆弄都是可以，傅青名虽是摆脱了道神拘束，可实际上仍旧没有得道超脱，生死仍是悬在上境之人一念之间。

　　就在这时，他忽然抬头往虚寂之中看去，道：“这便要来了。”

　　傅青名心头一震，过去片刻，忽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重压笼罩下来，这好似是一股遮绝一切的黑雾，无边无际，森冷无比，将他所有感应都是淹没了，这一刻，诸天之内，他仿佛只剩下了自身独存。

　　此时此刻，功行越是高深之人越是感应强烈，而那些低辈弟子却无甚感觉，甚至不知道方才这一瞬间，他们已然受了上境之阻，而后来之人道途已被完全斩断。

　　好一会儿，傅青名方才从那等感觉之中退了出来，长长一叹，方才那股伟力，令他丝毫生不出反抗念头，摇了摇头，将残留下来的感觉勉强驱逐，随后默默一察，发现自己似乎与方才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随着深入检视，便就发现了不对所在，本来清澈光润的灵台之上，此刻却像是飘落了一粒难以擦拭去的微尘，好像在自己身上套了一个枷锁，原来道法也是不再圆融。

　　张衍眼神幽深无比，造化宝莲果是了得，直接施力于造化之地内，所谓“绝天路，断法缘”，便就是如此了。

　　他能感觉到，自己若是插手，是可以扭转这股力量，但是没有用处，此力若水而来，自己只要稍有松懈，就可反涌回来，这还是对方未曾在背后推动的情况下。

　　要是方才在镜湖中时当场与季庄翻脸，虽那宝莲未必能奈何得了他，可其余人却不在此列，这宝物既能用来阻碍生灵道途，那么想来也同样能用此来杀戮众生，要是其人一气之下杀灭诸世乃至布须天生灵，他也无从阻止。

　　傅青名叹道：“至此之后，怕是天人永隔了。”

　　张衍望去下方，负袖言道：“道法虽断，神道未绝。”

　　十分有意思的是，尽管布须天后来人道缘已尽，可是昆始洲陆那些神祇没有受到半分影响，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靠自家修持上来的。

　　还有那些天生异兽凶怪，更是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此辈从不修持，靠的是与生俱来的力量，所以也不曾受此牵连。

　　不过这等影响将会在随后时日中陆续显露出来，譬如昆始洲陆上人道诸国少却了道法支撑，或许现在还看不出什么太大变化，可随着越来越多的修道人开始惜身保命，或许往后就只能依靠神祇之力了。

　　他先前判断，季庄道人用了这么多气力，就是要在诸世生灵上做文章，所以下来应该是会有其他动作的，他倒是想看看，其人到底会如何做。

　　正思考时，阵灵又是来报，道：“老爷，旦易上尊前来拜访。”

　　张衍道：“有请。”

　　旦易很快来到殿阶之前，见得傅青名也在，便对其一点头，随后上前与张衍见礼。

　　张衍作势一请，道：“两位道友坐下说话吧。”

　　两人称谢一声，都是入座。

　　旦易坐下之后，又是一礼，道：“不知道友可否言明，这道法之绝，却是因何而起？”

　　张衍道：“人间绝法，乃是一至宝之能，至于具体缘由，因涉及到几位大能，不便说与道友知晓，只现下此力虽无可阻挡，但这等景况并非永存，必有改换之日，所以道友也不必太过悲观。”

　　旦易叹息一声，道：“可这般终究影响太过，虽与我辈无损，但绝少修士能成上境，千万载之后，诸派必将式微。”

　　张衍微微点头，道：“道友有什么话，尽可言说。”

　　旦易道：“我欲联手诸位道友，造一涵灵藏精之地，并以神通法力联手回护此地，而今修道之人都是可躲入进去，算是与人世分隔，而只要修道人不离此处，便可得享长久寿元，如此或可坚持到玄元道友改换局面，那时诸界修士想也不至于伤得太多元气。”

　　傅青名一听，也是点头认可此法，以他们自身神通威能，足可庇护得诸世不灭，他道：“不久之前，我等答应过域外天魔那三家，未来其门下可与我人道弟子斗法决胜，以定那玄石归属，如今看来，此法算是作对了，至少其等不会再给我辈添乱了。”

　　张衍稍作思索，这涵灵藏精之地其实就是将一界域分隔内外，内藏灵华，外为尘俗，这样一来，凡人就与修道人彻底分开了，但目前也不失为一个延长诸派存续的办法，便颌首道：“此法也是可行，几位道友斟酌施为便是。”

　　旦易见他同意，称谢过后，便与傅青名一同告辞离去。

　　张衍则是站在宫中，思考对抗那造化宝莲的办法。

　　方才那伟力渗透进来时，他把一切都是看得清清楚楚，造化宝莲纵然可以影响诸世生灵，可对整个造化之地却没有半分影响，其应当并不能撼动造化伟力。

　　这里说不能撼动，其实应该是宝莲之力避开了造化伟力，不然两者之间一旦撞上，一定是会产生冲突的。

　　所以他私下猜测，宝莲之力之所以能够浸透进来，说不定是界内异力未曾驱逐的缘故，要是他能完全统合布须天之力，应该可以将此拒之门外。

　　他往布须天内扫有一眼，若不算那可能隐藏起来的地界，现在可以见到的浑天，也只有一处还在游离在布须天外，不过用不了多久，就会挨近了。

　　待得他把这些浑天都是收归布须天之后，就该开始清查那些隐秘所在了，要尽量将妨碍自己的异力都是驱逐解化，不给对方任何漏洞可钻。

　　同时，也需找到对抗造化宝莲的宝物，此宝来历他已是知晓，这等宝物似并不止一个，最好结果，就是能再寻到一朵，这般就能与之对抗，这里希望虽很是渺茫，可总是要先试上一试的。

第一百一十三章 法虽消去道自生

　　旦易与傅青名回去之后，立刻与万阙、乙道人二人说了自己想法，这二位也是表示赞同，于是立刻开始着手布置那涵灵精蕴之地。

　　以真阳元尊之能，做得此事来也是轻而易举，四人联手之下，只是意念转动之间，便就生成出一处内天地，并以意念传递去诸天万界。

　　诸天修道人在知晓了这一处存在之后，有不少人就试着走了入其中，而到了这里之后，发现不管是上境修士还是低辈弟子，都能感觉到自己被一股气机所遮护，自身寿数也是随之延长了许多。

　　不过因为四大元尊只遮护这片地界，所以你若是从此中走了出去，那自然不在庇佑之列了，而且每一次出入都会导致寿数有所衰减。

　　山海界诸派反应最快，纷纷将自己山门移入此间。

　　两月后，申方国国郊一处道宫内，放在以往，这里每日都有数千人在此谈道论法，可是现在已是变得空空荡荡。

　　临近日入时分，一名老道从道宫之中走了出来，身后则是跟着十余弟子。

　　那老道转过身来，抚须言道：“你等回去，无需再送了。”

　　走在最前面的那名弟子万分不舍，道：“老师，你当真要离去么？”

　　老道叹道：“宗门相唤，不得不回，况且这世上已是再无道法，我在此又有何用呢。”

　　那弟子涩声道：“老师，我已打听过了，不仅是道法不成，连宫台之中所授玄法亦是如此，恐怕天下间修行之法都是断绝了。”

　　那道人想了一想，正色道：“这两法虽是不成，可修行之法绝不因此断绝，尤其是这天地灵机尚在，既然先人可以观摩天地演化道法，我辈后人一样可以找寻到出路。”

　　那弟子期盼地看着他，道：“老师能否指出一条明路？”

　　那老道人沉默一阵，道：“为师如今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那弟子不禁露出失望之色。那老道人却伸手拍了拍，“你也不用太过担忧，为师回去之后，会请教魏掌门此事该如何处置，他老人家乃是上真人，又是元尊弟子，想来当是可以找到办法的，有了答案，为师会设法告知于你。”

　　那弟子露出一丝惊喜之色，道：“多谢老师。”

　　那老道人道：“为师走了。”

　　那弟子与身后十余人一同躬身，道：“恭送老师。”

　　那道人点点头，脚下一顿，霎时一团罡风平地涌起，就带动其去往天中，随后心里默念一个法诀，骤然间，发现自己似已是来到了另一处天地之中，折身一遁，就往宗门方向行去。

　　倏忽之间，三载过去。后来人再也无法修持道法的后果已是逐渐显露出来。

　　诸多宗门都是尝试过，新近收入门中的弟子，无论资质多高，都无法修炼得半分内气出来。倒是些许吐纳之术还可用，可修持下来的效用也不过是强身健体罢了，长久坚持，顶多变得耳聪目明，但气力却不会增加多少。

　　若是面前之路走不通，多数人自然就会想办法转走其他路。

　　几年之间，除了仍旧不肯放弃，还在坚持原来法门之人，这短短几年之间，修行之法已经开始了某种转变。

　　其中一种，便是尽可能利用修道外药。

　　因为道法虽断，可是灵机未绝，所以丹丸宝药乃至各种法器仍是可以祭炼，只要服下丹丸，并用各种法式加以运炼，那么一样可以得到超脱凡俗的力量。

　　虽说这样做对外药需求大增，但现在诸世灵机兴盛，一时也不怕不足用。

　　只是这里有一问题，寻常丹药自不必去说，要多少有多少，哪怕一介低辈弟子亦可炼得，可那些堪称效用上乘的丹药，却需要功行高深之人来祭炼，且数目极其稀少，所以用此方法，便有人能够去到上境，也是少之又少。

　　更何况，纯以外药推动去到上乘境界，这也仅仅是可能而已，多数人只会徘徊在明气境之中。

　　只是大多数修士以为，若能这般维持其实也算不错，至少后来人便是步入涵灵之地，靠着丹药也能有个两三百寿数了，而在转世之后，也不至全无入道之望。这天地既能变动一次，那么今后也是有可能再度变动的，未必不能又回到原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修士选择投入神道。这样就算肉身崩坏，受封之后，神魂自也是可得享永存，但从此需受神庭管辖，不再逍遥自在了，不过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死不灭，故有不少人也是心甘情愿。

　　神庭对此自是无任欢迎，修士珍惜自家寿数，大多数都是退入至内天地中，那么要对抗昆始洲陆上的凶怪妖物，只能依靠他们这些神祇了，只是神祇本就稀少，能堪堪维护诸国便就不错了，以往还有诸多修道之士在野外剿杀异类，而现在这些人一退，局面却是显得有些窘迫了，有了这些修士愿意填补进来，势力不但没有因此衰退，反还扩大了几分。

　　昆始洲陆之上，一株参天大树矗立在那处，无数气根撑开，如同蛛爪，仔细看去，其竟在那里缓缓挪动。

　　树冠枝叶之间，层层藤节分枝之中，藏有一座数亩大小的宫观，而在下方，一名年轻修士正在弯曲扭转，但却异常平坦的枝道之上行走着，不多时，步入宫观之内，脚下一朵硕大灵芝一动，底下成百上千盘卷一处的干茎徐徐撑升起来，将他缓缓托去高处，去得十来丈高后，在一间屋宇前停下。

　　里间有一个面容清秀，身形单薄的年轻修士，正拿着一把刻刀，对着一枚竹简刻刻画画，只是时不时会停下咳嗽几声。

　　而在他面前，则是栽种着数根紫色株苗，上方都是结着沉甸甸的果苞，看着随时可能坠落在下方的软泥之中。

　　年轻修士道：“蒯师兄，你果真不去那涵灵之地么？”

　　蒯姓修士咳嗽了一声，道：“去了那里又有何用？凭你我师兄弟的修为，也得不了长生，用不了多久我太昊派的道统便就断绝了。”

　　年轻修士忍不住道：“太昊派也不过过眼云烟，早是覆亡了，不过是师父当年跟随师祖学了一些道传，假托了一个名号而已，就算断绝了又如何呢？再说师兄你这伤，要是再来一头凶妖又如何抵挡得住？”

　　蒯姓修士道：“可你我自小被师父收养，师父一生以太昊门人自居，我等一身本事都是师长所授，自也不能辜负他老人家。”

　　说到这里，他目中生光道：“如今正是机会，我太昊功法与他派不同，循自然之道，取草木之精，为兄深信，哪怕不用前人之法，此法亦能助我成道。”

　　此时他动作不自觉停了下来，“记得陈师弟你曾与我说过，你少时梦想，便是栽种出一根通天巨木，莫非你已是忘了么？”

　　年轻修士摇摇头，走了出去。

　　蒯姓修士略觉黯然，剧烈咳嗽了几声，只是目光之中充满坚定，过有一会儿，发现不对，一回头，发现那年轻修士又走了回来，讶道：“师弟？”

　　年轻修士叹气道：“当日我等一起拜师时，旁人都说我等师兄弟无有资质，走不了多远，可我倒要看看，不靠资质，莫非我师兄弟就走不出一条道途了么？”

　　蒯姓修士站了起来，道：“好，我师兄弟联手，定能走出一条路来的。”

　　张衍负袖站在清寰宫中，他能感觉到那宝莲之力仍在持续影响之中，并没有因为绝了后来之人的道缘而停顿下来，这与他预测的相符。

　　季庄道人如此施为，应该还想要做些什么。

　　他认为重点就是落在那些生灵身上，所以一直对此加以留意，但布须天中除了修士自行做出的改变，似乎就没有别的什么异状了。

　　他考虑了一下，这里很可能是季庄怕他看出什么来，所以没有在布须天这里做什么手脚，也有可能是其人布置还没有完成，再或者是其做得极为隐秘，需得再过一段时日才能看出端倪来，但也不排除其人手段先放在其他现世之中。

　　他目光一抬，往布须天外看去，那里有无数生生灭灭的现世，现在同样也是在造化宝莲伟力笼罩之下。

　　随着法力波荡，诸多现世之景也映照入心，但凡有什么变动，他立刻可以得知，不过看有一圈下来，并没有什么太多发现。

　　因为诸世道法断绝，这里他倒是有心一试自己所想，只是思索过后，认为还不是时候，至少要等到季庄出手后，才好发动。

　　正在观察之时，他心中忽然有一丝悸动，往那灵机兴发的源头看去。

　　这一位终是开始有所反应了，那灵机升腾之势竟又是生生拔高了一层。

　　这表面看去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没了道法修持，灵机并无法得以好生利用，可是他却知晓，照这么下去，一旦超过某个界限，是会引发某种根本上的变化的。

　　譬如妖魔异类就是如此，因为此辈本就是依靠天生地养，灵机愈发兴盛，只会使得他们变得更为强横。

　　他心中不由思忖起来，“莫非其人是想从异类那里落棋子不成？”

第一百一十四章 变易乾坤正序存

　　张衍以为，那一位存在和灵机兴发之主的目的当是一致。

　　现在无非是推动生灵入到炼神，而季庄道人斩断修士之路，那么其可能就想从那些异类妖魔身上着手。

　　似白微那等先天妖魔，本就是天地之精而生，要是灵机大盛，无疑会诞生更多，若此辈得以跨入炼神之境，那么就可让那位大德重返回来。

　　可这里仍是有一个阻碍不曾解决，那就是玄石拦在了这条路上。就算此辈再如何了得，无法越了过去，也就不可能达到真阳层次。

　　而玄石唯有造化之地方会生出，他若是判断正确的话，那么最后还是转到造化之地的争夺上。

　　那一位大德是绝然不能让其回来的，除非其放弃那侵夺诸有的做法，季庄道人纵然有自己的图谋，可是至少表面上还算讲规矩，就算断绝道法，诸世正序也未因此搅乱。

　　而且只从实力上说，不曾恢复全副力量的季庄道人显然比那一位大德更好对付，如此他与季庄在阻碍那一位回来的事情上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会放任妖魔异类就此出头，而只要尽量找寻并护住造化之地，就能对此加以拦阻了。

　　正思索之时，景游入殿来报，道：“老爷，刘上真和魏上真来了。”

　　张衍知晓他们也该是来了，他门下诸弟子之中，也就这两名弟子底下门人弟子最多，而其余要么功行未复，要么就是不管其余，一味只专注于修行。

　　他道：“唤他们进来。”

　　不多时，刘雁依和魏子宏入得殿来，对着座上一拜，道：“拜见恩师。”

　　张衍道一声免礼，随即言道：“诸弟子如何？”

　　刘雁依回道：“大致安好，不少弟子初时也颇是惶恐，后来入了内天地中方才安定。”

　　魏子宏道：“弟子这处也是如此，天变惶恐也是人之常情，可若是走不出来，那成就也是有限的很，倒是那些心性坚凝的弟子，还不如就放在昆始洲陆上。”

　　张衍颌首点头，若是一心道途，矢志不移的弟子，的确无所谓内外天地，到了哪里都可修行。他道：“为师知晓你等想问何事，此番道法之变，乃天外一至宝所照，未来道法或当再兴，只是为师也不能言到底会应在何日，不过只要为师尚在，便无需为此忧惧，你等只消约束好弟子，一如以往便是。”

　　刘雁依与魏子宏二人都是听明白了这话，道法兴衰，正如波涛起伏，有猛涨高举，就有回落低抑，纵然到得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人尚在，只要自家老师还在上面坐镇，那么这些同道后辈终有一日是可重返道途的。

　　得此一言，两人对日后该如何做已然是心中有数，因为难得来此一回，所以在此向自家老师讨教了一些修行上的疑问，大约驻留有百余天后方才离了清寰宫，往下界回返。

　　魏子宏与刘雁依别过后，就回得瑶阴派，方才安坐下来，就有一位出身东荒的长老寻到座前，躬身道：“掌门真人，在下还有一事要言，近日见东荒地陆上情形有些不对，这般下去，恐于我人道有碍。”

　　魏子宏诧异道：“何事如此严重。”

　　那长老眉宇之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忧愁，将一封奉书呈递上来，并道：“掌门真人，一应情形弟子都是写在里间了。”

　　魏子宏接来看有一遍，已是知晓他所言何意。

　　这里问题出在东荒地陆之上，当年九洲诸派自天外而来，到此立宗开派，并弘扬道法，东荒百国不少王公贵戚都是加入了山海道门，虽说这般做最初目的只是为了与九洲各派交好，可由于道法能够延寿长生，所以诸国上层之中已然是替代了玄法修持。

　　可玄法作为较是容易修持的法门，也并没有被完全摒弃，因为上层贵戚都去追逐道法了，故在底层尤为兴盛。

　　现在道法断绝之后，玄法之路也是一样被阻断了，而底层之士修持目的本是用于军争，并非长生，所以毫无阻碍的接受了那以丹药助长功行的做法。

　　更有不少人主动跑去与妖魔凶怪通婚的，以期后辈子孙生下来便可获得超越凡俗的本事，这其实便是走上了原来非人异类的老路了，而问题就是出在了这里。

　　这等办法看去获益更快更大，且不需要什么外物，再加上东荒上层在道法衰退后，略微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对底层玄士的倚仗加重了不少，所以一时也无力来约束这些，使得这股风气很快在东荒地陆上蔓延开来。

　　因此之故，这名长老担心万千年后，生灵之中再无生人，等到未来道法再兴，他们就算转生回来，也非是人身了，那样恐怕就无法再走原来道途了。

　　魏子宏笑了一声，道：“墨长老大可不必为此担忧，东荒诸侯岂会如此不智？若是底下之人皆有妖魔异类之血，他们又如何牧御万民？何况世上修道人虽是退去，但不过是退入涵灵之地，又非消亡，若见妖魔欲替人道，也不会坐视不理。”

　　墨长老叹气道：“弟子只是担心怀机谋之人在背后弄鬼，现在没了道法为后盾，仅凭诸国国主自身维持，太过艰难，且我山海界中，始终是异类多过生人，若是稍不小心，恐怕局面就很难收拾了。”

　　他自己作为修士，明白多数上境修士可不会把凡人放在眼里，就算东荒尽灭，恐怕也抵不上自己寿数，可他作为申方国出身之人，却不得不为此求一条出路。

　　魏子宏一想，山海界毕竟是诸派本界，东荒地陆也不能放任不管，便道：“墨长老此言也有一番道理，稍候我会寻得诸位同道商议此事。”

　　还真观，伏魔大殿之上，张蓁正翻看着这几日呈递上来的书信。

　　前次大比过后，山海各派趁势扩张，在诸天万界都是开辟道场，可这等势头随着道法断绝却是生生被阻，现在各派都是收缩回来，那些道场也是弃之不用了，而还真观同样也是面临这等局面。

　　宗门长老都是认为维系分宗下院已是毫无意义了，所以纷纷上书，希望能放弃这些地界，将分散出去的长老弟子重新收拢回山门。

　　张蓁看罢之后，看向座中几名长老，朱唇启声道：“不能退，道法断绝，邪异必兴，此正是我还真观用法之时。”

　　听她这么说，底下一名长老神情一变，站了出来劝谏道：“掌门，道法已绝，我等门下弟子亡故一个，便少得一个，再也不得填补，要是用来对抗妖魔邪异，又能坚持多久呢，怕是，怕是用不了多久门下弟子就要死尽死绝了。”

　　又有一名长老也是站了出来，苦劝道：“掌门，我还真观有今时格局委实不易，而今各派皆是退缩，我还真观便是蛰伏一时也不会甩在后面，如此做委实不值。”

　　张蓁眸光注视下来，所有长老都是不自觉把头一低，然而她没有说什么斥责之言，道：“诸位长老忧虑也有道理，但此事并非不可解决，我近日推演得一法，借托一法器所助，便有危难，也能托庇入内，可最小限度减少弟子损折。”

　　先前那长老犹豫了一下，道：“可是这终究……”

　　张蓁道：“诸位长老不必为此忧心，降魔之人未必只用门下弟子，需知降魔法器亦是我辈手段。”

　　事实上如无必要，她也不会让下宗弟子出去冒险，而是准备让其等祭炼各种降魔法器，然后分拨给世人用以对抗魔物邪异。

　　这般一来，可以使得还真观之名不致因为道法断绝而衰退，而且这些弟子哪怕躲入内天地中，也不会耽搁此事，只需每过一段时日，命人将祭炼好的法器送出来便好。

　　众长老在了解自家掌门心意后，互相商量了一下，也觉此法或许可行，既能最大限度保全弟子，又能维持住还真观眼下格局，若日后道法归回，必将得获大利，于是不再劝言，俱表示愿意遵从此番排布。

　　张蓁道：“那诸位长老便请去往各界安排吧，我料诸派同道一退，原本被制压下去的邪魔定会再度冒头，需得将此辈尽快压了下去，过后便就容易对付了。”

　　布须天外，一处临行开辟的界天之中，白微、邓章二人各坐蒲团，正看着诸天万界一片慌乱景象。

　　白微见得道法衰退之后，妖魔异类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因灵机升腾而更为兴盛，不由感叹道：“未想这道途莫名绝断，反是我辈得利了。”

　　邓章沉声道：“这等情况若无法改换，这一纪历倒还好说，到得下一纪历，人道必衰。”

　　白微不觉点头，道：“布须天人道本有三纪历之运的说法，看这情形，倒是印证了此言。”他琢磨了一下，“可就算人道衰落，只要那几位元尊仍在，也仍是压我一头。”

　　邓章缓声道：“前番我与人道签下契定，以各家门下弟子胜负定那元玉归属，初时或许难胜，可等到人道门下弟子寿数用尽，便难与我辈门下相斗了。”

　　白微赞同道：“想那正反天地冲撞，三位域外天魔入世，乃至我等与人道定约，一切都恰恰是在道法断去之前，现下想来，此非天数也？”

第一百一十五章 世潮起伏显疑踪

　　山海界地渊之下，司马权正沿着一条刻满符箓的石阶往下走去。

　　此处乃是六宗合筑的幽合宫台，专以掩藏镇压在地渊之下遇得的古怪生灵和诡奇物事。

　　他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六宗派驻在此的低辈弟子，个个都是神情如常，与别派那等惶恐不安之像大为不同，这是因为虽然道法断绝，可实际上对灵门六宗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那般大。

　　这是因为灵门弟子可以夺魔之灵，融入己身，只是这等做法若是遭受阴浊之气侵袭过多，则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以往若不是修士自身资质太差，在灵机浓郁且外物不缺的前提下基本无人会去做此选择。

　　而现在，却是不得不重拾旧法了。

　　这时他脚步一顿，面前两扇宽厚石门挡住了去路，守候在门前的两名弟子躬身一拜，便为他推开了大门，并恭声道：“司马长老，请这边走。”

　　司马权踏步入内，沿着一条悬空漂游的螺旋石阶下行，不久来到一处宏大地宫之内，见元蜃门掌门薛定缘、血魄宗掌门苏慕卿二人正等在那里，他打个稽首，道：“薛掌门、苏掌门，有礼了。”

　　两人都是还得一礼，薛定缘开口道：“今请司马长老来此，是为我灵门长久之计打算。”

　　司马权回道：“已有所料。”

　　苏慕卿道：“宇文掌门已是闭关，我灵门之中，现就以薛掌门和司马长老功行最高，我虽与薛掌门有过一番商议，可是此中还有一些关节需得解决，这里就需司马长老出力了。”

　　薛定缘挪过几步，道：“司马长老，请往这里看。”

　　司马权看了过去，只见里面是一座座幽气密布的囚笼，共二十一数，一眼便能看出，这里面关押的俱是天魔。

　　薛定缘道：“这些乃是我六宗数千年来从地渊深处擒捉得来的天魔，现下俱被镇压在此。”

　　他转过首来，道：“我等在想，若是这些天魔能为我所用，那么不单是那些低辈弟子，便是那些上乘修士亦可寻到一条出路看了。”

　　司马权领会其意道：“两位可是怕这天魔难以驯服，又暗中生乱？”

　　薛定缘道：“确有此虑，不过只要逼得这些天魔与我签约立契，并保得其一具分身不灭，此辈自也是识时务的，请司马权长老来此，是想让长老做那最后一把锁。”

　　苏慕卿道：“天魔浊阴之气尤盛，镇定不易，弟子炼合之后，难免有疏漏所在，这些恐怕会被外敌利用，故是唯有请司马长老到此，看能否使之稳固。”

　　司马权思考了一下，道：“此法可为，但司马也请两位能够到此便就收手，若只是天魔，司马尚可保得不出差错，玄阴天魔则无有那么容易拿捏，一个不好，便容易祸乱世间。”

　　薛定缘与苏慕卿对视一眼，便道：“此事我等可以应承司马长老。”

　　司马权这时看了一眼下方，道：“说到玄阴天魔，在灵机持续升腾之下，恐怕将会生出更多，以往我六派合力所布禁制恐怕已是需做修补了。”

　　关梁洲，涵袖云窟，平都教山门所在。

　　掌教倪天平站在玉台之上，感叹天数弄人。

　　自大比之后，他挟成就凡蜕之威，一回到山门，就将守旧派死死压下，本拟从此之后就可摆脱藏相灵塔的束缚，正踌躇满志之时，可没想到世间道法断绝，如此一来，却是反过来要倚重藏相灵塔了，因为有得塔灵在，平都教弟子哪怕不用气道修行，只用秘传法诀，都可借用其力，只是这里修持慢一些，也不易去到上乘境界罢了。

　　现在自己费尽辛苦打压下去的守旧派又一次抬头起来了，而且他非但不能拦阻，反而要加以扶持了。

　　背后脚步声起，一名龙行虎步的中年道人走了过来，在他身后不远处打个稽首，道：“见过掌教。”

　　“葛长老来了。”

　　倪天平转过身来，客气道：“坐下说话吧。”

　　葛长老看得出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起袖把手一摆，道：“掌教真人，属下便不坐了，这一次共是选出千余弟子，皆与法灵相契，如此日后便有折损，只要法灵不失，就可有所替继，我平都教可保基业不失。”

　　倪天平点点头道：“辛苦葛长老了。”

　　葛长老正色道：“不辛苦，只是还望掌教这一次不再插手下面之人行事便好。”

　　倪天平摇头道：“我并非迂腐之人，只要对宗门有益之事，我便会去做，现在既然只有塔灵方才能保我平都不灭，那我自当倚重之。”

　　葛长老似松了口气，道：“如此甚好，我本是担心掌教固执己见，容不下他人言语。我这便下去。”说着一拱手，便兴冲冲往外走去。

　　倪天平却在背后言道：“葛长老，待得日后道法回来，我亦当行掌门该为之事，望你能明白此中道理。”

　　葛长老脚步停了一停，随后一挥袖，道：“若真是这样，还是掌教说了算。”而后脚下一转，就听得遁空之声离去了。

　　西空绝域再往西去，相隔不知多少万里的一处荒原之上，十余万天鬼在此开山凿石，修筑法坛，这些天鬼各自来源于不同部族，被打乱之后调遣到这里。

　　本来诸部在诸多修士看押之下，也没有什么异样心思，毕竟数千年都这般过来了，早已习惯了被诸派奴役。

　　可近来一些天鬼长老却是发现情形不对，这半年来，负责看守他们的修士在逐渐减少之中，三十余日前，最后两名修士将这里大多数事宜都是移交给了他们之后就匆匆离去了。

　　初时一众天鬼还不敢妄动，因为以前这些修士也有过类似作法，就是故意给他们作反机会，然后名正言顺施以屠戮。

　　可是时日一天天过去，这些修士丝毫没有回来迹象，惹得不少天鬼蠢蠢欲动起来。

　　几名长老大胆聚在了一起，认为一定是修道宗门背后出得什么问题了，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跑，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很高，这里本就荒僻，修道人是绝不会为了几个天鬼来浪费心思的。

　　一名长老忽然开口道：“为何不带着部众一起离去呢？”

　　其余长老面面相觑，有人道：“熷荒长老，带着部众如何逃得出去？”

　　熷荒长老露出不屑之色，道：“这里距离西空绝域遥远无比，周围凶怪数不胜数，纵我等天生便有神通异力，可一个两个，又哪能对抗这些凶物？”

　　有长老不服气道：“不这样做又如何？要是修士回来，那我等就是被屠祭的那一批。”

　　熷荒长老笃定道：“这些修道人是不会回来了。”

　　一众天鬼长老十分诧异，不明白他何故如此肯定。

　　熷荒长老沉声道：“我有一门天生神通乃是感心之术，我前些时日感得这些修士个个惶恐不安，并有急去之意，我料定是其等门中出了什么大事，这么久不回来，说不定宗门已被覆灭了。”

　　众长老惊疑不定，他们顺从的是一群准备在边远之地开辟宗门的散修，听闻是向大派借了一驾法舟才把他们运送到此，自身实力不强，要说骤然覆灭，或者因为内部不和自行散去也是有可能的。

　　有长老问道：“可就这样，我等这里这么多人又能往哪里去？”

　　熷荒长老以坚定语气道：“继续往西，传闻当年祖部便是从西方得了一天降之物，方能在后来修筑谒天王城，”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双目之中有光芒亮起，“若是祖先庇佑，我等也能寻到相似之物，那说不定可再演往日雄压山海之势！”

　　张衍坐在殿宇之中内察外感，留意着季庄道人那边每一分气机波荡，为了不惊动其人，他并没有深入观察和推算，只是纯凭感应之力。

　　自道法断绝之后，诸世生人比先前更为窘迫，虽因灵机大兴，生人沐此灵华，同样也大有好处，可终究比不上凶怪异类，此中他着实见得不少现世之中的生人还未找寻到对付妖魔的办法就被覆灭了。

　　在坐观一载之后，他终是在一处现世之中发现了些许端倪，这里生人只需膜拜某一鬼神，年深日久之后，自便会得来拔山撼岳之力。

　　若只是这样，也是寻常，一些修炼长久的邪祟魔妖都能做到这一点，只是这些那些凶邪因为能力所限，不可能使得每一个信众都得回应，而这位鬼神则是不同，不管是诚心叩拜，还是随意敷衍，人人都能得以回应，此中更是有一套极为繁复的法仪，生民膜拜之时越是遵守规矩，所能获得的力量也便越大，所以是否诚心，反倒是在其次了。

　　只是他未曾观察得多久，这等法仪就失去了效用，生民自也是放弃了此法，直到这现世崩灭，也未曾出现过类似之事。

　　按说他同时观看的现世可谓无数，奇绝之事数不胜数，这只是一桩并不起眼的小事，不值得多做关注，可问题是，偏偏他在一开始就怀疑季庄目的的时候，就曾从虚寂中观察到类似之事。

　　在一处现世之中发生这等事还只能说是巧合，可接连两处有所相同，那背后必定是有大能推动的，不过这里并没有季庄气机渗透入里的迹象，所以还不能完全肯定是其人所为，这里还待继续观察。

　　只是在此之后，他再也没见得类似景象了，只他知晓，只要对方不曾放弃，那必然是会显露行迹的，故是耐心等候。

　　又是在坐有十载后，某一日间，他心头忽然一跳，双目一睁，目光便往某一处现世落去。

第一百一十六章 遮去外术道不移

　　张衍这次看到的情形却是与前两次大不一样，非是在那生人之中，反而是在一群妖魔那里发现了端倪。

　　这些妖魔一个个化形为人，并在那里膜拜一头大妖，虽然所拜对象不同，所用法仪与之前所见也有些区别，可从根底上来说却是完全一致的。

　　“果然是此人所为。”

　　他现在已是可以确定了，这就是季庄道人所施展的手段。

　　这般也印证了他之前的猜测，先前断绝道法，拦阻那一位存在归来并非是真正目的，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在这里做文章。

　　只是这些妖魔化形却是有些奇怪，原本诸世之中，上乘修道人多是人修出身，这是因为人身最是适合修道，可在道法断绝之后，妖魔已是无有必要再变化人身了，故是这等作法看去毫无必要。

　　且凭季庄之能，完全可以弄出一套方便妖魔顶礼膜拜的规矩来，甚至换一个路数，那样反还不容易显露痕迹。

　　他略一思忖，心中已然有数。

　　虽说现如今道法绝迹，可那只是造化宝莲强行为之，断的也只是小道罢了，真正大道其实并未有什么变化，连炼神修士都能算得上是求道之人，自身亦在求，又遑论去变？

　　而人身模样最是契合大道本质，所以以往生人修道最是容易攀登上境，而异类妖魔固然天生强横，可少有摘取上乘道果的。

　　从他所接触到的同道来看，没有一个是妖魔出身。

　　这般看来，季庄道人对此事可谓用意极深，因为此法莫看简单，可居然是可以通向大道的。

　　至于那法仪究竟膜拜的是谁人，其实丝毫不重要，神仙也好，魔神也罢，俱是为了让生灵渡过认知的那一关，并引导其化形为人身，好让其在渡过初期之后，能驾驭更为繁复上乘的法仪。

　　现如今山海界中诸派用了各种法门可以使后辈弟子继续拥有神通法力，可那仍只是小道而已，纵可长生，纵能手握大神通，可这等做法却是彻底与大道无缘了。

　　若是季庄此法流传出来，并在诸世扩散，那么很可能会很快填补上原本因为道法退去遗留下来的空白。

　　季庄到底要做何事他不清楚，但从这些痕迹和自身感应之上，却能确定，这一定与其人找回自身伟力有所关联。

　　这样他必须要设法拖延此事，从造化宝莲之事可以看出，一旦其人把力量找回，可不会再来和你好好言语，而是以力压迫了。

　　只是明面上阻碍其人不妥，那么也当在道法上与之对抗。

　　他稍作思索，自己也当演化出一门法诀，放入人间，供生灵修习。

　　原先他推演过一门无需任何外物就可修持的法门，只是这法门并不完全，在来至山海界之前，只推演至开脉之境，修士若循此法，那么在开脉过后仍得继续在气道路上行进，所以算不得是真正道法。

　　后来他又重新做过一番推演，可那时限于自身修为不足，此法至多到了洞天之境便就无法往前，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推行过，而前番那造化宝莲伟力一降，却也是一样将之隔绝在外了。

　　不过他倒是可以再重新推演一门法门出来，只是一念转动之间，他立时演化出了一门法诀，此法比之前所演高明了数倍不止，可他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所以这应该是有所缺陷的。

　　但是再一想，有所缺陷反而是好事，这样就算推行出去，季庄道人也不会太过注意，而其中欠缺，他可日后再行弥补。

　　生出此念之后，他意念一动，面前凭空生出一块大石，在他目注之下，渐渐有一枚枚蚀文在上化显出来，随即此物一震，便化为无数碎片，往着诸天万界分散而去。

　　至于季庄道人在察觉到这门道法之后，会否用造化宝莲使之断绝，他觉得可能性不大。

　　这是他这布须天御主因为旧法断绝，在自家地界上推行新法，并不涉及到其余现世，对方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前来干涉。

　　再则，若其人敢于这般做，那他也会尽起布须天乃至数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并唤动所有同道与之对抗。

　　这样一来，前番约言便全数推翻了，季庄当不难预见到这一步，其人尚算是守规矩之人，定然是不会因小失大的。

　　这等事做完，他仍旧是在殿中持坐，顺带留神虚寂之中变化，只是这时，忽然感得某一事，不由微微一笑，便于心下一唤。

　　过去不多久，张蝉就自外入得殿中，很是高兴一拜，道：“见过老爷，小的一听老爷呼唤，就即刻过来了。”

　　张衍笑了一笑，道：“你去往子宏那里走一趟。传一句话，就说我已知晓他用意，要他放心大胆去做便是，不必顾忌太多，你过去之后，就留在他身边做事。”

　　张蝉大声应下，随后兴冲冲就往山海界遁去了。

　　瑶阴派内，魏子宏在收得底下那位禀告之事后，也很是重视，东荒地陆上盛行与妖魔异类通婚，也是有其迫切原由的。

　　这数千年来，在修道人和玄士联手剿杀之下，妖魔异类虽已是退去了荒原深处，可是那是因为人道有足够压制此辈的力量，要是这些异类在知晓道法衰退，修士离开世间，人道也无力再对其施压，那么多半是会卷土重来的。

　　别的不说，瑶阴派就有此等苗头，前几日下宗之中便有几名妖修将道法断绝之事散播至部族之中，而此辈已是被门中斩杀了。

　　他冷笑一声，这些妖修往日尚算老实，可情势一变，却是立刻有了自己的心思，也不知该说其愚蠢还是见识浅陋，莫非以为道法断绝修士就再无雷霆手段了么？

　　他认为必须将此辈方才冒出的念头狠狠打压下去，心中道：“看来先前所想之法可以一用了。”

　　在步入凡蜕之前，他所修习的乃是泰衡老祖所传下的万源生化功，此法乃是借真龙之血参修功行，而等到他斩去凡身后，却是对此法了解更深。

　　既然真龙精血可以为人所用，那么妖魔之血一样可以拿来借用，只是效用有些差别而已。

　　若自己能造出一门夺妖魔凶怪之精华，反哺己用的法门出来，这样不但可以遏制异类，也能有利于人道。

　　自山海界大比之后，诸天万界联系比以往更为频繁，他目光早已不在山海界一隅，而是看去更远。

　　所以按照他想法，这等法门并不仅仅是在山海界内推行，而是需要通行于诸天万界的，顺带也可将昭幽一脉乃至瑶阴派的名声扩散出去。

　　只是事情较大，尤其诸界异类数目众多，凭他一人之力或许难以兼顾齐全，最好有一个脉络之后，再找寻同门一起参详，而后再与诸派掌门商议，再行推广出去。

　　他在这里设法推敲法门，外面有弟子来禀，说是张蝉求见，他知张蝉不会无事，立便道：“快请。”

　　张蝉一进来，就抬手一拱，道：“魏师兄有礼。”

　　魏子宏回有一礼，笑道：“你不是在天星之上修持么，听说过得甚是逍遥，怎么想到来我处了。”

　　张蝉道：“小弟是奉老爷之命前来传话来的。”

　　魏子宏立时神色一正，道：“不知恩师有何上谕。”

　　张蝉道：“老爷说，你有什么要做的便放心大胆去做，不必有顾忌，我便留在此处帮衬师兄。”

　　魏子宏不由精神一振，道：“原来此事早在恩师预料之中，有恩师在上遮护，弟子行事就可放开手脚了。”

　　东荒地陆最南端，海沉山。

　　此间居住着十数个大族，以高、庆、何三家为首，大约百万余人，在这偏僻之地，也算是人口繁多了。

　　这些人并非是东荒土著，祖上乃是溟沧派九城人氏，只是当年因祖辈犯了过错，所以被驱赶了出来。

　　当年被驱逐之人并非一个两个，而是数个族门，此辈出来之后，因为北天寒渊附近不可驻留，也不得加入任何山海宗派，所以都是选择往东荒迁徙，其本身就会一些吐纳之术，再以手中积蓄从一些小宗那里换来修道之法，数千年来，偶尔也会出一两个大修，也算是在东荒之南站住了脚跟。

　　可是随着道法断绝，这些大族都是感到不安起来，海边不比如今东荒内陆，各种妖鱼妖鸟数不胜数，这一辈他们还有精通道法之人可以对抗，那么下一辈？岂不是只能当妖魔口中食了？

　　就在诸族上层忧心忡忡之时，出海捕鱼的人却是从海中捞出一些破碎石块，看上去像是从某处山崖上断落下来的，只是上面却缀满了古怪文字，船首感觉不凡，便带回了族内。

　　诸族毕竟祖上是九城之人，也是有见识的，一看就认出这是蚀文，怀疑此物与九洲大派有关，便命人再去打捞，前后用了半载，却是捞出了上百枚碎片，最后拼凑成一块丈许高的石碑。

　　奇异的是，此物在凑起来后，会自己弥合缺损，最后合还一体。

　　诸族上层认定此物不凡，还找族中懂得蚀文之人前来解读，然而却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久而久之，也就淡了心思，将之放在了后山便不再理会了。

　　一连十数载，此物都没有什么动静，也是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某一日，一群孩童到山后玩耍，其中一名高姓孩童迷了道路，与众人走散，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处洞穴之前。此时正好是日入时分，他见洞中有光芒冒出，好奇之下，就走了进去。

第一百一十七章 易气各演凡世法

　　居住在海沉山边的小儿一个个都是胆大的很，此辈祖上乃是九城之民，近万年沐浴天地灵机，修炼呼吸吐纳之术，早不是寻常凡人可比，哪怕五六岁的孩童，都敢与山间熊虎相搏。

　　高姓孩童循着光芒走进去，洞口较为宽阔，里面堆满了驱逐兽类虫豸的药膏，右手边是一条通道，地面很平整，他沿着走了三十来步，就见一个洞厅，角落里有一个水池，正中除了一面大石碑，便就没有多余东西了，而那光芒，就是从石碑之上发出的，虽照得洞壁一片雪白，但是看着并不刺眼。

　　高姓孩童见那一个个蚀文时黯时亮，并且有着一定的先后规律，好奇之下，便就凑近去看。

　　他虽不识字，更不认识蚀文，可是没来由却能理解上面的内容，并且只看一遍，便就记在了心里，由于久受熏陶，他能感觉到这是一篇吐纳之术，下意识就照着修习起来。

　　而等到他再度醒觉过来时，却见水池上方的孔洞有光明照入进来，原来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过去，但他却觉得只是过去了短短片刻，他从地上一蹦而起，又跳了几跳，发现身体以往更是轻盈，五感也变得灵敏异常。

　　他出了洞穴，外面天光大亮，这一次很快找到了来路，出山之后，恰好与前来找寻的高氏族人相遇，并被带回了家中。

　　正在别处找寻的高氏夫妇匆匆赶了回来，昨夜他们也是入山了，可因为二人身份只是寻常族众，并不知晓后山还有一个收藏石碑的洞穴，所以也是担心受怕了一夜，现在见得自家儿子无恙归来，还如以往一般活蹦乱跳，这才松了一口气，并拎着自家儿子的耳朵起问昨夜遭遇。

　　高姓孩童也没有隐瞒，兴奋的将自家昨夜经历说了出来。

　　高氏夫妇一听，立便知晓这应该是一门修行法门，他们一下变得很是紧张，以往有修炼之人胡乱修持练岔气的，忙是检查了一下，发现自家儿子非但无碍，身上反而还练出了内气，不由面面相觑。

　　随即二人意识到此事不小，因为道途断绝，族中小童再修习吐纳之术已是没什么大用了，可没想到自家儿子反是得到了奇缘。

　　他们立时忐忑不安起来，反复叮嘱自家儿子莫要将此事说了出去，随后躲到屋内商量了起来。

　　他们很是犹豫，不知是否要将此事告知族中，合计了半天后，还是决定报了上去。

　　自家儿子现在是还看不出什么来，可日子一久，这件事肯定是隐瞒不住族中那几位功行高深的族老的。

　　况且难说是不是还有人能看懂上面的字，要是别人也是发现后报了上去，那他们不但没功，还有隐瞒之罪，那还不如早些告诉族里，而且要尽快，否则日后族里计较起来就可拿捏他们一个不是，于是找上了高氏族主。

　　这位族主很有城府，关照他们不用声张，当天夜里亲自来到高氏夫妇住处，并把高姓小童叫来检视了一番，确认此事为真，并还惊喜发现，这小儿能以口述方式将自己学到的吐纳方法教授给他人。

　　高氏族主试了一下，发现此法确然有用，同时也是看出，这其实也并非是原来理解之中的那等吐纳之术，吐纳其实只是起一个引导之用，使自身某种力量相契，这才引动了内气，这其中并没有利用半分灵机，不禁啧啧称奇。

　　要是这法门为高氏独有，那说不定……

　　想到这里，他却摇了摇头，此事还是及早与其他族主通气为好。

　　这门功法虽可修炼，可难言上限到底有多高，且就是能修行到高深境界，那至少也是数百上千年后了。现在外间情形可是不容乐观，东荒南方诸国少了修道人，玄士又后继无人，可谓乱成了一团，现在也是自身难保。

　　以往海沉山遇到危险，还能派遣人手来援助他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做这等事，而妖魔乃至异类部族现在也有蠢蠢欲动之势，要在道法断绝之后的乱世中生存下去，不是靠一人乃至一族之力，而是需要诸族一同使力，敝帚自珍绝不是什么好选择。

　　他有了决定之后，立刻将其余十余位族主寻来，并道明了此事。

　　这些族主在得知此事后，也是惊诧异常，本来以为那块石碑没有什么用处，没想到竟是当真记载有法诀。

　　他们先是命人将石碑好生看管起来，而后找来高姓孩童详细问询了修炼之法，确认之后，先赏赐了一些东西，就命人将其带了下去，还加派了不少人手护得其安稳。

　　何氏族主振奋言道：“在我九洲诸派到来山海界之前，此间从未有过蚀文，便后来传了一些过来，也少有精通的，此物应该出自九洲宗派之手，不定是哪位大能在道法断绝后给世人指点了一条出路。”

　　庆氏族主对此表示赞同，道：“正是，九洲诸派之上，可是有元尊庇佑的，元尊哪可能见得世间道法就此沉沦，这机缘既然到了我们这里，那当好生利用起来。”

　　高氏族主冷静言道：“我等不求这法门能如何了得，只求能在下来乱局保全自身便好。”

　　在座其余族主都是连连点头，太高太远的他们不敢去想，只要能保全族众延续，不使子孙后辈活在离乱之中，如此便也足够了。

　　诸位族长分开之后，就各自安排族中弟子修习此法，并且还安排每一人去观摩石碑，看能否取得高氏小儿一般的缘法。

　　这一试也是有了惊喜，陆续有十多人也能从中看出些许东西来，而且大多数都是十岁不到的孩童。

　　而在正式开始修炼后，也无疑是那些能够看见石碑内容的孩童修行起来最快，一来肯定是他们最契合上面所记载的法诀，再一个，毕竟都是小儿，能把自己修炼的一些内容说清楚已经算不差了，而深层次的东西则涉及精神内心，却不是那么容易表达的，所以这只能是靠各人自己领会了。

　　诸族长老在商量过后，便将这些小儿都是安排到了一处，既是为了保护，也是方便彼此之间相互交流。

　　而此时此刻，不单单是海沉山这里，山海界中各处偏远之地都的生灵有捡到类似碎石。

　　这其中不仅有人道聚落，亦有妖物部族。不过妖物异类便是得了此物，也无法从中看出什么来，所以并没有将之当作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反倒是那些生人几乎都能从中参悟到一门修行法诀。

　　而在山海界之外，诸天万界亦是有不少人拿到碎石的，其中不乏修道宗派，很快就发现了此物价值，在道法断绝之后，他们也是在找寻出路，现在见到了其中法诀，就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

　　不过相对于整个布须天现世来说，这也不过是滴水入海，没有掀起太多动静。

　　张衍在清寰宫中感应到不少人已然开始修持这门法诀，不由微微点头。

　　只是他这法门暂时还是有缺陷的，并无法通向真正大道，所以此刻撒播出去，只是为了种下一个种子，不致让季庄抢占太多先手，等以后他若能补全其中缺损，又有合适时机的话，才会传下全法。

　　不过这门道法因为没有落在大门大派里，找到法诀这些人多数也不在乎这些，他们并没有追逐大道的心思，只要能从中得到自保之力，那便已经是足够了。

　　而另一边，魏子宏在得了张衍支持后，先是寻到大师姐刘雁依处，而后将田坤、姜峥、元景清等斩去凡身的同门都是寻来，并邀几位同门一同推演那门截血之法。

　　刘雁依等人从张蝉处得知自家老师的态度后，也是格外重视此事，以神意演化，又设法填补疏漏，并还借鉴了一些自家老师不久前传下的力道法门，在半载之日内，方才将此法逐渐完善。

　　刘雁依还为此特意去了一趟鲲府，在里又是找出了不少漏洞，便将其补全之后方才带了出来。

　　魏子宏在见到成法后，也是欣喜，对几位同门道：“此法当是在我门下先自推行，若得有用，便可与诸派掌门商量推行之事了。”

　　他当日就将这门法诀送去门下，给新入门的弟子修行。

　　而一连数月下来，所试出的效用也是让他颇为满意，几个选中的弟子本来只懂得些许吐纳之术，自身也无甚资质，可是在运用此法之后，却能与相同层次的妖物一较高下了。

　　此法是以一枚极易祭炼的法珠为寄托，将妖魔精血之力夺来，炼入其中，再将之化为己用。这里面分内外两法，内法用药物辅助，炼化妖魔精血，推动自身气力精神，久而久之后，就可施用外法，借用法珠驾驭那些血脉异力，且法珠只要换得一枚，就可用另外一种本事。

　　但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可操之过急，要尽量避免异类精血与人身融合，而是将之当做衣物，既能随时穿上，也可随时可以换得另外一件。

　　此法若能被诸天万界所接纳，那么就可令后来人主动去剿杀妖魔异类，而不用完全依赖前辈先人了。

第一百一十八章 过往天世方落来

　　张衍在推演道法之时，也在思虑如何对抗造化宝莲。

　　本来他想着是否要找那持剑道人问询此事，可是念头方起，便感应到此举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遂弃了此念。

　　从造化宝莲之上感应得来的东西，让他知晓此物自造化之精破碎后就散落了出来，且不止一朵，照理说虚寂之中当还存有，可如何找到却是一个问题。

　　他看向那灵机兴发的源头所在，早先时候，他去近处观望，曾在那里见得莲花虚影，若是大胆推测，此中所藏之物，会不会就是一朵造化宝莲？

　　不过很显然，不管是否如他猜测那样，其背后应该是有人或是有一股意识在推动的，季庄没有前去夺取，不知是没有把握，还是在等待时机，亦或是在回避什么？

　　此物极可能与那一位未曾回来的大德有关，且是明摆着在那里，季庄也是一样盯着，很难从这方面下手。

　　他心意一转，入得神意之中，伸手一托，那一朵莲瓣便就漂浮了出来，在没有确切线索的前提下，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他能感到季庄手中的造化宝莲也并没有得以完全，应该还有部分分散在外，凭着他现在远超以往的感应之力，或许能将之寻到。

　　他心下一转念，或许季庄给自己此物也是希望他出手找寻，再设法夺了回来，因为其持有宝莲，显然把握更大。

　　不过这倒非是什么问题，先前之所以不与其人正面碰撞，乃是因为事情未曾到那一步，要是有必争之物，他是不会退让半分的。

　　主意定下，他便起意追寻，很快意识落去虚寂之中。

　　而他留在外间的分身，此刻却是感得布须天现世之中生出一丝异状，便立刻把目光转去那处。

　　白炉界，这里原本并无任何灵机，乃是一处最为平常不过的界天，所以一应生灵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异之处，这般生人无疑居于主流地位。

　　只是随着灵机开始兴起，出现了一系列古怪之事，野外开始生出妖物，但是这等时日尚且不长，而无论妖物还是异类，从寻常变化到拥有异力，这毕竟是需要经过一个长久演变的，现在至多只是些许个别妖物厉害一些，并没有能力威胁到世人的生存。

　　治易国边疆，无人荒野之中，一群盗贼正在挖掘前朝倒塌的遗宫，希图能从里面翻出一些金银器皿。

　　这时某一个体格健壮的大汉一锄头下去，却听到一声沉闷声响，四周之人都是动作一顿，知道是挖到东西了，立刻聚拢了过来。

　　有人眼中露出火热之色，迫不及待催促道：“快快，快挖开看看什么是东西。”

　　一名看着颇有威望的老者瞪了他一眼，不满道：“急个什么，到了锅里的肉还能跑了，”又对那大汉道：“大个你小心些，莫要挖坏了……罢了，还是你齐叔我来。”

　　老者带领人手，慢慢清理出来，发现是一只厚实皮箱，也不知什么东西的皮，厚实坚韧不说，埋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朽坏，倒是上面扣着一把华而不实的金链锁。

　　老者伸手一把将之扯了，随手扔给旁边人，再走开几步对天拜了拜，咕哝了一句什么，又有人递过来一只瓮，伸手到里面洗了洗，用干净小布仔细擦了，这才小心将皮箱打开一条细缝，过得片刻，才缓缓掀起。

　　然而里面东西却是让人失望，这看去是一个半身神像，有身无首，四肢似手似爪，身上装束似衣似皮，又形如毛鳞，旁边还有一幅撕扯不烂的布帛，上面却是画着不少膜拜姿势。

　　以往他们见过不少类似的东西，都是后宫之中用来咒杀宫人的，传说前朝之所以覆灭，就是与此有关，只是他们干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什么异象。

　　在发现不是什么好东西的后，众人骂了几句，又是散开。

　　当天夜里，老者回到了帐篷之中安歇，只是那布帛之上的膜拜画面却是始终在脑海之中萦绕不去，鬼使神差之下，将那古怪神像拿了出来，并照着那动作试着膜拜，可明明看去十分简单的动作却是异常耗力，只做了一遍，就疲劳异常，最后倒头睡去。

　　第二天起来，他只觉得自己精神百倍，而自己本来染霜的鬓角居然又恢复了乌黑油亮，连脸上皱纹都消去了许多，并且思绪也较往常更为清晰敏捷。

　　他登时知晓，那神像和那卷布帛肯定是宝贝。当即回了老家潜修，只是不知是练岔了还是本性显露的缘故，人变得越来越是暴戾。一年下来，便借此法掌握了常人不具备的力量，凭空挪物，隐身藏形，口发百音，钢筋铁骨，水火不侵，力大无穷。

　　他年轻时曾做过山匪，只是年老体衰，才以盗掘为生，而今恢复了一身气力，自又是干起了老本行。

　　一连几年，着实做下了不少惊天大案，因为发现官府兵丁拿他无可奈何，也是胆子渐大，后来更是肆无忌惮劫掠官银，终是引来了官兵征缴，只是他仗着一身本事，流窜诸洲，后来更是吸引了一批徒众，并教授其等膜拜神像之法。

　　本来再这么下去，其可能当真再也无人可制，只是一次准备攻打州府之时，路上突遭大雨，又遇山洪暴发，门徒散尽不说，自己也是被山石淤泥掩盖，不得出来，数十天后被当地老农发现，却还未死，被州官以铁箍锁住，并将随身之物一并送去了朝中，因为其人刀枪不入，无惧水火，故最后坑杀了事，而那神像及布帛则为治易国国主所得。

　　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其人身死后，那些门徒却是散落四方，此辈也是学了膜拜之术，并凭着记忆自行雕琢出了神像，却发现如此亦是可以获得力量，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此法越传越广，惹得国中动荡不止。

　　但与此同时，治易国官军也是一样得了朝廷授法，用以对抗四处匪患，双方对抗也是渐渐脱离了凡俗层次，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张衍看到这里，便收回了目光，这无疑就是季庄道人那等膜拜法仪，只是此刻却是落在了布须天里。

　　他再起感应游走了一遍，发现不止是这一处，好几处界天之中亦有相类似的道法出现。

　　唯有昆始洲陆和山海界中没有这等迹象出现，这应该不是其刻意避开的，而是这两个地界一个位于布须天核心所在，灵机极盛，又有诸多异力存在，另一个乃是有他伟力庇佑，所以这道法自行投奔去了那些力量薄弱之处。

　　这是季庄道人的试探么？

　　他思索了一下，这或许是自己接连观察到此法，引得其人有所感应了，现在抛出这些，是看他有无发现其人之事，假设他出手，那无疑是印证了此事，若不出手，则便可在布须天中传播道法，也不损失什么。

　　他想了一下，决定由得其去。

　　此人能用道法直接渡入布须天，那毫无疑问是借用了造化宝莲之力，就算他现在直接出手抹除这些痕迹，其若有意，也还会再度用其他方法，是阻拦不住的，反还会因此暴露自己已然知晓其人手段。

　　还不如先放着，随时能够察看到其一举一动，若是超出一定界限，那再出手将之处置了便是。

　　再一个，季庄也没本事隔着布须天来观察到里间具体动作，至多只能感应到自己投入的道法消亡与否，所以并无法构成什么大患。

　　需知现在布须天现世之中在原先道法断绝后，不止是一种法门冒了出来，而在修炼到高深地步时，效用都是相差不大，他倒是想看看，在面临诸多道法之时，世人究竟会如何选择。

　　思定之后，他不再多想此事，而是转首观去，这么多年过去，现在所能察觉到的最后一处浑天也终是逐渐挨近了。

　　早在四大派开派之前，九洲之上就已然是宗门林立了，先后也出过不少斩去凡身的修士。

　　只是那时候九洲紫清灵机尚是丰沛，所以这些人就算有渡空之能，大多数也并未想过离开此处，另觅他界，毕竟要找寻到相同界天也是不易，稍不小心，还有可能迷失在虚空元海之内。

　　但随着后来灵机渐弱，西洲诸派混战，一些人败亡于互相攻伐之中，一些人则是选择破空飞去，而到了后来，九洲亦是有少许四大派之外的飞升之士。

　　不过他以太上伟力察看，却并没有发现九洲过往飞升之士的下落。所以他怀疑，此辈是有飞升去处的，说不定就是在某一处浑天之中，而这一处的可能性极大。

　　就是不知当初是谁人营造出这片浑天的，而不管是最早那些修士，还是后来飞升之人，当都是没有接引符诏的，却都能去到此地，这无疑也是大能所为，不到炼神层次，是无法做到此事的。

　　九洲这么一片地界被诸位大能关注，一定有其独特之处，只是现在他功行未曾达到大德之境，也没法看出那几位的真正用意，不知能否从这一处浑天内探看到一些有用东西。

　　他于心下一唤，过得许久，一阵阴风飘入殿中，现出一个模糊人影，对着座上一揖，道：“彭向拜见太上。”

第一百一十九章 空域不空镇玄功

　　张衍看向彭向，因为受契约所制约，其无法再去侵蚀修道人，反而只能依靠吞吐灵机而存，所以此刻看起来，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名修士了。

　　天魔虽也善变，可以幻化成人心所需望见的模样，可以他能为，自是不难窥见真实，知其非是模仿，而是本质上已确然有所改变。

　　他起意一转，一枚玉符凭空显化出来，落于其人面前。

　　他道：“此物可送你去往一地，去到那里该如何，又如何去得，待时机到来之后，你自是知晓该如何做。”

　　彭向接好玉符，道：“恭领法旨。”再是一拜，就化阴风而去了。

　　彭向回去之后，便就沉浸入浊气之海中，积蓄力量，默默等待，忽有一日，那玉符骤然飞出，便化出一道灵光大母，并在面前打开，他知是时机已至，就身化无形，成一股阴风往里飘入。

　　张衍此时也是察觉到自身感应被一股力量所阻碍，这是一股完全陌生的伟力，这说明开辟这处浑天并非四位祖师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一位先前完全不被人所知的大能。

　　这一位对外态度不甚明朗，无论派谁去都不稳妥，彭向作为受得约束的玄阴天魔，却是十分合适，就算被杀灭，他也能知悉里间具体情形。

　　不过为了不驱逐异力，这方浑天他同样不会放任在外，所以此界一旦有分离之象，而那时候彭向还不曾出来的话，他便会亲自出手定合此处。

　　彭向入得界中，却发现自己站在一处荒芜地星之上，周边是无垠虚空，这里给他感觉却是死气沉沉，本来诸界灵机大兴，这里也应该受得感染，但是却丝毫没有这等迹象。

　　随他意念一起，霎时游遍整个地星，但是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光秃秃一片，甚至连沟壑和星坑都不存在，说明这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太大变化。

　　他感应延伸出去，时不时可见得一两颗与脚下地星相类似的所在，同样是荒芜一片，不见半个人影，并且没有一颗散播光热，所以也不存在在他界能够见得的浩瀚星宇，有的只是一片寂暗。

　　若是修士到此，可能会不喜这等所在，可身为魔头，他看待此处与平常地界也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可能就是这里没有浊气灵机。

　　玄阴天魔在无有生灵的前提下，则靠浊阴灵机而存，灵机不灭，便不会消亡，但是这里却是一点供自己存续的东西都是感受不到，只能靠自身力量维系。

　　好在出来之前就有准备，只要不是随意挥霍力量，足够坚持长远了。

　　他这时拿出一只匣子，只一打开，似乎有呼啸声起，里面就有无数魔头如洪水喷流一般汹涌而出，并往四面八方散去。

　　在这等荒僻虚空之内，自己耗费法力有些得不偿失，这些魔头则可替代他向四周围查看。

　　他在漫无边际的虚空之中遁走，周围景物一成不变，十分枯燥乏味，可且不说他本身乃是玄阴天魔，但凡修到这般境界的修士，心神都不会因此被扰动。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他忽感一只魔头传来感应，却是又发现了一颗这地星，此星表面看去与先前所见无甚分别，可他却是清晰感应到，其分明比其余地星小了一圈。

　　在一众相同的物事之中，有一物却是格外不同，自然招人眼目，他意念一转，已是落到了那处魔头身上，瞬息间就将之替代了。

　　此刻他已然现身在了那一颗独特地星之上，先是检视了一遍，见得这里有不少修道人曾经驻留过的痕迹，而且不止一处，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虚空之中并不是真的一无所有。

　　而这处地星之所以小了，那是因为被先前到来之人以法力塑造了不少洞府，并且他还看到，先前来人似乎还试图在此塑造地火风水，看去想将整个地星改换成灵秀之地，可显然最后没有成功。

　　不过能做得此事之人，那至少也有凡蜕修为。

　　他从遗落的痕迹判断，宿住在这里的，实际上从头到尾只是一名修士，其人应该是停留过较长一段时间，至少有千多年，只是不知后来为何放弃了。

　　凡蜕修士若亡，那便会重归虚空，周围一应物事也会被吞夺，可现在看去，不是如此，其人应该是遇上了什么事离开了此处，而且走得非常匆忙。

　　彭向猜测这位很可能也是自外而来，因为周围一切都是千篇一律，所以索性在此塑造了一处符合自己心意的洞府，后来可能是发现了什么，这才弃之不顾，不过其人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倒是值得一探究竟。

　　他又是仔细搜寻了一下，并且试着再现过去景象，可惜的是，这里面并没有此地主人身影存在，好在其人离去之时并没有刻意遮掩行踪，所以他很快就确定了其遁去方向，于是他便朝此跟随而去，因他无法确定其人路上会否变换去处，所以途中还不断放出魔头，以免漏过什么。

　　尽管这样，却也未必一定能够找准其人下落，虚空无限，谁知那人会到底转向何处？只要当中某一个线索一断，那就无法再接上了。

　　幸好这一次他运气不差，很快又在一颗地星之上发现了其人留下的痕迹，并且这一次，还找到了一件修道人用以停驻分身的法器，应该是其人在发现什么的时候为了防备意外，故意在此留下的，不过这东西后来并没有被启用过，从这里看，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稍作检查过后，他意外发现这里面竟还潜藏有一丝神意，可已然十分微弱。

　　他人若得此神意，或许要费一番周折才能寻到正主，可他身为玄阴天魔，不管对方是生是死，只消凭此神意一用，就可遁落至其主落处之所在。

　　于是身形一转，遁入那一丝神意之中，而后再次回至世间。

　　然而周围景象却是出人意料，两旁是高大巨壁，笔直峭立，而中间则是留出一隙长长通道，不知通向何方。

　　他往天顶望去，见有一阴云笼罩在那里，但并不如云而动，而是厚实粘稠。

　　此等地界，竟是给他一种囚笼之感，不过即便这里真是囚笼，却也困不住他，不说他外间还有不少分身，就算今回到此的分身全灭，在山海界中一样有无数分身可以替继。

　　他把身形一晃，霎时变转无形，便沿着通道往前遁去，许久之后，那山壁如同往两旁移开一般，霍然露出一大片空地来。

　　这是一处形若山谷的所在，四周被高壁围拢，上方留着密密麻麻的洞窟，而中间则满是倒塌石柱和断墙残垣。

　　这时他神情一凝，发现在最为中间那处，却是盘膝坐着一名双眉飞扬，眸若星光，面庞俊朗的年轻道人。

　　他本拟渡去人心神之中一看究竟，然而一试下来，却发现此人精气神俱完满圆润，根本无隙可寻，立知此人不好招惹，在敌友未明的情形下，他也不准备现身出来，而是决定先把周围情形探看清楚。

　　只是下一刻，他却觉得一丝不对，他本是无形之躯，若是不刻意显露出来，通常斩得过去未来身的三重境修士也无法发现他，可是这一位，却是直接望了过来，并抬袖而起，随手朝他一点！

　　彭向顿感一股莫大危机袭来，对方明明只是出手一指，没有显现出任何威势，可他居然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办法抵御，若是不躲，则必无幸理，于是一转意念，准备跃遁到别处魔头身上，反正自己已是来过此处，就算离去，也是找得回来，然而意念方转，却是发现自己被一股力量生生拽住，居然无法挪动半分。

　　那道人见他没有反击手段了，似乎有些失望，直接收手回来，并道：“道友既然不请自来，何必在那里站着，不妨到得近前一叙。”

　　彭向会过不少高人，但是一上来就被压落下风，几无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却是极少见到，他把身形显出，走那了道人面前，道：“尊驾方才收手，又口称道友，莫非看不出来在下异处么？”

　　那道人无所谓道：“那又有何区别？既然到了这里，那便就出不去了，无论你是何身份，那俱是一般。”

　　彭向默然片刻，打一个稽首，道：“在下彭向，还未请教道友名姓。”

　　那道人一扬眉，坐在那里回有一礼，道：“贫道沈崇。”

　　彭向看了看四周，道：“不知这是何所在，道友又为何说我等出不去了？”

　　沈崇撇他一眼，道：“你自何处而来？”

　　彭向刚想回答，其人却一摆手，“罢了，此事无关紧要，”他对着四面山壁一指，“你上去走一圈便知端倪。”

　　彭向心意一转，霎时来到了一个洞窟之前，却发现里间有一座道人雕像，面目衣饰俱是精致，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又挪至另一处洞窟，果然见得另一个雕像，在一个个看下来后，他神情凝重，身化阴风，又是回到了原地，道：“道友，莫非那些俱是……”

　　沈崇一点头，道：“不错，这些人俱是以往飞升至此的修道人，现如今都是变成这番模样了。”

第一百二十章 纵入浑冥心不移

　　对于那些雕像来历，彭向方才就有一些类似猜想，现在得到沈崇亲口证实，一时间也不禁联想到了更多，过有一会儿，才是转神回来，试着问道：“这些同道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

　　沈崇道：“有些人是寿数到了，因是无法出去此间，也就未曾还归虚空，长久之后，受此间固束之力，便就凝化为雕像，有些人则是因为这里无灵机存续，料到自己如此下去必无幸理，故是索性顺从此力侵蚀，自愿变化固合，以求将来还有机会能解脱出来。”

　　彭向不禁问道：“那道友却为何不曾变作这般？”

　　他过去并未听说过沈崇之名。自从入了张衍座下之后，虽然他知晓山海各派是自九洲迁徙而来的，可关于九洲之前的一切却是会本能回避，不敢去多做探查，生怕无意中触犯了什么忌讳。

　　只是他感觉出来，沈崇绝不是新近到来之人，应该在此已是有极长一段时日了，那为何他人尽化此像，而其人却是无事？

　　沈崇理所当然道：“那只是因为我不愿认输而已。”

　　彭向不解道：“不愿认输？”

　　沈崇这时抬起头来，环目四顾，道：“此辈碌碌，皆成固像，而今可为我对手之人，也唯有这座坚牢了，我却是要见识一下，它能固束我到何时，最后究竟是我被化像在此，还是我打破囚笼，从此出去。”

　　彭向此刻能清晰感觉到其人身上那股昂扬斗志，尽管身为玄阴天魔，可他与修道人接触多了，也是知道，在此等逆境之下，还拥有如此坚定的心性意志是如何不易，他点头道：“到此我便是明白，许多人并非是败于外敌之手，反是倒在了那寂寞一途之上。”

　　这里寂寞，非指离群索居，也非指绝顶孤寒，而是前路渺渺，不见大道。便如眼下，修士进来只能被困束在此，无望上境，没有出路，诸物更是一成不变，那又是何等绝望。

　　沈崇一扬眉，道：“纵入浑冥心不移，存神即可问太虚，区区寂寞，又有何惧？”

　　彭向看出他所言确实是内心之中如此认定，也是在想，若此人当初不是失陷在这里，而是落身在外，那么搅动诸界之人，则必有其一。

　　他道：“我有一事请教，这里空空如也，毫无半丝灵机，既然诸多同道皆是身化固像，道友却又是如何捱过去的？”

　　沈崇见他说及此事，却是第一次露出笑容，道：“这正是此中乐趣所在。”

　　彭向道“怎么讲？”

　　沈崇道：“过往有不少同道来此，每来一人，身上多少会携有些许紫清灵机，我便会拿出所有紫清灵机与之赌斗，其人若胜我，那我身上灵机尽归其人，输了则我取其所有。”

　　彭向望了一眼周围，洞窟数目着实不少，假设每一个洞窟之中皆是有一名同道的话……

　　他又看向沈崇，面前这一位到如今还是好端端坐在这里，那就说明其人至今从来没有落败过哪怕一次，这个推论可谓十分惊人。

　　需要知道，面对的敌人可能不见得只有一个，有些修士尽管实力不强，可却拥有着莫测手段，而在这等绝境中，往往会爆发出比以往更为强横的力量，这里只随便想一想，就知其中凶险了，也难怪自己方才在此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沈崇道：“道友不必想得太多，这里只有半数人我曾经会过，其余人在我到来之前便已化作雕像了。”

　　彭向摇头道：“那也是十分了得了，可若来人无心与道友赌斗呢？”

　　沈崇随意言道：“那也随他，只是时日一久，除非自愿化为雕像，终究是会寻我一搏的，便紫清用尽，能与人一战，也是乐事。”

　　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彭向却是从中感觉到了几许残酷意味，来人紫清灵机一旦用竭，那无疑会盯上沈崇手中所持，那是毫无退路的斗战。

　　不过若换作是他，则会将紫清灵机分作几部用于赌斗，这样就可试探出沈崇实力，若是感觉不敌，那么还可慢慢思索对策，等到最后再殊死一搏。

　　想明白了这些，也就知道，只要此间规序还是继续延续，那么沈崇就有办法存续下去。

　　不过彭向认为，等自己把这里消息传回去后，恐怕就将是另一番光景了，说不定此间未曾寿尽之人都能得以解脱。

　　他想了一想，又问道：“这些同道该是从不止一处地界飞升上来的？”

　　沈崇道：“的确非止一处，只我所知，便有十余处之多，只是其中唯有九洲来人斗战之能尚可，而那些其余地界到来的，一个个俱是孱弱无比，不堪一战，不提也罢。”

　　彭向想到那些九洲之人或许原本与太上识得，这倒不能不关注一二，便道：“不知何处是九洲来人？”

　　沈崇看他一眼，道：“你是从九洲来此的？”

　　彭向道：“非是，在下自山海界而来，九洲诸派因是灵机耗尽，故是诸派合力，破界飞升至山海界，此地灵机丰沛，可容斩得凡身的修道人存身，故也无需再另觅他界了。”

　　沈崇点点头，道：“九洲最后一次来人乃是一名唤作玉陵的道友，其人似是一派掌门，倒也有几分本事，其人曾言，九洲灵机将尽，故手中并无紫清灵机，现如今也是一样化为雕像。”

　　他伸手朝某一处一指，“就在那处，那里俱是九洲来人。”

　　彭向看了过去，那里之人虽是化作雕像，可当时身貌形态仍在，可就在这时，却感得某一处雕像似与别处有些不同，不由多看了两眼。

　　那雕像形貌是一名中年道人，身躯魁伟，体格雄健，与他人不同的是，其上似有几分生机流散出来。

　　“这是……”

　　沈崇言道：“这人乃是泰衡老祖，我以往在九洲时，也曾听说过他的威名，当初到来此间，其人早已化作雕像，只是留下了一缕神意，除此还余得不少紫清灵机用以接济后来人，传闻其人妖、魔、玄三道兼修，本事着实不小，纵化雕像，也还能留得一线生机，将来若得机会，难保不能化生归来。”

　　彭向听他言语之中有感叹之意，便道：“道友可是遗憾不能与之一斗么？”

　　沈崇摇头道：“我曾入得其人神意中与之斗战，当初我来时他还能胜我，可惜其人身化雕像之后功行却是再也不得长进，如今却也不能算得是一个好对手了。”

　　彭向道：“道友以为，这一位还能再还转回来？”

　　沈崇很是随意言道：“谁人知晓。”对于他来说，再非自己对手之人，已然不值得多做关注了。

　　彭向见已是说到这里，便又顺便问了问其余人的名姓，对此沈崇所知也是不多，因为这里还包括一些西洲修士，早在诸派东渡之前便就飞升到此了。

　　彭向记下其所知的一些人后，便问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道友在此想来已是长久，可知晓这里是何人所设么？”

　　沈崇道：“其人从未在我辈面前露过面，难知其来历。不过先前不少人到此时，言称自家乃是借用先人接引符诏方才到得这里，可最后在此看过之后，方才知晓其等先人也是一样被困在此地，而这些人来自不同所在，足见背后这一位神通之大。”

　　彭向道：“将如许多同道困在这里，也不知用意何在。”

　　沈崇无所谓道：“这位法力境界定在我等之上，若是修为不到，那多想无益，何必去费那等心思。”

　　彭向点点头，他也知背后那一位能开辟浑天，并能将诸多飞升修道人接引到此，不定也是一位太上，所以也是未敢多谈，于是道：“在下此次到来，非是飞升至此，而是奉谕令而来，查探此界详情，既已探明这里大概，也是需要回去复命了。”

　　沈崇道：“我知你是玄阴天魔，若还有分身在外，当不致就此败亡，不过因这里固束之力，你离去之后。这里所见所闻，却也无法为分身得知。”

　　彭向道：“不瞒道友，派遣在下来此的乃是一位太上，有太上伟力相助，却是不难离开此地。”

　　沈崇虽与诸界修士有过往来，但从未听说过太上之名，可是彭向这一说，他却是无端知晓了何为太上。

　　而就在此时，这方似从来没有变动过的地界却是轰然一震，他与彭向都是不知原由，但都能隐隐感觉到，这是太上之称说出后，自然干涉到了这里原来规序。

　　彭向在虚空之中取出一枚金符，起意一注，霎时间，一道灵光大幕攀升起来，可就在这一刻，周围又是发生了震动，有不少洞窟之中的雕像就因此碎裂开来，他不知发生了何事，只是知晓必须快些离开了，临去之前，他转首对沈崇言道：“道友何不随我一同离开此处？”

　　沈崇却是并不领情，道：“道友若可以出去，自去便是，我早是说，这处牢笼乃我对手，若不得胜，不会离去。”

　　彭向也只是多问一句，且他此刻似有预感，沈崇不随他而去，或许才是一个好选择，故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冲其人打一个稽首，就往灵光大幕之中投入进去。

第一百二十一章 欲还浑一逐异力

　　彭向自灵光大幕之中走了出来，感应了一下四周丰沛灵机，确认自己已是回到了山海界。

　　他此时才忽然想及，自己回来前所感受到的那场震动实际应该是金符与固束之力产生了冲撞，若是晚出来一步，可能就已是被留在那里了，只是当时却不曾想到这一点。对此他倒是不曾后怕，有的只是对大能伟力的敬畏，稍稍定神，起意将金符引出，气机一转，便已跟随其中指引挪遁而去。

　　下一刻，他已是落身在一处大殿之前，对门前道童一礼，道：“劳烦童儿通禀一声，说是彭向回来复命。”

　　道童对他一礼，道：“祖师知道尊驾回来，命我在此处等候，尊驾进去便是。”

　　彭向谢过，就往殿中走去，只是举步同时，就觉自身好像卸去了什么负担，同时也好似少得什么东西，动作不由微微一顿。

　　对于这等异状，他猜测可能是自己在浑天内中了什么手段，只是走到了张衍这位太上门前，才是原形毕露，自行退走。

　　可再是一想，觉得这应该不会是那处界天主人有意针对，而极可能是去过一趟后自行沾染的，不然自己可未必回的来。

　　思索之间，他已是来至大殿之内，行至阶下立定，便对着座上一拜，随后双手将金符高举，道：“彭向见过太上，此行已了，前来复命。”

　　张衍微微颌首。按常理说来，彭向在回来之后，他已是能够从其身上看到以往所发生之事，不过这位浑天之主似是戒心极重，自彭向回得山海之后，其过去所见所知就在极快消退之中，甚至连其自己也察觉不到这等事。

　　所以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大概，不过有金符带回，这里有他伟力存驻，只要入界时不曾被驱逐出来，那么就算彭向诸事皆忘，他也一样可以通过此物了解其人所历一切。

　　他目光一落，那金符一转，来至面前，很快化入他神意之中，只是一瞬之间，便已是知悉所有。

　　过往九洲那些飞升之士果然下落在此。

　　这里不但有玉陵这等曾经与自己打过交道的人物，还有泰衡、沈崇这般早前耳闻之中的人物，也难怪外间从来不曾望见此辈。

　　沈崇不跟着过来确实是个明智选择，彭向在浑天之中历时尚是短暂，受得那里固束之力侵袭不多，可其人不同，在那里已然沉浸长久，若是强行出来，很可能就会被那股力量强行化为雕像，其人虽未必知道此事，但本能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也最是契合心意的做法。

　　只是早前除了九洲修士之外，布须天现世之内并无飞升之人莫名不见，便是失陷在虚空元海之中，也都是有自身之结局。

　　而这一处浑天之内却有极多修道人化为雕像，所以此中不仅仅是有布须天修士，更还有其余现世之人。

　　可这位浑天主人如此做究竟用意为何呢？

　　似如四位祖师那般在九洲之上留下道统，又在布须天外开辟浑天，还留下造化之精残片或是造化之地，这许是为了期望后辈能够成就上法，助他们早些归来，所以才留下一脉或者数脉传承。

　　但这也仅止是猜测而已，因为大德归来代价极大，似如那一位吞夺诸有之事就是先例，或许诸位祖师并不是如此想，而是另有打算。

　　而这一位浑天主人的行事风格却是与四位大为迥异，没有流传下任何宗派不说，还把飞升破界的修士聚集一处。

　　他再是一思，目的说不定也有可能是一致的，只是所采取的手段不同。

　　这一处浑天主人能够阻碍那灵机大兴之势，并把整个浑天搞的死气沉沉，说明其所存驻的伟力比四位祖师还要多，要是其人利用这一点在布须天中做文章，那也是极大麻烦，所以这必在他驱逐之列，哪怕将整个浑天毁去都在所不惜。

　　念头一定，他便调运起自身法力乃至布须天伟力，就往这处浑天之中侵入进去，由于此间本就是从布须天中分离出来的，所以面对这等侵袭根本毫无抵抗之力，轻而易举就被他突破进去。

　　而在侵入进去后，他并没有急着将这股力量驱逐出去，而是借着这一处为跳板往外窥看。

　　从四派祖师留下的那几处浑天来看，不管哪一个都有造化残片亦或是造化之地留存，所以这一处浑天背后也极是可能有这等物事存在的。

　　很快他发现，这处浑天十余处接引门户，其中多数通向早已覆灭的现世，只有寥寥几处尚还存在，背后皆有一枚造化残片加以维系，其中倒是不见造化之地，但也不排除对方将之遮掩起来了。

　　浑天之内，沈崇坐于高壁之下，正是闭目入定。

　　他认为世上无不漏之法，就算表面看去已臻完满，那也是自己功行不够，不曾发现缺漏所致，故仍需时时打磨。

　　这也被他看作是争斗的一种方式，不过不是与敌相争，而是与己相争。

　　这数千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完善自己的功法，不过随着修为日渐精深，他也能感觉到，此路就算没有尽头，要想往上去，仍好似欠缺了什么东西。

　　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得天地之间传来一阵阵震动，睁眼看去，了然言道：“想是来了。”

　　在彭向成功离开此处之后，他便已是猜到，要么下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要么就是彭向背后那位太上与浑天主人之间会有一场碰撞，现在这等剧烈动荡，分明就是他猜测之事已然发生了。

　　他还敏锐发现，周围那股固束之力竟是在大幅度消退之中，有不少雕像也是因此开始崩塌碎裂，他没有去多作理会，现在碎裂的这些雕像大多是早已寿尽之人，若是还有生机存驻，那自是不会轻易坏去。

　　且凭这些人在化象之前也不曾托他护持，那他也自不会去多此一举。

　　这时他似是发现了什么，稍作推算，心思一动，再往上望有片刻，过去一会儿，身上似有琉璃晕光闪过，又有无数细碎符箓环绕周身，感应一下攀去了极高之地，顿便见到了那两股渺不可攀的伟力，可只是一瞬间，这一切倏尔粉碎，意识又退回了原处。

　　他发现这一恍惚间，自己神意近乎耗尽，但他能得睹上境伟力，哪怕还不为他所理解，却也是十分值得的。

　　按理说那等层次的交锋，他便是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也没有办法感觉到，可是身上被那股固束之力侵染已久，反却是使得他能够借用此力窥见到一丝变化。

　　他一抬手，身上那层束缚力量已然完全消去，这无疑表明彭向口中那位太上实力更是强横，否则不至于如此。

　　这般看来，等冲撞过后，此地主人很可能是落败一方，此间很可能也是不复存在了。

　　既是如此，他到时也没有必要在此继续待下去了，等到这方天地一打破，就会从此间遁离，唯一遗憾，就是这一场比拼，终究没有分出胜负。

　　就在这时，他见天上好似从未有过变化的阴云一裂，有一道光柱落下，而后里间有一枚似玉似石的东西飘落下来，直至自身面前。

　　他看了一眼，心中莫名明了这是何物，若有所思道：“通向上境之物么？”

　　此物应该早是寄托在此，只是现在两股伟力碰撞，这方地界主人知道自己已然抵挡不住，故是将这东西提前显现出来，并交由他处置。

　　沈崇摇了摇头，若这东西是他赢了这一场比斗后得到的，那么他大可心安理得的收下，根本去不会管其余，但其是自己露出来的，他却根本不会去取。

　　赢而取之，斗胜为上，不贪不过，不妄不失，这可以算是他心中之道，若是因此贪求毁弃，那他便不再是自己了，将来也不可能再在道法上有所精进了，所以这东西固然是好，但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所以根本不去多看，这时恰好感得天地间有一丝缝隙生出，便毫不迟疑一个纵身，身上有氤氲清灵之光一闪，冲天而起，霎时就冲出了这片阴霾遍布之地，随着遗落光华敛去，便就渺无踪迹了。

　　张衍此刻忽然感觉到，浑天之中那股伟力正飞快消去，无疑是在主动撤走。

　　他考虑了一下，既然愿意主动退去，那自己也不必穷追不舍，毕竟对方很可能也是一位大德，说不定也有什么后手，便也不再继续驱逐，而是任得其去，同时意念一转，那些本来沉陷在绝地之中的雕像只要尚有生机存驻，不管是否是九洲飞升之人，都是被他带了出来，并摆在了一处随意开辟的界天之内。

　　他看着那一个个雕像，这些自愿被固束之人，只要心中还有执念存在，还有求道之心未曾熄灭，那么还是有可能还复回来的，不然就只能作为一具雕像继续存在下去。

　　虽他以伟力施为，不难加以化解，可若如此做，那道业之障将一直伴随其人，就算回来，也永无可能再得进步了，所以在此辈不曾主动求告的情形下，他是不会替其等做出选择的。

　　现在无人传递出这等意念，无疑是说这里每一人都希望凭借自身之力解脱此等束缚，而无有一个愿意屈求而生的。

　　这也不算很是意外，需得破空飞升去求大道的，说明原来天地不是灵机衰弱，就是没有攀升上境的功法，能为求道而投向茫不可测的上界，那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至少在道心一途上是过关的。

　　他目光又往浑天之中投落，也是看到了那枚玄石，不过那只是一个照影罢了，那伟力主人将之藏在了别处，非是其认定的有缘人无法取得，不过他若强行去寻，说不定最后也能得一个结果，只是此物并不值得他为此大动干戈，所以在看过一眼后便不再理会了。

第一百二十二章 一朝去缚还本来

　　张衍也是察觉到沈崇遁去了某一方现世之中，那地界倒也并不平常，背后至少也有一枚造化残片存驻，不止如此，那浑天主人的伟力也是往那里退走，随即那一片地界也是从感应之中淡去。

　　只是追入其中就没有必要了，这等所在可能牵扯到这位大德的布置，只要这伟力不再来妨碍布须天，那也用不着去多管。

　　这时他把意念一动，就将感应到的几枚造化碎片都是收了回来。

　　等了未有多久，那股伟力终是完全退去，只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浑天。

　　在无有了这等伟力之后，原先几乎凝滞不动的天地一下变得鲜活起来，诸物开始了变化，一直被压抑的灵机也是随之兴发。

　　哪怕弃之不管，这里也自然会有清浊之气演化生灵万物，只是他在想是否直接将此处浑天打灭，这般就杜绝了这一位所有后手了。可随后推算了一下，却发现这里面恐怕还有其他牵扯，最后结果反而是对自己有利，见得如此，他索性便打消了此念。

　　这时他感应了一下，原本游离在外的数处浑天本来都是布须天一部，现在可谓俱是归来，顿感伟力调和之间也是顺畅了不少。

　　现在尚不清楚是否还有浑天在外，要是被特殊手段遮藏起来，那一时也搜寻不到，可随着他将异力逐渐清除，这些地界终是会暴露出来的，所以此事他也不急。

　　再则遮掩起来的地界虽是难寻，可其同样与布须天别处地界难有什么牵扯，算是只是单独一处存在，若是有所异动，那么他立刻便会有所发现，威胁程度反而是最低的。

　　思定之后，他便发了一道符诏，令纨光六人去往那处被他随手开辟出来的界天之中，负责看守那些被转挪出来雕像，做完此事后，他便入定去了。

　　在浑天定合后不过过去百日，纨光等六人正如往常一般打坐运法，忽然间俱是察觉到一股很是强烈的气机波动，不由得都是睁开眼目。

　　纨光对其余五位同门言道：“你等在这里坐等便是，我去察看一下。”

　　他起得身来，一个挪遁，已是来到那些摆放雕像的洞窟之内，随后脚步一转，来到了那一座最为高大的雕像面前。

　　只是目注片刻，就见这雕像就发出轰轰震动之声，其上生出了一道道细密裂纹，并有白色光华自缝隙之中溢出，那些碎片簌簌掉落下来，还未落地，就尽化烟尘而散，到得最后，仿若茧破新生一般，一名道人从气光之中走了出来。

　　纨光早前已被告知所有雕像的来历，知道这一位道名泰衡，也曾是一派祖师，其人身上生机最足，是最有可能打破固束之人，不想如此快就复还回来了，他打一个稽首，道：“可是泰衡上真？我奉太上之命在此看顾诸位。”

　　泰衡老祖虽然自化固像，但其意识还是一直保持不堕，也能感到外间之事，知道自己为何到此，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这般快挣脱束缚，他还得一礼，道：“此回要多谢太上相助了，不知道友如何称呼？”

　　纨光道：“在下纨光，乃是祖师座前持剑弟子，道友既然脱困，下来可有去处？”

　　泰衡老祖沉吟一下，感应了一下其余雕像，便道：“而今我侥幸脱困出来，算得上是有一些浅薄经验，而这些道友还俱是被困，我还是留在此处，看能否相助他们摆脱束缚吧，也不知如此可否？”

　　纨光一听此言，心中也是浮起一丝敬意，道：“泰衡道友若有什么需用，尽管与我说来。”

　　泰衡老祖当即谢过一声，又是攀谈几句，纨光便就离去了，他则是走到一个雕像之前，对面之人身背双剑，眉眼之中有一股犀利之意，他知此人也是自九洲飞渡而来，只是他早早固束，所以之前并未与之有过照面，其人生气波荡却是尤为强烈，他有感觉，此人无需他帮衬就可自行脱困。

　　又感应了一下，包括这一位在内，此刻大约有三人气机在剧烈变动之中，而无一例外都是九洲之士。

　　他略一思忖，就到了外间，盘膝坐了下来，将自身破开束缚的经验意念传递过去。

　　时日推移，忽忽间两百载过去。

　　布须天某处界天之内，白皑皑的寒原之上，两名还真观修士坐在一堆篝火之前，焰火之上绽放着清清灵光，不但将四周寒意逐退，亦是有一股灵机渗透入两人身心之中，弥补着两人之前因赶路损折的精气法力。

　　其中一个身形矫健的年轻修士打坐片刻，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面露不可思议之色道：“我与迟师兄二人皆是身怀法力，行走这么长远，受得这里寒力侵袭，亦是感觉消耗甚大，也不知当初那个尼连部是怎么迁徙到这寒地深处的。”

　　迟师兄言道：“不外是受得神祇庇佑。”

　　那修士讥笑道：“恐怕这位神祇当初也没想到，他辛苦了这么一场，到头来自己庇护的部族却突然转而改信了魔神，也不知该说他无能还是运气不好。”

　　道法退去之后，神祇也在逐渐增多，除了受得正式册封的正神之外，还有一些只是受得恩示的小神存在，其等只是名义归属神庭统属，实际神庭也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而他们唯有受得供奉才能存生，所以与生灵之间也是彼此共存的关系。

　　其等要拼命为生灵谋利，方可得享香火，可要带不来什么好处，或是无法庇护部族，那么族民一旦转头去信了他神，其就极可能就此被取而代之。

　　那年轻修士嘲弄道：“听闻这部落信奉的乃是从下界传来的神祇，布须天有那许多神祇，一个不成，再换一个就是，却去信什么下界毛神。”

　　对在布须天修道的修士来说，除了山海界及余寰诸天，其余地界都是边鄙之地，不值得多做关注。

　　迟师兄道：“下界灵机如今也是兴盛，听闻厉害人物也是不少，你我修行还浅，还没有本事小看此辈。”

　　那年轻修士无奈道：“师兄教训的是。”

　　迟师兄这时站了起来，一挥袖，将火堆灭了，道：“既然休息够了，我等也该上路了，师弟小心些，在这偏远之地，要么无事，要么就是大事。”

　　那修士苦笑道：“师兄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小弟省得。”

　　不过他嘴上如此说，实际也没怎么放在心上，这回门中只是听了那部族之中原本神祇的禀告，说是部族信奉了魔神，这才吩咐他们前来查看一番，但能看得出来门中对此不甚重视，不然不会连飞舟都不给他们一驾，只让他们自己飞遁过来。

　　迟师兄没再说话，将东西收拾好了，又按规矩往门中送了一封书信，两人乘动玄光，继续往目的地前行。

　　不过半日之后，他们就见地平之上有一线青绿之色浮现出来，再靠近一点之后，陆续见到了星星点点的草木，且越是深入，越是茂密，而此时也能明显感觉到寒意开始消退，并被一股融融春意替代。

　　两人都是吃惊，没想到在这片寒原深处居然还存在这等绿洲，不由对视了一眼，都是惊疑不定。

　　尽管他们眼力有限，却也不难看出，这地方不像是天生而成的，而要营造出这般大的绿洲，那所涉及的神通异力必然极为惊人，这个部族所信奉的下界魔神有这么大本事么？

　　二人继续往前行，出人意料的是，本以为接下来看到的会是一个破落部族，可哪想得到，矗立于前方的却是一座用石块和坚木构建起来一个宏大城池，此城三面环水，一面临崖，很是壮观，城中屋宇宫台也是修筑的齐整无比，其上皆有纹雕浮刻，彩线勾画。

　　此地之人大多长袍短袖，腰围玉带，发髻打理得整整齐齐，部族之人一个个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是蛮荒部族。

　　出于谨慎，二人只是朝祭拜之所远远望了一眼，并不敢靠近，可就是这般，仍是惊动了尼连部中人，本来以为免不了会有一场冲突，他们也是做好了最为糟糕的打算。

　　可是出乎意料，尼连部却对他们没有丝毫敌意，反而很是惊喜有外来之人到此，并热情邀得他们入城，设宴招待了他们，末了还大方向他们展示了祭祀所在。

　　尼连部供奉的乃是一无头雕像，有手有脚，身上覆有鳞毛，模样可谓怪异，也难怪被前任神祇当做了魔神。

　　可在二人看来，膜拜这雕像的部民却个个神智清醒，力量也是异常纯正，看不出丝毫邪祟，照理说还真观只是镇压邪魔，既然对象非是魔头，只是形象怪异罢了，类似神祇在布须天可谓到处都是，所以也就没什么值得追究了，只是他们总是觉得这事没有那么简单。

　　二人在城中逗留数日后，这才回得昆始洲陆上的山门驻地，并将此事郑而重之报了上去。

　　分宗主事真人看得二人交上来的雕像描摹，还有那一套祭祀法仪，亲自推演了一番，发现对方路数的确不是什么魔物，可他也是一样感觉到哪里不对，因为证实对方是正非邪，也就轮不到还真观来管了，毕竟这位神祇已然接了位，也算是神庭中人了。

　　于是他考虑过后，写了两封书信，一封报给上宗，请人呈递至张蓁面前，另一封则是送去神庭处，要他们对此多加查证，不过他也知道，后一封书信未必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神庭只听元尊之命，并不见得会对他的书信有多少重视，关键还是看上宗那里将是如何反应。

第一百二十三章 为解心明外寻道

　　张蓁很快收到了分宗主事报上来的书信。

　　由于还真观排布在诸天的分宗下院并没有一个撤了回来，所以这类呈书也着实不少。

　　这等事本来交给门下长老便好，可她尤为看重此事，凡是底下禀告，无不是要亲自过目。

　　而这次看了下来，她也是同样感觉到了不对。

　　当即转运神意，试着推算了一下，可随即却是眉头一蹙。

　　本来她是想看一看这些人的根底，然后才决定如何处置，可现下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办法看透背后那位神祇的来历。

　　她立时警惕起来，连自己都无法推算出那神祇源头，甚至连一点线索都感应不出，说明立造法诀之人的层次当在自己之上，而似这般大能，却是选择了在一片荒原之上传法，那到底要做什么？

　　她心下思忖道：“这事不能小视，需得告知兄长一声。”

　　此念方起，内室之外传来侍婢的叩门声，道：“掌门，方才自天外送来了一封书信。”

　　张蓁道：“拿了进来。”

　　那侍婢走了进来，将书信摆在案上，一个万福，便又退了出去。

　　张蓁拿起一看，却发现这是自家兄长送来的，上面言及，这件事他已是知晓了，这里面涉及不少事端，牵扯较大，叫她不必插手，就算有这等法门流传至别处，也由得其去，视若不见便好。

　　既是自家兄长正关注此事，她也便放心下来，当即命人去吩咐那一位下宗主事，不必再去管这件事，日后也不必理会。

　　张衍在定坐之中看得很是清楚，那荒原之上所传法门，实则就是季庄道人渡送至世间的道法。

　　这几百年来这门道法开始往外传播，但多是季庄主动在背后推动，很少自我壮大的。

　　这里自也有其原因，此门道法虽然入门极易，且最初只需膜拜即可得到神通异力，可若与其他流传于世的道法放在一起对比，却没有明显优势。

　　这是因为这法门乃是直接指向大道的，所以注定其越往上走越是困难，而不曾修持到一定境界，又难以获得更为强盛的力量，纵然少数人天赋异禀，目前才区区几百载，也不可能有人走到太过高处。

　　现如今诸天灵机大兴，面对那些层出不穷的凶怪妖物，世间求存之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这般一来，那些立刻可获得不凡威能的法诀，才是其等第一选择。

　　似魏子宏弄出来的那套法门就是如此，此法虽然没有办法攀升至上境，可上手却是极快，因法珠不同还可以搭配出诸多手段来，甚至男女老幼都可运使，只是威能有所差别罢了，所以诸界生民，除了那些荒僻之地，几乎都被这等法诀占据了，俨然已是成为了主流。

　　总得来说，季庄所在层次站得着实太高了，所以根本不会去考虑底层生灵所需所想。他未必不知道其中缘由，可以其太上之尊，想来绝然是不会去屈就凡人之意的，故暂时来看，没有什么太大威胁，也就用不着去急着对抗了。

　　东荒地陆之上，道法断绝这三百多年下来，东荒百国内部也是动荡不止。

　　而因为灵机兴发之故，导致妖魔异类又是逐渐开始蔓延泛滥，不过这反而促使了诸国上层比以往更是抱团，可不在百国之列的诸侯，其等就不会来多加理会了。

　　东荒南端海沉山所在，现在已是改名为海胜国，当年这里因为得了那座传法石碑，就算没了道法传承，也一样获得了在世间堪以自保的本事，并且由于不少居住于海上各岛洲上的土著都是逃难来到海胜国中，使得国势反而蒸蒸日上。

　　可就算这样，国中子民也是过得甚为艰难，毕竟这里挨近南罗百洲，那里妖魔数不胜数，就算牛蛟部族投靠了山海各派，也管束不了这般大的地界，所以每过一段时日就有一场与妖魔之间的争斗，这导致国中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之内，很难再有所增进了。

　　国中上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迁徙他处，可是东荒地陆可为人居住的地方已是甚少，除非去往西空绝域，但那里地广人稀不说，现在妖魔异类也不见得少了，至少此间异类他们都是较为熟悉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抗办法，换了一个陌生环境，又要从头适应，他们着实付不起这个代价。

　　高晟图站在石碑之前，碑上蚀文看去仍是那么多，与他小时候第一次望见时看去没什么分别，但是每一次随着功行精进，他再度来此时，却又能看出许多不同东西来。

　　这些年中，魏子宏与诸多同门所推演出来的法门也是流传到了这里，可但凡练了碑上道法的族人都没有回头转修，这是因为此门法诀从修行开始就无需任何外物，只要你能理解其中之意，哪怕不识字，也能修得法力在身，这就意味着哪怕是一个最为底层的族民，也可由此入门，还不需额外付出什么东西。

　　高晟图作为第一个从石碑上获得好处的人，他之功行如今已可与部族之中的化丹长老一较高下，但是从来没有以往修道人所言的玄光煞气的分别，有的只是一路修行上来的单纯法力。

　　他在百多年前就已是如今这等火候了，可是整整百年，没有任何进步，本来被他甩在后面的族人已是明显越他一头，而后来人更是逐渐追了上来。

　　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原因，因为他一直不曾弄清楚，自己修炼之时，既无虚外药，又不用吞吐灵机，那么自己这股力量到底是哪里来的？

　　要说是自内发掘，人身之中可没有这般庞大的力量，不然早就是如同妖魔一般了。

　　这如魔障一般梗在他心里，使他不得寸进。

　　而那些根本不去纠缠这些的同辈，却反而就轻易跨过去了。因为此辈从来不管力量是如何来的，只要这力量真实存在那又何必去管来处？天地如何来，生灵如何来，你又当真能搞得清楚么，又何必去费那心思。

　　高晟图在通过几夜思虑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于一日清晨拜访了如今海胜国的高氏国老，这一位同时也是高氏族主。

　　“什么？你要外出求道？”高氏族主听得他来意，却是十分吃惊。

　　高晟图道：“是，我需要弄明白一件事，我听闻如今各处都有类似石碑被寻得，也不知所习法门是否与我海胜国一般，若我观得，或许能彼此印证，何况，这法门一定是有一个源头所在的，诸位族主当年也曾说过，这很可能是我九洲大能所立，若有机会，我想去亲口问一问这位大能，看能否解我心中疑惑。”

　　高氏国老沉思良久，老实说，每一个在那法门上有所成就的高氏族人都是宝贵的，哪怕其许久没有进步，可能修到这等法力的也没有几个。

　　他叹了一口气，道：“国中这方地界，看来对你来说还是太小了，既然你执意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早些走吧。”

　　高晟图一拱手，道：“多谢兄长。”

　　高氏国老目光复杂地看着他，道：“你可还回来么？”

　　高晟图坦然言道：“我亦不知。”

　　外间他虽未去过，可是只从海沉山这里的情形就可窥见一斑，更别说还有那些翻天动地的凶怪大妖，他着实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平安回返。

　　高氏国老道：“能回来便尽量回来，这里毕竟是你故乡，就算我这一辈不在了，也还有你的族人后辈在此。”

　　高晟图郑重道：“晟图不会忘了。”他重重一拱手，便就转身出去了。

　　他回得家中后，先是与族亲告别，因为此事早有打算，所以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遁空行去了。

　　此行他打算先往西行，在西空绝域上寻访道法，而后再自北折返，绕行北海六洲，若是一切顺利，那么最后再南下返回海沉山。

　　那处临时开辟的界天之中，泰衡老祖端坐在石窟之内，仍是向那几处雕像传递着自身意念，忽然间，他两眉微耸，看向某一处，那里有一座雕像气机正向外溢出，知道在他之后，又有一位道友即将脱身。

　　不过这一次，这与他当初出来之时外壁如鳞而裂的表现却是有所不同，自那雕像中间裂开一道细缝，好似被利剑劈开，里间灿烂金光一闪而逝，而后所有困束之力都是一气消除。

　　片刻之后，自里走了出来一名相貌冷峻的道人，其人鼻梁挺直，脸庞棱角分明，身着日月同心袍，背后两柄气剑若隐若现，整个人透着一股锋锐之气。

　　此人对着泰衡老祖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了。”

　　泰衡老祖还得一礼，摇头道：“不必，道友脱困，非我之力。”

　　他虽将自身脱困经验传递给了对方，不过这一位傲气十足，根本不曾接受，但对他一番好意显然又是领情的。

　　那道人朝四周看了一眼，道：“敢问尊驾，这是何处？”

　　他功行修为不及泰衡，故是浑天之中所历并没有感得多少，只是知晓自己被人转挪到了别处。

　　泰衡老祖还未曾回答，外间接连有清光闪过，似有数人到来，他看了过去，却见纨光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并对那道人打一个稽首，言道：“此处无名，乃是祖师随手开辟之地，洪佑上真若有不明，可随我来，我当解你疑惑。”

第一百二十四章 周游只为问全法

　　洪佑也是想知道自己破界他去之后九洲到底如何了，现在外间又是怎样，所以应下纨光之请，随其前去。

　　一天之后，其人方才转了回来。

　　泰衡老祖道：“道友下来欲往何处去？”

　　洪佑道：“暂无去处，化像之后，荒废功行过久，需得静心修炼，此处便就不差，灵机丰盛，有紫清可用，又无什么侵扰。”

　　泰衡老祖看了看他，道：“或许我不该提及此事，只是当年元阳之亡，也是事出有因，道友该是明白。”

　　洪佑用平淡语气言道：“我既破界他去，又斩断过去之身，便与原先宗派再无牵连，后辈弟子自家没本事，被人覆亡，又怪得谁来？我可无有闲暇去理会此事。”

　　泰衡老祖道：“若道友当真如此想，那是最好。”

　　三百多年来，他也不是只在这里坐着不动，同样也会设法去了解一些九洲过往。

　　元阳派之灭，实则是因为此派投向了玉霄一方，而此事与当今山海界的霸主溟沧、少清乃至诸天宗门都脱不开关系，甚至这里还有可能牵连到背后那位太上，这无疑是织成了一张严密天网。他认为洪佑便是有怨，也需将之掩埋下去或者干脆弃了才是最好选择，不然只会于己不利。

　　两人说话之时，忽然洞窟之中发生了一些响动，两人看去，却见是有两座雕像崩塌粉碎了，显是这二位没有能够回转过来。

　　泰衡老祖叹了口气，在那浑天之中时，雕像崩塌他就未见有神魂遁出，本以为是被那位大能的伟力消磨去了，然而现在也是一样未曾看到，说明若不得脱困，便当真是死路一条，连转生的可能都没有。

　　洪佑没有再说话，冲泰衡老祖拱了拱手，就走了出去，随后在左近寻了一处地界，开辟出一处仅可容身的洞府，就坐入其中闭关去了。

　　泰衡老祖摇了摇头，端坐下来，继续传递意识，这次却是将不得脱困，便会神魂俱灭的下场告知众人，如此在再无退路的情形下，不定可多得几人解脱。

　　高晟图离开海胜国后，就往西而去，有时候飞遁而行，有时候则是借用转挪法坛跨越重峦，然而一路上所见，大多数世人修行的乃是“外丹”之术。

　　这外丹之术也即是魏子宏那炼化妖魔精血之法，只是法珠非是内丹，又是外炼之功，所以以外丹称呼。

　　高晟图对这门法诀也是设法了解了一番，知此法虽对外物要求极高，但在修炼同时又可斩妖除魔，十分适用于当下。

　　只是外物再是如何丰富，也需要出外采集，此外还需有人生产耕种，所以这法门也注定了这等事唯有上层之人才能去为。

　　当然，这与以前其实没什么太大分别，毕竟一直以来，不管是一族之人还是一国之人，修行都是极少数人之事。

　　且他发现，这门法诀修炼起来虽也会增进气力精神，并有一定延寿之用，可是至多也就两三百寿数，而他所修习的法诀，虽现在有一道难关不曾迈了过去，可至少还能驻世四五百载，而只要他解决道业之上的障碍，那无疑能获得更多寿数。

　　只是他甚少见到与自己修习相同法门之人，故是每到一地，就将自己所知法门传下，这般人数一多，不但可增加对要妖物异类的人手，未来就也有更多同道与他交流道法了。

　　他这般行行停停，三十载后，穿过天堑，到达了西空绝域，一到这里，心头就感受到一股荒凉之感。

　　这里人迹罕至，几乎无有什么凡世国度在此立足，倒是碰到了不少零散的天鬼部族，见他是修道人，既敬且畏，纷纷避开，只有一些天鬼孩童敢靠近打量。

　　对于这等异类，他没有太多交流的心思，到得这里，只是为找寻可能落在这里的道法石碑罢了。

　　在几次搜寻无果后，他找到了一座转挪法坛，守在这里的乃是一个玄光境界的年老修士，其人满头白发，气机衰朽，看去行将寿尽。因为难得见到有修道人来此，却是对他十分热情，攀谈下来，得知他竟是道法断绝之后才修成得这一身本事，也是吃惊不小，于是小心询问了一下此法如何修持。

　　高晟图对于这门道法却是毫无隐瞒，全数传授给了其人。

　　那年老修士感激言道：“我本以为此身衰朽后，往后难有机会再迈入道途了，可得道友此法，来生仍可修持。”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道友稍等片刻。”

　　他去了法坛的内窖之中翻动一会儿，拿了一份舆图过来，“道友既是要寻道，那么唯有去往人道部落之中方才最好，这里图中记载绝域各处法坛分布还有各部落所在，那些特意用朱笔圈描出来的，乃是凶怪盘踞之地，虽是三十年前的，但想必还有些用处。”

　　高晟图接了过来看过之后，不觉欣喜称谢，这东西对自己十分有用，尤其是上面标示出了凶怪异类出没地域，他可以避过许多危险，再度启程。

　　那年老修士道：“道友满意便好，今回别过，想来再见无期，我私藏了一些好酒，我再唤几个道友过来共饮，权当给道友送行了。”

　　高晟图欣然接受，在此又休歇了一晚后，第二日便与年老修士告别，继续往西行去，因有舆图指引，只消按照上面指引一步步寻了过去就是，着实节省了他不少功夫。

　　这一次他用了十多载时日走访了西空绝域上每一个人道部落，每到一处，就将自己所学道法传授于愿意学法之人。

　　西空绝域的人道部落通常都是托庇在少清派各个分宗之下，这些分宗在道法断绝后也是纷纷设法找寻替代道法的法门，而外丹之术在这里也一样是主流，但是该有的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现在在他到来之后，这里部族又是多了另一个选择。

　　某一次，他在一个部落之中见得几个部族少年十分有天赋，便就在此逗留了一年之久，并将自己修炼心得倾囊相授。其中有一名少年在得传法门之后，便向他诚心请教道：“敢问上师，这门法诀叫什么名字？”

　　高晟图非是第一次被问起过这个问题，他考虑了一下，回答道：“这门道法乃是大能所造，我亦不知道来历，只是如你一般恰好得了机缘，方才学到，我不能妄自定名，你若觉得不便，可自己寻一个称呼。”

　　离了这处后，他继续往西，差不多三十年后，便走到了绝西之地。这里景象却与他想象之中的荒蛮所在大不相同，广袤平原之上长着一株株连天接地的巨木，那繁茂树冠简直是遮天蔽日。

　　他在拜访了此地两位主人后，才知这两位原来本是修道人，只是因为都是散修，又不愿入得内天地中，所以才在这里居宿下来。

　　在这里他见识到了一种有别于他处的独特法门，学法之人只消种下种子，等到果实结出，并吞服下去，就能从同一株草木身上汲取到各种生机精气，并用以养炼自身，修炼此法之人自身没什么太大斗战之力，可却能御使各种神异植株藤蔓作为自己助力，且愈是草木繁茂之地，所能动用的手段也就愈多。

　　高晟图也是大开眼界，而此地之人对他带来的道法也是十分感兴趣，也是愿意与之交流。

　　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载，本来再往西去就很少再有人道踪迹了，不过听闻荒原深处可能有上古遗迹存在，故他有心过去一探。

　　此地两位主人听闻他要离开，便赠送了不少种子给他，此物只要种下，无需一个时辰，就可长出一株奇树来，内中自会长出供人安歇的藤网，而在荒漠之地，还可提供足够水源和用以裹腹的果实。

　　高晟图谢过之后，便动身离去，随着他往蛮荒深处行进，却是发现，这里也非是没有人烟，而是居住着不少天鬼部族，且对他十分敌视。

　　他为了减少麻烦，也是远远避开，用了半年时间，终是找到了传闻之中的那处遗迹，只是这里虽有不少古时遗落下来的东西，但却并没有发现记刻道法的石碑，不过正当他想要离去的那一天夜里，忽然感觉到底下震动，随即便见到了一面百丈高的灵光大幕轰然升腾而起。

　　他也是异常吃惊，得益于那年老修士所赠的舆图，他能认出这是一座两界关门，只是这一座并不在图中，或许并不是山海修士所立，也不知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本来他已是准备就此回头，返回故乡了，可是这一次寻道之旅，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那么眼前这一座关门，或许有可能就是自己的机会，可要是对面地界是如何模样，谁也不知，这一步过去，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他在这关门之前思考许久，神情猛地坚定了起来，随后毅然而然踏入进去，只是一闪之间，整个人便随着那关门一同消失不见了。

　　张衍分神在天青殿中正看着这一幕。自他正身传下道法之后，不少部族得了传法，然而在这些人中，唯有高晟图一个想着穷究道法之理，并由此付诸行动的。其一路上主动传授道法之举，也无疑是使得更多世人接触到了这门道法，对于这等人物，倒是可以顺手提携一把。

　　只是他所传之法，不仅落在山海界之中，更是去到了诸天万界。所以只在一界之中走动，是永远无法寻到解答的，故是指引其前往他界，若是其人能把握住这等机会，那不但与其自身有好处，对于这门道法之流传，也同样是十分有利的。

第一百二十五章 清羽漂游天水中

　　张衍正身端坐于清寰宫中，此刻他正沉于神意之中，观望着那一枚造化宝莲的花瓣，此物闪烁明耀，犹如光华凝就，看去竟是比原先大了几分。

　　数百年来的找寻，他也不是没有收获，的确是牵引到了一部分造化宝莲的力量，但每一次仅是收拾得来极其微小的一缕，那源头来处却无从去寻。

　　而且他发现，即便没有他去干涉，这宝莲同样也在恢复之中，只是若不加以留意，则很是难以察觉，由于他的干涉，方才有了眼前这等明显改变。

　　这般来看，季庄道人手中那朵较为完全的宝莲显然也应该是如此情形。

　　他曾经有一段时日不去刻意找寻，这宝莲便没有什么变化，这证明宝莲分开之后，也并不会因彼此壮大而壮大，这般演进是完全单独的。

　　他借用此物，又推演了一遍与季庄道人的斗战。

　　此次仍是如以往一般不胜不败，可这也不是没有用处，每一次他都可以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到了现下，无法压过其人，纯粹只是因为那造化宝莲。

　　这时他心头有一阵感应传来，就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意念一落，却是发现扩散在外的伟力找寻到了一处造化之地，然而季庄道人法力同样也是发现了这里，所以双方法力化身自然产生了一场碰撞。

　　此刻造化之地内，两方伟力在这里交汇，在数度斗争之后，彼此都没能将对方驱赶出去，而周围已是一片虚无，依附在造化之地上的万界诸世皆是崩灭，唯有二人伟力分半对峙。

　　季庄道人正身显然也注意到了此处，便把意念关注进来，使得法力化身停下争斗，随后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慢来，可否听我一言。”

　　张衍意识同样顾落至此，他法力化身也是收手回来，还得一礼，道：“尊驾请讲。”

　　季庄道人言道：“道友当也明白，我二人暂时难分胜负，这般争执下去，谁人也占据不了此处，于我两家都是无益。”

　　张衍道：“尊驾有话可以直言。”

　　季庄道人言道：“与其你我互不相让，那不如将此处分割而治。”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道：“哦？莫非道友还能分割造化之地不成？”

　　造化之精崩裂之后，所有造化之地都是单独存在了，难以再融合一处，更是无法再行分割，或者说目前他所知的同道之中，没人有此本事。

　　那造化残片虽可融入造化之地中，可残片之所以为残片，就是其已然不能自成一体了，故是驻于残片之上的现世并不是恒常永驻的，或能存在许久，可终究是会崩亡的，而不像布须天现世，只要布须天还在，那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

　　若说季庄道人有割裂造化之地的办法，纵然可能是依靠造化宝莲，却也需重新评价其能为了。

　　季庄道人言道：“我所言分割而治，非是将这处造化之地分开，我也无此本事，而是自内划定界限，各是执掌一片，你我皆不为那御主，而若有外敌，我等可合力御之，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思考了一下，虽然这一处造化之地远比之前所见小的多，可他也没打算就这么轻易让了出去，只若是这么一直争斗下去的确对双方都无好处，合力共治倒是一个办法。

　　因为双方这等意见是建立在彼此奈何不了对方的前提下的，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一方力量压过另一方，那么一定会毫不犹豫将另一半制御之权夺了回来。

　　他也能想到，对方主动提出此策，或许也有什么用意在内，不过他也不怕对方弄手脚，自己法力化身在这里，但凡有点意外都可发现，且季庄成为不了御主，也就无法调用这里伟力，力量也就没有增加，于是颌首道：“此法可行，那便以我二人法力为界，以此分隔而治。”

　　季庄道人见他同意，便道：“你我二人既然今日碰面，那不妨定一个规矩，若是以后再遇得这等情形，那便依照此例如何？”

　　张衍略一思索，似两人同时发现一处造化之地的可能虽小，可也不是没有，直接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在没有找到对付其人的办法前，这般做无疑兼顾了双方利益，便道：“暂可以此为例。”

　　季庄道人这时道：“还有一事，也顺便与道友言说了，我在一处现世之中发生了一个宝灵成就的同道，只是与之交言，其却不愿放弃修持，仍是在那里执着进取，若叫其唤得那一位回来，我等布置都要落空，道友何不随我一同将之剿灭？”

　　张衍对此却是不置一词。

　　季庄道人看出他不肯答应，遗憾道：“道友不愿，我亦不会勉强。此事我来解决便好。”

　　他上次就看出张衍不会去做这事，说了出来，只是打个招呼，只需后者不来妨碍自己便好。

　　两人在此事机了结，便以双方伟力对峙之地为划分界限，各自退去。

　　张衍这具法力分身一念转动，只是一瞬间，方才崩塌的诸天万界便又是复还回来，不过这一枚残片当是方才在这现世之中转挪出来就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里本就没有什么生灵，此刻在他意念催动之下，生灵也是随之演化出来。

　　他能看到季庄道人同样重塑了诸方界域，但并没有像他一般再去催发生灵，而是任由其自行演进，但现在诸世灵机兴发，终也是会有生灵出现的，而到时也必然是会向此界之内传播道法的，这也应该是其主要用意之一。

　　他思考了一下，既是如此，那自己也不妨在此间广传之前推演出来的道法，趁此机会比较一下，双方道法，到底孰优孰劣。

　　山海界，翼空洲，凤鸣峡。

　　清羽门掌门陶真宏站在金殿广台之上，两袖随风飘荡，面前有一卷玉册漂浮，每过片刻，就会以指代笔，在上点划几下。

　　自道法断绝，清羽门也同样在找寻办法，因为门中历来功法都是讲究御使异类之法，所以不外是从豢养妖物之上着手。

　　他也是看过了魏子宏所立之法，的确不错，十分适合眼下，和他们路数也有些相契，可但凡想有作为的宗派，都不可能让后辈弟子去修习外来之法。

　　这里并非是敌对抗拒，只是出于承传道法的执着。

　　若是后辈弟子修习的乃是自身宗门所造立的法门，那么纵然比外来之法差得一筹，本身认同尚在，脉传也可以说没有断绝。

　　可要是修习了外法，纵然修士自身本心认同，可数代乃至数十代下来，又或者修士转生之后，绝不会再单纯把自己当作原本门派的修士。

　　据他所知，少清、溟沧无不是另造道法，这两派大能尤多，由原来功法之上再推演出一门可为弟子所用的道法不是什么难事，甚至门中上真对于某些转生回来弟子还可以用大法力强行提升其神通能为。

　　所以清羽门也是需要一门可以使用长久，并且不弱于外来道法的法门！

　　而今日，数百年来的努力却是可以收尾了。

　　这时有一名弟子走上高台，躬身言道：“掌门真人，诸位长老都是到了。”

　　陶真宏伸手一点，那一卷玉册上清灵光芒转动片刻，便倏尔合拢。他一挥袖，将这一捆玉简递去那弟子面前，道：“你拿得此物去给诸位长老览阅。”

　　那弟子小心接过，躬身一揖，便退了下去。

　　许久之后，那弟子转了回来，声音隐隐带着一丝激动，道：“掌门真人，各位长老皆是称赞掌门之法甚合我宗门路数，哪怕将来道法归来，此法亦可万代传世。”

　　陶真宏叹道：“惜乎晚了四百载，多少才智绝俗的弟子因此不得入道。”

　　那弟子道：“可有掌门此法，不是有了更多入道之机么？”

　　陶真宏摇头道：“一世一机缘，有时错过了便是错过了。”

　　虽天机看去不绝，每一人都有一丝成道机缘，可最适合入道的那一世若是错过，那便很难再有机会了。

　　他转过身，沿着广台玉阶走了下去，到了下方，两名弟子立刻将面前金铜大门推开，他迈步行出，已是站在一处高台之上，而下方宏伟大殿之内，在座二十几位长老都是站了起来，齐齐施礼道：“见过掌门真人。”

　　陶真宏走前几步，在掌门之位上坐下，拂尘一摆，道：“诸长老坐下说话吧。”

　　众长老称谢一声，这才落座。

　　陶真宏这时道：“当今天地，行将步入诸法相争之世，我清羽门若要立足山海，护得山门不堕，唯有广传道法。”

　　下方有长老赞同道：“弟子赞同掌门真人之言，弟子听闻还真观在道法断绝之后，非但没有如别派一般将各处下宗分观撤回，反还加派了人手，如今还真观已是声震诸宇，其法也为诸天同道视作道法断绝之后的正传之一，而我派格局与还真观类似，若能效仿……”

　　陶真宏摇头，还真观之所以声势大涨，那是因为此派擅长诛除邪祟，在如今灵机大兴的情形下，诸天万界都有其容身之地，可这偏偏是效仿不来的，因为清羽门从根底上说是不如还真观的，后者毕竟是原来九洲的十大玄门之一，积累底蕴都是深厚异常，所以效仿是绝然不可行的。

　　他看向座下，道：“我清羽门行道自有章法，不必效仿他人，吾观诸法，皆是行于地陆之上，而那汪洋之中，方是我辈道法下来去处。”

第一百二十六章 虚中无寂动有时

　　张衍自与季庄道人分治那处造化之地后，意识便就转了回去，继续搜寻造化宝莲之力，同时也在观摩布须天，解化那未见未知。

　　不觉之间，又是五百载时日划过。

　　由于诸天万界修道人都是躲入了内天地，寿数被几位真阳大能法力护持住，所以除了不能往外天地时常走动，表面看去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倒是外天地经过这千载岁月演变，已是大异与以往。

　　在道法断绝之后，诸多后继法门先后兴起，有些只在偏远地界流传，有些则是成为万界通行之法。

　　譬如外丹之术就是其一，这也是由于上宗大派所造法门只是传于自家弟子，所以对外无甚影响力。

　　倒是张衍传下的法门一旦在某一处扎根下来，便就长盛不衰，这法门虽还不算真正完善，可无需外物和修行之法不作隐瞒这一点，足可为各方所接受。所以即便此法修炼门槛也是不低，可却往往是世人第一选择，若是实在无法在此法之上获得成就，才会去考虑其他法门。

　　而季庄道人所传之法，依旧没有能够广泛流传，通常只在最为荒僻的地界，乃至单独一族之中才有传继。

　　不过张衍十分清楚，只要季庄尚在，这门道法是怎么也不会消亡的，且因为此法通向大道，所以越往后去优势越大，等到此中修炼出一二大能，就会牢牢立住，并逐渐成为主流道法之一。

　　这场较量眼前远还不能看出胜负。

　　他把目光转向那方与季庄道人分割而治的造化之地，数百年过去，在他法力推动之下，生灵逐渐兴盛起来，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生人出现，此间他无疑会传下自己所造法门。

　　而在那季庄伟力所主的另一半地界之中，因为没有刻意推动，所以仍是荒芜一片，不过他也注意到，其人心思也不在这里，而是在搜寻那个遁逃在外的宝灵。

　　那一个造化宝灵应当是灵机兴发之前就已是成就，他认为，自己与季庄所找到的那造化之地，应当就是其原本藏身所在。

　　可面对季庄道人，就算有造化之地可以托庇也是无用，其当是预见到了那一幕，故是提前从这里撤走了。

　　这无疑是一个明智选择，且其应该本来就擅长逃遁躲藏，所以季庄道人用了这么许久也未有能够将之找到。

　　只是虚寂之中并不好过，不但需躲避季庄道人，还需避开那一位存在。

　　倒是有这一位在，无疑可以牵住季庄道人大半心思，倒非是什么坏事，他推算了一下，却并没有见得什么结果，显然在下来长远的时日中，这宝灵被季庄找到的可能极小，只是他隐隐感得，这里面天机莫测，利害难辨，似是别有玄机变数蕴藏其中。

　　镜湖之中，那一位存在的分神被困在虚实间隙之中已然许久无有动静了，他自身意识因无法与外交感，也是逐渐陷入凝滞不动之中。

　　忽然间，他似察觉到了什么，一下醒转了过来，却见面前站着一个身影，便喝问道：“谁人在那里？”

　　那人影呵呵一笑，道：“道友可想过脱困么？”

　　分神盯着这人影，自己是被造化宝莲困住的，可对方却能够直接来至自己面前，并与自己交言，定然大不简单，他疑声道：“你是何人，又为何要助我？”

　　那人影道：“现在诸世被固，难再改换，我甚厌之。唯有尊驾出来，方能打破这僵局。”

　　分神冷笑道：“只是我被造化宝莲困住，你又如何助我出去？”

　　那人影悠悠言道：“也不是没有办法，若是造化宝莲之间互相对抗，那么凭尊驾本事，想来不难脱身出来。”

　　分神一惊，道：“你手中有造化宝莲？”

　　那人影道：“道友无需去管这些，今回我只是来问，你是否愿意出去，若是不愿，那我也不必再在此处待下去。”

　　分神问道：“你何时动手？”

　　那人影道：“既然道友有意，那么只需耐心等着就是了，时机一到，你自会知晓。”言毕之后，就倏尔消去不见。

　　分神看着那人影消失之地，此刻他差不多已是知晓对方手段了，其人应该是找寻到了留在外间的神意，才能借此传言与他。

　　这样他倒是有些看出其人诚意了，对方花了如此大的功夫，绝不会只是为了与自己来说两句话。

　　他不由考虑起得失来。

　　他虽是被镇压在这里，可同样也避免了那元主之神的追剿。

　　可即便没有他，元主之神一样也是会恢复的，只是过程将极为漫长，但他却是等得起，等到元主之神把那一位唤回来，那么有无他也就无关紧要了，所以等待下去看去也是一个选择。

　　只是季庄道人未必会让他等到那等时候，他有种感觉，其人也在谋划一桩大事，特别是其人拥有造化宝莲，说不定未曾到得那等时候他便被先行料理了，故若有机会出去，他定然不会放弃。

　　曜汉老祖意识回到正身之上，对坐于旁侧的玉漏、羽丘二人言道：“事情成矣。”

　　玉漏道人叹气道：“真要这般做么？”

　　曜汉老祖道：“此是破局机会，等到季庄那宝莲塑就，并将自身力量全数接引回来，那我等便再无可能出头，亦无法攀升道境，两位道友可是甘心么？”

　　羽丘道人道：“可若甘伏其下，仍能维持当下，可若那一位倾吞诸有，则我必入永寂。”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道友不必为此担心，就算这分神被那一位吞夺回去，其也无办法立刻倾夺诸有，季庄和那玄元道人定会出面剿杀，所以此事绝不会那般糟糕。”

　　羽丘道人言道：“那道友现下可否告诉我等，又去哪里找寻另一朵造化宝莲？”

　　曜汉老祖意态从容的朝外伸手一指，道：“何必去寻，不就在那里么？”

　　“道友是说……”

　　两人顺他气意所指望去，都是立刻反应过来，在得知这一结果后，两人都是惊讶无比，好一会儿，羽丘道人才道：“可是谁人去取呢？”

　　曜汉老祖道：“现在虚寂不就是有一个现成人选么？”

　　羽丘道人道：“其人法力稍弱，恐到不得那里。”

　　曜汉老祖看向二人，深沉一笑，道：“两位道友以为，其人为何能在季庄道人追剿之下逃遁这许久？”他顿了一下，才道：“这里，我自会教其解决之法。”

　　无名界天之中，高晟图站在一根巨大浮木之上，周围是汹涌滔天的大浪，他整个人不停随着波涛上下起伏，看去随时可能被掀翻抛飞，可每回浪头卷过，他仍是牢牢钉在那里。

　　他抬头看去，透过重重阴霾，能见得天穹之中有一日三月高悬。

　　他也不知自己这是到了哪里，若是这里也以白昼黑夜为一天的话，那么当是过去九百多日了，周围所见都是这般景象，并且没有见得任何地陆岛屿，这些汪洋好像把一切都是涤荡干净了，一路行来，没有见得丝毫生机。

　　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选择，在跨过界门之前就想到有此般可能了，现在情况其实还算好，至少没有落在虚空之中。

　　又是几天之后，他算了一算，差不多已是要满千日了，这时见周围风浪稍小了一些，上空也是云破天青。便就将一枚玉简拿了出来，法力入内一转，自然有蚀文显现出来。

　　这里浪潮起来时可谓毫无征兆，他并没有办法静心修持，所以但有闲暇，只是自行推演蚀文，这般做也不是没有好处，虽然那障碍仍是未曾跨了过去，法力修为也没有增进，但对于道法的理解却是日渐加深。

　　正推演之时，他眼角之中忽然感得一个巨大阴影，侧首一望，见得那竟是一头海中巨兽的尸身，正漂浮在水面之上。

　　他不由精神一振，举凡生灵，很少是单独存在的，既是见得，那近处必然还有其他生灵，果然，无有多久，一群模样古怪的飞鸟过来，纷纷停留在那巨兽尸身身上，或是啄食，或是左右张望。

　　他更感振奋，有这等飞鸟出现，说明左近多半是有岛屿或者陆地的。

　　而此刻千里之外，两个裹着兽皮，腰间插着骨刃，看去大约十三四岁的少年沿着一处陡坡一路飞奔，最后来至一处高出海面的山崖上停住。

　　一个个头粗壮的少年擦了擦被风吹得通红的鼻子，局促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嘴里嘀咕道：“阿昙，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另一个少年机灵瘦小，正眺望着海面，面庞之中透着忐忑和紧张，似乎在等着什么东西出现，只是等得时间越久，他越是焦躁，心道：“应该就在这里，我没有记错啊，莫非真的只是一个梦，不会不会的，阿母早上真是做了肉粥的，阿父也是出去捕猎了，那这里也不能有假。”

　　这时他见海平之上，一个黑点出现在那里，不由眼前一亮，忍不住不向前两步，踮脚探头看去，忽然感觉自己被一把拽住，扭头看去，那粗壮少年冲他抱怨道：“阿昙，你不要命了？”

　　机灵少年方才发现，自己不知觉间已是走到了悬崖边上，差一步就要掉下去了，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面上却是嬉笑了一下，道：“阿果，多谢你了。”

　　被称作阿果的粗壮少年撇了撇嘴，正要说什么，可这时候却忽然张大了嘴。

　　机灵少年也是转过头去，就见海风扫荡过的稀薄云霓之上，一人正背对着被朝日浸染的金霞，迎着风浪，从无尽汪洋之上渡空飞来。

第一百二十七章 气自喧天触灵源

　　无名界天之中，高晟图在两名少年指引之下，来到了其等部族之中。

　　在此之前，通过与两名少年的对话，他很快就学会了此地语言，并从那名为昙的少年口中，大致了解了这里情况。

　　此地部族本来都是生活在大河平原之上，只是突发的一场大洪水，将几乎已知可以居住的地界都是淹没了，存活下来的部落只能往高山之上迁徙。

　　只是这里食物获取困难，可以耕种的土地很少，只能靠族中青壮打猎捕鱼维持生存，且因为生存之地狭窄，也限制住了人口，眼前这个部族大概只有三千余人，可能突如其来一场天灾，就会夺去所有人的性命。

　　他的到来很快引发了这个部族的轰动，自从大水倾世以来，其等就再没有见过外来之人，因为他们现在所占据的这座山峰乃是传说中陆上第一高峰，所以有不少人认为，举世之间，也就只剩他们存活了下来。

　　不过当他们再是得知高晟图乃是自海上飞遁而来的，却更是激动无比，因为族中早在百多年前便有贤者预言，说有神自北方乘云而来，能退去大水，解救万民，如今其人到来，不正是印证了这个预言么？

　　族长立刻将其请入自家屋舍之中，并将最好的衣食供奉上来。

　　高晟图见这衣物不过是兽皮鞣制，用骨针缝制起来的，食物也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腌肉，但他没有嫌弃这些东西，而是郑而重之收了下来。

　　族长很是高兴，高晟图接受了他的赠礼，意味着愿意帮助他们，那么部族存在下去的希望无疑将会变得更大。

　　高晟图没有立刻做什么事，在此休息了一晚，下来数天内，都是在部族四周查看具体情况，很快心中便就有数了。

　　他来至此界，是为问道传道，不过他走访了这么多地界，心里也是十分清楚，这里生民首先需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事，没有衣食饱暖，随时可能面临天灾的威胁，又如何可能跟随他学道？

　　这时他从山海界携带来此的种子就十分有用了，这些东西能在西空绝域那等坚硬土地之上长成参天巨木，种在这里自也是不在话下。

　　唯一一个难处，就是此等植株若要长得如同他当日所见那般高大，是离不开灵机的，虽然这里天地也是有一些灵机的，可并不丰沛，故是这些灵木会长得极慢。

　　这里他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以法力温养，等到结出果实，可以养活更多人后，就叫那些孩童跟随自己学习道法，等到修炼出来法力，再反过来养炼更多灵木，等到生活之中再离不开道法之后，此间生民自会自发对此维护重视。

　　不过这些都是要长期维持，所以他现在只是拿出来一些短期内可以见得成效的草菇，这东西其实本来是灵木之上的共生物，也能用来充饥，并且一长一大片，可以马上解决部族面临的困境。

　　在他推动之下，只是两年之后，整个部族情况就大为改观。

　　这个时候，高晟图这才开始传授道法，并告知前来修道的一众小儿，“道法若强，足可以改天换地，据我所知的一些大能，这大水举手之间就可退去。”

　　在他看来，对付异类妖魔实际反而简单一些，而天地劫灾却是最难对抗的，偏偏这片天地之人所面对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坐在底下的阿昙眼前大亮，问道：“老师见过这等人么？”

　　高晟图摇头道：“我未曾见过，但确实存在。”随后他看向这些小儿，用十分肯定的语气道：“但便不能做到这些，你等若是道法修为上来，也可以利用那些灵木填海生陆，只要传承不绝，迟早能造出一片供以容身的地陆来。”

　　镜湖之内，曜汉老祖在与羽丘、玉漏二人谈妥之后，就沉入神意之内，须臾，便见一个面孔白皙，看来极是文弱的披发修士显身出来。

　　此人名唤原縻，正是季庄道人此次追剿的那个宝灵，他先是打一个稽首，道：“见过曜汉道友了，不知有何事找我？”

　　曜汉老祖回得一礼，道：“道友当是有数，你这般逃遁下去是无有用处的，迟早是会被季庄寻到行迹的。”

　　原縻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在原本之地修行的好好的，哪想到会天降劫数，季庄道人一开始传话给他时，本来以他脾气，不修道法也是可以的，只要能安稳下去就好，只是曜汉老祖却是要他逃走，这摆明了就是拒绝此议，现在季庄绝无可能让他存生下去。

　　他非是人修出生，未曾经过道途磨练，自身本就是个摇摆不定之人，被曜汉老祖这一鼓动，当时头脑一热，就逃了出来，可现在他又后悔了，有心认输，却又怕季庄不肯放过自己了。

　　他也是有些怨气，道：“若是当时不逃，何至于此啊。”

　　曜汉老祖道：“你以为会对你这等宝灵留下活路么，何况现在你已没有退路了。”

　　原縻嗫嚅道：“可我感得布须天那里亦有宝灵化身的道友法力散播出来，我若去投奔布须天……”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据我所知，季庄曾邀布须天御主玄元道人一同来擒捉道友，只是玄元道人未曾答应，可是想要他帮你也绝无可能，季庄也一定防备着此事，你若敢这时露出这等端倪，那恐怕立会暴露行迹。”

　　他语声稍稍一顿，“季庄现在没有找到你，只是因为他另有要事，未曾用心在此事之上，可其伟力时时增长，你又无暇去寻补益，此中会如何想你也是知晓。”

　　原縻苦笑道：“那道友说我该如何？”

　　曜汉老祖道：“能有如今声势，不外是得了部分造化宝莲，可道友手中要是也是握持有此物，那就无惧季庄了。”

　　原縻一惊，道：“别处还有这等宝莲么？”随即他泛起一丝疑惑，不解道：“可既有此物，那道友自己为何不去取来？”

　　曜汉老祖叹了一声，道：“道友以为我不愿么，只是季庄时刻盯着我，难以妄动，否则我何必助你？”

　　原縻低头不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曜汉老祖知道他的性情就是如此，自己往往是下不了决断的，所以继续言道：“道友且快些做出决定，遮掩之法迟早会被季庄找出漏洞，到时道友下场不用我多言。”

　　原縻迟疑道：“此法真是可行么？”

　　曜汉老祖道：“若非我教你藏匿之法，又如何避开季庄追剿？不必疑虑，此法定然可行！自然，你若脱困，也需回来相助于我。”

　　原縻道：“那……请教道友该是如何做。”他说不出拒绝之语，深心之中也不知道是否该拒绝，事到如今，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曜汉老祖当即将如何行事之法道于他知晓，并关照道：“这里面是有一些危险的，特别是在取到之后，必然会现出行迹，这个时候就要靠道友自家了。”又郑重言道：“我只望道友能够成事，不然我这一番功夫白费。”

　　原縻道：“是，我会多加留意的。”

　　曜汉老祖没有就此退去，因为若是放任原縻自己行事，可能又要在行事关头左顾右盼，迟迟不肯迈出关键一步，所以在其神意之中反复催促。

　　原縻无奈，只得按照曜汉老祖所言行事，他看向灵机兴发的源头，那里就是自己的目标所在了，当即遁身而去。

　　他开始还很是轻松，但是很快，就觉得有一股抗拒之力传来，对此他早有准备，而且他也知道，一旦决定动作了，就不可能再停下来了，所以没有丝毫停顿，闷头往深处冲入，但是随着他法力鼓荡起来，自是也将先前遮掩的气机暴露了出来。

　　季庄道人本来就一直在找寻原縻，立刻有所察觉，立时举目看去，只是在见得其人竟是在往灵机兴发所在而去时，不觉有些诧异。

　　可是他很快感到了不对，因为原縻现在暴露了自己，不但是他会知晓，那一位存在也是一样可以感觉到，那其随时有可能出来将之吞夺了，原縻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却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往里去，这里一定是有某种目的的，且大到可以无惧自己，莫非是打那源头的主意么？

　　他神情严肃起来，只是一个宝灵不可能做到此事，但背后要有他人指使，那就很难确定结果了。

　　现在问题他根本无法贸然插手，因为原縻过去无事，可若他去，那必会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所以他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其人行事。

　　张衍正身忽然睁开双目，他方才能感到有一股异动，知是又有事情发生，并且可能涉及到那一位存在，对此他之前就有预感，只是反复推演之下，发现此事很难判断，而且弊中有利，所以没有胡乱伸手。

　　这时他也是见到原縻身影正朝着灵机兴发的源头赶去，从那股法力波荡上立刻辨认出了其来历。

　　他也是一瞬间判断出来，这是别有目的。

　　他心中默算了一下，若是自己此刻上前，倒是可以阻止，可首先不能判别其真实用意，再一个，心中感应告知他，此刻不去干预才是最好选择，所以坐观不动。

　　原縻此刻已然是冲到了灵机波荡的极深处，照理说挨近这里，便再也无法往前进了，除非其伟力能都压过对面，可是其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身影竟是毫无滞涩，一下穿过了阻碍，并伸出手，一把向那源头所在拿去！

第一百二十八章 双莲撞世撼天序

　　原縻能这般顺利穿渡过来，那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一丝神意，此是曜汉老祖所赠，但这并非其人神意，也不知原来究竟归属于何人。

　　其实他对曜汉老祖之言也不是完全尽信，可也明白，若不冒一下险，自己早些晚些都是要被季庄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在逃遁过程中已经离不开曜汉的帮衬了，从最早开始逃亡时就是如此，所以他此刻已然是无法停下了。

　　只是他也没想到，这神意果是有用，方才拿了出来，就十分轻易的就突破了那最后一层阻力，此刻他伸手过去，也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一把就将兴发灵机的那物事拿住了。

　　他记着曜汉老祖之语，自己一旦拿住此物，那周遭伟力波荡会有一瞬暂止，季庄极可能在这个时候过来阻止，所以在此之前就要催动宝莲之力以作抵挡，是故他没有丝毫迟疑，这一得手，立刻将自己意识灌入进去。

　　他之前从未曾驾驭过造化宝莲，但是在握住那一瞬，身上那缕神意就往里渗透进去。

　　这一刻，那灵机兴发之势猛然一顿！随后一股前所未有的伟力波荡如冲击一般散播出来，并与本来沉浸在虚寂之中的造化宝莲之力开始了碰撞。

　　而这一瞬间，非但所有炼神修士感觉对自身修为的压制开始减弱，连那被断绝道法的拘束都是开始松动。且好像有什么遮挡被撕裂开来一般，一股不知来处的力量也是自那破损之处渗透了出来。

　　曜汉老祖在原縻进入灵机兴发深处后便在等着这一刻，他深沉一笑，并没有做出什么额外动作，只是一个吐纳，就将一股力量接引过来，气机也是由此高涨起来，不过他似为防备被季庄发现，很快又将之压制了下来，但自身所具备的伟力却无疑是在飞快提升之中。

　　这等情况，并非是像得了外力补益，而更像是原本缺失的力量被找寻了回来。

　　张衍看着这些变化，眼神幽深无比，被虚寂被撼动的那一刻，他也是看到了某些东西，他能感觉到，先前预兆之中那有利于自身之物，便是落在此处。

　　而就在这同一时刻，被困在镜湖底下的那分神只觉浑身一震，顿觉原本压迫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松脱了，知道是自己脱身的时刻到了。

　　他也是惊喜无比，没想到那与自己传话之人真能做到这一步。

　　虽说缩在这里能够躲避元主之神的追剿，可作为一个独立意识，要是能够脱困，他又哪里愿意被镇压在此？于是当即就要遁走，可是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事。

　　这镜湖之中现在毫无防备，所有人根本不曾料得他脱困，若是强行吞吸一口，定能从这造化之地中取得不少好处，也算是拉近了与元主之神的距离。

　　可他也在想，季庄道人要是反应过来，自己也可能被会再度镇压。

　　这时他眼中流露出一股疯狂之色，就算自己再被镇压，哪怕只是吞吸一口造化精气，也能使得自己实力得到增长，且事情也未必会像自己想得那般糟糕，季庄现在可不见得有闲暇来管他。

　　想到这里，他没有再有丝毫犹豫，用力一吸，顿时无数造化精气被他吞入身躯之中。

　　季庄道人立时察觉到后方动静，他也是皱眉不已。

　　问现在他根本无法抽手出来，因为他手中所持造化宝莲并不完全，力量上不及对手，要是被对手一下盖过，那就别再想翻盘了，那分神的确是钻了他一个漏子。

　　那分神也没有太过贪婪，他认为便宜已是捡到，也该当抽身离去了。

　　在被镇压之前，他就有不少神意留在外间，现在只要一念之间就可以遁离出去。

　　可这个时候，他却是惊讶发现，有一缕神意居然在原縻那里，并借此看见，后者手中所持，乃是一朵金色宝莲，毫无疑问，这便是那造化宝莲了，只是他并不知道为何自己神意能够做到此事，仿佛有关于此间的一切都是一片空白。

　　见此情形，他心中蓦然生出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将那造化宝莲夺来，并持之在手，那就再也无需畏惧元主之神及季庄道人了。

　　先前他已是错过了一次机会，反让季庄算计了一把，这一次可万万不能失手了。

　　想到这里，就把那神意一转，登时落去原縻所在，只一出来，就将宝莲轻易纳入身躯之中。

　　原縻猝不及防，他毕竟不是宝莲之主，全靠那一缕神意才能驾驭此物，而现在神意之主归来，他立便被一股抗拒之力给推了出去。

　　他顿知不好，连忙试图起意联络曜汉老祖，然而还没有等他如此做，一个人影无声无息出现在他背后，并将他裹了进去，其人气机一下便消失不见了。

　　浮现在那里的，却是久不现身的那一位存在！

　　虚寂之中看到这一幕的炼神修士都是人心中一惊，没想到这一位也是出现了。

　　那分神也是瞧见了元主之神的出现，但他却没有退缩，反而直接持拿起造化宝莲，催动其中力量，对着其人就是一晃。

　　那一位存在身影不由一晃，顿时虚黯了几分，然而待其重新稳住之后，并没有退后，反而往分神所在这处冲来，但明显被宝莲之上散发出来的抗拒之力所阻碍，无法轻易挨近。

　　那分神见此法有用，不由大喜，更是不断催发宝莲伟力，在此冲击之下，那身影越来越黯，气机也是随之衰落下去。

　　不过他也很是清楚，这只是暂时压制，只要自己催动的力量稍微减弱半分，这元主之神立时可以恢复过来，若要彻底解决此事，除非自己能够将之吞夺了，念及此处，他眼神也是变得凶狠起来。

　　而双方一纠缠起来，季庄道人这里顿觉轻松了几分，他立将造化宝莲原本浸染诸世之力稳住，这关乎到他谋划的一件大事，万不能被搅乱了。

　　可他心中忽然升起一股不妙之感，往伟力深处看有一眼，也是察觉到了那分神此刻用意，不由神色微变。要是让这两者重还合一，并且手中再持有造化宝莲的话，那自己又怎么与之对抗？他是绝然不会让这等事发生的，于是不停催动手中造化宝莲，试图将此事破坏。

　　可是他很快发现，尽管可以将最外伟力一层层抵消了去，可却没有办法撼动最里层的伟力，就算把镜湖之中所有人唤上，怕都没有用处，除非……

　　他沉吟了一下，将自身意念传入法力波荡之中，对张衍道：“还请道友随我一同出力，若那元主之神被那分神吞了，则将重又变化那一人，且其手持宝莲，将是比原先那一位更难对付。”

　　张衍考虑了一下，那伟力深处的争斗无论哪边赢了，都非是什么好事，既然有利于自己的那一事已然发生，那么再等下去也是没有必要了。

　　而季庄道人不管有什么谋划，在没有完成之前，都还需要维持表面上的安稳，恰好自己也需要一些余暇来消化方才得来的东西，所以至少在眼前，其人与他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

　　于是他也是传意言道：“贫道当助尊驾一臂之力。”

　　季庄道人得了他回言，当即催动造化宝莲伟力，同时吩咐镜湖中所有人与他一同发力。

　　张衍见他动作，也是将自身伟力乃至布须天之力调动起来，同时传意于神常、簪元、青圣等人，要他们与自己相配合。

　　两边这一合力之下，面前那股阻挡之力立被排挤开来，并向着最深之处不断迫近。

　　那分神此刻陡然面对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也是有些不知该先应付哪一边，他也是万万没想到，季庄和张衍两人力量竟能与自己相抗衡，关键是现在他也不可能在两股力量之下从容退走。

　　他念头数转，季庄就算把他擒住，也不过是重新镇压起来而已，还是元主之神的威胁更大，而自己只要把其吞夺了，立刻便就能拥有对抗季庄与张衍的力量，所以对这两人攻势干脆不去理会，只是把大部分力量倾注在元主之神这一边。

　　张衍这时稍作推算，依照眼前情形来看，等他们冲到最深处时，那分神却是有一定可能得手，所以这需要再添一把力，哪怕只是少许一点也好。

　　想到这里，他正身自布须天内遁出，随后起手一拿，就那莲瓣自神意之中取出，同时将其中伟力也是催发了出来。

　　他这一丝力量加入进来，顿时打破了僵局，季庄道人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使力往前一冲，将那分神力量一下压了下去，后者像被浪潮掀翻一般顷刻间就被淹没了。

　　那一位存在见此，正如其来时一般，身影无声无息淡去，显然自知不是张衍和季庄道人的对手。

　　张衍目光一转，却见那宝莲脱离了那分神制束后，远远飘了出去，并又是开始在那里兴发灵机，见此他不禁若有所思。

　　季庄道人将那分神重新镇压回去之后，见他看着那造化宝莲，便道：“道友最好不要去动此物。”

　　张衍淡声道：“贫道自是知晓这里有极大干系，若是要强取，早前便就动手了，只是这般看来，这朵造化宝莲当就是那位寄托意识的大德所持，与那一位存在应该出自一处，可既是这般，此物早就在这里，那一位存在为何对此并丝毫无取拿之意？”

　　季庄道人沉声道：“道友说得是，若是那一位存在早早持有这枚宝莲，那我等谁也不是他对手，恐怕早就能够倾夺诸有了，可是那位大德是绝然不可能这么做的，因为其寄托之意念一旦持有宝莲，那就有可能生出自我，再也不会接引其归来了。”

　　张衍微微点头，果然是这个原因，这与他心下推断相符。这时他抬起头来，往某处看有一眼，目光幽深。他能有所察觉，虽然这件事安然解决了，可由于两朵宝莲之间的冲突，却是使得一些东西永远为之改变了。

第一百二十九章 指向道门得天意

　　张衍现在还不知晓这些改变会带来什么，可对他来说，其实这并非完全是坏事。

　　因为季庄道人一定也同样感受到了某些变化，其人一定会比他更为着紧的，要知在断绝道法后，季庄几乎是将规矩重立了一遍，可是同样，其也必须出力设法维护这些。

　　此刻他出言道：“还望道友勿要再让那分神脱逃出来了。”

　　季庄道人言道：“此回是我失策了，此是有人阴谋算计之故，非我愿意看到。”

　　张衍哪里会不明白，一个宝灵，如何能知晓触摸到那造化宝莲的方法，所以这里一定是有人告知的，且那背后之人也不可能单纯只是为了扰动一下季庄的布置，一定是为了得到什么。

　　可话虽如此，季庄仍是摆脱不了干系，谁叫其人当初言之凿凿，承言不会再有那一位存在的威胁呢？

　　他道：“既然尊驾言明当初由你来守御天序，那么也当对一应鬼祟伎俩有所提防才是，若是总有变故，那又如何使我辈信服？”

　　季庄道人打个稽首，道：“道友说得是，此后万不会再有这等事情发生了。”

　　张衍道：“愿是如此。”

　　言毕，他意念一转，正身已然落回布须天，在清寰宫中落定。

　　他回想了一下方才情形，却认为有一事值得注意。

　　就在他与季庄合力对抗那分神，最后力量尚还差得一线时，季庄却并没有请求他将手中那一朵莲瓣祭出。

　　这着实值得玩味。

　　他一直在想，若是方才自己未曾及时拿出此物，季庄又会如何选择？是另行动用什么手段，还是干脆以其手中那朵宝莲直接引动这枚莲瓣之力？要是后者，证明这莲瓣便是离了宝莲，其人也能够加以驾驭。要是他方才坐视不动，或许就能将此试探出来了。

　　不过最后他仍是选择直接激发那花瓣之力，因为他觉得如此做对自己更为有利。

　　而现下想来，却是觉得十分值得。

　　他自入二重境后，功行虽是一直在向前迈进，可始终停滞在二重境中。

　　这一方面是他功行还在积蓄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曾见得三重境修士，也就无法窥见上境之能为，而造化宝莲能为大德所持，本身就是与之同一层次的物事。

　　所以观此物之对撞，就等若见得这等层次的斗战，本就有莫大好处，更别说亲自参与进去了，要只是单纯在神意之中转运，虽是蔽绝了某些暗手，可也就无法感受到这些了。

　　而这个其实不过只是意外收获，此次真正所得，乃是两朵造化宝莲的碰撞，使得天理规序撼动，让他看到了诸多玄妙道理。

　　这些妙理很多都是杂乱无章的，甚至还有一些造化之精破散的场景，不过他能感觉到，就在这里面，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就隐藏在这些破乱纷杂无序的画面之中。

　　于是他稍加整理了一下，虽并没有全部整理了出来，但也是有所收获。

　　他发现其中有一物存在，其无名无相，不可触及，不过既然感觉到，就说明能为自家所认知，若能将之找了出来，并全数领会理解，那无疑可获得极大好处。

　　眼下不能触及全部，那很可能是因为所得之物已然超脱了他自身层次，可又因为某种原因却又为他见，这里原因可以暂且不论，只需先寻个办法让自己能够设法辨明。

　　他略作思索，已是有了一个主意。

　　片刻之后，一个道人身影慢慢在面前凝聚出来。

　　这是心识映像，可以说是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己功行法力的具现。

　　因为那物既然可以为他所见，那么与他必然是有某种牵连的，既然无法直取，那么不妨绕行。以另一个自己，或者说是让法力功行来直接接纳此物，那就无需再经过他感应乃至领会一关。

　　而他本身可以试着观想这个自己，这就与解化未见未知一般，你在望见的此物的路途之上，却又并没有能完全看到，等到能够清晰得见之时，自然也就理解了这里一切。

　　只是他心中总是觉得，这些东西像是有人刻意传递出来的，且从表面上看来，就像是留给自己的，因为早在之前就有了清晰感应，这指向委实太过明确了。

　　但也有可能，此是留给那已然在迈去三重境途中的炼神修士的。

　　现在虚寂之中，恐怕也就唯有他一个未曾被造化宝莲所阻的二重境修士，这才出现如此情况。

　　可不管如何，这是一件好事。原本大德远去，上进之路不知何处去寻，现在经由这一场变故，却无疑是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他能够窥见到一线门径了。

　　季庄道人回去之后，感应了一下，见镜湖之中所有人都安然不动，眼神顿时有些不善，他也能想到，今次之事，一定与镜湖之人有关系。

　　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曜汉老祖，不过在一番长思之后，也不知出于什么考量，他却是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甚至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交代。

　　镜湖另一处，曜汉、羽丘、玉漏正三人围坐在一处。

　　曜汉老祖神色如常，羽丘、玉漏却是看得出来有几分严肃，做好了被发难的准备，然而等了许久下来，却是迟迟不见任何动静。季庄道人也不像是要麻痹他们，而是看去真的不打算继续追究。

　　羽丘道人言道：“莫非那季庄并未疑心道友？”

　　曜汉老祖言道：“错了，正是确认乃我所为，方才没有什么动静。”

　　羽丘道人言道：“哦，这是如何？”

　　曜汉老祖道：“我早便说过，两位道友莫把季庄看得太过厉害，就算得了造化宝莲又如何？其人在镇压了那分神之后，又阻断了道法，这已是牵制了他绝大部分力量，已是再无余力来对付我等了。”

　　顿了一下，又言：“他现在若要惩戒我等，无非镇压和将我等赶了出去两种选择，可前一种他无力去为，后一种则他并不敢如此做。一来我知晓之事不少，怕我出去之后，又给他找寻麻烦；二来万一我等不小心被那一位存在吞夺了，岂不是助长敌势？所以反还不如当作什么都未曾发现，让我等留在这里，要有什么变故，他也能及时阻止。”

　　玉漏道人道：“道理是这般，可照道友这么说，我等无疑已是被季庄盯上了，只要其人抽出手来，想来第一个要做之事就是收拾我辈。”

　　曜汉老祖道：“两位道友勿为此忧，此回纵然被扭转了过来，可是有些东西却是弥补不回来了，不然我又何苦做得这番布置。”

　　玉漏道人言道：“道友是说……”

　　曜汉老祖言道：“此回天序摇动，我法力着实提升不少，季庄便是当真对我等动手，亦是无所畏惧，除非其人不顾一切将造化宝莲之力全数挪来，可如此就等若舍弃前面所有布置，他断然是不会这般做得。”

　　玉漏道人言道：“那敢问道友，下一步又该如何走？”

　　曜汉老祖神秘一笑，道：“下一步，自然该是传道了。”

　　玉漏、羽丘二人都是不解，“传道？”

　　曜汉老祖道：“不错，正是传道，两位以为那季庄断绝道法当真只是为了阻止那一位倾灭诸有么？”

　　他朝外一指，“两位道友若是一观，便可见得，现如今依附镜湖的现世生灵，多数信奉一门道法，若无有人在背后推动，又怎可能如此？”

　　羽丘道人仔细看有一眼，发现的确是这样，不禁皱眉道：“那季庄为何如此做？”

　　攀附在镜湖之上的现世如何，他之前从来不曾关心过，因为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也丝毫影响不到他们分毫，可现在却发现季庄着眼于此，自然无法理解。

　　曜汉老祖道：“此刻时机未至，缘由先不予多说，只我若要得回力量，则这一步必不可少。”

　　玉漏道人有些担忧道：“看来季庄尤为重视此事，道友如此做，岂非就是明着与之对抗了么？”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两位道友既知其迟早是要与我等翻脸的，那就不必退缩，趁此良机，反可争取更多。”

　　玉漏、羽丘二人仍是觉得有些奇怪，就算将道法传播于此又能如何，现世之中生灵，他们一念转动，就可以将之覆灭，看去根本是无用之举。

　　只是他们也能感觉到，经历方才那一事后，曜汉老祖与之前有些不同了。

　　若说之前他们还能与之平等对言，可现在，其人却是隐隐居高临下，且他们也是生出了一股忌惮之感，故而心中虽有些许异议，可都没有出言反对，此刻皆是一个稽首，言道：“便如道友所言。”

　　无名界天之内，泰衡老祖端坐在那里，这几百年中，又有不少雕像碎裂，此刻矗立在这里，也不过只剩下七座而已，要是这些雕像也尽数崩裂，那么他也就该离开此处了，只从内心深处而言，他自是希望这些同道能够回转过来。

　　能被那浑天主人吸引过来的，从心性到资质无不是上上之选，当初又是满怀希望飞升他界找寻道途的，要就如此神魂俱灭，那委实也太过可惜了。

　　就在这时，他感得一尊雕像开始晃动，不由把注意力投去，这一座雕像主人恰是之前感得生机未消之人，只是之前迟迟没见打开壁障，并且生机反而在消退之中，他本以为也是无能恢复原身了，可没想到，这时却又有了动静。

　　不一会儿，就见雕像外表之上有无数生机勃发，绽放出一轮轮青色光晕，并有氤氲云光环笼，裂开之后，再有百来息，这些方才散去。

　　然而显露眼前的景象却是令他惊讶，那里并没有人出来，矗立在那里的，却是一株身如桃干，叶似芝冠的苍翠灵树。

第一百三十章 相从心起唯斗胜

　　泰衡老祖见这一株灵树生机可谓盎然，但是偏偏没有半分法力溢出，不觉有些讶异，只是片刻过后，见自上面结出了一枚果实，心思一转，却是有了一些猜测。

　　这时洪佑自外走了过来，他方才也是感得这里动静，本是以为又有一名同道醒来，可没想到居然见得一株灵木。他看了几眼，才道：“这位道友该是寿数渐绝，便是脱困出来也无有可能修持多久，故是以独特手段避劫重修。”

　　泰衡老祖点头，赞叹道：“这门法诀确实玄异，竟能舍己功法重焕新生，盗取一丝天机，算得上是上乘道法了。”

　　洪佑道：“除了法门玄异，当还有相合宝物为借托，不然做不成此事。从功法路数上看，这一位也是九洲旧人了。”

　　泰衡老祖颌首道：“这位也是一位立派之祖。”

　　两人说话之间，却见那果实晃动不已，随后一声脆响，蒂剥而落，到得地上，倏尔裂开，从中出来一个目若辰星的小童，一身道装，只是身上半点法力也无。

　　泰衡与洪佑二人对视一眼，都是将自身气机收敛起来，同时照影入世，这般哪怕凡物都能望见他们了。

　　小童一见两人出现，便打一个稽首，道：“贫道功行一朝散尽，倒是让两位道友见笑了。”

　　泰衡、洪佑二人还得一礼。

　　泰衡老祖道：“道友今朝脱困，已是否极泰来，来日不难把功行再度修持回来。”

　　洪佑也是点头。

　　两人都是明白，这一位虽是为了避开死劫，一身功行尽数舍弃，想要恢复原来修为，就要重新修行一遍，可其原本的忆识经验却是保留在那里，而且如今这具身躯乃是借托重塑，可以说潜力比原来更高，只要外物不缺，用不了多久，就又可修持回来。

　　至于道法断绝一事，那是针对后来修道之人，这一位也未曾身死，仍是原来那人，不过换了个身躯而已，所以道法之绝尚还落不到其头上。

　　泰衡老祖道：“而今该当如何称呼道友？”

　　那小童道：“我避死盗天，方才得焕生机，原先道名也自不必再提，两位道友唤我蟠栖便是。”

　　蟠栖现在没有什么法力，所以哪里都去不得，谢绝二人帮衬，自去外间寻了一处偏僻之地，权当日后修行所在。

　　洪佑看了看余下那些雕像，知道能复还回来之人终究寥寥，便道：“此界不过送我暂且容身，等这些事了之后，想必再不复存，皆时道友准备去得哪里？”

　　泰衡老祖抚须言道：“或许会往山海界一行，一观如今诸派声势，而后再找合适之地开辟洞府。”

　　他也是听闻自己弟子易九阳转世之身继续延续了瑶阴派，心中甚是欣慰，不过其人如今乃是太上弟子，所以不便上前打招呼，好在诸天万界现在往来方便了，觅一清静之地潜修当是不难。

　　洪佑道：“恕我直言，到了道友这般境地，甚难再往上走了。”

　　泰衡老祖感叹道：“纵然难行，我辈亦还有机会，而今道法断绝，后来人要修至我辈修为，却是难上加难。”

　　洪佑没有再说什么，他不知自己能否修至上境，可唯有早些斩却过去未来之身，方有资格去谈论上境机缘，而今天多说了几句，已是耽误了不少功夫了，所以一个稽首后，就回去自家洞府，持功定坐去了。

　　无名界天之内，高晟图站于一株巨木横干之上望着天星转动。

　　按照这里日月升降，又是过去了五十载，不过他也明白，不管这里过去多少年，自己若能有机会回去，也不见得时日会是一样，或许是方才过去未久，也或许过去了更长一段时日了，若是后者，也不知海胜国那些故交亲族如何了。

　　阿昙自远处小心走了过来，恭敬道：“老师，所有人都是到了。”

　　高晟图道一声好，沿着树干走入一处巨大树洞之中，这里站着百余人，都是当年在他身边听道的弟子。而这许多年过去，当初那些少年都是成长起来，有些天资杰出的，功行已是隐隐赶上了他。

　　只是这些年他试着与这些少年论道，却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解答，甚至这些弟子所思所想尚还不如山海界一个方才入道的修士。

　　后来他发现，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此界族民没有见识过开阔天地，不知己身之渺小，且自出生之后便一直居住在这片狭小地界之上，这也限制住了他们的格局。

　　而山海界那些弟子，知道自己不过是诸天万界之一员，更有无数大能修士居于九天之上，心中无疑对自身之存在有着清晰认知。

　　有鉴于这等原因，他决定离开此处，继续去往外界寻道，于是当即将自己意思道与众弟子知晓。

　　“老师要离开这里？”

　　底下一众弟子都是难以置信，五十年下来，高晟图已可算得上他们的精神支柱了，本以为今次仍是如以往一般听道，可现在闻得他居然要走，不少人不由慌乱起来，纷纷出言劝他留下。

　　高晟图坚持己见道：“我留下的灵木，已是足够族民生存繁衍，有无我已是一样。”

　　现如今部族人口也是一再扩展，因原本山峰因为容纳不下，所以后来利用了灵木填海造陆。

　　开始此事进展颇为困难，每一次都需高晟图亲自潜入水底用法力催发，等灵木生长出来后，再在上面铺设石土，而等到诸多弟子皆得法力后，方才轻松了许多，如今可以为人居住的地界已是比原来扩大了三倍有余，部族早已没了生存危机。

　　阿昙仍然很是冷静，他站出来一礼，道：“不知老师要去到哪里？”

　　高晟图道：“我想看一看能否找到两界关门，去到天外，顺便还可寻访一下可能存在的其他部落，你们可有人愿意随我一同前去？”

　　他自到来这里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当初那两界关门通向这里，肯定不会没有原因，且从道理上说，这里应该也有一座关门，若是自己能找到，不说回去，或许还能去往别处游历一番。

　　阿昙大声道：“我愿随老师同往。”

　　他一语说出，一些弟子也是纷纷出声附和。

　　因见高晟图主意已定，所以众人再是不舍，也只好放他离去，最后商议下来，大约有十人与他同行。

　　这倒并不是说没有更多人愿意跟随了，而是部族之中的捕猎采集大多依靠这些修习了道法的弟子，不可能一下走得太多。

　　三日之后，高晟图与十名弟子以大木为舟筏，在部族众人送别目光之中往汪洋深处飘行而去。

　　他们所乘坐的虽言是木筏，可实际上是一株长了整整五十载的大木，这上面自有树洞可供栖居，还有附生草菇可为必要之时的补充。

　　不过高晟图和此回跟随过来的弟子都不需要进食寻常东西，因为以他们的境界，已是相当于化丹修士，只需要吐纳调息便就足够了。

　　这也是高晟图最为难以理解的地方，自己力量到底是哪里来的？只是这么多年还是没能参透这一层。

　　他还引导这些弟子往这上面去思考，然而大多数人却是认为，高晟图乃是预言之中的神人，既然是神人，有此本事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高晟图虽没能找到同道，可认为这样也好，没有这个心障，这些弟子修炼起来也就没有太多关碍，说不定还能继续往上行走，究竟能走到哪里他不好说，但此界之人最大的问题乃是生存，只要过得这一关，未来自有人会去思考这些。

　　他转首望向无尽汪洋深处，希望这一次，能够寻到自己所要的答案。

　　张衍站在清寰宫大殿之内，负袖看着前方。

　　那以法力功行具现出来的观想之相此刻变得已是有些陌生，这是因为接纳过来的东西现在尚不能被他所领会所致，如无意外，这应该是一名未知大能留下的力量。

　　若是他功行再度提升，而观想之相再没有更多道理投入进中，那么很快又会恢复方才显现出来的模样。

　　他倒不希望看到情况如此，因为唯有见识到更多未见未知，他才能继续在道途之上前行。

　　随着下来他逐渐深入修持观想，解化未见未知越来越多，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越是如此，他面前所见大道反而越是延伸扩展。

　　他知道，这是自己并没有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之故。

　　再这么下去，他的法力虽可不断提升，但是境界却只能停滞在二重境中，且是越往后越是难寻真道。

　　这就如那渡觉修士一般，任你法力再是高明，再无限提升，也无法打破那一层障碍。

　　他深思下来，或许自己当是换一个追寻方式，而在炼神境中，最为直接的方法，那便是法力与法力的交融碰撞了。

　　然而这个念头才方一升起，那原本一直立在那里的观想之相竟是转首向他看来，而后伸出一指，向着他点了过来。

　　张衍目光微微一闪，只是一转念，就带其一同遁入了神意之中。

　　这应该是自己窥望上境的迫切念头，才使得这观想之相主动向自己出手，因为修士只有通过斗战才能见到更多大道之理。

　　从接纳来的伟力来看，当是来自更高层次，这观想之相此刻或许已可看做是一名大德部分力量的投照了。

　　要是在外动手，布须天诸多现世恐怕就要因此崩灭。

　　好在观想之相乃是他心象具现，与他本为一体，所以可以拉入神意之中，且到了这里，他也可以放开手脚与之对抗了，心意一使，同样是一指点出，一股无尽伟力顿时迎了上去。

第一百三十一章 真法入意不可失

　　张衍伟力一涌出，霎时与那对面力量碰撞在了一起，就在这等时候，他心神不由得一震，有无数妙理涌入意识之中。

　　他眸光闪动了一下，果然唯有法力比拼，才是获取大道之理最为快速的办法。

　　虽这样做自也是蕴含一定凶险在内的，毕竟那里间可能蕴藏有大德所留下的力量，可一旦支持不住却很可能致会被对方所侵夺，甚至失去一部分自我，不过他对此也是有一定把握的。

　　这位大德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不可能是全部，顶多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还不见得能比得上季庄、曜汉等人，也是如此，他才敢于行此事，否则根本不会容许观想之相发动起来。

　　要知如果按部就班去探究的话，难说以后不会有所失差，而现在直接把斗战摆在明面上，从对撼之中来领会真正妙道，却是不用再去理会可能潜伏在底下的东西，所以尽管表面看来争斗激烈，可实际上却反而避过了一些可能存在的危险。

　　随着双方对抗逐渐加剧，那观想之相所投入进来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大，张衍仗着气、力双身，始终不落下风，且随着心中不断涌起的明悟，身上法力更是在升腾之中，始终能跟得上对面的提升脚步。

　　此时他也是感觉到，自己在逐渐挨近那个最为根本的问题。

　　难知过去多久之后，在两股伟力又一次冲撞之后，那观想之相却是忽然停顿下来，再也无法从其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力量。

　　张衍发现，自己无论朝其倾压多少伟力，都是没有任何作用，仿佛对面就是一片虚无，不禁思考了起来。

　　他明白前面可能蕴藏着自己想要知晓的东西，可因为涉及到大德之力，自己若去追寻，不见得能找到答案。

　　而现在若是不去理会，那么大可以现在就从神意之中退出，等到日后再来问对。

　　可要是踏出这一步，而又无法参透其中玄妙的话，那么他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再也不可能去到外间了。

　　只是眼前景象，让他觉得自己隐隐触摸到了什么，机缘若是错失，那未必能在下来争锋之中与逐渐恢复力量的季庄等辈对抗。

　　考虑过这些之后，他没有迟疑，上前一步，整个人就往观想之相迈去一步，顷刻间，整个人就没入其中。

　　而就在同一时刻，他本来弥布在虚寂之中，那无处不在的法力波荡忽然消失不见了。

　　虚寂之中诸多炼神修士立时发现了这等异状。

　　神常道人在察觉到后，本能感觉到此事有些不同寻常，本来修士愿意收去法力乃是自己之事，也不会有人多管，但张衍此前却从来未曾这般做过，此举可谓毫无征兆，于是试着传意一问，但是没有任何回应。

　　他皱了下眉，又以神意向簪元道人道：“道友可知，这是如何一回事？”

　　簪元道人也是不明，他朝下看有几眼，道：“难以知晓，不过玄元道友分身仍在现世之中，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神常道人点头，这是在布须天内，张衍身为御主，当不致有什么问题，他想了一想，道：“我方才问话，玄元道友却无回言与我，想来当有什么事做到关键之处，只是布须天内当不能生乱，道友与我当要稍加留意，免得有什么事端。”

　　簪元道人认为他说得有理，他们并不十分信任青圣及全道二人，因为这几个都是慑于张衍伟力方才蛰伏在布须天中，要是没有了压制，很难说会做出什么事来。

　　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

　　青圣道人虽的确有更为深远的想法，可他也不认为凭借自己方过解真关的修为就能做得什么事，何况张衍只是伟力暂且消失不见而已，谁知下来如何？现在连什么情况都未能确定，他哪里又会有什么动作。

　　至于全道二人更是如此，他们又没有推翻张衍的心思，哪怕现在有人跳出来，恐怕也是上前镇压居多。

　　镜湖之中，季庄道人眼神闪烁，他也是察觉到了某种异样，毕竟张衍之前一直在放出法力波荡搜寻造化之地，与他进行着某种层面上的对抗，而现在突然收了回去，这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持动造化宝莲往布须天、内探查，可转了一圈下来，竟是惊讶发现张衍力量竟是一丝半点都不存在了，可正是因为消失的太过彻底了，反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他本来还可利用赠予张衍的那枚莲瓣进行进一步探查，可惜张衍只要身在布须天，就一定将此物置入神意之中，所以他现在也不能感应到分毫，不觉暗叫可惜。

　　他沉思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露出一丝惊容道：“莫非是……”随即又摇了摇头，“不会，不会。”

　　可要是张衍当真出了什么变故，那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若是此刻他设法侵入布须天中，能否将此地御主之位抢夺过来？

　　如能做成，那么现今虚寂之中自此他一家独大，心中所谋就可放开手脚来做了。

　　这个诱惑虽，可他还是放弃了。

　　如若真能得手，那自什么都不用说，可要是失败，整个布须天定然与他翻脸，先前好不容易定下的规序定会被推翻。

　　要他放弃以往着实费了不少心思的布置去搏一个现在根本无法看透的结果，他是绝然不愿意的。

　　曜汉老祖也是望着布须天所在，对此他略微有些猜测，但又不能肯定。

　　可若是真如他想得那般，那么眼前无疑就是侵入布须天的最好时机，可这没有用处，因为只要他一动，季庄也会跟着一起动作的。

　　这里他无疑是抢不过季庄的，若是布须天给其人占去，那他绝然不可能再翻身了，所以他非但不能动手，反而要盯着季庄，并阻止其人做得此事。

　　无名界天之中，高晟图带着一众弟子航行于汪洋之上已经五年多了，可入目所见仍然是一片无尽水潮，没有任何可以提供落驻的地方。

　　他倒是没有太过失望，早在不少年前，部族之中就放出了不少木筏载着种子往四面飘去，若是碰到地陆，便会依附其上生长，现在没有见到这些，足以说明在他们所见范围内并没有这等所在。

　　倒是这些弟子从部族之中解脱出来，整日只能论法修道，对道法的理解却是比之前更进了一层。

　　高晟图在无事之时也是向其等讲述山海界中情形，引得包括阿昙在内的一众弟子都是向往不已。

　　又是飘行半载后，有一名弟子忽然惊喜大呼道：“老师，看那里。”

　　高晟图顺着他所指方向看去，见一株依稀有些眼熟的大木竖立在那里，这还不算，在大木之下，有一条青灰色的虚影浮现在洋面之上。

　　“莫非是……”

　　他法力一转，腾空而起，自上往下俯瞰，那一条虚影由线化面，在视界之中无限扩展出去，直至与天际相接，不由双目微睁，“这是地陆？”

　　身后一个个弟子也是跃腾至天中，一个个带着吃惊激动的神色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

　　他们自出生之后，从来没有见过真正地陆是何模样，在见到这一方与汪洋截然不同的世界后，一时都是怔住了。

　　高晟图在最初的惊奇过去之后，却是开始琢磨起来，原来部族中言自己是举世最高所在，他本来是不信的。

　　因为这些部族之民先前生存之地仅是局限在一片狭小地界内，不可能放眼到整个界域，只是后来始终没有见得其他地界有人存生，才略微有些相信此言。

　　现在这块地陆的出现，似乎就打破了这个说法，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是不是这样，终须看过才知。

　　既是有了明确方向，他当即命诸弟子推动舟筏往此行去，数天之后，方才挨近了那方地陆。

　　阿昙先是仔细看了看那株大木，道：“老师，的确是我等先前送渡来的种子长成的。”

　　高晟图点了点头，他越是靠近这里，越是发现这里异处，这里灵机远远高于之前经过的地界，而这株大木就算一路顺利到此，也顶多只生长了二十多年，可现在这势头却是穿云入天，比原来部族之中的那些灵木长势还要好，这明显就是受了灵机滋养的原因。

　　见到这些之后，他精神为之一振，要是这处天地内还有两界关门存在，那么无疑只会落在这等地界中。

　　他道：“我等去往地陆探看一番，”顿了顿，又叮嘱了一句，“这里灵机兴盛，难免会有异兽大妖，你们都需小心。”

　　众弟子都是应下。

　　一行人下来便向着地陆深处飞遁前行，虽是一路过来不见人烟，可这里生灵众多，鸟兽之属，都是成群结队，甚至有一次撞上了数万蹄兽迁徙的场景，景象十分壮观，这是众弟子以前从来不曾见过的。

　　他们兴奋不已，这处地界若是可以为人所居，那么大可把原先部落搬到此地。

　　高晟图望见一座隆起的高峰，只是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光芒之下闪动了一下，他凝视片刻，就往那处飞遁，很快便见得这非是什么高峰，而是自平地修筑起来的一座法坛，外沿万里之内，皆是坍塌碎裂的屋宇楼殿，好似这里经历了一场极大变故。

　　众弟子见到这景象，不觉震撼不已。

　　高晟图来至法坛最高处，拂袖扫开碎裂石块，便见台座之上嵌着一枚光亮玉石，内中有一团灵机涡旋，光影灼灼，绚烂无比，只是看有一眼，似就能将自己法力都吸扯进去，他想了一想，伸手向上一按，身躯不由得一震，少顷，便有一道光幕升起，不过上去三丈来高便就不再抬升了。

　　阿昙这时落身下来，好奇问道：“老师，这是何物？”

　　高晟图看有几眼，道：“或许，为师所要找寻的东西，就在这里了。”

第一百三十二章 化合心相明正法

　　张衍神意之中，那观想之相仍是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在不知过得多久过后，这具相身终于发生了某种变化，好似水波一样荡漾开来。

　　张衍身形一晃，终是从中走了出来。

　　而那观想之相却好似少去了什么，变成了一个虚实不定的映影。

　　此物在经过他解化之后，现在仅只是存在于此，并无法再引至神意之外，对于寻常人或许这很平常，但对于炼神修士而言，却又并不平常了。

　　他再是看有一眼，就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修士在神意之中不论如何转动，对外界而言也不过只是一瞬而已。

　　所以便是布须天内外当真生出变故，只要他没有迷陷在那大德所传递出来的大道妙理之中，那也一样来得及出来收拾局面。

　　不过有那么短暂片刻，他的确是真正消失不在的，可以说布须天那一刻是无有御主存在的，若是外敌抓住这一时机，说不定真能闯入进来。

　　好在他分神留在外间，这也算得上是一道屏障，虽无法对付来敌，可只需稍加阻碍，就足够正身转出，直面来袭敌手了，就算手持造化宝莲的季庄道人，也不可能在布须天内对付他这位御主。

　　他此刻察看了一下布须天内外，却是没有再把自身伟力扩展出去，而先是考虑起修行之上的问题来。

　　这次他所见到的一切大道妙理其实是某位大德有意识传递出来的。

　　而确如他先前所想，这些东西并不是专以留给某一人的，凡是修炼到他这等层次的炼神修士其实都有资格接触，只是现在正巧唯有他一人最为合适而已。

　　虽然他与这位大德没有任何意识乃至言语往来，可在彼此法力的碰撞之中，他已是从其人那处知晓了足够多的东西。

　　在顺利从那观想之相中出来后，他已是知晓了那最为根本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一解决，他也是明白了该是如何踏入三重境中。

　　尽管现在还欠缺了一些必要条件，但从此刻起，就算解化未见未知再多也不会陷入无尽大道之中。

　　其实这一次收获不止这些，他还由此窥见到了一丝大德威能。

　　可以这么说，若是当真有一名大德完完全全的归来，那么其人很是轻易就可将现今虚寂之中所有人都送入永寂之中，只要不是未曾到达其人层次，那根本称不上是对等对手。

　　或许归来大德不见得会如此做，可他又怎会把期望寄托于其人宽宏之上？

　　自身存在寂灭皆是操于人手，这没有哪个修士是愿意忍受的。

　　只是要往上走，这里还欠缺关键之物，他需用一物以作寄托。

　　在化解那根本问题之后，他也明白了为何传闻之中大德都是持有一朵造化宝莲，因为此物非但可以完成那最为关键的一步，更不用怕被其余同辈伟力所侵扰，也难怪季庄得了此物之后方能找回一部分力量。

　　他身上虽有一枚莲瓣，可现在已是清楚，这一枚应该是属于季庄之物，别人或可以驾驭，但需在其允许之下。

　　就算他设法壮大了此物，最后也无法为己所用，且一旦自神意之中取出，只要季庄愿意，那随时可以将之收了回去。

　　所以他不准备再动用此物，不过现在倒是可以以此物气机为引，找寻类似之物。

　　照理说，每一位大德所持宝莲除了自己之外，无人可以动用，可从那位大德传递来的意识来看，自造化之精破碎后，这两者之间就已是脱离了。

　　所以这些宝莲此刻都是处于无主状态之中，除非如季庄一般力量已然回来了一部分，方是可能接引过来。

　　故是他只要能够及时找寻到一朵失落在外的宝莲，再借此求取上境，那么就算这些大德归来，也妨碍不了他了。

　　在张衍伟力消失之后，诸多炼神修士就一直在留意着布须天的动静，但却迟迟不见他伟力再度出现。

　　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敢于妄动。

　　这里原因各异。若说布须天内是因为张衍往日威慑，又没有什么足够强力的人物作乱，所以无人敢于乱动。那么镜湖之中，则是各人心思算盘太多，又彼此顾忌，这恰好维持住了一个微妙平衡。

　　季庄道人在有了决定之后，就不再关注此事，反而是趁着张衍伟力消失不见抓紧时机搜寻那造化之地。

　　若是有幸寻到一方地界，那正好可以收归囊中。同时他又不断将道法推广至诸多现世之中。

　　只是令他不悦的是，镜湖之中本来是他一家独大，可现在却又出现了其余传道之人，不难见得这是曜汉老祖所为。

　　然而他经过考虑过后，所做出的反应却如同曜汉老祖所料的那样，没有任何诘问，更没有任何反制举动，全当是没有看见一般。

　　这里固然有他现在没有余暇和把握去收拾曜汉老祖的缘故，还有就是道法之传并不是单靠无上力量就可扭转推翻的，这里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玄妙。

　　若不是如此，他直接以伟力改变所有生灵的意识，或者干脆造出无数信奉自己道法的现世生灵反而还要更为简单一些。

　　不过道法之传虽无法强力干涉，他却可以对道法之主出手，这源头一灭，自然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现在虽是暂且不动，可等到他伟力完整归来时，就可轻而易举收拾这一切了。

　　诸多雕像所在洞府之中，自蟠栖脱身出来后，又是百年过去。

　　泰衡老祖仍是落驻在洞府之中，将这些年总结得来的脱身之法继续传递给余下未曾摆脱束缚的雕像知晓。

　　他同时还劝告这些人，就算此生无望道途，也好过神魂俱灭，所以现在只要能够摆脱出来便好，其余之事大可以后再去考虑。

　　现在剩余这些雕像之中，唯有一座生机最盛，这也是他先前看好的三座雕像之一，前二人皆已是出来，而这一座却是迟迟未能打破坚缚。

　　他已是看过，这一位能够坚持到如今，并非功行超过他人、而是因为其拥有比旁人更多的寿数。

　　而近来这具雕像上的生机终是开始转动了，先是无数繁盛鲜花在雕像之上绽放开来，再由盛转衰，枯败下来，然而每一朵残花落下，就会带走一缕固束之力，而后原来所在又有花朵盛开，随着这个过程不断轮转，洞室之内逐渐变得奇香遍布，光彩烂漫。

　　数十日下来，在那生机催发到顶点时，雕像化为无数花瓣纷飞而舞，一名身形高长，英气勃勃的女子自里走了出来。

　　她对自己妆容稍作整理，才对泰衡老祖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以传心之术教我脱困。”

　　泰衡老祖摇头道：“道友何用言谢，你能出来，也一样是全靠自家。”

　　面前这一位女修也同样没接受他好意，哪怕最后差点无法出来也是如此，可见是一个脾气秉性颇为刚强之人。

　　纨光这时步入洞府之内，看向那女修，稽首言道：“可是玉陵真人么？”

　　玉陵真人凤目转来，还得一个道礼，道：“正是，道友怎么称呼？”

　　纨光道：“太上座下持剑弟子纨光。”

　　玉陵不似泰衡老祖那般功行高深，纵然意识始终存在，可一直收束在内，并不主动去察看外间变化，所以并不知晓纨光等人的身份，不过现在其人一说，但却无端知晓了太上为何。

　　她道：“纨光道友有何见教？”

　　泰衡老祖这时插言道：“纨光道友，我与玉陵道友皆是出自九洲故地，此中详情，不如由我来与玉陵道友言说如何？”

　　纨光无所谓这些，只要出来之人非是偏激鬼邪之人便好，若是那般人物，他立刻就会出剑斩了，免得日后麻烦，于是道：“如此也好，不过若有人欲要离开此处，却需与我等师兄弟先是招呼一声。”

　　泰衡老祖打个稽首，道：“定当如此。”

　　纨光冲他一点头，便摆袖离去了。

　　泰衡老祖转过身来，便将自己所知全数告知玉陵。

　　玉陵听罢，摇头道：“没想到在我离开之后，九洲诸派竟有如此变化，”她又感叹一声，道：“秦、岳两位掌门带领众派飞升，又成功在山海界落足，这等心胸魄力，乃至能为手段，却是少有人及。”

　　泰衡老祖点头道：“我初时听得此事之时，也是对这两位颇为佩服。”

　　玉陵这时问道：“我听闻泰衡道友曾经受过溟沧开派之祖太冥祖师指点，却不知这位祖师又是何等人物？”

　　她因自身之故，却是对九洲过去英杰乃至各派祖师都是颇为关注，而太冥祖师自是其中最为莫测高深的一位。而见到泰衡老祖这位真正与之接触过的人物，却是忍不住一问。

　　泰衡老祖沉吟片刻，叹道：“道友若要问我，我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只记得当初太冥祖师曾相助我，可其是何等模样，又是说过何等话，我却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了。”

　　玉陵略作思忖，点了点头，主动转开了话题，显是知晓了这里面厉害，所以果断收口不问。

　　再言语两句之后，玉陵便就开口告辞，说是要往山海一行。

　　泰衡老祖好心言道：“这里灵机极是上乘，还有几位道友可以论道，道友何不多留些时日再走？”

　　玉陵却是坚定言道：“这里虽好，却是他人所在，不是我该身处之地，且骊山派尚在，我便是修行，也是要回得骊山派中去的。”

第一百三十三章 天不渡人人自渡

　　张衍自神意中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思索造化宝莲之事。

　　他知道，早前季庄道人手中是没有此物的，不然面对那一位存在时根本无需退避。

　　这东西应当是后来才寻到的，而这恰恰是在镇压了那一位存在的分神之后，所以不难猜到，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

　　再进一步推断，那分神本有吞夺诸有之能，或许季庄就是凭借了其人这等能耐方才将这宝莲寻回的。

　　如此看来，这算得上是一个捷径。

　　不过他是无可能借用此法的。

　　季庄拿回的，应该就是自己原本所持有的宝莲，所以就算被那一位存在的分神寻到，也一样不怕被其人夺去。

　　若是他用此法，那么分神寻到宝莲后，他或许可以将之击败，但却没可能从其手中再夺回此物。再则，他也不会冒着被倾夺诸有的凶险去做这等事的。

　　所以要想找寻到此物，现在最稳妥的办法，似乎就是从那莲瓣之中抽得一丝气机出来找寻。

　　可这里问题也不小，这就如同找寻造化之地一样，完全是看机缘运气，难知什么时候才会撞上。

　　而季庄道人实际已是握有造化宝莲，目前只需要设法壮大就是，所以或许到最后他还没有找到此物，其人就已是找回全部力量了。

　　大德一旦归来，那么无人能够阻止，何况现在还有那一位存在在外，虽现在被他们所克制，可其迟早也是会回复过来的。

　　他要破局，唯有抢在此辈之前。

　　谁人能先一步达成目的，谁人便是赢家。

　　只是若按正常路数，几乎是不可能赢过此辈的，所以必须另辟他途。

　　他注意到，正是因为两朵造化宝莲之间的碰撞，才使得许多莫测难言的东西泄露出来，并使得自己得悉了诸多隐秘之事，那若是再来得一次，自己是否可以获得更多呢？

　　这一回虚寂之内的变故无疑是有人主动挑起的，现在能行此事的也就那么寥寥几人，而能在造化宝莲上做文章的，无疑肯定也与大德有所牵连之人，不然没可能知晓此事，所以他大致可以肯定，此事应与曜汉老祖有关。

　　只是虚寂开得缺裂之后，获得好处的似乎只他与曜汉老祖而已，季庄道人自身却没有获得什么。

　　而他之所以得利，那是因为那位大德主动投来的意识和大道玄理，并非是他去接引得来的。

　　那是不是可以如此理解，实际按照正常情况，此回能够获利的其实只有曜汉老祖一人，不过因为偶尔一个意外，才连带他也是得了好处。

　　若是如此，要是他主动引发这等变动，那么最终获利之人也不会是自己。

　　他慎重考虑下来，最后否决了这个做法。

　　只是这里有一点需得留神，按理说季庄也不难猜到此事与曜汉老祖有关，可后者偏偏没有什么事，散于虚寂之中的法力波荡一如既往，这说明季庄道人没有追究。

　　要换作是他，那是绝对不会放任这么一个能够威胁到自己的人在身边的，现在不动手，那只能说季庄也没有压下其人的把握，或者付出将比损失更大，这足以说明曜汉老祖此刻已然具备与季庄对抗的力量了。

　　不过这般于他而言，情况并没有变得更坏，反而季庄和曜汉相互牵制，却对他更为有利。

　　要想迈上三重境，不外是要一件寄托之物，可他以为，纵然无有造化宝莲，自己也可用他物代替。

　　他乃是布须天御主，不妨便以布须天为寄托。

　　只是宝莲之所以为宝莲，那是清净无垢，不染外力，在运法之时不怕有他人会来侵扰。

　　可布须天内仍是有不少异力，便是这些异力之主而今都不在这里，也需得完全清除才能行此事，同时造化宝莲也不能因此放弃寻找，主要是做此事并不用花多少力气，还能以稳住季庄和曜汉老祖的心思。

　　但他虽如此设想，可要想做到，途中还有不少难关要克服。

　　譬如他现在需先知晓一件事，那就是差不多完整的造化宝莲究竟是如何借托法力的，这里面是否还有什么玄妙？

　　唯有知道这些，他才可能去借托布须天，不然没办法行这一步。

　　那位大德所传递的意识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或许修士接触了造化宝莲之后自能通晓，可惜他偏偏没有此物。

　　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便没有办法了。

　　他把目光投向那灵机兴发之处，那里就有一朵造化宝莲，虽无法将之占据为己有，可却不妨碍他从中探查出一些关键东西。

　　只要他行到那处，并将造化宝莲握持住，也不需要将之占为己有，只需握持有片刻，他就可以借用残玉加以推演，从而知晓里间诸般玄妙。

　　这里要好好谋划一番，若是就如此冲上前去，季庄哪怕不知道他目的为何，因为有过先前一次教训，肯定不会让他轻易做得此事。

　　他思忖良久，心中便有了一个计较。

　　无名界天之内，高晟图看着那枚玉石，道：“此物当便是那两界关门了，用此我等或许可以穿渡至外。”他摇了摇头，“没想到这么容易便就寻得，我本以为要大费一番周折。”

　　他看向四周的残垣断壁，沉声言道：“我若猜得不错，你等天地之中这场洪水，应该就是此物所引动。”

　　众弟子一听，都是大吃一惊。

　　高晟图看着法坛之上雕凿的一日三月图文，道：“这天地之中应该本当是一日一月，那多余的两个月星应当是为了布置一个牵引灵机的大阵，并将整个天地的灵机强行束缚到了这里，可是一日三月的格局，再加天地灵机失衡，却是使得洪水泛滥，这才酿成了那场灾变。”

　　阿昙这时急急问道：“老师，那么我等若是将这布置撤除了，会否能使那洪水退下？”

　　高晟图却并不赞同，他道：“除非能毁去那两个圆月，可凭我之力尚做不到此事，便能做到，也不要去做。”

　　阿昙不解道：“这是为何？”

　　高晟图道：“这不知是多少年前之事了，天地自守衡道，若是骤然改换，洪水纵会退走，可一定又会引发一场不亚于大洪水的灾劫来。”

　　众弟子听到这里，顿时都没了心思，这等灾劫，他们可不愿意再承受一次了。

　　高晟图看着众人道：“你等也不必惧怕，若是道法修持到了一定境界，那抹平这些灾劫也就是翻掌之间。”

　　他语重心长道：“你等道法境界或许还能再往上走，可是不精研道理，终究还是到不了高处的，不妨随我前往他界，以此开拓见闻，或能对你们有所补益。”

　　众弟子也是听高晟图说起过，修道人自身修行到一定境界时，都要出外游历，一是磨砺道心，二是增广见闻，三是还能和同道相互印证交流，别的不说，高晟图自身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有几名弟子当即跃跃欲试，纷纷出言表示愿意与他同往。

　　高晟图这时却是一摆手，神情严肃道：“先别忙着答应，我也不知这两界关门会通向哪里，若是落入我所言的虚空之中，若不及时找到落足地星，纵是我辈，怕也是难以存活下来，且去了之后，也未必能够回来，你等需要考虑清楚了。”

　　他这么一说，底下弟子却又是犹豫起来。

　　阿昙这时出来一个躬身，大声道：“我愿跟老师离去，要是能寻到去往道法上境的门户，弟子凭着自己也能回来，若是找不到，那部族之中不过少我一人而已，如此便宜之事，我又为何不去呢？”

　　听他这么说，许多弟子都是认为有理，他们已然出来这么许久，却也不差这最后一步了，且错过了这次机会，或许就永远被困在这一方天地之内了，还不如拼上一拼。

　　高晟图却道：“此事重大，你等可再好好考虑一番，不妨在这里住上几日，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可我等所用，到时再做决定不迟。”

　　玉陵自解脱之后，稍加调息了月余时日，由于界天之中紫清灵机充沛，损折功行很快填补了回来，她也是赞叹这里修行极易，若是功行之上没有任何障碍，那么用不了多少时候就能修持到二重境中了。

　　不过去意已定，便是这里再好，也无心多留。

　　在借助这里宝材又是祭炼了许多法宝之后，她才是准备动身。

　　先是与泰衡、洪佑、蟠栖等人辞别，随后就来至纨光等人所在，并道明自己欲要离开此处，重返骊山。

　　纨光道：“我等在此只是防备邪祟，道友既要离去，那也不会阻拦，此处洞府之后，便有一处两界关门直落山海，道友凭此可以去到那里。”

　　玉陵谢过之后，就跟随一名童儿来至后府，见得那一座两界关门时，她也是心情复杂，当年唯有斩去凡身，才有可能遁去天外，现在只需一座关门，哪怕是低辈弟子都可借此往来诸界了。

　　她当即踏步上前，身影投入灵光之中，只是微微恍惚了一下，眼前景物就已发生了改换，自己正立身在一处相似法坛之上。

　　旁处一名看守法坛的道人躬身一礼，道：“小道奉命在此看守，不知是哪一位上真到此？又要去得何处？”

　　玉陵没有任何遮掩，道：“我乃骊山前掌门玉陵，现自天外回返，此刻准备回去骊山派。”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不失本来道皆同

　　那守坛道人一怔，忙道：“玉陵上真稍待。”他立刻去到法坛之后，用仪晷向总坛长老传告了此事，这才转了回来，并递上一枚玉符，略带恭敬道：“玉陵上真，用此符可去往各处转挪法坛，途中当不会再有拦阻。”

　　玉陵接过，随手放入袖内，就腾起清光，往西空遁去。

　　一离开法坛，她立感天地之中有无尽灵机涌来，连连点头，这里灵机丝毫不比来时那片天地差，反还更为纯澈，也亏得溟沧、少清二派能寻到这片地界。

　　骊山派再立山门，位于西空绝域西南之地的紫英洲上，不管是从诸派所处位置还是生灵聚集多寡来看，都算得上最为偏远之地了。

　　这也因为无论是九洲人劫之战，还是山海界与大妖天鬼之战，骊山派都是出力不多，不过这里也有骊山初来山海之时，无有上境修士的缘故。

　　好在紫英洲虽看去远在山海边角，可实际上是一片上好地界。玉陵方至，便见满洲花树，无边锦绣，缤纷花瓣随风舞动，山原白雪，水映桃红，青穹赤日添妆增色。

　　玉陵略觉满意，这等看去秀美旖旎，却又不失山河大气的地界才该是骊山派落驻之地，眸光眺望，见远空一片泛着微光的湖泊浮于天际之上，无数殿阁观宇环湖而布，荡漾水波，芦苇影中，鹭鸟天鹤时时振翅飞空。

　　骊山掌门云素菡在从山海诸派斗法之会上回来之后，就去往各派访道，直到近来自觉收获已是足够，这才回返山门。

　　近日将派中之事交代了一番，准备闭关修持一段时日。

　　然而此刻，她却是察觉到一股惊人气势过来，然而再是一辨，发觉这与本门气机极为相似，功法之上也是同一路数，心中不禁有了一个猜测。

　　她稍作整理，遁身至外，见得一道清光过来，更是肯定心中推断，待得那清光至前，光华一散，便自里步出一名英气勃发的高大女子。

　　她当即敛衽一礼，道：“可是师祖在前？素菡见过师祖。”

　　玉陵见这位徒孙面对她这位师祖时，施礼如常，无有丝毫局促不安，更无惊容卑色，不觉点头，这才是一派掌门该有的风范，口中道：“不必多礼，你是一派掌门，在外自该有掌门威仪。”

　　云素菡称是一声，神色自若的将身直起。

　　玉陵更是满意，她对几个弟子倾注厚望，可惜最后没有一个能够取得眼下这般成就，但是她没有因此否认这些弟子作为，若非是她们在万般艰难之中努力承托住山门，骊山派早便败落了，也未必会有眼下光景。

　　想到这里，她问道：“你师父和你几位师叔，可曾转生回来了么？”

　　云素菡回答道：“弟子一直看顾师长转世之身，只眼下尚未见得合适入道之机，若是见得，弟子当会接引入门。”

　　玉陵道：“如此甚好。”

　　云素菡这时正色道：“弟子此回出来匆忙，礼数不周，师祖回山，该当邀得各派同道来此，以正礼相迎。”

　　玉陵考虑了一下，道：“不必了。”

　　云素菡还待要言，玉陵却是抬手相阻，道：“纵然此举可以提振名声，可一派之根本却在于门中修士功行修为，我能看出，你法力澎湃，道意盎然，似有精进之相，不若静心修持，待得你出关之后，再做什么，我都不会来阻你。”

　　云素菡略作思忖，便同意下来，道：“祖师用心长远，是弟子目光短浅了。”她抬起头来，大方问道：“不知祖师回来，欲如何排布门中事宜？”

　　玉陵正声道：“你方才是如今骊山派掌门，我虽归门，但令出多门乃是大忌，我不会来插手宗门之事，但若有外力倾加，我自当与你一同应承。”

　　某一处界天之中，苍翠林木之间，一条溪水带着花叶从上游流淌而来，忽然间，灵机涌动，随着灵光聚散开合，凭空有六个人影出现在了满是湿泥的平滩之上。

　　高晟图抬头看了看，又望了下周围，倒是没想到，这座两界关门背后，竟是一处风光秀美之地。且灵机比原来所在浓郁太多。

　　只是跟随在他身边的弟子只剩下五个，其余人却不知去到哪里，他猜测应该也在这片天地之中，或许是穿渡之时前后有异，才与他们分开了，不过这些弟子皆有一身道术在身，倒也不必太过担忧。

　　这些弟子此刻却是久久不出声，他们出身之地十分荒凉，头回见得如此丰富绚丽的人间颜色，一时却是看得呆住了。

　　有弟子忍不住问道：“老师，不知这是何处？莫非这就是山海界么？”

　　高晟图道：“不是山海界，具体是哪里，我亦不知，”他笑了笑，“不管怎样，我等未曾落在虚空中，却是值得庆幸，这里山林秀美，生灵众多，应当也是有人居住之地，待我来寻觅一番。”

　　他当即腾空而起，众弟子也是一起跟来，飞遁未有多远，一行人便就见了人烟，其来处乃是一处颇为繁华的大镇，这里有江水穿过，繁忙船只往来不绝，看得出是水路隘口，商旅贩运途径之地。

　　高晟图嘱咐了几句，就带着众人远远降下，入了这座集镇。

　　众弟子左右张望，目光多现惊奇。他们原本是部落族民，从出生之后就开始挣扎求存，第一次来到这等繁华之地，也是觉得新奇无比。

　　这里什么人都有，甚至还有口吐蛮话。打着赤膊，满身纹身的生番，所以他们六人到此，也没有太过惹人注意。

　　高晟图先是带着诸弟子来到一间宽敞客栈住下，通过那些过往客商，他很快就将这里大致情形弄清楚了，宿住几日之后，就带着弟子往这弘国都城而去。

　　只是这一路过来的人物风光，美食华服，妖娆颜色，俱是这些弟子前所未见，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想过，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只要付出些许毫无用处的金银，就可换得足以果腹的食物和剪裁合度的衣物。

　　且他们毕竟有道法在身，没有几日，就把这里文字言语学了个大概，能轻易看懂此间话本戏曲，这些东西更是让其中几人如醉如痴，颇有一副沦陷其中的架势。

　　高晟图冷眼旁观，没有多说什么。

　　人世浮华，对于真正有志大道之人终究是不过是过眼云烟，要是这一关过不去，道法也不会有什么长进。

　　不过追慕荣华也没什么不妥，修道之人比常人多出数百上千年的寿数，还拥有飞天遁地之能，多数人当然是不愿枯守洞中的。

　　在享乐几十上百年后，有些人会看穿这些，重返道途，而有些继续沉醉其中，直至寿数将近之前才懊悔生恨。

　　跳脱出来之人尚可称一声道友，不曾出来之人却再算不得是他同道了。

　　不过这里人口众多，正是适合传道，只是天地之间灵机甚丰，说不定原来就有修道之人，所以行事也需谨慎些。

　　于是索性将诸弟子留在此处，言称出外访道，不过这一次，连平日最为尊敬的阿昙也未曾跟来，他也不在意，又是独自一人踏上寻道之途。

　　张衍在有了计较之后，便就鼓动伟力，找寻布须天内那些隐藏起来的异力，这非是一时之功，需要一点点消磨，可在没有更多异力渗透进来的情况下，能驱逐一点便就少去一点。同时他又化出一具分身，出得布须天，须臾就至镜湖之外。

　　季庄立有察觉，他也是心中微震，久不见张衍法力波荡，本来一直存疑，但又知对方不会莫名不见，所以始终忍耐不动。

　　现在一观，张衍果然不曾有事，应该只是刻意削减了自己法力，虽不知这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好在自己并没有贸然出手，不然就妨碍大计了。

　　只是张衍从来都是不主动与他往来，现下突至，却不知是要来做什么。

　　他也是派遣一分身出外，将人迎入进来，待主客各是坐定，才道：“道友今次为何事而来？”

　　张衍淡声道：“近日修持，略觉疑难，因知造化宝莲乃造化灵物，内蕴诸多玄秘，故想向尊驾借得此物一观，不知可否？”

　　他已是想好，季庄若是愿借，那是最好，不定自己便无需再往那灵机兴发之源而去。若是其人不借，那也无妨，有此一个由头在前，去往那灵机兴发之地便就有个借口了。

　　季庄道人微觉诧异，同时还有一些慎重，他认为张衍绝不会无缘无故提出这个要求。

　　他忽然想到两朵造化宝莲碰撞，有莫测之物倾泄入虚寂之中，暗忖莫非当真是张衍在道法之上有所领悟，故想从借宝莲窥望上境？

　　可是造化宝莲乃为他所有，他人拿去也是无用，就算借了出去，意念一转，也随时能收了回来，张衍绝无可能拿去做什么的。

　　只是他思索下来，还是决定不予答应。

　　虽是此事看着没有什么问题，可难免有些事是自身算计不到的，就如之前曜汉老祖所为，已经让他凭空多了许多麻烦了，而现在张衍乃是布须天御主，在他力量未曾找回之前，也无绝对把握对抗，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多事。故他言道：“此事恐怕不妥，而今我正用宝莲修炼，须臾不能离得我手，倒是我借与道友那枚莲瓣，也能窥见一二分玄妙，道友不妨先以此参悟，待得合适之时，我再借与道友一观如何？”

　　张衍笑了一笑，道：“贫道不过随意提上一句，既是尊驾这里有所不便，那便罢了。”

　　接下来他也不再提及此事，与季庄论道一番后，就辞别离去了。

　　季庄却觉得有几分不对，可委实猜不出张衍究竟想要做什么，故是多了几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布须天内动静，准备一有不对就作出回应。

第一百三十五章 一意贯通可问天

　　高晟图一人出外访道，在第三个年头之上，他却是意外发现，这方天地之中竟也曾有石碑落下，也同样有人找到了修炼其上道法的办法。

　　他一路寻访而去，最终在一处名山之中找到了一对师兄弟，这二人一人姓黄、一人姓楚，而这道法就是自二人手中传至外间的。

　　在见得二人后，他便言称自己在这门道法修持之上遇得障碍，所以才欲寻求同道讨教。

　　这对师兄弟也是惊讶，没想到除自己之外还有他人从石碑上领悟到了道法，三人互相交流了一番，彼此都是有了不少收获。

　　那黄姓修士终是好奇问起他所遇难关为何，高晟图也是适时提出了自己久困于心的疑问。

　　黄姓修士听他这么一问，沉思良久，才道：“道友此问，我曾经也有过思量。”

　　高晟图自离开海胜国后，倒是第一次碰到与自己一般思考此事的人物，不觉有些惊喜，郑重一拱手，道：“却要请教。”

　　黄姓修士道：“我等人身来处，乃是天地所化，自有天地之力孕育，此力无谓多寡，众生俱是一般，后天修行，愈是功行精进，则愈能引动此力，故此乃天授，而万物皆同也。”

　　而楚姓修士却是有不同意见，道：“师兄此言差矣，人身有限，天地无穷，岂能以有限窥无穷？故以人身登天，必借外力，我等修行之法，同样是自外求取。”

　　高晟图道：“那不知楚道友对此又是作何想？我知以往修道之人乃是运化天地灵机，而今灵机无法被我所用，照道友所言，又是从何而来？”

　　楚姓修士道：“这却要说及道法来历了，我却认为，此道法乃是天上仙人所授，本非凡人所有。”

　　高晟图点点头，这片天地虽然灵机不差，可应该是兴盛了未有多久，以往并没有什么了得人物，所有修行之人目光都是局限在此，还没有诸天万界这个概念，把道法之源推给传说中的仙人也不算什么错误，他也同样认为，这道法乃是某一位大能所立。

　　楚姓修士见他赞同，颇是振奋，道：“那么如此事情便就简单了，我等所得之力，该是全数来自这位大能，每一次修行，都能得到这位大能回赐，这才能以凡人之身登上通天之阶。”

　　高晟图若有所思道：“道友是如此想的么……”

　　楚姓修士理所当然道：“不然我等道法又是从何而来？而那位大能如何做到这等事的，现下固然难解，可待我等道行到了那一步，那便不难知晓了。”

　　只是有看法自然也要有所佐证，不然也只是凭空臆测，故是两人又将自己修行之中的理解一一拿出，与自家说法相互印证，结果都是能够自圆其说。

　　高晟图听罢之后却是摇头，他能感觉到，这两人所言都非是那真正答案。

　　两人按照自家所理解的道法虽眼下无碍，可迟早有一日会察觉到道法与自己认知不符，那时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势必再难往上走了。

　　不过他虽未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却也是感觉自己出来访道是做对了，等到修习这门道法的人越来越多，想来终究有窥见到正路之人的，若是到最后还是无有解答，那么他就只好试着去寻那立造这门道法的大能了。

　　布须天，清寰宫中，张衍正身双目一睁，他此回去往镜湖，就是与季庄知会一声，如此到时去往那灵机兴发所在，其人当便就知晓他所为究竟何事，不至于立刻引发冲突。

　　到是那一位存在与那造化宝莲联系紧密，需得防备其人出来搅扰。

　　不过自他气力双合之后，实力大大增进了一层，哪怕只是他单独一人都不难对付这一位，若其敢冒头出来，却是不介意将之再击退一次。

　　他此时把法力一展，正身已是出得布须天，往那灵机兴发源头之处而去，路上虽有层层阻障，可伟力展动之间，却是轻易排荡开来。

　　季庄道人正坐于镜湖法坛之上，察觉到虚寂之中伟力波荡激烈，立刻朝外看去，却见张衍正身出行，看去目标正是那造化宝莲所在，不觉一惊。

　　然而念头转过，也是醒悟过来，张衍方才到此，根本不是要向他借取手中的造化宝莲，而是早早盯上了另一朵，故是提前来给他打一声招呼。

　　他此时也是有些坐不住了，身影一晃，便就出得镜湖。

　　曜汉老祖也是一样见到了此景，心中也是在猜测张衍用意，此刻见得季庄道人急急遁行而出，目光之中也是多出了一丝玩味。

　　张衍看着这造化宝莲，一抬衣袖，就将那造化宝莲托在了手中，随即心神沉入残玉之中，与此同时，眼神也是变得幽深起来。

　　这个时候，季庄道人身影骤然浮现出来，他看了一眼那朵宝莲，打一个稽首，道：“道友何必如此，此物不可妄动，道友早是知晓的。”

　　实际张衍若是执意取走此物，虽然最后吃亏的也是其自身，可比起这个，他更不愿意看到虚寂之中多出太多变数。

　　张衍却是淡声言道：“贫道说过，只是心中有一疑难，故是借得此物一观，并非要拿此物如何。”说完，他伸手一抛，将造化宝莲投至原来所在。

　　季庄道人不觉一怔，他见那宝莲之上灵机兴发都是不曾停止，显然张衍连自身法力都没有渡入进去，看来真是只为一观，并没有什么太多其他心思，可他深心之中却觉没这么简单，便又是言道：“造化宝莲乃是应天地造化而生，若是相互碰撞，则撼动天序，规理不存，抚平起来极为不易，前次所留波荡至今未平，这般事绝然不能频频发生，否则后果非是你我愿意所见。”

　　张衍在方才一瞬间，已然得到了自己想要之物，他没有再对季庄道人说什么，对其一点头，只是一摆袖，就回去布须天，待待落至清寰宫中坐下，他当即整理起此行收获。

　　从推算结果看来，他先前考虑借托布须天攀登上境是可行的。

　　但他同样也是看到了，造化宝莲除了给予修士寄托之力并使外来伟力不致沾染自身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作为修士登上三重境的台阶。

　　因为造化宝莲本身层次极高，所以修士与此物的交汇寄托，就是一次补足缺漏，使得自身更为完满的过程。

　　而将这些全数寄托于布须天上其实并不可行。

　　这里并非是布须天比起造化宝莲有所不及，纯粹以伟力来论，布须天明显是凌驾于造化宝莲之上的，只是这一处造化精蕴之地并不纯粹，无论渗透其中的大能异力还是依附在布须天上的诸多界天，乃至衍生出来的一切生灵都算得上是瑕疵，除非他将之全数炼化，还归最初，才可能一用。

　　但他显然是不可能做此事的。现下他身边虽然不止一处造化之地可以利用，但别处造化之地绝无布须天这般伟力，并不足以成为他的依凭。

　　不过经过推演之后，他也是了解了这里面的玄妙，故是还有一个办法。

　　需知他乃是气、力双修，并且都是修炼到了同一层次，这在炼神修士中是从未出现过的，在实在找不到宝莲的情形下，他可以以自身力道之躯为借托，气道伟力与之相互依存交融，再以布须天为台阶向上攀登，完成这一过程。

　　这等若将造化宝莲原本集于一处的效用分开托付，且这般一来，哪怕布须天内异力并不能完全消除，也与他没有太大妨碍了。

　　要是此法能够走通，那么他就可以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途来。

　　不过这条路并不容易，因为造化宝莲可以完全放心借托，修士还能从中轻易窥见得上层力量用以反哺自身，而布须天就不同了，本身就是造化之精的一部分，若是这么好被参透，那当年也不会有破碎一事了，这里他只能靠自己再想办法解决了。

　　但这也不是说他完全放弃找寻造化宝莲，若有此物在手还是最好，哪怕不用其攀升功行境界，下来也是可以用此来对抗同辈乃至归来大德的。

　　季庄道人在张衍走后，也是回到镜湖，只是他神情凝重，虽是现在虚寂大体局势都是按照他所设想的进行着，可是底下还有许多事情难以约束，譬如前番造化宝莲被曜汉利用就是如此。

　　而无论是曜汉老祖还是张衍那里都是给了他不小压力，此刻他心中也是略感急迫，不由暗忖道：“此辈俱有心思，我需得加紧牵引力量了，待伟力稍增，再视情形看是否要解决此辈。”

　　而另一边，曜汉老祖这一次虽没有出得界天，可也是把前后过程看在眼里，心中也是不由转起了念头。

　　他上次借助原縻之手引得两朵造化宝莲碰撞，也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虚寂格局，并且得了不好好处，可现在看去好似张衍那里也得了什么收获。

　　现在他自身力量虽回来一部分，可季庄还能借助宝莲继续壮大，他尽管也能将力量一丝一缕牵引过来，但壮大之势却绝然没有手持造化宝莲的季庄来得快，故从长久对抗上来说，他定然是会落于下风的。

　　好在他并非行一步看一步之人，早在暗助原縻之时，便就想好了下来该是如何行事，本来他还想晚一些再动作，但现在却是感觉到不得不提前动手了。

第一百三十六章 莲华再现世非同

　　曜汉老祖心思一动，转入镜湖之外的一具分身之上，随即落去一处现世之中，只是看有片刻，便找到了一缕停滞在此的神意，他打一个稽首，言道：“原縻道友醒来。”

　　话音落下不过片刻，那神意之中就有一丝丝伟力生出，继而原縻身影便自里化变出来，只是与原来相比，身影却是黯弱许多。

　　他乃造化宝灵出身，天生有些特异本事，当日看去似被那一位存在吞夺，但实际上只是失去了自身一部分，而炼神修士只要未曾被迫入永寂之中，就可继续维持驻世之身。

　　只不过那一位存在毕竟对他根本已有所侵害，故他要想恢复实力的话，则必须吞夺同类或是造化残片。

　　他还得一礼，无奈言道：“道友又为何事寻我？”

　　曜汉老祖笑道：“道友莫非忘了，若不是我为道友布置了一个后手，道友而今也无可能再留得残身在此。”

　　原縻没好气道：“可我若不是听从了你之言语，我又怎会被那一位寻得，继而落得这般下场？我分明就是中了你的算计。”

　　曜汉老祖却没有丝毫否认，坦承道：“不错，我确然是利用了道友，也是为我个人之私，可我却要问一句，现在季庄可还曾追着道友不放？他现下早以为你已然入去永寂了，再无可能来追剿你，我也算完成了对道友之承诺，而我当日亦言，你若脱困，也需回来助我，现在莫非不愿了么？”

　　原縻顿时没了言语，曜汉这番话既是威胁又讲人情，尽管他被坑害了一次，可也不能否认曜汉的确相助他摆脱了季庄追剿，他苦涩一笑，道：“道友在行事之前，怕是早便想好了这些吧？”

　　曜汉老祖一笑，道：“那道友可愿助我么？”

　　原縻叹了一口气，道：“罢了，你又要我做何事？但先说上一句，若要我再现身在季庄面前，我却是不愿的。”

　　曜汉老祖道：“既然道友已是脱困，我不会再让你显露人前了，此回我要让道友帮我去拿一件东西。”

　　原縻听得他又要自己拿东西，顿时警惕万分，道：“不知何物？”

　　曜汉老祖沉声道：“造化宝莲。”

　　原縻一怔，随后语带怨愤道：“道友莫非玩笑不成？”

　　曜汉老祖正色道：“自非玩笑，此回要道友去找寻的，乃原本为我所持之宝莲，并非外间所见那一处，道友不必怕暴露行踪。”

　　原縻神情更不好看，目光盯来，道：“道友既然早有此物，为何之前还要我往那灵机兴发源头去？”

　　曜汉老祖叹道：“道友有所不知，那是因为我先前法力不足，难以驾驭其中力量，便是入我之手，作用也是不大，反易因此招惹祸端，经由上回一事之后，我伟力稍复，已是可以将之取拿出来了，且这宝莲乃为我所有，不似道友上回所取，乃是无主之物，不可一概而论。”

　　其实他并没有道出全部实情。他现在法身只是原来一部分，之前因为力量尚弱，所以并不知晓此物下落，而随着伟力恢复，自便知晓了更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本来归属于自己的造化宝莲的可能下落。

　　若是对此下落十分确切，那他立刻可取拿入手，可惜需要找寻起来，那便有些麻烦了，季庄对他又是十分戒备，不好轻动，所幸早在此事之前他就料到了会有这等事，故是留下了原縻为自身效力。

　　原縻低下头，许久之后，道：“既然如此，我愿一行，只望还了道友这个人情之后，道友就莫来寻我了。”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道友也不必这般颓丧，既然此回是我请你做事，我也当补偿你损折。”他自袖中取出一物，送去原縻面前，道：“道友且收好。”

　　原縻有些意外道：“造化残片？”

　　曜汉老祖道：“道友根底有所损伤，这毕竟是因我之故，此物稍作弥补。”

　　他身边残片实则早就用尽了，不过这一枚乃是羽丘道人不久之前寻到的，他自然是不会交给季庄道人的，所以干脆昧了下来。

　　交予原縻也非是当真补偿，其人现在对他还很是有用的，还要靠其找到那宝莲，况且此人还涉及到他第三步谋划，故也不想其现在出得什么问题。

　　原縻也没有客套，默然接过。他心下认为这是自己该得之物，所以也不将此物收起，当场就将之运炼了，身影顿时凝实了许多。

　　曜汉老祖这时又化得自己一缕神意，渡送到其人处，道：“那道友就快些去吧，凭我神意，此行只要小心一些，不被季庄察觉，那当没有什么危险，也无需你碰触宝莲，你若观得，我自能收取。”

　　原縻听得不用自己去亲自取拿，反而放心了许多，叹道：“我这就动身找寻，只愿道友不再算计我便好。”

　　他打一个稽首，就从这处现世遁行出去，他心里也是明白的，曜汉只是利用自己而已，是不可能有什么好事的。

　　心中也是在想，是否就此逃走，不再去做得此事了，可这么做，曜汉一定会将自己下落暴露给季庄知晓，又会惹来其人追剿，所以想着不如投靠布须天，投靠之礼也是想好了，就是曜汉那造化宝莲所藏之地。

　　本来想法也算是不错，甚至也不是没有成功可能，可当他要想付诸行动时，患得患失，难下决断的毛病又是犯了，他很是担心曜汉在自己身上又做了什么布置，很可能还没做成此事就已然败露了。

　　犹豫良久，他还是没敢如此做，自我宽慰几句，便顺着曜汉神意所指之处而去。

　　季庄道人肃然坐于法台之上，身前宝莲绽放光亮，正将原来之力牵引回来，虽然增长之势极为细微，几乎难以察辨，但终究是在缓缓壮大着。

　　现在他最大的倚仗就是这造化宝莲，所以几乎把所有心神都是投注到了这里，以确保此物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加之中。

　　不知沉浸多久之后，心中无来由一阵悸动。

　　他皱了下眉。

　　有了上回之事，他可不敢再忽略任何小事，稍一思索，抬袖一挥之间，揭开一层屏障，见那分神仍是被困在法坛底下，没有任何动静，当不是这里出得异状。

　　又往布须天那处看去，那里同样也没有什么异常。

　　他心中稍作推算，亦是一无所获。

　　但他知道，只要有此感应，那便定然有事发生，只是既然无有痕迹可寻，那便只有坐等下去，等发生之后再行解决了。

　　曜汉老祖在原縻离去之后，便静坐等候，也不知过去多久，只觉法身之内气机一鼓，那等感觉，好似本来缺少的东西被补足了回来，目中不由光芒大盛，知道这是原縻已是找寻到了那物。

　　他心中一转念，伸手一托，霎时之间，一朵宝莲已然出现在了手中，并有一股奇异伟力喧腾出来。

　　季庄道人此时神情一变，他身为镜湖御主，或许一些被刻意遮掩的事会忽略，可是此间陡然多得一朵造化宝莲，他又怎会感应不到。

　　他也万万没想到，先前感应到的，居然是这等事，神情也是凝重了许多。

　　现在曜汉老祖除了无有造化之地，又是与他站回到同一层次之上了。考虑片刻，他心意一转，已是来至曜汉老祖驻落之地。

　　曜汉老祖也是有所察觉，他挥开驻落之地的屏障，看了季庄一眼，站起身来，打个稽首，道：“季庄道友怎是来了。”

　　季庄道人还得一礼，道：“道友寻回宝莲，我该当前来恭喜才是。”

　　曜汉老祖笑道：“不过寻回旧物罢了，何劳道友这般看重？”

　　季庄道人看他一眼，道：“这旧物弄出来的动静可是不小，却不知道友下来欲作何为？”

　　曜汉老祖状似随意道：“不过继续潜心修持，还能如何。”

　　季庄道人沉声言道：“这镜湖狭小，道友在此，却是有些委屈了。”

　　曜汉老祖知晓，季庄在见到他寻回造化宝莲之后，已视他为最大威胁，却是不敢再把他留在镜湖之中了，所以想将自己赶了出去，他笑道：“那不知道友有何主意？”

　　季庄道人道：“镜湖之外，尚有一处造化之地，乃我上回寻得，而今还不曾有御主，正是适合道友落驻。”

　　曜汉老祖顿时露出颇感兴趣的神色，道：“还有这么一处地界么？”

　　他本来在此目的，是想掀翻季庄，进而掌握这处镜湖，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抓到机会，对方现在对他又是万分戒备，很难再做成此事，若是当真有造化之地可以握持手中，去往那里也无甚不可。

　　季庄道人言道：“只是那处乃我与玄元道友共治之地，故而我等都不曾为那御主，我二人前去，我可将另一半交托道友。”

　　曜汉老祖似笑非笑道：“哦？只是一半么？”

　　季庄道人道：“若是道友觉得不妥，我可与道友一同前往布须天，说服玄元道友将另一半也腾挪出来，想来此事当是不难。”

　　曜汉老祖眼神闪烁了几下，他知道，季庄这么做无疑是想挑起张衍与自己之间的矛盾，但若是为一处造化之地倒也确实值得。何况他也听得出季庄暗指，现在这个时候，若是两人联起手来，张衍那里可未必能抵挡得住，若是借势压迫，还是很有可能做成此事的。

　　他呵呵一笑，道：“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那我等不妨就去玄元道友处问上一问，看他意思如何了。”

第一百三十七章 莲光未落气已动

　　季庄道人见曜汉老祖并不反对自己提议，当即就邀其出得镜湖，往布须天而来。

　　张衍于定中感得异动，往外看有一眼，见是两人居然一同到来，且是各自手中都是持有一朵造化宝莲。

　　他目光微凝，继季庄道人寻回造化宝莲之后，没想到曜汉老祖也是一样寻到此物了。从季庄道人给予他的那枚莲瓣之上可以看出，造化宝莲之间应该是相互吸引的，只要出现一朵，那么只需借用其气机，便就更容易寻到其余宝莲。曜汉老祖上次弄出那番动静，看来当就是为了拿回这东西。

　　思索之间，季庄、曜汉二人已至布须天外。

　　因为两人都是正身到来，所以他并没有将其等请入布须天中，也是同样正身出来，打一个稽首，道：“原来两位来此，不知今次前来，有何见教？”

　　季庄道人还有一礼，道：“此番为一事而来，只是此中，却需得道友允准才好。”

　　张衍问道：“不知何事？”

　　“曜汉道友不久之前寻回造化宝莲，已是无惧那一位存在，再托庇镜湖之下，却不合适，合该再寻一地界存驻。”

　　张衍道：“既如此，曜汉道友只需找寻一处造化之地，再落驻入内就是。”

　　季庄道人却道：“如此却还不知要等到何时，故我与曜汉道友商量下来，特来向道友讨一个人情。”

　　张衍看了他一眼，道：“尊驾看来是有什么主意，那不妨先说来一听。”

　　季庄道人言道：“我与道友之前曾一并寻到一处造化之地，现下两相分治，那一地尚无御主，正好作为曜汉道友驻落之地，我愿意将自己那一半让出，不知道友这边如何？若也是愿意让出，那便可完满解决此事了。”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他在造化之地中演化诸天万界，并向生灵传道，而季庄道人因为没有主动去做此事，其人治下那一半尚是空白一片，自是可以毫不犹豫让了出来。

　　固然对于他而言，失去这些也算不上什么大损失，可是既然此间已是归于他所有，那自然不会轻易舍于他人。

　　特别是他看得出来，季庄现在不放心再将曜汉老祖留在镜湖之中，因为其人对他来说是个严重掣肘，特别是经历了上回造化宝莲碰撞之事后，两人之间早是矛盾渐生，现在只是各有顾忌，不愿翻脸罢了。

　　如此一来，让曜汉老祖继续留在镜湖之中可以让两个人彼此牵制，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他更不可能将自己治下另一半地界让出了。

　　故他言道：“尊驾如何择选与贫道无关，至于贫道治下，早有安排，若是让出，似有不妥。”

　　季庄道人道：“若叫道友平白让出，却也有些强人所难了，不如这样……”他看了曜汉老祖一眼，道：“由得曜汉道友先向道友借用此地，等到日后他寻得合适之地，再还了玄元道友如何？”

　　张衍道：“贫道亦无借出之意。”

　　季庄道人叹有一声，道：“那便有些难为了，曜汉道友，你如何说？”

　　两人说话之时，曜汉老祖一直在旁不言，此刻他笑了笑，道：“玄元道友既然不愿，那就罢了，左右不过一处造化之地，我再寻得一处便好，想来到时两位道友当不会与我相争吧？”

　　季庄道人言道：“自然不会。”

　　张衍淡声道：“若是道友寻得，那自是归道友所有。”

　　曜汉老祖有造化宝莲在手，虽不知与季庄手中那朵比较起来如何，可其现在丝毫力量还都未曾动用，想必所拥伟力不小，其若是寻得一处造化之地，倒是不便与之相争，特别还有季庄在一旁盯着的时候，那更是不宜如此做。

　　曜汉老祖呵呵笑道：“那就多谢两位道友成全了。”他又对季庄道人打一个稽首，“那在寻得那处容身之所前，怕还要在道友地界之下叨扰不少时候。”

　　季庄道人状若无事道：“道友客气了，道友若不嫌弃，愿意驻留多久都是可以。”

　　商量妥当之后，季庄、曜汉二人也便向张衍稽首告辞，往镜湖回返。

　　张衍看着两人离去，眼神幽深了几分，季庄方才几次以神意暗示于他，要他与其联手，趁势一同对付曜汉老祖，不过他并未予以理会。

　　从表面来看，曜汉老祖背后没有造化之地为依托，就算有造化宝莲在手，却也不见得是他们两人联手之敌，还是很有把握将之镇压起来的，不过他认为，曜汉老祖敢于正身出得镜湖，那又怎会没有后招。

　　何况他在解化了通向三重境玄妙之后，便已是知晓，大德若是亲自持有宝莲，那么在把自身伟力接引回来时便就有了寄托，不会再对诸有形成倾压之势，现在曜汉既是有了此物，那对诸有威胁已是大大降低，他犯不着现在就与之冲突。

　　他意念一动，回得清寰宫中坐定，心中转念起来，这二人各是持有宝莲，意味着一身力量也是在逐步归来之中，另外还有一朵宝莲悬空在立，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引得背后那位大德归来，自己追逐下一重境功行的动作也需加快了。

　　高晟图与楚、黄二名修士一番论道之后，虽未能解开心中疑惑，可也对他有不少启发。

　　在二人竭力相邀之下，他索性便就在这里住下，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在此间传道，随着名声渐渐传扬出去，一直有人慕名前来交流，便连外间一些凡间国君听闻这里住着三位道法高深的仙人，都是派遣使者前来相请，不过三人都无此念，每次都是命弟子将之打发了。

　　高晟图在此一留就是二十载，此刻觉得自己在此收获已是足够，差不多已是该离去了，于是婉拒了楚、黄二人的挽留，飘然下山了。

　　他在山中时曾听到一个传说，说是这里本来也有仙人，但非是居于云天海外，而是住在地壑之下。

　　在前古文献记载之中，这些人每过数十上百年就会到地表上来，每每左右世间格局，可自最后一次到来却已是千年前之事了，在此之后，就再也未曾有过其等出现的记载。

　　所以他认为，要是这里有两界关门或者前古修士，那么应该就是在地下了。

　　通过往来论道之人，他也是最后确定了那传闻之中的地裂之口所在，故是这一次准备前往那里探询。

　　在此之前，他先是去找寻那些随他入得这方天地的弟子，看其等是否愿意与他一同前往。

　　他先是找到了阿昙，这位弟子如今改名宗昙，身居国师之位，颇受国人敬重，闻得老师寻来，十分高兴的迎入进来，只是听闻高晟图提及再去他界游历，却是露出为难之色，伏地拜倒，跪叩道：“弟子恐是不能陪同老师前去了。”

　　高晟图略作沉默，遗憾道：“罢了，你起来吧。”

　　宗昙面显愧色，却是不肯起身，道：“弟子也知人世乃是老师所言的红尘泥沼，可是这一陷入进来，却已是难以摆脱了，弟子道心不坚，实在是有负师望。”

　　他不愿离去，也不单单为了自己，而今他也是有了子女门人，还有一众门徒，这些人都是倚仗于他，他怎么也无法扔下这些人一走了之。

　　高晟图知此事不能勉强，况且若是强要其斩断尘俗之缘，那也太过不近人情了，他叹道：“人各有志，为师也不会为此责怪于你，只是你我师徒之缘怕是到此已尽。”

　　宗昙只是伏地不言。

　　高晟图摇了摇头，就此退了出来，下来他又与余下弟子一一见过，便是那些走散的弟子因为这些年里陆续闯出名声，所以也是不难寻到，然而这些弟子而今或是有了牵挂，或是被红尘富贵迷了眼，皆无心思再去寻道了。

　　最后只有一名弟子表示愿意与他同往，这名弟子名唤阿果，当年他从汪洋之上到来，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其与阿昙二人。

　　而其到了这里之后，仍是保持着原来憨厚质朴的本性，也是众弟子中唯一一个不曾失却道心，不曾改换名姓之人。

　　高晟图感慨道：“没想到最后却是阿果你愿意随我同行。”

　　这个弟子资质一般，他人行功一遍，其往往要数遍乃十数遍才能跟上，功行也是一直排在末尾，从来不曾惹人注意，可却反而是道心最为坚定之人。

　　他考虑了一下，道：“阿果，既你师兄弟都是有了名姓，你也不当例外，今后你便随我同姓如何？”

　　高果憨厚一笑，摸了摸脑袋，道：“老师认为好，那便好了。”

　　高晟图道：“我等这一去，怕是难再回来，你可要与师兄弟道别么？”

　　高果摇头不已。他在高晟图不在之时就是一味苦修，开始也有师兄弟过来劝他不必如此，人世间有大把声色之娱可以享受，后来见他坚持如此，也就不再劝说了，因为脚下道路不同，如今早已是断了往来。

　　高晟图点点头，看去一个方向，道：“道途漫长，你我师徒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便启程吧。”

　　师徒二人言毕，当即腾身飞遁，往目标所在而去，不过十多日后，就见得那一条仿若将大地劈开的沟壑。

　　高晟图看了几眼，不由露出惊容，以他眼力，自能看出这非是天然而成，而是后天神通造就，看去已不知经历多少岁月了，可越是这样，越是说明底下有自己要寻觅的东西，便就招呼了高果一声，往下方那深壑投去。

第一百三十八章 倾消天异逐本源

　　清寰宫中，张衍正在考虑接下来该是如何做，方才能赶在季庄与曜汉二人之前先一步迈入三重境中，原来缓磨慢消的打算显已是不能再用，下来不得不采取一些稍微激进的手段了。

　　他认为造化宝莲还是需要继续找寻的，但是不能指望此物，现在唯有立刻按照先前推演的步骤行事了，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化消布须天内的异力。

　　实际上异力并不见得必须完全消去，可是这等东西残留的越多，对他下来参悟上境造成的妨碍也就越大，所以必须尽可能消除。

　　他身为布须天御主，可以任意调用此中伟力，不过原来只是驾驭阳面之力，随着后来力道之身成就，阴阳两面之力皆入手中，便已是将这两股力量统合起来。

　　所以现在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搅动阴阳两力，重返混沌，这般不管什么异力留在这里，都是可以被轻易消磨去了，哪怕你隐藏起来也是无用，而再下来，他就可以放心做下一步了。

　　可是不说诸天万界生灵，便是那些师长弟子乃至同道友人都在其中，所以他不可能这么不管不顾，故这里只能多分几步走了。

　　思量完毕之后，他当即便就付诸行动，把袖一拂，顿将诸天万界分作三部，有修士存驻之界天为上部，有寻常生灵繁衍之界天为中部，而无有生灵之界天则为下部。

　　再是意念一转，布须天阴阳两力动荡起来，瞬息之间就将无有生灵繁盛的下部之地还化混沌。

　　这其中他也是感到了些许阻力，知是异力抗拒之故。

　　只是那些侵入下部的异力应该只是从原本大能伟力之上流散出来的少许力量，且本身散而不聚，再加上侵蚀的都是无有生机之地，所以并没有因此生出什么单独意识来，很是轻易就涤荡干净了。

　　待下部再无异力存在后，他便开始着手对付中部。

　　这里因为有生灵存在，散逸出来的伟力与心思欲念乃至灵机交融，促发出了各种神念幻想中的魔神凶怪，其犹如老根一样深入到各个界天之中，在灵机兴发之后，已是渐渐有化显之兆。

　　好在这些地界本是荒芜，灵机就算升腾起来，也是微弱无比，且这里并没有修道人存在，凡人又不过百载之寿，意念并不凝聚，他只要断绝根本，用不了多久，再以伟力笼盖倾压，那么余毒自会消散。

　　他伸手一指，这一刻，所有生灵都是定住，似是失去了过去未来一切变化，随后便直接开始消夺此辈身外天地。

　　这一次阻力比上一回更大，可也未曾给他带来多少麻烦，待将这些天地化作混沌之后，随后只一念之间，又是再次生出，一切恢复了原来模样。

　　这些生灵也是再度动了起来，但其等却根本不知，就在刚才那一瞬间，自己所身处的天地已然是经历了一次变化了。

　　张衍在轻松料理好了这两处后，再把目光投向了上部。

　　这里是异力真正盘踞之地，与生灵纠缠更为深入，只要生灵不亡，其便难以消杀干净，并且其中一些异力高过他自身层次，就算重还混沌之举恐怕也会让他耗费不少功夫，甚至将他力量牵制在此也有可能。但这里终究是有办法的，尤其是季庄道人断绝原先道法之举却反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

　　高晟图往地壑之中沉入进去，初时还有光华伴随，可随着逐渐深入下去，周围变得浑暗起来，这种浑暗十分奇异，按理说他乃修道之人，可视夜晚如白昼，但进入这里后，此等本事却似丧失了。

　　身旁高果身影此时也是变得模糊起来，出声言道：“老师，我无法瞧见你在何处了。”

　　高晟图自袖中拿出一枚明珠，本来很是黯淡，起手在上摩挲了几下，霎时那里绽放出一团柔和光亮，并将十丈之内的一切都是照得通透无比，但目光前方仍旧是漆黑一团，足以说明距离可以着落的所在仍是十分遥远。

　　在不知下沉多久后，两人终是下达了地底。

　　高晟图环顾四下，发现无论是地面还是远处高璧，都是齐整无比，分明是经人修筑过的。他道：“高果，稍候你随我行走，小心些，不要胡乱碰触周围的东西。”

　　高果道：“老师，我听你的。”

　　不过事实证明他多虑了，这里早已被废弃不知多少年月了，只留下空荡荡的石筑法坛和一座座犹自耸立在那里的高大殿宇，除此别无他物。

　　高晟图看了下来后，心中已是笃定，典籍之上关于前古仙人居于此处的记载应该八九不离十，这般地底之下，若无法力神通，可休想筑造出这般宏伟的大城。

　　他看得出来，此间之人应该是自行离去的，走时可谓十分从容，把能带走的都是带走了，并没有什么零散之物留下。

　　师徒两人在这地壑中走走停停，大约行程半年之后，方才到了尽头所在。

　　与原先所想象的场景不同，这里没有任何之前所见到的法坛殿宇，只是矗立着一块块石碑，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地台，上面刻满文字。

　　高果看了几眼，却发现自己并不认识，问道：“老师，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高晟图道：“这应是此方天地的古文字，待我看来。”

　　他在这里也是待了二十余载，不但通晓各国言语文字，连古籍之上载录的古言亦是一样精通，现在上面所见到的，恰是他认识的一种。于是指着那最大的一块碑石言道：“这上面所言，说是这地宝仙国之内有万五千年繁盛，只是其国之中诸多修道流派甚多，谁也难分高低，由于相互争斗不休，国中无有正法可凭，故是国主召集南北诸附庸，欲以一场经论来定高下，最后胜出者当为正法……”

　　高果听得入神，见他语声中断，不禁问道：“后来呢？”

　　高晟图道：“不知何故，后来文字被人抹去了，”他看着后面那些石碑，“待我再往别处一观，看能否在那里找到更多。”

　　方欲迈步，他似想到什么，顿了一下，又道：“这门文字不难，我现下便教了你，也方便你查看此间。”

　　高果连连点头。

　　因此间有这么多古字可做参照，高晟图便当场口授这门文字，高果好歹也是修道人，早是与凡人不同了，纵然性情朴实，可修习一门文字却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一天下来就学得七七八八，可随意观看石碑了。

　　高晟图也是由得他去，自己则是直接往后方走去，在行进之中，发现这里台阶逐渐向上抬升，一看便知当是摆放着最为重要的东西，最后被一块半嵌在石壁中的大碑挡住去路，这上面记载的是一门道法，并且旁边还有注释。

　　然而他看了一下，却是叹息，匆忙之间，他难知这门道法高明与否，可却看得出来，此法仍是借用灵机修行。他可以想象出，或许这地宝仙国最后确立了正法，可是没有多久，天地之间道法断绝，这一切都变作了无用之功。

　　不过那些注释却是十分有意思，因为有些法门尽管不同，可某些地方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他不禁看入了神。

　　他目光最后停留在某一段阐述上，那里有一句话，“心之所照，即成天地”。

　　看到此语之时，他心中顿有一点灵光闪过，默念了几句，又在原地踱步几次，喃喃自语道：“若是照此看来，莫我之法力莫非就是如此得来的么？”

　　过去片刻，他身上法力猛然攀升起来，霎时跨入了一个崭新境界之中。

　　这么多年修持下来，他对这门道法的领会已然极深，积累可谓雄厚，现在心中疑障一去，几乎一步就迈过了这个门槛。

　　他知道自己方才所悟未必就是当真正确的，可世上万物之理，谁又能当真穷通一切呢？他只要得到一个让自己足以信服的答案便可，而求道便是求证，那些东西大可待日后再去寻找。

　　高果发现异样，赶忙飞遁过来，急急问道：“老师？”

　　高晟图笑道：“为师无事，只是去了心中一个疑惑而已，”他看向山壁旁侧一个隐蔽缝隙，“去那边看看，按为师猜想，当初这地宝仙国之人就是从那里离开的，若是运气好，你我师徒或许能借此处离开这方天地。”

　　曜汉老祖返转镜湖，再与季庄道人别过，就回了自家驻落之地，随后将那宝莲托起至面前。

　　现在季庄道人手中的造化宝莲大部分力量都是用来断绝道法，重立诸世规序了，所以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牵制，故是现在他已可以继续自己第三步谋划了。

　　他下一步计较还是落在原縻身上，此人在为他取回造化宝莲之后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显然是躲了起来，不愿再与他照面，不过这是没有用处的，既然其人涉及到他谋划，又怎可能轻易将之放过？

　　只是在再度找回此人之前，他还需做一件事。

　　伸手在宝莲之上一抚，霎时有光亮腾起，随即双目闭起，似在找寻什么，默持片刻之后，他道：“便是这个了。”

　　他举起宝莲，对着某处方向一晃，霎时间，就把一股本来已是极为微弱的力量从虚寂深处牵引了出来！

第一百三十九章 各为道功争天时

　　那股伟力被引了出来之后，就自汇聚为一团气机，再有片刻，就变化出一个苍老修士的身影出来，只是此刻似陷入沉睡之中。

　　曜汉老祖见此，知道事情已是成了。

　　当年诸位大德在时，也不是没有造化宝灵得势，现在他引动的这一位便是其中之一，只是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同样已是远离诸世，只剩下残余伟力还在虚寂之中。

　　而利用造化宝莲，就可试着将其一部分力量召引回来。

　　他并不是要助这一位复生，现在尽管有宝莲在手，他也不可能在复归自身伟力的同时还兼顾另一位炼神同道，故眼下只是要让其暂时复还罢了，且伟力之中的意识还被他用宝莲牢牢压制住了。

　　原縻乃是造化宝灵出身，这里伟力一现，则必然会引起他的注意，若其能把握机会将之吞了，那自身实力必将大涨，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升入二重境中，若得如此，那一位存在受此激引，哪怕不曾将分神取回，力量也会因此而暴涨。

　　季庄道人若不及时将之压下，那么辛苦维护的道法规矩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他就达到了牵制其人的目的。

　　只是这里还有一件事，为了确保这宝灵会被原縻得手，而不是被那一位存在或者季庄等人提前收拾了，所以还要将这伟力遮掩起来，免得一出来就被发现。是故他再把宝莲一祭，却是将绝大多数法力波荡都是与之隔开。

　　原縻在寻到了造化宝莲之后，算是达成了诺言，随后就一直躲藏在诸多现世之中，生怕被曜汉老祖和季庄等人找到，好在这两者此后都是未曾来寻他，他也是稍稍安心。

　　只是现在诸般大能法力波荡遍及虚寂，都是在搜寻造化精蕴之地，为了避免被这些法力波荡波及，不小心露出什么行迹来，他只能迫使自己陷入沉眠之中，自身气机近似无有，混杂在诸多残弱伟力之中，无有丝毫起眼之处。

　　不过如此一来，想要提升功行也是不可能了。

　　他也不奢求这些，只要保证自己能够苟且存生下去，不致被逼入永寂那便已是满足了。

　　此时他不但气机收敛，连意识都是近乎凝滞。

　　可就在这等时候，忽有一股法力波荡传来，他不由得醒来，忍不住往那处法力源头窥望过去。

　　身为宝灵之身，他几乎第一时刻便察觉到，这股法力应该是出自某个同类，且似存世之身已然孕育而出，但意识却还未曾完全觉醒，这对他造成的吸引力十分之强烈，一时间又是蠢蠢欲动起来。

　　他忍不住想，要是自己能够吞了这个造化宝灵，那不但能够把之前的亏欠补足回来，实力还能有所增长。

　　可是他方想要付诸行动，心中闪过季庄、曜汉二人身影，却是一阵迟疑，要是这一回出击，非但没有达成目的，还被两人发现了呢？那到头来岂不是好处没占到，反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思来想去之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冒一下险。

　　因为那宝灵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一旦成功，就算季庄再度发现了自己，那他也有一搏之力，这里主要是他自己也无信心能够这般长久藏匿下去，反而这次得手后就有与季庄、曜汉等人对抗的本钱了，至少不会再被此辈随意拿捏了。

　　主意定下，心中意念一起，循着那法力所在而去，须臾到了近处，见意识果然未曾诞生，这时没有再犹豫，只是轻轻一吸，那一团伟力精气就被吸入进来，并于须臾之间运化入身。

　　而骤然得了这番补益，他自身气机一下拔高，法力波荡也是不由自主宣泄出来。

　　季庄道人现在对于虚寂之中一点小动静都是异常敏感，唯恐再生出什么措手不及的事端来，现在察觉到这股法力波荡，顺着望去，立时看到了法力主人。

　　他也一阵诧异，本以为原縻早被那一位存在吞去了，没想到还是存在于虚寂之中，看去法力还有所增进，这是他绝然无法容忍的，当即伸手一拿，无边伟力便向着原縻落去。

　　原縻在得了好处后，立刻就遁身隐去。

　　曜汉老祖见得这一幕，却是露出一丝笑容来，拿宝莲一晃，将他行迹遮掩去了几分，这般季庄要追索起来必将更是困难。

　　现在他主要对手就是张衍与季庄二人。

　　张衍虽也算得上是对手，可他认为其人原来非是大德，又没有造化宝莲在手，怎么也是无法攀登上境的，且这等宝物个个有主，纵然现在散落在虚寂各处，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寻的，所以在他心中，与季庄道人相比，张衍之威胁还排在其人后面。

　　更主要的原因是，季庄道人已经走在了他前面，他必须想办法将之拖住，绝不能使其力量从容归来，这样他才有机会赶了上去。

　　张衍在清寰宫中也是同样见得外间那法力波荡，只是这力量出现的颇为突兀，好似一下就冒了出来，这背后一定是有人推动的，如今能弄出这等动静的也就那么几人，他不难猜出这又是曜汉老祖的手笔。

　　他没有去多管这些，继续抓紧时机消磨布须天上部诸天之内的异力。

　　虚寂诸世自从道法断绝之后，后来之人吐纳灵机不可能再获得法力，这意味着与灵机有所纠葛的异力无法再藉此侵染此辈，可若放任不管，长久之后，那么这些异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最是合适，又不致引发什么大动荡的办法，那便是以另一种力量去代替。

　　他准备让这些生灵尽可能信奉自己所立造的道法，那么在他伟力遮护之下，当可将那些异力排斥在外。

　　至于季庄送渡进来的道法传承，本来他还不想这么早动手收拾，可现在既然要尽可能消杀外来之力，那么也没有必要留下了，自需在这次动作之中一同清理干净。

　　只是出于某一种原因，他需避免干涉太多，不然最后可能有违初衷，所以他不可能去强行驱使生灵去信奉此道，最好是选得合适之人出来传道。

　　这里合适人选有不少，然而在道途之上最有期望迈向上境的，却唯有高晟图一人，其人此刻已是去了心中疑惑，对这门道法的理解也非是同辈所能及。

　　转念到这里，他已是有了计较，一个弹指，一点灵光落去，就已是没入现世之中。

　　高晟图带着高果朝着那石壁之中的缝隙走去，这里外面看来很是狭窄，不过到了里面才发现是一条宽敞大道。

　　他看了眼脚下，伸手一拿，却是拿了起来一枚玉佩，这应该是当年某个急着离去之人失落在此的。

　　他与高果走了数日之后，面前是一座座垒土高台，围绕着一座高塔，一座座虹桥自自四面八方连通到上面。他道：“走，去塔上看看。”

　　尽管一路过来都没有禁制阵法之类的东西，可他未免意外，没有飞遁上去，而是先上周围土台，再沿着虹桥而上，入至塔内，再沿着石阶上得塔顶，一进入这最顶端的空殿之中，师徒二人便注意到中间乃一个玉石垒砌起来的大环。

　　高晟图仔细看有几眼，又看了看周围布局，以肯定语气道：“地宝仙国之人果然是从这里撤走的。”

　　他猜测当年这里应该是灵机消亡，百道尽毁，所以国中之人想从这方天地之中跳脱出去，可惜的是，道法断绝不是一界之事，而是诸天万界皆是如此，所以不论去到哪里，不找到新的法门，是没有办法改变局面的。

　　目光再是一转，这时他留意到，周围摆放着一架架看去有些古怪的法器。

　　“这是……”

　　他走至前方，将那些东西拿起看了看，大约知道这是什么了。

　　此物应该是两界仪晷，若不是当年那个守坛道人曾经与他提及过这个东西，他还不见得能辨认出来。

　　这说明这地宝仙国之人并不简单，当也是有一些来历的，不然用不着这等与他界交通的物事。

　　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能有这类东西的界天，那当有上境大能坐镇，似此辈或许会与外界天地有所沟通，那说不定自己就能借此回到山海界去。

　　他将那仪晷放回原处，走至当中，打量了一下，就知此地需得重新接引灵机方能发动那两界门关。

　　这里所需灵机着实不在少数，好在他检视了一下后发现，这些仙国之人至少已是走了千余年了，而灵机却是一直在积蓄之中，只是无人在此掌握中枢，所以到得一定程度后，就会自行流散，不至于满溢出来，现在他只需去了这个限碍，当就能重新转运起来。

　　这里禁制并不复杂，在他小心摆弄之下，差不多十来日后，塔顶之上先一阵震动，随后一道灵光帘幕升起。

　　高晟图知道这里灵机只够支撑片刻，若是此时不过，还需等待千多年，所以没有任何犹豫，一把拽住高果，就往里间投入进去。

　　只觉一个恍惚之后，脚下便又踏落实地，再往周外一看，却发现自己身处在一座法坛之上，有两名道人正守在那里，此刻正用十分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其中那为首道人毫不客气地问道：“你等何人？又是自何处而来？”

第一百四十章 混天不转失真法

　　原縻吞下宝灵精气之后，立刻把气机收束，同时不断在现世转动来去，以此躲避追剿。

　　本以为这一次又会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追逐，可没想到，只是稍加躲藏，便就成功脱逃出季庄法力摄拿，而后全力收束气机。

　　只是等安定下来，他也是意识到，方才应该是有人相助自己，不然哪有那么容易从季庄手下走脱？

　　他猜测这可能是曜汉老祖所为，虽不明白其人为何如此，可他觉得定然没存什么好心思，虽看似欠了人情，可这一回他可没主动去求，所以现在他所思所想，就是尽量远离这两人，免得再被牵扯入两方争斗的旋涡之中。

　　季庄正出手之际，被一股伟力相阻，法力顿时落在了空处，再查看时，已是失去了原縻踪迹。他知道这是曜汉老祖出手搅扰，不由深皱眉头。

　　不过对方力量一触即收，暂还没有越过他心中容忍底限，所以他哼了一声，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

　　对于一个跳脱在外的造化宝灵，他是怎么样也不可能放过的。

　　要是此人又找到什么同类吞夺，使得那一位存在的伟力也因此提升，那么其背后那大德也或会提前归来。

　　现在他以手中造化宝莲之力隔绝诸法，压制同道修为，力量用去很多，已是抽不出来多少了，且还要留下一部分余力用来防备诸人，所以这事只能凭借自身伟力去解决了。

　　他想了一想，以法力化出一封书信，就往布须天那处送了过去，这是希望张衍能与他一起剿杀此辈，实际上他对此也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只是存着万一心思试上一试罢了。

　　曜汉老祖这时也是看到季庄向张衍去书，微微眯眼，随即呵的一笑，他相信张衍与自己一般，也是乐意看到这般景象的，所以绝然不会来插手此事。

　　除非原縻当真修为暴涨，直入二重境中。可不管求内求外之法，都是需要过解真这一关，凭原縻心性，又哪有这么容易过去？就算过去了，又哪来资粮给其入到二重境中？且他们三人一感到威胁，哪怕不用书信求援，也一定是会主动出手镇压此僚的，所以其人怎么也是没有机会的。

　　除非……

　　他这时忽然想到一个以前忽略的可能，神情也是变得有些严肃起来，暗中默运法力推算了一下，心思数转，暗忖道：“虽是无甚结果，但或许该小心一些了，需知彼辈也不见得会安分……”

　　张衍收得季庄送来书信，看过之后就驱使法力将之化散了。

　　他也是看得明白，原縻本就是曜汉、季庄两人争斗的棋子，他也没有必要去插上一手。

　　对他来说，那一位存在才是危险源头，只要确保其不至于将那一位大德引来了回来便可。况且两人现在越是争斗，便越是无法来顾及他，他正好趁此机会尽快使得布须天成为自己攀登三重境的台阶。

　　早些时候他虽也曾观望至布须天深处，并从中窥得不少玄妙，可那时候因为阴阳二力未曾合一，而且他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成为布须天御主，所以忽略了一些对那时来说并不十分重要的东西。

　　而在得了那位大德所传递出来的意识后，才发现自己仍有许多地方未明，仍需回头再做梳理。

　　他又推算了一下，大概百年之内，自己传下的道法将会迎来一番兴盛之机，只消好生维持住，便就可稍稍隔绝异力，不过这里他也无法插手太多，就看那个道法种子能做到哪一步了。

　　高晟图曾数次穿渡界天，但倒是头回见得界关之外有人守御的，不过这些人所说言语与原来界天之世人倒有几许相似之处，倒可能就是当初撤退到此的地宝仙国遗民。他斟酌了一下语句，道：“我自原来仙国旧址而来。”

　　那为首道人初时不解，随即神色一变，又再打量了他几眼，道：“你等在此等着。”

　　他示意同伴看住高晟图师徒二人，自己则是急匆匆下了法坛，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此人才转了回来，言语稍加客气了一些，“二位随我来。”

　　高晟图也不抗拒，只是传声高果，道：“稍候无有我吩咐，不必妄动。”

　　高果连连点头。

　　两人下了法坛，就来至坛下一座观阁之内，这里看去是招待往来之人的，布局开阔，布设鲜丽，还用帐幔隔开风沙，走道两旁侍立着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力士。

　　高果能感受到周围之人望向他们的目光十分不善，传声道：“老师，这群人不怀好意。”

　　高晟图道：“不用畏惧，且看其等想做什么。”

　　现在他人地界之上，说不定还有什么大神通者在此，要是翻脸，逃也无处可逃，所以还不如看一看情形再说。

　　没多久，那道人就将两人带到了正殿之中，一个老者坐在那里，他也不请两人坐下，沉声道：“你等是地宝国遗民？”

　　高晟图正身回道：“有劳座上长者动问，我等并非尊驾口中地宝国遗民。”

　　那老者道：“哦？你们难道不是从地宝国旧址到此的么？”

　　高晟图道：“我师徒二人出外访道，一路去了不少地界，正好寻到仙国旧都遗落下来的两界关门，于是借此一渡，这才来得此间。”

　　那道人却是呵斥道：“一派胡言，你等若不是地宝国遗民，那自不知那界关通向何方，如此也敢妄自越渡么？”

　　高果不满道：“我师为求大道，曾去过数座界天，又哪里会在一座关门之前望而却步？”

　　老者听他们言语，倒是有些相信了，原来地宝仙国这些人只会称呼两界关门为天门，可从来没有两界关门这个概念，在其等眼中，天地就只有三界，不过他没有贸然下得结论，问道：“那我问你等，你等说访道，那么原来又是来自何处？”

　　高晟图回道：“我乃山海界东荒海胜国人氏，不知座上长者可有听闻？当年访道之时，偶见前人所立两界关门，为怕错过机缘，故由此遁入，此后又穿渡两界，方才有缘来到此间。”

　　老者听得他经历，不觉有些奇异，他摇头道：“山海界我未曾听闻，既然你等不是地宝遗民，那我也不为难你等了。且在此过往名册之上留下姓名，便自去吧。”

　　高晟图走上前去，提笔写下自己与高果的名字，待要离去时，问道：“长者屡次提到地宝国，我来时见此国之中只剩下废弃城地，未知此国之人最后怎样了？”

　　那老者轻描淡写道：“此辈妄称仙国，已为我都梁宗所灭，遗民至今无一留存。”

　　高晟图恍然，看来地宝仙国原来那些人到了这一片地界，非但没有寻到存身之地，反而遭受了更大打击，座上之人对这等事并未作什么隐瞒，想来具体情况出去也不难打听到。

　　他见再无什么事，拱手一礼，就带着高果离去了。

　　那道人言道：“坛主为何就信他们了？”

　　老者肯定言道：“这两人的确不是地宝之民。”

　　那道人道：“坛主如何肯定？”

　　老者道：“因为地宝之民居于地下不知多少万载，身上气机偏向阴浊，而这两人一身阳正之气，明显不是同一路数，且那人至多数百载岁寿，但法力却还高过我……”

　　那道人不可思议道：“可是明明道法已是无法修持……”他说到这里，却是一下激动起来，“莫非他背后那山海界尚可修持道法？”

　　老者也是目中泛起光亮，道：“这也正是我欲弄明白的，我当回去本界，向大法主禀告此事，你替我看着这二人，但不可做出过激之举，一切待我回来再定。”

　　高晟图离开法坛之后，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在四周走动了一下，设法了解了一下此间具体情况。

　　这才得知，原来地宝仙国之人所拥有的两界关门并非自家所立，当年也是不知名的大能所留，且也不是一座，共在三个界域之内分布，由此形成三大仙国，彼此交通往来，各是繁荣了万余载。可是因为那时灵机很是孱弱之故，所以始终没有出得什么大能修士。

　　那地宝仙国也是气数不济，本来正法已失，又遭道法断绝之制，千辛万苦迁入了这方天地之内以图延续国运，可是没有多久，又受到了都梁宗的侵袭，这一个外来宗派具体实力不好推断，但却轻而易举就将这三处仙国覆灭了。

　　高晟图从此派种种行迹中可以推断出来，此派应当也是面临道法断绝的窘境，只是靠着丹药之类的东西还能支撑，恐怕也是如此，才不得不四处侵袭找寻出路，只可惜这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想到这里，他不由心思一动，这么说来，此间岂不是一个适合传道的上好地界？

　　虽他之前解了心中道法之疑，可难说这必然是正确的，想要往前走，还需要更多同道，都梁宗能穿渡界天而来，那说不定就能寻到回去山海界的办法。

　　有了这些思量，他便对高果道：“徒儿，我等明日不走了。”

　　高果道：“老师不是要去找寻回去山海界的门路么？”

　　高晟图笑道：“不用去找了，且也走不了了，过得几日，想来就会有人先来找寻我等的。”

第一百四十一章 人心不绝道自存

　　高晟图判断的十分准确，只是过得两日，就有都梁宗弟子到来，说是请他们师徒二人前去一晤。

　　既是好言相请，他也是欣然应邀。

　　仍是多日之前旧处，早有一个名唤付孟单的修士在那里等着他们师徒二人，不过这回却是摆了一桌宴席，此人言称是自都梁宗总坛而来，此回乃是受得门中之命前来向二人问询些许事宜。

　　付孟单请了二人入宴，推杯换盏几次后，便就试着问道：“我观这位高道友气机，茂茂奋扬，生机溢旺，似修行当还不过五百载？”

　　高晟图如实回道：“正是。”

　　付孟单道：“那付某冒昧一问，道友来处道法可有异变？”

　　高晟图回道：“与道友这处一般，早早便就断绝了，且据耳闻，界中有大能言，诸天万界皆是如此，无有例外。”

　　“原来是这般……”付孟单神色变得稍许复杂了些，片刻沉默之后，他终是问出了关键问题，道：“天下道法断绝足有千余年，道友修持不过数百载，那这身法力又是从何处修持得来？”

　　“千多年了么？”

　　高晟图自觉修道不过数百载，并没有经过那许多年，但他心中也是有数，可能诸天时日流转有所不同，也或许是自己几次穿渡界关才致如此，凭他能耐还无法理顺清楚，所以这里也不必想太多。

　　他道：“我乃山海界人氏，道法断绝之后，有天降石碑授我上乘法门，又有诸派大能开辟新法，待我离开之时，只是我所知晓的，可以继传的道法便有十余种之多。”

　　付孟单有些吃惊，还有一丝激动道：“竟有如此多的道法么？”

　　也难怪他如此，都梁宗自道法断绝后，现在弟子只能靠吞服丹丸强行提升法力，早是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忽然听得山海界有这么多道法，却无疑是见到了一条明路。

　　“那么请教道友，”他看向高晟图双目，道：“该是如何去往山海界呢？”

　　高晟图这时问道：“道友可曾知晓内天地么？”

　　付孟单奇道：“不曾听闻，那是何处？”

　　高晟图顿便知晓，此辈既然不在内天地中，那么或许其等所在界域应该不在四位元尊部宿之中，于是他稍加解释了下，说是那是大能所造的一处地界，修士若能入得其中，则可受大能庇佑而延寿。

　　付孟单更是吃惊，没想到还有这等所在，这是何等气魄格局，又是何等神通手段，一瞬间，山海界形象在他心中顿时无限拔高。他在座上起身，躬身而拜，郑重言道：“道友可否告知我等如何去往山海界，我都梁宗必有重谢！”

　　高晟图也忙是站起，他摇头道：“道友言重了，我出来访道，本是抱着一去不回的心思，故是现如今也不知该如何回去，不然也不会来到此间了。”

　　付孟单一听，也是默默叹气。

　　他并不怀疑高晟图的说法，此间三座界门，都是只可出，难以回，以往三界沟通除了少数情况，多数时候只是依靠界门之上流传下来的两界仪晷，若不是如此，他们也无法骗得其余两界仙国之人来至之地，再是将之一举剿灭了。

　　他思忖了一下，道：“道友以为，能否借用过来之时的界门回转山海呢？”

　　高晟图认真想了一想，道：“这却难以知晓了。”

　　付孟单不由一叹，不过心中已是暗下决定，无论费多少力气，也要找到地宝国原来所在那片天地。他这时再是一礼，道：“付某这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高晟图已是大略猜到他想说什么，道：“道友请言。”

　　付孟单诚恳言道：“道友可否将道法传授我等？道友若是答应，我都梁宗当奉道友为门中正师。”

　　高晟图其实本来也有这个念头，只是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是不会让人太过看重的，毕竟都梁宗与那些凡世之中没有修道门路的人不同，就算没有此法，也还是可以勉力维持，于是故作迟疑难决，在付孟单几番恳切相请之下才装作勉强勉强的答应下来。

　　宴席过后，付孟单似生怕他反悔，当场与他立契定约，不过第二日，就送了过来百余人跟随他修行。

　　高晟图也没有多说什么，毫不保留的将自己所知道法传授下去。

　　其实这些弟子因是都梁宗门下，就算修成道法，也不可能算作是他弟子。可他却不在乎这些，甚至他希望这其中出得几个道法资质高绝之人，这般就可有更多人与他做道法交流了。

　　而他所授法门很快被人整理成一捆竹简，送到了一名白衣修士手中，此人名唤关乘，是都梁宗境界最高的两人之一，有破开虚空，渡去天外之能，故门中之人皆以大法主为敬称。

　　他将这竹简翻看过一遍后，对着等候在下方的门中使者，道：“这门道法十分高深，凭我难以看透，立造之人的法力当远在我之上。”

　　那使者心中一紧，道：“那……以大法主之见，我等是否还要找寻那山海界下落？”

　　他们都梁宗曾灭过不少势力，三大仙国就是其中之一，以己度人，要是对方实力高过他们，是否会对他们下手？

　　关乘道：“为何不找？你等不用担心太多，我等四处攻袭那些天外宗门，为得只是求道而已，若非传闻此方天地之中有上古大能留下的传承，我等又何须来攻打他们？反而我等若能进入那位高道友口中所言的内天地，就算真是臣服彼辈，只要保全了宗门延续，道传不绝，却也是值得。”

　　使者看了一眼那竹简，犹豫了一下，才道：“可是大法主，若是我后辈弟子人人皆习此门道法，那我都梁宗岂不是再无本传之法了么？”

　　关乘摇头道：“道法不外渡去大道的阶梯罢了，若有上乘道法摆你面前，言明可直指大道，你会放在一边不去修习么？”

　　使者顿时无言以对。

　　关乘一挥袖，肃容道：“眼下我等已是不可能再去考虑太过久远之事了，若有道法渡我，则该当从之，逆势而为，固守规矩，却是取死之道。”

　　高晟图在此传授法门，他事先却没想到，自己在此一待竟然就是五十载。

　　五十年下来，都梁宗中后一辈几乎都是得了他的传法，特别有一个名唤枢青的，资质前所未见，短短数十年修行，功行竟已是追平了他，并几次三番向他求教后续法门。

　　高晟图却是告知他道：“我与你早是说过，我所知晓的已都是告知你了，下来就该由你自家去悟了。”

　　枢青却道：“可是高师，弟子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

　　高晟图道：“我思量下来，这里或许是你未曾亲见那法碑的缘故。”

　　枢青也是听说过天降石碑一事，不禁问道：“这里有何不同？”

　　高晟图道：“我曾与你等说过，我最早所修习的法门，乃是从一座法碑之上观来，只是唯有缘者方可观得，而你们所学，乃是经我之口转述，或许这碑上还有什么，我虽见得，但却无法说出，故你才觉得有所缺失。”

　　枢青问道：“那这石碑莫非也唯有山海界才能寻到？”

　　高晟图道：“据我所知，此石碑不止一座，并流散在诸天万界之中，只是非有缘人难以寻到。”

　　枢青失望道：“如此，弟子却是无缘一见了么？”

　　高晟图笑道：“这却……”

　　他这句话还未曾说完，忽然天空一黯，他不由得抬头看去，就见一道道灵光天火撕开天穹，直直往大地之上落来，神情不由一震，站起身来看着上方，感觉这一幕却是有些似曾相识，心中不由升起一个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的念头来。

　　原縻自侥幸逃脱之后，本来已是准备收敛气机，再度沉睡，可是季庄伟力反复扫荡诸世，却是露出一副决不罢手的架势，他却是不敢这般做了，只能片刻不停的游走在法力波荡薄弱之地，并在现世之中来回遁走。

　　只是当他在朝某一个现世转挪时，无意之中却是撞上了一股奇异的法力，难说是他自己无意间撞了上去的，还是那法力本就在那里等着他。

　　而他法力与之一碰，相互交融之下，就有无数道理被他所知，没有来由的就知晓了如何过去解真关的法门，并且还有一处有可能存在造化残片的地界。

　　他心中非但不觉欢喜，反而一阵悚然。

　　虽他心性不过关，可不代表他当真糊涂，明白这东西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自己面前，还这么凑巧，这一定是有人刻意送来的。

　　他想到现在虚寂之中几方争斗，送渡这法力之人明显是想让他功行更进一步，好掀起更大事端来。

　　他神情顿时变得阴晴不定，从深心讲，他自是希望自己功行能够大增，要是到了二重境，说不定也能如张衍一般让季庄道人为之忌惮。

　　可他也知，送来这些东西的人就是要他如此做，他此刻既不想遂背后主使之愿，可又难以放弃这增进实力的机会。

　　犹豫再三，他还是做了决定，左右现在情势险恶，面临季庄威胁，自身实力才是根本，这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为何不要？

　　不管背后之人想做什么，只要到时自身有足够实力应付，那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有了这些想法之后，他决定先去找寻那造化残片，如是真有此物，那先吞了再说，而后再去考虑其他事。于是心意一转，就顺着那残片可能存在的地界寻了过去。

第一百四十二章 回心转来补天全

　　天降星雨整整持续了一天，地陆之上凡民不分南北昼夜，都能看到这等异象。

　　都梁宗之人感觉到此事不同寻常，立刻派遣弟子前去查看，发现大部分天坠之物都是落到了海水之中。

　　这对于修道人而言，不过稍加麻烦一点而已。

　　只是一夜之间，就打捞起来了一枚枚细小石块，此物坚硬无比，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损折分毫，也不知道到底遭遇了什么才使得此物破碎的如此严重。

　　都梁宗弟子将找寻到的这些碎石试着重新拼凑了起来，只能勉强看出这东西原本是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难以明了的晦涩文字。

　　在场之人察觉到这些东西来历不简单，立刻送到了门中。

　　都梁宗上层看了许久也不明白此是何意，只能看出其中似蕴含道韵，不是简单之物，可这东西眼下残缺部分委实太多，这却更是难解了。

　　不过仅是数日之后，一名学得新传道法的弟子偶尔见得此物，却是觉得这与高晟图教授给他们的山海界蚀文十分相似，并提及高晟图也是言称，当年其所学之正法，就是从一块天降石碑之上得来。

　　都梁宗诸长老闻听之后，争论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将高晟图请来辨认此物。

　　半月后，高晟图来至都梁山门内，在一座秘殿之中见到了这块残存石碑。

　　他在看到天降星雨之时心中就有了几分猜测，在见到实物上那熟悉蚀文后，更是确定，这当就是一块记载自家所学道法的石碑，且与自家所见那一块别无二致，只是觉得，这上面似乎缺失了什么。

　　都梁宗长老见他久久不说话，问道：“高道友，如何？”

　　高晟图点头道：“不错，正与我当年所观得的石碑几乎一致，我所得道法，正是从这等石碑上而来。”

　　都梁宗上层在听闻这个答案后，都是大为振奋，这可不单单是得了一门道法这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有此物在，那这门道法从此就可以算是都梁宗自家法门了，而再不是由外来之法了。

　　他们也是当机立断，立刻派遣更多人手前去打捞碎石。可无论怎样找寻，最终捞起来的石块都只能拼凑出半块石碑，还有半块却是不知去向了。

　　枢青等弟子在得知此事后，也是异常兴奋，匆匆回到门中，自从听了高晟图的解释，他便一直希望能亲身观摩传法石碑，这一次却是天降缘法，他又哪会错过。

　　他见到石碑之后，在此碑之前站了一夜，许多之前不通之处却是豁然贯通，可当他想继续下去时，却发现石碑只有一半，这让他大为惋惜。

　　都梁宗动作也快，下来着实抽调了不少少年人来试缘法，确有不少人当场就明白了石碑上的意思，几乎数天之内就有了成果。

　　这些弟子转述出来的内容与高晟图教授给他们的道法十分相似，但其中对于道法的推导和阐述，却还远远不如后者，这令门中长老无比失望，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多了半块残碑，可以作为镇宗之基外，并没有在道法之上得到什么额外收获，暂时熄了抛开高晟图的心思。

　　高晟图认为自己的作用已是不大，有了离去之意，这一日教授完道法后，却有一名道童前来，恭敬一礼，道：“高师，大法主有请。”

　　高晟图知道，都梁宗中唯有法力境界最高之人方才得有此称，过去五十年中，他也是多次到得梁宗门中，可这两位却是一次也未见过。

　　他道：“不知是哪一位大法主相邀？”

　　童子回道：“乃是关法主。”

　　高晟图了然，心中微松，这位法主传闻脾气甚好，行事也不讲究什么规矩，常会出来给下面弟子讲道，有时候还会和后辈弟子说笑两句，从不摆什么架子，与另一位以严厉著称的屠法主截然不同。

　　他随那童子往后山而来，行上一座高丘，在一幢庐舍之前停下，童子道：“法主在内，高师入内就可。”

　　高晟图谢过，掀帘而入，便见里间坐着一名白衣道人，貌相一般，肌骨如玉，双目湛然若星，他上前见礼，道：“关法主有礼了。”

　　关乘抬手回有一礼，笑道：“高道友请入座，我这里却无有什么规矩。”

　　高晟图称谢一声，入得座中。

　　关乘看他几眼，笑道：“我观道友，似欲有意离开此间了。”

　　高晟图心中有些讶异，他也没有否认，道：“却是让大法主看出来了。”

　　关乘道：“道友在此传道，然则道法长进却是不多，我若是道友，易地而处，也不会久留于此。”

　　高晟图抬手一拱，道：“这些年来，承蒙贵派善待，奈何这里终非我落足之地，还望法主见谅。”

　　关乘笑道：“我无有阻止道友之意，有缘则聚，无缘则散，道友欲去欲留，皆可随意，只是这里，我却欲拜托道友一事。”

　　高晟图道：“不敢，法主请言。”

　　关乘道：“那传法石碑我也已是看过了，上面道法虽好，可似有残缺之处，凭此难以上进，不知道友原先所见道法，是否能够通达上境？”

　　高晟图想了一想，谨慎回言道：“我不知能否通达上境，只是贵派所得传法石碑，却是道法有缺，与我原来所见的确少了些许。”

　　关乘点点头，道：“道友此去，想必是要返回山海，那可否带上几名我都梁宗门下弟子？”

　　高晟图叹道：“只是山海界难寻，我亦不知是否能够回返，怕是耽误了贵派弟子。”

　　关乘笑道：“不然，我却以为此事不难，且关节还是在道友身上。”

　　高晟图心中一动，道：“大法主为何如此说？”

　　关乘道：“从你此前口述经历来看，你与这门道法颇是有缘，或许也是因此，当你有心传扬道法之时，便有石碑自天而降，”他指了指心口，“你若有心回去一证道法，那不定就有回去之路，关键是看你自家心意如何了。”

　　高晟图若有所思道：“大法主是说，我若有心回去，那么有可能寻得一条回往山海界的路来？”

　　关乘笑道：“确然有此可能。”他袖子一拂，案前地面之上出现了一副山水图形，伸手指了指某处，“此间有一道两界关门，只是此前界中之人携仪晷穿渡过去皆无音讯，而我门下弟子之前也是试过，同样如此，道友既寻回去之路，那或许可去一试缘法。”

　　他方才还有句话没有说出口，他猜测这门道法应该是某位大能所造，高晟图与此法如此有缘，说不定就是得了那位大能眷顾之人，那么这件事若是其人来为却是极有可能做成的。

　　高晟图看着那山水图形，片刻之后，站起身来，对着一礼，道：“在下这两日便要离开贵地，若是贵派弟子愿意随行，可与在下一同上路。”

　　第二日，高晟图从都梁宗回得宿处后，做了一番准备，便就动身启程，往那处两界关门行去。这一次，除了高果之外，尚有数十名新法有成的都梁宗弟子与他同行。

　　一行人乘飞梭而行，二十来日后，就来到了那两界关门所在的山脚之下。

　　高晟图仰首观去，一座巍峨雪山昂然耸立于天地之间，上方似有银光闪烁不止，枢青这回也是同行一人，他凑了过来，道：“高师，那光华便是那关门所在了，这里上方风云变幻，又有乱磁之力，飞梭上不去，恐怕只得步行了。”

　　高晟图一点头，便下了飞梭，沿着早前开辟出来的道路上山，一日之后，就来到山巅开阔之处，便见一团银色漩流在那里旋动不止。

　　他虽几次穿渡两界关门，可深心之中对此等神通造物仍是充满敬畏。他道：“枢青，关照随行之人，需得紧跟我来，不然渡去之后，容易彼此散落各处。”

　　枢青应了声是，回去交代了一声。

　　高晟图待后面之人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吸了口气，往里踏入进去，身后高果、枢青等亲近弟子也是连忙跟了上来。

　　就在跨入进去的那一刻，他只觉一震，见得无数景物与自己远离，又好似在往某一处下坠，这等感觉是之前从未有经历过的，一瞬之后，他身影立定，面前现出了一片天穹，知是已到关门对面。

　　他试着一感应，发现自己立足于一处烟火熏燎的城池之中，城中之民一个个瘦骨嶙峋，污垢满身，哀嚎之声处处，而外面被重重大军包围，这无疑是来到了一处即将陷落的城池之中。

　　只是他意外发现，外间这些大军阵中有不少法力灵光，还有参差不齐的气机涨落，显然里面有不少修道之人，并且他还注意到，此辈所撑幡旗之上有一个魔神画像，总感觉似在哪里见过。

　　正思索间，忽听得城外数万兵卒齐声大呼，道：“崇我信道，长生不老，万古罗布，天宗地祖！”呼喝之间，天上乌云滚滚，一道道雷火就往城中落来！

　　高晟图本来不欲插手这等凡俗中事，不过就在这些人呼喊之间，那气机也是升腾出来，他不知为何，一感此气，就对此辈莫名感到有些厌恶，当即法力一转，就有罡风聚集，将这些袭来雷火全数托住，随后气机一冲，一声震响，顿将污浊冲破，天日之光，一时裂云而下。

第一百四十三章 今立教门问法传

　　高晟图这一出手，随行数十名弟子也是反应过来，一齐施展法力，顿时撑起一道光幕，将整个城池笼住。

　　外间那些修道人见城内气机冲霄，一时也是弄不清楚虚实，出于谨慎，立时撤回了攻势。

　　高晟图见状，立刻关照枢青道：“设法捉得几人问明此间情形。”

　　枢青点头而去，他很快就把情形弄清楚了，对面修道人都是出自一个名唤罗教的教派，此教之人只需按一套法仪膜拜魔神，即可获得力量，这方地陆之上已知诸国大半都是陷入其手，若是他们未曾落在这里，这座城池同样也会步此后尘。

　　高晟图却是若有所思，在山海界访道时，他曾听瑶阴派的一名修道人说起过某一个膜拜魔神的宗派，却是与此十分相似。

　　他不由得怀疑，自己是否已是回到了四大部宿之内，要是这样，想要回去却是不难了，因为元尊座下诸天多数都有两界门关可以往来。

　　只是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他道：“此地不宜久留，我等先离开此处。”

　　外面那些修道人虽然道行不高，可一个教派之中，难免有不少道法高深之人，要是到来此地，难免会有一场斗战。而就算要打，也要把情势弄明白之后再说。

　　高果道：“老师，城中之人如何？”

　　高晟图果断道：“一并带走。”

　　此城经多日围困，壮丁死伤颇重，剩下的大多数只是老弱妇孺，他若未见此事，那也罢了，既然见到了，那自然不能置之不理。

　　他这一关照下去，底下弟子各自展动法力，将城中剩下万余人一同卷上天穹，随后往罗教势力未及之地而去。

　　虽他走得颇快，可是几日之后，仍有不少罗教之人遁空追杀上来，于是亲自留下断后，所幸并没有见到功行过高之人，只是那些一同留下断后的弟子出手便就应付了过去。

　　待摆脱罗教之人后，他们迅速追上先前撤走之人，并找寻到了一处荒僻山谷，在此凿山为穴，开辟洞府，布置阵法。

　　然而也不知罗教之人用了什么办法，仅仅数日之后便就寻到了山前，且这一次来人之中，有一道人功行几可与高晟图相比。

　　不过高晟图很快发现，其人似并无与同辈斗法的经验，而他却是不同，在山海界时几乎日日与异兽凶怪较量，虽也称不上善战，可却远胜此人，没有几合，就将此人毙杀当场，来犯之人更是无一逃脱，只是这一次都梁宗弟子这边也有数人身故。

　　罗教经此惨败之后，似未有死心，数月之后又是前来侵袭，然而这一次却是不同，因为山中禁阵已立，轻易就将此辈全数诛灭了。

　　高晟图这时却是意外发现，有几名弟子原本修为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没有长进的余地了，可在这等激烈斗战之中法力居然隐隐有所精进，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往似乎忽略了什么。

　　在安排好底下之人后，他却是陷入了深思之中。他认为自己过往虽是每到一处便就传道，可若是碰到强横一些的外道，轻易就可将自己努力尽数摧毁，想到此间，不由暗忖道：“道法若要传播，还需要有自家的教门才是。”

　　实则他也知道，就算自己不曾有此心思，只要这门道法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走上这条向内维护己道，向外侵压旁门的道路，不过这过程或许要数百上千年，只不过现在迫于特殊情形，他恐怕要提前做得此事了。

　　在思索了几日之后，他把高果唤来，将自己想法与之一说。

　　高果道：“老师，既是立教，不知我教当以何名称呼？”

　　高晟图道：“万物化演，道在其中，我等之道，当以‘演’字为称呼。”

　　高果道：“演教？”

　　高晟图缓缓点头，实则他本来有另外一个选择，似比此字更为合适，只是不知何故，那字无论如何也无法念了出来，甚至一想思绪就会偏了过去，故只好以此为替代。

　　高果默念几声，道：“那，我等当奉老师为掌教，只是老师，既是立教，当溯明源流，却不知我等该奉哪一位大能为教祖？”

　　高晟图回道：“自当奉立造此法的大能为教祖。”

　　高果想了一想，道：“可老师也说过，不知教祖是哪一位，莫如就奉四大元尊为教祖如何？”

　　他曾听高晟图说过，世间万千道法，大多数都可追溯到四位造世元尊之上，所以这般祭拜，想来终归是无错的。

　　高晟图却是摇头，道：“为师以为，这一位之能，当在四大元尊之上，不过为谨慎起见，索性不立名讳，只以我教教祖之礼祭拜，你需做之事，就是挑选孩童弟子，由我亲自教授其等道法。”

　　现在跟随他之人除了高果之外，名义上都是都梁宗门下，此辈纵然可为他所用，却也不可能算作教门弟子，所以需得在此重新教授出一批弟子来。

　　高果躬身一抱拳，道：“是，老师，弟子这就去办。”

　　不过几日之间，就有百余孩童被送到了高晟图座前，这些俱是从先前那城池之中解救出来的凡民，而此后半载之内，又有数千少年被陆续送来。

　　而罗教之人自上次失利后，似是察觉到高晟图一行人不好招惹，且又见其等藏匿深山不出，所以再也未曾前来进犯。

　　高晟图却是知道，自己这边与此辈终究是要做过一场的，因为自己一旦立教，那么就一定会向外扩张，不仅仅是与罗教，甚至与外界诸道都是生出矛盾来，甚至因此引发斗战。

　　可他仍是执意这般做，因为他已是察觉到了，争斗同样也是领悟道法一部分，而以往他之所为，只是一人之道，一旦走上这条道，那么就是万人之道，万万人之道，乃至天下众生之道了。不过这不是非要与人打生打死，所谓“和则共存，不和则争”，若把所有人视为敌手，那却是自取灭亡。

　　晃眼之间，三十载过去。

　　原本荒山已是大变模样，峰脊之上，遍布殿宇楼台，而山底之下，更是开辟出了一座座深广地宫，而正殿之上，则是立起了一块丈许高的牌位，却是与那传法石碑有几分相似，上面不书名号，底下更无陪衬。

　　高晟图带着高果站在阶下，经过这三十年准备，他门下如今坐拥数千弟子，自感时机成熟，已是可以开得教门，抬出演教名号，而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覆灭罗教，将这一片天地化为演教之道场。

　　高晟图走上前去，对着那牌位一拜，心中默念几句道：“教祖在上，弟子高晟图今立演教，不存私心妄念，只愿演天变地，天下道同。”

　　本来他没有多想什么，然后一拜下去，忽然之间，却是感到冥冥之中有一道目光看了过来，同一时刻，整个天穹忽然黯淡下来，教祖牌位之上有灵光腾霄，光耀天宇，闪动十来呼吸之后，方才消去。

　　高晟图怔怔看着。

　　高果声音发颤道：“老师，方才这是……”

　　高晟图深吸了一口气，道：“此当是教祖有所回应了。”他看着上方牌位，道：“为师曾一度以为，要到教祖面前问一问道法根本为何，需得经历万难千阻，诸般磨砺，其实我却是错了，其实道法就在身旁，又何必远问？”

　　高果一听，却是激动万分，方才异象起来时，日月皆隐，天地为之失色，可想而知，自家教祖这是何等大神通？

　　高晟图回过身来，沉声道：“教祖既是回应，那覆灭罗教，就在今日，高果，下去传令，召集教众，随我攻伐罗教总坛。”

　　布须天清寰宫中，张衍将这一幕看在眼中，方才他并未刻意施法，只是流散在外的气机得那道传弟子膜拜，是故自发回应。

　　底下有道传弟子决意开辟教门一事，他对此早有料算，这百年之中，正是他道法兴盛之时，所以这是必然会出现的，而高晟图却是最先做得此事之人。

　　只是此等举动有利有弊，坏处是演教一立，许多宗派很难再将这门新法视作承传手段，必定会另寻他法替代。

　　不过似如溟沧、少清这等大宗，本就是自行开辟新法，从来不曾接纳外来之法，而小门散宗则别无选择，多数是哪个道法更为合用则用哪个，而他这门道法不需任何外物，哪怕是无有灵机亦可修持，这一点却是少有道法可比，所以影响会有一些，但不会那么大。

　　而随演教立成，好处也是随之而来。他能看到不少异力由此断绝，这是因为他所立道法气数已成，受他排斥之伟力注定无法再入世间，且一切过去未来之中都是无了存身之地，这等结果此刻却是直接映现了出来。

　　只是这里仍有丝丝缕缕异力牵扯在人心思欲之上，这是因为举凡炼神大能，只要有一位生灵心中仍知其存在，哪怕只是传言，那其伟力便不会真正灭去，通常唯有使得这些生灵踏上道途，心中有了对大道之认知，最好是信奉另一位炼神太上，方才能逐渐摆脱这些。

　　张衍现在所做之事正是如此，不过他在不动用自身伟力的时候，也不可能将所有人都送入道途之中，好在这些异力终究只是少数，他只要持续下去，就可叫其越来越是弱小，而随着对布须天参悟的逐渐深入，如是一切顺利，那么最终不难将之全数化消。

第一百四十四章 皆是神上落世棋

　　张衍持坐转动法力，缓缓消磨着那些残余下来的异力，每消磨些许，他便觉得自身道念通透了几分。

　　下界之中，高晟图教门一立，仿佛冥冥之中有心念相引一般，诸多界天内陆续有修持此道的修道人供奉起了教祖牌位。

　　这般一来，更是使得异力被逐出越来越多，而在张衍眼中，布须天中以往看来只是十分模糊的东西，现在却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这无疑表明，直到眼下为止，他的做法可谓十分正确的。

　　只是限于某种原因，他不好去主动干涉道法兴衰，只能由得底下教众自行其是，若是被外教屠灭，那么唯有再立道法，重新来过。

　　实际上这一点倒也不必太过担心，而今诸天万界之中皆有他洒落下去的传法石碑，有些早被人见得，并供奉起来；有些则仍是被泥沙掩埋了起来，等待有朝一日被人发现。

　　由于这门道法并不需要借用外物修持，所以更多还是落在毫无灵机的荒芜之地。一旦有生灵接触并领悟到了其上道法，那无疑就会带动更多人走上此途，如此就可以确保一点薪火始终不灭。

　　又持坐十载之后，他只觉心念微微一动，好似有一层遮掩从眼前褪去，神意转动之间变得更为圆润，知晓这是自身对布须天的参悟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之中。

　　但他也是明白，这差不多是因为清理了下部、中部乃至上部诸天部分异力之后的成果，下来要想再有所收获，那么只能从上部诸天之中获取了。

　　某些异力还好说，由于有些异力之主甚至法力本身还不如他，只要他所立造的道法能够稳步推进便好，而有些则非常不好对付，因为其等来源可能出自于某些大德。

　　所幸只要大德不曾归来，终究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就如季庄与曜汉一般，尽管力量回来了一部分，可是同样无法压过他，他甚至有机会将此辈压过，只是这等伟力毕竟层次极高，唯一办法就是慢慢耗磨，除去一点是一点，所以步调势必会有所放缓。

　　他于心中默作了一番推算，按照现在这般下去，若没有额外机缘的话，很难说能抢在曜汉、季庄等人力量回转之前成就。

　　他再是琢磨了一下，现在只能先将可以收拾的异力扫除干净，余下大德之力可最后再想办法对付。

　　此次他对大道妙理再度有所领悟，因此决定再次出手，将下界传法稍加完善，虽不至全，亦不曾指向大道，但却可使得修道人修持起来更是圆融，如此就能驱逐出来更多异力。

　　此念一定，他便一拂袖，自有点点灵光向现世洒落而去，播传至诸天万界之中。

　　某处界天的罗教总坛之内，只闻一声轰然巨响，一座巍然法塔崩塌下来，同时一名道人也是带着不甘神色从天坠下，还未落至地面就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法力轰为齑粉。

　　高晟图立于天中，他感应了一下，此间再无一个活着的罗教弟子了。方才败亡之人应该是镇守罗教总坛的最后一名修道人了，此人一亡，意味着此世之内再无此教存在了。

　　他环望四周，数千名演教弟子聚集在四周。在他带领之下，仅仅用了十载时间，就将遍布整个地陆的罗教彻底剿灭了。

　　两边法门比较起来其实很难分出高下，演教无需任何灵机外物就可修持，你只要适合修道，那么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的修持下去，直到遇上心执道障。

　　罗教只需膜拜法仪就可得来法力，虽也人人可以入道，但由于资质不同导致修士层次高低不齐，能获上境之人少之又少，能修至高晟图这般境界的，整个地陆之上不超过五人。

　　从高层力量上对比，原本是演教居于劣势，可是此辈并不善于斗战，又没有祭炼法器乃至禁制的手段，所以当两边斗战起来后，罗教却是不断败退，直至今日完全覆亡。

　　高果这时飘空行至高晟图身侧，一指远处，道：“老师，那魔神塑像该是如何处置？是否唤人推倒砸烂？”

　　高晟图目光看去，这里最为明显的，就是那一座高高耸立的魔神雕像，此乃是罗教亿万信众膜拜之物。

　　在以往攻打下来的罗教法坛之内，都有这么一座雕像。不过每回没等到他们作法摧毁，就自行化作飞灰而去了，可不知为何，这最后一座雕像却是无有这等动静，上面隐隐还可见得被一层黄濛濛的光华包裹着。

　　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这回不仅仅是道法之间的碰撞，更是两家教门之间的冲突，这雕像无疑就是源头所在，唯有斩草除根，才能真正将这处天地变作演教道场。

　　只是念头方才转到这里，顿觉好似有什么存在朝着自己这边看了过来，同一时刻，自己身躯似是在无限下沉之中，就在他暗呼不好之时，却有一股清气自祖窍之中生出，在周身游走一圈，瞬息之间便就将那等感觉驱逐了出去。

　　他不由心头微松，默念几句教祖庇佑，果断一挥手，道：“推了。”

　　底下立刻有力士上前，还有飞在天中的演教弟子也纷纷轰出自身法力，顷刻间就将这魔神之像推倒砸烂，这还不算，将剩下这些碎石投入炉火锻炼，直至化气不见，方才甘休。

　　高果道：“老师，山后就是那两界关门所在，弟子已是派遣人手占住了，恩师可要一观？”

　　高晟图想到方才之事，考虑了一下，道：“覆亡罗教，囊一界于教门之下，此事不小，当先祭拜教祖，再谈他事，你先下去准备。”

　　高果应命而去。

　　枢青此刻靠了上来，打一个道躬，问道：“高师，下来可是要去寻那山海界所在了么？”

　　先前攻伐罗教，他与一众都梁宗弟子都是支持的。因为唯一一座已是探明的两界关门就在罗教总坛之内，不灭此教，不可能拿下这个门户。

　　高晟图道：“我答应过关法主之事，不会不作数，只是从记载来看，这罗教是从界外传来的，此辈很可能就在这两界关门之后，所以若是过去，很可能会遇得更强大的敌手，这里不能莽撞，我会即刻派遣弟子先行查明情形，若是那里无有危险，当会继续找寻山海下落。”

　　这番话很是合理，枢青再一躬身，道：“全由高师安排。”随后便退了下去。

　　高果去了没有多久，就将教祖牌位请来。

　　高晟图上得台阶，带领一众弟子在此祭拜，除立教那一回，后来祭拜，牌位之上再无异象出现，然而这一次，众人方才拜下，就见天穹一分，有灵光透下，直落牌位之上，随即反照于地面之上，上面显现出无数蚀文来。

　　高晟图作为掌教，在在场诸人中道法最为精深，他立刻看出了端倪，双目中不由得露出惊喜之色，这分明是祖师再度传法，他立时转起了念头，教祖在这个时候落下显兆，恐怕不止是因为罗教覆灭，而更是鼓励他向外扩张。

　　这十年下来，许多弟子的实力有了较大提升，这说明斗战的确有利于道法修行，他再是一拜，大声道：“教祖之意，弟子已明，下来必当去往诸天，广传我道。”

　　虚寂之内，原縻在几个现世之内来回遁行，他已是寻到了那枚造化残片所在，为了避开季庄道人时不时泛动的法力波荡，他不得不加倍谨慎，现在他只差一步，就可将残片吞夺入身，而迟迟没有上前并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以便在暴露之后及时脱身。

　　他此刻也是想通了一些事，其实自己远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曜汉老祖应该是想利用他让季庄分心，好方便其人做些什么事，而其人现在显然还需要他，那么既然帮助了他一次，想必也会帮第二次。

　　便不提这些，只要吞了残片，他就可按那所得法门演化，下来试着过去那解真之关。若能过去，他就有对抗这两人的本钱了。

　　又是许久等候之后，他终于窥到了一机会，法力一鼓，下一刻，就已是将造化残片从那处现世之中带了出来，随后片刻不停，只是一转，就遁走不见，而几乎是同一时刻，一股磅礴伟力就追了上来。

　　季庄能感觉到原縻又得到了一枚残片，若是后者将之成功吞夺，那么功行分明又会得到增长，这一次他绝然不能容许此人再继续逍遥下去了，为了防备曜汉老祖插手，他将造化宝莲之力都挪转了一部分出来。

　　曜汉老祖神情微变，同时露出一丝警惕之色。他也是没想到，原縻居然靠着自己又找到了一枚造化残片，其人似乎有些脱离他掌制了，这里他已是在考虑是否将之放弃了，要是如他先前所想那样，有外力在此插手，那么应该不会坐视原縻就这么被擒住，所以他决定暂不出手，坐观情势再定。

　　原縻在季庄伟力追逐之下仓皇逃遁。然而他料想之中的帮衬却是迟迟没有等来，他却是有些心慌了，尤其季庄这次显露出来不将他拿住誓不罢休的架势，更是令他惶恐无比，这时他脑海之中灵光一闪，却似想到了什么，没有再在现世之中反复躲藏，而是直往布须天而来。

第一百四十五章 从心化顽入自真

　　季庄在见到原縻往布须天方向遁去时，不觉一皱眉，一时弄不清楚其人目的为何。

　　他不由得生出几分怀疑，是否是张衍已然插手到这件事中了？

　　为了慎重起见，他将原本那冲涌奔流的伟力波荡稍稍收敛了几分，同时又起意传念一道送去布须天，试着询问此事。

　　现在他还不想再多张衍这一对手，是以就算先前他设布的道传被灭，也没有一句多言。

　　当然，这对他来说只是小事，布须天内本就是张衍地界，那些道法不过是试着落子，早已是做好了舍弃准备。

　　张衍也是瞧见了原縻正在往布须天过来，他本来不想做什么理会，因为其人也不可能进得了布须天。他现在只欲尽快进入三重境中，只要外面争斗不来牵扯到自己，那就不必去多管。

　　在见得季庄传信之后，他也本待回得一句，可这等时候，心中忽有所感，便就作法推算了一下，却是发现这里别有蹊跷。

　　原縻此回往布须天而来，看去好像不是出自其人本意，而似是被另一股力量推动的，且这股力量以往他并没有接触过。

　　他心念一转，这里事情却有点不同寻常了，看来此人并非如他所想一般，完全就是曜汉老祖的棋子，应该还有什么外力插手其间。

　　现在他的选择，要么就是将原縻驱赶了事，要么不作任何理睬，要么就是直接相助季庄，将此人擒捉下来。

　　他有心按照最后一种方式行事，如此可以防止那股力量坐大。就算因此使得季庄解决了一个棘手难题，可却也是消弭了那可能存在的未知隐患。

　　可他方才作此思虑时，却发现原縻身形一折，好似察觉到了什么危险般，直接消失不见了。

　　他一挑眉，其人应该是感应到了危险，这才撤走。不过既然已是走了，那他也没有必要再去追剿，这里之事自会有季庄去操心，自己还是以修持为主。

　　原縻方才之所以往布须天而来，乃是因为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念头，要是运气好，极可能会获得张衍帮衬，便不是如此，利用季庄对张衍的疑虑和忌惮，也可让其追得不那么紧。

　　事实也的确如此，让他得了些许喘息。

　　只就在这等时候，他心中忽又有警兆升起，而且前所未有的猛烈，立刻知晓，恐怕张衍对他的态度不并怎么友好，哪还敢再往布须天来，趁着季庄法力稍缓一线的时候，又是慌慌张张隐遁入某处现世之中。

　　曜汉老祖始终关注着虚寂之内的变动，他本来想看看原縻身上到底有没有人另行插手，没想到其居然利用了季庄不想与布须天起冲突的心思侥幸躲开了。

　　他呵呵一笑，要是原縻这般就可以避开季庄追索，那也想得太过容易了，若是没有他的帮衬，恐怕上回就已经被季庄拿下了。

　　此时他仍是在观察之中，并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除非原縻当真走投无路，又的确没有显现出什么额外力量插手其中，他才会考虑此事。

　　确然如他所料，原縻方才虽是得了片刻间的喘息，可实际上季庄法力又很快跟来，怎么也无法甩脱，不过后者要想将之拿下，在不动用造化宝莲的情形下，也的确不是一时半刻之事，这里不知还要纠缠多久。

　　原縻这时也被追的焦头烂额。他不明白为何曜汉老祖迟迟不动手相助自己，是对方已然放弃他了，还是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

　　只是他深心之中却有一股力量在不断发出催促，要他快些过得解真关。到时虽不见得立刻能与季庄对抗，可至少能摆脱眼下困境。

　　按理来说，本来他是外求之人，要过此关，需先将功行提升到一定程度，并寻得那大道玄理，而后回头来一点点化解顽真。这也是曜汉对他格外放心的地方，认为凭其原本心性，怎么也不可能在短时内做到这等地步，说不定还没有摸索到正路，他便已经是把自己伟力找寻回来了。

　　可原縻所得法诀，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里讲的是利用他身为造化宝灵的天生本事，先让顽真替代自己，然后自己再去替代顽真，这样不但完满过去解真之关，也不必再有心境之上的担忧，因为顽真只会逐道而生，不会理会其他。

　　可他不敢这么快就如此做，他就算没有和同道交流，也不明白外求内求之法的区别，可也十分明白，解真关不是那么好过的，一个不巧，自己无法替代顽真回来，那他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

　　他在这里犹豫不绝，季庄法力已是又一次挨近上来，场中情势显得愈发紧迫，看这等模样，说不定下一刻就要将他拿住了，这逼得他不得不快些做出抉择。

　　若被季庄拿住，那结果绝然不是被镇压起来，而肯定是会被逐入永寂的，反而过去解真关或许还有一丝生机。

　　他再是勉强避开一次法力波荡后，终于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心下一发狠，便按照法诀所记载的方法运转起了法力。

　　同一时刻，季庄道人察觉到了一丝不对，他心下稍作推算，却是发现原縻竟是在试着过去解真关，这令他神情一沉，以后者的心性，他也是认为以失败可能居多，那么届时替代其人的就是顽真了，那将会更为不好对付，故他也是当机立断，立刻一托造化宝莲，便对着原縻一晃，以求能在其人解化顽真之前将此事阻止下来。

　　正在观战的曜汉老祖此刻不由露出惊讶之色，同样没想到原縻居然敢去过那解真关，他也认为十有八九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现在至少可以确认，原縻身上便算有外力影响，也没有大到可以对抗季庄与他伟力的程度。

　　他心中不由盘算起来，若是这刻不去阻止，那么自己便就会失去这一枚棋子，而若是原縻渡得解真关失败，自身被顽真所替，这似乎比原来那旧主更是适合牵扯季庄的精力。

　　想到这里，他决意出手，便将造化宝莲抬起，对着虚寂之中就是一晃，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去阻拦季庄道人，而只是对其人放出的宝莲之力稍加搅扰。

　　季庄道人在感受到曜汉这边出手后，哼了一声，为了避免两朵宝莲之力碰撞过多，从而再度引出什么来，只能将宝莲之力收敛起来。

　　他知道自己方才还是稍稍急切了一些，将宝莲放出太早，导致曜汉老祖敢于出手，要是按压不动，其人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调用多少宝莲之力的情形下，却未必敢有所动作。

　　原縻在把法诀运转起来后，神思顿时一个恍惚，发现自己似深陷入一片虚无之中。而后一个与自家全无二致的人影忽然出现在了面前，并与他相互对视着，其人本来神情五官都有些模糊，可是随着两相挨近，却是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原縻按捺下出手对抗的心思，按照法诀所演，他并不需要与之争斗，而是将自己心识意识逐渐收敛，并以法诀收敛藏匿，同时任凭这顽真法力侵略而来就可。

　　而在接下来，顽真或许会想方设法将他意识化去，可只要他能设法维持住，等到那一线天机出现，就可替得顽真，再度回来。

　　另一个原縻见他无有任何反抗，很快上得前来，法力一涨，就将他淹没了进去。

　　而虚寂之中，原縻本略显无神的眼神陡然又是恢复了光芒，只是眸中平静淡漠异常，再也没有先前慌张失措之色，面对季庄过来的法力他一个晃身，遁入某一处现世之中。

　　季庄神情难看了几分，这一瞬之间，原縻法力气机都大大抬升了一截，分明就是渡去了解真关，若只是单纯法力长进倒也罢了，现在其内中意识恐怕已被顽真所取代，这使其将会变得更难对付。

　　若只这样还罢了，只是稍觉麻烦一些，他能感觉到，那一位存在也是因此再度提升法力，或许距离恢复原来伟力已是不远了。

　　他念头转了几转，当即化出一道灵符，再度往布须天送来。

　　张衍也是感应到了原縻身上的气机变化，目光不由微闪了一下，这时他见得一道灵符闪现于布须天外，便化出一道分身至外，那灵符一晃，季庄化影就从中浮现出来，并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

　　张衍还得一礼，道：“尊驾此来，又是为那原縻么？”

　　季庄道人叹了一声，道：“正是为此而来，道友方才恐怕也能见得，那原縻身上有颇多疑点，我疑这里面有我等皆不知晓的外力推动，若不及早将其人打灭，怕是惹来更大麻烦。”

　　张衍淡声道：“哦，那外力来自何处，连道友都不知晓么？”

　　季庄道人道：“我确然不知，以往还能以造化宝莲之力查探，可现下曜汉道友持莲在旁，我怕就算见得，也非见得定当是真，可便不提那外力，原縻只要法力增进下去，那一位存在迟早会法力尽复，那我等筑起的屏护便就毫无用处了。”

　　张衍对此却是不置可否，他道：“那尊驾欲要贫道如何做？”

　　季庄道人言道：“我稍候当全力追索原縻，要是那曜汉又有出手，还望道友能稍加阻拦，这般想来就不难拿下此人了。”

第一百四十六章 心意驱入神明中

　　张衍思忖了一下，要说季庄离了他，当真就没有办法抓到原縻了，那恐怕也是未必，只是不愿付出太大代价而已。

　　现在不过是想借得此事，正好让他与曜汉老祖有所对立，造成一种他被其人拉拢的假象。

　　不过他仍是决定答应下来。因为他方才感觉到，原縻此人很不对劲，应该是有别的力量掺和其中，而现在季庄所维持的天序其实对他也很是有利，特别是能使得异力与诸天生灵分隔这一点，更是格外有用。

　　而在这些异力没有被铲除干净之前，他暂时还不想让人破坏这等局面。

　　其实曜汉、季庄二人的目的很是明确，无非就是找回原本力量罢了，所以此辈一举一动都好猜测，落在原縻身上，却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了。且由于其人法力几度增长，使得那一位存在的伟力提升太多了，的确不能让其再继续下去了。

　　他道：“尊驾放心捉拿此人便是，曜汉道友那边，贫道会设法相阻。”

　　季庄道人得了回应，放心下来，打一个稽首，灵光一晃，身影已是不见。

　　张衍则是把法力一展，阵阵伟力波荡落于虚寂之中，却是借此清楚表达出了自己愿意与季庄联手扫除原縻的意思，相信以曜汉老祖的为人，这时候肯定会竭力避免与他的冲突，而不会再动手了。

　　原縻此回躲避极有章法，在现世之内来回遁行，总是能找寻到季庄道人伟力薄弱之处突破出去，而不是被包围拿捏。

　　季庄这时却是不着急了，只要没人干扰，哪怕不用造化宝莲之力，只要对方仍在伟力感应之中，那迟早是可以将其人拿住的。

　　就如现在，休看原縻总能找到破绽，可实际上两人之间越来越是挨近，等到其人连他伟力薄弱之处也无力突破后，那么就是落网之时了。

　　原縻也是逐渐感觉到了这等窘境，此刻失了外力帮衬，他就像在一张越收越紧的大网之中遁走来去，迟早是会失去转挪余地的。只是身为顽真，他没有任何畏惧情绪，只是追寻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一面，在他设法找寻办法之时，心中却有一道意念升起，向他指明了脱身去处。

　　他没有去问这意念从何而来，也没有深究的欲望，只是知道有这意念指点，能够摆脱季庄伟力那便就足够了。

　　于是身影一晃，遁向某一现世，而后骤然从季庄伟力波荡之中脱去不见。

　　季庄道人感应得原縻从自己感应之中消失，也是一怔。他把法力波荡放去，顿时发现了一个造化精蕴聚集之所在，不禁惊讶道：“造化之地？”

　　随即他一皱眉，这处乍一看是一处造化之地，可又有些似是而非。

　　要当真是这等地界，那原縻在那里说不得能得到莫大好处，譬如这里若是无主，而其人一旦成为此中御主，那说不定可凭此地界继续顽抗。

　　不过这个地界出现的委实也太过巧合了。

　　他回想一下，原縻分明就是被一只无形之手逐渐推着才走到这一步的，他冷笑了一声，不管是什么人在摆弄手段，终究还是要看力量说话，如今他手握造化宝莲，却不信无法镇平此事，于是心意一转，自身伟力便往内投入进去。

　　曜汉老祖虽不再出手，可一直在留意外间动静，这刻也是见得这片疑似造化之地的所在，也是动容。

　　他自镜湖之内行步出来，并传意给张衍道：“玄元道友，先前你我与季庄道友曾有过定约，若是见得造化之地，则当为我驻落之地，而今现出这等地界，我当前往一观，还望道友莫要阻我。”

　　张衍道：“只要道友不去干涉捉拿原縻一事，我自不会来阻拦道友。”

　　曜汉老祖一点头，打一个稽首，就往那处地界走去，须臾也是不见。

　　张衍往那里望有一眼，这次却是没有进去掺和的意思。就算有什么额外力量影响，曜汉和季庄两人也足以应付，用不着自己去操心此事。

　　他只是分出一道意念加以关注事情后续变化，随后心神回落至布须天内继续驱逐异力，参悟妙道，同时也在观察下界演教变化。

　　现在有十来处天地已然成了演教道场，而其中又以高晟图那一处最为兴盛，得了改善过后的道法后，又是壮大了不少，要是照这个势头下去，差不多再有百年，这些散落异力就可以驱逐干净了，对他而言，这实则已算得上是近在眼前了。届时若自己道法若能再上得一个台阶，那就寻法消杀大德异力，如若成功，便可试着一推三重境的门户了。

　　自演教立教之后，又是五十载过去。

　　演教教门如今已是搬到了原来罗教总坛所在，只是经过数十年陆续探查，却发现两界关门与以往所见大为有异，根据天时运转，去往的地界也不同。

　　只目前被演教教众所发现的，就有五个地界，其中有三处乃是灵机微弱的荒芜之所，一处落于虚空之中，并无落脚之地，去到那里的弟子没有多久就失去了消息。

　　而最后一处却是灵机极盛，疑有修道大派存在，出于谨慎起见，至今也未曾派遣弟子去往那里。

　　教门大殿之上，高晟图坐于上首，对着下方百余名弟子讲授道法，半日之后，他收了言语，并令弟子各自回去参悟。

　　众弟子拜揖过后都是离去，唯有一名少年仍是不走。

　　高晟图看了看那少年，此人名唤唐由，论天资甚至还在枢青之上，不过枢青这百年来功行再无半分长进，今后能否有所成，还要看其人对道法的领悟，所以演教之法入门看资质，而后则看道心了。

　　他道：“你还有何事？”

　　唐由道：“弟子有一事不解，为何掌教迟迟不往灵机兴盛之地而去呢？”

　　高晟图道：“灵机兴盛之地与我并无多大好处，反易与那些大宗门产生碰撞，待我演教有了足够底气之后，再往那里探访也是不迟。”

　　他乃是山海界来人，祖辈本身又是溟沧派九城出身，在此后的游历之中，更是对于诸派实力有着清晰认知，现在演教才有多少年？正是最为脆弱之时，莫以为打赢罗教便是多大本事了，这么一点实力别说去和大派争法，就是一些小派也未必争得过。

　　譬如之前的都梁宗，甚至不用关乘出手，只要派遣门中一众长老到此，他们就已是无法抵挡了。

　　所以还不如利用自己长处，先在灵机弱微之地传道，尽可能占据荒芜界天，那么在大浪淘沙之下，终归是会有资质杰出之人逐渐涌现出来的，而每多得一个，都是对演教实力的增进，而有了充足实力，再去往那灵机兴盛之地方才是正道。

　　唐由却不服气，道：“我听闻灵机之地可以找到珍惜宝材炼器炼丹，于我一样有大用，不用个个都是占下，哪怕只是寻得一个落脚之地都是可以，掌教若是不愿，莫如给我百十人，我愿去那等地界。”

　　高晟图知他功行停滞不前，心中焦急，所以把心思转到了别的地方，想借助外物，看能否推动法力精进。

　　演教功法修行虽说无需什么外物，可实际上一些上好丹药对于增进功行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想以这些突破境关那是绝无可能之事。

　　他道：“我教道法，在于心性参悟，无需外求，你切勿本末倒置，此事不必再提，退下吧。”

　　唐由不由有些闷气，然而回到住处后，却发现有一人正等着自己，诧异道：“枢护法，你怎来了。”

　　枢青道：“我知你在设法去往那一处灵机兴盛之地，我可以助你。”

　　唐由神情数变，最后带着一丝警惕神色，道：“我可不会做那反叛教门之事。”

　　枢青虽顶着护法之名，可教中之人都明白他乃是都梁宗弟子，迟早是要与他们分开的，所以也没有把其当作自家人看。

　　枢青道：“背叛教门？言重了。”他沉声道：“你当也是听说过，我都梁宗弟子跟随高师到此，只是为能寻访到山海界，而此界落在灵机兴盛之地，那去往此地的关门也一定唯有在这等地界上才能找到，只是高师如今一门心思为了教门扩张延续，迟迟不去往那灵兴所在，我恐自己直到寿尽都无法完成此愿，故是无法再等了，你若想去，我可带你等一同上路。”

　　唐由迟疑起来，道：“这……掌教那里……”

　　枢青道：“我现在身为护法，一年之内有一次开启天地关门之权，你以为掌教为何愿意给我这等机会？就是不愿意拘束住我等，容我去留随意，我只是见你资质绝高，与我过往很是相似，耽误在这里委实可惜，若去山海界，便能寻得正法，未来成就当是更高。”

　　他这时站起身来，往后走去，并扔下一句话，“明日我便启程，随你是否前来。”

　　一天之后，高晟图察觉到天地关门开启，他似早有预料一般，坐在殿上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叹了一口气。

　　都梁宗之人不愿入得演教，在这里总是异类，离开是迟早之事，只是他承诺过要设法送得其等去往山海界，可现在一时无法做到，也是感觉有些对不住其等，既然唐由既然去往他界的意愿强烈，又是与之同行，那他索性也放开缰绳，由得其去，这样也是其人算代师完诺了。

第一百四十七章 外气还夺舍前身

　　原縻入得界中后，立觉这是一处无主之地，就本能按照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做法，开始设法炼合此间，毫无疑问，若是成功，不说做出什么反击，保自身不失倒是不难。

　　只要他伟力一下，纵然还无法成为御主，也可以稍稍阻碍他人闯入进来，随着他意念转动，伟力立时向外张开，可当快要充斥整个造化之地时，季庄道人却是随之杀入进来，却是使得他无法得竟全功。

　　好在到这一步他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立时遁走。

　　面对偌大一个造化之地，季庄没有可能就这么弃之不顾，只要能迟滞其人片刻，那么他就能再一次从那伟力罗网之中闯了出去。

　　只是正当他欲舍弃此地遁走之时，心中却有一股异样意识升起，他本能要将这之压下去，然而就在这时，这方造化之地之中的伟力居然与那意识产生了某种共鸣，使得他神思为之一僵。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天机出现，按照他所修炼的法诀来看，本该是原縻那未曾磨灭的本来意识浮现上来，进而将顽真替代，还得本来，到时也算是真正过了一关。

　　然而事情发展却非是如此。

　　一股本来存在他法身之中伟力这时冒头出来，由微至广，陡然就将原本属于原縻的痕迹完全拭去，于顷刻间变作了另外一人，同时法力一引，居然将这处造化之地的伟力调用起来，将季庄道人的伟力牢牢阻止，无法再往前压迫半分。

　　季庄道人感受到前方阻力，同时察觉到，与自己对抗之人再非原来之人，便沉声问道：“汝是何人？”

　　这时一股浩大伟力忽然自外侵入进来，曜汉老祖也是在此现身出来，他目光一扫，在望见原縻之时，却是有些意外，分明也是看出不对来，随即他两目一眯，道：“是你？”

　　他凭气机不难辨别这是谁人，说起来对方与他也有几分牵扯。

　　先前为了提升原縻功行，他自虚寂之中将一造化宝灵的伟力摄拿出来，并渡给后者以做资粮，可看现在这般情况，原縻不仅没有如预料中那般将其炼合，反而是其人反客为主，将原縻给取代了。

　　他回想了一下，发现自己走的每一步好似都是在帮助其人觉醒过来，可要说对方能够左右他意念，那是绝无可能的。

　　要真能做到这等事，那说明对方的伟力层次比他现阶段的力量还要高上许多，若是如此，那也没必要绕这么大弯子了，直接出手对付他便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只能说是天数巧合了。

　　季庄此刻传意问道：“道友知晓此人是谁？”

　　曜汉老祖也没有隐瞒，如实告知了他。

　　季庄神情一沉，这么说来，原縻能到这里来，也是受了其人指引，其人能引动这里造化之地的伟力，想必早前曾在这里留下过意念化身，进而成为了此间御主。

　　他心中一转念，这是一个绝大变数，还是设法掐灭为好，于是传意曜汉老祖，道：“此人来历不明，可能有碍我等，道友不妨与我联手灭绝此人。”

　　然而曜汉老祖却是没有回应，也不知打得什么主意。

　　季庄道人眉头一皱，知道此事没有什么指望了，反而担心这两人合起来对抗自己，便出声道：“道友怎么称呼？”

　　原縻笑着回应道：“我虽恢复了神识，可现下占据的仍是原縻道友之身，那诸位还是以原縻称呼我为好。”

　　季庄道人见他不愿透露道名，也不再追问，只道：“道友既然取代了原縻，那想来也是知道其人所知一切，而今我等需维护天序，断绝道法，不得随意提升功行，以免那一位归来，不知道友可是愿意？”

　　原縻一脸笑意，道：“两位放心，要是那位回来，岂有我等容身之地？这我自是明白的，我不会做出那等举动。”

　　季庄道人抬起造化宝莲，对着其人一晃，瞬息间，一股拘束之力便已是放出。

　　原縻笑嘻嘻张开双手，任凭那宝莲之力上身。

　　季庄道人见此，也无意多留，打个稽首，就出了这方造化之地，等有片刻，见曜汉老祖也是从里出来，便传意言道：“此人留下，后患无穷，道友方才若和我一同动手，便无此虑了，如此还可将其人造化之地夺取过来，道友也能有一座驻落之地了。”

　　曜汉老祖看他一眼，道：“若能做到此事，我又岂会不做？道友不妨推算一二。”

　　季庄道人闻言，当即于心下默算，片刻之后，不由神色数变。

　　他叹了一声，摇头道：“本来只有三个下棋之人，现在却又是多了一个出来，也罢，既然个个争先，那便各凭手段，看谁行在最前了。”言毕，便摆袖往镜湖回返了。

　　曜汉老祖深深朝那里看了几眼，身影一转，亦是同样离开了此处。

　　张衍虽坐于布须天中，可他分神在外，亦是看到了这番经过。

　　他认为那取代原縻之人应该不是什么大德，不过对比现在曜汉、季庄二人的力量，却也并不弱得多少，应该是在解化未见未知路上走得极是长久之人。

　　这人原身应该是某个造化宝灵，宝灵纵天生便有伟力，可是心境有缺，想成就上境可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其人本身平常，却不等于这件事平常，由于发生的一切太过巧合，他怀疑有更高层次的力量插手其中。

　　照理季庄和曜汉二人应该会是联手将此人迫入永寂，可其等却没有什么做，显是没有办法解决此事。

　　他冷哂一声，其实这事也并非是莫名其妙跳出来的，而是早有前因的。

　　当初曜汉老祖在季庄道人压力之下，急于找回自身伟力，促使两朵造化宝莲碰撞，虽其人得以成功寻回了一部分力量，可同时也使得虚寂中多了许多原本不存在的物事。

　　他认为既然自己可以收到那一位无名大德的意念传递，那么说不定在自己无法察知的角落，也有其他什么东西跑了出来。

　　更何况，在两朵宝莲碰撞之时，原縻既是当事之人，修为法力又称得上是最弱，说不定那时候就已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侵染，直到一系列事后，现在终是引发了这等恶果。

　　他仰首望向虚寂，从那位大能传递的意识来看，炼神修士进入三重境后，就会步入一条更为艰难的争斗之路，究竟是如何一回事，他现在还难以看到，但从季庄、曜汉，乃至现在原縻身上都不难看出一些端倪。这样看来，自己也必须要加快修持进度了，消杀异力之事必须尽快解决，纵然手段稍加激烈一些，也好过日后被他人凌驾于头顶之上。

　　演教总坛后山，千余名演教弟子对着立于高台之上的高晟图施以拜揖之后，就在数名道法高深的弟子带领下往两界关门行去。

　　高晟图看着这些弟子陆续消失在灵光大幕之中，胸中既是心潮澎湃又是隐怀忧虑。

　　此时距离枢青带着都梁宗弟子离去，已是足足过去了六十载，现在两界关门之后，所有可以去往的地界多数已是成为了演教道场。

　　原本所有关门都是只可出，不能回，可后来有教众无意之中发现，只要看准天时，位于两方天地之中的关门若是同时开启，那么就能够穿渡回来。这一发现，无疑使得数界教众的力量得以合并到了一起，演教势力也是由此大增。

　　而现在，唯有剩下最后一处灵机丰盛的地界迟迟没有收入揽入怀中。是故中下层教众包括不少资质高绝的弟子都是发出呼声，要求派遣教众向此处传道。

　　就高晟图心下而言，认为出手时机还并不如何成熟，纵然现在演教弟子可称无数，可高层力量还是缺乏，若是他法力能更进一层，那就稳妥许多了。

　　这几十年中，他其实曾几度派遣弟子前往那里，虽没有传回来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事，可他总觉得一处灵机兴盛之地应该没有那么简单，身为山海界出身之人，他可是十分清楚，有不少办法是可以改换识忆的。

　　不过看去事情发展还算顺利，一年之内，两界仪晷陆陆续续传来不少消息，其中有一个消息尤为重要，说是成功找到两界门关，亦是找准了天时，还望总教届时能够放开门户，引得弟子回来，好详细禀告对面之事。

　　收到这个消息的长老高兴异常，立时将此事报了上来，望掌教能够准许开启关门。

　　高晟图在闻听之后，本也准备答应下来，可正要如此做时，心下却莫名觉得有些不安，他不由警惕起来，考虑片刻后，吩咐道：“在关门之外再多布置几层禁制，启得关门之时不许有弟子接近。”

　　长老虽有些不解，但还是按照吩咐做好了布置。

　　到了双方约定那一日，高晟图带着门中功行高深的长老来至关门之前，并开启了所有阵法，见他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门下长老也是有些严肃起来。

　　待时辰一至，关门之上灵光大幕一起，少时，就有一名弟子走了出来，座上一名长老认出那是自家弟子，只是还未等与之打招呼，却有一陌生模样的道人紧随其后走了出来，其人一拿法诀，便对着那弟子打出一道雷光，随着一声震响，那弟子顿时身化飞灰，只在原地留下了一团灰烬。

　　众长老顿时又惊又怒，正要转动阵法之时，高晟图却是一伸手，将他们阻拦下来，沉声问道：“你是何人，为何杀我演教弟子？”

　　那道人收回手来，看周围一眼，对着台上打一个稽首，道：“还真观，尹商。”

第一百四十八章 心使气合法自一

　　“还真观？”

　　高晟图眼神微动，若这是他所知道的那个还真观，那么演教如今无疑已是十分接近山海界了。

　　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诸天万界之中，修道宗门甚多，有相同称名的宗门也是不少。

　　而且此人报上宗门时，所用言语与九洲乃至山海皆不相同，而更靠近这里几处界天的说话习惯。不过即便是真的，这事也可容后再做确认，自己教众被人当面杀死，这必须先问个清楚。

　　他道：“你为何要杀戮我门下弟子？”

　　尹商道：“方才那人身上被魔头侵染，已算不得贵教弟子了。”说到这里，他怕场中诸人不明白魔头为何物，是以又稍加解释了一下。

　　目前演教所占据的界天都是灵机微弱，还不足以诞生出魔头，所以在场多数演教长老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东西，可见其所言倒并不像是凭空编造，故对此也是半信半疑。

　　高晟图是知道魔头的，也知道这些东西的危害，山海界灵门六宗就是负责镇压魔物的，灵机兴盛之地有这些东西倒也不奇怪。

　　在两界关门开启之前，他曾觉得有些不安，这等感应不会凭空生出，说不定就是来自于魔头。

　　有一名长老喝道：“你又如何证明这些？”

　　尹商道：“那魔头已被我雷击之术打灭，所有浊阴之气俱被扫清，恐是无法证明了。”

　　那名长老凑到高晟图身侧，道：“掌教，此人空口白话，叫我等实在难以相信，不妨先擒拿起来。”

　　高晟图摇头道：“不用这般麻烦。”他对着尹商言道：“你既自称是还真观弟子，那么该是有证明自家来历的牌符，可否给我一观？”

　　尹商很是意外的看了高晟图一眼，没想到在这等灵机微弱的天地中还有人知道这等事。

　　说实话来至此间后，并没有怎么看得起此间之人，要不然至少也会先行说明情形，而不是不顾一切先行下手了。

　　不过他自认处理没有问题，魔头这东西，一个不小心，可可能会窜入到其余生灵身躯之中，及时剿灭总归是无错的。

　　此刻他伸手入袖，拿出一枚牌符，对着前方一晃。

　　高晟图看有一眼，上面用的乃是九洲文字书写的“还真观”三字，角落之上还刻有名姓，无疑可以确认其身份了，他略一沉吟，一挥手，开得禁制，道：“你等在此守护阵法，我进去与他一谈。”

　　众长老都是有些紧张，“掌教？”

　　高晟图道：“我自有分寸。”

　　他走入阵中，来至那还真观弟子面前，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我是此间演教掌教高晟图。”

　　尹商还得一礼，道：“原来是高掌教。”

　　高晟图道：“道友自称是还真观弟子，可是对面那界天之中立有还真观分宗么？”

　　尹商看了看他，好奇道：“高掌教以往莫非与我还真观同道打过交道？”

　　高晟图并没有说自己出身山海界，作为一门教派的掌教，他不会轻易泄露自身来历，只是道：“我虽不曾见过还真观道友，但是以往曾与几位山海界同道有过往来，听说过贵派的名头。”

　　尹商恍然，他倒未曾怀疑此事，而今虽是道法断绝，可是山海界还是有不少宗门仍是保持向外扩张的，高晟图遇到几人倒也不奇怪。

　　高晟图道：“我向道友请教一事，对面界天之中而今是何情形？”

　　尹商道：“此界之中，因为魔头肆虐，原先修道人多是死绝，我观中长老听得这里魔头祸乱世间，这才带领我等前往那处诛魔。”

　　高晟图问道：“我曾派遣千余名弟子去往对面，却不知道友可曾见得？”

　　尹商摇头道：“魔头以人心思欲为食，常常会从寄主亲近之人下手，我还真观攻入那处界天时，那里几乎全是被魔头附身之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高晟图却是明白其意，他也是叹了一口气，道：“对面那一处天地之中的魔头可已是被贵派全数剿灭了？”

　　尹商自信言道：“不敢说全数，但地表之上当已是无有了，只是这等魔头，只要浊阴灵机存在，那就不会断绝，日后还是会现身的。”

　　高晟图想了一想，演教教众虽在道法修持上有长处，可平时完全是以法力对敌，在神通道术上很是欠缺，运用之法都是教众自行摸索出来的，只是对上修道人还好，要是遇见这等魔头，那恐怕无有手段克制。

　　他虽然功行较其余教众较高，可也同样没有这个能耐，而既然这回得知了此事，那么一定要设法找寻一个克制之法。

　　他道：“尹道友难得来此，可否多留几日，我有许多问题还要请教。”

　　尹商道：“不敢，那就打扰贵教了。”

　　下来半月之内，高晟图好生招待了尹商，并时不时会询问一些问题，后者对于可以回答的事都是不吝告知。

　　高晟图有一次试问克制魔头之法可否交流，尹商直言此是还真观秘术，无法外传，故是他下来也是不再提及，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从尹商身上他至少知道了通过哪几处两界关门可以回去山海界。

　　又是几日后，高晟图将尹商送走，随后找来教中长老，商量如何对付魔头一事。

　　有长老道：“那还真观不是专以剿杀魔头的宗派么，莫如请他们来此建立分宗……”

　　他话还未曾说完，就遭受了其余长老的激烈反对，言称我演教之地，怎可容许外派驻留？

　　高晟图也同样不认可，道：“未来敌手众多，不止魔头一种，岂能事事求人？”

　　下来众长老你一言，我一语，出了不少主意，但都不能解决根本。

　　高晟图见得如此，便挥退众人，来至后端供奉教祖牌位之地，对着案上一拜，心中将此刻困境说出，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不由一叹，这些东西看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只是正要离开之时，却见上方一道灵光降下，殿内凭空显出一幅图形，无数星点在上晃动不已。

　　“这是……”

　　他无端感觉到，其中某一个星点应该就是自己所在界天，而另外那些，应该就是其余演教教派存在之地了，其中光华明亮的，该当就是灵盛之地，而光华黯淡的，无疑就是灵机微弱之所。

　　他心中不由一动，在那等灵机兴盛之地，演教教众既然能够存身下来，那说不定就有与魔头对抗的本事，自己想从他派讨教得制魔秘术恐怕没什么希望，但若彼此都是修习同一道法的同道，那无疑好交流许多。

　　他顿时明白，教祖这是要他去找寻其他地界的演教教派，于是对着供奉牌位拜了一拜，道：“多谢教祖指点，弟子知晓该如何做了。”

　　张衍任凭演教在下界扩张，自己则是不停消杀异力。

　　很快又是几载过去，那些可以对付的异力差不多已是被他扫除干净了，剩下的就是那些大德异力了。

　　这些伟力很难真正除尽，他早前便就推算过，由于某一个阻碍，哪怕是将所有人都是挪出布须天，再将布须天化为混沌都没有用处。

　　他曾有过设想，若是实在无法，那便将别处造化之地的伟力调用过来，将之压制下去，哪怕只一瞬，自己也能借此空隙去窥望布须天内所蕴藏的真正大道至理。

　　可当他现在真正到了这一步，却发现自己或许并不需要当真如此做，而是可以尝试着绕开。

　　随着道法精进，他渐渐发现了一些以往不曾发现的东西。

　　他曾经以为，季庄道人能够断绝道法，是造化宝莲之力直接侵略入布须天中的，可现在看来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是绕开了布须天伟力，直接落于生灵之上。

　　这也难怪布须天伟力对此毫无反应，并非布须天势弱一筹，而是两者之力从来不曾有过真正交汇，可实际上造化宝莲之力是可以与造化伟力进行碰撞的，这里其实是季庄道人有意识地使得这股力量产生了这等变化。

　　故是他认为，这里关键，就是在于一个“用”字，自己若是继续这般参悟下去，而不是设法做出某种改变，那说不定始终无法触及到那真正妙理。

　　要让布须天伟力为自己所用，就要让这份伟力在自己意识之下产生改换，而不是自己去主动适应这等力量。

　　一念至此，前方恍若又有一扇门户打开。

　　自然，这是他先是将布须天阴面阳面之力结合到了一处，又逐渐驱逐了异力，使得自身法力与布须天伟力相互之间十分之融洽，这才能触及这一点，放在此前，便算想到也无有可能做到。

　　有了前行方向，他当即便尝试了起来，可是很快遇到了阻碍。

　　若是单单调用布须天伟力，那念转之间就可做到，可若要此力按照自己所愿变化，那就不是容易之事了，每每意念起来，便感觉无比滞涩，感觉自己是在与之对抗。

　　让布须天伟力为自己所用，实际上是斩断一切旁枝末节，直接以自身意愿去生成自身所需要的结果。

　　以炼神之能，万事万物都可随意塑就，可是面对布须天这个更高层次的力量显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做成，若是某一日他能够完全凭心意扭转布须天伟力，那也就意味着功成了。

　　至于现在，他不过只是掀动了其中一角而已。

　　可是身为御主，一旦打开了这个缺口，那就可以持续扩大成果，下来他只要不断朝此方向使力便好。

第一百四十九章 借驭莲花护世身

　　某处界天之内，枢青独自一人踏上一处法坛，与看守道人见礼过后，便与之攀谈了一番，在了解情形后，从上走了下来，对着等待在下方的同门言道：“我已是与这里看守谈妥了，三天之后，灵潮当至，到时他会开启界关，送我等过去。”

　　有人问道：“师兄，那里过去就是山海界么？”

　　枢青道：“看守之人是如此说得，其乃是此间大派弟子，想来也用不着蒙骗我等，诸位同门可先在此觅地安歇，待三天后，便见分晓。”

　　众人各是遵令散去。

　　枢青微微松口气，百年寻觅，现在看去终是要到路程尽头了。

　　因为演教本来所在地界已在四大部宿之内，所以随着一路不断打听，他不久前终是找到了正确道路，不过路上也不是没有遇上危险，同行数十名都梁宗弟子，算上他也只剩下十一人了。

　　而唐由那里，损失也是不小，只余二十余名弟子了。

　　其实他并不知晓，他们一行人尚算是运气好的，在出了演教地界后，由于急于找寻山海界，在找寻到两界关门之后，就直接穿渡过去了，并没有与魔头撞上，要不然早在那时就全数覆灭了。

　　众人等待有三天之后，灵涌之潮应时而来，枢青便带众人踏上法坛，守坛道人开得关门，放得一行人过去。

　　枢青过来之后，发现脚下所站之地，是与对面很是相似的一座法坛，亦有一名道人在此看守，他忙打一个稽首。

　　这时有一名都梁宗弟子凑上来问道：“师兄，这里便是山海界么？”

　　那守坛道人失笑道：“这里非是山海界，乃是山海下界，诸位要去往山海界，恐怕要再等上数月了。”

　　枢青本来听得非是山海界，略略失望，不过总算有了明确消息，他打听道：“请问为何要等候？可是因为需得灵机积蓄么？”

　　守坛道人摇头道：“非是这般，而是恰恰是灵机太足之故，引得天外凶怪入侵，此时不宜开得界门，好在上界早是派遣上境大能前来剿杀这些凶怪，而今已然斗战了数载，不过现在看去已近尾声了。”

　　有人疑惑道：“天外凶怪？”

　　守坛道人一笑，手指一处，道：“你等往那处看。”

　　众人回头望去，却见一道两端无法望到边际的阴影横躺在地面之上，初时还以为是天边一座山脉，可仔细一看，才赫然发现，那居然是一头巨兽，光是那身上撑起来的几根犄角就直接刺到了天穹之中，而在不同方向上，似乎还能隐隐约约见得其他类似之物。

　　众人也是头一回见得此等景象，不觉震撼无比，有人口中喃喃道：“那便是天外凶怪么？”

　　那守坛道人轻描淡写道：“这只是几个被打落下来的小卒子吧，那凶怪之首尚在界天之外，若无人阻挡，可吞一界灵机，功行不够之人根本无从得见。”

　　枢青沉声问道：“敢问道友，此等东西多么？”

　　守坛道人道：“倒也不可以多寡来算，界天之中若是灵机兴盛，那这些东西自是层不出穷，可若灵机不兴，唤它来也不会来。”

　　枢青稍稍放心了一些，他极是怕都梁宗也碰到这等东西，光是那倒伏在地的凶怪小卒就已是让他胆战心惊，何况那丝毫无法望见的凶怪之首了。

　　因为暂且无法离开，所以一行人便在法坛这处宿驻下来，期间时不时有遮天蔽日的凶怪尸身自天坠落，众人虽什么都望不见，却是不难想象，一场足可翻天覆地的斗战正在那里进行着。

　　枢青心中也是深为震撼，他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怀疑，便是自己有朝一日寻到那正法，并将其带回了门中，可当真能凭此修炼出足以对抗天外凶怪的威能么？

　　又是一想，好似山海界中道法众多，如此此法不可行，那便再寻一法好了。

　　众人等了差不多有半载之后，某一日，守坛道人赶来告知其等，凶怪已被尽数诛灭，可以离开此处了。

　　闻听此事，众人也是惊喜不已，百年之路，终至尽头，于是一个个怀着忐忑心思，在枢青带领之下穿过这座界门，踏上了前往终途的道路。

　　原縻盘膝坐在造化之地中，在他伟力不疾不徐的催动之下，附着于此的诸天万界中有无数生灵诞生出来，并飞快繁衍变化着。

　　而此刻在他脑海意识之中，有一朵莲花之影隐隐约约存在着。

　　季庄、曜汉二人正是感应到此物的存在，觉得没有把握将他拿下，这才退走。

　　只是这造化宝莲乃是助他归来的那股伟力交托于他的，此刻也仅仅是可以运使罢了，还不算得是宝莲之主。

　　这让他总是觉得有些不安，那伟力可以将此物交给他，那自然也可以随时收走，要是没了这东西，那他瞬间就会被打回原形。

　　他这处造化之地可比不了布须天，光靠这里是无法护住自身的。

　　所以他唯有想办法快些入到三重境中，那自是不用再惧怕当下任何人了。

　　在替代了原縻之后，他就已是将其人力量化为己有，功行也恢复到了原来二重境中。可他毕竟是仓促归来，自身伟力支离破碎，缺失甚多，所以现在他一直在弥合自身，而等到功行一固，便可借那宝莲为寄托，试着攀升三重境了。

　　只是如此做，一旦他当真功成，似乎也会引得那一位存在倾灭诸有。但这却与他无有关系了，到时他亦有不亚于对方的能为，就算诸有俱灭，又能把他如何？

　　他虽是答应了季庄不再提升功行，还任由其施以宝莲之力制压自身，可对于同样拥有宝莲的他来说，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从来没有当真执行这份约定的想法。

　　炼神之间可从无什么法契约束，纵然违诺，季庄又能耐他何？

　　其实哪怕如曜汉、季庄这等人，就算真的准备违诺，也还是要一些脸的，不会把这等事看得理所当然，只要有的选择，都是尽量会维持信诺，可他身为宝灵，却是根本不在乎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现在他有所顾虑的是，只要自己试图攀升功行，曜汉、季庄二人在察觉到后，一定会出手阻止，故是现在最好找一个盟友，与自己共同进退。

　　他想了一想，变化出一具分身出了造化之地，并由意念指引，来至布须天前，在外笑嘻嘻一拱手，道：“道友可在？”

　　张衍在布须天中早已感得他到来，意念一起，化得一具分身出来，还得一礼，道：“尊驾何事寻来？”

　　原縻面上带笑道：“不为他事，只为你我之利。”

　　张衍看他一眼，笑了一笑，道：“尊驾与我，又有何利可言？”

　　原縻把手张开，形容略显夸张道：“怎会无利？我与道友皆是在追逐大道，奈何现在有两位挡在前面，却是让我等难以逾越，既有共敌在前，那便有共利可寻。”

　　张衍道：“尊驾说错了，你我并不相同，你与季庄早有定约，不得妄自攀升功行，而我与那一位存在早是断开因果，我自修持我的功法，与你与那两位自不相干。”

　　原縻无声一笑，道：“可是这两位当真会看着道友成就么？”他悠悠言道：“道友修行到这一步，想必与我一般，也能有所感应，你若去到上境，怕是不见得会容许那两位从容复得本来伟力，哪怕道友从未作此想，可只要当真有此能耐，那两位就不会那么轻易容许道友过关。”

　　张衍淡笑一下，道：“那么尊驾看来也是抱有此等念头了。”

　　原縻哈哈一声大笑，用力一挥袖，道：“确有此念！我若成就，对手自然少一个是一个，道友也自不例外，可那是往后考虑之事，在未曾成就之前，我与道友不是敌人。”

　　张衍对此不置可否。

　　季庄、曜汉难道不想来阻止他么？自然是想的，只不过是做不到而已。

　　就算两人放下成见，联手来攻，也一样打不破布须天，更何况现在这两人彼此牵制，要能联手早便这么做了，也不会等到现在，反而原縻来历不明，更易受得两人威胁，不然其也不用这般急着上门来找盟友了。

　　他此刻只想着自家修行，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人，于是淡声言道：“尊驾尽可放心，我不会与曜汉、季庄二人来围攻于你。”

　　这句话显然就是变相拒绝了，原縻目光一厉，可只一瞬间，却又恢复了原来笑嘻嘻的模样，他道：“看来道友不愿与我联手，罢了，强求无益，强求无益，那这便告辞了。”他冲张衍拱了拱手，身影一虚，便就离去了。

　　张衍则是意识一转，回得正身之上。

　　他眸光幽深，原縻来历果然不简单，其口中隐隐透露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方至二重境的炼神所能知晓的，背后肯定有更为上层的力量在推动。

　　通过此人言语，他倒是更加确认了一点，炼神修士进入三重境后，同辈俱对手，这与原来法力交融，彼此皆得大道感悟的情形恐怕是截然不同的。

　　不过这里应该还有共存余地，可能是谁都无法真正奈何对手，所以互相妥协，不然的话，那些大德早就应该相互攻杀，直至诸有不存了。

　　现在他功行还没到这一步，倒也无需多想，于是把心神一收，又是入至定中，继续一点点撬动布须天伟力，使之尽快能为自己所用。

第一百五十章 法由我用自神通

　　枢青等人渡过界门，首先到得的地方乃是东荒地陆，现如今这里道法最为繁杂，不但存在着山海界各派立造的道法，还有其他界天的道法传播到此。

　　众人在此游历了六载，见识了诸多神通法门，大大开阔了眼界，只是同时心境也是发生了变化。

　　一些弟子觉得，演教道法固然修行起来没有什么门槛，也不需要任何外物，可是同样也没有什么了得手段，特别是见识到了同辈与异类之间的斗战后，更是觉得这门道法比之其他法门太过弱势。

　　这里最得他们看中的便是“外丹之术”，能采集妖物异类血脉为己用，于是纷纷向枢青提出，不必再去找寻演教正法了，不如就将其余学到的道法带回宗门。

　　枢青闻听后，却是默认了此事。

　　其实他也明白，这里不仅仅是演教道法缺少神通道术的问题，而是他们一行人的功行已是长久没有长进了。

　　他们修炼到此般地步，都是遇上了心境障碍，就算找到了正法，不解决此事，恐怕也没有办法往上走，现在既有这么多道法摆在面前，那又何必在一条路上走到死呢。

　　都梁宗弟子得了枢青允许，纷纷开始学习其他法门，原来道法虽不至于弃之不用，可是却时常出言贬低，以证明自身所为之正确。

　　这等做法使得不少同行的演教弟子感到十分气愤，立刻有人报给唐由知晓。

　　唐由很是无所谓道：“彼辈是都梁宗之人，又非是演教弟子，要改功法就由得他们去，和我有何相干？若是看不惯其等所为，日后与他们划清界限就是。”

　　有弟子小声言道：“师兄，那些都梁宗之人学了那些道法后，确实多了不少斗战手段，若是我等也……”

　　唐由哼了一声，不屑道：“我演教道法不凭外物，不用灵机，试问我等后来所见道法之中，又有哪一家可以做到？非他们不愿，而是不能罢了。且我等一路走来，可曾在他处见过这些繁复道法？”

　　众人都是摇头。

　　唐由道：“这便是了。”他把头微仰，语声之中略带几分傲然，“而我演教教祖却能传道于诸天万界，足可见教祖神通威能，都梁宗之人抛弃大道不走，却去寻访小道，这不过是一些鼠目寸光之辈，我却羞于与之为伍。”

　　有弟子道：“那我等下来如何为之？”

　　唐由理所当然道：“自是与其等分道而行，他们去寻他们的小道，我等去寻我等的大道。”

　　高晟图曾经对一些弟子说过，自己乃是自山海界海胜国而来，那里就有一块最早坠至山海界的传法石碑。

　　所以几日之后，唐由便与枢青等人分道扬镳，自己带着演教同门往南方行去。

　　张衍在定中持坐长久之后，可以为自身意念所改换的伟力越来越多。

　　在此期间，他用此尝试着驱逐了一下那些大德异力。

　　大德伟力并非大德本身，而且彼此间也并不是一体的，布须天层次至少能与之相当，所以从道理上说，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虽是可以驱逐这些异力，但却无法将这些异力与布须天断绝开来，反而是往那些尚未被自己所驾驭的布须天伟力之中退去。

　　所以事情又回到了原点，要想完全将之驱逐，只能将所有布须天伟力都是化为己用，可到那个时候，驱不驱逐这些异力似也无关紧要了。

　　既然这件事无法达成，那便再换得一件。

　　他曾想过，既然季庄可以以造化宝莲之力避开布须天伟力，直落到界内那些生灵身上，那么自己是否也是可以利用现在仅能控制的布须天伟力做到这一点呢？

　　此事无疑也值得一试，这有助于他更好了解伟力之用的变化。

　　只是现在需得找寻一个目标。

　　季庄、曜汉都是躲藏在镜湖之中，两人手中又都是持有造化宝莲，所以将此力落于镜湖之中并不合适，很可能上来就被其等发现，所以他决定把伟力落在原縻背后那片造化之地中。

　　季庄、曜汉二人上次退走，显然原縻也是拥有什么手段，可其乃是宝灵，气机不知为何看去有些散乱，十分适合他出手。

　　主意这一拿定，在他意念牵引之下，一部分已可被他驾驭的布须天伟力渐渐生出了某种变化，随后就往原縻那一处造化之地落去。

　　按理说，来自不同造化之地的伟力落在一处，那一定是会发生碰撞的，虽然彼此同出一源，可各已是独立存在了，然而这一次，这些伟力很是轻易的便渗透入那方造化之地中，期间没有遭遇到任何困阻，好似两者完全互不相干。

　　原縻本也在定坐之中，这时却微微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虽也有宝莲护持，可此物并不归他所有，平时也不可能拿在身侧，只有在必须用到的时候才可去唤动此物。而张衍这一次并没有针对他，只是尝试是否能把伟力侵入进来，故是他连警兆也无有生出。

　　不过他出于小心，还是推算了几次，在发现没有结果之后，皱了皱眉，也便放弃了。

　　张衍则是驾驭伟力，在这方造化之地中游走，很快这里一切都被他察看得清清楚楚，不过炼神修士对于自己地界随时可以进行改换，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只有一事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原縻法力所塑造的诸天万界之中，有不少相同道法撒播了出去，并且已是立起了一个教派，显是其人也未曾疏忽于传道。

　　他思忖了一下，季庄道人既然可以用造化宝莲断绝道法，压制同辈，那么他现在利用已然变化过的布须天伟力或许也能做到同样之事。

　　要说拿捏同辈可能困难一些，但对付寻常生灵却是简单许多。

　　他把布须天伟力一转，却是于无形之中在所有生灵身上下了一道枷锁，这些生灵若要修行上来，势必要付出比原来更多的努力，并且会世代相传，直至天地之末，除非有大能将这些残留在此的伟力驱逐出去。

　　原縻或许会发觉些许不对，但肯定不会加以深究，因为其与季庄、曜汉等人一般，传道只是出于某种目的，可绝然不会为了寻常生灵操切太多，通常只会任得其等自行发展，若是实在不成，那只会推倒重来，而不会去找寻具体原因。

　　张衍此刻在试过之后，已然确认这些经由自身改换过的布须天伟力的确可以为他所用，于是将意念收了回来。

　　只是关于那传道一事，却是使他不由得思索起来。

　　他觉得自己以往虽猜到了些许，但很可能看到的只是部分，而非是全部。

　　原縻现在只是二重境，却迫不及待做得此事，而且是在入主这处造化之地后，第一时间便下手施为，或许这也与晋升三重境有些关联。

　　要说这些得受传道的生灵能决定炼神修士的功行，他是绝然不信的，此辈由于自身层次的原因，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影响到上境大能的，除非是……

　　他稍作思索，觉得自己需要再确定一下，于是试着再度感应那一股给自己传递消息的大能意念。

　　这一次，在他心思推动之下，那大能意念逐渐汇聚起来，并化作一个道人身影，并与他对面而坐。

　　这些大能意念原本是破碎杂乱的，他所能接受到的东西也是有限，只能凭借自己的所知所见再进行推导。

　　而知道如何改换运使布须天伟力后，他却能将之整理汇聚起来。

　　实际这些意念就是大德本身的传递，假设他能将所有意念聚合到一处，那么就能见到意念主人的本身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因为他自身层次与那大德相比尚不够高，注定无法看到所有，能化聚出来还是依靠了布须天伟力，而那位大德之所以这般做，很可能也是为了避开什么，所以本来也不是完全的。

　　那道人身影这时开口言道：“道友唤我出来，不知想问何事？”

　　张衍打一个稽首，便问了几个问题，那道人也是逐一回答了，只是其人说得却是模模糊糊，要么是他早是推算出来的，要么就是模棱两可，难以确定，最后他问到了那个问题，“诸位同道于现世传道，于我又有何用？”

　　那道人居然沉默下去，许久之后才回答了一句话，“诸有之行，非我独存。”

　　张衍目中光芒微微一闪，虽说对方给出的并不是真正答案，可结合之前推演，他差不多已是猜到了这里原因何在了。

　　他一挥袖，那道人身影倏尔化去。

　　他自定中出来，往下界看去，这么看来，于世间传道十分之重要，自己以往所行无疑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答案，却也是令他知晓自己所传下的道法究竟缺漏在哪里了。

　　以往演教道法称得上是不全，不过这也是相对来说，若是天资道心不缺，凭此道法修炼到凡蜕层次也是可以，只是到不了真阳罢了。

　　可是没有玄石相助，就算道法能过此一关，也同样无法臻至此境，所以这里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这次他知晓了那漏洞何在，虽限于功行，这门道法还不能最终完满，但却可以稍加改善。

　　他伸指一点，就有一道灵光落下，朝下界而去。

第一百五十一章 神通自守称正教

　　半载之后，唐由一行人抵达了海胜国。

　　而今海胜国由于修道之人众多，乃是东荒之南第一大国。

　　唐由等人本是为观摩传法石碑而来，可到了才是知晓，这石碑被藏在海胜国国山之中，平常唯有少数人才有资格前去参悟。

　　除此外，国中少年入道之时也可前往一观，不过必须是大姓弟子，寻常人家可无此缘法，只能修习经由转述道法。

　　唐由向海胜国之人道明自己乃是高晟图弟子，询问是否可以破例，然而早前与高晟图有旧交的同门师长多是故去了，故是此议被海胜国上层否决了。

　　唐由见此，也是觉得难为，好在国中并不禁止道法切磋交流，且海胜国之人自高晟图之后，兴起游历之风，不少人都是见识广博，与这些人坐而论道，他与一众演教同门也是每每有所启发。

　　众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三载，开始求正法之心徘徊不去，可是长久下来，却渐渐把此事抛在了脑后，而本来横在心头的执障却反而因此松动，一个个功行都是出人意料的提升了上去。

　　唐由这时才明白，高晟图当日与他说那番话的意思，正法虽是重要，可是自身格局若是太小，一味只是把所有归结于道法之上，还以此为正理，那反是自己束缚自己。

　　有了此等认知之后，他终是不再执着于此，对他法也不再一味排斥，反而是时时拿来借鉴，用以开拓阅历，增广见闻，每每也别有启发。

　　同时他还带着几位同门往别处游历，再五年之后，却是收到了一个意外消息。

　　“师兄，我听说不仅是海胜国这里有传法石碑，西空绝域极西之地中也有传法石碑坠下，那块石碑天生完整，却是无人可以搬走，任何人都是可以前去观摩。”

　　唐由在确认这个消息的确为真后，也是心中一动。

　　虽然他早已是放下了执念，可身为演教弟子，自家传法石碑却是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也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他对余下这些同门言道：“我等来此本为求取正法，后来才知，所谓正法，俱在心中，不过来此一观传法正碑乃我来此最初目的，若得一见，也算完此心愿。”

　　诸多同门都是表示赞同。

　　众人商量下来，决定这就往西空绝域一行。在稍作准备之后，第二日便就动身启程，因是路途遥远，即便借用转挪阵法，也用了两载多时日，才是来到了西空绝域，而后又乘飞舟飞遁了一载有余，方才到了那极西之地。

　　他们来到此间才是发现，这一路之上前去观摩传法石碑的不止他们，还有不少修道人，且人数还是不少，都是听到消息后赶来的。

　　只是到了地界之上却是遇到了麻烦，被人告知前方已被几个天鬼部族所占据，无以通行。先前有不信之人妄图飞遁过去，然而不是被盘踞天中的凶兽妖鸟攻袭，就是被天鬼部族之人擒捉了去。

　　有修士奇怪道：“西空绝域乃是少清派地界，还有不少下宗分驻，怎么会容许这么大的天鬼部族存于此间？”

　　有知晓此地情形的修道人出面解释道：“听闻少清派之前杀戮太甚，西空绝域大部分地界的异类妖魔被杀的几近一空，弟子出门都是难觅对手，故是对这后来崛起的天鬼部族有意放任，好作为弟子日后磨剑之用。”

　　又有人担忧道：“可是这般，我等也是过不去，哪里去观摩传法石碑？”

　　众人为此议论纷纷，有人建议联起手来杀穿过去，有人觉得还是等少清弟子来此，跟随着一起过去较为稳妥一些，而更多人则是心生退意。

　　一名演教弟子来到唐由身侧，道：“师兄，我等是在此等着，还是先行过去？”

　　唐由想了一想，要是他一个人，那直接也就过去了，可这么多同门，却不能罔顾他们性命，他朝四下看了一眼，难得谨慎道：“且在此等等，我以为还有不少想要观摩正法的同道会赶了过来，等凑得足够人手，再一同上路，这样稳妥一些。”

　　现在这里虽有不少，可他看得出来，其中很多不过是自身道法修炼无望，故是来撞一撞运气的，只有少数人才与他们一般，是以前就学过演教道法，现在来此寻求正法的。

　　演教这些弟子自放下心执之后，无论心境修养都是提升了不少，虽过去面前这阻碍就能达成此行目的，此刻却丝毫不觉急躁，按照唐由吩咐，在此驻扎下来。

　　在此期间有不少人不愿意等待，强行飞遁冲闯，却也不知到底成功与否。

　　在耐心等待之中，这里聚集之人愈发增多，很快达到了上万之众。这里有出身山海的修道人，也有他界到此的修士，不过真正修为高深之人却没有几个，所以他们仍是迟迟未动。

　　某一天夜中，唐由正在打坐，忽然心头大跳，他立刻出了居处，往天中看去，只见有一道道剑光从天中掠过，直往天鬼部族所在方向而去。

　　有人振奋喊道：“是少清剑遁，肯定是少清弟子来天鬼部族之中试剑的！”

　　唐由一听，立刻把同门都唤到了一起，道：“天鬼部族也不会白白让少清弟子斩杀，一定是会设法避让，或者派出族中大能者与之交锋，此时肯定无暇他顾，我等机会来了，此刻便就动身，当能闯了过去。”

　　交代完后，他便遁至半空，当先朝着那剑光方向而行，演教诸人则是在后跟来。

　　能看出这一点的不止他一个，一道道遁光接二连三遁起，余下之人更从众而行，一时声势也颇是浩大。

　　正如唐由所料，为了躲避少清弟子的锋芒，天鬼部族纷纷避退，更没有心思来阻截其余人，他们一路畅通无阻，飞遁半夜，便就出了天鬼部族之地，他们也未曾因此停下，继续朝前飞遁。

　　到了天明时分，便见前方陡然出现了一块大碑，其大若高峰，直入云天，背后朝阳升起，金光射来，碑身之上反照出万丈光华，此等景象，看得众人心头震撼无比。

　　唐由缓住身躯，在石碑之前落下，那碑上明明光滑一片，但在观望之时，就有一个个蚀文映入心头。

　　他吸了一口气，盘膝坐下，入了定坐之中。

　　那些演教同门也是不由自主在他身边围坐了下来。

　　本来在无有护持情形下这般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不止他们这样，凡是见到那石碑之人，一个个都是如此，似乎于一瞬之间，陷入到最为专注的求道心境之中。

　　数十天后，唐由先从定坐之中醒来。

　　他发现上面所得，大多都与高晟图告知他的一样，然而蚀文此物，每一人看到，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以往所得，乃是高晟图之道，非是他自己之道，等真正看到，却又有了自己的理解，可以说是将自家所学与此相互印证了一遍，许多地方也是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且这回所见并不止这些，他却是看到这上面除了原来道法，还记载有一门秘法，也不知是原来便有的还是后来又多出来的。

　　利用这门秘法，你可以以此推演出来各种神通道术，且你功行越高，对道法的理解越深。所能造出的神通之术也便越是厉害，不过只能由演教道法来进行推演，用在其他道法之上并无用处。

　　唐由在了解到这门秘法的用途之后，心中也是不由激动起来。

　　若得此法支持，那演教日后岂不是再也不缺神通道术了？

　　本来演教少斗法之能，若在灵机微弱之地，那自是无关紧要，左右都是演教一家独大，可是在灵机兴盛之地，那就不一样了。各个修道宗门比比皆是，各种威能宏大的神通法术层出不穷，演教缺少斗战手段的弱点便显露出来了。

　　可现在得有此法后，却是将这一短板补上了。

　　他心中既是振奋，又是暗自得意，道：“枢青之辈果然目光短浅，我演教自有上乘妙传，岂是他法可比？”

　　他天资悟性本来便是奇高，没用几天功夫，就掌握了这门秘法，便开始以此推演神通道术，只是几载功夫，便就以此法演化出了一门神通，并将之传授给了同门道众。

　　这里也不是没有他人领悟到这门秘法，因为修习同一道法，且还是在最初尝试之中，所以相互之间也没什么遮藏，常常相互交换神通，取长补短。

　　不止如此，他们还直接拿近在咫尺的天鬼部族试手，这般十几年下来，在此参道之人的斗战之能俱是大大提升。

　　其实他并不知晓，不仅仅是山海界这处，凡是供奉教祖牌位或是拥有传法石碑的演教教众，都是得传了这门秘法。

　　演教原本缺少的就是攻伐手段，现在没了这个缺点，实力开始急剧膨胀，并开始向一些灵机兴盛之地伸出触角。

　　张衍在上看得这些变化，也是微微点头，在知晓了道传的真正作用之后，他更为重视此事，在把布须天伟力完全改换，正式踏入三重境之前，他会尽量在背后推动演教壮大，以备将来之用。

　　只是演教现在还缺乏上层战力，容易被一些大派覆灭，这里出于深层次的原因，他也不好直接插手，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扩散道法，以保证道传不绝。

第一百五十二章 法撼天机动静生

　　张衍在定坐五十载后，随着意识推进，可为他所撬动的伟力越来越多，且进展也是比原来加快了不少，知道很快就能将布须天伟力全数化为己用了。

　　不过他也是发现，若是向造化宝莲试着寄托自己伟力，那么当中不会有丝毫外力宣泄，且不会引动天机变化。这即是说，若以宝莲护持，那么在他踏上那一步之前，外人或许会有所感应，但不见得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可是布须天因为异力没有完全消除，还有些许漏洞存在，所以只要是有心之人都是会有所察觉的。

　　正如原縻所言，虽然他晋升功行不会引动那一位存在，但季庄、曜汉二人不见得会容许他这么顺利入到三重境中，说不定会设法阻挠，这里还是需要预先做好防备的。

　　考虑了一会儿，他心意一动，那位道人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面前，虽其面庞仍是模糊，但比之上回，身影却不再虚幻，而是变得凝实了许多。

　　他朝其问出了一个早想知道的问题：“道友当年应该也是持有造化宝莲，不知这宝莲如今落在何处？”

　　在造化之精破散之前，每一位大德应该都有一朵宝莲在手，他想看看这位会如何回答。

　　对方虽是主动传递意念过来，并告知了进入三重境的方法，可不见得一定是抱有友善目的的，故是借此试探其人态度。

　　那道人没有说话，只是伸手一指。

　　张衍却是感觉到，有一缕气机由那身影之中传递而出，并来至自己这边。

　　他心下一思，宝莲之间相互吸引，自己有一枚莲瓣在手，若再加上这一缕气机，说不定就能找到其人那宝莲下落。

　　不过此事并不容易做成，否则曜汉、季庄等辈也不会等到现在才找回宝莲了。

　　现在他是在与曜汉、季庄二人抢时间，在争取二人伟力回来之前进入三重境中，所以势必不可能慢慢等着找寻到此物，必须及早发动。

　　不过造化宝莲也无需要放弃，这东西终究还是有大用的，就算现在找不到，等到他功入三重境后，回来搜寻，那应该相对容易许多。

　　至于这道人放出这缕气机，会不会是有意引他前去，进而暗施手段借此复归，这点却不必多想，其人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似原縻那等事情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其本来实力低微，那幕后之人又同样是宝灵出身，所以可以互相吞夺，换了人身修士，那是绝无可能做到的。

　　唯一要防备的，就是在正式进入三重境前，要确保这道人意念无法干扰到自己，而这里只要将之重新打散即可，对方本已是支离破碎，没了他的伟力支撑，自也就没有威胁了。

　　曜汉老祖本在定坐之中，心中却忽而有感，不是如同先前那般倏尔即去，而是萦绕不去，这虽非什么警兆，可也是提醒他，有一与自己相关之事正在发生，且对自己还有着深远影响。

　　他设法推算了一下，却是心头一跳，“这是……”

　　他没有办法推算出真正结果，但是能确定是自布须天而来，能对他自身造成足够影响的事着实不多，他哪怕不再用推演之术，也大致能猜出是什么。

　　他神色有些阴晴不定。

　　以往他一直没有把张衍当作主要对手，因为后者没有造化宝莲，正常情形下，几乎无有可能踏入三重境中。

　　就算可以，他也不认为比自己找回力量来得快，可现在单纯从感应上来看，张衍很可能会走在他前面，这却令他不得不慎重对待了。

　　原縻前番与张衍会面时，有几句话说得不错，进入炼神三重境，就是踏上了一条争斗之路，即便张衍本人没有对付曜汉、季庄二人的打算，可两人也一样会担心其人在成就之后会对自己不利。

　　曜汉老祖心中不断转念，若是可以，最好是阻止此事，只是他受限于自身功行，手中宝莲也并非完满，根本不可能撼动布须天，要不然几家之间也不会是现在这般僵滞局面了。

　　就在他左思右想之际，忽有一道灵光飞至，他召来一看，却是季庄道人传念相邀，不由玩味一笑。

　　自他找回一部分伟力之后，两人表面尚还维持着和气，可暗中则是互相针对，私底下再没有过任何交流，可其人现在却是来相请，肯定也是得了感应，一下子坐不住了。

　　他稍作考虑，晃身之间，就来至一处法台之下。

　　季庄道人在上打一个稽首，言道：“有请道友上来一叙。”

　　曜汉老祖来至法台之上，还得一礼，就在季庄对面落座下来。

　　季庄道人沉声道：“道友想也知晓我请你来此是为何事了？”

　　曜汉老祖感叹一声，道：“我着实未曾想到，你我苦苦相争，这一位却是行在了前面。也不知这位没有造化宝莲，是如何能走至这一步的。”

　　季庄道人面无表情道：“如我料算无措，该是前回宝莲碰撞，导致虚寂缺裂，这才使得那玄元道人得了机缘。”

　　曜汉老祖知道他指责自己，但他却丝毫不觉尴尬，反而呵呵一笑，道：“那也是天意使然了。”

　　季庄道人言道：“此事必得设法遏制，虽说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那玄元道人是否能够功成，可那一线天机若被其捉得，那我等或许连仰人鼻息亦不可得。”

　　曜汉老祖道：“那不知道友有什么主意？”

　　季庄道人沉声道：“此事不可强压，那玄元道人乃是布须天御主，且又执掌多处造化之地，他若坚守不出，我二人便是联手，也拿不下他。”

　　他说的原因固然是其一，可还有一个，他想要张衍与自己一同维持天序，尽量保持格局不变，要是直接打上门去，别的不说，张衍肯定会立刻推翻之前约定，并率领背后一众修士与他对抗，那么他先前所为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现在他是既想压制住张衍，同时又不想自己受到太多损失。

　　曜汉老祖一笑，他是知道季庄心思的，便道：“这却是两难之举啊。不过我等若是唤上原縻，说不准……”

　　季庄道人态度十分坚决道：“原縻来历不明，又有驾驭宝莲之能，比那玄元道人对我辈威胁更甚，此人不可用，若得机会，还是要设法除去为好。”

　　他们三人一齐施压，倒是可能对布须天造成威胁，但张衍怎么可能就范？最后若是起得争执，他也没有把握把张衍如何，况且原縻也不会和他们真正一条心。其人不难想到，等张衍被除，那么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张衍要是存在，无疑对其更有好处。

　　曜汉老祖道：“看来道友是早就有主意了。”

　　季庄道人言道：“我是如此思量的，若是要去往三重境，则必须要走那一步，而他并无有造化宝莲，故是我等或可以……”

　　曜汉老祖眯眼起来，随后意味深长道：“若是这一位很快回来呢？”

　　季庄道人道：“那便看我动作快不快了。”

　　正在说话之间，又是一阵悸动传来，不过这一次，两人却是感到了某种威胁，这里应该是他们谋划如何阻挡张衍，所以牵动了彼此之间的因果利害。

　　先前张衍对他们只是有所威胁，会否对他们下手是难以确定之事，可若是他们一旦真正下定决心，那么事机立刻会由和缓对抗转变为激烈斗争。

　　两人都是沉默了一会儿，显然都是明白，在决定出手那一刻，就已然是得罪了张衍，阻道之路不比其他，要是对方当真成就，那一定不会再对他们客气。

　　季庄道人许久之后才道：“我等别无选择，不可能坐视这一位成就，唯有将他道途设法引偏了，况且此事若成，我等与他也自是两不相干，对彼此来说都是好事。”

　　曜汉老祖道：“这可非是什么好事，只是道友说得对，纵我不愿得罪其人，有时也是不得不为。”

　　季庄道人知他应下了，道：“那刻若至，还望道友不要迟疑。”

　　曜汉老祖笑道：“我亦不想见得有人凌驾于我头上。”他说完之后，起得身来，袖袍一晃，便就消去不见了。

　　而另一边，原縻仍是在造化之地内收拾自家破散伟力。

　　自他落驻此间后，一直小心提防着，生怕曜汉、季庄来找自己麻烦，好在外间一切平静，他所担心之事始终未曾发生，随着伟力逐渐由乱至正，自觉只要无人搅扰，用不了许久就可恢复至圆满了。

　　只是忽然之间，他似感到了什么，不由咦了一声，连忙作法推算，未用多久，他也大概猜到了这里源头出在何处。

　　他心里飞快盘算起来，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阻止，而是怎么利用此事为自己获得好处。

　　他认为张衍虽然正在去往三重境的道路上，可不见得能比自己更快，现在他只要能把所有伟力理顺，再借托造化之力，那么随时随地可以踏出那一步，只是顾忌曜汉、季庄二人，所以一直在找寻办法。

　　现在他却是发现，或许自己可以利用这件事。

　　曜汉、季庄两人下来一定会把注意力放到张衍身上，而他有造化宝莲，只要小心遮掩，再隐藏在张衍身后，那么自己迈向上境之路或许就不会引动二人的感应，等到正式踏上三重境，想要阻止也不可能了。

第一百五十三章 破妄及遥可问道

　　张衍虽在定中，可曜汉、季庄两人之谋划，却也是令他生出了某种危机预兆，尽管这两人用造化宝莲进行了遮掩，可他气、力双身相合后，感应异常灵锐，反而因此能够判别出源头是来自什么地方。

　　况且虚寂之中能对他造成威胁的，也就是这几人。

　　他心下一思，没有去过多理会，仍就沉浸于改换伟力之中。

　　此辈在感应到他功行进展后，设法压制他是必然的，什么都不做反而奇怪。

　　不管如何，他这一步是必须迈过去的，不会因为其等威胁而停下，若是这二人一旦走在他前面的话，那就只能任由其等拿捏了，这是他绝然不会容许的。

　　在伟力改换之中，他渐渐感到了一股阻力，这非是来自于布须天伟力本身，而是那些退守至伟力深处的异力。

　　他每推进一点，其便会往深处退守，也会因此将变得更为顽固，且似乎这些力量能行无穷至微之变，这般他永无可能将之驱逐干净。

　　驱逐这些异力并不是他目的所在，他只是为了能化尽布须天伟力，若是无需驱逐也能做到，那他自是不会去多事。

　　可现在的问题是，要是这些异力盘踞不去，那终归有一缕伟力无法改换，尽管十分之微小，可哪怕缺少了一丝，那也代表着未曾完全。

　　见得如此，他也没有一味强攻，现在布须天九成九的力量都能为他所用，那么不必他再去以意念催迫，就可令布须天自身完成这最后一步。

　　这一念起来，便就推动布须天伟力自行去涤荡杂秽。

　　若说异力之前在他驱逐之下还有退路可言，那么现在面对布须天伟力的自行排斥，可谓已是退无可退，无论如何顽抗都是无用，逐渐被驱逐到了诸世之外。

　　张衍一见，立刻起自身法力上去消磨，不求能够完全磨去，只要能使其徘徊在外便好，否则布须天伟力一旦停止了这等变化，却还是有可能被这些力量重又浸入进来的。

　　随着所有异力都是被排挤出来，他忽然觉有一股通透畅快之感，布须天伟力也变得如臂使指，心随意动，原来所有阻碍都是不见。

　　他目中神光一闪，终于是走到这一步了，现在布须天所有伟力都已是由得他意念贯彻，并且只要他愿意，就能怀抱去往上境的大道至理。

　　他未曾犹豫，神意一转，望去那伟力之中，霎时，好似那是一方清澈见底的河流，无数本来深埋在下的玄妙都是映照出来，诸多未明之事不由得霍然开解。

　　要想进入三重境中，在于要明了“有无”之道。

　　万事万物是谓有，空寥虚寂是谓无。有我是谓有，无我是谓无，无中可以生有，有去自然化无。

　　从微小生灵，到炼神大能，无不是在大道束缚之下。

　　到此关门前，修士便就能够看到大道对自身的种种限定，而若能打破这层障碍，摆脱了束缚，那么便可超脱其上，可若是无以限定，那也就是无以存在。

　　所以一旦去到无限高远之处，自身迷失在外，那么就无法回来了，这可以说是超脱，但非是自我之超脱，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唯有找准自身有限无限的界限在何处，才能在获取更为上层的力量的同时又不被大道困束太多。

　　要做到这等事，则必须有世之寄托，如此不至于太过远离诸有。

　　造化宝莲在这里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因为此物不但可以寄托自身伟力，且只要还能感受到宝莲之力，就不至把自我陷入这等困境之中，能在真正寂无前限制住自身，并赶了回来。

　　有了此物，你也就有了定世之基。

　　可是现在他没有这件东西，那么他只能寄托于力道之身上。同时还有另一个依托之处，那便是自家门下道传了，只要诸世之中还有演教存在，还有他所立的这门道法，那么就算去到极为渺远之处，也是一样可以凭此回来的。

　　为了确保无有任何疏漏，他又重作推演了一遍。

　　这时却是发现，力道之身虽非造化宝莲，可用来寄托自身伟力却是异常合适，好似是为自身晋入三重境量身打造一般。

　　这也极是合理的，造化宝莲终究不是修士自家之物，而是自外寻来的，不过以气机渡入，相合于己身而已，可始终还是有些许瑕疵的。

　　这些瑕疵看去是无有什么，可在判断界限当落在何处时，些微不合就可能导致自身无法判断准界限的最后落处，或许明明可以去到更高，却不得不提前顿落，也或者已然不可再行了，却仍是感觉可以向上迈进。

　　而力道之身完完全全就是他自己，自是相契无比。

　　这个时候，他眼神微微一动，霎时间有不少念头转过，或许当年魔藏之主传下这等法门，用意就是在此。

　　不过从法门来看，魔藏之主本身至少也应该是大德一流，照理说没必要再回头做这等事，只现在还没有办法解读这位的真正目的，但只要功行上去，那迟早是可以弄明白的。

　　在反复推演过后，他确认自己功行准备已是无有遗漏，要是愿意，随时可以试着打破大道之限。

　　可是进入三重境，不仅涉及自身，还有许多内部及外部牵扯，为了保证能顺利完此功果，这里需要先安排好了。

　　现在外部主要威胁，就是季庄、曜汉二人，假设其人来阻止自己，那会如何做？

　　张衍猜测，很可能就是在自己打破界限之时，伟力还未曾回来的时候，只要设法除去自己定世之基，那么就可以让自己失陷于大道无限之中。

　　所以布须天守御是重中之重，若是来自于正面攻袭，倒是不必太过担心，虽是攀登上境，气道之身破限外寻，可力道之身仍是在此，等若他本身仍在布须天内，那足以抵御一切外来攻袭。

　　只是对方有造化宝莲，或许到时会作法压制，那么演教道传就十分重要了，可以从中分担一部分力量，因为既然要阻隔他回来，那么必然会一同压制，而演教传法越是广泛，便越是难以笼罩进来。

　　至于直接消杀演教教众这一方法，对方固然可以这么做，可是未见得有多少用处。

　　现在布须天伟力已然可以随他心意而变，造化宝莲之力再想绕行进来，已是十分困难了，就算当真有所突破，并且将演教教众全数抹去，可只要他还是布须天御主，还有伟力尚存，那么一念之间就可叫其等复还回来，除非是以外教相替，那才有几分可能隔断牵连。

　　倒是季庄、曜汉二人若是觉得力量不足，或许可能会拉上原縻。

　　为此他特意感应了一下，再是作了一番推算，却发现原縻那里的确有几分异兆，可却不是对着他而来的。

　　这一位气机将吐未吐，隐隐有一股蓄势待发之势，这跟他行将步去三重境的情况十分相似，若是他猜得不错，很可能这一位也是万事皆备，只是怕季庄、曜汉两人过来围堵，才是迟迟不动，后来感得他功行将成，故是想趁着他将这二人注意力吸引过去后，再暗中攀行上境。

　　他心下一思，这一位若到达三重境，势必会使得那一位存在也是归来，不过此事即便发生，也应该是在他成就三重境之后了。

　　其实现在最好做法，就是将原縻打入永寂。

　　可惜这也只是想想罢了，其人除了拥有造化宝莲，现在还守在造化之地内，纵然不是他敌手，也不会被他轻易拿下。

　　而季庄、曜汉二人要是察觉到这等事，也不会只顾着他这里，应该也是会出手相阻的，唯一变数，就是原縻背后那更为上层的力量了。

　　不过即便有什么事，也需等到他功成之后再来解决了。

　　他这时意念一转，已是来至聚议大殿之中，随后唤得阵灵前来，要其把布须天内所有炼神同道都是请来。

　　阵灵依命而去。

　　过不多时，青圣、簪元、神常道人、神常童子，銮方、秉空、尘姝等人俱是到来，皆是执礼道：“道友有礼。”

　　张衍也是还得一礼，待请了诸人坐下，便道：“寻得各位来，是贫道要参寻大道，寻访之中极可能有外敌来攻，故需得诸位严加戒备。”

　　青圣道人一怔，神情变幻了几次，却是什么也未曾说。

　　神常道人却是颇觉惊讶，打一个稽首，试着问道：“道友说是参寻大道，莫非是……”

　　张衍微微点首。

　　神常道人感叹一声，声音之中带着些许振奋，道：“未想道友能踏入这一步，本以为见得大德，吾道已断，今有道友在前，方知前路未绝。”

　　簪元道人神色严肃道：“道友说外敌来攻，想必是季庄，曜汉以及镜湖之中那些同道了？”

　　张衍颌首道：“正是此辈。”

　　青圣这时才是开口道：“这些人力量不弱，若是道友不在，恐怕难以抵挡。”

　　张衍道：“贫道虽去访道，但亦有伟力留存于此，其等若来，到时自会调运布须天及几处造化之地伟力相助诸位御敌。”

　　他若是完全没有一点力量放在这里以做镇压，难以保证眼前这些人还会跟着他走，不过还有力道之身在此，那便完全不一样了。

　　果然，众人一听，心下放心许多。

　　张衍在交代过后，就令几人退去了，下来演教那边还需做一些安排，等到布置妥当，便就能放下一切，全力攀登三重境了。

第一百五十四章 寄转有无脱道缚

　　张衍往下界望去，随着他完善道法，并将推演神通道术的秘法一并传下，演教也是迅速壮大兴盛起来。

　　现在少缺的恐怕也就是上层战力了，只是这个需得长久沉淀，而演教从立造到现在时日尚短，底蕴还稍显不足。

　　他若是想，的确可以直接以伟力造就出无数大能，不过出于某个原因，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演教之中，高晟图是第一个立得演教教门之人，麾下教众实力也是最强，在得了他示意之后，在其努力之下，不断与其余界天的演教教众取得联络，而凡是见得教祖显兆的教众，也是愿意归并一体。

　　这一举动再次得了张衍伟力气机自发应和，不仅辟开一天作为演教往来供奉之所，还将一座撑住天地的传法正碑立于此间。

　　此碑可以说就是此方天地之本身，而唯有修习过演教正法的教众方可至此。

　　诸界演教弟子在见识到了这等开天辟地的伟力之后，俱是震撼莫名，皆奉这一界天为总教之所在。

　　高晟图则是抓住这等时机，以教祖法谕之名，将各界演教整合起来，若说以往演教教众只能算得上是一盘散沙，那么现在所有力量却是被拧合到了一处。

　　张衍对这里变化都是清楚，虽觉得这些教众做得已然算是不差，但作为他定世之基的一部分，只现在这般还是不够，在他破开大道之限前，演教势力还需要尽可能的扩张。于是意念一转，在总坛所在又立得一座两界关门，凭此可以去到那些还不曾有道法流传的界天之中。

　　他只希望这些教众能尽可能利用演教优势，去往这些界天之中扩散道传种子，而在那些灵机兴盛的界天之中推行，势必会与当地宗派和教派起得冲突，反而不利于自身扩张。

　　待安排好此事后，他把目光收回，同时鼓荡伟力，落去虚寂之中，却是往诸有现世中传播道法。

　　这等举动分明就是告知外人，自己很快就要试着攀登三重境，所以正在设法布置更多的定世之基。

　　不过现在季庄、曜汉二人应该已是知晓他要做何事，所以他也没有做什么遮掩，光明正大的将此事摆到了台面之上。

　　此时虚寂之中仿佛莫名沉静了下来，所有炼神修士的法力波荡也是变得异常收敛沉稳，仿佛怕一不小心触动了什么，显然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踏出那一步。

　　张衍坐定下来，按照那意念传递以及他自己的推演，拥有造化宝莲的炼神二重境修士，只需要将自身力量寄托到宝莲之内，化有至无，而后由宝莲这等比自身高一层次的物事抬升伟力，便可打破大道之限。

　　现在他没有此物，就需用力道之身寄托伟力，而后用布须天伟力使之抬升，等于将原本一步化作了两步。

　　现在已然万事俱备，他再是推算了几遍，确认无有疏漏之后，再是看了面前诸有万物一眼，微微一笑，便就入至定中。

　　下一刻，在他心意推动之下，便将全数伟力寄托入了力道之身中。

　　仿佛只是一瞬，力量重又回来，又一瞬，伟力再渡寄托入内，而就伟力来回传递之间，每一次变化，气机法力便增强一分，并不断向上攀升。

　　这便是有无之变。

　　自身若有，大道自出。

　　自身若无，大道自绝。

　　只是仅是如此，不过是使得法力无穷进展，不可能触及到上层，所以还需得借托布须天之力。

　　他意念一转，布须天伟力随之而变，上得身来，并与他融为一体。

　　虚虚荡荡之间，诸多以往未明未知一并涌入进来，心中莫名有了一种彻悟。

　　他站起身来，抬首往上看去，随后伸手轻轻一推。

　　轰然之间，仿佛去除去了什么束缚，在他面前，却是显露出了一条璀璨星河，那里星光彼此纠缠无限，此是大道之映现，乃是约束诸有之根本，而大道无形无象，无以成观，但是他愿意大道在自己面前这般显露，那么大道在他眼中就是这般模样的。

　　他能感觉到，面对大道，自己既是沉浸此中，却又是一名旁观之人。

　　他往大道源头看去，越往那里，星光越是黯淡，代表着束缚越是薄弱，而自己所需找寻的，便在那里。

　　他并无迟疑，一步跨出，就往此中迈入进去。

　　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气道法身骤然从诸世之中消失，只留下力道法身仍是静静站在原地。

　　原縻一直关注着张衍气机变化，在感受那气机越来越是高涨后，他知自己的机会看来也是将要出现了。

　　不过他可不是原来那个心性不稳的原縻，内里早已是另一人了，所以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异动，反而更是小心了一些。

　　他知道季庄、曜汉二人现在看似把全副精神放在了布须天那里，可也清楚知道这二人现在一定还正在盯着自己，所以要尽量保持不动，唯有等到张衍真正追寻上境之时，两人被完全吸引了注意力，他才好开始自己的谋划。

　　就在他思绪转动之际，忽然察觉到张衍气机骤然消失，仿佛世上再无其人，不由精神一振，暗道：“来了。”

　　曜汉老祖、季庄道人此刻也是同样感觉到了张衍气机不见。

　　两人对视一眼。

　　季庄道人沉声道：“这便动手吧。”

　　曜汉老祖一点头，立刻将自身法力波荡往布须天放去。

　　张衍应该已是自身化无，找寻大道之限去了，所以这一刻，其人应该已然不存于现世诸有之中，若无意外布须天对他们就是不设防的，即便还有分神在那里主持，在他们围攻之下，想也很快就会露出破绽。

　　现在就看他们能否抢在张衍归来之前突破进去，若是成功，那么不但可以毁去其定世之基，还可以将布须天一并抢夺入手。

　　然而令他们意外的是，法力过去，却似撞在了一层坚壁之上，竟是无法撼动分毫。

　　张衍气道法身虽去，力道之身却是仍在此间主持，自是守得严密无比，不可能从正面突破进来的。

　　曜汉、季庄二人虽觉有些诧异，可也没有感觉无法接受，布须天乃是张衍后方，知其不可能不做防备，他们虽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可这个方法显然已是行不通了，于是立时又改换了手段。

　　可是在随后几次攻袭试探之中，他们发现布须天几如张衍在时一般，随时可以做出应对，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可言。

　　季庄道人皱眉道：“那玄元道人莫不是将御主之位交托给他人了么？”

　　他沉吟一下，“这般看来，唯有斩杀其道法化身了。”

　　张衍所造出的道法是由弱至强，直至延伸到他自身的，要是无有这等牵连，也不可能成为定世之基。

　　而他们可以利用造化宝莲之力，让这个道法具现出来，并化作不同力量层次的道法化身。

　　他们只需要将其中几个层次的道法化身坏去，将由强至弱的演化斩断，就可使这道法不全，那么定世之基自也便崩塌了。

　　曜汉老祖眯眼道：“其人没有造化宝莲，当是不会事先防备这一手。”

　　季庄道人沉声道：“即便当真知晓，没有宝莲，他也一样无法抵挡。”

　　曜汉老祖看他一眼，难得慎重道：“道友需知，此法若成还好，若是不成，我等亦难免会受到些许牵累。”

　　季庄老祖断然道：“不过是宝莲可能会有些许反乱而已，便是差错，稍事安抚就行，既于你我功行无损，又有何惧？况且我二人联手，莫非还怕敌不过他一人么？”

　　两人议定之后，皆是托起造化宝莲，对着布须天乃至诸有现世就是一晃。

　　只是一刹之间，演教道法在这等伟力催使之下，便由弱至强具现而出，并化作不同力量层次的道法化身，而每一个道法化身，即可以说是张衍自己，也可以说是他身处不同力量层次时的映照。

　　若是张衍自身在此，便可见得，此等作为，与当初魔藏之炼有几分相似。

　　曜汉、季庄见此事顺利，也不犹豫，当下把宝莲再是一晃，就把自身化身遣入进去。

　　不过不管去到哪一个力量层次，他们化身自也会降到同一层次之中，只是他们自认为以二敌一，不必担心输赢。

　　此刻两具化身已然闯入到那道法之中，便见得张衍正立在那里，知道这便是其道法化身，当下齐齐施力。

　　张衍这时也是看了过来，他也没有什么多余动作，只是一拳轰出！

　　轰！

　　天崩地裂！

　　两人身影瞬间崩散。

　　季庄、曜汉二人正身只觉宝莲之力一阵混乱，连忙安抚下去，同时二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根本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似是方与张衍道法化身一照面，自己派遣过去的化身就粉碎了。

　　两人稍作商议，稳住宝莲之力，再次施力，这一次却是换了另一个力量层次进入，可是结果却仍是与上回一般无二。

　　接连多次之后，他们终是发现，两人化身只要一见得张衍道法化身，就会一拳轰散，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他们脸色有些难看，此事无疑说明，即便两人联手，无论在哪一个力量层面之上，张衍都是以绝对力量碾压他们。

　　不止如此，在多次失败后，造化宝莲之力却是暴乱起来，他们不得不收回力量，努力安抚。

　　而另一边，原縻一直在等待机会，见两人宝莲之力不知为何总是一阵阵动荡，但他不敢妄动，怕的是二人有意引他上钩。

　　直到此刻，察觉到宝莲伟力忽然暴动起来，便连两人自身气机也是一样受到了牵连。

　　这等情形却是无可作假的，他顿时欣喜若狂，知是自己终是等到了机会，当即心意一转，直接沟连到了那朵宝莲虚影之上！

第一百五十五章 外力难渡奉他人

　　原縻意识与那造化宝莲一合，便迫不及待的开始转运功法。

　　他知道现在机会难得，万万不能错过。

　　曜汉、季庄二人此刻正在镇压宝莲伟力，自身法力也是紊乱一团，怎么样也都无法来阻止他了。

　　至于定世之基，他也没有太多在意，他对自己认识很是清醒，对大道不会有过多贪求，只要一去到渺远之处，立刻回来便好。

　　纵然这般仓促回来，会导致大道对自己有过多束缚，最后所获得的法力增进也不会如何高，可不管怎样，总归是成就三重境了，法力就算低微，回头再慢慢修持便好。

　　至于所引发的后果，他自是不会去多管的，只要自身能够成就，获得无上伟力便好，其余事哪用的着去理会。

　　随着他将自身伟力寄托入造化宝莲之中，便感觉自身与之霎时融合到一处，知道时机已至，当即便就破开了自身大道之限。

　　“不好！”

　　曜汉、季庄察觉到原縻这处伟力变化，都是大感不妙。

　　似如张衍这等与那一位存在早就斩断因果之人，就算成功归来，也不会引发什么剧烈变动。

　　可要是原縻成就，登时就会使得那一位存在功入上境，并使得那一位昔日大德归来，而在此过程中，同时还会引动诸有之灭。

　　他们在未曾找回全部力量之前，也同样属于诸有之列，很可能会被一并毁去，随后只能被迫入永寂。

　　可他们现在才堪堪将造化宝莲之力安抚下来，自身法力气机也是刚刚理顺，现在伸手已是来不及了。

　　两人以神意迅速交流了一下，都是认为绝不能让原縻当真入至三重境，至少不可让其顺利归来，不然当真不好收拾了。

　　他们不知张衍大道之限会定在何处，也不知会去到多远，可以其人法力，不难确定一时半刻还不会回来，而原縻当是用造化宝莲作为定世之基，他们当可用手中宝莲搅乱其宝莲之力，阻止其回来，若是成功，那再回头来对付张衍。

　　原縻这一挣脱大道束缚，受造化宝莲之承托，自然而然就往大道源头行去。

　　他盘算得很好，自己并不需要怎么深入，只要稍稍前行，便就回去，这样就算被人毁去定世之基，自己也不会因此迷失在外。

　　故是自觉差不多时，就意识一转，想要回头。

　　可他却蓦然发现，自己此刻竟然无法调运造化宝莲一丝一毫力量，随后他只能眼睁睁由着这股力量把自己继续往更高境地托去，这非是什么好事，再这么下去，就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回落诸有了。

　　正惶恐之间，却见一个道人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他先是愕然，随即脑海之中一道灵光闪现，似明白了什么，只是还未等他做出什么举动，那道人已是向他走来，并径直从他身上一穿而过，而他整个人都是破碎开来，所有伟力化开，再如星屑光点一般汇聚到那道人身躯之中。

　　那道人脚下却是停也不停，从容向前，轰然一声，大道之限重新落于身上，已然是来到了诸世之中，他伸手一托，一朵造化宝莲已是现于手中。

　　同时意念一转，将原縻残留下的伟力全数驱逐，同时自身伟力扩展出去，只是顷刻之间，脚下这座造化之地便就更换了御主。

　　随后一甩袖，正身便就从此间出来，到了虚寂之中。

　　季庄、曜汉二人方才到来，便见一名手持宝莲，身着紫衣的道人出现在那里，其人目光一转，于刹那间透过虚寂之中重重遮掩，看到了那一位存在身上，由于先前原縻攀升功行之时气机激引，此刻后者气机层层攀升，哪怕分神未曾归来，也挡不住其伟力回复，并逐渐往更高一层升去，并且势头越来越快。

　　不止这样，那本来兴发灵机的造化宝莲也同样是将伟力放出，仿佛在出力配合一般。

　　一旦跨过那个界限，其人背后大德亦会归来，诸有亦将为之覆灭，而此刻看去，似已是无法遏制其势了。

　　那道人却是不慌不忙伸手一指，那一位存在气机顿被止住，他这时才看向了曜汉、季庄二人，打一个稽首，道：“两位道友有礼了。”

　　曜汉、季庄二人一见，忙也是还有一礼，他们都能确定，面前这一位，当是某位大德归来了，至于原縻，下场也不用多问。

　　他们身为大德一部分，自是明白，似他们这等人想要归来，需得将造化宝莲或是自身力量留存在虚寂之中，两者并不能共存，通常只能二择其一。

　　就如那一位存在背后的大德一样，尽管有宝莲在世，可是其自身力量无法归来，只能以意念寄托的方式，不过此等方法很是粗暴，因为力在神前，所以唯有倾吞诸有之后，才能完整归来。

　　而他们二人便是部分力量先至，而后再慢慢引回缺失的伟力及失落在外的造化宝莲，到时伟力可用宝莲寄托，再慢慢化消浑合，就不至崩灭诸有。

　　面前这一位应该是占夺原縻通向上境的机缘，从而将之替代归来，这应该也算是寄托气机的一种，只不过很是不容易做到罢了，这一位能做到这一点，还当真是不简单。

　　季庄道人言道：“不知这位道友如何称呼？”

　　那道人笑道：“本是故友，见面不识不过缘法未至，缘法若至，一切皆明。”

　　“故友？”

　　或许是自身力量未曾完全的缘故，也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季庄与曜汉私下交流过后，发现并不识得这一位。

　　那道人没有解释的意思，他一指那位存在所在之地，道：“我将会镇压此僚，不令那一位道友归来，两位道友去做该做之事吧。”

　　曜汉、季庄两人对视一眼，季庄试着问道：“道友是说……”

　　那道人淡笑道：“两位不必疑虑，我等对那玄元道人早有安排，诸有之中，并无他尊位。”

　　季庄不觉皱眉，毕竟力量未曾归回，不知其人所言何意，不过很显然，这一位也不希望张衍功成归来。

　　曜汉老祖则是一叹，道：“只是布须天守御严密，无隙可入，未知道友可有教我？”

　　那道人沉吟一下，道：“我如今需镇压那一位同道气机，防其归来，而为免诸世崩塌，我之伟力大多寄托在了造化宝莲之内，也分不出多少来，眼下只可为两位破开一线天机。”

　　他对着布须天一拂袖，似有层层波荡溢开，最后落在了布须天之上，随即收手回来，道：“我尚要消逐倾夺诸有之力，两位自去吧。”

　　他一转身，已然回了造化之地。

　　张衍力道之身虽也在留意原縻那里变化，可是很快，其人气机似遮掩去了一般，再也无法看到，只是他心中却是浮现出了警兆，随后不久，更是感觉到有超乎寻常的力量出现在了虚寂之中，故也是暗暗提高了警惕。

　　未过多久忽然感觉到有一股凌驾自身之上的力量过来，当即立刻调集诸多造化伟力上来抵挡，只是两相一撞之下，发现自己虽还能抵挡，可却也是被缠住脱身不得，暂时无法分力于他处。

　　季庄道人稍作感应，发觉布须天此时的确露出了一丝缝隙，不过他们伟力太高，却是无法入内。

　　曜汉老祖言道：“只能遣得我辈座下道传教众以道法相替，坏其根基了。”

　　他们眼中布须天内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演教，因为张衍没有造化宝莲，这便是其定世之基了。

　　不过正如张衍事先预料的一般，就算毁去这些生灵，也没有用处，只要他伟力尚在，那么一念之间就可回来，所以他们只能指望自家道传弟子能胜过演教教众了。

　　两人打定主意之后，就循着布须天这处缺口，将镜湖之中所有修道人及道传弟子，全数往里送入进去。

　　为免如此还是不够，他们又以伟力提拔起来不少大能修士，不过可惜，由于这等生灵得了他们伟力加持，大部分都是被拒挡在外，唯有少数能侵入进去，能起到多少作用并不好说。

　　神常、簪元等一众守御在布须天内的炼神修士都是察觉到了这等变化。

　　神常道人道：“道友如何看？”

　　簪元道人摇头道：“这些现世中事玄元道友未曾交代什么，显然不愿意我等插手其中，我等还是不要妄动了。”

　　神常道人点头，毕竟布须天御主乃是张衍，其人伟力不在时，贸然动作，恐怕还会让其他同道误以为他们趁机侵夺此间，所以此刻能不动还是最好不动。

　　青圣没有插口，他现在还不知定世之基重要，所以对现世中一切生灵都是不屑一顾，就算破灭了，也不过一念转回而已，故是认为此事根本不值得理会。

　　张衍力道之身这时也是发现布须天内多出了一丝缝隙，明白这是方才那股伟力主人所为，此时又见得无数修道人大举侵入布须天现世之中，哪还不知这是针对自己定世之基而来。

　　这等炼神之下的斗战，他相信旦易、万阙等人自能应付，至于教派道法之争，以演教而今根基，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分出胜负的，要是对面只有这么一点手段，那么拖延下去，对他其实是有利的，只要等到气道之身归来，那么自不难以伟力镇平一切。

第一百五十六章 世扰难绝入道神

　　大殿之内，旦易、乙延经、傅青名、万阙道人四人正围坐一处，观察着下界情形。

　　如今不少界天之中被人强行打开了一道关门，不断有修道人自外涌入进来，这些人只一出现，就对生灵大肆杀戮，主动找上当地的修道人动手，一些法力强横之人，则是肆无忌惮放出法力，震塌洲陆，崩裂地星，看去单纯是为了破坏而来。

　　旦易道：“我方才得太上心传，告知此番敌手来自布须天外，只因道争，所以前来杀戮我布须天修道之士。”

　　乙道人冷笑道：“道友待如何处置这些界外修士？可需作法除去么？”只要过来的非是什么真阳修士，那他一念之间就可将之抹去。

　　傅青名摇头道：“不必多管，若是连这些同辈也应付不了，又谈何修道呢？”

　　旦易却是加重语气道：“这些修道人可以不做理睬，可是对方定然不会只有这么一些手段，这其中想是不乏与我伟力相当之人，我等需小心应对了。”

　　傅青名、乙道人二人都是点头。

　　万阙道人则是面无表情。

　　正在说话之际，忽见有两人自关门之中跨了出来，先是环望了一圈，随即就往他们这里看了过来。

　　旦易、傅青名、乙道人三人不由得神情严肃起来。

　　这两人无疑也身具真阳修为，如今虽只出现两个，但未必当真只有这么点数目，恐怕随后还会来的更多。

　　只是这二人给他们的感觉却是有些古怪，明明看去已至三重境中，可气机却并不比他们强得多少，倒反似入得真阳境未久。

　　实际这两名真阳修士皆是曜汉、季庄二人以伟力强行提升上来的，只是因为两界伟力撞击之故，目前能闯过缝隙的也只其等二人，可哪怕此辈被消杀，只要曜汉、季庄尚在，那么就可继续将人渡送过来。

　　乙道人道：“这二人功行在我之上，不好对付，不如我等各携道宝，上去一会。”

　　万阙道人在往日聚议时，从来不多言，可这时却道：“此辈交由我来对付便好。”说完之后，他便站起身来，朝那二人所在而去。

　　这回镜湖修士此回大举攻入，根本不问对手是谁，只知凡是布须天存在的生灵及修道之辈皆是自己的对手，所以此时被侵袭的地界不止是人道界域，便是域外天魔界内，亦是一样受到了侵袭。

　　不过因为看不出情势，也不知道这些修道人到底从何而来，所以不管灵壅、迟尧还是邓章、白微等人，都是冷眼旁观，任凭底下厮杀，不作任何回应。

　　演教总坛之中，高晟图坐在法坛之上，正看着各界分坛呈报上来的急书，此刻几乎是每一个有演教存驻的界天都是遭到了攻袭。

　　此辈除了以往曾经遇见过的罗教教众，还有一个自称德教的教派，这些外教之人并没有一味杀戮演教道众，而是通过念诵经传，强迫其等膜拜魔神，使得其改换自身道法。

　　他立时意识到，这是教派之争。

　　其实这两家教派本身并无什么特别了得的人物，但其背后却是得了教外修道人相助，演教现在只凭自身之力抵挡，故是显得难以应付。

　　他立刻将诸多护法一并请来，道：“各界报来，凡我教众存驻之地，不论强弱，都是遭受到了攻袭，我以为此事强争不利，可令诸界长老率领弟子往四大部宿之中退避，诸位护法如何看？”

　　他认为凭演教自己之力单独抗住是不可能的，反而会使得对方力量越来越是壮大，所以唯有退避到四大元尊部宿之中。

　　这样背靠大能，依托各派，就算有强敌到来，也可延请外援相助，实在不成，也可将所有人收拢到总教之中，这里有教祖传法石碑护持，非是修习过演教道法的教众难以进来，同时这也是一个整合教众的契机。

　　底下众护法大多都无异议。

　　高晟图见此，本是准备宣谕，这时目光一撇，却见坐在下面的唐由欲言又止，心中微动，就寻了个借口，转去后殿，过了一会儿，唐由从别处绕行进来，躬身一拜，道：“老师。”

　　高晟图问道：“我方才见你似有什么要说，可是有什么事不方便在堂上明言么？”

　　唐由一拱手道：“老师，弟子有一言要说。”

　　高晟图道：“你可讲来。”

　　唐由道：“弟子以为，这等凶危，我演教教众只能依靠自家，宁可最后都是躲入总坛之内，也不要去求那些教外之人，不然以后这些人以此为恩挟，却是于我演教传道不利。”

　　高晟图深思许久，道：“你说得有理，此事是我有所疏忽，我演教不必去指望教外之人，敌人势大，那暂退回来便可。”

　　演教传法为了避免与诸派冲突，一向是与之避开的，既不来相扰，也不过分贴近。

　　而因为往日与这些宗派没有什么交情，要是真的遭遇覆灭之危，其等也不见得会真心相助，反而要是平安渡过危劫，只要有外道修士参与其中，不管作用大小，那都是恩惠，与其如此，倒还不如直接撤回总坛守护，既能加大力量，又能避免损伤。

　　虚寂之中，曜汉、季庄二人见得自家道传虽在布须天之内落足，可演教道法传播之广也是出乎他们预料，虽是现在攻势狂猛，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演教清剿干净，而张衍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折返回来了。

　　曜汉老祖这时默算一下，发现布须天伟力有些许动摇之势，看去似有机可乘，道：“道友不如唤得诸位道友前来一并动手。”

　　季庄道人点头，最好办法莫不过于从正面打开一个缺口，直接将布须天抢了下来，并驱逐张衍伟力，那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

　　他神意一转，就唤得玄澈，参霄、羽丘、玉漏等辈一同出来助战。

　　羽丘、玉漏二人本就和曜汉老祖一路，自无什么异议，立刻遁出镜湖，祭动自身伟力，合力往布须天上撞去。

　　参霄、玄澈、壬都三人此刻也是一同出来，只是他们虽是表面如常，心中却是极不情愿，他们是知道张衍能耐的，要是这回真能阻止其人还好说，若是未曾成功，其人一旦归来，那么这等阻道之仇，是绝然不可能轻易了结的。

　　只是眼前在曜汉、季庄二人逼迫之下，他们也无可能脱身在外，只能放出伟力，一同攻袭布须天。

　　而布须天内，神常、簪元等人一直在严加防备，见得此辈一动，立刻鼓荡起自身伟力，将此辈攻势挡住，一时之间，也是难分胜负。

　　在这般相持许久之后，季庄、曜汉二人忽然感觉到一股危机将近，并且来自于诸有之外，不用多想便就知道这等威胁应该来自于张衍。

　　这一位看来很快就要归来了！

　　曜汉、季庄二人神情都是一沉，以眼下进展，看样子根本无法赶在张衍回来之前斩断其人定世之基。

　　曜汉老祖提议道：“我听方才那位道友言语，似玄元道人难以归来，现在这般情形，不妨再去问上一问。”

　　季庄也觉有理，便与曜汉一同来至那道人所主造化之地前，稽首道：“道友可在否？”

　　那道人身影化出，道：“两位又有何事？”

　　季庄道：“那玄元道人似即将归来，我等已是难有手段阻止，特来向道友请教。”

　　那道人推算了一下，笑道：“难怪两位难以奏功，此人却是别有布置在此，不过此人没有造化宝莲，终究成不了气候，稍候时机一到，我自会作法乱其定世之基，叫其不得归来，两人安心就是。”

　　曜汉、季庄二人听得此言，也就不再多问，各是一个稽首，与之别过，回去继续催促众人加快攻势。

　　张衍此时仍是在那璀璨星河之旁行走，此行乃是向道而去，而大道无情，越是高远，越是脱离现世诸有，而随着他去到高处，无数大道之理凭空就为他所知晓。

　　这时他隐隐约约看到了什么，目光一落，立便能够确定，这应该是那未曾破碎前的造化之精，因其本身也是归属于大道之内，所以此刻能够被他见得。

　　只是正当他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时，却发现此被一股力量所阻，挡住他问及此间隐秘，且这力量不是来源于一处，而似是多股纠缠在一起。

　　他目光生出些许异色，尽管看不到太多，可自己毕竟走到了这里，也是隐隐约约望见了些许异象，正待再做细观，却忽然发现，自己却是被一股力量推着，自行往那星河上流而去。

　　心下一转念，顿便知晓，这是因为凭借他现在的力量而还无法看清此事虚实，而在这里获取力量又十分简单，只要你往大道源头行走便是，越往上去，所获力量也便越强，所以自己在升起了解此间真相的念头后，就不由自主去往源头了。

　　可若未曾找准自己的大道之限，一味往上行去，那么就会失陷在这里，与大道同存，再也无法回得那诸常诸有之中了。

　　念及此处，他没有再去强求，而是继续找寻自身大道界限所在。

　　可就在这时，他一抬头，却是见到一个道人正在前方行走，其背影既有几分熟悉，又有几分陌生，这里大道无有拘束，他心中一动，便已是猜到了其人来历，可随他心思一起，那道人身影顿便消失不见，只是其最后留存之地，那大道星河却是无端明亮了许多。

第一百五十七章 道本无名神自主，莲台座上又一人

　　张衍走到了那一段大道星河之畔，他方才所见，乃是自家道法显化之身，因为他心中想及早找到大道之限，那道法自然便就生出指引。

　　现在只要走入这一段大道星河之中，那便是有了自己的大道之限。

　　只是每一人功法虽都有其限碍所在，可未必就表明你当真只能走得这么远，这只是应你自身所愿，道法自发给出了最为稳妥的选择。

　　若是保守一点，那便不能再往前走了，需要及时回头了。

　　可你所得收获也便是到此为止。

　　毕竟唯有去到更远处，才能获得更多的力量。

　　从那位大能传递的意念来看，其实他还可以往前走。

　　因为抛开意念心神，单纯的道法是十分死板的，现在所显化的也仅是他的底限而已，并不是说就再没有了上进之余地，故是他并没有因此就停下脚步。

　　其实他与其余来到这里的修道人有着一个极大不同，那就是此辈俱是借用了造化宝莲到得此间，但受得宝莲之力相助，同样也会受得宝莲之力的牵制。

　　在此辈堪堪将要感应不到宝莲时，即便你认为自己还能往前走，也都必须回去了，否则就有极大可能失陷此间。

　　他不知过往那些大德到底在何处停伫下来，但是不难想见，其等在这里的最终上限，就是取决于造化宝莲。

　　可是这里又回到了之前一个问题上，造化宝莲并非是其等自身之物，所以并不相契，宝莲之力并无法完全尽用，因而最后停下的地方未必是其等真正所能达到的极限。

　　而他则是受布须天承托而来，定世之基乃是力道之身，这本来就是他自己，所以能够完完全全走到自己所能感到的最大界限之处。

　　现在他感到自己与力道之身的牵连仍是十分紧密，此可支撑着他继续往大道星河源头迈进。

　　难知过去多久之后，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那等牵连之感无端薄弱了下来，变得似有若无，这感觉来得极为突然，心中感应告知他，此刻已然不可再往前走了。

　　然而又有一个念头告诉他，只要再往前一步，仅仅只需一步，就可接触到所需要知晓的一切东西，携此回去，用以再攀渡上境也是不难。

　　他目光之中一片淡然，并没有受这等蛊惑，该前进时自当前进，该收手时也自当收手。

　　有些东西尚还不是自己目前所能触及的，要是强行去窥看，那结果多半是会陷在此间不得解脱。

　　那力道之身就是他自己，既然牵连已是微弱，那便是本心所显，没有必要再去试探，自己大道之限便就在此。

　　他侧首望去那大道星河，这里星光比之前显得稀疏许多，这也意味着在这里定落，那么一旦回到诸有之中，能够拘束他的大道也没有多少了。

　　他不曾有丝毫迟疑，一转身，就往此中走入进去，未有多久，整个人便没入了这条大道星河之中。

　　布须天中，面对源源不断杀至的天外修道人，四大部宿之外的修士渐感不支，好在有上界之谕传到，都是借助界门退守入四大部宿之中。

　　至于那些妖魔及无情道众，这刻却也是同样受到了波及，只是这里有六位魔主及白微、邓章二人坐镇，镜湖修士几乎方才到来他们地界之中，就被其等抹除干净。

　　这些镜湖修道人主要要对付的其实是演教教众，但是他们也无法确定演教教众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分辨出来其等是否躲藏在其余宗派之中，而他们心中都被告知，不得有一个演教道传存于世上，所以需得灭去布须天中所有门派及人道生灵，最后替去演教道传，方能算是功成。

　　这看去很难做到，可只要有一个来自于镜湖的真阳修士留存到最后，那么就能轻易做到此事。

　　高晟图则是将各界大多数演教道众尽量收拢到了总坛之内，在这里有传法石碑守御，未曾修习过演教道法的外派之人无法进来。

　　不过他仍是暗中安排了一些人去往偏僻荒芜的界天存驻，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等方法并不见得万无一失，对于境界高深的修士来说，只要问过一遍演教道法，那自是不难在短时间内学会。

　　而演教道法并非修习了就会使人崇信，要是此辈一旦闯入进来，那不定就是一场灾劫。

　　他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的确有不少人选择了这般做，然而最后结果却未如同他想的那样。

　　外来修士的确有人学了那演教道法，可一入此间，就会面对那代表着整个天地的传法石碑，若是其等从内心深处排斥这门道法，那自也会遭到传法石碑的排斥，若想克服，那唯有真正认同而已。

　　可要是来人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便完全算得上是一个演教道众了，自不会再去伤害同道。

　　曜汉，季庄二人在外一直看着布须天内的变化，他们此刻不难看出，局面无疑已陷入僵持，自外无法攻破布须天守御，在内进展也是颇不如人意。虽有那么一点功成可能，可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从方才感应上来看，根本不可能在张衍归来之前做到。

　　值得庆幸的是，那道人似也不愿意看到其人归来，并言及有手段对付，所以他们此刻都没了先前那般进取之心，能攻破是最好，不能攻破也便罢了，比之前显得懈怠了许多。

　　其实这里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占了布须天，这里最大好处也轮不到他们了，之前是为了自己，现在反是便宜了他人，那何必这么卖力呢。

　　曜汉老祖道：“若是那玄元道人不得归来，道友待是如何看待那位道友？”

　　季庄道人沉思片刻，才道：“这位一出面便就镇压了那一位存在，足以见得其人也不愿见得诸有受得倾覆，与我等之间还有共存之可能。道友方才应也听到其人言及，诸有之中，并无那玄元道人之尊位，可并未说及我等，说不定我等原身曾与他有过定约，也未可知。”

　　曜汉老祖点头，以那位功行，要是他们当真不被此人所容，那么又何必与他们说这些话？直接打灭了就是。

　　只是他心思深沉，并不认为当真就有定约那等好事，就算真是如此，现在只其一人独大，又有什么必要遵守？

　　换作是他，若得全副力量在手，又岂会让其余大能一个个回来？肯定是设法断绝其等归途，而自己独享诸有，再慢慢找寻至上之道。

　　只是现在对方占据着绝对优势，就算怀疑对方别有目的，也没有办法违抗，所以只能往好处去想了。

　　张衍入得大道星河之中，便已是任由大道再度束缚住自己，只是与此前相比，这等拘束显然少了许多。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由得定世之基的牵连，回去布须天。

　　而一旦回到诸有之中，他便可称得上的是大德了。

　　何谓大德？

　　德者，大道之行也。

　　大德与大道共存，本身可算是大道的一部分，但又不完全合同于大道，只不过大道无形无象，大德乃是道在世间之显化。

　　所以你若未得归去诸世之中，那么也就无法冠以此等称谓。

　　唯有归去，方算完满。

　　此刻他心意一转，就顺着那力道之身的牵引，往诸有落来。

　　虚寂之中，坐于造化之地中的那位道人似是感应到了什么，却是淡笑一下，道：“怎可容你回来。”

　　他拿一个法诀，将造化宝莲托起，稍稍分得些许力量出来。

　　而只这么一瞬间，就这么一点伟力泄出，便就导致背后无数现世就此消失，似是永缺永灭，再也没有能够重现出来。

　　若是任由这些伟力出来，轻易就能倾灭诸有，好在他及时收手，重又以造化宝莲将余下之力托住，而后御使这一部分取拿出来的力量往布须天落去，只是霎时间，就把张衍力道之身乃至演教道众这两个定世之基遮盖了起来。

　　他淡淡一笑，虽然此法并无法阻挡太久，可是寻道之人只要迟迟无法归来，那么自会被大道和同，那时就算找到归途也是无用了。

　　张衍本在归来之中，忽然他感觉自己与定世之基间的牵连被一股力量所扰，以至于感应逐渐失去，这显然是有人想将他困绝在此间。

　　不过以为搅扰了自己与定世之基的牵连自己便就回不去了么？

　　对于他而言，定世之基可不仅仅只有力道之身和演教教众。

　　这里还有一个选择。

　　他眸光凝聚，往一处望去。

　　九洲！

　　往日观望此间，总觉得异常模糊，似存非存，似空非空，可沉浸于大道星河之内，望来却是清晰无比。

　　恐怕也是由于九洲之特殊，当年那四位祖师才是选择将自家道统落于此间。

　　而当年他感念九洲灵机断绝，余下生灵再无修行之路，故是在那里留下一具分身，用以传道，这里道传也同样是他定世之基。

　　这一念转过，与诸世之间的牵连猛然强烈起来，再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他笑了一笑，口中吟道：“万劫渡磨入世身，诸常洗却旧顽真，道本无名神自主，莲台座上又一人。”

　　吟罢，就已是撞开有无之隔，往诸有诸常之中落去！

第一百五十八章 返归诸有定世常

　　曜汉、季庄二人立身虚寂之中，他们此刻犹是在催促底下之人和一众炼神同道攻伐布须天。

　　方才那道人一作法，二人感应之中张衍随时可能归来的预兆就此消失不见了，故都是认为，此人当已是失陷于大道之中，下来倒是可以从容收拾手尾了。

　　曜汉老祖道：“那位道友分得伟力出来遮掩张衍定世之基，动静可是不小，连诸有也是崩塌了一部分，想必布须天中那些同道亦能感应得到，不妨我等遣一人前去劝服他们收手，如此也好尽早了却此事。”

　　实际按他本来心意，张衍要真是不得回返，将布须天中这些与自己作对之人都迫入永寂方才是最好结果。只他心中总觉得还有些许不安，未免有什么变数，还是早些占下布须天为好。

　　季庄道人点头，布须天内的炼神修士也是因为那一位存在的威胁才是庇托在那里，和张衍未必见得是一条心。现在张衍无法归来，那一位存在又有那位道人制压，此辈又有什么理由和他们对抗到底呢？

　　他当即心意一转，化出一道模糊不清的人影来，道：“你去告知其等，那玄元道人已是合同大道，无法归来了，我也无需他们做什么，稍候收敛些许法力，容我攻入布须天就好，过后我定不会为难他们。”

　　那人影一揖，便沿着布须天破开的缝隙而去，只是到了此间，被两边伟力一撞，立时破碎，但是一缕缕意识却是传递了出去。

　　与此同时，神常、簪元、青圣等人无不是感应到了这缕意念，他们都是神情微变，要是张衍真是无法回来，那么他们坚持下去的确没有什么意义。

　　神常道人看向所有人，道：“诸位是何想法？”

　　簪元道人沉吟一下，道：“此不过是乱我之心而已，我建议不用理会。”

　　尘姝也道：“我也以为不用理睬。”

　　她可是一人独占一处造化之地，要是被镜湖之人攻入进来，那此地就可能易主了，所以并不愿意放弃抵抗。

　　青圣道人冷笑一声，道：“玄元道友分身尚在，不然这布须天早已守不住了，要说其人失陷于大道，我却是不信的。即便是真，我又为何要将布须天拱手让给彼辈？”

　　神常道人看向神常童子，道：“你呢？”

　　神常童子连连摇头道：“假的，假的。”

　　神常道人点了点头，又看向全道二人，道：“两位之意呢？”

　　銮方、秉空二人相互看了看，知道这是要他们表态。

　　銮方咳嗽了一声，道：“恕我等直言，玄元道友可以调用何等伟力，他人不知，我等莫非不知么？即便没了我等出力，也一样可以守住。”

　　秉空道：“那意念之中称还有位大德在外，我等必无胜算，其等要真是这么了得，又何须暗中来劝我呢？”

　　其实众人俱无异议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布须天中张衍待他们着实不错，再则，张衍分身仍是此间御主，就算挡不住外来之人，要想拿捏他们仍是简单。

　　季庄见布须天中久久没有回音，守御也没有半分减弱，就知道是神常等人不愿意放弃了，他面无表情道：“既然此辈一意孤行，那稍候攻破布须天，便都是逐入永寂便好。”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正想说什么，忽然觉得哪里不对，便见周围诸有现世一阵明灭晃动，好似风中火烛一般随时可能熄灭，而布须天、镜湖这等造化之地，在感应之中也变得扭曲了起来，好似随时都会塌陷。

　　不止如此，他感觉自己手中造化宝莲都在颤动不止。

　　“这是……”

　　两人对视一眼，都是看出对方眼中惊色。

　　诸有覆灭，万物崩塌，这分明是大德归来之兆！

　　那道人此刻正安坐于造化之地内，本来一直云淡风轻的神色也是一下大变，显也是察觉到了什么，往某处看去，道：“这如何可能？”

　　玄澈、参霄等人本在攻袭布须天，这时也是感受到了这等异象，俱面现惊异之色，不由得一个个停下了手。

　　而布须天内，神常、赞元、青圣等人也是同样如此，一个个站了起来，仰首看去。

　　在众人神意感应之中，在那虚寂之上，若见若不见之所，一股无边无际的宏大伟力无端生出。

　　这伟力于瞬息间化变为滚滚玄气，而后一道弥布虚寂的灵光乍现，轰然震动之中，一名大袖飘飘，背映五光的玄袍道人，已然撞破虚寂，重返诸世！

　　张衍目光一扫，随他归来，周围无数现世震动起来，无数过往残留下来的伟力亦是朝着不知处塌陷下去，看去随时可能化作为虚无。

　　大德归来，可谓无中生有，虚寂之中陡然多出无边伟力，在这般倾泻之下，自是足以覆灭诸有，使之归入寂无，但大德通常有造化宝莲为承托，可以将这份力量寄于其中，再慢慢化解。

　　张衍此次归来，虽无有造化宝莲，但这力量必须得以约束，所以一念相转之下，力道之身已然与他汇聚一处，两身一合，不必寄托，自然将伟力收束了起来，诸有崩灭之势也是随之止住。

　　这伟力一退，所有炼神修士都是露出心有余悸之色，方才那等感觉，自身仿佛要随着那伟力一同化散了，若是那般，恐怕所有人都会被逐入永寂之中。

　　张衍这位目光转过，直接望向那道人那处，既是功成回返，那阻道因果当先了结了。

　　那道人此刻已是恢复了之前从容自若的模样，他缓缓抬手，向着张衍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既是归来，该当明白，你我若起争执，诸有可是难以存驻。而到时那一位存在此刻若少了制约，也将脱身出来，而你我不动，却是更为有利，不若你我以后互不相扰，各修其道，你看可好？”

　　张衍淡笑一下，两位大德对战，伟力宣泄，的确容易轰塌诸有，诸有若是不存，那么一切也是不存，或许布须天这等地界可以避过，但散落在现世之中的造化残片及造化之地也是一样会就此消失，除非能够重辟诸有，再会得现出，但这等事却是更为复杂碍难，若是可以避免，他也不愿如此。

　　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在双方实力对等的情形之下，其人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他目光俯视下来，没有什么言语，伸手向下就是一拿。

　　此时此刻，在所有炼神的感应之中，一只倾世巨手压了下来，笼罩诸常诸有，无处可逃，无处可避。

　　那道人神情一变，他没想到张衍居然丝毫不顾及那等后果，他自是也不会束手待毙，身上伟力一放，升起如芝金光。

　　眼见得两股力量将要碰撞到一处，诸有现世即将被毁，然而那大手一落之下，那道人荡泄出来的伟力仿佛由有至无一般，居然一点点退了回去。

　　张衍敢于出手，那便是他并非以宝莲之力成就，身上绝少大道束缚，虽方才成就大德，可伟力已然远胜此人了，两者之间的碰撞之力他自可轻易以有无之力化去。

　　那道人似也没料到是这等情况，面对张衍出手，自己竟连半分抵抗之力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自身伟力慢慢逼返回来，若至最后，那自是化作虚无，再不存于诸有之上。

　　他推算了无数次，顿知这是张衍以绝对实力压制，自己无有可能挣脱，在后者出手那一刹那，结局已然注定，他这时一抬头，看向张衍，大声道：“道友可知，我等每一人，为何以宝莲为约束？”

　　张衍淡声道：“为何？”

　　那道人言道：“诸常无量，诸有无穷，可在我辈明辨有无之人看来，其却是自有定数，故以宝莲为分持！造化宝莲乃是诸有轮转之寄托，若得齐聚，有无颠倒，无中生有，则可重现诸世，你不用宝莲，窃取大道，你道成之时多拿取一力，那别处便少得一力，自此已失天衡，诸常之崩，将由你而始！”

　　张衍面对其人指责，却是笑了一笑，大德伟力受得宝莲所限，是其等甘愿如此，不想拿到更多么？非是这样，那只是无有办法拿到更多而已，何况他已然是功成三重境，位在大德之列，自身便是大道一部分，自能看出一些他人看不出来的事来。他道：“你口口声声言称我辈，可你又非是大德，你又怎知大德是何心思？又怎知天道为何？”

　　那道人不由一怔，道：“我非是大德？”

　　张衍目光看着他，淡声道：“你是何名号，来历为何，怕是连你自家都不曾知晓。”

　　那道人眼神有一瞬间的迷茫，随后神情一惊，似乎本来蒙蔽的天机一下破散开来，他猛然看向张衍，似想说些什么，可就在这等时候，他身上法力骤然崩坍，在张衍伟力未曾彻底压来之前，便实化虚，至归无有，连半分伟力也未曾剩下，而其手中宝莲一晃，也是无端破散开来。

　　张衍眼神幽深，从伟力气机上看，对方源头是来自于某位大德，但这是得某一种力量驾驭而成，至于这力量来源于哪里，他在看到那些模糊景象时，也是略微有所猜测，不过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

　　他望向另一边，那一位存在方才少了那道人压制，已然气机勃发，若不设法制止，想必很快就会归来了。

第一百五十九章 打灭寄托消劫果

　　张衍能从气机上就判断出来，这意念寄托背后之人可与那散去的道人不同，乃是货真价实的大德。

　　他透过重重阻碍，不难看到，由于某种助力，其人必然是可以回来的。

　　以他现在能为，要说压制也是可以，就如方才那道人，就算非是大德，借助了部分宝莲伟力就可将之阻住。

　　不过他何必这般做？

　　与其继续拖延下去，那还不如趁早解决此事。

　　而今他同样身为大德，自也无惧其人。

　　不过这里有个前提，是对方归来之时并不能倾覆诸有。

　　只是这里若单纯是那位大德自身伟力压来，那还好说，他能直接将之化解，可这其中还有破碎造化之精的因果劫力，两者相合，那便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他思忖一下，信手一招，一朵宝莲已是出现在手中。

　　这是那意念主人留下的宝莲，之前他就曾试图寻找过此物下落，只是那时修为低微，想要找到恐怕要费得不少力气，而他又有其余办法可入三重境，所以也就暂且放下了此事。

　　可在成就大德之后，凭借着神意之中那枚莲瓣和那意念主人留下的气机，念转之间，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此物所在。

　　他可非是曜汉、季庄那等人，自身只是大德力量的一部分，所用莲花同样只具备部分宝莲之力，他此刻召回来的宝莲之力却是完完整无缺的。

　　用此物不难寄托劫力，纵有些许泄露，他也可以施展伟力加以阻挡。

　　因为此刻没有伟力再去约束那意念寄托之形，后者被放开了束缚，气机一路向上攀登而去，轰隆一震，霎时入到了三重境层次之中，随即一股力量开始牵动所有现世，继方才诸有险些崩塌之后，又一次出现了这等势头。

　　早在张衍与那道人交手的时候，曜汉、季庄二人知道大势已去，故是带着所有人退回了镜湖之内，随即二人不知躲到何处去密议什么事去了。

　　参霄、玄澈等人则是回到了原来驻所，不过他们却是有些心神不宁，他们此前参与了阻挡张衍道途一事，偏偏后者道成归来，若是其人稍候来寻他们麻烦，那他们拿什么去抵挡一位大德？

　　故是方才张衍与那一位道人交手时，他们也是期盼后者能将其击败，可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无法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那道人莫名其妙便消失不见，看去好像并未给张衍带来任何麻烦。

　　只是现在，他们见得张衍却没有如那道人一般去镇压那一位存在，反而由得其伟力攀升，却是无不骇然。

　　长久以来，那一位存在一直压在众人头上，虚寂之中，举凡炼神修士，无不是畏惧其伟力，生怕其人归来，却不想张衍现在居然听之任之。其人已是成就大德，或许不怕什么，可他们恐怕就要因此和诸有一同被那一位吞夺了。

　　壬都惊惧道：“这，这……那玄元道人这是要做什么，莫非是要任得诸有化尽么？”

　　参霄总算还有几分清醒，道：“不会如此，否则那玄元道人方才一归来，就任得此等事发生了。”

　　比起这个，他现在更担心张衍在处置这些事后继续拿他们开刀，面对一位大德，他们可是逃无可逃，就算躲在镜湖之内也不见得安稳。

　　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季庄、曜汉二人了，此刻其等应该比他们更为担心此事，只看能不能找出解决之法了。

　　布须天内，神常、簪元等人见得那一位存在气机无限暴涨，心中也是隐隐有些不安。

　　簪元道人担忧道：“玄元道友这般做，莫非是要与那位一战么，可是诸有万世怕是会受得牵连。”

　　神常道人想了一想，言道：“玄元道友当是心中有数，不必为此担心。”

　　青圣道人冷笑一声，道：“我等身处布须天中，就算诸有倾覆，也轮不到此间。”

　　銮方、秉空相互看了看，却是老神在在，丝毫不为此担忧。

　　一方面如青圣所言，就算真是诸有覆灭，布须天这等众多造化精蕴凝聚之地是不会有事的，还有么，以大德之能，张衍要是有这等想法，那就直接放开自身伟力便可，还用不着这般麻烦，故是他们以为，下来十有八九当是无事。

　　张衍此刻看着那意念寄托之形的变化，在他目注之下，其在无有阻挡的情形下，未用多久，便已到了三重境中。

　　不过其人身影面孔仍是异常模糊，这是因为只是大德伟力提前归来，而以往造化之精破灭的劫力因果尚在，所以这意念寄托之形唯有完成倾覆诸有那一步，其背后那位大德才会真正入到诸有之中。

　　换句话说，此刻出现的仅只是那位大德伟力，而并不是其本人，但即便如此，两者威能也并无半分不同。

　　那伟力化身看了看张衍，却没有任何敌对的举动出现，这是因为在他眼里，张衍乃是大道的一部分，早已超脱出了诸有之外，并非是他要对付的对象。

　　其人这时对着虚寂猛然一吸，诸世一阵摇晃不停，要是不加以阻止，那么很快就会归入寂灭之中。

　　张衍这时却是将手中宝莲一抛，此物飞落下来，绽放出道道宝光，霎时将那股倾灭诸有之力托住，使得其人这等动作立时为之中断。

　　那伟力化身忽然转过头来，盯上了张衍，所有那仿若可以吞没一切的伟力霎时就压了上来。

　　其本身是以意念寄托而成，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执念，所以在面对比自己伟力更强的存在时，不会有任何畏惧，更不会讲究什么妥协退让。

　　张衍身形不动，背后忽有五色光华映现，霎时弥布虚寂，将诸世都是掩盖了过去，五光交错之间，有剑铮玄音响起，对方那伟力过来，顿被五光吞没进去，再也不见。

　　随后意念一转，就有无数剑光飞出，每一道剑光都是演化不同大道妙理，那伟力化身在剑光照耀之下，原本身影霎时虚黯了几分。

　　若说张衍方才对付那道人时纯粹用得是以力压人，那么这一次就是以道法克敌，身为大德，他是大道在世之显化，对方虽也与他立在同一层次，可只是一具空有伟力，不明道理的化身，又怎与他较量道法之变？

　　那伟力化身用出无数办法，无论伟力如何宣泄，都无法突破那层五色光华，以至于没有半分落到诸世之中，而他自身在蕴含大道妙理的剑光斩削之下，变得越来越是虚弱。

　　张衍这时伸指一点，轰然一震，那伟力化身顿便破碎开来，随后他没有再做什么动作，只是静静看着场中。

　　那伟力化散开来后，好似再没了支撑一般，徐徐散去了，然而就在最后一缕伟力消失的那一刻，忽然无中化有，自里生出一道灵光来。

　　待光芒一散，便自里踱出一名道人来，其人一招手，那本来兴发灵机的造化宝莲便停下动静，径直飞落入他掌中。

　　他这时也是望见了张衍，不禁有些疑惑，稍作推算，心下略略有数，便持莲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道友有礼，不知道友如何称呼？”

　　那道人言道：“法化神通需精明，道成无相本惟微，贫道微明，”他这时又一个稽首，“若无道友，我怕是无法归来，这里当要谢过了。”

　　张衍道：“此事不必言谢，只是贫道有一问，道友若是归来，定当倾覆诸有，那么一切皆是不存，回来又有何意义？”

　　微明道：“纵然最坏结果，至少布须天这等地界不会覆灭，若能以此地接得诸位道友归来，那么以各人手中造化宝莲，还能以大道之力重现诸有。”

　　张衍这时似是听出了一点什么来，道：“最坏结果，也就是言，道友本来还有布划，诸有未必会因此消亡？”

　　微明没有立刻回答，反是道：“道友可知，为何我那寄托意念之形随诸世之人修为变化而长？”

　　张衍道：“却是为何？”

　　微明道：“当初造化之精未曾破散之前，我等已是料到事机失败之后果，那时必然要承担因果劫力，再无法变化有无，归还诸有，于是不得不共议退路。只是伟力能寄，劫果难脱，所以我等若想归来，那就必须有人来替我承托劫果，这里唯有待后来之人打破大道界限，则可将劫果托付其人，我等则可由此解脱。”

　　张衍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若是按照微明所言，那么造化之精破散之后，第一个成就三重境之人，就是被其用来承担劫果之人，若是按此布置，没有什么意外的话，那么此人本该是他。

　　这般那位大能传递意念之举也可有得解释，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后来炼神修士迈向三重境。

　　若是他当真借用那大能泄露给他的造化宝莲，说不定最后无以为引，只会迷失在大道之中，随后不得不承担某位大德劫果，自此永沉其中，而那一位大德，譬如眼前这一位，便会在不倾覆诸有的情形下完满归来。

　　他心下一思，要真是照此推论的话，所有大德在造化之精破碎后之所以传法于现世，不是为了留得什么道统，而是为了引导出一个能替自己承担劫果之人。

　　不过事实当真是如此么？

第一百六十章 造化性灵不可失

　　微明知晓张衍与他们不同，乃是后来成就，算起来恰好就是那承担劫果之人，只是不知为何居然躲了过去。

　　为免张衍知道此事后有所不满，故他又是解释道：“道友勿要不悦，此举非是针对道友，便是承托劫果之人，只要后来道传不灭，下来也可找得他人来替继自身，到时仍能脱身出来。”

　　张衍笑了一笑，若是按照其人说法，这等方法其实就好比接鼓传花，承担劫果之人等待下一人来此，当将劫果寄托给其人后，自己就能得以解脱。

　　他自不会为此感到恼怒，他又没有当真失陷其中，再说其人所言是否属实，也是存疑。

　　摆脱劫果之法，不太可能就这一种。

　　换作是他，若是落此境地之中，也绝不会在一条路上走到底，要说所有大德都是这般作法，那却未必。

　　这里有一个最为简单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落在虚寂之中的意念寄托之形就只微明一人。

　　要说其他大德做不到这等事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没有这么做罢了。

　　至于曜汉、季庄等辈，既然不曾涉及劫果就能找回力量，甚至在力量在未曾完全找回之前就能在诸有之中长存，那说明当初造化之精破碎之事与他们牵连可能并不如何大。

　　还有那位疑似少清祖师的持剑道人，其部分伟力能在虚寂之中存身，想必同样也是如此。

　　不过以少清祖师的作派，的确也不太可能参与这等事，就算真是陷入劫果纠缠之中，恐怕也是选择自己一力对抗，而不是去选择后辈替代。

　　所以微明所言，应该是自家归来之法，说所有人都准备这般做，至少他是不信的。不过这里倒是可以看出，这些大德或多或少都有归来的安排，只是方式不同。

　　他想了一想，道：“道友既已归来，不知下来欲为何事？”

　　微明言道：“自是先化消宝莲之中寄托伟力，免得一不小心，再是动荡诸有，至于下来之事，自是观摩造化，参悟道法了。”

　　说到这里，他不由发出一声感慨，“早前造化之精本是圆满无漏，难作参悟，故是我等作以手段，欲从其中找寻上境之秘，却不想导致后来劫难，可是现在这造化之精破碎开来，反却有了一丝解悟之机，道法天机之变，果真莫测非常，便你我这等道化显身之人，亦是无从预料。”

　　张衍道：“既是说及此事，贫道便再问一句，未知当年参悟造化之精的道友有哪几位？后来为何会引动此物破碎？”

　　微明摇头道：“我虽是归来，但是造化之精破碎也是使我失去部分伟力，还有一股劫力遮挡，使我只记得此事，但是具体情形却是无以道明，或许待我功行归复那时方得知晓了。”

　　张衍微微点头，能感觉到其人所言不虚，他行在大道星河中时，曾也试着一看造化之精破碎之事，但被一股力量所阻挡，这或许就是其人所言劫力了。

　　本来他还一问其人是否知晓先前那位道人来历，不过从此刻情形看其人也是无从知晓。便就对其打一个稽首，道：“有劳道友解惑了。”

　　微明亦是一个稽首，而后身影一虚，已是退去不见了。

　　张衍往虚寂深处看去，他能感觉到，无论是诸位大德归来之意念，还是那股背后作乱生事的伟力，此刻都在不停往虚寂之中渗透，而当这两股力量合在一处时，将会形成一股极大推力，或许用不了多久，那些大德将会一个个归来。

　　也正是这个缘故，他方才放了微明出来，因为即便他不做此事，其人迟早也是会归返的，还不如提前一步解决此事，否则一旦有两位大德同时归来，可未必能挡住诸有不灭。

　　除此外，他还有一个目的。

　　那位自认为大德的道人背后，自有一股力量推动，迟早是会再弄出什么事端来的，若是虚寂只有他一个大德，那么一定会盯在他一人身上，与其如此，那还不如放得另一人出来，与自己一同分担压力。

　　这时他一转目光，望了镜湖一眼。

　　曜汉、季庄二人既然阻他道途，那他自也当有所还报，不过眼下倒还不急着处置，因为在他感应之中，这两人似还牵扯到了什么东西，大可等到那东西冒头出来之后，再去收拾。

　　他心念一转，霎时回到布须天中。

　　神常、簪元、青圣等人见他回来，忙是上前行礼，道：“见过玄元道友。”

　　张衍点首回礼，道：“这次得亏诸位相助，能保得布须天不失。”

　　神常道人忙道：“道友言重了，我等有何能耐，自家也是知晓，便无我等，布须天亦不会被外敌所破。”

　　张衍道：“我今成就三重境，颇有几分心得，稍候当与几位道友做一番论道。”

　　众人一听，不由大喜，张衍说是论道，实则是在变相指点他们，他们也不求能成得与张衍一般之大德，但若能使功行更进一步，那也是好的。

　　现在那寄托意念之形既已归去，先前断绝道法，并压制诸多炼神修士成就一事，显然也是没有丝毫必要了。

　　其实那定压在诸世及众人头上的宝莲之力，在方才便已是消失不见了，显是季庄见事机不对，悄悄收了回去。

　　张衍与众人再言说几句后，就回了清寰宫中，他先是作法推算了一下，而后坐定下来。

　　成就大德并非是他的道途终点，纵然明悟了有无之道，他也并没有能够走到大道星河的源头。

　　他相信任何打开大道界限，又得重归诸有的大德，没有一个不希望早日解脱身上所有大道束缚的。

　　这也难怪当年那些大德为找寻上进之路，不惜打造化之精的主意。

　　方才微明与他交谈时认为，此物破碎，却对自己参悟上境更是有利了，这点他是认同的。

　　他曾做过设想，若是自己观遍所有造化之地及造化残片，是否能从中解开最终大道之妙？

　　这未必是正解，但却值得尝试。

　　只是破碎的造化之精现在遍布于整个虚寂之中，并被诸多现世附着，两者混作了一团，很不容易找寻，再加上毕竟有部分现世被倾覆吞没，所以很难说是否有一些造化之地及残片随这些现世一同消失了，要想找回来，除非是重辟诸有。

　　他心下推算过，要做到此事，除非将所有造化宝莲齐聚，所以眼下不必去多想了。

　　现在倒是有一件事十分值得重视。

　　其实当初造化之精破碎，不止是变作了造化之地及造化碎片，所有在等物事之内诞生的生灵，其实都是得造化之精孕育而出。可以说，其本身性灵就是造化之精一部分。甚至这些生灵不仅仅落在有造化精蕴存驻的现世中，那些随显随灭的现世里亦当散落有不少。

　　他先前传下演教道法之时，高晟图曾经疑惑自身力量到底从何而来，并为此寻道数百载，其实这些生灵本为造化之气所化，力量就埋藏在其等自身之中，只需要自己慢慢挖掘出来便好。

　　他在看到了这一点后，便就明白，要想观看到原来造化之精的全部，那么这些造化之气化变的生灵同样不可忽略，而其等若是能虔心崇慕他所造立的道法，那么他或许能将这缺失的一部分也是补上。

　　而另一边，曜汉、季庄二人正躲藏在镜湖深处。

　　两人回来之后，对面相坐于法台之上，也是久久无言。

　　季庄道人打破沉默，沉声言道：“玄元道人成就大德，我等阻道未成，其人绝然不会放过我等，下来该是如何？”

　　曜汉老祖道：“除了守住镜湖，别无他法。”

　　季庄道人摇头道：“怕是镜湖也难以守住。”

　　可是他本身就是大德力量的一部分，自然知道大德伟力，莫说是镜湖，就是布须天那等存在，也不见得能挡住。

　　曜汉老祖言道：“既然那一位归来，我等不如前去相投？”

　　季庄道：“我等原身不见得与这位有什么交情，而此举显是会得罪那玄元道人，他未必会来相助我等。”

　　曜汉老祖道：“既是无路可选，左右值得一试。”

　　季庄道人对此并不看好，叹道：“姑且一试吧。”

　　曜汉老祖道：“只是这里有一个为难之处，要是那玄元道人以伟力阻挡，我等伟力恐无法寻到那位。”

　　季庄道人想了一想，道：“无碍，那一位存在还有一具分神镇压在此，其人应该是那位道友伟力所化，我若寻他言说此事，那么那位道友必能知晓。”

　　将手中宝莲一晃，便见那分神被提了出来，身形也由虚无不定化作了实质，他有些诧异，冷笑道：“怎么，两位又有事要找寻到我头上了么？”

　　曜汉老祖道：“我等欲与你背后那一位道友言说几句。”

　　“我背后……”

　　那分神一怔，可随即身形一阵波荡，晃眼之间变作了另一名道人，其人笑言道：“不知两位又是寻我何事？”

　　虚寂某一处中，微明道人忽然一皱眉，发现自己似是忽略了什么，然而算了一算，却是没有任何结果，便也是作罢了。

第一百六十一章 当祭伟力洗余痕

　　曜汉、季庄二人都是一惊，没想到在这里又是见到了这名道人。

　　可是这分神不该是微明伟力所寄么？为何又会变作了这一位？

　　不过他们仍旧认为这位乃是大德，有此本事倒也不奇，且这位与他们之前打过交道，那却是更好说话了。

　　季庄道：“我等本来阻碍那玄元道人归返诸有，哪知此事功败垂成，若其过来对付我等，恐难以抵敌，故是想请道友指点一条明路。”

　　那道人言道：“那位法力高深，我亦不是对手，现下我不过借此分神之力回来，只能勉强自保，无能为你等做得遮护。”

　　曜汉老祖呵呵一笑，道：“若是当真无法，道友想也不会出现在此，道友有什么安排，尽管说出来就是。”

　　季庄道人默不作声，他也能看得出来，此人绝然是带有某种目的到此的。

　　那道人笑道：“若是那玄元道人动念，两位此身和镜湖都是无法保全的，若想脱身，那不妨这般，你等各舍一道气机予我，我会设法保全两位驻世根基，如此就是己身遭劫，凭此气机也还有望回来。”

　　曜汉、季庄二人一想，这个办法就是将自身伟力留下些许一部分，交托给其人护佑，如此就算被张衍消杀，也有一线归来希望。

　　此法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但是无疑是眼前唯一选择，因为被张衍打散的话，那么不会有半点气机留存下来，说不准自身力量就无法归来了。

　　季庄道人没有多少犹豫，意念一动，便就分下了一缕气机，并打一个稽首，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要是张衍不来，揭过了这场过节，那他也没有什么损失，要是当真找上门，那么也可以保证自己还有一线伟力存驻。

　　那道人收了季庄道人气机过来，看向曜汉老祖，也不催促，而是等着他做决定。

　　曜汉老祖却是呵呵一笑，道：“罢了，我便不如此了，想来道友也不会有异议吧？”

　　那道人先是有些诧异，随即一笑，道：“自不会如此，这是道友自家选择，我何须勉强。”

　　他又看了看二人，“两位这里若再无事，那我便告辞了。”

　　季庄道人言道：“道友稍等，我等若要找寻道友，不知又该如何施为？”

　　那道人摇了摇头，笑道：“我等还是莫要再作交言为好，接触多了，反会被那玄元道人发现端倪。”言罢，他身形一转，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就这么从宝莲之力镇压之下脱身出去了。

　　季庄道人见其离去，便向曜汉问道：“道友不留气机下来，莫非不怕永无归还之日么？”

　　曜汉老祖道：“比起此事，我却是更担忧被这一位利用，此后不得自主。”

　　季庄道人稍作沉默，道：“不得自主又如何，原身总还有归来可能。”

　　曜汉老祖笑了一笑，道：“我与道友不同，还是觉得不如自己做一回主为好。”

　　张衍此刻虽坐于布须天中，可因先前曾有所感应，推断出曜汉、季庄二人将会接触到什么，故是始终留意着镜湖那里的动静。

　　纵然二人封闭镜湖，可对他这位大德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那道人从出现到消失，并没有能逃过他的目光。

　　他能确定，原来那道人应该已是消亡，不复存在了。

　　所以现在又出现的这一位，与前面那位其实并无关联，两者之所以一般模样，并且拥有同一意识，那只是因为其背后伟力来自于同一源头。

　　他考虑了一下，现在出手灭去此人倒是简单，但是只要背后那伟力不曾断绝，应该还是会落到现世中来的。

　　与其如此，还不如暂时留着为好，这样随时都能看到其一举一动。

　　只是既然这位已是出现，那么镜湖之事该是有个了断了。

　　他心意一动，一具化身已然遁出布须天，瞬息之间来到镜湖之前，只是往前迈去一步，随着镜湖之上荡起层层如水波纹，已然跨入了这方造化之地内，而里间所有禁制布置如同虚设，没有任何反应。

　　参霄、玄澈、壬都、羽丘、玉漏几人都是惊觉不对，忙是从驻地赶了出来。

　　张衍只是淡然看了他们一眼，而在这目光注视之下，五人身形不由一顿，气机由高上之处直往下坠落，与此同时，身躯也是由实转虚，须臾消失不见，再也不存于诸世诸有之中。

　　在他打开大道界限，掌握有无之道后，只要他认为某些人或者某些物事不存在，那么大道也会如此认为，故是对于这些层次不如自己之人，只消一个念头就可将之由有转无，逐入永寂之中。

　　在随手处置了这五人后，他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而是径直往镜湖深处而去，很快来至一处法台之前。

　　季庄、曜汉二人也是目睹了外间那一幕，自认面对大德，没有任何对抗的可能。

　　曜汉老祖对季庄打一个稽首，道：“既然镜湖无法阻住这一位，那我便先走一步了。”

　　季庄道人早已察觉到了他的目的，点头道：“道友好走。”

　　曜汉老祖盘膝坐下，不一会儿，却是身躯化散，随后消失不见，却是其自己出手，散去了自身伟力。

　　这般做法，同样是不再存于诸世之中了，可至少不用被张衍这位大德动以手段镇压，那么原身伟力还有几分归来可能。

　　张衍此刻已是来到了法台之上，曜汉老祖自行逐灭自身，他也是看到了，其人伟力确实一丝一毫也不存于世上了，这代表着这一具化身的意识已然消散，就算再有力量归来，也不会是原来那一位了。

　　既如此，那也不必再去追究。

　　季庄道人此刻站了起来，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张衍看他一眼，道：“我有一问，当年尊驾可曾一同参悟造化之精么？”

　　季庄道人摇头道：“在下未曾做得此事，只是造化之精破碎，难免也是被牵连了进去，道友若要问得详情，我非全身，恕难道明了。”

　　张衍微微点头，他只是一挥袖，季庄道人就如烟雾一般化散去了。

　　他心下一转念，不管是季庄、还是曜汉，身上都没有劫力纠缠，或许那道人盯上这二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其人虽是遁走，可仍在他监察之下，不论想做什么，他都能立刻知晓。

　　这时他抬起首来，只是意念一转之间，整个镜湖就已是纳入了他伟力之下。

　　微明道人在虚寂之中反复搜寻，仗着大德伟力，不久就搜寻到了一处造化之地，此处虽是偏小，但也足够他容身。

　　本来无论是那镜湖还是原縻所留下的造化之地，都说得上是上好存驻之地，但是他也是能感觉到，张衍与这两处似有什么牵扯，所以干脆就放弃了。

　　实则对他来说，除了布须天这等凝聚了众多造化精蕴的所在，其余任何一处造化之地都是一样。

　　他在坐定之后，就开始推算上境门径，意图早些摆脱大道束缚。

　　当初造化之精崩裂，他也不是没有收获，同样看到了许多东西，对于攀渡上境极有用处。

　　可惜的是，这些都被劫力所阻断。

　　要想找回失落的那部分力量，除非能消磨去这层劫力。

　　可劫力不是来自他一人，亦是存在于其余大德身上，所以这些大德若是归来，或许就能一同将此劫力化解。

　　但在此前，因为他先行归来一步，却是可以抢占先机。

　　他与张衍做法相同，准备观摩造化精蕴之地，借此找寻上境之法。

　　只是这时，他却是发现了一个问题，不禁皱眉道：“竟是如此么？”

　　此刻布须天诸天万界之中，镜湖入侵的修道人由于大能修士逐渐被旦易等人清扫干净，再加上布须天中那被破开的通路已然合闭，所有这些人也是意识到大势已去，除了少数一部分落在四大部宿之外的，余者不是归降，就是被诸派修士杀灭。

　　本来各大宗派准备一鼓作气将这些散落在外的天外修士扫荡干净，绝此后患，只是这个时候却是突然发现，原来断绝的道法已然归回。

　　修习旧传的宗派修士无不欣喜，这意味着他们就算此生修道不成，转生之后依旧可以找寻长生之路，于是暂且停下了脚步，重开山门，梳理内部。

　　旦易等人见此，也是将内天地撤去，原本他们如此做法也只是为了维护旧传道法，使之不虞断绝，现在无需用到，自是不必再维持下去了。

　　不过那些在道法断绝之后所立造出来的道法却也没有因此被舍弃，毕竟千余年下来，着实多了不少纯粹尊奉新法的门派，其等传承就是依托于此，短时内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只是因为那一朵造化宝莲不再兴发灵机，诸界大兴自此中断，且因为先前灵机之盛乃是由宝莲伟力塑就，每一处界天本身并没有多大改换，故而许多地界灵机潮涨开始迅速衰退，不少趁势而起的宗门由此衰落下来。

　　不过这一切与演教无关，因为演教教众修道并不需要灵机，只需挖掘自身便好，在大敌退去，渡过难关之后，来自不同界天的演教道众有不少准备回得原先界域，而这等时候，那支撑天地的传法道碑上，却是再次有了动静。

第一百六十二章 难守无为是道争

　　这次传法石碑之动，乃是张衍又一次改善了道法，将演教道法中自己所认知的最后一点漏洞弥补了。

　　演教道法有别于旧法，尤其注重挖掘自身，若是道途顺利，道心甚坚，那么不靠外物就能一路修炼到凡蜕层次。

　　只是这里有一点，没有周还元玉，依旧是没法迈入真阳之境。

　　大德虽然打破大道界限，可并无法凭空造出造化之精，甚至还要借用此物观摩大道，而玄石之物从本质上说就是造化精蕴所聚，故只能等候此物自行孕生，无法插手。

　　固然炼神修士可以将人提升到真阳层次，就如曜汉、季庄等人之前所为一般，可这等修士并无可能再修持上去，反还会反过来使得诸天生灵受得影响，一般情形下，对炼神修士说得上是毫无用处，所以没有必要如此做。

　　只是他也发现了，凡是九洲出身的生灵皆非造化之气孕育而成。

　　按理说，造化之精破碎，连诸有之中的炼神大能都被一起牵扯进去，那么凡间生灵也一样无可避免。

　　可独独九洲例外，似是造化之精破碎对其一点影响也无。

　　他不难感受到，九洲乃是现世之中一处独特存在，想要窥看到其中真正隐秘，需得自己亲自去往那里走一回。只他同样觉得，此刻不回去方是最好。凭他心中预感，认为下来自己很可能又有用到此间的地方，那时自能解开疑惑，而若是现下回返，那反会因此错过什么。

　　在将季庄、曜汉及其背后一众人等都是了结后，不但是镜湖被他收拢了过来，原縻待过的那处造化之地同样也是收入了囊中，而与季庄对半而治的造化之地自然也是被他完全占据了。

　　在这些造化之地中，他同样传下了演教道法，与布须天还有别派流传略有不同，这些地界完完全全就是演教一家独大了，只是他也能预料到，等到其余大德陆续归来，一定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说不定会各自开创道传，并与他相争。

　　道传之争表面看来完全是看掌握造化之地的多寡，可实际上还是要看谁人道法更高，否则也无法守住这些。

　　他可不认为那些未曾归来的大德只与微明一般实力，就单纯拿微明来说，其人也有一部分力量被劫力困住。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回到诸有越早，那么失去的力量也便越多。

　　但是反过来看，越是晚归来的大德，或许实力越是强横。

　　而不管此辈回到诸有之后会是什么态度，他都需做好与之冲突争斗的准备。

　　他手边倒是有一朵之前承托劫力的造化宝莲，待得劫力化去，可为己用，只是如此还是不够，于是一抬手，却是将那太一金珠取拿了出来。

　　他能感觉到，放在造化之精未曾破碎之前，除了造化宝莲，大德几乎用不着什么其余东西，可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这等造化之地内孕育出来的至宝若得好生祭炼，当能在与同辈的斗战之中能起到极大作用。

　　以往祭炼，不过是令此物能更好为自己所用，或者说能与自己气意相合，归根到底就是在发挥金珠本身全副伟力时，还能承担他自身的伟力。

　　只其真正威能或许能对一二重境境界的炼神修士造成些许威胁，可到了大德这个层次，就有些不够看了。

　　而现在要想提升此宝威能，那只能利用本是同源的造化精气来淬炼了。

　　其实这东西一出世便就完满无漏，想要把力量再推上一层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无漏意味着无变，永恒如一，不坏不缺。

　　可世上没有真正东西是无有缺点的，就算炼神大能一样会被逐入永寂。

　　太一金珠再如何完满，也是在大道之下。

　　而大德，恰恰就是大道的一部分，是大道入世之映现。

　　他双目之中有神光凝集，随后看了过来，那附着在太一金珠之上的大道界限也是随即映现出来。

　　他若是完全打开其上的大道界限，固然可以成就此物，可因为太一金珠意识已是磨灭，只会从世上消失，是无有可能回来的。

　　所以他所要做的是，稍稍破开些许界限，这般会对金珠造成一定损伤，可所谓不破不立，唯有如此他才好利用造化之精将其重作淬炼。

　　念及此处，他便抬起袖来，在这金珠表面轻轻一拂。

　　演教总坛，大殿之内，高晟图将教中护法都是召来，商议演教今后该是如何行事。

　　在内部诸事议定后，有一名护法出列言道：“我演教虽遍布各处界天，但昆始洲陆始终未曾去得，那处才是万界灵机最盛之地，新旧诸派，若是势大，都会在此地立有分宗驻地，我演教也当在其上立一处分坛。”

　　高晟图沉声道：“虞护法之言，我此前也曾想过，不过昆始洲陆那里灵机绝胜，凶怪大妖比比皆是，我演教并无足够人手镇守，反而还分薄力量，且灵机兴盛之地，我演教道传并不占优，此议还是待日后再言。”

　　那虞姓护法有些失望，可高晟图既然不同意，他也只能服从，打一个稽首，就退了下去。

　　这时又一名护法站了出来，高声言道：“掌教，上次天外修士侵入我布须天中，属下发现有不少罗教、德教之人夹杂其中，后来天门合闭，疑似躲入了荒僻地界之中，此辈乃我大敌，不可给其壮大之机，应该早些找了出来杀灭。”

　　座下护法都是纷纷赞同。

　　此回镜湖入侵，罗教、德教这两家也是一同侵入进来，只是因为这两教教众实力都是不高，所以并非主力，后来大多数布须天修道人退到四大部宿之中，在没有大能修士帮衬的前提下，他们也没能力跨界而来，故是此辈在两界大战结束之后反而得以存身下来。

　　虽然曜汉、季庄二人入世之身而今已是不存，可是两人传下的道法仍是可以通向大道的，可以说并不在演教道传之下，要是给予其足够时间，一定又会重新崛起。

　　由于以往之争斗，演教护法都是知道，在后继新法之中，唯有这两家才是自己真正大敌，必定要设法斩草除根。

　　高晟图沉思一下，道：“纵然我演教教下各界可以往来，但我教中而今尚无能开辟界关的大能，无法去到此辈躲藏之地，这般，稍候我会去往山海界拜见日月二君，看能否请得这二位出手，若是不成，我当设法借教祖之名前去拜望四大元尊。”

　　正在说话之际，外面有弟子上殿来禀，道：“启禀掌教，界外有一位道长到此，说是算出我演教有疑难在前，故是前来助我化解。”

　　高晟图心中一动，自座上站起，道：“快快有请。”

　　总坛通常情形下只有修炼演教道传的弟子才可长驻，不过若是他这掌教允准，亦是可以将外人请入进来。

　　片刻之后，便见有一名背剑道人自外走了进来，稽首道：“贫道纨光，见过高掌教。”

　　高晟图还得一礼，道：“不知道长自何而来？”

　　纨光道：“我与演教自有渊源，此次坐观之中，算到你等遇得困阻，故是来此相助，只此举非是不求还报，高掌教以为如何？”

　　高晟图心中有数，这位说不定与教祖有什么牵扯，故没有多少犹豫，点头道：“此可算我演教欠道长一个人情。”

　　纨光道：“如此，还请高掌教设立法坛，我当在上作法，为贵教开辟界门。”

　　某处造化之地中，微明却是皱眉不止。

　　他自推算之中看到，而今造化之精残破无比，除造化之地外，造化之气所化生灵也是从中分出去了一部分。这样他就算看遍所有造化之地及其残片，也还是有所缺漏，唯有将这部分补上，方才得以完全。

　　而只要造化性灵一旦认同某一位德所造的道法，那么这一部分性灵自然也算是填补回来了，但是性灵毕竟非是死物，心思善变，其若当中改崇道法，或者虔心信奉另一位大德，那么就不再归属于自己这边了。

　　这里强迫也是无用，因为自己伟力施加齐上，那就是与之对抗了，无法归入己道了，倒是道传之间彼此杀戮，都是可以斩灭对方性灵道传，不过现在他却是用不上。

　　他能感觉到，从参悟道法这方面来看是比过去容易许多，可多了这部分性灵，却也使得大德再无法完全凭心作主了，反是受到了一定牵制。

　　自然，若是大德不想再往上攀登，那么这些性灵对他们也就无关紧要了，要是还想求取大道，那么其等就是必须收拢的。

　　他不由深思起来，要想将这些造化性灵纳入自己这边，那最好办法莫过于在其等之中传下自己道法。

　　这般看来，造化之地也不像他之前想的那样无所谓，若是能占据下来一处，那么只要无人争抢，就可以确保里间生灵都是信奉自己道法。

　　想到这里，他不由暗叹一声，道：“失算了。”

　　他想到现在张衍占据布须天，除此至少还有两处造化之地在手，那已是远远走在了他前面。

　　更为麻烦的是，他不难想见，等到那些同道一个个回得诸有，想来也会很快发现此事，此辈若还有意大道，那必会与他这等先行归来之人抢夺造化性灵的归属，彼此争斗终究是免不了的。

第一百六十三章 观读造化落先机

　　张衍自开始运炼太一金珠后，布须天伟力精气便被他调运而起，往清寰宫中汇聚而来。

　　这等至宝本来是自然造化成就，浑然一团，只是此刻，呈现在他身前的却是一摊软泥金液，在半空之中飘浮而起，且在不断少去。

　　但是随着造化精气以某种手段被渡入进来，这金液如盛碗中，渐渐满盈起来，下来又试着团聚合拢，如此努力几次，最后嗡然一声，复又凝聚为一枚金珠。

　　张衍起手将之托于掌心之中，这宝物而今表面金华尽数褪去，反而琉璃通透，间中开有九个细小孔窍，彼此环扣相通，有氤氲白气自里飘飘而去，看去渺渺出尘，仙韵十足。

　　他细想了一下，原来金珠之金，谕为不坏完满，而今这宝物被重炼了一番，变幻了模样，不适合再以此为称呼，而当以“神”为名。

　　所以今后此物当称为“太一神珠”。

　　经他淬炼之后，这宝物并没有立刻提升多少威能，可是下来却是能够利用造化精气不停蕴养了，也即是说，此宝今后有了足够大的提升上限。

　　不过这还只是其次，关键是此物曾经解开过大道之限，在他与大德交手时，不会再受得有无之变的影响，若不得他允准，外人无可能以此法轻易化去其伟力。

　　得此一物，稍备攻伐之器，而守御则有布须天为依托，那么下来若与归来大德争斗，进退都是容易。

　　他一抖袖，将此物收了起来，原本聚拢而来的造化伟力也是平复了下去。

　　随后沉入神意之内，心意一唤之间，那一位向他传递上境妙法的道人意念又一次显现出来。

　　可此刻在他眼中，其人却是残破不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全貌本来便是残破的。

　　要说这位大德是被劫力所阻，故是传递入世后才导致此般结果，他倒是能够理解，可现下未曾从道人意念身上感受到半分劫力，其看去就是呆滞死板的一个身影，没有什么值得多做探究的地方。

　　他原本认为，这位很可能是配合微明，引导下境修士成就三重境，好为其承担劫果，可现在看来，其与微明之间应该也没有什么牵连，应该纯粹是出自于自身意愿。

　　他仔细想了想，这里面必然还有什么自己未曾勘透的地方，而且他总感觉对方还有什么东西未曾传递给自己。

　　这时他心下一动，似是想到了什么，一翻手，却是将造化宝莲取了进来，随后自那宝莲之上摘下一枚莲瓣，一弹指，送至那道人身影之内。

　　须臾，就将破烂缺漏的地方微微补全了一些。

　　他目中神光一闪，看来自己想法是正确的，可能是为了躲避什么，也或许是不得已为之，有部分东西埋藏在这宝莲之中，需得送归其人身边，才能得见真相。

　　只是现在这宝莲还有劫力寄托其中，在化解之前，不可能完全交托出去，好在知道方向何在，那就好办许多了。

　　容后他只需设法化解劫力，就能知晓此中答案了。

　　就在他正身在炼宝及察究线索之际，却并没有停下找寻造化之地的举动。

　　这等地界越多，他收入座下的造化精蕴也便越多，也同样能聚拢更多造化性灵。

　　大德回来之后，要是有意上境，那是一定会与他相争的，那时候要想找寻恐怕更难，唯有这个时候抓紧时机了。

　　只是这时，法力波荡却是察觉到微明出现在布须天外，料来有事，于是化出一具分身出行，到了其人面前，道：“道友何事寻来？”

　　微明打一个稽首，道：“不瞒道友，我此番归来，果见得大道之路有迹可循，可这寄托，却是落在了造化之地上，此等所在寻得越多，愈可得见真道，想来道友如今也在做得此事，我等虽为同一物事，可未必要起得争执，我有一议，若是再寻得造化之地，我与道友换来观摩可好？”

　　他此议也只是试试罢了，要是张衍同意，那是最好不过，可以在其他大德到来之前抢占一个先机。

　　他自认这对张衍也是有好处的，毕竟他们现在也不可能打起来，需知彼此手中的造化宝莲现在都是各有承托，这般就无法化解斗战之时溢出的伟力，两边稍一碰撞，就可能导致诸有崩灭，所以至少在眼下，妥协合作比争斗对抗来得好。

　　张衍一思，除了布须天之外，其余地界任凭微明观摩都是无碍，只要对方拿得出来等同的造化之地便好，而且这般交换观摩，只要牢牢握持好布须天，那么他必然是走在对方前面的，于是他点头道：“此法倒是可行。”

　　微明打一个稽首，道：“那便与道友如此说定了。”

　　他也没有要求立便做得此事，他现在手中只得一处造化之地，在其他大德归来之前还没有必要如此急切，可待多聚集几处之后，再来找寻张衍。

　　现在诸有之中只有他和张衍修为最高，暂时没有什么冲突，两者之间还有足够回旋的余地。可要是再多得一二位同辈，那情势就不一样了，他要尽可能利用眼下局面，在下一位大德归来之前取得一定优势。

　　布须天聚议大殿之内，张衍自归来之后，便分得一具分身在此，每日在此开坛讲道。

　　布须天内一众炼神修士每回听了下来，都是觉得大有收获。

　　这一日又听罢讲道之后，簪元道人喊住神常道人，道：“我等在此已是修炼许久，道友可曾有意离开此处？”

　　神常道人奇道：“道友为何有此问？”

　　簪元道人言道：“前番我与青圣道友论道，观他似有离去之意。”

　　神常点了点头，道：“原来这般。”簪元与青圣论道倒不奇怪，毕竟这里也就是他们这三人寻的是求己之道，纵然彼此以往有些争执，可若彼此交流有益于求道，他们却不会因此排斥对方。

　　不过青圣有此想法不足为奇，他若不是无有办法，是不愿寄人篱下的，只是他却不认同这等做法。

　　他摇头道：“我辈既是求己，又哪需讲究身落何处？不要以为少了季庄、曜汉等辈，虚寂之中便就安稳了，从玄元道友话语中来看，或许未来大德将会归来，大德之间若起争执，所掀动的威势又岂是那一位存在可比？他要离去便随他去好了，我等不必管。”

　　现在没了那一位存在威胁，他们看去本是可以离开布须天，自去寻一处定界驻落，不过他可吃不准下来将会发生事。

　　张衍与微明这两位大德现在看去无甚矛盾，可要是什么时候斗上一场也不奇怪，两者碰撞可不是说笑，完全没有躲在布须天内来的安稳。

　　簪元道人稍作思忖，言道：“道友此言有理。看去安稳，不过是大争未起罢了。”

　　神常道人言道：“所以我等什么都不必多管，只管修好自己之道便好。”

　　十分巧合的是，銮方、秉空二人回得驻落之地后，也是在讨论此事。

　　銮方道：“我等这几日听得玄元道友讲道，虽是补益不小，可奈何我等行的乃是外求之道，需要找寻到造化残片或是参悟造化之地才能补全自身，便是道法修得再是高深，没有外物，也无从下手，可现在之局……”

　　秉空却是抬头道：“既然无法求，那便不求。”

　　銮方一怔道：“不求？”随即他似了悟到什么，喃喃道：“不求……”

　　秉空道：“现在去求，就是与大德相争，你我可是争得过么？岂不见彼辈德道之下场？还是先图自保为好，余者暂且不必多想了。”

　　銮方想及曜汉三人，也是唏嘘，他叹一声，道：“也好，当初退一步，我等得以存身至今，而今天机莫测，那便索性再退一步吧。”

　　虚寂深处，那道人在离开镜湖之后，就一直隐藏不动，后来见得张衍并没有大肆搜寻，自忖该是没有露出行踪。

　　又小心试探几次后，终是把心放下，他意念稍转，一朵朵破碎莲瓣飘来，重聚起了一朵莲花，不过这仍只是部分，非是宝莲全部。

　　持拿宝莲，他稍作晃动，便有更多力量被接引而来，使得这宝莲愈发明亮，更有细小莲瓣自上冒了出来。

　　他一持手，将季庄那一缕赠予他的气机取了部分出来，抛入了莲花之内，而后将之托举起来，轻轻一摇，似就有杳然莫测之力与他牵连到了一处，面容之上也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张衍一具分神此时站在布须天内，把此人一举一动都是收落眼底。

　　他能看出，此番动作不外是想将某位大德召来，从表面看，或许就是季庄。

　　他并没有过去干涉，因为现在诸有好像开了一个口子，只要有这力量渗透进来，便就没有办法阻拦。

　　况且季庄就算回来，他也可以随时出手打灭，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他只是不明其人为什么要如此做？

　　若说这道人乃是大德伟力凝就，那么倒是可以理解，可其自身分明不是大德，而是来源于另一股力量，两者之间说得上是半点牵连也无。

　　对这股力量的来源他虽有猜测，但暂时还没有办法证实，这样就只能等待其自身暴露了，毕竟其做得越多，他所能见到的线索也便越多。

第一百六十四章 若从心转改天意

　　张衍略作推算，从那两股力量的动静来看，即便没有这位道人作法，第二位大德也将很快归返诸有，所以其人这等举动也只是稍加推动而已。

　　只是有所区别的是，这位可能追求的不是某一位大德归来，而求得是每一位大德都是回至诸有，要不是其本身的确和大德伟力没有丝毫关系，而是另一股力量的延伸，他几乎以为其人才是诸位大德真正的意志汇聚了。

　　他沉思片刻，又再次做了一番推演。

　　这一次却是有了意外发现，其实这道人召唤的大德伟力并不具备确定性，借用季庄气机，只不过是借以沟通大德，而并不在乎到底沟通的是哪一位。

　　他在星河大道之中曾经感觉到，那些力量都纠缠在一起，以这道人现如今的能为，想要准备找到某一位还真是不容易。

　　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动，既然这样，为何不能左右其力，使之召唤回来的乃是自己想要见到的那一位呢？

　　那道人做不到此事，不代表他不能做到。

　　不久之后将要回到诸有的那一位，不知是友是敌，也不知和微明是否有什么交情，要是两人力量合起来高过他，那么就有威胁到他的可能。

　　要知他可是掌握着多处造化之地以及聚集造化精蕴最多之地的布须天，若是其他大德力量足够，联手过来抢夺并不奇怪。

　　那么现在当有一个选择了，那么究竟哪一位合适？

　　太冥祖师乃是溟沧派祖师，或许可以试着相引。

　　但他不确定太冥祖师功行，也没有办法具体感应到祖师伟力。

　　祖师在九洲传下道统，或许有培养后辈的用意，可不见得是为了让后辈来找寻自己，关键是推算之中一片混沌，这里不是涉及到了更多玄机，就是时机未至，所以他首先放弃了接引祖师伟力的想法。

　　当年四位祖师在九洲之上留下了道统，都是有气机留存，太冥祖师不提，其余还有三位。

　　曜汉老祖的布置可以说是被他破坏了，自是略过不提。

　　陵幽祖师神秘难测，且与他也没什么交情，倒是少清祖师最为合适，要是能将这位的力量唤回诸有，当可结为友盟。

　　但是不见得会成功，倒不是他能为不够，而是对方未必见得会接受他的伸手相助。

　　好在这一位力量化身现在还在诸世之中，倒是不妨请来问上一问。

　　他分出一具化身，一步跨出布须天，默运法力，起得剑气一激。

　　只是片刻之后，持剑道人就出现在了他面前，这一次其人不再背朝着他，而是正面相对，打一个稽首道：“再见道友，已是位列大德，却要恭祝道友修行有成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今请道友来此，是想问上一句，贫道若是相助道友伟力归来，道友是否愿意？”

　　持剑道人一摆手，慨然道：“我若归来，必是倚仗自家手中之剑斩破阻碍，而非他人相助。”

　　张衍微微点首，他也是猜到十有八九会是这个结果，既然不愿，那他也不会强求。

　　两人交谈了几句话后，持剑道人如来时一般遁去无踪了。

　　张衍则是意念转回布须天，尽管这位不愿归来，可他其实还有一个目标可以选择。

　　正思索间，心中忽然生出某种感应。

　　嗯？

　　他往布须天某一处看去，那里有一个即将诞生的造化性灵显得尤其明亮。

　　他还是第一次见得造化之气这般浓郁的生灵，可以说十分之罕见，若是将其拉入道传教派之中，比加入万千之众还要有用。

　　不过这性灵这般异常，可以想见其自身意志也是十分坚定，倒不见得一定会受人摆布。

　　可便是不成也无关系，就算这性灵可抵万千之众，可与无数生灵相比仍是渺小一粟，故他只是向下界传递了一个意念，便就不去多管了。

　　四大部宿之外，某处界天之内，此间地陆形似山海洲陆，天如张盖，地如棋局，而出身于德教的百余名修士此刻正在荒漠之中艰难跋涉。

　　这里风沙极大，砂石坚硬，排空而来时，有摧山平岳之力。

　　开始还有人在天中逡巡，只是一阵风沙过来就被打成了筛子，此后再无人敢遁飞上天。

　　所有人都对周围几乎一尘不变的景物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已是在这里行走了数十天了，至今没有看到走出这片荒原的迹象。

　　就在这时，众人脚下有一阵异动，随后一座土丘拱了起来，突然窜出一条身披鳞甲，形似蛇蟒的异兽，一口就将一名德教弟子吞了下去。

　　旁侧之人漠然看着，没有做出什么动作，而走在前面之人只是回头看了看，就若无其事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只是几个呼吸后，那蛇蟒异兽突然一僵，身躯晃了晃，腹部陡然炸开，破碎的血肉和内脏喷溅了出来，随即一道光华闪过，被吞吃之人从里遁了出来，只是自己摇了摇几下，就倒在了地上。

　　旁处有人上前查看了一下，发现内腑和皮肉俱已是被融了，却是对周围人道：“无事。”

　　过得片刻，倒地之人身上的血肉又重新长了出来，并爬起来骂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界，明明灵机微弱，偏偏毒虫异兽还如此难缠。”

　　他这一说，众人也是纷纷嘀咕起来。

　　一名身上片尘不沾的道袍老者这时开口道：“这里天地搬运之力远胜别处，能在此间存活下来的生灵自也强韧，我已推算过了，前方已是接近这处荒原的边缘，诸位稍稍加快行程，再过几日就可离开此处了。”

　　他显然是此间最有威望之人，开口之后，无人再有抱怨。

　　很快白日落幕，日头一降，酷热退去，就有浓重寒意传来，不过罗教教众都是修道人，丝毫不觉有异，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打算，仍是闷头赶路。

　　只在这时，天穹之上忽然有十余道星光坠下，在空旷夜空之中可谓异常显眼。

　　那老者看到之后，却露出了凝重之色。

　　一名中年修士走到近前，道：“衣长老，这光华不似流星，倒像是修士遁破大气的遁光。”

　　老者嗯了一声，道：“小心些，不定是演教之人。”

　　中年修士一怔，不敢相信道：“这如何可能，我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何处，入界之后，更没有和演教之人接触过，其等为何要到这里来？”

　　老者道：“我只是有此预感，或许其等也算到了此间有天圣出世。”

　　中年修士还想说什么时，一名弟子来至近前，禀告道：“衣长老，前去探路的弟子在前面见得一座此地的土著村寨。”

　　老者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推算了一下，道：“那些修士虽是距离我等也是甚远，可若真是演教之人，绝然是冲着我等来的，传令诸弟子尽快赶往那村落。”

　　中年修士一惊，他打一个躬，下去催促众人加快行程。

　　到了第二日晨曦微露的时候，众人赶到了那村寨之外，却发现这里竟然出乎意料的大，足有数千人之多，也不知道如此恶劣的地界，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不过在看到那村寨到处悬挂着的凶兽皮骨，还有不少村民在处理内脏血肉时，倒是稍微能够理解。

　　村寨之人似也惊奇罗教一行人竟是自荒漠中而来，不过却是热情，不但拿出好肉好酒招待，还将自己居住的石屋让了出来。

　　老者命令属下之人给了一些丹药和兵刃作为回报，便在一处最为宽敞的石屋内住了下来。

　　那中年修士探看一圈后，回来禀告道：“衣长老，这些村民不简单，哪怕不借用兵刃之利，也人人能搏狮虎。”

　　老者点头道：“能在此地生存下来，自是不简单，天圣极可能出生在此，你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无孩童出生在此。”

　　中年男子遵令去了，半日之后，回来禀报说三天之前村东一户人家降生了一个孩童，生下来时有霞光笼罩，很是不凡。

　　老者精神一振，三天之前，恰恰是他们到来之时，他自怀中取出一幅魔神图画，展开一看，上面魔神手指始终指向东面，立刻意识到，这孩童很可能就是他们所要找寻之人。

　　他道：“将这孩童带走，我等过午便就启程，早些离开此处。”

　　中年修士道声是，退了下去，不多时，却听得外间有兵刃碰撞和呐喊嘶叫之声传来，随即又渐渐平息下去。

　　大约一刻之后，中年修士回到了石屋之内，手中抱着一个正在酣睡的婴孩。

　　老者目射奇光，将孩童接了过来，才一入怀，却觉如抱温玉，他道：“果然是天圣，我德教之兴，就落在此子之上了。”

　　他又问道：“如何了？”

　　中年修士道：“这村寨之人不肯让我等带走孩童，也不愿加入我罗教，弟子唯有强行将其带走了。”

　　老者看了他一眼，面上不见喜怒，道：“既已如此，那手尾需得处理干净，莫要留下什么痕迹。”

　　中年修士道：“长老放心。”

　　这里村民虽然能搏杀凶怪，可在罗教这些精通术法的教众面前却是毫无抵抗之能，不过片刻功夫，就被屠杀殆尽。

　　老者抱着那婴孩，大步走了出去，随后一行人匆匆离开了此间，而为了不留下什么线索，在离去之前，施法将整个村寨沉入地底。

　　大约半日之后，一驾飞舟来至此间，唐由站在舟首看了看，拿出一面宝镜一照，冷笑几声，就催动飞舟往罗教等人离去的方向驰去。

第一百六十五章 道兴唯众非一人

　　唐由此次到来这片界域之中，乃是因为传法石碑之上有示谕显示，此界之中有一个即将生诞出来的婴孩乃是天地眷顾之人，对演教极为重要，若是能收入演教之中，那教派未来必可得以大兴。

　　实际以他现在能为，做此事委实是大材小用，若不是高晟图对这婴孩尤为重视，为免出得纰漏，也不会遣他来此。

　　只是来此之后，才是见得那婴孩落生之地已被夷为平地，看那残留气机，出手之人很可能是老对手罗教之人。

　　不过他细想下来，这婴孩既得天地所钟，那么不会这么容易亡在此地，极可能是被罗教之人带走了。

　　飞舟行不多久，唐由发现周围出现了点点绿意，显然已是出了荒漠，漫天风沙也是变得微弱许多。

　　他往下扫视了一下，尽管罗教之人进行过某种遮掩，可在他目光之下，却仍是有淡淡痕迹留存下来，可以看见，这些人在这里分作了三路，各往不同方向走去，人数有多有少，难以判断那婴孩到底落在哪一处。

　　他转身来，从身后一行人中点出三名得力弟子，道：“此事交给你等了，你等各去一处找寻，哪怕无法剿灭这班人，也尽可能将他们拖住，为师自会遣人过来相援。”

　　三个弟子打一个躬身，便就遁出飞舟，各往不同方向追去。

　　其中一名陈姓弟子在飞遁出去半日后，便就见得罗教之人，大约有五十余人，离了荒原后，没了风沙干扰，此刻都是在云中飞遁。

　　虽是对方人数众多，他却是丝毫不惧，立时冲了上去，同时法诀一拿，法力转动之间，一道道流光焰气已然冲向此辈。

　　今日之演教不同于以往演教了，精通各种神通道术，而且还能御使各种飞舟法宝，战力远不是此前可比，这也是他一个人敢于发动攻势的底气所在。

　　且他并未指望自己一人就将这些人收拾了，此举主要是为了缠住此辈，好等后援到来。

　　至于会否伤到那位婴孩，他却是毫不担心，得天地所钟之人自有气运在身，没有这么容易被他打杀。

　　罗教那位衣长老并没有与众人行在一起，他留了个心眼，独自一人带着那婴孩，隐匿去了身形在低处飞遁，此刻一见被人追来，一看路数就是演教之人，而且战力不弱。

　　他立刻感觉不妙，演教不可能只来一人，后面定然还有更多教众未至，心中权衡下来，当即拿一个法诀，十分果断的将所有教众都是抛下不管，悄悄往地下遁走。

　　反正罗教弟子只要膜拜魔神之像就能修行上来，而且这些人与他也无师承关系，所以其等是死是活在他看来毫不重要。

　　现在只要保全这天圣，那么他就能成为振兴罗教之人。

　　陈姓弟子本来慑于对方人数，还较为小心，可交手之后，却发现对方实力意外的弱小，仅仅半个时辰之后，就将此辈尽数解决了，却并没有发现那婴孩下落，他本以为其或许是落在另外两路之中，可待查问过那些重伤未死的罗教弟子后，才知道是被罗教一名长老带走了，连忙又四处搜寻，可直至夜色降临，仍就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懊恼之下，只得往飞舟折返。

　　其实这回之事也非是那陈姓弟子不努力，衣长老一口气遁出千余里，法力略有不济，本待回至地表，却是撞到了一处地下河道之中，并由此直接遁向地底。

　　他自忖天无绝人之路，身为修道人，别人很难推算出他来历，这地下是天然的藏身之所，故是索性在此躲藏了起来。

　　只是这时，那婴孩却是哭闹起来。

　　衣长老虽从未照顾过婴孩，但不难知晓其是肚腹饿了。

　　他还唯恐方才遁行之时把这小儿弄伤了，故是目中泛光一扫，仔细查看了一下，却是露出一丝惊色，赞叹道：“不愧是天圣。”

　　这婴孩得天独厚，虽生下来没多久，但却是筋骨强健，元气饱满，他怀疑就算将之扔在荒郊野外，仅仅需要一点水气和微小生灵就能存活十天半月。

　　不过他还把这婴孩当做罗教振兴之望，怕如此做有损其根基，所以还是觉得小心照顾为好，便从衣兜内拿出了一枚丹丸，捏碎了之后，用水裹了一层厚厚药浆沾在手指上慢慢喂这婴孩。

　　这丹丸毕竟药力十足，婴孩不过吸吮了几口后，短小手脚蹬动了几下，扭了一下身躯，就睡了过去。

　　衣长老不敢在一处停留过久，他自己身为修道人，不太可能被人推算出行踪下落，可是怀抱里这个婴孩可不是，所以下来只能尽量躲避了。

　　陈姓弟子此刻已然回到了前来接应他的飞舟之上，对着唐由惭愧言道：“师父，弟子无能，还是让一名罗教长老将人带走了。”

　　唐由却是没有任何斥责，面上颇不在意道：“不妨事，其人只要离不开这处天地，还能跑到哪里去？”

　　他环顾一圈，对着先后回来的弟子言道：“此事我就交给你等来做，若是做不成，我自会让总坛再派人手前来接手。”

　　陈姓弟子正憋着一股闷气，闻言大声道：“师父放心，给弟子百日时间，定会将人找到。”

　　唐由摆了摆手，道：“不要将话说得太满，此回时间充裕，慢慢找寻便好，只要找到人，一切都是好说。”

　　其实这些事交给弟子去做，他一是存着历练弟子的目的，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他本能觉得自己不可和这个天地所钟之子有什么太深的因果牵扯，若不是因为高晟图吩咐，他其实并不想来此。

　　诸弟子得他吩咐后，四处搜捕衣长老，终是在半载之后找到了其人下落。

　　衣长老只是一个人，而这些弟子人人修为与他相当，要是他将那婴孩抛了，倒是可以躲藏起来，可早把这婴孩看成了振兴罗教的希望之所在，又怎么可能轻易抛却，一旦留下痕迹，立刻就被演教之人推算出来。

　　其人是被数名演教弟子围攻而亡的，在毙命之前还曾动过将那小儿打死，免得便宜演教的念头，只是直到最后也没能找到机会。

　　飞舟之上，陈姓弟子将那小儿带了回来，举到唐由面前，道：“教中要找的，怕就是这小儿了。”

　　唐由看了过去，这小儿明明不过六月左右，已有三四岁孩童那么大了，手足在那里不停挥舞，满脸愤怒，嘴里还在不停停叫嚷着，“你们害阿爷，圣儿要杀了你们，杀了你们。”

　　唐由一脸淡漠，挥了挥手，示意将这孩童带了下去。

　　又是半个月后，一行人返回了演教总坛。

　　唐由亲自将这小儿带到了高晟图面前，圣儿自从来到这里之后，自始至终都是一声不吭，只是眼中满是仇恨。

　　高晟图在看过之后，就命人将其带了下去好生照拂。

　　唐由道：“老师，这小儿性恶暴虐，视我演教为仇寇，留了下来，恐成大患，可笑的是，他不去恨杀他父母亲族的仇人，反而认贼作父，与他说清楚还以为我有意诓骗他。”

　　高晟图摇头道：“你去与一个半岁小儿计较什么道理。”

　　唐由冷笑道：“天眷之人，可不是寻常小儿可比，说他可兴我演教我却不信，依我之意，绝然不可给他传授道法，免得未来反害我教众。”

　　高晟图并不是听不得意见之人，他沉思一下，道：“这小儿当由我来亲自抚养，若是他脾性不改，我自不会传他道术，我演教也不缺这么一人，便让他此世安安稳稳做一个凡人便好。”

　　唐由道：“老师既然如此说，那弟子遵令就是，只是这小儿是弟子带回来的，若是他将来做出有害我演教之事，那弟子必当亲手了结他。”

　　清寰宫中，张衍正在作法推算，在深思之后，他决定先将那位他传递意念，并告知他如何通向三重境的那位大德设法请了回来。

　　这是没有选择之下的选择，其余大德如何他无从知晓，而至少这一位在感应之中没有敌视恶念传来，既然下来终究要归来一位大德，那还不如是此人。

　　只是他借着神意之中残存的意念一番寻找下来，却是没办法找到其人一丝一毫的伟力，令他微微有些意外。

　　这等原因，要么是这一位伟力已和太冥祖师相当，所以无从感知；要么就是其人被劫力牢牢阻挡，无有一丝伟力在外；最后一个，就是其人伟力早已消失，而若是这般，那就是这位已然入了永寂之中。

　　只是这等可能不大，因为大德无不是有造化宝莲在手，可以护持自身，不说胜过谁人，但是自保应该不难，除非是遭受多位同辈围攻，但真要是这等情况，那手中宝莲必也是保不住了。

　　可借助这一位的气机，却能找到宝莲，说明此宝最后仍是掌握在其手中。

　　而结合那破碎意念来看，其人这里很可能就是因为遭受了劫力锁堵之故，或许当初参悟造化之精的诸位大德中就有其人存在，这样的话，那更是要设接引回来，或许能从其口中了解到当初具体情形。

　　他考虑了一下，看来现在唯有先行化消宝莲之中的劫力，使得这位意念身影恢复完满，而后再言其余了。

第一百六十六章 道德唯全造化灵

　　张衍垂目坐于殿上，身周玄气漫涌，背后五色光华流转，仿若将大道抱合于内，在他面前，那一朵造化宝莲徐徐转动，可见劫力如污浊淤泥一般，在通透莲瓣及莲座之中起伏混动。

　　化消劫力，就是以他伟力去对抗，将其由有化无。

　　这劫力能够压制大德，可见层次极高，便以他之能，也只能一点点消磨。

　　且此中麻烦在于这力量无穷无尽，哪怕只剩下最后一缕，只要他伟力一退，便又会复归满盈，故而一旦动手，就不可停下，需得一鼓作气消磨干净，不然前面的努力便是白白空耗了。

　　好在有造化宝莲，在炼化过程中这力量不会泄出一点半分，否则不但劫力又会如涨潮一般升腾起来，诸有亦将随之遭劫。

　　转眼百载时日过去，在他全力压制之下，终是将劫力消磨干净。

　　不过等到下一位大德归来时，想必又会有劫力宣泄出来，到时候仍需得化解一次，不过那时倒不用像而今这般如临大敌，因为就算他不出手，微明也不会坐视诸有崩塌。

　　他此时把宝莲一托，污秽浊力一去，此物变得晶莹剔透，完满无暇，显已是可以试着接引那一位了。

　　他心念一转，入得神意之中。

　　须臾，那道人身影显现出来，仍就是那副破破烂烂的模样。

　　他把造化宝莲往前一送，只见莲瓣绽开，随着一缕缕金光泛起，所照之处，那道人本来千疮百孔的地方都是被填补了起来，很快复还全身。

　　那道人这时双目抬起，对张衍打一个稽首，道：“未想道友竟是助我神意完满，却要在此谢过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道友不必言谢，贫道当日得了道友神意，方才得见大道真容，此举不过还报罢了，况且道友此刻不过神意凝聚，真身伟力并未归来，此也算不得什么。”

　　他没有去问其人名号，大德之名代表的就是其本身，眼前只是一缕神意而已，非是全部，故是即便他问了，其人也无法将自家道名说了出来。

　　那道人这时略作沉吟，道：“我听道友之言，似有意把我失却之力唤得归来？”

　　张衍颌首道：“确有此念，不过此事仍需问过道友，道友若是觉得不妥，那贫道自不会胡乱插手。”

　　那道人却是把身躯一挺，抬手一礼，无比严肃道：“道友，万万不可唤我回来。”

　　张衍道：“哦？这是为何？”

　　那道人稍作沉默，道：“这便牵扯到那造化之精破灭一事了。”

　　张衍目光微闪，这其实正是他想知道的，若是能了解到这里真相，那行事之间便就可以斟酌利弊了。

　　他道：“当初之事到底如何，贫道所知甚少，功成之后，稍有感应，也是难窥全貌，道友看来知悉内情，不知可能言告么？”

　　那道人言道：“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道友迟早也会知晓，只我这缕神意所明不过大概，或有错漏在此，有一些也可能真伪难定，道友便是听了，也当谨慎以待。”

　　张衍微微点首。

　　那道人言道：“当初一众大德为求上进，却是将主意打到了那造化之精上，只是此物超脱有无，难观玄妙，无漏无缺，故是有一位大德提议，既然我等无法窥看其内中之道，那不如让造化之精自家来告知我等。”

　　张衍听到这句话，双目微眯，却是一瞬之间想到了极多。

　　那道人继言道：“诸位大德采纳此言，于是合力作法，赋予造化之精灵识，若其能够觉醒，便可由其来告知我辈妙道为何。”

　　说到此间，他声音沉了下来，“此举最后的确是从造化之精中引动一灵，而此灵一出，能为便在诸人之上。”

　　“可是我欲观其道，其亦欲观我道，我之缺，恰是他所有，而我之有，恰是其所缺。他若存，我便不存，故我与其之间，唯有对立，不存和睦。”

　　张衍问道：“那最后那场大变，是否也是由此而生？”

　　那道人摇头道：“或许与此有关，我此身意识残破，不知这造化之精是如何破碎的。毕竟此物与道共存，便是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动手，照理也无可能撼动其分毫。”

　　张衍稍作思索，道：“那么此事与我唤得道友伟力归来，又有何等关系？”

　　那道人沉声言道：“我有一缕神意不知为何在造化之精崩裂之后觉醒过来，并无端知晓了许多事，此应是我之正身提先做好的布置，好令我能将这些事传递于后来之人，只是我最初困于劫力，无从来至诸有之中，后来好似造化宝莲之力碰撞，使得劫力松动，我才能够破开樊笼，并为道友所接纳。”

　　张衍看了看他，道：“那却要请教了，道友所知之事，不知为何？”

　　那道人言道：“造化之灵需得吞夺大德补全自身，在我那正身推算之中，其在吞夺了某一位大德之后，便等若夺取了一部分大道，其若将此道显化入世，那位大德仍可现身出来，表面看去与原来无甚差别，可实际上却是那造化之灵。”

　　“我正身怀疑，当初那几位大德之中，已是有人被他所吞，故是道友若做此举，极可能把他招引出来，这里根本无法分辨，或许先前归来的微明便是那造化之灵所寄托，所以我以为，非但不能接引大德回返，还要设法阻止此事……”

　　张衍略一思索，道：“道友是否怀疑，自家之所以能推算出这些，很可能是因为你那正身已然被那造化之灵吞夺了？”

　　那道人打一个稽首，道：“正是如此，是故道友万不能唤我回来，不然落到诸有之中的，或许就是那造化之灵了。”

　　张衍若有所思，点头道：“贫道知晓了，下来自会谨慎行事。”他一挥袖，这道人身形便就散了去，再心念一转，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随后便沉思了起来。

　　其实由造化之精来告知诸位大德上境玄妙为何，这本身不是什么错误，因为正如大德俱是大道部分映现一般，造化之灵所得化身既然是大德赋予，那么从道理上来说，其本身也不可能超越大德太多。

　　恐怕也是基于这一点，诸位大德才敢如此做，因为无论什么对手，他们都有信心压服。

　　况且炼神修士了解大道玄妙，最初都是从彼此斗战开始的，争斗既是对抗，同样也是交流，就算真动手，也能从对手身上看到自己所不知的东西。

　　只是不知道后面到底出了什么事，导致造化之精崩碎。

　　他在大道星河之中曾经感应到，在诸位大德伟力之外，还有一股力量盘踞，这很可能就是那造化之灵所拥伟力了。

　　按照这道人说法，说不定下一次回来的，就是这一位了，而那自称大德的紫衣道人有极大可能就是其人泄出伟力所化。

　　但这里需得确定一事，那就是这道人神意所知一切确实是其正身所传递的，要是这位所传，不是出自于自身之意，反而是那造化之灵所安排的呢？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他也不必去管这些，因为现在两股力量都在试着往诸有之中突破进来，他也无从去阻止。以他现在伟力，不是不能将此事稍加拖缓一些，可这并不可能维持长久，所以这么做没有丝毫意义。

　　想到这里，他心念一转，那位道人不愿意归来，那么自己原本计议也需改正了。

　　既然无法接引与自家合契之人，那就设法阻止与他敌对之人归来便好。

　　季庄气机在那紫衣道人手中，就有可能是其人归来，所以他需得杜绝这个可能。

　　心中有了这等决定之后，他便起指一点，本来沉浸在紫衣道人宝莲之中的季庄气机顿时受得搅扰，这般接引，仍是会有大德受得感应，但归来之人绝不会再是季庄道人。

　　紫衣道人对此毫不知情，仍是在那里努力施为。

　　张衍不去管他，把目光收回，考虑起眼前之事。

　　那意念化身言微明也有可能是造化之灵，这可能其实不大，造化之灵能与诸位大德相对抗，那伟力必是高绝，在落入诸有之时，应该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劫力宣泄出来，除非其是如同季庄、曜汉等人一样，只是一部分力量先行归来。

　　他倒反而期望是这样，因为其人若真是这般做，那不但是给了对手将之铲除的机会，他若与之交手，也更易窥看到大道上境。

　　所以正常来说，这造化之灵应该是最后归来之人，而等到那个时候，恐怕所有大德都已回到诸有了，那么对抗此僚的也不会只是他一人了。

　　而在排除这些之后，这里还有一个可能。

　　他眸光陡然变得幽深了起来，身为布须天御主，几次参悟之下，他对造化之精的了解不可谓不深，故是他有一个推断。

　　那造化之灵寄托的乃是造化之精，而不管什么原因导致，那造化之精破碎，其也很可能变得不甚完整。

　　那尚被劫力所困的，或许只是力量较大的一部分，而较小的那一部分，可能伴随着破碎的造化之精，分布在了诸有之内，而布须天最为造化精蕴最为凝聚之所，或许就有其性灵存驻其中。

第一百六十七章 诸世问源寻灵身

　　张衍私下推断，每一处造化之地应该都会有破碎的造化之灵存在，只是因为造化之精的多寡，能为当也是有大有小。

　　倒是造化残片可以不用去管，此物如此细碎，一旦被炼神修士寻到，也是炼化或是拿去参悟了，哪怕里间真有造化之灵也是弱小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就算根底薄弱一些的造化之地，实际上也可被大德伟力所侵夺，威胁不见得有多大。

　　但既然已是知道了，却是不能轻易放过了。

　　他将治下造化之地一个个看了过来，本来没有什么异状的地方，此刻特意留心之下，却是发现了些许瑕疵。

　　这并非是他之前不小心，而是到了有无之变这等层次，你若知晓，便是有，你若不知，那便无。

　　而事实上，诸有之中能不为大德所知的东西几乎无有，唯有遇到似造化之灵这等存在方才可能瞒了过去。

　　这些瑕疵犹如光洁美玉之上的斑点，越是察看越是显眼，只是其等都是依附在造化之地中，并没有显化入世。

　　这与造化之地是连在一处的，只要造化之地不灭，其亦是不会消亡，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了出来。

　　不过此刻既然已是被他盯上，那也就构不成什么祸患了，他随时随地可以打灭其驻世之形，将其重新逼迫至寂中。

　　在看过这些地界之后，他这才把目光转回到布须天上。

　　这里先前有一个能引动大势的独特性灵诞生，这一位出现的很是凑巧，不早也不晚，难说其是否与造化之灵有关，故是他决定做一番甄别。

　　照理说若其人有问题，本来是无法瞒过他这位大德的，但是造化之灵不提能为，单只从身处的层次上来说，非但不在大德之下，甚至还略高一些，所以仍需再做查证。

　　演教总坛。

　　一处两界关门之上忽有光芒闪动，呼吸之间，光芒敛去，一名俊秀道人自里走了出来。步履之间，顾盼生辉。其人便是当日从罗教长老手中救下的小儿，如今道号清辨。

　　见他出来，法坛之上看守界门的二名弟子忙是躬身执礼，退让一边。

　　清辨对二人视若不见，脚下一点，腾空而起，径直往大殿方向飞遁而去。

　　其中一名守坛弟子看着遁光远去，带着几分羡慕道：“听闻清辨护法又是打下了一座与我演教敌对的界天，使得那里生灵俱是归附我演教门下，这会回来，想是要升任上护法了。”

　　另一名弟子笑道：“上护法算什么，不定未来就是掌教了。”

　　先前那弟子瞪他一眼，道：“莫要胡说，这事岂是我等可以议论的。”

　　清辨在被拿入演教时，虽是当时口口声声称要报仇，但毕竟只是一个小儿，事理不明，待得年纪稍长，自然能分辨是否因果，他还特意回了故土一趟，查明了事实真相，明白当时费心照拂他之人实则是他灭族仇人。

　　他天赋异禀，功行修行极快，不过百年之间，已是到了元婴层次，远远胜出同侪，早在十五年前就已是成了教中护法，并到处清剿遗落在诸天万界之中的罗、德两教余孽。

　　因他做事果断，从无失手，故现在也是声望日隆，门中高层都是言说，或许下一任掌教就是从他与唐由二人之中选出。

　　演教正殿距离两界关门不远，清辨遁行不多时，就在殿门之前落下，经过通禀之后，被唤入进去，入到里间，便对着座上高晟图一揖，口称：“拜见老师。”

　　高晟图笑道：“回来了，此行顺利否？”

　　清辨回道：“很是顺利，老师也不是不知，这两教其实也无甚高人，麻烦之处就是修行起来太过容易，只要留下一个人，就能将道法传播开来，很难剿灭干净，杀不胜杀，照弟子说，干脆每到一处，将那处生灵俱是杀灭，那样就能杜绝后患了，也不会再牵扯演教精力。”

　　高晟图摇头道：“这些生灵本无过错，学习道法也多是为了更好存生于世，只要不是死硬之人，愿意改崇我演教是最好，不愿意的只要不去修炼原来道法，那也就由得其去吧，就不必太过苛责了。”

　　清辨闻言抬起头来，大声道：“老师此言，弟子却是并不认同，所谓人欲无穷，这些人学了道法之人，岂会甘于平庸？特别是那些烧杀劫掠之人，尝到了甜头后，便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日月能易，可人心难改，我演教绝不能让这些人混了进来，必须以雷霆手段加以清剿，才能一劳永逸！”

　　高晟图暗叹一声，演教座下每一个护法都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他也不会去刻意插手，清辨这等激进强硬的做法倒是与唐由有些相似，只是两人之间从来不太对付。

　　他没有再在这些事上评说，看了其人一眼，道：“你修为又有长进了？”

　　清辨道：“是，弟子感觉我演教大敌无处不在，故是近日加紧修行，以期未来能有更多建树。”

　　高晟图叮嘱道：“你修为精进过快，但是心性难免不稳，却是该停下来好好修心了。”

　　清辨对这等话不知道听了多少回了，心中有些不耐，他从来不觉得心性这东西有什么用，在他修持过程中从来没有这等障碍，所有难关都是一跃而过，不过表面上还是恭敬称是。

　　高晟图看他模样，就知没有听进去，叹一声，挥了挥手道：“下去吧。”

　　清辨道了声是，躬身一拜，转过身来，大步走了出去。

　　高晟图站起身，来至一面刻有演教诸护法画像的巨大石屏风之前，目光在上停留良久，近来他修行渐增，感觉功行可能又有突破，本有心闭关，然而教中之事却需找一个值得信任之人托付。

　　这里有三个选择，一是唐由，二是高果，其三便是清辨了。

　　三人各有优劣，唐由行事果决，懂得分寸，且辈位资历也是足够，只是其自视甚高，与一众同门关系并不和睦，难以服众。

　　高果性情敦厚木讷，对他交代之事做得一丝不苟，但缺点是为人死板，不知变通。

　　至于清辨，完全是靠先天禀赋修行上来的，而且也没费多少工夫，若是真正专注道途，实际上成就远不止此，其人表面亲和，可心中却是存有一股戾气，总是不曾化解，尚还需再打磨几年。

　　他思考下来，已经有了决定，现在周围无大事，只需镇之以静，有人能稳住大局便好，等到他出关，再可安排其余事，于是关照身边童子道：“把高果唤来。”

　　清寰宫中，张衍把目光收了回来，他方才从清辨此世看起，并观遍其所有过往未来乃至诸世轮转之变，确认其的确只是单纯的造化之气所化，与那造化之精并无什么牵连。

　　其实就算其便是真的与造化之灵有几分牵扯，同样也问题不大。因为清辨现在从内心深处认同自己是演教门人，除了心性尚需要雕琢之外便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处理好了，反还能为自己所用，其的确能推动演教兴盛之势。

　　实则造化之灵未必就一定有害，因为已然成为单独个体，那其所行所为，也不见得会和原来那造化之灵意愿相符。

　　就像微明那意念寄托之形的分神一样，被斩出意识之后就怎么也不想回去了，更进一步，他甚至可以利用这些破碎的造化之灵来对付其本身。

　　他目光挪向另一处，布须天之中也的确存在着造化之灵，而这一位，也算得上是熟人了，他唤来景游，道：“你往下界一行，去把旦易道友请来此处。”

　　景游打个躬，遵命而去。

　　张衍眼帘低垂，端坐玉台不动。过不多久，殿内阵灵上来言告：“老爷，旦易元尊已至殿外。”

　　张衍道：“请他入得殿来。”

　　少顷，旦易来至殿上，打一个稽首，道：“道友寻得在下，可是有事么？”

　　张衍看他一眼，客气言道：“旦易道友可坐下言说。”

　　旦易再是一礼，便就在席位之上坐定。

　　张衍缓声言道：“记得道友当年曾与我言，并不记得自家之来处？”

　　旦易道：“确实如此，我过往之忆仿若遗失一般，无论怎样找寻也是难以见得。”他略略一顿，抬眼看来，道：“道友问及此事，可是我之过往有甚不妥？”

　　张衍道：“不久之前，我与一位道友谈及一桩玄机，因为涉及到一位大神通者，无法在道友之前言明具体。这位大神通者，能为尤在我辈之上，其之正身不在诸天万界之内，然而破碎分身却是流布世间。”

　　说到这里，他止住话语。

　　旦易道：“如此说来，在下便是那位大神通者破碎之身了？”

　　张衍微微点首。

　　旦易稍作沉默，才是道：“这位大神通者，可是与道友敌对么？”

　　张衍淡笑一下，道：“无所谓敌友，只是大道之争罢了。”

　　旦易沉思片刻，自席上站起一礼，正色言道：“若是在下此身于道友有碍，却是愿听道友发落，而今这布须天中，可少得旦易，却少不得道友。”

　　张衍这时也是在座上站起，目视旦易，道：“犹记得当年道友前来寻我时，为庇佑为我人道来回奔走，串联诸位同道，方才能将一干先天妖魔逐出布须，我只想问一句，道友此刻还认定自家是我人道之人么？”

　　旦易毫不犹豫道：“自然，我虽不记得许多事，可犹记得一位人道大能对我颇多照拂，是他教我诸多道理，明了世间万物，如我师如我父，只我尚存世一日，那便一日是人道中人。”

　　张衍看他一眼，微微一笑，道：“道友可以回去了。”

　　旦易一讶，不解望来道：“道友，这……”

　　张衍目光投来，慨然道：“道友是道友，那一位是那一位，两者不可混同而论，既然道友认同我人道，那自是我人道中人，我又何须来为难于你？便是那一位大神通者因此寻来，也自有贫道来应付。”

第一百六十八章 试问根灵辨虚真

　　张衍在送走旦易后，也是在想，与其等到那些沉浸在各处界域中的造化之灵自行显化，那还不如将其等提前一步引了出来。

　　此辈入世后，由于自身便是一个独立个体，就恍若是一张白纸，可以设法让他们如旦易一般认同人道，厌恶自身原来身份。

　　若是能够做到，他也不必非要此辈去对抗那诸有之外的造化之灵，只要不站到自己反面，不为后者所用，那便已是足够了。

　　这等计较可先放在一边，眼前有一事需得先行考虑。

　　他看向某一处被微明占据的造化之地，此人到底是否是造化之灵分合寄托之身？

　　假设其人果真是造化之灵所化，那其自己是否知晓自身本来面目？

　　这事总归是需确认一下的。

　　不过他与微明之间目前也只是表面和睦，该有的防备他始终没有放下，假设与之交手，虽然此人实力不如他，可其要是一心遁逃，短时内也未必能够拿下。

　　所以后者若是真有问题，他至多只能限制其人继续找寻造化之地，唯有再有大德归来，并与他联手，方有可能将之迫入寂中。

　　他心下一起意，便有伟力鼓荡，化作一个分身，自布须天中出来，须臾间便落在一处造化之地前，打一个稽首，道：“微明道友可在？”

　　微明此刻在搜寻造化之地，见得张衍找上门来，心中有些奇怪，不知后者为何这个时候来找寻自己。他推算了一下，见没有什么险恶预兆，便自坐观之处出来，先与张衍见礼，而后问道：“道友何来？”

　　张衍道：“今次来此，是为与道友确认一事。”

　　微明略觉诧异，道：“不知何事？”

　　张衍道：“道友曾言，当年造化之精破碎后，因劫力所困，导致部分力量仍被困在诸有之外，以致诸多事机无从知晓了？”

　　微明看了看他，道：“道友如此问，可是知道了些什么？”

　　张衍道：“贫道于定中窥看了一线天机，恰好是道友不曾知晓之事。”

　　他这么说也不算错，因为那道人意念是由聚合而起，并在自身神意之中察见这一切的，所以大可以看做是由他推算而出的。

　　微明了然道：“想来这里有什么事机十分紧要，关乎到你我之道，不然道友也不会寻到我这处来了。”他抬目看了过来，道：“道友若见得什么，还请不吝告之。”

　　张衍道：“当初诸位大德为寻上境大道，曾设法点醒造化之精，使之有灵性诞出，好设法从其口中问得大道，只是此灵一出，却是欲夺诸位大德补全自身，而后造化之精便不知何故崩灭了。”

　　微明眼中掠过一道奇光，缓缓道：“这造化之灵今又何在？”

　　张衍道：“道友可观治下造化之地，当可见得些许端倪。”

　　微明回首观去，过得片刻，眼眸一凝，道：“这是……”

　　他竟是在此间看得一丝斑点，明明醒目无比，可之前却丝毫不曾留意到。

　　身为大德，自也是明了有无之道，在自己未知此事之前，无从观得此物，而在知晓之后，却是能够得见。

　　张衍道：“道友所见造化之灵，不过是其残碎罢了，而今多数造化之地中都可见得，不过其最大一部仍是在诸有之外，其能吞夺大德，占据其道，再以其貌化显而出，便是熟识同道，也是无从分辨。”

　　微明看他一眼，沉声道：“我知道友想说何事了，不过道友或许想岔了。”

　　张衍淡声道：“道友当真可以辨清自身么？”

　　微明皱了皱眉，本来这个问题对大德没有什么为难的，大德与道混同，乃是大道在世间之显化，道即是我，我即是道，哪有可能被人替去？可造化之灵却是偏偏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无以证明自身。

　　他思虑片刻，道：“按照道友所说，造化之灵所求，无非是想吞夺其余道友，补全自身，而以贫道之力，似无可能为之，甚至连道友也无法胜过，要是出得稍许意外，入得寂中，那再想回来怕也是不能了。”

　　张衍淡笑一下，道：“这却未必，道友伟力，归来之时若无人阻止，那必定倾灭诸有，将所有不及自身的炼神同道俱是逐入寂中，到时便可顺利占据布须天，造化之灵本就是造化之精中生诞而出，布须天作为破碎一部，正好彼此契合，当更获不少助力，而等到再有大德到来，必归布须天中，而后道友便可引动伟力将之吞夺，下来和二人之力再对付随后归来之人，那么很快就可将大德都是吞夺为己有，如此轻而易举就可求得完全了。”

　　微明一时也是无言，这番话说得好像他真的就是那造化之灵所变化了，若是换得一人在此，说不定已是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可他身为大德，自然不可能被几句言语所动摇，即便对一件事有存疑，也只会设法求证，不管表面看去再是如何可能，在没有真正发生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否认自身的。

　　他呵了一声，道：“难怪道友说无从分辨。”略略一顿，看了看张衍，道：“道友若是觉得不妥，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解决此事。”

　　张衍道：“愿闻其详。”

　　微明道：“道友若有手段，大可将我送入永寂之中，而后就如道友方才所言，倚仗布须天之威，将随后到来的同道尽皆扫平，那不难断绝此僚之路。”

　　张衍笑了笑，道：“道友又怎知我未想过？”

　　微明眼目微眯，道：“那道友又为何不如此做呢？”

　　张衍淡声道：“不管如何，我辈大敌都是那造化之灵，岂有大敌未除，先自内斗的道理？至少在未证实道友是那造化之灵所化之前，贫道是不会如此做的。”

　　其实微明所言，也只是可能存在的情况，实际上大德和那造化之灵两股意识在背后推动，此事岂会被他这么轻易解决？恐怕届时归回诸有之人不会再是一人，而是两人，甚至更多，那时他不单是造化之灵之敌，更是诸位大德之敌了。

　　而且他就算每一回都将归来大德送入永寂之中，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好处。他又不是造化之灵，可以吞夺大德，壮大自身，等到最后造化之灵归来，还是难知胜负。

　　微明听他这么说，却是稍稍放松了些许，显然他也担心张衍当真如此做。他道：“其实无法判别此事也无关系，那造化之灵一定是想回到诸有之中的，那么我可相助道友阻碍每一位同道归来，如此哪怕我真是造化之灵也无碍大局了。”

　　他愿意如此可不是只是为了防备造化之灵，而是这样一来，可以有更多时日去搜寻造化之地，在下一位大德到来前争取到更大优势。

　　张衍对此不置可否，笑了一笑，道：“道友既有此心，那便已是足够了，贫道便先告辞了。”

　　该说的话已然说了，假设微明就是造化之灵之寄托，那他也无什么损失。如若不是，那么其对随后归来的大德必然心生提防，就算是曾经交情甚好的同道，在无法判断的情形下，不会放心与之走得过近，甚至找他联手也有可能。

　　他打一个稽首，一摆袖，身影消散，意念霎时转回布须天中。

　　再是感应了一下那不断渗透入诸有之中的力量，发现天机变幻不定，两股力量现在都是生出了莫测变化。

　　这也在预料之中，在他得知造化之灵的存在后，背后之力生得感应，自然也会有所应对。

　　就算下一位大德立便到来，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只是不管接下来归返的那一位大德是否是造化之灵，他都要做好应对大敌的准备。

　　有了太一金珠和布须天，并不是万无一失，早前考虑的对手乃是大德，纵然彼此争逐，可还不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造化之灵可是不同，其若执着求道，那大德便是其补全自身道法的资粮。

　　大德伟力高下，通常是看谁人在打破大道界限之后行走更远，这一点他不敢说凌驾于所有大德之上，但也定然是属于最为顶尖的那一批，况且他是气力双身相合，斗战之时，能真正发挥出来的实力更是强横。

　　大德虽有造化宝莲，可这毕竟是身外之物，始终与自身隔了一层，注定无法相融相合，若是大德归寂，那其手中宝莲可以被任何一位同辈夺去。

　　不过大德在成就后，若在证道之时未曾走得太远，那归来诸有后仍可继续参修道理，提升法力，设法补回亏失。

　　只是这里提升就较为缓慢了，因为你自行参悟，终究不如打破大道之限后看得分明，哪怕成就之后一直没有长进也是有可能的。

　　而张衍却是不同，他占住了布须天这个最大的造化精蕴凝聚之地，随着演教传道越来越是广泛，诸多造化性灵都是崇信演教，也使得这缺失的部分逐渐被弥补起来。这在长远来看，必然能推动自身对大道之领悟，只是放在眼下，对他帮助也是有限，反而寻到更多造化之地却更是有用。

　　不过抛开这些不提，他心中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将力道之身推至真正圆满的地步，而不是单单作为气道之身的寄托。

　　以前他便有这个想法，只那时道行稍显不足，可在成就大德之后，观得诸多大道之秘，却是觉得，此路未必就走不通。

第一百六十九章 当用莲台筑完身

　　诸有之中，凡是修炼到顶层的修道人，想要实力更进一步，必须向道而行，如气道之法，修炼到炼神三重，便是打开大道之限。

　　张衍便是祭炼太一金珠，也是同样需得如此做，方能化“金”为“神”，不过这不是说唯有这一条路，只是他以气道功成大德，所以这般施为最为方便趁手而已。

　　他也是考虑过是否可以用力道之身破开大道束缚，但是推算下来，却发现不是这么简单的。

　　虽然走到大道源头，任何法门都是殊途同归，可力道与毕竟气道不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那不是简单打开大道之限就可成就圆满的了。

　　原来的《明道参神契》现在他面前无有什么秘密可言，若他愿意，自己也可以造出一篇相同的法门来。

　　原本参神契虽列九重之法，看去最后一重能够直通大道，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以为那第九重境也未必见得不存在，这应该是连通魔主那一步，若是自己当真去练了，那最后恐怕会失去自我，并化作那位魔主归来的定世之基。

　　从功法脉络上可以看出来，立造参神契的魔主初衷并非是为了以力求道，单纯是为自己归来打造的躯壳，而因为力道之身不是其自己身躯，想要融合也无可能，所以其当真谋算成功的话，等到归来那一日，那定然是会将之抛弃的。

　　不过他却不同，力道之身本来便是自家身躯，气、力双身是当真有可能融汇到一处的，哪怕现在力道之身不曾完满，也已经给他带来莫大好处了。

　　只是不走大道之限，那只能另求他法了。

　　他思索了一下，力道之身是以布须天阴面伟力凝聚，深沉内敛，根基牢牢扎于世中，也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代替造化宝莲成为定世之基。

　　念及此处，一点灵光从心中亮起。

　　造化宝莲！

　　他目中神光微闪，或许力道之路就要落在此物之上了。

　　纵观过往力道之路，无不是吞夺外物而炼己身，七重之前杀妖炼魔，以伏魔简化合浊阴，成就真阳之际，打破赤陆，贯通正反天地，取拿莫名之物，待功成炼神，见得布须天阴面伟力之后，便以凝聚定世之躯。

　　那魔藏主人应该只把参神契之法排布到了利用布须天阴面伟力那一步，至于再往下去，因其非是以此求道，也不会去费心思推演了。

　　故他以为，想要力道之身完满，应该不仅仅是依靠布须天阴面伟力，还需得抱拥他物，纵观诸有之中，除了造化之地，那便是造化宝莲了。

　　造化宝莲此物，尽管层次不低，更能寄托大德伟力，存驻倾覆诸有之劫力，可本身力量却是可以分合散聚，并为人所用的，若是能将宝莲之力炼入力道之身中，或便可得此成就。

　　有了方向之后，他便于心中演算了一番，却发现这里却有不少阻碍。

　　若说造化之地在于不坏，那么造化宝莲就在于不损。

　　所谓不损，不是说莲花本身是不可损伤的，而是其力量不管去到哪里，都是始终存在的，哪怕崩散，亦可重聚，只要宝莲之主有足够能为，就可将散失力量全部找了回来，不会因为其有过崩碎流散而损失一分一毫。

　　他大可以拿来一用，可是他人也可以取拿而走，纵然他能将所有宝莲都是抢到手中，可是这终究不是属于自己之物。

　　还有一个，他在推算之中也是发现，其实每一朵宝莲虽是单独存在，可正如莲瓣一般，唯有聚集在一起方可成为宝莲，所以他怀疑，当把所有宝莲聚集到一处时，当又会有什么变化，或者引出某种莫测之力。

　　现在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明其还在自己认知之外，若放在大道星河之中，那或许其更为靠近大道源头。

　　要想见到此力，那除非能窥看到造化宝莲之本来。

　　但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这等宝物即便不如原本造化之精，也差之不了太远，至少和大德位在同等层次，更何况按照推论来看，单独一个造化宝莲也不足以看到根本。

　　那紫衣道人曾经说过，诸有若是崩灭，将所有宝莲集合一处后，可以重作开辟。

　　从这方面来看，他若想认识到此宝真正本来，或许唯有覆灭一次诸有，而后待得重作开辟之时才能见到。

　　只是他是绝然不可能去做此事的，而且这等推断也只是有可能而已，未必见得如此定然能寻到自己所想要的。

　　不过要验证此法，其实还有一个可行之法，那便是自每一朵宝莲之上摘得一缕气机入手，那再以残玉推演，就有极大可能借此窥望其本来面目。

　　而以他此时之能，只要能够见到，那么自然而然有了认知，要能成功，不定还能推动自己道法向前迈进一层。

　　待把这些梳理下来，他也是暗暗点了点头，没想到这回不但找到了力道之身的前行方向，也是顺带又找到了提升道法的办法。

　　若不是因为有大敌在外，他虽也会找到此中关节，可那或许是在许久之后了，所以这些争斗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亦是将所有意图获取大道之人推向最终的助力。

　　休看当年那些大德造就了造化之灵，但也的确是通过其人寻到了去往上境大道的道路，而对那造化之灵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大德与造化之灵之间的争斗，其实就是不断迈向大道的过程，只是看到底哪一边能走到最后了。

　　他这时意念一引，身前顿便现出四朵造化宝莲，看去一般模样，其实来源各是不同。

　　那最为饱满的一朵是他得自那传递意念的道人，可谓力量完整。

　　有两朵来自季庄、曜汉二人，不过绝大力量都是缺失了，莲瓣稀稀落落，残破不堪。

　　最后一朵宝莲则是来自那冒认大德的紫衣道人，其人自行消亡之后，那莲花也是一样崩散，后来又被其重聚了出来，不过仍有一部分落在他手，但这里所得伟力便就极小了，看去虚虚不定，好像随时可能散去。

　　当初他截取这一部分力量，也只是为了免得这宝莲又被谁人拿去复归完全，未想现在却是派了上用场。

　　这四朵宝莲各是来自于不同地界，他从上各自收取到了一缕气机。

　　现在已是现世的造化宝莲，也就是微明手中那一朵不曾取来气机了，其人尚在，倒是不好下手做得此事，不过下来终归是有机会的。

　　每一位大德归来，都会将其原本自家所持的宝莲找回，而其等若想完全自身大道，多多少少是会和同道起得冲突的，那时他就可借削弱对手之机，光明正大取拿宝莲之气了。

　　他念头转过之后，就把这长远之事先行放下，目光转到近前来，现在需得着手处置的，便是那造化之灵了。

　　他治下造化之地的造化之灵尽管无法完全祛除，但却可以推动其入世，这样不仅能够使其为己所用，而且等于将造化之地本来深藏的隐患放到表面上来。

　　他目光一转，先是落到那镜湖中，在伟力送渡下，那附着在造化之地上如污秽一般的杂质蠕动起来，而后投入到了现世之中。

　　只是这等造化之灵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并需有人上前教导，不然不是其本性一旦占据上风，便那会走偏了道路。而教导之人，不是随意一个都可以，还需有彼此缘法，不然只会起到相反作用。

　　他心下稍作推算，却是笑了一笑，道：“却不想这两人竟是有缘。”

　　他对底下阵灵关照一声，道：“去把张蝉唤来。”

　　不多时，阵灵进来禀告道：“蝉郎君已是到了。”

　　张衍颌首道：“唤他进来。”

　　张蝉到得大殿之中，对座上一拜，道：“小的见过老爷。”

　　张衍笑道：“免礼便是，今唤你来，是有一事需你来做，换了别人却是做不成。”

　　张蝉一听此言，差点飘了起来，好在大殿之上不敢失态，只是大声道：“有什么事老爷尽管吩咐。”

　　张衍一弹指，就有灵光一点落入其眉心之中，道：“可是明白了么？”

　　张蝉一怔，随即拍着胸脯道：“老爷放心，此事小的定能做好，不会叫老爷失望。”

　　张衍点了点头，道：“去吧。”

　　张蝉再是一拜，就退了出去。

　　张衍这时思索一下，镜湖只比布须天略差一筹，当得有人道大能镇守才是，不过这里也无需炼神太上，只是真阳元尊便已足够。

　　旦易等人久镇布须，他并不准备动用，挪去也并不合适。

　　好在这里也不是没有人选，当初寰同、吕霖、陈蟾、摩苍、含霄等五位人道元尊，为对付先天妖魔，相继舍去性命。

　　其等虽亡，可残余气机仍在，若是未来能得周还元玉，那或还可能复还归来。

　　只是在张衍安排之中，元玉当是留给更有望攀升上境之人，而这几位即便回来，也无有大道之望，这般也算是他夺了这几位复还之机，所以不如趁这机会给予补偿，顺便也可填补镜湖空虚。

　　于是他起手一指，五位人道元尊便就恢复了驻世法身。而在归来这一瞬间，五人已是了然前后因果，相互对视一眼之后，齐齐对着莫名之处一礼，便就在镜湖之内各是开辟部宿，坐镇下来。

第一百七十章 天授性灵犹可改

　　张蝉借张衍所赐伟力，遁入镜湖某处现世之中，很快找到了那入世小儿，并将其安置在了演教一处道宫之中。

　　造化之灵入世，可以是任何生灵，小可为虫蚁，大可为象鲸，甚至若无肉身寄托，便是成为先天妖魔也是可以，但究其根本，与诸有之物皆是不同。

　　这次是在张衍伟力推动之下，故是成为了人身。

　　这小儿入世之名唤作孟壶，其生来聪颖，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只是机灵调皮，精力又是旺盛异常，总是给底下之人找麻烦。

　　张蝉对待顽皮小儿没有什么耐心，态度从来就是简单粗暴，不服就打，反正其身为造化之灵转世，天赋异禀，皮糙肉厚，只是普通责罚也不怕打坏了，故是这小儿每回见到他都是服服帖帖，不敢闹腾。

　　“孟壶，将今日功课及宫中训诫背有三遍。”

　　孟壶道一声是，老老实实背上三遍，哪怕早已滚瓜烂熟，仍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背了出来。

　　张蝉见其没有不耐，大为满意。他遵照张衍嘱咐，不是要将孟壶教导成什么大神通者，而是要其心性偏向人道这一边。

　　因为即便他不去传授道法，造化之灵自行观摩自然大道，吐纳天地灵机，也一样可以走上修道之路，而且一路之上没什么瓶颈可言，若得玄石，有极大可能达到旦易这等层次。

　　孟壶见自家老师心情甚好，在座上扭动了一下，试着问道：“师父，弟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演教？”

　　张蝉瞥他一眼，道：“你便这么想着入演教？”

　　孟壶使劲点头，演教道众飞天遁地，到处擒杀妖魔异类，在他看来实在快意逍遥。

　　张蝉能看出他在想什么，不过这也是他愿意看到的，之所以带着孟壶来到这道宫之内，就是要其最终耳濡目染之下，自视为演教之人，现在无疑是个好情况。

　　他道：“你修行得如何了？”

　　孟壶一下蹦了起来，振奋道：“弟子已能蹬气入云！”

　　张蝉尽管知道造化之灵生来不凡，此刻也是啧啧称奇。

　　孟壶此时不过七岁不到，换了常人这个年纪还根本不适合入道，至少也要到个十来岁之后才有这等可能。

　　他道：“凭你眼下这等本事，也只能望望风罢了，连逃跑都是不能，下来好生跟我修行几载，待得心性沉稳之后，再谈此事不迟。”

　　孟壶兴奋言道：“是，师父。”

　　下来百数年中，孟壶不是跟随着张蝉修持道法，便是与演教道众一同讨伐妖魔凶怪，只是每回问及何时能加入演教，张蝉都是言时机未到。

　　随着功行渐长，总是觉得近来自己在坐观之中好像有谁在背后看着自己。

　　某一日自外杀灭妖魔归来，因是法力消耗过大，故是不及回转内室，就在正堂之上调理起了气机。

　　只是一个恍惚之间，他却发现自己似乎沉浸到了一片茫不可测的地界之中，随后听得背后有一个声音响起道：“你终是来了。”

　　孟壶心下一惊，转头看去，却是见到那里站着一个道人，但是身影面目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他奇道：“你是何人，这是什么地界？”

　　那道人言道：“此是你自家之心界，我便是你，你便是我，只是我知你，你却不知我。”

　　孟壶翻了个白眼，道：“尊驾可否说人话？”

　　那道人却也不恼，意味深长道：“我知你不信，等你知悉自己之本来，自然明白我之言。”

　　孟壶疑惑道：“我之本来？”

　　那道人言道：“你莫非不曾觉得，你天生修行快于常人，莫说同辈之中，便是放在那些前辈之中，也无人可比，而你继续修行下去，也很快就将赶上此辈，并超迈过去，这俱是因为你天生根性非同凡俗。”

　　孟壶连连点头，理所当然道：“那是自然，我孟壶岂是庸碌之辈可比，上天生我，便是要我成就一番大作为的，尊驾说得不错，或许我尚有许多长处连自家也未曾发现，不知尊驾可否告知于我？”

　　他十分期待地看着那道人，脸上表情分明在说，你有什么好话尽快说来，我承受得住。

　　道人沉默了片刻，似乎觉得再往这方面说下去会偏离自己的初衷，于是转开了话题，道：“我知你向来痛恨异类。”

　　孟壶随口道：“那又如何？尊驾可能再说一说我还有什么长……”

　　道人果断打断他言语，道：“可你是否知晓，便是你那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妖物出身！”

　　孟壶露出吃惊之色，道：“我恩师是异类成道？”

　　那道人沉声道：“正是如此，”他冷笑一声，“你现在四处讨伐异类，可曾想过，你老师也是其中之一，可他却欺瞒了你这么许久，你现在知晓此事，又准备如何面对其人？”

　　孟壶想了一想，道：“唔，下回见得恩师，我定要设法问一问，那到底是何异类出身……”说到最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好笑之事，自己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道人见他如此反应，显然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回答，道：“我知你对待异类态度向来是斩尽杀绝，而今你老师乃是异类，你莫非不想将他铲除么？”

　　孟壶看了看他，道：“老师便是异类又如何？什么是人，什么是妖？心在人道，那便是人，心存邪祟，那便是妖魔，与出身无关，况且我老师早是弃了凡身，只有法身在世，与那些斩破凡身的同道一般无二，还有尊驾有句话说错了，我斩杀的异类俱是祸害人道之辈，天生万物，根本相同，只要不来损及我演教，那又于我何妨？道宫之外有不少藤妖花怪，我可曾对那些异类斩尽杀绝？”

　　那道人摇了摇头，叹道：“你这是被世人蛊惑了而已，”他目光定定看着孟壶，“不过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自家归处的。”言毕，转过身去，似要离开。

　　孟壶看他要走，急道：“且慢！”

　　那道人顿住脚步，转首回来，道：“哦？你可是还有什么话要与我言？”

　　孟壶认真道：“记得常来看我。”

　　那道人沉默良久，周围景物轰然破散。

　　孟壶身躯一震，猛然从定中醒了过来，自己仍是好端端地坐在正堂之上，只是张蝉却是站在不远处，忙是站了起来，躬身一礼，道：“老师怎是来了？”

　　张蝉劈头盖脸一顿骂，道：“你也太过大意了，定坐之时无人护法，亏的是我到此，要是换得对头到来，你岂不是已然了账？”

　　孟壶诺诺称是，并言称下回再也不敢。

　　张蝉见他受教，满意点头，随即身化虹光飘去，显然这次到此并非为了他事，而是特意为他护法而来的。

　　孟壶本想说些什么，想了一想，嘿了一声，将方才那件事抛在了脑后，脚下轻移，就往自家洞府步去。

　　张衍在推动所有造化之灵入世后，每一人都是派遣有缘之人前去引导，大多数都如孟壶一般认同演教，不过也并不是处处顺利。

　　就在尘姝治下那一处造化之地中，那造化之灵却是无端觉悟了自我，认知到了自身天生不凡。

　　若是放任不管，或许当其修行到一定境地后，会和那先天之灵勾连上。

　　但其人显然没有什么机会，张衍伟力一直笼罩此间，其方才有这等念头冒出，识意就被轻易碾碎，并被送去转生。

　　若是转生过来后仍是如此，那么等待其的就是下一次轮转，直至其本我就范，方不会再重蹈覆辙。

　　张衍以为，那困在劫力之外的造化之灵，其定世之基，或许并不是那些崩散为不知多少数目的造化之地，而正是来自于这些与自己同源的性灵。

　　其实若是有什么办法将之全数消杀了，或许就能阻其入得诸有。

　　可真要寻到这等法门，他也不会去如此做，正是因为造化之灵，才使得通向大道源头之路变得有迹可循，既然诸位大德开创了这番局面，那他又何必去辜负。

　　不过与他相比，微明那里的做法却是狠辣许多。

　　这位大德再回到造化之地后，同样也是将造化之灵推入世间，但为了防备其被那尚未归来的造化之灵利用，不想自己造化之地内出现什么额外变数，所以每回此灵托生，就会被他伟力杀死，而后再去转生，并一直这般循环往复，如此此灵注定无法真正落到人世之中。

　　在两人各自施为之下，凡是在诸有之中见得的造化之地，都不会让造化之灵沉寂其中，俱是设法推动其入世。

　　然而诸有之外那些纠缠在一处的伟力却不会因为两人动作而停下，又是百载过去，便有重重伟力往诸有中落来，而后诸世开始明灭不定，这是又一位大德即将回返的征兆。

　　张衍试着推算了一下，想看一看这位到底会是谁人，但却发现最有可能归来的那缕气机却是有些陌生，显然并非是自己以往所知所见，同时也做好了承托劫力的准备，以免此人归来之时诸有崩塌。

　　只是随着他深入推算，还有那越发激荡的伟力，却是发现一丝不对。

　　他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这一次归来的伟力当不止一个，而是两人！

第一百七十一章 难识神心无常相

　　张衍在察觉到这回归来之人足有两个之后，正身自布须天中出来，凝神望向那劫力笼罩的莫测之处。

　　大德各掌宝莲，各执大道，那自是有定数的，从先前线索和自己推断上来看，差不多有十余数目。

　　若是四大祖师或那魔藏主人露面，因为过往牵扯，他当即可以认出。

　　而如季庄之流，还有意念传递那一位要是归来，也是不难辨别。

　　除开这几位，那么余下大德当也是不多了，然而他感应了一下那方才未曾发现的第二股力量，发现仍是比较陌生。

　　周围这时忽有伟力浮动，微明在他身边现身出来，神情严肃道：“道友，两位同道回归诸有，若其等能够顺利归来，还望你能与我一同合力，化消劫力，以避免诸有倾覆。”

　　现在他比张衍更为重视诸有，因为他所占据的造化之地不可能在这等劫力冲撞之中存驻下来，真正无法撼动的唯有布须天。

　　张衍颌首道：“贫道自不会坐视诸有崩灭。”

　　一旦大德当真归来，就需要有人出手来化消劫力了，除非按照微明的说法，另行有人承担劫果，现在即是无有，只有由他们来避免这等情况发生了。

　　除此外，这两人还有自身伟力波荡，也会对诸有造成影响，这却需要其等自身以宝莲化解了。要是实在不成，还需得他们将漏洞补上。

　　两人都是看着那力量露出的所在，而虚寂之中，诸世动荡还一直不曾停止，这还只是大德伟力到来的先兆。

　　张衍这时神情微动，他能感觉到两股力量与劫力似有所碰撞，准确来说，是被劫力所阻，此就像河流经行，撞上大坝，而不得前行一般。

　　他与微明都是神情不变。

　　这般情形也在预料之中，两股力量虽有入世之势，但因为诸多原因，不见得定能轻易回得诸有之中。

　　现在大德力量能够轻易泄露出来，那是因为先前两朵造化宝莲碰撞，导致虚寂缺裂，可这不代表那劫力就不存在了。

　　大德若想归来，必须避开这力量，或者让他人来承受，似微明所用办法后一种。

　　事实上若无外力及同辈对此施加额外影响，这等方法是最为容易归来的，因为其伟力已然先一步回来了。

　　而这两位大德先前应该不曾有多少伟力在现世之中，无有太大力量接引，故是想要闯过劫力阻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结果倒也平常，实际上连微明这般近乎完整归来的大德，仍有一部分力量被劫力所困，故其仍是有一段识忆缺失。

　　要是归来二人的伟力不能彻底摆脱劫力困束，那到了最后定当只会有部分力量落下。

　　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归来的若不是全身，而只是部分力量的话，那么顶多只是像当日曜汉、季庄一般只有一、二重境炼神修士的实力，这样无论伟力还是所沾染的因果劫力，都是不足以撼动诸有。

　　需知他与微明若是以造化宝莲承托劫力，这是不能再搬运出来的，泄露些许便会导致诸有永远少缺一些，只能过后慢慢以伟力消磨，而无有此事，倒也是免了一桩麻烦。

　　况且这些同道归来之后，也一定是会寻回自己原来造化宝莲的，若是回来之后力量不足，那么他借取气机也就容易许多了。

　　其中一股力量在发现无法突破之后，却是只露出了些许力量来到了诸有之中，而其绝大部分力量都是收了回去。

　　微明点头道：“这也算是明智之举。”

　　有这么一点力量存在虚寂之内，虽仍被劫力所制，可是若用他先前所用之法，却可以引导现世之人设法成就炼神，等其打开大道之限，在其去往大道星河之后就可将劫力寄托给其人，自己脱身出来，虽然这等作法希望有些渺茫，但总有一丝机会的。

　　而另一股力量却是仍然未曾放弃，其显然不愿意错过这一次机会，仍是固执冲撞着劫力屏障，其本来停留在虚寂之中的一丝丝极其微小的伟力也被调动了起来。

　　张衍观有片刻，却是看出了这一位的真正用意。这是其在找寻那本来属于自身的造化宝莲，并以此物作为自身定世之基，要是成功，就能借此回得诸有之中。

　　只这里前提，是其人能够在劫力将之封堵回去前做成此事，不然反不如先前那一位，先把些许力量投入诸有，再徐图后继。

　　在坚持许久之后，那伟力在劫力阻挡之下缓缓退去，看去归来已是希望渺茫。

　　可就在这时，两人忽然见得一朵造化宝莲自虚寂之中跃动出来，而其中一股伟力顿便有了定世之基，其原本被劫力所阻的力量渐渐又突破出来。

　　张衍一挑眉，他也不是未曾找寻过造化宝莲，就算有了旧主气机和宝莲莲瓣，也不是容易之事，其人伟力不过在诸有之中稍作飘荡就找到了此物，那着实是运气了。

　　随着那人伟力将要落来，诸有震荡也变得异常激烈。

　　微明此时对张衍打一个稽首，道：“上回我回来诸有，是道友将我劫力接去化解，此是我亏欠道友，这回既是只有一位道友归来全身，那当由我来承托。”

　　张衍颌首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微明主动上前，将手中造化宝莲一托，将所有劫力收拢入内，诸世悸动顿便平静下来。

　　就在同一时刻，那伟力终是落到了诸有之中，随即一聚，这一刹那，好似一切俱是消失，可转瞬之后，便见一个道人走虚无之中走了出来，其人伸手一招，便将一朵宝莲持于手中，将自身涌动伟力寄托入内。

　　而至于另外一股伟力，就没有这等运道了，其大部分力量都被劫力阻退回去，显然最后落下的便是残身了，只能日后再加修持了。

　　那道人归来之后，先是看了眼微明，打一个稽首，笑道：“道友有礼了。”

　　微明则是还得一礼，道：“恕我不记得道友名号了。”

　　那道人笑道：“混沌初开无常相，心悟自然是妙觉，贫道相觉是也。”他转而望向张衍，道：“不知道这一位道友如何称呼？”

　　微明言道：“这一位乃是玄元道友。”

　　相觉于是转了过来，又与张衍相互见礼。

　　微明这时试着问道：“相觉道友此番归来，已是摆脱不少劫力，不知可是记得当初造化之精破碎的前后因由么？”

　　那道人露出思索之色，缓缓摇头道：“造化之精之事。我只记得似我辈欲借此参悟大道，而后之事却是模糊不清，当是遗落在劫力之内了。”随即看了看微明，笑道：“道友看来是同样忘了此事？这些事忘却倒也罢了，就怕耽误了自身道果，却是不妥。”

　　微明没有接话，也没有提及造化之灵一事。

　　他现在无法判断出对方是否是那造化之灵所化，故是对其人报以戒备态度。

　　况且听得其言语之中提及自身道果，显然也是一位执着大道之人，那么就算对方当真只是同道，此番回得诸有，也一定会与他争夺造化之地和那造化性灵。

　　造化之地再多也是有数的，虽他现在还未曾找了出来多少，可本来是两人分持，现在却多了一个出来，那无疑是有碍他道途了。

　　张衍神情淡然，在旁不置一词。

　　造化之灵绝然是要提防的，在不确定之前，不管是面对微明还是这位相觉道人，他都不会放松警惕。

　　相觉似是察觉到两人态度冷淡，却只是一笑，对两人打一个稽首，就遁去不见了。

　　微明见其离开，也对张衍言道：“我此番回去当会消磨劫力，若有敌来犯，还望道友能支应一二。”

　　张衍笑了一笑，原来微明提出主动收取劫力是出于这个目的，两人之间形成某种意义上友盟，不过他也不在意。

　　他能感觉到，相觉之伟力比微明更是强盛，这是因为后者归来的伟力更多，要是其人为了争夺造化之地，主动攻击微明也不是不可能。

　　本来他人之间的争斗他也没心思去多管，可假设相觉就是造化之灵，要是被其轻易吞了微明，那么其威能将会变得更大，所以在没有办法确定其身份之前，他需得阻止这等事发生。于是道：“道友放心，贫道以为，造化之灵威胁在旁，同辈之间的争斗还是尽力避免为好。”

　　微明听他如此回答，心中一定，一礼之后，道一声告辞，便就先行一步离去了。

　　相觉离开两人之后，于心中默算了一番，也是察觉到了造化之气所化诸多性灵乃是缺失一部，而造化之精破碎后，那些分散开来的造化之地方才是参道之根本，因为这些造化性灵多是出自依附于造化之地的现世之中。

　　这般他也明白为何微明对他态度较为冷淡，因为彼此就是逐道之对手，只是造化之地还未曾完全现出，还不必要为了未明起得冲突，可往后便就难说了。

　　他寻思了一阵，转入了神意之中。

　　只是片刻之间，那紫衣道人的身影竟是在此显现出来，其人似也惊异。不知为何自己神意到了此处，谨慎对相觉一礼，道：“见过这位道友了。”

　　相觉见了他之后，一改先前满面笑容，反而显得几分冷漠疏远，道：“你虽不识得我，我却知道你背后那位正主，此番我得以回来，也算欠了那位一个人情，你要做何事，可以说来，我若力所能及，当会助你。”

第一百七十二章 为逐道果起心争

　　紫衣道人听得相觉这席话，表面上露出几许微笑，心中却是反复盘算起来。

　　相觉视他与背后那位正主为一人，实则他并不是谁人之附庸，所行之事也皆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听从任何人的指使。

　　就如他之前身，认定自己乃是大德，直至被张衍揭破，方才认知崩塌，又因为后者伟力压迫，这才导致自身散去。

　　现在他是伟力重塑之身，仍有一部分前身忆识，不过同时也是认识到了自身出处，可即便如此，不代表他就真的与自己背后那位意愿完全一致。

　　这既是劫力影响之故，同时又是意识独立之后的必然。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虽拥有一身伟力，也执掌了一朵力量残缺的造化宝莲，可与真正大德却也无法相比，所以对于相觉的示好必须接受。

　　且既然对方认为自己所求便是自己背后所求，那么自己正好可借此名义行事。

　　这番寻思下来后，他道：“诸有之中，最为紧要之地，无疑是造化之地……”

　　相觉一挥衣袖，阻止他继续说下去，道：“我方才见得，现在这些地界多是在那玄元和微明二人手中，你若要我与这二人起得冲突，那便不用多言了。”

　　紫衣道人笑道：“我非是要道友如此，而是那造化之地中有诸多性灵，此辈与我同出一源，只是前番我察觉到，那玄元、微明二人将这些性灵推入世间，或是加以利用，或是蔽绝转生之门，望道友能够稍稍左右，不求能够全数解脱，只求不被这二人轻易笼络便就可以。”

　　相觉权衡了一下，这看来是小事，可要是他伸手干涉，便就避免不了与张衍和微明二人产生矛盾。

　　只是既然对方不求真正结果，那么不妨做个顺水人情，便道：“此事我自会留心，若有机会，当会如道友所愿。”

　　紫衣道人打一个稽首，道：“那就有劳道友了。”随即身影一散，其神意已是退了出去。

　　相觉也是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他虽得造化之灵之助才能入世，但对这一位却有着清晰认知，知道这位终究是大德之敌，可他并不急着斩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反而主动联络，这也自有考量。

　　因为造化之灵不管有多强横，只要不曾回来诸有，那么他就不用畏惧，反还可以以欠其人情为借口借得其力做一些事。

　　现在他在对诸有情况有所了解之后，自然对抱拥最多造化之地的张衍产生了不少忌惮，反而微明比较下来势弱许多，而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后者显然比前者更易接近和拉拢。

　　他用心推算了一番，发现自己若要与两人争夺造化之地很是困难，而等到有更多同道到来，那将难上加难。

　　为此他经过几番寻思之后，却是想到了一个打破局面的主意。于是一起神意，想避过张衍，邀得微明来说一番话。可是试了下来，却发现微明根本不予回应。

　　他心下一想，却是不由失笑，认为微明应该是畏惧张衍，或是两人之间有什么定约，故是不愿私下联络。

　　既然这样，那就不妨将此事摆到明面上，左右上门拜访一次不见得就会引起张衍的敌意。

　　他心意一起，已是来到了微明所在造化之地，并在外问有一礼。

　　微明见他到来，也不意外。

　　他早便料到，相觉在察觉到而今求道之路艰难之后，定然是会来找寻自己的。

　　因为张衍占据造化之地最多，同时又有布须天在手，属于绝对势强的一方，而他看下来却是势力偏弱，其人找上他乃是一定的了。

　　他心意一起，自造化之地出来，在外与相觉见过礼后，便问及其人来意。

　　相觉叹道：“造化之精崩散，我辈虽是有了寻道门径，可分明需得彼此相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可是道友所愿见得么？”

　　微明心中一哂，其人这番话不出他所料，他道：“看道友之意，莫非是想与我联手不成？”

　　相觉道：“正是。”

　　微明淡淡道：“却要叫道友失望了，我是不会与你联手的。”

　　相觉一上来遭到回绝，却毫不失望，反而大笑了一声，道：“道友莫非以为我是要与你联手对付玄元道友么？”

　　微明道：“不是如此么？”他看了看相觉，神情认真了几分，“看来道友另有见教？”

　　相觉笑道：“我非只与道友一人联手，亦是要与那位玄元道友联手。”

　　微明琢磨了一下这话中意思，道：“道友之意，莫非是想我三者联手，共同对抗后来诸位同道么？”

　　相觉笑着摇头道：“非也，我非是要对付谁人，我说了，乃是要与诸位联手，这里自然包括所有同道了。”

　　微明皱眉道：“道友到底想说什么，大可以直言。”

　　相觉神情一正，道：“而今造化之地皆是分散在虚寂之中，想要找出十分不易，我辈后来之人，无论怎样搜寻，恐也是不及那位玄元道友。”

　　微明对此没有说什么，这是显而易见之事，不过似他这等先一步到来之人，自是可以攫取到比后来人更多的利益，除非能够将张衍掀翻下去。

　　可张衍的实力他却是领教过的，且其人还有布须天及多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可以调用，就算他与相觉真的联手，也不可能做到这等事。

　　相觉这时语含深意道：“我以为，下来若再有几位同道归来，那么彼此所能掌握的造化之地将更是分散零落，极不利于我辈追逐大道，与其这般相互争抢，那不如将所有造化之地并合为一。”

　　微明一怔，道：“并合为一？”

　　相觉道：“非是要将造化之地合一，这也难以做到，而是我辈与往后归来的同道做一个定约，将所能寻到的造化之地都拿了出来供所有人参悟，如此无分彼我，同享大道，还免了彼此之争，岂不乐哉？”

　　微明神情微动看了相觉一眼，也亏得其人能想出这个办法，这意思就是不管有多少造化之地，只要寻到，就拿了出来给所有同道观摩参悟，这是很容易为后来同道所接受的，但是有人获利，便就有人吃亏。

　　他沉吟了一下，随后抬头望来，目光灼灼道：“未知那布须天是否也在道友所言同享之列呢？”

　　相觉笑道：“布须天亦是造化之地，那自在此列之中，或许现在无法做到此事，可等到有诸多同道到来，那自是可以做成此事的。”

　　微明低头考虑了一下，自己虽然百般寻找，可直到现在，也只有两处造化之地在手，这是因为找寻此处也如向道之路，愈到后面愈是困难。

　　真要是赞同了相觉的建议，那也不过是将两处造化之地给他人参悟，这也算不得什么，或许这里损失最大的便是张衍了，可这反过来对他却又是有利的。

　　相觉之所以想出这个办法，是因为他自觉很难抢过张衍、微明二人，而且他不确定两人之间是否早有结盟，他一人面对两人实在太被动，就算自己找到造化之地，两人若是来抢，他也无可奈何。

　　而这个主意好就好在，若是再有大德到来，只要不是在伟力之上能轻易镇压所有同辈，那多半是会赞同这个办法的。

　　微明道：“你现下打算如何做？”

　　相觉道：“这等事想来玄元道友也是不愿看到的，所以需要更多道友认同我辈意愿，在未有更多同道到来之前，我欲先去找寻另一位道友。”

　　微明道：“另一位道友？”

　　他想起了另一位落至此间的大德，不过这位可不是什么完整之身，所具备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相觉点头道：“我可助他找回残缺力量，再向他晓以大义，想必他也能明白如此做对我对他都是有利。”

　　微明仔细思量了一下，便沉声道：“道友若要做此事，那尽管去做，我不会阻拦，玄元道友那边我也会帮你稍稍加以遮掩，可若是道友自己不小心，被玄元道友发现了什么，也莫要怪我不出手帮衬。”

　　此事他虽然意动，可却不会轻易答应，因为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他无法分辨对方到底是不是造化之灵所化。

　　也是因为如此，他方才拒绝了对方的神意相邀，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着了道。

　　这等事唯有等到虚寂之中有了更多大德他才会真正放心，因为到了那时，除非那造化之灵正身落到诸有之中，否则其一人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的。

　　相觉也是不急，他也没想着一次说服微明，至少在眼下与张衍对着干不是什么明智之举，还是要以蛰伏为上。

　　当然，造化之地也是要找寻的，这样他至少可有一个存驻倚靠之地，万一要是与张衍、微明二人起得冲突，也不至于被二人随意拿捏。

　　他再与微明说了几句话，就告别离去。

　　他没有立刻去找寻另一位落世大德，首先此人眼下还不是那么重要，再则他也清楚，自己此时一举一动都是在张衍注视之下，方才与微明谈了一番话，现在又去立刻找寻另一人，怎么看也是有问题的，故是他决定缓一缓，以免惹来张衍过多注意。

第一百七十三章 各用天意夺胜机

　　张衍的确看到了相觉的所有举动。

　　不用去多想，也知这必然是针对自己的。

　　而今他掌握着布须天以及数目最多的造化之地，这始终是一个矛盾点，只要尚是有意追慕大道的大德，一定是会盯着此处的。

　　所以这里是回避不了的。

　　而除了这位以外，还有另一人也是开始不甘寂寞了。

　　他把目光投向紫衣道人那里，发现其并没有因为一两位大德的归返而停下来，而是继续在那里招引伟力。

　　不过这只是小事，之前他分明感觉到，这位身上有了什么异动。

　　心中思忖一下，或许其与谁人神意传言，密谋了什么事。

　　不过他也无惧于此，甚至还期望接下来的争斗。因为唯有争斗才能得到所想要的东西，且唯有大德彼此相争，才能从此辈手中的造化宝莲之上夺取气机，从而为筑就力道完满之身铺就道路。

　　不过这一回落至诸有之中的实际乃是两人，另一人的力量不曾完全，可他却不会忽视，再如何对方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大德，你也难知他们到底知晓何事。

　　便如当初，若不是曜汉老祖使得宝莲碰撞，导致虚寂破裂，那也不会引动后来之事，或者说这等事将会更晚发生。

　　除此之外，其人那处还有他所需要的东西，正好在其力量未归之际取拿了过来。

　　他心意一起，伟力转动之间，霎时便找到了其人下落，随后便遣得一具分身出了布须天，瞬息间来到一处定世之中。

　　此间有一名道人正安坐在虚虚荡荡的天地之中，见得张衍到来，其人略显惊疑，起身打一个稽首，道：“道友何来？”

　　张衍看了此人一眼，其虽是大德一部分，可是不是大德本身，所以眼前之人不管是言语还是性情皆不能与真正完整时候划得等同，舍去背景来历，完全可以看做是一名一重境炼神修士。

　　他道：“不知道友称呼？”

　　那道人言道：“道友可唤我知连，这非我道名，只我此身之名。”

　　张衍能够理解，其人不但非是全身，而且所归回的力量太过薄弱，所以不能以大德称唤，他道：“今来寻道友，是想与道友商量一事。”

　　知连道：“道友请说。”

　　张衍道：“道友归来，定是想要接引全身入得诸有，以期还得本来，道友当若只依靠自身当是十分艰难，这里持定之根本在于造化宝莲，有得此物，方可把力量持续接引回来，这里我却可出手相助道友。”

　　知连谨慎言道：“不知道友需要在下做何事？”

　　一名大德愿意出手相助，固然是好，可不会没有理由，不过他也不觉得自己无法还却这个人情，虽然他现在力量微弱，可等到他恢复大德之能，当就与对方平起平坐了。

　　张衍微微一笑，道：“不要道友做得什么事，只要道友能借我一枚莲瓣便好。”

　　知连一讶，道：“只是如此么？”

　　张衍点头笑道：“只是如此。”

　　知连想了一想，他现在就算得来宝莲，因为自身能力缘故，也是不可能完全的，取走一枚莲瓣也不算什么，而等到力量恢复，凭着御主身份，那随时可将失去的莲瓣找了回来，张衍伟力再大也无从阻止。

　　念头转到这里，他便道：“既如此，那就拜托道友了。”说话之间，他已是将自身一缕气机送了出来。

　　张衍收过这一缕气机，一抬手，便将自己那一朵造化宝莲取了出来。

　　宝莲之间可以相互牵引，再得御主气机，凭他伟力，不难找到宝莲下落，他只是略作感应，便已是有所得。

　　伸手一拿，顿时自虚无之中将另一朵宝莲取了出来，他自上摘下了一朵莲瓣，同时收走了一缕气机。

　　得了这气机之后，哪怕这枚莲瓣将来被其人收回去也是一样了。之所以以此物为借口，那是因为等知连复得全身之后，不难知道此刻之事，而他只取莲瓣，而非直接拿取宝莲气机，其人就无法推断出他到底要做何事了。

　　取得莲瓣之后，他便将宝莲轻轻一推，往知连处送去。

　　知连连忙接过，只是这宝莲方是落到他手里，本来灿烂金光顿时黯淡下去，随即莲瓣也是一朵朵下落下来，转瞬不见，倏忽片刻，便变得残破不堪。

　　他叹了一声，也明白是自己现在力量不足，难以取拿到宝莲多少伟力，不过有得此物总比无有来得强。

　　将此物收入神意之中后，他便对张衍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了。”

　　张衍笑道：“道友不必言谢，贫道亦是有所取，既已完全言诺，那贫道这便告辞了。”

　　帮助其人取到宝莲，虽也取到了宝莲气机，但却可能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这一位会提前许多时候恢复伟力。

　　不过因为知连这一次归来的力量实在太少了，就算得了宝莲，恐怕还未等到其功成，诸有之内就又有大德试着归来了，所以多其一人不多，少其一人不少。

　　他一礼之后，就散去分身，将意念转回了正身之中。

　　相觉在搜寻造化之地的同时，也是关注着那些造化之灵，他也是想给张衍那处添加一些麻烦，以分散一下注意力。

　　但此事不能做得太过明显，不然引得张衍直接找上门来的话，却非他所愿了。

　　看了一圈下来，布须天中情形他无法看清，只能看到镜湖与其余几处，不过多处造化之地内的造化之灵或许因为自身所处地界有所不济，在他看来都是实力低微，毫无影响的必要，反而镜湖之中有一个造化之灵托世，稍稍有一些看头，也有了些身份地位，值得他出手动摇其意志。

　　但他生怕张衍察觉到，也是不敢做得太过明显，想了一想，便将一缕神意引入进去，随即立刻将这缕神意斩断。

　　这神意也没有什么太大伟力，只要有大德留意到，便立刻就会消散，可对下境修士来说便就不同了，要是意念稍有不坚，就会被其所左右。

　　演教总坛。

　　孟壶斜靠在一块大石之上，正无聊地逗弄一只小狸猫。

　　他人修行需要闭关苦修，他随便打打坐就提升上来了，现在张蝉要他提升心境，莫要在修行之上太过激进，他也就放松了一些，整日游山玩水，好不快活。

　　此刻他以意识随意拽着一根稻草灵活晃动，忽而上飘，忽而下潜，忽而穿梭，如同游鱼一般，那小狸猫也是蹦来蹦去，乐此不疲。

　　石下时不时有演教弟子路过，见到他在此，都是连忙停下，恭敬行礼。

　　孟壶每回都是随意挥了下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随后张开手脚，在大石上呈大字一摊，望着上空苍穹，任凭小狸猫跳在自己肚皮上嬉戏，脑海着想着下来去哪里转悠。

　　转念之间，身外罡风旋起，轰隆一声，冲破大气，已是到了高穹之上，而身下则是涌动云海，他抱着小狸猫，再度往云上一躺，便随此漂游而去。

　　他本待在此坐看风云，只是不知不觉间，却是感觉到意念一阵模糊，忽然上方有一片青绿树叶飘了过来，还未落到他头上时，就被身上罡气绞散。

　　他也是猛然清醒了过来，朝周围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然不在天穹之中，而是身处在一片鸟语花香的地界中，面前不远处矗立有一座仙山，山巅之上仙云飘渺，望来就知不凡。

　　他咕哝了一句，“换了个花样么？”随即露出一丝兴奋之色，“上次那人话说得很好听。”他脚下腾起罡风，就往峰上而去。

　　不过数十呼吸，就到得山顶，只见这里云气缭绕，遍地桃花，一名神仙也似的老道坐在那里，手中持有一柄拂尘，冲他和蔼一笑，道：“小友，何来迟也？”

　　孟壶睁大眼，吃惊道：“我竟然来迟了么？”他露出一丝失望之色，转身就往山下走，“那我走了。”

　　那老道见他似是真的要走，不禁眉毛耸动了几下，伸出手喊住他道：“别走！”待得孟壶脚步顿下，回转头来，他才把手收回，抚须笑道：“其实不迟，来来，你到近前来坐。”

　　孟壶听他如此说，就又走了回来，一边走一边嘀咕道：“我就说我没来迟，一定是你来早了……”

　　那老道眼皮微跳，待得孟壶到了跟前坐下，他和颜悦色道：“小友，你可知这是何处么？”

　　孟壶正声道：“我师父说过，心有多大，天地便有多大，想来这是在我心界之中。”

　　那老道一讶，随即露出赞赏之色，颌首道：“不错，你资质悟性都是一等一的上乘，非是凡人能比，你的根性亦是先天造化所成，故而你之心界，亦是远胜常人……”

　　说到这里他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因为孟壶瞪大了眼，一副我的秘密怎么都被你看穿了的模样。

　　他觉得这般下去似有不妥，连忙打住，道：“你可知自家为何如此么？”

　　孟壶抬头挺胸道：“那自是因为我生来不凡了，我观道籍，上面有说天生圣人，敢争万物先，能通天下事，想来说的便是我了。”

　　那老道微微一滞，手中握着的拂尘不自觉抬了两下，半晌才勉强开口道：“这般说倒也不错，我可告知于你，其实你乃是先天造化之灵转生，只是你被人世污浊迷了双目，不认得自我罢了，今日既来此间，你当速速醒来，寻得本来，以全自我了！”

第一百七十四章 力若胜人用明争

　　那老道这番话说到后面，宏音阵阵，群山回响，云中更有隐隐雷鸣，在这山巅之上，天地气势一起压来，此仿若当头棒喝，常人早便是心身颤栗，神为之夺了。

　　然而孟壶却是坐在那里看着他，仿佛什么感触都没有，只是偶尔眨了几下眼。

　　那老道微不可察德一皱眉，沉声道：“你早知自己身份了？”

　　孟壶连连摇头，露出几分谦虚之色，道：“却还是第一次听说这造化之灵，还要请教老道长，这造化之灵到底是何物？”

　　“原来是不知道，无知则无畏，这里是他心界，他若本心不动，外人也左右不了，却是叫我白用了一番心思。”

　　老道人心中转过念头，口中却是将造化之灵来历用浅显之语说与他知。

　　孟壶听得怔住，最后却是一骨碌站了起来，对着老道人恭恭敬敬一礼。

　　老道人抚须颌首，道：“你可是悟到了什么？”

　　孟壶诚恳无比地言道：“原来我以为自家已是很厉害了，听了老道长这番话，才知自己心胸狭隘，不够宽广，却是受教了，今后我定当改了这等毛病。”

　　老道人捋须之手一僵，叹了口气，道：“心胸狭隘非是这般用的……罢了，”他一甩拂尘，道：“我且问你，可愿拜我为师么？”

　　孟壶不禁犹豫了起来，最后摇了摇头。

　　老道人笑道：“你可是因为拜过了老师，所以不愿意另投师门？你却不必为此担心，我只是你梦中之师，不会出现在现世之中，此举算不得欺师，你若觉得不放心，大可将此告诉你师长，想必他也不会拦你。”

　　他这里也是不安好心，孟壶要是告诉了张蝉，后者不阻拦是最好，要是阻拦，反而会引动孟壶心底之中的对抗意识，只要再设法引导几次，迟早会入他彀中。

　　孟壶却还是摇头。

　　老道人奇道：“既然不是有这等顾虑，那你为何不愿？”

　　孟壶有些不好意思道：“老道长也是说了，我乃先天造化之灵转世，想要收我为徒的人自是来沾我福气的，而非我去沾他们的福气，我又岂能让人白占了便宜？老道长说我说得对不对？”

　　老道人看他眼中目光，分明是在说你不要想占我便宜，他握紧了拂尘，吸了口气，道：“你可能不知老道我的身份……”

　　孟壶眼前一亮，道：“莫非老道长也是造化之灵？”

　　老道人一皱眉，果断否认道：“非是！”随即他看到了孟壶目光之中的嫌弃之色，没来由一阵无名火，再是吸了口气，尽量以平缓语气道：“你需知晓，老道我名尊太上，多少人想拜师都拜不来。”

　　孟壶吃惊道：“老道长你不是我梦中之师么？莫非不止一个人在做你的梦？”他脸上嫌弃之色更重了。

　　老道人漠然道：“你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难寻大道了，需知这世间，你若不曾超脱大道，终究难脱轮转，仍不过是诸有之中一粒微尘而已，只能受得他人摆布，你莫非就不怕么？”

　　孟壶委屈道：“可是老道长也是说了，我乃造化之灵，便我不去寻大道，大道自会来寻我，老道长我与你说，先前也有人与你一般来找我……”

　　老道人一甩拂尘，头也不回地走了。

　　孟壶只见其人身影消散在云雾之中，而脚下大山先是崩塌，随后周围景物尽皆破碎，待得整个世界都是崩塌，他猛然一醒，发现自己仍是在天穹之上。

　　只是那小狸猫这时却是爬到了自家头顶之上，他本待伸手抓了下来，只一转念，道：“罢了，让你占得几分便宜吧。”

　　他站了起来，法力一荡，罡风卷溢，破开大气，就往张蝉所在道宫飞遁而去。

　　相觉这时忽然心中起了一丝悸动，好像是自己分出的那缕神意有了结果，因为他刻意断了牵连，他也没有办法直接知道结果，于是试着推算了一下，发现这一次不曾成功，并没有能够撼动镜湖之中那造化之灵的意志。

　　这令他有些诧异，自己所用的一缕神意能牵动心神，勾引出人心深处的恶念，对付下境之人本应该是无往而不利，这般居然还不曾成功，他思忖可能是那性灵得张衍不少关注，这才没有如愿。

　　他想了下来之后，也没怎么在意，这等事随时可顺手施为，只要不被张衍发现就好，这一次不成那就下一次，若是实在没了机会，那就彻底放弃，也不妨碍到什么。

　　他转而望向虚寂之中，经过一番找寻下来，他还是没能找到造化之地，倒是寻到了几枚造化残片，也算是聊胜于无。

　　此刻他也是发现，除了造化之地外，要想求得大道完满，还需得补全性灵，这就要传下自家所演道传，以期这些生灵认同他之道法。

　　而寻常现世虽也有造化之气流散其中，可对他来说生灭于瞬时之间，毫无看顾的必要，在没有造化之地时，附着于造化残片上的现世便是他唯一可以选择传下自身道法的地界了。

　　在沉浸于此长久，等到虚寂之中看似平静下来后，他觉得可以试着接触另一位与自己一同投入诸有的同道了，于是神意一转，试着与之牵连。

　　知连自得张衍相助之后，便一直在收拢自身力量，正用功之时，忽有一股神意到来，他能感觉到对面就是相觉道人。

　　他本是想拒绝，可是现在情形，却还得罪不起对方，想了一想，还是将之接纳了过来。

　　相觉现身出来，打一个稽首，道：“贫道相觉，道友有礼了。”

　　知连也忙是回有一礼，并道出此身名号。

　　相觉道：“我与道友同回诸有，本该多多走动，只是此前有事耽搁，现在才得闲暇前来拜访。”

　　知连道：“我仅有残身至此，却是让道友见笑了。”

　　相觉笑道：“道友虽是归返诸有，可因为自身伟力薄弱，还未曾寻回宝莲，怕是要牵引正身之力很是不易吧？”

　　知连一皱眉，他出于小心之故，特意将宝莲收入了神意之中运转，这般外人只要不仔细察看，却是难以察觉到自己举动，他不动声色道：“不知道友为何问起此事？”

　　相觉正色道：“我今番正是为此事而来，我可相助道友将那宝莲寻回，令道友早日得复全身。”

　　知连听到如此说，心中非但不觉是好事，反而叹了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接连有两位大德找上门来，看去都要帮助自己。

　　他觉得自己恐怕陷入了一场牵扯到两位大德的纷争之中，只是他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任何一边，于是小心言道：“不知道友为何平白来相助于我？”

　　相觉笑道：“道友不必担心什么，我等看重的乃是道友全身，而非眼下之道友，若得成功，便算道友欠我一个人情便好。”

　　若是之前张衍不曾找来，知连倒也愿意承下这个人情，可是现在却是不同了，他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如实相告。

　　他道：“道友好意，我在此谢过，只是我已是在玄元道友相助之下取回了宝莲，此事便不用再劳动道友了。”

　　相觉也是一怔，道：“哦，玄元道友已是找过道友了？”

　　知连意念一引，将造化宝莲托了出来，道：“此物便是玄元道友助我寻回的。”

　　相觉不由得转起了念头，他主动帮助知连，那是因为自己处于弱势一方，不得不找寻更多帮手，而张衍做得此事的目的，他推测应该也是为了找寻盟友，或者干脆是预见到了什么，所以提前瓦解他们几人联手。

　　不过现在知连起不到多少作用，没了此人也不要紧，等到再有一位同道到此，相信就可联手逼得张衍做出让步了，就算拿不到布须天，也可叫其将其余造化之地拿出来同享。

　　而且知连得了宝莲，也算与他原来到此的意愿相符，还省却了一番功夫，而等到其复归本来，那就不见得再是眼前这般想法了，到时不定还能再多一个威逼张衍的助力。

　　他笑道：“原来玄元道友早是来过，却是我多此一举了，那便祝知连道友早些寻回伟力了，我便不在此打扰了。”

　　他打一个稽首，就告辞而去。

　　知连思量了一会儿，他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看了一下手中宝莲，毕竟之前得了张衍人情，他自觉只一枚莲瓣尚还无法还了，叹了一声，便朝布须天所在传了一缕神意过去，随即闭合定世，再次入得定中。

　　同一时刻，张衍收得神意，知悉了相觉所为，他只是淡笑一下，他却不怕相觉在背后撺掇事机，若是敢于直接与他争道论法，他也是无任欢迎，现在其人只是这般做，恰恰说明没有正面与他抗衡的底气。

　　不过其等在等待时机，暂时蛰伏，却不表示他也会对此视若无睹，坐观不动，他起指一点，却是在依附相觉那几处造化残片的现世中落下了演教道传，此举是为了倾轧其人所传道法。

　　若是其人隐忍不动，那就权当给演教弟子寻得一处历练之处，若是主动出手坏他道传，那么只要时机合适，他随时可以以此为借口打上门去。

第一百七十五章 宝气灵机填道缺

　　在张衍伟力渡入相觉治下现世中后，其人也是立刻感觉到了不对，他检视了一下，神情不禁一沉。

　　在那些现世之中，除了他所传的教派之外，现在居然无端多出了另一门道传，这分明就是张衍伟力所带来的。

　　而且看去其中不乏道行高深的修士，应该是原本在张衍治下某一处造化之地内的道传教众。

　　他方才传下的道传还是处在初时阶段，底蕴太过浅弱，根本不是张衍这些道传弟子的对手，看去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被斩杀殆尽，进而被这一派道传占据他治下所有现世。

　　此刻要想阻止，除非他直接动以意念，将自己道传教众的修为法力提升起来，或者干脆生造出几名大能出来，自可轻易将此辈扫除干净，可这就掺入了他自身伟力，性灵自此就不可能归合过来了。

　　只是他犹豫了一下，却没有如此做。

　　因为这般施为除了发泄怒火以外没有任何意义，他能杀死这些人，张衍同样可以将这些人复活过来。

　　而且若是反复如此，那彼此就将有针锋相对的意思了，最后说不定就会引发双方伟力碰撞了，他并不想走上这一步。

　　他想了一想，明白这很可能张衍对自己的警告，所以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干脆忍耐下来，权当没有看见，也不去做任何回应。

　　他心中忖道：“看来要快些找寻到一处造化之地了，不然我便是传下道传，其人伟力一至，就可坏我布置。”

　　他现在之所以被张衍这般容易得手，那是因为这些现世俱是依附在造化残片之上，对大德之力可谓毫无抵御之能，而若是能找到一处造化之地，有了可以凭恃的地界，再以自己伟力相合，这样张衍之力就无法轻易突入进来了。

　　当然，要是张衍真是下定决心动手，那也没什么用。

　　不过他认为微明坐拥两处造化之地仍是好端端的在那里，若是自己只找得一处造化之地，并不贪求更多的话，张衍似没有必要如此做。

　　张衍见相觉没有任何反应，任凭自己道传在其治下现世之中传播，知其是退缩了。

　　他淡笑一下，他如此针对相觉，除了其私下四处作弄事情的缘故，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

　　当时相觉归来，造化宝莲被其很是轻易寻到，他并没有察觉什么异样，只是觉得其人颇有运数，可后来回想，感觉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再加上紫衣道人很可能与其进行过神意交流，这人纵然不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也可能彼此间有什么勾连。

　　若是如此，其人后面肯定还会闹出什么动静来，不过眼下还未到出手的时机。

　　他一拂袖，身前立时飘出五缕气机。

　　这些是来自于造化宝莲的气机，表面看去都是一般，可若仔细分辨，却能看出各有不同来处。

　　根据此前推断，他想要把力道之身筑炼完满，则需要将所有宝莲气机融合到一处，这才能借此找寻出那最后一股力量。

　　只是当这五缕气机在手后，他却是意外从中看到了某一种变化。

　　他推算了一下，虽自己暂时无法触摸到这等变化，但是若再多得几缕造化宝莲气机，或许就不难见到了。

　　这无疑说明，在通向最后力量之前，宝莲之中还有一层变化。

　　这其实非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

　　这说明宝莲的力量层次是依次递进的，当数朵宝莲聚合在一处后，其本身就已是可以发挥出某种力量来。

　　而后当所有宝莲齐聚之后，就会使得此力壮大到无以复加，并以此牵动他所推测的那股与造化之精并立的莫测之力，若得掌握此力，则不难开辟诸有，重塑诸世。

　　力量层次不是一气提升上去，当中若有过渡的话，那么反而降低了往上攀登的难度，更关键的是，这等力量已然近在眼前，只要愿意，那么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取拿到手。

　　五缕宝莲之力尚还欠缺的那一点，可也仅只是一点而已，微明和相觉手中还有两朵宝莲，足以供他完成此事。

　　他认为可以先从相觉手中取来一缕，若是不够，那可再设法向微明借取，于是意念一转，五缕气机被他收了起来。

　　这时他忽似察觉到了什么，转首往布须天内某处观去。

　　那里有一股气机正在不断升扬之中，源头却来自于青圣驻落之地，看情形其人竟是快要成就二重境了。

　　他又扫视了一下，其实不止青圣，诸如神常、簪元这等求己之道的修士，修为也是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他心下一思，就明白了这里关窍。

　　他成就大德，诸有之中接二连三有伟力碰撞，又接连有大德归来，伟力更是反复动荡，在这等法力波荡之中，青圣等辈应该由此看到了不少上境玄妙，这才使得功行有所提升。

　　而且现在不似他二重境时，诸有之中已然有了大德存驻，更有他坐镇在布须天中，彼辈可以有所参鉴，步向上境之门的道路看去没有那么艰难。

　　然而他却知道，要说走到二重境尚还有几分可能的，再往上去，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大指望了。

　　因为如不是似他这般有力道之身为定世之基，那就必须有一朵造化宝莲在手，否则难以成就大德。

　　虽说虚寂之中定还有散落的宝莲在，可便是他也不易找寻出来，更何况彼辈了。

　　退一步说，就算当真寻得一朵宝莲在手，并成功打开了大道之限，可如是有微明那般想法的大德于暗中搅扰，那极可能只会迷失在大道之中，并成为那代替承担劫果之人。

　　倒是走外求之道的那些人现在无比安分，不去找寻什么造化残片了，也不把任何法力波荡放至虚寂之中。

　　他暗暗点头，此辈也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个时候保持不动方才是最好的做法。

　　相觉吃了一个暗亏之后，便将所有力气用到了找寻造化之地上，也算他运气，许久之后，他终是找到了一处，当即便驻落其中。

　　虽是造化精蕴凝聚不多，可终究是可以容他存驻其中，并且可以顺利传下道传，收纳其中性灵，不怕被外力轻易坏去了。

　　因为前一次传法委实吃亏太大，未避免重蹈覆辙，他把不少精力放在了道传之上，这般万一再有碰撞，那些教众也不至于一触即溃。

　　以往季庄、曜汉乃至微明，因为自身所处高度的原因，传下道法便就任由其自行传播，并没有过多关心，而他不惜俯低身段，亲力亲为，也的确使得自家道传崛起势头极是迅猛，并且他将足以威胁到自身道传的威胁尽数抹去，只留下能够用以磨砺推动的生灵，尽可能推动自家道传壮大。

　　张衍在看到相觉找寻到一处造化之地后，便就决定对其人发难。

　　他往前跨出一步，已是自布须天中走了出来，下一刻，就来到那一处造化之地前。

　　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取来宝莲气机，以推动力道之身向上攀升，而其余只是附带。

　　相觉察觉到张衍到来，却是惊疑不定，因为张衍这一次竟然是正身到来，若单纯只是寻他问及一些事，显然不必要如此。

　　他知此时回避不了，便从造化之地内出来，打一个稽首，道：“原来是玄元道友到来，有失远迎了，不知道友何事来我这处？”

　　张衍还有一礼，道：“今有一事事关你我，故是不得不来。”

　　相觉道：“还请道友明示。”

　　张衍目光投去相觉面上，道：“道友可知造化之灵么？”

　　相觉心中一跳，他尚还不知晓微明与张衍早便知道了造化之灵，只以为此事唯有自己最为清楚，没想到张衍此刻居然提及。

　　他微微低头，模棱两可道：“道友也知，我部分力量被劫力所困，失却不少忆识，有些事情并不清楚。”

　　张衍笑了一笑，道：“当年诸位大德为求上境，赋予造化之精意识，然则从中孕育出的造化之灵却是我辈之敌，且需吞夺诸位大德，方可补全自身大道。”

　　相觉故作惊讶，皱眉道：“原来我辈还有这等威胁存在，难怪我亦是感觉到，除了我辈法力之外，尚有股力量盘踞在诸有之外，不过如此看来，其应该也是如我等先前，正被劫力所困阻。”

　　张衍道：“虽这造化之灵仍被劫力所困，但其若曾吞夺某位大德，就可将之再度显化出来，并为其所用，便是同道之间也难以分辨。”

　　相觉抬眼看来，露出些许不悦之色，道：“道友这是何意，莫非认为我便是那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么？”

　　张衍笑道：“道友是与不是，贫道难以认定，道友自身怕也是难以证明，所以眼下只能委屈一下道友了。”

　　相觉暗觉不妙，沉声道：“道友欲做何为？”

　　张衍淡笑一下，道：“若尊驾万一是那造化之灵假托之身，这造化之地若被占据了去，却有可能被其利用，故是贫道不能容许尊驾得了此处，还望道友能从此处退了出去，道友放心，贫道不会将此地炼合，自然，道友若真能辨清此事，贫道自当将此处还了你。”

第一百七十六章 气意斗战夺莲力

　　相觉听了张衍这番话，神情微变。

　　他其实很想说微明一样无法证明自己是不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可不也是占据了两处造化之地么？为何你不去找寻其人？却是反而来找他？

　　但他不可能真的如此说，这非但无益于他摆脱眼下困境，反而还得罪了微明。

　　他也很是明白，这不过是张衍的一个借口而已，其人就不是来和他说理的，除非他能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造化之灵。

　　可是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况且他的确和造化之灵有着一点牵扯，那归来诸有就不是单纯依靠自身的本事。

　　他哼了一声，看向张衍，语带质问道：“道友说我可能是造化之灵，不错，我的确难以证实自身，可我也需问一下道友，纵然你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才得以成就，可那时也有不少破碎造化之灵入到诸有之中，不定道友便是其中之一，若是如此，我将此地让了出来，岂非更是不妥？”

　　张衍淡笑一下，道：“我若是造化之灵，岂会容你与微明道友存身此间？早把两位吞夺了，现在也不会来与道友好言相商了，直接动手岂不更好？”

　　相觉心中也知张衍为造化之灵的可能不大，否则造化之灵也不必要与他勾连，并暗中把他送回到诸有之中了，只不过试着强辩一下。

　　他明白现在自己要么就是隐忍下去，答应张衍的条件，将造化之地让了出来，要么就是干脆拒绝对方的提议，这里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斗战了。

　　只是他觉得没有什么胜算，张衍统御有布须天和多处造化之地，除了自身法力之外还能调动此中伟力，正面对撞实在胜数不大。

　　可是再仔细一想，若是一言不发就这么让了出去，却是显得自己心虚了，要是真被当作了造化之灵，那日后可就洗不脱了。

　　且这毕竟不是死战，若是能顺利按照自己设想来，其实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即便失败，说不定还能引起微明心中疑忌，因为张衍今次可来压迫自己，那么下次就可去压迫其人。

　　于是他沉声言道：“要我如此退走，却是绝无可能，我愿意向道友领教一二，若是不敌道友，那自是无话可说。”

　　张衍点首道：“既然道友有意论道，贫道自当奉陪。”

　　相觉面上忽然多出了几分郑重，道：“只是我与道友若是斗战，则诸有难免有所动荡，我有一个建言，不若你我各出一具法力等同之化身斗战，以此定下胜负，而正身则以法力护持诸有，如此免得因你我之力侵害诸有，道友以为如何？”

　　他觉得张衍伟力比自家高出不少，要是放开来斗战，他觉得胜望不大，而分身便就不同了，力量有其所限，布须天及诸多造化之地的伟力自是无法调用了，这就有一定取胜之望，而且这般即便输了，也能保留一些颜面。

　　当然，这里首先要张衍答应才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张衍看了他一眼，笑了一笑，道：“也好，道友尚有不少伟力被困阻于劫力之中，并不能拿出全力，贫道若这般胜你，怕你也是不服，就依此言。”

　　其实这对他来说无甚区别，他气、力双身相合，自气道成就大德之后，力道之身在未曾大成之前，暂且只能起到从旁相辅的作用，而在实力受限之下，反而更能发挥出力道之身的手段来。

　　至于布须天与造化之地这等伟力，只对付相觉一个人，他本来也没打算动用。

　　相觉听他答应，心下略略一松，精神也是振奋了不少，这般自己还是有少许胜算的，于是他心意一动，把伟力放出，化一道分身出来，同时正身也是缓缓隐去。

　　张衍亦是往后退去，同时留了一具分身，随即身影没入了虚寂之中。

　　场中只留了两人分身站在那里，只是尚未接触，在外伟力已是相互碰撞激荡，并朝外宣泄。

　　所幸双方用来凝就分身的伟力对于大德来说都是极其微弱的一缕，即便彼此对抗，只要不是长久持续下去，导致伟力无限拔升，那不至于瞬间就将诸有倾灭。

　　同样，因为双方所用伟力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一战全看各自斗战手段了。

　　微明在张衍找上相觉之时，亦是有所注意，见两人似要动手，也是尤为关注，如相觉所想，他也忌惮张衍实力，要不然也不会接受后者先前提议，只是他认为两人合力也没有什么用，目前仍需保持忍让。

　　而另一边，紫衣道人察觉到这里变动后，心中一惊。

　　他自前身崩灭后，他对张衍就警惕万分，因为不知双方谈话内容，他生怕此事是因自己与相觉勾连被张衍察觉到了，故是不敢多看，只是一眼之后，就往虚寂更深处退去。

　　而在布须天中，一众炼神修士的注意力却是不由自主被吸引过来，只是双方伟力波荡之处自然而然排斥外力，令众人感觉斗战之地十分模糊。

　　唯有青圣、神常、簪元等内求之辈，却是投入了全副心神前去感应，好似生怕错过了。

　　先前张衍曾经将那伟力寄托之形震散，让他们这等观战之人得益匪浅，可那只是大德伟力，不是大德本身，而这一次，却是真正大德之间的斗战，这等场面极其少见，若能见得，不知能获益多少。

　　此刻两具分身对峙之地，相觉打一个稽首，道：“上门是客，便请道友先行出手吧。”

　　张衍微微点了下首，这里谁先谁后各有优劣，既然对方让他先行出招，那他自也不会客气，于是缓缓抬手，张开五指对着相觉就是一拿。

　　大德各是执拿大道一部，简简单单一个手段，都是大道妙理显化，所以两名大德之间的对抗，便就犹如对弈。在双方伟力持平的情形下，就看谁人对道法解悟更深，看谁更能通过演化大道之法将对方逼入死局之中。

　　相觉见那大手拿来，立刻设法推演，欲以自身对道法之理解将这一攻势化去，于是一抬手，向外轻轻一推，霎时有无常之力引动，对着那遮蔽所有一切感应的大手就是轻轻一拨。

　　本来依照他推算，可以轻而易举将这一招化解了去，而后通过自己解悟到对方道法变化，寻找疏漏发动攻袭，便就能上来占据一定优势了。

　　然而张衍这一击不仅有气道之法，却还有力道之力蕴藏其中，他力道之身作为定世之基，立根于诸有之中，不是纯靠道法之解就可轻易撼动的，必须以足够伟力用以承托，方能接住。

　　所以相觉这一托上去，立刻发现到了不对，哪还不知是自己判断失差。

　　大德斗战，若攻守之中出了差错，那几无半途扭转之可能，只能靠自身承受，那己身之道立时会被对方削去一层。

　　大德之力与道同存，道若失去些许，那么自身力量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虽在事后可以找了回来，可在斗战之中显是无此机会的。

　　而放在弈棋之中，这就等若上来便先失一子。

　　他并不想交手之初就承受这等恶果，这必然对后续战局不利，所以这时需有物事替他承担，于是心意一引，一朵金灿灿得宝莲现于眼前，便将那大手生生托住。

　　张衍笑了一笑，只是起意一召，身外亦是有宝莲化出，只是一个摇晃，光华一洒，其上亦有无边伟力倾压过来。

　　相觉心中一凛，对付宝莲伟力，没有什么取巧办法，只能将自身法力分出相抗，不过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不及还手了。

　　张衍并不打算和他久持下去，心意引动之间，一枚宝珠凭空生诞出来，云烟渺渺，仙雾环绕，甫一出现，已然轰击在了相觉伟力之上。

　　轰然震动之中，相觉顿觉有些持守不住，他知道自己一时失机，已是陷入了极度被动之中，以张衍的本事，一定不会给予自己反手一击的机会，那还不如早点认输，至少场面不会那么难看。

　　于是他干脆把伟力一撤，任得这一具分身散去。

　　片刻之后，他正身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也是将宝莲收了回来。

　　这时他一皱眉，似是觉得宝莲少缺了什么，但好似又什么都未少，这可能是方才与张衍斗战有关，因他有部分法力未曾完满，这宝莲也非是真正完满，而且此刻也未曾感应到什么凶险，所以没有继续追究。

　　他打一个稽首，叹道：“此一战乃是道友赢了，我当遵从言诺，自此造化之地中退走。”

　　张衍意念一转，场中宝莲及太一神珠都是消失无踪，他道：“贫道先前之言仍是作数，只要道友能证明自身，贫道自会将此处还了道友。”

　　相觉没有再多说什么，身形转眼就没入虚寂之中。

　　张衍见他离去，便留了一具分身去往这造化之地，随后心意使动，已然回到了清寰宫中。

　　在玉台之上坐定之后，他一拂袖，便有一缕造化宝莲气机飘散出来。

　　此番目的主要就为得了取拿到这宝莲气机，其余之事只是附带，现在已然功成，那么下来当可以此推算力道之身攀升之法了。

第一百七十七章 劈开外玄又一道

　　张衍伸出手来，先前所得五缕宝莲气机依次从掌心之中浮现出来，与之前那一缕并列在了一处。

　　他感受了一下，在六股宝莲气机的搅动之下，那股潜伏在底下的独特力量已然显露了细微端倪，说明这等数目已是足够他进行推演下一步了，而不必再去另行找寻了。

　　他暗自点头，这与他先前推断的差不多。

　　要是再有少缺，虽他认为可以通过商量的办法从微明那里取来气机，但那样做也就暴露了自己目的了。

　　微明纵然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可消息传递出去后，无论是其人还是后来大德，一定是会有所防备的，这会对他后续找寻此物造成一定影响，现在能够避免那无疑是最好结果了。

　　他先试着以自身伟力推动六股气机相互碰撞，但是久久下来，发现那独特力量仍就是埋藏在极深处，这就像只是轻轻搅动水面，却无法对水底之下掩埋的物事造成什么影响。

　　他也是发现了，这气机碰撞遵循某一种道理，需要参透这里大道变化，才能窥见那股力量。

　　而且宝莲气机相互之间的伟力碰撞并非孤立的，由于其力量本身来自宝莲，所以也是使得他身边的宝莲产生了极其轻微的颤动，而宝莲越是完整，这颤动反而越是剧烈。

　　他知道这是由于强解道法造成的影响，如是这般继续下去，恐怕还未找到那独特力量，就会被微明、相觉发现这等变化了，除非能够找到正确门路，同时再以自身伟力加以安抚，才可避免这等事。

　　好在这里他早有准备，当下把心神一沉，入得残玉之中，在此中推演了起来。

　　只是一瞬之后，他双目一睁，心神已是从中转出，并看向了那六缕气机。

　　在他目光注视之下，六缕气机被自行交融汇聚到了一起，但仍是可以感觉到，那六股力量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接触碰撞。

　　同样是彼此冲突，可却没有了方才的生硬粗暴，而是自然顺畅，好似其等运转天生便该如此，可以看出，此中一切变化都是依循着某种道理。

　　而就在此等过程中，一股莫测之力开始从虚寂之中一点点被牵引了出来，虽是极其微弱，可毕竟是被他看到了。

　　对大德来说，只要能被自己望见的东西，并没有对抗的力量存在，那么就是自己可以所认知的，所以下来哪怕不用这六股宝莲之力，他也能靠着自身伟力将之引动出来。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众多现世似是比之前黯淡了一些，不止如此，连寻常炼神修士的伟力波荡也是一样变得微弱了些许。

　　而奇异的是，唯有纯以力道之身来观，方能察觉到这一切，在气道之身眼中，诸有一切不曾发生什么变化。

　　为此他深入观察了一下，发现此力并非吞夺诸有，而是将诸有原本的根底削弱了，若原本一是一，那么经此力量变动之后，则是变成了二方是一，若是继续下去，或许诸有将会不断进行这等变化，表面上什么都未曾改变，实际已然往某一个渺不可测的去处无限滑落。

　　然而这并非是诸有被这力量针对，而只是被波及罢了，这力量实则是在往至微之处探去，若是任由其无限而往，那或可撼动诸有根本之力。

　　这里唯有大德不受得此等影响、因为其本身已然在大道之中，而诸有之中无论怎么变化，都无法超脱大道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大德伟力足以倾覆诸有，而自身却是可以存在。

　　张衍思忖了一下，或许当所有宝莲之力汇聚到一处时，触摸到那真正至无，待万物归寂，才会将那有之力引动出来，进而才得辟开诸有。

　　他看得出来，这又是一条可以触及到大道源头的道路，其与气道之法只问自身有所不同，可谓简单直接，完全从外而来，以力破局。

　　这十分契合力道之法，若是他能拥有了这一层力量，那等于再执掌一部分大道，自身实力将又会大大向上提升一次，更近大道之源。

　　不过这么做等若是从宝莲之中窃夺大道权柄，在未得圆满之前，或许没有什么影响，等到真正炼成，那所有宝莲很可能便就无用了，到时怕只他力道之身就能够开辟诸有了。

　　只是现在远远还没做到这一步，所以暂时不必去多想。

　　他眼下需考虑的是，自己一旦踏出这一步，那大德或会有所感应，纵然无法算出他具体在做什么，也会设法布下许多阻碍，但为了对抗终归会到来的造化之灵，他是必须要走上这一条路的。

　　下定决心之后，他没有犹豫，意念一引，一点点将那独特力量引动出来，并筑入力道之身中，实际上从此刻开始，就已是与造化宝莲开始某种争夺了。

　　当他成就那一日，这六朵莲花本来能够引动的力量就会被他削夺过来一部分。

　　也就是说，原本只能由造化宝莲所执掌的力量，现在由于他生生挤入了进来，必然会少得些许。

　　好在宝莲分别拿在不同大德手中，若不曾有六朵以上的宝莲聚合到一起，是不会牵扯到这股力量的，所以现在用不着担心此事会被发现。

　　随着他逐渐将这力量引动出来，初时还好，可长久之后，便有一股沉沉压力过来，欲得其利，则受其力，这乃是原本宝莲承受之力转挪到了他身上。

　　而只凭力道之身本身相抗，却还稍稍欠缺了一些，所以要想将此力顺利炼合的话，这里就需要他气道伟力从旁相助了。

　　他笑了一笑，自己成就大德之前，是以力道之身作为定世之基，而现在却是反过来，需以气道伟力为辅，护持着力道之身往完满方向攀登了，这是阴阳转挪之变，却是自然而然符合大道之理。

　　正在他正身在此修炼之时，留在聚议大殿之内的分身却是睁开眼目，朝外看去，就见阵灵自外转了进来，躬身一拜，道：“老爷，青圣太上前来拜望。”

　　张衍颌首道：“请他进来一叙。”

　　少顷，青圣道人入得殿中，打一个稽首。

　　张衍与他见过礼后，便请得他入座，笑道：“道友一心向道，无事不会来我处，可是修行之上遇得疑难了。”

　　青圣坦然承认道：“今来见道友，的确是为修行之事而来。”

　　张衍笑道：“贫道分身每日在道宫之内讲道，莫非如此道友还嫌不足么？”

　　青圣道：“道友之传，自是有用，在下获益不少，近日已是有意冲撞二重境关，此番成败难料，故临行之际，特意来这处与道友打一声招呼。”

　　张衍失笑一下，道：“道友来此，当不只是为了这等事，有什么不妨明言。”

　　青圣稍作沉默，随后抬头，道：“既是如此，在下就直说了，”他抬手一礼，“此回我若不成，自是入得永寂，一切无需再提，而若功成，不知道友可否赐告那去往上境之法？”此时他又诚恳无比的加了一句，“在下若得成就，自不会忘却道友恩惠。”

　　张衍看其一眼，却没有给出答复，只是道：“道友且去吧，你若此番能回来，贫道自当会给你一个答复。”

　　某处造化之地中，微明正定坐于此间。

　　之前张衍与相觉一战，他不难看出，分身斗战还是相觉占了便宜的，可即便这样，其人还是战败了，甚至前后没有对张衍造成过哪怕一次威胁。

　　若是正身斗战，张衍还能调用布须天和众多造化之地的伟力，那更是无可阻挡。

　　他见到这等景象时，也是有过担心，要是张衍以同样借口来针对自己，那自己该如何？

　　不过再是一想，这等可能其实不大，因为张衍不可能将所有同道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既然已经针对了相觉，那就不会再来针对自己了。

　　同时他也是认为，这么对付相觉，目前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搜寻造化之地之人少得一个，那他找到此等地界的机会将是更多。

　　此时此刻，相觉正在虚寂之中飘荡，神情却是沉凝无比，他在寻思如何摆脱眼前困境。

　　现在他若找寻造化之地，那说不定会被张衍再度夺走。

　　这里看去只有两个办法，要么等到下一位大德到来，如此合数人之力，或能逼迫张衍退避，将造化之地让了出来成为众人同享之物，要么就是设法证明自己与造化之灵无关。

　　后者不用多想了，早在张衍要他证明时他便已是推算过，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哪怕造化之灵当真现出面前，自己也仍旧逃脱不了嫌疑。

　　除非他能力压张衍，那么他的话自然就是道理了。

　　这里唯有找回自己力量的方式最为简单，大德之伟力，完满与不完满时是完全不同的，便是手中造化宝莲也会恢复完整，斗战之能不是提升一点半点。

　　不过单纯靠他自己，可能仍需长久。

　　尽管虚寂缺裂，时时刻刻有自家伟力从劫力之中泄露出来，可这委实太慢了。

　　可这里若有人帮衬，则不一样。

　　他眼神之中渐渐多出了几分幽冷，先前那造化之灵帮助他回来，自然也就留给了他勾连其力的办法，他其实一直不想再与之牵扯上什么关系，所以才找到那紫衣道人，想在这里有所还报，及早了结此事。可现在按情况看来，说不得还要借其力一用了。

第一百七十八章 天生不逊转性灵

　　相觉耐着性子找寻到了一块造化残片，随后举身沉入其中。

　　他之前退出造化之地时却是将自己道传弟子一并带走了，此时也是送入了依附这片造化残片的现世之中。

　　毕竟传道之事他也费了不少心思，若是就这么抛弃了，还需从头来过。

　　而他料想，在自己不曾找到造化之地前，张衍应该不会再来理会自己了，此刻可以放心推动道传，并合造化性灵。

　　在此间坐定之后，他心意使动，找寻那造化之灵的伟力。

　　这一次尽管是主动与之勾连，可他对造化之灵依旧是十分忌惮的。

　　他未曾忘了，其人需吞夺所有大德方能补全自身大道，上回纵然伸手帮了他，也不过是为了达成这最终目的。

　　他本来也是担心，若是自己再次请其相助自己取回那损缺的伟力，说不定会被其做得什么手脚，所以宁可自己一点点收取伟力。

　　可他现在已然等不及了，觉得可以冒险一试，纵然有些许隐患，等到道身完全，只要造化之灵不曾落至诸有之中，那总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至于微明和张衍等人那里倒是不用去多管，纵然可能被其等察觉到什么，可自己已然被怀疑成造化之灵了，那做这些事又有什么好顾忌的？

　　在他搜寻之下，很快找寻到了造化之灵透泄入诸有之中的伟力，然而欲寻意而去时，却是被一股劫力所阻。

　　他发现无法再行深入，略一沉思，转入神意之中。

　　片刻后，那紫衣道人神意亦是到了此间，并打一个稽首，道：“相觉道友寻我来，可是为上回之事么？”

　　相觉道：“那事我尚在做，道友是知道的，要绕过那玄元道人气机并不容易，稍不小心，就会让其人抓住痛脚，这回许是我不小心，似被他发现了什么，不但寻上门来，还将我从辛苦搜寻得来的造化之地内驱赶了出去，想必这些道友已是见到了。”

　　紫衣道人点点头，道：“那不知我有何相助道友的？”

　　相觉道：“的确有一事道友帮得上忙。”

　　紫衣道人言道：“道友请言。”

　　相觉道：“而今我身不完满，故才在那玄元道人面前处处受制，我需道友背后那位正主助我取回被劫力所困的法力，只我落到诸有之后，却是难以与这位有所勾连，这里就需得道友助我传递此意了。”

　　紫衣道人表面似在考虑，可心中却是极不情愿，他自明白自身来处后，却从不愿意与正身有什么牵扯，而此前利用宝莲招引伟力归来，也是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想过之后，决定先答应下来，过后再随便找一个借口说正身那里没有回应便好，于是道：“道友之请，我会设法传告上去。”他顿了一下，“只是前次我拜托之事，还望道友多多留心了。”

　　相觉声音微冷道：“便是道友不说，我亦不会放手，此番回去，我便会盯紧此事。”

　　尽管表面看去他是因约斗不敌而退让，可也掩盖不了他是被张衍从造化之地内赶了出来的事实，这极大损伤了他脸面，故是决定给张衍找更多麻烦。

　　三载之后，镜湖之中，演教法坛所在。

　　张蝉正在供奉殿中打坐，一名演教弟子匆匆入内，躬身道：“报告真人，那两人已是送来了，该如何处置，还请真人示下。”

　　张蝉道：“看起来就是了，你退去后把孟壶唤来。”

　　那弟子一拜之后，便出殿安排去了。

　　没过多久，孟壶来到殿内，躬身一礼，道：“听闻老师相唤，弟子这就来了，不知老师有什么吩咐？”

　　张蝉道：“教中有两名弟子到此，其等出身与你相同，只是而今受人蛊惑，心境不稳，只是他们也曾为演教立下不少功劳，后因教中变故又转过一世，就这么处置了，也是可惜，你两次皆不曾被人左右意志，足见心性坚定，故是让你去劝诫一番。”

　　孟壶前两次所遇到的异象都是与张蝉说了，张蝉也不在乎此事，自己弟子乃是造化性灵，那一定是会遇到这等事的，他认为自己以往潜移默化做得已经足够多了，若是孟壶被区区几个梦境动摇了，那就说明造化之灵根本没有被教化的可能。

　　好在结果让他颇是满意，尽管孟壶与寻常修道人比起来有些微不同，但总算没有偏离他的教导。

　　孟壶对于那两人也是好奇，他还没见过自己以外的造化之灵，当即道：“弟子这就前去。”

　　张蝉道：“慢着，这两物你拿了去。”他一甩袖，两张符箓化作灵光飞出。

　　孟壶拿来收入怀中，再是一礼，道：“那弟子走了。”

　　张蝉道：“去吧。”

　　他也没问孟壶能不能成，此也只是姑且一试罢了，若是不能，将那二人直接料理了就是，没有那么多麻烦。

　　孟壶出了大殿，在法符指引之下来到一处海崖底下，看守之人道：“护法，这两人关在不同地界，可要弟子去把另一人锁来此处？”

　　孟壶道声了好，就往崖上来，片刻后，就到了崖顶。

　　这里四周被一圈禁制所围困，一个小童站在圈内，看去明明只是小小年纪，却是一脸傲然，学着大人一般负手立在那里，问道：“你是何人？”

　　孟壶摸了摸下巴，道：“嗯，说来我应该是你失散许久的兄长。”

　　小童抬起下巴，不屑道：“胡说，我乃天生地长，造化生成，哪有你这等兄长？”

　　孟壶道：“巧了，我也是天生地长，造化生成。”

　　“我生来不凡，资质高绝！”

　　“我也是生来不凡，资质高绝。”

　　“我观理便明，无有不通，修行从无碍难。”

　　“我同样是观理便明，无有不通，修行从无碍难！”孟壶瞄了他一眼，似乎在说，你我这般相似，还敢昧着良心说我不是你兄长？

　　小童涨红了脸，大喊道：“我们不一样！”

　　孟壶想了想，十分赞同道：“对，我们不一样。”

　　他可不会被人轻易蛊惑，动摇心境，这小童与他确实差远了，不过他也能理解，如自己这般人世上的确不多了。

　　小童气呼呼道：“说不是就不是，若不是演教束缚了我，使我天性难以数张，我成就当比现下多出十倍不止！哪会与你相似！”

　　孟壶摇头道：“不对，非是演教束缚了你，而是演教救了你的性命。”

　　小童恼道：“又是胡言乱语，我虽自小被演教寻来，可托世父母仍在，明明我五岁之前就能修道，却到我五岁之后方才教授我道法，这又如何算救了我？”

　　孟壶慢悠悠道：“我辈造化之灵生来便是修道种子，若不能为人所用，造福世间，那亦不能令你成害，如今在我演教照拂之下，不至于成为祸害，反而平安修持，看似演教是拘束了你，可你仔细想想，这是否是救了你性命？”

　　小童被他这么一说，觉得好像是有几分道理，可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疑声道：“是这样么？”

　　孟壶走上前几步，叹道：“我不做你兄长也是可以，就让你一回，就做你义父算了。”

　　小童一怔道：“义父？”

　　孟壶满意点头，上前摸了摸他脑袋，道：“乖。”

　　小童小脸之上满是愤怒，一把将他手拨走，退后道：“妄想！我便是一头撞死在这里，也不会来认你做义父！”

　　这个时候，那弟子带了一人走上来，对着孟壶一礼，道：“护法，人已是带来了。”

　　孟壶望去，便见那人乃是一名年轻修士，面皮白净，看去倒也温文尔雅，然而眼神阴鸷，看人时微微低头，似在暗中窥望，他似察觉到了孟壶目光，也是上来一揖，道：“这位便是孟护法了吧？”

　　孟壶奇道：“你认得我？”

　　那年轻修士笑道：“孟护法身份虽然他人不知，可在心界之中却早有人告知于我，我本以为你我当是一路人，却没想到今日孟护法却是来当说客，说来在孟护法之前，有五个设法劝说我之人，可都辩不过我。”

　　他昂起胸来，“似我辈造化之灵转生，夺天地造化，未来成就无可限量，将来问得大道亦是易如反掌，而在演教之中，为奴为仆，再了得也不过一打手耳，又何谈超脱，又何谈逍遥？”

　　那小童听得双目放光，连连点头。

　　孟壶认真道：“教中授你道术，传你本事，教你如何做人，你莫非都忘了不成？”

　　年轻修士嗤了一声，道：“少了他们，我自己莫非修不成道么？看天地，辨日月，识经纬，察阴阳，处处可以寻道，演教把我等找了过来，不外是忌惮我等，好就近监看罢了，出了这樊笼，我辈方可一展所长。”

　　孟壶叹道：“没救了啊。”

　　他拿出那两张符箓，对着其中一张轻轻吹了口气，那年轻修士倏地瞪大了双目，随即身躯之上有裂痕蔓延出来，他望了自己几眼，只是退后了几步，便哗啦一声散成了满地碎晶，几个呼吸之后，化作了一地漆黑粉末。

　　孟壶甩了甩手，将手中符箓灰烬散去，随后似想起什么，偏头看向小童，捏着另一张符箓晃了晃，道：“你怎么说？”

　　“义父！”

　　小童俯下身来，恭恭敬敬一个头叩下来，道：“儿子拜见义父。”

第一百七十九章 观法截气化剑衣

　　张衍在气道法力辅助之下，一点点将那力量牵引出来，再炼入力道之身中。

　　力道之身此时已可炼化诸有万物，而一旦有上层力量融入进来，就可推动功行攀升。

　　这里本来不只是依靠简单的吞夺就可完成的，还需要懂得大道变化，并使以功法妙诀转运配合。

　　可到了大德这一步，只要意念到了，那么这一切自然而然便可成就。

　　随那力量不断炼入身躯之中，他能推断出来，这一步骤距离完成当也用不了多久了，甚至他若有意推进，那么再快上一些也是无妨。

　　因为从道理上说，只要他气道伟力足够，就能抗住所有那力量带来的压力。

　　而且他还有布须天和造化之地为后盾，便是有什么万一变化也有办法应付，所以稍加激进一点也是无妨。

　　这还仅是力道之上得来的好处，此回对抗此力，他亦是解化了这里道法，对大道之领会无形中又增进了一层。

　　若不是还有造化宝莲存在，说不定这部分大道已是被他占夺过来，而现在仅只是同享。不过若能将所有宝莲气机都是寻到，自能将这一部分大道纳入己身。

　　他在闭关二百载之后，力道之身才是淬炼功成，但这并非圆满，只是将通向最终之路的根底筑牢。

　　他此刻已是不再引动那些独特力量了，可周围用以抵抗的伟力尚不能撤回，须得设法将此力抚平才好。

　　于是心意一转，那六股相互冲撞的宝莲气机徐徐散开，少了牵引气机，那力量如无源之水，再无半点泄出。

　　不过已然入到诸有之中而又未曾被他炼化的力量，一时之间却是回不去了，要是放任不管，其永远不会消散，还会不断倾压诸有之内的一切。

　　这力量并无法炼化，所以要么以自己伟力将之镇压，要么另寻办法挪为他用。

　　他考虑下来，却是想到了一个主意，决定将之凝合成为一件宝物，这样不难解决此事。

　　他伸指一点，自身上化出一缕精气，与之混合一处，并以意念束缚，就见诸多道法在里浮动映现，过得片刻，其化成一件玄色大氅，披落在了己身之上。

　　这件大氅纯粹是依靠他力道之身镇压，当然这里不必他花费什么气力，只要在身旁近侧，就可一直维系下去，若是到了别处，却是有崩散之虞。

　　要有下来与敌斗战，一旦遭受外力倾压，又无暇顾及之时，此衣可以稍稍替自己分担一二。

　　而自己所修力道之法若是有机缘接触到那莫测之力，并修持圆满，那么此衣甚至可以一同得了这般好处。

　　他把衣袖抖开，扫了一眼，心中忖道：“而今守御有造化之地和这宝衣，攻袭之上只有太一神珠，却嫌少了，不妨再祭炼一件出来。”

　　念头转此，他心意一唤，便见一团清光浮于面前，却是将清鸿剑丸取了出来。

　　与相觉分身斗战时，他考虑到速战速决，将太一神珠祭了出来，这重作祭炼的法宝也算是未负所托，几在一合之下就迫得相觉认输。

　　但由此也可看出，相觉只是自觉不敌，担忧场面上输得太过难看这才提前退缩，并不是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

　　假设被两名或是三名大德围攻，只太一神珠稍嫌薄弱，那有剑丸傍身，却能弥补此中些许不足。

　　这剑丸之前他已设法提升过一次，不过大德掌握有无之道，若在此境之下，任你再如何了得，伟力笼罩之下，瞬息间就可将你送入虚无之中。

　　所以也当打开大道之限，再是淬炼一番。

　　这剑丸与他心神相合，纵是送去大道之中，一念之间，就可召引回来，倒不必如太一神珠祭炼之时那般小心翼翼。

　　他把手托起，对着剑丸望有一眼，上面顿时绽开无限清光，待光华散去之后，手中已是空无一物，不过只是瞬息间，一点灵光从虚无之中绽放，倏尔化为龙眼大小，清光一凝，又是还回了原来模样。

　　他微微点头，心神一引，就将之收了起来。

　　这里事了，他便起意外顾，见分身那处又是寻得一处不大不小的造化之地，目前已是占了下来，并在依附其上的现世之中传下了道法。

　　只是他再是扫视一眼，却发现这造化之地中异类陡然增多了不少，还有罗教、德教之人也是死灰复燃。

　　且不止此间，除布须天外的几处造化之地都是如此，令得演教的扩张势头一时也是放缓了。

　　不难见得，这背后定然有一股伟力推动。而能不知不觉侵入界中，则应该是造化宝莲之力无疑了。

　　他略作察看，这伟力现在已是撤走，不由哂笑一下，现在诸有之内持有宝莲之人无有几个，而敢暗中做这般手脚的，除了相觉别无他人。应该是其人不忿先前被驱赶出了造化之地，方才做出了这等小动作。

　　不过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妖魔异类暴增无数，罗教、德教再度兴起，这都是在演教地界之上，光靠演教自身可能应付不了。

　　他思索了一下，他自身伟力不便插手具体事宜，不过这里倒是可以令九洲修士出手相助。

　　思虑一定，他当即唤来景游，命其携得一道符书下界，告知九洲修道人，其若有余暇，可以相助演教修士剿灭外道。

　　演教总坛之中，自高晟图闭关后，就将事机交给了高果，他是最早跟随高晟图之人，道法功行又是在教中最高那一层，所以教众还较为信服，就连唐由也是服气。

　　不过他虽是暂代掌教之责，可毕竟没有高晟图的威望，实则他也只能管得了布须天演教道众完全执掌的一些地界，而其余分坛则大多数都是放任。

　　而布须天之外那些造化之地的演教道众，虽是依靠张衍伟力立下的界门能够往来交通。但因为那里地界也是极广极大，立教之初与布须天演教也没什么牵连，所以总坛管束不了多少，只是各是派遣了一个使者长驻。

　　但是近来这些分坛教众不断上报，说是接连遭遇大妖侵袭，恳请总坛派遣人手相援。

　　高果也是有些头疼，现在演教虽是还在不断扩张，可是大多数是在无有灵机的地界内打转，而灵机兴盛之地却是少有完全占据的。

　　这是因为有灵机之地，总归是有修道宗门和妖魔凶怪的，修道宗门只要不来惹演教，自也不会有什么冲突，可凶怪妖魔却不在此列，因此剿杀异类，不但可以减少人道威胁，还可以扩大势力范围，这也是演教长久以来的做法。

　　可这不是一两个上境修士就可解决的，可以说多少人手都填不满。

　　他正为此事发愁之际，有弟子前来禀报道：“主事，界外来了一位柯道长，说是与我演教商议携手对敌妖魔一事。”

　　高果道：“不知哪一个宗派之人？怎么找到了此处？”

　　那弟子道：“这道长自称是来自还真观。”

　　高果道：“哦，那也算是自家人了，快快拿我主事符诏，去将这位请了进来。”

　　到了他这个地位，已是稍微知道一些事了，还真观掌门似与自家教祖有着极深渊源，以往两家弟子经常有相互帮衬之事，只是彼此上层倒是还从未见过面。

　　少顷，一名高瘦道人走了进来，打一个稽首，道：“贫道柯不逾，见过高主事。”

　　高果还得一礼，道：“道友远来，有所怠慢了，还请入席安坐。”

　　柯不逾谢过一声，安坐下来。

　　高果道：“方才听底下弟子之言，道友此来是为助我对敌妖魔？”

　　柯不逾正声道：“正是，敝派掌门有令，说是贵教眼下人手局促，遇得不少难处，故特命各处分观相助贵教剿灭外道异类，贫道则负责我两家往来交通一事。”

　　高果一听，心中一喜。还真观在诸天万界同样有不少分宗下院，又擅长降伏魔头，所以与演教打交道也是最多。

　　若只是来得这柯道人一人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但要是得了还真观鼎力相助，那便不同了。

　　他起得身来，一揖道：“多谢贵教相助，果在此谢过了。”

　　“哪里哪里。”柯不逾连忙站起，避开他这一礼，又捋须笑道：“贵教也是眼下才遇得这等为难之事，以贵教之势，再过得个数千上万载，当就有足够人手应对此等事了。”

　　高果摇头道：“哪有这般容易。”

　　说来演教功法在入门极是简单，无需外物就可修成，到了哪里都可迅速站住脚，可越往上走越是困难，对心性意志的要求极高，他认为能维持住现今占据的地界便就不错了。

　　要是真的人手充足，那势力不知道要庞大到什么地步，到时就不是与异类妖魔之争了，而是要与诸天万界的修道宗派产生矛盾冲突了。

　　不过演教上层脑子都很清醒，所以一直对诸天宗派保持友善，而就算真有那么一天，也会对内加以约束，不会轻易与之结怨。

　　两人再是商议一阵，便将大致事宜定下，此时弟子又来报，道：“外面有一位元道长来访，说是要借我演教界门一用。”

第一百八十章 身失本心漏天算

　　“元道长？”

　　高果看向柯不逾，道：“不知柯道友可是知晓这一位么？”

　　柯不逾想了一想，心中一动，笑道：“我倒是知晓一位，若真是此人，那与贵教可是大有渊源，不定也是为贵教之事而来，且这位法力广大，若有其出手，贵教不少麻烦当不难解决。”

　　高果听他如此说，不由得慎重了起来。

　　他至今没有见过教祖，但已能肯定是诸天之上某一位大能，大能亦有弟子及亲近之人，他们演教秉守规矩，从不主动去打听这事，但是遇到可能与教祖相关之人，向来是以礼相待。

　　他道：“既如此，我当亲自出迎。”

　　柯不逾道：“我随高主事同往。”

　　两人一同出了演教总坛，到了界门之外，便见那里站着一名黑衣道人。

　　柯不逾一见，对高果点了下头，而后走到其人前面，打一个稽首，道：“还真观分宗执事柯不逾，见过元上真了。”

　　“柯道友有礼。”元景清抬手还有一礼。

　　高果也是上前见礼，道：“在下是演教总坛主事之人高果，不知元上真此来为何？”

　　元景清回答十分干脆，道：“专为剿杀异类妖物而来。”

　　柯不逾眼皮一跳，虽然这位语声不高，也说得很是平静，可他分明感受到了背后那无边杀机。

　　高果想了一想，道：“如此……”

　　他一招手，有一枚玉简落下，“我演教教众现下所知大妖凶怪都是记载其上，不过因为弟子修为缘故，有些凶邪未必能够见得。”

　　他再在其上一拂，一缕光华入得其中，随手递至前方，“元上真凭此物，可用我教任意一处界门。”

　　元景清点首道：“有此已是足够了。”他一挥袖，将玉简收入其中。

　　高果看他无意久留，道：“我带元上真前往界门所在。”

　　元景清道：“不必劳烦高主事，唤一名弟子带路便好。”

　　高果当即唤来一名弟子，嘱咐了几声，元景清打一个稽首，便随那弟子去了。

　　柯不逾道：“贵教放心就是，这位元上真最是痛恨祸乱世人的妖物邪怪，有他出面，这些异类逍遥不了多久。”

　　元景清随那弟子而往，很快来至一处法坛之前。上有一道光幕，如水波荡漾，晃动不已，比山海界中界关更是宏伟壮观。

　　那弟子道：“上真，凭此界门，便就可去得任意一处。”

　　元景清点点头，随手给了其一瓶丹药，道：“你去吧。”

　　那弟子欣喜接过，躬身一礼，便就下了法坛。

　　元景清将玉简拿出，意识在里转有一圈。

　　这一次张衍发得告令，九洲修士可受演教之请剿杀妖魔异类，而演教自当以供奉相待。

　　虽说张衍此回没有令自家弟子去做此事，可他认为有必要为师分忧。

　　再则，他正好想配合元辰之法，祭炼一件趁手宝物。

　　此宝若得成功，以后若要剿杀妖物，根本无需照面，只消以意相感，配合功法就可隔着万水千山将之杀死。

　　不过这里至少需得斩杀万数大妖，且数目越多越好，只这里最麻烦的是，这些大妖各自分散在诸天万界之中，找寻起来很是不易，所幸演教弟子遍布诸界，还有去往任意一处的界门，两者之间配合起来却是正好。

　　片刻之后，他已是选定了一目标，于是甩开袍袖，往那光幕走去。

　　只觉身躯一沉，他已然是走过界门，来至另一处法坛之上，稍作感应，此间乃是一处宏大地陆，抬头望向天穹，有无数星辰闪烁，心意一转，身形已化清光，往某一颗地星行去。

　　守坛弟子本在打瞌睡，只感觉界门有动静，连忙睁目去观，却未见到任何一人，知道是有上境大能路过，连忙拿出玉碟记下一笔，又将之由界门报去门中，稍候见得回应无碍，这才放下心来。

　　元景清此刻已是到了首先选定的目标之前，他静静望着眼前这一颗表面看去很是寻常，实则内里已是被掏空的地星。

　　地星之上长着一株巍巍巨树，树冠遮天蔽日，其根系遍布所有地界，这乃是一头凡蜕层次的大妖。

　　其名为季柳，这一株妖物在成长之际，就已是将地星之上所有生灵的血肉神魂都是吞吃干净，而现在，则是在不断攫取地根之上的灵机。

　　待把这地星所有的灵机榨干后，其就会以法力挪去下一处，然后重复此般行为。

　　演教之人先前不明就里，曾派遣弟子到此，整整三百余人，最后只有二十多个乘坐飞梭跑了出来，便将此事报上了总坛。

　　但是现在演教之中，达至这个层次的人很是稀少，还各有重任在身，在未得余暇之前，不可能为了一个已然没有世人存活的地界专门跑上一回。

　　元景清一甩袖，便有一枚天梭往那地星飞去。

　　那季柳察觉到外来威胁，无数枝干扬起，密密麻麻伸向天中，只是一瞬之间，便将整个地星裹了起来。

　　元景清此时没有再做什么动作，只是平静看着，那一枚天梭直接落到了某一根枝干之上，但是却并没有穿透，也没有造成什么惊天动地的破坏，只是钉在了上面。

　　这一瞬间，季柳却安静了下来，但几个呼吸之后，其忽然暴动起来，近乎疯狂般甩打枝干，似是想在摆脱什么。过得没有多久，便见原本粗壮的枝干渐渐变得干瘪幼细起来，同时那高大树冠也是萎缩枯干。

　　不止如此，那一株巍然巨树以肉身可见的速度往下退缩，只是百来呼吸之后，就退还为了一株一人来高的枯瘦柳树，只有根系那里还有最后一点灵性，但是呆滞死板，仿佛其原本万千年的修为根本不曾存在过。

　　元景清身躯一晃，落到了地星之上，只是一招手，就将此株柳树收入了袖中，他一个挪遁，瞬息回得界门之上，脚下不停，穿过界门，继续找寻下一个下手目标，在凑齐万数大妖之前，他暂时不会罢手。

　　虚寂某一处，紫衣道人面色难看无比，那次与相觉会过面后，他表面答应其人将欲图取回力量之意传递给正身，可心中却是打定主意不去理会此事。

　　然而就在方才，他却发现自己已是在不知不觉中将此事做成了，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去做得这件事的。

　　更为关键的是，他从定中出来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停留在原来驻落之地，而是换了一个地界。

　　他心中不禁有所怀疑，自己很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又自我崩散了一次，现今之身是又一次凝聚出来的，只不过是继承了前两个身躯的识忆罢了。

　　这一切若是属实，说明他有些举动并不受自我控制，甚至会有另一个自己冒了出来替代自己行事，这让他心中满是惶恐惊怒。

　　待冷静下来后，他便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等制束。

　　这时他好像想到什么，将造化宝莲托了出来略略一感，发现有一股力量即将落下，却不知这会是相觉那失去的一部分伟力，还是又一位大德即将落下。

　　清寰宫中，张衍自力道之身再得进展之后，就在揣摩观望这里道法，而此时在他感应之中，却是能察觉到相觉和紫衣道人手中宝莲的位置及具体变化。

　　这若放在斗战之中是十分巨大的优势。要是再配合自身感应，他甚至能掌握宝莲背后御主的某些动向。

　　不过他的感应也是稍放即收，若是关注太过，势必会引发相觉的警惕，维持现在这般已是最为合适的了。

　　在细研之中，不知不觉又是转过百余载。

　　定坐之中，他觉有一股伟力异动，稍稍一算，知是微明正往他这里来。

　　于是他等有片刻，正身便出得布须天。

　　微明此刻已至，见他出来，稽首言道：“道友有礼了，今番来此，却是按照前番约定，将治下造化之地与道友换来观摩。”

　　造化之地实则着实不少，因为现在就算已知的造化精蕴所在全部聚集起来，甚至加上布须天，也远远达不到当日造化之精的程度。

　　只是最为容易找寻的造化之地现在差不多都被找出来了，剩下的都是藏于虚寂深处。

　　他有种感应，自己在下一位大德到来之前已是很难再寻到其他造化之地了，那还不如先行交换观摩，这样不管后来大德会做什么选择，他都不至于吃亏。

　　张衍点了下首，这事他早便答应了，自不会违诺。

　　其实若是有等同于布须天的所在，他也不介意换来观摩，这些终究是外物，能被自家所利用的才是真正有用，当即一挥袖，将治下三处造化之地门户打开了，道：“道友可随意观摩。”

　　微觉心中一跳，他此刻手中握有三处造化之地，这一点并无瞒过张衍，可令他心惊的是，张衍所给出的三处造化之地，那里面造化精蕴与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造化之地居然大致相同，这说明张衍所能看到的东西远比自己之前以为的还要多。

　　他摇了摇头，把心思压下，决定先行观摩造化之地，其他先摆在一边，可正准备如此做时，心头微微生出一股异样来。

　　张衍这时似也有所觉，目光微闪一下，抬首往虚寂破裂之处看去，那里有一股力量似正往诸有之内归返。

第一百八十一章 遗空旧力再聚凝

　　张衍可以望见，这股力量之中混杂着许多伟力，都在试着往诸有之内突破，不过在劫力制压之下，其中唯有三四股有望挣开枷锁，突破出来。

　　而当中一股最有可能成功的气机令他有熟悉之感，当是自己曾经打过交道的熟人。

　　他稍稍一辨，已然辨出此人为谁。

　　心下一转念，这人若是归来，那么眼下平和局面或许就会被打破。

　　不过他长久以来一直做着万一准备，就算事情真往他所预计的方向发展，只要他自身力量足够，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微明对着虚寂缺裂之处凝视许久，心中却是感觉那里有些不谐之处。

　　有大德归来确实在预料之内，但在他推算中，下一位同道其实到来较晚，而今却是来得及早。

　　他之推算在一般情形下是不会出错的，除非这里有什么额外的力量在推动。

　　他不由想到了造化之灵，心中顿时多出了几分警惕。

　　他缓缓收回目光，并对张衍言道：“道友，看去又要有一位同道归来了。”

　　张衍点首道：“不错，其势已成，当得归来。”

　　微明试着言道：“我观那最有可能归来之人，其化身似之前与道友有过争斗？”

　　张衍笑了一笑，道：“伟力化身毕竟是化身，非是其人全部，只要非是造化之灵，又不主动生事，贫道自不会因过往之事迁怒这位。”

　　微明不觉点头，不过他也知，张衍不去找麻烦，不等于这位没有动作，甚至他也有极大可能会被卷入进去。

　　可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有利于自己之事，且还有可能做成，他一定是会毫不犹豫去做的。

　　因是那力量到来不是片刻之事，故在结果未曾出现之前他也不再多作关注，只一挥袖，也是将自己治下那三处造化之地开了门户，并打一个稽首，道：“还请道友观摩。”

　　张衍微一点首，就往这三处造化之地中观去。

　　他长久观摩布须天这等地界，对造化精蕴已然十分熟悉，这几处造化之地都不如何强盛，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尽解其中玄妙。

　　虚寂某处，相觉本在定坐，忽然间却是醒了过来，他也是察觉到了那一股力量正在渗透入诸有之中，一时间，不由得精神大振。

　　他也做过推算，下一位大德到来还要在许久之后，故是在他猜想之中，这等动静应该是紫衣道人沟通到了背后正身，所以那造化之灵在试着将自家伟力送了回来。

　　其实他对此事本来是不抱什么希望的，造化之灵同样也是深困劫力之中，并不见得真能展现多少威能，上次能助他找寻到造化宝莲回到诸有，他猜测很可能是诸有之内有无数造化性灵和造化之地的缘故，这些东西与之本就是一体，再加上他自身伟力气机，所以寻到宝莲稍加容易。

　　而要将自身伟力送来，那便不是简单之事了，需得突破劫力不说，还需从与一众同辈的法力纠缠之中冲破出来。

　　他认为这里应该是对方给自己找寻了一个机会，但仍需他自己加以接应才有可能功成，于是不敢怠慢，当即将造化宝莲托起，试着将自身伟力徐徐牵引回来。

　　这一试下来，的确有一丝丝力量被取拿回来，便连忙收入己身之内。

　　只是随即他感觉有些不太对劲，这些伟力固然被他所收回，可比之平时仅仅只稍稍多些，说明这背后其实没有特别的力量推动，仅只是他自家在接引罢了。

　　再是察看了片刻，不觉眉头皱起。

　　他发现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又有一位大德即将归来，其几乎是将所有可以突破入诸有的缺口都是抢占了去。

　　照这么下去，他取回的伟力只会越来越少，而待那位归来，连这等仅有的牵连也将会断了。

　　他不由得怀疑，如果这一次突破劫力之举真是造化之灵所为，其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推动这位入至诸有，而非为了帮他。

　　不过他并没有丝毫恼怒，因为此刻再来得一位同辈的话，若能将之拉到自己这边，实际上比他找回所有伟力来得作用更大。

　　他心下暗忖道：“看来下来局势，唯有待得这位回来，方能观得清楚了。”

　　而虚寂缺裂所在，那一股气机在渗透许久之后，终是将其余所有力量全数排开，并往虚寂之内冲入进来。

　　大德伟力入世，劫力外泄，顿时引得无数现世晃荡不已。

　　张衍这一次未曾有所动作，微明归来之际，乃是他以造化宝莲承托劫力。

　　而相觉归来，则是微明做得此事，故是这一次，若想保得诸有完全，那理所应当该是相觉出手了，这彼此应当心照不宣了。

　　相觉此时没有犹豫，他治下连一处造化之地都没有，自是不愿意看到诸有覆灭的，立便意念一引，将造化宝莲祭了出来，把那劫力承托住了。

　　而那伟力倏尔一聚，与此同时，紫衣道人只觉宝莲之中那季庄寄存的一缕气机忽然窜动，而后一股力量就将其接引走了。

　　下一刻，一道身影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却正是那季庄道人，其人回到诸有，立刻招来宝莲，将自身伟力寄托入内。

　　只是这个时候，他微觉有异，却是感觉到宝莲之中似是少缺了什么。

　　可再一观，莲瓣齐整，不缺一片，略一沉吟，认为或许还有一部分力量未得回归，所以才会如此。

　　就在思索之间，却忽感有人神意过来，念头转了转，却是并未抗拒，心神一动，已是入到了神意之中。

　　莫名之地中，相觉早是等在了那里，见他到来，打一个稽首，道：“贫道相觉，季庄道友，有礼了。”

　　季庄抬手还有一礼。

　　相觉笑道：“冒昧唤得道友来此，是有一桩事关我辈之事，不得不与道友说个明白，还望道友勿怪。”

　　季庄看他一眼，道：“哦？不知何事？”

　　相觉道：“道友既是归来，当也能察觉到这诸有格局与造化之精未曾破碎之前已是大为不同了。”

　　季庄颌首道：“比之以往，更是易于我辈寻道了。”

　　相觉意味深长道：“可是同样多出来了不少阻路之人。”

　　季庄沉默以待，没有说话。

　　相觉却是一笑，道：“道友可知造化之灵么？”

　　季庄回言道：“这倒不曾忘了。”

　　相觉暗自点头，季庄既然清楚此事，说明其归来伟力或许更为完整，毕竟先前其曾有一部分力量已然落在虚寂之中了。

　　他道：“而今我所忌惮之人，唯有两位，一位就是那造化之灵，此僚需以吞夺我辈，才能补全自身大道，而另一位，则是那玄元道人！其人占据布须天，又将迄今所见多数造化之地收在治下，且不予我等观摩，如此我辈欲寻之道，却是被其生生阻住了。”

　　季庄看他一眼，道：“我听道友言语，似是在那玄元道人处吃了什么大亏？”

　　相觉也不否认，坦承道：“那玄元道人以防备造化之灵为借口，与我约斗一场，其人有布须天和诸多造化之地为后盾，我着实难以匹敌，最终棋差一招，未能胜他。”

　　他顿了一顿，笑道：“我观季庄道友，先前留存于诸有之内的伟力，当也是被这位玄元道人所除吧？”

　　季庄对此没有否认。

　　他收回了所有伟力，自也是知晓了此前所有事。

　　不过他毕竟并不是原来那位季庄了，亡去的只是他伟力分身罢了，且他如今已是成功归来，所以心中并无多少波澜。

　　只是张衍夺去了镜湖，要说他完全没有意见也是不可能的。

　　可比起这个，他更忌惮造化之灵，其能把借托化身放入诸有之中，这里很是难以分辨，所以他对相觉其实是抱有一定警惕的。

　　相觉知道，仅凭自己很难取信于人，唯有利益才能将之打动，所以又拿出了自己在微明之前所说的那一套，试图说服季庄与自己一同逼迫张衍让步，好让诸人同享那造化之地。

　　季庄听过之后，思忖一下，其实这办法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让张衍把造化之地交了出来，这等做法，对他这样的后来之人的确是很有利的，可前提是能够压制住张衍。

　　布须天毕竟是布须天，两人联手可拿之不下，而且在他到来之前，已是有两人，能做到此事恐怕早便做了，故他道：“我观此间，除那玄元道人之外，还有另一位道友已然归返，不知其人如何说？”

　　相觉笑了一声，道：“我这便将这位道友请来。”言毕，他当即起神意相召。

　　片刻之后，微明出现在此，并打一个稽首，道：“见过两位道友了。”

　　季庄、相觉二人也是与之见礼。

　　待相互问礼完毕，相觉直接对微明言道：“我与道友此前有约，若得时机成熟，当与诸位同道同享造化之地，未知道友可还愿意遵守言诺么？”

　　微明看了看二人，道：“两位道友以为，时机已是到了么？”

　　相觉笑道：“我之前与那玄元道人有过交手，对其实力略有了解，如只二人，的确难是这一位的对手，可若三人联手，却是不难压倒其人。”

第一百八十二章 问道意同心有殊

　　微明心中判断了下，他们三人联手，拿下布须天或许未必够，可是逼迫张衍将其余几处造化之地让了出来，却还是有几分可能的。

　　他看向季庄，其人若是同意，此事才有做成的可能，若其不愿，那就只有继续等待下去，他有造化之地在手，倒是不用急在这一刻。

　　季庄略一沉吟，三人联手，那么造化之灵的威胁就可暂且忽略不计了，便是此刻真混在他们中间，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他看向相觉，道：“听相觉道友言说，上次以分身约斗定了造化之地归属，那这一次是否也可寻那玄元道人做一场约斗，也免得当真撕破脸皮。”

　　微明摇头道：“此事不用太过指望，我三人怕是没有谁敢言能在单打独斗中胜过那玄元道人，可我若以多压少，其人怎么也不会答应的。”

　　季庄再是一想，道：“不管如何，主动寻去，有理亦变无理，我以为，还不如等这位上门，届时再提出约斗，那么或可让其人做出让步。”

　　相觉神情动了动，道：“道友之意，是我等先寻造化之地，若他又来逼迫，那么我可反过来拿捏于他？”

　　季庄点头道：“正是如此。”

　　微明发问道：“可他若是不来呢？”

　　季庄道：“玄元道人并不知晓我三人已是联手，就算有所怀疑，也无法确认，所以多半会趁此机会试探一下的，要是实在不成，那我等再去寻他便可。”

　　相觉道：“这么说来，我等当先去寻一处造化之地了？”

　　季庄将手中宝莲一托，道：“我手中宝莲尚有寄托伟力，而道友宝莲之中亦有劫力未曾化去，便要动手，本来也需再等上一等，趁此余暇，那正好找寻造化之地。”

　　相觉转了转念，道：“也好。”

　　微明这时开口道：“两位，这里还有一个麻烦，我等若与玄元道人斗战，诸有难免受损，一不小心还有倾覆之危，若是其人一怒之下施力覆灭诸有，我等可未必能阻拦的住。”

　　季庄也是皱眉，道：“诸有一旦毁去，除了布须天，恐怕诸多造化之地也是一并不存，这对他恐怕没什么好处。”

　　微明摇头道：“可我等也一样是什么都得不到了。”

　　三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最为极端的做法了，于人于己都无好处，但并不能排除这等可能，所以以势压人，逼得张衍屈服最好，能不斗战便不斗战。

　　要是实在不成，那只能竭力维护诸有了，以三人手中宝莲，还是有可能将其人伟力压下的。

　　在议定之后，季庄看着二人，言道：“那镜湖本乃是我寄托之地，那里亦还残留有我道传，此刻却被其人占了去，总是要打一声招呼的。”说到这里，他便一晃手中宝莲，分出一道伟力朝着镜湖之中送了过去。

　　镜湖之中，某一处界域的地底之下，上百罗教弟子正对着魔神画像膜拜着。

　　因为演教的持续打压，他们只能躲在偏僻之地，并且从来不敢聚集超过千人，否则过多气机将会暴露自己。

　　罗教可不似演教，无需灵机就可修行，住注定了此脉道法只能在灵机较为丰盛的地界上流传。

　　好在罗教只需膜拜魔神即可得到神通异力，所以踏入的门槛也是较低，从道理上说，只要世上还有这等画像流传，道传就不会因此灭绝，这也是此教始终铲除不尽的缘故。

　　随着这些教众这一次膜拜结束，便有一名地位较高的主祭上前，准备将祭案收起，然而这个时候，脚步忽然一顿，便见魔神双目一转，有两道目光射出，并落在下方某一个少年弟子身上。

　　在这弟子愕然表情之下，其修为向上层层拔高，这个时候，还有无数运使之法和修持经验在脑海之中流淌而过，使得他能够在法力拔高的同时也能将之收敛起来，不至于波及到旁侧罗教道众。

　　待得气机平息下来，留在原地的再非那青涩少年，而是一个气机深湛，目光凌厉的道者，他沉声道：“诸位，方才我得祖师传道，已然领悟上法，有我庇佑，自此不必再畏惧演教征讨。”

　　不只是他，此时此刻，镜湖中每一个罗教教众聚集之地，几乎都有这般人物在不停出现。

　　季庄手中造化宝莲猛然一颤，连忙伸手安抚，他感觉自己渗透入镜湖之中的力量很快就被截断了，显然是张衍留于此间的伟力自发应对。

　　不过他仍是将不少罗教弟子的法力提升了上来，这些性灵夹杂了他自身伟力，注定无法并合入他大道之内。

　　但镜湖现在不在他手中，也就无所谓这些了，他目的只是为了护持罗教，保证教众能够在演教打压之下能够有对抗之力。

　　其实他也知道，这般做并无法改变镜湖罗教走向终了的结局，张衍现在身为镜湖御主，哪怕自己不出手抹除意外变数，也可以源源不断派遣麾下解决此事，充其量就是给其人稍稍找些了麻烦而已。

　　但此等举动，实际上是向微明、相觉二人表达了他自身的态度，可以说是明确无比的选择了立场。

　　微明叹了一声，既然季庄已是表态，他也不能不做出什么表示，道：“待出得神意之后，我治下三处造化之地可任由两位观摩。”

　　相觉道：“如此，我等便先回去等待，顺便找寻造化之地，我等宝莲之中寄托之力化解之后，再与那玄元道人论一论道理。”

　　而在布须天内，演教在得了越来越多的九洲修士相助后，开始主动清除各处本来无法拿下的地界。

　　其中元景清居功至伟，其从开始斩杀妖魔后就不曾停下，原本有大妖盘踞的地界，几乎眨眼之间，那里妖秽就被荡平，演教教众在后面将这些所在纷纷占据下来，势力在原本基础之上又猛然扩张了许多。

　　某一处地陆上，唐由巡察过一处分坛后，望着飞遁离去的九洲修道人，却是神情凝重。

　　一名护法走到他身边，道：“不知长老何事烦恼？”

　　唐由叹道：“我等许久难为之事，却是被这些修道人轻易解决了。”

　　盛护法道：“这莫非不是好事么？”

　　唐由道：“这些修道人修为远远高于我演教，现下对我抱有善意，可若有朝一日，与我起了龃龉又该如何？”

　　盛护法道：“不至于如此吧？譬如还真观掌教和那位元上真，不是说与教祖渊源颇深么？”

　　唐由道：“这两位自是不用担心，可是外界修道人可不止我所见得这么多，我演教现在远远不能相比。”

　　盛护法道：“听闻其他分坛之中亦有不少人才，譬如玄镜分坛之中有一位名唤孟壶的护法，修行之快，委实匪夷所思，再有个百来年，不定就可与长老比肩了。”

　　唐由道：“哦？还有这般人才，我有暇倒是要见上一见了。”

　　盛护法笑道：“这等俊秀长老是需一见，实则我等只要等待下去，等教众壮大，那也无有谁能威胁到我等了。”

　　唐由道：“惟愿如此。”

　　这时弟子匆匆来至近处，递来一枚玉符，道：“长老，玄镜分坛方才传来了求援符书。”

　　唐由神色一肃，拿了过来一看，却见符书上言说，罗教教众之中一夜之间多出了诸多强横道人，将前去征讨的九洲道人打杀了不少，其中不乏一些修为高深的修士，数以百计的分坛已是沦陷，所以向总坛求援。

　　他收起符书，沉声道：“盛护法，你说得不错，眼前还不到想这些事的时候，你代我发诏令，延请更多九洲道友到此。”

　　盛护法惊讶道：“长老要去哪里？”

　　唐由道：“玄镜分坛岌岌可危，此事不小，我当亲往分坛救援，顺带见一见你所言的那位孟护法是否能承担起大任。”

　　季庄退出神意之后，便就向微明借了一处造化之地存驻，随后放开法力，边是开始化解宝莲之中寄托伟力，边是开始搜寻起造化之地来。

　　他伟力曾经长久沉浸在诸有之中，即便化身被张衍化为虚无，可仍是有不少残留力量存于此间。

　　凭借着他对虚寂的了解，只是百多年时日，便就发现了造化之地可能存在的地界，不过因为伟力未曾完全化消，所以并没有立刻上去占据。

　　又是数十载，在他全力施为之下，方才将寄托伟力化尽，又起意问过相觉，知其也已是将劫力化去，这才把法力放出。

　　他并未看错，先前所感应到的地界的确存有造化之地，于是遁身而出，直接将之炼合，随后驻落其间，便就在此坐等张衍寻来。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等了许久，却是迟迟未见布须天那里有什么动静，于是便就起神意与相觉、微明二人勾连，问询是究竟继续等下去，还是改变原先计议，直接上门逼压。

　　微明沉思了一下，言道：“我以为，那玄元道人之所以没有找上门，或许是因为认为季庄道友化身早是存在于虚寂之中，并不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所以无有什么举动，或许唯有相觉道友做得此事，才有可能引动其人。”

　　相觉沉声道：“造化之地显现越多，则越难见得，再找一个又谈何容易？便是寻得，也未必见得那玄元道人一定会来，我看不必再等了，我三人这就寻上门去，设法说服其人将那造化之地拿了出来与我共享。”

第一百八十三章 论法争道执有无

　　三人之中，相觉目前对讨要造化之地的意愿是最为迫切的。

　　因为季庄没有被张衍夺去造化之地，而微明又是早前与张衍达成了交换观摩造化之地的约定，这说明他是目前唯一一个被盯上之人，这让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他认为这里原因恐怕不是张衍认定季庄非是造化之灵，而是为防备他们三人联手，有意识做出的分化策略。

　　假设微明、季庄就此让步，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能安稳修持，没有被逼到真正绝境的时候，谁都不想打生打死，况且这里一个不巧，诸有都可能被颠覆，所要冒的险着实不小。

　　所以唯有尽快催促动手，要是仍是按住不动，那么二人很可能就会就此退缩。

　　微明沉吟片刻，才道：“既然先前已然定下计较，那还是按此行事，我等可先与那位玄元道人理论，还是以说通道理为上。”

　　季庄点头道：“不错，动手乃是最后之选择，若无必要，实则无需做得此事。”

　　相觉能够察觉到，微明、季庄二人尽管没有违反言诺的意思，可暗里态度已然没有最初那么坚决了，按他想法，若不主动挑起争斗，只用言语，那又怎么可能逼得张衍放手？这是绝然不可能之事。

　　但他自不会明着去反对，口中道：“我知两位道友之意，我亦是如此之想，如是玄元道友当真深明情理，那是最好不过。”

　　议定下来，三人就退出神意，遁身而出，须臾之间，各自身影便就在布须天之前显现出来。

　　相觉此时前出，对着布须天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可在，我等此来，有事欲寻道友一叙，不知可否现身一见？”

　　清寰宫中，张衍正定坐于此。听得相觉言语传来，双目缓缓睁开。

　　早在之前，他就料到三人多半是会走到一处的。

　　这其实是必然的，因为诸有之内他占据的造化精蕴之地无疑最多，而此辈只要还惦念着攀登大道，那一定是会盯上他这里的。

　　微明、相觉二人的时候，未曾来做得此事，只是因为力量不足，现在季庄归来，此辈当是认为凭借三人之力足以对付他了。

　　季庄道人此前寻到造化之地，他没有前去驱逐，倒非是其人不太可能是造化之灵的缘故，实际哪怕只有一丝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他之所以未曾对其人动手，是因为只一处造化之地他没必要急着前去斥逐，要是其人再有寻得，再行前往问候不迟。

　　不过没等他动手，三人倒是先一步找上门来了。

　　他展开大袖，长身而起，自清寰宫遁身而出，抬手还有一礼，道：“不知三位道友何事来寻贫道？”

　　微明上来一步，稽首道：“打搅道友了，我等知晓，道友治下有不少造化之地，此番寻来，是想与道友打一个商量。”

　　季庄道：“造化之地乃造化精蕴存驻之地，自有大道依存，我辈能从中窥看得诸多妙理，只是而今诸位道友每当寻得此处，便各是占据，敝帚自珍，不愿示之与人，此举着实不利修持，同道之间还易起得龃龉，故两位道友与我商议下来，决定拿出手中造化之地，供给所有同道一同参悟。”

　　相觉此时接话道：“道友手中也有造化之地，不若也是放开门户，这般不止我等，便是过后再有同道归来，亦可同参大道，共享造化，岂不比同道之间互相算计敌对来的妥当？”

　　张衍笑了一笑，道：“诸位欲要如何做，与贫道无关，贫道也无意做得此事。”

　　相觉驳道：“怎是无关？而今诸有易于寻道，乃是我等之功，可以说，而今所有造化之地皆与我辈有所牵连。”

　　张衍淡声道：“当年诸位大德行事，贫道不予置评，只是造化之灵生出，乃至后来造化之精破碎，诸有险些崩塌，想来都是与诸位有关，莫非真敢厚颜夸功么？再则，微明道友那伟力寄托之形时时倾压诸有，若非贫道施力化解，早在道友归来之际，诸有早便倾覆了，几位又哪里去寻什么造化之地？”

　　微明顿时无言。

　　相觉冷声道：“有便是有，无便是无，若是虚寂空无，我等自也不会找到道友门前来，不管道友如何反驳，而今造化之地终究是因我辈寻道而来，哪可能我辈开得大道之途，偏偏让尊驾把好处占了去？”

　　微明暗自皱眉，相觉语气这般激烈，一下就把话说死，分明就是不想和缓解决，而是要诉诸于争斗，关键是本来有理也变得无理了。

　　张衍道：“贫道治下所有地界，有宗门直传，亦有自家寻来的，可无论出处何在，除了季庄道友那一处镜湖之外，余下之地与几位并无牵连，只是言语几句，就想拿了去，却也太过简单了。”

　　季庄没有说话，要是他此刻提出索要镜湖，那张衍直接还了他，那似乎就没有借口与两人站到一处了，提出来也无意义。况且今日来此，是为让对方将所有造化之地拿出来同享，他自不会因小失大。

　　相觉冷笑一声，道：“前次道友曾疑我是造化之灵，与我约斗一场，但是我亦觉得，道友亦无法自证自身，若道友是那造化之灵，占去这些地界，岂不是造化之劫，我辈之难？不如我等也与道友印证一番道理，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目中光芒隐动，道：“哦？那这道理具体该又如何说呢？”

　　微明道：“我等若是论法不敌道友，自当退去，不会再来搅扰道友，若是道友此次失机，还望能放开所有造化之地的门户，供我辈观摩。”

　　张衍摇头一笑。

　　微明道：“道友似有不同之见？”

　　张衍淡声道：“贫道造化之地不少，三位如要论法，那至少也需拿得等同之物前来，不然这论法不比也罢。”

　　三人相互看有一眼，张衍要是躲在布须天和这些造化之地中，纯以守御来与他们对抗，也的确是一件麻烦事，除非他们能等到下一位大德到来，并说服其人与他们一同行事，可那样又要等上许久。

　　微明认真道：“道友应当也是知晓，我等手中并无与造化之地相对等之物，道友若是不愿论法比斗，那便请直言。”

　　张衍淡笑一下，道：“贫道以为，诸位手中有一物足可抵过造化之地。”

　　微明一怔，道：“却不知道友说得是什么？”

　　张衍道：“造化宝莲。”他看向三人，“若是贫道胜过三位，那几位需得把手中造化宝莲寄于我处。”

　　微明三人不禁有些意外，倒没想到张衍提出这个要求。

　　需知造化宝莲这等宝物只要御主尚在，那么一念相引之间，此物无论在何处，都可取了回来，外人可是夺之不去的，所以张衍就算要了去也是没用。

　　张衍自然不是要这些造化宝莲，而是想趁得此番机会，顺带将微明那宝莲气机取拿入手，且若此辈宝莲都是在他手中，他还可以以残玉推演出更多道法，更快夺取造化宝莲的大道权柄。

　　其实只要能从中取拿到气机，就算宝莲立刻被唤了回去也无大碍。

　　不过他十分清楚，这三人身为大德，自然也是要脸面的，若是这场论法输给了他，即便要将宝莲取回，至少也要等到下一次相争了。

　　相觉三人起神意相商了一下，皆是认为这个条件可以答应，因为若是他们败北，那有无造化宝莲在手都是一样，而且张衍也不可能拘束得了此物，若是万一感觉到不对，那及时将之收回就好。

　　微明打一稽首，道：“既然道友如此说，我等便以造化宝莲为约斗之物，我若输了，自是将此物奉上，我若侥幸胜了，道友需将治下所有造化之地与诸位同道共享。”

　　张衍点了一下首，道：“可。”

　　微明此刻提议道：“若是我辈交手，法力对抗，宝莲碰撞，难免撼动虚寂，使诸有倾覆，不若入得神意斗战如何？”

　　实际上大德之间神意斗战与真实斗战也无甚差别，双方都是精通有无之道，什么外在手段都可调动，而一旦自身受损，也一样会映照入原身之上。

　　这里最大好处，除了不波及诸有，便是神意之中，败退一方可以随时从中退了出来，不至于被对手继续针对。

　　张衍自无不可，他们交手，确然有可能会毁去诸有，神意斗战就无需担心此事，可以放开手脚，任意施展手段了。

　　两边议定之后，便各是心意一起，齐齐转入神意之中。

　　关于如何对付张衍，相觉、微明、季庄三人显然是早就商量好的，一入神意之中，便各是将造化宝莲一托，祭动宝莲之力。向着张衍所在之处压了过来。

　　张衍见此，目光微闪，却是负袖而立，并未避让，任凭那宝莲之力压来，一步未动。

　　他力道法门自上回再进一步后，凭借自己身躯便不难抗住宝莲重重压力。

　　三人自不会知晓这里变化，但对张衍能挡住三朵宝莲的威压也不出意外，他们都知张衍背后可是依托有布须天和还有难知具体数目的造化之地，只要调用此中伟力，那不难与宝莲相对抗。

　　不过他们目的也正在于此，先设法将张衍可为倚仗的手段一一压下，而后再发挥以多打少的优势，这般就不难将其击败了。

第一百八十四章 道力充盈举正奇

　　相觉这时心意一引，一股无形无相之力就在张衍身周涌动出来，此中道法不断演化，向着他周身玄气侵蚀而来。

　　大德之战，斗法如对弈。

　　这一击旨在牵制试探，要看张衍下一步具体行动，季庄、微明才会决定如何出手。

　　三人之战，最大好处便是可以彼此照应，互相帮衬，一人失机，另一人可上来填补漏洞，一人得手，另一人可侧面呼应。

　　一气把力量全部压上是最不智的举动，反会让对手一下看穿底细，从而放手一搏。

　　张衍犹自站立不动，身上腾起滚滚玄气，将那无形之力挡在外间，不过这看似简单的接触，实则是于瞬息之间将那无形之力中所蕴道法解去。

　　只是还没等他反击发动，季庄这时却先一步出手，只见灵华一闪，霎时光明大放。神意之中除他们几人之外，本是虚无混沌，可现在却在无边耀光之下却似是被洗刷了一遍。

　　张衍身外那涌动玄气一转，倏尔化作一只大手，只是一抓之下，就将那光华尽数捉摄到了掌心之中。

　　相觉见他面对自己二人时不做退让，有些意外，又有些惊喜。

　　他此前曾想过，张衍在面对三人围攻之时，就算再如何强横，若是不祭出上次对敌他时所用的宝珠，那应该是会选择退避的，如此他们后续手段接连而上，虽然麻烦一些，可是只要占据住主动，那么总是有机会将其逼入死角的。

　　可没想到，张衍居然选择了硬接，这是最为不智的举动，但却对他们而言却是极为有利了。

　　因为如此一来，必须接二连三化解他们的攻势，连发动反击的空余都没有，虽张衍现在看去轻轻松松挡住两人进攻，可实际大德每一次简单攻袭，都是大道妙理之显化，故而每一次都是需要被攻袭之人设法解化道法的，而只要推演稍稍慢得一步，没能及时凭借自身对道法的理解将攻势化去，那么就会露出极大破绽，下来在他们连绵不断的进袭之下，局势对其人将会越来越不利，失败也就是注定的了。

　　不过他也没放松警惕，他可没忘了张衍手中还有造化宝莲未曾动用，就算遇到什么不对，只要祭了出来，还是能够避过一次危局的。

　　但能避过一次未必能避过两次，只要能逼出了宝莲，那此物伟力一转一动都能感应得清清楚楚，他们就能设法加以针对了。

　　他这时意念一引，不等张衍那玄气所化大手举动攻势，就有一阵风势凭空生成，继续往张衍所在卷去。

　　微明则是心存谨慎，站在一边没有动手，他虽然没有与张衍斗战过，可三人之中他对张衍忌惮最深。

　　他认为现下两人合攻暂且已是能够应付，可张衍手段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其人连造化宝莲和上次那枚神珠都没动用，真正手段还并没有展现出来，而万一有变，他还能加以化解，或者填上漏洞。

　　张衍那玄气大手倏尔一分，变作两只玄气大手，轻松将二人攻势接下，尽管没有回击，可也看得出来其人游刃有余，便是微明此刻插手，说不定也一样可以应付。

　　相觉、季庄二人都是皱眉，没想到同时对付两人攻势，张衍还是这般从容，这可不是简单之事，意味着其人要同时化解两人所显化的大道之法。

　　他们虽都没有拿出杀招来，可其人一样没有动用真正本事，这说明其人在大道星河之上走得比他们更远，更接近大道源头，所以解化起他们道法来没有那么困难。

　　或许微明此刻选择动手，才能够打破这等僵滞，不过两人心思一转，却是都没有去唤动微明，因为其人在旁不动，才可保持住更大压力。

　　现在这样也好，他们乃是进攻一方，只要张衍没有办法威胁到他们，那他们就可以一直这般持续下去，直至后者露出破绽。

　　张衍从一开始就未有过任何退避举动，他的确有余力做出反击，之所以未动，并不全是因为防备未曾动手的微明，也是在观摩相觉、季庄二人道法。

　　大德各是执掌大道一部，到了这等地步，人人都有自家之道途，他人之道未必是自己之道，连借鉴都无有必要了，所以观摩得来的东西，只会与自己的道法格格不入。

　　但是这不代表你不需要去了解对手，事实上对对手的道法的路数越是熟悉，那么推演化解起来也越是容易。

　　他有预感，今次之战，不会是自己与此辈的最后一次斗战，往后应该还有交手的时候，那不如趁此机会多设法了解一些，除非是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三人，但是大德只要受自身御使的造化宝莲尚在，那就不可能被打入永寂，况且他也没有这个打算，大德之争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造化之灵才是真正大敌。

　　相觉这些人，排除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都是对抗此僚的重要力量，他若是解决了此辈，那反是在替造化之灵解决麻烦。

　　相觉、季庄都是略微察觉到了张衍的用意，但是知晓也是无用，要么主动打破僵局，要么等待张衍出错。

　　两人对视一眼，起意念交流了一下，认为以张衍此刻表现出来的本事，只应付眼前局面可谓毫无困难，这般下去似无了局，那还不如使出手段来。

　　两人主意一定，都是各持法诀，身上气机俱是陡然长高一层，那无形无相之风与无边光芒之中所蕴道法骤然变得繁复精妙了许多。

　　张衍目芒锐利了几分，知是这两人见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终是拿出真本事来了，此时面对相觉、季庄两人手段，他这次也没有再去做什么解化道法的举动，而是向前一拳迎出！

　　轰！

　　无论无形之风还是那无边金光，都是在这一拳之下被轰得粉碎。

　　力道之法，直来直往，不用去管什么解化道法，也不必管什么杀招手段，推演什么的更是没有必要之事，只要你所施手段无法将力道之身一举覆灭，那我只需一拳轰去便好。

　　而第一拳还未结束，那第二拳已是继续打来。

　　与此同时，一枚仙气氤氲的宝珠从无序之中浮现了出来，没有任何过程，直接就撞在了二人伟力之上。

　　相觉、季庄二人此刻都是神情一变，没想到局面反转的如此快，现在他们反而陷入被动了。

　　微明也是心中一凛，他察觉到这一拳之中也同样蕴藏有无穷道法，相觉之前所言张衍所用手段中，并没有说及这等本事，虽在意料之外，不过在先前商量时也不是没有任何防备，他此前一直不动就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堵上这等漏洞。

　　于是心意一转，霎时完成了解化这一拳的推算，随即便搬动伟力上前一拦！

　　只要能够稍加阻挡，就能让微明、季庄二人得以喘息。

　　本来直接对张衍出手，攻敌必救当是最好，可是他怀疑其人还有什么手段，要是对他攻击不予理会，他可能反会弄巧成拙。

　　他这般谨慎，也的确避过了一次失机，张衍除了力道之身，身上尚有宝衣护持，若是见得有击垮季庄、相觉二人的机会，那他一定会对其攻势不予理会，选择直接扛下这一击。

　　张衍第二拳上来，直接将两处造化之地的伟力打穿。对力道之身来说，一拳轰出之后，对面无论是什么都没有区别，只有破开与被抵挡两种结果。

　　季庄、相觉二人得这一阻，立时缓了过来。

　　相觉拿出一柄拂尘，只是一挥，便就遮挡住了太一神珠，并与之僵持在了一处。

　　季庄则是施力反击，不求战果，只求设法延阻张衍，重新掌握局面，他撇了眼那太一神珠，点了下头。

　　先前张衍不曾动用造化宝莲和太一神珠，他们就始终心怀忌惮。

　　没把这两件东西逼出来，他们不敢放开一战，现在太一神珠显露出来了，那张衍手中最为有力的东西，应该只剩下造化宝莲了。

　　张衍又一拳将季庄阻挡震破后，身外玄气之手出人意料一转，却是往微明这处压来。

　　微明见状，伸手轻轻一推，伟力过去，将玄气所聚大手抵住，同时心中一转念，大德尽管伟力无限，可是一下对付三个同辈，那力量势必是会分散的，此举对他不可能造成太大威胁，应该只是为了牵制他。

　　然而他方做此想，张衍忽然一转，居然舍弃季庄、相觉二人，轰然一声，一拳向他这里打了过来，他神情一变，起袖一挥，荡开重重仙云虹霓，为了稳妥起见，急忙将自己治下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搬运过来，向着张衍所在压下。

　　轰然一震，张衍另一拳紧跟着上来，直接将造化之地的伟力阻拦打破，然而还未等他与微明解化道法的伟力产生冲撞，季庄、相觉二人的伟力已然相继压上来。

　　季庄、相觉二人在看到张衍转去攻击微明时，不惊反喜，他们认为这是张衍走错了一步棋，微明是绝无可能被一合击败的，而他们此刻却是能毫无顾忌的自后展开攻势，要是配合得当，那么说不准就能将张衍一举压下了。

　　而就在这一瞬间，张衍目光陡然幽深了几分，背后轰然腾起煌煌五色，只是一转之间，三人手中宝莲俱是莫名其妙消失不见。

　　下一刻，无尽剑芒在三人面前绽放开来！

第一百八十五章 夺法削道收宝莲

　　相觉、季庄、微明三人由于早就提防张衍杀招，故见得五色光华出来那一刻，便立刻推演化解，可随即发现，这里面蕴含无穷大道不说，还变动来去，致他们无功而返，手中宝莲瞬息间便被那光华卷去。

　　这宝莲乃是制衡张衍的关键，若是无了此物压制，那么张衍背后布须天与数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就可被调用起来，故是连忙起意召回。

　　对大德而言，无论自己掌驭的造化宝莲落在哪里，只要心念转动，就一定可以唤了回来，所以宝莲实际上真正消失，也就是那么一瞬。

　　可就是这么一瞬，场中局势却是瞬间颠倒过来。

　　先是无尽剑光落下，这是张衍之前从未动用过的手段，每一道剑光之中自蕴大道之理，又与五色光华相合，根本不及化解，身上大道权柄就被层层削弱，此与他们自身实力息息相关，若是尽被削夺，那么便会在张衍面前失去斗战之能。

　　张衍攻势这一发，便不准备再给三人还手机会，意念一引，布须天及造化之地伟力一并涌上，而后跟着一拳轰来。

　　其攻势如浪涛潮水，一重重压上，瞬间就将三人联手之势打崩，各是变得自顾不暇起来。

　　相觉当即看出不好，这个时候绝不能各自为战，只顾自身，必须有一人站出来牵制张衍，给予另外两人扳回局面的机会，于是他不顾攻来之法，直接纵起无常无相之力，同样往张衍来处攻去。

　　纵然这样自己会被道法打中，可他已是推算过了，这般做至多是被削夺一部道法，不至于让他一下没了反击之能，但只要张衍被牵制住一瞬，那么微明、季庄二人就能找到反击机会。

　　这也非是他深明大义，舍己为人，而是他知道唯有这等选择才有可能赢得斗战，若是输了，只会失去更多。

　　于是他心中立时观想自身所执大道，手中执拿法诀，伟力顿化阴阳二色之风，一股自张衍头首下落，一股张衍脚底而起，两相夹攻而来。

　　他先前与张衍一战，几乎是一合之下就败下阵来，可他认为，自己只是没想到张衍手中除了造化宝莲之外，还另有可以对撼大德伟力的法宝，若是纯以道法比拼，自己却不见得会弱了多少，若此回张衍仍是不做守御，那定可令其道法受损。

　　微明见得，却是感觉不妥，季庄眼下所做之事固然十分果断，也是极为正确之选择，可他未曾忘了，张衍身后还有一朵造化宝莲未曾动用，若是祭了出来，不难承托相觉之伟力，要是如此，那么其人所做努力定会落空。所以这刻必须他也出得一把力，才有可能补上缺失。

　　他转念下来，认为此刻自己也不能留手了，当即拿一个法诀，一片片如芝云光自虚无之中升腾而起，飘渺之间，竟有大道之音传出，还有种种异象随之而来，此中分明就是凝集了他对道法的至上之悟。

　　季庄一见，就知这一次交手当是决定此次斗战之胜负了，要是两人能够奏功，那么此战还有得打，可若是两人无功而返，那劣势非但没法挽回，自身还会大为受损。

　　张衍在察觉到两股力量压来之后，却是浑然不作理会，他除了力道坚身之外，身上还有宝衣护持，现在没了三朵造化宝莲牵扯，更是不用去顾忌这些。

　　三人虽然一时解化不了无尽剑光，自身道法也在被不断削减之中，可是却能挪转有无，使得自身损失减少到最少，然而下来涌来的造化伟力压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这等压力过来，无论怎么样都是挡不住的，尤其是张衍背后布须天之伟力本身就是另一部大道，便是御主长久观摩，也难以尽知其中玄妙，他们之前从未得见，那更是难解。

　　这还罢了，张衍后续跟来的每一拳皆是蕴含莫大威能，丝毫不在造化伟力之下。相觉此刻放弃自身守御，采取与张衍正面对撼的做法，几乎令每一重撞击都是落在自己身上，使得他道法被层层削夺而去，气机骤然下跌了不少。

　　微明见状，怕他坚持不住，立刻从旁补救，只是如此做他也是一样舍弃了些许防守，只顷刻间，就觉自身道法被削夺去了不少，虽然没有相觉这般自身损折惨重，可受损也是不少。

　　可是二人奋力一搏，却是没有换来心中所期望的结果，两人手段一落到张衍身上，却是被一股莫名力量所抵挡，这力量与其拳势所挥出的力量十分之相似，尽管也是在解化之中，但一时却是难以攻破入内。而他们却是在道法削夺之下气机不断衰落。

　　季庄心中一沉，知是此回已无胜望，他从头到尾都在守御，受得压力最小，为了避免遭受更多损失，二话不说，直接斩下一部道法化作分身承担外劫，从神意之中退了出去。

　　相觉、微明二人见此，也是同样留下自身一部道法，权作替代，相继退出神意。

　　而三人神意一散，一切都是映照到正身之上，神意之中所被削去的大道权柄自也是同样失去，故是此刻看去俱是气机衰弱，道法大缺，与先前到来之时完全不能相比。

　　当然，他们所折损的大道权柄并不会真正失去，只是斗战之后被削，所以面对张衍伟力之时是不全的，但在其他同道面前却仍是全满的，只要他们下来暂不与张衍照面，回去重新观理大道，用不了多久，则仍能拾回。

　　张衍则是从容转出神意，抬眼看向三人，淡声道：“三位道友待如何说？”

　　微明叹一声，张衍方才既能在神意之中战败他们，那对付此刻的他们自也不是什么难事，便打一个稽首，道：“既然此场论法是道友赢了，我等自当遵守言诺。”

　　说完，把手一抬，就将掌中造化宝莲推了出来。

　　相觉、季庄二人一语不发，同样是将手中宝莲送出。

　　此回既然失败，他们也只能接受这等后果，好在这等损失他们仍是承受的起，造化宝莲就当暂且寄托在张衍这里了，等有用的时候，自能再收了回来。

　　张衍起心意一引，将三朵宝莲都是收拢到了神意之中。

　　这其中两朵宝莲气机已是取得，唯有微明手中这一朵之前未曾拿来，现在入手，却又能取来一道气机，而三朵造化宝莲落在手中，他也更容易揣摩其中道法了。

　　他言道：“论法即毕，那贫道也不在此奉陪了。”言毕，他一礼之后，一个拂袖，整个人瞬息间便步入了虚无之中。

　　微明打一个稽首，道：“两位，若有什么，待我各自恢复道法之后，再做详谈吧。”说完之后，也是转去不见。

　　相觉沉声道：“季庄道友，纵然此回失机，可损失并不算大，况且经此一战，我等也是了解了其人底细，下次再找机会便好。”

　　季庄却是摇了摇头。他自能看出，此番失机，完全是实力上比不过张衍，因为以其人表现出来的手段来看，就算再来一次，他们其实赢面一样不大，顶多是使得斗战过程稍长一些罢了，他叹道：“看来唯有等下一位同道到此，才有希望赢过此人了。”

　　镜湖之中，罗教因为得了不少法力被生生提拔上来的教众，不断侵压演教地界，并大肆传扬罗教道法，有不少分坛被其等攻打下来，还有一些，也是岌岌可危。

　　唐由穿过界门之后，亲自在镜湖总坛坐镇。

　　镜湖之中演教分坛可谓难以计数，因为一直在扩张与消亡之中，而现在与罗教弟子冲突的奏报却是纷纷而来，他一人是不可能料理得过来的，好在先前有延请到不少九洲修道人来援，暂且倒不虞局势崩坏。

　　而他自己只要在此，便就起到了镇定人心的作用。

　　这时一分坛执事走了过来，将几封传书递上，道：“唐长老，脊阳分坛与昆伸分坛来报，皆是受到了罗教弟子围攻。”

　　唐由面色严肃，镜湖之中除总坛之外还有六大分坛，这两处皆属其一，没想到这等地界也是遭受到了袭击，这无疑说明罗教势力膨胀极快，如此多的九洲修道人看来没有能够起到真正遏制此辈的作用。

　　他翻看了一下传书，道：“这脊阳分坛，是那位孟护法值守的地界么？”

　　那分坛执事道：“正是。长老，可要派遣人手前往驰援么？”

　　唐由道：“驰援什么？我以往不曾管束过分坛，不知分坛之事，可到了这里才见得，此间不少弟子平日不过仗着教门之势以强压弱，占得一地就再无进取之心，只顾享乐，连道法亦是荒废，但凡稍稍用功些，即便对付不了罗教，那依靠阵法难道也守御不了么？似这等无用之辈，又要来何用？”

　　那分坛执事忙道：“那昆伸分坛也罢了，脊阳分坛中的孟护法乃是天纵奇才，曾是高主事亲自提点的人物，若是折损……”

　　唐由摇头道：“罗教现在行事并非漫无目的，我疑其等此次另有所图，况且分坛禁阵若一时不破，便就说明足可抵挡围攻之人，若是这位孟护法这般都守不住，那也不值得我辈关注甚多。”

　　那分坛执事出来之后，感觉不妥，立刻又转到了张蝉这处，如实告知了此事。

　　张蝉收到消息后，却是嘿嘿一笑，暗道：“小子，这一次可是你的机会，就看你能做到哪一步了。”

第一百八十六章 不畏劫法当争法

　　张衍负袖立在清寰宫中，望着虚寂缺裂之处。

　　他一直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最大威胁非是来自于那些大德，而是那未曾入至诸有的造化之灵，他始终未曾忘了，此僚唯有吞夺大德才可全道。

　　方才那一战，他也有心试探一二，然而并未从三人身上察觉到任何异状，但这未必能证明造化之灵不在三人之中。

　　若是某一人为借托之形的话，当是连其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是因为局面还没有到得对其最为有利的程度，所以属于造化之灵的那一面没有真正显现出来罢了。

　　他于心中推算了一下，劫力围堵之内，仍是一片混沌乱象，什么都看不出来。

　　不过从造化之灵与诸多大德伟力被困在一处可见，前者并没有能力同时压过所有大德，否则的话当再无大德存在了。

　　而大德自也无法压过造化之灵，但若是先行归来的大德俱被击破，或者被造化之灵化身所吞夺，哪怕只是少得几人，那么这天平恐怕就会倾斜了。

　　其实他认为，就算到了这一步，也不是没有胜算，只要所有大德联手，那还有一搏之力，只是大德非是一人，彼此之间也不可能真正同心合作，如此下去，被分而击破是迟早之事。

　　这里就算是有人能将先行入得诸有的大德全数避入永寂也无用处，因为大德各悟道法，此道是大道，亦是己身之道，旁人难解，所失去的大道权柄同辈也取之不走，反观造化之灵因与大德对立，却是可以轻易从大道星河中窥见并截夺得这部分大道。

　　所以他需考虑到最坏结果，做好自己一人与之对抗的准备。

　　其实这也是他所期望的，唯有争斗对抗，才能更接近大道之源。

　　不过他很清楚，造化之灵能与所有大德伟力对抗，真正实力委实难以想象，在自己力道之身圆满之前，还需继续拖延其到来。

　　现在有他力压其余大德，造化之灵无法把手插进来，除非能把他搬开，不然任何事都无法做成。

　　先前三人合力，乃至季庄归来之事，他疑其中就有造化之灵在背后推动，这回三人之势被他挫败，假设他猜测正确，那么此僚下一步棋子很快就会落下。

　　不过与其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他一抬手，将三朵造化宝莲托了出来，对着微明治下三处造化之地一照，就将其中破碎的造化之灵从生死轮转之中全部拘了出来，并扔在了几处依附于造化残片的现世之中。

　　这样一来，此辈皆是置于他目光之下，想要作反那是没有可能了，便有什么手段，也只能从别处下手，只要冒头出来，他立刻会将之打压下去，绝不会给其可乘之机。

　　相觉、季庄回去之后，历时许久，方才将法力修了回来，于是又于神意之中相聚，商量此后该是如何做。只是相邀微明时，其神意却不愿回应，二人只得作罢。

　　季庄言道：“这玄元道人法力完满，手中宝莲亦是完整无缺，而我等无论法力还是御下宝莲都是有所缺失，除非我等能把伟力寻回，才有可能是他对手。也不知其人是如何修成这般神通的。”

　　相觉忽然沉声道：“布须天。”

　　季庄略一琢磨，道：“道友是言，其人这些神通手段乃是从布须天得来的？”

　　相觉道：“布须天方才是造化精蕴最盛之所在，玄元道人手中所持宝物应是从此处得来，而其人时时观摩此地，所得大道当是胜过我辈甚多。”

　　说到这里，他呵了一声，“造化之精崩散，这道缘本该是落于我辈身上，哪知我等克服劫力归来，却反倒是叫他捡了便宜去。”

　　季庄道：“现在说这些已是无益，此回败了，还不如寻思如何走好下一步。”

　　相觉道：“这正是我此回找寻道友商议之事，我细思之，既然论法暂不是其人对手，那只能从造化性灵之中想办法了。”

　　季庄沉吟一下，道：“造化性灵么？”

　　相觉道：“不错，既然争不了造化之地，那便先争造化性灵，眼下也唯有道传之争我等能与他论一个高下了。”

　　季庄道：“而今造化宝莲都被其人收去，我等伟力难以入至其人背后布须天及诸多造化之地中，又如何做得此事？”

　　虽是宝莲一念之间就可召回，可是他们还是要些脸面的，方才输了阵仗，不会立刻就出尔反尔。

　　相觉道：“道友勿虑，而今还有两位道友尚持有造化宝莲，我等可向其等讨要，暂且借来一用。”

　　脊阳分坛之上，罗教教众已是将这里团团围困，不过面对这里的坚固阵禁没有办法，此处本有阵禁不说，还有演教特意用善功从余寰诸天那里换来的大能亲手炼筑的阵盘，可谓坚不可破。

　　然而自数月前开始，罗教教众便就开始挖掘灵脉，并四处修筑通天灵柱搅扰灵机，意图从根底上断绝大阵与灵机的牵连。

　　分坛之中的教众本来还算镇定，可一见此景，一个个都是变得慌张起来。

　　再过一段时日，人人可以感觉到，阵禁之上的灵机被削弱了一层，尽管只是极少一点，可这无疑说明罗教的做法已然是起到作用了，若是无人来救，那这里就是一处绝地。

　　可是演教各处分坛受得围攻，现在更是在罗教拦截下与总坛断了往来，难说自己这里还能得到什么救援。

　　杨坛主每日看着外间一日多过一日的罗教道众，心中忧惧无比，再一次来到护法堂外，然而却被告知孟壶正在闭关，且在紧要关头。

　　他也是心怀怨气，道：“我天天来此，孟护法怎么次次都在紧要关头？”

　　守门弟子低头道：“这却不知了。”

　　杨坛主没奈何，只好离了此处。

　　随同一起来此的执事叹道：“坛主，孟护法整日闭关，想也是知道了局势急迫，在筹谋什么，现在急也是无用的。”

　　杨坛主摇了摇头，什么闭关，他还不清楚么？旁人闭关，是为了突破境关，磨砺道心，可孟护法修为从未停止过攀升，哪需要什么闭关？

　　他道：“我演教之中，唯有总坛方是最为安全，现下我等坐困绝地，无有外援，上下忧惧惶恐，护法若能现身一见，便不是立刻离开此地，也着实能够稳定人心。”

　　演教由于道法易传之由，故而所占地界着实不少，因妖魔横行，罗教复起，为了确保演教弟子的性命，所以镜湖主事曾下令，若是见势不妙，可以提前退走。

　　然而这就造成了许多分坛弟子一见罗教教众过来，就直接放弃分坛，往总坛退走，因为只有总坛才能保住自身安稳。

　　这也不能算错，只是考虑方向不同，因为与那些占下的地界相比，无疑弟子性命更为重要，只要人还在，待得日后修为上来，总能将地界夺回。

　　唐由到此后，也没有改换这个规矩，一来这是他因为修道日深，也认为教祖应该更是看重教中弟子，而非什么外物地界，二来这里没几个是他亲信，他名义虽是总坛长老，可所下命令未必见得比分坛坛主更是有用。

　　再则，他认为这好比大浪淘沙，偌大演教，总有能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的人物，能在敌潮之下坚守之人方是演教未来真正的中流砥柱。

　　杨坛主现在就在考虑撤走一事，奈何现在分坛之中唯一一驾可以护得众人离去的飞天大梭就在孟壶手里，护法不走，他们亦不可能走。

　　再是几日之后，忽然有弟子来报，说是孟壶出关了。

　　杨坛主不由大喜，连忙带着执事赶来，待见得孟壶后，道：“分坛被围困多日，如今孟护法出关，我等就能安然离开此处了。”

　　孟壶看着二人，吃惊道：“什么，外面被人围困了？”

　　执事颤声道：“孟护法，你不知道？”

　　杨坛主不由心头一沉，他本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孟壶一直不曾出关，是胸有成竹，自有解决之法，却没想到居然是不曾闻得这个消息。

　　他吸了口气，道：“现在罗教教众将我分坛团团围困，还在设法挖掘地脉，再这么下去，势必难以坚守，不知孟护法有无退敌之法？”

　　孟壶唔了一声，道：“且待我望气一番。”

　　他双目一凝，眼中自有一道金光闪过，杨坛主与执事看到，都是感到一阵眩晕，连忙避开，不敢直视。

　　孟壶看了一会儿，神情严肃道：“罗教此番人数虽众，可修为高者其实没有多少，真正了得的，也只有一人而已，所以……”他缓缓抬首，满是豪气道：“只要我将此人除去，那么余者皆是不足为虑。”

　　杨坛主顿时流露出惊喜之色，急急道：“护法可有把握？”

　　孟壶目视远方，负手言道：“自有把握，只是这里有一个碍难。”

　　杨坛主忙道：“不知什么？孟护法尽可吩咐，只要杨某能做到的，定尽全力。”

　　孟壶沉声道：“我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

　　场中一阵沉默。

　　杨坛主眼角微微抽动，既然你不是对手，刚才你又为何要做出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执事忍不住道：“孟护法既是不敌，那又如何解围？”

　　孟壶挺胸抬首道：“不要紧，容我回去再闭个关，待功行强过他后再来收拾他不迟。”

第一百八十七章 意转自然合天道

　　相觉与季庄商议好之后，亲自往知连及紫衣道人那里去讨要宝莲。

　　紫衣道人那处没什么波折，在得知用途之后，只摘了一枚莲瓣下来，很是痛快就将整个宝莲交了出来。

　　知连那里虽是不愿，可是却不敢不给。他只区区一个伟力化身，随时可以被送入永寂之中，所以无奈之下，也是留得一枚莲瓣在身，权作牵引伟力之用，余下皆是交了出来。他也知晓，这一交托，宝莲暂且是拿不回来了，唯有等到自己伟力归来才能设法召回了。

　　这两朵宝莲到了相觉、季庄二人手中，只是瞬息间就寻回来了绝大部分力量，伟力就算与原来那朵宝莲相比，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又有一种这宝莲缺失了什么的感觉传递到心头，可是仔细察看了一番，却分明又什么都没少。

　　只此物既不妨碍使用，而且推算之中，这里事机也并没有牵扯到他们，那也就没有必要深究下去。

　　二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路数，各自执动宝莲，将这宝莲伟力波荡传入张衍治下某一处造化之地中。

　　布须天他们暂时不敢有所动作，虽然在那里布置无疑利益最大，可那也是张衍根本重地，渗透困难不说，一有变动，说不定就会被其着重针对，所以还不如先寻一隅，若是能打开局面，那再想其他不迟。

　　而随着造化宝莲伟力传递入造化之地内，两人道法也是随之进入。

　　毕竟此为大德之法，而依附造化之地的现世可谓无数，没有多久，就有人道生灵得此所传，并开始传播开来。

　　在二人感应之内，好似虚空寂宇之中不断有微弱星光亮起，循此而去，似能望见背后那无尽大道。

　　季庄见此，深为感叹，道：“未想造化之精破碎之后，竟还有这么一部大道流散在外，也难怪那玄元道人这般了得，此路之上，他已是远远走在我辈之前了。”

　　造化性灵乃是大道缺失一部，得此同样是得了大道。

　　对大德而言，这些造化性灵只要能并合在自己道传之中，那自身就可源源不断观摩这部分大道，数目越多，所可观得便越多，也越是容易寻得。

　　他们只是看得少许就有所感悟，而张衍背后道传遍布布须天及诸多造化之地，所得所获简直难以想象。

　　相觉道：“这却无碍，而今我辈亦起道传，虽落人一步，可迎头赶上就是，只要他未曾循此走到那大道之源，那么最终道归谁主，还未可知。”

　　他指了指那造化之地，“道友，我辈既不能在正面斗法上胜过此人，那唯有从此处想办法了。”

　　季庄缓缓点头。

　　造化性灵之间的攻杀，他们这些大德伟力是不可能施加进去的，反还要竭力避开，否则大德之道就会替代其原本之道，那就是白耗心思了。

　　张衍现在最大的优势无疑就在于神通伟力胜过他们，可一旦避过这一点，改为纯以道传之间的较量，差距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其能施加的影响也是有限。

　　他试着推算了一下，道：“现下那玄元道人治下道传大势渐成，虽未必能灭我道种，可我辈想在其道传面前壮大，也是十分之困难，需得有护教之人才好。”

　　相觉神秘一笑，道：“道友放心，我早已想好，这里正有一枚棋子可用。”

　　季庄道：“不知这棋子为何？”

　　相觉缓缓道：“自是那造化之灵了。”

　　季庄神情微变，撤开几步，沉声道：“道友这是何意？”

　　相觉悠悠言道：“道友不必这般戒备，我并非是造化之灵，只是造化之灵能以借托之形用我，那为何我又不能用他呢？再说此僚未曾归回之前，又有何惧？”

　　他顿了一顿，又言：“况我所言，乃是那些遍布在造化之地内的破碎灵性，此辈一旦入世转生，修为远胜那些造化之气所化性灵，正是天生为我辈道传护法的种子。”

　　季庄默然许久，道：“道友此举，莫非不怕牵扯出更多后患么？”

　　相觉却是冷然一笑，道：“要是顾忌此举会导致造化之灵提先归来，那大可不必，便我不用此辈，诸有之中亦是藏有许多，现下不过取些许而用，又能左右什么？而待我等道传壮大之后，是留是灭，就全凭心意了。”

　　季庄看出就是自己出言反对，恐怕相觉也仍会我行我素，根本阻止不了，于是道：“那便先按道友之言行事吧。”

　　相觉笑一声，道：“现在微明道友手中有三处造化之地，当有造化之灵，待我去向他拿来，想来他不会推拒。”

　　言毕，他便一转神意，这一次微明没有遮挡，将他接引入内。

　　相觉待与微明见过礼后，就将来意道出。

　　微明却是摇头道：“道友来晚了一步，这三处造化之地内的造化之灵早被那玄元道人截走了。”

　　相觉一怔，随即皱了下眉，他倒是没想到，张衍竟然提前一步就将他们的路子给堵上了，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便没有办法了。

　　他冷笑一声，谢过微明之后，便退出神意，与季庄道明情形，并道：“造化之灵亦存于那些造化残片之中，我等可搜罗此物，再将此辈推入现世之中，一样可为我所用。”

　　季庄道：“可是底蕴毕竟差了点，区区残片所聚的造化之灵，又怎能与那些造化之地内出生的同类相比较？”

　　相觉道：“此事不碍，我等又非要此辈能有多大成就，只要能护得一时便好，哪怕是造化残片之灵，也已是足够了。”

　　言毕，他一转伟力，将残片之中的造化之灵取拿出来，而后由得造化宝莲伟力推动，将之送入了那处造化之地内。

　　张衍本在定中，忽然间有所感应，往某处看去，立时见得端倪，对此他只是淡笑了一下。

　　他原来一直有一个思虑，那便是诸有之内造化性灵可谓无数，便是大德也无法全数齐聚，这样恐怕无人能获得完整大道，这一部分恐怕也永远无法补全。

　　可近来体悟造化性灵背后所蕴大道，他发现演教壮大到了眼前这等地步，扩张与否倒在其次，而与不同道传的性灵斗战，自己反而更能观明此间大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他自身道心竟是不谋而合，也不知这是己身之意天生契合了大道，还是大道得他心意映照，故才如此转运。

　　他推算许久，一时间却无法辨明，便就暂且放下了，不过既是见得这些，此刻面对季庄、相觉二人的道传，他自不会去刻意打压，而是任由演教自行处置了，毕竟几家争斗越烈，他越是能从中受益。

　　镜湖，脊阳分坛。

　　孟壶说是回去闭关，那是当真回去闭关了。

　　待得面前石门隆隆合起，杨坛主与执事二人才是回过神来，才想起自己到此是为了问那天梭之事，结果正事却是忘了。

　　两人默然对视片刻，都是感觉一阵深深疲惫。

　　执事喃喃道：“坛主，孟护法兴许闭关之后，真能胜过……”

　　杨坛主摇了摇头，道：“看那破坏地脉灵机的速度，就算没有再增添也就是这十几载功夫，就可磨光外间阵禁，可孟护法就算再如何天资禀赋不凡，恐也无法在短短时间内有所精进。”

　　执事一想，也是哀叹了一下，罗教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就算孟壶只需几载时日便就出关，恐怕那时候局面较之眼下又是大为不同了。

　　杨坛主仰天长叹道：“罢了罢了，万一法坛被攻破，到时我当舍了这性命拦阻罗教教众，能走脱多少人是多少人了，走吧走吧。”

　　他大步向外走去，执事也是忧心忡忡的跟了上来，两人到了外间，方要遁身而起，后面那守门弟子匆匆前来，喊道：“坛主留步！执事留步！护法出关了！护法出关了！”

　　杨坛主脚步微微一乱，随即面无表情转过身来，道：“孟护法出关了？”

　　那弟子连连点头称是。

　　杨坛主与执事对视一眼，又是转了回来，果然孟壶好端端站在那里，不过好像是与先前有些不同了。

　　孟壶看着二人，不悦道：“说好了容我先闭个关，你们为什么不等我？”

　　杨坛主袖中之手忍不住捏成了拳头，尽量使得自己语声平静下来，道：“孟护法，你既是出关，可真有把握么了？”

　　孟壶一脸深沉，道：“方才之我，已非此刻之我了。”

　　执事欣喜道：“这么说，护法此回当是能够胜他了？”

　　杨坛主却是以怀疑的目光看着。

　　孟壶神情严肃道：“只我功行精进之后，再是观望，除却先前所见那人之外，竟还有一人道行似尤在其上，只是方才藏得隐秘，故是未能发现。”

　　执事颤声道：“护法……莫非还要回去闭关？”

　　孟壶沉吟道：“你既如此说，也不是……”

　　杨坛主直接打断他道：“不了，孟护法若无退敌之策，那还是趁早将天梭拿了出来，万一有变，我还能带诸弟子离开此处，不致都是失陷于此！”

　　孟壶唔了一声，道：“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

　　杨坛主不吭声。

　　执事忍不住问道：“什么办法？”

　　孟壶一脸认真道：“两位可代我去问上一句，就说我喊一声，他们可敢答应吗？”

第一百八十八章 弃绝旧道转心传

　　季庄、相觉二人传下道法后，就等着看张衍的态度，是令治下教派全力围剿，还是干脆亲身上门寻他们麻烦，虽然后一种可能很低，但涉及大道之争，也不是无有万一。

　　但是等了许久，张衍那里却是没有什么回应。

　　二人推断了一下，或许是这位不屑来理会这等事，也或许是认为其自身道传教派自能解决。

　　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于是加紧散播道法。

　　季庄依旧是扶持罗教，而相觉所传道派则是唤做行教。

　　这一门道法只要你心中许下一愿，并努力去达成，便可获得各种能为，甚至连吃饭喝水都可许愿，不过这样精进十分有限，唯有越难获取之物，所得才越是丰厚。

　　行此法者，所有一切需得自己身体力行，依靠别人并无用处，故是若发愿之人能从一凡间平民成就人间帝皇，那么功行自会大大提升，可是帝皇之位本身，却并不能给其带来功行上的任何好处。

　　而修行本身也并不能用在许愿之中，譬如你若许愿自己会到某一层次，那么将来便是修至此境，也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这等发愿是没用的。

　　所以立愿之根本，是在不涉法，而得法，不求道，而得道。

　　开始两教较为克制，只是在一些偏远之地传播教派，可后来发现演教并未前来过问，也不知是未曾发现还是忽略了过去，于是渐渐放开了手脚。

　　季庄、相觉二人见此，便将造化之灵也是放入了这处造化之地中，任由其慢慢积蓄势力，只得时机一到，便能开花结果。

　　脊阳分坛之中。

　　孟壶方才去闭关，其实是想入到自己心界去找寻办法。

　　而心界与外间不同，有时过去长久，外间才过去短短片刻，而他运气不差，很快就找到了办法，故是看去他好似方才入关便就又出关了。

　　只是在外人看来，这就好似玩笑一般了。

　　要不是杨坛主和执事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而孟壶又的确是脊阳分坛中法力功行最高之人，那早就拂袖而去了。

　　执事小心翼翼道：“孟护法只是要我们传这句话么？”

　　孟壶道：“然也。”

　　执事想了一想，道：“那……属下这就前去传话了？”

　　孟壶一挥手，道：“去吧。”

　　执事出了山门，但是不敢远离阵禁范围，道：“对面罗教之人听好了，我教孟护法有话问尔等，有主事之人不妨出来一个。”

　　此刻罗教驻地之内，一名沉毅的中年道人正坐在一幢庐舍之内，他听得叫嚣，关照外面弟子道：“任他去说，只要其人不出禁阵，不必理会。”

　　“史师兄在顾忌什么？”

　　一名面容阴柔的年轻男子掀帘走了进来，他玩味道：“为何不理？我等这般挖掘灵脉，要攻破法坛，许要十几二十载，这么长时日莫非就白白耗在这里不成？既是那里有人唤我等，那不妨过去问一问是何事？许是想要投降，有意与我谈一谈条件呢？”

　　史姓道人道：“我等至今所遇演教弟子，从来没有出降之人，段师弟不必做此想了。”

　　段师弟道：“正是这样，我才要试上一试，此前之所以不曾有投降之人，那是全数走脱了，现在被我围困在此，说不定就有这等心思了呢？”

　　他凑近了一点，“若得如此，那可是大大一份功劳，师兄，不要告诉我你不明白，谁人立功最大，谁就能膜拜教祖金身之相，至少可令我等进境快上一倍，将来万一有变，靠自己总好过靠别人，你说是也不是？”

　　虽然现下演教在不断溃退之中，可是罗教真正消灭的演教弟子却没有多少，不过是占下来一些眼下根本无法利用的地界罢了。

　　罗教上层都是知道，演教真正实力可比罗教强盛的多，并且还有教外修道人相助，现在不过是暂时被那几位法力骤然抬升的罗教长老压住而已，等到更多演教援手到来，那局面可就十分难说了。

　　史姓道人道：“我不会动的，师弟若是不愿，我不会拦你。”

　　段师弟哈哈一笑，道：“也好，我若运气好，斩了一名坛主或是护法，那也用不着留在这鬼地方了。”

　　他拂开帘子，走到外间，抬头望有一眼，便化遁光来至天穹之中，对着前方，“我乃罗教长老段业，你们那位孟护法何在？不妨出来一见。”

　　孟壶捏了捏下巴，对着执事嘱咐了两句，随即便纵身上来，满脸正气道：“我乃孟壶，为此间护法，我喊你一声，你可敢答应么？”

　　段业犹豫了一下，他觉得对方不会无缘无故说这等话，说不定里面有什么陷阱，故是谨慎言道：“敢又如何，不敢又如何？”

　　只是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只觉一个恍惚，再睁眼时，眼神之中不禁露出惊异之色，他发现自己竟是到了一片虚荡混沌的地界之中。

　　他立时意识到自己中了算计，心下也是大恼，原来不管自己怎么回答，只要是开口应声，就会被拖到这里。

　　他很快分析了一下，对方法力还不及自己，能无端把自己挪到此处，定然是借用了什么，对自己所能造成的威胁应当也是有限，只要找到如何出去的办法便是了。

　　这时一转念，却见一名道人坐在那里，立时露出警惕之色，道：“你是何人？”

　　那道人看了看他，言道：“你可听闻过造化之灵么？”

　　段业浑身一震，忽觉自己心中似是领悟了什么，盘膝坐了下来，许久之后，又是站起，对着那道人打一个稽首，身形便就从此中消失不见。

　　而此刻外间，段业缓缓睁开眼目。

　　孟壶双手负后，昂首言道：“你可明白了么？”

　　段业默然片刻，长叹一声，道：“朝问道夕可死矣。”

　　孟壶满意道：“你走吧。”

　　段业打一个稽首，就转身离去了，然而他却没有回到罗教阵中，而是直接远离此地，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底下的执事和远处的杨坛主看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对方答应一声就好像变了个人了？

　　孟壶方才所为，实际上是将对方拖入了心界之中。

　　那道人也是他，不过那是本我，是造化之灵本性之映照，是他的另一面。

　　他迈入道途后，之所以修炼那么快，其实就是在还原本来的路上，因为造化之灵本来就站在极高层次之上，从某一方面而言，转生为人也不过是托世重修。

　　只是入世之后，其有了自我之认知，也就是如今的孟壶。

　　这两个面其实在相互较量之中，他唯有彻底压倒本我，就能始终做自己，可要被本我压倒，那么代表着孟壶的这一面就会逐渐消失。

　　孟壶这一回就是利用了本我，将造化之灵的大道展示给了段业观看。

　　这等方法不见得比罗教更为高明，可胜在没有任何遮掩，把一切都显示的明明白白，不但点出了段业出身造化性灵，更是告知他自身修炼便是在挖掘性灵之潜力，助其认识到了本来。

　　段业在见过这些之后，罗教之法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反还避之不及，生怕再走回老路上去，这才遁身离去。

　　罗教阵中，见自己教中长老莫名其妙离去，立刻禀告了那史姓道人。

　　他也是疑惑异常，打听了一下，若有所思道：“你是说那孟道人问段长老敢不敢应声，而段长老应过一声后，才是离去的？”

　　那弟子道：“正是。”

　　史姓道人往外看了一眼，便见得孟壶身影，但是很明显，后者无论法力修为都是不及他。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出面了，不是因为段业的缘故，而是对方下来若对寻常罗教道众下手，他也不可能不出去阻止，虽然对方手段诡异莫测，可他猜测，只要不回答，那就应当无碍。

　　于是出得庐舍，腾空而起，往阵前而来。

　　孟壶见他过来，不躲不闪，而是喊道：“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史姓道人一言不发，脸上轻蔑一笑，有了方才的教训，他又岂会上当？

　　可是下一刻，他眼前一花，发现自己竟是被拖入了一片混沌之中。

　　他不由怔住。

　　心中随即涌起一股羞恼，敢情不用自己回答对方就能把自己拖入陷阱之中，那你问我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

　　此时他忽然发现身前有一人影晃动，后退一步，警惕道：“什么人在此？”

　　少顷，便见一道人走了出来，对他打一个稽首，沉声言道：“道友，你可听闻过造化之灵么？”

　　片刻之后，一脸看透尘世的史姓道人对孟壶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解惑。”言毕，其如段业一般，扔下了罗教道众，纵光离去。

　　杨坛主和执事此刻已是说不出话了，过了许久，二人才纵身天穹，到了孟壶身边，道：“孟护法，你看……”

　　孟壶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道：“罗教上境修士已无，下面这些罗教弟子就交给两位了。”

　　杨坛主和执事二人现在对他满是佩服，大声应下，就招呼分坛弟子，各自祭出法宝，往那罗教阵中冲去。

　　孟壶这时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把造化之灵的修炼道法传播出去好像会引发什么不测后果？他唔了一声，反正该头疼的应该是罗教，自己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第一百八十九章 天机漏算失性灵

　　元景清站在一处沟壑纵横的山梁之上，衣袂飘动不已。

　　他身后是无垠大地，上方是广阔天宇，一颗硕大无朋的月星紧贴着地陆，上面一个个坑洞和起伏不平的山形地表清晰可见，而随着此物挪转头顶上方，却仿佛给人感觉随时要掉落下来一般。

　　这处地界尤为广大，灵机也是丰盛，就如九洲诸派未曾驻入之前的山海界一般。

　　这么多年来，他通过界门游走诸天，已是斩杀了超过万数的大妖，然而还缺一头功行上乘的妖物作为灵枢之用。

　　就在前些时日，他却是通过演教的线索，找到了一头名唤万全老祖的妖魔。

　　这妖魔十分之了得，在他见过的所有妖物之中，数此僚修为最高。

　　不止如此，多数妖魔都是由于先天禀赋或者天生生长在灵机充沛之地，天长日久之后，方才获得极大能为。而这一位修行的居然是最为正统不过的气道。

　　他怀疑此妖或许是自家老师曾经提及过的先天妖魔出身，并且还得了某位大能的点拨，要不然绝无可能有时下之成就。

　　沙尘忽起，旋空一转，投下一道虚影，一个黄袍老者出现在他前面，打一个稽首，笑道：“道友，我与你本无仇怨，又何必这般穷追不舍？”

　　元景清淡淡道：“妖魔异类，人人得而诛之。”

　　老者笑着摇头，道：“道友，你我皆是修道人，你该知我纵然曾为妖身，可斩去凡身之后，已然脱了妖属。”

　　元景清语声没有半分波动，道：“妖身可脱，妖性难除，这方天地上的生灵消亡莫非不是你之故？你一副人身模样，可行事却是残忍冷血，视生灵如草芥，容你继续存世下去，只会危及人道，莫如及早除之。”

　　老者捋着胡须，目中露出无所谓之色，道：“区区一些凡尘生灵罢了，寿不过百载，转眼即过，又有何值得追究，道友，你我早已超脱尘俗，何必为了这等小事穷追不舍？”

　　元景清没有再去多说什么，往某处看有一眼，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只是几步之后，便似挪过了万千山峦，身影消失在了天边。

　　老者看他所去方向，神情微变，随即目中露出几分阴冷之色，身影忽而消失。

　　元景清所修持的乃是元辰感神洞灵经，过往溟沧派中，祖师之下，从来没有人能把这门功法修行到他这般地步的，故是对气机追摄十分拿手，只要被他盯上，就不可能从他感应之中逃脱。

　　此刻他循着那气机而往，很快便见得一座黑漆漆的大山横在前方，绵延不绝，宛若金石筑就，上方弥散着冲天气机，几是融入到了虚空之中。

　　他为追杀这万全老祖，已是穿渡有十余个界天了。他能够察觉到，这一位不是没有反抗之力，之所以逃遁，实际上是在找寻可以发挥自身实力的地界。

　　而这方地陆上有其屠戮生灵的痕迹留存，那这里很可能就是此僚的主场所在。如无意外，其应该是准备在这里与他决一生死。

　　他神情平静，一句话也没有多言，身上法力瞬时腾起，缕缕清光洒散开来，向着那横跨地陆的山脉推压过去。

　　凡蜕修士轻轻一拂之间便可崩坏天星，只是短短几日，两人交战之地俱被两人法力余波打得崩塌破碎，所幸这里格局乃是天圆地方，无边广大，这才使得周围一切没有被粉碎成虚空尘埃。

　　只是若在虚空极遥之处看来，原本看似平整的地陆之上却多出了一个漆黑空洞，便算万数天星填入进去恐怕也无法填满。

　　元景清站在空洞上方，气息平稳，恍若之前与人斗战的并非是他。

　　这妖魔方才被他斩杀了多个分身，折损了不少元气，可其根果至今仍是深藏不露，这一战还远远没有了结。

　　他稍稍抬首一看，却是那个挨近地陆的硕大月星动了起来，本来上面的坑洼沟壑凝集而起，显露出了一张带着可怖笑容的脸庞。

　　然而那只是其人头颅而已，在虚空深处，有着更为庞大的身躯，此刻其一只手扒住地陆，另一手伸出，向着元景清抓了过来。

　　元景清双眸之中有灵光泛动，无尽虚空之中，一枚枚天星亮了起来，每一枚皆是形如天梭一般，并且一齐向着那月星压了过来。

　　双方这一战，整整持续了月余时日。

　　万全老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被斩杀当场，神魂俱灭。

　　元景清看着手中盘旋的一股精气，可以肯定其确实为先天妖魔所化，不过运转感神之法，却未能寻到其背后指点功法的线索，无疑那是一位功行高过他之人，心下思忖道：“这妖魔来历奇异，或许回去该是问一问恩师。”

　　他自袖中拿出一枚牌符，往外一抛，瞬息间化为一座界门，随着门上灵光大放，他便迈步入内，转而到了演教总坛之外的法坛之上，并对守坛弟子言道：“贵派主事可在？我需与他见上一面。”

　　守坛弟子不敢怠慢，连忙将此事报了上去。

　　没有多久，高果亲自来到了法坛之上，他神情客气的对着元景清打一个稽首，道：“元上真有礼了。”

　　元景清还得一礼，道：“元某而今诛除万数妖魔，功果已满，待要回去祭炼宝器了，临去之前，特来交还贵教之物。”说着，他一挥袖，将一枚玉简送了过去。

　　高果听得他斩杀万余妖魔，吃惊同时，也是升起一股佩服之意，诚心致谢道：“元上真辛苦，这般我演教弟子可免除诸多妖魔之威胁。”

　　元景清平静道：“此事只是顺便罢了，高主事无需多谢，”他一指界门对面，“我方才来此之地，乃是一处不亚于山海界的所在，想来对贵教有些用处。”

　　言毕，他再是一礼，身上清光一展，已是遁破虚空，回往山海界去了。

　　镜湖，脊阳分坛所在界天之内，段业与史道人二人离开了罗教众弟子之后，很快便又走到了一处，随后一直小心翼翼躲避着罗教之人，生怕自己被捉拿了回去。

　　好在随着演教援手逐渐到来，罗教也是应付得极为吃力，一时之间也无暇理会他们。

　　可他们也知，此事不会结束，罗教是绝然不会放过他们的，否则若人人效仿，那整个教派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

　　故二人不敢在外行走，只是躲藏在一处荒僻深谷之中，整日磨练功行。

　　造化之灵的道法好就好在说透了他们之本来，告知你罗教之法就是在引导他们自身潜力，既然力量本来就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那直接去修炼造化之灵传下的大道之法，却比遮遮掩掩的罗教之法不知好上多少。

　　不过这里前提是他们对自己对道法有个准确认知，若无这一点，他们是没有可能做到此等事的。

　　二人在此修炼了百余载后，自觉功行大有长进，心中便有了出山一探的心思。

　　商量了一下之后，二人各遣分身出外，因是担心罗教搜捕，他们十分小心的掩饰行藏。

　　只是探查下来的情况令他们有些意外，演教与罗教争斗这许多年，互相之间居然以持平而论，谁都没有将谁压倒。

　　看去倒像是演教有意收敛着自身的力量，也不知这背后到底存有什么目的。

　　二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对他们来说乃是好事。而他们既然得了道法，那也不该只是自己修炼，也当设法传道，若是能教授出更多弟子的话，那说不定有朝一日能与罗教、演教相提并论。

　　于是他们往尘世间去了一趟，找到了数十名资质出众的孩童，并将之带回了山谷之中。

　　下来数年之中，二人边是修行，边是教授弟子。只是这其中，却有一个本是从山涧之中捡来的弟子格外不凡。

　　就这短短几年功夫，这弟子居然修行到了修道人所言的化丹层次之中，这已不是用天资出众可以形容的了，而是令人感觉惊悚了。

　　二人都是感觉其出身不凡，只是其已然是修道人，他们也推算不出其来历，于是又命弟子去到那水涧处查访了一下，却仍是没有任何线索，仿佛其人是凭空出现在那里的。

　　二人心中这时隐隐有一个猜测，但是谁都没有说出来，并且他们认为，这对自己所传道法而言，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说不定这门道法之兴，就应在这名弟子身上。

　　虚寂之中，季庄、相觉端坐在一方定世之中，只是此刻二人俱是神情严肃。

　　为使自家所传道传能够与演教相抗衡，他们先后投入了五个造化之灵，指望此辈成长起来后能为自家教中护法。

　　然而不知为什么，其中有一个造化之灵却是莫名其妙不见了影踪，便是作法推算，也找不到其下落。

　　他们隐隐觉得这里有问题，若是张衍出手，那根本不用如此麻烦，直接对五个造化之灵一同动手岂不是更好？

　　所以他们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那位正主施展的手段，只是这一位明明还没有归来，却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做得这等事，却是让他们警惕忌惮不已。

　　若不是这处造化之地非是他们自家的地界，他们甚至都有打灭此间诸般现世的心思了。

　　相觉想了一想，道：“道友，此间终究是玄元道人治下，就算是这位有什么布置，也轮不到你我来操心，既然寻不到线索，那就莫去多管了。”

　　季庄缓缓点头，道：“也只好如此了，那玄元道人神通广大，想来自能解决此事。”

第一百九十章 不拘正法从心欲

　　张衍看着四名造化之灵在造化之地内逐渐成长起来，并没有太多表示，他麾下一样有可利用的造化之灵，且比季庄、相觉二人还提先了一步，不过其中有几人因为运气问题，亡于以往征战之中，已然转过一世至二世了。

　　这场教派之争越是激烈越好，他现在已经开始得享其中的好处，造化性灵的大道越来越是清新，足以说明他的做法是无比正确的。

　　无论是气道还是力道，他收获的大道越多，实力便就越强，当然前提必须是无主之道，已被大德获得的大道是不可能被同辈夺走的，能做到这一点的或许只有那位未曾归来的造化之灵。

　　正如季庄、相觉先前所认为的那样，张衍的确没有漏过那第五个造化之灵。

　　他看得很是清楚，其虽是与其余四头造化之灵一同被送去自己治下那方造化之地，可是半途中却是被一股伟力所影响，挪转去了别处。

　　虽然这里遮掩手段十分高明，可除非其不再出现在他治下，否则只要他有心寻找，那终归是不难见得其下落的。

　　他意识一转，很就算到其落去了镜湖之中。

　　这应该是造化之灵残留下的伟力作为，不过也不用把其想得多高明，若真有什么本事，那根本不会落在这等枝节之上，这等举动恰恰说明了其背后的无力。

　　虽已是见得这一头造化之灵的准确下落，可他并没有清除的打算。

　　那些破碎的造化之灵自成一体，除了背后正主，并无法对大德造成什么威胁，既然本来就不是什么敌对，那么何必推到自身对面去？况且此辈本来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得造化之灵伟力的推动，其本身恐怕的确有一些不凡之处，若能收到演教麾下，对推动道传说不定还有几分好处。

　　他思考下来，当即意念一动，便传了一道法谕去往镜湖之中。

　　百年之前，脊阳分坛之危被轻易化解，参与围攻的罗教弟子被尽数拿下，牵一发而动全身，虽还远远不到受创的程度，但一角崩坏，整体攻势因此受挫还是难免的。

　　演教将更多力量调来后，却是一改以往非要剿灭罗教的作派，转而与之对峙，而那些之前放弃的地界只是收复了少许极有价值的地方，下来时日，则都是以巩固内部为主，不再是往外扩张。

　　罗教在尝试数次攻袭无果后，终是放弃了大举进袭，也同样开始转向内部，靠着那些被强行拔高层次的修道人，也不难撑住场面。

　　只是罗教内部上层却是一直有一种深重的危机感，深怕演教什么时候就不再满足眼前局面，是故一直在膜拜道祖，祈求获得更高层次的道法传承。

　　而演教这边，当日一战之后，孟壶因功被召回了总坛，着实得了不少赏赐。

　　唐由也是亲自召见了其人，可不知道什么原因，自此之后，他似乎很不喜欢别人在自己面前提及孟壶。

　　这百年来，孟壶因为没什么事，也是老老实实待在总坛修持。

　　说是修持，其实还是按照张蝉要求，以磨练心性为主，他也是以这个为借口，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外游逛，就是在云中酣睡。

　　这一日，他正躲在一处宝树底下，逗弄着那头被强迫服食灵丹的狸猫，却有一个弟子匆忙赶来，道：“孟护法，上真有传话。”

　　孟壶本来懒洋洋的躺在那里，脑子却忽然浮出修道之初回回被暴打的画面，不禁一个激灵，整个人一下变得正经起来，满脸都是责任感，道：“老师有什么吩咐弟子的？”

　　那弟子对他忽然之间的转变似乎有些不适应，怔了一下，才道：“上真说，有一件事需关照护法，护法若有暇，可过去一趟。”

　　孟壶表情严肃道：“老师相召，做弟子的岂能耽搁呢？我这便前往。”

　　他放下狸猫，遁光而行，来至张蝉修行所在，进入洞府之中，见张蝉盘膝坐在石床之上，忙是恭敬一礼，道：“弟子见过老师。”

　　张蝉瞥他一眼，道：“嗯，还算来得快。你在此处也是闲得无事，我有一事要你去做。”

　　孟壶大声道：“老师请吩咐。”

　　张蝉道：“你是造化之灵出身，故而你所为之事，不是与那些凡俗之辈为伍……”

　　孟壶连连点头，心道还是老师懂我。

　　张蝉继续言道：“我得上谕告知，有一造化之灵入了此界之中，只是如今转生未久，年纪幼小，尚有机会扭转性情，不至于被敌方利用，你所要做之事，便是找到其人，随后将之导引上正途。”

　　孟壶道：“老师可知此人现在何处么？”

　　张蝉道：“正要与你说此事，你还记得脊阳分坛前不战而退的两名罗教长老么？”

　　孟壶道：“老师所言之人，莫不是在那二人处？”

　　张蝉道：“不错。”

　　他所接到的上谕中只说造化之灵来到这方天地内，并未指明具体去向，其下落乃是他自家找出来的。

　　他虽不擅推演，可是分身无数，早在入得此界之后就分布四方，故很是轻易就查到了那造化之灵的下落。

　　孟壶道：“老师，这事包在弟子身上。”

　　张蝉嘿了一声，将那处所在告知其知晓，最后道：“那别在这里杵着了，速速去将此事给我办妥了。”

　　孟壶告退出来，辨认了一下方向，就遁空而去，不过几日之后，就寻到了那处法坛所在，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此间有人在吗？”

　　段业、史道人此刻都在山谷之内，一听此声，一时也是大为紧张，以为自家地界暴露了，可随即辨出这声音乃是孟壶，不觉又放松下来。

　　他们早是叛出罗教，演教没有对付他们的必要，而孟壶更是传他们道法之人，两者间自是不存在什么冲突了，在确认这回只有孟壶一人到此后，便联袂自里迎了出来。

　　在见过礼后，便将他迎进山谷之中，摆下宴饮招待，期间试着询问他此回来意。

　　孟壶事先没想好借口，临时编了一个，道：“我感得有人传我之道，特意寻过来一观。”

　　听他这么说，段、史二人心中顿时放松了许多，不待孟壶多问，便主动提及，“我等这几年教授了不少弟子，共有五十九人。”

　　孟壶皱眉道：“难道不少一个么？”

　　史道人一怔，与段业相互看了看，苦笑道：“瞒不过道友，想来道友此回便是为这小儿而来的吧，来人，去把勾涵唤出来。”

　　孟壶唔了一声，什么瞒不过我？我只是说是六十之数少一啊，收徒弟这种事不应该凑个整吗？

　　席上有一个侍从下去，不多时，就将一名表情木然的孩童带了上来。这孩童见了段、史二人，端端正正一礼，道：“见过两位老爷。”随即就一语不发立在一边。

　　史道人叹一声，道：“这孩童乃是我当年从一处水涧边上捡来的，也查不出他父母是谁，我给他取名勾涵。他天资太好，学什么都是一学便通，且能举一反三，只是六岁，功行就与丹成之辈相仿，再修持下去，说不定用不了许久就可超过我辈了，故我等也无颜收他做弟子，不敢让他唤我等作师父。”

　　段业道：“这小儿什么都好，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无逾矩，只是心思太重了些，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问他他也不愿说。”

　　勾涵听到两人评论自己，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仿佛说得不是自己一般。

　　孟壶一见到这小儿，凭着同类之间的微妙感应，立刻知道这就是自己此回所要找寻的目标，他道：“那肯定是因为两位让他所做之事，并非是他自家愿为之事。”

　　勾涵眼中一亮。

　　孟壶看下来，道：“你可愿意跟我走么？”

　　段业与史道人在旁则不出声，说实话，若是勾涵天资差一点，他们倒是能够接受，可这等资质，分明就是有极大来头的，把这么一个难知根底的小儿留在身边，他们心中也是忐忑，孟壶既然主动提出愿意带走，他们也是求之不得。

　　勾涵抬头看了看孟壶，用稚嫩声音道：“为什么跟你走？”

　　孟壶上前一步，摸了下他的脑袋，声音放柔道：“到了我这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勾涵抬起头，眼睛睁大，道：“真的？”

　　孟壶沉声道：“我不让你干什么你就不能干什么。”

　　勾涵小脸微僵。

　　孟壶道：“说吧，你到底把什么事藏在心里？有我在此，不必怕说实话。”

　　勾涵垂下头，道：“两位老爷教授的法术好是好，但是不好玩。”

　　孟壶摸了摸下巴，赞同道：“的确如此。”

　　勾涵第一次听到有人认同自己，喜道：“先生也是如此认为的么？”

　　孟壶理所当然道：“那是自然，道术神通乃是用来为我辈创造各种乐趣的，不是用来打打杀杀的。你试过把头发吊在云上荡秋千吗？你试过把脑袋拧下来再装上去吗？你试过一口气吹秃草原林木吗？你试过一路翻滚碾平山峦吗？这世上没有你做不到事，只是你想不到罢了。”

　　勾涵眼睛越来越亮，道：“我可以吗？”

　　孟壶一脸深沉道：“可以的，只要你信我，便就可以。”

　　勾涵毫不犹豫对他一拜，道：“先生，我愿随你去。”

　　孟壶满意点头，见这么容易就把事情做成了，心中十分欣慰。他已经按照自家师父的意思把这小儿引上正路了，果然自己出面，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想来师父也是看中自己这一点才让自己来的吧？

第一百九十一章 化融诸伟不见形

　　知连正在自己开辟的定世之中修行，借着那一枚莲瓣之助接引着自己的法力，没了造化宝莲，力量回归很是缓慢，就好若本来潺潺泉水变作了枝叶水滴，一点一滴才能积蓄起来。

　　现在他在等到下一位同辈归来，唯有那时候，才可能接引回来更多力量。

　　定世之外忽有一股陌生伟力侵染过来，似如叩门一般，知是有客来访。

　　他心中微沉，前次相觉到来，将他宝莲借走，现在又有人至，不知又要干什么，只是他力量孱弱，为了保全自身，现在还不是能够得罪人的时候。

　　叹了一声，出得定世，见是一名紫衣道人在外见礼，只是他却不识。

　　不过他力量缺失，能记得之人也是不多，打一个稽首，道：“这位道友自何处而来？此前却是未曾见过。”

　　紫衣道人回了一礼，言道：“在下比道友先是回来一步，只是身遭外劫，故是潜修至今。”

　　知连道：“那道友此来，未知有何见教？”

　　紫衣道人道：“道友不请我入内一坐么？”

　　知连想了一想，侧开一步，道：“请。”

　　两人入了定世之中，分落主客之位。

　　两人相互客套了几句，紫衣道人这才道出来意，“因是虚寂缺裂，才致你我法力归来，只是受劫力所阻，不过只有些许落至诸有，未知道友可想找回完身么？”

　　知连心中一动，看了看紫衣道人，道：“道友既如此说，可是有什么办法么？”

　　以他现在之力，说是大德化身，可其实人人都可欺他。上回造化宝莲被相觉取走，表面上他没有说什么，可心中一直耿耿于怀，而要是伟力能够归来，那自是不会有这等事了。

　　紫衣道人笑道：“若是未曾回归诸有之人，想要突破劫力，一气完整寻回自身法力，那自然十分困难，可道友法力既能先一步归来，那么机会比之旁人，总归来得大一些。”

　　说到这里，他语声加重了一些，“我有一门手段，可在下一次同道到来之际，先助道友引来自身伟力。”

　　知连不由露出惊异之色，没想到面前这一位竟有这等本事，他想了想，沉声问道：“不知道友为何要相助于我？”

　　紫衣道人抬手托出了一枚莲瓣，道：“说来我与道友也是一般受人胁迫。”

　　知连恍然，摇头叹道：“原来道友手中宝莲也是被借走了。”

　　紫衣道人言道：“本来宝莲在手，取回伟力尚算容易，可如今只能一点点牵引力量，委实艰难。却不知何时才能拿回我辈之力，我这法门可透过劫力与正身取得些许牵连，即便自己不能完全归来，也有可能助得一位道友。”

　　知连听明白了，这方法关键是能相助同道，凭一人之力或许难以闯过劫力，但两人齐心便就不同了，他道：“不知这里可需我做些什么？”

　　紫衣道人言道：“道友只需待得下一次同道归来诸有时，全力接引自身法力便好，不过……”他笑了笑，“若是道友力量得复，我若届时未成，还望能照拂在下一二。”

　　知连神色一肃，打一个稽首，道：“若得如此，我必会记下道友这番恩惠。”

　　其实他并不信这一位目的就这么简单，这等好事便能做成也一定是要付出某些代价的，在他想来，这一位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不过不要紧，他不用追究到底，其人若是想说，那迟早会说的。

　　而且伟力若能得复完全，那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到了那等时候，就算违诺，别人也奈何他不得。

　　这里面最坏结果，也不过是自身消散，无法提前归来罢了，是十分值得一试的。

　　只是他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基于这分身的认知，认为大德之力除了同辈之外没有可以与之对抗的力量。

　　但若他知晓造化之灵之事，那便不会如此想了。

　　紫衣道人在与他议定之后，满意而去。

　　他经历上回相觉一事后，认为这可能是正身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一手段，只要涉及到伟力回归之事，一旦自己答应，那么就一定会被正身得知，继而做出回应，甚至连自己都无法抗拒。

　　他不知正身的目的是什么，但后来想想，若真是自己判断的那样，倒不尽然全是坏事。

　　他判断下来，认为由于劫力所困，正身应该是无法分辨诸有之内事机的，或许只能依靠他的意识传递而后做出回应。

　　要是这样，那么他就能反过来加以利用了。

　　因为暂时还无法完全确定，所以这一次他便想借知连之手试上一试，要正身真是有应必回，而不问因由，那么他无形之中就有了与其余大德暗中较量的手段了。

　　而另一处，相觉、季庄在张衍那一处造化之地内落下道传后，也没有闲着，继续在那里找寻造化之地。

　　总算未曾辜负他们一片努力，两人联手之下，终于还是找到了一处，但是二人并不敢将之占据己有，甚至不敢往里观摩大道，因为二人自身伟力一旦渗透进去，必然会被张衍发现，那下来多半是会被后者以防备造化之灵为借口夺去的。

　　与其这样，那还不如直接将道法种子送入其中，并在此立下道传，等到两教势大之后，再借以观摩造化性灵背后之道法，这般既不会与张衍起冲突，同时又可攀寻大道。

　　相觉感叹道：“微明道友那里有三处造化之地，并未被玄元道人夺走，其人治下道传，可谓胜我多矣，若是他那几处地界可为我所用……”

　　季庄摇头道：“微明道友自上回失利后，极是畏惧那玄元道人，除非再有道友到来，否则他是不会再与我等站在一处了，更是不会容忍这等事。其实这般也好，我三人不聚在一处，那玄元道人也不会时时刻刻盯着我等了。”

　　相觉冷笑几声，道：“这般等下去，不知还要多久，与其坐等，我等不妨主动做些什么。”

　　季庄领会到了他的意思，道：“道友是说……”

　　相觉没有多做解释，只道：“道友当是懂我意思。”

　　季庄陷入了思索之中。

　　他自然明白相觉之意，这是想要削弱诸有对大德伟力的阻挡。

　　上回造化宝莲碰撞，导致虚寂缺裂，他们伟力才是逐渐归来，要是再来一次，或许的确能使得更多同道归来。

　　之前未曾这般动，那是因为他们自认自己能抢在同辈之前占得更多利益，可因为张衍之故，这般打算却是落空了。

　　既然这样，引得更多同辈归来也是一个办法。

　　可他对此也是有顾虑的，因为此举是有极大风险的，谁人归来不是他说了算的，要非是同辈归来，而是引动了造化之灵，那岂不是自寻死路？

　　他看了一眼相觉，这一位几次三番之作为，都令他觉得十分危险，在无法确定对方是否是造化之灵前，他不能一味赞同其人建议，于是道：“此事似有些许不妥，而今我等不是没有道法可寻，还是容后再作斟酌吧。”

　　相觉笑了笑，也不再纠缠此事，他也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要是反而惹得季庄怀疑自己，真把自己当成造化之灵，那两人就无可能再联手了。

　　季庄这时言道：“此处地界的造化之灵，道友待如何处置，是放任不管，还是挪去他处？”

　　相觉道：“送去他处转生为好，若在此地入世，不定会引得玄元道人感应，被他顺此线索观望到这处。”

　　季庄沉吟一下，道：“也好。”他起伟力一引，就将那造化之灵挪转出来，渡送去了与演教对峙的造化之地中。

　　只是他方才做完此事，忽然面色微变。

　　相觉发现不对，道：“有什么不妥么？”

　　季庄拧眉道：“我本想送他入得门下教众之中，可未想，方一入得现世，那法力感应便断去了牵连，也不知是否是那玄元道人的手段。”

　　相觉也是心下暗凛，这已非是他们第一次遇得这事了，要是这真是造化之灵所为，那么其所能发挥的能为似乎远超他们原来所想。

　　某处现世之中，一座演教界门矗立在法坛之上，片刻之后，灵光闪动，有数十名修士自里行步出来。

　　这一行人里既有山海界修士，亦有余寰诸天之人，这百年来，许多出门历练的弟子都是通过演教界门去往各处界天。

　　数十人正待离开法坛，忽然听得一声婴儿哭声，有人向守坛弟子打趣道：“道友可是在此结了良缘？”

　　那守坛弟子摇头道：“哪里话来，这里除了贫道在此守御外，别无他人，这法坛方圆千余里内更是无有凡人。”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觉奇怪，于是下了法坛，循声找去，结果在河岸畔并未发现什么婴孩，而是找到了一枚形如小儿的鲜红色玉石，不过手掌大小，温润通透，细腻光滑。

　　众人皆认为这是一件奇物，不过上面没有显露什么灵机，也没人放在心上，相互推让了一番后，一名唤作卓青青的女修士算是得了此物。

　　只是拿到手上的那一刻，她忽觉这形似婴孩的玉石好像对自己笑了一笑，心中一惊，再看一眼，却并未发现什么异状，就将之收入香囊了。

第一百九十二章 灵光虽微非埃尘

　　卓青青这一行人虽借助演教界门入到这一方界域之中，但却并不准备在演教安排的客舍宿住，而是下榻在还真观分院之内。

　　演教虽传闻是元尊所传道法，可是修行之时却无需任何灵机，并不是以往的炼气之道，算得上是新法道传，所以旧法宗派的修士总是感觉此派之人与自己隔了一层。

　　而还真观则不同，如今分坛下院遍布诸天万界，不与任何教派起冲突不说，还到处镇压邪祟魔物，更是值得信任。

　　一晃三载过去。

　　各个前来历练的弟子，凡是还存身下来的，眼界格局都是大有长进，功行也是各有提升。

　　不过这一行人中，进境最快的竟然非是那原本最为出色的几人，而是不怎么出挑的卓青青。

　　卓青青这些时日以来，只觉自身持坐安稳，气机活泼，修行起来很快就能摒弃杂念，法力提升几乎没有遇上任何障碍，这着实让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她意识到可能是那件婴孩玉石的作用，可想到那日这玉石好像露出了一丝笑容，心里总有几分不安。

　　她虽是出身山海界小派，可见识不俗，知道有些东西表面上看去能带来极大好处，可实际上未必真的是好物。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请得高人验上一验。

　　所幸还真观修士就擅长这等本事，故是她也无需去外面找寻，于是便从居处出来，走到主殿之前，对守门弟子言说自己有事欲拜见院主。

　　这里分院院主姓刘，几月下来，他对这些借居在此的修道人都已很是熟悉，见卓青青今日寻上门来，便立刻请了进来，在见过礼后，笑问道：“卓道友可是有什么事么？”

　　卓青青道：“院主，妾身前些时日得了一件宝物，修行起来颇是受益，只是此物来历古怪，让人颇不安心，故来这里，想请刘院主作下鉴别，以辨正邪。”

　　刘院主一抚须道：“哦？不知卓道友所言之物在何处？”

　　卓青青将那婴孩玉石自香囊之中拿了出来，递了上去。

　　刘院主接了过来，暗运还真观秘传法门观察了一番，表面看来，此物除了颜色鲜红外，并无什么不妥，他稍作沉吟，道：“道友稍等。”

　　他转至后殿，凭他自身之能，既然无法辨别，那就只能请动下院之中的宝物了，于是转入祖师堂中。

　　还真观诛魔镇邪，每一个分院法坛之上都是悬有一面总坛祭炼的宝镜，能够照出诸多邪祟。

　　他将这婴孩玉石放在宝镜之下，任由那光华落下，少顷，便见上面有流光溢出，目眩神迷，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件宝物，但是反复看下来并没有什么异状。

　　可他认为，这里面不见得当真无有问题，思考片刻，便自里转了出来，道：“卓道友，此物确实有些神异，但我一时还难以判准，若是道友放心，可把此物留在这里些许时日，刘某必会给道友一个交代。”

　　说着，他又加了一句，道：“自然，道友若是不愿，那随时可以取了回去。”

　　卓青青犹豫了一下，道：“好，那便先留在刘院主这里。”

　　刘院主点首道：“道友安心，这用不了多少时日。”

　　卓青青一个万福之后，便告辞而去。

　　刘院主为了验证此物效用，便将之放在身边。几天下来，自感法力增进比往常快上不少，最是让他吃惊的是，携带此物定坐，很多平时思虑不透的地方几乎一想便通。

　　再是几日之后，他心中涌起一股强烈念头，这宝物如此好用，何不将之据为己有？

　　面对卓青青时，他大可借口说此是邪祟之物，不过这等作法，委实太过粗糙了，任谁都能看出不对来。

　　思量了一下，心中已是有了一主意。

　　不过一月之后，卓青青就又寻上门来，没了这玉石，她修行又是缓慢下来，由奢入俭难，习惯了进境迅快，现下又恢复到了原先一点一滴积累法力的状态，这让她有些无法接受，是以忍不住来问询情况。

　　刘院主将那婴儿玉石摆在案上，笑道：“卓道友，我仍是未能查出什么异状，此物当是无碍，道友拿了回去好好保管就是了。”

　　卓青青心中一喜，同时松了一口气，她将婴孩玉石拿回放好，感激言道：“多谢刘院主了。”

　　刘院主摆了摆手，道：“只是小事罢了。不过道友稍等，”他自袖中拿出了一张符箓，“这是一张宝符乃是我从总坛携来的，能够镇压邪祟，你不妨带在身侧，这样便有什么变故，也可替你挡上一挡。”

　　卓青青没有推辞，诚心致谢之后，便就退去了。

　　她这回去了心结，便不再排斥这玉石，常常带在身上，功行也是愈加长进，下来二十多年时日，她修为已然凌驾在绝大多数同辈之上，同时也更受诸多同道的倚重。

　　某日，一地出现一名罗教长老，她受命前去阻截，在与这位长老战至紧要关头时，忽然自身气机莫名其妙消失了一瞬。

　　修士斗战之时，岂容丝毫差错？她正以为性命难保之时，忽然自那玉石之中涌现出来一股异气，将那缺失之力又弥补了上来，这才得以避过了这次危机，并将罗教长老杀死。

　　只是这个时候，她却感觉胸闷欲呕，头晕目眩，不得已寻了一个山头落身下来，并放出了一幢庐舍，跌跌撞撞躲入其中，只觉一股气机上冲，却是吐了出来一团红光，待光芒散去，里间却好端端躺着一个婴孩。

　　她不由大惊失色，根本弄不清楚这是如何一回事，等反应过来后，伸手一摸，发现那玉石已然不见了影踪，哪还不明白那玉石与这婴孩之间是有牵连的。

　　她意识到这小儿不简单，立时手掌举起，可是几次欲动，一看到小儿纯真双眸，却又下不了手，最后叹了一声，抱了起来，心中忖道：“只要我不说，又有谁人知道此事呢？”

　　就在这时，她有所感应，回头叱喝道：“谁人在那里？”

　　一阵风来，帘幕飘起，便见一名道人站在外面。

　　卓青青一见，惊讶道：“刘院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刘院主看她一眼，笑道：“你不必掩饰了，我却不信你看不出来那符箓上被我做了手脚。”

　　此前虽他有心夺取拿玉石婴儿，可也知明抢是不成的，这样很容易留下破绽，故是特意在那符箓上做了手脚，卓青青一旦与势均力敌的对手交手，就有可能引动此物，但是不知为何，没有将之算计了。

　　不过他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亲自前来夺取，过去了这许多时间，只要他做得干净利落一些，那么无人会把他与此事联系到一起。

　　卓青青听他这么一说，脸容之上惊讶尽褪，冷冷道：“你想做什么？”

　　刘院主看向卓青青手中婴孩，悠悠道：“我忍了这许多时间，就是为了取拿到此物。”说完之后，他没有再多啰嗦，直接骈指一点，霎时就有一道霹雳雷光闪过，直接劈开庐舍，往里间轰落而来。

　　卓青青玉容一白，她认出这是还真观的降魔雷法，但是同样能用来诛杀修道人，虽是两人境界相近，可是对方乃是玄门大派出身，所会神通道术极多，威能又是宏大，远不是她这等小派出身可比，连忙祭出一件护身宝珠顶在前方。

　　然而轰隆一声，此宝就化作一团焦烂落下，却是一合之下就被雷光炸裂。

　　刘院主眸中红光隐现，对着前方一张五指，掌心之中有一只以墨线勾勒出形影的貔貅倏尔飞出，直奔卓青青而去，还未到来，那咆哮之声已然将其牢牢摄住，一动都不能动。只是令他诧异的是，貔貅之影居然咬了一个空。

　　他神情一变，原来卓青青所站之地，竟然空无一人，看去挪转去了别处，而凭其自身之能是绝然做不到的，应该是借助了外力。

　　他没有急躁，卓青青若要保那小儿，那么一定不敢宣扬此事，所以他还有机会，脚下一点，罡气旋动，已是冲天飞起。

　　演教分坛，一间石府之中，张蝉掌心之中气光涌动，内有一物盘旋，却是正在祭炼一件宝物。

　　这时有弟子声音自外传来，道：“上真，演法石碑上又有上谕落下了。”

　　张蝉马上停下，吩咐拿了进来，待看过后，心下暗想道：“既是老爷上谕，那当不能忽视了。”

　　实则张衍在清寰宫中观摩大道，不会时时来关注这些事，只是他留在此间的伟力却是会自行应发，传下令谕，除去一切可能不利于演教的东西。

　　张蝉懒得多去想，关照弟子道：“把孟壶唤来。”

　　没有多少时候，孟壶入得此间，躬身一礼，道：“老师，弟子来了。”

　　张蝉道：“而今又有一造化之灵入得界中，不过不在此界，而在另一方天域之内，我料想几次都是你来处置此等事，今次还是你去为好，记着，不要把事办砸了。”

　　孟壶委屈道：“老师，弟子哪回让老师失望过？”

　　张蝉嘿了一声，想起上回勾涵之事，撇了其一眼，道：“但愿吧。”

第一百九十三章 命从天理当逢生

　　卓青青本来以为自己无法逃过刘院主的手段了，可是没想到，在危机关头，那婴孩身上浮出一股力量，将她转挪了出去。

　　待她反应过来后，不敢在原地久留，急忙往还真观分院相反方向遁光逃离。

　　如同刘院主猜测的那样，她的确不敢出去揭发其人，因为这样一来，怀中这小儿必将暴露。

　　她能感觉到这小儿现在与自己血脉相连，气息相通，要是报了上去，那么自己恐怕也一样要受到牵连，况且她也不愿意这么做。

　　反而她若是不言，除了刘院主，谁都不会来多加关注。

　　躲避一个人，可比躲避所有修道人容易多了。

　　她决定离开此界，刘院主作为分院院主，不可能长时间离开自己守御的分坛，这样就能避过其人追踪了。

　　这一下定决心，她便立刻往一处界门赶去。

　　半路上她十分担忧，刘院主很可能会猜到她的目的，虽然对方无法判断出她到底会走哪一个界门，可凭着其与演教的交情，只需一封飞书恐怕就能令人把她拦下。

　　不过她是多虑了，演教做事，从来都是按照规矩来的，并有严厉规定，除非总坛上命，否则绝不会讲人情脸面，故是此回她十分顺利的通过界门，往另一方天地去了。

　　她离开后不过半个时辰，刘院主就循着气机来至此间，其人脸上没有任何意外，他也能猜到卓青青多半是会想办法离开的。

　　界门虽是掌握在演教手中，可他若是真想要拦阻也是有办法的。

　　譬如直接以妖魔冒充修道人的名义，让演教所有界门拒绝修士穿渡。

　　只是这样做动静太大，很容易暴露他的目的。要知道卓青青拿到那婴孩玉石的时候，当时还是有不少人见得的，有心人可能会因此联想到此事。

　　最重要的是，卓青青前一次在危急时刻能挪移遁走，这一次说不定也能如此，那下来局面便不好收拾了。

　　那还不如任得其人先离开这处界天，随后他再找了上去，那行事就无需这般束手束脚了。

　　身为还真观分院院主，他的确无法擅离职守，但是也没人不准他卸任。

　　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近三百载，功劳早是积攒足够，已是可以交托诸般事宜，转回山海上宗述职，而在这期间，他有足够时间来完成自己欲为之事。

　　他考虑了一下，卓青青那里可先放一放，当时他做下的手脚可不止那符箓，其人是绝对逃不出他手心的。

　　冷笑几声后，他纵起遁光，往分院转回。

　　卓青青成功渡过界门之后，生怕被刘院主追上，却是不敢停留下来，连续渡过多个界天，最后来到一方偏僻天地之中。

　　在此她改了名姓，取名黎怀星，设法加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宗派，以她元婴境的修为，哪怕在大派之中，亦可享得长老身份，在此更是备受礼遇，十几年下来，也算站稳了脚跟。

　　可是那赤光所化婴孩，也不知何故，却是一直没有长大，好在其智慧却是如同寻常小儿一般成长着，这是唯一让她觉得欣慰之事。

　　为了方便照拂，也为了遮掩自己，便就请人打造了一个飞天车驾，以飞遁往来各处，并不将这小儿显露人前，故她这些年来虽也收了几名弟子，可皆是不知她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小儿。

　　这一日，卓青青乘动车驾，带着几名弟子出巡，来至此方地陆最高山峰不回峰上，看着夜空之中星河璀璨，不由感慨言道：“我等脚下无边广陆，实则不过是一颗地星罢了，而在虚空之中，更有无数类似地星盘踞于外，唯有修得上乘道法，方能离开脚下地陆，遨游星宇，见识到更多天地。”

　　她这些话表面上是为了开拓弟子眼界格局，可又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每每眺望无尽虚空，她都是感觉自身之渺小，而若是能修至洞天之境，那么任意一处界天都可去得，也就不必畏惧刘院主了。

　　这时有个声音忽然响起道：“卓道友还是想着去往他界么？也是，自你得了那物之后，进境一日千里，说不得再有个几百载便可入到那般境地了。”

　　有弟子呵道：“什么人在那里！”

　　卓青青心下一紧，勉强维持神情不变，以平静语气道：“道友终是寻来了。”

　　刘院主道：“哦？看来道友早知我会寻到此处了？”

　　卓青青对那些弟子言道：“这是我一位故友，我与他还有一些旧事需了，你等先回去好了。”

　　这些弟子也能看出，这两人之间似敌非友，不过他们也明白，自己在此不但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只会碍事，故是遵令退下。

　　刘院主瞥了一眼，却是没有阻拦，这几名弟子他还没放在眼里，至于拿这些弟子做威胁，那更说笑了，卓青青根本不可能为了这些弟子而舍却自己性命。

　　卓青青待这些弟子都是走后，道：“不知刘院主是如何找到我的？”

　　刘院主道：“我辈修道人穿渡界门，演教守坛弟子会将形影相貌以及气机截留下来，以待万一有事，将来可作查证之用，我以追查为借口，找寻你一个无端失踪之人的去处，那自是不难。况且你身上所携符箓虽去，可我还真观秘术却是一直留存，除非你自行遁破虚空而去，那我当真拿你无法了。”

　　卓青青叹道：“原来如此。”她目光平视过来，“假设我若是将宝玉交出，道友愿意放过我么？”

　　刘院主道：“道友何必做此问，你是知晓的，若此事传出去，还真观可不会容我，哪怕道友今时不愿意说，也难保以后不说。”

　　卓青青叹道：“我只是告诉自己，稍候动手的时候莫要抱有什么侥幸。”

　　那宝玉早便没了，便是她愿交也拿不出来，问这句话不过是告知自己，此刻已是没有退路了。

　　“哦？”

　　刘院主上下打量她几眼，道：“看来这些年不见，道友功行大有长进了？也对，你得了那玉石多年，不过我却需告诉你，修为法力可以靠此物积蓄，可神通道术却在于传承。”说话之间，他一扬手，一道霹雳雷火便打了出来。

　　卓青青的确没有修习过上乘神通道术，但是她靠着玉石之能，现在法力远远胜过同辈，哪怕只用罡风抵挡，亦能破开神通道术。

　　然而一连斗了数十合，她发现自己还是高估己身能为了，刘院主的手段远远超出她的预料，且是出手老辣，压得她几是没有还手之力。

　　其实卓青青若是以十几年前的目光去看待刘院主，倒也不算错，可是刘院主又怎会不知她可以依靠着那玉石提升功行？

　　他卸任分院院主之后，因先前积攒之功劳，可以从门中择选一门上乘神通修习，他这些年就是在勤修此法，做足了准备之后，这才找了过来。

　　在斗战一日之后，卓青青因为每回都要用自身法力去遮挡对面神通，此中消耗可谓数倍于对手，故在彻底气力不济前一转车驾，挪遁开去。

　　可没想到，刘院主随即追了上来，她明白这一次是铁了心要取自己性命，但是她哪甘心就此败落，当下不顾一切用起了转挪之术，在接连转挪之下，暂时将李院主甩脱。

　　可正当她想要寻个妥善之地布置禁阵，稍加恢复时，却发现自己法力居然已是耗损一空，并且浑身无力，不由一惊，本来按照她安排，至少还有一次转挪之能。

　　她回想了一下，自己方才似曾被一道光华照中，只是当时未曾有什么异状，现在看来，当就是那时大意，中了刘院主的手段了。

　　她试着吞下几枚丹药，但却没有什么太大用处，法力回复一点之后，又被消去。

　　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得有脚步声传来，不由叹了一声，看来这一次，自己已是难逃劫数，不过自己孩儿，她却不会让人夺走，一咬牙，勉力提聚起一丝些微法力，就要去拍开事先在婴孩身上准备的飞遁符箓，只是几次使力，都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令她又惶又急。

　　那脚步声到了近处忽然停下，有个声音道：“里面的人快出来，别以为躲在里面不出声就可以吓到我。”

　　卓青青一怔，她听出这不是刘院主的声音，苦笑道：“非是妾身不想出来，而是实在无能为力。”

　　车帘无风自动，一下掀开，一名年轻修士走了进来，望了她一眼，摸了摸下巴，道：“这是吞灵妖虫，少见。”

　　卓青青并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手段，没想到此人有这眼力，不禁又惊又喜，带着几分期冀问道：“道友可能助妾身驱逐此虫么？妾身定有回报。”

　　年轻修士爽快道：“就这么说定了。”他伸手一指，就见卓青青身上和车厢之内飘起一道烟气，很快消散不见。

　　卓青青试了一下，却发现仍是无力，急道：“道友，为何你驱逐了此虫，妾身还是无法转运法力？”

　　年轻修士很是负责的解释道：“因为此妖虫只是以啃噬少许灵机为生，而你无法运转法力乃是中了还真观的积合神光啊。”

第一百九十四章 引法趋同化一意

　　虚寂深处，紫衣道人忽然从定中醒来，神情却是微微一变。

　　他记得自己分明没有入定，却出现了这等情形。

　　不过他并没有慌乱，冷静检视了一下自身，很快就发现了一丝异状。

　　自己身躯好似又被换过了一次，只不过是承接了上一个身躯的记忆罢了。

　　虽然表面上除了这些好似并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可他结合上回经验，却是清楚知道，自己已然把相助知连获取伟力一事传递给了正身。

　　这说明他之前的推论的确是正确的，只要有回到诸有的大德或者是大德伟力化身向自己提出要求，那么不管是否是他主动引动，还是出于对方自身意愿，他一旦承诺下来，那么都会令正身伟力做出回应。

　　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这证实了他之前的一个猜想，自己与正身之间的联系比先前所认为的还要紧密的多。

　　这等结果他让喜忧参半，忧的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单独个体，并不想与正身再有牵扯，现在看来却是很难斩断了。

　　而喜的是，此事无疑说明正身并不知晓他心中真正所想，所以他只要安排得当，说不定能够利用好这等力量令自己摆脱制束。

　　不过他也清楚，这等力量定然也是有其上限的，最多只能在有大德伟力归来时稍作影响，如是某位大德提出要破开劫力，那肯定是无法做到的，正身要是有这等能耐，那早就回到诸有了，不必再弄这些手段了。

　　念头转到这里，他心中却是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当即神意一转，就与相觉勾连上了。

　　双方密谈了许久，这才各自分开。

　　相觉自神意之中退出来后，默思良久，便转动神意，试图接引季庄，片刻之后，其人神意落来。于是两人俱是转入莫名，在此见礼之后，季庄问道：“道友此番寻我，又为何事？”

　　相觉道：“前次我之提议，道友说再作斟酌，不知考虑得如何了？”

　　季庄看了相觉一眼，他上次推拒，其实就是变相拒绝，他不信相觉看不出来，未想这次又是问起。

　　他缓缓道：“此事我回去曾思量过，但仍有许多不妥之处，万一造化之灵因此提前归来，你我当如何？除非道友本就与造化之灵有所牵连，那自是无惧了。”

　　相觉一声笑，道：“道友说笑了，我后来细思之，此法确实太过欠缺考量，还是另行他法为好。”

　　季庄道：“道友又有什么主意？”

　　相觉道：“我等无时无刻不在接引自身法力，如此做尽管是为了自家能早些恢复本来，可无意之中，却是在与被困在劫力之中的诸位同道争抢，这般极可能使得归来同道法力不全，那又如何能够对抗那玄元道人？”

　　说到这里，他语声加重几分，“莫如你我皆是放弃此举，转而接引一位功行在我二人之上的同道归来，若得成功，其人为寻道法，一定主动会出面对抗那玄元道人，那时我等便有转挪之余地了。”

　　季庄沉思片刻，道：“看来道友是早有打算了，那么道友准备召引何人？”

　　相觉笑了笑，便说出了一个道名。

　　季庄听到此名，神情一凛，他看了季庄一眼，“这位么……”他低头沉吟，半晌才道：“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桓深界天，某处荒山之上。

　　卓青青听得年轻修士的解释，心中一阵气急，忍不住要想骂人。

　　她哪知道对方口中所的妖虫和自己所理解的压根是两回事？不过现在情势危急，她也没心思也没力气再去追究这些了。

　　她喘了几声，道：“道友既是知晓妾身中了何等手段，那可能解开妾身身上的积合神光？”

　　年轻修士表情十分轻松，仍然很是痛快道：“举手之劳。”

　　他起袖一拂，卓青青身上荡漾起一道虚浮不定的气光，随之向四下散溢，很快不见。

　　卓青青只觉心头之上的压力顿去，但是试着转动法力，却是一惊，发现体内空空荡荡，法力消失一空，原本用丹药提聚起来的几缕也是无影无踪了，不由急道：“妾身的法力为何不见了？”

　　年轻修士挺胸言道：“哦，积合神光混杂在法力之内，外人若要驱逐，如没有还真观秘传法门，那就只能消杀法力，就能顺带将此光解去，你放心，现在身体里一点积合神光都没有了。”

　　卓青青听他这么一说，顿时一阵天旋地转，倒在榻上，气苦道：“你，你，你好……”

　　年轻修士沉吟了一下，道：“嗯，你好？”

　　卓青青这时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可是情绪激烈波动之后，她逐渐冷静了下来。

　　这事其实怨不了对面这一位，其人与自己素昧平生，又为何要平白无故相助自己？能出手便就不错了，自己再去怪罪那实在没有道理。

　　至少对方没什么恶意，而且也不贪求她什么，不然哪还用得着对他如此客气？顶多是好心帮错了忙。

　　她叹了一声，看来天意如此了，她伸出手去，爱怜地抚了小儿脸颊一下，对着年轻修士乞求道：“道友能否帮妾身一次，将妾身这孩儿带走？妾身这车驾之中所有物事都可任由道友取走。”

　　年轻修士唔了一声，走上前去，将那婴孩从她怀里接了过来，问那小儿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儿用稚嫩声音回道：“我叫卓遇。”

　　卓青青似不忍看着自家孩儿被带走，强行忍住不舍，闭上了双眼。

　　可是等了一会儿，却未听见有什么动静，睁眼一看，却见那年轻修士正紧紧盯着卓遇，一瞬不瞬，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一惊，心中忐忑起来，暗忖道：“莫非此人发现了我这孩儿身上有异？”

　　她怕这位真的发现什么，口中催促道：“道友快些取了东西离开吧，有一个仇家在后追妾身，随时可能会来，稍候恐就不及离去了……”

　　年轻修士没有回答，其神情一片严肃，目光仍是盯着卓遇，看去好像是在思考一桩生死攸关的大事。

　　卓青青心下更是不安，等了一会儿，她实在忍不住了，颤声问道：“道友可有什么事，或可帮助参详？”

　　年轻修士沉声道：“我要给他改个名。”

　　卓青青一阵愕然，怔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虽然事情不是她想得那样，可她不禁怀疑，自己把这孩儿交给其人是否实个错误？

　　只是这时候已是没有更多选择了，因为危机却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她再次急着催促道：“道友快走吧，妾身确然不是说笑，那人若来，我等都……”

　　就在这时，听得远空轰隆一声，卓青青面色一白，她转头看去，便见天中一道遁光落下，随着气光开散，刘院主自里走了出来，她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绝望情绪，浑身无力瘫倒。

　　刘院主追到这里，见得卓青青身旁竟是站着一名年轻修士，不觉脚步一顿。

　　虽然他认为卓青青不会将玉石之事告知他人，可却不妨碍其请到几个帮手，其实他来到这里后一直在提防此事，本来以为卓青青并没有这么做，可在见到那年轻修士后却又有些不确定了，最主要的，他居然无法透此人的根底。

　　他也是变得谨慎起来，并未上前，而是在远处打一个稽首，试着道：“这位道友有礼了，不知你与这位卓道友是何关系？”

　　年轻修士想了一想，不确定道：“债主？”

　　“债主？”

　　刘院主心下一转念，看来卓青青是欠了这位什么东西，这事情其实更麻烦，因为平常看去关系亲近的朋友不见得会在危急时刻为你出头，可债主就不一样了，若将卓青青打杀了，那后者欠下的东西肯定会转到他头上来。

　　他觉得不能在这个事情上纠缠，便决定以宗门名头压人，沉声言道：“我乃还真观长老刘朴风，道友是否知晓，你背后这位卓道友常年勾结邪魔，早已非是我人道中人了，而今刘某奉宗门之名，还望道友能给我还真观一个脸面，不要插手此事。”

　　卓青青露出气愤之色，努力挣扎出声道：“道友，别听他胡言，他之所找寻妾身，乃是因为贪图妾身身上一件宝物。”

　　刘院主大义凛然道：“此女是在狡辩罢了，我的确盯上了她身上一件东西，可那物正是邪秽之源！我出手劫夺，正是为了不令此物祸乱世人！”

　　他看着年轻修士，道：“我辈铲奸除恶，诛杀妖魔，维护人道正序，哪怕舍此身躯，也必为之！”

　　他常年在还真观担任分院院主，说这话些根本不用刻意伪装，似心怀正气之辈，观之闻之必是肃然起敬。

　　年轻修士似是被他说得热血沸腾，道：“不错，维护人道正序，这正是我辈应尽之责！”

　　卓青青身躯一颤，玉容一片惨淡。

　　刘院主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说动对方，心中暗喜，颌首道：“道友既也是赞同我之见解，想来也不会阻止我从此女身上拿取那物了吧？”

　　年轻修士摇了摇头。

　　刘院主小心问道：“道友可是有什么不同见解？”

　　年轻修士沉吟道：“我觉得天理正序还是由我来维护比较好……”

第一百九十五章 命缘相生本同根

　　刘院主神色微僵，他说了这么多可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摘果子的，他怎么可能将近在咫尺的东西拱手让人？

　　天理正序交给你来维护？那我干什么？

　　他想了想，或许认为对面这一位还能说服，于是继续搬出先前那一套，正色言道：“这等秽物天生能腐蚀人，似卓道友，原本也是我人道俊秀，却也是被此物引入歧途，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此物毒害道友？而我乃是还真观长老，专擅降魔除妖，扫荡污秽，此事我自是当仁不让，还是由我来亲手清除为好。”

　　年轻修士却是不服气道：“还真观能做得，为何我做不得？”

　　刘院主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变得耐心一些，道：“非是这等意思，我还真观修士常年做此事，经验较多，能确保不出任何意外变故。”

　　年轻修士却是一摆手，满脸坚定道：“可是我辈怎么能因为区区困阻而让步呢？天理不答应！正序也不会答应！我的良心也绝不会答应！”

　　刘院主看着年轻修士一脸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还是让我来的表情，后槽牙不禁有些发痒，可立刻翻脸好像又有些不值。

　　卓青青这时努力支撑起上身，对年轻修士言道：“道友，此人满口污蔑之言，妾身敢在此发下道誓，从来未曾伤过一个人道修士，而他刘朴风说我侵害人道，那妾身敢问一句，他可敢立下誓言，说自己所为全是出于公心，出于道义？”

　　刘院主淡声道：“不必演了，誓言是有用，可解誓之法也有不少，你便能立誓，也不能证明你当真无辜，况且你身中邪秽，有些事便你心中不愿，也有邪魔代替你去为之，故而我才坚持要拿回此物。”

　　卓青青冷冷看他一眼，探手将一枚形似婴孩的玉石从香囊之中取了出来，托在掌中，对着那年轻修士道：“道友，不必再与他争执了，我身上所携那所谓秽物，便是这枚玉石了，今日愿意交予道友。”

　　刘院主眸光猛然凝定其上，死死盯着，他很想这个时候将这东西抢夺过来，但他不是莽撞之人，不提年轻修士的压力，卓青青拿出这东西时实在太爽快了，令他十分怀疑这东西的真伪，要是假的，此刻出手去抢，成为笑话只是其次，关键是没能达成目的。

　　只是他看了两眼后，冷笑几声，道：“早日我见此物，分明有手掌大小，怎么今日却是小了这许多？莫不是道友拿了一假物过来糊弄吧？”

　　卓青青道：“就是这东西，别无虚假。”

　　她当年口吐虹光，诞化婴孩，那玉石便就找不到了，可后来却是发现，那婴孩胸前却是挂着一个相似之物，同样具备提升功行之能，只是效用较原来弱了许多。

　　年轻修士露出好奇之色，上前将玉石拿到手中，他看了两眼，露出一丝惊容，道：“嘶，此物……”

　　刘院主上前两步，道：“道友可是看出什么来了？”

　　卓青青也是紧张看着。

　　年轻修士沉声道：“此物与我有缘。”

　　刘院主目光一厉，身上气机如海潮一般动了动，在他看来，年轻修士此言，分明就是要明抢此物了！

　　再不动手，那便迟了！

　　他走上前一步，同时鼓动内息，只需片刻，身上法力就会汹涌而出。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眼前一花，却是惊疑发现，自己竟是到了一片虚虚荡荡的地界之中，身周围满是烟云，根本难以分辨是在何方。

　　他试着走了几步，忽见前方烟云一开，有一名道人正坐在那里。其似也察觉到了有人到来，便抬头看了他一眼。

　　刘院主顿觉身躯不再受自己控制，如牵线木偶一般走了过去，而后在其前方近处坐定下来。

　　那道人和颜悦色道：“道友，你可听闻过造化之灵么？”

　　定世之中，季庄正在默默沉思着。

　　与相觉一番对话，他虽是没有答应其人所请，可心中已是有所动摇，之所以还犹豫不绝，并非是怕引动造化之灵，既然各自伟力有了明确目标，那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一位引出来，就算相觉是造化之灵借托分身也不可能，只是相觉所言之人，在他忆识之中极为强势，若是这位真的回来，就算将玄元道人击败，也不过是换了一人坐在那布须天罢了，他很怕费了一番功夫，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

　　思索之际，忽然感应到一股神意过来，心念一转，便接引过来，随即转入莫名之中，便见一个道人站在那里。

　　他打一个稽首，道：“微明道友，你怎么寻来了？”

　　自前次围攻张衍失利后，微明就很少再与他们走到一处了。

　　他知道其人是怕自己治下的三处造化之地也被那玄元道人收去，故而才如此，他也是理解这等做法。

　　其实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三处被收走，故也是一直有意无意配合其人，做出一副疏离之态。

　　微明还了一礼，道：“相觉道友来寻过我了。”

　　季庄心下了然，道：“那想必他已是与你说过那件事了？”

　　微明微微点头。

　　季庄道：“那么道友是何意见？”

　　微明道：“我以为可以遵从此意。”

　　季庄叹一声，道：“看来道友今日是来劝说我的。”

　　微明摇头道：“我非是来劝说道友，道友便不同意，我亦会连同相觉道友将那位接引伟力归来，道友愿做什么便做什么，只答应要不从旁搅乱便好。”

　　季庄不解道：“道友为何愿意接纳这一位归来？恕我直言，这一位并非那么好相与，那玄元道人虽然咄咄逼人，可做事实际并不是不讲道理，但这位可从来不讲究这些，只从本心，随性而为，很是难以理喻。”

　　微明道：“恰恰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一位不可能是那造化之灵。”

　　季庄仔细想了一想，道：“道友凭何能够断定此事？”

　　微明道：“造化之灵便是吞夺我辈，行事也当有章法，似那道法高强之人必是下选，因为这极不容易做到，其次也需被吞夺之人行事谨慎缜密，这样才有望接引正身归来，那一位行事若还如原先一般，那是极易得罪同道的，反而最不可能。”

　　季庄摇摇头，道：“我却以为随心随性方是最大不妥，若是这位忽然想起要把那造化之灵唤到诸有之中，两位待要如何？”

　　微明道：“道友多虑了。”

　　季庄道：“我知两位认为这一位到来可制衡那玄元道人，至少有其承担其人压力，我等就可从中得利，可事情发展未必会如二位道友之愿。”

　　说到这里，他叹一声，“其实就算我等之中有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因彼此实力相近，此刻也做不了什么，反而这一位要是造化之灵，若其归来伟力在我辈之上，那方是极大不妥。”

　　微明道：“我说服不了道友，自也不会勉强道友，只是希望道友若有什么打算，也需三思而行。”

　　季庄不言。

　　微明打个稽首，便就退了出去，坐了一会儿，将相觉神意接引过来。

　　相觉笑道：“如何？”

　　微明道：“季庄道友坚持己见，此事他是不会掺和进来了，不过我观他态度，应也不会阻碍我等行事。”

　　相觉道：“哦？不想季庄道友这回竟是这般固执。”

　　微明道：“此事便无有他，此等事我等也是一样可以做得。”

　　相觉道：“只要道友愿意站我辈这边便好，季庄道友不从便不从吧，待得那位归来，他便会知道我等选择乃是对的。”

　　张衍此时正在清寰宫中观摩大道，他忽然睁开眼目看去，见得冥冥之中无端多出了一股力量。

　　他看出这是有大德在有意无意之间推动更多伟力回归，而且这一次，似有了明确指向，而并不似之前那般你争我夺，混乱一团。

　　至于是谁人在动手脚，也不用去猜测，无非是那几位。

　　本来这等事，他便有所感，也无法这般清晰映现出来，只是随着他近来参修那本是因造化性灵缺失的大道，从中得取到了极大收获，可以以俯瞰之姿看待同辈，而那些同样正在涉及此道的大德，其举动就变得相对容易被感应了。

　　他目光微闪，在思考这等事是否要加以阻止。

　　其实这事利弊如何，还着实难言。若是大德回归的进程加快，那么可以想见，造化之灵无疑也当更快回来，尽管下一次不太可能，可再下一次就难说了，因为随着纠缠伟力的减少，无疑挡在其面前的阻力也会一样随之少缺。

　　他现在力量的积蓄还远没有到得尽头，并没有做好与此僚交手的准备。

　　只是现在道传之间的碰撞纵然使得获益良多，可进展已是逐渐缓慢下来，他认为这是因为演教与一二家教派的道争也只能得到眼前这些好处了，若想要获得更多，这里就要设法与更多道传较量，这道传又如何来？自然就需要有更多大德归来立造了。

　　他心中转了转念，这次此辈看去力往一处使，应该是已然商量好了，不过究竟是先设法使得其中一人伟力得复完全，还是另行请得一位不曾见过的大德归来，这暂时还无法确定，但只要不是造化之灵归来，那便无有妨碍。

第一百九十六章 再收性灵得功满

　　刘院主法力起来时，卓青青明确能感受到，其人是要忍不住明抢了。

　　她心脏猛然一下缩紧，自己身边这位真的能挡住刘院主么？

　　被夺走那玉石还在其次，可是刘院主为了不使这里秘密泄露，她与自己孩儿的性命可能保全么？

　　只是下一刻，她却见刘院主呆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上法力也是低落下去。

　　她等了一会儿，见其人没有什么动静，心里满是疑惑不解，看向年轻修士，道：“道友，他这是怎么了？可是道友的手段么？”

　　年轻修士语声深沉道：“拦阻他的不是我，而是我的道。”

　　卓青青愕然以对。

　　十来呼吸之后，刘院主身上气机一阵波荡，像是忽然从深长的梦中醒来，随后目光复杂的看了那枚玉石一眼。

　　卓青青又是变得紧张起来，道：“刘朴风，你……”

　　刘院主摇摇头，叹道：“卓道友放心，这东西对我已是无用了。”

　　方才他入得那方天地，得蒙道法之传，却是看到了一条无上道途。

　　明了本我因由，他已是知晓，得了那玉石，功行虽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增进，可一旦依赖上了此物，那却是陷入了心障之中，未来道途却是走不了多远的。

　　他本是执着于大道，所以一见到此物能有益于修行，这才引发了自己心中贪欲，可现在想想，却是何其可笑。

　　他对年轻修士打一个稽首，诚恳言道：“多谢道友使我得观大道，使我明了本来，还望道友能宽宥我先前之不敬。”

　　年轻修士满意点头道：“你既是明白了，那便退下吧。”

　　刘院主躬身一礼，而后一纵遁光，竟是头也不回的走了。

　　年轻修士看他远去身影，心中一阵唏嘘，看来天理正序果然该是由自己来维护的，这位方才还信誓旦旦要与自己相争，现在却是主动退去了，想来也是认识到了他与自己之间的差距，看来自己以后行事尽量要收敛一些了，不然一不小心就不给别人机会，那总是不好的。

　　感慨完毕，他才是来到卓青青身边，道：“你有何打算？”

　　卓青青见刘院主就这么离去，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双目之中不禁有些迷茫，但很快恢复清明，勉强挣扎起来，伏地一拜，道：“妾身不敢再劳烦道友，只是妾身这孩儿若是跟在妾身身边，却是耽误了他，若是道友不嫌弃，不如就让他跟随道友吧，那玉石妾身也是愿意一并交托给道友处置。”

　　年轻修士十分爽快道：“那便如此吧，这小儿也算与我有缘法，我便将他带走了。”

　　卓青青心中十分不舍，道：“妾身日后还可见得他么？”

　　年轻修士道：“自是可以，你若想见他，可到演教玄镜分坛来，报上我孟壶之名便可。”

　　卓青青心中一阵欣喜，再是感激一拜，道：“原来是演教的孟道友，多谢道友，道友大恩，妾身必是铭记心中。”

　　孟壶与她别过后，就带着那孩儿往镜湖分坛回返，将这小儿随手扔在洞府后，就来到张蝉这里禀报此行经过。

　　张蝉听罢，往别处看有一眼，道：“我观那小儿心智未成，还不足为害，需得后天加以引导，你可能处置么？”

　　孟壶道：“老师，先前我收来的孩儿老师也看到了，都是被弟子引上正途了。”

　　张蝉嘿了一声，道：“正途也好，歧路也罢，我不管你怎么处置，只要你门下这些弟子日后不来给演教添乱，给我添乱便好。”

　　又再训斥了几句，他就把孟壶打发走了，再是考虑了一下，就来至石府后室，这里摆放着一座牌位，他上前一拜，道：“小的见过老爷。”

　　张衍伟力无处不在，此刻他拜下，伟力自生感应，凝聚成形，显于供案背后画像之上，目光下落道：“可是有事传告？”

　　张蝉道：“小的奉老爷之命下界寻那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又经几番考验，小的以为，以其心性，当不会再为外力所左右。”

　　张衍笑道：“你说的是你那名唤孟壶的弟子吧，他的确是有功之人，也能守住自身，此功当记你身上。”

　　张蝉道：“小的不敢，只是小的有一忧虑。”

　　张衍道：“你可讲来。”

　　张蝉道：“孟壶当日为了抵挡罗教进犯，曾将对手拖入心界之中，致使那造化之灵道法无意间外传，此非虽他本意，可终究使得此法外泄，弟子实难推测这里有无关碍，唯恐造成什么不测之祸，故是到老爷这里来请教。”

　　张衍笑了一笑，道：“我知此事，这也怨不得他，这门道法纵是外传，也非全然坏事，你回去之后，大可不必对他加以限制，愿做什么便做什么好了，往后再有那些造化之灵落入诸天之中，便可由得他去处置此事。”

　　张蝉道：“小的明白了。”

　　演教总坛，封闭数百年的石门缓缓挪开，便见一道清光自里铺洒出来，稍瞬即收。

　　本来守在门前的弟子神情一震，纷纷下拜，口中道：“恭迎掌教出关。”

　　高晟图自石府之中缓步走了出来，看了下跪伏门前的弟子，道：“都起来吧。”

　　众弟子称谢之后，这才站起身来。

　　高晟图沉声道：“传令下去，唤教内诸长老上殿议事。”

　　众弟子齐声称是，纷纷下去传谕。

　　高果、唐由等教中长老在收到高晟图出关的消息后，立刻将手边之事交托给亲近之人，回返总坛。

　　只是一日，所有长老皆在大殿齐聚。

　　他们仔细观察，却是发现自己难以看出高晟图气机深浅，知是此回闭关之后，这位掌教功行必然已是更进一层。

　　高晟图先是带领诸长老祭拜教祖，而后才回到大殿之上，道：“我闭关这些时日，教中情形如何？”

　　当即有一位负责记述和总揽内事的长老上来将大致情况禀告了一遍。

　　高晟图点点头，他也知许多具体事宜殿上说不了这许多，还需回头再问过，他叹道：“不想我闭关这许久，教内多这许多事，也出了这般多的后起俊秀。”

　　他伸手一招，将教中名册拿来，提起案上之笔，圈了几个名姓，递给旁侧侍从，“宣这些人来总坛一见。”

　　那侍从应得一声，就退下殿去了。

　　高晟图沉声道：“我今次出关，法力大进，也需为我演教将来做打算了。”

　　众人神情一肃，都是挺直身形，露出注意倾听之色。

　　高晟图道：“我布须天中，以昆始洲陆最为兴盛，以往我演教实力不足，故是不曾在昆始洲陆之上有过任何布置，而今演教实力，较之以往已是强盛许多，故我欲抽调各处分坛下院英锐弟子，在此立下教门。”

　　高果犹豫了一下，一拱手，道：“老师，现在有罗教、行教，还有那始终不曾灭尽的德教等教派在与我演教争锋相对，现在转而侧重至昆始洲陆上，是否会有些不妥……”

　　高晟图道：“我已是看到内书呈递，这几家教派不过牵制部分力量罢了，我演教也不可能将所有力量投去此间，那正好落在这昆始洲陆之上。需知昆始洲陆上宝物无数，纵然我教修道可以不去仰仗外物，可是珍奇之物祭炼的丹丸宝药一样有助于弟子提升功行。”

　　唐由早就想入驻昆始洲陆了，他赞同道：“掌教说得是，昆始洲陆上奇物无数，以往我演教祭炼法宝法器，上好宝材都是拜托其余宗派的修道人从此处拿取来的，欠下人情不说，数目还是稀少，与其如此，还不如在此开设教门，这样想要什么，也可自行拿取了，此必将大大提升我演教实力。”

　　有长老神情严肃道：“唐长老似把此事看得太过容易，昆始洲陆上妖魔异类神通广大，非寻常地界可比，我演教弟子若想在此立足，必将付出惨烈代价。”

　　唐由漠然道：“这是必要之事，这些弟子付出，换来的却是我演教长久兴盛，此间取舍，诸位长老当是明白。”

　　又有一位长老捻须言道：“我闻昆始洲陆上人道兴盛，奇才辈出，许多宗门在此设立山门，就是为了从此间招募弟子，长远看来，于我益处更大。”

　　对在昆始洲陆上设立教门一事，座上虽有几名长老反对，可大多数长老都是赞同此议，故是此事很快定了下来，并立刻从各处分坛调拨人手。

　　高晟图则仍是将教中诸事交给高果打理，而自己则亲自负责此事。

　　此次闭关，也在为未来做准备，他能看到，演教之中，现在有少许天资高绝之人都是达到了凡蜕层次，但同样也是止步于此了，而再想上去，纵然自身潜力可以挖掘，可凭自身之力，终究是难以突破那一层关障，除非能得到那传说之中的玄石。

　　虽然他知道得到此物的机会十分渺茫，可在昆始洲陆和山海界中这两处提前布局，未来总是可以掺和一脚的，若是运气好，说不定就可以得偿所愿。

　　大约半月之后，他把大致事宜都是理顺之后，便就屏退随从，一人来至祖师堂上，焚香祭拜，最后对着教祖牌位跪伏下来，心中道：“弟子欲兴演教，此番需在昆始洲陆上立造教门，世事难料，日后或会与诸派起得龃龉，还望教祖能以佑我！”

第一百九十七章 皆溯造化立别传

　　刘院主一连穿渡十几处界天，见身后无人跟来，这才放下心来。

　　他先前之所以匆匆离去，一是看到了全新道途摆在面前，无意那玉石，还有一个，就是怕孟壶再来找他算账。

　　一般人说放过他那就真是放过了，可是他与孟壶接触下来，发现对方的想法很难捉摸，万一突然又找上了他，说一句“我改主意了”，那他找谁说理去？

　　几日之后，又是来至一座界门之前。

　　从此处过去，就可从这处造化之地直接去到布须天中。

　　只是现世之别哪怕真阳大能亦是不曾弄清楚，所以在刘院主这等人看来，也不过只是穿渡到另一处界天罢了。

　　似这等界门若要穿渡，若与演教平日无有往来，那么凡是借用，都需提前打招呼，最后还不见得当真能过去，所幸他乃是还真观长老，宗门与演教来往频繁不说，自身还与演教一些护法有着不错交情，是故无需等待，守坛弟子验看过他通行法符之后，就放了他过去。

　　在渡过界门之前，他抬头了那宏大光幕一眼，心里不禁有些感慨，演教每到一处便有界门立下，其扩张得如此之快，此物起了极大作用。

　　诸多修士去往偏远之地，现在都是直接借用演教界门了，只这一点，诸天万界就没有几家宗派离得开演教。

　　不止如此，此物存在也等若是演教向外界宣明自身背后也是有大能存在的。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凡蜕上真能够做到的，至少也需达到元尊这等层次，所以诸派普遍都是认为，立造演教之人应该就是四位造世元尊之一，只是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位。

　　他心下认为，界门一事，着实说不上是好是坏。

　　以往小派因为被拘束在一地，所以只能仰大派鼻息而存，现在有了这些界门，则任意一处都可去得，甚至举派迁徙也是不难，大派对其的威慑和制束大为下降，这里其实是损及不少宗派利益的。

　　现在诸派与演教之间还没什么矛盾，所以表面看来还算和睦，可要是一旦矛盾爆发，难说会不会被群起而攻。

　　这些暂时虽还与他无关，可未来便就说不定了。

　　过得界门之后，他便回到了山海界，下来也不停留，径直返得宗门述职。同时向宗门递了一封奏书，言称自己欲出门访道。

　　并领了一个巡游闲差，这等做法实际上就是将自身权柄全部交托出去了。

　　本来以他身份和而今功行，再继续积累下去，未来跻身山门长老，参与宗门事宜的决策也是有可能的，可现在等于自己宣言退出了。

　　不少交好同门都是劝他多加考虑，不过他却是主意已定，而且他也不在乎这些。

　　若非是现在他还需要还真观长老这一重身份，那已是退出山门了。

　　其实往后修为若是上去，那他当真是会如此做得。

　　似大派弟子出外自行开派也是常有之事，而与原本宗门之间非但不会撕破脸皮，通常反还会形成有如上下宗一般的亲密关系。

　　门中长老以为他下来准备全力修持，所以很快允准了他的提请。

　　刘院主得了允准，心中一敞，下来就可开始自己的谋划了。

　　他现在所想的，与罗教顾、史两位长老相同，就是设法将造化之灵的道法传播出去。

　　因为修道路上，若你不是天纵奇才，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而若有更多同道相互扶持，不但发挥出来的力量更大，在参悟道法时也能彼此借鉴，取长补短。

　　不过顾、史两人虽说修为也是不差，可是其等出身在荒僻界域，在入道之前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只是罗教只要膜拜魔神画像便可获得法力，而二人资质也算不差，所以上进之路很快，但要说胸中格局，那还真没有多少。

　　他们所能想到的，无非就是寻找一隐秘之地，收徒而后传道，运气若好，最后便与罗教、演教并立于世。

　　这里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到细处却是全无优点，纯粹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别得不说，罗教一旦腾出手来，并设法追拿二人，那么两人辛苦经营数百年的成果瞬间就会崩塌。

　　而刘院主则不然，他虽非九洲之人转世托生，可却是自幼就入了还真观，跟随师长走访过许多大派大宗，他自己还担任过数百年的分院院主，背景出身，乃至阅历见识都不是二人可比的。

　　他认为教授弟子固然是好，但是由无至有开辟出一个教门，所需时日太长不说，且因为脱离诸派，很容易被打成另类，天生就被一股无形界限限碍住了。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去全无人踪的地界开创局面，论实力他也是足够，可身上沾上了这等“外道”烙印，很难再回归本来了，除非他能发展到演教这般势力，可他背后可没有元尊支持，故是根本不敢做此想。

　　但这条路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收弟子还是需要的，至少传道一事不可能全靠他一人。

　　故是先是去往几个荒僻界天，认真挑选了几名弟子，并传授道法，约莫有三十来年后，调教出了一批弟子，这才再次返回山海界。

　　而今山海界时常有诸天万界的修士到访，故是有不少论道之场所，无论你事何家数，什么出身，都是可以上坛讲道。

　　这里就显出还真观长老这身份的好处，若是小派之人说法，吸引不到多少人不说，便来的也俱是散修，而他若上台说法，许多大派修道人也会前来听道，而如此一来，更是会吸引到更多人。

　　他所言道法便是造化之灵所传之道，此法因为着重挖掘造化性灵自身潜力，所以更偏向于新法，很快一些大派修士就失去了兴趣，从开始热闹到后来逐渐冷清。

　　不过他似浑不在意，每过十日必是开坛说法，如此持续有十余载之后，这一日，他讲过道法，正准备如以往一般离去，却有一名中年道人走了上来，打一个稽首，道：“刘长老，在下昀殊界楚商，这里有礼了。”

　　刘院主还有一礼，笑道：“楚道友有何事么？”

　　楚商道：“有几个道法之上的疑难需要请教道友，不知可否另寻一地说话？”

　　刘院主欣然同意，讲道之地背后有花树凉亭，广湖水榭，两人寻了一处僻静之地坐下，楚商提出了几个疑问，他也是一一作了解答。

　　楚商感叹道：“楚某人往日修道，总觉自身之用未曾用足，后来才知，此是所修道法不合自身，于是遍访诸天，遗憾仍未寻到真道，只是听了道友说法，不觉茅塞为之顿开，始知自身所缺何在。”

　　说到这里，他也是道出了自己的目的，“似我界中，旧法皆握持于大派手中，新法则有所缺陷，尚不足以护道，而我听了这许多日，见道友之法，却似有登天之梯，能救济世人，不知可否请道友前往我界中讲道？”

　　刘院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可暗地里却是精神一振，心道：“终是来了。”

　　这些时日来，有不少人请他前去讲道，不过都被他回绝了，那些人都不是出自真心实意，有些就只是看重他的身份实力，还有一些，纯粹只是想与他背后的还真观攀些交情。

　　而这一位他其实早就留意到了，每一次他讲道，其人都是早早到来，最晚离去，乃是诚心请他前去说法。

　　最妙的是，其人出身山海下界昀殊界，此界本身就有数十下界，既与山海界联系紧密，又有极为广阔的天地可以闪转腾挪，正是他心中最为合适的立基之地。

　　他感叹一声，道：“这些时日以来，刘某也是留意到，唯有道友方才是我道中人，今朝既然道友诚意相邀，我愿随你一行。”

　　楚商一听，大喜过望，道：“不知道友何时方便？”

　　刘院主笑道：“既已是寻得同道中人，我已不必在此讲道了，这便可随道友同往。”

　　而另一边，演教经过长久准备，终是在昆始洲陆上开辟了教门。

　　而为了能在此立足，高晟图从各个分坛之中调取英锐弟子到此，期望他们能够开创出大好局面。

　　孟壶身为屡次建功之人，再加上自身修为更是远超同侪，故这一次同样也是身在其列。

　　只是比起其余同辈，他到得却是稍稍晚了一些，这是因为他的身份终归有些特殊，张蝉不欲其与寻常人走得太近，若是不自觉受得其影响那便不好了。

　　随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小童，正是卓青青的孩儿卓遇，不过现在已是被他改名卓玉了。

　　其不但与寻常人不同，与其余造化之灵亦是不太一样，数十载过去，也不过八九岁的模样，连带心智也是如此，而因为造化之灵若是放任不管，那终归不妥，所以这次被他带在了身边。

　　“这位想必就是分坛来的孟护法了吧。”此间一名负责迎送往来的执事堆起笑容，迎了上来，“孟护法的居处早是安排好了，请护法随我来。”

　　孟壶左右看了看，奇道：“这里怎么空空荡荡，不是有许多同道先是来了么，他们去了何处？”

　　那执事道：“不瞒孟护法，我教分坛为了将来着想，故是立足之地与他派相隔较远，这里妖魔大怪极多，其余护法都是出去剿杀异类了，唉，不瞒孟护法，这几日已有几位护法不幸殒命了。”

　　孟壶一脸震惊道：“这地方如此危险？怎么没人和我说过？莫非有人想害我？”

第一百九十八章 天时犹需顺心意

　　某处无名界天之内，元景清盘膝坐在无边地陆之上，他身前有一团三尺来高的宝光，隐隐约约似能看见其中有无数妖魔凶怪的神魂在里哀嚎窜动。

　　在斩杀万数大妖之后，他利用这些先前搜集的宝材，已然堪堪炼成了一个宝胎，不过距离真正完成，现在还差最后一步。

　　因为这些妖魔之躯及残损神魂对许多异类乃是大补，故在此宝即将成就之前，那必然会招引来许多妖魔精魄，甚至还会有虚空生灵现身。

　　这些异类可不会与你单打独斗，而是会蜂拥而至，所以届时将会面临较大风险。

　　不过这本来就是他有意为之，不然也不会选在此等地界。

　　而且为了确保此辈到来，他连阵法都没有布置，因为唯有用此辈血祭，这宝物才能得以淬炼功成。

　　良久之后，他目中有神光开始聚集，已是调整完了气机，于是一点指，开始了那最后祭炼。

　　那宝胎之上的灵光本来还是柔和安顺，但是百来呼吸之后，却是骤然放出无边灵芒，射空破宇，蔓至虚极，其中夹杂万数妖魔异类神魂的哀嚎惨嘶，诸多妖魔生前之相也是因此纷纷浮出，在整个地陆上空乱冲乱撞起来。

　　这么大的动静，先是引发了近处妖魔凶怪的骚动，不过这些异类还未到得这处，就被元景清外放气机轻易磨灭，根本无法到得近处。

　　但是随着炼宝过程逐步进行，渐渐也有大怪大妖从极遥之处被吸引而来，不久之后，更有得了感应的虚空生灵，遁破界空来至这方天地之中。

　　只是这些异类冲到前方，无一例外被密密麻麻的天梭阻住了去路，就如一张横空巨网一般拦阻在前，无法冲了过去，而每当有妖魔被杀死，其精血神魂必会被一股力量牵引而去，而后浇灌在那宝胎之上。

　　元景清一脸平静，这些妖魔给予的压力并不如他先前所想的那么多，因为此辈虽是数目众多，可毕竟是一盘散沙，彼此不打起来已然不错了，根本不可能合力来攻，这般就造成了其非是过来争抢，而是争先恐后前来赴死。

　　这些在妖魔冲击有半载后，数目才变得稀疏起来，那是因为随着宝胎渐成，其上灵光也是开始收敛，到得凝聚之时，便被夺去也是无用，所以对异类的吸引也就越来越小了。

　　元景清这时从袖中取出一枚法符，这是他特意去恳求自家恩师赐下的一缕清气，为此宝做最后筑炼之用，现在时机已到，当是可以用上了。

　　心中默祷几句，把那法符往上一祭，霎时清光一道，如甘霖一般洒落在宝胎之上。

　　此物顿时剧烈震动起来，引得整座天地都是晃动不已，许久之后，方才平息下来。

　　元景清往虚空之中望有一眼，不知何时，外间那些妖魔凶怪已然不见了影踪。

　　随后他低头看去，那宝胎之上的灵光早已散去，显露在面前的，是一座呈现天圆之相的宝物，其边沿有一条条金光细线升起，再到穹顶之端合聚为一，这顶端又有圈圈白光层层向下传递，望去形若经纬，构成了一个牢笼也似的物事。

　　此宝一成，不拘你是先天妖魔出身，还是异类凶怪出身，只要其气机落在此宝之中，操御之人只需轻轻一拨，就可将其从世上抹去。

　　元景清心下一思，道：“还世清明筑天罗，戮尽万妖洗污浊，此物当称镇妖天罗！”言罢，袍袖一抖，那天罗已是化为一道灵光，飞入进来，随即他一点足，已是化清虹遁破虚空，跃去无踪了。

　　张衍站在清寰宫中，看去那虚寂缺裂所在，近来他已是能够感觉到，随着那伟力渗透愈盛，再加上相觉等人在设法接引，又有大德将要归来了。

　　上次归来的，乃是季庄，知连二人，只是季庄力量得有大半，而知连不过是凝聚出一具伟力化身，实际上真正落至诸有的，只能算是季庄一人罢了。

　　而这一次却是有所不同，随着大德逐渐归来，那劫力阻挡比之上回也是薄弱了许多，或许会出现两名大德一同归来的景象。

　　此辈若是归来，很大可能会被相觉等辈怂恿过来与他争夺造化之地，不过他早是做好了准备，唯有争斗，方可得见大道，此辈若至，他也是乐意奉陪。

　　在不知过去多久之后，那被劫力阻挡的伟力终是突破了拘束，往诸有中倾泻而出，与此同时，诸世开始晃荡不已，仿若随时可能破散。

　　张衍神情淡然，此等景象他已是见过多次，大德归来造成的劫力若无人承接，他必须以造化宝莲接住。

　　微明、微明、相觉三人的造化宝莲现在都在他手中，虽后来又借到了造化宝莲，可其力不足以承托，那么就需他来施为了，于是一抖袖，将两朵宝莲祭出，只待劫力落下，其便会自行接去。

　　知连坐于定世之中，在与紫衣道人做有约定之后，他始终记着其人之言，一直在等待之中，看这一次能否把自身力量接引回来。

　　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伟力化身，能引动的力量实在不多，所能造成的影响始终有限，所以微明、相觉二人也没有拉拢他一起行事，仍是由得他自行在那里牵引伟力。

　　就在他定坐之间，忽然身躯一震，平时不过点滴露水一般落下的伟力却是猛然间如汪洋大海一般倾覆而来。同时诸多忆识也是一同归回。

　　好似过去长久之后，他双目微睁，自有神光绽放，而背后有重重道法映现演化。他伸手一招，霎时就将自己那一朵造化宝莲召了回来，并将自身伟力寄托入内。

　　此时他稍稍一感，却是发现还有一人即将归来，推算了一下，冷笑道：“原来是这一位，微明、相觉二人也是无棋可走了，竟然把这位唤来，看他们到时候如何收场。”

　　而就在他归来之后，虚寂诸世仿若闪灭了一下，一名道人从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他看了一眼诸有现世，发出一声大笑，道：“常催天意了天时，心似神台落闳都，”他收住笑声，再往虚寂缺裂处投去一眼，冷笑道：“这是劫力终归阻不得我。”

　　虚寂之中灵光忽闪，微明、相觉二人出现在其人面前，二人上来一礼，皆道：“闳都道友有礼了。”

　　闳都随意回得一礼，有些不悦道：“我观这诸有之中还有几位道友，却为何只有两位前来迎我？”

　　相觉道：“闳都道友，有的道友伟力未归，忆识缺失，恐怕是并不知晓道友，还有道友乃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方成，自也是不识道友了。”

　　闳都点头道：“如此也算说得过去，此番我既归来，自当有一番大作为，两位便随我一同行事吧。”

　　他一句话就把两人安排了，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相觉、微明二人虽然早知道这位的脾气，但也都是心下冷笑，不过他们表面上却不会说什么。

　　他们只是需要这一位与张衍对抗罢了，在此之前暂且忍让一些也不算什么。

　　按照他们的估计，在舍开布须天和造化之地的伟力后，这两位应当是势均力敌的，不过若再加上他们几人的帮衬，那就足以压过张衍一头了。

　　相觉此时又道：“道友归来，当有一驻落之地，造化之灵崩散之后，分为许多造化之地，其中造化精蕴最为凝集之地，名唤布须天，这布须天而今被一位玄元道人所占据，我等皆是以为此般地界，唯有道友这等人物方可主驭。”

　　要是换了别人，他绝不会这般说，这分明就是挑拨其人与张衍争斗，没有哪个人会上当，可是换了闳都却不一样，行事完全是凭心而为，至于因由为何，是不是现在会被人利用，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闳都往布须天看有一眼，却没有表示什么，而是道：“你等治下可有造化之地么？”

　　相觉试着问道：“道友莫非不去寻那布须天么？”

　　闳都撇他一眼，道：“你在教我如何做事么？这等事我想何时做便何时做，何须你来提醒？”

　　他虽是凭自己直觉心意行事，但是本能感觉现在不是取拿此地的好时机，他从来不会勉强自己，故没有立刻动作。

　　微明沉吟一下，上来道：“道友，在下手中有三处地界，愿意拿了出来，供道友驻落。”

　　闳都满意道：“好，你手中造化之地都交予我来管束吧，我若日后再寻得此等地界，自不会亏欠你等。”

　　微明一点头，这本也在预料之中，如此做他虽然显得十分吃亏，可这三处他已是观摩过了，损失的无非是就不能调用三处造化之地的伟力罢了，可就算有这等伟力，他也一样不是张衍的对手，所以送了出去也是无妨。

　　而且闳都此人，虽然行事随心所欲，可他若得了造化之地，只要你出言请求，其若心情好时，那当真会拿出来与人同享，就算明知有造化之灵在外其也一样不会在乎，这也是他愿意接引其人回来的原因之一，至于布须天，其即便今朝不往，也迟早会寻去的，现在无需为此着急，只要耐心等待就是了。

第一百九十九章 心意由己不从人

　　微明将三处造化之地门户俱是放开，任由闳都伟力落驻。

　　闳都稍作观摩，哼了一声，似并不怎么满意，道：“这几处也就勉强存身。”

　　相觉叹道：“故我言，唯有布须天那处才合道友之身份。”

　　闳都道：“那处早晚是我囊中之物。”

　　相觉看他一眼，见其现在的确无有夺取布须天的心思，也便不再多言。

　　闳都对两人驱赶般一拂袖，道：“我需要闭关观摩大道，你等若不得我唤，就莫过来烦我了。”言毕，脚下一转，便自不见。

　　微明、相觉二人俱是面无表情。

　　平常大德之间，纵然为敌，互相之间也是礼敬有加，不会随意落人脸面，可闳都却是偏偏如此，并且从来不曾收敛。

　　故是有同辈猜测，这应该是其人身后所执拿的道法所致。

　　道法之化，常中有变，变中有乱，其所执拿的或许就是变乱那一部，这也是为什么此人实力比其余同辈都来得强横的原因。

　　而若真是这样，其人没有达到那肆意妄为的程度，仅只是言语对人不敬，这已是十分值得庆幸了。

　　微明叹道：“道友还是急了一些，闳都道友方才归来，手中寄托伟力尚未解去，又如何可能这就去与那玄元道人动手？还是待等等再言。”

　　方才闳都虽未现出自身造化宝莲，可其平安归返，诸有又未受得侵害，那说明此物已然寻到，其伟力也是落去此中了，只是其人这宝莲他们未曾见到罢了。

　　相觉笑道：“闳都道友没有立刻前往，说明他心中也是有数，只凭自身难以降伏那玄元道人，”他看了看那方造化之地，“既然他要在此参悟，那我等便先回去好了，待他何时想到此事，自然会来寻我等。”

　　微明一思，而后又道：“我方才见得，那玄元道人用我等宝莲承托去了劫力，若他不去化解，届时我等恐少去一门手段。”

　　相觉道：“道友是说先行把宝莲召引回来，顺带化解？”他想了想，道：“如此做脸面上过不去还在其次，只怕还会多事，不若就先维持眼前局面不变吧。”

　　微明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生怕那玄元道人以此为借口找上他们，若被其时不时来削夺一下大道权柄，那到闳都发动时，他们根本无可能有所发挥，他沉吟下，点了点头，道：“便依道友的意思。”

　　两人议定之后，便各自分开，重回本来落驻之地等待。

　　只是一晃，两百载过去。

　　相觉在回去之后，便专注于推动自身道法之传播。只是他手中借来的造化宝莲被知连唤了回去，只有季庄得自紫衣道人的那一朵还能如常使用，而后者因为闳都一事与他有所疏远，故他只能从其处借来数枚莲瓣，以此保持伟力能渗透入那方造化之地中，但这么一来，对自身教派支持就变得很是有限。

　　好在他也是运气，在演教有意松压之下，罗教、行教都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也仅止于此，想要冲破演教筑就的藩篱，似也无有可能。

　　可他对此已是较为满意了，他虽不知张衍为何有意相让，可能这么维持下去，那他所观摩的性灵背后的道法就不会断绝。

　　正在他一心放在此上时，忽然之间，觉有一股神意过来。

　　他心中一动，这分明就是闳都神意，没有任何迟疑，立刻便转入莫名之地中，却发现微明道人也是一并到了。

　　他先与其打了一个招呼，而后对闳都打一个稽首，笑道：“道友邀我二人至此，不知为得何事？”

　　闳都道：“今回寻你们，是我要做一件大事，你等把虚寂所有同道都是唤来，便就说我有事交代。”

　　相觉精神一振，心道：“终是来了。”

　　他认为应该是自己先前那番言语起了作用，加上这位对自身所处造化之地十分不满，故已然是决定谋取布须天了。

　　他道：“道友放心，我与微明道友当会将诸位道友都是请来。”

　　闳都道：“那便快些去吧，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了。”言毕，身影一晃，已是退出了神意。

　　相觉笑一声，道：“看来这位终是忍不住要动手了。”

　　微明缓缓点头，他们把这位招引来诸有之中，不就是为了此等目的么。

　　相觉稍作思索，道：“知连道友伟力已然恢复，上次我强借他宝莲，我当亲自前往其人那处一行，以宽解误会。”

　　微明道：“那季庄道友那里，就由我去一行吧，想来事情已是到了眼下这般地步，他也不会拒绝。”

　　相觉道：“好，你我便分头行事。”

　　与之拜别后，他便退出神意，稍稍一算，便寻得知连气机落处，意念一转，已是来至一处定世之前，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可在？”

　　知连道人自定世之中走了出来，神情淡漠道：“道友来此，有何贵干？”

　　相觉心思一转，忆识之中却没有这一位的印象，这倒是有些奇怪了，但也可能是落在自己缺失的那部分力量中，他一笑，道：“道友伟力归来，可喜可贺。”

　　知连面上却是摆出一副疏离之态，淡淡道：“不过伟力归来而已，又非得见大道，有何可喜？”

　　相觉又是一礼，道：“知连道友，前次向道友借用宝莲，我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望道友不要介怀。”

　　知连道：“我自不会介怀，借得你宝莲之人乃是知连，而非是我。”

　　相觉再是一笑，道：“那却未知，道友而今如何称呼？”

　　知连淡声道：“万法本来归诸恒，元元空无在心悟，而今伟力归来，我却再非知连，道友唤我恒悟便是了。”

　　相觉道：“原来是恒悟道友。”他稍稍一顿，看过来道：“这回归来之人，除了恒悟道友，还有那闳都道友，未知道友可知道这一位么？”

　　恒悟淡声道：“我知道他，却不愿与他打交道。”

　　相觉一笑，道：“道友莫非就不想找寻造化之地么？而今所显绝大部分造化之地都被那玄元道人所占据，还有那布须天也是落在其人手中，我等唯有联手起来，才能打破此等局面，让造化之地为我辈所共享。”

　　恒悟不以为然道：“造化之地还有许多，何必与人争抢，自去寻来便是。”

　　相觉失笑一声，摇头道：“道友当是知晓，此等地界现下已是愈加难寻，何况那玄元道人若是以造化之灵为借口，不允许道友执掌造化之地，逼迫道友让出，届时道友又当如何？”

　　恒悟沉吟一下，才道：“难寻不是无处可寻，微明道友至今仍在，他治下三处造化之地早前也未曾被夺走，足见那玄元道人也不是不讲道理，我若寻得，便与他换来观摩便好。”

　　相觉道：“道友是如此想，可那玄元道人却未必会如你之愿，而今闳都道友欲谋夺布须天，这次我辈之力足可压过其人，道友若来，事后或还能分享此间好处，若是不至，那闳都道友可不是好说话之人，道友可要想清楚了。”

　　恒悟沉思片刻，他深心之中判断，也是认为张衍此次难有什么胜算，假设其人被驱逐出去，闳都倒真有可能会来找自己麻烦，他叹一声，道：“也罢，我便随道友走一回。”

　　就在相觉游说恒悟之时，那边季庄也是被微明说服了。

　　故是未过多久，四人一同来至闳都所在造化之地中，在与其人见礼之后，便各自在客席之上落座下来。

　　季庄看了看坐于高台之上的闳都，心下暗叹，他一直反对招引此人落至诸有，不过这位既然已是回来，他也不会去多说什么，凭他自己一人，也无从去反对什么，而且他也不可能站到张衍那边去，在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他也是不得不来。

　　现在落至诸有的大德，大部分都在此间了，这么大的阵仗，若无意外，那就是要对玄元道人动手了。

　　上次他们三人完全不是其人对手，今次又多了两人，五人合力，恐怕不但能逼得那玄元道人让出造化之地，甚至布须天都可能拿下。

　　闳都目光一落，看着台下诸人，道：“诸位，自造化之精破碎之后，其便分散成了无数造化之地，我辈要寻得大道，则必要观摩此等地界，只是这等所在人人想要，却是人人无法得到，最后不外是你争我夺，这般下去，似永无休止。我在入定之时也在思量此事，要想一个一劳永逸之法，总能叫我辈不再受此牵累。”

　　相觉面上深沉一笑，心道这一位果然好煽动，下来当就是会带着他们一同杀奔布须天了。

　　闳都这时自座上站起，走前几步，负手在后，继续说道：“然而，这里一切之根本其实是在那造化之灵上，正因为此僚存在，我等彼此才无法信任，生怕被其夺了道果去……”

　　相觉听到这里，神情微变，觉得似哪里有些不对，猛地抬头望去。

　　只听闳都继言道：“故我决定，先设法诛灭那造化之灵！这大敌一除，那么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自此之后，我辈再不必为寻道之事而烦忧了！”

　　他话音一落，场中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第二百章 擒引灵身谋道敌

　　相觉、微明等人本是以为，这一次闳都唤他们过来是为了争夺布须天，可没想到其居然说出这么一番出乎意料的话语，这不但使得他们期望为之落空，心中还泛起一股浓浓的荒谬之感。

　　这位莫非是疯了不成？其人知道自家在说什么么？

　　的确，造化之灵若能打灭，那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但这如何可能做到？又有谁能做到？

　　微明神意传言：“闳都道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相觉道：“莫急，就算他想针对造化之灵，可他又去哪里找？不过心血来潮，一时胡思乱想罢了，待我等说服他打消此念。”

　　他现在也是冷静下来了，在他看来，闳都随性而为，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在事情没有到真正不可收拾的那一步，自己还能让设法让其改变主意，而不是去做这等看不到任何可能的事。

　　于是他发声言道：“现在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的气机纠缠一处，彼此难见胜负，就算其一人无法对抗所有大德，可也差之不远了，道友凭何说定能解决此僚？”

　　闳都看去信心十足，道：“我既然提出此事，那自有解决之道。”

　　微明皱了下眉，道：“道友莫非想从借托之身上着手么？恕在下直言，这并非是一个好主意。”

　　要是闳都不管不顾，先要找出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那他们反会受得其害，因为造化之灵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就算闳都道法修为在他们之上，也一样没有区别出来的可能，而且连这借托之身自己也未必会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

　　闳都却是不屑言道：“我既然说过要从根本上解决此事，那又怎会去折腾这些细枝末节？”

　　他看向众人，道：“我辈伟力在归来之时，之所以不甚完全，那是因为受得劫力所阻，而那造化之灵同样也是如此……”

　　众人听到这里，已是隐隐约约察觉到了他的心思。

　　闳都接着说下去，“我等只要设法引得造化之灵一部伟力归来，设法以有无之道夺其道法，并磨散其身，那么其实力必将大大削弱，下来不管是再引其僚伟力，还是用其余办法，都是从容许多了。”

　　相觉道：“那么道友又如何做到此事？又如何保证引来伟力我等必然可以对付？”

　　闳都言道：“这虚寂之中就有一与造化之灵相通之人，只要用他之力，不难牵引到其人伟力，而有劫力拦阻，其人回来力量也必然有限，至于如何对付其人……”他十分自负的言道：“有我在此处，自能应付得了。”

　　相觉两目一眯，闳都无疑说的就是那紫衣道人，此事除了他之外，本来应该没人知道，没想到一下就被闳都看穿了底细，其果然了得，纵然行事心思难以捉拿，却一身实力却是作不了假的。

　　季庄本来一直不说话，他这时忽然说道：“道友说的是，现在劫力还有拦阻之功，引来伟力再是了得，我等也可预计得到，而等到劫力衰退，那时恐怕更加难对付了。”

　　恒悟看向四周道：“闳都道友此举是为我辈谋利，我等纵然力量微薄，助力难有多少，可若拦阻，却要让人怀疑是何用心了。”

　　相觉看了两人一眼，没想到这个时候两人会出言赞同，现在其等表明了态度，就算他与微明出言反对也没用了，否则闳都说不定会先对付他们。

　　既然阻止不了，那只能另想办法了。

　　他心念一转，道：“既然道友已是有了主意，要做这等事，那么当把虚寂之中所有同道的力量聚合到一处，那玄元道人神通广大，更兼拥有布须天和多处造化之地，若能把他拉来，那就能成事。”

　　他这是想鼓动众人逼迫张衍加入到此事中来，假设后者不从，那么可以先收拾其人，假设后者答应，那么降伏造化之灵的把握总是大些。

　　闳都却是一摆手，道：“不必了，此事即便没有玄元道人，我亦能做成。”

　　微明言道：“造化之灵实力难明，现在能否成功召来，召来之后是否能够对敌，都是未知，既然要谋划其人，那我等该是聚合所有力量张网以待，务求一击而中，说句不该说的话，要是万一失机，我等可没有再次来过的机会。”

　　闳都冷笑道：“我不用他人来教我如何行事。”他环顾诸人，“此事我意已决，诸位就不必再劝了，否则我当视你为造化之灵借托之身。”

　　他如此一说，自然就无人再敢开口，以其人的行事作派，谁都不会以为他说的乃是笑话，那是当真会和你动手的。

　　相觉神情阴沉，闳都固执己见，除非他们能合力阻止此事。

　　然而他们千方百计才把闳都请到诸有之中，就是为了能够利用其人对付那玄元道人，若是自家先打了起来，那岂非成了笑话了？而且现在三处造化之力归其所有，再有恒悟、季庄站在那一边了，就算他和微明上去也是自取其辱。

　　他心下一叹，既然无法阻挡，那就只能顺其而为了。

　　这时微明神意传来道：“道友莫急，此事还未到确定之时。”

　　相觉心中一动，道：“哦？道友这是何意？莫非这里还有什么转机？”

　　微明道：“闳都虽然认为此事必须为之，可那玄元道人未必会同意此事，我等只要将此事泄露出去，他若不动那便罢了，他若是过来阻止，那我等正好与之一战。”

　　相觉摇头道：“他岂会与我正面对敌？不过道友说得也是，试一试也是无妨。”

　　他算是看明白了，有些人的心思到底是如何是转的他根本无从捉摸，说不定这次也会如他所愿呢？

　　于是暗暗往布须天处传出一道神意，只要张衍见得，必能知晓此间发生之事，就看其人到底作何反应了。

　　闳都道人见没人再说话，言道：“既然此事已定，那么头一步我当先去将那造化之灵的伟力化身擒来。”

　　季庄道：“此等小事，就不用劳动道友出面了，便由我去将此人带了回来吧。”

　　闳都道人道：“那便快去快回。”

　　季庄打一个稽首，出了这处造化之地，他托出手中造化宝莲，摘了一枚莲瓣下来，屈指一弹，此物便瞬息破碎，然而那伟力并没有消失，却是往一处源头而去。

　　造化宝莲之物，若御主尚在，那便可顺着这伟力追溯到其人身上，可若御主提前察知，那么便可一念之间收回，那么线索也便断了。

　　不过那紫衣道人伟力差得真正大德太多，所以并未察觉到此事。

　　季庄待辨得那伟力去向，意识一转，霎时已是出现在了一处定世之前，其伟力落下，转动有无，这定世顿如被剥去了外壳一般层层化去。

　　紫衣道人忽感自己存身所在被坏，心中惊疑，见来人也是认得，便道：“原来是季庄道友，你为何要坏我定世？”

　　季庄道：“有人需见你一面，便随我一同去吧。”

　　紫衣道人冷声道：“要见我却用这等作派，倒是别致，却不知尊驾所言是何人，相觉道友还是那玄元道人？”

　　季庄不去与他解释，只是道：“到了那处，你便知晓了。”

　　他伟力一发，紫衣道人根本无从抵抗，浑身力量霎时被他拿住，只是一个恍惚之间，便就觉自己落在了一处陌生地界之中，而周围却是站着数位大德。

　　他顿时意识到了什么，不过表面仍是平静，道：“原来是诸位道友相请，那事先言语一声便好，何须用此手段？”

　　周围大德都是沉默不语。

　　闳都站在高台之上，不屑言道：“对付造化之灵，又何需客气？”

　　紫衣道人看了相觉一眼，坦然承认道：“不错，我的确是造化之灵伟力所聚。不过诸位也大可不必如此待我，需知我与正身并非一路，正身欲为之事，非我欲为。”

　　闳都嗤笑道：“莫要拿这等话来遮掩，你是不欲为，可若你正身欲为，则你非为不可，且你便当真与之不是一路，只凭你天生与我辈敌对，拿你就没有半分错处。”

　　季庄亦是出声言道：“你现在不存这等心思，乃是你伟力不足，若是伟力胜过我等，你还会如眼前一般么？恐怕届时想的便是如何谋夺我等，补全自身道法了吧？”

　　紫衣道人顿时无言。

　　季庄说中了关节所在，他现在蛰伏纯粹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要是他拥有正身一般能耐，那一定是不甘于寂寞的。

　　他面上浮出一丝冷笑，虽是如此，可他也无需畏惧，就算他被打散，或者由有化无，只要这虚寂之中还有正身伟力存在，那么就会重新聚合，此辈是不可能将他如何的。

　　恒悟问道：“闳都道友，未知下一步如何走？”

　　闳都道：“你等合力一处，拘其伟力，并以此牵引，设法使其正身伟力落下，待得那造化之灵落至诸有，自有我来对付。”

　　紫衣道人心中一震，有些理解到对方把自己找来到底要做什么了。

　　可关键不在于这计划本身，而在于此辈说话之时，对他毫无隐瞒，这说明对方根本不怕他背后正身知晓。

　　那么自己该如何做？

　　实际上他很快发现，此事根本轮不到自己去多想，只是感觉到有四股伟力轰然压来，便就失去了自身意识。

第二百零一章 凭心神感引灵光

　　张衍在闳都归来后，对其人的举动一直有所留意，见其聚集众人，本也以为其人会如相觉、季庄等人一般，会率众来找他麻烦。

　　对于此等事，他却是丝毫无惧，本来他就做好了与之一战的充分准备，且这次一下归来了两位大德，其等一定也会在造化之地中落下道传，演教又可多得两名对手，他也是十分乐意见到此事的。

　　可随即他却是见到了相觉传来神意，这里面却是将闳都到来之后的一举一动都是记述其中。

　　待看过后，他略显讶异，没想到闳都此回真正目的，竟是要引得造化之灵一部分伟力归来，进而削夺道法。

　　不过且不去说闳都能否做成此事，这里十分有意思的是，居然没人质疑闳都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

　　其人身份若真是这般，那么其之所为就是在招引造化之灵回来。

　　可再是一想，这几位大德未必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谁也不敢提出来罢了。

　　因为此辈心中都是知道闳都是何等样人，一旦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在与之作对了，恐怕大敌未至，诸人内部之间就会先斗上一场。

　　他思索了一下，闳都的做法并不算十分冒失，现在随着归来伟力愈多，劫力已是变得稀薄了许多，假设此类举动再来得一二次，恐怕其大部分伟力就当归来了。

　　所以现在下手主动解决问题，而不是等着造化之灵来攻，这等想法是不差的，只是从时机上看，稍稍提前了一些，不过此刻劫力仍是将造化之灵和其余同道的伟力困阻在内，便是刻意接引，其归来的力量也是极其有限，这样消杀此僚的确是有几分成功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其人有条件做此事，以往便有人想如此做，力量也是有所不足，不过造化之灵可不是好相与的，所以此举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相觉给他传递消息的目的一看便知，其人把闳都唤来诸有之中，想的无疑就是由宏图牵头，率众来抢夺布须天。

　　奈何现在发现闳都所作所为与初衷相悖，其人又无力阻止，故是希望他在得知此事后能跳出来拦阻此事，这样双方一起争执，就变相达成原来目的了。

　　张衍摇头一笑，他是不会去做这等事的，倒并非畏惧此辈，也不是怕中了相觉的算计，他若要阻止，早在此辈招引闳都之时就出手了。

　　自他勘破道法之变就落在争斗之上后，对造化之灵虽是仍有提防，可并不是如之前一般严防死守了。

　　因为此僚是必然会归来的，区别只是早晚罢了。

　　且没有争斗又哪来道法长进？

　　闳都也好，造化之灵也罢，都可以算作对手，区别是一方的矛盾是源于造化精气归属，而另一方则完全是根本道法之争。

　　造化之灵需吞夺大德补全自己，大德同样也能从造化之灵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次造化之灵这部落下化身若是可以平灭，所有参战之人必会因此获益。

　　而此辈若是不敌，他也仍是可以插手补救。

　　不过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谁也奈何不得谁，而归来的造化之灵分身因为自成一体，极有可能如同紫衣道人那般，会以自身为主，而不再愿意看到正身取代自己。

　　他心中莫名有种感觉，这等事非是自己臆测，而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要是这般，其实无意之中也是起到了拖延造化之灵归返的作用。

　　他转了转念，以闳都道人的作派，未必会想这么远，应该只是顺心而为，可他做出的选择，暂时无疑是最为有利于自己的，这么看来，他倒是很是期待这一位接下来的反应。

　　相觉发出神意后，就在那里默默等待。

　　可是直到闳都令众人开始接引造化之灵伟力，张衍那里仍是迟迟没有动静，知其是不会过来做什么了，心下不禁有些失望。

　　不过他心思转动了一下，却又生出一个念头，起神意传言道：“微明道友，为防意外变故，我等当可把造化宝莲取拿回来了。”

　　微明马上就知道了他的用意，道：“道友这是想看一看，我等取回这宝莲，那玄元道人会否为此兴师动众？”

　　相觉道：“正是如此，他若来，自有闳都道友应付，他若不来，错过此回，自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微明赞同道：“可以一试。”顿了下，又言：“不妨唤上季庄道友一同行事。”

　　相觉道：“也好。”

　　然而微明与季庄一说，其人却是回言道：“两位道友自去取拿便好，我暂无此意。”

　　两人以为他仍是为先前之事心怀芥蒂，也就不再多劝，当即心意一起，霎时之间，两朵造化宝莲已是出现在身侧，默默一察，宝莲之中劫力早被化去。

　　而同一时刻，他们也是发现，季庄道人身旁亦是有一朵宝莲浮现了出来，以为他最后还是改了主意。

　　闳都忽然目光落下，道：“你等在做何事？”

　　相觉打一个稽首，道：“我等以为，稍候因要对付那造化之灵，恐伟力不足，故先把宝莲召了回来，以备万一。”

　　闳都哼了一声，道：“你等立刻把这宝莲还了回去。”

　　相觉、微明二人皆是愕然。

　　相觉道：“道友这是何意？”

　　闳都冷笑一声，道：“莫以为我不清楚，这两朵宝莲乃是因为你等输给那玄元道人才落于其人手中的，此刻已然算是其人之物，我辈行事，又岂能不讲信义？我若接引造化之灵伟力回来后，来一个不管不顾，你等又会怎样看我？”

　　他最后半句话说得随意，而四人却是听得一阵心惊胆战，倒是真怕其人做出这等事来。

　　微明知道以这一位的脾气，此刻不能硬顶，便叹道：“这却是我想相差了，我等只是思量，既然要对付那造化之灵，想来玄元道友也不会介意此事，”他对相觉看了看，道：“道友，若是其人上门来寻，那我等当是奉还此物。”

　　闳都道人却是根本不听他们言语，只是一挥袖，就直接将招引回来的宝莲从来处又送了回去，随后面露不屑道：“我若灭了那造化之灵，自会带你等上门去取回此回，但却是用约斗堂堂正正取回，而不是用这等鬼祟行径。”

　　相觉心中不悦，但此刻唯有忍耐下去，此时他目光一转，却发现季庄手中那宝莲仍在身侧，不禁一怔，道：“道友手中宝莲尚在么？”

　　季庄沉声道：“此是那玄元道人主动送了回来的，怕是如此，闳都道友才不曾还了回去。”

　　相觉、微明二人神色不由有些不太好看，季庄得回宝莲，不但反衬出他们方才举动的不智，更是令他们成了笑话。

　　张衍方才也是察觉到两朵宝莲被收回，对此他早有预料，他取拿宝莲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捉摄其中气机，在目的达成之后，此物便算被立刻取回，也是无关紧要。

　　明眼人都能见得，他讨要此物只是拘君子不拘小人，所以微明、相觉二人毁诺，此事最终损及的只是其人自家颜面。

　　倒是季庄保持不动，不肯做得此事，值得一赞，故而他干脆主动送了回去。

　　可是没想到，只不过片刻之后，两朵宝莲却又出现在了布须天外，而明显可以辨出，跟随这宝莲一路到来的伟力乃是出自闳都，这无疑是被其人送了回来的。

　　他笑了一笑，这位倒是有些意思。

　　在相觉、微明等四人在合力牵引之下，归属于造化之灵的力量当即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虚寂方才被突破一次，劫力正处于收拢之时，内里被困的伟力又相互牵扯，所以造化之灵分身便是落至诸有也不是一时半刻之事。

　　但这里用时也不会太长，尤其是所有伟力往一处使力，更是使得那力量往诸有之内渗透的速度愈发加快，而等到造化之灵的力量也是有意识的开始配合后，那恐怕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归来。

　　四人起初引动此力时尚还无有什么异样，但在此等力量逐渐增多之后，便感觉到一股深重压力在身上蔓延开来。

　　有一股感应告知他们，必须尽快与之远离，不然必定不会有结果。

　　四人悚然一惊，这时方才知晓，原来接引伟力也会导致自身道法遭受对方夺取，只不过现在造化之灵的伟力尚嫌不足，所以他们不曾有什么损失，可若是继续下去，等其伟力壮大，或会有不测情形出现。

　　这一刻，众人心中都是本能产生了退缩之意，连带牵引伟力的举动也是陡然变得弱了许多。

　　闳都对场中局势洞若观火，他之所以不出手，就是早已预见到这一刻，此刻哼了一声，只一挥袖，就将那股恶意驱散。

　　他没有直接去针对那伟力，而是以自身之道去解化其中道法。

　　而众人顿时发现，闳都此举不但承担去了压力，且还能借此不断深入了解造化之灵的道法变化，纵然其僚道法并无法夺了过来，可这么下去，却也能够预先做到知己知彼，不觉都是大为振奋。

　　相觉心中有些诧异，闳都行事都是兴之所至，要说此是其人提前谋划好的，这却不太可能，应该是凭着自身感应而直接做出了最为合适的选择。

　　他心思一转，若是这样，其人或许当真能够先解决一部造化之灵，当然，前提是其人心意感应未曾出得什么差错。

第二百零二章 灵阴入化侵神意

　　张衍这个时候在看着闳都等人的动作，并且观察着造化之灵的伟力，不过他与闳都道人目的不同，重点并非是解化其中的道法变化，而是准备在这等时候试着辨认一下，看看先前归来的诸位大德之中，到底有无人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

　　若有，那便及早除去，免得生出什么变故来。

　　在看了许久之后，却没有发现任何异状，但这并不等于那借托之身当真不存在，因为其若被造化之灵吞夺，再显化出来的话，那么其人所用就完全是那大德本身之道法。

　　只是这等人终究是与造化之灵有所牵连的，尽管现在难以见得，可在造化之灵伟力到来足够多时，多半是会引发某种共鸣的，那时就能看得十分清楚了。

　　有闳都承担去压力，相觉四人牵引伟力的动作渐渐加快，然而，就在局面已然趋向平稳之际，四人只觉身前莫名一空，却是忽然发现，紫衣道人竟是消失不见了。

　　不止如此，没了牵引源头，那已然入到虚寂之中的造化之灵伟力顿时躁动起来，似要散去四方，一旦发生这等事，无法将这些力量收拢回来还在其次，他们前面的努力也将白费。

　　闳都哼了一声，反手就将这些伟力镇压下去，令其无处可往。

　　季庄拿出造化宝莲，循着那伟力之源推算了一下，只觉一片空空落落，便道：“看去此人已然崩灭了。”

　　相觉、微明等人不觉看向闳都，他们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可要是紫衣道人崩灭不存，那么此事也就做不下去了，就看闳都是不是为了颜面还会继续强撑了。

　　闳都朝下方撇一眼，道：“不必慌张，这是其人自施的手段，不外是造化之灵的道法变化罢了，其人并不是当真自寻死路，过得不久便会再度聚合出来，先前能抓他，稍候一样再拿了他回来。”

　　相觉正色道：“道友，在下却要问上一句，要是抓回之后再一次崩灭，迟迟不作聚合，或者干脆不再恢复身形，那又该如何？”

　　闳都道：“此事无碍，我已然观得其中奥妙，自有克制之法，待得再度擒回，你等尽管照之前一般出手，必不会再有眼前这等情形出现。”

　　此刻虚空另一处，紫衣道人的身影从无化有，无端浮现了出来，他睁开眼目看了看，虽然身躯崩灭了一次，但他忆识之中，在意识失去之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

　　他心念一转，上次自己被寻到藏身之地，那很可能是对方利用了造化宝莲的伟力牵引，所以现在必须杜绝这一隐患，他一招手，却是先将此物取了回来。

　　不过他也是知道，凭着那几名大德的手段，要是一心一意找寻自己，那定能把自己抓拿了回去。

　　但这不表明他什么都不能做，先前之所以能在四名大德联手制压之下逃脱出来，那正是因为他提前利用了正身伟力做了布置，一旦被外人拿住，便会自我崩散，只是正身伟力回应不会立刻到来，所以才迟了那么久。

　　这一次他仍是可以故技重施，进入诸有的造化之灵伟力越多，他越是不可能真正崩灭，若是有机会，说不定他还可以凭此聚合更多伟力，从而将自身真正能为推到与大德一般的水准之上，这般就算无法对抗那些人，逃遁总是没有问题的。

　　季庄见得手中宝莲消失不见，立知是那紫衣道人复还回来了，他正待要动手推算时，闳都目光忽然朝某处望去，冷笑一声，只是伸手一拿，便见虚无之中有一身影浮出，那紫衣道人竟是被其伟力生生捉摄到了此间。

　　季庄、微明、恒悟、相觉等人一见，未免其人再度逃脱，立刻将自身伟力压上。

　　闳都算了一算，打出一道灵光。

　　炼神大能早是跳出诸世，此光源于他伟力，本来不会减损，然而此刻在众人伟力影响之下，却是在一点一点消失之中。

　　他道：“待此光消磨殆尽，那造化之灵当就会落至诸有。”

　　众人望有一眼，心中一凛，这灵光下降的速度并不缓慢，此刻距离造化之灵那部伟力到来诸有已是十分近了。

　　张衍先前曾察觉到那紫衣道人伟力骤然消失，他此前见过两回类似景象，知其必又是自行崩灭，以求脱身了，但他知晓此举没有多大用处，除非当真不再凝聚身影，可这并不是其人自家能够控制的。

　　果然，没过多久，相觉等人又是继续招引伟力，说明此人没有真正逃脱，仍是被抓拿了回去。

　　于此他也是做了一番推算，以布须天时日来算，等到那造化之灵伟力分身落下，大约是在五十载后，这也是极快了，一晃眼就会过去，自己在此等着便是了。

　　只是他放得闳都、恒悟入得诸有，是希望彼此道传可以作一番较量，如此能观摩到更多道法，可此辈现在专注于召引，似是无心留下道传。

　　他稍稍一思，既然如此，那便给其等提一个醒。他当即传下一道法谕，要求演教教众设法对罗教、行教两家教派略作打压。

　　演教在传法石碑上得了法谕之后，立刻一改往日对峙的作派，暗中调集人手，突然对两家教派发动了攻势。

　　罗教、行教猝不及防下，先前占据的地界大片丢失，以为演教在准备多年之后，开始发动反攻了，两教高层深知自身与演教的差距，也是慌张不已，连忙祭拜教祖，请求援手。

　　相觉、季庄二人心中顿时生出感应，不过相觉因为没了造化宝莲，对此毫无办法，只得起神意传言，道：“季庄道友，而今我无宝莲在手，难以干涉那方造化之地，还望道友能看在往日情面上，对我道传教众稍加照拂。”

　　季庄沉吟了一下，虽然因为闳都一事，两人有些龃龉，可他也是知道，现在两家教派相互依靠，少了行教确也不可。

　　他道：“现在微明道友将造化之地献于了闳都道友，而恒悟道友还未开立道传，道友不妨问他们一问，我四家若是皆在那方地界中留下道传，彼此扶持，那便不会轻易被那玄元道人治下教派撼动了。”

　　相觉赞同道：“此言有理，待我与两位道友说得此事。”

　　他当即与微明、恒悟二人说及此事，微明却是回绝了，因为他虽然将三处造化之地献出，可闳都并没有拿他教派如何，甚至没来多问一句，这等情况下，他没必要再去多事。

　　恒悟倒是对此有些兴趣，伟力归来之后，他也是知晓，只要传下自身道传，引动造化性灵并合入自身道法之内，便能观摩到缺失的一部大道。

　　只是他先前力弱，既无造化残片，又无造化之地，所以并没有可供传道的地界，现在相觉既然主动相邀，他自是十分愿意的。

　　至于此举会否得罪张衍，他认为这一位要是真的不容许别派道传落在自家地界之上，那么凭二人之力那根本休想立足，这里应该有他不知道的原由，不过他也不必弄清楚，只要能达成目的便好。

　　他与相觉、季庄二人商量了片刻，就利用造化宝莲，立造出一门名唤泽教的道法，并将之传了下去。

　　此门道法需得二人以上或是数人同修，还彼此扶持帮衬，一人开悟、则人人开悟，但入道之后，最初选定之人中只要有一人出得变故，则其余之人便将因此受阻，在极长时间内难以再有增进。

　　简而言之，此法既是共受益，亦需共患难，故是入门容易，可若想要上进，却需克服更多困阻。

　　闳都道人也是察觉到了其等举动，撇了一眼，这次却并未出言阻止，他此刻正镇压着紫衣道人身上伟力变动，根本没功夫去打理这等小事。

　　只是他发现，随着自己观摩解化道法的深入，神意之中也是逐渐产生着某种变化。

　　他没有去阻止，只是冷眼看着。

　　许久之后，他忽然见得，自家神意之中竟是多出了一名道人，只是身影晃动不已，面目模糊不清。

　　他知这是自己与造化之灵道法接触过深，所以才显化于自己面前，而造化之灵伟力有吞夺大德之能，所以此刻接触，对他而言也是相当危险的。

　　若是不能将之克杀，那么随着侵染扩大，就会将他替代，进而把他吞夺，甚至变作那借托之身。

　　他面上露出一丝不屑之意，一口气吹了出去，顿将那虚影吹散，只是仍有丝丝缕缕黑气萦绕于此，不曾消散。

　　他对此不以为意，只要对抗造化之灵的伟力不曾停下，这些东西就无法驱逐，这不过是癣疥之疾罢了，等到其伟力落至诸有，那便一并解决了。

　　他正想出得神意，忽觉有些不对，一抬头，发现那模糊人影竟又是出现在了那里，他有些意外，随即冷笑一声，起指一点，化变有无，那虚影瞬息之间又是散去。

　　他等了一会儿，待确定再无异状，这才从中退了出去，继续镇压那紫衣道人。只是他不曾发现，此刻就在他背脊之上，有一丝一缕的黑气飘散出来，并逐渐向外蔓延，缓缓侵染到在座大德的伟力之中。

第二百零三章 若得逍遥不取道

　　演教某处界门之前，光幕一阵晃荡，泰衡老祖带着几名弟子从里走了出来。

　　他转过身来，仰观着这一面灵光大幕，赞叹道：“演教这等布置果然不凡，倒不知是哪一位元尊的手笔。”

　　那弟子道：“有传闻说……”

　　泰衡却是一抬手，止住他说下去，道：“元尊之事，若非早得实证，不可妄自揣度。”

　　那弟子一怔，虚心受教道：“老祖说得是，弟子妄言了。”

　　泰衡老祖在此观览了片刻，又与守坛弟子闲聊半日，这才带着几名弟子下了法坛。

　　在那些一同归来的道友逐一解脱或是消亡之后，他便去了山海界，并见到了原来大弟子转世之身魏子宏。

　　只是如今其人乃是元尊弟子，修为法力也已不在他之下了，而且两者因果牵扯早断，所以他也是平等视之。

　　魏子宏这一身功法，虽然经过自己改进，与原来已是大不相同，可终究还是得自泰衡老祖之传，所以对后者也是颇是礼敬。

　　在瑶阴派盘桓数载后，顺带收了几个徒儿，便到处游历。

　　数百载下来，他也是动了安居的心思，故是来到这处以景物壮丽出名的界域之内，准备寻一处僻静之地驻足。

　　几日之后，师徒几人行至一处大河之畔，泰衡老祖稍作观望，就把上下游的景象都是看了遍，只见沿着这水路有十数座大邑，两岸人烟稠密，车马舟船往来不绝。

　　他点首赞叹道：“常听人有说，演教不修灵机，只修自身，乃侵害旧法第一教，可是我观其等治下，却是物产丰盛，世人享有安乐，只这一桩，便是莫大功德了。”

　　有一名弟子却是不以为然，道：“老祖，世人如何，与我又不相干，况且我辈修道又哪需什么功德，便是余寰诸天的善功，说到底也与善恶无关。”

　　泰衡老祖摇头道：“不对，”他指了指心口，“功德在心，心正则无邪，无邪则意诚，意诚则修行无碍，怎么又会没有关系呢。”

　　有弟子不服气道：“老祖，那恶人真心认为行恶事对自身有利，那岂不是他也能借此功行精进？”

　　泰衡老祖正色道：“有此般人，但我若见得，则必诛之。”

　　那弟子心里暗暗嘀咕，说了半天，还不是看实力？

　　泰衡老祖看出他们所想，道：“我非是说笑话，试问你等修行，是希望身边多得修善功之人，还是那修恶果之人？”

　　几名弟子不禁相互看了看，有人出声道：“老祖，那自是修善功之人为好，谁愿见得同门师兄弟中有人修恶果，这样岂非要整日提防了？那还修什么道？”

　　另有弟子不寒而栗道：“若真有这等人在身边，你中了算计，还不知是谁人行事，就算那些魔道妖人怕也不敢与这等人相处一处。”

　　泰衡老祖道：“那便是了，善法乃人心所愿，恶法乃人心所弃，故而不容于世，便无有我，亦有他人代而诛之，你便不求他人行善，自己平生不做恶行，那也能得一个问心无愧，与你等修行也自有好处，”他指了指下方，“演教布局于凡世之中，令世人安享太平，弟子修行起来心障必是极少，所受限者不外是悟性罢了。”

　　众弟子都是有所思。

　　因为这里离尘世太近，不适合做那修道之所在，泰衡老祖带一行人往高原寻去，最后来到了一处山梁之上。

　　他在此伫立观望，遥看天地，见山梁一面望去山水秀美婉约，如殊丽女子，而另一面望来，则是雄浑大气，如山耸云涌。

　　他不觉称奇，又见山下有一大湖，若海若洋，海上不远处有一座山台，宽阔平整，恰似天然讲道之所，不禁抚须点头道：“此地正可为我立府之地。”

　　定下此处为自家洞府之后，他便起神通法力，在这里搬挪山石，营造宫观，不过半月之后，已是营造出一方仙家福地。

　　泰衡老祖每日在此授课讲法，闲时游览山水，又降伏了一头大鲸，每日乘鲸垂钓，过得好不惬意。

　　他修为虽高，可心中清楚，没有周还元玉，自己是打破不了那一层屏障的。

　　他对此也是坦然处之，只要有紫清灵机在，那么自己便算得上是寿数不衰。

　　修道人能修到他这等地步的，也是少之又少，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逍遥渡世才是仙家该为之事。

　　有一日，他正带着弟子泛舟海上，一名弟子忽然道：“老祖，弟子有一事一直不解。”

　　泰衡老祖语声温和道：“你说。”

　　那弟子道：“老祖为何不受魏掌门之邀，留在瑶阴派中？那里风光也是不错，瑶阴派弟子更算得上是老祖徒子徒孙，何必到这偏远之地来呢？”

　　泰衡老祖耐心言道：“魏掌门前世虽是我弟子，今世却拜在元尊门下，自是与我再无牵扯，况且今日瑶阴派，除了一个名声，全是魏掌门一手立建起来的，我岂能厚颜居之？”

　　那弟子却道：“可是老祖，这里地界有什么好，为何不选在昆始洲陆上呢？那里灵机不绝，应有尽有，同道也多。”

　　泰衡老祖笑了笑，道：“昆始洲陆乃是纷争之地，我是避世修道，不欲与人争胜，你等来都来了，便是住不惯，也需忍受，待得功行有成，我会放你等离去，也算是有始有终。”

　　几名弟子皆道：“我等自是愿意跟随老祖的。”

　　泰衡老祖正要再说什么，这时忽然动作一顿，他掐指算了一算，若有所思，道：“过得些许时日会有旧友前来拜访，洞府之中物事太过寒酸，不好待客，”他一弹指，几道灵光飞下，“你等把上面所需之物皆是寻来。”

　　他只留一名弟子在身侧，把其余几人都是打发走后，冲着某一方向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既来，何不现身一见？”

　　他话音一落，便见那大气之中出来一个人影，却是一大袍高冠，修眉朗目的白衣公子，他回得一礼，道：“鄙人秋蛟，泰衡道友有礼了。”

　　泰衡老祖作势一请，道：“道友请入坐。”

　　秋蛟谢过，便撩袍入座，他开门见山道：“道友莫怪我冒昧来访，我此回是受人之托，前来相邀道友的。”

　　泰衡老祖抚须想了一想，道：“我听闻布须天有先天妖魔号曰天尊，与元尊一般本事，不知与道友可有牵连？”

　　秋蛟看几眼，略显惊奇，感叹道：“道友不愧曾为一派祖师，我之来历，与你猜测十分相近。”他嗯了一声，诚恳言道：“我观道友，在人间颇不得志，为何不来我等这边呢？我知道友现下缺失什么，在人道这边，那是毫无指望，而在我辈这里，却有几分希望。”

　　泰衡老祖正容道：“道友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人各有志，怕是不能承此厚意了。”

　　秋蛟听他回绝，倒也并不恼，只道：“道友也该明白，你是魔蛟出身，在人道这处终究是一个外人。”

　　泰衡老祖失笑道：“我曾是玄魔妖三道同修，现下斩却凡身，道友又独何以妖魔视之？到我辈之境地，又何苦纠缠于这些，况且贵方似也不缺我等这人物，想的该只是如何利用我这层身份吧？”

　　秋蛟笑笑不言，他也不再劝说，而是扔下一枚牌符，站起身来，道：“道友何时有意，可凭此物来寻我。”

　　他打一个稽首，转身便走，如来时一般，身躯缓缓融于大气之中。

　　泰衡老祖看了看这牌符，却没有去碰触，而是任由其落在那里，径直起身，道：“我等也是回去吧。”

　　那弟子却是担忧道：“老祖，这些妖魔是不是盯上老祖了。”

　　泰衡老祖安慰他道：“不必愁眉苦脸，我料此人除我之外，还会去找其余同道，是不会盯着我一人的。”

　　弟子紧张道：“这些妖魔是要闹什么事么？”

　　泰衡老祖失笑道：“现在的妖魔异类哪里能闹什么事？我看此事当也与这演教有关，听闻此教到处剿杀妖魔凶怪，这些异类被压制得难以喘息，这才不得不到处找寻可以相助的帮手。”

　　弟子连忙道：“既然这些妖魔快是不成了，那老祖更是不能去了。”

　　泰衡老祖道：“我本也没有这等打算，逍遥渡日自是胜过打打杀杀。”

　　几日之后，出去搜罗宴饮物事的弟子陆续转回，泰衡老祖则是命其等准备宴席，时至近午，便见光华一闪，一名身背双剑的道人踏云而至，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泰衡老祖还得一礼，道：“洪佑道友，许久不见了。”他侧身一请，“还请入座一叙。”

　　洪佑随他入至座中，不言不语与泰衡老祖对饮三杯，随后放下玉杯，道：“道友近来可是感得什么么？”

　　泰衡老祖缓缓点头，这几年来，每逢坐观之时，都能感得有一股力量在呼唤自己，仿佛他只需循此气机而往，就能去得一方地界，并有可能获得极大机缘。

　　洪佑道：“我以为此方去处与当年我等飞升所去之地有所牵扯。”他抬首直视过来，“我疑此回相召我等，是要争那元玉归属。”

　　泰衡老祖道：“道友之意，是欲前去一试么？”

　　洪佑一点头，理所当然道：“我辈修道，争得就是一线天机，既有机缘，为何不往？”

　　泰衡老祖抬手一敬，笑道：“那便祝道友此去能得遂愿了。”

　　洪佑看出一眼，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一个稽首之后，就化清光遁去了。

第二百零四章 感异玄机天外悬

　　紫英洲，晓微湖深处，骊山派一座秘府之中，开派祖师玉陵自归回山门之后，便在此修行持坐。

　　在这数百载中，她只觉自身功行精进甚快，修行之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这里一个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山海界灵机兴盛，紫清灵机应有尽有，足够供她放开手脚来修持，且当初她被困那囚界之中，也不是无有收获，至少经过了一番难得的道心磨炼。

　　再一个，山海界如今处处论道，其中不乏凡蜕大能讲授妙法经验，往日这些东西诸派之间可都是闭门自珍，只能靠门派传承和二三同道之间相互交流，现在虽不是任你随意观览，可无疑获取的途径却是大为增加了。

　　故是而今，她已然斩却过去之身，步入了二重境中。

　　此刻她正在为下一步做打算。

　　可这里就有些困难了，斩却过去未来之身的修道人毕竟少之又少，而且修行到此，此前积累算是用尽。

　　正在她思量之时，神色之中浮现出了一丝异状，忖道：“又来了。”

　　这几年来，她总是感觉有一股力量在召唤自身，并且这里面涉及一些机缘，若是得来，是可能通达更上一层境界的。

　　但是她自忖功行不足，便是去了，十之八九也无所得，况且她对那囚界主人始终心怀警惕，并不想再来上一遭，所以没有去理会这些。

　　少顷，那感应消退下去，她正待继续持坐，忽有一弟子来报，道：“祖师，门外有一位道长前来，说是祖师旧识。”

　　玉陵已是感应到来人是谁，道：“请他进来一叙。”

　　不过多时，洪佑自外走入进来。

　　玉陵在殿上与他见过礼后，寒暄几句，便问道：“道友为何事来我处？”

　　洪佑道：“未知道友可曾感应到天外机缘么？”

　　玉陵神色淡然道：“自是有感，不过此行与我无缘，无心去求。”

　　洪佑看她一眼，知其已有决断，于是也不多言，又是一礼，便告辞离去。

　　玉陵没有挽留，只是负手出神看着虚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洪佑出了骊山派后，又往极西之地而来，很快就来到一处宽广平陆之上，他知这里原本一片荒芜，而现在却是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木所覆盖，如绿毯一般铺设到天地尽头，最当中有一株大木，正是蟠栖道人修持之地。

　　这数百年下来，蟠栖功行已然恢复了极多，不过尚未回到原先水准，但他过往见识阅历乃至修道经验都是摆在这里，故这也是迟早之事。

　　此刻他正在兴致勃勃的摆弄一株花苗，却若有所觉，走到门前，挥袖撤去了禁制，却见一个身背双剑的道人站在那里，不由露出惊喜之色，抬手为礼道：“原来洪佑道友来了，怎不提前知会一声？来来，快来里间坐。”

　　洪佑打一个稽首，道：“打搅了。”

　　蟠栖笑道：“哪里话来，故友相逢，哪能没有好茶招待。”

　　洪佑这时似想说什么，蟠栖却是冲他摆了摆手，笑道：“我知道友此来必是有事，不过若不急于一时，便先让我尽一番地主之谊，而后再言其他如何？”

　　洪佑看他一眼，也是点了点头。

　　蟠栖当即吩咐了一声身边侍从童儿，过了一会儿，便有一名侍从端着茶盘上来，上置两只青玉茶杯，可见几片柔嫩细叶在里漂浮回旋，杯上有白气腾出，云蒸雾蔚，结成龙马之形，奔腾飞绕，时不时还能听到龙吟马嘶之声。

　　蟠栖伸手执住自己身前这一只玉杯，拾袖端起，道：“道友请。”

　　洪佑称谢一声，拿起品了一口，面上也是微微动容，这里面竟然蕴含紫清大药，而且浓郁丰润，一饮之下，便弥漫全身，丝毫不用自己再行炼化，不由颌首道：“好茶。”

　　蟠栖道：“道友喜欢便好，这是我来得此间之后亲手栽种的茶树，这数百载下来，总算有了些许气候，稍候我令弟子赠予道友一些，回去也好慢品。”

　　太昊一脉法门，本就长于栽种，要说这等养炼灵茶的手段，舍去上境大能不提，诸天万界却也没有几处比得上。

　　两人叙了一番别过之情，蟠栖就拉着洪佑出外，来到树木顶端，凭两人眼力，站在这里回首而望，可以一直看到少清山门所在，只见那里茫茫剑气冲霄入宇，连天上星流都是被撕开一道口子。

　　两人看了一会儿，就觉双目微微刺痛，并似能感觉有数道意识往这里落来，随后又收了回去。

　　他们目光再移，却是在偏南一些的地界，看到一团规模宏大的雷云，时时可见霹雳映现，电蛇窜走。

　　蟠栖道：“那里是还真观地界了，此派在张掌门带领之下，也是蒸蒸日上，眼下虽不如少清派，可也端的是好气象。”

　　洪佑往骊山派方向撇了一眼，那里气机似一团盛放花朵，只是比起少清、还真两派，却是相差甚远。

　　蟠栖这时伸手朝上，一指远空，道：“道友且看那里。”

　　洪佑顺着其所指方向看去，见那里有数枚天星，看去无有异状，可再一观，却能发现彼此有藤蔓牵系，并且还在往更远处的天星之上延伸。

　　“这是……”

　　蟠栖道：“诸派气象宏伟，而我亦不弱于其等，等得这些天星珠联于一处，我便可在上面驾索联桥，栽种花木，搬挪山水，造成一片类似山海界的地陆来，此可为我太昊一脉根基之所在。”

　　洪佑看了一会儿，点头道：“道友好手笔。”

　　他能看出，这非但是开创一座洞府，同时与蟠栖自身修行有些关联，此处在立造成功之后，这一位便很有可能斩得过去未来之身了。

　　两人在此树冠之上论道数日，蟠栖这才问及洪佑来意。

　　洪佑道：“在到来此处之前，我先后拜访了泰衡、玉陵两位道友，道友乃是最后一位。”

　　蟠栖一怔，随即缓声道：“道友可是因为那感应而来么？”

　　洪佑道：“正是，道友可有意与我同往么？”

　　蟠栖叹道：“我如今功行未复，怕是难登天门，道友是找错人了。”

　　洪佑道：“那感应若断若续，我若未曾料错，当初入过囚界，且又脱身之人，应是皆有缘法，道友若真是有意求道，那么晚上些时日前去也是无碍。”

　　蟠栖不由有些心动，但随即似想到什么，抬头道：“道友果真认定那是机缘么？”

　　洪佑坦言道：“世上从无绝对之事。”

　　蟠栖道：“那道友还敢去？当初囚禁我辈，令我固化为石像，不得脱身，现在再是去得，也恐怕未必会如道友所愿。”

　　洪佑直言不讳道：“我辈修行，争得就是一线天机，哪怕明知有险，都要试着一闯，你我不都是这般过来的么？只是道友经由那番变故，已然没了锐气而已。”

　　蟠栖看向前方，道：“道友说得是，我修道是为求长生，长生已在眼前，又复何求？且我自知，自家修行到此，潜力已尽，也不敢再有奢求。”

　　洪佑道：“来此叨扰已久，这便告辞了。”

　　蟠栖诚恳挽留道：“道友难得来此，不留几日么？”

　　洪佑道：“不了，道友有道友的道，我亦有我的道，就此别过吧。”

　　蟠栖道：“道友稍慢。”他对旁吩咐一声，稍候，就有一名弟子托着一只玉罐上来，他意念一转，此物就漂至洪佑面前，“这一罐茶还请道友收下。”

　　洪佑也未拒绝，此茶能当做紫清大药来用，效用还更好，他谢过一声，打一个稽首，就乘清光离去了。

　　虚空元海，妙空界内。

　　白微眉头紧皱，这几百年来，随着演教崛起，妖魔异类变得愈发难捱，若是顺从人道的异类还好说，若是不肯顺从，只要稍有残害生人之举，那便是被诛除的下场。

　　这般也是使得异类彼此之间空前团结，可是这没有什么用处，在人道煌煌大势之前，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

　　尤其自元景清炼就那镇妖天罗之后，杀起妖魔来更是变得异常容易，哪怕是大妖之属，只要修士能搜罗来一缕妖物气机，那么就能将你杀去。

　　不少修道人还以此为威胁，与大妖立下法契，驱驭其为自家宗门效命，毕竟入了宗门的妖物，只要之前不曾害人，过后又不再为恶，那么就不会被那天罗抹消。

　　他曾经有心推动因果坏去此物，可对方乃是张衍弟子，他敢有念头起来，恐怕还未等付诸实施，就会被提前发现了。

　　现如今他也只能忍耐下去，唯有等到人道三纪历皆是过去，才可能有妖魔异类崛起之机。

　　正如此盘算时，他心中忽然多了一丝感应，这等感觉，似是与周还元玉有几分牵连。

　　他神情一震，莫非是又有元玉即将入世了么？

　　然而作了一番推算下来，却发现并非如此，这机缘竟是来源于天外一方莫测之地，不论如何窥看，都无法见得端倪，甚至自己都有沉陷进去的感觉。

　　他不由一凛，连忙收回心神。

　　他转了转念，身为真阳元尊，连他都没法触摸到的力量，那必定在他之上，能够感应到，说不定还是对方有意泄露出来。

　　他细想了一番，眼下己道势微，这终究是个机会，倒不如派遣弟子前去一试，于是他一挥袖，便有两道灵光往两名得意弟子处飞去。

第二百零五章 奇机指引通天途

　　白微发下灵符之后，便有两名弟子到来面前，他细细嘱咐一番后，就令其退下了。

　　可是过有一会儿，他又觉不妥。

　　他这里有感应，那么邓章和六位域外天魔那处也可能是会有所感应的，或许此刻做了某种安排也说不定。

　　若是这样，那还不如事先通气一声，免得彼此门下机缘未得，反还闹出什么龃龉，虽他们乃是不同来路，可在面对人道时终究还需抱团求存。

　　转念到此，他便起得神意与邓章及迟尧等人沟通了一番。

　　事情也不出他所料，此辈皆是有所感应，且也正是在准备安排弟子去找寻那机缘。

　　不过几人彼此商量了一下，皆是认为这里很有可能涉及上层力量，所以万一有所不妥，门下之人很可能无法归来。

　　对于此其等都是心无波澜，大道机缘本来就不是那么好争取的，若只是用几个弟子便能换来一枚周还元玉，那他们却是十分愿意的。

　　布须天，碧洛天。

　　傅青名站在宫观门口，凝望着万千界域。

　　他同样也是感到了一丝莫测力量，偏偏还能清晰辨出这后面很可能牵扯到周还元玉。

　　只是几次推算，都是毫无头绪，不止这样，连自身法力都莫名其妙少去一截，他立时怀疑这是来自上境修士的伟力。

　　不过他却不似白微一班人只能自己私下揣测，这里事机不明，他却是可以寻人请教的。

　　于是念头一转，便出了碧洛天，直往玄渊天而来。

　　张衍此时正在观望闳都等人的气机，可以看到不断有造化之灵的伟力沉降下来，并被其等承接而去。

　　表面看去尚算平稳，但是内里具体情形如何，他还无从得知。

　　若是强行窥看，倒也不是无法做到，可无论谁人作法，都不会喜欢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他人看在眼里，似如闳都这等人更是如此了。

　　他不惧闳都，但也没必要刻意挑衅。

　　只是这时，他眯了眯眼，因为似是从诸人气机之上察看出了一丝异状，沉吟片刻，却并没有什么动作，而是心中一起意，把阵灵召来面前，道：“稍候傅道友若至，你可将他请了进来。”

　　阵灵领命，到了大殿门前，只是等有一会儿，便见傅青名自远空而来，打一个稽首，道：“傅上尊，老爷知你要来，命小人在此迎你，请随小人来吧。”

　　傅青名点头道：“有劳了。”

　　他随阵灵入得殿来，在殿上与张衍见礼之后，他便就道出自身所感。

　　张衍道：“此力确实来自某一位同道，我之前也是有见，这背后对斩却过去未来之身的修道人而言确为一桩机缘，然则不易取之，道友若有安排，需当慎重。”

　　傅青名一听，心中便就有数了。

　　他认为可以派遣几名弟子前往，倒非是为了夺取可能存在的周还元玉，他也知没有机缘，那是强求不来的，只是先天妖魔及域外天魔那里或许也会有所感应，若其派遣门下前往，他可设法干扰，不令此辈得手。

　　既是明了了情况，他也没有在此久留，稍坐片刻，便就告辞离去了。

　　张衍往某处瞥有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他现在重点关注的乃是那造化之灵，那位同道散播出来的伟力其实十分微弱，且只是牵扯到下境修士，所以现在不必去多作理会。

　　万沉界罗教分坛。

　　由于张衍当日法谕，演教发力之下，罗教占下的地界正在不断丢失。

　　当年罗教、德教反击之时，演教分坛被逐个击破，然而现在过去未久，情形却是反了过来。

　　法坛深处，一名面容方正的年轻修士却是望着天空，一动不动。砰地一声，一名老者撞开石门，带着风压冲入进来，用压抑的声音说道：“坛主，外面快挡不住了！”

　　年轻修士却是没有反应，老者见状，又喊了一句，“坛主？”

　　年轻修士仍然望着天穹，说着不相干的话，“你可曾觉得，这天地有些不同了。”

　　老者哪有闲心来关心这些，急道：“坛主，属下只知道，若坛主再不出面，外面就要翻天了！”

　　年轻修士语气平淡道：“不过一处分坛而已，被破灭了也算不了什么。”

　　老者一怔，随即恼道：“坛主这说得什么话？你……”他压住自己怒气，“坛主莫要自暴自弃啊，只要坛主愿意出面，分坛还能守住。”

　　年轻修士依旧是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道：“分坛破灭又如何？纵使罗教被灭，又与我有何关系？”

　　那老者愕然，道：“坛主，你这是说什么话？没有罗教，又哪来我等存身之地？”

　　年轻修士转头看了老者一眼，口中像说着一件平常事般，淡然道：“你错了，没有罗教，我一样可以修持大道。”

　　老者忽然发怒道：“胡说八道，若不是教派收留，你姚参北哪能有今日之修为！”

　　姚参北摇摇头，道：“若无罗教，我修为当是更高。”

　　老者浑身发颤，“好，你不愿，那随你！我自去阻挡来人！”

　　姚参北以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离去背影，道：“尔等愚昧之人，不明根本，不知真道，岂能超脱？”

　　随着造化之灵伟力逐渐被接引入诸有之中，一些造化之灵也是渐渐活跃起来，有几人陡然便明白了自身根本，不管是在罗教、行教还是在演教之内存身的造化之灵都是如此。

　　只是其中大部分都是认同自身教派，并没有生出背弃之念，还有一些，有些干脆是被慑服的，不敢露出这等念头，但也有少数，认为自身既能见得大道，那又何必去求外道？那培养自己的教派不过是利用自身而已，不去针对已然是不错了，哪有可能再为其去效命？

　　而姚参北便是其中之一，他自觉已然看透了一切，而所有生灵不过如蝼蚁一般，至多也只是踏脚石，丝毫不值得自己在乎。

　　这时外间传来一声大响，却是外间阵禁被打碎的声响，他知道此地不能久留了，纵然明悟自身，可实力却没有提高多少，再等下去，恐怕也与这些罗教之人一般失陷在此了。

　　于是他足尖一点，纵身往外飞遁，一到上空，抬头一看，却见上方无数光芒虹光交错，不断有法力神通碰撞在一起，还有残余禁制在崩消瓦解之中。知道大势已去，此刻就是他愿意出手，也无可能力挽狂澜了，当下祭出一件宝物，撑开一道光虹，就破空飞去了。

　　不远处一座飞天法舟之上，正站着几名演教护法，此刻也是发现其人遁走，不过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放其走脱，毕竟姚参北功行不弱，其一心要逃的话，追了上去也不见得能将之拿下，比起此事，摧毁这处分坛显然更重要。

　　姚参北离开分坛之后，便毫不迟疑往事先想好的一处方向飞去。

　　数日之后，他来至一片湖泊之上，随后沉入湖底，随意排布了一个禁制，便在此定坐下来，只一转念，就已是入了自己心界之中，并开始从中求取大道。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造化之灵都能见得自己心界，似他这般的，也是极少。

　　只是一瞬之后，他便从里转了出来，修为竟然大大提升了一截。

　　造化之灵道法同样也是挖掘自身，他只要明悟了一部分道法，功行立便能有所长进，当然这等提升他也不敢无限度进行下去，因为一旦完全遵从内心之道，那么他就是此等道法的外在映现，纵然能够得道，可也不再是自己了。

　　张蝉当初令孟壶不要急着攀升境界，而是先以稳固自身为主，便是这个道理。

　　姚参北要想得道，又不愿迷失自我，便只能在自己感觉将将要失陷之时停顿下来，等到自觉道心可以再度承受道法的时候，方会再继续下去。

　　只是他此刻在盘算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本来所在那处分坛，乃是罗教置于此界之中的最大一处驻地，这里被攻破，其余分坛的下场可想而知，演教用不了多久，就能将整个界天再度占了回去，下来必是四处搜捕他这等漏网之鱼。

　　只是令他苦恼的是，罗教将他送到这里时，虽也是借用了两界关门，可是只能来不能走，故他凭自己是无法离开这处界天的。

　　除非……

　　他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反复思量之后，却是觉得，这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于是过了几日，他从藏身之地出来，就往演教分坛所在行去，还未到得地界，就有两名巡守执事上来问话，盘问来历。

　　他未有隐瞒，坦言自家原来身份，两名执事大惊，立时通传分坛。

　　此处分坛坛主得闻通报，也是吃惊，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此事，也不敢擅自处理，便就将此事上报总坛，不久之后，有一名护法长老到来，却是奉命将人带去总坛。

　　姚参北表现的十分顺从，任凭演教之人在自家身上下得禁制，而后便被那护法长老押着通过了界门，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似有一股伟力扰动了一下，等这位长老从界门另一端出来，却是大惊失色，他发现其人竟是莫名不见了踪影！

　　姚参北只觉一个恍惚之后，自己便出现在了一个陌生地界之上，身边并无那护法长老，顿时知晓自己的谋划成功了，只是不知自己到底到了何方。

　　他辨了一辨，发觉此地灵机无限，比自己以往所见的任何一处都是来得充盈丰沛，细思片刻，却是想到了一个可能，面上不由露出了惊喜之色，“这里莫非是昆始洲陆？”

第二百零六章 避去劫关遇天数

　　昆始洲陆灵机无限，又有无尽机缘，在诸天万界传闻之中，乃是最为上等的修行之地，只是罗教、行教所在，本在另一处造化之地，不通过演教界门，根本来不得此处。

　　姚参北这一次只是想在渡过界门时，利用那忽然高涨的造化之灵伟力，将自己渡送到某处远离演教的地界上，可没想到，自己运气如此之好，竟然来到了这里。

　　造化之灵道法虽然重在挖掘自身，可不似演教道法一般完全摒弃灵机，有灵机作为辅助，无疑修行起来更为迅快。

　　姚参北本以为自己这回是受了道法的眷顾，只是他很快发现，这处地界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

　　洲陆之上无尽灵机自也是孕养出了无数异常了得的妖魔凶怪，而他自身道行不过是元婴层次，在这里几乎是寸步难行。

　　且他是被造化伟力干涉才送入进来的，落处自然不可能挨近人道所在，周围自也无有任何修道宗门。

　　幸好他道法上乘，能够掩盖自身气机，不过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提升修为，但越是提升修为便越会失去自我，可不提升又是不行，否则无法应付这等险恶局面。

　　他也是意识到，这既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造化之灵伟力有意在背后推动，就是要他尽快与道法相互融汇一处。

　　很快半月过去，在又一次闭关后，他神情阴沉无比，他能感觉到，只要再有一次入得心界求取道法，那他就不再是自己了，原来意识会被纯粹的道法所取代。

　　他记得昆始洲陆上是有宗派存在的，自己若找到人踪，不仅能找到庇护之地，也能避免被道法同合，于是作法推算了一下，却是感觉这里天机混淆不清，没有任何结果。

　　想了想，干脆认定一处方向而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这里走，但是感觉往这里来就是最为正确的，似乎有什么物事吸引着自己。

　　几天之后，他忽然察觉到前方有灵机波荡，不由精神一振，他能够辨别出来，这是神通道术所化，绝非是什么妖魔凶怪，便就腾身往前纵去，没有多久，便远远见得一名年轻修士站在一座小丘上，身边站着一个孩童。

　　而其前方乃是一头身形庞大，足有千丈的凶怪，只是四肢迈动时跌跌撞撞，肉翅拍打之间，扬起如山灰幕，似是中了什么手段。

　　那孩童拍道：“倒，倒，倒……”

　　可那妖物似乎也是卯上了，就是硬撑着不倒，最后直到生机消亡，也是四肢着地，不曾倒下。

　　孩童嘁一声，小脸很不满意。

　　姚参北见此，往前驱进，远远发声过来，招呼道：“两位道友，我非妖魔，请莫要……”

　　话未说完，他神色一变，腾身一闪，躲开了一道灵光，好在对方一击之后，也没便再没有什么举动了，可一时之间，他也不敢再靠近了。

　　那孩童一招手，将那一道灵光收回，对着旁侧年轻修士言道：“先生，那好像是个人啊。”

　　年轻修士惊叹道：“这位道友，你敢独自一人到这里来，当真十分了得啊。”

　　姚参北一听此言，知是方才只是误会，于是小心靠上来，站在远处打一个稽首，报了一个假名，道：“散修姚瞻见过两位道友。”

　　年轻修士还得一礼，道：“我名孟壶，演教修士，此是我弟子卓玉。”

　　那孩童不情不愿回了一礼。

　　姚参北一听，心中一惊，怎么这里也有演教教众？而且这么不巧就让自己碰上了？心中不由提起了几分戒备，不过再是一想，对方不可能认出自己本来身份，倒也不用太过于紧张，于是道：“在下擅长蛰藏之术，故才敢独自在此遁行，倒是让两位见笑了。”

　　双方攀谈了几句，因为彼此都是人修，而在这荒陆之中到处都是大妖凶怪，自然而然便就约定同行。

　　姚参北本以为跟着两人行动，便能从此处走了出去，只是闷头走了十几天，感觉越走越是偏远，撞见的大妖越来越厉害，便忍不住问道：“道友，我等这是去哪里？”

　　孟壶停下身来，吃惊道：“道友不知道？”

　　姚参北心中一紧，莫非有什么事是自己应该知道的？

　　他定了定神，抬手一礼，道：“惭愧，在下只是一介散修，这回出来寻觅机缘，有许多事并不知情，却要请教道友，自然，若是道友不方便说，全当在下不曾问过。”

　　孟壶唔了一声，道：“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等之前路遇大妖，一路拼杀，准备回去时发现归行牌符气机散乱，已找不到回去之路了……”

　　姚参北沉默片刻，才缓缓道：“道友是说，你早是迷失道途了，那么此前……”

　　孟壶理所当然道：“我等以为道友是认得路的，故便跟着道友走了。”

　　卓玉小脸不满道：“你不认识路早些说啊，害得我等走错路了。”

　　姚参北只觉胸口一阵发闷。

　　他吸了口气，认为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糟糕，尚有挽救余地。他们三人走在一处，这里的妖物也能对付得了，既然知道了问题所在，那么找出归路也就是了。

　　他道：“两位道友莫急，总能想出办法来的，我等观天星象，查勘地气流转，或是感察过去气机变换，该是不难寻得归途吧？”

　　小童卓玉一脸鄙夷道：“这里是昆始洲陆深处，顶上妖气笼罩，无法飞遁高远，还有各种幻境数不胜数，所见所感未必真实，你说的那些寻常手段要能用上，那还用得着你说？”

　　姚参北自认是造化之灵入世之身，还曾是罗教坛主，身份不凡，被一个小童教训，顿时有些恼怒，心中杀机浮动，但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故是表面仍是如常，道：“原来如此，恕在下不知这些，却要请教，在下未至时，道友准备回返？”

　　卓玉气闷道：“我们不认识，但是这里妖物凶怪定是认识，所以我们准备抓一头，只是这里异类都很是硬气，宁可自绝，也不愿被我等活捉。”

　　姚参北想了一想，道：“在下冒昧一问，道友出来这么久，莫非教中不曾有人察觉么？会不会有同道出来找寻道友？”

　　孟壶一脸深沉道：“不瞒道友，我功行精进太快，又修道明理，尊师重道，故是常遭人妒……”

　　卓玉也是连连点头，很是认同道：“分坛之中都不是好人。”

　　孟壶感慨一声，道：“我愿和光同尘，奈何俊秀无伦，若有来生，我愿为一庸才，不至于似眼前一般，如凌绝巅，高处不胜寒……”

　　姚参北面无表情。

　　孟壶摇摇头道：“走吧，不要再说这些了，前路凶险，只能靠我等自家了。”

　　姚参北瞥了二人背影一眼，心中一动，眼神之中多出了几分诡异之色。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看得出来，这两人根本不受宗门重视，所以失陷在外也没人理会。

　　那么他若是能将二人唤入自己心界之中，并以造化之道将之渡化，就算不能让他们听从自己吩咐，那对日后行事也是方便了。

　　虽这位名唤孟壶的演教修士他看不出具体修为，但是只要入了自己心界之中，这些都不是阻碍。

　　不过他可不会别人说一句话就立时相信，这说不定也是对方对他的试探，所以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准备再等几日，确定没有人来接应再说。

　　又是半月过去，三人仍是在荒地之内晃荡。

　　姚参北这时反而犹豫了，尽管没有见到分坛来人相救，算是侧面印证了这两人的说法，可是这师徒二人似一点也没有流落在外的紧张不安，却仿若在郊游，每次对上大妖凶怪，都是兴高采烈上去宰杀，什么前路凶险，凶险在哪里？他压根就没见到。

　　不过他却能感觉到，周围妖魔的道行越来越高，一时行程也是渐渐放缓。

　　又是几日，三人发现周外俱是大妖气机，不论往哪个方向去，都是没有出路，只能停了下来商量对策。

　　孟壶神情严肃道：“我等当是深入到了从未有人到过的荒陆深处，再是走动，怕就会遇得难以抵挡的妖魔凶怪了。”

　　姚参北也是心头沉重，事先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陷入这般绝境，一不小心，恐怕就会陷入万劫不复，道：“道友准备如何？”

　　孟壶叹道：“既然无法找到出路，那就只能离开这里了。”

　　姚参北听不懂这话意思，试着问道：“道友此言何意？既然无路，那又如何离开此处？”

　　孟壶奇怪看他一眼，道：“当然是遁破虚空，离开这昆始洲陆，而后再设法回来了。”

　　他现在是洞天修为，自能破开这方天地，去到别处，至多费些时日，就又能回去分坛。

　　姚参北神情一僵，随后猛地想到了什么不好之事，急忙道：“可是道友，你能走得，可你弟子怎么走，你需为你弟子考虑……”

　　他话音未绝，卓玉已是化一道虹光，飞入孟壶腰间悬挂的一枚玉石之中。

　　孟壶冲他一拱手，郑重道：“道友，就此别过了。”

　　姚参北道：“我……”

　　孟壶一点足，霎时冲去天宇，随后一声震响，已是破开天地，去到天外了。

　　姚参北站在原地，怔怔看着那天穹上方的虚空裂口，神情变得难看无比，暗悔自己没有早些下手，不过对方倒是提醒了他，只要能够修炼到洞天之境，同时尽量不令被那道法同化，一样可以离开此地。

　　只是正当他如此想时，却是听得外间有铺天盖地的气机狂涌而至，不由面色一白，由于孟壶方才遁破虚空的动静，却是一下吸引到了四方妖魔的注意，此时此刻，竟都是在往他这里赶来！

第二百零七章 内外教传护法同

　　昆始洲陆演教分坛虽名义上只是一处分坛，但是由于高晟图一力扶持，不但有着各个法坛抽调过来的英锐弟子，规模更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下辖百余镇守法坛，教众足有百万之数。

　　为了制束好这处分坛，坛主之位由总坛派遣过来的长老直接担任，大护法则自分坛之中立有大功的护法中选出。

　　而为了避免有人长久把持此位，故是每过百载，便需换得一名坛主。

　　这百载之中，便是由一名唤作袁赤枫的长老坐镇此间，其人虽不是高晟图弟子，但是资质绝高，乃是现在教中少数可与唐由比肩的修士之一。

　　只是眼看他还有数载便要离开此间了，却是为一件事头疼不已。

　　按照教派规矩，下一任大护法必须由他推荐。

　　这本是好事，只是他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要将治下哪一位护法举荐上去。

　　因为被举荐上来之人若是日后立得大功，那不用说，自然是他有识人之明；可这一位若是出得漏子，那他自身也一样会受到牵连，这让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分坛之中护法不少，不过大护法必然需从修为最高的几人之中选出，这样一来，范围也就大为缩小了。

　　“赫义方、阐山、杨佑常，唔，孟……”

　　袁长老眼神飘忽了一下，似是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脑海里主动跳过了这个名字，直接去想下一个人。

　　正在他思考之际，门外执事出声道：“长老，有各处法坛执事送来的奏报。”

　　袁长老沉声道：“拿了进来。”

　　执事走了进来，将数十封奏报放在案几之上，躬身一礼，就又退了出去。

　　袁长老拿起来一封封看过，眉头不由皱起。

　　这些奏报虽各自措辞不同，但说的无疑都是一件事，演教教众与周围许多宗派冲突不断，致使双方都有不少弟子受得损伤。

　　实则演教与诸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演教道法不需外物，且是收徒也不拘你是何身份，只要有缘，皆可入道，再加上界门的存在，令大派对小宗的制束越来越少。

　　尽管真正大宗大派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但是演教势力遍及诸天万界，难免是会有一些宗门不卖情面的，而这等事在昆始洲陆上尤其多。

　　表面上看来，这方洲陆之上灵机无限，宝材无数，似无需为此烦恼，可事实上，现在可以任凭诸派行走的地界多数是前辈大能开辟出来的，且一旦无人驻守，那么用不了多久，就又会被妖魔凶怪所占据，现在能够维持已然很是不易了，而演教这一掺和进来，可以说分薄了原本属于各派的收获。

　　要解决此事，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设法调遣人手，清除大妖凶怪，开辟演教自家的采摄之地，那至少眼前就不必再与诸派相争了。

　　他思忖下来，现下自己正为大护法的人选为难，这等事不如就交由这几人来做，谁人功劳最大，他就举荐谁人，也就不用再为此烦恼了。

　　这个时候，执事弟子又在外发声道：“长老，方才有总坛上谕落于祭台之上。”

　　袁长老神情一凝，坐直上身，默念几句之后，便就有一道灵符飞入进来，悬于他面前不动。

　　他伸手拿下，打开一看，见上面言说教中攻灭一处罗教分坛后，就押送那坛主去往总教，然而在穿渡界门却意外被其走脱，经过严密查证过后，发现此人身份不简单，极可能是造化之灵托世，并且其极有可能来到了昆始洲陆，要他设法捉拿，不令其入世为祸。

　　见到此事涉及造化之灵，他眼皮不禁一跳，心中没来由感觉有些不舒服，过了片刻才道：“来人。”

　　执事弟子走了进来，道：“长老有何吩咐？”

　　袁长老道：“孟护法何在？去把他唤来见我。”

　　执事弟子道：“回禀长老，孟护法不在法坛之内。”

　　袁长老皱眉道：“他去哪里了？”

　　执事弟子道：“有人见得大护法前些时日与孟护法一同往荒陆深处飞遁，想是去搜罗总坛指明需要的宝材，只是至今未归。”

　　袁长老道：“发传书给他们，让他们早些回来。”

　　执事弟子为难道：“长老，大护法他们似乎到了荒陆深处，前番坛中已是发出了几回飞书问询，可至今没有回音。”

　　袁长老不悦道：“这等事怎不早些报知于我？”

　　执事弟子跪伏下来，道：“弟子知错，长老前些时日去了总坛，一回来又操劳俗务，弟子不敢用这等小事惊扰长老。”

　　袁长老看了他一眼，道：“下次万不可如此了。”

　　大护法端诚向来与他不合，显然执事弟子这回看出端诚可能遇到了麻烦，故是有意无意拖延了消息，无形中可使其多吃些苦头，他其实不喜欢这等行径，但既然已是做了，也不会对门下弟子多做苛责。

　　他沉思一下，道：“去把赫护法请来。”

　　执事弟子应命而去。

　　过不多时，一名三旬上下，峨冠博带的修士来至殿上，恭恭敬敬一礼，道：“见过袁长老。”

　　袁长老点点头，唤了他坐下，这才道：“总坛方才有谕下来，说是有天外异灵入我界中，我演教从来对此辈是严加死守，故我需尽快找了出来，好给总坛一个交代，你行事向来周密，办事也是稳妥得力，这回就交由你来办。”

　　赫义方精神一振，他也知晓袁长老和端诚即将回去总坛，到时空出的大护法一职必定会是在坛中护法之中挑选，而总坛所下令谕自己若能完成，那此位不说非他莫属，也定会成为袁长老优先考虑的有力人选。

　　不过他没有贸然应下，问道：“长老，不知这天外异灵是何来历，又有什么本事？”

　　袁长老很是满意他的态度，不过造化之灵之事乃是教中隐秘，他不可能说了出来，所以言道：“谕令之中语焉不详，只知这异灵背后有大能授法，若是心志不坚之辈，极有可能被其以道法所蛊惑，而低辈修士乃至凡人，更是无从抵挡。”

　　赫义方神色顿时严肃了几分，果然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可能比他想象中更为棘手。

　　他琢磨了一下道：“昆始洲陆虽是广大，可人道诸国之内有神祇注目，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行迹，此僚虽能蛊惑人心，也多半是不敢如此做的，更有可能是寻找某个小宗驻地，将之转为自身道法信众，这样既能隐蔽自己，也能寻到一个落足之地。”

　　袁长老见他自信满满的样子，却是微不可察的一皱眉。

　　相较于其他人，赫义方办事最让人放心，可其也十分之自负，尽管表面看来对同道十分和善，但内心之中对许多人都是看不起。

　　以往他可以容忍这些小瑕疵，可若是其人真的做到大护法的位置上，这却可能成为其致命的缺点。

　　他心思一转，决定点其一句，于是道：“我演教修行，无需灵机，不求外物，然而行道路上，却需有同道扶持帮衬，这样才能无往而不利，你要牢记了。”

　　赫义方恭敬道：“谨记长老教诲。”

　　袁长老一看，就知道他没有当真听进去，不过终究是个可造之才，而且做事从无纰漏，就看此次吩咐之事做得如何了，要是不成，再换人也是不迟。

　　这时他听得外间一声喧闹，不悦道：“外间发生了何事？”

　　执事弟子进来禀告道：“是孟护法回来了，还带了回来不少妖魔尸首。”

　　袁长老道：“那大护法也是回来了么？”

　　执事弟子低头道：“未曾见得大护法。”

　　袁长老觉出一丝不妥，道：“你立刻把孟护法唤来，我有话问他。”

　　执事弟子退下去后，他又对赫义方嘱咐了几句，要其尽快解决此事，坛中人手可配合他行事。

　　赫义方应下后，就从府中出来，才走几步，就见孟壶正往这处走来，他心中轻蔑，然而表面却是礼数周到，笑着打一个稽首，道：“原来是孟护法回来了，有礼了。”

　　孟壶脚下行走如风，冲他还得一礼，朗声道：“杨护法，有礼了。”

　　赫义方笑容微僵，道：“孟护法，在下赫……”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孟壶已然走入府门之中了。

　　他把笑容收起，哼了一声，就拂袖而去了。

　　孟壶入府之后，就被执事弟子一路带到内殿，待见得袁长老，便执礼道：“袁长老有礼。”

　　袁长老正在观看奏报，闻声嗯了一声，“既然来了，就坐……”他一抬眼，见孟壶不知何时已然坐在了下首，不禁一噎。

　　他咳了一声，放下奏报，和颜悦色道：“我不久前去往总坛拜见掌教，途中遇到了张供奉，这是他托我带给你的符信。”说着，他将一封符信从袖中取出，摆在了案上。

　　其实他明白，张蝉将此书信亲自交给孟壶也不难，可托他转交，就是明着告诉他，孟壶是他弟子，要他照拂一二。

　　他心里有几分不适，倒非是不肯卖张蝉这个脸面，而是想供奉你的徒儿你自己还没数么？还要我照顾？

　　孟壶召来书信，看了一遍，就收入袖中。

　　袁长老见他坐在那气定神闲，什么都没说，料定这里面当是没有牵扯到什么正事，于是道：“我听闻你与端大护法一起去了荒陆深处搜罗宝材，你既已是回来，那大护法又何在？”

第二百零八章 渡法呼动性灵真

　　“大护法？”

　　孟壶陷入了沉思之中。

　　袁长老神情微凝，目光盯了过来。

　　半晌，孟壶唏嘘道：“那是前年秋天的事了，大护法……”

　　袁长老果断截住他话头，道：“我不要听这个。”见孟壶又要开口，立刻又打断道：“去年的也不要说！”

　　他顿了顿，才道：“你与大护法之间的纠葛，你等自家去解决，我是问你，你和大护法一同出了分坛后，他到底去了哪里？”

　　孟壶唔了一声，道：“我虽打算跟着大护法，可是行程未久，大护法就劝我说，还是彼此分开行事比较好，不然捕杀了妖魔，到底算谁的功劳呢？我一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与大护法半路分开了。”

　　袁长老撇了他一眼，这分明就是大护法不愿意与其同行，所以用如此委婉的说法，他道：“这么说来，你之后便再未见过大护法么？”

　　孟壶沉吟一下，又待说什么时，袁长老伸手一阻，道：“可以了，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他正要就此打发孟壶离去，这时他忽然想到一个不妥当的地方。

　　方才处置造化之灵一事虽是交给赫义方去管了，可之前凡是涉及到此类事宜，全都是由孟壶来解决的，其实他起先也想这么做，可既然已然做了指派，他也不可能收回成命，可怕就怕孟壶知晓此事后，又闹出什么动静来。

　　他心念一转，如此只能设法将其支开了，这样既可避免两边接触，也可让孟壶安生一些时日。

　　有了决定后，他道：“孟护法，再过几载，我与端大护法便将卸下各自之位，回去总坛，只是大护法一职需从你辈之中挑选，在众护法之中，你是修为最高的几人之一，我也属意于你，若是立得大功，我便可将你举荐上去。”

　　孟壶欣然点头道：“那就有劳长老了。”

　　袁长老气息微微一滞，不过转瞬就压了下去，他尽量放缓语气道：“孟护法，你需明白，此事尚未有定，我演教从来以功劳论上下，我这里有一事需交由你做，若得功成，则大护法一位非你莫属。”

　　不等孟壶接话，他动作迅速地从袖中拿出一封符令，“而今诸派与我演教之间颇不和睦，这数十载以来，我与此辈冲突尤多，更有不少弟子受得损伤，我需你去设法调解此事，若是能成功化解，我此前允诺便当兑现，事不宜迟，你这便启程吧，我会关照各处法坛，尽量给予你方便。”

　　将孟壶打发走后，他不知为何，浑身有一阵轻松之感，面上也浮出了一丝笑意。

　　他心里很明白，演教与外宗的矛盾非是一日两日的积累了，这等事是根子上的利益冲突，其实是解决不了的，不过他也没指望孟壶能够办成，只要将其暂时打发走就可以了。

　　而且这般一来，大护法一职也不可能落到孟壶身上了，否则他就算回了总坛，恐怕每日都会胆战心惊，生怕被其所牵连。

　　赫义方离开府殿之后，便沉着脸来至分坛偏殿，递过一枚牌符，对看守之人言道：“我奉袁长老之命行事，现需借观天仪一用，还望通融。”

　　观天仪在演教之中也只有两座，一座在总坛，一座便放在这里，能以查看一界灵机之变动。

　　只是因为当年祭炼之时有些许瑕疵留下，此物每次开启，都会耗去不少宝材，所以若没有上谕，通常是不予动用的。

　　尽管这次他是持令而来，看守之人仍是没有什么好脸色，冷声道：“只准使用半个时辰。”

　　平日里赫义方不会计较外人脸色，因为在他看来，除了自己之外，余者皆是碌碌，可不知为何，现在一听此言，心头却是直冒火。

　　他心中暗暗转着念头，等自己任了大护法之位，第一个要做之事就是大刀阔斧撤下一批人，使得上下令行畅通无碍，免得如现在这般，整个分坛看似庞大，实则各方执事各有效忠之人，无法力往一处使。

　　等到看守之人开了殿门，他走入里间，便见那观天仪如半球一般倒扣在一四方木盘之上，此取天圆地方之喻。

　　他走至近前，拂袖一挥，霎时间，面前升起无数山水图形，里面气机也是如流水波澜一般尽显于眼前。

　　因为法力不足，整个昆始洲陆他现在无力尽览，可要是天外异灵入界之后落在极遥之处，那么其未必能顺利到得人道占下的疆域之内，所以他只要就近察看便好。

　　他目光盯在上面，由内而外，逐渐向远处游移，许久之后，他忽然咦了一声，某一处似有剧烈异动，那里分明有修士穿渡界天留下的痕迹，只是具体如何，尚无法分辨清楚。

　　他忖道：“这不定就是那异灵穿渡进来的地界，距离人道疆域虽有一段距离，可却也不远，我当过去察看一番。”

　　那里虽是偏远，妖邪凶怪也是层出不穷，可他身上有袁长老所赠的护身法符，倒是不怕遇得什么危险，于是拿令符调来一驾大法舟，就出了分坛，往那处行去了。

　　而此时另一边，数头大妖尸身倒伏在地，气息俱无。

　　演教分坛大护法端诚站在半空之中，负袖看着被自己救下的修士道：“你是哪一派弟子？为何出现在此处？”

　　姚参北惊魂未定，数头大妖袭来，他本以为自己必是命丧于此，幸好这些大妖将彼此视作威胁，把他扔在了一边，先是互相争斗了起来，这才给了他一线喘息机会。

　　可待此辈分出胜负，他也一样是逃不过的，好在他气数未尽，端诚本在左近斩杀妖物，察觉到这里气机有异常变动，故是赶了过来，将这些凶怪或杀或驱，使得他保全了性命。

　　姚参北定了定神，行了一礼，道：“散修姚瞻，为寻一枚异果，不慎入得荒陆深处，多谢这位前辈相援。”

　　端诚看他一眼，见其不过元婴修为，便也懒得去耗费法力去观望其人过去，直接问道：“你虽有收敛气机之能，可凭你一人之力，却到不了此处，当有人与你同行，此辈而今何在？”

　　姚参北叹道：“前辈目光如炬，本来路遇一位道友与我同行，怎奈他见深入荒陆，周围妖魔无法对付，其便一人遁破天宇，去往他处了。”

　　端诚道：“原是这般，不过他把你一人留在此处，实是不该。”

　　姚参北故作迟疑道：“这……只是过去之事，就不提他名姓了吧，不定日后还有再见之时。”

　　端诚看他一眼，道：“此事随你，既然半道撞见了，那你跟着端某走，待出了这片界域，随你去得何处。”

　　姚参北赶忙称谢一声。

　　端诚放出一驾法舟，起法力将其摄拿上来，随后转挪遁走。不过一日之后，两人就到了荒陆边缘，他道：“你沿此向东去，当不会再有妖魔阻路了。”

　　姚参北躬身一礼，道：“不知前辈在哪里修道？”

　　端诚一摆手，道：“我无需你还报，自此各走各路吧。”在将姚参北放了下去后，他便收起法舟，纵光离去了。

　　姚参北此时长长松了一口气，方才他之所以不说出孟壶名姓，不是故作仁义，而是因为他凭借气机感应，就先一步看出端诚是演教中人。

　　他不清楚孟壶与其人是什么关系，但两人毕竟是同门，要是说出实情，对方一旦怀疑起他身份来，那就是自寻烦恼了。

　　所幸现在出了荒僻所在，下来随便找得一处小宗门，将此辈俱是渡入自家道法之中，而后觅地苦修，等到拥有一身惊天神通，自能横行当世，再不惧人。

　　此时他想到自己差点被孟壶坑死在荒陆之中，冷笑几声，暗忖等到来日功行大成，必报此恨。

　　他脚下一点，腾身上天，便开始找寻合适目标。

　　半月之后，他盯上了一家百人左右的宗派，并以访道为名入得对方山门之中，席上轻而易举便将此派掌门心神引入了心界之中，只是一瞬之间，就其人便拜服在了他道法之下。

　　又过几日，在那掌门安排之下，他将这里几名长老也是一样渡化了。

　　只是这时，他发现了一桩事。

　　归附自身道法的修士越多，他自身功行精进便越快，且是丝毫不似原来那般，会被道法所影响。

　　这个发现令他欣喜若狂，若是能渡化更多人，那他用不了多久，修为就能再上一层。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那些弟子头上，因为一众上层已然沦陷，所以这等事自然也是十分容易。

　　事毕之后，他明显能感受到自己修为在缓缓攀升之中，心中对此也是满意不已，并开始盘算如何渡化更多人。

　　只是他未曾发现，每当渡化一人之后，便有一缕缕黑气凭空生出，并渗入他身躯之内，此时他身躯之上，已然是披上了一层薄薄黑雾，并与此刻不断被牵扯入诸有之中的造化之灵伟力相呼应。

　　其实不单单是他，整个诸有之内，凡是觉悟自身道法的造化之灵也俱是这般，唯有如孟壶这般，早已避开此道的，方才不曾出现这等异状。

第二百零九章 散归诸世伟力藏

　　清寰宫中，张衍盘膝而坐，他正透过重重伟力阻隔，观望闳都五人的气机变化。

　　从表面上看，此辈招引伟力尚算顺利，虽每每有细小变动，可都被其等顺利解决了。

　　可是就当他以为这等情况会持续下去时，心神之中却忽的浮起了一丝异样。

　　他目光微闪一下，知道必然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仰首望了一眼那造化之灵的伟力变化，于心下又默算片刻，却是发现，按照原来推断，距离其伟力化身到来应该是在五十载之后，可此刻事机却是起了变化，至多只需数年时日，就有一具伟力化身落到诸有之中。

　　只是在如许短的时日内，其降落下来的伟力积蓄很是浅弱，即便化身出现，也根本不可能是闳都等人的对手，只会被白白消杀，所以这里面一定还有后手。

　　几乎是同一时刻，闳都也是看到了些许不对，他走前几步，凝视着那伟力变动，片刻之后，也看出了问题所在。

　　他的目的是吸引来足够多的造化之灵的伟力，然后逐批消杀，所以每一次必须吸引到足够多的伟力，若是只有少许，那根本起不到削弱造化之灵的作用，而要拖延下去，越是往后，造化之灵正身归来的可能便越大。

　　他怀疑是造化之灵伟力察觉到了他们的举动，在感受到威胁之后自发做出了应对。

　　相觉等四人这时尽管晚了一步，可也是察觉到了这等情况。

　　相觉一思，建言道：“道友，莫若我等加大招引之力？”

　　闳都却是一点没有纠缠于此，摆手道：“这一次结局已定，不必再去补救，输赢并不在这一回之间，待这次过去之后，我等再行招引，下一次他休想能躲了过去。”

　　他看得很清楚，这一次造化之灵伟力做出了反制之后，要去扭转不是易事，既然未必能堵住漏洞，那就索性不去管他，左右自己这边还有机会。

　　他看了一眼那道正在不断消散的灵光，只一挥袖，就将之散了去，并道：“这东西已然无用了。”

　　虽是此回失机，没能达成目的，但他却没有半点失机的懊恼，反而精神振奋，仿佛是因为寻到了一个足够好的对手。

　　既然要斗，那便好好斗上一场。

　　数载时日一晃而过，虚寂缺裂所在，在诸大德注视之下，一道伟力轰然破开劫力，落入诸有之内。

　　众人默默一察，果然，因为积蓄不足，这一点伟力并没有掀起什么大的风浪，甚至连诸有都不曾撼动，若论层次，比之寻常炼神大能或许还差了一筹，要消杀也是简单易为之事。

　　那伟力很快凝聚出一个道人身影来，然而那道人方才聚出，只是现露出来的一瞬间，就当场崩解了，而伟力立时落到了诸有之中，随后很快从众人感应之中变得低弱下去。

　　张衍见到这一幕，更是确定自己先前的判断，这些散去的伟力若是飘荡于诸有之内，那对付起来也是简单，只要现下这些大德亦起伟力消杀便是了。

　　而现下这等状况，毫无疑问是去到了诸有之内众多破碎的造化之灵身上。

　　这些破碎的造化之灵虽然有些已然入世，可是绝大多数仍是潜藏在不曾被发现的造化之地内，除非诸位大德能把这些地界都是找了出来，不然根本寻不到这些分散的伟力。

　　如此看来，这回造化之灵的伟力与其说是被众人招引进来的，倒不如说是其主动送出来的。

　　他念头一转，并在思索自己是否插手。

　　经过一番考虑，他认为闳都等人有足够能耐应付此事，他要是这个时候下场，反而可能与闳都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而闳都等五人，此刻也是在讨论着此事。

　　微明冷静言道：“造化之灵正身绝无可能知道我等在诸有之内做得何事，而眼前这布置却是刚好避开我辈，定是此僚伟力化身被压制时传递了意念，但若不再使他崩解，那么下一次绝无可能再出现此等情形。”

　　闳都看了一眼紫衣道人，冷笑一声，此僚已被压制住了道法，想要重演上回变化，那是绝无可能了。

　　相觉笑一声，道：“而今显露出来的造化之地着实不多，看去似无法拿捏其中的造化之灵，可我等不必去盯着这里，那些已然转生入世的造化之灵实则是可以利用的……”

　　他顿了一顿，等诸人看来，便又道：“我近来推算，发现此刻正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或许我等可以推动其中一个造化之灵跨过那本来难以逾越的一关，并使其为我所用。”

　　季庄沉声道：“道友是说推动其人入至炼神么。”

　　相觉点头道：“不错，那造化之灵入世之身一旦成就炼神，那就等于洗去了原先痕迹，再也不会轻易为正身所夺取了。”

　　微明接下去道：“如此一来，其为了自保，甚至还有可能向我靠拢，算是以敌制敌。”

　　相觉笑道：“正是如此。”

　　闳都却是露出不屑之色，道：“这等微末伎俩，不过是小打小闹，又怎能搬动大局，尔等下来只需继续招引伟力便可，不用去节外生枝。”

　　相觉见此，表面不再开口说什么，可私底下却以神意传言其余三人，道：“闳都道友不屑这等手段，我可自行为之。”

　　恒悟道：“闳都道友既是不许，道友私下为之，不怕他事后责怪么？”

　　相觉道：“我这非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增加几许胜算，只要诸位道友愿意与我一同行事，便是闳都道友责怪，我也愿意一人扛下此事。”

　　众人心中有数，其实此事就算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大碍，因为造化之灵就算入到炼神境内，也不可能成就大德之位，若是当真与他们意愿相悖，那直接打入永寂便好，这样造化之灵正身反而会永远缺失一部分力量了。

　　微明道：“道友准备用哪一个造化之灵？”

　　相觉看向季庄，道：“道友立造的道传之下，好似走脱了一个造化之灵入世之身？”

　　季庄道：“不错，其人被演教门下拿获，后来被降落入诸有之内的造化之灵伟力所干涉，被送去了布须天内。”

　　相觉道：“那此人正是可以利用。”

　　微明道：“只是布须天乃是玄元道人地界，非我等所能干涉，若是其人发现不对，先行将之除去，那这番算计岂不是要落空？”

　　相觉道：“所以我需得诸位出力，只要诸位与我一同遮蔽天机，不求能完全瞒过那玄元道人，只要能够将此事稍作拖延便好。”

　　微明道：“我以为可以一试。”

　　季庄也没有出言反对，算是默认了。

　　恒悟则道：“愿这一切如道友所言，不然我等既是惹得闳都不满，又是得罪了那玄元道人。”

　　相觉笑道：“道友多虑了，我方才言过，我此举无有私心，若不是怕那玄元道人刻意阻挠，此事便是挑明又是何妨？”

　　昆始洲陆上，赫义方乘动飞舟向西而来，很快找寻到了当日姚参北破入界中的痕迹，他捉摄来一缕气机，并沿此找寻，却又发现了孟壶曾经留下来的踪迹，似乎这一位曾与孟壶有过同行。

　　这等发现令他精神一振，因为这样便是追查的线索断了，他也可以回去追问孟壶，从而确认此人身份。

　　实际若是两人关系好，那么他立刻可去书问明情形，还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可他一来不喜孟壶，二来同为大护法一职有力竞争者，他并不希望对方参与到此事中来，免得到时被分润了功劳。

　　只是过不多久，他居然又发现了大护法端诚的气机，并从留下的痕迹中推断出了过程，其人应该是受困危境，差点身死于此，只是意外被端诚所救。

　　这个发现令他不知该说什么好，本来根本不用他们来动手，一个天外大敌便就会消亡于此，可其却反而得了人道修士的救助。

　　可他再一想，这样也好，若不如此，自己又哪来立功的机会呢？而且这件事若是处置得当，说不定还能让端诚欠下自己的人情。

　　他把飞舟一拨，循着留下的气机而走，不久之后，确定其人最后当是去到了一处名唤“大行门”的宗派之中。

　　姚参北实际上很是用心掩盖自身气机了，奈何他入界之时不过元婴层次，在赫义方面前自是无所遁形。

　　赫义方看着下面，区区一个小宗门，修为最高之人也不过是元婴之境，就算再加上那异灵，也一样不是自己对手，这一次当是手到擒来了。

　　可是他为人谨慎小心，心中盘算着那异灵几次逃过必死之境，怎么看也是气运浑身。

　　考虑下来，他还是觉得需稳妥行事，于是在远处顿下飞舟，化出一具法力化身，往那宗派所在行去。自己则盘膝而坐，闭目等待。

　　然则没过多久，他只觉神思一个恍惚，便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处古怪地界之内，他反应也快，立便推断出来，这应该是什么幻境一类的所在，立刻凝聚心神，想要出去，然而这个时候，耳畔却听得无边宏音，仿佛其中蕴含无边至理。

　　他只是一听，心神便不由自主被牵引而去，而后越陷越深，仿佛是过去许久之后，他才缓缓睁开双目，面上则是露出了一丝古怪笑容。

第二百一十章 诸空落子夺先机

　　张衍很快见得，闳都等人重又开始了牵引造化之灵的伟力，显然其等仍是准备继续原来的谋划。

　　这个选择在他看来没有错误，此等既然已是开始，那就不能停下了。

　　不过下次造化之灵伟力到来，就不会如今次这般了，而应该是实打实的碰撞了。

　　这回造化之灵先是将自身力量分送来一部分，而后使之崩解，这等若先一步将这些伟力藏纳在诸有之内，等到伟力再度落来，就可将这些力量收聚起来，使得归来力量再次拔高一截，这在与闳都等人的对抗中无疑将具备更大优势。

　　此中破解之法无外乎是消杀那些破碎的造化之灵，使得造化之灵的伟力无所依存，然则暂时没有人可以做到此事，闳都等人能做的就是正面抗衡。

　　这里倒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闳都等人不敌，他还可以出面补救。

　　只是这个时候，他忽然察觉到一股造化宝莲的伟力波荡传入进来，不禁一挑眉。

　　相觉要微明等人一起出力相助，说是能将自己的真实用意遮掩了去，可事实上张衍感应之能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高明的多，几人这才一动手，就立刻被他察知了。

　　张衍看着几人伟力所灌注的目标，稍作思索，对此辈用意已是了然。

　　这无非是想把某一个托生入世的造化之灵推到更高层次之上，这不但能分薄造化之灵正身的力量，也能利用其人与正主对抗。

　　这里机会还真是有的，因为当年囚禁泰衡老祖等人的那一位，现在正在向外传递感应，告知某些人其那处有通往上境的物事。

　　周还元玉此物，几乎阻死了大部分意图上进的修士，而这东西除了如布须天、镜湖这等地界，其余造化之精蕴藏稍显薄弱的地界甚难出现，所以就是炼神修士也一样难以寻得，而此辈显然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他略略一思，若是这几人真能造出这等炼神修士来，那的确是可以将造化之灵力量分散的，可实际上这等影响微乎其微。

　　要知寻常炼神修士与大德的差距可谓天差地别，而造化之灵能一人对抗所有大德，就算这些力量损失了，对其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他从伟力之中可以看出来，闳都道人并没有插手此事，说明是其人并不认为这般做能改变什么，这次应该纯粹是相觉等人的主意，不过只要不来妨碍到他，那么无需去作什么理会。

　　昆始洲陆，大行门。

　　姚参北在见得赫义方离开之后，暗暗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他并不能控制这些被渡化之人的神智，只是此辈认同他道法之后，大部分人自然而然会和他站到一处。

　　只有少数天资特异，或者胸中别有格局的人不会如此，赫义方显然便是这等人物。

　　好在其人接受了他道传，那么为了确保自身不被暴露，也就不会轻易泄露他的行迹了。

　　这一回他还顺带得到了一个收获，本来他将大行门自上到下全数渡化后，功行已是堪堪到了元婴层次的临界点，现在赫义方这洞天修士也是被他渡化，使得他很是顺利跃升到了这等层次之中。

　　这使得他欣喜异常，从此刻开始，他就有了遁破界天之能，若是事机不对，那随时可以离开这里，只要小心一些，就不会再陷入前番那等危局之中。

　　只是待他冷静下来后，认为这仍是不够稳妥，唯有到了凡蜕层次，那才称得上有横行诸天的资本，所以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

　　他心中不由琢磨起了下一个目标。

　　只是随着功行进境，渡化低辈弟子的收获已然不大了，唯有同辈修士才能入他之眼，而这等人物往往牵扯很大，行事需得格外谨慎，要不是妖魔异类无从渡化，他恨不得将之一并纳入道法之中。

　　他拿起一张大行门提供的舆图看了看，手指在某处点了点，自语道：“不如先去此处看看。”

　　正在这时，他忽然一个恍惚，却是感觉有一股莫名力量渗透到自己身躯之中，随即脑海之中无端多出了许多东西。

　　片刻之后，他从迷茫之中清醒过来，随即面上浮出一丝惊容，“周还元玉？”

　　这瞬息之间，他无端知晓了修士在凡蜕之后，需得有周还元玉方可能更进一步，不止如此，现在还有一个机会摆在了自己面前。

　　他心头变得火热起来，暗自琢磨道：“从心照来看，我只要能入得凡蜕境中，自能感觉到那一处存在，而后便可前去争夺周还元玉，现在当已是有不少上境修士已然感受到了那处所在，所以我必得加快速度，纵然不能抢先进入其中，也不能落人太后了。”

　　一时间，他只盘算着如何得到此物，而这些所知是从哪里来的，他却是完全没有去想，好似自动忽略了这些。

　　相觉与众人将这些灌输到姚参北身上后，见没有发生意外，心中一定，继续以神意传言道：“此事已毕，未曾被那玄元道人察知，却是要多谢几位相助了。”

　　恒悟道：“不用言谢，我等也非是为了帮道友，既然有机会削弱造化之灵，我等自不会放过。”

　　微明道：“只是此人必将与同样为那伟力所感的同辈相争，其人果真能胜出么？莫要到头来空欢喜一场。”

　　相觉笑道：“这却无需担心，这些造化之灵根底不凡，绝非那些现世之中修行起来的修士所能对抗的，只要他能顺利到得那缘法之前，自不难夺到那物。”

　　季庄淡声道：“实则便是失机也没什么，闳都道友有一点说得对，这些不过是细微末节而已，根本无法影响到大局。”

　　相觉笑道：“可谁人会嫌自己手中的胜筹多呢？不管如何，此举有利于我辈应付造化之灵，那便已是值得一为了。”

　　季庄看了他一眼，道：“那我等就拭目以待了。”

　　赫义方驾飞舟在外转了半个多月，理清楚了自身思绪，决定好了以后该如何行事。

　　那造化之灵的存在是肯定不能暴露出去的，不然肯定会牵扯到自己。

　　若是他坚定自身道念，不理会这些，那么自是没什么妨碍，但是那造化之灵的道法却是将大道通途摆在了他眼前，对于一个真正想要求取超脱的修道人而已，根本无力抗拒。

　　他从那一刻开始，已然摒弃了自身原来所学的道法。

　　其实他也明白，若是单纯比较道法，演教之法未必就弱于这造化之灵的道法，但是演教之法越往上去越难，且心境还需一同跟上，但是造化之灵的道法就不讲究这些了，只要你愿意趋从这门道法，而不怕失去自身，那么提升力量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事。

　　“不能就这么回去，袁长老一定会问询我查看结果，不如待我功行有所提升之后再是转回，如此我可借口路上对道法有所领悟，这才耽搁了。”

　　他当即拟了一封书信送了回去，内中言明，自己已然发现了一些线索，需要继续追查，但却需要一些时间，请门中耐心等候。

　　做完此事后，他就寻了一处山峰，开辟出一座简陋洞府，就入定闭关去了。

　　袁长老坐在案牍之后，看着外面庭院之外飘然而下的落叶。

　　距离派遣赫义方和孟壶两人出去已经五载了，而距离他卸任也只有短短三载了，孟壶那边是无解难题，所以他也不怎么关心，也不想知道结果，只要其人不在他面前晃悠就好，这段日子不在近前，他感觉神清气爽，也没那么多烦人之事。

　　只是赫义方是他属意的下一任大护法的人选，可自上次传书后就没有任何音讯回来，若非那命牌仍无问题，险些要以为其人已然不测了。

　　不过用人不疑，既是他把这件事交托给了其人，那么在限期之内自己就不该去质疑插手，不然此事若揭了出来，对其声望必然是个打击，对于日后接任大护法一职十分不利。

　　他又是耐心等待有一载后，终是收到了赫义方的书信，上面言说其行至半途，忽然对道法有所感悟，于是正身落于某地参悟，同时派遣了一具分身继续探查，现在已有线索，还望分坛之中能再给予他一些时日了结此事，好能有始有终。

　　袁长老虽对赫义方长久无有回音颇为不满，但这个消息却是足以让他欣慰。

　　大护法一职最重要的就是修士的功行层次，先前难决，主要是无人功行力压同辈，但若赫义方修为胜过所有人，那么哪怕没有他的推荐，也一样不会有质疑之声，这不但证明他慧眼识人，而且因为没有选择余地，将来便是赫义方行差踏错，他也不至于受得牵连。

　　说实话，若是赫义方现在达到他这般境界，哪怕未曾完成手中之事，也一样不妨碍其登上此位，还无人会说什么。

　　他回到桌案之前，上面摆放着赫义方、孟壶、还有其余几位护法的名牌玉符，他笑了一笑，将赫义方的名牌拿起，放到了一边，而后一拂袖，就将其余人的名牌俱是扫落到了角落之中。

第二百一十一章 染浊世间逞法能

　　昆始洲陆，又是两载过去。

　　赫义方自上回发出书信后，见袁长老始终没有来书催促，就知自己无疑是抓准了事机的关节所在。

　　若无意外，袁长老当已是属意他成为下一任大护法，所以那造化之灵能不能找到反而不重要了。

　　虽然得了造化之灵的道法，可他现在暂时还不想从演教之中退出，若真成了大护法，那不但是多了一张保护符，能够调用的资源也非寻常人可比。

　　他冷笑一声，等到自己坐上此位，原来庸碌之辈只能仰望自己了。

　　此时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尽管这两年来他道法精深了许多，可心境之中的瑕疵并没有消去，反而因此扩大了。

　　在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他也是在打算，设法与姚参北见上一面。

　　一个是为彻底解决此事，好免除后患，还有一个，便是与之商量如何将这门道法传播出去。

　　行道路上，自然同道是越多越好，而且同道一旦多了，也就能够替他分担压力，哪怕日后暴露了，也不会一下牵扯到他的身上。

　　打定主意后，他拟了一封符信，就以法力相护，往大行门送去。

　　此时的姚参北，这两年来又是以道法渡化了数个宗门，为了快些进入凡蜕层次，他顾不得做太多隐藏了。

　　所幸昆始洲陆的宗派来自于不同界天，彼此间平时来往不多，而且修士修行，常常闭关长久，就算一家宗门数十上百年内没有动静，也不会太过引人注意。

　　在收到赫义方的来书后，他思忖下来，也是觉得当与对方见上一面，要是有这位演教分坛的高层为他遮掩，那么他行事也将方便很多，于是他当即回书一封，邀其明日在山后地壑之内相见。

　　一日之后，二人皆是如约而至。

　　赫义方虽是与姚参北第一次相见，不过在心界之内已是与之交流过道法，所以也没有太多客套，直接道出自己来意，言称自己受分坛之命出来调查其人，只是这事情终需有个结果，不然不会轻易了结。

　　姚参北考虑了一下，道：“此事也是简单，我此前就想过如何脱身，我与道友假意交手一场，而后再营造出遁破天宇的假象，这般道友就可向门内有个交代了。”

　　赫义方摇头道：“如此做并不稳妥，我此番调查多年，若最后还是让道友脱身，委实说不过去，还可能引起坛主怀疑，况且这也只能应付一时，道友这里稍有波折，怕是就会暴露出来。何况道友就算当真走脱，以我演教之能，想要勘察你去向，也并非是一件难事。”

　　毕竟有先天浑灭元光在，洞天修士不可能在虚空元海里沉浸多久，除非落在那等毫无生灵的荒星之中，可要是这样演教也算达到目的了，因为落在这等地界，其人也就对生灵没什么威胁了。

　　姚参北想了想，道：“掩盖的越多，破绽就越多，我实则并不准备在昆始洲陆停留多久，待得修行至凡蜕层次，我便会离开此处，这样道友就不必担忧被教内识破了。”

　　赫义方道：“那一载时日够不够？”

　　姚参北皱了下眉，道：“稍稍短了些。”

　　赫义方道：“最多两载。”

　　姚参北沉吟一下，道：“好，就两载时日！”

　　他也不想拖的太久，那般可能会错过机缘，两载之后，若是一切顺利，以他道法提升的速度，应该可以满足那招引之力的要求了。

　　赫义方道：“那便这样，我会尽量替道友遮掩。”

　　半个时辰之后，两股法力在荒陆之中对撼起来，在斗战数日之后，一道遁光撞破天宇，而后就消去不见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象，姚参北的确是破开天地，但自己并没有离开，去到虚空元海的只是一具分身，很快就会消散。

　　赫义方见此回布置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便就动身折返分坛。

　　袁长老听闻他回来，心中石头落地，立刻召来相见，询问情况。

　　赫义方将早已编造好的借口说了一遍，并向袁长老请罪道：“此回是属下无能，未曾克竟全功，最后还是让此僚逃脱了。”

　　袁长老却没有做出什么指责，反而安慰道：“你不必自责，天外异灵本来就难以对付，能够重创已是不错，至少驱赶走了一个外敌，下来我自会如实禀告总坛，而那异灵若是不再回来，此事自也就与我等无关了。”

　　他之所以如此客气，那是因为见到赫义方功行增进不小，如此一来，大护法一职已无悬念，既是如此，那他就不必在这等事之上多加苛责了。

　　赫义方见已无事，便就告辞出来。

　　到了门外，他心中大定。

　　身为演教之人，他自然知道演教的手段，知道至少在一年之内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就在这时，耳畔忽然有熟悉声音传来道：“迟护法，有礼了。”

　　赫义方虽觉不对，可感觉对方好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下意识还了一礼，可一抬头，却见孟壶背影往内府中去了。

　　他怔了怔，心头泛起一丝恼怒。

　　又是你！

　　他恨恨朝府门之内瞪了几眼，随即反应过来，自己心境近来似乎有些不稳，太过容易波动了，这应该是功行进境太快的缘故。

　　他稍作调息，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暗暗道：“罢了，先不与你计较，待我回头得了大护法一位，一个寻常护法，还不是任我拿捏？”

　　而此刻内府之中，袁长老看着自顾自坐在下首的孟壶，心下尽管嫌弃，可表面上不得不做出一副温和神色，道：“孟护法，你怎么回来了？可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么？”

　　孟壶回道：“没什么难处，我是前来复命的。”

　　袁长老一惊，道：“怎么，莫非各派已是答应与我谈和了么？”

　　孟壶点头道：“对啊。”

　　袁长老心中不信，狐疑道：“孟护法是如何做的？可否详细一说？”

　　孟壶道：“长老让我调解，我便找上那些宗门一一报以问候，好在事情顺利，所有人都是答应，愿与我演教和睦相处。”

　　袁长老望了孟壶一眼，心中暗暗摇头，他就知道是这样，这等允诺有什么用？原来的矛盾要是三言两语就可解决，那他又何须为此烦恼？

　　不过他不想与孟壶继续纠缠这个问题，不然最后头疼的只会是自己，他道：“孟护法也是辛苦了，此回既然回来了，那就先休息一段时日，再谈其余吧。”

　　在把孟壶打发走后，他立刻调来这几年的符书录事，可却是意外发现，这几年中诸派与演教的关系好像的确有所改善，便偶尔有些碰撞也在接受范围之内，也不知孟壶是如何做到的。

　　他有心一问，可念头一起，却是立刻掐灭了，纵然此事孟壶看去有功，可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而赫义方继任大护法之位已是毫无悬念，也就不必再去多事了。

　　姚参北得了赫义方允诺，胆子一下变得大了许多，立刻便对那些划为目标的宗派下手。

　　整整一载之后，他接连渡化了二十余家宗门的修士，并要伪作一副互相攻伐的样子。

　　虽是这些宗门都是归属玄门，可因为彼此来自于不同界天，又都没有什么深厚背景，所以一直没有足够有分量的人出面调停，就算有一些交好同道出来劝说，却也一样被姚参北拖入心界之中，随后飞快沦陷。

　　得了这些资粮，姚参北终于达到了凡蜕层次，而后继续依法施为。

　　可随着这等举动逐渐扩大，终于引起了外界警惕，尤其是这些宗门之间的矛盾十分生硬，好像是被强行塑造出来的，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里面另有缘由。

　　还不止如此，演教总坛向分坛发来消息，经过长久勘察，认为那造化之灵若不是没有迷失在虚空元海之中，那就是仍旧待在昆始洲陆。

　　袁长老得到这消息后也是不敢忽视，他怕那造化之灵当真又是回来，便寻来赫义方继续处置此事。

　　姚参北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年入得凡蜕，而再有一年，他相信自己当能晋升到那近乎完满的境界之中。

　　这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放在造化之灵身上并无什么不可能。

　　因为其本身所在高度至少炼神这一层次，修炼道法不过是令他们回归本来，若是其愿意舍弃自身，附从道法，其中再无周还元玉阻路的话，那说不定一瞬之间就可走完修炼之路。

　　山海界中，海外一处岛峰之上，洪佑一动不动坐于此间已是将近十载，只是这时候，他忽然一睁眼，眸中有前所未有的光芒闪过。

　　就在方才那一刻，他感觉那招引之力居然变得强盛了一些。

　　此前他虽感得那处机缘存在的地界在招引自己，可却迟迟无法入内。

　　这里也是有原因的，若是寻觅这份机缘的人足够多，那么招引之力自会随之提升，从而提前开得那扇门户。

　　可若少人同往，那便需等待机缘真正到来那一刻了。

　　若不是如此，他也不必东奔西走，邀请泰衡、蟠栖乃至玉陵与他一同前去，可惜最后无人愿意去争取这份机缘，他也只能自己默默等待了。

　　现在出现这等情况，分明是又有人道中人有意找寻这等机缘，他默默推算了一下，发现距离那日到来并不遥远，数载之内，或便可见得分晓！

第二百一十二章 虚空来召渡缘途

　　姚参北随着自身功行不断增进，对那招引之力的感应也愈加强烈，只是眼下苦于功行还差一点未曾圆满，故仍是难以前往。

　　可他现在想要渡化更多修道人，已是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了。

　　入至凡蜕层次之中，渡化低辈修士能起到的作用已是微乎其微，唯有渡化同辈才有用处。

　　而凡蜕修士多半是宗门支柱，一举一动都有无数人关注，可不像先前那些修士那么好对付，再加上凡是修至这等境界的，都有一颗坚凝道心，外法轻易难以撼动。

　　不止如此，他现在还遇上了一个麻烦。

　　由于数十家宗门先后陷入纷争之中，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之中，此等事终是引起了周围宗派的警惕，这里面有不少是有深厚背景的宗派，所以他下来行事若稍有不妥，那恐怕就会暴露人前。

　　为此他再度把赫义方找来，并道：“近来外间前来探查之人愈发增多，此般下去，于我不利，不知道友可否想办法解决？”

　　赫义方沉吟一下，道：“那道友可曾想过暂缓此举？”

　　姚参北连连摆手，一脸坚决道：“这恐怕不成，我在功成之前，是绝然不会停下的。”

　　赫义方沉思不言。

　　姚参北看了看他，语声略低道：“若是不得已，看来我只能舍弃这些同道了。”

　　赫义方闻言一抬头，看向了他，道：“道友想要如何做？”

　　姚参北道：“只要令这数十家宗派对外发动攻袭，吸引住众人目光，这就能暂时掩盖我辈存在了。”

　　赫义方皱眉道：“此法只能拖延一时。”

　　姚参北淡声道：“道友知道的，我也只需这么点时日罢了。”

　　赫义方想了想，神情郑重道：“我以为道友不必如此做，我会替道友再设法做些遮掩，多了不好说，如当初所言，再拖个一年半载还是可以的。”

　　按照姚参北上次所言，其迟早是要离开这里的，那么其人剩下的一切就当由他来接手了，他当然不想这些艰难笼络入道法之中的同道被一次耗用了，要是能整合起来，将来能开辟出一片更大的天地。

　　姚参北露出了一丝迟疑，其实他并不在乎这些修道人，只要能得到自己的机缘便好。

　　只是这些人并不是能随意摆弄的傀儡，也有自己的思考，现在与他站在一起，只是因为彼此同修一种道法，彼此又没有什么矛盾。

　　若是他所下命令让此辈觉得不合情理，那可未必当真会听他的。

　　他问了一句，道：“道友果真有把握么？”

　　赫义方肯定道：“有。”随即又加了一句，“若是遮掩不住，道友可按自己心意行事。”

　　从袁长老的态度来看，大护法的位置已然没有悬念，再过一年，他就可名正言顺坐上此位了，要是能拖到那个时候，别的不说，至少演教之内的声音他都可压下去，至于其他门派，看去现在似是盯得很紧，可是他很清楚，只要不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此辈又哪里会轻易为他人出头？

　　姚参北看他片刻，道：“好，那我就信道友一回。”

　　赫义方回到门中，立刻唤得自己弟子过来，将许多吩咐交代了下去，在他一系列安排之下，风波暂时平静了下来。

　　很快又是大半年过去，越来越临近坛主、大护法两职交替之时，此时在袁长老的刻意安排下，许多本是归属于大护法的事已然交托到了他手中。

　　他本以为如此可以顺利捱到自己坐上大护法之位，然而他还是高估了自己，因为无论他距离那个位置有多近，毕竟此刻还没有当真坐上去。

　　端诚站在护法正堂之上，皱眉看着弟子送来的呈报。

　　近来数十宗派之间的纷乱局面，令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本来诸宗斗法，与演教无关，可是总坛曾传来消息，说是造化之灵很可能并没有离开昆始洲陆，而这等事若是此僚弄出来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事本来是交给赫义方去办的，可其迟迟没有结果，这令他很是不满，自己再一查下来，却是发现这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他深思一下，即便这是袁长老关照下去之事，但有可能涉及造化之灵，涉及到分坛安危，他却不敢轻忽，他知道赫义方此时已是回到分坛之中，便派遣一名弟子去请，要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赫义方在接到书信时，立便知道事情难以善了了，他考虑了片刻，自袖中拿出一张符诏，一晃之间，有气光升起，随即姚参北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姚参北见他神色严肃，问道：“可是事机有变？”

　　赫义方神情凝重道：“我分坛大护法端诚很可能察觉到了道友的行迹。”

　　姚参北眼神变得危险起来，道：“道友无法遮掩么？”

　　赫义方摇头道：“此人行事向来雷厉风行，而且认定的事绝不会更改，现在正招我过去问话，不过是给指派我行事的袁长老一个脸面，稍候只我言语之中稍有破绽，那根本就不会再给我解释的机会，恐怕立刻就会有所动作。”

　　姚参北道：“那么道友想如何做？”

　　赫义方目光平静道：“既然还缺一些资粮，那么端诚如何？”

　　姚参北淡笑摇头道：“这位能成为你分坛大护法，心志道念非比常人，我之道法未必能拿他如何。渡化之人也要看对象，有心境破绽之人方才容易下手。”

　　赫义方像是说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他是会来找你的。”

　　姚参北意味不明笑了几声，随后那气光晃动了一下，就散去不见了。

　　赫义方皱眉站在原地，他实在不知，姚参北最后到底是什么意思，莫非是自己离开的这段时日又发生了什么事？

　　他心中一动，或者说……

　　他没有再往下想，而是揉了揉眉心，转身向外，准备先去面见端诚，好把这一关先应付过去。

　　这个时候，却有一名弟子匆匆忙忙赶了过来，见了他急急躬身一礼，道：“护法，端护法久等你不至，似乎怒气不小，方才已是出门去了。”

　　赫义方一怔，随即目光闪烁了几下，毫无疑问，这位反应极快，见他不来，察觉到有问题，便立刻准备动手。

　　之所以没有对他怎么样，恐怕是因为手中没有确凿证据，又顾忌袁长老，不想在分坛之内闹出太大动静。

　　他想了一想，却反而轻松下来了，端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此事，可殊不知，姚参北与数年前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更何况，又是大半年过去，此时连他也是不知，姚参北修为到底精进到了何等地步。

　　半日之后，西地一处就有震天响动传来。

　　袁长老神情一片凝重，他不难察觉到这是端诚在与人交手，且对手实力绝然不弱，他有心上去帮忙，可是分坛之中自有规矩，若遇外敌，坛主与大护法二人，必须有一人镇守在分坛之内，不可同时离开，否则一旦没人守御阵法，不说敌对之人，就是来一个凶妖大怪都有可能对分坛造成极大损伤。

　　令他更为恼火的是，端诚离去之前，根本不曾与他知会一声，弄得他现在连敌手是谁都不知道，他无奈之下，只能拟了几封书信，分别送去总坛和交好宗门之中，期望有援手能及时到来。

　　可仅仅过了一个时辰，端诚就开始后撤逃逸，其气机变得微弱起来。

　　袁长老知道，这当是根果不断回避所导致的，一旦精气法力耗尽，那么结果不言而喻。

　　然而正当他无比担忧之时，那最糟糕的情况却并没有发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敌方气机忽然莫名其妙消失不见了。

　　妙空界中，白微精神一振，他方才感应到了那股牵引伟力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只是以他法力尚难以分辨那力量之来源，只能肯定，这绝然是来自于上境大能。

　　若不是无法做到，他甚至忍不住想自己进去一窥究竟了。叹了一声，便命人将座下两名弟子唤来座前，交代道：“而今机缘已至，你等可以往那处去了，记着，能争则争，不能争则记着及时收手。”

　　两名弟子恭敬应下，随后就退下去了。

　　白微感得两人一出殿门，气机就消失不见了，知是已去到那方所在，又是稍作感应，发现邓章及六位魔主也皆是把门下之人送入其中，心中转了转念，忖道：“此次便是我门下无法得来玄石也无妨，只要不落在人道手中便好。”

　　山海界，海外无名岛峰。

　　洪佑缓缓自峰上站了起来，在他面前，忽然出现了一道极其微小的光点，其如天阳一般炽烈浓艳。

　　那光轮缓缓膨胀着，在滚动之中，由极微转瞬化变为极广，霎时风云呼啸，海水翻涌。

　　他眼瞳微微一凝。

　　他能感觉到，方才这股力量若是爆发出来，那么恐怕整个山海界都要崩塌。

　　不过下一刻，这股力量还未溢出，就被另一股不知来处的力量轻松吞没了去，甚至没有损及周遭任何物事，而这个时候，他所等待的结果也是出现了，那光轮之中出现一个好似塌陷的空洞，里面仿佛什么都没有。

　　他望见之后，目现精光，未有犹豫，一个晃身，袖袍劲拂之间，身影已是没入了其中。

第二百一十三章 齐入神门争上缘

　　姚参北当初与赫义方一番对话后，却是并不相信后者当真能将外间之事都是按压下去，故是在其离去之后，再也没有去渡化他人，而是入得心界之中修法，以此提升修为。

　　这等做法很可能会消磨自我，逐去本性，转而变得趋从于道法，可在那等泼天机缘面前，他觉得这点付出很是值得。

　　何况若能寻得元玉，从而修至真阳，那自能找回自我本来，要是将来还能去到更高层次，那就能完完全全脱离造化之灵道法对自己的束缚了。

　　只是半年之内，在他不计代价的修持之下，终是成功将自身功行推至圆满，不止如此，他本来满是漏洞的心境反而因为亲近道法而被填补上了。

　　故是端诚来的十分不是时候，若是他再早一些，姚参北未必是其人对手，然而不凑巧的是，这等时候恰恰后者已是功行完满了。

　　所幸端诚也是有几分运气，就当他渐渐抵挡不住，眼看就要被算定根果，灭杀当场之时，那来自天外的招引之力却忽然一瞬间臻至最大。

　　姚参北在感受到这等变化时，却是想也不想，当即放弃追杀端诚，直接奔着那片机缘所在的界域而去。

　　他想得很是明白，这等机会若是错过，那么以后未必再能去到那里，而若是自己功行大成回来，区区一个端诚又算得什么？

　　造化之地中，相觉往某处瞥有一眼，一语双关道：“我等所布那枚棋子已去找寻缘法，是否能够不负我等所愿，全看其人造化了。”

　　微明道：“若是赐其些许能为，或许此事能稳妥一些。”

　　相觉笑道：“其若受我等伟力沾染，怕是无法去到那机缘之地。”

　　微明叹一声，道：“不想而今我辈也要去到现世之中布留手段。”

　　姚参北纵然是造化之灵托生入世，可其也未曾超脱现世，若不是依附在布须天中，也不过是一瞬即转，放在平常时候，他们根本不会多去顾注一眼，因为那根本毫无意义。

　　相觉笑道：“事虽小，牵扯却大。”他看了看诸人，“道入诸有，诸有皆道，而今我辈不止需朝上仰观，亦需往下顾落，诸位道友以为可对否？”

　　恒悟点了点头，感叹道：“造化之精破碎，道化两分，一谓高渺，一谓入世，舍其一不能顾全也。”

　　微明摇头道：“有顽敌在前，又岂能顾道？”

　　季庄一直不言，虽然他同意此举，但并不代表心中对相觉等人无有意见，在他看来，大可以慢慢等待机会，若不把闳都找来，又哪需如眼下这般激进？

　　洪佑身背双剑，衣袍袖角微微晃动，正在一条夹山对峙的小道之中不疾不徐行走着。

　　两边山壁光滑，犹如铁铸，这般情形，仿佛又回到了那囚界之中，但是并未有对他心境造成半分影响，仍是沿着这唯一一条路坚定向前迈进。

　　这里没有时日流转，周围景物也没有变化，他躯体之内的气机也近乎停止转动，感应也是被降到最低，除了能够确定那机缘确实存在于某一处外，似已是无法分辨其余物事了。

　　不过他脚下不曾缓慢半分，看去只要不曾寻到自己所求之物，那么一直走了下去，直至终灭之日都不会停下。

　　难知许久之后，前方霍然一阔，山壁往身后退去，却是他走出了那条小径。

　　就在这个时候，却见一名年轻道人自右手边同样一条山道之中走了出来。

　　他撇了一眼，就可知晓其人非是人道出身，不过没有多作理会，继续追循着那冥冥之中一点感应而去。

　　在没见到机缘之前，他是不会主动与人起得冲突的，无论对方是何身份，在他眼里都是一样。

　　而他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年轻道人看到他漠然离去，却是一笑，在外打一个稽首，道：“那位道友且慢，方量这里有礼了。”

　　洪佑脚步一顿，回转身来，还了一礼，道：“洪佑，何事？”

　　方量道：“道友可是来寻取上境机缘的么？”

　　洪佑道：“能至此地，自为机缘而来。”

　　方量一声朗笑，道：“那我却不能放你轻易离去了，你乃人道修士，下来终究是我辈对手，若能在这里解决你，岂不是少了一个对手？”

　　洪佑点了点头，没有半分拖泥带水，当即一持剑诀，下一刻，便听得剑鸣声起，背后阴阳双剑之中，那阳剑已然跃鞘而出，冲着其人斩来。

　　那年轻道人轻笑一声，伸出双指上去，轻轻在剑光之上一拨，居然就将阳剑拨开，然而这个时候，他神色一变，就见那阳剑之中又有一道阴剑分离出来，往他斩来，而这一刻，他居然变得无法动弹。

　　他立时遁入莫名，起神意反复推算，发现这一剑精深难测，即便是自己祭出法宝，也没有把握挡住，故是立刻转挪根果，想要避过这一斩。

　　可就在根果祭出的那一瞬，眼前一阵模糊，阴剑倏尔不见，仿佛那只是一道幻影。

　　他心中一凝，对方剑法神异还在其次，关键是其中所展现出来的道法令他大觉不妙，为怕被推算出根果，赶忙从里退了出来，然他耳畔听得一声剑鸣，却见那阳剑当头斩来，而自己正伸手去拨，这等情景，仿佛又回到了方才那一幕。

　　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竟是难以辨明此刻所见是真是虚，心神不由微微产生了一丝动摇。

　　这本是极其微小的破绽，但立刻就被洪佑抓住了，他先是一剑斩虚，劈入其心神之中，使之难挪根果，再是一剑斩实，正中其身上。

　　而在这一剑斩定的瞬间，他身上所有法力似皆是倾泻而出，顿将这年轻道人劈斩成一团精气。

　　到这一步，其人已是没有翻盘机会，一旦精气聚合，就被他再度杀散，不知多少次后，其一身精气法力终被耗磨干净，直至彻底化为无有。

　　洪佑神情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心意一召，在外阳剑突兀消失，再出现时，已然重归鞘中。

　　他之剑法，虚实幻生，阴阳分合，看去简简单单，实际上已然修炼到了极致。不过他昔年能夺十六派斗剑第一，并不是纯靠这一身精湛剑法，而是各方面皆有所长。

　　只是面对寻常敌手，他只用剑法就可以对付，而真正手段，还准备留给一名被他始终视作大敌的对手。

　　姚参北在跨过那界门后，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白皑皑的平原之上，大地延伸出去，无法望见尽头，四面八方皆是完全一样，这方界域仿佛只剩下天地二物，干净到近乎至单调刻板。

　　他本想提身去得上空，然而一转法力，却发现自己在此无法飞遁，法力运转也变得异常艰涩，很难搅动天地。

　　他有些诧异，修道人伟力来自于自身，更别说他乃是造化之灵，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拥有无边法力。

　　这等情况，只能说是另有更为上层的力量压制住了他，考虑了一下，没怎么在意。

　　他知道此回感应到机缘的当不止自己一个，要说压制，定然是进来所有人都是受得这等困扰。

　　不过身为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在遇到难以匹敌的大敌时，哪怕不动用神意推算，他也能从心界之中求取答案，从而化解对手手段，而要是不惜代价，甚至一瞬之间就能算出对方根果落处。

　　而凭此等本事，他不认为有同辈是他对手，唯一要避免的，就是陷入多人围攻之中，那样应付就很是棘手了。

　　这时他眼神动了动，转头往一处看去，却是见到那里有一个虚虚不定的身影，可以感到对方气机幽深，看去恍若一团虚影，非妖非怪，非人非魔。

　　他心中一转念，想到一个可能，忖道：“莫非是传闻之中的域外天魔？这么看来，此回进入这里找寻机缘的当不限于人道，还有这些异类魔物。”

　　只是周还元玉这等东西，能有一个与自己结缘已然是不错了，自是不可能有两个，所以不管此辈是什么来头，在他看来就是对手，现在既然出现在自己现面前，那不如就顺手除去了。

　　而那域外天魔在见到了姚参北后，没有回避，也是沉默不言地迎了上来，显然与他打得乃是一般主意。

　　姚参北这时双目微眯了一下，内中有诡异灵光溢动了一下，这一瞬间，却已是将这名天魔心神拖入了己身心界之中。

　　他未指望以此克敌，只是想看一看，能否以此法撼动对方道念。

　　那域外天魔只是气机微微晃动了一下，随即似是没有受得半分影响般，背后猛然腾起大片如烟似水的黑潮，遮天蔽日，向着他狂涌而来。

　　姚参北略略一惊，在这里当是每一人的法力都被压抑到了极处，对方居然能发挥出这等法力威势？

　　可于神意之中一算，便就了然，域外天魔这等手段实际是化假为真。

　　你若视之为真，那便当真会化作真实，所以他要是心志稍有动摇，那么所见一切，就不会再是什么虚幻。

　　他一声冷笑，也没有举得什么厉害神通，只是伸手轻轻一推，到得眼前的滚滚黑潮，俱化虚无而去。

　　那域外天魔见这等手段不能建功，却是身躯一虚，缓缓不见。

　　姚参北面上顿时露出古怪之色，这域外天魔竟然使用手段进入了他神魂深处，妄图在这等层面之上与他较量高下。

　　在他看来，这当是自寻死路。

　　他闭上双目，只是默默站立片刻之后，身上气机就由剧烈转为平缓，随后一辨方向，便甩开袖子，往那元石可能存在的地界寻去了。

第二百一十四章 神通取玄唯一人

　　姚参北虽是除去了那域外天魔，但他总有种感觉，此僚虽在心神较量之中败北下来，但却没有真正消亡，而是潜伏在最深处，时刻在等待机会发动反击。

　　他试图否定这个想法，但却又不能真正放心。

　　此刻他才真正察觉到了域外天魔的诡异之处，毕竟这等魔物也是自布须天反天地中衍生出来的，与真正造化之灵自是无从比较，可他只是破碎造化之灵入世，只要还未到那上层境界，那么两者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他整理了一下心神，很快就将此事按了下去。

　　真正说起来，这对他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眼下他功行虽是圆满，但道法之上还有打磨的余地，万一有什么问题，只要他再是观摩一次道法，那自是不难将这隐患消去。

　　此刻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随着逐渐依赖道法本身，他也变得不再似初期那般抗拒了，下来很可能一遇到困难，不是想着自己去着手化解，而是依仗道法。

　　他沿着感应而行，但是那机缘似总在极远之处，怎么也无法接近。

　　这时他也感觉到被压制法力的好处来了，就算在这里无法使出毁天灭地的手段来，可自身消耗也是变得少之又少，如今耗用甚至还赶不上他自身调息回复。

　　当然，这终究是亏损本元的，但是微乎其微，哪怕在这里行走万载，他也无需炼化紫清灵机。

　　正在行走之间，他若有所觉，抬头一看，却是见得一个名面无表情的修士自正前方走了过来，哪怕看见了他，其人也没有显现出什么异样，甚至行步之间也没有半分缓顿。

　　姚参北见他乃是人修，心中转了转念，便上前打一个稽首，道：“却不知道友名姓？在哪里修道？”

　　那修士看他一眼，回答简单明了，“无情道，蒯合。”

　　“无情道么？”

　　姚参北对无情道了解有限，但也大概知晓，这等修士斩情灭性，除了己道之外，余者皆是外道，道念坚定到无以复加。

　　对付此等人，要想从心神上寻到破绽是不可能了，唯有实打实的斗战方能拿下，所以这是他最不喜欢遇上的一类人。

　　蒯合似没有与他交手的打算，一语言毕，便与他错身走开了。

　　姚参北看他所行方向与自己截然相反，心下若有所思，或许每一人所感应到的机缘都在不同所在，也或许是招引他们到来此处的伟力要让他们彼此相争？

　　他往某处方向看有一眼。那里虽无法见得人影，但是有一道微弱气机浮动，极似他之前所见的那名域外天魔，蒯合看来也是因为发现了这天魔的存在，怕被此僚捡便宜，所以才没有与他动手。

　　他冷哂一声，这些天魔诡异非常，若是单独碰上，他说不得会对其下手，现在却不是合适时机，于是也是踏步离去了。

　　片刻之后，一道虚影在远处浮现出来，用忌惮目光凝视着姚参北离去方向。

　　此回六大魔主都各是派遣了一名弟子入得此处，只是到了这里后，他们彼此却无法再做神意之上的交流。

　　而天魔与人修不同，所有人的气机可以互相寄托，所以最后只要有一人活着出去，那么只要把气机带到反天地中补养一番，则又可复还出来。

　　可他分明感觉到，有一名同道竟是已然栽在了姚参北手中，而且寄存于自己身上的气机居然正在消散之中，这无疑说明对方有彻底了结他们的手段，下来再遇上此人，却需要加倍小心了，便是要斗战，也最好在联络到其他同道后再一同动手。

　　再深深望了姚参北一眼后，他身影一虚，便消失不见了。

　　姚参北顺着机缘寻去，又是不知过去多少时日，终是来到了感应之所在。

　　他抬头一看，却见面前是一座通体澄澈的晶山，有万仞之高，而在最上方，却有一枚玄石静静悬浮其上。

　　对于修道人而言，这几乎是唾手可得了。

　　他借山体腾身向上，很快就到了峰巅，正要伸手去拿，却是动作一顿，转首一看，却见一名身背双剑的修士静静站在那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到来的，而在附近，还另有一道气机徘徊，却又是一个域外天魔。

　　姚参北缓缓把手收了回来，他打一个稽首，道：“在下姚瞻，未知这位道兄如何称呼？”

　　那道人言道：“洪佑。”

　　姚参北朝着那天魔所在之地撇有一眼，道：“道友，你我都是人道修士，不妨先合力将这魔头铲除，你我再决这玄石归属如何？”

　　洪佑平静道：“可行。”

　　那天魔一听立刻化作一道虚影，迅快无比的挨地遁走，这里虽不能飞遁，亦不可挪遁，可他退去的速度却是不慢。

　　洪佑、姚参北二人站在原地，谁都没有去追。

　　姚参北看他一眼，笑道：“听说神物有主，有缘者得之，不如由我先行一试如何？”

　　洪佑却是没有反对，道：“那便尊驾先请。”

　　姚参北对洪佑的态度有些意外，他看向那玄石，心中思索起来，莫非是这上面有什么问题？

　　但再一想，若真是如此，其人也不必出现在此了，任由他方才拿走取好，于是心下一定，伸手上去一拿，然而此物方才取至手中，还未来得及高兴，却忽然又变化成虚影，一个恍惚之间，发现其又出现在了原处，他不禁怔住，“这……”

　　洪佑见得此景，却是转身就走。

　　姚参北略觉诧异，高声问道：“道友莫非不取此物了么？不定此物与道友有缘呢？”

　　洪佑言道：“此物虽在此处，可是缘法还不曾落至吾身之上，虽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际，取与不取，都是一般。”

　　姚参北若有所思，这时他似察觉到了什么，猛然回身一看，却见后面竟是空空荡荡，那枚玄石不知何时已然不见了。

　　与此同时，那机缘感应，竟又是出现在极遥之处。

　　他皱起眉头，或许此就是如洪佑所言，机缘尚还不未曾真正落下。

　　他曾听闻，过去布须天元玉入世，都需得有缘之人牵引，但是有缘人未必就是缘主，真正缘主，到了最后只有一人。

　　虽然这次争夺元玉之人不在少数，可若是最后只有一人存生下来，那么不是缘主也是缘主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再次把目光投向洪佑，眼神深处泛起一丝冷芒。

　　洪佑出去并没有多远，这时感觉到背后杀机，脚步倏尔一顿，默默转过身来。

　　姚参北心意一动，当即就将对方拖入了心界之中，然而对面却是毫无反应，连气机都不曾有半分波动。

　　他双目闪烁了一下，果然，能入到此地之人都是心志道念坚定之辈，不是那么容易被他道法所影响的。

　　洪佑则是一持剑诀，背后一声剑鸣，登时一剑飞出！

　　姚参北这时神色陡然一变，却是根本不去接，而是运起全数法力，飞快无比地朝远处遁走，到了远处，他见洪佑没有追来，这才心下一松，眼神之中却是露出无忌惮之色。

　　方才对方一剑斩来，他就感受了巨大威胁，立刻入心界推算那应对之法，可是随后却是发现，其人剑法应敌气机而转，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每一个变化都可延伸出无穷手段来。

　　剑法修炼到这一步，可谓已是演绎到了极致。

　　要是他动用自身神意，恐怕耗尽都不见得能从中找出什么破绽来。

　　所以他根本接不下这一剑。

　　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不顾守御，直接祭出根果，与对方展开对攻，看谁人能先拿下对手。

　　只是他本能感觉到，自己绝然不能让对方斩中一次，不然恐怕将再没有还手的机会。

　　要是现在就是争夺玄石的最后一战，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在场，那他说不得冒着被道法同化的风险也要拼死一搏，可现在还没到那等时候，所以根本不值得如此做。

　　他心中暗忖道：“此人这般了得，恐怕是这次夺取元玉的最大障碍了，我下来需得好好思量如何对付此人。”

　　蒯合独自行走在地陆之上，他眼神如同一汪死水，神情始终淡漠异常。

　　在路途之中他曾两度遇上域外天魔，对方曾向他表达善意，并邀他一同行事，可他并没有与之联手的打算。

　　无情道虽名义上与域外天魔是友盟，可两者之间不过为了抱团对抗大敌，本没有什么交情可言。

　　这次元玉至多只有一人能够夺得，所以他与此辈实际上同样也是对手。何况邓章早就告诫过他，招引他们来此的法力来历不凡，连其人也无法推算出什么来，所以他若在这里丢了性命，那根本弄不清是谁人下手，也别指望会有人来为他出头。

　　在走了不知多久之后，他终是走到了那机缘最为强烈的所在，这时目光一凝，却见前方是一座土丘，一名道人正背对着他，负手站在那里，而一枚玄石静静悬浮在丘顶之上，只是不知为什么，其人并没有伸手去拿。

　　他默默感受了一下，能够肯定，四周并无任何一名同辈存在，既然如此，那不妨先除去其人，不管这玄石是否真能拿到自己手中，至少也能少却一个对手。

　　主意一定，他上前一步，双目一闪，一道白光就从眸中射出，直往那道人后背而去！

第二百一十五章 法劫缘果在一意

　　蒯合双目之中的白光方才射出，本来对准的是对方后背，然而对方却是轻轻把袖一摆，光虹霎时一折，居然落在了旁侧一片空地上，并将地表凿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这方天地别有乾坤，众人的法力乃至气机都被压制，一些神通道术本该有的毁天灭地之能，在此间却是表现平平，不过方才那神通虽只是试探，可这般轻松就被对方抵挡住，足以说明其人的高明。

　　他心中瞬间把这名道人的威胁度提高了一层，或许是一个很是棘手的对手，比自己先前判断的还要高明的多。

　　但是既然决定出手，就并不会感到后悔，身为无情道众，他也没有这等情绪，有的只是利弊的选择。

　　况且在方才那一瞬间，他施展了一门神通，将对方所泄露出来的法力与自身法力进行了某种比较，结果演示出来，此番斗战他有较大赢面。

　　若是出现模糊不定或是敌强我弱的结果，那他或许会立刻选择遁走，可既然胜算在我，那又何必退缩！

　　他于心中一引法诀，周围似有什么涌动了一下，本来空无一物的所在，忽然多了许多霹雳划过般的裂痕，这裂痕所过之处，凡是所碰触到的物事，不是破裂开来就是凭空消失。

　　然而那道人却是一动未动，所有裂痕好似都是主动避开了他，没有一道从其身上掠过。

　　蒯合见此手段无效，面上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异表情，动作也未因此停下，身躯之中法力翻腾，两人头顶上方凭空出现一个涡旋，并逐渐扩大，向下似缓实急地压来，随后猛然一落，就将那道人吞了进去。

　　许久之后，随着这涡旋消失，那道人背影也是一齐不见。

　　蒯合感应了一下，场中再没有那道人的法力存在，原本绷紧的心弦微微放松了一下，为了对付此人，他几乎拿出了自己最厉害的手段。

　　幸好这番交手并未耽搁多少时间，不然再有人介入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捡了便宜去。

　　他向前几步，正要去取拿那玄石，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脚步忽的一顿，抬头往上看去，却见一道纸符从上方缓缓飘落，落于他脚下，而后化为一道灵光飘散，而上面有一丝残留气机，与方才所见到的那道人一模一样。

　　他先是不解，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起意推算了一下，片刻之后，眼瞳猛然一缩，顿时醒悟到，方才与自己对抗的，原来并非正主，从头到尾，都只是那一道法符而已！

　　而他以神通推算得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他与这枚灵符之间的胜负。

　　仅仅只是一张法符便如此厉害，要是正主出现在此呢？

　　这时他忽有所觉，又往那玄石原先所在望有一眼，发现那里早已是空无一物，而在遥远之处，又浮现了模糊感应。

　　他沉思良久，却是转头就走。

　　他不准备再参与这场争夺元玉的斗战了，因为只要有那个道人在这里，那么他就毫无胜算可言。

　　洪佑在击退姚参北之后，便一路追寻那感应而去，他又先后两次见得那周还元玉，不过他能感觉到，真正机缘还并没有降下。

　　而其余争夺元玉之人似也同样有此感觉，故只是相互试探了一下，却发现彼此都不好对付，在没有绝对把握之下，谁都没有下场死斗。

　　而大约在玄石第九次现身之后，所有人心中都浮起一种强烈感应，这一次机缘再不会走脱，谁人得了那玄石，谁便是那缘主。

　　于是所有人都是循此而来。

　　洪佑在寻过来时，见场中站着五名域外天魔，而姚参北独自站在一边，他目光直接跃过此辈，往远处看去，却见最前方，有一名道人正背对着众人负手立在那里，而玄石就飘荡在其面前不远处。

　　此时他背后双剑嗡嗡颤动起来，他吸了一口气，对着姚参北及那五名域外天魔沉声言道：“都走开。”

　　那人是他的对手，他不希望在自己专心斗战之时有人出来打搅。

　　姚参北看他一眼，目光闪烁了一下，没有说什么，直接退到了一边。

　　那五名域外天魔却是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动弹。

　　洪佑见此，没有再多言半句，一抬手，将背后阴剑取下，而后缓缓将剑身从剑鞘之中抽了出来，随后起指在上一抹，上方便有灵光一闪即逝，随即一抖腕，此剑便已飞祭在天，随后倏尔消去。

　　五名域外天魔这时感觉到，自身精气法力竟在被不断削夺而去，显然有无形之剑正在劈斩他们的气意神魂，只是他们一时找不出来在哪里。

　　他们回应也是果断，其中两人倏尔不见，却是陡然跃入了洪佑心神之中，试图以此破其神魂心境。

　　而另外三人加紧攻势，不过并没有全数压上，而是留意着外间，防备着场中姚参北和那位始终不曾回过身来的道人。

　　姚参北目不转睛看着场中，但他一直站着未动，洪佑乃是他心中的头号大敌，而另外五名域外天魔看去同进共退，也不是好相与的，此刻还不如站在一旁等待机会。

　　这一场斗战并没有持续多久。

　　洪佑以一敌五，最初战局平缓，可越到后来，越是占据上风，域外天魔的手段只要是暴露出来的，就必然会遭到克制，便是跃入洪佑心神之中，也会被其一剑斩了出来。

　　到了最后，五人为了挽回颓势，不得已将根果反复祭出，谁都看得出，其等形势已是变得岌岌可危。

　　姚参北目中光芒变得危险起来，他知道自己等待的机会快要到了。

　　没有多久，洪佑底定胜局的一剑终是斩落，而那五名天魔被剑气不断削夺，眼见其等毁灭在即，姚参北终于动了！

　　洪佑却似早有准备，瞥了一眼，反手一剑斩了过来。

　　姚参北只觉一股莫名危机降临身上，知是无法躲避，立将根果祭出，随即举动法力，亦往洪佑身上压去！

　　然而那剑光一闪，轰隆一声，却是直接将他身躯劈裂开来，只余一个头颅在天中翻滚。

　　姚参北神智未绝，眼中一阵迷茫，自己明明祭出了根果，为何会是这般？

　　此时此刻，一股明悟涌了上来。

　　原来最早他与洪佑与照面那时，那斩杀过来的一剑他实则并没有能够躲了过去，而是潜伏在他身躯之中隐而不发，并不断探究他本来所在。

　　但只要他今后不再出现在洪佑面前，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随着时日推移，剑气自会消散。

　　可若短时内两人再次斗战，那么一旦祭出根果，就必会被对方算定落处，所以他那时所看到的危险其实并非落在当时，而是应在眼下！

　　可现在知道这一切也已然晚了。

　　他头颅再半空之中再是翻滚几下，就被一道紧随而来的剑气绞散。

　　洪佑将他残余精气连带那五位域外天魔都是彻底杀灭之后，便把剑诀一引，引剑归鞘。

　　他抬头看了一眼那道人，方才斗战，其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一眼，仿佛这一切与其毫不相干。

　　他上前几步，打一个稽首，道：“沈道友，久违了。”

　　沈崇回转身来，点头道：“原来是洪佑道友，是许久不见了。”

　　洪佑目光凝定在其身上，道：“入得此地之前，我本以为自己是为周还元玉，可现在才知，心中仍是执着于昔年那一败，只是一直无法放下，今番却可了此心愿了。”

　　沈崇看他一眼，道：“你来的早了，现在的你，还不是我对手。”

　　洪佑神情不变，他心念坚定，要是为言语所动，那根本就不用来此，他再是一个稽首，道：“请道友赐教。”

　　沈崇无所谓道：“那便如道友之愿。”

　　洪佑退后几步，神情凝重无比，唯有他才知道眼前之人的厉害，今回唯有全力以赴，方有胜算，他看着沈崇身影，气意法力瞬间攀至巅峰，背后传来铮铮剑鸣，却是第一次将双剑齐齐祭出。

　　沈崇这时却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与此同时，一道神意随之送来。

　　洪佑站立许久，心意一动，那两剑落回剑鞘之中，叹道：“我输了。”

　　沈崇并未当真与他动手，只是在他举剑之后，便给他看了之后的神意推演，结果是一合之下，他便大败亏输。

　　他能分辨出来，这是最为真实的推演，而并非虚幻。

　　过去他还能看到沈崇运法之中的些许痕迹，而现在，连对方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击败自己的，都是无从辨别，他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手段？”

　　沈崇没有任何遮掩，随意言道：“只是圆融为一罢了。”

　　“圆融为一……”

　　洪佑低念了两遍，已然明白了这里意思。

　　所谓圆融为一，即是把所有神通道术，乃至法门技巧都是糅合到了一处。

　　不止是这样，其手段本身已然是超脱出了这些，凌越到了另一个层次之上，这就等若用高层次的完满之法，去打击相对层次较低，有所缺陷的法门，而自身所会一切皆已是包纳在了其中。

　　对方击破了这一点，就等于击破了他的全部。

　　所以只要他自己修行之上还有短板和缺漏，那么就挡不下这一招，无论来得多少次都是一样。

　　他很清楚，自己剑法虽然千锤百炼，几无破绽，可其他手段仍是有欠缺的地方，不过真正斗战起来，他可以用自己的长处加以弥补，实际上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做到完满。

　　然而沈崇这等手段，分明就是在完满之上再更进一步，双方对道法的理解，已完全不在一个层阶之上。

　　难怪沈崇说他来得早了，因为在其人看来，他自身还有许多可以打磨的地方。

　　他沉默片刻，抬手一礼，缓缓道：“领教了。”

　　言毕，脚下当即挪步而行，只是出去未远，却听得背后沈崇声音传来，“道友不用把这番争斗看的太重，眼下之争，非是终途之争，眼下之胜，也非终途之胜。”

　　洪佑脚下微微一顿，随后重新迈步，就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第二百一十六章 寂空不寂藏余灵

　　洪佑离去后，沈崇看向天穹。随着诸人战败，这方天地从原来死板重又变得鲜活起来，这说明那原本笼罩在此间的力量正在消失之中。

　　这力量他并不明白是什么，望之不见，也感应不着，只知其确实是存在的。

　　诸如压制此间所有修士法力神通，使得众人法身被破后精气极快化散，这应该都是此力之能。

　　他以自身认知，简单将其归属于某种执念之中。

　　这执念一遍遍的给他创造拿取周还元玉的机会，而他一遍遍的推拒着，而在这个过程中，显然那执念对元玉的制束正在慢慢消退之中。

　　他并不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功劳，觉得这很有可能是这执念无法达成所愿，而在某种相等同的力量侵蚀之下变得越来越弱。

　　他目光投向那元玉，等到这伟力影响完全消失，才是真正取拿此物之时。

　　他可以接受元玉，但绝不接受他人施舍的元玉。

　　这等举动，就等若是他与此力在另一个层面上较量了一番。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是对方有意为之，他可能从头到尾都在对方算计之中，可便算如此，也是层次差距使然，并非不可接受。

　　正如他先前所言，眼前之胜非是最终之胜，眼前之争也非最终之争，只要对得起自身道心那便无碍。

　　蒯合退出争夺之后，便觅得一地静坐下来。

　　他现在赌得就是自己放弃元玉之后，便可以从此间出去。

　　可要是这里非得只剩下一人元玉才会现身，那也是命数使然了。

　　不知等了多久，他忽有所觉，发现自己被压制住的力量正在飞速恢复之中，不由一下站了起来，这力量一回来，他无疑就可遁破虚空而去。再不用停留此间了。

　　他也不去追究这里原因，毫不迟疑一个纵身，冲入云霄，霎时间，天青乍破，已然是撞出此方天地。

　　这一回，来自无情道、域外天魔乃至先天妖魔的势力尽皆覆灭，最后唯有他一人成功逃了出去，若非是他自知无法与对手相争，提前退出这场元玉争夺之战，恐怕也是这等结局。

　　造化之地中，相觉等人此刻也都是有所感应，发现自己渡去伟力无了依附，立知是那枚棋子出了差错。

　　恒悟道：“看来是道友算计落空了。”

　　微明沉声道：“道友错了，这又非是相觉道友一人之算计，要说落空，也是我等谋划俱都落空了。”

　　相觉倒是显得很是轻松，没有半分谋划落空的失望，他笑道：“不成也罢，左右不外只是一枚闲子罢了，不必太过计较，且造化之灵转世之身败于他人，却也足以说明其也不过如此而已，并非无法击败。”

　　微明点头道：“虽那只是造化之灵碎片，可也见得，舍去那一身伟力，也不见得厉害到哪里去，我辈若能将其伟力分割剿杀，确有可能灭去此僚。”

　　季庄在旁不言，虽然他不喜闳都，可其人说得无疑很对，把精力分散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毫无意义，还不如想着如何应付造化之灵。

　　闳都这时朝台下看有一眼，嗤笑一声。

　　对于此辈小动作他其实都是看在眼里，至少伟力渡去是瞒不过他的，不过事机太小，只要不耽误正事，他也懒得去多管。

　　山海界外海一座岛峰之上，一道光华闪动，裂开一道界门，洪佑重又自里走了出来，他起意一算，发现距离自己离去，只是过去片刻而已。

　　他看了眼四周，再是，此回虽是失败，未曾夺取到元玉，可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本以为自己修炼到这一步，差不多已是到此境界之尽头，可是却是从沈崇那里看到了另一片天地。

　　只是单纯依靠自身闭门苦修长进仍是太小了，可以想见，诸天万界俊秀人杰何其之多，自己不该局限一隅，也当四处拜访名家大能，磨练道法，寻访机缘。

　　而这第一站，毫无疑问当先去拜访少清、溟沧两派。

　　这两派如今无疑是山海界道传最为上乘的宗派，当初两派修道人能突破天地之障，带领九洲诸派一同飞升界外，落至山海，他闻听之后，也是极为佩服。

　　之前虽他也与两派修士有过交流，但却并没有正式登门造访过，此回正好一遂此愿。

　　虽然元阳派在人劫一战中覆灭，可他心中并无半分怨恨，要换作是他，当年也一样会做出破去天外的选择，而不会与那些死守一地的人为伍，何况自飞升之后，他便不再算是元阳之人了，自是不存在半分挂碍。

　　他一辨方向，就一转神通，往西空绝域方向挪遁而去。

　　昆始洲陆。

　　端诚自姚参北处逃脱性命之后，立刻回得分坛之中，他第一时间就是要拿赫义方问罪，就算此刻没有证据，在没有将事情弄清楚之前，绝不能让其接任大护法一职。

　　然而一查之下，却发现赫义方竟早已是找了一个借口，提前一步遁走了，现在已不知去了哪里，他愤怒之余，立刻前往内殿责问袁长老。

　　袁长老则很是冷静，回应道：“此事尚未弄清楚，不可妄下定论，我会传书给赫义方，让他回转，不过端护法方才前往缉拿造化之灵，却不曾知会与我，最后险些丧命，此事我稍候会禀告总坛。”

　　端诚愤然道：“这事我自会向总坛请罪，但叛教之人绝不能姑息！而且赫义方之事，分明就是你纵容之故，你也是难辞其咎！”

　　袁长老面无表情道：“请端护法先下去，此事我自会处断，也会给分坛上下一个满意交代。”

　　端诚道：“好，我便看你如何处置！”他一拂袖，忿忿下去了。

　　袁长老面色一下沉了下来，他万万没想到，赫义方居然弄出这等事来，他方才说传书叫其回来，也只是说说而已，凭他经验不难判断，赫义方功行突然之间有所长进，那十有八九是因为得了造化之灵的道法。

　　他叹一声，这回是他看走眼了，也是怪他过于轻信其人了。

　　不过既是已然犯了一个错，那就不能再犯第二个错，在自己离去之前，一定要设法解决这件事。

　　他把分坛之内的执事唤来，关照道：“传命于诸位护法，谁人擒拿到赫义方，我便推举其人为下任大护法。”

　　执事言道：“长老，赫义方法力高强，恐怕那些护法都不是对手。”

　　袁长老道：“无事，分坛之中的法宝可听凭他们借取，而且我也未曾说叫他们单打独斗。”

　　执事这时道：“长老，恕属下直言，从种种迹象来看，还有那数十家宗门，极可能受了造化之灵的蛊惑。要是放任不理，后患极多。”

　　袁长老摇摇头，道：“你说的这些我亦是想到了，不过那些宗派纵有问题，我等现在也不好动手，需知我与各家宗派本就不和，若是此事再由我来做，便是师出有名，此辈也定是敌意更甚，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放任不管，等到其等无法收拾之时，再由我等出面不迟。”

　　执事欲言又止，此事现在不理会，肯定会流毒无穷，可是袁长老说的也有道理，他也能够理解，演教现在自己都有一堆麻烦未曾解决，又哪有心思去理会这些。

　　袁长老这时神情郑重道：“还有一件事，赫义方之事，不可传了出去，你告知诸位护法谁也不许泄露此事。”

　　他认为此事对错且不去论，但绝对不能闹大，不能弄得上下皆知。否则让分坛上下知道一个即将担任大护法之人早已与造化之灵有所勾结，那势必人心动荡。

　　执事点头道：“属下理会的。”他躬身一礼，就退下去了。

　　袁长老叹一声，在桌案后坐了片刻，就执笔而起，将大概情形写了下来，而后封好书信。唤来一名亲信，道：“你由界门去往总坛，需亲手将此物交高长老手中。”

　　那亲信郑重道：“老爷放心，小的定不辱命。”

　　袁长老知道，就算高果肯帮着自己说好话，自己也是难脱责罪，让一个造化之灵在眼皮底下潜藏多时，连下任大护法都出了问题，若是事情糟糕一些，恐怕分坛都有覆亡危险。

　　在将书信寄出去后，他忽然想起一事，敲了敲书案，猛一抬头，对外面侍从言道：“去命人把孟护法寻来。”

　　侍从领命而去。

　　等了许久，侍从终是回来，禀告道：“老爷，小人寻到时，说是孟护法正巧出门访道，幸好，小人听闻孟护法有……”

　　袁长老不耐听他说这些，挥手打断，直接问道：“现在人在何处？”

　　侍从低头道：“这，孟护法他正身不在，说是去了一宗门访道，不过他法力分身却被小人寻到，现在正在门外等候。”

　　袁长老一皱眉，道：“法力分身？”他想了一想，就算是法力分身，交代事宜，正身也一样知晓，可惜其人未曾修炼到凡蜕层次，不然神意一传，什么事情都能交代清楚了。

　　他沉声道：“唤他进来吧。”

　　少顷，便见孟壶那一具法力分身走了进来，他对袁长老打一稽首，得意洋洋道：“见过袁长老，我乃孟壶分身是也。”

　　袁长老眼皮微跳，他还是头回见到这般意气风发的分身，这令他有种莫名不适之感，不过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他吸了口气，正色道：“孟护法，想来赫义方之事你也是知晓了，其人恐是得了造化之灵道法，你先前曾几次将造化之灵渡化，对于此辈当比其他护法更是熟悉，我需你立刻放下手中之事，前往缉拿其人！”

第二百一十七章 乱灵化渡通天声

　　孟壶分身听完之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道：“袁长老放心，这等危难时刻，我自当站了出来，且这渡化造化之灵我最是拿手，长老算是找对人了。”

　　袁长老心下欣慰，关键时刻，孟壶还是相当靠得住的，结果如何现在虽还难料，可至少勇于任事。

　　只是他也怕其人太过自信了，便郑重提醒了一句，道：“那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不过短短几载之内就把法力便攀升至极高层次，而赫义方得了那造化之灵道法，先前法力也是有所长进，虽其还不至于与造化之灵相比，可现在也难知到了什么地步，你还是要小心为上，那府库中的法宝你可取拿几件防身。”

　　他喊了一名执事弟子过来，关照道：“稍候你带孟护法去库藏中选几件法宝。”

　　孟壶分身大声道：“袁长老，你等我的好消息就是。”

　　袁长老似想到了什么，喊住他道：“等等。”

　　孟壶分身道：“长老还有什么吩咐？”

　　袁长老盯着他，道：“你准备自己去？”

　　孟壶分身一脸正气，慨然言道：“长老吩咐，岂敢惜身！”

　　袁长老皱眉道：“我的意思是，由你去转告正身，而非要你前往。”

　　孟壶分身很是不满道：“袁长老，我虽是孟壶分身，可孟壶会的我也一样会，长老莫非是看不起我？”

　　袁长老有些头疼，但他也懒得和一个分身去争辩，挥了挥手，道：“那便按照你的意思来吧，你先下去吧。”

　　那执事弟子上前一礼，道：“孟护法，请，我带你去库藏中取拿合适法宝。”

　　孟壶分身又是振奋起来，躬身一礼，就跟着那执事弟子出去了。

　　那侍从见他离开，凑至袁长老近前，道：“老爷，这孟护法只用分身前去对付赫护法，这岂不是玩闹么？”

　　袁长老摇头道：“不必去多管了，若是分身失陷，他正身莫非会不理会么？这样也算是达成目的了。”

　　不过说到这里，他忽然回过神来，皱眉问道：“对了，我方才未问，为何孟壶要留个分身在此？他自己到底去了哪里？”

　　侍从回道：“听闻孟护法前去平定那些被造化之灵道法侵蚀的宗门。”

　　袁长老神情一变，道：“胡闹！这等事岂能这个时候去插手？我记得我从未关照过，立刻给我动用分坛敕书，召他回来。”

　　侍从为难道：“可是，孟护法是和端大护法一同前往的。”

　　“什么？”

　　袁长老心中顿时烦躁了起来，端诚身为大护法，除非是分坛面对厉害敌手需得与他通气，其余时候做事根本不用向他禀告，且调用护法的权柄还在他之上，所以此事他根本无从阻止。

　　可是这样一来，演教必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他本来坐观不动的打算便就落空了，他气恼道：“都是乱来！一个个都是意气行事，都不知道顾全大局！”

　　孟壶分身走出了内室，向那前面带路的执事弟子问道：“对了，你可知那赫义方是谁？”

　　执事弟子一愣，奇怪的看了眼孟壶，小心提醒道：“孟护法，赫义方便是赫护法呀。”

　　孟壶分身唔了一声，狐疑道：“有此人么？”

　　执事弟子愕然，随即一想，面前这位只是一个分身而已，有些正身认为无关紧要的识忆可能未曾给予，这么一想，他也就释然了，于是伸指一点，便有一道烟气化作人形，将赫义方形貌身影照显出来，道：“这便是赫护法。”

　　孟壶分身吃惊道：“这不是杨护法么？”

　　执事弟子赶紧道：“此人便是赫义方，孟护法千万不要找错人了。”只是他往日听说过这一位的行事作派，还是有些不放心，道：“孟护法稍等。”

　　他转身入内，过了片刻，走了出来，递上一枚木符，“这里有赫护法留存下来的气机，虽他必会设法遮掩，但或许对孟护法有用。”

　　孟壶分身似是想到了什么，饶有兴趣道：“还有这等东西，我要了。”

　　执事弟子心情稍松，作势一请，道：“孟护法，今日可能还有其他护法来取拿法宝，莫如早些过去，免得好物都被挑走了。”

　　此时此刻，赫义方正往昆始洲陆深处遁去，那里有一处几年前他就准备好的后路。

　　在发现端诚成功从姚参北手中逃脱性命之后，他就知晓自己不可能再在分坛之中待下去了，因为其人回来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他捉拿起来。

　　不过现在他还不准备离开昆始洲陆，造化之灵道法修行，不似演教道法，同样也是需要运化灵机的。

　　而且洲陆之上灵机无限，外物取之不尽，这没有哪一处比得上。

　　最关键的是，演教在这里面对的压力也是不小，不可能所有上层都出来捉拿他，所以还能逍遥一段时日。

　　且以他功行，要是发现不对，那随时可以遁破界天而去。

　　没多久，他便来至一处隐蔽土丘之上，身影一落下来，禁制转动，就沉入下去，落至一处洞窟之中，他盘膝坐下，将自身气机隔绝了去。

　　与此同时，他一挥袖，一道灵光飞驰出去。

　　这是去往那些归附造化之灵道法的宗门，告知此辈其等已然暴露，演教下一步很可能会来出手镇压他们，所以唯有联合起来与演教对抗，方能存身下去。而两者一旦对上，那么就可以替他分担注意力，而后是走是留，全看具体如何了。

　　演教总坛，高晟图此刻已是收到了端诚的奏报，在看过之后，他心中十分不悦。

　　传法石碑几次上谕都与造化之灵有关，所以他一直很是重视此事，而且其对演教的威胁远大于德教、罗教等教派，所以演教从来都是一经发现立刻掐灭的，可没想到这回昆始洲陆的分坛出了这等错漏，竟然让一个被造化之灵道法蛊惑之人险些成了大护法。

　　他立刻把高果唤来，把奏报丢在他眼前，道：“这个袁禾沛，怎么把事情弄成这般模样？”

　　高果来此之前也是收到了袁长老禀言，他拿起看了看，见上面所述倒是大致相同，便道：“老师，此事弟子也是听说了，这全是弟子识人不明。”

　　高晟图沉声道：“此事你又何必揽在自己身上，袁沛禾早年也曾跟随过我，本来想着做事也是稳当，没想到惹出这么大麻烦。”

　　实际上在建立分坛之初，演教真正能到得上层境界的人委实太少，而昆始洲陆那里必须有大能坐镇，这就只能让修为高的人先行顶上，能力如何，反而倒在其次了。

　　不过现在数百年过去，又有几名俊秀顶了上来，倒不似当初那般窘迫了。

　　高果道：“可要把袁长老唤回来？”

　　高晟图摆手道：“不，让他继续待在那里，现在分坛情况不能乱，你亲自往昆始洲陆去一趟，但不要大张旗鼓，给我稳住局面，不要乱起来就好，还有，造化之灵必须铲除，若有必要，你可亲自出手。”

　　高果道：“是，弟子准备一下，便就动身。”

　　他心中暗叹一声，等到事情结束，袁长老只能回来担任一个无有权柄的护教长老了，今后恐怕再也无法出外任职了。

　　回至教中，他把手中之事俱是安排妥当，到了第二日，就准备动身启行，不过方才出得府门，却见张蝉站在那里，意外道：“张供奉，你怎在此处？”

　　张蝉道：“这回我在总坛也待了不少时日，正好去昆始洲陆上拜望几位旧友，顺便再看看我那不争气的弟子。”

　　孟壶分身在随意取拿了几件法宝之后，就离了分坛，往荒陆深处而去。

　　虽他也是造化之灵，可非是他道传之人，却是感应不到，不过他却有另一个办法。

　　他在一处荒山之上停下，从袖中取出了一只玉匣，打开之后，就见一道金烟腾起，此烟气越腾越高，很快有山隆之势，并有嗡嗡响声传出，这金烟原来是由一只只米粒大小的薄翅金虫汇聚而成。

　　他再是手掌一翻，将那寄存有赫义方气机的牌符取了出来，那些金虫纷纷围绕此物转挪一圈，轰然一声，好似一声雷响，就往四面八方去了。

　　这些金虫乃是张蝉所赐之物，最擅长的就是追寻敌踪，更厉害的是，只要有灵机存在，就可以不停繁衍，乃至越来越多，若是在寻常界域，那么很快就可以侵夺一界，不过放在昆始洲陆上却不会发生这等事，因为这里太多异类妖物以虫豸为食，根本不可能有壮大起来的机会。

　　不过几日之后，孟壶分身就察觉到金虫齐齐往一个方向行去，并最后在某处荒山附近盘旋不定，他精神大振，遁光一闪，便往那处挪遁而去。

　　洞窟之中，赫义方这时忽然一睁眼，看向外间，见自己藏身之地上有无数虫豸徘徊不去，这明显是有人豢养之物，心中不由一惊，生怕是端诚或是袁长老亲自寻来。

　　只是稍候，他却见得一个人影出现在上方，先是一怔，随即稍作察看，发现只其一人到来，面上不由浮出一丝怒笑，道：“孟壶，连你也敢来欺我？我本来就欲要找你，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那也休怪我不客气了。”他把气机一展，便从藏身之地遁身出来！

第二百一十八章 解道难释心自疑

　　赫义方一出来，便感觉不妥。

　　他仔细一看，发现孟壶此次到来的只是一具分身而已，可不知什么原因，自己方才居然没有能够分辨出来。

　　将一具分身打灭没有任何意义，而其正身感应到这里变化，反而会暴露出他的行踪。

　　他哼了一声，他现在还不想离开此处，为了避免这等后果，看来只能将自身道法示于其人知晓了。对方虽是分身到此，而心意仍是相通，只要道念动摇，并屈从在他道法之下，那么这就都不成问题了。

　　孟壶分身见他出来，正气凛然道：“赫义方，你背叛教门，私入外道，袁长老特命我前来捉拿于你。”

　　赫义方一下气笑了，你个分身在我面前神气什么？

　　为了收服对方，他此刻也懒得计较，心意一转，浑身法力弥漫出来，霎时将百里之内的天地笼罩住，日月天光皆被遮蔽，周围顿时陷入了一片昏黯之中。

　　与此同时，听得有妙乐仙音响起，而后有周外有无数道法妙诀在天地大幕之上显现出来。

　　他不似姚参北有拉人入至心界之能，只靠道法化身就能说清楚所有道理，所以只能用另一种相近似的手段将自身道法传递出来。

　　只他此刻有些不放心，说实话，孟壶此人到现在他也没能真正看透，也弄不清其人在想些什么，只是依据正常判断，其人修为不弱，那么对道法一定是有所追逐的，这样他就有极大机会了，因为造化之灵的道法恰恰能满足此等人心中所愿。

　　孟壶分身在见得这等道法后，仰首一望，看去好似是被吸引住了。

　　赫义方心中大喜，尽管他不喜欢孟壶，可若是能在无声无息中收服此人，那么将十分有利于他下来行事。

　　孟壶分身这时却是有些发懵，你给我看这个做什么？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他沉吟一下，道：“我看了你的道法，我不让你吃亏。”

　　赫义方听他之言，感觉有些不对，可还未反应过来，就感心神一沉，再抬头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虚荡之地，这般情形他有些似曾相识，随即他反应过来，脸上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这孟壶，居然也是造化之灵？

　　这时似有所感，转头一看，却见虚黯之中走了出来一个道人，对他一个稽首，一脸神秘道：“道友可曾听闻过造化之灵么？”

　　得知了对方身份，赫义方不敢造次，还得一礼，谨慎道：“在下有幸曾聆听过道法玄妙，而今已入此道之中。”

　　那道人却是摇头道：“不对，不对，道友所学乃是从道，而非得道。”

　　赫义方一怔，不自觉问道：“何为从道，何谓得道？”

　　那道人呵呵一笑，当即说了一段道法。

　　按理说孟壶与姚参北都是造化之灵碎片入世，两者的道法应该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自他们托世转生，拥有了自身意志后，那也就有其生而为人的一面，这里面也就有了主次之分。

　　孟壶自身一直在与这道法做着争斗，若说姚参北这里几乎是道法占据绝对上风，那他这里就是彼此有来有往，还稍稍压过一头。如此一来，道法就慢慢向他愿意看到的那一面所转变，若是他一直维持下去，无有动摇，那么这道法就会彻底变化为他自身所有，成为他登道之阶梯，而非是那道法的傀儡。

　　赫义方听罢此中道法之后，不由一阵恍惚，同时露出了一丝迷茫。

　　完全不用屈服于道法，而是将之降伏，使之成为自家所用，不再是道法臣从，而是道法之主？

　　原来这里的道法才是正道么？

　　我到底该听谁的？

　　莫非是自己先前走错了？

　　这个念头一升起来，他顿时觉得心中一片混乱。

　　这两种道法的冲突，使得他怀疑自己道路可能真的走错了，但又觉得哪里不对，不由陷入了自我否定与肯定的相互交替之中，若他不能理顺这些，明了自身所求之道，那么就无法从这里走了出去，只会一直被困在这等心境之中无法自拔。

　　而另一边，端诚此刻站在法舟之上，正往那些早已归附的造化之灵道法的宗派而去。

　　他不会如袁长老那样去思考什么大局，只是知道造化之灵道法若放任不管，那么将会传播的越来越广，以至于流毒无穷，演教现在不去理会，将来想要平定，那就要付出更大代价。

　　而之所以带着孟壶，因为现在有可能化解造化之灵道法的，也只有其人了。

　　本来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乃是直接将这些宗派全数铲除，这样就能永绝后患，可后来再一想，这样有些不妥当。

　　这些宗派就算是修行了造化之灵道法，可也不过是十载不到，陷入还不算太深，最好办法就是说服此辈，让他们知晓这等道法不为当世所容，而后设法让此辈舍去关于这部分道法的忆识，如此就不用大兴杀戮了。

　　他回过头来，见孟壶依靠在舟舷之上，正逗弄着一只蹦来跳去的狸猫，便走了上去，语声诚恳道：“孟护法，这里我要与你道个不是，早前你用计让那造化之灵深陷凶怪围困之中，若非我多事，前去解救此人，那么说不定就没有后来之事了，孟护法，以往是我对你有所偏见，对不住你，还望你不要计较。”

　　孟壶：“唔……嗯？嗯！”

　　端诚看向下方，神情沉重道：“这是我端诚种下的恶因，当也由我来了结这恶果。如若不能，我绝不回去教门！”

　　没有多久，法舟在大行门上方停了下来，端诚早已查问的清清楚楚，这里乃是姚参北最早落足之地，其所传道法在这里延续时间最久，有些人很可能已然沉醉此道无法自拔了。

　　不过他仍是会设法劝说，要是执迷不悟，那么他就会下得狠手，让另外那些宗派看清楚，自己虽愿意讲道理，可也并不是什么手软之人。

　　端诚一指大行门山门方向，道：“孟护法，我这人不善言辞，此事就要靠你了。你尽管按照你的意思行事，若是此辈不听，自有我端诚出面收拾残局。”

　　“按我的意思行事？”孟壶想了一想，恍然道：“明白了。”他把小狸猫往旁侧一放，顺手按了下猫头，就遁身往下而去。

　　造化之地内，相觉正在牵引伟力，忽然间，他发现那牵引之力稍稍有所变动，尽管很是微小，可在他眼中却是明显无比，见居然还有额外力量介入此中，他不觉来了几分兴趣。

　　他推算了一下，发现这是因为传播造化之灵道法的人增多了，无形之中使得牵引之力大增，他见旁处大德也是察觉到了这里的轻微变化，便笑道：“未曾想造化之灵道法传入世间，也会主动去牵引伟力。”

　　微明琢磨了一下，道：“若是我等主动推动此事的话，是否可以使得这造化之灵伟力化身快些到来？”

　　造化之灵伟力越是提先到来，积蓄的力量越少，对他们越是有利，当然，也不可能太少，否则极可能重演上回之事。

　　不过他们这回不必为此担心，因为紫衣道人被他们压制之后，暂时已不可能向正身伟力传递意念了，所以这一回到来的，必然是一具堪比大德的伟力化身。

　　恒悟道：“若只是此事本身，倒也不难，但是闳都道友现在不希望我等节外生枝，恐怕不会允许我等如此做，这里唯有布须天他管束不到，不过我等伟力少许进入布须天还不打紧，若是多了，那玄元道人必会伸手阻止。”

　　季庄笑道：“那就将此事告诉那玄元道人，此事是为对付那造化之灵，对玄元道人也有好处，他若知晓，不定会放开门户，允许我等行事。”

　　微明沉思一下，道：“倒是可以一试，若其不答应，那便罢了。”

　　相觉看向季庄，道：“季庄道友，你曾几次与玄元道人打过交道，想来你也能与其神意相传，此事就拜托你了。”

　　季庄沉声道：“我只替诸位传个话，至于是否成事，恕难担保。”

　　相觉笑言道：“自然，只要道友替我等把话带到便是了。”

　　季庄点了点头，当即把神意运起。

　　清寰宫中，张衍感到有一缕神意到来，稍稍一辨，发现传意之人乃是季庄，料来有事，便接引过来。

　　季庄当即转入莫名，见得张衍身影在此出现，便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有礼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尊驾寻我，想来有事？”

　　季庄立刻将来意道出。

　　张衍听罢，却是微微摇头。

　　此辈既然要剿杀造化之灵分身，那好生等着就是了，总是在这些小处做文章，这完全是舍本逐末。

　　就算这次落至诸有的造化之灵伟力实力强大，此辈难以抵挡，他自也不会坐观，所以完全不必为此多费手脚。

　　其实如闳都那般，不管你如何变化，我只走我认为最对的路，直接认准根本，那方才是正确的，不管能否成功，至少不会偏离正道。

　　他淡声道：“尊驾请回吧。”

　　季庄也未纠缠，他只是负责传话罢了，成与不成，不在他考虑之内，打一个稽首，便就退出去了。

第二百一十九章 轻解法劫化厄毒

　　孟壶往大行山门之中落去时，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禁制阻拦，他也没觉得有多少奇怪，径直往那座位于峰谷最高处的道观飞遁而去。

　　这些归附造化之灵道法的宗派在不久之前便得到了赫义方传书，知道自己已然暴露了，不过他们并不准备如后者所希望的那般起来反抗。

　　虽然各家现下改换了一门修行道法，可这不代表他们丧失了理智，他们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演教在诸天万界皆有分坛，势力之庞大可见一斑，只是昆始洲陆在分坛，就至少有两位凡蜕层次的大能坐镇；而就算不提演教，那些大宗大派为了自家在昆始洲陆上的分宗不受这等道法的影响，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所以明着对抗是死路一条，唯有妥协才可能有出路。

　　大行门此刻就是这般想法。

　　在见得孟壶到来后，大行门高层直接将宗门阵法敞开，随后掌门带着几名长老迎了出来，郑重执礼道：“这位道友可是演教之人么？”

　　孟壶却是一句话都不说，意念一转，直接将众人心神拖入了心界之中。

　　大行门举派上下之人一个恍惚之间，全数陷入了昏沉之中。

　　孟壶这还是从分身那里得来的办法，似乎这对于那些获得造化之灵道法的人很是有用，而且看起来简单粗暴，根本用不了花费多少心思。

　　至于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反正端诚说了无论怎么干都有其人负责料理余下之事。

　　可不得不说这个方法其实是最为契合当下情形的，因为他与姚参北道法的不同，无意之中却是起到了鉴别的作用。

　　凡是被造化之灵道法根植极深之人，因为两种道法的冲突，皆尽陷入了自我执迷之中，一时半刻难以醒来，也或许会如赫义方一般一直这么迷茫下去。

　　反而是那些道心不坚的，很是容易就接受了另一种道法。不过这只是从一个悬崖跳到了另一个悬崖之上，因为对于外界来说，每一个知晓这道法的修道人都有可能传播出去，唯有他们彻底遗忘了这门道法才可能让人放心。

　　端诚见孟壶进入大行门山门之后久久无有动静，也不见有打斗的动静出现，起初有些奇怪，可随后就见一道灵讯发来，说是事情已然解决了。

　　他诧异不已，本来他打算是孟壶一旦与此辈谈不拢，那就立刻出手毁去此处，这结果显然出乎他预料。

　　他自法舟之上落身下来，亲自查看了一番，发现果然如孟壶所述，这结果让他惊喜不已，若是能够以温和手段解决总比大肆杀戮来的好。

　　他意识一转，法力将整个大行门笼罩起来，对于那些沾染造化之灵道法不深的修士，他顺手就将一部分忆识消抹了去，而那些入道已深，极少可能拉回来的则是直接以法符镇了一身法力，准备稍候拖了回去解决。

　　为了不使这里消息暴露出去，直接令余下这些修士将山门封闭，在事情结束前不得与外界交通。

　　待把这些事处理好后，他来至孟壶身旁，拍了拍后者的肩膀，很是欣慰道：“做得不错，就这么干。”

　　他觉得孟壶还是很不错的，哪似那些弟子说的那般一无是处？明明做起来事来干脆利落，敢打敢拼，与自己很是对路，以往那些应该是庸人的嫉妒偏见了。

　　两人回到法舟之上，去往下一个宗门所在，到了那里之后，一如大行门这里一般，先是孟壶拉人入至心境，而后端诚下去抹消识忆，再把执念过深之人镇压起来，很快就将这里问题解决了。

　　这般转了一圈下来，不过一日时间，就有十几个宗门被他们拿下。

　　而余下宗门也在观察他们的做法，只是他们见端诚到来后并没有与哪家宗派产生什么剧烈冲突，在每家宗门之中待得时间也不长，这给了他们很大错觉，以为端诚只是上门警告威慑。

　　既然这样，他们也没必要明着对抗，于是二人每到一处，便见有宗门高层客气出来相迎，这使得他们解决起来更是简单，不过数天时日，就达成了原先目标。

　　端诚在回程之中，也是感觉有些匪夷所思。

　　之前以为口舌之辩是无法解决此事的，最后难免要下一番狠手加以威慑，可现在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现在就算袁长老质问起他为何不说一声就擅自动作，他也大可理直气壮反驳回去，而这里最大功臣无疑是孟壶。

　　他摇头叹道：“袁长老不会用人啊。”

　　想想赫义方，再想想孟壶。前者一直在人前显示自身，恨不得教中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下一任大护法，可实际上呢？却是暗中与造化之灵勾结，依附外道还是其次，或许还想着未来上位之后如何颠覆瓦解演教，这等人物竟然还得袁长老看好提拔，简直是荒谬！

　　而孟壶呢？平时默默为演教做着贡献，从来没有声张，也没有什么抱怨，甚至还身背着同门的众多误解，不止如此，早在造化之灵落至此间时，就设计将之困入陷阱之中，若不是他去多事，那早就将之解决了。眼下又轻描淡写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谓一目了然。

　　他望了一眼在那里逗弄狸猫的孟壶，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推荐其人为下一任大护法。

　　他虽没有袁长老那般的荐举之权，可身为分坛大护法，他的意思总坛也一定会有所重视。

　　而此时此刻，孟壶分身已是先一步押着昏沉不醒的赫义方回来了，并且兴冲冲来到袁长老面前邀功，十分得意道：“长老，赫义方已被擒捉回来了。”

　　袁长老在见到赫义方后，也是怔住了。

　　尽管他将此事交托给孟壶分身，可心中其实早便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可现在孟壶分身当真捉了其人回来，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太真实。

　　仔细检视了一番，发现的确是赫义方本人，并非以什么神通之术变化出来的替身，他也是松了一口气，此人一活捉，那么他对总坛也算是有个交代了，自身罪责也可免除许多了。

　　不过这件事是解决了，端诚现在去往那些宗门，一场剧烈冲突是免不了的，若是影响扩大，或许那些平时与演教有矛盾的宗派也会插手进来，这最后恐怕还要他来收拾手尾，一想到这些，他又轻松不起来了。

　　这时忽然察觉到外间有喧哗之声，他心中一紧，立时挪遁至分坛之外，却见是端诚带着孟壶自外回返。

　　他唯恐两人惹下大麻烦，连忙走上前去，沉声道：“端护法，你回来了？事情如何了？”

　　端诚回道：“袁长老，我与孟护法已将所有附从造化之灵道法的宗派清扫了一遍，那些被造化之灵道法蛊惑的修道人皆被我等削去了忆识，剩下冥顽不灵之辈，也全数带了回来，再不会惹什么麻烦了。”

　　袁长老有些愣神，解决了？

　　以端诚的法力，若是用强硬手段，的确不难解决这等事，可这才过去仅仅数日……

　　他讶异道：“端护法是如何做到的？”

　　端诚伸手一指孟壶，大声道：“袁长老，孟护法乃是此次解决危难的最大功臣，可当大任，端某认为，可为下一任大护法。”

　　孟壶唏嘘道：“大护法非我所愿，能为分坛化解一场危难，我心足矣。”

　　袁长老面无表情，权当做没有听见。

　　若孟壶功劳为真，那么担任下任大护法的确很是合适，但是这个事情不能由他来做决定，不然将来出了问题还是得由他来负责。

　　现在他还不如痛快一点交出分坛坛主之位，至于总坛如何安排，那就不关他事了，故是他咳了一声，对此不做表态。

　　端诚见他如此，以为他并不同意，哼了一声，道：“你若不应，那我便向总坛提请此事。”

　　这时听得一个浑厚声音传来，道：“端护法要说什么，可与我言！”

　　两人一看，却见不知何时，有一名长相朴实，身着麻布灰袍的中年修士走了过来。

　　袁长老一惊，道：“高长老？”他忙是一礼，“高长老什么时候来的，沛禾未能前往相迎，还望恕罪。”

　　高果道：“无事，我奉掌教密旨而来，本就不欲声张。”

　　袁长老这时看了站在高果身边的张蝉一眼，打了一声招呼，随后道：“这里不便说话，两位不妨随我至内殿之中。”

　　高果一点头，便随其人到了内殿之中，待各是落座下来，他便从端诚口中了解到了事情经过，便对张蝉言道：“原来是贵徒立功了。”

　　张蝉一眼撇去，见孟壶此时目不斜视，坐在那里规规矩矩，嘿了一声，道：“算他有些本事，未曾丢了我的脸。”

　　高果沉思一下，道：“孟护法立得两件大功，我回去会向掌教禀告，不过这里事情并未结束，”他神色严肃起来，“端护法虽是带回了那些执迷不悟的修道人，可是此刻当还有不少领悟此等道法之人逃遁在外。”

　　这些宗派明明知道修习造化之灵道法乃是诸派大忌，又哪里可能不准备什么后手？一定早早将一些不在名册上的弟子送出去了，这是一个极大后患。

　　张蝉这时开口道：“此事便交给我吧，孟壶是我弟子，他所为之事，就由我这个做师父的来把这个漏洞补上。”

第二百二十章 观见前知截法缘

　　张蝉名义上只是个供奉，可高晟图和高果都知道他的身份与教祖有牵扯，所以高果此刻见他主动出言接下此事，立刻言道：“那此事就拜托张供奉了。”

　　张蝉道：“小事一桩。”

　　高果看向袁长老，道：“袁长老，掌教传谕，现下仍是由你代为镇守此地，百年期满之后，你再回去总坛。”

　　袁长老黯然道了一声是，高果只说此事，并没有什么其余交代，连表面上的安抚言语也没有一句，这足以说明总坛对他很是不满，恐怕回去之后再也难以站到台前来了。

　　只是这时，他也是忍不住道：“高长老，不管总坛是否相信，我之处断，并未含有任何私心。”

　　高果沉声道：“掌教说过，你的确无有私心，大局上还算稳妥，可判断多数事只是凭借自身好恶，你有大功，但亦有大过，而功过并不能相抵。”

　　袁长老苦涩一笑，不敢再说什么。

　　高果下来开始安排各种事宜，他来时本以为事情很是棘手，或许分坛这里会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故，可现在却是风平浪静，仅是靠着分坛自身之力就消弭祸端了，这也算是分坛高层将功补过了。

　　不过他心中也是清楚，这一切都与袁长老没有关系。要说功劳，自是端诚与孟壶最大，其中孟壶最为突出，两个最大的问题几乎都是他解决的。

　　本来以孟壶现在的功劳，再加上端诚的推荐，直接升任大护法也是绰绰有余，只是整件事都是因为造化之灵道法而引发的，所以他对孟壶造化之灵的身份仍是有所疑虑，这件事他不敢自己主意，决定上报给高晟图之后再作定夺。

　　不过他仍是额外褒奖了孟壶。

　　孟壶由于张蝉在场，看去格外谦虚，宠辱不惊，弄得在场之人都是频频侧目，感觉他仿佛变了一人，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平定造化之灵道法的过程中被人夺舍了。

　　端诚却是频频点头，果然以往全是世人偏见，孟护法根本不是此辈口中所言那般人！

　　张蝉对分坛之中的各种议论和决定一言不发。

　　待议事结束后，各人各自离去，他便把孟壶唤了过来问了几句话，也是放了其离开，看着孟壶走到一边，去和自己分身争辩谁人功劳更大，他嘿了一声，就迈开脚步，出了分坛，来至一处高坡之上，两袖一张，就有无数金虫涌了出来，四处搜索那些躲藏起来的各派余孽。

　　这些人尽管藏得很好，可是境界毕竟不高，很快就被他发现了行迹，并将这些人一个个找了出来，然后削去关于造化之灵道法的忆识。

　　这些人若不是有一名凡蜕修士替他们遮掩了过往留痕，还做得十分之隐蔽，并且特意让几名不曾修炼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看顾，只是端诚巡察各派的时候便可发现其等踪迹了。

　　就在他差不多准备收手时，却忽然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再是检视了一番，发现这里还有一个人遗漏在外。

　　这个人很是厉害，因为自身层次与他极为相近的缘故，所以差点瞒过了他的感应，不过他找人并非纯粹回溯过往，同时还用金虫反复搜寻相类同的气机，这才发现了对方的痕迹。

　　那人显然也是察觉到自己被发现了，却是没有退避，而是将神意放了出来。

　　张蝉立刻踏入莫名之中，见对面乃是一个身着赤红袍服的道人，面目陌生，从未见过。

　　那道人对他一礼，道：“这位道友有礼了，贫道风陌。”

　　张蝉还得一礼，道：“道友可知自己在做何事么？”

　　风陌笑道：“我自是知晓，这不过是一门道法罢了，修道人若心性坚凝，那么自可降伏，又何必视作劫毒。”

　　张蝉与他交谈了两句，方才明白，这一位并没有直接从姚参北那里得传道法，而是在各家宗派那处观摩到了造化之灵道法后，自行领悟出了运用之法。

　　只是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姚参北传道，相对封闭，因为他也不希望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其人又是如何知晓的？莫非只是一个巧合么？看其人模样，他却不信。

　　风陌对此却没有讳言，坦然道：“数百年前，我得了一道识忆，在某段时日往此处来，便能获得上乘道法，我遵此而行，果然有所收获。”

　　张蝉一听此言，不由想起许久之前那些天授异力，无端知晓过去未来之人，只是随着各派严密清查，再加上道法归来，这些人也是逐渐消失了，没想到这里竟然又遇到一个，其人所言不定还有遮掩，于是他道：“你可愿立誓，不将此法传授他人？”

　　风陌一笑，没有说什么，神意直接消失不见。

　　张蝉冷哼了一声，既然如此，那他唯有设法追摄此人了，他感觉到，不定自家老爷派遣自己来此，就是为了此人。

　　造化之地中，由于诸多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宗派被解决，被此道掀起的微澜很快削弱至极低程度，四名大德也是察觉到了这里变动。

　　相觉笑道：“看来是那玄元道人得知此事后出手清理了，罢了，此事不必再提。”

　　恒悟却是皱着眉头，对他们来说，现世消涨，万物生灭，都是转瞬即逝，而他们近来对现世之内的关注似乎有点多了。

　　道理他们自是明白，向微向化，是补全道法的途径，可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妥。

　　心里琢磨了一下，他没去与微明、相觉二人说话，而是直接找上了季庄，并向他说了自家想法。

　　季庄沉声道：“非止道友，我对此亦有所觉，许是我等在招引那造化之灵伟力之时，亦被此力沾染之故。”

　　恒悟一想，觉得有此可能。

　　本来造化之灵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有吞夺大德大能，现在他们无停歇的接引这等伟力，那肯定会受得一丝影响。

　　不过问题也没这么严重，因为假设这些伟力就能把他们如何，那么也不必将伟力化身降下了，直接就可把他们覆灭了。

　　更何况，闳都现在一门心思要解决造化之灵伟力，若是发现不对，不会视若无睹，肯定会出手阻止。

　　两人再说了几句，认为这等事暂且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也就没有再继续谈论下去。只是两人隐隐之间都是觉得，自己好像是忽略了什么，但一时半刻似又想不起来。

　　穹霄天中，旦易正襟危坐，不知多久之前，他便发现有一丝丝力量正从虚空中蔓延而来，并在不断干扰自己。

　　这实际上就是造化之灵的伟力，他身为造化之灵一部，自然也容易接触到这部分力量。

　　实际上所有造化之灵由于自身层次的缘故，并不具备吸纳伟力之能，这些纯粹是被他们道法吸引过来的。不过因为旦易从内心认同人道，所以他并没有偏离本心正道，只是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各种纷杂念头，过去数十载还好，可现在这等情况愈演愈烈，使他不胜其扰，难以定下心神来静悟参道。

　　他曾想过不少办法，甚至将一部分力量分离出去，但都没有办法解决此事，至多只是稍作减缓。

　　在思忖良久后，他终是下了一个决定，意识一转，却是转入到了自己心界之中。

　　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不是人人有这等能为，可他却是具备，不过他从来没有用过，而在成就真阳之后，就再没有到过此间。

　　这里有个与他长得一般的人坐在那处，这便是造化之灵道法之具现，只是他早是将自身道念压倒了这道法，故是两者现在可以说得上站在同一阵中。

　　只是在他此刻望来，有一缕缕黑气自外渗透进来，进入那人身上，倒是道法化身一脸淡然，道：“道友若不设法将这些力量排斥出去，那我可能会偏离道友所愿。”

　　旦易叹道：“我已试过，暂且无法做到此事，不知道友这里是否有其他办法？”

　　道法化身不疾不徐道：“想要解决，除非以我道法将之吸纳化解，只是如此一来，我道法势必胜过你，你若无法压制，我恐怕会回归本来。”

　　旦易赞同道：“道友说得是，这般不妥，那力量源源不绝，我若抵挡，还不至于如何，道友若吸纳了去，不过只是暂解了我之困扰，但此后却是后患无穷，我甚至可能再难压制于你。”

　　道法化身道：“道友谨慎是对的，只是便我不主动吸纳，此力便仍是在侵入进来，尽管现在并无法撼动你心神，可若是长久下去，仍是不妥。”

　　旦易一想，点了点头。若是这般情况只是延续个数十载还好，他仍是可以确保自身无碍，可若是数百上千载如此，他也难说会有什么变化，且他最怕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连自己也无从发觉，那时想要回至正途，恐怕也为时过晚了。

　　他沉思一下，道：“这个办法我无法解决，但是有人可以，我当是去请教一番。”

　　他出了心界，就往玄渊天而来，到得清寰宫门前，仿佛知他要来，早有阵灵在此等候，并接他入殿。

　　旦易见张衍安坐玉台，背后五光轮转，身下玄气涌涌，不敢多看，上来见礼道：“太上有礼了。”

　　张衍目光投下来，笑道：“道友可是为心中疑难而来？”

　　旦易道：“正是，今番到此，便是来向太上请教解化之道。”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不必为此忧烦，在贫道看来，这却是道友的缘法到了，若是能加以把握，将来未必不能有所超脱。”

第二百二十一章 上法犹需本心争

　　“机缘？”

　　旦易怔了一怔，不由得看向张衍，那所言超脱，莫非是指上层功果？

　　张衍微微点首。

　　造化之灵伟力本身就是来自极为上层的力量，旦易因为出身与之有所牵扯，这才将之吸引过来，其实他用不着一味反抗抵触，只要自身足够坚定，法缘又不是太差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借此攀登，去往上境。

　　纵然其中有所凶险，可是对于追逐大道的修道人来说，怕的根本不是什么凶险，而是上面没有道路。

　　所以这是寻常修士想都想不来的造化。

　　旦易想了一想，自也是明白了这里意思，他道：“只是在下唯恐会因此走错了道路，以致陷入了迷途之中，失去自我主宰。”

　　现在顾虑的是，他一身修为并非从造化之灵道法之中得来，乃是自己修持而来，而原来那道法本是臣从于他，现在若是再度获得力量，很可能会来个主次颠倒，那自己就再不是自己了。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心中那道法早被你自家降伏，便是那些散碎之力过来，暂也撼动不了你自身，但你却可凭此观望上境，参悟妙玄。”

　　旦易自身所修道法与造化之灵道法两者看去不可调和，可实际上他不必去一味抵抗，大可以加以疏导，用以借鉴，倘若真能迈入另一个境界，那么只要不去主动接引，那么这点影响也就不算什么了。

　　旦易不由低下头去，沉思起来。

　　他此时想到了许多，首先不同层次需要面对不同的境况。

　　在真阳之时，需要面对的是先天妖魔还有域外天魔乃至无情道众，虽然不知道上境层次如何，可他从张衍偶尔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即便到了那个层次，修士也没有真正超脱，一样会面对各种敌手，甚至很可能更为凶险。

　　自己若是有意往此走，不成功那另去说，若是成功，那么一定会面对这些的。

　　修道之路就在于不断往上迈进，若是自我退缩否定，那么这条路自然是走不通的，所以他到底该如何做，当需梳理好自己的本心。

　　他抬头问道：“敢问太上，若是不走此路，可否还有其他道途可行？”

　　张衍道：“十余载之内，道友所遇烦恼会稍稍有所消解，但此事未必会就此了结，将来道友或会感到更多此般伟力。”

　　在造化之灵正身真正降落下来之前，其人伟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到来的，实际上这里大部分力量都被他伟力消磨掉了，真正落下来的仅仅是最为微小的一部分。

　　可只要造化之灵碎片还是存在于诸有之中，他就不可能将之完全消磨。不过于大德而言，造化之灵伟力削弱到这个地步，也近乎没有影响了。

　　旦易此时还难下决断，况且真有机缘渡去上境，也不是一定可成，他还需要慎重思量，于是道：“多谢太上解惑。”

　　他打一个稽首，就告退出去了。

　　张衍知道他心中还有疑虑，不过这只能靠其自身解决了，他只是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以旦易根底，还是有一定可能踏上炼神之路的，而其人身为造化之灵碎片，一旦踏入此境，还可以分薄造化之灵正身一些力量，尽管是极为微弱的一部分，可哪怕只是一点，也是削弱。

　　相觉等人没有做成之事，旦易这里却是有可能完成。

　　不过……

　　他抬头看去虚寂缺裂之处，现在渗透入诸有的造化之灵伟力前所未有的多，这也说明，随着相觉等人的召引，造化之灵下一个伟力化身很快就将到来了。

　　昆始洲陆上，张蝉一直在查找风陌所在，然而平时无往而不利的金虫，却是丝毫未曾搜寻到其人，而且每次都只差一点点。

　　他有种奇怪的感觉，风陌似对他好像很是熟悉，并且提前准备好了防备他的手段。

　　故是他想到了一个可能，风陌或许在曾经窥见的未来之中与自己有过较量，所以才能对他的手段加以规避。

　　只是对方的功行并不比他高明，否则也不必四处躲避了，照理说应该是无法看见有关于他的过去未来的，所以其人所见要么是有人刻意生造出来的假象，要么其人背后有来自更为上层力量的推动。

　　假象终究是假象，无法落到真实，所以很可能是上层法力干涉了。

　　对此他倒不觉意外，他可是知晓，除了人人道几位元尊之外，还有域外天魔和先天妖魔乃至无情道众等辈，这些大能一直妄图往布须天渗透，若是其等做的手脚，那风陌有这表现根本不奇。

　　面对一个熟悉你的对手，而你却不知晓对方有什么手段，这是最麻烦的。他不怕对付不了，只怕对方不再待在昆始洲陆，反是遁去他界，那意味着对方看到的未来之中有安然脱身的去处。

　　而此时此刻，风陌正四处躲藏，仿佛先知先觉一般，每次都在张蝉到来之前提前离去。

　　事实正如张蝉所猜测的那样，他望见的许多未来之中，远远不止口中所言的那一部分，甚至还有与张蝉交手的场景，所以他现在就是照着那所见未来小心翼翼的行动着。

　　就像他之前坦然告知张蝉自己拥有前知之能一般，那是因为在他所见到的画面之中，自己就做了这等事，若是不言，他很怕后续之事不像自己所见到的那样发展。

　　他就像走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棋局之上，谨慎维护着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未来，一步都不敢踏错，生怕后面的未来发生更多变化，自己失去机缘是小，性命才是最为重要。

　　他也想过是不是不这般做，而是完全由自己自主，可他并不敢如此做，因为他若遁去天外，那么只要不在虚空元海之中，演教反是容易找寻到他的去处。

　　而要照着步骤行事，十余载后一样有机会脱困。

　　到时他就可离开此地，潜心修行，学到了造化之灵道法，他已然拥有了无限可能，哪怕去到一个灵机寻常的界天，也能修炼到完满境界，下来就可设法争夺元玉。

　　在他看到的未来之中，在昆始洲陆上是没有机会，因为那早被诸派大能盯上了，只能设法找机会去到演教玄镜分坛。

　　那里很可能有玄石诞生，若是能成为那有缘之人，那么就有机会跻身造世元尊之列！

　　演教总坛，高晟图正看着高果送递上来的呈书，他也是十分意外，那在他看来也是较为棘手的事轻易就被平息了。

　　把详细经过看过，发现这里最大的功劳皆是孟壶立下的。

　　他暗暗点头，虽然其人乃是造化之灵，可的确是个人才，此般人物若不为大护法，又有谁人可为？更何况那还是张蝉弟子，这说不定还是教祖埋下的棋子。

　　想到这里，他自然少了许多顾忌，当即拟了一封法旨，并且一刻也没有耽搁，着人送去昆始洲陆。

　　高果很快收得回书，他立刻将上谕交代了下去。

　　孟壶虽然没有当真成为大护法，可实际上自赫义方被擒后，他立下大功之事在分坛之内说得上是上下皆知，所以早就将他当作大护法来看待了。

　　这一次有了上谕，算是名正言顺了。

　　端诚则是把孟壶喊了过去，语重心长道：“孟护法，你所立功劳分坛内无人可比，但是你修为上略略有所欠缺，若能再提升些许，那就名正言顺了，不过……”

　　他神色严肃了几分，“千万不能急于求成，走错道途。”

　　孟壶听了半晌，却是呆立不动。

　　端诚见他无有反应，奇道：“孟护法，你听到了没有？”

　　孟壶讪讪道：“端护法，我只是一个分身而已，你让我提升功行，我也做不到啊。”

　　端诚一愣，他仔细一看，确实如此，可自己方才居然没能分辨出来，他也是有些尴尬，咳了一声，道：“那你正身何在？为何不把你这分身收回去？”

　　孟壶分身很是不服气，梗着脖子道：“分身怎么了？分身也立功了！”

　　端诚也不好与一具分身计较，暗想反正已与分身说了，孟壶也自是能够知道，想来自能领悟自己的意思，心中则是摇头，分身到底是不如正身，孟壶为人诚挚谦虚，又哪里会把功劳放在嘴边？

　　某处造化之地内，随着造化之灵伟力愈来愈多，闳都忽然从高台之上站了起来，看向某一处，目光灼灼道：“快要来了。”

　　他能感觉到，劫力背后有一股力量已然开始汇聚，从此刻开始，那伟力化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落至诸有之中。

　　相觉等人此时已是收起先前那轻松自如之色，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这一次可不会再如上次那般只见得一个崩散法身了，而是当真会与造化之灵展开一战了。

　　清寰宫中，张衍也是看着虚寂缺裂之处，这位来得比原来所算略微提早，这一方面是先前已有伟力到来之故，另一方面是劫力消散的比想象中更多。

　　若不是相觉等人主动牵引，那么原来还将有大德伟力降下，可是因为其等与造化之灵的伟力完全相斥，所以其等归来的机缘完全被占夺去了，不过若这一次能够解决这部伟力，那倒也不算什么了。

第二百二十二章 上灵落世取天道

　　张蝉站在一块地势较低的玄岩之上，不停感应着金虫传递回来的景物。

　　他追摄风陌已是百余天，为了避免某种未来，期间还曾试着随性行动，不按路数出手。

　　只是其人本事的确不小，几乎算定了他走的每一步。

　　这样一来，他就是法力胜过风陌暂也拿其无有办法，因为他根本找不到其人。

　　他想了一想，决定另行设法。

　　若是找寻帮手与自己一同追剿可不可行？

　　看去这般机会似乎更大，可对方既然能够算定自己，那么找了他人过来想必其也是一样能够躲避，除非有额外变数打破这个僵局。

　　他觉得若是把弟子孟壶拉了过来找寻，或许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孟壶本为造化之灵，道法修为是不高，但是根底层次却是极高，风陌便是能看到一些未来，但未必能算定所有。

　　他琢磨下来，觉得可以尝试下，想到这里，不由嘿了一声，没想到自己这个做师父的还要靠这小子帮忙。

　　他当即拟了一飞书传了回去，要孟壶设法在短时内迈入凡蜕层次，待功成之后，再过来寻他。

　　他倒不怕风陌在这等时候离去，因为其人迟迟不走，肯定在等着什么，就算真是离开，不在昆始洲陆上，那么其所能造成的影响也小的多，相对而言，对付起来反而变得更是容易。

　　孟壶很快收得飞书，前回他在得了张蝉关照又得端诚劝说之下，本就已是放开法力修持，现在接了飞书，更是不敢违抗师命，难得不再半天打鱼半天晒网，而是正经闭关修持。

　　实际上他此前积累已是足够，只是为了打磨心境，所以迟迟压着不往上走罢了，换了姚参北有他这般心境，那早是奔着凡蜕圆满去了。

　　闭关半载之后，他成功入了凡蜕之境，本是准备离开赶去相援，可是张蝉并没有急着让他过来，而是让其再沉淀些许时日。

　　孟壶听从此言，又是闭关半载，自觉已是功行稳固，这才赶来与张蝉会和。

　　张蝉见他到来，查验了一番功行，心境修为皆是过关，也是满意，他道：“这次你先跟在我身旁，不用做什么，而后我另有关照。”

　　孟壶老老实实应下。

　　下来数十天，张蝉带着孟壶，继续用原来办法追击风陌，可看情形与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仍是次次被对方躲了过去。

　　可张蝉情绪却是振奋起来，因为他发现，这回追剿有几次险些就寻到了其人行迹，这无疑说明他选择的方法是有用的。

　　有了孟壶加入之后，多了这一个变数，的确使得其人无法算到所有未来变化，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将之抓住，这里自也是有原因的，不过他心中已是有数了。

　　他把孟壶唤到近前，叮嘱道：“下来我师徒二人分开行事，这次为师准你随意行事，不必理会我这里。”

　　孟壶大声道：“师父怎么说弟子就怎么做。”

　　这些时日跟在张蝉身边，他也是循规蹈矩，不敢走错一步，现在张蝉同意将他放出去单独行事，这却是令他情绪高涨起来。

　　张蝉哪会看不破他的心思，嘿然一笑，一挥袖，道：“去吧。”

　　半日之后，一道光华闪过，风陌出现在了洞窟之内，虽是又一次成功躲过了张蝉的追剿，可是他却面色沉凝，再无先前那般轻松了。

　　如同张蝉所预料的那样，他的确也在未来之中看到了孟壶，但是后者在未来之中却不是清晰的，而是模模糊糊的，他虽对此早有准备，可当其人真正出现在面前之时，仍是感到多了些微变数。

　　数天前，孟壶与张蝉分开了，这虽也是他见过的未来，可这里实际上是最为破碎的一段，有很多东西无法看清，这令他不得不加倍谨慎。

　　虽然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可这些只是过去，若是错了一步，导致所选择的未来出了差错，那么先前所有努力都将变得没有意义。

　　好在这里他自认还有一个办法，由于一个人风格行事通常是有迹可循的，所以他每每可以凭借对手上一次行动来判断下次，他认为这个孟壶肯定是根脚不凡，只是之前一直跟着张蝉行动，却没有任何出格之处，一眼就能看出是行事十分规矩之人，似这般人物，很少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举动，但是不排除其人在张蝉关照下来个出奇制胜，所以仍是不能放松警惕。

　　他盘膝坐下，片刻之后，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再度出现眼前。

　　实际上，他连自己都是不知，他每回看到的景象都是随世事变化而变的，否则他无可能做到眼下这一步。

　　只是自孟壶加入后，这些未来就变得混乱起来，这也是他接连几次险些出错的原因所在。

　　半晌之后，他一睁眼，目光微亮。

　　经过一番长考之后，他忽然想到，既然这些未来看去是模糊的，那岂不是说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并不会动摇整个大局？

　　既然如此，那自己大可以主动一些，而不必再像之前那样呆滞死板去描摹未来举动。

　　譬如他若能够将那孟壶提前斩杀，自己是不是能将那些多出的变数扼杀，使得事情回到正轨上来？

　　这一念贯通，他自认已是找到了应对之法，轻笑两声，站了起来，看向外间，下来就需等一个出手机会了。

　　虚寂之内，就在所有大德关注着那造化之灵伟力时，那虚寂缺裂处的力量却一直在盘旋酝酿之中，迟迟不曾落下。

　　而一些混杂在劫力之内的大德伟力，强横凝聚的被其排斥开来，而弱小散碎的则是被其淹没吞夺。

　　造化之灵此刻虽没有完全冲破阻隔，也还没有自主意识，但是随着渗透到诸有之中的力量增多，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所以并没有一鼓而下，而是在尽可能壮大自身。

　　闳都目中灼光愈盛，在他看来，虽是在凝聚力量，可是不过挣扎而已，因为不是正身降下，无论如何蓄积，那终归是有个限度的，他自己一人足以将之压制。

　　至于相觉等人，他心中这几人也就是起到了招引伟力的作用，下来随便其等是否参与此战，只要不拖累他便好。

　　相觉四人此刻也是注视着那里，他们已是停止了接引伟力，因为现在用不着如此做，就会自行降下了。

　　微明辨了一辨，沉声道：“这一次落下之伟力，恐怕比我等预估之中更是强盛。”

　　恒悟道：“恐怕不止，先前那些伟力定会被其所利用。”

　　相觉道：“有闳都道友在，想必不难降伏。”

　　四人心中也不是没考虑过这回失败，转着这个念头时，都是不由自主看了一眼布须天所在之地。

　　要是一旦抵挡不住，这一位想必也是会出手的。

　　又是等了许久之后，相觉等人忽觉一阵心悸，自身气机也是陡然变得无比压抑，同一时刻，诸有开始晃动不已，万世万物都在存与不存之间来回摇摆着，其中唯有布须天不曾有半分动荡。

　　见得此般景象，不待闳都关照，季庄、恒悟二人俱将自己手中造化宝莲托出，准备将那即将倾泻出来的劫力接去，以免诸有遭损。

　　然而还未有等到他们如此做，那威势居然逐渐收敛，进而消弭无有。

　　相觉等人都是神情一沉，他们都能看得出来，这非是造化之灵伟力化身不再降下，而是其人完完全全收束了自己的力量，在还未落至诸有时，就将劫力自行化解了。

　　他们不明白为何造化之灵要如此做，可是后者并没有造化宝莲在手，在还没有落至诸有之中就可轻易做到此事，那绝然比预想之中还要厉害许多。

　　这个时候，那久久不曾落下的伟力终是轰然洞破劫力阻拦，撕开虚寂缺裂，落至诸有之内！

　　闳都道人见此，哼了一声，摆开袍袖，自造化之地内走了出来。

　　相觉等人对视几眼，先是合力送出一道伟力，将那紫衣道人死死镇压住，这才跟着其人一同步出。

　　片刻之后，便见一名道人自虚无之中浮现而来，面目之上仿若笼罩着一层流光溢彩，其人只是出现在那里，诸有之内大德乃至寻常炼神修士的伟力都在被其不断吞没进去。

　　只从这一点上就可看出其与大德之间天生对立，二者绝无可能站在一处。

　　相觉等人此刻心中都是升起一股尽快将之打灭的念头，这是来自于自身道法的催促，因为不如此，那被消逐之人就有可能是他们。

　　那道人这时似是望了他们一眼，背后忽然绽放出层层流转的宝光，与此同时，前一次分散在诸有之内的造化之灵伟力也是在往其身上汇聚过来，其气机竟是在往上拔高。

　　四人见此，都是神情一变。相觉见闳都此刻迟迟不动手，忍不住传声言道：“道友，我等是否阻碍此僚？”

　　闳都斩钉截铁道：“不必！他欲取拿伟力，那便让他拿，拿得越多越好，最好全数取走稍候正好一网打尽！”

　　这些力量沉浸在那些造化之灵碎片身上，找寻起来也很是麻烦，而且也很难根除，他可没有闲心去关注这些细微之事，现在这造化之灵主动聚集起来，却是正合他意！

第二百二十三章 可聚心识见神真

　　那道人身上气机在不断提升之后，终是在一个高度停滞下来。

　　众人这时发现，原本诸有在感应之中仿若染了污浊一般，而在抽离了这些伟力之后，却是变得清晰了许多。

　　可是他们都是清楚，这些伟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聚合到了那造化之灵伟力化身之上。

　　闳都见其伟力聚集结束，眸中光华变得犀利起来，他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当下持拿一个法诀，而后口颂道音，霎时之间，凡是他伟力所及之处都是振发玄乐宏声，并有无穷道法随之演化出来。

　　而这道音一出，那道人身躯顿时模糊了一下，本来已是落至诸有之中，可现在却似在与之剥离开来，并且其所吞纳的伟力也被斩断。

　　闳都道人这门道法十分玄妙，只要他把这段冗长道音颂声念完，并且在此中不曾间断，那么就可将对手逐入永寂之中，哪怕对面所站的是造化之灵也不会例外。

　　虽然造化之灵正身并不会因此而消亡，但等正身真正降临时，损失的这部分力量就不可能再寻回来了。

　　那道人察觉到了自身处境，背后灿烂宝光一撑，身形稳固了许多，本来清晰道音也变得纷杂模糊了许多，随后便伸手对着闳都一抓。

　　闳都面露冷笑，口中诵念之声不断，身躯则是往后退了一步，但原处仍有一个自己停留在那里，那宝光过来，立刻从前方那个身影之上穿透而过，旋即两者一齐消失不见。

　　相觉等人现在都不是完满之身，自身忆识中只是知道闳都胜过他们，但究竟拥有什么手段却并不十分清楚，但此刻一见场中景象，也不难看出其人在道音念诵结束之前不能半途中断，于是各自出手，将自身伟力压上，然而与那道人伟力一碰撞，却是一下被其吞没下去。

　　恒悟道：“此人可吞夺我辈法力。”

　　相觉眯眼道：“不必去管，他便能吞夺我等伟力，只要不曾将我道法夺去，也不可能化解我辈伟力，有闳都道友在上面撑着，看他能吞去多少。”

　　微明点头，那造化之灵的伟力虽是厉害，可并不见得能压过所有人，吞夺伟力之举看去可怖，但也不过如此而已，只要他们自身还在，其人需要多少那便给多少，而且他们也不是为了击败此僚，只要从旁牵制，等到闳都那里颂声结束，那一切便都尘埃落定了。

　　那道人似是感受到了威胁，陡然转脸过来，尽管面上不曾显化五官，只有一层流光溢彩，可相觉等人都是感觉到其人在凝注着自己。

　　与此同时，四人却都是感觉到一股巨大威胁袭来。恒悟、季庄二人察觉到不对，立刻站了出来，并将自家造化宝莲托起。

　　随即两人神色微变，他们都是感觉手中宝莲微沉，这分明是承托了伟力之故，可这伟力究竟是哪里来的？他们事先却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

　　而手中无有宝莲的微明和相觉却是一皱眉，他们发现自己身影竟是在由有化无之中，虽这过程看去极为缓慢，可那侵蚀自身的力量却是凭空生出，令他们无从防备。

　　相觉这时倒是冷静，道：“几位道友不必急切，由得他去施为，他越是把伟力投在我等身上，闳都道友那里越是顺利，况且真是遇得危险，闳都道友又岂会置之不理？”

　　昆始洲陆某处洞窟之中，风陌理顺思绪之后，便就准备主动出击。

　　他觉得张蝉与孟壶虽是分开行事，可因为孟壶是个守规矩之人，所以即便有师长事先安排好的奇招，临机决断，乃至各种应变肯定有所缺乏。

　　这里就是他的机会了，对方绝然不会想到，一个被其等追得四处躲藏之人，竟会突然施以回身一击。

　　通过那些模糊未来，他判断出了孟壶几个可能寻来的地点，并暗中布下了法阵，只要其人一出现，他就会立刻赶了过去将之杀死。

　　他等了没有多久，布置下来的气机便就有了回应，只是这一次却是同时有两处地界出现了动静。

　　他本以为是意外发现了张蝉与孟壶二人的行迹，若是这样，那就只能先行放弃动作。

　　孟壶也就罢了，张蝉很是擅长搜寻痕迹，一旦接触到了他的气机，固然他知道了这位对手的所在，可其人同样也能凭借这点线索反过来找到他。先不说他不是其人对手，便是为了保证未来大势不变，他也需尽量避开与之照面。

　　然而看了下来，却发现情形与他所想不同，那触动气机的，竟然来自于两个孟壶。

　　不用想也知道，这两个之中必然有一个是分身。

　　可是他观察了一下，却是吃惊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分辨，都看不出到底哪个是分身，哪个是正身。

　　本来这么快等到孟壶上门十分符合他的期愿，可这幕景象却是让他有些迟疑起来。

　　自己究竟是直接选择对其中一个动手，还是先不去理会，继续等待更好的出手时机？

　　若是选择动手，一旦出现判断错误，那就暴露了自己的目的，下次可不见得再能寻到这样的机会了。

　　他寻思了一下，认为孟壶若是一直以分身为遮掩，莫非自己就不动手不成？所以决定还是冒险一试。

　　当即心意一转，一个挪遁，已然出现在了那气机埋藏之地，随后稍稍一辨，就往孟壶所在之地遁去。

　　只是他此刻不曾发现，随着逐渐接近孟壶，他所看到的那些未来景象也是在陆续消失之中，而在他无法察觉到的地方，也是有一股气机正从身上不停抽离出去。

　　山海界西空绝域，惊穹山，少清派山门所在，洪佑正在此间作客。

　　当初来至此间时，他直言相告是来论剑的，可没想到，却是受到了超乎寻常的礼遇。

　　这令他有些讶异，早年他身为元阳派修士，也是与少清修士打过交道的，可从来没有这般客气过，后来才知，自从山海界论道之会后，通常多是少清弟子去别家宗门走访，已经很少有九洲修士单纯是为讨教而上门了。

　　而此时此刻，他正与冉秀书论法，与少清弟子论法，其实就是论剑。

　　不过凡蜕修士之间除了生死相争，也不必要亲自上阵，只需在神意之中彼此加以推演便好，这样即不伤和气，又能论一个高下。

　　而就在两人各自演化妙招之时，洪佑却是略略失神，剑势也是微微一慢。就在方才那一瞬间，他察觉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力量浮现了出来。

　　冉秀书见他走神，不禁有些奇怪，以洪佑的境界，若不是遇到意外情况，可不会出现这等情况，便问道：“道友怎么了？”

　　洪佑摇头道：“没什么。”

　　冉秀书见他不愿多言，也没追问，只是略带惋惜的评论道：“要说道友剑法，也很是高明，可在冉某看来，某些地方略略有些保守，若是完全舒张伸展，威力还可大上几分。”

　　对洪佑他很是佩服，这一位能脱出窠臼，推陈出新，融汇阴阳两剑，并将自身剑术道法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个瑕疵却令他有些遗憾，因为现在他所面对的洪佑并非是其人最为巅峰之时。

　　洪佑沉默一会儿，才道：“那是因为前番遇到一个对手，一招未出，只是神意演示，便一招败我，我受此挫败，一直在思量如何破解，故在剑法之上失了圆融。”

　　冉秀书听到这里，不由来了兴趣，道：“竟有这般人物，不知是哪一位道友？又用的是什么手段？”

　　洪佑并没有道出沈崇名讳，只是将其人圆融唯一的手段大致说了下。

　　冉秀书听得目中放光，搓着手道：“不知这位道友现在何处？”

　　洪佑摇头道：“我亦难知。不过我以为，以他修为，便放在古往今来的同辈之中，除了贵派中人，恐怕少有人是他敌手了。”

　　“那却未必。”冉秀书这时对着上方指了指，道：“道友可知道那玄渊天中那一位么？”

　　洪佑神容一正，道：“听说过。这一位以往斗战之能也是令人敬佩，只是这一位早已是功去上境，我欲瞻仰风采亦不可得。”

　　冉秀书带着一丝挑事的笑容道：“道友谬矣，这却未必没有机会。”

　　洪佑看他一眼，道：“这如何说？”

　　冉秀书道：“元蜃门有一镇派之宝名唤‘心象神返大灵碑’，想必道友也是知晓？”

　　洪佑一思，点头道：“冉道友是说我可借得此宝照见那一位过去？可是那一位已然超脱世外，这法宝未必能够照显出他本来。”

　　冉秀书唉了一声，挥了挥手，道：“未必需要本来，道友只要能寻得诸位同道关于那一位的忆识便好。”

　　实际上张衍早在斩得过去未来之身后，那大灵碑上就不会再有气机留存了，更何况他现在已然功成大德，不过他毕竟在现世之内有同门弟子，所以允许四大部宿乃至布须天的修士保留对于自己的忆识。

　　所以洪佑只需一个个去拜访那些识得张衍的同道，并将这些忆识搜集起来，并投入大灵碑中，那么就可请出识忆拼凑起来的化身，并与其人过去一战。

　　洪佑很快相通了这里关节，能与高明之人论道，乃是他心中所愿，更何况这一位更是大不简单，他也是难得振奋，郑重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提醒，若是真能与这一位过去论道一场，实乃是我之幸事！”

第二百二十四章 闻道趋己认正心

　　风陌无法分辨孟壶虚实，故只是凭自身判断，从两处地界之中择选一处，可他运气似是不好，所选择中之人恰恰非是孟壶正身，而是其分身。

　　只是他便是走近，也没能看了出来，在感得孟壶气机之后，为了在解决其人的同时不被张蝉发现，隔着极远就掷出了一道灵光。

　　孟壶分身此刻也是发现了风陌正在接近，却是兴奋道：“合该我立功也！”他视那法盘如无物，只是神思一动，将风陌心神拖入至心境之中。

　　风陌一个恍惚之间，就觉自己跌入了一方古怪地界之中，随即便听得有人在那里宣讲道法，仔细一听，却是猛然发现，这竟然是造化之灵道法，且与自己观摩得来的颇为不同，稍稍比较了一下，却是不由自主入了神。

　　他向着声音来处走去，却见虚茫茫的云团之中，有一名道人坐在那里，他一看面容，大吃一惊，道：“孟壶？”

　　由于孟壶坚持自家修行，始终压着那道法一头，故而那心界之中的道人如今已是变化作了他的模样。

　　那道人见他到来，当即停下讲法，叹道：“道友所修之法，却是走上岔路了。”

　　风陌心中惊疑不定，他猜测这里应该是某处幻境，但是造化之灵道法却又是不曾作假，此时见其人说及，忍不住道：“何错之有？”

　　那道人并不多言，却是直接将道法妙理逐一演示，当然这门道法乃是以己身为主宰，而非一味趋附道法本身。

　　风陌所学之法是暗暗从他人处观摩得来的，并没有经过造化之灵真正传道，此时听闻真道，却是听得如醉如痴，时而长叹，时而低吟，最后喃喃自语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原来我却是走错了，走错了！”

　　他觉此法十分合他心意，认定这才是真正大道，一时根本舍不得从这里出来，不停追逐询问，并逐渐沉迷其中。

　　实则这同样也是陷入了执迷之中，此乃是对大道之执迷，若是他不解开心中之惑，或者自家醒悟过来，那么便就不会从这里出去。

　　孟壶分身见此，便就直接传言告知张蝉，后者很快到来，看着呆立半空之中的风陌，看了分身一眼，道：“被你擒住了？”

　　孟壶分身得意道：“老师，我早便说过，孟壶比不了我。”

　　张蝉懒得听他多言，一拍掌将他拍散，随即伸手一点，一道法符飞出，就将风陌浑身法力镇住。

　　风陌气机一乱，这才惊醒了过来，待看到张蝉之后，立刻明白了自身处境，他恳求道：“张上真，既然已是被你捉住，可否让我回去听完道法？”

　　张蝉冷笑一声，道：“你可知自家妄修造化之灵道法，乃是诸道之大敌，如今性命堪忧，还有闲心去听这些？”

　　风陌道：“所谓朝闻道夕可死……”

　　张蝉打断他话语道：“不必说这些，我可告知你，你还有一条活路。”

　　风陌精神略振，他若能得活，自是不愿去死，便道：“求张上真指点。”

　　张蝉道：“只需你立誓，不经允准，日后不得将此门道法传扬出去，并不屈从于道法，我可容你性命。”

　　对付那些执迷不悟之人，他自会手段严厉一些，不过也没到斩尽杀绝的地步。

　　就算先前被擒捉回去的各派修道人，一旦清醒过来，只要立誓不得传法，不得屈从，那么自也可放走。至于那些入执委实过深的，便强行斩去识忆，若无法做到，那便封镇法力，拘禁起来。

　　风陌忙道：“我得闻真法之后，已知该如何做，愿意遵从上真之言。”言罢，他便当场立下誓言。

　　张蝉这时问道：“你到底在那些未来场景之中看到了什么？为何久留此间不去？”

　　风陌搜索了一下识忆，却是露出了惊疑之色。

　　张蝉看出不对，问道：“怎么回事？”

　　风陌道：“我所见得那些未来之影大多消散了，不过我仍是记得，似是在玄镜分坛那里有一处机缘，需得等候某一时机，届时前往，就能将之把握住。”

　　张蝉琢磨了一下，这问题很可能出在孟壶身上，他暗暗记下那机缘之事，又道：“此前你一直能逃脱我追剿，可是因为我这弟子到来，这才出现了破绽？”

　　风陌叹道：“正是如此，孟道友到来后，我所见那些未来便变得模糊异常，自认如此下去，迟早会被贵师徒所擒，故才不得不动此念头，若是早知孟道友那里也可得闻上法，我又何必如此。”

　　说到这里，他恳请道：“上真可否允我与孟道友见上一面，若能当面聆听道法，我当无憾矣。”

　　张蝉看他一眼，嘿了一声，道：“可以，只愿你到时不后悔便好。”

　　山海界，惊穹山。

　　洪佑在少清盘恒许久，着实拜访了一些同辈，只可惜少清大能不是闭关就是去了天外访道，或者干脆就是在半界之中轮守，他未能一一见过。

　　所幸少清派修士纵然离去，也会留下一缕神意在山门之中，一来是指点后辈弟子，二来就是方便与同道切磋，所以他皆是试着讨教了一番，着实感觉收获颇丰。

　　他始终记得冉秀书的话语，且本来就准备下一站去往溟沧拜访，在盘桓数月后，便就提出告辞。

　　冉秀书先前提出建言虽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可本人对此实际也十分感兴趣，故是决定派遣一具分身与他同往，看一看此战最后结果如何。

　　洪佑自无不可，他素来听闻少清与溟沧交好，若有冉秀书这位少清长老同行，许多自己不方便提出的事倒可由其代劳。

　　于是数日之后，他便与冉秀书分身一同下了惊穹山。

　　本来他准备直奔溟沧派而去，冉秀书却是想起一事，提议道：“道友不妨先往还真观一行，拜访一下还真观张掌门。”

　　早在九洲之时，还真观就是玄门大派之一，不过在洪佑印象之中，此派只是擅长降魔之法，若单纯论及斗法，也只能说是寻常，道：“不知这里缘故为何？”

　　冉秀书笑道：“这张掌门也是功行了得，不在你我之下不说，成就已远在开派祖师之上，而今道法也是远胜先辈，且张掌门与那一位颇有渊源，去往那处拜访，更是方便搜罗识忆。”

　　洪佑觉得有理，于是转道东南，先往同在一洲之地的还真观而来，借助转挪阵坛，不过半个时辰之后，便就来到了灌云洲中。

　　灌云洲原本乃是荒凉之地，与西空绝域大部分地界一般，各种凶怪妖魔横行，还真观在占了此地之后，扫荡异类，降魔除妖，又移山挪峰，搬运海陆，方才开辟出一方清灵胜地，现在这里到处都是飞空往来的诸天修道人。

　　洪佑自身也是大派长老出身，从这里便不难看出还真观的兴盛，不过他一心向道，认为除道之外，没有什么重要的，是以对此不置一词。

　　两人来至还真观山门之前，各自报上名姓，随后便被请了进去。

　　张蓁闻得下面奏禀，少清修士冉秀书与元阳派前代飞升长老联袂来访，也是很给颜面，着人设宴款待，席间交谈过后，听得洪佑竟是找寻自家兄长识忆，讶然同时，心中也是觉得有趣。

　　她也听闻过洪佑的名声，不过那是过去之事了，便有冉秀书陪同前来，她也不会贸然同意此事，于是与洪佑稍作论道，倒是发现对方的确非同一般，考虑了一下，便将一部分与自家兄长相关的识忆传给了其人。

　　洪佑沉声道：“多谢张掌门了。”

　　张蓁笑吟吟道：“不必言谢，亦有一个条件，此事若是有了结果，还望能告知一声。”

　　洪佑毫不迟疑的应下，能见识上乘道法，能与高明对手交战便是他之所愿，至于万一战败，外人会如何看待自己，他却是丝毫不在意。

　　此时来还真观的目的已然达到，他便与冉秀书一同告辞出来，依旧借得转挪法坛，未用多久，就来到了北天寒渊龙渊海之上。

　　知客长老见两位上真前来造访，立刻禀告了上去。

　　如今溟沧派中，秦掌门入关未出，孟真人长久驻守半界，负责主持大局的乃是上极殿副殿主齐云天，不过冉秀书和洪佑皆非一派尊长，还轮不到他出面，所以他将招呼二人之事交托给了门中长老孙至言。

　　孙至言听闻洪佑前来拜访，也是十分感兴趣，他修道之时，洪佑早就飞升了，但也听说过这一位的名声，便就出来亲自招呼。

　　三人一番论道，也是各有所得。

　　只是令洪佑遗憾的是，溟沧派大能因为各有其职，且也不似少清派一般把神意留在那里任人挑战，他只能有选择的拜访了几人，多数人对他态度既不冷淡也不热切，不过礼数招呼之上全是按照一派尊主而来，没有半分欠缺。

　　这实际上才是常理，毕竟少清派那样只论斗战能为的宗派的确稀少，而且他与溟沧派本也没有什么交情。

　　洪佑在溟沧派中待了半载，便就寻到孙至言，道出此行另一个目的。

　　孙至言微微惊讶，没想到洪佑还有这等想法，同时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笑道：“那洪佑道友不妨前往昭幽天池一试，那里乃是玄元一脉诸弟子所在之地，或许能有所收获。”

第二百二十五章 合同诸世问入灵光

　　昭幽天池便在龙渊海之上，洪佑意欲造访一事自也先行传到了这里。

　　刘雁依此时正在闭关，不过却有分身神意在外主持大局，在听闻此事之后，她思虑了一下，拟了一封符书，吩咐身旁亲近侍婢道：“你将此符书送至关上真处。”

　　齐云天主持山门大事后，许多事也是放给大弟子关瀛岳去处置，所以后者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能代表自家师长。

　　关瀛岳收得刘雁依来书，却是十分重视，见是问及洪佑之事是否是山门之意，不敢轻忽，亲自登门拜访，道：“恩师的意思，这本是昭幽门下之事，自然还是由昭幽门下作主，门中不会有所干涉。”

　　玄元一脉乃是太上门下，所以只要谨守门规，溟沧派平时不会特意指派他们去做什么，而昭幽天池五位凡蜕上真平常也绝不去干涉溟沧派上层之事，不过终究是溟沧弟子，溟沧派若是遇事，他们自也不可能袖手旁观。

　　刘雁依轻轻颌首，道：“多谢关上真亲来告知。”

　　关瀛岳道：“都是同门，刘上真千万不必客气。”

　　刘雁依待送走关瀛岳后，再是思索了一下，身为太上门下大弟子，她一举一动都会被人刻意放大，所以此事她不适合亲自出面，需得找一个合适人选，于是吩咐下面弟子道：“去把二师弟请来。”

　　姜峥如今打造了一艘飞天庐舍，常年漂游在外，不是修持便是访道，若遇有缘之人，常常会留下指点几句，一派仙家逍遥风范，所以通常并不山门之中。

　　魏子宏身为瑶阴掌门，常年驻留自家山门之内，不在此间；

　　至于元景清，虽在昭幽天池之内，却是一向对这招呼宴饮之事不感兴趣。

　　而洪佑乃是元阳派前代长老，不提身份，修为也是斩了过去未来之身，所以也当有所礼遇，这里便唯有田坤最是合适了。

　　田坤来至水府之中，待见得刘雁依，一个礼言道：“大师姐有礼。”

　　刘雁依抬手作势一请，道：“师弟不必多礼，入座说话吧。”

　　田坤再是一躬，就在旁处落座下来。

　　刘雁依道：“今有一事需师弟出面应付。”

　　田坤沉声道：“师姐请言。”

　　刘雁依将洪佑之事大略一说，道：“而今我在闭关之中，且也不宜由我来处置此事，此事由得师弟替我出面。”

　　田坤当即应下。

　　大约百余天过去，洪佑果然前来拜访，田坤则是出迎招呼，两人在天池之巅选了一处上好地界会面。

　　论道一番之后，洪佑知道自己来此的目的早就传到了这里，所以也没有讳言，自然而然提出请求。

　　田坤沉声道：“道长来时，门中便有消息，我等可将一部分关于恩师的识忆传予道长，不过恩师自昔日征伐山海之后，便就很少出手了，更是从不在我等面前施展神通手段，所以道长所求，并不能完全。”

　　洪佑道：“那未知田上真有什么指点？”

　　田坤道：“洪佑道长若是有意，不妨去往余寰诸天，恩师昔日曾在那里周游过一段时日，也与不少同道有过切磋，想来那里能够让洪佑道长如愿。”

　　洪佑打一个稽首，致谢道：“多谢田道友相告。”

　　他自囚界脱身归来之后，其实也曾去过余寰诸天，那里广大无比，大小界天数不胜数，然而修道人大多无法比过九洲修士，故是最后他仍是回转山海界修持。

　　而这一回看来，却是不得不再往那里一行了，至于这位道尊昔日行踪，想要查访却也不难，他认为只要这位玄渊天之主不曾刻意遮掩，那么总是能够寻到昔日所留线索的。

　　不过他认为，山海界诸派实力终究胜过外界宗派一筹，所以先前访道之行并不因此中止。

　　田坤将洪佑送走之后，有亲近弟子忍不住道：“上真，这般做祖师是否会怪罪？”

　　田坤摇头道：“恩师何等功行？这世间小到无量微尘，大到万物运转，有何事能瞒过他老人家？若是不愿，那这位洪佑道长连这等念头都不会生出，现在这位既然寻上门来，说明恩师并不计较这些。”

　　亲近弟子恍然点头，低头道：“是弟子冒失了。”

　　田坤道：“无碍，只是这洪佑道长确实本事了得，听闻其人昔日曾夺过诸派斗剑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

　　他还记得洪佑方才所言，与人交手时被一招击败，想到这里，却给了他几分启发，他沉思片刻，好像发现答案就在眼前，但又总感觉隔了一层。

　　好在他性子沉稳，一时走不通也不会一门心思往里钻，便暂时放下此事，转而回到刘雁依那里呈告此回详情。

　　张蝉将风陌擒回了分坛，算是把昆始洲陆的事情都是处置完毕，他也不欲再留在此间，便把孟壶唤来，道：“我这里已是无事，需回玄渊天复命，你好生在这里待着，莫要闯祸，免得丢我脸面。”

　　孟壶叫屈道：“老师，弟子可未曾给老师丢脸。”

　　张蝉懒得说他，面无表情道：“无事不要把你那分身放了出来。”

　　孟壶对此倒无所谓，道：“是，弟子遵令。”

　　端诚听得两人说话，想了一想，走了过来，劝说道：“张供奉，孟护法在此兢兢业业，甚是勤勉，还屡次立下大功，张供奉也不要太过苛求了。”

　　张蝉嘿了一声，道：“究竟如何，那便拭目以待。”

　　他自袖中拿出灵符，只一运法，身形顿时被灵光接去，再睁眼时，已是出现在清寰宫前，这里早有阵灵在此迎候，交言几句，就被唤了进去，待入殿见得张衍，连忙拜伏下来，道：“老爷，小的回来复命。”

　　张衍对事情经过已是了然，自是无需他再作禀告，言语褒奖了一番之后，便又赐下了不少大药。

　　张蝉拜谢之后，又道：“老爷，还有一事，那风陌说是在未来之景中看到了玄镜分坛有极大机缘，小的以为以他修为，很少能有让他动心之物，故是怀疑，那会否是……周还元玉？”

　　张衍笑道：“看来往后有这等事仍可交托你去办，你这番猜测倒是正巧说准了。”

　　张蝉喜不自胜道：“多谢老爷夸赞，小的愿意为老爷分忧。”

　　张衍笑道：“你先下去吧，有事我自会唤你。”

　　“小的告退。”张蝉一拜，就退了下去。

　　张衍在其退下后，便往布须天看去，那曾开辟囚界浑天的大德伟力在造化之灵伟力到来之后不断退避，并落入某些生灵身躯之内。

　　这一次风陌之事，并不是其人单纯窥见未来之景，实际上是造化之灵伟力分身落至诸有后，就在四处吞夺无主伟力，而出自囚界的伟力自是不愿如此，故是在四处躲避之中。

　　这一股伟力早前曾布局于九洲之中，虽其人之举不似四位祖师，可也紧跟其后，甚至把九洲四大派之外的飞升修士一网打尽，最为重要的是，其牵连在布须天之上，可谓根植极深，也是因此之故，不曾一上来就被那造化之灵伟力侵夺。

　　这也是为什么这伟力本来依附在风陌身上，却在挨近孟壶之后逐渐抽离，因为其察觉到了造化之灵的存在。

　　造化之灵道法虽有区别，只是这伟力到底没有灵性存驻，自是没有分辨之能。

　　诸位大德伟力投注现世，目的各不相同，有些到现在还难以看出，有些则是如季庄、微明等辈一般，试图选出一人踏入炼神之境，替代自己承托劫力，这般那伟力主人就有很可能回来诸有。

　　只是这些人必须从凡蜕层次的修士中择选，先前沈崇没有接纳元玉，倒是避过了一次，使得那伟力偏离了既定方向，所以只能另行挑选合适之人，风陌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另一个阻碍就是周还元玉，没有此物，任你天资再好，手段再高也没有可能跨过那道关隘。

　　不过诸有无数现世，机会自然是有的，譬如现在镜湖之中就有这等机缘。

　　张衍先前将五位人道元尊复还回来，就安排在了此处，这里虽然没有外道元尊，可却多了罗教、行教、德教等大能传下的道传教派，一旦搅动起因果，比起布须天中的人道与外道之争也不遑多让。

　　所以一切顺利而无阻碍的话，那镜湖之内必然会有周还元玉入世，此间没有人能与他相争，故是这枚元玉必然落入他手，而交托之人他也是早有打算了。

　　他正思索间，感应之中却是道道流光闪动，抬目往虚寂看去，却是那造化之灵伟力所化道人放出一道宝光。

　　这光华一出来，却是与诸多现世有所呼应，登时有无数光亮绽放出来，而感应所及，莫不如此，一时间，所有大德似皆在此光包围之中。

　　张衍一挑眉，原来造化这灵还有这等手段，竟能将诸多现世与自身伟力暂且化合一处，若是闳都等人无法破解此中道法，那么诸有很可能会应此崩散。

　　下来就看闳都等人怎么应付了，而今阶段，他是绝然不会容许造化之灵在诸有之中立足的，要是这几人解决不了此事，他便会下场，设法除去此僚。

第二百二十六章 从来解道不虚渡

　　那造化之灵所化道人这一施展出手段，立使相觉等人陷入了困顿之中。

　　那些与无数现世一同绽放出来的宝光，也一样是蕴含有造化之灵伟力的，现在那造化之灵所化道人本就是在吞夺他们伟力，再加上这等光芒照来，若是他们不能及时遏制，那一定会越来越盛，直至将他们吞没。

　　可实际上眼前最危险的不是这件事，而是闳都道人此刻的态度。

　　相觉起神意传言道：“诸位道友，一定要劝住闳都道友，绝不可让他放任诸有被造化之灵倾覆。”

　　微明回应道：“闳都道友不至于如此吧？”

　　相觉道：“错了，闳都道友做事向来顺心而为，只要能达成目的便好，若是他觉得毁去诸有可以削弱造化之灵的实力，那么多半是会去做的。”

　　众人一听，都是脸色微变。

　　季庄见微明和恒悟都是意动，却是出言道：“几位道友，我以为不可去劝！”叫住几人后，他沉声道：“闳都道友虽是拉上我等一同在此，可并没有把我等视作助力，绝然是不会理会我等的，说不定此事反会越劝越糟。”

　　微明皱眉道：“莫非眼睁睁看着诸有崩裂么？”

　　季庄道：“未必会如此，以闳都道友的性子，面对强敌又岂会退缩？且布须天那一位想必也不会看着诸有倾覆吧？诸位实在担忧过甚了。”

　　闳都此刻确实没有任何退缩的念头，不过这并非出于挽救诸有的意思，而是不愿在道法较量之上输于对方。

　　在他看来，自己以道音判人，人则以合同诸有来回应，这就是以道争道了。

　　若不是正面破敌，而是用什么取巧手段，那就是怯敌避战了，这是他本心所不允许的。

　　念至此处，他当即于心中推演起来，意图将这道法化解了去。

　　不过假若他不能及时破解，又无人阻止的话，那么最终结果就是诸有倾覆，除了布须天，或者镜湖这等造化精蕴浓郁之地有可能不受牵连，其余地界都是会一同崩灭。

　　那造化之灵所化道人此刻也是在试图解化闳都道音，但后者的道法也同样十分高明。

　　谁先一步解化对方手段，那么谁就将占有绝大优势，尤其是两人手段都是直接决定胜负的，所以任何一方失机，都可能直接导致下来将再没有扳回劣势的机会。

　　布须天内，张衍此刻正观望战局，心中同样在进行着道法推算。

　　两人斗战，自然会昭示自身道法，他作为一个旁观之人，此刻站在另一个角度，却是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各自的演法变化。

　　不过他也没想着一味坐视，造化之灵乃是所有大德之大敌，他自是要做好闳都等人万一不敌的准备。

　　大德之间较量，就是各自道法的比拼，通常而言，若当你实力占优之时，自可以一敌多，因为当你使出一招手段时，对方很可能无法解化其中玄妙，那便也无从谈及反击，便是使出对攻，恐怕也会被随手破去。

　　只是当双方实力相近时，那解化道法则是需要投注极大心神，若此时再多一个对手，那推演解化自是会力不从心。

　　但他不同，比较起其他同道，他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有残玉在手，他解化一名对手的道法时，还可利用残玉的推演对付另外一人。

　　而这等手段若是用于对付一人，那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即便在对付两名层次相近的对手时，也可做到从容不迫。

　　故他现在就在做着同时解化二人道法之事。

　　造化之灵现在将自身与诸有现世绑到了一处，若是诸有崩塌，想要重新开辟，那么势必要将所有宝莲聚合起来才有可能。

　　这般一来，就必须等到所有大德归来才能做到。

　　那在等待之中，他不但无法再找寻造化之地，其余造化宝莲气机也很难再寻到，所以若是闳都无法解化此法，他一旦解出此中玄妙，那自会代其而为之。

　　正盯着场中时，他又是发现，由于造化之灵伟力攀在诸多现世之上，现下对诸世的侵染不可谓不深，寻常现世倒也罢了，对炼神修士来说就是一瞬即灭，可那些依附在造化之地上的现世却是长存不灭，若是被造化之灵伟力渗透进去，却不是什么好事。

　　他思索了一下，虽一点伟力对于他们这些大德无碍，可对造化性灵的影响却是不小。

　　那造化之灵的目的当有两层，一是对付闳都等人，二就是侵染众生，显然其对那个造化性灵背后所牵连的道法也同样有占夺之意。现在场中大德都无心来理会此事，那就需得他来阻拦了。

　　念至此处，他将伟力一放，同样是入至诸世之中，虽然造化之灵所化道人不除，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此事，但是他的伟力这一加入进来，造化之灵伟力的粗暴渗透便在被不停化解，余下一些只要没有造化之灵道法传播，那就没有关系。

　　现在诸多现世虽被引动，可布须天有他亲自镇压，并没有被牵扯进去，而其余造化之地和镜湖在他逐一镇压之下也是被渐渐抚平。

　　倒是有趋附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因为这些伟力加持，功行会更快向上提升。

　　不过在他眼里此辈自是无足轻重，若是其等站在罗教、德教、行教这几家这边，那么靠演教自行解决就是，必要之时还有请派外供奉；要是站在诸道之对面，那也无妨，道法便来自于争斗，下来即将有元玉出世，有这么多对手搅动因果也非是坏事。

　　山海界中，洪佑与冉秀书在溟沧派待了数月，这才告辞出来。

　　按照原来定计，他们下一站应该直接去往地渊找寻元蜃门了，只是田坤一席话，他们还需往余淮诸天一行。

　　冉秀书道：“道友现在就准备去往天外么？如今有一教派名唤演教，可用界门去往诸天万界，域外别天，去得那里倒也方便。”

　　洪佑道：“我与溟沧派道友论道时，听闻那一位曾与九洲不少宗派的道友有过往来，我欲先逐一拜访，再去余寰访道。”

　　既然要搜罗忆识，那自然是越是齐全越是详细越好，似那般人物，想必每一人所见皆是不同，这样拼凑起来的照影才能近乎完全。

　　冉秀书寻思了一下，道：“听闻清羽门掌门陶真宏与那一位曾经交情不错，道友不妨上门拜访。”

　　洪佑点点头，他回来山海界之后，也曾听过翼空洲清羽门的名头，且距离此间也是不远。这时他想起一事来，道：“既然要去此处，我正好顺路去拜访一家宗门。”

　　冉秀书道：“未知是哪家宗门？”

　　洪佑沉声道：“广源派。”

　　沈崇就是出身广源派，他曾两度败于其手，所以他想去此派走访一二，去那处讨教一下道法。

　　冉秀书想了一想，道：“现在广源派掌门不过洞天修为，不过有一个杨道友倒是斩去凡身未久。”

　　洪佑道：“那便好，我与那位道友论一论道法。”

　　纵然不是斩得过去未来的修士，可只要是凡蜕修士，那同样能在神意之中展示上乘道法，有此已是足够了。

　　冉秀书若有所思，随即一笑，反正他也无事，只是想看看最后结果如何罢了，去得哪里都是无所谓，他甚至巴不得闹出一些动静来，便道：“那我就与道友同去。”

　　溪风洲，此位于北天寒渊南地，广源派自九洲渡来之后，就把山门立于此地，本来此处是一破碎的荒芜洲陆，并无称呼，故是山门上下便将此处冠以旧称。

　　此洲往西去乃是碧羽轩所在之地，而再往东，则是毗邻外海的蓬远派，只是往南方而去，便有一个的心蝶部大部族。

　　这妖部虽然早就投靠了九洲诸派，并且立下誓言，可毕竟是异类，故是九洲诸派对其的提防之心仍是有的。

　　广源派在此立派的初衷，就是顶在最前方防备这妖部的。

　　不过现在随着九洲各派崛起，这等作用自是渐渐消失了，但是广源派要向外扩张，因为三面皆是同道的缘故，所以唯有继续向南，就肯定会与心蝶部起得冲突。

　　以往因为心蝶部妖祖存在，虽是在沉睡之中，故也没有表露出什么，而随着杨妙笙斩去凡身，这数十年来却是一直在有意无意侵夺心蝶部的地界。

　　而洪佑、冉秀书到访，却是使得广源派林掌门大为惊喜，这两人哪怕不提身份，也是上真一流，于是亲自迎了出来，在听闻两人是来拜访长老杨妙笙的，先是好生招呼，随后派人前去找寻。

　　洪佑这时忽有所感，往某处望去，却见一个头梳双丫髻，身着湖水绿襦裙的少女坐在千秋之上晃荡，只是一副无聊之极的样子，只是他方才见到，却有一道金光自其身上泛起，将他目光遮挡了去。

　　下一刻，他神意有感，便将之接纳了过来，一入莫名，便见方才那少女正好奇望着自己，他打一个稽首，道：“可是广源杨道友么？贫道洪佑，久闻广源名声，此番特来造访。”

　　杨妙笙却是咦了一声，冲他闻了闻，又用食指点了点下嘴唇，自语道：“这是中了符法么？怎么看起来又有点不像……”

第二百二十七章 意气一道落神中

　　“符法？”

　　洪佑稍作思索，觉得定然是与沈崇交手之后留下的。

　　以沈崇这等人物，根本不会在他身上做什么手脚，也不屑于如此。

　　最大的可能，就是那“圆融为一”之法所引发的后患。

　　从巅峰跌落下来非是什么小事，放在斗战之上，哪怕只是差得一点都是极大差距，所以冉秀书也是惋惜无法与完满状态之时的他交手。

　　他本来以为，这里最大问题是出在心境之上，因为现在他与人对敌变得过于谨慎保守。

　　这是没有办法之事，因为现在他每当出手，必然会想到沈崇手段，自然而然就会提防这等变化，所以不管神通变化还是自身法力自然就无法运使得舒展流畅。

　　等于原本毫无瑕疵的镜面上有了一个裂痕，哪怕再是微小也拖累了整体。

　　他先前怎么也无法寻得解决之道，四处拜访同道，同样也是存了解决此事的心思，不过现在看来，好像不仅仅是这么一回事。

　　他沉声道：“我有一事正想请教道友，道友……道友？”

　　他连唤几声，发现对面没有任何回应，抬眼看去，却见杨妙笙在自己身前幻化出无数符箓，手指在上拨弄来去，似是自顾自推算着什么，一会儿陷入深思，一会儿懊恼跺脚，一会儿又发出阵阵惊呼。

　　洪佑一看，就知其陷入了心悟之中，应该是自己身上所谓符法令其受了什么启发，这是好事，说不定其人还能解决他身上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前去相扰，只是在旁边静静等着。

　　只是过去许久，他见杨妙笙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打算，却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妥。

　　他们在此间待得太久了。

　　凡蜕修士入得莫名之后，自是可进行无数推算，可是这同样也是耗用神意的，神意用尽，那就需拿自身本元来填补。

　　他是斩得过去未来身的修士，自是神意充盛，可杨妙笙不过才是斩去凡身，所拥有的神意根本无法与他相比，要是其人一直沉醉此中，导致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也是不愿意见到的。

　　他又连唤了两声，杨妙笙这才醒过神来，不过其人看去倒没有什么异样，端端正正一个万福，道：“多谢道友提醒。”

　　她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却是直喊，丢脸了，丢脸了，真是太丢脸了！

　　洪佑道：“无事。”他打量了杨妙笙一眼，见其似无什么异状，但万一有事，也是不好，于是道：“而今我在贵派掌门处作客，不如稍候就过来与道友会面。”

　　杨妙笙眨了眨眼，道：“道友不用担心我啦，我有养神符种入法身，只要在山门之中，神意一时耗用不尽，你我在这里说话便好。”

　　“如此么……”

　　洪佑沉吟一下，问道：“道友方才似从我身上见得符法，不知是如何一回事，可能告知否？”

　　杨妙笙没有隐瞒道：“没什么不能说的啦，那是因为道友神气之中有符术痕迹，”说完她一脸好奇，“这些道友是从哪里沾染来的？”

　　洪佑道：“我到此之前，曾与贵派一位道友有过切磋，他道法胜我不少，并以一招败我，可能是受他神通所侵，照道友之言，或许这果真是什么符法？”

　　杨妙笙迷惑道：“是我广源派的同门？可我广源派中，似并没有这般人啊，不对！”

　　她忽然瞪大眼，现在没有，却不代表以往没有，她记得自家门中的确有一位十分了得的前辈，早在九洲之时便就飞升他界了。

　　她试探着问道：“道长所言，莫非是……沈长老么？”

　　洪佑默默点头道：“正是这一位。”

　　杨妙笙眸中放光，满是兴奋道：“难怪了，难怪了。沈长老乃我广源前辈，虽后来承前启后，另辟奇法，可不管如何，终归是以符入道，道友中了神通道术，那便是中了符法，不过还是有些不对……”

　　她再点了点自己嘴唇，眼前一亮，急急问道：“道友所中那等神通，可是沈长老以神意送渡的？”

　　洪佑不由望来，心中倒有几分佩服了，他没有说出具体详情，杨妙笙只凭蛛丝马迹居然就推断出了真相，莫看功行不高，可本事确有几分，他道：“正是。”

　　杨妙笙道：“那就对啦，那位前辈的神意实则一直有被道友留住，所以才被我得见痕迹，只是这般下去，道友原本功行定会受得影响。”

　　洪佑沉默片刻，问道：“道友可有解决之道么？”

　　“此事十分麻烦……”杨妙笙眼眸一转，道：“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啦，道友何不多留些时日？”她又摆了摆手，“不过这全看道友自己，我不会勉强的。”

　　她表面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心中却是想着，快答应，快答应啊，日子这么无聊，这自己送上门来的，又怎么能不好好探究一番呢！

　　洪佑一皱眉，心中总有一种不好感觉，但杨妙笙看出了他身上真正问题所在，并且还有解决之道，他也不想错过。

　　毕竟他也不想与玄渊天那一位照影比斗时，自身还有缺陷，于是道：“既然杨道友相邀，那我便在此多留些时日。”

　　清寰宫中，张衍在经过一番推算之后，就将闳都和那造化之灵所化道人的道法解化出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他若是出手，就可以将两人神通都是破去。

　　不过也不能说两人道法不高明，这二人都在斗战之中，相互提防不说，伟力还在各自碰撞。

　　而他现在无此拖累，解化起来自是相对容易一些。

　　闳都道人似乎一直对周围宝光视若不见，口中道音并没有因此停下，反而愈发宏大。

　　相觉等人在那道人合同诸世的宝光之下坚持了一会儿，却发现压力并不似他们先前想象的那么大。

　　那道人虽然利用了无数现世，可现世在他们看来乃是一瞬即灭的，尽管会因各种伟力碰撞不断生出，可终究是有其极限的，催发到一定程度就不再会再有所提升了。

　　此时他们渐渐察觉闳都道人身上气机在不停举扬，互相交流了一下，认为闳都此时在逐渐占据上风。

　　照如此下去，如再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在道音结束的那一刻，对面那道人就会被逐入永寂之中，造化之灵将永远损失这一部分力量无法找回。

　　只是他们并不认为如此简单就真能将造化之灵化身拿下了，因为就算能在道法上对其克制，到得那被驱逐之前，其人很有可能会来个鱼死网破，不顾一切倾覆诸有，那样就算他们胜了，失去的也比得到的多。

　　而诸有一崩，也就没了找寻补全道法的途径，等造化之灵正身落下，他们可就未必能胜了。

　　张衍同样也是认为，这造化之灵是不会这么甘心被驱逐的，只他此刻目光毕竟没有停留在那道人身上，反而是看到了相觉四人这边。

　　他曾经怀疑过四人之中或许有那被替代了道法的存在，若是到紧要时刻，说不定会忍不住出手，以图挽回劣势。

　　此刻场中，闳都道人在经过长久推算之后，终是先一步解化了对方道法。他眼中光华一盛，起袖重重一挥！

　　那周围宝光陡然一黯，转瞬之间，所有光华都是往后退去，直至落至虚无之中。

　　闳都道人此时精神大振，他之前被宝光所拖累，诵念也是不由得缓慢下来，现在这一解脱，那道音立时又高涨起来。

　　张衍微微点头，此人先前如此自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然是有些本事的。

　　尽管他此刻身在布须天，可也能感觉到，这道音已是渐渐濒临尾声，那造化之灵若是有什么杀招手段，此时差不多也是该亮出来了。

　　闳都这时以神意传言道：“你等四人去看好那化身，莫让那边有什么变故。”

　　相觉等人一听，不敢怠慢，立时把注意力投注到了紫衣道人那里。

　　造化之灵即将被逐，可现在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不用多想，也知其一定是会有什么举动的，十分可能利用紫衣道人来做文章。

　　那道人见自家道法被破，却又是伸手一拿，就有条条琉璃仙光，若丝若绦，由虚无诞生，再落至诸有之中。

　　闳都道人只觉身躯一僵，感觉自己如被困入茧中。

　　他当即判断出来，这神通没有方才那么难以应付，更没有什么太大威胁，但再是如何，这也需他进行推算解化才能破除，所以这等手段毫无疑问是为了拖住他，好方便再施展什么手段。

　　相觉等人此时亦是受到了困束，因为道法差距，方才他们对那宝光束手无策，对此法一时间也无有办法解化了去。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他这里同样也是受到了那道人的伟力影响，不过他背靠布须天，那伟力毕竟不是造化之莲，可以悄无声息渗透进来，在透过重重阻碍之后，再落到他身上时已然很是微弱了。

　　他此刻没有进行什么推演，力道之身只是轻轻一挣，就摆脱了这等束缚。

　　与此同时，他身外气机微微起伏，暗涌不断，而布须天及一众造化之地伟力都已是被他调运起来，若是那道人意欲破坏诸有，闳都道人又无法阻止的话，那么只需一念之间，就可将这些力量放出，用以镇压其人伟力！

第二百二十八章 灵光未尽神翻覆

　　那造化之灵所化道人把众人稍作困束之后，又是双手一展，把袍袖荡开。霎时间，场中每一人都感觉自己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间隔，连神意都无法传递交通。

　　闳都道人此刻虽被束缚，可并无法妨碍到他对战局的判断，他见那道人接连使出这等手段，立时便知，其已然没有办法在道音结束前将之破解了，否则根本不必要如此。

　　其此刻所为，不是在谋求后路，就是想要在被驱逐之前尽量多争取一些战果。

　　那道人神通使出之后，身上宝光一转，向着相觉等人罩来，却是将身上绝大多数伟力投向了其等这边。

　　相觉四人立觉压力倍增。

　　若说此前那道人对他们不过只是随手压制，主要目标还是放在了闳都身上，现在看来却是要针对他们了。

　　闳都现在被困，在解化道法之前还不得出来，显是没有办法来帮衬他们，不过他们倒是不怎么畏惧，毕竟身为大德，即便伟力尚不完全，却也没可能那么容易被拿下。

　　只要这一回能挺了过去，闳都即便还是不能突破阻碍，可道音一旦终止，那道人就会被逐入永寂。

　　那道人此刻再是伸指一点，相觉等人身上气机顿时一阵反乱。这是之前他们招引造化之灵伟力之时渗透入身的，只是这等事是避免不了的，好在他们对此早有警惕，故是并没有慌张，纷纷转动伟力镇压。

　　此刻外来伟力还在不断侵夺他们，内里又有气机作反，称得上是内外交迫，只是他们知晓此刻没有退路，必须设法撑了过去。

　　此刻那道人面上那层琉璃光华一黯，有两只闪烁荧光的眼眸显露出来，与此同时，身上气机陡然提高了一层次。

　　这一刹那，相觉等人心中警兆顿起，还未觉如何，神思便一阵恍惚，发现自己神意之中仿佛出现了一深不见底的空洞，心神之上更是生出一股沉陷之感，且还无法顿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缓缓朝着此中滑落进去。

　　闳都道人冷然看着场中，此刻分明已是紧要关头，不管那道人要做什么，他都必须要设法阻止。

　　在他使力推演之下，很快将困束自身的道法解化了去，不过便去了这些，也还有一道那道人方才布下的阻碍挡在身前。

　　他此刻可以将四人抛却，不去理会，可他认为既然是自家招揽这几人为自己出力，那么不能任由其等被侵夺了去，哪怕道音因此稍稍缓顿也需去做。

　　他气意一转，身上有一个一般模样的闳都走了出来，向前一步，撞在了那屏障之上，顿将其中伟力撞散。

　　这是他看出那道人只不过是用了伟力阻挡，根本无需用道法来化解，所以用最为直接的手段就将之破除了。

　　虽他打开的只是自己与那道人的隔阂，可这已经足够了，他伟力一压上去，后者便无法对相觉等人再造成什么太大威胁了。

　　那道人一见，挥袖一荡，又是层层屏障布下，阻挡其伟力过来。

　　闳都一声嗤笑，看来那道人已是没有什么了得手段了，他使动伟力涌去，不停将阻碍破开，而口中诵声更盛。

　　如此缠战许久之后，那道音终是到了临近结尾之时。

　　那道人显也是预见到自己将要遭遇的下场，在又是布下数层障碍之后，拿一个法诀，身上宝光顿时一绽。轰然一震之下，顿有无穷伟力向周围爆发！

　　相觉等人都是色变，以为他在试图覆灭诸有，可下一刻，却又发现不对，其并没有做得此事，而竟是如上一个伟力化身一般自行崩散，并将自身伟力往诸多现世之中投入进去。

　　闳都口中诵声此刻已是到了结束之时，随着最后一个道音落下，那些还未曾落去诸有的造化之灵伟力顿便被逐入了永寂之中，只是因为晚了一步，仍有小半逃脱，所以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

　　张衍见到这一幕，目光微闪一下。他不难看出，这等逃逸之举并非那造化之灵伟力所化道人一开始就打算好的，而是其所作所为自然契合道法，在面对不可逆转的局面时，就会本能找出一条对自己有利的道路去走。

　　他心中微动，不由沉思了起来，这般看来，这造化之灵行事方法是有迹可循的，这可能是其人非是正身的缘故，这般看来，要是方法得当，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一点做些文章。

　　倒是相觉等人直到那造化之灵伟力散去，也始终不曾见到有什么变化。

　　这不能说四人之中就没有那替代之身，因为从场中情形来看，就算有人站到了那道人一边，也很难改变什么。

　　那道人有可能见得如此，才索性不用，除此外，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非是造化之灵正身无法调用替代之身。

　　到底如何，还需下来再慢慢辨别。

　　闳都一人站在场中，神情沉凝无比，此次虽将造化之灵化身成功驱逐，可因为漏得小半伟力，所以他对此很不满意，觉得心中始终扎着一根刺，很是不舒服。

　　相觉此时靠了上来，稽首言道：“恭喜道友，将那造化之灵化身逐入永寂之中。”

　　闳都冷声道：“你等认为此战能称完满么？”

　　相觉笑道：“纵然那造化之灵化身逃去了一部分，可绝大多数都被道友剿灭了，其正身永远也拾不回这部分力量了，未来所面对的威胁将减少许多，至于道友所言完满，可世上哪有真正完满之事？”

　　闳都抬起头来，道：“这却未必做不到！”

　　相觉道：“道友准备如何做？”

　　闳都道人看着那无数生灭现世，道：“只要倾灭诸有，那么自然就能将造化之灵潜入其中的力量一并毁去！”

　　相觉等人一听，不由大惊。他们好不容易才维护定了诸有，更把造化之灵伟力驱逐，怎么闳都突然要闹这一出了？

　　微明出声道：“道友，那些散去伟力我等可以慢慢设法解决，但是诸有一旦破碎，那除非等所有大德归来，汇聚所有造化宝莲，才可能再行开辟，不然在此之前我等根本无法寻到造化之精，也无法感受到那缺失之道，这与对抗造化之灵显然是不利的。”

　　恒悟也是劝说道：“正是，道友千万慎重，今朝落下的只是造化之灵一个伟力化身，那正身还在其后，不值得如此做。”

　　众人虽都在劝说，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处，因为闳都根本没有把其等言语放在心上。

　　他觉得相觉等人的意见一点都不重要，方才在斗战之时四人就未曾有过什么太大作用，所以其等在他看来有与无有没有什么区别。

　　他冷嗤一声，道：“造化之灵正身若来，自有我去对抗，你等烦恼什么？”

　　恒悟质疑道：“可若是道友万一不敌，那又如何？”

　　闳都道：“笑话！我又岂会不敌？”

　　众人也是头疼了，闳都不是吹嘘，也不是自傲，而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之事，其在真正失败之前，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失败。

　　微明言道：“可是道友，之前你也曾言，带我等除灭造化，说明这等事并非是全在掌握之中的，你此事判断失差，又如何保证下一回果然能做成呢？”

　　此言一出，其余等人都是暗叫不妙，这番话岂不是在催促闳都去做这等事么？

　　果然，闳都看了他一眼，道：“所以我现在就需规正这等错误，只要将诸有毁去，那么造化之灵伟力也会被一并灭去，那么不就没有这等事了么？”

　　相觉看出来了，闳都分明已是下定决心，这个时候靠说服怎么也不能拉回来了，立时对诸人传以神意道：“诸位道友，情形不对，我等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闳都，绝不能让他坏去诸有，不然我等拿什么去与造化之灵对敌？”

　　微明道：“哪怕是以多击少，我等也不可能是闳都对手，若是他祭出方才那般道法，我等还有可能被其逐入永寂。”

　　众人心头一震，这是很有可能的，也是有了那么一瞬间的动摇，要是退让，闳都是肯定不会来刻意针对他们的。

　　恒悟想了一想，道：“只是闳都如此了得，那玄元道人可未必会答应与之对抗，且他还有布须天可以托庇，哪怕诸有倾覆，也与他无碍。”

　　相觉一转念，道：“季庄道友，你可否与玄元道人说上几句，申明此中厉害。”

　　季庄沉声道：“不必去求，那一位若是有意，一定是会回护诸有的，要是不愿，怎么求也是无用。”

　　四人商议一定，身上伟力一涌，却是抢先一步，齐齐对着闳都而来。

　　闳都露出轻蔑之色，一荡袍袖，浩大伟力对着四人反压而来，同时身上气机不断浮动，看去一经发作出来，就是诸有崩坏之势！

　　张衍把这里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闳都道人说要倾覆诸有，如此可将造化之灵伟力都是一并毁去，他立知其非是玩笑，而是真要如此做。

　　他方才在解化了闳都道法之后，就稍稍了解了后者之道。

　　其人唯有满足自己心意，去做自己认定之事，道法才有可能完满长进，甚至斗战之能在此之后更是强盛。

　　可要是不能让他心思畅达，那么自己道法不但无法前行，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所滞涩倒退，这是其人执意要求覆灭余下造化之灵伟力最为根本的原因。

　　可不管怎样，他都不可能任由其做得这等事，于是迈出一步，已然从布须天中走了出来！

第二百二十九章 演道通玄展真光

　　相觉等人伟力虽被压制，但很快发现，他们也不是当真毫无还手之力。

　　先前对敌造化之灵伟力化身之时，他们一直处在下风，那只是因为造化之灵能够侵夺大德伟力道法，天然占据优势，只要没有与造化之灵相等同或者近似的伟力，那就一定会被其压制住。

　　而现在却不是这样，闳都与他们同为大德，在伟力之上并没有那等侵夺之能，尽管道法修为胜过他们，可并无造化之灵那般能为。

　　四人见到这般情况，心中略定。

　　要说击败闳都，他们并没有把握，可现在只是想阻止其人，不令其破坏诸有，这还是有可能做到的。

　　闳都道人此刻却是有些不耐烦了。

　　他本想随手将这四人压住，然后去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没想到居然被阻挡住了。

　　虽然这四人实力不及他，可想要将此辈降伏住，却也没有这么简单，至少他无法做到如造化之灵一样将其等轻松挡开。

　　他在伟力上的确是胜过四人不少，可现在也不可能直接越过其等伟力毁灭诸有。

　　最主要的，这一回没能达成他剿灭造化之灵伟力化身的目的，导致心思不畅，所以自身道法也是运转迟滞，远不如此前那般挥洒如意，可以说非但没有长进，反而有所降低。

　　闳都几次欲舒张伟力，但每回总是差了一点无法做到，四人尽管不敌他，可要破坏他的动作却是容易多了，这令他越来越是烦躁，冷声道：“你等统统给我让开，莫来妨碍我做事！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

　　他忽然立定，持拿起一个法诀，倏忽间，一个与他一般模样的闳都虚影从身上走了出来，却是瞬息间跨过一重重伟力阻隔，直接冲向四人。

　　在这短促之间，四人根本无法解化这道法，也不能看出这里面玄妙，除了躲避，看去没有任何办法。

　　只是方才欲图避开，却察觉闳都伟力却是向外扩张，若是不加以阻拦，诸有必毁，无奈之下，四人只得再度使力阻拦。

　　可这一耽搁，那虚影就冲了过来，并一下没入了相觉身躯之中，后者顿时感觉自身伟力一乱，仿佛多了一人与自己争抢运使之权，连忙凝聚心神，起意镇压。

　　闳都那里这时又有三道虚影走了出来，分别朝着微明、恒悟、季庄三人而去，而在他伟力牵扯之下，无人能够躲避开来，全数被这虚影没入了身躯之内，微明三人也觉得自身伟力难以调用，不得不连忙作法驱逐。

　　闳都在使出这等手段后，似也无法做出什么攻袭手段，但他也没有这等打算，这只是暂且将四人困住而已。

　　如此他就能腾出手来，将诸有倾覆，等到事情一成，这四人就算脱困出来，也不可能再为此事纠缠不休了。

　　他伸出一手，对着上方，霎时间，无边伟力随他调拨汹涌翻腾起来，眼见下一刻就将诸有崩裂，万物覆灭，可他这时却似感觉到了什么，把动作停顿下来，转身望去，只见一名脚踏玄气，背映五光的道人自布须天中走了出来。

　　他神情郑重起来，盯着来人问道：“玄元道友，你也要来阻碍我么？”

　　他对上相觉等人可谓毫不客气，那是因为其等实力不及他，而他现在感受不到张衍具体实力如何，只知绝然不会弱于自己，故是言语谨慎。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敬强欺弱，但对他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自身之道就是顺心而行，我怎么想的那便怎么做，该是如何便如何，大多数人对待了得之人和卑弱之人都是会有所区别的，只是他表达得更直接彻底一些。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先前作为，贫道可以不来插手，可道友要覆灭诸有，此事涉及太多，那便不能坐视了。”

　　闳都道：“道友何必为此烦恼，你有布须天握持手中，纵然诸有损去，可你仍还有栖身之处，而造化之灵伟力则是不同，这次我若不将之除尽，等到下一次正身到来，就会将这些伟力重新归聚入身，那将是更难应付，所以我必为之。”

　　张衍道：“道友扪心自问，那些伟力果真只有这么一条路解决么？此事大可以另想办法驱逐。”

　　闳都不以为然道：“那要用得多少时候，哪有一劳永逸来得好。”

　　张衍淡声道：“便不提此事，诸有一毁，那缺失之道便再难寻得，未免代价太过。”

　　闳都道：“这些只是小事罢了。”

　　张衍目光幽深道：“在你看来是小事，可你此举却是阻了众人寻道，亦是阻我寻道，我怎会不拦你？”

　　闳都神情一冷，道：“既是如此，那我只好得罪了。”对敌张衍，他态度变得再度郑重起来，口中又一次开始宣诵道音。

　　张衍发现，此次其人所诵之音与方才驱逐造化之灵时的道音有所不同，感觉之上更是宏大浑厚，立时明白其人针对不同之人，道音可以各不相同，那么想必所需用到的解化手段也是不一样。

　　或许这里唯有结果一致，就是可以将他送入永寂之中。

　　想要破去此法，对他来说也是不难，不外再解化一遍就是了，只是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这道音只要不曾念诵到最后，那就对他毫无威胁，而在此之前，他只要将对手拿下就好了，所以现在根本不用去多作理会。

　　他心意一动，顿时一道剑光浮掠，直往闳都斩落下来。

　　清鸿剑丸经过他祭炼过后，已是得了“有无之变”，也即是说，可以由有至无浮现出来，若无阻碍，能在他念动一瞬间就出现在对手身上，当中可以忽略所有过程。

　　只是大德周围自有伟力护持，所以无可能一下跳跃至最为要害之处，但这也取决于双方伟力高下。

　　假设此刻对上的是相觉等人，可能剑光一下就杀到其等面前了，换了闳都，阻挡之力却是大了许多。

　　闳都撇见那疾掠而来的剑光，顿时感觉到一阵严重威胁，明了自己若被斩中，则必然会损失一部分道法。于是身躯站立不动，只是一个与自身一般模样的虚影从身上走了出来，并主动迎上了那剑光。

　　那剑光在那虚影之上一划而过，虚影立时破碎，剑光也是一并消弭。

　　然而剑光并非一道，随后又有接二连三的剑光跟着斩杀过来，而其身外，则不停有虚影化身走出，一时仿佛出现了无数闳都，在频落剑光之下，不断消散，又不断生出。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方才闳都与相觉等人交手，再加上其与造化之灵化身斗战，他已是两度见识到了这等神通。

　　只是此法不似那道音和造化之灵释放出来的宝光，他自身伟力并未与之直接碰撞过，所以之前也不曾有过推算。

　　不过此刻与他这一对上，那自然有法破解。

　　他稍作推算之后，身上玄气一涌，倏尔化作一只大手，朝着闳都拿来。

　　闳都故技重施，又是放出一道虚影冲上。

　　玄气大手一抓之下，那虚影如泡影一般破散了，然而本该一同破散的玄气大手却是仍然存在那里，没有任何被化解的迹象，并且势头不绝向他所在压下。

　　闳都神情一凝，这等情况分明是说，张衍仅仅是与虚影接触了一次，就在短短片刻之内解化了此中道法。

　　他再是算了一算，又是将一道虚影放出，而这一次冲撞，却是成功与那玄气大手一同消弭了。

　　张衍一挑眉，闳都的确有几分本事，虽其使用手段与之前看来完全相同，可实际上里面的道法却是进行了某种十分巧妙的变化。

　　当然，其人根本道法是不会变的，只有外在表现是如此，这般敌人要破其手段，则每一次都要进行化解推算，这比之相觉等人的呆板手段不知高明了多少。

　　实则相觉等人若是伟力圆满，也未必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他们吃亏就吃亏在自身归来的不及闳都完全，而差得这一点不仅仅是一点点，而是层次上的不同。

　　张衍微微一思，虽然只是交手两合，可通过之前观察和现在所得，他已是差不多知晓了其人道法长短所在。

　　这闳都显然不惧怕强攻猛进的手段，但是却对困束阻隔之法没有太大办法，那造化之灵化身几度对其施展这等神通，可其都没有办法及时破解。

　　虽这在其他同辈眼中算不得是什么问题，可在他看来，却是极为明显的短板。

　　他心意一转，背后五色光华一转，朝着闳都所在笼罩下来。

　　闳都神色一变，他只觉那五色光华之中有无穷道法妙理，一时间根本解化不得，于是连连放出虚影，可那五色光华轮转不停，随生随灭，那些虚影投入进去，没能够搅动丝毫波澜。

　　他顿时意识到，张衍道法高明，自己根本无法躲过，但他也能判断出来，这应该只是困束之法，便就拿一个法诀，谨守心神。

　　此时五色光华一落，只是一荡之间，这虚寂之中，便已然没了其人影踪。

第二百三十章 真光洗炼取德功

　　张衍一将闳都收去，五色光华便就收敛而去，闳都此刻已是被他困入了道法之内。

　　不过被困其中，并非没有抵抗之力了，若是后者伟力高过他，费些力气，还是有可能硬闯出来的，但闳都明显没有达到这等地步，其人除非能够解化出其中道法，方能从里出来。

　　只是五行真光轮转不停，道法也是演变无穷，甚至没等你解化出来，原来你所看到的道法就变化成了另一种模样，这却需得你从头进行推算。

　　所以要想从里出来，远没有那么容易。

　　这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那就是被困之人随着不停解化推算，自身道法也会逐渐暴露出来，并被张衍所得知，而他理解越深，针对性的变化就越多，其人解化起来也就将倍加困难。

　　故一旦落入五光之中，若不尽快闯了出去，那么越到后面，出去的可能将越是微小。

　　而当被困之人将所有本事使过之后仍无法出去，那就只能任由张衍摆布了。

　　当然，这里他也不是没有负担，自身始终是需分得一部分伟力出来镇压的。好在随着伟力压制，当被困此中之人彻底断去与诸有的牵连之后，届时他只需轻轻一推，就可将之送入永寂之中。

　　现在闳都是否能够冲了出来，他也难下论断，所以暂且放着不管，转而把目光投向季庄等人。

　　季庄四人被那虚影纠缠，本来想尽快解化，从中脱困，可是当见得张衍出手，所有人都是不约而同缓下了动作。

　　他们自不愿卷入两者斗战之中，而等见到闳都被五色光华收去的那一幕，诸人心中俱是震动。

　　可他们也能判断出来，闳都应该还没有被逐入永寂，否则此刻困锁他们的伟力也应该一并消失。而不是仍停留在他们身躯之中。

　　只是张衍此次不用几合就将闳都收了去，看去似还未拿出全部实力，这也令他们忌惮不已。

　　张衍观察片刻之后，发现闳都锁住季庄等人的神通虽看去也是虚影，可与斗战所用却有所不同，乃是另一种运使手段，但终究依靠的是道法变化，所以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只是稍作推演，就知如何解化，下来他只是一挥袖，就将困住相觉等人的伟力搬挪开来。

　　相觉等人这一解脱，不觉一阵轻松。相互看了看，季庄先是站了出来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助我等脱困，敢问一句……”他试着问道：“未知闳都道友去了哪里？”

　　张衍淡声道：“我只暂且送他去一个地方罢了。若是他想明白了，答应不再倾覆诸有，我自会放了他出来。”

　　季庄与其余三人相互看了看，道：“以我等之见，闳都怕是不会那么轻易改变心意的。”

　　张衍道：“那若不改，自有我来处置。”

　　季庄终于放下心来，道：“那就拜托道友了。”

　　恒悟这时开口道：“玄元道友，不知那些流落入诸世之中的造化之灵伟力该是如何处置？若是我等能将此事处置，想来闳都道友也不会盯着此事不放了。”

　　这些伟力可以说还剩下小半，若不除去，等到造化之灵正身归来，那就是给其增添力量了。尤其是随着现世生灭，那些沉入进去的伟力早就与诸世融为一处了。

　　他们也清楚闳都毁灭诸有的做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任凭你伟力藏得再深也没有用处，可代委实太大，所以他们是不会去考虑的。

　　张衍道：“诸位对此是何想法？”

　　相觉道：“我有一个法子，不知可行否？”

　　张衍道：“但说不妨。”

　　相觉斟酌了下语句，才道：“我与几位道友利用过造化之灵入世之身，此事道友想来也是知道的，从这处却能看到，这造化之灵伟力在无主之时，自会追逐其本来之道法。”

　　他看向三人，又看了看张衍，道：“我等可立一处大世，此天可贯通诸域，与诸世相接，并将所能见到的造化之灵都是置入其中，由得其等在里间修炼，并传播道法，如此此辈必可将那伟力牵引过来，最后等时机一到，我等便可一网成擒！”

　　微明想了一想，道：“只凭借几个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又能牵引到多少伟力？”

　　相觉道：“不是还有那被我等镇压的伟力化身可用么？我等既然能利用此人把造化之灵伟力接引入世，那也自能够将其伟力从诸有之中重新捉摄出来。”

　　恒悟思索片刻，点头道：“这么说来，此法倒是的确可行了。”

　　季庄看向张衍，道：“如今就看玄元道友怎么说了。”

　　张衍淡笑一下，他知道，季庄等人始终不忘同享造化之地的主意，这合立一天，把诸世贯通，或许是为了解决造化之灵伟力，可若照此法，顺道也是将造化之地的门关打开了。

　　他是不会给予其人这个机会的，他淡声道：“这个办法有些用处，不过我手中布须天及造化之地内的造化之灵伟力有我来设法清除，就不必再合同一处了。”

　　相觉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只是试探一下，见此法不成，就又提出了另外一事，道：“玄元道友，我等先前为阻挡造化之灵，可谓竭尽所能，方才又为阻止闳都倾覆诸有，也是出了大力，如此当是可以证明我辈与那造化之灵无有牵连了吧？”

　　不管找寻缺失之道还是为了那立造大世，这里都必须要找到造化精蕴之地，可他们担心张衍以他们可能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为借口将之夺去。若是此刻能顺带证明自身，那么以后就不用再为此事情担心了。

　　张衍笑了笑，道：“此事实则无法证明什么，试问在闳都道友与造化之灵对战时，你等之中便有人突然出手反乱，又能做得什么？而后来阻止闳都道友之举，同样对造化之灵有利，所以这并无法说明什么。不过几位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大域的确是需造化之地维系，但此事不急于一时，可容后再谈。”

　　微明似还想说什么，相觉却传意言道：“道友，不忙，既然这玄元道人在乎诸有，那就不会看着造化之灵伟力侵染下去，等等也是无妨。”

　　张衍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去。

　　因为闳都还没有被完全镇压下去，所以暂没有回返布须天，而是在自家开辟的定世之内落身下来。

　　这一战之后，布须天、镜湖以及其余造化之地内被侵染入不少造化之灵伟力，其中绝大多数被他消磨去了，还有不少无法清理干净，可以交给底下之人处置，于是他当即送了一道法谕下去。

　　待做完此事之后，他便转而把目光投至五行真光之内。

　　闳都此刻发现自己身在一处渺渺茫茫的界域之中，他面前所看到的便是一片五色霞光，这些霞光周流不止，演化无穷之变。

　　他每回推算，还未到真正有结果之前，就不得不放弃，这是因为他所推算的道法已然变了，他也是看出来了，张衍也具备与他一样内定外转的能为，不止如此，且还比他更高明。

　　在试过多次之后，发现自己出去的机会已是十分渺茫，而与诸有的牵连也开始变得微弱，若再坚持下去，哪怕张衍不再继续施加压力，他都有可能陷入永寂之中。

　　在判断出自己可能的结局之后，他没有迟疑，立刻转动神意，试图与张衍交通。

　　张衍察觉到神意之中有所动静，微微一笑，便转入莫名之中。

　　闳都道人此刻已然站在了那里，他见张衍出现，便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是否我答应放弃倾覆诸有，你便放我出去？”

　　张衍微微颌首，道：“我与道友本没有什么仇怨，之所以阻你，先前已是将缘由道明，只要道友愿意放弃此念，我可放你出去。”

　　闳都很是爽快道：“既然我败在道友手下，那么我愿意遵从道友之意，道友若是放我脱身，我不会再执着此念。”

　　他人可能会以为，似闳都这等人一定会一根筋走到底，死活不肯认输。

　　其实不是这样，对于实力比他弱小之人，闳都自然不会与其讲道理，可若是遇到实力比他强的，甚至压服了他，那么他自然会觉得，那人说出来的话更有道理。

　　张衍道：“在此之前，还有一事。”

　　闳都道：“道友请讲。”

　　张衍道：“道友造化宝莲，可否借我一观？”

　　闳都根本没去问此中原因，直接伸手一招，就将造化宝莲唤了出来，随手就送了过来。

　　张衍将造化宝莲拿住，从中摘取得一枚莲瓣，就将之还了回去。

　　闳都虽有些不解，可也没有问他此举用意，只道：“我可否出去了？”

　　张衍微一点头，他也不怕闳都出去反悔，虽说其人经历过一次五行真光困囚之后，下次可能会有所提防，可他即便不用此法，也一样可以将此人拿下。

　　况且闳都存在世上，远比将其逐入永寂来得好，下来对抗造化之灵正身，还需其出力。于是心意一转，周围五色光华轰然崩散，便将其人送了出去。

第二百三十一章 唯消异灵抚诸世

　　张衍收了五行真光的神通之后，便从定世之中出来。

　　闳都此刻正在外间，并没有离去，他察觉到张衍这么轻易放过自己恐怕还有其他事，便问道：“道友可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么？”

　　张衍道：“倒确有一事要与道友商量，诸有需得保全，但流散出来的造化之灵伟力却需得设法祛除。相觉道友认为，可合力营造一处大域，连通诸世，而后再将那擒获来的造化之灵化身投入此间，如此可设法将那些伟力吸引过来。”

　　闳都并不关心这里过程，只是道：“道友认为可行？”他态度很是直白，既然你实力强，那么你说了算。

　　张衍点了点头，道：“可以一试，只是那四人之中，可能有人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故若任由此辈处置此事，恐有不妥，而若是闳都道友来主持，那便放心许多了。”

　　在造化之灵伟力未曾到来前，其实他也想过闳都是否可能是那借托之身，所以也曾做好了准备，万一有变，就上前镇压。

　　不过事实证明其人并不是，否则他根本不必要与造化之灵对抗到那般地步。

　　虽然相觉等人同样参与了此战，但无论是影响还是作用，相较而言都是小太多了，所以身上嫌疑难释。

　　闳都道：“此事我应下了。”

　　张衍道：“那就劳烦道友了。”

　　闳都一个拱手之后，便就离了此处，只是一个挪转，就来到相觉等人近处。

　　相觉四人见他忽然出现，不觉大吃一惊，随即惊疑不定，这位怎么又出来了？莫非是那玄元道人没能镇压住他，所以又跑出来了？

　　不过他们很快反应过来，事实应该不是如此，闳都的目的一开始就是想覆灭诸有，顺带消杀造化之灵伟力，而现在可无人阻止于他，但其没有做出这等举动，看去是放弃这等想法了。

　　他们心中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被那位玄元道人给压制住了，若是这样，那也不必要与其起冲突了。

　　闳都看了四人一眼，道：“听闻你等要立造大域，以此牵引造化之灵伟力？”

　　相觉看了看其余人，道：“不错，我等正是如此打算的，闳都道友可是有什么见解么？”

　　闳都有些不耐烦，道：“我无意见，既然你等已是定下了，那便快些动手吧。”

　　布须天内，此次造化之灵伟力侵染入世，对落于此天之内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自然影响最深，只是这等人物大多数都被演教所收服，亦或干脆是如旦易、孟壶这般以己道为正流，影响倒是不大。

　　但这一次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伟力在各处现世之中形成了造化法刻，此可为现世生灵所见，并从中学到道法。

　　虽这不及造化之灵自身所备法门，甚至其中许多关节也流散了不少，可是因为任谁都能望见，所以传播起来却是远胜以往。

　　对这些发现最早的就是演教了，这回不仅是因为有张衍传谕，还有演教遍布诸天万界的分坛以及随时可以传递往来的界门，这使得诸界之中有什么异动，演教总能第一个发现。

　　高晟图反应也快，在闻听此事之后，立刻命人设法处置这些法刻，能毁去的便毁去，不能毁去的便设法封禁起来。

　　不过因为这些法刻实在太多，难以一一肃清，所以尽管演教动作很快，可还是有不少法刻之上的内容流散出去了。

　　高晟图不得已召聚众长老商议此事。

　　有长老建言道：“掌教，我等无法全数兼顾，只能先管好那些紧要之地，其余地界，只能是见一处治一处了。”

　　高晟图深以为然，道：“不错，如昆始洲陆那等地界就需得额外小心，不能让造化之灵道法再度侵染入此，重演上回景象。”

　　为了稳固局面，高果至今仍未回来，不过其人终究只是前去稳定人心的，昆始分坛那里还是需要一名有能力的分坛坛主长久坐镇的。

　　诸长老此刻皆是有意无意往袁长老那里瞥有一眼，后者则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在回来总坛之后，袁长老被夺去了所有权责，这是变相惩罚，日后除了护卫教派之外，几乎就没有他什么事了。

　　唐由想了想，道：“老师，我这处有一个人选，原先在承阳分坛的贺宣仁贺坛主可以担当此任。”

　　当即有长老反对道：“贺坛主也是这几年来才到得凡蜕层次，或许去别处分坛绰绰有余，可是担任昆始分坛的坛主，功行恐怕有所不足。”

　　唐由不以为然，道：“那里现在还有高师兄在，足以撑住局面，而现如今我演教与诸派之间矛盾丛生，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对立，而贺坛主为人谦和，又善于调解各方关系，是个很是合适的人选。”

　　高晟图考虑了一下，现在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造化之灵道法扩散，这等时候确实不能再和诸派加深矛盾了，这个贺宣仁他也是有印象的，把治下分坛打理的井井有条不说，还是少有和各家门派和睦相处，而没有起得龃龉的地界。

　　此人不见得是最有能力的人选，但是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倒也合适，于是道：“就依唐由之见。”

　　他这一开口，众人不再反对，都是齐声称是，未有多久，就有谕令从总坛送出。

　　只是半日之后，贺宣仁就接到了调令，因为总坛催促他上任，所以他也不敢怠慢，稍作收拾一下，就启程往昆始洲陆而来。

　　前来宣谕的和长老特意提醒言道：“此次是为了消弭与诸派之间的争端，此外就是剿杀造化之灵道法，只要做成这两件事，掌教那里便可有交代了。”

　　贺宣仁道：“敢问和长老，不知昆始洲陆分坛的大护法是哪一位，为人又是怎样？”

　　这次上谕下来时事先没有一点预兆，而以往碍于教中规矩，他也没有了解其他分坛的渠道，所以对昆始洲陆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

　　而每一处分坛，坛主之下，自然就是大护法最为重要了，若遇斗战之事，坛主很少出面，通常都是交给大护法来解决的。所以此人至关紧要，要是此人与他不合，那么即便他有再大本事也难以施展。

　　和长老道：“大护法名唤孟壶，非是从他处调任，乃是昆始洲陆分坛方始建立时便就从玄镜分坛调来的，端护法走后，便由这位孟护法接任，前些时日分坛有危，多是倚仗这一位解决，这才被提升为大护法。”

　　贺宣仁若有所思，再是多问了几句，和长老其实对孟壶了解也是不多，但是他和端诚熟悉，后者对孟壶很是推崇，于是就按其意大致说了一遍，现在昆始分坛可经不起折腾，为了不使贺宣仁与孟壶一开始就生出矛盾，他又加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将孟壶稍稍抬高了一些。

　　他认为也不算过分，端诚为人十分实诚，其人所言之事，通常是十分值得相信的。

　　贺宣仁听完后不由点头，通过描述，脑海里大致建立起来一个对孟壶的印象了。

　　天资过人，背景不小，能力又是出众。平时寡言少语，不争功不出头，凭借自身积功走上大护法之位，总而言之，是一个谨守规矩，默默付出，关键时刻却能靠得住的老实人。

　　他很是欣慰，同时也感到轻松许多，若是有这么一位同门相互扶持，那么稳住昆始洲陆的局面想必不是什么难事。

　　两人很快渡过界关，和长老将其送到昆始洲陆分坛之后，自身职责已毕，便就告辞离去了。

　　贺宣仁到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拜见高果，而后自是召集下属前来会面，只是令他遗憾的是，孟壶出外封镇而今陆续出现的道法法刻了，一时半刻还赶不回来。

　　想到日后相处的时间还长，倒也不必急于一时，他也没有再多问，用了数天时间，他差不多了解了分坛具体情形。

　　总体而言，昆始分坛事情并不复杂，分坛与诸派之间的关系只能说趋于缓和，但不能说有多好。不过他认为，只要有造化之灵这个外敌在，而演教一直顶在前面，诸派就不会翻脸，只是背后的拉扯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今首先要处理的，就是流传在外的造化之灵道法，因为那些法刻是凭空出现的，所以从根子上消除很是不易，既然此处无法解决，那就只能从修士身上想办法了。

　　他沉思良久，将此刻还在分坛之内的执事和护法都是召集过来，发出了当上坛主后的第一道谕令，道：“传我之命，关闭分坛界门，无有我亲手谕令及教中符命，任何人都不得借以穿渡。”

　　界门关系到和总坛的联络，还有各派穿渡往来，实际上到了今时今日，界门开阖早就不是演教一家之事了，这一谕令看去稍稍有些逾矩，但是贺宣仁方才上任，这个时候谁都不敢出头劝阻，于是此事顺利通过了。

　　这时忽有侍从来禀，道：“坛主，孟护法回来了。”

　　贺宣仁露出一丝笑意，欣然道：“甚好，我正有许多话要与孟护法一谈。”他一直期待此次相会，此刻也没有摆出坛主架子在内殿等候，而是带着众人自里迎了出来。

第二百三十二章 世间齐心扰天意

　　孟壶一回分坛，就见一大群人气势汹汹的自里涌了出来，他第一反应是：“莫不成最近有人看我眼红，所以要害我？”

　　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近来太活跃了，使得同门没有立功的机会，可是他不想的啊。

　　自己实在太过优秀了，随便走几圈就能立下功劳，这事情怎么能怪他？

　　贺宣仁远远见得是一个年轻修士走来，根据先前了解，知晓这就是孟壶了，暗自观察了一下，发现其人过来时却是神情严肃，迈步沉稳，眉宇间还有一丝忧虑，不觉点了点头。

　　他事先了解过，孟壶这一次无论去到哪里，所做事情都是完满，无一有过疏漏，在袁长老、端诚尽皆离开的时候，全是他处理好了外事，可谓又是一个大功。

　　可其归来时却无有丝毫邀功之相，看去直到此刻还在挂心分坛之事，这与他想象之中的形象十分吻合。

　　他主动走上前去，打一个稽首，道：“孟护法，有礼了。”

　　孟壶不识得他，不过他不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唔了一声，便就准备回言。

　　贺宣仁身旁站着一名黄姓执事道人，他可是十分熟悉孟壶的，袁长老在临走时，还特意关照过他，要设法让他多看着孟一点，能劝就劝，尽量别出什么漏子。

　　他很怕出事，完成不了袁长老给自己的嘱托，赶忙开口道：“孟护法，这位是贺坛主，乃是总坛派遣来的新任坛主。”

　　孟壶在礼数上面被张蝉管教的很好，本能抬手一礼，开口道：“贺坛主有礼了。”

　　贺宣仁见他不卑不亢，愈发满意，毕竟哪一个坛主都不喜欢手下大护法与自己不对路，其实在别的地界，与坛主有矛盾的大护法可谓比比皆是。

　　因为从道理上说，大护法乃是总坛才有资格调用，如果完全不想理会坛主，那坛主除了上报总坛，来个两败俱伤，也没什么好办法。

　　要知道昆始洲陆现在主要状况俱在外间，所以两人若是相处不好，那他也别想当好这个坛主。

　　他笑道：“贺某来此之前，就听闻过孟护法的名声，而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望你我以后相互携手，将昆始分坛治理好了。”

　　孟壶一听，这些人看来不太像是来找自己麻烦，唔了一声，正想说什么时，黄执事赶忙又插了一句，“孟护法，贺坛主知道你不久就要归来，故是特意关照了，今次本来恭贺坛主赴任的宴饮留到你归来再开。”

　　贺宣仁面上笑意不改，心中却对黄执事有些意见，虽然后者说话得体，也将他想说的交代出来了，可你不能总是欺负孟护法是个老实人而不让他说话啊。

　　黄执事则是松了一口气，见门前没事，道：“坛主，孟护法在外辛劳颇久，又是方才归来，想也疲惫，不如休歇两日，再为护法摆宴洗尘。”

　　贺宣仁笑道：“倒是我有些不近人情了，孟护法，今后你我共事，还要靠你多多照应了。”

　　孟壶神情变得深沉起来，道：“我会的。”虽然贺宣仁一上来就交给自己这么重的担子，但他也能理解，自己能力出众，不交给自己又能交给谁呢？为了分坛大局，自己看来只能多付出一些了。

　　贺宣仁笑了笑，道：“那我便不打扰孟护法了，有什么事，我们容后再谈。”

　　黄执事紧张之色稍敛，两人初会看去还算融洽，总算没有出现什么令人侧目之事，只愿今后也不要出什么变故才好。

　　两日之后，贺宣仁在分坛之中摆下宴饮，不但请了孟壶前来，还把分坛之中所有护法执事都是唤来。

　　席间贺宣仁与孟壶交谈不多，黄执事在下面看着，总是异常紧张，每每出言补漏。

　　贺宣仁也是看出点什么来了，他不动声色，在宴席结束后，他出言挽留孟壶，道：“我与孟护法一见投缘，正好坛中还有些俗务要像孟护法请教，不妨留下多饮几杯。”

　　黄执事忙是道：“坛主，孟护法从来不管这些，只管外间斗法征伐……”

　　贺宣仁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

　　黄执事顿时不敢吱声了，苦着脸退了下去。

　　贺宣仁将孟壶请到内府，命人摆上了两杯香茶，道：“这是我从承阳分坛带来的灵茶，比之昆始分坛这里的别有一番风味，孟护法不妨一品。”

　　孟壶喝了一口，放下了来，嫌弃道：“一点都不咸。”

　　贺宣仁一怔，失笑道：“孟护法倒是口味独特。”

　　他暗想这位孟护法是个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这般也好，这比心思复杂之人更是容易相处。

　　此念转过，他立刻关照下人，道：“来人，换孟护法最喜欢的灵茶上来。”

　　待换了茶盏之后，贺宣仁道：“孟护法，我查看过你此次出外剿灭的造化之灵法刻数目，计有五十三处，且其中大半多是位于未曾有人到过的荒陆深处，提前避免了日后隐患，此番孟护法着实立功不小。”

　　孟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只是坐在那里惬意品茶。

　　这落在贺宣仁眼里，就是宠辱不惊的表现了，他又道：“我之前在另一处分坛担任坛主，那里从未有过造化之灵作乱，也并未接触过造化之灵道法，孟护法几次与这等人物斗战，想来对此辈是十分了解的？”

　　如何化解造化之灵道法侵染，是他此次需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虽他不懂这里面门道，可是他只要能用对人就是了。

　　孟壶抬头挺胸道：“那是自然。”

　　若不是张蝉反复关照过不得让演教同道望见心界，他就一个念头就把贺宣仁拖入心境之中，让其设法了解一下什么是造化之灵了。

　　贺宣仁当即问了不少，孟壶一一作答，他乃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所以说出来的话格外有见地，而且涉及道法之事，该是如何便如何，任何言语之上的错误都可能偏离原意，故而两人交谈很是愉快。一个问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一个获得了替人解惑的满足感。

　　贺宣仁亲自将孟壶送至门口，道：“孟护法，坛中之事就拜托了。”

　　孟壶拱拱手就离去了。

　　贺宣仁一眼撇到黄执事站在角落之中，他招呼一声，道：“黄执事，你过来。”

　　黄执事忐忑不安来到近前，揖礼道：“见过坛主。”

　　他先前一直在外等着，生怕两人出了什么矛盾，见两人自里走了出来，看去言谈甚欢，居然没有出得什么意外，这实在令他不解。

　　贺宣仁道：“我见你前次屡次打断孟护法言语，后也是想劝阻我与孟护法单独见面，贺某很是好奇，不知为何如此？”

　　黄执事顿时有些不好回应了，道：“这……”

　　贺宣仁一笑，道：“你可是怕孟护法说话太直，会得罪我？导致我二人不和？”

　　黄执事暗道我哪是怕他得罪你，我是怕你忍受不了，但他不能这么说，只能含糊应了一声，低头道：“瞒不过坛主。”

　　贺宣仁又是一笑，随即神色一正，凛然道：“你太小看贺某了，贺某自问也是有一些心胸气度的，孟护法便是再耿直一些，再是出言无忌一些，我一样也能容得下他，不会与他有什么矛盾的。”

　　山海界，洪佑不知不觉在广源派盘桓了一载有余，在答应了杨妙笙种种探究符法的要求后，他也是获得机会，深入了解了广源派各种符法，当然关节之处他是看不到的。

　　不过他也不需要这些，只是试图从这些法门里了解沈崇的路数，不管后者道法如何高深，也终究是有一个根基的，以后所有道法都是在此之上延伸出来的。

　　但是结果不出预料，广源派的法门与沈崇所演虽有脉络相近的地方，可沈崇之法，乃是独属于自身之法。这好比他自家所修行的元阳派功法一般，表面看去仍是元阳派的路数，可实际早已是超脱了原先窠臼了。

　　这些日子以来，他与少清、溟沧两派的长老仍有神意沟通，试图找寻恢复到巅峰的办法。

　　这里最为可靠的，就是自己以神意推演当日之景，而后将沈崇神意照影击败，这里不拘用什么办法，哪怕法宝也是可行。

　　只是他试了一下，仍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每次都是一招之下就被击破。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暂且封镇这部分忆识，这样不耽搁他修炼道法，等到有所领悟之后，再回来观望，说不定就能将之化解。

　　他深思下来，却没有这般做，因为这般是避开了这个问题，可心境之上的破绽没有能够解决，这始终会是一个隐患。

　　又是一月后，他便向杨妙笙提出告辞，后者百般挽留，他却不为所动。

　　他也是看出来了，这一位十分痴迷符法，巴不得他一直留在这里展示气机供其参详，他认为以杨妙笙天资，若给个数千载，说不定真能助他化解，不过他不愿意等待这么长久，宁愿自己找寻解决之法。

　　辞别之后第二日，他便与冉秀书分身一同下得山来。并按照原先所定行程，往翼空洲清羽门所在而来，二人借用转挪法坛，不过几日之后，就到了清羽门山门所在凤鸣峡之前。

第二百三十三章 灵光追溯未必彰

　　虚寂之中，相觉等人在通力合作之下，已是将那连通诸世的世域塑成了。而为了使此处世域永驻，便将其依附在微明治下那三处造化之地上。

　　在做成此事之后，四人伟力一引，便见一个个现世门户大开，并与此间沟通到了一处，不过这多是此刻可以望见的寻常现世，那些隐藏在诸有之中的造化之地当然是牵连不到的。

　　可就在此时，众人却是隐隐看到了一些造化之地的存在，都是心中一惊，可再是试图去找寻时，却又渺无踪迹了。

　　相觉几人相互看了几眼，没想到这世域一成，居然还有这等收获，却是事先预想不到。虽说那些造化之地又是隐去，可若是继续运功下去，说不定可以凭借这处世域将之找寻了出来。

　　相觉叹道：“可惜了，想来是我等用作勾连的造化之地实属寻常，那汇聚之力稍稍有些不足，若是能以布须天为凭，说不定可以将诸多造化之地尽数显化出来。”

　　三人知他言语中意指何处，不过此事涉及张衍，所以都是默不出声。

　　闳都则是冷嗤一声，道：“你若有这本事，自己大可去夺了过来，只是在这里感叹又有何用？莫非想指望他人出头不成？”

　　相觉顿时闭口不言。

　　微明道：“这一步做成，我等该是牵引那造化之灵伟力吧？”

　　四人都是点头，便各自一运法，将那被镇压住的紫衣道人投入了那世域之中，而后举动自身伟力，招引那些散入诸有之内的造化之灵伟力。

　　此举很快见效，受此吸引之后，那些造化之灵伟力便从现世中一丝丝抽离出来，如百川汇海一般，往这世域之中投来。

　　不过虽以那紫衣道人为引，但不会当真容许这些伟力入得其人身上，这反而是助其成就了，所以最后仍是由闳都宣诵道音，将这些力量逐入永寂。

　　季庄看了许久，却是叹了一声。

　　恒悟很是奇怪，起神意传言道：“道友何故叹息？”

　　季庄沉声道：“今日做得此般事，方才知晓许多变化不为我等所知。这招引之法，也无前例，不知会否引发不可测之变。”

　　恒悟稍稍一思，也是认同道：“道友之忧虑不无道理。不过有闳都道友在，便是发现异状，想来当也是会阻止的。”

　　顿了顿，他又言道：“我等伟力未得完全，现在也只能依靠闳都道友和布须天中那一位了。现在局势尚安，那也不用多管了，我等自寻我道便好。”

　　山海界，凤鸣峡前，天清水碧，万里澄空，桃瓣片片，青鸟飞旋。

　　洪佑、冉秀书分身自白玉法坛之上出来，将下方景物一览无遗，这里比他之前所见又是另一番独特风光了。

　　冉秀书此前也不曾来过这里，见双山对峙，斜斜插云入天，若凤之双翼，展翅欲飞，风卷过去，有清清啸音，伸手一指，道：“想来此山便是那凤鸣峡得名之所在了。”

　　洪佑点头，与其余人不同，他看地势景致，喜欢看地气脉络，这里地脉顺畅，滚流若珠玉，令人悦心气清，不觉道：“这里主人是个精通阵法变化的。”

　　冉秀书笑道：“我倒忘了，道友还有一手剑盘之术，也能演化剑阵之变，想来也是此中行家了。”

　　洪佑道：“行家谈不上，在斗战之中，用阵用法都是一般。”他忽然想及沈崇那一招，不觉摇头，只要不把道法修到相同境界，任凭你什么手段，单独用出都是敌不过的。

　　这时法坛之上也是一阵异动，两名凡蜕修士同时出现在此，还刻意显露出了身形，这里的法坛看守立时紧张起来。

　　此间主事上来一礼，小心问询道：“此地是清羽门辖界，不知两位上真自何处而来，到此有何贵干？可有敝派能帮衬的地方？”

　　冉秀书当即报了自家身份，并直言此番是来拜访清羽门掌门陶真宏的。

　　主事听得面前这两位上真是来拜访自家祖师的，悬起心思顿时放下，神情也是郑重了几分，道：“两位请去前面仪亭稍坐片刻，我这就前去禀告祖师。”

　　不同于其他门派，陶真宏非但是清羽掌门，同样是开派之祖。

　　且与在山海立派的宗门不同，清羽门早在九洲三劫之前便已立派了，而今又位列山海大派，其人绝然不是寻常修士可比。

　　洪佑也是大派出身，十分清楚能在九洲之上从无到有开辟出一方宗门的人物，都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不一会儿，来了一名待客长老，请得二人乘坐飞舟，往清羽门山门中来。

　　飞舟沿着山脊往凤鸣峡中而行，一路过来，二人见四周草木茁壮，走兽遍地，鸟鹤成群，所过之处，无不是生机勃发。

　　此时忽然听得阵阵龙吟之声，见外海之上隐隐有蛟龙之影盘旋，时而出海入水，时而游云穿空，颇为壮观。

　　洪佑这时道：“那些蛟龙也是贵派所豢养的么？”

　　那待客长老恭敬回道：“当年各派划定地界，我清羽门分在了翼空洲，不过非是这里一地，这大洲之外出去海上数万里，都是我宗门地界，其中但凡这里水中族类，皆是归我清羽门管束。”

　　飞舟很快接近天中宫阙，云道虹桥之上，有不少清羽门弟子往来，与别处宗门不同，这里人人皆有灵禽走兽为伴，偶尔有两人同行，其中一个多半也是这些异类变化的。

　　洪佑留意到，除了那些灵禽走兽，最多的便是各种龙妖了，他之前也见过这等异类，传闻就是清羽门掌门陶真宏所造。

　　待客长老见他注意那些龙妖，笑道：“这些龙妖只是用来填补小辈斗战之能不足的，不过若是上真对此有兴趣，我等可以以上真之意造出一头合用龙妖来。”

　　洪佑倒是不知道此事，问道：“还能如此？”

　　待客长老道：“我门中有一生灵，名唤旦龙，这些龙妖皆是其之子嗣，许多宗派长老缺少脚力，多是来我门中求取。”

　　洪佑又问了几句，才知这旦龙乃是陶真宏设法造出来的，他神情不由认真了几分，道：“贵派祖师当真不简单。”

　　清羽门与昔年南华派有不少渊源，功法之上亦有类似之处，可是旦龙这等东西，完全证明这位陶掌门已是自行开辟出了另一条道路。

　　待客长老一路陪奉，半个时辰之后，就在一座大殿之前落下飞舟。先前那执事道人迎了上来，道：“祖师已在正殿恭候。请两位上真随我来。”

　　洪佑道一声有劳，随着其人穿过几处殿宇，最后来至正殿之上，举目望去，便见一名形貌昳丽，身形挺拔的道人站在那处，身后有阴阳法图盘旋，手中持有拂尘，其人打一个稽首，言道：“两位道友远道而来，却是蓬荜生辉，不胜欢欣。”

　　洪佑、冉秀书当即还得一礼，皆道客气。

　　陶真宏拂尘一摆，笑道：“两位是客，还请入座言语。”

　　洪佑、冉秀书二人去了大殿客席之上落座下来，随即有灵果清茶摆了上来，托盘之上俱是宝光湛湛，灵气盈盈。

　　陶真宏看向冉秀书，道：“冉道友，不知你身旁这一位道友如何称呼？”

　　洪佑主动开口道：“陶掌门，敝人洪佑。”

　　陶真宏略略一思，讶道：“可是元阳派的洪佑长老。”

　　洪佑沉声道：“我自斩得凡身之后，就与元阳派无有牵连了。”

　　陶真宏微微点头，这番话也是没错。洪佑是早年飞升之人，只要他自家不去回头追究，那么从情理上说，确然与元阳派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这其实只是看修士自家心意，便似他虽是斩得凡身，但仍是清羽门掌门，并未曾舍弃这一层身份。

　　洪佑不承认，实则也是好事，毕竟元阳派已灭，若是他非要扯一个名头背在身上，而今诸派难免会有疑忌。

　　陶真宏与两人谈论片刻，就知二人都是不耐礼仪规矩之人，便直接问道：“今次两位道友是来此访道，还是另有见教？”

　　洪佑便就将自己来意道出。

　　陶真宏沉吟一下，道：“原来是为此而来，只是贫道与那位昔年虽有往来，可自那位功行精进之后，所能见到的也只是法力分身而已，到底上境之中有何等神通法力却也不甚清楚，道友所需，恐怕也求不得多少。”

　　洪佑拱了拱手，道：“识忆聚合，不在多寡，便是少许，也一样能填补空隙，还望陶掌门成全。”

　　陶真宏点了下头，神意一起，便将识忆传出。

　　洪佑收得过来，这时只觉神意之中一个身影模模糊糊就要浮现出来，然而方才要去看时，只觉浑身气机一乱，法身似就要崩塌，他心中一惊，连忙归正心神，这才将方才乱象镇压下去。

　　陶真宏察觉到了他身上这等变化，提醒道：“道友当是明白，上境大能，若无寄托，万不能妄自窥测。”

　　洪佑点头，只是他也在怀疑，自己连望去只是略有轮廓的识忆一眼就差点陷入崩灭，那元蜃门的神返大灵碑，果真能承受住这一位的照影么？

第二百三十四章 祭礼上德方成法

　　张衍在相觉等人发现造化之地若隐若现时，他也是同样看见了这里变化。

　　有所不同的是，他道法略高一层，却是记下了几处。

　　一般来说，造化之地在诸有之中的转挪是无法推演的，因为其轨迹完全遵循大道运转，除非彻底了然大道之变，才能知晓这些地界的下落。

　　但每一个大德通常只得大道一部，就算是他，气、力双身各是占据一部道法，也还远远不够。

　　但是既然现出征兆，却是可以试着找寻一下，若能撞上，那是最好，若没有收获，也不费什么工夫。

　　现在虚寂之中，缺裂越来越大，诸多伟力也是在反复冲撞劫力，不过由于上一次行动只能说是成功了一半，还有极多造化之灵伟力散落在了诸有之内，这里问题还没有解决，再行招引显然是不合适的，故而这一次没有人去刻意施为。

　　但似乎是前次招引引发了不少造化之灵伟力提前到来，这次却显得尤为谨慎，并未急着冲出。只是这一退让，那些大德伟力自是填补了上来，并往诸有之内渗透，所以这次到来的大德或许将不止两个了。

　　而另一边，相觉等四人所造的世域之中，微明望着缺裂所在，试图将自己那最后一点缺失的伟力牵引回来，以便能使自己圆满。

　　但他总感觉仍是欠缺了一点什么，没有办法做到此事，有心添加伟力，却又怕引动更多莫测变化。

　　他心底隐隐能够感觉到，这绝然是与当年造化之精破碎有关，因为几乎每一个归来的大德忆识都是不全，包括闳都也是如此，这或许唯有绝大多数大德归来之后才能获得解答了，只是那个时候，距离造化之灵正身落至诸有，恐怕也是极近了。

　　此时镜湖之内，先前由于造化之灵伟力的侵袭，随着天成法刻的陆续出现，对这里也是造成了深远影响。

　　演教提前得了上谕有所准备，可其他教派却是没有教祖通传，很快就尝到了苦头，不少自家门下弟子，都是改投入了造化之灵道法之中。

　　此法可谓直接给了他们通向大道的方法，只需挖掘自身便可，除了灵机之外，丹丸宝药也不是必须之物，还不用受教派束缚，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德教、行教、罗教等教派发现这一点，明白这道法绝然会动摇他们的根基，立刻撤去与演教的对峙，转而倾力围剿修习这等道法之人。

　　而在这里面，自也是不管你到底是顺从造化之灵道法还只是单纯追寻己道。

　　某一处深谷之内，段业、史道人二人都是忧心忡忡，自从见得孟壶心界之中的道法后，为避开罗教追剿，他们藏匿在了荒陆深处教授弟子，轻易不出来露面，准备等到功行大成，有了自保之力后再去他界存生。

　　可是没想到，现在不止是罗教，便是演教、行教、德教亦在设法围剿他们，而且态度便是斩尽杀绝，只要一露面，那必无幸理。

　　倒是演教稍好一些，只要你愿意斩去关于造化之灵道法的识忆，并立誓此后再不与演教作对，那么就在可演教地界上存身。

　　可是未曾见到这等法门便也罢了，既然已是明了了大道方向，他们又怎肯这么轻易舍弃？

　　段业想了许久，道：“道友，我思来想去，不若去求孟护法如何？”

　　“孟护法？”

　　史道人疑惑道：“孟护法虽传了我等道法，可也不太可能为我等出头吧？况且我听闻，孟护法听闻被演教调离去了其余分坛，现在又哪里寻得到？”

　　段业却是目光炯炯，道：“可勾涵却是可以寻到，他也在我等门下修持过，多少也有一些情谊吧？求他向我等给孟护法带句话，想必不难吧？”

　　那勾涵当年其还是小童时，在他们门下修道，学什么都是一学便通，自觉教授不了，这才让孟壶带走，听闻并未被后者带走，直到现在还在脊阳分坛之内，且是被演教当做分坛护法来培养的。

　　史道人迟疑道：“可道友应该能够看出，那勾涵应当便是那造化之灵托生，这个时候与他交通，恐怕……”

　　段业狠声道：“若是不妥，我等立刻投奔演教，想来总能保全性命的。”

　　史道人想了一想，叹道：“那便试上一试吧。”

　　洪佑得了自己所需识忆，在凤鸣峡论道数月，便就告辞下山。

　　而今九洲迁至山海的玄门大派，他大部分都已是拜访了，下来本该是前往灵门了，不过为了填补那些忆识缺漏，还要去往余寰诸天一行，所以此处只能放在最后一站了。

　　下山之后，洪佑一路沉默不言。

　　冉秀书有些奇怪，道：“我观道友似有心事？莫非是参悟道法之上遇到什么难题了？可否说来一听？我或可帮着参详一二。”

　　洪佑沉声道：“此事我本也准备与道友提及，自得了陶掌门所赠识忆之后，我神意之中已是可以显现出那一位的形影轮廓，可道友也是见到了，那日我只是稍作观望，法身便差点因此崩灭，那么最后便是能够聚集出忆识形影来，那元蜃门的大灵碑果真可以承受么？”

　　若是两名修士之间层次相差较大，那么功行浅弱之人是不可以随意观望的。譬如若是不刻意显露身形，那么低辈弟子是见不到他的，且境界越往上去，这里差距越大。

　　元蜃门掌门虽是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自身功行极高，可是这件镇派法宝也不可能超脱凡蜕层次的界限，所以他担忧自己最后即便凝聚了识忆，也无法达成原先目的。

　　冉秀书琢磨一下，笑道：“原来如此，不妨，待我一问昭幽天池同道，想必能寻得解决之法。”言毕，他一转神意，便寻到魏子宏这里。

　　魏子宏感得神意寻至，辨了一辨，见是冉秀书找寻自己，便是接纳过来，待问明缘由，笑道：“这却容易，只要到时候摆开祭坛，按仪规焚香祷祝便可。”

　　冉秀书听罢，谢过之后，便从神意之中退出，将此事向洪佑转述了一遍。

　　洪佑点头道：“原来如此。”

　　既有解决之法，他也便放下此事，并与冉秀书一道往东荒地陆而来，倒不是为了拜访东荒百国，而是因为这里有去往余寰诸天的界门。

　　而今去往余寰诸天除了大能所设界关，就是演教界门了。

　　只是要过界环，需修为到得一定境界，还需向大派提请，并道明你意图去处。而演教界门通行起来无有任何条件，只要求非是妖魔邪秽便可，哪怕低辈弟子，一样可以穿渡往来。

　　凭二人身份，走界环自也容易，不过冉秀书却是提议，走演教界门一试，洪佑自无异议，待来至东荒之南，便见有一道通天光幕遮蔽苍穹，下方沿着一座山脉山脊延伸，横展出来百里有余，时刻都有修道人和法舟飞禽往来穿渡。

　　洪佑道：“倒是壮观，冉道友，这演教到底是何来头？”

　　作为凡蜕修士，比这更为宏大的景物他也见过，但是规模形制这般大的穿渡界门，却是头回见得，这背后定然需得倾天法力，才能撑起这等物事。

　　冉秀书道：“此教派崛起时日并不长久，似是道法断绝之时方才兴起，至于这道法究竟是哪位所传，至今还是不知，但能开辟这等界关，很可能是哪一位人道元尊所为。”

　　到了真阳层次，就与下面修士拉开极大距离了，莫说几位传说之中的造世元尊见不到，就算护持山海界的伯白、伯玄二人，底下修士也一样无从得见。

　　纵然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的修士，在真阳大能眼里与寻常修道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若不是这等大能主动言明，他们也无从得知。

　　洪佑关心的总是功诀道法，听得其可能是大能所传，不觉问道：“不知这家教派法传如何？”

　　冉秀书道：“此教派修炼之法倒也独特，与诸派截然不同，无需灵机外物就可修道。”

　　洪佑沉思片刻，道：“若是如此，此法当得上‘神妙’二字，只是这等法门，定是越往上行越难。”

　　功法的“精”与“博”一直是一个矛盾。

　　越是能修到上层的功法越是难以修炼，而越是易于传播的功法便越是难以往上攀行。

　　在他判断之中，演教道法易学难精，若论上层修士，该是比不过大派大宗的。

　　可是随即一想，又是发现不对，这里面他忽略了一事，无需灵机就意味着只要有人种存在的地界就都可修炼此等道法。

　　现在诸天之中到底有多少界域，谁也难说，可哪怕一个界域之中只出得一名天资纵横的人物，当诸多界天汇聚起来时，那便是一股庞大的力量了。

　　最为关键的是，演教还有界门，这就意味着可以把所有分散在各处界域的大能汇聚到一处来，这便十分可怖了。

　　不过他却没有多言什么，他认为自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那些诸天万界的大宗大派也应该能看得明白，既然其等没有什么反应，那自己也不必前去多事。

　　两人在此观望片刻，便就跨过界门，一个恍惚，便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处陌生法坛之上，稍作推算，便知已是来到了余寰诸天之内。

第二百三十五章 真关见玉方过神

　　脊阳分坛之内，一个年轻修士站在一株大树之下，正逗弄着一只蹲在高枝之上的白毛玉猴，时不时还扔去两只果子。

　　然而那猴儿颇不给他脸面，扔过去的果子，吃掉了果肉，却把果皮扔了回来，还冲着他龇牙咧嘴。

　　年轻修士叹了一口气，两手伸出放在双耳旁，下一刻，他猛地将自己脑袋一把拔了起来，还故意吐出舌头，斜着眼睛做了一鬼脸。

　　那猴儿一见，身躯一僵，随即嗷的一声大叫，四肢并用，眨眼间就跑没影了，只留下树冠一阵摇晃。

　　年轻修士哈哈大笑了起来，只是那脑袋悬空而笑，显得非常怪异。

　　就在这时，有一个侍从自外走了进来，见到这一幕，只是翻了个白眼躬身一礼，道：“勾执事……”

　　勾涵赶忙收了面上表情，把脑袋往脖子上一按，扶了两下板正，回过头来时，已是变得一本正经，道：“什么事？”

　　侍从嘴角略略抽搐，好在他也是见多了，道：“有一封书信，说是勾执事旧识，说是非得勾执事亲自拆开。”

　　勾涵奇怪道：“我的旧识？”他想了想，将书信拿了过来看过，见是段业和史道人二人的来书，心中恍然，“原来是这两位老师啊。”

　　这里面先是攀了一会儿交情，而后说现在二人正遭受诸多教派搜剿，现在也是东躲西藏，故是来书，问可否求一个妥当之法，能够不斩除自己的忆识，保留自身功行的办法？

　　二人最后还说了，若是实在不可，能否求孟壶伸手一帮，作为回报，他们愿意归附门下，任凭驱使。

　　勾涵看罢，把书信收了起来，便去见了脊阳分坛的杨坛主，言称要去面见师长。

　　杨坛主很是奇怪，便问起缘由。

　　勾涵也没做什么隐瞒，将情况道明。

　　杨坛主一思，觉得此事水太深，自己最好不要插手。

　　他虽不知道勾涵具体身份，但却知道其人十分重要，不然教中不会让他设法盯着此人的，所以只要教中没有明令，他是绝对不会放其走脱的。

　　况且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勾涵天资这么高，以后定然能担任护法一职，要是到了别处，可就轮不到他这里了。

　　于是找了个借口，道：“此事我也无法作主，我需上报总坛，勾执事且耐心等待消息吧。”

　　勾涵在分坛待了这么久，他又哪里会看不出杨坛主是故意推脱，等他上报总坛，再等书信回来，恐怕段、史二人早被诸教围杀了。

　　但他也知，自己再说也是无用，况且他也没有指望这里，不过是把此事变相告知分坛一声罢了，所以也没有继续纠缠，告辞出来，回到自己宿处，便直接写了一封书信，并托一个可靠侍从去往昆始洲陆，传呈给自己老师孟壶。

　　昆始分坛之内，孟壶正抱着一只狸猫在打瞌睡。

　　而今身为大护法，他已然是拥有了自己的别苑，这里占地广大，景物怡人，温暖如春，昆始洲陆上的各种奇花异果这里都有栽种，专供大护法享用。

　　修士在斩去凡身之后，许多人便对凡俗之物敬而远之。

　　不过修道之超脱，就在于随心顺意，愿能见便能见，愿能得便能得，尽管一些修道人只喜欢往上观望，对凡间景物只是偶尔欣赏，不会停留太多，可孟壶却无所谓，他觉得这般挺好，世间太多有趣的东西，他还没去一一领略过，那又何必急着厌弃。

　　近来有他手笔在前，法坛之中各护法已知如何对付那些天成法刻了，便是一些造化之灵道法蔓延的地界，只要不是太过严重，都用不着他亲自出马，交给弟子卓玉便可解决，他自己只需坐镇分坛便可。

　　这时他察觉到了什么，伸手一拿，便召来一道光，捏入手中化为一封符书，神意一转，便将其中内容看过。

　　他唔了一声，回想起了这两个人。他摸了摸下巴，觉得手中有两个人可供御使，似乎也是不错？

　　只是他牢记张蝉的交待，要做什么事之前需先和坛主商量，因为这般就算有事，也是两个人一起背。

　　同一时刻，高果这时也是收到了书报，凡是涉及到造化之灵的书函往来，按照总坛的规矩，他都是必须要过问的，哪怕再是信任也是如此。

　　孟壶往来书信，除非是与张蝉联络，演教都是要查看的。

　　不过为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所以这等事孟壶自然也是知道，不过其本人倒无所谓此事。

　　他看完书信后，也是沉思了起来。

　　他是清楚的，当年的确有一部分修炼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被孟壶引偏了道途，当然也可以说是渡化了。

　　这些人总体说来威胁不大，从上谕之中可以看出，只要不是一味附从道法之人，都是可以加以交流的，并且可为演教所利用，并不用全部斩尽杀绝，而且以现在的情况，若是能利用起来的话，反而能拿去对付那些需要对付的。

　　但他没有去做得什么事，因为他知道总坛此时应该也是知晓了此事，想必很快就有正式谕令下来了。

　　果然，总坛反应极快，没有多久，便有符书传来，告知他暂且不必多管，且看事机发展，要是有甚不对，再出手平灭便可。

　　坛主贺宣仁此刻正在批阅各处法坛呈递上来的奏书，此时他神情轻松，并没有方才上任时的那等严肃。

　　现在分坛各处在他安排之下，运转可谓有条不紊，尽管在造化之灵伟力侵袭之下，频频有事冒了出来，可分坛并没有乱了章法，都是一桩桩在解决。

　　且在他下令合闭界门之后，因为断绝了诸多小宗与昆始洲陆的往来，所以与大派的关系反而真正缓和了下来。

　　他相信再换一个人坐到自己位置上，也不可能比自己做得更好了。

　　府门之外这时有了一声响动，他放下批笔，问道：“何事？”

　　门外有声回应道：“坛主，大护法来访。”

　　贺宣仁有些意外，随即正容道：“快快有请。”他起得身来，亲自到门口相迎。

　　过有一会儿，便见孟壶走来，他露出笑容，问礼之后，正要请孟壶入内一叙，谁知后者直接言道：“贺坛主，我来找你有事。”

　　贺宣仁不以为意，在他眼里孟壶就是一个直性子，老实人，没有虚礼那一套，便道：“孟护法有事请言，只要不是违背法坛规矩，我都可允你。”

　　他到了法坛之中已是足有半载，对孟壶可是极为满意的，其人身为大护法，本来有谏言和统辖诸护法的权柄，这也是总坛用来制衡坛主的手段，可是孟壶从来不管这些，似乎是放弃了这部分权柄。

　　于是在试探了几次之后，他顺利把这部分权责拿了过来，这使得他很快竖立了权威，并顺利将谕令推行到了分坛每一个角落。但他也知，这里必须给孟壶补偿，所以孟壶现在有什么要求，只要不过分，他都不会拒绝。

　　孟壶当即将来意一言。

　　贺宣仁听得事涉其他分坛，还与造化之灵有关，心中虽觉有些棘手，可还是决定答应下来，这里主要是孟壶给他的印象太沉稳了，想来该做什么都是有数，不会出得什么漏子的，便笑道：“孟护法回去耐心等候就是，此事就交给我来办。”

　　洪佑在到了余寰诸天之后，在此陆续转有数载，凭着山海界上修的身份，很是容易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识忆。

　　只他本来对余寰诸天抱有很大期待，可待真正接触下来，却是异常失望。

　　余寰诸天的修士除了少数几家宗派之外，从同境界而言，可以说远不是九洲修道人的对手。

　　倒是渡觉之法让他多留意了一下，结果发现这是一条无法回头之路。

　　一旦走上此途，那么只能不停走下去，直到有一日无法承托住自己法力而崩亡，最后甚至可能连自身神魂都无法保住，直接失了转生之望。

　　虽看去这般做似乎很是不智，可实际上，除了少数人物，多数凡蜕修士在渡觉修士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哪怕你斩去过去未来之身也是一样。

　　要与此辈对抗，则必须同样有渡觉修士，你不入此境，那便能被人反手灭去，在这等逼迫之下，有些选择是逼不得已的。

　　现在余寰诸天因为有善功存在，还有青碧宫居中调和，是没有人这般做了，所以渡觉修士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少。

　　倒是在此他听闻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某一处地界疑似将有元玉入世，不少修道人都在往那里赶去，尽管此事不知真假，可多数修士宁可信其有，也不愿错过这等万一机会。

　　他暗暗记下，准备在眼前之事做成之后再去那里寻访机缘，于是与冉秀书分身一道，穿渡界门重新回了山海界，而后也不停留，借用法坛挪转，只是半日工夫，就到了地渊之前。

　　地渊之上现在已不似九洲修道人方才占据此地时那般荒凉了，灵门诸宗在此修筑起了大片宫观，用于招呼往来的同道。

　　两人方才到来，便有灵门长老迎了上来，道：“可是洪佑上真和冉上真？我灵门几位掌门已是恭候多时了。”

第二百三十六章 聚忆凝念渡灵碑

　　洪佑、冉秀书二人行程遍布山海，期间又去了余寰诸天，这么长久时间下来，可以说他的主要目的已是传了出去。

　　当然，这只局限于凡蜕层次，而他本人对此也不介意，相反能提前让其他同道知道他的用意，还能省却许多事，少得许多麻烦。

　　他对着迎客长老道：“有劳几位灵门宗长等候，还请这位道友带路。”

　　这位长老道一声不敢，用手一晃，便有一驾云筏落下，作势一请，道：“还请两位上真随在下来。”

　　洪佑和冉秀书上了云筏，那长老也是走了上来，起诀一引，飘飘而起，行不多时，就从一座云桥天门之中穿了过去。

　　二人都能感觉到自己过了一处禁阵，随即眼前景物陡然一变，方才那些宫观楼台再也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高耸入天，似能揽月驻云的悬崖。

　　而在悬崖正下方，乃是一团范围极其广大的浊流气漩，时时刻刻在那里旋转不停。

　　这等自然造化奇景在寻常人看来或许很震撼，可洪佑、冉秀书二人身为凡蜕修士，诸天壮阔景物见了不知多少，这番景象自然不可能在他们心识之中占据太多印痕，所以只是淡淡夸赞一句，就没有再多做什么表示了。

　　那飞舟自崖巅之上横掠而过，随后急骤往下一沉，就冲入了那团旋流之中，只是几个呼吸之间，就自里突破出来，下方入目所见，乃是一大片宽阔地陆，无数残破不堪的灰白岩石点缀其中，看去荒凉寂寥。

　　地渊之下第一层可谓广阔无边，其之大，或许能与四洲之地比拟，从这里看，似是灵门占了极大便宜。

　　但是这里宝材的出产，却是远不及陆上，说贫瘠荒凉也不为过，而且这里与明媚澄澈的地表终究不同，充斥着一股昏黄色泽，若无极高的意志和功行压制，久而久之，心境恐怕会发生某种扭曲变化。

　　好在灵门修道所用，这里几乎都能寻到，去到地表反要与玄门修士相争，想想也知其等做何种选择最好。

　　洪佑却是多看了几眼，尽管知道现在的灵门无有威胁，可他心中还是忍不住有所警惕。

　　在他修道之时，玄灵两派矛盾较深，就算他现在斩去了凡身，也不再认自己是元阳派长老，可也本能的把自己摆放在玄门修士的位置上。

　　当然，他也不介意如此，也能明确的认知到这一点。

　　他能感觉到，自己对自身心境的了解从来没有像眼前这么清晰过，显然在经过与诸位同道的较量还有那沈崇神意的不断磨练之下，他的道法已然有了长足长进，且这等感觉还在不断攀升之中。

　　这时飞舟一折，东向而行。不消片刻，就来到了一座高大石窟之前，飞舟便在此降落下来。

　　那迎客长老言道：“两位上真，我灵门规矩，这里过去，需得迈步前行了，还望见谅。”

　　两人都没有什么抗拒，一派有一派的规矩，身为访客，他们自当尊重，于是下得飞舟，跟着其人走入了石窟之内。

　　到了里间，就是一条宽敞通道，明明在地下，也没有摆弄什么仙家手段，但这里却是格外明亮。

　　二人发现从这里开始，地上便铺陈着不少巨大骸骨，一望而知乃是异类所留，随着上方空隙光束照下，显得狰狞苍古。

　　洪佑只是凝望一下，就循着这些骨骸看到了这里过去，却是山海界极古之时这里两族争杀的场面。

　　冉秀书同样也是看到了，奇道：“贵方为何不把这些堆放在此的骨骸清理了出去？”

　　迎客长老解释道：“门中长老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土著尸骸，才成就了这等地界，故是这里仍是保留着当日形貌。”

　　冉秀书恍然道：“是这样啊。”

　　洪佑心中却是不信这个理由，这个迎客长老没有说实话，或许说半假半真，这里应该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但这不是什么重要之事，他也无心探究灵门之中的隐秘，今天来此，他为的是依靠那凝合识忆，与那一位照影较量一番，其他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不必太过关注。

　　三人迈步出了洞窟通道，眼前景物风格复又熟悉起来，这里亭台楼宇，山塔殿观遍布，而更远处则是无数天鬼奴隶在搬山运石，筑造法坛。

　　冉秀书看了几眼，讶道：“贵方弟子不少啊。”

　　迎客长老道：“其实也是不多，只是灵门诸派弟子俱在此处的缘故。”

　　冉秀书道：“我这次行走了不少地界，见得山海不少玄门在他界分立了宗派，但很少见到灵门影踪。这是贵方有意如此么？还有其他什么顾忌？”

　　迎客长老没有立刻回答，似是在请示什么，片刻后，他才道：“我灵门本来可以在道法断绝之时，在诸天万界铺展实力，但是这一切都被宇文掌门压下了。”

　　宇文洪阳之所以这么做，倒不是担心灵门与还真观之类的玄门正道起冲突，而是因为灵门不论从名声还是行事做派来看，都很难融入诸天万界的修行主流，而且功行之上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灵门各派掌门也知，除了冥泉宗，灵门余下宗派就算勉强扩张出去，以许多弟子的心境缺陷，一旦脱离了宗门束缚，很可能是会出得事端的，这反而会败坏灵门的名声，故是各派上层都是保持了隐忍。

　　他们都在等，等宇文洪阳出关那一日，若是这位成就了真阳，那么不但功法上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灵门实力自然可以顺势扩张。

　　三人行走之间，忽然有一道气虹过来，直接来到三人脚下，迎客长老道声请，就当先走了上去，洪佑、冉秀书踏上虹桥，只觉似进入了转挪法坛一般，只是一晃之间，就来到了一处大台之上。

　　洪佑望了过去，见台上烟云朦胧，有三个道人身影站在那里，当中一位身着黄袍，气息捉摸不定，若飘渺九天之上，又是潜伏渊域之下，当是冥泉宗掌门宇文洪阳。

　　不过他早听说其人闭关参悟真玄，眼前这具只是分身罢了，不过他会过了不少同辈，此刻尽管只是见到分身，可也能凭此看出，其人已是把自身道法修炼到了精湛无伦的地步了。

　　他目光移到左侧那道人面上时，却是神情微凝。他发现看不出其人外在表象，而脑海中每一次回想，忆识之中那人都会变换一个形貌，明白这定是元蜃门掌门薛定缘了，也是他此行寻访的正主。

　　而右侧那一位，乃是一个清秀俊美的少年道人，赤墨烟袍，肤色如玉，可谓俊润无双，在三人之中却是最有仙家气象，应该是血魄宗掌门苏慕卿了。

　　对面三人显然此刻也在打量着二人，不过多数目光却是落在了洪佑身上。

　　相互观察之中，他与冉秀书已是上来与三人一一见礼。随后几人言谈了一番，又浅浅谈论了一下道法，宇文洪阳这时道：“此次洪佑道友是来找寻薛掌门的，我与苏掌门便不喧宾夺主了。”

　　薛定缘打一个稽首，道：“洪佑道友、冉道友，两位请随我来。”

　　他只是一挥袖，在场所有人便就挪到了一处似幻似真的地界之中。他再伸手一指，“那便是我元蜃门镇派之宝‘心象神返大灵碑’了。”

　　洪佑看去，见是一面山峦大小的石碑，朴实厚重，外表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来。

　　薛定缘道：“洪佑道友，我需提醒你一句，大灵碑未必可以承载那一位的识忆，道友可是想好如何做了么？”

　　这石碑乃是元蜃门祖师所留，不过这大灵碑却是其人从西海之中得来的，很可能是昔日西洲修士的东西，纵然薛定缘现在层次远远超过了开派祖师，也没能将此物完全看透。

　　但是他也不认为此物能高过太上道祖去，要是洪佑没有什么太好办法，他是不会允许其人将那一位识忆送渡其中的。

　　洪佑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放心，来时我已是摆过法坛，向玄渊天焚香祷祝过了，此间当无有妨碍。”

　　薛定缘点点头，侧身让开了一步。

　　洪佑没有立刻上前，而是闭起眼目，不断回想那些过往曾经遇到过的对手。

　　能够被他留在神意之中的对手俱是了得人物，现在此辈身影只是他神意所演，功行是不会有所长进的，而随着他此刻道法精进，此消彼长之下，却是将多数人一个个斩杀了，纵然一些强敌难以对付，也能维持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随着他不断如此施为，身上精气神魂便向着巅峰攀登而去，背后双剑有阴阳光芒耀出，不断鸣颤起来，不知不觉之间，那牢牢锁住他的枷锁正在松动之中。

　　良久之后，双剑动静终是平息下来，光芒隐去，一切又恢复平静。

　　他睁开了双眼，精气神已然变得饱满无比，神意中沈崇那“圆融唯一”之法虽未真正破去，然而那心障却暂时被压制了下去。

　　此时此刻，他又一次站到了巅峰之上。

　　不止如此，经过先前一番历练，在脱去了枷锁之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强大。

　　他看着那大灵碑，目光之中透出前所未有的锋锐，随后一步往里走了进去。

第二百三十七章 神光气意一剑夺

　　苏慕卿看着洪佑往大灵碑步入，也是好奇结果。

　　他入道较晚，并未参与过九洲人劫一战，往事也只能从记载和过往神意之中得知。但这毕竟和真正参与不同，也无法深入了解当时斗战之人的神通手段，这让他一直引以为憾。

　　他与张衍之间自然也无任何论道经历，倒是薛定缘和宇文洪阳二人却都是经历过三劫之战的，便起神意问道：“薛掌门，你与那一位交流颇多，洪佑道友此去，结果会是如何？”

　　薛定缘沉吟一下，道：“也不知洪佑道友得了那一位多少识忆，有时少缺一点便就差的许多，不过不管如何，那一位是不会败的。”

　　苏慕卿一思，点了点头。那一位乃是太上道祖，自然需保持尊崇，洪佑莫说赢不了，便是能赢，他也是不敢赢的。

　　宇文洪阳目光幽远，道：“洪佑道友并非是为争胜，而是为争道而来，故此行结果不重要，只看他能有多少收获了。”

　　洪佑此刻已然走入大灵碑中，他感觉很是奇异，并不是神魂或是神意进来，而是整个人都走入进来了。

　　这里也无法说是自成天地，而似是与什么签立了一个约定，才得以走入进来。

　　他试着探究了一下，能感觉到什么，却又不得要领。

　　只他来到这里并非是为了寻找这里隐秘，既然一辨之下看不到任何端倪，也就当寻常风景一般略过了。

　　他把心神一定，就觉一股玄妙意识涌来，引来一观，顿时明白，这里分为内外两层，站在他现在这个地界，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唯有进入到内层，才可显出对手照影。

　　这等布置不是无用，而是出于保护彼我的目的。

　　若无这层缓冲，一旦与照影斗战落败，就会被直接送出大灵碑，法力心神都会受得某种震荡，而修道人修为要是高深，很可能灵碑本身也会有所损折。

　　他点了点头，看出元蜃门弟子若是到此，可以反复在此历练，与对手交战，还无需付出什么太大代价，关键是此物便是他这等斩去过去未来身的修道人都能承载，那就很是了不得了，也难怪被列为镇派之宝。

　　不过他感觉大灵碑应该并不止这点手段，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变化未曾揭露出来，或许只有元蜃门修士自家才能知晓。

　　通过那传来意识，他已是明白，现在自己还需将之前拼凑得来的识忆送渡入此间，方能够显现照影。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如此做，这大灵碑中传闻可以照出任何一位心象之中的对手，难得到此，他倒可用他人形影先试上一试，了解这里一些变化，这才能以更好状态面对那一位的照影。

　　只是太过厉害的对手，现在不宜照出，他倒不是害怕，而是唯恐磨损自身锐气太多，不利于之后斗战。

　　于是心思一动，就有一头戴金莲冠的金衣道人显现出来，其人唇角紧抿，目光之中带着一丝执着倔强。

　　这是他以往一个同门，道行也是十分了得，在元阳派中，其也没有遵从道侣同修的做法，而是独辟一道，只是最后未曾功成，只留下了一卷遗篇，便斩身而去了。

　　此人可以说给他的道途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是看到了这一丝可能，他才得以少走了许多弯路。

　　此刻见得这人身影再度出现眼前，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久违了。”

　　那道人也是如真人一般，还得一礼，语声之中带着一丝欣喜道：“我未走通之路，道友却是走通了，果然此道可行。”

　　洪佑这时发现，自己境界回到了元婴之境，与对面那道人一般无二，他没有丝毫意外，轻轻一抬手，手中就有剑形凝聚，道：“道友，请。”

　　那道人也是神情肃穆起来，道一声：“请。”

　　两人道行一样，但是对道法的领悟，对剑法的运用，却是天差地别，只与之交手了数个回合，那道人就已然落败，但他却没有半分不甘，反而含笑看着洪佑，欣慰言道：“多谢道友补我遗憾。”

　　洪佑默默点头，看着那道人身影缓缓消散，虽是知晓这一切并非是真，看去此等举动毫无意义，可他却愿意去如此做。

　　此刻他也是有些明白了，对于熟悉之人，若无他人心识记忆补充，便只能照出自身印象之中的一切手段，而大灵碑主驭此间一切，为了公平，一定会使得两者境界相当。

　　他念头再是一转，又有一名高大威严的修士走了出来。

　　这是他在余寰诸天遇到的对手，其人也有几分门道，若论斗战之能，也是足以名列在前。

　　此人与他没有什么交情，所以当即祭剑斩去，只是认真交手几合，很是轻松就将其人杀败。

　　此前他与这道人动手时其人虽也不是他的对手，可并没有这般容易，他能肯定这里完全展示出了对方的神通手段，这无疑说明他自身的确是恢复过来了，且无论法力道行都是有比原来有所精进。

　　到他这一步，稍微一点进步都是困难，正是如此，他才不停用斗战磨砺自身，不断寻找身上缺陷，而后再一点点将之补齐。

　　接连对付两人，他算是试过了这里变化，的确可以如自己所愿，也就不再迟疑，心意一送，将聚集得来的识忆送渡了出去。

　　他不知识忆能拼凑出多少，但提供识忆之人，不是与那一位有过接触，就是亲眼目睹过其斗战，想来便是不齐，也差不了多少。

　　片刻之后，便见一个玄袍道人的形影凝聚出来。

　　或许是识忆不够，也或许是对方层次太高，并无法将对方形貌看得清楚，不过他也不需要如此，只要自己能够向对方讨教便好。

　　此时他不自觉长长吸了一口气，将微泛波澜的心湖恢复成了一面平镜。

　　凡蜕修士斩去肉身，只有法身存在，自然不需要呼吸之用，但法身乃是肉身之拓印，所以一些习惯自也会带来。

　　有人会一并抹去，有些人却愿意保留，当然前提是在不影响自身斗战的情形下。这般做是为了保持人性人心，若是无有了这些，那与无情道也没什么区别了。

　　他自是选择将这些保留下来，所以在精气神高度凝聚之时，也自然会延续着这些习惯。

　　调整好自身之后，他心中战意一发，而那照影也似感觉到了，其站在原地未动，脚下却有滔滔玄气泛起，而后铺天盖地般压了过来！

　　洪佑顿时感觉无尽法力压至，这里没有任何变化，乃是最纯粹到了极致的力量，仿佛只一接触就能将他碾碎压烂。

　　他心中一惊，根本不敢上去硬挡，而是直接退回到了外层，这一退，那法力也是一敛，旋即消失无踪。

　　他不由陷入了沉默之中。

　　他所见过的修道人中，还没有一个有这般强横法力的。在这般厉害的法力之下，无论你什么变化手段都是无用。若说沈崇的“圆融唯一”是来自道法上的克制，那么这就是来自力量上的碾压。

　　不过这并非是说力量就不可以有变化了，而是不需要这些就能击败对手，也可以说对手的力量完全引发不了这里的变化。同样道理，道法也需要力量来支撑，没有足够力量，那也支撑不起变化。

　　两者到底哪个更高明，至少凭他现在的道行还无法分辨出来。

　　但他清楚知道一点，面前这一位不单单是法力强横，还有其余许多手段也是一样了得。

　　只是这样一来，他无论上去多少次，恐怕都会被那浩然法力压垮，这就无法达成自身讨教的初衷了。

　　他想了一想，便躬身一拜，道：“听闻上尊剑法高明，还望能成全在下。”

　　言毕，他等有片刻，便再度走了进去，而后小心引发了心中斗志。

　　似是他祷言成真，这一回那照影并没有直接祭出那磅礴法力来招呼他，而是一声清鸣，却有一道剑光腾掠而起，浮在半空。

　　洪佑精神一振，他知道这一位是擅长剑法的，特别是在拜访少清派时，许多与这位有过交流的少清上真注意的都是这一点，可以说剑法一道是诸多识忆中最为清晰分明的。

　　洪佑自身最拿手的也是剑法，虽然剑丸与法剑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剑器的一种，只是专擅方向和变化之上有所差距。

　　而此等较量，正是他所期望的。

　　似是感受了他心中所愿，那剑光一转，便向他斩了过来。

　　这是一道极为犀利的剑光，洪佑在望见的那一刻，便觉那清清光华仿佛照入了自身心神深处，心见即是神见，不待他自身起意，背后阴阳双剑已然一震，齐齐跃鞘而出，迎着那一剑斩去。

　　然而，还未等到他双剑与那剑光相触，眼前却是一个恍惚，随即他发现自己居然已是退到了外层，不禁一阵愕然。

　　只是这等结果，分明就是说方才交手一瞬，他已然是落败了。

　　可是败在何处他却浑然不知。

　　待静下心来，他推断出了一个看去似无可能的答案，就在见到那剑光的一刹那，自己就已然被斩杀了。

　　只是这结果却令他困惑不解，自己明明有根果护持，为何一瞬之间，就已分了胜负？

第二百三十八章 视己审身补法全

　　洪佑站在原地思索着，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方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正如沈崇那一招“圆融为一”一般，若对方不出言解释，那么他就不能理解，因为这已然超出了他的认知，若是第一次遇上这等事，他或许又会如上回一般心神气机受到挫伤，以至于影响到自身。

　　可经历过一次类似情形后，他再一次重新站到巅峰，已是能够很坦然的接受这等事。

　　或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此次交手的对象尽管只是照影，可也是上境大能，输给大能那无疑是合情合理得，没那么不好接受。

　　此刻他忽然浮出一个念头，自己失败，会否是大能在此中插手，若是这样，一百个自己上去也是无用。

　　但这等想法马上就被他掐灭了。

　　倒非是他害怕，而是大能既然允许他见得照影，那么就不会去做这等没意义之事，否则从源头上就掐断此事了。

　　更何况，有沈崇那一招在前，让他明白在这个境界之中的确是有一些手段是让人无从看透的。

　　换作以前他还能回头推算这一招的神妙，可现在却是不能，因为他根本不敢让这位的照影在自己神意之中出现。

　　不过他没有因此退缩，反而焕发出无上斗志，有一个无比厉害的对手在这里可以反复讨教，这可是难得机会，而且此间根本不会受伤，那又有什么可以苛求的呢？

　　一次想不明白那便两次，两次不行便三次，失败多了，那么自是可以找出此中缘由所在。

　　想到此处，他整顿心神气机，再次跨入了内层。

　　接下来反复进去了十六次之多，次次都是一招被击败，每次都是一般模样，剑光现出之际，生死便已分出。

　　每一次失败，虽未能看到那剑光的真正妙处所在，但他却是由此看到了自身的某些不足。被敌手击败，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他自己的原因，因为只要自身没有破绽，甚至圆满无缺，那就不会被一击而败。

　　不过他也明白，这次元蜃门能够答应此事，一来是看在同道情面之上，二来是有冉秀书相陪，少清派长老的脸面毕竟要给。三来很可能就是见那一位没有阻止，这才顺势应下。

　　但元蜃门的镇派之宝，当然不可能让他无休止运使下去，必然是有其次数上限的，所以他格外珍惜每次机会，在败退出来后，都会进行反思，设法找出自己的不足。

　　在他进行了三十六次尝试之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向前迈进一步了，他知道已然无法进行下去了，于是转过身，自大灵碑中走了出来。

　　他见诸人仍在外间，打一个稽首，道：“劳动诸位久候了，着实失礼，还望勿怪。”又郑重对薛定缘一礼，道：“多谢薛掌门了。”

　　薛定缘还得一礼，道：“道友客气了。”

　　在场之人虽是好奇最后结果，但见洪佑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思，也就没多问。

　　洪佑这时道：“这次得贵方允准入得此间，我无有什么回报，但却是知道一个消息，便奉送给各位了。”

　　他对着宇文洪阳三人传意说了几句话，而后对三人提出告辞。

　　薛定缘亲自将两人送了出去，待转回来后，他道：“宇文掌门和苏掌门如何看待此事？”

　　宇文洪阳道：“周还元玉可通上境，两位若是有意，那大可前往，寻访机缘。”

　　苏慕卿轻轻一笑，道：“苏某功行未至，去也徒然，便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倒是薛掌门可以一试。”

　　薛定缘慎重考虑了一下，最后道：“我便不去了。”他看向二人，“我不是不争，而是诸天运转，俱有定数，机缘天定，却非我定。”

　　宇文洪阳微微点头，道：“既得长生，先享安然，后寻天机，等候下去，终究是有机会的。”

　　苏慕卿若有所思，他道行并不及两人深湛，但也不难凭这里只言片语推导出背后的东西。

　　但他还是有些佩服薛定缘的，修道人有时候哪怕早已是看到了结果，可为了争那万一的机缘，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去做。

　　特别是这等涉及上境之事，更是少有人可以忍耐得住，而且以薛定缘的修为来说，此行应该也没有什么危险，其人却仍是安然不动，没有半点犹疑，果然不愧是少数从九洲人劫之中存身下来的灵门大能。

　　不过争夺此物之人，必然是诸天万界站在顶层的那些修士，倒是并不妨碍他去观摩一下。

　　而另一边，洪佑与冉秀书二人已是出了地渊，冉秀书问道：“洪佑道友下来去哪里？”

　　洪佑沉声道：“我或会往那玄镜界一行。”

　　冉秀书道：“为了争夺元玉？”

　　洪佑摇头道：“元玉之事我不奢求，只是那里一定可以遇到不少对手。”他顿了一顿，“此次灵碑历练，方知我功行仍有许多不足，往日自认高明之处也是破绽百出，唯有继续打磨自身，以求功行完满。”

　　冉秀书一听，就知此番结果了，但这也在预料之中，他好奇问道：“不知道友此番得了什么收获？”

　　洪佑沉默片刻，道：“我亦难言，道友不妨一观。”他看了冉秀书一眼，就将方才自己看到的那一缕剑光照入了其人神意之中。

　　但这里面并没有那模糊身影，也同样没有什么过程，其实光从表面上，只那一道剑光是无法看出什么东西来的，但他也仅能回想出这个了，再进一步，就隐隐感觉到自身会遇到不好之事。

　　冉秀书在见到那缕剑光后，怔了一怔，随即若有所思。

　　洪佑没有出声，只是在旁平静等着。

　　许久之后，冉秀书方才醒神过来，向着洪佑笑了一笑，道：“道友，行程到此，也是到了尽头，我这便回去了，对了……”他一拍额头，似想起了什么事，对着洪佑抱怨道：“道友，你也该收个弟子了，不然没有小辈在旁，又怎显得出我等威势呢？”

　　洪佑是个严肃之人，但听到这句话，还是忍不住失笑了一下。

　　冉秀书也是一声笑，道：“洪佑道友，告辞了，若是无聊，大可来寻我斗剑。”说完之后，他霎时身化流光，散去不见。

　　洪佑看着夜空之中辽阔的无尽星河，喃喃道：“收个弟子么？”他低头一思，缓缓道：“是个好主意。”

　　他一生都在追逐道法斗战，不断挑战强手，但是从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梳理过自身道法。

　　可以说他所有问题都是在与敌斗战中发现的，可有些短板缺陷本来是可以自己纠正的，不必全数倚仗于外。

　　而这次收获不小，他需要消化太多东西，并且隐隐觉得，似乎有些地方自己之所以往上行走艰难，很可能是根源上出了问题。

　　他不怕问题，就怕寻不到。

　　若是如此，他大可以收些弟子在门下。传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许通过观察弟子的修行，能从中看出更多东西。

　　他乃是想到便做之人，故是把法力一运，连续多次挪转，最终出现在了一片大沙漠中，在几乎凝固不变的景致之中，是一座座起伏蜿蜒的金白色沙堆。

　　这里是南罗百洲之南，这里地表酷热难挡，恍若火狱，乃是真正生灵绝迹之地，但是他的目光透过那一重重厚重沙被，却能看到底下有着汹涌暗河流淌，还有无数曲折沟壑，那里正可以作为门下弟子存身之地。

　　整个南罗百洲几乎都是妖类的辖界，这也是九洲诸派初期占据山海界时故意留下的，一来是最早时候没有那么多门派去侵占这么庞大的地界，二来有了这些妖物，可以与东荒土著形成对抗，彼此相互消耗，更有利于九洲诸派立足。

　　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如此了。

　　山海界本身就已是广袤无比，再加上诸天万界都可通行，所以没必要再盯着此处。

　　而他之所以将教授弟子的地界选在这里，那是因为这片地界残酷多变，再加上外界是无处不在的异类妖物，更易助人磨练功行。

　　唯一遗憾，是这里远离其余宗派，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孤岛。

　　不过这个问题倒是好解决，他可以在此修筑转挪法坛，用以沟通外界。

　　以他功行，或许无法在诸天万界做得此等布置，但仅仅是在山海界转挪，却是毫无困难。

　　随手在地底之下开辟出一处道场后，他便又来至三洲之地找寻合适弟子。

　　他不喜欢山海界土著，只是想教授九洲转生之人，又不想欠诸派人情，所以费了半载功夫，寻到了二十来个小儿，这才将之带回了这片南地大沙海中。

　　此番他只是传授道法，却是并不准备立派，更没有心思恢复元阳道统。

　　元阳只是过去，他走的路子脱胎于此，但后期已是截然不同，况且就算元阳开派祖师，也没有他此刻能为，不值得他去如此做。

　　但有一点他却没有忘记，便是而今诸道传法，必须供奉四大造世元尊之位，虽然造世元尊未必会在意你，但是你却不能不敬。

　　而且牌位摆放也自有规矩，正中最上乃是玄元道尊之位，其次才是轮到其余三位，因为若不如此，其余几位元尊牌位便会因此粉碎，所以默认这一位地位最是高崇。至于无人知晓的万阙道人，则不在此列。

　　他在带领诸弟子祭拜过这些尊位后，见得牌位上有微微光华闪过之后，便知已是无碍，这才开始正式传授道法。

第二百三十九章 诸行逆法争正功

　　虚寂之内，相觉等人神意皆是沉浸在自家合力塑造的大世域中。

　　在几人百般努力之下，终于不负苦心，又找寻了一处造化之地，其域之广，除了不能与布须天和镜湖相比，却也是超越了以往他们所寻到的任何一处。

　　本来这处足以作为几人存身之地。但是大世域一成，注定此处不能为他们所独有，只能继续与诸世牵连为一体。

　　但这无疑是个巨大突破，要知道造化之地越来越难以找寻，先前他们无论怎么搜索，所得成果也是寥寥，而现在这等结果，却是说明只要顺着这般路数找寻，当是可以找到更多造化之地的。

　　可当他们正要继续下去时，却发现了些许状况，不得不先把动作先停了下来。

　　本来那些招引过来的造化之灵伟力被他们半路截住，不是消磨便是驱逐，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涌向紫衣道人的伟力暴增了数倍不止，这让他们根本来不及出手化解。

　　那紫衣道人哪怕意识法力俱被封镇，可还是本能的将这些伟力吸纳入体，气机隐隐然拔高了不少。

　　只是相觉四人一直以伟力将其镇压，时刻提防一切异变，还有闳都道人在一旁盯着，所以就算他此刻伟力暴涨起来，也没能如何。

　　事实在现在这等布置之下，别说是这紫衣道人，就是原来那造化之灵伟力化身陷落此间也一样摆脱不出去。

　　相觉出于小心考虑，出声提醒了一声，道：“眼前虽能镇压住其人，可诸位还是要小心一些。”

　　闳都却是冷笑道：“尽管放他来，若是敢重聚出来，那我是求之不得。”

　　相觉没有去接话，虽不知道造化之灵伟力此次回应目的为何，但绝然不可能是重聚化身，弄出这么大动静，或许也可能是在遮掩什么。

　　微明皱眉道：“不管如何，这造化之灵伟力越来越难以对付了。”

　　最初招引伟力之时，这等事还很是顺利的，可是当这伟力在察觉到招引对自己不利后，却开始有所抗拒了。

　　此前只需轻轻一引，就能搜罗出不少伟力，现在却是十分困难了，需得一丝一缕牵扯出来。

　　张衍在清寰宫中也是看到了这些伟力异动，他稍稍推算了一下，立刻准确推断出来，这等变化乃是造化之灵伟力又是一次反抗，且是准备从下层着手，打破上层藩篱。

　　不过伟力不是生灵，只知自动找寻空隙，所以这等回应呆板且无有太大作用，顶多推动一下诸有之内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但只是一枚元玉就可以彻底阻隔此辈。

　　倒是有一人需得注意，其人已是堪堪站在了上境的门前，只要迈出那一步，就有可能突破层关。

　　他目光一转，看向旦易那处。

　　其人先前虽有攀升上境之心，不过毕竟这不是小事，而且先前他一直未有这等准备，或者说是在调整气机心境之中。

　　因为攀登上境，凶险着实不小，似如当初万阙道人，明明已是走了一半，就因畏惧莫测之变，所以又退了回来，这才造成法身崩毁。

　　然而接二连三的造化之灵伟力异动，却让他不得不加大原来的抵抗力度，尤其是这次伟力呼应的确有大部分落在他身上了。

　　这也是让他明白，这等事或许从来没有万全之准备，唯有迈了过去，方能摆脱这等力量的压迫。

　　在心境上有了这一层认知后，他也是坚定了心念，决意试着跨出那一步了。

　　张衍倒也不怕其人走偏了路，因为其若是被造化伟力所制，那与自身心意冲突，功果必不完满，届时必定形神俱灭，到不了那一步，所以唯有坚持己身之道，并一以贯之，方有突破上境之望。

　　这一点只能靠其自身，现在就看其人能否坚持到最后了。

　　昆始洲陆，演教分坛之内。

　　高果接到了一封来自总坛的传谕，神情严肃起来，立刻着人把孟壶唤来跟前，并道：“孟护法，玄镜分坛所在之地很可能有元玉降世，诸天万界之人都在往那处而去，我演教亦不能错过，教祖特意颁下法旨，着你与其余诸坛俊秀前去一试机缘，你稍作准备，这几日就动身前往那里，虽你眼下功行稍稍不够，但你到了那里再设法提升便好。”

　　孟壶去哪里都无所谓，况且玄镜分坛他也待过不少时候，不是陌生之地，当即就应下了。

　　只是分坛坛主贺宣仁在知道此事之后，却是有些不满了。

　　他自认和孟壶配合默契，孟壶离去，那必然会启用其他人担任大护法，再来一人可不见得会与他如此和睦。

　　于是立刻找上高果，先是抱怨了一通，最后道：“昆始洲陆之事，根本离不开孟护法，总坛这个时候将他调走，又让我如何做事？”

　　高果严肃道：“这是总坛大事，教主亲传法谕，你无论同不同意，都需接受。”

　　说到这里，他又话锋一转，道：“你也无需担心，孟护法仍是昆始分坛大护法，等事情一毕，就会调他回来，在此期间，总坛会派遣合适之人先顶替大护法之位，总坛也能理解你的苦衷，只要保证这段时日内无事便好。”

　　贺宣仁无奈之下，只能接受，但仍是表示让孟壶尽快回来。

　　孟壶得了谕令之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一人怀抱狸猫跨过界门，来至玄镜分坛之中，这里早有执事得了上谕迎候，并将他带到了分坛之内。

　　执事堆笑道：“孟大护法以往所居庭院仍在，只是大护法而今身份不同，若是不喜，我等可吩咐下去，再行更换。”

　　孟壶深沉一叹，道：“就原来的便好，谁让我这人念旧呢。”

　　执事干笑几声，便将孟壶请入原来驻地，但是后者并未放他走，而是拉着他问了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有许多都是莫名其妙，他生怕这里面有着什么隐晦含义，只能打起精神，小心翼翼应付，最后出来之时，已是心神俱疲。

　　这时他一抬头，却见有两名道人联袂而来，却是面目陌生，一望而知不是分坛之人，便喝道：“你等从何而来？”

　　其中一人忙是出来一礼，道：“这位道友，我二人皆是孟护法旧友，今次闻他回来，故特来造访。”

　　这两人正是段业和史道人二人。早前在发出书信请求依附后，两人本来也只是抱着万一可能试上一试罢了，可没想演教果然接纳了他们。

　　他们本能以为是孟壶的功劳，不禁对这位孟护法的能量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也是方才来到玄境分坛没有几日，在听闻孟壶已是回来此间，很是惊喜，因为早已是打定主意跟紧这一位，所以连忙上门拜访。

　　执事还算客气，提醒了一句，道：“两位，如今不该称孟护法了，而是要该叫孟大护法了。”

　　两人马上明白过来，道：“是是，多谢指教。”

　　执事继言道：“大护法自别处分坛行至此间，又处理了不少俗务，也是颇耗心神，我出来时已是准备打坐调息，恐怕暂时无暇见两位，还望二位见谅，不过待得合适时机，再来问我，我自会替两位上报。”

　　史道人立刻道：“原来如此，我等来的却不是时候，那就不打扰孟大护法了。”说着，打一个稽首后，他便拉着段业退去了。

　　回去路上，段业忿忿道：“方才分明是那小人看我非是分坛中人，有意拿捏我辈。”

　　史道人劝道：“寄人篱下，便是如此了，演教不处置我等已算不差了，这几日只要还在分坛之中，总能见到孟护法的，到时你我也能有一个倚仗了。”

　　孟壶在执事走后，却是咦了一声，发现自己心界之中生出了某种变化，不由惊奇无比，立时转而内顾。

　　他一入心界，便见一个老道人手持拂尘，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见他进来，便对他打一个稽首，笑呵呵道：“道友，你我又见面了。”

　　孟壶疑惑看了他几眼，随后恍然大悟，指着道：“你，是你。”

　　老道人点头道：“对，对，就是我。”

　　孟壶大为吃惊，道：“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居然白养了你这么久？”

　　老道人一噎，他强笑道：“你我本是一体，何来此说？”为防孟壶继续说下去，他连忙扯开话题，道：“道友，我今次现身，乃是因为现下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摆在面前，就看道友能不能抓住了。”

　　“千载难逢？”

　　孟壶听得激动起来，道：“说说看。”

　　老道人容色一正，道：“而今有周还元玉即将入世，或许他人只能任由此物挑选，可道友却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而周还元玉乃是造化精蕴所化，与你本也算得上是同源同根，若是你以道法感应，则有极大机会将此物取拿入手，只要将之炼化，前路对道友来说便再无阻碍了。”

　　孟壶眼前一亮，道：“你是说，我只要运转道法，摄夺伟力，便能得来周还元玉？”

　　“对，对，”老道人连连点头，用蛊惑语气道：“道友不妨尝试一二，只消稍稍运转功法，便知我所言非虚。”

第二百四十章 玉光未照灵先至

　　孟壶听老道人如此说，摸了摸下巴，道：“原来是这样啊，这事容易，我这便试上一试。”

　　老道人露出笑容，只是眸光深处，却是幽深莫测。

　　孟壶盘膝坐下，定下心神，眼看他马上就要转运功法的时候，忽然一下抬起头来，看向那道人，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老道人表情不变，仍是那副笑容和煦的模样，道：“道友以为哪里不对？”

　　孟壶唔了一声，恍然道：“原来没什么不对。”

　　他当即一转功法，然而，片刻之后，却是毫无动静可言，他嘀咕道：“和原来一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

　　老道人咳了一声，道：“不对，此法不能以道友自家道法为主，需得附从本来道法，这方能有所成。”

　　孟壶不满道：“凭什么不是道法顺从我？”

　　老道人言道：“那自是因为唯有顺从道法，自身无情无性，放空本我，这样那元玉方才有可能亲附过来，若是道友只为己身，固然也有可能吸引元玉，可那时便是敞开门户，也是它来选你，而非以道法引其上门了。”

　　说到这里，他又加重了语气，“道友，不得不说，你之前是走偏了道路，可现在回到原路上来，仍然为时未晚，需知造化之灵伟力无处不在，唯有屈从此力，方能聆听无上大道。”

　　孟壶不信，道：“你莫要骗我没见过世面，趋从道法之人我先前也是碰到过几个，可也没见有多少厉害。”

　　老道人言道：“那是因为他们并未当真屈从道法，或者非是造化之灵，所得道法本是有所残缺，若是道友趋从，那造诣绝然在他们之上。”

　　孟壶不服气道：“那也不能就此断定，己道之法就比屈从之法来的弱了！”

　　老道人笑道：“这却不难做个比较，我与道友本为一体，然则只以道法而论，我却在道友之上。”

　　孟壶吃惊道：“真的？”

　　老道人微微一笑，道：“若是道友不信，你我不妨论道一番，便知我所言非虚。”

　　孟壶想了一想，认真点了点头，随后他站了起来，在老道人愕然目光之中一巴掌拍了下去，只一下就将其人身影拍散，他得意道：“我就知道你没我厉害。”

　　见那道人再没有出现，他满意点头，就从心界之中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日，玄镜坛主带着几名护法亲自过来登门拜访，也算做足礼数，此后就再无人前来搅扰了。

　　孟壶则是遵照高果的吩咐，在那里调息运功，争取早日把功行修至完满，但他还记得张蝉的嘱咐，心境稳当才是第一位，所以只是半日之后，就没心思修炼了，下来不是逗弄狸猫，就是懒洋洋打瞌睡。

　　这般重复有几日后，才有执事来禀，说是他弟子勾涵前来拜访。

　　孟壶一个人正是无聊，便道：“唤他进来。”

　　片刻之后，勾涵托着一只玉盘走入内府，见了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孟壶，躬身一礼，道：“弟子拜见先生。”

　　孟壶看他手中玉盘，顿时来了兴趣，道：“你带了什么东西？”

　　勾涵道：“先生在此，弟子岂能没有孝敬？些许珍宝，聊表心意，还有……”他从中拿出一本书册递上，恭敬道：“先生，这是这些年来弟子道业功课，还望先生指点。”

　　他这里面所载的东西，大多数是这些年来自家立造的神通变化之术。

　　孟壶接了过来，随意翻了两翻，便以法力在上面改了一改，就丢了回去。

　　勾涵拿了回来看过，不由心悦诚服，先生毕竟是先生，自己格局眼界还是小了！

　　这些年他精研变化之术，大多只用在个人玩闹上，却没想到，这是可以用来对付各种对手的。

　　譬如提议让自己混入罗教之中，然而自己变化成为罗教的魔神之像，天天受人膜拜，而后随意发布令谕，指使其等为自己所用，虽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可这里面的刺激，想想就让人激动不已。

　　这后面还有好多批语，他决定拿回去慢慢翻看，于是小心翼翼收好，又道：“先生，段、史两位老师现在也在分坛之中，他们有意拜见您老人家，只是昨日来时听闻先生正在打坐，这才退走，现在正等候在门外请求一见，不知道先生方不方便？”

　　孟壶爽快道：“没什么不方便的，唤他们进来便好。”

　　他这一交代下去，过不多时，段业、史道人二人便就步入内府之中，上来郑重一礼，道：“见过大护法。”

　　勾涵道：“先生，两位老师现在也算是演教之人了。”

　　段、史二人忙是跟着点头。

　　不过他们加入演教也不是没有代价，俱是被逼着立誓不得将造化之灵道法教授出去，而门下那些弟子，也是一并如此，已然断了传法之路。

　　史道人这时道：“孟大护法若有事，尽管吩咐我等去做，我等新近归附教门，也是期盼能为教中立功。”

　　孟壶正想说什么，忽然感觉到了什么，一句话没说，匆匆离了席位，转入了后府，留下了几人面面相觑。

　　孟壶来至后方一处空殿之内，见张蝉站在那里，忙是上前一礼，道：“老师，你怎么来了？”

　　张蝉看他一眼，道：“周还元玉入世，非是小事，我也是过来看看，说不定还有用到你和你那些同道的地方。”

　　他这次来至此处，也是得了张衍分身关照。

　　实则孟壶心境中那道法化身说得不错，造化之灵天生与造化精蕴所化的元玉同出一处，所以两者之间其实是天生吸引的。

　　现在孟壶这里汇聚之人几乎全与造化之灵有关，其与勾涵乃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而段、史二人及门下弟子也都是修习造化之灵道法。

　　唯一不同，是此辈皆是坚持己道，并不屈服于道法，但这终究是有根脚的，所以不妨借此力找上一找，万一真能引来元玉，那后面也就可以省却一番工夫了。

　　而同一时刻，演教总坛之中，也是在密切关注玄镜分坛的变动。

　　这次元玉入世早算不上是什么隐秘了。

　　诸天万界修道人有的人得天眷顾，提前生出了感应，于是告知了宗门；也有无端知晓未来之人为了浑水摸鱼，在四处散播消息；更有甚者，梦中得了大能指点，而此辈都是在往镜湖赶来。

　　但是无论何人，都要借助演教界门。

　　所以几乎每一人气机都会被演教拓印下来，再加上演教在这里势力较为庞大，一上来便占据了无比巨大的优势。

　　演教唯一缺陷，就在于上层大能实在太少，这显然无法与诸天万界的修道人相争。

　　而那些供奉放在平日还好，现在显然也是靠不住的，演教也不敢相信他们，因为越是道行高深之人，越是可能对周还元玉感兴趣。

　　故是有人提议，干脆把界门合闭，断了两域往来，这样演教就可闭起门来争夺元玉了，万一得到此物，演教就有人可以借此突破境关了。

　　不过教主高晟图却是立刻否了此议，演教若敢如此做，那就是摆明诸天万界的修道人敌对了，布须天诸多分坛那是绝然保不住的。

　　何况他很是明白，演教此次可以参与争夺，但就算得了此物，其之归属恐怕非是他们可以决定的，那些上境大能的态度方最最为关键。

　　镜湖某处天外玄天之中，吕霖、陈蟾、摩苍、含霄还有寰同老祖等五位人道元尊坐于此间。

　　自张衍将这五人复生之后，整个镜湖就由得他们坐镇，主要作用还是安顺诸天，顺带提防异类及各种外道教法的渗透。

　　摩苍老祖拿着蒲扇缓缓扇着，道：“元玉将至，不但各派修道人齐聚此间，还有那些异类亦是纷至沓来，当真热闹的很啊。”

　　含霄上尊神情清冷，她言道：“此物难遇，昔日我辈也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等了多少轮回，方才成就功果，身为修道人，哪怕只有一线可能，也不会轻易错过。”

　　她这么一番话，也是令在座之人想到了自家当年苦寻此物时的不易，当下也各是唏嘘感慨不已。

　　吕霖沉声道：“元玉不管是谁得去，只能落我人道修士手中，绝然不能被异类夺走。”

　　周还元玉入世，白微、邓章以及迟尧等六位魔主那里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动静，近来也是不断在把门下之人派遣过来，以争夺这份缘法。

　　元玉若入其等之手，很可能会将某一位异类复还出来。

　　摩苍老祖笑呵呵道：“道友这回可以放心，此间乃是玄镜大界所在，我等那些老对手是到不了这里的。”

　　寰同老祖抚须言道：“元玉此物，我等也一样无法插手，全是要靠那些后辈门人去争，况且太上定法，为搅动因果，也允许此辈来争，所以我等也不能太过大意了，要是真被异类夺走，那可真是笑话了，也有负太上所托。”

　　摩苍老祖不觉点头，他想了一想，又道：“只是除了防备那些异类，我以为，还需小心那些信奉造化之灵道法之人，我感此辈，似天生与天机合契，若是被其中一人得了，或许一瞬之间，便可跨过重关，直入真阳境中，故我等需格外小心了！”

第二百四十一章 心观法名已异同

　　张衍虽在清寰宫中，可却是把寰同老祖五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没有去刻意倾听，但是只要意念一顾，现有诸世之内，凡是他想要知道的事，都能瞬息映于心中。

　　摩苍老祖担心那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寻到周还元玉之后，能够立刻跨过真阳门槛，这并非夸张，其实还是小看了此辈。

　　尤其是在造化之灵伟力推动之下，此辈若真是获得了元玉，那么在伟力推动之下，一日之间直入炼神也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什么境关门槛对其等而言都是不存在的，不过是因为元玉这个绊脚石，才无法一飞冲天。

　　当然，前提是那托世之身完完全全屈服于道法。

　　然而一成有情生灵，又有几个愿意舍弃自我呢？

　　就算那些眼前屈服道法之人，或许心中也未免没有先借道法登临上境，而后再找机会反客为主的想法。

　　所以似孟壶这等已在演教之中居宿长久之人，若不受什么不可抵挡的力量推动，其实是不会放弃自己，转而去把自己奉献给道法的。

　　不过若是当真落入单纯崇奉道法之人的手中，那么哪怕将那缘主打杀，使那元玉不再入世，他也不会给造化之灵伟力任何机会的。

　　造化之灵毕竟是所有大德之敌，故小节之处也不能放任为之，所以能够阻止的话，就不能令其有壮大的机会，从源头斩断那是最好。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收得奏报，近来不少分坛内发现，受那天成法刻影响，就算演教不停剿杀，造化之灵道法也是不可遏制的传播开来。

　　他深思之后，便命人把唐由唤来，并严肃交代道：“近来你需把所有信奉造化之灵道法之人给看住了，但凡有所异动，你可酌情处置。”

　　唐由道：“老师可是怀疑元玉会从此中挑选有缘人？”

　　高晟图摇头道：“有缘人也未必是真正缘主，没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究竟谁会得到元玉，你我，乃至任何一人都有可能，但是得了造化之灵道法的修道人无疑获取元玉的可能最高。”

　　唐由道：“那弟子这就赶去玄镜分坛。”

　　因为元玉入世一事，教中早有定计，玄镜分坛那里届时当由他来坐镇，只是此前时机未至，一直未能启行。

　　高晟图摇头道：“无论是德教、罗教等教派，还是那些造化之灵信众，都视我演教为敌，现在还有诸天万界修士赶至，那里如今是个泥潭，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你此刻若是去了，反而会陷了进去，且再等上一等，我料若有所变故的话，也是在近日了。”

　　演教玄镜分坛以往与总坛只是名义上的主从关系，但是被总坛不断将其余分坛之人调来，又将此间一些握有权柄之人陆续调离去了陌生地界，这里不说已是完全归合到了总坛治下，也不再似之前那般阳奉阴违了。

　　而今分坛坛主洛居翰，乃是十载之前从他处调任过来的，此人能力尚可，管辖此间也是足以胜任。

　　可是随着元玉入世，诸天万界的修道人也是涌到此处，与演教也是冲突不断，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紧要奏报传来，他每天都是忙得连定坐调息的时间也无。

　　这一日，他又再处理了一部分事机，总算得了些空余，稍一运法，自觉功行荒疏，当下定坐入观。

　　只是方才一提气机，心神之中，却忽然有一部道法冒了出来，在看了两眼之后，发现这竟然是造化之灵道法，他不由一惊。

　　玄镜分坛之内，由于多教混杂，再加上许多修道人难以鉴别，所以使得四处传播造化之灵道法的人格外之多。

　　演教捉得此辈之后，若是那等修炼至道行高深，又有背景之人，不好直接下手处置，便需由得他这个分坛之内功行最高之人亲手抹除此辈忆识，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也免不了看到了一些东西。

　　所幸他也非是道心不坚之人，每一次都是将这些自我斩除了。

　　他本以为这些过往识忆已然是彻底清除了，可现在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却是一下子又冒了出来。

　　这般看来，实际上他并没有将之完全清理干净，而只是被压在了最深处，沉淀在了那里，而现在当是受得外力影响，所以又翻腾了上来。

　　他此刻努力坚守本心，排斥着这些道法，艰难的与之做着斗争。

　　但是发现，自己越是纠缠，则陷入越深，便如沾染上了什么污秽，你搅动起来，反而令其加快混合在了一处。

　　关键是那些道理都是对的，这就更是可怕了，此中对修道人吸引力无疑极大，连他也是感觉到渐渐有些难以抗拒了。

　　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自己一定会抵受不住。

　　而要想摆脱这些，唯有将这一部分识忆抹去了。而且为了做得彻底一些，可化聚一具分身，将所有关于道法的识忆送渡入内，而后将之斩杀出来，哪怕如此做会牺牲一部分功行，可却是值得的，大不了日后再设法修炼回来。

　　主意一定，他当即试着凝聚分身。

　　“坛主，坛主？”

　　洛居翰猛然清醒过来，见是侍从弟子站在那里小声呼唤，他被搅扰，显得有些不悦，沉声道：“何事？”

　　侍从弟子小心看了看他脸色，硬着头皮将手上叠起颇高的奏书摆在了案上，道：“坛主，此是今日奏报，还请览阅。”

　　洛居翰一怔，他往外看了一眼，道：“什么时辰了？”

　　侍从弟子道：“辰时了。”

　　洛居翰悚然一惊，实际上不用那侍从弟子多说，他也是能够感觉出来，此刻天时变化距离昨日，已是过去了整整一夜。

　　可是他对这一夜居然丝毫没有印象，这是极不正常之事。

　　现在他并不能确定，这究竟是自己斩杀了分身忆识的缘故，解决了此事，还是有被那道法所侵染，导致神思遭惑。

　　他试着转运了一下功法，气机之上未见丝毫损失，看去没有任何事，可偏偏如此，却愈发让他感觉不对。

　　侍从弟子见他久久没有反应，又是唤了两声，洛居翰方才回过神来，便就先放下此事，准备稍候再行解决，他目光一扫，先是将所有奏报都是看过，神情之中却是浮出一丝意外，“嗯？这回找到了一个有缘人？”

　　侍从弟子言道：“是，这也是运气，其父母本乃我演教教众，故对我演教颇是认同。”

　　现在几乎每个势力都在争抢可能牵引元玉的有缘人，演教自知树大招风，而且上谕也令他们不得多事，只要谨防外界之人对教门不利便好，所以一直避退争夺，可没想到不去争抢，居然还有主动送上门来的。

　　洛居翰道：“我知晓了，先把他好生看管起来，莫要惊扰了。”

　　这些有缘人全是讲究自愿，你要是逼迫于他，或是他让感受到了胁迫，那元玉很可能就不会再择选此人。

　　侍从弟子道：“属下理会的。”

　　洛居翰挥了挥手，就让侍从弟子退下去了。

　　他坐在蒲团之上认真想了一想，还是觉得昨夜定然是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把心神沉下，内察究竟。然而，不知不觉间，却又是陷入了外物不感的定坐之中。

　　过有一会儿，他背后有一丝丝黑气泛出，而后便又有一个洛居翰走了出来，其人对着坐在那里的自己笑了笑，就不急不缓走出了府门。

　　等候在门外的侍从弟子见他出来，道：“坛主，可有什么吩咐么？”

　　洛居翰道：“带我去见那有缘人。”

　　侍从弟子道了声是，便在前面带路，没有多久，就来至一个景物怡人的园囿之中，这里有一幢庐舍，一个四肢健壮，面目粗犷的小童正在舍前持箭射鹰，看去玩得很是欢快。

　　洛居翰远远看了一眼，眸光闪动，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随后扔下一句“好生看管”就离开了此处。

　　到了外间，他对侍从弟子招了招手，后者凑上来，躬身道：“坛主还有什么吩咐？”

　　洛居翰道：“那位孟护法现在如何了？”

　　侍从弟子道：“一直在原来洞府之内居宿，从不出门，只是调息打坐，近来也只有些许访客拜访。”

　　洛居翰点点头，道：“近来我演教所需面对的敌手不少，我这里有一篇法诀，能提升神通法力，你可传了下去，叫底下之人知晓。”

　　说着，他伸手一点，便有一张符箓化出。

　　侍从弟子接了过来，犹豫了一下，道：“是否要请诸位护法过目？”

　　按照演教规矩，涉及传法斗战之事，都是护法之责，坛主要做此事，若是不事先与诸护法言妥，那么你便是传了下去，他们也有权力将之废除。

　　洛居翰道：“不妨事，此事我会亲自与诸位护法言谈，你可先下去安排。”

　　侍从弟子不敢违抗，应了下来，方才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来，小心问道：“坛主，此法……孟大护法那里，是否也要送到？”

　　洛居翰眸光深沉，他笑了笑，道：“孟护法和他那些弟子门人，也同样是我演教之人，又怎可以厚此薄彼？也给他们送去一份吧。”

第二百四十二章 法从心出道化人

　　孟壶此刻遵照张蝉的吩咐，把勾涵、段、史二人及其门下一众弟子都是唤到了身边，这么多修习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聚在一处，吸引元玉到来的可能可谓大大增加了。

　　他在这分坛之内地位特殊，说起来他身为昆始分坛大护法，与此间坛主并没有主从关系，而是只听总坛调遣罢了，此刻似他这般人实际上颇有不少，坛主是指使不动的，所以他若不去主动生事，也没人前来打搅。

　　众人本来以为，一直这般等下去，直至元玉正式选定有缘人，这里事情就能办妥了。

　　不想这日一早，负责交通孟壶的执事却是赶来，递上一枚玉简，道：“孟大护法，这是洛坛主送来的功诀，说是可以提升神通功行，大护法何不一观？”

　　孟壶想了一想，那什么洛坛主前几日自己好像还见过一面，只是现在已是没有什么印象了，他把那神通法术拿了过来看了几眼，一下就没了兴趣，打了个哈欠，直接扔给了勾涵。

　　勾涵看了看，有些愣怔，他觉得这功诀似乎哪里有些不对劲，但一时又看不出来，而且这段时日他满脑门子都是怎么潜入罗教扮作魔神，故而也没心思探究，随手就交给了段、史二人，“两位老师不妨一观。”

　　段、史二人却是敏感的多，他们看了下来，同样也是生出一股不自然之感，总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

　　对于这等无法确定效用的东西，他们可不敢随意尝试，何况他们自家也有功法，自认为也是正道，也就不必要分心去修炼这等东西了。

　　执事见他都无疑修持此法，便告退出来，随后拿出灵符执笔写了几句，便将此符发了出去。

　　洛居翰在把事情交代下去后，又关照那执事弟子，只要自己不主动提及神通之事，那其也不要在他面前说有关于此的任何事。

　　那侍从弟子虽觉奇怪，可往日洛居翰做事也从来不会解释具体缘由，故是连忙就应下了。

　　洛居翰在外转了一圈，才又回到了内府之中，随后径直走到那还在打坐的身躯之上，瞬息合为一体。

　　过了片刻，他又醒了过来，但对自己方才所做之事却是毫不知情。

　　可他毕竟修为不弱，总觉得自己似乎忘了什么。只是方才入定也没能找到任何问题，他也不好一直这么纠缠下去，那些奏书之上的事还需他去一一安排处理，也无法把太多心思花费在修炼之上。

　　他暗自一叹，忖道：“也不知总坛的唐长老什么时候到来，他功行高深，若在这里，我还可出言向他请教。”

　　他摇了摇头，先将总坛之内的事机一一处理好，随后又驾飞舟出巡，检视玄镜界中各处演教法坛。

　　因为近些时日诸派争夺有缘人，所以这些法坛俱是将散布在外的教众唤了回来。

　　但是这不代表就此无事，因为外间威胁，所有法坛内部也是人心动荡，所以他必须时不时来露上一面，以镇定人心，不如此恐怕很可能就会出得问题。

　　如此操劳数日后，他忽然感觉有些疲惫，不觉皱眉，自己一个修炼之人，按说再怎么劳碌，至多耗些心神罢了，可现在这等情况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他想到先前少去的一夜，更是心情沉郁。

　　待回到门中，他立刻闭关调息。

　　可是方才坐下未久，就陷入了静定之中，那背后化影则是又一次冒了出来，其人并不急着做什么，而是在此等了有半日，这才行至外间，道：“来人。”

　　侍从弟子忙是走了过来，道：“坛主有何吩咐。”

　　洛居翰道：“我关照你做的事可曾准备妥了？”

　　侍从弟子道：“坛主所需名册在此，还请坛主细观。”说着，就从袖囊之中取出一本册子，递了上来。

　　洛居翰拿过翻看了起来，他传下此法的目的是为了鉴别那些隐藏在分坛之中，并且暗中修炼造化之灵道法之人。

　　凡是修炼道法之灵的修道人都不会对他传下的这门神通感兴趣，甚至会不屑一顾，而寻常人则不在此列。

　　所以即便分坛之中那些护法看到这些法诀，也无法从中找出什么问题，是不会有人出面来阻碍他的。

　　待他全数看罢，发现分坛之中教众，竟然有五百余人不曾修习此法，数目远远超乎他此前预料。

　　不过其中有些人是因为资质太差，没法领悟此法，还有些人则是俗务繁忙，不及去修行，将这些都是剔除后，最后剩下一些，就极可能是潜伏在此，信奉造化之灵或是适合修炼这门道法的教众了。

　　他这时露出一丝异色，因为他留意到聚集在孟壶那里的所有人都不曾修习此法，这绝然不会是巧合，暗忖道：“这却有些意思了。”

　　但是他没有立刻做什么，反而重新回到了洛居翰身躯之中。

　　下来数月之中，每一次洛居翰闭关，他都必然会出现，而且存在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直到某一天，洛居翰自身意识不知不觉间沉入到了心神最深处，而那化影却是完全占据了躯体。

　　洛居翰自闭关之处走了出来，算了一算，深沉一笑，便往孟壶这边寻来，守在孟壶门前的执事见他到来，顿时一惊，“坛主？”

　　洛居翰一点头，大步往里走来，见正堂无人，就又径直来至后府，此时孟壶正在瞌睡之中，而勾涵及段、史二人正在旁处论道。

　　执事忙是凑了上去，道：“大护法，醒醒，洛坛主来了。”

　　孟壶抬起头来，疑惑道：“哪个洛坛主？”

　　执事露出几分尴尬之色，道：“自然是玄镜分坛的洛坛主，大护法莫非忘了，坛主前日还来拜访过大护法的。”

　　孟壶看了洛居翰一眼，唔了一声，自语道：“怎么好像换人了。”

　　洛居翰眼芒闪动一下，沉声道：“孟道友的确目光敏锐，佩服，说我不是洛居翰，也未尝不可。”

　　他一摆手，那执事顿时变得神情呆滞起来，然后不由自主转身走了出去，随后看着孟壶，道：“道友想必修炼也是造化之灵道法了？”

　　孟壶道：“是啊。”

　　洛居翰很满意，道：“很好，既然道友坦承，那你我便开诚布公谈一下，道友想必也是知晓，唯有造化之灵道法，方能吸引周还元玉，你我若是合力，”他向外点了点勾涵等人，“再加上道友身边这些弟子门人，就有极大可能引来此物。”

　　孟壶痛快道：“可以啊。”

　　洛居翰面露喜色，道：“道友果然是明智之人，不过道友乃是以己道为主，这却是吸引不来元玉的，所以需先委屈诸位，暂时屈从道法了。”

　　“改换道法？”段业瞪大眼，一脸不可思议道：“岂能如此做？道法需从心顺意，这岂是说改就能改的？”

　　洛居翰却是悠悠言道：“这也不难，你等只要将心中之道收起，不再干涉自身，那道法一面自然占据上风，而元玉又非生灵，不会去辨别这些的，到时便能来一个瞒天过海。当然，若是诸位不愿，我也可以帮你等一把。”

　　他语声之中满满都是不加掩饰的恶意，勾涵及段、史二人都是看出不对来了，不自觉退后了几步。

　　孟壶摸着下巴道：“好像你的路数不对啊。”

　　洛居翰笑了笑，道：“不，没有不对，我行的才是正道。”

　　他乃是造化之灵道法化身，是自洛居翰心中孕育而出，不过沾染了一丝其人的性情而已。

　　此刻他看了几人一眼，“几位，既然你们迟疑不决，还是我来助你等一臂之力吧。”

　　说话之中，他一挥袖，无边法力已是压来。

　　他自恃功行在此最高，无论面前这些人是否配合，都一样可以将他们意识扭转，成为他之傀儡，而后再利用此辈，将更多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纳入麾下，这般夺取元玉的机会必将大增。

　　可是他这一动手，却是发现不对，孟壶只是站在那里，自己法力过去居然全被其遮挡了下来，不觉眼瞳一凝。

　　他本以为孟壶至多只有洞天层次，可现在看来，其人功行居然丝毫不弱于他，不由暗叫失策，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再等上一等，说不定孟壶就答应了，现在虽是遇着麻烦，可也只有强硬到底了。

　　可他方才如此想，就见无数金虫凭空生出，向着自己所在涌来。

　　他忙是一口气吹出，本拟将这些虫豸吹散，可是下一刻，他却是神色一变，这些金虫居然非是生灵，而是一枚枚细小法器，可在他神意之中推算时居然没能窥破。

　　他立便知晓，能瞒过自己感应，一定是有手段更为了得之人在此，若再加上孟壶，恐怕今次目的难以达到了。

　　他也是果断，一看情形不对，也就没有继续斗战下去，而是直接一个挪转，离了此间，然而才是出去不远，忽然发现身躯沉重，回头一看，却是一阵惊悚。

　　他背后居然趴着一只半人大的金虫，其勾爪已是深深陷入到了他法身之中，自己却没有感到任何异状，知晓不对，立刻意图转挪根果，然而意识虽还能动，可浑身气机法力却已是不受控制，不由僵在了那里。

　　一道金光闪过，张蝉已是出现在了半天之中，起法力一把将其拿住，嘿嘿一笑，道：“小子，何必走这么快，下来元玉之事还需你多多出力。”

第二百四十三章 神中藏机使暗锋

　　张蝉拿着洛居翰回到分坛之时，唐由已是出现在了这里，见前者过来，一拱手，道：“张供奉，有劳了。”

　　张蝉直接将昏迷过去的洛居翰扔在地上，道：“元玉就落在其人身上了。”

　　唐由道：“张供奉本事了得，如此快便抓住了。”

　　他奉高晟图之命到此协助张蝉，可也没想到，才至此间，后者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要知洛居翰乃是玄镜分坛坛主，如今这分坛与昆始分坛处在同一层次，其人功行也弱不到哪里去。

　　张蝉嘿然一声，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与诸位同道推演如何对付造化之灵的道法，此辈能弄出什么手段我一清二楚。”

　　唐由沉吟一下，道：“来时匆忙，教主未与我说明具体情形，我听闻有缘人若是有心抗拒，那元玉自不会被其所吸引，现在道友擒拿洛居翰，若是他不愿，或者与我对抗，那元玉又如何招引得来？”

　　他怀疑洛居翰身上发生这件事可能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教中早就已是有所预料了，这才有张蝉和他的先后行动，只是他很明智的没有去多问，高晟图既然不说，显然有自己的考量，有时候未必是不信任你，而是有些事恰恰是你知道了反而会坏事。

　　张蝉道：“那却不同，道友所言情形那是元玉若是遇得人心抵抗，或是意志不坚之人，那自不会往此人落去，可前提那是人。”

　　他指着洛居翰，“此人虽还是人身，但其身躯之中乃是造化之灵的道法化身，那些外在并非是人心人念，而是利用了人心思欲的表象，内里则若道本来，冰冷无情，乃是元玉最好的寄托。”

　　因为洛居翰是道法化身，所以能源源不断牵引那些渗透进来的伟力，甚至还能用此解决到处肆虐的伟力，当然，现在道法尚还微弱，就算造化之灵伟力被张衍削弱了九成九，其一人也吸摄不了多少。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身上道法越是壮大，那么吸引来元玉的可能便越大。

　　唐由道：“这么说来，道友有很大把握了？”

　　张蝉无所谓道：“天机莫测，尽人事听天命，左右试试又无妨碍。”

　　唐由点头道：“说得也是。”

　　张蝉道：“只是唐道友，看守这道法化身时需注意了，现在他只是被我法符镇压罢了，稍候随着牵扯来更多的力量，自身也会随之不断壮大，这里分寸需得你等来把握了，若是太小，可未必能吸引来元玉，若是太大，恐怕会难以压制他。”

　　唐由沉思一下，道：“我有数了。”

　　此事若是提前有准备，这就不是什么麻烦。

　　元玉不至，其人无法迈过境界门槛，再怎么样折腾也只是局限于凡蜕层次，法力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只要将其布置在准备好的阵法之中，那就不怕出问题。

　　可是张蝉的提醒还是让他醒觉了一些，毕竟此刻面对的不是修士本身，而是道法化身，或许有些情况难以预测。

　　他再次看了看洛居翰，问道：“张供奉，既然洛居翰被道法化身占据了身躯，却不知他本人如何？还能否救了回来。”

　　张蝉道：“其人意识若是彻底磨灭，道法化身也就没了寄托之处，所以应该暂且是被压到了心神最底层，等到那道法化身灭去，则又可复还回来，不过他这里却需看他自身意志了，若他心智不坚，无法寻到自我，那就再也不得起来。”

　　唐由沉声道：“所以说他只能依靠自身渡过此劫了？”

　　张蝉道：“没错，正是如此。”

　　唐由沉着脸点点头，演教上层能至凡蜕层次的修士可是不多，少一个都是极大损失，况且洛居翰的能力虽只堪堪称得上中人，可做事尽职尽责，更难得的是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也不希望这次被这么夺取性命。

　　张蝉这时把孟壶唤来近前，关照道：“小子，你去看稳那些修炼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不管元玉是否属意你等，下来都给我去转运功法，我不让你停下就不许停。”

　　孟壶低头道：“是，老师。”

　　唐由见孟壶如此表现，与往日所见大不相同，倒是有些稀奇，不过他却不知，在张蝉面前，孟壶一向是很老实的。

　　待孟壶离去后，他一拱手，道：“张供奉，此番多谢了，下来有些事还需劳动大驾。”

　　张蝉嘿然一笑，道：“错了，这是你演教之事，我只负责做我需做的，而这些事已然做完了，其余皆与我无关。”

　　唐由一怔，随即点了点头。就算没有了张蝉，纯靠演教自身之力一样可以确保无忧。他行事向来雷厉风行，当下便道：“那我就不打扰张供奉了。”言毕，他便转身出去，赶去安排下来事机了。

　　蒯合正居于一处隐蔽洞府之中，前次无名界空一战，他早早退出斗战，最后侥幸才得脱身，然而其余同行之人却都是陷在里面了。

　　要知这些人可不是被大能以法力硬生生提拔起来的，纯粹是依靠自身的资质禀赋修炼上来的，且每一个人修炼时日都是远远短于同辈，可以当得上天资纵横之说，所以对于先天妖魔和域外天魔来说损失也是不小。

　　外面光影一闪，一个身形虚虚不定的人影走了进来，其人乃是域外天魔，乃是六位魔主此次派遣来的唯一一名门徒，名唤淆蘸，其人身后跟着进来了一名满眼好奇的少年。

　　蒯合看了那少年一眼，神意传言道：“有缘人？”

　　淆蘸昂起首，背负双袖道：“自然，我岂会空手而归？”

　　只是他这副姿态虽然自认展现出了自身气度，怎奈蒯合修炼的乃是无情道，无论他如何表现，其人面上表情都没有任何变化，这令他感到有些不痛快，可又没法说这么，只得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蒯合道：“这小儿便交由我来看管，道友可曾惹来什么麻烦？”

　　现在各派之间的有缘人之争十分激烈，他们之前已是寻到了一名有缘人，现在又找到一名，他可不信这里面会一点事都没有。

　　淆蘸傲然道：“放心好了，我做事岂会留下收尾。”

　　身为域外天魔，他实力尚在其次，最擅长的却是蛊惑人心，这在对付有缘人时十分方便，半点无需强迫就可叫其等乖乖跟着走。

　　纵然许多大能可以做到强行扭转心境或者营造幻境，可法力干涉之下，元玉就不见得会再来，而他则可通过影响有缘人的身边之人来获取其信任，这就很是高明了。

　　有两名有缘人在手，已是叨天之幸，他们已然很是满足了，再要想找到更多有缘人，那无疑会吸引来更多人盯上他们。

　　但这不表明他们的动作就到此为止了，下来他们还要去做得另一件事，甚至此事更为重要。

　　淆蘸会设法将其余势力手中有缘人的心思拨动，并令其等产生抗拒，这样就可令元玉主动回避此辈，而他们手中有缘人获取元玉的机会就将会变得更高。

　　淆蘸调息半日之后，就出了藏身之地，往着一处有分身存驻的地界遁去。

　　一路飞腾挪转，他频频见到德教、罗教乃至演教的法坛，可他对此却是视而不见。

　　这几家教派背后都明显是有根脚背景的，若是在布须天中，他还有几分底气，可六位魔主明确告诉他，玄镜天很是特殊，他们法力到不了此处，一切只能靠他自家，他记下了这一点，自是不敢前去招惹。

　　便不提这些，现在每一个教派都是闭门自守，他就算心中有什么打算，也不可能悄无声息穿过禁阵。

　　所以现在他只能对那些无甚太大背景的势力下手。

　　半日之后，他来至分身藏匿之地，这里乃是一处宽敞地窟，周围围坐着十几个修士，其中功行最高之人也是斩去了过去未来之身，外间还插有阵旗，不过示警作用大于守御。

　　此刻众人都是尽可能收敛着自身气息，盖因为中间有一个呆呆傻傻，无甚修为的壮汉。

　　淆蘸扫有几眼，只是意念一动，就将分身收了回来，同时先前分身看到的所有人或物也是清清楚楚映入神意之中。

　　他嗤笑一声，无视了外间阵禁，心意一动，已是从原地消失，并从其中某一人身躯之中走了出来，随后直接对着那壮汉一点，一缕莫名之物便已附着了上去。

　　那功行最高的修士此刻皱了皱眉，似是感觉有什么不妥，然而淆蘸所用手段很是隐蔽，未曾接触过域外天魔的修士是无法察觉什么的，况且他只是事先埋下暗手而已，且并不涉及那壮汉的性命，若是不去引动那便很难发觉。

　　唯有真正等到元玉即将寻到缘主之前，这手段才会骤然发动，到时就算想要阻拦也是来不及了。

　　淆蘸做完此事，轻蔑扫了几人一眼，就从此间挪遁了出去，找寻下一个目标去了。

　　不过数月之间，他连续在十几家势力中留下了手段。实际上此刻已是有人隐约察觉到了他的举动，可只要不弄到自己头上来，这些人甚至乐意见到此事。

　　淆蘸又是晃荡数十天，见再也找不到合适下手的目标了，而从预感来看，元玉也差不多该是入世了，便就往藏身洞窟回转。

　　而这等时候，各家势力也不再参与争斗，各是回了存身之地耐心等待，只看元玉究竟会落在哪家手中了。

第二百四十四章 玄机引来授元主

　　半载时日一晃而过。

　　玄镜天中各方势力都是不约而同巩固守御自身的法阵，并千方百计的保护好自己身边的有缘人。

　　这一回可没有诸派大能在上面早早做好约定，所以得了元玉之人很可能会受到各派觊觎，到时被人夺走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元玉入世之后，不得缘主同意，他人也拿不走此物，可只要抢到缘主，却有的是办法让其就范。

　　不过最麻烦的还不是保住此物，而是如何顺利回返。

　　因为你若要回去，那么势必要经过演教界门的。这个时候演教要是做什么手脚，那么此物未必能保住。

　　所以有识见之人，早早就在玄镜天中寻得一方驻留之地，并布置好了阵法，如此得了元玉立刻运化，就不怕被人夺去了。

　　但是这样也有极大隐患，要炼化至真阳境可谓用时漫长，期间还需不停吞吸紫清大药，以维持驻世之身，若是闭关之地被人打上门来，那很可能会被迫中止修行，这样很可能就会错失上境机缘。

　　洞窟之中，蒯合、淆蘸二人坐在那里。

　　蒯合感应了一下，认为元玉没有多久就要显世了，便问道：“道友何时动手？”

　　淆蘸道：“不急，现在还不是时候，太早动手，一旦被人发现，那一定会寻到我等这里来，再等等。”

　　蒯合沉声道：“这里阵旗乃是我师所赐，足够护持我等，道友不必有那么多顾虑。”

　　淆蘸撇他一眼，道：“道友既然如此说了，我又有什么好顾虑的，不然倒显得我怕了。”

　　他没再犹豫，当即拿一个法诀。

　　只是过得片刻，传来的回应让他一怔。

　　半数以上他暗中布下的手段都被人挡下化解了，显然这些人也不是善茬，都是察觉到了什么，之所以先前没有动手剔除，那是怕他再来施展手段，所以干脆一直不去理会，等到他真正发动方才出手破解。

　　他也是略觉可惜，觉得自己着实小瞧了这些同辈，不过总比没有收获来得好。

　　不过先前话说太满，此事无疑是丢了脸面，故他没有道明实情，只是咳了一声，若无其事道：“道法已施，不过缘法天定，未必就会落在我等这里，道友不能期望太过。”

　　玄镜分坛之中，唐由一脸严肃站在法坛之上，身后是分坛之内有所护法和执事，张蝉此刻也是站在一边，不过比起众人，他倒是显得很是轻松。

　　法坛阵法中心，洛居翰坐在那里，其身上有一股众人无法望见的黑气浮动着，牵引着伟力不断到来，并聚合到一处。

　　虽然众人也无法感受到这股力量，但却不难看到其人气机在持续上涨之中，并且法坛微微震颤，显然有庞大外力持续倾加过来。

　　不知道过去多久之后，忽然众人心中多出了一阵莫名感应，仿若冥冥中有股牵引一般，众人不由自主仰天看去，便见法坛上空，忽然有一枚仿若浸透虚空，吸摄光芒的玄石自虚无之中浮现了出来。

　　所有人怔怔看了半晌之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喜道：“唐长老，是元玉，是元玉！”

　　唐由神情没有什么惊喜，反而变得格外凝重，关照身边执事道：“吩咐各个执事护法，要他们看守好各处阵禁，越是这个时候越是紧要，万不能出得任何事端。”

　　交代下去后，他望向那元玉，虽此物还未做出选择，可他感觉多半会落在洛居翰那里，虽然他事先有了准备，可难说会有什么变化。

　　而且他事先没想过此物出现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可以说只要玄镜天之人，恐怕此刻都能见到这般景象。

　　这时身边一名弟子展开一幅舆图显象，见上面有一道道清光正在外朝玄镜分坛汇聚过来，登时心惊道：“唐长老，德教、罗教还有诸多修士都在往此处赶来……”

　　唐由感应之中，此刻已能感觉到有一股沉闷压抑之感传来，哪怕不用那弟子提醒，他也知晓此刻许多法力强横之人已然盯上了玄镜分坛。他当机立断下令道：“传令各处法坛，转动守御大阵！”

　　那元玉在上方徘徊许久，却是迟迟不见下落，可过不多时，外间就有隆隆声响传来，分明是有人在出手攻打禁阵了。

　　唐由不为所动，只是盯着那元玉。

　　随着时间推移，外间震动愈来愈大，连法坛之上众人也能看到禁阵气机如流水一般波荡起伏，许多人不由露出不安之色。

　　而这个时候，那元玉终于有了动静，其缓缓向下飘来，在众人目光下先是在孟壶、勾涵乃至众多修炼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跟前转了一圈，最后倏尔一闪，稳稳落在了洛居翰面前，显然已是选定了缘主。

　　洛居翰此时似受得感应，眼皮微动，却是忽然醒了过来，他目中透出奇光，伸手向那元玉拿去。

　　“不好！”

　　在场演教中人见此一惊，虽不知为何其人能脱离封镇禁制，可他们都有一种感觉，要是被其得手，那一定有不好之事发生。

　　洛居翰背后那黑影此刻正疯狂吞吸周围伟力，并越来越是凝实，眼见他就要抓到那元玉时，忽然有五色光华凭空闪出，只一瞬之间，那元玉便就消失不见了。

　　唐由不由一惊，正待上前察看究竟，这时耳畔却传来张蝉传声，“道友莫急，元玉已是落去合适之处。”

　　唐由心神一震，能伸手拿走元玉的那必是上境大能，而张蝉无疑是和自家教祖有关系的，那么这枚元玉最后落处也是显而易见了。

　　不过眼下还有更为重要的事要处置，他关照道：“诸位莫慌，此一切都在掌教预料之中，立刻打开界门，不必以阵禁遮掩，要让外间之人都是看到。”

　　分坛之中也是有一座界门的，可以连通外界，并且直回总坛，他此刻并非是要离开此处，而是告诉来犯之人，他们随时可以把缘主送走，即便打上门来也是没用。

　　他也知晓，这般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定然是有一些人是不会死心的，不过只要部分人相信那就足够了。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随着界门开启，外间压力顿便少了许多，诸方势力显然也知自己没有了机会，为了避免被演教反制，都是纷纷由界门返回原来所在。

　　而此刻演教总坛正殿之上，高晟图在收到消息之后，立刻将一众长老唤来，商议如何应对下来之事。

　　众人都是认为，下来一段时间内，演教必会受到诸方势力的攻袭。

　　因为他们之前本就与诸派就冲突不断，而今次元玉之事一出，彼此矛盾肯定会因此引发出来。

　　有长老建议合闭界门，隔断诸天万界，如此就无法找演教麻烦了。

　　有人却认为不可行，因为演教分坛无数，不可能全数丢弃。

　　就在诸长老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之时，却有弟子来报，言称灵碑之上有教祖法谕传下。

　　高晟图不敢怠慢，来至后殿灵碑所在之地，待把法谕看过，却发现此谕与以往皆是不同，并没有明说什么，而是指出了一座唯有演教弟子可入的无名天域所在。

　　他初时不解，还以为教祖指出此地可为演教避劫之地，可又是一想，总坛所在无他谕令，外人同样进不来，似无必要多此一举。

　　再是深思一番后，他点了点头，心中却是有些明白了。

　　演教总坛再是能杜绝外人，可那也是在世人瞧得见的地方，可若是派遣一人去往无名所在，并且作出身携元玉的模样，各方势力若是瞧见，那定然是会退缩的，毕竟演教明面上得了元玉，要是日后万一出来一名真阳修士，要找他们麻烦也是容易得很。

　　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定，可旋即有几分可惜，这回没有能当真拿到元玉，不过他这个念头一转之后便就放下了。

　　他心中清楚，演教之法虽然不用外物，可越往上走越难，突破境关之时无疑比常人更为困难，现在教中就算得了此物，恐怕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借此去到上境，反而演教有这么一个元玉的招牌在，不定还能借此威慑各派，让此辈有所忌惮。

　　玄渊天，清寰宫中。

　　张衍盘膝而坐，手心摊开，那一枚元玉正虚虚飘荡在那里。此物归属他心中早有定计，当是留给溟沧三代掌门元中子。

　　太冥祖师当年留下四大浑域，三处浑天皆有上境之士，唯独溟空浑域无有，而当年留在玄洪天的元玉，很可能就是留给其人机缘，只是最后被他得了去。

　　虽然天机万变，祖师所想未必真是如此，可便不论这些，元中子当年为溟沧派所做功绩，也足可得此一物，用以成就功果！

　　他微微一笑，把袖一挥，此物便倏尔不见。

　　溟空浑域之中，三代掌门元中子正在打坐之时，忽有所觉，睁眸一望，却见眼前静静悬浮着一枚玄石，法力感应上去皆是无法触及。

　　他心下一思，知晓定然是那一位送来的，毕竟除去这一位，布须天内无人会把此物挪至自己身前。

　　他道心坚稳，面上神情平静，没有什么激动喜悦之色，更没有任何矫情，站了起来，大大方方对着玄渊天所在打一个稽首，随后转过身来，伸手一捉，袍袖轻荡之间，已是将元玉拿在了掌中。

第二百四十五章 心真守诚神自来

　　高晟图按照上谕所示，大张旗鼓将那处无名界天打开，再派遣了一名长老入内。

　　果然如他所料，各方势力本是蠢蠢欲动，可见这般景象，在久寻此地无果之后，都一个个退缩了回去。

　　毕竟演教得了元玉，现在又有能为保全修持之人，不管事成与否，至少在结果未曾出来之前谁也不敢把人得罪死了。

　　经此一事，演教借此化解了一场危机不说，与诸派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几分，这并非是原来矛盾不存在了，而是因为演教未来可能出得真阳大能。

　　这等威慑力着实不小，不到万不得已，毫无翻脸的必要。

　　玄镜天诸事既毕，各派也是纷纷回转，孟壶亦是往昆始分坛返回，坛主贺宣仁闻听他即将归来，也是大为高兴。

　　孟壶离开之后，虽然总坛又是指派了一名长老过来担任大护法，可其人身份颇高，自不会像孟壶那般放权，两人配合起来虽说不上矛盾，可贺宣仁总觉处处掣肘，远没有与孟壶相处那般合契。

　　总坛此时也是履行了先前承诺，将那长老送走，重新恢复了孟壶先前昆始分坛大护法的身份，他本人却不怎么在意，有事他能出面料理，无事他也能得过且过。

　　贺宣仁在收到消息的第二日，孟壶就回到了分坛，他虽奇怪为何其人比说好的提早几日，可终归是一件好事，于是便找上门来，客套了两句后，他便直入正题道：

　　“孟护法，你回来的正好，我正有一事想要拜托你。近来我千方百计与多家宗派和缓了关系，尤其是不少宗门弟子信了造化之灵道法，只是单纯斩除识忆，却易坏了前路，听闻孟护法格外善于化解此法，故是找上门来，只是这里需得劳动孟护法辛苦了。”

　　孟护法大义凛然道：“我辈为宗门效命，何谈辛苦！贺坛主不要小看了我。”

　　贺宣仁大喜，拱手对他一礼，道：“那一切就拜托孟护法了。”心中却是欣喜，道：“孟护法做事向来稳当，此事之后，我昆始分坛定能将这几派拉拢过来，如此日后便不至于再独木难支了。”

　　张衍在将闳都宝莲气机取来后，便一直以此窥望这背后的道法，在他用心修持之下，力道道法又是稍稍精进些许。

　　他抬头看了看虚寂缺裂所在，那里伟力汹涌，劫力阻拦已远不如先前，所以用不了多久，就又会有大能落下。

　　他先前已是看过，这一次归来，天机当是落在诸位大德这边，毕竟造化之灵因为前番宣泄，难以再至。

　　但正是因为如此，随着虚寂缺裂进一步加大，劫力更为薄弱，那造化之灵正身说不定会因此突破阻隔，紧随其后而来，故而这里他必须要抓紧时机做些准备了。

　　在他看来，虚寂之内这些大德虽现在与他站在同一阵中，可他始终没有忘记造化之灵可能存在的借托之身，因为无法辨认，所以此辈并不值得信任，恐怕最后只能靠他自己，等这回再有同道归来，他一定要设法将其手中执掌的造化宝莲气机取来，这样才能尽可能完善力道之法。

　　虽他此举并非是要夺取造化宝莲，只要借来一丝气机便好，表面看去比较容易，可谁也不知道那些同道会是如何思量的，故而必要之事，恐怕需动以强硬手段。

　　他思量之际，忽而心中有感，察得一事，便把目光一转，往穹霄天望去。

　　宫观之内，旦易正坐于云烟之中，周围一切皆是他心意照化，此刻异常平静，足可说明他心境已然调和得十分稳妥。

　　在神意之中经过长久运炼推算之后，他已是决定跨出那一步，去往上境找寻法缘。

　　张衍当初在登踏炼神之时，并无人指引，全靠自己寻见前人留下的上法残痕，再加上自身推算，最后排除万难，这才一步步摸索而成。

　　而旦易则无需如此。他曾多次见过张衍落在现世之内的分身，即便那只是分身，可也同样是上境道法所化，张衍能让其看到，这其实就是将一部分关于上境的玄妙展现在了其人眼前。

　　除此之外，他还具备任何人都无法具备的优势。他本身就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从层次上而言，已然是在真阳之上了。

　　所以这条路对他人来说是打破拘束，身登上乘，从此跳出诸世，可对他而言则不过是回溯本源。

　　要是他愿意顺从道法，此刻轻轻松松就能跨过这一关。

　　可难处同样也是在这里，他不可能抛弃自我主宰，反而要去对抗克服这里的蛊惑，竭力使自己不偏向那一边。

　　在感觉再无什么需要后，便把法力一展，他终究是造化之灵托世，万阙道人当年费劲辛苦劫夺布须天伟力，方能将自身推动，而他只是意识一到，自然而然便借得力来，助他往上境行进。

　　旦易此刻只觉自身被一股力量包围，这股力量无处不在，而且狂猛异常，他仿佛沉浸在无边汪洋之中，唯有脚下所站之地可以立足，似乎稍不小心就会被淹没倾覆。

　　他心中有一股感觉，万不能落入其中，不然一定会失去自我，故是全力以赴，紧紧守住自身。

　　这时前方陡然浮出一点灵光，只是时隐时现，难以看清。

　　他无端明白，这是自身之心光，这本来被掩盖在无边伟力汪洋之下，可因为他自我坚持，这才冒了出来，尽管现在还很是微弱，比起伟力汪洋不值一提，可只要此光不曾熄灭，他就能随其去到彼岸。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在他坚守之下，那浑浊的伟力潮水渐渐变得清澈起来，周围也是一片光明。

　　他看着四周这些同源力量，明白这个时候自己可以选择将这些伟力吞下，变化为自己所有，或许下来就可一步攀升到自身可以攀升的最上层次，可若是将之舍弃，那过后就纯靠自己缓慢修持了。

　　能够省却无数难关，直入上境，看去还没有什么太大风险，这对修道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诱惑。

　　可他却是没有轻举妄动，他认为只有自己修炼得来才是自家的，若是外力给予，终究是有隐患的。

　　这一念升起，代表着他做出了决定。

　　外间所有伟力潮水俱是不见，不止如此，所有一切，包括天地万物都是一起退走，他则是从中浮了出来。

　　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一股轻悦之感从身上升起，他此前从没有想过自己身上居然有这么沉重的枷锁，现在一朝脱去，却是清灵自出。

　　只是当他浮到某个顶点之时，却是轰然一震，眼前陡然一变，却是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所在，而有几个道人站在那里，似在争论着什么，他想听清楚讲的是什么，然而一切都是模模糊糊。

　　他似乎能明白对面想做什么，但又无从深入探明，只能像一个旁观者一般看着这些人还有自身。

　　此时此刻，他意识渐渐清明了起来，瞬间领会了无穷奥妙，这般继续下去，他就能寻到最终之大道。

　　然而他却是知道这般不对，因为这同样并非自己该得的，故是以无上毅力，主动中止了此念，只是一震之间，眼前一切景象俱已消散，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如星光一般璀璨的现世。

　　可他却觉自身距离这些现世逐渐远离，顿时生出明悟，唯有找寻归途，才能归回此中，不然自己将无法再现身出来。

　　得此一念，他便把心思一定，循着那冥冥之中一点感应追寻而去。

　　张衍虽坐于清寰宫中，可却一直关注着旦易这处，要是其人能守住内心，过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要是没能做到这一点，虽也能成就，但那就不再是旦易了，他一定是会出手将之灭去，再送其性灵回去转生。

　　可没想到，这回观望之中，却是另有了收获。

　　旦易因为是在布须天内寻求破境，而他身为布须天御主，又执掌大道一部，却也是把其寻道过程看得清清楚楚，同时也是证实了自己心中一个猜想。

　　造化之灵伟力之所以要从下层着手，推动托世之身进入炼神之境，用意实际便落在这里。

　　每一个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一旦跨入炼神门径，那都会看到造化之精破碎之前那一幕，那就有一次全盘接受造化之灵正身所有，并且贯通道法的机会。

　　而炼神所见，即是真实。换言之，要是这托世之身是顺从道法之人，那就很可能在瞬息之间获得造化之灵全盛之时所执掌的道法，而拥有道法，便就拥有能为，这等于是完整造化之灵重现诸有。

　　虽然其本身只是造化之灵碎片，远不及正身，可哪怕只是一瞬出现在诸有之中，那也是足够可怖了。

　　造化之灵正身能凭自身与所有大德对抗，凭借诸有现在存有的力量明显抵挡不住的，更可怕的是，就算你能逃过，正身得此接应，多半能突破劫力归来，那一切就不可挽回了。

　　张衍目光幽深，看来他们在这里寻思对付造化之灵的办法，其即便没有真正落下正身，也同样在想方设法将他们吞夺。

　　他寻思了一下，所有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只要是屈从道法的，无疑都是潜在威胁，既如此，那么此辈上进之途就必须设法斩断了。

第二百四十六章 不负人间天地通

　　张衍看的很是明白，若不是周还元玉拦在前面，那想阻住那些造化之灵的托世之身攀升上境几乎是难以做到之事。

　　他此刻也是考虑起了一个问题，这元玉如此难以出现，究竟是与造化一般，天生如此，还是有大能察觉到了造化之灵这里变局，所以提前一步做了这等布置？

　　可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那便需改换诸有规序了。

　　不过大德及造化之灵正身各执大道，从道理上说，至少你需穷通诸般大道，力压两者，方才能做到这等事。

　　要说能做到的，恐怕也只有造化之精本身了，因为无论是造化之地还是造化之灵，亦或是元玉，都是从中孕育出来的。

　　可造化之灵是后来才被赋予灵性的，所以除非有人借用其力量，否则不会去主动做得此事。

　　这个疑问现下无法求得答案，可他认为，尽管有了元玉这道阻隔，可是还是不能因此放松，因为能孕育元玉的不止布须天和镜湖。

　　要知那些未曾现于他们面前的造化之地还不知有多少，里面不但有元玉蕴藏，更有造化之灵碎片存在。

　　尤其是现在造化之灵伟力散布于其中，可谓三者皆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一个机缘之人冒了出来。

　　以往不曾防备这一点倒还罢了，既然有所察觉，那就说明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必须加以重视。

　　思虑片刻之后，他便心意一动，化出一道分身，瞬息之间便出现在了闳都等人所造的世域之中。

　　闳都等五人忙是现身相迎。

　　相觉道：“玄元道友来此，可是有什么事要交代？”

　　张衍道：“是有一事需得与诸位道友商议。”

　　他将自己所看到的结果一说，闳都没什么反应，相觉等人俱是心中一惊，不想造化之灵伟力还有这等手段。

　　相觉与众人商量一番，便就言道：“多谢道友告知，那些未名所在，我等难以看顾，凡我等界域之中，绝计不会让造化之灵得势。”

　　旦易此刻正往现世回返，却感觉四处有伟力向他压来，若不是设法对抗，他便会被断开与现世的牵连，不止如此，还有一股力量继续诱惑他，往那里去便能一步登天，但他却是视而不见。

　　实际功行到此，该如何做自己都是明白，只要自身不乱，造化之灵伟力对他的影响已然不大了，他只要守住本心，就不会偏离正路。

　　循着那一丝感应，他轻而易举就寻回到了布须天之中。

　　虽是破开境关时经历了许多，可对现世而言，也不过是过去一瞬而已。只是此刻抬头再看，已不再局限于布须天这一隅之地，而是眼望虚寂，观遍诸世，他感慨一声，道：“收得乾坤掷袖中，不负人间天地通！”

　　吟罢，他默默站立片刻，就动身往玄渊天而来，虽修成上法，可他心中却反是多了许多疑惑，这里恐怕唯有张衍可以解答。

　　张衍这一回把旦易的成道经历看下来，也是若有所思。

　　到底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成就也与他那时有所不同，他是自身辟开现世，而其人却是远离出去，再寻世而归，倒是类似大德求道之法。不过考虑到其根性层次本是超出寻常修道人，倒也无甚奇怪了。

　　他见得其人正往清寰宫而来，微微一笑，嘱咐真灵道：“稍候旦易道友到来，不必通禀，直接请入殿中便可。”

　　等不许久，他便见旦易入得殿来，这一次他再非以往那般显现化身，而是以正身相迎，颌首言道“恭喜道友功成上境。”

　　旦易抬眼望去，见张衍立在那处，身下玄气翻涌，背后五光耀照，虽看去比以往所见更为真实，可仍然给他一种深不可测之感，知是彼此之间仍有差距，上前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指点迷津，在下这才不曾耽误了功果。”

　　张衍道：“旦易道友不用客气，此乃是你自身之缘法，若非你能守持心关，不叫外邪左右，却也不能平安渡过这等门径。”

　　旦易郑重道：“道友乃布须天之主，功行修持可依靠自我，但布须天遮挡各方力量，这全是道友之能为，我又岂能不明。”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既臻上法，当与诸位道友一见。”

　　他一声落下，便见大殿四周，有一个个道人虚影冒了出来，每一人都是气度严谨，道气盈身，众人俱是对着旦易一礼，言称：“道友有礼了。”

　　旦易一望而明，这些当都是成就了炼神境关的道友了，方才他寻回布须天之时，已是隐隐感觉到了这些人遍布于虚寂之中的伟力，他当即还有一礼，道：“见过诸位道友。”

　　这些人也只是现身一见，与这位新近成就的同道打一个招呼，见过礼后，便就一个个消失不见。

　　旦易看向张衍，郑重一礼，道：“道友，我有许多疑问想要请教。”

　　张衍微微一笑，伸手作势一请，道：“道友请入座，有事可慢慢问来。”

　　而另一边，傅青名、乙道人、万阙道人三人本在修持，可忽然间却是感应到旦易从感应之中消失不见了，明明有其印象，可世上却仿佛从来没有过此人，且无法做得丝毫推算，但只一瞬之后，其人印象却又清晰起来，好似又重归了世间，但却如张衍一般变得飘渺难测起来。

　　旦易早在行功之前便就与三人打过招呼，所以他们此刻不由恍悟，其人很有可能是功去上境，成就真法了。

　　三人也是感叹不已，往日一同修持的道友超脱世外，而他们此世因为各种缘由，已然无望上境了。

　　乙道人是自知根底不足，早断了心思，傅青名和万阙道人则是复生回来，全靠张衍伟力塑就，所以也就不可能再窥望上法了。

　　傅青名道：“这世间供奉牌位，当要重作排序。”

　　乙道人无所谓这些，若是他有意，世人意志还不是任由他们篡夺改换，若不是为了限阻妖魔异类，他也无心去搭理这些小节，他道：“本该如此。”

　　万阙道人则是一语不发，他得复生，上境无望，可却永恒常在，早已是不在乎这些东西了。

　　而另一边，白微、邓章及六大魔主对旦易气机之上的变化也都是有所惊觉，其人凭空消失之后，又是再度映照而来，却是宏远渺大，不可测度，分明是跃升去了另一个层次之中。

　　几人顿时感受到了莫大威胁，于是起神意汇聚在了一处，以寻求对策。

　　迟尧神情凝重道：“此人……当是去到上境了。”

　　恒景心下微慌，道：“我等一直以来都与人道敌对，若是……若是此人针对我等，又该如何是好？”

　　邓章沉声道：“不至于如此，超脱之人，岂会回头再看俗世？若此人针对我等，那我等现在已是无法坐在这里了。”

　　白微叹道：“若是这般倒还罢了，现下需要担心的是，若是我辈之中，有人有机缘见到上境之门，此人若是伸手阻碍，那就永远被按压在下了。”

　　邓章也是皱眉，修无情道之人，只求大道，然而大道之门若被人阻隔，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可他此刻也没有什么办法。

　　迟尧也是心中沉郁，人道已是先行一步，可谓占尽优势，若是旦易伸手阻碍，那他们只能永远被人道压住，再也不得翻身了。

　　四人商量一番下来，并没有能找出对策来，最后只能决定，只要人道不来招惹他们，他们也保持不动。

　　诸魔主与白微、邓章二人神意分开之后，灵壅见众人神情郁郁，便笑道：“诸位可是为上境之事烦忧？我却以为不必为此担心。”

　　迟尧看了看他，道：“道友方才一言不发，莫非有法可解此困境？”

　　灵壅笑道：“我不能解，但有人能解。”

　　迟尧眸光微动，似是想到了什么。

　　灵壅看了看在场之人，道：“诸位，我等可不似白微、邓章那二人，寻不到上境之人帮衬，也是有倚仗的，”说到这里，他语气加重几分，“当初赤周魔主莫名不见，现在久去不回，以我之见，很可能也是去至上境了。”

　　恒景疑问道：“可道友又怎知赤周魔主不是未曾过得境关呢？”

　　上境之路谁也不知是何模样，可从已知情形看来，旦易超脱之后，似能归来，而赤周魔主却是至此不见了影踪，这着实让人无法轻信。

　　灵壅却是一笑，道：“诸位以为为何方才那位成就上境之后不来拿捏我等？或许未必是不屑一顾，很可能是有赤周魔主的缘故。”

　　众人心中都是神情一动。

　　迟尧沉吟一下，道：“想要确认也不是没有办法，不妨设坛以祭，看赤周魔主是否有所回应便是了。”

　　其余魔主心下一寻思，也觉得这是个办法。

　　以往赤周魔主与他们无有交情，他们也看不透这一位，所以即便其人不见，也没有去追究缘由，可现在却是期望这一位当真是如自身所想去到了另一个境界之中，这样他们还有几分指望，不至于被人道永远压在下面。更重要的是，若是此事为真，那么他们或许还能借此讨教那上境之妙。

第二百四十七章 再破虚缺归世中

　　灵壅等人定下此事后，生怕拖延下去事机有变，故是立刻分开准备祭礼祭坛。

　　其实各人心中还是有所疑虑的，但在上境大能的威胁之下，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挣扎，生死随时都在别人的一念之间，这令他们产生了莫大恐惧，而赤周魔主似也是他们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了。

　　说起来以往所有魔主，哪怕迟尧等人与这位赤周魔主的关系也并不如何亲睦。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位到底在想什么。

　　不止如此，诸魔主在面对其人时，总是感到有股莫名压力，所以一直避而远之，便其消失不见，也没觉得不对，反而多了几分轻松，可没想到现在却要主动与之勾连，求其相助。

　　待把一切都是准备稳妥之后，六人便焚香礼敬，并于心中默诵其名。

　　只是这等举动持续许久，却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灵壅、迟尧二人没有什么表示，然而恒景等人却是心中起了犹疑，这位赤周魔主究竟是真正消亡了，还是收到他们祭礼之后不肯予以回应？

　　又是一番长久等待之后，见始终无有结果，恒景忍不住看向灵壅，道：“恐怕此事并不如道友所想？”

　　灵壅正色道：“我以为非是如此，而是我等态度不够谦卑。”他看向众人，道：“诸位同道以平辈之礼相奉，赤周魔主哪里会来理会我等？既是祭拜，那吾等当以大礼参拜！”

　　迟尧等人都是暗皱眉头，以往赤周与他们只是平辈相论，现在却要在未曾确定情形的前提下对其参拜，他们本能的就想拒绝这等事，要是结果并非如他们所想，那岂不是既落了面子又成了笑话？

　　灵壅却是不管他们如何，对着祭坛，自己一人先是拜伏下去，便是与他一向亲厚的简童、挚悒二人也是有些犹豫。

　　迟尧见其等如此，稍作思考，沉声言道：“不管如何，赤周魔主终归是世上第一位魔主，我等驻世之身都是以其为参照，拜上一拜也是无妨，何况我等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落了脸面和性命威胁相比较，到底哪个重要，诸魔主自然分的清楚，就算心中很不情愿，这时候也只能抱着万一心思了，于是齐齐拜了下来。

　　灵壅此时忽然察觉到，似有一道目光从极遥远之处过来，落在了自己身上，令他神魂也是不由自主颤抖了起来。

　　在察觉到这等变化后，他不禁激动兴奋不已，这无疑说明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连忙再是一拜，大声言道：“赤周魔祖在上，我等后辈在此祈拜，现如今人道之中有大能成就上法，我辈自思若对我有所敌意，则无法对抗，故来请益。”

　　诸魔主此刻也是察觉到了异常，都是心神一震，与此同时，只觉眼前场景一变，却是发现自身停留在一片巨陆之上，可再是一感，不由一阵惊悚，自己竟然只是停留在一根巨大无比的手指之上。

　　迟尧在初时震撼之后，也是再度拜下，口中道：“我等拜见赤周魔祖！”

　　这等能为，绝然不是以往那个赤周魔主能够做到的，所以立刻改口，随灵壅称呼其人为魔祖。

　　而就在这等时候，诸位魔主忽然感觉到有无数话语和画面往自己心神脑海涌入进来，杂乱异常，根本无法分辨。

　　诸魔主都是知道，这是由于双方层次差距过大，他们一下看到了太多东西，但一时又无法理解，这才导致了这般情况。

　　他们本想传递出什么，可此刻每一人都是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向自身压来，而他们在这股力量面前却是无比渺小。

　　好在这等景况没有持续太久，正当他们感觉自身承受不住，即将被压垮之时，周围场景轰然崩塌。

　　只是一个恍惚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祭坛之前。

　　当迟尧等人从茫然之中恢复过来后，都是露出了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恒景不解道：“方才那位……当是赤周魔祖了，只是那方才情形，不知这位到底是何意思？”

　　灵壅笑道：“诸位，我觉得不必在意此事，即便赤周魔祖什么都不言，只是接纳我等供奉便已是足够了。”

　　迟尧沉声道：“是这个道理，这位无需对我等许诺什么，只是见我等一面，已是足够宽容了，况且我等方才不是没有收获。”

　　在场魔主都是暗自点头，虽然现在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人臻至真阳层次的顶峰，可而今见到了真正的上境妙法，并且对方还是以魔主之身成就的大能，此对他们日后修道无疑是莫大帮助。

　　灵壅提议道：“我等当建一法坛，在上长奉魔祖牌位，并传告诸弟子，以示对魔祖之尊崇。”

　　迟尧点头道：“此是正理。”

　　诸魔主也是纷纷出言赞同。他们明白，这不仅仅是为了祭拜，只要有魔祖牌位在此，他们就仍有底气与人道对抗。

　　张衍正身此刻正在清寰宫中与旦易交言，对世间这些魔主的异动并没有如何关注，不过他伟力却是顺从他意愿自发回应。

　　在察觉到现世之中的变化后，他投去了一眼，便又收回了目光。

　　这些魔主及异类现在还是有用的，便不提搅动因果之事，人道若无外部威胁，那么内部必起纷争，所以留着也比除去作用更大。

　　旦易此刻坐在客席之上，他之前接连向张衍请教了许多关于炼神修士的疑问，但他最为疑惑的，便是对于自己最后所看到的那一幕场景，于是又问起了此事。

　　张衍稍作思索，道：“道友所见，应是当初诸位大德为求上法大道，赋予造化之精灵性那一幕。”他将此中前后因由道出，又顺着此事，把虚寂诸有之内如今情形大致给其人讲述了一番。

　　旦易听罢，怔怔道：“原来还这许多缘由。”他又有些担忧，“在下此刻仍能感受到那股无处不在的伟力，想来就是道友所言造化之灵正身所传了，而今我还能秉持自我，可若其真正到来，也不知能否守住？”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虽为造化之灵托世，然则凭己之道而成就，已然是自成格局，只要你本心不偏，那再也拘不得你。”

　　就如逐去的那些伟力，造化之灵正身永远损失去了那一部分，而旦易成就之后，也同样能从正身处剥离一部分力量下来。所以其人功行越高，那么抢夺过来的伟力就越多，这也是张衍愿意放他来到炼神之境的原因之一，假设旦易能成就大德，那么对造化之灵的削弱不亚于再打灭一个伟力化身。

　　现在他与闳都等人商量过后认为，堵不如疏，所有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只要屈从了道法，那么就需设法将其前路斩断，逼其转修己道，不叫其为造化之灵正身所利用。

　　至于那些沉浸在未明现世之内的造化之灵，由于虚寂之中炼神之间伟力相互碰撞交融的缘故，只要其踏入炼神之境，那必有迹象显现，那无论谁人率先察觉，都务必要设法将其打落回去，至少也需设法让其与现世脱离，决计不能令其落至诸有之内。

　　旦易讨教下来，许多疑惑也是随之解开，在谢过张衍之后，便就告辞出殿，自去观览诸有转运了。

　　张衍在其离去后，看了一眼虚寂缺裂所在，目光微闪。

　　造化之灵伟力暂被压制，诸世变化沉静下来，然而这等情况是不会延续太过长久的，变化当就在近日了。

　　不过造化之灵正身太过强横，归来大德若是伟力不全，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两边力量对比，所以他并不指望归来之人能如何了得，只要能顺利从对方手中得来宝莲气机便好。

　　他把目光收回，便就入定持坐。

　　在不知过去多久之后，便就感得外间异动如期而至，他抬首看去，见劫力之后有力量即将要突破下来，与此同时，诸有亦是受伟力之故动荡了起来。

　　这般景象他已是见过不少，不过他察觉到，此番落下伟力足有数股之多，其并非一齐落下，而是分先后到来，可短时内劫力接连遭受突破，那造化之灵说不定在此之后便会因此一同跟来，这里必须加以延阻。

　　故他当即传意闳都等人，要此辈与自己一同祭动伟力，可先放得一二人归来，至于未曾落入诸有之辈，可先阻上一阻。

　　此时虚寂之中灵光乍现，有两名道人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二人察觉到诸有受得自身带来的伟力倾压，皆是将自身落于虚寂之中的宝莲召来，将此力寄托入内。

　　相觉等人感觉既是熟悉，又是陌生，知这是识忆不全之故，便行上前去与二人见礼，问道：“不知两位如何称呼？”

　　立于右手那道人笑一声，打一个稽首，洪声道：“由来去终无象形，慧光一漏可定名，贫道象名，见过诸有道友了！”

　　而左侧那道人面带冷肃，稽首道：“寂空非空得如一，盈满虚来取道全，贫道道名盈空。”只是说到这里，他看向相觉等人，略带不悦道：“只是贫道有一问，除我等之外，还有道友也将归来诸有，几位为何要加以阻拦？”

第二百四十八章 剑华轻纵平势争

　　相觉面对盈空质问，看了闳都一眼，见后者一脸不屑，毫无出言解释的样子，他只得出面言道：“两位道友，随我辈归来，虚寂已然破裂甚多，劫力之阻更是大大减弱，若是造化之灵正身回归，可非好事。”

　　盈空、象名二人随着归来诸有，伟力与诸人碰撞交融，对而今虚寂之内情况也是逐渐有了一些了解。

　　盈空摇头言道：“正是因为如此，才更要让后面那两位道友顺利归来，不然下一回他们未必争得过那造化之灵，若是这两位不能成功回来，反是减弱了我等这里力量。”

　　相觉笑道：“道友之言也有几分道理，但恕我等不能遵从道友之言。”

　　盈空盯着他道：“缘由何在？”他能听得出来，并不是纯粹不同意他的意见，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在内。

　　相觉道：“造化之灵能窃夺我辈大道，我等早便怀疑，有大德被其夺取道法，并被其人借托入世。”他看向两人，“在未明情形之前，恕我等还不能相信两位。”

　　盈空神情严肃道：“我等与造化之灵并无关系，也并未被其夺取过道法。”

　　相觉摇头道：“这并非言语可以辨明，便连我等现在也是难以释清自身嫌疑，两位自也不会例外。”

　　象名哦了一声，哈哈一笑，道：“听道友如此一言，岂非人人都有可能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那诸有同道又如何取信彼此？”

　　相觉道：“并非所有道友都是如此，至少有一位玄元道友足堪信任，因为这一位乃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成道，造化之灵正身那时早已被困在劫力之中，自然不会是借托之身了。”

　　盈空皱了下眉，摇头道：“虽然这位玄元道友乃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成道，可也不能完全证明其人无有嫌疑。”

　　相觉笑道：“两位若有什么疑问，大可以去与玄元道友商议，至少在玄元道友未曾同意之前，我等不会撤下法力。”

　　微明这时道：“两位道友，以往我辈为求那缺失大道，造化性灵才得以出现，而今那道法已现，两位不妨先寻道法，待能为增进之后，再请余下同道归来不迟。”

　　盈空、象名二人对视一眼，他们看得出来，现在这里是以这位玄元道人为首，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盈空考虑了一下，道：“我欲拜会那位玄元道友，不知诸位可否引荐？”

　　相觉伸手一指，笑道：“玄元道友便居于那处布须天中，两位道友自可过去一见。”

　　随其所指，两人望去，目光都是一凝，虽然虚寂之中现世无数，可唯有那里最是光明，是他们感应之中造化精蕴最多之所在。

　　二人当即意念一转，已是来至布须天前，并稽首道：“玄元道友可在？我二人有事请教，可否现身一见？”

　　二人等有片刻，便见一名年轻道人袍袖飘飘，自布须天之中走了出来，其人玄氅罩身，脚下玄气涌涌，背后隐有五光。

　　二人一感，察得其人气机深不可测，心中都是一凛，来时已是知晓这位能在诸多同辈之中有那般威望，定不简单，可待真正见得，仍是感觉有所低估了，二人忙是一礼，道：“玄元道友，有礼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两位道友有礼。”他微微一笑，道：“我知两位寻我何事，既然两位道友与我各执一见，那不如比斗一场，以证道法如何？”

　　他提出此议，并不是简单的比较法力，大德之中，伟力高盛之人，所能理解执掌的道法自是高人一筹，能看到的造化之秘更多，说出来的话自然也是更有道理。

　　盈空、象名二人一听，便于神意之中稍作商量，也是认可此见，比起以言语说服对方，无疑这个办法更是直接有效，也免去了更多争执。

　　盈空上前一步，一礼言道：“那便由贫道先来领教道友高明。”

　　张衍微笑摇首道：“两位一同出手便是。”

　　听他如此说，盈空、象名二人没有拒绝，而是顺势应下。

　　他们能够看出，这一位大不简单，最主要的是，其人背靠布须天，能够调用的力量可是不小，一人出战胜算不大，故方才也只是客气一句而已。

　　而且两人也不是没有私心，他们不难看出，张衍如今在这些归来同道之中地位最高，以至于众人都是服膺，而赢了张衍，在证明自身实力的同时，也不难让这些同道低头，由他们来占据主位。

　　此刻另一边，相觉几人也见两人将与张衍动手，也是不由关注这一战。

　　闳都冷笑几声，道：“自不量力。”

　　相觉对众人言道：“不看神通手段，只观伟力气机，这两位却比我等强出一线。”

　　众人虽是不言，可这点他们却都是承认的。

　　大德之间也是有差距的，通常来说，伟力越是强横的大德，归来越晚，但也有例外，比如微明是早就做好了归来准备，再如闳都，虽比他们强上许多，但却是被几人有意识的招引过来的。

　　大致可以这么认为，归来较晚之人实力略强，不过大德斗战，不是仅仅看伟力，还看对自身所执道法的运使，除非是到了闳都这等境地的，哪怕不用造化宝莲，照样可以拿捏他们，但盈空、象名二人显然还不到这等层次。

　　几人交流之时，这边象名已是先行动手了，其人法力一转，背后就有无边星光荡开，周围现世光华落入其中，便化为丝丝缕缕的光线。

　　此线不在快慢，不在多寡，乃是道法之具现，你若不能破，那么为其所束之时，他便可看到你之本名。

　　所谓“本名”非是名讳，而是万事万有存在之印痕，若被他寻到根源，那么对手对他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哪怕自身所掌握的道法，对其也不起丝毫作用。

　　相觉等人神情微微凝重，他们都是看得出来，这等道法要抵挡起来很是不易，而且这象名只要赢你一次，那便可次次赢你，令你永远也无法胜他。

　　盈空此时亦是一抖袖，有一团法气荡出，其人虽未参与进手，可此气浩瀚深沉，只是一出现，就觉万事万物都在往里陷落。

　　此刻在外观战之人，除了闳都之外，相觉等人都是露出惊讶之色，他们不难分辨出来，此气玄妙无比，但凡外力落来，皆可被其守住，只要道法不破，无论多少力量压来，都会被其承托住。

　　这两人所执道法，都是异常了得，且是一攻一守，两法配合一道，如阴阳旋抱，近似完满无缺。

　　此刻相觉等人心中也是承认，自己若是上去与这二人较量，虽未必见得一定会输，可凭眼下手段，确也无法拿这二人如何。

　　恒悟叹道：“原来这二位有这等底气，也难怪对上玄元道友不肯退让了。”

　　张衍看了盈空、象名二人的手段，目光微闪一下，实际上就算两人道法再是高明，他都是可以绝对伟力破解，只需以力道之身一拳轰去便好。

　　不过这般做虽可慑服二人，手段却也太过粗暴，未必能叫两人心服口服，故他没用这等方法，而是直接与对方比拼道法。

　　他心意一转，两道剑光倏尔飞起，直往两人斩落下来。

　　盈空将法气一托，本欲将斩来剑光都是收了，可是忽然他面色一变，那剑光竟然直接撕开法气，倏尔斩落到他面前。

　　象名本是将守御交给盈空，可没想到这剑光未能挡下。他瞬间判断出来，此刻弃攻而守不但无用，反而陷落被动，唯有催运攻势方有胜算，然而结果却大出意料，那光线落至张衍身上，竟是透虚而过，丝毫未曾沾染得半分。

　　与此同时，那剑光已是分别斩入二人身躯之中，两人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只是剑光之中未曾带有杀伤，所以二人道法也未曾被夺去分毫。

　　二人默然片刻，知道此战已败，而且对手也是手下留情了，可问题是他们连自己到底是怎么败的都不清楚，显然对方能为已然远远超出了他们认知。

　　象名打一个稽首，语带敬佩道：“道友道法高深，远在我等之上，我等自也是知晓进退的，自此刻起，愿意遵从道友之愿。”

　　盈空道：“愿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向道友请益。”

　　先前他们对张衍身份有所质疑，不过现在张衍既然此番比拼之上压过了他们，那自然可以释去大部分嫌疑。

　　这道理很简单，对方要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那么以其实力，那还与他们废话什么，直接以力量压服便是了。

　　张衍微微一笑，没有多言。

　　象名这时想了一想，道：“道友方才认为，归来众人之中，可能有造化之灵借托之身？”

　　张衍道：“道友若有什么话，尽可直言。”

　　象名起神意传言道：“若真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在下或可帮忙分辨。”

　　张衍一挑眉，道：“哦？那道友准备如何做？”

　　象名言道：“造化之灵借托之法表面看去是天衣无缝，但是万物有名，纵然表面一同之物，可内里根本终究有别，若能由我观其本名，那或可将之找了出来。”

第二百四十九章 灵法长驻难辨名

　　张衍心思一转，要真是能找出造化之灵借托之人，那的确解决了眼前一桩大麻烦，可事情并不能这么做。

　　象名之法，可谓涉及到每一人的根本，凡是被他望见本名之人，都再无战胜其人的可能。

　　诸大德不可能轻易将自己本名暴露出来，就算他可以压服所有人，也不会去如此做，因为对敌造化之灵绝非他一人之事，他不会先去自乱阵脚的。

　　况且象名看去是在提建言，可其实内里心思却不是那么纯粹，其人很可能是想顺势借造化之灵谋取自己的好处。

　　这里最重要的还非是这个，而是现在他并不能完全信任象名。

　　假设其人才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那反而是将各人根底主动暴露给其知晓了，所以他直接开口回绝道：“此事不妥，不必再提了。”

　　象名自能明白张衍的意思，他仍是一脸笑容，丝毫不以自己被拒而恼，打一个稽首，道：“是在下冒失了。”

　　相觉一直在留意张衍与两人的言语，只是象名忽然以神意传言，他转了转念，莫名想到了什么，不禁微微色变。

　　微明等人无疑也是想到了什么，都是心中一沉，所幸很快又听到张衍以言语道明不妥，这才放松下来。

　　张衍与盈空、象名言语了几句后，便道：“两位手中造化宝莲，可否借我一观？”

　　盈空、象名二人不觉有些疑惑，不过他们并无犹疑，造化宝莲这东西除了本身御主之外，谁人也取拿不走，心中在思忖着张衍如此做的用意，手中却已是将宝莲送了出去。

　　张衍任由宝莲到了面前，便自上各取一股气机，随后一挥袖，便就将此物还了回去，并道：“稍候还需两位与诸位道友一同使力，务必不要让那两位同道过早归来。”

　　他并没有解释取拿宝莲气机的缘由，盈空，象名二人将宝莲收回来之后，也很知趣，没有多问，都是一个稽首，道：“当如道友所愿。”言毕，两人就告辞退去了。

　　张衍看向虚寂缺裂之处，盈空方才有言，说阻碍后面这两位大德归来，或许反而会使其等被造化之灵吞夺，这可能虽有，但是并不如何大。

　　因为两位大德何等伟力，就算造化之灵正身，想要完整收去，也不会没有半点动静，大德更是不会没有抵抗。

　　若真是见得，他会设法放开一条门路，让二人可以沉入诸有之内。

　　而且吞夺举动还要炼化道法，这不是简单之举，肯定会耽搁造化之灵归来，要是他为造化之灵，他肯定是以回到诸有为第一要务，而不是去做这等事。

　　象名与盈空二人来至那方世域之前，再与众人见礼之后，就一同施力阻碍那缺裂之中渗透下来的伟力。

　　相觉这时起神意言道：“象名道友，恕我冒昧，不知方才两位与玄元道友说了些什么？”

　　象名哈哈一笑，道：“道友何必明知故问，我原本向玄元道友提出建言，观看一下各位根本定名，这样就能分辨出谁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了，奈何玄元道友不曾同意。”

　　相觉倒没想到，这一位会主动坦承此事，道：“道友此举，注定是做不成的，非但我等不会同意，玄元道友也不会同意。”

　　象名笑一声，打一个稽首，道：“还望道友莫要将此事透露出去，免得在下成那众矢之的。”

　　相觉道：“道友多虑了，我能看出，诸位道友亦能看出，只要这等事没有什么实质动作，没有人会放在心上。”

　　象名言道：“其实到了此间，在下发现，眼下还有一个办法，或许不用诸位道友示以本名，也能辨别那造化之灵。”

　　相觉略觉诧异，见他不像是说大话，也是问道：“那要请教，道友有何办法？”

　　象名看向被诸人伟力镇压住的那名紫衣道人，道：“其人当就是造化之灵伟力一部分身，现在其人毫无反抗之力，我费些力气，或能看到那造化之灵正身之定名，哪怕无法见得，此后也能分辨出来谁人之与近似，便能找出那位借托之人了。”

　　相觉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涉及到造化之灵之事，道友还是慎重为妙，不过我有一问，道友既然有此能为，为何不去与玄元道友说及？”

　　象名道：“因为玄元道友有私心。”

　　“私心？”

　　象名似笑非笑道：“对啊，玄元道友若是找出了造化之灵借托之身，那么他又有何名义占据本来该是属于诸位的造化之地呢？”

　　相觉看了看他，道：“象名道友，你想得太多了。”

　　象名一笑，道：“或许如此，不过道友，你可曾想过，若万一玄元道友才是真正造化之灵，我等又当如何自处？”

　　相觉道：“虽我不喜玄元道友做法，可我也不觉得他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不然这诸有早便无法保住了，你我恐无闲心在此说话了。”

　　象名摇头道：“无人是无有嫌疑的，就算其人果真如道友所想，我等也不该把所有寄托在其一人身上。”

　　相觉再是看他一眼，这回没有再说什么，而是直接从神意之中退了出去。

　　象名却是未走，片刻之后，盈空出现在此，问道：“如何？”

　　象名沉吟片刻，道：“此人言语很是谨慎，暂时仍是看不出来什么，或许需再做几次试探。”

　　盈空道：“造化之灵借托之身，最厉害之处，就是连修士自身都难以分辨，我等要找其出来，不能只把目光放在此人身上，连我等自身都要反复审视。”

　　象名道：“可惜了，我能辨人之名，却无法辨自我之名，而外人无我道法，便我将本名现与其观，也无人可以分辨真伪。”

　　盈空这时忽然问道：“道友方才说，能辨那紫衣道人之名？可有把握么？”

　　象名语含深意道：“我是如此认为，可眼下之事，非我认为便就可以。”

　　盈空想了想，点头道：“从长计议吧。”

　　张衍与盈空、象名二人分别之后，重又回了布须天中，只是坐定下来未有多久，他心有所感，便转入神意之中，只见那残破的道人身影又一次浮现出来。

　　他淡然看着，之前其能凝聚出身形，全靠神意支撑，不过这一次倒是主动冒了出来，这应该是虚寂缺裂，导致有其人伟力渡来，这才被引动出来。

　　那道人身影仍是一片模糊模样，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道友此回现身，想来有事，不知有何指教？”

　　那道人言道：“只想提醒道友一句，虽然那些同道看去无有什么问题，可谁都不能深信。”

　　张衍淡笑一下，道：“我本也不信谁人，连道友亦是如此。”

　　那道人道：“对，连我亦不能信，道友在与造化之灵正身对上之前，无人可以信任。”

　　张衍见他再无什么可说的，一挥袖，就将其形影震散了。

　　他沉思了一下，关于这位来历他是有所猜测的，只是之前几次劫力被突破之时，他曾刻意找寻过，却并没有感到与其人相似的伟力，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其人伟力足够高深，所以难以察觉到。

　　至于那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他没有深挖心思，除非真用象名的办法，否则是没法分辨的，且随着诸大德逐渐归来，其人所能造成的威胁已是有限，就算当真暴露出来，他也有办法压服。

　　收摄心思之后，他将两缕方才拿来的造化宝莲气机与之前所得置于一处，于心中推算演化，追寻此中道法。

　　由于先前积累之故，他很快就理顺其中变化，对力道之法的领会大大加深了一步。

　　大德各是执掌一门道法，唯有他是气、力同参，一旦功成，就是执有两门道法。

　　若用在斗战之中，不是简简单单多了一个手段，而完全是另一个层次了。

　　他怀疑造化之灵正身能与所有大德对抗，恐怕也是因为其所掌握的道法并非单一，若其夺取到大德道法，那无疑将越来越是厉害。

　　所以他依靠两种道法压过同辈是容易，可是还不足以对抗造化之灵，唯有掌握更多道法。

　　可是对于其他大德的道法，他是无能为力的，莫说他得不来，就算拿到手中，也无法执掌，反而是一种累赘。

　　现在能找到的，就是造化性灵背后的道法，造化性灵越是靠向他，则道法越是完全。

　　这里就需依靠演教传法了，可惜的是，他可以指点大方向，却不可直接插手此事，只能靠演教自身发展。不过现在多了盈空、象名二人，此辈定也会立造道法，这样能参与争斗的对手倒是更多了，倒是有利于他观望此道。

　　他认为要尽可能将这缺失之道寻到更多，因为此法无疑不曾被造化之灵正身所掌握，其人若要寻求圆满，吞夺大德不是唯一，这道法同样也是其需要的。既然对手需用，那他便不能令其如愿。一旦他执掌到手，只要他自身仍是存在，那就不会被外人轻易夺去。

第二百五十章 神气磨砺真意生

　　张衍在筹谋如何执掌更多道法之时，却是收得盈空、象名二人传意，二人皆言，可以通过观摩紫衣道人，见得造化之灵本名的方式辨别谁人是其借托之身，为防万一，届时还可由他来做见证。

　　他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否定了此议。

　　这事并不好做，象名之道，由于执掌道法不同，外人无法确定他所言是真是假，就算他也是一样，再是造化之灵本就有侵染大德之能，其人便是无有问题，此事之上若一不小心，反而还可能把自己陷进去。

　　现在的局面，需要尽量消弭一切变数，所以不合这般做。

　　不过他也知道，这两人也应该猜到了这等结果，明知如此还这般做应该就是为了向他证明自身并无私心，望他不要特意针对其等。

　　他本也没有这等打算，之前他已是推算过了，此次本该一同归来的两位大德现在虽被阻在劫力之内，可也挡不了多久。

　　这两位一旦归来，那么剩余劫力很有可能再也缠不住造化之灵了，这个时候他需得尽可能完善自身道法，而不是去节外生枝。

　　山海界，南罗百洲，一片毫无生机的荒漠之中，底下千百丈所在，却有一座修葺严谨，结构森严，规模广大的宫殿群。

　　当年这里不见生灵踪迹，洪佑在此传法之后，才渐渐有了生机。

　　由于多数弟子只是凡人，修行之人又不可能去过问俗世，其等也需人照拂，饮水食用，因此这里除了修士，更多的便是奴仆。

　　现下这里共有两百余名弟子，负责伺候的奴仆侍从已有万数之多。

　　对于洪佑这等修为之人来说，哪怕亿万徒众亦可分神教授，但无此必要，唯有真正资质上乘的弟子方可在他所传法门之上有所建树。

　　如此等到此辈成长起来，他才能借此看到自己所立法门之上的诸多变化，若能找出此中缺失，便能使得这法门更为完满。

　　此刻洪佑正在接待冉秀书，后者也是洪佑立下这传法之地后的第一位外来访客。

　　自从上回一同周游诸派之后，冉秀书便觉得洪佑很合自己脾气，随便你说什么其人都不会不耐烦，你想什么与他切磋一番，其也是无不应从。

　　最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极好的对手，尤其是现在洪佑法力已然回至巅峰，那更是让他满意了。

　　似这等好对手哪里去找？他决定门中谁也不告诉。

　　这时两人恰好说到元玉之事，冉秀书道：“此回元玉之争，已然有了归属，最后是被演教取去了。”

　　洪佑沉声道：“不奇怪，那两界通路就是演教把持，而玄镜天中演教势力不小，其夺取元玉的可能最大。”

　　冉秀书好奇道：“道友此次为何不去争夺元玉？”

　　洪佑道：“道友不是亦未去？”

　　冉秀书摇头道：“那不同，少清已是有一枚元玉了，而我自认修为尚需磨砺，又何必去费这个心思。”

　　少清派掌门岳轩霄现在正修持之中，在没有结果之前，他们是不会去争抢第二枚元玉的。不过他们这些上境修士虽未前往，但弟子却是派去历练了一番的。

　　洪佑道：“道友说得不错，近来我回思当日在元蜃门前所遭败局，虽不敢说看清了什么，但却是略略有所收获，愈发觉得自身打磨仍是不够，这般就是得了元玉，又有何用？十有八九也是不可能迈入上境的。”

　　他这时已是明白过来，这其实就是先天功法缺陷的缘故。

　　大派功法，你便是一开始弄不明白，可路就在那里，你只要照着走就是了。

　　而他则不同，元阳派功法自有限碍所在，是他自己披荆斩棘，另行开辟出来的，并且行道之中，还不知方向何在，除非是如沈崇那等人物，否则当真无可与大派上层人物比较。

　　好在三重境后，他有无数时间可以浸淫打磨功法，现在他已是庆幸自己没有耽搁在追逐元玉之事上。

　　他这时言道：“我欲待这些弟子稍有成就，便带其等去往山海界各派造访，而贵派剑法高明，届时还望贵派门下弟子能不吝赐教。”

　　冉秀书笑一声，道：“道友之言，甚合吾心，自是求之不得！”

　　布须天外一处造化之地内，某座界天之中，一幢庐舍倏忽间自天穹之中冒了出来。

　　庐舍内部，宽敞广大，姜峥正盘膝坐于蒲团之上，他听得庐舍檐下金铃晃动，就从定中醒来，看去外间，心下忖道：“却不知这回又是到了何处。”

　　他自得了这庐舍后，就在诸天万界之内游逛，不过很少造访同道，多数时候都是游历山川，坐看沧海桑田，世事变化，偶尔若是见得资质出众之人，他也会入得凡世点拨一下，留下一脉传法。

　　他觉得凡世远比许多修道人的刻板沉闷来得精彩许多，在不同人世的体验之中，他心境也是逐渐圆融，没有去刻意修持，但功行增长反而比闭门苦修所获更多。

　　这非是说游历比苦修更好，而是此等修行方式更是适合他，实际多数修道人往往只会因循守旧，许多时候便错失了诸多机缘。

　　他以往也是如此，实则他心中崇慕逍遥，以往为还因果，一直系于蓬远派之上，后来此缘一了，顺心而行，反而神意畅达，自身气机更为融洽。

　　他往下方看去，见这里是一颗地星所在，汪洋山陆半分，洲屿星罗散布，自天穹望来，海蓝气白，赤土玄岩，可谓色彩斑斓，分明是一处孕育生灵之地，不过此间灵机微弱，且只聚集在某些特殊地界。

　　看到这里，他不禁点了点头，意念一动，便有一道分身投到地陆之上，在此游历起来，不过他没有刻意以法力去感应整个地星的生灵，那样便少了许多乐趣。

　　数载之内，他穿山越洋，走了不少地界，发现这里亦有生人，不过多数尚未开化，大部分都是身披兽皮，持拿木矛石斧之辈。

　　本来以为此世都是这般模样，直到有一日他走到一处高原之上，方才发现并非如此。

　　此间有一大国，口有千万，耕种良田，放牧牛马，能冶金筑城，营造水利，远不同其他地界那些茹毛饮血的同类。

　　再是一看，发现国都正中供奉着一处法坛，居然有不少修道人在此修持，观看片刻，便就知其来历了。

　　“演教么？”

　　对于演教，他以往在游历之中，也着实遇到过好几回，只是此前并没有正经接触过。

　　他想到此教似是与自家老师有些牵连，心转之间，就已是来到了法坛之上，旁处守坛弟子却是对他到来毫无所觉。

　　此间坛主却是察觉到了什么，吃惊之下，忙是自里出来，问道：“不知哪位上真在此？”

　　姜峥打一个稽首，道：“贫道姜峥，自山海界游历到此，见有同道在此立有法坛，故来造访。”

　　那坛主露出惊讶之色，忙再是一揖，道：“原来是山海界的上真，在下糜谷，忝为此间分坛坛主。”

　　姜峥与他说道几句，约略了解了一些这里情况后，便又问道：“我观贵教，每到一地，都要设立法坛，并传播道法，贵教为何要如此做呢？”

　　糜谷道：“当然是为教化人道了。”他顿了下，往上一拱手，又言：“我演教认为，先天化人，人同一体，这诸天万界人种，原本是同出一源的，然则这世上妖魔异类，虚空生灵也是不少，生而为人，不通道法，那便无从抵抗，而我辈既是先行，那自当扶持后来之人！而这世上不独灵机丰沛之地有我人道之民，那些灵机荒芜之地，亦有无数生民，我演教既有无需灵机便可修持之法，那又为何不伸手相帮呢？”

　　姜峥点了点头，这些年来，他也是见过不少德教、罗教之人，与演教一样，都是以传播自身道法为主，只是这两派不在意信众是谁，也不在意治下生灵安危，比较起来，演教倒是显得更有规序一些。

　　他颌首言道：“人道困苦，若无教化，无能与异类抗衡，更无法与自然造化之力相争，贵教此法，不管初衷如何，至少我所见之地，皆是人道受益，此举甚好。”

　　糜谷听他如此说，态度也是变得积极起来，道：“不想道友认同此念，那在下冒昧一言，何不做我演教供奉呢？”

　　姜峥笑问道：“若我应下，需做何事？”

　　糜谷神色一正，道：“希望我教分坛面临大敌之时道友能来帮衬，当然此非强令，道友若无暇，不来也无妨，若有分坛所在生灵遇得虚空生灵或者大妖侵袭，还望道友能出手相助，我演教也不会让道友平白出手，每回都会有供奉献上。”

　　顿了一下，他又道：“身为我演教供奉，任何一处界门都可使用，我演教之中，有许多界门唯有教中之人方可穿渡，上真若未为奉，可以借此去得任意一处。”

　　姜峥点了点头，为了减少与诸多宗派的矛盾，演教那些界门穿渡起来，已不似以前那般容易了，若是成为供奉，来去倒是方便许多，最重要的是，演教对所有事情并不强制，且他对于此教所做事情也并不反感。

　　他考虑一会儿，便笑道：“此先不急，此间所见，不过贵派一隅，来日我当去贵派总坛一行，再定此事。”

第二百五十一章 清灵无凭自兴衰

　　张衍立在清寰宫法坛之上，神思感应在诸有之中游走着。

　　因为待得下一次大德到来，那造化之灵正身也有可能会提前到来，介于这一点，他必须提前想好对策，为此他一直在反复推算着破局之道。

　　联合诸大德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完善道法。而这里最好是能找寻到尚还缺少的几朵造化宝莲。

　　每一名大德归来之后，便会将落至诸有内的宝莲召来，这些宝莲不是御主相唤，通常外人根本找寻不到。

　　但这里也有例外，比如他手中造化宝莲，就是从那给他传递意念的道人手中得来的，此中他则是借用了这位道人的气机意念。

　　这说明，若是他能借用某一位未曾露面的大德气机或者道法，也是有可能寻到其人所留造化宝莲的。

　　要说他与谁人的道法联系最深，那无疑就是那位魔藏之主了，从参神契到赤陆，可谓与之接触甚深。

　　他认为其人当也是一位大德，只是到底是以何法成道尚不清楚，不过只要力道之法与这位有所牵扯，那便已是足够了。

　　力道之法若往上行，也可有一门道法可以执掌，而他现在正在占夺之中。

　　这或许就是魔藏主人原先的打算，有可能这位也是走上了这条道路，现在就看谁人先一步走到尽头了。

　　之前他对这门道法的理解也是有限，可随着得来宝莲气机增多，也是感悟渐深，待得再进一步，那说不定可以反算其人一把。

　　他不求看到这一位的本来，只要能寻到其人所执掌的那一朵造化宝莲便好，就算不曾寻到，也不碍他试上一试。

　　除了力道之法，造化性灵背后那门道法也同样重要。只是这里完全依赖演教传法，他自身是不可能下场干预的，不过他已是算到，下来演教将有一个扩张的极大机会，只要其等能够抓住，那么他对于此门道法的理解还能再上一层。

　　他思定之后，心意一动，就又传了一道法谕下去。

　　忽忽一晃，又是三十载过去。

　　本来在元玉之争后，诸天万界又是恢复了平静，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大事，令得诸天修士都是不安起来。

　　诸天在经历了那场灵机大兴之后，现世之内的灵机已是渐渐回落到原先模样，可这下落之势却并没有停止，而是在不断衰弱下去。

　　这里原因，主要是由于在诸大德的伟力与造化之灵伟力反复交撞之下，任何外力都是受得压制，再加上灵机大兴后，诸天修道人增长极多，绝大多数人对灵机的取用都是不加节制，方才有了眼下这般后果。

　　布须天现世之内，只有寥寥几个地界不曾受到影响，山海界是其一，这里有张衍分身坐镇，自不会有碍。

　　第二处便是青华天。青碧宫坐落此间，有傅青名这个真阳修士在，自不会灵机断绝，甚至衰退之势也未曾见得。

　　最后一处，乃是昆始洲陆，其处于布须天万界之中，灵机无限，也不虞这一点。

　　余寰诸天这边，诸天天主在察觉到这等变故后，都是纷纷上得青碧宫，祈求上尊能阻止此事。

　　傅青名却对众人请求不予回应。若他还是道神之身，那么恐怕还会倾力维系余寰诸天，以保证善功之制不坏，可现在他得张衍之助，早已恢复了法身，自就不如何在意这一点了。

　　在他看来，灵机兴衰消长可不仅仅是天地造化之变，还有可能是上境大能的博弈，现在清寰宫中那一位既没有开口，他自不会去主动干涉此事。

　　此事白微、邓章乃至六位魔主同样也是留意到了，此辈皆是认为，若是灵机进一步衰退，那么人道之间的攻伐之战必将开启，有鉴于此，他们虽不敢亲自下场，但也是暗中推动了一把。

　　因为六位魔主在祭拜赤周魔祖后得了回应，又是恢复了几分底气，所以在这其中最为活跃。

　　而今布须天中，通常以余寰诸天和山海界这两处修道界最为兴繁，但不是说其余地界就没有势力庞大的宗派了，只是以往这些宗派分散零落在不同界天之中，所以相对来说势单力孤。

　　但是这一切随着几次大事已然有所改变了，先是山海界斗法盛会，使得这些宗派修道人被吸引而来，得以与诸派论道，大大开拓了眼界。

　　其次镜湖修道人大股入侵，尽管被布须天现世之内修道人联手击退，可是此辈余毒并没有真正肃清，许多上乘法门就此流传了出去。要知这些无不是太上所传道统，这便使得许多偏远地界的修道人势力为之大增。

　　不过仅是如此，这些势力由于太过分散，也聚集不到一处，可随着演教出现，一座座界门立起来后，诸天万界得以贯通，就大不一样了，许多势力因此联合了起来。

　　这次灵机衰退，这些势力在察觉危机之后，又在有心人推动之下，便纷纷试着找寻出路。

　　其中就有不少势力试图拉拢威胁演教，此辈主要是为了能将界门掌握在手中，这样就不难找到灵机合适的地方存身。

　　高晟图却是不屑理会，举世之内灵机衰退，对于他人来说是坏事，可对演教却是好事，这意味着演教功法可以传播到更多地界之中，就算未来灵机再兴，那影响也是消抹不去的。

　　而且演教的对手一直不是诸天宗派，而是罗教、德教还有造化之灵散播出来的道法，这些人才是心腹大患。因为此辈在功法之上也有极大优势，除了灵机绝迹之地，都可快速传播道法，并和演教争夺信众。在解决这些教派之前，演教是不会主动加入到诸天宗派的棋局之中的。

　　空岸界天之中，一座浮空地陆之上，清光浮动，云烟如柱，道音洋洋，仙气飘渺，为应对灵机衰退，这里聚集了百余家宗派上层。

　　其实这里大部分人实际都是上次镜湖入侵布须天的余孽，而剩下一些则是得了镜湖修士道法以致法力提升极快的修道人。

　　这其中又以鸿烈宗势力最大，而鸿烈宗宗主慈殊此刻正手持拂尘，立于玉台之上，对着两旁各宗宗长言道：“诸位道友，由于各界灵机衰微，若再这般下去，我辈修持将难以为继，宗传也有可能断绝，所以此回不得不请得诸位道友来此，合力谋求一条前路。”

　　座下有人言道：“慈殊道友，你请得我等来此，想必已是有所准备，不妨说来一听。”

　　慈殊见众人都是看着自己，便缓缓道：“如此，我便放言一说。”他稍稍一顿，才道：“其实此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我辈地界少缺灵机，那就去往灵机丰盛之地，现下诸天万界之内有两处可往，一是青华天，二是山海大界。”

　　有人不解道：“道友，为何不去昆始洲陆？以我等势力，在此间占据一地不是什么难事吧？又为何非要去与这两家拼命呢？”

　　慈殊道：“昆始洲陆的确是合适之地，本来容纳我辈所有人都是足够，可是我之前拜访那里神君，其以唯恐我等乱了规序为借口，却是不许我等一齐涌入，要求我辈以三千年为限，逐次进入。”

　　底下众人都是皱眉不已，这要求本也不算什么，放在平常应该说很合情理，三千年时日他们也是等得起，可是眼看灵机急剧衰微，谁知局势会恶化到什么地步，到最后说不定连他们自身所用都是不够。

　　要知哪怕斩去过去未来的大修士，也不是寿数无穷，唯有依靠紫清灵机才能存身下去，等上数千年的话，那一个不好，就有寿尽之虞。

　　况且谁先入内也是一个问题，面对生死攸关及宗门传承之事，眼下谁都不可能让步的。

　　慈殊道：“故我等必须要择一地而攻，当然斗战非我愿，若是能挟势与之谈判，放我入内立足，那也可免去彼此一场灾劫。”

　　其实他心中知道，这多半是不可能的，他人辛苦开辟出来的存身之地，凭什么让了出来？

　　所以最后一定是会有一场惨烈争斗的。

　　但这本就是他的目的。

　　他乃是镜湖修士，能够自上次镜湖入侵之中存身下来，那是因为背后有域外天魔暗中收留，这里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些域外天魔不希望他带着门人弟子去往昆始洲陆，而是希望他们去攻袭山海界或是余寰诸天，这般人道之间才有可能掀起大战。

　　有人言道：“那若是转向昆始洲陆攻袭呢？”

　　慈殊摇头道：“这是无有可能之事，要入昆始洲陆，需得经由四大元尊设立的界环，而这些恰恰把持在山海界及青华天修士手中。”

　　众人顿时无言，这无疑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又有人出声道：“可是这慈殊道友，我曾听闻，这两家背后，可都是有造世元尊坐镇的，万一惹恼元尊，我等岂非自寻死路？”

　　各派宗主闻听，都是色变，心中纷纷起了退缩之意。

　　慈殊面上一笑，出言安抚道：“诸位不必为此担忧，造世元尊何等人物，岂会插手凡间之事？再说我既提出此事，又岂会坑害诸位？”他一挥袖，身后便有数个牌位显露出来，他指着言道：“只要诸位对此牌位参拜，那日后也是得元尊庇佑之人，如此当便无碍了。”

第二百五十二章 敬道未必得天顾

　　众人看向那牌位，发现共有七个之多，其中一个凌驾在上，其余六个皆在其下。

　　在场之人虽很多是从镜湖来至此间的，但接触了布须天修道人后，也是一样知了此间造世元尊之名。

　　不过令他们奇怪的是，这上面所见名号，却是无一与他们认知相符，不觉都是疑惑。

　　慈殊也没有隐瞒，先是躬身一拜，随后指了指那六座牌位，道：“此皆魔主尊位。”

　　“魔主？”

　　众人都是色变，有些人到了这里才是知道域外天魔的存在，知晓这些魔物能无声无息潜入心神之中，改换神智忆识，以往曾数度侵入世间，只是一直被人道修士所阻，这才少见罢了。

　　对于这等魔物，他们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现没想到其人居然主动摆到了他们面前。

　　而且现在就算想退出也是来不及了，要知道，你事先不清楚倒还罢了，你眼下见到了魔主供奉牌位，不做参拜，还心有抗拒，那结果恐怕不妙。

　　魔主未必会去理会祭拜自己之人，可什么人对自身不敬，那一定是不会忘记的。

　　有一名老道站了出来，沉声言道：“慈殊道友，你需得给我等一个解释。”

　　慈殊从供案前直起身来，回过身来迎着众人目光，道：“诸位何必这般惊慌，我等若得六位魔主支持，那还需畏惧山海界或是青华天背后那位元尊么，何况……”他神色一正，侧过身，对着上方拱了拱手，道：“诸位不曾注意到最上方那一位么？”

　　众人仰首看，那牌位似是无字，可再是看一眼，就觉心中似印入了什么东西，无端知晓了此中尊名，一时间，各人都是惊疑不定，似是想到了什么，那老道迟疑道：“这位莫非是……”

　　慈殊道：“若说下方那六位我等当以魔主称呼，那么上面这一位当可以敬称为魔祖，乃是世上所有魔物源头所在，称得上万魔之祖。”

　　“万魔之祖？”

　　在场修道人无论修为高下，都是心中大震，这里不少人是自镜湖而来，自身道法本就是太上所传，当即想到，这位高高凌驾于上的魔祖应该也是一位太上。

　　慈殊道：“如此，诸位还有异议么？”

　　众人此刻再没有丝毫不甘愿的想法，若能背靠太上，那还有什么好怕？至于这位太上非是人道大能，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好计较的，到了那等层次，世间生灵恐怕在他们眼中都是一般，没有什么区别。

　　心思这一理顺，众人纷纷到牌位之前参拜。

　　待得所有人都是焚香敬拜过后，慈殊又请了诸人坐下，道：“下来需商议一事，青华天、山海界两处，我等只能择一而攻，不知诸位道友倾向于哪一处？”

　　先前那站了出来的老道人抚须片刻，道：“山海界中修道人斗战之能强横，且天外禁制不少，道法也是高明，不妨选取青华天青碧宫，也好对付一些。”

　　前次山海界斗法盛会，他身为布须天修道人，也是亲自去过那里的，山海界布防严密，为首的溟沧、少清两派，修士斗法尤其了得，而且此界之水异常之深，故是认为还不如去青华天。

　　老道说完之后，底下之人纷纷出言，不过倾向各半，没能争出一个结果。

　　慈殊这时出声，道：“在下以为，此次还是以攻伐山海界为妥。”

　　有人问道：“这是为何？”

　　慈殊言道：“青华天青碧宫，乃是余寰诸天之首，其下统御一十九天，以往各天天主皆是由渡觉修士担任，现在虽非如此，可仍有不少了得人物，而青碧宫只需一声号令，就可唤得此辈前来，我辈又如何与他们相争？”

　　底下坚持攻打青华天之人听他这一番话，顿时相顾无言，若是攻打青华天一家会引动整个余寰诸天的大能，那这等事他们自是不会做的。

　　慈殊见得他们不作声，便又言道：“山海界目前没有一名渡觉修士，至多斩得过去未来之身，只要破开天外禁制，至少也是势均力敌之局，其实也未必非要与他们争个胜负，可先与他们商量，若允许我等在山海界有一番存身之地，那却是皆大欢喜。”

　　那老道琢磨了一下，摇头道：“山海界修道人定然是不肯退让的，多半是要斗上一场的。”

　　众人深以为然，换作他们易地而处，也不会同意此事。

　　慈殊道：“先礼后兵，若是山海修士不从，我等便与他们争斗到底便是。”

　　一名道人言道：“我曾听闻，山海界和余寰诸天交好，若是我等攻打山海界，会否引得此辈过来相援？”

　　底下之人都是往慈殊看来，要是进攻山海界会引得余寰诸天修道人一同出手，那么这个选择就是昏招了。

　　慈殊不慌不忙道：“这里先言余寰诸天修道人，彼此矛盾甚深，若无青碧宫存在，平时相斗不止，又哪里会为他人出头？且我之前也与几位天主有所接触，许诺其等，待我攻下山海界后，可以适当将地界分给他们一些，不求他们相助，但求他们不来添乱便好。”

　　众人对此却是有些不满意了，明明是他们出力，为何到了最后反而还要给他人好处？那说不定还会反客为主。

　　那老道人这时出言道：“这等事可待我等占下山海界后再慢慢商量，当务之急是进入此界攫夺紫清灵机，方能维持我等法身不失。”

　　慈殊道：“诸位放心，我与此辈并没有明面之上的约定，只是神意相商罢了，此并无法契约束，到时候若是无法谈妥，那再作斟酌便是。”

　　此间诸派修道人听得他如此说，也就暂时将此放在一边了，毕竟性命重要，谁知道现在搜罗来的紫清灵机还能用多久？

　　虽然青华天那边至今仍有紫清灵机流出，可大多数都被余寰诸天修道人拿去了，轮不到他们这些人，的确唯有先占下一处灵机丰厚之地才是正理。

　　众人又是争论一番后，最后终是定下，此回当是合力攻伐山海。

　　慈殊在旁冷眼看着，他虽然鼓动这些人，可他知道，山海界没有那么好打，他只是给背后那几位魔主一个交代罢了。最后事情就算不成，送命的也不会是他。

　　其实他心里明白，这背后恐怕是几位魔主与四位造世元尊的对弈，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棋子。

　　不过他也无所谓这些了，此战若胜，那就能抢下一片地界，输了反而能少得许多人与他争夺紫清灵机，最后只要自己能渡过难关便好。

　　慈殊之辈商议攻伐山海之事虽是做得隐秘，可这等涉及自身安危之事，凡是修为到一定境界之人，都会有所感应。

　　而因为慈殊事先与余寰诸天打过招呼，所以有人提前将此事暗中泄露给山海界诸派知晓。

　　婴春秋、孟至德、薛定缘等人得知此事后，就召集众人商议对策。

　　在了解此辈很可能是前次侵略诸天的余孽之后，在座所有人都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此辈谋划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说山海界中护界大阵牵连山海地陆及亿万星辰，绝然不可能让其等得手，便是那日月二君存在，也足以镇压局面。

　　真阳修道人虽不会插手凡间之事，可是日月二君却不会不管，如果此辈能与山海界修道人斗战，那一定因为山海界愿意与他们斗战。

　　孙至言笑道：“此是好事，难得有人陪我等练手，不妨放了进来，乐道友，你说呢？”

　　乐羲容警惕看他一眼，认真道：“我不会让给你的。”

　　荀怀英平静言道：“让他们来就是了。”

　　婴春秋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沉声道：“正可用此辈扬我山海诸派之名。”

　　孟至德又问了座上其余人，见诸人都无有意见，便道：“既然诸位意见如一，那此回便放了此辈进来清剿吧。”

　　张衍此刻也是察觉到了布须天内动静，对此并没有多少关注，此等小事，凭山海界修士之能，足可应付了。

　　他现在注意力只在占夺道法之上。

　　现在随着灵机不断衰弱，演教也是领会了他的意思，在不停扩张之中，现在底下信众越来越多，这表明着越来越多造化性灵偏向了他这一边，如此下去，他便能观得更多道法了。

　　正寻思之间，忽然心有所觉，便关照阵灵道：“稍后旦易道友将至，你且出去等候。”

　　阵灵等了片刻，果然见得旦易到来，便深施一礼，道：“太上，老爷知太上要来，已在宫内等候。”

　　旦易一点头，便随他入殿，到了里间，与张衍见礼过后，便自座下，道：“近日思及道友所言，那造化之灵不但危及诸位同道，亦是可能损害诸世生灵，我虽无能相阻，却也愿意为此出一分心力。”

　　张衍颌首言道：“道友有心了，不知道友欲作何为？”

　　旦易道：“既这世间还有不少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在下愿意化出分身意识，入世点拨，将之导归正道，而那些已明己道的修士，若得机会，将来皆是有望入得我辈这般境界之中，我愿意去指点一二，不知道友是否允准？”

　　张衍微微点头，旦易身为炼神太上，愿意亲自下场教授正道，这是极其难得的，他笑道：“道友既有此心，贫道又怎会拦阻，只是眼下天机晦涩，造化之灵正身或许将至，道友到时需守住道法，莫要失了本心。”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为辨真灵任观法

　　旦易自清寰宫出来后，便回了穹霄天，待正身在自己洞府之中坐定下来，便就派遣了不少分身下界，找寻那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

　　那些顺从道法之辈必须牢牢盯住，而己道修行之人也不是说就不必管了，信心若一个不坚定，那便有可能被引偏，所以这里每一个都需保持在他目光之下，这样就算出了什么漏子，也可保证此辈不会被立刻拖入到另一边。

　　他知道周还元玉是阻拦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成就的关键，所以绝大多数造化之灵就算转世为人也是没希望成就的，只是那些未明之地的造化之灵就有些难以压制了。

　　他从张衍那里了解到，其人正与一众同道各自分神留意，设法杜绝这等事的发生，可他并不认为这样就可放心了。

　　造化之灵伟力一定是会找寻各种漏洞的，在造化之灵正身越来越有可能迫近的时候，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为其所得逞。

　　而且元玉这东西，在未入世前炼神修士也难以干涉，可在入世后却是可以被人挪来转去的。

　　为此他放出了一道意识，在诸有之内来回飘游。

　　他人或许寻不到那些潜藏在未知界域内的造化之灵，可他若努力一番，还是有可能找到的。

　　布须天现世之中，自灵机衰弱之后，凡是察觉到自身修持不足的修道人都尝试着找寻出路，而暂时山门灵机浓郁的宗门却是异常警惕，生怕他人前来抢夺，但此辈也不是高枕无忧，因为他们不知何时，也将面临这般景象。

　　有强横宗派纷纷往昆始洲陆迁徙，然而这里凡可为修士立足之所在，大多都为各家势力所占，而荒陆之中虽有大片地界，可那里妖魔异类同样也是强横，没有洞天层次的修道人坐镇，那是根本存活不下来的，这就已然断绝了一众小派的指望。

　　诸天万界之中，除了寥寥几处灵机不虞匮乏的地界外，也就演教这里没有丝毫影响了。因为他们既不去侵占灵机丰盛之地，也不用担心他人来找自己麻烦。

　　要知演教大部分分坛都是落在偏远甚至灵机绝迹之地，就算修道人抢夺地界也轮不到他们。

　　此刻举派上下都是趁着无人牵绊之际不断扩大势力，顺带教化众生，毕竟摊子铺的越大，所能得到的教众便越多，越有可能有资质出众之人冒了出来。

　　这日掌教高晟图正批阅奏报时，却有一名负责与外派交通的长老来禀，说近来有不少他界宗派，言称都是愿意加入我演教。

　　高晟图问道：“可是因为灵机衰落的缘故？”

　　那长老道：“正是，听闻我演教修行无需灵机，并能通向大道。故来投奔于我。”

　　其实以往也不是没有这般人，不过演教也并不是人人都收的，门下弟子要么是自小栽培起来的，要么是之前没有修持过道法的，这些人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高晟图道：“若他们愿意祭拜教祖，可以给他们一个教外修持的身份，功法也可给了他们，但需立誓不得传播于外，且必须愿意听我等调遣。”他顿了顿，“若是此辈答应，那么对我也是有些用处的。”

　　那长老心领神会，这是利用这些人为演教对付那些棘手敌人。

　　这可是阳谋，你既然得了功法，那就必须为演教效力，要是不答应，就尽管离去，演教也不是非要此辈不可。

　　虚寂之内，那方诸大德合力营造的世域之中，所有人正牵引造化之灵伟力，顺带借此找寻造化之地。

　　只是此时场中气氛紧张，人人都是神情凝肃。

　　他们也是不难感觉到，或许劫力再遭突破后，造化之灵正身也将一齐落至诸有了。

　　微明叹道：“若能使我道法完全，不但能将实力恢复过来，便是许多不能知晓之事也能知晓了。”

　　季庄沉声道：“尽力而为就是，能收回多少便是多少。”

　　他们都是清楚，伟力缺失，定然与当年造化之精破碎有关，随着修持牵引，许也能慢慢找回部分力量，然而造化之灵威胁将至，他们已是没有多少机会再慢慢恢复实力了。

　　相觉却是一笑，毫无紧张之色道：“有玄元、闳都两位道友在，诸有何必为此烦恼呢？”

　　微明皱眉道：“莫非道友愿把自身生死寄托于他人身上不成？”

　　相觉很是无所谓道：“诸位心里当是明白，若是造化之灵正身到来，现在也唯有这两位能上前抵挡，我等想着出头，不过白费心思。”

　　恒悟一直不去理会众人，在他看来，与其费这些口舌去争论，还不如多收回一些伟力。

　　就在这时，他忽然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不由往某处看去，不由神情一凝。

　　被镇压在那里的紫衣道人不知何时却是睁开了双眼，并正用诡异的目光看着他。

　　本来此僚被镇压之后，照理说是不可能有此反应的，因为其人意识一出，那就会自行崩解，摆脱他们的镇压。

　　恒悟顿时意识到，这不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外来力量借了其人之身行事，他沉声道：“你是何人？”

　　紫衣道人没有说话，只是露出轻蔑之色，而后双目再次闭上。

　　恒悟稍作分辨，那股力量并非是紫衣道人本身所有，而是外来之力，并且是从他们伟力空隙之中渗透进来的。

　　照理他们合力镇压应该是天衣无缝的，所以他立刻想到，是否是他们之中那名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做得手脚？

　　可这里目的又是什么呢？毕竟什么事都未曾做成，反而将自己暴露了出来。

　　他不由想到，之前并没有发现这等古怪变化，是在盈空、象名二人到来之后才出现的，会否此事就与这二人有关？

　　但这并不能证明两人有问题，说不定侵入到紫衣道人身上的力量目的就为了引发内乱，故意诱导他去如此想。

　　他经过长久思考之后，便送得一道神意去往布须天，他认为自己判别不了此事，那就只能让他人来判别了。

　　虽一直认为张衍不能完全排除嫌疑，可现在这个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那不如选一个力量最为强横之人信任。

　　而另一边，盈空、象名二人此刻虽同样也在参与镇压紫衣道人，可却是远离众人，坐在一处偏僻角落之中。

　　他们自来此之后，把这些同道一一看过，相觉此人他们觉得十分值得警惕，而其次便是季庄了。

　　这是因为此人入得诸有甚早，连那镜湖都是其人所有，所以二人也是一度把怀疑目光投到其人身上。

　　只是请了其人来谈法几次，都没有察觉到什么破绽。

　　反而他们能感觉到，对方一样也在探查他们，似也在查探他们的目的，怀疑他们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

　　其中最为不像的，那就是闳都道人了，因为其人曾经率领众人驱逐造化之灵分身，称得上是永远消夺了造化之灵一部分伟力，功劳不小。

　　可若说疑点，也一样有，毕竟其人所为，到底是使得造化之灵落至诸有的可能提前了，并且那一回所消杀的造化之灵化身小半力量还散入了诸有之内，最重要的时，损去的这部分力量对于造化之灵正身也谈不上太大损失。

　　这里最无嫌疑的就是张衍，可事实真是如此么？他们也不敢确定，造化之灵的想法并不是他能准确预料的。

　　象名见盈空一直沉默不言，似在思考什么，不由奇道：“道友在想些什么，莫非是觉得有什么不妥么？”

　　盈空缓缓道：“我对那紫衣道人自行崩解之后，又会再度凝聚很感兴趣，所谓‘盈满无满，万空不空’，此人纵然崩灭，可定有外力牵系，这才能使自身不绝，再得重现。”

　　象名笑道：“那定然是造化之灵伟力变化了。”

　　盈空点头道：“道友说得不错，其人必然和造化之灵伟力有所牵扯，不然不可能有这等变化，”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那这岂不是说，我辈只要崩散自身，只看后来是否续力随上，便能反过来证明其与造化之灵伟力没有牵连了？”

　　象名目光动了动，道：“道友这是想以此办法找出那托世之身？可我若未曾猜错，这里是否有伟力牵连，唯有道友凭借自身道法，方能够加以确认，而他人无法断定真伪？”

　　盈空默然片刻，点了点头。

　　象名则是摇头不已，这里又是一个死结。这与他之前意图观望诸人本名是一个道理，就算你能看到不对的地方，可他人无法看到，你又如何证明你所见到的一定是正确的？

　　你连自己都不能证明，那又如何分辨他人？

　　盈空道：“这里有一个办法，我若将己身之法暂且交托给玄元道友，那么他或许就能代为鉴别了。”

　　象名吃了一惊，道：“道友，你可想好了？”

　　大德自身所执掌的道法乃是最为根本之物，要是展示给其他大德知晓，虽不至于让人夺去，那就永无可能在那位面前争得上风了。

　　盈空却是异常平静，淡然道：“道友不必这般吃惊，就算你我道法万全，也一样不是那玄元道人对手，所以我展示道法予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百五十四章 现得本来显道真

　　慈殊等镜湖修道人在调和好内部诸事后，便就聚集起众人，越渡入虚空元海之中，向山海界杀奔而来。

　　这一刻，诸天万界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有一些人还隐有期待，他们听闻山海界至今仍是灵机充沛，毫无衰减之象，要是这回被这些外来修道人攻打下来，那么他们自己说不定也能趁乱入内，去抢占一处地界。

　　而若是侵略之人被击败，其原来所在地界灵机现在应该也未耗尽，那说不定他们也能趁虚而入，顺便捡个便宜。

　　山海界外，镜湖一行人已至。

　　因为上次山海斗法盛会，所以他们知道山海界外有禁阵守御，故早是准备好了法宝法器用以攻破阵法，只是令众人诧异的是，方才攻袭了两下，那看着坚固无比的大阵，就在众人面前轰然敞开了。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诱敌深入的诡计。

　　慈殊见众人惊疑不定，大笑一声，道：“诸位，山海界诸派的底细，我等来时皆是打听清楚了，我等来此本就为了进入山海界，既然这般容易就打开门户，不管是否有陷阱，莫非我等还怕他不成？”

　　众人深以为然，就算里面真有什么布置又如何？当年镜湖攻入布须天时，众人身边不知携带了多少破阵毁界之物，他们手中现在还留存有不少，便是陷入重重阵禁围困之中，也一样有把握冲杀出来。

　　因为该准备的早是准备稳妥了，故又再是相互交流了几句后，一行人就纷纷往那缺口所在破入进去。

　　余寰诸天，青碧宫内，执殿长老彭辛壶正与长老关隆兆、凤览看着山海界所在，等待此战的结果。

　　关隆兆言道：“长老以为此战谁人能胜？”

　　彭长老缓缓道：“山海界道友主动放开门户让此辈入内，那便是有足够把握取胜，此战结果早已定下了。”

　　凤览笑道：“此次攻伐之人虽然功法高明，可上下人心不齐，还各有算计，山海各派恐怕这一次只是难得碰到对手，这才放了他们进去一战。”

　　关隆兆道：“这许多上真在一处，恐怕短时内还无法看到胜负。”

　　彭长老沉声道：“这些外来修道人留着终究是个祸患，若是这一次山海界同道未能将之肃清，那只能由我等代劳，将他们铲除干净了。”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正在观望舆图，演教近来扩张举动甚多，但也并不是所有地界都是顺利。

　　那些毫无灵机的地界也还罢了，可本来一些灵机微弱，无人看中的地界却是频频遭到外来修士侵袭。

　　而且除了修士，异类妖魔也是同样察觉到了危机，演教与之也是冲突甚多，可以说，从整个演教的势力范围来看，攻杀征伐几乎是一刻不停。

　　殿内有一名弟子走了过来，轻声言道：“掌教，有一位上真前来拜见，说是有要事与掌教相商。”说着，他又加了一句，“这位上真拿了青碧宫的引荐书信。”

　　高晟图本不欲见，听到这句话，想了一想，道：“请他到正殿。”青碧宫毕竟是元尊门下，与演教也有打交道的地方，他也必须要给些情面。

　　他放下手中之事，来至正殿之上，不多时，一名貌相俊美的道人走了进来，打一个稽首，道：“高掌教，贫道余寰诸天修道人冉关悦，在此有礼了。”

　　高晟图还过礼后，便问道：“道友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冉关悦语声诚恳道：“今日此来，是希望贵派能够合闭界门，断绝诸天万界往来穿渡之路。”

　　高晟图略觉意外，道：“这是为何？道友可否说下情由？”

　　冉关悦正声道：“高掌教，现下诸天万界乱流纷起，虽这是灵机渐衰的缘故，可也是因为有贵教界门能够穿渡诸界之故，要是贵教能将此门合闭，那么就算诸派有此想法，也无法付诸实行了。”

　　高晟图看着他道：“道友是在为何人说话？”

　　冉关悦正色道：“自然是为诸天万界亿万同道说话！”

　　高晟图稍作沉吟，道：“道友，界门一事事关重大，况且灵机衰弱的大势之下，便是合闭界门，也不可能阻碍诸天同道互相攻杀。”

　　冉关悦点头道：“高掌教说的难处，我也是知晓的，可贵教若下决心，仍不难挽回此事，”说到这里，他又言语诚恳道：“若能将演教功法拿了出来，给予诸天万界修士观摩，则必可解救世人！”

　　高晟图为之愕然，这般理所当然要一家教派将自家功法交了出来，这人究竟是如何想的？莫非失了神智？

　　他试着与之又攀谈了几句后，基本可以确定，其人态度并不作伪，而似是内心深处当真如此想的。

　　他暗暗摇头，为诸天修道人操心劳累，无偿付出，这却也太过高看他了。而且演教功法就算拿了出去，若是修炼之人皆是认同演教，那还罢了，可如此轻易得法，谁人又会把演教放在心上？要知现在可不是以往道法断绝之时了。

　　在明白其人只是一个妄人后，他忽然失了说话兴趣，语声平淡道：“道友之言，的确有几分道理，只是演教之事，也非我一人能匆忙决定的，过后我自会慎重考虑。”

　　冉关悦站了起来，大声道：“现在诸天万界都是陷入危难之中，正该有演教这等大教站了出来维持正理道义，而非推诿，我会在外等着高掌教的答复。”

　　高晟图听得心下皱眉不已，待将其送走后，他沉思片刻，唤来一名心腹弟子，道：“去查一下，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又是如何与青碧宫搭上的。”

　　那弟子只是去了数日，便就将打探来的消息传了回来。

　　冉关悦修道经历倒是十分清楚，宗派以众人之用奉其一人，自踏上修道路那一刻起，就从未出过宗门，恐怕是资质过人的缘故，才修成眼前这般功果，但是此人从无历练，更与同道少有往来。

　　至于那引荐书，却是其人用善功换来的，只是以往还从来没人做过此事。

　　高晟图隐隐觉得此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他可不想在演教扩张之时有这么一个人给自己添乱，于是关照道：“传命袁长老，设法盯紧此人，看清楚他一举一动。”

　　布须天内，张衍本在推演道法，可他先是收得了恒悟传意，而后又有盈空传言，两人所言之事，其实乃是一桩，都是为了潜伏在他们之中的造化之灵借托之身。

　　紫衣道人若真能做出什么举动，那就不必自己先暴露出来了，大可趁这机会走脱了去，无非是想挑动诸人相互怀疑，这等套路十分粗糙，丝毫不值得去理会。

　　倒是盈空愿意将自身道法展示于他知晓，设法分辨那造化之灵借托之身的请求，却是有几分价值。

　　盈空的理由是在即将遭遇大敌之前，自己这边需先化解内部不稳，所以必须先将造化之灵借托之身查了出来。

　　张衍思考了一下，他之前不去理会此事，是因为眼下也的确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将造化之灵分辨出来，除非他起力压迫众人，可这不见得定能如愿。

　　他本来准备待自己道法上来之后再慢慢处置此事，不过既然盈空愿意主动出力，那他也不会拒绝，就算最后没能找了那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出来，也没有什么太大妨碍。

　　于是心神一动，霎时转入莫名，过得片刻。

　　盈空神意也是到来，一个稽首，道：“见过道友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道友可曾考虑清楚了？”

　　盈空很是平静道：“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必须除去，此间之人，皆是不足以取信，比较起来，也唯有道友可以信任些许了。”

　　张衍笑了一笑，道：“只是道友需知，造化之灵道法尚在我等之上，到底有何变化我亦未知，所以我等若用道友之法，很可能最后并不能如愿将之找寻了出来。”

　　盈空道：“我知晓这些，不过这总归胜过什么都不做，有造化之灵在我辈之中，委实变数太多，若其正身到来之后，我等却因内中隐患而败，岂非冤枉，那时我便留着这一身道法，又有何用？”

　　张衍道：“道友决心定下便好。”

　　盈空道：“我既选好此路，自不会后悔。”

　　他这时语气忽然郑重了几分，道：“玄元道友，届时若是查证，我便是那造化之灵借托，也请道友不要留手。”

　　他认为若自己真是借托之身，那就已经不是自己了，造化之灵一旦得势，他就将永绝自身了，若真是这样，除非击败造化之灵，那么他还可以再得现出。

　　张衍微微颌首。

　　盈空不再迟疑，当即心意一转，却是将自身道法全无遮掩的展现出了来。

　　张衍看了过去，霎时之间，无数玄妙法门就进入心神之中，这一刻，他自身似是在一步步修炼着这门道法。

　　他明白，这只是因为他之前并不明了此法，所以无法一下接纳过来，所以只能由浅入深，直至最后，才能看清楚高深之处的变化。

　　这称得上每一名大德的深藏之秘，不用说他道法修为远远高过其人，就算有所不如，待观望过这一遍后，盈空所有神通道术，在他面前就再无任何玄妙可言。

第二百五十五章 荡动天潮平机心

　　山海界内，无尽虚空之中，忽然裂开了一个玄洞，而后一道道清光落下，慈殊等外来修道人一个个在此显现出来。

　　众人向外一阵观察，发现自己并未落到地陆之上，周围是漫天星辰，隐约可见结成了一个阵势。

　　那几乎无边无尽的山海地陆他们此刻虽也能望见，可距离却是十分之遥远，并且彼此之间还有无数阵法阻隔，去到那里并不容易。

　　不过倒也没人急着往那里赶去，凡蜕修士斗战，毁天灭地只是等闲事，山海各派想是并不想山海地陆受损，所以这一次是将他们引到了虚空之中对付。

　　而他们此刻也是将此界视作了自己所有，也不想毁了山海地陆，倒是觉得在外斗战也是合适。

　　便在这等时候，周围阵禁之上，一道道清光荡开，而后诸多道人身影现于其上。

　　镜湖一行人本来就是来寻山海界修道人斗战的，此刻见到正主出现，无不是斗志昂扬。

　　阵禁之中，溟沧长老孟至德正立在法坛之上，他看了这些人一眼，与两边同道交言几句，便就站了出来，沉声道：“我知诸位来意，诸天灵机丰盛之地，自是有德者居之，我与诸派道友，愿与诸位一论道法高下，赢者留下，输者离去，并以此定法，诸位以为如何？”

　　镜湖修士有些意外，彼此之间起神意交流了一下，发现这实际上是他们占了便宜的，因为对方无疑是放弃了主场之利，尤其若以法契形式定下的话，也不虞山海界修道人弄什么诡计了，于是很快同意了此事。

　　慈殊看着众人上前签契立约，面上不由露出一丝诡计得逞的笑容。这么一来，双方不管谁胜谁败，他挑动双方斗战的目的都是达到，对于背后那几位魔主也好有个交代了。

　　他往后一退，身躯却是缓缓消散，最后消失不见，可是诡异的是，同来的一行人，却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他离去，似是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

　　倒是山海界这里上真都是注意到了，孟至德见此人气机古怪，也是警惕，当即起神意与日月二君交通片刻，便言道：“神君言及，此人正身并未入界，到来此间的只是一个化影，其已散去，不用多管。”

　　孙至言这时笑言道：“师兄，法契已立，谁人先下合适？”

　　孟至德往外看有一眼，见少清派那处剑气腾掠，跃跃作势，便道：“便让少清派同道先行挑选对手吧。”

　　高晟图婉拒了冉关悦之后，自是不会再给其人什么交代，只是关照底下人加以注意，别被其人搅扰了什么事。

　　而冉关悦回去等了许久，见演教始终没有回音，于是又上门拜访，几次都是吃了闭门羹，其便愤愤而去。

　　演教上层也是知道了这件事，见其离去，本以为此事已然过去，然而不久之后，诸天万界之中就有消息传出，言称演教明明有办法解决这场灵机衰退的危机，却是不肯如此做。

　　并且还有人言，灵机之所以衰微，正是演教暗中推动之故，因为这里获得最大好处的势力无疑就是演教了，且演教修行根本不需要灵机，似乎更是证实了这个传闻。此事很快越传越广，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高晟图在闻听之后，不由心中一沉，感觉到一股莫大危机袭来。

　　现在诸天万界争端纷起，全都是因为灵机衰退之故，虽许多修为高深的修道人不会去信这等事，可若其等为了转移内部纷争，或许就会来个顺水推舟。

　　演教固然强盛，可也没有同时对抗诸天万界的本事，若是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过来，一个不巧，就有崩毁之虞了。

　　所谓众怒难犯，若是演教不在了，就算最后能够证明演教与灵机衰弱无关，那也没有用处了。

　　此事应该是有人看到演教扩张，势力逐渐膨胀，所以利用灵机一事向他们施压，想拖住他们的手脚，甚至一举颠覆整个教派。

　　只是现在他不知道这个推手是谁，若进一步想，灵机衰弱又会否与此事有关？

　　高晟图沉思良久之后，就唤得教内长老过来商议对策，众人听闻，也是同样心惊不已。

　　有长老建言，若是演教遭遇逼迫，情势实在危急的话，那么就合闭界门，诸天万界之间断开联系，也就不怕所有人一齐向演教发难了。

　　高晟图却是否了此议。

　　这界门放在以前的确是挡了大派之路，因为受其制压的小派根本无需太过讨好他们就可去得别处，退路也是变得更多，可是放在现在，却是成了各派找寻灵机的出路，是绝然不能轻易合闭的。

　　端诚在底下忍不住开口道：“掌教，我以为我演教不必畏惧，上回元玉乃我所得，现在成败未定，莫非他们敢欺上门来不成？”

　　高晟图微微一怔，稍作盘算，抬头道：“不错，这里是我疏忽了，现在情形还未严重到这等地步。”

　　元玉为演教所得，尽管此事遭人嫉恨，可同样也是一个护身符。

　　从表面上看，演教背后有一个随时可能突破真阳境关的修士，境界越是高深的修道人越是不敢拼上身家性命。

　　所以他所要面对的敌人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多，他料前期必会有进犯之人，只要将这部分人打压下去，形成威慑，那么这番危机不难应下来，关键是自己不能先乱了阵脚，不然只会给人机会。

　　思定之后，他关照道：“传我谕令，立刻去把各位供奉请来，就言我有要事相商。”

　　张衍正在神意之中看着盈空展现出来的玄妙道法，只是此刻，他却是不由想到兼收他人道法之事。

　　大德各是执掌大道一部，从道理上说，道法虽是唯一，可若是你修为足够高，那自可化一为万，化万为一。要是一人能使自身道法凌驾于所有道法之上，那自能并纳其余道法。

　　但以目前他的修为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对这门道法的理解能够胜过盈空，那不用他夺，道法自然而然就并归入到他这边了。

　　而造化之灵则是不同，其只需吞没大德，自然而然就能将道法权柄夺了过去。

　　只是转念到这里，他心中倏地一动，忽然冒出来了一个猜想，再是仔细思索了一下，不由微微点头。

　　只这猜想对眼前之事帮助不大，可放以后再行验证。

　　待把所有道法玄妙都是看过之后，他便收回了目光，并对盈空示意可以收回去了。

　　盈空将自身道法收敛回来，道：“道友可还有什么要问？”

　　张衍言道：“对于道友之道法，我已是稍加领会，若是有道友散开自身伟力，濒临寂绝，那我或可以试着一辨其中是否有造化之灵伟力牵引。”

　　他未曾执掌这部道法，自然不能将此法运用，不过在清楚看过一遍后，盈空所能看到的，他也一样能看到了。

　　以往只盈空一人能观此中端倪，自是难以服众，而现在两个人能够同时加以辨认，那么说服力就大大提升了。

　　关键是这里有他在，因为他法力可以压服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若要他对付谁人，那根本就不必用这等手段。

　　盈空道：“我与象名道友早已说好，他愿意先行来此一试，若是无有问题，再寻其他同道，道友以为如何？”

　　张衍知他还是有所顾虑，想一个个唤来验证，这样所有人不易串联，万一有问题，轻而易举就能将人压服。

　　他却认为不必如此，一个个暗中验证反而让人徒增怀疑，还不如光明正大展示出来。于是道：“此事无需遮掩。”

　　盈空听出他话中之意，道：“听凭道友吩咐。”

　　张衍当下退出神意，便自布须天中出来，心意一转之间，便来至那众人合造的世域之中。

　　闳都等人见到，也是迎了上来。

　　待双方见过礼后，相觉问道：“道友亲自来此，可有什么吩咐？”

　　张衍道：“此次是应盈空道友之邀，前来验证我等之中是否有人被那造化之灵所利用。”

　　他将事情大致一说，众人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也是暗暗吃惊盈空的魄力，居然敢把自身道法示与人知。

　　但他们也立刻发现了这里有一个不算疏漏的疏漏。

　　微明言道：“相觉道友，这般试了下来，其实最后仍是有一人无法验证……”

　　相觉深沉一笑，道：“若我等都不是，那剩下那一位便就是了。”

　　微明沉吟一下，道：“倒也不能由此断定，罢了，先看结果才言，况且玄元道友若有问题，我等也存身不到现在了。”

　　相觉再是一笑，没有再接言。

　　盈空此时站了出来，道：“既是用我道法，我愿先行受得鉴别。”

　　张衍微微颌首。

　　盈空见他同意，打一个稽首，将自身伟力一放，霎时身形散开，化作无数伟力，散布于虚寂之中。

　　张衍目光投落其中，从紫衣道人那般可以看出，若是其与造化之灵伟力有所牵引，那么在现在这般情况下，差不多就该有外力介入了。

第二百五十六章 道法观人鉴伟力

　　余寰诸天之内，青碧宫之人始终在关注镜湖余孽入侵山海界一事，只是现在双方正在斗战之中，所有通向山海界的界门都已是被人为封闭，外间之人无法见得里间情况，他们只能通过通天晷收得传回来的消息。

　　彭长老待看完传递上来的书信之后，便递给凤览道：“两位长老拿去看吧。”

　　凤览接来看过之后，露出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随手又交给了关隆兆，后者待看罢，道：“虽是预料中事，可这些外来修道人还是有些本事的。”

　　这些外来修士一上来便与少清派交手，当场就被斩杀了几个，后来或许是知晓了厉害，却是以保全性命为主。

　　此辈的确是有一些本事，并且凭借手中不少好物，总能避开死局，所以有不少人都是败而不亡，而且看去山海界修士恐怕也没有将他们斩尽杀绝的打算。

　　凤览可惜道：“此辈终究是祸患，山海界同道为何不将之全数诛杀了。”

　　关隆兆仔细想了想，道：“这些人当年来犯时，手中握有不少威力宏大的宝物，或许山海界同道也是对此有所顾忌吧。”

　　彭长老考虑了一下，认为不可能是这等原因，要不然山海界就不会放开门户让其等入内了，或许山海界诸派是故意留着这些人的，里面用意他暂时还看不出来。

　　他沉声道：“经此一战，此辈毕竟败亡了不少，余下之人已是不足为虑，只要不来余寰诸天，便与我等无关。”

　　关隆兆、凤览二人都是点头。

　　接下来数十年中，青碧宫不断收到通天晷送来的传报。

　　凡蜕修士斗战，因需互算根果落处，除非双方实力差距较大，那往往斗战时日持续较长，所以哪怕延续上百载，他们也不觉奇怪。

　　不过他们此刻已是看出，这些外来修士因为前面同道连番战败，几乎没有一场胜出，至多平局收手，所以此刻已然失了心气，距离了结已然不远了。

　　凤览这时忽有所觉，目光一撇，神情一振，道：“彭长老，此辈已是逃遁出来了。”

　　彭长老看去，见大约有五六人逃遁了出来，这等实力放在诸天万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称霸一方，但显然无力对余寰诸天如何了。

　　不过他心情并未轻松多少，灵机再这么继续衰微下去，那么余寰诸天各派多半也是坚守不住的。

　　其等一定是会四处攻伐那些灵机尚还兴盛之地，到时候青碧宫也无法约束，余寰诸天延续百万载的格局，很可能因此而崩塌了。

　　只是这世上，当真永恒长存之物又有多少，便连他这等斩去未来身的修道人，没了紫清灵机也是一样会衰朽下去。

　　他心下感慨，修道人不得超脱，终是要受天地宰割，不知什么时候一场大劫下来，无数年苦修功果，恐怕就会毁于一旦了。

　　虚寂之中，所有大德都在看着面前变化，只是他们不同于张衍，就算里间当真有造化之灵伟力的牵扯，他们也无法望见，只能在这里等待结果。

　　微明道：“此法若是有用，造化之灵知我窥测，会否提前闪躲？”

　　季庄道：“不会如此，造化之灵正身未落诸有，大局或有回应，小节之上当是不存在变化。”

　　要是造化之灵正身知晓这里情形，那么他们定然是无法试出来的。可其正身尚在劫力围困之内，还无法直接对虚寂之内的事直接作出正确判断，唯有那造化之灵伟力自发做出回应，所以用此方法，的确是有一定机会找出那借托之身的。

　　相觉也道：“眼下除非有人能如那紫衣道人一般，能起意念与那造化之灵正身沟通，那……”

　　恒悟道：“不可排除这等可能，好在有劫力在那里，便是造化之灵正身知晓了此事，也无法立刻前来干涉。”

　　相觉笑了一笑，有意无意道：“这事也无从确定。”言罢，他再往场中投入一眼，“现在还没有结果，再这么下去，盈空道友可要被逐入永寂之中了。”

　　盈空散开自身伟力之后，又主动断开了与诸有的所有牵连，若是再不主动收敛，重归诸有，那么与进入永寂也没什么区别了。

　　张衍也是看到了这般情形，可他却一直没有发声，此刻由他主持大局，在他没有开口之前，盈空暂还不得停下。

　　再是过去一会儿，他言道：“盈空道友，可以了。”

　　此言一出，盈空一点意识如星光般重新亮起，散开伟力重合，自几近虚无之处踏了出来。并把目光看向张衍。

　　张衍看着他道：“我未在道友身上看到任何异状。”

　　盈空点点头，打一个稽首，默默退了下了去。

　　象名一抬头，站了出来，道：“既然盈空道友试过了，那便由我前来一试。”

　　张衍道：“可。”

　　象名见他同意，心意一转，同样将伟力散开。

　　这一回，不但是张衍在看，盈空也是在一旁审视，不过直到最后，其人身上也未曾发现任何端倪。

　　张衍淡声道：“象名道友身上亦不曾看出什么不妥来，还有哪位道友愿意上来一试？”

　　他虽说得客气，可实际上在场之人都知谁人都要到场中试上一遍，以释嫌疑的。

　　微明见状，便就站了出来，道：“当初我乃是第一个归来诸有的，便由我来一试吧。”

　　他打一个稽首，也是散得伟力，如同先前盈空、象名二人一般施为。

　　张衍看了许久之后，对盈空望有一眼，后者摇了摇头，同样是没有从其人身上发现什么异状。

　　接下来，闳都、恒悟、季庄三人也是接连上来试过，同样也没有发现与造化之灵伟力有所纠缠，归来大德之中，最后唯有相觉还没有证明过，所有人目光都是凝聚在其身上。

　　相觉笑了一笑，道：“该是轮到我上来一试了。”他走至场中，环望一圈，便徐徐撑开伟力。

　　盈空紧紧盯着，他先前觉得其人有大问题，而先前众人查了下来，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那造化之灵借托之法会否落在此人身上。

　　张衍又是看了许久才给出结果，“我并未在相觉道友身上见得造化之灵伟力。”

　　盈空皱了下眉，也是摇头道：“我亦无从发现。”

　　张衍道：“相觉道友，你可把伟力收敛起来了。”

　　散于虚寂之内的伟力一收，相觉从无至有现身出来，笑道：“如此看来，我等之中并无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存在。”

　　众人眼帘低垂，实际现在唯有张衍不曾看过了，只是谁人也不敢在明面上提出此言。只是暗中起神意交流了起来。

　　微明言道：“玄元道友若是造化之灵，这恐怕无法查证了。”

　　相觉笑道：“此事我等心中有数便好。”

　　闳都冷笑道：“玄元道友若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哪还用得着与你等费这般功夫鉴别，平白给自己增添嫌疑么？”

　　相觉道：“倒不是我等质疑玄元道友，只是被借托之人自家恐怕也不知自家已被借托，或许……”

　　闳都不屑言道：“便是玄元道友愿意将自身法力散开，只有盈空一人可观，又如何明证真伪？莫非让盈空将道法展现给你观览不成？就算盈空答应，非是我小瞧你等，凭你等法力也看不出什么来。”

　　微明道：“若是如此，以闳都道友法力，当可一辨。”

　　闳都嗤笑一声，道：“我为何要如此做？玄元道友法力最高，那么他所言所为自然是正确的，故我对他丝毫不曾有所怀疑。”

　　众人顿时无言，若是闳都愿意出头，他们或许还可以配合一下，现在其人完全站在了张衍那一边，却是毫无指望了。

　　张衍神情淡然，他知道众人在想什么，但他却是不可能去让他人分辨的。

　　他拥有气、力双身，自己互相鉴别就是了，而且这一切在残玉之中推演就行，根本不必展现人前。

　　这些事也不必说了出来，他能力压众人，自也不怕众人疑忌。

　　盈空这时想了想，站了出来道：“如今虽未发现造化之灵借托之身，可未见得是果真无有，也或许隐藏更深，玄元道友先前就曾与我说过，凭我道法，最后可能并无法将之找了出来，诸位道友仍需小心自审。”

　　张衍认为，方才的审视其实还是有缺陷的，因为每一名大德尽管散开了伟力，可本能的在维系自身，不致陷入永寂。就算他不开口，到了那紧要关头时，也少有人会自陷绝途，或许盈空会是除外。

　　可他不可能起法力强行压迫此辈，因为那等时候，稍一不小心，当真是会落入永寂的，要是找到了那借托之身还好说，要是没寻到，就是在折损己方力量了。

　　他做此事本也是一试盈空之法，不是非要求个结果，既然这般没能找出，那也没必要深入下去。

　　他淡声道：“既然未曾寻到，那此事便到此为止，还有两位道友用不了多久就将归来了，到时还需防备造化之灵正身，望诸位自省自警。”言毕，他一荡衣袖，便转身回了布须天中。

第二百五十七章 溯寻源法觅青莲

　　张衍回至清寰宫中之后，继续入定持坐，近来随着演教迅速扩张，使得他对造化性灵背后道法的理解远远超越那些同道，只要演教不亡，他就能把这个优势继续保持下去。

　　虽现在正有人针对演教，并引动诸天万界势力群起围攻，但仍是局限于现世之内，只要不是炼神修士直接插手进来，他自是不会前去干涉，现在诸有之中，也没有哪个人敢如此做。

　　高晟图虽曾几次拜请上谕，不过他留在现世之中的分身却没有怎么回应。

　　因为这股浪潮尽管浩大，但是演教总坛有他一缕伟力存驻，所以就是到了最为危机的时刻，也不可能被人攻破。

　　再则演教诸多分坛驻守于灵机绝迹之地，诸派现在只为追逐灵机，宣泄愤恨，但也没几人会跑去那些荒芜所在，故是没什么值得担忧的。

　　此时他往那虚寂缺裂所在看有一眼，虽然众人一直在封堵劫力背后的伟力到来，可该来的终归是会来的，这至多只能稍作阻拦，待到那回归诸有的力量积蓄足够，他们若再执意去挡，那就是两者之间的对抗了。

　　这般做非但不能阻挡回归之人，反而会使虚寂缺裂进一步扩大，所以到时无论如何也需收手了。

　　他起意算了一算，从眼下来看，这阻截之势大约还可维系百年时日，只是那造化之灵正身难说会否一并跟来，但是必须做好其人到来的准备。

　　故而这百年之中，他当是需要尽可能提升斗战之力。

　　先前他得以观望盈空道法，虽此法不能并纳过来，可是大道归一，对他也不无启发，可这只是长久好处，于眼前没有帮助，所以还是需要回到魔藏主人那可能存在的宝莲上来。

　　现在他对这门道法的掌握已是越来越多了，多寻到一朵宝莲，那实力便能再增一分。

　　由于魔藏主人至少也是大德一流，所以之前他就一直在尝试，看用什么办法才能循着那些线索找到宝莲。

　　几次试探过后，他已是心中有数，认为已然可以作法追寻过去了。

　　他把心思一转，落入神意之中，随后便开始观望自身过往识忆，霎时间，无数画面如流水一般在眼前飘过。

　　很快，他目光便落在一幕画面中，然后一步踏入进去。

　　周围场景一变，四下阴气滚滚，晦暗无比，而那魔藏正悬飘在此中，这里乃是九洲地下冥河，便是他最初见得此物之所在。

　　他凝视片刻，便追溯起过往来。

　　实际上那魔藏乃至九摄伏魔简至今仍在他手中，他不选择直接观望这两物，而是要绕一圈进入识忆之中，那就是因为不如此很可能会惊动了魔藏主人。

　　其人现在定然不在虚寂之中，可其伟力可能会自发回应，断绝此中牵连，而在他自身神意这里，已是隔了一层，却是能够将之骗过。

　　随他追溯，很快便见得一名留着须髯的道人寻访到此，并将那魔藏据为己有。

　　此人正是陆革，而这一幕正是其人方才寻到此物之时。

　　他淡然看着，继续往前回溯。

　　魔藏在陆革到手之前，也曾有过几任主人，不过彼此时间都是相隔遥远，此辈下场都是类似，皆因压制不住自己贪欲，肆无忌惮吞夺他人，最后无不是被人围攻灭杀。

　　他目光之中的场景一直从东华洲到南崖洲，又转至中柱洲，最后再是转到了西三洲上。

　　在这过往之中，西三洲绝非后来那番残破倾颓的模样，而是陆宇清廓，地上神疆，西洲诸派正值鼎盛之时。

　　他不由打量了一眼那些山川地陆，还有诸多宗派。

　　只是在这等时候，眼前所见场景却是微微晃动，显然是这等时候，已是有太上伟力沉浸至此了。

　　他便未去多看，九洲本来就是处于能见不可见之间，这里又是在神意之中，若是强行去观望，或许还会平白多出一些波折。

　　他不为此而来，没必要横生枝节，故不去理会这些，只是盯着魔藏，继续朝着其源头追溯而去，看一看此物到底是何处而来的。

　　随着他不停观望，忽然见得一道幽光落至世间，他猛一抬头，看向界天之外一个黑沉沉的空玄之洞。

　　“就在此间了！”

　　他心中一动，已然出现在了那玄洞之前，但却止步于此，没有继续前进。

　　此刻他能察觉到，里面当有一股伟力存驻，若是这般直闯进去，或许会将之惊动，并导致自己所观所见自行崩塌。

　　不过这里问题不难解决，他做得此事之前早已把可能遇到的情形都是考虑过了。

　　他伸手一指，却是化出了一具顺着那魔藏主人意愿而成的力道之躯，意念附着其上，驱使其往里间走去。

　　果然，如此做没有遇得阻碍，十分顺利行至里间。

　　只见这里虚空无量，杳然玄幽，唯有一名黑衣道人坐在那里，其人漠然看他一眼，道：“道友既是自成其道，你我已无相干，又为何还要来至此处？”

　　张衍明白，此人并非是那魔藏之主，只是其一缕伟力所化，他笑了一笑，道：“特来问道友讨要一物。”

　　那道人道：“何物？”

　　张衍道：“道友手中那一朵造化宝莲。”

　　那道人沉吟一下，道：“也罢，此物我早已不用，道友若需用，那便拿去吧。”言毕，他只是一挥袖，一朵宝莲就在面前漂游出来。

　　张衍对其如此配合并不意外，因为就算其人不给，凭借着现在发现的线索，也一样可以找了出来，他伸手出去，任得那宝莲停在掌上。

　　此物既已到手，他也没有与对方伟力攀谈的兴致，心意一转，已是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他目光往下一移，宝莲仍是好端端留在手中，只是看了两眼，却发现了一丝异状。

　　他如今见到的造化宝莲已是不少了，但是之前接触过的那些宝莲，都予以他一种与御主牵连甚深的感觉。然而这魔藏之主交给他的宝莲却非是如此，好似与御主疏离已久，彼此几无牵连。

　　他不禁对此有了一些想法。

　　他以往觉得，每一位大德必有造化宝莲傍身，现在看来非是如此，似如太冥祖师及其他三派祖师，或许就并非靠此成就，也或许成就之后便将此物舍弃了。

　　之所以如此做，他猜测或许是为了纯道之故。

　　似造化之灵吞夺各方道法，而大德实际就是如他之前所想那般，在自己道法之上不断精进，进而涵盖万法，越是上乘，越是唯我唯一。

　　宝莲之物，实际上也是一样有大道在内，为了不使自己道法被外道沾染，所以将之摒弃也是正常。

　　但事情放在他这里却没有半点妨碍，搜罗宝莲本来就是他为了力道之身能够执掌一部大道，这与气道之身并不妨碍，再则，气、力双修就意味着他不必走那纯道之路。

　　只这与眼前之事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他将之抛至一边，把心神收住，开始解化推算起道法来。

　　他之前所得许多俱是宝莲气机，而这乃是一朵完整宝莲，故而这一次十分之顺利，待得解化完毕，这部分道法又是上进了一层。

　　他忖道：“下来就等那两位同道到来了。”心思一收，就入至定中。

　　先前他推算很是准确，在堪堪临近百载之时，那虚寂缺裂之处的伟力剧烈涌动起来，闳都等人察觉到此之后，都是按照他先前所言，不再强行阻挡，皆是收回自身力量，由得那两股久久盘旋在劫力之中的伟力往诸有中落来，若是一切顺利，当又会有两位大德归来。

　　可就在这等时候，张衍却是忽有感应，抬头一看，见那一片虚无之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旋即又是敛去。

　　他目光微凝，稍作思索，觉得情形有变，不能再耐心等待这两人到来了，于是把神意一展，霎时撞到了那二名尚未归来诸有的大德之处。

　　那两人身躯尚未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但伟力却是提先一步感受到了的他神意，察觉并无敌意，便也就接纳了过来。

　　张衍入至神意之中，便见两名面目模糊，身躯飘渺的道人立在那里，知这仅是两人伟力所化观象，无论是忆识还是法力都是有所缺失，不过却不碍他与之交流，便打一个稽首，道：“两位道友有礼了。”

　　那两人还有一礼，道：“这位道友如此急切寻我，可是有事？”

　　张衍道：“我方才察觉到，两位虽是得以归来，但是这一次情形不同，那造化之灵正身极可能跟随两位落至诸有之中，为能与之对抗，需借得两位造化宝莲气机一用。”

　　两人尚不完全，但也会判断利害，尤其是对造化之灵更是本能抗拒，要是此刻张衍求取完整宝莲，或许他们还可能考虑一二，毕竟方才入世，要以此接纳伟力劫力，可只是借去一缕气机的话，都是觉得无所谓。

　　两人当即于神意之中一召，便将宝莲取来，摘得一缕气机送出。

　　张衍收得这两缕气机过来，也未多言，打一个稽首，便退回自家神意之中，随后摊开手掌，那两道宝莲之气已是浮起眼前。

第二百五十八章 灵光渡照裂虚寂

　　张衍此刻心意一动，先前取到的宝莲气机也都是于眼前浮现了出来。

　　除了他自己手中本来拥有的那一道之外，其余分别是从曜汉老祖、魔藏之主、紫衣道人、季庄、相觉、恒悟、微明、闳都、盈空、象名等人手中得来，如此便计有十一道。

　　而再加上方才从两名道人手中得来的两道，现在他手中共是拥有一十三道气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些气机都是显出之时，这里面却有了某种变化。

　　先是从那紫衣道人处取来的宝莲气机一动，与方才得来的一道气机合于一处，而后自曜汉老祖那里得来的宝莲气机也是飘了出来，又与剩下一缕合二为一，一十三道气机转眼之间便化变为一十一道。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却没有显出什么意外，忖道：“果然如此。”

　　在炼化魔藏之主所予宝莲气机之后，他就已是感觉到，自己对道法的理解已然到了最后关口，距离真正凑齐宝莲气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

　　而现在这等情形让他更为确定，这诸有之中，当是共有一十二朵宝莲，现在还缺得一朵才能最终完满。

　　只是这么看来，这两名归来道人或许都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或许与曜汉老祖有所牵扯，想及其人曾经在玉霄派留下的神通道法，这倒也不奇怪。

　　而另一个手中宝莲更是与紫衣道人所用同出一处，若说其是借托之身也是有可能的，至于为何此人还是愿意将宝莲气机予他，一个可能是不在乎，一个或许是因为借托之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被造化之灵侵夺了。

　　当然，这些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线索实在太少，并无法让他做出准确判别。

　　不过他不必理会这里事，只要自身实力足够，任凭什么变化都可以从容应对。

　　那两道合聚气机也不是没有给他带来收获，比之原来却是饱满了许多，无形中让他加深了对背后那门道法的占夺，但也仅止于此，唯有取得那最后一朵宝莲才能让他真正执拿这一部道法。

　　关于那少缺宝莲，其实他心下大致能够猜出在何人手中。只是这一位隐藏甚深，他与其人也无任何无牵连，其人伟力化身不至，就算有心也是无法寻到，暂且除了继续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思一收，就从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可就在这等时候，他觉得诸有与以往却是有所不同，那本来若闪烁星辰般不停生灭的亿万现世似受了某种力量的压制，渐渐陷入了凝滞之中。

　　那是一股压抑至极的气机，不但令伟力运转艰涩，神思似也是同样受到了某种遮蔽。

　　他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方才在那两名道人到来之前，他已是察觉到了虚寂缺裂之中的异动，心中判断造化之灵正身有极大可能会顺势到来，而从此刻情形来看，这个猜测恐怕即将应验了。

　　果然，那虚寂之中的缺裂却并没有因为两名大德到来而被劫力再度堵住，而是有一股令人无比心悸的力量正在蔓延开来。

　　而另一边，闳都、相觉、盈空等人正看着缺裂所在。

　　所谓缺裂，其实只存在众人感应之中，可现在居然多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似要把自己吞吸进去一般，顿时明白，那造化之灵正身，恐怕很快就会循此缺漏，落至诸有之中了。

　　这念头才是一起，他们心底之中就有一股莫大恐惧不可抑制地涌了上来。

　　这非是他们心性修为不够，而是因为自身伟力自行发出警兆，提醒他们尽一切可能远离那股力量，可他们心中却知，这是绝然躲不过去的。

　　那空洞之中忽然一闪，而后一道光华照落下来，一名裹在无尽灵光之中的道人出现在了诸有之中。

　　其人到来，没有引起任何动荡，诸有诸常此刻却仿佛凝固了起来，似唯有其人方才是唯一活物。

　　这道人只是存在那里，周身上下就有无数道法流转，仅仅只是散发出来的伟力迫压，那两位已然归回诸有，却还未完全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的大德便就如泡影一般破碎了。

　　相觉等人都是立在场中，身外宝莲已是祭了出来，但是他们感觉自身丝毫无法动弹，周围那无处不在的伟力充斥着每一个空隙，仿若琥珀裹虫，将他们牢牢固束在了原处，不止伟力被强迫压至到了身躯范围之内，连自身神意都无法运使。

　　他们已是被强迫与诸有隔开，若不是身边还有造化宝莲用以牵连，此刻或许已是被逐入永寂了。

　　那被灵光包围的道人这时往前走来，距离他最近的乃是微明，然而随着伟力压近，先是造化宝莲上的莲瓣一片片掉落下来，而后其人本人就像最为易碎的琉璃一般破碎开来，而与之稍远一点的相觉紧随其后步上了后尘。

　　而随着那道人一路走来，恒悟、季庄、盈空、象名等人，都是一个个宝莲破碎，身躯崩散，其等虽是身负莫大神通，可在此人面前却是毫无抵抗之力。

　　归来那些大德，唯独闳都还站在那里，紧紧盯着对方。

　　那道人却没有在他身旁驻足，径自走过，直往布须天而来。

　　闳都身上出现了丝丝裂纹，很快蔓延至了每一个角落，并且如一块块碎裂瓷片般掉落下来，很快变得残缺不全。

　　然而其却是冷哼一声，硬生生挺立在那里，没有如众人一般溃散下去，可也看得出来，他已没有任何攻袭之能了。

　　那道人很快来至布须天前，伸出手掌，缓缓向着这处虚寂之中最大的造化精蕴之地按来，其人动作看去无比缓慢，然而却裹挟着无数伟力。

　　张衍自那道人出现后，目光便一直凝定在其人身上，他眼眸幽深，双袖飘荡不已，这一刻，他浑身气、力双法于一刹那间推到了巅峰，他一步从布须天中走出，两指伸出，向前一点，正正点在了那手掌之中！

　　轰！

　　两股难以言喻的力量撞在了一处，无数玄妙道法在此中轮转交替，不断撞击融合，但却没有半分外泄，完完全全由两者自身承受下来！

　　然而就在此刻，那道人动作微微一僵，随后其人浑身光芒逐渐黯淡下去，最后归入寂无。

　　张衍若有所觉，抬头往上一看，就见那虚寂缺裂所在，有数个身影朦胧不清的道人各拿法诀，各坐一个方位，而那造化之灵伟力却在围困之中扭曲晃动不已，但仅是一瞬之后，这景象便就消失不见。

　　方才那无疑就是造化之灵正身，不过其人应该身处于围困之中，只是循着那缺裂所在漏了一丝力量入至诸有，而后又被仍是停留在劫力内的大德伟力封堵了回去。

　　而在那道人消失之后，其伟力也是一并不见，而虚寂之中的大德却是伟力凝合重聚，方才崩散之人一个个又重新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只是一个个神情难看无比。

　　在面对那道人时，他们可谓毫无还手之力，要是其人再多停留一刻，他们就有可能再无法回到诸有之中了。

　　他们不由得看向张衍，眼底深处多了一丝敬畏。后者与造化之灵正身对撼一招，而自身却是分毫不损，亲身经历过那等无上伟力的倾轧，他们自是知晓这里面的厉害。

　　先前他们尽管都口口声声说要对抗那造化之灵正身，可心中其实不无悲观态度，曾是想过，或许等其一来，那便是诸有皆灭，自身道法被夺，最后被逐入永寂的下场。

　　可是今次张衍与之正面对抗的举动，却让他们见到了些许希望，于是众人各是抬手，对他遥遥一礼，却是郑重无比地打了一个稽首。

　　若说这一礼以往只是出于单纯礼数，现在却是心悦诚服。

　　张衍此刻双袖负后，仰首遥望着那缺裂之处，似在思索什么。

　　众人不敢相扰，只是在一旁静静等候。

　　张衍方才与那造化之灵正身可谓正面碰撞了一回，那一刹那，他也是看到了许多以往不知道的东西。

　　这一次造化之灵突破劫力，或许不仅仅是其人自身的缘故，恐怕制约此僚的大德也欲借得其手告知他一些事。

　　他收回思绪，目光在诸人面上一扫而过，缓声言道：“那造化之灵正身不过是被锁住一时，其力已泄，以劫力之内的力量并无法将之拖住长久，不久之后，恐怕还是会落至诸有之中的，我辈需要有一个对策。”

　　闳都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你说如何做，我等便如何做。”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赞同。

　　张衍道：“我欲一观诸有道法，不知可否？”

　　闳都先是站了出来，毫不迟疑言道：“自无不可！”

　　余下众人于神意之中稍作商量，却也皆是认可此言。

　　虽说每一名大德的道法都是深藏自身玄妙，若被人观去，那就再无胜过对方之可能了，要是在造化之灵正身未至之前，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可现在却是不同，在意识到造化之灵的可怖之后，他们知道就算守住了自己道法也是无用，其人只是伟力就可将他们震散，造化之灵是要吞并他们的，而张衍与他们一般也是大德，就算看了也不无法如此做。

　　相觉站了出来，稽首道：“道友若觉我辈道法能有益于对抗造化之灵，我等岂会深藏起来，愿意将自身道法都是献了出来！”

第二百五十九章 遍观外法筑道功

　　张衍以往只是知晓造化之灵正身了得，可其人到底拥有何等实力，没遇见之前也只能是大致估算，无法做出准确判断。而方才与其一次过招，却是让他很是直观的看到了对手的实力。

　　然而，那虽也是造化之灵正身，可因为被困之故，力量一定不得完全放出，其若是整个归来，力量势必更强。

　　造化之灵与大德之间无可能同存，不是对方吞夺大德，就是大德将之杀灭，要想击败这样的对手，他需要更为强横的力量。

　　无论是造化之灵还是诸位大德，都是想通过获得自己所缺失的道法以图上得至境。造化之灵的道路很是明确，只需将所有大德都是吞纳，那他自然而然便可得以完全。

　　而大德这处，虽然造出了造化之灵，令得造化之精破碎，可是同样也将原来造化之精固守无漏的那一条大道开辟了出来，功行至深者，只要寻到，想必也能由此补完最后缺失。

　　他现在尽管在设法占夺造化性灵背后那大道，但是距离最后功成尚还遥远，凭此解决不了眼前危机。

　　方才与造化之灵那一次撞击，力道其实建了大功，若不是拥有力道之躯倚为依托，不见得可以轻易挡下。可最后一朵造化宝莲还不知落在何处，这一道同样也是暂无指望，那就只能在气道一途上想办法了。

　　观望各人道法，便是他目前的对策。

　　此时场中，闳都经历方才一幕之后，行事可谓最是果断，一展伟力，在与众人隔开之后，就把自身道法玄妙尽数现出，任凭张衍观望。

　　张衍没有当场细观，而是将之映入神意之中，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信重了。”

　　闳都道：“道友言重，只要是对抗造化之灵，我这区区道法又算得什么。”

　　相觉上前一步，稽首言道：“道友，在下道法在此。”他心思一动，便把神意展开，于此中运持，显现道法之上的诸般变化。

　　比起闳都，他与余下之人都是稍显保守了一些，虽然除了张衍之外，无人能与造化之灵对抗，可他们还是本能防备造化之灵，生怕自己道法被窥看了去，故都是决定在神意之中展现自身道法。

　　张衍待将诸人所执道法一个个看了下来，便就准备回返布须天，这时相觉言道：“玄元道友，那牵引伟力一事，是否要继续做下去？”

　　此次造化之灵正身出现，诸人崩散之后，那紫衣道人当时没有人压制，是张衍调用了数处造化之地的伟力将其继续镇压在内，这才没有让其脱离出去。

　　而诸有运转尽管并没有因此停下，可是受得的影响却是不小，首先造化之灵伟力无疑进一步弥漫了，甚至比之前其人伟力分身破碎的局面更是糟糕。

　　张衍道：“可继续施为。”此举虽然无法解开危局，但是能减轻对诸多现世的影响。

　　相觉道：“在下明白了。”

　　张衍见已无事，就与众人别过，回转布须天，随后便入了定坐之中，梳理此回所得。

　　诸大德之法，皆属气道，且大德俱是执掌大道一部，所以尽管彼此道法不一，但在根源之上还是相通的，此回得以观得，这对于他提升自己气道之身极有启发。

　　他气道根本道法，乃是太玄真功，自蕴无穷变化，转运之间无有定数，可谓万般法门，皆可照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容纳所有道法，只是理解推演起来没有太多滞碍而已。

　　他推断太冥祖师等人抛开造化宝莲，乃是纯道己身之法，可他也不认为诸位祖师一上来便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也是有一个与诸位同道交融对抗，再到排斥摒弃的过程的。

　　所以这一切应当建立在对诸人道法有所熟悉的基础上，这一点并不难做到，只需论法或者切磋斗战，都可以通过解化道法的方式加以了解。

　　但这也仅仅是如此而已，道法最深层的玄妙是每一名大德深藏不显的隐秘，关乎到每一人的根本，通常情形下，外人是无从知晓的。

　　而且因为各人道法都无不是潜心修持得来，都有自身印记在内的，这注定了只有造化之灵可以吞夺，同辈之间只能借鉴，无法夺取，就算能够做到，你也不可能比原来道法之主做得更好。

　　可是他人无法，却不代表他也有没有办法了。

　　在观望盈空道法之后，他便有了一个想法，自己大可利用残玉，将观看得来的道法还回最初时候，而他从头开始修持推演一遍，如此就可将对方之道变化为自己之道。

　　假设他能把所有人道法都是推演下来，并且融会贯通的话，那么势必能大大提升自身道法。

　　本来他只是有这么一个设想，未曾想过当真能做到，却没想到，造化之灵正身这一入世，却反而让此事轻易达成了。

　　只是略觉可惜的是，那两位本来已当归来的大德却是始终未曾出现，也不知是被造化之灵逼迫入了永寂，还是伟力散失过重，一时无法聚集，从而由无化有。若是这二人得以回来，那其等背后道法不定也能观得。

　　念至此处，他倒是想起一事。

　　造化之灵此次入得诸有，目标很是明确，直奔布须天而来，而并未吞夺任何一人。

　　这里动作值得深思，他猜想应该是吞夺大德也不是那么简单之事，所以入至诸有后，根本来不及去做此事，若真是这样，下来或许能加以利用。

　　而在此时，相觉等人回得那诸人合造的世域之中，继续镇压那紫衣道人。

　　他们之前虽然也是知道，若让一名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得了元玉，那一瞬间就可拥有正身之伟力。

　　对此他们先前仅只是保持警惕，并没有将这等威胁放在第一位，可是经过方才那变故，他们却是丝毫不敢有半分疏忽，拿出全副心神来对付此事，可是众人很快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本来以紫衣道人伟力为引，当是不难把落至诸有的同源伟力牵扯出来，可现在非但不能如此，其人却有被反吞过去的迹象。

　　这就是说明，散布在外的伟力比紫衣道人还要多，并且有一灵相系，这般看来，不是另一个造化之灵伟力化身出现在了诸有之中，就是将伟力调运寄托在了某个造化之灵的托世之身上。

　　几人觉得事情不小，都不敢擅自做主，就纷纷起神意来寻张衍，将情形如实说了一遍。

　　张衍言道：“有劳诸位看住此人，待我稍作查看。”

　　他心下一起，把伟力放出，便在诸有之中查看起来。

　　对方若是伟力化身，那么就是方至诸有之内，就算此刻躲藏，也总是有行迹留下的。

　　不过他推测对方其实不太可能如此做，因为目标太大，费些功夫总能找了出来。

　　而且通过他的观察，这股力量对紫衣道人的牵扯固然是有，可仅仅是以大压小，并不含有多少主动，也是证明。

　　在一番查探下来后，事实果是如他所料，诸有之中并没有另一具伟力化身存在。

　　在排除了这一点后，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了，伟力寄托在某个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上，有一灵相系，就不至于散乱开来。

　　其人要是存在于已见诸世之内，那分辨起来实则还是容易的。所以极大可能还是落在某个未明之地中。

　　他略略一思，关照众人道：“你等尽管先稳住那紫衣道人，那伟力之事，我会尽快解决。”

　　诸大德现在对他很是信服，听他如此说，便就放心下来，自去做事。

　　张衍也是退出神意，他思索一下，关照阵灵道：“请旦易道友来此。”

　　旦易很快来至清寰宫中，见过礼后，在席位之上坐定，道：“方才我观外界气机凝滞，有呼唤之声在耳畔频频响起，法力亦起异动，可是那造化之灵有变？”

　　张衍点首道：“道友猜测不错，正是那造化之灵正身入了诸有片刻。”他稍稍说了方才情形，又言：“请得道友来此，便是觉得，或许唯有道友才能顺此伟力，将那寄托所在寻到。”

　　旦易听罢缘由，神情一正，道：“此事我责无旁贷，必将那托世之身寻了出来。”

　　张衍道：“此事越快越好，便劳烦道友了。”

　　旦易郑重点头，他略作沉吟，道：“只是方才听道友之言，在下却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请教？”

　　张衍道：“道友请言。”

　　旦易道：“既然那缺失之道存于诸有之中，而此道或许是诸位大德克制此人之关键，那造化之灵为何不直接将之倾覆？这样不是反给了诸位机会么？”

　　张衍笑道：“这里自有缘故，因为此道其人亦是有所缺，诸有若灭，也不合他之愿，再有道法若深湛到一定境地，诸般伟力寄于自身，连造化宝莲都不需要，又怎会拿捏不住自身伟力使诸有倾覆呢。”

　　其实他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出来，造化之灵正身并没有毁去诸有，除了以上缘由，或许如同封堵其人的诸位大德一般，也是做出了某种布置。

　　双方可谓各出手段，前面应当都是在落棋布子，只等着终局到来看哪一边更是高明。

　　旦易解了疑惑，便就告辞离去。

　　张衍待他走后，便把心神一沉，入至残玉之中，在此从头开始推演诸大德之道法。

第二百六十章 融法炼道渡纯功

　　造化之灵正身落入诸有，对亿万现世影响极大，布须天也同样如此，若不是有张衍伟力遮挡，诸天那些有缘入道的众生恐怕早已奉其为唯一道主了。

　　只是事情虽未如此发展，可诸天之内的灵机却是进一步受损，现在虽还未至灵机断绝的地步，可也差之不远了。

　　诸天宗派经历过道法断绝一事，更是唯恐这等灵机不再，所以各天之间也是矛盾日显，现在除了少数宗派枯守根本之地，大部分势力都是不断外出争抢灵机，可谓争杀愈烈。

　　似山海界、青华天因为自身灵机丰沛，所以免不了被人盯上，只是先前镜湖余孽围攻山海界失败，也是让人认识到了这里的厉害，少有人再来此处生事，倒是青华天那里受到了不少冲击，不过很快被青碧宫镇压了下去。

　　倒是造化之灵道法传遍各处，使得不少人得以轻易入道，只是各方势力都是自顾不暇，哪里有心思去理会这些。

　　就连域外天魔这里，此刻也无暇去幸灾乐祸了，因为反天地中也是一样，连莫名之物都很是难以调用。

　　这里唯有演教是一个例外。

　　这些年来，演教在化解了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后，便主动将不少立于灵机丰盛之地的分坛撤走，迁去了别处。

　　这样既是避免了自身与诸派起得冲突，也是不想卷入是非之争，反正演教弟子无需灵机便好修持，有无数界天可为自身所用，而且现在连妖魔异类因为灵机消退之故而衰弱了，他们开拓起地界来倒是方便了。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看着诸天星图之上的演教势力分布，叹道：“若有朝一日，诸天万界，皆有我演教道传，那就能完我之愿了。”

　　唐由一怔，言道：“老师所求，莫非不是大道么？”

　　高晟图笑了一笑，道：“教祖所言之道，方是大道，演教之愿，亦是道祖之愿，完此愿与大道并无冲突。”

　　他指了指上方，道：“我等若要更上一步，无非需要元玉之用，可此物是否予我，还不是在教祖一念之间。”

　　唐由低头一想，道：“若灵机再这般消退下去，很可能会有彻底断绝一日，那时我演教必成诸天之内唯一大教，老师想来很快就能如愿。”

　　高晟图摇头道：“没有那么容易，此是道争，定会有人出来阻碍于我，待过去这一关，再言这些吧。”

　　旦易回至穹霄天后，就开始依照张衍的嘱托，搜索那造化之灵伟力牵系之人。

　　他为人谨慎，更兼仔细小心，先是在布须天内查了一遍，在确认确实无有遗漏之后，这才往外搜寻。

　　张衍认为，诸大德与自己都无法找到目标，那十有八九是因为其人落在未明之地了，这般就算他伟力能与造化之灵相比较，也一样寻之不到，除非那一灵相系之人觉悟自身，寻得元玉，往上境渡来，那么诸人才会有所察觉。

　　而旦易同样是造化之灵，他人查不出来，他却是有极大可能凭着那一点感应将之寻到。

　　他不似造化之灵伟力分身一般，可以轻易将伟力散去那些未明之地，所以在运功许久之后，方才寻到了一丝飘渺灵光，并起自身意念穿渡进去。

　　然而一沉入此间，发现这里除了他自己伟力之外，没有感到任何同道的伟力了，却是予他一种茫然迷失之感。

　　也即是说，他仍能感应到诸有存在，但却不知这是何处，这正如凡人倏尔置身于无边汪洋之上，难以辨明己身方位。

　　而且不止如此，入到这里，他需得格外小心，神意一旦迷陷在此，那很可能就再也不得回去正身之中了。

　　他把心神稍定，这才开始继续沿着那冥冥之中的一点牵引寻去，然而这次却没有那么顺利，那伟力好似无数根丝线，通向无数去处，一时难以分辨那一灵牵系之人究竟落在哪里。

　　他心中感叹道：“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要是此刻能与张衍神意交通，那他当即就能凭借后者之力找寻到那伟力寄托之人，但眼下在造化之灵无边伟力阻隔之下，感应之中可谓茫芒一片，神智也是有些昏沉，自身神意根本无法勾连他人。

　　他先前听了张衍叙述，已知造化之灵伟力分身的危害所在，不但是虚寂之中最大隐患，且很可能是其正身真正归来之后的助力。

　　所以不管如何困难，他都必须要将之查找了出来。

　　他把精神稍振，竭力分辨此中真正需要找寻的目标，毕竟他与造化之灵本为一体，在努力许久之后，终是被他找寻到了一处嫌疑所在。

　　可就在这时，他若有所觉，侧首一看，却发现有一人正与自己并肩而行，其人面目竟是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那人冲他摇头道：“道友，不可去，不可去，焉知此非陷阱，你若去了，便是失了己道也。”

　　旦易收摄心神，正容道：“错了，我道我执，我自不乱，何惧外力？”这既是坚定自身道心又是给予对方的回答一出口，那人便立时不见，好似那只是他自身幻想。

　　他心下一思，有些明白过来了，身为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他有心界存在，只不过长期以来修持己道，所以心界顺服，而这里遍布造化之灵伟力，所以导致自身心界又是有所不稳了。

　　好在他立身极为坚定，只信己道己守，方才未曾出现半分动摇，不然很可能就此被引偏了去，堕入造化之灵道法之中。

　　只是这么一搅扰，他方才那感应到的线索已是断了，只得从头找寻。

　　然而那道人并没有真正消失，在这造化之灵伟力弥布，却没有其他大德伟力侵染之地，其人时不时在他感应之中映现，并发出蛊惑之言，劝他舍己从道。

　　他对此也是无奈，只要他还把神意感应外放，找寻那人所在，那造化之灵伟力就会随之进来，侵扰他心神意志。

　　除非他就此放弃，并从这里退了出去，否则此等事必然会一直伴随于他。

　　这对他也无疑是一个考验，感觉这般下去不妥，他立刻改换了策略，循着某个伟力牵引沉入到了某一处嫌疑较大的现世之中，并且立时封闭心识，暂时隔绝了侵扰。

　　他打量了一下身落之地，不出所料，此处乃是一方造化之地，只是造化之灵伟力虽然充斥此间，却并没有侵占了去，因为一如此做立刻就会暴露于虚寂之中。

　　可是同样，因为这伟力所阻，他也没有办法将之占据，反而要尽量不去触动，以免重现之前局面。

　　他稍作思索，便化出无数分身，分别往此方现世的诸天万界之中投入进去，以期能在此寻到那伟力寄托之人。

　　张衍心神沉入残玉之中后，便将所有观望得来的道法一一推演着。

　　这里推演，其实就是从头至尾将得来道法重新修持一遍，将之真正化为自己所有，融汇入自己道法之中。

　　不过为了防备短时内收获过多，导致自身伟力不谐的情况出现。所以每当一人道法被他完全握有过后，他就会自残玉之中退出，调和自身气机，而后再选择下一部道法。

　　在解化初时，他感觉还不甚明显，可越到后来，神思越是清明，对于大道感悟也是越来越深。

　　当他将最后一人道法演化过后，背后陡然五光炽盛，那光华如烟如气，有仙音飘渺，不知不觉中，自身道法在不断提升之中，并且似无顿止之势。

　　此刻他一转念，忖道：“我道法虽大有长进，却不知此时对上那造化之灵正身，能否将之压下？”

　　思及于此，他便一转神意，试着在此重现当日与造化之灵一战，并想顺便找出造化之灵道法玄妙。

　　然而他方才将那造化之灵道法推演些许，却见其形影也是跟着一同浮现出来，心中立显警兆，便毫不犹豫将之散了去。

　　此时他已然明白，只要那造化之灵形象一出现，就好若其人真正回到了诸有之中。

　　其实换了一人，就算想在神意之中推算，也根本无法将造化之灵形影照显出来，因为双方力量层次相差太大，即便强行观想，也不过使得自己先行崩溃而已。

　　而他却与其等不同，自身伟力强横不说，又有力道之躯为依凭，假设方才继续推演下去，那却当真可将造化之灵正身重现了出来。

　　事机一旦发展到这般地步，劫力之内的诸位大德恐怕未必再能将之封堵回去，好在他之前已是有所提防，并没有给其任何可乘之机。

　　不过这里走不通，那他大不了不用神意，只以残玉推算，一样能做到此事，只是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及一事，并没有从中退了出去，而是一起意，将那由残损意念聚合起来的道人再度召了出来。

　　由于此刻他道法修为大大提升，所以对方除了面目尚还模糊，形影已经变得清晰了许多，似乎被还原了更多本来。

　　那道人对他打一个稽首，问道：“道友寻我，可是有事相询？”

　　张衍点首道：“我欲一观道法身后道法，不知可否？”

　　那道人沉声道：“我之道法，道友早已是得了。”

第二百六十一章 照鉴玄法道非同

　　张衍听得道人这言语，若有所思。

　　他而今所得功法，除却方才得来的各人道法之外，他之根本也就气、力两道法门而已。

　　力道自不必说，乃是自魔藏主人处得来，但他见过魔藏主人伟力，与这位截然不同，那么只可能是气道了。

　　此门道法，最早是他从一本五方五行太玄真光之上推演而出的。

　　但从根究上言，原来那法门其实只是一门较为厉害的道术神通而已，所以他后来又以太冥祖师传下的九数真经重新推演了一遍，并由此推导化演出了一门上乘功法，此后他修行，便是一直在完善此法。

　　对方所言得法，当就是这门功法了。

　　且不提对方真正身份，问题在于，他之道法不过借鉴了五行神通，两者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并无法放在一起谈论。

　　他略作思索，道：“我曾听闻，有上古太玄门之称，只是遍观诸宇，过去未来，除了倾觉山道统相近之外，未见有此方道传，不知与道友是否有所渊源？”

　　那道人思索一下，言道：“那倾觉山当只是我一缕入世意念所传。那所谓太玄门之言，应该只是世间之人得我法之后自发尊崇而立，可说有，亦可说无有。”

　　说到这里，他又言：“道友可知为何你能见我残意，更能聚合我形影相貌么？”

　　张衍道：“道友莫非是想说你我功法相类之故么？”

　　那道人道：“正是如此，我与道友本来当无渊源，但我却能感应到，你我之道法确然类似。若不是如此，我也不会入得道友识意之中。”

　　张衍摇头道：“我以为不然。”

　　那道人道：“不知道友有何高见？”

　　张衍正声言道：“我之功法，乃是自演而成，与道友所传，已绝非同源，只是道法变化万千，能兼容并包，便不是道友，我思之亦能接纳，再则，自造化之精破碎后，唯有我一人成就上法，道友不选我，又可选谁人呢？”

　　那道人沉思道：“道友所言有些道理，可我之感应当是无错，道友便观我道法，也是多余。”

　　张衍道：“是否多余，自当由我来断。”顿了一顿，他目光投去，道：“道友当日曾言，造化之灵借托之身，连你亦不可信，可若道友愿意将道法展示于我知晓，便你当真是借托之身，我亦可制，如此其余小节，也都无关紧要了。”

　　那道人听他如此说，也是怔然，片刻之后才道：“道友既如此说，我也愿意成全道友，只是我自身不全，所现道法也不见得完全，道友需慎之，不可贪求。”

　　张衍道：“这我自是知晓，如何取舍，我自有数。”

　　那道人见他如此说，也不再赘言，便将自身道法展现出来。

　　张衍待看了下来，发现诚如其人所言，因为其自身残缺，所以道法也是松散零落，不成一体。所幸他如今道法修为极高，哪怕不是全法，他也一样能从中看出许多东西来，只需稍加推演，就还原出少许本来面目。

　　他今次需了解其人道法，这里提升自身实力是一桩，还有一桩，便是其道法稍加修补过后，那么自己反照入这道人意念之上，说不得就能将之力量找寻回来些许。

　　大德自身伟力与识忆其实是一回事，有多少力量便就拥有多少识忆，如闳都、相觉等人，到现在识忆尚还差得一点，说明他们力量也不完全。

　　张衍能感觉到，这位道人似是知晓很多事，那么等他伟力稍回，或许能从其口中得知一些不明之事。

　　所以他花费了一些工夫，将此法加以修补完善，随后便试着将那道法反照出来，可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意外。

　　每当他如此做时，那道人身影却是非但没有重聚，反而因此崩塌。

　　尝试再三，都是如此结果。

　　他心下第一个反应，会否是因为此人已是被造化之灵正身夺取了。所以无法照显出来？

　　可旋即便觉不对，其人意念残损，就算被造化之灵侵占道法，那也早已是与之分割了。所以剩下只有一个原因了，那就是其人自己不愿归来。

　　张衍想及先前之事，心下了然，难怪方才他问及那道法之时，其人有推脱之意，他初时还以为此人不愿意让他看到自身道法，现在看来，当是因为推断出来自己有可能聚合道法，所以不令自己被完整照显出来。

　　见得如此，他没有再勉强下去，而是如之前一般凝聚意念，将那道人残破之身再是唤出，并言道：“道友之缺失，可是因为造化之灵的缘故么？”

　　那道人摇头道：“或许如此，我只有一些模糊感应，但未见得是真实，与其令道友判断失差，还不如不言。”

　　张衍道：“不妨事，便是虚假，也自有其本来面目，对错与否，我自会加以判别。”

　　那道人道：“道友既然执意相问，那我也无有什么好遮掩的。”他没有再多言什么，而是直接将自己感得诸般真假难证的东西都是展现了出来。

　　张衍看罢，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下去，直接从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在与造化之灵对撞之后，他也是看到了许多东西，明了了许多事。

　　这些消息他不会因为是大德传给自己的而立时相信，虽然在对抗造化之灵的立场上是一样，可是这不代表大德之间就没有任何竞争了。

　　而且造化之灵对那些劫力之内的大德有多少影响谁也难知，他并不会因此盲从，所以现在需有更多线索来进行比较。

　　他将那些虚实难辨之事稍作收拾，也是整理出来了一丝头绪，不管这些是真是假，只要于两方面都是有所准备，到时候就不会慌了手脚。

　　旦易意识仍还是沉浸在那些未明之地，他已连续找寻了数个现世了，仍然是没有寻到那一灵牵系之人。

　　他不禁怀疑，是否因为那些伟力之故，把自己方向引偏了，他也是忧虑起来，生怕这般找下去再难有什么结果。

　　不过他心中却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既然他与造化之灵同源，现在还是炼神修士，若是自己主动站了出来吸纳伟力，顺从道法，那么造化之灵伟力必然会从那寄托之人身上转移到他这里来。

　　只要他一入此道，张衍必然能找到他，只要将他逐入永寂，那么就能将这些造化之灵伟力一举荡空了。

　　从本心来说，他是愿意如此做的。可唯一担忧，就是被那伟力左右，身不由己，此事真做起来也未必会如他想，这也是让他左右为难。

　　权衡半晌，他决定再试着找了下去，若是实在不成，再行此道也是不迟。

　　布须天内，青圣、神常、簪元等炼神修士都是聚在了一处。

　　先前张衍与造化之灵伟力对撞，他们也是感应到了少许，那无边伟力，只是看见就令他们身躯僵滞，神意凝固。

　　而此事之后，每一人都是于自家神意之中见到了一门道法，在详细推演过后，发现此道法玄妙绝伦，好像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一般，若按此修行，明显能助他们更上一步，至少能达得以往张衍那般层次之中。

　　然而诸人相互交流之后，才知此法原来并非是自己独有，而是所有人都有见到，心中自是多了一分提防。

　　神常道人建言道：“这门道法来得古怪，我等若真是修行，不妨先是一问玄元道友，免得中了算计。”

　　众人对此都无有异议，于是来清寰宫中找寻张衍。

　　张衍正身在推演道法，故以分身迎出，在得知此事之后，他道：“诸位可将此法予我一观。”

　　众人没有迟疑，各将法门展现出来。

　　张衍一眼扫过，心中顿时有数。

　　不出所料，此法的确与造化之灵有关，不过这里面也有他一分关系。

　　此前造化之灵正身伟力一落，几乎排斥了诸有之内所有大德，似如相觉等人都险些被逐入永寂。

　　照理来说，神常、青圣等人功行远远不如，也应该是如此，但这里区别在于，他们躲在布须天内，所以得了张衍伟力庇佑，得以存身下来。

　　炼神修士本就能从伟力碰撞交融之中收获感悟心得，而此辈侥幸存的同时又见到了上乘道法，进而在不知觉中进窥到了这些法门。但这毕竟不是自己潜修得来，所以与自身有一种分离之感，好似是他人主动传递于他们的。

　　张衍想了一想，就算此法得去，也无法修行至大德之境，因为没有造化宝莲，无法定落诸有，最终无有可能成就，只是修道毕竟是自己之事，何况现在这情形，造化之灵正身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落回诸有，到时他也未必能护住所有人，众人若是要想尝试，他也不会伸手拦阻。于是道：“此法我已看过，无有妨碍，乃是各位自家道法之演化，在座诸位都可修习，只是境关不易迈过，若无一物凭恃，几无可能过去，需慎之又慎。”

　　此话一出，如銮方、秉空等辈，却是立刻退缩了。

　　他们本就是修持外法之人，不得造化碎片或是造化之地，道法再好也无用处，何况他们也不是听不出这里面的凶险。

　　神常、簪元二人则是一时拿不定主意，唯独青圣却是不甘于眼前境界，有心一试，他道：“道友所言之物，唤作何名？不知能自何处寻得？”

　　张衍没有言明，淡声道：“修为到时，自能知晓，诸位且回吧。”

　　他一言道出，众人只觉一个恍惚，却是惊愕发现，这一瞬间，自己竟是已然回到了洞府之内。

第二百六十二章 执道在己自可为

　　张衍睁开双目，自得了虚寂之中所有大德道法之后，他在残玉之中反复推演造化之灵道法的变化。

　　虽然这并非是真正较量，可他心中已是有所把握，若造化之灵正身再度出现面前时，仍是前次那等力量层次的话，却是有极大可能战而胜之。

　　不过推演终究只是推演，上次所见，也并非是造化之灵力量的全部，故而他不认为如此就可轻易压过这位对手。

　　他稍稍一运伟力，背后五光一个闪耀，虚寂之内，所有可以为众人感应到的造化之灵伟力，几乎俱是被他消逐了。

　　然而还有不少伟力分布于未明之中，且是无穷无尽，所以当他收敛起神光之后，那些力量又再度弥漫开来。

　　他微微点头，那道人的道法的确与他根本道法有几分相似，给了他更多借鉴。而随着气道道法这一提升，也是带来了更多变化，许多之前做不到之事，现在却是可以做到了。

　　譬如找寻到更多造化精蕴之地，若将演教道法传入此地，无疑反过来又能推动他找寻到更多缺失之道。

　　再如先前他认为无法寻到的最后一朵宝莲，现在却是可以尝试着找寻一下。

　　念转至此，他没有多少迟疑，当即意念内顾布须天，找寻到了当日泰衡、洪佑等人被困的那一处浑天。

　　他此前判断，这一朵宝莲很可能就由这位浑天之主持有，若是能从其人处得来宝莲气机，那么力道最后一点缺失也就能够补全了。

　　完整的力道之身不仅仅是单纯力量之上的增进，也代表着他多执掌了大道一部，实力的提升是难以估量的。

　　而且从目前看来，不论是造化之地还是造化性灵背后大道，都必须让诸有维持存在，可是同样，诸有在大德伟力之下也是极为脆弱的。

　　寻常伟力他们可以抵挡，可似上次造化之灵正身到来，要是其执意毁去诸有，他也不见得能维护得住。

　　这样就显得剩下的那一朵宝莲极为重要了。

　　此物不但可以助他将力道之法完善，若他当真得了这部大道，宝莲之用就完全可以被他所取代，就算诸有被毁，他也可以以一己之力将之重新开辟，这样下来在与造化之灵正身的争斗中就少了一分顾忌了。

　　就在思量之时，他已是一意入至了那处浑天之中。

　　虽然在此之前他也不难入到此间，但他可以感觉出来，自己若强行做得此事，那么这里必会因此而崩散，最后势必什么也无法见到，而现在，他却是能够在不造成这等结果的情形下进入这里。

　　而到了此间，只要接触到浑天之主少许伟力，他就能将对方给还化出来，可就在他准备如此做时，却有一个虚虚渺渺的声音传来，道：“道友，我与你本是互不相扰，又何必寻来？”

　　张衍两袖垂身，飘动不已，口中道：“我来此只为问得一事。”

　　那声音道：“何事？”

　　张衍抬首言道：“想求取道友手中造化宝莲一用。”

　　那声音沉默了一会儿，才是言道：“我手中无有造化宝莲，或说曾经有过，后来却是被我弃了。”

　　张衍略一思索，道：“可是为了自身道法之故？”

　　那声音道：“正是，为道法计，需得这般，弃绝之后，我若再去召引此物，只会坏我纯法。”

　　张衍道：“那道友可知此物后来落在哪里？”

　　那声音道：“道友若欲求我抛却的那朵宝莲，怕是无可能寻到了，此物当已是落在造化之灵正身手中。”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这个结果其实他也曾想到过，他人能想到十二朵宝莲聚合便能重辟诸有，造化之灵不会想不到，那么其人只要取去其中一朵，自就可破此局面了。

　　那声音道：“道友找寻此物，是要为了对付造化之灵么？”

　　张衍点首道：“确然如此。”

　　那声音道：“如今造化之灵被困劫力之内，乃是诸位同道与其之博弈，最后终局现在还不好言，可两方各有排布，不容外力介入，道友不若先在旁坐观，若贸然插手进去，怕是会受两边排挤，而对于诸位同道而言，这也不是刻意针对道友，只是为稳固自身布置，不得不为，道友可是明白么？”

　　张衍双目微眯，在造化之灵被封堵回去的一刹那间，他看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些意思甚至模糊，表面看去，似乎也是如同这一位所言，要他先不必急着入局。

　　他知道，诸大德当初赋予造化之精灵性，肯定也有想过，万一出了意外之后当是如何收场，而他此刻力量或许已是足以左右局面了，恐怕是有人唯恐这里多了额外变数，故借此人之言告知自己。

　　那声音见他不言，又道：“道友需明，无论何人，凭一己之力，都难撼动整盘棋局，道友何必再去费此心思呢？只要在关键时刻能出得一分力便好。”

　　张衍淡声道：“依照道友而言，身在此中，莫非只能随波逐流不成？”

　　那声音道：“随波逐流不好么？一人之力，纵有心改天换地，可也难违众意。”

　　张衍道：“何为众？何为己？诸天大德是众，还是诸世生灵是众？”

　　那声音道：“诸世生灵？道友是言性灵之道么？”

　　张衍淡然不言。

　　那声音以为他是默认，便道：“性灵之道的确是我等缺失之法，道友能占得先机确为好事，可便是能独占此道，也难以撼动大势，这大势便是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相互之争局，落在局中，便需顺此而行，逆者必被逐弃。”

　　张衍淡笑一下，没再与他多言，一荡衣袖，便自这处浑天之中走了出来，意识一转，重落清寰宫中。

　　他思索了一下，虽然对方言语与诸位大德所传看去是同一种意思，可他明白，同一件事用不同说法道出，往往就可得出不同结论。

　　对于这等事背后到底是如何一回事，他自有自家的认知和判断，并不会被对方言语轻易左右，何况对方终究只是一缕意念罢了。

　　只那造化宝莲若真是落在了造化之灵正身手中，纵然此物还在虚寂之内，他也无有可能将之寻到了。

　　这般看来，他唯有解决眼前之事了。

　　转念到这里，他当即于神意之中一唤。

　　旦易心神在未明之地畅游许久，还是未曾找到那伟力寄托之人，但在此刻，忽然感到一股意念相召，稍作权衡，最后还是选择自此间抽身出来。

　　这心神一回，他当即与张衍神意相连，歉然言道：“惭愧，当真有负道友所托，在下还未能寻到那造化伟力寄托之人。”

　　张衍道：“道友不必自责，造化之灵既有此布置，想来也无有这么容易寻到，所幸我近来修持道法，另有感悟，已有办法解决此事，道友便不必再为此冒险了。”

　　交代好此事之后，他便意念一转，出得布须天，来至相觉等人所造世域之中。

　　相觉等连忙起身相迎，道：“玄元道友来了。”

　　张衍与其等见过礼后，看向紫衣道人，道：“情形如何了？”

　　相觉言道：“仍如之前一般，维持一个平衡之局，现在我等很难从诸有之中引来伟力，不过对面也难以从我等这处反夺去力量。”

　　张衍道：“我有一法，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此事。”他迎着众人看来目光，道：“我有意就令此人主动吸纳伟力，再将其逐入用永寂之中便好。”

　　诸人互相看了看，这个办法若能做成，那的确是能解决此事的，紫衣道人至少也是大德这一层次，若是由其来牵引伟力，对面伟力寄托之人自是无法相比。

　　可这前提是这必须让其自愿为之，一旦放开封镇之力，其人不起来反抗已是不错了，又哪有可能顺着他们意愿行事？

　　张衍道：“我知诸位顾虑，我自有办法让其听从吩咐。”

　　相觉道：“既然玄元道友如此说，那想来定是有把握的，只是现在我等还可利用此人，其若被逐，那造化之灵在诸有便再无寄托之身了，要再有什么异动，我等很难再做预断了。”

　　张衍淡声道：“不要紧，往后不需要这等人了。”

　　若放在以往，涉及到这等可能会引发额外变动的大事，哪怕法力不及他，众人也少不得要辩上一辩，可经过与造化之灵正身对抗一事之后，张衍现在声威极高，众人听他这么说，也俱是选择相信，各自打一个稽首，便就退开。

　　与此同时，众人也是缓缓松开了对紫衣道人的压制。

　　伟力这一撤去，其人便立时清醒了过来，几乎在这一瞬间，他就要崩散自己身躯，而后只需要等着在虚寂某一处凝聚出来便好。

　　然而就在此时，却有一道五色光华自他身上一闪而过，其人只觉浑身空空荡荡，己身伟力霎时不见，而意识也是一片空白，陷入了昏沉之中。

　　张衍伸出一指，袍袖荡动之间，一缕光华贯入其眉心之中。

　　紫衣道人呆滞片刻，这才回神过来，他环望众人，最后目光落至张衍身上，诚心实意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助我解脱。”

第二百六十三章 除尽灵秽还清空

　　张衍在推演过造化之灵正身所显露的道法之后，紫衣道人的所有底细他一眼便可看穿。而在他伟力气意运转之下，可轻易令其为自己所用。

　　这是比单纯镇压更为高明的手段，只他若稍有放松的话，那么其人就立刻会恢复本来面目，不过其人已是没有这个机会了，等到这件事情做成，他自会将之逐入永寂，再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来了。

　　紫衣道人道：“不知道友助我脱身，需我做得什么？”

　　张衍道：“你且把宝莲召来，待我一观。”

　　紫衣道人当即依言而为，只是一摊手，便有一朵宝莲出现在了手掌之上。

　　张衍投去一眼，却是摇头。

　　不出所料，这宝莲就是其人先前所持那一朵，而此中气机他先前已然得到了。

　　事情果然没有这么容易，显是造化之灵也在防备着自己化身被人利用，所以缺失的那一朵看来无法利用其人伟力化身找寻出来。

　　不过这朵宝莲在紫衣道人被逐入永寂后，也将成为无主之物。修为到他这等地步，若换了一人，为了纯道许会舍弃此物，可他不同，有力道为依托，便把所有宝莲收来也无有妨碍，故是心意一动，将之收了过来。

　　紫衣道人对此并无半分意见，态度恭敬道：“不知道友可还有什么要吩咐在下的么？”

　　张衍言道：“你稍候将诸有之内造化之灵伟力收纳入身便好。”

　　紫衣道人毫不迟疑，打一个稽首，道：“当如道友所愿。”

　　此刻他心识已被张衍扭转，在他心中，只要自己将这些伟力吞夺一空，从此就能摆脱造化之灵正身的束缚。

　　这是顺其自家心意而为，因为凡是独立之个体，都不希望自己所为如牵线木偶一般，他从内心深处希望摆脱这一切，只是最后结果恐怕与他所想会有些出入。

　　他在诸大德复杂目光之中行至一边，而后坐定下来，随后身上伟力一阵涌动，片刻之后，弥布在诸有之中的无穷伟力立刻就往他身躯之中聚集过来。

　　之前相觉等人只是利用他伟力，能有百之一二已然不错了，现在他全是为自己着想，两边效用自是大为不同，本来那可以与他对抗的伟力寄托之人此刻根本不是他对手，所有同源伟力都是倒向了他这一边。

　　张衍抬头看向虚寂缺裂之地，就看造化之灵正身会不会对此作出回应了，要是其人躲着不出，那么就只能任由他清除所有伟力，轻易毁去布置了。

　　要是出来，势必挣扎妄动，或者弄些别的手段来，可不管怎么样，只要其有所反应，那他就能藉此看出更多东西来。

　　此事不是片刻可成，故他在等待同时，还分出一意，顺着往这方世域之中聚拢进来的伟力，找寻那些若有若无的造化之地。

　　他此时道法伟力，远胜相觉一班人，接连被他寻到了三处造化之地，这等地界能种下道传，助他找寻缺失之道，他自也不会嫌多。

　　不过在等待之际，他也能感觉到，随着紫衣道人身上伟力增进，其人自身意愿也是在觉醒之中，缓缓有了一丝反抗之力。

　　此事早在预料之中，不过其人若是有造化之灵正身支援，或许还可做一番挣扎。可这里乃是虚寂，造化之灵伟力在此若无后继，那终究是无法与他抗衡的。

　　他心意一转，又是稍稍增加两分力上去，紫衣道人微微挣扎的神情立时安静下来，一如方才一般，连半分反抗也是无有，继续尽心竭力吸纳伟力。

　　相觉等人此刻明显可以感觉到，那些充斥四周的造化之灵伟力越来越是稀薄，就连心头原本重压也是稍稍减少了一些。

　　只是他们仍是神情凝肃，并没有因此彻底放松下来，前面进展顺利，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做成此事，他们也不知晓造化之灵正身会否做出什么反制手段，唯有当真将此僚伟力全数驱逐了，此事才算暂且有一个了结。

　　良久之后，在紫衣道人全力施为之下，其人终是将伟力全数吸纳过来，就连先前与闳都一战之时，造化之灵分身刻意散播潜伏的伟力，也一并被其吸纳到了身躯之中。

　　但到了这个时候，其人神情产生了某种变化，看去像是隐隐要摆脱控制一般。

　　张衍淡然看着，在反复推演过造化之灵正身道法之后，他察觉到在后者被封堵回去之前，稍稍多了一丝异动，所以他猜测，在除去了这些伟力残留之后，此僚多半是还有什么后手的，故是他有意放松了一些挟制，看能否将此引了出来。

　　可是等了许久，却始终不见任何动静。

　　张衍看了紫衣道人一眼，便对其一挥袖，后者先是神情一僵，而后身躯渐渐由实转虚，只是片刻之后，便就消失无踪，连一身伟力也是一齐不见，显然已是完完全全被送入了永寂之中。

　　诸有之内旧患被扫荡一空，在场所有人只觉一阵神清气明，往日那股不适之感也是消隐了下去。

　　相觉上来一礼，道：“多谢道友扫除浊秽。”

　　众人也是纷纷稽首。

　　张衍言道：“此事远未到结束之时，那造化之灵正身迟早还会回来诸有，我辈与之争斗终要做个了局，诸位还请尽量招引回自身伟力，免得到时毫无反抗之能。”

　　众人都是凛然称是。

　　张衍交代完毕，便就返身回转布须天。在蒲团之上坐定之后，他略作思索，这次虽是将造化之灵伟力消弭，不过没将造化之灵后手逼出，此僚那要么就此潜伏不动，要么就会从他所看重的地方入手。

　　如今能被其所寻到的突破口，无非就是那造化性灵背后所缺失的大道了，这也是造化之灵最有可能阻碍他的地方。

　　若其愿意现出手段，那么就在这里再过得几招好了。

　　他转念过后，伸手一点，便在那几处造化之地中立得界门，而后便朝演教发出一道谕令，要其往此间传播道法。

　　演教总坛之中，高晟图很快接到传谕，他不敢耽搁，连忙将底下诸长老都是找来，并言道：“今唤诸位来此，是因为教祖又为我教立了去往三处大界的界门。”

　　底下诸长老听闻，俱是振奋不已。

　　虽然演教为了避免与诸方势力的冲突，各处分坛收拢了许多，可也使得现在扩张比以往更是顺利，只是拥有生灵的界域毕竟是有限的，有人道存驻的更是稀少。

　　可以说，不管是虚空元海还是布须天内，绝大多数地界都是荒芜绝迹，所以现在这般所在已是越来越难找寻了。

　　演教立教宗旨，就在于将道法传播于诸天万界，每一处人道存在之地，要令所有生人都有对抗妖魔异类之能，并有通向大道之法。

　　而且对于寻常演教中层来说，传播道法越广，心境上的收获就越多，自身修行起来也越是容易。

　　而对于上层来说，因为修行已然到了尽头，所以完全就是单纯秉持教祖法谕行事了，但这也不是说他们无了追求，虽然他们可以不用灵机修持到眼下境界，可要维持永寿，还是需要紫清灵机的，现在由于灵机衰退，紫清灵机用一点便少一点，而陡然多出的大界，就意味着有可能从那里找寻到紫清灵机。

　　唐由最是冷静，道：“掌教，不知这三处地界可有什么厉害势力？”

　　众长老一听，心中方才激起的情绪也是纷纷平息，凡是灵机充裕之地，则必然是有大势力盘踞的，不是大宗大派，就是大怪邪魔。

　　高晟图沉声道：“教祖传谕之中已是点明，这几处大界，造化之灵道法占据主流，寻常宗派早已被其灭尽，故我等对手便是他们。”

　　有长老言道：“这岂非好事？要是与人道宗派争夺灵机，我等也拉不下这等脸面，而只是这等外魔妖道的话，那正好顺手剿除了。”

　　高晟图神色严肃道：“莫要掉以轻心，因为这几家界域之中造化之灵道法乃是主流，故而势力绝然不小，若要占下这几处所在，我等需从分坛调集更多人手。”

　　高果想了一想，道：“掌教，单纯凭我演教之力，恐怕一时不见得能打开局面，而且如此拼杀，我教弟子势必折损极重，要是布须天这里再遇得一点事，怕就难以招架了。”

　　高晟图道：“你有什么主意，尽管说来。”

　　高果道：“主意谈不上，我却是在想，是不是可以和山海界或者青华天联手做得此事？我等可将一些灵机丰盛之地让出去些许，如此虽然损失了一些好处，可是却能保得更多弟子安妥。”

　　高晟图一思，连连点头道：“是个好主意，我演教以护持人道，广传道法为根本，教中弟子哪怕只是修为低弱，也不能随意折损。”

　　有长老道：“掌教，只是这两家未必会卖我情面。”

　　唐由道：“这却不用担忧，山海界有几家宗派，尤喜斗战，并经常用外敌来磨练弟子，若有这等事找上他们，那当是不会回绝的。”

　　高晟图沉声道：“那便就此定下吧，只是我有感应，诸世之中，用不了许久，或当会有大变，此三界当需尽快占下了。”

第二百六十四章 一灵修得万世功，睥睨诸法显胜途

　　张衍见得演教已是遵从谕令扩张，就不再多去理会。除非演教遇得上层力量侵袭，不然他不会去插手其中，否则伟力沾染，那缺失之道便难再寻得了。

　　要是造化之灵所留后招因此出来阻碍于他，那他正好出手将之消除。以他此刻法力，除非其乃是正身降下，否则绝无可能是他对手。

　　可兴许是造化之灵不愿在此事之上浪费后手，也可能是时机未至，其却一直没有出来搅扰，演教攻伐三界之战很是顺利，尤其是得了山海界、青华天两处修道人相助之后，更是势如破竹。

　　尤其演教有界门存在，可以互相之间将战力调遣来去，对面三界根本抵挡不住，没有多久就被演教教众完全占据了。

　　只是攻伐下这些界域容易，可要想将那些本来信奉造化之灵道法的生人扭转过来却并不简单，以往是一张白纸好作画，现在却不是这么回事，强行抹除记忆，或会伤及神魂，这样难再有出色人物，故是只能靠下面各方执事及坛主将其识忆遮去，而后日夕讲经，导引至演教道法这边来。

　　张衍此刻神思感应正在虚寂之中游荡徘徊，设法在真正决战之前找寻到更多造化之地。

　　那位浑天之主曾有言，说是要他应遵从大势，不得随意插手大局，否则定会被双方所摒弃，可他又岂会被这番话吓阻？

　　事实上他若有意，那随时可以将局面破坏，只需要在神意之中照见那造化之灵道法，自可将之引入诸有之中。

　　他与人斗战，向来不喜被动等待，主动出击方才是他一贯选择，所以原来一直在思量，是否不必等了下去，直接将造化之灵正身照显出来与自己一战。

　　要是力道已得完全，他一定是会如此做的，只是现在情形却尚需斟酌。主要是随着找寻到更多造化之地，再有那演教扩张，补上的缺失道法也是越来越多。

　　而那最后一朵宝莲尽管被造化之灵藏匿起来，找到的希望很是渺茫，可他也不会就此放弃，终归是要试着搜寻一下的。

　　只是就在这等时候，那三界之中，某处界域忽然一阵波荡，似有什么异状发生。他心中一动，推算了一下，摇头失笑道：“需求时百唤不至，不求时却偏偏落来。”

　　却是那三界之中某一界，由于灵机精蕴极丰，仅是稍弱于镜湖，又经历演教与造化之灵道法信众攻战杀伐，因此搅动因果，引得那元玉即将入世。

　　他考虑了一下，若没有意外的话，他气、力双道短时内不会有太多提升了，而对战造化之灵，诸位大德虽然也在设法召引伟力，可最后恢复多少实力，又能帮上多大忙，实在说不准，所以他必须自己再另寻手段，用以增加实力。

　　这一枚元玉，或可成就一位同道，令其成为自己助力。

　　他收回心思，任得那现世自转千百载，而后再是探意入内，须臾，他把手一抬，一枚元玉已是落入手中。

　　他把神思一落，已是去至位于山海界天青殿中的化身之上，这时他再起意一唤，便见水光荡起，团团一聚，玄武出现在了大殿之上。

　　他微微一笑，道：“道友，你托胎于天地规序，一灵落照世间，奈何受现世所缚，再也不得上进，我今当助你一臂之力，越过樊笼，显道于诸有之上。”

　　说话之间，他将元玉一递，任得玄武背后那蛇首将之衔去，在他伟力安抚之下，只是顷刻之间，便助其入到了真阳层次之中。

　　修道人入境关，千难万难，可玄武乃是得他一神牵引，方得入世，所以是与他气意相连的，他能提升到什么层次，玄武就能提升到何等层次，之前只是因为元玉一关所阻，这才被挡在门外，现在得有此物，自是须臾成就。

　　不过通常情形之下，便有机缘奇遇，其也是到此为止了。

　　其受限于根底，某些境关终究是难以跨越过去的。

　　可是今回，张衍却恰恰是要助其过得此关，否则他也不会将那元玉渡入其身了。

　　玄武乃是诸天四神之一，有此四神统合总摄，诸天群星才有了方位归属，其本质就是诸天规序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大道表理在每一个现世之中的沉淀。

　　凡有界域之地，就有其存在，不过无人统合，无人聚炼，是不会自己主动显露出来的。当初也是因为那神兽卵胎恰好沟通了那一灵气意，其才得以破壳而出。

　　而这等卵胎，张衍遍观诸天，也只在九洲之中见得这一例，别处丝毫无有，可见是因九洲自身之独特，此物才得孕育。

　　要想让其跨过现世之屏障，超脱诸有之上，这一点对他来说其实不难做到，因为玄武并非修士，并不靠自己修行。

　　可就算入了炼神之境，对他帮助也是有限，除非能到得大德层次，这里就不是简单能为了。

　　放在以往，他是做不到的，可是眼下正好多得这一朵造化宝莲在手，倒是可以试着推动一下。

　　而首先要做的，便是助其跨过炼神关隘。

　　玄武在一界之中聚形，真阳层次就已是到达了顶峰，就如一罐之水已然盛满，即便再注入额外之力，其也只会满溢出来，不会再有增加，但若是打破这个瓦罐，就可让其汇入到汪洋之中。

　　所要注意的是，这里仍是需要他以气意相牵，并且时时引导，不能任由其自行其事，否则到了最后，要么意形散失，无法聚合出来，要么就是秉道而成，与他彻底脱离，这就远离他的本意了。

　　思定之后，他心意一动，一道灵光自世外照下，直落玄武身上，顿将其身上束缚打破。

　　这一刹那间，世界仿佛无限抬升，玄武瞬时便跨过了诸世生灵难以企及的层次，不过因其不是靠着自身之力成就，所以其根底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只不过是有张衍伟力护持，才是没有崩散。

　　张衍此刻再是伸手一指，一点明光乍现。这一刻，所有生灭不定的现世仿佛停滞了下来，而后亿万诸世之中都有玄武之影现出，且所有虚影都是往这一处重合叠入进来。

　　亿万现世之中同样有着玄武之定属，只是彼此分属不同界域，互不相扰。所以他现在作为，就是将诸世之中的玄武之力都是引动出来，并以玄武正身为根本，聚合其力。

　　此正如无数水滴凝聚可以汇成江河一般，在一个个本源同力汇入进来后，逐渐壮大了起来。

　　只是每一个现世的力量都是不同，这里就需要加以调和，玄武自身做不到此事，但有他居中主持，却不难做到。

　　未有多久，这番动静终于停歇下来，玄武身形已然变得稳固凝实，说明其已是能在虚寂之中立足。

　　张衍微微点头，人身修士之法身，乃是原来肉身之拓印，而异类妖魔化作人身，是因为人身修持最是挨近大道，不得不如此作为。

　　而玄武本就是道法之显，却不必去化作人身了，也就没有化形一说，故是现在仍然还是原来模样。

　　只是到此一步，还并没有结束，现在玄武充其量只是与炼神修道人相仿佛，并无法相助到他什么，所以他还要助其继续往上行走，将之推送入大德层次之中。

　　他并没有立刻施为，待其气机真正稳固之后，这才一荡衣袖，将那从紫衣道人处得来的宝莲掷了出来，并将之印入到玄武身躯之中，口中言道：“道友可寻道而去，我自会在旁助你，若能归转，当便得摘道果。”

　　同一时刻，他将攀升秘法送入其心神之中。

　　玄武本来眼眸半睁半闭，得此传授，一声低啸，身下水气一动，整个身躯霎时由有转无，自诸有之中消失无踪。

　　玄武自先天而来，本就是大道所化，并无经过任何修行，所以若不出意料，当是拿去本是孕育自身的那一部道法，难的只是归来诸有。

　　所幸现在有造化宝莲相助，只要不是进入大道长河太深，那么这一难处就可避了过去。

　　张衍只是等待了片刻之后，诸有便就开始晃荡不已，这等变故立刻引起相觉等人的注意，起神意一问，得知是张衍施为后，立刻又把心神收摄回去。

　　旋即便见那一朵宝莲又是显现出来，而后绽放缕缕宝光，将一阵阵凭空落来的伟力吸摄入内，随即玄武身影由虚无之中印照出来，重又回得诸有之中，显然已得功果。

　　张衍望去，见其身上有阴阳黑白两气晃动来去，堪称“龟蛇共一身，阴阳缚生死”，不觉颌首，此阴阳双气若与他五行神光相互配合，斗战之能无疑能更上一层。

　　就在这时，却见那玄武头首低垂，露出厚实壳背，做出顺服之状，他微微一笑，一步走出，已然踏上玄武之背，口中赞言道：“由来真道唯自如，玄天当表谓神都，一灵修得万世功，睥睨诸法显胜途！道友既已是得取道功，超脱世间，当不再用那原来旧称，你本是先天之神，而今跃然诸神之上，我便称道友为‘都神君’如何？”

第二百六十五章 道从高起却低徊

　　玄武，或者说都神君，现在既已跳出现世，那么便不再是天地四神之一，其已然是超脱了这个身份。

　　不过因为其原来乃是道法表理，只要在大道之下，就不会因为少得什么而有所改变。所以就算其跳脱出来，现世之中仍会有象征大道规序之一的玄武存在，以定住方位星属。

　　只是就都神君自身而言，已是与此前完全不同了，可谓得于彼，而又弃彼。

　　张衍心意一动，都神君背后就有阴阳二气冲起，这完全是随他意念驾驭。后者本就是由他引入世间，现又超脱现世，两者之间可谓气意相同，而都神君所执道法又与他相互合契，两者配合之下，看去斗战之能将是更胜从前。

　　不过毕竟没有得以验证，所以需得以神意推演一遍，若其中若有不妥之处还可加以改进。

　　于是他把神意一转，入至莫名之中。

　　再度引出造化之灵正身已没有必要了，那一丝力量仅凭他自身就能对抗，并不足以试出什么来，所以这里当另寻对手。

　　他心意一动，面前出现了数个人影，其等与闳都、相觉等人类似，却又有些不同，神情漠然，看去并不存在丝毫人心人性。

　　这是他以此辈道法推算之后，演化出了其等巅峰之时的模样，不过此辈真身却并不见得一定是如此。

　　于一名大德而言，伟力完全与不完全终究是不一样的，哪怕是一线之隔，也是天地之别，所以以此辈如今状态，便是那造化之灵正身再度到来，想以单纯伟力冲撞就把其等拿下，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造化之灵也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来，但他现在只为验证功果，先用诸人近乎完整之时的道法一试，已是足够了。

　　他心思一动，便令玄武主动迎了上去，而对面数人也是立刻做出了反应。

　　此辈每一人出手，都是以自身道法为牵引，目的只为消杀对手，不会对自身有任何顾惜，再加上彼此合力，斗战之能比真人只强不弱。

　　张衍在经过了多次尝试之后，心中已是有数，见已没什么需要补足的，这才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这一番推算下来，他似乎隐隐触动到了什么，于是立起身来，在大殿之中走了几步，忽然间，他眼眸一亮，一抬头，望去亿万诸世之中。

　　以往他曾有过感应，道法演化，在于彼此争斗，正如大德伟力碰撞，也如诸大德与造化之灵之争，更如演教与诸多道传之争，正是处处相争，才使得他自身愈发迫近大道。

　　现在他道法比之前又提升了许多，却也因此看到了更多东西，对于大道妙理的领会无疑更深入了一层。

　　确切一些来说，道法之间的争逐之所以更能让他们窥望到大道之法，这实际上是因为如此作为推动了大道转运，这等行止也是稍稍贴合了大道本质，但距离真正大道仍是有所偏失的。

　　大道转运无始无终，无由无果，无论你道法高明与否，只要不是到了至道唯一之境，那么都是身落其中的。

　　所区别的是，居于上层之人，诸如大德之流，在大道长河之中能搅动起汹涌浪潮，而下层之人同样身在其中，自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大德有道，造化性灵亦有道，后者为缺失之法，无论造化之灵还是诸位大德，都是欲求此道，谁人握持，谁争上游，此乃是决胜之机。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反而大德之道相较为之轻，性灵之道相较为之重。

　　大德彼此之争直接省略了底层之变，这其实并不为大道所钟，大道自身没有喜好，但是逆道而行，还是顺道而行，所得结果自是各不相同的。

　　以往只是一味向上求取，而忽略到了下层变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大德来说，下层随意就可摆弄，哪怕诸有也可一力倾覆，那还有什么必要前去关注呢？

　　然而下层既然同样也是在大道之中，诸大德求取的又是完整大道，又怎么能将之抛在一旁呢？

　　故他以为，无论倾向于哪一面都是不可行的，对双方都需同等重视起来。

　　就在他思量之时，相觉等人对于虚寂之中陡然多出一尊大德，却是十分惊讶。

　　表面上看，大德之位，完全是取决于造化宝莲，若有人功果到了，又得了此物，那就可替继上来。

　　可事实上并无这么容易，并不是所有执拿宝莲之人都可有所成就。

　　在相觉等人之前不是没有借得此物，进而攀寻上法之辈，但除了现在存在的这些大德之外，其余人都是迷失在了大道长河之中，再也不得出来了。

　　微明略作思索，道：“这位道友当便是适才我感应有异之时，成就炼神那一位了，从此前看来，其人应该是玄元道友扶持而出的，不过能成大德，却也是出乎意料。”

　　季庄辨了一辨，言道：“这位道友道法独特，既非异类，亦非人修，倒像是取了大道一端，表而显化。”

　　恒悟道：“那定是玄元道友的手段了，却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

　　众人都是沉默，助人成就炼神，他们若是愿意倾力施为，也是勉强能够做到的，可助人成就大德却不是他们力之所及。

　　故而众人心中隐隐猜想，这或许是张衍得了他们道法之后，才有了这番本事，可是此事也羡慕不来，就算他们观看了他人道法，也不过是能保证自己在斗战中制压对手，可想利用却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几人交流之时，忽感心中一阵悸动，不觉都是往劫力所在望去。

　　他们不难察觉到，阻碍造化之灵的劫力已是越来越稀薄了，明显那捆缚其人的枷锁正在减轻。

　　尽管那里还有大德之力与之纠缠，可说不准什么时候这等局面就会崩坏。

　　前次一战，使他们知晓自身在面对那一位时的孱弱，若想在下次对抗中存身下来，那唯有恢复到伟力完全之时才有希望，只从现在进度来看，这几乎是没有指望了。

　　相觉这时言道：“诸位，不知近来招引伟力可有进展？”

　　恒悟道：“虽是劫力被削弱许多之后，我等仍能源源不断招引自身伟力归来，可是得来力量着实微弱，眼看造化之灵正身又将到来……”说到这里，他不禁摇了摇头。

　　微明皱眉道：“我亦觉得，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恒悟如此，他同样也是如此。

　　他也能感觉到造化之灵威胁将近，上次他们毫无反抗之力的就被迫入虚无之中，若非造化之灵没有刻意针对他们，那一定是入得永寂了，对此他绝不想再经历一次。

　　他看向相觉道：“道友有何高见？”

　　相觉道：“玄元道友既能扶持他人成我同辈，若我向他讨教如何招引伟力，想必也能提点我等几句，至不济也能有所获益吧？”

　　众人深思片刻，都觉有些道理。

　　此前是因为各人道法不同，问他人还不如问自身。

　　而现在他们每一人道法早已被张衍解化过，某种意义上，其人对他们弱点和长处或许比他们自身更为了解。

　　且在他们想来，张衍为了对抗造化之灵正身，若是有此本事，肯定也愿意指点他们的。

　　相觉见闳都一直不言，试着问道：“闳都道友以为如何？”

　　闳都不假思索道：“若是求问玄元道友，确然是个好主意，也不必多等，这便前去请教便好。”

　　那众人立造的世域之中已没了紫衣道人，明面上的造化之灵伟力也是被一扫而空，此界作用已是大大降低。故是诸人也没有留守的必要了，当即从此间出来，一齐来至布须天前，并执礼道：“玄元道友可在？我等有一疑问正要向道友请教。”

　　张衍自布须天中走了出来，还得一礼，道：“诸位道友为何事而来？”

　　相觉道：“道友前次让我等回去召引伟力，恢复力量，用以应对造化之灵，然则我辈于此难以为继，道友道法高明，远胜我等，故是特来请教。”

　　张衍微微点头，不管被动还是主动，能与造化之灵对抗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他道：“各位交托与我一缕气机便好。待我回去推演，若有结果，自会及时告知诸位。”

　　相觉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各人对此都无异议，连道法都是交托出去，一缕气机自无问题，于是各自分出一道交托给张衍之后便就告辞离去。

　　张衍则是把意识收回布须天中，对于诸人伟力始终不得完全，他其实不久之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存于他意念之中的道人每当他起意重聚，就会因此崩散，所以这很可能是其正身自己放弃的。

　　所以他认为，诸人无法将伟力恢复完整，若不是造化之灵的问题，那很可能就是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如此做。

　　原因在哪里，他现在也猜测不出。

　　或许是为了留得一部分力量一同参与镇压造化之灵，也或许是单纯不愿落到诸有之中。

　　不过既然能吸引到一点伟力，说明此辈还有提升的余地，就算不能得以完全，可是他若设法将这个过程稍稍加快一些却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也想看看，若推上一把，这里面是否会有什么异常变化？

第二百六十六章 世灵心寂向道生

　　张衍对劫力之内的变化很感兴趣，不知道现在那里究竟是怎样一副光景。

　　等到造化之灵下一次突破出来，究竟会是诸位大德无法阻碍住其人，不得不任其脱离，还是先一步有意放得其落至诸有？

　　两者结果一样，但后者显然还大有文章可做。

　　单从那处囚界之主的言语来说，似乎每一步都是在诸位大德算计之中，但反过来说，也或许每一步是在造化之灵算中，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谁的手段更高。

　　可是他却不愿意等着被动入局，因为以他现在之能为，随时可以让造化之灵落至诸有，从这一点上说，他同样有资格成为弈棋之人。

　　只是他现在知道的还是太少，所以没有轻易尝试，现在在诸大德寻求伟力完整的道路上，倒是可以先来做一个不大不小的试探。

　　有相觉等人道法在手，他此前还曾将之推演至完满地步，此刻又得来各人气机，假设没有阻碍的话，那么各人根本可被他轻易寻得。而他这里就是要借机接触一下那层阻碍，看看究竟是什么缘故阻止此辈伟力还复完整。

　　他当即转入神意之中，心意一动，在各人气机基础之上往上推演。

　　若说方才与都神君斗战的那几人纯粹是其等道法完整时的映照，那么若能将此顺利推算出来，就是重现此辈真正伟力完全之时的模样了。

　　假设是其等自家不愿，那么就如那意念残破的道人一般，无法做成此事了。

　　随着推演，诸人那一缕气机化为本身影像，而后由虚转实，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事情到这里尚算顺利，可就在即将彻底完好之时，各人身影一阵扭曲，而后就是溃散开来。

　　他目光微微一闪，却没有立刻下断论，而再是尝试了几遍，结果却同样如此，没有任何例外。

　　一次两次或许是意外，数次结局相同，这已是可以确定先前推断了。只是可惜，这次并没有引动劫力之内任何变化。

　　不过他既答应诸人替其等解决招引伟力太过缓慢之事，自然也不会食言，在他看来，这是简单易为之事，诸人之所以这般困难，那是因为伟力本身在抗拒自己，可若是各人心中明了此事，招引之法也更是妥当的话，只要不去触碰到那最后界线，那就没有问题。

　　他不过稍作推演，便就有了妥善之法。于是退出神意，自布须天中踏出，瞬息来至那方世域之内，与相觉等人见过礼后，道：“各位道友所需法门，我这里皆已齐备，诸位可拿去一观。”言毕，他一抖袖，七道灵光跃出，而后各奔一人飞去。

　　微明见得此法之后，先是点头，旋即又是皱眉，言道：“我观此法，的确可助我招引来更多自身伟力，可似是并不能当真恢复完全？这里可是有什么不妥么？”

　　张衍笑了一笑，道：“要说不妥，那便是我推演下来，发现这里根由出在诸位道友自家身上，是诸位自身不愿全身归来，这才难以修得完全。”

　　“竟是如此么？”

　　诸人听得此言，吃惊之余，也是在寻思这里缘故。

　　张衍看着诸人道：“其实诸位做不到此事，也不必勉强，现下伟力能恢复多少便是多少，想来诸位原身如此做必是有因由的，也不会坐视己身覆灭，极可能在造化之灵正身真正到来后，伟力方才会得以完整。”

　　众人心下都是一动，似是想起来了什么，可又好像觉得哪里少缺，没有办法勘破，不过眼下难题至少是解决了，许多东西可在自己修持之时再慢慢探究。

　　众人再是相互交流了一下，便俱是对着张衍一礼，道：“多谢道友了。”

　　张衍微微颌首，身形一虚，便就消散不见了。

　　回至布须天后，他便又把意识投入到虚寂之中，搜寻那潜藏在未明界域之中的造化之地。

　　能找到多少造化之地，这其实与大德自身道法修为也是极有关系的，现在他道法成就胜过之前不少，倒是又可做得此事。

　　在他百般搜寻之下，没有多久，又是见得一处造化之地，可这处就无法与上回所寻得的三处造化之地相比了。这说明，下来已是很难再找到类似地界了。

　　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单纯为了找寻此等所在，也是为了印证自己心中一个想法，故而并没有令演教立刻侵入此界，而是自己分出一具化身，往依附于这处造化之地的现世之中落去。

　　自从成就炼神之后，除了山海界之外，他化身已是很少在现世界天之中显化了。这是因为寻常现世对他而言好若一幅幅图画，甚至只要他愿意，转瞬之间就可流转亿万载数，所以彼此交流也变得无有意义。

　　这也是囚界之中那位不把众生放在心上的缘故，因为彼辈是生是灭，与他毫不相干。

　　可他不认为如此，除了少数先天成就之辈，多数大能莫不是从卑微生灵修得功果上来的。

　　区别只是最早之时造化之精未曾破碎，生灵有先天道法可以追寻，而后来之人无所依照，只能靠追寻前人所传而行。

　　现在他所见得的大德，无不是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前成就，唯有他一人在此之后成道，可也正是如此，他比任何一名同辈都重视世间生灵和道法传继。

　　须臾之间，张衍化身已然站在了一片地陆之上。他环顾四周，纵然造化之灵伟力被他消抹了去，可余患仍在，这里仍然是以造化之灵道法为主流。

　　这门道法其实也算得上是人道之法，唯有生人才可修习，在对抗妖魔异类之时也很是有用。

　　若是单走顺从己道，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也是可以容忍的，可问题这里宣扬修道人要往上行走，必须顺从道法，要是修道士对此全心全意崇奉，如此修成道果，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只会成为造化之灵之傀儡。

　　这时他脚下一步踏出，已然来到了一条齐整干净的宽阔玉石大道上，这里无数虔心之人正推背搭肩，互相扶持着往前行走。

　　他一眼撇去，便就明白，这是一条验心通法之路。唯有真正向道之人，才能于瞬息之间走到尽头，而若不向道，则只能在这里无休止的走下去。

　　队伍中人一个个眼神麻木，步履蹒跚，跟随着众人往前行走，多数人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这时一个神情颓废，目光之中尚未完全泯灭灵性年轻人忽然见得张衍走在路上，不禁一个激灵，急忙挤开众人，来到道边，上来砰砰砰几个叩首，道：“道长，小人已在此走了半载了，不知这条路何时能走完？他们都说我心不诚，可怎样才能算是心诚？”

　　张衍淡声道：“这里之人有行走上百载的，亦有行走数十载的，至今仍未离开此道，你说他们心诚与否？”

　　年轻人顿时脸色煞白，喃喃几句，随即恍然醒悟，又是几个叩首，哀声求问道：“道长，道长一定有办法教我，还请道长指点迷津。”

　　张衍俯视下来道：“你为何求道？”

　　年轻人一抹脸颊，哽咽道：“小人家乡遭遇洪灾水患，一家老小俱陷其中，听闻求访上仙，修得道法，就能救回孩儿亲长，故才来此。”

　　张衍望了一眼四周，可以说这里大部分人都如这年轻人一般，并非为了求道而求道，乃是为了躲避世间苛政困苦，寻得心中净土而来此间。

　　这等情形在演教治下地界已是很少见得了，什么洪灾水患，什么火山飓风，这等自然伟力，全数在演教修道人的调和镇压之下。

　　天星坠来，一指点裂，地动之势，抬手可止。除此外，还有太昊一脉所传灵株，更是使得粮食充裕，桑麻遍地。

　　可以说，但凡是演教辖界，只要是规矩有序之地，便就无有饥馑饿殍，衣食饱暖已不是凡人首先需要考虑的了。

　　但在这里却是不同，修道人不会来问你凡人如何，只是单纯把他们视作道种。

　　凡是走上这条道途之人，身躯便固束在了某一刻，无需任何外物就可存身下去，有朝一日，人性就会在漫长道途之中消磨而去，彻底忘了自己本来，最后只剩下投向大道这股执念存在，便可做那成就造化之灵道法的柴薪了。

　　其实此间之人若是感觉不对，可以沿路而返，从此间走了出去，然则到此之人，都是为了摆脱人世种种苦难，甚至怀着仅存的一丝希望，所以宁可在此如行尸走肉一般苟活着，也不愿意从这里出去。

　　张衍摇了摇头，要改变这等情形，唯有从根源上解决症结，而不是去点醒一二人，故他没有再对那年轻人说什么，脚下再是一个挪动，已是来到一座占地广阔，无比壮丽的宫阙之前。

　　他缓步往里走去，很快来至一处内殿之中，这里有一个年轻修士坐在台上，正皱着眉捧着一卷文书，看去似有什么不解心结。

　　年轻修士这时也有所察觉，他讶然抬头，见得张衍立在那里，而外面却没有任何招呼，不由神情一凛，缓缓放下书卷，站了起来，抬手一礼，道：“道长何人？为何来得此处？”

第二百六十七章 由来人心易道常

　　张衍看着这名年轻修士，其人名唤陈昭亭，乃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

　　其人在凡间成长了十余载后，就被这里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修道人寻到，送到这处总坛之中修道。

　　在半是逼迫半是劝诱之下，陈昭亭不得已走上了这条道路。

　　他终究是造化之灵，短短数百年时间，就轻易修行到了凡蜕层次之中。

　　然而到了此等境界，再修行下去，随着逐渐靠向道法，属于自我的部分也将越来越少。

　　虽然总坛中人人都言如此方能寻得大道，从而得以永恒常在，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不肯彻底投向那里。

　　而此间修道人见他心有抵触，再加上他入道年月着实短暂，所以也没有紧逼于他，只是不断在他面前提及大道之妙，希望他有朝一日能自己醒转过来。

　　张衍清楚其人心中所想，现在既不愿屈从道法，又不敢完全违背那些长老言语，只能这么拖延下去。

　　他曾经想到，演教虽然传播道法，使得诸多造化性灵归入认同他之道法，可是同样，因为受限于此，去到演教之外，便再无认同之人，所以这便失之于狭隘了。

　　而若是诸世性灵，哪怕非是演教教众，也是同样认同他之道传，那么找寻缺失之道将会比原来更是容易。

　　造化之灵之道法乃是违背人性的，至今所见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没有哪一个是真正愿意舍弃自身的，便是表面上如此做，也不过是想借用一下，而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道法成就之后再将之摆脱。

　　故是从这方面看，其实每一个造化之灵碎片的托世之身都不约而同在与自身道法对抗着，只是所用方法不同罢了。

　　以往遇到此辈，若不是由演教自小教导的，不是除灭，就是抹去识忆，而现在，却不妨换一个办法。

　　而这等事他之所以亲身来做，不是交托给弟子，也是为了做一个验证。

　　他问道：“你为何修道？”

　　陈昭亭不知道面前这一位来历，但是本能感觉到，在其人面前自己还是老实回答比较好，他有些不好意思道：“我修道，最早是为了吃饱穿暖，能有一屋之安，后来到了总坛之内修了道法，便想着超脱尘世，长生不老。”

　　张衍言道：“可以我观之，你欲要长生，那必得遵从道法，而泯灭自身，届时你连自己都做不了主，又谈何超脱？便是长生不老，也不过是道法囚奴罢了。”

　　陈昭亭怔了片刻，随即再是拱手，试着问道：“道长既如此说，是否有以教我？”

　　张衍道：“是何选择，乃是道友自己之事，只是道友自身又是如何想的呢？”

　　陈昭亭仔细想了一想，无奈一叹，道：“总坛之中长老对我言说，造化之灵道法乃是先天至上之道，我若与之合二为一，那么不难窥望大道之境，可正如道长所言，若是舍弃自我，我也并不情愿，但是对于坛中长老，我又无力抗拒，如之奈何？”

　　张衍道：“你可想过，道法能将你吞并入内，那为何你不能反过来吞夺道法？”

　　陈昭亭心中不由一震，又是吃惊又是犹疑道：“我，我可做得此事么？”

　　张衍道：“我来问你，可愿入我道门么？”

　　陈昭亭迟疑道：“道长，我莫非还能转修他法么？”他虽然不敢继续修持下去，可要自己废除原来道法，也是不情愿的。

　　张衍笑着摇头道：“修法只是修身，修心才是修道，我道传下如你这般人物也不在少数，可从来都是自主己身，故问道不在于修持何法，而在于你心中认同何道。”

　　陈昭亭先是不解，随即咦了一声，他忽然想到，总坛那些长老，可以说完全没有了半分人性，假使说外面那些向道之人行尸走肉，那么这些长老又何尝不是傀儡？不止是他们，甚至一些寻常弟子也是如此。

　　反而他自己，虽也修习一样的道法，可不正是因为自己心中不肯与道法合同，才能使他始终保持着本心本性么？不然他此刻便是另一人了。

　　他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明明修得是同一种法门，可认知不同便就造成了结果不同。

　　最重要的是，这说法与他心中所愿很是贴合，既能维持自身现下状况，看去又能助他摆脱眼前的困境。

　　他不觉诚心言道：“道长说得极有道理，只是依我自身之能，怕是难以坚定己身，不知道长可能指点迷津？”

　　张衍伸指一点，一枚玉简出现在了前方，道：“你看完这些，自便知晓该如何做了。”

　　陈昭亭欣喜接了过来，随即小心问了一句，道：“道长为何要助我？”

　　张衍淡声道：“我非是助你，乃是相助众生，而助众生，亦是助我。”

　　陈昭亭并不很是明白此话之意，但他能感觉到，面前之人轻易可以拿捏自己。所以若要把他如何，根本不必如此复杂。

　　而对方所予之法若是真的可以免去自己被道法吞夺的下场，那是最好，就算不成，结果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他当即把心神投入到了玉简之中，不一会儿便看得入了神。

　　这里面有一套演教道法，但因为并没有叫他改换道法，所以他匆匆掠过，反而里间有许多演教治下的场景，看得他惊奇不已。

　　他不过入道百年，就修到了极高境界，拥有了万载之寿。

　　而且来到总坛之后，便一直在修道之中，从来就没有出去过，所以心性其实仍然停留在少时，十分不喜枯燥无味的修持，向往各种美好巧趣之事，而这一切在演教治下似乎都能寻到。

　　这些种种，却与现在他所在界天之内的一切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本是以为人世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他自出世之后便是这般，可现在却是不同了，心中油然生出了一种改变这些的想法，同时不自觉对演教行止多出了一丝认同。

　　这一念生出，他顿时觉得自己距离造化之灵道法远离了一些，可自身法力也是因此衰弱了一分。

　　他不由心中一惊，虽然他同情世人，可也知道自身修为才是依仗，若少了这些，那么自己什么都不是。

　　可就在这时，玉简之上却是出现了一篇蚀文，看有一眼，这里面却是给出了解决之法。

　　他想了一想，因为方才少去的法力并不多，所以试着照此修行了一下，却是惊喜发现，没有多久，自己失去法力又回复过来，而且完全是受自己控制的，并非是像以往那般，好像只是他人寄托在自己身上的。

　　他不由睁开双眼，以期冀目光看来，诚心言道：“道长，你之道法果然有用，只是我怕如此下去，会被总坛那些长老看出破绽来，不知道长可否助我将那些总坛之中的长老俱都扫平？”

　　总坛之中，他功行并非最高，此间还有不少长老早已斩得过去未来之身，他十分怕自己所为暴露出去。

　　张衍道：“此事只能由你自家来做，我并不会插手此中。”

　　他对于陈昭亭要求早有预料，每一个意识独立的修道人，都会天然抗拒造化之灵道法合同自身，何况其人心中现在另有了道法寄托。

　　为了保持自我，其与那些崇奉道法之人是天然对立的，所以不用他去催促，其人也会主动敌视此辈。

　　不过在追逐造化性灵背后道法时，他是不能直接使动自身伟力的，甚至不能插手具体事宜，不然他何必如此麻烦，直接扭转世人意识岂不更加简单？

　　陈昭亭喃喃道：“那看来唯有我自家来做得此事了，”他仍是躬身一礼，道：“还望道长能时时予我指点。”

　　张衍颌首言道：“我一时半刻不会离开此处，你若有疑问，可随时前来问我。”

　　陈昭亭得他一言，顿时信心大增，他琢磨了一番，结合那枚玉简之中的内容，想到了一个办法，在稍作安排之后，便对外宣布闭关。

　　这一次修行，他不再像以往那般应付了事，而是完全为了自身，所以把全副心神都是投入其中。

　　由于去了心障，属于造化之灵托世之身的潜力也是完全显现了出来，修为在很短时间内节节拔高，很快就修到了斩得过去未来之身的层次之中。

　　总坛之中众长老闻听此事之后很是高兴，以为他已然是醒悟了，然而此刻他们又面临一个难题。

　　他们发现，就算陈昭亭修炼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周还元玉，也绝无可能再往上走了。

　　这些长老修道久远，隐隐约约能从道法之中窥看得来一些传继，知道要助陈昭亭成就大道，还需要一样东西，但是元玉从未在此方依附造化之地的现世中出现过，所以他们也是无从知晓。

　　正在苦恼之时，陈昭亭却是提出，得益于道法启发，他预感到有一物可以相助自己，只是要引得此物入世，则在于因果争杀，似他们修道人，需得杀戮妖魔异类，才有可能。

　　众长老起初对此有所怀疑，可是合力以推算之法算了一下，虽然只有模模糊糊的感应，却发现这等说法当是正确的。

　　他们以往对那些异类并不关心，只要不来妨碍自己就懒得去多看一眼，现在在知晓此事后，便立刻对此辈发动了清剿。

　　陈昭亭此举并非全为了元玉，也是为了借此削弱总坛之中的力量，等到两败俱伤之后，他就会出手将这些人都是铲除，再接下来，就会效仿演教之法，彻底改造整个诸天万界。

　　张衍这具分身则是在旁静静看着，要是他此番设想得以验证，那么下来找寻那缺失之道的进程，或许就能再度加快了。

第二百六十八章 法从正流同此心

　　总坛之中诸长老为了确保搅动因果，又有陈昭亭在背后刻意推动，所以一开始就对整个诸天万界的异类同时动手，这导致此辈的力量大大分散，难免也是受了不少损失，座下弟子死伤无算，更有数名长老因此毙命。

　　不过没有一人因此表现出惋惜之意，反而所有人都是冷漠以对。

　　他们早把自己视同为道法一部分，甚至已然不认为自己是人了，只要是向着归回道法这个目标前行，那么付出任何代价在他们看来都是值得的。

　　陈昭亭一直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之中，崇奉道法的势力耗损越大，对他下来行事愈加有利，可他也怕这些长老发现不对，进而对他生出怀疑，好在这等事一直未曾发生。

　　这期间他还时不时去拜望张衍，当非求得指教，而是生怕后者走了。

　　他修道岁月不短不长，全靠了自身潜力才修到高深境地，一生几乎没有任何历练，于心性之上仍有欠缺，有张衍在他还底气十足，做事可按部就班，可若后者不在，他很可能会慌了手脚，变得茫然无措。

　　由于补纳速度远远低于消耗，诸长老也是简略调整了一开始四处出击的策略，集中力量对几处妖魔势力强盛的地界动手，这样一来，伤亡却是大大降低。

　　陈昭亭见此，感觉不妙，要是照这么下去，恐怕妖魔异类除尽，这些长老都不会再有什么损折了。

　　他便以迟迟不见元玉，因果搅动不够为由，催促再是加紧清除异类。

　　因他以崇道之名行此事，诸长老毫无不同之见，甚至觉得十分有理，于是加快了征伐速度，损伤也是因此又一次增多。

　　陈昭亭曾一度担忧诸长老也逼他一同出去对抗妖魔异类，好在他毕竟是名义上的主尊，又算得上是道法入世化身，所以在没有足够威胁到总坛的对手出现前，他是不需要出面的，只要在后方坐镇便就可以了。

　　一连十数载下来，总坛功行高深之人变得愈发稀少起来，陈昭亭知道自己差不多也该发动了。

　　在此之前，他再次拜访张衍，以此坚定自己信心，而后以主尊名义调一名长老回返，并以最快手段将之收拾了，见行事顺利，他又设法召得下一人。

　　整件事也算是有惊无险，这些长老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做，很是容易被他得手了，而这些人一除，余下功行不及他之人就不足为虑了。

　　大约用时数载，他将所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敌人都是清除干净，并完全掌握了总坛，于是又来至张衍分身面前，恭敬言道：“道长，那些劝我崇道之人都已是被我清理一空了，却不知我下来又该是如何做？”

　　张衍淡声道：“我之意思，先前已然说得明白，为己亦是为人，道在己心，不在外法，你若以为可行，那便去做。”

　　陈昭亭认真言道：“道长，在下知晓了。”

　　他退下之后，将治下所有有人道生灵存在的界天都是按照自己想法进行改换，没了那些长老的牵扯，对付底下弟子更是容易，直接将原来记忆抹除，改换为他愿意让其等见到的。

　　几乎是一夕之间，原本信奉造化之灵道法的弟子就全数听命于他，不过他也不会当真信任这些人，准备等底下又一辈修道人成长起来后，就将其等全数替换了。

　　他几乎是全盘按照玉简之中所见到的演教的规矩来施为，现在诸界情形，凡人已是遭受了太多苦难，无论他怎么做都比以往好，就算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那再设法做得改变就是，总不至于再比以往更差。

　　不过短短数十载，依附这一处造化之地的界天，除了在道法修行上不同，几乎就和演教治下一般模样。

　　张衍很快感觉到，自己在这缺失之道的道法推算上，滞碍却是略略少了些许，这无疑说明，确然如他此前所想，哪怕这处现世不是由演教来占据，只要这里造化性灵认同于他之道传，甚至不必去修持，便亦可成为他观望道法的助力。

　　虽然此方现世没有演教统摄之时那般上下贯通之感，或许未来还可能有所反复，可这无疑同样也是一个成就道法的路数，这意味着哪怕不是演教侵占的地界，亦可成为他进窥大道的助力。

　　演教在此中其实仍是占据重要地位，因为此世之中的规矩完全是照搬演教原来那一套，这也同样加深了人心认同之感。

　　假设没有演教在先，那么陈昭亭所为也就无从参照，此中便会隔了一层。

　　他不禁思量起来，若演教与这等传道方法双管齐下，那么所能起到的效用比之前当是更多。

　　只是这里可能需他化身去往，若是弟子行事，当也能取得成效，可无疑与现世隔阂将会比眼前更多，显然这等缺失之道就是需要大德俯下身段，亲去往尘世之中寻觅。

　　一念至此，他心中已是有了计较，要是下来再是寻到这等所在，若还是造化之灵道法占据主流，那么还当考虑用此方法。

　　这里面最是可堪引导的反而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在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人来看，其乃是最为近道之人，可在他眼中，这等人越是被压迫催逼，那便越是想要摆脱桎梏，若能用好了，也不下于传道之功。

　　于是他把心思一定，任由分身留在下界，正身则继续在诸有之中搜寻造化之地。

　　不过他并不认为这等做法会这么毫无波折的进行下去，不说其他，造化之灵伟力若是见得他占据的那缺失之道越来越多，那多半会自发出来阻挠于他的。

　　想到这里，他往劫力团聚所在看了看，目光变得幽深了几分，或者，还不止是造化之灵。

　　眨眼又是过去十数载，陈昭亭所在界域越发稳固，只是他自从知晓修炼造化之灵道法的修道人并非自己所见这些后，也是极为不安，生怕被这等人找上门来，故是向张衍求情，可否在自己界天之中立造一方界门，用以与演教沟通接触，好彼此相援。

　　张衍并未回绝，事实如此做更可让这里造化性灵认同更深。

　　实际此世之中仍有不少人崇奉造化之灵道法，不过那并不值得去计较，他不用伟力去插手，是不可能让所有造化性灵都是倒向自己的，便是造化之灵自身也做不到，能有眼前这般局面，已然足矣。

　　而正在他找寻下一处造化之地时，忽然双眼一睁，却见那虚寂缺裂之中，有一股伟力渗透出来，并往布须天而来。

　　他察得其中有一股熟悉之感，心中微动，并没有拦阻，却是某处浑天生出些许异动，并且明显有一道意识向他发出了邀请。

　　他目光微微一闪，果然来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造化之灵还不曾作出反应，倒是劫力之内的大德先有了动作。

　　他稍作思索，便化出一缕意识，往那处囚界浑天之中投入进去。

　　须臾之间，他已是到得那浑天之内，便见上回所见那位道人立在那里，其人见他到来，稽首言道：“道友有礼了。”

　　张衍还得一礼，道：“道友方才起意邀我，不知是为何事？”

　　那道人言：“正是为道友而来，还望道友能缓寻那缺失之道。”

　　张衍淡声道：“这却为何？我自寻我道，又与诸位何干？”

　　那道人沉声言道：“道友而今之所为，距离那缺失之道愈发迫近，若再这般下去，则会令造化之灵不得不另出手段压制道友。”

　　张衍看他一眼，道：“我正欲找寻造化之灵所埋手段，他若寻我动手，那却是正好。况我若逼得他不得不动，这岂非好事？”

　　那道人言道：“造化之灵一举一动，莫不牵扯到大局，其在算我，我亦在算他，牵一发而动全身，道友之作为，虽是可乱了他章法，可同样会使我等布置失了算计。故我特来劝言道友，可暂且安稳，以待大势。”

　　张衍若有所思，按这道人之言，无非是说他之所为，增加了不少变数，由此可以判断出来，争斗也是按照一定规矩来做的。

　　这规矩不见得是彼此定夺，很可能是不得不如此。

　　不过介于双方矛盾其实无可调和，必定是有一方要倒下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到终局不见输赢。

　　他看向对方，淡言道：“诸位有诸位之打算，我亦有我之筹谋，彼此同为寻道之人，我又为何要屈己从人？仅凭道友一言，怕是难以说服于我。”

　　对方既要他遵从大势，却又不言明到底准备如何做，这并无法让他信服。

　　换言之，他明明有左右大局之能，而对方偏偏要他完全顺从大局，且还不令他知晓此中内情，又哪有这个道理？

　　更何况，面对造化之灵这等大敌，仅凭一人之言根本无足取信于他，也无法证明这不是造化之灵的安排。

　　那道人沉默一会儿，才道：“道友之意，我亦明白，只是我此回只是些许伟力沟通化身，那造化之灵亦在旁窥伺，许多事难以道明，还请道友稍作等待，用不了许久，自能明了一切。”

第二百六十九章 当行己道弃心碍

　　张衍听这道人言语，淡笑一下，所谓等待，又要他等待多久？

　　现在是与造化之灵争道之时，片刻都耽误不得，不定稍作迟延，那造化之灵正身便入至诸有之中了，唯有抢争先机为好，所以他根本不为所动，口中言道：“何谓时机？道友若无明确言语，那我当自行我事，待见得道友口中所言时机后，那自会停下。”

　　那道人沉声道：“道友，你需知晓，你乃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成道，伟力本与我等无有牵扯，故我此刻委实无法明言，待得劫力破碎，诸气合同，那才可得见分晓。”

　　张衍一听，心中微动，道：“照道友所言，身在局中之人便可明了大局，这么说来，虚寂之中诸位道友当也位列此中了。”

　　那道人言道：“自是如此，只是这些道友伟力稍逊，同样也只有劫力破碎之后才能得知所有，此非我阻拦，乃是其自家所做选择。”

　　张衍略一琢磨，若是照这番话来说，相觉等人伟力不得完整，目的就是也想参与这番争局，故是将自身一部分力量留在了劫力之内，使之与造化之灵乃至彼间大德搅合到了一处，这般就不至于从此中被排斥出来。

　　但是其人言语仍然没有真正让他释疑，因为劫力一破，那就是双方决战之时了，那时便是知晓了一切又如何？他除了直接上去迎战，已是做不出什么反应了。与其如此，那还不如设法增加自身实力，以待变局。

　　他道：“道友虽是说了这些，可仍是没有半分涉及根本，想来道友也不会言明了，既如此，那我自会设法求证。”

　　那道人见此，知晓无法说服他了，便加重语声道：“该说之言都已说了，大势不可违，还望道友能够慎重思量！需知凭一人之力是难以抵敌造化之灵的，大局若崩，则诸有倾覆，道法被夺，那无人可以独自存身下来。”

　　说完之后，便由有转无，化去不见，而那一缕自劫力之中泄露至诸有的伟力也是一同消散不见。

　　张衍见其离去，也是哂笑一声。那道人话里话外无非是说他碍了大局，可这在他看来，也只是危言耸听罢了。

　　若是他此举有碍，那么之前相觉等人设法招引闳都入世，后来闳都又千方百计引来造化之灵化身，这些莫非就无有妨碍么？

　　照那道人所言，如此施为早便坏了大局，还用等到他来败坏么？

　　何况此事既对大德有扰，莫非对造化之灵便无扰了么？

　　要知无论造化之灵还是大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追逐大道罢了，便连造化之灵也是因此缘故而诞生出来的。

　　所以双方击败对手也并非了局，能得以补全自身大道，去到更高境界之人，方才是最后胜者。

　　而在这里，缺失之道是绕不过去的。最后无论是哪一方获胜，一定都会来找寻此道。

　　所以这里最大可能，只是因为他寻访缺失之道走到了所有人之前，且有可能会继续把这个优势保持下去，所以导致有些人坐不住了，这才以口实来延阻他动作。

　　之所以说是有些人，那是诸位大德除了在对抗造化之灵这一点上利益一致外，却不见得任何时候都是意见相同。

　　而在现在什么事情都无法真正确定的前提下，他除了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值得相信。故他决定不去理会，心意一转，回到了清寰宫中，准备继续追逐那缺失之道。

　　要知道法提升越多，能够找到的造化之地愈多，而反过来等他传道过去，又会有所反哺，眼下没人与他争抢，若干等着不去作为，等错过了，那可能就再无这等机会了。

　　那道人虽到最后都不肯明言内幕为何，可他不难感觉到，等到道法再有些许提升，那么该知道的自都是能够知晓。说不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对方才迫不及待来阻拦于他。

　　念至此间，他目光一转，观去诸有之中，继续搜寻那些造化之地。

　　而此刻另一边，相觉等人得了张衍所予法诀之后，伟力招引极快，实力也逐渐在恢复之中，但是很快就到了引无可引的地步。

　　他们发现这正如张衍所言，自己那最后一缕伟力始终无法吸摄过来，然而偏偏这一缕伟力才是最为关键，没有这些，忆识不得完整还在其次，斗战之能更是差了不知凡几。

　　这时诸人忽有所觉，对着布须天看有几眼，感到方才分明是有一丝伟力自缺裂之处泄出，并落去了此间。

　　在长久沉默过后，微明忽然叹了一声，道：“玄元道友近来又寻到几处造化之地，再加上玄元道友此前收获，他所得缺失之道恐怕已是远远行在我等之前了。”

　　恒悟言道：“玄元道友不来夺我寻到的造化之地，又不来限我道法已然是不错了，何必再去多求这些呢。”

　　闳都却是冷冷插了一句，道：“依我之见，你们留着这些造化之地又有何用？左右都不是那造化之灵的对手，还不如都献给了玄元道友，那下来或还能保全自己。”

　　他此言一出，众人不由一怔，随即又不禁认真思索起来。

　　季庄沉声道：“此事或许可以一为。”

　　微明却是有些犹豫，现在他们终究是在缺失之道上占据了些许，要是让了出来，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相觉意味深长道：“闳都道友说得有道理，既然无法在此道之上与玄元道友相争，我等又为何要执拿不放呢？现在玄元道友是不曾说什么，可若他什么时候想法有所改换，诸位莫非还能坚守下去不成？”

　　众人心中一阵悚然。的确，莫看现在张衍对他们好言好语，可这毕竟涉及到大道之争，现在张衍不来找他们，那或许是因为还能在诸有之内找到造化之地，要是寻不到了，不定就会转过头来盯上他们。

　　何况他们连自身道法都交托出去了，坚持此事又有什么意义？那还不如及早将造化之地呈献了出去，免得多出什么事端。

　　恒悟道：“我等伟力能够寻来这许多，也是靠了玄元道友之力，这个人情当需还上，我以为此法可行。”

　　众人心里清楚，所谓人情也不过是一个借口，现在他们再是努力施为，也不可能占住此道了，既然这么做已是没有太大希望了，那还不如早些敬献上去，那么等造化之灵正身到来，或许张衍会看在这份情面上，遮护他们一二。

　　所以他们此等作为，不是当真没了私心，只是知道无法与张衍和造化之灵相争，便索性来一个退而求其次。

　　恒悟见众人都无意见，便言道：“既然决定敬献，那便这几处造化之地中的道传都是了收了吧。”

　　相觉笑道：“倒也不必如此，我等不去主动支持便好，这几处交都交了出去，玄元道友莫非还不会处置么？”

　　众人一听，心中动了动，都是点头，要是张衍处置了，他们不去理会就好，要是没有处置，仍是把他们道传留在那里，那他们就只当没有看见便好。

　　众人在商议妥当后，便就转动神意，试图与张衍交通。

　　张衍立时有感，见相觉等人一并寻来，知此中定然有事，便将诸人神意接纳过来，道：“诸位何事寻来？”

　　相觉上来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诸位同道知晓道友正在寻思对抗造化之灵正身之法，我等伟力难复，也做不了什么，却愿意将治下造化之地全数献上，只望能有益于道友参悟道法。”

　　张衍微觉意外，他倒是未曾想到此辈会主动将这些造化之地送来。

　　他此前并没有侵占这些地界的想法，一来他找寻造化之地还有余力，二来，留着这几处所在，说不定还能作为引动造化之灵的诱饵。

　　不过此辈既然愿意如此做，他也没有往外推拒的道理，何况此举的确对他追逐缺失道法有利。

　　他察看了一下，微明治下共有三处造化之地，后来众人又合力寻觅到一处，只是当时怕被他发现，无一人占据，此后又陆续寻到两处，合计共是六处造化之地。

　　陡然多了数处可以传道之地，要是放在之前，纯靠演教恐怕还要大费一番波折，但是现在又多了一条路数，或许短时内就可拿下了。于是他颌首言道：“那便多谢诸位了。”

　　诸人见事情已是妥当，也未再多言，皆是一礼之后，便就告辞退走。

　　张衍自神意之中退出来后，却是失笑一下，相觉等辈之前不曾想到将造化之地送来，而偏是选在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此辈见到了那道人伟力落去布须天，认为与胜负之争即将到来，占了这些造化之地也是无用，这才急不可待将这些地界献出。

　　不过有一件事此辈未曾估错，从那缺裂之处传出的动静来看，劫力已呈溃散之势，不然那道人伟力也无法这么轻易落来，也无可能对诸有之内事宜这么快就做出反应。

　　若无意外，造化之灵正身真正落至诸有已是近在眼前了。

第二百七十章 上道由己不由人

　　张衍目光一扫，在相觉等人所赠造化之地中转了一圈，已知此中具体详情。

　　这六处地界中有五处大同小异，相觉等人虽然留下道传，可从来没有治世之打算，他们也不会去关心这些小事，所以世间可谓处处冲突，祸乱横生。

　　在这般情况下，可谓人心思平，而演教每到一地，必然斩杀妖魔，平靖灾劫，这十分符合众生之所愿，所以这几处直接交给演教当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当即传得一道谕令，发往演教总坛，令高晟图率领教众先占住那五处造化之地，而后再去想其余，就算有些漏洞也没有什么，要是造化之灵后手因此冒了出来，那正好一并解决。

　　而剩下那最后一处造化之地，却是有些格外不同。

　　此间出现了一个出色人物，居然打压得诸多教派抬不起头来。

　　要知留在此世之中的教派每一家都是大德所传，其厉害之处就在于传道极快，只要教众数目一多，那必然有人可登去上境，寻常修道宗派短时内或可占据上风，可时间一长必会被其等耗死。

　　这一人居然能在这般险恶环境之中崛起，并力压诸教，着实十分了得。

　　不过这事虽然出奇，但也没什么不合理，毕竟这是道法显圣之世，若出得一位惊才绝艳的人物，并恰好站在了众道对面，那么的确是可以做到这等事的。

　　在张衍看来，只要此人不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那便没有关系，这几处本就是在相觉等人治下，自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此界处理起来还更为简单，只要让此人认同于他道传，那么下来之事就是水到渠成了。

　　于是他心意一转，便就派遣了一个分身落往此世。

　　抛开他道传不提，凡尘之人，本来再是厉害，与大德这个层次也是无可比较，可他觉得却不是如此。

　　造化性灵身负缺失之道演化，未来造化之灵与诸大德相争，其虽未必能得以自主，可至少也是参与之人，不定就能起到一定作用。

　　此刻他再是思索了一下，大德与造化之灵之争，亿万现世恐怕都会被牵连进去，除了布须天，便是镜湖这等地界也难说是否可以保全。

　　只是上回造化之灵正身到来，却并没有倾覆诸有的举动。

　　他有种感觉，或许保得诸有之存乃是双方的默契，但是不能侥幸寄希望于此，唯有尽快使得众人认同他之道传，到时诸有便被倾覆，已然寻到的道法却不会因此而损失，所以需得尽快将这些造化之地消化了。

　　很快又是数十载过去，随着这六处造化之地的造化性灵归入道法之下，他对于缺失之道的认知越来越是明确，也正如他所想，道法这一提升，也是渐渐看到了许多以往不曾知晓的东西。

　　这就如当初在成就炼神之时，曾得见造化之精破碎那一幕，而在前在后之事却无从观得，这是因为他道法只及此处，然而一旦修为上来，自可见得更多。

　　此刻他目光之中，也有一幕幕景象飘过，待看罢之后，心忖道：“原来如此。”

　　诸大德各执大道一部，而当其等联合起来之时，那是当真是可以左右大道运转的。

　　诸大德与造化之灵纠缠对抗，双方虽然在争斗之中，可同样也在借助彼此，引导大道向着自己所愿方向而去。

　　这就是那道人所言大势了。

　　相觉、微明等辈虽也执道在手，可因为伟力相较弱小之故，是以此辈属于极少部分，大势一转，自会被裹挟而去，丝毫反抗不得。

　　可是出现了他这个变数便就不同了，随着他实力越来越强，那相觉等辈完全可以依附过来，形成另一股力量。

　　这就会导致大势不再向着一处去了，而是由此分道两边。

　　如此情形下，诸大德要么将他打压下去，要么设法将他拉拢过来，先前那道人设法说服于他，希望能令他就此停下。

　　他若是真听了，那么当真不得自主，到了最终一战之时，随时可能被当作棋子耗去。

　　虽并不见得所有大德都是在针对他，但这是大势之意志，此势一成，只要身在局中，任何人都无从反抗。

　　张衍眸光微动，从这里看，大势在谁手，谁便占据主动，与其向着靠过去，那还不如试上一试，看能否由自己来主导大势，而这也未必不能做到。

　　就在他转念之间，忽然感觉到一股力量浮出，他目芒一闪，等了这许久，那造化之灵后手终是显露出来了。

　　他神思一动，一道化身已然落在了某一方天地之中。

　　一处江堤之上，两边杨柳依依，有客旅商贩络绎往来，一个衣襟敞开，行止略有些狂放的年轻道人，背倚着一株树木，正在一口口灌酒。

　　这时他目光随意一瞥，却见一名玄袍罩身的年轻道人走了过来，不禁吃了一惊，懊恼道：“未想躲在这里还是被道友瞧见了，且慢来，待我先把这坛酒喝了。”

　　他一仰脖，咕咕咕把酒灌了下去，随即把酒罐一扔，双手一张，做出了一副任打任杀的模样。

　　张衍并没有立刻动手，看了其人一眼，道：“以我观来，造化之灵令你在此，当是为了毁去此方现世，阻我寻道，你本有不少机会，却为何不动手？”

　　年轻道人无所谓道：“正身本来留我在此，的确是为了遏阻道友，可惜他自身无情无性，无牵无挂，又怎能领略人世间的各种美妙滋味？我落至世间，享受到诸般好物，却是有些舍不得将此毁去，可又无法违抗正身之命，那么唯有请道友来阻碍我了。”

　　张衍微微颌首，道：“尊驾如何称呼？”

　　年轻道人听他问起这个，精神略振，道：“我在此世给自家取了名讳，唤作‘荆布衣’。”

　　张衍道：“我观尊驾，有如世间逍遥人，不忍凡世损毁，你既是被造化之灵派遣到此，当也是无情无性，那又为何会生出此等念头呢？”

　　荆布衣叹道：“这也得亏道友，并未将我辈道法全数尽除，反而留下一线，我才得以由此窥望到此间万世万物，有了自我心性。”

　　张衍明白了，这又是一个不愿意臣从于正身的化身，听其言语，应该是为躲避他感应，所以化气潜于此间等待时机，可蛰伏长久之后，因为散气不凝，又无凝聚意念导引，所以被红尘所染。

　　说来也是有意思得很，这些造化之灵的化身还有托世之身，但凡有了自我认知，都是一个个急于摆脱于其人，从他接触过的此类对象来看，几乎没有例外。

　　他道：“可你也当是知晓，你那正身若来至诸有之内，你仍旧是无法脱身的。”

　　荆布衣一摆手，道：“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到正身归来，再去想那些好了，”说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奇怪，看了张衍两眼，道：“怎么，玄元道友不准备驱灭我么？”

　　张衍淡声道：“现在劫力阻隔越来越弱，我将你驱逐不难，可你那正身或还会再度派遣化身到来，却未必如你这般沉浸世间。”

　　荆布衣自嘲一笑，道：“不想还有这等好处，既然道友愿意放我一马，我也是识好歹的，道友如何说我便如何做。”

　　就在这时，道上有一个挑担的中年人路过，荆布衣鼻子耸了耸，冲其招了招手，道：“来来来，到此处来。”

　　那中年汉子忙是走了过来，问道：“道爷有何吩咐？”

　　荆布衣兴致勃勃道：“你担子里的是什么东西？”

　　那中年汉子掀开上面布遮，香味更是浓郁，一块块厚实面饼摞在一起，当中拿油布隔着，表皮烤得金黄酥脆，道：“自家铺的饼子，无有一点脏污，道爷可要来上一些？”

　　年轻道人小指一勾，已是抓了一块在手，吃了一口，顿时眉飞色舞，扔了几串铜板过去，道：“好好，我都要了。”

　　他举饼对着张衍一晃，道：“道友，可要来得一些？”

　　张衍笑道：“尊驾自用便好。”

　　荆布衣一拍脑袋，道：“倒是我忘了，太上大德，又怎会把世间之物放在眼中？”

　　张衍淡笑一下，不置可否。

　　那中年汉子看不见张衍，只瞧见荆布衣自言自语，有些奇怪，心中转念这怕不是个疯道人，不过只要给钱，他就不怕，于是又壮着胆子问道：“这位道爷，我这里还有一小壶自酿好酒，还有半只烧鸡，道爷可要么？”

　　荆布衣目中放光，道：“要要，都要，都要。”他又是扔了几串钱过去，拿过酒来灌了几口，心满意足的一叹，道：“试问似这般人世，我怎又舍得毁弃。”

　　张衍这时道：“尊驾既是喜欢尘世，那便留在此间吧。”

　　说话之间，他抬袖而起，伸手对着荆布衣一指，后者只觉自身气机一僵，若说原来随随便便就可将这处现世毁去，那么他现在不过如同寻常修士一般，虽可以飞天遁地，挪山移岳，却再难出得这方天地了。他摇了摇头，道：“这般也好，这般也好啊，更能品得人间滋味。”

　　张衍收手回来，此人身上有他伟力镇压，不怕再有什么异动了，于是意念一转，身影便已是消散不见了。

　　荆布衣见得张衍离去，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可惜了，就算诸位太上大德都是联手起来，也是阻止不了我那正身落来诸有的，这尘世破碎之前的美味更是值得一尝。”说着，他狠狠咬了那面饼一口，三两下就将之全吞了下去。

第二百七十一章 举势夺机争天意

　　张衍意识一瞬之间便从那方界天之中回转至正身，有造化之灵分身停留在那处，在其未被消杀之前，那正身当是不会有什么动作了。就算其坚持派遣化身出来，只要以往弊端还是存在，并且及时发现，就不会造成什么太大威胁。

　　在这件事暂时处置稳妥之后，他思绪重新回至原来所想之事上。

　　要让大势倒向他这边，并不是没有机会，还是有一定成功可能的。

　　要知道，大德之间并不见得都是意见如一的，以往所谓大势之所以为大势，那只是因为没有选择，所以不得不如此，可现在在他这里，却又多出了另一个选择。

　　若是他能得以与这些大德沟通，那么届时哪怕只有一位站到了他这边，那他达成目的的可能就大大增加了。

　　放在以前不见得可以做到，可现在劫力破散，连那位囚界之主都可将伟力落至诸有与他交通，那么他一样可以设法将自己意愿传递过去。

　　这里他首先想到的，便是疑似少清祖师化身的那一位。

　　这位化身虽因为伟力残缺，并未到得大德层次，可是究竟藏身于何处，他也只能模模糊糊感觉到这一点，具体无法确定，这应该是有独特手段的。便连前次造化之灵正身到来的伟力倾轧，也同样被其避了过去，现下他若是与之做一番沟通，不定就能谈下此事。

　　心思一定，他当即取出其人交托给自己的一道气机，便于心中一唤。

　　过有片刻，只见剑光一闪，一名道人现出身来。

　　张衍打一个稽首，道：“道友，久违了。”

　　那道人还得一礼，道：“道友有礼了，以道友现下之能，却来唤我，想必是有要事了。”

　　张衍点首言道：“正有一事想要请托道友，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便相争对抗，眼下即将入得终局，先前有人来劝言我，要我等候下去，待得劫力粉碎，便随势而行，还言称若不如此，必害得大局崩坏，然则我欲问及内情，却是遮遮掩掩，不肯道明，只言到时便知。”

　　那道人却是对此不以为然，他一荡衣袖，道：“我辈行事，求得是超脱无束，要做何事，自可去做，不必理会他人如何言语，此僚鬼鬼祟祟，不肯言明详情，理他作甚。”

　　张衍微微一笑，道：“我以为其人所言大势，却非我之大势，我曾与道友一同对敌，甚是合契，故是想及，待得造化之灵打碎劫力，不知道友可愿与我联手？”

　　那道人看了看那缺裂所在，便道：“我可以一试。”

　　张衍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那道人道：“言重，若是按照道友所言，此辈行事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我亦不愿与此等人有什么牵扯。”

　　他抬手再是一礼，便转身走入了虚寂深处，须臾隐没不见。

　　张衍略一思索，化身与正身的想法终究是不同的，他不知这位最后会作何选择，而且因为劫力阻隔，对方也未必会有所回应，但能提前说上一声，便也足够了。

　　而他也不会把全部期望放于一人身上。下来该是设法找寻另一人了，转念到此，他把神思一转，霎时便有一道分身走出了玄渊天。

　　布须天内，銮方、秉空二人正坐于自家驻地之内，近来他们也是感觉到了诸多不对劲的地方，虚寂之中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只是他们也明白，凡是牵涉到了大德与造化之灵的斗战，寻常炼神修士几乎毫无插手余地。自他们得道以来，这等不得自主的感觉已是极少有了。

　　秉空面色凝重，道：“我观那劫力，已然处处是漏洞，造化之灵正身若至，也就在近段时候了。”

　　銮方道：“布须天乃是虚寂之中造化之精最为蕴集之所在，我等只要躲在此间，想来便是诸有倾覆，也波及不到此间。”

　　秉空沉声道：“道理是如此，可是造化之灵能为之大，我等无法揣度，便如上回，若不是玄元道友伟力遮护，就算在布须天内，我等一定无法抵挡造化之灵伟力的侵袭，而战局若是激烈一些，玄元道友恐怕就顾不得我等了。”

　　銮方摇头一叹，他心中明白，这等事是指望不了他人的，现在能得布须天内存身已然不差了，便是当真不得遮护，那也只是自身运数，怨不得人。

　　就在两人说话之际，却见一个玄袍罩身的年轻道人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便缓步而来，到了近前，颌首为礼道：“两位道友有礼了。”

　　銮方、秉空二人心中倒是一紧，没想到方才谈论张衍，其人便至，忙是站了起来，还有一礼，道：“见过道友，道友怎有暇来我二人这里？”

　　张衍道：“此来是有一事，想要问询二位。”

　　銮方道：“原来如此。”他侧身作势一请，“请恕不知道友来此，待客不周，还请道友入座说话。”

　　张衍点了点头，把袖一展，便在客席之上坐了下来。

　　銮方、秉空二人也是跟着落座，随后才问道：“不知玄元道友所问之事为何？”

　　张衍看向二人，道：“两位过去曾与曜汉老祖有过争斗对抗，却不知，此事最早开始于何时？”

　　銮方稍作思量，才谨慎回言道：“不瞒道友，造化之精破碎以前之事，由于我等识忆缺失，具体事宜，也是难以记起，而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我等为对抗曜汉所立德道，这才立得全道，并对抗至道友到来之时。”

　　秉空不难听出，张衍话中之意似乎是想找寻什么关于曜汉的线索，便道：“其实玉漏、羽丘二人比我等更是熟悉那曜汉道人，只是可惜此辈已然不在了。”

　　张衍摇了摇头，玉漏、羽丘二人虽是被他逐入永寂之中，可按理来说，还是应该有微弱伟力残留的，但是他之前看过，发现这二人与曜汉伟力都是一丝半点也找寻不到，故是他怀疑，这二人很可能与曜汉老祖同出一源，之所以分得三人，不过是障人眼目。

　　他沉吟一下，道：“如此，我需借两位道友气机一用，以此查证些许事宜。”

　　从二人言语不难看出，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这两人就与曜汉老祖三人对抗长久，全道与德道之争更是遍及诸多现世，可以说是与曜汉老祖伟力接触交融最多之人，若是能借得二人气机推算，并寻到曜汉老祖残留下来的伟力，那么便可把话带去。

　　曜汉老祖身为大德，虽未必会把自家分身那些事放在心上，不过他可不会一厢情愿以为其人定会站到自己这一边，但不去试上一试，谁又知道结果如何呢？

　　銮方、秉空二人对视一眼，不过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各自取了一缕气机出来，并交给了他。

　　张衍收得过来，身影一虚，已是回到正身之上，随后便将气机拿来推算。

　　而就在这等时候，他位于山海界天青殿中的化身此刻已是来至地渊之前，并传了一道神意去到冥泉宗中。

　　宇文洪阳分身正在门中坐镇，察觉到他到来，自里迎了出来，道：“太上怎来此地？”

　　张衍道：“我有言与贵派祖师一谈，故想请道友设坛一祭。”

　　宇文洪阳思索片刻，沉声道：“我可一试，还请太上随我来。”

　　张衍一点首，便随他而行，下一刻，来至冥泉宗祖师殿前，宇文洪阳这时告歉一声，言及需先行入内祭拜，还请张衍在此稍候。

　　张衍道：“宇文掌门自去便是。”

　　宇文洪阳打一个稽首，便入得殿中，自里才是走了出来，道：“我已是设坛在前，只是以我功行，也不知祖师是否会由此回应，唯请太上入内一观了。”

　　张衍颌首道：“多谢宇文掌门了。”

　　他摆袖走入殿中，抬首往那祭台之上看去，神情微动，在他眼中，此刻正有一个道人身影立在那处，不过其人形影完全是由一缕缕昏黄气线勾勒出来的，看去如同一幅以烟气描摹的画像，神玄莫测，飘渺不定。

　　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有礼了。”

　　那道人形影还得一礼，其人没有开口，只是有一缕缕气烟飘来，在两人之间凭空凝聚出了一个个文字，其上曰：“道友有话与我言说？”

　　张衍也不绕圈，直接就将自己目的说出，那道人立定片刻，似在考虑他的建言，但其人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打一个稽首，随后便缓缓散去了。

　　张衍也不以为意，他也不需对方下得什么承诺，只要能知晓他的意思便好。

　　他自殿中出来，谢过宇文洪阳之后，意念也是回至正身。

　　此时他神色一肃，现在唯有太冥祖师那里不曾打得招呼，所以需得回往溟沧一行了。

　　若能顺利把意思传递上去，那么九洲四派祖师处都是把言语带到了。

　　其实此事便是不成，也无太大关系，只凭他能观想造化之灵，并可让其提前入得诸有的本事，诸位大德就无法将他完全忽略，一定是会再来与他沟通的，到时还能寻到机会。

第二百七十二章 无上法力人难知

　　山海界，龙渊海。

　　天半湖池之中，几头体型不大的龙鲤正在里间翻腾来去，追逐嬉戏，掀起阵阵水浪潮头，几条幼蛟不堪其扰，纷纷驾云腾上天穹。

　　关瀛岳站在湖池高处一座铜亭之中，时不时洒下一些丹丸，引得龙鲤过来争抢，湖水之中又是一阵纷乱。

　　他身边站着一名老成稳重的少年人，有着一副小大人之态，他观察了半天，道：“师父，洒下的丹丸好似不够那些龙鲤分的。”

　　关瀛岳道：“不够分就对了。”

　　少年好奇问道：“恩师，为何要如此做？”

　　关瀛岳道：“因为唯有如此，才会引得此辈相争，”他指着下方，“这湖水若不动，那不过一潭死水，这龙鲤若是不争，那么就会养得痴肥贪惰，到时也就不堪其用了。”

　　那少年似乎懂了些什么。

　　这时一名年轻修士上来，来至近处，打一个道躬，道：“老师。”又对那少年人一揖，口中道：“师兄。”

　　少年人忙是还有一礼。

　　关瀛岳头也不回，道：“何事？”

　　那年轻修士低着头道：“老师，近来界外灵机更是衰弱，又有不少宗派来书求附，我等还是如以往一般回绝他们么？”

　　关瀛岳手中动作一停，将丹丸交给那个少年人，令他继续喂食，随后转过身来，道：“自我山海界宗派与诸天万界交通以来，哪个与我等牵扯不上关系？这个口子绝不能开，不然人人来求，莫非都是放其等入界不成？还是照此之前做法，说我山海界并不会放得外人入内，不过若有什么需用，看在同道情面上，自会支应一二。”

　　那年轻修士这时似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只是道：“少清派那边……”

　　关瀛岳摇头道：“少清道友之事不必去管，外来之人要真能过了他们那一关，允其等入内又如何？”

　　山海界现在是溟沧、少清、冥泉三方共同主持大局，溟沧、冥泉这两家至今未开一个口子；少清派那边的规矩倒是简单，只要你能在正面斗战中赢了他，那么自可让你进来，可迄今为止，还无人能做到。

　　那年轻修士表示明白，正要退下时，关瀛岳却是将他唤住，看了其几眼，道：“我观你似是有什么心事？”

　　那年轻修士沉默片刻，才道：“弟子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讲。”

　　关瀛岳看他一眼，道：“既是有话，那便说出来，师徒之间，不必这般藏藏掖掖。”

　　那年轻修士道：“是弟子矫情了，弟子一直有句话想说。”他后半句声音大了一些，令那正在喂食的少年人也忍不住看过来。

　　“我山海界灵机无数，那些不相干之人也罢了，可是那些以往交情不浅的同辈，既然不准他们入界，可为何不送他们一些外药呢？我溟沧派也不是承负不起。”

　　说到这里，年轻修士又是低下头，道：“涉及宗门大略，弟子或许冒失了，但我山海界坐观同道危难，却不施以援手，将来他人又会如何看待我等呢？我山海界的名声也必会因此跟着受损。”

　　关瀛岳语声略淡道：“我辈是修道人，不必太在乎这些，而今有灵机可享之人都是固守根本，非我一家如此，而无有灵机可用之人，互相之间争杀拼斗，待到宗门消散，寿数耗尽，一切自也烟消云散了，此辈如何看待我等，于我而言，毫无意义。”

　　那弟子忍不住争辩道：“可弟子觉得未必如此，诸天万界灵机动荡，在这数千年中变化尤甚，连余寰诸天这等屹立百万载的地界，现在也是开始崩塌，唯有青华天一家尚在，可也难说什么时候便落得那等地步……”

　　关瀛岳看了他一眼，道：“却不想你有这等想法，也难怪怜悯那些宗派。可你需看到，余寰诸天格局不在，青碧宫不一样仍是守住了青华天？有元尊坐镇，此界可谓永恒不灭，而待到灵机复兴，再有个百万载下来，不是一样也可立起眼前格局？而我溟沧派有那一位在，也一样不惧此等变局，所以你之担忧，完全不必。”

　　那弟子仍是不能服气，辩道：“可是恩师，我等仰仗上境大能，可我等对上境大能又有何意义可言？若是大能一念改变，到时又该如何？”

　　关瀛岳摇头道：“你想得着实太多了，这些本不是你该操心的，试问那些大能的心思，又怎是你可以揣度的？你此时该如你同门师兄弟那般努力提升功行，而不是去忧惧这些渺茫之事。”

　　那弟子叹了一口气，道：“恩师，道理我也是知晓的，可我心中偏偏就是绕不过去。”

　　关瀛岳道：“再过几日，便是诸派饮宴大会，你替我前往，好好在那里逍遥享乐，一载之内，不许回来。”

　　年轻修士一怔，以为自家老师是嫌弃自己，所以把他支开，不觉意气消沉了一点，俯身一躬，道：“是，恩师。”

　　关瀛岳看他离去，失笑一下，与这弟子心思相类似之人他也曾是见过的，此辈在了解诸天万界之宏伟，上境大能之伟力后，总是觉得自身卑微渺小，进而怀疑自身，不过等到其逍遥几日下来，自会把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扔到一边去。

　　他转过首来，看向那少年，道：“徒儿，你有何想法？”

　　那少年想了想，道：“师兄说得好像有几分道理，不过弟子看来，世上灵机，不就是我等手中丹丸么？而我等就好比那龙鲤，说不定上境大能就是要我等彼此争抢呢。”

　　关瀛岳道：“触类旁通，也算有些见解，不过你需记得，上境大能之思，绝非我等可想，等你什么时候挨近那等境地，再去思索好了，现下只需做好眼前之事便是了。”

　　少年似懂非懂，哦了一声。

　　两人说话之间，忽然有一灵符自远空飞来，关瀛岳接来一看，不觉神色一肃，他看了看自己弟子，略作思索，道：“你随我来。”

　　他一荡衣袖，瞬息之间，两人已是来至祖师殿前，而此刻一名玄袍罩身的道人正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里。

　　关瀛岳深吸了一口气，上前一礼，道：“见过渡真殿主。”那少年跟着自家老师一拜。

　　张衍并不回头，立在玉阶之上，负手看着那宏伟殿门，道：“我自去祭拜祖师，关长老可先在外间等候。”

　　他身为渡真殿主，若去祭拜祖师，自是不用他人允许，不过祖师殿如今看守便是关瀛岳，在溟沧派内行事自是要遵从门派规矩，所以与之打了一声招呼。

　　关瀛岳忙道：“弟子不敢，渡真殿主自便就是。”说话之间，他便见张衍衣袍摆动，已是步入了祖师殿中，身影很快没入其中不见。

　　少年人抬头看了看自家老师，拽着后者袖子摇着，小脸之上露出兴奋之色，道：“恩师恩师，渡真殿主是否就是门中传言的那一位？”

　　关瀛岳道：“正是这一位。”

　　少年人低低惊呼一声，带着几分好奇问道：“那……恩师，渡真殿主此来是为祭拜祖师么？”

　　关瀛岳看向殿门，略带感慨道：“为师方才才和你说过，上境大能之思，非我辈所能猜测，你我不必去多想，只管修好自家功果便是。”

　　布须天某处空域之内，青圣双目紧闭，盘膝坐在那里，他此刻神意正在虚寂之中飘荡着。

　　他是诸位炼神修士之中唯一一位敢于把自身意识伟力散布出布须天之人，此举是为寻求上法机缘，哪怕求道再难，可只要无人拦阻，那么他追逐大道的脚步就绝然不会停下。

　　只是那些大德伟力太过强势，他伟力一上去就是一触即溃，所以只能寻找那些可能早被逐入永寂之中的大德气机。

　　就在他四处游荡之时，忽然触到了一股异样气机。

　　此气玄妙无比，分明与大德位在同一层次，可这次却没有将他伟力震散，反而主动寻了过来。

　　他顿时心生警惕，立刻往布须天撤回，然而还未等他做成此事，对方却是先一步照入他神意之内。

　　恍惚之间，他便见一个模糊人影出现在了那里，不觉冷声道：“尊驾何人？”

　　那模糊人影道：“道友既在找寻上境法门，又为何这般抗拒？”

　　青圣沉声道：“尊驾到底是谁，我不与来历不明之人交谈。”

　　那人影笑道：“道友在虚寂之中徜徉这许久，我即便不说，想你也能猜出我的身份。”

　　青圣神情微凛，他隐约猜出了对方身份，谨慎言道：“尊驾想要如何？”

　　那人影言道：“我在虚寂之中感得道友伟力，你所求者，无非上境大法，那我等为何不来做一个交易呢？”

　　青圣沉声道：“什么交易？”

　　那人影道：“我之正身很快将要回归诸有，只是布须天完满无漏，我要占下此地还是要费上不少力气，我也无需你做任何事，只要在关键时刻接纳我送渡过来的神意便可，只要你应下，我便会传你大道法门，更可在争局过后庇佑于你，不知你愿也不愿？”

第二百七十三章 心虽向利不逾矩

　　那人影说完，就直接将一段道法传递了过来。

　　青圣有心拒绝，可是一看到那无数妙法流淌入神意之中，还是忍不住接纳了。

　　那人影似对此早有所料，玩味言道：“道友可以放心修行，此法乃我根据你自身功法演化而成，与我功法并非一路，哪怕功行再高之人，只要你不主动去言，那也是看不出来的。”

　　青圣哼了一声，道：“可据我所知，我要想功行再进一步，只有功法并无用处，除非有造化宝莲助我，否则难以企及。”

　　那人影意味深长道：“造化宝莲，我便是现在寻来，道友敢用么？不过你且放心，你若真是道行到了，我自会为你寻来一朵。”

　　青圣道人道：“我如何信你？”

　　那人影道：“这却容易，道友可先修持道法，若是我不把造化宝莲寻来，那你大可不动，如此于你又有什么损失呢？”

　　青圣道人明白，对方的便宜并无这么好占，假设他先修持了这门道法，那么实际上就已然投入了对方阵中，那么下来如是不肯按照对方所言行事，对方只要将这事泄露给张衍知晓，难言后者会如何待他，若是换作是他，那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可明知如此，他却什么话都没说。

　　那人影见他一言不发，知晓他已然是默认了，笑一声，道：“道友，时机一至，我自会来寻你的。”

　　青圣道人却道：“且慢！”

　　那人影道：“道友还有何事？”

　　青圣缓缓道：“我若是修炼了这门功法，下来又去何处寻你？”

　　那人影道：“只要你伟力尚在布须天外，你若修持了此法，我有所感应之后，自会找了过来，只是需提醒道友，我正身很快就将到来，你需尽快下得决定，要是错过了，那便再无机会了。”

　　青圣沉默片刻，道：“我知晓了。”

　　那人影没再停留，自他神意之中退了出去。

　　青圣仔细查看了一遍，确认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异状，虽然对方直接做手脚的可能很低，可他仍是谨慎。

　　他思索了一下，恐怕此事就算告知了张衍，那造化之灵也并不如何在乎，因为看去无论结果为何，对其人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反复盘算，良久之后，终是有了一个决定，出得驻留之地，便往玄渊天而来。

　　张衍步入祖师殿中，沿着长长谒道而行，因为这里是山门重地，唯有三殿殿主和名义上的看守可以入内，诸如仆从道童都没有资格到此，甚至连阵灵都不存在，所以此间空无一人，唯有谒道两旁水波流淌之声。

　　行步许久，他已是来至了供奉大殿之前，身上渡真殿主玉章飞出，放出一道光亮映照在前方合闭的金石大门之上，那大门无声无息向两旁移去。

　　他目光一扫，这里之前他曾来过数次，不过依旧保持着原来模样，可以说此间自二代祖师设立伊始，便没有什么变化。

　　他踏入里间，来至大殿之中，抬头看去，玉台供案之上，最上方摆放的乃是太冥祖师牌位，而接下来乃是历代掌门，左右两旁则又分列了过往渡真、昼空两殿殿主的牌位。

　　这两殿殿主牌位曾在第五代掌门秦清纲飞升之前撤下过，后来溟沧派在山海界立足后，又被秦墨白重新搬挪了回来。

　　张衍是知晓的，五代掌门秦清纲之所以如此做，包括不指定下一代掌门谁为继传之人，这都是有其用意的。

　　在其人飞升之前，溟沧派实际上与溟空浑域之间是隐隐有所牵连的。当时浑天之中传闻有一枚元玉落在溟沧派所居虚空元海之中，欲设法以祖师名义向溟沧派施压索取。

　　为避免此事，秦清纲在得陈老祖、元中子等前代掌门传意之后，刻意不立掌门，并撤了两殿殿主供奉，且不留一言，自己又飞升而去，这般算是彻底断绝了与浑天之间的牵连。

　　张衍对这番作为对错不予置评，但从结果来看，溟沧派后来在秦掌门带领之下却是走出了另一条道路，乃至有了现下格局。

　　他看向供案，上前一步，准备向祖师执礼，然而，就在他这一动念之时，自二代掌门始，下方历代掌门牌位之上的宝光名讳俱是收敛而去，变得空白无字，唯独四代掌门牌位没有任何变化。

　　身为太上大德，他固然承认历代宗长地位，可那些宗长却不敢让他祭拜。

　　不过唯有四代掌门未曾成道，自是没有感应的，但大德执大道一部在手，天机应发之下，自也是化作了一般模样。

　　他对此不以为意，来至案前，微微俯身，就对着祖师牌位一礼。

　　而就在这一刻，周围景物一变，诸物都是由有转虚，逐渐淡去，他好像又一次站在了虚寂之内。

　　而这里除了他自身伟力之外，还有另一股浩大伟力存在，绵绵泊泊，无始无尽。他与太冥祖师气机接触过多次，清楚这便是祖师伟力，可此刻也只有伟力在此，并没有见得祖师形影现出。

　　他略作思索，便试着将自身意念投入进去，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倒是在如此做后，周围景物又是由虚转实，他发现自己再一次回到了祖师殿中。

　　他回忆起方才那一幕，心下微动，似是想到了什么，随即点了点头，对着供案之上再是一礼，便从殿内退了出来。

　　其实这一次他本还可以去找寻魔藏主人，不过仔细思量下来，却是放弃了此举。

　　从四大派祖师落去九洲开派的举动来看，这四位很可能就是站在同一阵营之中的，就算有分歧，想也不大。

　　至于宗派之间的较量，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那只是门人弟子之争，无有灵机这个矛盾，也未必能争杀起来，对于大德而言，那更是小事。

　　魔藏主人和囚界之主则便不同了，两人并未立派，而是另行开辟格局，只观双方表面上的作为，已是能够看出彼此不同了。

　　故是他大胆猜测，魔藏主人与囚界之主或许是走得更近一些，故是干脆不去理会。

　　他抬头看了看那缺裂所在，虽这一次没有与祖师直接交流，可他已是把自己的意思交代清楚了，自己已然出招，只看对面会如何应付了。

　　他把心意一转，就回到了清寰宫中，方才坐下，心中却是忽生感应，便就唤过阵灵，令其去门前迎客。

　　同一时候，青圣已是来至玄渊天宫阙之前，却见一名道童自里出来，对他揖礼道：“太上，老爷知你到来，命小人迎你入内。”

　　青圣点点头，随得道童到了里间，很快见得张衍，待叙过礼后，他言道：“我方才遇得一事，需向道友禀告。”

　　张衍见他神情郑重，心念一转，已是有所猜测，颌首道：“道友请说。”

　　青圣便将自己遇见造化之灵，还有自己与之交谈之言如实道出。

　　他考虑清楚了，造化之灵之所以找上他，应该是看中了他是真正内求之人，从来都是利益为上，只要对自己有利，那么就会去做。

　　可是利益与利益不同，唯有保证自身存在，才能去寻求更多东西。在布须天内，他可不认为自己能瞒过张衍。

　　而且就算成了大德那又如何？张衍真要收拾他，造化之灵哪里可能遮护得住他？

　　别看造化之灵表面上说得如此轻松，什么只是为了减少一些麻烦，可要是能在正面轻易对付得了张衍，那又何必来暗中做这等事呢？

　　张衍听罢，笑了一笑，道：“原来如此，造化之灵既然主动将道法赠予道友，那却也不能错过了他这一番好意，道友尽管拿去修行就是，你若功成，他若要将宝莲交托于你，你也大可接纳下来。”

　　青圣一怔，随即明白了过来，稽首道：“当如道友所愿。”

　　在张衍这里有了交代，他此刻已是放心，何况还能光明正大修持功法。再是说了几句拜谢之言后，他便告辞离去了。

　　张衍则是沉思起来，他先前就猜到，造化之灵在分身久无动静后，一定又会做出什么事来，而这回其人突破点却是在青圣这里，看去是想从布须天内部突破。

　　他之所以不拦阻此事，那是因为造化之灵为了达成目的，很可能当真会将那最后一朵造化宝莲拿了出来。

　　虽不见得这会是完整宝莲，但若是他能从中截取到一缕气机，那么力道之法就可以填补完全了。

　　他在四处收摄宝莲气机，造化之灵有可能是知晓的，但其未必知道他真正想做什么。

　　魔藏主人也不可能将自己设法开辟力道道法一事到处宣扬，所以造化之灵至多猜想他欲借此找寻一个后手，以防万一诸有被毁，还能借此重新开辟。

　　只此事本不在筹谋之中，所以他也没有抱太多期望，仍旧是沉下心来，继续搜罗造化之地。

　　不知多久之后，他心神有感，抬首一看，却是察觉到那劫力微动，而后一丝熟悉伟力再是来到了诸有之中，并往布须天落来。

　　他笑了一笑，看来自身之意愿果是顺利传递上去了，所以引得其人不得不再来与他交通了。

第二百七十四章 荡开阻劫动气神

　　张衍放开布须天门户，任由那一缕伟力入内。

　　先前他就知道，即便自己没有设法和四位祖师沟通，可因为能随时将造化之灵唤到诸有之中，对方就无法将他绕了过去。

　　虽然他未必会如此做就是了。

　　可是只有这个能为在，那就足以让诸大德忌惮，无法将他忽视过去。

　　不过若没有他传话给四位祖师的举动，那对方也一定不会出现的如此及时，这反过来也说明他的策略是成功的。

　　现在他能从内外两个方面都将能撼动囚界之主所谓大势，逼得其人不得不再度与他来进行沟通。

　　只是就在这等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伟力有着些许异动，并不是仅仅落往布须天，还有一丝落去了诸有之中，也不知到底去了哪里。

　　他略作思索，微微一笑，却也并没有去多管，而是意念一起，一具化身自正身上走了出来，并往那浑天走之中步入，须臾便就入到了里内。

　　那道人早已在此等候，见张衍到来，打一个稽首，道：“这一次我本不想来。”

　　张衍笑了一笑，道：“其实尊驾大可以不来。”

　　那道人言道：“我能渡过劫力，造化之灵亦能渡过，我有谋算排布，造化之灵亦有谋算排布，这里面容不得太多差错，而道友每多得一次举动，变数就会增加一分，为了大局考量，却也不得不至了。”

　　张衍淡笑一下，没有说话，只是静候对方下文。

　　那道人言道：“事情既到这一步，我可以让道友知悉所有，亦可让道友如诸位同道一般作为执子之人，只希望道友能放弃原先所为，归入大势之中来。”

　　张衍颌首道：“的确该归入大势之中，可为何不是诸位归入我之大势，而是我归入诸位之大势呢？”

　　那道人沉声言道：“自造化之灵生出那一刻，我等便在与之对抗，此大势乃是经由诸位同道合力推演而成，如今已是将到最后一步，而道友乃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成就，对造化之灵所知有限，又怎能去做那大势之主？”

　　张衍摇头道：“可尊驾之势，当真就能算到所有变数？若真能做到，又怎会让虚寂数度缺裂？”

　　那道人言道：“道友安知不是我等大势算计之中？”

　　张衍淡笑言道：“若所有一切都在尊驾所言大势之中，那又何必再来我这处补上漏洞呢？”

　　其余不说，他自身也可以算是一个变数，若是对方当真可以算到这些，就不会有今时这番对言了。

　　说到底，在被劫力困住之后，一切大道运转都已不在其等掌握之中了。

　　而且正如他所猜想的那样，这里并不是所有大德都是一个意见，很可能只是囚界之主这一派的坚持，否则不会他这一传意上去，就引得那所谓大势不稳当了。

　　那道人稍作沉默，道：“我此来本想消弭争执，毕竟道友与我辈皆是修道人，既是道友自执己见，那我也不再劝言，等到终战到来，孰轻孰重，自见分晓。还有一事，因为造化之灵之故，道友所需知晓之事我仍是无法道明，不过这里答案却落在了那劫力之内，道友若是有心知晓，那自可去其中取拿，到时一切皆明。”

　　张衍一挑眉，道：“劫力之内么？”

　　与此同时，相觉等人所立造的大世域中，忽有一缕伟力落至此间，并化出了一缕形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相觉站了出来，道：“这位道友，你自何而来？”

　　诸人也是看来，只看表面，来人应该是一位大德化身。

　　方才劫力之中又有伟力落下，他们也是同样感觉到了，从气机之上不难分辨，来人便是这一位。

　　那道人言道：“我正身尚在劫力之中，乃是借得一丝空隙，方才将一缕意识传回诸有，是为将几句话带给诸位。”

　　相觉言道：“什么话？”

　　那道人言道：“诸位可是知晓，为何自身伟力始终不得完全么？”

　　众人听到此言，神情之中却是多出了几分微妙。

　　相觉笑道：“道友知晓为何？”

　　那道人言道：“那实则是诸位自家之选择，当初造化之精破碎后，诸位刻意将自身伟力分出来一缕，与我等一同牵制此僚，为得就是在劫力破碎之后，能够在大道棋盘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场之人听得此言，都是能模模糊糊感到了一些东西，微明皱眉道：“尊驾可否说得再明白一些？”

　　那道人摇了摇头，道：“此事无需我来言说，只是给诸位提一个醒罢了，到了劫力破碎之后，诸位自会明白。”

　　说到这里，他语声郑重几分，道：“我想告诉诸位的是，造化之灵正身伟力之所以被牵制，这里面实也有诸位的功劳，故而等到劫力破碎，你等可以有一个自主之选，未必需要趋附于谁人。”

　　在场之人心中恍然，此人到此，这分明就是劝说他们不必跟随张衍。恒悟出声道：“尊驾之前不来提醒我等，可现在却至，这里可是因为玄元道友的缘故么？”

　　那道人也不讳言，道：“确然是有这一位的缘故，这位举动已是妨碍了大局，造化之灵若是因此胜过我等，那诸位谁也逃不过去。”

　　他来得这里，正是为了挟制张衍，故一边在与其人言谈，一边到此劝说众人。

　　要是相觉这些人不再站在张衍这一边，那么其人自是被孤立了，在他看来，以张衍一人之力，显然是不可能动摇大势的，那么本来谋划也就不攻自破了。

　　盈空这时开口道：“而今造化之灵正身即将突破劫力，连我等自身都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有问题，我等又如何信你之言？”

　　那道人道：“诸位不必此刻信我，还是那番言语，待到劫力一破，自能明了我所言不虚，诸位到时再做选择，也是不迟，还望诸位慎行之。”说到这里，他打一个稽首，身影便就化去不见了，连那伟力亦是一同消散无踪了。

　　相觉想了一想，看向众人，道：“各位道友如何看？”

　　季庄沉声道：“不过一面之词而已。”

　　闳都嗤笑一声，道：“我要如何做，那便如何做，何须他人来指手画脚？”

　　盈空淡淡言道：“此人自言曾与造化之灵对抗，可偏又无法证明，那所言也不过虚妄而已。”

　　那道人虽然前来蛊惑相觉等人，可其却是算漏了一点，那便是张衍曾与造化之灵正身正面对撼过。

　　无论从实力而言，还是从自身所站阵营来看，这都是最为直观的证明，是值得让他们相信的，所以仅靠几句言语，是绝无可能让相觉等人在这般关乎自己存亡的事情上动摇的。

　　况且他们道法都被张衍观望过了，可以说之前就已经把对抗造化之灵正身的所有希望都是放在了张衍身上，现在让他们突然改换立场，那又如何可能？

　　玄渊天中，张衍在那道人走后，便注视着缺裂之地。

　　其实那道人临去之前那句话，意思十分之明确，你若要争大势，那么必当有承当劫力之能，若连这一关都无法过去，那么自也不可能让诸位大德选择你。

　　这应该不仅是其人自己的意思，或许也是诸位祖师想要传递给他的。

　　在不久之前，劫力已是开始一点点消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吞吃了去。

　　所谓劫力，其实应该说是造化之精破碎之后的余波，其不但囚困住了造化之灵，同样也是使得那些大德脱离了诸有。

　　所以大德与造化之灵一方面在压制彼此，另一方也在对抗劫力，不如此做，双方很有可能会被迫入永寂。

　　三方彼此纠缠，谁也没有占据上风，但随着大德逐渐归来，劫力封堵也是一点点被打破。

　　劫力与大德伟力一样，同样也是无穷无尽，所以是无法消磨殆尽的，之所以现在呈现出被削减的模样，应该是大德和造化之灵正身的力量在逐渐增强。

　　毫无疑问，这两方的对抗，虽然牵制住了彼此，可也同样推动着他们渐渐向着大道更高层前进着，而原来可以压制双方的劫力却没有长进，所以才被一点点的压制下去。

　　这是劫数，是争斗，同样也是机缘。

　　到了眼前，这场争斗已是快要达到分出胜负的时候了。

　　张衍认为，那劫力既能为他所见，甚至是在造化之精破碎后出现的，那么也应该是如造化性灵一般，乃是缺失道法的一部分，只是之前谁人也无法压了过去，又有对手牵扯，自也无法得到其中玄妙。

　　可是现在被反过来压制，那其实便是另外两家消化这最大一块果实了。

　　他目光微闪，若是这般，自己也不能将此错过了。纵然未必能将这一部分大道夺取到手，可却也不能让造化之灵将这部大道占据太多，就算被其余大德得了去，也好过被此僚夺取。

　　而等到把这些劫力彻底削去之后，就是真正决战之时了。

　　念转到此，他立身起来，把双袖一荡，霎时之间，无边伟力已然出得布须天，而后轰然撞入那方劫力之中！

第二百七十五章 诸力化劫争在先

　　张衍伟力一冲入劫力之内，很快察觉到了周围有无数力量在向自己挤压过来，若是任由这股力量侵袭入身，那么很可能就会被其逐入永寂之中。

　　他只是举动伟力，轻轻一挣，就将这股力量排斥在外，然而下一刻，这股力量却是与伟力牵连到了一处，怎么也无法甩脱。

　　他心中明白，一沾上劫力，那就没退路了，必须与之斗争到底，不是劫力将他消逐，就是自己将之压下。

　　这也是为何造化之灵和大德被封堵住的原因，他们除了彼此之间的斗战，还要时时刻刻与劫力对抗，无力去做其他事。

　　不过现在，他能感觉到，不管是造化之灵还是诸位大德，似乎谁都没有与彼此较量的意思，各自都是尽力镇压劫力，想法窥见那背后所藏大道。故他也没有去做多余之事，同样开始推算劫力之中所包含的道法来。

　　不过他并没有忘记，那道人所言，在这里有他所需知晓的一切，故而在演算之中，也仍是在分神察看。

　　很快，他目光微闪一下，却是见得劫力驳杂之处，与别处劫力略有不同，便就把意念靠了过去。

　　而此时此刻，由于三方围堵劫力，自是引动了不小变化，使得诸有之中产生了剧烈震荡。

　　劫力在造化之精破碎后便一直存在，此后更是引动了万世万物的变化，这里最为明显的，就是造化性灵遍布了整个诸有。可以说，除却九洲之外，此刻所有现世之中的人道生灵皆算得上是造化性灵。

　　不仅是这些，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更是造就了无数造化之地，从而形成了如今虚寂之格局。

　　而这格局，很快又要发生改变了。

　　不过这里也是相对而言，那些没有攀附上造化之地的现世，哪怕有经历了亿万载岁月，从天地之初到天地寂灭，放大到整个虚寂来看，也只是一瞬即灭而已，里间生灵也丝毫不会感觉到什么异状。

　　唯有与造化之地共存的现世，才可能感觉到这里变动。

　　就如此刻布须天内外，凡是道行高深之人，都能感觉到冥冥之中有种与自己相关的变化正在发生着，但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诸多大德、还有造化之灵与劫力的碰撞本就是足以撼动诸有，现在张衍也是加入进去，已然是牵动了大道之转运了。

　　无论你是大能修士还是一介凡人，只要还是在大道规序之下，那便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能被动承受此事。

　　其实大道规序还并没有到真正改变的时候，若是等到机变一成，那反而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正如世人在眼中，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头为顶，脚为底一般，此为普遍常理，大部分人是不会去有所质疑的。

　　可若是规序改换，那么这一切或许可能会就此颠倒过来，可因生在大道之中，众人不会觉得奇怪，只会视此是理所当然之事。

　　大多数凡尘卑下之人为生计劳苦，便是有感，也是很快就习以为常，只要不是牵涉到自己，他们既没有这个心思，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这一切。而道行境界高深之人，对此却是有所察觉，那原本熟悉的天地好似多出了几分陌生之感。

　　相觉等大德此时的感受更为直观，他们能够看到，张衍浩浩荡荡的法力充斥虚寂，并直接侵入了劫力之内。

　　恒悟神情凝重，道：“玄元道友这是打算闯入劫力之中，直接去与造化之灵正身交锋么？”

　　相觉道行稍高一些，他倾力感应片刻，十分肯定道：“应该不是如此，而是去主动打散劫力。”

　　微明一惊，道：“玄元道友为何要如此做？”

　　不但是他，诸人也很是不解，在他们看来，在那缺失之道未能寻全的前提下，劫力自是延续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才能有更多机会去做准备。

　　闳都露出不屑之色，道：“尔等毫无眼力，分明是那劫力即将破散，造化之灵与那些同道正在瓜分劫力，以谋夺背后道法，玄元道友为了不使造化之灵夺取此法，这才加入了此局之中。若是按照你等所言，坐观不动，万一造化之灵胜出，那却是平白让其得势。”

　　诸人一听，这才恍然，这倒非是他们见识不够，劫力背后自蕴大道他们也是知晓的，只是劫力太过厉害，不但封堵住了造化之灵，对他们伟力也一样有压制之力，平时恨不得远离，又哪会去想谋夺道法？

　　微明琢磨了一下，又看了看缺裂之地，道：“现下劫力衰败，我等若是此刻取来劫力，是否可以从中截拿一部分道法呢？”

　　闳都冷笑道：“不是我小看尔等，劫力岂是轻易能碰触的？凭你等法力，以往稍加沾染，就会被逐入永寂之中，纵然现在伟力稍加恢复，可连造化之灵都被这劫力围裹长久，想要窥见道法，那至少要有与造化之灵对抗之能。”

　　相觉笑道：“微明道友也仅是如此一言而已，我辈一人之力固然无法对敌劫力，可若联手起来，未必不能，只是玄元道友既然没有与我说这等事，那我等只是在此等待便好，不然贸然上前，恐怕还会坏了大事。”

　　穹霄天内，旦易神情异常严肃，他能感觉到，随着那劫力被逐渐削弱，原本几乎被完全消灭殆尽的造化之灵伟力又一次落入诸有之中，并且再度活跃了起来，继而造化之灵道传又开始在诸天万界之中蔓延开来。

　　布须天、镜湖等地界还好说，毕竟这两地各有真阳修士存在，在其等法力笼罩之地，俱能扭转生灵认知，尽管这只能制压一时，可眼下也是足够了，但是其余现世，便就无法管束了，特别是那些依附于造化之地的现世，连大宗大派都是无有，根本没有抵抗之力，若不设法阻碍，恐怕都会成为造化之灵的道场。

　　正当他要有所动作之时，心中却有所感，算了一算，道：“原来玄元道友还安排了这等后手，不过只凭这些力量恐怕还有所不足，”他稍作思索，忖道：“既然目的相同，那我便相助其等一把吧。”

　　他一转念，无数化身已是落到了诸多现世之中。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适才接到一道教祖谕令，这回却是要全力对敌造化之灵，扫荡其伟力存在的所有界域，且不必再顾忌其余宗派。

　　他看罢之后，没有任何迟疑，当即肃声言道：“传我谕令，召集各界分坛坛主前来总坛聚议。”

　　在下达谕令之后，他便来至议事大殿之上，他身后是直插云霄，壁立万仞的传法道碑，而在前方，则是布满了整齐堆砌起来的通灵玉璧，看去如山高大，有若城壁半围。

　　演教各处分坛由于都需人主持，那些坛主也不可能都是及时赶了过来，且这样也太过耽误正事，所以将身影照入通灵玉璧之中最为方便。

　　只是半个时辰之后，玉璧之上灵光一闪，第一个坛主身影已是映现出来，并向高晟图躬身执礼问候。

　　就在此人出现数息之后，随着一个个灵光闪烁的亮点出现，密密麻麻的人影也是自里浮现出来，很快，一条璀璨银虹出现了在城壁之上。

　　演教而今共是占据了九万余处界天，若按每一界俱有一名坛主来算，那么至少也有九万余人。

　　因为各界情形格局不同，所以坛主修为有强有弱，有的化丹便可担任，有的却需凡蜕层次修士才能坐镇。

　　可不管身份修为高低，每一人都是代表了背后一界势力，而此时此刻，却都是聚在了一处。

　　高晟图看着眼前场景，也是涌起了一丝自傲之感，毕竟演教乃是他带着门人弟子一同从无至有创立起来的。

　　不过想及正事，他很快收敛起了这等情绪，看向众人，沉声言道：“造化之灵道法毒害生灵，只奉道，不奉生，此法每至一处，泯灭人智人性，视人若猪狗犬马，供其宰割蹂躏，充当血食资粮，此等恶法，我演教当除之，今奉教祖谕令，唤各方教众来此，便是一同剿杀此法！”

　　诸多坛主都是神情凝肃听着，虽然知道此事不好办，可既然是教祖传谕，那就没有什么好言语的了，只管照做便是。

　　半天之后，玉璧之上灵光各自散去，随着一道道谕令传递下去，各界演教教众便一同发动了起来。

　　然而演教这一动，诸天宗派俱是紧张万分。

　　演教之前竭力克制，不与诸派冲突，甚至主动退出灵机丰盛之地，看去很好说话，但实际上真正知道演教势力的人却绝不敢做此想法。

　　可以说，诸天万界之中，只要有人道存身之地，就有演教踪迹，尤其还有界门往来贯通，随时随地可以将这股力量拧合到一处，那就更是让人惊怖了。

　　何况演教除了没有真阳大能坐镇，几乎能压过世上绝大部分宗派，诸天之内，很少有能匹敌的对手。

　　好在随后传来消息，确定演教只是为对付造化之灵道法，诸派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却也纷纷收敛势力，尽量避免在这个时候去触怒演教。

第二百七十六章 逐劫转道问人心

　　张衍往那呈现异状的劫力靠去，其也似被吸引过来，他很快就沾染到了一些。与此同时，一股玄妙意念也是由此传递了过来。

　　一瞬之间，他便知晓了这些异样劫力的根由所在。

　　造化之精破碎后，面对那无穷无尽的劫力，还有那方才生诞出来的造化之灵，诸位大德并无法占据上风。

　　只是不知什么缘故，造化之灵未能抓住这个优势压倒诸位大德，反而诸位大德在与之抗衡的过程中，道法得以增进，到得而今，已然是能够相持了。这些劫力就是以往对抗之时存在下来的，自然也是沾染到了大德伟力。

　　所以他若能将这些劫力降伏，而大德本身又不进行刻意遮掩的话，那么他自是能够借由此看到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对抗的种种过程，而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应该也能从中找了出来。

　　他当即沉入此中，边是消磨边是推演起来。

　　好在这回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在彻底压下这股力量之后，他对于那道人口中所谓的大势已是有所了然，同样也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了。

　　那道人至少有一桩没有说错，他而今已然是执子之人，这无需他人来证明，也无需对方来给予，完全是由于他有资格，有能为坐上这个位置。

　　不过，此是真正的大道之争，大势既是权柄，也是束缚，不过与其被当做一枚棋子，那还是自己坐到棋盘之上为好。

　　此刻疑惑尽去，他不再耽搁，把伟力一荡，便再度冲入镇压劫力的行列之中。

　　他心中知晓，由于劫力不断被三方势力共同削夺，恐怕到了最后，这一部分大道没有谁能占去太多，可彼此只要不令对方能彻底占据，那么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此刻另一边，相觉等人一直在看着虚寂缺裂那里的变化，随着劫力开始被消解瓜分，诸有也在发生着变化。

　　最为明显的感觉，就是造化之灵伟力愈来愈盛，若说他们以往所感得的伟力乃是稀薄气雾，那么这便是汹涌浪潮，阵阵拍来的同时，也是令他们伟力摇荡，似随时要被卷入进去。

　　微明皱眉道：“不妥，这伟力看去在逐渐强盛，这般下去，还未等造化之灵正身归来，我等便会被逐入永寂之中了。”

　　象名看了一下周围，沉吟一下，道：“这些伟力却是避过了诸多现世，似是造化之灵在克制自己，不使诸有倾毁，我等若能避入其中……”

　　恒悟叹气道：“那也需有造化之地为依托才可，否则现世难以承受，且寻常造化之地也是无用，恐怕唯有镜湖、布须天这等所在才能免去倾压。”

　　众人相互看了看，却都是无奈，这里除非张衍愿意放开门户，但是他们现在不敢与他联系，因为他伟力现与劫力混合一处，贸然动以神意，恐怕反会将劫力带了回来，那时怕不是更快入得永寂。

　　闳都却是对此不屑一顾，他当初曾正面面对造化之灵正身也不曾破散，现在这点冲击自也是不能拿他如何。

　　季庄沉声道：“不对，实则还有遮护之法，诸位且先仔细感应，这里除了造化之灵伟力，还有其余同道的伟力也是掺杂其中，不曾被消磨了去，我等若是能借以托庇，那么至少眼下可以避去这一劫。”

　　相觉也是笑道：“季庄道友说得是，我也正想说此事。这些伟力当是与造化之灵对抗的那些同道所留了，不然不会在此僚伟力之下仍然如此坚韧的。”

　　众人方才只是苦苦应付伟力，想着退去，对于周围那些倒是没有去细辨，现在得季庄和相觉一提醒，仔细一辨，果然见周围有一缕缕伟力与造化之灵伟力一般飘散下来，其仿若浪潮之中的礁石一般，无论怎样冲刷，都是巍然不动。

　　众人神意交流了一下，各自把伟力散开，试着往那些伟力之中避入进去，只是这些伟力态度不一，有的对众人异常排斥，根本不得其门而入，有的虽是愿意接纳，可诸人反却感觉不妥。这般景象无疑说明了，是否能躲入其中全凭伟力主人意愿，万一改了主意，那么他们立刻会被驱逐出来，纵能一时暂避，可自身也只能全由伟力主人拿捏了。

　　正在为难之时，其中一缕伟力一转，倏尔变化出一人形影来，恰是先前他们见过的那名道人，其人打一个稽首，道：“诸位道友，如我此前所言，若是愿意不再附和那玄元道人，我可用伟力遮护诸位。”

　　相觉等人却是一个都没有出声，正如之前一般，他们并不信任此人，再则，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也没有必要急着做出决定。

　　那道人似也知晓这个缘故，没有离去，也没再开口劝言，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那伟力不断高盛，众人的抵抗也即将到达极限之时，忽然自那镜湖之中有一道光亮现出。

　　相觉心下微微一松，笑道：“诸位，镜湖门户已开，定是玄元道友准我等避去那处，入到其中，当能无碍了。”

　　众人原本凝肃神情也是放松下来，不再去理会那名道人，转念之间，俱是顺着那道亮光往镜湖之中沉入进去。

　　那道人见得这一幕，知道事不可为，默然片刻，如出现时一般，一个恍惚，便飘散不见了。

　　布须天内，青圣此刻正在精研造化之灵交予自己的功法，有了张衍同意，他再无顾忌，自是放开手脚修行。

　　修持之中，他也是发现，这门功法与自己契合无比，许多难关障碍，自己只是念头一转，便就跨了过去，道法增进极其迅速，很快就提升了到了一个以往无法企及的高度之上。

　　他此刻已是能隐隐感觉到，自己一旦放开束缚，就有可能去到一个渺茫莫测之地。

　　只是他仍是压制着自己，因为任凭他修为再高，只要没有造化宝莲，那就无法定住自身，回转诸有之中，所以不得此物，那终究是不能跨至大德之境的。

　　他心中也是思忖，自己修行至此，只靠自身，修行可谓已是到了尽头，那造化之灵化身也该是出现了吧？

　　正思索之时，忽觉两道熟悉气机到来，却是神常、簪元二人，他心中有些奇怪，这两位若是事，大可神意来寻，亲身而来，却是少见，想了一想，便起身出迎，待见得二人，打一个稽首，道：“不知两位道友何事寻来？”

　　神常、簪元二人与他见了一礼，随后以审视目光看了他几眼，神常道人十分严肃地问道：“道友，可能解释一下，为何近来你气机增长如此之快。”

　　青圣一怔，知晓两人是误会了。

　　他自身气机平时不显，现下在劫力破散之际，却是莫名增长，怎么看都有问题。关键张衍此刻伟力深入劫力之中，无暇来理会布须天，表面看去，这却似正好给了他一个钻漏子的空档。

　　他想了一想，以神意传意言道：“两位道友，我功行之所以长进，乃是因为修炼了一门道功，这门功法的确有些来历，好在玄元道友对此是知晓的，而且此事不难证明，两位只需一问玄元道友，便知我未曾虚言。”

　　簪元道人沉声道：“我等要是能交通玄元道友，也就不必来此问询道友了。”

　　现在劫力正要消散，造化之灵正身将要到来之事谁都能看得出来，张衍则是唯一能与之对抗之人，可以说是他们所有人存身下来的最大倚仗。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布须天作为遮挡了，所以自己内部不能出得任何问题，而青圣这个时候修为猛涨，怎么看都是有问题的。

　　本来问过张衍是最简单的办法，可方才他们意图如此做时，便有一种强烈感觉提醒他们万不可如此做，想到张衍正与劫力对抗，很可能这般动作会将劫力牵连过来，于是二人也只好放弃，先是赶到了青圣这里，万一有问题，也可伸手阻止。

　　青圣稍作思索，看来道：“那两位道友之意，我是明白的，只是两位却也太过小视玄元道友了，若我有异，这么大的疏漏，玄元道友又怎么会放任不管呢？”

　　神常叹道：“道理是这般没错，可有些事，小心一些总是好的。”

　　青圣道：“两位既是不信，不如这般，那不妨先留在此处，若是情形有异，也可随时伸手阻我。两位以为如何？”

　　神常、簪元看了看他，俱是点头。

　　青圣则是在两人面前盘膝坐下，不再运持功行，只是默默等待。

　　不知过去多久，三人都似感觉到了什么，不约而同仰首观去，却见那缺裂所在，劫力已然所剩无几，看去很快就要消散殆尽了。

　　青圣这时心头微微一震，却是先前那道人影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神意之中。

　　那人影笑言道：“青圣道友，你修行倒是顺利，或许你已是将你我交言告知给了那玄元道人，不过无碍，我不在乎这些，只要此刻将我神意接纳入布须天内，那么我之前诺言仍是作数，那造化宝莲仍可予你。”

　　青圣看他几眼，默默点了下头。

　　那人影大笑一声，伸手一指，一朵灵光溢动的璀璨宝莲便在前方显露出来。

第二百七十七章 破得完法玄机生

　　青圣将造化宝莲接到手中，可是察看了一番后，却是一皱眉，抬首看去道：“这宝莲似不完全？”

　　那人影言道：“确然不完全，不过道友若愿将我神意接引入布须天内，那么我自会助你将剩余力量寻到。”

　　青圣缓缓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缺裂之中的劫力还有残余，莫看玄元道人伟力在外，可他正身还在布须天内，我稍一动作，就会被其察觉到。”

　　那人影倒是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他道：“道友说的有理，那待得劫力破碎，我再来找寻道友好了，这却也等不了多久，道友可要准备好了。”

　　说完之后，他身影一虚，就自神意之中退了出去。

　　青圣则看着手中那朵造化宝莲，久久不语。

　　对于他的话语，那造化之灵之所以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是因为这一点宝莲力量并不足以让他做得什么。

　　这其实只能算得上是一个饵，能看到，但是吃不下去。

　　他扪心自问，要是造化之灵当真给他这个机会，并且没有什么人来阻拦的话，那么自己一定是会毫不犹豫按照其人所言的方式行事的。

　　当然，这不是为了屈服造化之灵，而是因为能得求大道。

　　可他知道，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正如他方才对神常、簪元二人所做言语一般，自己身在布须天内，一举一动都在张衍眼皮底下，无论做得什么事，都不可能瞒过其人。

　　连神常、簪元都是察觉到异常了，这位布须天之主明知造化之灵在自家这里摆弄事端，又怎么可能会毫无反应呢？这分明也是一个诱饵。

　　他想了一想，言道：“两位道友……”

　　神常、簪元两人顿时警惕看来。

　　青圣道人道：“我方才言说，玄元道友早知此事，两位虽无法沟通，可是玄元道友有分身在此，却是可以一问。”

　　簪元道人诧异道：“玄元道友现在正与劫力对抗，便是分身恐怕也是一样受得沾染……”说到这里，他语声一止，“玄元道友早有安排？”

　　青圣点头道：“正是，两位道友若是不信，可随我来。”

　　神常、簪元二人略作交流，便就同意下来。

　　青圣当下意念一转，来至一处宏阔殿宇之内，神常、簪元亦是跟随其气机而来，两人抬头一看，却见张衍坐于台座之上，忙是躬身见礼，道：“玄元道友，有礼了。”

　　张衍此刻虽是在动用伟力消夺劫力，可布须天这方根本重地他又怎么会疏忽过去，为免有什么异变，特意安排了一具分身坐于此间，并斩断与正身之间的气机，使得劫力不会牵连至此。

　　此刻他还得一礼，对着二人言道：“两位道友有心了。”

　　神常、簪元二人忙道：“道友言重，布须天也是事涉我等安危，不敢不慎。”

　　青圣言道：“玄元道友，那造化之灵方才将那宝莲交托给了我。”他伸手一托，便将宝莲抬了出来。

　　张衍目光落下，查看了一下造化宝莲那缕气机，却是失笑了一下。

　　他特意留得分身代替自己看顾现世，就是为了等待那一朵造化宝莲出现。若是能将此寻到，那么力道立时可以补全了。

　　不过看去造化之灵却不想让他那么轻易得手，此并非是藏匿起来的那一朵，而是之前见过的某朵宝莲的部分。

　　他言道：“此非是完整宝莲，道友若欲凭此得道，必然是不得成就的。”

　　青圣倒是平静，道：“这也不出所料，不知我下来又该如何应付此僚？”

　　张衍笑道：“要是再见得此僚，道友问他索要宝莲便是，他若言要入得布须天以做交换，那你尽管答应下来便好，不必顾忌什么。”

　　青圣并非是他，神意之中所能承载的伟力极其有限，造化之灵便是入得布须天后，也需依靠自身，才能将更多伟力召来。

　　但是这么做，只要被他提前发现，那便不难阻止。

　　所以他推断，造化之灵的真正用意，很可能是想将一朵承载自身伟力的完整宝莲送了进来，而后再自里现身，这就无法轻易将之驱逐了。

　　假设这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青圣在这里完全只是充当其人掩盖真实目的的幌子，为得就是能将造化宝莲送入进来。

　　可要能得到最后一朵宝莲，就算造化之灵入到布须天内又如何？力道之躯一旦补完，气、力双道皆是成就，那便无惧任何对手了，轻易就可将之驱逐出去。

　　青圣听得此言，却是有些意外，但随即一想，张衍可能是有什么特殊的排布。既然已是明确他可以这么做，那自己也不必去寻根究源，照做就是了，这般也是很符合他的心意。他低头言道：“那造化之灵随时可能会再寻来，在下便先退下了。”

　　张衍颌首道：“道友自己小心，只要不出得布须天，当是无碍。”

　　青圣打一个稽首，便就动念离了此地，转瞬之间，便就回至驻落之地，目注布须天外的劫力，默默等待。

　　未有多久，那劫力已是化至几近无有，他此时感觉身外一片清灵，好似原本有什么制压自身的物事被挪开了，一时之间，还有许多道法感悟涌了上来。

　　然而他还不及多多体悟，只觉神意之中一阵波动，却是那人影又一次来至了他面前。

　　这回他不待其人开口，便先是质问道：“尊驾说是助我成道，可你给我的这朵宝莲，却并非完整，我若听从尊驾之言，恐怕只会因此堕入大道长河之中。”

　　那人影倒是没有否认，反而很有兴趣地问道：“哦？道友又是如何知晓此事的？凭你之力，似是难以分辨。”

　　青圣坦然言道：“我自是去问了玄元道友。”

　　那人影倒也没有什么意外，玩味道：“你果是把此事告知了他。”

　　青圣冷笑道：“尊驾以为玄元道友便不知晓此事么？反而我唯有如此做，才可取信于他。何况我亦不知尊驾是否只是利用于我，自是要做得几分准备的。”

　　那人影笑一声，道：“倒也有理，那道友可是准备好了么？”

　　青圣盯着他道：“只要尊驾按先前所言，给我完整宝莲，我自会尊诺而行。”

　　那人影这一次却是格外干脆，笑道：“当如尔所愿。”说话之间，他伸指一点。

　　青圣只见自己所得的那朵宝莲倏尔跃出，并逐渐变得清晰凝实起来，此刻看去已是一朵完整的宝莲了。

　　只是这一刻，他却发现自己在神意之中却是无法判断出此物是否为真，或许唯有取拿了出来，方可加以鉴别，他只是稍稍犹豫，便探手一捉，带着此物从神意之中转了出来。

　　虚寂之中，那劫力随着三方不断消除推演，渐渐由有转无，只剩下了最后一缕，可就是这一缕，却是决定了劫力之有无。

　　需要知晓，劫力作为造化之精的一部分，在被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三方此刻只是合力将此物推向了大道运转之中无的那一面，而这里有无之间的变化则是取决于镇压劫力之人的伟力强弱。

　　只要他们道法还在，劫力就不会再显现出来，可一旦有所衰弱，那么就会从大道转运之中重新渗透出来。

　　除非三方之中有人真正取拿到了劫力背后的那一部分大道，那自是可以自如驾驭这股力量，化有化无，皆在其一念之间。

　　张衍在将自己取来的那最后一道伟力镇压下去后，忽觉几分异样，竟发现自己站在了虚寂之内，他一抬头，下一瞬，便见几能淹没自身伟力的光亮忽然绽放出来。

　　他心中明白，这是自己又一次看到造化之精破碎时的景象。

　　劫力被他夺来一部分，他也是由此看到了其显现出来的那一幕，不过炼神所见，即为真实，所以他此刻等若直面造化之精破碎。

　　他眸光不动，却是坦然直视这一幕，背后五色光华旋转不停，身外玄气滚滚，将那灵光旋流排拒在外。

　　在绚烂无尽的灵光之中，却有一名道人出现在他身边，与他并肩而立，一同看着那破碎的造化之精，道：“诸道打破这方造化之精，不过是为追求上境。”

　　“原本此物无始无终，无由无果，唯有打破，方才有了转动。”

　　“我等是为求道，然则求得大道之人却未必是诸德，或可能是造化之灵，若其吞灭所有大德，那却是求得道果了。”

　　张衍一思，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的交锋从后者出现那一刻起便在进行着，若是没有大德赋予造化之精自我意识，造化之灵是否会出现？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正如此言，造化之精原本完满无漏，完满到了失去了任何变化。此物既是给了诸道上进之路，但同样也是一个阻碍。挡在了诸道进窥大道的道路上，唯有使之破损，才能打开通向最后大道那一道关门。

　　他一念转过，那道人不知何时，已是不见了。他没有再去多看，也没有追究其是来自于何处，意念一转，方才所有景象都是不见。

　　他仰首看去，此刻所有劫力都是不见，从造化之精还未破碎之前便就开始并绵延至今时的斗战，下来就要见得一个胜负了。

第二百七十八章 当执道法挪天机

　　布须天内，青圣自身退出神意，并试着将造化宝莲从中挪转了出来，然而再是一看，手中却仍是那朵残缺宝莲，那完整之状却是不见影踪。

　　毫无疑问，造化之灵并没有将真正的宝莲赋予他，便在此时，他只觉周围所有物事，包括气机都是变得凝滞不动，唯有感应尚存。

　　而见一缕伟力却是从这方宝莲之中散逸出来，并隐隐沟通着布须天外的力量。

　　然而这等时候，却有一股伟力自虚空而来，霎时凝聚为一只玄气大手，只是轻轻一按，就将这股力量消弭于无形之中。

　　张衍收手回来，失笑一下，造化之灵的确如他所想，意图借助宝莲之力将自身伟力挪转入布须天中，不过其似是怕此宝莲被他得去，所以仍旧没有动用那最后一朵宝莲。

　　此等举动失之于小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当是造化之灵伟力化身自行所为，若是由那正身亲自做得此事，只要有机会占据布须天，哪怕是将那最后一朵宝莲送来，当也不会有多少犹豫的。

　　而此刻虚寂之中，劫力这一彻底退去，阻挡造化之灵正身入至诸有的障碍再不存在，当初因造化之精破碎而消失的大德亦将因此归来。

　　虚寂之中举凡达到炼神层次的修士都是感觉到这等变化，不觉瞩目看去。这一刻，万事万物仿佛顿止下来，感应之中迎来了一阵静默。

　　然而静静等候之后，却是听得诸有之内竟是遥遥传来一缕钟磬之音，悠远回响，众皆有闻。

　　此是大道之音，随此声响起，就有数名明光外放，身笼清气霞光的道人身影在上方显现出来，每人俱是坐于一座伟力莲台之上。

　　张衍看到这一幕，心意一动，只是瞬息之间，便与诸道并列于此，同一时刻，脚下亦是显现出一座伟力莲台，他把大袖一荡，亦是在此落坐下来。

　　台座之上数名道人俱是目光看来，并对他颌首示意。

　　张衍亦是点首回应，同时转目一望，却能够看见造化之灵正身同样坐于此间，其身被灵光包裹在内，只能见得一个形影。

　　他目光再是下落，却是见到自身气机与诸大德之间气机相合于一处，甚至那造化之灵气机亦是牵连在内，这是因为此间在座之人，无不是执掌大道一部，故而这气机之中，自蕴大道运转之妙，且循一定规理而动。

　　此刻他心中有感，只要自己将手中所执道法放落进去，便可以一人之力便可牵引诸道之力，推动大道运转朝自己所想的一面而去。

　　这也是他之所以坐于这里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造化之灵还是诸位大德，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求取上境道果。

　　只是在劫力封堵之下经过长久对抗冲撞，彼此伟力早就混融拥挤到了一处，而因各人各执大道一部，如此结果便是导致谁都无法自此中生出变化来，唯有彼此配合，方能挪动那一丝天机，从而寻到门户，从此中遁了出去，进入到上层境界之中。

　　为了此等目的，故是此刻双方既有对抗，又需遵守一定规矩，这一战，可以说所有人都是落在了一方大道棋盘之上。

　　可以说，诸有诸常，万事万物，莫不牵连其中，无有人能置身局外。

　　而现在能坐在这里的，都称得上是执子之人。

　　张衍目光幽深，现在敌我双方都可在此中落子，也即是有限度的干涉大道转运，从而争取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一面。

　　他手中执掌气道，本有一门道法在手，即是可以下得一子，再有都神君道法可为自己所用，那便再是得有一子。若是他力道得以完全，那么又可拾得一子。当然，还有那缺失之道，若是下来能想办法夺取到，那就又是一子在手。

　　他看向造化之灵所在之地，现在还难以确定这一位到底执掌有多少道法，因为造化之灵一出来便就能对抗众多大德，其本身很可能不止握持有一门道法，不然无可能压制住诸位大德。

　　不过不是谁人都可坐到这里的，有些大德也是一样握持有道法，但因为伟力不够雄厚，所以没有坐到这里的资格，当执子之人拨动大道棋盘之时，那便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人驱使自己，而自己却无从抵抗。

　　相觉等人此刻皆是坐于镜湖之中，心情却是澎湃不已。

　　在他们看来，劫力破碎之后，自己那最后一缕伟力即将归来，只要使得伟力完全，那么绝对不会再是眼前这番孱弱模样了，至少能与闳都一般，可在造化之灵正身之前站稳，不会被其伟力一撞便就破散。

　　这一切十分顺利，很快他们就将最后一缕伟力入身，同时缺失忆识亦是回到了身上。

　　可这等时候，他们神情之中并无欢喜，反而皆是愕然惊震之色。

　　相觉长叹一声，以落寞无奈的语气言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众人也是一片沉默。

　　他们一直在找寻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为谁，甚至彼此怀疑，可现在发现，原来他们都是借托之身。

　　实际上，早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后，造化之灵就已然趁着破碎之势将他们吞夺了。要不是当时诸大德中有一名伟力强横之人站了出来，联合诸道挪动大道规序，并设下了层层阻碍，令造化之灵无法在瞬息之间将道法改换为自身能为，恐怕其已然是凭借此势一举将所有大德归入己身了。

　　只是诸位大德当时也不好过，因为当劫力生出之后，便隔绝了其等与诸有的牵连，很可能会因此堕入永寂，反而造化之灵因为有造化之灵碎片沉落诸有，有一气相牵，却不会如此。故而诸大德又在那位主持之下合同伟力，与造化之灵纠缠在一起，这不但是为了对抗其人，同样也是借得其人之力不使自身堕入永寂之中。

　　可是如此一来，因为双方伟力混合到了一处，所以无可能一气闯过劫力，唯有伟力弱小之辈方还有一丝机会落去诸有，从而里外配合，将劫力打破。

　　相觉他们之所以能得以归回，这一切全都是造化之灵的纵容，而这些，同样也是劫力之内那些大德所希望的。

　　相觉等人都是暗叹，在这盘棋局之中，他们每一人都在追逐着对自己有利之事，就算再来得一次，他依旧会是受人制约的。

　　归根到底，还是自身伟力不足，所以才会被大势带动，不得自主。

　　而就在他们心中意识到自己本来之后，身影一阵虚黯，一个个消散而去，伟力也是归回到造化之灵身上。

　　张衍摇了摇头，此辈机运，从落至诸有那一刻始便就注定了，至于那囚界之主明知此辈为造化之灵所用，却还是化身出来拉拢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之中仍有一人不曾被夺去道法。

　　哪怕其人只是一人，也握持有一门道法，足以摆到大道棋盘上了，或许还能成为关键时刻的一枚棋子。

　　不过究竟站在哪一边，却唯有其自身可以做出选择了。

　　他看去场中，闳都正笔直站在那里，丝毫没有因为相觉等人是借托之身而吃惊，反而一副我早知尔等不对的模样。

　　而这等时候，除了造化之灵，所有大德都是看来，在看他会作何等选择。

　　不过一旦将自身道法交托出去，也便没有了存身之根，也就不存于诸有之中了，与被逐入永寂差别也是不大了。

　　闳都身为局中之人，也是明白眼下情势，因为无法坐到大道棋盘上来，为了避免被造化之灵侵夺，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了。

　　换作他人，此刻或还会斟酌犹豫，可他却很是干脆，看向张衍所在莲台，言道：“玄元道友，我所执道法便就交托于你了。”

　　张衍点首道：“当不负道友所托。”

　　闳都对他打一个稽首，他浑身上下有灵光泛起，随后消失在了原处。

　　张衍这边却是能感觉到，自身凭空得来一门道法，等若手中执子又是多得一枚。

　　不过闳都道法很是特殊，自有其混浊一面，这恐怕也是造化之灵之前不曾先行吞夺其人的缘故，而他若不是先前观望过闳都道法，并推演其中所有变化，倒也没有这么容易接纳。

　　他再是一察，闳都此刻当已是转入大道虚无那一面，自己最后若是得胜，其人或得转出，若是不胜，那么与陷入永寂也无甚差别了。

　　就在这时，却是听得钟磬之声再度响起。

　　张衍抬目看去，只见那造化之灵抬手而起，已是在大道棋盘之上落下第一子，而后便觉似有什么因此改变了。

　　他审视片刻，却是很快找到了这里变化，造化之灵却是将自己到底掌握有多少道法的天机遮蔽了去。

　　从此刻开始，再也无人可以推算出来。

　　他目光微闪，毫无疑问，造化之灵每落一子，局面就向对他有利的方向偏向一分，而当其所有布置顺利作完，那么优势将大到挡无可挡。

　　所以唯有诸道联手起来，力往一处使，那方才能与之对抗，这就是所谓大势了。

　　先前那囚界之主与他争夺的，应该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那一子究竟由谁来落，因为最后所有寄托必然落在此人身上。

　　而此人，也是最有可能摘取道果的那一人！

第二百七十九章 身在高远瞰世真

　　张衍目观那气机所在，造化之灵这一子落下，那背后道法就在大道棋盘之中落定，无法再行动用。

　　现在除非有大德愿意将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道法落于此中，加以阻碍，那么方可将之挪开。

　　不过一旦大道运转起来，要想停下可没有那么容易，至少要付出倍于对手的代价方才有可能达到。

　　他认为这等作法是最不合适的，先不说造化之灵与大德双方执子谁多谁寡，就算己方这边压过对面，也不可能如此做，因为这完全是被对方牵着走了。

　　而被动接招永远是对自己不利的，假设能落得一招上手，反过来迫使造化之灵不得不用更多代价将之挪去，这才是最为正确的应对方法。

　　他目光一转，见座上诸位大德无人有什么举动，这可能是造化之灵这第一子只是用来遮护自己，还并不曾表露出真正意图，所以诸位大德才没有急着落子。

　　他略一思忖，这等作法也是合理的，因为落子之人的用意一旦显露出来，那么对手就能大致算到后续演变，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样。

　　无论是大德还是造化之灵，都是精通推算，这般看来谁都没法拿捏到对手，可实际上不是这样，双方所掌握的道法不一样，再则，最终决定结果的，不仅是双方谋算，还有大道之外的一线天机。

　　这一线天机的存在，似使得大道棋盘可以运转起来，但也同时增加了一丝变数，这变数决定了不到最后一刻，谁都无法知晓真正胜负。

　　造化之灵在落下一子之后，却没有停下，很快落下第二子，大道之转也因此再次被推动起来。

　　张衍观望片刻，很快就看出了这里变化，他却是一挑眉，造化之灵这一手没有直接对他们这些大德而来，而却是用来护定诸有，使之不被倾覆。

　　可以说自此刻起，因为有整个大道为依托，只要双方还在这方棋盘之内较量，那么用任何手段都不可能将诸有崩灭了。

　　而诸有之内有什么？不需要任何推算，也很是容易得出结论。

　　造化之灵明显是冲着那缺失之道而去的，不然没必要做得这等事。

　　这毕竟是一门道法，若是能取拿到手，不但能多得一枚棋子，还能将诸般道法都是拖到大道棋盘上来，假设造化之灵得胜，那么就能顺势补全道法了。

　　有介于此，这一子是必须要争的。

　　只是诸位大德虽然知晓了这些，可对着护定诸有的第二手落子却不可能去出面阻止，因为此举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甚至他们也希望如此。可是这般一来，场中局面无疑对造化之灵更为有利了，其已然是连落两子，他们不曾作出反应了。

　　张衍心中暗忖，造化之灵这第三子一落，无论如何，己方这边当是要做出反应了。

　　若是任由造化之灵这般毫无顾忌的将大道转运推动下去，那么其人优势将会越积越大，阻止起来也会越来越难，一个不慎，就会累积到一个令众人无法扭转的程度，要真到了那等地步，恐怕就无以抗衡了。

　　正在转念之间，造化之灵的第三子却是已然落下了。

　　这一刹那间，诸位大德与张衍都见到，原本深藏于虚无一面的无数现世，现在全数显露了出来。

　　张衍目光微凝，立时猜到了这一步目的之所在。

　　在那原初一点之上，可以延伸出无数类似且又不同的现世来。以一名未曾成道的造化性灵为例，其人在无数现世之中可以有无数个自己，而这无数个自己其实都是造化性灵，这里没有谁主谁次的区别。

　　唯有一点不同，就是那些依附于造化之地的现世却是唯一的，也即是说，那些相类现世在不停消亡诞生的轮转之中，唯有这一处现世乃是长久存在的。

　　所以大德想要获取缺失之道，通常都是从这些个现世下手，包括他自己也是如此，并非其余现世无法找寻，而是投入其余现世之中，除非他伟力支撑起此处，否则此等所在对他而言只是一瞬即逝。

　　而且以他伟力进入这等所在，那很可能就是他自身道法居于上风了，道法冲突之下，那缺失之道很可能就不再现出了，此是吃力不讨好之事。

　　但造化这灵这一手，却是令所有现世都是自底下浮到了表面之上，其目的并非是令其可长存下去，而是要把无数类同现世杀去，并令其归同为一，这样只需在一个现世之内做文章，就可从中取拿大道。

　　虽然张衍现在在此道之上占得先机，余者无法与他相比，但造化之灵下一步若是以道法来推动，那很可能被其得到缺失之道。

　　表面看来，以四门道法换取一门道法，以四子换一子是不智的，可要是被其成功，大道运转必是偏向于其人，而大德这一方还失去了一门道法，少得一子，关键是什么都没有做，这等若就是将大道棋盘让了出去。

　　手中有子却无法落到棋盘之上，这与无有又有什么区别？

　　张衍通过气机牵连，能知诸位大德自有应对之法，只是想法不一，有人甚至提出，直接将这些生灵消夺了去。

　　没了这些造化性灵，那么任凭造化之灵有多大力量，自就无法夺取此道。

　　造化性灵乃是依附于道法的存在，站在诸位大德的高度往下看来，哪怕具被灭杀，也是转入了代表了大道无有的那一面，并不是真正不在了，在需要之时，仍可以再转了出来。

　　但是为了阻止造化之灵，这里就需要用道法压制了，可造化之灵也同样以道法回应的话，如何应对先是不提，至少他们在大道棋盘之上也是落得一子，阻止了大道运转继续向其人那处偏斜了。

　　他对此却不甚认同，此举相对来说是跟着对方的路数走了，这里必须要寻到一个破局之法争取主动。

　　他方才已是看到，这里实际上是有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的。

　　造化之灵无外乎是将诸世收聚为一世，可如何收聚，收聚之后里间造化性灵又是如何，这一切却非其所能决定的。

　　假设现下现世之中有一名造化性灵成道，那么其人所得，必然是那缺失之道，若他能择选一人成就大德，再令其把道法交托了出来，那自是可以得来这门道法。

　　当然这只是大略，他之筹谋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还令有后手埋藏其中。

　　只是若要落子，他此刻有三子在手，大可以一力施为，不过既是与诸位大德站于同一阵中，又在一个棋盘之上，那自是要顾应大局。

　　这里好处是若得他人赞同，那他完全可以借得他人之力行事，而未必要用得自身道法。

　　而坏处亦有，若此提议被否，或是被诸位大德认为不妥当，便很可能动摇这些大德对他的信心。

　　要知到现在为止，诸大德都只是默认了他为执子之人，可却并没有完全承认他便是那可做最后寄托之人。

　　所以他之所为，必须要足以让人信服。

　　他把意念一转，顺着气机传递，将自己大致想法告知在座大德。

　　他本以为诸位大德会思量一番，然而其中一位在知晓这些后，却是毫不犹豫伸手一指，将自己所持道法送入大道棋盘之中。

　　张衍微微讶异，这出手之人虽坐于霞光清气之中，难见面目，可凭气机不难辨出，其人正是陵幽祖师。

　　一直以来，这一位行事都是诡秘莫测，难以捉摸，可却没有想到，会是这位祖师第一个站了出来支持他之建言。

　　要知其人这一动，就等若杜绝了所有争论，在座所有大德不管情愿与否，为了大局考量，都不得不随之跟上，否则此枚落子便等于白费了。

　　张衍传以神意道：“却未想到，道友第一个助我。”

　　陵幽祖师笑了一笑，道：“我非相助道友，而是道友之算，令我得见或可能在大道棋盘之上胜得造化之灵，且这一子背后所现玄机，恐怕也只有道友能以见到了。”

　　张衍摇头道：“道友过誉了，以诸位同道之能为，要算到此间也并非什么难事。”

　　陵幽祖又是一笑，问道：“道友可知，何谓至人么？”

　　张衍神情认真几分，道：“敢以请教。”

　　陵幽祖师缓缓言道：“我有一句，‘既可渺远，又可近人’。”

　　张衍略一琢磨，露出若有所思之色，这句话意思并非只是表面上的，还有底下所蕴藏的道理。

　　陵幽祖师道：“我曾高高在上，却很少有人再能倾顾凡世生灵了，便是造化之灵也是如此，故我认为，能得此道之人，非道友莫属。”

　　张衍言道：“道友谦言，当年诸位于九洲之布置，却亦是自凡世而起。”

　　陵幽祖师摇首道：“那布置虽有用意，可也未曾当真将取胜之望寄于此间。”说到这里，他打一个稽首，道：“下来之局，当交托道友了。”

　　张衍还有一礼，郑重道：“当不负所托。”

　　陵幽祖师手中只是执有一门道法，这里送了出去，那么下来只能坐观他人弈棋，自己已是无所作为了。

　　更为险恶的是，造化之灵要是愿意舍得一门道法，下得一子，就可借助大道运转之力将其人吞了去！

第二百八十章 诸世轮转一道中

　　张衍心里很清楚，造化之灵若能将一位大德吞夺，那么其多半是会如此做的。

　　因为其一现出，就是以吞夺大德为目的的，有机会又岂会放过。

　　可这正是陵幽祖师原来的打算，因为造化之灵欲要如此做，那么必先中断了原来一以贯之的路数，转而把主动权交到了他们这边。

　　此举实际是以其自身为饵，设法争取大局上的优势。

　　由于造化之灵被原来大道规序所迫，再加上其余大德也不会给其从容消纳道法的机会，所以陵幽便被吞夺，也只是寄于其身，而无法立刻转为其人助力。

　　而最后要是大德一方能够胜出，那么陵幽祖师自然可以还化而出。

　　可以说，在这方大道棋局之上，所有人都必须为大势而用，要是大德这一方最后胜了，那么等若所有人胜了，要是结果相反，那么早些晚些被吞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张衍要争取大势，那便是他并不想将自身决定权交托到他人手中，当然，这与他自身实力是相匹配的，何等样的能为便能拥有何等样的权柄。

　　假设他实力低弱，那么就算想如此也没有办法，如闳都、相觉等人一般，轻易就会被裹挟入大势之中。

　　可现在他实力强横，再加上他手中所掌握的道法乃是大德之中最多的，故由他来做主势之人也算是合情合理。

　　他心念一动，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

　　诚如他所料，造化之灵没有再继续对那些现世动手，而是决定立刻吞夺陵幽祖师，其显然也知晓这位大德如此做的目的，可他仍是决定沿着对手布置好的路数走下去，因为这般做对他十分有利。

　　随着其人第四子落下，一声磬钟之响，大道转运又一次被推动起来。

　　陵幽祖师便对着诸人打一个稽首，诸位大德也是还有一礼，而后其人就在众人面前化作灵光，顷刻之间便散去不见了。

　　张衍此刻不难看到，由于造化之灵调转了矛头，所以原先对大道棋盘一气推动之势顿时为之中断了，就算下来再行推动，也不会再有先前那等积累之势了。

　　而诸位大德都没有再立刻主动去做什么，显然是在等，看陵幽祖师秉承他意愿的这一落子，是否能起得该有的作用。

　　张衍所提议的这一手，并不是单单为了扶持一个造化性灵成道，而是给了所有人一个向道之机。

　　世间凡众，人人皆有一线机缘成道，可这只是道理上如此，实际不知道要轮转多少世才能遇到，还不见得一定能抓住。

　　假设无数类同现世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哪怕只是一个寻常生灵都有成道可能。可这些现世没有造化之地为依附的话，那么就没人可以成就炼神，哪怕修为再高也是无用。

　　而陵幽老祖秉持张衍意愿所落下的那一子，却是将这无数现世牵连到了包括布须天在内的所有造化之地上，这等若将那一线机缘给点了出来。

　　张衍还将这个缘法顺势给了九洲那些无缘大道之人，尽管九洲之人非是造化性灵，便是成道也带不出来那缺失大道，可他愿意给予其等一个机会。

　　不止如此，因为无数类同现世的存在，在某些现世之中已然故去之人，或许在另一个现世之中还好端端的活着，他们同样也可得享这份缘法。

　　不过在这里，还牵涉到了他一个后手，若是一切顺利的话，那么在与造化之灵下一步的对抗中当能起到极大作用。也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后手，才令陵幽祖师主动站出来赞成这个做法。

　　他目光往诸世之中投去，这一局棋，不止高高在上的大德在这里，无数尘世之灵亦在其中，甚至在某些地方，此辈还决定着这局棋的走向。

　　某处现世之中，罗萧身着湖绿长裙，身披茸貂斗篷，站在游宫栏杆之前，看着底下山川的秀美风光。

　　因为只要是斩得过去未来的大修士，都不会在诸世之中再留下任何痕迹了，在此之上的真阳、炼神大能自也不用多言，所以在这一处现世之内，并没有四大祖师前来立下道统，亦没有天外修士到来论道，更是不曾有张衍的出现，九洲后来的诸多玄门宗派也并不存在。

　　只是天地运转，不因世事而变，地陆之上的灵机匮乏之势依旧未曾有所减缓。

　　由于灵机用度不足，西洲诸派之间仍是展开了一场大战，后来虽有尝试征伐东洲之事发生，可没有天外修士的助力，结果是两败俱伤，谁都没有能压过对方，只是因为玄阴天魔这等共同大敌的存在，彼此一直维持着均势。

　　罗萧虽然作为罗氏族人，便是无所作为，也可以过得无忧无虑，而且因为岁数尚小，功行未成，也不必亲自上阵与西洲修道人搏杀，可她并不喜欢现在的日子。

　　自入道之后，她对修道长生格外着迷，可因为她非是罗氏主支，所以修持道法并非上乘。

　　为此她暗地里还找了不少西洲修道功法，可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上乘功法都把持在大派手中，而且在罗氏族中，对于这等事限制严格，她也不可能大张旗鼓去拜师求教。

　　可即便如此，她修道进境也是远远胜过寻常族人，毫无疑问，只此世之中，她无疑是极有修道天资的。

　　她并不知道，在另一处现世之中，她虽是跟随在张衍身侧，上乘功法不难到手，可却是因为自身根底所限，尽管百般努力，终究还是转生而去，以求来世再续道缘，而后来轮转多次，数千年下来，也还没有等到真正机缘来临。

　　此刻她美眸之中映衬着湖光山水，可心思却是想着那些逍遥云海间，闲看世事变的仙家风姿。

　　这时有侍婢小步前来，轻声道：“娘子，袁妃来了。”

　　罗萧道：“请她过来吧。”

　　袁妃是乃是蟒部之主罗梦泽的妃子，出身袁氏族人，与她算是年齿相近，性子又活泼好动，故是两人经常走动，所以也算交好。

　　侍婢下去后，少顷，就有一美貌轻健的女子走了进来，她到来后也不见外，也是走到栏杆旁，舒了一个懒腰，问道：“妹妹在看什么？”

　　罗萧道：“如此美景，不好好看上一眼，过了此春可就没有了。”

　　袁妃眨眨眼，不解道：“今年看不到，明年也还可以看呀。”

　　罗萧摇摇头，没有作什么解释，而是道：“姐姐这个时候不都在修行么？怎么有暇来此？”

　　袁妃一听这个，就冲她抱怨道：“妹妹你不知晓，前两日宫中下谕，削减修炼所用丹丸，两年削了三次，姐姐只好省着点用了。”

　　旁边侍婢凑到罗萧身边，小声道：“娘子，听说近说来灵机又是衰减了，下面进贡的丹丸也是愈发稀少，所以族主削减了宫中用度。”

　　罗萧却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思忖道：“看来又要与西洲修道人斗战了。”

　　似袁妃这等妃子，修炼所用本就不多，就算现在丹丸再少，照理也少不了她的，所以一定是又要与西洲修士开战，需要大量用到外药，所以族主罗梦泽才做出了一个姿态。

　　不知为何，她忽然有股危机迫近之感，随着灵机越来越少，西洲修士和诸妖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日，龙君与西洲大修是会亲自上阵的，那结果必然洲陆崩塌，弱小者无有存生之地了。

　　想到这里，心中涌起一股脱离此世的强烈愿望，她看着天穹，道：“袁妃，你说天外是何模样呢？”

　　“天外？”袁妃想了一想，道：“天外恐怕都是虚空生灵吧？”

　　此世虽是没有天外修士到来，可过去灵机兴盛时，却有虚空生灵入至界内，现在中柱洲，就被一群来自天外的左逍鸟占据着，名义上也是受了龙君册封的。

　　袁妃喜欢新奇，聊了两句，便兴致勃勃道：“妹妹，你可曾听说，前两日在洲水之中，有许多天降石碑落下，只是上面文字古怪，谁都不识。”

　　罗萧听到是来自天外的物事，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力，美眸睁大，道：“不认识的文字，可是蚀文么？”不待袁妃开口，她立刻否认，道：“不对，如果是蚀文，就不值得多言了。”

　　袁妃道：“对啊，那不是蚀文，也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有趣的是，每一人看来都不一样，妹妹如果有兴趣，不妨挑个时日去看看，要是等老爷出关了，万一是什么了得东西，可就不见得能见到了。”

　　罗萧再问了几句，才知罗氏在发现这些石碑之后，都是觉得这东西不简单，更何况是天外落来之物，即便看不懂，也是将之收集起来。

　　因为罗梦泽近日一直在闭关，没有理会俗务，所在现在这些东西还在库房之中，还没有来得及处置。

　　她忽然有种感觉，自己心中所求，或许能从这里找寻到答案，若是错过了，自己恐怕会后悔一生，想到这里，她足下一点，已是飘然遁出游宫，袁妃在后面喊道：“妹妹去哪里？”

　　罗萧听得此问，她身形微顿，眸光之中透出一股坚定之色，身在半空，回首望来，道：“求道！”

第二百八十一章 心通一脉入世来

　　张衍当年曾允诺罗萧助其道成，只是后者受限于根底资质，未能通达上境，但若是只单纯以大法力提拔上来，不过是断其道途。

　　昔日傅青名大弟子独孤航，为此甚至不惜轮转多世，未曾要得额外助力，就是这个道理，而现下他便要借此机会推上一把，也算完此言诺。

　　而原来九洲之中，过往或因道争，或因遗憾，一个个故去而无从道缘之人，在大道运转推动之下，也是在类同现世中追觅着那一线成道之机。

　　不过有些人去到山海之后，自有一番缘法，成就也当更高，这里就无需多加干涉了。

　　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布须天乃至山海界这里，因为唯有造化性灵成道，才能携带缺失之道而出。

　　这里他不会去刻意圈定某一人，亦不会划定天缘，而是把这一切交由天数。

　　众生也不需要他来安排，给了他们机缘之后，自会有人脱颖而出，强行指认，不但是对抗天机，也会被造化之灵轻易针对。

　　不过因为这一手并不是去直接对抗造化之灵的落子，只是巧妙从中截取机运，所以大道原先运转之势并不会变，这些现世终究是要并合为一的。而诸多现世的交融，很可能会导致不同现世的同一人忆识相同相合，从而获得更大机缘。

　　某处现世之内，占陆猛然惊醒过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泞，呼吸了几大口潮冷气息，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忙翻身起来，用两手不停挖着泥浆。

　　没挖几下，就从底下翻出来一个闭目不醒的老者，其人头发灰白，脸上满是深刻皱纹，看起来苍老不堪，他见此心下一慌，喊道：“墨师，墨师。”

　　连叫了数声，那老者嘴里传来一虚弱声音，道：“别喊了，小心把妖魔引来。”

　　见他无事，占陆这才把悬起的心放下。

　　墨师摸索了两下，将一根粗木杖拿到了手里，双手一拄地，支撑着站了起来。

　　他按住鼻窍闻了几下，又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道：“看来昨日那妖魔只是路过此地，现在当是早已走了，我等可以上路了。”

　　占陆担忧道：“墨师，越往西走，恐怕妖魔会越多，万一不小心……”

　　墨老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脑，道：“只要少暴露气血之力，妖魔可看不上我们，吃了你连塞牙缝都不够的，你不想去，就别跟来了。”

　　占陆连忙摇头道：“那怎行，弟子说过，一定会护送墨师去到圣山的。”

　　因为大能修士早已斩去过往，所以这处现世的山海界内，自然也就没有九洲修士到来，东荒百国仍然维持着之前格局，然而这一切在二十年前发生了改变。

　　有妖魔自天外而来，将此界生灵视为血食，虽然有天鬼等异类部族与之对抗，但天外妖魔最初是落在东荒地陆之上的，导致本来就势力最为弱小的东荒百国俱被灭亡了。

　　而原本最大的东荒国，现在整个国台都被推倒，原本恢宏的宫阙殿宇也俱成废墟。

　　现在人道生灵四散，由原来诸多玄士带领着残余人众，建立起了一个个聚落，躲藏在荒山野岭之中，勉强存身于世间。

　　不过仍有一些人放弃了躲避，转而试图找寻着对抗妖魔的办法。

　　墨老与弟子占陆便是这般人，此刻黑漆漆的阴风遮蔽了青天，荒芜地陆上不停有呼号狂风卷过，远处原本高耸起伏的雄伟山脉如今看来却是灰暗无比，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们师徒二人在艰难跋涉着。

　　东荒地陆无比广大，两人在行进大半年之后，终是回到了原先东荒地陆的腹心所在，期间两人数次差点命丧妖魔之口，但每回都是险之又险的躲过了。

　　墨老看着眼前无边荒野，间杂有时隐时现的白骨，往日繁盛现在已是变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他不由长叹一声，道：“这里当是平阳大原了，昔日申方国精华之所在，而今却成人间鬼蜮。”

　　他一脚走出，却是咔嚓一声，不小心踩到了一散碎人骨，叹道：“占陆，既然到此，就把他们都埋了吧。”

　　占陆应了一声，可是翻了几下土，却是发现，下面还有更多人骨，只得又填回去，连换了几次都是这般，他忙了半日，最后抹了一把脸，道：“墨老，这里人骨实在太多了，到处都是，埋不了啊。”

　　墨老叹了一声，道：“走吧。”

　　占陆诧异道：“墨老，不管了么？”

　　墨老拄着木杖看向前方，道：“我等要找寻的，不就是解脱众生之法么，等我等找到了，就能帮到他们了。”

　　师徒二人再度启程，这次是往东荒地陆更深处去，因为这里生人早被吃光了，所以妖魔反而不多，倒是野兽精怪多了起来，所幸二人都是修炼气血之人，对抗不了大妖大魔，对付这些异类倒是不难，遇到实在棘手的，半道还能短暂飞腾一段。

　　半途之中，墨老时不时会拿出一枚小石片摆在手心向四方转动试探，在感觉细微震动之时，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行进。

　　又是半载，两人来到了一座赤红山岩堆叠而成的巨山之前。

　　占陆瞪大了眼，自百国倾覆后，天穹被浓厚妖气所笼，人间一片灰黯无光，这等鲜亮所在，已是少有见到了，他惊叹道：“墨老，这里是什么地方？”

　　墨老沉声道：“此是血山，原来是东荒国祭祀所在，也是最早气血之法的源头，这就是我等要找寻的地方了。”

　　占陆满是期冀道：“这山上真的有对抗天外妖魔的办法么？”

　　墨老打量着这座血山，道：“听闻当初自天外到来的，不仅仅是妖魔，还有许多带着玄奇图形的残破岩石一同掉落下来，当初大祭师曾得有一块，称其‘玄机石’，说这那上面藏有对付妖魔的办法，听闻其中最大一块，就掉落在这里。”

　　两人小心沿着东荒国开辟出来的石阶上行，来到一处嵌在山壁上的宏伟石门之前。

　　墨老吸了口气，拿出了那枚小石片，对照了一下，便找到了一个形状大小相当，却又很不起眼的凹槽，他小心把石片按了下去，便见那石门忽然动了起来，看去是好像变成了一团厚重血浆。

　　他目中泛起精芒，一把抓住占陆手臂，就在后者惊呼声中往前撞去，两人好像在一片泥沼之中走了十来步，这才身躯一轻，来至了一座大殿之内，入目所见，却是满地骸骨。

　　除此之外，到处都是庞大无比的妖魔尸首，尽管过去了二十余年，可这些残躯仍是如刚刚死去一般，鼻端还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

　　墨老唏嘘道：“当年圣山之上，祭师和仆从加起来足有数万人，除了被妖魔吞去的，其余应该都是在这里了。”

　　他看了看那些妖魔被扯烂的身躯，道：“看起来都是和这些天外妖魔同归于尽的。”

　　墨老往前走去，到了尽头处，便见一块表面平整的巨大岩块耸立在那里，他露出欣喜之色，一把扔掉了木杖，高呼道：“就是这东西，求到了，求到了。”

　　占陆上前看了看，不解道：“可是墨老，这东西怎么用呢？上面没字啊？”

　　墨老摩挲着这一块石碑，道：“有字，有字，只是需要引子。”

　　他努力呼吸了几次，气血一转，原来枯槁面容一下变得年轻起来，身形挺拔，肌肤饱满，原本灰白头发也是变得浓密黑亮，随后对着石碑伸手一按，就将气血之力朝里渡入进去。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便见那石碑之上有一丝丝古怪纹路浮现出来。

　　墨老倒退几步，站定身形，微笑言道：“徒儿，下来之事就交给你了。”

　　占陆一怔，道：“交给我了？”

　　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看向了那岩块，然而只是这一眼，脑际轰然一震，霎时之间，有无数忆识涌入了识海之中。那是来自于另一个现世的他的识忆，在那里他虽早已是寿尽而亡了，然而修行一生的经验识见，却是因为某一座冥冥之中存在的桥梁与他连通了起来，并完美融汇为一。

　　长久之后，他仿佛从一场迷梦之中清醒过来，倒退了几步，看了看那方巨岩，道：“玄机，玄机，我非是占陆，而是……陆玄机，玄元一脉弟子陆玄机！”

　　他转头看去，墨老已然生机灭去，为了唤醒这玄机石，其人已是用尽了全数气血。

　　他沉默片刻，俯身对着墨老一拜，道：“老师，你放心吧，我必会扫平天下妖魔，还此世一个清平人间！”

　　言毕，他原地盘膝坐下，开始深思起来。

　　尽管得了另一个现世自身的忆识，也是看到了诛灭妖魔的希望，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难处，那些融汇的记忆之中，他看到了很多高深的功法。可不管气道还是力道，都是需要外药来支撑的。

　　可多数有着天材地宝的地界都被妖魔异类占据了，光靠他自己一个人，恐怕还未等到炼成外药，就被妖魔吞吃了。

　　好在现在他的眼光已不是一个少年人了，而是修道数千载的修士，所以他在苦思之下，渐渐想到了一办法。

　　既然妖魔可以吃人，那为何人不可吃妖魔？既然世上遍地妖魔，那么自己为何不用妖魔血肉为药？以此增进功行呢？

　　他想到这来，霍然站了起来，便朝着那些妖魔尸身走了过去。

　　转眼百载过去。

　　这一日，陆玄机自石宫深处走了出来，每迈一步，整个宫阙便震动一下，到了石门之前，他沉默片刻，一拳轰去。

　　一声大响，整个石门轰然粉碎，那余劲不歇，斜斜冲上天际，悍然洞破了那层厚重妖云，这一瞬间，一缕阳光穿过云层，照落在他高大雄壮的身躯之上。

　　他仰首看去，从今日开始，举世妖魔都将是他修道食粮，而此辈将要面对的也不再是山海界上原本卑微少年占陆了，而是玄元道祖一脉，溟沧门下，昭幽弟子陆玄机！

第二百八十二章 天缘落法气数钟

　　在那一线天机落下，使得无数人在现世之中寻到了道缘的时候，张衍却是看得十分清楚，纵然所有现世现在都是依附在造化之地上，可从寻常造化之地超脱出来的修士和布须天中超脱出来的修士是不一样的。

　　前者可能只是一名炼神大能，而后者才有可能真正步入大德之境。

　　因为布须天只有一个，所以真正杀出重围之人只能有一个，且这人也未必见得一定是此中心性资质最为上乘之人。

　　这些就交给天数了，即便他看好之人，也不会去直接扶持。

　　在自身未曾成为大道本身之时，可以推动大道运转，可如何具体运转仍是大道决定的，便是你去插手，那一线天机变化也不会因此不见，这会导致出来的也未必会如人所愿。

　　与其这样，还不如做好自己该做之事，只要大方向不曾出得差错，那便已是足够了。

　　接下来，只需等待此中结果的出现了，而且不会等得太久，大道运转毕竟还笼罩在造化之灵前一子余势之下，所以那些浮现出来的类同现世很快就会与主世合同一处了。

　　好在点开天机之后，只要诸世受得造化之灵阻拦，那么那得道之人就会在此之前出现。

　　但是造化之灵在他们落子后没有在第一时刻出手阻拦，反而转去对付陵幽祖师，那么现在再想回来阻挡此事，付出的代价恐要数倍之高，所以其人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

　　其实诸位大德反而期望看到造化之灵继续在这里纠缠，虽不知道后者到底有多少道法，可只要用去一道，就意味着其人在大道棋盘上的优势少得一点，如此到得最后，就很可能再无余力吞夺座上之人了。

　　某处现世之中，一名唤作任宣平的少年，在机缘巧合之下，却是无意沟通到了自己在主世之中的忆识。

　　在主世之中，他并不是什么了得人物，只是非常平常的一名演教分坛执事，平时所做之事也就是协助处置坛中俗务，调和各处关系，没有什么太过出彩的地方。

　　而且因为资质禀赋实在有限，假设没有什么意外，那么他这一生也就止步于此，唯有转生而去，而后一世又一世等待道缘。

　　然而他在这个现世之中的根器却是上上之选，远胜于主世中的那个自己，在得到了演教功法之后，立刻展现出了他在修道之上的禀赋。

　　只是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他便迈过了许多人一生无法跨越的境关。

　　更为难得的是，他所在的现世中，朝廷开国未久，国势还在上升之中，外无强敌，内无流寇，可谓四海升平，是少有的太平年景。

　　不仅这般，此世之中因为灵机微弱之故，妖魔异类并不多，而且都是躲藏在远离人世的偏僻地界，修道人也不是没有，可却同样稀少，且还分散在广阔地域之中，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争斗。

　　此间种种，更是使得其人修道十分顺利，在百余年之后，他告别族人，开始四处游历，增长见闻，在把这处地星全数走过一遍之后，又去了虚空之中遨游，自此再未回到过出生之地。

　　直至某一日，他功行圆满，打破了界天束缚，去到天外。

　　或许是气运所钟，在此后修道过程中，纵然遇到许多坎坷，可从来没有碰上什么险恶之事。

　　尤为与众不同的是，他人可能还要为通向上境的功法烦恼，可他从根本来说，已是一名演教弟子，有张衍这位演教教祖可以祭拜，自是不难获得上乘道功。

　　只是作为一名修道人，在跨过真阳关口之时，同样也需面对玄石的阻碍。

　　其实不止是他，诸多类同现世之中，无数被赋予天机道缘的修道人也同样面对着这一个阻碍。

　　这里他又是气运加身，或许当真是得了那一线天机眷顾，诸世因果的搅动，使得玄石因此出现，其遍布于每一个现世之中。

　　然则玄石同样是超脱现世之物，所以最后只有一枚会化变为真实，而其余皆只能算是其之虚影。

　　可以说，同一时刻，无数现世之中此物有着无数缘主，然而偏偏最后化为真实的，却是任宣平手中那一枚，他借此之助，成功踏入到真阳层次之中。

　　其实那些现世之中，有不少人天资禀赋是要压过他一头的，可因为没有能够寻到此物，故是难及上境，只能被困于现世之中。

　　任宣平在成就真阳之后，举世之中已无敌手，可演教道功并未到此结束，还有通达上境之法，故他仍是保持敬畏之心，还是继续努力修持，在经历了难计岁月之后，他终是借助布须天之力跃出了现世，成为了一名炼神太上。

　　张衍把任宣平的过往生平看得清清楚楚，而其人出自演教门下，这无疑是一个意外惊喜，可这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诸世之中，最大的修道教派就是演教了。

　　寻常大派，一界之内至多百万千万之数，因为修道人修炼是要耗用外物的。

　　唯有演教弟子，寻常修持并不需要任何外物，也无需任何灵机，纵然功行上有强有弱，可无疑也算得上是修道人。

　　且演教每到一处，都是致力于将所有生人拉入道途之中，在这等情况下，九万余界的演教弟子，哪怕只有一部分人因为机缘巧合与类同现世中的自己识忆混同，那都是一个庞大数字。

　　在这般情况下，那些演教之外的修道人与演教比起来，反而是真正少数了。

　　他最初传下演教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那缺失之道，但在同时，也是给了人道生灵一个改造天地自然，能以对抗妖魔异类的手段。

　　而在这里，若无后者，则无前者，演教也不可能传播得如此之快，不说占据了修道之主流，可若众寡来论，无疑演教才是众之所在。

　　事实证明，他的布置和策略都是十分成功的。

　　只是要得到那缺失之道，还需助此人成就大德，于是他把袖一挥，却是将一朵造化宝莲掷了下去。

　　随着道法渐长，现在在气道功法之上他已不必依赖此物了。

　　与诸位大德纯粹为了纯道己身，而尽可能远离造化宝莲不同，拥有力道之身的他自不会有此烦恼。

　　是否用到此物全看他自身心意，现在则是正好用以成全那得道之人。

　　任宣平伸手接住宝莲的同时，便感觉有一股玄妙意念穿入神意之中，由此他方是知晓，这是一场涉及人道大德与造化之灵的争斗，故是自己才得已有机会超脱出来。而在自己之前，实际已有数人跃世而出，同样也是得了这朵宝莲，但是最后却是迷失在大道长河之中，未能从此中归来。

　　现在选择权转到了他这里，他若是不愿再更上一步，那自可就此退去，等待着此战分出胜负。

　　只是成就大德机会何其稀少？

　　既然走到这里，他又怎么会因此停下，故是没有考虑太多，就如同之前几人般毫不犹豫决定继续往前行进。

　　就在他坚定心意之时，顿时无数道理妙法进入他神意之中，他在此修持推演，走完了二重境之路，而后便借助宝莲之助，一脚踏入了那大道长河之中。

　　只是一瞬之间，便见虚寂之中有一道身影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

　　他朝大道棋盘之上看有一眼，便对此间在座大德行有一礼，不过在此之后，他却是神情一正，单独对张衍郑重一礼，道：“演教门下弟子任宣平，见过教祖。”

　　张衍还有一礼，笑言道：“既是得道，那你我便是同道，再不必以此称呼了。”

　　任宣平没有说话，对他再是一礼，却是表示认同此言，也是以此礼了结以往尘世之中因果。

　　张衍坦然受下，又言道：“任道友，此战前后因由你已是知晓了，贫道问你一句，你可愿意拿出自己道法，助我等对抗造化之灵。”

　　任宣平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既有自己的努力，也有天机的推动，更有面前这位演教教祖的相助，并不是单纯依靠自身实力上来的，所以光凭他自身道法，是坐不上大道棋盘的，也无法参与进大局。

　　而作为人道大能，他当然不可能送上门去被造化之灵吞夺，那么剩下的选择其实就只有一个了。

　　他看了其余大德几眼，目光最后移回到张衍身上，道：“我愿将道法交托于玄元道友。”

　　张衍点首道：“道友信重，当不负所托。”

　　任宣平神情一正，随即整个人化作点点灵光，重又由有转无。

　　张衍只觉自己这处又是多了一门道法，恰是那一门缺失之道，他自身在此道之上追觅良久，一得此道，霎时明了了其中诸多变化，大道棋盘上由此再多了一枚棋子。

　　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枚棋子是从造化之灵手中夺来的，这无疑向诸位大德证明他先前谋划是成功的。若说先前他还在争取主持大势，那么现在，他已是真正具备这般能为了。

　　果然，这等时候，他神意之中传来一阵阵波荡，却是诸位大德主动寻他商量，下来一步又该着手何处。

第二百八十三章 合世为一削性灵

　　张衍没有立刻回答诸位大德问询，而是先于神意之中梳理了一下那缺失之道。

　　此道因为是任宣平所得，所以其人交托给他的只是运使之权，并非是其人道法，他也不是造化之灵，是无法吞夺大德，归合他人道法的。

　　任宣平应运而生，乃是他的造化，可众人皆知，其人之所以出现，乃是诸位大德需要这么一人，可以说是诸人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借助了大道棋盘将之生生推上来的。

　　没有此人，也可以换得另一人；其人若不愿上进，也有他人会接替上来，故而其人虽然得道，但可以说，这一部分道法只是因为他是造化性灵出现才寄托其身，而并非是他自身道行修行到了。

　　但张衍却是不同，一直在这门道法之上倾注心思，假设没有造化之灵落子，顺其自然而为，那么这门道法必然是会落在他头上的，这也使得他对这门道法的领会甚至胜过了得了道法的任宣平本人。

　　现在此中道法一切变化更是毫无遮掩的摆在他面前，待全数理顺之后，许多原来不明之所因而贯通，这使得他自身道法都是因此精进，这无疑使得他下来对阵造化之灵又多了一分底气。

　　待梳理好这些，他才正式考虑下来该走哪一步。

　　诸世之中连缺失之道都被带了出来，看去已然无有什么价值，更无有纠缠的必要了，可他却是知道，这里实际上仍然是可以做得一番文章的。

　　造化之精破碎之后，变成了众多造化之地，而其中同样也有许多原本该是属于造化之灵的力量伴随这破碎之势一并被分散了。

　　这些造化之灵埋藏于诸多造化之地中，从根底上来说，此辈天生就是超脱现世的，便是托生为人，也只会出现在主世之中，在其余任何现世之中不会有类同的自己。

　　若他助这些造化只灵成道，那就可如同旦易一般，将本来属于造化之灵的力量分割了出去。

　　而此举实际上也是为了防备造化之灵接下来落得一子，借助大道棋盘将自身这些碎片收归己有。

　　要能抢先一步做得此事，至少阻住了造化之灵一个壮大自身的机会，那么下来其人是针锋相对也好，弃之不理也罢，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只是这里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打开源头容易，到底流向何方就要看双方的手段了。

　　他可不认为造化之灵毫无应对手段，就如方才造化之灵为了取得缺失之道，令诸多类同现世浮现出来，可最后却是被他们取得此道，可见变数实在太多。

　　想到这里，他摇头失笑了一下，在这大道棋盘之上，那一线天机跳出了所有大能的执掌，又哪里可能有一定把握之事，要能如此，造化之灵早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了。

　　思定之后，他立起神意，将自己所做谋划告知于在座大德。只是片刻间，他便感觉到有一缕大德神意传来，辨了一辨，发现来人正是那囚界之主，便将之接引入莫名之地。

　　他道：“道友单独寻来，却不知有何话言？”

　　那道人道：“道友的确有可能带领我等取得胜势，既然陵幽道友先前不令道友耗用手中执子，以维护大局，那么下一子不妨由我来下吧。”

　　张衍一转念，就明白这一位的意思了。其人此举，想必是要通过这等动作来表明自身不再抗拒由来他主持大局。连本来最为反对他之人都站到自己这一边来了，那么当真可以力往一处使了。

　　他目光投去，道：“道友可是想好了么？”

　　那道人面无表情道：“我对道友能否主持此局仍是抱有怀疑，但陵幽道友之举却是使得我等无法再回头了，事已至此，只能继续以道友为主来下得这一盘棋局，我若在后方不动，反不利于大势了，何况既在局中，那人人皆为棋子，不过早一步、晚一步罢了。”

　　张衍点首道：“既然已是有所决定，那便拜托道友了，我自会守好余下棋局。”

　　那道人沉声道：“那事情便如此定了。”

　　张衍这时道：“还未请教过道友名号？”

　　那道人摇了摇头，道：“无心亦无定，无常亦无名，神空一意转，不变是顽精。”言毕，身影一虚，散去无踪。

　　张衍微微一思，已是了然，这一位道法特异，没有常名，故而对于同辈而言，怎么称呼其人都是可以。

　　他一动意念，也是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他一抬眼，便见那道人起指一点，将自身道法落至大道棋盘之中，继续推动那大道转运。

　　张衍往造化之灵所在之处看去，他所提出的这一步棋，虽是对造化之灵有所损害，但是尚不至于触及其之根本，其人在见得又有吞夺大德的机会，那定然是不会放手的。

　　其一旦如此做，那么就无法扭转造化之灵被分割的结果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边接连落下的手段都不曾中断，那么这两子就能相互呼应，这便可以如造化之灵此前所用手段一般积累起属于自己的优势。

　　那造化之灵果是以吞夺大德为先，毫不迟疑点下一子，就在这一瞬，听得一声钟磬之音，那道人便如陵幽祖师一般，身化灵光，须臾不见。

　　而在这等时候，那无数类同现世倏尔合同为一，诸有之中，依附于造化之地的现世各自只剩下一个。

　　这过程虽然看去演化长久，可对大德而言，不过转瞬间事。

　　无数类同现世浮出，对诸世生灵影响不可谓不大，不过那些早已是斩得过去未来之人，因为在功成之时就抹消了自身落在世间的痕迹，所以并不在此次融汇相通之中。

　　再有那些转生之后入道有望之人，也是不在此列。

　　陵幽祖师秉承张衍之意给予诸世之人一线机缘，是给予原来那些本无缘成道之人的，但本来就有道法机缘之人，自不用再多此一举。

　　不过那些斩得过去未来之人其实并不是没有收获，他们得以从寻常生灵乃至一些后辈弟子身上看到了大道玄妙，天外之天，这令他们的目光一下超脱出了现世。

　　道行法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修成，可是眼界却是因此提升了无数倍，此时他们也是明白了大德与造化之灵之争，可便是知道，他们也只能被动承受，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

　　山海界半界之内，孟至德、婴春秋等修士正在收拾感悟，这时却听得衣袂声动，各自看去，却见一个少年人朝此走了过来。

　　他们虽不认得来人，可此刻却无端知晓了其名号，顿时都是神情一正，俱是自坐处站了起来，揖礼道：“见过元尊。”

　　旦易道：“诸位不必多礼。”

　　孟至德道：“元尊至此，可有指教？”

　　旦易叹道：“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这一场对局，可谓牵扯到了亿万现世所有生灵，下境之人，无论法力多么高强，哪怕超脱到了诸世之上，也一样无法置身事外。唯有道法到了玄元道法这般境地之人，才能坐到这盘棋局之上，而我等只能坐等结果出现。”

　　说到这里，他稍稍一顿，再接下去言道：“只我思之，诸位修行不易，可连这等决定自身生死的争斗都无法见得，那也太过不仁，故愿替诸位打开眼目，好得睹此战，这也是我唯一能做之事了。”

　　此间修道人，个个皆是追慕大道，听闻能得见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的斗法，不觉都是精神一振，这无疑是天大缘法，若是输了，那么闻道而后死，也算不负道心，而若是胜了，只要外物不缺，那么此后修行就是一片坦途。

　　孟至德神情一肃，打一个稽首，沉声道：“既是元尊好意，我等便拜领了。”

　　孙至言却是轻松言道：“能见造化，能见大道，便是随道沉沦，又有何憾？何况既有渡真殿主在上，也未必会输。”

　　旦易认真看他一眼，点了点头，他把袖一荡，霎时间，便有一股清气罩落下来。

　　众人顿时察觉到，自身感应一下变得通透无比，凝神一感，模模糊糊见得数名道人坐于大道棋盘之上，而对面则是一团光亮，无法看清模样，只是看得一眼，就觉自身气机一乱，那一切景象便就崩散了。

　　众人猜测，这一位当便是造化之灵了，他们一瞬间便明白了，自己之所见，当就是旦易之所见，不然自己绝无可能见到这些大能，也无法理解自己所见到的东西。

　　但从此刻看来，面对造化之灵时，恐怕连旦易都不敢轻易多观，于是试着再度凝神感应之后，便没有再去多看此人。

　　旦易不止在这里用功，还有多个分身化去，投入了诸天万界之中，相助那些功行到得一定境地之人开得眼目。

　　这些下境修道人无法参与到此局之中，连他都是不如，只能随波逐流，轻易便可被大势碾碎，看去他这等举动似乎是多此一举，可他如此做的目的，固然有自己言语中所透露出的意思，可更多的，还是在想办法尽量于人道之中多留下一些种子，哪怕此战失败，只要那一线天机尚在，不定就能留下万一之可能。

第二百八十四章 当取落莲化完功

　　张衍留在布须天内的化身在察觉到了旦易的举动后，微微一笑，伸指点去，却是落在了演教总坛之中。

　　旦易可以将化身分去诸天万界，可演教总坛有他伟力存驻，却是入不得此处。

　　同样也是修道人，既然他人可观此一战，那么演教弟子自当也是有缘得见。

　　更何况，任宣平就是演教弟子，可以说这一战演教也是难得出力的一方，便舍去这些不说，好歹也是他门下教传，自不会忽略了去。

　　此刻高晟图及一众演教高层正在总坛之内。演教信众遍布诸多现世，且都是修行同一种功法，方才诸世融汇，他们也是从普通弟子身上看到了现世与现世之间的交替变化。

　　在修道途中，纵然有人对世外玄奇有过种种设想，可与真实见到的终究是两样的，当真正变化呈现于眼前时，以往固有认知一下被打破了，对他们的震动无疑是极大的。

　　而在吸收了这些之后，都是觉得诸界虽还是以往那般，但看起来却是大不一样了，这是认知之上的提升。

　　高晟图叹道：“教祖及诸位大德正与造化之灵正身相争，只叹我等法力浅薄，无能相助。”

　　他话音落下未久，却见传道石碑之上，有一模模糊糊的道人身影映现出来，背映五光，身环玄气，脚下似踏有一半蛇半龟之物。

　　高晟图一见，神情之中不由露出了激动之色，立时翻身拜下，恭恭敬敬一个大礼，口中道：“弟子高晟图，拜见教祖。”

　　场中演教诸长老也是纷纷离座，伏拜下来。

　　张衍那化影并没有开口，只是众人都是觉得，有一股意念传递到了脑海之中，同一时刻，那传法石碑之上的身影消退而去，代之而起的乃是诸位大德坐于大道棋盘之上与造化之灵对峙的模糊景象。

　　只是所有人看了几眼，因为景象太过模糊，却无法辨别出自家教祖是哪一位，只知道必定是其中一位。

　　随即众人又看向了那造化之灵，只是其人笼罩在一片灵光之中，看了几眼，就觉心神晃动，不过除此之外，也并没有其他异状。

　　与旦易给众人所展现的景象一般，他们之所见，即是张衍之所见。

　　可有所不同的是，他伟力更高，且刻意用了一层遮护，这才是众人无法看得清楚的缘故，不过也是因为这般，哪怕众人盯着造化之灵看了许久，也没有感到任何异状。

　　在场之人虽然修持到了人间顶点，可是与大德毕竟层次相差太大，现在想要从中看出什么道法，那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他了解旦易的用意，所以不在于领会多少，而是在看到这些后，待修持上进的时候，能够有东西可得参鉴。

　　他分身做这些事的时候，由于囚界之主先前落下那一子，此刻诸有之中的造化之灵碎片受大道转运的推动，纷纷入得世间托生为人，并很快觉醒了自我本来，也是因为如此，几乎每一人都是抛弃了附从道法的做法，而是选择立足于己身。

　　而在他们走上这一条路的时候，那就已是与造化之灵分割了。

　　若无意外的话，几乎每一名造化之灵托世之身都能在短短时间内走到世之顶点，虽然因为有玄石所阻，不是每一人都能成道，可要知道，造化之地数目也是不少，其中哪怕只有数个成就炼神，那都是将本来属于造化之灵正身的力量分薄了。

　　且这些人若不想自己被造化之灵正身收回力量，那么只能与大德站到一处来。

　　不过诸位大德也只能容忍此辈到得这等境界了，要是其等再往下走，那就要设法阻碍了。

　　这是因为造化之灵所能取到的道法很可能都被正身占据了，此辈一旦踏上此途，很可能就会陷落在大道长河之中，再也无法回来，到最后不是成为造化之灵正身一部分，就是白白修持一场。

　　张衍与诸位大德在那囚界之主被吞夺之后，并没有再急着落子，而是看造化之灵下一步如何选择。

　　也不知其人究竟是对诸有之内的变化置之不理，还是以其他手段反制。

　　不管如何，其当不会采取正面阻止的办法，就算造化之灵手中道法不少，也不会这么随意消耗，要只是为了不被分出部分力量，那并不值得这么做。

　　更有可能的是，其会设法鼓动成就炼神的那人去寻觅大德之道，这里不需要动用任何道法，只要拿出造化宝莲便可促成，而这也是同样他所期望看到的。

　　事实上，他这一落子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此物。

　　只是造化之灵同样也是大道棋盘上的执子之人，在其人道法没有用尽之前，是没有办法直接对其人如何的。

　　假设那一朵造化宝莲被藏于其神意之中，那么就无法接取拿过来，可此物若被送渡入他人神意之中，那么只需舍得落子，就可将之夺来。

　　这最后一朵宝莲一旦落入他手中，力道背后道法立即可以补全，此道一成，对实力的提升绝非一点半点。

　　在等待之中，察觉到一名方才走出现世的造化之灵碎片化身骤然消失，立刻可以确定，其人一定是得到正身送渡的造化宝莲，踏入大道长河之中了。

　　他见机会已然出现，正想将手中一枚执子落入大道棋盘时，却又有一股气机到来，他心思一转，接纳其入得神意之中，这一回来人，却是那魔藏之主。

　　其人到来之后，打一个稽首，道：“道友取拿宝莲气机，造化之灵看不出缘由，他人也看不出目的为何，可我却是清楚的，你当是在找寻那最后一朵宝莲，以使自身力道完全。”

　　张衍也未作隐瞒，坦然道：“正是如此。”

　　魔藏主人言道：“既然这般，这第三子当由我来落，而道友显为主持大势之人，手中道法当尽可能少使，以应不测。”

　　张衍心下一思，由于那一线天机变数，很难知道这棋局到最后会是如何，所以从整个大局上来说，由其人出手的确比他自己落子更为合适，便颌首道：“当如道友之言。”

　　魔藏之主与他说定，却没有立刻退走，而是道：“在我离去之前，这里还有一事要告知道友。”

　　张衍神情微肃，道：“道友请言。”

　　魔藏之主言道：“当初造化之精破碎之后，曾化为三物，除了造化之灵、造化之地外，其实还有一物，那便是造化之气，此气有何玄妙，我现下难以言述，造化之灵在现出之后，便立刻全力吞夺我辈，而这一缕气机便为一位道友所得，并借助此物，以其自身伟力为引，镇压住了造化之灵的一部分力量。”

　　张衍目光微闪，道：“原来还有此物存在。”

　　难怪在他看到造化之精破碎的景象时，有许多地方还是有所缺裂的，想来就是被造化之气掩盖了去，不过此物没有散落在诸有之中，对万事万物也不曾造成太大影响，反而被诸位大德拿来对付其人，这只能说是万幸了。

　　只是他也知道，事情当也没有这般简单，便问道：“此气能压制造化之灵多久？”

　　魔藏之主摇头道：“对此气我与诸位同道都是知之甚少，也不知道能镇压此僚到何时，但若能在此之前赢得此局，那是最好不过，可万一不妥，到时仍需有人站出来抵挡其人。”

　　言至此处，他抬头看来，“而我助道友将造化宝莲取来，力道之法当就可完全了，气、力双法合一，绝非只是掌握了两门道法这般简单。”

　　张衍微微点首，力道之法他修炼了这般长久，自是能看出来，这门道法实际上就是附于造化宝莲之上的。

　　他以前曾认为，造化宝莲也是从造化之精中诞生出来的，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在造化之精未曾破碎时就已存在了，乃是大道之下可以相提并论的两物。

　　气道一途可以说皆是由造化之精而来，但是力道一途却是至今尚无人得到。

　　他猜测，这很可能本该是由妖魔等异类最终所能取到的道法，只是人道在先，使得气道先行罢了。假设任凭诸有自行，而不是去横加干涉的话，那么下来很可能就会有妖魔异类来摘取此道。

　　这非是无有根据的，只从布须天来说，待得人道三纪历过去，下来或许就是妖魔得势了，此辈若能得到玄石，进入真阳层次，下来再有机缘超脱现世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成就一位力道大德。

　　魔藏之主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想从这里得到这一门道法，用以抗衡造化之灵，只是其人没有想到，最后反而被他得了去。

　　张衍思索到这里，却是摇了摇头，其实若不是他得了此道，这位也难达成目的，因为这里不确定因素着实太多了，尤其是在劫力将诸有与诸位大德隔绝开来后，其人对诸有之内的天机变化很难施加太大影响。

　　便从修行上来说，单纯力道之路实际上是很难走到上层的，更别说超脱现世了。

　　即便是他，也是气、力同参，两道相互护持，才得以走出了现世，便到现在，需得坐到大道棋盘上来，才能设法将造化宝莲聚集齐全，可见其中条件之苛刻，若按原来路数，根本无从达成的。

第二百八十五章 破开道河碎莲华

　　张衍认为，魔藏主人应该也是知道纯凭自身很难求得力道，所以其人很可能是想通过大道棋盘来取回这一道法，或许还由此说服了诸位大德与他一同施为。

　　这不无可能，因为力道与气道不同，到了极致之处，讲究的就是单纯唯一，不似气道变化万端。

　　假设有许多人走上了这条道途，只会将力道道法本身的威能分薄，而且一定是会有上下之分的，掌握此道越是深湛之人，越是居于上层，力量也更是强横，这里天然就会生出等阶层次。

　　力道不会像气道一般那么讲究相互交融对抗，其天生就是争逐不休，攻伐不断的。

　　若是只有一人掌持力道，那么就有可能掌握绝大部分力量，并视未曾掌握的力量为自己所有，绝然不会允许有他人来夺取此道，便是有人超脱上来，也要打压下去，以确保自身能独居上游。

　　所幸人道在前，诸大德成就气道在先，若是力道在前，恐怕那成就之人，只会以无上伟力让诸世维定固有格局不变，后来大德也未必会出现了。

　　所以力道一途，执拿之人越少，能为反而越大，要是对道法的感悟同样跟上，那么一人执一道不是什么难事，这几乎可以与统御一整个气道道法相提并论。

　　这也难怪魔藏之主会着眼于此，一旦此道取来，再加上本身所具有的气道为辅佐，就算全盛之时的造化之灵。也可与之一战了。

　　他曾经有过推想，这一位与囚界之主或许是站在同一阵营之中的，从此刻看，当真没有猜错。恐怕其人一直以来所打的主意，除了想要得到缺失之道外，还有就是欲将力道一并收来，用以对抗造化之灵。

　　只是这么看，大道棋盘其实是双方各自从大道之中索取对自己有利之物的角逐。

　　可能两边都是认识到，对方并不见得能在棋盘之上轻易解决，所以俱皆做好了在此之后斗战的准备。

　　不过知敌所求，方能寻敌破绽，要是真能在大道棋盘上直接击败敌手，那却是最好不过了，且尝试一下总是无有错的，毕竟有那一线天机存在，有什么结果都不好说。

　　张衍想到这里，心中霍然开朗，造化之灵坐到大道棋盘上来，不定就是为了解决镇压自己的那股造化之气。

　　当初利用那造化之气的，除了那位牵首大德外，诸位大能亦是在其中出力的。可若少得一位大德，那对其镇压之力就少了几分。如此看来，棋盘上每一位大德的消失，似乎都是在助长其力，但问题不能这么看，只要己方能为的增长始终是胜过对手的，那么这就是值得的。

　　他这时向那魔藏之主问道：“敢问道友道名？”

　　魔藏主人言道：“何来道不易，虚极问有功。晦尘起微华，使心向太冲。道友称呼我易冲就是。”言毕，其人一个稽首，身影已是晃去不见。

　　张衍也是从神意之中退了出来，目光转去，便见那易冲道人伸手一指，就将自身道法化落在大道棋盘之上。

　　同一时刻，他顿生感应，轻轻一引，便见一朵造化宝莲落入了自家神意之中。

　　这正是那最后一朵缺失宝莲！

　　造化宝莲气机一全，执拿力道道法就在眼前，他没有丝毫犹豫，起心意一牵，十二朵造化宝莲气机全数跳脱出来，只是当所有这些气机合在一处时，宝莲灵光也是由弱转强，渐渐强盛起来，其本身也是一朵朵逐渐趋向于完整，不过须臾之间，一十二朵造化宝莲竟是全数在此显现出来。

　　张衍见此，心下微讶，不过再是一想，原本宝莲之间就是相互牵引的，发生这等变化，似也不用太过意外。

　　而此时那十二朵宝莲齐齐一震，虚寂似是破散，而后周围陡然一变！

　　张衍目光一扫，发现自己居然又一次进入了大道长河之中，而这一次，并非是他主动踏入，却是这些宝莲合力将他推入进来的。且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所有宝莲之上骤然放出灵光，朝他照落下来。

　　他双目微眯，没有任凭光华照来，而是使力抗拒。这里他没有动用任何气道法力，而是纯靠力道身躯来抵挡。

　　他能感觉到，造化宝莲本能排斥有人获取这一门道法，所以这绝然不是给他什么好处，而是在设法排斥于他。

　　那光华在感应之中沉重无比，不止落于身躯，而且还施加于心神之上，并在不断高涨之中。这一刻，他仿佛看到了万事万物在向自己压来。

　　他要想倾覆诸有极是容易，可要承受住那等力量便就不同了，而这是力道道法的追寻，所以他绝然是不可使动气道伟力的，否则即便掌握了这门道法，恐怕也会导致自身气机不纯，无法完全驾驭，这便与他的初衷不符了。

　　好在他非是头回入得大道长河之中，早便知晓此间是何情形，就算此刻多了一层压迫，也不会因此进退失据。只要谨慎一些，便不会出得任何差错。唯一麻烦的是，这一次若要回得诸有，没有了造化宝莲，那就只能凭借自身之力了。

　　于是他收敛气机，凝神以对，在与宝莲灵光对抗的同时，他也是沿着大道长河向源头行进，并不断推算解化，于此道之上的感悟也是越来越深。

　　似乎那股力量见无法压垮他，倏尔一转，又生出了另一种变化。

　　他心念一转，已是明白，这是造化宝莲向他妥协了，愿意将他的力量一并融入进来，与之合于一处。

　　换言之，这就是所有造化宝莲将自身一部分力量分给他，在掌握了这力量后，他也就执掌到了部分力道道法，凭此可以轻易回得诸有。

　　张衍却是毫不犹豫将此否决了，要与造化之灵对抗，那就要将力道道法全数取拿到手，要想他把脚步停在这里，那是绝然不可能的。

　　心中拒意一起，那力量陡然一变，他只觉身躯一沉，所受压力不知之前大了多少，似乎现在压迫他的完全就是力道道法本身，而不再是那造化宝莲了。

　　他能清楚感到，到了这一步，只要自己心神有分毫动摇，此力就会铺天盖地压下，将他碾压挤烂。

　　以他在气道上的成就，或许不至于迷失在大道长河之内，可力道之躯就会彻底破散，此后就再也不会存在了。

　　要真是这道法一气全数压上，那他在未曾得到此道之前，那定然是无法抵挡的。

　　好在这里不是没有机会，一直以来，造化宝莲毕竟只是本能抗拒，非是真正有了意识，不可能将所有力量一下统合起来对付他，这就给了他提聚力量的空余，只要他不曾停下脚步，继续走向源头所在，并且自身推演感悟能够跟得上，那么就能够抵挡下来。于是他一步步向前迈进，任凭那力量不断压来。

　　难知许久之后，他所推演的道法豁然贯通，同一时刻，忽然身躯一轻，那股压迫力量终是消失不见了，或者说，已然完全变成了他自身之力。

　　他眸中幽光一转，仰起首来，举拳横臂一敲！大袖排荡之间，大道长河轰然一震，再看之时，却是又一次回到了大道棋盘之上。

　　他起意一察，所有造化宝莲都是不知所踪，便是感应之中也不存在。只他知晓，此物不是真正没有，而是陷入了沉寂之中，等再出现时，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

　　他对此也不甚在意，而今力道之法已成，造化宝莲对他来说已然没有什么用处了，随便落去哪里都无所谓了。

　　只他虽是执掌了力道背后这门道法，可却能感觉到，这门道法之威能永无停歇的增长着，这就使他对道法的理解领悟要随时随地跟上，可以说，在执拿起此道之后，他就陷入了与这门道法的持续对抗之中。

　　要想使之不如此，那便必须替道法或者说自己找寻一个足以相抗衡的对手，这也是这门道法之本质，迫使你必须去找寻敌对之人，好在有造化之灵这位大敌在前，他却不必去担心这一点。

　　念转此间，他自是往造化之灵看去，后者似也是望了过来，就在这一刻，他心中忽然涌起一层明悟。

　　造化之灵尽管是从造化之精中生诞出来的，可造化之灵不是修道人，并非是靠自身修持上来的，其天生就拥有无穷伟力，所以其人单纯凭借自身，是无法如修道人一般追逐到道法的，其人要想上进，那么只能吞夺大德。

　　而力道也是属于大道一部，却从来不曾有人取拿，恐怕其人也是希望有人能成就此道，自己就能将之夺取过来。而大德这边，同样希望增添力道道法来对抗造化之灵，两边目的虽是不同，可都是在向着一个目标而去。

　　张衍微微一笑，现在缺失之道，力道皆已寻回，实际上诸位大德最根本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若按原来计较，可能要用去更多落子才能有眼前这番成果。

　　而他的出现，却是提前完成了此事，这或许也是之前那几位愿意为他主动落子的缘由所在，从此刻起，就是全力阻止造化之灵从棋盘之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第二百八十六章 一力可合造化精

　　易冲道人落子之后，造化之灵也是很快动手了，其根本不去理会棋局之中的变化，直接就落下了一子。

　　易冲道人对众人打一个稽首，浑身灵光一散，便就从大道棋盘之上消失无踪，显也是被造化之灵吞夺了去。

　　张衍看了造化之灵一眼，后者自坐上大道棋盘之后，行事动作就从来没有任何迟疑犹豫，这既像是果决，又仿若有些漫不经心，似乎在其看来，大道棋盘当真只是棋盘，双边争胜也仅只是对弈。

　　力道道法取拿得手之后，感应更为敏锐，大道之下的种种变化，哪怕只是些微不同，也能清晰在心神之中映照出来。所以这一次是格外留意。

　　他发现，在易冲道人被吞夺下去之后，不难看到其人存于诸有之中的伟力也是一并消失了。

　　而造化之灵的气机微不可察的变动了一些，好似久经压抑的伟力脱去了一些束缚，尽管很是微弱，可也足以证明他此前判断是正确的。

　　造化之灵的目的只是在于解脱困束自己的力量，并以此为第一目的，有了机会绝不肯错过，显是在其看来，哪怕因此助长对手力量也无关紧要。

　　敌人想要做到的，那么自己这边就一定不能让其轻松如愿。

　　张衍思索了一下，从己方这边落子开始，由于造化之灵没有过任何干涉，所以已是在大道棋盘上积累下了三子优势，要能继续的话，便可压得造化之灵不得不落子阻止。

　　不过单纯为阻挡而阻挡，那只是落了下乘，所以必须要让造化之灵不得不跟着他的步调走。

　　虽他也知晓，仅凭如此一鼓作气击败其人的可能不大，可是有这等机会存在，那么就值得往此方向努力，只是这里需得再次好好筹谋一下了。

　　心意一定，他立与座上余下两位同道气机连通到一处。

　　而此时此刻，诸天万界能观望到这一幕的修道人却都是紧张起来。

　　他们不知究里，只是看到每当造化之灵有所动作之时，那些大德便会少得一人，情形似乎十分不妙。

　　这一战牵涉到诸天万界生灵，虽不知造化之灵胜出的后果会是如何，但从身边崇奉那些造化之灵道法的人来看，最后哪怕不是败亡，恐怕也会失去自我。

　　其实此辈心中都是明白，这些担忧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只是由他人来决定自己生死，而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没有半分抵抗之力，他们自修成上乘境界以来，已是很少有这等无力之感了。

　　青华天内，独孤航盘膝坐于蒲团之上，默默注视着眼前飘荡着的一团光幕，在旦易相助之下，他同样也是观看到了造化之灵与大德相争这一幕。

　　傅青名自知大道之路断绝之后，便对他期望甚重，尽管他轮转多世，可每一世都是被点开识忆，以追求完满之法。

　　这一世，他终是寻到了道缘，顺利攀升到了上乘境界，并且斩得过去之身，本来上有真阳师长为依靠，下有自身资质在此，再更进一步也未必不能。

　　然而眼前一切，却是告诉他，若是造化之灵得胜，那么很可能诸天崩塌，一切都是不存，连自身本我或许都可被随意夺去。在此等力量之下，他与那些渺小卑微的生灵也没有任何区别，似乎他一切努力，无数次人世轮转，都成了笑话一般，这等结果也是令他意气消沉。

　　这时一个声音自背后传来，道：“徒儿何故心境不定？”

　　独孤航一惊，忙是站起，转身对着来人俯身一拜，道：“弟子见过恩师。”

　　傅青名看着他道：“旦易道友给你见得此等道争，这是何等机缘，为师不求你能从中窥见大道缘法，可也要尽力观摩，哪怕不明道理，此后修持到更高境地时，也能从中获益，可为师观你，却是消极异常，全无平日奋发举扬之貌。”

　　独孤航想了一想，道：“恩师，弟子却有一问，要是诸位大德不胜，我再努力修持，又有何用？”

　　傅青名摇头道：“连大德都在争胜，你又有何能敢言无用？你不过是觉得这些大能可随意决定你生死存灭，由此心生不甘罢了。”

　　独孤航不言，显然被说中了心思。

　　傅青名道：“可我若是告诉你，这一切其实皆是幻梦呢？”

　　独孤航微微一惊，心念数转，道：“恩师，这……”

　　傅青名没有多去解释，道：“为师需要告诉你的是，你既不出外，那么外面山高水险又与你何干？”

　　独孤航忍不住道：“山高水险我可不见，可若天塌地陷呢？”

　　傅青名道：“世上无数修道人修道，可当真能成道的又有几个？外劫无处不在，我等只求一个不负道心罢了。”

　　大道棋盘之上，张衍神意之中，有两名道人身影先后落来。

　　他虽未与这两位正身有过照面，但也可以算得上熟识，之前更与其等分身打过不少交道，其中一人为鸿翮祖师，另一人便是曜汉祖师。

　　而太冥祖师却不在此大道棋盘之上，他不难推断出来，当初以身化法，并联合诸道，御使造化之气镇造化之灵之人，当便是这位祖师了。

　　若无太冥祖师限制住了造化之灵诸多力量，使其人对敌诸位大德时无法占据太大优势，恐怕其也不会轻易坐到大道棋盘上来。

　　张衍言道：“请得两位过来，是为商议下来该是如何落子，若是可以，最好能在大道棋盘之上压过那造化之灵。”

　　鸿翮祖师振声言道：“不错，既然道友力道已成，那么此战我等已无退路，必得在此定下胜负，否则无可能再胜此僚。”

　　张衍微微点头，若是他之前不曾寻到力道，便是造化之灵此战得胜，在吞夺所有大德之后，那么其一定会留着诸有，继续等待以力道超脱现世妖魔出现，或许还会主动助其成就大德，再将其等道法吞夺。

　　那么就算机会渺茫，其实超脱之士还是有一线争胜可能的。

　　而现在不同了，力道已落他手，不需要去等待了，只要从他这里夺取就好了，后来之人将没有任何机会，所以胜负只能在他们手中决出。

　　他道：“我如今已是得了缺失之道和力道之法，使得造化之灵少去这两枚棋子，不过在未曾击败此人之前，这一切都无意义。”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也是默默点头，光只是衡量手中拥有多少筹码是没有意义的，关键要将这些转化为实际的东西。

　　张衍接着道：“造化之灵用意，无非是想借助大道棋盘吞夺诸位道友，好从造化之气的制压之中解脱出来，不过坐在大道棋盘之上，就需受得棋盘束缚，相信这也是诸位道友最初之用意。”

　　曜汉祖师言道：“那道友准备如何做？”

　　张衍缓缓道：“我有意以布须天为主，并合诸有之内所有造化之地。”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都是思索起来，他们也是知道布须天伟力无限，若得全数调用起来，的确是一大助力，而若所有造化之地归并为一，或许只凭此力就可对抗造化之灵现下的力量了。

　　放在之前，或许助力是有，可不值得他们去如此做。可需知，张衍现下已然执掌了力道道法，要是这两者相合，那么定然是大大压过其人一头了。

　　要知此刻非是斗战，还讲究各种回避手段，双方力量对比若真是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在大道棋盘上，或许只需一二落子就有可能将之彻底压倒。

　　曜汉老祖沉吟一下，言道：“归并造化之地，虽不会再成为之前那造化之精，但此地乃是造化之灵诞生之所，可为我用，或也可能为造化之灵所用，道友现在是布须天之主，可却不得不考虑被造化之灵夺去之可能，到时若被他反过来对付我等，那又该是如何？”

　　张衍道：“不如此，造化之灵未必会落子之中，况且此处被夺去，造化之灵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最后未必再有余力去做其余事了。”

　　曜汉、鸿翮老祖听张衍话语，心中都是明白了，如此做不管最后结果如何，都是更有利于他完成那个后手。

　　他们也是如陵幽祖师一般，看到了这里那一丝取胜之机。

　　鸿翮老祖慨然道：“既然如此，此一子当可由我来落。”

　　张衍却是摇头，道：“造化之灵如今已差两位伟力，便有可能从造化之气围困之中解脱出来，为避免此事，我以为两位不可再去轻易落子了，故此一子还是我来出手为好。”

　　现在他为主势之人，而且说得也有几分道理，两人见此，也无异议。

　　张衍与两人商议完毕，便从神意之中退了出来，而后伸指一点，就朝大道棋盘落下了一子，下来就看造化之灵如何应对了。

　　只他心中明白，在眼前看去极对的选择，未必此后就一定正确，决定成败的，除了场上局面，还有那一线天机。

　　当然天机也不可能随意变换，只是在细微地方发生改变，只要大势始终握持在他们手中，那么就不虞有太多偏差。可要是最后法在棋盘之上没争出个结果，那双方很可能都会选择下得棋盘，以各自实力定个胜负了。

第二百八十七章 不负道行亦是争

　　张衍落子之后，霎时推动了大道棋盘，立可见得，原本分散在外的造化之地陆续消失，而布须天之中的造化精蕴却是因此骤然增多。

　　先是他自身治下的造化之地逐个填补了进来，而后便就轮到那些未明之处的造化之地了。

　　在上得大道棋盘之前，他对落于未明的造化之地也是望之不见，可现在借助了整个大道之力，其却是一个个被引动了出来，再也隐藏不住。

　　造化之精既已崩裂，这些造化之地就算重新融合在了一起，也没法成为原先那般模样了，至多成为一个比布须天更为庞大的造化精蕴之地。

　　可哪怕是这等所在，落于哪边之手，哪边就会因此实力大增。

　　造化之灵从来不曾掩饰过对布须天的觊觎，就如前次，其顺着虚寂缺裂落至诸有之时，就直奔布须天而来。

　　好在他乃布须天之主，就算造化之灵坐在大道棋盘之上，也无法将此处地界从他手中直接夺去，这就像造化之灵未将造化宝莲拿出来之前，他也不能下手抢夺一般。

　　可这等时候，若是被吸纳来的造化精蕴多于布须天，而他未能及时调整炼合的话，那么或许此处就会因此易主。

　　不过他做此事，本就是为了吸引造化之灵落子此处，要是后者看不到任何得利希望，那又怎会被引了过来呢？所以冒一些险是值得的。

　　这个饵是设下了，可他自不希望最后真被造化之灵得了手去，所以在做得此事之前，他也是有过一番考量的。

　　布须天本是造化之精破碎后最大一处造化精蕴之地，除了镜湖，没有哪处比得过。

　　要是未明界域中有这等造化精蕴蕴集之所在，那是根本遮掩不住的，不会等到眼下再被发现。

　　而这一子乃是经他之手直接落下的，也是由他来推动大道运转，所以这里面具体如何变化都是他在把握着。

　　布须天及镜湖这两处都在他治下，里间所有力量也是归他统御，莫看其余造化之地零散填补进来，若没有外力进行影响，那么是无法做到反客为主的，除非是造化之精加以干涉，而其也极可能会如此做，这也是他主要需要提防的。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此刻也是在静静等待着。

　　曜汉祖师言道：“造化之灵若要想成为并合之后的布须天之主。就需让玄元道友炼合之速无法跟上，只要布须天不再受玄元道友驾驭，那么其人只要落子，就有可能将此直接夺去。”

　　鸿翮祖师道：“我等既在此处，那需尽量不令玄元道友分心，造化之灵若有触角伸出，直接将之斩断就是了。”

　　曜汉祖师点首道：“便是大道棋盘上无法胜过造化之灵，也要尽可能保下布须天，如此方可能在斗战之力上压其一头。”

　　他们之前听张衍言语，这一次便是当真被造化之灵将这些造化精蕴之地得了去，似也有别的办法加以破解。

　　他们隐约能猜到张衍会如何做，但却不希望真是走至这一步，因为这等结果很可能导致双方谁都无法得到此处。

　　而聚合所有造化精蕴的布须天就算比不了造化之精，其力也是难以估量了，要是能将这此处顺利执拿到手，那么他们在力量之上已经压过现在的造化之灵了，届时便是掀了棋盘又如何？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收回目光，回首一望，见一众演教高层都是神情凝重，气机也是起伏不定。

　　他不用多想也知是大德人数的陆续减少，令教众大感不安，想了一想，便出言安抚道：“诸位，一时之得失说明不了什么，我等能看到这些，说明教祖尚在，何况大能之争，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未必是我等所理解的那般。”

　　众人听他一言，都觉有理，心中安定下来。

　　唐由此时出声言道：“掌教，弟子有一事要禀，有不少陌生界域陆续出现在了诸天万界之中，其中不乏人道生灵占据的界域，不知我等该如何处置？”

　　造化精蕴之地相互并合，对此最为敏感的就是演教了，因为演教一直在找寻那些有生人存驻的地界，在现在已知范围之内，几乎很难找到这等所在了，现在一下多出这许多，立刻便被注意到了。

　　高晟图心念数转，道：“一定是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相争，才引发这等变动。”

　　座下有长老问道：“掌教，那我等该如何做？可要前往这等地界传道么？”

　　高晟图正声言道：“我演教即为人道开路，既然有人道界域出现，那一定要将道法传播至此的。”

　　又有长老言道：“可是掌教，这等变动出现突然，难说会否再有什么变故，我等是否再等上一等？”

　　高晟图沉思片刻，摇头道：“不管如何，那些界域都是真切存在的，只要我能传道此中，哪怕随后又消失不见，我演教道传也是留在那里了，便我等看顾不得，也有教祖在上，所以不必去管这些。”

　　他身为掌教，既已是拿定主意，演教高层便再无意见。

　　高晟图看了在座所有人一眼，神情郑重道：“诸位，勿要忘了我等乃是演教弟子，太上大德门下，而今教祖在与造化之灵争锋，我等也当做好我辈该为之事。”

　　众人神情一肃，齐声称是。

　　而就在这等时候，张衍前一子的余波尚在继续，那些造化之灵碎片在转生为人之后仍是在不停攀登道途。

　　由于诸多造化之地合至一处，那些依附其上，并已被并合起来的现世也是一起融汇进来，这就导致因果搅动更为剧烈，获取元玉无疑比以往更为容易了，那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接二连三乘道而出。

　　张衍最早是为了取拿造化宝莲才落下这一子，可同样也是存了提携这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以达到分夺其正身力量的目的。

　　而且现在没有了造化宝莲，只要他不去伸手扶持，那么这些托世之身就无有可能成就大德，这样一来，也就不会被造化之灵再将力量反夺回去了。

　　造化之灵要是若不加以阻止，那么这等事就会不断发生。

　　只是诸有之中陡然多出数位炼神修士，毕竟是有所影响的，此辈不敢居于虚寂之中，生怕大德与造化之灵的斗战牵连到自身，故纷纷躲藏入造化之地中，现在造化之地与布须天并合到一处，他们自也是一同入了布须天中。

　　然而原来驻落在此的炼神修士，诸如青圣、神常、簪元等辈却对此辈格外警惕。

　　现在看去，此辈也是在对抗造化之灵，可崇道崇己，这不过是一念之间，谁也难说，此辈会不会摇身一变，成为造化之灵的棋子。

　　为此，诸人不得不聚到一处，商量对待此辈的办法。

　　簪元道人沉声道：“这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留在布须天中，若是无有异动还好，要是有什么变故，我辈必要设法阻拦。”

　　青圣冷声道：“此辈现在不过寥寥几人，按我之意，直接将之驱赶了出去，要是不愿，那就逐入永寂，就可杜绝所有后患了。”

　　众人对此却并不赞同，双方毕竟不是敌对，直接冲突是最等而下之的选择，反而平白竖立对手。

　　其实彼此为敌，他们有布须天为依托，也不怕得什么，可要是此举反过来被造化之灵利用，那就弄巧成拙了。

　　簪元道人见神常道人久不出声，道：“道友是何意见？”

　　神常道人沉吟一下，道：“或许该请教一下玄元道友？”

　　簪元道人叹道：“此举不妥，玄元道友现在正与造化之灵对峙，我等不适合再去分他心思。”

　　他想了一想，道：“不如这般，我等去与他们接触一番，最好能使他们落驻于一地之中，这般有什么事，我等也能及时有所应对。”

　　张衍等有一会儿，却见造化之灵迟迟不动，他也不急，自顾自在那里炼合并合进来的造化精蕴。

　　他知晓造化之灵绝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其人当是不难判断出，一旦所有造化精蕴聚合到一起，大德这一边又会多出一股与他相抗衡的力量，所以无论如何也是会出手阻止的。

　　而其人只要出手，成败暂且不论，至少无暇去解脱造化之气的围困了。

　　就在逐渐炼合这些造化精蕴之时，造化之灵那里终是动了，其浑身灵光一长，顿有一股伟力往诸有之中落去，而原本聚合之势霎时一顿。

　　张衍一挑眉，造化之灵这回没有选择落子，而是直接起伟力进行干涉，显然是认为不值得自己如此做。

　　这也不难理解，造化之灵先前落子，一为缺失之道，二为力道，都是有明确目的的，现在两门道法皆是被他取得，其所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吞夺大德，解开造化之气的束缚了。

　　而其人肯定也是看了出来，他们这里目的是要逼迫其人于此之中倾落道法，这般就更是不情愿如此做了。

　　他眸光微闪，既然其选择伟力相争，那么自己也不妨与之斗上一斗，逼其做出该有的选择。

第二百八十八章 散绝伟力藏道法

　　张衍伸手一指，宏大伟力立时在诸有之内涌动起来，那近乎被顿止的造化之地束缚立被解脱，又重新开始了并合。

　　此势本就是经由大道棋盘推动的，造化之灵不动用对等手段根本无可能阻止，只能设法加以缓阻而已。

　　现在他只是顺势一推，轻而易举就化解了此力。

　　某种意义上，此便是顺道而行，而与之对抗之人，就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此刻他也不禁心有所思，他与造化之灵虽是各自执拿道法，可都是在大道固有格局之下进行较量，这同样也是算得上顺从道法，只是这等顺从乃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谁都没有力量打破大道。

　　所以谁能得大道倾顾，谁便占据了主动。

　　想要摆脱这等束缚，唯有寻到上境而已，到得那时，便可称一句，驭大道如御一棋子耳。

　　就在他伟力落下片刻之后，那阻碍的力量又是有所加增，显然造化之灵仍是执意在伟力之上进行较量。

　　张衍对此却是乐见，有大道棋盘在背后为支撑，可谓底气十足，怎么样也不可能在这等对抗中落入下风。

　　他知晓造化之灵这般作法，一定还有别的用意在内，可只要造化精蕴并合之势不曾中止，其余枝节便是有所损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此刻看着诸有之中的变化，虽现在无需他们付出道法，可并不等于他们在棋局之外无法插手。

　　两人这时商量了一下，曜汉祖师便出声言道：“道友只管炼合布须天，此事交给我等便好。”

　　张衍从善如流，虽然分出一点力量对抗造化之灵并碍不到他什么，但是的确炼合造化精蕴更为重要，于是道：“那便劳烦两位道友了。”

　　既然交托给这两位，他自是表示信任，将自身伟力尽数收回，只是全力炼合那些涌来的造化精蕴。

　　其实方才造化之灵不是没有机会，其若是不来顿止造化精蕴并合，而是反过来加倍推动此势，那么或许他会因为不及炼合，而导致露出破绽，这样下来或许还会有一番激烈对抗。

　　然而造化之灵没有选择如此做，这应该是其人吃不准他的承受之力，故而不愿意如此冒进，因为一旦算计错误，反还会助长布须天吞并他处造化精蕴的势头。

　　曜汉老祖此时一抬衣袖，手掌轻拂，便有一缕缕形似星芒的光华挥洒入诸世之中，他同样是借用大道棋盘之势，接替张衍将造化之灵伟力遮挡住了。

　　鸿翮祖师则是按剑不动，造化之灵要是再有出招，他自会及时上前阻截，以确保此番作为不出纰漏。

　　造化之灵却是没有因此改变策略，只是在这般纠缠之中，其伟力却也是如同以往一般渗透到那些现世之内，且是比以往更是猛烈，一时间，造化之灵道传在诸世之中到处蔓延开来。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看了一下，立刻明了其人目的。

　　那些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毕竟是与正身有所牵连的，在这般伟力侵压之下，不可能不受影响，甚至可能再也无法坚持自我，反而转过来行那崇道之事。

　　这样一来，此辈一旦超脱现世，那就会主动并合到造化之灵正身之内，那被分薄的力量就又会填补回来。

　　虽然这里力量多一分、少一分，都与并合所有造化精蕴的布须天无法相比，但是料敌从宽，特别是天机变化在那里，说不定眼前一点点小变化，下来就会在棋盘之上演变成大麻烦。

　　那一线天机可是不分敌我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将所有不利都是怯除，但在能看见的地方，却是一定要加以防备。

　　鸿翮祖师道：“我当斩断其触手！”言语之时，霎时灵光乍现，一道划开虚寂的剑光就已是斩落下去。

　　剑光过处，那些入至诸世的伟力霎时被斩断，任凭那虚寂之中的伟力如何磅礴宏大，都无法往里再侵入进去。

　　不仅这般，这些剑气同样斩入诸世之中，将那里伟力气机撕扯得支离破碎。

　　不过鸿翮与曜汉两人都是清楚，造化之灵此等举动当只是附带，其人应对不可能这么简单，应该还有后招，只是一时无法见到，所以都在找寻其中可能疏漏的地方。

　　山海界，西空绝域，惊穹山中，少清派一众修士也是目不转睛看着这场斗战。

　　荀怀英这时猛然往前一步，目视片刻，言道：“是祖师出手了。”

　　其余同辈都是点头，神情之中隐现振奋之色。

　　由于下境修士与太上大德修为相差太大，即便是通过旦易之见转予众人，可座上那几位大德形貌都是模模糊糊，通常在不曾出手之前，谁也难知具体身份。

　　可对于少清弟子来说，根本不用去刻意辨认，只观鸿翮坐在那里，就有一股锋锐无比，斩破万物的昂扬剑气，就知是自家祖师。

　　鸿翮这次出手，诸天皆是波及，可因为层次之故，寻常修士毫无感应，可对于少清弟子来说便就不同了，那入世剑气他们能够清晰无比的感受到，并能由此在心神之中照见出诸多剑法玄妙。

　　由此可知，这是自家祖师顺手给了他们一个缘法，不然绝无可能从中获取到什么。

　　荀怀英当即盘膝坐了下来，不再去看大能相争之景，而大殿之中的少清弟子也是同样如此，一个个坐了下来。

　　观摩诸位大德斗战固然是往后再难见得的机缘，可在他们看来，无上剑道方才是他们真正所要追逐的，就算因此放弃其他机缘，也是毫不犹豫。

　　布须天内，由于诸世并合，那些原本只是被牵连在布须天中的浑天也是一个个重新化作了此间一方界域。

　　原本张衍就曾动用伟力使之不再远离布须天，只是与诸天沟通仍需仰仗界门，现在只要洞天层次，那便能飞渡往来。

　　此刻一座玉宫之内，洵岳道人也正站在那里观望着战局，作为真阳道尊，尽管同样对双方所演化的道法不理解，可他距离炼神也仅差一步，却比那些凡蜕层次的修道人能接受到更多东西。

　　身为太冥祖师亲传弟子，他自是十分清楚，座上那几位大德之中并无自家老师。

　　不过他与几位同门交流了一下，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太冥祖师那无处不在的伟力，由此可以判断出来，自家老师并没有被造化之灵吞夺。

　　他私下揣测，祖师应该同样也是在这一盘棋局之中，而且当是在做着什么更为重要之事。

　　他忖道：“不管如何，还有玄元太上在大道棋盘之上，与祖师之间想必能够相互照应。”

　　张衍没了牵扯，便在那里全力并合造化精蕴，可是眼见此事渐渐做成，造化之灵却始终没有什么大动静，仍是维持着先前作为，他心中不由升起了一丝警惕。

　　此僚不可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做成此事，要真是如此，那除非有什么更吸引其人的东西。

　　他心念电转，考虑什么地方可能还有疏漏。

　　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件事，这却是很有可能被忽略过去的。

　　他心神一转，下一刻，已是入了神意之中。

　　片刻之后，那意念所聚的道人便被他唤了出来，其人对他打一个稽首，道：“道友此次唤我，可是有什么要问询么？”

　　张衍问道：“我想问道友一句，你是因何故舍弃道身，此后无论如何也不愿聚合？”

　　那道人道：“由于伟力缺失，这里我也难以确定，不过得道友所见，我以我自身行止来推断，应该是为了不被造化之灵化为如那几位同道一般的借托之身，所以自散伟力，让此僚吞无可吞，夺无可夺。”

　　张衍点了点头，这与他心中推论很是符合，他道：“那我再问一句，道友当初散去伟力，那么你之道法有无可能还是存留于残余伟力之中？”

　　那道人陷入了沉默之中，半晌之后，才缓缓言道：“我剩下伟力也当无法承载道法，其当是归回大道了。”

　　张衍心中转念，大德若是被逐入永寂，那么道法自然就是归回大道，可要是仅仅散绝伟力，却未必见得会是如此。

　　若这一位真是将自身所执掌的道法送归大道，那么事情倒是简单了。可一名辛苦勤修上来的大能，真的会甘愿将自己修来的道行尽数散去么？

　　假设其人留下了道法，并用某种方法加以遮掩，那么承载这一门道法的伟力应该还落在诸有之中。

　　而值得注意的是，造化之灵无疑是知道这件事的。

　　他回想了一下方才造化之灵所为，其伟力虽然充斥诸有，可更多的却是落在了那些未明之地中。

　　先前看着无甚奇怪之处，可现在仔细一想，却是透着一层古怪。

　　其人伟力阻碍造化精蕴合并很可能只是顺带，或许真正目的，是想借此深入到那些未明之地，进而将这个道法找寻出来。

　　他有了这个猜测之后，却没有立刻下得论断，而先是再起意感应了一下，见其伟力每每在某些造化之地中停顿片刻，从阻止并合之势上来说，这绝然是多余之举。

　　他目光变得幽深了几分，从这里看，自己的推断很可能为真。

　　想到这里，他当即自神意之中退了出来，与曜汉、鸿翮二人神意勾连，言道：“两位道友，我或许知晓此僚在作何打算了。”

第二百八十九章 意落诸有补道缺

　　张衍将自己的推断在鸿翮、曜汉二人面前做了一番言述，二人听罢，都是沉思起来。

　　大德其实也有高下之分，且因为道行修为不同，在造化之精破碎时做出的选择便就不同。

　　有的人只能被力量裹挟而行，根本身不由主，比如被吞夺的那几位。

　　有人不但要使自身存身下来，同时还想着在与造化之灵对抗之中寻到大道，能坐上大道棋盘的，可谓都是如此。

　　所以他们对有人发现无法抵挡造化之灵，为了不被吞夺，进而散绝自身伟力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

　　曜汉祖师先是开口道：“我本以为这位道友早已是被造化之灵吞夺了，没想到还有这等曲折在内，要说其人伟力承载道法于某一处，这是十分可能的，我记得这位道友的道法，便是以融通诸物见长。”

　　鸿翮祖师一摆衣袖，道：“这位道友是否留下道法先可不论，造化之灵只要是有所寻，那便不能令其如意。”

　　他们都是清楚，造化之灵之前没有这等举动，当不是未曾盯上这门道法，而是因为没有机会。

　　其只要主动做些什么，那都会遭到大德这一边的针对和破坏，故是一直隐忍不发。

　　而现在不同了，其伟力落去诸有，表面上只是为了阻碍造化精蕴并合，有了这层遮挡，此僚就能放心找寻那可能藏匿于某处的道法了。

　　曜汉祖师言道：“这里毕竟是一门道法，若能收来当是最好，要是造化之灵见我等阻碍，那或会动用大道棋盘落子摄夺。”

　　张衍微微点头，造化之灵要是见势不对，直接在大道棋盘上落子，以一子换得这一门道法，那是极有可能的。

　　只这般看，其人如此做既无损失，也无付出，好似无甚必要，可实际上是不同的。

　　由于现在这门道法归属未明，造化之灵可以抢夺，他们一样可以出手，而且那道人本是大德一员，他们取得道法的机会还大些。要被造化之灵得手了去，那么他们这边就折去了一个本可到手的道法了。

　　他道：“有一点造化之灵是比不了我等的，那便是伟力正主在我处，只要出力牵引，却有较大可能先行拿取到道法。”

　　那道人虽然散去伟力，但也一定是期望大德这一方能够在与造化之灵的对抗之中胜出，因为只有如此，其人才有可能恢复过来，所以可以说服其人主动出力。

　　鸿翮道人言道：“此人若如道友所言，连自身定名都是不知，要找寻起自身道法，却是十分不易为。”

　　张衍点了点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曜汉、鸿翮二人当是认识这位道人，可却偏偏不言其人名讳，这不是避忌，而是无法说了出来。

　　更关键的是那道人自己也是不知。

　　名即是道，既是自身根本，同样也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

　　不是没有分身无数，各以乱名而称的大能，但若是其本我仍是维持一致，那就仍是一人，彼此没有区别，不过只是出于一种变化罢了。

　　而要是本我不同，就像是造化之灵那些超脱出世的借托之身一般，就完全成了一个单独个体了，于是各有定名，可这同样也是分去了正身的力量。

　　而似那等声称无以言述，无有定名，难作想象之辈，要是真如其所自称的那般，那么只能说是完全脱离了规序的存在。

　　无有规序，万世万事此辈对来说也就无有意义了，此辈也同样无法影响到万事万物，如此大可以视之为不存。

　　实际上无论此辈被描述得多么伟力无上，描述本身就依旧是有名存于下层之中。

　　因为若此辈真是这般了得，那么世间连对其的描述都不会有，越是去描摹堆砌，越是反过来证明其伟力远没有那么宏大，所以试图以这般空洞的方式让人理解其之伟力。

　　陵幽祖师曾言，可以渺远，又可近人，其实便是说出了更上一层的道理，你既可位于高渺于无上的境地，远远脱离诸世束缚，同时又落在万物之中，可使世间众生为之亲近。

　　鸿翮祖师振声言道：“这位道友当初避过了一劫，今次却是躲无可躲，唯得自救我等方可救其人。”

　　曜汉祖师言道：“玄元道友，不妨请这位道友先试着找寻，要是委实做不成，那就以道法先一步落子，我等纵使无法多得一门道法，却也不能让造化之灵伸手拿去。”

　　张衍颌首赞同，虽然这看去与造化之灵落子的结果一样，可是大道棋盘将会再度由他们来推动，连续落下数子不曾中断，这般积累起来的优势将会更大。

　　在与这两位商议停当之后，他便再度转回神意之中，并动念将那道人身影聚合出来。

　　那道人先是一礼，道：“道友可还有事关照？”

　　张衍道：“贫道方才在外仔细察辨，见造化之灵伟力在那些造化之地中来回游走，不似在阻碍我等，而像是在找寻什么。与道友谈论过后，我又和两位道友做了一番推论，都是认为道友之道法，或许并未散绝。”

　　那道人稍作沉默，叹了一声，道：“若是如此，想来造化之灵就是在找寻我那流落在外的道法了。”

　　张衍点首道：“不错，若被造化之灵寻得，便可成为对付我辈的棋子。”

　　那道人言道：“我知道友之意，是想让我重新找寻道法，这我也是愿意的，若是诸位不在，我亦是不可能存续下去，可我这破碎之身，识忆残缺无比，连自身定名都寻之不到，伟力更是浅弱，又如何做到此事呢？”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当年以伟力承载道法，那定然是不想就此失去的，当是布置有后手，以便再找寻回来，至于伟力缺失，当年道友能在布须天内落下再传，即便不是全部伟力都是寄放于此，可定然有不少散于此间，我可先助道友在此寻觅，看能否收拾些许法力。”

　　那道人自是不会拒绝，要是可以恢复原来法力，谁人又愿意只是一个意念形影呢？于是他打一个稽首，郑重道：“那便拜托道友了。”

　　张衍与他谈妥之后，就自神意之中退出，而后起念一运，那道人身影便在外间显化出来，只是毕竟是意念显化，身影仍是模糊难辨，其人稍作辨认之后，乘着张衍伟力指引沉落到布须天内。

　　只是其毕竟只是一缕意念聚合，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淹没在大道长河之内，所以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那道人沉浸入布须天后，便就开始牵引自身伟力。

　　此刻布须天已是并合了诸多造化精蕴，这位所能找寻的范围其实比之前更为广大，只是其人在此并未待得长久，很快便就折返回来。

　　此时此刻，其人身影已是变得凝实许多，道：“确然寻到些许伟力，不过仍是差之许多，我若真有伟力承载大道，当并不是在此。”

　　张衍考虑了一下，这非是一个好消息，这一位的伟力或许仍是在那些未明地界之中，且很有可能并没有固束在某一处，而是自行避开外来气机的找寻，要真是这样，那除非等到那最后一处造化精蕴之地出现，才可能见到了。

　　这里并非是说他们不可以去直接找寻，而是这么做造化之灵定然能察觉到他们目的，那么直接以落子的方式搜取道法，此僚至少不会损失什么。

　　那道人沉吟片刻，道：“道友，我方才却是想到一个办法，只是不知能否做到。”

　　张衍道：“道友不妨直言。”

　　那道人言：“要如道友所言，我若有承载道法的伟力在外，那么定然不会使其变化化身。”

　　张衍颌首，这一位要是有化身存在，那绝不会迟迟不曾现身，造化之灵也不会无法望见。

　　那道人继续道：“这般就有办法了，那道法既没有归回大道，又没有化作分身，那么就只是不曾与我意识相合罢了，要是道友能送我去到大道长河之中，以我之神意，当可以窥见往日之道，待得出来，便能知晓道法到底落于何处了，只是这里为难之处在于，稍候需设法再将我接引回来，不然恐会迷失其中。”

　　张衍道：“若只是这般，却也不难。”

　　这一位本就是大德，纵然只有意念和些许伟力尚存，可层次仍是在那里，将之送入大道长河并不困难，关键是如何回来。

　　通常这里需要造化宝莲，不过此物已然破碎，自不可能再寻得，而且凭借其人自身之能，现在也没有这等本事，好在他执拿力道，随时可以打破长河，将之接引回来。

　　那道人打一个稽首，道：“若是如此，我也有几分把握了。”

　　说到这里，他带着一丝遗憾，摇头道：“可惜我自身伟力有所欠缺，否则立时可借助大道长河将之接引回来，也不用出来之后再作找寻了。”

　　张衍笑了一笑，要是其人伟力足够，或许直接可将道法引了出来，也用不着再多做什么事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这时伸手一指，便将其人送到了大道长河之中。

第二百九十章 渡意聚神还劫空

　　张衍将人送入大道长河后，便就目注其中，有他气机作以牵引，要是看见那道人有被淹没的迹象，那么随时可将人接引回来。

　　能否找到道法倒在其次了，至少他在修道过程之中，此人对他是有过帮助的，所以不必太过功利去看待此事。

　　好在那道人对自身的判断并无出错，在大道长河之中沉浸未久便就有所发现。

　　张衍这里顿时有感，以自身力道为诸有根本，牵动其人伟力气机，只是霎时之间，其人便从虚无之中走了出来。

　　那道人言道：“道友，我已知晓那道法落在何处，不过找寻起来不易，故我觉得，或许可用一个较为隐蔽的办法取来此道。”

　　张衍一转念，心中已是有了猜测，道：“道友可是要将意念渡去那伟力之上么？”

　　那道人道：“正是，那承载道法的伟力只是无有意志主宰，我当在此做法，引动伟力感应，由此便可将意念渡去，主宰那股伟力，如此不但可以聚合力量，道法自也寻来了，届时造化之灵就算落子，也无法直接从我身上夺取到道法了。”

　　张衍微微颌首，这等做法，的确比直接送得其人去往那处较好，纵有几分碍难，可是也不难克服。

　　那道人又道：“只是此事之后，凭我自身之力，怕是难以回来，这里还需道友帮衬。”

　　张衍知晓他的顾虑，毕竟是在造化之灵眼皮底下找寻道法，只要行踪稍有泄露，就会被吞夺了去，这样就白白便宜了造化之灵了。他道：“道友届时只需传以神意，贫道自能将你接引回来。”

　　那道人打一个稽首，便盘膝坐下，对于大德而言，诸有之中自没有距离一说，只是那些曾经出现或者现在还在的炼神修士乃至大能之间的伟力碰撞，这才使得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受得一定阻碍。

　　若是伟力足够，自是可以不用去理会，可是他现在伟力不过恢复少许，若就这么找了过去，那是十分不妥的，而意念传渡却不在此列。但这里不是没有凶险，要是最后没有寻到伟力，那么很可能连这缕意念也是不存，且意念少得遮挡，很容易被他人神意侵夺，但这却已是眼下最为稳妥的方式了。

　　张衍只是等有片刻之后，便感觉到其人意念已然不在这伟力化身之中，因为没有了主识，其人身影消散逝去后，就还变成了一缕缕伟力飘荡在诸有之内。

　　此举对此人来说完全就是孤注一掷了，要是不成功的话也不可能再折返回来了。

　　造化之灵此刻应该并不知道自己的谋算已被他们看破，看去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可有那一线天机变化存在，所以在这场对抗之中就不存在绝对之事。

　　他略作思索，与曜汉、鸿翮两位祖师打了一声招呼，要是事不成为，那么情愿自己这里提前落子，也不能让造化之灵得利。

　　那道人只觉自己意识传递出去后，难知过得多久，就觉身躯一沉，浑身感应一下变得清晰许多，意念一动，便有重重伟力调运过来。

　　他心中一阵感叹，“本以一身试道境，难料天破造化倾。”

　　此刻他已是知悉本来，当初见得造化之灵吞夺同辈，他的确是散去自身，不过并不仅仅是为了从造化之灵手中脱身。

　　实则当时他的目光看得很是长远，并不仅仅只是想着躲避造化之灵吞夺，而是在见到劫力之后，就料到届时无论是诸有大德还是造化之灵都势必会被隔绝在诸有之外。

　　为了不被锁绝此中，他这才舍去绝大部分力量，并以融通万物之能，以一部分伟力承载道法，散送去了诸有之中，并依附在了某处造化之地上。

　　按照他原来的想法，等到意识与伟力并合，他便可在诸有之中第一个醒觉过来，下来重塑完身，再找到那缺失之道，而后再设法对付造化之灵。

　　可惜他不曾料到的是，劫力后来冲撞远远超乎预计，或许就是那一线天机难以把握，以至于散去伟力最后没有能够聚合起来，意念更是变得残缺不全，自也无法再如同原来布置那般得复正身了。

　　现在他虽是取回了这些，可一切已然太晚了。

　　他仰首往上看去，在回复一定伟力之后，现在他只需少许功夫，就可将所有散失在这处造化之地内的力量拾回，但是这里动静，已然足够引起造化之灵的注意，其人一旦伟力落下，那么只凭他自身力量，是绝然走不了的。

　　他也是当机立断，取回道法，已然足矣，没有什么再值得耽搁下去了，心中一动念，立将神意送渡去张衍那处。

　　下一刻，造化之灵伟力轰然落下，然而所过之处，除了一些散碎伟力之外，并无其他任何物事留存。

　　那道人恍惚了一下，等到回过神来之时，见得自己已然出现在了张衍面前，便打一个稽首，道：“多谢道友援手。”

　　张衍道：“道友得回道法，可愿到大道棋盘上来？”

　　那道人摇了摇头，道：“这便不必了，便是我拾回所有伟力，也不足以坐到棋盘之上，但我道法却可送了出来助诸位一助。”

　　将自己道法交托出来才是眼前最为正确的选择，因为唯有大德这一边最终战胜造化之灵，他才可能真正复还回来，要是造化之灵胜出，那除了被吞夺，没有其他任何可能。

　　张衍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对他郑重一礼。

　　那道人还得一礼，便把心神一凝，准备把道法交托出来，可忽然间，他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反复思量了几遍，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他摇了摇头，以为是自己本心之中有所抗拒，但此乃道争，自己不可能脱身局外，此事是他必须要做的。

　　把心神一定，他便把伟力鼓动起来，就在此时，一道犀利剑光斩落下来，将周围一切都是破开，眼前景物也俱皆破碎。

　　他抬眼望去，张衍虽是仍然站在那里，却与方才所见大为不同，心思一转，顿时醒悟过来，难怪方才他觉得有所不对，原来自己并没有从造化之灵围堵之中脱离出来。

　　本来神意接引当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方才意念穿渡之时，因为造化之灵的伟力弥布在诸有之中，终究还是沾染了一些其人伟力，以至于在神意牵引之时落到了造化之灵神意之中，所以方才之所见实则皆为造化之灵所化，而他也是差点将道法献给了其人。

　　他叹了一声，道：“惭愧，方才险些了坏了大事。”

　　张衍笑了一笑，道：“道友勿用自责，这也非是道友之过，意念穿渡，本就难保万全，所幸最后并未被造化之灵得手。”

　　那道人连连点首，道：“我既归来，当速将道法交托道友，以免耽搁大局。”

　　张衍看他一眼，问道：“道友而今寻回了自身识忆，却不知又该如何称呼？”

　　那道人言道：“神落诸空道上玄，昭明万物方得全，道友唤我玄昭便是。”言毕，他稽首一礼，身形一虚，整个人便如云烟飘散，化去不见。

　　张衍同时也是感到，自己手中道法落子又是多了一枚，此一回较量算得上是他们胜了，而再等下去，布须天也很快就将造化精蕴并合到一处，等有了这个筹码在手，胜算将是更大。不过他知道，造化之灵没有这么容易对付，在其人未败之前，说什么都是太早。

　　就在他思考之际，却是感到了一丝异样，大道棋盘再度被推动了起来，很明显造化之灵又是落下了一子。

　　他看了过去，便见一丝劫力蔓延在了诸有之中。

　　之前这劫力虽是被他与诸位大德乃至造化之灵一同联手消逐了去，可只是将此转到了大道虚无那一面，但此物仍是存在的。

　　而此刻，造化之灵当是以一门道法为代价，将此力又放了出来。

　　他立刻转入神意之中，与鸿翮、曜汉两位祖师做了一番交流，却是一致认为，造化之灵之所以如此做，应该是要将他们与诸有重新隔开。

　　这一子无疑是正中要害，因为现在他们这一方所有落子都是布落在诸有之中的，哪怕布须天最后并合造化精蕴也同样如此，要是被其得逞，那么就可将他们布置全部斩断，此举算得上是釜底抽薪。

　　张衍思索了一下，造化之灵这一子可是十分高明的，下来他们若不将这劫力处置了，那么就不可能再往诸有之中落子，而落子别处的话，原来积累数子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其人应该是早有这等打算了，不过在他看来，若是此僚再缓一步出手，等他们再往诸有之中落去一子，那或许所取得的成果将是更大。

　　现在之所以这么急着出手，应该是看到他们又取拿到了一门道法，所能造成的威胁已然极大，所以不得不提前施为，以截断此势。

　　他目光微闪，这虽是对他们造成了些许被动，可这些劫力被放了出来，那就意味着此力背后所藏道法又可被他们追逐找寻了，看来造化之灵想要从这里摘取道法，用以赢回一子了。

第二百九十一章 取道助身蔽法力

　　张衍以为，造化之灵之前虽也与他们争夺过缺失之道及力道两门道法，可是就算再来一遍，若其不动用足够多的道法落子，那仍是以输面居多。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两门道法其实是由下层生灵来决定归属的。

　　造化之灵一经显化，就位居上流，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大道，去到更高境界，所以被其盯上的，只会是那些执掌道法的大德，连一般炼神修士都不会去多作理会，遑论寻常生灵，所以其正身可谓与下层毫无接触。

　　若论落在诸有之中的布置，其人远远比不过人道大德，就算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多数也是不愿意归回正身的，与他并不是一路。

　　而现在所面对的劫力背后的道法却是不同，其完全没有转落到下层，所以这一场争夺，就是最直接的碰撞，完全没有任何额外手段可用。

　　当然，他这一边也可以选择落下一门道法，用以争取到足够助力，可问题先前落子都在诸有之内，此刻忽然转向，也就是放弃这积累起来的优势了，不是确然有必要，这是不足取的。

　　他与鸿翮、曜汉两位祖师的神意牵连一直未曾断开，两人在察觉到局面忽变之后，鸿翮祖师先是言道：“既然造化之灵要与我争夺劫力背后所蕴道法，那我辈也无惧于他，先前几位道友虽被吞夺，可他们于此中所悟道法却是留下了来，稍候我二人可将此法交托道友，以对抗此僚。”

　　曜汉祖师道：“虽有诸位道友所留道法可做感悟，可距离夺此道法仍是差了一些，那劫力乃是由造化之灵落子引动出来，现下有大道棋盘在背后相助，再兼先前此僚也是收取了不少道法，若是按部就班施为，我恐此僚会赶在我等之前将这门道法占夺了去。”

　　张衍陷入沉思之中，鸿翮祖师的判断是基于他此前表现出来的能为，认为他就算在对方占据极大优势的前提下，也能够将道法夺取过来。

　　而曜汉祖师所说也不无道理，若是他与造化之灵直接各自争夺道法，那就是一路走到底，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将所有筹码压在一处，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可若是有其他手段能争取到有利条件，哪怕仅只是增添一分胜算，那也是极有用的。

　　只是造化之灵推动大道棋盘，却是借助了整个大道的力量，其人先前阻止造化精蕴合并之所以如此无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无论用什么办法，在大道转运面前都只能阻挡一时，却撼动不了大势。

　　而且现在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现下炼合造化精蕴变得艰涩起来，这是因为中间多了一重劫力阻挡。

　　造化精蕴若不及时炼合，他很可能会失去主御地位，好在先前积累不少，短时内当是没有问题的。

　　可若造化之灵得了劫力道法，就可将他和两位祖师一同困在此间，虽不见得能以道法将他们如何，可合并下来的造化精蕴却可能被其夺去。

　　他一番思索下来，所有利弊都是在心中流淌而过，不过造化之灵现在虽是占据优势，可要得到劫力背后所蕴道法，终究是要靠各自推演的，对方背后仗着大道推动，自己也不是没有帮衬。

　　他心神一转，已是沉入残玉之中。

　　玄渊天中，张衍化身本是安坐此间，只是身上清光与之前有些不同，整个人好似被什么东西阻隔了，看去正由有转无。

　　这正是因为劫力之故，最初那劫力只是针对原来那些大德，他并不在其中，而这一次，却是同样也是将他笼罩进来，而且连他分身也是一并囊括在内，并会将此身不停削弱，直至从诸有之中彻底消失不见。

　　当初造化之精破碎之后，许多大德不是没有试图留下化身，可结果都是维持不了太过长久。

　　玄昭道人早是看出这一点，这才散绝伟力，强行将道法伟力留在诸有之内，可是同样也没有躲过劫力余波，若不是被张衍提前发现端倪，到最后仍然逃脱不了被造化之灵夺取道法的下场。

　　景游在旁见得这等异象，吃惊道：“老爷？”

　　张衍分身淡笑一下，道：“无妨，只是斗战余波所及罢了。”

　　就算这具分身保不住，想要将他留在这里伟力完全消弭也是不可能的，便如大德被逐入永寂之中，仍有浅弱伟力留存一般，而他哪怕只剩下一丝力量，放在诸有之中也是够用了。

　　布须天内，青圣、神常、簪元等人自与那几位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谈妥之后，虽是双方表面看去相处尚算和睦，可他们对此辈一直在暗中提防，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立刻就会联手上前，将此辈镇压下去，所以局势一直明松暗紧。

　　而大德之间的斗战他们也是时时留意，可是随着那劫力出现，他们忽然感觉到自己身上多了一股压抑之感，并且那压力越来越重，连他们自身形影也是变得虚晃不定起来。

　　他们很快意识到，若再这般下去，自己很可能会从诸有之中消失不见，入得那永寂之中。

　　对造化之灵来说，所有人道大能都是自己敌手，所以这次他所放出的劫力，乃是对着所有超脱现世的大能而来，故不止是大德，连寻常炼神修士也是一样受得牵连。不同于大德的是，他们对这等力量根本无从抵抗。

　　神常道人稍作感应，神情凝重，道：“此力难挡，现下玄元道友伟力都被隔开了，凭我辈之能更是无力化解，看来现下唯有借助布须天之力对抗，或许能延缓此势。”

　　众人都是赞同，就连最是自负的青圣此时也没有任何出言反驳的意思，这是此刻唯一选择了。

　　众人当即各自运法，就往布须天深处躲藏进去。

　　山海界，瑶阴派，孤勺山大殿之内。

　　魏子宏一直在留意着战局变动，这时他却见得此中人影变得模糊了起来，知是定有变故，而在此刻，他忽感有异，感觉自家老师沉浸在此界之中的气机正在远去。

　　他这时想了一想，就自袖中将一枚张衍所赐法符拿了出来，见此符之上并没有生出任何衰落变化，便立刻认识到，非是自家老师在与造化之灵对抗之中法力有损，而是当有什么东西遮蔽了自家老师与世间的牵连，这里问题毫无疑问是出在造化之灵那里。

　　他收起法符，立刻往诸天万界看去。

　　他知晓大能法力长消，哪怕不是刻意针对，也是会引动某些世事变化的。果然，在观察有一阵之后，便就发现了些许问题。

　　那些修习造化之灵道法的修士，原本极是迅快的功行提升开始呈现衰减之势，显然同样也是受到了影响。

　　可修持虽是减缓，但修习此法的人数却是一点也未曾减少，甚至还在不停增多。

　　这是因为原来造化之灵伟力充斥所有地界，而布须天因为有造化精蕴之地的并合，导致这些造化之灵伟力被一同囊括进来。

　　若是张衍一直在炼合之中，那么总能将之驱逐出去，现在被隔开劫力，其蔓延之势就为之高涨起来了。

　　造化之灵伟力由于层次太高，现世生灵实际并没有直接受得什么影响，主要是在天地之中形成了天成法刻还有不少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修道人传道，这才使得其人道传泛滥。

　　而这其中大部分，实则都是被演教遏制了下来。可山海界不同，演教在这里势力薄弱，也知道有诸多大派在此，所以在此几乎没有什么动作。而诸派只管四洲之地无碍就好，对于造化之灵道法的剿杀并不热衷，可是山海界地陆无比广大，还有不少下界，那些修道人不曾落足之地，就成了此辈藏匿的好去处。

　　此辈也是知道山海界修道人的厉害，等闲也不敢招惹，只是躲去极遥之地还有下界之中积蓄力量，可现在势力却是在急剧扩张之中。

　　魏子宏能认识到这里的危害，他知此辈修行一旦崇奉道法，功行提升几乎是没有阻碍的，此前有自家老师法力镇压，不怕此辈如何，可现下要还是放任不管，那必成大患。

　　他忖道：“恩师与敌相战，界中局面自当由我这做弟子的来收拾。”他唤一声，道：“来人。”

　　一名亲近弟子走了进来，道：“掌门有何吩咐？”

　　魏子宏沉声道：“宣谕众弟子，眼下非常之时，凡是崇奉造化之灵道法之人，皆是封镇功行，斩除识忆，若有顽抗，一律打灭神魂，”又考虑了一下，道：“还有，请牛蛟部的妖祖来我这里一趟，安享了这么多好处，也该由他来出一些力了。”

　　那弟子肃声道：“弟子这就前去传谕。”

　　九洲诸派方来山海界时，妖祖乃是站在此世顶巅之人，现如今随着大派之中斩得过去未来之身的上境修士逐渐涌现，妖祖对诸派的威胁逐渐降低，地位也是随之下降，所以魏子宏一句话就要让其跨越重洲赶了过来，传谕弟子也是觉得理所当然，要是其人不愿，那正好顺势清理了。

第二百九十二章 一灵当空诸世敌

　　在劫力影响之下，诸天万界之中不少观战的凡蜕修士忽然发现，不管是造化之灵还是剩下那几位大德，身影都开始变得黯淡起来，并有归于虚无的迹象。

　　这是因为旦易身为炼神修士，自身也同样在劫力隔阻之中，而随着他的伟力衰退，自是使得由他传递的景物也是一并受到牵连。

　　这对现世之中的震动是极大的，甚至比之前几位大德接连消失的影响还要来得大。

　　许多人纵然修为极高，并无法看懂战局如何，也不知道高层次的道法如何运转，可是终归可以见到三位大德仍是在那里与造化之灵对峙。而现在似乎情形不对，这里究竟是造化之灵被击败了，还是这几位大德失利了？

　　越是不清楚结果，越是使人不安。

　　尤其当一些修道人在见得旦易后，便供奉上了其人牌位，可这时却是见得，那牌位之上的尊名正在逐渐淡去，这更令人惶惧。

　　其实这里真正的原委是因为旦易只是寻常炼神修士，其人要是任由劫力这般逼迫下去，那是真有可能被逐入永寂的。

　　可似陵幽这等大德，就算被造化之灵吞去，也只是形同被封禁一般，而并非真正入了永寂，所以其尊名仍是在冥泉宗中好端端的供奉着，无有任何异样，除非最后是造化之灵胜出，否则暂时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好在这些修道人也知此刻慌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们彼此交流了一阵，都是认为几位大德和造化之灵看去并没有什么太大举动，或许是斗法余波导致旦易太上受得什么牵连，事情当没有想象的那般糟糕。

　　而此刻演教总坛之中，演教一众上层同样也是见得玉璧之上景物晃动，变得暗淡起来，只是张衍化身尚在，眼下还远不到消失的程度，故是此间倒是人心安定，只是猜测上层斗战十分激烈。

　　高晟图看了看旁处舆图，那上面光亮已是连成一片，随着融入进来的界域越来越多，演教人手已是显现不足，就算从各处抽调人手也是不够。

　　且也不能一味这般做，毕竟不能为了新地界而使得原来地界的统御不稳。

　　自演教壮大之后，已是长久未曾遇到过这等事了。

　　他沉声道：“造化之灵道法无所不在，现在浮现出来的界天越来越多，我等难以逐一占夺，可我若不派遣弟子前去传法，那些地界不定就会沦为造化之灵的道场，届时恐连我演教也是难以抵挡，诸位长老可有什么建言么？”

　　这不是他夸大言辞，事实就是如此。

　　那些归并进来的造化之地内是很多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尽管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失去自我，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能认清楚自己的，总有一些人是会走上崇奉道法之路的。

　　最是棘手的，此辈修炼极快，几乎在短短时间内就可臻至世间巅峰。

　　要是没有元玉这道阻碍，那么他们不会在世间停留多久，直接超脱现世而去，并归回造化之灵正身了。

　　可是现在由于造化精蕴并合，元玉固然易寻许多，可争夺之人同样也多。

　　这就导致此辈一直滞留现世之中，其等对于人道的看法便只有一种，若不崇奉造化之灵道法，那么就是敌手，何况唯有搅动因果，才能使更多元玉投入世间，为此他们一定会不断掀动征伐。

　　众长老也是一筹莫展，但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已是成就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只能慢慢想办法对付，可至少要遏制此势，不能让这些人越来越多。

　　有长老道：“祖师在与造化之灵斗战，无暇理会这等小事，掌教为何不设法请动造世元尊出手……”

　　唐由立刻出言反对道：“我演教乃是太上大德门下，怎可去向元尊请援？”

　　高晟图其实并不反对去向元尊求助，纵然他们是太上大德门下，可他们自己又不是大德，哪敢看不起造世元尊。

　　只是他能感觉到，涉及到造化之灵的事情，恐怕并不是只靠上层修士就可以解决的，不然何必他们来求祈，能动手早便动手了。

　　他想了一想，道：“元尊自有考量，若不出手，莫非我等就不做抵抗么？”

　　又有长老提议道：“掌教，我等何不借助他人之手呢？”

　　高晟图摇头道：“造化之灵道法在各界蔓延，现在诸派皆是自顾不暇，哪会来相助我等。”

　　那长老道：“掌教，我所说之人非是那些大宗大派，而是曾与我敌对的那几家道传教派。此辈曾经派遣使者而来，要与我等一同剿灭造化之灵道传，只是我等先前怕其另有目的，所以回绝了……”

　　相觉、微明、季庄等辈虽乃是借托之身，可是他们道传却并没有因此转化为造化之灵的道法，这是因为无论立道还是传法，都是指向自身伟力，而不是造化之灵。

　　就算他们被吞夺了，可是以往留下来的伟力却并没有因此消失，故而所有道传依旧在那里维系着。

　　要知他们本就是造化性灵，大德只是指点出了一个上进的门路，凭着那些上乘道法，有资质的人一样能修炼到上层境地，只是同样会被元玉所阻罢了。

　　这几家道传的徒众先前也是一直在对抗造化之灵的道传，现在也一样很是积极，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

　　当然，他们如此做不是为了生灵，而是纯粹为了自己。

　　这几家要发展势力，就需避开各大宗派，而造化之灵道传同样也是如此想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无疑是相冲突的。

　　本来他们与演教也是互相敌对，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争斗下来，他们也从来没占到过便宜。

　　再说演教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那些没有灵机的地界之上，所以矛盾反而没有那么大，而为了对抗逐渐势大的造化之灵道传，这几家不得不主动找上门来请求联手，只是之前演教对他们却是不屑理会。

　　高晟图在问明情由后，认为却是可以拉拢这几家，就算把一些地界让给了这几家，也总比被造化之灵道传占去为好。

　　他深思许久，才对那长老道：“此议可行，可请这几家使者来我总坛一叙，互相划定界域，免得行事之时再有冲突。”

　　大道棋盘之上，张衍此刻则是在推算寻觅着劫力背后的道法，虽是借助了残玉推演，可是劫力当初能困住诸位大德及造化之灵，并引得双方都是一同对抗，自也不是简简单单可被夺取到手的。

　　且劫力本身还是在不停变化之中的，不存在一定的常规道理，就算推算出来了一条看去可行的道路，但也未必就是正途，需得他以自身伟力不断与之碰撞，方能加以确定，而后再进行推算，所以进展并不十分快。

　　一样道理，造化之灵虽是有大道棋盘在后面推动，可也没有一上来就取到多大成果，从现在追夺道法的进度上判断，两人看去是并驾齐驱的。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也没有坐着不动，同样也在各自推算消逐劫力之中，他们每从这里逐去分一劫力，可为造化之灵推演的便少得一分，而他们所得道法感悟最后却是可以交托给张衍，以省却更多推演功夫。

　　张衍又是一番推算后，心神自残玉之中浮出，起得伟力将一部分劫力消逐了去，以此再度做了一番验证。

　　他虽认为自己胜算较高，可始终没有忘记那一线天机存在，所以也没有觉得自己必然能够压倒对手，也是做好了失利之后的准备的。

　　虽然到现在为止，本来流落在外的道法几乎都是被他们这一边夺取了，可是道法与道法之间也有高下之分的，劫力背后道法，几可是与整个力道相提并论了。

　　这一门道法若是被造化之灵夺取，说不得只能动用落子来挽回局面了，只是这样一来，辛苦营造起来的大局便就不再了。

　　同样，造化之灵虽说赢得这一子就可彻底翻盘，可若其仍是失手，那想要在大道棋盘之上将他们这几人吞夺，便就很难做到了，届时其人很可能会选择从大道棋盘之上下来，直接诉诸于武力。

　　毕竟站在造化之灵的角度，纵然不能摘取到道法，但却能吞夺获取道法之人。

　　可上得大道棋盘容易，想要从此中退去，却没有那么简单。若不是对弈双方都是同意，那么主动脱离的一方势必要付出相应代价的，特别不占优势的一方，付出代价将是更高。所以其人要么是再用什么手段翻盘，要么就是索性果断撤走，以免再遭受更多损折。

　　此时他又趁隙察看了一下那造化精蕴并合之势，发现自身对此处的感应愈发减弱了。

　　好在造化之灵之前以一落子放出劫力，仅只是在推演之上占了不少便宜，在造化之灵不曾掌握劫力道法之前，其自己也一样被劫力阻隔在了诸有之外，对此处并无法直接伸手干涉。

　　不过他心中觉得，既然是造化之灵主动放出劫力的，那么不会没有什么动作，故是自己也不可拖延太久，不然此中一旦出得什么变化，布须天可能就会脱离自己的掌制。

第二百九十三章 劫分内外神如一

　　现世之内，本来那些崇奉道法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一入真阳层次，便会设法超脱现世，而后再归合造化之灵正身。

　　可是这一次，正如张衍预料之中的那样，造化之灵在劫力放出之前，就已是在此做了一定的布置。

　　特别是造化之灵在察觉到那些造化精蕴之地一旦并合，定然是会给自己带来的足够大的威胁的，所以有也是意染指这一块地界，准备先设法炼合此地，最后再交托给正身。

　　张衍化身现在并没有完全消退而去，布须天中也仍有其伟力，故是暂且没有让此辈得逞。

　　不过这等情况，就等若既要他对抗劫力，又需对抗现如今变得侵略性极强的造化之灵伟力，这便需要有人来替他来分担压力。

　　只是诸多炼神修士齐齐退入布须天深处，并且伟力还在持续衰退之中，恐怕用不了许久，就会被逐入永寂之中，连自身都是难保，更是无力出来助战了。

　　可这些人现下难以指望，但并不是说无人可用了，他只要能提携某位真阳元尊超脱现世，由于这些人不会被笼罩在劫力之内，那么就可以为自己分担压力。

　　造化之灵对这一点不是没有防备，为了不让人道元尊超脱上来与自己作对，故有数名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到了真阳层次之后，并没有因此离了现世，而是在那里设法给人道元尊予以压力，不让他们有机会修持道法。

　　由于此辈功行修至顶点，纵然人数比人道元尊来的少，可却也不落下风。

　　这也是此前为何高晟图感觉到求助真阳元尊恐怕无用的缘故，因为后者自有需要对付的对手。

　　不过双方都有顾忌，故而都很是克制，保证对抗维持在自身这个层次之中，以免牵扯过大，造化之灵只是单纯为了达成自己目的，而人道元尊则是为了维持诸世安稳。

　　张衍化身笑了一笑，对方这是告知自己，自己若是提拔元尊，其也能够将借托之身拉了上来一同对峙，到最后仍是不会改变什么。

　　可是他又岂会受此威胁？修道人能够修至真阳层次，关键是看元玉，元玉数目现在虽是多了一些，可到底落在哪里又岂是其人说了算的。

　　此辈之前能取得元玉，也不过是依靠那些未明地界之中的造化之灵道传较多，占了一些便宜而已。

　　可现在不同了，随着未明地界逐渐归并合一，此辈却被演教盯上了。

　　在演教和诸多教派的合力打压之下，势力已是在逐渐消退之中，这样想得到元玉，比之前却是困难许多。

　　除非造化之灵直接落子，改换大道规序，解了元玉束缚，可其人哪里可能来做这等事。

　　所以这些低辈修士其实并不如他们自己所想的那般无用，他们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胜负天平的。

　　张衍化身意识一转，一缕伟力飘荡，已是去到了某处现世之内。

　　这处原本是镜湖所在，现在也一样归并入了整个造化精蕴之地，不过即便归并了如许多的造化之地，布须天原来所具备的造化精蕴仍然占据了此中多数。

　　某处清气飘渺之地，一座精丽铜殿飘荡此间，有一名淡紫袍服的老道人正在此打坐，他察觉到了什么，神情一肃，站了起来，目光往外看去，便见一名身着玄袍的年轻道人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

　　他打一个稽首，道：“原来是玄元太上到来，寰同在此有礼了。”

　　张衍化身抬手还了一礼，道：“寰同道友有礼。”

　　寰同正容问道：“太上来此，可是有什么交代要我去为？”

　　张衍颌首道：“确是有事，我如今正与造化之灵相争，此僚如今借得大道棋盘放出劫力，阻我伟力入世，并意图将布须天等造化精蕴之地吞为己有，此处地界乃我与诸位大德对抗其人的重要筹码，不可或缺，故此刻需有道友超脱现世，来助我护持住这片所在。”

　　说到这里，他又加了一句，“此虽是机缘，可亦有凶险在内，若是不成，道友便是复还都是不能，道友需考虑好了再回应我。”

　　本来寰同这等靠着他复还之人是没有可能超脱现世的，可若有是他这等执掌数门道法，又具备有无之能的大德相助却又不同了。

　　只是其人虽然在跃至炼神层次的过程中可以他依靠他助力，可在最后成就之际，若是道心不稳，难以固束己身，那却也有可能因此化灭的，故是张衍特意提醒了一句，是否愿意全凭其自家择选。

　　寰同道：“太上安排，老道自是无有推辞的道理，何况太上复我原身，这人情我也一直想有所回报，若能相助太上，老道自是愿意的，何况还有这等踏入上境的机缘，只是敢问太上一句，此等缘法，为何是我？”

　　张衍道：“寰同道友当初为人道与先天妖魔对抗，自化禁制，封堵布须天，此等气魄胸襟，贫道亦是钦佩，故先想到的便是道友了。”

　　异类元尊就算有所成就，也和他不是一个心思，还有就是如乙道人一般无心上进的，故此辈不在他考虑之列。而人道元尊大多数是他以伟力复生的，这里寰同在过往之中牺牲最大，所以他愿意给其一个正果。

　　寰同一思，道：“原来如此。”他躬身一揖，道：“在下愿意受法，请太上成全。”

　　张衍微微点首，他抬袖而起，一指点来，顿有一道灵光入得寰同眉心之中，霎时间，诸般大道之妙在后者眼前铺展开来，尤其得了前者伟力提携，自身境界也是不断攀升。

　　待得功行蓄满之时，顿觉天地万物与自己远离而去，随后又是一个全新天地延展开来。同一时刻，其身影也是从现世之中消失不见。

　　张衍化身在原地静静等待着，若是未能功成，其人便永无可能回来了，好在只是等有片刻之后，便又重新浮现了出来。

　　寰同登临上境，此时并无半分欣喜之色，反而神情凝重，他这一超脱，便能感觉到外间有一股无处不在的压抑之感，除此之外，也不难察觉到，张衍身上的伟力正在某股力量的影响之下消退，猜测这便是张衍口中所言劫力。

　　他打一个稽首，道：“多谢玄元太上成全，不知下来需我做什么？”

　　张衍化身言道：“道友当能感得周外那造化之灵伟力，我化身若是消退，便需道友设法将之维系了。”

　　寰同郑重言道：“在下定当不辱所托。”

　　张衍化身对他一点首，眨眼回至玄渊天中，现在有寰同一人在此，暂时是足够了。

　　虽说造化之灵伟力会推动那些托世之身去到真阳层次，可要再往上走，在此刻局面之下，却未必会如此做。

　　这是因为有劫力隔阻，这些托世之身纵然走得是崇奉道法之路，可一旦超脱现世，又没有并合入正身之内，只要在外一久，那必会如那紫衣道人一般生出自己的心思来，那就是平白给自己找寻对手了。

　　可他也明白，世事无绝对，造化之灵或许宁愿造化精蕴之地落到那些托世之身手里，也不想被大德这一方占夺，所以这里最好还要埋下一枚棋子，以免万一。

　　造化之灵第一枚落子只是护定诸有不被毁灭，可却并没有去维护那些生灵，其人伟力若是察觉到他在这里布置，那说不定会毫不犹豫灭去众生。

　　想到这里，他一抬手，太一神珠自神意之中跳跃出来，落至掌心之中，他轻轻一抖袖，便将此物掷去诸世之中。

　　有此物维持，伟力倾压下来，至少原来布须天现世内的生灵可得以维系。

　　此次他没有再去找那些真阳元尊，而是往下层看去。

　　诸世之中不知有多少人杰，未必就比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差了，大多数只是差了一个元玉的机缘而已。

　　要是此辈有合适人选，他也不介意提拔一二。

　　其实大德与造化之灵的对抗交锋，大道棋盘的转运。那一线莫测天机的游走变转，也是使得底下修道人的机缘由此增多。

　　有些人本来超脱无望，要得此机会，肯定会不惜一切的抓住，可对根底深厚的人来说就没必要如此了，就算没有上境之人提携，他们也一样可以凭借自身之力修持到上境之中。

　　本来最合适的还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当然这里所言是那些崇奉己道之人。此辈超脱之后可以分夺正身之能，且进境也是远胜一般修士，稍加提携，就能为他所用。

　　可是他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造化精蕴之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至不济，占据之人也应该是寰同这等人道修士。

　　此地要是落在到了这些与造化之灵同源之人手中，其正身只需在大道棋盘之上下得一个落子，就能轻易将这处所在夺了去。为避开这等破绽，这等人只能从寻常造化性灵之中找寻了。

　　不过他也不准备去干涉那些身具道缘之人，强行提携对其等来说并不是好事。那些本身修道无望，而向道之心却无比坚定之人才是他的首要之选。

第二百九十四章 只取道心渡机缘

　　张衍化身的目光在现世之内来回观望，由于诸多类同现世的并合，过去未来皆是处于同一条河流之上，这并非是说现世便没有了分叉，而是所有分叉都是一样，没有例外，没有变化，而在大德察看之下，其在行至终末之后，才会再开始另一段变化。

　　这是因为大道运转将原来规序强行改换了，也可以说，这般模样的现世才是而今大道之下的规序。

　　但是大德本身就是执掌部分规序之人，所以若是大德出手，仍是可以对具体事物或人做出改变的。

　　他现在要找一个合适寄托之人其实并不难，过往那些早已消没在尘世之中的人杰，也不见得比造化性灵来的差了，只是由于未得机缘，才不能超脱出来。

　　不过此回他是有意提携一人，所以范围可以扩大一些，此中资质倒是其次了，这里性情和道心反而更为重要。

　　其实他自家座下弟子姜峥本来是最为合适之人，一旦成就，毫无疑问可成为他的重要帮手。但这等念头他只是转了一下便就否了。

　　身为师长，哪怕弟子今生无有道缘，他可以让其转生入世，并在合适情形之下将之再度接引回来，令其继续修道，一世不成，那便等下一世，总有一世是可以成功的。

　　似如傅青名那般，不断给独孤航机会，世世点开其识忆，现在终是寻得上乘境界的门径了。

　　不过现在姜峥仅是凭借自身之力就修至凡蜕层次，下来所要面对的关口，无外就是在寿数终了之前斩得过去未来之身，要得如此，那便已是足够了。

　　只要自身寿数无尽，那么哪怕没有额外助力，从道理上说，终究是能寻到机缘的，故他完全不必去多此一举。

　　此刻他在观望了一遍之后，心中已是有了不少人选，不过其中最为合适的实则只有两人。

　　其一名唤任棘，此人乃是余寰诸天散修出身，当初他在此地游历之时，曾观其与人斗战，并将其收在身侧，此人虽不是他门下正经弟子，可也曾得他指点传法。

　　更关键的是，此人心性十分坚定，当时他曾有一评语，乃是“心志坚毅，百折不挠”，再加上彼此曾有一段缘法在，可谓十分符合他的要求。

　　任棘在余寰诸天时就已修至洞天层次，本来在善功之法下他是不缺修道外物，若无意外，这么修持下去还是有几分期望攀登上境的，可是他某一次与人斗法，虽然胜了对手，却也使得道基为之动摇，其人知晓修持无望，便就自行斩身而去了。

　　其实这一世，乃是其人最接近上法道途的一次，此后多次轮转都没有能顺利入道，再想得续道缘，不知道还要等上多少世，也或许永无机会。

　　这里第二个人，则是早年在东胜洲遇到过的锺台派弟子杜时巽。

　　此人坚韧勇毅，果敢担当，曾在魔穴之战中站在溟沧派这一方，也算是有功之人，可因为其人修持的乃是力道，终究是无法窥望上境的。其人虽也经过了多次轮转，可一样没有能够寻得入道缘法。

　　这二人他是愿意给予助力的，于是心意一动，化得一篇道法还有一枚道种落入这二人此世识忆之中。

　　下来只要两人道心不失，那么哪怕没有修道外物，仅凭那道种道法，就可一路攀升到此世之巅，要是真能到这一步，届时他自会以伟力接引，再度助其等一程。

　　之所以不令其等一气成就，那是因为在太一神珠回护之下，造化之灵伟力虽无法突破这层界璧，毁去诸有生灵，但未必不会设法拦阻下境修士向世外超脱，唯有他出手护持，才可能避开这番阻截。

　　当然，任棘、杜时巽只是他最为看好的这两人，可世事变化未必见得就按照他所期望的来，所以他也同样在其他人选身上落了注。这些人中哪怕只有一个可得成就，那么他此番布置就不算落空。

　　布须天深处，神常、青圣、簪元等人自躲入此间之后，就竭力收缩自身气机伟力，尽可能消弭自身与诸世之间的牵连。

　　然而那劫力却是不依不饶，无论他们躲到哪里，都能感到那股无时无刻都在消夺自身的压迫之力。这里他们必须拿出全力对抗，才能稳住自身，可偏偏越是对抗，伟力损折就越快。

　　好在布须天伟力替他们抵消了一部分侵染，这才能够坚持到现在，似当初造化之精破碎时，那些牵扯入内的寻常炼神修士没有几个能坚持长久的。

　　神常道人稍作察看，发现各人形影也是如气烟般晃动不已，好似稍有波折就会消散，这里唯有青圣依旧不见丝毫异状，毕竟其人距离大德也只是一步之遥，在众人之中修为功行处于顶尖层次。

　　而就在这等时候，尘姝气机忽然不见，仿若从未存在过一般。

　　神常道人在察觉到后，不觉叹了一声，知道其人已是被逐入了永寂之中，这也是因为尘姝功行在众人之中最为浅弱之故。

　　簪元等人对此也是有感，心中俱是暗暗一叹，可面对这等情形，他们也是无能为力，而且说不得什么时候，他们就可能步上后尘。

　　就在众人叹息忧惧之时，青圣忽然站了起来，冷声道：“我辈超脱诸世，有倾覆万物之能，又岂能在此毫无作为？”言毕，他便迎着那股劫力倾压自藏身之地走了出来。

　　似他这等内求之人，本来除了自己谁都不信，唯有在绝对力量之下，才会选择一时屈服，既然左右都是陷入永寂的结局，那他自不会坐以待毙。

　　簪元道人一惊，忙是言道：“青圣道友，你要做什么？”

　　青圣道：“与其在这里被驱逐入寂，那我还不如出去，与那造化之灵伟力见一个高低，其人正身又不在此处，我何惧他？”

　　簪元道人皱眉道：“不是惧与不惧，现有劫力压身，我等上去对抗除了耗用伟力，却是毫无用处，而在此等待，保全道身，一有变故，也能及时做出回应。”

　　青圣一甩袖，冷声道：“那你等就在这里等着吧，我自去对抗造化之灵的倾压。”

　　簪元道人还想说什么，神常道人却是将他喊住，摇头道：“道友，不必去拦阻青圣道友了，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

　　簪元道人唉了一声，言道：“现在大德与造化之灵相争，那劫力很可能只是一时之势，我等若能坚持的长久一些，说不得就能得转机，青圣道友道行更胜我辈，只要忍上一忍，定能比我等坚守更为长久。”

　　神常道人点头道：“道友说的是正理，可我辈行事，到底是要顺从本心的，青圣道友向来锐意进取，本不是甘愿蛰伏之人，他之道既与我不同，也就不用多去劝说了。”

　　只是须臾之间，青圣便自布须天深处重又来至外层，顿觉压力一下大了数倍，他身影不觉晃动了一下，原本清光缭绕的道身好似黯淡散失了许多，可就在他重新站定之后，却又是凝实了许多。

　　他能感觉到，劫力对炼神修士的倾压，不单单是伟力的驱逐，还在于自身道心意识，若是你已然认为自己输了，那么只会越来越弱，要是道心坚凝，哪怕再是虚弱，也总归是能坚持下去的。

　　炼神修士哪怕被逐入永寂，也有微弱伟力留存于诸有之内，方才尘姝被逐，其人伟力一样没有完全消失。

　　他认为只要有伟力在外，自己就不至彻底被劫力淹没，哪怕力量被不断削减又如何？只要停留在诸有之中，那就还是有机会的。

　　他觉得并神常、簪元等人心中总是怀有一丝侥幸，好似自身便是真的入了永寂，大德这边在胜出之后也会将他们复还回来。

　　他对此嗤之以鼻，就算大德真能做到这等事，又为何要来相助他们呢？除非在与大德斗战之中做出有用贡献之人，那方才有一点可能。

　　所以躲在布须天深处一味消极退避，还不如出来与造化之灵伟力斗战一番，让那些大德看到自己曾经有过出力，那或许这些大德兴致一好就会将他从永寂之中拉了出来，就算判断错了，也好过什么都不做。

　　他在立定之后，一振法力，准备就在此地对抗造化之灵伟力，这时忽有一股陌生气机入了感应之中，他循此望去，却是见得一名老道盘膝坐在那里，对方似也感得他望来，立起身来，冲他打一个稽首。

　　青圣立知这定是新近成就的同道，不然不会在劫力之下毫无影响，而出现的这般凑巧，说不定还跟张衍有关。

　　想到这里，他亦是客气还有一礼，不过他没有上去交言的打算，而同样是坐下运法对抗造化之灵伟力。

　　造化之灵正身不在此处，伟力现在倒真还无法拿他如何，哪怕寰同这等寻常炼神修士，也是一样可以与这等伟力对抗。

　　实际上唯有劫力才是他真正大敌，可尽管身躯不断在晃动摇曳之中，若风中烛火一般，他就是挺在那里始终不曾熄灭。

　　就在这等时候，那现世之中却有一股造化之灵伟力生出异动，而后就有一股强横气机浮跃出来。

第二百九十五章 心沾外法自觉悟

　　青圣和寰同二人都是神情一肃，一时之间如临大敌。

　　这股动静他们十分熟悉，分明就是有下层之人超脱现世了。

　　这无疑是造化之灵伟力放开了对原本处于真阳层次的托世之身的束缚，令其直入上境了。

　　这里针对意味十分之强烈，显是他们的对抗之举，惹得造化之灵伟力做出回应了。

　　青圣立刻传意于寰同道：“这位道友，这等托世之身本身崇奉道法，可他既是超脱出来，那就不同于以往了，现在其或许还受背后伟力制约，可一旦明了本我，就绝不会再为正身出力，此刻之上策，便是拖延下去。”

　　寰同想了一想，正容回言道：“道友之见，乃是正理。”

　　两人达成共识，就不再多言，只是等有片刻，便见一名道人自现世之中走了出来，其人在见得寰同与青圣之后，似是察觉到二人乃是自身对手，没有半分迟疑，当即掀动无边伟力直奔他们而来。

　　寰同神情凝重，全力调运伟力，抵挡对方力量侵袭。

　　这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本身层次极高，并且因为崇奉道法之故，即便方才越出现世，可是气机却在不断攀升之中，照这么下去，相信其法力很快就会与炼神二重境的修士齐平。

　　青圣在发现这一点后，也是感到棘手，他因为要对抗劫力，所以此中无法出力太多。因为他越是斗战，停留在诸有之中便越是短暂，所以这里只能依靠寰同自身了。

　　不过他也不是没有作用，哪怕他站在旁边不动，对敌手都是一个威慑，若是寰同真是陷入险境之中，他自也会伸手解围，而在此刻，他仍是可以继续保持对现世之中造化之灵伟力的对抗。

　　双方伟力这一碰撞，霎时无尽道法玄妙流淌入对手心神之中。

　　炼神修士法力一旦对抗交融，那么彼此都能知晓对方道法，除非那些刻意隐瞒的才不会被泄露出去。

　　这其实对人道修士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造化之灵道法直通上境，这里只要一个不小心，就很可能会被其人道法所蛊惑，转而舍弃自身所修。

　　这也是张衍为什么在提携下层修士的时候把道心坚定摆在首选，因为此等人物至少不会被轻易动摇。

　　寰同的确看到了那些道法，但他没有去做多少理会，当年他肯为人道做出极大牺牲，现在自不会因此动摇心境。

　　只是场面之上毕竟强弱有别，他却是被对方逼得节节后退，可双方力量并没有拉开到无可相较的地步，故他纵然落入下风，可总能维持不败。

　　青圣在旁暗提伟力，他见寰同不敌，本拟伸手帮一把，见此情况却是稍稍放心，既然寰同场面上能够应付，那他也不必上前插手。

　　寰同又在应付了几次冲撞之后，却是敏锐发现，对方攻袭倾压之势却比之前变弱了几分。

　　炼神大能伟力无穷无尽，强便是强，弱便是弱，通常不可能出现后继无力的情况，除非是其自身出了问题。

　　他心下一思，道法交融是相互的，这很可能是对方察觉到他道法之后，原来单纯崇奉道法的心境生出了变化。

　　正在此时，那道人动作忽然停了下来，伟力也不再压迫上来，只是站在那里不言不动。

　　寰同也是及时停手，他清楚知道，凭借自己之力没有办法将对手如何，就算青圣能够上来帮忙，也无可能拿下此人。要是其人能自行觉悟，不再与他们为敌那是最好，甚至还有可能设法说服对方与己方合力，一同对抗造化之灵正身。

　　那道人沉默许久之后，止住了身上气机攀升，并抬头看来，言道：“原来如此，说来我还要多谢你等，不然我再往前迈有一层关，就会被正身吞夺了。”

　　寰同打一个稽首，道：“恭贺道友了。”

　　那道人道：“你等莫要高兴的太早，便没有了我，也会另有人替继上来。”

　　寰同诚恳言道：“便再有人上来，也是会将道友放在清算之列的，道友不妨和我等一同对抗你那正身。”

　　那道人沉默不言。

　　寰同道：“在道友之前，已然有几位道友同类超脱出来，可此刻也一样受得劫力逼迫，用不了多久，就会陷入永寂之中。”

　　他见对方没有任何回应，又加了一句，“道友不愿意相助我等，也在情理之内，那么还请两不相帮，不过恕在下直言，这并非明智选择，你那正身此战若胜，你必难以保持自主，可若那几位大德胜出，你若不动，却也不可能为他们所喜，虽是两家角力，可诸世诸有都在其中，无人能独善其身。”

　　过去许久，那道人终是开口道：“我可相助你等，但是需让我入得那造化精蕴之地中躲避。”

　　寰同考虑了一下，先前那些觉悟己道之人也同样躲在了造化精蕴之地内，便是多得一人也无妨碍，其实就算他不同意，对方费些功夫，也是一样可以入内躲避的，他道：“那便如此说定了。”

　　现世某处界域内，杜时巽正在密室之中打坐。

　　这一世，他拜在某个名唤彰空派的小宗门之下。他自入道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了胜人一筹的天资禀赋。

　　师长同门在见到他的天分之后，视他为振奋宗门的唯一希望，把所有心力都是倾注到他的身上，甚至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修道外物都是省下来交给他，可以说是以举派之力奉一人。

　　且或许是天缘凑巧，在他入道之后未有多久，灵机就开始兴复了。

　　这实际上是由于劫力被造化之灵正身放出之后，就隔断了其人与诸位大德的绝大部分伟力，使得诸世少去了外来压迫，原来灵机自便就为之复苏了，并且复还之势很是迅猛。

　　许多下层修道人并不知道这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些修行长久的修道人还曾经经历过道法断绝之事，故是都不敢确定这灵机是否还会生出变化来，故拥有上好资质之人都是在抓紧时机修行。

　　杜时巽也是同样如此。只是这个时候，他忽然睁开眼睛，拧眉不已。

　　近来他一入定坐，便总感觉自己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画面，使得他难以静心修持。他起身推门而出，来至外间石廊之上，迎着夜风，看着月光之下的冲岸海水。

　　这时一名中年修士路过，见他没有如往常一般修持，想了一想，走了上来，与他并肩而立，唏嘘言道：“师弟，你算是赶上好时机了，要是这灵机复兴再早上三十载，或许我彰空派就不是眼前这番光景了。”

　　杜时巽默默点头，他是知道的，自己那些同门长辈实则资质尚可，过去难以跨入上境，就是因为灵机衰微所致。

　　要说灵机浓郁之地也不是没有，可惜都被大派占了去。彰空派一个小派，能勉强维持宗门不散，传承不断已然算是得天眷顾了。

　　那中年修士苦笑一声，道：“当初有不少同道劝我等放弃山门，转而投奔演教，这样总能修一个长生，说实话，为兄也曾动过这等念头，可祖师立派何等不易，诸位宗门前辈等我接引，又怎能轻易舍弃呢。”

　　演教那里因为无需任何外物就能修持，所以有不少散修乃至小派都是放弃了传法，转而投入了其门下，可似彰空派这等重视传承的宗派，却是怎么也不肯如此做的。

　　要知道改换宗门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除了一些得了不明传法的散修之外，寻常宗门都是要靠师徒传继来接引转生之人再度入道的。另入教派，那这一切无疑都要割断，这对很多重视传承的修道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杜时巽知道这位师兄的意思，就是在劝说自己不要因为灵机再兴而有所懈怠，他虽没有这等心思，可还是郑重言道：“掌门师兄，你放心好了，宗门待我恩高义重，我自不会对宗门有所辜负。”

　　那中年修士拍了拍他肩膀，道：“如此就好啊，说来也是惭愧，我自己无能，却只能将期愿寄托于师弟身上了，虽如此对师弟有些不公，可我彰空派着实再无退路了。”

　　杜时巽道：“小弟明白。”

　　他肩上压力不可谓不重，可越是如此，他越是斗志昂扬，也正是因为这股当仁不让的毅力心气，他才得举派之期愿。

　　与中年修士别过之后，他重回闭关之地，他再度入定，没过多久，脑海之中又是浮现起那许多支离破碎的画面。

　　这一回，他没有选择排斥压制，而是任其涌来，想看着此中到底有什么玄妙。

　　随着那一幕幕景象在他面前飘过，却是变得完整起来，心中也是浮起明悟，这是自己在无数类同现世之中的经历。

　　在这些现世之中，他多数时候只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员，可同样有不少修道经历夹杂其中。

　　特别是有一世，他同样名唤杜时巽，好似拜在了一位大能门下，在此世之中，他曾凭那门无上心法修到极为上乘的境界，他心中不由一动，那些修道经验和功法便已是清晰映在了脑海之中。

第二百九十六章 起自微身亦奋争

　　在主世之中，有许多人被张衍点拨了道缘，但是到底哪一个最后能成就道法，现在还无有定数，且若是仅凭寰同之力就能解决造化精蕴之地所面临的危机，那也许就不会再有人超脱现世了，至多是世间又多上几个大能修士。

　　诸天万界之内，凡是修道之人，都是感到天地震动了一下，同时胸口一闷，好像有一柄重锤敲打在了心房之上，神魂也是有了片刻间的不稳。

　　紧接着，只要是活物，不拘是草木精灵还是生人异类，都是感觉一个恍惚，但这等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似心智单纯之辈多是毫不在乎，晃晃脑袋便就过去了，而较真之人却是反复检视，疑神疑鬼的也不在少数，可最终什么都未能查证出来。

　　不止是他们，就连那些道行高深的修士也没有能够找出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唯有到了真阳层次，才能察觉到这等冲击并不是源于自身或是诸天万界，而是自世外而来，并且隐约猜到了这里真正原因。

　　由于劫力影响，除了演教总坛等有数之地，现在大多数人已是无法看到大德与造化之灵的对抗了，心中也是担忧是不是战局又出现了什么异常变化。

　　不过很快，诸世所有生灵都是不约而同忘却了这件事，这是所有人道真阳元尊唯恐世间因此被搅乱，所以主动发力，将这些从所有寻常生灵的识忆之中抹去了。

　　这次所发生的异变，实际上是造化之灵伟力察觉到自身推动之人脱离了掌制，对于造化精蕴之地抢夺近乎于失败，所以冲撞诸有，试图将诸天生灵都是灭尽，如此便断绝了底层生灵再得超脱。

　　这般做虽也会使造化之灵碎片无法托身入世，可是世上生灵都是清浊之气所化，所以便是被灭去，用不了多久也会再度诞生出来，但与之前那些生灵就不再相干了，与大德的牵连也便断开了。

　　而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只要是人身便好，资质禀赋全然都不需要，随意寻一个躯壳，就能将之提升上来。

　　只是造化之灵此举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太一神珠得张衍抛落之后，便在主世之中游走着，那侵略伟力一落，就被此物挡了下来，纵然余波对诸有还有些影响，可却没有任何生灵直接受得损伤。

　　布须天深处，神常道人也是不难猜出方才发生了什么事，造化之灵伟力只要还是存在着，那就不会就此放弃，一定还会反复尝试，直至达成目的为止。

　　尽管现在外面有青圣、寰同在抵挡，还能有所应付，可是面对对手一次次不断侵袭，很难保证无有失手，现在只能指望那劫力早些被诸位大德化解，那样就不用这般被动下去了。

　　在不停煎熬之中，所有炼神修士的气机愈见孱弱，在那劫力倾压之下，銮方、秉空二人的气机也是如同尘姝一般消失无踪。

　　不止如此，那些同样被劫力针对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也是一个个气机消弭下去。

　　又是不知多久后，簪元道人神意传言道：“神常道友，我怕已是难以坚持了，只能在此拜别了，只望我人道得胜，与诸位同道还有再见之期。”话毕，他打一个稽首，身影渐渐虚淡，很快就隐没不见。

　　神常道人叹了一声，簪元与他道行相差无几，其人既去，他也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他转首往某一处看去，见神常童子抱膝坐在莲叶荷花之中，仍是在那里酣睡，好似对外间之事一概不知。

　　他知道自己这名义上的兄弟才是他们之中坚持最为长久的一个。因为其人心思在他们之中最为纯粹，从头到尾也没有妄动过任何伟力，可是同样，也别指望神常童子能帮得上什么忙。

　　他心下忖道：“好在还有寰同、青圣两位道友在外，只期望他们能够控制住局面，使我人道不致沉沦了。”

　　随着念头转动，他逐渐感到自身与诸有越来越远，而后除己身之外的一切物事都是消失不见，随后感应一黯，陷入了一片绝对死寂之中。

　　与此同时，青圣对簪元、神常等人的消失也是有所察觉，不过他是内求之人，心中对此辈入寂可谓毫无波澜，他担心的只是自己。

　　纵然事先想过守住道心便无有问题，可真要这么容易，劫力也不会这么难以对付了，此刻他也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住了。

　　他思索片刻，便向寰同传去神意，道：“待我入寂，便只剩下道友一人了，还望道友能守住此处，莫要让造化之灵得了便宜去。”

　　寰同正声回道：“我得大德嘱托，当守稳此处，若见危局，绝不会顾惜此身。”

　　青圣道人没有再说什么，神意就此退了出去。

　　寰同则仍是在那里对抗伟力，他不难感应到，在两人交言过后，青圣的伟力气机就在慢慢低弱下来，在又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便就再也无法察觉了。

　　他往无尽虚寂中看去，从此刻起，便只剩他一人抵抗造化之灵伟力的侵蚀了。

　　他知道，现在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候。

　　少了青圣在一旁威胁，造化之灵伟力很可能会再推一人上来与他斗战。

　　这里他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除此外，造化精蕴之地内还有一个极大漏洞。

　　之前那位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虽然得悟己身，从正身掌制之下挣脱了出来，可是其人未必见得当真投靠到他们这边。

　　假设现在又有一个敌手出现，而此人却是趁着他与对手交锋之际去占夺造化精蕴之地，那他根本无从阻止。

　　尽管此人与造化之灵正身不再是一回事了，可其正身留下的伟力说不定还会予以配合，因为站在此人角度，此处地界就算落在托世之身手中，也好过落在大德手中。

　　要是此人成事，那么造化之灵正身只需在大道棋盘之上落上一子，强行将之并合了，那就极有可能将造化精蕴之地一并夺取到手。

　　可越是怕什么，便越是来什么。

　　他很快感应到，有一股气机正从现世之中升腾起来，心下一想，神意便向那先前躲入造化精蕴之地的道人传去，道：“道友，稍候若再有那类同道友之人出现，还望道友能与我一同对付来敌。”

　　那道人却是道：“道友若是不敌，我自会出战。”

　　寰同知道，这其实就是变相回绝，他没有丝毫动气，反而神情平和的劝言道：“道友之思，我亦了然，造化精蕴之地若能执掌手中，的确能使你躲避危劫。可此处乃是造化之灵和诸位大德必得之物，试问这双方相争，你夹在其中，又岂有可能获利？”

　　那道人的确有此心思，他见寰同说破此事，便也不再掩饰。道：“道友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曾思量过，可是就算站在大德这边又如何？同样不过一枚随手可弃的棋子罢了，生灭完全是看大德心意，非我能以自主。而现在双方相争之间，这方造化精蕴之地无从归属，我要是能以凭此在己道之上再进一步，不定大德加身，或上棋盘也未可知。”

　　寰同摇头道：“道友所思虽有些道理，可这里机会甚为渺茫。”

　　那道人幽幽言道：“或许如此，要知天机一线，我若抓住，亦能成道，现在机会近在咫尺，要是错过了，那岂不是自弃道途？”

　　寰同道：“道友认为有机会，可是我看不然，这两边较量，又岂会留下如此大的漏洞？道友不入此中那还罢了，一入此中，反而是万劫难复。”

　　那道人道：“我虽不知大道棋盘，可也知晓，似我辈超脱世外，有自我识意之人，只要不是受人约束，那非是一枚落子轻易可制，而我早已是证得自我，心身一体，想将我吞夺了去，又岂是那么容易？”

　　寰同却是缓缓道：“道友虽是道行足够，可是骤然拔升，心境却是缺失，未必能挡你那正身侵夺。”

　　那道人稍稍有些迟疑，可转瞬又是坚定起来，道：“我心意已定，道友就不用再劝了，现在道友自顾不暇，还是莫要来管我之事了。”说完此语，其人神意便就隐匿无踪。

　　寰同摇了摇头，他方才说大德在诸有之中有所布置，虽只是自己猜测，但连他都能想到，大德又怎么可能当真露出这个漏洞？

　　既然劝说无用，且他现在也没有力量两面树敌，那么就不用去多管了，做好自己该做之事就好了。

　　那道人与寰同断开神意牵连之后，便就准备借助造化精蕴之力进入第二境关。

　　可此事说着容易，当真要做起来，却远没有其人口中所言那么简单，可是他发现，这一回在面对正身伟力之时，居然没有遭到任何阻拦，甚至他法力意念传播到哪里，那伟力就自动退开，好似主动配合他侵占一般。

　　见此情况，他非但不觉高兴，反而心头一沉。

　　这一切无疑都让寰同说中了，造化之灵此刻选择退让，就是有意让他接手此处，而最后想必还会再从他这里将果实顺手摘走。

　　这一刻，他也是生出了些许退缩之心，可转念下来，却仍是决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他成道的唯一指望了，哪怕是一个毒饵也要吞下去，何况他却不信，造化之灵若真是落子将自己收去，大德那边会丝毫不做阻止？若是出手，那这里便是他的机会！

第二百九十七章 剑入诸尘斩天途

　　随着现世之内那股力量涌动出来，寰同也是抛下那道人之事，准备专心致志应付眼前之大敌，毕竟其人便有威胁，也是之后，这眼前之事才是他需小心应付的。

　　那股力量一出现世，便就凝聚出来一个形影，这一次出来的，却是一个面无表情，目光冷漠的年轻修士。

　　所有造化之灵托世之身由于所寄入世之身的不同，形貌自也不同，可是其气机因为崇奉同一道法，所以极为相似，倒是觉悟自身之后，才有可能生出变化。

　　其人一出现，如上回一般，立时就对寰同动上了手。

　　寰同有了此前一次斗战经验后，明白自己没必要去压倒对手，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只要保持自身存在便就可以。

　　他起法力挡住对方来势，同时有意识的将自身道法传递了出去。

　　若是这回运气好，这名对手很快就会觉悟本来，那么这一场危机自然就可以化解了。

　　他唯一担心的是，此人就算同样被阻挡下来，根子上不曾解决，事情难有结束的时候。

　　不过再是一想，就算是造化之灵伟力能够再推动人上来，受得元玉之阻，也不可能永无止境。

　　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世间伴随着演教联合诸教的清剿，造化之灵道传遭到了极大压制。

　　现在因为灵机再次抬升，修道人面临的局势有所缓解，所以诸派也重新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

　　这里所做选择无非是两个方向，少部分人认为灵机随时可能消失，故是集中了眼前所有可以搜罗的修道外物，抓紧一切时机修行，以期推动门中弟子突破境关。

　　而诸多大派则是四处侵占灵机那些丰蕴之地，就算下来灵机再有衰退，也总有几处可为他们所用。

　　只是这般做法，无疑会和造化之灵道传起得冲突，故而这等修士也勉强算得上是演教盟友。

　　而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乃是首要清除的目标，在诸派合力打击之下，特别是在上境修士出力搜索之后，造化之灵托世之身被接二连三找了出来，不是被提前铲除就是被诸派引上了己道之路。

　　寰同此次在对手强猛攻袭之下表现得比上回更是沉稳，此前几次三番遭遇到的危险情势也没有再出现过。

　　早前他对造化之灵是十分敬畏的，可在交手过后，这等感觉却已是减少了不少，非是他小看对手，而是他直面的乃是造化之灵伟力，这样的对手是没有自己的意识的，只是因为层次极高所以会对不利于自身的事作出合理回应。

　　而其每走一步其实他都是可以预料到的，欠缺的只是没有足够力量应付罢了，可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张衍也没有要求他去做超出自己能为的事情，要是抛开许多尚不明朗的漏洞，应付起来还是相对从容的。

　　造化精蕴之地内，那道人面对正身伟力退让，索性也是放开了，不断抢夺那些并合进来，还不及被双方伟力融合的造化之地。

　　但若只是为了到得二重境，他稍作努力，还是极有可能达到的，现在造化精蕴并合，就算除去原来布须天及镜湖那部分，剩下的造化精蕴也是足够成为他上进的推力了。

　　可要想成为大德，做那棋盘之上执子之人，也不是那么简单之事，连他自己都是有些患得患失。

　　寰同那些话终究还是对他造成了某些影响。

　　那些正经修持上来的修道人，要么天生道心坚稳，要么一个个都是经历过万般磨练，只要是自己坚持之事，那绝不会被他人的三言两语所动摇。

　　可他不然，一开始便是崇奉道法之人，除了己身之外，外间一概不问，完全是被道法推动前行的，在寻到本心之前干脆忆识就是一片空白，现在虽是抓到机会向上攀登，可是难免会对自我生出疑问。

　　他不得不自我安慰，执道之路就在前方，既然已是有所决定，那便是两家都是得罪了，现在除了继续前行不可能再走回头之路了。

　　就在他心思起伏之时，却是察觉到外间传来了一阵阵伟力冲撞的波荡，立知是又有同类出来与那位人道修士争胜了。

　　他精神为之一振，现在是当真没人来约束自己了，少了这等顾忌，在他全身心投入之上，气机开始极快攀升着，以此趋势来看，不用许久，就可入得二重境中了。

　　张衍此刻仍是在推算道法，与造化之灵争抢先机之中。这里对抗，不似之前消逐劫力，双方都是对着最终道法而去的，所以现在两边都是陷入了迷雾之中，没到真正到那最后一刻，谁都无法感觉到对方到底达到了何等地步。

　　偶尔他也会察看一下诸有之内的情形，只是劫力阻隔之下，对此中感应已是越来越弱，到了现在，只有些微一点牵连了。

　　不过该做的布置都已是做好了，若是不出意外，在劫力道法的结果决出之前至少也能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

　　这时他忽感有伟力过来，转眼看去，却见周外围堵自身的劫力骤然一分，只见鸿翮祖师与曜汉祖师一同来至面前。

　　他心中微动，道：“两位道友怎是过来，可是哪里有什么变故？”

　　劫力隔断了他们与诸有之间的牵连，连彼此之间神意也是沟通困难，不过彼此往来却是无法阻断的。

　　曜汉祖师笑道：“道友在诸世之中落子我等亦是看到了，要是天机不偏不倚，那的确能堵住造化之灵鬼祟之谋，但我二人商量下来，觉得大道转运之下，事机变化任谁也难以算定，故是需得插手此中。”

　　鸿翮祖师振声言道：“现在我辈虽被劫力围堵，但我有一法，我可起剑斩开劫力，并留一缕气机在诸有之内，如此便有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冒出，也可将之杀绝。”

　　张衍知晓，这位祖师道法独特，剑法更是锋锐无双，当初被困劫力之中时，仍能在诸有之中化显分身，所以现在其人所言他也是毫不怀疑，他也没有在这一位面前客气，道：“既然道友有此法，那还请施为。”

　　鸿翮祖师一点头，当即起指一划，挥袖之间，便有一道剑光飞掠，霎时便就斩破劫力，直落去诸有之中。

　　那剑光一至虚寂之内，立便化作一个执剑道人的形影，并向着寰同与那年轻修士的交手之处而去。

　　寰同此刻正处在下风，他发现这一次来敌比之上回所遇有所不同，尽管双方法力撞击之下有了道法交流，可交战了这么长久，其人却是始终不为所动，并没有觉悟自我，不过他暂时还能稳守不失。

　　就在这等时候，他感觉到了一股锋锐气机冲来，那年轻修士也是同样察觉到了，似是认为来人对自己有所威胁，他没有去管寰同，而是将所有伟力向着来者压去。

　　虚寂之中有一道明亮剑光倏忽闪过，其人伟力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如撕纸一般被斩开，那剑光顺势将他道身斩成两半！

　　寰同讶然看去，便见一名道人自明耀剑光之中走了出来，而后对他一点头，执剑在手，身不停留，就往现世之中落去。

　　他转首一看，那年轻修士道身残躯此刻已是由有化无，消散的干干净净。

　　他定了定心神，那道人无疑当是某位大德化身了，不然没可能一剑之下就有如此威能。

　　只是他也能感觉到，方才这位出来那一刻，气机强烈到无以复加，几乎就是一位大德站在自己面前，可就这么片刻间，其人气机却是在急剧下降之中，显然劫力对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

　　此刻那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所化道人已是稳稳达到了二重境境界，看去距离大德也是不远了。

　　他此刻也是踌躇满志，同时有一股奇异明悟涌上心头，忖道：“世间大修皆有定名，我先前之名却非我之名，我当定下一名，如此便可与正身真正分离了。”

　　正在他思索之时，猛然一阵心悸，抬头一看，却见一个执剑道人踏破虚空而来，他感觉到一股强烈威胁涌了过来，立时鼓动伟力迎上，然而只见一道剑光闪过，诸有之中一切便远离自身而去。

　　那执剑道人一剑挥落之后，根本没有再去看被自己斩落的对手，而是身为流光，融入了造化精蕴之中，从此刻开始，所有自下往上攀行的造化之灵托世之身都会撞上一层阻碍，再也无法如之前一般轻松破开境关了。

　　大道棋盘之上，鸿翮祖师出手之后就在那里等待，待化身做完一切后，他道：“麻烦已是解决，暂不用怕造化之灵落于现世之中的伟力出来搅乱局面了。”

　　张衍微微点首。

　　曜汉老祖笑道：“造化之灵亦有手段，玄元道友，我以为其人不管是否能够取得道法，都有可能会落得一子用以隔开我等与诸有之间的牵连，若是我等应对失差，那亦有可能被逼迫入永寂之中。”

　　张衍微微一笑，道：“道友说得甚是，不过他能算我，我亦可算他，此刻棋局之上乃我辈占得胜势，他若愿意留下与我纠缠，那是求之不得。”

第二百九十八章 卑微亦可动玄机

　　寰同等了许久，见再有没有造化之灵伟力冒头出来，心下不禁轻松许多，他也没有在此干等着，现在虚寂之中，未受劫力影响的炼神修士只剩下他一人了，所以对抗造化之灵伟力的重任便就落在他身上了。

　　于是他沉入造化精蕴之地内，配合张衍伟力，继续对抗这等力量的侵蚀，并等待着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间的对战分出胜负。

　　诸世之内，造化之灵道传先前因为受到诸天修道人围堵，导致势力大减，这里造化之灵托世之身却是被格外针对。

　　就算此辈修行再快，也需要一个无有外扰的地界进行修持，现在在一众大能修士的联手搜索之下，往往还未走到上境，就已是提前被扼杀了。

　　至于那些逃过清剿之人，也是发现修道没有以往那般顺利了，因为其等气机皆被鸿翮祖师剑气所阻，上升之路俱是变得艰难无比。

　　要不是如今源源不断并合进来的造化之地几乎都是被造化之灵道传占据，那么情势到此已是很是十分明朗了。

　　只是造化之灵伟力被压制下去，却不代表就此顺服了，上层暂时争斗不过，其将压力全数转去了下层。

　　在太一神珠遮挡之下，造化之灵伟力无法直接灭杀诸世生灵，但它却可推动更多造化之灵道传来对抗后者，要是能灭尽众生，那同样也可达到它的目的。

　　这场斗争上下诸世都是被牵扯在内的，在某些方面将其压制了，但若没有将之灭杀的话，那么其只会在另一处加倍释放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自行消失。

　　当所有造化之灵伟力往下层发力时，所能发挥的效用是极大的，之前绝大多数力量都是用来推动托世之身往上层去了，很少来顾及别处。

　　在此般影响之下，人道前进之势顿时被阻碍，而本来被逼退的造化之灵道传又以比之前更为迅猛的势头蔓延开来。若说先前其势只是一个浪头，那么现在迸发出来的就是海啸山崩。

　　而此刻诸天万界之内，张衍所落子的那些人，仍是按部就班的修行着，并没有谁人忽然超脱世外，毕竟他落下这个种子为得是以备万一，只要未曾有寰同难以应付的敌手出现，那么也没必要推人上去填补这个空隙。

　　虽然人人皆有一线天机成道，但是自身寻到与被人提拔上来是完全不同的。

　　后者成道之日就是绝道之时，因为除了原本提携之人，你永无可能靠着自身之力修持到至高境界了。

　　虽是很多人并不在乎这些，觉得有一步登天的机会已是极好了，可是等到其等真正登临此境后，却不见得会再如此认为，恐怕反而会心生怨怼。

　　张衍不在乎这些，但他以为，若不是真有必要，此辈道缘当由自己去取，而不是由他来将之断绝。

　　碧洛天中，傅青名此刻正皱眉不已。随着那两名托世之身超脱现世而去，他们这里暂时没有了真阳层次的对手，可是现在却有一层无形屏障挡在了他们与诸天万界之间，使得他们无法与下界沟通。

　　现在不止是人道元尊，就是那些先天妖魔和域外天魔也是同样如此，对于下层完全失去感应了。

　　只是白微、邓章乃至那些魔主对此却也不怎么在乎，因为他们所辖地界本就远不及人道，合在一起也不过数界之地罢了，就算有造化之灵道法侵入，他们也没什么舍不得，大不了弃了之后再行开辟。

　　乙道人此刻传来神意道：“道友不必担心，只要没有真阳之辈干涉下层，相信我人道修士凭借自身之能，不难对抗那些造化之灵道传。”

　　傅青名点点头，道：“我亦是如此认为，这屏障可以封堵我等，但有玄元太上伟力在那里，其却封闭不了人道修士上进之门，此战他注定难以取胜。”

　　现世某处界域内，任棘穿着一身破烂衣衫，面容之上带着几分木讷，呆呆坐在茅草屋前，远处又几个孩童少年正向他投扔石子泥块，嘴里还喊着“憨汉，憨汉”。

　　这一世他生来灵窍闭塞，为人也是痴痴傻傻，只是生下来就是一副好筋骨，所以除了一些调皮孩童，也没人敢随意欺辱他，他每日除了干活就是吃喝睡觉。

　　直到半载之前，他脑海里忽然多出了无数修道妙法，浑浑噩噩之中，他便不自觉照此修持。

　　他心思单纯，并没有沾染过丝毫尘俗杂念，这一番行功下来，自然心与道合，每日都在精进之中。

　　而到方才那一刻，他却是一气打开了灵窍，这一刹那，原本面上那等呆板憨直之色已然完全不见了，眼眸之中也是流露出了些许灵动。

　　他拍了拍手，拾过一根草绳，将长发一捋，系在脑后，自原地站了起来，随后往茅屋之中走去。

　　那些孩童少年先前还嬉戏笑闹，现在却是不约而同安静下来，在他们眼里，任棘好像忽然之间就变作了另外一人了，不再是之前那个可以随意欺辱的憨汉了。

　　任棘走到草屋之内，轻轻一晃肩膀，原本身上的污垢灰尘纷纷滑落下来，露出玉光莹润的肌肤，而原本身上寄宿的各种虫虱、乃至草屋之内的蚊蝇，都是像碰到了什么天敌一般，拼命逃离了他。

　　他对这一切异状毫不惊奇，在屋内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就又走了出去，看着外间广阔天地，道：“下来当先去习字识文。”

　　他虽开了灵窍，并得了道法，可是首先要做的却是读书。

　　这也是必须的，那些粗浅的呼吸道法或许目不识丁之人都能学会，可是再往上去，道法必是用世间道理及文字来阐述的。

　　哪怕他有了张衍点拨，可也只是给他挪去修道之路上的障碍，但路还是要他自己来走的。

　　任棘这一去，很快学得文字章句，可他并没有急急忙忙走上修道之路，而是又用了数载时间拜访名师，交流学问，因名声之故，还受人赏识任过一地长吏，又是一年后，他方才拜辞而去，并在一处高山之上寻得一处洞府修持。

　　因为有张衍赠给他的一缕法力，足可替代那些繁杂的修道外物，这等追寻外物的时日节省了下来，若无外扰，那么他可以一直修行下去，直到遁破天地的层次之中。

　　只是造化之灵的道传很快蔓延到他修持之地，并在造化之灵伟力的推动之下变得侵略性十足，对于修道人也满是敌意，双方交手之下，原本繁盛人世变得一片残破，界内人道修士也是节节败退，濒临溃灭。

　　任棘在感应到这等情形后，不得不中断闭关，站了出来与之对抗，终又将局势一点点扳了回来。

　　在此期间，他还得到了演教相援，他与演教弟子交谈过后，对演教所作所为大为赞同，便以散修之身担任了演教供奉。

　　自此之后，他不再是一人修道，而是不断将自身所悟所想拿出来与诸多同道分享。

　　在这场乱战中渡过数百载之后，他终是与同道肃清了一界之中的造化之灵道传，随后为践行自身道心，便就遁破虚空，继续去往诸天万界对敌此辈。

　　此时他并不知晓，那些和他一样受得张衍点拨的修道人此时虽是没有能去往更高境界，可现在大多数都是如他一般，成为了抵抗造化之灵道传的中流砥柱。

　　大道棋盘之上，张衍在又经过了一番推算后，目光微微闪动了一下，心中升起一种感觉，距离自己见得这门道法已是为时不远了。而若无太大变数的话，自己将会抢在造化之灵前面得到此法。

　　就在这个时候，他却见得长久未动的大道棋盘之中又是有了动静。

　　他心下了然，造化之灵当是看出劫力背后的道法有极大可能被他夺走，所以再行出招了。

　　只是片刻之后，他便发现，自己再也察觉不到造化之灵一丝一毫的伟力了，好似其人已是从他感应之中完全消失了。

　　他暗暗点头，果然被鸿翮祖师料中了。

　　当初诸大德能在劫力围困之中不曾陷入永寂。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自身与造化之灵的对抗，攀附在其人伟力之上，这才不致沉沦。

　　而现在，造化之灵却是利用落子，将自身伟力与他们完全脱离开来了。

　　要知他们还陷在劫力包裹之中，要是不能在劫力将他们逐入永寂之前取得完整道法，那么这门道法不但不会再归他们所有，连己身存在恐怕都无法维系了。

　　他微微一笑，这应该是造化之灵在抛出劫力之前就已是排布好的了。只是他也对曜汉老祖说过，造化之灵可以算计他们，他也一样可以算计造化之灵，他伸手一指，同样也是在棋盘之上落下一子。这一子，却是直接断开了造化之灵伟力与造化之灵碎片之间的牵连！

　　造化之灵能与诸有气机相牵，恰是因为有无数造化之灵碎片在诸有之内，现在这等联系被他扯开，那么其人一样无法在劫力压迫之下保持不堕。所以这一步走出，无论造化之灵还是大德这一边，双方可谓都是脱离了诸有，一个不慎，那就都有可能一同陷入永寂之中！

第二百九十九章 造化气转牵神力

　　这一刻，不拘是大德这一方还是造化之灵正身，都是感觉自身正在往永寂之中飞速滑落。要想挽回此势，眼下或许唯有再落子于大道棋盘之上了。只是不知何故，过去许久，都不见敌对双方有丝毫动作。

　　与此同时，世间诸多真阳修士都是感觉到，挡在自己面前的那层屏障也是变得薄弱起来。

　　碧洛天中，傅青名凝望那层屏障已是长久了，此刻在感受到这等情况后，他低头想了一想，再抬起头时，已是变得神情肃然。他将浑身法力调运起来，就往那层屏障之上使力一撞！

　　轰然一声，他只觉自己神魂法身都是受得一阵阵反震，气机也是起伏不定，可这并不是没有任何收获，因为他意识到，这恐怕不仅仅是法力可以穿透的，或许更需依靠的是自己的心志意念。

　　他当即盘膝坐下，起心意往人世间落去。

　　开始他只觉遇上了重重阻碍，几乎是寸步难行，可是随着他的不断努力，终有来自人世的喧嚣落至他感应之内，尽管还很是微弱，可这无疑证明他心中所想是正确的。

　　其实造化之灵伟力无论再怎么削减，也不是真阳层次的修道人能对抗的，现在他们所遇到的，与那道传一样，不过是其意志延伸之后，落在世间的某种具体体现。

　　现在真正在与它进行对抗的，唯有张衍留在布须天内的伟力。

　　但是因为双方伟力都是无穷无尽，随便哪一边占据优势，也无法将对方消灭，更何况双方还称得上是势均力敌。

　　可是在多了劫力加入战局后，那就大为不同了。

　　这是真正可以将造化之灵伟力消逐的力量，可以这么说，造化之灵只要无有手段反击，那么从此刻起，其对诸世的影响便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无有。

　　傅青名几度尝试之后，确认这里可以进行突破，便就转动神意，与其余人道元尊勾连到了一处，随后肃声道：“不知何故，外间那阻我之力减弱，方才傅某已是试过，只需以意导念，便可突破这层障碍，入到人世之间，只是我却是察觉到，现在造化之灵道传泛滥蔓延，若是不去理会，诸派凭借自身之力恐怕难以遏制，傅某以为，不妨传意去往人间，将此道传削减为好。”

　　他当然是没有办法直接拿造化之灵伟力如何的，可他却能将得了造化之灵道传的生灵杀灭。

　　本来真阳修士可以令万事万物有利于自己，扭转这些生灵的心境也是容易，可惜这一切在造化之灵意志映照影响之下没有任何用处，这般就只好采用激烈一点的手段了。反正在他看来，只要走上了崇奉造化之灵道法的道途，那就不再是人道中人了。

　　乙道人此时首先出声赞同道：“乙某亦是如此以为，此刻那造化之灵力量退去，一定是诸位大德正占得上风，我等当需趁此机会将诸天万界之中的造化之灵道传扫去，以防下来局面再有变动。”

　　吕霖与陈蟾、摩苍、含霄三人商量了一下，各自点首，皆言：“该当如此。”

　　傅青名看向万阙道人处，此刻唯有其人不曾表态了。其人是他们之中功行最高之人，其人愿意出力，那么此事成功的可能更大。

　　万阙道人面无表情道：“我无异议。”

　　傅青名见众人意见一致，也不想错过时机，立自神意之中退出，重新试着以心力意念突破那屏障。

　　或许是因为造化之灵力量正处于持续衰退之中，这一次却比上回来得轻松许多，很快他的气意便渗透到了诸天万界之中，随后开始着手抹除那些崇奉造化之灵道传的生灵。

　　其余真阳元尊也是纷纷如此施为，万阙道人此刻虽也在做着这等事，可他心里却不认为这能起到多大作用。

　　当初他差一点便踏入炼神境中，虽然最后又退了回来，但却很是清楚，真阳修士的法力再是弥远广布，能将万界诸宇都笼罩在内，可说到底只能在一个现世之中掀动法力，对于诸世来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可他同样明白，如此做纵然起不到多大作用，可连诸天万界的修道人都在努力抵御造化之灵的侵袭，他却也无颜置身事外。

　　傅青名虽没有万阙道人的道行，可在旦易相助之下，见得大道棋盘之争，眼光格局也不在局限于真阳层次了，他自也知晓仅仅清除一处现世的造化之灵道法是没有用处的，可这里不是没有办法，要知演教是拥有穿渡界门的，现在每多出一个造化之地，便会有一处界门生出，所以他想由此去到那些现世之中，要是一切如他所想，那么就可以顺带将所有造化之灵道传剿灭了。

　　但他试了下来，却是发现，这些界门寻常修士往来无碍，但是到了他这个层次，便就难以轻易过去了。若是强行施为，似就会散去一部分力量，于自身也不无损伤。

　　可即便这样，他甘愿如此，与乙道人等人交代一声，就起意往界门对面渡去。

　　张衍自落子之后，任得那劫力涌上身来，没有再采取任何动作，只是在那里一心推算，这时他心中一动，发现自己触摸到了一丝玄妙，知已是功成在即了。

　　他抬头看向大道棋盘对面，因为断开了与造化之灵间的牵连，所以他们对造化之灵此刻再没有半分感应，也不知其人将会采取何种方法应对此局。

　　曜汉祖师似是猜出了他想法，便道：“道友，伟力对抗斩断，我自也难知造化之灵到底作何打算，不过我有一法，可以彻照有无，一辨对面情形。”

　　张衍点首道：“道友尽管出手。”

　　曜汉祖师抬袖朝空一点，一道星光照耀下来，落于大道棋盘之上，霎时间，所有一切都被照亮，唯有被大道规序隔绝在他们伟力之外的造化之灵处，却是显露出了一片虚无。

　　张衍一挑眉，造化之灵似没有任何反应，不过越是不动，越是说明其人有后手应付。

　　他曾是想过，是否摆出了一副不惜代价拖着造化之灵一同入寂的模样出来，如此可逼得其人落子解脱，继续消耗其身上道法。

　　不过细想下来，造化之灵恐怕是不会上当的，且他也不会如此做。

　　他求得是道，而非是寂。而当他站出来主持局面时，就不再是他自己一人之事了，此中还要兼顾同道之利，那些大德舍弃道法，宁可被造化之灵吞夺也要成全大局，那他自是不能有负所托。

　　且劫力背后道法很快就要到手，到时自是可以借用劫力之力堂堂正正压迫其人，不必再兵行险招。

　　鸿翮、曜汉二人此时不言不动，在旁处等待着结果出现。

　　张衍又在端坐长久之后，目中幽光泛起，只是一抖衣袖，围裹在身外的劫力俱是轻易退了下去。

　　此时此刻，他已是成功取拿到了这门道法，现在不但不需要再与劫力对抗，反而可以随心所欲驾驭此物，用以对付敌手。

　　不但如此，没有了劫力隔阻，他便可将自身伟力重新深入到造化精蕴之地内，将造化之灵伟力驱逐出去，并顺带炼合此处，而待得所有造化精蕴合并，此处也一样可以取拿到手了。

　　不过他明白现在不能有所松懈，造化之灵还远没有到失去还手之力的时候，于是心意一转，当即祭动劫力向着造化之灵压去。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看着眼前这一幕，俱是精神一振，自上大道棋盘到如今，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胜机出现。

　　劫力道法掌制在手，随时可以隔绝造化之灵与诸有的牵连，若是稍候再加上造化精蕴之地，有这两枚棋子握持在手，就算不用大道棋盘，凭借眼前力量，就可与造化之灵正面一搏了，而有鉴于造化之灵伟力此刻正受得极大压制，所以将之击败也是有极大可能的。

　　造化之灵这时并没有落子于大道棋盘之上，而是身上灵光一长，顿有一股玄妙气机出现，随后与张衍这一边的伟力再度牵连上了，那在劫力逼迫之下有些虚黯的身影再度凝实起来。

　　张衍目光微动，哪怕以他现在道行修为，在那气机出来的一瞬间，也是生出了一股深远莫测之感。

　　鸿翮祖师目光锐利了起来，言道：“此是造化之气。”

　　曜汉祖师皱眉道：“其人当是掌握了一部分造化之气，以此牵连我等伟力，想不到此僚已能运使此气，也不知是吞夺了几位同道之后才有此变化，还是早前就得有一部分。”

　　说到这里，他摇头一笑，道：“难怪此僚一直不动，原来是有恃无恐，倒是反算了我等一手。”

　　当初太冥祖师驾驭造化之气合诸大德之力，方才镇压了造化之灵一部分力量，这里面也有他们二人的气机在，造化之灵等若借此，又重新与他们牵连上了，如此只要他们两人不被逐入永寂，那么造化之灵同样也不会陷入进去。

　　鸿翮祖师看向张衍，正声道：“玄元道友，若你任由我二人入得永寂，那造化之灵亦将会被带入进去，此是逐灭此僚的绝好时机！”

第三百章 一意炼合造化精

　　张衍听了鸿翮祖师之言，心下略作思量，便否了此议。

　　造化之灵以一缕造化之气牵连两位祖师伟力，看去只能依附这两位才能对抗劫力，可他认为，其人多半是不会孤注一掷的，这里一定还会有用以防备的后手。

　　何况就算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造化之灵大不了用道法落子将局势挽回。

　　他也理解鸿翮祖师的想法，对方可落子维护自身，他也可以落子加以削除，甚至可以把先前积累起来的优势用在此上，如此造化之灵也未必能够抵抗，可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如此一来，却也达到了造化之灵解脱诸位大德伟力镇压的目的。

　　虽不见得造化之灵能立刻摆脱原本镇压，可他所驾驭的劫力也未见得能在此之前将其逼入永寂。而且很难说造化之灵不是故意如此的，故是这个做法还是太过冒险了。

　　就是抛开这些不谈，此一战既是人道大德与造化之灵间的存续之争，同样也是双方的寻道之争，唯有真正胜出的一方，才有可能攀登上境。就这么将造化之灵逐入永寂，那么连带造化之气和所有大德都是不会归来了，如此他所要寻求的大道就有所缺失了。

　　他有种感觉，要是当真如此做，那么自己恐怕就很难再找寻到上进道途了，故唯有完胜才可完道。

　　他考虑过后，就将自己意见对两位祖师道出。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也没有继续坚持，他们此刻只是见得胜机，这才提出建言，张衍才是主持之人，不管其人如何选择，他们都是愿意接受的。

　　张衍见此，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起另一事，道：“我方才感得，那缕造化之气一出，劫力对其人阻隔之力顿减，两位道友可知此气有何玄妙？”

　　曜汉祖师沉吟一下，道：“当初此气出来，便被太冥道友合同诸位道友之力拿去镇压造化之灵，我二人与此气接触也是不多，据我所知，此气似能‘通心意，化神变，’恐怕也是因为如此，造化之灵哪怕明知自身会被封镇一部分力量，也要将此气留住。”

　　张衍心念一转，所谓“通心意，化神变”，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之能他在真阳之境时便能做到，唯独对待相同层次的力量方才无能为力。可从曜汉祖师的语气来看，这造化之气却是似可作用于大德身上，这便很是厉害了。

　　不过他同时也是注意到，造化之气应该很难驾驭，此气御使起来当也没那么容易，要不然太冥祖师也不会要集合诸大德之力才能镇压住造化之灵一部分力量了，由此推论，少许造化之气或许凭借一人之力就能够利用，可数量一多，就难以轻松做到了。

　　鸿翮祖师这时言道：“造化之灵先前极可能已是炼合了一部分造化之气，只是一直藏而不露，当是方才道友以劫力压迫，方才逼其不得不使了出来。”

　　张衍点了点头，赞同此言。从两位祖师所言来看，造化之气何等重要，此物用在关键时候，无疑是能反转局势的，甚至说决定成败也不为过，现在造化之灵虽然挽回了危局，可表面看来，起到的作用却并不如何大，而且提前泄露出来，也使得他们有了防备。

　　其人很可能感受到了棋盘之上的威胁，生怕自己所持落子不够应付后续棋局，方才选择用出造化之气。

　　鸿翮祖师这时又提醒了一句，道：“那造化之气之用或许还不止我等所言，玄元道友下来需当小心了。”

　　张衍深思了一下，所谓料敌从宽，造化之灵到底如何想法他也难以捉摸，不定是其人所掌握的造化之气只是少数，没有办法做得太多事，故是用在这里，这样反而还能让他们更为忌惮。

　　不过不管其人怎么做，他只需这里稳稳推进，无有太大漏洞就好，造化之灵无论到底握有什么杀招，过后总是能见识到的。

　　这些念头转过之后，他便把心思放在了那造化精蕴之上，造化之灵虽能借用造化之气与两位祖师重新牵连，可是其人与诸有之间的联系却是完全被劫力断开了。可以说，若没有其他手段进行突破的话，那么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将这处地界完全收入囊中了。

　　但他也没有放松警惕，谁也不知造化之灵手中的造化之气到底有多少，此气十分之玄妙，不定就能绕过劫力，作用在这些造化之地中，就算不用此物，其人只要还在大道棋盘之上，也一样可用落子来阻碍于他，在没有成功之前，还需要加倍小心。

　　随着心思顾落，那一座座造化之地被并入了进来，他也是将这些地界陆续炼合为自己所有。

　　至于诸世之中此刻正在进行着的道传较量，他却没有去多管，这一切自有人道修士自己去解决。

　　而今道法机缘皆在争斗之中，他若插手，固然是一劳永逸，可同样也夺去了许多人本该取得的机缘。

　　在他主要精力投在此间的时候，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则是盯着造化之灵，防备其人出手，只是眼看着造化精蕴之地即将落入己方之手，大道棋盘对面却不见丝毫动静。

　　两人心中不禁起疑，所有造化之地并合起来，若得驾驭，那伟力之强横实在难作想象，纵然比不过完整之时的造化之精，可只要有其部分威能，也就足可与造化之灵正面对撼了，其人没有理由不作理会。

　　曜汉祖师道：“此僚若到造化之地决定归属的关头仍是不动，那除非有什么事在此人眼中比拿取造化之地更为重要。”

　　鸿翮祖师一下就点明了利害，道：“能与造化之精比较之物，也就唯有造化之气了。”

　　曜汉祖师笑了一声，道：“不错，或许方才那缕气机不止是与我等伟力重作牵连，更是想将我二人镇压其人的伟力化解了去。”

　　两人谁都知道，造化之灵坐上大道棋盘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诸位大德寄托在那造化之气中的伟力，一旦被其成功，那么就可以摆脱造化之气的压制，将被镇压的力量释放出来。

　　鸿翮祖师断然道：“若是如此，绝不能令其功成。”

　　造化之灵全盛之时，其伟力神通没有一人能够抵挡得住，唯有集合所有大德或许才有可能与之抗衡。而诸如微明、相觉之流，几乎上来就被其人吞夺了，要是造化之灵恢复了原来实力，就算他们拥有了在大道棋盘之上取得的优势，也不见得能够取胜。

　　更为麻烦的是，没了诸位大德的伟力压制，造化之气是极可能被造化之灵夺取的，事情一旦发展到这等地步，那几乎就没有希望战胜这名敌手了。

　　曜汉祖师考虑了一下，道：“还是把这些告诉玄元道友，由他来决定该如何做吧。”

　　鸿翮祖师也是点头。

　　他们虽把自己摆在了棋子的立场上，也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张衍这个主势之人若不同意，他们也不可能随意行事，这里必须为大局着想。

　　而且他们对造化之气所知其实也是不多，方才所言这些也仅只是他们的猜测而已，并无法真正确定。

　　两人没有耽搁，立起神意勾连张衍，并将自身推测告知了他。

　　张衍在听得这番推断后，心中思索了起来，若是真如两名祖师所言，要阻止造化之灵除非现在就将之击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操切行事，反而会使他们自乱阵脚。

　　而且他认为，便是事情当真是如此，造化之灵也绝无可能立时做成，甚至这里面应该还有什么限制，否则那缕造化之气又何必用来牵连两位祖师，直接化去寄在自己身躯之内的伟力岂不更好？故他决定暂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等到自己先将造化精蕴之地完全掌握到手之后，再来理会此事。

　　思虑停当，他便将心意重又转回至诸世之中。

　　在他正身伟力加入进来后，造化之灵伟力被他逐步清除出去，而随着他治下所拥有的造化精蕴越来越多，后来造化之地在被收纳进来时，甚至不用他去主动炼合，就会自发融入进来，成为一体。

　　又是过去许久，曜汉、鸿翮两位祖师似有所感，不约而同往诸有看去，只见那最后一处造化之地亦是被并合了起来。此时此刻，诸有之中只剩下那一处造化精蕴之地了。

　　这一幕，仿若当初造化之精重现眼前，只是他们知晓，无论从哪里看，这处都无法与真正的造化之精相比，不过他们当初打破此处，就是为了能得见真道，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越来越是接近这个目标了。

　　张衍意识此时正沉浸在造化精蕴之中，方才在炼合过程中，他一直在防备造化之灵出招，但或许一切都如他们所猜测的那样，也或许是造化之灵认为此刻已是阻止不了他们了，所以直到他将此处收归己有，其人也没有出手阻止。

　　他心思微动，看来造化之灵当真是把这一战的胜望寄于造化之气上了，因为除了此物，当前已是无物能与并合之后的造化精蕴之地相抗衡了。

第三百零一章 天机蔽灵玄气遁

　　张衍神意在造化精蕴之地内转有一圈下来，这里已是成为他私有之物，诸世诸界，是驻是行，是变是定，全都在他一念之间。

　　拥有此处不只是多了一份助力，更多的是又将他向大道尽头推进了一步。

　　只是此间虽是诸世归一，精气并合，可他却能感觉到，这里并非是完满无缺了，不知何处仍有少许不谐，这应该还有一些余患未曾解决。

　　譬如那造化之灵道传还未曾清除干净，哪怕对他而言十分细微，可依旧能反应在他感应之内。

　　还有一些，则是造化之灵伟力在被驱逐之时挣扎反抗的残痕，只是深入一看，却发现这里面另有文章，推算了一下，笑了一笑，准备稍候便着手解决。

　　这时他心念一转，霎时间，这里所有伟力便如涨潮般被他尽数提拿起来，下一刻，又随他心意沉落下来，这过程之中没有任何滞碍牵扯，与他自身伟力宛如一体。

　　若他身藏此间，来袭之敌除非能有一气溃灭造化精蕴之地的伟力，不然没有可能突破进来。只是以造化之灵眼下所表现出来的伟力来看，其人显然是不具备这等本事的。

　　不过此僚全盛之时的伟力到底如何，尚还难以估量，就算是两位祖师，也无法在神意之中将之照显出来，所以现在他还不好下结论。

　　只是这造化精蕴之地虽是聚合起来，可再不是当初那造化之精了，现在既是归于自己之手，那么也当有一个定名才是。

　　他想了一想，先前在自己成道之路上，有几次都是借得布须天之力，并以此为阶台才得向上登攀，而且这里毕竟是以布须天为胎整合而成，那还是以布须天称呼为好。

　　在他梳理此间的时候，诸世之内也是发生了变化，造化之灵伟力被驱逐出去，尽管以前落下的印痕未褪，可已经是无源之水了，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其前行势头顿消。

　　造化精蕴之地归并合一之后，大德和造化之灵的伟力对撞再也无法波及到此处，这就使得灵机再兴的势头没有因此再度中断。

　　最主要的是，在一众大能修士的带动之下，人道修士知晓了造化之灵道传的危害之大，无论哪一家都是在倾力剿灭之中。

　　演教总坛之内，高晟图忽然发现，原本已经黯淡无光的传法灵碑又一次闪耀起来，座上三位大德形影也是依旧在那里，神气不由为之一振。

　　尽管演教四处开拓地界，任何时候都没有停下过脚步，可同样也是顶着不小压力。特别是造化之灵伟力将大部分力量投至于造化之地中时，对于下层的影响也是尤甚。

　　演教那时候接连丢失了许多地界不说，连早已经营多年的分坛也有不少沦陷的，教中弟子更是死伤惨重，若不是及时将一批总坛长老派遣了出去坐镇，恐怕局面就难以稳住了。

　　此刻在座长老见得灵碑之上的景象，也是欣喜异常，在他们想来，现在大道棋盘之上在座大德似并未比之前有所少缺，那想必此前在与造化之灵的对抗之中至少没有吃得什么亏。

　　高晟图在欣喜过后，很快又冷静下来。看向舆图，于心下通盘考量了一下，看向座中诸长老，宏声言道：“现在大势虽偏向我等，但万不可掉以轻心，只要这世上仍有造化之灵道法，仍有我演教弟子未曾踏足的人道界域，那我演教就绝不可停下脚步。”

　　诸长老闻得此言，皆是神情凛然，肃声应是。

　　碧洛天中，傅青名收了法力回来，这一回他强行穿渡诸多界门，倾灭造化之灵道传，虽是将不少地界之上的毒氛肃清，可同样也导致他的法力损失不小。

　　可他对此毫不在意，在做得此事之前，他只是担心自己就算是力量耗尽也无法遏制住造化之灵道传的扩张，好在随着布须天重新归入张衍治下，造化之灵力量消退，大局转向明朗，接下来便是没有他再出力，当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这时他忽然感觉一阵疲惫，这是元气损折的缘故，故是反映到了心神之上。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彻底放松，外来力量虽是消退，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先天妖魔和域外天魔，此辈实力也是不弱，还需警惕此辈趁机作乱。

　　张衍在全盘检视过布须天后，心意一动，转回大道棋盘之上，他眸光隐动，现下该是设法把造化之灵打下大道棋盘了。

　　他们或许能在棋盘上将造化之灵重挫，可逐灭其人的可能性却并不大，而在拥有了对抗造化之灵的力量后，棋盘反而成了束缚他们的所在。

　　造化之灵肯上得棋盘，不外是为了解脱自身桎梏，停留得越久，其越有可能利用大道规序达到此等目的，既然人道大德这一边该拿到的都已取得，那么现在最该做的事就是全力阻止造化之灵，绝然不能让其如愿了。而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大道棋局之上对其形成压迫。

　　自他接手大局开始，人道大德这一边的所有落子全是落在诸有之中，现在已是可以找机会串联起来，对造化之灵发动反击了。

　　不过棋盘之上的优势在没有发动前才是最具威胁的，若是当真用了出来，反而作用不是那么大了，所以最好是以威压为主，逼其主动退去，这般大德这一边就不需付出什么代价了。

　　此时他心中已是有了对策，正当他要与鸿翮、曜汉两位祖师商议之际，却是心中一动，感觉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东西。

　　他稍作思量之后，眸光微微一闪，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造化之气这等东西可谓玄妙非常，但作为原来造化之精的一部分，定然不是什么耗用之物，就算造化之灵方才加以运使，也不可能就此不见。

　　若说收了回去，却也不太可能，连运使出此物之时他们都能有所感应，收纳回去又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么此气到底去了哪里呢？

　　虚寂之中，寰同看着布须天底下的汹涌暗潮已是平缓下来，并在缓慢退去，心中也是松了口气。身为超脱现世之人，他自能比寻常修士见得更多，从伟力气机的感应之上不难推断出来，这回是张衍取拿了此处。

　　如此一来，他就再也不用担心有那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从中冒出来了。

　　正待他想在此中寻得一处驻地之时，心中忽生感应，转首望去，却见一名少年自一片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他不禁讶然道：“旦易道友？”

　　旦易来至他面前，还了一礼，道：“寰同道友，有礼了。”

　　寰同看他几眼，有些奇怪，道：“原来旦易道友还在诸有之中，我方才感得诸有之中同辈气机俱灭，还以为你与诸位一般，亦是被逐入永寂之中了。”

　　虽他如此说，可他再是一想，却是暗自皱眉，望向旦易的目光之中甚至多了几分警惕。

　　他正式接触过的同道虽然没有几个，可炼神修士之间只靠伟力碰撞就可得悉对方大致情况。在诸多同辈之中，功行意志最高之人无疑是青圣，心性最纯之人当属神常童子，可就算是这两位，最后也没有能够逃脱劫力驱逐，旦易又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

　　他沉声道：“旦易道友可曾感得什么地方有所不妥么？”

　　旦易似是看出了他的疑惑，摇了摇头，道：“我方才被劫力所迫，陷入昏沉之中，不觉外间之事，以为自己已然入得寂中，可不知何故，所有劫力一齐退去，我却是仍是存在于诸有之内。”

　　寰同略略皱眉，他在成就炼神之后，也便是知晓旦易乃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所以他第一个念头，就是会否是造化之灵在这里做了什么手脚？

　　他不怀疑旦易本人，但有些事情也并非本人可以决定。

　　他神情认真道：“旦易道友，你身上这等情况，我以为有些不妥，不如往玄元道友那里走一回，以作鉴别如何？”

　　旦易言道：“在下正有此意，只是不知道自家身上到底有何异状，唯恐在会在前往拜望玄元道友的半路上改了心意，故才先来找寻道友，在下不知此举是否得当，稍候若是有所得罪，还望道友恕罪。”

　　寰同叹道：“道友言重了，这是我该为之事。”

　　旦易此举可谓十分谨慎了，要是果真中了什么算计，有他在旁，也能及时作出反应。

　　两人商议好后，就一同往玄渊天而来。须臾就到了道宫之前，却早有一名道童在此等着，揖礼道：“两位太上，老爷知你们要来，命小童在此迎候。”

　　两人当即随其入内，到了正殿之上，见张衍高居于玉台之上，皆是稽首道：“玄元道友有礼了。”

　　张衍微微一笑，还得一礼，道：“两位无需多礼。”

　　在劫力道法为他所取得之后，其化身自又是回复过来。此刻他对于界域内的所有变化一清二楚，不过有些事，却似如同受得天机蒙蔽，直到方才才看得清楚。

　　他看向旦易，道：“道友来此，当是为身上所生异状了。”

第三百零二章 因起果落生机变

　　旦易对着座上打一个稽首，道：“正是如此，在下不过初入炼神，功行不说与青圣道友这等人物相比，就是比之神常、簪元等道友也是大大不如，受那劫力逼迫，本当是入至永寂，却不知为何丝毫无碍。”

　　他把头抬起，露出郑重之色，道：“在下以为，这也许是造化之灵所做手脚，也可能我已非我，我自身难以辨别，这里唯有道友能看出真伪，若我果真是那造化之灵再造之身，还望道友勿要手下留情。”

　　寰同沉默不言。他也有此猜想，或许此刻之旦易，并非是他之前所接触过的旦易了。

　　张衍化身笑了一笑，道：“旦易道友多虑了，你身上虽有些许外来异力，可你仍是你，并非他人，亦未被改换识忆，你既得己主宰，便无可能被人夺去此身，便是造化之灵，也无有此能。”

　　旦易身上的确有一些问题，可以肯定是造化之灵所为，且应该是在其人将劫力唤了出来之前所留。

　　造化之灵或许只是想在某个条件成熟之后，让旦易成为自己手中一枚有用的棋子，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将其迫入永寂的打算，正是因为这样，旦易受到的劫力远比其余人来得少。

　　在最后关头，那劫力几乎已是将旦易压入寂中了，可始终有一丝来自造化之灵的伟力在替他抵挡，所以他才没有遭受与诸多同辈一般的结果。

　　其实他本人若是不愿，造化之灵没有那么容易得手，只是其人那时感应近乎于无，这才被那外来之力侵入，等发现之时，已然是晚了。

　　旦易得知自己本心未移，心下也是微松，他倒非是全为了自己考虑，而是担忧自己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有害于人道之事。当下他再是一礼，认真道：“不知在下身上异力可能移去？是不能，我愿自入寂中。”

　　张衍化身笑道：“道友可以放心，些许异力尚不致于如此。”

　　若是要说只是这一缕造化之灵伟力，能起到多少作用倒也不见得，他在大道棋盘之上所落那枚棋子，早就将造化之灵与诸多造化之灵碎片分割开来了，更别说旦易意识早是与造化之灵正身分剥了，这实际上一股孤悬于外的残余力量，成不了什么气候。

　　按照他本来的打算，现在布须天已经成为了他的主场，造化之灵若敢顺着此线入至此间，他却是无任欢迎，自会给其一点教训。

　　不过一般手段是没有用，他警惕的却是那造化之气。

　　假设造化之灵将此气转挪到了旦易身上，那结果就难以预测了。所以这个漏洞已然不能留，必须将之弥补起来。

　　他心意一动，背后五光一闪，霎时自殿内横扫而过，殿下所站每一人，包括阵灵在内，身上都是有所波及。

　　先前他曾在不经意间忽略了造化之气，这绝非正常，应该是此气有蒙蔽天机之能，所以此气不见得定然就在旦易身上了，不定与之交言接触过的人会有沾染，故是趁此机会一并检视。

　　至于他本人，身为大德，便不能驾驭此气，也不会轻易受其左右，不然当初诸位大德就不可能将此气拿为自身所用了。

　　旦易只觉一个恍惚之间，身上一轻，好似挪去了一层重担，而感应变得清晰了许多，他自审了一遍，发现已然没有问题了，便就诚心一礼，道：“多谢玄元道友助我。”

　　张衍化身正声道：“因此战之故，诸位同道先后入得寂中，唯有两位道友尚在，此战未曾终了之前，两位不可轻易言弃，下来当还有许多事需你等去为。”

　　旦易、寰同二人听得此言，都是一礼，郑重应下。因为已是无事，两人也就没有多留，就此告辞离去。

　　张衍化身则是在殿中思索起来，方才他并没有在旦易身上见得造化之气，对此他倒也没有太过意外，旦易是造化之灵托世之身之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他本人也没有遮掩的意思，本来诸有之内的同道尽管对他并无任何敌意，可暗地里的必要防备却是少不了的，所以其人若是身上有异，立刻就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造化之灵在其人身上落注的可能的确不大。

　　他意识又在布须天中来回找了几遍，确认此间并没有这等外物存在，这才将意识又转回到了正身之上。

　　此刻他没有急着对对面动手，而是先与两位祖师讨论那逸去造化之气的下落。

　　既然要将造化之灵驱逐下大道棋盘，那当中不能出得一点差错，但凡有些疏漏，那就达不成目的，此气若是不设法找了出来，就始终有一个漏洞存在，那么再高明的策略也是无用。

　　只是两位祖师对此气之了解，也不比张衍多多少，但这又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曜汉祖师稍作思量，道：“造化之气变化万端，既如此，那极可能会避开我辈乃至造化之灵的神意气机，这样寻常手段是无法搜寻出来的。”

　　鸿翮祖师振声言道：“既然一处处搜寻无用，那不妨囊括诸有，只要此气尚在，却不信还能躲藏不见！”

　　曜汉祖师笑道：“且待我先行一试。”一语言毕，他大袖轻摆，虚寂之中，似有一道道星光亮起，在这光华之下，过往所有炼神修士的伟力余痕都是被照显出来，这便好似清澈水中的虹光一般朦胧瑰丽。

　　而随着这光华铺洒下来，哪怕是造化之灵还散在诸有之中的伟力也是一样被清晰映出，但是这里并没有任何造化之气的痕迹留下。

　　曜汉祖师神色不变，对鸿翮祖师一点头，后者则是劈手斩出一剑。

　　这一剑落下，似是斩在诸有之中，又似斩在众多伟力之上，所有伟力都是在此等冲击之下生出了回应。不止是伟力，只要是诸有之中存在，凡是可为他们所见到的事物，哪怕是布须天，都是有所反应。

　　然而在这其中，却是夹杂着一丝异样。

　　其遍布于诸有之内，几若是一个空洞，没有任何回应做出，可偏偏又与虚寂截然不同。

　　曜汉祖师笑言道：“寻到了。”

　　鸿翮祖师道：“我感此气怠惰，如在眠睡，这当是造化之灵运使过之后，才致如此。”

　　曜汉祖师一思，道：“此气当本非如此，而是造化之灵运使过后，方才失了玄妙，可其并未转入大道虚无一面，所以定有办法还复出来。”

　　鸿翮祖师神情郑重道：“造化之气若是运使得当，绝不亚于一枚落子，若是造化之灵再得此气，那就很可能将我二人道法从他身上解脱了出去，故是不管如何，我等定然要设法夺来，免得被其人再取回利用。”

　　张衍点了点头，此言极对，现在看来造化之气本是无主，谁都可以利用，若是等到此气回复过来，要是再被造化之灵收了回去，那自己这一边就将极为被动了，而要是此气被他们取拿到手，再配合大道棋盘之上的优势的话，那可以做的事情将是更多。

　　只是话虽如此说，造化之气究竟不同于炼神修士的伟力，现在并无法直接感应到，伟力又无法与之接触，那又如何收取回来？

　　他深思片刻，只要事物仍是在诸有之中，还在大道存有那一面，就有其自身之规序。

　　现下他虽是无法直接望到这造化之气，可他作为人道这一边如今最为挨近大道之人，却可以如方才曜汉祖师一般，将目光放大到整个大道运转之上来看待某物，或可以以此推算其中运转之妙。

　　想到这里，他对两位祖师言道：“我需做一番推算，只是为防造化之灵动手，此间暂先交托两位道友看顾了。”

　　曜汉、鸿翮二人肃然应承下来。

　　张衍交代过后，当即转入神意之中推算了起来。

　　自坐上大道棋盘之后，他先后得了数门道法，又与造化之灵进行了数次对抗，对于大道的理解可谓极深，再结合他先前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形，在这一番推算之下，便渐渐对造化之气的变化有所把握了。

　　他认为造化之气之用，很可能就是“主因由之机变”，此气一旦用出，便有一个由起始到终了的过程，此事若在行进之时，则此气处于不可用不可见的状态之中，唯有一事终了，此气才有可能还原本来，再现世间。

　　若说之前太冥祖师结合诸位大德之力，御气镇压造化之灵便是起始，那么造化之灵要是解脱了诸人伟力围困，那么此事便算了结。

　　若以此为推论，方才造化之灵牵连两位祖师的伟力，用以定住自身一事算得上是起始，而设法断绝伟力牵连就可以算得上了结。

　　若想这一缕在外的造化之气再度化显出来，就需先行断绝造化之灵与两位祖师的伟力牵连，使得这一事有所了结。

　　想到这里，他眸光微动，这一点无疑很是重要，这意味着造化之灵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选择终了此事，而后再把造化之气取了回去。

　　可反过来看，若是他们拿捏的好，将终了之机把握在自己手里，那就有可能将此气夺取到他们这一边来！

第三百零三章 再造世光筑性灵

　　张衍以为，尽管现在造化之灵攀附住了两位祖师的伟力，能够维持自身的存在，可因他还在御使劫力时时压迫其人，所以其人眼下所面对的局势其实并不最早之时被劫力封堵来得好多少。

　　这里无疑是他们的机会。因为劫力阻隔之故，造化之灵对于他们的动作反应将很是迟钝，就像方才两位祖师在诸有之中找寻造化之气，其人便未有任何察觉。

　　不过他相信造化之灵不可能就这么陷入困境之中了，其人手段当不止于此，一定还有什么招数未曾用出。

　　这番思索过后，他便于心中相唤，将两位祖师也是请入神意中来，将自身方才所做推算及想法道于两人知晓。

　　两位祖师听罢，皆是认为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曜汉祖师言道：“听道友之言，我等要收回这造化之气，只需得断开造化之灵与我等之间的伟力牵连便好。”

　　张衍道：“正是如此，不过造化之气乃是造化之灵最先用出，对于此气之了解当是胜我不少，故我以为，便我不动，其人用不了多久亦会如此做，从而收回此气，我等若要施为，则必须抢在此僚之前。”

　　曜汉老祖叹道：“此事说易也易，说难也难。”

　　张衍知道他的意思，现在摆在面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令这两位入寂，可这说不定正是造化之灵所希望的，故而他并不认可这等作法。

　　再有一法，也很省力，就是在大道棋盘之上直接落子。

　　大道棋盘毕竟是造化之灵及诸位大德合气同筑而成，这里除了造化之灵自身伟力外，还有大德的力量在其中，棋盘一转，就能借助道法之力间接推动整个大道转运，虽然仅只是些微挪动一点，可只是一缕造化之气却是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的。

　　只是这样一来，他们先前在棋盘之上所积累的棋势便断了，对敌优势也将不复存在，这里还牵扯到他的后续出手，为一缕造化之气中断并不可取，所以还是要从棋盘之外想办法。

　　鸿翮祖师这时言道：“我方才已是推算过了，若我以剑相斩，可将那气机牵连暂作断开，如此那造化之气会否因此显出本来面目？”

　　张衍略略一思，道：“如此恐怕并无用处。”

　　造化之气所认定之终了，乃是御主心意之所定，也就是造化之灵所认定之事。

　　哪怕因为其余外力因由导致牵扯断绝，可只要过后还可牵连到一处，便表示着真正终了之局未曾出现，那么此气就不会化显而出。

　　曜汉祖师考虑了一下，道：“我若起变化之术，使我非我，如此便可脱离原先气机辖制，道友以为如此可行否？”

　　张衍听他言语，稍作思忖，便立刻了解了此中意思，曜汉祖师有神通之术将此刻之我变化为他身之我。

　　且在变化之时，就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人，并非是分身那么简单，这有些类似于造化之灵与那些托世之身，不过曜汉祖师这些变化之身并没有主次之分，哪一个修为最高，哪一个便是正身。

　　所以现在所见的曜汉老祖，很可能已不是最早那个曜汉祖师了。

　　此前他遇到过的玉漏、羽丘、乃至曜汉老祖伟力化身都是如此，假设玉漏、羽丘二人之中有一位比面前这所坐这位道行更高，那么其人就是曜汉祖师了。

　　这位这么做的原由，就是为了寻觅一线天机，因为众我之力胜过独我之力。

　　而由于变化了道身，气机伟力自便与原先截然不同了，完完全全就是另一人了，若是从一点看，造化之气很可能就无从牵扯了。

　　张衍道：“道友莫非可把此法用于同道之上？”

　　曜汉祖师笑道：“若是同道不愿，我自是无能为力，可若同意，则不难施展。”

　　张衍点了点头，此法看去倒是可行，不过一经用出，恐难再有转圜余地，他现在也无法完全确定，便道：“待我再作推算。”

　　到了他这般修为，不必令曜汉祖师展示道法，他也能知道此中大概路数，于是在神意之中稍作推算之后，他言道：“此法仍然不成，造化之灵所认之人乃是曜汉道友之真我，任凭道友道身再是变化，只要真我不变，就断不了牵连。”

　　造化之灵不会在乎大德形貌气机伟力如何，其人只认得根本，或者说是道名，所以无论怎么变，只要真我不移，那么就无可能逃脱此气攀附。

　　曜汉祖师略觉遗憾，不过也没有太过失望，他道：“如今看来，我等若要主动断开牵连，要么所付代价太大，要么无从回避，可我等既已知道此中玄妙，那却也未必非要抢在造化之灵前面行事。”

　　张衍点了点头，对此他也有过考虑，既然两位祖师这里也没有太好办法先行下手，那么就只能等待造化之灵自行解脱之后，造化之气重现之时，再与其展开争夺了。

　　他道：“伟力牵扯一断，造化之灵就会入寂，故其人定会先行设法找到一个可以维护自身存在的办法，而后再来做得此事，不过我以为，其人当不会在棋盘之上落子。”

　　两位祖师对此也是表示赞同。造化之灵先前宁可动用造化之气，也不愿在大道棋盘之上落子，那当也不会在此后动用这等手段。

　　曜汉祖师一思，道：“若是那造化之灵手中还持有另一股造化之气，是否可以将自身解脱出来？”

　　张衍道：“方才我已是推算过，造化之气是无法干涉同一事机的。两位道友倒不必忧心此事。不过造化之气既然落在诸有，那么造化之灵一定会设法重与诸有做得牵连，不然不可能将此物取回。”

　　曜汉祖师道：“道友所言甚是，看来此僚下一步动作，不管用何手段，都会放在诸有之内了，那我等等着就是了。”

　　张衍与两位祖师议定之后，就在大道棋盘之上默默等着。不过他并没有放松对造化之灵的压制，劫力仍是一重重朝着对面压去，尽力隔绝其人对外之感应。

　　在等待许久之后，造化之灵终于动了，就见一道灵光射出，穿破劫力，落至诸有之中，倏尔之间，便有一座现世显现出来，同时有一股伟力自其人身上分出，沉浸入此世之中。

　　在这一刻，张衍又感到了与上次一般模样的玄妙之感，这分明是造化之灵又祭出了一股造化之气。同时他也看出了造化之灵的用意所在，这是先开辟现世，而后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再造性灵，以此牵系自身。

　　先前诸世虽是在大道转运之下并合，可这只是先前存在的造化之地和现世合到一处，现在其人以造化之气化变现世，便不在此列之中了。

　　本来现世若无造化之地攀附，那么在超脱现世的大能看来，便就是一瞬即灭，可由于此是造化之气所造，在没有自行终了之前，是不会消失的，可以说是以造化之气取代了造化之地的作用。

　　不止如此，这里还成了一处无法被摧毁的地界，除非能用凌驾于其上的力量，譬如大道棋盘之力将此直接打破。

　　张衍这时笑了一笑，虽然这处现世自外看来是牢不可摧，可并不是没有漏洞，若是内中所诞生灵修炼至高深地步，再令其斩杀造化之灵寄入此中的性灵，那就能坏了造化之灵的布置。

　　两位祖师此时也是一样看到了这等破绽。

　　鸿翮祖师冷声道：“此处外坚内弱，只要能将我等道法穿入此世之中，令道传之人将造化之灵寄托于此世之中的性灵斩杀，那自能解开这等牵连，将之打回原形。”

　　曜汉祖师失笑一叹，道：“不想我等与造化之灵之斗战，却仍需有用到现世生灵的地方。”

　　鸿翮正声道：“大道之下，万事万物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广涵包容，方是正道，一味渺远高上，未必能见得大道真果。”

　　张衍同意此见，现世之中，许多大能修士在修持到高深境界后，都感到自身高高在上，这不过是因为能随意主宰下层诸物乃至万灵众生的消逝生死。

　　可他们却忘了，自己与这些卑微之辈一样在大道规序之下，若是哪一天，大道规序认定下层生灵可定拿他们生死，那么这一切就会颠倒过来。

　　当然，若真要如此，则需经过一番合乎道理运转的变化，否则规序便会陷入崩乱之中。不过从根本之上来说，这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唯有掌握完全大道规序，或是不受其束缚，方才能得以真正超脱。可包括诸位大德乃至造化之灵在内，还没有一人能够做到此事，但都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着，所以这一战，完全可视作执掌大道之争。

　　而大道之争，自是诸物皆在其内，有时下层之中的变数可以反过来左右上层胜负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张衍看了一眼，造化之灵现在已是在诸有之中另有牵系，那或许很快就会斩断与两位祖师的伟力牵扯，而后将造化之气取拿回去了，他们这里自不会让其如此，不过现在需要考虑的已然不止是一缕造化之气，而是两缕了。

第三百零四章 取道自当用全一

　　张衍稍作考虑，方才造化之灵用出的这一缕造化之气，在变化过后一定是会落至诸有之内的。具体会落在何处，凭他之前推算，还难说造化之灵是否可以对其施加微弱影响，还要再做探查。

　　不过找寻这缕气机还不是眼前最为急迫之事，显而易见，除非这处现世崩灭，否则此气是不会化显而出的，他们还有充裕功夫去找寻。

　　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寻到第一缕造化之气，不令造化之灵将之取回。

　　除却这些，还有一事也一样很是重要，需要先行布置。

　　他对两位祖师传以神意道：“那造化之灵所造现世之中，我等需快些将道法传递进去，好令世之生灵能够与造化之灵所筑性灵对抗，若是晚得一步，被造化之灵道传先行占据，那此处当真就牢不可破了。”

　　这处现世他们自身虽无法进去，但好在他们的道传却可以借伟力冲撞之际渗透入内，进而对里间生灵造成影响。

　　所谓清气化人，浊气化妖，生灵莫不是由气而化，只要是有现世存在，内中必会演化诸天万界，而只要有界域存在，那就一定会有生灵出现，这是大道规序所定，造化之灵也无法违背。

　　曜汉祖师言道：“造化之灵既得牵系，下来必是打破与我二人法力气机的牵连，找寻那造化之气，玄元道友，我等不妨分开行事，以免有什么错漏。”

　　张衍颌首道：“好，便就如此。”

　　他当即一引两人渡来的伟力，与自身伟力聚于一处，随后伸指一点，便就使之撞在了那处现世之上！

　　这处现世是造化之气变化而成，不损不坏，不过其乃是由造化之灵入主，自然充斥着造化之灵的伟力。两者这一撞击，自有道法传递，造化之灵可以无视这些，可张衍三人的道传却自然而然传渡入了此处现世之中。

　　造化之灵也是不难看出张衍等人的用意，不过此是阳谋，其人也无法阻止。

　　这时其人见得现世之中已有生灵出现，便起意一推，将他所筑就的那一个性灵推入世间，任其转生而去。

　　本来这性灵是他用来牵引自身的，至于性灵本身是不是入世并不重要，甚至不入世更好，如此外人也就寻之不到，又与整个现世混同一体，可谓内外不破，也没有人可以拿他如何了。

　　可问题是这性灵即便不入世，也一定要具备能够入世为人的可能性，否则这性灵在本源之上就与他没有什么区别了，唯有从伟力气机之上与他进行离分，才能承担起把他牵系在诸有之内的重任。

　　现在张衍等人的道法传渡进来，寻常生灵若受此道传，那在修至一定境界后，说不定就能找出那性灵所在，强行令其入世，并将之抹去。与其这样，那还不如直接送其托世转生，抢在那些寻常生灵前面成就，若有可能，还可将众生修道之路打断，这样就能稳固住这处存在了。

　　张衍也知，造化之灵此刻占据了主场之利，而且其所筑性灵是从其正身上分离出来的，所以一旦入道修持，势必精进极快，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造化之灵的托世之身，寻常生灵去与这样的存在比拼较量，若是忽略其余，几乎没有可与之比较的地方。

　　可这里也不是没有机会，因为现世所生成的诸天万界无穷无尽，无边无际，所以那性灵只要不修炼到炼神之境，那总有无法兼顾的地方。

　　可造化之灵至多只会让其到得真阳层次，再往上去就不可能了，因为超脱现世之后，其人一朝觉悟，就有可能从正身之上脱离出来，走上分割正身力量的老路。

　　不过再怎么说，在现世之中较量，造化之灵所握优势太大，而且一旦被其得手一次，他们这边再想开拓局面，成功可能就会变得异常渺茫，所以他也需要用些额外手段，给那性灵找些麻烦。

　　心意一转之间，便将一丝劫力送渡入内。

　　在他执掌劫力道法之后，诸劫变化都是由他所执掌，这现世既然立起，那就必然符合大道规序，可以容忍随意一种道法的到来，因为这些道法本身就是包含在大道之中的。

　　但这些道法虽然存在，但太过高远，寻常生灵不是修道之人，很难接触得道，可劫力不同，大到现世消亡，诸有倾灭，小到海啸山崩，风雨雷电，再又是修道人各种修道路上的障阻劫数，这都可算在劫力之内。

　　他乃是执拿此门道法之人，故可以有意识的将此倾加给那性灵，如此就可以拖延其成道脚步，令其无法轻轻松松攀登上境。

　　不过这样一来，那些人道生灵在修道之中一样会受到些许波及，可是人道生灵无数，造化之灵所筑性灵却只有一个，以亿万之众敌一人，还是有较大取胜之望的。

　　而另一边，曜汉、鸿翮两位祖师知道接下来造化之灵一定是会主动断绝与他们的牵连的，好让那造化之气显现出来，故都是在凝神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未有多久，两人只觉感应之中一轻，原本造化之灵与自身交融碰撞的伟力已然悄然退去，与此同时，两人也是见得，那原本代表造化之气的空洞所在，有一股玄妙气机凭空浮现出来，而这个时候，造化之灵伟力却是在往诸有之中探入进来。

　　鸿翮祖师眸光一厉，骈指一挥，一道剑光倏尔斩落，决裂诸气，正正斩在了造化之灵那伟力之上！

　　造化之灵此刻尽管和现世有了牵连，可在劫力影响之下，只能保持自己不入寂罢了，伟力变化却是大受影响。

　　不过其人再是受得削弱，现在能和他做正面对抗的大德也只有张衍一人罢了，所以鸿翮祖师这一剑并非是为了将此伟力彻底斩断，而只是出于稍作延阻的目的。

　　曜汉祖师则根本不去看这里，却是趁这机会前去捉摄造化之气，只是这时，他神情之中却是万分谨慎。

　　尽管他在造化之精破碎后就见过此气，可是经由造化之灵利用过一回后，难知会否有什么变化，贸然拿来，若只是他自身受损，那还是小事，要是反而因此让造化之灵收了此气回去，那不仅是有负同道所托，连这场斗战都会受得极大影响。

　　他缓缓将自身伟力渡入进去，可方一与那股气机接触，便觉神意一震，而后有许许多多的大道玄妙传递进来。

　　他此刻有种感觉，此气可随自己心意化演事机，假设他要求求取大道，那么此气就可带动他往那个方向前行，且这并非是什么虚妄，而是有一定成功可能的。

　　因为此气可以直接将人引渡入那一线成道天机之内，本来天机是无可捉摸的，可依靠此气，却是可为你指明方向。

　　可以说，无论哪个修道人得知有这等机会，恐怕都会因此心动。

　　曜汉祖师也不例外，不过他却摇头一笑，没有受得这等蛊惑，要是得道这般容易，太冥当初又何必集合诸位大德之力封镇造化之灵？造化之灵又何必与他们斗战，直接去往大道岂不是更好？

　　此中肯定有他眼下无法窥破的东西。故是他没有去做多余之事，而是心意一转，准备将之收了过来。

　　然而他这一提之下，却是发现此气沉重无比，他明白这并非当真是重，而是超过了他自身伟力极限，若是就此收取，恐怕仅仅只是收取其中大半，剩下一部分却是会留在此处。

　　可若是如此，便就无法尽得全功了，这显是与他们初衷不符。

　　他心意一动，瞬时之间，道身之旁凭空现出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来，两人同时施力，却是一气将那气机收取了上来。

　　造化之灵察觉到了这里变化，其人显然不愿意这一缕造化之气就此丢失了，伟力在突破了鸿翮祖师的拦阻之后，就立刻朝曜汉祖师追寻过来。

　　而这个时候，却见一只玄气大手自虚无之中探出，只是轻轻一按，便将这股伟力生生遏制下来。

　　造化之灵伟力似知事不可为，没有再继续在此纠缠，就此撤了回去。

　　张衍目光转来，看向两位曜汉祖师。这两位无论是气机伟力都是一般，可以说没有真伪之分，每一个都是曜汉本人，知此应该是这位所执道法之变化，故他也没有多问，只是顺着其人承递，将这造化之气轻松接了过来。

　　他检视了一番，发现此气之用，与自己先前推算十分相符。只是想要让此气起到较大作用，首先要收集到足够多的造化之气，其次便是需要付出相对应的驾驭之力。

　　不然的话，哪怕你拥有再多造化之气，也只能分开御使，而一缕两缕造化之气并不能直接对对手造成什么太大威胁，这也难怪造化之灵只能将此气用在牵系自身之上，而不是更为关键的地方。

　　在此之上，他也是感觉到了那直渡大道的玄机，不过他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当作一回事。

　　因为他一眼便就看透，此气或许当真能够做到此事，可自身力量不曾达到观见大道的层次，那么只会被大道所同化。

　　要知道，修士追逐大道，最终目的是为了驾驭或者超脱大道，而不是在融入大道之后失去了自我主宰，这里没有丝毫捷径可为，只有击败造化之灵，使道为之全一，才有资格踏向大道终途。

第三百零五章 人心不绝道始在

　　张衍知悉了这造化之气的变化，也是在考虑如何利用此物。

　　造化之灵所塑现世是他们眼下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可以用在这里，可这个主意他只是在脑海里一转，就立刻放弃了。

　　莫说造化之气是不能相互影响的，就算可以，他也不会用在这上面，要令这现世瓦解还有其他手段，而造化之气可以在别的地方起到更大作用。只是眼前他还没决定好该如何做，所以心意一动，就将此气收入了神意之中。

　　他与两位祖师言道：“造化之灵以造化之气构筑现世，这一处现下是其人定住自身的唯一倚仗了，要能坏去，既可叫造化之灵无从攀附，也能令那一缕造化之气显现出来，那现世之中我已有所布置，我等当试着找寻那造化之气所在。”

　　曜汉祖师言道：“待我寻来。”

　　他准备仍用先前那方法将之找了出来，于是袖袍一拂，故技重施，展开无量星光灵气洒遍诸有，将伟力气机皆是映照出来，他对鸿翮祖师言道：“还请道友出手。”

　　鸿翮祖师应有一声，便起剑光斩下，剑光在诸有之中一撞，无数回应传递上来，然而这一次，却并没有显示出上回那等空洞。

　　两人皆是有些意外，现在此气可以去得的地界不多，不在虚寂之中，那就只有两处地方可入，一处就是张衍治下布须天，另一个就是造化之灵所造那处现世，不过是二选其一而已。

　　张衍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神意在布须天内检视了起来，这里完全是受他所掌制的，若此气躲入这里，不可能不被他发现，他转了一圈下来，并没有任何发现，便道：“不在此中。”

　　两位祖师望向那处造化之灵重筑的现世，既然布须天内无有，那么只可能是落在这里了。

　　曜汉老祖道：“这现世是由造化之气变化生成的，此气本身还能躲入进去么？”

　　张衍道：“此是有可能的。”

　　他手中就持有造化之气，虽因为此物与造化精蕴属于同一个层次，他也无法尽解其中玄妙，可也能推断出一个大概。

　　造化之气不管躲在哪里，都与所躲藏的地界没有直接交集，其在变化过后，未得终了之前，只介于存与不存之间，所以此气与其所在之地并不是同在一处的，只能说那处所在只是找寻此气的标记或是入口。

　　何况只有这现世走向终了，此气才会显现出来，所以这两者不存在什么矛盾。

　　鸿翮祖师道：“此气尽管可能落在此间，可又如何证明？”

　　推断是推断，可没有真正找到，终究还是无法确定的，况且唯有知悉此气之所在，才能将之收取过来。

　　张衍考虑片刻，道：“稍作等待，或便能有所见。”

　　他们伟力无法进入那处现世，可是道传在那里传播之后，自能由此观望世内情形，只要见到有独立于此世之外的空洞存在，那就能证明那造化之气躲藏此间。

　　曜汉祖师这时道：“玄元道友，以你所见，此气这回没有落在虚寂之内，是偶然变化，还是我等作为所致？”

　　张衍言道：“此非是偶然，是那造化之气为避免己身再度暴露，故才如此。”

　　准确的说，在第一缕气机被拿走之后，为避免自身重蹈覆辙，所以不再藏身虚寂之内，而是去了别处。这等做法不是出于造化之气的意愿，此气也不存在这些东西，而是其遵循着某种变化之机而动。

　　现在能藏身的就这么几处，他相信要是再将这缕造化之气找出来，若再有造化之气，那么下一次很可能就会出现在布须天内了。

　　曜汉祖师言道：“本来以为仅凭棋盘之上得对弈就可拿捏对手了，未想造化之灵凭借手中造化之气，却是又扳回了些许局面。”

　　鸿翮祖师也是深以为然，方才他们这一边连取数门道法，又得造化精蕴之地，明明已是占得较大优势，下一步就可设法将造化之灵从棋盘之上逼退下去了，可偏偏却卡在了此处，现在他们必须先解决造化之气，然后才能做得此事了。

　　张衍笑了一笑，道：“此气被我等提前撞见，这实则是桩好事，纵然眼前有些棘手，可至多不过拖延一下战局而已，并无法左右成败。”

　　造化之灵使动造化之气时，其正处于被动之时，所以他们可以从容不迫的去解决，若不如此，而是在紧要关头用了出来，那给他们造成的麻烦绝对不止这么一点。

　　就在这时，他心中忽然生出一股感应，知是自己道传已是在此世之中有了根基，目光一聚，再度朝着那现世望去。

　　开始观去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可随着他心神凝聚，很快就见得此中有一处空洞存在，这证实了第二缕造化之气的确沉浸于此。

　　他言道：“两位道友，我已望见那缕造化之气所在，要是我辈道传能在此世之中取得胜势，坏去这处现世，那就可试着收取此气。”

　　他知道，虽是三人道传已是在那处现世的界域之中蔓延开来，可开始并没有什么优势。

　　这里生灵并不会一上来就获得完整的修炼方法，只是朝着他们所指点出来的方向努力更易去到上层罢了。

　　这便需要无数代人前赴后继的尝试，其中须有人达到高深境界之后，才会使得更多人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若是始终不曾有人沿此途达到上境，那就有可能令后来人望而却步。

　　好在他之道传乃是演教之法，修道人在践行道心道行的同时就不会自觉把道法传递去诸天万界，使得更多人得享此法，而亿万人中，终究是会有一二俊秀的。

　　而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所传道法虽也上乘，可只有契合他们道法之人才能脱颖而出，这里能得道之人就相对少了许多。

　　可天机变转没有一定之规，即便是此道传的人再少，率先走到最后的人也有可能自此中出现，故也同样值得重视。

　　随着这现世之中修习三人道传的生灵陆续去到高深境地，他们也是可以借此略略感应到此世之中的一些情形了。

　　他们发现，造化之灵与他们不同，没有丝毫主动向诸天万界传递道法的意思，下层生灵如何思，又如何做，似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关注重点始终是在那性灵转世之身一人身上，一直在推动其往上层境界行进。

　　只是那性灵虽是早早入世，可是修道之路并不十分顺利，这正是因为其人受到了那劫力的影响。

　　张衍对于此世之中倾加的劫力，使得这里修道之辈在修道途中所遇到的难关极多，其中最为难过的关隘乃是心劫。

　　那性灵转世之身不知胜过寻常生灵多少，稍解道法，就能扶摇直上，可是心劫一出，却是令其必须在心境之上过关，这就将其与诸多生灵拉到了同一水准之上。

　　而其心境越是圆满，则越有可能觉悟自身，所以造化之灵若无法从源头上掐灭劫力，那么只能设法压制性灵觉悟，可其若是这么做，就会导致那性灵修持速度放缓。

　　只是随着诸天万界轮转，世事演进，无数修道人在向上境登攀时，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好在诸天万界之中不知有多少得了他们道传之人，尽管有许多人被天地劫数和心障所阻碍，导致道途坎坷，可同样有许多俊秀杰出之辈因此超脱出来，此辈虽没有那性灵进境来得快，可也并没有甩开多少。

　　其实造化之灵若是将所有生灵都是从世上抹去了，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可实际上其人做不到此事。

　　首先因为那劫力之故，他只能维持自身不堕而已，伟力超出一定限度，就会被逐退了回去。再则以其能对抗所有人道大德的能为，委实太过高上渺远了，伟力一旦沉去寻常诸天万界之中，就需要他将自身层次降低，否则轻易展动伟力，就会导致诸天破散。

　　要知现世自有一套运转规序，诸天万界是其中的根本，若是被他伟力破散了，这处现世不见得会崩毁，可一定会走向消亡，这就无疑是自毁根基了，所以其人只能对此放任不管。

　　而在双方等待之中，这一局结果很快出现了。

　　张衍目光微闪一下，他能感觉到，尽管之前做了很多阻碍搅扰，可对面主场之利终究优势太大，在造化之灵推动之下，最终是那性灵先一步踏上了真阳层次。

　　曜汉祖师神情微沉，道：“还是让造化之灵抢先了一步，下来我辈道传必受打压，此处现世漏洞或可能就让其人给填补上了。”

　　张衍凝望着那现世，道：“不到最后，还难知如何。”

　　那性灵在成就真阳之后，就开始镇压诸宇，并且令万世万物往有利于其人的方向偏移着，久而久之，就会有更多崇奉造化之灵道传的人冒了出来，优势也会越来越大。

　　可一如他此前所预料的那样，演教道传的优势在此体现了出来，在其法力无法触及到的地方，仍有无数修道人存在着，他们仍是在向上奋力攀登着，所以这里真正胜负还没有决出。

第三百零六章 劫力难阻法继传

　　造化之灵所筑性灵由于第一个入道，修持起来又极为迅快，所以在修道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敌手。

　　与之相反的是，凡人在修道途中还要面对异类侵袭，各种自然伟力危害，乃至族群延续等种种难题，可这些俱是被他们一一克服下来，顽强而坚决的向着道途上方摸索前进着。

　　曜汉祖师见此一幕，不禁感慨道：“人道生灵虽处逆境之中，可仍是不忘奋发求上，诚如道友所言，此局还待再观。”

　　张衍负袖看着现世之中，尽管他已是来到了高渺层次之上，距离大道亦是不远，可他从不小看凡尘生灵，尤其他自身就是从此中而来的，深知此辈之潜力。

　　站在大德这等层次看来，凡尘之人固然卑微渺小，可此辈一旦得遇正传道法之后，那就拥有了无限可能。

　　就算那性灵一时得势又如何？只要其人还在真阳境界之中，那么永远不可能兼顾到自身法力之外的地界。

　　这等空隙正是大道规序留下的一线天机，这并非是刻意给人道生灵留着的，而是天地运转的规序如此。但只要人道生灵自己不曾放弃，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那么终有一日，这一道天堑是可以越过去的。

　　那性灵成就之后，就令治下生灵都是偏向于自身，并强行扭转了世人意志心意，使底下之人再也无法登上真阳之境，这是其人为了确保自身安稳，并不敢让更多人与自身同列。

　　但随着世事流转，人道生灵只会越来越强，直至撞破束缚，人道一旦壮大，自是此消彼长，那性灵之势就会相对减弱下去。

　　其实造化之灵一开始就走错路数了，他若不把目光放在那性灵一人身上，而是对所有生灵都是一视同仁，或者干脆扶持异类对抗人道，那或许就能断绝人道修士向上迈进之路，但以其出身，却注定不会去在这些方面着力。

　　张衍转念到了这里，心中却是隐隐领悟到了一点，造化之灵吞夺人道大德，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得道法，或许也有补完自身所缺失一面的缘故在内。

　　虽是为了全道，可造化之灵因为没有人心人性，所以其本人没有向上攀登的欲望心念，其非是有意识的去求道，而是为了全道而全道。

　　当然，造化之灵自身恐怕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凭借本能去做此事，其实这样反是更不容易对付，这意味着其人不会退缩，也不会放弃，要么是以造化之灵吞夺所有大德为了局，要么就是他们击败其人。这场斗战从一开始就无可能再停下来了。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默默看着，虽然他们当年也有传道九洲之举，可主因倒非是因为看好世之生灵，或是单纯为了传道，而是另有打算。

　　不过后来在与造化之灵对抗之中，他自身道行渐长，逐渐挨近大道，这才认识到了底下生灵同样值得重视。

　　这里需要说的是，有些道理其实他们自不难想到，但这是否当真契合大道，那还需要去反复证悟。若是不得证解，那么他们根本不会往这个方向耗费功夫，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只是空悟罢了。

　　此刻那处现世之中，在那性灵成就之后百万载，人道之中终有一人也是成就真阳。

　　若按常理来说，这处现世并未依附在造化之地上，那么这里本来当不会有元玉生出，但在造化之气演化下，却可化不可能为可能，当然一切仍是在大道规序之下，故是那性灵能取得，人道生灵也是一样可得。

　　这里也不是没有代价，当这个现世消亡后，若无大能刻意维护，那么除了超脱世外之人，所有一切都会化为虚无。

　　那性灵深受造化之灵道传影响，将人道修士视作自己最大的威胁，自是不容忍此等人物的出现，故是在发现此事之后，当即寻了过来。

　　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展开了一场斗战，最终是这性灵仗着自身功行法力更为高深，将这名修士杀灭。

　　张衍及两位祖师看到这里，却是知晓转机已然出现，虽然这位先行之人失败了，可也无疑证明了，这性灵并无办法阻拦所有人道修士冲向更高层次。

　　而那位先行之人虽是失败，可真阳大能对下层修士来说，却是亡而不灭的。

　　这位法力散去诸天万界之后，便全力向人道传道解惑，且还提醒后来之人，上境之中有外敌阻截，若得成就，需要格外小心。

　　对于此世生灵来说，就算上面再有威胁，可一旦踏上求道之路，他们哪里会再停下脚步？况且在以往的修道路上，他们更是不知遇到了多少难关劫数。在他们看来，得享上境后至少还有一搏之能，要是甘于弱小，就这么退缩下来，若那大敌想拿捏他们之时，那岂不是更无反抗之力？

　　故此等警告不但没有吓阻住底下修士，反而使得去往上境之人更多。在随后亿万载岁月之中，陆续有人道修士突破到此境界之中，这些人自然也免不了与那性灵对上，有些人在对抗之中失败，而有些则是侥幸逃脱，并躲藏了起来。

　　那性灵终究没有办法兼顾到诸天万界所有角落之中，随着人道修士逐渐增多，相互之间也是联合起来对抗其人，从最开始的不敌，到后来却是渐渐能够打得有来有往。

　　到了此时此刻，此世之中的人道大势已成，若无外力干涉的话，那么那性灵迟早是会被这些人道修士击败的。

　　鸿翮祖师这时言道：“那造化之灵视己身之外一切如无物，若非如此，又岂会有眼前之景？”

　　张衍微微点首，鸿翮祖师此言可谓说中造化之灵缺陷所在。

　　造化之灵并非是没有办法应付人道，比如放开道法，设法让更多人站到自己这边来，比如扶持异类生灵，此辈天生就与人道敌对，正是可以拉拢的对象。

　　但其人被自身立场限制住了，甚至其人在顾虑放开这些限制后自己首先会受到威胁，而在排斥了这些之后，可以借用的手段便就很少了。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从头到尾，那性灵都是在以一人之力敌万众，这又怎可能取胜？

　　曜汉祖师言道：“此处现世乃是造化之灵牵系自身的关键，其若见得失败迹象，绝不会看着那性灵就此沉沦，一定是会改正错漏，设法挽回颓势的。”

　　张衍也是认可此见，他与两位祖师商量了一下，认为造化之灵就算有别的手段牵系自身，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处现世，不过他们能做的早便做了，就看这些人道修士自身能否坚持下去了。

　　果然，在见识到一己之力没法对抗人道众修士之后，那性灵在造化之灵推动之下改换了对策，开始有意识的扶持异类。

　　张衍这时一挑眉，他发现造化之灵所引导的这些异类并没有走上气道之路，而是往力道之上迈进。

　　现在整个力道都是由他把持，只要有一二异类成道，就能分薄他的力量，不过造化之灵的初衷应该不是如此，其所传播的力道完全是自身推演而出的，无有任何超脱现世的可能，顶点便是在真阳层次了。只是这力道之法需以吞夺人道修士为资粮，其目的应该是设法让这些异类为那性灵所用，永远站在人道的对立面。

　　他笑了一笑，若是造化之灵早一步如此做，或许还有压制人道的可能，现下却是有些晚了，人道大势已成，绝不会让这些异类轻易晋升上来的。

　　他又看了一会儿，才道：“两位道友，我等该做好这处现世崩灭的后续打算了。”

　　鸿翮祖师道：“此世一崩，那性灵无所存身，造化之灵自会失了牵系，其人应会有其他手段维持自身。”

　　曜汉祖师言道：“幸好劫力是被玄元道友所夺取，不然造化之灵此刻所遇到的困阻恐就应在我等身上了。”

　　棋局对弈，一步失差，则需用更多步骤去挽回。造化之灵在劫力道法的争斗之中失机，不是简单损失了一门道法，还需面临劫力的时时压迫，现在其人必须先维系自身存驻，而后才能谈得上去针对人道大德。要不是还有造化之气给其挽回局面，那恐怕此刻已是被逼离大道棋盘了。

　　张衍道：“若造化之灵用道法落子来驱逐劫力或是维持自身，那却是最好不过，如此一来，其人或可能无心与我等再在大道棋盘之上交锋了。”

　　自从获得那几门道法之后，他一直想着把造化之灵逼迫下大道棋盘，其人之所以迟迟不退，在他看来，不外是还想着利用大道棋盘的优势吞夺曜汉、鸿翮两位祖师。

　　其人应该是认为手中剩余落子堪堪能满足自身做得此事，不过若再少得一枚，就很难达成此愿，所以迟迟不肯再在棋盘之上落子。

　　他若能利用好眼前的机会，逼得其人不得不用落子维系自身，那么其人很可能就会放弃棋盘，转而与他们进行实质意义上的斗战了。

第三百零七章 托身寄气折心意

　　造化之灵在传下那力道法传之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助得那性灵缓解了危局。有一位异类在得道之后，还曾一度帮助那性灵几次了逼退人道修士，看着还有几分翻盘的可能。

　　造化之灵此举，其实也是做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顺天而行。因为演教之故，经过亿万载道法传承，诸天万界之中，凡有生人存在的界域，几乎人人都懂修道之法。

　　演教弟子修持通常是无需外物的，可道法流传出去之后，不仅仅只有演教存在，还有无数道法被世人开辟出来，而人活世上，终究是要向天地索取的，这导致对修道外物的需求大大增加。

　　而异类以吞吃人道修士为修行，恰恰是遏制了此势，这才有第一个异类获得元玉成道，可自此之后，就再无什么进展了。便再是顺天而行，毕竟修道本身就是冲着超脱天地束缚而去的，就连异类本身也在其中。

　　而异类修行比生人更为困难不说，人道在知悉此辈威胁之后，也主动加以围剿，使得异类修士数目由此大为减少，故是再往后亿万载，再没有一个异类能取得元玉了，此物俱是落入了人道手中。

　　张衍与两位祖师早便看到了这一点，以眼前局势来判断，那性灵已是没有可能翻盘了，被人道修士消杀乃是迟早之事。

　　他们也未有因此放松，等到这处现世瓦解的时候，沉眠其中的造化之气势必也会随之显现而出。这一缕造化之气他们同样也得想办法将之夺取到手，不让造化之灵再拿去利用。

　　现在就看，造化之灵下来又会用什么办法来维系自身了，这是其人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就在思忖之际，三人都是心生感应，不由往棋盘对面看去，此时此刻，那一股玄妙之感却又浮现了出来。

　　曜汉祖师沉声道：“此是第三缕造化之气了。”

　　鸿翮祖师道：“不管其人握有多少造化之气，我等逐一解决，总能让他将手段用尽。”

　　而就在此刻，可见大道棋盘之上，造化之灵身侧，陡然又是多出了两具身影。

　　张衍抬眼看了过去，发现这二人却是季庄道人与那微明道人，他双眼微眯，这二人无疑当是造化之灵的借托之身了。

　　造化之灵在吞夺大德之后，便可尽得其法，还可把人再度化显出来。

　　这两人本来可以说是造化之灵的一部分，不过在放了出来时，却又与之分开了，连意念思想都是完完全全属于自身的。

　　曜汉祖师言道：“造化之灵唤得这两位道友出来，是想借其等伟力维持自身，道友可否将这二人也是以劫力相逐？”

　　张衍微微摇头，道：“那造化之气便是用在这里，已是无法以劫力压制。”

　　他能够感觉到，这两人伟力与他们三人外溢伟力产生了碰撞交融，并相互纠缠在了一起，便用意念拂拭，也是甩脱不开，这便是造化之气的作用了。

　　而造化之灵伟力现在也是在其等身上攀附了一部分，从此刻开始，就算那现世之中的性灵被人道修士消杀了，其人也不会再被劫力所迫了。

　　其人通过这等间接手段，却又一次很巧妙的将自身被逐危机解除了。

　　这个方法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张衍只消在大道棋盘上落下一子，就能将此全数抹除，但是他若落子，造化之灵肯定也跟着落子，这般就又回到老路上了，先前累积的优势也就拱手让人了。

　　相觉、微明二人在显身出来后，便对着张衍及两位祖师打一个稽首，言道：“未想又是遇见三位道友了，我等也是身不由己，若有得罪，还望勿怪。”

　　他们虽然有自己意识，但是造化之灵真要让他们做些什么，甚至要他们与张衍三人斗战，那却也是无从反抗的。可以说这就是造化之灵的道法能为，大德在被他完全吞夺之后，一切便都会受其御使。

　　张衍心中明白，这次要想斩断造化之灵的伟力牵连，那么就需要先对付这两位。可哪怕这两位乃是借托之身。力量层次也不及他们高，可大德终究是大德，这与先前在下层之中的博弈不同，若不是落子斥逐，那么只能动以伟力清剿了。

　　如此做那就是正面斗战了，可实际上他们现下没法做到这一点。

　　先前与造化之灵无论怎么博弈，都是小范围内的伟力对抗，即便是劫力，也是借用了收取道法带来的优势。

　　要是直接攻袭造化之灵或是其借托之身，那就等于是主动下得棋盘了，虽然他们本就存着这等打算，可先行撤走之人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故才一直试图把造化之灵先给逼迫下去。

　　当然，要是两边都是愿意撤走，那么正如双方合立大道棋盘一样，谁都不必付出代价。可问题是造化之灵显然还没有放弃在大道棋盘上攫取利益的打算，自是不愿从此退去。

　　曜汉祖师言道：“此僚早前如就用这等方法，我等也未必能拿他如何，为何直到现在才拿了出来？”

　　张衍一想，认为其中最大可能，或许原本其人这一手是拿来相助自身吞夺曜汉、鸿翮两位祖师的，所以一直隐而不用，被逼到而今这般地步，才不得不使了出来。

　　他抬头看向两位祖师，道：“造化之灵在手段用尽之前，显是不肯放弃在棋盘之上的角逐，若无法用棋盘之外的手段驱逐相觉、微明两位道友，那么我等就要回到棋盘上来解决此事了。”

　　曜汉祖师沉思片刻，道：“此事的确有些难处，不过……”他语气略略加重，“若是这两位自己愿意斩断与造化之灵的牵连呢？”

　　张衍目光微动，道：“道友可是有所得？”

　　相觉、微明二人现在受造化之灵操纵，完全不得自主，不过曜汉祖师既然如此说，想来不会无的放矢。

　　曜汉祖师呵呵一笑，看向鸿翮祖师，道：“鸿翮道友可是有法斩断造化之灵与那两位之间的牵扯？”

　　鸿翮祖师肃声回言道：“我可斩断一瞬，也只有一瞬。”

　　曜汉祖师沉吟了一下，缓缓道：“也是足够了。”他对张衍言道：“只要鸿翮道友斩断一瞬，我以伟力渡去，只要沾染至相觉、微明两位道友身上，只要两位不做反抗，那么我便可顺势将他们二人消逐了去。”

　　张衍心下一思，按照此法，成功与否就全看相觉、微明二人自身觉悟了。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只不过是给其等提供了一个可以选择的机会，若是这二位愿意就这么被逐走，那么他们这番计策就是成功的，可要是不愿，或者干脆是有所迟疑，那么此番作为自便无用。

　　相觉、微明二人如今已经成了造化之灵一部分，也就没有永寂一说了，若是能被逐走，纵然造化之灵还能将之重新演化出来，可造化之气却不可能再在二人身上施加变化了。

　　他道：“我等先前百般施为，与造化之灵争锋相对，方才将此僚逼迫在了下风，这等胜势不能让其轻易反转，哪怕是细微机会，只要是有利于战局，都是值得一试。”

　　三人为此商议了一番，便就定下了计较，这里不必去等现世之中的胜负，直接动手便好。

　　鸿翮祖师将气意沉凝片刻，骈指如剑，向前一划，顷刻一道杳渺剑气凭空浮出，斩在造化之灵与相觉、微明二人之间。

　　在这一刻，双方之间的联系顿被割裂了一瞬！

　　曜汉祖师也是在同一时刻动手，其一摆袖，一道道星屑炫光朝着那两人冲击而去，霎时就落在了其等身上！

　　张衍眸光深邃，他也是加大了对造化之灵的压迫，不过他们虽是做出了针对布置，可要说有多少把握却也未必，因为人心从来都是最为复杂的东西。

　　造化之灵之所以唤得微明、相觉二人出来，而非是选择别人，恐怕就因为他们两个心思最多。

　　这二人究竟会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对自身又是如何认知？造化之灵是否又给他们灌输过什么？这些都是不知道，所以无法做出明确判断，这就只能坐等结果出现了。

　　相觉、微明所在这处，二人恍惚之间，忽感自己身上桎梏尽去，造化之灵施加于身上的束缚也是一齐不见，随即便有伟力过来推动自身，他们也是立时明白了张衍三人的用意。

　　此刻只要他们不去反抗，顺此力量而去，那么只需一瞬，他们就会从诸有之中再度消失，从而回得来处。

　　可他们也知，要是就此退去，那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在被放了出来后，他们心中莫名知晓了一些本来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造化之灵若是夺取大道，等其去到上境之后，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再重还出来，站在这立场上看，似乎他们相助造化之灵更是合适。

　　可他们也是怀疑，这些很可能是造化之灵故意留在他们识忆之中的，事实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这算得上是一个艰难抉择。而比起这些，实际他们更期望张衍及两位祖师能够利用大道棋盘落子，助得他们解脱出来，而不是就这么被轻易消逐了。

第三百零八章 难舍一念求道执

　　微明、相觉二人现下需得在一瞬之间就做出选择，本来两人身具神意，可以在莫名之地进行长久思量，好好权衡一下，做一个更为稳妥的选择，可两人却都是没有选择动用。

　　鸿翮祖师固然将造化之灵与他们二人的气机伟力牵连都是斩断，使他们在此一瞬之中得以自主，可他们终究还是借托之身，神意一起，不定造化之灵就会跟着进来，而后他们就又会被后者所控制。

　　两人感受着那股力量的推搡，却对就这么离去极为不甘。这时两人目光交换了一下，却是不约而同做出了决定。

　　二人原本虚黯不定的身影忽然一实，那星光冲上身来，却是被层层伟力挡了下去。

　　鸿翮祖师见此，不觉遗憾道：“看来这两位是不愿离去了，玄元道友，是否要另做打算？”

　　张衍目光微微一闪，道：“稍候再试一次。”

　　曜汉祖师略一沉吟，道：“造化之灵此刻已是有了防备，若再做此事，恐难再有机会。”

　　张衍道：“恰恰是因为那两位先前有过一次拒绝，其人才会放心，况且鸿翮道友那一剑，没有那么容易破解，不过稍候等造化之灵缓过气来，怕就难言了。”

　　曜汉祖师点首道：“若是道友以为可行，那便再试一回，只是方才这两位已做拒绝，道友以为此中转机在何处？”

　　微明、相觉二人方才不愿被伟力逐去，分明已是做出了明确选择，此辈也是一步步修行上来的，不是造化之灵碎片转生，可谓心志坚定，现在既然做出了选择，通常就不会再有所反复了，只会一条路走到底。

　　张衍看着棋盘对面，道：“非是如此，这二位虽然抵挡了道友伟力，可真正心思却不是在此。”

　　他方才除了以劫力压迫造化之灵之外，也是在思索两人那一刻时真正的想法。

　　人心复杂，任谁也难以尽知，但每每在大局变幻之下，却总会反应出心底最真实的一面。

　　就算这两人是借托之身，可未尝没有解脱出来的想法。

　　在其人立场而言，或许此刻想的是被他们伸手解救，而不是就这么被放逐，单纯成为一枚用来牺牲的棋子。

　　要知被驱逐便是消亡了，无可能再次出现了。可若挺住不动，那至少造化之灵现在需要他们，在胜负没有分出来之前，两人都是可以存身下去的。

　　弄清楚这一点，就明白要想二人站在他们一边需要的是什么了。

　　可他们若是直接对着二人言不必担心存身之事，待得此战取胜，在人道执掌大道之后，就会助你们复还回来，那却是空口白话，对面凭甚信你？反而以为你只是为了渡过难关随口许诺，所以必须给他们看到一些有用的东西，由得其等自己去评判，这般永比他们直接告诉其等来得好。

　　他曾注意到，两人在浮现出来之后，造化之灵就将其等感应遮蔽了，两人根本感受不到外间的一切。

　　所以站在他们二人的角度来看，人道无疑是落在下风的，这就严重影响两人的判断了。就算心中本来偏向于人道，这时恐怕都会有所动摇，毕竟谁也不想留在那艘可能即将沉没的船上。

　　可实际情形，却恰恰是反过来的，所以现在他所要做的事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在斩断牵连之时，顺带将眼前真正局面摆了出来给这二人看过，而后再看二人会做何等选择了。

　　他在向两位祖师稍加解释之后，便道：“还请两位再动法力。”

　　鸿翮祖师一句多余之言也没有，起指一划，再度将剑气祭斩出来。

　　曜汉祖师同样也是照着方才之法施为，一道道如星芒华向着两人所在冲去。

　　两人都是发现，造化之灵此时没有动作，不知是知晓在劫力压迫之下暂无余力反击，还是认为他们此举不过是重复上回所为，没有必要再去阻挡。

　　张衍则是继续对着棋盘对面施展劫力，他心下却是微觉可惜，现在造化之灵牵连的是两处，一处是微明、相觉二人，一处是其人所筑现世。

　　要是能稍缓一步，等到两边同时发动，那么就可将所有牵连一齐斩断，如此不定就能迫得造化之灵于棋盘之上落子了。可是此刻却容不得他们等下去，鸿翮祖师那一剑并非没有破解之法，造化之灵要是找了出来，那就很难再找到机会了，所以只能先破一面了。

　　另一边，微明、相觉二人察觉到与上回一样的推力再次过来，两人有些奇怪，不知大德那一边为何还要来做此努力，莫非以为他们是心志不坚之人么？

　　他们既然做了选择，那就不会轻易改换立场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然感觉对面有一道剑光飞起，在目光看过去时，便觉有无数景象在两人面前闪过，这却是张衍仿鸿翮祖师那一剑，以剑光冲破阻隔，将双方此时战局不偏不倚呈现给了两人观看。

　　两人心中都是一跳，虽那剑光只是一瞬，也已足够他们确切了解眼前局势了，而这一刻，他们心思也是迅速发生了转变。

　　要知两人都是功利之人，他们本已是造化之灵借托之身了，若是造化之灵为最后胜出那一方，那么他们也只好相信造化之灵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了。

　　可按照现在情况来说，却分明是人道占得优势，造化之灵反而很是窘迫，处于完全被动的情形之中。

　　虽他们不会认为造化之灵就这么失败了，可大德这一边的确有赢的可能的话，那么也要慎重选择了，毕竟他们原先也是人道之人。

　　要知除他们之外，现在还有好几位同道也被造化之灵吞夺了，所以这一战能胜过此僚，想必所有人都会被还复出来，那么他们自也可以解脱。

　　在盘算过后，他们立刻做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尽管还有不舍，可两人还是放开一切抵抗，由得那股伟力将自身推动，往无尽安寂之中逐去。

　　两人是借托之身，并不真正入寂，可是气机伟力却是像是入寂一般与诸有脱离而去。

　　然而就在即将寂灭之前，那股推动之力却是忽然弱了几分。

　　两人心下一惊，看去是造化之灵的力量，要知鸿翮祖师只是争取了一瞬，若是稍稍有所延误，那么造化之灵就能将他们再拖拽了回去。

　　张衍眼眸微凝，显然造化之灵适才在见识过两位祖师的手段之后，已然是有了些许应对心得了。其人虽在劫力围困之下也使不出多少力，但却可使得两人伟力影响更为短暂。

　　不过造化之灵有手段，他们这里也一样有手段，不然他不会放心让两位祖师再做尝试。

　　不知何时，曜汉祖师背后浮出来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影，两人同时使力之下，伟力冲击比之前增进了不止一筹，微明、相觉二人身影在这骤然加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很快就由实化虚，消失无影了。

　　张衍稍作思量，就把目光往诸有之中投去。

　　这两人一去，本来负责牵附的造化之气也是变化终了，自蛰伏之状中浮现了出来，若是此气被造化之灵取回，那么还是可以再次放出借托之身的。

　　好在这里他早有准备，那造化之气第一次出现在了虚寂之中，后又躲藏去了造化之灵所筑现世之中，只是由于此气遵循变化之理，绝不会在一处地界反复停留，所以这一次，却是落在布须天中。

　　布须天现在完全是由他来主宰，就算他现在不去取拿此气，外人也无法将之夺走，所以他只是心意一动，就从容将此气收了上来。

　　此气尽管作用不小，可对造化之灵的助力更大，能令其在棋盘之外反复纠缠，所以他宁可按下不用，也不能让造化之灵有拿了回去的机会。

　　曜汉祖师摇头一笑，道：“果然人心异变，造化之灵放了这两位出来，当是望他们审时度势，可没想到心思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

　　张衍道：“此是一桩，实则这两位也是存了求道之心，此是我辈修道人最大执念，跟随造化之灵，永无得道可能，而若人道得势，他们还有一线证道之望，故才又站了过来。”

　　鸿翮祖师这时道：“这两人伟力不再，造化之灵所倚仗的，也只余下那处现世了。”

　　张衍微微点头，要是造化之灵手中再无造化之气，那么沉浸在这现世之中的那一缕气机就很是关键了。

　　他们下来还能争取到手的话，那这边角之争就可告一段落了，假设不慎失手，造化之灵必还可藉此再拖延一番。

　　现世之中，又是亿万载转过，人道修士的优势已是越来越大，那性灵到了后来眼见正面斗战不成，便用以迂回策略。

　　其人利用各种机会与人道修士论道，暗中谋求和解，并怂恿后者去往更高层次。此辈一旦超脱现世之后，因为造化之灵伟力遮挡，回不来现世之中，也就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了。

　　此举的确也起到了拖延的作用，可终究没法扭转大局。在人道修士一次倾力围剿之下，这性灵终是没能逃脱，法身被彻底打散，再不复存。

第三百零九章 正势当落绝棋盘

　　那性灵一亡，造化之灵与诸有的牵系自也是彻底断开了，本来就笼罩在其人身上的劫力之势猛然大增，将之不断推动着往寂中而去。

　　张衍及两位祖师俱是望向棋盘对面，看此僚会做何种选择了。要知这一步可是极为关键，说是影响到后续所有对局也不为过。

　　而这一回，造化之灵却是没有继续纠缠的意思了，直接伸手在大道棋盘之上一点，便将一枚棋子落了下来，霎时间，原本笼罩在身上的劫力尽数退去。

　　其人是以大道规序来规避劫力，如此就算下了棋盘，那劫力对他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张衍却是精神一振，造化之灵先前百般回避落子，可这一子落下，说明其人在被反复逼迫之下，已是放弃了原来策略。

　　只是没了劫力遏制，那个现世就被造化之灵完全掌握在手了，此处什么时候崩毁，全是由其说了算。

　　这等情况，就和他治下布须天一样，完全是造化之灵自身主场，所以陷在其中的一缕造化之气他们恐怕是无法拿到了。

　　造化之灵这时将伟力一放，须臾将那一处现世整个都是填满，而后倾灭其中诸天万界，顺势将所有生灵都是覆灭。

　　整个现世被从内部动摇了根本，便开始徐徐崩散了，只是片刻之后，造化之灵就将那缕造化之气收了回去，随后任得那处现世继续破散。显然在其眼中，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张衍看到此景，稍作思索，便对着那现世一挥袖。

　　这缕造化之气是得不到了，但他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虽是那处现世崩毁，可他将那里所有被造化之灵灭去的人道生灵都是复还了出来，并安置于布须天内。

　　大德高高在上，现世岁月，亿万载瞬息轮转，这些生灵相对于他们好似没有什么意义。

　　可若是由得现世轮转，此辈自行生灭，那么他的确是用不着插手。可造化之灵直接崩散现世，这就是干涉转运，提前终了这一切了。

　　这些生灵虽非有意，可终究是在方才相助他们赢了这一局，此辈不当就此终了。

　　尽管最后杀灭那性灵的只是几名真阳修道人，可若没有众多生灵为土壤，亿万载中不断有俊秀人杰冒了出来，前赴后继对抗那性灵，他们也不可能成功。

　　造化之灵在收取了那一缕造化之气后，却是没有将此物停留在手中多久，反手一按，此气就再度被他祭了出来，可见那气机在诸有之中一转，就又重化现出一座现世来。其人动作到此并未停下，再是伸手一点，竟是又将一枚落子点在了大道棋盘之上！

　　张衍及两位祖师俱是神情一凝，造化之灵此番接连动作，看去就有些不同寻常。

　　然而等有片刻，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各自推算了一下，却是发现这一落子下落不明，不知到底作用于何处。毕竟大道规序被推动后，在未曾展现出来之前，也不是能轻易得见的。

　　张衍一挑眉，那现世不会是造化之灵随意造出的，一定是能起到极大作用的，而现在又有什么可以用在现世之中的？

　　他念头转了转，纵观造化之灵落子，从来都是先行考虑上层之事，所以这现世当只是作为承载之用，更为关键的东西不在这里。

　　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动，隐隐约约有了一些头绪。

　　鸿翮祖师这时发声道：“不管其人有何布置，只要那现世存在，就不可能与众生灵无关，我都当是将道法传递入内，这般有甚异动，也可有个应对。”

　　张衍点头道：“道友说得极是，当是如此。”不管事情是否如他所猜测的那样，这般做总是没有错漏的，顺便还能作一个试探。

　　三人主意一定，就一同起得伟力，往那现世涌去，不出预料撞上了造化之灵伟力，顺利将道法送渡到了那处现世之内。

　　造化之灵似没有什么反应，任得那现世自行演化。

　　张衍再是观察了一会儿，微微一笑，他与这位在棋盘之上来回几次攻守，有些时候对手的目的不用推断，通过博弈也能感受出来，这一回是针对他的力道道法而来。

　　之前崩散的那现世之中，造化之灵已是用过这一手，不过那并不成功，先不说此辈能否超脱，就算自里出来，无法更上一层，也执掌不了力道道法。

　　所以他敢肯定，此僚一定把主意打到了那些造化宝莲身上，想以此物推动更多人出来分散他的力量。

　　只是他成就力道后，那些造化宝莲便全数碎裂了，当时似还有了另一种变化，而其人落子的目的，当就想借助大道棋盘之力，将这些宝莲重塑出来。

　　至于为何其人放着方才现世不用，反而要再造一座，那是因为原来那片界域几乎已为人道所占据，无可能再兴力道了，所以势必要推倒重来。

　　他心念一转，造化之灵想在棋盘之上削弱他的力量，而不再是要吞夺某一位祖师，说明其人已然是在为此后下得大道棋盘考虑了，不然不会把重点转到这里。

　　他当即将自己发现以神意传告两位祖师，二人一看，发现果是如此。曜汉祖师笑道：“看来造化之灵察觉到道友所执力道法门对其威胁甚大，不然不会如此。”

　　张衍思考了一下，道：“两位道友，我当一用那造化之气，不知两位于此可有考量？”

　　力道成就极难，人道修士若不是像他这样先成就气道，再炼合力道的，那几乎没有修成可能，能以此法超脱的，多半也是异类。

　　此辈超脱出来，他也可以设法打灭，用以维护力道完整，只是他能出手，造化之灵也可出手阻止。而且这一回，造化之灵由于没有劫力压迫，现世之内是完全是由其人说了算，他们并无法在里间插手太多。故是他决定，干脆直接斩断这条路，这样就不用与其人在此纠缠了。

　　鸿翮祖师道：“既由道友主持大局，若道友以为这般做无碍，那便放手去做便是，我等无有异议。”

　　曜汉祖师也是道：“合该如此。”

　　张衍见两人都是赞同，便一挥袖，就将手中那一缕造化之气抛了下去，此气霎时化变不见，从此刻起，直到这处现世崩灭，修行力道之人，无一人能自此中超脱出来。

　　随后他神情一肃，眸中有锐芒隐现，方才他就想着将造化之灵逼下棋盘，现在看来，使动的时机已然成熟了。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显能感觉到他身上勃发气势。曜汉祖师沉声道：“玄元道友，你可是准备落子了？”

　　张衍缓缓点首，道：“这一子落下，积势甚重，就看造化之灵如何应对了，其人若是不退，那在棋盘之上他便无可能胜过我等，或许可以一劳永逸将此僚解决。”

　　鸿翮、曜汉两位都是郑重点头。

　　他们是知道张衍计划的，也知道这一棋招的厉害，可以说先前所有积累的棋势就是为了这一步。

　　甚至先前诸位大德愿意让张衍上来主持大局，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应在此处，若是一切顺利的话，的确是有极大可能将造化之灵击败的。

　　张衍抬袖而起，两指重重点下，亦是一子落在了棋盘之上！

　　这一刻，整个大道棋盘都是震动了一下。诸有之内好似发生了什么事，又好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对面造化之灵却不难分辨出来，张衍这一枚落子分明就是将先前积累的棋势一起引动，导致了这次推动的大道转运远胜之前，所以才引发了这么大的动静。

　　只是他同样无法推算出这一子究竟应在何处，仅能感觉有一种深重威胁笼罩上身，似自己只要继续在大道棋盘上待下去，那么就会被对面吞没一般。

　　造化之灵没有人心人性，自是也没有迟疑犹豫这等情绪，在感受到危险之后，他立刻选择了躲避。

　　其人起得身来，当即甩袖而走，却是从大道棋盘之上直接退了出去。

　　大道棋盘本是双方合气同筑而成，其人现在不经大德这边允准，便强行摆脱，那势必要付出严重代价。

　　损失一部分气机伟力不说，所有未曾用尽的落子也不得不一齐抛却了，也即是说，这些道法再也无法动用了。

　　不止如此，除了自身最根本的道法尚还保留之外，之前从大德身上索拿的道法几乎全都吐了出来。

　　可以说，从此刻开始，其连借托之身也是一样无法运使了。

　　其人不是不想将剩下棋子用尽之后再走，而是他算到，就算他将这些棋子都是拿了出来，也无法对抗大德这一边此次所使出的手段，且若再耽搁下去，甚至连离开的机会都没有了。

　　张衍望着这一幕，却依旧很是冷静，尽管造化之灵损失这般大，可那些道法因为太冥祖师之前镇压之故，并没有能真正转化为自身能为，所以其人真正实力实则未曾损失多少，不过己方目的终是达成，下来可以放手一战了。

　　他把双袖一展，也是站了起来，振声言道：“两位道友，我等也当离此棋盘，下去与之决一胜负了。”

第三百一十章 神中见神守法真

　　张衍一语言毕，便当先举步，自大道棋盘上走了下来。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默默点头，亦是起得身来，往诸有之中行去。

　　双方这一离开，大道棋盘失去了气力之筑，当即坍塌下来，开始倾崩瓦解。

　　张衍此时感觉到，自身气机震动不已，所执拿的道法也是一阵混乱。

　　这是因为大道规序方才是由他们来推动的，虽只是挪动少许，可毕竟大道并非是按照原来规序自行运转，现在陡然回归本来，自是有许多地方不谐，而他们本就在大道之下，自然对此感受极为深刻。

　　所幸是造化之灵率先撤出棋盘，所以这里大部分压力都是由其承担去的。

　　鸿翮祖师于心下一算，道：“现下天机混乱，道理无序，不是斗法之时。”

　　张衍点了点头，现在大道正在自行归回正位之中，他们此刻出手，就是同大道之力对抗了，现在连造化之灵也没有任何动静，显然其人也在等待天机平复了。

　　曜汉祖师道：“可惜了道友方才那一棋，造化之灵见机不对，果断离了大道棋盘，若不如此，恐怕就能一举抵定胜机了。”

　　张衍笑了笑，道：“便是下得棋盘，此棋也一样可用，终归要叫造化之灵有所领教的。”

　　这一招厉害就在于，并不仅仅是寄托于大道规序，哪怕下了大道棋盘，他一样可以运使出来，现在种子已然是种下了，就看在什么时候唤动了。这里一看时机，二便凭他意愿了。

　　这时他忽然所感，望向诸有，目光之中似能观察到许多东西，他道：“诸位道友的道法归回大道了。”

　　大道无情，既广又微，站在更高处来看，万事万物都是一体，也就无所谓道法之分了，只是因为大德在得道之后，便会在大道之中留下印痕，此为其情性所主宰，这才衍生出不同道法来。

　　炼神修士入寂，只是单纯与诸有远离，而大德入寂，通常是道身被逐，道法归回大道，所谓归回，也即是失去了大德的情性主宰，那印痕也自消失不见。

　　曜汉祖师叹道：“纵然诸位同道的道法重归大道，可若是我辈能赢下此战，说不定仍有机会还回本来的。”

　　鸿翮祖师道：“此总比被造化之灵吞夺而去来的好。”

　　张衍点首道：“不错，想来诸位同道若有选择，也是不愿如此。”

　　大德若被造化之灵吞夺去，后者一旦将这些道法印痕化为自身所有，那么其便能够从寂中归来，因为失了原来所执道法，那也不能再称之为大德了。

　　虽然造化之灵主动撤下棋盘，将所有道法都是抛却了，可最终结果还要看此战输赢，若是其人胜出，执掌了大道，那这些变化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这时想了想，问道：“当初造化之精破碎后，造化之灵在方才现身出来之时，两位道友可曾见识过其人手段？”

　　他在虽是见到了造化之精破碎时的场景，但那些大德在此之中至多就是一个模糊轮廓，且还是恒止不变的，只是表明有其等存在的印痕罢了，至于何人具体做得何事，除非有人主动与他言说，否则他也是难以见到的。

　　鸿翮祖师道：“造化之灵出来之时，我曾斩过其人一剑。”

　　曜汉祖师笑道：“正是如此，造化之灵上来就是吞夺大德，其余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唯有鸿翮道友当时见得其人出现，却是无有丝毫畏惧，主动上前与之交手了一合。”

　　鸿翮祖师道：“道友若欲观，我自无有遮掩。”说话之时，他便将神意渡来。

　　张衍接得这一缕神意过来，凝神一望，当时那一幕便就在眼前映现出来。只见一道几乎将神意占满的剑光轰然作势，劈斩到了一片虚无之中。

　　他目光凝注其上，鸿翮祖师这神意不但将当时场景展示给了他观看，也是将这一剑之中的玄妙运使给他知晓。

　　虽论及道法伟力，他现下都已是凌驾在这一位之上，但以剑道而论，当然是以执此道法的鸿翮祖师更为深湛。

　　而这一剑之下，的确是斩中了造化之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人。

　　若是单纯只是以伟力而言，鸿翮祖师当然是不及造化之灵的，但是其人剑法已然达到了道法之中的锋锐极致，造化之灵只要没有能提前将他拿下，或者没能了解此中玄妙的话，那么就只能受此劈斩，并无法抵挡下来。

　　他往那片虚无之中看去，这应该就是造化之灵所在，只是鸿翮祖师神意无法承载其人，故而望之如此，但心中无疑也是默认其存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便见一团灵光盛起，造化之灵身影竟是在此中映现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之神意足以照见其人。

　　造化之灵在受了那一剑后，却是抬头往他这里看来。

　　张衍眼眸之中平静无比，他本就是要找造化之灵正身正面相斗，这等神意之上的交锋，他自不会回避。

　　双方气意这一碰，整个神意景物便就由此崩裂。

　　张衍只觉自身气息一晃，然而抬眼再观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回到诸有之中，而是来到了一处莫测玄渺的地界之中。

　　这里寂冷清静，似虚非虚，似实非实。

　　他目光不由幽深了几分，若无意外，这里便是造化之灵神意之内了。

　　他所在的这个层次，若是以伟力对敌，那在交融碰撞的同时，也是会将道法传递给彼此，而神意对抗，同样也是这般。

　　只是神意却不像伟力那般彼此分明，你是你，而我依旧是我；这里你中有我，而我中亦有你。

　　他心中很是清楚，现下天机紊乱，大道规序重作梳理，在此结束之前，双方暂时都无法用自身伟力较量，可神意对攻却是不受影响，所以造化之灵找了过来。

　　这并非是因为他在神意之中见得其人，而是其人本来就准备如此施为。

　　他念头一转，自己可以进入到其人神意之中，那么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此刻恐怕当也一样面临此等局面了。

　　不过神意较量不是伟力比拼，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只看谁人能把对方给同合了去，在他们面对造化之灵侵染的时候，此僚也是在同样局面之中对抗他们。

　　就在思索之时，他心下一动，却是感觉自己背后站有一人。他目光微闪一下，并没有回头去看，而是往前走去。

　　他身后那人却是做出了与他一样的动作，显然同样是背对着他，随着他行步出去，双方逐渐远离。

　　那人可能是造化之灵映照，也可能就是他自己，这里不必去深究，否则只会陷入执思迷障之中。

　　在神意之中，思绪只稍一转动，就会如实映现出来，所以这里不能有丝毫动摇怀疑。

　　实际这等事只要有了一个开始，那漏洞就会被不断放大，并无可能停止下来，故是需得坚守己心，否则就可能被造化之灵气意趁虚而入，进而被其所同化，成为其人一部分。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吞夺，里间凶险远比正面斗战更甚。

　　不过他居于造化之灵神意之中，同样，在神意交换之下，其人也在他所编织的人心人性之中。

　　若是造化之灵因此沉陷进去，自此有了人心人性，那便不再是造化之灵了，其人也会有生灵的喜好忧惧，但同时也会抛却原来的刻板僵硬。

　　这里面是好是坏难以言明，因为人心变化无穷，性情更是千人千面，谁也不知造化之灵得了这些之后，会变成何等模样。

　　这时他似有所觉，仰首观去，却见一滴水珠自高渺不可及的所在坠下，而后经过他身，再下落至无限深远之处。

　　许久之后，下方传递出来阵阵涟漪，待得涟漪停顿，又是一滴落下，并不断这般刻板而规律的重复着。

　　周围之寂代表的乃是此中之静，而这水珠代表的乃是寂中之动。

　　动静寂灭本身乃是大道运转之理，然而此刻以最为简单精炼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非造化之灵刻意展现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所选择的，功行浅弱之人在此只能看到繁复法理，而他却是由得自身选择，只看那最为根本的一面。

　　他若有所思，这里所见到的东西，尽管在此无法消化，可等到出去之后，却是可以填补自身不明，从而再向大道迈进一步。无疑这一场对抗既是斗法，同样也是问道，亦是一直以来双方较量的根本因由的延续。

　　他继续向前走去，忽然前方有一团宏大无比的精蕴光亮浮现出来。

　　他看了过去，立刻分辨出这是造化之精未曾破碎散之前。

　　只是炼神所见，即为真实，照理来说，他是不可能望见完整的造化之精的，至少当很快见得呈现破散之象。然而许久过去，此物却是没有丝毫变化。

　　他看有片刻，不由双目一眯，已然猜到了其人心思。

　　现在诸有之中，只有造化之灵与他们三人道法伟力最高，而当他们神意混合在一处的时候，就可将部分大道映照出来，造化之灵这是在借助他们之力，试图在神意之中将此处重演，或者说，将其中一部分再度化显了出来。

第三百一十一章 意融同法道却异

　　张衍望着那造化之精，他在坐上大道棋盘之后，曾与几位祖师有过神意交流，其中主要提到的，便是此物了。

　　完整的造化之精是什么，有人认为，那便是至人。

　　不管此言是否正确，若是将此中玄妙尽皆勘破，那无疑可以登上此境。

　　可此刻所重演的，只能算是此物凝滞不动的照影。

　　完整的造化之精完满无缺，既非动，又非静，且直指大道，万事万物都在其下，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造化之精未曾破碎之前，修士向上层攀登，完全就是依仗此物，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由外而内，逐渐向此物挨近的过程。

　　在最早时候，修士功行浅弱，那是无法得见此物的，只有在到得上层境界，超脱出现世之后，才能有所感应。

　　这感应只是对道的感应，而非是看到了造化之精本身，因为其本身就是不可见的。譬如他在成就炼神之时，所见到的那一团光亮，其实只是自身内外交感的假象，而并非真实的造化之精。

　　即便是到了大德之境，在未曾走向最终大道之时，面对此物时，看到的永远只是其中部分，并且没法与之有所接触。

　　这也难怪当年诸位大德主动赋予其灵性，显然这里面也是有深层次考量的。

　　既然我见不到他，那便让他来见我。

　　不过诸位大德的设想是不错，但却也是付出了极大代价，从他们的原来的目的来看，现在只是成功了一半。

　　他们可从造化之灵上窥见大道，造化之灵一样可以反过来通过他们成全自身。故唯有将造化之灵攻灭，得其所有，方才算得以全功。

　　而想通了这些，眼前的造化之精也就不值得太过重视了。

　　此物对于炼神来说或许具有无边吸引力，可对于他这等大德而言，也不过如此而已，就算其当真完整之时，他一样要让其破碎，搬开那阻道之障。

　　且现在他敢断言，若是自己朝此走去，却是永远到不了那物面前，便是真能做到，此物也只会因此而崩毁。

　　当然，造化之灵在神意之中将此物重筑出来，可能是有破而后立的意思，是想将他们三人乃至自身全数投入这熔炉之中，进而成全自我。即便无法复得完整的造化之精，也可以将他们神意化入此中，这两件事也并不矛盾。

　　他又看了一眼那一团宏盛光华，想在此中引动他们的神意投入，那至少要展现出更多大道玄妙来。

　　他私下推断，他们三人之中只要有一个出现了心神之上的漏洞，那便会推动此物进行变化，不过这等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便不提他，两位祖师也是经历了万般磨练才至而今地步，只是现在这般景象，却是难以令他们心境有所动摇，除非造化之灵将自己所知晓的道理展示出来，并以此吸引他们，或许还有几分可能。

　　若是如此，他倒也愿意见识一番。

　　这一场神意较量完全是由造化之灵所挑起，其若不主动退去，通常就不会结束，可是同样，只要他们不曾在此迷失，那么所有负担就完全抛给了其人，他们在此获得的越多，其人负累便会越重。

　　而就在他如此想时，那宏盛光亮倏忽隐去，变成了一个空洞，那里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但仔细一感，却好像又蕴有一切。

　　他心中微动，每一位大能眼中的造化之精都是不同，若无差错，这应该就是造化之灵所感受到的模样了。

　　他念头一转，笑了一笑，就一振袖袍，飘然向此行去。

　　此时另一边，造化之灵也沉浸在前所未见的场景之中，他正化身为一个面无表情的青衣书生，在闹世之中行走着，平时眼中生灵只不过渺茫微尘，倏忽而过，而现在却是真真切切浮现眼前。

　　他冷漠眼眸之中倒映着人来人往，尘世喧嚣，他一挥手，这一切却是陡然加快，天中风云疾动，周围的一切也是飞快的变化着，河流改道，兵灾匪乱，人群离散，此地彻底化为废墟，继而洪水泛滥，地陆抬升，日月倾移，原本繁盛之地成为了一片荒原。

　　时河继续向前奔腾着，又有新的人众到此建立城池，随后再是遗弃，人世间一切在继续不断重演着，似乎永远没有太大变化。

　　当世间演变终于到了尽头之后，一切恢复了寂暗。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他一睁眼，发现自己变化为一个未足月的婴孩，正被人温柔地抱在怀中，并轻轻摇晃着，耳边传来了轻声哼唱。他瞪着大眼睛看着试图哄他入睡的父母，感受到了那股新生的愉悦，还有从身体内部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很快，他陷入了梦乡。

　　等再次醒来时，他已然是一个少年人，听着鸡鸣起身，喝了一碗热粥之后，拿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裹，在同乡的招呼声中，父母殷殷叮嘱之下坐上了牛车，迎着清晨朝阳出门而去，心中尽是离开家乡，去往陌生之地的忐忑。

　　恍惚之间，景物一转，他却是成了一个青年，正在夜中挑灯苦读，窗外树影婆娑，阵阵冷风吹入进来，只能瑟缩四肢，呵气取暖。

　　他妻子见状，则是默默给他披衣递茶，一口热茶饮下，他捉住娇妻双手，感受着那股温暖，胸中既有爱怜，又有着考中功名，光宗耀祖，乃至给自家夫人挣一个诰命的期愿。

　　景物再变，这一次，他却是成了一名手指骨节粗大，满脸风霜的壮年人，正辛苦操持着木工活计。

　　每当取下汗巾擦汗之时，脑海中却想着在东家这里结到工钱之后，给家中的儿女换一身新衣裳，再用余钱给相濡以沫的妻子打一副新首饰，想到这里，顿时疲惫身躯之中又鼓起了几分劲道。

　　木锯斧凿之声尚未完全退去，他已然是佝偻着身躯，拄着拐杖，在巷道之中蹒跚迈步着，身为一个年长老者，他耳目不灵，对外间声色诸物的反应异常迟钝，唯有小儿辈过来献上糖果时，满是皱纹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

　　在进入一处屋檐的阴霾之下后，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榻之上，这是一具年老残破的身躯，胸膛几乎见不到丝毫起伏，他感受着自身从未有过的衰老腐朽，思维陷入了僵滞，麻木，不知不觉间，就有一片不见底的黑沉涌来，将他完全淹没了。

　　人间的爱恨悲苦，喜乐情仇，种种一切，至此尽数终了，归入一片寂暗之中。

　　似是极为漫长，又似短短片刻之间，造化之灵体验了凡人从生到死、由盛至衰的生命历程，他所见到的不是什么天机道理，而是一副人世绘卷。

　　正如张衍及两位祖师看到了神意之中的诸般玄妙，这些东西也同样是他们反照给其人的。

　　双方神意正处于交融之中，无论哪一方有所动摇，那都会被对手所同化。

　　造化之灵为了避免这等事，所以只是站在超脱者的角度上观望这一切，不过正如张衍有所得一般，他也有了自己的收获。

　　他认为凡人那无尽的进取之心其实来源于畏惧。对于同类攻伐的畏惧，对于天地伟力的畏惧，乃至于对生死轮转的畏惧，而越是畏惧，越是要与强大的力量对抗，正是这些推动一个个卑微凡人向着上层攀登着，妄图能得以超脱，由此解决一切苦痛碍难。

　　造化之灵自身行事皆是出于自然而然，遵循大道本来，他若是认为这般可为，那么就会去如此做，没有任何人心思量掺杂在其中。

　　可是他现在发现，正是因为人道修士有着复杂多变的内心，才使得他们有了更多触摸缘法的机会。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他先是低下头去，而当他再度抬起头来时，原本漠然的眼神之中却似是多出了一丝灵动。

　　这是他刻意加入了些许凡人的情绪进来，这并不表明他已成为一个有着人心人性的人，他也不会去如此做，他只是想以此增加些许变数，好由此把握到那一线左右胜负的天机。

　　张衍在向着那造化之精行去时，一层层妙理映上心头，神意之中的交换，没有任何阻碍，就这么直直冲入进来，他没有去全盘接受，只是留下自身可以留下的。

　　此时此刻，他心神仿佛成了一块顽石，在这些杂流的冲击之下洗刷沉疴，褪去旧色，慢慢变得圆融一新起来。

　　就在他即将进入到那造化之精时，只感觉周围轰然一震，所有一切都是破散。

　　张衍抬头看去，虽在神意内历经千回百转，可实际上只是过去一瞬而已。

　　与此同时，曜汉、鸿翮两位祖师眼眸之中同样也是恢复了清明。

　　曜汉祖师这时忽然言道：“那造化之灵气机有些不同了。”

　　鸿翮祖师道：“神意交融，岂能无变。”

　　张衍微微点头，造化之灵原来的气机刻板死寂，算得上无情无性，可现在却是多了一丝变化，不再那么漠然冰冷了，显然是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不过看得出来，其人本质仍是未改，当然，到底如何，需要在下来斗战之中见识了。

第三百一十二章 天序复平起斗战

　　张衍向两位祖师询问了一下神意之中的遭遇，结果也是大同小异，这二位同样被引向了那处造化之精所在，只是两人最后俱从神意之中脱出，显是不曾被此所惑。

　　曜汉祖师言道：“以往诸位同道之间论道，无不认为，不管是谁人手中道法，只要将之推演到了极致，那随后便可以侵占其余道法，进而占据所有大道。那造化之灵想也是知道这个道理，故引我前去投入其中，以成全其道，他这是见棋盘之上夺不了我等道法，故想在神意之中继续施为。”

　　鸿翮祖师则道：“他算我时，我亦算他，神意之中也无伟力强弱之分，此也算得上是公平较量了。”

　　张衍也是认同此言，神意之中的对抗就有如此，你想夺我之道，我亦是可以夺你之道，他略略一思，道：“造化之灵将所有道法都是抛出，仍可凭自身道法与我对抗，可以算是将一门道法演化到了极致。”

　　曜汉祖师赞同道：“若说我辈道法一人只可在大道棋盘上落得一子，那么其人道法或当抵数子之势。”

　　张衍点了点头，不过造化之灵道法天生如此，可不是靠自己修炼得来的，得有这等本事，完全是其承受了造化之精破碎后的一部分遗泽。

　　大德要想凭借一门道法修炼到这等地步，据他所知一个也无有，或许太冥祖师无限挨近了这个层次，不然也不可能引领诸人伟力驾驭造化之气镇压造化之灵了。

　　此中之难不单单在于自身修持之上，还在于你道法在提升到某种地步后，势必要在大道之中烙下更多印痕，有的时候就会侵占其余同道的道法，双方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矛盾。

　　实际上从大道大势来看，这本来就是正确的求道之路，你将对手消灭，自然可以顺势将这一部道法全数收入囊中，而若你被灭，那自是一切皆休；你若妥协退让，那自也不可能求得大道，过往即便真有这等人，也早就被诸位大德联起手来逐入寂中了。

　　至于掌握数门不同道法，虽有大德曾试着推演尝试，可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前从来没有人成功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张衍一人做到罢了，故而诸位大德的选择，也只能是在纯道之途上一路走到底了。

　　所以引得造化之灵出来，确实是一劳永逸之法，对大德来说，只要解决了此人，那就等于解决一切问题了。

　　其实这里他有过一个推断，从微明试图让后来晋升的炼神修士代替己身的做法来看，说不定就有大德为了身兼数门道法，有过从后来人身上夺取道法的打算。

　　只是这般做将会带来极大恶果，因为此例一开，为了不使自身落后，所有大德都将会效仿此举，最糟糕的情形，就是后来之人再无出头之日，每一个登上此境的后辈可能都会成为先贤的资粮，而诸位大德也不会再去专注自身了。

　　他一直觉得，诸位大德引动造化之精破碎的时机稍早了一些，就算鸿翮、曜汉、陵幽等祖师也还未到纯道之巅峰。要是等诸位大德都是修炼到自身极致之后再去赋予造化之精性灵，那说不定就能压倒造化之灵了。

　　故他怀疑，其等之所以在时机未成之时就做得这等事，恐怕就是有大德为了避免这等同辈征伐的事发生，这样既能探究大道，又能完美的避过所有内部纷争。

　　他这个猜测只是存于心中，两位祖师对造化之精破碎前的事机不曾多言，故而他也没有深问，不管这里事实怎样，也不管当初那些大德到底是怎么想的，既是已到眼前这一步，那么这里手尾终须他们来解决。

　　这时他目光一转，见曜汉祖师沉吟不语，便笑道：“道友可是有什么疑难之处？”

　　曜汉祖师想了一想，道：“我方才在那神意之中，也不是没有所得，只我还难以判断此中利害，既然道友问起，愿予道友一观。”

　　张衍微微一笑，道：“那便多谢道友了。”在神意之中，每一个人看到的物事都是不同，说不定就能从这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曜汉祖师当即以神意相传，将自己所见送渡去张衍处，随后又看向鸿翮祖师，道：“道友可欲观否？”

　　鸿翮祖师则是摇头道：“我便不用了。”

　　他方才不是没有在神意之中见到造化之灵的一些变化，可被他全数摒弃了，从来他所秉持的道法，就是唯剑唯一，从没有想过接受他人之道，也不会观摩这些。

　　张衍此刻已是转入莫名，通过曜汉祖师所传，的确看到了一些自己在神意之中未曾接触到的东西，诚如后者之言，这难知是造化之灵有意泄露出来的，还是不经意中被曜汉祖师所获。

　　这里面一时难以分辨清楚，他稍作推演之后，也是若有所思。

　　正在此时，他忽有所感，却是发现天机逐渐平复了，而那大道规序也已是快要调运回来了，最为重要的，那造化之灵的伟力气机也是重新出现在了感应之中。

　　他不难察觉到，造化之灵的气机此刻正在升腾之中，这应该是其先前强行从大道棋盘上撤了下来所导致的，现在当还在回复之中。

　　他笑了一笑，道：“造化之灵方才以神意攻我，现下我也当还报其人了。”他看向鸿翮祖师，道：“现下机会难得，道友可能出手否？”

　　鸿翮祖师应下道：“待我斩之。”说话之间，他骈指一点，已是使动剑气斩去。

　　此刻大道规序还未得以完全复原，可些许变化却已能做出，他之剑法顺从此中之变，越过重重障阻，直接斩落在了造化之灵身上。

　　造化之灵已是察觉到了此剑过来，然他伟力太过强横，在大道规序未定之前强行对抗外力，那很可能会遭受到更多损失，所以硬生生受了这一剑，气机伟力便被削去了一层。

　　不过以其庞大伟力而言，对其造成的损失极为微小，不过这一剑目的并不在于杀伤，而是在制止他伟力恢复，好在双方真正对上之前获取优势。

　　鸿翮祖师一剑斩出之后，却未有停顿，很快又是一剑跟着使出。

　　他之剑法便是道法，所以这实际上就是道法对攻，在不曾破解之前是无法应对的，但为防万一，所以这一剑又与上一剑已是截然不同。

　　接下来，他又接连斩出了十余剑，随着大道规序愈发平稳，他之剑势，无论是变化还是玄妙程度，俱是一剑胜过一剑。

　　造化之灵开始是被动接招，可随着剑法被他观望过数次之后，后来无论怎么变化，都会被其推算出其中道法玄妙，并逐一挡下。

　　不过大德一方的目的也是达到了，其人气机伟力在此搅扰之下，始终仍未能回至原来模样。

　　只是就在大道规序即将恢复那一刻，其伟力骤然发动反击，霎时间，张衍三人便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深重压力袭来。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皆是神情凝肃，经过劫力乃至与诸位大德的对抗之后，造化之灵而今之能已是远胜造化之精方才破碎之时，虽他们也是不同于那时，可彼此差距并没有因此而拉近。

　　张衍此时上前一步，握拳横臂一敲，轰然碰撞之中，他袖袍飘荡不已，那厚重围困之势被他一举砸得粉碎，重重阻碍全数荡开。

　　他抬目看去，便见那造化之灵浑身在精光笼罩之中，其人也是在向他这里望来。

　　这是他下得大道棋盘之后再一次与造化之灵进行正面交锋。

　　先前造化之灵被劫力所困时，有化身落至诸有，曾与他对攻了一次，不过那时其人大部分力量还被劫力所困，现在此僚可谓完整无损。他并没有动用布须天之力，仅凭力道之法就挡下了其人攻袭。

　　造化之灵见进攻被阻，身上精光剧盛，下一刻，无尽光芒照来，似能一下刺入神魂之中。

　　张衍则是心意一转，背后五光一荡，就将这光芒尽数收拢进来。这纯粹是气道法力的交锋，就在伟力交融碰撞之中，有那么一瞬间，他忽感自己仿佛去到了另一个界域之中，也看到了自身道法之中还有着诸多不完满之处，似唯有击败这名对手，才能将之填补。

　　不过就在这等时候，他忽感自身伟力正在一点点少去，知这是造化之灵道法之能，可以吞夺大德伟力，这也是少有大德与之正面抗衡的缘由之一。

　　而方才之所以用力道之法迎敌没有出现这等事，那是因为此门道法被他完整获取到手，且对敌之际直来直往，并不存在彼此交融，无论你什么变化，我一拳过去，只要你能为层次不是完全凌驾于我之上，都能将之打得粉碎。

　　此时神意之中传来曜汉祖师郑重提醒，道：“道友，下来当要小心了。”

　　张衍点了点头，眸光也是变得幽深了几分。方才只是纯粹伟力碰撞罢了，造化之灵的真正能为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道法变化，只是以往所遇到的对手，无人值得其如此做，只需纯以伟力碾压便可，所以接下来，他恐当是要领教之前从未有人见过的手段了。

第三百一十三章 用道观名问根本

　　张衍心中清楚，道法一深，变化就多。以往他对敌，哪怕面对大德，所领教的都是单一道法，且因为其等距离真正大道尚远，所以推演破解起来相对容易许多。

　　造化之灵可是不同，道法之精深，离大道恐怕只是一步之遥，以上凌下，轻易就可窥得诸多道法的隐秘，所以至少也需把其人当作一个手握数门道法的大德来对待。

　　他望着这所未见的大敌，心中斗志渐起。

　　自他超脱世间之后，已是很少遇到这般强横的对手了，何况对方称得上是他通向大道的唯一障阻，若能将之击败，就能一步踏入上境，进而执掌大道。

　　正在转念之际，他忽然感觉对面气机发生了变化，里间有数道明光射出，朝着三人所在之处而来，很快透入到三人伟力深层之内，可谓锋锐无比。

　　他心思微动，屈指一弹，顿将到达面前的明光弹散了去，出乎意料的是，其威能之弱，甚至连搅扰都算不上。

　　不过他丝毫没有轻视的意思。造化之灵哪怕是有了一点人性之上的变化，也只是其人自行改变，只要根本不曾动摇，就不会做无用之事，这里肯定是存有某种目的的，况且他也发现，这等手段很是类似鸿翮祖师的剑法。

　　此刻两位祖师那里，也是轻易接下这次攻袭，只是两人同样露出了意外之色。

　　曜汉祖师伸回手来，神意传言道：“鸿翮道友，这似你所执之道法？”

　　鸿翮祖师道：“不错，那造化之灵正在侵略我之道法，以图断我之路。”

　　大德只占一门道法，可并不代表这门道法就被占据了，外人一样可以进来侵夺，只是看双方实力如何。

　　现在造化之灵明显就是在观察了鸿翮祖师的剑道变化之后，所以过来占夺道法。

　　这并不是说造化之灵格外看重此法，而是感受到这剑法对自身的威胁，所以想办法将之去除，这里再没有什么比得上从源头上下手更为有效的了。

　　曜汉祖师神情微肃，道：“道友，这里可有什么碍难？”

　　鸿翮祖师身上气机却是锋锐了几分，扬声道：“无妨，若他能将此法占去，我却愿意与他对面领教。”

　　他从来都是专一致道，印入大道之中的情性烙痕可谓难以磨灭，或许在广度之上不及造化之灵，可在深度之上却也不是其人可比，唯一遗憾，是他伟力层次一直在提升之中，可道法却已然很久没有增进了。

　　造化之灵若真能占去一部道法，那说明其人于此道之上的领悟比他更深，若是如此，那他定要上得前去正面领教一回。所谓朝问道夕可死。只要能得聆上道真法，他哪怕因此被逐永寂也在所不惜。

　　就在那明光落来之后，对面却有大音响起，似从高远而来，宏大悠扬，伴着此声，更有金光自三人脚下蔓起，一路往他们头顶之上而来，似很快就要将他们覆盖了进去。

　　曜汉祖师伸手一挡，赫赫星流腾起，璀璨夺目，将那金光逐退下去，他沉吟一下，道：“此应是道名之问，不可回应，否则会被其夺拿道法。”

　　鸿翮祖师一挥袖，剑气洗尘，顿将一团光华斩去。

　　张衍站着未动，只是那光华还没有蔓延到他身躯上方，就已似力不能及，自身溃散了，他心下一思，道：“道名之问，应该就是象名道人的道法了，这位能通过辨清世间之人的根本，再在此上进行各种变化。”

　　譬如那宏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其无时无刻都在与你道法进行着问对，稍有疏忽，其就会侵入你根本之中，当那声音道出你根本之名时，你道法自就会被其所侵夺。

　　造化之灵会使动这等变化并不奇怪，其虽是不得已抛却了所有道法，可这些道法毕竟曾经被其吞夺过，其若只是做一些浅显的运用，那并不困难。

　　就如他此前所接手的那些道法，同样也先需要有所了悟，才能落子于棋盘。

　　不过象名道法对他来说并无秘密可言，就在劫力破碎之前，其与微明为了查验自身，所以将所执道法都是呈现给他知晓，故他对这其中的变化也是知之甚详，造化之灵要用此法来对，那几乎不可能成功。

　　只他相信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道法只要知其厉害所在，就算寻常大德也不难轻易遮挡，更别说他与两位祖师了，所以这里主要目的当不是他们，而是应在别处。

　　万事万物都有道名，他们可以不做回应，可是诸物却是会作以回应的，只要回应一多，那根本之名被造化之灵掌握，其人就可将那物事化为己有。

　　现在诸有之内，能值得造化之灵看重的东西寥寥无几，所以他不用多想也知其人会将目标放在哪里了。

　　他目光一转，就往布须天看去，却见一只无边大手正向着此处拿去。

　　伟力本是无形无状，但一旦落在大德感应映照之内，却又会化出不同形影，这是伟力之主心神之照显，此刻眼前见得此手，便就代表了取拿之意，说明造化之灵这一回是想要夺取布须天。

　　很显然，其人方才在棋盘之上未曾得手，所以现在想在棋盘之外获取此物。

　　当然，夺取有佯取、实取之分，伟力主人若是道法在对手之上，那便可在心神御使之上做出诸多变化，从而隐藏下自身本来的想法，不过在这里，至多只是取拿手段的不同罢了。

　　张衍心下一转念，直接应对道名之问不是个好主意，就算他身为布须天之主，能调用其中力量，可布须天非是修道人，面对道法也是做不了反抗的，除非他能改换布须天的根本，如此便就可以避了过去。

　　只是这里他若使力变化，对面也一样可以相应的做出回应，这就被对方牵着走了，麻烦永远也解决不了，所以一味被动接招是行不通的，唯有施以反攻才是正道。

　　想到这里，他没有管造化之灵用什么手段，脚下迈出一步，而后对着造化之灵就是一拳轰出！

　　正面对攻永远是最堂堂正正的办法，最为关键的是，力道之法的化解方法其实很是简单，那就是在力量之上胜过对手便就可以，强就是强，弱就是弱，没有其他任何道理可讲，可也因为其简单，所以也是最难化解的。

　　而在这里，他不单单是动用了力道的力量，更是调用起了布须天伟力，在这两力相合之下，大道转运几乎有了一刹那的停滞。

　　造化之灵此刻似也是陷入了静止之中，只是在最后关头，其人浑身光芒大盛，起手一遮，挡在了拳势之前。

　　轰！

　　造化之灵整个身躯被一拳打得崩碎，化为无数灵光破散开来！

　　布须天内，旦易正坐于法殿之中观望着这一战，先前因为侥幸，他不曾被逐入永寂，可因为自身功行之故，却也没有能为参与这一战，所以只能落在布须天中，以此间伟力遮蔽自身。

　　但他也没有什么都不做，他一直在观望战局，并竭力将自身所见都是传递去诸世之中。

　　在他努力之下，现在只要是修道人，皆可观望到双方斗战景象，只是相对于造化之灵与大德，他伟力着实浅弱，不能尽解此战之玄妙，所以照显出来的景物甚为模糊。

　　而就在方才，他见张衍一拳落去，还未见得结果之时，心中忽有一股异动，他不觉望去，却见造化之灵转首过来，目光透过无尽现世，落到了自己身上。

　　旦易心中一惊，随即便觉得一阵恍惚，等再恢复清醒之时，却发现其人竟是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他缓缓站起，如临大敌道：“尊驾来此作甚？”

　　造化之灵浑身上下被一团灵光所包笼，其没有说话，而是静静站在那里。

　　然而旦易却是能够无端感觉到他的意思，他摇了摇头，打一个稽首，郑重言道：“我知我自家本乃是从尊驾这里分离出来的，可是我自有道念，自有心持，与尊驾非是一路。”

　　他一语言毕，又似听到了什么，抬起头来，直视对方，仍是坚定言道：“我乃是人道修士，从来非是什么天外之灵，请恕我不能答应尊驾之邀了。”

　　造化之灵看了看他，忽然抬起手来，而后缓缓向着他抓来。

　　旦易顿觉浑身一重，而后无边压力涌了过来，此时此刻，自身竟然无法动弹分毫，就连伟力也不再听他运使，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动作。不过他神情之中一片平静，正如他所言，就算被逐入寂中，也不会因此改变心意。

　　就在这个时候，轰隆一声震动，面前这造化之灵轰然一声破散开来，随后化为了一片虚无。

　　张衍化身则是缓缓收回了拳头，负袖站在了半空。

　　旦易顿觉自身束缚已除，他赶忙上前，打一个稽首，道：“玄元道友，多谢相救。”

　　张衍化身摇头一笑，道：“道友不必谢我，造化之灵寻根本而来，若是你自身本心动摇，就算我出手，你亦会被造化之灵所利用。”言毕，整个身影便如玄烟般飘散而去。

　　旦易抬首望去，只见虚寂之中，乃是一团团造化之灵破散之后的灵光碎屑。

第三百一十四章 当祭心剑斩明光

　　布须天内，傅青名等真阳大能此刻亦在观战，在见得那造化之灵被张衍一拳轰碎的场景之时，不由都是精神大振。

　　乙道人此刻也在碧洛天内作客，见状不觉立起，可随即又是冷静下来，他摇了摇头，重又坐下，显然他也是意识到，造化之灵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傅青名道：“道友稍安勿躁，纵然造化之灵未有因此而败，可以此来看，诸位大德也自有办法克制于他。”

　　乙道人点头道：“说得是，玄元太上能将造化之灵逼迫到这等地步，便没有打灭此人，我人道胜望想也是不小。”

　　两人此刻又与其余真阳修士交流了一番，他们也是持同样意见，且因为那些道法之上的种种变化他们无法看得明白，故也只能凭借场中斗战来推断局面了。

　　此时此刻，诸天万界修道人也是看到了这一幕，都是觉得心气大振，毕竟这一战关乎到人道兴亡，生灵存续。

　　虽然造化之灵从来没有说过要对诸世生灵如何，可从其对生灵毫不在乎的态度就足以让人敌视了。更何况当修道人望向其人之时，都是本能有一种被倾吞之感，这无疑就是告诉他们，这一位天生与他们就是敌对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造化之灵将所有大德吞夺之后，不但得了各人之道法，也可从造化之气中解脱了出来，最后一步自然就是将布须天吞夺下去，重作炼合造化之精，而此回以他灵性为主，自能有意识的去主宰大道了。

　　虚寂之中，张衍正身也是察觉到了布须天内的变化，造化之灵应该也是察觉到了布须天与他合力之后，对其威胁实在太大，所以打上了此物的主意，而其人先前在旦易身上做过些许手脚，这个时候便就顺势发动了。

　　旦易若是真的顺从，或者在所迫之下与其内外配合，那确是有一点机会的，可是他早便做好了防备，其人一有冒头，就被他轻易破坏了。

　　此刻他望向场中，造化之灵虽是被他一拳打碎，可其人在运转道名之法的时候，法体就已经不再重要了，呈现在外的只是承载其道名的一个躯壳而已，唯有打到其道名才可能坏其本来。

　　不过那一拳对其也不是没有任何损伤，毕竟只要被力道之拳击中，就不可能全身而退，要不然造化之灵方才也用不着使力抵挡了。

　　只是这里有些奇怪的是，造化之灵为何专用他人道法来针对他们。而不用自己道法？

　　是因为方才在大道棋盘之上遭受的损失，到现在没有恢复过来，所以不去动用，还是另有什么布置？

　　他心思一转，假设是后者，那么就是其人在设法布置什么了。这等可能极大，想到这一点，他当即于神意之中做了番推演。

　　然而他发现，代表造化之灵的天机却是紊乱无比，很是难以算定，明白这应该是造化之灵做了回避，且还是运用了又一种大德的道法，飘渺不定，很是难以寻到头绪。

　　他略略一辨，这等道法极似相觉原来所执。

　　他心下一哂，伸手一抓，轰然震动之下，伟力向着那些破散精光压下，既然片刻间难以找出具体落处，那他就对这些散碎力量下手，这同样是造化之灵伟力，如此就算不能重挫其人，也一样可以延缓其回复之势。

　　他看得出来，造化之灵如今已是将绝大多数力量都是拿来应付他，不过其人许是忘了一事，现在与之斗战的不止是他一人，两位祖师纵然伟力不如他，可手中所执掌的道法却并非是摆设。

　　鸿翮祖师自造化之灵出手之后，便不再出剑，而是立在一边，凝神闭目，似是在感应着什么。

　　此时此刻，他眼眸陡睁，浑身气机也是在一瞬间猛然攀升上去。

　　而就在这股锋锐之意冲上巅峰之时，忽然又收敛下去，好像锋锐收芒暗藏，倒是其中断斩诸物的剑意却是映入场中每一人的心神之内。

　　便连一旁的曜汉祖师也恍惚了一瞬，在他猛然回过神来的时候，这才惊觉，这一剑已然是斩了出去了！

　　造化之灵这一边，本来道名深藏，又用了他法遮掩，本来无碍，然而此刻一道剑气落下，却是直接点在了其人根本之上。

　　鸿翮祖师这一剑，乃是他自身道法的高妙运用，这一剑不问你在何处，也不问你是何人，只要我心意指你，则必可斩中。

　　最厉害的是，此剑玄妙在于“心起剑起、心落剑落”，在他心意动时，造化之灵就已然中剑了，所以其人根本无从躲避。

　　若说这里有甚弱处，那就是此剑并无太大杀伤之能，不过鸿翮祖师的目的也不在此，而纯粹只是为张衍指明造化之灵的道名所在。

　　张衍知晓两位祖师不会坐观不动，一定是会视战局变动相机出手的，故方才只是在正面牵制造化之灵，其余不去理会，现在果然被鸿翮祖师一剑斩出了战机，这次若是顺利的话，那是很有可能将这名大敌逼入死局之中的。

　　造化之灵若要问得诸物道名，首先自身道名必先落定一处，而后才可去做得此事。可若其自身道名暴露了出来，进而被对手全数摧毁的话，那即是被夺去根本了，也就代表着其人会失去所有，无论是谁都不例外。

　　任何道法都不是没有弱处的，都有可以被人针对的地方，只是道法浸淫越深，则越是不易被人寻了出来，象名若在此处，就算鸿翮祖师这一剑再是精妙，也不会被立刻找到最为深处的根本。

　　造化之灵本来就不曾执掌这门道法，只是最为浅显的运用，故是在此一剑下，立刻就被暴露了出来。

　　张衍此刻没有丝毫迟疑，一拳就朝那根本所在轰落下去，可就在此时，造化之灵气机倏忽一转，虽然他力量轰中了那处，并将其中大部分根基都是摧毁，但仍是有一小部分没有波及到。

　　他眸光微动，也是察觉有异，于神意之中一转，已是推算出来，这里运用的乃是微明道法，此法遵从“弱不胜强，强不及微”之旨，在此法变化护持之下，他这一拳力量纵然可以轰散其力，但却无法摧毁其全部。

　　之前他也是观摩过微明的道法，知道此这等变化并不是全部，在此之后，还有所谓“弱亦伟，伟亦大，大则明，明则放，所以周转”之变。

　　也即是说，在这门道法推动之下，造化之灵就算被逼到极致，只要不亡，那就可以破而后立，立刻恢复其本来。

　　这其实是微明道法全数精髓之所在，可实际上，就算微明本人也无法用到后一种变化，甚至其人还一直在追逐此道的路途之上。因为此法并非是靠变化取胜，而完全是取决于转运道法之人的力量层次，而造化之灵拥有几是无人可及的伟力，那自是可以将之轻易演化出来。

　　张衍一挑眉，此刻若是换了其他大德在这里，面对此等情况，那恐怕就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因为造化之灵若总是倚仗这门道法，看去根本不可能为人所败，可于他而言，却非如此，力道从来都是最为简单直接的，一拳解决不了，那就再用一拳便好。

　　就算造化之灵能在这般攻袭之下次次还身回来，可也不可能次次完满，且被这般拖住之后，其人也别指望再做得其他任何事了，而他这一方，却还有两位道友在旁，足可在此过程之中继续找寻胜机，念至此处，他又是一拳上去，直接轰在了那造化之灵堪堪恢复过来的伟力之上。

　　鸿翮祖师在斩出方才那一剑之后，便就一直站定不动，看去似是心有所悟，良久之后，其人气机陡然一个高涨，道法功行猛然向上增进了一层。

　　曜汉祖师见此，略略感慨了一下，以神意传言道：“却要恭贺道友了。”

　　以他们的境界，每上去一步都是艰难异常，不想鸿翮祖师竟在斗战之中再得突破。

　　张衍也是察觉到了鸿翮祖师身上的变化，他对此倒并不觉得奇怪。鸿翮祖师之剑法完全为斗战而生，并不是以修持推算为主，越是接触强大敌手，越是能提升其对道法的领悟，而造化之灵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对手了，与之这般争杀下来，自是能有所长进。

　　再则，今番之战乃是道争，既是争胜，又是求道，先前劫力对抗之中都能提升彼此伟力，现在有这等突破不是理所当然么？

　　鸿翮祖师这时于神意之中言道：“两位道友，我方才又有所悟，或可破开眼前造化之灵这守持之法。”

　　张衍问了两句，才知鸿翮祖师得悟一剑，可直接斩落对方所持道法，只是这里也需视对手对道法所掌握的程度，假设尚是浅弱，就如眼前造化之灵所祭出的道法，那就极有可能成功。

　　曜汉祖师略作思忖，也是出言道：“这里或可相助道友一把。”随即他也是将自身所想道明。

　　张衍听罢，便当机立断道：“既是如此，我自会于正面牵制住那造化之灵，两位道友尽可放手施为！”

第三百一十五章 剑平法乱星洗浊

　　曜汉祖师抬手而起，袖袍飘摆之间，好若诸世重现，亿万星流自背后浮光而出，只是这等光华凝而不动，一看便是在蓄势之中，毫无疑问，下来一招必是威势惊人。

　　他弄出这般大的动静，造化之灵那里自然也是留意到了，然而现在他正面对着张衍的强猛攻袭，每每一拳过来，就能将他重新聚集起来的力量再次打崩，这使得他被拖在了这里，在此事不曾解决之前，他明明知晓放任不管不妥，可也没有余力前去遏制此势。

　　曜汉祖师并不清楚造化之灵此刻的具体情形，不过料敌从宽，其人有着层出不穷的手段，怎么样高估也不为过。

　　鸿翮祖师也是骈指一划，一道剑光由指尖之上横跃而出，这一剑需得凝聚起全部的气意伟力，可以说里面倾注了对自身道法最为高深的领悟，所以在凝集之时，动静也不会小多少，好在曜汉祖师那里荡起的声势就为了遮掩一切，倒是不虞提前暴露出来。

　　曜汉祖师见他已是准备稳妥，便就按照方才计议，起手一按，无穷星流便对着造化之灵所在之处照落下来。

　　造化之灵也不是对两位祖师毫无提防，可之前他一招失算，现在想轻易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如没有额外助力，那几是不可能的，那星流一照，初时没有什么变化，气机伟力也没有丝毫损伤，可是很快，随着其人身躯在次被张衍一拳崩开之后，那些散失的力量，却是再也没有往正身之上归返。

　　他可以清楚感觉到，那些伟力仿佛自行生出了灵性，不再愿意回来了。

　　很明显，这是曜汉祖师道法所致。此法只要那星芒耀照不绝，那么这等情况就会长久维持下去，且若不及时召回这些力量的话，长久之后，便是没有了这等光华推动，这些伟力也会自成一体，永远脱离正身而去。

　　张衍暗暗点首，这一招虽然不是什么强横锋锐的进袭手段，可是对造化之灵所造成的破坏却是更大，只要其人摆脱不了，那么本体就会越来越弱，一旦其人正身被解决了，那些分散出来的力量也就不足为惧了，到时只需逐个击破就好。

　　造化之灵察觉到这些不利情形后，每次伟力重聚之时，不得不更为小心，使自身力量不至于轻易分散，可如此一来，一部精力也是被牵扯住了。

　　鸿翮祖师通过一番气意推动之后，早已是将剑势准备好了，先前一直没有出手，只是在找寻一个合适机会。

　　他在目注场中良久之后，他心意一动，手指之上的剑芒倏尔不见。这一剑先是伏藏于那亿万星流之中，在挨近目标之后便骤然突出，正正斩在了造化之灵身上。

　　造化之灵感应中方才觉察有异，这一剑已然是刺入神气之内，就在这一刻，他发现自身对微明道法的一切理解感悟，乃至转运之妙，全被抹得干干净净，再也没有半分留下。

　　此一剑，乃为断法之剑，若被此剑斩中，便可直接将对手正在运使的道法斩除。

　　造化之灵若是对微明的道法领悟更在鸿翮祖师对剑道的领悟之上，那么很可能令后者这一剑无功而返，可现在这等浮于表面的粗浅运用，却是当场被削夺了去，更关键的是，失了这门道法，其人自不可能再如之前一样轻易回复过来。

　　张衍看准时机，趁着造化之灵无法回转之际，一拳往其道名所在落下，还未等轰中其人，却察觉到一股玄妙之感自心中浮起。

　　他双目一眯，这毫无疑问是造化之灵动用了造化之气，看来这一次不能将之如何了。不过他并未感到有多少可惜，他心中清楚的很，此僚不会这么容易被打灭，便是不用这造化之气，也一定有其他手段可以避过此次攻袭，只是付出的代价有大有小罢了，现在能将这一缕气机逼了出来，就算没能将之重创，也可提前剪除一个变数。

　　只是一瞬之后，那玄妙之感便就消失而去，显然这一缕造化之气也仅是能挡住他一击之力而已。

　　造化之灵却是趁此间歇，把自身伟力气机复原回来大半，至于剩下一些，因为曜汉祖师之法，仍是散落在外，仓促间难以收拢。

　　张衍微微一笑，手中一捏拳，衣袖振起之时，又是一击轰了上去。

　　将造化之灵逼到这番局面之中，其实并不容易，只是抓住了其人一个破绽，才得以如此，要是让其将自身实力完全发挥出来，他或许能够挡住，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却未必能发挥出多少实力来。

　　所以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将造化之灵的主要力量牵制住，让两位祖师免除束缚，尽可能的使出自身手段。

　　只是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一拳下去，想象中顽强抵抗却不曾出现。

　　其人那根本所在，好似已然没有了任何东西存在，虚虚荡荡，空无一物，而在他力量轰入进去之后，这才化实转真。

　　他眸光微动，这分明就是原来盈空所执之道法，若以此法对敌，不拘你什么手段过来，也可用这所谓“空中又空”之法包容进去。

　　假设只是这么一门道法，那还好对付，只要后手足够快，那就算盈空本人过来，也来不及再进行一次变化了。

　　不过事没有这么简单，造化之灵这里还藏有另一种道法变化，在他神意推算之下，很快判别出来，这等道法乃是恒悟之法，所谓“恒是心定，悟则常明”。

　　此法一是在“恒”，若被人攻袭，可维持一时不堕；二是在“悟”，若在攻袭之下遭受极大损伤的话，那么只要道法之主自身还能还转，当遇到第二次相同道法的冲击时，损伤定然会少于上回几分，并以此相继。

　　这即是言，假设不停用力道之法轰击此人，并且只要不曾将之逐灭，那么一旦延续长久，力道在其面前就会再无任何杀伤之力。

　　恒悟本身并不曾将这门道法运用到高深境地，其人也是大德之中最不好斗的一个，特别是对手在清楚他道法玄妙之后，那根本不会让他有这等积累起来的机会，所以也少有同道愿意与他接触的。

　　而无论是盈空还是恒悟的道法，若只是单独一门的时候，哪怕是面对与自身道行相当的对手，也不过只能救得一时之危，或者争取到一时之上风，可当这两门道法结合起来的时候，却是给人一种无处下手之感。

　　张衍在看出了这里的玄妙之后，略作思忖，却是没有因此生出顾忌，仍是维持着原先攻势。

　　要是他现在只是一人斗战，或许会选择改换一个对策，可仔细比较之下，造化之灵在没有获得对抗力道道法的能为之前，其所面对的局势其实与方才没有多大改变，仍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

　　故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此势继续维持下去，使两位祖师有不断出手的机会，特别是鸿翮祖师那里，只需一剑斩落，就能将一门道法削夺，只要无人阻止其御剑，就算造化之灵积累再多，也可以一剑剑斩杀的干干净净。

　　他于神意之中将自己打算与两位祖师交代了一下，最后又言：“那造化之气当是落在了诸有之内，不可让造化之灵再寻了回去，就劳烦两位道友了。”

　　曜汉祖师道：“此事交给我等便好。”

　　此刻场面上的压力全被张衍一肩承担，他自可随意出手，而那造化之气此前变化就是了为了挡住张衍一击，那一瞬之后便就重新又化显了出来，现在正飘荡在虚寂之内，只是把袖一抖，就将之收取了上来。

　　张衍手中也同样有造化之气，可此气虽是变化万端，可是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形下，他是不会使出来的，要是没能制敌于死地那还好说，可若不成，反而被对方将此气再作收取，那只会徒然增添变数。

　　或许他会有用的时候，可现在还无需此物来博取机会。

　　两位祖师没有外力压制，俱是能够心无旁骛调运伟力。曜汉祖师驾驭璀璨星流，彻照诸有，不断剥除造化之灵的伟力气机，并分别赋予其灵性。

　　鸿翮祖师则是不断调运气意道法，待得完满，便就又是一剑斩了上去。这一剑，直接就将那恒悟之法斩除了。

　　此法一去，张衍就无需再顾忌什么了，可以说完全放开了手脚，攻势显然比方才更显强猛。

　　在三人通力配合之下，战局逐渐向大德这一边倾倒过来。尽管造化之灵不断将道法调运出来，但这并不能挽回其人颓势，就在鸿翮祖师将其最后一门道法护持斩落下来之后。

　　张衍眸光一闪，浑身法力凝合一处，一拳轰击在了造化之灵那根本道名之上，霎时间，万事万物像是停滞了下来，在三人感应之中过去长久之后，从心神深处泛动的震动传来，造化之灵所有伟力一下陷入了寂绝之中。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立刻起神感应，诸有之中，再没有造化之灵一丝一毫的痕迹，两人互相看了看，这名大敌，莫非就这般除去了？

第三百一十六章 无量道化亿兆玄

　　张衍先是仔细感应了一下，又起意识在诸有之中转有一遍，每一个角落都未有放过，随后又再在神意之中还原方才斗战景象，在他不曾刻意运使的情形之下，就连造化之灵形影都没有映照出来。

　　上述种种无不是说明，他的确是将造化之灵逐入永寂之中了，且那根本道名是做不得假的，这一次斗战的确是他们赢了。

　　不过这些虽然能够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这里仍有一个最为不对劲的地方，哪怕不用推断也能让人一眼就看了出来，造化之灵也同样是承道之人，其人既是被逐入永寂之中，那么其根本道法自当显出才实。

　　就算无法为他们所见，那也一定是会归回大道的，不会毫无动静。

　　他可以肯定，在那最后一刻，造化之灵并没有运使过任何道法，也来不及运使。

　　除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其人从头到尾也没有显露过自身的根本道法。

　　他心下一思，可若是其人出手在此之前呢？那会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下得大道棋盘之时，又或是更早呢？

　　想到这里，他又是推算了一下，却并没有在方才斗战之中发现这里有道法变化的痕迹。

　　不对！

　　他目光微闪，感觉自身忽略了什么。

　　若是在可以感应的所在无法寻到结果，那无疑是说找寻此事的玄机处在无法被自己感应到的地方。

　　一念至此，他先与两位祖师打了一声招呼，随后抬首向上，身上气机伟力不断攀升，在到得极致时，一步往前跨去，霎时间，已是入到了大道长河之内，他略略一辨，就往大道尽头所在迈步而去。

　　布须天内，旦易见代表造化之灵的精芒完全消失不见，也是不由自主站了起来，紧紧盯着那景象看着。

　　寰同瞧见这等景象，胸中也是忍不住泛起了一股激动心绪，只是很快又被按压下去，他等了有一会儿，见那造化之灵再也未曾出现，又看了看旦易，见其迟迟不语，便道：“道友，那造化之灵可是被几位大德逐灭了？”

　　旦易吸了口气，道：“我能感得那股束缚我的伟力已是不见，造化之灵是当真不见了，”顿了一下，他又有些迟疑道：“可我却又有感，哪里有些不对。”

　　寰同言道：“道友，以你我之境，绝不可能有这等无端感应，许是这里还有什么变故。”他看向虚寂之中，神情又是凝肃起来，道：“那三位大德也未曾放松警惕，看来事情果然没有这么容易结束。”

　　张衍入了大道长河之后，没用多久，就来到了唯有造化之灵才能达到的所在。

　　到了这里，他也不可能再往前去，否则自身必会迷失在此，无法回返，他站在大道长河之畔，以审视的目光往里看去。

　　通常大德到此，都会有烙印投入其中，造化之灵是先天生成，未有情性主宰，可其自身道法也一样是会在此映照出来的。

　　不过通常来说，要在大道长河之中观得他人道法，那自身层次至少要与被观之人相当，若是高出一层那是最好，否则就算真的看见了，也只会把自己陷了进去。

　　若不是他击败了造化之灵，并亲自将之伟力送入了永寂之中，无形之中在道法之上又增进了少许，不然也没这么容易到得这里。

　　他凝神观辨了一下，便找到了目标，随着他目光投去，就在一刹那间，他好像打碎了一面束缚意识的屏障，去到极为高渺的上层之中，由此可以看到无数个自己正与无数个造化之灵发生争斗。

　　在有些斗战之中，他是输了，而有些斗战之中，他却是赢了，或胜或负的结果像水中气泡一般，在不断浮现出来。

　　在看到了这些之后，他虽没有办法尽解造化之灵道法之中的玄妙，却也能大致了解一个大概，心中暗忖道：“原来如此。”

　　造化之灵这门根本道法的确早便运使出来了，他之所以不曾看到其出手，那是因为早在其人被诸位大德赋予灵性，并从造化之精中化显出来的那一刻起，便已是将此门道法运使出来了。

　　此法若以一名冠之，可称呼为“无量道化”。

　　假设有两人进行斗战，那么此事若是可以重复，一万次斗战就有一万种可能，在这里，起因相同，可结果未必相同。这门道法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其能将无数的因与果，无数的可能与不可能对立起来，从而营造出了这等局面。

　　这一处处对立非是那些类同现世可比，也非是虚影幻变，而是依托大道进行的变化。

　　不过纵然演化出了无数争斗，可每一处争斗都是割裂的，一处胜负，根本不会干涉到别处，唯有笼罩这一切的道法是相同的。

　　他若不曾到得大道长河之中看到这些，那根本不知道自己就在这道法之中。

　　他思考了一下，要在这等道法之下击败造化之灵，从道理上说，只有一种可能，那便需得每一场争斗之中都是他们这一方将其人逐杀，其中只要有一场斗战未曾做到，那么造化之灵便不会真正消亡，其就会依托道法继续存在，成为阻碍他们去往大道之中的障碍。

　　不单是他们，只要不曾分出真正的胜负，就算造化之灵本身也是超脱不出去，除非他能在无数道化之中同时将他们三人都是击败。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他也无需再待在这了，扬袖而起，只一挥拳，轰然破碎之中，便又从大道长河之中走了出来。

　　两位祖师方才见他倏忽不见，而后又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也是猜到他去了何处，不过似他这般在大道长河之中来去自如，他们自问也是做不到的。

　　曜汉祖师问道：“道友可有所获？”

　　张衍颌首道：“略有所得。”大道不可言传，他当即将自己所见传入两人神意之中。

　　两位祖师道法虽然没有他高明，可在得传神意之后，却也不难理解造化之灵道法的大概。

　　曜汉祖师思索片刻，道：“这般说来，我等这里的确是将造化之灵逐灭了？”

　　张衍点首道：“此言也不算错，但需知晓，这是由造化之灵道法变化生成的，我等若是默认他道法笼罩我头顶之上，再不去追逐大道，那么其人将永远不再出现，因为对我辈而言，其人已被逐入永寂了。”

　　鸿翮祖师沉声道：“可若如此，大道也不完全。”

　　张衍道：“正是！因为这一切全靠其人道法转运推动，所以我若不去求上法，那么在我等面前，大道就永远缺失了一块，不可能加以补全了。”

　　曜汉祖师道：“道友可有办法破解？”

　　鸿翮祖师也是看了过来。

　　他们是求道之人，以追逐大道为最高追求，若是只求恒常，那又何必弄出造化之灵来？故而从来就没想过就此停下脚步。

　　再说按照这般演化，看去是没有人能取得胜利，可这毕竟是造化之灵道法，不用想也知这对其人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就这么坐等下去，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困局。

　　张衍同样也是这般认为的，唯有将造化之灵真正击败，将道法补全，才有可能超脱大道，他也不会因为如此就满足了。

　　他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其人搬弄道法，那么我等便与之比一比道法。”

　　曜汉祖师肃然言道：“可是道友之法当真能成么？”

　　他问出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如张衍所言，既然在那在无数对立斗战之中他们彼此互有胜负，输者自不用去多言，胜者一方想必也会如他们一般去求问最后答案的，可偏偏最后大道没有出现，那么很可能就是那些觉悟之人都没有成功从这道法之中跳了出来。

　　张衍笑了一笑，道：“我知道友所虑，根据我推算，这里有两种可能，其一，便是就算有一方得道，可因为得道乃是见果，我等却未在因中，故是永无法见果。”

　　两位祖师听得此言，立刻明白了这里意思，不觉都是点头。这其实就是说，就算有一方能超脱至最后，并可接触最终大道，可这只是那一方斗战的成就，而对于他们来说，这等于是不曾发生过的，因为少了这个“因”，自也难以见到“果”，只会陷在因与果的未曾接触与接触之中，永远也不可能突破这个藩篱。

　　鸿翮祖师言道：“那道友所言另一种呢？”

　　张衍言道：“决定那胜负的，除了我等之外，还有一线天机在外，便是相同之法用出，也会有不同结果，若不一试，又怎知无用呢？”

　　两位祖师点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他们既然不肯放弃追逐大道，那么无论怎么样，都是要试上一试的。

　　张衍语声认真道：“我下来所化之法难以兼顾所有人，两位自家小心了。”

　　见他说得郑重，二位祖师也是肃然点首，皆道：“道友放手施为便是。”只要能对抗造化之灵，并击败其人，就算他们被卷入也是值得。

　　张衍身上一沉，眸光陡然变得幽深了许多，背后那五光一晃，内中就有无数道法显化，与此同时，龟蛇双身的都神君在脚下浮现出来，黑白两气凭空映照，并晃动入里，骤然一合，倏尔化归一元之中！

第三百一十七章 天元不周化天序

　　“那造化之灵好似已是被诛除了，为何几位大德看去仍是不退？”

　　诸天万界之中，凡是观战的修道人心中都是不由自主生出了这等疑问。

　　奈何大德层次太高，就连旦易、寰同这两位炼神修士也一样不理解这里变化，他们只能胡乱做着各种猜测，并判断战局其实并未结束，不然他们所见到的场景也就不用再维系下去了。

　　诸派修士对上层争斗的结果无法把握，但是他们却是从这一战之中看到了许多东西，可以说几乎各家各派都是有所收获，特别是眼界的开阔，无形中削去了许多人道心之中的屏障。

　　尽管大道法门与他们相差实在太远，可毕竟是借助旦易所观，能够将一部分东西留在自身识忆之中，若是有人修行到凡世之顶点，说不定就能从中领悟通向上层的玄妙。

　　只是后来斗战之中，几乎全是张衍以力道之法压制造化之灵，那些高明道法尽显变化之妙，下层修士无法领会，可力道直接来直去，摒弃一切变化，可以说每一人都可看得明白。

　　许多修士这时方才知晓，原来力道丝毫不比气道来得弱，甚至有些地方还胜过不少，就算单纯凭借此道，也一样可以修炼到高深的境界，且是威能如此了得，这使得不少修士由此决心走上力道之途。

　　可是上层修道人则更有眼光，考虑的也是更多，可以看到，多数大德所执掌的都是气道，用能用力道仅仅是一位而已，可见此法甚难修持，而且既然自家法门便就可以修持到上乘境界，那又何必去寻法门尚不完全的力道？

　　所以这也造成了诸世之中一个变化，许多散修乃至小宗小派千方百计去寻力道之法，也的确推动了此法演进，而大派仍是维持原先格局和修持之法，并没有去主动改变什么。

　　而在山海界少清派中，此派的关注重点与他派不同，并不是这一战的结果，而是自家祖师在此战之中对剑法的高妙运用。

　　鸿翮祖师先前那几剑，由于乃是道法之演化，层次着实太高，就连未曾执拿道法的炼神修士也一样不能理解，他们自是不可能看懂此中变化。

　　不过他们此刻所见，便是张衍之所见，这里面却是捡了一个便宜，所以即便眼下不明，却也可以设法将之印在意识之中，以待将来再观。

　　可是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所记下的东西竟是在不断流逝遗忘之中，这样到最后恐怕只能保留最为纯粹的一点。

　　可即便只是这一点，里面也是包含有无穷无尽的道理，达到了他们自身所能理解的上限，为了尽可能留下这些玄理，所有上层修士竭尽所能各自记下一部，又通力合炼出一件法宝用以承载。

　　可以说，由于鸿翮这位少清祖师亲身指引，少清派修士此回所得远比其余宗派来得多，假以时日，或许能改换长久以来门中弟子少缺的局面。

　　张衍在运法良久之后，就把从自身道法之中推演出的一元之力演化完毕，他再是心意一动，祭得此力一晃，如同撞开了一扇门户般，将自身意识推送到那无限高渺之处。

　　在这里，哪怕不用进入大道长河，他也可以望到造化之灵的道法，这时他眼眸之中有无数道法演化，而后他伸出手来，一指就点在了那道法转运之上。

　　每一名大德都有自身根本之法，不过他这回所用道法，却非自身根本，而是在此之上推演化用出来的。

　　其中所取，乃是大道变乱那一面。

　　若说原来谁在此道之上浸淫最深，那毫无疑问是闳都了。

　　闳都在将自身道法交托出来后，他便明了了其中诸多变化，要不然也无法将其道法化作落子投在大道棋盘之上。

　　不过与造化之灵运使盈空、象名等人的道法不同，那只是最为粗浅的运用，是故能被鸿翮祖师一剑削去。

　　而他不单将这门道法化为了自身所有，还将此法推向了更高处，达到了闳都远远无法企及的地步。

　　“无量道化”无论怎么变化，也自是有其规序的，而其之规序，是依托于大道，假设你想在其所定下的规序中与之比拼，那其就可以好整以暇的应对，令你疲于奔命。

　　好在他自身伟力再加上布须天，在力量之上已是超越了此刻被压制的造化之灵，在道法运用之上更是相差无几，不过他若是去冲击对手早就设布好的阵势，那无疑是不智之举，反而只是将之演化搅乱的话，却更为容易。

　　要知正序与变乱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正序本身就是逐渐在走向变乱，无有变乱也就无需正序，从这里看，他根本不必去改变什么，只要在后面推上一把，让正序提前进入变乱就好。

　　这其实也算得上是顺道而行，就算造化之灵知道了也无力阻止，若是想要重塑正序，令变乱回至正序那比维持要付出更多力气。

　　他在施法之后，便就收袖回来，心神一转，意识就已是回到了原先所在之地。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一直在留意诸有之中的变化，而方才那一瞬间，他们感觉大道转运之中仿若有什么碎裂了一般。与此同时，原来当已是被他们消逐的造化之灵好似又一次出现在了感应之中，但这等感觉只是稍瞬即逝，万物诸有就又恢复成了原来模样。

　　曜汉祖师此刻见张衍回神过来，便问道：“道友，行法可是顺遂？”

　　张衍言道：“我已在那造化之灵道法之上又加持了一层道法，只是此刻尚需等其演化，造化之灵此刻若不选择撤去此法，那么下来再想做得此事也是不能了。”

　　若说造化之灵这道法为“无量道化”，那么他这道法便可称之为“天元不周”了。

　　落在此法之中，胜亦可为败，败亦可为胜，胜败之间可以随时翻转，没有什么明确界限，一切都是乱序，完全没有任何道理规矩可讲。

　　而这因为是在造化之灵道法基础之上进行的演化，其人之道法，算得上此门道法之资粮，其人之法在，则此法在，其人之法失，则此法失。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听了他详细叙述之后，心中也是多了几分谨慎，因为此法一样会将他们陷入此中，没有敌我之分。

　　不过正如“无量道化”是造化之灵道法，最后演化肯定是有利于其人的，故而张衍这“天元不周”之法同样也是有利于大德这一边的。

　　胜负且先不去说，他将所有道法和力量摄拿入了自身道法之下，这就等于是拿双方之力来为自己变演道法，这势必会推动自身往更高处去，就算无法到达最后尽头，也会越来越挨近大道。

　　两位祖师很快便就发现，随着这门道法的转运，自身以往所具备的一切道理规序，在这等变化之下都是开始生出了变乱，几乎不可再拿原先的目光去看待。

　　且这还只是开始，随着道法转运，一切都将变得越来越乱，直至诸物都是混淆到一处。

　　不过这里他们也是看到，张衍并没有任由布须天一起陷入这等变乱之中，而是特意将此中变乱延缓了。

　　虽然这等道法一旦转运长久，没有事物可以逃脱，可他们不难看出，真要到了那时，造化之灵便就无有可能翻盘了，所以其人一定是会在此之前出手的。

　　张衍默默感受着道法运转，心中思忖道：“不知其人会是如何选择？”

　　就在他运使道法的同时，某一个处于对立因果之中的造化之灵忽然察觉到了不妥，由此生出了觉悟，其同样是推动自身去到了高渺之处，旋即明了了一切。

　　其人发现，在这等变乱之中，那些对立因果争斗开始变得无序且不可知，或许上一刻某一方正占着胜势，而到了下一刻就成了落败一方，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出现。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在观察时，认为这变乱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可造化之灵道行更高，却是在此中看到，当这道法演化到极致之时，也是会有正序出现的，只是那时之正序乃是大德之正序，所有规矩将是由大德一方来划定，就不会再容他轻易改变了。

　　现在要应对此法，一种就是从根本上瓦解此法，因为张衍之法是以他道法为根基，所以只要他撤去此法，那自然可以将所有变化都是打断。

　　可要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有他自身道法，还有张衍道法在内，等于双方之力置放在了一处，强行去为，不但讨不了好，反而会自身损折更多。

　　还有一法，就是在两者基础之上再进行某种道法变化。只是若这般做，双方的道法就会不断在此之上进行延伸变化，随着力量叠加，就愈发不容易破坏，不用几次变化，双方便就都难以从这等争斗之中摆脱出来了，届时无论哪一边都没有足够力量去将之推翻了。

　　若是未曾增加些许人性的造化之灵，或许会毫不迟疑选择前一种，而此时此刻，天机却是多了一线变数，其人将道法一转，却是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第三百一十八章 同光动微推道移

　　张衍等不许久，便感觉到诸有之中发生了些许微妙变化，这毫无疑问是造化之灵出招了，而且是选择了在道法变化之上进行胜负之争。

　　他没有坐视，心意一转，意识陡然去到高处，很快就见识到了这门道法的变化。

　　不过他觉得这里还有些许异样，再度审视了一会儿，发现造化之灵这一次不止用了一手，而是接连使出了两种道法。

　　其中一种，乃是将道法规序在有序与无序之中进行转变，譬如日月一转之内乃是有序，再是一转无序。

　　当然真正情况更要复杂得多，无序有序有时候是数天一变，有时候是一刻一变，但都是遵循着某种道理。

　　所以从高层上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有序，但也可算是一种变乱，这道法模糊了两者的绝对界限，混淆了他们对之前道法的根本定性。

　　而另一种道法，则是给这里的诸多规序施加了一把锁，增加了一分负担，使得所有道法都变得迟滞沉重，一切变化都是由此缓慢了下来，若无改换的话，那最终变乱就不会到来，换言之，他前面所施加的道法虽不是被破解了，可却也是被引导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他琢磨了一下，造化之灵虽是连用了两种道法，可是一门道法还是两门道法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只要他再出手，还且还有用的话，那么就会将之涵盖进自己道法之内。

　　这就好如不断在原来道法之外再罩上一个罩子，谁是最后一个罩上的，那么谁就是那个所有者，哪怕被罩在里间的道法全是他人的也无用，但前提是你的道法的确能够将这些笼罩在内。

　　故是此刻他只需再在这上面运使一个道法便好。但这最好是顺着前面道法的变化而来，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原先存有的力量，还不用自己花费太大的力气。

　　他稍稍一思，已然有所得，不过关键是如何完满的进行道法转运，这里就需费些思量了，再是凝神推算了一会儿，已是理顺了其中各种关节，而后一挥袖，便将自身道法渡入这些规序之中。

　　他看了看道法的转运，心下思忖道：“既然走上了道法之途，若无太大的变数出现，那么任谁都无法回头了。”

　　在这里面较量，开始道法落下时由于阻碍较少，双方都可以任意挥洒，可随着道法重叠逐渐增多，局面迟早会变得愈来愈复杂，道路也会越走越窄，到得最后，轻易动一下都是不能，所以这里就极其考验双方对道法的掌握，还有对大道的领悟，就是看谁能撑到最后。

　　念头转过，他就把力撤回，使意识重归法体。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在他运转道法之时，都是立在一旁默默不言。

　　张衍与造化之灵现在的斗法，涉及到高渺之处的道法运转，不曾达到那等层次，根本看不清楚敌人所用手段，自便也是难加以干涉了。

　　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当真就只能坐观了，因为张衍是大德，他们同样也是大德，并没有绝对层次的差距，这等争斗他们只需用心察看，一样可以见到各种道法化用的。

　　或许鸿翮祖师因为自身道法之故，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比不上与人斗战所得，可是曜汉祖师却非如此。其人在此之中看到了许多大道玄妙，张衍与造化之灵的手段在他看来不难辨明，只是限于自身伟力而无法运使罢了。

　　而随着双方交锋，他明悟了许多道理，道行也随之层层抬升，直至到了某一个界限方才停顿下来。

　　张衍意识回转过来后，也是察觉到了他身上的变化，笑道：“恭贺道友了。”

　　曜汉祖师对他打一个稽首，道：“这里还要多谢道友。”

　　张衍笑道：“道友自悟道法，又何必谢我？”

　　曜汉道：“虽是如此说，可若无道友，我此刻怕还在艰难求胜之中，又哪来机会在旁从容悟法。”

　　鸿翮祖师这时道：“此事当贺，与造化之灵对敌，我辈若有进，则彼便为退。”

　　张衍赞同此言，假设两位祖师能够在斗战之中一直将自身道法提升下去，只需达到与他相等的层次，那么以他们三人合力，当真可以轻松击败造化之灵，从而赢得此战了。

　　可惜的是，道法之悟没这么简单，能在观法之中得以精进，已是少见缘法了，天机绝不可能一直偏向他们。

　　只是鸿翮祖师先前在道法之上有所领悟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自身正在造化之灵道法笼罩之下，故他有种感觉，曜汉祖师此刻道行有所增进，或许是又有什么变数即将出现的征兆。

　　曜汉祖师此时因为道法提升之故，感应却与方才所见又有不同，要说方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那么现在就能清楚看到前后几段不同道法之间的变化了。他闭目察看片刻，这才言道：“道友此刻所用之法，似是贯通层层道法。”

　　张衍点首道：“道友看得清楚，正是如此。”

　　曜汉祖师感叹道：“此法堪称精妙。”

　　张衍笑了一笑，道：“无论何种道法，都是存有破绽，何况与那造化之灵较量，也不过是一时之用，其人必能找出此中漏洞，就看他用何法来破我了。”

　　他这门道法可称之为“理运同光”，能以微小之能撬动绝大伟力，从而从底层之上撼动道法根本。

　　譬如说，在这等道法之下，一根寻常树木倒下，就有可能导致天倾地陷，又或许只是不小心踢出了一枚石子，就有可能牵连诸天动荡，你越是用功，则越是深陷其中。

　　当然，这只是举例而已，布须天乃是重要助力，他是不会让这处生出太多变乱的，且撼动布须天规序的代价同样不小，他自不会去白费气力。

　　就在三人言语之际，张衍忽觉袖中造化之气动荡起来，他心有所感，神意一转，入得莫名之中，而后抬首一观，便见一名道人虚影立在那处，其气机冥冥渺渺，虚实难测。

　　从那气机之上，他已然辨出了对方身份，正待问礼，却有一缕意念传来，那身影便即不见。

　　而同一时刻，鸿翮、曜汉也一样是感到了这缕传递过来的神意，两人俱是一讶，显然未想到这一位会在此刻设法传意于他们。

　　张衍待将这缕传递过来的神意看罢，不由思索起来。

　　那一缕神意传来，却是告知了他一件事。

　　造化之灵的目的，便是想要吞大德补全自身，可反过来，大德这一边也同样是如此。

　　只是造化之灵现在并没有释放出全数力量，还有大部分力量被镇压着，所以要是就如此将之击败，其之道法虽会就此回归大道，但需知晓，这道法乃是其人从造化之精中带了出来的，若是就此归回，那就不是那么容易找寻了。

　　可以这么说，求问大道之路是不会让你钻得这等漏子的，你付出多少，自便能得到多少，你与只有部分力量的造化之灵交手，那么就只能得到部分战果，你要想真正执拿大道，那无疑需将拥有力量完满无缺的造化之灵拿下方可。

　　只是欲令造化之灵完全解脱出来，就需得将所有除他之外的大德伟力吞夺，这里无疑就是指鸿翮、曜汉两位祖师了。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此时在看过这缕传递过来的神意之后，也都是明白了这一位的意思，若是要求得真正大道，那么他们就需主动被造化之灵吞纳，不过这仅仅只是提供给了他们一种选择，并不一定需要如此，真正的选择权仍在他们手中。

　　两人起神意交流了一下，现在双方道法比拼，到最后谁胜谁负真不好言说，就等于双方轮流肩负重担，且不断增加分量，直至某一方在轮到的时候坚持不住倒下去为止，这就完全是交托给那一线天机了。

　　可若是再度转到正面斗战上来，那是最为直接的实力碰撞，强便是强，弱便是弱，张衍手执力道之法，这正是他的强项所在，并且还有整个布须天作为后盾，就算造化之灵全数力量解脱，也未见得不能一战。

　　到了这里，两人已然有了决定。

　　曜汉祖师先是开口道：“玄元道友，方才那神意想来道友也是见得了？若无差错，那当是太冥道友所传。”

　　张衍微微点首，每一位大德气机神意都是不同，他人难以伪造，除非是被造化之灵所吞夺。

　　可问题是，太冥祖师若被吞夺，那么无人主驭那造化之气，其余大德伟力也将无用，那造化之灵力量早便可以解脱出来了，那也不必与他在此较量道法了，大可正面压来，故他可以确信，方才那的确是太冥祖师之神意，而并非是造化之灵所效仿。

　　鸿翮祖师语声有力道：“太冥道友既然如此言，那就言明他认为哪怕是造化之灵全盛之时，道友亦可与之一战，否则绝不会出得此言。”

　　曜汉祖师笑道：“不错，太冥道友虽未有任何表示，可道友若无此力，他也不必传意与我等，却不知道友于此又是如何思量的？”

第三百一十九章 宇天无常通天机

　　张衍思量了一下，在太冥祖师传递过来的神意之中，所蕴含的东西甚多，其中有一些没有明确言说，可若细细探究的话，却能发现内中深处实则另有玄妙。

　　诸如造化之灵吞夺诸位大德伟力之事，原来以为一旦其人得逞，那就立便可以破开造化之气的围困。可从太冥祖师的解释来看，实际却非是如此，尤其是主动被吞夺和被动吞夺是有所区别的。

　　现在造化之灵只是欠缺了鸿翮、曜汉两位祖师的伟力，可即便这两位被其吞夺了，也并无法立刻解脱出来，还需将之炼合才可。这实际上就是造化之灵与太冥祖师争夺造化之气的统御权柄，假设其人胜了，那很可能将所有造化之气一并收了去。

　　而若是两位祖师主动投向太冥祖师那一边，那么太冥祖师胜出的可能更高，如此就可抽隙将所有造化之气收入手中。

　　至于此前太冥祖师为何不与其余大德说得此事，那是因为这一切全是建立在张衍能够与伟力完全的造化之灵争斗的前提下，要不是如此，能击败力量残缺的造化之灵，并将之逐入永寂，那已是最好结果了。

　　其实他也知道，虽然两位祖师问他做何选择，可这两位心中恐怕早已是有所决断了，这里不只是他们二人，也同样是太冥祖师的意思，更是诸位大德之意。

　　他抬眼看向二人，道：“两位若问我之意，”他稍稍一顿，随即神容一肃，正声言道：“吾当求道耳。”

　　鸿翮祖师朗笑道：“道友为求大道，我亦为求大道，为求道，又何惜此身哉！”

　　曜汉祖师亦是笑言道：“鸿翮道友所言甚是，按照太冥道友所言，我若被造化之灵吞夺，此也是登道之路，若是道友能赢得此战，那我等此去就未必是道途尽处。”

　　张衍颌首点头，从太冥祖师神意所传来看，他也是理解此言之意，两位祖师被吞夺之后，导致双方道法伟力交融，在造化之灵获取伟力的同时，两位祖师也是一样获取了其人的伟力乃至道法。

　　不过要是不得解脱，自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若是解脱了，所得收获却比两人观道乃至斗战更多，甚至以此走上大道终途，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取胜的结果之上，假设最后是他输了，人道败战，一切皆休；而若能赢得这一战，并执掌大道，那么所有大德都将有机会从寂中归来。

　　不过这等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不能让造化之灵提前有所防备，否则很难保证其中哪一步不出差错，故是道法变化还需继续，在此之前，最好还需寻找一个道法变化的契机，这样发动起来方才更是隐蔽。

　　张衍与两位祖师又是交流了一会，便就决定等待一个合适时机，随后他看向那道法之中。

　　自他用出“理运同光”之术后，造化之灵先前道法根基俱是被他所颠覆，所有规序虽仍是存在，可是轻重颠倒，微小之力往往能使得绝大伟力产生偏离。由于这等变化，各处对立争斗不再是由他们自身来决定了，天机变数被无限放大，他不难推断出来，造化之灵下一步除了收束规序，没有其他路可走，只是具体如何变化，还要看此僚手段了。

　　造化之灵没有让他等待多久，很快又是渡落下来一个道法变化，在原来规序之上做出了某种改变。

　　张衍察觉到后，当即意去高渺，再是仔细查看，待是看罢，便他身为造化之灵的对手，这时也是不禁点首。

　　造化之灵这一次的变化却是显得巧妙得多，许是为了给自己后续的道法布置留下更多余地，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变动，而是只取定一，弃舍诸繁。

　　此法实际就是在万般繁复的变化中梳理出本该存有的规序，并只对一个对立因果用法。

　　换言之，就是不管你外间众多变化如何，我只维护好我这一种变化便好，其余我不知不见，那自便与我无由，因果在外，我自观我。

　　这也是符合对立合化之妙的，尤其是着力维定一处，凝聚唯一，他处规序就很难再将之加以改换，若不是强行破解，那就只能在其让了出来的空白之处做文章。

　　张衍沉思了一下，虽然这些无数对立争斗之中有输有赢，可只要有一处是其胜出，那么就不会真正失败，所以其只取唯一便可。

　　只是这办法纵然高明，可同样也是后撤到了极处，近乎于退无可退，若是他设法将这一点攻破，是有可能断绝此僚后续所有变化的，似是就此将之击败也不无可能。

　　只是他再是一转念，却又发现了不妥之处。

　　他能看得出来这里道法缺陷，造化之灵不会不做防备，关键其人还没到手段穷尽的地步，是不会做这等孤注一掷之事的，所以这背后当还蕴藏有另一种变化，且是很可能涉及那根本之道，或许其人正等着他一头撞上去。

　　想到这里，他决定不在这里纠缠，而是另行设法。

　　他又是对那道法看了几眼，此法看去自成一统，牢不可破，并守住了底限，可是在大道之下，没有什么是能完全摒弃外扰，不移不转的。

　　诸有不能，大德不能，造化之灵亦不能！

　　就算那造化之精，看去完满不变，可受得诸位大德赋予性灵，同样也是生出了变化。

　　他心思转到这里，心中已是有了几分计较。

　　若只是单单依靠规序，由外在变动来搅动内里变动，那是很难做到改换其道法的，因为造化之灵给自己留下的余地足够大。

　　这里好有一比，就好似一粒沉入水中的坚顽砂砾，无论你怎么摇晃水波，动荡浪潮，也只不过是将其卷荡来去，可想要将其就此磨碎，却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好在他除了道法规序之外，还有另一物可以拿来借用。

　　按照自身心意再是推算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一笑，挥袖之间，就又是将一门道法送渡了上去。

　　此法可称之为“宇天无常”，因为造化之灵只是维护必要条件之下某处对立因果的结果不变，并将其余无数对立因果的争斗都是放弃了，所以那些被放弃的所在，规序自也是由得他来改换了。

　　他现在所做的，就是使这些道法变化都往一处方向趋同，可因为有着那一线天机变化的存在，所以恒常不变的因果对立是不存在的，只是之前有无数对立因果的搅动，所以天机可能落在其中任意一处之中，且不会干涉太多。

　　而当只剩下两种因果对立，且俱为呆板不变时，那一线天机一定是会推动出更多变化来的。

　　尽管造化之灵只取其一，而他取其无数，可因为彼此变化相当的缘故，所以两者在天机干涉之下是完全对等的。

　　他这里拥有无数对立因果的争斗，产生许多变数也是无碍，而造化之灵这里一旦产生变数，整个牢不可破的规序就有可能走向崩毁，甚至衍生出与其意愿截然相反的结果。

　　曜汉、鸿翮两位祖师这时也是看到了双方道法变化的较量，在看到张衍出手后，两人都是大为赞叹。

　　若说造化之灵道法运使巧妙，以最为简单的方式确保了规序不坏，还确保了道法继续为自身所有，那么张衍所用之法，同样也是用了一个很是精妙的变化，特别是借助天机变数之力来针对对手，这其实已是超脱单纯道法博弈的范畴了。

　　其实能够思量到这些并不困难，关键是如何排布此中道法，并将心中之念转为实质，若是换了他们上去，就算告诉他们如此做可以对抗造化之灵的道法，但因为自身道法层次之所限，并无法做到此事。

　　曜汉祖师稍作思忖，与鸿翮祖师商量片刻，就起神意传言道：“道友，以我观之，造化之灵这回若想解你这道法，当无有先前那般容易了，我以为此刻当是我等向其送渡伟力的上好时机。”

　　张衍略作推算，也是承认曜汉祖师所言时机合适，战机难寻，既已有所决定，他也没有什么迟疑，起神意一转，就把两位祖师之神意接引进来。

　　此刻他尚在高渺之处未曾退回，两位祖师一至此间，便借助他的目光又一次看到了那造化之灵。

　　这时他们只需上去主动送上伟力，自可被其所吞夺。不过这般做造化之灵虽不会抗拒，但也可能因为其人对利害的判断不同而导致变数产生，故为确保稳妥，他们将会按照三人议定之法，借助两缕造化之气主动融入其伟力之内。届时太冥祖师那里自会接应，从而将整个造化之气从造化之灵处剥离出去。

　　曜汉祖师言道：“按照太冥道友所言，至道唯一，唯有一人先走通这条道途，后来之人才可以跟着一起攀登此道，而若想有此成就，则必须取拿到造化之灵所有道法，这里就唯有拜托道友了。”说话之间，他郑重一个稽首。

　　鸿翮祖师同样也是一个稽首，道：“今次之战，道友之成就，便是我辈之成就，道友之剑，便当为吾辈之剑。”

　　张衍也是神色一正，肃然还有一礼，道：“自当不负重托。”

第三百二十章 造化合气理天序

　　鸿翮、曜汉两位祖师在与张衍交言过后，便相互点了点头，而后各是收拢一缕造化之气在袖中。

　　此刻正是张衍所渡道法占据规序之时，稍候造化之灵必是会想办法再行改换，等其动手之时，那就是一个适合发动的空隙。

　　张衍也是静静等待着。

　　他之前从太冥祖师的神意中看到，在他没有出现之前，因为诸位大德一直与造化之灵维持均势，胜算并不高，所以按照太冥祖师的本来想法，若是此战大德一方失败，那么其人会把自身化作最后一道天序，不令造化之灵补全大道，并继续等待人道之中有后辈出来寻觅那一丝大道机缘。

　　而现在因为他的缘故，大德这一边也是拥有了一定胜望，所以太冥祖师把所有期愿都是赌在了他身上。

　　此正如曜汉、鸿翮两位祖师所言，他若赢下此战，那么所有大德都有机会返归诸有，若是不能，则是尽入寂空。

　　就在这等沉寂之中，他所渡下的道法规序之上开始有些微变动，这显然是造化之灵开始有所动作了，这时他心有所感，转首看去，见曜汉、鸿翮两位祖师身上分别升腾起一股玄妙气息，两人对他微笑点首，法体便如轻烟一般飘渺化去。

　　他对着两人消失之处执拿一个道礼，而后再度看向造化之灵所在之地。

　　两位祖师这一去，造化之气想必很快就会浮现出来。此气归属很是重要，太冥祖师唯有成功将此气从造化之灵那里抽离出去，那他才好进行下一步动作。

　　大德之中，真正被造化之灵吞夺的乃是微明、季庄、相觉等辈，不过其等实力属于最弱一层，尽管造化之气上也有其等自行合并过来的伟力，但却属于忽略不计的一部分。

　　而除去太冥祖师这个主御之人不提，陵幽、玄昭、易冲、鸿翮、曜汉这五位的伟力，方才是驾驭造化之气的真正的支撑之力。

　　造化之灵纵然在大道棋盘之上将陵幽、玄昭、易冲这几位吞夺了，可并没有来得及去消纳炼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其人并不能运使出这几位的道法。而若是这几位被吞，驾驭造化之气的伟力也就失去了大部分主宰，造化之灵自就可以从中解脱出来。

　　虽然这里还剩下太冥祖师一人，可当其余所有大德的伟力不在后，按照正常情形来言，其人即便还可以坚持下去，所能发挥出来的力量也没有多少了。不过他们此刻敢于动手，恰是落在这个关节之上。

　　先前诸位大德在被劫力围困之时，在与造化之灵对抗之中使得自身实力获得长足长进，太冥祖师同样也没有停下脚步，他利用了自身的根本道法，使得自身伟力与造化之气合化到了一处。

　　若说张衍是布须天之御主，那么太冥祖师就是造化之气的御主。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因为与造化之气相合之故，所以此气只要进行变化，那么太冥祖师本人即是走到了大道虚无一面，是不会落在诸有之中的。

　　按照此前约定，太冥祖师一旦从造化之灵身上离去，那么其就会以造化之气之力维定天序，也即是说，自此之后，只剩下一个规序，在这个规序之中，除却根本之道外，任何道法演化都将无法进行。

　　这么做是必要的，在解脱了造化之气的镇压之后，造化之灵的力量将得以完全释放出来，于道法之上同样也能进行更多演变，而在这方面与之进行比拼的话，那显然对人道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

　　在等待了不过片刻之后，心下微微一动，抬首看去，这时他已然察觉到了造化之灵身上气机的变动，其人力量似是在不断释放之中，而伟力对抗上，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在无限膨胀着，甚至令他有了一种被承托漂浮起来的感觉。

　　他心意一转，霎时间，一层幽光笼罩全身，便如中流砥柱一般稳稳立住。

　　而也就在这等时候，那原本镇压在造化之灵身上的造化之气也是一并开始浮现出来。

　　这无疑也代表了造化之气不再镇压造化之灵的力量了，一个从起始到结束的进程已是结束，不过，这将是另一个进程的开始。

　　在这一刻，造化之气所带给他的玄妙之感却是无比强烈，似乎只需他一个念头过去，将这股力量引导出来，任何物事都会被其所改变，甚至可以直接消逐造化之灵。

　　不过此气之能，终究是有其上限的。

　　正如他动用了全部布须天的力量，也无法压倒造化之灵一样，就算用此气再如何变化，也不可能做到此事。

　　造化之灵、造化精蕴聚集的布须天，还有那完满无缺的造化之气，这三者都是从破碎的造化之精中生出的，可说是处于同一个层次。

　　所不同的是，造化之灵具备自我意识，乃是造化之精的神之所在，只这一样，就令其余两者在无人驾驭的情形下只能被其掠夺，而无法抗衡。

　　不止如此，因为其人有了自我意识，还能借用吞夺大德增进自己的实力，补全自身道法，这也是为什么造化之气先前只能镇压其人一部分力量的缘故。

　　那造化之气显出之后仅仅只是一瞬，便又消失不见，张衍明白，这是太冥祖师按照其神意所示那般，重定了大道规序。

　　张衍查看了一下，现在双方方才的道法运转皆是不存，但这并不表明此刻诸有之中并不存有规序了，现在规序乃是太冥祖师重作所布的，所以无形之中稍稍偏向于人道，这对他是极为有利的。

　　其实这非是太冥祖师第一次这般做，就如先前周还元玉之障，也是这位在镇压造化之灵时一同布下的，其目的就是遏制造化之灵碎片入世之后得势，以至于压制住人道传承。

　　自此刻开始，他之前与造化之灵比拼时所演化出来的道法都是被抹去了，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之上。

　　而就在此时，诸有之中有无数光芒洒开，遍及每一处角落。随后，浑身笼罩在精光之中的造化之灵带着前所未有的气势，自虚无之中走了出来！

　　布须天内，诸世之中，此刻却有一股惶恐气氛在蔓延着。

　　本来在造化之灵“无量道化”的道法笼罩之下，造化之灵被张衍逐入永寂之中，多数人以为大德一方已然战胜了这位大敌。

　　实际上这一方的对立争斗的确已经是分出了结果，但是随着这道法崩塌之后，这一切自便不存了。

　　当诸多修道人看到两位大德骤然消失，反而造化之灵再度现身出来后，这分明是说方才之争大德一方输了一招，这对诸世人心的打击无疑极大。

　　寰同看到诸世之中的人心变动，他叹道：“旦易道友，情形有些不对，你还是撤了法力吧。”

　　旦易想了一想，却是摇了摇头，仍是坚持道：“若是人道当真败北，那也是天数使然，众生无法择选自身之生死，可至少也当让其知晓自身因何终了。”

　　寰同叹了一声，道：“有时候不知此事，却也免却了许多烦恼。”

　　旦易看着诸有之中，道：“事情未曾坏到那等地步，玄元道友还未曾失败，我私下觉得，或许两位大德消失，也是一步棋。”

　　寰同道：“但愿如此。”

　　旦易转首看着他道：“便是当真情势危急，现在世间转运，皆在玄元道友一念之中，说不定会推动某位道友上去相助，如此世间之人看到这些就很是重要了。幸好眼前还并未有到那一步，这说明玄元道友对此战当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寰同一思，点了点头，这番话有些道理，不过就算张衍能推动他们乃至资质杰出之人去到大德之境，他也不认为能与造化之灵相抗衡，可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

　　张衍望着那造化之灵，只是单纯观望，便就有一重重伟力压了过来，他只一挥袖，就将这等力量轰碎，可是随后，无尽精光照来，内中似有一只大手向他压下。

　　他面对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眸光微闪，一踏都神君，起得双指，大袖飘荡之中，对着上方就是一点。

　　这是最为直接的对撞，一如此前造化之灵化身落至诸有与他第一次交手的模样，双方伟力狠狠撞在了一处。

　　轰然震动之中，万事万物都是停顿下来，他面前则是打开了一扇门户，有这么一瞬间，仿佛那至高妙道就在眼前。他正要观望，可仅仅是心神微动，就仿佛在平静池塘之中投下了一枚石子，一层层涟漪扩散，面前这一切便就破碎开来，又回到了原来模样，他与造化之灵各站一边，遥遥对峙，仿佛刚才的碰撞并不存在。

　　他缓缓吸了口气，眸光变得锐利起来。现在造化之灵至多只剩下了自身根本道法，任何道法变化在而今规序之中都无法运转，此刻正是消杀此僚的最好时机。

　　他在大道棋盘之上时，曾以数子代价累蓄起一个优势极大的棋势，逼迫造化之灵不得不弃绝所有道法，下得棋盘。

　　不过这棋势早早进入了整个大道转运之中，已然是将所有种子落在了诸有之内，只是之前时机未至，所以他一直未曾引动。

　　而现在，是时候动用这一招了！

第三百二十一章 众生皆道付誓中

　　张衍此前听陵幽祖师对他言，所谓至人之道，那便是“既可渺远，又可近人”，他深以为然。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大德，还是看去卑微渺小的凡尘生灵，都在大道之中，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

　　造化之灵只是生来站在高渺之处，所以目光也同样落在此间，若无必要，则丝毫没有往下俯瞰的意思。

　　可其人却不知诸有之中每一个存在的生灵都有其意义，更不知众生若得引导，将会焕发出怎样的力量。

　　今日对敌造化之灵，不仅仅只他一人，还有他背后所站立着的诸世众生！

　　他此刻准备引动之法，若得一名，可称之为“众生炼神”！

　　诸有之中，凡是生灵存世，并踏入道途之中，因为那一线天机缘法的存在，所以从道理上说，人人都可能得道，这也是大道所允许的。

　　不过在大道转运之下，这也只是给众多生灵保留那一线机缘而已，只要万物终末不至，那么这个可能就存在着，但你或许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

　　可若此事当真可以实现，那么人人成道，人人可为炼神，甚至人人为大德的话，当这一股力量汇聚起来时，便是造化之灵，无有可能阻挡。

　　当然，仅凭他自身之力，是没有可能做成的，故他借助了大道棋盘，以大道之转运来推动此事。

　　可即便是在棋盘之上积累了足够大的棋势，也只能令诸人之成就存在一瞬，也仅有这一瞬是真实的。

　　因为这一瞬实际上是从诸多不可能之中抽离出来的可能，本就是介于真实虚假之间，而在此之后，当大道转运重归正途，一切也就会退还回去，重又恢复原来。

　　好在他也仅仅需要这一瞬而已，这力量只要能引动出来，便足够用来击败对手了。

　　而对于众生而言，尽管没可能一步登天，可这一段存在的经历，将会使他们自身得到无限升华。真正有缘上法之人，日后修行必将会是一片坦途。而其中一些本就是迈向更高层次的人，若能就此把握住机会，那将会省却万千年乃至百万年的辛苦修持。

　　只是经由大道转运来推动生灵，哪怕只是一瞬，也并不会被强行提拔上来，其中一切仍需符合天序道理，因为每一人都不相同，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道途不同，成就也自有前后，如此众生之力就很难做到集于一处。

　　好在他乃是布须天之主，现世如何转运皆在他一念之间，只要调度好大势，抹平各种障阻，便可使生灵超脱尽归于这一瞬之中。

　　而以往生灵入道，大致道途之阻来自三个地方，一是灵机，无此物难以修持，且修士若修至高深境地时，若要破开一界，飞升他去，紫清灵机也是必不可少。

　　其二便是周还元玉了，无此物无以成真阳，无数惊才绝艳之士就被拦阻在了这一道关卡之上。

　　最后一个，修道人要想超脱现世，成就炼神，则必得造化之地为依托，本来诸有之内无数现世生生灭灭，可得附造化之地的现世终究只是极小一部分。

　　可是现在这三个阻碍已然都是解决。演教之法却可舍去灵机修行，便是灵机不兴之地，亦可人人入道；太冥祖师再度重立大道规序后，元玉之阻对人道来说已再非天堑；而现在诸世合同，造化精蕴并合为一地，修道前路也将无有阻挡。

　　这也即是说，现在修道人无论身在哪一处现世，哪一处界天之中，那修炼到最高境地的可能都是被无限放大了。

　　而在这些条件都是满足之后，事机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差最后一步。

　　修道人自世间超脱之后，便是有大道棋盘之力在背后推动，没有造化宝莲，你也无可能成就大德，或许就会失陷在大道长河之中不得归来。

　　而若是只止步于炼神，那便失却意义了，因为不成大德，也就难执道法，哪怕这般人物数目再多，因为层次上的差距，对造化之灵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此僚只需运转有无之道，就可将所有人重新化入虚无之中。

　　张衍早是想到了这一点，虽然没有造化宝莲，可需知道，造化宝莲道法尽数为他所夺，并化为他之力道，故他若以自身力道为承托代替此物，那么就可推动众生那一线被抽离出来的天缘去到大德之境！

　　诸多大德之中，实则也只有一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根本道法就在于此，是他成就洞天之后便就立存之道法！

　　在大道棋盘上对弈之时，陵幽祖师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被造化之灵吞夺，就是因为看到了他所筹谋这一杀招的确有可能解决造化之灵。

　　而其余大德后来之所以愿意配合，并让他出来主持大局，也同样有这等缘由在内。

　　先前造化之灵在察觉到不对时，立刻舍弃所有道法，并从大道棋盘之上退走，那无疑是正确选择。

　　若是其人不下棋盘，那么张衍将会借助大道棋势从底层之中不断推动生灵成就大德，一人道法用去，又引得一人上来，由此不断落子，只要大道之势不绝，那么就可源源不断，就是单纯用道法落子也能堆死此僚。

　　而就在他起意之时，造化之灵却是感受到了与在棋盘之上一般的危险之感，他不知道这来源于何处，可却知晓，只要面前这个敌手被逐，那么就能解决此事，于是伟力一放，又是随光而至。

　　张衍微微一笑，现在所有道法变化已然被太冥祖师所阻，造化之灵只能动用伟力与他进行比拼，可这恰恰是他最不畏惧的地方。就算造化之灵力量已然是恢复完全，可他除了力道，还有布须天伟力，两者合一，自不难正面抗衡此僚。

　　看着对方伟力压了过来，他想也不想，又是一拳迎了上去。

　　两人力量不断碰撞着，可看去却是势均力敌，难分彼此，照这般下去，看似永远也分不出胜负。

　　他知道造化之灵可能感应到了什么，可到了眼下这一步，这名大敌已然是阻止不了此事了。

　　又是一拳对轰之后，脚下都神君仰首而起，背后黑白二气与五色光华一合，化作一元，再度与袭来伟力撞在一处。

　　张衍稍稍后退，举指若剑，大袖拂动，无边伟力被他承托而起，同时神情也是变得肃穆起来，当日他在成就洞天之时，曾作一法，并言称：“愿天下有缘之人，皆可凭此入道。”

　　后在他成就洞天之时，为明此志，更作一言，称曰：“不堕轮回入大千，心传一道在人间。愿起一剑杀万劫，无情换作有情天！”

　　而今时今日，就是他完此之誓时！

　　转念至处，他落指而下，在某处重重一点！

　　霎时间，大道转运之中某个缺失的关节顿被补上，而原本积蓄在那里的力量则以不可阻挡之势滚动起来。

　　布须天中，诸世万界，所有人的目光都是关注着这一战，而今只剩下最后一位大德与造化之灵对抗了，可以说是承载了所有生灵之希望。

　　而在这时，所有人都是感觉到一股奇异之感自心神之中浮动出来，可仔细一察，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唯有一些功行高深之人生出诸多感悟。在不知不觉中，已然有一股通天大道在他们眼前敞开了。

　　而在他们自己也无法看见的地方，一个个虚影自身上走了出来，并往世外走去。

　　演教总坛之中，高晟图眼见张衍与造化之灵不断正面对撼，心绪也是不由得激荡起来，可忽然间，神意却无端传来一股玄妙之念。

　　这一刻，他若有所悟，缓缓站了起来，看着那一面传法玉碑，口中开始念诵演教道法。

　　随他开口，座下一众演教高层也是感觉到了什么，纷纷站立起来，亦是诵唱演教道法。

　　举世之内，凡是有演教弟子之所在，皆起念诵之音，煌煌赫赫之声在诸天万界之内响起，并传递出来。

　　而在他们身上，那一线可能被不断抽离出来，如照影一般，不断往自家教祖的道法之中投入进去。

　　布须天深处，旦易、寰同二人本在观战，却是忽然一个恍惚，皆是感得有一股力量落下。似是在推动他们往上境攀登。两人不觉露出惊异之色，可随着又是一股神意到来，便就明悟了一切。

　　可二人难以判断这是否是造化之灵的布置，正迟疑间，却忽有所觉，往玄渊天看去，见张衍化身对他们微笑点首，顿时疑心尽释。

　　两人对视一眼，于是不再抗拒，由得此力推动自身，轰然一震之下，却发现自己已然走入了大道长河之中。

　　入至此间后，两人便无法看到对方了，可俱是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自身，只要心意一转，就可回转诸有，于是放心往大道尽头迈步而去。

　　炼神所见，即为真实。他们本身便是炼神修士，早是超脱了现世，那一线天缘降下，必然是会成全他们本身。便是寰同是受张衍提拔上来的，可此刻再借得大道棋盘的推力，亦能成就这番功果。

第三百二十二章 无尽道来化剑鸣

　　旦易、寰同两人入得大道长河之中后，很快走到了自身限碍之所在。

　　在这大道之前，修道人都是不自觉的欲往尽头行去，可两人都是谨慎之人，并没有贪功冒进，而是到此为止，顺从着那一股牵引力量，往来处归返。

　　只是一瞬之间，两人便破开有无之隔，重又出现在了虚寂之中。可便在此时，他们陡觉一股力量倾压过来，好似要将他们重新打回虚无之中。

　　二人一惊，忙是起得伟力抵挡，只是那股力量之强横，远远超出了他们所能抵御的上限，正觉难以支撑之时，却又有一股伟力过来，将那压来之力击溃。

　　张衍身影在二人面前显现出来，并传以神意道：“两位可先退回布须天。”

　　旦易、寰同二人此刻虽是当真修成了大德，并各自执有一门道法在手，可也知道自己的份量，此刻他们实力至多也就是与伟力完全之时的微明、季庄等人相当，连闳都道人都是远远不如。就算造化之灵只是部分伟力化身都无法抵挡，何况其人现在早是力量完满了。

　　既然无法在这等斗战之中起得多少作用，反而还可能拖累张衍分心，二人也不敢在此停留，一礼之后，便顺着张衍之力退回至布须天中，只等着最后出力的那一刻来临。

　　张衍一将两人送走，便接连轰出数拳，与造化之灵再度敌在了一处。

　　自他方才转运道法之后，便感觉造化之灵的攻势骤然猛烈了起来，显然此僚已是拿出了自身全数能为，而他有力道道法在身，又手握布须天伟力，自也不会因此退避，毫不示弱与之正面对撼。

　　大道运转也是在两人争斗之中产生了几分迟滞。

　　他一挑眉，不难看出，造化之灵的用意就在这里，妄图以两人此刻碰撞之力迟滞乃至搅乱他所推动的道法。

　　可是这一切在发动之后，已是融入在他根本道法之中，除非对方能将他立刻逐入永寂之中，否则就不可能再停下来了。可其人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也不必去针对那道法了。

　　他感到造化之灵属于人性的一面在不断增多之中，显然是其人察觉到危险后，在现今这等情形之下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故而只能给自己不断渗入人性人心，以此来增加天机变数。

　　他淡笑一下，造化之灵便是真正变作一个生灵，也只有自身一人罢了，而自己背靠众生，其人又如何与他抗衡？

　　布须天某处无名界空之中，一片荒漠之上，看不见半点草木，也没有任何生灵的踪迹，有的只是遍地的碎石砂砾。

　　沈崇端坐在大地之上，神意则沉入在莫名之地中，正在推演那登攀上境的法门。

　　他虽是早从囚界脱出，间中还经过了一回元玉之争，可正式闭关却并未有多久，此前他一直在四处搜罗紫清灵机，以供参修之用。

　　正在推演之时，他忽感到一股外在力量突兀到来。这股力量超脱了他之前所见的一切，穿过了无尽虚空，乃至岁月流转，直接降落在了他身上。

　　在此力推动之下，他修持推演竟是变得无比顺利，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自身所能达到的道途尽处。

　　他骤然睁开眼目，却感觉自身并没有用去多少法力，就是神意也不曾耗损多少，可方才在莫名之地中，他感觉自身仿若一下渡过了数十上百万载。毫无疑问，这定然是方才那股力量所致。

　　正思索其由来时，心有所感，抬目看去，却见不远处有一道光幕凭空浮现在那里，也不知是何时出现的，而此刻只是看得一眼，许多东西便一下映入到了心神之中，顿时无端知晓了许多事。

　　他琢磨了一下，如无意外，方才那股力量当是人道大德所传。

　　此力并没有直接赠予他功法或者修为，而只是让他本该用数十上百万载推演的法门于一瞬之间完成了，而这里所得，仍旧是他自身所领悟的那些东西。

　　实则他自信无需这股推力，仅是凭借自身也一样能达到这一步。

　　只他也分得清轻重，在了解而今情势之后，明白大德与造化之灵间的争斗可谓无有退路，要是人道败战，那么就需要后来人上前替继了，而他同样是身在其中，面对这般危局，只是一点个人性情上的好恶又算得了什么？

　　他心意一动，玄石便凭空浮现出来，悬停在了身前三尺之内。

　　他先前一直在与元玉较量，并不去顺从其中意志，可不知何时，那元玉失去了伟力拘束，彻底成了无主之物。

　　而现在去到前路的推演已成，也没有道理再耽误下去了。

　　他探手出去，把玄石一把拿住，就将参悟得来的功法推动了起来。

　　他修道积累极为深厚，这一番行功下来，成功见得元气大海，并将自身气机种入此中，随着一点明光照出，身化无量光华，而后再重合而起，散聚之间，已然成功步入了真阳之境。

　　每一个真阳成就之后，身上都会有分身生出，若不及时处置，或可能成为一个足以威胁到自身的极大隐患。

　　他没有第一时间去诛除，而是放任其离去。

　　若是分身认为可以取他而代之，那大可寻来，他正愁没有对手，对此却是无任欢迎；而要是这些化身畏惧而远走，那根本不值得他去投入太多关注。

　　此时他再往那灵光大幕之中望去。

　　他不认为这等景象只会传递到自己面前，当是许多人都有望见，而背后那位大能的目的，应该是想让人道修道人都是认识到有造化之灵这等大敌存在。

　　看着此中映现出来的浩烈激荡景象，心下也是感慨不已，深恨自身道行未至，不能亲身上前与那造化之灵一战。

　　而就在他念头如此转动之时，却是若有所觉般仰首一看，微微失神之中，似有另一个自己步出世外，往大道尽头行去。

　　山海界中，溟沧派一众上真俱是坐于虚海之上，此刻皆在观望着镜水光幕之中呈现出的斗战景象。

　　而此间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十余名自天外前来访道的凡蜕修士。

　　孟至德沉声道：“现下看来，却只剩下一位大德与那造化之灵斗战了。”

　　虽无人明言，可他与溟沧派诸长老都能够感觉出来，这最后一位大德极可能就是自家那位渡真殿主。

　　孙至言看了下四周，道：“一人又如何？我观眼下，分明是平分秋色之局，且我敢断言，此一战，渡真殿主必是最后胜出那人！”

　　这话一出，溟沧派这里一众长老都没有什么反应，因为孙至言向来就是如此敢言敢为，可那些前来访道的凡蜕修士却都是露出诧异不解之色。

　　有一名道人稍作思索，出声问道：“孙道友为何敢如此断言？莫非是看到了什么我等不曾看到的东西么？”

　　孙至言笑一声，道：“诸位莫非不曾看到么？方才那两位大德无声无息间消去时，我人道一直占得上风，那又何必做出此等选择，故我观这二位，必是有意如此，并把最后重任托付于最后一位大德身上。”

　　那道人却没有被说服，皱眉道：“这只是孙道友自家之推断吧，可在在下看来，两位大德消失之前，那造化之灵已然不见，可在消失之后，其又复现，为何不是两位大德中了这一位的算计呢？”

　　站在他这一边的一众凡蜕修士虽没有说什么，可也觉得这番言辞尚算公正。大道变化他们并无法看得明白，不知道到底是如何一回事，不敢轻易下得结论，可孙至言这等说法却完全只朝着好的一面去看，这并不能让他们信服。

　　孙至言一扬眉，他也是一样对这些人的看法嗤之以鼻。

　　他认为与其定哀，不如定胜！凭甚眼前局面非要从人道覆灭上去想？为何不去认为造化之灵快要被他们这位渡真殿主打死了呢？

　　而就在诸人言语之际，溟沧派众人心神之中却都是泛起一股莫名感应，诸长老相互望了一眼，不约而同起意挪转。

　　下一刻，众人皆是来至浮游天宫之上，却见台阶之上，秦墨白袍袖飘飘，正手持拂尘立在那处，观望着无垠虚空，好像在目送什么物事远去。

　　“掌门真人？”

　　孙至言上前几步，喜道：“恩师，你出关了？”

　　秦墨白回身过来，随着他目光落下，在场所有人顿时感受到自身仿佛变得无比渺小，心中不禁都是一震。

　　沈柏霜打一个稽首，道：“恭贺掌门师兄功成上法。”

　　秦掌门拂尘一摆，道：“而今渡真殿主正与造化之灵争斗，我个人之成法，与人道安危相比，只是小事罢了。”

　　孟至德沉声道：“也不知这一战，渡真殿主能否胜过造化之灵。”

　　秦掌门缓声言道：“尔等与其凭心妄断，那不妨试着一信至言之语。”

　　众人听罢，都是若有所思。

　　秦掌门看向西空绝域方向，那里隐隐有剑气横空，显然岳轩霄也是因为道法之变，望见了大道上途，悟透玄妙，得以功成出关了。

　　惊穹山上，岳轩霄站在山巅，身后是少清派一众修士，婴春秋道：“掌门，祖师似是不在了。”

　　岳轩霄凝神看着那道光幕，沉声道：“祖师不在，可祖师剑意却仍在那里。”

　　他虽对上层道法变化也一样看不出究里，可却能感觉到，那一道锋锐剑意仍然存于诸有之内，弥散着一股通天彻地的斗志。而只要那剑意尚在，那这一剑不管由谁人来执掌，也终将是会落下的。

第三百二十三章 吞反有无化道全

　　在张衍推动众生炼神之法转运之后，诸多陷在修持门槛之中，且本身资质又是出众之人，便就纷纷破开了境关。而他们每一步成就，都增加了一部分自身成道的可能。

　　虽然诸世并合，不再存在类同现世了，不过对于大多数生灵而言，其未来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如今便就具备了无限可能。而这门道法就是将他们最有可能成道的一面取拿出来，并在大道转运之下让其成为真实。

　　那些斩去了过去未来的修士，在不曾了然自身所有变化，并尽解大道玄妙之前，只要其自身修道之路同样具备可能与不可能两种定性，那都会被包涵其中。

　　至于如傅青名、吕霖、陈蟾等一众被复还回来的人道真阳大能，在这股力量过来之时，他们也是一样察觉到了。

　　本来他们没有外力强行提升的话，也就没有去到炼神的可能。可是强行提升同样也是一种可能，故是他们一样也是在此番机缘看到了许多大道妙理，尽管这些很快就被他们遗忘了，可若当真有机会再往上行，那么这些才会被重新唤起。

　　诸有之中，张衍与造化之灵的对攻仍在继续，在决定胜负的那一击未曾介入之前，他们的争斗只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要是大德之间斗战，双方伟力的碰撞会传递彼此道法，可现下因为他们二人的力量都已是干涉到了大道转运，所以不曾有这等事发生，可这里面却有另一种变化在不经意中进行着。

　　张衍有一种感觉，他与造化之灵的力量在对撼之中正变得越来越强。

　　之前诸位大德与造化之灵对抗时，也一样有此情形出现，所以他对于这等变化倒也并不意外，只是因为布须天的伟力因斗战同样水涨船高，几乎没有落下一步，所以他的感受并不明显。

　　本来以为提升不大，直到旦易、寰同二人成就大德之后，他以这二人为参照来看，发现这里力量的膨胀远超自身所想。似乎只要这一战不分出胜负，那么双方的力量就会永无休止的提升下去。

　　其实诸有之中还不止他们两人的力量产生了这等变化，还有太冥祖师以及其人所化合的造化之气亦是如此，两人力量的增加，也导致维持大道规序的力量需随之做出相应的提升。

　　张衍心下思量起来，力量还能提升，那么这首先便是大道所允许的，但这对大道转运的干涉势必更重，或许到了最后，一切都会停顿下来，所以他需得在此之前完成道法，不过这也用不了多久了。造化之灵就算真有这个想法，在失去道法变化的前提下，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此刻他能感觉到无穷无尽的生灵照影正往自己道法之中投入进来，之所以无法一蹴而就，就是在调和消磨此中之相异，而所有这些照影仍是处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那最后一刻，他才会将这些所有化作真实。

　　在与造化之灵又是斗战许久之后，他发现此僚眼下除了维持着攻势不变，却是一直不曾停下增加自身的人心人性。

　　他一转念，认为其人恐怕不单单是要添加天机变数，而是为了寻到自身根本道法的变化，从而找出应对之法。现在也唯有这个才是其人所能倚仗的了。

　　太冥祖师所定下的大道规序，隔绝两人的道法变化，可根本道法的演化不在其中，譬如张衍的“众生炼神”，虽然是借助了大道棋盘之力，实际却是由自身根本道法为根基的。

　　可是造化之灵之道法，乃是天生得来，这里有什么玄妙，到底又是如何变化的，连他自身都无法弄得清楚。这就好比常人知晓饮水进食可延续生机，可未必知道五脏六腑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先前造化之灵所用那“无量道化”便是如此，连他自身也不知道有此道法笼罩头上。

　　其人一切做法完全出于自身之本能，顺从于天机道理，并不会去主动追究其中的玄妙，因为他只要将所有大德吞夺，自能得执掌大道，到时候便可补完自身，得悟所有。

　　可若是造化之灵真正变成一个生灵，乃至一个具备人心人性的人，那么其人或许就能找到自身根本道法，由此再进行变化，那便有可能躲过这一劫。

　　张衍知道，由于那一线天机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事是万分肯定的，但他能确定，众生炼神这一杀招是不可能在正面挡住的。因为这一招既去渺远，又落凡尘，可以说完美统合了上下之力，大道之下，再没有力量能超越出这一道法。

　　虽然从某种方面来说，造化之灵也正在俯下身段，往低处寻觅出路，也算得上是一个正确选择，可实在是太晚了，何况最为关键的是，其终究只是一人罢了。

　　造化之灵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随着双方激烈斗战的继续，其人身上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快，那精光之中生出了模糊的五官面目，看去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很是突兀的，有一道星光自虚无之中生出，照落在了造化之灵伟力之中，而其中更有一道剑意借光而渡，斩落在了造化之灵身上！

　　其人力量现在完全被张衍所牵制，对此根本无力化解，遭此一剑斩中，原来的蜕变到此生生被打断了。

　　此是鸿翮、曜汉两位祖师所留下的手段。

　　众生炼神之法无疑承担了所有大德之愿，两位祖师也不例外，可是造化之灵根本道法的变化绝不止一种，故他们担心到时会有妨碍。

　　为了应对这等局面，在二人主动投入造化之灵伟力之中时，便在自身残留伟力之中寄托了这一招，用以关键时刻阻碍其人。

　　两位祖师做得此事虽未有与张衍明确言说，可他也是略有所觉，不过他并没有深入去观察。因为他知道，两位祖师不告诉他，就是为防止心意转动之时被造化之灵所察知，所以他也是刻意将之忽略了。

　　而这一击，阻止了造化之灵身上可能生出的变数，也提前宣告了这一战的终了来临。

　　张衍趁着造化之灵微微迟滞的当口，全力压上，将之迫退，随后趁隙推动道法，瞬息间，他只觉自身气息一满，不由眸光闪动了一下。

　　造化之灵显然也察觉到了危机即将到来，轰然一下，前所未有的伟力陡然爆发了出来，大道转运也是由此慢了一拍。

　　张衍微微一笑，在他神意之中，无数照影映现出来，并承托于自身根本道法之上，他只是伸手轻轻一拨，便将这一切转化为了真实，同时起心意往外一推！

　　霎时间，一道洞穿诸有诸常的剑光自他眉心之中射出！

　　这简简单单的一剑，却是承载了众生化身大德之后的伟力，先是将本是迟滞的大道转运重新推动起来，而后再从造化之灵身上一穿而过！

　　造化之灵此刻已是完全变作了一个年轻道人的模样，他一动不动站在了那里，许久之后，其人叹了一声，问道：“此是何法？”

　　张衍笑了一笑，道：“一人之力，独木难立，万人之力，则可使江河转移，而万万人之力，足以改天换地，众生之力若得芸集，便敢上犯天意！此是众生之法，众生之道！”

　　造化之灵没有再说什么，其人身上的精光迅速暗淡下去，遍布诸有的光华也收敛消散，那一身难以估量的伟力则是由广至微，不断退缩，最后陷入绝寂之中。

　　张衍望着其人消失之处，神情之中的凝肃却未退去，他能确定，这一回是真正将这个大敌逐入永寂之中了，不过这一切似并没有因此终了，不单是因为他没有补全道法，还有早前此僚落在大道长河之中的烙印并没有因此消失。

　　此刻在他感应之中，有一股淹没一切的黑暗正在袭来，几乎是在感得这一幕的同时，他便了然了这一切。

　　他心中道：“原来如此。”

　　原来造化之灵的根本道法，唯有其人真正入寂，才会引动出来。

　　此道法可谓是“生灭之道”，“有无之道”，这好如一呼一吸，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乃是最为简单的道法变化，也正是如此，造化之灵一旦灭亡，这个道法就再也难以遏制，也是此事发生之后必会带来的结果。

　　那一股即将到来的力量可谓无限接近大道之力，可将诸有诸常，乃至所有一切都是吞没，任何人都难以抵挡，到得那时，所有人都会被融入其中，从而使万事万物归还为一，并留一神独存。

　　因为唯得如此，才可全道！

　　从道理上说，在那一线天机之下，因为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这场道争之中，所以任何人都有机会使这一神独存，成为那得道之人。

　　可实际上，在道争之中做出最大努力的大德机会更高，更有可能成就大道，或者是张衍，或者是太冥祖师，也或者是鸿翮、曜汉老祖，更或是其他大德。

　　张衍眸光变得无比幽深，他却是认为，因为这一切是以造化之灵的根本道法推动的，所以到得最后，最有可能得以全道的，或许仍是此僚！

　　若真是这样，其人或许可能会再度复生回来，他与诸位大德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而这等变化是所有人都无法预料到的，且到了这一步，连他也无从改变，因为他们自己先默认求全道一，也就没有办法阻挡这一切到来。

　　不过他绝然不会把这等事交付于天机，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能在这场变故之中躲了过去，并且保持自身之存在，那么就能由他来取拿大道！

　　而今唯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他目光一转，望至一处介于有无之间的地界。

　　九洲！

第三百二十四章 开阖天机用道缺

　　在大道棋盘之上，大德与造化之灵的对弈使得诸世诸界乃至造化精蕴之地都是并合了，然而这里面却并不包括九洲。

　　因为那是一处极为特殊的所在。

　　张衍对这一处地界的认知是不断改换的，真阳之时，认为这可能是一处有别于其他界天的存在，不过也无甚稀奇，因为诸天万界之中，这样的地界实在太多了。

　　而至炼神之后，他已是超脱了现世，那时再观，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曾还私下想过，这是否是诸位祖师合力塑就的浑天。

　　待得成就大德，他却是能够观得此中几分玄妙了，只是因为觉得机缘不到，故是也没有往此处去。

　　直到他坐上大道棋盘，下来又与造化之灵一番斗战之后，才真正认清此地的本质。

　　九洲乃是诸有之缺、万物之缺、大道之缺！

　　何谓“缺”？缺就是变化。

　　唯有这等缺失存在，大道才能够得以转运，才能进行变化。

　　也正是因为这大道之缺的存在，迫使修道人不停去追逐完满，追逐上境；若是无了这等失缺，也就没有了变化，道途也就走到了尽头。

　　当然，这里需要明白，九洲与九洲地陆是不同的。九洲乃是大道之缺，九洲地陆仅仅是因为正好落在大道之缺上，所以便是少了九洲地陆，大道之缺也仍旧是存在的。

　　造化之灵的道法可以涵盖诸有乃至一切，甚至连他也不可能正面相抗，因为这就是大道的力量。可是同样，此法却无法将这大道之缺遮掩下去，因为这“缺”就是这门道法所能发动的根本，而有此缺存在，此法才能够得有转运的余地，若是无有，那么这道法从一开始便就无法化变了，掩盖了这处，也就等于掩盖了其本身。

　　当初造化之精破散，造化之灵化显之后，那些功行高深的大德，诸如太冥、鸿翮、曜汉、陵幽这四位祖师，还有易冲及那位囚界之主因为九洲的独特之处，所以都是送了一具化身过去，并将道法传至此间，以保人道还有传承接续。

　　然而此乃是缺失之地，任何伟力过来都会有缺，甚至在半途之中就被重重消磨，以至于不断退转。

　　纵然诸位大德可以将自身送渡来的伟力继续维持在高渺层次之上，可若不顺从此等变化，那就永远无法入得此间，于是只能选择降低那化身层次。

　　可诸位大德尽管做了诸般妥协，可其等后来遭受的麻烦还不止于此。他们的伟力在前往九洲之时，却无法如自家所想一般立刻到达这处，而是在缺失变化之中徘徊了许久，这才最终沉淀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张衍入道之时，四大派传承不过万载之久的缘故。而同样是太冥祖师化身所为，在余寰诸天留下的玄石则是经历了百万载无主的岁月。

　　不过太冥祖师道行甚高，能够大致推算出九洲道传之中若有人杰出现，机缘就在百万年内，而过了此限，也就不必再等了，这才有了若百万载无人去取，则留给看守之人一脉自行处置的说法。

　　而除此之外，几位祖师于布须天中所开辟的浑天，则是更为久远，早在布须天生成之时，便就落至此间了。

　　张衍曾于心中推断，或许这几处浑天就是几位祖师原先成道之所在，后来才挪移至了布须天处，方才寄于其上。

　　九洲因为是大道之缺，本来应该是无法轻易望见的，恐怕也是因为造化之精的破碎，才被诸位祖师感应到，并把这里当做了最后倚仗。

　　事实证明，造化之灵的力量的确也没能渗透到这里。

　　这或许是当时劫力的出现，还有诸位大德的纠缠对抗，导致其人无暇顾及这些。也或许是此僚身居高渺，故没有往低处去俯瞰。

　　可以他此刻的目光来看，很可能对造化之灵来说，九洲在其人道法之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本能的将此处给忽略了过去。

　　他转念到这里，便起意一感，少顷，便察觉到了冥冥中那一股牵引之力，这是因为他曾经在此间留下过一脉道传，故而才能得此感应，不然就要自己再设法寻去了。

　　在看定之后，他心意一起，便化得一缕分身，往此处沉入进去。

　　以他现在这大德之身，是不可能全身入到此地的，因为他的力量实在太过强盛了。

　　九洲本是介于有无之间，若他强行往这里去，那此处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不存在的。

　　唯有减弱力量，甚至降低到与诸位祖师当初进入九洲时的同一个层次，才能见到此处真实一面。

　　他分身伟力在经历层层削减之后，终是见得了九洲出现，可正要入到此间之时，却忽然感觉这里变化甚多，似一不经意，自身就要走到九洲地陆之末，或者干脆去到九洲地陆之前。

　　本来这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他觉得，这里生灵与外界几乎隔绝，自己此番回转，也当给其等一个道法机缘，于是推算了一下，找寻到一个诸派破界飞升之后的所在，这才一步往里跨了进去。

　　倏忽之间，他这化身便落在了一处苍茫辽远的地陆之上。

　　当初人劫之后，南崖、北冥等洲都是打崩了，唯有东华洲尚还完整留存，因为当初玄术比拼没有波及到这里，所有生灵都是得以留存，所以尽管洲陆之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机，可依旧散发着一股勃勃生机。

　　他望有一眼，也是略觉感慨。

　　当初他留在这里的化身早已消散了，而他所传下的道法虽无需外物，可因为自身功法道行所限，故只能推演到开脉破关，与后来演教的道法相比可谓相差甚远。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九洲地陆完全是单独变演出来的，又正好位于大道之缺内，与界外诸天本没有什么关系，这里的生灵与造化之精破碎后的性灵非是同源，所以极难寻到去往上境之法。

　　可现在他既然回到了这里，也就不会厚此薄彼，自该将演教之法也是传了下去，让此间生灵也有一条去往大道的道途。

　　他一挥袖，天穹之中就有无数星光落下，化为无数传法石碑，往九洲洒落而去。

　　在做完此事后，他又沉思起来，到得这里，仅只是第一步，下来所需做之事更为关键。

　　他先前于神意之中曾经做过推算，从最后所得结果来看，哪怕只是一个分身，只要成功能躲过那道法的吞夺，也就能把一神留存下来。

　　可他却觉得，此事涉及到大道之缺，变数极多，照理推算到最后应该出现各种碍难或者干脆模糊不辨，而得出的结果这般符合自身所愿，这便很有问题了。

　　而既然有问题，那么反过来看，是否就是说仅只是分身落于此间的话，那最后就无法执掌大道？

　　他在深思之后，认为很可能是自己躲入大道之缺后，等同于承认了自己也是属于缺的一面，那就是自行放弃了参与大道浑一，从而失去了执拿大道的机会。

　　其实就算分身落于九洲之中果真能够躲过这一道法变化，他也是不能接受的，他辛苦勤修得来的功行乃是自身存在之根本，又岂能轻易舍弃？故他要找寻到一个能使正身同样回避那造化之灵道法的办法。

　　他来到这里之前就有过一个设想，假设他在九洲之中再次寻得一门道法，并且这门道法并不亚于他先前寻到的力道，那么自身就等于仍又是参与到了浑一大道的局面之中，这样也就不会被排斥在外了。

　　那现在是否还有其他道法存在？

　　答案是有的。

　　成道之路，分为气、力、法三道。

　　气道乃是人道先行之路，诸位大德都是以气道修持而成就己道。而力道，以他现下来观，则极可能是异类为主的成道之路。

　　不过正如气道可为妖魔异类修行一般，人道生灵一样可以走上力道之途，所以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明确界限的。

　　而那剩下的法道，则是最为独特的一门道法。

　　此法是基于那一线天机缘法的存在，从道理上说，若有一名生灵能够得悟大道玄妙，那么无需修炼，也无需任何外物，顷刻之间便可登上道法至境。

　　这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造化之精未曾破碎之前没有，造化之精破碎之后也没有，可偏偏纯以道理而言，这等可能又是存在的。

　　张衍对此曾经有过一番推算，他发现几乎所有天机缘法都被气、力两道占据了，可以容法道挪转的空隙已是极为有限，也就是说，此法在正常情形下是没有人能够走通的。

　　所以他得出结论，除非有一天，气、力两道的大道规序一齐消失不见，或者干脆是被什么力量给动摇了，那被这两道所侵占的天机就会得以释放，要是此刻恰好又有人能悟得大道妙果，那就能进而成就此道。

　　而现在这等时候，不就是法道可以运转之时么？

　　用不了多久，诸物诸常，大道规序都会被造化之灵的道法所吞没，在这浑合一切的结果之下，无论是气道还是力道都将不存，本来层层严密，又规序严谨的上下界限也将会彻底打破，届时就是趁隙夺取法道之时！

第三百二十五章 舍去道序入浑一

　　张衍思量下来，夺取法道，就能使得自身便在大道之缺内也能融入那大道浑一，只是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正身如何避过造化之灵道法吞夺的问题。

　　若是不去理会，纵然以法道之身也能使得自己一神留存，从而掌有大道，可失去气、力双身，也就等于放弃了自我坚持的东西。

　　且他觉得，自己的坚持并非无用，就算是人人都能去到大道之巅，因为彼此根本不同，也一定会有所差别的。

　　他首先想到的解决之道，还是落在法道之中。

　　之前那“众生炼神”，乃是出自他气道根本道法的变化。

　　至于力道，则没有任何变化，此中根本之道，就是大道之下最为纯粹的力量，只要足够强横，就可以打灭一切变化。

　　不过用此来对抗造化之灵的道法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其人之法乃是借助大道之力而发，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大德乃至造化之灵之愿，这便无有可能对抗了。

　　而法道在被他执掌之后，也当是有一门根本之道的。尽管此道还没有归入己身，可他推算了一下，认为此中之变化，当是变化不可能为可能，当然这也是有其极限的，毕竟此法至多与力道之法相当，没有办法让大道浑一之势退去，但却可令正身得见九洲之真实，从而入得此中进行回避。

　　只是这里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法道必须在正身被吞没之前夺取到手，那才能转动根本道法之变，从而将正身保留下来。可是另一方面，正身若是不去，又不在大道之缺之中，那就意味着世上还有气、力两道存在，被这两道所占夺的天机就不会被完全释放出来，法道也就没有得到原本该有的天机倾顾，这样就很难被他寻到了。

　　好在他这里还有另一个选择。

　　除了九洲这个大道之缺外，还有一物也是无法被磨灭而去的。

　　残玉！

　　此物是他入世之后所得，可哪怕他后来成就大德，依旧难以尽窥其中妙玄，而以他此刻的识见来看，此物甚至于可以拿来推演大道。

　　那此物究竟是什么？

　　在将造化之灵逐入寂绝，其人道法即将吞没一切之前，他方才看明白了。

　　若说九洲乃是万物之缺，诸有之缺，大道之缺，那么残玉就是缺中之缺。

　　或许可以这么说，其就是“缺”之本身，因为“缺”就是变化，所以这也可以算是变化本身。

　　在最初时候，他功行尚未大成，曾经私下以为，若自己一不小心落败身亡，那么此物或许会被他人拿去运使。

　　可是在后来修道之中，他却逐渐发现，此物唯有自己一人才可观见碰触。

　　而究竟是原身得了此物才使得他来到这个世上，还是他的到来引得此物化变为“缺”，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便以他如今境界，也是难以分辨明白。

　　方才在造化之灵的“无量道化”之中，他曾见得，有一些对立争斗之中是大德这一方落败了，可在落败之后，却并没有残玉留存，然而他确实清清楚楚知道，在那些自己身上，本来也一定是有残玉的。

　　或许他不去观望时，此物才会在那里，故而这残玉已是无法用有无来判别了，或许当用“有中之无，无中之有”来说，可能贴近其本质一些。

　　他每每用心神沉入此中进行推算，其实就是对变化的推演。而这一回，他却是准备利用此物来回避那道法。

　　炼神之见，即为真实，即便他只残玉之中演化出来一个身躯，那无疑也是真实的。

　　只是在正常情形下，因为外间正身占据了真实的那一面，残玉之内的那个身躯也就不可能出来了。

　　事实上，就算外间那正身被造化之灵道法所吞夺，因为正身再也无法观望这分身，此身也就只能重新化变为只存于残玉中的虚影。

　　好在这里他还有一具分身存在于九洲之上，待这分身执拿法道，同样具备大德之能后，就可以观此分身化为真实，再将之拓印回自己身躯之内，便可重还本来。

　　这样一来，哪怕他最后当真因为法道难寻而不得不进入大道浑一之中，也能用此办法找回正身。

　　不过能够不用任何手段保全正身的话，也就没必要进行这等变化了，这就要看此番寻道顺利与否了。

　　把思绪理清之后，他便盘膝坐下，等待天机变转。

　　虚寂之中，张衍正身则是在默默察看着大道转运，忽然间，先前感应之中感受到的那股无边黑暗陡然出现在了诸有之内。

　　他目光微闪，心中明白，造化之灵的道法终于开始发动了。

　　他能清楚感到，诸位大德留在诸有之中的伟力先是被这股黑暗吞没，接下来则是诸有之中唯一残存的布须天也一样被淹没了。

　　这个时候，他神意之中忽然出现了太冥祖师虚影，其人对他点了点头，随后身影一散，那造化之气便就主动朝那道法投去。

　　张衍抬袖而起，肃容一礼，目送这位祖师离去。

　　浑道合一就是全道，万事万物皆在其中，除了大道之缺，没有可以避开的，都会陷入浑一之中。

　　在此之中，所有一切会由无序再转至有序，最后方得有一神显出，而这位神主便可执掌大道，其若愿意，则可将所有重新还化出来。

　　不过他绝不会把此位拱手让人，因为其余人未必能争得过造化之灵，何况他还身负诸位大德之重托，故必须由他来做得此事。

　　九洲地陆之上，张衍将化身所具备的功行逐渐散去，并最终退还回了尚未入道之前的模样，看去似乎又变作了一个凡人。

　　这是为了能够以凡人之身窥望天机，以悟大道。可实际上，不管他这化身是凡人也好，还是上境修士也罢，只要不曾超脱出去，那么对于大道而言，都是相差甚远，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只是他心中有感，这般做当更是契合此道。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法道与气、力两道所行之路可谓毫不相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所以原来那些所知所见，对于找寻法道而言，没有丝毫帮助。

　　而同一时刻，他正身也是在观望大道。两者既是一体，又非是一体，有意无意之中将高渺卑微统合了起来。

　　虚寂之中的无边黑暗随着扩张膨胀，已是将诸有大部分事物吞没了，张衍正身因为功行高深，依旧立在那里不曾被撼动。

　　只是正如他此前所预料到的那样，因为他这正身还存在着，所以维持气、力两道的大道规序仍是坚持着不曾进入大道浑一之中，以至于那大部分天机仍被这两道牢牢把持，分身在这等情形下，并没有办法窥望到法道之门。

　　既然如此，他也没有太多犹豫，心神一转，就沉入了残玉之中。

　　而在外间，没有了他在那里对抗，那黑暗一下涌了上来，将正身也是淹没了进去。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道规序轰然崩塌，上下界限也是不再存在，大道之玄妙以从来未曾有过的清晰之状呈现了出来。

　　张衍化身仰首观去，目光之中绽放出无尽神采，他微微一笑，向前一伸手，便推开了一扇无形门户，随后一个跨步，就进入到了那大道长河之中！

　　而到了这里，本来以他的凡人之身立刻就会被大道运转所磨灭，然而法道之成，中间不会有任何功行积累的过程，直接一步就可达到执掌道法的层次之中，所以在他踏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就被大道本身所认可了。

　　他沿着河畔，迈步往大道尽头处行去，一路上之上却是可以看到，长河中那些本属于大德的道法印痕开始一个个消失，这是大道规序陷入混沌，诸般道法都将浑合为一的缘故。

　　随着他毫不停留往前行进，也是看到了造化之灵根本道法的印痕，只是此痕也开始变得浅弱起来，而等到彻底消失，下来就是一神显出的时候了，他唯有在此之前渡入自身的道法印痕，方能参与这一场大道转运。

　　他收回目光，继续前行。在走到某一处时，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束缚之感，知晓自身道法便该落在此处。他没有犹豫，当即往大道长河之中走入进去，并将自身印痕落在此中。

　　而到了这一步，就该当回转了。只是现下他力道之身已是失去，也没有了造化宝莲，也就失去了定世之基，换得另一位大德在此，那就难以轻易归去了。

　　所幸他此刻获得的是整个法道，法道的根本变化就在于化不可能为可能，当初他在获得整个力道之时，只凭自身之力就可打破大道长河，现在凭此也不难从此中走了出去。

　　其实这同样是大道所允许的，若不是如此，攀升法道之人永无办法回到诸有之中，也就没可能执拿道法了。

　　只是现在诸有正陷入大道浑一之中，所以他不会回去那里，稍稍一辨，就寻到了先前在九洲之上所留道传，随后只是一步之间，就又从大道长河中走了出来，回到了九洲地陆之上，随后一抬袖，就将残玉取拿了出来。

第三百二十六章 惟愿众生皆长生，穹霄万古执道主

　　张衍看了掌中的残玉一眼，手指在上稍作摩挲，心神一凝，便往里沉入进去，立刻就寻到了先前在此间照出的正身之影。

　　身为大德，自是一见照影，即化真实。

　　现在残玉之外已经没有了气、力双身，那么残玉之中的那个身躯就可转为真实一面。

　　只是他所在九洲为大道之缺，除了他这个在此间直接成就的大德的人之外，不会去接纳太多的外来力量，就算身躯转出，恐怕九洲就会在他面前化变为虚假，他便会重新落到大道浑一之中。

　　好在法道根本道法，就是在于化不可能为可能。

　　于是他心意一起，在运转根本道法的同时，气、力双身也是被他反照了出来，重新回到了法体上。

　　在这一刻，他气、力、法三道可谓同时兼具，这三者既可归合为一，又可分开御使。

　　只是这里需得注意的是，在其余气道修士一个都是不存在的情形下，现下大道之下，唯有他一人执掌了气道道法，没有人与他分夺此道，也即是说，如力道、法道一般，整个气道都是归他执掌了。

　　他能感觉出来，自身力量从来没有这般强大过。

　　他用心推算了一下，就算造化之灵此刻再出现在他面前，凭着现在这等力量也有足够把握将其逐入绝寂之中。

　　因为此刻距离大道已然无比接近了，所以有的东西他看得更为通透。

　　造化之灵所掌根本道法与诸位大德不同，其实并非是气道，而是大道之道。

　　气、力、法只是人道修士或者说是生灵修行之时才分出的道法，本质上其实也可算得上是大道之道。

　　不过再往上走的话，到最后都是以一法合万法，以一道窥大道。

　　造化之灵由于是造化之精中显化出来的，故是天生就占据了不少道法，诸位大德自便难以抗衡。

　　而现在，他所占据的道法无疑比造化之灵更多，故在力量对比之上自也是强过其人了。

　　这时他往九洲之外看去，在对大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之后，他对造化之灵所推动的这个道法的认知更深，也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曾发现的东西。

　　在观察片刻之后，他心中却是升起了一个想法，假如自己并不放任这大道浑一之势，而是以自身为正中，将之化合进来，那自己或许不但能留存到最后，且还能将大道之力化为己有，能成为真正的大道之主宰。

　　他在神意之中推演了一下，若是这么做，一旦动手，就不可能停下了，且若是没有成功，那么就彻底站到了大道浑一之势的对面了，最后不是被此势所淹没，就是被这道法所排斥，如此便就会失去那一神留存的资格。

　　照这么看，付出的代价这般大还不一定讨得了好，那还不如什么都不做，反正现在一神留存之人只有他，那么只需安安心心等着自身成为执掌大道之人便好。

　　可这些都是此前之认知，现下他却是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尤其是大道在由乱序转为至正序时却有一些暂还无法确定的地方。

　　首先，大道浑一之势的起始虽是由造化之灵根本道法推动的，但最后结果则是由大道天机转运之后自行择选的，看去与造化之灵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可到最后却不得不承认，大道所认定的道主，实质上却是由造化之灵的道法来决定的，那在道主重执道法之后会否有什么隐患？

　　而便是第一个问题不存在，那在大道浑一之后，究竟是任由那独存一神来主理控制整个大道之力，还是由大道之力反过来辖制此神？

　　他其实倾向于后者，因为他若没有什么动作，那么坐上此位之人是他也好，是别人也罢，其所有力量都是来自于大道所赋予，所以其人更像是强行被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就算执掌了大道，比起大道之主更像是大道的傀儡。而其所做出的判断究竟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顺从于大道的示意，这就难说的很了。

　　所以任由这道法进行下去的话，结果恐怕不怎么美妙，最好也不过是一个身合大道之人，最坏结局就是表面上道主是他，可背后却是造化之灵，或者说两者已是不分彼此了。

　　转念到这里，他决定照着自身想法来做，而绝不顺从其势，尤其在有了超越对方的力量之后，那就更没有必要妥协了。

　　造化之灵这大道浑一之势对上此刻的他，唯一优势就是占了先手，得以先一步裹挟了大道之力。

　　这力量是不能做正面对抗的，所以他此刻需要做的，便是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不断将此势头压下，再把原来被其利用的大道之力一点点搬挪到自己这里来。

　　而他所能借助的力量每多一分，大道浑一之势就少得一分，他也无需将此力完全化去，只等占据了主导之势后，那么自可将这道法化合进来，将造化之灵留下的一切都是归并为自身所有。

　　要是造化之灵还能主持这道法，那么他这么做明显是没有成功可能的，可是而今大道之下，只余下他一人了，只要他拥有足够大的力量，无论他如何选择自都无人可以阻止。

　　不过要做到这件事，就需要他以根本道法来撬动大道之力，好在法道能化不可能为可能，就算无法一下将所有大道取来，可是先撬动些许却是不难，下来不过就是一个积蓄过程罢了。

　　他此时往九洲之外看了看，若所有大道之力都被大道浑一之势带动起来的话，那么他就一点都借用不到了，所以必须尽快动手了。

　　想到这里，他也不再耽搁，把袖一摆，脚下一移，便已是自九洲之中走了出来。

　　一至大道之缺外，那无边黑暗再度笼罩上身，他没有强行与之对抗，而是往还未曾被浑一之势所吞夺的地界走去，同时时不时挥出一拳。就如之前与造化之灵对抗一样，这等对撞之力使得大道转运每每陷入停滞之中，不过比那时更为猛烈。

　　而在这等间隙之中，他便转动法道根本，试着攫取大道之力。虽然每回只有些许投到他这边，不过这已是足够了。

　　只要他手中还拥有一丝大道之力，那么他就是永远走不到尽头的，那浑一之势也就永远无法完成。

　　在他一点点收聚之下，所能被他动用的大道之力也是越来越多，而因为此刻没人伸手阻碍，故他还能更这些力量去撬动更多的大道之力。

　　此番过程十分顺利，局面之上从弱势到均势，再是很快完成了逆转。

　　而到此一步，那大道浑一之势也是被他并合了进来，而此中一切运转，接下来都将由他所主导。

　　他毫不客气将所有力量投入自身所主宰的道法之中，自身心神也是沉于此间，而后推动着大道之力，完成这最后的蜕变。

　　意识起起伏伏之中，忽然间，此中光明绽开，他望了过去，却见大道星河在自己面前显露了出来。

　　哪怕他没有刻意往此处去，可是本身力量的膨胀却是把他推到了此间。

　　他往大道长河尽头所在望去，心中不禁升起无限感慨，历经诸般磨砺，终于快要到了，这条路，比他所想象的短得多，也比他所想象的长得多。

　　他庆幸的是，到得这里之人，仍旧是他，从始至终，未有改变。

　　他正要往那里迈步，心中却升起一阵莫名悸动，稍稍一辨，却是露出了思索之色。

　　因为这条道路完全是由他走出来的，并非由大道本身推动的，所以下来该是如何走，也只能由他自己来选择。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便是原先顺从大道之后该走之路，成为那执道之主。

　　只是这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名义上为主宰，实际上却是大道之傀儡。

　　这与原来大德相比，除了在境界之上高出一层，能够转运大道之力外，其余却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了。

　　最为重要的是，他登上此境，也就等于走通了这条道路，后来人同样也能成就此道，由于此位只有一个，那么他要么拼命打压后来之人，使得自身始终居于上位，要么就是放弃此位，彻底融入大道之中，除此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而另一条道路，才是他自己走出来的，至道非至，虽为大道之主，可也不过是此间过客，终要离去寻觅那更上之境。

　　更为上境是否存在？

　　他微微一笑，残玉此刻仍是好端端的在他袖中，只要此物仍在，那就是有缺的存在，有变化的存在，这就证明了还能再往上行！

　　向道之路，永无止境！

　　若是他选择了第一条路，自完自满，说不定此物就会离他而去了。

　　何况他既然立誓愿为所有生灵开辟出一条道途，那么自当践行此道，可使后来人再有上行之路，而不是成为那阻道之人。

　　一念既定，前方星河自也是生出了些许变化，他摆荡大袖，迈开步伐，很快来到了星河之尽处。

　　这是万事万物的尽头，也是大道的尽头。

　　他毫不停留走了上去，回转身来，看着眼前飘荡的无尽大道星河，吟声道：“尘心不觉难自悟，辟开人间通天路。惟愿众生皆长生，穹霄万古执道主！”

尾声

记一

　　山海界，北天寒渊，天丰洲。

　　邹叙安结束了一夜修持，自洞府之内推门而出，举目所见，乃是湿濛濛半卧于蜿蜒江水之中的雨后青山，偶有鹤鸟清唳而过，朦胧云团缓移之时，偶有光芒洒下，此状此景，恰如一幅山水画卷。

　　他看了许久，微微叹息。

　　天丰洲中的景物风光他怎么也看不厌，只是茫茫千余里之内，除了他这一个修道人外，就再无其余同道了，可谓十分冷清。

　　他虽也算得上是溟沧门下，可传承的却是早已覆灭的玉霄派道统，而最初承继之人不过寥寥几个而已。

　　他与这几位除了所拜的道传祖师相同之外，彼此并没有师承关系。便是师长转生，也是由溟沧派来接引，并不需弟子去为。

　　不仅仅是这样，所有神通功法在修持之前，都需向溟沧派申禀。

　　这般做法，便就使得前辈后辈之间的功法传递再也没有了紧密联系，门庭也就无有可能扩大。

　　这般做他也是理解的，并且觉得应该如此做。

　　在深切了解这派道法后，他觉得此脉之中只要出现一个一意复兴道传的杰出弟子，那么真就可以由此振兴宗门了，那对山门来说可非是什么好事。

　　只是门中这等态度却是影响了下面弟子，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无人愿意接近的偏僻所在了，弄得他好似成了流放之人一般，便是出去访友，那些同门对他也是冷淡异常，这也着实令他无奈。

　　正在他怅惘之时，有一仆从远远赶了过来，道：“老爷，外间来客人了，说是您的旧识。”

　　“旧识？”

　　邹叙安很是讶异，不知谁人会来拜访自己，问了下来人形貌，那仆从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意识到来人不简单，便道：“好生请了过来。”

　　仆从领命而去，不多时，便见一名玄袍罩身的年轻道人走了过来。

　　邹叙安只觉来人似是十分眼熟，再望去一眼，一个恍惚之间，前身识忆一下涌上了脑海，不止如此，他连身躯也是返还到了前世未曾坏得道基之前。

　　这一刻，他仿佛从一个深长的梦中醒了过来。

　　他双袖展开，看了看自身，又看向前方，惊喜言道：“师弟，可是你么？”

　　张衍笑了一笑，抬袖拱手道：“周师兄，许久不见了。”

　　周崇举上下打量了几眼，连连点头道：“果然是师弟！”他没有半分因为张衍身份变化的不自然，侧身一让，道：“师弟快进来坐，你我师兄弟阔别良久，今日正好一叙。”

　　张衍也是点首道：“师兄请。”

　　仆从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记得自家老爷修道百年，除了近日多了一个被门中派遣过来学法的弟子外，一直都是一人修持，何时又有过一个师弟了？不过看两人应该是熟识，身为下人，此刻也不敢多打听。

　　周崇举与张衍到了里间坐定，又命仆从奉上清茶，此时他看着眼前的人与物，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得当日溟沧派的那艘渔舟之中，一时也是感慨万千。

　　张衍这时道：“师兄可还住得惯这里么？”

　　周崇举笑道：“以往我还有所抱怨，不过方才识忆得复，却是觉得不差，此地幽静，甚合我意，下来若是炼丹，也不会有人前来搅扰。”

　　他此刻方才清楚，门中的那些安排，实则就是按照他原身转生之前的意思来的，只是此身却是性子不合罢了，不过现在自是没了这等问题。

　　若是按尘世时日来算，两人也算得上数千载未见了，各是说了一番别后叙言。

　　不知不觉间，天色黯淡下来。

　　周崇举道：“师弟而今道及至巅，大道之中，当无事物可以隐瞒于你，为兄却有一问，不知当初那指教我师兄弟二人的那位道长如何了？”

　　张衍笑了一笑，却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来，道：“师兄，师弟该走了。”

　　周崇举也是站了起来，道：“师弟下来要去何处？”

　　张衍看向远处，道：“寻道。”

　　周崇举微微诧异，道：“以师弟而今之能，莫非还要寻道么？”

　　张衍摇头道：“道途之上，无有止境。”

　　周崇举一思，缓缓点首，同时叹了一声。

　　张衍笑道：“师兄不必惆怅，日后若欲见师弟，可来天青殿寻我。”

　　周崇举一怔，随即也是一笑，道：“那为兄今日就不留师弟了。”

　　张衍一礼之后，摆袖出门，行空而去，愈来愈远，直至随烟云没入天穹之中。

　　周崇举则是站在那里，目送着张衍身影消失在天地之中。

　　这时风云声动，有一名年轻修士自云头落下身来，到了近前，对他恭敬一礼，道：“先生有礼。”

　　他有些疑惑，今日先生似是容貌和神气都是改换了，可自己又偏偏知道这位仍是原来之人。他看了看张衍离去方向，道：“原来今日有访客，不知那一位是？”

　　周崇举没有什么隐瞒，道：“是渡真殿主。”

　　“渡真殿主？”

　　那年轻修士想了想，“宁殿主？还是不久前归来的洛殿主？亦或是……”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眼眸睁大，心中狂跳，忍不住看向张衍消失的方向，“不会是那一位吧？”

　　张衍离开之后，瞬息间跨越无数界域，来至一座峰巅积雪的高山之上，望着远处蔚蓝海水及那纯净无暇的天穹。

　　他此刻是以一个人的目光来看待这些，不沉入世间，自也欣赏不了这些东西。至人之境，既是入世之人，又是执道之人，两者并不矛盾。

　　在他坐上道主之位后，所有大德都被他从绝寂之中给推了出来，诸天也是重新理定，不过具体如何转运他没有去干涉，任由大道规序自行落定，与之前也无甚差别。

　　那诸天万界修道人的忆识之中，是没有诸天浑一之事的，只是知道最后一战中，那造化之灵被他这位唯一留存的大德所逐灭，所有生灵自此皆得保全，而今万世万界，不拘是人修还是异类，只要走上道途，那皆是供奉有道主牌位。

　　虽为大道之主，可他是求道之人，而非是要做那主道之人，被拘束在这里非是他所愿，他的求道之路也不会因此而停下，只是此“道”再非彼“道”罢了。

　　不过至人之境，既去渺远，又可近人，所以就算往上登攀，作为至人的他却仍是会留在这里，而作为求道的他才会去到那更为高渺的地界。

　　只是求道的那个他此刻还需等待，等待着一个最为合适的时候到来。

　　山下海波之上，有一艘渔船飘过，有一对少年男女正站在船头，如今人人炼气吐纳，那少女的眼力格外好，她擦汗之时，无意之中往高处一望，惊呼道：“大兄，你看，雪峰上面好像有人。”

　　那年轻男子投去一眼，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没好气道：“哪里有什么人？那是终来山，观中道长说山高万丈，要有人也是仙人！”

　　少女噘嘴道：“仙人就不是人嘛？”她忽然看向那年轻男子，认真道：“大兄，这次回去后，我要去学道。”

　　男子沉默了一下，才道：“好，观中道长说为兄没有那个资质，小妹不妨去试试。”

　　少女听他答应，欢呼一声，憧憬道：“等我学成道法，也能和丘家几位姐妹一样，一人就可以出海捕鱼，阿父阿母就能在家安歇，不必出来辛劳了。”

　　年轻男子不禁露出了笑意，这等想法并非痴想，现在哪怕只是寻常人，都有机会学得一身道术，像他们这等捕鱼为生的人，届时只需一驾小舟就可出去万里之外捕鱼嬉浪，这是以往从来不敢想象的事。

　　张衍站在山巅之上，自是把这几句对话听得很是清楚，他笑了一笑，随后回过身来，道：“两位道友来了。”

　　旦易、寰同二人正远远站着，两人见他看来，忙都是打了一个稽首。

　　旦易上来一步，道：“在下是否该称一句道主？”

　　张衍微笑言道：“道友不必试探，我依旧是我，未有因道而变，此天非是无情之天，而是那有情之天。”

　　旦易、寰同两人都是心下一松，尽管天序重理，可身为炼神修士，同样看到了那最后大道浑一之势，他们清楚这是造化之灵推动的，甚是担忧最后出现的仍是造化之灵。

　　张衍笑道：“两位寻来，当非无事，若有什么话，尽可说来。”

　　旦易打一个稽首，道：“敢问道主，布须天自开辟之后，前三纪历当为我人道大兴，下来或可能有异类妖魔将我取而代之，而今诸天并合，敢问道主，人道还能延续兴盛否？”

　　张衍笑了笑，道：“人道兴盛与否，不当由我来定，而是人道自家来定。”

　　旦易若有所思，又是一礼，便往退后了一步。

　　张衍看向寰同，道：“道友可有什么要问么？”

　　寰同对着张衍郑重一揖，神色肃然道：“敢问道主，若这天底之下，人人皆得道法，人人皆得长生永驻，那大道可还容得人道么？”

　　张衍看向上方，道：“天外有天，世外有世，大道可容人人为长生，不容得是世人视长生为终途，道途无尽，变化无穷，吾与诸君共勉之。”

记二

　　萧唐村正北方，修葺有一座高达三丈余的法坛，此乃是供奉道主的所在。

　　而今诸界之中，只要是修道人，都会供奉道主牌位，这等习惯随着修道法门在尘世之间的传播，也是一并流传了出去。

　　现在但凡大一些的村落，都会设坛祭祀。

　　某日清晨，一个背着猎弓的精瘦中年男子带着一名满脸不服气的少年来到一座法坛之前，其人给守坛人递去了一只山里打来的雉鸡，就领着少年上了坛顶，到了一座神牌之前，就道：“阳儿，这是道主，快来拜见。”

　　这少年人正是处于精力旺盛，心比天高的时候，梗着脖子道：“我不拜，不就是道主么？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让我拜？”

　　中年男子一巴掌抽上去，道：“小子闭嘴，小心触怒了老天爷！”随后一脚踹在了少年人腿弯里，指着道：“你给我老实跪着，动一下我打断你的腿。”

　　阳儿虽然不服气，可也只能低下头，老老实实跪着不动。

　　中年男子这才满意，嘀咕了一声，道：“倒是像我。”

　　他少时也是这般犟脾气，看什么都不顺眼，让他做什么偏要反着来，每次自家老爹都是不管不顾，上来就是一顿打骂，后来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绝对不敢顶着来。

　　这时他自己也跪了下来，叩首道：“道主保佑，阳儿年幼无知，出言无状，我给您老人家赔不是了，莫怪莫怪。”

　　少年咕哝道：“瘦老说了，太上皆忘情，道主乃是天地主宰，不求供奉，不求报偿，如天地无好恶，风雨雷电，日升月降，四时轮转，都是规序，绝不会因世人相拜而有所动，世人拜他不过是世人愚昧，妄图沾些好处……”

　　中年男子抡起一巴掌扇在他后脑勺上，指着鼻子骂道：“你老子比你懂得多，道主不求什么，可你老子我有求，今日你拜一下，不求道主看顾你，只求不会嫌弃你，老天爷是可以随便乱说的嘛？啊？”

　　他越说越气，上去一顿好抽，“我和你说，明日演教道爷过来讲道授法，你一定给我想办法拜入门下，拜不进去，回去我扒了你的皮！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一顿打骂之后，阳儿被收拾的服服帖帖，他涕泪横流，垂头丧气道：“知道了。”

　　到了第二日，阳儿被中年男子带着赶了三十多里山路，来至一座道宫之前，此是演教设布在此的传法道场。

　　因为听闻有精擅神通法术的上道巡法至此，并且会挑拣灵慧孩童收为弟子，故是将方圆数百里内的村寨都是惊动了。

　　阳儿赶到的时候，发现这里所有人与他一般，俱是十岁上下的少男少女，陡然见得这许多同龄之人，他一下就将原来那一点不情愿抛在了脑后。

　　中年男子把竹壶和干粮塞给了他，狠狠关照了几句，也就离去了。

　　阳儿看了看，少男少女各自分开，并不立于一处，而许多少年人都是围作几圈，看去似是在叫嚷着什么。

　　他走到一个圈子近前，只见一个身子敦实的胖大少年大声道：“我爹说了，修仙好处多多，修仙了就不用吃饭了，喝风就管饱了。”

　　“乖乖，那得省多少粮食啊。”

　　“我知道，我知道，那叫辟谷！”

　　“可风一点都不好喝，我还想吃饭……”

　　“就是，都是大人骗我们的，我们都去喝风了，他们自己吃好吃的！”

　　阳儿撇了撇嘴，挪开脚步，走到了另一堆少年人那处，这里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个黝黑精神的高个子，他口沫飞溅道：“我听村老说了，学道之后能戳土成金，等我学成之后，那些土疙瘩，戳一下就是一个金块，戳一下就是一个金块……”他说话之时，用手指在那里戳戳点点，眼神里满是亢奋。

　　旁边半大小子都是发出一阵惊呼。

　　忽然有一小个子少年惊道：“不好。”

　　别人都是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那小个子少年摸着脑袋，发愁道：“我家地里有那么多土疙瘩，被别人捡去了怎么办啊？”

　　黝黑小子拍了他一巴掌，道：“你傻啊，叫你阿爹阿妈先把土疙瘩慢慢藏起来，等学成了法术，回去慢慢变就是了。”

　　“对对，我们回去就叫阿爹阿妈把土疙瘩都藏起来。”

　　阳儿听得一脸嫌弃，尽管他也不知道修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不难听出这些话肯定都是在瞎扯。

　　其实这些少年人中也有不少聪明人，只是大多数年纪不大，既没读过书，平日活动也只一村之地，却不像他，自小随着阿爹打猎下套，还常去城中贩卖皮毛，受过他们家中接济的一位先生还时不时给他讲些文，眼光见识已是远胜同龄人。

　　众少年正吵吵嚷嚷的时候，忽然听得一声磬音响，此音似有抚平人心之能，道宫之前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随后便见一道青烟自天中垂下，一名道人自里显露出来，其人仙风道骨，身着淡紫道袍，手持拂尘，身旁是两个捧着法器的道童。

　　阳儿瞪大眼睛看着，他头回见到这等神通法术，也是心头震撼。不止是他，场中所有少年男女都是如此。

　　那道人在蒲团之上坐了下来，也不多言什么，便就开始说法。其人不讲什么高深道理，就讲妖魔异类，神仙轶事。

　　阳儿听得如醉如痴，故事之中那等飞天遁地，斩妖除魔的修道人，对他这等少年人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

　　只是不知不觉间，胸腹之中却有一股气感出现，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时他发现那道人好像对自己笑了一笑。

　　这道人一连讲了三天，随后就从众多少男少女之中点出了十几人来，这里面也包括阳儿。

　　其人将他们都是唤到道宫之中，和颜悦色道：“我名唤祁廉士，自今日起会指点你们修行，我虽非是你等师父，可视你等资质不同，会推荐你等去教中各位同道门下修行，你等要好生用心了。”

　　阳儿一听就明白，下来学得好之人就能拜好老师，学不好之人自然拜得老师也不如何。他此刻已是没有了抗拒之心，只是想着学好道法，日后也能够飞天遁地，逍遥渡世。

　　不过一开始，他只是学得了一些简单的吐纳之术，并有专人教授他们各种文字礼法乃至天文地理。

　　在如此修习差不多有三载之后，祁廉士就将他们一个个唤到跟前问话，而后就命人将他们送去了不同之处。

　　不知何故，阳儿却是轮到了最后，被唤到祁廉士面前时，他也是心中忐忑。

　　祁廉士语声温和道：“唐阳，三年前我讲道之时，你是第一个悟出气感的，资质不差，这三年来，你用功也勤，不论是吐纳之术还是文字礼仪，都学得比他人好，今日我送你出去拜师学道，你可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唐阳想了一想，抬手一礼，道：“道长，弟子有一个道理想不通。”

　　祁廉士道：“你说。”

　　唐阳道：“我等为何要拜道主？”

　　祁廉士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问这等事，他道：“那是因为我辈修道之人之所以能修道，乃是得了道主恩惠，故要拜他。”

　　唐阳道：“可我还未曾得法之前，也就未曾受得道主恩惠，那又为何也要拜？”

　　祁廉士笑道：“你我口中所食，身上所穿之衣，眠卧之居所，乃至耕种牛马，世上种种，莫不是从天地而来，而天地乃是道主所化，你说你是不是受了他恩惠？”

　　唐阳想了想，摇头道：“不对。”

　　祁廉士倒也不生气，似有兴趣听他说些什么，道：“怎么不对？”

　　唐阳道：“我等口中之食，还是身上之衣，还是道长所说的那些，又不是天生就会到我口中，到我身上来的，似我家，叔伯辛苦耕种，阿爹捕猎为生，这才使我们小辈得以饱食，阿母和姊妹养蚕织布，才有了我们身上衣裳，这全是我等用辛苦劳碌换来的，与道主又有何干？”

　　祁廉士抚须道：“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之，你能懂这个道理，而不盲从他人之言，确有几分天资，不过这世间之物不是天生摆放在那里的。”

　　他伸手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道：“这上到天宇星辰，下到世间万物，多是道主所造，便你之所以有手有脚，能食能走，都是道主所予，那你又怎说没有受他恩惠呢？”

　　唐阳想了一想，道：“那这么说来，由少到老，由生到死，也是道主所造了？”

　　祁廉士点头道：“是这个道理。”

　　唐阳问道：“那生是道主之恩，那死又是什么，莫非是道主苛责么？”

　　祁廉士眼神微微有光，道：“生死轮回，本就是世间道理啊，正如先前所言，那些衣食用度，你若不去设法取拿，那自然不可能自家多出来，你若惧死，那就该设法延生避死。”

　　唐阳道：“如何才能延生避死？”

　　祁廉士道：“那只有求道了。”

　　唐阳道：“那小子求了道，日后可以亲自向道主求问更多道理么？”

　　祁廉士哈哈一笑，道：“那你却要好生修行了，功行浅弱可是不成的，或许有朝一日，你当真有缘去得道主面前求问。”

　　一番问对之后，唐阳恭敬一礼，就退了下去。

　　祁廉士深思许久，忖道：“这小子心思跳脱，资质出色，又兼胆大，若是拜在一个庸师门下，恐怕会耽误了他，唔，或许教中唯有一人可以教他了。”

　　他执笔过来，运笔如飞，霎时写下了一封书信，随后交给身边童子，道：“你把这封书信送到孟壶孟长老处，说是我给他找到了一个好徒弟。”

　　那童子一拜，便领命去了。

　　祁廉士抚须一笑，想来唐阳日后学道功成，定会好好谢他的。

记三

　　夜，大雨瓢泼。

　　五名戴着斗笠的道人沿着泥泞山路行走着，只是每人身上都有一层似气似雾的莹莹白光浮动着，雨水过来，尽被排斥在外，且他们走动之时，步履极快，本来还远远只见人影，倏忽间便已到了近处。

　　电闪雷鸣之中，忽然有一座古庙轮廓露了出来。

　　一名道人仰头看了看，指着道：“大师兄，这里有一座神庙。”

　　另一人道：“大师兄，师兄弟们在荒野中连续跋涉了百多天，难得这里有处观宇，不如进去歇歇脚，顺便吐纳调息一番。”

　　被称作大师兄的那人看了看上方，沉声道：“好。”

　　五人沿着山径上行，身影只是几个闪动，便就到了庙宇之前。

　　众人打量了一下，这里台阶光滑无痕，无有青苔杂草，更无枯叶，而柱檐瓦片都是干干净净，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扫洒，不像是荒山里的庙宇。

　　为首那道人言道：“都小心一些。”

　　其余四人都是应了一声，他们都是修道人，各种稀奇古怪之事都是见过不少，就眼前这等异状，倒也是处之泰然。

　　为首那道人在外试着问了两句，却没有人回应，于是上前推开庙门，打量了一下，见里间并无异状，这才走了进去。

　　各人分开查看了一下，这神庙颇大，分为前后两殿，砖石柱台都是点尘不落，前殿空旷，左右各摆着十数个蒲团，而后殿布幔遮挡之中设有一个供案，上面无有神像，只有十余面神牌。

　　一名道人入得后殿稍作检视，转了回来道：“大师兄，后殿供奉的是道主牌位，看来是同道在此设立的庙坛。”

　　为首道人神色一肃道：“原来是供奉道主的地界，我等身为修道人，既是路过此地，却是不可不拜。”

　　五人一齐入得后殿，正待焚香礼敬，可是有一人目光一扫其余牌位的时候，却是神色微变，道：“师兄，这下面的神牌有些不对。”

　　为首道人仔细看了几眼，也是皱起眉头。

　　若是正经法坛，那么在道主之下，理应供奉有各位太上大德，再下来便是造世元尊。

　　不过因为各界具体情形不同，也是使得供奉有所不同，除了道主牌位不变之外，世之元尊的神牌则是看此界位于哪一位的部宿之中。

　　他们这里乃是原来余寰诸天所在，当供奉的是傅青名这位人道元尊，可是这上面所供奉的尊名他们却无法看得明白，长久凝视，还会感觉一阵阵头晕目眩，此无疑说明，这一位元尊乃是妖魔异类。

　　一名身形魁伟的道人哼了一声，道：“异类神牌，岂可与道主同列？”

　　他上前几步，正要将牌位拿开。忽然有人咳了一声，道：“几位，这上面的牌位你们可动不得。”

　　众人都是一惊，回头一看，却见一名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那里，其身躯不及三尺，雪白胡须拖到了地上，手中拄着一根木拐。

　　那名魁伟道人起手搭上了剑柄，痛恨言道：“妖物！”

　　为首道人伸手一按，道：“慢。”

　　对方出现时无声无息，明显道行高过他们，且还不知道是不是有帮手，斩妖除魔也要分时候，贸然出手，不为智者所取。

　　而且对方来意不明，要动手也要弄个清楚明白。

　　他一个拱手道：“这位道友有礼了，在下江礁，这些俱是我同门师弟，我等皆是白邯剑派门下，此番前往少清下院召聚的论剑之会，途径此地，若有惊扰，还望勿怪。”

　　那老者听到提及少清派之名，也是露出了几许敬畏之色，尽管那只是少清下院，人数不过区区十余，可俱是从本宗之中派遣出来的弟子，无有一个好招惹的。

　　他道：“原来是白邯剑派的道友，小老儿青岭翁，得族人信重，忝为这里守庙之人。”

　　说着拱了拱手，顿了一下，他又言道：“这剑会之事小老儿也有过耳闻，只是看诸位道友道行为非浅，纵空驭云想非难事，为何不飞遁前往呢？”

　　江礁言道：“这就与道友无关了。”

　　白邯剑派剑法在于用剑虔心，待剑为诚，此回步履前往剑会，就是用诚之道，只要走完了这条路，气神俱会拔高一截，这将十分有利于他们与同道论剑。

　　青岭翁道：“贵派之事，我也无心多理会，只是此处乃我族人供奉之所，平时再是清静不过，偶有道友路过歇脚，我等也不会加以驱赶，可几位却要坏我供奉牌位，这却是何道理？”

　　先前那魁伟道人冷笑一声，上前一步，道：“道主牌位，岂是妖魔能够供奉？此岂非是对道主不敬？”

　　那老头呵呵笑了声，道：“这话就没有道理了，试问天道之下，众生万物皆等，为何你人道修士可以拜得，而我等却拜不得？”

　　又有一名道人沉声道：“你若要拜妖魔元尊，我等自不会理会，道主乃是以人身成道，与你妖魔异类无干。”

　　青岭翁摇头道：“这就不对了，道主明明非人，为何偏说是人？”

　　魁伟道人怒道：“胡言乱语！”

　　江礁吸了口气，伸手搭剑，道：“道友今日是要在这里与我等辩个高下么？那恕我等只能以剑论道了。”

　　道主是人耶，非人耶？

　　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可对人道与妖魔异类却是十分重要。

　　道主即是大道，同时又是大道的人化一面，可此“人”到底是否是人，到底站在哪一边，却也是必须理顺清楚的。

　　要是道主是人道之人，那就说明妖魔异类永无出头之日。可若道主非人，那反过来人道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特别是现在盛传下一纪历人道将衰，而妖魔异类却将取而代之，人道修士更需得保留住这个名分。

　　这里人道是有优势的，因为道主原来乃是人道大德，驱灭了造化之灵这才成就了无上道主之位。

　　妖魔异类为了扳回，认为道主乃是道，视众生万物为等同，自身并无好恶。哪怕真实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也必须这么认为，而且这等话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这一切种种，皆是因为本来大道之下，万物皆同。可一旦大道显化为人，并拥有自身之情性，不定就会有所偏向，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这尽管只是一个猜测，可双方必须要争此名分，否则连天道都不认可你，你还修什么道？自己心境那一关就先过不去了。

　　张衍在成就道主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若是他当初所走之路就是完全按照大道转运来，那么他自身就是大道之傀儡，根本无以自主，只不过有了他之后，大道补上了变数这一块，可实际上，这样他仍是被大道所拘束的。

　　故他所选择的乃是超脱之路，大道不过自身上进之阶台，暂时落脚之地，待得时机一至，便会舍其而去。

　　江礁知道，这本来就是争论不出结果的，最后还是要靠动手来解决，他心中暗忖道：“本来准备用在论剑法会上的气神，看来要先宣泄在此处了。”

　　只是正当他要拔剑之时，青岭翁神色一变，身化烟雾遁走，下一刻，一道剑气从天中横过，将整个庙宇都是平整无比地切成了两半。

　　江礁不觉远离了那剑痕两步，脸上露出惊容，他可以感应到，这一剑其斩得不是这座庙，而是自己脚下整座山，如今整个山体都被这一剑剖开了。

　　外间光华一闪，而后有一名神情冷峻的道人走了进来，看了一眼江礁五人，道：“可是白邯剑派之人？”

　　江礁打一个稽首，道：“正是，敢问道友名讳？”

　　那道人还得一礼，道：“我乃少清门下施寒，院主算到你等途中有阻，特命我前来接引。”

　　一道烟雾腾起，青岭翁再度显身出来，他脸色难看的出现在了场中，看了看供案之上，发现那元尊神位已被斩断，他指着施寒，惊怒无比道：“尔竟敢损毁元尊牌位？”

　　施寒面上表情不变，淡声道：“我便斩了又如何？你口中那位元尊若是不服，尽管来寻我少清派。”

　　他转首过来，又对江礁五人言道：“诸位道友随我来。”说完之后，他转身就往外走。

　　那魁伟道人忽然一指那青岭翁，道：“道友，那妖魔便就不管了么？”

　　施寒丝毫不作理会，脚下不停，倏忽间已是走了出去。

　　魁梧道人还想说什么，江礁一拍他肩膀，摇头道：“此妖已亡。”说着，就带着几人跟了上去。

　　青岭翁看着众人离去，木然不动，片刻之后，他眉心之中出现一缕剑痕，整个人哗啦一声崩散为无数灰尘，他乃是山灵所化，方才一剑，就已是将他根形斩断了，再无任何生机可言。

　　江礁来至外间，见施寒站在那里，其人言道：“我已为诸位除去阻碍，下来之路，贵派既有规矩，那自行前往便是。”

　　魁梧道人这时突然抢出一步，拱手道：“施道友，方才我等与那妖物对言，想必你也是听到了，关于道主是人非人，不知你又如何看？”

　　施寒淡声道：“妖魔异类，人人得而诛之，其若与我之见不同，一剑斩了便是，何须与他多言。”

　　魁梧道人皱眉道：“道理岂能这般争论？”

　　施寒看他一眼，道：“道理？你我手中之剑才是道理，心在内而不在外，不去求己，却去空言天道，岂非可笑？前路尚远，诸位自行珍重！”言毕，一道冲天剑光自原地飞腾而起，在天穹上方闪了一闪，便跃去不见。

　　江礁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雨已是停了，他望着那无限宽阔的天地，声音坚定道：“众位师弟，走吧，前面还有不少路，正等我去行。”

记四

　　妙空界。白微站在一座最为高宏的法塔之内，下方是朝着天空膜拜的信众，祥云金莲因诵声不断涌现，周遭法坛之上，俱是香气弥漫，花瓣飞舞。

　　多年不曾和人道争斗，他部宿之中的信众已是越来越多，有时座下弟子也曾向他建议，天地无限，世界无穷，那又何必非要与人道争锋呢，就这么两不相干岂不更好？

　　他叹了一声，有些事是不得不争的，只要他们还是妖魔异类，那么人道就不可能放过他们。

　　要是他们自己再不奋起抗争，那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且就算他们真是放弃了这等心思，人道也不会相信。因为设身处地来想，人道若是处于他这个立场，那也不可能就此消停下来的。

　　他收回目光，转过身来，陆离、千罗二人此刻正立在他身后。

　　自道主执掌大道之后，大道重定规序，现在获取元玉远比以往容易许多，而不是之前那般需得缘主才能引动，在他百般努力之下，这两人也是得以还复出来。若不是因为人道处处阻碍，他说不定已是将所有先天妖魔一同复还了。

　　想到这里，他心下也是一叹，现在人道界域之中有一种传言，说是下一纪历妖魔异类将兴，可问题是布须天变化之后，下一纪历究竟会不会是如此变动，还没有定论，即便会如此，可眼前距离那时，仍是相距甚远。

　　现在人道可是如日中天，乃是最为强盛的时候，这等传言只会引来人道想方设法提前掐灭这等隐患。

　　而他还复同类的举动，好像更是证实了这一点。但明知道如此，他也是不得不为，不然更是难以应对这等局面。

　　他摇了摇头，收拾起心思，走前几步，来至法塔大殿之上，在一面巨石屏风之前站定下来，等有片刻之后，就见里间光影腾起，灵壅、邓章两人的形影自里现身出来。

　　白微打一个稽首，道：“两位来了。”陆离、千罗二人也是同样行有一礼。

　　自从三方知道对敌人道没有什么胜望后，都是在等待下一纪历到来，彼此也是久不接触了，但是现在的严峻局面，却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再度合流到一处。

　　白微在与二人打过招呼之后，便道：“两位，多余之言我也不再赘述，自道主占据大道之后，情形与以往大是不同，道主人道出身，纵然不偏不倚，可却难以说服底下人心，此刻人道咄咄逼人，视我辈为大敌，我等若不再度联手，等人道下定决心之后，恐怕就会被逐个击破了。”

　　邓章面无表情道：“此话在理。”

　　无情之道就是为了大道舍弃一切，最后再身合大道。或许是这等人与天道方是最为合契，奈何现在大道化人，天道有情，他又如何无情？

　　这使得他自身道心也是动摇不已，特别是他的后辈弟子心境破碎的不在少数。

　　所幸这些并未使得他的道行功行受到影响，自己修炼得来的东西终究是自己的，不会因为某一次心境变化失去。但他若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止那些弟子，他自己也无可能攀升上境了。

　　灵壅表面上却是一副不怎么上心的样子，道：“哦？情势这般危急了么？”

　　域外天魔这边其实局面还好，反天地隔绝于世，随便他们如何解释外间变化。

　　而且诸位魔主商议下来，认为赤周魔主就是道主化身之一。

　　其实他们自己并无法肯定此事，可对下面之人却必须如此说，而现在他们与人道也没什么冲突，只要一直躲在反天地内不出来，那谁人也不会去主动反驳。

　　白微道：“贵方虽在反天地内，可未必无忧，我若不曾看错，那莫名之物与灵机长久相融下来，反天地内已是挡不住人道修士往里去了。若无我与邓道友牵制，恐怕人道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贵方了。”

　　灵壅笑道：“所以我今番才愿意来此。”

　　白微看了看二人，语声略沉，道：“两位，道主为人身成道，此事尚可加以隐瞒，可是真正的难题，乃是因为我等背后无有上进之法，若不破除这个桎梏，那么永无可能胜过人道。”

　　灵壅和邓章都是默然无言，白微的确是说中了要害所在。

　　真阳修士能在自家部宿之中令万世万物有利于自己，将人改换识忆本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涉及到道主之后，这等能力显然就无用了。

　　好在他们在自己部宿之内自是可以截住外来一切消息，那么暂时还可以将此事隐瞒下去，不至于让底下生出惶恐绝望之心。

　　可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从已知情形来看，所有太上及大德看去都是人道出身，这甚至令他们自身信心都有所动摇。

　　所以他们急切盼望异类之中能出现一位大能，哪怕不是大德，只是一名太上也好，这样至少能证明他们异类也是能一样能做到超脱凡世的。

　　灵壅知道此刻是入了正题了，道：“白微道友今次唤我们来，应该是有办法应对此事了，可否说来一听。”

　　白微目中浮出一丝奇异之色，道：“说来我等妖魔异类之中，实际也当是有一位大能存在的。”

　　灵壅心头一震，道：“哦？这倒未曾有过听说，不知说得是哪一位？”

　　邓章想了一想，心中已是有了几分猜测。

　　白微道：“不知两位可曾听说过龙祖的传闻？”

　　“龙祖？”灵壅面露恍然之色。

　　在传闻之中，诸天万界的真龙皆有一个祖裔源头，这便是龙祖了。而龙祖意识映照到了诸天万界之内，方才有龙种显化。

　　邓章开口道：“道友说得果然是这一位，但举世大能，皆为人道修士，这不会是没有缘故的，龙祖便是真的存在，恐怕也被那些人道大能所忌。”

　　白微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所有太上和大德都是人道出身，偏偏龙祖一人是异类的话，那就是众敌环伺了，其说不定早已是被那些人道大能给解决了。

　　他道：“我曾听闻，道主在逐灭造化之灵之后，所有过往曾经消逝的大能都是复还了出来，若是如此，那么这位龙祖说不定也在其中，即便我判断失错，这等大能，若曾在布须天内留下过法力痕迹，那其无论消亡与否，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正如真阳修士败亡后，对于低辈修士而言，仍是存在的，那么炼神太上的法力只要有些许留存，那他们说不定就能见到其人。

　　灵壅道：“可我等对龙祖可是一无所知，假设真能找到这一位，却也未必会相助我等。”

　　白微笑道：“不，其实这一位很可能与我等早是打过交道了。”

　　灵壅露出了几分认真，道：“道友何以如此说？”

　　白微道：“当年布须天之变，或许就与龙祖有关，也很可能是这一位引动的，其人目的，或许为了让我辈取代人道。”

　　当年布须天由人道所占据，可是忽然发生了一场倾天巨变，导致人道元尊不得不撤离了布须天，连身上道宝也是一并失去，最后却是让先天妖魔得以占据了这根本之地。

　　可实际上白微、陆离他们也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初完全是被他们捡了一个便宜，这事直到后来也没有弄明白。

　　可到了现在，他在知道造化之灵乃至诸位大德之争后，再回想起当时景象，他怀疑很可能是这一位的缘故，他之前仔细做了一番详查，越是深入进去，越是觉得此事可能为真。

　　他将所找到的线索和自身判断逐一道了出来，灵壅与邓章稍作思索，却是觉得此事即便与白微的推断有些许出入，但与这位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要知当时布须天内，人道足足有十二位元尊坐镇，除了炼神太上之外，他们委实想不出何人能做到这等事，同时还不让任何人察觉到此中缘由。

　　邓章道：“道友既然说及这些，那想必亦是有办法找到这位龙祖了？”

　　白微道：“诸天万界之内，分布有不少真龙，其既是龙祖血脉，那么说不定就能借由他们之力牵连上龙祖，可此事动静不小，涉及地界也不多，只我一家，恐还做不了此事，这需要诸位道友一同出力了，不知两位如何看？”

　　真龙自身便可算得上是大妖了，只不过从来不会与其余妖类为伴，再兼之天生强横，不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动静一大，还可能被人道发现，所以必须由他们来亲自出手方才不至于走漏消息。

　　邓章没有什么太多考虑的，只要能对抗人道压力，他都愿意尝试，道：“此事我无情道应下了。”

　　白微看向灵壅道：“灵壅道友，贵方又如何说？”

　　灵壅考虑了一下这里利弊，龙祖不是域外天魔，也算不得是先天妖魔，所以与白微他们本来也不是一路。不过其既然是异类出身，那说不定真可相助到他们解决眼前困境，至不济也能证明异类是可以成道的。他起神意与其余魔主稍作交流之后，便爽快回言道：“此事我等应下了。”

记五

　　凤鸣峡，翼空洲。

　　清羽门后山洞府之内，陶真宏盘膝坐于蒲团之上，其人身后清气氤氲，上下四方似有各种生灵演化变动。

　　这个时候，他身上气机一阵变动，气雾一个升腾，滚滚而动，而后就逐渐化变为一条长不过盈尺的小龙。

　　再过片刻，这小龙就由纯粹云气变化为实质血肉，角爪齐备，须鳞俱全，龙眸一睁之下，露出凶狞神情。

　　其把长长身躯一抖，发出一声龙吟，随后扭动身躯，在这宽敞洞府之内来回逡巡，还时不时发出低吼之声，惹得这里诸多龙妖乃至各种古怪异类都是蜷缩身躯，瑟瑟发抖。

　　然而能摆在这洞府之中的生灵也并不简单，不是能察言辨色，就是感应灵锐，在经历了最初的惶恐之后，其等发现，似乎这条龙有些外强中干，除了能吼几声外，也没有什么本事了，于是一个个开始变得胆大了起来，有的甚至已是开始主动上前试探了。

　　这小龙遭受了挑衅，仿佛被冒犯了尊严，骤然发怒，须毛皆张，身躯忽化雷霆，在整个洞府之内游走了一圈，随着电光明灭，此间顿时发出了滚滚轰雷之声，诸多生灵都是惨嘶着退缩了回去。

　　然而这么一下之后，这小龙也是一样变得萎靡不振，龙首耷拉在了那里，四爪趴地，喘息不止。

　　陶真宏见状，一招手，就将那小龙收了回来，再是起指一点，其仍旧化散成了一团烟气，随后再度落入了他背后清气之内，再无有半分剩下在外，他闭目凝神，感受了片刻，忖道：“还是差了一些。”

　　在初至山海界之时，他曾利用元龙造出了不少龙妖，给了各派弟子极大弥补，后来他功行精进之后，并没有因此停下，还造出了更多奇异生灵，到了此刻，他已是在深研，如何造出一条真龙来。

　　他自蒲团之上立起，推开府门，朝着一面玉璧一脚跨入进去，霎时间，眼前景物一变，却已是来到自己所开辟的小界之中。

　　这里天中羽翼类振翅遨游，地上走兽聚群奔腾，水中游鱼跳跃窜动，无数生灵在此繁衍生息，比起其余同辈的小界而言，却是充满了勃勃生气。

　　这里所有生灵，从空至地，由大至微，都是出自他手。正如少清派的剑法一般，从剑中取道，他是从生灵之中问道，甚至在他看来，造化之灵也可以算做是一种特殊的生灵。

　　事实上，在造化之灵最后时刻，填补了人心人性之后，其的确也称得上是一个生灵了。

　　他意念一动，瞬息间已是出现在了地陆上方，这里有无数漂浮在云穹之中的妖物，身形几可与洲陆等同，却是他仿造虚空生灵而造，不止是看着庞大，战力也十分可观，他是若遇敌相争，一念之间，就可将此界之中的生灵放出助战。

　　在此他稍作停留，身影又是一个挪遁，这一回却是到了更上层，一条长不知几许的大龙尸首正于此间漂浮着，其身上一枚鳞片，就比得上方才那些云中妖物了。

　　这是一头彻彻底底成长起来的真龙，放在诸天万界也不多见，而生前实力更不简单，至少也是站在一界之巅峰，单纯功行相较，与他也是相去不远。

　　不过此龙之亡，与他并无关系，在寻到之时，便已是一具尸身了。

　　他身躯一晃，来至了真龙之首上，伸指点在了其眉心之处，感悟片刻之后，皱了下眉，他暗自道：“奇怪，奇怪，莫非果然是那般么？”

　　他造真龙的目的为了想从龙身之上从中悟到更为高深的道理，如此就能完善自身之法，再以元玉借渡，便可去到上境。

　　元玉他不久之前已是拿到手了，现在此物不再是阻碍上进的东西了，不过也只有功行达到的有限之人才有机会得到。

　　清羽门也是山海界大派之一，身为掌门，拿到一枚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得了这条真龙后，越是往里探究，越是发现了更多疑惑，甚至得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结论，这非是闭门造车能解决的，必须向人请教，且最好还是上境大能。

　　他深思良久，便从小界之中出来，唤过弟子，交代了几句后，就出得清羽门，并自山海界中遁行出来，往天外之天而去。

　　在接连遁行许久后，他凭着灵机感应，在某一处站定，打一个稽首，道：“太上可在？清羽门陶真宏前来求见。”

　　话音才落，他面前突兀的多出了一个道宫，里间有声音传来道：“道友请入内说话。”

　　陶真宏迈步入了宫门之中，行至一处云台之前，见旦易化身坐于那处，便打一个稽首，道：“太上有礼了。”

　　旦易道：“不必客气，到我这里，不必讲究太多规矩，道友坐下说话便是。”

　　他算得上是最愿意与人道下层修士沟通的大德了。他一直对下一纪历人道可能会遇到诸多困难心怀担忧。为了尽可能帮衬人道，他传意于诸多有潜力的修道人，告知其等若是遇到疑难，自身又无法解决，那么大可到他这里来向他请教。

　　陶真宏道一声“失礼”，便在云台之前落座下来。

　　旦易道：“道友来此，可是有什么要问询的么？”

　　身为炼神大能，他心转之下，就可知世间万事，可他自成就以来，却是主动收敛了这份本事，从来不去刻意窥探人心。

　　陶真宏道：“今来此地，是为向太上请教龙祖一事。”

　　旦易道：“龙祖？道友是想通过龙祖寻大道么？这虽也是一条道途，可道友乃是人修，若以此法追上境，莫非不怕入了歧途么？”

　　陶真宏抬手一礼，道：“在下这里有一些浅见，若有疏漏不对之处，还望太上指正。”

　　旦易点头道：“道友请言。”

　　陶真宏道：“我在诸天万界之内做了一番详查，私下以为，真龙固然可称异类，龙祖却未必是异类。”

　　旦易有些意外，随即露出一丝赞叹之色，道：“道友能看到这一步，足见与上道有缘。”

　　便是一些真阳大能，都未必看得到这里端倪，陶真宏以凡蜕之身望见这些，这等情形放在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不过在张衍以众生炼神点化众生之后，有些人得到的感悟更多，其人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感叹之后，便道：“道友可知造化之精么？”

　　陶真宏道：“略有所知。”

　　他知道布须天曾经是造化之精的一部分，那令众大德束手无策的造化之灵就是自此中化出，但也仅限于此，而这些东西，还是当时在观看大德与造化之灵斗战时，旦易为使他们理解前因后果，这才赋予他们知晓的。

　　不过具体造化之精到底有什么玄妙，又是从何处来的，自是无从知晓了。

　　陶真宏也没有去打听的意思，他觉得有些东西等自己境界到了，自能知悉，现在去寻，只是徒增烦恼。

　　这等选择是正确的，由于众生炼神这一道法之下，只要他向道之心不绝，那么有些东西不去主动找来，也会自行映现。

　　旦易在这里稍作解释了一下，道：“造化之精乃是道之显化，自全自满，无有终始，其中玄妙，或许只有道主能解，此物未曾破散之前，众位大德之道便由此中得悟。而在此物化散之后，不仅一部分成就了造化之灵，也由此诞生了诸如布须天这般造化精蕴之地。”

　　说到这里，他微微一叹，“当初造化之灵生出后，几乎所有大德都是选择与造化之灵进行对抗，但唯有一位，却未曾如此做。而是以人身化妖身，妄图再引出一门道法来，好为自身所执掌。”

　　陶真宏望过来，道：“这一位大德，莫非就是那龙祖么？”

　　旦易点头道：“正是。”

　　当初布须天倾天之变，他也一样有所疑惑，人道明明势盛，为何毫无征兆的就被赶出了布须天？他也想弄清楚这里真正缘由。在他与几位出身布须天的大德有过伟力碰撞交融，这才得悉了一切。

　　在造化之精破碎之前，所有大德皆是人道出身，可在成道之后，是否还自认是人，全在于自身如何看待此事了。而这一位大德却是完全否认了人道之身，若只如此，倒还罢了，其人却是趁诸位大德被牵制之际，以自身为印，在布须天中映照入了龙祖之躯，并演化出了诸多真龙来，想由此夺取力道之法。

　　或许是事起仓促，其人所持造化宝莲意外失落，导致自身迷失在了大道长河之中，但其伟力并没有完全消散，仍旧在虚寂之中徘徊，试图完成此事，只是被诸位祖师伟力阻挡，始终未能如愿。

　　也是事有凑巧，后来万阙道人试着突破境关，超脱世外，本来无论是成是败，也只是他一人之事，可其偏偏退了回去，那大德所残留的伟力窥得破绽，借此与布须天中诸多真龙呼应，从而渗透进来，并想引动异类成法，好使自身有一个替代，从而归返回来，这才引发了后来那一场动荡。

　　因为这里有些事情涉及大德道法变化，旦易无法尽数言明，故只是挑着一些重要的，言说了一个大概。

　　陶真宏寻到这里，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印证自身推断，现在得悉事实与心中所悟道理相符，顿觉道法之上原来存有的一下尽数贯通，他不禁一笑，站起身来，打一个稽首，道：“多谢太上释疑了。”

记六

　　地渊之下，冥泉宗秘府。

　　宇文洪阳沉浸在一条长河之中，并在这里倏尔上升，倏尔下行，倏尔盘旋曲卷，行进停转，犹如梦幻，全无世之定理可言。

　　这长河之水本是浑浊一片，似乎沉浸世间诸多秽恶，然而随着他意识渐渐从中觉悟过来，这些浑浊在持续褪去，转化为琉璃一般清净，仿佛此中洗去了世上一切污垢。

　　他此时已是来到了冥河最深之处，这说明他已是把自身道法理顺，从精到气，从气到神已是完全通达。

　　此时他睁开眼目，却见身旁不远处有数个形影浮现出来，这是诸位前代掌门留在这里的气机，这些人功行虽远不如他，不过皆可算得上是前辈先人，故他也是拱手为礼。

　　不过接下来，他却是对其中某一位郑重一揖。

　　那人点了点头，偏身一让，在其身后却是又显现出了一道去处，并言道：“洪阳，你可再往前去。”

　　宇文洪阳再是一礼，就沿此而去，虽是往前走，可他感觉自身却是在回退，到了最后，好似又回到了最初起始之上。

　　他回头望去，那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此时他若有所觉，再一转身，却见得一名道人立在那里，虚虚渺渺，不辨真形，似在远端，又在近前，他立时辨认出了对方身份，神情一肃，躬身一拜，道：“弟子宇文洪阳，拜见祖师。”

　　陵幽祖师言道：“你既已到此，那只需炼得元玉，便可成就真阳，只你可愿寄神于此么？”

　　宇文洪阳到了这里，识忆中就莫名许多以往不曾知晓的东西，冥河沟通神气，他可将自身心意神魂一部分寄托在此，只要祖师伟力尚在，那么任凭你在外遇到何等强敌，只要一点心识不灭，都可在冥河之中重生出来。

　　这甚至比寄托元气大海更是厉害几分，陵幽祖师座下后传，只要功行能到真阳之境的，都可做如此选择，不过目前只他一人到来此间。

　　可是世间万物，有利就有弊，寄托在这里，不去占据元气大海，那么成就真阳之后，修为永无可能再有长进，这并非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他直言道：“禀祖师，弟子求的是超脱，既然道主已然开辟了前路，以人身亦可通天，那弟子愿意一试。”

　　陵幽祖师道：“既你意如此，我可成全于你。”

　　宇文洪阳听此一言，顿觉自身机缘已到，心意一转之间，玄石便凭空浮现出来，再是一转法门，就觉自己沉入了一团明光之中。

　　难知许久之后，他意识又一次归回到了身躯之中，发现此刻自己已是不在冥河之中，而是好端端坐在洞府之内，可是比闭关之前，他已然是有了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更大的变化，则是在那冥河之上。

　　此物原本是冥泉宗的镇派之宝，不但可用来对敌，同样也能用来辅助修持，与自身功法极为相契。

　　只是之前历代掌门都有气机沉浸在内，甚至里面还有一丝陵幽祖师的气机留存，只是不到一定功行却是无从得见的。也是因为如此，此物从来不曾为他真正所有过，谁人坐在冥泉宗掌门之位上，谁人便可御使此物。

　　但方才陵幽祖师却是将此中驳杂洗净，连自身也是一样退了出去，由此他便获得了此物真正御使之权。

　　好处还不止这些，在他成就真阳后，必有分身化出，这些分身也一样会自行提升功行，若不解决，还有可能会被其替代正身。这些本来需要他自己去解决，可许是方才见到祖师的缘故，分身全数落在了这冥河之内，根本不需要他去一一斩杀，稍候只需转动此河，自能将之逐渐消磨了，并令其成为冥河自身之养分。

　　他功果既成，就一摆袖，就往外而来。

　　外间值守长老见得秘府之中有所动静，连忙赶来查看，却见宇文洪阳的身影自里步出，其人原本身上那股深沉如冥河一般的气机淡然消去，反而仙灵飘渺，犹如那万里青空。

　　值守长老先是怔了一怔，随后大喜道：“掌门真人可是功成出关了？”

　　宇文洪阳点首道：“有劳成长老了。”

　　值守长老忙道不敢，又欣喜言道：“这回掌门真人出关，我冥泉宗当不输于溟沧、少清两派了。”

　　前番溟沧、少清两派掌门相继出关，门中都是有了真阳大能坐镇，而冥泉宗身为而今的三大宗派之一，却迟迟无有动静，而现在终于也是跟上了。

　　宇文洪阳摇头道：“而今冥泉宗与这两派相比，还差得不少。”

　　就在这时，他心中忽然生出了一阵急切之感，似乎这等事不能再放任不管了。

　　他不禁有些奇怪，冥泉宗与两派的差距本就在那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更不是短时内能解决的，自己忽然冒出这个念头，那一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他稍作思索，有一件事他本就打算做，现下既是成就真阳，那也是时候了，于是关照道：“成长老，烦你去把陌乘唤来。”

　　值守长老道了声是，便兴冲冲下去了。

　　宇文洪阳来至殿中坐定，等有一会儿，便有一名年轻道人走了进来，打一个稽首，道：“掌门真人要见我？”

　　宇文洪阳道：“你到我近前来。”

　　那年轻道人称是一声，走到前方停下。

　　宇文洪阳伸出手来，在他额头上轻轻拍了一掌。

　　那年轻道人不禁往后退了几步，神情之中先是一阵愕然，再是露出几许迷茫之色，随后其身上气机一阵剧烈波动，过有一会儿，才是平静了下来。再抬起头时，一头长发已是披散下来，眸光气息顿与之前已是变得截然不同了。他对着座上打一个稽首，道：“风海洋见过师兄，多谢师兄助我寻回识忆。”

　　宇文洪阳笑道：“师弟你既归来，那我冥泉宗继传当不输溟沧、少清两派了。”

　　他心中十分清楚，秦、岳两位掌门既已成就真阳，那很可能不会再在掌门之位上坐得多久了，下来应是会把位置传给齐云天、清辰子这二人。

　　冥泉宗与这两派同列三大派，他现在成就真阳，若还继续占据这个位置，也就不太合适了。

　　可是冥泉宗虽也有不少出色弟子，可是在他看来，并无适合坐上此位之人。

　　最为重要的一点，无论齐云天还是清辰子，九洲之时就已是声望隆盛，那么冥泉宗继位之人，即便在声望之上比不了，功行气魄之上却也不能落后太多。

　　可惜冥泉宗早年英杰，几乎都是损失殆尽，能与这二位相较之人几乎无有。但风海洋不同，前身与上述那两位继传可算同辈，虽现下功行仍是元婴层次，可在整个冥泉宗倾力扶持之下，用不了多久就可赶了上来，在他去位之后，定能代替他守稳山门。

　　风海洋在被点醒之后，此身虽已是以原先识忆为主，不过此身本来所拥有的识忆也没有忘却。宇文洪阳把他点醒本来，显然是想将下一任掌门之位传给他。他虽现在功行不高，可却没有半分觉得自己不合适，平静言道：“师弟当不会有负师兄期望。”

　　宇文洪阳颌首道：“师弟之禀赋，我是知晓的，只你功行当要尽快跟上，这样才好服众。”仔细交代过后，他分得一缕冥河出来交予风海洋，便令其下去修行了。

　　只是做完此事之后，他发现自己心中那种奇妙感应虽是削弱了一些，可却并没有全数消失，应该还有其他应验之处。

　　他忖道：“看来需得在界中查看一下了。”

　　真阳修士都是有自身部宿的，不过原先在张衍成就真阳之后，就已经将山海界化入了自身部宿之内，所以他是不会随随便便查探的。

　　念至此处，他起身而走，来至后殿之中，对着道主牌位一礼，于心中道明缘由，这才放了法力出去，开始寻找缘法。

　　很快，他就发现了端倪所在，心意一动，已是来到了一处满是浊阴之气的所在，周围有无数魔头浮沉不定。

　　这是地渊尽头，在界中之人眼中地渊乃是无限的，也无法来到这里，而对他这等不拘于一界之人而言，此地却是有限的。

　　他能感应到这里有一处空隙存在，把目光转去，却是见得那里有一个婴孩在那里酣睡着，手脚身躯蜷缩，仿若如在胎中。

　　以他功行，一眼就看出了这婴孩的来历。

　　此乃是一个魔婴，乃是地渊受得世间情性所感，故而因此灵性显化而出。

　　其之生成，乃是因为山海界灵机提升，不单使世之清气灵机为之兴盛，同样也使得浊阴灵机往更高层次去了，而这等气机凝集到极处后，方才在偶然情形下诞生了此物。

　　其若能成长下去，说不定整个地渊将会生出自我意识，可要达成这个条件是极为苛刻的，若不去刻意引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宇文洪阳暗自思忖道：“原来我感应却是应在此处，我灵门若能大兴，则必应在此子身上！”他一挥袖，将冥河召来，随后一缕浪潮将这魔婴卷入进去，暂时镇住了其身上凝聚到极致的幽深阴浊，就将之送去世间托生了。

记七

　　山海界，北天寒渊，昭幽天池。

　　两名年轻修士自洞府之内行出，这二人一人名唤端世宰，一人名唤端御德，乃是同胞兄弟，皆是元景清门下弟子。

　　两人相貌虽是十分相似，可是因为神形气质截然不同，就算站在一起，只要是稍微熟悉之人就不会将他们辨错。

　　二人此刻神情之中，都是隐隐透着一股兴奋激动之色，今日因故，他们要跟随师长一同去往玄渊天拜见祖师。

　　要知昭幽一脉祖师乃是大道之主，世上一切道理，诸空诸界所有规序皆由其执掌，他们也是修道人，在知晓此事后，心绪自是有些难以自抑。

　　端世宰是个疏懒之人，站在那里也是歪歪斜斜，他看了看日头，道：“二弟，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端御德肃然道：“大兄，何时入玄河，非我所能定算，恩师既然叫我们在这里等着，那自是有道理的。”

　　端世宰道：“等着也不耽误其他事啊，昨日我得了一些好茶，莫不我唤人泡上，你我兄弟慢慢品来……”

　　端御德皱眉道：“大兄，这等时候，就不要说这玩笑之言了。”

　　端世宰见他不愿，哈哈一笑，道：“既然二弟不愿，那便罢了。”

　　就在这时，一名眉清目秀的小童气喘吁吁跑过来，到了近前，躬身一礼，道：“两位师兄，上真方才传书过来，说是时辰差不多了，唤两位前往玄河。”

　　端御德看着那小童道：“岐师弟，这两步路便就喘气，今后又如何修道？我教你的吐纳心法你当要好生修炼了。”

　　小童看着他那严肃模样，不自觉就紧张起来，道：“是，师兄。”

　　端世宰却是上来摸了摸小童脑袋，道：“好了好了，岐师弟年纪还小，这修行嘛，又不是一两天就能有所成的，慢慢来就是了。”

　　端御德肃声道：“修行不可懈怠，大兄莫要教坏了师弟。”

　　“行行，都是我的不是，”端世宰笑嘻嘻道：“我等还是快走吧，莫要错过了时辰，无法赶上与恩师回合。”

　　端御德道：“兄长说的是。”他退后一步，“请兄长先行。”

　　端世宰无奈一摇头，和那小童一挥手，就腾空而起，端御德也是随后跟上，两道罡气直往昭幽天池顶上飞掠，到了上空，看着那如镜湖面，两人相互一点头，就先后往里遁入，霎时间，两人都觉自身仿佛撞破了一层屏障，继而面前就露出了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他们站在一处高岸之上，前方是一条占据了大半视界的茫茫大河，远去接天，万浪奔腾，气吞云霄。

　　端世宰激动道：“玄河，这里便是玄河了。”

　　这条被修道人称之为玄河的所在，传说循此河流就可直往玄渊天而去，并得道主点化。只是若无法符接引，那么任凭何人，一生也只能来一次，他们今次是头回到此，望着眼前这般波澜壮阔的景象，也是震撼良久。

　　端世宰不觉赞叹道：“万顷仙波去，千湖返灵光，玄机天地生，乾坤书道章！”

　　他来回看了看，发现河上有不少修道人也在争渡。这是因为这条大河不仅通天而去，且还连接了诸天万界，漂泊在这里的，无不是来找寻缘法之人。不过若不是当真身具大气运，显是无法得有太大收获，倒是在此悟道比在外间更是顺利。

　　端御德四处一观，见得不远处有一艘蛟舟泊在江岸，前方有十数条墨色蛟龙拖拽，他伸手一指，道：“恩师舟驾在那里，兄长，我等快快过去吧，莫要让恩师久等了。”

　　端世宰连声称是，玄河之上，难以再作飞遁了，他们快步而行，来至那舟船之前。

　　此时有一个小童正在船头迎候，正是元景清的童儿元平，他见两人到来，揖礼道：“两位师兄有礼，还请上得船来，老爷就在舱内。”

　　两人登船而上，与元平打过招呼后，便入了舱室之内。到了里间，便见元景清一身黑袍，坐在蒲团之上，陆玄机正站在其身后，他们连忙上前行礼，口称“恩师”，随后又对陆玄机一礼，道：“师兄。”

　　陆玄机也抬手一拱，道：“两位师弟有礼。”

　　元景清看了两人一眼，道：“既已到了，那便启程吧。”

　　随他一令下去，前方十数条蛟龙发出一阵阵低吟，便就拖拽着舟船，撞开白气波浪，溯源而上。

　　端氏两兄弟则是乖乖站到了一边。端世宰到了这里，也是不自觉收起了先前的懒散模样，只是眼神仍是时不时瞟向外间。

　　元景清则是闭目不言。

　　见他不说话，底下几个弟子自也不敢开口，一时舱内安静无比，只有外间大浪奔涌之声时时传来。

　　不知过去多久，舟船轻轻一缓，却是停了下来。

　　元景清看向端氏兄弟，道：“这里乃是宝灵境，乃是恩师身边宝灵山河一气图所化，此间乃是通往玄渊天必经之路，内中藏有无数法宝，且皆有灵性化生，世人所言缘法，多是落在此间，我记得你二人还无趁手法宝，可去里间各是挑选一件。”

　　端世宰大喜过望，道：“多谢恩师。”他又想了想，道：“大师兄呢？”

　　陆玄机笑道：“师弟莫非忘了，我所修之道，却无需这些东西，你们自去就是。”

　　端世宰拍了拍脑袋，一礼之后，便拖着自家兄弟兴冲冲下舟去了。

　　元景清坐着不动，这时舱中清灵之气一转，山河童子自里显化出来，打个稽首道：“元上真有礼。”

　　元景清还有一礼，道：“道友有礼。”

　　山河童子道：“元上真既到境中，不若入界一坐？”

　　元景清道：“不必了，我在此等候几位师兄，稍候待得他们到来，便会上路，就不劳烦道友了。”

　　山河童子见他不愿，客气几句之后，就又离去了。

　　端氏兄弟二人在宝灵境中畅游了一番，很快挑选到了合适宝物，返回舟上，却不再似之前干坐无事了，而是各与宝灵沟通着。

　　元景清也不去约束他们，再是等有一会儿，元平走了进来，稽首道：“老爷，魏上真的舟驾来了。”

　　元景清站了起来，道：“你等随我来。”陆玄机及端氏兄弟连忙跟着走了出来。

　　到了外间，各是举目望去，就见远远有一龙鲤驮巨舟而至，魏子宏站在舟船之首、身旁则是傅抱星、韩佐成二人。

　　待此舟到了近前，元景清打一个稽首，道：“见过三位师兄。”身边三名弟子也是跟着一齐执礼。

　　魏子宏一笑还礼，道：“师弟，劳你在此久候了。”他看了看端氏兄弟，道：“这便是师弟门下新近收得的徒儿？唔，根器倒是不凡。”

　　元景清道：“修道尚浅，还不成器。”

　　魏子宏笑一声，道：“师弟也莫要太过苛责了。”

　　师兄弟几人各自攀谈一番后，便就并舟而上，路上又与独乘一舟，自他界渡来的姜峥汇合，连过数界，终是到了玄渊天中，这一条玄河看去好似也是到了尽处。

　　端氏兄弟远远见得一座道宫浮现出来，知道此处当就是祖师所居之处了，心中都是忍不住激动起来。

　　一行人先后下得舟船，便由姜峥行在最前，领着众人往道宫方向而来，很快到了玉阶之下。

　　众人抬目一看，见刘雁依银环束发，一身素色道袍，站在台阶之上。田坤与汪氏姐妹则是比他们早先一步到来，此刻也是站在一处，正对着他们含笑相望。而再往后去，则是左含章、林思雪等寻回识忆的弟子门人了。

　　姜峥心生感怀，暗道：“多少岁月了，我昭幽一脉同门，终又在此处重聚了。”他上前一步，打个稽首，道：“见过大师姐，恭祝师姐功成出关。”

　　魏子宏等四人也是一同上来恭祝，随后一行人又与田坤和汪氏姐妹逐个见礼。

　　刘雁依与一众同门互叙了一番别情后，便展颜一笑，道：“几位师弟及门下弟子既然到了，那就随我一同入殿拜见恩师吧。”

　　众人皆是称是。

　　刘雁依环袖转身，当先而行，带领昭幽一脉同门沿阶而上，移步来至宫门之前，景游早已是候在那里，见得众人过来，远远执有一礼，模样甚是恭敬。

　　汪采婷见他如此，打趣道：“大头儿，何时变得这般正经了？”

　　景游一笑，配合言道：“小的向来是个正经人。”他与一众人等点首为礼，随后侧身一避，便让开了门户。

　　众弟子神色一肃，皆往宫中而来，行至正殿之上，就见张衍玄袍罩身，坐于玉台之上，明明便在近前，又似在高渺之上。

　　刘雁依当先一拜，道：“雁依拜见恩师。”她身后田坤、汪采薇、汪采婷、姜峥、魏子宏、韩佐成、傅抱星、元景清等人也一同拜下，皆道：“弟子拜见恩师。”

　　而门下一众三代弟子也是纷纷拜下，口称祖师。

　　张衍笑道：“不必拘礼，都起身吧。”

　　众弟子依言起身，然而就在这时，外间忽有滚滚洪水奔腾之声响起，而那玄河之水也是一阵阵动荡，似从有限忽然转化为无限。

　　众弟子一阵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要知自家老师乃是道主，在道主所居之地，世间又有什么人或事物能把动静传至此处？

　　张衍却是站了起来，目光望向似有限又似无限之地，他知道，大道之中又有一位同道成就至境了。

　　太冥祖师！

　　这一位祖师当初得了所有造化之气，后大道重理，得以还化回来，本来距离大道尽头也是不远了，而至道早为他所打通，最后缺失也是补上，积蓄一成，自是登上了至境。

　　不过这位祖师没有丝毫停留，在成就之后，直接遁去了大道之外，再没有在诸有之中留下任何痕迹。

　　这也是他一直在等待之事，待得下回再见面时，或许当称一句道友了。

　　既是如此，此宴之后，当是这道主之身离去之时了，不过至人之道，既可渺远，又可近人，所以作为至人的他，仍会留在此处。

　　“恩师？”

　　张衍听得众弟子呼唤，他回首过来，微微一笑，负袖而立。

　　“大道之逐，若无对手，又何以争锋？此实为幸事！”

　　【全文完】

完本感言

　　《大道争锋》昨天结束，连载七年，停下笔来，也有一些不舍。不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然昨日过去，那就收拾心情，怀抱明天。

　　这本书说是开书时间是在1月29号，有书友和我建议，那么结尾也有应该在29号才对啊，哈，我可不是强迫症，连每分每秒都对不齐，我才不会去这么做。

　　值得纪念的是，除了结尾这章，保持了七年不开VIP单章的记录，给自己点个赞（应该是吧，不确定中~）

　　这里先说说书友对大道设定上的一些疑问，比如有书友问至人上面是不是还有大罗金仙？

　　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早期在准备写大道争锋的时候，那时候仙侠和玄幻的主流风格和现在是略有差异的，参考了一些同类作品，所以在级别上的设定比较多。

　　在写到第二卷一半的时候，有了点经验，我觉得可以尝试着改变下思路，所以调整了一下大纲，去掉了那些繁琐的等级，同时细化了设定，之后的所有线索都是按照这个大纲来的。所以大罗金仙的设定已经作废了，大道的境界就到至人为止。

　　在正文结尾篇有留句“惟愿众生皆长生，穹霄万古执道主”，执道主就是至人，可以是张衍，也可以是众生。

　　至于大道之上，正如文中所说，变化无穷，道无止境，张衍的道路还会继续，不过不再是原来的那些东西了。

　　再来谈下新书，新书的类型还会是仙侠，大约会有一到三个月的准备期。

　　原本我是在玄幻和仙侠之间犹豫过的，本来曾考虑是玄幻，因为当时感觉仙侠上好像没什么好写的了，心里想再这么写下去会不会走重复的套路？

　　其实套路重复写得好看也很好，我很佩服那些能在相似架构上还能继续书写精彩故事的作者，说实话这相当难。但就个人而言，似乎有点精神疲劳了。

　　不过在经过考虑后，最后还是选定了仙侠。这是因为在仙侠题材上之前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感觉可以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新书会在风格上做出一些改变，与大道是不同的，到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最后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那些一路陪伴过来的老书友，谢谢你们！下本书再见！

==========================================================

更多精校小说尽在知轩藏书下载：http://www.zxcs.me/

==========================================================